

♂ [日] 渡边淳一 著 林少华 译

全新林译本 失——楽——園

失乐园



如果婚姻不是爱情的乐园，该去哪里找回失去的乐园？
全新林译本让你体味不一样的渡边淳一，不一样的《失乐园》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失乐园

失——楽——園

[日] 渡边淳一 著
林少华 译

渡边淳一 钝感力

李迎跃 译

不可告人的夜

渡边淳一 著 戴铮 译

紫阳花日记

渡边淳一 著 王智新 译

何处是归程

渡边淳一 著 沈丹 译

泡沫

渡边淳一 著 高洪明 译

冰纹

渡边淳一 著 曹宇 译

爱在原野尽头

渡边淳一 著 金晨 译

正午的原野

渡边淳一 著 沈丹 译

我伤感的青春

渡边淳一 著 沈丹 译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总 目 录

[失乐园](#)

[不可告人的夜](#)

[紫阳花日记](#)

[何处是归程](#)

[泡沫](#)

[冰纹](#)

[爱在原野尽头](#)

[正午的原野](#)

[我伤感的青春](#)

[钝感力](#)

♀

失乐园

♂



全新林译本
失——案——園



♂
〔日〕渡边淳一
◎ 著 — 林少华
◎ 译

如果婚姻不是爱情的乐园，该去哪里找回失去的乐园？
全新林译本让你体味不一样的渡边淳一，不一样的《失乐园》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失乐园

(日) 渡边淳一 著

林少华 译者

青岛出版社

书 名 失乐园

著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霍芳芳E-mail: ycsjy@163.com (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封面插图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字 数 千

印 数

书 号 ISBN 978-7-5552-5703-5

定 价 00.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 当代 畅销 小说

目 录

[《失乐园》：所失何乐，所得何乐](#)

[落日](#)

[秋空](#)

[良宵](#)

[短日](#)

[初会](#)

[冬瀑](#)

[春阴](#)

[落花](#)

[小满](#)

[半夏](#)

[空蝉](#)

[至福](#)

[尾声](#)

[返回总目录](#)

《失乐园》：所失何乐，所得何乐

日本当代作家中，其作品多年来在我国持续畅销的，至少可以举出两位。一位是村上春树，一位是渡边淳一。前者最畅销的自然首推《挪威的森林》，后者则非《失乐园》莫属。耐人寻味的是，这两部作品以至这两位作家基本不具有可比性。仅以恋爱和性来说，前者主要写婚前恋或婚前性关系，主角多是熟悉爵士乐等西方文化的所谓“后现代”青年男女；后者主要写婚外恋或婚外性关系，男主角多是年纪较大的中下层公司职员，即所谓“老不正经”，女主角则多是有夫之妇，即所谓“红杏出墙”。这就决定了渡边淳一笔下的恋情永远离开了花前月下阳光海滨滩的开放性浪漫，而更多地表现他们尴尬的处境、瑟缩的身影、灰色的心态、夜半的叹息。它是畸形的，又未尝不是自然的；是猥琐的，又未尝不是真诚的；是见不得人的，又那样刻骨铭心。

这本《失乐园》，一开始便是五十四岁的男主人公久木和三十七岁的女主人公凛子的做爱场面。各有家庭的两人是几个月前相识的。当时久木刚从一家大出版社出版部长位子上下来，凛子正在一家报社属下的文化中心临时讲授书法中的楷书。久木欣赏凛子高雅脱俗的气质和美貌，凛子则为久木某种不无抑郁的孩子气所动心。经过频繁的交往，两人终于一起走进酒店。种种性爱场面随之连篇累牍。后来，久木妻子几次催他在离婚书上签字，出版社在出示一封恶语中伤的密告信的同时通知久木将被调往下属的一家分社。凛子的丈夫则以偏不离婚作为对她的惩罚，进而母亲宣布同她断绝母女关系。最后，两人一起悠然走向人生最后一站——在轻井泽凛子父亲留下的别墅里相拥服毒自杀。在“写给大家”的遗书中写道：“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请把两人葬在一起！只此一个心愿。”

应该说，婚外恋是难以驾驭的题材。总体倾向的偏差，难免获误导之讥；个别场面的渲染，又有色情之虞。写出新意尤为不易。渡边淳一毕竟是这方面的高手，处理起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爱与性爱，性与人性，色与好色，历史性与当下性，娱乐性与严肃性，大众通俗性与文学高雅性……时而欲擒故纵，时而悬崖勒马，时而淋漓酣畅，时而低回流连，笔法疾驰有致，浓淡相宜。读来丝丝入扣，步步惊心，十分引人入胜。

读罢掩卷，我不由得追问自己：这部小说何以名之为《失乐园》，所失何乐？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亚当和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而失去了伊甸园这个乐园。那么三百多年后的这部作为长篇小说的《失乐园》呢？细读之下，不难看出主人公久木生活在相当阴险龌龊的环境中。难以预料又无可抗拒的人事变动，同事间客气与微笑掩盖下的勾心斗角冷嘲热讽，使得他活得十分压抑、被动和无奈。没有敢于贯彻的意志，没有发自肺腑的欢笑，没有爱，没有被爱。一句话，没有了本真生命。而凛子的丈夫——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学医学教授无意理解和尊重她的爱好、感觉和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爱她，她也不爱他。凛子是在一场无爱婚姻然而又是众人眼里的理想婚姻中苟活。或许惟其如此，她才对久木身上隐约流露的孩子气产生特殊兴趣。不妨说，《失乐园》所失之乐乃是本真生命之乐。其主题乃是对本真生命的一种温情脉脉而又咄咄逼人的叩问与探寻。然而必须说，其所借助的婚外恋这一形式乃是一颗不折不扣的禁果，一颗可能人人想摘而又不该摘的禁果。毕竟，人之所以为人，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都必须受制于责任、义务、伦理道德以至法律、体制、意识形态等种种样样的约束。任何社会留给个人“任性”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尤其在男女关系这个敏感地带，任何试图颠覆公认的社会规范和世俗价值观而一味追求本真生命存在状态的努力，都注定以悲剧告终。勇气固然可嘉，但行为不可取。这或许也可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宿命。

与此同时，小说还曲尽其妙地传递和诠释了日本人、日本文化中的樱花情结。书中说“或许再没有比樱花更幸福的花了”。所以幸福，除了初春盛开时的云蒸霞蔚美不胜收，更在于樱花“凋零之际的毅然决然”。即勇于将生命中止于辉煌而非老丑阶段的勇敢与悲怆。男女主人公所以宁愿去死，一个主要原因是久木不愿意忍受降职减薪调离的尴尬，凛子则一再明言现在正是她最漂亮最幸福的时候，“我年轻时就想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死去”。说起来，凛子也许是不少男子的梦中情人：外表如楷书一般端庄秀美中规中矩甚至如其名字一样凛然难犯，床上则丰腴冶艳极尽放荡之能事。赶紧抓住这样的女性来浇灌焦渴的人生进而两相陪伴在生命的巅峰戛然而止，给世人留下一抹辉煌后的寂寥与惋惜，未尝不可视为日本男性的人生樱花情结！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意象中给人以由身入心的深度抚慰，撩拨着人们潜意识中的本真因子。

不可否认，渡边作品大部分属于“恋爱小说”，其中性爱场面堪称一个明显特色。究其原因，一是同渡边对男女之爱的认识有关。渡边淳一的女儿渡边直子在今春东亚版权交易会期间通过视频谈渡边文学时表示，她父亲所以专注于恋爱小说，是因为“人们最喜欢恋爱小说，人们的感情最能在恋爱小说中表现出来”。而恋爱当中性是很难回避的。二是——我猜想——渡边大概想为男女心中难以实现的隐秘情思和欲望提供一个虚拟出口，一个想像空间。毕竟，“食、色，性也”，这是奈何不得的事。

对了，上面说的本真因子也好本真生命也好，若用日本女作家小池真理子的说法，大约就是“爱”。《失乐园》最初是以报纸连载小说发表的，发表之初即已引起读者的巨大反响。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不久，又引起前所未有的“失乐园热”。一部作品如此摇撼一个时代并催生一种社会现象，在日本是极为少见的。这是为什么呢？小池真理子认为原因“可能在于这部作品对于‘爱是什么’这一抽象设问给出一个明快的解答”。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才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日趋迟钝麻痹的感性再次造成了强烈冲击”。她在为角川文库版《失乐园》撰写的解说文章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爱应该指向生，而不应以死终结”——无须说，这样的想法至今仍是主流。所受教育始终告诉我们要超越宗教差异、民族性差异而极力克制负面指向性活下去……可是从文学角度说来，那岂不是过于理所当然、过于枯燥无味了吗？

指向死的爱也是完完全全的爱。渡边先生力图描写指向死的爱并实际写出了超越时代的名作，对此我有一种快感，心情豁然开朗。

渡边淳一先生想必是一位能够毫不含糊地由衷热爱生命热爱人生、能够在此基础上直率肯定世间阴翳和反世俗恋情的作家。对于他放声讴歌的久木与凛子悲壮的相爱始末，我一丝一毫也不觉得凄惨。相反，无论读多少遍都能沉浸在仿佛置身于桃花源的愉悦之中，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看来，女性读起来可能理解更为深刻，并且怀有更多的共鸣。实际上书中的殉情也明显是由凛子主导的。

最后说几句我和我的翻译。回想起来，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广州暨南大学任教的时候就有出版社找我译《失乐园》了，并且许以相当优惠的稿酬。实不相瞒，对于当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我来说，那分明是个不算小的诱惑。但思考再三，我婉言谢绝了。主要原因是当时不比现在，即使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整个社会也还是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反映在我身上，我就执拗地设想如果自己教的男生女生看了我译的《失乐园》，那么上课当中他们会以怎样的眼神注视我模像样站在讲台上的我呢？何况那时候我的年纪也没这么大，脸皮也没这么厚，胆子也没这么壮……

星移斗转，寒尽暑来，倏忽二十载过去。我的生活工作地点也由珠江之畔的广州变为黄海之滨的青岛。不料这本书的翻译再次落到我的头上。当年的顾虑虽然没有照样复现，却也没有彻底烟消云散。“想让我来个晚节不保不成？”——我对青岛出版社这么说也不纯属开玩笑。但归终，由于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先生对所谓林译的分外青睐，加之责任编辑杨成舜编审的一再“怂恿”，最后我情愿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答应重译《失乐园》。

我的重译并不意味着对原有译作的否定。恕我老生常谈，翻译如弹钢琴，同一支曲子也一个人弹一个样。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炒鸡蛋也不例外，同样的鸡蛋，炒出来也一个厨师一个味儿。一句话，我译出来的只能是“林家铺子”的《失乐园》。何况，在《失乐园》译事上我是后来者，理应对披荆斩棘的先行者致以敬意和谢意。如果硬要我说拙译的特色，那么或许可以说在进一步传达原作的文学性方面付出了小心翼翼的努力。但究竟如何，那当然要由读者打分——能打多少分呢？我惴惴然等待着。

林少华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蔷薇似锦槐花飘香

落日

“可怕……”

听得凜子唇间吐出这两个字，久木不由得止住不动，偷看女子的脸。

凜子此刻就在久木怀中。小巧而匀称的身子被对折起来，上面压着男人宽大的身躯。

借着床头淡淡的灯光悄然瞧见的凜子的脸庞，眉头聚起竖纹，闭合的眼睑轻轻颤抖，仿佛正在啜泣。

毫无疑问，凜子即将冲上快乐的顶峰，正处于最后关头。女方的身心从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贪欢求乐中不断冲顶。

即将冲顶之际的“可怕”意味着什么呢？

此前同凜子结合了几次，每次都听得她用各种各样的说法诉说快感。有时诉说“不行了……”，有时嘀咕“上去了……”，有时低喊“救救我……”。虽然说法次次不同，但凜子的身体像要爆炸一般冲上快乐峰巅这点毫无二致。

而说“可怕”，这次是第一次。

久木克制住想问个究竟的冲动，更加用力地抱紧对方。凜子在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的压迫感中瑟瑟痉挛着冲过顶点。

久木问起已是几分钟过后的事了。

结合之前保持人妻矜持的凜子，好像为刚才的失态感到羞愧似的轻轻弓起后背，拉起零乱的被单盖住胸部和腰间。

久木把下颚贴在凜子浑圆的肩头，从后面小声说道：

“刚才你说可怕……”

或许呼出的气碰到耳根了，凜子身体倏然抖一下，没有应声。

“可怕？什么意思？”久木又问。

凜子以性事满足后多少倦怠的语声悄声低语：

“怎么说呢？就好像浑身上下的血液要倒流喷出去似的……”

那是作为男人的久木无从想像的感觉。

“不过不坏的吧？”

“那当然是的，不过不光是这个……”

“讲给我听听！”久木刨根问底。

凛子转念似的略一停顿。

“忘乎所以地冲刺当中，觉得所有皮肤都簌簌起了鸡皮疙瘩，子宫像太阳似的发热膨胀，快感从那里漫向全身……”

久木听了，觉得如此变化多端的女人身体真是奇异，进而嫉妒起来。

“就这儿……”久木一边小声说着，一边把手轻轻放在大约子宫在的位置。

“尽管你还没有到达那里，但由于插得太深太厉害了，感觉上就好像一直捅到头顶，情愿凭你做什么，什么都行……”

仍然闭目合眼的凛子说到这里，猛然扑了过来。久木紧紧抱住她余热未退的身子，切实觉得今天凛子的感觉又深了一步。

完事之后两人总是不约而同地相拥入睡。近来两人的样子，多是女子轻轻歪向一边，脑袋放在仰卧的男人左侧胸口。下半身紧密地贴在一起，双腿交叉。

此刻两人也是如此躺着。片刻，男人的右手慢慢伸向女子的肩摩挲她的背。凛子像是忘了刚才的放肆，彻底安静下来，以小狗样的温顺态度闭着眼睛，受用由颈而背的爱抚。

凛子的皮肤光滑柔润。久木这么一夸，凛子低声应道：

“这可是在和你在一起之后才这样的哟！”

也许心满意足的性爱行为改善了女性体内的血液循环，促进了荷尔蒙分泌，滋润了皮肤。听得是因了自己的作用，久木感到很满足，更加反复爱抚不止。后来渐渐觉得累了，手指动作迟滞起来。凛子也在完美结合后的充实感和释然感中缓缓闭起眼睛。

不用说，睡眠时采取的是双方最为惬意的姿势。不过醒来后，凛子的头每每持续压着久木的胳膊，压麻了的时候也是有的。还有时候两人上半身离开而只是下半身缠在一起——现在也是这样躺着，至于最后变成怎样的姿势，那无从预料。

但不管怎样，男女双方都已习惯了性事后肌肤若即若离这种恰到好处地相伴而卧的床上倦怠感，茫无头绪，欲理还乱。

久木的脑袋在这种状态下还清醒着，目光悄然转向窗帘拉合的窗口。

估计快六点了，该是太阳缓缓画着弧线落向海岸线那边的时分。

两人来到镰仓这家酒店，是在昨天傍晚。

星期五。久木三点多钟走出位于九段的出版社，在东京站同凛子会合，然后乘横须贺线在镰仓下车。

酒店坐落在七里滨沿岸一座山丘上。夏日里到处是年轻人的喧闹的滨海大道，也许进入九月的关系，车也少了，搭出租车不出二十分钟就到了。

久木所以选择这家酒店同凛子幽会，是因为从东京不出一个小时就能离开大城市，相当于做了一场短途旅行。而且从房间就能看见海，可以充分享受镰仓这座古城的幽静。进一步说来，正因为酒店还新，所以熟客不多，不至于被人发现。

问题是，就算久木这么想，两人在一起也未必不给人看见。虽说久木任职的现代书房因其是出版社而对男女之事较为宽容，但若同妻子以外的女性来酒店之事被人知道了，那也还是有害无利。

如果可能，最好尽可能避免那种麻烦，不被他人指脊梁骨。实际上久木也在外遇方面一直这么小心翼翼。

可是近来，尤其在认识凛子之后，久木开始松懈下来，不再那么处心积虑地避人耳目了。

成为起因的，还是在于遇上了凛子这位最理想的女性——久木转而认为，若是为了和她相会，那么多少冒些风险也是奈何不得的。而进一步使得他将错就错的，是一年前被解除一直担任的部长职务，转为调查室这个闲职。

自不待言，对久木来说，一年前的人事变动是很大的打击。老实说，那以前久木也和一般人同样希望置身于公司中枢一步步爬上去。实际上在一年前五十三岁时也被周围人议论将成为下届董事的候补，自己也那样暗暗期待。

岂料别说晋升，就连出版部长的位子也丢了，被打发到了无论谁看都是闲职的调查室。作为幕后原因，一是两年前社长换届，二是社内不妨称为社长亲信的新势力抬头——而他认识的却没有跟上去。不过毕竟变动已成定局，再这个那个说原因也无济于事。

相比之下，久木了然于心的更是下面这点：既然至此失去了成为董事的机会，那么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成为董事更是无从谈起。就算有变动，也无非转到更保守的岗位，或者被派去分社。

从这么想的一瞬间开始，久木看到了新的东西。

往下别那么孜孜以求了，自由自在地活下去好了！再怎么拼死拼活，一生也还是一生。换个角度看，迄今视为宝贵的东西不那么宝贵了。相反，过去没太看重的东西仿佛陡然变得宝贵起来。

被解除部长职务之后，头衔固然是“编辑委员”，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像样的事可做。调查室的工作，不外乎搜集各种资料，时而从中汇集类似特辑的东西提供给适合的杂志。这虽是主要工作，但并没有何时截止这一明确期限。

诚然，迄今为止，他对妻子和其他女性抱有好感，悄悄出轨的也曾有过，但每每不了了之，没有畅快淋漓之感。

松原凛子出现在久木面前，恰恰就在那个时候。

一如恋情的出现总是突如其来，久木遇见凛子也完全出于偶然。

转到调查室过了三个月的去年年底，在报社文化中心工作的名叫衣川的朋友求他过去演讲。内容是“文章的写法”讲座，有近三十名听讲生——希望他在那里讲讲文章。

久木算不上真正的作者，只是在出版社做书罢了。于是他拒绝说自己讲不来。衣川劝他别想得那么郑重其事，随便讲一下过去读各种人的文章把它们编成书的体会即可。进而说道“你现在不是闲着吗？”——衣川这句话打动了。他。

看来，衣川所以找他，目的不仅仅是求他演讲，而且出于想多少鼓励一下转为闲职的久木的心情。

说起来，久木同衣川在大学时代是同届，一起从文学部毕业后，衣川去了报社，久木去了出版社。工作单位虽然不同，但时不时见面交杯换盏。六年前，久木当上出版部长，衣川像追赶他似的当了文化部长。不料三年前突如其来地被派去都山内的文化中心。至于那次变动对于衣川是好是坏，久木不太清楚。不过从他“我也快出局了”的说法来看，恐怕还是对本部情有不捨的。不管怎样，在“出局”这个意义上，衣川是老资格。似乎惟其如此，才对久木放心不下，向他打招呼。

意识到这点，久木乖乖应允下来，在约定那天的夜里跑去文化中心。在那里讲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同衣川吃饭。席间有一位女性。衣川介绍说是教书法的讲师，那正是凜子。

假如那时没有答应衣川，或者他没有领来凜子入席，那么两人就不会见面，不会发生眼下这非同一般的关系。

每当想到同凜子的相见，久木无不感到恋情的不可思议或恋情的宿命性。

从衣川介绍凜子相见那一瞬间，久木就觉出某种类似亢奋的激动。

坦率说来，久木此前也并非没有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关系。年轻时自不消说，即使人到中年后也有相好的女性。其中一人说喜欢久木傻乎乎的地方。还有一人说久木同年纪不相符的愣头青样儿让她动心。久木从未觉得自己傻乎乎也不曾觉得自己愣头青，因而心想夸奖得甚是奇妙。不过自那以来，他感觉自己接近女性的方式未尝没有那样的地方。

而同凜子交往起来，觉得自己岂止愣头愣脑，甚至有一种自己都为之困惑的一厢情愿。

不说别的，不过由于衣川的介绍见了一次面，却在一个星期后就凭接得的名片而自行打电话过去。

这以前也不是不对女性感兴趣，但如此主动出击还是头一遭。久木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吃惊，但一旦开跑就停不住脚。

自那以来，天天打电话幽会。而两人切切实实结合在一起，则是今年春天的事。

不出最初预感，凜子是富于吸引力的女性。事后久木再次思考自己被她身上什么地方迷住了。

长相并没有多么漂亮。但身段苗条，楚楚动人，个头不高而匀称，一身套裙，有一种人妻特有的优雅。三十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过更吸引久木的，是凜子有书法爱好，擅长楷书并且来教楷书，尽管为期短暂。

从见面之初，凜子就具有宛如楷书的端庄和非凡的气质。而那样的凜子渐渐表现出温柔和亲切，某一

天以身相许，随后步步崩溃，直至溃不成军。

在身为男性的久木看来，其崩溃的过程是那般惹人怜爱，美不胜收。

每次性事过后的两人都继续肌肤相亲，因此各自的动静能即刻传导给对方。

现在也是如此。久木把头歪向拉合窗帘的窗口的一瞬间，凛子左手就似乎怯怯地扑在他胸口。久木轻按那只手，看一眼床头柜的闹钟：六时十分。

“太阳可能差不多落下去了。”

从落地窗可以望见七里滨和江之岛，夕阳想必已落入其前方。昨天两人到达的时候，正值金乌西坠之时，熊熊燃烧的太阳开始落入通往江之岛的大桥一端的丘陵。

“不看看？”

久木对凛子说着，从床上坐起，披上掉在地板的睡衣拉开窗帘。

刹那间，耀眼的阳光斜着泻入房间，从地板到床头，照得明晃晃的。

“赶上了……”

夕阳此刻正位于同江之岛相对的山丘上，一面把天空的下半部分染成朱红色，一面缓缓下沉。

“来看啊！”

“从这里也能看见的嘛！”

赤身裸体的凛子大概对突如其来的光亮感到困惑，依然用被单盖住全身，只把身子转向窗口。

“比昨天又红又大。”

整个拉开窗帘后，久木折身上床，和凛子并排躺下。

夏天刚刚结束的现在，仍含有热量的雾霭荡漾在天地之间，落日看上去迷蒙蒙胀鼓鼓的。而在圆球底端接触山丘的那一瞬间陡然萎缩，变成血团般红彤彤的玉石。

“看见这样的夕阳，还是头一次。”

久木一边听着，一边想起凛子说的子宫像太阳那句话。

此时，莫非凛子燃烧的身体也像消失在晚空的落日沉静下来？

如此想着，久木从凛子后面贴了上去，一只手抚摸她的下部。

太阳留下红艳艳的光芒消失在山丘的那边。随后，天空迫不及待地变成紫色，夜色笼罩四周。太阳一旦落下，夜即迅速来访，原先金灿灿的海面转眼被涂成墨色，远方江之岛的轮廓连同海边的灯光浮现出

来。

昨晚来酒店后久木才知道江之岛有灯塔，那上面发射的一缕细细长长的光带隐约掠过仍有些微夕晖的天空。

“天黑下来了！”

听得凜子喃喃自语，久木一边点头一边觉得凜子可能想起了家，一时屏住呼吸。

听衣川说，凜子的丈夫大约是东京一所大学的医学部教授。年龄比凜子大十岁，也就是四十七八。

“优点就是认真。”凜子一次半开玩笑地说过。不过久木通过熟人得知她丈夫个头很高，一表人才。

凜子有那样的丈夫，为什么还和自己这样的男人亲热呢？

这点相当费解。不过他没有问凜子。一来问也问不出如实的回答，二来就算问明白了也解决不了什么。

相比之下，幽会的此时此刻对久木才是重要的。

至少两人在一起时他想彻底撇开双方的家，完全陶醉于两人世界。

尽管他一直这么期待，但眼望晚空的凜子的侧脸，无疑有阴影出现。

昨天下午开始同凜子在一起，今天是第二天。今晚再这么住一宿，那么将连续两晚夜不归宿。

不用说，凜子是一开始就应该有思想准备的，但在眼望晚空的时间里蓦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不是吗？

久木像要确认对方心曲似的把手轻轻贴在她左侧乳房下面。

凜子的乳房没有多大，但圆圆的，有实实在在的手感。久木把鼓胀的乳房攥在手里，一边体味绵柔的温煦一边左思右想。

此刻眼望忽一下子夜幕落下的天空的凜子，脑袋里掠过的会是什么呢？

“差不多该起来吧？”

两人仍在床上远望沉入大海的落日。

“请拉上窗帘！”

久木顺从地拉合拉帘。凜子仍用被单捂着胸部，寻找散落在床沿的内衣裤。

“好像昼夜颠倒了……”

回想起来，搭出租车从七里滨围着江之岛兜风，返回酒店时是三点。

而后直到太阳西斜，两人一直在床上。

久木为这样的自己多少有些吃惊，走去相邻的房间，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喝。

如此看了一会儿暮色上来的海面，凜子冲罢淋浴折回。她已经穿上白连衣裙，头发也用白头绳束在脑后。

“晚饭，出去吃？”

昨晚是在酒店二楼能望见海的餐厅里吃的。

“不是讲好在那里吃的吗？”

正巧大堂经理前来寒暄，遂告以今晚也要住。对方说已经准备好了从附近采来的鲍鱼。

“那么，就还去那里吧！”

大概由于性事后的倦慵，看样子凜子懒得离开酒店。

“今晚说不定一醉方休！”

听得久木这么说，凜子微微一笑，脸上刚才的阴影好像早已不翼而飞。

久木再次打电话预约。之后同凜子一起走到二楼餐厅。

星期六晚上，全家出动的好像很多。大堂经理把两人领到预留的靠窗座位。两人呈V字形坐在方形桌子的一侧，注视正面窗口。

“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啊！”

白天到傍晚，前方可以看见海。但入夜的现在到处漆黑一片，唯独窗旁的大松树若隐若现。

“我们倒是照出来了。”

夜晚的窗扇成了幽暗的镜面，照出桌旁坐着的两人。身后的顾客和经理也闪现出来，仿佛窗扇里面也有一个餐厅。

久木一边看着窗玻璃里的餐厅，一边扫视里面有没有认识的人。

刚才是给男侍应生从门口领来尽头席位的，没时间左顾右盼，只管微微低头从桌间穿过。那种步法，如果说没有对和女性同行的愧疚感，那可是说谎。

时至今日，就算两人在一起的场面被人撞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虽说已这样打定主意，但仍然放心不下。莫非是镰仓这个地方的关系？

假如是在东京哪家宾馆，即使被人瞧见，而只要说是商量工作或单纯会友，也能够蒙混过去。但在镰仓的酒店里夜晚一起吃饭，那么就算被看成亲密关系也奈何不得。再说，湘南⁽²⁾一带原本就有亲朋好友，很难保证不碰见他们。

久木心中很少见地交错着自信与自馁。最后他这样讲给自己听：稍微有点儿事要办，就顺便和早已相

识的女子一起吃饭。这么说即可保无事。于是转念收回视线，见凛子正得体地挺正身子凝视夜晚的窗口。那镇定自若的侧脸隐含坚毅和冷静：哪怕给谁看见也岿然不动。

饭前葡萄酒侍应生走来，询问想喝的东西。久木要了些微带水果味儿的白葡萄酒，吃着作为饭前小菜的熏鱼。这时间里，昨晚那位经理用大盘端来从附近海中采来的鲍鱼。

“清蒸的，用黄油炒的，两种吃法都试试吧！”

由于新鲜，先切片吃似也无妨。不过还是交给厨师好了。

正面的夜间窗口，依然照有餐厅内景，足可看清相邻席间一个个客人的面孔。

“没有哪个是熟人？”久木喝了一口葡萄酒问凛子，“离横滨近……”

凛子的娘家很早就横滨的家具进口商，大学也在横滨，这一带理应有不少熟人。但凛子头也不回地随口应道：

“一个也不会有吧！”

凛子从第一次进酒店时就不露怯，这一态度今晚来餐厅也没有变化。

“刚才太阳西沉时看你多少有些孤单的样子，就以为你想家来着。”

“你是说我？”

“毕竟两天都不在……”

凛子手握酒杯淡淡笑道：“担心的，是猫。”

“猫？”

“出门时有点无精打采，以为怎么了呢！”

没有小孩的凛子养猫这点久木是知道的。不过听得她看着暮色苍茫的天空想起来的竟然是猫，不免有些泄气。

而下一瞬间，一个喂猫男人的形象浮现在久木的脑海。

现在凛子的丈夫在没有妻子的家里和猫一起过？

实话实说，久木对凛子的丈夫和家庭固然怀有兴致，但到了真要询问的关头，却又踌躇不前。心里无论如何都想知道，却又觉得知道过多未免让人害怕。

但现在听离家两天的凛子说担心的是猫，不由得再次为她的丈夫放心不下。

“你说的猫，喂食怎么办呢？”

“猫食大体放在那里了，我想问题不大。”

那么，她丈夫吃什么呢？倒是放心不下，可问到那个地步会不会问过头了？至少，作为两人进餐时的话题怕不够合适。

葡萄酒侍应生补斟完葡萄酒，男侍者配合默契地端来做好的鲍鱼。牛排烤得恰到好处，轻度烧制的鲍鱼加有瓠橘切片。

久木本来就尤其喜欢法国菜巧用食材的清淡。凜子在这点上似乎也一样。

“恕不客气。”

性事过后，凜子好像饿了，开朗地说了一句就吃了起来。其用刀方式总是那么精准好看。

“好味道！”

进餐当中凜子只顾进餐，毫不做作。目睹这样的凜子，久木的脑袋不觉返回刚刚过去的床上场景。

这种事倒是很难诉诸语言，不过“好味道”的恰恰是凜子本身。那种柔柔收紧的美妙感触，乃是美味中的美味。

凜子则全然不知晓男人在想这个，只管吃鲍鱼。受其影响，久木也把蒸鲍鱼夹进口中。

吃完九点刚过。喝掉了一白一红两瓶葡萄酒。

凜子本来就不很能喝，从脸颊到胸部都微微泛红，而性事的余韵又加深了醉意。或许因此之故，眼角也显得懒洋洋的。久木也比往常醉得快些，但不想马上休息。

走去餐厅，觑了一眼大厅尽头的酒吧，发现里面人多杂乱，于是作罢折回房间。

“去外面看看好吗？”

听凜子这么说，久木打开通向外面的门。原来房前就是庭院。前行十米就是林木，眼前横陈着夜幕下的大海。

“一股海礁石味儿！”

好像多少起风了，凜子蓬松的头发随风摇颤。她挺胸呼吸。久木也随之做了个深呼吸。海面更加近了。

“江之岛到处是光……”

如凜子所说，街灯和车灯照出来的滨海大道勾勒着舒缓的弧线抵达轻轻起伏的岬角。从那里伸向海面的江之岛因了海岸的光照而如军舰一般浮现出来。大约山顶中央的灯塔光芒，随着夜色加深而增加光度，从太阳落下的山丘尖锐地穿过黑暗的海面。

“畅快……”

久木靠近迎风而立的凛子。但由于一只手拿着酒杯，无法拥抱，只好手拿酒杯贴过脸去接吻。

晓得两人在海礁清香中接吻的，只有灯塔的光芒。

“拿喝的东西来，加冰威士忌可以的？”

“噢，还是白兰地吧！”

海风吹拂的庭院一角摆着白色桌椅，仿佛在召唤两人。走出餐厅时固然觉得醉了，但给这夜间海风一吹，好像还能喝。“看得见海的私人酒吧”——如凛子所说，除了夜空眨眼的星星和浮在海面的灯塔光芒，没有什么能偷偷挤进两人之间。

在这隐秘的酒吧斜举酒杯，恍惚觉得惟独这个角落疏离现实，浮游于梦幻世界。

“不想再动，就这样好了！”

作为凛子的真实意图，不知是想两人就这么任海风吹拂，还是不愿意返回东京。久木进一步问道：

“那么，一直留在这里？”

“你也肯留下的吧？”

“若是有你的话……”

说到这里，两人径自仰望夜空。少顷，凛子悄声自语：

“可那很难吧！”

那意味着什么呢？久木一头雾水，开始再次思考自己的家庭。

久木现在来这酒店这点，谁也不知道。昨天离开公司时对调查室的女职员说“我早点儿回去”，对妻子则只说“有东西要查，去京都两天”。妻没再问。若有必要，往公司打电话即可知晓自己的去处。

独生女儿已经结婚，家里只剩夫妻两人。妻子热衷于熟人介绍的瓷器公司营销顾问的工作，比久木晚归也屡见不鲜。虽说是夫妻，但交谈也只限于事务性的，两人一起吃饭或外出旅行也从未有过。

尽管如此，久木从未考虑过和妻子分手。虽说厌倦了现实，激情也全然感觉不出，但到了这个年龄，所谓夫妇就是这么回事——对此他自有自己的理解。

至少在认识凛子之前是这么理解的，相信这并无不可。

久木就这样思考着自己的家和妻子，但海上吹来的夜风将这思绪带去远方的天空。随之而来的，是对凛子家的牵挂。

“刚才你说担心猫，可是夫君呢？”

在人多的餐厅不好刨根问底，但这浩瀚的夜空足以壮胆。

“两天都不在家，不要紧的？”

“以前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凜子像讲给星星听似的依然仰望夜空。“由于书法工作，时不时跟老师往地方上去，加上要办展览会什么的。”

“那么说，这次也用同样的理由……”

“不不，这次说要见朋友。”

“见两天？”

“好朋友在逗子，又是周末。对吧？”

用这名堂就能蒙混丈夫？就算蒙混过去，万一有急事家里打电话过来怎么办？

“告诉那位朋友你在这里来着？”

“大致讲好了，反正不要紧的！”

不要紧什么呢？久木不解其意。凜子以果断的口吻补上一句：

“那个人，根本不会找的。人家热爱工作。”

凜子的丈夫因是医学部教授，或许更倾向于闷在研究室不动。可是就算那样，也过于疏忽大意了吧？

“对你，从不怀疑？”

“你是在关心我？”

“毕竟给夫君知道了不妙……”

“知道了，你伤脑筋？”

久木朝夜空大大吐了口气，咀嚼凜子刚才的话。

女方在追问男人：和你关系如此之深，要是被我丈夫知道了你是不是伤脑筋？表面上像是追问，实际上未尝不可视为女方在表明决心：丈夫知道也无所谓。

“夫君知道我们的事了？”

“那、知不知道呢……”

“没特别说什么？”

“说倒是没说……”

久木刚要放下心来，凜子随即像说别人事似的说道：

“或者知道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没直接问吧？”

“不是不问，可能是不想知道……”

忽然，海上吹来的风加大了，唯独最后的“知道……”二字拖着尾音消失在夜空的远方。

久木一边追随风的去向一边思索。

所谓不想知道，指的莫非是怕知道？即使对妻子有外遇有所觉察，也不情愿作为现实目睹。知道得有失体面，还不如不知道好——该是这个意思不成？

久木脑际再次现出身穿白大褂的医师形象。无论地位还是外表都无从挑剔。莫如说是为许多人憧憬的近乎标杆的人物——这样的人怀疑妻子在外面偷情却又沉默不语。

假如这是真的，那么就是说丈夫是因为爱妻子才不追问，还是说佯作不知而冷冷注视妻子一再重复的出轨？如此思索时间里，醉意从久木脑袋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奇特的夫妻形象。

“奇怪吧，我们……”

听得凜子这么说，久木刚要点头却未点下去。

如果说不相爱的夫妻奇怪，那么这样的夫妻岂非满世界都是？

“奇怪的不但你们，和和美美的夫妻哪里都不存在！”

“果真？”

“全都有奇怪的地方，而又全都在装模作样。”

“若装不下去可怎么办？”

仰望夜空的凜子的侧脸，在房间透出的灯光照射下，仅左半边白莹莹浮现出来。久木一边看着那黑白分明的侧脸，一边体味投给自己的更新的课题。

凜子分明在问如果妻子在丈夫面前装不下去了该怎么办。那意味着现在已然陷入无法弥合的地步，还是意味着那一事态迫在眉睫了呢？无论是哪个，都像是在寻求久木回答。

“那么，他对你……”

不知何故，此时此地很难将凜子的丈夫称为“夫君”，而只能以不相关的第三人称“他”来称呼。

“他不找你求欢？”

言毕，久木这才得知原来这是自己最想问的。

凜子以思索的神情沉默有顷。而后朝着夜空小声说道：

“不求的啊……”

“一概？”

“因我总是拒绝。”

“那、他就肯忍着？”

“忍着不忍着我不知道，毕竟不行的事就是不行嘛！”

说得似乎事不关己的凜子的侧脸，看上去隐隐含有女性的洁癖和坚毅，仿佛在说讨厌的就是讨厌。

恋情总会在哪里遭遇关卡。

相识之初，情投意合，很快一气呵成，融为一体，顺利得就连两个当事人都难以置信。激情燃烧得就好像世间一切都无所畏惧。可是不久就会遭遇困惑：在以为登峰造极的一瞬间就有深涧倏然挡住去路。两人贪欢作乐，以为置身于性爱花园之时，即是得知前面有荆棘丛生的荒野之日，当即神情肃然。

此刻，久木和凜子似已经过初期的春风得意，而来到一个关卡。能否跨越过去，完全取决于两人的激情。

像以往那样每个月见面几次，不时相约外出旅行过夜——倘若满足于这个程度的幽会，那么就无需跨越关卡。而若意犹未尽，势必更频繁地见面和要更强烈将对方据为己有。如果这么朝思暮想，就要多少冒一些风险跨进一步，就要有跨越深涧的勇气。

自不待言，所谓勇气，即是双双不顾家庭而一味我行我素的意志。只要意志坚定了，就能更加自由自在、淋漓酣畅地无限享受二人时光。

可是理所当然，其背后需付出巨大牺牲。无需说，凜子将招致丈夫的、久木将招致妻子的猜疑，发生争吵。发展下去，甚至导致家庭解体——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两人的愿望，这方面的权衡比较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假定凜子的家庭如她所说，那么就可能不折不扣到了即将分崩离析的地步。如果妻子不接受丈夫的需求，没有了性关系，那么为什么结婚、为什么持续是夫妻就不得而知。当然，就性关系这点来说，久木同妻子也几乎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久木的家庭同样正在崩溃也未尝不可。

不过，同久木相比，凜子更难堪的是对方求欢时而必须拒绝的妻子立场。这同自己不主动即相安无事之间，似乎存在男女的性差别。

在来自海面的夜风的吹拂下，久木觉得自己现在多少想得开了。

事到如今，再顾忌也来不及了。他打算当机立断，问凜子往后的打算。

“他、可知道你为什么拒绝？”

“我想大概是知道的。”

久木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学究型凜子丈夫的形象。虽说一次也没见过，但那张脸上想必总是架着眼镜，

端端正正。

不知何故，尽管那个男人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敌，然而久木并不怎么憎恨。眼下，自己爱着凛子这位人妻，那个男人是被人睡了老婆的绿帽子。不知是其立场的可怜博得了自己的同情，还是被妻子拒绝也默默忍耐那种求稳姿态使得自己失去了对抗意识。

不管怎样，久木现在都处于比那个男人优越的位置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既然处于优越位置，就必须相应负起责任。

“很理解你的尴尬处境。”久木心里觉得对不住凛子，“想到这点，我也尴尬起来。”

“不过你不要紧的。男人怎么都能应付的吧？”

“说能应付就能应付，可应付不来的时候也是有的。”

“我、怕是要完了。”

“完了？”

凛子朝着夜空缓缓点头：

“我已打定主意：什么时候完了都无所谓！”

“那怎么成……”

“女人这东西，并不那么灵巧的啊！”

凛子任凭夜风吹拂，轻轻闭起眼睛。目睹她那副俨然殉教者的面容，大凡男人心中都要涌起对于女人的怜爱。久木情不自禁地搂过凛子就势接吻，一边抚摸被海潮风打湿的凛子的秀发，一边折回房间。回过神来，两人已重新躺在床上。分不清谁引诱谁、谁被谁引诱。

谈论各自的家庭且越谈越深入的时间里，渐渐觉得不堪忍受，束手无策，心急胸闷，而逃来的地方即是床上，如此而已。

久木突然变成狂暴的野兽，一把扯开凛子的前胸，脱掉她的衣服，拉掉内裤。面对这场急风骤雨，凛子尽管低声“啊啊”不止，但实际上像迎合男人动作一样主动脱去内衣。

此刻，凛子似乎渴望被他紧紧抱住。

两人气喘吁吁，连完全脱光都好像等不得似的死死搂在一起。肌肤与肌肤之间，别说凛子丈夫，甚至灯塔的光照、夜风和房间的空气都休想介入。搂得是那么紧，双方的骨骼都险些嵌进肉里，贪婪地吮吸嘴唇。

也许都醉了的关系，很快弓满潮满，凛子迅速冲顶。久木确认后停止动作。

知晓床上急风暴雨的，只有枕旁若有若无的台灯光亮。

刚才突然化为野兽的两人的肉体，在相互贪婪地吞食后的现在宛如温顺的宠物彻底安静下来，轻轻交叉着肢体躺着不动。

醉意，加上燃烧的余温，凜子的身体仍热乎乎的。久木一边以整个身子感受其余热，一边想起“body talk^③”那个说法。

此时此刻，两人恰恰在以身体相互诉说。

语言终究是诉说不尽的。越用嘴巴说越语无伦次，越莫名其妙。每当如此走投无路之时，就只能用身体相互诉说。烽火四起，短兵相接，偃旗息鼓——于是一切迎刃而解。

作为证据，现在两人都像忘了刚才的问题严重性而躺在恬适的倦怠感之中。即使现实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也还是能以身体与身体的相互倾诉而相知相许。

得知女方满足，男人自然心怀释然，有了自信。

“可好？”

已经无需发问。想到刚刚过去的凜子表现，心里一清二楚，但他还是想问一声。凜子像要避开久木的期待似的，一声不响地把额头轻轻擦在久木胸口——回答肯定是“yes”，但毕竟羞于出口。也可能含有那种抵抗意向。

问题是，女人越是抵抗，男人越是想听个明白。

“喜欢我的？”

这也不言自明。背叛丈夫跑出家门，不可能出于讨厌。男人明知故问。

“喜欢？”久木再次问道。

这回凜子淡淡回答：

“讨厌！”

久木不由得紧紧盯视。凜子斩钉截铁：

“我、这样子真让我难受。”

“这样子……？”

“和你上床呀！”

凜子想要说什么呢？一时很难理解。只听得凜子喃喃自语：

“做这种事，我自己不再是自己了，我讨厌这个。为这种事失去理性，不争气啊！”

所谓失去理性，反过来说，岂不就是心满意足尽情尽兴？久木战战兢兢地问：

“不过，总会好起来的……”

“像是落在你手里了。”

“不，落的是我。”

“反正，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是坏家伙！”

“那可是对方的责任哟！”

“我的？”

“你太好味道了嘛！”

被说成了蛋糕，凜子好像困惑起来。

“如果不是好味道，不至于这么入迷。”

“可我是头一回。”

“什么头一回？”

“突然成了这样子……”

看枕边闹钟，十一点过了。凜子另当别论，久木即使被挑战也没有应战气力了，却又舍不得睡去，想再身体挨着身体享受两人世界。这样想着，久木再次打探：

“到底喜欢的？”

“所以不是说了吗——讨厌！”

凜子仍不肯在嘴巴上服软。

“那、为什么成了这样子……”

“是指我这么容易让你得手？”

凜子说得明显带有自虐意味，久木略略打趣：

“没想到这么出色的女人会许身于我。”

“你也出色嘛！”

“瞎说！老实讲，没有自信。”

“呃，像是没有自信的样子才好玩的啊！”

认识凜子时，正值久木被开出公司第一线转去闲职之时。

“你那个年纪的男人，都很嚣张是吧？拿出名片，说自己是常务董事、是什么什么部长，在公司多么了不起多么有权有势，尽说这些。可你对那些绝口不提……”

“想提，问题是没有值得一提的。”

“那些对女人怎么都无所谓。相比之下，还是亲切些有气氛些……”

“气氛？”

“是啊，看上去你总好像有些疲惫、落寞。”

气氛倒也罢了，当时心力交瘁确是事实。

“你说了吧？往下清闲了，想查阅一下留在昭和史上的女性们。说得蛮有意思，而且……”

“而且？”

“而且是高手！”凛子目视虚空，轻松道出大胆的话来。

久木以往从没给女性夸过“高手”。诚然，同几个女性交往过，感觉上也都让她们满足，但从不曾认为自己技巧上多么高明。

实际上那也不是能从男性角度自己说的话，只能听任女方评价。何况那是一个女性知道若干男人后才晓得的事。

但不管怎样，被女性说是“高手”感觉不坏。而且是眼下自己最上心的凛子说的，就更加有了自信。话虽这么说，可是真能为之欢欣鼓舞不成？

“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当然真的！这种事，说谎也没用的吧？”

夸奖之下，久木进一步半开玩笑：

“那么说，合格喽？”

“合格！”凛子即刻回答，“不过，你可是久经沙场吧？”

“那也不是……”

“无所谓，用不着隐瞒。反正我感觉好就是了。”

也许两人一起过到第二天的关系，凛子好像整个放松下来。

“刚才你说这样子是头一回，以前呢？”

“指什么？”凛子明知故问。

“和他的性事。”

“多少有感觉是有过的，不过没这么厉害。”

“那、以前没怎么……”

“所以不是说你是坏家伙吗？教人家这个……”

“那是因为你有素质。”

“这算素质？”

一本正经地询问的凜子看上去突然幼稚起来。久木从背后抓住凜子一对乳房。

对于男人，再没有让自己最爱的女子觉悟性的快乐更开心、更自豪的事了。起初像花蕾一样稚嫩顽固的肢体，逐渐解除紧张，增加柔软度，不久如一大朵花盛开怒放——得以参与一个女子的开花过程，那分明是自身这一存在被深深植入女性体内的证明。至少男人会如此深信不疑并因此踌躇满志：没有白活！

现在凜子恰恰断言是他调教的。不是别人，正是久木这个男人使得凜子身上潜在的快感苏醒过来。这无非是说迄今为止她不知道如此程度的快乐。进而言之，等于坦白她同丈夫之间没有过那样的快感。

“太好了……”久木再次在凜子耳畔低语，“这样也就忘不掉我了。”

久木现在还觉得自己正把楔子插入凜子体内。凜子再挣扎也休想逃掉——粗大坚挺的楔子由腰间一直捅到她的脑顶。

“不放你逃掉！”

“话是这么说，可要是真不逃掉，你怎么办？”

久木一时语塞。

凜子穷追猛打：

“不觉得可怕？”

久木重新想起太阳落山前凜子在床上嘀咕“可怕”的事来。那时说的是性事的无以自拔。而现在说的似乎是现实状况。

“这么闹下去，我们是要入地狱的哟！”

“地狱？”

“你怎样我不知道，我可是百分之百入地狱。”说到这里，凜子一把抱住久木，“拉住我，紧紧抓住……”

看样子，凜子意犹未尽，身心正在剧烈冲撞。

“不怕、不怕的！”

久木一边安抚，一边再次思考男女性感的差异。

较之雌性，雄性本质上性快感淡薄。较之沉浸于自身的快乐，更是通过让对方达到高潮和确认其过程而感到满足和释然。尤其到久木这个年龄，像年轻人那样粗暴求欢的心情变得淡了。较之被动，莫如说在让对方快乐冲顶的能动方面更能得到作为男人的存在价值。似乎有女性对通过让对方舒坦而获得满足这点表示怀疑。可是，如果事先就把自己定位于主导一方，那么也有相应的方法使自己稳稳获取快感。

例如凛子那样的女子，起初矜持谨慎，楷书般一丝不苟，随后从种种样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知快乐，愈燃愈烈。进而作为一个成熟女性而变得自由奔放，最后深深沉溺于淫荡世界之中。那无疑是女性身体土崩瓦解的过程，同时又是回归其体内潜在本性的姿态。对于男人，再没有比目睹那种蜕变更富于刺激、更欢欣鼓舞的了。

倘若一一看清其前后始末，就能以身体直接感知那一实态——感知女性身体是怎样的存在，其中隐藏着什么和有怎样的变化。

只是，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所能得到的快慰自有其局限性。哪怕再以性的开发者、观察者自诩，而一旦以两个身体融为一体，性这东西也还是不可能仅由一方承受、仅由一方发动。即使是由男方处心积虑促成的，女方也仍会有所感觉，欲火中烧，一发不可遏止。果真如此，男方在其煽动下一路跟踪追击。及至蓦然回神，男女都已整个浸入无间地狱般的性爱深渊。

虽说通往性爱快乐的路径不同，但既然双方觉得难分难舍，那么也不可能仅仅一方堕入地狱。

久木一边抚摸紧紧贴上的凛子的后背，一边回味刚刚听得的“入地狱”说法。

不错，再这样寻欢作乐，两人难保不会陷入无可挽回的绝境。凛子称之为地狱，她的意思似乎是说应该在此止步以求生路。

可是明确说来，久木并不像凛子那样认为现在的快乐是罪恶。不错，有妻之夫同有夫之妻相爱是可能有违道德、有悖伦理。而另一方面，相爱的两人相互需求为什么就是恶呢？

常识和伦理之类，由于时代的推移，迟早发生变化。相爱之人的结合乃是普遍的绝对大义。为了守护这宝贵的大义无需畏首畏尾——久木这样说服自己，并深以为然。

问题是，哪怕久木再怎么自负，而若凛子不认同，两人的爱也无以为继。就算男方再不在乎，而若女方胆怯，也很难进一步爱下去。

“入地狱什么的，绝不至于。”久木摸着凛子几次冲顶而艳润有加的滚圆的臀部说道，“毕竟没干什么坏事。”

“不，干了。”

身为人妻，加之毕业于基督教系统的大学，凛子的负罪意识或许因此而分外深重。

“可我们是这么相爱！”

“那也是不可以的。”

到了这个地步，再讲道理也很难让她认同。现在，男人也只能跟在口称“入地狱”的女人后面，别无选择。

“那，一起入地狱好了！”

再这么寻欢作乐，的确有可能入地狱。可另一方面，也并未得到禁欲就能进入天国的保证。既然如此，那么索性彻底贪欢作乐再入地狱好了！久木打定主意。

⁽¹⁾ 都：东京都。

⁽²⁾ 湘南：日本从神奈川县南部三浦半岛逗子至小田原的相模湾海岸一带之称。

⁽³⁾ body talk：肢体语言。

秋空

窗口对面有一座大楼，只有从窗口看见的这半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三天前有过一场台风。漫长的夏天随着那场台风而完全远去，凉爽宜人的大好秋日继之而来。

久木从早上开始看报。看完第四份，背靠椅子，目光转去满是秋光的窗口。差不多上午十一点了，但房间一片寂静，唯独座位靠近门口的那位女性敲打电子文字处理机的声音急切切响个不停。

现在久木所在的调查室位于六楼电梯右边走廊的尽头。房间中央相对排列着六张桌子。其前面的空间放有一套简单的待客沙发。

久木每天上午十点来到这个房间。

眼下，调查室有四名男性和一名兼任秘书的女性。表面上，男性中比久木大三岁的铃木负责编社史，大一岁的横山负责统计整理社内资料，小一岁的村松负责新辞典的开发，但并没有必须何时做到何种程度的明确期限。在这点上，久木的昭和史编纂也是同样，尚未具体启动。总之，都是从社内第一线下来的所谓“窗边族”，上班也不埋头苦干，莫如说时间多得难以打发。

久木最初不习惯房间优哉游哉的气氛，反倒觉得心神不定。半年过后，大体习惯了，对周围的眼神也不再那么介意。

久木现在也是这样，来到后也不急着工作。看罢每天必看的报纸，吸完一支烟，目光转向窗口。阳光沐浴下的大楼的另一边，有两片仿佛毛刷勾勒出来的云絮斜着掠过。再往前是水井形状的天线。观望阒无声息的天空时间里，久木脑海闪出凜子白皙的肌肤，冲顶时急不可耐的语声随之传来。

在这般安谧晴朗的秋光中想女性裸体的，肯定只有自己一人。

说痛快些，久木没有什么工作，莫如说闲得难受。假如像以前的职位要求的那样，整天都被会议、商讨、文件整理等等追着赶着，就不大可能如此频繁地想起凜子。

望了一阵子秋空飘浮的白云，久木霍然站起。旁边三个同事或者看书，或者盯着电脑显示屏，没人对久木的动静感兴趣。

大致环视一遍后，久木走出房间，穿过电梯门前，打开通往楼梯的门扇立定。

刚才久木望着秋日天空盘算的，是给凜子打电话的事。平日这个时候，凜子应该一个人在家。

久木关上楼梯和走廊之间的门，楼梯转角只他一个人了，随即掏出手机。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部长因为有忙不完的工作而持有的手机，如今在同凜子秘密通话时派上了用场。

久木拉出短天线，按下号码。凜子马上接起。

“知道了，是我。”凜子似乎已经预料到久木要打电话来，即刻应道。

久木再次确认周围没有人后，对着通话孔压低嗓音：

“突然想听你的声音。”

“现在是在社里吧？”

“是在社里，但在想你的时间里，心情变得莫名其妙起来……”

“怎么个莫名其妙？”

“由白云感到你的身子……”

“少说那种话，这可还是上午！”

“想要你了。”

“别想入非非！”

“再去镰仓可好？”

两人去镰仓住酒店，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从镰仓回来，久木最担心的是凛子的家庭。妻子在外边连住两宿，丈夫会怎么想呢？久木放心不下，分别第二天就给凛子打去电话问怎么样。凛子只回答没事儿，没什么特殊反应。

如果真如她说什么事也没有的话，就意味着那是个匪夷所思的家庭。不知是丈夫过于老实厚道，还是凛子八面玲珑，总之没有发展成严重问题这点让久木暂且放下心来。

可是，若再次出去住酒店，凛子的家事到底让他介意。

“这个星期四，镰仓有薪能山演出。”

听说每年秋天镰仓大塔宫都举行薪能演出，但久木从未去看过。

“若是方便，我就订票。要看到很晚，最好住下。”

“想去啊！”

听凛子说得十分轻松，久木反问：

“不要紧的？”

“不清楚。不过想去。”

这次凛子的回答也够爽快。意思似乎是说抛家出门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因为想去所以去。

“那么，我马上订票。”

“要等三天呢！”如此说罢，凛子似乎觉得说过头了，“不过忍耐就是。你也在忍耐吧？”

无须说，久木根本不会在家里同妻子亲热，于是径自朝电话点头应允。不料凛子以不无气恼的语气说

道：

“把我弄成这样子的，是你！都是你不好！”

打完电话折回房间，当秘书的女职员告诉他刚才有位叫衣川的男士打来电话。朋友中叫衣川的只有一个，必是三鹰文化中心的所长无疑。久木这回没用手机，直接从房间打过去。幸好衣川就在中心，说今天傍晚有事要去城中心，想见见，好久没见了。

久木约他六点在银座一家小餐馆见面，挂断电话。

房间依然懒懒散散，负责社史编纂的铃木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四人期待已久似的相互对视。

“好天气啊！不冷不热，正适合打高尔夫。”

铃木说得大家一齐点头。不过久木近来没有去打高尔夫球。

当部长时每星期都去一次，而闲下来后次数反而少了。工作方面的高尔夫少了当然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没做什么了不得的工作，打高尔夫也快乐不起来。休闲这东西，还是忙里偷闲才有意思。当然也有人像铃木这样利用闲下来的机会享受高尔夫。

“虽说闲下来了，但落得情绪消沉是不可取的哟！”

铃木如此劝说久木。他不知久木同凛子打得火热。

较之高尔夫，还是热恋更能让人返老还童。久木心里想道，但这不能说给别人。

如此闲聊之间中午到了，大家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间。大部分人去地下室的职工食堂。久木大多去相距四五分钟路的荞面馆。那里也有职工去，有时会碰见过去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年轻同事。那种时候，久木觉得尴尬，对方想必也一样。

看样子对方很难向降职的上司打招呼，起初往往以目示意。最近久木这方面也多少放松下来，主动问对方怎么样的时候也是有的。

夜晚，久木在银座的数寄屋街一家小餐馆见了衣川。以前衣川也来过这里，但最近翻新了，这让他显得有些困惑。

“焕然一新，以为是另一家。”

面积大小相差无几，但原先黑幽幽发光的吧台和桌子变成了全新的白原木色，椅子也增加了，情形大有不同。

“是不是太亮了点儿？”

老顾客怀念以前的店堂风情，但年轻顾客大概认为这样更好——老伯笑嘻嘻不予赞同。

“越改越糟嘛，这！”

能让人谈笑风生地吃吃喝喝，也是这家餐馆的一个优点。

两人点了老伯推荐的条石鲷生鱼片和陶瓶炖菜。先用啤酒干杯。

“好久没在银座喝酒了！”

“没多少钱，让我来好了，还欠着你的。”

“也罢，今天可得让我喝个够！”

久木本打算说在文化中心拿了演讲酬金，结果却像是说凜子。

“对了，怎么样，楷书那位？”

听得这突然一问，久木紧忙灌了口啤酒。

“还见面的吧？”

“啊，时不时……”

“不过，没想到你下手那么快。心里叫苦之时，已经迟了一步！”

凜子原本是衣川介绍的女性。也是因为这个，同凜子要好两个月左右就对他——只对他——坦言两人正在交往。

“上次来中心——有些时日不来了——奇妙地有了情色意味。”

大概凜子担任的楷书课程已经结束，而改请别的书法讲师。

“不过要适可而止才好。要是让那样的人动了真心，那可是犯罪哟！”

听衣川的说法，简直等于说把完全不谙世事的纯情人妻弄得魂不守舍，把她拖进了异常世界。

想那么说的心情当然不是不能理解，但那么说来，很可能意味着女性一开始就对男人言听计从而没有自己的意志。那乍看上去似乎是怜香惜玉，但实际和视之为没有意志的偶人是同一回事。

老实说，就同凜子交往的情况来看，并非久木单方面引诱，将不情愿的她死活拉进偷情世界。

鱼有情水有心，男女之恋这东西，若不是相互吸引是很难成立的。

倒也不是刻意辩解，当久木接近凜子的时候，凜子也应该在寻求什么。即便不是爱啦男性啦那种直白的东西，也还是怀有某种渴望满足的什么，毫无疑问。

这点不难察觉：见面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凜子一概不谈家庭，而当话题自然而然转到那方面时，凜子就小声说在家也不开心……

往下的进展，的确是男方积极，但女方也随后跟了上来。现阶段两人同样激情澎湃。或许莫如说在看得开这点上，女方表现得更明显。

自不待言，衣川不晓得个中详情。

久木拿起新上来的一壶酒，边给衣川斟酒边问：

“她可说了什么？”

“没有。和另一位讲师一块儿来的，不可能深谈，但看上去好像有什么心事。”

“心事？”

“也许我神经过敏的关系，感觉上好像很纠结。不过，反倒有姿色了。”

久木的心情陡然沉了下来：衣川也以这样的目光看凛子！

久木像要回避似的改变话题，问起他工作上的事。

听衣川说，近来文化中心也遍地开花，竞争剧烈。所幸衣川那里是早就成立的，勉强维持得下去。而若竞争变本加厉，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经营方式。今天出来，就是为了同本部商量这件事。

“总之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相比之下，还是你轻松快活。”

“哪有的事……”

闲职诚然有闲职的不快，但说出来就成牢骚。如此沉默之间，衣川叹了口气说：“公司这种地方，忙忙碌碌也好，优哉游哉也好，薪水都差不到哪儿去！”

的确如此。同以前相比，久木减少的也只是职务津贴，而总额并没减多少。

“不过，可不是我愿意清闲的。”

“那我知道。工作上我也该适可而止了，同喜欢的女性堕入情网才是正理。”

“喂喂，那使不得的！”

“男人所以辛辛苦苦干个没完，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抓个好女人据为己有！这是自然界的通理。雄性拼命觅食，打倒对手，最后要得到的无非是雌性的身子和爱情。你死我活争斗不止，就是渴望这个。”

久木担心被周围客人听见。而衣川只管说个不停：

“倒不是因为受了你的刺激，可近来实在是想这个想得不得了——想跟好上天的女性来一场罗曼蒂克式的恋爱。都这把年纪了，说来可笑！”

“不，相反，正因为这把年纪了才这样。”

“反正我觉得这样子下去，好像没等把最好的东西搞到手人生就落幕了。”

总的说来，衣川过去一直是个一门心思工作的人。即使在社会部期间，也只是大谈特谈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几乎不谈花边新闻。在身在出版社的久木眼里，多少是个不会变通的硬汉形象。惟其如此，现在听他说想来一场恋爱，甚至觉得像遇上了另一个人。

带来如此变化的，是文化中心那种和众多女性打交道的职场呢，还是如他自己说的年龄的关系？

“可是，我怕是不行啊！”

主动宣称想来一场恋爱的衣川，却一下子说出不争气的话。

“恋爱首先要有非同一般的能量和勇气，是吧？”

这点久木已有切身体验。

“总之工薪社会是不好混的。你被冷遇了还好。我呢，实话实说，还没到那个地步。精英固然谈不上，但多少还算在线。以现在的身份闹出桃色新闻，不知要给人说出什么来。毕竟如今的日本社会，就像个嫉妒和诋毁的大酱缸！”

“是啊，越是精英，越是不得自由。”

“再说，首先需要的是钱和时间吧？没有钱就没有宽松心情。”说到这里，衣川换上不无轻率的口气，“你有钱还好。”

“谈不上有钱。”

虽然矢口否认，但眼下久木的处境，和同龄伙伴相比，说不定多少得天独厚。在款额上年收入接近两千万日元⁽²⁾，从父母手里继承的房子在世田谷⁽³⁾。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妻子又在瓷器公司有临时性工作，自己得以自由支配为数不少的零花钱。

当然，同凛子恋爱，花一些钱也在所不惜。正这么想着，衣川给自己斟酒。酒盅是薄薄的白瓷，斟进的酒看上去呈琥珀色。

拿在手里注视的时间里，久木脑际闪出凛子白皙的肢体。

现在她做什么呢？这时，衣川好像看透他心思，低声说：

“羡慕你啊，那么精力充沛！”

语气多少带有嘲讽意味，久木察觉指的是做爱。

“见一次做一次的吧？”

这无需回答。沉默之间，衣川继续下文：

“窝囊啊，近来我那方面彻底没戏。”

“在家里？”

“没有，早就没有了。你呢？”

听对方一口否定，久木也摇摇头表示认同。

“是这么回事吧！到了这个年纪，老婆就成了老友，那方面上不来情绪。”

“那么，在外边……”

“心思是有，但不像你那么顺利。首先是没有那样的女性。就算有，老实说，也没多大自信。”

“分对象。”

“对象合适也不成。像你不屈不挠倒也罢了，可像我这样老是休战，就难以为继。”

“不屈不挠，说过头了。”

“反正，也许年龄的关系，近来没那码事也过得去。心想就那么回事儿，也就不怎么当回事儿了。”

“说话别老气横秋！”

“那东西像是一种毛病，没有了，没有也好，没有了更让人省心。问题是长此以往，雄性也就不成其雄性了。”

说到这里，衣川把酒一口喝完。

“还是你好啊！是吧？”

今晚的衣川和平时多少有所不同。不知是工作太劳累了，还是因为没有说这种话的合适对象，总是就男女事喋喋不休。

老实说，久木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但衣川又要了一壶酒，换上试探性的语调：

“对了，她的先生怎么样啊？理当知道和你交往的事吧？”

“这个不清楚……”

“不负责任的家伙！”衣川又呷了口酒，“他马上就杀奔公司的哟，质问你要把我的wife⁽⁴⁾怎么样！知道他是医生吧？”

“一开始你就告诉我了。”

“医生在那方面应该是高手才对，看来并不是的。意外胆小怕事，知道wife和人私通也佯作不知，大气不敢出。说不定那方面不怎么灵便。”

“喂喂，算了算了！”

“呃，精英分子往往都意外那个德性。就算偏差值⁽⁵⁾好，那方面也不及格。”

“是不是呢……”

“不过，迟早他也还是要觉察到的哟！那一来可就不是能善罢甘休的。”衣川威胁似的说罢，补充一句，“所以，和那样的人还是止于‘轻恋爱’⁽⁶⁾为好。”

“‘轻恋爱’？”

“就是轻度恋爱，和轻音乐同样，不加重。”

也许要发泄自己没有艳遇的不满，衣川似乎对久木同凛子夫妻这个话题津津乐道。

“说不定他也旗鼓相当。”

“指什么？”

“她的确有外遇了，可他也可能在外边有一手。就是说，双方明知对方有外遇而又满不在乎地保持婚姻生活。”

久木像要打断交谈似的看一眼手表，叫人算账。

如此下去，自己只能成为衣川的下酒菜。

同衣川见面喝酒的第三天，久木在新桥站同凛子碰头去镰仓。

正值傍晚交通高峰，以为电车很挤，结果两人还是得以在新型一等车厢并排坐了下来。

周围几乎全是从镰仓来东京上班的人，大多到了一定年纪，似乎都有了一官半职。幸好没有熟面孔。一男一女单独坐着的，唯独久木和凛子两个。久木心想，在这种场合给社里的同事瞧见了可是不好办。而身穿葡萄酒色套裙、胸口蓬蓬松松扎着围巾的凛子却贴着久木低语：

“高兴啊，能再次和你一块儿去。”

本以为说的是两人一起去看薪能表演，不料凛子说起别的来：

“上次说了吧？那位做工业设计的朋友、名叫逸见的女士……”

“就是你高中时代的朋友、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位吧？”

“她和一家有名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交往来着，可最近分手了。”

“给对方的太太知道了？”

“不。朋友说对方戒心极强。好像一起去过京都甚至香港，但座位总是分开的。例如坐新干线的时候，一个九号车、一个十号车，车厢都是分开的。去海外都故意错开一个航班。结果，好不容易坐一回的头等舱也没意思，还不如一起坐经济舱。”

“大概怕写真杂志什么的找麻烦吧？”

“那倒是的。可问题是去哪儿都要分开你不认为太孤单了？那一来，为什么旅行岂不就莫名其妙了？她虽然喜欢他，但是说自己受够了那种难受滋味……”

“分手了？”

“一星期前见的面，说绝不再爱那样的人！”

凜子朋友说的完全理解，但那位老总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

不错，上次去镰仓时也好这次也好，久木都和凜子相邻而坐。

无需说，坐的当中，带女伴这点不是不让他有所顾忌，却又觉得毕竟是去镰仓，就算给谁看见了，只要说是熟人同席，也还是可以搪塞过去。当然背后也并非没有将计就计这样的念头：反正已经出局，处境再恶化也不可能了。

不过，即使久木，若是乘新干线去京都或乘飞机去海外，恐怕也还是要慎重些考虑。像上市公司老总那样换车厢或故意换航班倒不至于，但就算并坐，可能也还是要始终装作素不相识。

麻烦也没办法，毕竟日本社会对男女关系过度敏感。或者不妨说是过度干涉。工作失误倒还好说，而若外面有了相好——仅仅这一点可能被降职或在人事上被作为负面因素提出来。这样，心平气和地恋爱就无从谈起。总之，如今从媒体到企业内部，全都在拼命搜刮所谓性丑闻，以致男人们只顾注意周围目光，萎缩不堪。表面上似乎一本正经，其实由于欲望受到扭曲性压抑，风流倜傥自由奔放的活力早已失去，唯独中伤和嫉妒四处蔓延的阴险社会正在形成。

眼下经济界呼吁松绑，但更需要松绑的说定是男女之间。如此漫无边际地思索之间，凜子右手已放在久木左手中。

“不过我是高兴啊，能给你领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么说罢，凜子手攥得更紧了，“我喜欢你的这种地方。”

被所爱女性说喜欢自然感觉不坏，问题在这众目睽睽的电车厢里手拉手未免过火了。久木悄悄把手抽回，再次感叹凜子的胆大。

电车到达镰仓傍晚七点刚过。当即从站前搭出租车往大塔宫赶去。院内深处已经搭好了临时舞台。

久木递出入场券请工作人员带路。由于经过舞台，就弯腰在人群中穿过，坐在舞台右侧靠前的席位。演出的节目像是狂言^[7]《清水》。书童太郎不愿意去打水，于是扮鬼吓唬主人——戏正演到这个地方。

虽说是秋天，但秋意还不深。时有微风悄然钻过院外繁茂的林木吹来，舞台两侧的燃烧的篝火愈发衬托出四周夜色之浓。夜色中鬼又出现了，但主人已看出其实是书童太郎，不再惊慌。最后书童拉掉魔鬼面具仓皇逃窜。

狂言很容易看懂。凜子微笑着再次碰久木的手。这回是在夜幕下，久木也回握一下。凜子凑过脸小声说道：

“今天也是那个房间吧？”

估计是说半个月前眼望落日嬉戏的房间。

“想必是的……”

“今晚装鬼玩可好？”

“男的装鬼？”

“就那样吓唬我……”

久木正为回答犹豫，舞台上又开始表演了。

这回演的是能乐剧，像是《鸬鹚渔夫》。首先出场的是行脚僧，求村民让自己投宿一晚。和狂言不同，舞台上动作少。久木边看边回想凜子刚才那句话。

近来，凜子在做爱当中开始对不无异常的东西怀有兴趣。话虽这么说，也还算不上变态——若在正常行为中加一点嗜虐因素，就有分外淫乱的表现。

说不定看鬼面具当中想起那个来了。久木偷看一眼，见凜子的侧脸被篝火照得红彤彤的。

薪能演完，九点过了。原先照射舞台的灯光熄了。随着篝火燃尽，周围陡然被深重的黑暗封锁起来。

久木像要逃离那片凄寂似的上路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小町街一家小餐馆。那是以前家住藤泽的编辑介绍的地方，里见淳⁽⁸⁾和小林秀雄⁽⁹⁾等家住镰仓的文人们时常来此做客。进门有竖长的柜台，里面甚至有铺榻榻米的房间。看来这家餐馆到底最适合情投意合的同伴们饮酒作乐。

久木这次来已时隔三年了，但老板记得他。两人得以当即拿啤酒干杯。

上次也是这样，保持食材原味的质朴味道令人经久难忘。而且和女性单独来也没有违和感——能让人无拘无束，这点再好不过。

久木点了清炖海胆和据说是在附近捕捞的镰仓虾生切片和烤鲷鱼头。

也许因为今晚能住下而放下心来，凜子只喝一口啤酒便换上清酒。

“薪能过去是只借篝火光表演的吧？”凜子问。

的确，刚才两人看的，除了篝火还有普通照明。

“镰仓的薪能，已经差不多持续四十届了。但过去武士们看的很可能和现在的不同。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灯。京都的大字送祖灵火也一样，要熄掉街灯霓虹灯，在整座城市一片漆黑当中，只让山上燃起通红通红的火焰。目睹那样的场景，感觉是那般华丽、庄严，大家肯定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如果薪能也在舞台四周配上水池什么的，只借着随风摇曳的篝火和照在池水中的火光来看，感觉上说不定远比现在扑朔迷离如梦如幻。”

“鬼想必也比刚才看的要可怕得多、让人毛骨悚然吧？”

久木一边点头，一边想起凜子小声说的今晚想被鬼折磨的话来。

薪能看完后才吃饭，注意到时十点都过了。久木委托叫车，付款出门。

也许一直在亮堂堂的餐馆里的关系，出门后突然有群山环绕的黑暗压来，加上绿色植被的气息，始知身处镰仓。刚才因薪能表演而一片喧嚣的大塔宫那边，现在也已黑魑魍静悄悄的。

从小町街餐馆去酒店的路上，因是夜间，路面空空荡荡，十分钟刚过就到了。

在前台登记拿钥匙。不出所料，正是上次的房间。进去看见里间大床，凜子马上贴上身来，久木一把抱起栽倒在床上。

“总算可以两人单独了！”

电车厢、薪能，以及餐馆，总是有人，现在终于获得解放，看样子凜子心里踏实下来。

“有点儿醉了……”

“醉了好。”

“为什么？”

“你好放荡啊！”

久木搂过面带怨气的凜子，一边接吻一边解开上衣扣，手放在裙子拉链上。

“关灯……”

久木顺从地伸出一只手，调低床头柜灯盏的光度。然后脱去她的上衣，除掉裙子，进而分开短袖衫的前襟。脸刚凑近乳房，凜子当即摇头：

“等等，冲一下淋浴。”

“就这样好了……”

“不成，汗津津的。”

“不碍事！”

现在的久木，莫如说更想要、想勉强觉得害羞时的凜子。男人意识中有轻度施虐的嗜好，而一边阻拦一边接受的女人方面则有轻度受虐倾向。久木遂其所愿，右手稳稳搂住凜子的上半身，另一只手去拉裤袜。

“不成啊……”

凜子再度阻拦。但到了这个地步，早已无济于事。

具有伸缩性的丝质连裤袜连同三角裤一下子滑落下来，浑圆柔软的屁股当即蹦出。往下只要完全拉下，等于毫无障碍。

事到现在，凜子也像死心塌地了。

“人家本来说不成的……”

得知雌性开始甘拜下风，雄性愈发大举进攻。久木一拉长筒袜下端，凜子像配合似的曲膝递上脚尖。

到了这个时候，女人早已落入男人掌中。不，用长远眼光看，应该说男人落入女人掌中亦未可知。

被脱得一丝不挂的凜子不胜羞赧似的一下子扑上身来。久木一边感受她滑溜溜热乎乎的肢体，一边在凜子耳畔宣布：

“今晚得好好折腾你！”

“不，那不行！”

“你不是说装鬼折腾你吗？”

凜子仍然老大不情愿地左右摇头：

“我、最近有些不正常啊！”

那不单是凜子，自己也同样。久木在淡淡的黑暗中点头。

当了魔鬼的男人首先要做的，是把女人搞到手。

久木搂过全身赤裸的凜子，左手稳稳抓住她的肩，两腿从其腰部往下夹住，右手放在后背轻轻爱抚。

由于从长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凜子似乎漂浮在心荡神迷的快感中。但得以陶醉只限于短暂的此刻。

渐渐现出魔鬼本性的男人，不可能让女人总是沉浸在舒心悦意的温水中。

久木左手抓住女人的上半身，右手从凜子的脖颈伸向后背，又从腰部往下伸到臀部。而且速度缓慢，指尖以若即若离的轻柔顺着脊背缓缓下移。

越是被不动声色地轻轻触摸，女人的感觉越是得到充分打磨，变得敏感起来。

男人的指尖爱抚反复数次之后，手指再次从女人肢体的腰部抵达臀部沟裂。这时，凜子忍无可忍似的叫了起来：

“住手……”

看来，刚才的舒心悦意陡然变成了酥痒和痛切感。

但是，男人不可能因这一声叫喊就鸣金收兵。往下不再是心爱的男人，而是作为变成魔鬼的男人君临女人之上。

久木更加用力地抱住正在拼命挣脱的凛子，反复进行脊背爱抚。

一度被唤醒酥痒感的女人肢体不可能再退回去。男人不顾她狠命扭动力图挣脱的上半身，径自驱动手指。

最后发出悲鸣的，是在指尖爱抚由脊背触及侧腹之时。

“不行了……”凛子叫道，进而气喘吁吁地呼救，“救救我……”

凛子似乎这才认识到拥抱自己的男人是魔鬼。

由于爱抚引起的连续酥痒感，凛子挣扎呼唤不止。问题是魔鬼毫不理会。凛子一再苦苦哀求，嚤嚤啜泣，才好歹被解放出来。她大大喘了口气，摊开四肢，而后突然攥起拳头捶打久木的胸口：

“不像话太不像话！”

本以为是轻轻爱抚，不料觉察到时，全身所有神经都被痒痒搔起，变成了吊悬般的拷打。

可是，再责怪也来不及了。让对方变成魔鬼的是凛子，久木不过言听计从罢了。自己请求并如愿以偿，反而抱怨是没有道理的。

“不像话……”

凛子再次嘟囔一句，猛然转身盖上被单。仿佛在说再不靠近你这种坏心眼男人。可另一方面，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是无处可逃的。

将女人肢体穷追猛打一番而心中大快的魔鬼卷土重来，从背后越凑越近，对着呼吸好歹趋于平稳的女人耳边窃窃私语：

“折腾还远远没完哟！”

凛子顿时缩起脖子。但久木不管不顾地从背后双手抓住她的胸，指尖轻轻围着乳头划动。

“不行不行……”

凛子想要合拢胸部，但乳头已经像睁眼醒来似的拔地而起。久木无比怜爱地在其尖端重复手指爱抚。之后悄然递上嘴唇。

“干什么啊……”凛子问道。

其实不用问，下一步不言而喻。

久木径自低头钻进被单，嘴唇噙住右手摩挲的乳头。

近来久木对待女性的方式和以前大有不同。

三四十岁前，只是一味考虑强力出击。但四十过后气力一点点减弱，变得温柔起来。而年过半百的现在，莫如说已经临阵有余，较之暴风骤雨，更多时候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当然，背后也有不再具备一举

攻城的体力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因为知道后者更容易为女性接受。

不是说一路狂风暴雨就好。两相比较，还是和风细雨为上。时而以甚至让人心焦意躁的稳重向前推进。不妨说，知晓并能实际做到这一点整整花了二十年时间。

此刻，久木口含凜子胀鼓鼓的乳头，一只手触动其胯间微微喘息的花蕾。虽说用嘴唇捂着，但触及乳头的仅是舌尖。伸向花蕾的手也只是以指尖保持似碰非碰的轻柔，几乎无需强度。越是轻柔，女性的感觉越是能被打磨到极致。

女性们常说喜欢温柔的人，可以说那意味着那个人动作轻柔——温柔是接触女性时的武器。

看上去凜子已经切切实实感受到那种温柔，融入从中涌出的奇妙之感。

觉察到这点，久木进而用舌头裹住乳头，花蕾上的指尖像毛刷那样轻轻描摩。凜子大概受不住了，不断扭动上半身。

“跟你说……”

久木知道她的喃喃自语既是焦躁，又是渴求。久木仍未出击。又以那种温柔的感触挑逗了一会儿，等待女方苦苦哀求。

“讨厌……”

凜子似乎已到达迫切的顶点。往下等不上一分钟，就会爆炸冲顶。到了这最后临界点，凜子终于求饶：

“快……”

听起来，那是哀求，是撒娇，又可视为哭泣。女人正在体内沸腾的感觉中痛苦翻滚、急不可耐，显出垂死挣扎的面相。

“快快……”

凜子再次哀求，主动靠上肢体。久木对此心知肚明。他此刻等待的，是凜子哀求的话语。

“快给我！”凜子直言不讳。

只要听得这一声，男人就会倏然冰释，乐不可支地进入滚烫的肢体之中。

还要逼近一步，还想听那语声。

性快乐本来淡泊的男人们，较之行为本身，感兴趣的更是与此相关的种种反应。那是心爱女性燃烧的姿态、声音和表情。那些像万花筒一样变幻着冲向终点。知晓和体味到这点，男人才会身心两方面得到满足。

这种做爱方式，举例说，很像一种商业策略——把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商品饰以五光十色的附加值兜售出去。仅以单纯的快乐而言，男人比不过女人。性方面尚未被开发的女性另当别论，而若是盈盈成熟的

女性，其感受之强之深，远非男人可比。为了转化这种不利条件，男人势必以附加值分庭抗礼。

“求你了……”

凜子似已达到忍耐极限。但仍要对其肢体施以更残酷的拷问。

“求我什么？”

男人此刻固然让对方迫不及待而处于优越地位，而一旦接受女方的要求与之结为一体，男人从那一瞬间就开始成为女方的牺牲品，成为被徒然榨取、吮吸的存在。正因知晓这一点，男人才在最初处于优越地位阶段极尽所能地让对方急不可耐，说是虚张声势也未尝不可。

持续焦躁不堪的女方肢体已如火球一般熊熊燃烧。无论浑圆的双肩还是丰满的胸部都已沁出汗来。不仅如此，毛丛的深处如泉眼一样湿润。在其接纳准备已经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之时，男人这才缓慢而又仿佛带着些许困惑、犹豫不决地插了进去。

这方面也是以前的久木所缺少的。年轻时一看对方应允了，当即怒涛狂卷一般扑上身去。没有时间窥看对方的表现，只顾以自己的感觉发动攻势，很快偃旗息鼓。总而言之，当时唯有勇猛可取。至于女方是否得到满足，自己无从确认。其实别说满足，心生怨气的女性都可能有的，尽管不曾明确问过。

幸也罢不幸也罢，久木如今已不具有横冲直闯奋不顾身的年轻活力。

另一方面，正因为不再具有凶猛和剽悍的体力，才能够在交合时悠然、温存地迎合对方。现在，久木获得了与年龄相伴而来的余裕这个武器，同几乎燃烧过度的凜子实实在在结合在一起。

况且，全面看来，这种结合方式也得益于通过年龄获取的智慧。

年轻时候，即使结合也要从上面粗暴地大动干戈，单方面如愿以偿。而现在，久木以从凜子的右侧紧挨紧靠的姿势与之合为一体。即所谓侧卧位。这样更容易在持续爱抚其隐秘处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取快感，而且能以自己的步调持续进攻。同时能以闲下来的手触摸其胸部，也能不时触摸花蕾，进而欣赏女性美丽的肢体动态。

久木近来更中意的，是使侧卧当中的女性腰部明显向上突起。采取这个姿势，男人的器具自然可以精确地刺激女性隐秘处前面最敏感的部位。

现在，凜子恰恰被攻其要塞，一边流露轻微的语声，一边冲向快乐的顶峰。

对于实现最后冲顶的瞬间，久木大体可以事先明确感知。这是因为伴随语声和肢体的扭曲方式，花蕊深处也会出现微妙变化。原本柔软温暖的花园燃烧着增加吸裹度，紧紧擒住男人不放。当进一步攀高冲顶之时，包拢男人的软壁全面波浪迭起，急切切痉挛不止。

凜子即将冲顶。

“不行了……”

尽管心情上尽量克制，但身体大约已开始冲刺。或者因得知身体开始冲刺而至少想用语言克制亦未可

知。

一旦开跑的身体，根本控制不住。

火筒一般热辣辣燃烧的花蕊不断急促痉挛着冲向终点，女人内部化为天鹅绒挂毯，紧紧缠住男人的阳具。而那恰恰是男人欢愉的瞬间。男人为了获取这一瞬间而讨好女人，举止得体，出手大方。花费大量时间、财力、体力服侍女人，无他，就是为了共享冲顶这一时刻。

不过，久木在这里也竭尽全力克制自己。

也许有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好不容易到手的快乐在眼皮底下溜走，为之惊愕不已。其实，把心爱女性燃烧冲顶的过程看个仔细，有时候要比自行沉入快乐漩涡更能激起男人的优越感和充实感。

年轻时生龙活虎的冲击力诚然不能复得，但另一方面，多少掌握了自我控制和冷静操作的技术。这是失去激烈和勇猛的补偿，未尝不能以成果称之。

此时此刻，久木不折不扣以这项成果让凛子单方面冲顶，自己的器具仍稳稳当当处于女方花蕊深处，气息尚存。

事关性爱，似乎并非只要年轻即可。男人的亢奋本来就和大脑密切相关，乃是极为精神性的东西。正因如此，倘若怯阵、不安和丧失自信，事情就不可能顺利。

年轻时就算有体力，但有时也还是缺少某种精神性自信。

这方面久木本身也有体验。刚入社那阵子，曾和一个年长五岁的女性交往过。她是新剧的预备演员，在新宿一家酒吧做工。不过以前好像同一个即使在演艺界也被称为花花公子的编导有过关系。倒是已经分开了，但每次和她到了最后节点，那个男人就在久木脑海中闪现出来。

尴尬的是，男人容易成为面子或意气的俘虏。较之和女性做爱本身，更希望被女方夸奖自己比她以前的男人手段高明。

岂料，越是这么期待这么争取，越是心烦意乱、不战自退。

常言说“男人更脆弱”，指的就是这种地方。比之半生不熟的年轻气盛，对女性怀有的宽释感和自信远为重要和有效。

久木接触那位女性时也不例外，由于心情太焦躁了，以致关键的器具不听使唤，无法进入状态。也就是说，年轻的身体落败于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不过当时那位女性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可圈可点——她一边对为萎缩焦急的久木说“没关系的哟！”，一边温柔相待，直到久木恢复自信。

假如她当时满脸失望或冷言挖苦，久木年纪轻轻就可能失去自信，为性自卑所折磨。

在这点上，男人也是由女人制作的，或者说是培育的也未尝不可。

现在久木让凜子烈烈燃烧的原动力，追根溯源，也可以说是女性们培育的结果。

同女性一起冲顶固然好，但把女性冲上绝顶的过程看个究竟并实际感受一番也并不坏。前者是自行堕入性感漩涡的欢愉，后者是将心爱女性送入快乐花园、使之充分满足那种作为引领者的喜悦。

何况，由于尚未一泻而出，所以还保有再次将女性诱入花园的余力。

自不待言，凜子无由知晓男人的那种微妙的内面，只顾沉浸在冲顶的余韵之中，兀自赤裸着卧床不动。

作为女性姿态，再没有比高潮过后的样子更放肆、更鲜活的了。紧张、矜持、抵触意志，尽皆荡然无存，而仅仅以追逐欢愉余韵、仿佛全身轻度麻醉的状态静静躺着。不可能有比这更放松更放肆的姿势了。目睹其这样的表现，男人重新涌起对女方无限怜爱之情。

出示如此放肆的肢体，无非是信赖自己、将一切交给自己的证据。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没有哪个男人不心生怜爱。

久木再次想起似的反手搭在凜子肩头，轻搂过来。

仿佛处于轻度麻醉状态的女体毫不反抗地自行贴近，整个委身于久木。

由于高潮退后的微波细浪，凜子的身体仍有些汗津津热乎乎的。久木紧紧搂在怀里，再次爱抚着后背问道：

“可好？”

尽管明知故问，但男人还是想通过语言确认一下。

凜子乖乖点头。久木又问了一句：

“怎么样？”

凜子一副佯作不知的样子，似乎在说那种话怎么能轻易出口。久木心怀不满，再次把手放在其隐秘处。凜子微微扭动腰肢。

“别动……”

凜子想要拨开胯间的手。但在久木手指一再爱抚的时间里，凜子身体似乎重新燃起。

高潮过后本来看上去彻底瘫痪，没想到女人体力恢复得这么快。

就在刚才还像被打上海边的海藻一样随波逐流，然而此刻早已恢复生机，似在寻求下一步的快乐。

大可断言，男人的性有其限度，女人的性则近乎无限。无需翻阅数学公理也明白，以有限对抗无限绝无胜算。

所幸，久木尚未泻出。刚才抗拒汹涌的诱惑，在千钧一发之际按兵未动，余威尚可勉强应对二次需

求。

面对重燃战火的女体，久木再度奋然出阵。不过需要稍微改变战术，避免故伎重演。

这回久木从凜子背后偷袭过来，手放在其胸部摩挲乳头。

或许冲顶一次令其更加敏感了，一点点刺激就让凜子浑身扭动，即刻做出反应。

“把手给我！”

凜子好像一时不解其意。久木抓住她回头的一瞬间把她左手拉到身后，又把右手拉了过来。

“要干什么？”

“手碍事的嘛……”

刚才每次触摸乳房，凜子都发痒似的双手护着胸部。有必要将碍事的手处置妥当。

在后面抓住凜子双手后，久木用床头的浴衣腰带绑了起来。

“别乱来！”

凜子似乎终于明白了久木的意图，赶紧撤手。不料已经被久木绕到身后，在手腕那里绑成十字花。

“那怎么成……”

凜子厌恶似的揉搓双手，但绑紧的腰带不可能松解。

被实实在在绑了手，凜子突然显出不安。她愈发对搓手腕，扭动上半身，急于挣脱束缚。可是，越挣扎被单越乱，全裸的肢体暴露无余。

“快解开……”

凜子明知不可能轻易解开却又哀求不止。成为魔鬼的男人丝毫不予理睬。岂止不理睬，还告诉女方要采取更严酷的措施。

“还是打开灯吧？”

凜子随即转过脸，断然摇头。

“别、别别……”

此刻男人正处于压倒性优势，可以对女人强行为所欲为。千载一遇的良机，机不可失。

接下去，魔鬼男人从浴室拿出毛巾放在女方额头。

“又干什么？”

吓破胆的凜子对一切都做出敏感反应。久木作为绝对强者对女方如实相告：

“蒙眼。”

“不不……”

凜子剧烈反抗，但久木不管三七二十一勒紧毛巾，转眼间将凜子逼入黑暗之中。

“我害怕……”

凜子发出近乎悲鸣的语声，但一旦勒紧就不可能放松。魔鬼对仍在挣扎的凜子郑重地发出最后通牒：

“再老实就开灯！”

“救救我……”

凜子转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哀求。但魔鬼满不在乎地按下开关。刹那间，从聚光灯到台灯一齐大放光明。

中间有一张大床，床上几近中央位置扔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

女人被蒙上双眼，手被倒绑，全然反抗不得。尽管如此，还是像要掩饰羞耻似的弓身躺着。高耸的双峰从圆润的肩头探出，收敛的腰肢前端赫然突起白半球般银灿灿的屁股。

女人的身体乃是不可思议的活物。

目睹美丽的身体，理所当然产生美感。而若加上某种形式的装束，就会有更新的美相映生辉。例如，让裸体多少着以三角裤和长筒袜什么的，仅仅表明遮掩意向，女人味儿就会陡然增加，撩拨男人们的心。

现在加在全裸的凜子身上的，唯独一根细带和一条毛巾。而在与美无缘的细带和毛巾拘束、绑紧身体的一瞬间，凜子全身当即散发出妩媚与妖艳，令男人头晕目眩。

单纯的裸体并未达到这个程度，而仅仅施以束手蒙目这一限制，为什么就变得这般富于刺激性？难道是因为其中潜伏着让观者想像和激起其妄想的毒素般的东西？

女人全裸着被反绑双手、甚至蒙上眼睛扔在那里。这一形体让男人们浮想联翩——从女人的美想到女人的可怜，从悲剧性背影想到其羞得发颤的内心。男人们于是亢奋于是发情。

在这种摧毁性魅力面前，即使魔鬼也只能乖乖就范。

注视时间里，久木的身体由内而外阵阵发热，而后在冲动的驱使下栽倒在床，一把搂过凜子。

毫无疑问，这是冷酷的魔鬼施刑者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而堕落成一介好色浪子的瞬间。

尽管如此，魔鬼仍未丧失统治者的地位。作为证据，他把被绑起来的呈“弓”字形躺着的女人那圆鼓鼓的屁股猛地向后支起，前后左右观赏其淫荡华美的身姿。

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用语言百般调戏，在女人耳边悄声告以屁股的丰满和乳头的红润。

“这里也满是蜜糖！”

那地方居然被比作水果！女人想塞上耳朵却又塞不得，恨不得马上两相结合。但男人迟迟不肯下手。

男人败给女人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忍耐力不够。若再忍耐片刻，即可筑就绝对优势地位。然而忍耐不了，不由自主地纵马出阵。

久木此刻恰恰处于这道临界线。

好不容易绑起凜子尽情欣赏和用语言戏弄之间，抵抗不住体内喷涌的欲望，歪倒在圆滚滚翘起的臀部后面。

尽管仍对观赏恋恋不舍，但终于管控不了自己的欲望，决意入侵已经彻底鼓胀泛红的花园。

凜子顿时发出轻微的呻吟，胸部后仰。可是，大约很快获取了切实擒得男人的质感，开始缓缓自行摇动腰肢。

从后面交合，即所谓后背位——这种体位，无疑可以刺激女方前面最敏感的部位。而且，女方越是反转上半身，越是结合得恰到好处。

最初自然是男方深深贯通，但随后略略放缓。较之插入，莫如更倾向于拉出。如此一边留意一边反复不止。而且，由于手持反绑绳索的绳结，简直像驭马一样前后拉拽。

也许因为被蒙上眼睛而使得凜子的注意力更集中的关系，起始不无羞赧地对疾驰有致的反复刺激加以配合，不久便自行行动了起来，最后成了一匹烈马，径自一路狂奔。

这么着，男人被女人煽动着、扰乱着、刺激着，很快忘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女人身上一泻而出。

在寡廉鲜耻这点上，男女是一路货色。不，正因迄今被逼到羞耻的极限，因此一旦幡然醒悟，女方表现得更加彻底，毫不犹豫地弃羞耻心于不顾。

起始是由男人侵入，而最后意识到时，原来被榨取的总是男方，死尸一般倒在床沿。

如此这般，从仿佛所有生命灭绝后的岑寂中最先出声的是凜子。

“解开……”

久木这才察觉凜子的双手仍被绑在背后。至于蒙眼毛巾，也许因为她做爱当中胡乱挣扎，已经掉了。

久木重新绕到凜子背后，解开绑她手腕的腰带。

凜子顿时用双手砰砰捶打久木，从面部打到胸口。

“坏蛋坏蛋，坏透了……”

看样子是在为反绑手气恼。久木任其捶打。不久等她怒气消了，试着问道：

“不过蛮好的吧？”

凜子没有回答，叹了口气。那微微的颤动通过丰满的乳房传来久木胸口。

“一开始你说折腾你来着。”

“但没想到你会当真。”

“下次给你来个更厉害的。”

“何苦那么胡来？”

“喜欢的嘛！”

凜子额头一下子顶在久木胸口。少顷，以这样的姿势嘟囔一句：

“我近来有点不正常啊！”

“什么意思？”

“给你那么胡来都觉得好……”

“比平时好？”

“被蒙眼睛被绑手，没了自由——光这么一想都觉得兴奋……”

“受虐狂？”

“不过，让我受罪可不愿意。”

“别怕，我是爱你的。”

即使表面上像是施虐，但根底里的是爱情。就算有时候心血来潮施虐受虐，而只要根底有爱，就不能说是异常。换个说法，如果没有爱，施虐受虐都不会发生。

“大家都那样？”

“不，因为不像我们这样相爱。”虽然没有看过别人的性事，但久木深信不疑，“只你我两个。”

一起如醉如痴，一起肆无忌惮，两人的距离才会进一步拉近。理所当然，这种心情也含有娇宠和豁达：两人毕竟是能如此放肆的关系。

此刻，久木基本仰卧，凜子稍微侧身，头枕在久木肩头。

如此时间里，久木像突然想起似的开口道：

“问也可以的？”

“问什么？”

大约是性事过后的关系，凜子的声音有些含糊。

“就是、就是你和他……”

久木总是很难把凛子的丈夫称为夫君。

“也做这样的事？”

“说的什么呀？”凛子的语声忽然清晰起来，“不是说过很久都什么也没有的吗？”

“那么以前呢？”

凛子大概不想回答，默不作声。久木尽管觉得有些过分介入，但还是控制不住：

“没这么舒服过？”

“没有……”凛子兴味索然地低声应道。

久木再次想像那位作为优秀医师的凛子丈夫。那样的男性居然不曾让妻子满足，这很难让人相信。

“怎么回事呢……”

“他那人这种事没什么兴致的。”

“可他很优秀，对吧？”

“那个和这个是两码事的吧？”

久木至今仍对凛子丈夫是医学部教授这点耿耿于怀。不过，那同性问题或许真的毫无关联。

不错，现实当中有地位有经济能力的男人处于优越地位，有权有势。那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所以大家也都大致认可和理解。

不过，此外还要加上一点：对于男人，性方面的优越地位同样很重要，也怀有相应的执著。当然，其最后的区分点从外观上是很难看明白的，不过是每个人自作多情而已。若要勉强确认，询问与之有关系的女性是最合适的。问题是未必给予明确回答。

归根结底，疑心生暗鬼，往下只能付诸想像。

而凛子刚才清楚回答了。何处如何如何固然不具体，但久木在她丈夫之上这点似乎毋庸置疑。

“那就好……”

看近来凛子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觉察得出。而实际听她这么表明，更觉心怀释然。

“起始以为不行来着……”

“为什么？”

是的，正式问起来很难回答。老实说，听得凛子丈夫的情况时，觉得自己没有获胜希望。社会地位自

不必说，经济上也似乎不是对手。况且人家年轻。归终明知无法抗衡却又挥师进击，一是被凛子吸引住了，二是横下心孤注一掷：不行再说不行的！

不料回头一看，这种孤注一掷意外奏效。

现在，地位和经济实力或许较凛子丈夫相形见绌，但在性这点上，自己占了上风。地位和金钱得天独厚而老婆给人家睡了的男人，地位和经济实力屈居下位而睡了别人老婆的男人——哪个更好很难马上判定。不过眼下的久木对后者心满意足。

话说回来，性这东西可真是莫名其妙啊，久木深有感触。

男人和女人做的事，不能认为有多大区别。即使从双方身体结构来看，也是雄性侵入雌性体内，在花瓣拥裹中一泻而出。这一过程别无例外。

然而，如此单一的行为中有种种样样的好恶，有形形色色的反应，正可谓千差万别。说是同一组，却没有相同的组合方式。

大概，越是高等动物，性的变化就越是复杂多样。假定其顶点是人类，那么出现各种各样的取向差异自是理所当然。

例如，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由交谈而互通心曲，稍后由接吻而脱衣上床——之前的过程自不消说，之后共度时光的方式和分手方式，也是十个男人有十种做法，十个女人有十样喜好。

如此综合考虑起来，性这东西或许真就是文化。

男人和女人，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再从家庭教育到学历修养，进而从经验到感性，所有一切都在性爱场景中赤裸裸表现出来。更伤脑筋的是，性涉及的，不是看书或上学就能明白的那一种类。当然，看关于性的书，能多少明白男女的身体构造和功能。但书本知识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阻隔。

性所涉及的，还是只能在实际体验中通过各自的感性来感觉和理解。说痛快些，唯独这个，哪怕再毕业于名牌大学，再是偏差值高的人，不明白的人也还是不明白。相反，就算没好好上过学，明白的人也还是明白。

在这点上，再没有比性更民主、更没有阶级差别的了。

如此漫无边际地思索之间，凛子低声问：

“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只是庆幸碰上你这样的人……”

简单说罢，久木搂过凛子，再次沉入她那无限温柔和丰饶的肉体，堕入梦乡。

^① 薪能：原为日本古典祭神能剧（能剧：日本一种传统舞台艺术，亦称能、能乐）。近年各地夏夜在野外燃起篝火演出的古典能剧亦以

此称之。

- (2) 两千万日元：一万日元相当于六百元人民币（二〇一七年一月）。下同。
- (3) 世田谷：东京的一个区。
- (4) **wife**：英语。妻子，太太，老婆。
- (5) 偏差值：个人能力偏离特定集体平均值的数值。以五十或一百为集体标准值。
- (6) ‘轻恋爱’：原文为“ケイレンアイ”。
- (7) 狂言：亦称能狂言。日本传统滑稽剧，以台词为主。
- (8) 里见淳：1888—1983，日本小说家。
- (9) 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

良宵

十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久木闷在家里一个劲儿看电视。说是看，却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什么。在看一个星期来社会动向特辑和高尔夫节目的时间里，意识到时，已是下午三点。

久木突然想起似的从电视机前离开，走进自己房间，开始做外出准备。

以前都是妻子帮忙，而最近几乎都是久木一个人做。披上条纹夹克，穿上褐色长裤，系上领带，拎起已经准备好的高尔夫包，折回客厅。妻子在餐桌上用计算机。差不多快迎来年终岁首时节了，像是计算配套瓷器的价格。

“那，我出去了。”久木打招呼。

妻这才注意到似的摘下老花镜回头。

“先参加一个晚会，然后去箱根仙石原一家旅馆住下。明天打高尔夫。”

久木直接走去门厅。妻子迟几步起身送他。

“六点要在银座商量事情，我也要晚些回家。”

久木对这么说的妻子点点头，拎着高尔夫包出门。

说实话，今天往下是要去见凛子。拿出高尔夫包，是为了给一夜旅行打掩护。

不过，久木刚才告诉妻子的，也不全是谎话。

今天傍晚赤坂一家酒店有颁奖晚会也好，今晚住仙石原一家酒店也好都是实话。只是，举办颁奖典礼的是凛子参与的书法协会，去仙石原是和凛子两人同行。

总体上并无不当，隐瞒的仅仅是有同行者。无需说，这是跟妻子玩虚的。问题是，实话实说也并不好。冷却多年的夫妻关系，适当虚晃一枪，换个想法，未尝不是一种体贴。

从世田谷樱新町久木家到举行颁奖晚会的赤坂那家酒店，搭出租车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久木一边自己开车一边想刚刚道别的妻子。

说清楚些，妻子没有提得出的缺点。年龄比久木小六岁，四十八。或许因是圆脸，看上去比年龄年轻。刚出去工作的时候，高兴地说有男职员说她看上去至少比年龄小五岁，未必纯属虚言。

长相虽然一般，但性格开朗，家务也好独生女的养育也好都做得无可挑剔。况且，同十年前去世的久木母亲相处得也不错。以综合分计，可能在七八十分。不过，这种稳妥和让人放心之处，有时因过于缺少刺激而成了负面因素。

坦率地讲，这十年来久木和妻子不曾有性关系。也是因为在那以前也不是频繁相求，所以形式上属于

自然消失。较之女性，感觉上如今更近乎生活伴侣。

久木社里的同事甚至有人搬出奇妙的理由：“工作与性爱不拿回家。”久木和妻的关系也与此相近。

这类说法也许出于男人的自私和任性。不过对一起生活二十多年无所不知的妻子说“来点激情”，那也是勉为其难。也有人说得足够俏皮：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与其说是妻子，莫如说是近亲更合适。从实际感受来说，是不可以同近亲发生性关系的。

不管怎样，结婚过了二十五年，不可能再有罗曼蒂克式感情和热血沸腾的冲动产生。说起两人之间的可取之处，除了稳定没有别的。换个说法，或取稳定，或取激情，非此即彼。求取两全其美，那很可能是非同一般的贪心不足。

固然不能说是因为这个，但现在的久木的确是在追求后者并深陷其中。

虽是星期六傍晚，但路上意外拥挤。出门时本以为有些过早，而看这情形，赶五点的会，时间似乎并不充裕。穿过尤其车来人往的涩谷沿青山大道赶往赤坂当中，久木一路看着副驾驶席上的高尔夫用挎包苦笑。

以前也和凛子有过几次过夜旅行，但每次都是从出版社直奔目的地。说白了，还是那样来得痛快。可今天是休息日，难以出门，再三考虑的结果，决定说出去同朋友住一晚上打高尔夫。

如此告诉妻子是昨天晚上。妻子脸上没怎么显出怀疑，今天临走时也一如往常。

妻子还没觉察，久木心想。另一方面，又觉得妻子可能一切都已心知肚明。

妻子本来就很少有妒火中烧或怒形于色的表现。总是那么悠然自得，或者说总是保持自己的步调。内心如何另当别论，至少在久木眼里是这样。

说是利用对方的好意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这以前一再拈花惹草是事实。但观察妻子始终淡定的态度，并非不觉得妻子已经看透一切：无需说三道四，丈夫总会回心转意的。

可是——自己说是不大合适——单单这次有所不同。久木本人已经相当动了真心，然而妻子依然显得悠然自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也可以认为是近来热衷于瓷器公司顾问工作的关系。但作为可能性，莫非有了相好男人什么的？不至于，毕竟妻子快五十了，不可能有男人向她花言巧语。可是想到自己年龄更大，也不可能一概否定。

假如妻子有了外遇，心里到底不是滋味。可是以现在久木的立场，根本没有责怪的权力。

车到酒店时为四点五十分，距颁奖典礼开始只有十分钟。久木把车停在停车场，走去二楼会场。入口已经有书法家和大约相关的人聚集了。

久木从那些人中间穿过，来到会务台前写下姓名。这时，凛子早已等待似的走近前来。

今天的凛子身穿浅紫色配饰花纹和服，扎白色刺绣腰带，头发向上拢起，用真珠发饰固定。凑近一

看，和服胸部绘有小朵菊花，越往下底色越浓，接近裙裾那里有柑橘花盛开怒放。

正看得出神，凜子惊讶地问：

“怎么？”

“啊，太漂亮了！”

西式套裙与和服，使得凜子印象截然有别。穿套裙时显得聪颖，天真可爱；穿和服时端庄高雅，落落大方，纯然一位光彩照人的人妻。

“怎么等也不来，担心来着！”

“路上车多。”

久木直接跟凜子进入会场，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

“那，您在这儿等着！”

“你坐哪里？”

“前排。完了隔壁房间有简单的晚餐会，请您出席。”

久木点头。凜子一边向他展示描有双叶扇面的鼓形腰带结，一边移去前排座位。

此次书法展上凜子好像要获鼓励奖，作品将在美术馆展出，在半张榻榻米大小的纸上写有“慎始敬终”四字。

“开始需慎重，终了要怀有敬意。”久木念道。

“凡事都必须是这个样子吧！”凜子解说一句。

的确是这样。在男人久木看来，未免太正规太拘谨了——本想这样说出口，但想到那是支撑凜子这位女子的一根支柱，于是点了下头。

另有大奖和优秀奖。鼓励奖在其下，这次似有三人入选。

“颁奖典礼，务请光临！”——自己是在凜子劝说下来的。但她丈夫不会来吗？这点很让久木放心不下。不过很难认为她会两个男人找来同一会场。

典礼如约从下午五点开始。

包括书法家和相关人士在内，几近二百人出席。首先由作为主办方的报社、书法家代表上台致辞。久木这才得知，此会是有传统的，已经以全国规模举办了差不多三十届。

主办方致辞后进入授奖程序。从最优秀奖开始依序念名，分别上台领奖状和奖品。从甚有书法家派头、像模像样身穿和服礼装的上年纪的男士到妙龄女士，陆续登台领奖，每次都沐浴着与会者的热烈掌

声。

凜子的因是鼓励奖，所以稍微迟些和同获此奖的两位并列站在一起。一位是五十上下的男士，一位是年纪更大的女士。夹在两人中间，正当女性盛年的凜子更加显得顾盼生辉。

被分别叫名字上前领奖，凜子是第二个接过奖状。

会场顿时响起掌声，好像比谁的掌声都大。

注视凜子恭恭敬敬低头领奖，久木不由得产生自得的心情。

即使在获奖者当中，与会者也似乎大多对凜子投以特别的视线。凜子由于紧张而脸色约略发青，但是同浅紫色和服十分谐调，奢华之中隐含不无妖艳的拘谨。

女性们不知如何，而男性们肯定看着台上的凜子想入非非，从其外观想到脱去和服的美丽诱人的裸体。

然而，他们之中无人知道凜子的实像。知道凜子胸部如何丰满和藏有怎样的花蕊，以及两人单独时如何放荡的，只有自己一人。

这种优越感，也许和将美貌女演员、艺伎据为妻子、情人的男人们那隐秘快感别无二致。

凜子不晓得久木在咀嚼如此情念，再次沐浴着热烈掌声走下台来。接下去是评审员讲评。颁奖典礼随之结束。

往下预定在隔壁大厅举行庆贺晚餐会，众人开始离席移动。

久木正犹豫是不是出席之间，凜子走来说：

“一小会儿总可以的吧？”

“不会花很长时间？”

“三四十分钟就可溜走的。”

“那么，只参加开头部分，然后在一楼咖啡角等你。”

凜子点头，重新折去书法家同伙那边。

晚餐会场，人比颁奖典礼还多，好像有三百来位。这里也有主办方的致辞，随后由一位俨然名家的老先生提议干杯，开始转入个人交谈。

久木在靠近入口的桌旁喝着啤酒环视会场。凜子坐在距主桌较近的位置，同一位年长男性交谈。

名家另当别论，一般书法家则似乎以女性占绝对多数。凜子的容貌即使在那里边也格外显眼。个头不很高，也不多么花枝招展，但低调中自有女人最佳年龄段的妩媚鼓涌而出。

出席者也都好像感觉到了，凜子周围聚集了很多男性，个个笑容可掬地向她搭讪。

这以前久木并不知道，原来凜子在书法世界中很可能是年轻明星。正这么想着看着，身后有人拍肩膀：

“到底来了？”

回头一看，衣川站在那里。

“啊，叫我来一会儿的。”

“我也打算缺席，但工作提前一点儿结束了，就来看看……”说到这里，衣川视线移向大厅里边，“看着她被别人讨好，也不坏的吧？”

在这种地方碰见衣川，固然不大好同凜子退场，但因为正一个人百无聊赖，作为交谈对象倒正合适。

“没想到书法协会有这么多女性。”

“绘画也多，但更多的还是书法。说是问题倒也是问题……”

“不过花花绿绿也蛮好嘛！”

“的确花花绿绿。不过你也看到了，大先生还是男性独领风骚。那里老老少少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女性们，会发生什么问题？理所当然，会对年轻漂亮的女性网开一面。”说到这里，衣川慌忙摆摆手，“不，并不是说她是那样的。但是，弟子里边有漂亮女性，难免要温柔些亲切些对待。这与其说是偏心，莫如说类似男人的本能。”

竟有这样的事？久木点头。衣川更加压低嗓音：

“弟子里边，有的说是样本而写和先生同样的字，结果入选了。”

“那就是所谓各有流派或圈子了？”

“有的有的。流派掌门人厉害的，弟子就有便宜占，否则就要吃亏。”

“和传统舞蹈、插花那方面差不多？”

“噢，大同小异。”

可能以前在报社的关系，衣川看上去对书法世界也够熟悉。

“不过，展览会上展出的书法，可有谁买？”

“除了特有名的先生和上了报纸的极小一部分先生的作品，几乎都由弟子买下了。”

“弟子买下又怎么着？”

“为了表现对先生的忠诚度嘛！”

想到凜子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久木突然同情起来，同时觉得她高大起来。

大厅里边的凜子，似乎觉察到了交谈中的久木和衣川两人。

衣川也好像觉察到了，轻轻扬手，凜子走了过来。

衣川笑道：

“今天好漂亮！一进场就最抢眼球！”

衣川平时经常叹息自己脸皮薄不敢对女性献殷勤，可唯独今天例外。

“他给我讲书法界的内幕来着……”久木改换话题。

凜子看样子有些介意：

“怎么个内幕？”

“啊，跟你无关。”

衣川摇头的那一瞬间，一个新闻记者模样的中年男子朝凜子递出名片，摄影师从后面凑上来，闪光灯连连闪烁。

又不是最优秀奖，却受到不亚于明星的待遇——莫非因为凜子的美貌？

久木闪开一步观看。衣川问：

“今天往下？”

久木一时语塞，刚嘟囔“呃，有点儿……”衣川似乎当即有所察觉：

“别勉强，今晚两人慢慢举杯庆贺为好。”衣川显示善解人意的一面。而后问道：“今天她家里那位怕是没来吧？”

久木对这点也放心不下，再次打量会场。

“不过你也够大胆的，万一她先生出现在这里如何是好？”

话虽那么说，可自己只是对方希望来才来的——久木欲言又止。

“大胆的，或者是她？”衣川挖苦一句，“不至于围绕美女来个短兵相接吧？”

衣川独自津津乐道，但也因为久木不应和而觉得自讨无趣，又待了十来分钟后，告辞离开。

久木再次落得形影相吊。感觉上，晚餐会正渐入佳境。

凜子重新在主桌近旁同出席者谈笑风生，或跟同伴们留影。

久木一边以目跟踪，一边回想衣川刚才说的“大胆”。

听他的口气，似乎在挖苦不是丈夫的男人赶场出席晚餐会。可是，本来就没听说凛子丈夫要来。就算来了，毕竟同凛子丈夫素不相识，也很难设想会发生什么麻烦。

久木这么对自己说着，继续喝啤酒。确认晚餐会开始已过去三十多分钟，然后走出会场，下到一楼大厅，走到约定碰头的休憩场所左侧的咖啡角，坐在里侧靠墙的位置点了一杯咖啡。

大概星期日晚上的关系，四周有不少参加婚宴的男女。

片刻，咖啡端来。再次看表，时过六点半。

看这情形，赶到箱根差不多得九点。

久木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像要掩饰闲着无事的尴尬似的看了一会手册。当点燃第二支烟的时候，大厅另一端凛子出现了。

同一位年长女性相互寒暄后，提着大纸袋朝这边走来。

“让你久等了，走吧！”

可能因为在意周围的目光，凛子似想尽快离开。

两人直接穿过大厅走去地下停车场。上了车，凛子才好像放下心来，恢复平日舒缓的表情。

“这个那个转来转去，抱歉！”

“哪里，见识了另一个世界，蛮开心的。”久木边发动汽车引擎边问，“直奔箱根可好？”

“本来还有二次会⁽¹⁾，今天从一开始就讲好不参加，没事儿。”

“这身打扮可以的？”

凛子仍一身与会和服。

“替换衣服带着呢，到了那边再换。”

车开出酒店停车场，很快笼罩在赤坂霓虹灯光中。

“今天你非常出彩。你在男人中有人气，看得一清二楚。”

“哪有那回事儿！”

凛子羞赧似的把脸转往车窗那边，掏出小化妆盒。

“好多人都约你了吧？”

“再约我也总跟大家在一起。”

“可是，先生啦上头的人啦，好像大多是男性。”

“先生都个个老朽不堪了。再说也没有人像你这样死乞白赖。”

“男人可是不好说的。”

“人家全是绅士，放心好了！”

车朝霞关匝道开去，从那里上首都高速公路。久木边看前方闪烁的灯光边说：

“衣川说我们够大胆的。”

“为什么？”

“说万一你夫君在场怎么办？”

“他不来的。”

“今晚去哪里了？”

“不是要去哪里，说不来就是不来。”凛子说得毅然决然，毫不迟疑。

车从霞关显示灯那里开上高速，从涩谷往用贺驶去。前方同东名高速相接，往御殿场方向是一条直线。

久木踩下加速踏板，继续追问：

“今天有颁奖典礼知道的吧？”

久木在这里也还是省略夫君这个称呼。

“知道也和他无关。”凛子目视车灯四射的前方回答。

“没说要参加？”

“基本不主动说什么……”

“那，今天往下呢？”

“我说约好和会上的人一起出去……”

“可今天夜不归宿的吧？心里不生疑？”

“生疑也不一定。”

这意外说法使得手握方向盘的久木反问：

“不在乎？”

“不是说不在乎，而是说他不是刨根问底的人。”

久木仍对两人的关系有些不解。

“不过是有怀疑的吧？”

“他那人自尊心很强，不想知道不快的事。如果查出真相，可能就下不来台了。”

“若是对你放心不下……”

“男人也是什么类型的人都有的吧？既有什么都想知道的人，又有他那样更害怕失去自尊或受伤害的人。”

“可是，长此以往……”

“是啊，他不好受，我也不好受。”

凛子眼神仿佛依然遥望远方。

虽是星期六晚上，但下行高速公路意外空旷。

车经用贺匝道进入东名高速。路面变为三车道后继续提速。与此同时，大都市的灯光迅速远离，静悄悄的公寓和黑魑魑的树林在车窗外忽而闪出忽而消失。

凛子夫妻的事，眼下久木再想也无济于事。说到底，夺走人家妻子的肇事者本人担忧对方的丈夫这件事本身就不自然。

久木转变心情，重提书法话题：

“拿起毛笔对着纸，到底会心静下来？”

“就算心里七下八下，在研墨时间里也会消解。等到拿起毛笔，已经完全能够平心静气了。”

久木还没见过凛子写字的样子。无论研墨的姿势还是握笔临纸的姿势，都让他觉得凛然难犯，非比寻常。

“那么说，写的人的性格会显现出来喽？”

“那当然，不是说书如其人吗？”

的确，写字端正的人，性格也好像端正。

“热恋的时候呢？”

“常有人说字就美艳。”

“这次作品呢？”

“遗憾的是，不怎么美艳，是吧？我尽可能克制自己，不让那种意味出现。”

“那能做到？”

“若是只一个字或像这次这样只四个字，那是很难看出来的。”

不错，这次凜子写的“慎始敬终”四个字。

“艳不艳我不明白，不过感觉上相当舒展，雍容大度。”

“你这么说，让人高兴啊！”

“不过，真想让你写‘慎始乱终’来着。”

“那、什么意思？”

“起始谨慎，后来淫乱。”

“别瞎说！”

凜子瞪视久木。不过夜晚的凜子，恰恰是从起初的谨慎开始变为无法想像的淫乱的。为了追求那种难以置信的蜕变，车在夜幕下的东名高速上风驰电掣。

车到仙石原的酒店是八点半。以为差不多要九点到，结果路上车少，比预料的提前了。

当即在前台办入住手续。之后两人被领进三楼最里头的房间。

久木以前来打高尔夫时住过这家酒店，白天从阳台上应该可以把仙石原的平野和高尔夫球场尽收眼底。

凜子想马上换衣服，但时间晚了，决定直接去吃晚饭。

餐厅在一楼。外面已经涂满夜色，但透过宽大的窗口可以看见游泳池。水底的灯光使得水面蓝莹莹闪现出来。

“好像一个童话国度！”

也许凜子从颁奖典礼开始一直紧张的关系，离开大都市似乎终于让她放松下来。

在这得以宽释的地方再次用啤酒干杯。饭在晚餐会上多少吃了一些，就点了清淡菜式。

“不知为什么，到了这里，觉得就好像天下太平了似的。”

如凜子所说，进入箱根那座山，顿时产生与世隔绝般的轻松感——莫非双双怀有偷情的自卑使然？

在芦湖捕获的硬头鳊、浇酸奶油的什锦冷盘上来后，两人再次用红葡萄酒连连干杯。干完杯，久木想起刚才的书法来。

“作品署名‘翠玉’——大概是雅号吧——那东西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当然也有人自己取。不过，我这个是先生赐给的。”

“松原翠玉，好名字！还是很想你用这个名字写一幅美艳些的。”

“好，下次写一首谁的恋歌！”

“不亦寂寞乎，柔肌热血君不顾，讲道忘我中。这个如何？”

听得久木朗诵与谢野晶子⁽²⁾的和歌⁽³⁾，凜子不由得苦笑：分明是符合久木口味的和歌。

久木还吟出战后不久同寺山修司⁽⁴⁾一起登上歌坛而三十一岁即离开人世的中城富美子⁽⁵⁾的和歌：

“汤勺猫头鹰，连同鲜花与爱情，我的女人哟！”

吟罢问道女人的妖艳是不是呼之欲出。凜子当即点头：

“确有那样的感觉。”

吃饭吃得晚，吃完已经过了十一点。

由于持续紧张，凜子显得有些疲惫。

从餐厅径直返回房间。关上门，这才涌起两人单独相处的实感。久木自然抱过凜子。想必凜子也盼望这一瞬间，乖乖凑过身体，和他接吻。

山间酒店在夜气中安安静静，唯独凜子轻仰上肢时的衣着的窸窣声掠过耳畔。接罢较长的吻，凜子理一下凌乱的头发，走近窗边。

这里也同样，玻璃窗直落地板，宽宽大大。前面的阳台放着一张白色茶几和两把椅子。

“出去看看好吗？”

估计凜子想吹夜风，打开阳台门走到外面。久木跟了出来。

“到底有些凉啊！”

夜间生成的风吹过秋天的高原。

“好大的月亮……”

久木听了，抬头一看，大体接近满月的月亮挂在中天，熠熠生辉。

从房间只能看见一团漆黑的阳台前方，广阔的原野和高尔夫球场的一部分沐浴着月华浮现出来，其前方矗立着俨然屏风的外轮山。想必空气清澄的关系，月亮比在城里看见的大得多亮得多。

“看见这么大的月亮，不觉得胸口怦怦直跳？”凜子仰望月亮悄声低语，“怎么说呢？给月光这么照下来，觉得就好像浑身上下都透亮了似的。”

“那么，今晚就在月光中剥光可好？”

“你动不动就想那种事！”

凜子缩缩脖子。而久木脑海被倏然涌起的淫念占得满满的。

“冷起来了！”

凜子嘀咕着从阳台折回房间。恰到好处的温度使得夜间的凉气重新沁入体内。

久木看着月亮一时想入非非。但凜子看样子想先脱去和服淋浴。

久木决定等她，就先换上浴衣上床躺着。这时凜子关掉门前的灯。

房间陡然夜色四合，唯独月光照射的窗台镀了一层白光。

久木正看着静寂的月光出神，凜子似乎开始脱衣服。

在床左侧靠近浴室的墙角微微弓身。

腰带随着窸窣窸窣的丝绸摩擦声掉了下来，继而抽下几条细绳，腰间打褶的和服部分随之脱落。

起始以为模模糊糊的月光也随着眼睛习惯而有了一定的亮度。凜子在那光亮中看上去仿佛脸朝后披着斗篷。

古代高贵的妇女外出时头上是披着薄衣的，而此刻凜子看上去所以那样，大约是因为和服仍在肩上搭着就弯腰脱内裤。

一般是先脱和服，再脱长衬衫，接着一件件脱掉内衣。可是凜子即在已经相互以身相许的相好男人面前也背过身体罩着和服往下脱。

久木所以被凜子吸引，就是因为她具有这种恭谨和不一般的品位。

不一会儿大概脱完了，披着斗篷般的背影消失在浴室里面。

凜子似乎是走进浴室后才全裸的。

久木一口口闻着凜子脱掉的和服的余香，在皎洁的月光中思来想去。

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女人放荡起来才让人动心。而若一开始就放荡的女人哪怕再放荡，也了无情趣。

不知是不是知晓男人心，浴室中隐约传来凜子淋浴的声响。

片刻，久木熄掉所有照明，为凜子从浴室出来做准备。这表面上是为配合凜子，其实久木自有其算计：房间温度调到可以随时全裸的温度，拉开两扇窗的窗帘，让柔和而透明的月光倾泻进来。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美丽猎物出场。

然而不知何故，从浴室出来的凜子站在门前不动，没有靠近的动静。

搞什么呢？久木感到费解。刚欠起上身，凜子问道：

“为什么拉开窗帘？”

这种事无需说明。久木沉默之间，凜子走近窗口要拉合窗帘。

那一瞬间，窗口泻下的月光中闪出凜子的形体。

刚出浴的裸体用白长衫裹着。或许腰带过长，约略垂在前面。多少后仰的脖颈上，脑后挽起的秀发形成淡淡的剪影。

久木顿时看得呆了，下床走近窗边抓起凜子的手。

“刚才不是说在月光中把你脱光的吗？”

“那怎么成……”

久木并不理会，抓着凜子的手拉到床上。

看样子凜子很顾虑窗口月光，但被紧搂着仰面放在床上后，便像想通了似的安静下来。

“这就在月光下解剖。”

“别乱来！怪吓人的。”

“乖些，放心！就当一切献给月亮好了，老实别动。”

久木宣告完毕，首先解开长衫腰带，拉了下来。然后双手静静分开凜子的领口，继而剥开乳房隐约可见的胸襟。

不知是久木的宣告见效了，还是在过于澄澈的月光下失去了抵抗力，凜子只管仰卧，并无反抗的表示。

实在太顺从了，久木反倒为之困惑。他从长衫的领口到胸襟都打了开来，最后分开衫裾。

凜子陡然扭了一下下肢。但已然一丝不挂，无从逃脱。

久木以俨然盗贼的认真态度，从即刻断念般安静下来的女体上剥去衣着。早已无力反抗的女人任凭盗贼在月光下暴露自己的裸体。

尽管如此，凜子还是歪歪脑袋避开窗口月光，紧紧闭目合眼。从上半身到下半身几乎整个仰卧，单单两手遮掩似的在胯间合拢。

凜子皮肤本来就白，加上沐浴月光，除了部分阴翳，全身宛如白蜡豁然现出。

“美丽……”

就连冷酷的行刑者，目睹这般完美的肢体，也难免心旌摇颤。何况久木这样匆忙上阵的行刑者更不可能战胜这美丽的诱惑。

原本打算劈头盖脑地扑上整个剥光的女体，而在看得忘乎所以的时间里，就生了不忍之心，决定再这么欣赏片刻。

年轻时只知道横征暴敛，而在上了年纪的现在，莫如说更对“目侵”之乐有了执著。说是“视奸”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开始用视线像月光一样在白花花的女体上往来扫描，险些渗到里边去。

即使不被触摸任何部位，凜子也还是感觉出了男人淫荡的目光反复舔着全身。未几，她好像不堪忍受了，背对月光，收缩肢体。久木双手制止，对凜子耳语：

“月光的惩罚。”

青白的女体正是献给月光的供品。

但是，清澄的月光入侵女体，是需要相应品位的。一味横冲直闯不可取，而要向含羞带涩犹豫不定的女体伸出温柔的手——还是撩拨淫荡感觉的刑罚更为合适。

作为开端，男人由胸而腰反复施以温情脉脉的爱抚，同时偶尔意外用指尖做出蜻蜓点水的姿势，除掉女人遮在胯间的手。

在那一瞬间，女人想要反抗，但在变本加厉的强力面前，只好放弃阵地，撤回手来。

没有任何遮拦的女体毫不设防地暴露在月光之下，唯有胯间的毛丛格外泛着黑色。

令人惊奇的是，从白色肌肤出现黑色阴翳的刹那间开始，原来的纯净便荡然无存，而生发出逼人的色情感。

男人看了，再也无法忍受单纯的目视之乐，转而用一只手触摸胸部的隆起，另一只手分开毛丛，指尖探至其深处潜藏的花蕾。

一再反复的爱抚，使得凜子的花蕾已经苏醒得恰到好处，柔软的花园同时涌满爱液。

如此进行下去，势必故伎重演。今晚要多少另辟蹊径才行。

确认花园充分湿润之后，男人抓起女人的右手，引导其缓缓伸向毛丛。

女人的指尖陡然停止，显得惊慌失措，像碰到可怕的东西似的瑟瑟拉回。

但是男人不听，只管让女人的手指触摸自己的花蕾，命令其微微蠕动。

如此反复数次，凜子忍受不了似的小声嘟囔：

“不不，不嘛……”

不管凜子说什么，今晚都要把女体潜在的淫欲彻底告知凜子本人。

“就那样继续……”

“不要……”

蠕动再次止住之时，久木即刻代替凛子，只用指尖攻击其敏感可爱的一点。

男人的指尖以一定的频率左右轻轻摆动，女人的花蕾随之湿润、膨胀，濒临决堤边缘。

凛子径自气喘吁吁、扭动肢体。最后背过脸去，好像比往常更为轻易地迎来高潮。

凛子仅靠手指即可冲高，是今年才开始有的事。

久木等冲高后的轻微痉挛平复下来问道：

“舒服？”

“讨厌！那不正常啊！”

久木想问的是轻易冲高的缘由，而凛子说的似乎是自行触摸私处的惊异。

“那么，往后就时不时自己……”

“瞧你说的……”凛子左右摇头。而后撒娇似的窃窃私语：“还是你来好！”

久木再次搂过凛子，抓着她的右手说：

“川端康成有一本名叫《雪国》的小说吧？家住东京的岛村那个男人去见雪国越后汤泽的艺伎驹子……”

“‘穿出隧道，就是雪国了’⁽⁶⁾，是吧？”

凛子似乎记得小说开头部分。

“书中男的说只有这手指记得许久没见的驹子，驹子害羞地轻轻咬住男方的手指。”

“在电影上看过。”

“那手指、是哪支手指呢？”久木一边说着，一边对着月光看凛子的右手。

纤细柔软的手指是那么白嫩和优美，很难认为刚才摸过火热的私处。

“小说中说是食指。舞台上扮演驹子的女演员咬的，也定是食指。”

“你是说那不对的？”

“如果触摸那里，应该是这支吧？”久木握住凛子的中指，使之潜入凛子的毛丛，“还是这支手指温柔，好使。”

“那么说，川端先生错了？”

“不大清楚。可还是这支……”

久木直接让中指在花蕾上轻轻嬉戏。凛子随即悄声低语：

“别，别再！”

久木径自把手指触在花蕾上，一种不可思议的念头俘虏了自己。

《雪国》那本小说写的，是昭和十年(7)前后的事。那时到现在，不，从遥远的万叶(8)时期开始，男女之间反复做的可能也是同样的事。

所有男女都以初生时的状态相互在肌肤之亲中追求对方的私处。

此刻，久木把中指轻轻置于凛子小巧的花蕾。用食指的男人、用无名指的男人说不定也是有的。所用手指虽然不同，但毫无疑问，男人都在拼命取悦女人，女人都在尽力配合。

人类在几千年时间里始终重复同一行为、拼命做同一件事——想到这点，久木就觉得现在做这种事的自己同几千年前的人们一脉相承。

“这种事……”久木边说边触摸重新湿润的凛子花园，“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学得的。”

“不过，并不一样。”

的确，再没有比性更具普遍性而实际又有个人秘密色彩的了。

虽说无论几千年前的古人还是现代的今人都周而复始做同样的事，但细看之下，做法千差万别，感觉方式和满足方式也各不相同。

恐怕唯独这块天地无所谓进步退步，不至于科学文明发达的现代人灵巧而古代人就笨拙。每一个人都从自身体验和感受中慢慢学习，尝试自己认准的行为，结果一喜一忧。

毫无疑问，只有这里科学文明介入不得，而属于有血有肉的男女相互裸体接触方可知晓的止于一代的智慧和文化的。

“那怕是吧！”久木心里嘟囔一句，进入温暖湿润的凛子里边。

长时间的手指爱抚，加上切切实实的拥抱，凛子转眼沸腾起来。

刚才还在月光下保持矜持的肢体也成了一根直挺挺的火柱，眉毛拧成一条直线，以哭相冲上绝顶。

久木喜欢凛子冲顶时的表情。看上去既像哭，又像恼，还像撒娇。这无可言状千变万化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女人无限的情欲和妖冶。

这里也不例外，性事过后到来的是难以置信的静默。久木把身子贴上凛子仍有余热的肢体，凛子小声道：

“这回又不一样……”

凜子羞涩地伏下脸去。看这样子，说的大约是刚才冲顶瞬间的感觉。

“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步步深化？”

凜子点了下头。而后喃喃自语：

“我、怕是不正常啊……”

“没有的事！”

就算女性感觉不一般，那也无需羞赧。不仅无需羞赧，而且是作为一名合格女性的成熟与丰饶的象征。

久木忽然来了兴致，依序触摸过高潮刚过的花蕊和花蕾。

“这边和这边，不一样的？”

“不一样。那边深、有力……”凜子轻轻合眼，诉说花蕊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被一直捅到脑瓜顶似的……”

听她说也没用，那是男人根本无从想像的世界。

久木继续触摸花蕾。

“这边浅些、敏感些……”

没准接近男人的局部感觉。

“不过，像刚才那样穷追猛打，就好像过电一样酥麻麻的，太残酷了！”

听的时间里，久木渐渐有了妒意。

感觉如此变幻莫测的女人身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以前自己想方设法让凜子有感觉、有快乐，但那时间里说不定在女人体内培育出了不可理喻的魔性。

同女人身体相比，男人的身体显得过于平板和单纯。女人有花蕾、花蕊，以及乳房等好几处敏感部位，而男人只有跨间一处。

感觉方式也是如此。男人像涨潮一样攀高，一旦泻出即告终止，几乎没有尾声可言。相比之下，女人的感觉如凜子所说，有时浅而敏锐，过电一般酥麻麻妙不可言；有时深而有力，感觉如直击头顶，堪称丰富多彩。

两相比较，一开始就无法对阵。如果将男人的性快感作为一，女人则是其两倍、三倍，有时可能接近十倍。

“女的更贪婪……”

久木半是挖苦半是羡慕地说罢，凜子轻轻摇头：

“一开始并不是那样的！”

的确，相识之初，凜子还战战兢兢，快感反应也弱。

但一来二去之间，凜子逐渐觉醒，变得积极主动。在那之前久木作为指导者甚至怀有君临其上的优越感。

然而回过神来，凜子已独自披挂上阵，满足她成了久木现在理所当然的任务，漫说指导女人，反倒沦为不遗余力为其提供服务的角色。

“没以为你进步得这么快。”

“是你调教的哟！”

给女人这么说，固然是男人值得庆幸的福气，但另一方面，凜子之所以能如此盛开怒放，也不能否定凜子这一素材的出类拔萃。换句话说，哪怕再是养花名手，而若品种一般，也不可能使之成为美丽的花朵。

“因为你有才华的嘛！”

“这玩艺儿竟是才华？”

“不大清楚。但不管怎么说，你这里足够出彩。”

久木这么说着，把手悄然放在仍余热未消的凜子花园。

自己的私处受到夸奖，凜子显得困惑不解。

近来性感加深，使得她对此隐约有所感觉，但实际被对方触摸着夸奖，还是难免困惑。

但久木径自说道：

“堪称日本第一！”

“别寻我开心！”

“不是寻你开心，因为真好才说好。”

“不明白你的意思。”

久木只好斟酌词句加以说明：

“暖融融的，从四周紧紧吸附……”

“女人不都一样吗？”

“不，一人一个样。”

凜子还是显得茫然。

“女人本身也许不知道，其实各种各样，从你这么美妙的到不美妙的……”

“不过，也是因为男人不同的吧？”

“那当然也是个原因。问题是，对方好歹接纳了，自己乘兴而入，结果却不怎么快活，恨不得快快撤出——这种情形也是有的。”

凜子忍住笑道：

“男人这东西，是够任性的啊！”

“是不是呢……”

“毕竟是因为喜欢才追求的吧？”

“不过，发生关系前是不晓得的。”

“这种事，第一次听说。”

“因为男人们就算晓得也不能说给女性的嘛！”

见凜子沉思不语，久木一咬牙把话头转去平安朝^⑨年间。

“《源氏物语》有六条御息所那位女子出现，她那里可能就不怎么好。”

“真的？”

转到调查室后，久木读书机会多了。

他打算迟早编一部昭和史，这诚然以现代史为中心，但有时也回头看以前看过的书。《源氏物语》也是其中一本——查阅留在昭和史的恋爱事件过程中想起源氏，回头看起来意外有趣。

这也是降职带来的好处。说起来倒是奇怪，年轻时看漏的东西有时能看出新名堂。六条御息所也是其中一人，一个引人入胜的女性。

“她不仅身份高，而且漂亮，有教养，情趣也好，是作为外表上无可挑剔的理想女性描写的。问题是关键部位却好像不怎么样。”

“还是不明白啊！”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收缩度不太好啦，滑溜溜的啦，不怎么热乎的啦……”

“那些、真有不成就？”

“遗憾的是，尽管少而又少……”

“但能治好的吧？”凛子渐渐问得认真起来。

“如果一往情深的男性竭尽全力，女性也相应努力的话，那么或许变好。可是，一来男人不可能那么尽力，二来有局限性。”

“不是喜欢那个女子的吗？”

“就算喜欢，如果不太好也会难以尽兴。一旦有别的女性，就跑去那边了。”

“男人到底任性啊！”

“那么我问，女人也不愿意跟性能力不好或者说差劲儿的男人做爱的吧？”

“是不愿意。”

“那不是一回事吗？男人这东西，跟那里不怎么好的人、迟钝的人做爱也是没情绪的。”

淡淡浮现在月光中的床上，男女两人躺着谈论性的奇妙。

《源氏物语》中有“雨夜品评”，这个可以说是“月夜品评”吧？不，两人都是全裸，该说是“裸体品评”才对。

久木一只手触摸着凛子胯间毛丛说道：

“六条御息所的悲剧在于地位高又嫉妒心强，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这里。”

“那种事书上写来着？”

“哪里，毕竟紫式部⁽¹⁰⁾是女性，没写得那么明白。或者莫如说写不出来。但从前后关系来看，有让人那么认为的地方。”

凛子一本正经地往久木那边看着倾听。

“源氏对这位女性一见钟情，百般花言巧语，总算如愿以偿共度一夜。问题是，好不容易交合了，而后却忽然生分起来，再往后竟然主动回避发生关系。”

“还是源氏冷淡的嘛！”

“不错，大多女性都好像那么认为。实际上女评论家什么的也几乎众口一词，责怪源氏薄情。”久木劝慰似的把手轻轻放在凛子背上。“六条御息所也抱怨源氏冷淡。妒火中烧之下，化为怨灵附在源氏正妻葵上和源氏疼爱的夕颜身上。结果两人都因怨灵附体而没了性命。”

“这人执念太厉害了啊！”

“表面上谨小慎微娴静优雅，但属于一条路跑到黑那一类型。一旦怨恨，就恨得彻头彻尾。”

“不过，归根结底，是因为源氏对女人冷淡的吧？”

“那的确是。可站在源氏角度看，也有为难之处。再怎么着也是男人，跟那里不怎么样的女性做爱没办法快乐。然而女方紧追不舍：为什么不爱我？”

“女人觉察不到男人那样看自己的嘛！”

六条御息所所以失去源氏的爱，就是因为她的私处缺乏吸引力——凛子好像对这点难以释怀。

“假如给男人说那里不好，肯定一蹶不振。”

“那种话，男人就是撕了嘴巴也不至于说的。源氏也一样，虽然对六条御息所不满，但什么也没说，并且时不时送去温情脉脉的诗歌和书信，她去伊势时还跑去相会。”

“不是讨厌的吗？”

“问题是女方爱慕他，无法采取太冷淡的态度。即使有那种不满，表面上也还是要抬举女性，关心备至。那大约就是平安贵族的温厚和优雅。”

“可源氏还是被女性说三道四，怪可怜的。”

“他以他的方式付出了努力，可惜他的体贴没得到理解。”

“不过那也难怪。那种半生不熟的体贴，女人觉察不到的吧？既然讨厌，就不该采取招致误解的态度。”

“可是，假定源氏有过一两次关系就再也不理不睬了，那么会怎么样呢？很可能受到强烈谴责，说他冷酷无情。”

凛子沉默有顷。而后转念说道：

“说是那里不好——有没有不问男人也能知道这点的方法呢？”

“问题恐怕还是像源氏那样，只发生一两次关系就再也不去找了。”

“出现那种情况就意味着那里不行了？”

“倒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最好恐怕还是认为做爱这点上不合拍为好。”

在月光下谈论男女私处并不合适。本来，如此皎洁澄澈的月华，似乎说些高尚的东西才是道理。可是细想之下，对于人，再没有比性这个问题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了。

“这种话，过去几乎没在男女之间交谈过，以致在相互不被理解当中过一辈子。”久木说。

凛子也直率地点头。

“再问一点可以吗？”凛子进一步问，“不少恋人或夫妻，一开始很着迷，但中途不知是不是清醒过来，就不怎么相求了，是吧？那种情况下也还是那里有问题吗？”

“那不同，那大概只是腻了，不是那里不好。”

“那么，那和六条御息所那种情况，怎么区分才好呢？”

凛子的提问越来越逼近核心。

“刚才也讲了，就六条御息所来说，只发生了一两次关系，之后尽管有几次机会，但源氏方面都不主动相求。而一般恋人或夫妻，是在发生好多次关系以致有些腻烦了男方才不再相求的，所以性质完全不同。”

“总之，持续几次之后是可以的，是吧？”

“当然。如果那么说起来，势必等于说一般家庭主妇全都那里不好。”

凛子一度显出理解的神情，却又提出新的问题：

“为什么男人会腻烦呢？”

“那又是另一问题。”

“常说男人们在家里对妻子是不怎么当回事的。是不太想教呢，还是不上心呢？究竟怎么回事？”

在凛子尖锐的提问面前，久木逐渐变得只有招架之功。

“问怎么回事也是说不好的。妻子平时本来近在身边，如果再三再四相求个没完，男人的身体会吃不消的——估计因为担心这个而半开玩笑搪塞的吧！”

关于性，和凛子深入说到这个地步是头一次。把男人的真心话如此全盘推出，总觉得好像被看到了底牌，多少有些难为情。不过这或许也是因为双方俱已相许才无话不谈的。

久木这么说给自己听的时间里，凛子又琢磨出了新疑问：

“欧洲王室那边，听说皇太子结婚前就跟年长的贵夫人交往，是吧？”

从源氏物语一下子转到外国王室，久木困惑起来。

“而且，婚后也一直同贵夫人保持关系。皇太子妃说就好像三人结婚似的。那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这么说对贵夫人是不太好，可是，无论从年轻还是从外表上，都是皇太子妃居上吧？可为什么偏偏不和那位贵夫人分手呢？”

“这又是个难回答的问题。深层里边，恐怕还是有性问题介入的吧！”

“那么出色的皇太子妃还不行？”

“不至于不行。或许对皇太子来说，还是有贵夫人在身边精神上才能释然，而且性爱上也有吸引力，所以难分难舍也说不定。”

“不过，年纪大得多，在别人眼里也不怎么样啊！”

“喂喂，且慢且慢！”久木把手轻轻搭在凛子肩头，“性爱这东西，和年龄、外表没多大关系。既有人到了贵夫人那样的年龄也有魅力，又有人年轻漂亮而没有魅力。总之，再没有比性爱更隐私、更不为外人得知的了。正因如此，实际上才离奇古怪、才莫名其妙、才别有情趣。”

“别有情趣？”

“喏，如果说女性全都由年轻漂亮的胜出，那是没什么意思的吧？为了避免事情这个样子，神明就在男女之间打入一个从性爱角度难以发现的有威力的东西。”

久木想差不多就此结束“月夜品评”，开始休息。可是凛子还好像有不释怀的地方。

“听你这么说，觉得像是女方吃亏。男人方面是没有这样问题的吧？”

“哪里哪里，男人也活活要命。跟女人那种结构上的问题固然有所不同，但阳痿啦早泄啦苦恼多着哩！而这个尤其受精神因素影响，所以更难弄。”

“怎样才能治好呢？”

“还是要有自信才行。女方给予鼓励最重要。问题是，即便女性，哪怕看上去再风流倜傥的男性而若做爱缺乏情调或笨手笨脚，那也是开心不起来的吧？”

“那是的。”凛子痛快认可。

“和女性同样，男人在性爱上听得对方抱怨也最受伤害。”

“有说那种话的女性吗？”

“即使不当面说出口，但从做爱后的态度上总可看得出来。况且，女人这东西，吵起架大体是出言无忌的吧？”

“给谁说过？”

“托你的福，基本没有。”

“完全没有吧？”凛子不无奚落地说罢，“听你说的时间里，明白了男女都是很不容易的。”

“精神上肉体上都一拍即合的搭档恐怕为数不多。”

“我们没问题，是不？见面一两次都收不住。”

“那还用说，你全日本第一嘛！”

凛子突然贴上身来。久木在月光中紧紧搂着柔软滑润的身子，堕入迟来的睡眠。

这天夜里，天快亮时久木做了个梦。

奇异的是，一片芒草丛生的原野上，站着一个男子望着这边。倒不是因为问过谁，但那男子应该是凛子的丈夫。凛子也相距不远，但她像素不相识似的在原野中间朝宽阔道路那边走去，只留下久木和那男子隔着芒草穗面面相觑。

留在记忆中的至此为止。那男子的表情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去了哪里，只有仿佛被看穿一切的冰冷感触留在脑海中。

从梦中醒来，久木马上看床的那边：凛子仍在微微弓背睡着。

睡前本应是全裸的，却不知何时起来的，凛子身穿睡衣，领口也合在一起。

看床头闹钟：五点半。大概天快亮了，遮掩阳台门的厚帘底端那里隐约泛白。

久木一边注视开始变白的窗口，一边回想刚做的梦。

作为最初的场景看见的白色芒草穗，想必是因为来酒店路上见到的仙石原芒草荒野印象强烈的缘故。至于凛子的丈夫，因为总是挂在心里，梦见也情有可原。但毕竟没有见过，表情也好轮廓也好都无从把握。

可是，凛子像要把两人分开似的拐去一边，说奇妙也够奇妙。

漫无边际追忆完梦境，久木起身拉开阳台窗帘。只见外面大雾弥天，唯独外轮山的山顶一带如淡淡的水墨画一般若隐若现。

到天明似乎还有点儿时间，但笼罩原野的雾霭好像已迅速开始移动。

久木重重沉入睡眠，再睁眼时七点半都过了，窗帘下透进的晨光明显增加了强度。

凛子仍酣睡未醒。于是他独自下床，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晴朗的秋空下，外轮山连绵的山顶近在眼前。

但是，山腰往下仍雾霭迷蒙，化为白色的椭圆体矗立在半空中——不难得知，这一带是群山环绕的盆地。

上次来这酒店也是秋天。原野随着晨雾的消散显露出来，高尔夫球场的一部分在意犹未尽的薄雾中开始现形，起始洞附近已出现几个人影。

看着看着，久木想起离家时说的今天在箱根打高尔夫的话来。

妻子相信久木的话吗？一瞬间久木觉得对不起妻子，赶紧像要驱逐那一念头似的拉合窗帘。这当口儿，凛子有了动静，似乎醒来了。

“你已经起来了？”

“啊，刚睁开眼睛。”

久木想起稍往前一会儿梦见凜子丈夫的事，但只字未提，回身上床。

“再躺一会儿吧。”

晴朗秋空下的高尔夫诚然不坏，但比不过凜子柔润温馨的肌肤。

手径自往睡衣带上一搭，凜子低声道：

“要怎么着……”

早已无需回答，久木很想沉溺于早晨的性事中：

“还早的嘛！”

话虽这么说，一夜幽会的时间显然已所剩无多。

久木像被时间追赶一样往睡衣领口探出的乳峰凑上嘴唇，双手揽过下肢。

窗外晨雾开始散去，而两人仍日以继夜。

黎明时分梦中见了凜子丈夫，但长相没怎么记得。

事情虽然没有告诉凜子，但那种冷冰冰的不快感似乎反倒使久木亢奋起来。

久木在屏蔽晨光的床上变本加厉地攻击凜子，使其在冲顶又未冲顶的地带往来徘徊。即使凜子一再发出“快、快啊”的哀求声，也还是让她悬在半空。

凜子当然无由得知这种冷冰冰的欲擒故纵是黎明做梦的结果。

终于泻出之后，凜子嘀咕一声“好坏！”那仿佛气恼的表情甚是惹人怜爱，于是再次搂过。两人又睡了过去。

这次也好像是彻底满潮冲顶的女方睡得更深，久木醒来时凜子还在睡。

时间已经九点半。窗帘边角挤进的天光更加势不可挡，窗外鸟鸣啁啾。想必外面晨雾散尽晴空万里，高尔夫球手正在追赶白球。对比那些健康的人们，久木仍在床上享受凜子的体温。

唯独自己一人沉浸在不知是怠情还是淫荡的不道德世界这点，甚至让现在的久木反倒产生一种快感。

紧贴紧靠的时间里，凜子歪了歪脖子，眼睛随之慢慢睁开。

“又睡过去了！”

“毕竟闹腾得太厉害了。”

“少说那种事……”

凜子像要捂久木嘴唇似的伸出手去。然后看一眼枕旁闹钟：

“不得了，十点岂不都过了！”

作为今天的安排，打算一起去看秋天的芦湖什么的，下午返回东京。放荡不羁的时间也似乎临近尾声。

“起来吧！”在凜子再次催促下，久木从正在抓弄的乳房上移开手，翻身下床。

房间仍拉着窗帘，处于后续夜间之中。凜子一下床，马上进浴室淋浴。

这时间里，久木打开电视开关——两人沉溺于性事的过程中，人世间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未几，凜子走出浴室面对镜子。久木见了，交替泡进浴缸。虽然差不多整个晚上都同凜子肌肤相亲，但气味似乎并未沁入。久木喜爱凜子肌肤素淡没有异味这点。

稍泡片刻走出浴室一看，窗帘已经大敞四开，凜子在窗旁梳妆台前撩起头发。

久木想要触摸那白皙柔和的颈项，对着镜中的凜子说：

“好女人……”

“不好意思啊，遇上你，化妆也好化了！”

“做了那种事，也许荷尔蒙的分泌活跃起来。这里也滑溜溜的。”

久木轻碰凜子的臀部。凜子慌忙挪了一下：

“别别，头发要崩溃的。”

“崩溃就崩溃！”久木从后面轻吻凜子的脖子。“性满足了，女人越来越光彩照人，男人越来越萎靡不振。”

“没那回事！”

“有！这是雌性和雄性与生俱来的宿命，最后雄性被雌性吃掉。”

大约感觉“宿命”这个说法滑稽，凜子在镜中边笑边说：

“我可怜的雄性君，快穿衣服吧！”

在凜子命令下，久木磨磨蹭蹭脱去睡衣，开始换衣服。

在酒店餐厅吃完不知是早餐还是午餐的二人餐，两人走出酒店。多少有些凉，但不冷。扑面而来的是秋日晴空。两人先去湖尻，从那里乘游船周游芦湖。

星期天，相当拥挤。中途在箱根园下来，从那里坐缆车登上驹岳一看，整个箱根山脉、富士山以至骏

河湾，正可谓尽收眼底。

从海拔一千三百米的山顶开始绵延的山体被如霞似锦的红叶装点着映在湛蓝的湖面，湖光山色一并红叶蒸腾。

两人尽情领略高原秋景，沐浴清风，然后坐缆车下来，返回湖尻时已是午后四点。

若回东京，再不出山，路上车就多了。

“怎么办？”

问也问不出明确回答。看这样子，凜子大概还恋恋不舍。

“晚也不怕的？”久木又问。

见凜子点头，久木决定再在箱根逗留一会儿。

“在驹岳旁边有家饭店能看见芦湖。”

穿过重新开始拥挤的路，爬上山道，来到饭店。虽然高度不及驹岳的一半，但离得近，可以俯视芦湖。

在这里吃罢多少提前的晚餐，回头一看，笼罩外轮山的晚空已满天红霞。

山高，日落时间早。夕晖从已经黑下来的云间流泻下来，划过山体，落在湖面。

“若能直接留在这里就好了。”

凜子没有回答。但似乎微微点了下头。于是久木断然试探：

“再住一晚？”

凜子眼望暮云四合的湖面，轻轻点头：

“可以啊……”

坦率地说，久木固然提议了，但不是真心，而是以为对方拒绝才轻松相邀的。

“真的可以？”

“你不要紧的？”

反问之下，久木一时语塞。

不错，想住不是不可以住，但为此必须同妻子联系。一来理由还没考虑，二来明天还有社里的事。幸好是闲职，没有要紧的事，但再迟也要在十点前赶到社里。

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凜子家里。

就算有书法会结束后跟大家外出那个借口，但两个晚上都不回家也不要紧的？再说明天是星期一，凜子的丈夫也该上班。

“我这方面总有办法可想，可你那边……”

久木把“不是有夫君吗”这句话咽了下去打量凜子。凜子依然望着被落日余晖染红的天空轻声说道：

“你若是可以就可以的。”

太阳落了下去，山峦环绕下的湖陡然失去亮光，湖面黑魑魑沉了下去。

久木一面看着幽暗凄清的湖面，一面回想黎明梦见的凜子丈夫的脸庞。

时间已经过去，轮廓也已依稀莫辨，唯独那时冰冷冷的印象仍挥之不去。

莫非凜子明知自己和丈夫之间要出问题也执意留下来不成？

“真的可以？”久木再次叮问。

较之担心凜子，莫如说是扪心自问：自己有可能要对有家难回的凜子负责。

凜子只管眼望暮色苍茫的群山，一动不动。

得知凜子已决定再住一晚，久木走去酒店入口的公共电话那里，给上午还住的旅馆打电话。

恰巧是星期日晚上，酒店空，得以订了昨晚那个房间。

之后犹豫着往家里打电话。妻子没有接起，遂用留言电话告以外出。久木暗自庆幸，告以“同伴劝我再住一晚上，回不去了。还住今天这家酒店”旋即挂断。

家里姑且安顿妥当，问题是凜子方面。

返回饭店，告诉凜子房间订好了。随后问：

“不打个电话？”

凜子略加思索似的眼望虚空，欠身离席。不出几分钟就折了回来。

“他、不要紧？”久木不安地问。

“不清楚啊！”凜子低声应道，似乎事不关己。

“明天不是星期一吗？你若是勉强，回去也可以的哟！”

“你想回去？”

再次反问之下，久木慌忙摇头：

“怕你为难啊！”

“我这方面嘛，车到山前必有路。”

凜子的说法有些孤注一掷。但本人既然说可以，再多想也没必要。

“那么，今晚就两人一直黏着好了！”

凜子既已如此破釜沉舟，男人怎么可能临阵逃脱！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和凜子在一起就无所畏惧。

“走吧……”久木顿时情绪高涨，拉起凜子的手悄声低语，“谢谢！”

较之针对决定留下的凜子，莫如说是对给自己以勇气的凜子表示感谢更为合适。

两人共同决定再住一晚，重返酒店。

重新折回临近中午才退房的酒店，感觉总好像不自然。但服务台的人若无其事地将两人领往和昨天同样的房间。

周围已经黑了。男侍者开门开灯：同昨晚一模一样的床和桌椅等在那里。

男侍者放下行李离开后，两人也直挺挺站在房间中间未动。而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不约而同地凑上来一把搂在一起。

并没有特别说什么。

然而，久木和凜子比息息相通还要息息相通。

“你终于不回去了，嗯？”

“你也肯再陪我一晚，嗯？”

尽管没有说出口，但紧紧挨在一起的身体的质感分明在这样相互诉说。

久木更加用力地将凜子搂在怀里，一边求吻凜子嘴唇一边在心里低语：

“给夫君责问也心甘情愿，是吧？”

凜子一边回吻一边反问：

“太太生气也心甘情愿，是吧？”

两人再次摩擦嘴唇，更紧地搂在一起。两人互相回答：

“妻子说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是，丈夫说什么任他说去！”

放开嘴唇，扳过凜子的脑袋，脸颊蹭着脸颊。久木此刻认识到：两人此刻越过了一条线。

本来，哪怕再相爱也不想越过的。说起来，两人现已越过最后一道防线。

到了这个地步，就再也无法返回了。由此往前，两人有可能在枪林弹雨的最前线直接中弹倒下。

“是可以的吧……”

久木再次出声确认，而凛子的脸颊已给泪水打湿。

至于这突如其来的眼泪，是因为担忧决定连续两天夜不归宿产生的纠葛，还是想到如此横下一条心的自己而心情激动的结果，无论哪一种，现在再问流泪的缘由也已毫无意义。

久木用手揩拭凛子给泪水打湿的脸颊，而后站在凛子前面脱她的外衣，打开衬衫前襟。

外衣和衬衫掉在闭目站着的凛子脚下。接下去裙子哗然脱落。但凛子宛如偶人一动不动。

昨晚青白的月光从阳台悄然爬上床沿。不过今晚云层较厚，阳台周围也一片漆黑。

很快，凛子只剩下乳罩和三角裤。这时，久木自己也脱了，抱起凛子的裸体直接抱到床上。

床的大小也好弹性也好都一如昨晚。两人雪崩似的躺在上面，更紧更紧地搂抱。就势胸贴胸、腰挨腰、四肢交叉。这时间里，凛子的体温徐徐传给久木。与此同时，一直占据脑海的家里的事妻子的事工作的事统统不翼而飞。

此刻，久木如醉如痴地体味和融入凛子身体的温煦。如此时间里，久木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被缓缓吸入漫无边际的空间。

那是某种孤独感，也是堕落感。

在这里做这种事，势必身败名裂。如此下去，出版社也将抛弃自己，落得无可挽回的下场。这么想着，久木在心田一角嘀咕使不得使不得，而实际上又同堕落的感觉一拍即合，整个身心陶醉在堕落的惬意中。

“危险……”

这两个字眼划过久木的脑际，但未能发出声音。两人再次落入尽情贪欢作乐的花园中。

① 二次会：日本习惯，接在晚宴、正餐后面的第二次聚饮。

②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日本女歌人、诗人。

③ 和歌：亦称歌、短歌。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由五句三十一字（音）构成。

④ 寺山修司：1935—1983，日本剧作家、导演、歌人。

⑤ 中城富美子：1922—1954，日本女歌人，诗人。

⑥ “穿出隧道，就是雪国了”：《雪国》开篇第一句。准确说来是“穿出两县之间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

⑦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

⑧ 万叶：《万叶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大约撰于公元七五六年。

[\(9\)](#) 平安朝：亦称平安时代，日本定都平安京（现京都市）时期，公元794—1192。

[\(10\)](#) 紫式部：约973—1014，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作者。

短日

进入十二月也一连都是温暖天气。

当然，早晚摄氏五六度还是相当冷的，但白天天朗气清，柔和的阳光在街头流光溢彩。中午外出吃饭的工薪族里边，好像有人步行到千鸟渊和皇居那边，享受晒太阳的快乐。

所谓小阳春，指的正是这样的天气。久木想起《徒然草》[\(1\)](#)中的一节。

“十月小阳春”——从兼好法师这样的表述看来，想必初冬佳日连连在中世就已广为人知。

不过，《徒然草》记载的十月是阴历，相当于如今的十一月初。

尽管如此，小阳春也是蛮可爱的名称。相对于本来的阳春要短暂而虚幻，故而称为小阳春——对于季节怀有怜爱之心，不愧是和自然打成一片的古人。

现代人继承的仅仅是其语言。从当时来看，季节恐怕也多少错位。按理，进入十二月即是公认的“肃杀”季节。然而仍有小阳春持续不断，莫非日本也变得暖和了？

久木一边完全徒然地任凭思绪漫游，一边穿过晴好的正午街面来到约定的咖啡馆。水口吾郎已经先到了，正在等他。

“吃过了？”

“啊，还没有。不过不急。”久木同水口面对面坐下，点了咖啡。

“特意找你出来，抱歉！”

水口比久木大一岁，但同期入社，历经月刊总编等职而成了董事，即所谓同期中的佼佼者，但今天显得有些郁郁寡欢。

“事，什么事？”久木问。

水口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说：

“是这么回事，明年开始我去MALON社。”

MALON社是现代书房的分社，位于和总社分开的神田一座大楼。

换成新社长之后，人事开始有种种样样的变动。但水口当董事的时间不长，同现在的社长关系也似乎不坏，所以这是意外变动。

“这、社长直接跟你说的？”

“昨天给叫去社长室，说天野君体弱多病，人手不够，一定要我过去。”

天野是MALON社的社长，该比水口大两三岁，但听说有糖尿病，常不上班。

“那么，是当那里的社长？”

“社长大体由天野继续，当副社长。”

“可迟早是社长的吧？”

“那不清楚。就算在那里当了社长，也不过那么回事。”

MALON社主要出版总社不出的实用书籍，共二十人左右，经营情况似乎不怎么理想。对于将来想经由总社的常务董事坐上专务董事交椅的水口，那个程度的社长想必让他不够称心如意。

“那么，可接受了？”

“也不是有了什么失误，怎么能轻易接受？是吧？”水口焦躁地吸了口烟，“我说请让我想想看。但社长肚子里，好像早就打定了主意。”

“夏去并不秋来。果真？”

“什么呀，那是？”

“啊，《徒然草》‘十月小阳春’里的。说不是夏天完了秋天才来，而是夏日当中就已出现秋天动向了。”

“果然……”

“自然也好人事也好，看上去好像某一天突然生变，其实背后早就开始动了，只是没觉察到罢了。是这样的吧？”

久木解释的时间里，蓦然想起凛子和自己的事。

两人的关系，假定现在是盛夏，那么在现在这一现实中已经埋下秋季伏笔了。果真如此，往下莫非一路下滑？

水口不知道久木在考虑相恋的女性，愤愤不平地咂了下舌头：

“不过，工薪族这东西真是一钱不值。人家一旦心想不要这家伙了，就被扔废纸一样扔掉。”

“也并不是扔掉嘛！即使MALON社，换个做法，也可能时来运转。”久木安抚道。

水口断然摇头：

“事到如今，再玩命也可想而知。这一来，你被转到调查室的心情就感同身受了。”

“喂喂，别在莫名其妙的当口儿提起我来哟！”

“既然成了这样子，就和你一起玩好了！”

从入社开始，水口就顺着精英路线一路高歌猛进。作为综合杂志的主编固然有才能，而同时又兼具作为管理者的能力。总之精明强干，口才又好，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想不到这灵活机敏之处，可能反倒让新社长心存芥蒂。

同他相比，久木因为一直在文艺园地耕作，因此总的说来，更多时候是深度介入作品和作者。当然，若说不指望在社里获取地位，那是说谎。但与此同时，沉浸在文艺世界中也并不讨厌。换个说法，久木身上有匠人气质，纵然一辈子当编辑也能心安理得。

“得多少见习见习你的活法了。”水口说法虽然诚恳实在，但毕竟是精干之人，很难认为他会乖乖退下阵去，“差不多所有人去了子公司都会小心翼翼老老实实，可我做不到。”

水口诚然气势雄壮，不过男人换了岗位，有人干劲倍增，有人元气大伤。

“你还早呢，要好好表现才行！”

“那么，也找个女人什么的表现表现？”

水口或许出于开玩笑，但久木对这种说法颇为抵触。

说到底，水口似乎把恋情视为工作激素或生活染色剂而何乐不为，但对当下的久木而言，那是远为沉重而深刻的东西。

想到同凛子的情恋，久木心中，较之欢愉，有时泛起的更是痛切甚至窒息之感。

“不过你还好，去了调查室也完全没变，照样优哉游哉，反倒像更精神了。”

自不待言，水口没有觉察出久木现在的苦衷。

“这种事可是头一遭啊，除了你无人可聊。”

“最好别想得太严重。”

在被解除部长时久木也相当苦恼，问题是再苦恼也于事无补。往下的活法，取决于在哪里获得契机来调整这种心态。

“还会帮我拿拿主意？”

“当然，如果我可以的话。”

该说的说完了，水口显得多少平静下来。接着又谈了两三件社里的事，然后分手。

久木一个人在附近的荞面馆吃罢午饭回到社里不大工夫，衣川来了电话。

“怎么样，那以后没变化？”

同衣川是在凛子书法晚餐会上见的面，差不多一个月了。

“变化倒也谈不上有。你呢？”

“一如既往，穷忙个没完。”

衣川说的穷忙，大概是指文化中心的经营。他感叹近来讲座数量增加了，而学员却未相应增加。而后突然话锋一转：“对了，你不想换个单位？”

意思一下子没琢磨过来，踌躇之间，衣川介绍说：

“我以前在的地方，往后好像要加强一下出版部门，文艺那块也想扩大扩大。”

衣川以前在的是大报社，无需说，报纸是主体，其他部门属于填空补缺性质。出版也是其一，从一般出版社角度看，人单力薄是无法否认的。

“从今往后，报社只办报社是很难的，出版上面也要动真格的才行。袖珍本系列将来好像也要着手。”

“不过，现在才起步怕是晚啦！”

“所以想到你——你来应该干得来！”

听衣川的说法，似乎是问他能不能转去他以前在的报社出版局。

同期入社中的一人定下去子公司的时候，有人要自己换单位，真是不可思议的巧合。想着，久木询问：

“怎么对我这样的人……”

“这么往下说可以的？”

衣川似乎为电话直接打来社里这点有所介意。但房间里只有铃木一个同事，给他听见了也没什么麻烦。

“倒也不碍事……”

衣川大约放下心来，进一步详加说明：

“说起来，现在做出版局长的宫田这个人，是高我两年级的学兄。上次见他提起你来，他让我打探一下。”

“事情是求之不得，但过于突然啊！”

“当然不是要你马上回答。就算敲定了，反正也是来年四月的事，不用急。不过局长相当积极，还说如果可能想见见你。”

“一直做出版来着？”

“不，原来在社会部。人非常能干，差不多什么都做得来。”

身处闲职，这样的提议自是值得感谢，但毕竟不是简单事，很难马上答复。

“倒是好意，不过得让我想想。”

“那是自然。”说罢，衣川忽然压低嗓音，“对了，她怎么样了？”

衣川所说的“她”，肯定是凜子。

“还那样……”

几乎天天和凜子通电话，不过这段时间没怎么见面。

尤其在箱根连住两晚之后，凜子或许不易出门了，见面也是一到九点就急着回家。

凜子只说再忍忍吧，不多解释。想必同丈夫之间有什么冲突。

久木心里正在为此七上八下，衣川不无秘密意味的口吻自然引起他的警觉。

“你是说……”久木主动催促。

衣川停了一会儿说道：

“她不至于离家出走的吧？”

“何苦那么做……”

“啊，倒也没有了不得的情由，实话跟你说，三天前她特意来中心找我。”

久木昨天也和凜子通话来着，类似的事什么也没说。

“一开始好像难以启齿，但仔细听来，是希望让她一直做中心的讲师。”

“可那不是她自己决定的吧？”

凜子本来是作为自己师父的代理只在讲楷书的时候被派来中心当临时讲师的。原来的讲师相当于凜子的老师，所以没有那个人的许可，是很难继续当下去的。

“她的老师说由她替代来着？”

“没那么说过，所以我想是她自作主张。”说到这里，衣川以约略揶揄的口气说，“从她口里你什么也没听得？”

“没有，倒是没有听说……”

“依她的说法，是想真真正正从事书法创作，但也可能缺钱。”

“钱？”

“想持续当讲师，应该是这个意思的吧？”

从表面分析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很难认为凜子经济上有困难。况且，若真有困难，也该对自己说才

是。

“只为那个？”

“不大清楚。毕竟特意来求我的，我就猜想她打算离家独立。”

完全是晴天霹雳。刚才的刚才久木都根本没料到凜子会离家。不仅如此，就连她想继续中心工作的想法都没听得。

“那么，中心的工作能继续下去？”

“当然。讲师是我这边聘请的，因此，只要由中心请她一个人，就不至于不能。”

“问题是，不取得大先生的理解，怕不大合适的吧？”

“那方面的情况我也不清不楚。不过，作为她，可是下了狠心的吧？”

“那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或许不好，她给我的感觉是：一旦下定决心，就义无反顾，一做到底。”

尽管不情愿由衣川说到这个程度，但凜子确实有一旦认定就穷追不舍的骇人之处。

不管怎样，如此重大事项为什么没对自己说呢？真意让人难以琢磨。沉默之间，衣川以试探的语调问：

“你到底不知道的？”

事到现在向衣川隐瞒也没有用。久木老实承认。

“近来和她处得不顺利？”

“不，那不是的。”

像以前那样出去住一两个晚上固然没有，但一个星期还是见面一两次的。只是，由于凜子时间有限，每次见面都争分夺秒地贪欢片刻，往往来不及品味余韵就分别了。

“你俩之间的事，我无意多嘴多舌……”衣川停顿一下，“如果她横竖都想那样，就依了她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觉得还是要先和你通个气为好。”

“哪里，得谢谢你告诉我。”

“和她好好商量商量！”如此说罢，衣川像忽然想起似的接上一句，“感觉上她好像非常纠结。”

久木听了，不知何故，脑海里一下子闪出凜子冲顶时眉头紧锁、显得苦闷不堪的表情。于是手握听筒闭上眼睛。

和衣川通完电话，久木恨不得马上同凜子联系，但毕竟很难从社里的办公室打过去。

他一边吸烟，一边考虑即将和凜子谈的内容。

首先最想问的，是她为什么想当文化中心的常任讲师。衣川说可能缺钱。果真出于那么单纯的原因不成？衣川还进一步说凜子样子很纠结，没准有离家的可能。

不管怎样，这么要紧的事为什么没先跟自己说呢？

这点务必问个水落石出。可前提还是得见面。

久木翻开手册：随着进入十二月，忘年会、晚会多了，今晚和明天日程也已排满。

但是，只要凜子情况允许，即使晚会缺席，也想见面从她本人嘴里听个究竟。

梳理好自己的心情，久木熄掉烟，拿起手机走出办公室。

打电话的地方照例是通往电梯前面楼梯的转角平台。看好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之后，按动凜子家号码。

下午两点半。这个时间，只要没事要办，凜子理应在家。

偏低的铃声持续响了两三次。大约响到第五次的时候，传来接电话的声响。以为凜子接起而要回应的一瞬间，传来的是别的语声：

“喂、喂喂……”

刹那间，久木不由自主地从嘴边挪开手机，屏息敛气。

百分之百男人的语声。

“喂、喂喂……”

男人的语声从手机听孔深处再度传来，久木逃离似的切断电话。

凜子没有孩子，只夫妻两人住——那语声莫不是凜子丈夫？

听起来年龄有四十六七，但声音有张力，意外年轻。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间在家呢？

听说好像是医学部教授。平日白天怎么会在家呢？不可思议。

说不定是因为什么急事回来的，或者感冒在家休息也不一定。

但听那语声，并不像是感冒。那么到底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总之，从铃响好几次才有男性接起这点来看，凜子或者不在家，或者在家也因为什么不能接电话。

想来想去，久木愈发忐忑不安，种种场景联翩浮上脑海。

说不定两人在家吵起来了？

原因是凜子的外遇？是近来不在家？总之在丈夫追问过程中发生口角，最后妻子嚶嚶啜泣，没办法接电话，结果丈夫替她接起。

然而，打电话的关键人物没有回音，一声不响挂断了事。于是丈夫更加生疑，严厉斥责妻子。

正因为早有预感，久木的想像不知不觉朝糟糕方向一发不可遏止。

他无论如何都想联系凜子。但想到她丈夫再次接起，就没了打电话的心绪。

“且慢……”

久木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而这样自言自语。但他没心思直接折回办公室，就去地下职工食堂要了杯咖啡。

午餐时间已过，人影寥寥无几。其中相识的职员向久木轻轻低一下头离去。

看见午后一段时间久木独自怅怅地喝咖啡，他们会不会议论说那个人现在闲来无事？

久木一瞬间冒出这样无聊的念头，但脑袋很快再次给凜子占满。

差不多三十分钟过去了。这回打电话凜子没准接起。假如仍是她丈夫接，一听声即挂断就是。久木这么拿定主意离开食堂，重新潜入楼梯转角平台，按下电话号码。

这回做好随时可以挂断的准备耳贴手机：和上回同样的呼叫声响个不停。

上回是响到第五次时传来仿佛她丈夫的语声。而现在响过六次也没人接。七次、八次，响到第十次的时候，久木暂且关掉。就那样等了一分钟，然后再次呼叫。这回等到第十次也还是没有回音。

那以后凜子的丈夫出去了，还是凜子也不在家？

久木半是释然半是失望地靠着楼梯墙壁沉思。

凜子究竟去哪里了呢？

老实说，迄今为止，一直以为自己跟凜子说话时随时都能联系上。

可是转念一想，维系凜子和自己的只是一条电话线。一旦断了，对方情况当即无由得知。例如凜子就这么病了或下落不明了，只要本人不联系，自己就无从查找。

原本以为两人的纽带绝对结实，难道就这样说断就断了？偷情关系就这样不堪一击？

想到这里，久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见到凜子，想凜子。

但是，再怎么着急上火，自己也束手无策。再等等吧，等到傍晚或夜间再打电话。若不然，就只好等待对方打来自己的手机。

久木心里空落地回到办公室，面对已经读开头的资料。

最近，为了编写昭和史，搜集了以昭和初期⁽²⁾至昭和十年代的社会风俗为中心的资料。读起来有不少东西妙趣横生。特别是进入昭和十年代之后，随着言论思想受到镇压，类似二·二六事件⁽³⁾那样的血腥事件多了起来。与此同时，男女殉情事件也开始增多。

阿部定案件即其一例。当时有个叫石田吉藏的男人在东京中野区经营一家餐馆。被住在餐馆里的女伙计阿部定用腰带勒死，下腹部被剜掉，作为闻所未闻的离奇案件引起社会轰动。

久木所关心的，除了案件内容，更是对这杀人案的判决：检方量刑十年，法院判决六年。又因其服刑期间是模范囚犯而被赦，实际服刑五年就出狱了。

这温情判决的背后原因，似乎是法官没有将此案看作单纯的杀人案，而认定为两人相恋之深造成的性爱极端殉情，或者说是爱到顶点后的歇斯底里。

当时正值二·二六事件过去不久，军部得势，整个日本都走向战争——在这黯淡世相之中，为什么对这种同军国主义了不相干的情痴事件做出宽大处置呢？

现在久木怀有兴趣的就是个中缘由。连同律师的辩护词，当时平民百姓对案件的反应等等也搜集了，准备以不同以往的另一视角逼视昭和那个年代。

久木的意图以种种形式不断膨胀。至于能否完成和何时完成，眼下还无法预测。

总之状况是，阅读资料当中想起凛子，想完凛子再读资料。及至回过神来，已是午后五时，冬天日短，已见暮色上来。

编辑现场的工作时间没有几时至几时的明确规定。如果上班途中采访和取稿什么的，就要偏午时分才到社。而若下班后想校对完毕，通宵达旦加班的时候也是有的。说白了，上班时有而若无。较之待在社里的时间，工作内容更被看重。

而像久木所在的偏离编辑现场的部门，大多上午十点左右来，下午六点前后回去。

不过今晚有调查室的忘年会，所以下午五点一过，大家就一齐放下工作准备外出。

久木把正在读的资料归纳放回书架，和同事横山一起走出出版社。

地点是新桥的中国风味餐馆。两人从出版社一起上了出租车。随着银座的临近，拥堵越来越厉害。

街上随着进入十二月热闹起来。大小餐馆也都家家顾客盈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景气真正恢复了，而恐怕是因为很多顾客为经济长期停滞感到焦虑，出来吃吃喝喝想忘掉黯淡的去年。

两人比预定时间提前一点点赶到作为会场的中国风味餐馆，走到二楼小房间。其他同事还没到，于是折回楼下门旁的公共电话这里，试着往凛子家打电话。

时近六点，如果去附近购物，应该回来了。

可是，考虑到她丈夫又一次接电话时的情形，就把听筒从嘴边略略拉开。不料只有铃声响个不停，没

有接电话的动静，只好在连续响到第十次时暂且挂断。重拨，但还是没有回音。

看来，凛子自不用说，她丈夫也好像没回来。

到底去哪里了呢？不至于两人外出旅行吧？

在公共电话旁伫立思索的时间里，别的同事出现了。于是久木放弃电话，返回忘年会房间。

调查室在形式上属于总务部，要参加总务部的忘年会。但两年前室里开始自行其是。

话虽这么说，但包括当秘书的女性在内，也才五个人——小型忘年会，会费每人八千日元。

室长铃木首先立起。“今年即将一曲终了，诸位辛苦了！”常规性寒暄之后，用这样一句结尾，“来年也请发掘各自的工作，以崭新的心情努力奋斗！”

久木参加这个忘年会是第一次。说起来统称调查室，但因做的事各不相同，所以这个说法也可理解。

随后往每个杯里倒满啤酒，干杯，开始动筷。

起初，话题集中在社内的人事、各部门最近发生的事情等上面。接下去一步步转到私事。也有人就人事上的不公絮叨不止。

不久，随着酒劲儿上头，席间渐渐热闹起来。其中最有人气的，是调查室唯一的女秘书。算不上绝色美人，但性格好，于是话题围绕她展开。

也是因为她三十五岁又离过婚，就问她可找到新男友了。结果，交谈转到各自喜好的女性。就连平日表情让人难以接近的铃木，谈到这个话题也来劲了，问她：“这里边谁最有女人缘？”

“出难题啊！”女秘书大体环视一圈，“先不说谁最有女人缘，要是说谁像是有那个她，怕是久木吧？”

“噢……”话音刚落，全体惊呼。

“没那回事嘛！”久木慌忙否定。

男人们半是嫉妒地朝其痛处戳来。

铃木首先发难：“有手机就让我觉得奇怪，到底不出所料！”横山接着出手：“出门时肯定带着吧？”年纪小些的村松也不示弱：“近来总是满面春风，是不是？”

久木拼命否定。而越否定，形势越糟。

不知不觉之间，话题从久木似乎有恋人发展到已有恋人无疑，开始盘问细节。

“我也该见习见习才是啊！”看样子同情恋无缘的铃木喃喃自语。

近来大约有了中意女性的横山打探幽会场所：

“还是去情爱酒店？”

“这年头儿，情爱酒店早已过时。领心爱女性出去，不是城市酒店怕没面子吧？”

听铃木说得煞有介意，村松反问：

“不过，每次约会都住酒店，会不会是一笔开销？”

“只要她高兴，再贵也便宜！”说到这里，铃木目视久木那边，“此人自己有房子，独生女儿已经结婚，太太也好像在瓷器公司当顾问，钱那方面不成问题。”不愧是调查室主任，一切了如指掌。

“和我们这些背房贷的不同，人家宽裕着呢！”

“再喝一家就钱包空了——若是担心这个，怕是玩不尽兴的。”

“要想寻欢作乐，首先得有钱有闲！”

“在座的，时间倒是绰绰有余。”

横山插科打诨，一时热火朝天。

这当口儿，久木发觉手机响了。

跟同伴聚餐时总是关机，但今晚因对凜子放心不下，就开着藏进马甲胸袋里。响确实响了，可是当着大家的面很难接起。

久木慌忙起身，拎起电话响个不停的马甲走出房间。

眼前很快就是楼梯。走到楼梯跟前，终于接起电话。

“喂喂……”

听得语声的一瞬间，久木几乎流泪。或许手机的关系，掺杂着仿佛远处涛声的杂音，但无疑是凜子的语声。

“太好了……”不由得脱口而出，险些同来上菜的女性撞个满怀，久木急忙闪开，“在哪里呢？”

“横滨。”

“等等！”这里离房间近，静不下心，而且通道过窄。久木耳贴手机走下楼梯，站在门前稍大些的空地，再次呼叫凜子。“喂喂……”

“是我！”

再次传来的语声让久木放下心来，对着手机急切切说道：

“一直在找你。往家里打电话，可你不在。”

“对不起。父亲突然去世了。”

“你父亲？”

“今早有电话来，急忙赶回娘家……”

听凜子说过，娘家在横滨，父亲经营家具进口公司。

“什么病？”

“像是心脏病发作。可昨天还健健康康的，今天一大早突然……”

久木全然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想像得完全不着边际。

“我什么都不知道……”久木不知如何表示哀悼，一时想不起词来。“要打起精神！”

“谢谢！”

“不过，听得声音还好。”

这也是现在的久木切切实实的感受。尽管意识到在她父亲去世之日这么说有失慎重，但还是说出口来：

“想见你啊！”

今天一整天，先听水口和衣川说东道西，继而受到穷追猛打，甚至听了凜子丈夫的声音。也许因为这个，即使现在同凜子联系上也还是心神不定。

“今天明天都行。”

“那不可能的！”

“那，什么时候？”

“下星期吧……”

今天是星期三，到下星期还有四五天。

“反正见面有事要说。”

“什么事？”

“现在电话里不好说。要在娘家待一段时间吧？”

“明天守灵，后天葬礼，结束之前肯定留在这里。我再和你联系。”

“等一下！”久木生怕跑掉似的握紧手机。

“你那里的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可好？”

“什么意思？”

“说不定有急事联系。”

凜子只好告以电话号码。久木写在手册上，然后若无其事地问：

“现在夫君也在那里？”

被忽然问起丈夫，似乎困窘的凜子停了停回答：

“那是的……”

“他也一起住下？”

“不，那个人回去。”

凜子语声干脆，使得久木多少放下心来，关上电话。

得知凜子反正平安无事，久木舒了口气。但这回凜子丈夫的事随之挂上心头。今天下午往凜子家打电话时接起的，到底是她丈夫无疑。莫非听得急事而从学校返回正在换丧服，而后两人直接赶去凜子娘家？估计现在正和许多亲戚见面寒暄。身穿丧服的凜子想像起来都足够美丽，其旁边并立着同样身穿黑色丧服的眉清目秀的丈夫——想必要被说是正相般配的夫妻。

如此想着，久木再次意识到夫妻这种关系的确定性。

倘是正式夫妻，两人哪里都能够去，谁都能见。

然而，属于外遇或情人关系的男女，别说公开场合，即使私人性质的活动也很难参加。

以前，久木听一个处于情妇立场的女性叹道一次也没和他去过有人耳目的地方。而觉察到时，久木和凜子也是同一处境。无论多么相爱，那也是偷偷摸摸的事，不可能两人一起出现在正式场合。

久木到现在才意识到处于非婚姻关系的男女的不确定性。不过在此抱怨也无济于事。

他像要调节心情似的把手机揣了起来，折回忘年会房间。

“和她联系上了，祝贺祝贺！”横山戏弄道。

久木再次否认：

“不是那么回事。是家里有点儿事……”

“不过，那抄起电话飞奔出去的背影，可是兴冲冲的哟！”

到了这个地步，争辩也没用。久木决意成为大家的下酒菜，一口喝光杯里新倒的绍兴酒。

忘年会收盘已经快九点了。接下去，铃木、横山和女秘书去卡拉OK，久木唱歌不擅长，就和村松去银座一家酒吧。说是酒吧，其实只有个长条吧台，十个人就能坐满。

在这里两人都点了对水威士忌。起始谈的是工作上的事，谈着谈着，村松陡然想起似的问：

“对了，你现在果真有喜欢的人？”

因为问得太认真了，久木就老实点头。村松又问：

“跟对方当然会发生关系的了？”

“现在再说是柏拉图式恋爱，那也够滑稽的吧？”

“其实我也有个相处的女性，但近来那方面招架不住了。想必还是年龄的关系。你怎么样？”

这个问得再认真也很难回答yes。村松大概也是因为借着酒意，继续追问：

“每次发生关系都顺利吗？”

“哪里，不能说每次。”

“我也想克制的，可是很难。因为是你，才直言相告：最近就算两人在一起了，也没有过去那种一捅到底的感觉。”

问的事固然相当露骨，但问法真诚，不让人生厌。

“不过，那东西并不是只要深就行。”

“真是那样的？”

“稍稍靠前一点也好像有敏感的地方……”

“我也那么想来着，但怎么都不能一拍即合。往女性腰下垫枕头也可以的吧？”

“那也行。或者侧身也可能容易些。”

自己并非足以指教别人的老手，只是如实告以感觉。村松点头道：

“看来，我们是看成人片上只顾大举进攻的镜头看过头了。”

“相比之下，还是要有喜欢的心情才行。”

村松似有所悟，乖乖点头。

看来，男人们好像还是在为性而各自苦恼和思索不止。

久木突然对村松感到亲切起来，一再要威士忌，喝到十一点多才告别，往车站走去。

但是，或许因为好久没有这么深入地谈性了，一个人走路的时间里，想见凛子想得不得了。

依刚才凛子的说法，似乎一个星期都不能见面。等的时间过长。尽管心里认为在她父亲去世之日敲定约会日程实在有欠考虑，但还是想再听一次凛子的语声。

犹豫之间，久木看到路旁电话亭，就像被吸过去似的走了进去，按动刚才听得的横滨凛子娘家的号

码。

这种事只能趁着醉意来做。

他一边这么说服自己，一边把听筒贴在耳朵上。一个年长的声音当即传来。

久木自报姓名，以恭谨的语气问：“松原凜子女士在吗？”对方可能以为自己是吊唁的客人，爽快应道：“这就去叫来。”少顷，凜子接起：

“喂喂……”

听得语声，久木顿时胸口发热。

“是我，听出来了？”

“你怎么好这样？”

看来，凜子对久木这么晚把电话打到娘家感到困惑不解。

“后来喝酒来着，喝着喝着，就特想见你，所以，尽管明知不合适……”久木在此一咬牙说道，“往下不能见面吗？”

“胡说，今天父亲……”

胡说这点，久木心知肚明。

“那么，明天？”

“明天守灵……”

“那之后也可以的，不能出来一下？如果可以，在横滨的酒店等你。”

凜子默然。久木得寸进尺：

“明天夜里再从酒店联系。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都没关系。”

为什么现在提这么自私的要求呢？久木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对着听筒苦苦相求。

忘年会第二天，久木比往常晚到社里一个小时，但脑袋还是昏昏沉沉。

昨天忘年会后同村松两人单独喝的时候，并没有怎么喝醉。原因在于后来剩自己一个人时往凜子家打电话央求她见面来着——哪怕见一眼也好。

对于因父亲遽然去世而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凜子，为什么会说那种胡话？自己都难以置信。果真是凜子同丈夫一起在娘家一事引起来的不成？后来自己又一个人到处喝，回到家半夜一点都过了。

毕竟这把年纪了，喝到后半夜一点，翌日工作难免吃不消。

久木一边反省，一边庆幸身在闲职。

不管怎样，久木在桌前坐下，眼睛刚落在资料上就停下来喝茶，而后又忽然想起似的面对桌子，不到二三十分钟又想休息。如此半工作半休息状态持续到傍晚，脑袋才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涌起出动的气力。

虽然昨晚凜子没有明确可以见面，但既然自己表示要去横滨，那么就必须守约。

久木在出版社附近一家小餐馆吃罢简单的晚饭，去东京站赶往横滨。

住哪家酒店还没定，反正住容易找的地方就是。

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入住吃过一次饭的位于“海港未来”的高层酒店。

起初打算在酒吧间等待。转念一想，守灵结束怕要很晚，再说也想休息一下，就干脆开了房间。

被领进的是六十四层临海一侧，夜景在眼下铺陈开去，灯光相连的跨海大桥尽收眼底。

从这里到山手的凜子娘家，应该不会太远。

久木站在窗前，一边眼望几乎像要沸腾的灯光漩涡，一边想像自己拥抱从守灵席间溜出的凜子的情景。

凜子娘家守夜何时结束固然不晓得，不过更让他担忧的是凜子丈夫回家时间。

理所当然，丈夫不回去，凜子是出不了门的。

十点，久木一度拿起听筒。但一想为时尚早，就又放下。等到十一点，再次拿起听筒，按下凜子娘家号码。

守灵之夜呼人妻！

对做这种不道德的事，久木的确有负罪意识。但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这种不道德行为不无陶醉之感。

应声接起的是男子，但不像是凜子丈夫的语声。

久木用比昨晚稳重的语气请其找来凜子。男子叮问：“是找府上千金吧？”

如此听来，莫不是在凜子父亲公司工作的人？正想着，凜子很快接起。

“是我啊，在横滨一家酒店。”

“真来了？”

“昨晚说来的嘛！在海港未来的酒店。”久木道出房间号，再次央求，“不能马上来吗？”

“怎么好那么急……”

“守灵结束了吧？他呢？”

“回去不大会儿。”

“那，不能来的？从那里来，应该没有多远。”

凜子若是不肯来，为什么开的房间就莫名其妙了。

“求你了，有事无论如何要说……”久木进一步苦求。

“也罢，就过去一下。不过，只是见一见的哟！”凜子回答。

“那是那是。”

凜子果真身穿丧服来，还是换穿别的衣服呢？不管怎样，见了都不能白白放回去。

久木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等凜子。

从位于横滨山手的凜子娘家到酒店，搭车十五六分钟即可赶到。当然要做做准备，所以一个小时怕是需要的。久木边想边把目光投向电视，但还是六神无主。就从微型酒吧里拿出白兰地，一口酒一口水交相喝着。快十二点时，夜间大型综合节目接近尾声。其他频道预告来年开始的新节目。

久木关掉电视，站在窗前观看夜景。今年完完全全是始于凜子终于凜子的一年！

回顾起来，春天同凜子结为一体，自那以来就好像正电与负电相互较量，或像饿虎扑食一般贪得无厌，一起燃烧，欲罢不能。

这一年正可谓久木一生中最为激情澎湃的一年，甚至觉得远远忘却的青春忽一下子卷土重来。

他又斟了一杯白兰地，从超过六十层的高度俯视夜幕下的街景。醉意愈发袭来，每一个闪烁的光点看上去都好像围着凜子旋转不休。

毫无疑问，凜子此刻正在高楼大厦之间穿行，驶过一闪一闪的红绿灯，走过酒店前台，正乘电梯急急上来。

久木这么坚信着期待着。就在额头贴在窗扇厚玻璃的一瞬间，门铃响了。

久木被弹出似的一跃而起，拉开门锁开门，同时欢呼：

“噢——”

眼前站着的，正是凜子！黑纺绸丧服扎着黑腰带，单手拿着上街的风衣，头发在脑后挽起，发下的细颈用纯白衣领紧紧围着。

“可算来了……”

久木不由自主地握住凜子的手，领进房间，再次低声说道：

“真的来了！”

久木张开双臂就势紧紧搂在怀里。凜子迎面跌倒一样伏在久木胸口。

此刻，凜子的父亲去世也好，正是守灵之夜也好身着丧服也好，久木统统忘了，只顾贪婪地吮吸凜子嘴唇。

结束长长的接吻离开身体后，久木再次看着凜子的丧服出神：

“正相合适。”

“瞧你说的……”

说正适合穿悲伤时穿的衣服，或许说过分了。

“以为不能来了。”

“是你命令马上来的吧？”

凜子双手仍轻轻背在腰带后面，走到窗前，俯视夜间街景。

“这家酒店，头一次？”

“进房间是头一次。”

久木也同身穿丧服的凜子一起并立在窗前。

“一边看这灯火一边等你来着。”

久木想起刚才自己的样子，拉起凜子的手。

想必是在初冬深夜街头跑来的关系，凜子的手凉凉的。久木捂着她的手问：

“夫君、回去了？”

“回去了。”凜子的语气，像说别人似的冷漠。

“直到刚才还有点儿嫉妒来着。”

“何必……”

“毕竟夫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守灵时和葬礼上两人并立着一起跟那么多人寒暄，说不定给人说是美满夫妻——我这么想来想去。”

“所以很难受的。”

“难受？”

“因是夫妻，所以逃不掉的吧？刚才伯母还问‘你俩处得可好？’伯父淡淡地问‘孩子不再要了？’……”

“那是多管闲事吧！”

“知道我们关系不大融洽，都很担心的。”

“那么，万一知道你来这里，那可不得了！”

“那就不仅仅是不得了！”

从微微带有香火味的凜子肩头上方，可以望见夜晚街上的灯光。久木一瞬间产生一种置身于童话国度的错觉，要拉凜子上床。

“使不得！”

凜子当即摇头，双手掰开久木的胳膊。

“什么也不做，只是躺一下。”

“那一来，头发就变形了！”

久木再次拉住想要收回的凜子的手，在床沿坐下。

“那么，就一起坐在这里，只坐着就是。”

被抓住手腕的凜子无奈地坐下，手摸开始变形的头发。

“还是不能不回去？”

“当然回去！不是说好三十分钟的吗？”

从所坐床沿位置也能望见大海前方铺展的夜幕下的灯火。久木一边望着一边想起似的说：

“昨天衣川打来电话，说你去求他，你想当文化中心的常任讲师。”

“到底说来着？”凜子点头。似已有所预料。

“和衣川说之前为什么不对我说？”

“因为不想让你担心……”

“可是，能撇开你的老师去中心当常任吗？”

“如果那里肯聘，由我跟老师说去。”

“衣川还说你可能打算离开家。”

“如果能离开，想离开。”

凜子以不无严峻的表情凝视夜窗的某一点。

久木看着凛子的侧脸，右手放在凛子膝头。

“我也离开？”

“你不勉强也可以的。”

“不……”

“你做不到。”

“不至于。”

加重语气的同时，久木右手一把分开丧服裙裾，触摸白色长内衫。

凛子马上拨他的手，但久木不理睬，让右手挤进双膝之间。

“真打算工作？”久木问道，嘴同手的动作无关，“那也是为了离家？”

“没有收入，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吧？”

“不让你那么辛苦。”

说着，久木的手往深处逼近。凛子似乎被吓慌了，赶紧并拢双膝。

想排除的力量同要入侵的力量像打交手一样相互纠缠不下。未几，排除的力量跟不上了，久木的指尖一下子触及凛子大腿根。

“就这样别动……”

此刻的久木，只确认凛子的体温即可。

看上去两人是并坐在床边观看窗外夜景，但细看之下，女人和服的前面已经裂开，男人的手指悄悄潜入丧服下闪出的内衫之间。

女人已经察觉一切，知道男人的手想干什么、寻求什么。明知现在这种场合这是太不道德和不可饶恕的淫乱行为，但看在对方战战兢兢却又不屈不挠的执著追求上面而默许了。

早已觉察女方宽容的男人，任凭指尖在被允许的大腿空间里来来往往，而表面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一系列动作，分明是男人的战术、巧妙的圈套。女方尽管知道不可让他得逞，然而身体正缓慢而确实实地湿润下去。

毫无疑问，女方的身体同她的心分离开来，开始自行其是。

这么着，男人的手像突然脱箍一样向前伸去，指尖触及柔软壁褶拥裹中的女人私处。

“啊……”女方低吟一声，身穿丧服的上半身弯了下去。

可是，一度触及的手指不可能撤离那般心爱的隐秘地带。

手指乘势进击，由起初的迟疑不决转而以无从想像的放肆全面遮蔽花园。下一瞬间，中指尖稳稳按住小巧而敏锐的花蕾。

久木不焦不躁稳扎稳打，凜子私处因之变得柔润起来。

如此这般，两人仿佛执行最高命令一齐脸朝正面窗口，目视前方。男人的指尖精确擒住女方的花蕾，在那上面柔柔地画着弧线，一再爱抚。

女方的花园已近乎过度地涌满爱液，手指更加进退自如，开始由花蕾转向柔唇、进而分开柔唇进入内侧，却又转念退出。

如此似进非进、似退非退随波逐流一般往来反复的时间里，女方大约不堪忍受了，随着一声啜嚅，从上面按住男人的手：

“别别……”

男人的手指仍恋恋不舍地蠕动着，但很快死心塌地似的静止下来，转而像讨价还价一样对女方耳语：

“想要……”

女方没有回应。

男人再次耳语：

“一小会儿就行。”

听到这里，女方仿佛这才意识到事情的非同小可，慌忙摇头：

“不行，这种时候！”

“马上就完。”

“不行，得回去了。”女方不从。

男人轻描淡写地宣布：

“转过身去可好？”

女方似乎一下子不解其意。

久木对怔怔歪着脖子的凜子再次低语：

“转过身撩起裙裾，头发也不会变形。”

“不行不行……”

女方终于明白了男方意图，想要挣扎逃脱。男人抓住不放，像下达最后通牒似的命令：

“乖乖转过身去！”

其实久木并未策划到这个地步。

以前就听说过这种结合方式，也盼望体验一次，但因觉得勉强而作罢。换个说法，久木只是梦中空想，根本没以为会梦想成真。

那种梦想形态，此刻就在眼前展开。

身穿丧服的凜子双手拄床，低头弓腰。从前面看，就像趴在床上；绕到后面看，则双腿仍站着，仅膝部弯曲挨着床沿。

此即所谓四肢着地姿势，且和服下摆被大大撩到腰带上。即使在淡淡的灯光中，和服的黑与内衫的白也形成鲜明对照。而这双重衣着的里面，探出白花花圆滚滚的双丘。

把一再反抗和拒绝的凜子连哄带骗逼到这个地步，久木大大屏住一口气。

这异乎寻常的妖艳场景，比作什么好呢？

大凡男人，谁都要梦见这壮观的色情画幅，想把女人身上那漂亮的和服从下端一把掀起。正因为这是每一个男人都怀有的阴暗、邪恶、残暴的愿望，所以女方极少被直言相告。此乃仅在男人或雄性之间作为传说性美妙代言传的体位。

但是，这一色情姿态有时是必要的。

例如，得宠的艺伎们身穿黑色家徽和服头梳高岛田式发髻在一家宴会厅表演时，很想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同相爱之人结合。对于争分夺秒且在保持形象不变的情况下做爱的需求，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体位。

利用守灵之夜的短暂时间而又不弄乱衣着实现两人结合，只有这一形式。

此刻，为了接受久木，凜子化为美丽的孔雀展翅欲飞。

尽管觉得羞愧有抵触感，但不知不觉之间，凜子开始对不得不摆出的淫秽体位感到亢奋和燃烧起来。

理所当然，作为背景，不能否认在逐渐给予刺激而使之兴奋的同时一再重复的久木的赞美和动人台词产生了效果。

“厉害、漂亮、太好了……”男人的语声半是干渴半是沙哑，始终赞不绝口。

男也罢女也好，都对即将有鲜乎其类的粗野和淫靡从这壮观的美妙中产生出来这点心知肚明，甘愿堕入这淫猥世界。

男人再度以少年般的眼神注视被撩起的和服下面那白皙优雅的臀部，触摸其温馨滑润的肌肤，迫不及待地一举插了进去。

女方顿时近乎悲鸣地“啊”一声，身体随之前倾。男人迅速用双手扶住臀部，女方腰肢的位置在此稳定下来。

此时此刻，两人分明以野兽形式交合在一起。

不过，这很难认为是人之所为的煽情猥琐的形式，也正是男女们从人类生息于世之前即仍是动物时期继承下来的原始而又最为自然、最能诱发快感的体位。

一旦返回原来的野性形态，困窘也好羞赧也好惊悸也好，尽皆荡然无存。

知性、教养、道德、伦理——这些自人类出现在世界以来如残渣一般渗入全身的所有伪饰，统统抛弃一空，两人因此彻底化为雄性和雌性而痛苦挣扎，最后随着细若游丝般的咆哮而同归于尽。

旋即，交媾的雄性与雌性如同死尸相互重合着纹丝不动。

目睹这无限的静寂，不难看出那极尽所爱的终点飘浮着死的阴影。

两人久久沉入死的深渊。而后，男方从倦怠中欠起身体。与此同时，女方从快乐的漩涡缓缓睁眼醒来。

不过，较之泻出后迅速醒来的男方，女方仍沉浸在不绝如缕的余韵中迟迟不醒，以淫荡的姿态伏在床上一动不动。

凜子这时才似乎意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这点从她进入浴室后全然没有出来的动静即可得知。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了，十几分钟过去后，门无声地开了，凜子终于现身。

想必深深懊悔不已的缘故，凜子双眼下视，脸色发青。但和服的领口和腰带都已整理妥当，头发也不显得零乱。

无论在谁眼里，都只能是正在服丧的谦恭谨慎的人妻。

久木亦为其僵硬的表情所吸引。但见凜子默默走到沙发跟前，把叠放在沙发上的外出风衣拿在手上。

沉默之间，久木察觉凜子像要直接回去，慌忙问道：

“这就回去？”

凜子语声低得几乎无法听清。根据其似乎微微点头的动作，知她要回去。

由于自己强行诱使，对方深深陷入懊悔之中。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打招呼，久木也不知晓。

两人就那样在门前相对。久木略略低头：

“对不起……”

变成野兽的男人现在返而为人，为自己做的寡廉鲜耻之事惊得目瞪口呆。

“是我不好，可我……”

久木吸了口气，继续道，“可我想要。”

久木坦言自己的心情，不说谎，不矫饰。

凛子缓缓摇头，语言斩钉截铁：“不好的是我！”

“那不是的。”

“这样的夜里做这种事，要受天罚。”

“如果那样……”久木再次搂住一身丧服的凛子，低声说道，“如果天罚，一起承受。”

任何爱，仅一个人都是无以成立的。既然如此，女人犯的罪孽也是男人的罪孽。

然而，凛子仿佛没有听见这甜言蜜语，自律似的重新整理好领口，以仍然苍白的面容打开门。

久木再次寻求甜美接吻的瞬间，但凛子一概拒绝似的走进走廊，头也不回地离去。

凛子的背影在酒店走廊里径自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通往电梯的拐角。

久木一一看在眼里，然后关上门，折回床仰面躺倒。

刚才离去时，凛子一次也没回头——意思会不会是对于再不愿意想起的无耻行径的诀别？

久木边想边伸出手去。不料有个短铁丝样的东西碰到指尖。

奇怪！拿起一看，原来是固定凛子头发的发夹。

刚才凛子双手挂床接受久木——莫不是那时头的位置在这里来着？

久木回想那活生生的场景。房间在黯淡的夜色中一片岑寂，唯独掉在床上的发夹留下淫乱行为的余味。

久木一只手拿着那个发夹，推想离去的凛子。

凛子可能差不多到家了。她将向大家如何解释呢？

在酒店房间将近一个小时，加上路上往返，应该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想必她要说那时间去哪里做了什么。

衣着发式不乱，不至于被觉察出来。但女性当中说不定有人觉得蹊跷。

但不管怎样，不会有人想像她在守灵之夜以那种姿态做爱。

相比之下，问题更是凛子的态度。

据说为负罪意识而战栗的人会自然有所表现。所以，如果凜子战战兢兢，那么反而受到怀疑。但愿她镇定自若。可是想到她出门时僵硬苍白的表情，久木当即不安起来。

“不碍事的吧……”

惦念之间，再次油然涌起对凜子的怜爱，情不自禁地吻着手里的发夹。

^① 《徒然草》：日本古典文学名著，随笔集，成书于1331年，作者为吉田兼好，号兼好法师。

^② 昭和初期：一九二六年为昭和元年。

^③ 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旧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未遂政变。

初会

从除夕到正月⁽⁴⁾初二，久木少见地一直待在家里。

话虽这么说，但并不是同妻子两人度过的。所幸，独生女知佳和她的丈夫从年底就一起来了，交谈也很快意，正月过得还算热闹。

但初二女儿女婿回去后，家中顿时一片安静。

虽说夫妻间的交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少，可是这安静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若久木主动对妻子说话，情况或可好转，但现在的久木没有相应的心绪。自不待言，妻子也对此有所察觉，没什么心思拉近距离。

尽管如此，但初三下午久木还是和妻子出门进行初次拜神。不过这也仅仅是出于年初的习惯罢了。

神社位于从自己家开车需十分钟左右的住宅地段的一角，来参拜的好像仅限于附近居民。

久木和妻子并立一处，但祈祷的内容未必相同。

久木首先祈祷今年一年能平安健康地度过，然后祈祷同凛子的关系日益加深、地久天长。

在身旁合掌的妻子在祈祷什么呢？祈祷自身健康自不消说，往下祈祷的，是眼下做的工作一帆风顺，还是期待外孙出生呢？抑或怀有久木所不知晓的秘密不成？

接下去抽的签，妻子是大吉，久木是小吉。

妻子为抽得久违的大吉面带微笑。久木对小吉倒也没怎么介意。

反正感觉上是尽了对妻子的情分。回到家，准备再次出门。

“去一下常务董事那里。”

换上新西装，告知去上司那里拜年。但实际另有目的。

约定今天傍晚六点在横滨一家酒店见凛子——新年初次见面。

年底失去父亲的凛子，正月应当在横滨娘家过。娘家那边，似乎已由她的哥哥继承户主。但剩得一人的母亲看上去够孤单的，所以凛子过去。

在电话听得的一瞬间，久木想起凛子的丈夫。但凛子主动告知“当然就我一人”。

如此看来，凛子的丈夫回自己父母家去了？不管怎样，得知两人没在一起，久木心情多少轻松起来。

不过，对于久木正月尽早相见的约请，凛子则未轻易应允。

起初以“没时间”“忙”为理由推脱。而真正的缘由似乎是去年年底守灵时强要一事让她耿耿于怀。

“那次是我不好。”

久木再三道歉，总算得以约定初三夜晚在上次去过的“海港未来”酒店大厅见面。

尽管如此，久木还是放心不下，本想初一再确认一次。不过她既然回应“知道了”，那么不可能不来。久木这么对自己说着，去常务董事家拜年也适可而止地告辞出来，在约定的六点之前赶到横滨的酒店。

毕竟时值正月，酒店大厅一身和服的女性显而易见，洋溢着华丽喜庆的氛围。但终究正月已是第三天了，差不多要往回走的一家老小也好像有的。

新来的人和要回去的人交织在一起，大厅一片嘈杂。久木坐在靠边的沙发上，半看不看地看着入口。

快六点了，约好六点见面。

凜子将以怎样的打扮出现呢？

久木心神不定地把目光再次投往入口时，不断转动的旋转门外闪出一个穿和服的女子。

久木不由得立起。一看，凜子穿过旋转门走上前来。

今天的凜子身着白地和服，扎红豆色腰带，手上拿着毛皮披肩。随着脚步走近，得以看清和服胸部到裙摆之间点缀着梅花梅枝。

久木跑前几步：“新年好！”凜子也轻轻点头：“新年好！”

“和服，真是漂亮！”

凜子难为情似的伏下眼睛。去年年底守灵夜面色苍白离去时的憔悴已不复见。

“去上面吃饭吧！”

横滨不太熟，久木一开始就在酒店餐厅预约了座位。

直接上到最顶层，在靠窗席位相对坐下。

仍是新年期间，全家出动的客人很多。但久木对周围的眼睛几乎不以为意。凜子也没有在乎的表现——两人或许早已习惯了，或者莫如说胆子大了。

久木自己选了菜式，用雪利干杯。之后重新同凜子面对面坐下。

“以为你可能不来呢！”

“为什么？”

“啊，总觉得……”

久木对守灵夜勉为其难那次难以释怀。但既然凜子这么问了，便再也无需担心。

“新年在娘家了？”

“守护妈妈了。”

这样，过年时凜子和丈夫两相分开似已无可怀疑。

“多少安顿下来了？”

“家那边倒还可以，只是母亲好像还有些寂寞。”

毕竟突然离世，凜子的母亲大概更难接受。

“那么，往下一直待在娘家？”

“我倒是没什么……”凜子轻松回答这个微妙的问题。

菜最先上来的是蒸牡蛎。多少带一点香槟味儿。

久木在常务董事家几乎没吃，重新举白葡萄酒干杯。

“那以来一年了。”

去年正月久木认识凜子，但那时关系还不深。

以在文化中心见面为契机，偶尔见面吃饭，仅此而已。

由此看来，一年来两人的关系变化实在太大了。至少去年正月根本没想到会和凜子这么亲密。

“虽说同是一年，但一年各种各样。”

有鲜明留在记忆的一年，也有记不清做了什么而只是长了一岁的一年。在这点上，去年应是久木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等再暖和暖和，再去一次热海？”

去年和凜子结合，是去热海看海之后。

以前就想去看，偶尔问了凜子，结果凜子同意了，两人就尽兴欣赏了早春的梅花。之后返回东京，吃完饭在酒吧喝酒的时间里，不情愿放凜子回去，直接把她带到酒店。

不知是因为两人已单独见了几次，还是鸡尾酒醉意上头的关系，凜子尽管也有反抗表示，但还是接受了久木。

久木一面回忆当时凜子娇滴滴的样子，一面再次端详凜子。

“这和服，正合适！”

从左胸到腰带，梅花飞红点翠。比之樱花的盛开怒放，梅花的不事张扬而毅然凛然的气质，同凜子可谓相得益彰。

“去年年底做的，打算今年过年穿。”

看完梅花两人结为一体。以梅花和服前来赴约这点，尤其能撩拨年初男人的心。

凜子用汤匙慢慢啜着新上来的蔬菜蒜泥汤。端然正坐而臂肘约略外扩的喝汤姿势，真是有型有样，优美动人。

久木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嘀咕道：

“感觉上，梅花比樱花适合你。”

“何以见得？”凜子停住拿汤匙的手。

“樱花固然好看，但过于华丽，煞有介事。相比之下，梅花安静内敛，没有强加于人的意味。”

“太老土？”

“不不，是有品位，超尘拔俗。”

“说起花来，过去是指梅花的吧？”

“奈良时期⁽²⁾之前，的确是指梅花。而进入平安时期以后，樱花开始大受追捧。可梅花不但可以赏花，枝也值得欣赏。”

凜子点头。眼睛移向和服下摆：

“这下面有立枝。只有枝，没花。”

“用画师的话说，‘樱画花，梅画枝’——最耐看的到底是凛然不屈的枝形。”说到这里，久木想起一首俳句来，“咏梅的，有一首俳句⁽³⁾很好。石田波乡⁽⁴⁾的：‘端正哟，雪中一枝梅，仰卧的死者。’”说罢，意识到凜子父亲刚刚去世，“不是说梅花像死者，而是说梅花有一种清冽或者庄严感，是吧？在这方面，樱花脆弱，感情用事。而梅花静谧，坚贞不屈——这样的氛围，甚至让人联想一个人的人生形态。”

“感觉能明白。”

“可是够奇异的。”

“怎么，发生什么了？”

“不，只是想起点儿什么……”

一瞬间闪出久木脑海的，是凜子迷乱的姿影。那是梅还是樱？若是梅，说不定近似上下颠狂的枝条。

久木像要赶走脑海倏然掠过的妖冶意象，开始用刀切开作为主菜的烤鸭，边切边问：

“怎么样，今年初次参拜？”

“服丧期间，没去。你呢？”凜子反问。

久木没说是和妻子一起去的。

“去了。签是小吉。”

“去年也是的吧？”

“记得够清楚的。”

一年前的正月，久木和凜子单独去了赤坂的日枝神社。因是正月初十，作为初次参拜有些过迟了。但一起在神前合掌、抽签，使得两人骤然增加了亲昵感也是事实。

“那，今年再也不去了？”

“去倒是想去，但还是免了为好，我想。”

久木点了下头。然后若无其事地问：“夫君呢？”

“他不去。”

听凜子说得这么果断，久木停下拿刀的手。“同是服丧期间，但就翁婿来说，并不那么严格的吧？”

“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人从不做无用功。”

“无用？”

“初次参拜啦抽签啦什么，他认为纯属无聊。”

“毕竟是科学工作者……”

“想必。”

凜子的说法似乎颇不以为然。于是久木转换话题：

“横滨待到什么时候？”

“明天回去。”

“那么快……”久木本以为还待两三天，“夫君工作的大学还在放假吧？”

凜子微微摇头，以明快的声音说：

“可猫在等着我。”

凜子确实养了一只猫，像是喜马拉雅猫。不过听得回家是为了猫，久木又不明白起来：

“那么说，夫君也不在家？”

“初一好像回老家，初二大概在家。”

“那么一个人……”

“他那个人，不在自己书房里就心里发慌。在那里被书围着才幸福。”

“学者嘛！”

凜子没有应声。久木喝了口葡萄酒说：

“不过，夫君在家，猫不是不要紧的吗？”

“哪里，他对活物什么的概无兴致。”

“不是医生吗？”

“所以才不搭理猫什么的。去年莎莎尿不出尿，还去了一次医院呢！”

莎莎似乎是猫的爱称。

“结果他说，去医院也没什么用。还不是随便应付一下，治等于没治？赶快放掉算了！可领去医院看了看，多少还是好了些。这回他又说医疗费贵。”

“的确，可能因为猫狗没有保险，倒是特别贵。”久木表示认同。

凜子蹙起眉头说：

“可猫也痛苦的嘛！放掉不怪可怜的吗？”

“当然，猫也是家庭一员。”

“交给那个人照看，过几天没准拿去做动物实验。”

“何至于……”

“反正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专门上酒的服务生走来，给凜子和久木的杯子斟葡萄酒。

看酒斟满后将视线投向窗外：下面彻头彻尾是灯光的漩涡。每盏灯光的下面都住着人，都有一对男女在呼吸——想到这点，久木觉得颇有些费解和悚然。

理所当然，其中既有亲亲密密的伴侣，又有别别扭扭的组合。

凜子和丈夫大概就是其中别别扭扭的一对。

如此眼望灯光的时间里，有什么在久木心中渐渐清晰起来。

直截了当地说，凛子为什么和自己这样的人要好起来了呢？久木到现在仍有些不好明白。对丈夫多少有些厌了，想作为人妻寻求轻度刺激——莫不是出于这种心情出轨的？久木甚至这么推想。

然而，听现在的凛子的述说，似乎并非出于那种消闲解闷和轻薄浮躁的心情。虽然仅仅听了三言两语，但也还是得知凛子的丈夫似乎是个将年初拜神抽签之类活动一口斥之为无用的人。始终冷静、清醒，对猫狗一类宠物态度冷漠、毫无兴致，不想为理解爱猫的凛子付出努力。

这些，仅就听凛子所说而言，难免觉得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但对于当事者来说，则是相当沉重的。总之，那不是能用道理和逻辑所能了结的事。或者莫如说，毕竟事关感性和价值观，因此很难沟通，也不大可能轻易妥协。

据说凛子的丈夫一表人才，出类拔萃，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教授。但其潜在的性格和感觉方面，或许有同凛子合不来的地方。

果真如此，情况就可能是：对丈夫的不满或违和感，使得凛子的心情外求，以致出现向自己亲近的结果。

久木边看夜景边想之间，凛子也把身体轻靠窗边观望夜景。

久木忽然觉得刚才所思所想被凛子看穿了，遂从窗外收回视线。凛子也紧跟着收回。

“事情多种多样。”久木像总结刚才的交谈似的说了一句。

凛子微微点头：

“对不起，乱说一气……”

“哪里，知道了好。”

倒不是幸灾乐祸，但老实说，久木听得刚才的话，有的地方让他多少放心下来。

“反正，今天还是正月。”久木似要转换话题，举起葡萄酒杯跟凛子轻轻碰杯，“但愿今年好运！”

说罢再次碰杯。而后久木以郑重的语气问：

“今年将是怎样的一年呢？”

“我们？”

“今年想多见面，多一起旅行。”

凛子点了下头，仿佛说那是当然。久木见了，又说：

“想更长时间在一起。”说到这里，久木叮问，“真能做到？”

“能的。”答毕，凛子像是马上转意似的问，“可是，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

“我们……”

坦率，尖锐，问得久木即刻语塞。不，若是适可而止的回答，并不至于语塞。问题是，对于现在的凛子，那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怕是行不通的。

男人要求更频繁、更长时间见面，女方答应下来，双方海誓山盟——倘在这个限度内，自然可以心神荡漾，陶醉在情恋之中。可是，一旦从中清醒过来考虑往下怎么样，严峻的现实便一下子横在眼前，令人张口结舌。

当然，也可能有人说好不容易陶醉其中，何必问到那个地步呢？

但那一看就是睡眠惺忪的浪漫主义者之见，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回答。换个说法，因为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回答，所以不愿意正视将来。

然而，热闹中的女方不可能满足于那种模棱两可。尤其事关本质上需要做到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性，不上不下的回答更不容易得到理解。

两人就这样势不可遏地燃烧下去剧烈相爱下去，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

相见和一起旅行的时间增加了，双双离家的日子增多了，那么结果？

两人是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还是任凭目不忍视的惨象的到来？抑或一起堕入十八层地狱？

至于选择哪一个，再盘问也没有用。男人不具有如此刨根问底的气力和勇气。于是转换话题：

“今天不回去也可以吧？”

“……”

“直接住在这里好了！”

对于凛子的提问，这不成其为任何回答。久木说服自己：反正共度一夜再想不迟。

主菜上完后，色拉和奶酪端了上来。以往每次快吃完时就担心下一步，变得心神不宁。但今晚已经敲定。

对于久木直接住下的提议，凛子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但也没有说“NO”。心里似乎左右为难，但想住下的意愿也是有的。这种时候最好别再追问，单方面决定即可。

久木默默立起，从门口交款台那里打电话给前台，预订房间。

“套房，能看见海的。”

去年年底在这家酒店见面时凛子当天夜里就回去了，之后久木也退房离开，没能看见黎明的大海。

虽说并非补偿，但今晚无论如何都想两人住到明天早上。

订完房间，久木返回座位报告：

“订了房间，住下。”

“那怎么行……”

“已经定了。”

这个时候凜子若是回去，久木就无地自容了。

“今年第一次。”久木悄然抓住桌面上凜子的手，“今晚也是和服，真好！”

大概想起了年底交合的情景，凜子害羞似的伏下脸去：

“不过再不能那样了。”

守灵夜时间有限，而今晚直到早上，时间绰绰有余。

“这就进房间吧！”

“还是非住下不可？”

“当然不放你回去。”

“今年也逃不掉，嗯？”

这好像是向男人确认，其实是自说自话。

饭后要了红茶和阿尔马尼亚克白兰地。凜子本想拒绝，但久木不理，让人斟了。

“一点点，不怕的。”

如实地说，凜子酒量不怎么行。不是说不能喝，而是喝一点就醉，即所谓立竿见影那一类型。对这样的女性，刚才要的白兰地相当见效。

但是，既然决定住下，往下就无需担心。喝完是去房间脱衣服，只要有此余力即可，接下去的事交给男人就是。

“对面可是千叶？”

凜子不知道久木在想那些，指着窗口远处问。眼下汹涌的光波前横亘一色漆黑的大海，再往前，隐约的灯光连成一条带子。

“太阳大概是从那边升起的。”

从横滨看去，千叶位于东边。

“今年第一次日出可看了？”

“遗憾，没看。”

“那，明天一块儿看！”

久木想像和凛子拥抱着迎接旭日的光景。

“从床上也应该看得见。”

“做那种事，要受天罚的哟！”

的确，躺着迎来那般清新的旭日是有些不恭，但其中又约略含有不道德的吸引力。

“差不多走吧！”

想着想着，久木开始春心浮动，催促凛子。凛子说等等，往收款台那边走去。

估计是往娘家打电话。或者打给东京家里？总之怕是解释今晚为什么回不去。

不大工夫凛子折回，表情不无黯淡。

“还是非住下不可？”

“当然！”久木斩钉截铁。

凛子略一沉吟：

“那么，早上五点回去可以吧？”

那一来，两人就看不成日出了。明日事明日考虑不迟。久木欠身立起。

想必凛子还在犹豫，迟一步跟进房间。男服务生放下钥匙离开。

久木看男服务生走了，一把搂过凛子。

“等得好苦……”

去年年底见是见了，但那只是不足一个小时兵荒马乱的幽会。惟其如此，今天一定要补偿回来。

久木一边接吻，一边手碰凛子的腰带。

听说要让和服女子就范，需首先解其腰带。倒也不是如法炮制，但一再拥抱之间，腰带自然开了，一端垂到地板。

凛子大约察觉了，说道“等等”，走去卧室，自行解下腰带。

事到现在，大可放心。往下不可能提出“回去”。

久木舒了口气，坐在沙发上。凛子似把和服收进立柜，而后走进浴室。

如此确认好后，久木也换上睡袍。看表，不到九点。

凛子说明天早早回去。即使那样，时间也足够用。

久木重新打量房间：两间连在一起。外间是起居室，顺墙放着长沙发和茶几，窗前摆一张书桌。不过沙发后面的墙壁镶一面镜子，照得房间成了两个。同起居室相连的卧室放一张超大双人床，脚对着的一侧是大扇落地窗。现在是夜间，同前面灯光相连的海面看起来只是黑漆漆的空间。但随着黎明的到来，其前端应有太阳升起。

本来是想一起看日出才要的套间，而凛子等不到日出时分，可惜。久木只把卧室照明中的床头灯光调弱，起居室这边的，则留下镶镜墙壁的壁灯。

即将开始的床上戏，使得男人像少年一样兴奋不已，专心致志营造情调。

不久响起开门声，凛子大概从浴室里出来了。

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呢？久木满怀期待地等着。一看，凛子身裹一件白色长内衫，系一条伊达窄腰带，头发向上拢起。

“到底喝过头了！”

想必淋浴时察觉自己比预想的醉得厉害，像是小心脚下似的走了过来。久木起身把她轻轻搂住。

“不要紧的！”

微醉，又刚刚出浴，反倒让凛子变得冶艳迷人。

久木扶着脚步踉跄的凛子的上半身往沙发旁的墙壁移动。

也许灯光有些刺眼，凛子侧脸伏在久木怀中，但好像没意识到自己的后背照在镜子里。

当然，久木也没有说，兀自欣赏凛子的背影。

撩起的头发下闪出纤弱的脖颈，往下是平缓的双肩、苗条的腰肢，再往下是丰满的臀部。虽然穿着白色长衫，但又薄又透明，肢体的轮廓清晰可见。

看着看着，一个邪念出现在久木脑海。

趁凛子醉倚怀中之机，久木先把一只手从长衫的前裾窸窣窸窣探了进去，继而绕到后腰。在那里确认一会儿体温，然后缓缓画着弧形爱抚。如此反复数次之间，衫裾徐徐上升，露出两腿的后膝、后面的大腿根。

长衫下好像什么也没穿。

得知这点，久木把长衫又往上一提，流线形的双腿上方隐约闪出圆滚滚的臀部的下端。久木的目光死死盯在夜光下从卷起的衫裾下现出的双丘。

但是，即使再醉，凜子也好像觉察出了背后的动静。

埋在久木怀中的凜子，似有所感地扬脸回头。旋即发觉久木的名堂，急忙放下衫裾，但已经晚了。

挣脱男人双臂回头，凜子这才好像发觉背后有大镜子。

“不像话！”

腰肢刚才还被温情脉脉地抚摸，原来那是观赏臀部的男人策略！得知这点，女方的愤怒爆发了。

凜子玉洁冰清的十指直接朝久木脸上抓来。

“别……别别……”

刚才那偎依在自己怀中的肢体表现出无法想像的凶猛。久木一步步后退。退到起居室与卧室的分界处时，久木重整旗鼓，双手稳稳握住迎面袭来的凜子。

“卑鄙！狡猾……”

凜子的手仍在扑打。久木不由分说地抱起凜子抱到床上。

前半段女方咄咄逼人，男人由此转守为攻，扭转战局。

久木先把怀中的凜子抛到床上，看准女体随着软颤的弹性陷入床垫那一瞬间，劈头盖脸压在上面。

“放开……”

凜子仍在呼喊，但胜败已见分晓。女方因一开始就或被动或主动地喝了葡萄酒和白兰地，所以越扑腾越惹醉意上来，只落得徒然消耗体力。

“别闹了！”

久木在凜子耳边低语，仿佛通告抵抗也白费劲！他一把拉开伊达窄腰带，扒开前襟。

顿时，一对乳房从衣襟间豁然蹦出。凜子乳房虽不很大，但圆乎乎紧绷绷的。想必是一下子脱襟而出的关系，显得有些呆愣、困惑，而又平添娇美风情。

得知乳房暴露，凜子拼命合胸。但久木迅速按住她的手按回两侧。又要合拢，又被按回。反复几次后，凜子终于偃旗息鼓。

浑然不觉时被用镜子看了臀部，一时怒不可遏。但由于无济于事的手蹬脚刨加剧了醉意，早已四肢无力，只好束手就擒。

这对于弱女子固然有些残酷，但另一方面，莫如说凜子有可能暗暗期待这样的下场。

这点，从吃完饭仍然反问“还是非住下不可”以及提出一大早五点回去的表现上也不难得知。

虽然没有讲出口，但凜子对今晚的外出应该是很有抵触的。

在年终岁尾为父亲守灵之夜来酒店幽会并以淫乱姿态委身于人，而此刻又来面见做出那般罪孽深重勾当的男人！

说不定，凜子为那样的自己感到惊愕和羞愧。

而为了忘却罪孽深重的自己，办法只有耍酒疯，只有让自己身心疲惫不堪。

我是坚决拒绝了，但抵不住对方死乞白赖——必须制造这样的理由。

“今年初次！”久木对彻底没了抵抗表示的凜子耳语，“可知道这叫什么？”

“.....”

“初征公主！”

一个有丈夫一个有妻子，而年初做爱的对象却是别人——两人对此既有负罪意识，又有背叛的快感。

而且，做爱前的纠结越深，做爱开始后的淫荡越激烈。

刚才还那般怒不可遏，而此刻凜子摇身一变，呻吟着、扭动着，披头散发一路冲顶。

在女体发情姿态的煽动下，久木拼命推迟最后瞬间的到来，同时进一步发起攻击。女方口称“不行了”，实则不知多少次冲上顶峰。其剧烈反应把女方吓住了，等待男人收矛敛戟，这才筋疲力尽似的沉入床垫。

尽管如此，不知是不是快感仍未終了，身体时不时急速颤抖几下，仿佛贪恋快感的尾声。

久木把汗津津的女体拥在怀里。看样子凜子感觉又深了一个层次，一时屏住呼吸。

但另一方面，每次见面都有更深邃更丰饶变化的女性身体是怎么回事呢？最初阶段为其绚丽多姿而心生感动，时而目瞪口呆。而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其汹涌势头甚至让久木为之不安和惧怵。

凜子也好像感觉到了那种不安。

“我想好了，今年再不要见面了。”

“那怎么行.....”

“每次都是那么想的。可身体总是抢先出动.....”

今晚得以见面，莫非也是托凜子身体的福？久木陷入莫可言喻的心境。

“本来心想这种事做不得的，可得收场了，结果却还是来了.....”

凜子像是对久木说，实际上又像是对自己身上的另一个自己说。

“心里已打定主意不再见了，可归终坚持不住.....”

维系男女的要素诚然多种多样，但其中肉体纽带说不定足以等同于甚至超越了精神纽带。若单单同女性维持性关系，那么仅身体吸引力足矣。这没有任何欠妥之处。

不过，如果想在身心两方面深化恋情，就要有精神因素跟上。

自不消说，凛子恐怕也是明知这点才这么说的。但久木还是多少不怀好意地问：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那时跟夫君……”久木吞吞吐吐。

凛子态度一变：

“这种话，你听了不会不快？”

“不要紧。”

“当真？”凛子叮问，“我们也不是没有性爱关系，尽管偶尔一次。那与其说是心甘情愿，莫如说我觉得也就这么回事。而那时候你突然出现了。那以来我就变了。”

“结果和夫君一直……”

“不是说过没有的吗？”

“夫君能满足吗？”

“那不清楚。但我不接受，他也是没办法的吧？”

尽管认为再问有些失礼，但久木还是问道：

“夫君哪里……”

“哪里？那个人，声音也好肌肤也好，一句话很难说……”

“无论怎么相求？”

“女人的身体，生来就不是可以随便将就的。不可能像男人那样这个也行那个也行。”

的确，事关做爱，女人可能更为讲究。

“那么，夫君怎么办呢？”

“不知道的。”凛子轻描淡写，“都怪你，你教坏的！”

给凛子这么一说，久木无言以对。男女往一起凑，自然而然发生性需求，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男人头上可不好办。

“我们是脾性相合啊！”

“大约从第二回开始吧，我就预感要出大问题了。”

“大问题？”

“怎么说呢？对了，就好像跳进了深得不得了的未知世界，触目惊心。”

幸也罢不幸也罢，男人没有实际觉出如此严重的变化。

“那么，这里也……”

久木悄悄触摸凜子的乳房。娇好的圆形一如往常，但触摸时的反应，这一年来似乎有了长足进步。

“女人的身体是要变的。”

“可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

“不好？”

“不好！喏，我本来什么都不知道，是你把我弄成了这样子！”

“那意味着变好的嘛！”

“结果，就再也回不去了！”如此说罢，凜子按住久木玩弄自己乳房的手，“你得负起责任来才行！”

“什么责任？”

“如今，我的身体只和你才能满足，换一个人就满足不了了！”

凜子突然抓一下久木的手。久木不禁惊叫：

“痛！”

被女人突然来一句“只和你才能满足”，任何男人都要兴奋得胸口怦怦直跳，更加怜爱对方。但若进而让自己对变成这样子的身体负起责任，就一下子不知所措。

不言而喻，性爱是男女两个人构筑的东西，把责任推给一方可不好办。何况，久木本身也沉溺于同凜子之间的性快感。男人的性固然不至于像女人那样“只和你……”而仅限于一人，但现在热衷于同凜子的性事难以自拔则是千真万确的。

果真如此，莫非同罪？

久木刚想这么说，但转念一想，或许还是男人责任约略重些。

这也是因为，女人的性感似乎本来就是由男人触发、开掘出来的。换个说法，倘若男人不靠近不刺激，女人的性快感几乎不可能觉醒。与此相反，男人天生就有性快感自觉。少年时代，胯间的东西不明所以地蠢蠢而动，一碰就心荡神迷，自然而然晓得了手淫，伴随强烈的快感一泻而出。

在那一过程中，无需女性帮忙。而且，那种快乐同实际上接触女性所得欢愉相差无几。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较之不小心接触麻烦烦的女性，一人独乐也并不坏。精神性东西另当别论，而若仅限于性快感，那就不属于因了女性的引导才觉醒的那类东西。

总之，男人的性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相对而言，女人的则是由适当的男人开发、启蒙而始得成为一个成熟女性。

从这方面考虑，凜子要求自己为其身体变成这样子负责，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情有可原的。

久木不无夸张地摸着抓痛的手说：

“突然一把，好狠！”

“不狠！”凜子看也不往久木手那边看，“我只跟你才能满足，听得你好庆幸吧？心想活该！”

“谈不上什么庆幸，但高兴是高兴的。”

“我可是窝囊透了！这样子，等于成了被你操纵的偶人。”

“没那回事。”

“有、有的！长此以往，就成了你的奴隶！”如此说罢，凜子一跃而起，把指甲涂成淡粉色的手指戳在久木喉结上，“喂，你怎么样？你可是绝对非我不可？”

“那还用说！”

“不是说谎？”

说着，凜子双手卡住久木喉节。

“不是，我真心发誓：你至高无上！”

“不许说谎！”

“不是说谎。”

一瞬间，十指紧紧卡住久木喉节。

“喂喂……”

起始以为是闹着玩，不料凜子不管不顾地越卡越紧。

毕竟是女人力气，直接窒息诚然不至于，但相当有力。久木不由得咳嗽起来。

“放开嘛……”

“不放！”

“松开！”

用双手好歹把卡在喉节上的凜子的手掰开，但仍然咳了好几回。

“好狠心！那么胡来，真要没命的。”

“没命的好！”

久木把手小心放在自己喉节那里。因是手指按的，痕迹倒像没有，但压迫感仍挥之不去。

“吓我一跳……”

久木嘀咕着，慢慢摸着脖子四周吞了口唾液。如此几次反复之间，久木心中似乎泛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

就在刚才，凜子说了声“窝囊透了”就朝脖子卡来。起初以为游戏，没想到对方动了真心，越卡越狠，以致自己生出不安，感觉仿佛将被直接领往一个遥远的世界。而同时掠过一种甘美感也是事实。

就那样被卡死固然害怕，却又有些自暴自弃，觉得索性就势人事不省也未尝不好。

这种心情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回想之间，凜子悄声低语：

“我、我是恨你的！”

“以前可是说喜欢的吧？”

“是说了。喜欢才恨。”说到这里，凜子换上郑重其事的语气，“去年年底，我是多么狼狈，你可知道？”

“守灵时候？”

“那时候做那种事……”

“给家里人察觉了？”

“母亲好像觉得奇怪。不过任凭谁都不至于想到会出去做那种事。可我对不住父亲……”

听凜子这么说，久木也不好说什么。

“父亲那么疼爱我，而我却在守灵夜做那种事，我真是完了！为此我甘愿受罚，甘愿堕入地狱……”凜子背过身子，声音哽咽，“为什么做那种事情啊……”

“对不起，怪我。”

“你怎么都无所谓。问题是我实在不能相信那么做的自己……”

“你这么后悔，父亲也会原谅的。”时至现在，反正只能以口头安慰了，“没必要想得那么严重。不是很舒服的吗？”久木以不无戏谑的语气说道。

“别说了！做那么不要脸的事，还舒服……”

不错，那一瞬间凜子摇晃着圆滚滚的爱死人的屁股，发疯似的一跃冲顶。

“不过当时那么兴奋。”

“还说！”

女方越是羞赧，男人越是想欺侮。

“还递出屁股？”久木从背后低语。

也许呼出的气碰在脖子上，凜子往回一缩：

“少胡思乱想……”

“正在想。”

到了这个地步，早已如出一辙。

守灵夜居然做出那种事来，现在反省也为时已晚。

久木愈发产生施虐心态，牙齿轻咬凜子肩头：

“吃掉算了！”

“别胡来！”

久木从身后抱紧摇晃脑袋的凜子，双手搂过柔软丰满的臀部。凜子迎合似的把浑圆的臀部轻轻弓成“久”字递出。

尽管口头上拒绝重燃战火，但身体莫如说已开始挑逗。

久木的手轻轻抚摸柔润的肌肤。

“滑溜溜的。”

“讨厌……”

“溜滑溜滑，光摸也够舒服。”

“真的？”

凜子想必来了自信，臀部递得更近了。

刚才同凜子交合时久木拼死拼活克制自己。而现在似乎得到了回报：那东西再次增加硬度。

要满足凜子这样的女性，男人每次泻是应付不来的。为了让女性彻底燃烧和心满意足，男人到最后关头也必须克制自己，一忍再忍。

男人当中，有人说跟女人在一起不必忍到那个地步——性爱目的本来就是寻欢作乐，不射精的性爱没有意义。

但久木不以为然。

倘若性爱仅仅为了生殖，自然另当别论。而现实中的性交是爱的表现，是快乐共享，又是两人创造的爱情文化。

这么想来，就不能仅以男性的逻辑一意孤行。

为了对欲火重燃的女人做出回应，久木的手指动了起来。

“别……”

凛子口头上固然反对，可贪婪的私处早已完全湿润。

所谓身不由己。一边心想不能这样，必须适可而止，一边在身体的诱惑下败下阵来，栽入淫荡的深渊。

也有人对这种行为严加指责。甚至有女性嘲讽说只要多少以理性来冷静对待，那么这一状态即可避免。

诚然言之有理。可问题是，人的行为并非全都受理性约束。

说到底，凛子也不是不具有相应的理性和冷静态度，然而现实中溃不成军。明知不可而仍然负于身体诱惑——是自省力不够呢，还是凌驾其上的性快乐势不可挡？

此刻的凛子有可能是后者。

纵然置所有的懊悔和反省于不顾，也还是想在迫在眉睫的爱欲中燃烧一尽。

理所当然，由此往前就不是逻辑地段。不是逻辑不是理性，而是肉体深处潜伏的本能醒来一路狂奔。

面对欲火燃烧到如此地步的女性，讲多少伦理多少常识都白费唇舌。

在洞悉一切而依然堕落的女性眼前，有一座对其说教之人无从感受的无比快乐的花园。唯独自己知道那天旋地转般的欢愉——从那么想的时候开始，那个女人就已将错就错，甚至怀有自己被作为新的性爱精英选中的自豪。

现在，凛子恰恰处于那种将错就错的情绪之中。然而她犹自梦呓似的喃喃有声：

“别别……”

这既像是良心的最后堡垒，又是堡垒陷落之时。

大凡胜负，较之已然负时，自认负时更为难以承受。

此刻，凛子自知心负于身而又予以认可——从这一瞬间开始，一切即被解放出来，腾空而起，飞向欢

愉的花园。

性恋的刺激，一旦有所体验，就变得理所当然，进而寻求下一场刺激。

此时，久木也好凛子也好，都处于同样状态。

在守灵夜身穿丧服接受最为不堪最为羞耻的性爱之后，再做什么都已大体无足为奇了。

反抗固然反抗了，但凛子归终毅然递出臀部，久木倾其所有甜言蜜语百般挑逗，最后结为一体。

本来刚刚熄火，不，或许正因如此，凛子的身体才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最后低低发出长长的呻吟冲向高潮。

尽管极力克制，然而作为结果仍大胆冲刺。这种身心悖反之处让久木深为怜爱，使出浑身力气死死搂住。

性事后女性最为不满的，是男方一结束就背过身去，甚至推开女方，仿佛说再不需要了。结合前那般花言巧语纠缠不放，不料刚一完事就如反掌一样冷若冰霜。这是何等无礼、何等自私？

女性们对这样的男人固然惊诧失望，但若晓得男人事后急速萎缩无力的男性生理就不难理解。正因为男人们没有如实告知这种悬殊的落差，所以女性们不予理解也是理所当然。

幸好久木这次也死活克制住了，得以保留些许余力。

这样，久木也就没有以背相对，再一次把凛子拥在怀里，等待其余波慢慢平复下来。

倒不是说有确凿证明，不过凛子之所以走近久木，原因很可能在于久木这种事后体贴。

等待平复的时间里，凛子很快像水塘中含苞欲放的睡莲忽一下子睁开眼睛，盯着久木喉节小声说道：

“又不同的。”

似乎在说刚才那回同这回冲高感觉不一样。

久木听着，又一次对女性身体惧怯起来。

有时觉得柔柔地暖暖地包拢男人一切的女体突然成了来历不明的怪物。

现在也大体如此。再三再四连连冲刺，而又各不相同。

“比上次好？”

“不如说比上次新。”凛子说。

但作为男人的久木不明白那是怎样的感觉。

看来，凛子似乎说的是女性最敏感的地方。

“喂，你怎么知道的？”

“自觉不自觉地。”久木右手仍放在凛子毛丛上面，“往前一点那里吧？”

即使花蕊之中，也是前面尤为敏感。这点久木是知道的。但就凛子来说，那一地带似乎正在徐徐扩展。

“刚才多少往外抽了吧？那也让人受不了，太妙了……”

以往一味求深，而在得知前面也有敏感点以后，就在靠近入口处久久留连，时而轻轻拉出。

“你一进入，我就不知怎么好了，天崩地裂似的和你连在一起，感受你的存在，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顾不得了……”

那具有暖融融软绵绵犹如吸盘的粘着力的隐秘处，莫非潜伏着无数快乐花蕾而一齐倒戈造反了不成？

“好成那样子如何是好？”

“不知道啊！”如此说罢，凛子自言自语似的嘟囔一句，“我、就这么死了也无所谓。”

是的，是有女性在性爱极点嘀咕“想死”。

不过，从实际上并没有女性因此而死这点来看，想必说的是快活到了宁可就势死掉的地步。抑或是一种期盼，盼望在欢愉的巅峰一死了之？总之那都是女性方面的感觉，男人不可能抵达。

久木本身虽说耽于同凛子的性爱，但一来从未有过就此死掉的念头，二来也不曾那般登峰造极。

但有一点，在和女方同时冲顶一泻而出之后，或可说是近乎死的感觉。

那一瞬间，伴随陡然袭来的失落感，全身无限萎缩下去。与此同时，对于现世的欲望也好执著也好尽皆失去，以为真可能直接气绝而死。

想到这里，在性快感的顶点出现死之幻觉，男女未必不同。

不过有一点不同：女性在渐次展开的无限快乐中想到死，男人则在射精的虚无中想到死。两相比较，无需说，女人的性远为丰富多彩。久木不由得产生轻微的妒意，问道：

“刚才你说就这么死了也无所谓，真无所谓？”

“无所谓。”凛子不假思索地果断回答。

“只那样是死不成的。”

“那，就卡脖子！”

“卡也无所谓？”

“无所谓！”凛子同样果断点头，“你不死？”

“死也可以……”久木想起上次被凜子卡脖子的情形，“问题是，卡脖子只能死一个。”

“还是要两个一起才好。”

“那么一起卡，你卡我，我卡你？”

凜子把额头悄然贴在久木胸口。在她那稍宽的前额轻轻吻完一口，久木像被赶来的睡魔拉走似的闭上眼睛。

夜里，久木做了个梦。

一只白手——不知是谁的手——伸来卡住自己的脖子。缓慢而又切切实实地加大力气。再卡下去肯定窒息而死。久木心想必须掰开那只手。而另一方面，就这样死掉算了那种自暴自弃的心情也并非没有。

睡前，跟凜子说了卡脖子，又说了死——莫非那些话仍留在脑袋里致使做了这样的梦？

这个缘由不难觉察，可那只白手是谁的手呢？

从昨晚情况来看，认为是凜子的手诚然妥当。可在梦中，凜子是在俨然大客厅那样的场所笑眯眯看着久木——由此看来，有可能是别的女人的手。不管怎样，梦中只有白色的手，而至关重要的手的拥有者却未出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手为什么自行松开了呢？自己并没有强烈反抗，而呼吸却由于手的松开变得顺畅起来——这么着，会不会是凜子的手暂时卡在自己脖子上了？

久木突然害怕起来。回头一看，凜子正若无其事地睡着。

久木继续追索梦境残片，然而无济于事。看床头闹钟：6：30。

忽然，久木想起凜子说要早早回去，就想叫醒她。而见她睡得正香，于是作罢。独自翻身下床，穿上白色睡袍走到窗前。

分开窗帘，一色漆黑的夜空下，隐隐泛白的狭窄空间如一条细带浮现出来。到天明似乎还有一点儿时间，但黎明很快到来。久木看明白后折身上床，手摸凜子肩头耳语：

“六点半了哟！”

凜子当即像要逃避声音似的转过脸。却又像打消了主意，把脸转了回去。

或许脑袋只醒一半，凜子仍闭目合眼。反问：

“什么呀……”

“已经六点半了……”

凜子这才睁开眼睛，再次反问：

“真的？”

“昨晚你说要早早回去来着。”

“那是那是……”这回自觉看了眼手表，“糟糕！”说罢撩起头发，“忘记调闹钟了！”

连续冲顶两次后睡得昏昏沉沉，忘记也情有可原。

“外面黑着吧？”

凜子不安地往窗口那边看去。

“多少开始亮了。”

“那好，回去。”

“啊，等等！”久木抓住慌忙起床的凜子的手，“现在回去也够反常的！”

“可我要趁天还黑着回去。亮了，要遇上左邻右舍的。”

的确，一大早身穿和服回去怕是够显眼的。

“可是，这就回去也晚了！”

日出大概六点四五十分。就算马上抓紧准备，到家时也要亮了。

“干脆十点或十一点回去算了。”

“那怎么行！”

久木从背后抓住执意起床的凜子的肩头，把她拉了过来。

“不成不成……”

久木不理睬凜子的反抗，掀开胸襟，拉住乳房。

“不要……”

“不怕的嘛！”

久木就势爱抚乳房。凜子仿佛受不住手指的动作，重新沉入床中。

久木暂且舒了口气，把遮挡窗口的窗帘左右拉开。

刚才出现在远方水平线的那条白色细带更加宽了。与此同时，中间部位开始红红地膨胀开来，让人预感太阳即将露面。

“天就要亮了。”

久木低声说着，一只手放在凜子私处。

“我得回去……”凜子虽然口中仍在嘀咕，但很快就像无法忍受手指的蠕动，一边让久木住手一边扑了过去。

开始泛白的天空，亮度正适合清晨做爱。

久木掀开被单，确认凜子私处充分湿润之后，把手贴在她腰下，从侧面缓缓进入。

凜子现在已经没了反抗的心绪，莫如说为接受久木而左右稍微张开腿。男人虽然躺在女人右侧，但看得见每次进入都使得女人乳房微微浮起，而抽回时又略略沉下。如此反复之间，凜子白花花起伏不已的上肢在窗口泻来的天光下慢慢清晰起来。

然而，开始燃烧的凜子早已忘了太阳即将升起，忘了天空越来越亮，积极主动地动了起来。

不久，想必日出时刻到了，窗扇的对面光闪闪红彤彤的。凜子像与之配合似的低语“不行了”，旋即挺起上肢叫道：

“给我……”

久木一瞬间困惑不解，随即得知那是要求男方也同时冲顶。

“喂，给我啊……”凜子再次呼叫。

与此同时，所有黏膜一切黏膜都紧紧裹住、吮吸男人的尖端，使得男人一再克制的东西一泻而出。

“噢……”

凜子像最后断气似的一声叫喊，伴随着急剧的小幅痉挛冲上顶峰。那就像是吸干男人一切的惬意叫声，是将仍要克制的男人打倒在地的胜利欢呼。

看样子，两人是与日出同时冲顶的。

性事之初开始泛白的窗口，此刻已被朝阳映红，一片辉煌。

久木似乎与初升的太阳相反，彻底筋疲力尽，此刻如同流木瘫倒在那里。

窗外应该早已开始一天的忙碌，而这座高层建筑的房间里阒无声息，全然没有忙碌的动静。只有一点，侧卧的久木的腿同凜子的膝部轻轻相碰，双方的体温和血液似乎正通过那里交流互汇。

如此沉浸在冲顶后的倦怠时间里，凜子缓缓凑近，贴过脸来低语：

“得到了……”

听得这爽快的说法，久木睁开眼睛。凜子吟吟笑道：

“你也上去了吧？”

“……”

“这次没能忍住吧？”

目视凛子挂满笑容的脸庞，久木再次领教了自己的失败。

从昨晚到今早，久木始终控制自己，失控的唯有这次。此前都是男方克制，女方一人冲顶——如此战术早已不再适用，反而招致女方的反击，被彻底报仇雪耻。

“真好！”凛子像在炫耀胜利，“这一来，你也不想动了吧？”

的确，即使喝令马上起床准备出门，久木也懒洋洋没心思起来。

“我也不回去了。”

说罢，凛子像小猫一样钻进久木怀中。

久木体味凛子身体柔和的温煦，再次意识到凛子变了。

固然没有讲出口来，但此刻凛子心中大约这样想道：

再不允许男人只让女人单独冲顶而由他后退一步旁观那自以为得计的冷静了！

凛子仿佛宣布自己将把被动的性转变为主动的性。

一起迎来高潮后，两人直接堕入梦乡。

久木再次醒来时，窗口天光更强了，床头闹钟指向九点半。清晨像配合日出似的同凛子交合睡觉已过七点——差不多睡了两个小时。

往下如何是好呢？久木正怔怔想着，凛子大概觉察出了动静，也睁开眼睛：

“现在几点？”

久木告以九点半。凛子目视窗口，口中嘀咕：

“糟糕！”

本来打算趁着黎明前的黑暗赶回，而太阳已经这么高了，当然很难回去。

“你怎么办？”

“是啊……”久木脑海中闪出自己的家。

昨晚说去常务董事家参加新年会，要早些回家，并没说住在外边，即所谓擅自夜不归宿。不过，妻子不会因为一个晚上去向不明而大吵大闹。自己看透了这点才连个电话也没打。可是，想到今天这就回去辩解，心情不免沉重起来。

“还是得回去才行啊！”凛子像说给自己听似的翻身起床。

“留你住下，怪我不好。”

“不错，是你不好！”如此说罢，凜子一下子转过脸来，“不过可以了，很高兴能见上面。”

“家里不要紧？”

“不清楚。可你也够伤脑筋的吧？”

久木不置可否地点一下头，凜子以干脆利落的语气说：

“不但我，你也一起伤脑筋，那么饶恕你算了。”

“一起伤脑筋？”

“是啊，你也不容易回家的吧？既然彼此彼此，就能忍受。”

说罢，凜子下床走去浴室。

盛宴过后，总有空虚留下。

久木和凜子沉溺于一夜盛宴。唯其欢愉非同一般，相继袭来的空虚也就更为深重。尤其性事之后，除了得到满足的快感，任何东西都无由产生，只有懊悔绝尘而去。

何苦做这样的事呢？差不多该适可而止了。久木如此反省自己。多少让人欣慰的是，凜子也是同一感触，即有同案犯意识。

不过细想之下，那也是作为同案犯被逼入同样困境的证据。

单单女人或男人一方纠结，另一方以为事不关己而悠然自得的时期早已过去。

女方的苦恼即男方的苦恼，男方的苦恼即女方的苦恼。

久木正如此前思后想，凜子从浴室中出来了，开始穿衣服。

“热水放好了。”

久木听了，正要走去浴室，凜子边扎腰带边说：

“我拿定主意了，往下无论谁说什么，我都不在乎。”

听凜子突然这么说，久木反问：

“那可是指家人？”

“丈夫。”凜子毅然决然，“毕竟，不那样就见不成你的吧？所以，你也把家忘掉好了……”

既然女人破釜沉舟，男人就无法说“不”。

“从今往后，只琢磨见你。”

从年末到正月，男人勉强女人许许多多。女人接受了，男人从中得到满足。那时间里女人突飞猛进，掌握了将错就错这一强大武器。

“好吗？”

久木对凛子的叮问点了下头，深感新的一年将成为决定两人的爱何去何从的一年。

^① 正月：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废除农历而改用公历，但相关说法仍保留下来。因此，这里的正月初二指公历一月二日，除夕指公历十二月三十一日。

^② 奈良时期：亦称奈良朝。日本定都于奈良的七一〇年至七九四年的八十余年，平安时期（平安朝）继之。

^③ 俳句：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由十七字（音）构成。

^④ 石田波乡：1913—1969，本名石田哲夫，日本俳人。

冬瀑

年度变了，人事、世事都要发生般般样样的变化。即使久木和凛子之间，较之去年，也有明显变化。

其一就是凛子开始主动要求和久木见面。

当然，在此之前凛子对两人相见也并不消极。但形式上，引诱主要来自久木，凛子大多与之呼应。

可是，进入今年以来，凛子要求久木每天必打一次电话，几乎每次都明确提出见面要求。

由一向被动变为积极主动——从凛子原来谨慎的性格考虑，不妨说变化相当不小。

而且，这一变化分明同正月见面时“从今往后只琢磨见你”那个宣告密不可分。

事情的善恶另当别论，反正随着新年的开始，凛子在情爱方面也似乎决意勇往直前。

与此相应的另一变化是两人幽会的场所。

此前大多去城市酒店，或与此类似的东京周边酒店。

偶尔也曾去过所谓性爱酒店或钟点宾馆，但毕竟性事专门印象过于强烈，习惯不来。

如此这般，归终还是主要利用城市酒店。但一来不住而归有些可惜，二来深夜退房也不是多么光彩的事。何况，酒店里每次房间都不一样，让人静不下心。再说得更现实些，每次的酒店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

还是索性租房子更能自由相见，也能省钱。

这么想着，久木就跟凛子说了。凛子当即赞成。

以前久木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拥有两人秘密房间这件事，所以没有说出口，是因为觉得深入到那个地步多少让人不安。

但凛子赞成后，久木也下了租房决心。

东找西找，地点最后定在涩谷——久木住在世田谷的樱新町，凛子住在吉祥寺，两人都容易在此相见。从车站走路不出十分钟。虽是一室一厅套间，但房租十五万⁽¹⁾。

地点便利，自然偏贵。但同去酒店相比，也可说是便宜。

反正租房事定了下来，一月中旬合同也签了。两人随后到处物色新房间需要的种种东西。在转百货商店转超市时间里，久木觉得好像重返新婚岁月，兴冲冲乐不可支。凛子也似乎同样。床是重点。此外比如床单、窗帘以及餐具等等，一切都小心物色，购置齐全。

家具也运来后，房间终于有了生活气息。如此一来二去，两人在此初次幽会，已是一月末大寒之日了。

虽然日历上是最冷的时候，但白天温度在摄氏十度上下，并不太冷。况且房间有空调，煦暖如春。加上是在新房间里的幽会，两人格外亢奋。

完事后，凜子用事先买好的螃蟹、豆腐、青菜做了豆腐火锅。围着小餐桌吃着，两人觉得像是成了家的夫妻，对视微笑。

“我、是不是就这么住下去？”凜子开玩笑说。

久木点头道：

“那么，明天也回这里？”

“再去别的地方可不行哟！”

你一言我一语嬉戏之间，倏然四目相对，久木顿时狼狈起来。

这样一来，说不定真要留在这里脱身不得。本来一直梦想两人世界来着，然而一旦开始成为现实，总好像有个地方让人忐忑不安。

“白天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那么，我考虑一下就是。”

白天时间自由这点上，久木的处境很可能得天独厚。

本来，编辑工作并没有硬性规定早上几点到社傍晚几点回去。去作者那里取稿或需要采访等时候，往往上班途中顺便处理，所以有时要下午或快下班时才到社里。而且，从出版社走出后也时常赶去采访或商量事情。这方面，同营销或公关等工作相似，不必死死守在桌前不动。

就久木来说，虽说是编辑，但并不身处杂志编辑那样的第一线，而是在调查室，没有多少要外出办事。但因是闲职，只要大致有个理由，出去也没多大问题。加上同病相怜——都有怀才不遇的共同感受，也就更容易相互庇护，容易外出。这点毫无疑问。

倒也不是有意利用这点，不过租得房子之后，久木下午短时离社次数确实多了。去哪里大体写在记事板上——只要写去“国会图书馆”找昭和史资料就万事大吉。

平日凜子也容易出门，就约在下午两三点在小套间见面。

钥匙两人都有。有时久木先来，有时凜子先到，见了就紧紧抱在一起。

自己溜出顺利，对方也不费周折。两人都有庆幸之心，接吻，直接在床上滚成一团。

在形式上，确是大白天幽会人妻的场面，而实际上无须顾虑谁，只管大大方方你来我往。其实久木诚然对此感到内疚，但同时又有某种快感——大家都忙工作时自己却连连幽会！

这种错综复杂的愉悦，凜子也不例外。口说“这样合适吗”，而实际上似乎陶醉在这种愧疚之中。

租得套间对于幽会倒是方便了，而新问题亦随之而来。

一个是为了白天在涩谷套间幽会而使得下午外出次数增加了。

理由基本写的是“国会图书馆”“采访”，但因为以前很少出去，也就分外显眼。尽管这样，周围人也没有谁说三道四。不过，当女秘书木下说“近来看样子好忙啊”之时，久木心头陡然一震。

“哪里……”嘴巴上自是否定了，可是从自己多少有些狼狈的情态上，想必她已然有所觉察。秘书原本要接自己不在时的电话，要解释为什么不在，而若给她抓住把柄可就不好办了。

后来久木就把白天见面限定为大约每星期一次。此外就在下班后赶来套间。几乎每次幽会都是凛子先来。有时她做饭，有时两人去附近吃。

如此这般，有时难免碰见公寓管理员。和久木大致同龄的管理员每次都投来怀疑的目光。

租房时担心公开名字不合适，就借用衣川名字，所以久木这个名字对方无从知晓。不过，不常住这点管理员也似乎一清二楚。还有，因有女性时不时出入，作为幽会场所使用这点，管理员也好像约略看出来

了。当然也没必要主动解释什么，只管沉默不语。只是，时而被叫“衣川先生”，叫得久木心惊肉跳。

尽管如此，同在酒店见面相比，还是愉快得多放松得多，但又有其他问题冒了出来。

每次——没有一次除外——和凛子两人闷在房间里都觉得坐立不安，很难直接出门回家。

久木心想，索性两人就这样住下去？想这样做，马上就能做到。可是不用说，这反而将两人逼入窘境。

实际上，两人在房间时，感觉上就像是夫妻或同居者一样。这从日常一举一动也能表现出来。

例如，凛子在房间里洗简单的东西时就把久木的手帕和袜子洗了，有时甚至准备好内裤。而这并不是久木相求使然。两人住下的翌日早晨，凛子说“穿这件吧”，于是换穿新的，仅此而已。

那一瞬间，久木也担心换内裤会不会被妻子发觉。但因是同一厂家的，就以为不要紧，没当回事。

这被说成麻木不仁也是奈何不得的。其实，这些日子同妻子处于一种冷战状态，相互间几乎不说有温度的话。

责任当然在久木方面。虽然心里觉得对不住妻子，但现实中已倾心于凛子——这种状态下很难亲切相待。

自不待言，妻子也对个中情由心有所觉，作为她没心思拉近距离。

不妨说，比之冷战，更属于双方都已失去交战热情的冷漠状态。所以久木认为偶尔夜不归宿也不至于发生大的争吵。可是回家第二天久木刚要走到门口上班时，妻子的语声从身后袭来：

“玩倒也可以，不过请别做出太让别人笑话的事来！”

久木一时怔住了，回过头去。但妻子已经一声不响地消失在里面房间。

那指的是什么呢？说不定和凛子的事给她知道了。想问，可问得不妥，反倒可能惹出麻烦。

归终，那天就那样稀里糊涂地走出家门。但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事实：过了年后，和妻子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一如久木同妻子之间剑拔弩张，凛子同丈夫之间的裂痕也更深了。

其实凛子几乎没有直接谈过她和丈夫的不和。不过从凛子不经意的态度和话语中，还是可以明白大致情形，尽管只是推想。

例如两人住下时，若是以前，凛子因担心家里而悄悄给丈夫打电话。打给谁固然没明确问过，但从她慌忙挂断电话的样子不难得知。

然而最近即使临时决定住下，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的动静。反倒是久木放心不下，很想问她不给家里打电话可以吗。却又觉得没必要操心到这个程度，于是沉默不语。

可是久木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莫非凛子早就彻底想开而认为擅自留宿在外也无所谓了，还是已经事先说好以便可以随时夜不归宿呢？

这种变化，从租房后凛子偶然出口的话语中也可察觉。

例如两人隔桌吃晚饭当中，凛子深有感触地小声说：“饭还是两人吃才香啊！”

久木一边点头一边觉得难以释怀：凛子难道在家不和丈夫一起吃饭？遂问“在家呢？”

“几乎一个人吃。那个人回家晚，再说我也不想一起吃。”

对这种俨然理直气壮的说法，久木反倒心生不安：

“可休息日总是有的吧？”

“那天我就装出有书法活动的样子，尽可能分开吃。死活都得一起吃的时候，就没什么食欲……”

这么说来，这段时间凛子是好像多少瘦了。

“我越来越闹不明白哪边是真正的家了。”

仅从凛子话语听来，她和丈夫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

既然两个家庭如此分崩离析，两人如此幽会不已，那么双双离婚正式走到一起或许更为自然。久木有时就这样认为并考虑下一步。可是真要实行，又很难当机立断。

其中一个原因是，就算凛子有那个心思，但把她的丈夫逼到那个地步也觉得有些残酷。夺了人家妻子，现在又同情她的丈夫，说起来是很奇怪，但久木的决心并未坚定到从一位认认真真而又似乎宽宏大量

的丈夫手中夺取其妻的程度。

进一步说来，凜子本人是怎样的心情呢？不爱丈夫固然晓得，但真有勇气分手吗？就社会地位和收入来说，现在的丈夫似乎好过久木。到了关键时刻，相应的羁绊恐怕还是有的。

另一方面，一旦真要离婚，久木这边也难免产生种种样样的问题。

首先不释然的，在于分手理由是久木单方面造成的。

不错，眼下是同妻子处于冷战状态，但直到半年前还是世间普普通通的夫妻。再往前推，还曾是相当要好的夫妻。倘上溯至当初，那可是因为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一对。

这样的夫妻如此冷却，完全是因为凜子这个魅力女性出现在久木面前的结果，夫妻失和的原因统统在久木身上。

仅仅因为有了相好女性就把并无什么缺点的妻子甩掉，这合适吗？

伴随着这一迷惘的另一不释然，是正月见女儿时女儿要他“对妈妈好一点儿”。至于是出于什么缘由说出那句话的，真意自是难以琢磨，或者女儿也有所觉察亦未可知。自己能置那样的女儿的心情于不顾而断然走到离婚那一步吗？

不管怎样，毕竟结婚二十多年了，不可能那么轻易分手。尽管如此，如果真想和凜子在一起，那也不是做不到。

关键是能否孤注一掷。在这点上，久木的心情还很难说已经尘埃落定。

涩谷租房过去一个月的二月十四日是凜子生日。

这天午后六时，久木走进涩谷站附近的花店，买了白玫瑰、郁金香和西洋兰花束。进房间一看，凜子已等在那里。

“生日快乐！”久木说着递出花束。

“好漂亮！”凜子闻了闻花香，然后递过一个带有红色礼品结的小包，“还你的礼哟！”

一看就知是情人节巧克力。只是里边还有一张卡片，上面横着写道：

“献给世界上最宝贵的你！”

内容只此一行，但柔美的字迹洋溢着凜子的柔情蜜意。

“想必很多人都送了你礼物……”

“你送的比谁都让我高兴。”

今天从调查室的木下小姐和以前在的出版部的女职员们等人手里也接过了巧克力，但都比不过凜子

的。

“你的生日，怎么庆祝？”

“这不接得你的花儿了吗？完全可以了！”

上次见面问起生日礼物，凜子也表示不要，一再说今年租房子花了不少钱。

“不过总有什么想得到的吧？”

“我已经三十八了！”

看样子，同礼物相比，凜子更在意自己的年龄。

“无论多大年龄，生日总是生日……”久木进一步说。

凜子略一沉吟：

“那么，只说一个请求，可以的？”

“当然！”

“那么请带我去旅行一次，去谁也没有的地方。”

倒也是，在这大城市中的小密室里待起来，难免想偶尔逃往没有人的地方。

“去哪里呢？”

“北边冷地方也好啊！只你我两人看一整天雪怎么样？”

听凜子说的时间里，久木脑海浮现出雪中伫立的两人身影。

情人节接下去是周末星期六，久木和凜子一起赶往日光。

为了满足凜子两人看雪的愿望，久木查看去哪里合适。东北和北陆不仅太远，而且万一一下大雪很可能回不来。还不巧有警报说北陆一带从周末开始有大雪。于是决定去离东京较近的日光的禅寺湖。

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久木去过一次隆冬时节的中禅寺湖，难忘雪山中一片静谧的湛蓝湖面。

很想在那般静谧的地方同凜子单独相守。

这么想着，决定前往。对于凜子，隆冬时节的中禅寺湖大概是第一次。

“日光去过一次，夏天快过去时去的。”

“那是什么时候？”

“很久很久了，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凜子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是和现在同样凜然的美少女吧？久木暗自想像。

“当时坐小汽车坐到奥日光，路上很挤，一塌糊涂。”

“若是这个季节，几乎没有游客。”久木说。

凜子点头。又忽然想起似的问：

“明天回到东京大约什么时候？”

回程时间还没定。久木反问：

“急吗？”

“急倒也不急……”

“十一点左右从那里出发，直接下山坐电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到，我想。”

凜子一瞬间现出思考的眼神。而没再问，微微点头。

从浅草到日光，快速电气列车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下午一点从东京动身时晴空万里，途中开始有阴云上来，过得栃木，雪花飘了起来。

久木在毛衣外面穿了件夹克，夹克外面是黑色风衣，围着胭脂色围巾。凜子身穿黑色高领毛衣和裤角开口的同色长裤，披一件红葡萄酒色短风衣，戴一顶灰色帽子。两人坐在一起，较之夫妻，看上去还是更像情人——恐怕因为凜子毕竟显得时尚和娇艳。

外面大概多少有风，雪花斜着飘个不停。无论枯萎的农田、农舍房顶，还是其周围树木的枝梢，都积了雪，宛如白灰两色水墨画。

“感觉好像来到遥远的地方啊！”凜子眼望窗外嘀咕一句。的确，被雪包围起来，是让人深有感慨：两人居然跑得这么远！

三点过后，电车开到东武日光，从这里搭出租车去中禅寺湖。

路上，随着爬上弯弯曲曲的“伊吕波坂”，陡峭如削的山体迎面逼来，坡面仍然雪花飞舞。海拔越高，越觉寒冷。如此时间里，雪花变成了雪粒。

“湖周围也下雪？”久木问。

司机目视雨刷交错划动的前方回答：

“山上山下大不一样。”

据他介绍，以中禅寺湖前面的白根山为界，北边雪下得很大——雪是日本海带来的——而南边雪量少得出奇。

“啊，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司机说。

久木听了，点点头。他轻轻握住凛子的手，凛子也回握一下。

山体就好像要窥视这样的两人，再度从右侧压来。山叫男体山，其雄壮的山势确如其名。

眼望悬崖峭壁当中，或许山风吹走了雪云，车到山顶时雪也小了。晴空迫不及待地豁然闪出，阳光直射头顶。

时间不到四点，到黄昏好像还有些时间。

“总算晴了，看完瀑布再去旅馆吧！”

久木请司机开去华严瀑。

“说不定冻住的！”司机说。

冻瀑也应有冻瀑的乐趣。

要看高达九十六米的瀑布全貌，须乘电梯下落百米左右。再从那里穿过隧道，华严瀑即在眼前。

一如司机所说，位于正面极高顶端的宽十米的瀑口有无数冰柱相连，一部分白雪皑皑，一部分颜色铁青，形成巨大的冰块。

不过细看之下，在那冰块里面，瀑布依然活着，不断滴水，一部分顺岩而下，注入百米下面的瀑渊。

“冬天的瀑布，感觉好圣洁啊！”凛子双手插进风衣口袋，观望良久，而后指着右边岩体探出的支柱问，“那是什么呢？”

“大概叫救命栅栏吧——万一有人从上面掉下来也能获救。”

突起的支柱周围拉着扇形网状的东西。

“这里是有名的自杀场所。”

以前常有人顺着岩体爬去瀑口，从那里朝瀑渊一跃而下。因而设置了防护栅栏以免靠近。

“过去有个十八岁的高中生留下一句‘匪夷所思’，在这里跳下自杀了。”

“匪夷所思，指的可是人生？”

“至于是指人生、泛指人还是指自己，反正全都是不深思就不能理解的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在冬瀑前点头的凛子侧脸，在夕晖下闪闪生辉。

看完华严瀑到酒店时已经四点半了。被领进的房间是和室，十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间连着休息室。宽大的阳台前就是中禅寺湖。

两人像被湖面吸引住了立在窗前不动。湖面即将迎来日落时分。

正面右侧，险峻的男体山的山麓逼临湖面，遮蔽杉树林和野地的积雪在斜阳下一片辉煌。同那山体相连的遥远的白根山余脉，以及往左绵延的山峦，全都白雪皑皑。冬天的中禅寺湖俨然被其拥抱起来，静悄悄了无声息。

漫说船影，湖面上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一个寂静的世界，曾经的太古时期，想必就是这样子了。

“不得了……”

凜子情不自禁发出的语声，不是“美丽”不是“漂亮”，而是“不得了”。久木由衷赞同。

不错，这情景，只是说“不得了”。美丽中蕴含着静谧与庄严，令人不由得情愿俯首称臣。

两人便是如此一动不动地盯视湖面。即使这时间里，湖面也处于时刻变化之中。

刚才一片辉煌的雪山肌体渐次黯然。少顷，变成仅有黑白两色的单调世界。色彩发生转变的不但是沐浴夕晖的山坡，而且整个湖面也由仿佛被切断手后的苍白脸色变为湛蓝色，进而沉入灰色。唯独装点湖畔的积雪取而代之似的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下更加莹白起来。

此刻，湖面缓慢而确切无疑地被吞入黑暗之中。

注视之间，久木把手轻轻搭在凜子肩头。待她转过身来，开始静静地深深地吻她。

尽管认为在诸神潜伏的湖前接吻有不恭之嫌，但同时也有在诸神前发誓相爱的心愿。

之后，两人并坐在阳台椅子上。周围暮色愈来愈浓，冬日湖面也陷入黑暗之中。唯有剩下的一盏湖畔照明，把刚下过的雪照出圆圆一圈。

“过去，这一带禁止女人进入。”久木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时候女性要在半山腰折回去，男体山也上不了。”

“那可是出于女性污秽那一想法？”

“那样的想法也的确是有的。不过，想必还是对女人具有的魔力那样的东西感到害怕。”

“那么有魔力？”

“有也不一定。”

“我、你也怕？”凜子突然问。

久木缓缓点头。

凜子瞪了他一眼。

“那么，把你拽进去可好？”

“哪里？”

“湖底……”

凜子目光重新转向窗外。不大的雪斜着掠过幽暗的玻璃窗。

到底是高地，气候易变。说话时间并不长，而外面已由晴转雪。

“那座山也好湖也好，都在同样下雪，是吧？”

久木一边点头，心里一边反刍凜子刚才说的把自己拽进湖底那句话。现实中凜子是不可能把自己拽进湖里的，但凜子这个女子身上似乎潜伏着把男人咬溜溜拽进湖底那类似情念的什么。

“瀑布那里也下雪了？”凜子好像想起了来时看见的华严瀑，“死在那样的地方，毕竟太冷了。”

“不过死在雪中意外舒坦也可能。”久木讲起以前从一位北海道出身的朋友口中听来的话，“整个人趴在雪上，发现时也好像面容没改，还那么漂亮。”

“既然同是一死，还是漂亮着死好。”

如此说着聊着，久木觉得心情莫名其妙起来，于是离开夜晚的窗口，返回房间。

晚饭约的是六点半。两人决定赶在六点半前换浴衣洗澡。

房间里也有浴室，但凜子提议既然有温泉，那么去大浴场更好。于是久木和她下到一楼，沿着弯弯曲曲的走廊向前走。

据带路的女服务员介绍，今晚人少，家庭浴场也可以用。但两人谢绝了，分别去了男界女界。

时近傍晚六点，平时正是人多时间。但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久木在宽宽大大的浴场里舒展四肢，体味奢华心境。之后折回房间。正看电视，凜子回来了。

女界好像也很空，凜子把头发向后挽起，脸颊脖颈微微泛红。

“露天浴场也去了。”

男界这边，浴池前端也有个小门，穿过去好像就是露天浴场。但因下雪，久木作罢。

“光脚在雪上走来着。”

久木想像凜子全裸着在雪中走动的身姿，一时心神荡漾。

“不过水热乎乎的，进去好舒服。四周雪花飞舞，身子却泡在温泉里，感觉很是不可思议。”

“那么，吃完饭我进去试试？”

“扬起脸来，雪花从黑暗的上空劈头盖脸地飞来，落在眉毛上融化了。”

正听凜子描述，女服务员来了，端来晚饭。

“冬天，没有特殊东西……”

女服务员抱歉似的说。其实东西相当丰盛：各种下酒菜，接着是生鱼片、油炸品，什锦火锅里甚至有上好的鸭肉。

“有吩咐请按铃！”

女服务员离开后，只剩得两人。久木让凜子斟了热好的酒，终于觉得在冬日酒店中安顿下来。

在你给我斟我给你斟的对喝当中，醉意渐渐上头，心中大快。

以前两人在涩谷套间里这么吃过，但在这远离东京的冬日酒店吃起来，远游感慨，油然而生。

“来得好啊……”这次旅行是出于凜子的希望，算是代替生日礼物，“谢谢！”

称谢的凜子的眼角，已经醉得有些泛红，妩媚中闪着火焰般的光。

听得凜子郑重道谢，久木腼腆地站了起来，从冰箱中取出一瓶威士忌：

“去那边喝？”

久木移到阳台前的椅子上，给威士忌对了水。凜子用电话告知服务台已吃完，然后转来阳台：

“还在下啊！”

入夜后，想必风更大了，飞掠夜窗的雪斜向而去，房檐下已出现小小的雪堆。

“下个通宵才好！”

凜子自言自语地说罢，往杯里放入冰块。那一瞬间，丰满的胸部从前屈打开的浴衣领口中闪了出来。

久木恨不得往里伸进手去。不料开门声响了，年纪大些的女服务员进来说撤餐具。和一个年轻女子两人收拾好后，接着一名男子进来铺被褥。

这时间里，久木一边看窗外雪花，一边继续喝对水威士忌。酒店的人离去后，似乎等得着急的凜子小声说：

“总算就咱俩了！”

回头一看，和室里两床被褥已经铺好——中间离一条小缝——枕边放一盏纸罩提灯。

酒店的人会怎么看自己和凜子呢？久木忽然有所顾虑。随即转念作罢，又喝了口威士忌。晚饭喝了啤酒、清酒^②，又加上威士忌，好像有点儿醉了，但心情好得不得了。

心情这么好，肯定来自今晚住下的释然感。何况是来到远离东京的雪国，工作、家里都可以抛开，彻底放松。

“再喝一瓶？”

久木又从冰箱拿出一瓶。凜子担忧地抬头看他。

“不要紧？”

“噢，也许醉倒。”久木边说边往杯里倒威士忌，“那个、也许做不成了！”

凜子当即猜出其意：

“请便！我无所谓的哟！”

那像是愠怒的样子足够可爱。正要往杯里倒酒，久木赶紧用手制止。

凜子本来不怎么能喝，但在同久木交往时间里，似乎知晓了微醉的妙处。

“去那边吧！”

久木刚才就为凜子一闪瞥见的胸部心猿意马，但面对面坐着是无法触摸的。于是自己拿起酒瓶酒杯走去和室角落的矮脚桌，招呼凜子坐来身旁。

看上去凜子没有意识到久木的意图。乖乖坐在久木身旁刚要往杯里放冰块，久木的手忽一下子滑进凜子胸部。

凜子顿时往后一躲。但乳房已被牢牢抓住不放。

“怎么这样？”

突如其来的粗暴使得凜子慌忙合起领口，而久木的手越探越深，两人没脱浴衣就拥作一团。久木以步步拖曳的形式将凜子移上被褥，饿狼扑食一般压上去接吻。

凜子对这突然袭击感到意外，尽管嘴被堵住，但仍然抗拒似的左一下右一下摇晃脑袋。而这只是一瞬之间，旋即浑身瘫痪。

看在眼里的久木当即合上房间同阳台之间的拉门空隙，关掉房间照明，相继打开纸罩提灯。

躺倒的凜子像要止住醉意上头一样闭起眼睛。

久木扒开已多少开裂的领口，悄然握紧白花花蹦出的乳房。

此刻，在雪中湖畔酒店中注视两人行动的只有枕边纸罩提灯。

这让久木放下心来，愈发放肆地剥开胸襟，盯视一对乳房。少顷，把脸颊贴在双峰之间。

也许有些喝过头了，久木想久久伏在女体柔软的胸部。

如此屏息敛气之间，仰卧的凜子悄声开口了：

“刚才把脸伏在雪里来着。”

想必在说饭前去露天浴场时的事。

“你说死在雪中的时候，最好伏着脸死，是吧？”

“那太冷吧？”

“那也不是的。脸伏在雪中，周围一点一点融化。抬起脸来倒是冷得厉害。”

“还是雪里边暖和？”

“当然！多少有些痛苦，但感觉上周围融化着扩展开去，心想如果就这么睡过去，肯定死掉。”

会不会在下雪时的露天浴池中做那种事呢？久木不安起来。支起上半身一看，凜子以梦游般的眼神凝视虚空。

久木时而弄不清凜子在想什么。

比如刚才，本以为她在露天浴地里欢欢喜喜，不料她却说把脸伏在雪里装死。

是做游戏当然是晓得的，但毕竟实际尝试了。这让久木费解和惧怵。

“何苦搞那名堂？”

“只是试试罢了。”

凜子稍微侧过身子，背对久木。久木也紧随着侧过身去，从后面隔着凜子腋窝摸她的乳房。

“好静啊！”凜子任凭久木摸着乳房低语。

在这雪夜湖畔，别说汽车声，连人的脚步声说话声也一无所闻。侧耳细听，似乎可以听得下雪积雪的声响——便是这般安静。

“几点了？”

“还不到十点吧！”

城里，夜晚的喧嚣正入佳境。

“溜滑溜滑！”

久木再次把手从凜子胸部慢慢滑到小腹。

若是平时，势必从那里触摸私处求欢，但今晚或许因为醉了，没有了那份心绪，只想摸着柔润的肌肤直接睡去。

“活色生香！”久木摸着凜子圆滚滚的屁股说。

“我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哟！”凜子小声应道。

“才刚刚三十八吧？”

“所以已经是老太婆了嘛！”

“哪里，早着呢！”

“不不……”凜子略一摇头，以不无含糊的语声说，“我、到这个阶段可以了。”

“可以了？”

“活到这里可以了，再多不要。”

“就是说死了也行？”

“是的，我不那么贪心。”

久木似乎在同凜子说话当中睡了过去。不知话是在哪里中断的，反正在醉后倦慵感的拖曳下闭上了眼睛。

往下过去多长时间了呢？喉咙渴得睁眼醒来时，纸罩提灯也已熄了，只有休息室微弱的灯光从栏杆透过去一丝半缕。

昨晚久木睡着时纸灯还亮着。莫不是凜子后来独自起来关掉的？两人的位置当时应当紧挨紧靠，而现在约略离开，凜子正微微侧着身子酣睡。

久木伸手打开纸罩提灯。看枕旁闹钟：后半夜三点。还是深更半夜。但因昨晚是十点左右睡的，所以还是过去差不多五个小时。

大概是醉酒醒来的关系，喉咙干渴。久木爬起身，从冰箱拿出矿泉水倒进玻璃杯，边喝边走到阳台，拉开一点点窗帘。

外面还黑着。雪依然沸沸扬扬，连乌鸦巢都积了雪。

看着看着，久木想起凜子昨晚说的脸伏在雪里的话来。

为什么做那么傻里傻气的事呢？想起来了，那之前说过死在雪中的死相漂亮。

继续喝着水看窗外下雪的时间里，久木脑袋清醒过来。

如此说来，后来入睡时，凜子说“已经是老太婆了”，还说“到这个阶段可以了”。

想到这里，久木突然回头往卧室那边看去。

凜子不至于在认真考虑死吧？

久木总好像有一股不祥的预感。返回卧室，凜子仍稍微侧着身子沉睡。

久木凑上脸去。在纸灯下看，长长的睫毛闭合着，娇小好看的鼻梁在脸颊投下淡淡的阴影。

这般安祥的睡脸，根本不会考虑死。

久木自己说服自己，拉合卧室同阳台之间的拉门，重新躺下。

一如睡前那样，久木从腋窝慢慢把手绕到前面抓住乳房，手指在乳头上轻轻划动。凜子发出耍小孩子气似的语声，上身弓得更圆了，像要逃避爱抚。

看来，凜子还没睡够。久木不再摩挲乳头，从后面贴着凜子柔软的肌肤，重新合起眼睛。

的的确确，再没有比人的肌肤更让人惬意的了。

当然也有好恶和脾性的问题，但男女只有在肌肤接触肌肤之时心情才能放松，焦躁也好忧虑也好惊悸也好才能统统淡去。

人世间生息的所有存在，只要肌肤相接，就不至于争斗。但在生活和工作的追逼之下，人类已经做不到这点了。首先，为了去公司上班就必须两相分开，与人见面时触碰也不合适。其次，自从有了道德、常识、伦理等麻烦的名堂以后，肌肤相接的时间急剧减少。

但幸运的是，自己此刻还最大限度地接触凜子的肌肤。

久木的胸接触凜子的背，腹部和胯间接触她的腰和臀部。并且，两腿从膝部到脚腕弯成同样形状相互重合。不仅如此，双手还紧贴凜子的胸部和腹部。

给予这绝对性温煦和恬适的女体根本不可能变冷。

久木再次这样说服自己，重新堕入深夜的安睡之中。

再度醒来时，久木仿佛听得凜子的动静。似乎有人在自己尚未完全睡醒时招呼自己。睁眼一看，凜子坐在枕边。

“雪，好厉害的雪！”

听得久木扬脸一看，阳台前隐隐传来风的呼啸声。

“几点？”

“倒是才六点。”

久木四下打量一圈，翻身立起，走去阳台。窗帘仍裂开一点点缝。也许太阳出得晚，加上下雪，外面还黑着。一无所见的黑色窗玻璃上，雪斜打下来，如银箭一般穿过去消失不见。

“风雪交加！”说罢，久木想起动身时凜子问起返程时间，“不过，中午会平静下来吧？”

这样子，急也没用。久木重新躺下。

“不过来？”久木招呼凜子。

凜子合起领口，悄声进来。

久木确认她身体上的温煦。然后重新解开她的浴衣带，剥出胸部。

昨晚喝过量了，什么也没做，贴着凜子睡了过去。虽说不是为了补偿，但久木到底把手放在凜子私处，反复缓缓爱抚，等其湿润。

幸好，大约因为休整了一夜，那条物件也好像生猛起来。

不大工夫，凜子的花园湿润了。久木更紧地贴身上去。与此同时，风好像正在窥伺这一时机，厉声低吼着刮了过去。

突然，久木仿佛觉出了某种暴力冲动，一把掀开薄被。

“你这是怎么……”

久木不理睬凜子的惊讶，薅草一样剥去她的浴衣，剥得一丝不挂。

在风雪之中的冬日旅馆，一个女性浑身上下赤条条裸露出来。旅馆的人也好刮来的风也好都一无所知。

又一阵夹雪疾风低吼着掠过。

外面狂风暴雪，室内空调恰到好处，纸罩提灯从低处照出赤裸裸的凜子。

久木坐在丰盈白皙的裸体脚前，俯瞰一般看罢全身，缓缓扑了上去。先吻乳房。假如有人从隔扇空隙看见，没准以为被褥上一个男人在向全裸的女体叩头。

不错，久木此刻对制造出如此完美之物的造物主和慨然横陈的凜子怀有深深的谢忱和敬意。

久木就那样久久把脸伏在凜子胸部。而后错开脑袋位置，再一次吻她柔软的腹部，一直吻到下端淡淡的毛丛。

凜子刹那间随着一声轻叹扭动身子。久木这才恍然大悟似的抬起脸来。

吻在私处倒也不坏，但现在最想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嵌入感。

男方以熟练的手势拉过自己的枕头，准备垫在女方腰下。女方也早已明了这一做法，配合似的欠了欠腰。与此同时，约略张开的胯间和毛丛略略朝上突出。

在女体千姿百态的姿势中，再没有比这个更淫荡、更有挑逗性的了。

男方像受其煽动一样拉过女方腰身，轻轻抬起她的双腿，进而左右打开，缓缓插了进去。

刹那间，疾风再次发出低沉的呼啸一掠而去。男方的身体随之动了起来。

双方胯间紧紧贴合，前后缓慢移动。而此刻的秘诀是男方腰部要稍稍下沉。如此反复之间，女体因敏感处受到摩擦而逐渐挣扎扭动。

女方起初仿佛含娇带羞，不轻易表现自己。继而因花蕊被男方从下边开掘揉搓，可能实在忍受不住那种感觉了，女方微微张开圆润的嘴唇，逐渐气喘吁吁。

性事的开头固然五花八门，但最后总是以男方败于女方门下的形式告终。

这次也不例外。最初男方居高临下地扫视全裸的女体，气势汹汹地膨胀起来的物件探了进去。而在结合、驱动、摇晃对方的时间里，自己也忍无可忍地一泻而出。那般能征善战之物随即折戟沉沙，形同一堆瓦砾塌落在女体上面。

这从女方看来，君临自己身上的男人等于顷刻间沦为尸体压上身来。

不管怎样，男人的躯体从这一瞬间化为一片褴褛，而女性肌肤变成光彩夺目的丝绸。

至于这一终结形式是不是还会使女方觉得男人可爱，那就取决于男人在此之前的效力方式以及予以接受的女方的满足程度了。

此刻，在这冬日酒店，心满意足的女方以包拢对方的姿势贴近完事后躺在自己身旁的男人，一只手缓缓抚摸男人的肩头。

不可思议的是，刚才性事前久木对凛子做的事，现在凛子正在对久木如法炮制。

由此看来，性爱盛宴已然结束，男女处境颠倒过来，女方泛舟于丰饶之海，男方则猥琐不堪，昏昏沉沉，同死去无异。

然而，久木从濒死之地上重振旗鼓。他知道，如此闭目合眼之间，惬意的睡眠就要到来。果真那样，很可能把好不容易得到满足的女性置于孤独之中而不顾。

即使人困马乏，也要拼出余力搂过女体，使之温润如初。

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会有新的亢奋和快感从中产生。

只是，求欢过程结束后还要肌肤相亲，在恬适中共同拉下帷幕。

久木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再次把凛子收在怀中，让她枕在自己胸口，在风雪肆虐的清晨昏然入睡。

此后不知过了多久，久木从早晨性事后的回头觉中醒来。一翻身，凛子也随之睁开眼睛。

“几点了？”

久木看枕边闹钟，告诉她九点多了。

两人还没心思起来，仍在睡意中躺着不动。阳台前又响起风低声掠过的声响。

“还在下吧？”

久木点头。之后隔了一小会儿翻身立起打开阳台窗帘。但见茫茫雪幕扑窗而来。

昨天下起的雪天亮后也不示弱，莫如说仿佛变本加厉。黎明一片漆黑的玻璃窗现在固然恢复了光亮，但由于风雪交加，前面景观几乎全然不见，唯独阳台下突起的房檐黑乎乎隐约可见。

“能不能停呢？”

凛子也起来了，忧心忡忡地往外看着。

黎明时分久木也一边看雪一边以为中午会停下来，但并非很有把握。

正在看大雪弥天的窗口，昨晚年纪大些的女服务员来了：

“二位睡醒了？”

说好十点送早餐。看样子是做准备来了。

“好厉害的雪啊！”凛子仍双手揣在怀里，打招呼说。

女服务员边拉阳台窗帘边说：

“这种情况很少有的。因为下雪，今早报纸也好像没来。”

“路不通了？”

“路很陡，怕是很难上来。”

久木想起“伊吕波坂”弯弯曲曲的陡峭坡路。

“想十一点下山……”

“老板正在跟山下联系，请稍等等。”

女服务员点头离去。凛子不安地用手指蹭着雪花扑打的窗玻璃。久木看了，这才意识到两人被困在了雪天里的中禅寺湖。

说到底，所以决定来日光，无非是因为离东京较近，交通也便利。当然，毕竟是冬季日光，对相应的寒冷是做了思想准备的，可万万没想到会大雪封山。

惴惴然看电视天气预报，报道说强低压自北陆一带进入北关东，一整天都有暴风雪。

这时间里男服务员也来拾掇被褥，女服务员泡茶端来，开始准备早餐。只要待在房间不动，空调暖融融的自是舒舒服服。但向外跨出一步，暴风雪就好像凶得让人睁不开眼。

“这种天气，一年顶多碰上一次。”女服务员满怀歉意似的说。说也晴不了。

“车轮缚上铁链怕也不成吧？”

“路面到处是阵风刮出的雪堆，车好像动弹不得。”

的确，如此暴风雪中，从弯曲陡峭的“伊吕波坂”往下开车实非易事。

久木不再多想了，开始吃饭。但凜子似很在意回程时间。

“几点才能回到？”

“如果可以，三点之前……”

若想三点回到东京，一小时后必须动身。

“是不是有什么事？”

凜子好像不好回答，久木便不再问了。可是看这情形，按时回去相当困难。

吃完饭再看电视时，老板前来解释，说眼下中禅寺湖和下面的日光交通彻底中断，要两人在房间里休息。

“开通可有眉目？”

“这个，雪不停是动不了的，说不定要等到傍晚。”

久木听了，回头一看，凜子以约略发青的脸色垂下头去。

上午十一点了，雪仍无止息迹象。

细看之下，雪成了细细的米粒雪，很难认为多么密集，但由于风大，被吹成一团一团的，地上这里一堆那里一堆。

“怕是不大可能了。”

凜子希望三点回到东京，这早已近乎无望。

“打个电话吧！”

如此说罢，久木猜想自己在旁边不好打，就起身走去一楼大浴池。

从服务台前经过时，见已经做好出发准备的七八个客人正往外望着，看样子谁都在为下雪回不去焦急。

在一个人也没有的浴池洗完回来，凜子正坐在休息间镜前，用小手指摸着眼角。

“怎么样？”久木放心不下电话结果。

“回绝了。”

“回绝什么？”

“本来要参加侄女婚礼的。”

“侄女？你的？”

“不，那个人的。”

那个人？那么就是凛子丈夫的哥哥或姐姐的女儿。无论是哪个，那么重要的聚会不参加都是个问题。

“几点开始？”

“婚礼五点开始。我原本打算只参加婚礼后的婚宴……”

时近正午。往下就算路通了，下到日光再回到东京也差不多四点。考虑到还要加上回家换衣服时间，不可能来得及。

“知道你来了这里？”

“说是说了……”

“不要紧？”问罢，久木自行改口否定，“不不……”

侄女婚礼之日和别的男人来温泉困在风雪中赶不回去。到了这种事态，作为夫妻不要紧是不可能的。

这事再不能碰了。如此到了午后，雪依然没完没了。

往下就算停了也还要除雪，通车得等到四五点。

即使及时下山坐上电车，回到东京也已八九点——往好里说是这个时间，而若做最坏打算，今晚就很可能回不去。

凛子固然狼狈，但果真那样，自己也不好办。

对家里说今天白天回去，但没说去日光，而说去京都查阅关于昭和史的史料。所以很难说因下雪回不去。退一步，就算妻子那边勉强蒙混过去，也还有明天星期一上午十点的会议。若想不耽误开会，势必要早早动身。

但情况更严重的是凛子那边。

不参加侄女婚礼，又加住一晚，且住在哪里也没明确就夜不归宿——结果会怎样呢？惟其早就同丈夫关系变冷，这下子不可能善罢甘休。

如此焦虑着过了三点，有咖啡端来房间。女服务员离去后久木试探：

“万一回不去怎么办？”

凜子不回答，用咖啡匙慢慢搅拌咖啡。

“雪迟早总要停下，但弄不好，难免还要住一晚上。”

“你呢？”

“当然能回去再好不过。回不去也没办法。”

“我也可以了。”

“可你……”

久木说到这里，凜子静静抬起脸来：

“毕竟回不去了吧？”

这么一说，久木哑口无言。见久木点头，凜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已经不在乎了！”

午后过了四点，雪像是多少见小了。暮色则代之拥了上来，依稀可辨的中禅寺湖也一片苍茫。

久木正站在阳台上观望，老板进来告知：往下入夜路面结冰，开通就更困难了。所以，房费免收，希望今晚也住下。

无所谓好坏，这个状态只能住下。听得其他客人也已转念应允，久木也无奈地点了下头。

凜子也在旁边听见了，想必主意已定，口说“洗澡去”，走出房间。

剩得一人，久木一边望着雪中唯一闪亮的湖畔灯盏，一边回想去年秋天在箱根连住的两个夜晚。

那时不像今天这样不能回去，而是两人决定不回去。也正因是以两人意志留下来的，也就分外有一种明知冒险而冒险的紧张感，同时乐在其中。

然而，当下处境是因了大自然的威力而欲归不得，全然没了那种快乐和游戏感。岂止如此，一种沉甸甸的压迫感倒是袭上心头。

个中原因，明显在于几个月来两人所处环境有了变化。

说到底，去箱根那时候，心里还有余裕或安全感，尚乐观地认为即使连住两晚，各自的家庭也不要紧。就算一再出轨，也能以出轨本身了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理由如何且不论，而若今夜不归，势必面对决定性事态。

久木一度离开阳台，转到矮脚桌前吸烟。吸烟当中，想起决定再住一晚时凜子说的“已经不在乎了”那句话。

不在乎的是回家打算呢，还是同丈夫的关系呢？虽在两可之间，但似乎近乎后者。

莫不是今晚凛子已决意分手？果真如此，自己也必须做出相应决断。

久木望着逐渐被夜色涂黑的窗口，切切实实感觉出两人已被逼上绝路。

夜晚再次来临。一起泡温泉、吃饭。过程一如昨晚，但心情截然不同。坦率地说，昨晚刚来酒店，无论从阳台上望见的中禅寺湖还是一楼大浴池抑或与之相连的露天浴池，全都那么新奇。但现在已全然没有那种雀跃之感。相比之下，此时两人的心情好像有些自暴自弃，或者莫如说类似将错就错的黯淡心境。

事已至此，再纠结也无济于事——久木这么说服自己，凛子也似乎同样。

晚饭开始后，大约是想尽快忘掉不悦，两人喝酒速度加快。尤其凛子，主动要来略带甜味的冷酒，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东京那边婚宴已经开席，凛子的丈夫一边看着妻子不在的席位一边强压怒火。亲属们则费解地打量着。

这样的场景，仅仅一想都让久木脑袋发热。于是愈发喝酒以求解脱。

晚饭六点多开始的，到了快吃完的八点左右，凛子眼角发红，脸颊也泛起红晕。

看样子已醉得相当厉害。忽然，凛子晃晃悠悠站起身来：

“我说，再把脸伏在雪里可好？”想必指的是昨晚在露天浴池把脸埋在雪里的事。可她脚步已经不稳。

“你也一起去吧！”

凛子说着就要往走廊走去。

久木慌忙拦住：

“醉了，危险！”

“一死了之！死无所谓危险不危险吧？”

甩开被久木拉着的手仍要走向的凛子，头发零乱，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异样的冶艳。

“喂，你也一起来！”

“等等！”

久木两手按住凛子肩头，让她坐下。

“心情好得不得了，为什么拦我……”凛子仍在抱怨。

久木不理她，打电话给服务台请其撤去餐具并铺被。

凜子就算能喝，也顶多三四两酒量。何况浴后用玻璃杯喝了好几杯，不醉才怪。

“叫你去，你怎么不去？”

凜子似乎还不放弃以脸伏雪的念头。久木不由分说地让人铺被。

女服务员在的时候，凜子到底老实待在房间角落不动。对方刚一离开，就再次摇晃着立起。

“别胡来！”

阻拦的久木同要走的凜子你推我揉之间，脚没站稳，一下子同时跌倒。正好倒在被褥边上，久木在下，凜子在上整个把他压住。凜子欠起上身，摆出骑马姿势。

驭马者当然是凜子，当马的是仰面躺倒的久木。

凜子一瞬间以炫耀胜利的表情向下看着。下一瞬间活像发现猎物的母豹两眼放光，双手放在久木脖子上。

“干什么……”

久木以为开玩笑。但也许借助酒力，手意外有力。

“喂、喂喂……”

久木本想令其住手，却没能出声。憋得透不过气，连连咳嗽。

岂料，凜子手指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用力。倏然，久木产生窒息之感。往上一看，凜子眼睛如燃烧的火焰。

打算干什么呢？久木琢磨不透凜子的本意，当即害怕起来，掰开掐在脖子上的手。

久木剧烈咳嗽几次，总算大口喘过气来。

“以为活不成了。”久木嘟囔。

“是的，是想弄死你。”凜子冷冷说罢，仍以骑马姿势下令，“听着，就这么给我！”

女方在上，男人从下面支撑。曾以这样的体位交合了几次。

不过，哪一次都是由久木要求而凜子犹豫着顺从的。

毕竟这一形式使得女方身上的一切都暴露出来，女方觉得难堪。但一而再再而三之间，凜子也似乎多少觉得好玩起来。

和男人同样，女人大概也并不讨厌淫猥姿态。

尽管如此，凜子大大方方主动相求也还是让久木觉得稀罕。

想必是喝醉的关系，或者偶尔“骑马”之间想起亦未可知。又或者得知反正回不去了而陡然变得放肆起来？

久木让凜子在自己身上重新坐好，由上而下看着凜子整个肢体，握住自己那个物件。

凜子到底闭起眼睛，听命后仰，双手像掩护乳房那样轻贴胸部。久木把她的手也左右拨开，使之一览无余。而后用手分开毛丛下部，徐徐侵入。

刹那间，凜子随着一声轻叹扭动肢体。久木兀自长驱直入。“啊——”凜子发出仿佛足以沁入肺腑的深深的长长的呻吟。

现在，男人的所有一切都被吞入女方体内，毫无疑问。

女方从这一位置将上半身慢慢后仰。达到极限时，转而徐徐前倾。如此反复数次之后，大约捕捉到了快乐点，动作一气加剧。

久木从下面把双手轻轻搭在凜子腰间，以无上幸福的感觉注视她渐渐泛起红晕的脸庞、摇颤的乳房，以及处于阴影中的小腹凹处。

不久，凜子更加头发凌乱，凌乱头发下的脸庞出现痉挛，仿佛即将哭出。

毫无疑问，凜子正在冲顶。就在久木这么想的一瞬间，凜子的两手从左右两边如黑色的双翼伸了过来，卡住久木的脖子。

此前久木从未用过如此冲顶方式。男人仰面而卧，女方骑在上面迎来高潮，这倒也不算多么稀奇。问题是与此同时女方卡住男人脖子——到了这个地步，可能就已经偏离常轨，近乎变态了。

实际上那一瞬间久木也以为会就势气绝，意识都模糊起来。

假如再迟续一分钟甚至几十秒，都有可能一命呜呼。

刹那间久木仿佛隐约窥见了死亡世界。旋即，意识伴随着剧烈的咳嗽恢复过来，这才实实在在觉得自己还活着。

久木察觉近乎全裸的凜子趴在身边是在那之后。这么说来，自己看见凜子甩着头发叫着什么瘫痪下去来着。虽然现在记不起凜子叫的是什麼，但两人不约而同冲顶这点可以断定。

久木一边追索渐渐恢复的记忆，一边缓缓挪动四肢。手、腿、膝盖都能动。如此看来应该没有异常。接着看纸罩提灯，想起这里是能望见中禅寺湖的酒店的一个房间。正想着，凜子一面朝这边转身一边贴了上来。

“好厉害……”

这一说法，往常指的是性爱当中凜子的失态。现在则是久木本身的体验。

“险些死掉！”

听得久木的语声，凜子随之点头：

“知道我说的‘可怕’是怎么回事了吧？”

确实，冲顶时凜子是下意识说过“可怕”，那是怎样的感觉呢？久木再次追索刚从自己身上通过的肉体记忆。蓦地，他想起另一件事来：

“吉藏说过同样的话。”

“谁？那是……”

“被阿部定勒死的男人。”

久木脑海缓缓浮出在昭和史书上读得的阿部定和一个男人的身影。

凜子似乎对久木说的怀有兴致，以带有性事后倦慵感的语声再次问道：

“阿部定那个人做那种怪事……”

“倒也不是怪事。”

“还不怪？不是把男人的那里切掉了么？”

凜子好像只记得案件的猎奇性部分。但对于仔细查阅昭和史存留案件的久木来说，那似乎更是发生在两个深深相爱男女之间的极富人性的案件。

“传说中她被误解了，这个那个的。”久木把纸罩提灯推开一点，在更加昏暗的被褥上小声说道，“不错，她是把男人那个东西切掉了，但那是在勒死之后。”

“女的把男的勒死了？”

“那以前也好像在做爱当中好几次勒过他的脖子，像你刚才那样。”

凜子慌忙摇头，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我可是喜欢你才勒的哟！顶顶喜欢你的，所以觉得好像哪里可恨……”

“她也是喜欢他的，喜欢得不得了。不想交给任何人，就不由自主地勒他的脖子。”

“可那么做不是要死人的吗？”

“是的，所以死了。”

久木摸着刚才被凜子卡过的脖子四周：

“我也差点儿没命。”

“不不，以前不也是半开玩笑地卡过你脖子吗？想起那次来了，就稍微试了试。”

“一开始她也是开玩笑的。一边做爱一边时不时互相卡脖子取乐。”

“用手卡的？”

“那时是用细绳勒的。用力一勒，男的那东西就一挺，感觉很妙。”

“噯……”凜子悄悄把腿搭在久木身上，“你怎么样？被卡脖子感觉美妙？”

的确，刚卡时是难受。但接下去，就好像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自暴自弃似的。

“是难受，但忍耐一会儿，舒服起来也不一定。”

“到底是嘛！”凜子嘀咕一句，随即换上撒娇语调，“下次也卡我试试！”

“卡你的脖子？”

“我要上去时你知道的吧？在那时……”

久木听了，手轻轻放在凜子脖颈上。细，双手一合，整个拢在指间。就势一卡，凜子闭起眼睛。

那种顺从感惹人怜爱。再一卡，就碰上喉软骨，觉出颈动脉的律动。不管不顾地再使劲卡，凜子下颚慢慢翘起，旋即一阵剧烈咳嗽，久木急忙松手。

凜子又咳了几次，呼吸平稳下来时说道：“害怕是害怕，不过好像能理解。”凜子以梦游般的眼神说，“那人是用细带勒的吧？细带更难受啊！”

“案件发生前一晚上两人也互勒脖子嬉闹来着。因过于用力，男的差点儿死掉。结果脖子有细带勒痕，脸红肿起来。女的又是冷敷，又买卡尔莫都林^③镇静剂给他喝，总算没什么事了。那天很晚的时候，喝药喝得迷迷糊糊男的小声嘀咕：‘今晚你怕也要勒我的脖子。不过，勒了就别撒手，勒到最后好了！中间撒手反倒难受的。’”

“可勒死不就一切都完了？”

“大概是想一切都完了吧！”

“那怎么会是因为喜欢？”

“想必是不想把男的交给任何人。”

倏然，阳台外响起阵风掠过的声响，纸罩提灯微微摇晃一下。外面雪应该不下了，而风更大了。

凜子大概也听见了风声，略一停顿问道：

“那、那个叫阿部定的人是做什么的？”

“被勒死的男的叫石田吉藏，在东京中野开一家名叫‘吉田屋’的餐馆，阿部定在店里做女佣来着。”

“那么，在那里才认识的？”

“年龄嘛，阿部定三十一岁，吉藏大十一岁，四十二。好像吉藏梳着鲇鱼脊发髻，非常英俊俏皮，一表人才。阿部定呢，十七八岁就当艺伎了，可能早熟，皮肤白嫩，别有姿色。”

久木读得关于阿部定的资料虽是半年前的事，但去年年底有机会再次看到当时的报纸，所以大致记得。

“那么，怕是她引诱的吧？”

“先打招呼应该还是男的。不过她肯定也迷上他了。”

“那个男的，可有太太？”

“当然有，一个精明强干的老板娘。但男的好像对阿部定一见钟情。”

“可是，在餐馆里很难两人单独的吧？”

“所以两人一起离开，在旅馆或酒馆(4)住来住去。”

凜子边听边觉得好像说的是自己和久木两人。

“做那种事，没被太太发现吗？”

“当然瞒不住的。所以不想回来，一连在外面住好几天，案发前已经在荒川一家酒馆连住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都没回去？”

“可能想回也回不去了，错过了回去的时机。”久木说到这里，阳台外又一阵风呼啸而过。

连续留宿在外而错过回家时机的阿部定和吉藏的心情，对于久木和凜子可谓感同身受。

“就是说不是谁单方面引诱的了？”

“当然，因为双方都不愿分开才拖拖拉拉一连住下去的。对她来说，马上回去，就等于把心爱的男人交回他的太太。”

“我也是！”

被凜子突然捏了一下臂肘，久木不由得抽回胳膊。

“女人的心情，一个样！”

听得凜子意外果断的说法，久木多少有些惊慌，像是以吉藏的心情自我辩解似的应道：

“估计他也没心思回去。”

凜子似有所悟：

“那么就像是双双殉情，是吧？”

“的确，弄死吉藏后，阿部定是打算自杀的。”

“不过，切那里是先切的吧？”

久木一边点头，一边回想从当时报纸上读得的报道。

“发现时他的尸体不仅有细带勒在脖子上，男人的那个东西也被从根上切了下来。而且，被单上用鲜红的血写着相当大的楷体字：‘只有定吉’。还有，男人左大腿根上也写了‘只定吉两人’。左臂上的‘定’字是用刀刃刻的，渗着血迹。”

“可怕……”凛子一下子扑在久木胸口。

“勒死大概是在后半夜两点。第二天早上只阿部定一人离开酒店。偏午时分女佣发现死尸，失声惊叫。不过从‘只有定吉’字样来看，不难得知阿部定吉藏的身份——我想她一开始就没打算逃跑。”

“那、切掉的东西呢？”

“小心包在纸里，又用男人的六尺兜裆布裹起来缠在自己腰间——时刻带在身上来着。”

这让久木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往一起靠了靠。意识到时，凛子的手正轻轻握着自己那个物件。

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呢？两人面对面靠在一起，握住也没什么不自然。但毕竟正说到那东西被割掉了，久木难免怵然。

他轻轻后撤，但凛子仍牢牢抓住不放，身子随之缩进被单里面。

什么意思呢？久木正觉得纳闷儿，结果久木的阳具碰上凛子的嘴唇。而下一瞬间，尖端即被包拢在热辣辣的呼气中。

“喂喂……”

以前凛子也曾时不时羞涩地凑上嘴唇，但含得这么深还是第一次。

久木在仿佛直冲脑顶的快感中扭动身体。凛子挪开嘴唇，握着变硬的东西问：

“切的只是这里？”

久木一时语塞，只摇了下头。凛子又问：

“不单单这里吧？”

“那里和袋袋……”

“这里吧？”凛子这回轻轻碰着阴囊，“带这东西去哪儿来着？”

“她想寻死，就在东京城到处乱蹿。但没死成。三天后住在品川一家酒店时被捕。当时的报纸作为世纪

性猎奇案件报道，标题相当哗众取宠，例如‘嗜血魔性的化身’啦、‘变态性爱’啦、‘花样杀人’啦，等等。”

“是有点儿过分。”

“一开始的确是煽情写法，后来阿部定的本意渐渐得到理解，写法也多少带有了好意，如‘爱欲极致’啦、‘但求同死’啦，等等。被捕时阿部定实际上也带有三封遗书。一封是写给自己杀害的吉藏的，写的是：‘我最喜欢的你死了，终于成为我的了，我也马上跟去。’”

“那种心情，能理解的。”

“此外身上有一张去大阪的夜行列车票。在东京没有死成，想必打算在以前去过的生驹山上自杀。”

凜子的好奇心似乎愈发被激发出来，开始问阿部定本人：

“那么，被捕之后怎么样了？”

“老实说，她大概如释重负。刑警询问时，她马上就坦白了，说自己是你们找的阿部定。审讯时也没有不好意思，如实做了回答。因此，半年后开庭审判时，检察官最初量刑十年，实际判了六年。”

“轻刑？”

“作为杀人犯是非常轻的。服刑后因是模范囚犯，又减刑一年。实际服刑五年后得以释放出狱。”

凜子好像感到释然，点了点头。

“这年二月，年轻军官发动所谓二·二六事件，杀害了斋藤内大臣等三名重臣，震撼了整个社会。后来由支那事变⁵到太平洋战争，日本进入军国主义时期。”

“那种时候发生了这样的案件！”

“大家都听到了战争临近的脚步声，正是心情黯淡的时候，因而更被这同战争完全相反的一心追求自己爱情的阿部定的人生模式吸引住了，称之为‘颓废到底的纯爱’，把她呼作‘世道匡正大明神’，开始好意看待她。”

“那么，舆论帮助她了？”

“那当然作用很大。不过，主动为她做辩护的律师的能言善辩也好像起了效果。”

“怎么说的？”

“这么说的：‘阿部和吉藏两人由衷爱着对方。而且是具有几万人未必出现一对的肉体适合性的鲜乎其有的组合。故而肉欲难以割忍，乃是爱到极致而燃烧一尽的行为。所以不应以一般杀人论处。’这一辩护使得全场沸腾。”

“几万人一对的适合性……”

“总之就是性方面正相合适的意思吧！”

凛子默然。片刻，轻轻贴上下半身：

“我们呢？”

“当然属于几万人一对。”

“真的？”

“所以才这样总在一起嘛！”

无需说，爱少不了精神性联系。但与此同时，肉体方面的一拍即合也是重要的。有时候，即使比不上精神性联系，也还是会为肉体性魅力所吸引而难分难舍。

“可是，那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白的吧？”

“光从外表上很难判断。”

“跟合不来的在一起是不幸的啊！”凛子的嘀咕大约是发泄对丈夫的不满，“那种时候，大家可都怎么办呢？”

“就算多少心有不满也忍耐的人估计是会有有的。也可能有人以为婚姻就那么回事。”

“那还是不知道好吧？”

“话倒也不是那么说……”

“我是不幸的啊！被你教了不该知道的东西。”

“喂喂……”风云突变，久木慌了。

凛子只管说下去：

“这种事跟谁都说不出口的吧？”

的确，由于性方面得不到满足而关系不融洽的夫妻即使有，也很难讲给别人。就算讲了，也可能仅仅被人视为不够克制或天生水性杨花，根本得不到解决。

“性方面合拍的夫妻让人羡慕啊！那样就什么都不用纠结了，是吧？可是，碰巧我和别人合拍了……”

在这点上久木也一样，对凛子的纠结感同身受。

“不过，一般是很难合拍的。而既然碰上了合拍的人，那不也蛮好嘛！”

眼下只能这么相互说服了。

看闹钟，十一点都过了。

话题始料未及地转到阿部定身上，好像过去了很长时间。

外面风仍好像很大，但雪停了，看样子明天可以返回东京了。回程时间虽还没定，但要十时赶到公司，就必须起得相当早。

差不多得睡了，久木轻轻翻了个身。不料凜子从背后贴了上来，伸手触摸胯间。

久木把自己的手静静放在她的手上，哄劝似的说：

“该睡了，睡吧！”

“只是摸摸可以的吧？”

讲阿部定之前已经剧烈交合过，久木再无应战的潜力。

久木就那样任由凜子触摸。未几，凜子似乎难为情地问：

“那个叫吉藏的人，莫不是很有两手？”

久木一瞬间觉得自己被用来比较，但还是按照书上读得的答道：

“阿部定本人是这样说的：他精通房中术。不但精力充沛，而且总是久久控制自己，让女人快活很长很长时间。在以往知道的男人里边，他绝对无人可比。”

“割掉那里也是因为这个？”

“刑警问她为什么割掉时，她回答：‘因为那是我最爱的宝贝东西。就那么好端端留着，老板娘为他擦洗遗体的时候肯定要碰上。我不想让任何人碰。而且，就算他的身体留在旅馆，而只要我把那个带走，感觉上也好像总跟吉藏在一起，不觉得孤单。’”

“人真是坦率啊！”

“关于在床单上用血写的‘只定吉两人’，她说‘杀了他，觉得这回他完全成自己的了。我想让大家知道这点，就从两人姓名中各挑一个字写了’。”

“这可刊登在哪里了？”

“刑警的审讯书写得一清二楚。”

“想看看啊！”

“好，下次回去拿给你看。”

说到这里，久木任由凜子握着自己的那个东西，静静闭上眼睛。

半夜，久木梦见了阿部定。

大约是从日光回来了。久木乘电车回到浅草后，阿部定站在通向仲见世的小路上朝这边望着。虽然年纪看上去不小了，但皮肤白皙，分外美艳。久木正看得出神，她忽然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

凜子也好像同样梦见了阿部定。因为听说有个女子像她，一时围得人山人海。凜子上前细看，被警察赶了回来。

两人同时梦见同一个人固然稀奇，不过久木觉得在浅草的人群中看见她并非没有根据。这是因为，记得战后不久自己从一位老编辑口中听说他看见阿部定在浅草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据他介绍，虽说多少上了年纪，但风韵犹存，面容娇好，精明强干。遗憾的是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她受不住大家好奇的目光，很快没了身影，下落不明了。

“若是活着，大约多大年纪了呢？”凜子问。

昭和十一年^⑥那年三十一岁，应该九十上下了吧。

“那么，还活着也说不定啊！”凜子说。

从编纂昭和史这方面来说，本想见上一面问问，但久木又觉得不做到那个程度也未尝不可。

“本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没必要强拉硬拽。再说她的心情在刑警审讯书上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

讲到这里，久木不再讲阿部定了，翻身爬起，仍只穿着睡袍拉开阳台窗帘。眼前的中禅寺湖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生辉。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雪了无踪影，此刻只见皑皑积雪反射着阳光，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看啊！”

昨晚知晓回不去后，一再和凜子做爱，又陷在阿部定和吉藏那黏黏糊糊的故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美丽的自然风景看上去宛如另一世界。

两人正忘情地看着，昨晚那位女服务员进来告知：

“早上好！路已经不要紧了。”

昨晚对道路不通是那般忧心忡忡，无论如何都想回去。然而一旦听说道路通了，这回又好像懒得回去了。不仅如此，反倒认为若是路总也不通回不去该有多好。

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心情动摇，原因肯定在于从告诉自己这就回去之时即袭上身来的现实郁闷。

回到东京后会议那边怎么办？参加，还是不参加下午才去？另外，对妻子怎么辩解才好？返回后的麻烦，凜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要向丈夫如何解释缺席婚宴甚至夜不归宿？

互相明知这种郁闷而又避而不提，无非是因为两人深知事情的严重性。

纠结之间，最后吃早饭已经八点过了。九点离开旅馆，搭出租车到山下的车站下来换乘电车。这样，到东京差不多要中午。

会议当然赶不上了。于是久木上电车前给社里打电话，告以感冒缺席。而对妻子还迟迟没联系。凜子也一样，早上开始就没有往家里打电话的动静。

反正十一点半到了浅草，但很难马上告别，就进附近一家荞面馆吃了午饭，出来时十二点多了。

若直接去社里，就算只上午没上班。是直接去还是不去？久木在大城市的嘈杂中举棋不定。

“怎么办……”

“你呢？”凛子反问。

久木从凛子的表情看出她心里发慌，忍不住说道：

“那么，去涩谷？”

往下去两人世界，继续拖延不归，情况势必更糟。

久木明知这点而又问“可以的？”凛子正中下怀似的点了下头。

两人直接上了出租车。久木轻握凛子的手悄声低语：

“这一来，就和阿部定吉藏一个样了。”

两人都清楚回到小套间后下一步做什么。

浅草到涩谷不出一个小时就到了。两人相拥而入。

虽然算不上出远门，但旅行归来的释然和轻度疲劳，使得两人就势倒在床上。马上求欢的意欲固然没有，可是在熟悉的床上肌肤相亲的时间里心情变得舒坦起来，一起酣然入睡。

不知哪一方先醒来睁眼一看，已是午后三时。晚上时间还不到，但拉合窗帘的房间一片昏暗。紧挨紧靠的时间里再次生出情欲。话虽这么说，但并没有像昨晚那样势如干柴烈火。久木有意无意触摸凛子私处轻轻爱抚，凛子随之亢奋，抓着久木那个物件依依不舍。如此一来二去，都忍耐不住了，随即融为一体。

社里的事也好，家里的事也好，早已忘个精光。或者莫如说为了忘光才不遗余力地沉溺于性的快乐。不知何时，又睡了过去。

及至再次醒来，已经时过晚间六点，外面已然黑尽。凛子用现有的东西做了简单的晚饭，一起喝了啤酒。

两人一边看电视一边不时交谈。而对最要紧的回家一事却只字未提。吃完饭，又不约而同地挨在一起。

倒也没有积极相求，只是在时不时相互触摸和欣赏对方反应当中嬉闹不止，完全没了白天黑夜的分别。与此同时，“再不回家……”这样的念头不时闪过久木的脑海。

十点很快到了。久木觉出尿意去了卫生间，折回时问道：

“怎么办？”

只此短短一句，凛子当即察觉是问回家时怎么办。

“你呢？”

午间在浅草的问答重复过来。

“倒是想一直待下去，问题是不能不回去吧？”久木应道。

时至现在，久木不想处于主动催促的立场。

对于在爱的极致中难以自拔的两人来说，再没有比分别更难受更寂寞的了。

此刻，凜子以不无苍白的脸色梳理头发。哪怕再淋浴化妆，同男人过夜的性事遗韵也不可能消失。这点久木也同样，即使穿上外衣，性事过后的倦慵仍如沉渣留在身上。

终于准备完毕。凜子在黑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上红葡萄酒色短风衣，戴上灰色帽子。

突然，久木双手搂过凜子。

再不必说什么了，久木只管死死搂着凜子祈愿。

纵使凜子的丈夫发怒，狠狠骂她甚至打她，也希望她平安无事，唯愿跨越这些再次相见。

对久木的祈愿，凜子也好像觉察到了。

“我走了……”

凜子一狠心似的喃喃有声。而下一瞬间，就像突然感到害怕背过脸去，眼里沁出泪水。

想必还是不安。久木掏出手帕，为凜子揩去眼泪。

“有什么事打电话来！今晚一直不睡。”

一旦回家，久木也有难题等着。一向比较宽容的妻子，今晚恐怕也要大发脾气，吵得天翻地覆。但久木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履行同凜子的约定。

“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为难……”

或许这句话让凜子多少镇定下来。两人对视一下，相互点头走出房间。

已经过了十点，公寓走廊鸦雀无声。门外放有一个纸壳箱。两人从箱旁走过，乘电梯下到一楼门厅，走到外面。

搭同一辆出租车，难免再次难分难舍。于是叫了两辆出租车，车来时互相握手。

“记住了？”

久木让凜子先上车。等车尾灯远去之后，久木终于意识到，一次奢华、倦怠的长时间性爱盛宴此刻终于曲终人散，随即闭起眼睛。

- (1) 十五万：十五万日元。
- (2) 清酒：具有代表性的日本酒，大米酿制，无色透明，酒精含量十五度左右。
- (3) 卡尔莫都林：商标名。溴米那制剂，用于催眠、镇静。
- (4) 酒馆：日语为“待合室”“待合茶室”，可以召艺伎嬉戏留宿的酒馆。
- (5) 支那事变：我国称“七七事变”。
- (6)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

春阴

季节变更的节点，在人事上也带来了种种变化。尤其在由冬入春的过渡期间，万物在野外蓄势待发，对人身心的影响也就分外明显。

从二月中旬到三月之间，实际上久木身边也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

其中一例是，和久木同年入社而年龄比他大一岁、本来被视为社内精英的水口因肺癌住院了。

因正值去年年底突然从总社转入MALON分社而情绪多少有些低落之时，可谓双重打击。所幸发现及时，马上做了手术，病情似乎暂且稳定下来。

久木本想前去探视，但因为水口家人希望往后推一些时间，所以还没有去。

水口的发病，到底是体力被春天的精气吸走的结果不成？而由病倒在从总社出局这一转折点来看，人事变动的影响恐怕也是有的。

当然，这并不是得病的直接起因。不过，考虑到不少人都是在由于失去原有职位而失去工作以至人生热情的时候得病的，所以很难认为二者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同代人病倒了总是让人不安：自己也差不多那个年纪了！

好在久木眼下还不至于那么糟。只是，同凛子的关系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

奇异的是，男女关系与其说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加深的，莫如说是以某一件事为契机而阶段性深化的。例如就久木和凛子两人来说，一起去镰仓，继而去箱根，又在凛子为父守灵之夜勉强在酒店幽会——每次如此大胆和欺左瞒右的幽会，都使两人的关系深入一步。而使得两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更有力的契机，无疑是二月中旬一起去中禅寺湖滞留未归那次旅行。

问题是，未参加侄女婚礼又连续两天夜不归宿——这样的人妻不可能得到世人的原谅。

假如回家后被丈夫厉声斥责大吵一架怎么办？

久木为此忧心忡忡彻夜未眠。不料两天后在涩谷套间见面时，凛子却很精神。

不过，这终究是表象，实际上已经怒涛翻卷。

据凛子述说，那天夜里十一点多回到家后，丈夫还没睡。凛子告以回来了也没应声，兀自继续看书。

凛子当即觉察丈夫的怒火非同寻常。但她还是就暴风雪致使自己未能回来参加婚宴道歉。但丈夫还是一言不发。凛子只好去二楼换衣服——就在转身的一瞬间，“等等……”，丈夫的语声朝她后背捅来。

“你做的事，全都知道。”

凛子愕然回头。丈夫断然说道：

“对象也好地点也好，统统知道！”

听凜子说到这里，老实说，对于久木简直是晴天霹雳。

根据凜子和衣川此前断断续续说的情况，凜子的丈夫是四十六七岁的医学部教授。修长的身材，英俊的相貌，外表无可挑剔。只是，似乎有优秀男人常见的冷淡和自以为是之处，对处理男女私情和为人处世不太擅长。

这样的男人难道会连妻子的上床对象都查清楚了？久木难以置信。凜子淡淡告诉他：

“甚至你的名字就叫久木祥一郎也一清二楚。”

“为什么连这个都……”

“那个人，嫉妒心其实很强……”

就算那样，连自己妻子床上对象的姓名都打探出来也并非易事。

“跟踪我们了，还是雇侦探了？”

“即使不那样做，想知道也还是能知道的。你不是有信来的吗？再说我的手册上也时不时写过你的名字和出版社什么的。”

“他看见了？”

“当然是藏起来不让他看见的。可起初那阵子还不怎么在意，最近才觉得好像给他看见了。”

“你不是总在家的吗？”

“那是的。不过年底离家有些日子……”

去年年底凜子父亲去世后，凜子回横滨娘家的时候多了起来。莫非她的丈夫是在那期间把妻子的事查得水落石出的？

“况且，旅馆的名字这次也说了吧？住一晚倒也罢了，结果住了两晚。说不定打电话到服务台这个那个问了许多。”

的确，一来那个暴风雪之夜客人有限，二来毕竟紧急时刻，旅馆应对外部的询问也比较随意。

“他真那么说了？”

“这种事，说谎也没什么用吧？”

久木感到一阵怵然，就好像此前一直以为是不谙世事的老实人那样的人，现在突然凶相毕露扑上身来。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

“想玩随你怎么玩好了！你这种肮脏淫荡的女人……”

久木觉得似乎说的是自己，默不作声。凛子叹了口气说：

“‘恨你，但不分手’，他说。”

久木一时不明白凛子说的意思，不明白借凛子之口表达的凛子丈夫的心情。

假如憎恶妻子，那么岂不应在痛骂一顿之后早早分手才是？为什么还一如既往继续夫妻关系呢？

“不明白……”久木嘟囔道。

“我也不明白。不过，他是在用这个来报复。”凛子也点头道。

“报复？报复你？”

“可恶，不可原谅，所以不离婚，想用婚姻这个框框永远把我困在里面……”

居然有这样的报复方式？久木半是惊愕，半是认可。但还是不明白。

“男人一般都是要怒骂、殴打什么的吧？”

“那个人不会那么做的。”

“那么说，不管你怎么在外面玩都一声不吭视而不见？”

“与其说视而不见，不如说想关在家里冷冷看着。况且，就算他视而不见，我到处寻欢作乐也会给周围人说三道四的吧？母亲、哥哥就不用说了，他那边的父母和亲戚们也……只要不离婚，妻子就是妻子。”

这么说来，凛子丈夫考虑的报复用意也不是不能明白。

“可到了那个地步，住在同一屋檐下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没心思为他做家务，他也很难在家里吃饭的吧？”

“这点不要紧的。他父母家在中野，这以前也常在母亲那里吃饭。而且学校有他自己的房间。何况家里也是卧室分开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年多了。”

说起一年前，正是久木和凛子关系直线升温的时候。莫非从那时候开始凛子夫妻关系就岌岌可危了？

“那怎么办？就这样下去？”

“你怎么办？”

给凛子反过来一问，久木不由得屏住呼吸。

当场给对方以满意回答固然不大可能，但不用说，两人的关系早已到了别无退路的最后关头。

沉默当中，久木再次回想被困在中禅寺湖之后回到家里时的情形。

那天夜里，久木回到家也十一点过了。妻子还没睡。

虽然没睡，但妻子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相迎。于是自己直接走进兼做书房的自己的房间，脱去上衣，边换宽松的睡衣边左思右想。

马上去客厅同妻子见面，昨晚的事难免造成尴尬气氛，争吵起来说不定。与其那样，莫如索性就这么做出疲惫的样子休息？实际上性事后也累了。况且这就解释为何没回来也实在上不来情绪。

可是，就算现在佯装无事，到了明天也还是要面对面。把问题拖下去只能招致麻烦。相比之下，还是今晚就说忙什么的道个歉，反倒可能化险为夷。

久木打起精神，起身看了眼镜子，确认没什么特别之处，然后走去客厅。

不出所料，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久木，小声说“你回来了”。久木一边点头作答，一边为妻子意外平和而放下心来，坐在旁边椅子上，说道好累，伸了个懒腰。

“昨晚本来打算回来的，但工作怎么也完不了，连今天都耗掉了。”

他告诉妻子到京都的寺院和博物馆找资料去了。

不过他有些心虚，毕竟以这一名目同凛子短途旅行好几次了。

“昨天想联系来着，奈何喝醉睡了过去……”

说到这里，久木再次轻轻伸了个懒腰，伸手去拿茶几上的香烟。这时，妻子关掉电视，回过头来：

“不那么勉强也可以吧？”

“勉强？”

妻子缓缓点头，双手捧起茶几上的茶碗：

“我们分手吧！还是分手好吧？”

所谓睡觉时有水灌耳^(U)，正是此时此事。全然始料未及的话从妻子口中透露出来。

“现在分手，我好受，你也痛快，是吧？”

听妻子这么说，久木仍以为开玩笑或调侃。但妻子继续下文：

“都到这把年纪了，没必要互相勉强。”

妻子平时就不大吵大闹。即使有所不满，也只是三言两语说明要点，说完就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

久木以为妻子生来宽宏大度。但今晚多少有些不同。

说得比以往更冷静、更平和，其中似乎含有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艰难决断。

“但是，为什么……”久木忘了给手中的香烟点火，反问妻子，“忽然给你这么说，这可不好办。”

“没什么不好办的吧？缘由你再清楚不过。”

妻子定定注视。久木不由得背过脸去。

本来心存侥幸，而妻子到底知道了凛子不成？反正这以前完全没有类似反应，而始终采取淡泊态度，仿佛在说“你是你，我是我”。久木就以为这也未尝不好。而若一切都被妻子看在眼里，那么就等于说自己太天真了。

“可是，何苦这么风风火火……”

“不是风风火火，而是太晚了。如果现在不分手让你和她在一起，她也怪可怜的。”

“她？”

“你着迷到这个程度，应该相当喜欢的吧？”

妻子的语声平和镇静得令人气恼。

“我这方面你别担心，不要紧的。”

久木此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同妻子离婚。结婚过了七八年，差不多到了倦怠期。后来和别的女性要好时也曾想过假如同妻子离婚而落得孤身一人……尤其认识凛子后考虑得就更具体了，甚至在脑海里勾勒出和她结婚的情景。

然而一旦真要离婚，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挡在面前。首先，如何向并没有说得出口的缺点的妻子提出离婚呢？其次，如何能取得独生女知佳的理解呢？再次，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彻底摧毁迄今构筑的家庭和从零建立新家吗？而且年龄是不是也有些过大了？对眼下的生活是不是过于习惯了？何况，凛子肯离婚跟自己在一起吗？这点再重要不过。

想到这些，一时的冲动也就冷却下来，觉得最好还是背负现有家庭这个枷锁，想幽会时幽会为好。这样也不至于给周围人添麻烦。

结果，这半年时间里，恨不得离婚和凛子在一起的冲动、不可像小孩子那样轻率的冷静——二者总是僵持不下，总有一方来而复去，去而复来。

但是，在这种僵持状态中自己忘记了妻子的心情这一最大因素。不，准确说来，较之忘记，莫如说不以为意，以为她的心情一如从前，一成未变。

不错，细想之下，迄今自己之所以未能向妻子提出分手和认为离婚困难，也是因为自己坚信“妻子爱着自己不愿分手”，坚信唯独这点始终如一。

然而，这样的妻子口中居然说出“分手吧”。这彻底颠覆了久木迄今为止的想法。

久木做梦也没想到妻子会主动提出分手。

“可以吧……。”

敦促离婚的妻子的语声是那样爽朗，全然没有迟疑没有阴翳。

作为妻子或许是深思熟虑后的结论，但对于久木则过于突如其来，无法即刻回答。

总之这天夜里就那样不了了之休息了。第二天早上略微早起打量妻子的表情：表情一如平日，平平静静准备早餐。

没准昨晚说的是用开玩笑来劝诫玩过火的丈夫？这么想着吃完早餐。刚一起身准备上班，妻子低声提醒：

“昨晚的事，可别忘了！”

久木马上回头。妻子则若无其事地把餐具拿去洗碗槽。

久木刚想叮问是不是真心话，但妻子已经拧开水龙头开始洗餐具了。于是作罢走去门口。在那里穿好鞋回头一看，妻子没有出来相送的动静，只好开门走到外面。

天空一片晴朗，但空气微微带有潮气，令人联想伴随冒芽的枝头临近的春天脚步。

在这样的清晨空气中，久木慢慢向私营地铁站走去。一边走，一边再次想起自己正被逼离婚。

老实说，自己一向认为离婚与己无关。而回过神时却不知不觉成了当事人。久木为自身处境的急转直下感到狼狈，心中自言自语：

“话虽这么说，可那是妻子的真心话吗……。”

半信半疑之间被地铁车厢摇晃着赶往出版社。久木越想越不明白，到站下车后，决定用公共电话往女儿那里打电话。

女儿知佳结婚两年了，没出去工作，这个时间应该在家。

走进电话亭，平静一下心情后按下号码。女儿声音当即传来：

“怎么回事，这么早？”

“哎呀，有点儿事的。”久木随口应付一句，而后突然想起似的试着说道，“对了，你妈妈提出分手。”

“妈妈到底说了？”

本以为女儿会吃惊，而女儿声音意外平静。何止平静，还说“到底”——由此听来，女儿恐怕已经听妻子说过了。

久木觉得唯独自己被当成了局外人，反问：

“你知道的？”

“当然。从妈妈那里这个那个听了不少。那么，爸爸，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妈妈可是真心想分手的哟！”

听女儿说得这么轻松，久木更慌了：

“你是说，妈妈和爸爸分手也无所谓？”

“当然希望你们永远好下去喽！可是，爸爸不爱妈妈了吧？外面有了相好，其实是想和那个人在一起的吧？”

得知妻子对女儿说到这个程度，久木再次惊诧不已。

“不爱了还在一起，不好的嘛！”

知佳说的当然明白。但现实中的所有夫妻既不相爱，又不相悦。其中应有相当多一部分已经相当腻烦或冷漠。然而并不能因此而马上分手，这也就是所谓夫妻。

“那么，你也赞成？”

“还是那样对双方都有利吧？”

“可是，毕竟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话是这么说，问题是爸爸你不好，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一说，久木就没了反驳余地。

“妈妈已经累了。”

“可是，往下她打算一个人过下去？”

“当然是妈妈一个人。要尽可能把房子、钱留下来哟！”

虽说理所当然，但久木还是生出一种被出卖感：到了这种事态，女儿到底向着母亲啊！于是说道：

“本以为你要反对的。”

“那毕竟是爸爸妈妈的事吧？”

确实，对于嫁出去的女儿，父母的事基本没多少关系了。

“我嘛，只管放心，没什么的。”

自己忘了家庭四处游耍当中，无论妻子还是女儿都好像变得强大起来了。

凜子和久木听罢对方的告白，两人不由得相对苦笑。

实际上，时至如今，叹息也好悲伤也好都已无从谈起，大声笑就更笑不出了。

总之，此刻两人都似乎处于全然始料未及的岔路口。然而微妙而奇异的是，两人的处境截然相反。

说到底，久木本来猜想凜子回家后很可能受到丈夫大声呵斥甚至要求离婚。不但久木，凜子也有此预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好了心理准备。

结果却完全相反，丈夫没发火没说分手。不仅如此，还宣称绝不离婚，要把凜子牢牢套在婚姻的枷锁里。

坦率地说，别说久木，就连凜子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如此出乎意料，致使凜子狼狈不堪。这点在久木身上也如出一辙。

晚归时乐观地猜想今晚妻子也至多大发脾气大吵一顿。结果别说吵，反倒极为温和而又坚定地提出离婚。惊慌的是久木这方面。久木以为不至于，怀疑是开玩笑。然而回过神时，提出离婚已是既成事实，无论妻子还是女儿都直言不讳。

“不过奇怪啊……”此刻久木只能如此表示，“两人正相反，好像。”

估计丈夫提出离婚的凜子被套进结婚这个枷锁，以为很难离婚的久木反过来被要求离婚。

“莫名其妙……”

听得久木喃喃有声，凜子静静询问：

“你、莫不是后悔了？”

“从何讲起……”

被凜子问“莫不是后悔了”，不可能回答“正是”。

两人的关系已经这么深了，示弱是使不得的。

可是，由此后退一步叩问自己的心情，多少灰心丧气也是事实。

对离婚那一状态原本是那般渴望，而一旦可以自由了，却又马上不知所措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呢？

说千道万，莫非是为脱离婚姻这一被社会认同的框架而感到不安，还是由对方而不是自己突然提出致使自己没有心理准备的结果呢？

凜子似乎察觉出了久木内心的动摇，小声说道：

“如果你后悔了，返回也可以的。”

“返回？回哪里？”

“家、回家……”

“这就？”

“你不是觉得对不住太太的吗？”

“家已不再留恋。”

“当真？”凛子叮问。

久木慌忙点头：

“决不回家。”

“我也不回。”

久木点头。同时想起凛子仍被紧紧束缚在婚姻的框框里：

“可你……”

“我就这样了，回家也无法可想。”

“但是离不了婚。”

“那怎么都无所谓。即使离不了，身体也是自由的！”

“周围人如果说三道四？”

“谁怎么说都不在乎。”

凛子毅然决然。在她的影响下，久木也鼓励自己：

“那是那是。”

二月末至三月间，久木一天天在不安中度过。

妻子提出离婚后久木也时而回家。回家也没怎么争执和吵骂。表面上平平淡淡，一如既往。有时甚至忘了对方的离婚要求。

这种时候，久木倏然心想：妻子固然提出了离婚，可现在后悔了也说不定。

可是，即使表面上风平浪静，妻子的心情也好像没有改变。三月初刚回到家就发现桌面放着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大概是妻子自己特意从区政府取来的。离婚协议书的一角写有自己的姓名“久木文枝”，盖了印章。久木只要在旁边写上自己的姓名盖上印章，离婚即告成立。

事情竟如此简单，久木惊惑不已。

如果只要在此签名即可分手，那么二十五年来孜孜不倦营造出来的一切算是什么呢？

相对于久木迟迟拿不定主意，妻子依然干脆利落，一副事务性态度：

“喏，放在桌子上了，请签名好了！”

第二天早上又在临出门时听得妻子淡淡说道，久木受到新的冲击。

妻子究竟有没有类似留恋的心情呢？看这样子，岂不成了冰一样毫无温情可言的女人？

久木忍不住给女儿知佳打去电话。女儿同情妻子方面：

“不过在下决心之前，妈妈可是一直纠结的哟！”

情况似乎是妻子苦闷期间自己一直到处寻花问柳，而觉察到时妻子已然下定决心。哪怕在她苦闷时朝她走近一点点，情况也不至于如此。而现在恐已错过时机，修复起来太迟了。

想来想去，久木到底没能产生按妻子要求签字的心情，而将离婚协议书收进抽屉，一天天得过且过。

妻子拿出离婚协议书的事还没讲给凜子。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情很可能同罪犯无异：明知早晚要被收刑，却日复一日能拖就拖。而另一方面，久木也觉得这样拖着毕竟让人心神不宁，对工作也可能有影响，索性签字了结算了。

老大不小的男人被逼迫离婚却总是恋恋不舍，总是不置可否，这实在算不得好汉——久木固然这样说给自己听，可是一旦把离婚协议拿在手里准备签字，又每每心想再拖延一天也并不碍事。

同这种摇摆不定的心情相反，离婚说法出现以来，现实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例如，即使两人在涩谷套间幽会并直接住下之时，以往难免要琢磨种种理由，总像有罪孽深重之感，而现在则不怎么在意了，转而心想反正要分手，无所谓！

理所当然，随着在外面留宿次数增多，久木本人的内衣、袜子以至衬衫、领带等随身衣物也渐渐从家里转来涩谷这边。

这一变化同样表现在凜子身上。替换衣服越来越多，要有地方收纳才行，于是新买了立柜。进而添置了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

从社里回来时，久木的脚步不知不觉迈往涩谷这边。蓦然回神，已经开门进入两人空间。

凜子还没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家具什物日益增多的房间里，既有恬适之感，又有某种似乎无可排遣的无奈，不由得自言自语：

“往下如何是好……”

瞻念前程，心中隐隐不安，却又沉溺于近乎自暴自弃的心情：听之任之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此又过了一些时日。

三月过去一半，久木心里七上八下的状态也没见转机。

这固然同妻子要求离婚而自己仍下不了决心的暧昧态度有关，但另一方面，同春天特有的阴沉天气也似乎不无关联。进一步说来，探视卧病在床的水口一事也可能有影响。

久木探视水口，是三月中旬一个日历上标为“桃始笑”的日子。一如“桃花开始绽放”含义所示，正是桃花开始绽放时节。水口所住医院的门口，红梅白梅交相绽放。

午后三时，按照水口妻子指定的时间来到医院。对方已站在走廊等候，当即把久木领去旁边的休息室。

久木很早就说想去探视。但由于水口妻子希望等等，就没再坚持。

“手术总算做完了，有了精神。”水口妻子这样解释让久木等待的缘由，但表情黯淡。

久木有一种不详预感。再问病情，得知医生说做的是肺癌手术。由于已经转移，最多能活半年。

“本人知道吗？”

“没能说到那个程度。只说不好的部位已经摘除了，不要紧了。”

水口妻子把久木叫来休息室，想必就是想在探视前交待一下个中情由。

“拜托了！”

久木对水口妻子点了下头，走进病房。水口显得比预想的精神，点头道：

“来得好啊，好久没见了！”

水口现出微笑的脸庞，除了看上去约略苍白，和以前几乎没有不同。

“本想早来的，听说做手术就没敢来。”

“哎呀，真是不幸！不过不要紧了，放心就是！”

在水口劝说下，久木又往枕边靠了靠。

“不是蛮精神的嘛！”

“光是手术倒没有什么。问题是抗癌药弄得我没多少食欲。原以为下个月就能出院……”

久木顿时想起水口妻子说的转移了顶多能活半年的话来，但马上若无其事地说：

“快快回来才行！你不在，MALON社怕也不好办。”

“哪里，无所谓好办不好办。公司嘛，本来就是少了一两个人也不至于不好办的玩意儿。”水口的说法意外清醒，然后说道，“不过病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总是在情绪消沉的时候找上门来。”

“去年年底……”

“那时也跟你说了，老实讲，万念俱灰，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否定了。就在闷闷不乐的时间里身体情况不妙，到医院一查，癌！”

水口从总社董事下到分社，是去年十二月的事。转年正式成为分社的社长——正是在当口儿发病的。

“很可能因为下派才得上这种病的。”

“不至于吧？”

“毕竟那以前哪里都好好儿的。”

果真那样，莫不是对工作的热情和紧张感阻止了癌的发展？

“不过你还好，看上去总是春风满面。”

水口从床上用深切的眼神向上看着久木。

“我也像你那样玩玩就好了，敢说敢做就好了！”

“现在开始也不晚的。”

“都这个样子了，晚了。人反正都要老要死的，一定要在想做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行啊！”

细看之下，水口皱纹约略增多的眼角隐隐沁出泪水。

三十分钟左右结束探视走出病房的久木仿佛被某种迫切的、燃烧般的感触俘虏了。

所谓迫切，来自面对和自己同代之人得了癌症、死期临近这一事实。当然，迄今为止并非没有目睹和自己同龄或比自己年轻之人的死。但刚才这位毕竟是早有交往且入社以来和自己同路走过来的朋友，所受冲击也就格外强烈。

想到自己也到了那样的年龄，也已不再年轻，就有一种迫切感油然泛起。

另一点，自己之所以心中涌起一股燃烧感，是因为对水口说的人一定要在能做的时候赶快做那句话感同身受。

就在刚才，水口面对自己的死后悔以往的人生。至少在旁人眼里，他送走的算是一路拼搏的充实人生。尽管如此，似乎仍有未尽之念挥之不去。

至于那是工作上的还是同女性爱情上的，内容另当别论，但感到后悔是确切无疑的。

人的一生，纵使看上去波澜壮阔，而若从终点回头看，或者意外平庸亦未可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

怎么活都可能留下懊悔。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不想在临终之际哀叹失败或后悔该做的没做。

眼下，同凛子的情恋对久木恰恰是最大且唯一的生存价值。也许有人说自己像女人那样一往情深，可是工作也好情恋也好，对人的一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付出整个生涯。而现在自己正在为热恋和独占一个女性这桩大事业倾注全部精力。想到这里，一股热血自然而然从体内涌起，一颗心不由自主地飞向凛子等待的套间。

樱花时节一个天空微阴、约略抑郁的午后，莫非这就是所谓“春阴”？

开花还为时尚早。但由于天气暖和，樱花的花蕾看上去更加胀鼓鼓的了。

在如此气氛的街头风景中，久木抓着电车吊环赶往凛子等待的涩谷套间。

时间才四点半，但离开社里时说下午去看水口，没必要再返回社里。今天早上这样告诉凛子时，她说她也顺便去横滨娘家，大约五点来涩谷套间。虽是太阳还高时候的幽会，但无需顾忌谁，毕竟有两人单独的房间。

下得电车，久木走到公寓。他以沿着走廊欢呼雀跃的感觉来到套间前开门。凛子不在。

五点已经到了，也许多少晚来一会儿。

久木拉开窗帘，打开暖气，坐进沙发。

社里几乎所有人还都在工作，单单自己一人从兵荒马乱中溜了出来，在全然无人知晓的房间里等她。

久木对这种私密氛围感到心满意足。打开电视，里面正重播电视剧。如此时间里有男女私情剧这点也让久木觉得新鲜。

半看不看之间，时间到了五点半，又到了五点四十五。

凛子怎么回事呢？她很少迟到的。路上买晚饭食材了？

久木一边这么想像着，一边考虑凛子进房间时如何处置。

看这情形，要晚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该给她来点惩罚才是。

她进门时自己躲在门后，猛一下子吻她的嘴唇，或者不由分说地把手插进胸襟一把抓住她的乳房，还是直接按倒在沙发上好呢？

正独自想入非非，门铃响了，传来拧动门拉手的声音。

凛子总算出现了。晚了将近一个小时。

本想一见面就来个种种惩罚，但真见了，就没了焦躁。只用话语敲打一下：

“姗姗来迟嘛！”

“对不起，娘家这个那个的……”

今天的凜子穿的是带有春天气息的淡黄色西式套裙，领口围一条印花围巾，手臂搭着白色风衣，提一个大些的纸袋。

“晚饭怎么办？出去吃吧！”久木提议。

凜子打开纸袋：

“在车站商店买了一点儿回来，在这里对付一顿好了。”

久木自然没有异议。同匆忙外出相比，还是在这里舒心，又能同凜子调笑。

久木正要从背后一把搂过站在厨房的凜子。凜子用手制止：

“给猫找地方来着。”

“你母亲那里？”

凜子点头，从纸袋里拿东西出来：

“给母亲训了。”

“因为猫？”

凜子说近来离家时候多了，猫孤苦伶仃怪可怜的，而又不乐意求丈夫，就想寄养在横滨母亲家里。

“母亲也喜欢猫，寄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里地方小，禁止养宠物的吧？”

“不是那样，是问我为什么离家离到了必须寄养猫的程度。”

的确，自己有家却要寄养猫是不自然的。

“母亲知道我时不时离家。说前两三天晚上还往家里打电话，可我不在。问我那么忙去哪里了……”

看来，问题已经波及凜子娘家，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几次都想跟母亲说来着，却一直没说……”

想必因为父亲去世还没过去多长时间，凜子毕竟不好说夫妻不和的事。

“不过母亲知道的。”

“知道？知道我们的事？”

“好像从去年秋天开始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头。正月见你之后也提醒我来着。”

“怎么说的？”

“说总不至于另有喜欢的人了吧？”

“那么？”

“我当然说没有。可母亲是直觉敏锐的人……”

久木还没见过凛子的母亲。但从话中听来，似乎是一位有旧式商家教养的、优雅而有主见的女性。

“上次不是没参加侄女的婚宴吗，那以后也这个那个说了不少。三天前夜里往我那里打电话我也不在……”

说起三天前的夜晚，是两人仍住在涩谷套间的时候。

“说晴彦替我接起电话……”

“晴彦？”

“那个人的名字。”

久木这才知道凛子丈夫的名字，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

“那个人对我母亲说今晚也可能很晚。”

“很晚？”

“在外留宿倒好像没说，但母亲好像从他的说法明白了什么……”

凛子从碗橱里拿出茶叶和茶壶。

“母亲对那个人是相当中意的。说万一我在外面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没脸见父亲……”

“可是……”久木无言以对，重新折回沙发，“不可能永远瞒着母亲吧？虽然不好受，但说了，也许能得到理解。”

“说了。”

“那么，已经明确了？”

凛子大大点了下头：

“让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伤心是很不好受，但今天全都说了。”

“怎么样？”

“母亲起初平静地听着，后来发了脾气，哭了起来……”

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久木不难想像凛子母亲的狼狈面影。

“母亲原本只是怀疑，听我一交待后，受到极大打击，说自己没养过这么不检点的女儿……”

久木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味低头听着。

“母亲说这么伤风败俗的事，对哥哥也好亲戚也好，对谁都说不出口，父亲肯定在墓里面伤心。说到这里，母亲哭了起来，问我对那个人哪里不中意……”凛子略一停顿，“可那种理由，对母亲说也不可能得到理解，就没有吭声。又问我对方是谁是哪里的……”

“那么？”

“你的事也说了。这种事，隐瞒也隐瞒不下去的吧？”回过头来的凛子眼睛里闪着泪花，“这样，我什么都失去了。”

听得此言，久木情不自禁地搂紧凛子。

凛子早已失去了可回的家失去了丈夫，现在又失去了娘家母亲这个最后堡垒，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么想的一瞬间，久木心中涌起滚烫的情思：为保护这个女人，死也在所不惜！

凛子也坚信现在唯此一人可以依靠，主动把整个身子投向久木。

在这种连带感中紧紧拥抱的两人脚步踉跄地移去仅此一处的卧室，像跳水一样弓身往床上栽了进去。

男人随着轻度反弹最先捕捉的是女方嘴唇，却又马上转念，擒住刚才沁出泪水的眼睑，嘴唇径直压在上面。女方一时像遭遇偷袭似的转过脸去。男人犹然劈头盖脸。少顷，颤抖的睫毛收敛下来，刚流出的眼泪稍稍带着咸味传进男人的嘴唇。

久木吮吸着女方积在眼睛里的泪水，打算以此冲淡凛子的悲伤。

纵然不具有足以改变现实困境的力量，也会在治愈心底潜伏的悲伤和苦闷方面显现足够的效果。

徐缓而精确地吸泪吸了几分钟后，男人的嘴唇摸到女方的鼻尖，整个扣了上去。女方这时也像怕痒似的扭动身体，但在卷起的舌尖触进鼻孔当中很快安静下来，泪滴也从那里流淌下来。

嘴唇、眼睛、鼻子三处接受唇吻，眼泪被吸得毫无痕迹之后，凛子终于从抛弃丈夫和母亲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一直埋伏在体内的奔放的情欲似乎正在复苏。

凛子配合久木手的动作——时而急不可耐地——自行脱去裙子，除掉内裤，以刚降生时的裸体低声说道：

“糟蹋我……”

即使是作为逃离一时痛苦的手段，女人整个献身于男人这点也并无不同。

听得对方恳求糟蹋自己，男人马上开始构思方案。

首先，希望糟蹋即意味女方彻底颠覆和摧毁迄今怀有的常识和既成概念。

如此想罢，男人立时变成野兽，一把拉掉遮蔽全裸女体的薄被，趁女方露怯的一瞬间猛然高高抬起她的双腿，进而左右大大分开。

虽然房间没有灯光，但六点刚过的窗边仍飘忽着夕阳的余晖。在这片微明之中，凜子白皙优美的双腿凌空而起。

“做什么？”

女方惊慌失措，但男人置若罔闻，搂住女方张开的大腿一下子拖到窗前。女方这才察觉自己的私处正对着窗口。

“给人看见……”

女方担心被人看见，但在公寓套间里上演的床上戏，外面不可能一一窥见。

不过，这与平日不同的异常设定，似乎更加激活了女方的羞耻心和兴奋点。

一边呼叫“住手”一边拼命挣扎的女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席卷而来的男人——双方推搡着、撕打着，时而扭作一团，时而两相分开，纯然一场短兵相接的悲壮的肉搏战。两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然而这无疑是为通往糟蹋目的地的重要步骤。

不久，女方体力不支，就好像已经习惯了对方反复强迫的色情体位，颤抖着在双腿微微张开的位置自行止住不动。

毫无疑问，女方的道德感和羞耻感已被彻底摧毁。莫如说，甚至对可能被看见的姿势开始产生受虐快感。

男人见此反应，终于坚定侵入女方体内的决心，开始朝最后糟蹋阶段长驱直入。

女人的身体虽然弱不禁风，但她的性却多姿多彩鲜活生猛。相反，男人尽管身强体壮，但他的性单一而脆弱。

理所当然，久木并非没有这方面的预感。不，正因为有此预感才事先让女方备受羞辱，使之疲惫不堪，在其被彻底伤害的当口儿不失时机地趁虚而入。

然而，一旦结为一体，如此程度的障碍非但无效，反而激活女方情绪，在结果上适得其反。

不管怎样，男人开始全力发起冲锋。一边在女方颈项和耳畔施以几乎留下齿痕的热辣辣的唇吻，一边持续抽动不止。女方因之逐渐涨潮，不久伴随尾音长长的瞬间呻吟达到高潮。至于是不是她起初希望的被糟蹋状态则是疑问。至少，既然说是糟蹋，那么理应身心受到彻头彻尾的毁坏。

但是，此刻凜子的状态，全然谈不上惨遭糟蹋，反而全身化为一团欲火球，为追求性快感蜜糖而一路狂奔。

目睹这全然不存在迷惘、乐此不疲的贪婪身姿，不用说，男女处境已完全颠倒过来。起初，男人为糟蹋女方而奋勇出击，在女方屈辱中将其据为己有。然而回过神时，男人已经彻底变成一头全力效命的雄

兽。

这一瞬间，男人不仅没将女方据为己有，反被女体整个包围，沦为想休息也休息不成的做苦役的阶下囚。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再冲顶、反复冲顶的凛子表情是何等妩媚动人啊！

本来就不是很么棱角分明的脸庞。眼睛鼻子嘴巴都那么小巧玲珑，而又端庄秀丽。那刺激男人好奇心的甜美表情，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笑如歌，时而如死如活，如此千变万化着熊熊燃烧。

可以说，男人正是为了目睹这柔和、凄切、淫荡的表情而竭尽全力而孤注一掷而成就事业。

但是，一如任何好戏都要落幕，如醉如狂的性事也要迎来尾声。

不过，尾声不是女方带来的，而是来自男人有限的性结构。倘任凭女方畅游其间，让她在无限的性结构中无限沉溺下去，那么男人难免被逼入死亡深渊。

笼罩此刻两人的静寂也纯然是男人弹尽粮绝所使然，而不是女方自行走下欢愉阶梯生成的。

现在一切都已结束。看，墙倾楫摧折戟沉沙的是男方，女方则因心满意足的性事而更加活色生香，横陈圆润丰腴的玉体荡舟于快乐的大海。

假如别人瞧见此刻两人的状态，若问最初提出糟蹋要求的是谁，至少谁也不会想到是女方提出而由男方趁机胡作非为。

不管怎样，现在可以断言的是，性事之初和性事之后，惨遭糟蹋这一状态颠倒过来了，当下在最后阶段苟延残喘的，必是男方无疑。

坦率说来，对这一过程，久木已经切身体验过好几次了，早已不以为奇不以为惊，倒不如说是明知最后必然如此而又决意挑战的。这次也不例外，自己不过是言听计从乖乖就范而已——意识到这点，多少有些惧怵。

长此以往，自己会不会迟早有一天听任女方摆布而迷失在性快感世界中，最后被带进死亡深渊？

始而不可一世继而偃旗息鼓再而陷于新的不安漩涡——此刻踌躇满志的凛子对这样的久木悄声低语：

“妙极了！”接着又嘀咕一句，“就那么杀了我……”

在性爱顶点但求一死，乃是成熟女性独有的梦幻特权。男人快乐到那个地步的可能性近乎零。纵然偶尔有之，也仅限于熟知某种变态性爱快乐的场合。正常男人几乎不可能冲入如此程度的性快乐之中。

久木一向这么认为，现在也是这么认为。倏尔觉得性与死意外接近，在某种情况下几乎难解难分。

例如，同女性交合一泄而出之后，或者不具备那种条件而极端说来甚至自慰之后，继之以瞬间射精快感的，也是无可名状的倦怠以及灵魂被吸走般的虚脱感。

刚才因为射精了，自然了然于心。或者那是接续死的第一幕也未可知。

从年轻时他就一直模模糊糊地想：那般气势汹汹的物件，为什么射精后顿时变得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了呢？

也有时为之焦躁不安并自我激励自我鞭策。不过那种肉体性萎缩和精神性堕落感，的确同死亡意象难分彼此。

那种针对射精后的男人袭来的虚脱感，莫不是意在暗示其连接死亡的自然法则？如此想着环视自然界，但见绝大部分雄性都伴随着射精而变得奄奄一息，徘徊在生死临界线，不久趋于死亡。从射精到致死的时间，尽管因物种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其背后无不投有死亡阴影这点是无由避免的。

尽管如此，相比于女方在恍若天旋地转的快乐顶点梦见死亡，男人则在难以自拔的虚脱感中被死亡纠缠不已，二者的差异是何等之大啊！

莫非这就是无限与有限的性之差异，抑或是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女性和通过射精来结束关乎生殖的所有劳作的男性的差异？

久木正在如此沉思，凜子再次从背后把仍带余热的肌肤贴上来小声说：

“我、好怕的！”

“以前你就说过可怕。”

凜子痛快点头：

“不过，现在的怕又不一样的。这么不动，就好像真要死掉……”

“自然而然……”

“嗯。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便是这么再好不过。死一点儿也不可怕，怕的是这样的自己……”

凜子说的多少自相矛盾。不过在性爱高潮受到死亡诱惑这点似乎千真万确。

“死了可不好办。”

“可我、已经可以了，活到这里足够了。”如此说罢，凜子以唱歌的调调说道，“我、现在最幸福。人生途中，现在最最幸福！”

久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又听得凜子继续下文：

“还不是？我、我是这么爱你，从身体里边感受着你——知道了这个，心想死也可以了。”

“可你才三十八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年纪可以了，足够了。”

凜子以前就执著于年龄，说三十八岁够老了，死也无所谓了。

但在年过五十的久木眼里，她还相当相当年轻，人生刚刚开始。而凜子本人或许别有感慨。这么想

着，久木说：

“上年纪自有上年纪的好处。”

凛子断然摇头：

“也有那么说的人，可我认为这个年龄到顶了。再多活也不外乎走下坡路罢了。”

“不仅仅是外表问题吧？”

“那倒是。不过上了年纪，对于女人到底不是滋味。哪怕再挖空心思，也总有一天掩饰不住。可现在总还是能掩饰的——千钧一发的年龄。”

“没必要想得那么严重吧？”

“当然我也不愿意那么想的。可是天天要照镜子的吧？照一次，哦，眼角皱纹就多一条，皮肤松弛，化妆不好化。自己比谁都清楚，只是不愿意说出口来。尤其面对喜欢的人，就更难说出口了。”

“可你在说。”

“我当然也不情愿说，但我希望你现在我是好到顶了的。”

说得久木回过头去。凛子略略出示胸部：

“这种话自己说是不大合适，可我的确觉得自己现在是最漂亮的。由于你的关系，头发和皮肤光艳艳的，胸也还问题不大……”

确实，这段时间凛子皮肤更白了，滑溜溜软乎乎的，洋溢着二三十岁女性所没有的甘美和冶艳。

“在你怀里变了。”

久木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她胀鼓鼓的胸部。凛子像早已等待似的低声说：

“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

凛子的话既像一语中的，又似乎哪里自相矛盾。

例如，一边说自己当下最为漂亮、正值人生顶峰，一边说死也无妨。一边说皱纹日益增多，皮肤日渐松弛，一边说现在再好不过，希望久木看在眼里别忘记。

刚刚强调如何如何好，而下一瞬间就说出否定性话语。

既然认为当下最好、最漂亮，那么岂不应该考虑如何支撑和保持才对？

“为什么只在意当下呢？”久木询问。

凛子以不无倦怠的语气答道：

“倒也不是多么有意，莫不是所谓刹那性？”

久木在脑海里推出“刹那性”字样。

“虽说有那样的感觉……”

“可对我来说，当下太宝贵了。如果当下这一瞬间不好，往下好了也没用。人生就是这么个东西吧？”

“那或许是的，不过我不认为你是那么刹那性的。”

“那也是因了你。”

“因了我？”

“还不是？因了你，身体也才变成这样子，后来就都变了。”

“就是说只要当下好就行了？”

“正是。性爱嘛，就是为当下这一瞬间而燃尽所有能量的，所以只有当下宝贵，当下就是一切，是吧？”

如此说来，凛子的刹那主义是性爱深化的结果，是由此产生的不成？久木正在思索，凛子继续喃喃低语：

“丢开当下，谈明天如何来年如何，可能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我可不愿意为这个后悔。”

听凛子的话当中，久木想起水口。

从当下、现在最宝贵这种凛子式刹那主义来看，只知闷头工作的水口的活法算怎么回事呢？

久木简单介绍水口病情之后说道：

“探望他的时候，他后悔没有好好寻欢作乐。”

“那种心情，实在太能理解了。”凛子把脸轻轻贴在久木胸口，“你、后悔了？”

“哪里，没那回事……”

“那就好！”凛子又把额头蹭了上来，“我们不后悔。”

“当然。”

“还是当下宝贵啊！”

久木一边点头一边想自己的年龄。

不错，自己已年过五十，比凛子大不少。作为男人，这个年龄段怕是最后的舞台。

往下纵使地位和收入上升，空间也可想而知，不至于多么开心。

较之作为一个男人，还是要作为一只雄兽追逐爱情、品味热恋人生的真正滋味才对。而当下无疑是留给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也变了……”

“什么变了？”

“啊，这个那个的。”

在同自己恋爱之后，凜子或许变了。

比如性方面，她原本不是这么纵欲的女人。她说过，以前对性几乎漠不关心，同现在比几乎淡泊、清纯得难以置信。因了你才变成这个样子——凜子半是羞赧半是懊恼地抱怨。

是的，在性方面凜子变得判若两人。这是事实。清纯这一说法是否得当另当别论，但以前确是淡泊的，性还不成熟，不开窍。

如果说让如此女人的身体盛开花朵、得知性的快乐奥秘是“因了你”，那么情愿接受。

可是，现在稍深一些回顾自己的内心，似乎自己本身也受到了凜子很大影响。以性为例，久木原本打算主导凜子让她有此自觉，不料意识到时，自己也陷于性中难以自拔。当初的出发点固然是指教，而半路上却被其魅力所吸引，如今已被逼入有进无退的地步。

而且不止于性爱天地，从工作到家庭都已受到连累。同妻子的关系所以岌岌可危，说是被凜子吸引造成的也未尝不可。凜子越是投注于她同自己的爱，自己越是割舍不下而尽可能予以满足。如此一来二去，蓦然回神，已然堕入同一深渊。

不仅如此，在生活态度上倾向于唯有当下宝贵、应全力活在当下这种刹那主义，也完完全全是凜子影响的结果。

本来以为自己年长，一切由自己主导，及至有所觉察，角度已然颠倒，被主导的反成了自己。

“是吗……”久木叹息一声。

凜子责备似的问：

“怎么了？”

怎么也不怎么。只是，两人正一步步同周围环境疏离开来，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本以为自己是在这种实感中拖曳对方，而意识到时，自己反被对方拖曳——久木为这样的自己感到惊讶，不由得叹息一声，但并非哀叹。

事到如今，早已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久木为如此自我放弃、自甘堕落的自己半是愕然半是认同。

“怎么说呢？心情好得很！”

到夜深还有些许时间。黄昏开始的性事余温未退，两人在床上紧挨紧靠。不知何故，这一无拘无束的非建设性状态也让人觉得舒心惬意。

这时间里，久木捏弄凛子的乳头，凛子的手轻轻触摸久木的阳具。正这么委身于嬉戏感觉，电话铃突然响了。

凛子一下子扑在久木身上不动。

知道这套间电话号码的，只有久木凛子两人。家里自不用说，朋友也没告诉。

电话为什么响个不停？

莫不是谁知道两人在这里而打过来的？

久木想起刚才曾在窗前观赏凛子裸体，但外边不可能看到。

铃声仍在响。响到第六遍时久木起身。凛子拽住他的胳膊：

“别接……”

“谁呢？”

“不知道……”

久木一边嘟囔一边考虑家里的情况。

妻子不至于知道这个套间的存在。莫非家里发生什么不测之事了？

自己不在的时间里，家人会不会有病？会不会发生遭遇交通事故等不测？当然，就算夜不归宿，而只要明确告知去处也没问题。但自从和凛子一起外出之后，往往隐瞒去处，酒店名称也每每随口谎报。

这么着，万一发生事故时也联系不上，就可能出大乱子。

这种情况下，手机最便利不过。但同凛子幽会时几乎都关机。

他不愿意妻子或社里把电话打到两人一起在的地方惹麻烦。

因为不用手机，所以只要自己不主动打过去，那么家里情况就无由得知。而有刚才这样的电话打进来，到底让人放心不下。

这里的电话号码没有告诉妻子，她不可能打进来。想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担心有什么急事。

这样的担心，凛子也是同样。

已经彻底冷却的丈夫倒也罢了，而若是娘家母亲那边万一有什么，只要凛子不打过去也照样无从确认。

这种对方全然无法联系而只能由自己联系的单行道方式，是不告知去向而在外留宿的男女最为放心不

下的。

既然抛弃家庭了，那么本应怎么都无所谓才是。而现在仍耿耿于怀，难道是因为尚未完全了断？

等电话不再响了，久木试着问凛子：

“这里的电话，可告诉谁了？”

“跟谁也没说。”

既然如此，那么很可能仅仅打错了。

久木这么说服自己来消除担忧。但是不能否认，电话铃声稀释了一直沉浸其中的性事余韵。

“起来吧？”

听久木一说，凛子现出依恋的眼神：

“喂，想再去哪里啊！”

自二月中旬两人去雪天的中禅寺湖以来，两人一直在涩谷套间里见面。作为两人幽会的地点固然再合适不过，可是一旦有刚才这样的电话进来，就觉得好像被人监视，变得心神不定。

“那么，樱花快开了，去看樱花，住樱花酒店！”

“好啊，太高兴了！”凛子啪哒啪哒拍着久木胸口表达欣喜，随即一下子把手伸到久木喉头，“说了不算就卡脖子的哟！”

“被你卡死，死而无憾。”

“那、卡喽！”凛子双手比划着要卡久木脖子，却又马上作罢，收回手问，“那么说来，是叫阿部定吧？那本书还没给我看呢！”

归纳她对审讯刑警讲述的内容的那本书，在调查室也很受欢迎，现在正被一位同事带回家里看。

“这回去看樱花时带去好了！”久木转而说道，“不过，我也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凛子回问。

久木在凛子耳语：

“准备一件红色长内衫带去。”

“我穿？”

“是的，颜色要鲜红鲜红的……”久木下令似的对困惑不解的凛子说，“这是领你去的条件！”

“明白了……”

凜子略一沉吟点头道。语声总好像有些懒洋洋的，嘴唇微微张开，宛如春日微阴的天气中飘零的樱花瓣。

[\(1\)](#) 睡觉时有水灌耳：寝耳に水。日语惯用说法，类似汉语“晴天霹雳”。

落花

想来，恐怕再没有比樱花更幸运的花了。

早在平安时期樱花就是百花之王，千家流传集也记载说“樱花乃花中第一”。

阳春三月，盛开怒放争奇斗艳的樱花不折不扣是花中的王者。不仅华丽，而且飘零之际的毅然决然也分外引人入胜，撩拨人们的惜花之情。

一如“七日樱花”所说，樱花生命短暂，至多一个星期。但作为花的表现力实在非同一般。作为插花使用时也被高看一眼：“壁龛仅置此一瓶为宜。倘有其他花相伴，则应置于上座。”

正因如此，时而也有人讨厌樱花。例如千利休⁽¹⁾禁止樱花进入茶道：“茶室不插过于娇艳之花。”

茶事不愧以“侘寂”为宗旨，势必认为“不宜过于华丽”。而这也正是千利休特有的不同凡响之处。

不管怎样，樱花培育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激发了丰富多彩的情思。这是毫不含糊的事实。

久木本身对樱花的感受，除了为其美丽所吸引，心田的一隅还有类似忧郁和嫌其吵闹的情绪——开匆匆落匆匆，自己跟随不上，同自身从容的生活大约了不相干。

每年随着樱花时节的临近，都要发布“樱花前线”的消息，电视上也推出哪里樱花开了几分、哪里已经盛开等赏樱景点五彩缤纷的图像。可是迄今为止，久木几乎不曾充分欣赏过那些樱花。

虽然很想去樱花开得正盛的地方悠悠然一饱眼福，但归终因忙于工作而未能成行。仅仅看几眼住处附近路边的樱花和城内樱花草草了事。

正如“了无静心”之语所示，樱花无暇心静，留下的只有匆忙之感，花开完了，反倒让人释然。

或许如此周而复始之间产生了对樱花的焦躁心绪。不过今年较往年略有不同。

看来，由于转为闲职，这个春天似乎可以充分领略樱花之美了——啼笑皆非的因果组合！

提起樱花，最先想起的是京都樱花。如平安神宫的垂枝樱、灯光辉映下的白川沿岸的夜樱，以及醍醐寺、仁和寺、城南宫等以樱花闻名的寺院数不胜数。

久木过去曾利用去关西采访和商量事情等机会匆匆忙忙观赏了几处樱花。

樱花全都那么好看，有时华丽得几乎让人不敢呼吸。但换个角度看，未免觉得有些过于搔首弄姿井然有序。

这也是因为，京都的樱花过于同周围的古寺和庭园等打成一片了，何况背后还有苍翠的山峦列阵以待。樱花诚然好看，但也有其背景提供绝妙支撑的因素。这方面，不妨说同以附加值吸引眼球的牌子货有些类似。

这种使得大家心悦诚服赞不绝口的樱花诚然可观，而仅以樱花自身之美凛然挺立的樱花也让人依依不舍。进而言之，没多少人围观的静静独处的樱花也别具风情。

想来想去，久木最后想到的是伊豆的修善寺。若去那里，一来离东京不很远，二来毕竟是群山环绕的温泉古镇，樱花也好旅馆也好，都足够安然静谧。

久木如此决定后同凛子一道出发，是在四月第二周的周日夜晚。

以往年赏樱佳期来看，多少有些迟了。但今年进入四月后的寒潮延长了花期，伊豆一带眼下似乎开得正盛。正可谓春深时节。不过同样春深，也有“酣”“阑”之分，时下更是近乎“阑”的烂熟春光了。

久木在这样的一天同凛子一起离开涩谷套间。他轻装上阵，身穿浅褐色开领衫和同一色调而稍深一些的夹克。凛子一身淡粉色的西式套裙，领口加了一条印花围巾，头戴灰色帽子，手提略微大些的提包。

动身前一天凛子去家里取春季衣物，应该见到了丈夫。但她还是只字未提。

凛子的家庭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昵？

从计划这次旅行时开始，久木就放心不下。但没有主动过问。凛子也沉默不语。由此看来，估计是不大想说。

只是，四月初去横滨娘家之后，凛子曾凄然告以母亲让她明确下来。

不言而喻，指的是凛子同丈夫的关系。

凛子母亲早已知晓女儿同丈夫关系不好。凛子一再出轨这点也应有所了解。为此大发脾气，严厉斥责凛子说得她无法见人——见亲戚就更不用说——这是三月中旬的事。

自那以来，凛子母亲似乎认为不能对女儿的一再出轨坐视不理，而要求她尽快了结。

可是，据久木从凛子口中听得的情况，拒绝离婚的莫如说是凛子丈夫一方。而用意似乎是对妻子的报复——凛子母亲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问起这点，凛子只回答跟母亲说也得不到理解。全然不得要领。

确实，凛子传统式的母亲恐怕很难理解世间居然存在明知妻子有外遇而又不肯离婚这样的丈夫。

“三人见面好好谈谈，母亲这么说来着。”

所谓三人，想必是凛子及其丈夫、凛子母亲三人。

“母亲是中意他的，见面谈谈，估计总会有个结果。可我做不到。”如此说罢，凛子补充一句，“总不至于在那样的场合提起性生活吧？”

凛子对丈夫的不满，归根结底，由性格不合发展到了性问题。凛子指的即是这个。而她的本意似乎是，即使最后同是分手，也不愿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

久木这边则相反，是妻子方面逼他离婚。但他尚未明确响应。既然同凛子关系如此之深，响应似也并无不可。但是，一旦真要离婚，心里总有顾忌。那当然不是简单事。其中有对自己一意孤行导致离婚的愧疚，也有向社里和亲朋故友告知和解释的郁闷。进一步说来，也有对凛子尚未利利索索分手而自己提前分手的不安。更主要的，彻底颠覆差不多持续三十年之久的生活形态这点也让他提不起精神，或者莫如说望而却步。

总之离婚是最终手段，无需操之过急。这样的心情使得他在进入决定性状态的最后一道门前止步不前。而妻子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近来即使回家也几乎不跟妻子说话。说话也仅限于当务之急，说完就匆忙离开，并没有怎么争执。莫非人一旦进入相应的环境，就相应习以为常了？这么着，两人的关系在彻底僵冷之中保持着奇妙的平和。

话虽这么说，但并不意味着妻子的态度有所软化。作为证据，四月初久木回家时妻子还是再次叮问：

“那个、你是没忘的吧？”

久木当即意识到是指离婚协议书签字的事，但只是“啊……”一声轻轻点头，没有回答什么时候签。

正要直接出门，妻子追赶似的说：

“明天开始我也不在的。”

“去哪里？”

脱口问罢，这才发觉自己并不处于足以追问妻子行踪的立场。

“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不出所料，妻子的态度斩钉截铁，冷若冰霜，无法继续下文。

什么时候都是女方态度果断。这点在要分手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凛子也好妻子文枝也好，一旦决定分手，就绝对坚定不移。

相比之下，男人是何等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啊！这不限于久木，而是所有男性的共通点，总好像拖泥带水犹豫不决。

到了这个阶段，同妻子之间，或许也还是一了百了为好。

久木一边这么思忖着，一边赶来东京站，同凛子并排而坐。

电车是新干线“回声”号，先去三岛，在那里换乘伊豆箱根铁道去修善寺。虽是赏樱时节，但也许因为是周日午后，车厢里空空荡荡。

以前大多是周六出门周日返回。这次为避开人多的周末，就周日出门周一返回。得以享受这么优雅的旅行，也是工作轻闲之故。近来的久木，与其说为身居闲职而唉声叹气，莫如说为有余暇暗自庆幸。

三岛驶发的电车也很空，经长冈、大仁向中伊豆腹地一路驶去。人家减少，山峦逼近，樱花在山坡上

盛开怒放。似乎多是染井吉野樱，但因为正值花期，看上去好像只有开花那一处从绿色山体跃然而出，俨然粉红色花冠。

“很想坐这样的电车来着！”

如凜子所说，电车凡站皆停，有时停下错车，听站务员的哨声启动。一条同悠闲的春日午后正相符合的地方线路。

电车继续同山边河流平行前进。汇集天成山脉水流注入骏河湾的狩野川上，点点处处有钓鱼人垂钓。钓香鱼估计为时还早，但河水清澈，难怪这一带作为辣根的产地也很有名。

山峦、樱花、清溪——正看着这些城里没有的风景忘乎所以，电车到了终点站修善寺，所用时间不出三十分钟。

据说一千多年前由弘法大师⁽²⁾发现的这座古老的温泉之乡，亦以《修禅寺物语》闻名，也是同源氏有渊源的土地。想必是温泉的关系，樱花早早谢了，花瓣翩然飘落在久木和凜子两人的肩上。

提起修善寺，不少人以为是伊豆的温泉之乡。这诚然不错，但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修善寺这座由空海开创的历史悠久的寺院。

寺院位于从车站往西南方向驱车只需几分钟的地方，同朱红色虎溪桥一路之隔。登上正面陡峭的石阶，钻过山门，就能看见竹林掩映的院内前面的正殿。

距今八百年前，源范赖被兄长赖朝幽禁在这座寺院，后来受到梶原景时偷袭而自杀绝命。接着，赖朝之子赖家也被北条时政杀死在虎溪桥畔。冈本绮堂⁽³⁾的《修禅寺物语》即据此悲剧创作而成。后来北条政子哀悼亲生儿子赖家之死，在附近山麓建造了指月殿。

同关于修禅寺的这种血腥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寺院那颇有纵深的正殿缓缓起伏的顶脊同后山树林相得益彰，自有一种仿佛高贵女性立姿般妙不可言的优雅与妩媚。

久木和凜子在此参拜之后，又过桥参拜了山麓的指月殿和赖家墓，然后回到车上。

五点已过，天色黯淡下来，但春日明亮的天光仍未退去。

沿河边狭长的温泉街行驶之间，路面很快开阔起来，前面闪出今天要住的酒店。

入口有敦敦实实的大宅门，里面现出带有山型封檐板的宽阔门厅。

车在门前停下，出迎的女领班当即把两人领进门去。

门厅足够大，放着刻意表现木纹之美的茶几和藤椅。

凜子小声赞叹“好漂亮”是在她看见浮在水池上的能剧舞台的时候。面积有五六百坪⁽⁴⁾，朝左右伸展的水池的另一端映出歇山顶建筑风格的能剧舞台那幽深迷离的姿影，其尽头处的山崖上林木郁郁葱葱。

对于穿山溯流之后眼前豁然出现的另一天地，凜子目不转睛看得忘乎所以。

女领班领入的是二楼尽头拐角的房间。迎门是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面是铺有十张榻榻米的和室。再往里是隔离开来的临窗木板房间，地面明显低了下去。从这里可以俯视水池的一部分。

“哎，看啊，樱花全都开了！”

凜子招呼久木来到窗前。左侧盛开的樱花和眼睛一般高，几乎伸手可触。

“我说想看樱花，大概就给留了这个房间。”

这家酒店久木也是第一次来。听说修善寺有一家附带能剧场的幽静的酒店，就请出版部时代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

“喏，花瓣飘落了哟！”

大约傍晚有了微风，一片花瓣落在凜子伸出的手上，而后落入眼前的水池。

“好静……”

到了这里，工作也罢家庭也罢离婚也罢，都好像是遥远的另一世界的事了。

久木吸了一口山谷的空气，从背后轻轻抱住看樱花看得出神的凜子。

也许怕人看见，凜子转过脸去。但眼前有的只是盛开的樱花和寂无声息的池面。

久木轻吻一下，耳语道：

“那东西、带来了？”

“带来什么？”

“红长衫嘛！”

“遵命带来了。”

如此说罢，凜子即离开窗前，消失在浴室里。

久木一人留在窗外樱花飘落的房间，点燃一支烟。

窗开着，但没觉得冷。

樱花时节阳光余热似乎还在打开的窗口内外低回留连。

心旷神怡，却又有莫名的倦怠感。久木随口吟道：

“但愿春樱花下死，正是二月望月时。”

这是自行辞官、在大自然漂泊当中终了一生的西行⁽⁵⁾的和歌⁽⁶⁾。

两人在房间啜着女领班泡好的茶，休息片刻。而后一起走去温泉浴场。

下到一楼，走廊旁边好像有男女分开的浴场。久木看了一眼前面的露天浴池。

晚上六点过了，暮色上来的天空由蓝变青，不过尚未黑尽——正是入夜前的瞬间，露天浴池里一个人也没有。

毕竟周日夜晚，留宿客人想必也少。静悄悄的浴池只有顺着石岩流淌的泉水声单调地回响着。

“进吧！”久木劝道。

凜子现出困惑的表情。

“没关系的！”

即使有谁来，看见两人在里面，也可能客气地走开。

久木又劝了一次，凜子这才好像下了决心，开始在稍稍离开的位置背对着这边脱衣服。

浴池的面积估计有十坪，椭圆形，岩石结构，天花板覆以网眼状苇编，四周围着苇帘。似乎漫不经心地遮挡人的视线，而又保留了自然风情，令人怡然自得。

久木刚刚背靠岩石伸展四肢，凜子就手拿毛巾进来了。一步步慢慢把脚尖浸入水中，小心翼翼。

久木等凜子全身泡进池里，把她叫来池边：

“看！”

身体斜倚露天浴池边缘往上一看，由于那里没有苇编天花板，可以直接望见夜空。刚才盛开的樱花在正上方花枝招展，浩瀚的夜空往花枝上投下一抹淡蓝。

“这样颜色的天空，还是第一次！”

樱花从星月皆无的夜空翩然落下。

凜子伸手要抓那花瓣，很快又有另一枚花瓣飘来。夜色姗姗来迟的天空下，凜子追逐花瓣那白嫩的腰肢宛如夜空中飞舞的蝴蝶一样妖艳迷人。

从浴池上来，很快要在房间里吃饭。

多少有些寒意，久木和凜子都在浴衣外披了短褂。关上窗扇，灯光辉映的樱花从一端探出脸来。

樱花相伴的晚餐！菜式也洋溢着季节感：清煮蜂斗叶、芝麻凉拌土当归等等，一切显得自然而然。

久木一开始要来啤酒，紧接着换成烫过的当地偏辣清酒。

女服务员只斟了第一杯就离开了，往下凜子表现得很乖觉，久木喝干一杯就赶紧斟上。带鱼芹菜火锅上来后，凜子注意火候，热得恰到好处后及时夹到碗里。

看着凜子勤快得体的一举一动，久木不由得想起在家里吃饭的情形。

再往前倒也罢了，而最近几年，即使和妻子吃饭，对方也不曾如此勤快得体地用心照料。虽说是经年累月的倦怠和感情相左的结果，但差异竟如此之大？

久木现在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出有爱与无爱的不同。那么凛子的家庭情况如何呢？

同丈夫两人吃饭时，凛子也同样冷冷对待丈夫？不，大概比这更严重——凛子已不再同丈夫一起吃饭。是这样的吧？

久木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一边给凛子斟酒。

“两人吃，饭也好吃。”

“我也是。哪怕东西再丰盛，去的地方再好，而若是不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也没意思。”

久木再次深感移情别恋的可怕。

对妻子满怀激情和向往的时候也曾有过，然而现在两人关系已降到冰点，就差没离。想必凛子也曾以自己的方式相信丈夫，也曾海誓山盟，现在却分道扬镳。

这么想来，眼下两人的婚姻状况可谓彼此彼此，一个是醉中醒来的男人，一个是醉中醒来的女人。

如此这般，两人在对斟对饮当中逐渐堕入新醉之中。

虽然只喝了一瓶啤酒，几壶清酒，但久木已有微醉之感。

醉得这么快，恐怕到底是和凛子在一起心情放松的缘故。

看窗外，窗口左端仍有盛开的樱花探头探脑。

“去下面看看？”

去楼下大厅，应该可以隔池看见能剧舞台。

等女服务员撤去餐具，两人拿起毛巾走出房间。

走下楼梯，走过刚才经过的通往露天浴池的门口，沿地面更低的走廊前行不远，正面就是大厅。

右边的门扇已大敞四开，水池上的木板舞台突了出来。

久木和凛子并坐在露台椅子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刚到酒店时看见从大厅浮现在池面的能乐堂就叹了口气，但此时和那时又有不同。

入夜后，露台栏杆的边边角角都被照得一片雪亮。舞台为三进方形，地板宛如镜面粲然生辉，里面大幅木板墙上画一棵老松。

能剧舞台的左侧有同是歇山顶风格、围有白色木格纸拉窗的中国式房间，浮在水池上的桥式通道将二者联系起来。而这一切都上下对称地映在池面。

纯然一幅绘画。不过，这能剧舞台原本在加贺前田家的院子里，大约明治末年由富冈八幡宫移建到现在这里。

自那以来，这里就在环绕水池的篝火照耀下，以能剧为主表演传统舞蹈、琵琶、新内节等许多节目。今晚虽然没有节目表演，但安安静静的舞台在山间清冷的大气中愈发显出幽玄之趣。

久木和凜子肩靠肩一个劲儿注视舞台。注视之间竟至陷入错觉之中，仿佛舞台黑漆漆的深处即将有戴着狂人面具的男女赫然闪出。

两人看薪能是在去年秋天。

去镰仓时看了大塔宫院内表演的能剧，之后在七里滨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

当时两人恰如干柴烈火。不过老实说，处境还没有如此窘迫。幽会完后，凜子还返回家里，久木也回去了，尽管对妻子的反应忐忑不安。

那以来仅仅过了半年，而两人的家庭却已濒临崩溃。

“那时戴的是天狗面具。”

久木提起在镰仓看的狂言剧。当时还有一起说笑助兴的余地。

“不过这里好像不大适合演狂言剧。”

这深山老林幽玄的舞台，似乎适合表演更能深入肺腑和发掘心底情念那样的剧目。

“不过，真是不可思议……”久木望着池面摇曳不定的露台灯光说，“难道古人到了这里就以为再也不会被谁发现了？”

“也有两人一起逃来的吧？”

“男人和女人……”说着，久木眼望能剧舞台后头黑魑魍静悄悄的山峦，“就算和你单独住在那里，怕也是一回事。”

“你是说迟早会厌倦的？”

“一男一女相守，一开始就有怠惰这种病偷偷染上身来的。”

实不相瞒，久木现在对爱持怀疑态度。至少不像年轻时那么单纯——那时深信只要相爱，两人的爱就会天长地久。

“或者爱情燃烧期间没那么长也说不定。”

“我也那么想。”

得到凜子认可，久木反倒感到尴尬：

“你也那么想？”

“所以想在燃烧时了结。”

大约受灯光中矗立的能剧舞台气氛的影响，凜子说出的话带有些许妖气，令人有些惧怵。

久木倏然觉得皮肤发冷，把手插进怀里。大概是所谓花冷⁽²⁾吧，入夜后多少冷了下来。

“走吧……”

这么待下去，说不定被舞台的妖气俘虏不放，被拖进远古世界。

久木站起身，像要告别舞台似的又一次回头看了看，然后离开露台。

折回房间，暖融融恰到好处，被褥已经靠里面窗前铺好。

久木暂且在铺好的被褥上仰面躺倒。蓦地向上一看，窗口的樱花仿佛正看着这边。

久木觉得，没准今夜的事都要被樱花一一看在眼里。叫凜子，没有回音。

轻合双眼继续仰卧的时间里，凜子从浴室出来了。短褂脱掉了，只穿浴衣。向上卷起的头发像松开发髻一样左右纷披下来。

“长衫没穿？”久木问。

问得凜子站住不动。

“真要穿？”

“不是带来了吗？”

凜子似有所悟，默默消失在休息室。久木只留枕边台灯，再次眼望夜幕下的窗口。

在深山酒店里看罢气氛幽玄的能剧舞台，此刻正静等女方换穿红色贴身長衫。

表面上似乎在追求幽玄与淫秽这种毫不相容的悖反，而实际上又觉得二者之间有意外共通的因素。例如，能剧有所谓“神”“男”“女”“狂”“鬼”五种角色，其中自然隐含男女情欲。

就在刚才，久木目睹舞台还油然生出庄严心境。而后来被激起某种诡异的色情感觉也是事实。

万物皆有一表一里。庄严里面潜伏的淫荡，静谧之中隐秘的痴态，道德背后栖息的背叛——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恬适与快乐。

久木的思绪正在信马由缰，纸隔扇开了，身裹绯红色贴身長衫的凜子出现了。

刹那间，久木从被褥上立起，瞠目结舌。

此刻打开纸隔扇现身的凜子，穿的固然是一色绯红的贴身長衫，但其脸庞带有童女般的天真无邪。

被低位置台灯淡淡照出的凜子身影变得高大起来，高达天花板。一瞬间，久木恍惚觉得女主角出现在能剧舞台。

久木心生诧异，进而定睛细看：凜子的脸庞逐渐变得像女面具孙次郎那样含有成熟女性的娇美、忧郁和妖冶。

久木就那样欲言不得地怔怔看着——身穿绯红色贴身長衫、戴着面具的女人缓步走到这样的久木跟前，伸出双手要搂他的脖子。

久木不由得缩起身子，左右摇头。这才像清醒过来似的大大吸了口气：

“吓我一跳……”

听得久木喃喃自语，戴着能剧面具的凜子浅浅一笑，平日凜子柔和的表情终于失而复回。

“感觉像是看见了能剧中登台的女子。”

“因为刚才看舞台了嘛！”

“不过也太像了。”

久木以前在画上看过出现在黑底色上的名为孙次郎的女人面具，觉得那娴雅柔和的表情下潜伏着汹涌的情欲和淫念。而现在的凜子面庞也与之两相仿佛。

“娴静、内敛而又淫荡。”

“说谁呢？”

“面具嘛……”说罢，久木猛地搂过凜子。

事出意外，凜子向前扑倒。久木不予理会，从上面整个压上身去，在她耳边悄声道：

“剥掉你的面具！”

男人现在成了恶魔，要把女方贴身長衫下潜藏的淫念挖掘出来。

不过绯红色的确是不可思议的颜色。诚然是鲜艳浓郁的朱色，但同时又是血色，致使看的人产生一种异样的亢奋。

其中尤以绯红色贴身長衫特别，皮肤白皙、娴雅矜持的女子穿在身上，具有雄性动物性癖的男人们无不两眼放光跃跃欲试。

此刻，久木把身着绯红色贴身長衫的凜子从上面紧紧压住，以扑食鲜红嫩肉的野兽凶相死死搂住不放。

这固然有看见绯红色的亢奋，但同时又含有对接受男人好色要求而乖乖做一件贴身長衫带来的女人的感谢之情。

久木就这样受用皮肤接触绯红色绉绸的舒适感，而后渐渐减缓力度，把手伸进凌乱不堪的领口时隐时现的乳沟。

“等等……”

虽然明知迟早要被剥光，但操之过急还是使得凜子闪身，按住他伸进来的手，缓过一口气说道：

“这东西，可麻烦大了！”

久木一只手仍在凜子胸部游弋，反问凜子：

“制作麻烦？”

“和服店做好了送到家里时，我不在，那个人收取的……”

凜子近来把丈夫叫“那个人”。

“看出来？”

“无意中瞥了一眼，原来是红色贴身長衫——我想那个人吃了一惊。就一个劲儿问我干什么用。”

“平时也穿的吧，在和服下面？”

“可那个人好像看出来——是要穿这东西跟别的男人上床……”

凜子说已有几年时间同丈夫完全没有性关系了，而丈夫看见妻子的绯色长衣还是会暴跳如雷？

“那么？”

“说我是淫妇。”

一瞬间，久木觉得骂声朝自己头上落来，不由得把手从凜子胸部抽出。

的确，红色贴身長衫是妓女穿的东西。卖身女为了引起男人注意和使之兴奋，才身穿深红色贴身長衫卖弄风骚。

在这点上，说是下流衣服也情有可原。尽管如此，说“淫妇”也够过分的。

但是，站在凜子丈夫位置看，想那么说的心情并非不能理解。

长时间回避丈夫、不愿意发生性关系的妻子为了满足其他男人的要求而订做红色贴身長衫——也难怪丈夫在如此察觉的刹那间大发雷霆。

“那么……”久木以类似越怕越想看的心情问道，“打你了？”

“打倒没打，只是突然说要撕开……”

“撕这长衫？”

“我说住手！这回他一把抓住我绑我的两手……”说到这里，凛子不胜厌恶地左右摇头，“实在说不出口的。”

“直说好了！”久木求她说下去。

凛子轻咬嘴唇，然后说道：

“硬把我脱光……”

“要你了？”

“那个人不做那种事的。不可能对说成淫妇的女人做那种事的吧？另一方面，就以那样的姿势……”

久木屏息敛气，等待凛子下文。

“说这么惩罚淫乱的女人好了，就拿来照相机……”

“拍照了？”

看见凛子点头，久木仿佛看见了色情图像。场面的确够异常够凄惨的，但也似乎沁出了妒火中烧的男人的憎恶和情欲。

“我、受够了！”凛子突然叫道，“我决不回家了！”

凛子断然说罢，紧闭的眼睑间细细渗出泪来。

虽然察觉妻子的不贞，但丈夫绑起妻子双手剥光也非比寻常。尤其，并不直接接触身体而仅仅拍摄下来加以污辱的做法，分明是冷酷的科学工作者才会施行的报复。

这样一来，凛子再不回家也在情理之中。绝不应该返回那种男人身边，绝不！

这么想着听凛子讲述时间里，久木心间涌起某种淫念也不能否认。他固然认为凛子丈夫的做法惨无人道，但一想到凛子的受惩形象，脑袋又无端地一阵发热。

久木重新抚摸遮蔽凛子身体的丝绸贴身長衫，边摸边想：这件薄薄的长衫，居然会激起凛子丈夫和自己这两个男人的憎恶和执著，为之一路狂奔。

说不定，绯红色是将男人引入疯狂世界的一件凶器。

想着想着，或许受了凛子丈夫所作所为的刺激，久木体内燃起新的欲火。

既然凛子被丈夫施以那种惩罚，那么自己要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才是道理。

久木在心里对自己如此说罢，缓缓起身，看了一会儿绯红色贴身長衫，然后将领口左右分开。

一切说完的凛子仰面躺着，温顺地闭起双眼。在丈夫面前那般拼命挣扎，而现在则听任所爱男人为所欲为，毫无反抗表示。

久木于是心怀释然，甚至产生些许优越感。他进而把手放在腰带上解开，往两边轻轻分开底襟。

倏然，久木脑海浮现出手举照相机的凛子丈夫。

此刻，白嫩嫩匀称的双腿从绯红色贴身長衫的开缝中躲躲闪闪。就连藏在大腿根那隐秘的部位也被丈夫用照相机蹂躏了不成？

如此想的一瞬间，欲火陡然燃起，久木以雪崩之势一头栽进胯间。

一如施虐与受虐相辅相成，爱与折磨大概也难解难分。

现在，久木把脸伏在凛子胯间，嘴唇直上直下按在对方私处喘息的粉色花蕾上。话虽这么说，其实只是以柔软的舌尖在最紧要的花蕾顶端若即若离轻轻接触着，左右移动。

这和暴力、强迫全然无涉，只是舌尖无比温柔的爱抚。然而这可能反倒不好忍受，凛子开始一点点啜泣和扭动。

一开始只是如游丝般小声细气地呜咽，不久变成喘息。此刻上肢正伴随着微微颤抖向上拱起，被舌头围拢的花蕾热辣辣膨胀开来，随时可能炸裂。

明知女方已垂死挣扎，而男人的两手仍牢牢抓着女方的双腿，嘴唇稳稳擒住私处不放。女方说“不行了”，让他“住嘴”，哀求“放过我”，然而一度吸附的嘴唇根本不肯离开。

原本就是为了惩罚而开始的。

因一时疏忽被丈夫发现了绯红色贴身長衫，被蹂躏了要紧部位——男人正是为了就此惩罚女方而在采取如此措施。即使哭泣、哀求、挣扎，也不可能饶恕。

男人得知女方的感觉集中于胯间一点，欲火越烧越旺且已达到忍无可忍的极限之时，陡然想起什么似的中止舌头动作。

就这样使之冲顶，就不成其为惩罚。与其那样，莫如更残酷些，一定要看着女方一再苟延残喘、久久痛苦不堪、持续哭泣不止才叫痛快。

由于男人的舌头动作戛然而止，女方心生诧异，旋即追问其故，扭动腰肢，正在火头上的裸体上下起伏。

而在突然中止使得即将冲顶的女方的亢奋稍稍平复之际，男人的舌头卷土重来，女方惊慌失措。

已经烈焰升腾的花蕾当即火势大增，女方一再朝着冲顶彼岸扑打而又退回，如此周而复始之间，在无可挣脱的无间地狱拷打中东奔西蹿而不知其所止。

便是这样，凛子不知有多少次接近冲顶，多少次原地踏步，多少次踏步后重新发起冲击。漫说凛子，久木也不计其数。

只是，当最后从长久拷打中挣脱出来而终于允许冲顶时，凛子随着远方雾笛般低沉而凄切的声音犹如

一根竹竿直挺挺孑孓着一跃而上。

一瞬间，久木担心凛子一口气上不来，不由得察其颜观其色，见得闭合的眼睑微微颤动，见得从凌乱得几乎自动脱掉的绯红色贴身長衫间裸露的胸部正在轻轻起伏，这才放下心来。

看样子，刚才的惩罚手段在凛子身上的效果可谓淋漓尽致。

这种惩罚手段的最大好处在于，比之女方的痛苦挣扎，男人的消耗适可而止。若是这一形式，男人可以数次乐此不疲地进攻女方。

“够受的？”久木此刻以炫耀胜利的心情询问凛子，“受不了了？”

再问之下，凛子忽然挥舞拳头，不管脸不管胸地胡乱捶打久木，而后劈头盖脸骑上身来。

“快……”

以命令语气催促的凛子正可谓披头散发，俨然母夜叉。一点花蕾由于长时间不怀好意的接吻固然异乎寻常地燃烧一尽，但关键的花蕊仍热辣辣剩在那里，欲罢不能。

女方变本加厉。久木刚要响应，却又觉得若即刻在此深入腹地，刚才一再拷打的价值将荡然无存。

最后交合之前，还应施加另一项更重要的惩罚。

如此打定主意，男人双手搂紧火桶般的女方腰肢，无论是嘴巴还是耳朵，大凡接触到的部位无不吻下去。进而从喉到肩，最后由胸至乳。

这么着，时而用力吮吸，时而咬得几乎留下齿痕——久木打算在凛子全身按下性事无可磨灭的印记。

攻击女方娇柔的花蕾，进而从喉到胸普降热吻暴雨之后，久木这才与凛子合为一体。而合为一体之前，仍然追逐凛子丈夫的身影。

当然没有见过他什么样，而仅仅是根据凛子的述说推想出来的，但他仍陷入错觉，觉得是通过凛子这一媒介与之短兵相接。

话虽这么说，但战况一开始就已见分晓。总之他是败者自己是胜者，这点毫无疑问。尽管如此，还是要把凛子体内所剩无几的其丈夫的残渣扫荡一空。

明知获胜，明知对方无力反击而又与之交战——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快意和踌躇满志的了。尤其在性方面，认为自己处于优势这点会使男人信心倍增，愈发势不可挡。

久木的斗志分明感染了凛子。交合之后凛子也数次冲顶，时而低语“不行了”，时而央求“别别”。男人不折不扣作为雄兽君临女体之上，百般摧残戏弄，而后男人也一泻而尽，狂欢就此结束。

由始而终将这场狂欢一一看在眼里，唯有窗口盛开的樱花。

然而无论久木还是凛子都把樱花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在一片狼藉的被褥上横躺竖卧。

从性事余韵中最先醒来的是男方久木。

他从轻伏的位置缓慢支起上身，仔细看罢就在旁边躺着的凛子，从背后贴上去轻声耳语：

“可好？”

听得久木问，凛子眼睛也没睁地点了下头：

“好得不得了……”

由前半段吻花蕾，经近乎咬噬的爱抚而最后结为一体——久木问的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凛子也心知肚明，点头说：

“都说不行了也不停下……”

“惩罚嘛！”

“近来，叫你停下你也不停下，是吧？我可能渐渐习惯了那种做法。”

凛子的说法总好像有些倦怠，而倦怠中又略含邀宠意味。

久木听着，再次思索女人的莫名其妙。

就在刚才凛子还痛苦不堪，时而气息奄奄梦呓似的不断央求“别别”。

然而现在性事完了回头一看，那根本不是怨恨，反倒为之心神荡漾，即使要求停下，也无非装模作样，实则没停下而庆幸。

“可我不明白。”久木再次叹息一声，“你好像说再折腾下去就没命了。”

“是的，是那个意思。”

“可你不是觉得好吗？”

“那是因为是你，给你怎么着都好！”

给女人这么说，自然洋洋得意。不过，那般深不可测的女人身体本身到底让人不寒而栗。

说千道万，反正现在凛子对性已经无所不知，别无顾忌。那种浩瀚几乎同大海无异。严刑拷打也好施虐也好献身也好，全都在整个体验的瞬间融入欢愉的大海。

久木慢慢欠起上身，额头放在凛子胸口。

与此同时，一只手探到凛子肩头，触摸早已敞开的贴身长衫。往自己这边轻轻一拉，发现从腋下到袖口有条裂缝，端头有红线脱出。

“坏了！”

久木从裂缝插进手去，凛子把手挡了回来：

“不，那、是那个人撕的。”

“他？”

“发怒的时候撕的。就急忙缝了带来……”

又一次触摸绯红色贴身長衫的裂缝当中，久木觉得那似乎是凛子夫妻之间出现的红色伤口。

或许贴身長衫破了这点触动了凛子，她起身走去浴室。

不出几分钟就慌忙折回：

“不得了，糟了！”

久木以为出什么事了，回头一看，见凛子双手捂着贴身長衫领口。

“好厉害的伤啊，你咬的吧？”

确实，交合前一边吻着，一边轻咬和使劲吮吸来着。

“喏，你看！”

凛子坐在久木面前，扒开衣襟，露出胸口。

“这里也有，那里也有，是吧？”

凛子说得不错，脖子左侧、前胸锁骨那里，还有乳头四周，全都有红红渗出血迹的伤痕。

“这样子，我再也回不去了。”

“你不是说不再回家了吗？”

“家当然不回，可这么多伤痕，出门也出不了吧？”

“那不要紧！”久木用手指摸着凛子脖颈上伤痕说，“很快消失的。”

“很快，什么时候？”

“两三天或四五天。”

“那就麻烦了。我、明天一定要去娘家的。”

“打打粉底什么的遮掩一下！”

“那会马上看出来的吧？何苦搞这名堂？！”

不用问，由颈到胸留下谁都能一眼看出的激吻痕迹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让凛子返回丈夫身边，同时

也是出于对凜子贪婪地一连几次冲顶的嫉妒。

仅就这方面来说，久木确实正中下怀——当他又一次从凜子口中听得不回家时，不能不深感事态已经发展到有进无退的地步。

“我、明天就不见母亲了。”

“不是已经定好了吗？”

“母亲本来要我再同那个人谈一次的。明天我明确拒绝母亲就是。”

看来，凜子现已彻底切断同丈夫之间仍多少存续的纽带。

“哎，你怎么办？”这回矛头朝久木指来，“你也不回去的吧？”

“当然不回去。”

“可你不是时不时回去的吗？”

“那只是去取替换衣服和寄到家里的邮件什么的……”

“那也不成，不允许！”

说着，凜子把脸凑到久木胸口，猛一下子咬在乳头那里。

“痛……”

久木慌忙后退。凜子又扑了上来：

“也要让你不能回去！”

“即使不那样，也不回去的。”

“不，男人的心情说变就变。”

凜子的嘴唇又贴了上来，还用牙咬。

久木一边忍耐轻微的痛感，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能和凜子一起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少顷，凜子嘴唇从久木胸口慢慢离开，用指尖静静摩挲齿痕：

“本来我咬得那么用力……”

似乎是在抱怨同她自己柔嫩的肌肤相比，留在久木身上的痕迹相对浅淡。可是细看之下，乳头上还是红红渗出齿痕。

“喂，老实听我的！”

久木按她的吩咐仰面躺倒。凜子手拿贴身長衫的红带，从久木脖子下穿过。

“就那样一动别动哟！”

凜子哄劝似的说罢，这回从两侧慢慢拉紧缠在脖子上的红带。

“喂喂……”

久木仍以为是开玩笑，不料凜子不管不顾地越拉越紧。

“松开，那不是要死人的吗？！”

“别怕，死不了的。”

凜子忽一下子骑在久木身上，紧握红带的两端逼问：

“听着，真不回家了？”

“刚才说了吧，不回。”

久木把指尖勉强插进脖颈和红带之间以防继续勒紧。

“要是胆敢瞒着我回去，真就把你勒死！”

“不回去、不回去……”久木拼命发誓，最后竟透不过气来，咳个不止，“放手，可别像阿部定那样！”

凜子马上不再勒了，就那样打了个结。

“那本书，该给我看了吧？”

“没失约，带来了。”

“那么，这就给我看！”

“就这么看？”

“当然！”

无可奈何，久木只好脖拴红带爬去皮包那里，从中拿出那本书，折回铺位。

“脖子上的带解掉可以了吧？”

“不成，就这么念！”

凜子手攥红带端头，继续以惩罚者那样的口气下令：

“躺下，念你最兴奋的地方！”

这样子总有些莫名其妙。

深更半夜在修善寺一家酒店的一室，一对男女隔一本书面对面躺着。男的脖子上缠着红带手拿书念，女的攥着红带一端侧耳倾听。

书的内容是审讯记录：女的因沉溺于性爱难以自拔而将男的勒脖子勒死，又切割掉那条关键物件逃走。于是女的接受刑警审讯。

“够长的，只念一开始那部分。”

审讯记录多达五万六千字。最出彩的地方，较之阿部定老老实实不害羞的供述，不用说，更是关于阿部定这个女子活生生的内容以及对于爱之深切之沉重的生动描写。

“那、可以念了？”

久木侧身翻开书页，凜子贴近久木胸口。

审讯记录首先是检察官将如此事实作为杀人及尸体损坏案件对被告提起诉讼。讯问被告对这一事实有无陈述事项。被告回答事实一如宣读内容，概无出入。下面是由此开始的一问一答：

问：为什么产生杀死吉藏的念头？

答：我喜欢那个人喜欢得不得了，就一门心思地想据为己有。可那个人和我不是夫妻，所以只要他活着，就难免接触别的女人。如果杀了他，别的女人就一根指头也碰不着了，所以杀了。

问：吉藏也喜欢被告吗？

答：还是喜欢的。如果放在天平上，那么就是四比六，喜欢我的分量更多一些。石田（吉藏）总是说家庭是家庭、你是你。家里有两个小孩，我也年龄大了，时至如今不可能跟你私奔。还说哪怕再穷也要让你有个家，或者开个酒馆什么的，永远快快乐乐。可是我忍受不了那种温吞水似的许诺。

久木尽可能淡淡地念，但凜子似乎听得大气不敢出。看她这样子，久木继续按照刑警的审讯记录念阿部定对石田吉藏一往情深的过程。

问：被告为什么如此爱慕石田？

答：你问石田哪里好，我也答不出好在哪里。不过无论长相还是心地，我从未见过像石田这样无可挑剔的情种。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四十二，至多二十七八。心地也非常单纯，为一点点小事就乐不可支。而且感情丰富，有什么马上表现出来，像小孩一样天真烂漫。不管我做什么，他都高兴，百依百顺。还有，石田在卧室里手段高超。做那种事时非常了解女方的心情，自己久久忍耐，让我情绪充分上来。精力也充沛，交合一次后很快就能变大。我试过石田一次，看他是不是真的因为迷上我才跟我做那种事而不是单单玩弄技巧。说出来真是失礼不好意思，四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吉田家时因月经身上不太干净。可是石田并不嫌弃，还是又摸又舔。大约二十七八日在“田川”酒店的时候，我准备了香菇汤汁。我对他说：“听说如果真心相爱，就把香菇和生鱼片塞在那里吃掉。”石田说：“我也给你那么做就是！”于是他就从汤汁里取出香菇用筷子塞进那个地方，又蘸了汤汁放在矮脚桌上摆弄了一会儿，然后石田吃一半，我吃一半。我觉得这样的石田真是可爱，一把搂住他说：“我想杀了你，好让你跟谁也做不成好事。”石田说：“为了你，死也情愿。”

问：那期间一直在酒店里了？

答：五月四五日那时候在“满佐喜”来着，但因为钱接续不上了得回家。我说要把他的那个东西拿掉。石田说：“回家也不做的，只和你做。”分开后剩下我一个人，又是嫉妒又是焦躁差点儿发疯，十日晚上去了石田开店的中野见他，用他带出来的二十元钱在车站附近的“关东煮”餐馆喝完去了“满佐喜”，又住了下来。

读着读着，久木觉得身上有些发热，凜子也好像同样。

起始只是相对而卧，却不知何时，凜子紧紧贴在久木胸口，用有些含糊的语音喃喃有声：

“真是活灵活现啊！”

的确，阿部定的供述说是老实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没有羞羞答答的地方，使得案件更加跃然纸上。

“不过，这个女子怕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虽说已是事发之后，但讲述两人性事和当时的心情讲得一气呵成，而且冷静客观。

“原来是做什么的？”

“神田出身，本来是个早熟的时尚少女，可惜经营榻榻米的娘家中落，就出来当艺伎，好像东南西北转了好多地方。进石田开的小餐馆是作为女招待进去的，名字叫加代。”

“哎，想看那人的照片。”

久木翻开书前面有阿部定照片那页。似乎是事发后不久照的，梳着圆发髻，椭圆脸，眉清目秀。沉静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凄寂。

“够好看的啊！”

“像你。”

久木本意是开玩笑，不过就绵柔中含带让男人心动的甜美这点来说，和凜子不无相像。

“我可没有这么美貌！”

“你当然更优雅。”久木赶紧补充一句。说不定美貌里面隐藏着女人的魔性，“案件发生时阿部定三十一岁。”

久木一只手再次拿书念了起来。刑警的讯问开始逼近案件的核心。

问：讲一下五月十六日勒着石田脖颈发生关系的情形。

答：之前十二三日那时候，石田说：“听说勒脖子蛮好玩的。”我说“那好，勒我好！”就让他勒。他说你怪可怜的算了。这回由我在上面勒石田脖子。他说痒痒的别勒了。十六日晚上给石田搂在怀里时，觉得他可爱得实在让人不知怎么好，我就咬他。咬着咬着，想起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发生关系的事。我说：“这回可是用带子勒的哟！”就把枕头下的我的腰带缠在

石田脖子上，一边交合一边勒，紧一下松一下的。起初石田觉得有意思，做出伸舌头那样的鬼脸吓唬我。再一使劲勒，肚子挺起来了，那个东西一挺一挺的怪好玩的——我这么一说，石田说只要你觉得好玩，自己就算痛苦点也忍着就是。可是石田很快累了，睡眼惺忪，我就问：“烦了吧？”石田说：“不烦。我的身体，随你怎么样！”往下又用带子时紧时松勒着玩了两个小时，已是十七日午前二点了。我只顾看着下面不觉之间加了力气，脖子一下子勒紧了，石田“呜——”一声，那东西忽然变小了。于是慌忙松开带子，石田叫了声“加代”抱住我，有点儿像哭的样子。我就给他擦胸。可是石田脖子上仍有带子发红的痕迹，眼睛多少肿了，说“脖子发烫”。我把他领去浴池，洗他的脖子。当时脸也又红又肿。不过石田照镜子也只是说“事情麻烦了”，没有发脾气。

问：找医生看了？

答：想去看来着。但石田说“弄不好会报警的，算了！”就给他用冷毛巾敷脸、揉身子，可是一点也不见好。傍晚去了药店，说：“客人吵架卡了喉咙，脖子红了。”药店给了溴米那镇静片，告诉一次服量不能超过三片。

凜子突然伸出手，开始解久木脖子上的红带结。可能是因为听阿部定供述把心上人脖子勒过头以致脸都红肿而心里害怕起来。

久木等她解开带结，继续下文。

问：事发前一天夜里也一直在酒店了？

答：石田脸肿出不了门，早上只吃了柳川⁽⁸⁾。晚上出去买药时顺便买西瓜回来让他吃了。之后给他要了素汤面，我要了紫菜卷寿司。药马上给他吃了三片溴米那镇静片。他说三片不管用，就让他吃了六片。石田倒是睡眼惺忪，却还是不睡，说“钱没了，只能回去了”。我说不愿意回去。他说：“留在这里给女佣瞧见这张肿脸难为情，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你下谷或哪里待着！”我说反正不愿意回去。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可不好办。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有孩子的人，不可能总和你在一起。为了将来两人长久快乐相守，这点事儿都不忍耐是不好办的。”想到石田打定主意要暂时分开，我就低声哭出声来。石田也眼泪汪汪这个那个对我说了很多好话。问题是，他越说好话越让人来气，脑袋里想的全是怎样才能同石田一起，对他说的话一多半听得心不在焉。

问：那天晚上归终也住下了？

答：因为这个磨磨蹭蹭的时间里，女佣把要的鸡汤端来了。我就让石田喝了，十二点左右两人钻进被窝。石田脸还肿着无精打采，但看我仍不大高兴，就舔我那里讨我欢心，稍稍干了一会儿那种事。不过石田很快就说“困，睡了”，让我别睡，看他的脸。我说“看着就是，好好睡吧”，我把脸颊蹭在石田脸上，他开始迷糊起来。

久木忽然想碰凜子，一只手相互握着，继续念审讯报告。

问：下决心杀他是什么时候？

答：五月七日到十日，一个人独处当中总是想石田，心里很不好受，就开始想索性杀了他算了。不过那时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石田说一来要治脖子，二来即使将来两人能在一起也要分开一段时间。那往下看石田睡相的时间里，心想石田回到家，老板娘一定会像自己这样照料他。这次一别，一两个月都见不着。就连眼下都这么难受，一两个月肯定忍受不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

放石田回去。这以前即使我说一块死了或逃去哪里，他也不真正当回事，只是说开个酒馆什么的长远快乐下去。于是我下了决心：只有杀了石田才能把他永远据为己有。

问：说一下十七日夜你用被告的腰带勒紧熟睡当中的石田脖子的经过。

答：石田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用左手捧着石田脑袋，就以那样的姿势看他的睡相。石田一下子睁开眼睛，见我在，又放心地闭起眼睛，说：“加代，我睡着了，你又要勒我的吧？”我“嗯”一声笑笑。“要是勒，中间可别松手哟，不然往下很痛苦的。”听他这么说，我猜想没准这个人盼望我把他杀了。但我很快转念认为是开玩笑。一来二去，看样子石田睡着了，我就伸出右手拿起枕边我的腰带塞到他脖子下面，缠了两圈，然后攥着两端使劲一勒，石田猛地睁开眼睛，叫一声“加代”，稍稍欠身往我身上扑。我用我自己的脸蹭着石田胸口，一边哭着说“原谅我吧”，一边拼出浑身力气勒腰带两端。石田“呜——”一声呻吟，双手急速颤抖不止，但很快瘫软了。我松开腰带。这回轮到我发抖了，我一大口喝干桌子上酒壶里剩的酒，又勒了勒防止石田活过来，然后把剩下的腰带藏在枕头下面。接下去我去察看楼下动静，账台静悄悄的，那里的挂钟刚过后半夜两点。

蓦地，凛子长叹一声。想必在听阿部定勒杀心爱男人那逼真场景当中心情亢奋起来。久木略一停顿，继续往下念。

问：其后被告切掉石田的阴茎阴囊，在他左臂刻写自己的名字、在尸体和垫褥上血书“满佐喜”后逃走——讲一下这个情形。

答：勒死石田后，我彻底放下心来，感觉如释重负，心情豁然开朗。我马上喝光一瓶啤酒躺在石田身旁。见他嘴唇好像发干，就用舌头舔湿，或擦拭他的脸。我没觉得是守在死尸旁边。石田比活着时候还可爱，就一起躺到早上。有时摆弄他的那件东西，有时还往自己那里贴了贴。这当中我心想既然勒死了石田，那么自己也必须死掉才对。反正得离开这里。边想边摸石田那件东西的时间里，忽然心生一念：切掉带走好了！以前说要切石田那件东西时给他看的牛刀还藏在框画后面，就拿了下來贴在根上试试。但一下子切不下来，花了相当长时间。切的当中牛刀滑落在大腿根那里划出了伤口。接着想切睾丸。这更难切，阴囊好像还剩了一点儿。我把切下的鸡鸡和睾丸放在卫生纸上。但伤口流出好多血，就一边用卫生纸捂着——一边用左手食指蘸血抹在自己穿的贴身长衫袖口和领口上，又在石田左腿写下“只定吉两人”，床单上也写了。然后用牛刀割下“定”这个自己的名字，在窗台铁盆里洗了手，撕下枕边一本杂志的封皮包了那宝贝物件。又把脱在衣篓里的石田六尺兜裆布缠在腰间，把那宝贝包好塞进里面。之后穿上石田的衬衫和内裤，外面穿上自己的衣服，扎上腰带，收拾好房间，沾血的卫生纸什么的扔进二楼厕所。准备妥当后，只把牛刀用报纸包了带在身上，吻别石田，尸体搭上毛毯，脸用手帕盖上。上午八点左右，下楼对女佣说“出去买点东西，不到中午别叫醒他”，自己叫了辆出租车钻了进去。

阿部定绞杀心爱男人又切割其局部，这点在两人困在雪中禅湖时对凛子讲过。多少有所重复，但久木还是照念审讯记录给她听。

问：为什么要把石田的阴茎和阴囊切掉带走呢？

答：作为原因，一是那是再宝贝不过的物件，留在他身上，入殓擦洗尸体时老板娘肯定要碰的，而我不想让任何人碰；二是反正要把石田的尸体留在那里逃跑，若是有石田的鸡鸡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仍和石田在一起，不会孤单。至于为什么在石田腿上和床单上写“只要定吉两人”，意思是说我通过勒死石田而得以把他完全据为己有。我觉得应该把这点告诉世人，就从我

和石田名字中各取一字写了“只要定吉两人”。

问：为什么在石田左臂也刻写“定”字？

答：我想让石田身体带着我，所以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了。

问：为什么把石田的兜裆布和内衣穿在里面？

答：因为兜裆布和内衣有男人的气味，我可以闻得石田味儿，也算是把石田的纪念物带在身上。

问：讲一下做案后逃跑的路线。

答：五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左右离开“满佐喜”酒店时身上有五十来元钱。我决定先换衣服，就把一直穿着的衣服在上野一家旧衣店卖了，卖完买了单和服，又买了包袱皮，把纸包里的牛刀包了。木屐也换成新的桐木屐。之后给“满佐喜”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女佣中午回去，自己回去前请别叫醒石田。女佣应道“好的”。于是我知道杀人事还没被发现，放下心来。还给以前关照过我的大宫先生（原中京商业高中校长，如今在神田万代馆）打了电话。在日本桥见他时，眼泪“刷”一下子出来了。我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跟老师您没有关系”，说完和他告别。还有，在上野买的单和服太薄，就在新宿买了另一件斜纹哔叽单和服和名古屋腰带，坐一元出租车⁽⁹⁾去滨町一座公园。心想反正一死，就考虑去曾经待过的大阪，从生驹山跳到深谷里。

审讯记录即将迫近阿部定被捕前的状况。

问：杀害石田那天晚上住哪里了？

答：想在大阪死来着，但没有马上死的勇气，打算留些时间想想石田，就在夜里十点去了浅草名叫上野屋的以前住过的旅店。在那里洗了澡——带着宝贝纸包一起去了浴池——然后在二楼房间躺下。在被窝里打开纸包看石田的鸡鸡和睾丸。看着看着就吻在上面，或放在自己那个地方。这个那个想了很多，边想边哭，觉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借来账台的报纸一看，满佐喜的事连同我年轻时的照片大大报道出来。我心想若是被旅店的人知道了可就麻烦了，赶紧付账。因为下雨，就借了木屐和洋伞走出旅店。

问：说一下十九日到被捕时的情况。

答：由于下雨，即使去大阪也要坐夜班车。去浅草看完《夏清十郎》电影，去品川站买了三等车的车票。到发车还有将近两个小时，就在车站小卖店买了五份报纸，放进包里打算过一会儿看。在站前饮食店喝酒喝困了，五点多去附近名叫品川馆的旅店做了按摩。那当中梦见石田，担心他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就放下心来。把按摩打发走后，吃饭，看晚报。一看，把我叫作高桥阿传⁽¹⁰⁾，写得怵目惊心，还说每个车站都有刑警监守。这么着，大阪看来也去不成了，决心在这里死掉。可栏杆低，估计吊不死，就索性宁肯被捕，直到后半夜一点也没睡。但警察没来。只好第二天早上让女佣把房间换去厢房，认为在那里上吊时只要把腿伸到院子里就能死掉。我借来自来水笔和纸，给大宫老师、黑川先生和死了的石田写了三封遗书。打算半夜吊死，喝完两瓶啤酒躺下了。结果下午四点左右警察来了。我说“我是阿部定”，就被捕了。

久木一直躺着念，有点儿念累了。但审讯记录正要进入高潮：阿部定谈被捕后的心境。

问：被告对本次案件是怎么想的？

答：在警视厅时我还乐意谈石田的事。到了晚间我盼望梦见石田，梦见了就觉得他很可爱，心情好像很高兴。可是，随着一天天过去，心情也一点点发生变化。近来开始后悔，后悔不该做那样的事。现在想尽快忘掉石田。所以，往后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如果可能，希望最好别在大庭

广众面前问这个问那个，请尽可能和上司商量一下决定怎么判刑好了。不抗诉，甘愿受刑，律师好像也不需要。

问：其他有想说明的事项吗？

答：这件事让我最遗憾的，是我被世人误解为色情狂。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是不是恋态性欲者，只要调查我的过去，我想是不难明白的。以往我从未对别的男人做过和石田同样的事。如果认准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不要钱和他玩的时候也是有的，但发生关系当中也从未忘掉自己，考虑到时间场合，都轻易分手了。做得这么理性，致使男人目瞪口呆的时候都曾有过。可是单单石田无可挑剔，勉强说来是有点儿品位不够，而我反倒喜欢他这种无拘无束的地方，全副身心都投了进去。我的事情已经大白于天下，人们好像多半当笑话津津乐道。可我认为女人喜欢男人那件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说白了，就算自己讨厌生鱼片，而若夫君喜欢，那么自己也不知不觉喜欢起来，一闻夫君棉外褂的气味就满心欢喜。喝自己喜欢的男人喝剩下的茶水也觉得好喝，即使嘴对嘴吃自己喜欢的男人咬过的东西也觉得幸福。男人让艺伎脱籍也是因为想自己独占。由于对男人太痴情了，想做我这回做的这种事的女人世上肯定有，只是不做罢了。当然，女人也各种各样，同恋爱相比更看重物质的人固然也有，但就算由于太喜欢了而欲罢不能而闹出我闹出的这种事来，那也并不全都是色情狂。

久木念完审讯记录回头一看，凜子脸上微微泛红。大概对阿部定活生生的供述感到有些兴奋。

久木也觉得喉咙发干，起身从冰箱拿出啤酒，凜子也爬起来和久木面对面坐在桌前。

“怎么样？”久木边往杯里倒啤酒边问。

“不得了啊！”凜子嘀咕一句后说道，“我、完全误解了阿部定这个人。在这以前听你说把男人那个地方切掉了，觉得她是个相当低级趣味的怪人。可根本不是那样。非常正直、可爱，一个好人！”

听凜子这么评价，久木觉得念给她听也真是值得。

“不过，居然有这样的资料！”

“我怎么都想看看，起初去法务省相求，但被拒绝了。理由是隐私性案件，除了用于学术性研究，不能出示。”

“你要搞的不是学术性的？”

“因为策划从人物方面回溯昭和史，所以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管怎么相求都不给看。”

“这种事情，还是好好公开对阿部定名誉有好处吧？”

“本来是那样的。但这方面属于衙门特有的秘密主义吧。左找右找当中，原来这种审讯记录早已出版了。”

“在哪里来着？”

“有一种所谓秘本，专门收集这种很难公开的藏在黑暗里的东西，就在那里来着。”

“那么说，有谁看见了，是吧？”

“大概是负责审讯的刑警或做记录的书记员等什么人拿走了副本，后来私下流传开来。”

“那一来，再隐藏岂不也没意思了？”

“不过，隐藏什么才更像是衙门的嘛！”

不知不觉之间久木开始发泄取材当中的不满。

凜子也好像有点儿渴了，喝了一口久木倒的啤酒，然后把载有阿部定审讯记录的书拿在手里。

翻开前面几页，有事发后立即刊登在报纸上的阿部定和吉藏两人的照片，接下去是阿部定被捕时的照片。奇异的是，无论被捕的阿部定还是逮捕她的警察，抑或所辖警察署的署员们，全都笑咪咪的，活像庆祝什么的纪念照。

“可能因为逮捕得太容易了，又是美女，警察们也够开心的。”

“可那时候不是警察和军人耀武扬威的恐怖时期吗？”

“昭和十一年⁽¹¹⁾，往前一点点有二·二六事件，日本一步步跨入军国主义，正是黑暗动荡的年代。想必人们对那种时候还能贯彻一己之爱的阿部定的行为产生了共鸣，一时有了获救般的心情。”

凜子点头。继续翻动书页：

“感觉上倒像是极不一般的猎奇事件，不过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变态。‘想做我这回做的这种事的女人世上肯定有，只是不做罢了’——说得不错。”

“心情可以理解？”久木半开玩笑地问。

凜子当即点头：

“当然理解。喜欢到那个地步，产生那样的心情，莫如说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我觉得杀死倒也好像不必……”

“那方面，属于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喜欢那个人喜欢得不得了，而要想完全独占，怕也别无选择吧？”

听得凜子寻求自己认同，久木一下子有些狼狈：

“实行不实行怕是另当别论。”

“的确另当别论。但要是真喜欢了，那可是很难说的。我想女人身上总有那样的心情。”

久木倏然觉得闷热，站起身来。

不知是念阿部定审讯记录当中兴奋了，还是房间温度多少升高了，反正久木轻轻打开窗扇来凉爽一

下。

春夜的凉风倏然掠过脸颊，让人神清气爽。

“过来看啊！”

久木招呼凜子，并立窗前。

紧挨两人左侧有一棵盛开的樱花树，树下可以看见灯光照亮的水池。池水绕过露天浴池的前端，同映出幽玄的能乐堂的夜间池面连在一起。

“好静……”

久木大大吸了口气，似乎想让自己从刚才念的阿部定那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的供述书中逃脱出来。

置身于这深山老林中万籁俱寂的酒店，阿部定案件恍若发生在极其遥远的另一世界。久木抬起眼睛，仰望正面耸立的黑黢黢的山峦棱线远方横陈的夜空。正望着，凜子悄声低语：

“樱花……”

应声回头，但见盛开的樱花树枝有花瓣忽有所思地飘落下来。其中一瓣落在眼下的池面，另一瓣随着徐来的夜风飘来窗前。

“夜里樱花也落的啊！”

凜子此言，听得久木觉得有了意外发现。

毫无疑问，两人一起进露天浴池时也好，随后共同沉溺于性事时也好，再后来念审讯记录时也好，樱花都在持续飘落。

“我们就这么休息时，樱花大概也不休息，落个不停。”

“那么，由我们守护着好了！”

凜子的心情固然理解，但久木觉得有点儿累了。

不知这是过于剧烈的性事的关系还是由于念阿部定供述书带来的亢奋，抑或是二者混合而成的倦怠之故，反正只有樱花在这深夜黑暗中无声无息地翩然飘落。

久木把手悄然搭在凜子肩头小声说：

“休息吧……”

返回两人刚才弄乱的铺位，多少有些难为情。这次只管静静安睡就是。

久木先钻进被窝，凜子仍站在窗前喃喃自语：

“窗多少留一点缝吧！”

确实，那样会有夜晚凉气进来让人感觉舒适。

久木闭着眼睛点头。凜子熄掉房间灯钻了进来。

久木伸出手去，想亲近柔润的肌肤。凜子阻挡似的轻轻按住他的手，悄声说道：

“可那一来，女人够可怜的啊！”

久木一时不解其意，随即明白过来凜子说的是阿部定。

“换我，就不做那样的事。哪怕再喜欢，把对方杀掉也没意思，是吧？”

久木也认同：

“就算杀了他把他独占了，她以后的人生是不是幸福也是个疑问。”

刑满释放后，阿部定好像重新在浅草一带一家餐馆做工，但因为有人看见了“阿部定在的餐馆”广告，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都好像要暴露在那些人好奇的目光下。

“即使偿了罪，杀人犯也还是杀人犯。”

“还是活下来的人难受啊！”

凜子说得固然不错，而另一方面，被切去那个部位死掉的男人，说可怜也足够可怜。

“对谁都不是好事。”

“是不是呢？”凜子略一停顿，“只有一个剩下来是不可取的。”

“只一个人？”

“是的，要死两人一起死。那样，就能永远在一起，也不至于寂寞。”

久木有些觉得透不过气，稍稍背过身去。

听得凜子说一起死，久木颇为困惑，透不过气想必也是因为这个。但凜子并没有明确说死，只是嘀咕与其闹出阿部定那样的事件，莫如一起死去。

久木转念似的回过头，脸颊贴上仰面躺着的凜子胸部。

被阿部定勒死时，男人同样把脸颊贴在女子胸部。以与之相同的姿势接触凜子柔润肌肤过程中，久木的心情逐渐缓和下来。少顷，忽然想起似的捏弄凜子乳头。

嘴唇越过坡势徐缓的山丘噙住乳头后，整个吞入口中，慢慢挪动舌头。左，右，时而画圆之间缠了上去。久木此刻什么也不想，就好像母与子从出生时就以乳头和嘴唇连在一起，女人和男人也是通过乳头和舌头永远密不可分。

在夜的静寂中半是做梦半是舌缠乳头当中，久木倏然觉得有什么轻碰嘴唇，宛如薄薄的薄膜。正感到

诧异，嬉戏中又有一个轻触过来。

是什么呢？久木缓缓把脸凑近纸罩提灯一看，原来是两枚淡粉色的花瓣贴在乳头周边。

“樱花……”久木低语。

凜子也诧异地往这边看着。

“你的嘴唇也……”

听凜子一说，久木这才发觉自己嘴唇也沾着花瓣。于是取下来放在凜子胸部——花瓣多了一枚。

“从那里飘来的。”久木眼望稍稍开着的夜幕下的窗口。

“要整整飘落一夜的吧？”

看这光景，樱花不出一两天就要收尾了。

“就这样别动……”

久木按住从红色贴身长衫露出的凜子的肩头。一枚、又一枚花瓣随风翩然飘来，凜子雪白柔润的肌肤渐渐被樱花瓣染成了樱花色。

(1) 千利休：1522—1591，日本千家流茶道的创始人，“侘寂茶”（わび茶）之集大成者。

(2) 弘法大师：774—835，本名空海，谥号弘法大师。日本真言宗创始人。曾入唐留学，尤工书法。

(3) 冈本绮堂：1872—1939，日本剧作家，小说家。

(4) 坪：日本传统面积单位。1坪约合3.306平方米。

(5) 西行：1118—1190，日本镰仓初期歌僧。俗名佐藤义清，法号圆位，又称大宝号等。工和歌。

(6) 和歌：日本传统诗歌形式，五句三十一字（音）。

(7) 花冷：はなびえ。樱花时节的低温。

(8) 柳川：亦称柳川锅。一种日本菜式。将去骨泥鳅和薄牛蒡片入锅炖熟后加入鸡蛋。

(9) 一元出租车：円タク，一日元出租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京、大阪一带的出租车，车费均为一日元。

(10) 高桥阿传：1850—1879，日本明治时期有名的毒妇。卖淫时为谋财两次杀死嫖客，后被捕处死。

(11)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

小满

无论何年何月，樱花都像行色匆匆的行人那样倏忽而逝，惹人生发怜惜之情。再没有花事阑珊时节看落花更凄寂的事了。季节像同樱花交替一样转向初夏，带来了日永天长，同时带来了百花齐放。

例如，紫藤、杜鹃、郁金香、虞美人草、牡丹、石楠花等等，数不胜数，争奇斗艳。树木全都披上了青翠欲滴的新装。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理所当然，人们把盛极一时而又弱不禁风、装模作样的樱花忘去一边，仿佛那已是前尘往事。

由此往下，人们再不会像四月初那样只对樱花患得患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花海中尽情徜徉。

不折不扣，继樱花而来的五月，漫山遍野无处不花。

现在，久木也以整个身心感受着绚丽多彩的初夏时节。同时心中犹如随风摇曳的虞美人草微妙地颤抖不止。

事情发生在今年初租的涩谷那个套间。

在修善寺双方决定再不回家以来，两人就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家住了下来——现在只有这里是栖身之所。但一室一厅，空间未免局促。再说家具和日常用品也都是急就章临时凑起来的，多是又小又便宜的东西，到底感到不便。

如果可能，很想搬去宽敞些的地方。可是，一来花费不是小数，二来为了一起放心居住，在户籍上也需要一清二楚。

近来也许因为是一起的时候多了，公寓管理员和周围的人似乎把两人看成了夫妇。但也好像有人觉得两人关系蹊跷。

理所当然，房子的事久木也对凛子说了。

和久木不同，凛子一整天都在房间里，理应深感狭窄的不便：做家务转不开身。衣服因小箱里放不下，一部分塞进了塑料箱。那般喜欢的书法倒好像每天都在练，但纸是铺在吃饭用的矮桌上的。久木见了，感觉总有些穷困潦倒，令人不忍。

何况这一切都是因了离家跟自己在一起。想到这里，久木就想哪怕多花些钱，也要租多少大些的房间才是。可是凛子反对：别勉强，就在这儿好了。

心情不难理解，想必不想让本是一介工薪族的久木过于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从她不积极这点看来，也有可能对这里相当中意。

“房子大小无所谓，只要你每天都回这里就可以了。”

听凛子说得这么大气，久木觉得她更可爱了，不由得紧紧搂在怀里。

即使说房子，说来说去也还是为了两人相守。而意识到时，又已经双双贴在一起。

阿部定审讯记录上说两人住酒店期间，只要有空闲就紧贴紧靠，恨不得把对方吞进肚里——两人与此完全接近。

话虽这么说，但并非总是做爱。更多时候仅仅是胳膊腿相互接触。即使久木碰凛子的胸，凛子碰久木的阳具，也只是看着或轻轻抚摸、相互嬉戏而已。就势交合的时候也有，但一般说来，觉察到时已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休息日午后等大白天做这样的事，两人每每觉得仿佛成了被关在狭小地窖里的性囚犯。

凛子所以不愿意离开这里，说不定是因为整个身心都已被房间中潜伏的这种淫荡氛围彻底感染的缘故。

总之有一点可以断定：这段时间凛子对性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

例如五月初星期日的傍晚，两人外出购物回来路上顺便走进一家小家具店。久木进来本来是想为凛子买一张练书法的稍大些的桌子，但东看西看时间里发现有镜子。既有带牢牢实实的底座的穿衣镜，又有只带简易四框的镜子。看着看着，久木忽然心神荡漾，随口说了一句：

“那东西放在床边可好？”

久木想起年初在横滨那家酒店幽会时让凛子在镜前脱衣服时的情景，就半开玩笑地提议。不料凛子马上来了兴致，问道：

“旁边放得下？”

床的一侧是墙壁，不可能靠墙放。如果要，贴在墙上倒还可以。

“放那么大的家伙，两人整个都照进去了哟！”

久木意在威胁。而凛子当即小声赞成：

“买好了！”

归终，让店里当天送货上门。夜里送到后，即刻放在床旁。两人双双迫不及待地地上床躺下。又拿来台灯把光打在镜子上，再把镜子稍稍倾斜，结果两人的下半身闪现出来。

尤其镜子里的凛子，从雪白的肌肤到胯间的毛丛全都一览无余。久木一看就兴奋不已。

凛子所受到的刺激也差不多。纳入久木的物件之后，一边快活地呻吟，一边一次次拱起上身窥看镜子，梦呓似的连声叫道：“不得了！可不得了！”

对这样的凛子，久木诚然觉得可爱，但另一方面又多少有些害怕。

如果天天如此，凛子会沉溺到什么地步呢？虽说自己也有责任，但一发不可遏止的凛子这个女人仿佛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个生命体。况且床边放了镜子，使得两人房间更像是淫秽不堪的密室了。

外出购物，还有个两人第一次去的地方。

那就是位于涩谷繁华大街旁边一条小路深处的所谓成人用品店。

当时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去那里的，而是漫不经心在小路闲逛时偶然碰上的。

劝诱的当然是久木。

“进去看看？”久木问。

凛子好像还不大明白是什么店。

默默跟进去一看，里面挂满花花绿绿俗不可耐的三角裤和皮枷具皮鞭子等等。凛子这才好像意识到不是普通商店。再看形形色色的震动管和环状物，凛子似乎察觉这不是女性来的地方。

她拉住久木的袖口，说了声“讨厌！”，随即低下眼睛。但好像无意回去。反而躲在久木背后细看。看着看着，大概来了兴致，指着震动管问：

“那、是干什么的？”

“这是那个地方，这东西触上去。”久木拿在手里解释。

凛子轻“哦”一声。少顷，手指战战兢兢碰在那黑乎乎隆起的东西上面。

久木半是恶作剧地拿在手上对准凛子的胯间。凛子慌忙用双手挡住，摇头道：

“别别……”

“不过，或者相当可心也不一定。”

久木很想寻背过脸去的凛子开心，就出不少钱买了下来。但返回住处，当即一个人看着苦笑。

“你们男的、买这东西觉得好玩儿？”

“其实那店里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为讨女性欢心用的。”

“跟这东西相比，绝对是你那个东西好！”

听凛子这么说自是舒了口气。可这样一来，小房间更加成了两人的私密天地。

说清楚些，该说久木现在被凛子拖着才对。

镜子也罢成人用品也罢，久木不过半开玩笑地说买回来她看看罢了。但回过神一看，沉浸在淫荡中尽情享用的，莫如说更是凛子。

两人嬉戏交合时，也是凛子方面不知厌战为何物，直到久木弹尽粮绝疲惫不堪以致再也无力应战时，一再拖延的淫戏才好歹告终。

在性方面，女性本来就咄咄逼人英勇善战。或者莫如说，女性一旦得知性快感，就像无底洞一样深不可测，无尽无休。相比之下，男人的冲锋陷阵之类，不过像在池沼水面打挺的鱼一样浅尝辄止，稍纵即逝。

就好比有限与无限之争，无论快感的深度还是获取快感的后续力，男人都根本不是女性的对手。

近来久木再次对此深有感触，心服口服。

到了这个地步，像最初那样主导和开导女性早已没了意义。不错，久木是耐心而卖力气地引导了凛子，但觉察到时，自己的学生早已成长起来，成了就连调教者都已束手无策的强大对手。

丈夫之所以为教不教给妻子性快乐而犹豫，就是因为惧怕这强大对手的出现。

一旦把妻子领去那里，丈夫就必须不断鞭策自己，以便半永久性地让妻子心满意足。

男人一边想让所爱女性变成荡妇，一边迟迟不肯付诸实施，无非是因为担心那成为自己日复一日的负担而重重压在自己头上。

但是，若是对外遇女性，就能够断然实施。纵使一起知道了无尽快乐，而只要止于外遇，就不至于成为每天的功课而压在头上。何况可以酌情逃之夭夭。

然而，眼下的久木已被在外面认识、本来可以摆脱的女性死死擒住不放，一如粘在蜘蛛网上的小飞虫，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同凛子相好已有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而自己仍被如此吸引，这是为什么呢？

有的恋人，不出一年就烦了各奔东西。然而两人不仅没各奔东西，反倒愈发一往情深。或者莫如说正在堕入看不见出口的热恋地狱。

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在于两人都碰上了性爱潜在的深不见底的世界。

不用说，这是认识凛子这个女性之后才得以抵达的世界——此外无论同妻子还是同其他女性都未能抵达的深渊，在得到凛子这个伙伴之后终于得以抵达。

这点就凛子来说也是同样。通过认识久木这个男性，凛子才似乎意识到天旋地转的性爱世界。

不过，凛子的一个吸引力，在于从不把这一切显露于外。

迄今见过凛子的几乎所有男性都似乎认为凛子优雅娴静，是一位对性无甚兴致的严肃女性。其实完全相反。表面上中规中矩凛然难犯，而一旦进入性爱世界，就淫荡得难以置信。这种对比的深度和悖德意味撩拨着男人的好奇心。

不料，隐藏在体内的淫荡近来好像有所外现，两人一起走时，男人们时不时向凛子投以飞眼。不仅如此，据凛子说，她一个人在公园路上等地方行走时经常有人打招呼。就在前几天还有两个年轻男性接连引诱说：“跟我玩玩好吗？”

“我、真有魅力不成？”

久木不中意这种装糊涂的说法：

“男人是可以凭直觉嗅出淫荡女人的。”

“都怪你，把人家弄成这种女人。”凛子诤过于人。

“下次出门时得用铁链把你拴好才行！”久木开玩笑道。

而实际上被铁链锁牢的，莫如说是久木。

毫无疑问，久木现在被凛子纵横交错的蜘蛛网彻底围拢起来。

当初本应是久木拉出的蜘蛛网，如今反而成了缠住久木本人的网，死死缠住不放。

久木不时为处于如此状态的自己感到可怜和窝囊。既然是自己好不容易笼络住的心爱女性，那么就不能多少以自己的步调主导吗？如此下去，岂不等于彻底就范，任其随意摆弄不成？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堕入这个地步自有这个地步的快活。

事已至此，再绞尽脑汁也纯属徒劳，往下听之任之好了，只管堕落好了！这既是一种豁达，又是一种无奈，一种委身于主动放荡和堕落的本能。

久木的心思，似乎微妙传导给了凛子。每次叹气，凛子都劝他别想太多，把他拉进更加隐秘的两人世界中。

的确，如果认真考虑两人前程和生计什么的，就不可能一味沉溺于眼下怠情的日日夜夜，总要在哪里做个了结，对双方的家庭也该有个交待。

可是，现在的久木几乎没有心绪面对现实中的郁闷。

按理，同妻子离婚的事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本应尽快处理，但时至如今，就连这个也打不起精神。如果妻子再提一次分手，自己是打算分手的。但她不提，就这样也未尝不可。

这点凛子也好像一样，任由同丈夫处于绝缘状态，自己无意积极推动离婚进程。

说到底，除了一味沉溺于两人世界，两人眼下什么都不想。逃避责任这点心知肚明，可是时至现在，两人即便幡然悔悟返回家中也于事无补。

打比方说，两人现在恐怕已彻底陷入无明长夜的黑暗中。那黑暗也是不知所终的名为淫荡的地狱。

从旁人眼里，那分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颓废行为，但两个当事者并不认为多么不好。就算是黑暗，也已在肉欲河中随波逐流，时而陶醉于头晕目眩的快感之中。若只看这点，说是在极乐花园中玩耍也并无不可。

两人追求的，早已是挑战肉体极限的欢愉顶点。

但是，几乎不出房间的凛子倒也罢了，而对于天天上班的久木，现实与梦幻生活之间势必出现破绽。

白天来社里跟同事们见面、伏案工作是现实，而两人世界中的糜烂生活则近乎似梦非梦的幻觉。

往来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使之浑融无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涩谷糜烂生活的气息在来办公室后也难免流露出来。女秘书试探道：“近来好像有点儿疲惫嘛！”

倘再打盹，又冷嘲热讽说：“最好别太勉强哟！”

男同事到底没说到那个程度，但也好像看出了久木的无精打采和荒废感，要好的村松担忧地问：“身体不要紧的？”

久木每次都搪塞了事。但到了五月中旬，连续留宿在外这点终于瞒不住了。

起因是村松有急事找久木往久木家里打电话时妻子的答话：

“那个人，已经好久不在这边了，什么都不知道。”

语气那般冷淡，全然不加掩饰。

“只是吵了几句嘴，没什么的。”

当场倒是好歹应付过去，但久木外面有女人并且难以自拔一事，完全成了公开秘密。

作为工薪族，通过工作从公司领薪水。从这点来说，个人生活哪怕多少出格一些，而只要工作圆满完成，就应该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如果私事上面有了麻烦，也还是免不了给本人在单位的处境带来微妙影响。比如，如果由于同妻子和另一女性有三角关系而要好的那个女性闹到公司来，或夫人找上司投诉，那么就有相当不小的负面影响。虽说出版社在男女事情方面比银行宽容，但讨厌这类麻烦事的倾向也肯定是有的。

当然，久木是闲职，并不是做多么重要的工作，而且麻烦事也没有表面化，只是同伴从妻子偶尔接电话时的回应中得知他可能和别的女性在一起。

但此后不出几天，当办公室里偏巧只剩两人时，算是室长的铃木漫不经心地搭话道：

“这个那个、怕是不够受的吧？”

久木当即意识到是在说自己和凛子的事，但作为自己无法应答。

“啊、这个……”久木含糊其辞。

“不过，精力充沛让人羡慕啊！”铃木不无挖苦地接了一句。

铃木的话只说到这里，也并没有再提醒什么。似乎只是想把自己也听了传闻这点告诉他。可是毫无疑

问，调查室里已经无人不晓了。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无人不晓，也无需惊慌失措了。因为离家一事迟早要被知道的。此时知道反倒了却一桩心事——久木这么自言自语。但另一方面，自己在社里被大家怎么看，到底让人耿耿于怀。

归根结底，降职加上家庭失和——显而易见，重新出阵的可能性已彻底消失。

单位有了烦心事，自然闷在家里不动。而久木并非在社里有了什么不妙的事，不外乎离家同别的女性同居这件事被大家知道罢了。可是每当调查室同伴们小声说什么，他就觉得是在说自己，心里一阵不安。即使碰见室外同事，也开始觉得好像是在议论自己。

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致使自己的处境愈发变得局促不安。而冲淡这种不安和提供慰藉的，仍然只有凜子。

反正，一回到涩谷小套间同凜子单独相守，什么人世间的常识啦伦理啦就全然与己无关，得以沉浸在两人世界中。而且，只要待在这小套间里，就再也无人说三道四，无人指脊梁骨，得以为所欲为。偷懒耍滑也好疯狂纵欲也好，都没有人指手画脚评头品足。何况旁边总有个女性守护、接受自己，所以闷在房间里也可说是势之所趋。

不过，久木尽管在两人小套间里得以稀释外面的疲劳、休整身心，但有时仍有始料未及的不安倏然掠过心头。

这样日复一日同凜子沉溺于两人世界之间，岂不要疏离社里的同伴以至社会，回过神时只剩两人面面相觑了？虽说这样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自己同社会的距离势必越来越大，复位越来越难。

久木尤其痛感这点的，是在同衣川久别重逢之时。

照例是衣川打来电话，在银座那家熟悉的小餐馆相见。上次直接见面还是去年秋天凜子书法晚会的事，那以来快有半年了。

没联系的时间是够长的了。那期间久木整个心思都放在凜子身上。也是因了这种难为情，久木没有主动联系。衣川也似乎体谅个中情由，避免靠近。

久违的衣川比以前胖了，也更有气度了。说话也咄咄逼人，一开口就问：“一向可好？”一副问后辈的语气。

“还是老样子。”久木含含糊糊。

衣川一口喝干啤酒：

“和她越来越妙吧？”

久木不喜欢那种试探的眼神，背过脸去。

衣川不予理会：

“反正那么好的女人是不多的，千万别让她跑掉，加油干！”

说法固然是鼓励，可是不言而喻，其中含有揶揄和挖苦成分。

“不过，她居然离家和你在一起，没以为这么有勇气。”

“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个嘛，知道的。我的情报网也小瞧不得的吧？”

衣川说得倒是得意洋洋，但估计是从来文化中心上课的同凛子要好的书法老师口中听得的。

“她还在练书法吧？”

“时不时……”

“她那样的人够可惜的，今春也没送展吧？”

确实，凛子说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潜心书法的状态，只好放弃参加春季书法展览会。

“以前倒是说过想离家独立……”

久木不置可否地点着头，想起上次求衣川让她当专任中心讲师的事来。

“不过和你在一起，就用不着工作了。”

久木听的时间里，得知衣川早已没了为凛子工作斡旋的心思。

“可是，那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埋没了，也够可惜的。”说到这里，衣川夸张地叹息一声，“果真那样，可是你的责任哟！”

见衣川还不到三十分钟，久木却觉出一种窒息感，或者莫如说觉得如坐针毡。

去年见他时还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违和感是什么呢？

这半年来自己一直沉溺于同凛子的情恋，衣川则作为健全的正常人生活——到底是二者的感觉差异不成？

衣川不知久木正在思索这个，轻轻探过上半身问道：

“对了，社里那边怎么样？”

“噢，凑合吧。”

听得这也回答得模棱两可，衣川多少现出无奈的神色：

“你的说法总是不清不楚。”

久木听了，想起去年年底衣川劝自己去他以前在的报社出版局的事。那时没能下定决心，说得含糊其

辞。而衣川后来也没再问过。

“对你，恐怕还是现在这个地方合适。”

听起来，衣川似乎是想把上次的提议委婉地归零。

时至现在，久木当然也无意再动。沉默之间，衣川改变话题：

“怎么样？不再去中心上上课？”

“啊，算了。”

现在再去文化中心拿一点酬金也没什么意思。

“不过我那里也不是小瞧得了的哟！近来也许因为增设了新的讲座，听的人多了，在整个东京都也算相当有成绩的！”

“那当然好……”

“这么着，前不久我得了社长奖。七月初可能当统领东京地区的本部长。”

看来，衣川今天是为了说这个来见久木的。

“可喜可贺！”

久木一边给衣川倒啤酒，一边想明白了：刚才的违和感说不定来自即将晋升之人同正在落魄之人的生态差异。

见过衣川，久木多少有些沮丧。不过这并非因为听得衣川即将荣任统领所有文化中心的本部长。纵使他飞黄腾达，也是另一单位的人，同久木没有直接关系。

相比之下，让他在意的是衣川以衣川的形式拼命工作，而自己却不正经工作而沉溺于同凛子的情恋。说夸张些，原因在于自己都为这么我行我素、无颜面对世人的自己感到目瞪口呆，羞愧不已。

这样做到底合适不合适呢？

这也是自从两人入住涩谷小套间以来始终思考的一点，而在见了衣川后想得就更多了。

不料，半个月后，就像等不及六月梅雨时节似的，传来了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

一直疗养的水口，于梅雨到来的第三天在城内一家医院病故。

水口虽然年龄大自己一岁，但也是因为同期进入出版社的，两人关系很好，晋升步调也差不多。可是，在久木由出版部长转去调查室后，两人拉开了距离，水口升为董事。岂料去年年底被突然派去分社。

之后不久升为分社社长。但刚开始施展拳脚就被肺癌击倒了。三月做了手术，久木也去看了。但听他家人说为时已晚。

正当自己犹豫该不该再去看望之间，病情好像进一步恶化了。

“本社董事、MALON分社社长水口吾郎氏今晨五时二十分去世。”社内通知的后面标以“享年五十四岁”。久木看了，想起三个月前去看望时水口说的话：“反正人总要老，总有一死，所以能干的时候必须干个尽兴才是。”

水口直到去世莫非都在这么想不成？

水口守灵之夜，从去世翌日午后六时开始在位于调布的自家附近的寺院进行。

葬礼准备由社里的年轻人承担。久木稍稍提前去了，一看已经来了许多吊唁的客人，念经即将开始。

灵坛中央鲜花簇拥的水口脸庞是两三年前拍摄的，面带笑意，两眼炯炯有神，令人觉出健康时的雄心壮志。

虽说去了分社，但毕竟是现役社长，从灵坛左右到会场两侧，摆满了各出版社社长及编辑、发行、书店等人士送的花圈。

目睹之间，不知何故，久木想起“夭折”这个字眼。

对于五十四岁去世的人，说夭折也许不自然，但作为同代人的心情，还是觉得为时过早。

不管怎样，水口喜欢工作，是个爱社如家之人。那样的人先死了，而自己这样的多余者却优哉游哉地活着，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甚至啼笑皆非。

少顷开始上香，久木站进队列。认识的人很多，其中同期入社、当营业部长的中泽站在自己旁边，互相以目示意。

随着一步步走近灵坛，久木更加真切地感到水口已经死去，对着遗像双手合十：

“你为什么死去了……”

此刻，久木只能这么说。

在悼念水口的死、为他祈求冥福之前，久木思考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匆忙踏上死亡之路。这点他到现在也难以理解，无法释怀。虽说病是某一天突然袭来的，但只能说是不小心踩上了癌这个地雷。水口和自己之所以阴阳两隔，差别仅在于是否踩上这个地雷。

如此不释然之间上完香、向其遗留的亲人表示完哀悼之意，正要离场，中泽要他过去一下。

出口旁边有休息室，亲朋好友似乎正在那里集中。

因是为水口守灵之夜，很想在那里和大家谈谈死者。问题是进去后难免遇见社里的老伙伴。

作为久木，对身居闲职这点多少有些在意，但也可能是自己想过头了。

“就一小会儿，没什么吧？”对方再次相劝。

进去一看，里边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正在喝啤酒。久木同其中认识的人简单寒暄。刚一坐下，中泽马上搭话：

“那家伙可是说羡慕你来着。”

“我？”久木反问。

中泽揩去唇边沾的啤酒沫：

“他从早到晚只知道工作，忙个没完没了。”

“可也是乐在其中的吧？”

“那当然，毕竟是因为喜欢才那样的。但去了分社后，好像终于对自己过去的人生有了疑问：那算什么？可就在他想多少活得轻松些的时候，给癌击倒了。”

与此类似的话，久木去看望时也从水口口中听得了。

“说要是能像你就好了。”

“像我这样？”

“用不着隐瞒，是和喜欢的女性在一起的吧？”

这种事居然传到中泽耳朵里了？久木心情沉重起来。

“工作当然好，但也想像你那样来一场恋爱。尤其到了这个年龄……”

“可他是爱着太太的啊……”

“不错，他是下手晚了。不过看这样的死法，就觉得好像被什么追赶似的。长此以往，怎么说呢？总觉得缺点儿什么，或者有些寂寞……”

惟其朋友刚刚去世之时，觉得中泽所说的分外有实感。但要认真爱一个女性，不投入全副身心是不行的，而那就是不得了的负担——个中情况，中泽又知道多少呢？

久木在这里也约略产生了违和感。

中泽设想的，是在把家庭作为家庭守护的同时和中意的女性相恋。家庭这个稳定感、情恋这个兴奋点——两个甜头似乎都想尝个够。

想必那是向往情恋的中老年男人们怀有的共同愿望。

老实说，同凛子相识之初，久木也心想要是时不时同此人吃吃饭沉浸在浪漫情调里该有多妙。即使不久推进一步有了深入关系之后，也没想到家庭会因此乱了阵脚。

可眼下如何呢？久木的家庭岂止乱了阵脚，简直濒于崩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就连久木本身也稀里糊涂。及至清醒过来，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在如此状态下被中泽说什么“羡慕你”可不好办。羡慕的是对方的自由，而其背后有着只有堕入情网的当事者才知晓的无数痛楚和苦闷。

自不待言，中泽似乎并不知道久木的家庭已经如此分崩离析，久木同凛子两人已经无限堕入情恋地狱之中。

他只是像眼下流行的城市白领电视剧那样，以为争吵几句再互相安慰几句，最后因了诚实啦体谅啦什么的幸福从天而降——假如对这种浅薄的肥皂剧情节执迷不悟，那可就是个问题。

说白了，久木现在没心思沉浸在那种只有甜美气氛的世界中。不，能沉浸还是想沉浸的，但两人的状态，重返那里已经过迟了。浸淫到这个地步，早已是理性或良知所无法控制的了。一切有生命之物，从降生这个世界开始就像原罪一样被身体深处隐藏的本能冲动纠缠不放，为之痛苦挣扎。

由此往下的爱，乃是无关乎体谅和诚实的生命相克，最后只能归于毁坏或毁灭。如此焦头烂额不寒而栗之时被人家说什么羡慕，那已经不止于烦躁，甚至开始气恼了。

休息室的吊唁的客人更多了，好像已有四五十人。

“到底是死于现役期间，葬礼也够盛大。”

如中泽所说，尽管水口去了分社，但毕竟是总社的董事，从出版界到广播电视、广告界，来的人各种各样。

“还年轻就死了当然遗憾，但若是死在退休之后，一半都怕来不上。”

“不过他交际很广。”久木看着灵坛周围排列的花圈嘀咕道。

“光靠交际来不了这么多。”

“未必。”

“人这东西，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冷淡的。”

“可人死后还来的，该是真正的朋友吧！”

“不过你是可以的。”

突如其来这么一句，久木不得其解。中泽现出调皮的神情：

“你嘛，她肯定是会来的吧？可惜我没有那样的女性。”

“哪里……”

否定之后，久木发觉自己从未设想过那样的场景。

“有什么只管跟我说好了。人家特意来了，扔在角落里不管也够可怜的。”

“何至于……”

中泽大约是在想像久木的妻子是丧事主人，而凜子前来吊丧的场面，但那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还是说你那时候由现在的她当丧事主人？”

中泽似乎意犹未尽，但那情形自己想都没有想过。

“反正葬礼是人一生的缩影，小心为好。”

“恕我告辞。”

好像又有新客人进来了，久木起身。

“这就去她那里？”

否定也很难让中泽相信，久木默然。

“可你总不至于和那个人结婚吧？”

“我？”

“横山他们担心着呢！”

看来中泽还是从调查室同事那里听得凜子的事的。

“还没想到那里。”

“那就好。因为你这个人，不知会闹出什么来……”

“不知？”

“啊，那是往事了。”

见中泽苦笑，久木想起三年前那场麻烦事。

那时久木是出版部长，反对出一本宗教方面的书。出了能卖出不少这点当然是晓得的，但考虑到主办方宣传味道太浓，于是判断有违出版社形象。但是，也是因为他一向反对销量第一主义，以致同推进派董事之间发生摩擦。归终暂缓出版。

当时中泽在营业部，居中斡旋了此事——他像是想起了那件事。

“啊，那个和这个倒不是一回事……”

久木本想说当然不是一回事，但现在他对工作已没了当时的热情。

“那么，再见……”

久木朝中泽轻轻举起手，走出房间。

直接走到私铁站，从那里乘电车返回涩谷。

并没特别做什么事，只是参加守灵上香，喝了一点点啤酒，却很疲惫。怎么回事呢？

水口之死致使自己黯然神伤固然是个原因，但见了中泽等同事使得自己觉得唯独自己离群索居，独自在另一世界往来彷徨——说不定是这种违和感或孤独感让自己更加疲惫。

晚八点已过，开往城中心的电车空了。久木坐在靠一头的座位上，想起刚才中泽说的话：总不至于和那个人结婚吧？

中泽似乎是随口之言，但也可能真有些放心不下。

一如传闻所说，两人现已双双离家同居，社会体面也好亲子意志也好，统统置之度外，一头扎进两人世界。既然做了如此决断且已付诸行动，那么下一步考虑的就是结婚。周围祝福也罢不祝福也罢，反正要先建立新的家庭，从头做起，此乃事之常理。

然而费解的是，久木至今根本没考虑和凛子结婚一起构筑家庭。尽管想把两人现在住的套间换大一些的，也想有个放书的地方，但没有考虑进入新的生活。

奇异的是，凛子也一样。不曾从她口中听得“想结婚”那一说法，久木本身也没说过。

两人如此难舍难分，却为什么一直没考虑结婚呢？

诚然，凛子的丈夫短时间内不可能同意离婚。在这种状态下结婚，将犯重婚罪。久木这方面即使妻子同意离婚，而一旦落实起来，难免围绕财产分割和家里的事而有很多麻烦。只要这方面没有梳理清楚，就不能轻易再婚。

何况，单单同时离家同居这一点迄今都已焦头烂额，根本没闲工夫进一步考虑结婚。

所以，说忘了自是容易理解，但果真是那样的吗？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无限之多，只消有一方提出“结婚”即可水到渠成。然而双双噤若寒蝉。原因何在？

有个语声对思索中的久木说道：

“说不定两人都害怕结婚。”

久木在夜班电车上再次询问自己的心：

“因为害怕什么而不能迈出结婚这步呢？”

现在固然形同分居，但久木同妻子曾处于恋爱关系。当然没有同当下的凛子之间这般如干柴烈火，可也毕竟相应爱着并且双双认为此人适合做自己的终生伴侣才结婚的。

但是，结婚二十五年过后，已然破绽百出，现已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出破绽的直接原因自然是久木沉溺于凛子。而另一方面，即便没有凛子，也肯定早就有了相当大的裂缝。

尽管如此，那般被大家祝福、两人也深以为牢固的爱还是消失了，消失得轻松之至而又凄惨之至。这是为什么呢？

顺理成章，“日常”和“惰性”这样的字眼浮上脑海。

或许，在婚后埋头于日常这一漩涡中的一瞬间，任何爱都要流于惰性而不断消失。即使同凛子如此刻骨铭心的爱也概莫能外。

或许，久木迄今不提结婚，凛子也不提，是因为各自已经结过一次婚——深知结婚既是安适性的保障，而又是惰性与懒散这一恶魔盘踞的场所。

想到这里，久木蓦然想起阿部定杀石田吉藏是关系深入后仅仅过了三个月的事。

那般疯狂的性爱结果是，女方因爱到极点而杀了男人。也许正因为相识仅仅三个月——第三个月正是激情如盛开怒放的花一样熊熊燃烧之时，所以才起了杀心。

假如两人在半年或一年后结了婚，那般强烈的爱也好占有欲也好就都不会涌出。相反，惟其爱之烈，也就恨之深，迟早分手也未可知。

毫无疑问，爱也有“花季”问题。

如此想来想去之间，久木到了涩谷。已经九点了。

一如往日，车站周围到处是匆匆赶路回家的工薪族和赶往热闹场所的年轻人。穿过这样的人群，从宽阔的路面爬上徐缓的坡路往小路一拐，顿时四下悄然。第一条巷口的拐角，就是久木住的公寓。五层建筑，不很大，一共只入住三十户。租住时说是十五年房龄，但已经相当陈旧了，楼门那里的预制块院墙就那样塌在那里。

不知何故，回到世田谷家时有“回来了”的感觉。但这个小套间，总好像给人以赶来两人偷情的据点之感，进去前需姑且四下打量。当然，公寓周围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久木看好后走了进去，乘电梯上到四楼，按响拐角第二个房间的门铃。

凛子在里面时总是迫不及待地一跃而出，但今晚有些迟缓。

久木有点纳闷儿，再次按铃。正要用自己的钥匙开门时，门终于从内侧开了，现出凛子的脸。

“您回来了？”

话是同一句话，但语声有些含糊，眼睛也好像没抬。

“怎么了？”久木马上问。

凛子没有应声。

“发生什么了？”

脱下吊唁礼服，又问了一句。凛子边把衣服挂上衣架边说：

“刚才、母亲来电话……”

凜子最近把这小套间的位置和电话号码只告诉了横滨母亲一个人。从其不悦的表情看，猜得出电话内容不会让人欢欣鼓舞。

“那么？”

“又这个那个说了很多，最后说断绝母女关系……”

只说到这里，凜子就手捂眼角。

久木换上家常服，坐在沙发上大大叹了口气。

凜子给娘家母亲训斥了几次这点已经听说了。对擅自离家跟别的男人同居的女儿，母亲严加斥责自是理所当然。

但宣布断绝母女关系，这应该是第一次。

“电话突然打来的？”

“我关在这里连娘家也没联系的吧？结果母亲怕是觉得不能放任不管……”

“真的说断绝关系了？”

“说了。说再也不是母亲不是女儿，再也不要跨进家门一步。”

凜子母亲严厉这点以前就听说了。尽管如此，但也还是说得够重的了。

“那么说，母亲对离婚还是不能理解？”

“啊，对这个好像已经不抱希望了。只是，事情还没说清楚就擅自离家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这是不可原谅的。还说从未养过这么淫乱的女儿。”

“淫乱……”久木不由得悄声重复。

的确，在这房间里反复进行的，也只能说是淫乱。可是请不要忘记这背后有压倒一切的爱。

“可你解释了吧？”

“解释也解释不通。说我这人老实受骗了，还说我被身体牵着走，‘被那东西弄得神魂颠倒，好一个可怜的女人！’”

久木无言以对。凜子叹息一声：

“我说不光是那个，但母亲不明白。也倒是，这种事不实际体验是不可能明白的吧？”

虽说是母女，但这也是很难进行的对话。母亲对耽溺于爱的女儿一再强调是被身体牵着走，女儿对母亲否定说不是那样，断定母亲不曾体验到那个程度。

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尽管有那般强烈的抵触情绪，但被宣布“不是母亲不是女儿”，也还是受了打击，哭了起来。到底是女儿！

不管怎样，撕裂一对要好的母女、将其拖进根本性争斗的罪魁祸首是自己。这么一想，久木在感到责任的同时觉得坐立不安。

“我、真是只剩这里了。”

久木把手放在垂头丧气的凛子肩上。

“不要紧，总有一天母亲会理解的。”

“不可能的，她不曾爱一个人爱到那种程度。”

“你爱得深？”

“母亲那人，认为无论什么都是普普通通稳稳当当再好不过。”

现在，想必凛子切切实实感到作为女儿已经完全超越了母亲那个世界。

“不过，母亲即使不理解也没关系，只要你理解……”

“我当然理解。”

突然，凛子主动扑在久木怀里：

“快，抱我，狠狠抱我！”

久木应声紧紧抱住。凛子进而喊道：

“打我、狠狠打……”

“打？”

“打，劈头盖脸地打，我是坏孩子，该打……”

说到这里，凛子霍地站起，扒开胸口似的解开衬衫扣，开始脱衣服。

久木不知如何是好，只管看着凛子，在自行脱去衣服而赤身裸体的凛子身上看出了与自己相通的孤独阴影。

现在，家庭自不必说，和社里的同伴也格格不入，承受着唯独自己一人处于真空状态的孤独感的折磨。而凛子也似乎同样——在自忖有生以来再无二次的深爱的挟裹之下，越是勇往直前越是为世人、为亲人所抛弃，只剩自己形影相吊。

被周围拒绝、疏离的男女，最后赖以寄身之处，只有同样孤立的男方或女方身边。寂寞的男人和寂寞的女人相互靠近，尽情尽兴为所欲为——舍此别无医治各自孤独的办法。

此刻，凜子恰恰摔出整个身子来寻求这种治疗、这种拯救。

“喂，打呀、狠狠地打！”

仿佛地窖黑乎乎下沉的床上，只见凜子一丝不挂趴着不动。

那样子，就好像黑暗的地牢混进一只白色蝴蝶，给久木以有违场合之感。

究竟用什么打这蝴蝶好呢？那家莫名其妙的店里墙壁上挂的尖端分好多叉的鞭子可以的吧？问题是不可能那玩意儿。

四顾之间，久木陡然想起裤子上有皮带，于是抽出长拖拖拿在右手。

“打真的可以？”

“可以，打……”

再犹豫不决，反倒是对伏地哀求的蝴蝶的羞辱。

久木又一次盯视雪白的肌肤，像乞求饶恕似的吞了口唾液。下一瞬间即大大拉开架势，一挥而下。

刹那间，又高又钝吃进皮肤的声音响彻房间，不知是呻吟还是悲鸣的语声从女体洩露出来。

“住手……”

想必主动求打而真正承受鞭打是头一遭，凜子很快怕了想逃。

久木置若罔闻，又接连打了两鞭。凜子在床上来回爬着叫道：

“痛，住手！”

看来是凜子想错了。说是要受鞭打，但她追求的，与其说是被打的痛感，莫如说是对被打自己的形象和瞬间受虐感的想像。

然而果真被打了，发觉比预想的痛，痛不可耐。

“住手！”

听她再次苦求，久木扔下皮带。

“痛？”

“还用说！太狠了！”

只挨了几下，凜子就好像彻底受够了。

“怎么样？没留下伤痕？”

打开床头灯一看，从后背到臀部，几道红红的鞭痕纵横交错。

“有些发红。”

“打得太狠太厉害了。”

“你叫我打的嘛！”

“没以为你那么真打。”

凜子说的颇有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很快就好的。”

久木把手指按在白色皮肤鼓出的红道道。凜子小声嘟囔：“就那里麻了，没感觉。”如此说罢，凜子忽然想起似的说，“对了，这回要打你，报仇！”

“不行，男人这东西，打也没什么意思。”

久木说的是被打的样子，凜子好像是说打的效果。

“想看你挨打时怎么四处逃窜。”

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了。久木于是下床，俯视凜子的背。

“漂亮！”

近乎透明的白嫩皮肤上，鞭痕红红地拐来拐去，好像在看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久木把手指按在由脊背通向臀部的一条红痕上面，凜子低声道：

“噢，好热……”想必打出的鞭痕发热了，凜子扭动腰肢，“像烫伤一样火辣辣的。”

久木心想这却是何苦。正在困惑，凜子拉过久木的手：

“抱我，紧紧地！”

久木顺从地重新上床躺下。凜子当即主动扑了上来。

“我、好奇怪的，是奇怪的吧？”凜子发疯似的叫着，断然说道，“快、快给我！”

在凜子的要求下，久木从上面搂紧，以便避开背部的伤痕。

“快，狠狠、狠狠地……”

刚才遭受的鞭打，对凜子好像成了足够充分的前戏。

早已湿润的隐秘处紧紧擒住久木。与其说是久木主导，莫如说是凜子以单方面启动的形式奔跑开来。少顷低语“着火了……”，俄尔又说“烫伤了”——久木忍受不了凜子的语声，很快一泻而出。凜子随之叫道：

“快要死了……”

不知何故，最后的语音掠过虚空的阵风杳然逝去，继之到来的静寂果然同死掉无异。

就势屏息躺着的时间里，久木回想刚刚把自己和凜子席卷而去的风暴的来去过程。

不过也还是不可思议。

凜子主动要求鞭打，是出于想狠狠伤害自己身体的愿望。

母亲说她淫乱，甚至说断绝母女关系。说得她惊慌失措，认为原因可能在于自己体内潜伏着淫荡的血液。于是急中生智：要把它揪出冲走，只有用鞭子抽打。

实际挥鞭的久木也在抽打当中陷入错觉，就好像有无数淫虫从凜子浑身上下冒了出来。

然而打完一看，结果截然相反。

鞭打之下，凜子确实痛苦地呻吟、挣扎，不安和羞耻也似乎随之消失，尝到的快感似乎比以前还要强烈。

全身的淫虫不仅没有除掉，反而更强更深地钻进快感的世界。

这样一来，鞭打又有怎样的效果呢？不，漫说效果，莫如说反倒使得她浑身发烫，成了激起新一轮情欲的兴奋剂，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性事结束后的凜子肌肤是多么动人啊！

凜子此刻一如接受鞭打之时，张开双臂俯卧在床。伴随着由背而臀的交错红痕，甚至白色皮肤也熠熠闪烁着玫瑰色的光泽。

“跟你说，好烫的啊……”

难怪凜子脸朝下趴着还喃喃自语。

因了鞭打，所有毛细血管都扩张开来，血流加快。加上性爱的穷追猛打，凜子全身现在仍好像带着余热持续燃烧。

久木摸着那火辣辣的肌体，再次陷入沉思。

女性到达极限时的快感究竟是怎样一个程度呢？

对于未尝体验过女人之性的男人来说，那无非空想而已。不过远比男人强烈、深厚这点似乎毋庸置疑。

当然，男人射精那一瞬间也有强烈快感，但为时极短，可谓近乎一瞬。与此相比，女人的快感要多出几倍或几十倍。有一种说法说是如同射精瞬间的无限延长。果真那样，那可是不得了的快乐。一般煞有介事地用数值说是多少倍——莫非是将那瞬间作为时间性持续计算出来的？

相比之下，作为具体例子，也不是没有肛交这一方法，即所谓男同性恋者。那样或许可以得知与女性快感相近的感觉。

一旦习惯了肛交，几乎所有男性都似乎为其汹涌的快感所俘获，欲罢不能。甚至有人说那正是由插入的性到接受的性的转换，被其魔力挟裹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再返回正常的性。

由此看来，不难想见接受一方的性快乐是何等之深。女性则无需使用那种异常部位，而拥有阴道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实际感受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没有比这更幸运的性了。何况，女性有相当于男性阳具的花蕾，同男性快感相近的感觉也能够得到，可以说是贪婪而奢侈的性。

话虽这么说，也并非所有女性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这所有快乐。其中有的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即使有感觉也浅尝辄止，甚至有人感觉到的好像只是对性本身的厌恶和屈辱。那么除了这一类人，完全、深入、强烈地达到性高潮的女性有多少呢？正确比率不得而知。不过，能够感觉到的人或可说是性精英才对。

现在，凜子恰恰作为被选中之人躺在床上沉浸在快乐的余韵中。那随波逐流般的形态，似乎洋溢着彻底知晓性高潮女人的丰饶、自信与满足。

“不可思议！”久木嘀咕一句。

凜子轻轻贴近上肢：

“什么不可思议？”

“水口死了，在为他守灵回来的夜晚，我们两个干这种事。”

“不合适？”

“不是那个意思，而是生死就像一纸之隔……”

久木想起灵坛上摆放的还健康时的水口遗像。

“去了那种地方，谁的感觉都好像一样。”

“什么一样？”

“虽说现在活蹦乱跳，但也迟早难免一死。不过是或早或迟之差罢了。”

仍背对久木的凜子点了下头，然后忽然抓住久木的手贴在自己胸口：

“哎，一起死吧！”

“一起……”

“反正都是一死，那么还是一起死好吧？我、现在就足够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凜子身上好像有了对死的向往之心。

不过，凜子向往的是在满足顶点的死。相比之下，久木的则是出于参加朋友守灵之夜后的虚无感。同

是死，但两人之间似有微妙差异。久木放不下这点，进一步问：

“刚才你说现在就已足够了，是吧？”

“是的，什么时候死都行。”

“就是说想再多活？”

“活着当然也可以。但感觉上现在最为幸福。每天和你这样爱得盆满钵满，是不？”

“不过继续活着，有更好的事也不一定。”

“同样程度的糟糕事也可能有的哟！往下再清楚不过的事，只有上年纪吧？”

“你不要紧，来日方长！”

“没有的事。上次也说了，往下只能一天比一天皮肤松弛、皱纹增多，一天比一天衰老。”

凛子的话固然不无悲观，可是毫无疑问，久木也要老，出版社的工作也要失去，无可避免地成为不为人需要的人。与其那样，索性就这样包拢在凛子这花中永远消失，可能还是幸福的。

“现在应是我们的顶点啊！”

“那还用说，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这样相爱！”

确实如此，久木点头。凛子转过身来：

“噯，还想去一次哪里。一直守在这里，心情一塌糊涂……”

这点久木也感同身受。

“去轻井泽吧！那里有我父亲建的别墅，两人单独待在那里好了！”

“没有人来？”

“放心！总是空着。若是那里，做什么都没有人说三道四。”

看样子，凛子的心已经飞向林木森森四下寂寂的轻井泽。

半夏

七月第二个星期，久木为去轻井泽请了两天假。

梅雨终结还要等几天，但已近尾声，正是集中下大雨和雷多的时候。

既然特意去轻井泽，也想梅雨完了才去。但七月中旬开始会议连连，很难休假。而且，在梅雨连绵的天空下闷在涩谷同地窖无异的房间里，只能落得郁郁寡欢，也想早些出去。

何况，凜子“雨中轻井泽也好啊”那句话也让人动心。

不错，梅雨时节的轻井泽树木吸足了水分，一片苍翠。再说到暑期还有些时日，去的人也少。

包括周末在内，这种时候慢慢住三个晚上，身心都可能得到洗涤。

老实说，这段时间，无论久木还是凜子精神都有些萎靡不振。

首先是久木这方面，女儿知佳的话总是响在耳畔：“别老是拖拖拉拉，痛痛快快离了好不好？”

其实不用女儿说，时至现在，久木虽然无意回到妻子身边，却又没心思在离婚协议书上盖章。这一是出于婚姻生活已持续多年之人独有的优柔寡断，二是因为后来妻子也没再就离婚协议说什么。从孩子知佳角度来看，可能觉得父母这方面的做法拖泥带水，让人着急。

总之，就连女儿也逼自己离婚了，久木愈发觉得远离了家庭，或者说更感到孤立了。这点无可否认。

其次，凜子近来也表现得多少有些反常。而这同她相隔许久回了一次丈夫所在的家似乎不无关系。

因为轻井泽别墅的钥匙放在家里，凜子就趁丈夫不在时回去取。结果好像觉察出了意外情况。不，与其说意外，想来，倒不如说理所当然——家里好像有凜子不知道的女性出入。

得知这点是七月初一个平日的午后。

凜子的丈夫最晚也要八点出门，那时当然不在，家里空无一人。

凜子走进自己一向使用的二楼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拿出衣柜抽屉里的别墅钥匙，准备直接返回。这时觉察家里有些反常。

作为男人，丈夫本来就喜欢整洁，对相当琐碎的事也会插嘴。尽管如此，书房和客厅也还是收拾得过于干净了。早上丈夫肯定喝完咖啡出门，而咖啡杯收拾了且不说，厨房抹布也仔细拧好叠放整齐。用过的盆碗也扣着控水。这还不算，书房桌子花瓶里居然插了一朵估计是院子里的绣球花。

凜子以为家政工或婆婆来打扫的，不料浴室里放着不同于凜子用的另一种花纹的毛巾和红柄牙刷。

有别的女性来了！这么一想，凜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赶紧逃了回来。

“不开心啊！”

凜子发出既不是感慨又不像叹息的语声，却又并不生气。实际上，既然自己离家飞走，那么有别的女性随后踏进门来，在情理上也是抱怨不得的。

“这回利索了！”凜子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仍好像耿耿于怀，“有了相好的人还不快点离婚！”

如果一如凜子推测的，那么莫非是说凜子丈夫尽管有了相处的女性，却又不肯和凜子离婚？

“这样一来，我、就再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凜子微微一笑，但侧脸也还是沁出一丝凄寂。

以为侥幸会晴，但去轻井泽的那天还是雨天。

据天气预报，“梅雨前线”滞留在太平洋南岸，加之受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北上登陆的台风影响，东海、关东一带有降大雨的可能性。

两人在如此状况中吃罢晚饭，早早赶往轻井泽。

从一开始就是久木开自己的车。不过轻井泽周边道路好像还是凜子更熟悉。

开出首都高速之前相当拥堵，而进入关越高速后，开始畅通无阻。

雨既不大下又不小下。久木注视雨刷不停摆动的前窗当中，蓦然产生两人正在逃离东京的心情。

“这样的场面，好像在一部什么电影上看过。”

“不至于是暴力片吧？”

“不是那种杀人犯，而是相爱的两人逃离城市，跑去陌生的地方。”久木解释。

凜子略一沉吟：

“可我们没准和杀人犯一个样。”

“杀了谁？”

“不是杀了谁，可我们是在折磨很多很多人的吧？比如你的太太、小孩，周围人也……”

凜子还是第一次触及久木的家人。

“不过，这点你的家也……”

“是啊，我周围的人也被伤害得不轻啊！”

凜子很少说得这么动情，听得久木反倒想加以安慰：

“因为喜欢一个人是很自私的事。到我们这个年龄，谁也不伤害就获得幸福是很难的。”

“可还是想获得幸福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有没有伤害的勇气就成了关键。”

“你有？”

反问之下，久木微微点了下头。凜子看着雨滴滴个不止的前窗悄声低语：

“爱上一个人，是可怕的事啊！”

想必心里不好受，凜子随即默然。

夜间车中交谈中断后，陡然寂寞起来，于是久木塞进盒式音乐带，萨蒂⁽¹⁾的音乐从中淌出。

凜子看样子听了一会儿。而后忽然想起似的说：

“可是，爱上自己喜欢的人是很自然的吧？”

“当然，爱上讨厌的人怎么可能！”

“问题是，一旦结婚了就不被允许了。爱上丈夫以外的人，马上就被说是不道德啦淫乱啦什么的。”凜子像发泄平日郁闷似的继续说道，“当然，本以为能爱上才结婚的，所以再不能爱了是不应该的。可是，中途心情变了这事也是有的吧？”

“不错，二十多岁以为好的音乐和小说，到了三四十岁，有时就觉得无聊或厌恶起来。何况二十几岁认为好的对象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厌恶起来，这事完全可能。”

“若是音乐和小说什么的，即使说觉得无聊了也没人说三道四，反倒夸奖进步了。单单厌恶人的时候说不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想必是因为，既然结婚时已经大体发誓不变心了，那么就应该负起责任。可另一方面，觉得勉强的时候，就只能老老实实道歉，酌情付给慰谢金⁽²⁾什么的两相分手。”

“本来想那样做的，可为什么周围人还是叱责、欺负？”

如此刨根问底，久木也答不上来。

“因为男女或夫妇之间，是不能仅凭好恶来决定的。”

“但是，勉强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反倒要欺骗、背叛对方，是吧？与此相比，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是正理，可一旦这样，这回又要被说是伤害、折磨别人。”

萨蒂低语般的旋律，似乎使得凜子更加闷闷不乐。

车从花园往本庄儿玉和埼玉县北部驶去。雨仍无止息迹象。

久木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像是要搅动一下沉闷空气似的碰了碰凜子的手。凜子响应似的靠了上来。

“哎，你喜欢我哪里？”

刚才谈的都是严峻的现实。或许惟其如此，凜子才想说点轻松浪漫的。

“哪里？全部啊！”

“可总该有特别中意的地方吧？”

“一句话很难概括。”

“说嘛……”

这不无麻烦的提问，使得久木想多少玩点儿坏心眼：

“非常中规中矩，而又给人以钻牛角尖想不开的感觉。一时放心不下凑近一看……”

“那又如何？”

“色情得不得了！”

凜子用拳头咚咚捶打久木膝盖：

“都怪你、怪你！”

“越是中规中矩，越是肆无忌惮。”

“中意的只这个？”

“那，就趁机都说了吧！总是认认真真、勤勤快快，意外大胆，却又是个鼻涕虫。漂亮，却又不平衡，这种地方……”

“我、被人说有不平衡的地方，这可是头一回。”

“两人一起做这种事，肯定要不平衡的嘛！”

凜子手指依然按着车前玻璃说：

“那，说说我喜欢你的地方？”

“能有？”

“也还是偏颇失衡的地方！”

“真的？”

“从第一次见到就觉得你好像不是一般人。因为听说你是大出版社的部长，就心想是个相当严肃正经的人。结果呢，没摆出多大架子。可是一讲起做出的书来，就像少年一样一往情深。刚一讲完就突然央求再次见面。本以为呆头呆脑，却忽然步步紧逼。”

“这就是你……”

“好了好了，听着！”说到这里，凜子往久木嘴里塞了一粒薄荷糖，“我、真的把你走眼了！”

“看走眼了？”

“还不是？本以为你是规规矩矩正正经经的绅士，可一不小心就给你领酒店去了，是吧？”

和凜子第一次结合，是在最初见面三个月后的夜晚，在青山一家餐馆吃完饭后。

“那时候，餐桌上你打开盐瓶盖使劲一挥，弄得满盘子都是盐，是吧？那样子让我放心不下，就跟到房间。结果你猛地扑了上来。”

“喂喂，别把人家说得活像个无赖汉嘛！”

“对了对了，你就是有无赖汉那样的地方哟！转眼就把我夺走了，就那样成了你的俘虏，死活逃脱不得。”

“不知道的人听了，没准当真。”

“无赖汉是用大麻什么的吧？你倒不用大麻，而是用性把我紧紧捆住不放。绝对一个坏家伙！”

这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无赖汉是蒙骗、利用女性来赚钱的吧？可我这个无赖汉不一样。因为喜欢你，拼命爱你，爱着爱着就很难离开了。同样摆脱不掉，却不是因为大麻，而是因为爱。”

“那么说可不好办哟！大麻是有可能治好的，爱别说治好，反而越陷越深。”

居然有这样的说法，久木相当惊讶。凜子轻轻凑过脸来：

“同是无赖汉，可你是柔性无赖汉。”

车继续沿上信越公路行驶。看样子快到碓冰岭了。

一直下个不停的雨稍微变小了。却又上来了雾，前车灯的光也模糊不清起来。

路拐来拐去攀援而上。久木不声不响地小心开车。

穿过几条隧道后，雾迅速变薄。轻井泽到了。看表，十点。离开东京是七点半，差不多用了两个半小时。

大概因是距暑期还有些时日的平日夜晚，路面空空荡荡，只有自动售货机在雨天里闪着凄寂的光。

凜子从小就常来轻井泽，路熟。在站前由她开车，从新道开进万平路，开了五六百米右拐。这里算是旧轻井泽的老别墅区。四周全是桦树林，一片岑寂。

“终于到了！”

把车停进柞树林前面停车场出来一看，黑魑魑的林木前闪出三角房脊的洋楼，门灯已经亮了。

想必已经跟管理别墅的名叫笠原的人联系说今晚过去，所以灯被提前打开。

“房子不大，小巧玲珑，是吧？”

如凜子所说，建筑面积并不大，但外面占地有纵深感，四周簇拥着黑黝黝的树木。

“建了快二十年了，很旧了。”

“不过相当潇洒。”

夜晚看不大清楚，但还是看得出外墙是浅驼色砖墙。走进门厅，马上就是彩色玻璃装饰窗。

“父亲说轻井泽也还是西洋风格房子好，就做成了这样子。”

听说凜子的父亲在横滨做进口贸易，想必是按他的喜好建造的。

过了门厅，有一间有木纹感的起居室。约略狭长的房间左端有个火炉，围炉摆着沙发和椅子。往里是厨房。厨房另一侧摆着橡木餐桌。右边一角是家庭酒吧。

凜子接着领久木看其他房间。门厅右侧有一间和室和放两张床的西式房间。二楼有放着大写字台兼做书房的西式房间，还有一间放着立柜和双人床的卧室。

“最近没人，潮乎乎的……”

凜子边说边打开左右窗口，放进夜间空气。

“你母亲不来？”

“母亲有轻度风湿症，梅雨季节不来。”凜子掀掉床罩，“这里没有人打扰的吧？”

的确，躲在这里，谁都不可能知道。

看罢房子的大致情况，折回起居室。凜子马上给炉子点火。虽说七月都已时近中旬，但或许是梅雨寒气的关系，有些凉森森的。

火炉四周堆着一大堆木柴，看样子这也是管理人准备好的。木柴燃烧起来后，马上暖和了，加上火焰摇曳不定，更让人觉得置身避暑胜地。

“哎，没有替换衣服吧？”说着，凜子拿来她父亲穿的一套西式睡衣，“下回也要把你的准备好才行。”

久木顺从地穿上凜子父亲的睡衣，笑道有点儿大。

“我也换衣服去。”

久木直接坐在沙发上，眼望炉火的时间里，凜子身穿白色丝绸睡袍出现了。

“喝香槟吧！”

凜子从家庭酒吧前的橱里取出酒瓶，往罗贝麦尔玻璃杯里倒酒。

“总算和你一起来了。”说着凜子递过酒杯，“为了两人的轻井泽之夜，干杯！”

“今晚在哪里休息？”

“二楼卧室可以的吧？”

的确，二楼卧室放有黑漆立柜和大双人床。

“那个房间，父亲来时常用来着。但已经有三年没来了，床单、床罩也全都换过了，不是当时的了。不喜欢那里？”

“不是不喜欢。只是，两人躺在一起，不会被你父亲责怪？”

“放心！父亲和母亲不同，他很通达。我结婚的时候就说来着：不愿意，随时回来就是。”

去年年底凜子父亲突然去世时，凜子情绪那么低落，父女之间想必有外人难以想像的特殊亲情。

“我、父亲死的时候很受打击。那以前一直任性得很……”

倏然，久木想起守灵之夜以淫乱的姿势强求凜子的情形。凜子也似乎想了起来。

“那时给你叫去酒店了吧？所以真是对不起父亲。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有你，我才能振作起来。”

“你父亲要是知道两人一起来的，会怎么想呢？”

“父亲会理解的。因为他总是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我要是说和你单独从东京跑来这里，他很可能说好啊，一直待在这里好了！”

想必回想父亲的时间里难过起来，凜子的声音开始哽咽。

两人就那样看着炉火。凜子嘀咕道：

“火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

确实，即使从同一柴禾燃起来的，也有红红的大火焰，又有稍稍泛黄的小火苗。

“我是那大火焰。”凜子用手指着说道。

火焰辉映下的凜子额头，微微带着朱红色闪闪烁烁。

这天夜里，久木梦见了凜子的父亲。

有个人靠在卧室隔壁的书房椅子上，只见得敦敦实实高高大大的背影，看不见脸。

凜子小声告诉说是父亲，于是久木想近前寒暄。不料背影消失不见了。惊诧之间，说已付诸火葬。看

见黑洞深处有燃烧的火焰，凜子告以是烧父亲的火。久木听了，赶紧合掌。火焰随之逐渐变小。耳听柴火沉闷声音的时间里，火焰消失不见。

久木随即睁眼醒来。感到身上发凉，说不定同火焰消失有关。目睹床头彩色玻璃灯照出的房间的样子和旁边躺着的凜子，久木这才意识到自己来到了轻井泽，随即追索刚才的梦。

哪一幕看上去都支离破碎，各不相干。但细想之下，又好像同睡前听凜子讲她的父亲、自己穿她父亲穿过的睡衣、一起注视炉火之间有微妙的联系。只有最后焚烧凜子父亲的火焰那个地方有些怵然。四下环顾，并没有梦中见到的死的阴影。

几点了呢？手表放在了楼下，无从得知。估计是下半夜三点。白天下起的雨仍好像连绵不止，传来雨打在床头一侧窗框的声响。

久木还是觉得身上发冷，轻轻凑近稍微俯卧睡着的凜子，从旁边把她搂了过来，紧紧贴在一起。

昨晚休息时两人搂抱来着，但没有结合。久木工作完后开车开到轻井泽有点儿累了，凜子也忙着收拾好久没来的别墅。而往下能够一起在别墅连住三天这种宽释感，大概也使得两人没有操之过急。这点尤其主要。

睡了一觉，久木有点儿想要了，但又不忍心弄醒熟睡的凜子。

还有时间让这种宽释感在这里也发挥效用，使得久木只满足于接触凜子的肌肤，继续堕入梦乡。

久木再次醒来时，凜子仍俯卧躺着，而脑袋似乎多少清醒过来。

久木像要填补睡着时两人拉开的距离似的凑过身子。凜子也好像迫不及待地贴了过来。

两人就那样抱在一起，确认各自的体温。久木低声说几点了，凜子说床头柜上有闹钟。

久木依然搂着凜子的肩，回头看钟：上午八点整。

睡了这么久？不可思议。久木正注视有雨声传来的窗口，凜子问：

“起来？”

“不……”

轻井泽有两三处想去的地方，但用不着现在就动身。

“还在下啊！”

窗口被厚些的窗帘挡着，房间里仍有些幽暗。但听得微弱的风声，得知雨点打在树叶上，又顺着窗玻璃流淌下去。

“继续睡吧！”

到今天雨已下了三天，就算是从东京转来轻井泽的，看情形也晴不了。若是以往，心情早已为这郁闷的天气而一蹶不振，但现在没那么严重。相反，再也没有比在下雨的早晨同柔软的女体肌肤相亲更为奢侈和幸福的了。

“不冷？”

说着，久木又把凜子的肩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打开丝绸睡袍的前胸。

虽说气温因梅雨下降，但不冷不热。在只有雨声单调回响的房间里，久木嘴唇吻在雪白丰满的胸部，右手放在胯间的毛丛。

如此不断轻柔爱抚当中，凜子低声问：

“想要？”

“毕竟昨晚直接睡了过去。”

凜子沉默有顷。而后轻扭一下腰肢说：

“提个怪要求可以吗？”

“什么？”

凜子略一停顿：

“做就一直做。”

“一直……”

“嗯，别停下。”

久木止住手指动作细看，凜子在淡淡的晨光下闭目合眼，只嘴唇张开一点点。

久木一边看着那牵牛花般的嘴唇，一边反刍刚才凜子说的话：做就一直做，别停下！

那或许是贪图无限欢愉的女人的直率心情，但从男人方面说来，可是相当苛刻的要求。不，岂止苛刻，几乎等于要求男人“死”于雄性有限的“性”。

但是，久木决定乖乖服从这苛刻的命令。真能坚持到什么地方，固然没有自信，反正只能尽力而为了。既然一见钟情成了俘虏，那么只好死心塌地在女王面前俯首称臣，生命不息，服务不止。这是雄性的宿命。

这么对自己说罢的男人把女子早已挺起的乳头含在嘴里，一边施以热辣辣的呼吸，一边用舌尖围着乳头转动。与此同时，一只手放在其私处的前端，温柔地分开花蕾，若即若离地触摸顶点，左右缓缓摇颤。

如此保持一定节奏周而复始之间，大概乳头与私处像铃铛一样发生了共鸣，愉悦声逐渐升高，女子的两手随之搂紧吮吸乳头的男人的头。

从外表看来，男人的黑脑袋似乎被染了指甲的淡粉色的手指紧紧按住，而男人却只顾反复提供口与指的服务。就在以这种不知是摧残还是服务的状态反复爱抚之间，女子缓缓挺起下肢，低吟“不行不行.....”，继而央求“快呀快呀.....”，旋即伴随着小幅痉挛冲上绝顶。男人这才被允许休息片刻。

可是，对于追求永恒欢愉的女性来说，这不过是序曲罢了。女子为求取变本加厉的快乐而轻轻挺起上肢，男人相应地大大改变位置，把自己的脸伏在刚刚冲顶的隐秘部位。

男人以这种俯卧的姿势进一步驱使唇舌服务不止，女方再次忍无可忍，用话语明确苦求。男人见火候到了，拉满弓弦，一箭射入。

可谓正中下怀。但男人能驾驭、控制女子的阶段到此止。

结合之后，男人的献身服务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此刻，久木那个物件确实被纳入凛子的深处。那东西一旦被柔软的肉褶包拢起来，无论进退，都需要得到对方的许诺和认可。

男人想到往下漫长的路程，首先以侧身贴附的形式对上胯间，缓慢地合拢腰肢。而后将左手放在女方腰部，右手放在女方仰卧的胸口摩挲她的乳房。亦即采取动用双手双腿的姿势。在保持后续力这点上，这一姿势恰恰是最容易主导、最为恰到好处。

男人那个物件进而退、退而进，周而复始。看上去动作相同，但他时而轻轻抬起女方的腰部，让自己的火柱摩擦敏锐的褶肉上方，女方因近乎疼痛的痒感而呼吸变得粗重起来。男人进一步放松紧贴紧靠的胯间，腰稍稍撤回。于是，柱尖触碰入口附近，女方为其仿佛撤离的焦躁感而更加失态。

自不待言，男人的目标是使女方不断处于潮满冲高状态。

至于真能坚持到什么地步，当事者本人也无由得知，只管竭尽全力。不久，女方伴随着似乎从地底沁出的低低长长的声音冲过临界线。而这一瞬间，男人拼死忍耐，一副垂死挣扎之相。

假如这时一齐冲顶，势必违背女王一直做的命令。而若忘掉这一命令，男人即刻失去作为雄性的立场和自豪，沦为一片褴褛。

总之，得知女方一度冲顶，男人期待女王特赦：“你也放放风去吧！”就像一条忠实的狗气喘吁吁匍匐待命。不料无情的女王并不满足这个程度的奉献。

为了进一步寻欢作乐，女王在稍事休息即令男人重振雄风，抗命一概不许。男人于是以无异于奴隶的顺从，鞭策自己那个物件重新上阵。

在这宁静的雨日清晨，回过神时，男人已从幸福的绝顶沦为被迫做苦役的囚人，只能为女方提供快乐。

问题是，就算受命不得停下，男人的性活动也不可能久久持续下去。

虽说雨日清晨的静寂和密室感能分外激起亢奋，但一个小时过后，男人已然弹尽粮绝，折戟沉沙，趴在余温犹存的女方身体上按兵不动，而后黯然撤退。

问题是，女方犹然发出尚未尽兴的困惑声，而这时无疑已是男人的极限。最初之约诚然未能遵守，但女方理应几次腾云驾雾心满意足，倘不给予相应评价可是有失公允。

男人正怀以这样的期待躺着，女方很快醒悟似的贴上身来，摸着男人的物件小声嘀咕：

“没泻的吧？”

男人陡然一惊。但关键的物件被握于掌中，全然逃脱不得。

“要是每次都泻……”

结合一次就按女方的要求泻一次，男人的身体肯定分崩离析。近来久木多少掌握了持之以恒的技巧。

“本来说想要来着……”

“还是慢慢来吧……”

即使不一泻而出，男人的精气也在女方一再冲顶过程中渐渐消失。

“还有晚上的吧？”

凛子一度似乎领悟，却又突然换上一本正经的语气：

“你会以为我是色情狂吧？”

“哪里……”

“我自己也觉得下流。可感觉真的上来了，就欲罢不能。”说到这里，凛子忽然想起似的轻摸久木的物件，“你怎么能那么冷静呢？”

急问之下，久木略略撤一下腰身：

“也并不是冷静。”

“可不是忍住了吗？”

“即使这样，我也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为了让你快活……”

“为了我？”

“为了让你尽情尽兴。”

“我也同样啊，想让你快活得死去活来。”

男女快乐的深度是否相同姑且不论，反正和所爱之人在不断做爱当中互增快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有什么希望我做的，什么都行，只管说！”

“现在再好不过，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

“真的？”

凛子叮问，而这无需久木回答。老实说，久木过去并不讨厌做爱，但如此充实和感受之深的不曾有。以前的也并不坏，但觉得那只是男人所感觉的极普通的快感。

相比之下，知道凛子后，自己的快感一下子变强了，加深了，也知道久久忍耐了。

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久木也在被凛子刺激、开导和大大开发出来。

“再也离不开你了。”

“我也是，没有你活不下去。”

凛子的语声被清晨的雨柔柔地吸了进去。久木听着，轻轻闭起眼睛。

似睡非睡当中躺了一阵子，两人离床时上午已过十点。

“来这里到底不同啊，好像特有感觉……”凛子在镜前边撩头发边说。

的确，在平日的涩谷套间亲昵久了，难免也有多少流于惰性的地方。今早的性事，对久木也很鲜活生猛。

“总是千篇一律，到底不灵啊！”

这不限于性事场所，或许男女关系都是这样。

“我们要总是这么新鲜才好。”

听凛子这么说，久木心想果真能长此以往不成？惰性那个魔怪，不会潜入两人之间？

“先让我洗个淋浴可好？”

凛子说罢，走去楼下浴室。久木仍留在卧室，打开窗扇。

雨依然绵绵不止。不过好像比昨晚变小了。已经快十一点了，周围却那么安静。落在树叶上的雨，又被满是青苔的地表吸了进去。

在这雨日静谧中，久木得知今天自己五十五岁了。

如今已没什么好庆贺的了。说幸运就幸运，说不幸运就不幸运。相比之下，自己感慨的更是自己居然一年年活到了今天。

蓦然，久木想起了家。

假如和凛子的关系没有这么深入而留在家里的话，妻子会说一句生日快乐。女儿如果不忘，一个电话总会打来的。

正这么漫无边际地想着，楼下响起凜子欢快的语声：

“吃面包可以吗？”

久木应声下楼，淋浴，坐在餐桌旁。

早餐是凜子现做的，很简单：加香肠的煎蛋、青菜，加上面包、咖啡。吃完已经十二点了。

凜子手脚麻利地收拾好，穿上淡蓝色的百褶裙套装，准备外出。

在出版部任职的时候，久木也来过几次轻井泽。而近几年压根儿没来过。回想起来，轻井泽也是有自己在第一线工作时的记忆的地方。

“去哪里呢？”

听得凜子问，自然而然地想起同文学有关的场所。

“好像有个地方叫有岛武郎⁽³⁾临终地。”久木说。

凜子查看地图。

“那像是在三笠酒店附近。他的别墅应该在盐泽湖畔。”

那边好找。去了一看，湖畔仍剩有一座老式日本风格的别墅。导游指南册上写的是“净月庵”，上面介绍说由于长期无人住形同弃屋，当地有志人士着手重建，之后移来这里。

现在倒是位于湖畔风景好的位置，不过特意来一次，还是想去建筑物旧址看看。

看着地图折回旧址，沿西侧排列着白桦树的三笠路往北行驶。路上从前田乡前面往右一拐，很快就是一片林木苍翠的斜坡。分开雨中淋湿的小路前行不久，丰茂的杂草丛中竖有一方石碑，勉强看得出“有岛武郎临终之地”字样。

大正十二年⁽⁴⁾，当时的文坛宠儿有岛武郎，同《妇人公论》漂亮的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这里曾经有的别墅中双双殉情。

那时有岛武郎四十五岁。妻子已经亡故，留下还小的三个孩子。秋子三十岁，没有孩子，但已为人妻。

两人是自缢的，并排吊颈身亡。六月下半月至七月下半月，整整一个月梅雨时节没有被任何人发觉。发觉时两人遗体已彻底腐烂。

发现者说已经全身生蛆，就像两道蛆瀑从天花板流淌下来。

有岛武郎和波多野秋子殉情事件，不仅是当时文坛，而且是整个社会为之哗然的桃色新闻。而其实况却这般凄惨。

发现时全身腐烂生蛆这一说法，似乎让凜子感到惧怕。她惶惶然四下打量，对着石碑合起双手。

的确，在这大白天仍光线昏暗的树林中淋雨而来，感觉上真好像要被直接领去死亡世界。

“这回领你去我喜欢的地方。”凜子说。

凜子开车沿三笠路南下。进入鹿岛林地前方的小径，一泓池水闪了出来。池叫云场池，不很大，但似乎颇有纵深。

“这里嘛，下雨也别有风情！”

如凜子所说，茂林修竹簇拥下的池水，烟雨迷濛，荡漾着秘沼般的妖气。

“喏，那边有白天鹅！”

凜子指的方向漂浮着几只野鸭，其中混进一只白天鹅。

“总是一只，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想不明白。”

看样子，不是一对这点颇让凜子在意。而白天鹅却以毫不知晓的神情犹如一件放置物浮在水面。

“没有你担心的那么寂寞也不一定。”

久木撑起伞，把凜子罩在里面，沿池畔往里走去。

雨小一些了，但没有停的样子。几乎没有人来看这无声无息的水池。

走到半路，因路湿再不能走了。于是两人折回，走进看得见水池的餐馆喝咖啡。

“不过，死了一个月才被发现，够可怜的了！”凜子好像再次想起了武郎与秋子之死，“那期间就一直死在那么凄清的地方？”

“大概谁也没注意到两人去别墅吧！”

“哪怕再是两人一起，也不愿意上什么吊！”凜子眼望雨中迷离的秘沼悄声自语。

这天夜晚，久木和凜子两人在临近别墅的一家酒店吃晚饭。这家酒店在轻井泽也是有历史的，双层建筑，正面由木框分割开来的白墙同周围林木的绿色相映生辉，自有避暑地酒店特有的典雅。

薄暮时分，两人面对面坐在这里的望得见庭园的餐桌旁边。凜子身穿夏令丝绸罩衫和白色肥腿裤，都是适合避暑地的轻装。

饭前凜子说先喝香槟吧，点了库克香槟。

片刻，酒店服务生为两人斟入浅琥珀色液体。凜子先举起香槟杯同久木碰杯。

“祝你生日快乐！”

久木一瞬间为之困惑，赶紧笑脸相迎：

“知道的？”

“当然！以为我忘了？”

今天早晨想起自己的生日来着，但因凜子什么也没说，就以为她没意识到。

“谢谢！没以为能在这种地方让你祝贺生日。”

“离开东京时就知道是今天。”

接着久木也举起杯，回了一杯。

“不知道什么对你合适……”凜子边说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小纸包，“礼物！”

打开一看，出来一个小黑盒，里边装着白金戒指。

“或许你不中意，可还是希望你戴上。”

久木往左手无名指上一戴，像测试过的一样正相吻合。

“知道你手指粗细，就连同我的订制了一对。”说着，凜子抬起左手，无名指戴着同一款式的戒指，“可得总和我一起戴着才行哟！”

久木第一次戴戒指，有点儿难为情。但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可能摘掉。

菜随意零点。作为饭前下酒菜，凜子要了小牛胸腺冷盘和冷肉汤，主菜要了黄油煎红大麻哈鱼。久木点的是橄榄油金枪鱼切片、汤、香草烤小羊排。

又喝了几杯香槟之后，开始喝葡萄酒。凜子脸颊微微泛起红晕。

“今晚本来想点生日蛋糕来着，可这样的地方你不喜欢的吧？”

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做那么时髦的事实在难以承受。

“到了这个年纪，吹灭五十五支蜡烛可不是容易事。”

“你还年轻的嘛，一点也不老！”

“可是指那件事？”久木压低嗓音。

“瞧你！”凜子缩起脖子，“那自然是。不过脑袋也不像那些老爷子族，你要柔软得多。”

“托你的福！”

“第一次见你就有那种感觉，比那位衣川君年轻多了，谈笑风生……”

的确是表扬话。不过，被人家说年轻，也是不可以得意忘形的。

“以前采访过一位八十八岁的实业家。那时对方叹道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单单心情不上年纪，够伤脑

筋的啊！我好像可以明白那种心情了。”

“总那么年轻是不可以的吗？”

“倒不是说不可以。问题是光是心情年轻而身体跟不上去——说的怕是这种尴尬吧！相比之下，可能还是心情随着身体衰老更好受。”

“那一来，就成了无所事事的人了！”

“实际上眼下在公司也成了无所事事的人喽！”久木不无自虐地说道。

“那是他们随便安排的，怪不得你的，是吧？和你在出版社的地位没什么关系。”

凜子倒是这样鼓励。但公司里的地位总要在男人身上微妙地投下阴影。久木当然自以为不放在心上，尽管如此，落魄之感也还是难免一点点表露出来。

倏然降临的郁闷也在喝葡萄酒当中忘去一边，食欲重新上来。

久木见凜子要的红大麻哈鱼好吃，就分一点儿过来，又把自己的小羊排分一部分移在凜子盘子里。

“两人在一起，能吃好多东西，真是难得。”

“两人在一起不是和谁在一起都可以的吧？”

“当然是和你嘛！”

男女相互分吃东西，是有肉体关系的证据。这餐厅里恐怕也有人这么看待两人。但时至现在，久木已无意遮掩。

刚认识凜子那阵子，即使乘列车去镰仓也顾忌周围视线。而现在没了那种不安，已经完全想开：看见就看见好了！

这想必也是因为同凜子深度交往已超过一年，胆子壮了。或者莫如说从两人租房时开始，久木心中即已出现明显变化。

时至如今，就算顾忌世间常识和他人视线也是徒然。与此相比，还是随心所欲欢度来日无多的人生为好。如若不成，死了无妨。

这种想得开或者说决心开始催生类似顽强意志的东西。

人，只要改变一下价值观，就怎么都能活下去——多少换个看法，迄今看重的东西就已似乎不再有那么重要，而原来认为无所谓的东西就变得宝贵起来。

“差不多该离开出版社了！”

突然之间，听得凜子现出费解的神情。

久木解释说：

“统统辞掉，落得一身轻，说不定想法也会有变化。”

“怎么变化？”

“只要还在出版社，就还是无法真正自由，我觉得。”

对久木想从出版社辞职的心情，凛子好像还有些费解。而细想之下，这也怕是理所当然——自己不曾有工薪族体验，也就很难想像。

其实即使久木本身，虽然口说辞职，但也并没有明确的理由。

勉强说来，也许应该说是“某种不确定的疲惫感”。

无论谁，工薪族生活持续三十年之久，都要产生相应的疲惫感。而最近特别觉出的与同事间的疏离感，大概也加重了这点。

“我想，如果你想辞，辞也无所谓。”凛子尽管费解，但还是表示理解，“只是，可别莫名其妙地老下去哟，要永远生机勃勃才成！”

“那我明白。”

“你有自信的吧？相信自己一个人也能干下去……”

“自信倒也谈不上，但觉得自己差不多该为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说到底，迄今做的编辑工作总是幕后的。只是躲在幕后把谁写的东西和一时一时的报道归纳起来，自己从不登台亮相，也就是所谓后台人物。

“那种心情，我也明白。”

的确，凛子迄今为止的人生，也是躲在丈夫背后的一种后台活动。

“这么说也许不知天高地厚，我也不愿意就这样下去。”

“也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

透明玻璃杯中的红色葡萄酒，或许因为同血色相通，注视当中，自有勇气从体内涌起。

“哎，两人做一件震撼性事情可好？”

“震撼性……”

“是的，能让大家啊一声惊叫的或惊呼怎么了怎么了不得了那样的……”

觉察到时，凛子也目视手中玻璃杯中的红色葡萄酒，两眼闪闪放光。

同时上来勇气喝干红葡萄酒时，已经九点多了。

之后吃完甜食起身，走去服务台。变小的雨已经停了。

“稍走一会儿吧。”凜子说。

从酒店到别墅，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久木点头，拿伞，同凜子并肩走到外面。

忽然间，雨后的夜气掠过发烫的脸颊，心里一阵舒坦。

街灯照出的水泥路黑乎乎湿漉漉的。大概夜空仍被厚厚的云层遮掩吧，星月皆无。

穿过酒店前面的广场走上桦树路，凜子悄然挎上胳膊。

夜晚十点，想必因为到盛夏还有几天，四周一片寂静。点点处处，时有灯光忽然想起似的从茂密的林木之间闪出。

莫非那是看中暑期前的静寂而约略提前来到别墅的人们？

久木一边看着，一边把凜子的胳膊拽得更紧。

这时间，根本不会碰见谁。噢，就算碰见，也已无需介意。

“咯噔咯噔”，只有两人走在雨后路上的足音被夜空吸了进去。

不大工夫，桦树路断了，出现一条左拐的小径。那前面也应有别墅区。但现在远处只有街灯一点光亮。

“那两个人，是在这么凄清的地方死的啊！”

听得死，久木马上知道凜子说的是有岛武郎和波多野秋子。

“在那么深的深处的别墅里……”

凜子似乎想起白天看到的被雨淋湿的那片桦树林斜坡。

“应该很冷的吧？”

在鸦雀无声的夜路行走之间，凜子好像对武郎与秋子的殉情越来越放不下。

树林前方又出现一点小小的光亮。凜子问道：

“那里的别墅，本来是他的别墅？”

久木查阅昭和史当中读过同有岛武郎殉情相关的报道，多少记得。

“起初像是他父亲的别墅，后来由他继承下来。”

“那么，两人去的时候谁也没使用，是吧？”

“他的太太已经病故，孩子们都还小，他不去，应该就空在那里。”

前方有车灯出现。车临近驶过的时候，凜子又问：

“死在七月初？”

“遗体被发现是七月六日，所以可能是一个月前的六月九日死的。”

“怎么知道是那天呢？”

“秋子直到前一天的八日还上班来着。而且有人看见九日两人一起从轻井泽站去别墅来着。”

“那么说，是走着去的？”

“车也应该有，但反正有人看见。”

“到那里有四五公里吧？”

的确有那样的距离，走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所以，怕是在别墅里住了两三天的吧？”

“那方面详情不清楚。不过，临死是把腰带拴在上门框，下面放椅子，两人悬挂上去后把椅子踢开。”

“不好！”凜子一下扑在久木身上，少顷，慢慢离开身子，低声道，“好厉害的能量啊！”

“能量？”

“喏，到别墅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拴腰带、擦椅子、在自己脖子系套，一切都是为了死亡吧？”

自行寻死是需要非同一般的能量的——久木也认同凜子这个见解。倘若病倒也罢了，而两人都很健康，没有说得出的不好的地方。以自己的手将这样的身体置于死地，若不全力以赴，若没有对于死的强烈向往是做不到的。

“可两人为什么死呢？”凜子面向夜空低语，“何苦非死不可呢？”

凜子的语声被吸入夜幕下的落叶松林。

“没有什么非死不可的缘由吧？”

确实，当时有岛武郎是文坛最畅销的作家，波多野秋子才三十岁，美女记者，即使当女演员都不相形见绌。两人十足是为所有人羡慕的一对，无论作为男人女人都处于人生巅峰。可为什么选择一死了之呢？

“若说两人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只有一个。”

“只一个？”

“那时两人都处于幸福的顶点。”久木想起武郎写的遗书的一节，“他在遗嘱中明确写道：‘现在，在欢喜的绝顶迎接死亡’。”

凜子立时止步，凝视黑暗中的某一点。

“因为幸福，所以死了？”

“从遗书上看，只能这么认为。”

雨停后大概起风了，夜风从路两旁的落叶松间掠过。

“是吗？原来是死于幸福！”凜子重新起步。

“或者害怕太幸福了也未可知。”

“那种心情，不难明白。的确，太幸福了，就会担心幸福能持续多久。”

“没准两人是想永远永远持续下去的。”

“那种时候如何是好？”凜子面朝夜空悄声低语，自我点头，“只有一死啊！”

返回别墅后两人也喝了一点白兰地。回来路上说的话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凜子略略弓身看着炉火，边看边点头说“原来如此”，嘟囔：“只有一死啊！”

久木也无意唱反调。幸福至极之时，越是渴望长此以往，越是思忖除了死别无选择。诚然令人惧怵，却又觉得近乎实情。

“该休息了吧？”

再想下去，恐怕更被死亡念头纠缠不放。于是久木先去淋浴。见凜子随后消失在浴室，久木上到二楼卧室。

今天早晨在这房间边听雨边一再做爱。此刻雨声也没了，房间在黑暗中寂无声息。

久木灯也没开，就那样躺着。正躺着，身穿睡袍的凜子开门进来。在门口不无困惑地站了一会儿，而后蹑手蹑脚凑到床边。久木一把搂过，凜子紧紧扑在久木怀里，以这样的姿势小声道：

“只有一死啊！”

听起来似乎是确认刚才说的话，但同时又像是自言自语。

“为了让幸福持续下去，只有那样做的吧？”

“幸福也多种多样。”

“像他俩那样永远深深相爱，绝不变心……”

凜子如此追求的心情自然理解，但发誓永不变心，反倒觉得伪善。

“两人永远永远都不变心，这是不是勉强？”

“倒不是勉强。可人这东西，只要活着，就有种种样样的事情发生，说绝对如何怕是很难的。”

“那么，就是说是不成的了？只要活着就难以做到，是吧？”

凜子的语声渗入夜色之中。

忽然，远处响起大约是鸟叫的声音。深夜还有鸟没睡？是别的活物？久木追随声的去向。凜子嘀咕道：

“那个人的心情，感同身受。”

“那个人？”久木问。

凜子缓缓转身仰卧：

“叫阿部定的那个人，把他杀了吧！”

阿部定杀吉藏那个男人的事，上次去修善寺旅行时讲了。

“那时候，你说阿部定是因为不想把心上人交给任何人才杀了他的。就那么活着，对方还要回到太太身边。如果认定现在深深相爱、不想放弃这幸福的话，那么就只有杀死。对吧？”

“是的，杀了就一命呜呼，再不至于背叛。”

“爱上一个人，爱到极点，势必杀死的啊！”

久木近乎痛切地理解凜子的心情。

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如果喜欢得发狂，除了杀死别无选择。倘若就那样让她活着，很难说女方不会喜欢上别的男人投怀送抱。为了避免那种放荡而永远作为自己的女人保留下来，杀死是最佳选择。同样，女人要想把所爱男人永远作为自己的男人，也只能杀死他，把他从这世上消除了事。

“爱这种事，好可怕啊！”凜子好像这才意识到爱是怎么回事，“一旦喜欢上对方，就想独占。可是，为了完全独占，光靠同居或结婚是很难做到的吧？”

“若是那个程度，想背弃就能背弃。而为了让对方完全无能为力，恐怕只有一杀了之。”

“爱、爱，爱下去，结果只能是毁灭，是吧？”

凜子这时才似乎得知，爱这一舒心惬意的字眼，其实暗藏一副极为自私、破坏或毁灭的剧毒。

由爱说到死，说这个说那个的过程中，久木居然精神起来。凜子也好像同样，再次转过身，手指顶着久木胸口问：

“你可永不变心？”

“当然！”

“永远爱我、永远只喜欢我一个，绝对不喜欢别的女人？”

刚想再说“当然”的一瞬间，凜子的两支纤细的手指朝喉头卡来。

久木当即憋得透不过气。而凜子在黑暗中瞪着眼睛问：

“是说谎吧？什么永远永远爱我，是在说谎吧？”

“不，不是说谎。”

“刚才不是说很难做到、说勉强的吗？”

确实，及至万劫不变，久木也没自信。

“那么，你怎么样？”

这回久木稍稍沉下身子，手指贴在凜子左侧锁骨上。脖颈纤细而结实的女性，锁骨上面有个小小的凹坑。深度恰好能按入食指指尖。裸体时，那个凹坑分外性感。

“你可永不变心？”久木把手指放在凹坑问。

“当然不变！”

“绝对？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只跟你！”

这回久木把手指按进锁骨上的凹坑。凜子低声呻吟：

“痛！”

“最好别说什么绝对。你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变心。”

“说得太过分了。那不等于说信赖不得了？”

“只要活着，就不能断言什么永不变心。”

“那么，我们也只有一死，只有在现今这最幸福的时候死去，是吧？”

凜子一口气说罢，沉默下来。

四周万籁俱寂。一个被蓊郁的林木包围着的别墅之夜。

但，一如黑暗中也有白色，寂静中也好像有声音潜入。那可能是夜空云动、院子树叶落地、房间材质缓缓腐蚀等种种动静重合而成的细微声响。

久木在这岑静中侧耳倾听。凜子轻轻扭动身子问：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又出现短暂的沉默。凜子小声说：

“可我讨厌。”

久木回头，凜子又低声一句：

“讨厌那么死。”

凜子大约再次想起武郎和秋子两人被发现尸体时，蛆如两道瀑布从上门框流淌下来。

“哪怕再是幸福绝顶，那种死法也太惨了。那个样子被人发现，实在太不忍了……”

“遗书写道‘请不要寻找’。”

“就算说不要寻找，可迟早总要被知道的吧？既然总要被发现，那么还要以多少好看些的形象死去。”

那诚然是理想，但说到底，不过是活在后面的人的愿望罢了。

“要死的人，恐怕不会考虑那么多。”

“可我讨厌，绝对讨厌！”

想必情绪激动起来，凜子从薄被里稍微欠起身体，“我不在乎死，若是和你一起，什么时候都能死。可我讨厌那种死法！”

“可是，发现迟了，谁都要腐烂的吧？”

“腐烂也不至于成蛆吧？至少要在那之前给人发现，发现两人在一起。不对？”

老实说，别说死的样子，久木甚至从未考虑过死。

既然在这个人世活得一回，那么就算明知迟早要死，也不想一门心思想到那个地步。而且，那么考虑本身都让人害怕。

可是不知何故，同凜子说起来，原先怀有的对生的执著渐渐淡薄，死也不觉得多么害怕了。莫如说有了亲近感。

这种释然感从何而来呢？而且，为什么和凜子在一起，死也不那么可怕了呢？

久木慢慢脱去凜子的睡袍、内裤，脱得一丝不挂，而后紧紧搂在怀里。

此刻，久木的胸、腹、胯间和凜子的同样部分紧贴紧靠，相互把双手绕到后背和脖颈，双腿紧紧合拢。两人肌肤之间没有一分一毫的空隙，几乎每个汗毛孔都完全对在一起。

“舒服……”

这是从久木全身皮肤中透出的叹息和喜悦。

久木沉浸在体内汨汨涌起的快感中。同时再次察觉这肌肤相亲的感触催生了心灵的恬适，也催生了某种达观。

也许，只要沉浸在这女体光滑柔润、丰腴温馨的感触中，人事不省也好死也好，就都没那么可怕了。

“原来是这样……”久木对凜子玉骨冰肌自言自语，“这个样子，或许是可以死的。”

“这个样子？”

“这么互相紧紧搂着……”

包拢在女性肌肤中，男人会变得无限安稳和顺从，不知不觉变成母亲怀中的少年，变成胎儿，最后变成一滴精液杳然消失。

“若是现在，就不怕。”

“若是和你在一起，我也不怕。”

久木认同凜子的说法，却又蓦然涌起一阵不安——仿佛如此时间里即将被拉去甘美倦慵的死亡世界。

久木像要把心情从死亡话语中转移开来，再次搂紧凜子。想必凜子被搂得透不过气，很快缩回身子，大口呼吸。

两人就以这种似抱非抱的状态相互接触胸、腹和四肢的一部分。久木同时闭起眼睛：

“好静……”

交谈中断，重新置身于夜的寂静，发觉夜色更浓、更深。

“幸亏来轻井泽，感觉心情受到了洗礼。”

人们大多对轻井泽的梅雨敬而远之，但久木莫如说喜欢上了这一时节的轻井泽。暑期到来之前，人影寥寥，加上被雨中鲜绿拥裹的静寂，为都市生活而疲惫的心灵因此得到滋润。不难得知，即使以为郁闷的雨，也使得缓解夏季酷热的林木生机蓬勃，培育树下遍地的青苔。

不过，连绵的阴雨有时容易让人萎靡不振，思绪内敛。

看完武郎和秋子临终之地后，凜子被死亡阴影缠身，说起各种各样的死，也不能不说同厚重的云层和连日不离的淫雨有关。

“那么，就这么留在这里可好？”

给凜子这么一说，东京和出版社里的生活在久木脑海里缓缓复苏过来。

“那倒是不可能……”

再这样在这雨中轻井泽待上几天，到社里上班的心思都可能没有了。

“夏天人多，想秋天来。”

凜子说罢，重新扑在久木身上。接触凜子柔软丰满的胸部当中，久木想要凜子了。

在就死考虑过多之后，就恨不得马上获取生的证明。伴随着性快感耗尽所有精气的行为——如果任凭这行为一路狂奔，那么对死的不安也肯定消失，唯独现在还活着的实感粲然生辉。

在这阒无声息的夜晚，两人希望如此麻醉自己，于是在这林木簇拥的房间像野兽一样贪婪地需求对方。

^① 萨蒂：Alfred Erik Saitc（1866—1925），法国作曲家，作品风格以新奇独特闻名。

^② 慰谢金：“慰谢料”。日本法律用语。类似精神补偿费。

^③ 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④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空蝉

常言说“梅雨过后十天热”。

梅雨过后接下来的十天，酷暑一举攻上门来，连日晴空万里。从日历上说是七月下旬。从“桐始结花”（桐树开始结花）到“土润溽暑”（土地湿润溽热难耐）之间，正是所谓大暑节气。

这时，到处铺满沥青的东京城一大早就阳光刺眼，中午气温轻松超过三十度。即使到了深夜也不低于二十五度。

此前为梅雨的郁闷长吁短叹的人们，在突如其来的盛夏阳光面前不知所措，气喘吁吁，一边揩拭汗珠一边像蔫花一样低眉垂首。

虽说同是夏天，但居然有梅雨和大暑这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时节，说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难怪人们的心情随之大变。

理所当然，梅雨时节阴雨连绵使得心情也郁郁寡欢。而在梅雨过后太阳光芒四射的一瞬间，人们一扫以前的郁闷，陡然变得欢快好动起来。

不过，心情和行动变化如此明显的只是孩子和年轻人，大人们就算盛夏艳阳高照，也没有变得截然不同。

大部分工薪族换穿半袖衫，一只手拎着西装，一只手用手帕擦着额头汗珠，乘满员电车摇晃着赶往公司。

温度计从上午就已超过三十度。无论通往车站地下街的石阶角落，还是楼顶垂下来的广告幕布，抑或前面行走的无袖衫女性的肩头，酷暑都占据着不容分说的位置。

如此炎热的一天即将结束的傍晚，久木被叫去出版社的董事室。当值常务董事小畑给他看了一封信：

“请你来，是因为这样的东西突然从天而降。”

久木把扔在桌面上的信拿在手上。几页信笺的开头用电子文字处理机打出的黑体字这样写道：

关于久木祥一郎的身世书。

这究竟是什么呢？

所谓身世，即是自身背景——意思莫非是关于久木自身的报告书？

可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非写自己的身世不可呢？匪夷所思。打开一看，“近两年间罪状”字眼最先跳进眼帘。

久木一时屏住呼吸，随即迅速读了起来：

贵社原出版部长久木祥一郎，前年底利用被聘为东日文化中心临时讲师的机会，强行接近当时是该中心书法讲师的松原凛子，尽管明知对方已是人妻，然而仍多次往其家里打电话，花言巧语百般诱惑。

读信当中，久木心跳加速，掌心渗出汗来。

这东西到底是谁写的呢？显然别有用心造谣中伤。

久木慌忙抬起眼睛。小畑常务董事兀自坐在桌前椅子上，佯作不知地喷云吐雾。

越怕越想看。久木继续往下看：

去年正月以来，当事人频繁地找她幽会。同年四月终于将其诱入城内一家酒店，强行发生关系，进而发展为淫乱行为。

看到这里，久木不由得攥紧拳头。

如此寡廉鲜耻的文章实在不忍卒读。如果可能，恨不得当场撕毁烧掉。但一来常务就在眼前，二来后面的内容也放心不下。

其后，当事人利用对方乃纯情人妻这点，倘幽会要求被拒，即以向其丈夫密告相威胁，强行要求本不情愿的对方同自己发生五花八门的性关系。不仅如此，还在今年四月令对方身穿红色贴身长衫做出变态行为，拍摄种种相片，软禁对方不许回家。

到了这个地步，较之中伤，简直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具体哪个人写的另当别论，反正是对自己深恶痛绝之人写的卑劣至极的挑战书。

一种几乎致使浑身颤抖的愤怒和惊惧朝久木袭来。他继续往下看。

身世书继而写道，久木欺骗胁迫人妻与之同居，现今租得城区公寓一室，装作夫妻入住其内。又写道人妻的家庭因之解体，忠厚老实的丈夫蒙受巨大的身心痛苦。

最后以这样的语句结尾：

让这种卑鄙无耻之徒居于要职、委以重任的贵社经营姿态亦属疑问，要求明确责任所在。

读毕，久木眼睛从信笺移开。常务董事迫不及待地从小畑前移了过来，坐在对面椅子上。

久木见了，首先低下头去：

“对不起！”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信飞进出版社让常务董事看到，即是自己失德所致。内容如何姑且不说，以无聊私事扰乱常务董事的心情这点就必须道歉。

“毕竟是突然寄到我这里来的。”

常务一开始似乎是在为自己打开信加以辩解。不过信封上的确写道“调查室分管董事收”。

“当然，我也没有就这样相信信上的内容。”常务董事再次点燃一支烟，“我想是哪个对你怀有个人怨恨的人干的事……”

确实，没有寄给久木本人而寄给出版社，而且寄给社里分管董事这点，就别有意味。

“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人？”

询问之下，久木想起身边人的面庞。

清楚自己和凛子之事的，只有衣川一人。但很难认为他会做这种事。此外调查室同伴也略有所知，但一来知道的没这么详细，二来追杀已然落魄之人也没多大意思。

“倒也不是没有……”

对自己和凛子的关系了解如此之深并加以中伤的，只有两个人。

妻子，或凛子的丈夫……

久木正在沉思，常务董事低声说道：

“我本人自是认为事情无聊，但既然信寄到社里来，那么也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久木不禁抬起脸来。

常务董事略略移开视线：“无需说，这是你的个人隐私问题，不该由我这方面插手。问题是居然追问社里的态度，啰啰嗦嗦……”

“那么，您的意思？”

“想先问一下你对这内容怎么看？”

“当然……”

说罢这两个字，久木开始梳理思绪。

这封信的内容卑劣至极、言过其实且充满恶意，这点毫无疑问，现在即可断然否定，甚至可以和凛子一起否定。

但是，若问这样的事实有还是没有，就不容易解释。像信上写的那样强人所难等等固然全是谎言，而同凛子这个人妻要好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抹黑我而单方面夸大其辞、危言耸听……”

“这种东西，目的基本都是为了为难或打击对方。所以你说的也许不差。”

“什么强行啦软禁啦等等，绝对没有那样的事！”

“这我明白。很难认为你有做那种事的勇气。”常务董事现出一丝不无嘲弄的笑意，“不过，和这样的女性要好是实有其事吧？”

突然之间，久木很难点头。常务董事熄掉刚吸的烟：“其实，因为有这样的信从天而降，我也悄悄问了社里的人……”

“问我的事？”

“当然，信上详细内容并没有说。结果，得知你好像到底离家和人同居……”

莫不是调查室里的铃木或谁被常务董事一问，透露出了类似情况？

“是这样的吧？”对方叮问。

久木缄口不语。

同一事实，看法也因人而异，莫衷一是。

久木和凛子两人的爱，已经强烈到马上死也无悔的程度，乃是神明也阻挠不得的纯粹的爱。久木对此深信不疑。

但换个看法，就会被认定为无非偷情罢了，乃是有违社会常识的极不道德的行径。何况信上排列出诱惑、淫乱、变态等卑劣、夸大之词，就更给人以下流淫秽的印象。

在这点上，或许两人过于考虑自己的立场，而忽略了一般人的看法。

久木正在反省，常务董事苦笑道：

“不过，你蛮有女人缘嘛！”

“哪里……”

“羡慕啊！哪怕一次也好，我也巴不得想接一封这样的信。”常务笑道，不过表情里似乎潜伏着淡淡的嫉妒和揶揄，“反正，这信，还给你好了！”

说着，常务递出装信的信封。看久木放进衣袋，忽然换上郑重其事的口气：

“对了，倒是和这次的事无关，我在想，能不能请你去共荣社那边……”

久木一下子不解其意，于是反问：

“共荣社？”

“九月去来得及，到那边去。”

共荣社是负责总社商品管理和物流部门的分社。

“我去哪里？”久木再次确认。

常务董事缓缓点头：

“事出突然，想必意外。问题是你手上昭和史的出版，有了些难度。”

“这、是真的？”

“工作没了，我想你也多少腾出手来了。”

常务董事的话，恰如晴天霹雳，全然始料未及。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镇静下来，久木一度把视线投向窗口飘移的夏云。然后重新转向常务董事。

“那、昭和史策划有了难度，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作为社里是想做的。你制订的出版计划也大致研究了。但毕竟是这种形势啊！能卖出多少，文文社也好像焦头烂额，所以是不是最好推迟这样的意见占了上风。”

不错，时值眼下这种疏离文字的时代，出版二十卷本全集确是一场冒险。但久木策划的，是以人物为中心回顾昭和史的，比之其他社内容很不一样。

“中止出版，完全定下来了？”

“遗憾，上次董事会上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个人倒是很想保留下来……”

常务董事口气诚然显得遗憾，但究竟坚持到怎样的程度了呢？听着听着，久木渐渐上来火气。

“去共荣社，可是由于昭和史策划归零的关系？”

“啊，倒不是单单因为这个。到了这个阶段，我想学学物流对你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自是明白。但我以前一直做编辑，那方面的事完全没有做过。”

“可是，往下还是什么都见识一下为好。”

对方说的倒是正理，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把久木一人转去不沾边的地方呢？

“到底还是因为这封信吧？”

“那不是的。咱们社，不会因为私事而把谁怎么样的。”

虽然常务董事否定了，但很难让人照盘全收。

“反正请让我想想好了！”

如此说罢，久木离开常务董事房间，返回调查室。

不可思议的是，室里铃木等所有人都好像在等待久木归来。

久木好像要反抗这静得出奇的气氛，用分外爽朗的语调说道：

“诸位，在下要告辞了！”

刹那间，村松和横山都回过头来，但身为室长的铃木仿佛没有听见，兀自低头不理。

久木径直走到铃木跟前鞠了一躬：

“刚才被叫到常务董事那里，让我九月开始去共荣社。”

铃木缓缓抬起头来，眼睛仍往一边看着。

“理由似乎是董事会决定中止昭和史出版计划……”久木一边感觉大家视线转向自己，一边静静询问，“您铃木君已经知道了吧？”

“哪里……”铃木一度摇了下头，然后似乎抱歉地说，“计划有可能中止这点倒是听说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反正，既然是董事决定的事……”

久木从衣袋里断然掏出那封信，放在铃木面前：

“这么奇妙的信寄到了社里……”

铃木瞥了一眼，重新收回视线。

“说起来不好意思，私事也好像添了好多麻烦……”

“啊，那我可不知道。”

确实，铃木或许真没看到，但作为调查室的负责人，想必被问到时这个那个回答了不少。

“男女问题以这种形式暴露出来——这次调动，说不定与此有关。”

尽管心想这种事自不必说，但不说心情平复不下来。

这天，久木刚一下班就直奔涩谷。

本来，被告知全然始料未及的人事调动之后，很想马上找要好的同事一起喝喝酒什么的，边喝边泄私愤，同时就以以后的事商量一番。

但是，久木现在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和村松、横山之间，近来也多少疏远了。这种事，同期入社的同事最容易谈，可惜他们不是搞营销就是做总务，编辑里边没有。这一来，水口去世的分量就大了起来——假如他在，情况或许多少不同。但现在再懊悔也没用。

不管怎样，因为久木本身的女性问题掺和进来，也就更难和同性朋友说了。结果最后能说心里话的只有凜子一人。

久木回到套间，凜子刚要准备晚饭，似乎对他比平日早归感到吃惊：“这就马上做饭。”

久木制止，先把信掏了出来。

“今天常务董事给我看了这个。”

凜子显出费解的样子，就那样站着看起信来，当即大吃一惊：

“什么呀，这……”

“反正看下去就是。”

凜子继续看信，表情逐渐变僵。

少顷看罢。只见她脸色发青，恨恨地说：

“太不像话了……”随即转向久木，“这东西，是谁写的？”

“你看是谁？”

“是对你怀恨在心的人吧？”说到这里，凜子盯视虚空的某一点，“莫不是那个人？”

看来，浮上凜子脑海的也是同一个人。

“是我的……”尽管没说出“丈夫”，但久木已完全领会。

“另一个人也不是没有……”

“你的？”凜子同样没说“太太”，现出远望的眼神，但马上说道，“不，不会吧？”

确实，妻子也怨恨久木。不过，较之怨恨，更多的还是目瞪口呆，已主动提出离婚——这样的妻子即使现在向社里密告丈夫有外遇也一无所得。

可是，凜子的丈夫至今仍好像对凜子情有所不舍。惟其如此，笃定对夺走妻子的久木满怀怒火和憎恶之情。

“你去文化中心等等，还有和我要好的起因之类，了解得非常详细。而且，红长衫也只有他才知道。”

“说什么你拍照，本来拍照的是他！”

“从写法和内容来说，我想也是他寄的。”

凜子双手紧握着信说：

“可也太过分了，这么无耻！”

“哪怕寄到这边来也好！”

“那是为了给你找麻烦，狡猾！绝不饶恕！”

不知何故，凜子越是表示愤怒，久木心里越是清醒过来。

一直没人愤怒，以致久木独自愤怒。而现在凜子愤怒了，久木略感宽慰，也有了考虑凜子丈夫心情的

余裕。

“我这就问他。不管说什么都绝不原谅！”

久木用手制止就要朝电话扑去的凜子：

“等等……”

时至现在，再向凜子丈夫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久木让心情激动的凜子坐在沙发上，然后说道：

“今天说让我去分社。”

“你？”

“一个叫共荣社的地方，负责总社的商品管理和物流。”

“为什么去那种地方？现在不是做别的事情的吗？”

“我一直做的昭和史计划中止了，人多余了，就叫我过去，情况似乎是。”

“那是他们独断专行吧？去那里怎么办？”

“完全没有做过的工作，不去不清楚怎么回事。不过怕是够呛的。”

“那就不必去。”凜子盯视久木的神情说，“你不愿意去的吧？讨厌的吧？”

“那还用说……”

“既然那样，就应断然拒绝！”

凜子说得容易，可作为工薪族，拒绝上边决定的人事安排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拒绝不了？”说到这里，凜子目光落在信上，“会不会是这封信的关系呢？”

“倒是说不是……”

“真的不是？是的吧？”

“说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影响是有的。”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回凜子抓住久木的手来回摇晃，“那一来，那人岂不正中下怀？一如对方所料，你一个人成了牺牲品，这样可以的？”

当然并不是说认可，可那又能怎么样呢？左思右想之间，凜子斩钉截铁地说：

“绝对要拒绝了事！不行辞职也可以的！”

久木迎面盯视凛子，回问：

“真的可以？”

想来，从今天常务董事要自己去分社时开始，就暗暗动了辞职念头。

不，还要早，从转去调查室时就已萌芽。后来随着同凛子越来越难分手而一步步增强，这点无可怀疑。

此刻被凛子毅然决然说辞职也可以的，就一下子有了现实性。

“那就辞职？”

凛子的一句话，似乎给自己心中一直憋着冒烟的木柴点着了火。

“真就辞职！”一度说罢，久木再次向凛子确认，“可以辞职？”

“当然可以！我赞成！”

久木点头。本来他心里某个地方也期待凛子说“别辞”来着。

现在，久木辞职的心情足足有百分之九十。最后的百分之十仍在犹豫不决。假如这时候凛子说“别辞”，反而可能出于逆反心理而咬定非辞不可。

“这样下去也没什么好事。”

“辩解也不行的吗？”

“怎么辩解？”

“即使我去找那位常务董事说明情由……”

“不，不行。”

那一来，反而等于公开自己同凛子的关系非同一般。

“公司这种地方，一旦有了这种事，就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对不起……”

凛子突然深深低下头去。

“都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子的。”

“不不……”

时至今日，再说怪谁也无济于事。相比之下，如果真有导致事情变糟的原因，那么只能是两人爱得太深了。

决定辞职之后，久木的心情仍摇摆不定。

这次的事诚然使得他对社里忍无可忍，上班的心绪也荡然无存，但是，一个工薪族离开工作近三十年的公司，相应的感慨也还是有的。特别是，如果因退休离开倒也罢了，而若五十刚刚过半还差几年就辞职离开，觉得可惜或惋惜那样的心情也并非没有。

整个七月间，久木都处于这种动摇的心情中而没有明确表示辞职。这也是因为心中暗想反正辞职随时可以一辞了之。

但进入八月，去分社的日期越来越近，加之负责人告以具体条件——如此一来二去，久木的心情愈发低落。

要他去共荣社之初，久木以为是总社派出的形式前往，但细问之下，不仅完全成为那里的职员，而且工资也要降为现在的七成左右。

受到如此冷遇，难道还要死活赖在这里不成？

心情上固然朝一辞了之的方向倾斜，而之所以尚未迈出最后一步，到底是因为担心今后的生计。

迄今久木有近百万日元的收入，一半送给妻子。但辞职那一瞬间就没了收入。当然，辞职时是有一定的退职金的，但那也是一时性的，迟早了无踪影。

如此状态下，往下真能和凜子生活下去吗？

前思后想之间，辞职的勇气也就失去了。凜子似乎觉察到了，问道：

“是钱让你担心吧？”

一下子被说中心事，久木一时语塞。凜子爽快地说道：

“钱不用担心，我多少有些存款。”

去年年底她父亲去世时，莫非多少分得了若干遗产？

“辞就辞好了，总有办法可想。”

这种时候，凜子表现得远为坚强和有气魄。

虽说不是为凜子拖曳，但凜子的话的确成了支柱。

八月初，在大家即将休暑假之前，久木一咬牙走进常务董事的房间，告知辞职。

“这是因为什么呢？”

常务董事当即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久木见得对方为之吃惊，顿觉原先的郁闷不翼而飞。

“往后继续给社里添麻烦，会让我深感歉疚。”久木分外郑重地说道。

对方慌忙应道：

“那不至于的。你这样有能力的人去了那边，我想一定会在商品管理和物流方面拿出新的方案。对此正满怀期待……”

“恕我顶撞，我这人只能做编辑。去那边，我想只能落得碍手碍脚。”

“我说，你不该这么小看自己的！”

“哪里，我才是被小看的。”

常务董事瞠目结舌。久木不予理会：

“长期以来，多蒙关照。谢谢了！”

“可你、别这么一锤子定音，再冷静地重新考虑一下如何？”

“这已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再怎么说明，我也还是要辞职。”

久木感觉自己相当激动。但事已至此，有进无退。

他说罢起身，致以一礼，随即把目瞪口呆的常务董事撇在眼角，出门而去。

剩得一人，久木在走廊里大大舒了口气。

在迄今漫长的工薪族生活当中，对常务董事粗声大气，这是第一次，想必也是最后一次。

此刻，久木陶醉于爽快感之中，同时心中一角又有一丝悔意，毕竟做的是无可挽回的事。

“啊，也罢……”

如此自语完毕，久木再次回头看一眼董事室。而后朝走廊前面的电梯走去。

在久木向社里提交辞职申请书的同时，凜子身边也发生了很大变异。

凜子首先就寄到久木出版社的信这件事追问了自己的丈夫。但结果似乎不了了之。

凜子当然是打电话严加盘问的，可是凜子的丈夫一口咬定不知。

“明明一清二楚，却一味装糊涂！”

作为感觉，凜子固然火冒三丈，但细想之下，的确没有是他写的证据。不错，无论从动机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明显是他干的。问题是字是用电子文字处理机打印的，无法从字体上断定。当然，如果一路追究到所用信笺和信封，或许可以水落石出。可是这并非刑事案件，做到那个地步未免煞有介事。

何况，就算他是犯人，也无从改变已经决定辞职这一事实。这也是久木不想再追究的一个原因。

“啊，算了！”

现在轮到久木劝凛子了。但凛子看上去怒气难消。

“没想到他是这么卑劣的人！”

凛子越是贬斥丈夫，莫如说久木越是清醒，觉得他的心情也不难理解。

诚然，写信给出版社是够卑劣的，但自己毕竟夺了人家的妻子，甚至与之同居，不放其回家。即使对方恨这样的男人，想把他从出版社抹除也并不奇怪。

凛子断然说道：

“和那个人离婚！”

“可他不应的吧？”

“不应也无所谓。由我寄送离婚协议书就是。”

“不过单单那样……”

“区政府不认可也没关系，反正我是想用来表示两相分手。”

一如往常，凛子的决断总是干脆利落，理由也简洁明快。

理所当然，一旦凛子提出离婚协议书，久木也必须做出决断。

以前是妻子想离婚而久木不应，至今悬而未决。但到了这个时候，是该痛下决心了。

“我也离婚！”久木斩钉截铁。

凛子愕然回头：

“你不必的，你……”

“不，那边已经利索了。”

“那、可当真？”虽然口说不必，但凛子脸上自然绽出笑容，“这一来，两人就回归单身了，是吧？”

“已经不再是外遇不再是不道德！”

“我明天就去区政府领离婚协议书。签名盖章就可以了吧？”

久木见到的离婚协议书，此外有填写两位证人名字的一栏，这在那边填上即算了事。

“反正只要送过去，离婚意志就已表明，是吧？”

一旦定下，凛子雷厉风行。

第二天凛子就去区政府领了两份离婚协议书。

两人分别在上面签名盖章。往下凜子寄给丈夫、久木寄给妻子，手续即告完成。

久木连同离婚协议书附了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

因为还没把辞职事告诉妻子，久木写明八月底辞职，进而为拖延离婚表示歉意。之后补充一行：

“添了很多麻烦，但不会对不住你。请保重。”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同妻子度过的漫长岁月倏然萦回脑际，久木眼角一热。

“反正结束了！”

久木对自己说着，将离婚协议书揣进衣袋。就在这一瞬间，久木涌起一股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不管怎么说，家庭这一束缚因之排除，丈夫的身份随之消失，得以回归一个单身男人。

也并不是说过去的家庭就是重负、丈夫这一身份多么难以忍受。就算稍微觉得麻烦，但这种程度的事，大家都或多或少有所感觉。

但是，想到现在离婚成为现实，家庭啦妻子啦统统不用再考虑了，就忽然觉出一种如同羽翼已丰的小鸟那样的轻松。

当然，作为解脱感赖以产生的背景，从长年供职的出版社辞职，这点也有很大影响。

从明天开始，再也无需争分夺秒出门上班了。自不待言，无需同讨厌的上司见面，无需对上不来兴致的话语随声附和。往下无论和凜子挎胳膊单独去哪里也谁都无需顾忌。

一种仿佛腾云驾雾的浮游感倏然俘虏了久木，如此轻而易举获得的自由让他惊愕、让他困惑。

说起此前自己做的事，无非对上司说一句辞职和把离婚协议书寄给妻子而已。而这就使得自己从世间桎梏中逃离出来，享受自由与洒脱！

如此容易的事，过去为什么就没意识到呢？

久木如梦初醒地为自己的不智惊诧不已。但下一瞬间，就觉察到一个无比孤独的世界在自己眼前展开。

的确，从今往后，不管几点起床，不管穿多么邋遢的衣服，不管去怎样的地方游逛都无所谓。

可另一方面，可以如此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失去社里的同事、失去与之相连的所有朋友，进而同妻子孩子各奔东西。

“孤家寡人了！”

久木情不自禁地嘟囔一句。同时深感刚刚获得的自由让自己同社会无限疏离开来而变得孤立无援。

而陷入孤立感的，凜子也好像同样。

在亲手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丈夫并告知娘家母亲之前，凜子表现出其特有的毅然决然，但其反作用也好像马上反映出来。

进入八月不久，凜子原本打算今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盂兰盆节返回娘家扫墓。

要什么时候和大家去呢？凜子放心不下，就给娘家打电话。而母亲好像问她：“你也打算来？”

“那种问法，不觉得过分？”

母亲就差没说“你别来”的语气，似乎让凜子深受打击。

“像是为离婚协议书的事生气。但这和给父亲扫墓毫无关系的吧？”

的确，如果仅仅因为交了离婚协议书就连给父亲扫墓都遭到限制，那是够可怜的。

“全都想把我排除在外！”

听凜子说，自从凜子离开丈夫开始同久木一起生活之后，母亲和哥哥自不消说，就连嫂嫂等亲戚也以仿佛看罪人的眼神看她。

“我干了什么坏事不成？”凜子感叹。

久木无法应答。

确实，单方面抛弃丈夫跟其他男人私奔，作为妻子是不被允许的。但从凜子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抛弃徒有虚名的婚姻生活而奔向真正之爱 and 忠于自己内心的行为。

就单纯执著于爱这点而言，凜子是正确的。而从世俗道德和伦理方面看，则或许是有违良俗的淫乱女人。

“这一来，和娘家的缘分也尽了，只剩孤苦伶仃一个人了啊！”

听得凜子喃喃有声，久木不禁攥紧她的手：

“不单单你……”

在形单影只这点上，久木也如出一辙。

从盂兰盆节到八月末，久木在咀嚼自由与孤独两种滋味中度过。

社里决定他八月底退職，除了盂兰盆节假期，还有没用完的带薪假，实质上几乎处于天天休假状态。

盛夏正中，久木过了一段久违的舒心日子。但与此同时，又是同出版社、同家人彻底诀别的孤独日夜。

从早到晚只和凜子两人待在房间里，久木再次觉察自己在漫长的工薪生活中已然心力交瘁。

夜里自不用说，早上也好中午也好，只要想睡，任凭多少都能睡。贪睡当中，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时间。尽管如此，早上倏然醒来还是心想得赶快起来去社里了。而下一瞬间就对自己说已经不用去了。

这种时候，自然由衷品味获取自由的喜悦。而下一瞬间就生出仿佛唯独自己一人被社会开除的疏离感。当每天早上从窗口望见工薪族们步履匆匆赶往车站的洪流，这种感慨尤其强烈。

再怎么说道四，而只要尾随其后上班，一天的生活和家庭的安泰就能得到保障。

如此心动的刹那间，久木再次察觉自己失去的东西的巨大分量。

恬适与不安——两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心中纷纭交错，而一天天便在这当中白白流失。

在如此一味内向的日日夜夜里，久木仅仅外出了一次，那就是去见文化中心的衣川的时候。

以前多是衣川打来电话，唯独这次是久木主动叫他出来见面。

从社里辞职的事也好，向妻子寄送离婚协议书也好，久木都还没有告诉衣川。尽管心想迟早要解释，但老实说，又懒得解释。

不可思议的是，一旦决定辞职，就连去上班时常去的餐馆酒吧也不好意思去了。付账固然一分不少付，原本不需顾虑，却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受欢迎，没了那份心绪。

这天也一再犹豫，才把衣川叫去以往和衣川一起去过的银座数寄屋街的一家小餐馆，在台前并排坐下。

八月已是月底，盛夏的酷热也似乎告一段落，餐馆里人很多。两人用啤酒干杯后，久木一咬牙开口道：

“这回我从社里辞职了。”

衣川顿时把刚要喝的酒杯放了回去。

久木不予理会，讲了前因后果。

衣川默默听着。久木刚大致讲完，衣川迫不及待地问：

“你这样可以？”

“可以的？”

“不后悔？”

说不后悔是谎言。可事至如今，后悔也没用。久木微笑点头。衣川陡然压低嗓音：

“往下可有什么地方去？”

“倒也没有……”

“那么你怎么活下去？”

“啊，总有办法可想吧！”

说罢，发觉和凛子说的是一句台词。

“往下，离婚正式定下，‘慰谢料’也需要的吧？”

“那方面，有世田谷的房子。”

“全都交给太太？”

久木点头。这一个月来，觉得自己对钱和物的执著已淡了许多。

“可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你也够反常的。”

“怕也是啊！”

“一般来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也该多少有个界线才是。不错，是想恋爱，看见女人是想引诱，但是，要是为此血冲头顶，公司和地位都弃之不顾，可就要落得个鸡飞蛋打。那一来，就和发情的狗啦猫啦没什么两样。”

衣川说的诚然不错，可是过于严厉。听他说来，有妻小的男人恋上女性、一头扎进情爱中去，那是天大的蠢货，一如发情的猫狗之类。

久木沉默不语。想必衣川也到底觉得说得过分了，又说：

“哎呀，喜欢上一个人是不碍事的，但要适可而止。”说罢，又点了冷酒，“不过，没想到你这么纯情！”

“纯情？”

“还不是？就因为迷上一个女人，从地位、收入到家庭，统统不要了。”

那和纯情不同，而是身心深深相爱、相吸引的结果——久木本想这么说，又觉得很难用语言说明白，于是默不作声。衣川忽然小声来了一句：

“或者，我是嫉妒你也说不定。”

“嫉妒我？为什么？”

“她确实是个好女人。你不出手，我很可能出手的。感到有些窝囊……”

衣川就此如实相告，这是第一次。

“可是，因为给你抢跑了，也就死了心。”

沉默持续有顷。衣川陡然想起似的说道：

“前几天她到我这里来过。”

“中心？”

“四五天前吧，突然找到我，说如果可能，还想教书法。所以，接得你电话时也以为是说这事。”

凜子一个人去找衣川，久木还真不知道。

“很够意思！你辞职了，她想工作，对吧？”衣川略一停顿，又说出更意外的话来，“当时，还问你太太在哪儿工作来着。”

不错，自己以前曾对凜子说过妻子在一家瓷器厂当顾问。但那时仅此而已。

“因为问了两次，我就说在银座的美装堂。不合适？”

“不，哪里……”

那以后，妻子什么也没再提起，所以很难设想会有什么麻烦。只是，凜子何苦问这个呢？正觉得蹊跷，衣川轻轻凑过上身说：

“跟你这么说也不大好，她可是更漂亮了！”

因为说的是凜子，久木也无法点头，兀自盯视餐台原色木纹。

“反正她变了。不，没准是你把她改变的。起初感觉她绝对不接近什么男人的，但现在变得优雅娴静，有女人味儿了……”

开始喝冷酒后衣川也许有点儿醉了，以注视远处的眼神说：

“你每天都看恐怕感觉不到，胸口也白了。这么说你可能骂我，皮肤像要吸附什么似的。”

凜子究竟穿什么衣服去的呢？平时一般穿素色连衣裙。莫不是因是夏天而穿多少低胸衣服去的不成？

“传达室女孩也说了，与其说是漂亮，倒不如说性感或妩媚什么的，即使女人看了也好像心惊肉跳。”

给衣川这么夸奖是头一次，久木像自己被夸似的低下头。

“不过，好像比以前瘦了。脖子那里细了，那也好！”

确实，也许近来热的关系，凜子食欲有点儿下降。

“所谓红颜薄命，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

“薄命？”

“告别时悄悄低一下头回去的，背影多少有飘忽感，就有点儿介意……”说到这里，衣川拿起冷酒一饮而尽，自暴自弃似的说，“啊，好好珍惜吧！”

在小餐馆吃罢喝完，又转了一家酒吧。回过神时，衣川已讲起自己的工作，久木成了一味倾听的角色。看来，男人没了工作，能交谈的话也少了。久木在这种寂寞心情中走出酒吧。分别时，衣川小声说道：

“多保重……”

和刚才的说法不同，衣川口中这三个字具有奇妙的沁入感。久木点头。衣川伸过手来，轻轻握手告别。久木这才察觉，和他握手还是第一次，觉得很有些不可思议。

这握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伸手极为自然，而“多保重”这个说法也分外关切——唯独这个在心底留了下来。

回程车中，久木继续思考不止，但仍然百思莫解。就这样回到涩谷套间时，已经十一点了。

先去浴室，泡进凜子放好的洗澡水，然后换穿睡袍，歪倒在沙发上。电视正在播新闻。久木调低音量，喝了口啤酒，对着站在厨房里的凜子背影小声说：

“刚才和衣川在一起来着。”

凜子顿时回过头来，又很快若无其事地泡茶。

“他说你变得漂亮了，漂亮得不得了。”

“那个人、一开口就说那种话的。”

“求他给事做？”

“上次求过，没有下文，心想不行就不行……”

凜子拿来咖啡，并坐在同一沙发。

“一说辞职了，衣川马上说我是蠢货。”

“那太过分了！”

“是不好听，可也理解他的意思。”如此说罢，久木看着电视果断地问，“打听了银座的店？”

想必凜子有所预料，凜子淡淡回答：

“见了你的太太。”

“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只是早想见见……”

去见自己所爱男人的妻子是怎么一种心理呢？出于兴趣这点不是不明白，但直接去见毕竟够大胆的。久木也对凜子的丈夫有兴趣，却不具有主动去见的勇气。

“不过，只是从远处瞥了一眼。”

现在妻子在银座一家瓷器店帮忙，知道名字，长什么样或许是看得到的。

“一个相当好的人！”

给凜子这么一说，久木不知怎么应答好。

“好像明白了你喜欢的缘由了。现在也还那么苗条，工作干脆利落……”

妻子在外面工作以来多少年轻了些，但终究年过五十，和凜子相差一轮，就算年轻，也可想而知。

“和那样的人也分别了啊！”凜子自言自语地低声说，“当然，事情成这个样子，都怪我不好。不过，看你太太的时间里，心里怕了起来……”

“怕？”

“岁月的可怕啊！十年二十年一过，那期间人的心情也要变的吧？结婚之初，想必你也爱着太太，一心构筑好美满家庭来着。然而现在变了。”

何苦现在说起这个呢？久木正感到费解，凜子眼看窗帘挡住夜色的窗口说：

“早早晚晚，我也可能被你嫌弃的。”

“那怎么会？绝对不会！”

“会的。即使你不嫌弃我，我也没准嫌弃你……”

顿时，久木觉得像有一把匕首插进喉头。

的确，一如男人的心情摇摆不定，女人的心情恐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下一往情深海誓山盟的爱，也不能保证不会在岁月的腐蚀下迟早崩塌。

“刚遇到太太时你也是这样的吧？”

“这……”

虽然不能同对现在的凜子的心情相比，但在神前发誓相爱则确有其事。

“我也同样。那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凜子也好像想起了决心结婚时的情景。

久木哑口无言地抱起双臂。这当口儿，凜子摸着久木左手无名指戴的戒指说：

“哎，你是迟早要嫌弃我的吧？”

“那不会的。这么喜欢你，不可能嫌弃。”

“就算你不嫌弃，我也要上年纪的。每天每日都在切切实实变老，变成老太婆。”

或许，她嘴上夸久木妻子年轻漂亮，而实际上到底在自己身上感觉出了衰老。

“跟你说，所谓永远不变，那是绝无可能的吧？”

与此同样的话在轻井泽也听她说来着——正想着，凜子扑进久木怀里：

“抱我，死死地抱我！”

由于整个身子扑了上来，久木在沙发上身子一歪。凜子额头继续顶着久木说：

“我、怕的，好怕！”

久木搂紧梦呓般喊叫的凜子。

片刻，凜子在他怀里低语：

“我们，肯定现在是最最幸福的！现在是顶点。往下，哪怕再形影不离，也只能走下坡路！”

“那不会的……”

久木尽管否认，但心中还是涌起一念：说不定现在对两人是最幸福的时候。

“能相信的，只有现在！”

凜子看了久木的妻子，得知爱是流转不居的。并且产生强烈的预感：自己和久木的爱也是当下登峰造极，迟早土崩瓦解。也许是这种不安激起了情欲，或者原本两人心中引而未发的情欲以这一刺激为契机而一举熊熊燃烧。意识到时，两人已在床上赤身裸体紧紧抱在一起。

“说！说永远相爱绝不变心……”

此刻，凜子为了消除对于永远的不安和恐惧而求助于性爱。较之上百种冠冕堂皇的道理和安慰，还是只有委身于、陶醉于全身热血沸腾、瑟瑟发抖爬坡冲顶的性快乐之中才能使得自己从挥之不去的不安中逃离出来。

再没有比躯体更诚实和忘我的了。凜子的肉体礼赞也感染了久木，刚才见衣川而一再抑制的欲望一下子被点燃起火，两人很快配合默契，双双一头扎进一发无可抑制的淫荡行为中。

不错，起始两人紧紧搂抱着相互贪婪地接吻，但不知不觉间水到渠成地结为一体，早已变得十分敏锐的女体首先迎来高潮。

之后稍事休息，精神这个恶魔就仿佛宣告重开战局，两人当即如胶似漆缠在一起。回过神时，两人位置已上下颠倒，互相爱抚、吮吸对方那个物件。

不久，就像突然发生电流感应一样双方不约而同地返回原来位置。旋即，凜子骑在久木身上前后摇晃。前扑、后仰，再次前扑，同时以口衔下垂发梢的姿态伴随着垂死挣扎的喊叫越过顶点。

盛夏之夜，两副身躯出汗出得滑溜溜光闪闪的。较之肌肤与肌肤，感觉上更是汗珠与汗珠的对撞四溅。男人重新一跃而上，女方从下面牢牢收紧。男人再也忍受不住，叫道“上去”，女方低吟“下来”。刹那间，男人一泻而出。与此同时，凛子披头散发狂喊：

“杀了我，就这么杀了我……”

正在冲顶的久木一瞬间屏息敛气。

此前凛子也曾在冲顶当中低声说“杀了我”。在欢愉的极点但求一死。那一愿望里面，除了想在当下汹涌澎湃的快感中死去，还可能潜伏着贪欲——如果就势死去，即可永远享受这快感。

如此地步，久木也是可以想像的。尽管这样，此时凛子的求爱方式也还是过于剧烈。

那早已越过性快感和性陶醉，而达到浑身热血倒流沸腾的极致。由此产生的，与其说是语声，莫如说身体本身的呐喊。

“哎，杀了我，快快……”

久木不知如何对待仍在喊叫的凛子，只管狠命抱紧。凛子瑟瑟颤抖着冲顶的过程正在通过肉褶传递给自己。

男女二人就这样像僵尸一样重合着置身于冲顶余韵当中，凛子很快以仿佛从阴界飘回的低沉而倦怠的语声悄然说道：

“喂，你怎么不杀了我……”

久木无言作答，刚要抬起上身松开搂抱的胳膊，凛子用双臂扑住不放：

“别离开……”

久木顺从地保持趴在她身上的姿势不动。

凛子缓缓睁开眼睛：

“跟你说，不能这样死去。”

从下面往上看的凛子的眼睛里，或许由于过于兴奋，隐隐闪着泪花。

“要和你一起死，胸也好肚也好那里也好，全都连在一起，就那样……”

经她一说，久木察觉自己那个物件仍在凛子后面。

“我、要是这样就能死去。一点也不怕。是吧？”

追问之下，久木一边感受两人的结合一边点头。

“哎，两人就这样死去吧！”

即使被凜子这么劝诱也没怎么发慌，莫如说想要言听计从——久木对这样的自己一时感到狼狈。而下一瞬间就被那也未尝不可这一念头征服。

莫非是冲顶后的倦怠使心情消极起来不成？难道是自己的物件仍被凜子擒在里边的感觉缩小了思考范围？总之现在没有反抗的气力。

“能和我一起死？”

“啊……”

对不置可否的久木，凜子进一步叮问：

“真的能？”

“没问题！”

话刚一出口，久木就想起被阿部定切断阳具的吉藏来。

那时，吉藏对“勒死也可以的？”的追问或许也是这样回答的，而且同是处于现在这样的倦怠中。

“真高兴！”

凜子一下子抱住久木。由于这时身体的晃动，凜子里边的久木的阳具“吐噜”滑了出来。

“不行……”

凜子情不自禁地出声抗议，但久木没有理会，从她身上下来，仰面躺着休息。

正以这一姿势回味汹涌澎湃的性事余感，凜子又像小猫一样贴上来问：

“哎，一起死真的可以？”

“真的。”

回答之间，久木发觉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中，现在是最温存、最顺从的。

“我们、死也死在一起！”

凜子知道自己是引诱男人赴死的恶魔鸟，却又觉得骑在鸟翅上飞往死亡世界也并不坏。

“那么，咬这里作为约定记号！”

凜子挺起仍有余热的乳房，久木在那上面留下几乎渗血的牙印。凜子随后咬在久木胸口。

久木一边忍耐轻微的疼痛，一边对自己说再也无法从凜子身边逃脱了。

“总带着，弄掉可不行哟！”

仰卧当中，胸口牙印隐隐作痛。好像咬得相当用力，但这也只能作为爱的证据接受下来。

久木正闭目合眼，凜子悄声嘀咕：

“我们、到底现在最幸福啊！”

的确，若是现在，久木经济上有余地，年轻活力也还多少剩有一点儿。而且有为凜子这位不可再得的女性无比爱着的自信。

就算再多活下去，也很难认为会有比现在还幸福的辉煌时代。日后必然到来的任何一种死，都不可能比得上同凜子一起死去这般华美壮烈。

“我年轻时就梦想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死去。”

听着凜子唱歌般的语声，久木想起将有岛武郎诱往死路的波多野秋子。和那两人情况固然有别，但在人生最佳时刻被女性拉着赴死这点上，凜子与自己的关系或许与之相似。

“我们一起死了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

“周围人会怎么说，大家会怎么震惊呢……”

一瞬间，久木想起妻子和女儿。

“单单一想，都怦怦心跳。”

看样子，较之自杀愿望，凜子眼下似乎更从自杀这一行为本身发现了快乐。

“跟你说，两人要紧紧抱在一起，绝不分离！”

“可那怎么才能做到呢……”

“往下两人一起想办法嘛！”凜子这说法，好像两人要去秘密地方找宝，“大家肯定大吃一惊。”

听凜子欢呼雀跃般的语声的时间里，久木心中也萌发出想像令周围人大为震惊的场景那隐秘的快感。

“还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死！”

久木一边点头，一边觉得同凜子沉浸在床前床后飘浮的死亡快乐中的自己是那般令人怜爱、那般匪夷所思。

至福

街头比季节抢先一步迎来了秋天。

久木此刻所在的银座街头，女性服饰专卖店的陈列窗内，带有秋日气息的红葡萄酒色和黄褐色基调的服装多了起来。街上行人身上也多了与之相配颜色的衣着。

虽然比街头气息迟了一步，但季节也还是稳扎稳打地向秋季倾斜。阳光再亮丽也好像没了气力。五点刚过的现在，西边已经上来了暮色。

在这样的秋日傍晚，久木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热咖啡。

咖啡馆在二楼，透过玻璃窗，可以俯视渐渐沉入暮色的银座街头。正是五点前后，结束一天工作的工薪族那颜色沉稳的西装群里，点缀着年轻OL^(u)的彩色身影。

正在观望傍晚银座街景，女侍应生忽然从身后闪出，久木慌忙回头。

“让您久等了！”

身穿白色与粉红色制服的女侍应生不过是轻点一下头放下咖啡罢了，而久木不知为何，就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低眉垂首，对方离开后才舒了口气。

久木坐的是靠窗两人座长椅的一端，前面只有一桌四人和一对客人，很空。

五点刚过，在此等人的客人也很少。久木之所以从女侍应生的动作到周围的客人都很介意，是因为衣袋里藏着重要东西。

今天下午，为了找这东西，久木去了饭田桥一家研究所。

久木想起去那里，是在和凜子相约一起死之后。

怎样才能互相抱着一起死呢？

半个月来，久木和凜子一直在想这个。

看了种种侦探小说，又看了医学书刊，结果发现要想两人一起死，只有这一个办法。

就在两天前才得出这个结论。

决定和凜子走上死亡之旅，久木觉得自己穿过了一堵巨大的屏障。

不言而喻，死是可怕的，但那也可能是一种旅行。大凡在这世上活着的，总有一天要奔赴这样的旅行。既然如此，那么就想和最爱之人以最美的形象出发。

现在，凜子说两人紧紧抱着死去并不可怕。而且是在性爱中冲上快乐顶点那一瞬间一死了之。不错，

两人都不曾体验过死。但在全身充盈奔放的巅峰肌肤相亲着停止呼吸，很可能没有多么可怕。

同凜子相约赴死之后，死亡的不安从久木头脑中迅速消失，而对生的渴望则徐徐升温膨胀开来。

华美壮烈而心满意足的死——那是仅仅赋予为相爱而死的两人的无上幸福。

祈求并能够实现如此幸福的两人，这世上为数少而又少。几十万人中才有一对，不，甚至比几百万人中一对还要稀少。惟其如此，两人就更是从屈指可数的男女组合中被特别选中的“爱的精英”。

迄今为止，说起成年人的殉情，被认为是男人为了女方而动了他人的钱或是苦恼于世所不容的恋情而最后失去归宿的结果。

但是，如今不同于近松⁽²⁾和西鹤⁽³⁾生活的江户时期。贫富差别悬殊、受困于贫穷和债款或因身份差别、情义束缚而进退两难选择死亡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久木现在才好像明白了阿部定怀抱心爱男人那个物件被警察逮捕时面带微笑的心情。决定同有岛武郎殉情后秋子在死前一天还到报社上班、一如往常做好工作并给周围人留下平和笑脸离去的心情也肯定与此相同。

人们仅看其绝命地点而以为两人发狂啦凄惨啦，但那是只看表面的结果。而当事人则置身于遥远彼岸的至福之境。

无论留在后面的人说什么，其本人都已皈依爱这一宗教，在幸福的顶点奔赴死这一安息世界。

如此思索和自言自语之间，对于死亡的恐惧逐渐淡薄，或者莫如说但求一死。尽管这样，真要付诸实施，尚有若干困难。

至少，肉体方面健康的两人主动抛弃身上本来具有的求生积极意志而自行了结生命。触犯常识这一伦理还没有什么，但悖于生命伦理则非易事。

尤其是，凜子和久木寻求的死是相当一意孤行的奢侈的死。

倘若仅仅两人一起死去，过去也有几例。例如像有岛武郎和秋子那样并列自缢就是个方法。此外纵身跳崖或一起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睡去也未尝不可。

如果把一起这两个字的含义理解为死在同时，那么并不是很难。问题是凜子寻求的是两人紧紧拥抱着不分离这一死亡方式。

理所当然，追求殉情的男女，大约都希求紧紧连在一起而不分离。但是，尸体被发现时，几乎全都分离开来。即使用腰带相互系着且手拉手从高处跳下，发现时腰带也已变得七零八乱。就算在充满煤气的房间睡了过去，最后也还是两相分离。倘若点火，不仅殃及左邻右舍，而且自己也可能烧黑烧焦。

虽说是活着的人自己寻死，但希求死后形态如此这般，那也肯定是一种僭越、一种奢侈。

而凜子现在寻求的死，更加奢侈和任性。

她想在紧紧搂抱的状态下甚至私处都密不可分地死去。

死于这种形态果真是可能的吗？

如果可能，久木也想那样，更想满足凛子的心愿。但现实当中存在那样的方法吗？

冥思苦索到最后，久木今天决定到老朋友那里看看。

话虽这么说，再没有比思考死法更荒诞、更莫名其妙的了。

迄今为止，关于人生，久木也自以为自己是有所思考的。但无一不是出于如何生的积极意念。

现在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消极考虑如何死。而且不是作为老来有病那种日益临近的死亡对策，而是作为亲手中断生命流程的方法。

写人生活法的书诚然数不胜数，而写自杀的意义和方法的书等于空白。

在那种状态下敢于成就死亡，换个看法，有可能需要比积极活下去多出不知几倍的能量和精神集中力。

久木再次痛感死之艰难。与此同时，也多少理解了自杀者选择自缢或跳崖等在别人眼里很难说多么好看的自杀形式的心情。

或许，归根结底，寻死之人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不知具体如何死好，只好优先考虑万无一失而又不痛苦的死法。

正因死之前不曾就死法考虑得多么深入，所以一旦到最后阶段，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只有跳崖或从公寓天台、阳台等跳下去的方法。

相比之下，自缢倒是相当精致的手段，但冷静赴死的意志和准备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煤气自杀也需要相应的筹划。至于毒药之类，就更加不易入手，何况效果也不明了。

对于同凛子一起死这件事，久木已无任何异议。但方法仍迟迟定不下来。

九月下中旬，一个姓川端的老朋友漫不经心嘀咕的一句话倏然浮上一味持续考虑死法的久木的心头：

“我这里，有好多氰化钾……”

川端是久木高中时代的同学，大学上的是理学院，如今在饭田桥一家环境分析中心的研究室工作。

回想起来，见到他是在去年秋天的同学会上。自那以来差不多过去了一年。他是高中时代最要好的朋友，现在也以“你这家伙”“俺”相称。

久木想起后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下午在研究室，比较得闲。

久木当即讲好前往。没事前往有欠自然，遂说一部小说里有处理毒物的场面，不知从专业角度看是否

妥当，想就此请教。

川端的专业似乎是分析化学，现在是主任研究员。久木到了，被领去中心三楼他单独用的房间。

“好久没见了……”

仍一身白大褂的川端轻松地招呼久木。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之后，久木说明来意。

久木问的内容是：用氰化钾毒杀的时候，是放进红茶里让对方喝的。这样，受害人会不会感觉出异常呢？如果感觉得出，那么掺什么合适。

川端以为久木仍在出版社工作，于是毫不怀疑地给予回答。

首先，放入毒物后，会释放出又苦又酸的气味。这样，红茶容易被察觉，所以恐怕最好放在浓咖啡或甜果汁里。

这时久木说想看看氰化钾。川端轻快地点了一下头，从房间一角的药品架上拿来大约十厘米高的小瓶。

也许为遮蔽阳光，瓶是褐色的，外面的标签写着“试剂”。除了Potassium Cyannide，还标明“特级·氰化钾”。

“倒出一点看看？”

川端把纸铺在桌子上，又放上包药纸，戴上橡胶手套，取下瓶盖。然后把小瓶稍一倾斜，两个小豆粒大的和更小的颗粒连同白色粉末倒了出来。

“这够几个人用呢……”

“纯度高，一小匙就足够了。四五个人怕是毒得死的。”

久木重新瞪大眼睛看眼前的白色粉末。

看上去非常普通，说是白砂糖或盐末都看不出异样。然而只消用指尖蘸着舔一点点就会要命。

这美丽的白色粉末的什么地方潜伏着那样的魔力呢？久木正战战兢兢地看着，电话铃响了，川端欠身立起。

房间用屏风隔开。进门就是待客沙发，久木就在这里。川端则在里面有桌子和书架的地方说话。

刹那间，久木脑海冒出偷拿白色粉末的念头。

两三小匙的分量即可，包在纸巾里带走足矣。

机不可失！然而害怕，不敢下手。

犹豫之间，打完电话的川端折了回来：

“要去旁边研究室一下，等等！”

大概有什么急事，川端走出房间。等脚步声消失了，久木打定主意，像川端做的那样戴上橡胶手套。看好房间谁也没有之后，把一部分白色粉末移去旁边的包药纸上折起，又包了好几层纸巾，赶紧揣进内侧衣袋。

正若无其事地吸烟，川端回来了。

“抱歉，久等了！”说罢，川端问，“可以了吧？”随后把白色粉末放回瓶内。

看样子未被发觉。

久木故作镇静地问：

“这东西，多少都能买到？”

“一般人不成。但对我们是工作需要的试剂，一要就会送来。”

标签上标明“二十五克”，制造厂名称也在上面。

“会不会不小心喝了？”

“那不至于。不过过去做研究当中，好像有人没注意到有沾在手上的，一舔死掉了。”

“那么容易就死了？”

“在毒物里边也是最厉害的。损害呼吸中枢，几乎立刻致死或一两分钟就不行了。”

听川端介绍当中，久木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久木，手轻轻按了按贴身胸袋。

这件西装的贴身衣袋里揣有刚刚从川端那里偷来的纸包。一伸手，就碰到了那个小纸包。按川端的说法，一小匙就能轻易毒死四五个人。那么这个分量可以毒杀十人。

自己携带如此毒物，久木心里害怕，就想姑且休息一会儿，于是跑到这家咖啡馆。可话又说回来，何苦跑来银座这样人多热闹的地方呢？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或许是想进入在辉煌的灯光下说说笑笑的人群中求取心安吧。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久木喝了口咖啡，却又马上想起刚刚去过的研究室。

把纸包揣进衣袋后，自己匆匆走了出来。川端不会感到蹊跷吗？他把剩下的收回瓶里时什么也没说，很难认为他有所察觉。不过，自己告别往回走的方式可能多少有些不自然。

但毕竟闯了那么大的祸，哪里还有心思和他继续东拉西扯。

老实说，久木现在都对自己如此轻易地把那么危险的东西弄到手感到吃惊。

这当然得益于川端对要朋友的毫无戒心。只要自己有勇气，再多拿些也应该是可以的。

一来没有人会特意拿这种剧毒物品，二来弄不好自己都难免受害。再说也不可能有多少存心自我寻死的人。所以川端放松警惕也是情有可原。

问题是，假如凜子和自己因此死了，那么川端会不会被问罪呢？

不会。一来他不知道毒物被人拿走，二来自己也无意说出去，所以不至于给他添麻烦。就算死因迟早明了，也可能以毒物来源不明为由而使得获取途径永远沉入黑暗。

想着想着，久木再次不安起来，拿起单据起身。

离开咖啡馆已经六点，街头被各种霓虹灯装点得五彩缤纷，愈发显得美轮美奂。

久木一度走往地铁站，中途转念拦了出租车。

衣袋揣着这么危险的东西坐地铁，一旦和别人冲撞弄坏了纸包可不得了。况且已经决心一死之人，根本用不着节约车费。

转念上了出租车后，路上顺便走进一家超市，买了手套和带盖小容器，然后返回涩谷套间。

“宝贝东西到手了！”

久木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随后讲了自己去研究所的经过，打开茶几上的纸包。

几天前开始写经的凜子停下手细看白色粉末。

“把这东西掺到果汁里喝了就行。”

凜子没有应声，只是一味注视。少顷以约略沙哑的声音嘀咕道：

“这粉末真能让人死掉？”

“咽下一两分钟就可能彻底断气。”

久木戴上手套，拿起药包，将粉末移进不大的圆形容器。

听川端说，放在光亮和空气中会使纯度降低，所以直接放在暗处保管为好。不要了的包药纸和包装纸也归拢到另一个袋子，过后烧掉或埋在土里可能更好。

“只要有了这个，就已别无他求。”

“不难受吗？”

“也许稍微难受，但紧紧抱住就不要紧的。”

凜子仍看着容器里的粉末。忽然想起似的说道：

“这个放进葡萄酒里不可以的？”

“什么葡萄酒？”

“当然是红色的、最高档的葡萄酒。”

“我想碍事。”

“和你一起相互接着喝！你先把血红的葡萄酒含在嘴里，再转到我嘴里……”

看来，喜欢葡萄酒的凜子打算把血红的葡萄酒作为在这世上最后喝的东西，以此终结人生。

“就这么来！”

既然这是凜子赴死之际的愿望，久木就想全都予以满足。

赴死之旅的方法确定之后，久木的心更加安适、平静下来。

尽管是自己的身体，却又觉得好像成了透明体——整个身心里里外外被彻底净化，除了期待死，别无任何现世欲望。

接下去两人要决定的，就是死的场所——自然而然地一致定为轻井泽。

自不待言，两人激情燃烧并共同发誓不回家的镰仓的酒店也好，幽会过几次的横滨的宾馆也好，雪中万籁俱寂的中禅寺畔的酒店也好，或者樱花不断飘落时去的有能剧舞台的修善寺旅馆也好，每一处对两人都是具有深刻记忆和难以忘怀的地方。

但是，死在一般人投宿的酒店，不仅对酒店的人，而且对周围人也是个麻烦。

而若想在给任何人添麻烦的情况下以自己期望的形态悄然死亡，那么只有轻井泽别墅。

理所当然，两人死在那里，无论凜子的母亲还是哥哥可能都再无心思使用别墅。但那终归是近亲做的事。固然对不住凜子的母亲和哥哥，但这点只好作为最后的任性请求原谅了。

死亡场所定在轻井泽之后，久木脑海再次历历浮现出有岛武郎和秋子两人来。

那两人死的时候是初夏梅雨时节。而自己和凜子往下去的是初秋的轻井泽。话虽这么说，但高原秋来早，说不定秋色已深。

梅雨时节死去的两人尸体因暑热和潮气而很快腐烂，但秋天似可避免那样的悲剧。

“往下只能越来越凉快。”

“即使晴天也凉飕飕的了。到了十月，除了住在轻井泽的人，谁都不会有了。”

久木想像日益色彩斑斓的树林深处那座寂无声息的别墅。

“落叶松林也变黄了。沿那条路走去，感觉就像进入见所未见的遥远世界。”

继续前行，那条路一定通向更加静寂的世界——久木和凛子对此深信不疑。

一切缓慢而又确切地向死亡流移。身心都已向死亡倾斜到这个地步，早已对生不怀有任何执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生活一味克制和变得消极内敛。相反，性方面莫如说更加波涌浪翻，更加浓墨重彩。

此后数日，两人仍留在世上清理各自的身边事，准备毫不留恋地走上死亡之旅。

这么一想，久木越想渴求凛子，凛子越想渴求久木。

例如，早上久木醒来发觉身边有凛子，就自然贴身上去。从乳房到全身反复爱抚，水到渠成地结为一体，看清凛子几次冲顶之后一起堕入梦乡；时近中午再次醒来，当即重新嬉戏；晚上急不可耐地等待入夜，又一次搂在一起。

正可谓日以继夜做爱不止。陌生人见了，肯定以为荒淫无耻，以为是色情狂。

然而，一旦抛弃积极创造什么来获取财富过好日子那种现世俗欲，那么在这世上应该做的事就几乎没有了。

说起往下剩留的东西，不外乎食欲和性欲。而前者因为大多困守家中，产生不了多少；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同一对男女正相适合的性欲了。

这么说来，难免认为两人是精力充沛的性爱狂。其实较之挑战性的极限，不妨说是对性的专心致志和沉溺其中，以此打消死期临近的不安，同时稀释生命的活力。

特别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想以自然状态迎接死亡，那么只能设法自行消除体内潜伏的生命余力，使之接近死亡状态。作为生存于世的生命体，如果将体内本来具有的所有精力消耗燃烧一尽，那么求生意欲自然淡薄，不久即从忘我境地赶往死亡世界。

久木和凛子日夜周而复始对于性的不倦追求，未尝不可以说是旨在迎来安静有序之死的身心疗愈作业。

清理身边过程中，有一件事仍挂在久木心头。

想见一见妻子和女儿……

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留恋和执著，而是对于迄今为止和自己共同拥有人生最长时间、朝夕相处的伴侣的礼节，亦是爱心。

妻子也好女儿也好，肯定都已厌弃了离家数月不归的丈夫或父亲。但现在见上一次，或许是作为我行我素之人能够表达的最后诚意。

考虑的结果，久木在去轻井泽前一天去了妻子那里。

因为事先打了电话，求妻子把女儿也叫来，所以知佳也来了。和两人相见的地方不是在起居室而是在

客厅，这也让久木感到一种生分。

久木心里像到了别人家似的忐忑不安，问道：“一切还好？”但妻子没回答，反问他：“那件事，已经委托相识的律师了，这样可以的吧？”

久木当即知晓说的是离婚的事。但久木对此早已毫无兴致。就算往下调停财产分割等条件定下来了，自己也已不在人世。只要身后之物全都给妻子和女儿就满足了。

久木点头，喝一口女儿递来的茶，就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女儿说“好像有点瘦了”，久木只应了一声“你倒还有精神”。交谈又一次中断时，妻子拎了两个大纸袋出来：

“已经秋天了……”

一看，袋里装着叠好的久木的秋令西装和毛衣。

“原来已经准备好了……”

本以为一味憎恨自己的妻子意外给自己归拢好了秋天穿的衣服，这让久木一时感到困惑。

对于这就要返回别的女人身边的男人做到这个程度，不知是由于仍有恋恋不舍之情，还是出于多年来身为妻子的女人单纯的习惯。

“谢谢！”

对于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妻子的体贴，久木老实地低下头去。

不过，气氛也真是不可思议。

尽管离婚尚未达成，但丈夫已经离家和别的女人同居。妻子尽管怨恨丈夫冷冷相待，但又准备好了丈夫秋天穿的衣服。女儿尽管对一意孤行的父亲怀有怒气，但居中搓合似的忙上忙下。然而，无论妻子还是女儿都未觉察这位父亲已下定了数日后寻死的决心。

虽说三人各自觉得有些尴尬，但都没有破坏现在的气氛，都盼望再保持一会儿。

就这样又喝完一杯茶的时候，久木指一下楼上说“我去一下”，上到二楼自己的书房。

书房和今年初夏离家时一模一样。窗帘就那么拉着，笔筒的位置和不再用的公文盒的位置也都一动未动。桌面上薄薄积了灰尘。

久木觉得亲切，在这里吸了一支烟。然后下楼告辞。

妻子似乎有点儿吃惊，但没有挽留的意思。女儿担忧地交错看着两人。

“那、这个我拿走了。”

说罢，久木拎起装有秋令衣服的纸袋，站在门厅，回头看妻子和女儿。

“那么……”

本来打算接着说“添了那么多麻烦，对不起”，而要出口时，却又陡然觉得话语生分起来，只是目视两人轻声说道：

“保重吧……”

以为是随口之言，结果自己一阵难受，低头开门时，身后响起女儿知佳的喊声：

“别走……”

应声回头，妻子背过脸去，知佳以即将哭出来的神情瞪视父亲。

看清楚那两副脸庞之后，久木再次在心中嘀咕一声再见，走到门外。

直接从门廊走到路面时，再次回头看，但妻子和女儿都没有追来的动静，门口如无人住的房子一样无声无息。

去世田谷家的第二天，久木和凛子一起离开东京。

这是两人的赴死之旅。想到现世所有一切都是看最后一次，就连短暂居住的涩谷小套间和车来人往的嘈杂的东京街头也让人留恋。但毕竟不能总是沉浸在感伤之中。

“好了，走吧！”

听得凛子爽朗的语声，久木离开房间。

季节已是秋季。凛子身穿驼绒西装戴同色帽子，久木身穿从妻子手中接过的浅褐色夹克和褐色长裤，提一个宽底旅行包。

在旁人看来，感觉或许是略有年龄差的相亲相爱的两人出去住一两个晚上。

车由久木驾驶，穿过城中心，进入关越高速。

这样，东京也是最后了！久木一时感慨万千，接过高速入口票，递给凛子。凛子嘀咕道：“单程票啊！”确实，赴死之旅单程足矣。

“开往Paradise⁽⁴⁾的吧？”凛子特意调侃，但眼睛直视前方。

久木手握方向盘，口中念道：

“Paradise。”

凛子似乎已经坚信来世就是两人永远相爱的乐园。

曾经在天上的两人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乐园。亚当和夏娃现在正要重返乐园。就算是受了蛇的诱惑，

一度背叛神而偷食禁果的两人也真能重返乐园吗？久木对此是没有自信的。不过即使重返不了也没有怨气。因为两人之所以身在到处是污泥浊水的现世，即是由于偷食性这个禁果之故。因此，假如是从天上堕落到人世的，那么就想在尽情寻欢作乐后一死了之。

两人已经痛快淋漓地感受了人的最大愿望。

总之，现在凛子但愿在爱的绝顶死去，做着死后玫瑰色的梦。而久木则不知晓死后是不是玫瑰色。

问题是，纵然往下长命百岁，也很难认为有比这更好的人生。

现在，就要在被凛子如此深深爱着的状态中死于欢愉的顶点。而只要这一点是确确实实的，就再也没有任何不安，就能同凛子踏上爱的单程票之旅。

来到秋天的轻井泽，久木无端地想起堀辰雄⁽⁵⁾《起风了》的序曲：

就在那样一天的午后……倏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

在这依稀记得的文章之前，出现保罗·瓦莱里⁽⁶⁾这样一句诗：

起风了，让我们迎风而生！

虽说起风了未必代表秋天，但这句话的感觉非秋日风情莫属。

可是，“让我们迎风而生”，意思即是“好了，让我们活下去吧”，而这对正身在赴死旅途的两人未必相符。不过，同这意思相反，较之生机，这咏叹语词之中蕴含的更是静谧的达观或凝视生死的成熟的秋天气息。

两人到达的轻井泽，正是这样的秋天。寂无声息的树木之间，秋风忽然想起似的一掠而过。

到的时候是午后，太阳还高。于是直接从中轻井泽经千瀑开到鬼押出，尽情领略高原秋色。

天气同七月梅雨时节来的时候完全不同，正可谓快晴。寥廓的天空下，就连喷烟的浅间山也显得很小。山半腰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染色，山麓铺展的芒草也已抽穗，在秋阳下熠熠生辉。

久木也好凛子也好都很少说话。不过这并非因为不高兴，而是想把中秋所有自然美景都深深收进眼帘。

未几，太阳开始西斜，浅间山的棱线随之变得更加鲜明，其前方的天空亦开始变化。两人正看得出神，暮色开始从山脚上来。一瞬间，唯独云的白色格外显眼——入夜了。

莫名其妙的是，心中充满生机时每每为萧索的秋日风情所吸引，而在求死的现在，莫如说想从这样的风景逃离出来，两人像被追赶似的跑下山去。

大约一个小时开到别墅时已是夜间，管理人预先点亮的门厅灯给人以夜色已深之感。

“我回来了……”

凜子招呼道。久木亦随之小声说着走进门内。

两人讲好今天在此度过轻井泽最后一夜。明天夜里两人喝血红的葡萄酒终了此世人生。

这天夜晚，两人在附近酒店的餐厅用餐。明天一天哪里都不打算去，所以这对两人是在外面吃的最后一次晚餐。

七月初也是在这里用餐的。为祝贺久木生日，那时用香槟干杯来着。做梦也没想到，那以来仅仅过了三个月就在同一地方吃最后的晚餐。回想之下，那时说不定就已有先兆。

例如，当时久木虽然还不知道将被派去分社，但已萌发了想从社里辞职的念头，深深陷入再活下去也是徒劳的虚无情绪之中。与此同时，凜子也由于爱的易变性和对于日后年老的隐约不安而开始梦想在爱的汹涌漩涡中死去。

水口的死、继之而来的怪信，以及降格使用，都使得久木走投无路，直接导致他辞职了事。不过，那以前同凜子过于深入的爱，以及觉得自己已在一定程度上尽了人生职责的想法，也无疑加速了他迈向死亡的心情。

换句话说，春夏之间被充分校准的子弹在秋高气爽的某日射向天空——两人随着一声枪响而永远从这人世上消失。

久木本身正在为这过分的困惑不解，侍应生走来斟葡萄酒。

红色的玛歌堡在又圆又大的葡萄酒杯里一边涌动血一样的朱红色，一边散发着醇香。

“哎，到底是这个好吧？”

这是凜子决定的。她说最后喝的葡萄酒一定要血红色的、贵得不得了。

确实，往嘴里一含，但觉一股醇厚圆润、几百年培育而成的欧洲的丰饶和传统及其蕴藏的逸乐魔性沁人心脾。

“这酒，为了明天再来一瓶？”

同此刻开怀畅饮一样，明天只要把杯子稍微一斜，两人即可双双携手动身去玫瑰色的死亡世界。

这天夜里，久木和凜子大睡特睡。

为准备离开东京诚然累得一塌糊涂，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反正活到现在这一生当中累积的所有身心疲劳，现在铅一样压上身来，将两人一举逼入深睡之中。

天终究亮了。窗边泻下的钝钝的晨光使得久木睁开眼睛。确认凜子在自己身边后，久木又沉入睡眠。同样，凜子也忽然想起似的时而睁开眼睛，想必得知久木就在自己身旁而放下心来，再次贴近睡了过去。

两人就这样睡个不止。切切实实睁眼醒来时，中午都略略过了。

凛子一如往日淋浴、化淡妆。然后穿上开司米毛衣和栗色长裙，开始拾掇房间。久木走到阳台吸烟。

红叶还不到时候，但一部分树叶已开始着色。几天来飘落的枯叶已经腐烂，在发黑的泥土上重重叠叠。

久木正仰望树梢上方的天空，凛子凑来问：

“看什么呢？”

“喏，看天……”

久木手指天空。于是两人一起仰望树木前方闪出的较之蓝更近乎青的秋日天空。凛子随即低声道：

“我们得写遗书了……”

这也是久木边看天边思考的事。

“你的心愿？”

“我的心愿只有一个：希望死后两人葬在一起。”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两人临死最后的心愿仅此一点。

午后很快到了，久木和凛子一起写遗书。

凛子最先用毛笔写道：“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请把两人葬在一起！只此一个心愿。”之后写下名字，久木在前，凛子在后。

接下去，久木分别给妻子和女儿写了遗书。凛子也好像给母亲写了。

对妻子和女儿，同样只是为自己的任性表示歉意。但最后补写一句最后离家时未能说出的话：“谢谢长期照料，由衷感谢！”

写的过程中，离家时女儿“别走”的叫声在耳畔重新响起。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仅仅别从家里出走吗，还是察觉出父亲即将赴死而喊“别走”呢？不管怎样，到了明后天，妻子也好女儿也好都会觉察久木的所思所想。

写完遗书，顿时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事统统结束了，两人一起在冥想中打发时间。

凛子靠着只有一把的安乐椅，久木轻轻歪倒在旁边的沙发上闭起眼睛。就这样什么也不想地委身于岑寂的时间里，秋阳开始西斜。注意到时，已是薄暮时分。

凛子悄然起身开灯，在厨房里准备最后一顿饭。

食材好像已经备好了。香草培根沙拉，一小锅鸭肉水芹加热后摆上餐桌。

“什么也没有……”

凜子把沙拉为久木夹在小盘子里。这世上最后一餐是凜子亲手做的，这让久木感到喜出望外的幸福。

“噢，开葡萄酒吧！”

久木拔出昨晚在酒店分得的玛歌堡瓶塞，慢慢倒进两个杯。

拿起相互碰杯。久木随即低语：

“为了我们的……”

久木一时语塞。凜子接道：

“美好的旅行……”

相互饮酒对视。凜子深有感触地低声说道：

“活着真好……”

马上就要踏上死亡旅途，却又说活着真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久木正为之费解，凜子仍手拿酒杯说道：

“因为活着，才遇见了你，得以知道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有那么多宝贵的回忆……”

这在久木也一样。久木满怀谢意点头。

凜子继而两眼闪闪生辉：

“因为喜欢上了你、恋上爱上了你，我才变得十分美丽动人，才明白了每一天活着的意义。当然，苦恼事也有很多，但高兴事要多出几十倍。因为爱得要死要活，浑身上下才变得敏感起来，才无论看什么都能感动，才明白什么都有生命……”

“可是我们要死……”

“是的，全身装满这么多，多得装不进去的美好回忆，已经可以了，再没有任何遗憾的了。是吧？”

正如凜子所说，久木也尽情尽兴地恋了爱了，现在没有任何遗憾。

“活着真好！”

久木也情不自禁地低语一句和凜子同样的话。随后意识到这一年半是绝对充实地活过来的，所以死也并不可怕。

“谢谢！”

凜子再次举杯，久木也碰杯回应。

“谢谢！”

两人相互点头，慢慢对饮。

今晚只要重复与此相同的动作，即可踏上无比幸福的死亡旅途。两人一边确认这点，一边继续倾杯。

吃罢最后一餐，已是晚上六点。

外面已经黑尽，阳台前面的一盏灯照出夜幕下的庭院。进入十月后几乎没有人来别墅，似乎惟独这座房子传出人的动静。

然而，在这座房子里正不慌不忙地做着赴死的准备。

首先，久木把晚饭剩的玛歌堡葡萄酒往新葡萄酒杯倒入四分之一左右，再把藏在白色容器里的氰化钾粉末撒进杯中。

虽然分量只有两小匙，但因为一匙就能彻底夺走四五人的性命，所以这个分量已绰绰有余。

久木正在注视含毒的葡萄酒，凜子悄悄走来身边坐下。

“喝下这个就完了？”

凜子轻轻伸手拿起葡萄酒杯的柄，尝试似的凑上脸去。

“好味道！”

“气味已经给葡萄酒味冲淡了，但一喝可能还会有一点酸味。”

“这话谁说的？”

倒是问了川端。不过，尝过一喝即死的毒物的人如果有的话，那的确够奇怪的。

“误喝极少量而得救的人可能是有的。”

“我们不至于吧？”

“定死无疑。”久木斩钉截铁地说罢，往电话那边看着，“让笠原君明天中午过来这里可好？”

久木就死亡时间做了相应估算。

尸体被发现时，要像凜子希求的那样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不分不离。死以这种形态，死后变硬不久表现得最为强烈，必须在死后十几个至二十个小时之间发现才行。

“如果说想要火炉烧柴，他肯定会来的！”

固然对不起管理人，而他来时，应是两人紧紧搂着变僵的时候。

“该走了吧！”

久木这随口之言，乃是赴死之旅的暗号。

凛子应声点头，手拉手爬上二楼。

二楼卧室，白天朝庭院的窗口是开着的，但现在已经关合，空调微微送来暖气。

久木打开枕边台灯，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斟有葡萄酒的玻璃杯，然后同凛子在床边并肩坐下。

到深夜还有些时间，但四周一片寂静。侧耳倾听，唯有虫声唧唧。

静寂中仍有活物这点，让久木感到释然。继续侧耳倾听，凛子悄声耳语：

“不后悔吗？”

声音像柔板一样轻盈。久木缓缓点头：

“不后悔！”

“你这一生……”

“这个那个有过很多事情，但最后能遇上你这位女性，真是万幸！”

“我也什么遗憾都没有。能遇上你，非常幸福！”

刹那间，对凛子的爱从久木全身像奔流一样鼓涌而出，情不自禁地搂住凛子接吻。嘴唇、鼻子、眼睛、耳朵，凛子大凡一切都那般可爱，接吻的雨从天而降。吻着吻着，久木无论如何都想一睹为快。

“全都脱掉好吗？”

临死之际，他想再好好看看凛子的身体，真真切切烙在眼睛里。

“整个脱光……”

久木像少年一样央求，凛子以母亲那样的眼神点头，轻轻背过身去。脱去毛衣，拉掉长裙，甩掉乳罩三角裤，回过头问：

“这回可以了？”

一丝不挂的凛子站在久木面前。

凛子仍有些害羞，双手护着胸前。但面对死亡的裸体是那样青白，如白瓷一般温润而光艳。

久木像被眼前全裸的女体吸过去似的站在凛子跟前，抓起护胸的双手慢慢放下去。

“太美了……”

在如此光朗的地方仔仔细细注视凜子裸体，这是第一次。

从头顶到趾尖，从趾尖到头顶，几次俯仰之间，久木觉得眼前的女性恍惚成了须弥座上的阿弥陀或者菩萨。

久木这才发觉自己一路追逐到现在的，竟是名之为美艳女体的佛像，竟是宗教。

一如虔诚的信徒用手抚摸佛像所有部位从中感受至福，久木此刻伸出两手抚摸着，从女体纤细的脖颈摸到舒缓的肩头，从丰盈挺实的胸部摸到乳峰。继而顺着苗条的腰肢、形状娇好的突起的臀部摸到丰腴的大腿根。当到达大腿根中间栖息的黑黑小小的毛丛时，久木瘫痪似的跪倒在地，近乎祈祷地恳求：

“让我看这里！”

凜子一时显出困惑神色，而后缓缓仰面躺在床上，微微分开双腿。

如愿以偿的男人愈发两眼放光，高高弯起女方的大腿和膝部，最大限度地分开，把自己的脸慢慢挨了上去。

分开到这个程度，黑毛丛反而稀疏了，淡淡的卷毛之间，只有花蕾若隐若现。久木抑制着恨不得把嘴唇贴上去的冲动，双手放在其下端约略泛黑的厚唇，慢慢左右掰开。从外观无从想像的鲑鱼肉色的花蕊，溢出浓厚的爱液，闪闪发光。

这看上去既优美又淫猥的裂缝，是男人生命诞生之地，又是其绝命之所。毫无疑问，只要从这闪着粉红色光泽的柔软的前庭往里踏进一步，前面即是深不见底的地狱，男人就要被肉壁重重围拢纠缠，再也无法生还。

此刻，久木所以率先一步迈向死亡世界，即是为了赎回曾踏进这丰饶肥沃的花园无限寻欢作乐这以淫荡之名犯下的奢华的重罪。

久木在作为对这个人世的最后留恋心满意足地看完女方的隐秘处之后，仿佛忍无可忍地尾随凜子全部脱光，将自己的嘴唇一下子吻在花蕊上面，如获至宝地来回搅动舌头爱抚不止。就好像为久木真情所感染，凜子也抓住他的那个物件，不胜惋惜地摩挲好几次之后，深深地含进嘴里再不放开。

是这热辣辣的爱物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最后致使自己绝命——凜子此刻或许也从中感觉出了类似宿命的东西。

两人往下继续忘我地沉醉其中，双双对女阴、对男根怀有无限依恋和不舍之情。良久，两人归位相对。

这是即将一起赴死之前最后的盛宴。女方仰卧，腰下轻轻塞入枕头使胯间向上隆起，男人从上面像遮盖心爱女体那样趴了上去，相互以此位置紧紧拥抱，以期地老天荒永不分离。

时至现在，早已无所畏惧。往下要做的只是向极乐世界一路迅跑。

久木的意志自行传递给了凜子。早已沸腾的花蕊波涛翻卷，凝缩收敛。最后浑身颤抖，低吟“不行了”，叫喊“要死了……”。

刹那间，久木的阳具被女体的肉褶吸附着缠裹着，最后的精液连同火球迸射四溅。

“妙……”

伴随着凜子仿佛从身体底层渗出的欢叫声，久木的精液被吮吸一尽，耗空所有元气，化为灰烬。

两人深有同感和由衷认可。于是久木的右手朝床头柜边缘缓缓伸去。

在这天晕地转般的快乐余韵中将毒物注入凜子全身致其死去。同时自己也在刚射精后的热浪中吞下毒物。

这正是两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之旅。

久木毫不迟疑地伸出五指紧紧握住玻璃杯，一下子拿到两人嘴边，看准杯里鲜红的液体卷起一团火焰，而后一气含在口中。

不可思议的是，苦味酸味都没感觉到。不，也许感觉到了，但久木脑袋里考虑的只有吞咽而已。

就势咽下一口，感知其落入喉咙的下一瞬间，把嘴里剩的葡萄酒注入正以别无他求的菩萨表情张开的凜子红唇中。

仰面被久木压在身下的凜子没有任何抗拒反应，只管像婴儿吸乳一样扑住久木，拼命吸着。

由口而口注入的鲜红葡萄酒很快溢出，从凜子嘴唇两端顺着白皙脸颊流淌下来。

以至福之感盯视着的久木，突然，全身陷入上下倒卷般的窒息感漩涡中，发狂似的摇晃脑袋，拼出最后力气叫道：

“凜子……”

“久木……”

这是两人短暂而又如雾笛一样曳着尾声留在这世上的最后的呼喊和绝唱。

① OL：日语英语office lady之略，女事务员的美称。

② 近松：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前期“净琉璃”（类似中国的评书）、歌舞伎作者。

③ 西鹤：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前期“浮世草子”（类似通俗小说、话本）作者，“俳谐”（一种诗歌体裁）评论家。

④ Paradise：乐园，伊甸园，天国，天堂，极乐世界。

⑤ 堀辰雄：1904—1953，日本小说家，《起风了》为其代表作。

⑥ 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批评家。

尾声

尸检报告书 其一

检验日期：平成八年⁽⁴⁾十月六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

检验场所：长野县北佐久郡轻井町大字轻井泽上梨树二—四五〇。

监检官：轻井泽警察署、巡警部长斋藤武。

死者住所、职业、姓名、年龄：

东京都世田谷区樱新町三—二—一五，久木祥一郎，原任职于现代书房，男，五十五岁。

死亡日期：平成八年十月五日 午后七时三十分左右。身高一七三厘米，体格偏大。营养中等程度。
死后推定：约二十小时。

检验所见：

发现时，本人全裸，同相对女子（记如另纸）相互紧抱，胯间密切贴合，阴茎插入女子阴道。因是死后僵直最强时间段，故难以分离，两名警员勉强使之分开。

皮肤为一般青白色。头发黑色，稍粗，侧头部有部分白发。外阴部阴毛黑色，略密。

因本人以从上面拥抱女子的姿势俯卧，故胸部至腹侧出现死斑。死后僵直度以各关节为强。上肢取拥抱姿势，以臂肘为中心向内侧强烈弯曲。双手达女子背部，部分嵌入皮肤。下肢，股、膝关节强烈弯曲，以拢合女性下腹至股间的姿势处于僵直状态。

面部因俯卧而呈红褐色，强度淤血。眼结膜血管充盈，结膜下可见若干仿佛跳蚤咬痕的溢血点。

背部，整体呈青白色。由肩至背两端疑有女子指尖刮痕，一部分由背部延及腰部。

口唇同女子口唇紧密贴合，即处于接吻状态。口腔有少量血性异液流出。口唇黏膜为红褐色，呈强度糜烂状态。此外，口唇两端有异液吐出。

氰化钾测试反应：阳性。

此外无特别外伤。

死亡原因：毒物（氰化钾）致急性呼吸停止。

死亡种类：自杀。

检验报告结果如上。

警医 平田良介

尸检报告书 其二

检验日期：平成八年十月六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

检验场所：长野县北佐久郡轻井町大字轻井泽上梨树二—四五〇。

监检官：轻井泽警察署、巡警部长斋藤武。

死者住所、职业、姓名、年龄：

东京都杉并区久我山六—三—十 松原凜子，无职业，三十八岁。

死亡时间 平成八年十月五日 午后七时三十分左右。身高一五八厘米，体格中等。营养中等程度。
死后推定：约二十小时。

检验所见：

发现时，本人全裸，同相对男子（记如另纸）相互紧抱，局部密切贴合。因是死后僵直最强时间段，故难以分离，两名警察勉强使之分开。

皮肤为一般青白色。头发黑色。外阴部阴毛黑色。阴道仍有男性阴茎滞留。内部及周边有男方精液。

本人以被男子从上面拥抱的姿势仰卧，故背部出现大面积死斑，呈深红褐色。死后僵直度以各关节为强。上肢取拥抱姿势，双臂从男子的肩搂至背部。相应部分疑有指尖刮痕。下肢，股、膝关节强烈弯曲。双腿以拢合男性大腿部位的姿势贴在一起。

背部因仰卧且受男子压迫，后胸及臂部为青白色。其他部位有红褐色死斑。另外，双肩至背部疑有男子手指压痕，青白色。

面部轻度淤血，部分呈红褐色。眼结膜轻度充血，见若干溢血点。

口唇被男子口唇掩住，即保持接吻状态。舌尖位于齿列后方，口腔有少量血性异液流出。口腔黏膜明显糜烂。口唇两端至脸颊有异液流出造成的红色线状糜烂。

氰化钾测试反应：阳性。

此外无特别外伤。

死亡原因：毒物（氰化钾）致急性呼吸停止。

死亡种类：自杀。

检验结果如上。

警医 平田良介

关于久木祥一郎（五十五岁）、松原凜子（三十八岁）死亡前后状况及检验所见的推断

关于两人的死因，从落在床边的葡萄酒杯内的液体有氰化钾反应这点来看，应是氰化钾导致的急性呼吸停止。至于毒物入手途径，现在尚不清楚。但可以认为葡萄酒中混有超过致死量的量相当大的氰化钾。

发现时，二者相互紧抱，难以分离。第一发现者在被特别指定的时间来到别墅，遭遇殉情现场。

亦即，别墅管理人笠原健次前一天接得电话，谓火炉烧柴没了，要他当天午后一时送来。于是他午后一时来访。因无回音，遂进入里边。这才目击异常，当即报警。管理人曾被熟悉的松原凛子语声一再叮嘱——由此看来，死者事先估算好死后僵直反应最强而在两人最难分离的时间段叫管理人到来的。

临死前两人有性关系，死后二者也拥抱着结为一体，如此状态极其罕见。人死后大多因初期弛缓而两相分离。而这两人之所以犹然结合，想必是因为在欢愉顶点吞下毒物，直接忍受着痛苦而十分牢固地相互拥抱之故。并且，女性的表情可见微微笑意。

作为遗物，男女都在左手无名指上戴有同一款式白金戒指。

床上枕边有三通遗书。一通致男子的妻子久木文枝和女儿知佳，一通致女子的母亲江藤邦子。其上有一通记有“写给大家”的遗书。内容如下：

请原谅我们的任性，请把两人葬在一起！只此一个心愿。

字体应是女性笔迹。最后各自署名：久木祥一郎、松原凛子。

根据以上所见，显然是双方同意基础上的殉情。没有作案可能，无需解剖。

警医 平田良介

⁽¹⁾ 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

不可告人的夜

夜に忍びこむもの

渡边淳一

戴铮
译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不可告人的夜

夜に忍びこむもの

渡边淳一
著

戴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告人的夜/（日）渡边淳一著；戴铮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52-6364-7

I．①不... II．①渡...②戴...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138号

夜に忍びこむもの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94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不可告人的夜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戴 铮

出 版 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封面插画 周 悦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6.125

字 数 100千

印 数 1-12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364-7

定 价 32.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小说

目 录

- [第一章 新凉](#)
- [第二章 五月](#)
- [第三章 秋冷](#)
- [第四章 黄昏](#)
- [第五章 夜寒](#)
- [第六章 电闪](#)
- [第七章 流星](#)
- [第八章 长夜](#)
- [第九章 花野](#)
- [第十章 鬼火](#)
- [第十一章 阳气](#)
- [第十二章 东风](#)
-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新凉

穿过喧闹的银座大街，再往东经过昭和大街，霓虹灯和行人顿时少了许多，四周变得一片寂静。

在人们常说起的东银座的料亭(ウ)街，单行道的小马路上并排停靠着黑色的包租汽车，偶尔还会有赴宴会表演的艺伎踏着小碎步，从街上横穿而过。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可随着夜色降临，这一带依然隐隐闪现出昔日的繁华。

在一家料亭的黑板壁前，两根木柱上搭着一根横木，成了一道古朴的冠木门。泷泽秀树刚在门口下车，“欢迎光临！”站在一旁负责领位的男招待立刻躬身行礼，同时向店内通报：

“国民食品公司的泷泽先生到！”

泷泽时常在这家名为“花村”的料亭招待客户，因而成了这里的熟客。

迎候在入口处的女招待将泷泽领上二楼，走进左手边一间十块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刚在末席落座，泷泽便对女招待说：“如果一位姓立野的客人到了，请带他上这儿来。”

泷泽正抽着烟，喝着女招待送上的茶，一声“您的客人到了”，立野出现在了眼前。

“来得有点晚了。”

立野四下环顾之后，在秀树的一番礼让下坐在了上座，背后的地板上交错摆放着地榆和四季青。

“今天，就两个人？”

“不可以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

两人是堂兄弟，不过立野的年纪比秀树大了一轮。

三天前，秀树打电话约立野今天晚上见面时，立野说大家是亲戚，彼此很熟，在附近的寿司店或者卖关东煮的铺子里边吃边聊就行了，可秀树没听他的，还是选了能避开众人目光的料亭。

“该不是两个男人在单间里幽会吧？”

尽管立野故意开起了玩笑，可秀树却依旧紧绷着脸。

“今天确实有事想跟堂兄好好商量商量……”

“要和我商量的，不会是什么好事吧？”

女招待将银杏和开水焯过的百合根两样下酒菜摆在他们面前，还往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街上秋意已浓，室内的空调好像也开得小了，不过下班之后喝上一杯啤酒，还是让人觉得浑身舒坦。

立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

“那么，你说要商量的，是什么呢？”

“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所以，你才会想到和我商量吧？”

既然已经被堂兄猜到，秀树也只得豁出去了：“说出来真是难为情，我跟一个女人搞上了……”

立野好像没在听的样子，继续喝着啤酒。秀树心里明白：这正表明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秀树犹豫片刻，还是叹了口气，硬着头皮往下说：“其实，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秀树说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一直没仰起脸。

此时，立野轻声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三十八岁。”

“比你小三岁。”

秀树到今年夏天刚好满四十二岁，所以准确地说，那个女人应该比他小四岁。

“早就开始来往了？”

“没有，认识也才一年左右。”

“那后来呢？”

“后来，不就是孩子的事嘛。”

“不用说，当然是让她打掉了。”

“我也想这么做来着……”

“她不愿意？”

见秀树点了点头，立野一仰脖，又喝干了啤酒：“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种事情也只能跟堂兄商量了。”

“这好说。美和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吧？”

“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

美和子是秀树的妻子，两人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念初中，一个上小学。泷泽这个姓是妻子娘家的姓。秀树在学生时代就与美和子相识，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国民食品公司的老板，从食品到洋酒，进口生意做得很大。美和子是家里的独生女，遵从泷泽家的意愿，秀树成了入赘女婿。那时候，别人都嘲笑秀树是“倒插门”，唯独立野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极力赞成他入赘。

也多亏这样，秀树刚四十出头，就被提拔为国民食品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的常务董事。有一次，立野曾向他祝贺道：

“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五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当上个广告代理公司的董事。照你这势头，将来总有一天能当上社长。”

从表面上看，这的确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可正因为自己是入赘女婿，身为社长的岳父才会格外器重，妻子又是社长的掌上明珠，自然会在各方面多加关照。听秀树说了这些情况，立野干脆摆明自己极为现实的想法：

“那不是很好吗？反正将来一切都是你的。”

秀树就是喜欢立野说话不绕弯子，所以决定把这次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可是，那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呢？”

这一点秀树也弄不明白，老在心里犯嘀咕。

“她知道你有太太和孩子吧？”

“当然知道。”

“她在哪里做事？”

“在东西出版社，是《美特蕾丝》杂志的编辑。”

说起《美特蕾丝》杂志，立野也只知道个大概。在女性杂志当中，它面向的是二三十岁的读者群，而且十分畅销。

“这么说，她是个女编辑了？”

“她在那里当副主编。”

“是这样的女人啊……”

正当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单间的隔扇又被拉开，女招待将盛有清汤和生鱼片的碗碟端了进来。两人默默不语，各自将对方杯中的啤酒斟满。等女招待离开之后，立野开口问道：

“可是，她肚子里的就一定是你的孩子？”

“嗯，这个嘛……”

“还没弄清楚，不能确定是吧？”

“我想应该没错，不过，对方还有个丈夫……”

“那么，她已经结婚了？”立野吃惊地望着秀树说，“那样的话，不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孩子吗？”

“不过，她说在家里就一直没跟丈夫干过那事儿。”

“可是，那种事情谁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呀。”

“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尽管同在一座屋檐下，却各住各的房间……”

“这不成了家庭内离婚了吗？”

“而且，她丈夫好像那方面不行……”

“怎么回事儿？”

“他好像根本就不能生育，听说还去医院检查过。”

“所以，孩子就一定就是你的了？”

秀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立野用手摩挲着脖子，说道：“和丈夫不能生育，就要生下其他男人的孩子，这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首先，她丈夫会答应吗？”

这也正是秀树所担心的。

“如果她丈夫不答应，那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他一气之下，一定会大吵大闹的……”

说到这里，立野突然压低了嗓门：

“不会真的想跟那个女人过一辈子吧？”

“你是说我吗？”

“你答应要跟她结婚，她信以为真了，所以想把孩子生下来？”

“不，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

秀树虽然喜欢跟她在一起，可还没想到过结婚那档子事。

“站在你的立场，确实不会想到结婚。”立野像是在自言自语，“也许，那个女人是看上了你的地位。”

“我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是国民食品公司的下一任社长，如果把你的孩子生下来，再从你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肯定不会吃亏。”

“不，她不是那种人。她说过，就算把孩子生下来，也不需要我帮她什么，一切靠她自己，不会给我添麻烦。”

“不过，那也许是不太可能的。一旦真的把孩子生下来，说不定就得跟她丈夫离婚，单身母亲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到时候，总不能说‘是你自己要把孩子生下来的，跟我没关系’吧？”

立野自顾自斟满了啤酒，继续说道：“我有个熟人，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结果惹出了大麻烦。那个女人刚开始也说，我一个人来抚养这孩子，不给你添任何麻烦。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可是过了三年五载，遇到生病什么的，生活遇到了困难，还是来找他。起初只是说帮忙给孩子付点学费，因为是自己的骨肉，他也不能丢下不管。过了不久，出于恻隐之心，他又每月给他们送去定额的生活费，一直到现在。碰到这种情况，他倒是没有怪罪她，结果母子俩全都靠他抚养。不用说，最后他太太知道了这件事情，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衰弱，到现在还动不动就大吵大闹的。”

立野的一番话说得真有点吓人。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凭他这么个入赘女婿，一定更加难以应付。此事一旦被岳父发现，惹恼了他老人家，别说家庭保不住，就连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所以，我早就说过，不要去勾引良家妇女。”

秀树还记得在结婚的时候，立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可谁能想到，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这种事情跟课堂上学到的可不一样啊。”

立野好像是在挖苦秀树大学成绩再好也无济于事，可这种事情，天知道上哪儿才能学到。

“这女人可真够麻烦的……”

就在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女招待进来把盛在大号铜盘里的烤鱼摆在了桌上。菜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淡雅，像是京都烤鲱鱼。

立野让女招待去烫一壶酒，她连忙点头，匆匆走了出去。没准她也在想，在料亭的单间里没见女人夹杂其中，只有两个男人光顾着说话，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谈。

“那么，她现在几个月了？”立野像是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快五个月了吧……”

“那样的话，可不能稀里糊涂了。”

其实秀树曾经买了本生育方面的书来读，书上写着如果要堕胎，就得在三个月内，再晚也不能超过四个月，一旦到了五个月，胎儿的身体就基本长成了，要堕胎非常困难。

“如果不赶快处理，那不就糟了？”

“可不是吗……”

说实话，只要一想起她肚里的孩子，秀树就焦虑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将自己的苦恼全都倒给立野。

“你已经对她说过希望把孩子打掉了吧？”

“是啊，都说过好几次了……”

“即使那样，也还是不答应？”

见秀树无言以对，又低下了头，立野轻轻地叹了口气：

“也不能用绳子捆住她强行拖到医院去，男人如果干出这种事情就太丢人了。”

在这一点上，秀树持完全相同的意见：“男人怎么也制止不了一意孤行的女人。”

立野点了支烟，说道：“我有个老校友，玩女人那才叫一流。他说，女人你越叫她别生孩子，她就越想生。还不如求她给你生个孩子，她反倒不想生了。听说有个女人就是被他这么一糊弄，打掉了孩子。要不咱们也那样试试？”

立野想了想，又插了一句：“不过，到底行不行可就知道了。”

秀树慢慢地把头抬了起来：“我们，也没怎么干那种事情。”

“可是你们发生过关系，这事总赖不掉吧？”

“那，倒是有过…”

“事先没好好采取预防措施？”

“开始是预防来着，可她说不戴那玩意儿也没关系。说句不怕害臊的话，不戴那玩意儿感觉还真爽……”

“那样，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说总该采取点什么预防措施，可两情相悦之时，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你们还是有点大意了。”

“不过，她说以前从来没有怀孕过，用不着担心。”

“哎呀，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

女招待端着烫好的酒走了进来，见秀树几乎连碰都没碰过桌上的菜，便问道：“您不吃点儿菜吗？”

并不是菜肴不合口味，只是一想到跟自己有染的女人眼下肚里的孩子日长夜大，秀树哪里还有一点食欲？

女招待将剩下的菜撤了下去，又送上炸木叶鲮和小海鳗炒芋头。

“不过，也真是搞不懂……”等女招待走开的当儿，立野随口说了一句，“她那么一心一意，难道真想要个孩子？”

秀树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曾反反复复揣测过她的心思，比方说三十八岁这样的年纪，转眼就奔四十了，她也许内心焦躁，急于想要个孩子。按理说，结过婚的三十八岁女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且孩子不是上小学就是上初中了。有时候，看到拖儿带女的朋友又怀孕了，她也就下决心要生个孩子。这种心情姑且可以理解，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算怀上了，身为有夫之妇，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别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吗？

如果把孩子生下来，丈夫就会知道她在外面偷情。她能作何解释呢？再怎么通情达理的丈夫，想来也不会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当场就会提出离婚。

原先以为她这么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做那样的傻事，可她要是不怕离婚，就另当别论了。没准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就打定主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了。

即便离了婚，只要有一定的收入，也不是没有办法抚养孩子。更何况，如果她丈夫那方面不行，根本没有生育能力，那现在不能不说是最后的机会了。

“说不定，你是中了人家的圈套？”

“中了圈套？”

“我觉得，她把你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

“不会吧……”

秀树并不觉得她会有那种心思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照这样下去，可不太妙啊。”

立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低声说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她姓向井。”秀树先是脱口而出，随后加了一句，“叫向井东子，写作‘东方之子’。”

“那她一直在东西出版社？”

“我想是的。”

“你是怎么跟她认识的？”

“这个嘛，是她来采访的时候认识的。她们杂志有个购物方面的专栏，说是想了解最近日元升值对百货公司和超市有什么影响。”

“所以，她就直接来找你……”

“她以前好像就知道我们公司，这回通过我们那里的宣传部门，问能不能稍微给她介绍些情况，然后就

跑来了。”

“女性杂志也登这类报道？”

“因为物价对女性来说，可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我也曾经认真学过经济方面的知识，对这挺感兴趣，所以我们刚开始净谈些工作上的事情。”

“那后来呢？”

“后来，因为她送给我杂志，我想是不是请她吃顿饭……”

“是你约她的吗？”

“是啊……”

“东子是个美女吧？”

立野此言一出，秀树陷入了沉默。东子虽说长得确实漂亮，却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美女。她的个子并不怎么高，但身上没有一点赘肉，姿态也秀丽端庄。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顾盼生情，打从第一次见面起，秀树就被她那舒展的额头和灵动的双目迷住了。

“你迷上了她，所以才觉得她漂亮吧？”

眼下这种场合，对此否定也好，肯定也罢，似乎都不太合适。

“得了，不去管它了，可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

说实话，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般地步，秀树现在想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秀树过去对女人并没有特别多的想法。事业和家庭都对他如此眷顾，可以说事事顺心，或许年过四十，随着自己在公司里地位日渐稳定，反倒萌生了拈花惹草的念头。也可能是身为入赘女婿，难免要看岳父和妻子的脸色，所以想放松一下平日里压抑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秀树也还是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一言以蔽之，这只能说是鬼迷心窍了，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和东子的关系居然进展得如此水到渠成。

“那么，要不要我去见见那个女人？”

秀树被立野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

“直接跟她见面，试着恳求她回心转意吧？”

“不过，还是稍微等等吧。”

要是立野现在就出面叫她把孩子打掉，照东子的倔脾气，说不定反而会激起她的抵触情绪。

“到她公司去的话，能见到她吧？”

“我想她应该在吧……”

“你这段时间没见过她？”

秀树没去过她公司，最近打电话约她，她也不肯出来。

“可能她想见了面，我就会提打胎的事，所以存心回避。”

“可这事一天天拖下去，到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秀树无言以对。此时女招待又走了进来，问他们要点什么主食。立野点了抹茶荞麦面，秀树也要了份同样的，女招待将空盘子放在铜盆里，端了出去。

主食也快吃完了，可问题却一点都没有解决。秀树迫不及待地说：

“要不，我去调查一下她的情况。”

“什么情况？”

“家庭还有工作的情况……”

“看情况，也许见见她的朋友或者丈夫比较好，那样的话，说不定多少能打听到她想生孩子的理由。”

说真的，秀树到现在为止，对东子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孩子的事嘛，最好还是想办法到她去检查的那家医院，好好向医生打听打听。”

“他们会跟我说吗？”

“你是孩子的父亲，照实这么说，人家会理解的。”

立野说完这话，往秀树和自己的杯子里斟上酒，继续说道：“你先把这些事情办完，我们再开个作战会议。”

“麻烦你了。”

“放心吧，没问题的。”

怎么能说没问题呢？秀树内心的不安丝毫也没有消除，不过跟立野这么一说，至少心情好了一些。

⁽¹⁾ 一种价格高昂、地点隐秘的高级日式餐厅。

第二章 五月

和路上的行人相比，沿街橱窗倒是领先一步变换了季节。

通往涩谷的青山大街两旁的时装店已经把秋装摆了出来，靠橱窗挂起了“夏装大甩卖”的条幅，可过往的行人多半还穿着短袖或是浅色的衣服。

论节气已经到了初秋，不过傍晚的大街上依然蒸腾着夏末的暑气。

泷泽秀树从地铁站出来，走在这说不清是夏天还是秋天的大街上，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进了全部用玻璃幕墙装饰的大厦二层一家名为“WINDY”的咖啡馆。此时正值黄昏，夜幕还未降临。秀树很久没在这样的時候走进咖啡馆了，此时此地，都是今天约好见面的安达知佳指定的。

同立野分开以后，秀树决定重新调查一下东子的情况。他能想起来的知情者就是那位叫知佳的女子。先前虽然从东子口中听到过她几个朋友的事情，可见过面的只有知佳一人。一次跟东子约会之前，她正与东子商量工作，两人一同在酒店大堂等候秀树。见面之后，秀树邀请知佳一块儿吃饭，她或许出于客气，只寒暄了几句，就留下一张名片先回去了。

这回想要了解一些东子的情况，秀树才找出名片，给知佳打了个电话。“我能帮上什么忙呀？”知佳嘴上这么说着，还是答应了秀树的约请。

瞒着东子，单独跟她的朋友会面，秀树感到有些心虚。不过，他劝自己说反正没做什么愧对东子的事情，于是静下心来等候知佳。

秀树第一次光顾这里，觉得这家咖啡馆格外宽敞，有一面是吧台，里面并排摆放着各色洋酒瓶，或许到了晚上，这里就是酒吧了。秀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要了瓶啤酒，隔窗眺望暮色笼罩中的街景。过了不到十分钟，安达知佳就到了。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虽说知佳好像一进门就认出了秀树，可秀树只是三个月前见过她一回，当时的一头长长的秀发已经剪短了，一时间还真没认出来。

“百忙之中把你请来，真是不好意思。”

知佳白衬衣外面穿着件绛紫色的外套，下面配一条酒红色的长裙，一眼望去还真像个服装师。

听东子说，服装师的工作就是在模特儿拍照片的时候，替她们准备好服装和配饰。知佳二十来岁的样子，她的活儿是由编辑来分派的，所以地位在东子之下，只是工作比较空闲，进进出出也比较方便。

秀树先问知佳喝点什么，接着聊起上次跟东子一块儿三人见面时的情形，还有今年夏天热得厉害什么的。知佳性格直爽，两人虽然初次单独见面，可她说话依旧那么坦率。

“说吧，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不，不，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想打听一下向井的情况。”

“要说向井的情况，泷泽先生不是知道得更清楚吗？”

知佳似乎已经洞悉秀树和东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那个，这阵子有段时间没见面了。”

“还有谁会冷落像泷泽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

“经常是被甩在一边的。”

“太可惜了。”知佳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情。

“嗯，她……身体还好吗？”

“你们真的没见过面？”

“是没见过，所以才特地请你过来。”

“我的中介费可不便宜哦。”知佳顽皮地笑着说，“向井小姐身体很好，我三天前还见过她。”

“有什么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工作起来还是那么麻利。”

照东子的说法，她应该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可知佳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也许从外表看上去还不明显。秀树暂且转变话题：“她工作很顺利吧？”

“那当然，听说那个编辑部都归向井小姐管。”

“那么厉害？”

“我是外行不大清楚，不过好像美容还有烹调方面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她一手包办的，有人说她当主编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知佳对东子大加赞赏，或许并不仅仅因为她的活儿都是由东子安排的。

“像她那样的级别，薪水一定很高吧？”

“您知道吗？”

“我问过她，她笑着不肯告诉我。”

“年收入超过一千万了吧。”

“那么多啊……”

“这还只是现金工资。她们那家公司实行男女同酬。”

说到这里，知佳带着试探的目光问：

“难道泷泽先生想把她挖到自己的公司去？”

“不错，这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知佳有这个想法，反而能让秀树顺水推舟。他心里稍微踏实了些，继续试探说：

“她应该有丈夫吧？”

“有啊，大概在贸易公司任职，不过孩子倒还没有。”

知佳说的跟以前从东子那里听来的情况是一样的。

“她的性格还是那么要强吗？”

“怎么了？”

因为突然改变了话题，知佳露出了警觉的神色。

“我觉得，女人要想在事业上积极努力，不要强恐怕不行吧？”

“那当然，总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悠闲自在。”

听到这话，知佳淡淡地一笑，说：“我呀，就被向井小姐狠狠地批评过。”

“为什么？”

“是我不好。今年冬天，我孩子有点感冒……”

知佳看上去还像个单身，所以听她说有孩子，秀树感觉有点诧异。

“所以，我就跟她说孩子感冒了，想休一天假。她就说这么做太宠孩子了。”

“可孩子感冒了，也没办法呀。”

“泷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吗？不过，大概是我说话的方式不太好。她说，孩子病了就理所当然要休假，这种态度是不能原谅的。”

“这也太严厉了。”

“也许，把话说得再婉转一点就好了。”

秀树请她也喝了杯啤酒，接着说道：“或许因为她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就特别触动她的神经。”

“也许是吧。”

“那么，后来呢？”

“我正儿八经地向她道歉，她的情绪才转变过来。”

这种事情，光是跟东子单独见面，是根本打听不到的。

“这人真是太固执了！”

“固执倒也说不上，大概她是个一旦作出决定就很难改变的人。”

秀树觉得她的话好像已经切入了自己的正题，于是马上反问道：“哦？那是怎么回事？”

“差不多半年前吧，因为广告的事情和人闹僵过，您知道吗？”

“是什么广告？”

“是个叫Family Box的家庭服装广告。”

“啊，电视里也在播它的广告。”

“好像是为了那个广告能不能在《美特蕾丝》上刊登，发生了争议。”

Family Box是最近一下子人气急升的时装品牌，父母儿女一家子都穿着相同面料和款式的服装，显得其乐融融。秀树也知道，最近杂志就不用说了，连电视上也播起了它的广告，休息天全家老小还有爱犬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开车出去兜风，广告中的这个画面已经成了热门话题。

“她不想登Family Box的广告？”

“她的意见好像是这个广告不符合杂志的形象。”

秀树倒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不过，《美特蕾丝》的读者主要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应该包括小姐和太太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登了年轻妈妈和小孩穿同样衣服的广告，也不能说有损于杂志的形象呀。那她的理由是什么呢？”

见秀树显得很好奇，知佳也就爽快地说下去：“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她好像是说广告里有孩子不太好。”

“可其他女性杂志不是也登过那个广告吗？”

“就是说嘛，可她说如果父母孩子成双成对地出现，家庭的色彩太浓，会造成突出家庭的印象，那不就会失去年轻一族，还有单身女性那部分读者了吗？”

秀树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有道理，不过家庭服装的广告不一定会带来那么负面的影响。

“那，后来怎么样了？”

“结果，好像这事告吹了。”

“这种事情她一个人就能决定吗？”

“作决定当然也要考虑主编和其他编辑的意见，不过当时向井好像强烈反对……”

尽管秀树不明白东子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可他毕竟看到了东子身上有着自己以往不曾了解的一面。

“还是太固执了。”

此刻，秀树回想起东子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时，她那天资聪慧的脸庞上隐隐透着任性的神情。

“确实是有那么点固执，不过平日里她倒是挺细心的，我生孩子的时候，她还给我送花来着。”

“那是庆祝孩子降生。”

“她说，因为没生过孩子，也不知道新生儿穿什么衣服，所以就送花得了。不过，她当时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了？”

“她说，以后就算当了妈妈，工作也还是拜托好好干呢。”

“她大概觉得，女人生了孩子，就会变得懒惰吧。”

“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说孩子很可爱，怕我上班以后心里光想着家里的事情。”

秀树心想，自己的感觉没错，东子毕竟是个又能干又有事业心的编辑。

“真是太谢谢你了。事情正如我所想，那我就放心了。”

“就说了这么点情况，您不会介意吧？”

“不，不，已经足够了。”

再笨嘴拙舌地问下去，反而会引起怀疑。

秀树说了些客气话，叮嘱知佳别让东子知道今天会面的事，于是两人便分了手。

秀树收到东子的来信，是在他跟知佳会面后的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回到自己房间，发现桌上堆着的信件当中有一封是女人的笔迹，便伸手拿了过来，信封上写着“泷泽秀树先生”几个字，背面落款是“向井东子”。

亲爱的秀树先生：

分别之后，一向可好？今天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所以我写此信向你报告。

今天，我怀孕已经五个月了，我终于在区政府领到了母子手册，接着马上去医院让他们给我缠上了腹带。恰巧是照人家说的规矩，在“戌日”这天缠的。因为长时间的呕吐，我反而比以前瘦了，外表看起来不太像个孕妇，可当我让护士把雪白的绷带缠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时，心里顿时涌出一种切身的感受：我终于能将你的孩子生下来了。

从今往后也不用太担心会流产了，因为胎儿进入了稳定期，可以稍加放心。工作依旧忙忙碌碌，我想等忙过这阵，要开始一点一点准备婴儿用品了。

你工作也很忙吧，加油啊！下次再给你写信。

东子

读完信的一刹那，秀树有种眩晕的感觉。

这到底是封什么样的信呢？怀孕已经五个月了，第一次缠上腹带，女人将这种喜悦的心情告诉自己心爱的男人，可对方读了之后却觉得此信非同寻常。女人似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对于男人来说，这封信所带来的无非是痛苦，甚至近乎胁迫。

秀树再也无心工作，他马上给立野打电话，告知信的内容。

“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立野似乎也吃了一惊，口气慌张地问。

“就是刚才。”秀树答道。

立野停顿了片刻，接着问：“她时常写信来？”

“不，以前出国的时候给我写过信，最近倒是……”

“觉得在电话里不方便说？”

“因为近来我工作也很忙，没有跟她见面。”

信封正面写的是秀树公司的地址，从这一点来看，她考虑到把信寄到秀树家里会惹出麻烦。

“即便如此，她也是胆大得可以啊。”

邮票上的邮戳显示信是大前天寄出的，那她大概在这之前一天去缠的腹带。信中说的因为呕吐人略微瘦了、把雪白的腹带缠在身上，这些情形写得确实栩栩如生；又说胎儿进入了稳定期，从今往后不用太担心会流产，所以要抽空去把婴儿用品都买好，这些话令秀树深感不安，甚至是恐惧。

“她还是爱你的啊。”立野插了一句。

在想要把孩子打掉的男人眼中可怕的事情，若是换个角度，站在想生孩子的女方的立场来看，却是执着而纯真的。更何况主动报告，没有向男方提出丝毫要求，这确实值得怜爱。

“干脆……”

秀树刚开口，就慌忙把话咽了下去。他想干脆让她如愿以偿，把孩子生下来，可这话如果说出口，一定会被立野骂的。

“看来已经没法把孩子打掉了。”

秀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丧气话，电话那头立即传来立野低沉的声音：“不能放弃！”

“.....”

“那封信，最好马上烧掉。”

秀树点点头，把信塞进了口袋。立野像是在看着他的举动，问道：“美和子大概还不知道吧？”

“她那边应该没问题。”

“女人是很敏感的，你可要小心哦。不管她问你什么都要否认，而且要干脆。”

“明白了。”

电话挂断之后，秀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继续抽起了烟。

从现在到下一个会议开始，只剩三十分钟了，可秀树却怎么也不想站起来。

他顺势将上身深深地埋进椅子里，沉思起刚刚读过的那封信。

尽管东子突然写信给他是有原因的，可说实话，东子的真实意图他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信上写的内容他自然十分清楚，不过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男人觉得孩子一旦降生就是个累赘，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女人则悠然自得地只想着把孩子生下来，没有丝毫的犹豫，男人关心的是社会舆论和自己的地位，女人则心无旁骛，只沉醉于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回头想想信中那洋溢着喜悦之情的字字句句，就能看出对于怀孕这个事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男人们一定认为做爱就是做爱，不会跟怀孕和分娩扯在一起，女人则把做爱到怀孕再到分娩看成是一个过程。女人要身怀六甲，男人却只知做爱，别无他顾，这实际上不就是两性之间最大的差别吗？

总而言之，女人对于性的想象是无限扩展的，从做爱到怀孕、分娩、育儿，一次性行为会向着无限的未来扩大、延伸。相反，对于男人来说，做爱仅仅是独立的行为，完成的那一刻也就是终结之时，而后便委顿下来，切实地感受到一种有限的快意。

有限和无限，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会相互碰撞，两者之间自然无法磨合。

思绪游移至此，秀树缓缓地站起身来。

无论如何，都很难将男人的逻辑强加于身怀六甲的女人身上。

女人想要生下孩子的意志，已经不能用通常的逻辑来解释，它早已超越理性和善恶，成为人这么一种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

“想让她断了生孩子的念头，也许是办不到了.....”

就在秀树自言自语的时候，秘书进来通知他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天晚上难得没有饭局，秀树早早地离开公司，来到位于赤坂的酒店地下那家运动俱乐部，练到微微冒汗之后，独自一人在一楼的餐厅里吃了晚饭。他平常很晚回家，像今天这样理应早点回去，可转念一想，在家里跟妻子打照面，要是再为东子的事心里七上八下，反而会被她刨根问底。

再这么一天天拖下去，不但延误了时机，连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秀树心想，在最坏的结果到来之前，怎么着也得画出条底线，所以有必要先确认一下能够把孩子打掉的最后期限。

秀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给一个叫野本的妇产科医生打电话。他是秀树高中时代的朋友，眼下在品川开了家产科医院。秀树担心在家里打电话会被妻子听到，于是用俱乐部电话亭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了野本家的号码。

八点已过，野本正好在家，他马上接起了电话：

“怎么啦？你老兄可是难得来电话呀！”

听到野本这句话，秀树连忙请他包涵自己久未联络，随后若无其事地说：

“还有啊，我想请教点人工流产的事情。”

“是你的相好吗？”

“不是，不是，我哪有那样的艳福啊。”

秀树谎称一个关系很好的晚几级的同学遇到了麻烦，还简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总之，好像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胎？”

“已经五个月了，没错吧？”

“听说前两天去把腹带缠上了。”

“当然啦，怀孕五个月也不是不能打胎，只是觉得不太好。”

“这么说还是晚了？”

“依照法律，怀孕期超过二十一周再加六天，就禁止打胎了。按月份来说，大概是六个半月。”

秀树得知离堕胎的最后期限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暂且安下心来。

“腹带是要到五个月才缠的吗？”

“嗯，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有这个效果，还可以不让腹部受凉。而且缠上腹带之后胎位就稳定了，走起路来也比较方便。”

尽管妻子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可秀树对这些事情却一无所知。

“说是要在戌日这天去缠的……”

“那是因为狗产仔来十分轻松，传说在戌日缠腹带就能顺产，不过眼下可是连狗都做剖宫产的时代喽。”

“狗也做剖宫产……”

“狗也变得奢侈起来了。”

野本像是苦笑了一下，可秀树却笑不出来。

“那就是没什么重要的意义喽？”

“只有日本人才缠腹带，也有穿高腰束身裤之类的，美国人基本上都不缠。”

“那样的话，没关系吗？”

“我觉得，与其一本正经地缠上腹带，保护得好好的，还不如顺其自然。”

看来，缠腹带的最大意义或许只是为生孩子作好心理准备。

“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事情，打胎的话……”

“怀孕超过五个月，打胎就跟分娩一样，不住院可不好办呢。”

“要住几天？”

“两三天吧，有的要住一周左右。”

“你那里可以做吗？”

野本似乎想了想，停顿片刻后答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好还是回避吧。”

“不过，没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吧？”

“就算没有，怀孕超过五个月的话，已经跟普通的胎儿一样了，总觉得这样做就是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如果想让孩子活下来，是完全办得到的，所以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心里总是不会好过的。以后，还会做噩梦的。”

确实如野本所说，怀孕超过五个月再去打胎，对胎儿当然是相当残酷的，对于母亲的身体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

“哦，这就难办了。”

“你如果实在为难，一定要做的话，我也只能帮这个忙，否则我是真想回绝。”

心事被人猜中，秀树的神色立刻慌张起来：“哪里，哪里，芝麻大的一点事耽误了你那么长时间。”

秀树对自己突然打这个电话表示了一番歉意，接着说下次有机会见个面，随后放下了听筒。

俱乐部显得门庭冷落，秀树在游泳池畔的茶座边喝咖啡，边冥思苦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呢……

秀树此前一心想要说服东子去打胎，现在听野本说，把五个月大的胎儿打掉，那就跟杀人没什么两样，他再也没有心情去说服东子了。

以前读过的一本书上写着：女人如果身体虚弱到经不起孕期反应，或者在经济上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那么人工流产是被认可的。可现在这些都不成问题，那就理应让她如愿以偿把孩子生下来。女人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又坚持要生下孩子，再去强迫她堕胎，那是违反天意的，身为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做。

想到这里，秀树心慌得左右摇头。

“不行，不行……”

这样就变成自己顺着东子的想法，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的确，如果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眼下心情也许会舒畅些，可就像立野说的，这会给将来埋下巨大的祸根。一旦同意的话，自己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家庭就会风雨飘摇，进而被认定为下任社长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就算对不起东子，也只能让她去把孩子打掉了。

“就那么办吧。”

秀树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转瞬之间，他脑中又闪出另一个念头。

跟自己相好的女人怀孕了，这时男人就要她打胎，似乎只考虑自己是否方便，不过其中也有相应的理由。或许这是在狡辩，可两人上床的时候，东子说过没关系，绝对不会怀孕，戴上那玩意儿反而不爽，秀树这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那样，东子后来说自己怀孕了，还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秀树内心深处也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说白了，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往后两人的关系也别想好到哪里去。况且她是个有夫之妇，只要不离婚，那她就终生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就算离婚，独自抚养孩子，仅仅一个单身女人，日子也不好过，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刚刚出生的孩子陷入不幸的境地。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考虑到将来，那么堕胎无论对于秀树、东子，还是周围所有的人，应该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当然肚子里的孩子的确可怜，但事到如今，也只有横下一条心，让她去把孩子打掉了。

在脑子里兜了几个圈子，秀树最后还是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终于把那不堪重负的眼挺直了起来。

第三章 秋冷

九月末的一个星期天，秀树很久以来头一回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每逢周末，特别是公司里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秀树大多会去打高尔夫，可那天一大清早就下起了雨，原来约好的高尔夫也只能取消了。多亏了这场雨，他睡到九点多才起床，一边看着报纸，用完了迟到的早餐，从午后开始一直收看电视里的围棋和高尔夫节目。

白天偶尔悠闲地待在家里，感觉还挺不错，可随着黄昏临近，反倒懊悔起难得的休息日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

秀树几乎没有过休息日，像那天那样难得的机会，虽然应该好好休息，可一休息反而觉得心里没有着落。平日里公司的事务缠身，休息天又忙于应酬玩乐，一年当中没有哪天可以休息。难道就不能偶尔享受一下闲暇时光吗？可这也不光秀树一人如此，工薪阶层几乎都是长年累月忙忙碌碌。

待在家中心里不踏实，恐怕是东子的事情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想到这里，秀树慌忙站起身来。可实在无所事事，于是待在自己房间看电视。正看着，长子良太跑来跟他说晚上外公请全家一起去吃饭。岳父母跟他们住在同一地区，逢休息日的晚上经常会请他们去吃饭，身为入赘女婿，秀树当然没法回绝。他嘴里答了声“知道了”，眼睛向窗外望去，从早晨开始下个没完的雨好像已经停了，于是他独自走到了室外。

此刻西边的天空染上了一片红霞，明天一定要去公司上班了，看来天公也作起美来，开始放晴了。

从家到通向自由之丘的私营铁路尾山台站，只有步行七八分钟的距离。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秀树决定到那个私营铁路的小站去转转，于是信步折向了商业街。

这会儿刚好是预备晚饭的时间，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人们迈着悠闲的脚步举家出行，也有像是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成双成对地走在大街上。穿过繁华的商业街，来到一家菜店门前，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个拎着购物篮的女人，篮里装着些萝卜和葱。她看起来三十七八，脸型长得十分纤巧，不过下半身向前突出，加上胸脯挺起的样子，一看便知是位孕妇。

顿时，秀树停下脚步，注视起那个女人的面容。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东子的样子。可东子的家在中野，她不可能住在这一带，而且肚子的大小好像也不一样。按照东子的说法，眼下她怀孕五个半月，但眼前这个女人像是要临产了。

对方看到被人盯着，显露出诧异的表情，秀树刚把视线移开，她就出了店铺，沿商业街朝与车站相反的方向走去。

尽管知道对方绝不可能是东子，可秀树还是在心里猛然想起了她。那个女人的大肚子，还有从脸颊到脖子的白皙线条，都令秀树感觉东子就在眼前。

也不知道为什么，秀树只要想到身怀六甲的东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她那白皙纤巧的脖子。它与怀孕期间挺着的大肚子和下坠的腰部相比，显得极不对称，思绪至此，秀树就对东子心生爱怜。

话虽如此，挺着大肚子的形象总不会太雅观。特别是男人，在街上一看见孕妇就要把视线移开。这不仅是因为外表看上去异常，而且孕妇的形象中包含着活生生的性的意味，所以男人见了会觉得害羞。

不过，也只有男人会作出这样的想象，女人则显得更为坦然，她们觉得怀孕是自然对女人的恩惠，或许还为此感到骄傲呢。

实际上，孕妇的表情个个都喜气洋洋，走起路来也是无所顾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面对走在大街上的孕妇，心里不是滋味或感到害羞的，只是那些自己不会怀孕的男人，秀树自然明白这一点，可回过头再想起自身的具体情形，心里就郁闷起来。

东子早晚也会像那个女人一样，走起路来腆着个大肚子。

想到这里，被秀树暂时抛诸脑后的不安与焦躁，转瞬之间又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秀树觉得自己仿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秀树心中后悔出来散步，刚回到家里，就见桌上放着一封快信。

或许是出去散步的时候送来的吧。秀树随手拿起信封，见背面的右上方用熟悉的笔迹写着“向井一郎”四个字。

“向井一郎……”

秀树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还是一头雾水。当他不情愿地将信封拆开时，从信纸当中滑落出一张照片。

“原来是……”

秀树还没看就猜到是东子的照片。他瑟瑟缩缩地重新拿起照片，只见东子一个人站在画面中央。不知是在哪家的庭院里拍的，一旁种着黄杨树，东子一只手轻抚树干，摆了个pose。与和颜悦色的表情相比，她的下半身感觉有点沉重，肚子也略显突出。身上穿的好像是孕妇服，宽松的连衣裙一直遮到了膝盖下面，白色短袜外穿着双低跟鞋。

秀树将照片翻过来放在桌子上，随后打开了印有浅色花纹的信纸。

亲爱的秀树先生：

近来一向可好？

最近我已不再呕吐，情绪也稳定了下来。或许是食欲增长的缘故，肚子明显鼓了起来。在公司上班只能勉强穿套装，可至少在家的时候，我想让肚子里的孩子感觉舒服些，便穿起了孕妇服。

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这阵子肚里的孩子时常会动来动去，现在我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母亲了。

随信寄上的照片是前些天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照的。头一回穿孕妇服，所以稍微有点难为情，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拍下了这张照片。这种样子或许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给你送上一张留作纪念。

从现在起秋意渐浓，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请保重身体。

东子

秀树回头看了看房门那边，确定没人之后，又拿起了照片。

在这张彩色的照片中，东子身着浅茶色的衣服，肚子微微隆起，脚上穿着低跟鞋，一看便知是位孕妇。

秀树眼瞅着照片，一想到这个隆起的肚子里怀着自己已有五个半月的孩子，这孩子时常动来动去，正等着呱呱坠地，顿时感觉透不过气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要把这种信寄到家里来？而且是封快信……

幸亏这封信没被别人拆开过，如果让妻子发现，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信封上写着男人的名字，可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笔迹，反而更容易引起妻子的怀疑。难道她明知这一点还故意把信寄到家里来？

“到底为什么呢……”

秀树自言自语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自己正百般苦恼，而她竟敢把这样的东西寄过来，这不是存心火上浇油吗？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男人却一个劲儿地叫她去堕胎，难道她是为了发泄对男人的怨恨和憎恶，才写这样的信、寄这样的照片的？

秀树双手捂着脸，冥思苦想起来。

如果这是故意要让他心烦，那再没什么比女人更可怕的了。

秀树原本就知道女人是可怕的，但说实话，没有想到竟然会可怕到这种地步。

秀树现在才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曾是个玩女人的高手，可他到了晚年，还老是唠叨“女人不好对付”。

归根到底，女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她们会在最后的关头突然改变态度，变得无所畏惧。在困惑当中，她们一旦下定决心，便会不顾一切地直奔目的地，这种义无反顾的极端性，正是女人厉害而又可怕的根源。相比之下，男人的所谓强有力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盛气凌人地厉声怒喝，煞有介事地慷慨陈词，可一到关键时刻却变成了缩头乌龟，只想逃避责任，要不就是坐立不安，心绪不宁，光顾及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最后委曲求全，只想求得个太平。

“可是，怎么办呢？”

秀树嘟囔着站起身来，一只手下意识地抓起听筒，拨通了立野家的电话。

可能是休息天下雨的缘故，立野也待在家里没出去，秀树便一股脑儿将照片和信的事情全都倒给了

他。

“万万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情。这完全是出于恶意，故意让我心烦。这是胁迫！这样一来我怎么也逃不掉了！”

“哎，你先等等……”

“不行，逃不掉了，我已经死心了。”

“这么说，你就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啦？”

秀树缓缓地点了点头，耳边又传来立野低沉的声音：

“那么，你在外面有了孩子就不要紧吗？”

“没办法呀！”

“傻瓜……”立野大喝一声，紧接着用教训的口气说道，“你好好听着！实际上她恐怕也很担心，虽然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但想到以后的事情就会没有自信，所以她只好把照片和信寄给你。这确实给你带来了麻烦，可或许在没人能够帮她的情况下，她竭尽全力也要保持镇定，来表明自己的存在。”

“就算是这样，可她的肚子确实在一天天大起来，再过四个月，孩子就真的要生下来了呀！”

“现在放弃还为时尚早，得想办法解决。”

“怎么办才好呢？”

“你最好还是直接跟她面谈。”

“不行啊。我先前给她打过好几次电话，她都不接，就算接了，也三言两语就很快挂断了。她说，孩子生下来之前没心思见面……”

“等一下……”

过了片刻，又传来立野的声音：“你到医院去，把事情跟给她看病的医生说说。”

“可是……”

“把话说清楚，医生会理解你的。”

确实，如果能让医院的医生去直接说服她，没准她会回心转意。当然，要堕胎也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事已至此，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知道是哪家医院吧？”

“听她说起过，是四谷一家叫井崎的诊所。”

“那好，最好明天就去。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试试吧。”

秀树觉得把立野拖到那种地方去不太好。

“休息天还打扰你，不好意思。”

跟立野通话之后，秀树心里稍稍踏实了些，但那种被什么莫可名状的东西咬住不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却丝毫没有消失。

第二天，秀树打听到了那家位于四谷的“井崎诊所”。白天要开会，还有客人要来，抽不出时间，晚上在赤坂的一家酒店里举行某财经界人士的出版纪念酒会，他在那里露了个面，就匆匆赶往医院。

秀树事先打听好那家医院是晚上八点关门，他将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司机，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七点半便到了医院。那家医院所在的大楼位于四谷十字路口通向新宿的大道边的一条小巷内，整个三楼都被医院所占用。

刚开始看到“井崎诊所”这几个字，秀树还以为这是家一般的医院，可入口处广告牌上仅写着“产科”“妇科”和“不孕症诊室”，他才知道是妇产科专科医院。

他让司机在大楼前面等。他坐电梯上到三楼，迎面便是挂号处，这边的候诊室里坐着两位像是患者的女性，看上去都是公司女白领的模样，大概这家医院开到这么晚，就是为了方便白天上班的女性。

老实说，秀树还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当初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他曾去医院探望过，可那是在综合性医院的妇产科，那时他也才刚刚三十岁。

真没想到眼下都四十好几了，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来到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地方，秀树觉得好不尴尬，那两个正在候诊的女人似乎也有同感，低着头向秀树这边也斜了几眼。

秀树强压住内心的胆怯，走向挂号处，轻声对坐在窗口处的小姐说：“我想见一下大夫。”

挂号处的小姐好像也觉得秀树有点莫名其妙。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有位向井东子小姐常来这边就诊吧？”

听到这话，那位身着白大褂、看上去二十二三岁的圆脸小姐用更加怀疑的眼光注视着秀树。

“有关她的情况，我想稍微……”

被人这么怀疑地盯着实在怪难受的，秀树连忙递上自己的名片。

那两个等在候诊室里的女人好像已经看完病了，她们在窗口取好药，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去。就在秀树独自一人等着的时候，诊室的门开了，一位约莫四十五岁、戴着眼镜的医生出现在他的面前。

“有什么事……”医生一只手拿着秀树的名片，似乎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实际上，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向井东子小姐的情况。”

“您跟向井小姐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跟她有过交往。”

秀树将事情如实相告之后，医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看名片，又审视了一番秀树，说道：“医生有义务为患者的情况保守秘密，另外，有些事情也不便说明。”

医生如果将患者的情况随随便便泄露给别人，这确实是侵犯了个人隐私。尤其对妇产科来说，问题就更大了。

“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她这次怀孕跟我有关……”

“向井小姐怀孕了吗？”没等秀树说完，医生就反问道。

“我说得不对吗？”

“不知道呀……”

医生侧过头，让窗口的女护士把向井东子的病历拿过来。

“您不知道她怀孕了吗？”

“近来，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她了。”

“她没到医院来吗？”

“我想她大概有半年没来了。”

窗口的女护士拿来了病历，医生快速地翻看着，说：“最后一次来是在今年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

“可是，她现在怀孕了，而且已经五个多月了。”

“那，是真的吗？”

说到东子怀孕的事，井崎医生为什么那样吃惊呢？即便如他所说，东子已有半年多没来医院了，可在此期间怀孕，也并不应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呀。

见秀树不明就里地站在那里，医生又问了一句：“向井小姐真的怀孕了？”

“是啊，好像已经五个半月了。”

医生看着病历，脸上现出更加无法相信的表情。

“有什么不正常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她还为别的事情来过我们医院。”

“您是说为别的事情？”

“那是……”

医生刚想说下去，似乎就觉得不妥，他有点喘不过气来，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

“把这种事情说出来，或许违背了医生应该替患者保密的义务，希望您也能保守这个秘密。”

“嗯，那当然。”

“其实，向井小姐到我这里来，是想治疗不孕症的。”

“那，是真的吗？”

“没错，她一直是在不孕症诊室就诊的。”

“从一开始就是？”

“说起来稍微有点专业，她患的是相当顽固的不孕症。”

“那么，治疗的情况呢？”

“作了各种尝试，可结果并不理想……”

“那就是说，还没治好了？”

“可以这么说……”

然而现实中的东子确已怀孕五个半月，甚至还寄来了大着肚子的照片。

“会不会是那以后偶然怀孕的？”

“可能是吧……”

看着医生满脸的疑惑，秀树突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

东子已经怀孕五个半月，并且不肯把孩子打掉，秀树此行的目的是借助给她看过病的医生，来劝她回心转意。可据医生所说，东子从今年初开始，压根儿就没到过医院，原先到医院也是为了治疗不孕症，因此她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偶然怀孕，东子又是去的哪家医院？更进一步说，她怎么会怀孕呢？

“我还想再问一下可以吗？”秀树又问医生道，“东子小姐不能生孩子的原因，不在她丈夫身上吧？”

“我想不是因为她丈夫。”

“可她从前一直没有怀孕。”

“她丈夫也在这里做过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医生似乎是想说，不能生孩子的原因在于东子本人。

“那么，她哪里有问题……”

“病的名称不太好说，除了身体方面的原因外，精神因素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毕竟是有工作在身，过于操劳和紧张都会……”

东子的工作确实过于紧张，可仅仅因为这个就不能生孩子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换个男人，是不是有可能怀上孩子呢？”

“或许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根本就不是男人方面的原因。”

“那，她为什么会怀孕呢……”

“这点，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您见到向井小姐，能不能请她到医院来一趟？”

医生说到这里，回头向诊室那边望了望，像是在说：就谈这么些差不多了吧。

秀树郑重地向医生表达了谢意，随后走出医院，头脑中混乱的思绪无法平息。

井崎诊所的医生说东子不可能怀孕，可她本人却已经有了五个半月的身孕，正着手进行产前的准备。到底应该相信谁说的话呢？秀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过了八点。

当天夜里，秀树一回家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再次给立野打起了电话。

立野跟客户有个饭局，像是刚回到家里，他马上问道：“情况怎么样？”

“这事真有点不可思议。”

秀树把从医生那里打听到的情况简短地说了一遍，立野也连说了几声“搞不懂”。

“她没有对你说起过接受不孕症治疗的事？”

“她的确说过自己不太容易怀孕，至于去医院看病的事……”

“难道，她是在撒谎？”

“撒什么谎？”

“明明没有怀孕，却撒谎说自己怀孕了。”

“难道……”秀树一手握着听筒，不住地摇晃起脑袋，“怀孕的事错不了。因为她经常呕吐，肚子也大起来了。”

“你看到过她的肚子？”

“嗯，她让我摸过……”

秀树说着，像是怕被人听见，回头朝房门那边看了看。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将近一个月之前吧。”

“是她要你这么做的？”

“是啊，她说如果不介意，就摸摸吧……”

“那她肚子果然大了吗？”

“总觉得，有点鼓起来的感觉……”

秀树嘴里答着，当时触摸的感觉清晰闪现，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那，她也呕吐吗？”

“是啊，时常……”

“吐出来了吗？”

“倒没见她吐出来，不过，有时她会突然觉得恶心，吃不下东西，有时难受得蹲下身子……”

“反应相当厉害吗？”

“不过，最近好像差不多恢复了。”

秀树再次想起昨天看到的照片上，东子那张略显瘦削、带着温和笑容的脸庞。

“从那以后，她什么也没对你说吗？”

“就给我寄了张照片。”

“你把那张照片给医生看看就好了。”

说实话，如果让医生看到东子身穿孕妇服拍的照片，他一定会大感兴趣。

“这样的话，紧要关头除了跟她本人见面外，没有别的办法。她还在上班吗？”

“我想还在上。”

“不过，女人的心思很难理解。如果爱一个男人，只要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就行了，可她们偏要去做最让人讨厌的事情。话虽如此，但男人也会要求女人去做她们讨厌的事情，这种男女之间的问题哪个大学

都不会教的。”

“我已经学到不少了。”

“不过，学费却高得离谱啊。”

秀树手握听筒，乖乖地低下了头。

“你不知道她现在去哪家医院吗？”

“那只能问她本人了。”

“那好，我试试直接跟她见个面。去她公司的话能见到她吧？”

“请等一下。”秀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我直接去见她。”

“可是，她也许不想见你吧？”

“她会见我的。把这么麻烦的事情推给堂兄，那可说不过去。还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秀树把垂到前额的头发捋了上去，接着说道：“无论如何也要再跟她见上一面，见面后好好谈谈。”

“不过，你们两个人见面，免不了又会发生争执。吵完之后不欢而散，那就无法挽回了。”

“没关系。不行就不行，是不是？”

秀树有点自暴自弃，他一口咬定：“反正，以后事情还会变得越来越糟！”

第四章 黄昏

秋天黄昏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

就在刚才从公司出来那会儿，被高楼隔开的西边的天空还映着一片红霞，眼下夜的黑幕已将它全部笼罩，而高楼和街上的灯火则急速绽放，给夜晚的都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车辆仿佛被匆忙到访的黑夜催促着，争先恐后地向前行驶，道路相当拥堵。

从秀树公司所在的日本桥出发到青山大街的表参道，已经开了将近五十分钟，到那里估计还需要十分钟。

今天晚上，东子指定在涩谷附近的这家餐馆见面。

两天前，秀树下定决心给东子打电话，说想见个面。东子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行啊，那就后天晚上六点半怎么样？”

秀树已经约好跟大学时代的朋友碰面，但他还是当即点头答应。这么做当然有点对不起朋友，不过，与跟久未谋面的朋友共叙友情相比，还是见到东子、把孩子的事情弄清楚更为重要。

“要我到涩谷这边来吗？”

此前一直不肯见面的东子这回终于松了口，这种机会岂能错过？秀树爽快地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车从青山渐渐驶近表参道的十字路口，道路两旁的灯光也越发明亮起来。

秀树望着前方闪烁的霓虹灯，一只手轻轻地碰了碰胸前。

刚才离开公司之前，他偷偷地将一百万日元的现金塞进了西服内侧的口袋里。

待会儿见到东子之后，怎么说才好呢？她会答应照我的意思去把孩子打掉，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不管怎么说，秀树都打算把钱交给东子。当然不是说是慰问金或是做人工流产的费用，秀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不过事到如今，东子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作为男人想以具体的形式表达一番诚意。东子接不接受是另外一码事，反正秀树做好了随时把钱交给她的准备。

车子驶过表参道的十字路口，再往涩谷方向开了大约两百米，停在拐角的一幢大楼前面。

东子指定的那家叫作“PEPE”的餐馆位于大楼地下一层。缓步走下一段弯弯曲曲的楼梯，面前是一扇淡绿色的玻璃门，推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台收银机，再往里摆放着几张小餐桌。这家店像是意大利餐馆，餐桌上铺着带花纹的桌布，环境明快而又美观。

秀树刚在入口处站定，东子就从L形包厢最前面的座位探出身子，向他招手。秀树点了点头，向里面走去，在包厢尽头的座位与东子面对面坐了下来。

“这家店还好找吧？”

秀树先前几次三番邀约都遭到了拒绝，可东子好像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脸上露出快活的表情。

“这家店倒是不难找，不过路上实在太堵，开了将近一个小时。”

一个月没见面，东子的脸蛋儿比以前胖了些，看上去很健康。秀树将目光自然而然地从她的胸口移向腹部，透过白色的衬衣和海蓝色的无袖连衣裙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微微隆起，腰部也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看什么呢，觉得我胖了吧？”

东子有点任性撒娇似的瞪了秀树一眼，这种表情是以前从未见过的。

“戴上D杯胸罩可是头一回哟，又是高兴，又有点发愁，感觉怪怪的……”

秀树无言地将目光从她的胸口移开，此时女招待过来问他们想点什么菜。

秀树对意大利菜不太熟悉，点菜的活儿就交给东子了，她看着菜单，当即点了几道。

“最近胃口好得厉害，因为还得吃孩子那一份儿。”

东子说着，温柔地微笑起来。

这家店里的客人好像大多成双成对。不过和普通的恋人不太一样，男的头发都从中间劈开，长长地垂向两边，脖子上戴着链条般粗的金项链，女人则都留着短发，身穿男式立领装，看上去像是不男不女的组合。

“这家店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吧？不过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秀树觉得周围的那些人物比菜肴有意思多了，他饶有兴致地望着他们。此时，穿着背带裤、扎着蝴蝶领结的男侍者送来了酒水单。秀树看着酒水单，问了句“想喝点什么”，东子轻轻摆了摆手：“我最近戒酒了，这对肚子里的孩子没好处。”

“那我也不要了，就拿啤酒吧。”

眼下这种情形，堕胎的事怕是一时说不出口。秀树再一次偷眼瞧着东子那丰满的胸部，于是东子将脸凑了过来。

“到这儿来的大多是时尚界和演艺圈的人。”

难怪步入这家餐馆的一刹那，秀树就觉得这里的氛围跟一般的饭店有所不同。

“你也常来这家店？”

“我不常来，不过为了做采访什么的，偶尔也会过来。”

啤酒送来后，东子说自己不喝，可秀树还是给她倒了半杯，两人随后轻轻地碰了碰杯。

“今天怎么愿意跟我见面了？之前打了多少次电话你都不肯出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东子说着，喝了一口矿泉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见面了。”

“为什么？”

“跟这样子的女人会面，你会觉得讨厌吧？”

难道就为了这样的理由不再见面？秀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如果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你一定会讨厌我的，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

对秀树来说，真正添麻烦的倒不是东子现在的体态，而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但他控制着，没把这意思说出来。这时候菜上来了，先是加了火腿、番茄、蘑菇和意大利奶酪的薄比萨饼，接着端上桌的是一道被称为“渔师风”的意大利面。

“听说怀孕以后就不能吃得太咸，不过没有咸味又觉得不好吃。”

东子说着，将比萨切成了八块，还往秀树的盘子里盛了点意大利面。

“请多吃点，光我一个人吃怪不好意思的。”

尽管东子一再劝他动筷，可秀树还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他喝着啤酒，手里捏了块比萨，静听东子说着自己的口味如何变化。说到一半，东子突然来了句“我失陪一会儿”，便站起身来。

东子像是要去卫生间，她拿起化妆包，微微伸展着上身，慢慢地走了过去。

东子的腰部过于丰满，相形之下，腿却显得纤细。秀树看着她的背影，心中不免产生一种微妙的不协调的感觉。东子穿了条无袖连衣裙，像是特意为了保护肚子，让人一看便知她正怀着孕；脚上像是要跟衣服搭配，穿一双低跟的无带浅口鞋；黑色的发卡拢住一头秀发，自然地垂在脑后。

现在剩下秀树一个人，他在脑子里盘算着接下去的话该怎么说出口。如果太直露，只会招致她的抗拒，所以必须心平气和、婉转地说。首先，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存在生的一方和被生的一方，因此不应该仅凭生的一方的逻辑来作出决定。即便做母亲的一心想把孩子生出来，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孩子会不会有麻烦。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父母并没有结婚，孩子出生后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承受无尽的痛苦。对于这些问题，东子心里会怎么想？如果以为光凭母爱就能克服一切障碍，那就太天真了。

秀树暗自决定基本就这么说，他朝入口处望了一眼，没有见到东子的身影。

东子离开座位已快十分钟了，怎么回事呢？秀树正有点担心，东子出现在吧台前的插花那里。秀树见她步履依旧缓慢，但双眉微蹙，待她坐定之后，便问道：“哪里不舒服吗？”

东子“嗯”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只是吃得太快了，孩子好像吓了一跳。”

秀树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凝视着东子隆起的腹部。此时东子伸出右手轻抚肚子，像是能听到声音似的侧耳倾听起来。

“孩子在动？”

“没事儿，因为我刚跟他说过‘请安静’。这孩子很乖巧的，非常听话。”

即便没有清楚的语言，母子之间凭着血肉相连，也能相互沟通？秀树注视着东子脸上陶醉的表情，再一次领略到女人的身体是如此奇异、如此生动。

从怀孕到分娩，男人无法真正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即便别人说你有孩子了，也只会心里想：是那样吗？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用说呕吐，就连孩子在自己体内轻微的胎动也无从感受。

话虽如此，可因为吃得太快，肚子里的孩子就会吓得动起来吗？如果真是那样，女人就不仅仅身体显得生动，更成了活生生的动物。不，若再换一种看法，女人的身体岂止是不可思议，更应该是神秘莫测。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男人的身体一生都不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变故，如果用气象来作比喻，男人的身体始终如同和风轻拂的小阳春，女人的身体则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狂风肆虐，一生波澜不断。眼下东子的身体里，也许正在孕育着飓风。

见秀树一直不出声，东子轻抚着肚子说：

“你要摸摸这里吗？”

秀树慌忙摆了摆手。别说四周有人，秀树更怕一旦触摸那个地方，它也许会突然崩开。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秀树将脸转向别处。过不多久，孩子像是平静了下来，东子再次拿起叉子，吃起了意大利面。

“这个有个夸张的名字，叫‘渔师风’，不过，加了贝类的海鲜意大利面吃起来真的蛮可口的。”

东子也负责杂志的美食版面，所以她对意大利菜好像很熟悉，可秀树对此却不怎么感兴趣。他倒是很钦佩东子那旺盛的食欲，肚子里的孩子刚刚还在动，现在却又满不在乎地开吃了。这究竟是女人的厉害之处呢，还是女人过于执着？

“最近胃口特别好，连自己都觉得惊讶，感觉好像不是我想吃，而是肚子里的孩子想吃。”

秀树点了点头，东子将小碟子里浸得发绿的橄榄送入口中。

“有点儿酸酸甜甜的，不过，我现在想吃这种东西。”

之后，东子又有点开玩笑地说：“怎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吃？”

秀树默不作声，自顾自喝了会儿啤酒，开口问道：“你现在是去哪家医院呢？”

顿时，东子露出警觉的表情，然后语气迟缓地答道：

“就在离家不远的医院。”

“以前，你不是说在四谷吗？”

“那家医院已经被我换掉了，路太远不方便。变成这个样子，就懒得出门了。”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秀树也就横下一条心继续道：

“实际上，我已经去过四谷的那家井崎诊所了。”

就在这一瞬间，东子手里正卷着意大利面的叉子僵在那里，一双涂着淡淡眼影的眸子瞪得都快要掉出来：

“为什么你要去那种地方？”

“因为你以前跟我说过是去那家医院，我找你多少次了，你都不肯见我，真担心你到底怎么了。”

“那，医生怎么说？”

“他说，你最近没去过……”

“就这些？”

“我一说你怀孕了，他看上去像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医生不行！他是个庸医，是骗人的！所以我现在不去那家医院了。再去那种地方，只会白费钱和时间，身体也被折腾得够呛。”

东子说着，眉头皱得更紧了：“我才不要再想那个医生的事了，那家医院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之间似乎发生过相当不愉快的事情。秀树本想再追问下去，但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东子会更不高兴，这显然不是上策。

今天，跟东子见面是为了谈孩子的事情，这比她上哪家医院更加重要。从现在开始，难道就不能想办法让她把孩子打掉吗？秀树十分清楚这有多难，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谈到关键问题之前，他不想去刺激东子。

秀树又喝起了啤酒，等东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东子点了点头，抢先说道：“哦，我明白你今天为什么想要见我了。”

“什么……”

“是想让我把孩子打掉吧？”

被她击中要害，秀树不由得将目光收了回来，东子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很遗憾，不行，为时已晚了。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要把孩子生下来吗？女人可是说生就生哦。”

“不过，就这样生下来的话，孩子……”

“先别说孩子，是你感到为难了吧？”东子似乎已经读出了秀树的心思，“好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生孩子的事，你用不着操心。”

秀树原本就觉得女人厉害，尤其是怀孕的女人更加厉害。话说回来，也正因为女人厉害，才经受得起怀孕和生产的痛苦，如果像男人一样优柔寡断，或许怀孕到一半就会以流产告终。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一味地妥协。秀树重振精神，开始攻击对方的软肋：“你说要生孩子，可生下来以后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首先，有户口的问题吧？”

“那当然，我生的孩子入我的户口呀。”

“可是，你有丈夫……”

“那是我要考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不过，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得休假了吧？”

“这个嘛，有休产假的制度，不要紧。到时候，我决心休一年左右也没关系。”

“时间那么长……”

“女职员都休产假，所以这算不了什么。”

“那，工作方面……”

“身为女人，生孩子当然比工作重要吧？”

“不过，你不会辞职吧？”

“当然，没有必要辞职，生孩子休产假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权利。”

也许怀孕之后，东子的情绪变化很大，原先她在秀树心目中才华横溢的职业妇女形象已荡然无存。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你怎么还要说那样的事情！”

东子带着愕然的神情叹了口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秀树，说：“现在，到了这种地步再打胎就是杀人了呀，等于是把一个有眼睛有鼻子的孩子给杀了！”

东子的话犹如锋芒刺背，秀树窥视了一下四周，眼前只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狭长的包厢里，正谈得投入，根本无暇听他们说话。

“怀孕过了五个月，就跟临产没什么两样了。把一个生下来就能长大成人的孩子杀了，你命令我去干那种事吗？”

秀树十分清楚现在堕胎确实很困难，但拖到眼下这种地步，东子也难逃其责。此前秀树多少次求她把

孩子打掉，可她全当耳边风，最近一个月更是避而不见。现在口口声声说怀孕五个月堕胎等于杀人，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早知如此，为什么不早一点见面，把事情都说清楚呢？

尽管从道理上是这么说，可眼下东子似乎根本不予理会。

“我并不是在命令你，只是觉得这样做对你我都有好处……”

“对你可能有利，可对我并没什么好呀！”

“你想过没有，今后很长一段日子，甚至一辈子，都必须负起抚养那个孩子的责任？”

“当然要负责！”东子十分干脆地说，“我明白了，你只是想跟我玩玩。你需要的只是我的身体，求得一时的快乐就足够了。”

“别说得那么……”

“这下我明白你的真心了。”

说到这里，东子从包里掏出手帕，轻轻地压了压眼角。

她像是哭了，尽管没有哭出声来，但低下头似要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女人只要一哭，男人就什么话也说出口了。即使有满肚子话，在哭哭啼啼的女人面前，再怎么说是白搭，别人很可能会以为她受了欺负。

一筹莫展的秀树也只得垂下头，陷入了沉默，可有几件事情仍在他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东子说“这下我明白你的真心了”，还指责秀树“需要的只是我的身体”，这未免过于片面。秀树确实迷上了东子，并向她提出过肉体上的要求，但这不能说是欺骗或者强迫。两人只不过在一起吃饭，言语之间情投意合，于是去酒店开了房间。虽然当时是秀树发出的邀请，但东子也是欣然应允。别说两人做爱时，东子没有丝毫的不快，甚至有时候，倒是她的欲火一触即燃。如果将此视为男人在玩弄女性，岂不是太武断了吗？更令秀树不解的是，想让她把孩子打掉也不容分说地被指责为“只想玩玩”。当然，两人既然已经发生关系，就应该结婚生子，那是再好不过了，可这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两人就知道对方已经结婚有了家庭。一番云雨之后，无意中怀了孕，此时男人提出把孩子打掉，就被一口咬定只想拈花惹草、玩弄女人的肉体，这不是言过其实吗？

确切地说，秀树一直以为东子是个处事冷静、眼界开阔的女人。最初来采访时表现出的敏锐和以后的谈吐都使秀树觉得，东子有着一流女编辑的聪颖和客观分析能力。

然而，东子近来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任性撒娇的孩子，好言相劝她不听，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女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这到底是由怀孕的异常状况引发的一时现象，还是东子的本来面目呢？

正强忍怒气想着时，男侍者将主菜香草烤鲷鱼端了上来。秀树故作镇静，将盛着意大利面的盘子移向一边，小声说道：“谢谢！”

男侍者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的东子，随即端起撤下的盘子转身离去。见东子依然头也不抬，秀树说了声“菜来了”，东子这才捏着手帕，慢慢仰起脸说：

“我，想生下你的孩子，那样生活才有意义……”

面对东子忍住呜咽倾诉的话语，秀树再一次无奈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你不愿意，可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我或许再也不能生了。我无论如何都想生下这个孩子……”

听东子这么一说，秀树不知如何回答。

“请原谅。不过，我还是想要你的孩子。”

说实话，秀树真不知道东子这么想生下自己的孩子。除非铁石心肠，否则在声泪俱下想要生下孩子的哭诉面前，谁还能无动于衷？

“别哭了。”

刚才还对东子心生恼怒，现在却觉得她竟然如此惹人怜爱。

“好了，好了。”

秀树已经不想再坚持了。纵然如立野所言，这会给将来埋下祸根，可眼下除了照东子说的去做外，似乎别无他法。

“我能理解。”

秀树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全线崩溃，他点了点头，说道：“照你喜欢的做就行了。”

“那就是说，随我的便了？”

“不，不是那样……”

秀树又喝起啤酒，抽起了烟。

见两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女招待又送来用黑莓和蓝莓做成的果露冰激凌，接着问：“两位要什么咖啡？”两人都点了浓缩咖啡。等女招待离去后，秀树将手伸进西服贴胸的口袋，拿出了一个纸袋。

“这个……”刚停止哭泣的东子莫名其妙地看着秀树。

“就一点点钱……”

“为什么给我？”

“没什么理由，只是觉得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大概很多。”

“这怪怪的……”

东子轻轻地将纸袋推了回去：

“我可从来没说过要什么钱呀。”

“我知道，你能不能先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什么心意？”

被她这么一问，秀树倒是无话可答了，可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先把钱交给她。

“嗯，有什么不好吗？”

秀树再次将桌上的纸袋往东子那边推过去：

“放在这里很难看的，把它收好。”

“难道，我们要分手了，是这意思吧？”

“不是……”秀树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今后孩子生下来，麻烦的事情多了。这钱只是想给你备着到时候用，没别的意思。所以，先收下吧。”

“那，我就先收下了。”

东子说着，将纸袋拿在手里做了个表示感谢的动作，随后放进了包里。

“可是，我真的很高兴！”

东子那留着泪痕的脸上，第一次泛起了笑容。

“我不是因为你的钱才高兴的。你样样事情为我操心，这比拿你的钱更让我高兴。”

“……”

“还是你体贴我。”

话音刚落，东子便拿着勺子舀起了冰激凌。

秀树又有点看不懂东子的举动。

刚才她还流着眼泪说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孩子生下来，因为爱你才下定了这个决心，就这么个一心一意的女人，现在却不停地吃着冰激凌。几分钟前还在为是否生下孩子而争论不休，现在却美美地吃着冰激凌。这种转变方式是不是来得太极端也太鲜明了？

如果换成是个男人，根本做不到如此轻易地改变态度。至少对秀树来说，不可能几分钟前还哭哭啼啼，转眼之间就轻松地操起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冰激凌。

当东子边说肚子里的孩子边吃意大利面的时候，秀树就已经感到不可理解。东子嘴上说“孩子在里面动呢”，手中的叉子却一刻不停地卷着意大利面。当然，胃和子宫并不在同一位置，可一边感受着胎动一边享

受美味的绝技，男人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

“我这阵子，觉得自己跟原来不是一个人了。”东子吃完冰激凌，心情愉快地说起来，“总感到身体里有一种自己难以控制的、稀奇古怪的力量，说起那个，连自己都吃惊得厉害。”

“.....”

“女人的身体呀，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动物呢。”

“男人有时候也.....”

“不过，我发觉男人的情况跟女人不一样。男人只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我觉得女人是从肉体深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回，东子说着说着，又喝起了浓缩咖啡。

“今天，我看你变了很多。”秀树略带嘲讽地说，“觉得像是看到了另一个你，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

“那是你想太多了。”

东子干脆地否定了秀树说的话：

“我觉得，在我的身体里早就隐藏着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一面。只不过，这回它第一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也就这么回事吧。”

“是因为怀孕才表现出来的？”

“是啊，因为女人生孩子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东子说到这里，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你不觉得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有种了不起的感觉吗？挺着胸，腆着肚子，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慢悠悠的。”

“那不是因为肚子大了没办法吗？”

“当然也有这个原因，可也有炫耀的成分在里面。”

“炫耀？”

“是呀，好像是说，看看，我怀上了深爱着的丈夫的孩子，往后就成了真正的女人，很了不起吧？”

“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样子虽然不好看，走起路来却慢慢悠悠。不过，我不像她们那样走。生孩子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可向别人炫耀的。”

见秀树点了点头，东子像是受到了鼓励。

“怀孕完了生孩子，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没有教养的女人也好，穷得一文不名的女人也罢，只要跟男人发生关系都能做到。那种行为不需要才智和教养，有了这些反而会变成障碍。这本来就是连动物都具备的本能，可偏偏有人认为生了孩子才算出色地完成了女人的任务，这种说法真让人觉得奇怪。”

东子所说的观点转瞬之间千差万别。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如何要生下孩子，可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怀孕和分娩跟才智和教养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连野兽都能做到的动物本能了。

东子接着说道：“尽管凭本能就可以在怀孕之后生孩子，但我觉得还是有人把生一大堆孩子，再把他们抚养成人看作重大的使命，或者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不过，抚养孩子可够呛啊……”

“我也觉得这事不容乐观。可谁也没有命令我生孩子，我由着性子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多少吃吃苦也无所谓，是吧？而且我觉得，抚养孩子或许很辛苦，但也有很多乐趣。有人说付出那么多的辛劳把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将来如果不孝顺那就不合算了。其实，既然要生孩子，就应该把生儿育女作为最大的满足，想得到进一步的回报可能就是父母过于自私了吧？”

东子并没有喝酒，可她却像喝醉了似的滔滔不绝。

“总之，觉得只要能生儿育女，就是出色的女人，这种说法太可笑了。如果这种事情也谈得上出色，那生了一大堆小崽子的猫啊狗啊不也都变得出色了吗？”

说到这里，东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太多了，她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我一个人在随便乱说，不过，我只是想你能理解。”

秀树点了点头，他关心的是以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刚才，你说以后不想再见面了……”

“是啊，往后我的样子越来越难看，还怎么约会呀？”

“不过，打电话总可以吧？”

“可以给我打电话，可我马上就要休假啦。”

“休假的时候在家吗？”

“刚开始可能在家，到临产的时候我想回老家去。”

听东子说过，她的老家在靠近山口县德山的一个地方。

“要是在东京的医院里生呢？”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我母亲让我回老家。”

“那，以后就见不到你了？”

“没关系的，有什么事就跟我联系吧。”

说到这里，东子的口气又变得稍稍平静起来：“我也想在你的身旁，可我们毕竟不是夫妻，有什么办法呢？”

东子此言一出，秀树心里反而觉得难受起来，他问东子：“今天，能好好待一会儿吗？”

秀树刚一开口，东子就看了看表，说：“啊！八点都过了，我该回去了。”

当编辑的原本就常常夜里工作到很晚，所以过去有时哪怕深夜十二点以后，两人还在一起。

“另外找个地方吧？”

“不行呀，最近，我一直很早就回家。”

遭到东子的拒绝，秀树更是不愿分手。如果就这么分手的话，也许真的相见无期。伴随着心中的不安，秀树对肚子越来越大的东子的身体也发生了兴趣。

“到十一点再回去吧，我送你到家。”

“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秀树想说去酒店开房间，可转念一想，这么直白地说出口未免太露骨了。

“可以的话，想找个地方，只有我们俩。”

“不行呀，不能干那种事情！”

“可是，不是才五个月吗？”

“不管几个月，我都不会干那种事情。我和丈夫也绝对不干那事！”

突然从东子口中迸出“丈夫”二字，秀树退缩了。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好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流产可不得了。”

“那种事情对胎儿没影响。”秀树从书上读到过，通常的性生活不会成为流产的原因，“放心，我不会胡来的。”

“可是，我讨厌那种事情。自打怀了孩子，我不想有什么杂念。”

东子的话秀树一点都不能理解，他觉得这女人好像有点神经质了。

“你如果实在不愿意，不干那事也没关系。”

“那，在这里不就行了？”

“可是，好不容易见到你，我想就两个人待一会儿。”

想来已经好长时间没跟东子肌肤相亲了。上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之前，她怀孕刚满四个月。当时，秀树一听她怀孕了，赶紧求她去打胎，但东子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生出来，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先出去再说吧。”

“事先说好，我不去酒店。”

秀树没搭理她，拿起桌上的账单，东子也勉强站起身来。秀树在收银台那里结了账，出了餐馆的大门，告诉等候在外的包车司机可以回去了。东子插嘴说：“为什么叫他回去？”

“过会儿叫辆出租吧。”

“我不乐意！”

东子突然向旁边一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怎么了？”

秀树追上去拽住她，东子边走边答道：“我一个人回去。”

“等一下……”

眼见东子像是要找出租车，秀树赶忙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以后要生下我的孩子吧？现在孩子的父亲想和你在一起，你为什么要逃避？”秀树明明知道在大街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拔高了嗓门，“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单单是你的！”

东子也不搭理他，径直往前走，朝一辆开过来的出租车招手。

“喂，喂，你等等！”

秀树不由得上前想把她举着的手压下来，东子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

“干什么？”

“人家在说话，你就这么上车，太失礼了吧？”

“我回去了。”

“不许回去！”

眼下，秀树并不是特别渴望得到东子的肉体。只不过久别重逢，况且自己已经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希望两个人能在一种心平气和的氛围里再多待一会儿。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秀树说话间，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停了下来，东子这就准备上车。

“等一下……”

就在秀树抓住东子的肩头想把她往回拽时，东子使劲地晃动着脑袋：

“走开……”

在司机面前争吵太不像样，趁秀树不由得胆怯时，东子连忙将整个身子都塞进了车里。

“喂……”

秀树还在外面一个劲儿地叫喊，车却启动了，车窗上只映出东子那白皙的侧脸。

秀树追着车奔了好几步，可车子并不理会，加快速度扬长而去。

望着汽车尾灯渐渐融入夜色之中，秀树轻轻地叹了口气：

“真是搞不懂……”

说实话，现在秀树真的搞不懂那个叫东子的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第五章 夜寒

掀开碗上的木盖，烫热的鲭酒香气扑面而来。立野用筷子将加入鱼鳍后微微泛黄的酒搅拌了一下，又把燃着的火柴移了过来。碗中顿时蹿出小小的火苗，酒精随之挥发，也带走了酒里的苦味。

“好热呀……”

将跟酒一样烫的碗用小毛巾垫着，端到嘴边慢慢地喝上一口，从心眼里涌出一股暖意。

“时间过得真快呀，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

今年二月的时候，两人曾坐在这个吧台前喝过鲭酒，转眼春夏已过，又到了吃河豚的季节。

“吃了这玩意儿，一年也就快过去了。”

立野说着，夹起一片河豚刺身，像是想起了什么：“你那边还不错嘛。”

秀树一听此言，明白他说的是国民食品公司的年度决算情况。

“在这不景气的市况中，干得还真不错啊。”

确实每家公司都公布了业绩亏损报告，只有秀树这边年度决算是盈利的。

“毕竟推行了店铺的空间管理，所以产生效果了吧？”

“销售额并不算理想，不过操作起来确实简单多了。”

在商品流通业界，秀树的公司最早采用电脑和 workstation 制成货架陈列图，并印刷成宣传单页，进行店铺的货架管理。与以往在货架上一一清点，再将销售数据一项一项誊写到纸上相比，这种方法成功地减轻了一半以上的工作量。

“以后，我们还打算灵活运用POS和DOS数据。”

“什么？那个叫POS的英文是什么？”

“就是销售时的信息管理和收发订单系统，可以将这些数据反映在货架陈列图上。”

“哎，你们在做这个吗？”

“嗯，正在尝试。”

“我向来最怕这些东西，还是你了不起。”

立野像是很佩服似的轻声说道，不过秀树隐约感到，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说：和工作相比，你对女人可就一筹莫展了。

“那个，还有那件事情呢……”

——听他说“那件事情”，秀树不由得紧张起来。

“你们两个单独见过面了吧？”

秀树将倒满鲭酒的碗轻轻拿在手中，点了点头。

“那后来呢……”

结果满足了东子的愿望，可马上将这事说出来，肯定会被立野痛骂。

“我虽然好话说尽，但她已经过了五个半月……”

立野默不作声，秀树接着往下说：

“她的肚子已经相当大了，孩子也经常在动，她说这时候再去打胎就跟杀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她没有早点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你，才会拖到现在这个地步嘛。”

“话是这么说，可她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答应她了？”

“让你这么费心，实在对不起。”

“不，你用不着向我道歉。”立野大口地喝着鲭酒，“事到如今，如果你觉得那样做没关系，我也不用说三道四了。”

立野要是真的撒手不管，秀树觉得心里没底。

“唉，我也真是没有办法呀……”

“那，以后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呢？”

“她打算背着丈夫把孩子生下来吗？”

“她说，这事不用担心……”

“可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能做吗？”

其实秀树对此也很担心，可当事人不肯细说，他也不便深究。

“我也不会就这么放手不管，所以就先给了她点钱……”

“已经交给她了？多少钱？”

“一百万左右……”

立野凝视着吧台前方，好像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他喝了一口鲭酒，说道：“那她说什么了吗？”

“她开始说不要，最后，她说那就先收下……”

“那么，她把钱带回去了？”

秀树想起了东子慢慢将钱塞进包里的样子。

“可是，一百万怎么说呢？”

“少了吗？”

“说少也行，说多也行。如果单纯用来打胎，那就足够了，要是算上生孩子的费用，好像少了点儿。想用这点钱来跟她谈分手，那就太少了。你当时把钱给她，是出于什么目的？”

立野如此追问，秀树倒是很难回答，因为从一开始，给她这笔钱就没什么明确的目的。

“首先，我是想今后会有很多麻烦事……”

“总之，你先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的确，是先同意按东子希望的那样去做，才把钱交给她的。

“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吗？”

“不，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出于什么目的把钱给她，看法也就不一样了。也许，索性一分钱都不给她倒也罢了。”

姑且不论把钱给东子的目的，秀树觉得，对真心实意想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的女人，不能冷酷无情。不过，立野可不这么想：

“她对你的心愿完全视而不见，单方面坚持要生孩子，还说以后不给你添任何麻烦，既然如此，你乐得跟她说悉听尊便，彻底断绝关系好了。”

“不过，那就……”

“觉得她可怜了吧？”

秀树点了点头，立野像是候个正着：“如果觉得她可怜，就应该出手大方些，五百万都不算什么，哪怕一千万、两千万也是应该的。”

看到秀树对自己突然提出这么高的金额一时傻了眼，立野接着说道：“把钱给了她，就干脆恩断义绝，以后不再来往。再问你一次，你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姑且……”

“如果真的同意了，你就必须事先跟她说清楚，即使孩子生出来，今后你也不负任何责任，那个生下来的孩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说实话，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样的话还真说不出口，那说话的气氛根本就不对。

“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

“不过，你是想去把事情处理干净的吧？”

会面之前确实有这种打算，可最后说到去不去酒店的事情，就这么起了纠纷不欢而散了。

“孩子的事嘛，我想等生下之后再想办法……”

“太天真，太天真了。”

立野马上伸出大大的手掌左右摆动起来：“既然同意她生了，事先不把以后的事情说清楚肯定不行。不然的话，这回你就算同意了也是不负责任。”

“可是，说到底……”

“你这么想真的太天真了。一旦答应了女人一件事情，她就会以此为突破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这样下去，天知道她会开出什么条件来！”

立野说的确实也有一番道理，不过他跟秀树的看法还是不尽相同。

立野一口咬定东子是个专门骚扰男人的来路不明的女人，但在秀树眼中，她是个以身相许的亲密爱人。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生出来，可这背后恰恰隐含着“我深深地爱你，所以想生下你的孩子”这么一句颇有女人味的潜台词。作为直接听到过这番表白的男人，不会如此心存恶意地考虑问题，更不会一味地将她视为坏女人。这种感觉上的差异，或许就是当事人和第三者的不同之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不行，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事情不妙。”仿佛要让秀树感觉到作出人生抉择的重量，立野压低嗓门说道，“眼下，最好对今后的事情作出明确的决定。”

显然，关于赡养费的事，秀树之前还没考虑过。

秀树原本就不谙风月，对情呀爱呀之类跟女人有关的事情向来不知如何去应付。

话说回来，他跟社长千金结婚，被人讥为“倒插门”，如今又被无论如何也要生下他的孩子的女人苦苦纠缠。提起这些事情，人们或许还以为秀树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其实他跟身为社长千金的妻子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常常接受邀请去她家串门，日久生情，双双步入婚姻的殿堂。至于这次的事情，开头暂且不论，过程之中确切地说是东子积极主动，秀树对她的印象很好，两人去酒店开了房，可一听她说怀孕了，秀树便慌了手脚。

倒不是为他辩护，秀树从来没有费尽心机去取悦哪个女人，也没有耍过什么花招去欺骗对方的感情。

也许只能说是秀树太有艳福，不知什么原因，与他交往的女性大多很有个性，且都积极向上。他的发妻美和子如今虽然成了家庭主妇，可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非常活跃，朋友也很多，在派对上远比秀树更引人注目。东子也是位能干的编辑，或许对于她们这样的女性来说，秀树这种头脑聪明、外表不错又稳重朴实的男人实在没有缺点，大可放心交往。

总之，被这么两位如凌云芳泽般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迷上，实在是男人的幸运，可对秀树本人来说，却并没有体会到如此的幸福感。

如果真有那么幸福的话，就不会被立野堂兄百般责备了。

“反正，现在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把事情解决了。”立野依然带着教训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这是你撒下的野种。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问题在于结果怎么样，是男人就必须对结果负责！”

可能是有点喝醉了，立野这番话说得很重。

“我倒有个负责的办法，你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秀树本来就一筹莫展，只得赶紧点头答应。

“那好，你能准备好一千万吗？”

“是赡养费吗？”

“哎呀，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你如果觉得少就再加点，要是嫌多就减掉些。”

对秀树来说，这可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情，实在估计不出是多是少。

“先把这些钱给她，对方大概也就懂你的意思了。”

“我把这些……”

“当然最好由你直接跟她见面后交给她。到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拿到类似字据的东西就更好了。上面写明：今后不得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如果你没法写，我可以帮你，不过一定要让她看过之后签字画押。”

“……”

“她原本就说什么都不要，可你还是给她一千万，她应该没什么意见了。就算她说不要，你也最好让她收下。眼前看来好像是吃亏了，但要是花一千万就能把事情解决，那还算便宜的。”

话题骤然变得如此现实，秀树有点情绪低落，于是立野把脸凑得更近了：“钱的方面，没有问题吧？”

这种事自然不能动用公司的钱，不过这些钱秀树个人还是有办法筹措的。

“要给她就越早越好，一旦晚了就不容易见到她，恐怕她会变卦。”

“那个字据什么的，有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要不然现在我就替你把大致的内容写一下吧。”

立野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从收银台的小姐那里要来一张便条纸，略加思索后在上面写起来。

款项：一千万日元

作为这次怀孕、分娩的全部经费，已如数收到。今后不再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特此约定。

“这么写可以吗？”

从字面上看，像是作为收款一方的东子写的，完全是公事公办。

“这个地方……”

秀树指着“要求”这两个字，立野点了点头：“好像刺耳了些，不过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写得清清楚楚。”

秀树明白立野的意思，但他内心丝毫没有释怀。他并不是舍不得钱，不过对方还没提出这种要求，就先把钱送过去，他觉得有点过分。而且，要和字据同时交给对方，这样做让人觉得不舒服。字据就像关于某个事件的调解书，简直充满了杀机。

“必须有字据吗？”

“一千万都给她了，最好还是写个字据吧。”

立野可谓人生经验丰富，经他一番劝说，秀树似乎有所领悟。可他转念一想，拿出这样的字据，说不定反而会刺激对方。

“如果我不把字据带去，不行吗？”

“你不想带的话，我可以带去，委托律师也行。总之有了这份东西，以后无论她再说什么都可以心安理得了。”

或许立野连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将来分割财产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说实话，秀树现在不想考虑那些事情。当然，立野或许作了最坏的假设，可秀树并不认为东子会做出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

“怎么样？”

“嗯……”

见秀树吞吞吐吐，立野试探地问道：“你还对她着迷吗？”

就算立野直截了当地发问，秀树也难以马上回答。说实话，最近这一个月来，秀树满脑子都是如何让东子把孩子打掉的事情，根本无暇考虑喜欢或是讨厌之类的问题。当然，两人多次约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深，所以不可能讨厌她。不过，自从她说要把孩子生下来，秀树对她的印象就有所改变，这也是事实。

秀树此前认定东子是个“绝妙的女人”，可现在他头脑中强烈的印象却变成东子是个“相当难对付而又任性的女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讨厌东子。尽管她提出了令他颇为棘手的要求，但一想到那也是因为深爱着自己，就觉得她惹人怜爱。

归根到底，也许说“爱恨交加”更为恰当，不过要是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立野大概又要指责他“不能如此暧昧”了。秀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只能默不作声。

立野再次问道：“你还是喜欢她吧？”

既然不能明确说出“讨厌”二字，那么要说“喜欢”的话，或许确实有点“喜欢”。

“可是，你没想过真的要和她在一起吧？”

“不，那种事情……”

东子确实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但秀树没想过要抛弃现在的家庭跟她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东子应该抱有相同的看法，两人都想保持那种既不破坏各自家庭又相互理解的成年人的爱情。

“那，总而言之只是想玩玩罢了？”

如此论断倒又不对了，立野似乎非要把事情弄得黑白分明不可。

“我还没想那么多。”

“那么，可以就此和她分手了吧？”

平心而论，秀树对东子依旧恋恋不舍，无奈之下，他只得点头称是。

“那就简单了，堂堂正正地带着钱和字据，对她说就此分手就行了。她如果发怒，反而更加容易分手。”

只因是第三者，立野说得极为轻松，可秀树还是有点想不通。

他无言以对，只得陷入沉默。继生鱼片之后，又上了白煮河豚和鱼白汤。鱼身上刚撒过七味辣粉，鱼肉微微动弹，新鲜极了。

“再来一碗酒。”

立野将装鳍酒的空碗往吧台上一推，打开碗盖喝起了鱼白汤。

“味道太棒了，喝下去打心眼儿里觉得暖和。”

鱼白和酱汁充分溶解，味道确实醇厚可口。

“你也再来点儿酒吧？”

听立野这么一说，秀树也加了一碗鳍酒。

“料亭虽然不错，可吃河豚还是在这种有点脏兮兮的地方最有味道。”

立野开玩笑地望着厨房说道，厨师大伯正忙着做菜，似乎也没听见。

“难得吃回河豚，说点高兴的事儿吧。”

诚如立野所言，就因为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秀树才与立野一起喝酒解愁。如果没有要商量的事，就像过去那样，一年当中亲戚之间相互来往也要聚会多次。立野对此似乎也有同感，因为这次的事情，他觉得同秀树的关系更亲密了。

“反正，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很佩服你，希望你以后逢凶化吉，顺顺当当地坐上社长的宝座。”

这话听上去，像是说这回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趁现在，必须把事情解决干净。”

“.....”

“怎么样，试着去见她吧？”

秀树下定决心，慢慢地点了点头：“照你说的，试试看。”

秀树心里对带着钱和字据这些东西去见东子，仍有抵触情绪，但又觉得此事应该按经验丰富的前辈说的那样去做。

“要去的话，越早越好。”

“嗯，就这么办。”

秀树口上这么说，眼睛却望着厨房那边，立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不过，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秀树不知道立野这话什么意思，把脸转了过来。

“女人是魔术师。”

“魔术师？”

“是啊，简直就是变戏法的。干那事的时候，也就那么几滴流到她的身体里，十个月之后，那就是你的孩子，还会从她的肚子里出来。就算能从手绢里变出鸽子，也比不上这么高明的戏法呀。”

见秀树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立野将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说：“这回你中了魔术师的圈套，只能说是让你见识见识日本第一流的魔术。”

秀树一点都笑不出来，但也只能点头认同。

第六章 电闪

按秀树目前的境况，一千万并不算是个特别大的数目。作为一家年营业额超过五百亿日元的大公司的常务董事，又是社长的女婿，凑足这么一笔钱并非难事。

不过，要是没有开展新业务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光从自己口袋里掏这一千万，那倒不见得容易。秀树过去也在东子身上花过钱，可那只是在过生日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买些礼物什么的，价钱一般在十几万日元，顶多也就二十几万了。即便是社长的乘龙快婿，妻子也对秀树的个人存款了如指掌。他平日里花费在吃饭、旅行这些事情上的开销看上去相当奢侈，但大多是可以业务经费的名目报销的，如果纯粹是为了私人的事情，花起钱来可就没那么自由了。

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凑足这一千万呢？

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个主意，那就是用信用卡来贷款。那样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钱提出来，而且操作都以秀树个人的名义，也不会立马被妻子发现。

秀树当即分两天，各提取了五百万日元。

秀树手头上放那么多的现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一想到这不是一笔正大光明的钱，心里不免紧张起来。

此事若被妻子察觉，她会说什么呢？两人结婚之后，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所以秀树也无从预料。也许她身为妻子不想为这件事情闹翻，只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你也够可以的，不是很有胆量嘛”之类的话。不过，这只是秀树所希望看到的，妻子说不定会一改往日的豁达，歇斯底里地吵吵嚷嚷、唉声叹气、悲天悯人。

不管怎么说，把这笔钱交给东子，将来就不会留下祸根，这也是为妻子着想。因为这种自欺欺人的理由，秀树感觉有点心安理得了。

把钱凑足之后，秀树又写起了字据。

他按立野说的，写下了“今后不再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特此约定”这么几句，可写完后回过头来再一读，却又不敢把这样的字据给东子看了。

立野说过，“只要手里有了这个，不管对方再说什么，都可以放心了”。可真的有必要写这样的字据吗？当然，立野是在为将来考虑。就算眼下没出什么问题，假设二十年后秀树死了，孩子们要继承遗产的时候，这对原来一直躲在幕后的母子未必不会跳到前台来。即便那个孩子没有这种想法，母亲那头没准也会想要得到点什么。可以预料，东子的亲戚，还有她周围那些人，也有可能背后唆使。哪怕事情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在今后漫长的岁月当中，母子俩说不定也会提出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的要求，甚至还会想要得到名分。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许会秀树有私生子的事当作丑闻大肆宣扬出去。

秀树以后成为大公司的经营者，开展新的业务，或是担任公职的时候，这种事情肯定会成为一道伤口，本人名声扫地自不待言，就连企业的形象也会受到伤害。

立野的忠告是建立在这些预期之上的，因而他的担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立野的想法就是东子迟早会变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滋生邪恶之心。这就是从所谓人性本恶出发，来考虑问题。

诚然，谁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心什么时候会变，更何况男女之爱又是最游移不定的，秀树虽深知这一点，可眼下要他在把钱交出去的同时，让东子在字据上签字，内心依然难以接受。

如果就这么把钱交给东子，立野或许又会劈头盖脸来一句：“所以说，你太天真了。”不过，秀树现在仍想珍惜两人之间依稀尚存的信赖关系。

秀树边把字据装进信封，边在脑子里将自己要做的事情排了一遍。

首先把钱交给东子，之后如果她提出什么棘手的问题，就拿出字据让她签字。否则，就只把钱交给她，字据先放着再说。

第二天，秀树打电话到东子的公司。编辑一般上班都很晚，所以他下午三点过后开完会，才回到自己房间打电话。

拨通《美特蕾丝》杂志编辑部的直线，最初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稍过片刻，东子接起了电话：

“让您久等了，我是向井。”

或许正忙于其他的工作，东子听起来还是一刻都没闲着。

“我是泷泽……”

以前给东子打电话，秀树有时开口就说“是我”，今天稍微收敛了一下，先报自己的名字，然后试探着问道：“现在，可以说会儿话吗？”

“呃，没多大关系。”

听她的口气，稍微有点为难。

“其实，最近想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有什么事吗？”

大概周围有人，东子的回答显得十分客气。

“我想见个面，有东西想交给你，所以最好能早点儿。”

“那样的话，能不能送到我公司来？”

一千万的巨款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送出去可万万使不得。秀树忍住苦笑，又说道：“我想直接见个面，亲手交给你，能不能就在附近哪个咖啡馆里见面？”

“真是让你费心了，可我现在很忙。”

“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一会儿工夫就行。”

“那……”

说到这里，东子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应该已经说过不再见面了。”

秀树当然记得，可这次要解决的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

“就三十分钟，哪怕十分钟也行。”

“那件事情，上次见面的时候都说过了……”

“这次是另外的事情。”

“那就恕我失陪了。”

她就这样硬生生地把电话挂断了，听筒中传出低沉的嘟嘟嘟声。

“搞什么……”，秀树咂咂嘴，无可奈何地放下了听筒。

煞费苦心把钱准备好，却遭到对方如此干脆的拒绝，可再怎么也不能就这样打退堂鼓。现在如果放任下去，东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见面就更难了。

一不做，二不休，秀树第二天又打电话到东子的公司。照例等到下午两点过后，电话那头传来的依旧是昨天那位年轻小姐的声音。

“请叫向井东子小姐听电话。”

秀树这回的态度有点盛气凌人，那位小姐答道：“向井，她今天休息……”

秀树旋即看了一下桌上的日历，今天是星期五。

“她去哪儿了？是外出了吗？”

“不，我想她没去出差。”

“那，是病了？”

年轻小姐语气中带着困惑：“那倒不太清楚，她请了休假。”

再往下追问，本人不在也是白搭。秀树只得作罢，他放下听筒，左思右想起来。

昨天还去公司上班，口口声声说自己很忙，今天怎么就突然休假了？是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去医院了吗？或者临近周末上哪儿去旅游了？不过，看昨天的情形不像要去旅游的样子，而且大着个肚子也不太可能出远门。这么说来，似乎还是跟怀孕有关，可到了这个时候，想想也不会流产。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下周才能联系了。

还不如昨天就不请自到，去公司跟她见面。

正当秀树觉得自己走了一着败棋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索性这就去东子家……

如果是因为身体不好请假，那就应该在家里，即使去医院，现在这时候也应该回来了。况且白天她丈夫要外出工作，不会在家里碰上。

不打电话通知，直接过去岂不更快？

秀树主意已定，用内线电话把正在隔壁房间的秘书叫了过来。

按照日程安排，下午只有两批来访的客人，分别是作为供货方的洋酒厂商负责人和子公司的专务董事。秀树立刻让秘书打电话，转告他们因为有急事抽不出时间，望能下周来访，随后便作好了外出的准备。

“朋友突然病倒了，我去看望他一下。”

四十五六岁的女秘书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秀树也管不了那么多，他走出公司，一头钻进了汽车。

“往中野方向开……”

东子的家在中野区的鹭宫，秀树送过她回家好几次，所以知道大体的方向。从七号环线进入新青梅大街，再过三个红绿灯，附近有幢高级公寓便是东子家。

星期五的下午因为临近双休日，一路上车辆很拥挤，不过车行了大约四十分钟，也就到了那幢公寓跟前。以前总是在晚上过来，今天白天一看，五层的公寓墙面贴着浅茶色的瓷砖，外观极为雅致。

秀树让司机等着，随后拿起装着钱款的包，推开了公寓正面的玻璃门。紧挨着左手边好像是管理员的房间，见屋里没人，秀树便径直来到大厅。大厅左侧并排放着五六盆观叶植物，与之相对的则是一排信箱。

听东子说她家住在五楼，五〇六室的信箱上确实标着“吉原·向井”两个名字。以前倒还没注意，原来东子的丈夫姓吉原，那向井可能是她娘家的姓了。

秀树朝那两个名字注视了一会儿，随后偷偷望了一眼观叶植物前方的电梯厅。

没经任何联系就到了这里，是这么贸然直接上她家好呢，还是先用大厅入口处的公用电话打声招呼之后再上去？秀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想起昨天打电话到她公司横遭拒绝，便决定先上去再说。

仿佛正值午后最幽静的时候，大厅内鸦雀无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单手提着包，像是来收账的，只见他下了电梯，从大厅横穿而过。

秀树曾经送东子回家，不过这还是头一回走进公寓里面。

从这里坐电梯到五楼，就是东子和她丈夫住的房间了。这么一想，心不由得怦怦直跳起来，胳膊窝底下也渗出了汗。

秀树故作镇定地走到电梯跟前，两部电梯中有一部正开着门停在那里。秀树确定里面没人之后钻了进去，按了一下五楼。秀树独自一人坐着电梯，见右上方悬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月末两天检查煤气灶。

秀树读着纸上那几个字，一边抬头注视显示楼层的数字，电梯到了五楼，门像是迫不及待似的打了开来。

秀树再次确认是五层之后出了电梯，斜对面是垃圾房，走廊向左右延伸。以前从路边观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幢公寓呈“匚”形，向下可以俯瞰四周都是房屋的院子。秀树先向左边走了几步，又折回到右边，看见五〇一的房间号。沿着五〇二、五〇三、五〇四一家家走过去，眼看就到了五〇六室。

秀树在走廊上边走边想半路上会不会遇见东子，经过五〇四室的时候看到门开着，门口放着女式凉鞋和小孩的鞋子。

东子家的门口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刚一闪过这个念头，便到了五〇六室的门前。

门是浅灰色的，走廊在这里拐成了一个直角，可见这是一套拐角房间。

大厅里的信箱上标着“吉原·向井”两个名字，但房门上只写着“吉原”二字，下方有一个白色的门铃按钮。

秀树仿佛要窥探里面是什么样子似的把脸贴近房门，接着像是要让自己镇静下来，做了一下深呼吸，随后按响门铃。

顿时听到屋内铃声四起，秀树慌忙将手松开。

又没干什么坏事，秀树自我安慰着，避开了门上的猫眼，站在左侧再次按响门铃，房内无人应答。

不在家？秀树估计她肯定不会在家休息，不过说不定是认为是上门推销什么的麻烦，就算在家也不来开门。

秀树为慎重起见，又按了一次门铃，还是没人出来开门。

只听别人说她休息就认定是在家里，这想法未免太过轻率，来之前应该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秀树一边懊悔，一边又按了一次门铃，确信没人之后，把脚移开了房门前。

好不容易来一趟真是遗憾，下楼用大厅里的电话打到她房间去，如果再没人接听就只好回去了。秀树打定主意，沿着走廊又返回电梯厅。

午后的公寓依旧懒洋洋的，隔着院子，可以看到对面的走廊里有个女人，她很快地用钥匙打开房门，身影随即消失在了屋内。

这个时候住宅区的公寓怎会如此幽静？秀树像是有了新发现似的走向电梯厅，抬头看电梯到了几楼。

并排两辆电梯，左手边的在一楼，右手边的刚从五楼下到四楼。

秀树再次从电梯厅回过头向东子家的方向望去，期待东子会突然从屋里出来，可这只是幻想而已。

此时，位于一楼的电梯缓缓上升。

显示楼层的数字二、三、四这么跳着，眼看就要到五楼了。

电梯里大概没人，它一到，秀树就准备坐进去。

下楼前多想看到东子从屋里出来啊，可她身影未现，电梯却已停在了五楼。

还是不走运啊！正当秀树心灰意冷地将视线从东子家收回来时，电梯里传出一声轻微的惊叫：

“啊……”

叫声引得秀树把头抬了起来，面前站着的正是东子！

实在太偶然了，秀树喉咙像是哽住了似的说不出话来，东子也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秀树。

“怎么回事……”

想如此发问的当然是秀树。这真的是东子吗？看眼前这个女人的脸，确实是东子，可她身材苗条，左肩挎着帆布背包，右手提着百货公司的纸袋，像是刚从外面购物回来。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腰部以下穿的是一条米色的紧身裤，上身是茶色的高领毛衣，外加一件带花纹的女式外衣，外衣的下摆还在变得苗条的腰部打了个结。

这跟之前在餐馆里见到的东子是同一个人吗？那个时候的大肚子，还有将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无袖连衣裙都到哪里去了？当时她那不安的表情，还有倦怠的态度，又躲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

秀树正喃喃自语，东子刹那间拔腿就从秀树身边穿过，朝左跑了几步，打开走廊半道上的一扇门。

“你去哪儿……”

秀树慌忙追了上去，门外是螺旋状的楼梯，东子一圈圈地绕着楼梯，向楼下跑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秀树脑子里一片空白，脚下紧紧追赶着东子。

随着鞋跟发出的咚咚咚的声响，东子那娇小的身躯沿着楼梯直冲而下。半道上她丢下右手拿着的纸袋，只是把包背在左肩上，右手碰着楼梯的扶手，头也不回地往楼下逃去。那样子简直就像一只受惊的蝴蝶，左右飘摇着振翅而飞。

她究竟为什么要跑得那么快呢？

这个念头刚在脑中一闪，秀树瞬间意识到只能追上去把她拽住。

如果让东子就这么逃走，也许永远也别想再抓到她了。不，东子甚至会从什么地方一纵身跳下去。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抓住。

“等等……”

秀树一只手拿着包，拼命地在后面追赶。

这个楼梯又窄又陡，好像是在电梯停运的紧急状态时才用的。所幸的是并没有其他人走楼梯，两人的脚步声直直地划破整个圆筒状的楼道的宁静。

“喂……”

东子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从四楼跑到三楼，又从三楼直下二楼。

还有几级就到二楼了，此刻秀树伸出去的右手指尖终于触到东子的肩头。

随即，东子使劲地摇着脑袋，身后将头发一把扎起来的黑色发带随之剧烈晃动。

秀树奋力上身前倾，用右手把东子的肩膀往回拉。

“干什么呀……”

尖叫声响彻楼道，转眼间东子的身体向前一扑，朝着楼梯的平台摔倒下去，秀树也倒在了东子身上，一切仿佛都静止不动了。

与此同时，刚才划破整个楼道的声响戛然而止，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东子和秀树不住地喘着粗气。

秀树发觉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压在了东子身上，肩膀和胸口紧紧地贴在一起。

秀树急忙将上身移开，站起身来说：“你没事吧……”

东子仍然坐着不动，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空着的手捂在胸前调整着呼吸。

“受伤了吗？”

幸亏只踏空了一级楼梯，没受什么伤。东子无言地站起身，理了理脑后乱成一团的头发，用手掸了掸弄脏的肘部。

跟刚才在电梯前看到的一样，东子穿着高领毛衣和紧身裤，外衣的下摆敞开着，苗条的腰部清晰可见。

她的肚子怎么突然瘪下去了？秀树忍着没有开口问，回头捡起掉在地上的包。

东子似乎已经不想再逃，她站在楼梯平台的一端擦着额头上的汗，又整了整凌乱的外衣，将下摆重新在腰间打了个结。秀树觉得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

见秀树正注视自己，东子一边理着头发，一边问道：“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在公司，你说不想见我。”

东子像是突然变了脸，她两手叉着腰，把脸背过去说：“是有什么事情想问吧？”

“.....”

“问什么都行。”

东子将外衣的下摆往腰间摆正，那个结醒目地凸了出来，就像时装模特在舞台上摆pose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

“就这个样子呀，很吃惊吗？”

就在见到东子之前，秀树还以为她的肚子很大，现在当然是大吃一惊了。

秀树缓缓地点了点头，东子抬眼望着天，像是事不关己地说道：“我想说孩子掉了.....”

“真的吗？”

“流产了呀。”

天底下怎么会有那样荒唐的事情！要是真的流产了，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不对.....”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对。”东子坦率地承认，“那是在撒谎。”

“撒谎？”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那秀树之前看到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的肚子还很大。”

“真觉得我肚子很大吗？”

东子像是自我曝光似的把手放在肚子上：“你上当啦！”

秀树缄口不语，东子接着说：“虽然这么做不好，可是你完完全全上当了。”

渐渐地，秀树感到心头怒火中烧。

就凭眼前东子的模样，自己的确是受骗了。口口声声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生下来，肚子大了起来，这些都是骗人的。

东子为什么要那样做？大肚子又是怎么装出来的呢？事情的来龙去脉尚不清楚，可自己上了东子的当

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为什么没有识破？为什么听信她如此的谎言？想到自己愚蠢到这种地步，心里就感到恼恨，更可气的是东子的态度，她竟然落落大方地全部招认，还嘲笑自己完完全全上了她的当。

男女之间，究竟能不能容忍如此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两人如果相互怨恨、仇视倒也罢了，可将心中爱着的对象诱入这样的圈套，还要加以嘲笑，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这样两人的关系一刀两断，她还算是个正正经经的人吗？

秀树不由得将右手挥向了空中。

他并不是一定要动手打她，准确地说是这只手由着性子自个儿挥动起来。

由于东子迅速将脸扭向一边，任凭怒气猛烈挥动的手一度抡空，但接下来的第二次出手却不偏不倚落在她的脸上，楼梯平台上响起击中皮肤的沉闷的声音。

“好痛……”

东子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她捂着两颊正要蹲下去，耳边又挨了秀树一巴掌。

东子左右两边都吃到了耳光，踉踉跄跄地坐倒在地，双手遮着脸一动不动。

刚才还响声大作的楼梯间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不多久，响起了东子轻声的呜咽。

听到哭声，秀树这才清醒了过来。

竟然动手打人了。一个大男人殴打弱女子，秀树感到追悔莫及，可如果不这么做，心中的怨恨实在无处发泄。

看着蹲在地上哭个不停的东子，秀树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姑且不论事情的对错，总不能就这么扔下她不管。还好楼梯平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被人发现之前，最好先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紧吧？”

打了人还这么问，秀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他将手搭在东子的肩上：

“是我不好……”

在这件事情上谁善谁恶暂且不说，对她施加了暴力就必须道歉。

“来吧……”

秀树催她站起来，而东子仍在抽泣。不一会儿，她慢吞吞地站起身，用手帕擦着眼睛。尽管秀树觉得自己只是不由自主的手，可东子从耳朵到脸颊那块地方还是留下了红红的印痕。

“疼吗？”

东子没有回答，秀树辩解说：“因为你说骗了我，我完完全全上了你的当什么的……”

“别说了。”

东子用手帕捂住眼角，喃喃自语道：“打吧，打吧，继续打我也没关系。”

“为什么……”

“我当然应该被你打。”

秀树想再听东子说说心里话，可在这种地方谁都冷静不下来，实在太煞风景。

“走吧……”

“去哪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两个人说说话。”

东子仍低着头，过了一会儿，她偷偷朝楼梯上方望了一眼。

从五楼冲下四楼，半道上购物袋就被扔在那里。

“去拿回来吗？”秀树问道。

东子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我要回趟房间。”

“为什么？”

“这种样子，没法出去。”

东子像是想一个人回去把脸和衣服弄干净。

“我等你，快点回来吧。”

东子点了点头，秀树又叮嘱了一句：“我在大厅等你，一定要来啊！”

两人默默地来到一楼的电梯厅，东子上五楼，秀树目送她进了电梯，随后坐在大厅里专为来客准备的椅子上。

刚才经过这里时，他觉得自己像个悄悄潜入陌生公寓的侦探，心里有点紧张，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他只感到极度的困惑。

“真搞不懂……”

说实话，这倒是秀树现在毫不掺假的心情。

东子为什么要做出那种事情呢？理由当然无从知晓。而把这样的女人痛打一顿之后，现在又要跟她一

起出去，自己的行为也让人搞不懂。这只是为了要探明东子的真心，还是自己依然对东子恋恋不舍？

脑筋追不上事态的急剧变化，秀树呆呆地坐在那里。只见两位拿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推开大门走了出去，也许准备晚饭的时间快到了。

秀树想起了公司的事情，用入口右手边的公用电话打到公司，秘书立刻接了起来。秀树问自己不在公司的时候有什么情况，秘书说没有要紧的事情，不过家里来过电话。

妻子一般不往公司打电话，秀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保姆接起来，说妻子外出了。

出去有什么事情？又去了哪里？可就算问了，保姆也不知道。秀树料想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又一次接通了公司的电话，告诉秘书今天可能不回公司了。

“您去什么地方？”

听秘书询问，秀树想了想说，接下来去跟大学时代的朋友会面，具体地点还没定，说完把电话挂了。

女人的第六感觉向来灵敏，或许今天离开公司的时候神情诡秘，让人觉得怪怪的。妻子打电话到公司、秘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些都令秀树有点不安，不过事已至此，再担心也没用。

秀树转换了一下心情，又重新坐到椅子上，朝电梯方向望去。

东子果真会回来吗？发生了刚才那种事情，她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吧？想着想着，秀树心中渐渐慌乱起来。可到了这种地步，谁都无法逃避。纵然她不下来，自己上她家照样也能见到她。

秀树点了支烟，心神不定地看了看手表，差十分钟就到五点了。此时，靠大厅那辆电梯的门开了，东子出现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后。

一时间，秀树以为那个男人就是东子的丈夫，但他很快朝出口方向走去，只有东子向他这边走来。就在刚才，东子还是一身高领毛衣加紧身裤的打扮，现在却换上了清爽的灰色套装，再配上一条淡蓝色的大大的披肩，手提黑色的小包。

脸上的泪痕已经消失，一头秀发齐整地梳于脑后。

秀树像邂逅久别重逢的恋人般站起身来。

“车在外面等着……”

东子无言地点了点头，两人并肩走向出口。

推门的时候正好跟管理员的视线碰在一起，东子只是朝他微微颌首便走出大门。

就这么出了公寓，来到绿化带前的车行道上，在此等候的司机下车来打开车门。

大白天来到公寓，带着个女人一起出来，两人还同乘一辆车，秀树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可他还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目的地：“去新宿……”

秀树想连酒店的名字都一起说出来，但想想还是住了口，把背舒服地靠在了座椅上。

车立即启动，在洒满夕阳的大街上一路朝市中心驰去。

尽管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可什么话都不说总觉得有点别扭，一时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等到过了两个十字路口，秀树终于开腔了：

“你家的公寓还真不错。”

“……”

“特别安静，很适合居住。”

东子也不回答，表情冷漠地注视着前方。

车子由青梅大街向东行驶，很快上了山手环线。再过十几分钟，应该就能到新宿的摩天大楼街。

刚才秀树已经想过要去的地方，觉得还是选整洁雅致的城市酒店比较好。跟一个女人结伴去那里不会引起怀疑，东子大概也会应允。

看到东京都政府的大楼就在眼前，秀树对司机说：“能不能在前面的酒店门口停下来？”

一瞬间，东子一副像是受到了惊吓的表情。秀树并不理会，接着说：“我们在那里下车，你可以回去了。”

“明白了。”

司机说完，将车驶入摩天大楼街。

周围的车辆突然多了起来，拥堵之中越过两个红绿灯，终于到了酒店门前。

秀树先行下车，当东子也跟着下车时，酒店的服务生迎了上来，见两人手中都没有行李，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您二位住店吗？”

秀树点了点头，让东子在前台边上等一会儿，自己站在接待处跟前。

如此匆忙，事先也没预订就来开房间，这对秀树来说还是第一次，不过前台的服务员倒是心领神会，马上就把钥匙递给了他。

秀树刹那间有一种东子会不会突然消失的念头，急忙回头，只见东子依然站在大堂里的大理石柱旁。

“走吧。”

秀树请东子到电梯那边去，她温顺地跟了过来。

东子无言的顺从仿佛是在说：事到如今，我不会逃避，也不用躲藏。

房间是二十一楼的双人客房，从窗户向外眺望，视线越过东京西部纵横交错的街区，远方的丹泽山脉延绵起伏。在它的前方，富士山隐隐约约浮现在空中，正值黄昏时分，半山腰以下为雾霭所笼罩，只有被夕阳染红的山顶在暮色之中依稀可见。

“过来看看吧。”

秀树唤东子到窗边来，松开了领带。

“天空多么晴朗。”

两人并肩站在窗户边，眺望着远方暮色之中的富士山。看到此情此景，人们绝对会以为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共度浪漫一刻。

不过，秀树的心境还没变得如此优雅。尽管情感中一时的狂澜已经平息，但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原谅东子。

然而美景当前，秀树只想尽量不让事态立即恶化。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虽说早晚要将她的理由追问清楚，可眼下秀树想要的是片刻的宁静。

说白了，东子如今已是笼中的老鼠，即便反抗，两人独处密室，谅她也无处可逃。

想到这里，秀树气定神闲，眺望着天边的落日。

“你不把我都脱光吗？”

突然传来这么一句冰冷的话语，秀树转过头去，见东子正眼望着窗户，略显宽大的额头和挺直的鼻梁在夕阳余晖中闪着光亮。

“如果想查验一下也可以。”

尽管是身旁的东子在说话，可语调极为冷淡，仿佛是从天花板上渗出来的别人的声音。

秀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答，只得默不作声。东子快步离开窗户，向床边走去。

她想干什么？秀树慌忙用视线追着东子，见她将披肩扔在床上，自己脱起了套装。秀树摆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注视着东子。紧接着，东子开始解衬衣的纽扣，从上往下解了两粒，胸部已经露了出来，可以看到胸罩的蕾丝花边。此时，秀树叫道：

“停下！”

顿时，东子的手停了下来，摆出了双手捂胸的姿势：“看吧，没关系呀。”

“别开玩笑！”

知道她并没有怀孕，再看到眼前苗条的腰部、修长的腿，秀树反而气不打一处来。

“那种东西，我不想看！”

秀树说完，将目光投向了放在椅子边上的包：“要看，我这里也有让你看的東西！”

秀树拿起包，把它放到桌上，打开了拉链：“这个……”

东子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随即伸着上身朝包里窥视。

包里的东西已一览无余，秀树使劲将包往东子面前一推：“就是为了给你，才拿来的。”

“给我？”

“要生孩子了，我想大概需要……”

困惑的神情慢慢地在东子的脸上弥漫开来：

“我，什么也……”

“你是说过什么也不要。可是，我能因为这样就什么都不管吗？如果我不闻不问，天知道别人又会说什么！”

“那种事情……”

“你当然不会说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怀孕，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撒谎骗人就能把钱搞到的。但我却信以为真，才准备了这笔钱。”

秀树再一次怒火中烧：她撒下弥天大谎，玩弄男人的感情，最后无法收场，就脱光衣服以色诱人。这套把戏骗不了我，我才不是一脱光衣服就什么都能原谅的好好先生！

“这里有一千万。”秀树用下巴示意着包里的东西，“这些钱差点被人骗走！”

“……”

“如果今天没见到你，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本正经为你担心呢……”

说着说着，秀树一下子又想起堂兄立野也为此事百般操心，还有以往那些郁闷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说道：

“根本就没有怀孕，却谎称自己怀了孩子，这是欺诈吧？是高明的怀孕欺诈！”

秀树控制住将钱一捆捆狠狠地朝她砸过去的冲动，叫道：“为什么要干那种事情？为什么那种事情一定要落到我的头上？”

“等等……”东子仿佛再也不想听下去，用双手捂着耳朵说，“不对！”

“什么不对？”

“我没有骗你。”

“你说谎，根本不能生孩子却谎称自己要生，难道这不是欺骗吗？”

“不是欺骗……”

东子稍稍停顿了一下，像是在调整呼吸：“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只是想撒娇。”

“想撒娇？”

东子将一头秀发梳在脑后，整个头廓看上去很美。此刻，她点着头说道：

“我想让你为我担心。”

这是什么意思？秀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东子继续说道：“说自己怀孕然后能向他撒娇的人，只有你一个……”

东子的话语渐渐变成了呜咽声。

秀树的头脑越发混乱起来。东子在骗人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可她偏偏说自己没有欺骗。非但如此，还说这只是在撒娇。她诉说的理由是：可以撒娇的人只有你一个，所以才欺骗了你。

这样的事情是喜是悲，谁能说得清楚？不，关键在于，这样的道理能说得通吗？

“你这是在搪塞！”

“我为什么要搪塞你呢？”

“别再撒谎了。”

秀树背靠着被暮色笼罩的窗户，斩钉截铁地说：

“你别以为我好说话。你可以把我当成轻而易举就会上当受骗的好好先生。你居然做出那种事情，我们不用再来往了。”

“你也听听我说，我来解释为什么要那么做。”东子顾不上衬衣的纽扣依然解开着，“你肯听我解释吗？”

“随你的便，说什么都可以……”秀树冷冷地说道。

东子回过头，朝房间的入口看了一眼：“请稍微等一下。”

说着，拿起桌上的手提包，闪身进了浴室。

秀树目送着她的背影，垂下腰坐到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东子究竟想说什么呢？在此之前厚颜无耻地骗人，肆意玩弄别人的感情，现在她又想作何解释呢？

事已至此，就算有千万条理由，也难压秀树心头的怒火。

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秀树点了支烟，眺望着夜色之中尚存一丝红霞的天空。

第七章 流星

一眨眼的工夫，窗户犹如暗自变幻的舞台，刚才还被晚霞掩映得微微泛红的街道，已陷入沉沉的夜色之中，路灯则如历经打磨的宝石般交相辉映。从黄昏时分到黑夜降临，东子与秀树的关系也像突然变色的街道和天空一样，一种不信任感在加速蔓延。

当初，秀树只是一味地相信东子怀孕的事，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处心积虑，可眼下的东子身材苗条，连一丝怀孕的影子都没有，还口口声声要坦白自己为何演出这场骗局。

她到底会说出什么样的内容呢？

秀树坐在与窗边的桌子相隔的一张椅子上，抽完了两支烟，东子仍未出现。

她正在隐秘的浴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着登上舞台前的准备呢，还是突然害怕出场了？不过，刚才是她自己说要把一切都坦白清楚的，事到如今，想必她也不会变卦。

秀树又抽完一支烟，把装钱的包放在椅子边上，当他正俯瞰窗外夜色中的街景时，背后传来浴室开门的声音。

一出“坦白剧”的女主角终于登场了。

此前自不待言，眼下事情急转直下，可主角依然是东子，对于这一点，秀树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当他回过头来时，东子已在白色衬衣外披上灰色套装，右手拿着包，微微颌首落座在秀树对面的椅子上。

她好像在浴室里重新化了妆，刚才脸上的泪痕不见了。她的妆化得稍稍浓了点，眉毛画得又尖又细，往上挑着，看上去十分显眼。东子就这么保持了片刻沉默，像是要将情绪稳定下来，不一会儿，她似乎心意已定，抬起头说：

“请你相信接下来我说的话。”

秀树茫然无以回应，东子又叮嘱了一句：“以前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可这都是真的。”

说到这里，东子的视线轻轻掠过夜色中的窗户，喃喃自语道：

“我，得了不孕症⁽¹⁾。”

“不孕？”

秀树禁不住重复了一遍，随后悟出这是“不孕”的意思。

“不能生孩子？”

“以前做过各种努力，可还是不行。”

因为话题突然变得沉重起来，秀树站起身，打开收纳在墙边桌子下的冰箱：“喝点儿啤酒好吗？”

东子没有回答，秀树自顾自地拿起啤酒罐和杯子回到座位上，问道：

“那，不是你丈夫的问题……”

秀树坐下后，往东子和自己的杯子里倒上了啤酒：“你丈夫知道这件事情吗？”

“嗯，因为他跟我一起去过好几次医院。”

秀树想起了上个月到四谷那家井崎诊所去的事。那儿的医生说，东子已有半年多没去过医院了。

“先前，你提到过四谷那家医院的事……”

“确实去过那家医院。”

“那，是去看不孕症的事吗？”

“我在那里看了一年多，可还是不行……”

井崎诊所的医生听说东子怀孕时，脸上露出非常意外的神情，看来医生的话是对的。

“那后来呢？”

“没去过任何医院。”

“那么，治疗的情况呢？”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为什么？”

“怎么说呢？太累了！”

东子的说法听上去有点草率。

“再仔细检查检查不是很好吗？就算不能生孩子，最近好像也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

秀树记起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报道，说有个不会生育的女人经过治疗，竟然一胎生下五个孩子。

“坚持去医院的话，不就能治好了吗？”

“去过了。在去那家医院之前，已经在别的医院看了两年多，再也不想去了！”

听东子说得如此干脆，秀树无言以对。

“男人也许理解不了，这有多痛苦，需要多大的耐性。一旦接受那种治疗，根本就没法继续工作。每天都要测基础体温，填在表格里，熟睡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还有出去旅行的时候，走到哪里总要带着体温计，每天早上量体温，一天也不能落下。不过，这还算好的呢。”

说这番话时，东子似乎百感交集，为了调整一下情绪，她停顿片刻，接着说：“要进行多次检查，一检

查就要去医院。检查之后，又是注射荷尔蒙针剂又是抓药，过一段时间再去检查，已经去了几百次了！”

“后来，还不行吗？”

“这种治疗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就算说了也不会有办法，况且和你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那么，你去过的医院不止四谷那一家了？”

“那里有到晚上八点的夜间门诊，所以我去看过，可还是很难治好。”

把她折磨得如此痛苦的不孕症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秀树注视着孕妇迹象已泰然无存的东子，又产生了新的的好奇心：

“那种检查，都查些什么呢……”

“我全部都告诉你。”东子像是豁出去似的点了点头。

“开始是全身检查，血液和小便要化验好多次，还要拍胸部X光片，进行甲状腺的检查，然后做妇科检查，检查子宫的情况……”

对于秀树这么个男人来说，许多话听上去很刺激，但对长期接受治疗的东子而言，这些事情或许早已耳熟能详。

“为了检查输卵管是否畅通，要把造影剂和空气注进去，然后检查子宫内膜和宫颈管的黏液。来例假的时候，还要做细菌培养检查，看有没有结核菌……”

“那要住院检查吗？”

“像输卵管检查要花两天时间，我就住在医院里。不过，就算再简单的检查，做的时候也会头痛、肚子疼，而且吐得厉害……”

光听东子说这些检查的内容，一向讨厌去医院的秀树就已经想逃走了。

“那样的话，还去上班吗？”

“不能每次检查都不去上班。我没把去医院的事告诉别人，不想因为那种事情让人同情。”

说到这里，东子又显露出要强的性格：“得了不孕症去医院，这种事情我可说不出口啊。”

“不过，那只是一种病……”

“尽管只是一种病，可一旦说出去，等于在说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女人。”

有着强烈的自尊心的东子的想法确有道理。

“但就算不能生孩子，也不能说不是女人吧？”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首先，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丈夫也得跟我一起去。用医生的话来说，不孕症的原因有三分之一在男方身上，所以先要从丈夫的精液开始检查。”

又说到了新鲜的话题，秀树喝了几口啤酒。说实话，男人对那方面的事情也颇感兴趣。

“那，你和丈夫一起去医院……”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的精子好像少了些，不过再查一次就没什么问题了。”

秀树脑子里想象着素未谋面的、四十岁上下、在贸易公司上班的东子丈夫的模样。

“结果，查明原因在我身上，从此地狱般的生活就开始了。”

“地狱般的生活？”

“是啊，因为只要我能治好，就可以生孩子了。”

“为什么治不好呢？”

“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致上说，有种情况是因为卵巢有问题而不排卵，有时候是输卵管不行，有时候子宫本身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因为心身疾病、精神紧张或情绪焦虑等原因，导致无法怀孕。”

“因为精神紧张或者情绪焦虑，也不能生孩子吗？”

“女人的身体是很复杂的，所以工作上的压力积蓄起来、家里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或者不满和紧张情绪加重，好像都能导致无法怀孕。”

“看样子，女人出来工作并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光从怀孕这点来说，是不太好。不过，要是由于这种原因生不出孩子，那把工作辞掉就行了，这倒还问题不大。”

“你的情况呢？”

“我的情况是只有卵巢正常，好像得的是子宫内膜症，从子宫到输卵管那个地方似乎有问题。详细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原本内膜只是在子宫的内侧，后来发现子宫的其他部位和卵巢里也有，有时还混入腹膜，受荷尔蒙的影响内膜会变大或者出血，严重的时候子宫、卵巢和输卵管等会发生粘连，就会导致不孕症。”

以前在意大利餐馆见面的时候，东子曾活灵活现地说起过很多秀树无法理解的身体的异常状况，说不定也与这种病的征兆有关。

秀树若无其事的样子，喝了口啤酒，随后问道：“这种内膜症是怎么引起的？”

“确切原因好像连医生也不清楚。据说得这种病的人大多从年轻时开始例假就不正常，或者体重过重，好像还是因为体质有问题。”

“治疗起来就那么难吗？”

“这种病原本多数发生在欧洲和美国，在日本几乎没有，不过最近像是也多起来了。”

“这也是文明病吧？”

“不太清楚，好像跟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

如果这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疾病，那不得不说在出版第一线工作的东子是有可能染上这种病的。

“平时也有症状吗？”

“时常会有变化，多数情况还是来例假的时候出血过多，有时也会头痛或者想吐。”

秀树原先并不知道，东子一边受着那种病的困扰，一边还在工作。

“不过，这种病也不是说绝对治不好吧？”

“根据情况，可以使用各种荷尔蒙，也有进行手术的方法，可轮到我头上好像还是不行。”

“试着去过其他医院治疗吗？”

“光医院就换了三家，不管去哪家都一样。”

东子略带凄楚地笑了笑，轻轻抿了口啤酒。

“你也知道我想要孩子。”

尽管秀树知道东子被不孕症所困，去好几家医院看过病，可她为什么要假装怀孕，而且偏偏把自己作为欺骗的对象，用如此高明的演技来行骗呢？

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件事问个水落石出。

“明明没有怀孕，却装出怀孕的样子，这也是没有办法吧？”秀树不想过于伤害东子，小心翼翼地问道，“今天偶然知道了这件事还算不错，如果我一直蒙在鼓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反正我想过早晚是要告诉你的。”

“怎么说呢？”

“可以说流产了……”

“怀孕都超过五个月了，这可能吗？”

“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吧？”

东子说到这里，又瞅了一眼已被夜色完全笼罩的窗户：“我，原本打算从下周起休息一个星期。”

“是为了假装流产？”

“嗯……”

她究竟有什么企图？如果照她的计划一步步走下去，秀树对东子来说，就是先让她怀孕而后又让她流产的男人，他一辈子都会感觉愧疚。

“我差点被你骗了。”

“对不起……”

听东子老老实实在自己道歉，秀树再度怒火中烧：“为什么受骗的单单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那么倒霉？”

“请等一下！”

东子那只隐约看得见皱纹的手捂住了右侧的太阳穴：“我能亲近的人只有你了。”

“所以说，你不能做出那种事情来骗我吧？”

如果还是那么一无所知，东子就可以去请带薪休假，若无其事地谎称在那段时间流产了，最后骗取别人的同情。一想到差点落入如此卑劣的圈套，秀树就觉得自己蠢到了极点，也越发不能饶恕心地如此恶毒的东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事情？你给我说清楚！”

秀树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抬头仰望着天空。东子垂下头，不多久眼泪一滴滴地掉了下来：“我也真是可笑。”

“可笑？”

“反正已经这么做了，我想，就说一次自己怀孕了。”

“开什么玩笑！”

秀树松开胳膊，禁不住敲着桌子道：

“我受不了你这样胡闹地跟我交往。你也体谅一下我受骗上当的心情！”

“我没有胡闹。我是拼命……想要认真的。”

“什么地方认真了？因为自己的身体没法生孩子，就装成怀孕的样子来骗我，从中取乐，仅此而已

吗？”

“请不要光说那些表面的事情……”

“那么，还有什么内幕吗？”

“别说了……”

东子双手捂住脸，剧烈地摇晃着脑袋：

“我真的恨那些有孩子的人。你作为男人可能不会理解，这世上有种种的歧视……”

“歧视？”

“是的，男人和女人，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还有结过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有孩子的女人和没孩子的女人……”

东子说到这里，像是要理一理头绪，稍稍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很久很久以前就受到歧视。没有孩子的女人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算是女人。”

“不过，没有孩子的女性也很多吧？”

“确实很多。但我的情况是已经结了婚，如果单身就暂且不论，为什么结了婚却没有孩子？大家都觉得奇怪。”

“也有人不要孩子。”

“我刚开始也不想要孩子。我想三十岁之前就一直工作，到时候再想生也可以。丈夫倒也不反对，双方都不怎么想要孩子。因为借了住房贷款，想等手头上稍微宽裕一点再生。”

“那，不孕症的事情……”

“根本就不知道啊。当时只是简单地认为，一直小心不要孩子，所以才不能怀孕。因为月经不正常觉得有点奇怪，可没想到真的不能生了。”

说到这里，东子叹了口气：

“不是亲身体验过这种事情的人不会理解的。”

“你是指医院的检查？”

“不是那个。当明确地知道不能生孩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不是女人了。”

“这也太……”

“我知道你想说这也太荒唐了。不过，大家都认定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只要是夫妻，就理所当然要有孩子，否则就太奇怪了。”

“你可以无视那些东西。”

“我是没把它当回事，可再怎么无视，还是会有人来问你。‘还没有孩子吗？最好是趁年轻的时候生一个，父母亲都想抱外孙了吧？’最后来一句，‘想必您家先生会感到寂寞吧？’为什么这些事情也要别人来操心呢？”

东子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从眉眼到脸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我们又不是为了别人生孩子。自己想要孩子的时候就生，根本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尽管如此，大伙儿一见面，还是会多嘴多舌地说：‘还没有孩子吗？最好早点生一个。’”

秀树确实也能想象到东子的处境。秀树新婚之初也受到过同样的询问，别人倒并非故意多嘴多舌，可他当时也觉得非常反感。

“最气人的是‘您家先生会感到寂寞吧’这句话。也没当面证实，怎么会知道我丈夫的想法？怎么还满不在乎地就把这话说出口？”

“但他们说这话也没带什么恶意吧？”

“所以听了更加难受呀！因为确信对方没有恶意，语气又十分亲切，这就更难应付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们心里不知道有多受伤、有多痛苦……”

东子说到这里，脖子一仰，将杯中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装作很亲切的样子，说什么‘让父母亲早点抱外孙吧’，这完全是瞎操心。我如果能行，也想让他们早点抱呀！可是，明明不可能的事情，还一个劲儿地说什么早点早点……”

“说这话的，大概是些乡下人吧？”

“当然是乡下人居多，但城里人也说得够多的，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常理所当然的样子。”

“那些话还是别去理它。”

“我是没去理它。不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这话，就觉得很不正常。总之，日本人深信对别人的事情说三道四就是亲切的表现。但是，实际却是不过问别人的事情才恰恰让人觉得亲切。想不想结婚，愿不愿意生孩子，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用不着旁人来多嘴多舌。你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体贴吗？”

见东子征求自己的意见，秀树禁不住点了点头。

“你父母亲知道你身体的情况吗？”

“我跟母亲说过，我想父亲应该也知道。”

“那么，你母亲说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真搞不懂，你妹妹什么事也没有，可为什么就你不能生孩子呢？”

“你妹妹有孩子吗？”

“她比我小三岁，有两个孩子……”

“所以说，只有你……”

“以前，她还说姐姐为什么不生孩子，最近什么都不说了。”

“是从你母亲那里听说了吧？”

“不过，母亲大概觉得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多少也有点责任。她还老是问我……贵司怎么说……贵司是我丈夫，母亲特别在意他的反应。”

“可能想法比较过时……”

“我自己的母亲倒还好说，可婆婆刚知道我不能生孩子，就干脆当着我的面说：‘真是丧气！’”

东子也许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两条细细的眉毛微微抽搐了几下：

“女人对女人居然说出这种话……”

“你丈夫是长子吗？”

“是啊，就是因为是长子，所以吉原家的香火也许就这么断了，婆婆整天小题大做地唉声叹气。打那以后，像是存心要惹我生气，她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着哪家生了个男孩啦，哪家的媳妇又怀了二胎啦……”

“也不能说她有多大的恶意吧？”

“不对，婆婆本来就反对我出去工作。她早就想说，‘看上去像是在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实际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连做女人最起码的条件也不具备，还算什么媳妇呀’。”

东子似乎对婆婆怀恨在心。

“婆婆一直在嘲笑我。不，是看不起我！”

“这也太……”

“对像她那样的人来说，我工作干得再好，当上主任、副主编，都没什么意思。相比之下，只要我说一句‘怀上孩子了’，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她觉得媳妇就是生孩子的机器。”

“你婆家在哪儿？”

“在长野，不过已经有三年没去了。”

“那他呢？”

“他跟我说，不去也没什么。”

“他倒够体贴的。”

“与其去了闹不愉快，还不如不去。反正就算去了，也不过是一大家子亲戚拖儿带女地聚在一起。”

秀树脑海中浮现出乡下老房子里祖孙三代欢聚一堂的情景。在那种地方，像东子这样连个孩子都没有的女人，又该如何是好呢？

“我一看到跟孩子在一起的女人就觉得讨厌。”

“为什么？”

“看上去总有点迟钝，还脏兮兮的。就连妹妹我都觉得她讨厌。就说生老大的时候吧，她当着大家的面就若无其事地解开胸襟给孩子喂奶，要换尿布了，就把有大便的脏东西往旁边一搁……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所以我责备过她，要她别一天到晚邋邋遢遢的。可她还是不当回事儿，总伸着胳膊陪孩子睡，弄得孩子左下半边的头扁扁的。类似的事情还没一件一件全都让我看见呢。”

听东子这么一说，秀树回想起她以前曾坚决反对在自己主编的《美特蕾丝》杂志上刊登Family Box的家庭服装广告。在那个广告中，年轻的母亲与年幼的孩子穿着相同面料、相同款式的衣服，尽管这种家庭套装很有人气，但东子还是以该广告给人过深的家庭印象为由，不予采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或许也是因为东子不能生孩子，心里有点嫉妒吧。

“你公司里也有结过婚有孩子的人吧？”

“当然有啦，不过，我尽可能不用这样的女人。”

“有孩子的女人不行吗？”

“也不是干活不行或者懒惰，是思路根本不对。她们把孩子摆在第一位，工作什么的一切都放在后面。那样当然也可以，不过在眼皮底下看到这种态度，我就觉得讨厌。比方说，孩子得了感冒就要请假，也不打个招呼说声抱歉，好像孩子感冒了请假就理所当然似的，看到这种态度，我就觉得不能原谅。”

“不过，大家不都那样吗？”

“是啊，她们提出要请假的时候态度都傲慢得很，差点儿没说：‘你又没有孩子，我可是生了孩子还要抚养他的。’”

东子对身为人母的女性竟然如此反感，实在叫人意想不到。想到她过去居然以那样冷漠的态度对待有孩子的女人，秀树一时无话可说。东子满不在乎地继续说：

“她们尽管表面上尊重我，但说到底还是把我当傻瓜。”

“怎么会……”

“就说以前，我还在现在这个部门打下手的时候，其他杂志有位女主编，工作很能干。可就因为她单身，当然也没孩子，手下的人表面上尊重她，背地里却风言风语地说，她连婚都没结过，又没孩子，所以根本不懂女人的真情实感。”

对秀树来说，女人的世界真是难以想象。

“总之，与工作相比，女人结婚生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什么的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光工作上能干的女人比一事无成、只会生孩子的女人还低一等。”

“不过，有些做母亲的生了孩子就满脑子只有家庭，顾不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无心紧张地工作。我觉得与其如此，倒不如没有孩子，还是出去工作的女人更美、更有魅力。”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是女人也讲论资排辈的呀。”

“论资排辈？”

“是的。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你公司里大概也有正为此犯愁的女人。”

确实，听说总务部和健美事业部有两位科长级的女职员，一位单身，另一位结过婚没孩子。说不定她们也正抱有跟东子同样的烦恼。

“我还没听说过有那样的问题……”

“那种事情即便对男上司说，大概也无济于事。”

“那，这是女人之间的问题？”

“当然是啦，不过出现这种问题，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是男人不好？”

“男人们总是教训女人说，来日方长，工作什么的都无关紧要，结婚生子才是第一位的。”

说实话，秀树也始终毫不怀疑地持相同的看法。不，不单单是秀树，如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认为女人最好还是待在家里生儿育女。

在这一点上，确实不能说男人没有责任，不过要扭转这股风潮，还是必须靠女性之间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选择家庭还是事业，是女人眼下最举棋不定的事吧？”

“不过我现在才发觉，女人们一直哭着说这是男人造成的，可归根到底这是女人自身必须思考的问题。”

“正所谓女人是女人的天敌。”

“并不单纯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女人对女人毫不留情跟男人之间毫不留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女人生儿育女包含更多复杂的因素，每件事都是艰巨的工作，不可能用业余时间去完成……”

“如果埋头于这些事情，大概也就没有办法顾及其他了吧？”

“所以不光在公司里，就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也是结了婚的一拨儿，有孩子的人一拨儿，跟单身的或是

没孩子的根本凑不到一块儿。并不是说特别喜欢或者讨厌，只是话不投机而已。”

东子说的这种氛围，秀树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感受过。

“男人之间，大概不会因为结婚后有没有孩子来加以区别对待。即便有区别，恐怕也是同学中社会地位高的、经济实力强的看不起那些生活窘迫的人，不会因为结没结过婚或者有没有孩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吧？”

“其实，是因为男人没把那种事情放在心上。”

“还是男人好啊！”

“可男人也有自己的苦衷。”

“不过，男人之间的差距是由能力来决定的。女人之间的差别就跟头脑和能力无关了……”

“这种荒唐的想法，最好别去理它。”

“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前也总对自己说别去理它。可一看到抱着孩子的女人就忍不住要去想。我不能像那个女人一样，完成生儿育女的重任，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所以至少要在工作上拼命努力才是……”

“请等一下！”

秀树连忙打断东子的话：

“如果把生儿育女和你的工作相提并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孩子这种事情跟才智和修养几乎不搭界，如果说得极端一些，跟人的头脑根本就没关系，只不过是种本能的东西。它和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你把这两件事情加以比较，就好比拿长度去跟重量比，完全不是一码事。说什么因为没有孩子，就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好像偷换了命题，有点莫名其妙。没有必要因为生不了孩子就那么自卑。”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不过，我突然发觉自己似乎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再三提醒自己事实并非如此，也无济于事。我已经认定，对一个女人来说，当上母亲，或者现在工作将来早晚成为母亲，只允许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项。”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嘛。就是终身不嫁或者一辈子不生孩子的女人也多的是。”

“终身不嫁或者一辈子不想要孩子的女人确实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路是她自己选择的。可我的情况是，结婚之后想要孩子，却没办法怀上。更何况大家都一致认为，只要结了婚就能有孩子。”

“那倒也是啊……”

“以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会，邻桌的人问我：‘您的孩子怎么样？’我一回答‘还没孩子’，那可就炸开锅了。‘为什么不生？’‘您做什么工作？’‘没孩子有点寂寞吧？’人家会刨根问底地问你。后来，我说自己是当编辑的，她们便又没完没了地开始说教起来，什么就算工作一辈子，不生个孩子也毫无意义，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对她们来说，没有孩子的女人就像是拿在手里的最好不过的玩具，可以把自己身上的优越感统统激发出来。”

“没有比这样说话的更不知轻重的女人了。”

“知道我没有孩子后，对我多加体贴的女人也还是有的。不过，那种体贴的方式实在让人受不了。比方说，有个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她有了孩子以后，觉得不能在我面前提到孩子，说话时就拼命避免出现孩子的话题。平时聚会或者一块儿出去旅行，大概怕我一看到孩子就高兴不起来，干脆就不来邀请我。所以每当有朋友要生孩子了，我也就失去了这个朋友。最后四下里一看，身边只剩下些单身或者没有孩子的人。”

“就那样，不是也不错吗？”

“就眼前来看是还不错。不过，让人觉得窝心的是，相互告知有谁怀孕的时候，只要我表现得稍微激动一点，大家就会胡乱猜想。比如我妹妹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也不直接告诉我，而是先通知我母亲，再由我母亲来转告，简直是用一种诚惶诚恐的语调来告诉我的。”

“也许大家都体谅你的心情吧？”

“这一点我心里也很清楚，可越是清楚心情就越糟糕。我觉得那种事情没什么关系，就算听到了也不会在乎，但就是有人貌似体贴，实际是要把我推向孤独的深渊。”

东子身边的人知道她的脾气急躁，但这种顾虑也未免有些多余。

“干脆明明白白告诉他们，孩子的事你并不介意，怎么样？”

“我跟妹妹说了，可总不能跟朋友也这么说吧？反正她们已经确信，什么事都别告诉我就对了。我不管说什么，都被当作不讲道理。最气人的是，我一提到有关孩子和家庭的事情，她们就会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觉得‘你又没孩子，怎么会知道那种事情’。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罢，那种事情完全能想象得出来。尽管如此，她们却一口咬定，你没有孩子，所以有关孩子的事情就一窍不通，差一点就要跟你说，你对孩子的事情不许发表任何意见。”

东子诉说着往日里因为没有孩子而遭受的歧视，似乎悲从中来，用手帕轻轻地捂住了眼角。

秀树见此情形，忙喝了口啤酒，又抬腕看表。已经是傍晚七点，进房间也有一个多小时了。

“想吃点什么吗？”

“.....”

“地下层的酒吧怎么样？去那里随便吃点。”

要想一改眼前压抑的气氛，最好还是换个环境。

“走吧。”

在秀树的催促下，东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①](#) 不孕：不孕的日语为“不妊”，日语中“不妊”与“赴任”同音，乍一听不易理解。——译者注

第八章 长夜

地下层的酒吧有条长长的吧台，从入口处向里延伸，吧台后面排列着可以坐四五个人的餐座。秀树在吧台中部的空位上与东子紧挨着坐了下来。

东子说肚子不太饿，所以只点了卤汁牡蛎和清焗蘑菇两道菜。饮料秀树点的是马丁尼，东子自己要了玛格丽特。

吧台前面有一排洋酒架，摆满了五光十色的酒瓶，在灯光的照射下，有如宝石般熠熠生辉。与亮得刺眼的房间相比，还是这种地方更显静谧。

秀树喝了一口马丁尼，想起傍晚妻子曾打来过电话，便用入口处的公用电话打到家里。保姆接起电话后递给妻子，妻子告诉秀树有一对住在纽约的朋友夫妇来访，所以能不能早点回家。秀树略略考虑一番，说今晚要和大学时代的朋友会面走不开，请妻子代为向朋友夫妇问好，随即挂断了电话。

回到座位，东子已将玛格丽特喝了将近一半。这种鸡尾酒以龙舌兰酒为基酒，在女性饮品当中属于相当烈性的酒，东子或许是想喝到微醺。

秀树喝了口马丁尼，夹起一只牡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那后来呢，刚才说到哪儿了……”

尽管对东子来说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可秀树还是免不了围绕着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

“你的心情我大致能够理解，但生孩子的事情真的没可能了吗？”

东子凝视了一会儿杯中乳白色的液体，然后，微微抬起头说：“没可能了，三位医生都说太难了。”

“绝对不行吗？”

“虽然没那么跟我说，但让我别抱太大希望。”

“那，不就是说还有一丝可能性吗？”

“从医生的表情来看，我知道是不可能了，刚才也说了，我已经断了这个念头。”

“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不就该努力去尝试吗？”

东子顿了顿，说：“谢谢你为我操心，可我再也不会寻死觅活地要孩子了，再说我也想让自己的身体舒服些。”

“舒服？”

“自从我跟自己说断了要孩子的念头，就觉得特别舒服。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那，在这之前呢？”

“刚才已经说了，每天去医院检查，每次都痛得心情恶劣透顶，有时因贫血而晕倒，有时引起胃部痉

挛，身子被折腾得散了架，哪儿都觉得不舒服。我想再这样下去，我自己都快不行了。”

话题又变得沉重起来，秀树点了支烟。东子现出孤单的神情，继续说道：“而且，我觉得这样对那个人也不好……”

“那个人？”

“就是我丈夫，连他也不想和我一起被人当成试验动物了。”

“做过什么类似试验的东西吗？”

“不知道是不是试验，但对我们来说，就跟被人在身上做试验一样。”

或许有过极不愉快的感觉，一提到医院，东子立刻声色俱厉。

“简直是荒唐透顶！”

“是那种治疗吗？”

“说起来真让人恶心，每天测量的体温突然下降，就知道可能要排卵，医生便命令‘今晚是个机会，请务必要做’。听他这么一说，我便心神不定地确认丈夫回来的时间，把手上的工作停下来赶回家恭候丈夫，请他把我抱在怀里。我们的性生活只能全部配合着我的身体状况来过。”

“……”

“可我们毕竟不是机器，不是任何时候，只要别人说一声现在需要你们马上开始，就能得心应手，而且……”

东子将玛格丽特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那个人也够可怜的，知道排卵期快到了，就不能心不在焉地玩乐了。”

“玩乐？”

“说出来不怕害臊，因为事先一定要尽量提高精液的浓度。就算平时有所节制，医生一说‘今天夜里无论如何……’就立马开始，这总有点难办吧？男人有男人之间的交往，而且总会有今天怎么也提不起劲头的时候吧？可是医生一旦要求，就不能说不……”

正如东子所说，他们的性生活并非发自爱情，而是在尽义务。

“出于那种目的，不管是抱着他也好，被他搂在怀中也罢，相互之间都没有一点快感。只有总算尽到义务的疲惫感，躺在背朝我睡着了的丈夫身边，呆呆地望着，心想这样真的就能有孩子了？”

又谈起了颇为直露的话题，秀树扫视了一下四周，邻座的客人和站在吧台里的酒保好像没人在侧耳旁听。

“那是地狱呀，真的是试验动物的地狱！”

秀树请酒保再给东子和自己加一份酒。

“不过，他待我很好。我曾明确地跟他说，让他忍耐忍耐，和我一起努力三年。这种事情放弃算了，再这样反反复复按着他人的指示，像上班一样地做爱，我们自身也会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如果为了生孩子把自己弄得不正常，那就毫无意义了。”

“那么，他呢？”

“他当然能理解我。他对我说，没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刚开始就没怎么想要孩子，如果勉强强有个孩子反倒够呛。要把他养大成人别提有多辛苦，就是长大之后也得不断为他操心。想到这些，索性认为没有孩子说不定还快活些。”

“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不过，他越是通情达理，我就越难受。他说是这么跟我说，可真的就不想要孩子了？嘴上说不想要，心里就真的不觉得寂寞了？都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他这一辈子都跟自己的孩子无缘了。假如是和别的女人结婚，他就能抱上孩子，跟他一起玩游戏，偏偏和我结了婚，就得断了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念头。”

“你最好别那么想。”

“我当然也不愿那么去想。可一到休息天，看到他独自一人面露寂寞的表情，而隔壁一家带着孩子，坐上休闲旅行车出去兜风，我就觉得实在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酒保又送来一杯玛格丽特，东子迫不及待地猛喝了一口，接着说：

“不过，我决定不再去想那些事了。丈夫的事、亲戚的事、朋友的事，统统不再去想。不能生孩子也没关系。这种事情不应该对别人去说，但也没必要隐瞒。如果有人问，就大大方方地说：‘我不能生孩子。’就这么爽爽快快地、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那就老老实实在地认了。”

东子微微垂下双眼，继续说道：

“我绝对不会因为没法生孩子这点事就泄气，也不会看轻自己、委曲求全。可这世界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会说那去某某医院看看吧，也有人说吃些中药试试，结果，有人还会说什么：‘你不会不知道生孩子的方法吧？’”

“这种话是当着你的面说的？”

“当然是了，大概是喝醉了想开个玩笑。我身为女人尚且如此，我丈夫在外面还不知道怎么被人说三道四呢。有些话实在难听，也许还会说他‘没种’……”

“怎么会……”

“以前有一次，有人就笑着这么说来着。”

“不过，如果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说出那种话。”

“虽然不太明白，可坦率地表明自己不能生孩子，人家也会说得很难听。”

“说什么？”

“说我是‘石女’。”

秀树禁不住在嘴里又念叨了一遍。将不能生育的女性称作“石女”，这听上去实在非常冷酷。

“那种事情，最好把它忘掉。”

“当然忘掉啦。可是，偶尔还是会想起……”

突然，东子掐断话头，目光像是在搜寻着什么：“男人，还是喜欢有孩子的女人吧？”

“为什么？”

“说起来不怕害臊，有人说，生过孩子的女人做爱的时候更容易兴奋，男人也更加欢喜。”

“那种事情……”

秀树刚想说绝对没有，东子又插言道：“还说女人浪一点好……”

“那又是另一码事……”

“不用回避，这我知道。”

东子说到这里，刚想再喝一口玛格丽特，却慌忙把酒杯放了回去：“已经不行了，再喝下去，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不过，最好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秀树像是在煽动东子似的说道。

“刚才，我说过要按医生的指示去做爱吧？”

又是这样好像性受虐的话题，东子或许已经有点喝醉了。

“完事之后，还得去医院，让医生检查丈夫的精液是不是确确实实射入阴道深处去了。”

“那么，第二天……”

“医生命令今天无论如何要过性生活，完事之后还要再躺在诊疗台上，让医生检查精液是不是完全射入我的体内。就算是医生，可为什么非得要把我这事情都让别人知道呢？”东子又喝了口酒，“如果再去医院，我的神经都快断掉碎掉了，人可能会疯了。”

“有没有稍微温和一些的方法？”

“我这么个外行去说这种事情，肯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只说有关不孕的问题，目前的医学水平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先进，有大量的问题还没研究清楚。”

秀树对医学同样一窍不通，心想怎么会是这样。

“医院里确实有不孕门诊，很多女人纷至沓来，有人幸运地得到了孩子，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也成为话题。可那是极个别的事情，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无法生育而苦恼。但是，只要一说不能生孩子，人人都会说‘去医院看看吧’，就像去治个感冒那么简单。不过那都是幻想，不孕症不像感冒那样简简单单就能治好。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无法解释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不过，眼下医学不是也在发展吗？”

“也许确实是在发展，可今后无论多么先进，我都赶不及了。”

说到这里，东子自嘲般地继续道：“不知道那种事情的时候，还真的担心呢……”

“担心怀孕？”

“是啊，根本不用担心怀孕，可我还在避孕……”

“那是年轻的时候吧？”

“嗯，我那时很任性，打定主意不到三十四五岁不要孩子，等事业有了一定成就，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再生孩子也不晚。”

也不光是东子，现在很多年轻女性都抱有这种想法。

“我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可三十五岁以上或者四十多岁生孩子的，还是被称为高龄产妇吧？看看那些名女人，就觉得再等等也没关系，不用着急。”

东子提到四十多岁才生孩子的，大概是指那些女演员和女作家，有一阵子女性杂志和周刊上有关女人四十多岁生孩子的报道确实闹得沸沸扬扬。

“你最初打算先不要孩子，也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

“影响不能说没有。那种报道一登出来，连结婚也不用着急了。觉得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该尽情地出去工作，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让自己更有自信，然后从从容容地生孩子就行了。”

“这倒是种很出色的生活方式。”

“可是那样的话实在太晚了。毕竟生孩子还是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这段时间为好，过了三十五岁体力就不行了，而且怀孕的可能性也……”

“变得困难了吗？”

“没见到过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方面不都会一点一点地衰退吗？”

“不过，现在这么大年龄生孩子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有了，但那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新婚吧？”

“是这么回事。”

“毕竟是头一回，男人也更加卖力呀。”

秀树苦笑了下，对此不敢苟同。只听东子又说：“说孩子的事情到三十五岁以后再考虑也可以，这是女人任意捏造的理论，男女之间并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丈夫……”

“他倒还能配合我。不过，那是医生指示他那么做的，而且为时已晚了。”

“唉，要是更年轻的时候这么做就好了。”

“我的情况就不能说得那么肯定了。或许年轻的时候也还是不行，说不定比现在可能性大些。不过，那时候脑子里考虑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

东子好像有些后悔，轻轻地咬着嘴唇：“那时候，我一心只想成为一流的记者。”

“正因为如此，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可只注重了一个方面，把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说到这里，东子又喝了一口玛格丽特。

“不过，我已经不再嫉妒那些有孩子的女人了。就算跟她们在一起，也丝毫不在意。能做到这一点，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前去医院，看到抱着孩子的人，哪怕只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劲。一想到自己永远都无法听到那种声音，马上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像是个彻底没用的女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是多虑了。你有点自我意识过强了。”

“是的，我一直自我意识过强，所以就要比别人加倍痛苦。不过，现在我已经解脱了，总算把自己从我捆绑的绳索当中解放了出来。”

“那就好。”

“现在，我已经可以平心静气地从玩具店门口走过。看到那些母亲拿咣啷咣啷响的玩具在孩子面前挥动，幸福地在一起交谈，已经不会再勾起我的烦恼了。我能坦然地接受，没有孩子的状况对我来说并无过错，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秀树未曾想到，东子从玩具店门口走过，都会产生如此反应。

“干脆断了所有的念头，我自由了，真的自由了。”

说到这里，东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可是，你还……生气吗？”

秀树的确对自己被骗仍怒气未消，不过相比之下，他现在对东子更多了一份同情。

“事到如今，听了我的辩解，也拿我没有办法吧？”

“也不是那么回事，可你总算是脱离苦海获得了自由。你已经下决心不要孩子了，为什么还要干那种事情……”

“你当然会这么想，不过，我自己也不清楚。”

“不清楚？”

东子说这话有点太不负责。设了那么大一个骗局，怎么能说自己不清楚为什么那样做呢？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能把你这么做的理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听秀树这么一说，东子朝着那排被灯光照射得有点虚无的洋酒瓶望了片刻，随即漠然地说：

“我，一到夜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这话听上去也许怪怪的。夜里，一上床，各种各样的妄想就涌到脑子里来，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吧，从放弃去医院治疗那会儿开始，总觉得自己突然失去了自信……”

东子紧紧盯着空中的点，像是在倾听来自渺渺天际的声音：“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不能生孩子，不就等于不是女人吗……”

“没那回事。”

“可不就是那样？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子宫，还有它周围那些东西不正常，不能生孩子。只要是女人就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啊！”东子用两只手围住酒杯说，“夜里，一个人想到那种事情就觉得特别空虚，我为什么要降生到这个世上？我完成不了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这么终此一生也完成不了。这样，作为女人不就没法活下去了吗……”

“你不要用那种方式考虑问题。”

“不过，男人和女人毕竟还是不同的。女人唯一能够绝对胜过男人的，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吧？唯独在这件事上，男人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也是枉然。可我尽管是女人，也同样办不到。总觉得，就这么留不下任何东西，自己会像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一样，匆匆过完这一生……”

“可是，一旦有了孩子，会更麻烦。从生下来到抚养大确实够呛，有的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成人，最后竟被自己的孩子杀害。”

“这是两码事。希望生下自己孩子的愿望，跟父母被孩子杀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事情。”

秀树随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东子好像已经无法领会。

“最近一直这样，夜里，一个人静静地躺到床上，就能听到不知来自何方的低声细语：‘你作为女人没有完成一件大事，这样下去你就不是女人！’”

“.....”

“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全身冒汗，呼吸困难，没过多久就像发烧似的神思恍惚。我焦急地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得想点办法，简直坐立不安.....”

秀树忽然看到，东子的眼睛像是在搜寻什么似的发着光。

“每天当黑夜降临时我就害怕，黑夜一降临，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黑夜向我发布命令.....”

“这么说，全都是因为黑夜了？”

“是的，就是这样。”

东子坦率地点了点头。

“真的，黑夜一降临，我不再是原来的我，另一个我潜入体内，我像是被紧紧地绑住了。”

“.....”

“怎么说呢？来路不明的东西全都潜入我的体内，比方说，从温柔体贴、亲切的关怀、鲜花、爱情这些美好的东西，到猫头鹰、蜥蜴、蝌蚪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我的体内形成旋涡。有的时候鲜花、爱情浮到了表面，别的时候猫头鹰、蜥蜴、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怀好意的东西蠕动着爬到表面，稍微一留神，这些东西就让我有了做母亲的感受。”

“那么，是想让人看看自己像怀了孩子一样吧？”

“倒也不是特别想那样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种感受，等自己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说出口了.....”

知道东子“怀孕”是大约两个月前，跟她见面一起吃饭时的事情。“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到你一定会认认真真问我的。唯独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撒谎。”

“确实，我也认为是真的。”

“我知道你惊慌失措的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

黑夜一降临，东子体内就会出现另一个东子，那个来路不明的人格仿佛唆使她假装怀孕，并且硬把她拖到秀树面前，说出“怀孕了”这几个字。

从那时开始，一种虚构便以现实的面目开始起步，谎言层层叠叠，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旦注意到，已经大得无法复原。

“在我的体内，一定有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爱。”

东子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确实无数次地提醒自己不要对生孩子抱任何幻想，哪怕一辈子没有孩子也没关系，而且心里也想通了。自己也曾想过干脆断了那个念头，往后轻轻松松地生活。但是在我的体内，残留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爱。哪一天成为母亲，要尽情地疼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愿望在全身弥漫、凝聚。尽管脑子里想要放弃，但凝聚在身体里的东西是活的，黑夜一降临，就来跟我轻声低语：你毕竟还是想要孩子的吧？早点生个孩子吧，现在就告诉那个人你怀孕了……”

说话的氛围变得怪异起来，见秀树屏息静听，东子把声音压得更低：

“每天晚上，黑夜一降临，那恶魔般的声音就偷偷潜入，对我低声细语：‘早点儿说吧，就一句话，只要说怀孕了就可以，就说你的孩子在我肚子里，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可是，我拼命反抗，不能那样说，不能那样撒谎，这么做就是欺骗那个人。无论如何，这种谎言太残酷了。如果说了……”

东子两眼盯着前方的一个点：“那个声音却对我说：‘撒谎的是你吧？本来，你就想要孩子的吧？尽管想要孩子，却撒谎说不想要，只要撒了这种谎，你就不会幸福。试着老老实实地对自己的心说怀孕了。’”

“后来呢？”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照着那个声音对你说了。”

秀树总觉得像是在听人讲梦中的情景。

一个女人受到非理性的、完全超乎寻常的力量的拖拽，说出了凭空捏造的事情。像东子这样聪明的女人，会被那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任意摆布？

秀树一时觉得身边的女人像是被狐仙附体的妖女，但凝神一看，眼前还是东子，而且她似乎已经恢复了冷静，面带安详地喃喃自语：

“真的，我是很奇怪。现在想想，为什么要骗你说怀孕了呢？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

“不过，你说得很认真，完全像是真的一样……”

“是啊。明明知道是纯粹的谎言，说的时候感觉却像真的一样，这样一来，就连身体也当真了。”

“身体？”

“真是莫名其妙，跟你说过之后，月经基本上就没了，身体也像怀孕似的感觉有点浮肿，而且浑身乏力，连肚子也变大了。”

“怎么会……”

“真是这样，下腹部圆滚滚的，好像能摸到硬疙瘩……”

“肚子确实变大了，大概是往衣服里塞了什么东西吧？”

“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确实在下腹部裹了毛巾。不过，就算把毛巾拿掉，也还是挺大的。”

东子轻轻抚摸着自已的下腹部：“女人如果不断地想：要怀孕，无论如何要有孩子，渐渐地，身体真的就会有那种变化。”

“想象怀孕？”

“那个时候，确实觉得肚子里有个胎儿。尽管也想过那是谎言，可一看，肚子还真的变大了。”

“那是，怎么了？”

“可能是脂肪堆积吧，要不就是肠子鼓了起来……”

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秀树再一次审视东子的腹部。

“那个时候，你也很害怕吧？”

的确，当时秀树只要一想到东子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刻不停地变大，就觉得可怕。

“不过，你总是为我担心。我大概太疲劳了，每当呕吐、脚肿的时候，你也面露难色，三番五次长吁短叹……”

虽然眼下秀树不愿再去回想那些事情，可当时一门心思相信她怀孕了，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理所当然。

“你记挂着现在几个月啦？身体状况如何？还能继续工作吗？还是要生吗……不过我很清楚，你并不希望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也知道，你跟医生商量，设法让我堕胎，想尽了一切办法。”

“……”

“最后，你好像跟我说生下来也没关系吧？”

“因为觉得已经没法阻止了。”

“太高兴了。你认认真真对我说‘那就把孩子生下来’，我只要听到这句话就满足了。因为这句话，我像是有了一种当母亲的感觉。”

东子似乎以更加怀念的口吻继续说道：

“打那以后，我一口气买了婴儿的斗篷和衣服，备齐了尿布和围嘴儿，成了一位幸福的母亲。”

东子好不容易做了一场当妈妈的梦，却被击得粉碎，秀树觉得自己似乎做错了。可若不把事情挑明，他将陷入更加苦恼的境地。如果按东子说的那样依旧以为她怀怀孕的话，就快要七个月了，或许这个时候，一场伪装的游戏自然也会落幕。

“你买了那么多小孩用的东西，他没发觉吗？”

“我想他大概发觉了，不过，我也经常这样。”

“那么，你过去就一直这样？”

“觉得例假来得晚了的时候，就曾买过。我想要是事先把那些东西都准备好，说不定真的能怀孕……”

妻子没怀孕就大买婴儿用品，这本身就够奇怪的了，丈夫居然视而不见，也真让人不可思议。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的肚子还很大，他要是见了那副模样？”

“他当然没见过啦。那副模样是从家里出来以后才扮的。”

“在哪儿换的衣服？”

“嗯，在酒店或是洗手间什么的。”

想到她那么辛苦地装扮成孕妇的样子，还真有点令人同情。

“如果，你那副样子被他发现……”

“或许会大吃一惊吧……”东子这么说着，又加了一句，“不过，被他发现也许更好。”

秀树觉得这话难以理解，东子喝了口玛格丽特，接着说道：“我就对他说，是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那种事情……”

“没关系的，因为他始终觉得我无论如何不会生孩子，是个可怜的女人。”

妻子能亲口对丈夫说自己跟别的男人有了孩子吗？就算知道她的身体不容易怀上孩子，说这种话不也太过分了吗？

“我想，那个人大概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的事情……”

“我想，他还不清楚对方就是你。我们很早就不会发生关系了。我去过形形色色的医院，已经不能再生育了，从我决定放弃想要孩子的念头那一刻起，我们就仅仅是朋友，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听说东子的丈夫跟东子年龄差不多，也是四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怎么会对妻子没有任何要求呢？

“那么，他还行吗？”

“他也很累了。去医院的时候，尽管不愿意也要硬着头皮，遵照医生的指示为我竭尽全力。既然已经断了要孩子的念头，那也该让他稍微休息休息了。”

东子的说法既像是在怜恤丈夫，又像是在自我安慰。

“那个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不妨随心所欲地玩一阵子，和比我更年轻更活泼的女人。”

“那种话，你也……”

“是的，我就这么劝他来着。”

秀树依旧丝毫不能理解东子的心情。即便是因为生不出孩子，难道妻子就可以唆使丈夫去玩其他女人？

“他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你也不介意？”

“也不是不介意，是我劝他这么做的，能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你这么劝过他，也许他现在真的跟别的女人好上了。”

“那不也只能随他去了吗？”

“为什么要说那种话？为什么硬要这么撑下去呢？”

“我不是想这么撑下去，只是坦然地同意丈夫去玩女人而已。”

“搞不懂你的心思。”

“你也许是不明白，可我没法生孩子，只不过是半个女人，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人。”

“还说那种话。”

“可是，医生不就是这么说我的吗？说我作为女人，最关键的部位有缺陷，一辈子都没法生孩子。整天守着这么个废掉的女人，不是对不起他吗？”

“不过，他没说过想去玩女人吧？”

“就算不对我说，我心里也明白。”

“可是刚才你还说他很体贴……”

“是很体贴。直到现在，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去看戏，我的朋友都以为我们是恩爱夫妻呢。”

“既然如此，你说那些话……”

“是的，那是他对我的同情。”

“同情？”

“同情一个有缺陷的女人。”

大概是喝醉了，东子似乎变得相当自虐。

“你应该更加珍惜自己……”

“谢谢你的忠告。”

这回东子是以开玩笑的口气在说，紧接着她又端起酒杯。

说实在的，秀树对东子夫妇眼下的状态一点都不清楚。两人在一起表面上互相体贴，实际上这一切有

如虚假的表演。

“后来，你丈夫有女人……”

“那倒没去证实，所以也不清楚。不过那种事情我完全无所谓。说实话，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自暴自弃。我对自己的身体彻底绝望，只想找个能扶我一把的人……”

秀树还不知道东子曾经处于那种状态，他朝东子挨近了些：“那，你答应跟我是……”

“是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不过，我可不是随便跟谁都行。一见到你，就觉得你很出色，后来好几次约会时，我发觉你是可以让我撒娇的人，而且……”

东子用手指顶住额头，像是要把醉意压下去。

“你满怀激情地爱着我，我还担心以后会不会怀孕……”

秀树确实被东子迷住了，可他也对怀孕的事有所顾虑，好几次问东子：“没关系吗？”

“因为每次约会你都担心地问我，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感觉自己好像第一次成了女人……”

“你一直说没关系。”

“我是清楚地说过‘没关系’，实际上也确实没关系，所以照实说了。不过你那么认真地问，我又突然想说‘怀孕了’。”

她内心深处如此复杂，秀树作为男人自然始料不及。

“打那以后，我一心只想怀上你的孩子。也许，跟你在一起说不定就能怀孕。即使没怀上，我不是也可以自己怀了孩子了？”

“……”

“虽然很对不起你，可从那时起，我真觉得幸福。”

大概是喝醉了的缘故，东子的上身缓缓地前后晃动。

“我对自己说怀孕了，于是真有一种像是已经怀孕的感觉。一见到你，你就会替我担心，我说肚子裡的胎儿在动，你就一边显得很困惑，一边还安慰我……”

尽管是有那样的事情，但秀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遥远。

“我真的感觉肚子里好像有孩子。”

“这个梦突然被打碎了。”

“是啊，非常巧妙地离我而去了。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总有一天必须断了这种念头，也许现在正是退潮的时候。”

紧接着，东子像是在对自己说：

“虽然梦已结束，可我现在的心情就跟流产一样。觉得自己怀了将近七个月的孩子，如今眼看就要如愿以偿却流产了。当然十分遗憾，不过在这段时间，我的身体里确实有过孩子，是吧？”

“.....”

“只有你能理解我。我的身体里有过孩子，并且长大到七个月。虽然没能生下来，但毕竟怀孕了.....”

秀树被直直地盯着，只得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东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回房间吧？”

“刚才的房间？”

“可以吗？”

刚开始就订好了客房，所以当然可以回去，不过东子看上去已有点醉了。

秀树在账单上签了字走出酒吧，半道上东子已经东倒西歪。秀树扶着她的肩回到房间，东子想要醒酒似的双手撑着床边蹲坐了下来。

让她喝些凉水可能会好一点，秀树正往杯中倒水，东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啊，我是女人呀！”

“当然，你是女人。”

“不管医生说什么，我绝对是女人。”

秀树再次点了点头，东子的手抓住套装的领边，说：“我，要脱衣服。”

“.....”

“我脱的时候，请你看着我。”

秀树在一旁愣住了，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东子自个儿脱掉上衣，又解开衬衫的纽扣，露出胸部。

东子仿佛是当真的，也可能借着酒劲，动作丝毫不见犹豫。

入口处和桌子边上有两个台灯，灯光下，东子脱掉了衬衫，又松开裙子后面的扣子，双手顺势脱下裙子，稍一弯腰，两条腿一先一后从裙子里退了出来。

秀树已跟东子上过好几次床，不过像今天这样脱衣服还是头一次见到。

以前，秀树总是从床边窥视东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躲躲闪闪地脱衣服，可眼下她干脆堂而皇之、毫不害羞地宽衣解带，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反而令她那曲线优美的身段油然而生一股火辣辣的新鲜滋味。

脱掉裙子后，东子的胴体隐现于半透明的衬裙之中。从胸部除去乳罩，她继而像是要脱下内裤和长筒丝袜。只见东子玉体略微后仰，脚踩在床边，将丝袜脱了下来。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裸体尽现于如此明亮的灯光下？秀树想着怎么阻止她，然而身体就像被捆绑住似的

动弹不得。正看得入迷，东子的手解开衬裙的带子，转瞬之间，犹如白色帘幕飘然落下，衬裙散落在了她的脚边。

眼前东子已一丝不挂。从脸庞到足尖全部裸露在灯光下，没有一丝遮掩。沿纤细的脖子到圆润的肩膀，往下便是一对微微耸立的乳房，从隆起的乳房经过苗条的腰部，向下延展至丰满的腹部，仿佛要将腹部收敛，两条修长的腿一左一右舒展地伸出去……

在明亮的灯光下，如此近距离地观赏东子的裸体还是第一次。

秀树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才好，正当他被美色深深吸引的时候，东子闭起眼睛喃喃自语：

“我是女人，没错吧？”

秀树没有回答，只微微点了点头，转眼那一瞬间，他如同被一尊洁白的裸体塑像勾了魂似的扑过去，用尽全力将浑身赤裸的东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第九章 花野

远处忽然传来救护车渐渐驶近的声音。仿佛就在刚才听到过相同的声音，两个声音不知于何方交会在一起。正感觉有些诧异，秀树的意识渐渐清醒了过来。

稍稍定了定神，发觉东子正横卧在自己身旁，床边洒落着模糊的光影。

看着那光影，秀树才想起这里是新宿摩天大楼街一家酒店的客房，自己刚刚还与东子相拥而卧。

究竟在这个房间里睡了多久？瞧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马上就到十点了。将近六点进的房间，那时天边还映着彩霞。此后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接着去喝酒，上床好像是在八点过后。

这一睡就是将近两个小时吗？秀树正想着，救护车的声音已然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从窗外掠过的风声。

随黄昏飘然而至的秋风，入夜之后愈显强劲。

秀树躺在床上听着风声，忆起两人临睡前发生的事情。

秀树的头脑终于清醒了。就在不久之前，还听东子喋喋不休地述说着假装怀孕的原委。说话间醉意渐浓，感情也越发直露，继而对不可理喻的世道怨天尤人，最后说要证明自己是女人，便脱起了衣服。

起初以为她在开玩笑，可转眼之间裙裾落地，竟至全身赤裸，秀树按捺不住，冲上去紧紧将东子拥入怀中。

也许，秀树又中了东子的圈套。

听了东子的长长的告白，秀树对自己受骗的满腔愠怒渐渐消退，转而化为对东子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也对女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感到吃惊，并且颇为理解。

正当秀树觉得仅凭这些肺腑之言应该就能原谅对方时，东子展现了自己妙曼的裸体，他自然逃脱不了那份妖娆魅力的俘获。

此举果然是个妙招儿。若是没有这一步，长长的告白之后，悲叹的场面便无法结束，想必东子也有同感。既然已经如此袒露心迹，没有肉体的行动怎了结彼此的恩怨，两人的心情又怎能得以平复？这样想来，此后两人紧紧相拥，到床上颠鸾倒凤，不能不说是水到渠成。

秀树先与东子接吻之后，关掉一旁有些刺眼的台灯，只留下入口处暗淡的灯光，随后脱掉衬衣。

在那一瞬间，秀树对与东子再度发生肉体关系略显迟疑，不过转念一想，根本用不着担心会怀孕，便脱掉裤子，除去了内衣。

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的东子闭着眼睛，两手和双腿微微舒展。刚才还袒露心声的面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有的只是一抒胸中块垒后的平静。

然而，躺倒在床上之后，她的做派跟以往风格迥异。

以前，东子总是穿着薄薄的内衣，在幽暗的灯光下含羞般地遮遮掩掩。姑且不论结果如何，反正刚开始都是秀树急不可耐地求欢，东子同意之后，两人才交融在了一起。

可眼下东子却一丝不挂地横卧在明亮的灯光之下，闭着伶俐的双眼，全身毫不设防，一副任由摆布的样子。

女人如此诱人的肉体横陈于眼前，如何撩拨她才好？有如一朵彻底绽放的圣洁之花近在咫尺，想要采摘，却似乎神圣不可侵犯。

秀树对着那尊洁白的裸体凝望了片刻，慢慢地躺在东子身旁。他感觉着柔滑肌肤的温暖，马上又将脸贴近东子左边的乳房，当他的右手刚触到胯股间时，东子喃喃道：

“尽情看吧！”

秀树起初还不太明白东子这话的意思。赤裸的肉体一览无余，那夺目的美艳已令人屏息凝神，难道还要用目光去进犯？

正当秀树迟疑的时候，东子再次低语：

“看吧，看到里面最深的地方也……”

不知是喝醉之后一时放浪，还是由自虐而起的亢奋，东子说的似乎是自己身上最隐秘的私处。

既然女方有此要求，就用不着再多加迟疑。秀树给自己鼓了鼓劲，再次伸出双手……

就在这一刹那，东子的胯股间微微颤动，但立刻又静止下来，少顷，全身的温暖传递到了秀树那潜入花瓣的指尖……

“反正医生已经弄过多少次了，使劲……”

东子双目紧闭，好像在哭。

“好多次好多次，拿管子和金属棒，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插进去，不停地搅来搅去……”

听到这话，秀树心中渐渐萌生出施虐的欲望。在淡粉色的花瓣底下，医生将无数根管子、金属棒深深地插进去，肆意搅动，令东子叫苦不迭，悲从中来。最后一口咬定，你从子宫到周围器官都已受损，是个不正常的女人，随即就被扔在一边。

东子现在是否以裸露身上最隐秘的私处来表达心中的懊悔，抑或作为自己欺骗男人的补偿，任由他肆意搅动、横加蹂躏，以此来乞求宽恕？

像是受到了女人自虐心态的唆使，男人的欲望也逐渐高涨，秀树的手终于肆意舞动起来……

眼下，秀树在风声中回想起来，一切恍如梦境。

回到刚才，两人后来又如同一对发情的野兽，彼此贪婪地追逐，几度穿越极乐之巅。

如此激烈的性爱是两人以前从未有过的，而用手对东子身上最隐秘的私处进犯，更给秀树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东子究竟有没有得到同样强烈的快感？秀树如同偷窥般地轻轻扭动上身，这动作好似波纹传递开去，横卧着的东子侧过身来，慢慢地睁开眼睛：

“睡着了……”

东子柔声低语，头脑像是还没清醒。尔后，恍如再次从深渊中苏醒过来，睁大眼睛环顾四周。

“睡得很死吧？”

“你稍微有点醉了。”

“现在，几点了？”

秀树再次探出上身，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快到十点了。”

“我后来什么都知道了。”

“我们一起睡着了。”

东子像是刚刚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慌忙拉过床单盖到肩头。

“我喝得很厉害？”

“三杯玛格丽特，速度快了点。”

“那么多……”

东子在床上翻弄了几下，好像在找内衣。

“衣服在那边。”

上床之前，东子脱得一丝不挂，所有衣物都放在了床边。

“太过分了……”

东子似乎是想说自己太放荡了，可在秀树看来，那样才称得上迷人。

“不过，太迷人了。”

“说什么呢？”

“说你刚才呀！”

秀树想说刚才东子自己将身上最隐秘的私处裸露无遗、要他肆意摆弄的事，但觉得有点残酷，还是没

有说出口。

“起来吗？”

“头好重啊！”

东子先直起上身，随即用手按住太阳穴，又躺倒在了床上。

房间里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又呼啸起来。

“没事吧？”

秀树是想问她的私处有没有事，不过东子以为在说醉酒的事。

“稍微躺一会儿就没事了。”

秀树再次搂抱住双眼微闭的东子，在她耳边喃喃地说道：“你太迷人了。”

对热情奔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东子，秀树有无数的赞美之词，只碍于说不出口，在那时，这种话说出来会有一种猥亵的意味。

秀树就这样将已趋平静而安详的温暖躯体抱在怀中。

东子仰起脸说：“风好像很大。”她闭起眼睛，像在听呼啸的风声，“天像是相当冷。”

秀树试探着问道：“着急吗？”

“着急什么？”

“回家……”

“不怎么……”

这回两人都仰面朝天，继续着对话。

“你呢？”

“也不怎么……”

秀树作出了相同的回答，又想起东子今天是从家里直接出来的，不禁问道：“那，没关系吗？”

东子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你在替我担心，是吗？”

“不是啊。”

“越晚越好。”

秀树不懂这话的意思，只得默不作声。

东子继续说：“我这边尽可放心。”

“他呢？”

“反正，他也很晚。”

秀树偷偷窥了一眼东子的侧脸，她凝神注视着暗处的一个点，说：“你是不是最好早点回去？”

“不……”

秀树否定之后，又问道：“不过，他没有那么晚回家吧？”

“不太清楚。我回去得也晚，彼此都习惯。”

两人就这样脚尖紧挨着躺在床上。经过了鱼水之欢浑身自然倦怠无力，可就此甩开对方起身而去，又着实割舍不下，想必东子也会有同感。

两人无言以对，秀树突然想，今夜如果不回去又会如何？

东子就这么留下来，即便一大清早回家或许也算不了什么。丈夫追问起来，不是可以说彻夜校稿？

相反，自己若整夜不归，倒是没有合适的借口。

激烈地交欢之后，人也变得大胆起来。就这样躺着的当儿，东子慢慢直起上身，秀树忙问：“起床吗？”

“我嗓子很渴。”

“那好，我从冰箱里拿饮料过来。”

秀树率先起床，取来果汁后分开倒入两个杯子，递给东子一杯。

“太好喝了……”

体力消耗殆尽后的一杯果汁，确实有如清泉般滋润喉咙。

“再睡一会儿吧？”

听秀树如此劝诱，东子手握杯子坐在床上。

“我让你吃惊了吧？”

“什么？”

“胡诌了那么多事情……”

东子说的像是上床之前。

“不，听了你的话，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你不必那么认真。”

东子沉默了片刻，大概有些难为情：

“希望你把它全部忘掉。”

“不用介意。”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随后东子离床而去。

“还是起来了？”

“你最好也起来吧。”

一看床头柜上的时钟，已将近十一点了。

东子拿起散乱在床边的内衣，只穿着衬裙闪身进入浴室。

床上剩下秀树一人，他回想起白天见到的东子家的公寓。

眼下，东子的丈夫大概已经回到家里洗过澡，正一个人看电视吧？晚饭自然是无人准备了，他是出去在什么地方吃点，还是路过附近的超市买点什么将就？想到他那孤独的身影，秀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

然而，东子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负罪感，这未免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非但如此，从她说那个人回家也很晚这种毫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她的丈夫或许也在外面偷情？不管怎么说，东子夫妇的关系实在有些蹊跷。

当秀树不着边际地想着这些事情时，东子从浴室走了出来。她已穿上衬衫和裙子，只要穿好上衣就能马上出门。

“你不饿吗？”

“我没关系。”

东子一边回答，一边从入口处的镜子里照着自己的仪容。

秀树紧接东子进了浴室，冲了个淋浴。

最近秀树和妻子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常常分房睡觉。不少男人有个奇怪的理论，就是不要把工作与性爱带进家庭，也许秀树已经接近这种状态了。

当然，今夜已再无气力与妻子缠绵，不过事先最好还是把身上女人的香味洗掉。

淋浴时，秀树仔细冲洗了胸部，随后穿着酒店的浴衣走了出来。东子正背朝浴室站在窗边，那苗条的身材让人很难想象她是个已过三十五岁的女人。她的腰部位置很高，一想到那成熟的腰部隐藏着可以吞噬一切的花蕊，秀树的身体再度发热。

像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欲念，秀树问道：“现在回去，没关系吧？”

“怎么了？”

东子正朝西边的方向看着，那里应该有她住的公寓的灯光。

“休假的时候把你带出来，我想他会不会介意？”

“我想的不是那些事情。”

“那是什么？”

“不，算了……”

东子突然从窗边转过身来，直直地注视着秀树：“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啦。”

“谢谢！”

见东子彬彬有礼地低头致谢，秀树苦笑着问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是啊，什么时候呢？”

“已经全都清楚了，所以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吧？”

“我没有隐瞒什么啊！”

“那，下周初怎么样？”

“下周不行呀，杂志要校完付印，很忙。”

“那就再下周……”

“我想大概可以，我给你打电话。”

东子穿好套装，披上披肩，像是已打算回家。

“现在叫车来接吧？”

“不，我坐出租车回去。”

东子迅速将桌上的黑色小包拿在手里。

如果东子回家，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也无事可做，秀树连忙脱掉浴衣换好衣服：“我也一起走。”

“不过，还是分开走比较好。”

“没什么关系。”

秀树穿好衬衣，系上领带，东子又重新站在窗边眺望起夜色中的大街。

“大概，风很大呀。”

“还是叫车来接吧？”

“没关系，好在离这儿不远。”

从新宿到中野确实不怎么远。东子说要坐出租车回去，秀树也不再叫车来接。

穿好西服，回头环顾房间，只见包还放在桌边一动未动，里面装着今天带来想交给东子的钱，结果就这么不了了之。这本来确实应该高兴，不过总觉得气势有点受挫。

“这钱，怎么办？”

“怎么办呢？”

“给你也行。”

“你说什么？”

东子苦笑了一下，催着秀树说：“走吧。”话音刚落，两人朝房门走去，但秀树在门口止住了脚步：“今天，能见到你真高兴。”

如果今天见不到东子，秀树必定无心工作，惶惶不可终日，此时东子似乎也因一抒胸臆而心情愉快。

“我也……”

眼前是东子那白皙的额头。秀树一见，手自然而然地伸向东子的肩头，顺势将她搂到身边，亲吻起来。

浓烈的情事过后，两人已不像刚才那么激动，只是轻触对方的嘴唇，体味着内心深处的温存。温柔缠绵的接吻之后，秀树在东子那历经欢爱仍微微发烫的耳畔喃喃道：

“好喜欢你！”

东子像是轻轻点了点头，背靠着房门说：“如果有什么事，你会帮我吗？”

“当然！”

话刚出口，秀树就想，这“如果有什么事”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在这里也不便多问。

“没关系吧？”

“谢谢！”

尽管对刚才那句话还弄不明白，但东子似乎对自己充满了信赖，秀树心满意足地打开了房门。

已经过了十一点，酒店客房的走廊里一片寂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两人并肩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厅，从那里下到一楼大堂。

半道上，秀树想再问一下东子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可电梯里还有其他客人，只得作罢。一到大堂，秀树对东子说了声“能不能在出口的地方等我”，便径直走向前台。傍晚开了房间深夜就回去，这等于在承认开房间是用来幽会的。前台服务员表情淡漠地结着账，秀树用现金付了房钱。结完账往正面的出口走，只见东子将披肩围得严严实实，正等在那里。

“下次再舒舒服服见个面。”

秀树说着，东子无言地走向出口。一出大堂正面的转门，眼前正停着几辆空车，服务生将其中一辆引导过来。

“你先上车吧。”

东子刹那间现出欲言又止的表情，她坐上车，微微低下头。

秀树朝东子轻轻挥了挥手，车子启动，沿酒店门前那道缓缓的斜坡开了出去。

秀树坐上后面一辆出租车，将目的地告诉司机：

“去尾山台……”

秀树说完自己家的住处，便把腰深深地陷进座位，漫长而又波澜起伏的一天终于结束，他闭上了眼睛。

第十章 鬼火

经济连年不景气，听说料亭的生意十分难做，然而随着岁末临近，这里似乎变得热闹起来。

秀树预订了第一次跟立野会面的东银座的那家店，只有三楼的小包间还空着，不过仅两人碰面，地方稍微窄一点也无所谓。约好六点半，秀树提前十分钟到达，立野则准时出现。

“哦，今天看上去很精神嘛。”

立野一进包间，开口便说。还在一个月前，秀树就向立野报告了东子没有怀孕的事儿，眼下他或许联想到了那件事。

“托你的福，总算……”

秀树曾就东子的事跟立野商量过多次，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见秀树颌首致谢，立野嘴里说着“好歹还不错，我也就放心了”，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不过，那女人也真够厉害的！”

“哎呀，反正那件事情已经……”

冷不防又提到东子，秀树语气暧昧，给立野加满啤酒。

“实在是承蒙你帮忙。”

“哪里，哪里。我也没帮上什么。先干杯吧。”

两人酒杯相碰，可秀树注意到了为何干杯，不禁苦笑起来。

“不过，那可是场不小的灾难啊！”

“哎呀，就算长知识了。”

秀树说话的当儿，隔扇拉开，进来一位艺伎。艺伎名叫千代花，秀树在这家料亭吃饭时，她常来作陪。

“今夜还有美女？”

已经没有需要遮人耳目的话要说，而且给立野添了那么多麻烦，叫艺伎来也有慰劳慰劳立野的意思。

秀树给立野斟着啤酒，想起在这里告诉他东子怀孕的事情还是初秋的时候。

“不过，女人真是可怕呀！”

立野说这话时一副沉思的表情，千代花侧耳倾听：

“怎么突然说起女人啦？”

“不，不，有个男人吧……”立野扮了个鬼脸，又朝秀树使了个眼色，打开了话匣子：

“有个男人，听跟他相好的女人说怀了他的孩子，一定要生下来，他就慌了手脚。处理这种事情很麻烦，求她想办法把孩子打掉，她又不答应。头疼了半天只能死了这条心，刚想给她点钱吧，这才知道她其实没有怀孕，是在撒谎。”

“那个男的，是个很不错的男人吗？”

“哎呀，脸长得不怎么样，不过他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下一任社长的候选人。”

“那，她的目的是想要钱吗？”

“也许有这个目的，可实际上她得了不孕症。”

“不能生孩子吗？”

“详细情况不太清楚，总之她的身体生不了孩子。所以她想哪怕就一次也好，说什么也要体验一下怀孕的滋味，后来好像就一直在骗那个男人。”

“哎……”

立野的说法未免有些刺耳，秀树原本想去纠正他，可一想到万一说漏嘴不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只得默不作声。

“不过，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吧？”

“她把毛巾缠在肚子上，还穿上孕妇服，给人看起来就像怀孕一样。”

“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三十八九岁吧，当然结过婚，也有丈夫。”

“那她丈夫没发现吗？”

“因为她跟丈夫住在一起，没法弄虚作假。不过，跟相好的男人只是偶尔会面，所以他完全上钩了。”

“那个男的，难道是泷泽先生？”

“不对，不对……”

秀树刚开口否认，千代花反而投来了怀疑的目光，立野连忙说：“不，不是他，是他的朋友。人还算不错，是个大少爷，所以倒了霉。”

“不过，总觉得那个女人的心情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总不能骗一个一点罪过都没有的男人吧？”

“真的一点罪过也没有？”

千代花边斟啤酒，边悄悄盯着立野：“因为喜欢孩子，就想白日做梦了吧？”

“可那个男人却当真了，结果事情越闹越大。”

“惊慌失措可不行，这种时候就应该堂堂正正地说‘随你的便’。现在的男人们全都变成了胆小鬼。看来，还是从前的人胸襟豁达，风流潇洒的人不是也很多吗？”

千代花约莫三十五岁，眼下她也许想起了刚入这一行时，从前辈那里听来的话。

“有一两个孩子，男人就像得了勋章一样。”

“不能那么说，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立野反驳着，千代花又坦率地说道：

“对女人来说，那些没用的男人的孩子，再怎么求也不会给他生下来。连婚都没结却想生下他的孩子，不是因为那个男的相当优秀，就是对她有特殊的意义。”

这时，立野看着秀树，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你是那样的男人吗？

“不过，女人不管多聪明、工作多能干，总想要个孩子。”

“瞧，是女人，就应该试着生一回孩子吧。”

“那，你也生过孩子？”

“很遗憾，我没有那种经验。毕竟，女人生了孩子是会变的。一想到为了这个孩子，我就必须努力，想法也好、生活也好，都会变得干脆利落，工作再辛苦，拼命努力也是有意义的吧？”

“可是，你看上去也很努力呀。”

“不行，像我这样浅薄的人，绝对比不上别人。”

“是那样吗？”

“女人有没有如此这般的目的，是会完全不同的。”

“为了心爱的男人，会怎么样呢？”

“当然，那也会拼命努力，孩子如果没有母亲就该活不下去了吧？我觉得，如果身边有一个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人，那也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那种感觉，男人没法很快领会。”

“所以，男人在某些方面总有点肤浅。”

“对不起。”

立野将头低了下来，千代花苦笑着说：“还没见过客人这么好说话的。”

“话说回来，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好像那个女人当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例假真的就没了，肚子也变大了。”

“是啊，女人认准一件事情，就会一条道走到黑，很可怕的。”

秀树回想起东子的事，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千代花敏捷地将视线转向秀树：“已经和那个女人彻底分手了吗？”

“不，那不是我的事情……”

秀树慌张地装作不知道，可千代花似乎早已识破秀树就是当事人。

“她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吧？”

“是一家很有名的杂志的编辑，工作上很能干，脸蛋也长得不错。”

听立野这么一解释，千代花略加思索后问：“那个人真的只是想体验一下怀孕的滋味？”

“你是说她另有企图？”

秀树变得有些不安，禁不住反问道。

“仅仅因为不能生孩子，有必要耍那么大的花招吗？”

“因为一直不能怀孕产生了自卑感，盼望着能够怀孕，哪怕一次也行，这种念头不知不觉在加剧，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种心情确实可以理解，可那么有见识的女人，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秀树被千代花这番话说得歪着脑袋，自信全无。

“那个女人该不会是要钱吧？”

“不对，她不是那种卑鄙的人。”秀树情不自禁地否定了千代花的话，随后又慌忙补充了一句，“我是这么听说的……”

“那个女人跟她的丈夫关系怎么样？”

见秀树默不作声，立野连忙代他解释：“他好像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她说就算没有孩子也没关系，可她总觉得对不起丈夫。”

“可是，她在外面红杏出墙了吧？”

“因为没法跟他生孩子，不就自暴自弃了吗？”

“她丈夫没出去拈花惹草吗？”

“那倒不太清楚，不过她好像跟丈夫说，去找别的女人也没关系。”

“有那种事情？”

千代花似乎有些想不通，给两人斟满啤酒后说：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没有孩子的夫妇，可两个人不管去哪里都形影不离，关系非常好。所以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嘲弄他们说，整天那么黏在一起不觉得腻味吗？他们说，因为我们是超凡脱俗的人，所以永生永世都要在一起。”

“超凡脱俗的人？”

“结了婚却没有孩子的夫妇是不太正常的，周围的人会有风言风语，要承受一定压力吧？所以两个人不是反而要贴得更近、更互相照顾了吗？”

的确，没有孩子的夫妇可能就跟千代花认识的那对夫妇一个样子。

“看来，他们的情况稍微有所不同。”

“说不定，她的丈夫也在外面拈花惹草。”

听千代花这么一说，秀树也有同感。

“那个女人，是个不太顾家的人吧？”

“因为就算结了婚，她也一直在工作。”

“是个挺要强的人，不就是不想让她丈夫看到自己的弱点吗？”

“当然，我觉得也有那种因素。”

“不过，我倒觉得她竟然要装出大肚子的样子来骗人，或许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

“那是什么理由？”

“不太清楚，你没有那种感觉吗？”

秀树和立野再度面面相觑。此时隔扇拉开，又进来一位新来的艺伎。

她叫“桃代”，才二十五岁左右，是这一带最年轻的艺伎之一。

“哦，来得正好。”

席间正悄然无声，立野向桃代招了招手：

“其实，我们刚才正和千代花说夫妇没有孩子的事情。”

桃代突然听到夫妇的话题，顿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不能生孩子，夫妇两人就出去偷情，这样可以吗？”

“怎么可以呢？”

“因为就算想要孩子也生不出。于是妻子觉得对不起丈夫，就允许他在外面拈花惹草。”

“那女人，为什么想要孩子？”

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立野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你不想要吗？”

“现在还……”

“因为还年轻呀。”

听到千代花在一旁帮腔，桃代点了点头：“我有个朋友生了孩子，可抚养孩子真是够呛，人像得了精神病一样。”

“如今都是核心家庭，跟母亲和婆婆分开住，所以年轻的母亲还真够呛。”

“孩子整夜哭个不停，一旦吐奶，就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只能和孩子一起哭。这不成了产后抑郁症了？”

“的确如此，说得妙。”

听到立野表示赞同，千代花像是候个正着：

“那种时候，男人只会怒声大叫‘吵死了’，一点儿都不来帮忙。听到那种话，我才不想要什么孩子呢！”

“喂，喂，全都那么想，日本的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只因为来了一位年轻的艺伎，从包间里的气氛到谈话的内容突然全变了。

“不过，女人挺可怕的哟！”

听立野像是在下结论，千代花随即说道：“可怕的是男人呀！”

“男人确实是可怕，不过，男人要是先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也会通情达理的。”

“有的男人仅仅为了金钱和女人就去杀人，这也是通情达理吗？”

“不是说那种极端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女人经常用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方式来玩弄男人。”

听着两人的争论，秀树回想起东子全身赤裸，要他在自己身上肆意发泄的情景。

“可女人想尽办法拼命诱惑男人的时候，不是很可爱吗？”

“男人完全上钩，那麻烦就大了。”

“容易上钩的男人，不是本来就有弱点吗？”

“是，是，都是我这个男人不好。”立野见自己处于下风，便双手撑着桌子，做了个道歉的姿势，“生不生孩子的话题到此结束，再干一杯吧。”

“为什么而干杯呢？”

听桃代这么一问，千代花解释说：“就为在场的男人们险些在外面有了孩子、躲过一劫干杯吧。”

“喂，喂，这跟在场的男人可没有关系哟！”

立野连连摆手，千代花笑着说：“哎呀，反正都跟我没关系。”

“那就先干杯吧！”

到底为什么而干杯呢？依旧弄不清楚，秀树在一片催促声中跟大家将酒杯碰在了一起。

第十一章 阳气

从年末到一月，秀树过得安安稳稳。在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中，事业却发展得颇为顺利。至于个人方面，自打得知东子并未怀孕后，情绪也大为稳定。

所幸的是此事除了立野之外，其他人都蒙在鼓里，算是私下了结了。

秀树对女人已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以后行动须慎之又慎。

虽说切肤之痛已铭记在心，但与东子的关系却不能一刀两断。

那天的事情多多少少让他领教了女人的不可捉摸，由此心生恐惧。不过话说回来，他对东子并非只有单纯的憎恨。

一想到东子骗了自己那么久，确实怒火中烧，但细听她吐露心迹，却又觉得情有可原，再加上听她那句“只有你才是我可以撒娇的人”，男人的心便再也硬不起来。更何况还有那干柴烈火般燃烧的一夜，如今回味起来，对东子越发恋恋不舍。

有如突降甘霖，大地反而更加干硬坚实，经过这次的事情，秀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东子的魅力所倾倒。

此事当然要对妻子绝对保密，不过她在外交际的朋友多，对丈夫的行动似乎不太关心。

秀树也并不是一心想出去偷情，作为入赘女婿，他至今一直踏踏实实地拼命努力工作，在跟东子交往这件事上，总希望能高抬贵手。

就东子那方面来说，假装怀孕的事情刚刚败露时，也许会陷于自我厌恶，变得神情沮丧、沉默寡言。不过，历经一个多月，她的精神状态应该也能得以恢复了。即便如此，她已不像以前那么快活，有时说着话会突然陷入沉思般地缄默起来。

此事所引发的后遗症还有不孕症带来的内心伤害是否还未痊愈？秀树虽一直在心里挂念着，可那都是东子想要忘却的沉疴，事到如今已无须再问。

转眼到了岁末，两人忙于各自的工作，几乎没怎么见面，不过自年初开始，约会变成了每周一次。大多是秀树打电话到东子的公司，有时东子也会给秀树打电话。两人通常先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或是工作上的事情，最后再切入正题，定好约会的时间。

以前东子往往工作结束得很晚，抽不出时间与秀树幽会，可最近她却时常主动发出约请。没听说她在公司里转换过部门，秀树心想，她应该跟从前一样忙，可又经常提前出来赴约，不知是对工作变得漫不经心了，还是一时失去了干劲。

秀树有些放心不下，便试探着问：“工作没问题吧？”她的回答也是略显马虎的一句：“还不错呀。”

对秀树来说，两人会面变得容易自然值得庆幸，可也担心东子在工作上提不起精神。秀树还是希望东

子像以前的东子那样，成为一位活泼而又热心工作的女性。

新年过后，一月中旬两人会面时，东子无精打采。或许是穿着比较朴素的深蓝色套装的缘故，她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面色灰暗，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秀树问她，是不是一到黄昏身体就有点不适，她说已经医好了，没关系。话已至此，也无法再往下追问。

那天晚餐是去东子最喜欢的涩谷的意大利餐馆，可她还是没有食欲，相反红酒倒喝了不少。她本来就不胜酒力，又只夹了几筷子的火腿沙拉和蘑菇意大利面，所以很快便有了醉意，晚餐结束时，从眼睛到脸颊都微微有些发红了。

之前，秀树说起了在一月里看过的电影，还有自己的公司将考虑批准女职员产假延长到一年，东子大部分时间是当听众，并没有积极地插话。

不过，当秀树说“女人的母爱毕竟是强烈的……”时，东子立即反驳：“女人也不是全部都天生就具有母爱呀！”而且还说，跟父爱一样，母爱也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培育起来的。“如果说母爱更加强烈的话，是因为女人将胎儿在自己的肚子里孕育了很长时间，生下来之后又一直伴其左右，所以比父亲更有切身的感受吧？”

总而言之，她似乎想说明母爱与其说是肉体的行为，还不如说是近乎精神的东西。秀树觉得这果然像头头是道的东子发表的意见。不过此后她又说道：“说什么女人天生具有母爱，这只是男人的策略，越是糊涂的女人越会信以为真。”

对她这种难得一见的厉害的措辞，秀树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产假和母爱之类的话引起了东子的不快，最好还是别太刺激她，于是那些话就到此为止。

过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两人吃完饭，秀树到外面叫了辆车。只有秀树和东子两个人的时候，多半会去新宿的酒店。

因此，坐上出租车后说“去新宿”，也就意味着上床，东子无声默许。

“下次，等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去趟伊豆怎么样？”

去酒店开房间多少有点难为情，为了遮羞，秀树想到邀东子出游，东子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就在刚才谈论关于母爱的话题时，东子好像突然睡醒似的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言论，可现在谈什么她都不怎么搭腔。

东子原本就是个性情有点不定的人，最近，情绪的波动更是特别厉害。

然而，只有在做爱的时候另当别论。那天一上床，她也大胆地纵情似火，简直与往日冷冰冰的东子判若两人。当然，她没有像坦白自己患有不孕症那天夜里一样，亲手脱光衣服，但嗜虐的倾向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秀树满足她的欲求，并再次感觉到对她的怜爱。在下床的同时，东子又像变了一个人。她先起床冲了

个淋浴，穿好衣服、化好妆，再度上床前，那个冷漠而又空虚的东子又回来了。等到走出酒店，更是形同陌路，变得格外疏远。

秀树仍恋恋不舍，又邀东子去地下层的酒吧。

东子脸上露出些许困惑的表情，可听秀树说“时间还早”，便也默不作声地跟了上去。

时间已过十一点，外来的客人将酒吧挤得满满当当，两人找了个吧台最靠边的空位，并排坐了下来。东子似乎想起在这里喝玛格丽特醉过酒，要了度数很低的金巴利苏打，喝到第二杯的时候，她若有所思地轻声低语：

“我，也许会分手。”

秀树一时以为是在说他们两人的事，连忙反问：

“为什么？”

“已经，结婚、很长时间……”

听到这话，秀树才发觉东子是要跟丈夫分手。

“因为时间长了，就要分手？”

“觉得奇怪吗？”

“或许会有这样的人。”

“说真的，我有点累了。”

看最近东子的样子，确实像是很累，不清楚这是否就是结婚时间太长的结果。

“不是工作忙不过来吧？”

“就是因为有了工作，才能走到这一步啊！”

“那，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东子如同在说别人的事情，喃喃道，“还是，我不好。”

“你不好？”

见东子点头，秀树又问：

“也许，我们俩的事……”

“跟你的事？”东子轻声答着，浅浅一笑，“要是那样就好了，很遗憾，不是啊！”

“不过，他觉察出我们的事了吧？”

“吃不准。”

“他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啊……”

一想到东子的丈夫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秀树就忐忑不安。不过，她丈夫竟全然不放在心上，倒也实在少见。

“可是，你说分手，是当真的吗？”

“这种事情，说谎也没啥意思吧？”

“跟他说过了？”

“还没说过，可他也许感觉到了。”

说白了，秀树现在对东子夫妇的事情一无所知。东子确实红杏出墙，但她丈夫说不定也在外面暗度陈仓。

“他的态度没变吗？”

“没怎么变，不过他也快要解放了。”

以前约会的时候，东子也说过自己没法生孩子，所以劝丈夫在外面另找女人。

“你总是这么说，最好别再这样。”

“为什么？”

“老说那种话，会削弱对方拼命努力的劲头，而且过分伤害自己也不好。”

“我并没有伤害自己呀，只是觉得相互之间别太勉强……”

“维持婚姻生活为什么说是勉强呢？”

“你不是勉强吗？”

冷不防被这么反问一句，秀树顿时哑口无言。

东子像是在安抚他：“我可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

东子确实不想责怪他，不过秀树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还安安稳稳，心中不免有些歉疚。

“我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像现在这样很不错，我只是说我和他好像不能再勉强了。”

“我不太明白，可无论如何不行吗？”

“就算跟他分手，也不是你的责任，不用担心。”

“担心倒是没有，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秀树又要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接着说：“他大概不是那么坏吧？”

“说坏也不坏，说不坏也有点坏。”

东子的话总让人不得要领。

“结婚多少年了？”

“十四年吧。”

“已经对他腻烦了？”

“腻烦倒还没有，但觉得够了。”

“不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好容易啊……”

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东子的脸沉了下来。

“没有孩子毕竟很难啊。”

“可是，我觉得有些夫妇没孩子关系也很不错。”

“也有这样的人，但我们的情况就不太妙了。”

听到东子这番话，秀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凝望着杯中的冰块。

东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有过彻底输掉的感觉吗？”

“输掉？”

“就是已经绝对敌不过了。”

秀树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点了点头：“那个……也有吧。”

“那种时候，你怎么办？”

“要说怎么办……”

怎么回答才好呢？见秀树环顾左右，东子手撑着额头，垂下了脑袋。

“怎么啦？”

秀树确认没人朝他们这边看后，再次问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东子还是不吭声，秀树只得无聊地坐在那里。片刻之后，东子像是从一时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将手从额头移开，从包里取出粉饼盒，整理了一下妆容。

“没事吧？”

“不好意思。”

不知道什么事情令东子一下子伤心起来，不过，她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几点了？”

快到十二点了，见秀树依然坐在那里不想起身，东子把包拿在手里，说：“走吧？”

“直接回家？”

“是啊，怎么啦？”

总觉得她和丈夫之间有什么令人担心的事情，不过这回东子用爽朗的语调说了声：

“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到这么晚。”

一说这种话，东子也就恢复了往日的模样，站起身来。

秀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月四日立春那天。

因为那种日子一年一度，免不了多几个关于立春的话题。

比如那天早晨，秀树出门前看了会儿电视，女播音员说：“尽管外面好像还很冷，可今天是立春，按节气来说已经是春天了。”也许是因为听了这番话，妻子说起昨晚是立春前夜，却忘了撒豆子，结果被母亲责备的事情。岳母是个老派的人，很注重那些与季节有关的传统习俗，相形之下，妻子不太将那种事情放在心上。

“就算为了做给孩子们看，也最好把这种事情认认真真当回事儿。”

秀树原本想这么说，可昨晚自己也没早回家，说了反而会被妻子驳得无言以对，于是把话缩了回去。

后来一到公司，见女秘书正用卡萨布兰卡和香豌豆花装饰桌子，说：“因为已经是春天了。”连女秘书也知道立春的事，难道想把自己变成如春天般高贵的花？秀树喝着秘书泡好的热茶，观赏起白色的大朵鲜花。

当天有两个会议和第三批来访的客人，没什么难缠的事情，秀树六点过后便离开公司，来到有乐町附近一家酒店的大堂与东子会面。或许意识到今天是立春，只见东子穿了一套带有春天气息的茶绿色套装，脖

子上围着一条带花纹的围巾。

在酒店的餐厅吃饭有点太显眼，两人决定到外面用餐。东子说想吃寿司，秀树便带她去曾经光顾过的银座的一家寿司店。半道上，东子说起了昨天一个人撒豆子的事。

秀树想起妻子已将撒豆子忘得一干二净，便问东子：“每年都撒豆子吗？”

“如果不撒豆子，鬼会待着不走吧？我拿着带壳的花生，嘴里叫‘福在内、鬼在外’。”

秀树觉得东子独自一人在夜里撒豆子的情景，总有点滑稽之中略带孤寂。

“那样，鬼就不会再来了？”

“嗨，谁知道啊，就算撒了豆子，没准鬼会越来越猖獗呢。”

“那么，就是鬼在内了。”

秀树苦笑着，心想那个鬼指的也许是她丈夫。

寿司店在银座大街前面的一条小路的中段，是家只有吧台和三张桌子的小店，从外面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不过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倒是挺适合在这种店里安安稳稳地吃饭。

秀树在吧台最里面的空位上坐下，先要了杯啤酒。

“今天，比目鱼好像不错。”

秀树眼瞅着玻璃鱼缸说，老板马上点头称是：“是不错呀！把鳍和鳃两边的肉跟身上的鱼肉拌在一起吧？”

“再加墨鱼腿。”

“是加盐烤吧？”老板似乎记得秀树的口味。

“这东西又清淡又好吃！”

秀树向东子也推荐了同样的下酒菜，喝完啤酒要了烫热的烧酒。

东子将烧酒一饮而尽，说道：“我，今晚想住在那家酒店里。”

“有什么工作来不及做吗？”

“有很多东西要写……”

东子负责时尚和美食版面，虽然不署名，但每个月要写相当多的稿子。今晚或许是截稿的时间，即便如此，住在酒店里写稿子倒也颇为少见。

“不回家吗？”

“在那里写不安稳……”

以前稿子忙不过来时，东子好像都是在家里写的，现在说在自己家里写不安稳，这是什么意思？

“那，现在回去之后，还得工作啦？”

“是啊……”

东子点了点头，相比说话吞吞吐吐，倒入杯中的酒她倒喝得很痛快。

“这就去登记入住？”

“嗯，我已经登记好了。”

刚才，在酒店大堂等候时，东子已经办完了入住手续。

“房间号呢？”

“十楼的一〇二五房间。”

“回去时，我可以顺便去下房间吗？”

“请吧。”

东子回答得意外干脆。

“那房费，我来付吧。”

“没关系的。”

秀树觉得，东子眼下不便回家，部分原因好像在自己身上。如此想来，为了工作而支付的房费当然应该由自己来承担。

“就今晚吗？”

“是啊，大概……”

东子的酒杯已经空了，再次斟满，她也照单全收。

“没问题吧？接下来还要工作。”

“要是没法干，就先休息。”

“那，半夜起来工作？”

“如果起得来的话。”

“如果到明天还没写完，那可怎么办？”

“那就头疼了。”

就这么说着，东子的脸颊已微微泛起了红晕。

这种状态真的还能写东西？秀树担心起来，可东子却显得并不着急。

两人又点了针鱼和鱼子寿司，还要了葱烤金枪鱼和葫芦干寿司，这才酒足饭饱。

东子像是也吃得很饱，刚才就开始喝起了茶。

寿司店里没有钟，抬腕看表，时间已过八点。

“该走了吧？”

她一仰脖将杯中剩下的酒喝了个底朝天，两人走出店门，冷风突然迎面吹来。

“风一吹，好不容易喝点酒都醒了。”

“你接下来不去别的地方了吧？”

“不，直接让车送我们去酒店。”

企业的管理者中有很多男人经常光顾银座的夜总会，不过秀树除非要应酬万不得已才去，否则一般不会在那种地方露面。

按秀树的性格，与其到夜总会什么的闹哄哄的地方喝酒，还不如静悄悄地跟东子这样的女人幽会。可是，立野他们却认定在夜总会和酒吧里寻欢作乐最安全，偷偷跟良家妇女有染会惹出麻烦。

“虽然不远，还是坐出租车吧。”

从寿司店到酒店，走过去也花不了十分钟，可风吹过来很冷，况且孤男寡女走在路上，无意之中被谁发现也少不了麻烦。

秀树是经营主一方的董事，这种事情风言风语传出去倒还不用担心被降职，但客户也有耳目，所以还是别太引人注目为好。

天刚黑，银座的街上满是空驶的出租车，两人很快就到了酒店。

东子先进了酒店，走向前台去取钥匙。秀树径直朝里面走去，刚在电梯前等候，东子就拿着钥匙追了上来。

“你今天可以待到几点？”

“几点……”

“我，今天想尽量一个人待着。”

“明白了，我马上就回去。”

秀树说着，和东子一起进入电梯。

东子订的是双人间，眼前的墙边有一张床，床前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桌子和两把椅子，形成简单的会客区。最重要的写字台沿床头对面的墙壁长长地排开，台上放着电视机和酒店指南等。

“在这种地方，能写吗？”

秀树站在写字台前问，东子边将上衣挂在衣架上，边说：“还是一个人的房间好啊！”

“不过，家里也有你的房间吧？”

“就算有，一想到周围还有别人，心就静不下来。”

在东子家，所谓的别人也就是她丈夫了。

“你工作的时候，他会替你泡茶什么的吗？”

“我工作的时候，他好像都回避。”

“那么，不是没问题吗？”

“不过，想到对方在回避，心里就有负担。”

这种心情确实可以理解，对丈夫的存在如此在意，或许表明她在考虑丈夫这么做是爱着自己呢，还是对自己已冷淡到了那种地步。

秀树刚想坐到并排放置在窗边的椅子上，一回头，看见东子正躬身朝冰箱里看：“喝点什么吗？”

“可以喝吗？”

“少量的话，免费提供。”

东子从冰箱中取出啤酒，往两个杯子里倒。

“必须趁你还不怎么讨厌我的时候回去啊！”

话虽这么说，可秀树越来越对东子产生了欲望。

也许是醉意再加上疲倦，东子一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便唉声叹气，不过很快又说“我去冲个淋浴吧”，闪身进了浴室。

秀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边看电视，边考虑着东子从浴室回来时该怎么办。

因为今晚就这么住下了，东子也许会穿着酒店的浴衣或是只穿内衣出来。那时，就将她紧紧抱住，顺势挪到床上去。

近来，东子对秀树用手指攻击她的关键部位反应特别敏感。秀树的指尖仍清晰地留有抚弄东子私处时那种温热与起伏交织的触感。

秀树心里想入非非，眼睛却朝着电视似看非看。此时东子如他所想，穿着浴衣出现在了眼前。

秀树佯装没看见，继续看着电视。待东子用毛巾擦着脖子走近时，他站起身来，像玩老鹰抓小鸡似的张开了双臂。

东子并不显得惊慌，见她停下手不再擦脖子，秀树上前一把抱住她，在她耳畔呢喃：“我要你。”

“刚才不是说了还有工作吗？”

东子似乎是在责怪不听话的孩子，但心里却是欲拒还迎。

“上床吧。”

秀树不顾一切地亲吻，东子温柔地相迎。两度热吻之后，秀树低声说道：“一点点就可以……”

秀树还没把“想要”这个词说出口，东子答道：

“如果一点点的话，我可不愿意。”

“不愿意？”

“是的，抱紧我！”

就在刚才还说有工作，现在却要秀树忘情拥抱。不知道究竟哪句话是认真的，哪句话又是在开玩笑。秀树不管那么多，一把将东子抱到床上，掀开胸部，解开浴衣的腰带。

东子像是早就料到秀树会来求欢，浴衣里面什么都没穿。那出浴之后娇嫩柔滑的胴体躺在床上，映着从窗外透进的淡淡的月光，宛若乳白色的陶器。

秀树刹那间如同看到圣物般心醉神迷，此时白色的裸体塑像低语：

“漂亮吗？”

与在明亮灯光下一览无余相比，借着夜空朦朦胧胧的光亮看去，那白色显得如此虚无缥缈。

“非常漂亮……”

东子似乎心领神会，慢慢地分开双腿，迫不及待的秀树轻轻伸出手指。

在高层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窗外夜空辽阔，那边高楼顶端的红色信号灯明灭闪烁。

如此居高临下，自然不用担心会遭人窥视，只不过房间里的窗帘没有挂上，心中难免有点忐忑不安。说不定夜空中潜藏着怪物？就算不被它们发现，在月亮或星星的反射之下，两人炙热的情爱场面难道不会映现于夜空这张大银幕上？

此刻，在两人四体交融之前，秀树必定要抚弄东子身上最隐秘的私处。开始感觉像是要一泄被医生肆意糟蹋的愤恨，可反反复复间，已化为狂虐的性爱前奏。而当东子扭动玉体、娇喘莺啼、近乎狂乱地哭起来时，两人的身体才合二为一。

像往常一样，那天的爱欲如干柴烈火。稍有不同的是，高潮过后，东子脸朝下伏在床上哭了起来。

“怎么了？”

为什么现在不是满心欢喜，非要哭呢？秀树觉得不可思议，再次询问，不过东子并没有回答。秀树默默地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头，东子上身转向秀树这边，低声说道：

“我只是有点想哭……”

浓情缠绵之后也会有那样的泪水？秀树半信半疑地望着窗外辽阔的夜空，东子问道：“几点了？”

“刚到十点。”

秀树说完，再次亲吻了东子的额头，随即站起身来。

房间里的灯全都关着，眼睛已经习惯了从窗户透进的光线，并没有不辨方向的感觉。

秀树捡起扔在床边的内衣，进了浴室。

像是要甩开性事后的倦怠感，秀树在莲蓬头下猛冲一番，随后用吹风机吹干了脑后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浴室。打开桌灯，只见东子正穿着白色的浴衣坐在床边。

“房费的话……”秀树面朝着镶在靠近入口处墙壁上的镜子，边穿衬衣边说，“回去的时候，我来付。”

“没事的……”

“我来付，没什么不合适吧？”

进了女人的房间，经过一番云雨之后便一走了之，这好像有点自私，秀树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现在还能工作吗？”

“不知道呀！”

或许是刚才的性事过于激烈，东子脸上化的妆已经脱落，看上去稍稍有些褪色。

“可以先休息一下。”

秀树一边系着领带，一边问道：“能睡着吧？”

“吃点药试试看。”

秀树知道东子时常吃安眠药。

“最好适量服用哦。”

“我知道的。”

东子将浴衣的前襟合上，身影消失在浴室里。

秀树穿好西服，坐在椅子上抽着烟。这时，东子从浴室里出来，散乱的秀发已梳理得服服帖帖，脸上像是重化了点妆，不过身上还是穿着浴衣。

“刚才，你说要吃安眠药……”秀树边将烟头掐灭在烟缸里，边问道，“为什么要吃？”

“因为睡不着呀。”

秀树不想听到那样的回答。

“那，应该有睡不着的理由吧？”

“理由倒也不是没有，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那样，最好别吃了，否则会成瘾的。”

“也许已经成瘾了。”

东子的口气又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不行，如果再吃……”

“你可真会担心啊！”

再说下去，就有点多管闲事了，秀树站起身来：“那么，我回去了，要我什么时间叫醒你吗？”

“没关系，我起得来。”

“不过挺危险，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还是给你打电话吧？”

“如果高兴就打吧。”

秀树点了点头，一步跨到东子跟前，轻轻地跟她吻别。

“今天，太美妙了。”

此话暗指做爱的感受，东子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晚安！”

听到这话，秀树出了房门，在走廊上再次回过头来，看到房门关上，这才快步朝电梯方向走去。

第十二章 东风

秀树的家与身为社长的岳父家在同一地块，是座建筑面积六十坪的雅致的两层楼房。

秀树的房间在二楼进门的地方，再往里面是夫妻二人的卧室。卧室里摆着双人床，而秀树房内则将写字台摆在窗边，旁边放着沙发，靠墙是一排书架。看书看得累了，秀树时常躺在沙发上，偶尔喝醉酒回家，也会和衣睡在那里。

秀树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还没睡，正在楼下的起居室看电视。

秀树在里面的房间脱掉衣服、换上睡袍后，妻子告诉他明天早上九点要开始开会，车八点十分会来接他。秀树喝下一杯茶，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突然间，妻子问道：“不洗澡吗？”

“今天很累，算了。”秀树答道。

走进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放在桌上的邮件，接着躺在沙发上看了会儿晚报，又将明天开会要用的文件浏览了一遍。

直到现在，秀树的头脑还算清醒，然后他便打起了瞌睡。

醒来一看桌上的时钟，确定刚过凌晨三点，秀树朝四下张望起来。

刚才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就决定今晚不去卧室了。就算床是双人的，但触碰过东子的夜晚，已无意与妻子同床共枕，再说要给东子打电话，还是在自己的房间方便。昨夜他躺在沙发上，心里这么想着，因为还打算睡觉，所以也没上闹钟。

说来也巧，刚好在该醒的时候醒了。也许边打瞌睡，脑子里边想着要叫醒东子。秀树环顾四周，确定夜深人静，大家都已入睡，于是把电话拉到身边。

秀树已将东子下榻酒店的电话号码记在随身携带的记录客户名单的笔记本上。他确认了一下号码，随后按动电话上的按钮，电话那头的接线员立即接起了电话。

秀树不由得将声音压低：“请接一〇二五房间。”

女接线员问道：“请问您打哪位客人的房间？”

也许深更半夜，为避免接错电话，接线员要核对房间号和客人的姓名。

“向井……”秀树稍稍停顿了片刻，说，“东子。”

“马上就给您接过去。”

秀树歇了口气，窥视着四周。隔壁的房间里妻子在睡觉，走廊对面的房间里孩子们也应该睡得好好

的，看样子没有人会发觉。

接线员好像正用内线电话呼叫房间，秀树只得等在那里。

东子究竟是起来了，还是仍在睡觉？

细想一下，深夜给东子打电话倒还是第一次。以前东子在家里，身边有她丈夫，当然不能打电话过去。可东子的丈夫偶尔也会出差，那种时候就算深夜也能通话。不过在酒店当面倾诉，自然比从家里打电话心情更为愉快。秀树一边心里琢磨，一边将听筒贴着耳朵等候，但东子迟迟未接电话。

呼叫的电话铃声连续响了七八下。

电话就在枕边的床头柜上，就算在睡觉应该也能听见。

东子还没起来接电话，是睡得太死，还是深更半夜起床后正在冲澡？可浴室里也有电话，没道理听不见。

电话铃就这么连着响了快二十下，此时，接线员的声音传了回来：

“客人出去了。”

“可是，她应该在房间里呀。”

“呀……”

的确，这种事情就算问接线员，她也不会知道。

“再叫一次试试看吗？”

“是一〇二五房间。”

秀树又叮嘱了一遍，再次将听筒贴在耳边，呼叫的铃声听得一清二楚。

随着铃声响了不下十次，秀树内心的不安渐渐加剧。

呼叫了这么多次，东子为什么还不来接呢？在房间里绝不会听不见，莫非她真的出去了？

但是半夜三更，她会去哪儿呢？心里正起疑团，呼叫的铃声停了下来，接线员回话说：“还是没人接。”

“会不会外出了？”

“我这边不清楚，给您转到前台。”

接线员像是随手就将电话转到了前台，铃声响了几下之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〇二五房间的向井小姐，出去了吗？”

前台服务员好像查了一下钥匙箱。

“我这边没有钥匙，所以我想她应该在房间吧。”

“可是，叫了好几次都没人接电话……”

“请稍等！”

前台服务员像是自己往房间里打了电话。相同的呼叫铃声响了一阵后，她说：“好像还是没有人接。”

“她肯定不会退房吧？”

“不会，我们这边的信息显示，她还住在这儿。”

“有没有什么留言？”

“那倒也没有……”

“这个时候，酒店里还有餐厅或者酒吧没关门吗？”

“地下层的酒吧开到凌晨一点，这个时候已经……”

前台服务员答着答着，似乎也起了疑心：“对不起，请问您是向井小姐的……”

“不，只是她的熟人，因为有点事情想跟她联络。”

“也许去了其他客房。过一会儿，请再跟我联络一次好吗？”

秀树心里实在纳闷，他搁下听筒左思右想。东子到底去哪儿了呢？从钥匙尚未还给前台这一点来看，确实还没有退房。

人在酒店，却不在房间里，难道真的像前台服务员说的那样，去了酒店内的其他客房？但在这种万籁俱寂的深夜，她不可能去其他客房，况且还有工作要做，更不可能随随便便出去。

秀树心神不定地翻看着晚报和周刊，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他再次打电话到酒店，可东子的房间还是无人应答，最后只得再请接线员转到前台。

“我找一〇二五房间的向井小姐听电话，可还是没有人接。”

说完这话，秀树如热锅上的蚂蚁。

“她确实应该在房间里，能不能帮我去她房间看一下？”

“对不起，请问您跟向井小姐是什么关系？”

“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没什么可怀疑的。实际上，她要我今天夜里三点叫她起床，所以我才打电话，不过没有人接……”

“请稍等！”

前台服务员像是在跟上司商量，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们到客人的房间去看一下。”

“那么，能把结果告诉我吗？”

“那往哪里打电话？”

“我过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再来电话，无论如何请多多关照！”

秀树再次挂上电话，看了看桌子上的时钟，快到四点了。

半夜三更，东子会去哪儿呢？秀树在焦急之中度过了二十分钟。再次打电话到酒店前台，刚才那个男服务员接起电话，语气慌张地告诉他：“刚才去房间看了一下，客人看上去精疲力竭……”

“你说什么？”

秀树忘了妻子在隔壁房间，禁不住大声问道。

“那个，客人还睡着，可是叫不醒……”

“你是说，她没有知觉了吗？！”

“再怎么叫，都没反应……”

“可是，她还活着吧？”

“嗯，我想那倒没问题，会不会是服过药了？”

“服药？”

“还不太清楚，现在正请医生过来。”

对方电话里铃声又响起来，好像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住店客人发生意外情况，深夜值班的前台服务员似乎有些手忙脚乱。

此种情形之下，再怎么详细询问，想必也得不到准确的反馈。

秀树只得挂断电话，在桌子前面抱起了胳膊。

尽管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东子身上发生了意外。

前台服务员最后说她好像服过药，果真如此的话，服的仅仅是安眠药，还是其他药物？如果是一般的安眠药，在耳边大声呼叫应该能醒过来，眼下她没醒，是不是身体发生了异常状况？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请医生过去这一点来看，也许情况相当不好。

“怎么办？”

秀树呆呆地站着问自己。

半夜三更突然离家，妻子一定会被吓一跳，势必怀疑自己的行踪。

但是，不能就这么将她撒手不管。如果东子的病情恶化，就那么死了，这可不得了。

昨夜，秀树直到最后还跟东子在一起，再加上回去之前付了东子的房费，后来又打了好几次电话。这么一个男人，说不定会引起怀疑。

即使不想引起怀疑，东子身上发生了那么严重的问题，也不能视而不见。

“去吧！”

秀树像是在劝说自己，站起身来。

不过，一旦出门就得作好相应的准备。首先是妻子的状况，眼下夜深人静，她好像还在睡觉。当然，她也有可能躺在床上已经醒了，还是不要笨手笨脚地开门去看。如果妻子知道自己半夜出门而来追问的话，那就到时候再说了。

下定决心之后，秀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幸好昨夜回家时脱下的衣服都在楼下里间的屋子里，在那里换衣服不会被发觉。他缓步下了楼梯，走进里间的屋子，打开大衣柜。迅速穿好挂在眼前衣架上的裤子，上身套了件灰色的敞领衬衫，外面披上西服，又拿起大衣，从后门走到屋外。刹那间，一股寒气扑面而来，秀树回想起早晨女播音员说的“虽然是立春，可外面还很冷”。

习惯早起的岳父总是一大清早就起来，看他那些种在盆里的花花草草，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起床。秀树仰望了一下漆黑的天空，走到车库门前，想到如果打开卷帘门就会被人发觉，便径直来到大马路上，拦下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坐了上去。

一听说目的地酒店的名称，司机似乎以为秀树这就要去上班。

“这么早，真是辛苦啊！”

“没有，还可以吧……”

秀树模棱两可地点着头，心想这种时候出门确实有点非同寻常。

话虽如此，可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再一想，昨晚东子的态度确实有不少疑点。

比如，东子为了工作住在酒店里，这个行为本身就有点做作，嘴上说非写稿子不可，却喝了那么多酒，也让人觉得奇怪。口口声声想早点一个人待着，却随随便便让秀树进了房间，还一起上了床，这同样出乎意料。更何况，与其说她做爱时只是激情燃烧，还不如说有点心情突变，以一种异常的方式在燃烧。

的确，那种激情并非完全是在寻求快乐，反而给人一种跟死差不多的印象。

闪念之间，秀树觉得自己像是被卷入了深不可测的漩涡，不禁闭上了双眼。

车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目的地，只见酒店的正门前有一辆救护车，正亮着灯停在那里。

这就飞奔到东子的身边？秀树的心怦怦直跳，他定了定神，推开旋转门走进大堂，径直奔向前台。

“找一〇二五房间……”

收银机前只有一位前台服务员，听到这句话，他似乎立刻明白眼前就是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个男人。

“您是房客的熟人吧？”

“听说请了医生，所以我急忙赶来，情况怎么样？”

“抢救人员刚到，正在房间里给她看病。”

“可以去房间吗？”

话刚问出口，秀树突然意识到东子的丈夫或许也会赶来，又问道：“她，就一个人吗？”

“是的……”

“跟家里联络过吗？”

“按她登记过的住址打过电话，好像没有人接……”

也许东子的丈夫不在家。秀树下定决心，从西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前台服务员看了看名片，又打量了一下秀树，似乎有点放心了。

“那么，能带我去房间吗？”

前台服务员说了声“请稍等”，便从柜台后面消失了。片刻之后，也许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他又拿着名片走了出来。

“好，这就带您过去。”

前台服务员一言不发，大概在想这个男人深夜突然跑来，要求带他去女人的房间，形迹十分可疑，其中必有隐情。

他叫了一名瘦高个的行李员带秀树去房间。

深夜的大堂一片寂静，连个人影也没有。横穿大堂一隅坐上电梯，到十楼下来。东子的房间位于电梯往右走二十米左右的走廊中间，旁边停着一辆手推车。

行李员加快脚步穿过走廊，敲了两次标有一〇二五的房门，等了一会儿，门从里面打了开来。

露面的人比刚才的前台服务员年纪大些，像是夜班经理。

也许前台已经跟他联络过，值班经理没有证实秀树的来历便问道：“您跟住在这里的客人是什么关

系？”

“我们关系很亲密，昨晚也在一起吃饭，后来送她到这里。”

说得太明确，跟东子的关系就会变得太露骨，可秀树转念一想，酒店工作人员应该有为客人保守秘密的义务，于是接着说道：“分手前，她要我凌晨叫她起床，可我打电话过来，她却没有起来……”

说到这里，房间里传来低沉的如同呻吟般的声音。

“怎么了？”

秀树刚想朝门内窥视，夜班经理也回头看了看，随后说：“刚才，抢救人员来了，客人好像服了安眠药。”

“那么，在房间……”

“好像服了相当多的安眠药。您有什么线索吗？”

“那是……”

秀树刚点了点头，里面又传来像是在呕吐的痛苦的声音。

“正在浴室里给她洗胃。”

“脱离危险了吧？”

“听说只要设法让她吐出来，大概就没事了。不过，服药到现在好像过了很长时间……”

“可以进去吗？”

秀树又问了一遍，夜班经理回头朝房间里张望之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那里有抢救人员，请不要妨碍他们。”

秀树微微点了点头走进房间，只见一位身穿白领灰色制服的抢救人员正戴着医帽，呆呆地站在床前。

秀树朝那人低头致意后慢慢走进房内，所有的灯都亮着，可以看到刚才和东子一起睡过的床。床单乱作一团，被放到了一侧，浴衣被脱掉之后扔在脚下，地板上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夹在椅子中间的桌子上有两个空的药瓶，还散着几粒白色的药丸。

秀树走了以后，东子也许将安眠药跟啤酒一起吞了下去。

秀树正注视着桌上的药丸，从浴室里又传来呕吐的声音，紧接着一位抢救人员出来，把浴衣抓在手里说：“转到医院，快备车！”

接到命令，正在床前待命的抢救人员立刻到走廊上，将手推车移到门前。

为了不妨碍他们，秀树退到窗户旁边。此刻浴室的门开了，刚才那位抢救人员后退着走了出来。

“就这样，笔直地抱起来！”“扶住腿和腰！”抢救人员的叫喊声交错在一起，不时还发出身体撞到墙壁的两三声沉闷的声响，东子就这样被抬出来。

秀树禁不住上前探视，东子身上盖着白色的浴衣，被抢救人员抱着两肩、双腿和腰部，移到走廊里的手推车上。

东子看上去还没有恢复知觉，她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头发像被揪过似的凌乱地直立着。也许是被多次灌水引起呕吐，她的鼻子和嘴角还残留着水滴，紧闭的双眼四周淌着泪水。

仅仅在五六个小时之前还在自己怀中点燃爱火的东子，想不到分手以后竟然发生了如此意想不到的变故。

移到手推车上后，东子身上立刻盖上了白色的罩布。一个像是抢救队长的男人问夜班经理：“谁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马上跟着一起走。”

听到夜班经理的回答，队长点了点头，手推车朝电梯厅推去。

目送他们离去后，秀树回过头来对夜班经理说：

“谢谢你多多帮助……”

秀树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该不该致谢，姑且将头低了下来。

“不，不……”

夜班经理含糊地点了点头，不过此事给饭店增添了许多麻烦倒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她的房费，昨天晚上应该已经付过了。”

“是您付的吗？”

“如果还有其他需要支付的费用，请向我提出。”

“我想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可医院方面就不太清楚了。”

夜班经理似乎已经从前台服务员那里听到过秀树的名字，所以显得很放心。

“不过，这事情够呛啊！”

夜班经理像是在表示同情，可这话在秀树听来却带着讥刺的味道。

“医院在什么地方？”

“是新桥的中央医院，我想坐车过去用不了十分钟。”

“我也一起过去，行吗？”

“当然没关系。”

秀树点了点头，再次朝房间里张望。

“有很多东西……”

“现在就这么放着也行，除非有贵重物品。”

跟秀树在的时候一模一样，写字台上茶色的挎包还放在那里，看不出从里面取出稿纸开始工作的迹象。枕边的床头柜上放着黑色的手提包，只见旁边有一个白色的信封。

东子也许就是将安眠药偷偷地藏在了这个手提包里。

夜班经理朝浴室望了一眼，随后打开入口处旁盥洗室的门，查看着里面的东西。也许住店的客人发生事故时，酒店方面有义务在房间里保留现场。

秀树走到枕头旁边，将手伸向乱作一团的床单，上面仍留有身体的余温，稍稍侧过来的枕头边掉落着一根头发。

吃完安眠药昏睡的时候，东子好像还折腾了一阵子。

不知道这根头发是做爱时留下的痕迹，还是服药后掉下来的？秀树捡起头发，放好枕头，朝床头柜上看了一眼。

如果这就去医院，也许最好带着手提包和衣服。

这么想着，秀树的手碰到了手提包边上的信封。他倒不是有意想看，只不过近在眼前，就随手拿了起来。

信封已被开过，露出了一点信纸，看来东子临睡前，也许看过这封信。

秀树无意之中看到信封正面写着“吉原贵司先生”，他记起这是东子丈夫的名字。翻到背面，落款则是“小岛由加利”。

虽然知道偷看别人的信件不好，可秀树的手还是不由得抽出信纸，眼睛落在了信上的字里行间。

贵司先生：

见到此信，请速来医院看我。孩子出生已有三天，可见到孩子的机会极少，后来独自一人觉得无依无靠、孤单寂寞，昨夜泪流满面。

母亲非常担心我这个样子，明天就来东京。我想您也见她一面，说说近期就能结婚的事，也好让她放心。母亲说大概能住三天，到时候请务必来见她。

今日，我奶水很足，护士还夸了我。孩子当然很健康，眼睛和鼻子跟您长得一模一样。之前，您说过如果是男孩就叫贵彦，就这么定了吗？您说去香港出差期间再考虑一下，想到更好的名字了吗？

无论如何，请您尽量早点来看孩子，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见到此信，请速赶来，我在等您。

二月二日 小岛由加利

读这封信的时候，秀树觉得自己的脸部肌肉变得僵硬起来。

这信究竟是谁写的？

秀树一点也猜不到，不过那肯定是一个叫“由加利”的女人写给东子丈夫的。

然而，信中所述却是一件重大得难以想象的事情。

首先，所谓“孩子出生已有三天”，是那个女人在报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将此事告诉东子的丈夫，也就表明东子的丈夫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喜不喜欢那个女人还不太清楚，但东子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孩子似已千真万确。而且，东子的丈夫对此也十分清楚，就连孩子的名字都事先商量过了。

这么大的事情，东子是不是知道呢？

如果一无所知，突然让她看到这封信，别说是大吃一惊，很有可能当场昏倒。

秀树再次查看了一下信封，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东子家的地址和她丈夫的名字，邮票上盖着标有寄信日期和邮局名称的邮戳。

这绝不会是恶作剧，那它为什么又会在东子手里呢？刹那间，秀树呆呆地站在那里，夜班经理招呼他说：

“这就过去，好吗？”

夜班经理检查完房间，似乎打算现在就去医院。

秀树慌忙将手提包压在信上，回过头来说：“我想只把贵重物品带走。”

“请吧，房间就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如有需要的东西，以后来拿也可以。”

夜班经理说话的当儿，秀树偷偷将信放进口袋，之后拿起手提包向房门走去。

“可以的话，就坐这边的车去医院……”

“不好意思。”

秀树低头表示谢意，由于刚才那封信的冲击，他的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

夜班经理来到大堂，车已在正门外待命出发，他在车前同前台服务员说了两三句话，随后自己坐上了驾驶座。

“请吧。”

秀树闻听此言，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车便行驶于夜晚的高楼大厦之间。

“如果是白天，酒店的专职医生马上就能赶到，可因为是在夜间……”夜班经理像是在解释叫救护车的原因。

“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吗？”

听秀树这么一问，夜班经理手握方向盘，说：

“女人家，一个人住酒店……不过，幸亏发现得早。”

才刚清晨五点半，天亮还早着呢，可或许是市中心的缘故，路上行驶的车辆相当多。好在道路还比较通畅，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急救医院。

夜班经理好像熟门熟路，从亮着红灯的急救入口处进去，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护士站。

这里就算在夜间也照样灯火通明，正在翻看病历的护士马上抬起头。

“是刚才用救护车送来的，是女的……”

夜班经理说着，护士示意他们先在跟前的椅子上坐下：“医生正在治疗，请在那里等一下。”

两人正坐在那里等候，只听到有电话进来，从病房发出的应急铃声也响了起来，护士忙着跑进跑出。

就这样过了大约十分钟，一位三十五岁左右、体型微胖的医生走了过来。

两人同时站起身，夜班经理首先递上名片：“因为是住在我们酒店的客人……”

医生点点头，朝秀树看了一眼。

“是我的一个熟人……”秀树行了个礼。

医生手里拿着病历，说道：“她好像服用了很多安眠药。”

“不要紧吧？”

秀树禁不住问道，医生将一只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说：“幸亏发现得早，胃也洗过了，我想不用担心。”

“那么说，她有救了？”

“这点倒不必担心，不过今天最好就这么休息一天。”

听到东子有救了，秀树在放下心来时，又提出了新的疑问：“她服了多少安眠药？”

“哎呀，那倒不是很清楚。”

“如果想自杀的话……”

“有那种迹象吗？”

“不，也没有……”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那种迹象。”

医生只说了这些，就将病历交给护士，转身离去。

秀树仍对着医生的背影低头致谢，护士过来带他们去病房。这间或许是急救患者的专用病房，离护士台只隔了两道门，还是个单人病房。

跟在护士后面走进病房，病床在中间偏左的位置，旁边有个床头柜和一个圆凳。也许是夜间的缘故，天花板上的灯关着，只有床头柜上的台灯照亮着病床四周。

“哪位能陪一下吗？”

听护士这么一说，秀树点了点头。

“就让她这么睡一会儿，等药水快滴完的时候，请与护士站联络。”

病床旁边确实有一个点滴瓶，从那里伸出的细管连着东子的手腕。

“替换的睡衣带来了吗？”

“没有……”

东子的睡衣也许在洗胃的时候弄脏了，用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她身上裹着酒店的浴衣。

“另外毛巾什么的……”

“因为很突然……”

“那，眼下先把医院的借给你们。这么睡着很安稳，如果有什么事，请按这个按钮。”

护士指了指枕边的按钮，走出病房。

病床旁边只剩下他和夜班经理两个人，秀树再次看着东子。

在台灯发出的微弱光线下，东子仰面朝天，双目紧闭。也许是药效很厉害，东子一动不动，但呼吸均匀而又平缓。

“看上去不要紧。”

夜班经理说着，秀树朝他低头致谢：“多亏你们了……”

“过一会儿，一定能醒过来。”

“我，就留在这里。”

“那我就先回酒店了，不过我会一直在前台。”

“行李呢？”

“到今天白天，就那么放着没关系。如果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叫行李员送过来。”

“谢谢你多多帮助！”秀树又一次向夜班经理低头致谢，然后目送他离去。

除了东子外，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秀树不必再介意谁，于是将身子贴近枕边。

在微弱的灯光照射下，东子直直地仰面朝天，秀挺的鼻梁在脸颊上落下淡淡的影子。

东子现在在想什么呢？因为服药后正在昏睡，她或许什么也不能想。秀树思忖着，再次取出偷偷藏在口袋里的信。

刚才背着夜班经理急匆匆地念了一遍，只知道个大概，现在一个人不急不躁地细读，可以重新弄清楚其中不容易理解的内容。

信是二号那天写的，同在东京都内，如果当天投进邮筒，那东子或许是三号夜里看到这封信的？过了一天，今天是五号，从三号到四号，东子看着这封信，一定受到了无法忍受的打击。

昨夜，东子突然说想见面，会面后一起吃饭时，又称还有工作回到了酒店，此后总让人觉得有点一反常态，似乎难以自制，真是有太多的疑点。

现在想来，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这封信惹的祸。

让生不出孩子的东子看到这种信，当然无法坦然面对。

不过话虽如此，这么要紧的事情，难道东子以前一点都不知道？

偶一抬头，看到药水快滴完了，秀树站起身，按下东子枕边的按钮，护士前来换了新的药水。

“她一直这么睡着……”

秀树话音刚落，护士给东子把了把脉：“呼吸和脉搏都很正常，恢复知觉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不要紧。”

秀树点了点头，护士转身离去。

秀树看表，已过六点。

再过一个小时天就亮了，人们出来活动，都市的一天就此开始。秀树望着半开半闭的窗户，尽管刹那之间想到了家，但他像是要立刻掸去这层思虑似的回到床边，望着东子。

事到如今，秀树已无心回家，到了这步田地，何时回去结果都一样。就算公司开始上班的时间到了，如果东子还不醒，就打电话告诉他们要迟到，自己依然会守在医院里。即便日后有什么问题，今天也一心

想要陪在东子身边。

秀树打定主意后，转念又想如果东子的丈夫出现在这里该怎么办？

然而，根据信上所说，他像是正在香港出差，哪怕回来，只要这边不跟他联络，他也不会知道东子住在这家医院里。原本或许应该跟东子的丈夫联络，但病情并不那么严重，况且在明确了东子想见丈夫后，再通知他也为时不晚。

如果说有什么要担心的，倒是自己手头拿着别人写给东子丈夫的信。因为他好像知道那个叫“由加利”的女人为生孩子住院的事情，回日本后，肯定会悄悄地赶往她住的医院。于是，也许会发觉信没收到而惊慌起来，不过将写有如此重大事情的信堂而皇之地寄到家里，未免也太不知轻重了。

一旦往家里寄，当然就有可能被他的妻子发现，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想到这里，秀树又展开了想象。

这封信会不会是在预料到会被东子看到的情况下写的？且不说信的内容，里面竟然明目张胆地写着女人的名字，还有意赶在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寄到，这分明是想让东子看到。

如果明知如此还有意为之，那这封信无异于向身为发妻的东子发出的挑战书。

我生出了这么漂亮的孩子，得到你丈夫的宠爱。所以，希望你这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退出，还你丈夫自由。

不就是为了作出那样的表白，才寄出这封信的吗？

秀树望着东子依然沉睡的脸，回想起过往与东子的点点滴滴。

刚开始听东子说已怀孕，是在去年八月。惊恐、慌乱之中求她去打胎，她却充耳不闻，称怀孕已有五个月，自己只好死心。刚下定决心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便被告知怀孕是假的。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的同时，又怒火中烧，情绪激烈地追问她欺骗的理由。

然而，在听东子诉说的时候，怒火渐渐平息，同情心则占据了上风，乍看好像性格非常坚毅的她也有伤心事。此后，与她的交往较之以前更深一层，不知不觉过去了将近四个月。

在此期间，东子像是要摆脱某种恶劣心情，在床上超乎寻常地奔放，不过其他时间则神情倦怠，工作提不起精神，身体也一点一点地瘦下来。总觉得狂躁和烦闷的情绪落差极大，精神像是持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于是，服用安眠药的剂量渐渐加大，最终导致像昨夜那样的悲剧。

“为什么……”

秀树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察觉这些情况，不过，如今回过头来看，他能理解东子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也许正如秀树那段时间在为东子肚子里的孩子降生之日渐渐临近而胆战心惊，东子也在为丈夫的孩子

在别的女人肚子里日渐长大而失魂落魄。

莫非她觉得无地自容，想要赶上丈夫的情人，才假装怀孕的？

虽说是偶然的想法，但仔细一算，两人一真一假怀孕的时间也正好一致。

如果真的怀孕的话，此时东子应该也刚好生下孩子。

从这过于巧合的日期来看，东子理应从去年开始就知道丈夫勾搭的女人已经怀孕，而且连预产期都一清二楚。

“真是那样吗……”

丈夫正让外面的女人为他生孩子。内心的不安令她如坐针毡，无法生育的东子便拼命装出怀孕的样子。她将这么做的理由说成是“因为你很体贴”“可以撒娇的人只有你一个”。

或许那些理由确实存在，可真正的原因莫不是东子悔恨自己输给了那个女人，进而想要品尝与那个女人相同的感受，将自己扮成了孕妇？而且眼下又知道那个女人终于生下了孩子，心中的恐惧变成了现实，狂躁无法自制，便吞下了安眠药。

“是这样吧……”

秀树问道，可东子没有回答。然而秀树能够看到，东子的嘴角微微歪斜、颤动，像是表露着刚强的意志与心中的悲哀。

秀树慢慢将唇贴近她的嘴，亲吻起来。

天空开始渐渐发白。

在黎明时分的薄雾中，秀树的眼睛终于可以看清一些东西。

东子假装怀孕，迷惑男人，结果欲以服安眠药来逃脱苦海。

东子说过，这一系列异常的举动，都是深夜独处时，悄悄潜入的邪念在暗中驱使。

但是，果真如此吗？

的确，深夜也许会被不可名状的邪念所俘获，不正是这种邪念，给内心带来阵阵痛楚，也给“不孕”的肉体带来了种种伤害吗？作为女人，想生孩子却生不出，明知丈夫在外面有了私生子，却只能忍气吞声。这种焦虑与失望，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孕育成名叫邪念的怪物。不正是它的横冲直撞，令东子备受伤害，处于极度的疲惫之中吗？

秀树过去曾想，男人在成长为像模像样的男人之前，必须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而女人要成长为精神上 and 肉体上都十分成熟的女人，似乎同样横亘着无数的障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跨越，像东子一样遭受挫折、含辛茹苦的女人可能不在少数。

“再安安稳稳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喃喃自语的同时，秀树自己也觉得有点犯困，他坐在圆凳上，两手放在床沿，头趴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秀树被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金属相碰的声音吵醒了。

跟睡着之前一样，眼前还是那张病床，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阳光明晃晃的，一看钟，已经过了七点。脚步声是人们起来后去厕所或茶水间发出的，金属的声音好像是开始配送早餐发出的杂音。

秀树挺起上身，又一次望着东子，在早晨越发明媚的阳光下，东子的脸颊和嘴唇泛起了血色。

“已经没事了。”

秀树喃喃自语了一句，分开散落在东子额头上的头发，在额头上给了她早晨的第一个吻。东子似乎有所察觉，慢慢睁开了眼睛。

一瞬间，秀树感觉自己仿佛看到了清澈的湖底。又一个瞬间，当他尴尬地把脸转过去时，东子微微一笑：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医院。”

东子缓缓地环顾四周。

“一直陪着我吗……”

“回去过一次，可是不放心，又回来了。”

……

“你喝醉了，后来好像吃了很多安眠药，就睡着了。”

东子凝视着空中的点，像是在追寻临睡前的记忆。

“在酒店分手后，有点不放心，刚回到酒店，救护车就来了……”

“……”

“一口气吃了很多安眠药，差点死过去。”

“不对吧……”东子仍仰面朝天，轻轻摇了摇头，“是一粒一粒吞下去的。”

“可是，量相当大。”

“我，一片一片吞下去的时候，停不下来，咯吱咯吱地嚼着……”

“都吃下去啦。”

这回，东子明确地点了点头。

“不过，已经没事了。”

也许东子一开始只是想吃了能够入睡。可吃的时候伤心不已，就再也停不下来，最后咯吱咯吱地嚼着往肚里咽。

“医生也说没事了。”秀树再次说道。

东子大概也放心了，目光显得很平静。

“还陪我吗？”

“一直陪着你。”

秀树说着，将手提包和信放在床边，东子扫了它们一眼：“那个，看过了？”

“它就这么放着。”

东子默不作声，轻轻将脸背了过去，眼泪夺眶而出。

“这种事情，别太介意。”

秀树掏出手绢帮她擦掉眼泪，东子嘟囔着说：“我，真是太奇怪了。”

“什么……”

“总好像有人在后面追着，就这样，一切都没有了……”

“最好全都忘掉。”

秀树从床单下悄悄握住了东子的手。

“那种邪念啊……”说到这里，秀树用略带玩笑的口气说，“大概只有在深夜才偷偷潜入吧？”

刹那间，东子用力点了点头，双眼炯炯有神地说道：“下次，不光是身体，请全部潜入！”

“全部？”

“你的身体和心灵一起潜入我的体内……”

“明白了，只要全部一起潜入你里面去就行了吧？”

东子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主动握紧秀树的手，闭上了眼睛。

东子好像又睡了，可她再也不会失去自信，再也不会崩溃。

吃了这样的苦头，只要全部吐出来，将全身心彻底暴露，就不会再困惑。她再度入睡，只要完全断了药物，东子又会变回过去那个活泼的东子，一定会坚强地向前迈进。

在越发明亮的晨曦中，秀树面向东子，她那白皙而又光洁的额头分外显眼。

“我爱你……”

一瞬间，秀树脑海中浮现出立野的脸孔，他仿佛在教训道“你太天真”，但秀树对自己说：那也没关系！

他更有力地握紧了东子那重新又温暖起来的手。

紫阳花日记

あじさい日記



渡边淳一
著

王智新
译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紫阳花日记

あじさい日記

渡边淳一
著

王智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阳花日记 / （日）渡边淳一著；王智新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552-6279-4

I. ①紫... II. ①渡...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597号

あじさい日記by渡辺淳一

Copyrights: ©2007 by渡辺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紫阳花日记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王智新

出 版 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 划 高继民 刘 咏

责任编辑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封面插画 周 悦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11

字 数 268千

印 数 1-30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279-4

定 价 3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东窗事发](#)

[第二章 演绎推理](#)

[第三章 摇摆不定](#)

[第四章 急速接近](#)

[第五章 现场目击](#)

[第六章 冷战爆发](#)

[第七章 正面交锋](#)

[第八章 心灰意懒](#)

[第九章 峰回路转](#)

[第十章 骤然巨变](#)

[第十一章 疑神疑鬼](#)

[第十二章 反败为胜](#)

[第十三章 假面夫妻](#)

[返回总目录](#)

紫阳花，又名八仙花，绣球花，属虎耳草科。原产地：日本；花色：白·桃红·淡蓝；花期：初夏；花语：善变·骄傲的家伙·你很冷淡。

紫阳花最大的特色是“善变”，在短短的一个月花期当中，它的颜色会产生许多变化。而且并不是单纯地由红转蓝或由蓝转青。前一天夜里，还是纯白的绣球花，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由红、绿等各色混合的花了。大概，也只有这种颜色变化多端的花，能点缀一下阴雨绵绵的梅雨季节吧！只有这种善变的花，才能使我们的视野更美……

第一章 东窗事发

这可是在一个完全偶然的的机会下发现的，实在是太偶然了。

与其说是一般的偶然，更应该说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好几个偶然的因素巧上加巧碰到一起，就促成了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说是促成，还不如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忽然出现更准确。

那天，川岛省吾也不知是怎么了，竟然会鬼使神差地躺在自己太太的床上休息。

通常省吾都不在夫妻俩的主卧房睡觉，他在自己的书房安了一张床，平时基本上都在这张床上休息。

说是床，实际上是一张简易沙发床，靠背部分可以放倒，就成了一张简易的、不是很宽的单人床。

省吾自从在这张床上睡觉以来，已经睡了十个年头。

当然，家里有正式的寝室，其中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现在归妻子志麻子一人用。不过，他们俩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隔了两年又生了个儿子。妻子与孩子一起睡，半夜里还得起来喂奶、换尿布，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省吾就产生了想从夫妻共用的寝室里退出的念头。加上省吾经常要与医生伙伴一起吃饭到很晚才回家，而且回到家后又喜欢再喝点啤酒，有时看着电视就睡着了。每逢这样的情况，妻子志麻子就起来给他关电视，有时又会被丈夫如雷的鼾声骚扰得无法入睡。

那样的话，夫妻两人都休息不好，为此，省吾买了个沙发放在书房里，晚上就睡在那里。

这件事可以说是夫妻双方同意的，哪方都没有意见，结果，那张双人床就成了妻子一人专用的床了。

那天晚上，省吾与在自由之丘开医院的长田医生见面，一起吃饭，两人也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

在大学时代，有一次生理学考试两人都不及格，一起参加补考。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如今年龄都已四十有五，互相说话也投机，体型也很相似。

两人见面自然就会说到大学的同学，会对新的医疗制度不满。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吃完饭后，又一起转到六本木继续再喝，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当然妻子已经睡了，省吾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后，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书房，躺到窄窄的单人床上睡觉。

省吾本来就很容易入睡，屁股一沾上床就能睡着。喝了酒以后睡得就更死了。妻子经常说他，“像你那样睡，失了火都不知道醒”。

“瞧你说的，我难道会那么傻吗，连火烧到身上了都没有感觉？！”

听他这么反击，妻子就会非常冷淡地说：“是啊，到那时可就晚了，没救了。”

两人结婚已经十五年了，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初中一年级，小的也上小学五年级了。夫妻俩平常一直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拌嘴。

省吾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妻子可能也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双方就这样谁都不那么较真，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的话，倒也相安无事。

就像平常一样，那天晚上省吾也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去了，睡得很死。到了早晨，他感到有些尿意，就醒了过来。

一看表，嚯，八点半了。他起身上厕所，妻子不在家，已经出门了。

对了，昨天妻子曾告诉过自己，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儿夏美暑假要参加外语夏令营，去澳大利亚游学，今天是家长说明会。

他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医院不开门。

对对，今天休息。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又躺到了床上，他感觉房间里有点闷热。

今天早上气温好像有点高，但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外面。省吾只好伸手将放在床边小桌上的空调遥控器拿过来，调节温度。

空调在运转，发出嗡嗡的声音，但就是感觉不到有凉风吹来。

莫非是发生故障了，省吾又用力摁了两下，但还是没有丝毫凉风，他只好很扫兴地将遥控器放回原处。

难得休息一天，还摊上空调坏了，真扫兴。

省吾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头，将四周打量了一番，决定到妻子的房间去休息。

那可是个大房间，双人大床，躺上去感觉可好了。省吾立即去了妻子的房间，打开空调，往床上一躺。

与妻子已经几个月没有做爱了，省吾忽然感到有些莫名的兴奋，好像偷偷地潜入了秘密花园，不一会儿就觉得有阵阵凉风扑面吹来，他很快进入了梦乡。

等省吾再次醒来后，飞快地扫视了房间一圈，然后才醒悟过来：噢，这是妻子的房间，我现在是躺在妻子睡觉的床上。

是啊，今天早上，书房的空调坏了，无法正常工作，自己才到这里来的。当时，妻子和女儿都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儿子好像也不在家，不知上哪儿去了，也许是星期天去练习踢足球了吧。

他继续躺在还留着妻子气味的床上，好不容易才转过劲来。自己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沾这张床了。也就是说，自己与妻子有三个月没有亲热过了。

不，上一次是自己去要求妻子的，谁知她却拒绝了，说“我太累了”。已经半年多没有性生活了。

我们俩可能步入了最近人们经常讲的“无性婚姻”。不过，在超过四十五岁的夫妻中，这样的无性婚姻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省吾躺着的双人大床右边有个配套的大衣柜，衣柜边上还有带几个抽屉的立柜。立柜前面是个小型落地电视柜，上面放了一台电视。窗边还有一台妻子专用的电脑。

妻子就是用这台电脑在网上购物，搜索美容化妆的信息。但是省吾一次都没有碰过它。从那儿再往左，是一张梳妆台，上面有一台座钟，时针正指着十点。

自己是八点半左右进入寝室的，现在十点，说明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睡了近一个半小时。

“哎呀，该起来了吧。”

省吾看着从窗帘缝中流泻进来的夏日阳光，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准备起来。忽然，他感觉右腰边上有个像板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顶了自己一下。

唔，在这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呢？他觉得很奇怪，把手伸到垫褥下面去摸，从里面摸出了一本书。哦，可能是妻子在入睡之前读的书吧。他拿在手上一看，是一本偏长的笔记本型的书，封面上没有字，只有一朵硕大的紫阳花。

咦，这是什么书？省吾慢慢地将它翻过来一看，反面也是一朵紫阳花。是用一块画有紫阳花的薄布包着，没有书名。

省吾坐在床边，漫不经心地朝着这画有淡紫色和红色花瓣的本子看了一会儿，终于伸手打开了第一页。坚硬的封面后的第一页是白纸，随后的一页上印有横线。前面几页都没写什么字，再往下翻，到第三页上，忽然出现了横写的字，密密麻麻的。

他一看这么端庄秀丽的字，就知道是妻子写的。

省吾觉得有点好奇，就顺着文字看了起来。首先左上方写着“7月20日（星期四）21：50”。这是写的那天的日期和时间吧。接着另起一行写道：

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也许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故意打掩护吧。

晚饭时，在将饭菜端上桌前，为了擦桌子，我把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他正坐在椅子上，左手端着啤酒在看电视，看到这一幕，忽然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

“我不会看的，你放心好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一言不发地将脸转过去。随后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吧，他故意看着眼下流行的搞笑节目，不停地放声大笑。

我说：“祐太正在房间里做功课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他马上回答道：“不看这种节目，和病人还有护士们就没法说话了。”

他现在是无论什么都喜欢装腔作势找理由。我也不示弱：“都这把年纪了，还要去迎合年轻人，真傻帽。”谁知他却劝我说：“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可有趣了。你也看一下吧。”

“我可不愿意看那种庸俗的东西，讨厌。”我随口回了他一句，这下可坏了。

“从刚才起，你一会儿是傻帽，一会儿是庸俗……你近来有点不正常，焦躁不安，老是发火，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

“真没礼貌，我哪里焦躁不安了呀？！”

即使是夫妻，一方的话语如果严重地伤害了另一方的话，可以治他个侮辱罪的。今后我得好好地学习法律。

这是妻子亲笔写的，无疑是妻子的日记，不过这内容可有点奇怪。首先是第一句——“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也许是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故意打掩护吧。”这里指的是谁啊？

“为了擦桌子，我把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他正坐在椅子上，左手端着啤酒在看电视，看到这一幕，忽然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读到这里，省吾不禁站了起来。

唔，这不是在说我吗？！

她写道：“我不会看的，你放心好了。”是啊，晚饭时，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幕，妻子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莫不是……”

省吾忽然感到不安，再看了一下日期，七月二十日（星期四）。是半个月前的了，妻子写得很清楚，肯定是半个月前的星期四。

起因是自己看了搞笑节目放声大笑。那是讲医院的事，作为一个医院经营者，自己应该看看这种节目。谁知自己这么一说，她非常不高兴，皱着眉头对我说：“庸俗，讨厌！”

确实，她父亲是名牌私立大学的教授，她也是从圣正学院毕业的才女，但是最近却肝火很旺，我看了都害怕。尽管她刚刚四十出头，还是回了她一句“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她听了以后说了声“真没礼貌”，就扭头走开了。

我是说着玩的，开个玩笑嘛。但是妻子没有这么看，她双手叉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五官端正的脸，生起气来更显得令人害怕。

不管怎样，说她快到更年期，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事后自己也曾给她赔不是，但是她根本不买账。面对这样的妻子，我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草草地把饭吃完，急急忙忙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那天正是二十号星期四，那么一场小小的夫妻争吵，竟被妻子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记录下来。这么点小事她也要记到日记上去，到底是为什么呢？

省吾感到很不可思议，又翻开了下面一页。

7月22日（星期六）22：30

这么早的时间里，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饭，已经是很久没有的事了。

听说初中一年级的夏美暑假期间要参加外语夏令营游学，便告诫她到国外要注意的事项。

只有在与女儿说话的时候，他才是个好丈夫。

今天奇怪了，他心情很好，竟劝我喝葡萄酒。

不过，今天下午在打扫丈夫的书房时，看到办公桌上的垫子上有一张伯爵牌手表的说明书。这么高级的表，究竟是给谁的？

7月23日（星期日）21：17

手机挂件换了，换成很可爱的花纹式样，肯定是哪个年轻姑娘送给她的。是啊，最近他对手机来电显得特别反应过敏。

正在吃晚饭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拿起手机慌慌张张地跑到门外走廊上接听，嘴上只是说“好、好”“是吗”，好像在接听与工作有关的电话一样，太不自然了。

前两天，我碰了他的手机一下，他就紧张得不得了，急忙夺回去，连晚上洗澡时也特意把手机带到脱衣间去，太谨慎了。

不一会儿丈夫好像醉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乘机将他的手机拿起来看了一下。待机画面上有个锁定标志，看不到短信和电话打进打出的记录，被锁上了。

肯定是个四位数的密码，是信用卡的密码吗？丈夫的车牌号码？自家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家里谁的生日？我几乎全都试了一遍，就是打不开。

反正他将电话加上密码给锁上，太不正常了。

看到这里，省吾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些都是在写自己，这是毫无疑问了。

那个星期天确实是将手机上的挂件换了，那天晚上是诗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有东西忘在她房间里了。嘿，怎么就让她看穿了呢？

不管怎么说，手机上锁就放心了。可是她竟然想打开，太可怕了。不过在家里，一切都在妻子监视之中，真令人无法安身。

老实说，真不敢再往下看了。不过，日记本放在自己面前，又怎么能将它合上呢？既害怕，又想看。

话又说回来，实在想不到，平时那么文静的妻子竟会如此冷静地对自己进行观察。真是，女人的直觉真是太可怕了。

省吾刚想开始读，又看了看周围。如果妻子回来的话就坏了。要让她看到自己在看她的日记，她肯定会一把抢走日记，大声叫嚷“你在干什么？！”，或许还会哭出来。

对，绝对不能发生那样的事情，绝不能让妻子察觉到我在看她的日记。

省吾将紫阳花日记本放下，穿着睡衣从床边站起来。

星期日上午十点，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周围一片寂静。

妻子和夏美一起去参加外语夏令营的说明会了，儿子祐太好像去练习踢足球了，都不在家，不知道妻子几点钟回来。

省吾先从寝室来到客厅，这是一间五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窗帘已经打开，夏日的骄阳透过窗户射进来，屋内非常明亮。

这是广尾寂静的住宅区大楼的七楼，从窗口可以看到有栖川纪念公园那片郁郁葱葱的绿地。这是十多年前买下的，有九十几平方米，离车站也很近，一家四口住得很舒坦。

省吾来到门口看了一下，妻子和孩子的鞋都不在，门是上了锁的。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即使妻子忽然回来，自己也能听到她开门的声音，可以趁她开门的时间把日记本藏好。如果在寝室里看的话，就无法察觉这一切。

省吾还是感到有点不安，他还是决定把寝室的门也锁上。

早在四五年前，妻子在自己寝室的门上装了一把锁。理由是晚上丈夫摸进自己房间的话，会闹腾不安，影响自己休息。夫妻之间还要给门上锁，真是太见外了。

刚开始，省吾还有点不高兴，但今天却要感谢这把锁了，可以保证妻子不会一下子闯进来。

有了这把锁，妻子就算是忽然回来，我也可以趁她开门之际，把日记本藏到垫褥下面，假装睡着了就行了，她不会察觉。

“好，这就行了。”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重新开始看起日记来。

7月29日（星期六）23: 30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都要用厨房的电话叫早上起不了床的丈夫起床，而且不是叫了一次就起来。都习以为常了。

但是，今天早上刚到七点，就从盥洗室传出了吹风机的声音，还听到丈夫哼着小曲，看样子今天情绪很好。

“爸爸，今天有急诊病人吗？”

他从来没有比女儿早起过，夏美觉得奇怪，问了他一句。

“爸爸今天医院的事情忙完后，要到轻井泽去。”

他像是在回答女儿，却故意提高嗓门，是在说给我听呢。奇怪了。

不一会儿，他跑到饭厅来问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昨天晚上，他在自己房间磨蹭了好长时间，原来是在挑衣服呀。

我都懒得理他。他一手撑在墙上，嬉皮笑脸地看着我。

说是明天下午和大学同学约定到轻井泽去打高尔夫球，下午五点出发。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看到他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一股无名火不由得升上来。瞧他那身打扮，那花哨的衬衣完全是年轻女孩子喜欢的式样，配上一条白色西裤，看了让人恶心。

但是，不理他也不好，我就问了一句：“在哪儿买的？”

他回答说：“在伊势丹呀。”

我听了没好气地说：“唔，你一个人去那地方，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是啊，因为有病人送了我购物券。”

丈夫的诊所开在新宿附近，离伊势丹是不远，可是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百货公司，看来肯定是他交往的女人陪他一起去的。

最近病人给他购物券，他也不往家里拿了，可能是用来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吧。也许是积攒起来送给女朋友呢。

看到这里，省吾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原来妻子是这么看自己的，阅读她的日记以后，对她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妻子已经在怀疑自己了，而且记载的内容是与自己有关的，更何况是关于外遇的事，那就更令人放不下心了。他紧接着往下翻，下面一页是从轻井泽回来那天的事情。

7月30日（星期日）21：30

“哎呀，累死了。”这是丈夫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

“回程的新干线可拥挤了。”他还强调说明是如何辛苦的。真是那么累的话，何必去呢。但他脸上的表情确实是很开心的样子。

打了一天高尔夫球，可是脸一点都没晒黑。

我连忙伸手去接他的旅行袋，谁知他却拒绝了，“等一等。”从左手换到右手上，就是不肯给我。

“有什么要洗的，快拿出来。”我又一次伸手去拿。

他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说了一句“我来分一下”，说完急忙逃进自己房间去了。

真没办法，我只好不再吱声了。

半夜里，我发现他将换下的内衣内裤包在浴巾里，扔在洗衣机里面。

太脏了，我都不敢去碰，只好用一次性筷子将那包内衣内裤夹起来检查了一下，还闻了闻和内衣内裤包在一起的白衬衫。衬衣胸口上有一股水果的清香味，这是法国娇兰的金沙飞舞樱花香水。我也使用娇兰系列化妆品，一闻就知道。

这个香味，好几天前在他的衬衫上就有过。

用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女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读到这里，省吾不禁将视线从笔记本上移开。他是愿意一直看下去的，但是忽然发觉自己浑身大汗淋漓，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啊呀，这个女人太敏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猜到，全都让她猜中了。她什么都知道了。

不仅如此，连诗织使用的是娇兰金沙飞舞樱花牌香水都猜到了，省吾自己都不清楚，还得去确认一下。

照这样下去，诗织的事情早晚都得让她猜中，只是时间问题。得小心了，省吾闭着眼睛在心里警告自己。这时，门口好像响起了妻子和女儿的声音。

省吾急忙合上日记本，将它塞到垫褥下面，随后又确认了一下是否放回了原来的位置。看到基本没有问题，他又躺回床上，但猛地想起来，门还锁着呢。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身起来，飞跑到门口，将锁打开，然后再飞快地返回床上。

这样妻子就不会知道自己趁她不在家看她的日记了。

省吾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一会儿就听见女儿欢快的声音，接着是妻子的声音：“咦，爸爸上哪儿去了？”

尽管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省吾还是不起来，不声不响地躺着。只听见开门声，接着是“啊呀”一声，他感觉妻子已经走到身边了。

“喂，你怎么睡到这儿来了？”

省吾极力装出一副被妻子吵醒的样子，老大不高兴地揉着惺忪的眼睛，问了一句：“怎么啦？”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嘛，去参加夏美的外语夏令营说明会，现在回来啦。”

妻子一边说着，一边将省吾盖在身上的毛巾毯从他肩膀上拉下来。

“干什么？！”

“哎，这可是我的床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躺着了？”

省吾一听脸就歪了，嘴里发出啧啧的响声，慢腾腾地从床上坐起来。

“我房间的空调坏了，睡不着，就转移到这儿来了。”

拉开毛巾毯，下面就是白色床单了，妻子可能想起自己的日记本就藏在那下面，有点紧张了吧。

省吾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妻子的表情，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慌张，“瞧，都给你弄脏了”。她说从省吾手上把毛巾毯一把抢了过来，用掌心吧嗒吧嗒地拍起来。

她看样子是想说，让我用脏了。

省吾觉得有点不愉快，他甚至想用手摸摸藏有日记本的地方。只见妻子飞快地将床罩一摊，“快，快，给我出去。”

省吾没办法，只好穿着睡衣悻悻地从寝室出来。只听女儿夏美说：“爸爸，你怎么可以随便进妈妈的房间呢？”

真没想到，连女儿都来数说自己了。他不禁瞪了女儿一眼。夏美装作没看见似的，光顾着看外语夏令营的说明书。

这孩子将来也会像她妈一样，变成一个死心眼的人吧。省吾干咳了两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不过，这世界上真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啊。

省吾在书房里换上了一身短衣短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的妻子竟偷偷地记起日记来了，她要是记家庭收支账或者家庭成长日记，那还说得过去，可她记的明明是对丈夫在外面花心的调查嘛。将丈夫言行可疑之处全都收集起来，一一记录在册。

她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那种事的呢？日记本上是从半个月前开始记起的，看她写得那么得心应手，肯定从很早就开始写了。

如果是那样，那种日记本在别处肯定还有，他想起了妻子卧榻周围一圈的衣橱和衣柜之类的。在那里的什么地方肯定还藏着别的日记本。

不过，那里面写的都是些妻子个人的想法，谁愿意去读它。虽然这么想，但他还是想读。

只要看了妻子的日记，就可以知道她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风流行径。不，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日记了解妻子在想什么，是怎么看自己的，这种事情都能了如指掌。

“是啊，还是想看。”

妻子大概还没察觉到日记本已经被丈夫看到了吧。瞧她铺床单时那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她肯定觉得，只要像以前一样一直藏在那里就没问题。

“那就行了。”只要还藏在妻子的床单下，自己就还有阅读的机会。只要读到这个日记，自己就知道今后应该注意点什么。

一般的夫妻结婚十年后，夫妻之间就会没什么话了。丈夫只会说些“吃饭”“洗澡”“睡觉”等最简单的词，妻子则会回答些“好”“什么”之类的，以前拥有的那些浪漫氛围也就荡然无存了。

长期生活在一起，自然不用语言也能心灵相通，但其实什么都不懂。事实上自己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省吾不由得点了点头。就在这时，门外响起妻子的声音。

“喂，午饭怎么办？”

自己的日记让人家偷看了都不知道，妻子的声音显得十分明朗。

“喝杯咖啡就行了。”

省吾随便地回应了一句，继续思考着日记本的事。

日记的内容对自己冲击太大了。封面上淡淡的紫阳花斗艳怒放，非常美丽。

或许妻子是喜欢紫阳花的？

不过，从没听她说过喜欢这种花，也没有和自己一起去看紫阳花。

但是，她为什么会选这样的日记本呢？而且在里面净写些丈夫花心的事。

省吾觉得太奇怪了，边想边在电脑边坐下来，上网搜索紫阳花。

首先，紫阳花自古以来在日本是野生的，是“集聚蓝色”的意思，因此也被叫作“集蓝花”“盃甲花”。

紫阳花的颜色会根据土壤性质不同而改变，比如在碱性土壤中就开红花，在酸性土壤中就会变成紫色

的，所以又被叫作七色花或八色花。

接着又查了一下花语。花语是：花心、水性杨花、善变。

“花心啊。”省吾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

如果是根据花语来挑选画有紫阳花的日记本的话，妻子可太老谋深算了，或者说太狡猾了。

查到这里，省吾好不容易才理解了封面图案的意思。但是已容不得他在这里多愁善感，他觉得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再次阅读那本日记。

当然是越早阅读越好，不过妻子在家就困难了，只有像今天早上那样，妻子出门时才是机会。但是，省吾在家时，妻子基本上都不出门。

但也有像今天早晨一样的情况，虽然罕见，还是有妻子与孩子一起外出的时候。只有等待那样的机会到来。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促使妻子开始记那样的日记的呢？

记日记的女人很多，但是妻子为什么专记有关丈夫外遇的事？他有点越想越想明白了。

老实说，迄今为止，他几乎没对妻子产生过兴趣。妻子对自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确实是这样，正因为有了妻子，自己才能安身立命。但是他从没想过要一本正经地向妻子表示感谢，也从没说过感谢的话。不过，在妻子生日的时候，他曾让医院里的护士去买围巾或包，拿回来送给妻子。

两个人从没在一起谈谈这个家庭的未来，也没相互交换过对对方的看法。与省吾同年代的夫妻可能都是如此，既不是特别亲密，也不冷淡。

看到那本日记后，他觉得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相信妻子了。

不过……省吾想，迄今为止，自己从未让妻子不幸福或不自在。广尾的房子是上亿日元的高级住宅，妻子有一辆自己的专车，白天有的是空余时间。当然到目前为止，生儿育女、送孩子上学等，要说辛苦也是够辛苦的。但是女儿上中学以后，她比以前要轻松多了。

不能因此就说她肯定是幸福的，硬要那么说的话，可能有点牵强。可是按社会上一般太太的观点来看，自己的妻子可是交了好运。

与妻子相比，自己像拉车的马一样，每天要不停地工作。

新宿那家医院，自己是院长，下面还有护士、理疗师、办事员和护工等，加在一起要有将近二十个工作人员。设施除诊疗室外，还有处置室、放射透视室等各种检查室，有带浴盆的健康指导室，还有候诊室、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茶水房、洗涤间和库房等，加在一起不到五百平方米。

要在东京市中心地段经营这种规模的医院，岂是容易之事？

为此，就在前两天，省吾刚刚找大学同学长田咨询，探讨像这样规模的医院，到底是个人经营好还是

改成医疗法人好。另外，他也与税理顾问商讨过。

如此辛苦，要是有人认为我是随心所欲地游手好闲的话，那就是太可恶了。就算有时会近女色，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想着想着，省吾慢慢地精神起来了。

省吾期待的那个日子来临了，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

儿子祐太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去上野科学博物馆参观，妻子陪他一起去。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下午，省吾正看着电视，妻子向他告辞说：“我陪他去一下，行吗？”

“啊，当然可以。”

省吾无精打采地答复了一句。女儿夏美刚巧也到同学家去了，这真是天赐良机。

“四点左右回来，晚饭怎么办？”

“等你回来再说吧。”

不管怎么样，让他们先出去，这是主要的。

“那好吧，我们走啦。”伴随妻子这句话，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听到关门声，省吾喘了一口气。

“好，这下就剩下我一人啦。”

省吾又重新将屋内环视一遍，确认已经没有人了，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妻子的寝室。

里面布置得和以前一样，床上套着米色床罩。省吾小心翼翼地将床罩一角掀起，再挪开毛巾毯，向垫褥下伸出手。

这次在比上次再往下一点的位置，掏出来一看，果然是紫阳花封面的日记本。

妻子好像没有察觉到日记本曾被人翻看过。

“好！”

省吾再次确认后，将床复原，拿着日记本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现在开始看，时间有的是。

省吾打开从冰箱拿出来的啤酒，喝了一口，打开了日记本。

8月1日（星期二）20：30

星期天去轻井泽打高尔夫球的球杆袋被送回来了。

有好几次，袋子边上的口袋里会有用过的毛巾塞在里面。这次会不会有呢？这次没有。但

是，翻到鞋袋时，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里头的鞋子一点都没有弄脏。平时，打完高尔夫球后，鞋底多少会沾上些草屑等垃圾。

是啊，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去打高尔夫球，却一点都没晒黑。

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省吾不禁失声叫了出来：“啊呀……”

真没想到她竟然连放在高尔夫球杆袋里的鞋子都会查看。

那天，自己确实根本没有去打高尔夫球，而是借打高尔夫球为由，去见诗织了。

高尔夫球杆袋是送出去了，但那是门对门服务，从家里运到高尔夫球场，然后再委托他们从球场送回自己家。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吧。

谁知这一计谋竟然都被她看穿了。

怪不得那个星期天回到家里，妻子对着自己的脸打量了好半天。原来是在观察我晒黑的程度啊！

想到这里，省吾还真的感到恶心起来。

这样看来，可以想象自己的一切都被妻子看得一清二楚，基本上没错。

省吾看着空中，呆呆地想了一会儿。

如果被她追问起这些疑点的话，自己该如何应付呢？

关于脸没有晒黑，自己可以回答说，防晒工作做得好，在脸上厚厚地涂了一层防晒霜，又加了一顶大帽檐的太阳帽。关于鞋子嘛，自己可以回答说，在回家前用空气清洁枪喷了好几次，又用毛巾擦过。

不，这肯定不行，妻子的脾气自己是清楚的，她也许会反驳说：“你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做过哟。”而且忽然想起来，涂上厚厚的一层防晒霜太奇怪了；以前鞋子根本就不擦，这次会一反常态拼命地去擦？

想到这里，省吾又喃喃自语：“不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妻子虽然对这些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她就是一语不发。对于上周日去打高尔夫球的事，妻子一次都没提过。

那天回家时，妻子伸过手想接高尔夫球杆袋，自己是没有交给她。而且那天深夜，她又从洗衣机中发现了带有香水味的白衬衫。为什么她就是不开口呢？

也许她是想将一切证据都收集齐了，等时机一到，就新账旧债一起算？

要是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在此之前，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想出一个对策来。

省吾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继续翻看日记。

下一篇日记，跳了一天。

8月3日（星期四）23：30

今天是不是和女朋友约会了？否则不会在这个时间回家。看上去丝毫没有醉意，好像在外面吃了晚饭。

洗澡吗？我问了他一句，他回答，不洗了。

果不出所料，已经洗过了。

看来有点心虚，为了掩饰自己，他故意询问孩子的事，以前他从不过问这些的。

“最近祐太怎么样？”

“已经放暑假了，但是在上暑期补习班，每天从早到晚闷头学习呢。虽然是男孩，但回来晚了也是不放心的，我每天得开车去接他。你下班回家时，能不能顺便把祐太接回来，那样我就省事多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想说的一口气说了出来，果然不出所料——“什么？要我去接祐太回来？！”他脸色一变，凶神恶煞地看着我说，“我忙得不可开交，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每天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家。补习学校离家只有两站地嘛，不必专门开车去接了，让他自己回来不就行了。”

“但是，别人家都是父亲开车过去接的。为了保证孩子考上有名的私立中学，人家是一家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你怎么就不能再出点力？”

“为什么非得我去接不可？对孩子的保护也要适可而止！”

“不对。其实是要每天晚上去接祐太，你觉得烦吧？”

你对年轻姑娘是百依百顺，遇到家里的事就推三阻四的。我真想这么说他两句，但还是忍住了。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考试的事情是他自己决定的。”

他那爱说大道理的态度，真让人受不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最近考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的内容也是一年比一年难。和我们考大学那个应试考试时代根本没法比了。”

“那么难考的话，就别去考了，上公立学校不也一样嘛。”

这到底是不是他的本意，如果他真的那么想……想到这一点，我真是受不了。

或许是太兴奋了，很少见，这段文字写得有点潦草，接在下一页上。

“你难道不想让祐太将来上医科大学吗？如今的公立学校那种水平，不是顶级的成绩是进不了国立医科大学的。”

看到我那么坚持不让的样子，丈夫转过头去回答：“我当然希望祐太能当医生，但不是绝对的。绝对希望他当医生的，可能是你吧。”

“那医院你打算怎么办，祐太不继承行吗？”

“讨厌！”丈夫看着走廊那头孩子的房间，“我没有那么顽固。没人继承的话，医院到我这一代关闭了也行。”

听他一说，我目瞪口呆，真没想到丈夫竟会这么想，真令人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呀。你如果不从父亲那儿继承一家医院，现在能干得那么轻松吗？”

他能在新宿现代化的大楼中有不到五百平方米规模的医院，毫无疑问是把父亲留下来的医院卖掉后，才建成的。

“那医院还是崭新的呢，还投资了那么多现代化设施，怎么能到你这一代就结束了呢？太荒

唐了吧。”

“讨厌，别再说了。”

丈夫冷不丁地站起来，扔下了一句“我睡觉去了”，气呼呼地走了。

每逢说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说一句“要睡觉了”就逃走。烦心的事情一概不考虑。

对于我们的事情，丈夫可能根本没放在心上。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以前与他一起拼死拼活的，都是为了什么呀。

我一下子觉得十五年婚姻生活犹如一场梦，感到无限孤独，十分空虚。

这一天的日记到此结束，望着后面空白的一页，省吾又叹了一口气。

老实讲，自己根本就没想到妻子会考虑这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妻子有点神经质。对孩子，特别是对男孩子要粗放点，不能太刻板了。

祐太初中毕业进入高中后，不用别人逼迫他，他自己也会努力学习的。在目前阶段还是轻松点好，可以踢踢足球，打打棒球，干他自己想干的事。

体育活动、俱乐部活动等，以及与朋友交往，对男孩子来说是很有益的，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但是妻子只考虑眼前利益，让孩子考上名牌私立高中，自己就可以对周围的主妇吹嘘“我儿子上某某高中了”。

总而言之，女人还是头发长见识短。省吾像是要转换一下心情，一口气将啤酒喝完，打开了下一页。

8月4日（星期五）22：30

有孩子的家庭主妇，夏日的繁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今年，大女儿夏美上了中学，略微可以轻松点。两个孩子都上小学的话，除了一日三餐，还要接送他们上补习学校，为他们准备衣服等。早上睁开眼睛，一直要忙到晚上关灯上床为止，丝毫不能松口气。

尤其是到了漫长的暑假，白天不去学校了，孩子成天在家和你缠在一起，说实在话还真有点厌烦了，倒是盼望着学校能不能早点开学。

老大已经长大，上初中了，虽然还得接送，但是她有课外活动，玩得很开心，有时还到同学家里去玩。于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己多少有点富余时间了。

简单的饭菜也开始让他们自己做了。老大是女儿，抽空还教她怎么做饭。小的是儿子，就让他每天负责淘米。我可不愿意把他培养得像他父亲那样，只会从冰箱里拿啤酒和冰淇淋。我要把他们培养成能下厨房的大人。

不过，丈夫的生活进入暑假后也没什么变化，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暑假期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当然，作为医生的妻子，我非常理解他工作繁忙，十分劳累。但是，有些事情作为丈夫是应该参加的，就像孩子的入学典礼和运动会等学校活动。可他一次都不出席，好像我们之间有默契，他可以不参加。更别说是扔垃圾啦、换高处比如天花板上的灯泡、星期天在家修修补补、移动一下大衣柜，等等，这些都是我的活儿。

想来想去，我竟想不起一件丈夫曾干过的家务。

为了接去上补习学校的儿子祐太，跟妻子吵了一架，妻子怎么会忽然想起过去的事呢？日记接下去追

溯到夫妻俩结婚后不久，孩子出生时的事情。

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丈夫终于结束了医生进修，进入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

那个时期，他晚上还要通宵值班，还有临时的紧急手术，加上星期天和节假日要加班，到私人医院去做手术，虽然十分繁重，但他年轻力壮，日子过得很充实。

带着两个孩子，大女儿和二儿子相差两岁，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半夜里儿子忽然发高烧，自己也不去找丈夫，径直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看急诊。

即使打电话给丈夫，他也会说“我的专业不是小儿科”，根本不会来看一下。孩子每天晚上不停地哭泣，为了不妨碍丈夫的睡眠，让他好好休息，不管夜里有多晚，我都将哭闹的儿子抱到外面去。

我自己晚上也睡不安稳，即使感冒发烧，也没时间去医院就诊，只好到药房去买点感冒药压一压。就连上厕所时，孩子也追到厕所门口来叫“妈妈，妈妈”，闹得我简直快神经衰弱了。

看到我这副模样，也只有我母亲为我担心过，怕我会得育儿神经官能症。除此之外，从没有一个人帮过我。

我和丈夫两人相依为命，忘我地走过了三十多岁的那些年。那时的疲惫不堪，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极好的考验。

在丈夫看来，我可能有些不通人情，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忙。而我呢，又觉得丈夫太专横，连妻子带孩子的怨言都不愿意听。为此，我们俩各自都在宣泄，只要一见面就会大呼“不行了，我快要支撑不住了……”，并且经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闹别扭。

但是，就连那么困难的时期，我们也应付过来了。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可是，好像就在那时，我们把重要的事情给遗忘了。

在不知不觉中，我和孩子们都适应了没有丈夫（父亲）的家庭生活，觉得丈夫（父亲）不在家是理所当然的，既不寂寞，也不感到眷恋。

家庭内所有的事务不用说，就连孩子上学择校、挑选补习班的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也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事，是对繁忙万分的丈夫的照顾。

只有这一部分内容与前面的不同，前面都是在猜测自己在外边花心的情况。而这里写的都是新婚后夫妻在一起度过的日子的感想，真实感人。

迄今为止，自己确实是个甩手丈夫。孩子的一切事情全都扔给了妻子，育儿和家务都是妻子的活儿，自己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相互之间有这样的分工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下一页日记却完全不一样了。

丈夫繁忙的工作为我们全家带来了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在周围邻居的眼里，我们肯定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之中，丈夫和孩子、丈夫和我之间的距离却渐渐增大了。

而且，到了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有富余的今天，我们却无法享受成功的喜悦，变成了假面夫妻，各自忙碌各自的生活。

“啊，假面夫妻啊。”省吾喃喃地念出了声。

是不是假面夫妻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妻子为什么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育儿和家务等，一切都交给

妻子来干，这不是说明妻子自己也认可？

如果真的那么艰难，每天都搞得神经衰弱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一声？真的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完全可以帮她一把。尽管自己很忙，但帮点忙还是可以的。

但是，妻子真的要自己帮忙的话，说不定自己会一脸不耐烦的神色，不加理睬地说：“你没看见我也忙着呢。”事实上，妻子也不止一次看到自己那副神色，心想就当丈夫不在家吧。

这天的日记是以如下的话语结束的。

家庭中的齿轮有一个不正常，就会导致其他齿轮也出错，从齿轮的不协调处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即使你立即上油，第二个、第三个齿轮也会运转不正常。久而久之，你就会对不正常的齿轮习以为常。

丈夫是不是已经觉察到这种情况了呢？不过，好歹现在还在勉强运转着。

忽然，省吾的手机响起来了。

谁打来的呢？急忙拿出一看，是从医院打来的。值班的护士报告说，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病人忽然病情恶化倒下了。

医院原则上周六和周日都不开门，只有康复科因为每天有人来做理疗，所以天天营业。

腰疼、颈椎疼的病人一般都用牵引疗法，骨折的病人和高龄患者因为四肢僵硬，一般都以理疗为主。

倒下的那个病人是个七十五岁的老汉。他像往常一样进行完水疗运动以后，从浴池中上来时，患者忽然觉得眼前发黑，叫了一声难受，就倒下去了。

“神志清醒吗？”

“刚开始还稍微点点头，现在好像进入睡眠状态了。”

“好的，我马上去。不要动他，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

在电话里做完指示后，省吾将刚读到一半的日记合上，放回妻子的垫褥下，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衬衣和裤子就出去了。

停车场在负一层，省吾的雷克萨斯和妻子的奥迪A4车位紧挨在一起。妻子的奥迪A4已经开出去了。

省吾钻进自己的雷克萨斯，一直朝新宿驶去。从广尾到新宿的医院，星期天路上不塞车的话，只要二十分钟便可抵达。

一边驾驶着车子，省吾还在思考刚才看的日记，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是呀……”

在日记本里，妻子记下丈夫不协助做家务，不肯接送孩子。按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帮上忙。纵然是在家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忽然来个急症病人，可以说是每天在家随时等候召唤。

无法直接向妻子发泄的一腔怒火，全在车子里自言自语地发泄了。一会儿就到了医院所在的大楼。

进了电梯，一直上七楼。一进医院门，护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立即给他披上白大褂，直接进了理疗室。只见患者仰面朝天地躺在墙根下。

省吾利落地检查了患者的脉搏和呼吸，又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再呼唤几声“金井先生、金井先生”。只见患者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略微点了点头。

不是需要立即采取什么急救措施的重症患者，但是必须好好检查一下。

省吾命令护士静静地将患者抬到病床上，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医院里没有住院部，但有病床。这两张病床是专门为急救车送来的紧急病人，以及像今天这样的在医疗中忽然发病的患者预备的。

现在躺在那儿的患者今年七十五岁，这个男人两膝患关节炎，在浴池中进行步行练习。据理疗师说，他在浴池中练习得有点过度了，摔了一跤，好像有点轻微脑震荡。

“让他躺一会儿，再检查一下吧。”

省吾对护士作了指示，护士又告知他，有个做颈部牵引治疗的妇女说自己手脚有些麻木。省吾急忙来到理疗室，看到一位女子正在接受颞部牵引，应该是颞部向下的，现在却让她把下巴往上翘了。

“怎么搞的？！这样的话是适得其反。今后要注意了。”省吾将正确的方法告诉了患者，并指示护士要注意仔细观察，不能大意。

按摩和理疗等不必由医生直接在场，理疗师等可以直接进行指导，对增加医院的收益很有好处，但是往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幸好，这次发生的都不是什么大事。

省吾放心地回到院长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就这样泡汤了。

省吾稍微想了一下，拿起电话拨通了诗织的号码，电话通了，但没有人接听。她好像说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叫什么“橙色大侠”的歌手演唱会，可能正在那儿听歌吧。

原来打算晚上与妻子一起吃完晚饭后再到她那儿去的，早知有这样的事，约的早一点就好了。

不过，晚上要出来的话，现在还是趁早回家一趟比较好。幸亏刚才那个患者还在医院躺着，说“放心不去医院看看”，妻子肯定不会怀疑。

有理由溜出来，省吾觉得放心了，就决定先回家。

三十分钟后回到家里一看，果不出所料，妻子已经回家了。

“你上哪儿去了？”

妻子充满责备地问道。省吾回答“去新宿了”，又添油加醋地把自己忽然被叫到医院的事讲了一遍。

“还没让他回去，让他在医院躺着呢。”考虑到自己晚上还要出去，省吾打了个伏笔。“是嘛。”妻子只是含糊地自言自语了一句。

很难得的星期天，自己为了工作特意跑了一趟医院，她应该说一句“你辛苦了”才对啊。省吾十分不满，但是妻子好像在关心后面的事情。

“哎，今天晚上怎么办？”

很早以前就说好的，今天晚上一家人一起去外面的饭馆吃。

妻子说：“咱们去寿屋吧。”寿屋是广尾车站附近的一家日式餐馆。

“那大门怎么样？”

省吾说的大门是麻布的一家烧烤店。妻子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满脸老大不高兴，好像说“又要去那里？”。

“你可真喜欢吃肉啊。”

“嗯，祐太也喜欢那家吧。”

“嗯，喜欢。”儿子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就这么决定去烧烤店了。妻子冷嘲热讽地说：“最近好像很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嘛。”

这话是什么意思？总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了六点，一家人一起出发去饭店。

也许是去的时间早了一点，店里的桌子都空着。他们找了一张方桌，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像往常一样，省吾要了份牛里脊肉和薄切猪肉。妻子和孩子要了肋扇肉、五花肉等，他们更喜欢吃这些肉。

在外人看来，这一家父母孩子四口人，非常温馨，十分和睦。但是，只要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夏季去冲绳旅游吧，以前一直是在八月十五日前后，利用盂兰盆节假期一起去的。但是今年夏美要参加夏令营游学，只好挪到下周，利用周五和双休日进行了。

“听说台风接近冲绳了，我们的旅游没有影响吧？”

省吾是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但是祐太立刻回答：“没影响。”女儿则说：“爸爸，别想开溜。”

这些看来都是妻子教唆的。一有什么事，妻子和两个孩子就结成统一战线。

妻子和孩子们都放假了，好说啊。可是我还有工作，而且不仅是周末两天了，连周五都搭进去了，医院要关门。这些妻子也不是不知道，但她总是说：“大家都盼望着去。”让她这么一说，自己就只好服从了。

一年只有一次，为家庭牺牲嘛，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诗织那儿还没通知呢。

如果告诉她是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去冲绳，她肯定会不高兴。或许会说：“你嘴上讲得漂亮，最终还不是向着老婆。”

不，诗织不是那种刀子嘴的女人。我的家庭成员，她也知道。事到如今她可能也不会说些怪话。相反，如果她什么都不说，那倒是令人难堪。省吾一下子陷入了沉思，这一切都没逃过妻子的眼睛，她把手边烤熟的肉往他这边推了推，说：“爸爸快吃，不然要烤焦了。”

被妻子一催，省吾赶忙把牛肉塞到嘴里，但紧接着妻子又将大蒜推了过来。

“多吃点，长点劲儿。”

她这么说，是不是又在讽刺我呢？连大蒜都劝我吃，看来她是看穿了我今晚上要与诗织见面了。

“不可能吧。”省吾刚在心里否定了自己的猜想，妻子又给他斟上一杯葡萄酒。

看来这婆娘是想把我灌醉，不让我去约会。不，不，这完全是我想多了。或许是因为看了她的日记，最近总是有些神经过敏。

省吾打起精神吃了块牛里脊，把烤好的薄切猪肉推到妻子面前说：“来，吃这个，这个可好吃……”

还没说完呢，妻子就用筷子将他推过来的猪肉扒拉到一边，说：“谢谢，我自己吃的，自己烤。”

这可是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她怎么能这样呢？省吾被搞得兴味索然，妻子倒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悠闲地吃着。

作为父亲，不太愿意说这个，但最近女儿夏美也对自己疏远了。以前见到自己老是“爸爸、爸爸”地叫得很亲热，但最近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好像见了外人一样。

是不是女儿快进入青春期了，只要对方是男性，就连看到父亲都觉得心烦。或者她是本能地觉察到父亲有外遇了，感到有点恶心？

总之女儿进入了多愁善感的年龄，这肯定没错。

也许是多虑了吧，妻子最近好像没有什么食欲。省吾将烤好的牛里脊放到她面前，她也只是说“我自己吃的，自己烤”，绝不动筷子。也许她想吃清淡的日本料理，却让我给拽到烤肉店里来了吧。

与妻子相比，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祐太还边吃边说，到了冲绳后要学冲浪什么的，一副小大人的神气。

如果纯粹要到海边去玩耍，那么湘南海岸也可以。但是，这是历年夏季的惯例，是为全家人服务，没辙。

省吾一边在心里说服自己，一边把饭吃完。不一会儿，一家人都站了起来。

也许是来得比较早吧，吃完饭才刚过八点。

走出烤肉店，一家人溜溜达达地回到家中。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手机铃声就急促地响起来。这是

省吾事先与护士讲好的，让她在这个时间打电话汇报下午摔倒的患者的病情。

“患者很稳定，从那以后没有什么异常。”护士汇报得很简短，但是省吾却一个劲儿点头，嘴里还不停地应答着“好，好”。

护士汇报完后已经将电话挂断了，这边，省吾还在煞有介事地说：“好，好，我马上过去。”随后他又望着妻子说：“我还得去一下，去看看下午那个患者。”

还没等他说完，妻子就打断他的话，很奇怪地问道：“他是不是已经回家了？”

“不，没回家。他的心脏有些问题，才让他在诊疗室里躺着的。年纪很大了，我放心不下，得去看一下。”

“都这个点了，还去？”尽管妻子一脸狐疑，省吾还是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车钥匙向外面走去。

“爸爸，你上哪儿去？”女儿夏美问道。走到门口，省吾一手拉开门，装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叹了口气说：“我还得到医院去，那儿的病人还在等着我呢。”妻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按理说应该嘱咐丈夫路上开车小心的。

省吾把妻子和孩子都抛在后面，走出房门后，头也不回地直奔停在地下车库的那辆心爱的雷克萨斯。

坐进车后，他才在心里对自己说，行，这下可以到诗织那儿去了。或许妻子也觉察到了。不，她不会猜到我是去诗织那儿，充其量不过是怀疑我去哪个女人那里。

不，不，妻子可能正在怒发冲冠呢，因为自己吃完饭，忽然就出门了。

行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省吾一边在心里嘀咕着，只管加大油门，朝诗织居住的代代木方向驶去。

第二章 演绎推理

可能是因为疟夏的原因，进入夏季后，患者一下子少了许多。主要是因为感冒的人减少了，来就诊的人自然就少了。

省吾的专业是骨科，但是一旦开业，就无法只做自己的专业了。医院附近有许多企业，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他们需要内科。当然，太专业的病症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和腹泻之类的基本都可以看。加之最近多的是容易疲劳、晚上睡不着觉、人际关系不和之类的患者，需要进行心理内科治疗。

为此，省吾读了很多有关新内科治疗方法的专业书籍，有时还要参加一些相关的研讨会。见多识广，什么病症都得懂一些，这是开业医生所必需的。当然，因为自己的专业是骨科，来这儿看病的以跌打损伤为多，也有不少是颈椎炎、肩膀疼、腰疼、关节疼痛的。尤其是高龄患者增加，这类病症也越来越多。

对这样的患者，除了开些止疼片、打止疼针外，还要进行按摩、运动训练，再加上物理疗法，如颈椎以及腰部的牵引等。这样的患者总体来说基本上集中在冬季，夏季比冬季要少多了。

还有些人有常年腰疼、手脚发麻等顽症，经过检查被诊断为椎间盘突出、脊椎管狭窄症等，但是这里没有手术室，不能施行手术。正因如此，许多专门跑来找自己看病的患者，也只好送到别的医院去。当然也可以将住院部的房间改建成手术室，但是考虑到设备和其他经费，还是不增设手术室，把他们转到大医院合算。

除了经费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省吾眼下正在考虑新增整形美容外科。他当然没有经验，所以聘请有关专家每周到医院一两次，做些简单的手术，如清除黄褐斑、雀斑和去除皱纹的手术等。做这样的小手术，既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也不会产生什么医疗事故。一般都是些门诊手术，在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从新宿这个地方的特点来讲，希望接受这种手术的患者肯定不会少。再进一步说，这样的手术完全是个人负担，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

具体请谁来，现在还在交涉。省吾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将医院经营好。

考虑到这些，省吾真是觉得自己有点外遇、一两次花心，算不了什么。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省吾目前根本没打算与妻子离婚。不，这样的事情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自己与妻子虽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但也是经过恋爱以后才结合在一起的。

十七年前，省吾在国立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有段时间被派到东京的世田谷国立医院去帮忙，是当时在那儿担任外科主任的山室医生介绍的。山室主任是比他高几届的校友。

当时妻子还在私立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她在大学当教授的父亲乘坐的车子遇到车祸，被后面的车子撞伤，到以前就认识的山室主任的医院来接受治疗。那时每次来医院，都是她开车接送她父亲。

当然，最初两个人并不认识。治疗开始后，有一次他看到坐在门诊室外等候的志麻子，觉得她既漂亮又有气质。就在这时经山室主任的介绍后相识了。

此后，他们俩有过几次约会。过了一年半，省吾向志麻子求婚了。

省吾最初对志麻子的印象是她是个非常文静的姑娘，经过几次接触后，更感到她是个聪明贤惠又很可靠的女子。省吾知道最终是要继承父亲的医院、自己开业的，所以觉得志麻子是个值得信赖的姑娘，可以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她。

志麻子对此怎么想的呢？她与当今的时髦女性不一样，首先不喝酒，连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也不那么随意放肆，但并不拘谨。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最放心的人才结婚的。当时省吾的父亲还健在，也非常赞成这门亲事。可以说这两个人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

从认识到现在，十五年的岁月已流逝。这期间他们生过两个孩子，至少从表面来看，这对夫妻并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很美满。医院刚开业时的困难，也在妻子的配合下终于克服了。一般人都认为这对夫妻今后也不会太张扬，会平平安安、恩恩爱爱地生活下去。起码省吾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突然出现的“紫阳花日记”，使两人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妻子到底为什么要记这样的日记呢？

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真实的心情，还是因为写出来可以消除内心的焦虑和不满，抑或是为了留下记录，以备日后使用？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是知道丈夫会来看，为丈夫写的？

不，不，最后那个可能性绝对不存在。单凭她将日记本深深地藏在床单下面来看，就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正因如此，她才会毫无顾忌地仔细描述。

不管怎么说，妻子写这样的日记，实在是匪夷所思又令人不愉快。真没劲。

但是，省吾在心里对自己说，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本日记，自己才能知道妻子的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些以前根本都不知道。也可以根据她的想法来制定对策。从这一意义上讲，发现这本日记，能够阅读这本日记，实在是幸运。或许这正是上帝半开玩笑地赐给自己的机会。

总而言之，这次冲绳旅行，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妻子。省吾知道这是妻子早就盼望的旅行，可以趁机挽回影响。

省吾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那天以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次偷偷去翻阅妻子的日记，就是一直没有机会。

机会一直没来，周末却到了，省吾和家人一起去冲绳旅游。表面上看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极力演好一个温柔而通情达理的好丈夫的角色，按计划在星期天返回东京。这样就完成了家庭任务，下面可以自由活动了。

风平浪静地过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妻子很罕见地带上女儿外出了，说是与朋友一起上剧场看歌剧。

这可是天赐良机。这天晚上，省吾回家比平时都早，不到八点就到家了，蹑手蹑脚地钻进了妻子的房间。

儿子祐太已经回来，吃完妈妈为他预备好的晚餐，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除此以外，家里没有别人。

省吾打开灯，把妻子的房间仔细打量了一番，把手伸到床单下，在和上次一样的地方摸到了紫阳花日记本。

“你好。”省吾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嘴里喃喃地嘟哝。在这里，他无法镇静下来，还是像上次一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平常一样，喝了一口啤酒，打开了手上的日记本。

也许是忙于准备旅行吧，日记有好几天空白，一下子跳到到达冲绳的那天。也就是说，妻子是将日记本带到冲绳去了。

8月11日（星期五）22：10

我们前拽后推，终于将一直在打退堂鼓的丈夫带到了冲绳。

出发之前丈夫曾经恐吓我们会有台风，可是这里晴空万里，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

在那霸机场，我刚找到自己的行李，丈夫一见马上说“我来拿”，就从我手上把旅行箱抢了过去。女儿见状说道：“爸爸真了不起。”

他以前从来没帮我拿过行李，今天这么温柔，可真有点令人恶心。

是啊，今天早上他还帮我在家里的垃圾扔到外面去了，以前他是最讨厌扔垃圾的。我央求他去扔，他都不干，说什么“让邻居看到多丢人”。

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家，虽说没在外面喝醉，但他肯定是与那个女人惜别了，尽管是很短暂的几天。没喝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样说来，他把这次旅行当作忏悔之旅了吧。

不过，千万不能大意，我得盯住了。他或许会给那个小狐狸买什么礼物呢。那时候我也趁他要他给我买个纪念品，看他还能拒绝吗？

我们在冲绳住的是高级度假饭店，最近人气很旺。下午两点入住。服务生将我们的小旅行箱和两个旅行袋装在小推车上，把我们送到了房间。

我们预定的是最高层两间排在一起的套房，面向大海。

服务生领着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尽头停了下来，指着两个房间说“就是这儿”，说着将两张房卡交给丈夫。

丈夫随口说了句“谢谢”，然后将其中一张房卡顺手递给祐太，说：“嘿，这是你和夏美的。”

就在这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从小祐太手里一把将房卡夺过来。

“不行！祐太你不是和爸爸在一起嘛。对吧，夏美？”

我又趁势征得了女儿的同意。

“对，对。女人应该和女人在一起嘛。”

听女儿这么一说，丈夫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下子蔫了。

日记把前两天去冲绳的事情记得非常准确，而且连到达那天分房的情形都仔细地记下了。

房卡被我抢走后，丈夫无可奈何地说：“唉，我好不容易才有个与妈妈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刚说到这儿，就被女儿打断了：“爸爸，你别那么恶心好吗？”女儿冷冰冰地看着爸爸。

“哎，你说什么呀。那爸爸和夏美一起睡吧。”丈夫说着很高兴地去找女儿的手。

“讨厌，放开。”女儿简直像碰到什么肮脏东西一样，一把将丈夫的手甩开。

“大家快进屋吧。”儿子叫了一声，给大家解了围。大家都放心地进了各自的房间。

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举家外出旅行时，全家理所当然地住在一个房间。房间里添上一张儿童床或单人床，就足够四个人睡的了。

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到了青春期，已经把我们看作了身边的异性，我们相互之间渐渐开始拉开距离了。

这样的反应，女孩要比男孩强烈得多。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她开始产生一种洁癖，也许是对父亲萌生了厌恶。

其实小时候，女儿很喜欢和父亲一起洗澡的。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春季，有一天她忽然说：“我绝对不喜欢和爸爸一起洗澡。”但是，丈夫一点都不知道，还是像往常一样与女儿嬉闹。也许女儿觉得爸爸的嬉笑太腻烦，有点难以忍受了。

妻子太冷酷无情了，竟然不给自己一点面子。以前一直十分文静、对自己百依百顺、毫不反抗的妻子竟然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这令人跌破眼镜。

省吾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继续往下看。

莫不是丈夫得不到妻子的爱，只好装出那样一副求女儿欢心的样子让我看？再加上女儿也渐渐开始疏远他，他才跑到别的女人那儿去？想到这里，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虽然这么说，但这次旅游丈夫是不是另有所图，他会不会又来求我和他亲热？

事到如今，这么个与外面的野女人有染的丈夫，我怎么忍受得了。用女儿的话来讲，就是太恶心了。

确实如此，最近妻子根本不愿意和自己做爱，还说什么太恶心，这是什么意思！

天下哪有这种妻子，在日记中对丈夫写下这样的话。她如果在眼前，一定骂她个狗血喷头。省吾压抑着愤怒，继续往下看。

8月13日（星期天）23:00

晚上八点，三天的冲绳之旅平安地结束，回到家中。

我回到家里还得整理行李，丈夫一进家门，立即将他的旅行袋拿进他自己的房间，在里面偷偷地收拾。

从冲绳买了些当地产的点心，要送给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许我不在场的时候，丈夫给那个女人悄悄地买了什么礼物，否则他为什么要偷偷拿进书房去整理呢？

我在外面隔着门对他说：“他爸，有什么要洗的快拿出来。”

“知道了。”他的声音很干脆。

也许他觉得平安地完成了家庭服务，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还听到他在里面哼着小曲呢。真美死他了。他的心可能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吧，歌声也是那么轻飘飘的。

休假结束了，明天就要到医院上班，他能轻松休息的也只有今天了。那他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寻找理由外出，去和那个女人幽会。而且会像往常一样，混到后半夜才回来。

今天早上他还在说呢，“到底是家庭旅游好，身心都很放松”。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就要去

见那个女人，这不是对我们全家的亵渎吗？

这样的话，好不容易才成行的家庭旅游，对丈夫来说与上班毫无两样，就是“为家庭服务”嘛。他只不过是履行了一次义务。看来下面他要到那个女人那儿去，虽然时间很短，但那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呢。

不过，至少今晚我们还应该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没有外人。因为我们还沉浸在快乐的家庭旅行的余韵中呢。偏偏到最后，他还来这种事，实在是扫兴。我可不愿意破坏好心情。

但是，看丈夫房里悄无声息的样子，可以想象他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外出了。说不定那房门马上就会打开，他会煞有介事地讲出一大堆道理来。

我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必须先下手为强。用什么借口才能留住他呢？越想越坐立不安。

大家一起快乐地去冲绳旅行了几天，应该感到满足了，可是妻子偏偏还在执着地窥视自己的动向。这天的日记并没有就此结束，还在继续。

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拖住他，怎么才能找到借口呢……

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就是想不出办法。

就在这时，祐太忽然走过来问我：“我有点肚子疼，有没有药？”

祐太虽然用手摀住肚子，但是看得出，并不是很严重。我灵光一闪，有了，就是他。

“不要紧吧？我去叫爸爸，你赶紧躺到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我故意说得很严重，然后吧嗒吧嗒地把室内拖鞋踩得震天响，走到丈夫书房前，敲他的门。刚敲了一下，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丈夫伸出头来。

“他爸，祐太叫肚子疼，你赶紧去给他看一下吧。”

我是故意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但是丈夫看来比我还要紧张。不知为何，他急忙将打开的手机盖合上，慌慌张张地塞进裤子口袋，急忙从我边上挤过，朝客厅走去。

我预料得一点没错，丈夫肯定是在书房里给那个女人发短信。想到那副嘴脸，我心中怒火燃烧。今天晚上我就要使坏，就不让他去，看他怎么办。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念头。丈夫被我叫出来后，单腿跪在客厅地上，用三根手指按住躺在沙发上的儿子的肚子，说：“没事，有点轻度消化不良，马上就会好的。”

听他这么一说，儿子嗯了一声，立即站起来，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但是我并未就此罢休。“好像疼得很厉害，会不会是盲肠炎？”更进一步说，“会不会是在旅途中吃坏了肚子？”还问丈夫：“半夜里会发烧吗？”

丈夫显得半是惊讶的样子坐在单人沙发上，拼命地摇头，回答：“不会，不会的。给他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马上就能好。”

“这孩子平时可没叫过肚子疼，今天晚上不放心啊。”

忽然，丈夫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说：“你这么不放心，我去取点助消化的药来，反正正好要去医院作点明天的准备工作。”

看来还是被妻子看穿了。省吾看着日记，脑海中泛起了从冲绳回来那天晚上与妻子争吵的情景。

丈夫好像是感到有点尴尬了吧，装作看报的样子，用报纸遮住脸。我是怒不可遏，儿子正在肚子疼，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出去，这样的丈夫太自私了。

“你现在到医院去有何公干？”

与他面对面地谈话时，丈夫要是做了坏事，会有个怪癖，他会将脸转过去。

“大家推选我当医师会的会计，我要早点把账结清，公布出来。到冲绳去旅游，把这事给拖下来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大家都那么高兴的旅游，却让他当作借口了，真是可恶。

“今天刚回来，已经很累了，非得今天去不可吗？”

“那可不行，今晚不做起来就来不及了。”

这时，厨房煤气灶上正在烧的水开了，鸣笛声一下子尖利地响起，随着一股白色的水蒸气，壶里的水也沸了起来。我急忙关闭煤气，将滚烫沸腾的开水注入大口杯中，我的愤怒也达到了沸点。

“你肯定又要很晚才回来。”

我故意用了“又要”两个字，我知道丈夫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跳起来。果然，他用报纸遮住脸回答：“是啊，要花费一点时间。”

他竟如此冷静地将我的话挡了回来，对我的挖苦一点都不在乎。看来他是铁了心，今晚是非走不可了。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那么澡也不在这里洗了？”

也许我这一箭射中了他的要害，他一下子沉默下来。我绝不手软，又接连射出第二箭。

“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洗澡啊？”

丈夫忽然折叠起报纸，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连看都不朝我看一眼，迅速向走廊走去。

“你给我等一下。”

我从厨房的边门冲了出去，绕到丈夫面前，挡住了正要出门的丈夫，双手绕到背后去解围裙的带子，边脱下围裙边不顾一切地说：“今晚你要出去的话，那我也走。”

说实话，妻子说“我也走”时，省吾狼狈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妻子会说这种话来。关于当时的情况，妻子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载的。

这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令丈夫狼狈万分。

“啊，为什么？”丈夫连声音都哑了。

“你不是要出去吗，我为什么不可以出去呢？”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将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直盯着天花板上吊着的大吊灯，不一会儿来了个深呼吸，像是叹了口气，说：

“我不是告诉你，我是去工作的嘛。你怎么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别总是抬杠好吧。”

“什么？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是你。”

“我的话，你什么地方听不懂？”

这又是他的弱点，心虚时声音很大，但是眼神游离不定。

“你又装蒜了。”

“别说傻话了。”

“好的，别再说了，够了。”

这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的。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身回到厨房。丈夫从后面追上来。

“嗨，你是不是有些误会？”

他又来打岔了。我还有什么跟他说的呢？再说也是白费，他不会听我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冲着我怒发冲冠，大发雷霆，吼一句“你给我住嘴”。如果他有如此的魄

力，我倒也算了，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

“喂！”丈夫在我身后大声嚷着，我连头都不回。

“真是！”丈夫看来是忍无可忍了，只好狠狠心咂了咂嘴，回到书房去了。没过几分钟，他又重重地拉开大门走了出去。

他难道就那么想到那个女人那儿去吗？扔下自己正在肚子疼的儿子不管，与妻子争吵到这种程度，他还是执意要去。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吧。

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花心已经被我看穿了。

对，不管你伪装得如何巧妙，我都能看穿。

省吾的视线不由自主地从日记本上移开，闭目养起神来。

真没想到，那天的事情被她写得一清二楚。妻子的推测完全正确。

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不，也许只能怪自己太迟钝了。

不过，那天可能也只能那样做。从冲绳回来的那个晚上，大家都很累，谁都不想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连休息的工夫都没有，还要去医院工作。换成别人的话，谁都会觉得很辛苦，肯定会同情。

自己是按照这种想法来安排行动的，但是妻子为什么会看穿，认为这是谎言呢？我可觉得这几乎是天衣无缝了，妻子是怎么看穿的？

说不定妻子有特异功能，第六感特别发达？听说女人的第六感本来就很发达。但是不管怎么说，妻子是太敏锐了。

早知如此，自己应该和迟钝些的女人结婚。

年轻时交过的女朋友中，也有心胸开阔、落落大方的，可能选那样的人做妻子才对。

现在再次反躬自问，可是世上哪有什么后悔药呢？

省吾深深地叹了口气，重新打开日记本。日记跳过两天，是八月十六日的了。

8月16日（星期三）22: 30

今天早晨，丈夫白衬衣左胸的口袋附近，隐隐地沾有淡粉色的口红。跟往常一样肯定是丈夫趁夜深人静，悄悄将它扔进洗衣机里，藏在别的衣服下面的。

很早以前开始，丈夫的白大褂和衬衣等都是带回来，在周末交给前来送衣服的洗衣店伙计带回去洗的。最近却很少往家里带了。

但是，难以想象忙忙碌碌的丈夫会自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这样看来，他是让那个女人帮他去送。

觉得放心不下，翻查了一下丈夫的衣帽柜和衣架，果然不出所料，找到了从洗衣店拿回来的还没拆封的塑料衣袋，找出印在塑料袋上的洗衣店的电话号码和店名，用电话号码簿查了一下，发现是丈夫医院附近的洗衣店。

然后拆开塑料袋，取出衬衣，又发现领口后面还带着个洗衣店缝上去的有顾客姓名的小条。一看小条，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小条上写的是“香田”，毫无疑问，这肯定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

“不好……”

看到这里，省吾不禁嘟哝了一句。

真没想到，妻子竟然已经调查到这一步了。这简直就像是自己做了坏事，正被警察追赶一样。当然，在外面有外遇，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不至于遭到如此严厉的追查吧。

“别太过分了……”

真想对妻子大喊一声，可是她不在跟前，也不可能听见。

“真是的，简直把我当罪犯了……”

他非常恼火，但是越生气越想往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丈夫的衬衣上竟然系着写有那个女人名字的小条，可知每次只要衬衣脏了，他就托那女人送到洗衣店去。

那个女人送去，那钱由谁付呢？是她还是丈夫？不，肯定是丈夫付的。

不管怎么说，竟有三件衬衣都系着她名字的小条，可见丈夫是何等频繁地出入她住的公寓了。这令人难以置信，也不愿意相信。

“砸了！”

自己做的事情太傻了。这么死搅蛮缠的妻子，肯定会查看丈夫的衣帽柜和衣架。自己太小看她了。把这种东西放在一下子就能找到的地方，不好好地藏起来，实在太不注意了。自己太傻了。

省吾一边挠着头一边继续往下看。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允许。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立刻去洗衣店确认一下，或许能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那个女人居住的公寓地址。

不过，话又说回来，“香田”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好像丈夫医院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与这个名字相似的女人。“香田”不是什么很普通的大姓，或许就是这个人。

不可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虽然打消了疑虑，但还是留下了不祥的预感。

是不是干脆就对丈夫说，“要给医院的职工写慰问信，给他们寄中元节的礼物”，让他把医院职员名单拿来算了。

读到这里，省吾感到背后阵阵发凉。

这可真是百分之百的恐怖，而且不是妖怪式的虚构怪谈，是现实生活中的危机。

总而言之，自己再这么任其发展下去的话，这样的妻子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说不定她真的会去查医院职工的名单，找到那个女人的住址。自己应该早想对策，以免发生类似的事态。

不过，冷静地想一想，妻子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要看职员名单。这说明她现在还没打算做到那一步。不过，妻子的性格自己是了解的，她绝不会善罢甘休。

那么说来，她会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花名册。

省吾还想继续读下去，可是往后一翻，是空页。日记到此为止了。

今天是十七日，十六日是日记的最后一天。也许到此为止是理所当然的。省吾觉得有点泄气，喝了一口剩下的啤酒，继续思考。

妻子竟然写得如此露骨，从这点来看，她肯定会心生怀疑，采取行动。自己不能在她采取行动前想出对策来吗？

不过，话说回来，妻子也太刁钻、太能干了，竟然能将我藏好的衬衣找出来，能在小条上找出她的名字，并企图从职员花名册上寻找同名的员工。

行了，行了，现在不是欣赏她的时候，这完全是女人那种异常的妒忌心造成的。

省吾点着头，半是惊愕地想到：不过……

不过，就算找到了这些证据，妻子凭什么怀疑医院的职员呢？

到现今为止，可从来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妻子也没有问过自己。事实上，自己与诗织的事情在医院里也是高度保密的，其他员工没有知道的。

诚然，诗织是负责医疗保险赔偿支付业务的，有时会就有些文件的内容讨论到深夜。但都是谈些工作上的事，而且还有别的人参加。尽管如此，妻子为什么还能察觉到员工可疑呢？为什么会察觉到那个女人在员工之中呢？

总而言之，妻子已经查到这儿了，差一步就马上要水落石出了。这是事实。

从那天起，省吾开始悄悄观察妻子的动静。

她会不会像在日记中写的那样，通过医院中的某个人把花名册搞到手？会不会根据花名册再继续追查下去？诗织那儿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电话或信件之类的？

不过，从诗织嘴里得知最近并没有特别的情况，看来，她或许还没有采取行动。

他满腹狐疑地打电话将长田约了出来。

在这样的時候，一个人就显得很孤单，总有点忐忑不安。总想找个朋友一起喝喝酒，请对方倾听自己迫在眉睫的处境。

长田接到电话，一口就答应了，很快来到涩谷。省吾将他带到自己常去的道玄坂附近的小酒馆。当然，今天的一切花费都由省吾买单。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

一见面，开口第一句话，长田就这么说。省吾回答说：“一家人到冲绳去家庭旅游了。”

长田听了十分感动，连忙点着头说：“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把老婆伺候得不错。”

“你老兄呢？”

“嗨，我不行，忙得一塌糊涂，哪儿都没去。”

一般说来，自己开诊所的医生都是如此，省吾觉得好像有些吃亏似的，喝了一口冷酒。

两人边喝边聊，关于医院从十月份开始要增加高龄患者的门诊自理费用的问题、慢性病患者长期住院的看护保险即将废止的问题等，共同的话题还不少。总而言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医院将越来越难经营。

“是啊，管他呢，听天由命吧。”

长田有点破罐子破摔地说了一句，忽然话锋一转，谈起女人的话题。“哎，上次和你一起去的那家店里的姑娘怎么样？后来又见面了吗？”

“嘿，别提了。白天一见面，和一般的办公室女郎毫无两样。”

关于女人问题，从大学时代起，长田就是省吾的前辈，所以省吾把妻子的日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你不知道，写得非常仔细，我看了吓得魂飞魄散。”

另外，还将妻子从衬衣入手，可能已经查到自己的女人等事，一口气都端了出来。长田边听边点头。

“不管她说什么，你都一百个不承认，装蒜到底。”

“不过，万一她查到了那姑娘住的地方……”

“她不是还没有查到嘛。”

长田的意见是不管她怎么千变万化，只要死咬不松口就行了。

“但是，我老婆可不是那么简单就死心的。”

省吾眼前浮现出妻子那随着年龄增大而日渐严厉的表情。

“你看，我早就对你说了嘛。”

确实是。自己刚开始对诗织有好感时，长田就不太同意，说如果在别的地方认识，那还说得过去，但自己医院里的女人还是住手为好。

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妻子已经察觉到自己在外面有女人了，现在的问题是，妻子马上就要采取行动，将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是啊，你喜欢那个女人，这心情我理解。”

自己曾向长田介绍过诗织，还一起打过高尔夫球。

“她很温柔，与你太太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长田的眼睛果然很厉害。此外，诗织负责保险理赔业务，是医院中最重要的工作，这也是自己对她抱有好感的理由之一。

“连名字都让她知道了，看来快了。”

“嗨，你别恐吓我好吧。”

省吾将刚夹起的辫子鱼刺身又放回装生鱼片的盘子里。

“不过，最终你会和她结婚吗？你不会吧？”

是啊。老实说，省吾根本没有那个打算。诗织诚然很温柔，年纪又轻，才二十六岁，比妻子要年轻十四岁。年轻漂亮是自己喜欢她的理由。可是话说回来，现在要与妻子离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自己可真没那个勇气。

“那样的话，答案就很明白了。”

“答案是什么？”

“死不承认。”

“她如果冲到房间里来呢？”

“不管她说什么，你只有一句话——没有。”

“那样行得通吗？”

省吾是半信半疑，长田则是信心百倍，不断地点头。

“你太太也不愿意看到你有女人，对吧？那样的话，你就顺着她的愿望，装蒜装到底，一百个不承认……”

“行吗……”

省吾感到实在是不可思议，但这个男人可是对女人的心思了如指掌，他的意见自己无法反对，只好点头表示赞同。

和长田见面后，省吾感觉多多少少轻松了一点。

无论你太太说什么，你只要装蒜就行了。更令省吾感到吃惊的是，长田竟然说，纵然让妻子在床上抓了个正着，你也不能承认，坚持与自己无关。因为这是妻子期待的，所以就要照此否定到底，这是上上策。

这当然不失为一计。因为长田过去确实因为有外遇和太太闹起来，就是靠此计取胜的，还有点说服力。

但现实的问题是，省吾用此计是否能奏效，这就不清楚了。长田太太与自己的妻子毕竟不一样，女人对这种事反应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不过，到时候万一真的要闹起来，自己也只有这么做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省吾找到了最后的手段，精神上的负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谢谢指点迷津。”

省吾不由自主地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长田苦笑着说：“她们啊，可是另一种生物。”

“唉……”

“女人和我们男人完全不一样。”

是吗？省吾又点了点头。长田继续说明：

“男人总觉得，在外面搞个把女人算什么，对吧？女人可不一样。女人比男人有洁癖，又不愿妥协。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不像我们，男人是暧昧的产物，尽管不高兴，但是还得自己找台阶下。”

省吾可从来没那么认真地考虑过，只好洗耳恭听了。

“一旦她感到可疑，她就会一往无前地追究下去，绝不妥协。”

是啊，自己的妻子不是也有这么个倾向嘛。省吾感佩得五体投地。

“所以嘛，纵然是败露了，也不能承认。对女人就是要死硬到底。然后，对太太要温柔，比如带她去高级餐厅去，给她买点礼品什么的，哪怕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能怕羞，要当着她的面用实际行动表示‘我是最在乎你的’。这样时间一长，太太的怒火就会慢慢地灰飞烟灭喽。”

“啊，你是这样做的呀。”

“是啊。”

长田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可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话，听了没有坏处。

总而言之，长田的话是可以做参考的。但妻子后来在日记本上又写了些什么，省吾一直想看，可是老找不到机会，妻子总也不外出。

或许妻子察觉到有人在偷看她的日记，把日记藏了起来。自己硬要看的话，看了一肚子气，但是不看又不放心。

机会没有来，一连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晚上，省吾回到家中，妻子对他说，祐太的补习学校快放

学了，要去接他回来，说完就出去了。省吾回来得比平时要早，就是因为知道妻子这个时间要去接孩子。

“家里就交给你啦。”妻子说完就出门走了，省吾一直看着她走出门，随后飞快地潜进妻子的卧室。

今天妻子的房间很奇怪，散乱得很，桌子上都是插花用的教材等。省吾用眼角余光看着桌上一副狼藉的样子，双手在床上寻摸起来，果然很快就在床单下找到了那个日记本。

今天省吾感到很放心，日记本在它应该放的地方。从妻子的房间来到会客厅，省吾想了想，就坐到客厅的大沙发上。

要说安全的话，还是自己房间最安全了，但如果在那里看，自己会察觉不到妻子回来。坐在这里，妻子回来时肯定能知道，说不定还可以将日记本顺利地放回妻子的床上。

“好！”省吾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点了点头，打开了日记本，上个星期六的日记跳入眼帘。

8月19日（星期六）22：30

有栖川纪念公园一片碧绿，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

早上起来，我正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一股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味道。

微暖的晨风带着这令人诅咒的香水味，向我袭来。

肯定是沁入丈夫衣服中的，这味道洗也洗不掉吗？何等顽固啊。我真担心它会染到家人的其他衣服上。

如果我是那个女人，每次与丈夫幽会时都会极力避免使用一个牌子的香水。因为每次都是同一种香水味沾到他身上的话，被他妻子发现的危险性就大了。

或许那个女人明知这一点，故意将香水沾到丈夫身上去呢，要训练丈夫习惯闻这种香水。只要丈夫一闻到这个香水味，就会想起她。

可是往一个有妇之夫身上抹自己的香水，这样做管用吗？

每天晚上带着同一种香水味回家的丈夫，早晚会被妻子发觉，只是时间问题。那她是不是太不顾忌我这个妻子的感情和面子了？

或许她是想暗示我：“太太，这个男人有我这么个情人在呢。”

对了，这肯定是对我的挑战。对，这无疑是她自作聪明的把戏，通知我她的存在。

省吾猛地一下将日记本丢在沙发上，在自己的衬衣肩头闻了闻。

他根本没想到会沾到那么浓郁的香味，但是妻子一下子就察觉到了。

“这么说来……”省吾忽然想起来了。

两天前，妻子忽然跑到身边，在自己周围到处乱闻。自己连忙将衬衣换了下来。说不定那时妻子是感觉到什么才跑过来的吧。

他继续往下看日记。

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是想让我察觉到，丈夫还有这么个情妇存在。

你丈夫有我这么个情妇呢。她希望我知道了这件事后，会号啕大哭，六神无主，会像发神经

一样死死缠住丈夫。

她看到我们家平安无事，就会想方设法使我们的家庭生活破裂。最初可能只是几毫米的小裂缝，会慢慢地增大，到某一天会忽然在一瞬间爆发，导致大崩溃。这就是她的愿望。

然后，毫无疑问，她会在暗中偷偷地乐。连丈夫都没有见过那样的笑脸——她满面笑容、自鸣得意地一个人开怀大笑。

下午到百货商店去买了瓶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这是个细长的小玻璃瓶，淡粉色，非常可爱。小小的喷头上还带着个拼花玻璃盖，均匀瘦长的瓶身，令人联想起女性胴体的完美曲线。

难道她想告诉我，太太，这就是我呀。

哪能呀，诗织不可能想那么多。她将自己喜欢的香水喷洒在男人的衣服上，向人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可能是妻子多虑了。

诗织不是那样的女人，不是那种被野心攫获的薄情女人。但是，这一切又无法向妻子说明，无法告诉她“诗织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薄情女郎”。只要一说，自己偷看日记的事立马就会穿帮。而且妻子一旦意识到自己在袒护那个女人，肯定会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那样的话，这个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怎么办？”

省吾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往四周看了一圈又坐了下去，显得十分心神不定，他翻开日记本，阅读下面的日记。

8月20日（星期天）23: 10

晚上七点过一点，丈夫打完高尔夫球回来了。

“今天可真热啊！”

他用手扯住短袖衫胸口，一拉一松地扇乎，并把高尔夫球杆袋交到我手上。

脸上晒得黝黑，看样子是很累了，而且将高尔夫球杆袋交给了我，看来今天真的是去打高尔夫球了。

然后他又开双腿往沙发上一坐，与儿子一起看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了。

我急忙将罐装啤酒、水煮毛豆和蔬菜拌三文鱼端到他跟前，然后拿起啤酒想帮他打开。这时丈夫已经等不及了。“快一点。”他迫不及待地吧啤酒从我手上拿过去。

这时，丈夫一点也没有防备，忽然一下子脸红了。“唔……”他的眼睛直望着我。

就在那一瞬间，他闻到了我身上那股香水味。

是的，就是那女人沾到他身上那股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味道。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厨房，一边准备晚饭，一边暗暗地观察丈夫的动静。

他的视线还是盯在电视机上，但是他先抓住短袖衬衫胸口，举到鼻子前闻了又闻；接着又装出用袖口去擦汗的样子，这次将袖口来回摺在鼻子上闻；然后又抓起桌子上的小毛巾，从额头到脖子根，仔仔细细地擦了几遍；最后回到自己房间换了件新的汗衫出来。

看来丈夫是进入了我的圈套。

啊呀，那果真是妻子设的圈套啊！

她买来诗织用的香水，然后抹在身上，佯装若无其事地接近丈夫。

自己闻到这个香水味，反倒慌了，以为是从哪儿把诗织的香水味带回来了呢，连忙把短袖衬衫的胸口嗅了又嗅，还紧张地把衣服都换了。这一切都被妻子冷静地观察到了，真是的！

这样一来，岂不就等于坦白了嘛，承认这个香水味与那个女人用的香水是相同的。事实是这样，她在日记本上也是这样写的。真没想到竟被妻子给算计了。

要说巧妙，也够巧妙的。但是，妻子也够恶劣的。省吾感到无可奈何，又翻起日记本来。

8月21日（星期一）22：30

他说医师会有活动，先把车子开了回来，然后再坐出租车外出。

酒后驾车是绝对不允许的。

丈夫出门后，我去补习学校接祐太。回来后，忽然觉得边上停的丈夫那辆车子可疑，便取来车钥匙，打开检查。

果不出所料，副驾驶座有一丝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味，可能最近那个女人坐过他的车。

自己对着这些观察时，忽然想起应该打开副驾驶座位的挡板箱，里面是车检证和几张光盘。

拿出来一看，是叫EXILE的男生组合和名叫AIKO的女歌手的光盘。丈夫以前只有几张南天群星和梦合唱组合的唱片，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这种音乐的呢？

最近丈夫开始喜欢吃西餐了，也开始在意自己的体形，常常称体重。衣着也注意挑选那些年轻人中流行的款式，如牛仔裤、足球衫等。不过，这些歌曲和那香水一样，都是受那个女人的影响吧。

丈夫难道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让那个女人坐在副驾驶席上，开着车子到处游玩的？

在我面前，他开口闭口都是“忙死了、忙死了”。他说的和做的可完全是两回事。

我感到越来越可疑，接着又打开前排扶手箱，里面净放些小文件和收据、发票之类的。

“糟糕！”看到这里，省吾不禁痛苦地叫了一声。

妻子一直开着那辆她喜欢的奥迪，根本没想到她会到自己的车里乱翻。知道她不会来这里，所以，这车子就像自己的私人房间一样，车里的几个箱子也乱七八糟放了好多东西。

究竟都放了哪些东西，自己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妻子的日记本上却记载得一清二楚。

首先是加油站的发票，有好几张。星期日的晚上，丈夫经常借口“到加油站去加油”，就将车子开出去了。但是，这几张加油站的发票竟没有一张是星期天的。

“现在急急忙忙地去加什么油呢。”我对他说，可丈夫却说：“到了早上匆匆忙忙的不好。”坚持将车子开出去。现在知道了，那都是在撒谎。

那么说来，他每次出去都是去与那个女人幽会了，抑或是到外面去，用手机痛痛快快地跟她打电话，谈情说爱。

还有餐厅和饭店酒吧的发票。

餐厅的收据是东京新桥附近一家法国餐厅Chez Inno的。早就听说那家餐厅的法式大餐做得好，一直想去品尝一下，却没有机会。他们倒好，两人花掉六万两千五百日元。套餐每人两万日

元，其余都是饮料，看来他们喝了很高级的葡萄酒。

发票上的日期是七月二十八日，这天可能是那个女人的生日吧。

即便如此，两个人一顿晚餐要花掉六万多日元，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丈夫和我们一起，顶多是去附近的日本料理店或烧烤店，其他地方从来都不去。

饭店酒吧的发票日期不是同一天的，是新宿一家饭店的酒吧。看来这两个人是下班以后，悄悄约好在那儿碰头再喝的。

还有一张银座蒂凡尼的收据。

十四万五千八百日元。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这么贵？是项链、胸针还是戒指？是不是先赠送这么个礼物，再一起去品尝六万多日元的晚餐？这两项加起来可要超过二十万了。

为什么要对那个女人如此照顾啊？

因为是喜欢？不，仅仅是喜欢还不够。

喜欢，而且深深地爱上了……

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赶紧闭上眼睛。

妻子看到扶手箱中的收据后，心情非常不好。省吾看到这篇日记后，心情也一塌糊涂。

这种事情都被妻子查到了，看来无法逃脱了。

“反正听天由命了。”

省吾想，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便继续往下看。

丈夫的收入到底是多少，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

医院的总体收入中扣除人事费用等各种支出，剩下的就是纯利润了。但金额具体是多少，这也没人知道。

只要医院还在营业，就不会赤字经营。可每当问他，他总是说：“你闭嘴。”

总之，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汇进账户，在生活上没有一点困难。除此以外，丈夫肯定还攥着很大一笔钱。

“这些钱怎么花，那是我的自由。”如果丈夫对我这样说，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他把钱花到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就不对了。

所有的钱，都是家庭和孩子的。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应该存起来，以备日后天有不测。

就算你想歇口气，或是消遣一下的话，一个晚上花费二十多万日元也是天理难容。

省吾又叹了一口气。

要说花了二十多万日元，是因为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诗织的生日。不能因为收据和发票都在，就以为我一直是那么奢侈，那可太冤枉了。

省吾真想对妻子说：“你应该冷静地思考。”可是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妻子此时不在眼前。

在一堆收据中还夹着一张电影票的票根，不知为什么是涩谷的电影院。丈夫不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吧，肯定是和她一起去的。

接着又发现了一张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收据，上面标明购买的是食物，有蔬菜沙拉、三明

治、熟制培根肉、牛奶、乌龙茶等，共计一千零五十日元。

丈夫怎么会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中购买这样的居家用品呢？不，可能是那个女人买的，丈夫付的钱吧。

日期是七月十八号，便利店的住址在代代木二丁目，电话号码也打印在上面。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住的地方也应该在那儿附近。

妻子的日记到此结束，下面没有了。

如果在平时，自己肯定还想看，但是越看下去，心情就越坏。

省吾合上日记本，跑到妻子房间将它放回床单下面。忽然闻到一股幽幽的香味，好像感到有些温暖。

这就是妻子的气味，省吾感到很亲切，像是想起了过去，将手放在床单上。他想起来了，自己有很长时间没有和妻子同房了。

那大概是半年以前的事了吧，孩子们都到外婆家去了，家里只剩夫妻两个人。那天早上，省吾忽然感到有点冲动，就去抱她。妻子好像非常吃惊。“嗯，你怎么了？”她一副十分讨厌的样子，说，“我还没睡醒呢。”

省吾不管那些。由于丈夫坚持要，妻子没办法只好接受，但是丝毫没有激情。

这是自己竭力要求的，妻子当然就很勉强了。但即使如此，妻子的反应也太冷淡了。而且一结束，马上就下床到浴室去淋浴。

她以前可完全不是这样的，简直就像是碰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

对了，前些日子与诗织做过爱，妻子好像很敏感，也许她已经察觉到了。总之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与妻子亲热过了。

最近人们经常谈论的无性婚姻，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做不了一次爱，我倒好，这样下去的话，一年都恐怕难得有一次。

这样的话，我们倒是名副其实地过着无性婚姻生活的假面夫妻了。

甚至还有男人主张“工作和做爱不能带回家”。省吾并不认为那是好事，但是，结婚十年以后产生这样的状况，也许不是什么特殊现象。

老实说，最容易让男人激情燃烧的是美丽的蝴蝶在自己周围翩翩起舞之时，是逮住那只蝴蝶的一刹那。但是结了婚，有了婚姻这个安逸的场所，再加上过去曾经很美的蝴蝶一直在你身边死缠烂打，无论怎么让你燃烧，都提不起劲了。

这实在是很荒唐的道理。省吾一边想，一边点头。

夫妻这玩意儿真不可思议。

一般说来，两个人互相喜欢才结婚的。如果是这个人，自己就愿意一直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很安

心。只有这样，两个人才会结婚。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他是想让那个女人一辈子都属于自己。结了婚，就不必担心她被别的男人抢去，期待着把她作为自己的东西独占才结婚的。

更具体地说，男人以为只有结了婚，才能在做爱时就和她做爱，不必在意任何人，两人水乳交融，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内尽情地颠鸾倒凤。

但是，那样的梦想与期待伴随着婚姻一起慢慢地、并且是确确实实地消失掉了。

只要结了婚，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爱。这种安心感正是封杀欲望的罪魁祸首。或许每天都简单地重复，就会觉得腻味。

那样的话，哪怕你每次都开动脑筋想找点新花样，可哪里会有那么多新奇的方式呢？加之有的丈夫认为，把快乐全教给妻子的话，她每天都会要求，自己要应付她实在为难。也有人认为不能全部教给女人，只有教些简单的做法，这才是最保险的。

当然，那些丈夫是否具有充分引导妻子的技巧和温柔，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如今婚前性行为很普遍。在正式结婚前，每一次见面都会渴求对方，对做爱的热情很高。因为两人还没住在一起，还不能言之凿凿说她就是自己的了。一旦松懈，她可能又会离开。这样的担心反过来又转化成了激情，使人的欲望更加强烈。

不过结了婚后，也就是感到“这下可放心了”的时候，精神上放松，对做爱的兴趣也会急剧消失。

老实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尤其对妻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她们普遍希望在婚后能得到比恋爱期间更热烈的爱抚，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让她们郁闷，有被欺骗或是希望落空的感觉就很正常了。

但是正是出于结婚后的安心感，她们会毫无忌讳地与他人商量避孕等私事，往往在商量时就已经受孕了。从这时开始，夫妻的性生活就进入第二阶段。

现在回想起来，与妻子关系疏远，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生的。

婚后第三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妻子的生活完全被育儿占领了。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哭，妻子要给她喂奶、换尿布。看到如此忙碌的妻子，男人的性欲自然也会下降。

事实上，在这种时候，丈夫提出那样的要求，妻子也很难满足，这是理所当然。

这时，绝大多数的丈夫都将妻子作为孩子的妈妈来看，而不是当作女人来看，并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变化。

当然，在孩子熟睡后，妻子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做爱的要求是会被拒绝的。尽管如此，丈夫仍明显地感到妻子身上的女人味在减少。

随后，又过了两年，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两人的房事就更少了。

女儿还小，又来了个婴儿，妻子忙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从早到晚都忙于照顾孩子，连丈夫都照顾不过来。

生了孩子以后的妻子，已经不是女人，而是母亲了。也正是从那时起，省吾对妻子的称呼也由“志麻子”变成了“妈妈”。

从那以后，夫妻俩的关系渐渐疏远，房事减少到每个月一次，再后来是两个月一次了。

这些如果让妻子来讲，她肯定会说是男人太任性了，不将妻子当女人看。这样的比喻可能不太妥当，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物界，母狮子在抚育幼狮时是没有情欲的。省吾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做的好像符合自然规律。当然这些从没对妻子讲过。

那么，这期间膨胀起来的性欲是如何处理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省吾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一边负责门诊一边撰写论文，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之后又是张罗筹备医院，又是医院正式开业，根本没有一点空隙。

就是在那么繁忙的时间，也不是没有性欲的，偶尔也会光顾一下风俗店，曾有两次与别的女人风流过。

但那些都是逢场作戏。这次与诗织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自己非常投入。如此喜欢一个女人，也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妻子之所以会打翻醋缸，燃起妒忌之火，也许出于本能吧，她本能地察觉到了在省吾身上发生的一切。

第三章 摇摆不定

月底，去澳大利亚游学的女儿夏美回来了，家里立刻热闹起来。

这个家庭一直习惯于夫妻二人加上两个孩子的状态，此前少了夏美一个人，就好像坐着缺一个轮子的汽车似的，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正好女儿回来了，家中的气氛这才又变得明朗活跃。

夏美虽然是初次体验国外生活，可看样子一点也不累，她拿出一个袋鼠毛的钥匙圈说：“爸爸，这个给你。”接着又给母亲一个带花纹的化妆包，给弟弟一件印有当地风光图案的T恤衫。

“真是个好地方啊，下次大家一起去吧！”

要去澳大利亚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妻子和儿子还是挺高兴地听着。

在这样热闹的氛围中，省吾稍微有点放心了。妻子的情绪也因此平稳了些，对他的搜查或许可以手软一些。

省吾心想，不管怎样，此前差一点被堵在诗织家里的那种严峻的态势，最好随着夏美的回家中止。

正如省吾所期待的，此后妻子的心情忽然好了起来。可能因为都是女人，母女俩才更合得来的缘故吧，省吾经常听到两人边说边笑的声音。

这样看来，那种激烈的刨根问底式的追究，是不是因为女儿不在寂寞造成的呢？省吾一方面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则盼望着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总之，随着女儿回国，孩子们的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说是一个住在白金的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妻子要去守夜。

确认这件事属实，省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早回家，悄悄溜进了妻子的卧室。

最近没怎么看日记本，所以就像要潜入什么秘密隐蔽处一样，省吾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像往常一样，先看看四周，然后把手往床里边一伸，日记本就像期待的那样从垫褥下面露出来了。

“好久不见了。”

就像见到了久未碰面的恋人，省吾一边感觉着扑通扑通的心跳，一边打开了日记。

日期是举行第二学期开学典礼的九月一号。

9月1日（星期五）23:30

丈夫坐在沙发上喝着加水威士忌，对洗完澡穿着睡衣走出来的儿子说：“哦，祐太。”

“啊，爸爸在家呢？”

丈夫星期五从来没有这么早回家，所以儿子有些吃惊的样子。

“足球踢得怎么样啦？”

儿子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头，打开冰箱，随口回答：“不怎么样。”

“这算什么回答？”

可能是稍微有点醉的缘故，丈夫瞪着厨房里的儿子。

祐太也觉得不好，所以向爸爸报告：“从下个月的比赛开始，我就成为正式队员了。”

“是嘛，干得不赖嘛。”丈夫咚的一声敲了一下桌子，径自点点头说，“好！嗯，你还是像爸爸，体格壮、跑得快是吧。”

儿子道了晚安，便把丈夫撂在身后，要回自己的房间去。

就在这时候，丈夫喊了一声“喂”，却没有回音。看着儿子的身影消失，丈夫不满地咂着嘴：“一点也不近乎。”接着，就冲着正在客厅用电脑记录家庭收支的我瞪眼，那意思就像在说：“你管教得可不行啊！”

“那孩子练足球已经很累了呀。”

本来是想好好说说情，让丈夫消消气的。可他跟往常一样，扔下一句“我要睡了”，就别别扭扭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每当孩子们在学校或兴趣小组取得了好成绩，丈夫差不多总是要说：“那方面像我。”而前几天，女儿在小提琴汇报表演中不慎失误，丈夫就在我耳边小声说：“冒冒失失的，就像你。”

他总是自豪地夸口，说孩子们的长处都是继承了他的遗传基因，而短处都怪罪于我。而假如出现夫妇俩都没有的特征，他甚至会满不在乎地说：“说不定像你爸爸呢。”

他老是这样说，不知我那已故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简直就像和我结婚以后，才华横溢的川岛家族的血统变坏了一样，丈夫总是带着这样的口气。

“是吗？”省吾头一歪，思忖着。

他不记得说过孩子们的长处都是自己的，而短处都怪妻子。

孩子们做得不错时，确实说过“像我，很好”之类的话，不过那都是开开玩笑表扬一下而已。女儿失误的时候，也许说过“像你一样冒冒失失的”，那也是想起了妻子的马虎之处，觉得可爱才说的，没什么恶意。

把这看成是“长处都是自己的遗传基因，以川岛家族的血统自豪”，未免想得太多了吧。

就算是那样也罢。自己当作玩笑说的每一句话，妻子都小题大做抓住不放，对此，省吾是一点也不知道。

如此正儿八经的，的确也像妻子的作风。但这样下去，不经意间，夫妻之间连玩笑也不能开了。

“真是的……”省吾咂咂舌头，接着往下看日记。

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日本的父亲和孩子接触的时间最短”。因为忙于工作，和孩子说话的时间少，致使父子间产生距离，这一点可能也没有办法。

为了不破坏父亲的形象，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孩子面前努力不让他们看到父母吵架或是被

此不和的场面，因为我觉得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的稳定和安宁。

尽管如此，孩子们都快到青春期了，对事物的感受能力越来越强，对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能客观判断了。无论表面上如何敷衍，或许孩子们已经感觉到了飘荡在我们夫妻间的那股冷飕飕的空气。

被孩子们剥开假面夫妇的那张画皮，也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像今天晚上祐太的事情，我没有理由被丈夫瞪。

儿子做事有他自己的方式和原因，肯定是平常觉得父亲阴郁沉闷，不由自主地采取了那样的行为。如果觉得心中不快，丈夫多少应该察觉到自己与孩子疏远了，更要增加并珍惜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才对。

说是工作忙，却有时间去会那个女人。

“就算是那样……”省吾沉着。

类似这样的与妻子之间的不和或者说是龃龉，也许是由于对“夫妻”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造成的。

确切地说，从省吾的角度来看，有这样的想法：丈夫总是应该占有比妻子优越的地位。倒没什么要逞威风的意思，只是觉得在家庭里必须先有丈夫的地位。妻子呢，则要维护这种地位，保护孩子。虽然有些守旧，省吾还是觉得夫唱妇随、举案齐眉才是理想的夫妻关系。事实上，省吾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夫妻。

而妻子志麻子的成长环境也许有些不一样。可能是身为大学国际法学教授的缘故，她的父亲是个思想很进步的人，家庭中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氛。

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志麻子，结婚时本来会觉得会很满意川岛家。可一旦结了婚，对成长环境的不同也许就有所体会了。

这本日记中所写的这些事，正是这种合不来的感觉产生的。

比如说，听到儿子要成为正式足球队员的时候，省吾说的“干得不错，还是像我”之类的话，是有些自豪，并没什么不好。实际上，作为男人，儿子的体态啦动作啦都跟自己很像，这样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女儿呢，因为是女孩子，像妻子也是自然的，只说了“冒冒失失的地方像你”，也没必要吹毛求疵地生这个气。

最起码，当丈夫带着醉意，情绪高涨地说“很像我嘛”的时候，为什么做妻子的就不能说一句“是啊，像你很好啊”之类的话呢？这难道不是顺从丈夫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丈夫不管怎么做，妻子只要捧着哄着他，家庭就会平安无事了。

“嗯……”省吾缓缓地摇摇头，琢磨着。

省吾倒不见得一定要勉强妻子这样做，可还是觉得妻子应该胸襟再豁达一些才对。表面上让着丈夫，而私下有自己的主张，这样岂不更好。

在这方面，只要看看我妈妈自然就明白了。妻子嫁到川岛家以来，在我爸爸在世时耳闻目睹了公公和婆婆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了解的，可如今却抱着男女都一样、夫妇应该平等地拥有权力和主张的想法。

“这样下去，关系是不会搞好的。”省吾又叹了一口气。

说起来，夫妻之间真是不可思议。

在订婚阶段，省吾觉得和志麻子在一起应该很不错，所以才结婚了。

可一旦结了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这次看到了日记，省吾得知了妻子有很多不满，而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同样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当然，跟妻子不满的程度不一样，省吾有时会觉得对方是个挺难缠又不怎么可爱的女人。

这般双方都抱着不满的情况，其实从结婚以来就开始了。正因为订婚期间什么问题也没有，所以结婚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结婚后两个人住在一起，从早到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看着对方的脸一起生活，的确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协调的音符。

想想看，结婚其实就是成长经历、教养、价值观都不同的两个人，被一时的热情冲动驱使走到一起。以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问题。

结婚时抱有的梦想和希望，结婚后不一定就能继续下去。有不少在半途中就千疮百孔、暗淡无光了。

性生活便是其中之一。订婚期间，不，应该说此前刚相识的时候，省吾常常梦想着，如果能拥抱这样的女人，该有多幸福啊。

可是结了婚，一想到每天都可以拥抱，那种欲望忽然就急速地消失了。甚至连互相爱抚也变得索然无味，想都懒得去想了。

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因为一起生活造成的。总是在身边，天天都可以说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搂抱。这种完全可以安心的状态，便是消解二人之间的情欲、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可是……省吾继续思考。

虽然夸大一点说，结婚也许是诸多问题的祸根，但因此获得的东西也不少。

从省吾这方面来看，有了两个孩子，很顺利地经营着医院，有一个虽然有点唠叨却可以完全把养儿育女托付给她的妻子。对此，省吾一直心存感激，只是没想到妻子的心境却是如此起伏动荡。

现在省吾既吃惊又困惑的事实是，本以为完全明白妻子的真心，竟然根本不了解。

“是不是有点只考虑自己的立场了？”省吾想这样跟妻子说。可他是偷看妻子悄悄写的日记，牢骚话便没法说了。

9月4日（星期一）23:30

漫长的暑假结束，今天正式开始上课了。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我也想换个全新的情绪，于是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去了美容院。

也许是因为发型师桥本的推荐，头发比往常剪得都短，感觉有点不自然。不过，这个发式总会适应我的脸形吧。

傍晚，放学回来的儿子说：“啊，剪头发了。吓我一跳，看着不像妈妈。”

女儿一见我立刻就赞许道：“妈妈剪头发了，这样挺适合你的。”

九点半，丈夫回来了。我跟平时一样到门口迎接，他只是“哦”了一声点点头，径直钻进书房。

晚饭是丈夫喜欢的烤牛肉块儿，为了热量不至于过高，又加上凉拌蔬菜。

丈夫坐到桌前，首先看起了晚报。

“早上的消息，给你剪下来了。”我说。

虽然与丈夫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总是挑选出每天报纸上医疗方面的消息剪下来。这也是我家务以外的工作。

丈夫拿过剪报，好像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说：“妈妈今天到医院来，说要送和服给你，想让你去取。说她自己上了年纪，穿不了了。”

这太突然了，我低声咕哝着：“那怎么办呢？”

“好像是很贵的东西哟。”丈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正在摆菜的我。

“母亲大人的心意，我当然很高兴。”看到丈夫皱起眉，似乎觉得我又要唠叨什么，我就解释说，“可是穿和服的机会很少，我现在的就已经足够了。况且，我和母亲大人的身材、尺码也相差很大，即便收下也得请人彻底改做，能不能请你巧妙地拒绝呢？”

没想到丈夫却冷冷地说：“不想要的话，你自己拒绝不就行了。”

的确，母亲说要送和服给妻子当礼物，省吾跟妻子说了，妻子不能接受，因此产生了些小摩擦。日记中，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细致地记录着。

“如果由我来拒绝，那不是惹母亲生气吗？”

我这样一说，丈夫就有点焦躁：“那样的话，痛痛快快地接受不就行了嘛。”

“接受了又不穿，那么珍贵的和服不是很可惜吗？再说，对母亲的美意也有亏欠。”

再怎么解释，都免不了被他奚落：“你呀，还是那么固执，不讨人喜欢。”

这种说法简直太过分了。不过，我还是再一次试着央求他：“就请你帮我拒绝吧。”

“不行，我可说不出口。要真是那么不喜欢，你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嘛。”

再说下去，只会让丈夫的心情更糟，于是我答应了一声“知道了”，就进了厨房。

到现在为止，对于婆婆提出的意见或愿望，丈夫从来没说过“不”字，总是自己做好人。难办的事全部推到我头上。

难道这就算所谓忙于工作不能尽孝的儿子对母亲的一点关心吗？既然是自己的母亲，该说的事情就得坚决地说出来才对。

同样是拒绝，由我来说和由丈夫来说，婆婆接受的方式也不同。

当然不是说婆婆这个人不好。和丈夫结婚以前，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比起丈夫，倒是婆婆更中意我。

婆婆年轻的时候做过小学教师，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很新潮，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和丈夫结婚，感觉最幸运的是和婆婆合得来，什么话都可以不必客客气气地说。

等到婆婆上了年纪的时候，照顾她就是长媳应尽的义务。有时候我会说：“妈妈，我是换尿布的专家，到时候您尽管放宽心。”婆婆就会爽朗地笑着说：“志麻子呀，那个事儿你就饶了我

吧。”

今后，还是想和婆婆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继续这样的关系。可是把这个人称作“妈妈”的叫法，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

母亲和妻子合得来，省吾是知道的。所以，告诉妻子母亲要送她和服的时候，本来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可是她竟如此拘泥于那些琐碎的事情，省吾感到很意外。

不过，竟然说：“把这个人称作‘妈妈’的叫法，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为什么会写下这样危言耸听的词句，难道是想分手？省吾这样想着，接着往下看日记。

“你太固执了。”丈夫这句话在耳边挥之不去。太有主见，这是在和谁比较呢？是和那个使用娇兰金沙飞舞樱花牌香水的女人比较吧。

虽然不愿意这么想，但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免不了将所有的问题都和丈夫有外遇联系起来考虑。

我可能真是太死板了，不会变通。

但是，因此就被丈夫背叛，我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我难道不想变得洒脱大方一些吗？可现在的状况，我就是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来。

“干脆，跟婆婆说了吧。”我似乎被想把丈夫出轨的情况一五一十都告诉婆婆的冲动驱使着。

婆婆呢，肯定会一笑了之，然后给我适当的建议。那个时候她会和我站在一边，让我轻松起来。

不过，要是跟婆婆说了，在我追逼丈夫之前，婆婆绝对会首先盘查儿子的罪过。

那样的话，丈夫照例要么含糊其辞地避开，要么嘲弄地一笑：“那是志麻子胡思乱想吧。”

不管是哪种情形，我想丈夫是不会和那个女人分手的。

说不定，不仅不会分手，丈夫还会越来越冷淡地对待像我这样向婆婆告状的不讨人喜欢的女人，而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那个女人身上。

那么，婆婆、丈夫和我，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难解难分，谁也抽不出来。

现在，还不能急于作出结论。这个时刻大吵大嚷，只能让人看到我的愚蠢。

倒不如先弄清楚那个女人的存在。

已经找到了好几个证据。从现在开始，要把那些证据整理一下，然后明确地指出那个人是谁。

虽然似乎有些可怕，但要做的时候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去做。再拖延时间的话，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读到这里，省吾禁不住用手摸摸脖子周围。读着妻子的日记，他总觉得脊背上有点凉飕飕的。

终于，妻子嗅出诗织的存在并接近她，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惴惴不安地一页页翻看，日记的内容忽然有了变化。

9月6日（星期三）23:10

在白金的小岛老师家的插花讲习会结束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附近饭店吃了自助餐。

这顿午饭比平时稍微晚了一些。吃完饭，有两个人先回去了，我和浅井、中岛、久我三个人去喝茶。大家都是在女儿上私立幼儿园的时代参加孩子的聚会时认识的，快十年了。

我自己这样说可能有点奇怪，不过，我真的是很喜欢和三四十岁的主妇一起成群结队地行动。更可以说，其实是有这样做的必要。

主妇们总是在家里通过电视获得资讯，难免有失偏颇，为了不落于时代，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必要的资讯。而且站在相同的立场，大家可以互相舔舐伤口，求得安心的感觉。

聚会时，女人们交谈着各种各样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孩子们升学的资讯啦，流行的服饰呀名牌呀，还有美容啦旅行啦，等等。大家互相倾诉着，频频点头。

女人们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因为平时只有听家人说的份儿，而通过和朋友们一起轻松地聊天，没准可以缓解一下积累起来的压力。其中不少人要出一出平时压在心头的闷气，大讲特讲丈夫或婆婆的坏话，然后带着满脸愉快的神色回家去。

前几天，有家报社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主妇职业”栏里填“乐”字、“婚姻生活”栏里填“忍”字的主妇最多。这里所说的主妇们，表面上举止文雅，粉饰出幸福的神态，而实际上都有主妇的烦恼。

其中只有久我一个人例外，她的丈夫是国际律师，据说天天频繁地用手机和她联络。她婚龄和我差不多，可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看来还是因为她丈夫长时间在海外生活，和一般的丈夫感觉不一样吧。果然不出所料，今天聊天的时候，久我的丈夫又打来电话，她便兴高采烈地站起来接听。

省吾真没料到，自己从没想过的主妇们共度的时光，妻子都一一在日记中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只是主妇职业“乐”、婚姻生活“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省吾继续翻着看下去。

久我接完丈夫的电话回来，浅井问她：“你丈夫是不是因为长期在海外生活，所以就像欧美的夫妻那样很开放地表达感情呢？在电话里说‘我爱你’吗？”

这样的问题属于隐私，平时一般很少有人提起，但大家还是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一边津津有味地等待着回答。

久我稍微踌躇了一下，有点害羞地说：“嗯，电话里也经常……”

“啊，真羡慕你呀。我们家自从度完蜜月，就再也没有听到那样的话。”

浅井的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计师，两个人的确是经人介绍结婚的。她现在正迷恋着韩国男明星，已经去韩国旅行两次了。

“浅井，那你也有责任呀。不要老是把心思都放在韩国演员身上，应该多培养丈夫心跳的感觉。”

久我的语气有点强硬，浅井一个人端着葡萄酒杯站在那儿，慢吞吞地说：“可是，都到了这份儿上了，我哪能让他心跳呢？”

看着我们都在点头，久我干脆地说：“夫妻之间只要努力进行各种尝试，丈夫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哎呀，你指的是床第之间的事吗？”

问题太直截了当，大家一时都屏气不语了。

在主妇的聚会上如此刨根问底是属于禁忌，应该尽量避开，可是喝了点葡萄酒有点微醉的浅井竟然没有打住的意思。

真不愧是久我，羞怯而含糊地应道：“啊，是啊，当然也包括那种事……”

没想到浅井紧追不舍：“现在，谁相信还会有那种事啊。久我，你可真了不得呀。”

也许是看着久我的微笑，有些生气，浅井来了一记颇含讽刺意味的反击，又接着喝酒。

虽然自己的妻子也参与其中，多少有些煞风景，但省吾还是对主妇们这些紧张的话题甚感兴趣，便接着看日记。

浅井的话里潜藏着对至今仍和丈夫甜甜蜜蜜的久我的忌妒，一直在边上听着的中岛也加进来了。

“是啊，我们家也是夫妇分床睡，现在谁还会想着‘干那种事’。夫妻之爱，还不如说是人类之爱的一种境地，也可以说是那种互相照顾的感觉。”

听了这话，我似乎也觉得释然了。久我为了遮掩，红着脸说：“但是，那不是很可惜嘛。我们都还年轻呢，是吧，川岛？”她把话头转向了一直沉默的我。

“是啊，像久我夫妇那样当然很好。可是很遗憾，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气氛了。”

浅井好像一下子得到了援兵一样，立即附和道：“对呀，那不是很普遍嘛。”

寡不敌众，久我终于闭了嘴。但是她脸上那恬静的表情，似乎让人感觉到了她的自信和舒畅——“不管你们说什么，总之我是被丈夫爱着的。”而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大多数，却仿佛显示出我们是不被丈夫所爱的可悲的妻子。

我和丈夫之间没有肌肤接触，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听说触摸人的肌肤，是精神安定不可缺少的因素。

差不多两年前，儿子在升到小学三年级的春假时，从我的寝室搬出去了。儿子说：“大家都是一个人睡觉。”他希望一个人睡，我也没办法。

回想起来，两个孩子出生以来，一直是母子一起睡一张床。从喂奶、唱摇篮曲的婴儿时代开始，接着就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给他们念图画书，握一握害怕妖怪、跑过来偎在怀里的孩子的手，跟他们贴贴脸，还有摸一摸、拍一拍圆圆的小屁股，哄孩子睡觉，等等。也许像这样在睡前触摸一下肌肤，令心情稳定和满足，与其说是孩子的需要，毋宁说是我自己的需要。

在育儿过程中，妻子难道那么享受和孩子肌肤相亲吗？对没有实际育儿经验的省吾来说，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

睡前抚摸孩子的肌肤，我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感到很满足。对于不接触丈夫肌肤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缓解和安慰。

而丈夫呢，和取代了我的女儿嬉戏打闹，可能是希望接触年轻女子的肌肤吧。

最近，对无性生活这件事感到很气愤，也许是身体没有得到满足的缘故。总之不想变成与任何人都可以肌肤相亲的状态，一种隐隐的不安在心中反抗。

至少尽量避免将内心的饥渴转移到对孩子的过度教育、主妇们猥亵的闲聊、无节制的食欲等这类自欺欺人的事情上。因为，我绝对还没有到那种已失去女人的吸引力的年龄！

更何况我和丈夫一样有性欲。我真想堕落一次，除了丈夫，别的什么男人都行，我愿意尝试一下在别的男人的臂弯里坠入梦乡。

即使不能做这种狂妄的事情，远眺着那美丽的山巅，我也想去攀登，哪怕只有一次。

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丈夫出轨可以得到宽容，而妻子红杏出墙却要遭到白眼呢？

事实上，虽然三十几岁的主妇忙着生儿育女，可能没有察觉到，可听听四十岁主妇的心声，她们大都开始感到身心的郁闷。尽管情况因人而异，但差不多首先都表现在经期的不调或变

化上。一方面我觉得不必介意，另一方面，身体上不稳定的变化中交错着“就此作罢”和“急躁焦灼”这两股力量，将我的心逼近越来越起伏不安的深渊。

生了孩子，身体曲线便破坏了。尽管很注意，腰这一圈还是堆起了赘肉。像这样不经意间，就一味地将魁梧的体格、莽撞含糊的性子连同迟钝的反应都集于一身。

现在，我开始重新审视沉浸在安定的生活中逐渐迷失自我的状态。丈夫出轨是否就是上天对我这样的女人进行警戒，从而给予的启示呢？

心灵的某个地方探寻着再次回到丈夫身边的路，可是，周遭被浓浓的雾气遮住，前方茫茫不清，觉得希望暗淡，只能呆立不动。

妻子到了四十岁，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开始不稳定。“不想就这样仅仅成为一个大胆的、身体结实的女人，而是想作为一个女人，重新找回那种心跳的感觉”，她这种心情，省吾很能理解。

不过，“除了丈夫，别的什么男人都行，我愿意尝试一下在别的男人的臂弯里坠入梦乡”，这可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这样的话，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家庭就土崩瓦解了。虽然有点自私，毕竟在出轨这件事上，丈夫和妻子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而最后还写着“心灵的某个地方探寻着再次回到丈夫身边的路”，虽说“周遭被浓浓的雾气遮住，前方茫茫不清”，不过省吾得知妻子有这样的想法，就稍微安心一些。

如果她真是这么想，从现在开始，省吾也不是不愿意温存地抱抱她。妻子因此在身心两方面都能顺从自己的话，比什么都令人欣喜。

但即便这样，省吾也没有下决心和现在的情人彻底分手，只是觉得偶尔抱抱妻子也不错。

这样思考着，省吾忽然发觉竟然把这当作了自己的日记，不禁苦笑起来。

干脆，自己也开始写日记，然后和妻子互相交换着看。

妻子的叫“紫阳花”，那我的就叫“大丽花”吧。不过男人用红色的花有点可笑，还是“土当归”不错。对，就叫“土当归日记”怎么样？

实际上，省吾不可能像妻子那样执着地写下去。唰啦啦一句紧接着一句地写，那种韧劲和尖锐，看来只是女人独有的特质。

想接着往下读，再翻开一页，省吾发现开头的日期和横着写的两行有用横线划掉的痕迹。妻子是用圆珠笔写的，划掉后字迹还在，可能她觉得写得太不满意，就很用心地把字都涂乱了。

空了两行再开始，没有新的日期，说不定是同一个晚上写的呢。

回过头来看看，女儿出生后，我一直埋头抚育婴儿的那段日子，丈夫回家也很晚，似乎没有做爱的记忆。

不过那个时候，来自丈夫的父母和亲戚的沉重负担——“第二个孩子，一定要生个男孩”，已经沉沉地压在了我的肩上。

最初有关孩子出生的深刻话题，是否都是妻子在茫然失措中写下来的呢？省吾重新聚精会神地看下

去。

人们几乎都认为身为媳妇的我有责任再生一个医院的继承人，也都这么期待着。每次见到丈夫的父母或亲戚，这样的话题都会被提出来。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希望之星快要诞生了吧。”

“生儿育女是一气呵成的，孩子差一岁也没关系。”

我还在忙于照顾第一个孩子，脑子里根本没想要不要生二胎。类似这样的话接二连三地轰过来，我真有些吃惊。

因为他们绝对不是为第一个孙女的诞生而欢喜，却总期待着我肚子里还没影儿的男孩子。

尽管这种不体谅人的言语伤了我的心，我还是极力做出满面笑容的样子。但是，只要有我的子宫在，我自己怎么着都行，这种话太伤人了，我甚至开始对这家人抱有不信任的感觉了。

妻子有过这样的感觉呀。周围的人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妻子总是点头，省吾还以为妻子和他们是同样的心境呢。

要真是那么不愉快的话，跟自己说明白不就好了嘛。那样，省吾可能就会跟父母沟通一下。但实际上工作太忙，没有富余的时间慢慢地倾听妻子的心声。

女儿一岁生日的那天晚上，丈夫给了我女用体温计和体温表。看来，他也感受到父母的压力了。这样想着，我就按他说的量了体温。

我曾问过他：“医院的继承人是女孩不也很好吗？”

他却固执地坚持说：“当然是男孩好了。”

争来争去，我就对自己说：“现在的时代虽说是男女平等，可是除了依旧适应男尊女卑的风气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不知不觉，自己也在这样的风潮中随波逐流了。否则的话，只能徒增生活的艰辛。

省吾的确在女儿夏美一岁的时候让妻子量过体温。

那是觉得妻子也想再要一个男孩，才那样做的，没想到她会说什么“依旧适应男尊女卑的风气”。省吾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可妻子也许并未理解。

日记里不再叫自己“丈夫”而是称作“他”，省吾有点不满。这简直就是称呼毫不相干的人吧？

有时候，他会看看我量的体温表，说：“今天是排卵的日子……”

然后就渴求着我的身体。

平时我很喜欢穿长袍，只是在和丈夫做爱的夜晚才换上睡衣和睡裤。只要事先将内衣和裤子脱下，就不用将长长的睡袍一点一点卷上去。

像这样只为了生孩子进行的夜晚准备工作，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

两个人都只脱下睡裤，只用几分钟就完事了。气氛之类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就那么无言无语地，像是操作机械一样被对待，我感到无尽的悲哀。

那绝对不是爱，仅仅是为了受精而进行的身体结合。

即便不是如此，丈夫也总是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婚礼那天晚上，因为喜宴的气氛很热烈，黎明时分才回到房间，感觉非常累。而且为了尽快开始蜜月，第二天早上必须很早就出发去机场，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所以当我拒绝做爱时，他简直就像定了新婚初夜的规章似的强行扑过来，几分钟后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看着他的侧脸，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读着读着，省吾心情复杂地垂下了头。

真没想到，连这样的事情妻子都记起来了，一一写下。说不定她在写这些事的晚上，感情会异常兴奋。说不定前前后后想一想，过去的种种不愉快一下子都重现出来。

这一切，都是对自己猛烈的痛斥。

把丈夫跟不相干的他人一样叫作“他”，还能如此冷淡地批评丈夫的做爱方式，这简直连爱的碎片也不是。这难道不是对丈夫本身彻底否定吗？

男人最受打击的就是在房事上遭到批判。有的人因此失去自信，不能勃起。

而妻子的语言更是毫不留情。

丈夫的做爱方式总是机械性的。

首先是从他右手的食指感受到的。忽然把手伸到两腿间，连缓和情绪的间隙也没有，就将整个身子压上来。这个过程每一次都分毫不差、准确无误地往前进行，而且总是单调得像走过场似的重复。

就在这样的做爱过程中，我试图寻找爱的影子，但是连一点碎片也找不到。

然后，他只要自己满足了，就立刻转身背对着我睡觉。

但是，在我的体内，只剩下结束之后的空虚感积淀着，很快就成为从子宫深处喷涌而出的逆流，变成被废弃的残骸。

更何况，这种机械式的身体结合，也仅限于在排卵的日子里进行。

这次是这样，下次也是，再下一次也……

有时候由于过分的强迫和痛楚，我央求他“别这样……”，可他说什么“趁年轻的时候，可以产生优良的精子。今天是排卵的日子，生男孩的几率很高”，从不会就此罢休。

那个时刻的他，不是爱着妻子的丈夫，仅仅是向想生出儿子的女人作说明的医生而已。

这样不断重复着，对和他做爱开始感到厌恶和憎恨，便装作排卵期不确定，在体温表中也胡乱地记录体温的变化。事实上，除了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开做爱这件事。

幸好，女儿两岁了，我也没有怀孕。可是，丈夫开始焦急了，让我吃容易生男孩的碱性食品，有时也让我服用磷酸钙片。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把做爱等同于生殖行为来考虑，而所谓的行为也只是义务性的。

终于如愿以偿，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那时从心底松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怀孕，而是可以不用再和丈夫做爱而感到放心。

那天晚上，我把之前一直穿的浅蓝色睡衣睡裤悄悄扔到厨房的垃圾桶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就这样，我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只是对丈夫的厌恶感却无法抹去，至今仍藏在身体的深处。

日记在这里结束了。省吾坐在沙发上，紧紧抱着头，一动也不动。

刚才读到的日记太恐怖了。不，是让他看到了压根儿就没想到的事情。如此批判和丈夫的性生活，并如此冷淡地看待这件事，世界上有这样的妻子吗？

“这都写的什么呀？”

禁不住有要大骂一顿的冲动，可这是日记，又能有什么办法。是自己偷看了人家本来不想给任何人看才写的东西，所以没法气愤。

但正因如此，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心话，绝对没有虚假的成分。

这样看来，自己和妻子做爱时，妻子变得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是一味地厌恶和自己做爱，丝毫的快感也没有。

不过，省吾确实知道妻子什么感觉也没有。最初的时候反应很淡，后来也始终淡淡的，似乎在等着结束一样就分开了。

开始省吾还以为那是有教养的女孩采取的节制的态度，大概是女人的修养艺术。

可结婚以后，不管多少次，妻子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顺着省吾的要求，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难受似的皱着眉头，小声咕哝，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受虐的癖好。然后就什么反应也没有，让人觉得只是把身体借出去了而已。

面对那种清醒的态度，省吾这边虽有热情，却不来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跟抱着一个索然无味、没有感情的冰冷女人有什么两样。

然而，妻子却把这一切责任都归到自己的头上，说什么做爱只是为“受精而进行的身体结合”，是“尽义务的”。

以前确实有一阵子为了想生个儿子，有时可能是过于机械了些，有时可能会敷衍了事，但不等于我不爱自己的妻子。恰恰相反，正因为爱妻子，才希望她能早日怀上男孩，在我父母和亲戚朋友面前脸上有光。她是我唯一的妻子，所以稍微有些勉强她了。

但她却一直怀恨在心，至今还对丈夫抱有厌恶，这样可就严重了。这一点必须及早改善，刻不容缓。

看来，还是应该对妻子积极求爱，应该像长田说的那样，给她来点甜言蜜语，床第之间颠鸾倒凤，就能将这结了冰的女人的身体和心灵全部融化开。

省吾显得颇为自信地自言自语着，站了起来。

第四章 急速接近

直到进入九月，天气一直是阴雨连绵，台风又将来临。所幸的是东京仅仅下了大雨，而九州、四国地方上的灾害就相当严重了。

今年夏天有几天特别热，而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天气骤然降温，这个夏天我过得一点都不平静。

“就像我们家的吵吵闹闹一样。”省吾回忆着。

总之希望从现在开始，慢慢地向平静的秋天过渡。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儿子的学校开了运动会。

星期六医院休息。但每月一次去中野的敬老院“长寿园”的出诊日碰巧也在这一天，运动会是去不成了。

这天早上，省吾告诉了祐太，祐太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脸上并没有露出特别遗憾的表情。他对父亲不参加学校这类活动早已习惯了，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期盼过。

老年人中患腰疼、关节炎等骨科相关的疾病的人很多，省吾已经答应长寿园的园长，每个月去出诊一次。明知这是工作，也只好利用珍贵的星期了。

了解这些情况的妻子，如果能对儿子说“爸爸今天也要上班，没有办法呀”之类的话，也能照顾到他的面子。然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一直在准备便当。

“真是的……”

他们都急匆匆地出了门，省吾一个人也出门了。但他的心里盘算着今天晚上的事。

今天祐太参加运动会一定很累，女儿也说要跟同学去迪士尼乐园，两个人肯定会早早睡觉的。

已经很久没有跟妻子在一起了，试试看吧。

自己洗完澡，穿上睡衣，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听着运动会的趣事。当气氛比较和谐时，就凑到妻子跟前，竭力做出偶然碰触的样子去抚摸她的背，然后慢慢把手伸向她胸前，抱住她，好像在问“怎么样”。

当然，妻子一定会很吃惊，也许会抵抗。不管这些，只要抱住她，就先吻她。

如果能到这一步，妻子也是希望被拥抱的，就不会抵抗了吧。

下午五点长寿园的工作结束，事务长邀请省吾说：“一起去吃饭吧。”他礼貌地谢绝了，然后就去了新宿的广场宾馆。

他已与诗织约好在这里见面，两人打算一起在四十四层的法国餐厅共进晚餐。

他们坐在能欣赏窗外夜景的餐桌旁，吃完饭已经九点了。由于有点疲惫，就没有开停放在宾馆的汽车，而是漫步到附近的诗织家待了一会儿。

在那里稍作休息后，他就告辞了。诗织把他送到楼门口，边微笑边挥着手说：“明天的高尔夫，加油啊！”

她的纯真、爽朗，显得非常可爱。

吃饭时，省吾与诗织聊了医院和秋天的旅游等话题。言谈中，诗织无意中说起：“最近护士长对我特别和蔼。”省吾对这句话多少有点在意，便问道：“怎么回事？”她说，她为医疗保险的事加班时，护士长特意买来了奶酪蛋糕，还说“这么晚了，辛苦啦”。

“该不是注意到我们的关系了吧？”

听省吾这么一问，诗织歪着头回答：“说不定。”

如果让护士长这个长舌妇知道了，那整个医院也许都知道了。然而，到目前为止，省吾并没有感觉到那样的气氛。

“不必在意。”他有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

省吾与诗织分手后，回到宾馆的停车场，开车回到家时已经十二点了。

跟预想的一样，孩子们都睡了，只有妻子在厨房记“家庭开销的豆腐账”。

省吾对妻子解释：“长寿园的事务局长邀请我到歌舞伎町去了一下。”说完打开冰箱，喝了一杯水。

妻子没有搭话，只是在默默地记着家庭收支账簿，从后面看去，她那雪白的脖子显得更白了。

想和她亲热的话，也只有在此时了。省吾下了决心，从后面走上去，忽然张开双手抱住妻子的双肩。

一瞬间，妻子叫了起来：“干什么……”并且甩动肩膀，极力摆脱省吾的双手。

当然，省吾是要拥抱她，不管她如何反抗，都死死地抱住不放。妻子拼命反抗，缩着身子从省吾的双臂中滑了下来，一甩劲，咣当一声撞到橱柜上，然后跌倒在地。

省吾好心好意想拥抱妻子，跟她亲热亲热，谁知她却不领情。一看倒在地上的妻子，她脸上露出的不是惊讶，而是满满的憎恨。

妻子倒在地上，省吾也不过去搀扶她一把，就撒手不管，径直穿过客厅，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书房，使劲把门关上。

这种事还要反抗，真不知妻子的反抗为何如此强烈。

总之一句话——她就是不愿与我同床共枕。日记本里倒是写着希望得到丈夫的拥抱，真的去拥抱的时候，她却逃跑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抱那种人？我明天要去打高尔夫球，六点就得起床。尽管这样，我今晚还想和妻子做爱，她却对我拒之千里，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与诗织相比，妻子是太乖僻了。

省吾进了房间，嘴里还在发出啧啧声表示不满，然后坐在椅子上，给诗织发了个“晚安”的短信和一个红心的图片。

她看到这些，肯定会知道我和妻子没有床第之欢。而且自己曾告诉过诗织好几次，现在与妻子在肉体上已经没有关系了。

结婚十五六年后，当初那种热情会消失殆尽。诗织也应该听到别人讲过这些吧，她肯定是知道的。

关键的问题是妻子，她会那么激烈地反抗，省吾都惊呆了，急忙松开手。那以后怎么办呢？

省吾一边担心，一边把自己的房间仔细地巡视了一遍。床边放着高尔夫球杆袋，往里一看，里面放着一套运动服和换洗的内衣裤。

这些事情，妻子很细心，交给她绝对没有问题。

在料理家务方面，妻子是一把好手。但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就变得十分固执，不听话。

不过，她刚才撞在腰上了，没问题吧？

因为不放心，省吾再次来到客厅想看一看，妻子却已经不在厨房了。

大概是休息了吧。省吾还是有点不放心，走到妻子寝室门口，先做了个深呼吸，然后敲了几下门。先敲了几下，没有回音，就又敲了两下，仍是鸦雀无声，省吾有点不耐烦了，叫了声“喂”。这时从里面传出妻子的声音：

“干什么呀？”

他很明显是想进房间的意思，妻子却用干脆的口吻道：

“你在自己房间里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省吾走进客厅，妻子已经起床，在厨房忙碌。因为说了今天早上要去打高尔夫，“早上七点半出发”，所以星期天妻子也早早地起床了。这一点真让人放心，但跟她打招呼说“早上好”，她却毫无反应。

还在为昨晚的事情闹别扭吗？

没办法，省吾从信箱里取出报纸看起来。妻子给他泡好茶，端到了餐桌上。他看到妻子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腰，就问：“疼吗？”妻子微微地点了点头。

“有贴的药吧？贴了会好一些。”

还是一样，妻子没有任何回答。这时，来接省吾的汽车到了，他就直接出门去打高尔夫球了。

从表面上看，妻子的态度是温和的，但其中却渗透出冰冷的气息。昨天晚上的事，妻子还在生气吗？但说到生气，被冰冷地拒绝的自己才应该生气呢。

也许是想着这些问题去了高尔夫球场的缘故，这场球赛输得很惨，下午六点多就回到了家中。然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子上留了个便条：“我去接夏美。”

早点说就好了。好在打完高尔夫后，在食堂稍微吃了点东西，现在还不太饿。看他们好像没有马上就要回来的迹象，省吾想干脆翻翻好久都没有看的妻子的日记吧。

省吾环顾四周，确认家里没有人，就进了妻子的卧室。房间里当然非常安静，床上像往常一样铺着米色的床罩，他抓住床罩的中间轻轻往上拉，手在垫褥的下面上下摸索，甚至连最里边都摸了，但就是没有摸到日记本。

“难道……”

省吾觉得奇怪，干脆把被子也移开了，还是找不到日记本。没办法，床上不找了，又看了看妻子的桌子，甚至还把旁边的整理柜也翻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到。怎么回事？虽然不甘心，但继续找下去的话，会引起妻子的疑心，只好暂时离开了妻子的房间。

日记本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难道是妻子发现我偷看了她的日记，藏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就再也看不到了。一想到这儿，他就更急于找到日记了，甚至出声地叫了起来：“喂，日记本，快出来！”

日记本是妻子的真情吐露和对自己的强烈批判的载体。坦率地说，省吾对日记记载的内容非常吃惊，有时甚至连“浑蛋”这样的词都想脱口而出，但他自己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没有日记本，就无法知道妻子的真实想法。

从那天以后，省吾心神不定，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偷偷进入妻子的房间。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机会终于来了。星期天，妻子要参加女儿小提琴班的聚会，出门了。

“这次一定要彻底地找找。”虽然没有必要，但省吾还是蹑手蹑脚地进了妻子的房间。他先把手伸到垫褥下，谨慎地上下左右慢慢来回摸索，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赶紧拿出来看，正是“紫阳花日记”。

省吾竟然有点不知所措，再次捧起日记本亲了亲。

“呀，你没有跑开啊！”

日记本总是放在同样的地方，也许只是上周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怎么说，妻子好像并没有发现被人偷看过。省吾终于放下心来，打开了久违的日记本。

9月16日（星期六）22：30

下午两点，为了与和田护士长见面，我去了新宿西口的宾馆。

高高的天井，豪华的吊灯闪烁着，大堂里荡漾着小提琴和钢琴的二重奏乐曲。休息室的背面镶嵌着一面玻璃，映照出对面的人工瀑布，令人感到清新凉爽。

对我来说，这个豪华奢侈的地方映照出的是极不平常、与家庭生活截然不同的空间。穿过这迷人的空间，在能看见大堂的茶室里，护士长已经在等我了，我轻轻地挥了挥手。

看到妻子已经跟护士长秘密接触了，省吾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接着往下看。

丈夫开办现在的医院之前，曾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和田护士长是那家医院骨科的护士长。

当时，家父在私立大学的法律系任教授，护士长的儿子是那儿的学生。为了儿子的就业问题，护士长曾经拜托过家父。也许是这个原因，她儿子如愿以偿，进了一家大公司。从那以后，她好像为了感恩，时不时地给我送歌舞伎票或是宝冢歌剧票。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三年前她从公立医院退职后，劝她到丈夫的医院工作的人，还是我。

当然，丈夫不喜欢妻子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敢让护士长向丈夫提出希望到他那里去工作，是因为当时的护士长碰巧想辞职，和田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新任护士长。

作为医生，丈夫是一个认真的、有事业心也有度量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原因，他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太采纳别人意见的人。

对待患者和医生，他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被称为“菩萨”。然而，有时似乎是为了发泄压抑的情感，他会对职员或药品供应商随心所欲地发脾气。

我选择和田护士长的理由，是觉得她了解丈夫的性格。在丈夫与职员或药品商之间，她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妥善地处理这些关系。

这里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想到有关医院的事情，丈夫几乎从不跟我谈。而作为院长的妻子，我想通过护士长多少了解一些相关的人与事。

就是因为这些，直到现在我还是找机会跟她一起看戏，探讨育儿问题，或者直接询问医院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得夸张些，把和田护士长视为我安插在医院的密探也不过分。

妻子跟护士长的关系原来这么密切。有时夫妻俩也谈起护士长，但坦率地说，省吾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关系这么近。

这样看来，妻子发现自己跟诗织的事，只是早晚的问题了。不，可能已经都知道了吧？省吾想到这儿，手禁不住有点发抖，又接着看起了日记。

在飘荡着乐曲的休息室里，我们一边慢慢地品着咖啡，一边闲聊，话题渐渐进入正题。

当然，如果开门见山地直接向护士长打听，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作为院长夫人，还是绕着圈子问好。

“我并不能肯定就是医院内部的人，但最近，好像有人在勾引我丈夫……”

难道护士长已经预料到了？她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或许……虽然感觉到了，但现在还不能肯定，就当没有这件事，再观察观察吧。”

真不愧是护士长，回答得滴水不漏。

其实“香田”这个姓氏已经冲到喉咙口了，但我还是咽了下去。一旦姓氏公开了，肯定会像大坝决堤一样，后面的话就挡不住了。还是先跟她聊聊对现在的年轻女性的印象。

一般说来，纵然有这么回事，但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男人一般都会极力保持镇静，尽量不让人看出来；女人则不同，无论她怎么做，都容易从表情或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能让人从点点滴滴的迹象里看出破绽的，还是女人。

如果丈夫的情人就在医院里，作为护士长，她肯定会发现的。不，也许她已经发现了。

当然，这个女人就姓“香田”。两天前，我曾不动声色地用公用电话打到医院。

“我找香田。”

对方是个年轻女子，声音很爽快地回答：“我就是香田。”

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断了。没错，她就是丈夫的情人。

当然，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和田护士长，只是泛泛地跟她谈论着医院的工作人员。

最后护士长又加了一句：“现在的女孩子，从表面来看，你安排的工作她都能做完，但是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一点都不知道，挺可怕的。”

从护士长的言谈中可以推测，丈夫的情人就在医院里。

“可怕”这个词带着恐怖感，让你感到时时刻刻有一个复仇的女人在偷偷靠近你，让你毛骨悚然。

“香田”，妻子连诗织的姓也确认过了，如今自己的风流事败露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不，正因为妻子是这样的人，也许她已经跟诗织本人见过面了。

根据日记上的记载，她与护士长见面是八天前的事。三天前，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来过医院。

她没什么大毛病，就算身体不舒服来医院，也与其说是看病，不如说是为了查探诗织。

日记越读越可怕，但省吾还是想读。

9月18日（星期一）23：30

前几天，腰碰到橱柜上了，一直好不了。

我告诉丈夫，他却说：“家里有膏药，贴上吧。”

一般人都认为，丈夫是医生的话，对家人一定会加倍地关照，这实际上是天大的误会。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他对家人非常冷淡。

丈夫想拥抱我，但我却拼命地逃脱，为此受了伤。他对我的态度却是“那是你自找的，和我无关”。

我当时绝对不想接受丈夫。丈夫无疑在外面寻花问柳，跟别的女人有染。回到家后，他又带着“你也很寂寞吧”的想法来拥抱我。做女人要有志气，我绝对不能原谅。

意外的拼命抵抗，让丈夫吃了一惊，虽然过后他又来敲门，但我绝不允许他进房间。

刚刚跟别的女人鬼混完，怎么又想起来抚摸已经厌烦了的妻子的身体。我不需要这种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

我绝不可能逆来顺受地听凭丈夫拥抱。女人也有女人的志气！

如果勉强允许他拥抱的话，也许我的身体会屈服。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么重大的事就会像小两口拌嘴吵架一样，轻轻地随风飘走了。

这样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

闭上眼睛，眼皮的深处泛着光，无法入睡。辗转反侧，又感到腰部阵阵钝痛。而且疲惫的双

手残留着轻微的麻木，总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管怎么说，今后这一生，不想让丈夫再碰自己了。这样的事情，丈夫应该明白。

那天夜里，妻子的确断然拒绝了我。原来她怀疑到这儿了。

然而那天，坦白地说自己跟诗织根本没有怎么样。吃完饭后，仅仅是在她的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

没想到妻子会如此疾恶如仇，而且明确地写在了日记里：“不想让丈夫再碰自己了。”

总之，妻子的自尊心太强了，过于偏执。

省吾叹了一口气，翻了一页。

9月20日（星期三）24：10

傍晚，按照约定，护士长打来了电话。

“正如夫人所说，那个人是负责医疗保险业务和挂号的。”

现在终于弄清楚了。正如我所料，那个人是医院的职员，而且是负责医疗保险的，也就是说，是负责与医院的收入有关的重要工作。除此之外，还负责挂号。这意味着是一个看起来很可爱、感觉不错的女人。

想着想着，太阳穴就钻心地疼起来。

到底是个多大的姑娘？长得什么样儿？

大约半年前，因为装饰花的事去了一趟医院。跟好几个职员礼节性地打过招呼，并不知道谁是谁。总之，光这样想是没有用的。博得丈夫欢心的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必须去医院见一见这个人。

丈夫难得地早早回来了，但也是九点了。在家吃的饭，饭后去浴室洗澡。忽然，他用大浴巾裹着身子出来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女儿可能要来，赶紧穿上衣服吧。”

他好像有点醉意，不高兴地说“没关系的”，从冰箱里取出啤酒，砰的一声关上了冰箱。

他看到我在厨房收拾碗筷，就凑过来问道：“腰怎么样，不疼啦？”为了不让他产生邪念，我板着脸戴上了眼镜。

我匆匆地做完家务就钻进了卧室，锁上了门。他没有说话，只是敲门。

不管怎么说，挺可怕的，我假装睡着了，任凭他怎么敲，就是不理他。

怎么就如此讨厌我呀？省吾苦笑着想。

然而第二天，妻子真的到医院来了。说是腰疼、腿痉挛，其实她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诗织。

三天前的情景，省吾还清楚地记得。

9月21日（星期四）23：30

今天一定要去医院了。

腰部的疼痛已经缓解了很多，但弯腰时还是疼，还伴有轻微的麻木感。这些症状希望能好好

检查一下。

“只不过是柜子上撞了一下，不会有什么的。”

丈夫虽然不理睬，但我还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下午我过去。”“好吧。”他勉强同意了。

我觉得他有种毕竟不愿把争执扩大的感觉。

把孩子和丈夫都送出门后，我就准备去医院。

进了自己的房间，镜子里映出的是生过两个孩子、面容憔悴的四十岁女人。

下眼睑松弛，还有细小的皱纹，黑眼圈隐隐可见。即使再精心化妆，也不可否认已经到了青春渐渐流失的年龄了。我为“抗衰老”等漂亮的宣传语激动过，购买高级化妆品，每周两次去美容院做保养，结果只能是获得短暂的安慰。

说到底，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样的结果。纵然是知道，为了缓解自己对逝去的青春的焦虑与留恋，这些方法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怎么说，就算是自欺欺人，在这一瞬间，还是祈盼现在的自己在从今往后的人生中，是最年轻最辉煌的。

尽管如此，也许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双眼没有精神。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虐式的被害妄想症在不断膨胀。

然而，我并不服输。在任何人的眼里，我都是院长夫人，那个女人不过是我丈夫手下一个打工的职员而已。

果然，或许是有种没人能看到日记的安全感，妻子把自己对年龄极度的不安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不用说，男人对年龄的增加也感到不安，但对外形或容貌并没有如此的烦恼。恰恰相反，现在有时说到壮年，意味着比年轻时还更有自信。

仅仅从肉体来看，四十五岁的男人和四十岁的女人相比，或许男人的烦恼要少一些。

即使这样，省吾也感到姿色已衰的妻子忽然改变态度，以院长夫人自居，就挺可怕的。

二十一日的日记还这样写道：

我要去医院，不管丈夫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去跟他和那个女人见面。

总之，应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美丽。精心化妆后，把头发高高盘起。上衣是刚刚做好的淡紫色真丝衬衫，下身是黑灰色的紧身裙。尤其是胸前，漂亮的乳沟与锁骨巧妙地结合，尽量显露出V字线条的高雅。那儿戴着嵌有四个花瓣的钻石项链，更显得光彩夺目。

裙子是稳重的深色，裙摆在走动时像摇摆的美人鱼，更散发出成熟女性的味道。

再次站到镜子前，大概只是在意自己有没有中年发胖，结果镜子里映出了苗条的身材。增加自信之后，又选了只干脆利落的黑色小手提包，配上黑色的翻毛皮鞋。全身的装扮都很雅致。这种高质量的打扮不仅仅是雍容高贵，而且会给人很有教养的印象。

我是去看病的，穿得太艳不好吧。所以选择好像不在意却很有品味的衣着，要从衣装上流露出平日就很高雅的风范。

至少要显示出我是“成熟女人”，而且是“院长夫人”。即使她使出浑身解数也追不上我，

动摇不了我。

终于，妻子要和诗织见面了，就像“严流岛决斗”的场面那样。省吾简直快要窒息了。

万幸还是不幸？那时省吾坐在院长办公室，没有看到两个人的决斗场面，但日记里写得很明确。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时间，决定午后一点多出门。医院门诊开始的两点，我已经到达医院所在的大楼前。把汽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坐电梯到了七楼，一出电梯，就看到护士长站在那里。

“夫人，您来了。”

我事先与护士长通过电话，告诉她今天要来医院，所以她在等我。

看到写着“挂号处”字样的地方，确实有个女人面朝这边坐着负责挂号。

瘦长的脸型，头发从中央向左右分开，长度大概齐肩，发梢垂落在白皙的胸前，还微微打着卷儿。也许原本就白净，妆化得并不太浓，一双明亮的眼睛映出了她的年轻。

她就是用色相勾引丈夫的狐狸精吗？我想到这里，朝她望去，她马上站起来，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她大概知道我是院长夫人。我也轻轻回了礼。护士长对那个女人说：“把夫人的病历卡拿出来。”

这个负责挂号的女人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马上把手里的病历交给了护士长。

“那么，夫人，我带您去诊室。”

病历上写着我的名字，但年龄和地址都空着。

“您这边请。”

我按照护士长的手势，从挂号窗口前边走过时，这个女人再次深深地把头低下来。

我看到的，仅仅是她很有礼貌地对院长夫人表示的敬意。

然而，她耳垂上吊着的耳环，无疑是丈夫去冲绳时在恩纳村玻璃工厂买的礼物。虽不能确定，但与当时买的东西非常相像。

事到如今，毫无疑问，她就是丈夫的情人。

“真没想到……”省吾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

那天，诗织戴的是我在冲绳为她买的耳环。如果真是这样，纯属偶然。我不认为诗织有那样的恶意，诗织不是那样的女人。

但是，现在面对日记本，自己又能怎样呢？

就这样穿过候诊室，我跟在手拿病历卡的护士长后面，不紧不慢地走在走廊上。

护士长什么也没说，但她似乎明白我知道挂号处的那个女人就是“她”。

即使这样，在我要来的这天，她还戴着我丈夫送给她的耳环，真是厚颜无耻。她外表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很明显，那是在向我挑战——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得到了院长的宠爱。

难道她想这样告诉大家吗？

但是，即使她有意在医院戴上那副耳环，自封为院长太太，周围的人也不是都能容忍。

护士长也许察觉到了我心中的不快，改变了话题，奉承道：“您今天的服装非常高雅，非常适合您。”

我嘴上虽然应付着说“谢谢”，但那耳垂上的耳环还是无法从脑子里抹掉。

护士长只是漠不关心地向前走着，在能清楚地看到挂有“诊室”牌子的房间前停下来。房门洞开。护士长朝我看了看，就对门里说：

“院长，您夫人来了。”

然后，护士长打手势招呼着我：“请吧，请进。”

我进去后，丈夫只是“哦”了一声，头也没有抬，看着桌子上的书。

我上次来诊室坐在丈夫的面前，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次，由于感冒加重咳嗽不止，丈夫给我做了胸部X光透视和血液检查等。结果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时不像现在，我还是非常信任丈夫的。虽然他有时回家也很晚，也能感觉到他可能在什么地方拈花惹草，但觉得他不过是玩玩而已。

现在，他倒好，竟然肆无忌惮地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包养情人。

我瞪着他，他好像感觉到了，终于抬起头来，礼节性地“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省吾想到，三天前妻子出现在医院时，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由护士长带进诊室，原来她的目的是为了调查诗织。

当然，我当时多少也察觉到了，但没想到她居然观察得那么仔细。与其说是来医院看病，还不如说是来找诗织的。

诊室里，丈夫与我面对面，他有点难为情似的把目光移开，对护士长说：“带她去放射科拍个片子。”

我不禁说了句：“不过……”

难道不应该先看看疼痛的部位或后背吗？甚至应该问问为什么会腰疼，听一听原因，等等。

当然，如果问到这些，就会知道吵架的原因，所以他才马上让我去放射科。

但我还是问了句：“没关系吧？”丈夫马上回答：“没什么大毛病。心理作用。”

刹那间，我诙谐地回了句“是啊，心理作用”，但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草率又随随便便的话语算什么呀？！姑且抛开夫妻两个人的时候，在护士长和两个护士在旁边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不是太没有同情心了吗？连他们都能感觉到我们夫妻之间冷冰冰的氛围。

但我还是对丈夫行了个礼站起来。护士们也都鞠了一躬。这时，他的手已经去拿下一个患者的病历卡了。

或许丈夫是不好意思？即使这样，也太不在意、太冷淡了。

与丈夫的乏味相比，放射科的技师藤谷就显得很体贴。他同情地对我说“很难受吧”，还从腰椎和骨盆的正位、侧位等各个角度拍了片子。

另外，以前就认识的经验丰富的上冢护士，在化验室给我采血后，担心地说：“您比以前瘦了一点。”

我真想说“是啊，因为我丈夫的缘故”，但还是忍住了，只是点了点头。她又说：“可您是越来越漂亮啦。”

虽然知道是奉承，听到赞美的话，还是有点精神焕发。

“总之……”省吾叹了一口气。

妻子来医院，没有什么好事。上次也是一样。诸如挂号处的花不好看呀，年轻护士的裙子太短了呀，等等，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也许这样她就满足了。院长夫人的话，让人不敢无视，但照着做又会带来很多麻烦。

这次她虽然没有这类牢骚，却感觉到了她对自己和诗织的愤怒。

今后会怎样呢？现在，省吾心里一片空白。

胸部透视和血液化验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再次回到诊室后，丈夫看了X光片，说：“哪儿都没有问题。”

那这疼痛是怎么回事呢？我把手放到腰上。他说：“再开点新药，贴上就会好的。”

“但是……”

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结果，而是为什么他说没有问题。如果看片子哪儿都没有问题，那是肌肉疼或者神经疼吗？又该怎么做呢？希望能解释得具体些。

说“哪儿都没有问题”，不是暗示我“赶快回家去”之意吗？这是丈夫该对妻子说的话吗？其实，我们两人的对话已经让旁边的护士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护士长，这个……”为了把还没有离开的我赶走，他把我的病历卡递给护士长，装着很忙的样子，指示旁边的护士叫下一个患者。

“知道了。”

我干脆地回答，站了起来，没有理会丈夫就出了诊室。

在场的护士长，当然还有护士们，都看出了我们不和。但我并不在意。尴尬的人应该是每天要跟他们接触并一起工作的丈夫。

傍晚，护士长按约定打来电话。

“就是那个挂号处的姑娘。您已经知道了吧。”她说。

这是关于丈夫情人的汇报。

果然，护士长向妻子汇报了自己与诗织的事。从她的态度上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太大意了。省吾一边拍着头，一边翻开了新的一页。

9月22日（星期五）24：30

中午刚过，护士长打来电话。也许在医院内打电话不方便，能听到远处街道的嘈杂声，好像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她说：“就我知道的情况，向您汇报。”

护士长先说了这句话，又说对方叫香田诗织，二十六岁。

她去年九月进的医院。虽然已经一年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知道。

本来只要有人事调动，丈夫就会说：“这次，哪个护士辞职了，某某会进来。”而姓香田的女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样看来，丈夫是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地追求她呢，还是以前他们就有关系？

护士长说：“以前她好像在世田谷的国立医院工作。因为她会做医疗保险方面的工作，院长把她弄过来的。”

一般情况下，医院招收职员时，都是在与医疗相关的杂志上刊登广告，也有个别的是通过介

绍进来的。然而丈夫身为院长，直接把人弄进医院，比较反常。

“那么工作态度怎么样？”我问道。

护士长支支吾吾地说：“这种情况不太好说。”

我说：“没关系，直说吧。”她终于开口了。

“嗯，每个月处理医疗保险账务时，经常是她一个人留下来加班。为此，她有意拖延处理这些事，好像她跟院长两个人还一起开车去过保险事务所。”

处理医疗保险账务，最繁忙的日子是每月初的三号、四号、五号。那时，丈夫总是说“太忙了”，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难道是在跟那个女人见面？

“别的呢？”我强压住内心的愤怒追问。

“这个……”护士长重复了两遍，压低声音说，“她，经常进出院长室，当然，也许是因为医疗保险账务跟院长碰头。但是其他职员几乎没有一个人单独进去过……”

“哎呀，完了……”省吾不由自主地咬住嘴唇。

这样，护士长简直不就是密探吗？就像妻子日记里写的那样，她是妻子安插进来的密探，而且还对妻子忠心耿耿。

我多么愚蠢呀。

仅凭职员的身份进出院长室，是绝对不允许的。能自由进出院长室的女性只有护士长和秘书涩谷。一个来医院才一年的二十六岁的女人，居然能很随便地进出院长室，她真是厚颜无耻。

“那个姑娘住在哪儿？”我问道。

“是住址吗？”护士长又问了一遍，说，“就在代代木，医院附近。她说过。”

跟我预料的一样。我按照从干洗店取回的衣服上的标签，给那家店试着打了电话，确实是代代木，毫无疑问。

“详细地址知道吗？”

“这个，还不知道，现在还没查到那一步……”

“那好，明天查一查吧。”

我说到这儿，护士长又重复道：“这个……我说的这些，希望不要告诉别人。”

我当然不会做让忠于自己的护士长为难的事。

“那么，”稍微停顿了一下，我又问，“他跟那个女人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吗？”

“大家？”

“对，医院的职员嘛。”

在我的追问下，护士长含糊地说：“我觉得好像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

如果一部分人知道了，在那个医院里，流言无疑马上会传开。说了这句话，护士长又模棱两可地嘟囔了一句：“啊，也许吧……”

护士长仿佛意识到了所说的这些事的重要性，有些不放心了。

于是，我得说些安慰的话。

“谢谢啦。今天就这样吧。我明天等你的电话。这些事情都比较难办，真难为你了。”

听了这番话，护士长可能稍微放心了一些。说了句“那，我知道了”，挂上了电话。

第五章 现场目击

从九月到十月，台风有两三次已经接近日本列岛，但都在真正登陆之前，就消失在东边的大海里了。

进入十月以后，没过多长时间，便迎来了秋高气爽的日子。

或许是与这种天气相吻合的缘故，不，虽然和天气毫不相干，省吾的周围却是一片平静。

最大的原因是，省吾一直畏惧担心的来自妻子的反击，竟然没有发生。

妻子忽然闯进医院来见诗织，并从耳环等物件确认了与丈夫交往过密的女子，同时和护士长也通过气，因而对诗织是丈夫的情人一事，妻子一定确信无疑了。

果真如此的话，这件事绝不会像平常那样不了了之。省吾意识到，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好像已不可避免。

然而，妻子就像忘记了诗织这件事一样，什么话也没有说，完全和以前一样，淡然地做着家务，照顾着省吾的衣食起居。

妻子的态度并不比以前热情，却也谈不上多么冷淡。非要说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话，那只有一点，无论晚上自己回家多么晚，或是烂醉如泥，妻子都不埋怨，也没有表现出不愉快。这与其说是和谐宁静，不如说是妻子对自己漠不关心更恰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比以前自由了，干什么事都比较方便了，但省吾总是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妻子见过诗织以后，丧失了与其争斗的勇气了吗？妻子和诗织会面，前后有两次，首先是来拍腰部X光片的时候。第二次是从插花教室回来途中，顺便来医院送花的时候。那时妻子没有见自己，就一个人回家去了。难道是由于这两次见面，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女人，妻子感到无能为力，彻底认输了吗？

可是，心高气傲的妻子会草率地认输吗？真令人难以置信。

该不是妻子现在先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然后寻找机会反击吧？目前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要让人放下心来，显然为时过早。

正如晴空万里的秋日忽然袭来台风，会带来更大的灾害一样，说不定不知什么时候，妻子就会忽然爆发，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省吾一边警告自己，一边观察妻子的动静。

即便如此，要真正知道妻子心里想什么，还是要看她的日记。只要读了日记，就自然能看清楚这种平静是真是假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想看日记。省吾苦思冥想，寻找各种机会，但周末有临时出诊和高尔夫之约，还有与诗织的约会等，怎么也抽不出空闲时间来。

这样过了半个月，到了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下午祐太要去参加足球班集训，妻子也一起跟着出门了。

企盼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像了解省吾的心情一样，妻子床垫下面的日记本，给了他一个确切的答案。

9月25日（星期一）22：30

“妈妈，哎，妈妈——”

忽然被女儿的叫声惊醒，回头一看，锅里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我慌忙地关掉炉子上的火。

“啊！你回来了。对不起。怎么啦？”

“又是……”女儿站在我旁边噤着嘴叹气，“我觉得妈妈最近有点怪。”

女儿放学回到家，就站着一边抓餐桌上的点心，一边窥视我的脸。我说这样吃相不好看，女儿便不耐烦地坐到椅子上。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女儿。

“每次跟妈妈说话时，妈妈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一听女儿这么说，手里拿着游戏机遥控器的儿子也从隔壁房间里出来凑热闹。“是呀，妈妈最近老是在发呆。对吧，姐姐？”

“祐太你住嘴，你打游戏要打到什么时候呀！”我不由自主地训斥道。

女儿却护着弟弟，窥视着我的脸说：“祐太说得对，最近妈妈动不动就发火……为什么呢？”

“别管妈妈的事情，赶快去把你的制服换了！”

总算打发走了女儿。一想，最近确实没有和孩子们认真地说过话。

脑子里整天都是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事情，跟孩子们说话时自然心不在焉。我一边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一边却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情绪波动，不由自主地发脾气。

表面上看去很恬静的妻子，没想到竟然也这样容易被感情左右！我更没有想到她竟然向孩子们撒气，孩子们确实很可怜。

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妻子见到诗织，明白了诗织和自己的关系导致的。想到这些，省吾不由得感到很难受。

9月27日（星期三）23：20

自从见到她以后，我一直睡不着觉。为了不被丈夫发现，我到附近的药店买了安眠药服用。

每天只是为了解渴，我才补充些水分，结果体重在一个星期内减了三公斤。

洗过淋浴，我一边擦着身体，一边看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锁骨窝好像被刀剐过一样深陷下去，肩膀失去了往日的圆润，骨头开始凸出来，同时胸部下面也看得见肋骨了。仅仅看这些，就像个老太婆。

由于生过孩子，下腹有许多条白色蚯蚓状的妊娠纹。或许是母乳喂养孩子的缘故吧，乳房也耷拉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他人面前裸露了。

尽管绝经可能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的事，但作为一个女人，不能不说已经进入了令人感到绝望的年龄。

如果说这具失去了青春的身体，是促使丈夫滑向年轻女人的原因，那为丈夫生养孩子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男人渴求年轻女人的身体，是否就是出于雄性的本能呢？这就是男人称雄的原因吗？

如果是这样，难道男人面对失去了青春的女人，只能闭眼不看吗？不，他们还不如干脆将一部分肉体出租给年轻的雌性。这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作为多年的夫妻，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了精神方面的相互依赖与安全感。这种积累与肉体的享乐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开来考虑。如果能这样想，对丈夫的外遇就不会焦躁不安，闷闷不乐了。

纵然那个女人和丈夫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从我们夫妻关系的角度来看，那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无论那个女人多么年轻，对丈夫来说都只是逢场作戏。仅仅是外遇，所以应该视而不见，若无其事，让时光来淡化它。

现在，虽说丈夫热衷于年轻女人，但作为妻子的我没有任何损失……

看起来，对于自己和诗织的交往，妻子好像仅仅当作是偶然的外遇，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如果妻子真这样想，我这边自然大力欢迎。我丝毫没有因为和诗织偷情，就有要抛弃妻子和这个家庭的打算。只是希望目前这个阶段，能让我自由一些。

妻子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信心，其实身为男人的我也是同样。为了让仅有的一点自信持续下去，我追求着年轻的诗织。正如妻子也感觉到的，这并非来自理智，只是男人的本能。

省吾一个人点着头自言自语，接着翻到下一页。

9月28日（星期四）24：00

尽管有各种烦恼，但是不能袖手旁观，不作任何反应。即使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作为妻子，有我的自信和骄傲。

中午，从白金的插花教室拿了插花，以送花为借口去了趟医院。

下午一点钟，我估算着上午的病人都看完了，便抱着从汽车后备箱里拿出来的插花，走进了候诊室。

那个女人忽然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夫人，您来了，我一直在等您。”

因为事先说好中午一点到，所以她在等我。她还是那么漂亮。

“这个，我希望把这个花装饰在这里。”我把插花递过去。

“啊，多可爱的大丁草花！我很喜欢。”和如今的年轻姑娘一样，她快人快语。

“是吗？这个月插花没什么季节感，很不好啊！”我不由自主的话里带出了刺儿。

“哪里，夫人的插花总是很漂亮。”她奉承道。

表面上说得好听，内心一定在嘲笑我，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想到这里，一直竭力压抑的愤怒油然而生。

“那我就拿走了。”她说道。

因为是午休时间，她接过插花后，好像打算抽身离开。我看见候诊室里没有其他人，便向她命令道：

“哎，把这个收拾一下！”

我拿起装饰在候诊室中间的插花和花瓶，径直递到了她胸前。

妻子刚说了丈夫外遇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听之任之。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又变得不能容忍了。

不仅如此，妻子还不顾尊严，只身来到医院见诗织，而且还带着花来找麻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女人的怨恨，竟然是这么执着可怕吗？只见同一天的日记继续写道：

当时她一定不太高兴，但只是在刹那间浮现出了困惑的表情，随即嫣然一笑回答说“知道了”，然后接过花瓶走进挂号处。

我对着她的背后，用可以清晰听见的声音低声说：

“你的耳环很漂亮，戴着很配你。”

一瞬间，我感觉到她的肩膀似乎抖了一下，但她马上转过身轻轻地说了句“谢谢”，然后快步离开。

对她来说，终于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了，或许她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我清楚地注意到，今天她身上也散发着可爱的樱花香水味，而且有意佩戴着我丈夫送给她的耳环。

另外，接花束时，她伸出的两只手的指甲上都涂着鲜红的指甲油。

艳丽的指甲过于刺眼，与她清纯可爱的脸庞很不协调。而且，指甲上还绘有类似彩带和心形的装饰图案。

这些都和在挂号处从事接待工作的女性形象不吻合。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应该再朴素一些，形象更清秀整洁一些。

我很惊讶。这时，护士长过来向我致谢：“夫人，谢谢您特意送花来。”

我轻轻地点点头说：“负责挂号的人染着红指甲，是不是太艳了？”

护士长转身向空无一人的挂号处望了一眼，向我低头致歉：“对不起，今后一定注意。”

护士长真的会去批评她吗？如果不行的话，应该由当院长的丈夫明确地告诉她。

的确，关于诗织的红指甲油一事，妻子曾经说起过。那是早上去医院之前，早餐吃面包片的时候说的。这件事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9月29日（星期五）23：30

清晨，送走孩子以后，我很随意地对正在吃早饭的丈夫说：

“嗯，挂号处的女人很漂亮啊。”

我觉察到背朝着这边坐的丈夫，肩膀似乎抽搐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

“那位小姐也负责医疗保险的理赔业务吧？”

丈夫依然没有回答，但是不吃面包了，慌慌张张地开始喝咖啡。

“今天我送花去医院，和她聊了几句。看见那姑娘染着红指甲，真让人吃惊。”

丈夫终于干咳了一声，可是依旧保持着沉默。这种拒绝回答的态度，恰好是丈夫承认那个女人就是“她”的证据。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无需顾忌什么了。

“在医院工作，必须给人清洁整齐的印象……”

忽然，丈夫背着身子回答：

“挂号处并不是直接给患者治疗的部门，没必要那样吹毛求疵吧？”

“挂号处是医院的脸面呀。那位姑娘涂着那么鲜艳的指甲油，病人见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他再次沉默。我干脆说：

“如果你去说不方便，由我来拜托护士长去说吧？”

一听这话，丈夫终于转过身来，瞪着我说：

“这恐怕不是你该说的话吧。”

“但是这样确实不好看呀……”

不知丈夫究竟是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他的情人，还是他觉得这样笨拙地争执下去不好，总之他忽然不吃了，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一直看着他，只见他匆匆忙忙地换上外出的服装，拿起皮包，说了声“我走了”，就头也不回地出门去。

这个时候，妻子已经明白无误地确认“诗织就是丈夫的情人”了。

“太大意了，太大意了。”省吾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继续看同一天的日记。

如果说全职太太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太长，难免容易胡思乱想。

在做擦地板、洗衣服、整理东西、浇花、洗碗等这些因为长年的习惯已经驾轻就熟的家务时，尤其是这样。

我尽力想忘却，但那个长着可憎的漂亮脸蛋的女人，用她那染着鲜红指甲油的手缠绕着丈夫的脖子，娇媚地偎依着丈夫的景象，却总是浮现在眼前。

如果是在外边有工作，或者忙于手头的工作，或者和同事聊天，也许都能排解和调节情绪。然而全职太太却做不到这一点。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最好的排解方法就是跟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聊天。但是有些家事，像家庭内部的矛盾等，无论怎样掩饰也是家丑，不能轻易地和别人商量。

下午比较空闲，忽然想去涩谷的东急百货看看。那儿是出售各种优质品牌商品的名店。

大部分东西在广尾附近都能买到，所以我每月只去一次高级百货商场购物，根据事先写好的购物单，按图索骥，匆匆忙忙地买了就走。今天忽然是怎么了呢？

本来出门是为了散心、调节情绪，但到要回家时，不知不觉买的东西已经装满了各种购物袋，满满的两只手提都提不下，无奈只好将一部分交给商品寄存处。而且，这次买的东西都不是给家里人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为自己买的。

“既然丈夫这样随心所欲，我也放纵一下自己。”“既然丈夫能从蒂凡尼高级珠宝店买首饰送给那个女人，我买这点东西算什么。”“我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不是那个小丫头……”

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买的东西全部用丈夫的信用卡付了账。丈夫看到这次购物的总金额时，还不知道作何感想呢！

如此疯狂购物，我还是第一次，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起了不知在哪里听到过的话：“寂寞的女人喜欢购物。”

本来，我是个购物欲并不强的人，难道是心灵的饥渴促使我这样疯狂购物吗？

这样的自己真是可悲。

妻子究竟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呢，只要看一看信用卡清单就知道，但知道了又怎样？因为原因在我这

边，我什么也不能说。

可是，还是应该提醒妻子，购物不宜过于频繁。

“寂寞的女人喜欢购物”，这句话说得真好。可是感觉真有些悲哀。我真希望妻子考虑问题不要过于复杂，但这对性格细腻、A型血的妻子行得通吗？

9月30日（星期六）23：30

中午一点，在新宿西口的宾馆见到护士长，一起吃了午餐。吃完饭，护士长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医院挂号处叫香田的女人的住址。

“谢谢。从这个住址到医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坐电车只有一站。如果步行的话，听说有十五六分钟就够了。”

好像是栋高级公寓。年轻人恐怕没有能力住在东京市中心这么方便的地方。难道是丈夫给她付的房租吗？

“那姑娘很引人注目吧？”

“嗯，是的。但她似乎不太在乎。”护士长迟疑了一下，像是鼓足勇气，说，“不过，好像也有人起过疑心……”

一听这话，我脑子里一阵燥热。

作为医院经营者的院长和女下属有不正当的关系，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院长的权威就要因为生活作风不良大打折扣。可能看出了我脸色的变化，护士长慌忙劝解：

“不过，像您看到的，她比较单纯，人并不坏。”

就凭她和丈夫的关系，能说她人不坏吗？我摇了摇头。护士长老实地低下头说：

“目前没有成为问题，我一定提醒她注意。”

“好好替我盯着她！有什么情况，请马上跟我联系。”

总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或许只有逼丈夫辞退那个女人了。

啊，妻子连诗织的住址都知道了呀。

省吾感到针对自己的搜查网收得越来越紧了，不禁发出一声感叹。

这次真的能顺利过关吗？我怎么想都无济于事，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妻子那里，我毫无办法。

10月1日（星期日）23：30

昨天夜里还是睡不着觉，一睁眼天都快亮了。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也不知是做梦还是醒着，陷于一片幻听和幻想之中。

即使在白天也经常头晕目眩，站起来往往眼冒金星。身心两方面都极度衰弱。

对于晚上很晚才回家的丈夫，本来我想好什么话也不说，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我焦躁不安，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丈夫究竟有没有察觉呢？

总之，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丈夫只会更加嫌弃我，越来越躲着我。

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女人。

干脆把心中的苦衷向丈夫倾诉——“和她分手吧？”如果能把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心里一定会舒服些吧？本来就是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没什么可顾忌的。

可是，现在丈夫显然爱着那个女人。即使确定了她是谁，把相关证据都收集齐全了，也不能轻易有所动作。

如果丈夫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今后我将如何活下去？

最坏的情况是丈夫扔下家庭去那个女人那里，这种可能性也并非没有。也许不久的将来，离婚就在等着我。

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全职太太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丈夫，因而处理和丈夫的矛盾时，投鼠忌器，顾虑很多。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现实生活中，主动权是掌握在他手里的。

由于他的一个决定，我们就可能发生各种变化。我就像在激流中漂浮的一片树叶一样。

不过，树叶也有树叶的骨气。

经历了种种烦恼和思想斗争，妻子的想法似乎是：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反而会使自己变得被动。

能这样想的话，当然很好。对于男人偶尔的外遇，女人通常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这本身就是个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像现在这样，跟诗织在一起。我没有说要和妻子离婚，只是希望对于我目前的游戏，妻子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丈夫完全滑向诗织，走向离婚之路，自己的生活将变得很艰难。妻子能意识到这一点，的确很了不起。

妻子无论怎么说大话，也只是个全职太太。一个全职太太并不能养活自己。要以这样的地位来对等地和丈夫争斗，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愚蠢。

只要妻子老老实实在地不生事，我可以保证让她像现在这样富裕安定地生活。希望她能理智地考虑这件事，慎重地采取行动。

省吾感到稍微轻松了一些，又翻了一页。

10月2日（星期一）3：00

欢送老朋友池田的酒会，我参加了一半就离开了，晚上八点赶回家。

家里并没有丈夫的影子，回家之前的紧张感一扫而空。

据女儿说，大家一起吃过饭后，爸爸说了句“有急诊，会晚点回来”就走了。大约是三十分前离开的。

真的是有急诊吗？恐怕他是知道我参加欢送会要外出，就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出去的。难道不是吗？

最近，晚上只要说是出急诊，丈夫从来没有提过患者的病情如何。我明白这些多半是撒谎，所以也从来不问。

不管怎么说，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外出，太没有责任心了。

无论如何都必须出门时，难道不应该打我的手机联系一下吗？没有给我打电话，就是有问题的证据。本来欢送会后还要去喝茶，我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匆匆赶回来，现在一想真是很后悔。

丈夫既然去那个女人那里，那么我也可以和其他男人一起喝喝茶呀。

今天晚上我要等着丈夫回来，明确地问一问他外出的理由。

确实，在妻子外出以后，我说了句“有急诊”就出门了。

我也知道可能要被妻子怀疑，那天是因为诗织不安地打电话来说“有点发烧了”，我才慌慌张张地出门的。

妻子可能会怀疑我有没有急诊，但那天诗织确实得了急病。

同一天的日记接着写道：

今天晚上，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要等丈夫回来。

可是，洗完澡后，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

门口的动静把我吵醒时，指针正指着凌晨两点三十分。如果是往常，丈夫会直接去书房，但或许是因为今天客厅里亮着灯吧，他径直向这边走过来。就在把手伸向门口的开关，准备关灯的一瞬间，他噢的一声，发出了吃惊的声音。

“什么呀，是你在这儿啊？怎么啦，这么晚了还在这里？”

这本来是我想说的话。

“我还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一直在看急诊吗？”

“那当然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特意等在这里的吧？”

丈夫做出惊讶的表情，瞥了我一眼，从厨房里端出一杯水喝。我很干脆地对丈夫说：

“晚上这么晚，我又不在家，你再出去，孩子们不是太寂寞了吗？”

“别说傻话。不管你出去不出去，患者都是不能等的。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呀。”

“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就会早点回家来。”

“嗯，你好久都没有出去了，好不容易出去一次，我不忍心叫你回来。”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辛苦了，早点休息吧。”我强忍着，费力地讽刺了他一句，就逃进了卧室。

总之，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修复关系的可能性等于零。丈夫每天越来越沉溺于那个女人，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家庭解体。

“是吗？”我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

总而言之，我得先到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看看。所有的事情，都要等我亲眼确认了丈夫是否出入那里再说。

难道说妻子真打算去诗织住的公寓？

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让妻子看到我们进出公寓的样子。只要妻子确认了我去过诗织的家，改善目前状况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不，不止如此，事态只会进一步恶化，向妻子所担心的家庭破裂的方向发展。

仅凭这一点，就必须阻止这件事。

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好？省吾陷入沉思的同时，日记也结束了。

这篇日记是十月二号写的，到今天只过了六天。

在这期间，妻子去过诗织的公寓吗？不，不像去过，因为我和诗织都没有发觉这种迹象，所以她要去，也是以后的事情吧？

不管怎么说，今后进出诗织的公寓必须谨慎小心。

省吾反复叮嘱着自己，手里拿着日记本进了妻子的卧室。

整洁寂静的房间，让人感到有些不安和莫名的恐惧。

下次看日记的时候，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省吾觉得很不安，把日记本塞进了床垫下面。

那天以后，省吾每次见到诗织，都习惯性地问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星期六，从下午开始就和诗织在一起，很久没有这样了。在床上尽情欢爱之后，省吾又向诗织问起同样的问题。诗织不可思议地反问：

“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吗？”

省吾稍微思索了一下，坦率地告诉了她：“因为我妻子知道了这个地方，她或许会来这里。”

诗织马上回答：“没关系呀。”什么没关系？省吾愣了一下。她又说：“如果见到夫人，我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的。”

不是这个问题。我担心害怕的是妻子见面以后，不知道会说出些什么来。

诗织却用明快的声音说：

“我、我很喜欢夫人。夫人总是很潇洒，很精神……”

省吾一边抚摸着诗织圆润柔和的肩膀和脊背一边想，这就是所谓年轻女子的自信和纯真吧？对诗织来说，妻子或许仅仅只是个比自己年龄大、有些威严的女人。

就这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又过去了一天。

一直提心吊胆，担心可能要出什么大事，却什么也没发生。这种紧张和轻松交替混杂的日子一天一天持续着。省吾想，只有随遇而安了，听天由命吧。

妻子是不是不准备把这件事闹大了？正当省吾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看日记的机会再次到来。

那天，祐太要去参加足球训练比赛，妻子因为要帮忙一起去。夏美也要去会朋友。所以家里就剩下省吾一个人了。

10月13日（星期五）23：30

我还是必须去一趟。

这些天一直在压抑着，终于决定还是去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看一看。

地址是代代木3-35。拿着护士长给的地址，下午我开自己的车去了。

按照事先在地图上确认过的路线，先到医院所在的西新宿的大楼，从那里转向甲州街道，再从西参口向参宫桥方向行驶。

要去的公寓，离西参道口二三百米，在参宫桥对面靠左手边的地方。

一问代代木公寓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幢八层的漂亮公寓。

西参宫桥前大道上往来的车辆很多，顺着从明治神宫通往代代木公园方向的路，只要稍微再往里走一点，便是安静悠闲的住宅区。

那个女人就住在这里啊？我先开着车把这幢公寓的外观观察了一番，然后把车停在旁边的空地上，下车往公寓里走去。

走进公寓的大厅，马上看到一扇很大的门，不输入密码就进不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看了看信箱。603号信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香田”的名字。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就住在这幢公寓的这套房子里。

看着看着，我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便走出公寓。接着去了离这里最近的参宫桥电车站。因为车站附近有房地产中介公司，我想问问代代木公寓的房租价格。

“有各种各样的价位。最便宜的小套的房租每月大概十五六万日元吧。”

一听这话，我就明白了。

十月十三日的日记继续写道：

小套房的房租是每月十五六万日元，这个价位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子负担得起的。根据医院拿来的工资表来看，她无论如何也付不起这么高的房租。

由此看来，房租一定是丈夫支付的。

虽然还没有核对各种收据，但这无疑是从丈夫的零用钱里支出的。丈夫竟然让她住这么高级的地方，并且偷偷来这里约会。是可忍，孰不可忍。

10月14日（星期六）24：20

丈夫甚至连她的房租都包了……

也许对丈夫来说，这是男子汉气概的表现，但是把她照顾到这个地步，明显已经超出了逢场作戏的范畴。

那个女人紧紧地偎依着丈夫，嗲声嗲气地撒娇、献媚，丈夫一副色眯眯的样子，这种情景好像就浮现在我眼前。

或许丈夫是被骗了。他原来就是个不擅长谈情说爱的男人。我没听说过他在结婚前和哪个女人谈过恋爱。想到这里，我越发觉得她简直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女妖那样、头顶上有无数条毒蛇在蠢蠢欲动的坏女人。

可是，我太老实了。我受到了丈夫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却仍然不恨他。恶人并不是丈夫，而是那个女人。

然而，那个女人今后打算怎么样处理和丈夫的关系呢？也许她正等着我和丈夫离婚，好跟丈

夫在一起吧？

或者干脆像护士长说的那样，到她的公寓去，给她点钱，让她跟丈夫分手。那样做或许最为痛快。

可是，那样做能解决和平息所有的问题吗？即使去责备丈夫、大声哭闹、发疯生气，我也不认为能让丈夫跟她分手，因为丈夫连房子都帮她租好了。不仅如此，他一定还会极力找借口搪塞。这样一来，反而更能煽起丈夫的外心。

如果打算追究丈夫外遇的事实，我就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必要的时候，离婚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下得了这种决心吗？

看到“离婚”这个词，省吾不由得呻吟起来。

真是的！无法相信妻子真的是考虑到离婚了。那只不过是妻子瞬间头脑发热、随便说出的一句话。

省吾这样对自己说着，接着又翻了一页。

10月17日（星期二）24：10

到厨房去拿便当的夏美，看着早晨的电视节目，隔着餐桌说道：

“啊，这个人，又结婚了，第二次了呀。”

我正好在往丈夫的碗里盛饭，扫了一眼电视画面，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有名的日本男演员。女方是位比他小二十岁的电视剧演员。这种婚姻好像就是人们常说的“奉子成婚。”

最近慢慢变得有点大人样的夏美对这个节目好像很有兴趣，在丈夫旁边摆弄着学生服的飘带，看得津津有味。

“真了不起，跟和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的女人结婚。”

听了夏美的话，我说：“因为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啊？上当受骗？”

“这些女孩子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肯定都是冲着钱去的。她呀……”

我这是讽刺坐在对面的丈夫。丈夫好像也明白，眼睛盯着报纸，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无耻，不道德！我讨厌这样的婚姻！啊，该去学校了，我走了。”

年幼的女儿留下天真无邪的声音，上学去了。

“路上注意安全！”

在大门关上的同时，我斜眼看着丈夫紧绷的脸，极力装得很高兴，说：“今天傍晚，母亲要来家里。”

“呵呵……”丈夫敷衍地笑了笑，放下手里正在看的报纸，没有喝我递给他的茶就站了起来。

自从那天和深夜回来的丈夫争执了几句，丈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

除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以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夫妻之间没有话说。即使我主动搭话，丈夫也只是含糊地重复着有气无力的回答。

听见大门口有丈夫出门的声音，我急忙去送他，但大门已经从外面关上了。

就像这样，我和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

的确，那天早上看电视时，妻子和女儿有过一段关于再婚的男演员的对话。

对天真无邪的女儿说什么年轻女人为了金钱接近男人一类的话，本身就不对。那些话显然是对我的含沙射影和挖苦讽刺。我的确很生气。原来妻子也没有忘记那天早晨的事。

下面还是同一天的日记。

我一面收拾餐桌上的碗筷，一面叹着气扫了一眼丈夫没有看完的报纸，是有关围棋方面的版面。

说起来，丈夫的围棋好像下得很好，拥有段位。偶尔他也和儿子一起下棋。我从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然而这种温馨究竟能持续到何时呢？让孩子们感觉到父母之间这种冷漠的气氛，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丈夫的情人也像这个电视剧演员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怀孕。如果她对丈夫说“我想生孩子”，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怀孕了……

结果，受伤的是我，还是她呢？我越想越觉得难以忍受。

在出现那种情况以前，我希望丈夫能清醒过来。

但是，如果丈夫什么都明白，就是忍不住要偷情，在外面包养情人，又该怎么办？如果还继续来往，丈夫的心情就可以归结为“我爱着她”。但反过来说，那个女人真的爱着丈夫吗？今后，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要分手的地步，那个女人能完全接纳省吾以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并为守护它们而努力吗？

自从知道丈夫有外遇以来，我瘦了将近五公斤。但因为和丈夫没有亲密接触，所以，关于我的苦恼和体重的减轻等情况，丈夫是不会注意到的。

每当我嘴里说出讽刺挖苦的话语时，展现的只是一个嫉妒心强又惹人嫌的女人的形象吧？

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像电视上那个女演员一样，她或许也会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即使丈夫反对，她要想做的话，也完全有可能。

在事态发展到那一步之前，必须加以阻止。还是去那个公寓，好好地找她谈一谈……

妻子还真以为诗织想怀孕吗？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并不想要孩子。为此，自己还采取了避孕措施。当然，如果骗她的话，不是不可能怀孕。然而省吾认为，自己对诗织并不是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妻子在这件事上想得太过分了。就算我给诗织付房租，也不是要跟妻子分手，跟诗织在一起。现在跟诗织交往，仅仅是想享受一下与年轻女子谈情说爱的冒险感觉。

为什么妻子不能理解一个男人的情感呢？在家庭不致破裂的前提下，干点儿风流事，这几乎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愿望。

在这一点上，前几天高中同学聚会遇到的村濑也有同样的想法。

村濑开办了一家进口贸易公司，事业很成功。公司在品川附近，家也安在了那附近的御殿山。

聚会后，应邀去了他那宽敞的家。从他住的高层公寓俯瞰东京湾的夜景，人好像漂浮在亮闪闪的灯光之上。

他太太很漂亮，长得像模特一样。两个女儿长得像妈妈，也很可爱。看上去他是个事业和家庭都非常

顺利、特别幸福的男人。

但是，从他家出来，我们两人去喝酒时，他竟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上帝保佑，我工作顺利，两个孩子也很好，眼前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在普通人看来，是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说给自己听，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省吾想起了刚才看到的幸福家庭。

“但好像就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够，缺了点什么。”

村濑这时把兑了水的威士忌一口喝完，嘀咕了一句。

“的确，我对妻子和女儿们都很满意。她们也很感激我。但关键是作为父亲的我是否已经满足了？难道只是为了得到这些，才这么拼命地干吗？真是这样吗？”

省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村濑又说：

“想寻找有刺激、能让人激动的东西。”

“是女人吧？”省吾问道。村濑好像就等着这句话，把桌子敲得咚咚响。

“就是就是，想跟漂亮的女人调调情。”

省吾完全理解村濑的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人工作顺利、家庭安定的话，那他看上去一定是个自由而幸福的人。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却不能完全满足。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看着知足的妻子和孩子的同时，“难道我的愿望仅此而已吗”的疑问会油然而生。

的确，看到家里人愉快的样子，自己也很高兴。但除此之外，还想拥有华丽的类似冒险的恋爱。或许这会被说成男人的自私任性，但这就是男人的愿望、真实的心声。

“对，很理解，就是这样。”

省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工作顺利，有了金钱和时间，接下来想要的就是女人啦。如果可能的话，想跟好女人永远恋爱下去。”

家里有模特般漂亮太太的村濑，能把话说到这儿，真是感到既不可思议又有意思。

“那么，现在跟谁交往呢？”

省吾问了以后，村濑淡淡地回答：“嗯，有一个人……”又反问道：“那你呢？”

“一样，也有一个人。”

听到这儿，村濑笑了，忽然举起酒杯，说：“干杯！”

为谁干杯呢？为了眼前两个人各自的恋情吗？

干杯后，省吾再次问道：“你太太那边，不要紧吧？”

“嘿……”村濑慢慢地点了点头，又反问，“你那边呢？”

省吾一下子想起了最近妒火旺盛的妻子，变得心情沉重。

“最近醋海翻浪，焦头烂额啊……”

“那种事情别介意。因为我们拼命地工作，妻子和孩子才有幸福可言。”

想着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听到村濑这么一说，省吾好像有了一点勇气。

“男人的幸福是由秘密的多少决定的。”

省吾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村濑又加了一句：

“人的一辈子，如果连一点秘密都没有的话，那太没劲了。”

与村濑见面后，省吾更有勇气了。

首先，“男人的幸福是由秘密的多少决定的”，说的是男人的大胆和潇洒。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说，但说到点子上了。

然而，这天真的想法被打得粉碎。下面的日记写出了严酷的现实。

10月20日（星期五）13：30

昨天晚上九点多，丈夫去参加医生们的聚会，他忽然打来电话说：“现在我们要去喝酒，会回来得很晚。”

他从来都不跟家里说，这次忽然打电话来说理由，有点奇怪。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对孩子说“我有点事……”，只在衬衣上披了件外套就出门了，直接去了代代木的公寓。

按照上次调查的路线，把汽车停到了横向的小路路口，在公寓对面的路上等着丈夫。

这儿离车站很近，尽管是晚上，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也很多，从公寓那边应该看不见我站在马路对面的身影。

我站在那儿，一个一个地寻找六楼亮着灯的窗户。

在黑暗的夜空中，亮着灯的窗户只有三个，其中一盏灯下，那个女人在等着我丈夫的到来。

时间快到十点了，凉凉的晚风吹过面颊。穿了外套，并不感到冷，但三十分钟一直呆呆地站着，总有点凄凉的感觉。

或许，他打电话来，真的是为了喝酒？但是，那种小心而焦急的说话方式，一定是为了掩盖去诗织那里。

再等一会儿，丈夫肯定会出现的。

“今天一定要抓到证据。”我下了决心，但如果确实看到丈夫进了这栋公寓，自己该怎么办呢？穿过眼前的人行横道追上丈夫，抓住他的胳膊，又哭又叫地说“回家吧，求求你了”，我会这样做吗？

这样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为什么还要追到这里来呢？

确实，那天医生们聚会后，我去了诗织家，妻子真的看到这一幕了吗？省吾一边觉得不可思议，一边又继续浏览日记。

如果在这儿见到丈夫，当场抓住他，让他赔礼道歉的话，这件事能解决吗？相反，如果他将错就错，我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闹到这种地步是不是有点过分？不管怎么说，首先要亲眼确认丈夫走进那个女人房间的事实。

丈夫出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

过了快一个小时，丈夫怎么还不出现呢？难道是想错了？一边看着表，一边觉得心里没底，又想到孩子们是不是都睡了呢？有点担心家里的情况了。

或许，丈夫改变了主意，直接回家了？如果是这样，他会联系我，但手机没有响，就说明还没有回家。

“怎么办呀……”

我刚开始来回踱脚，忽然发现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朝对面的公寓走去。他胳膊下夹着小皮包，轻快地迈着大步的样子，毫无疑问，肯定是我的丈夫。

丈夫虽然在马路对面，但也可能忽然往我这边看，发现我。想到这儿，我有点害怕，但还是直了直腰，盯着丈夫。

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做了亏心事的是丈夫，感到可怕的应该他。

比估计的时间晚了很多，但他确实在这里出现了，手里还提着从附近便利店买的东西。

我现在就冲出去，站在丈夫面前，他见到我，会说什么呢？

然而，丈夫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在防盗门前停了下来。幸好灯光很亮，丈夫的动作看得很清楚。

我想他可能要按门铃，谁知他竟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很习惯地把钥匙插进孔里，一溜烟进去了。

那天晚上，诗织让我在附近的便利店买点东西，之后我进了公寓。这些都让等在公寓外面的妻子看到了。

连这些知道了，搪塞不过去了。省吾为了使自已镇静下来，发了一会儿愣，然后再次看日记。

奇怪的是，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进了情人的公寓，我竟然格外冷静。

丈夫那时的情形，就我对他的了解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性格所致吗？他嘴角流露出轻浮的样子，领带松弛地吊着，好像有种终于到了情人家的放心感。

但他不是那种专门去便利店买东西的男人。是那个女人让他去买的，还是他主动去买的？袋子里装的是他喜欢的香肠或啤酒吗？是为了两个人在房间痛饮吗？

想着丈夫靠在家里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的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白天的形象。

丈夫那个样子，是那个女人喜欢的吗？或者说，她有巧妙的操纵手段？不管怎么说，我那陌生的丈夫就在这栋公寓里。

风肆意地吹着，还夹杂着小雨，可我并不在意，还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六楼的灯光。

在那里，我丈夫脱掉西装，换上情人为他准备的睡衣，打开了啤酒罐，甚至还跟那个女人亲吻。

不管怎么说，今晚没有白来。自己目睹了这些，心中仅存的一丝对丈夫的信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像被夜晚的雨追赶着似的，我跑进停放在公寓旁边黑暗处的汽车里。

我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已不再回头看了。直接回到家，稍微收拾了一下，洗了个澡。

回到无人的客厅里，又被懊悔和凄惨笼罩，一口气喝下一杯白兰地，躺到床上睡去了。

丈夫回到家中的时间，是凌晨三点五十七分。

省吾偷看妻子的日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现在看着二十号的日记，对他的打击很大。

首先，最大的震惊是妻子已经去了诗织的公寓，还目击了自己进入公寓的情景。

连这些都看见了，他已没有狡辩的余地了。不管妻子说什么，他也只有低头了。无谓的顽强抵抗，只能使伤口更深。他意识到了这些，但对同一天日记中的一些话格外在意。

“丈夫出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出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难道是要用到什么地方吗？

如果仅仅是想把每天的想法记下来，不需要想得那么多。但“一定要全部记下来”怎么解释呢？

也许，妻子的日记是为了某天给某人看，所以才这么一丝不苟、认真详细地写着每个字。

“难道……”

如果今后夫妻之间闹矛盾，妻子可以把日记拿出来让别人看，那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就会被追究。

但是，省吾不认为妻子是个心术不正、精于算计的人。

这样做，单纯是为了吵架时痛斥我“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手段吗？为了给报复提供证据，才要记下来的。

“是啊。”省吾自言自语着，心里平静不下来，“结果仅仅是这个吗？如果……”

省吾感觉有人给妻子建议，告诉她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记下来。

他有些不祥的预感，但现在不愿想得太多。不管怎么说，至少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这是事实。

第六章 冷战爆发

省吾再一次试着扪心自问。

现在，在妻子和诗织两个人当中，自己究竟爱哪一个？谁对自己最重要？

说老实话，单纯从“爱”的角度来说，可能非诗织莫属。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想起她就感到爱意涌动；在一起的时候，立即就想爱抚她身体的某个部分，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相比之下，省吾对妻子已经没有感觉了，既感觉不到什么爱意，也感觉不到性冲动。尤其最近，由于妻子一直拒绝，两人没有什么肌肤之亲。不过，省吾也没有因此感到难过。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省吾和妻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不可或缺的。妻子不但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女，还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在各个方面和他共同支撑着整个家庭。

话说得再明白点，现在离开了妻子，不论是家里的事还是工作上的事，都玩不转，而且有很多事情自己根本不知道。举个例子说吧，家里到底有多少存款，存在哪家银行，欠别人多少钱，贷款还剩多少，交纳的各种保险等情况，省吾是一概不知。连这些存折和各种票据证书放在什么地方都一无所知。

事实上，省吾不得不承认，妻子不论在家庭里还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都是掌管一切的中心支柱。

真的让他“在两者中取其一”，还真的难于抉择。首先，妻子是绝对需要的。话虽如此，诗织也难以割舍。正因为难以割舍任何一方，才像现在这样维持现状，两者兼得，两个人都需要。

可是，这只是省吾的一己之见。真要说出来，马上会遭到妻子的猛烈反击。不，不但是来自妻子的追击，就连社会舆论也不会放过他，说他“鱼与熊掌都想兼得，是男人的痴心妄想”。

可是，从古至今，男人们还是明知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却费尽心机拼命想同时拥有两者。

“古有丰臣秀吉，今有村濑和我……”省吾嘟囔着，不由得苦笑着自嘲。

就连伟大的丰臣秀吉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开业医生呢，有些麻烦也在情理之中。

想得到比平常人多的东西，比别人多辛苦些也是应该的。在现实中，男人也正是积累着这些痛苦的磨难，才成为饱经风霜、通情达理的大男人的。

现在正是这种磨难的机会，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挺过去吧！省吾下定决心。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妻子的日记在目击到自己进入诗织的高级公寓的地方戛然而止。

省吾很想看接下来如何发展，可是妻子没有写，也就无法看到。

妻子此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省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日如年。妻子情绪波动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加糟糕。

比方说，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乱发火，有时候无论叫她几遍也不回应。妻子也不是不理人，有时会忽然大叫起来：“不要再那样了！”或者干脆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随便，你爱怎样就怎样好了！”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法待在家里，对工作也有影响。

不但如此，连孩子们也好像察觉到了夫妇间的矛盾，最近两个孩子对自己都有所疏远。但愿是自己神经过敏。

没有什么办法改变现状吗？当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和诗织分手，却又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来，只好想办法宽慰妻子。到头来还是原地踏步，于事无补。

既然如此，就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家把话挑明了吧。

省吾心想，到时候对妻子撂下狠话，类似“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搬出去！”，妻子也许会老实些吧。可他也深知妻子不是省油的灯，发起飙来会做出什么事很难预料。其实，妻子真要搬出去，要面对一大堆麻烦的还是自己。

省吾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样六神无主，不知不觉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夜里，省吾偶尔回家比平时早，到家一看，妻子不在。

祐太一个人看家，问他妈妈到哪里去了，说是陪夏美练小提琴去了，九点钟回来。

离妻子回家还有一个小时，正是偷看日记的良机。

省吾装作找东西，潜入妻子的房间，很快就把要找的日记本拿到手里。

日记在上次结束的日期后空了八天，重新开始记录。

10月29日（星期日）24：00

我确确实实亲眼看见丈夫走进了那个女人住的高级公寓。

今天那天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看丈夫鬼鬼祟祟的，像是掉了魂似的，我猜想他今天大概又要出去和那个女人鬼混了吧，我的预感果然没错。

他表面上装作镇静自若，其实一边在偷偷观察我的脸色和孩子的情形，一边寻找去见那个女人的机会。这个浑蛋！如此说来，他纯粹是尽义务，没有办法才回家吧。

早饭比平时要晚些，吃完后，本来打算把梨端到桌上来吃。但一想给这个浑蛋削皮太不值得了，干脆不削了，只给他端上茶就回到厨房。我在厨房里收拾孩子们的碗筷，丈夫好像很为难地说：“那个，我出去一下。”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

我把还没洗的餐具通通粗暴地丢进洗涮盆，碗碟调羹碰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声响。我又把水龙头拧到最大，急速喷出的水溅得四处都是。洗涤液的泡沫像雪花一样迅速堆积，不一会儿就遮住了整个洗涤池。同时我明显地感到，眉间的皱纹也无比清晰。

“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不由得喊了一句，同时粗暴地拧上了水龙头，把没洗完的碗就那么放着，从厨房里冲出来，躲进卧室再也不出来了。

我先是坐在梳妆镜前拿起梳子，发了疯似的梳头。不论我怎么梳，怒气都没有办法平息，反而一下子涨到顶点。我无法抑制，只得把梳子用力甩到地板上。

我一动不动地蹲坐在那里，从客厅里传来丈夫清嗓子的咳嗽声。咳嗽了好几次，我知道那是丈夫在叫我。这已经是惯例了，他叫我时总是用这样的信号，可我就是不挪窝。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乖乖地到那样浑蛋的丈夫身边去？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这样一来，丈夫也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喂——喂——”地叫了好几次，同时我听到渐渐逼近的拖鞋声，最后在卧室门前停住。

“喂，到底怎么了？我进来了啊——”

说着，丈夫用力推开卧室门，我在梳妆镜前抱着头，看也不看他一眼。

是啊，上周日妻子确实是歇斯底里地跟我大吵了一架。好在两个孩子都出门了。那样不顾脸面地大吵大闹，从我们结婚至今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我是不想再次回忆那次吵架的内容了，可妻子一五一十详尽地记载在日记里。

丈夫看到我在梳妆镜前抱着头一动不动，着实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他问道。

对装模作样地关心我的丈夫，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是。”

“那是怎么了？”

“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一边缓慢地挺直前屈的身体，一边用闷在嘴里含混不清的声音回答，“我既不是你的女佣，也不是你的母亲！”

丈夫很困惑地抱着胳膊，还是不敢直接看我的眼睛。

“你到底想说什么，一点也不明白。”

既然如此，就别绕弯子，直接跟他挑明了吧。

“那个叫香田的，是你包养的女人吧？”

“什么，什么呀……胡说八道……”

还没等丈夫说完，我打断了他。

“你到底想装到什么时候呀！别装模作样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你进入那个女人的公寓了。”

“你……”

丈夫一副困惑的表情，茫然地看着我。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前些天，你说和大家去喝酒，实际上是去了代代木的高级公寓……”

“你都说些什么啊，那天我只是去取诊疗报酬明细表。”

“你还想抵赖！那你为什么又要付那个公寓的房租？你为什么非那么做不可呢？”

我说得有些过了头，但这时候可不能有半点胆怯，否则会前功尽弃，好不容易才把他逼到这一步，一定要乘胜追击。我这样想着，丈夫此时却从完全想不到的方向给我猛烈一击。

“真是长舌妇！我自己赚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天因为妻子过于执拗，我的确说过这句话。

我想以此让妻子闭嘴，没承想妻子却不善罢甘休，进一步纠缠不清。吵架的经过都被她以惊人的细致描述，如实地写到日记里。

真没想到他会这么大胆无耻地承认和那个女人的关系，我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我不会善罢甘休。

“我不是在说钱的事情，是说将金钱浪费在那种女人身上是不可原谅的。你是想把自己做的丑事都找理由正当化吧？”

丈夫盯着空中的一点，默不作声。我又对他说：

“总而言之，你赶快把那个女人从医院开除！”

“那个……”丈夫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她，每天的诊疗报酬明细表就做不好了。”

诊疗报酬的计算之类的事，谁都能做，只要培训一下就可以了。

“诊疗报酬明细表那样简单的东西，连我也会做。”

“不可能一下子就会。”

“为什么？那么简单的事情。”

“总而言之，没有她会很为难。”

“为什么？”

丈夫有口难言，无法说出来的理由我也明白。假如他说“因为我爱她”，就可以圆满地答复我了。可是，丈夫还不至于胆大无耻到说那种话。我也不想听那种浑话。

“我明白了，既然你不解雇她，那就只有我来想办法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丈夫口气很强硬，明显是在虚张声势。我连理都没理他，猛地站起来从他身旁走过，走向厨房。

“喂……”丈夫招呼道。我装作没听见，打开水龙头开始粗暴地洗玻璃杯。

丈夫再次叫道：“喂……”我还是装作没听到，他可能是死了心。不一会儿，听见外面的大门砰的一声被用力关上，丈夫出去了。

丈夫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外面包养女人，有了婚外情。我挥舞着大刀，单刀直入，一下刺中了要害，逼他承认了事实。可到事后才发现，受到更大伤害的却是我自己。

总之，妻子是在小题大做。神经异常地过敏，变化太大，前后判若两人。

当然，看到自己的丈夫进了别的女人的公寓，不能无动于衷，生气发飙也在情理之中。

但生气发飙也得讲究方法。我做的固然见不得人，自己也知道理亏，你委婉地讽刺一句就够了。假如妻子能这样做，我也能诚恳地低下头认错。

不讲究方法，劈头盖脸地兴师问罪，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结果只能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吵架。这种道理显而易见。

女人啊，为什么就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情绪，把握火候呢？

10月30日（星期一）18：30

傍晚刚过五点，昼短夜长，周围已变得昏暗。

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女儿说是要准备校园文化节活动回来晚，儿子也说是补习班有说明会。丈夫好像是参加大学医疗部同事的聚会。

可是，即使是他和那个女人约会的借口，我也不在乎了。

自从丈夫承认了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在这个家里照顾丈夫就已变得毫无意义。

话说得再明白点，就是丈夫的事情，我已不放在心上了。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的日子我是那样生气恼火、坐立不安，现在只是改变一下想法，心境就像丢掉了一个大包袱，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从那以后，竟能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

对于丈夫那件事，与其说是放任不管，不如说我已认定为无药可救。

强迫丈夫回家，使双方都感到不愉快，还不如丈夫干脆不回家，这样我倒能让情绪安定、心境平稳。丈夫假如能在那个女人那里得到所有的照顾，我也省了很多做家务的麻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内衣和换洗的衣服都拿去好了。

假如丈夫选择爱那个女人，那么我就爱丈夫带回来的钱吧。

今天晚上，这个家除了我，其他人都不在，非常少见。可是今后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这样安静的夜晚也许会越来越多。

等我们都上了年纪，家里只剩下我和丈夫的时候，我还能继续忍耐下去吗？

孩子们长大以后离开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真没想到妻子竟然考虑到那么遥远的将来了。

还在考虑将来的事情，看来，在现阶段妻子还没萌生跟我离婚的想法。省吾还是不能理解妻子现在的心情，继续偷看她的日记。

11月3日（星期五）24：30

昨天是婆婆的生日，昨天晚上她来了，住在我们家。孩子们送给祖母眼镜架当生日礼物，婆婆非常高兴。

可是今天是星期五，丈夫一向会晚回来。因此和婆婆、孩子们一起先吃了晚饭。然后和婆婆面对面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很长时间没有和她这样喝茶聊天了。时针已经过了十点。

“省吾每天总是这么晚回来吗？”婆婆看着电视机旁边的钟问。

“是啊，给病人做完诊断之后，好像还有许多杂务要做……”

“那孩子真是辛苦啊！”

我不能让挂心丈夫、对他没有疑心的婆婆太担心。虽然这样想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婆婆知道自己儿子在外面乱搞会有什么反应，因此犹豫了一阵，索性试着说了出来。

“他经常凌晨才回来。”

我尽量装得很轻松地说，婆婆小小地“哎？”了一声，说道：

“光是工作，神经绷得太紧容易疲劳。每天都为病人做诊断很辛苦，所以需要在哪儿放松放松。”

听了婆婆的话，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婆婆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盯着我的脸问：

“志麻子，省吾有什么事让你不放心吗？”

我什么也没说，可是婆婆从我沉默不语的态度中迅速察觉到了真相。

“不用担心，过去你公公也曾迷上过陪酒的女郎。我也为此担心生气过。”

“是吗，看起来那样一本正经的公公也有过那种事吗？”

公公已经去世了，就我所知，他是一个温厚诚实的人。

“不过呀，丈夫的婚外情什么的就像夏季的台风，刮一阵子就过去了。”

我对婆婆的意见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心里并不认为丈夫的婚外情会像刮台风一样简单收场。

假如我把现在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婆婆，会怎么样呢？

“喂，喂。”省吾读到这里，不由得叫起来。

把丈夫的婚外情告诉婆婆，等于互相揭对方的短。妻子可能因此会心情好点。不过，那等于把自己对丈夫的驾驭能力不足的短处暴露给了婆婆。

即使婆婆替我向丈夫发出忠告，丈夫是否听得进去也值得怀疑。他一般会含糊地搪塞应付，之后再吧火撒在我身上。这样一来，事态只会更加恶化。

说实话，丈夫的情人是和他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女人，这种情况对我最不利。这还不如像公公一样和俱乐部的女人搞婚外情，那样可以迅速地想出方法应对，而且分手时也一定简单利落。

可是丈夫和那个女人看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分手。

首先，只要那个女人在医院工作，丈夫在一天当中和她度过的时间就远比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长。特别是那个女人被委任处理申请保险金的事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到很晚的机会就很多，关系进而会变得更亲密。另外，两人在同一个工作场所，要小心不让其他同事察觉，又能得到适度的刺激和紧张感，和平稳安定的家庭生活大不相同。

不管怎么说，这场婚外情“台风”不会像婆婆那时一样一刮而过，肯定会长期停留，并对着我持续不停地猛刮。

晚上十点半多，婆婆说要回家。我把她送到世田谷的尾山台。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回家，可是丈夫还没有回来。正想泡个澡休息，忽然想起丈夫说过要去打高尔夫，于是进了丈夫的书房。

我从书桌右边的衣橱里拿出高尔夫球杆袋，本想给他装好换洗的内衣什么的，又想起不知他要到哪里打高尔夫球，是否留宿也不清楚，就决定不做那样费力不讨好的事。

顺便扫一眼书桌旁边的书架，堆放的医疗杂志里，有一本里面夹着一个白色信封。随手抽出来一看，是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丈夫和那个女人坐在高尔夫球车上的合影。

照片上那个女人戴着高尔夫球帽，帽檐稍稍靠后，和丈夫偎依着坐在一起，还伸出两个手指做出胜利的V字手势。

日记上这一天过后，第二天是星期六，妻子和我又大闹了一场。谁能想到罪魁祸首在这张照片上呢？都怪我粗心大意，可谁又能想到妻子会检查书房里的医疗杂志？

11月4日（星期六）23：00

丈夫今天傍晚出发，去伊豆打高尔夫，并要在那里住一宿。说是大学的同学会组织的，还有高尔夫球赛，不能缺席，所以下午的特别出诊结束后直接从医院出发，不回来了。

“旅行的日程表呢？”我问道。

“干事只给了我一份。”丈夫找借口，不想给我。

“你外出旅行时，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我也好应对，给我复印一份。”

我不轻易放过他，紧跟上一句。

“日程表放在诊所里了，今天诊断结束后马上就得出发啊。”丈夫不高兴地背过脸去。

这时从门口传来夏美明朗的声音：“我要出门了！”

“路上小心！”我在饭厅里高声答道。

这样一来，孩子们都出门了，正是跟丈夫摊牌的好时机。

昨天看到的丈夫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愉快地打高尔夫的照片，现在还无比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总之，我才不会袖手旁观咽下这口闷气。今天一定要趁机彻底问清楚。

我端着放有茶壶和茶杯的托盘，走到他斜对面的座位上坐下。

“那样的话，请从医院用传真把日程表发过来。”

丈夫脸上一副“真是个难缠的家伙”的表情，看着我说道：

“特别出诊日本来患者就多，哪有时间去做这样麻烦的小事。而且，真要有什么事，你直接打我的手机好了。”

和往常一样，自己理亏的时候，他就提高声音，企图用大嗓门来压人。

可是假如今天我含糊不清地放他一马，又不知道要让他逍遥到何时！今天我绝不轻易放过他！

“我不清楚你人在哪里会很麻烦。请负责接待的香田小姐往家里发个传真。”

大概是我戳到了他的痛处，丈夫沉默着把茶杯递过来。我做出很顺从的样子给他倒满茶，一边不经意地说：

“那么，是不是要我亲自给香田小姐打个电话拜托一下呀？”

现在想起来，那天妻子确实很难缠。我一直忍着怒气，差点大叫出来“别再胡搅蛮缠了”，她却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妻子不会正在生理期吧。反正，她那种死缠烂打的方式还真是非同寻常。

我一提香田那个女人的姓，丈夫的表情明显变得僵硬，眼睛里溢满了骇人的怒气。

可是在下一瞬间，那怒气又一下子委顿下来，并避开了我的注视。

是的，丈夫并不是性格很坚强的人。虽然现在做的事情比较大胆，内心却感到恐慌不安。现在这软弱的部分就显露出来了。

“行了，我发传真就是了。”

然后，他好像逃跑似的去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又大声“喂”了一句。

我本打算装没听见，丈夫却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实在让他叫得厌烦，我过去一看，他问道：“旅行用的刮胡刀放哪儿了？”

我没碰过他的刮胡刀。他正对着镜子边梳头边问。今天他特地穿上了淡粉色的衬衫和浅驼色的外套，把自己往年轻里打扮。

“真奇怪呀，应该是放在这儿的。”

这时，我故意用异常明朗的语调说：“顺道去趟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不就行了嘛！”

“你说什么……”

“我说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对您来说驾轻就熟，您可是那里的常客了呀！”

我可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说的这句话，他却没有反击，说明我算是说中了。像那天夜里一样，丈夫一定是被那个女人多次差遣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购物。

丈夫继续装模作样，照旧对着镜子说：“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

我可没有什么把柄，被人说成是莫名其妙。

“你才是莫名其妙，你究竟是和谁到哪里去呢？”

丈夫逃跑一样离开洗手池，一边说：“你到底要我重复几遍才死心？”

“请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话？！”

我追在要从洗手间出去的丈夫后面，乘胜追击。

“你只要说实话不就行了嘛！”

妻子居然能把这么无聊的争执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难道她这样详细地记下来，是为了将来好派什么用场吗？简直是愚蠢到家！

话虽这么说，不过日记就在眼前，想不读又心痒难耐。

丈夫收拾停当，刚想走出洗手间，我敏捷地挡在了他前面。

“傻里傻气的，快让开！”

他说着，想推开我。我干脆揭了他的老底。

“你是跟那个姓香田的女人一起去吧？”

“我不是说了嘛，你给我让开！”

“不让！”

丈夫抓住我的手腕，想使蛮力走出去。我使尽力气，两脚蹬地，就是不让。

“今天一大早就有检查！你快让开！”

“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是不让！你是要和那个女人去旅行吧？”

“别再胡搅蛮缠了！”

他把我使劲推开，我自然招架不住，摔倒在地上。可他却不管不顾，径自迈开大步走向书房。不久就听到大门有声响，他马上要出门了。

我怒火中烧，这样放过他等于功败垂成。我急忙爬起来冲到大门口，对拿着鞋拔子的丈夫不依不饶地说：

“你既然要和那个女人去旅行，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你就一直住在那里好了！”

“我知道了！既然你想让我那么做，我就那么做好了！”

丈夫使尽力气打开门，又好像要攢碎它似的砰地关上，走了出去。

“这个浑蛋！”

我被丈夫那样恶语相向，又被他使蛮力动手推倒，心头的委屈已积聚到了顶点。这时终于支持不住，一切都化作悲愤的泪水。我脚底发软，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放声大哭。

丈夫终于承认了，但是摆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自从结婚以来，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跟丈夫对着干。

我心想“只剩下这一招了”，却没有力气去想其他办法。只有丈夫离去后的静寂无孔不入地飘荡在四周，丈夫关门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坚硬而低沉地回响。

那天我一直等传真等到夜里，他最终也没有将旅行日程表发过来。

要说这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可怕。我只说去伊豆打高尔夫，并在那里住一晚，她就马上觉察到是跟诗织在一起。跟她说是大学医疗部的聚会，她就说要拿日程表来看一看，还死揪住这一点不放。

根本就没有什么日程表，我当然拿不出来。

反正，最近妻子有些神经过敏。她把我的行动全都跟诗织联系起来考虑。

那天从一大早开始，又是检查又是诊断，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当然之后是跟诗织一起出去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诗织约会。妻子已经不是神经过敏，大概是有点神经错乱了吧。

11月6日（星期一）22: 30

他撂下狠话说不再回家，但还是回来了，而且是在凌晨回来。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自从他承认了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他几点回家，我再也不放在心上。

话说回来，从他照常凌晨回家来看，昨天从伊豆回来后，一定又去了那个女人的高级公寓，两个人寻欢作乐，一同庆祝旅行愉快结束。

早上，我起床后看到客厅的饭桌上摆着三份旅行带回来的礼物。他是打算用这点小东西向家里人赎罪吗？！

七点半，我和往常一样从厨房用内线叫丈夫起床。心想这种事情已经不必再做了，不过人都有惯性，拿起电话，铃声只响了一声，他就接了。

然后，他主动跟在饭厅吃早饭的孩子们打招呼，说“早上好”，把桌子上的礼物给孩子们一人分了一份。

我背对着丈夫，正在用手巾包夏美的饭盒。前天刚吵完架，他大概觉得给我买了礼物的事也难以启齿。

他随后进了洗手间，早饭也不吃，比平时提前二十分钟跟夏美一同出了门。不敢留时间跟我面对面，明摆着心里感到愧疚。

家里人都出门后，饭厅桌子上孤零零地剩下一份礼物。从包装纸上来看应该是我喜欢的巧克力。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这事要是放在前几天，我早就一把扔到垃圾桶里了。跟那个女人一起挑的礼物，谁稀罕！可是放在现在，我连生气的心情都没有。就让它那么放在桌上，碰也不碰。谁知道是给谁的礼物呀！

最近我也有些察觉，妻子自从证实了诗织的存在，态度起了很大变化。以前是怀疑和猜测居多，现在是一种爱怎样怎样的放任不管的态度居多。这点从她的日记上也能看出来。

11月8日（星期三）23: 50

最近从丈夫身上穿的到他平时爱用的各种各样的物品，我都觉得好像是陌生人的东西。丈夫用的咖啡杯、牙刷、眼镜、拖鞋等，所有的东西都感到陌生，不再熟悉和亲切。

以前我很自然地给他熨烫衣服，现在除了还给他熨熨手绢，其他的像衬衫，有点皱就有点皱吧，照样给挂在衣架上。他的内衣光看着就觉得脏，别说给他洗了，直接送到洗衣店去。

早报也一样，以前我都是为他把夹在里面的广告抽出来，再放在桌子上，现在就直接扔在那里。丈夫的书房我也是马马虎虎随便打扫一下了事。去超市买东西，不再考虑丈夫的喜好，随便买些什么冷冻食品回来凑数。家里的财政支出因此稍微多些也无所谓。

这些已经不是发泄对丈夫的不满或故意找茬。迄今为止，我为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城堡就像在海边沙地上建造的一样，被无情的海浪冲走了，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的就是这种空虚。

每次接触丈夫带汗渍的衬衫或是用过的碗筷，都觉得比上一次更厌恶，感到完全像陌生人的东西一样冰冷。也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对他来说不是妻子，而不过是被雇佣的女佣。

至今一直为了家务和养育孩子劳碌奔命，自己还错以为有丈夫的爱来支撑，所以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幸福。现在只剩下自欺欺人的徒劳感和今后无所事事的空虚感，并且在日益增长。

总之，丈夫既然已经承认在外面有女人，我也就没必要请侦探来调查。事实我都确认过了。

可是话说回来，留下调查内容作为婚外情的证据，也好为将来打算。不管怎么说，有必要留下记录作为最后的王牌。

就在前几天，我还曾梦到丈夫和那个女人一起嘲笑我。现在连那样的梦也不做了。我知道再充盈的泪水也有淌干流尽的时候。

妻子究竟在想些什么？

说丈夫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烦和不快，还说觉得丈夫的内衣肮脏，不想碰，所以不给洗。

说起来，最近的早报还真是夹着广告随便扔在桌上，饭菜也多是从小超市买回来的现成品，直接上了桌。

诚然，我做的事情不见得有多光彩，可是妻子也有点太神经过敏。我以为她是个胸襟更豁达的女人，真没想到她是如此敏感脆弱。我也以为她是个细心又爱干净的女人，这下好了，看看细心和爱干净的优点都用到了什么地方？！

说白了，是妻子的自尊心太强的缘故，输给了身为员工的小姑娘，心里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就表现在异样的行动上。

不仅如此，让我最吃惊的是，从日记中得知她竟然想到雇佣侦探！日记中写道“已经没必要雇佣侦探”，也就是说，假如没像现在这样得知真相，她还真打算花钱请侦探进行调查！

要是真的被侦探调查可就惨了。万一不小心被别人知道，岂不成了笑料？

可是，日记上写着“留下调查内容作为婚外情的证据”，说明妻子还没有完全放弃雇侦探的想法。下面的“有必要留下记录作为最后的王牌”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调查内容有用武之地，无非是两个人真的要分手、进行离婚诉讼的时候。此外，我想不到它们在什么地方有作为最后的王牌利用的价值。

这么说来，妻子已经将离婚预先考虑在内了。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太过分了！

我现在是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过从没有考虑过要和妻子离婚。妻子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她可真是一厢情愿！

怎样才能让她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让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没问题，并安下心来呢？到底怎样做才好？

可是真实实施起来却非常难。困难不在别的，在于妻子生气的理由并不是无凭无据的。我跟她说“我只是暂时出轨，你不要担心”，她能听得进去吗？不可能。

妻子得知我和诗织约会，就觉得我的一切都变得肮脏，不能原谅。这种厌恶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也许才是最大的障碍。

总之，我必须安抚妻子，使她内心的愤怒平息下来。让她稍稍平静下来，心境平和。这一点还是需要两个人多交流。看似无用的日常对话能起到放松神经的作用。

但事实是我一和妻子面对面，自己就先紧张起来，说话也不利索。这在妻子的日记里也有所记载。

11月9日（星期四）24: 30

最近，丈夫照样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大概是因为他心虚，蹑手蹑脚、偷偷摸摸地进家门吧，或者是我懒得再管他那些闲事，能睡熟的缘故？昨天晚上他也是半夜过后凌晨回家，具体是几点我也不太清楚。

第二天早上，丈夫起床后说了声“早”，一直不敢和我对视，一屁股坐在餐桌前翻看报纸，等着早饭端上桌。

我们夫妇俩用来交流的语言也几乎是些机械的事务性的对话，仅限于最小的词汇。比如，“婆婆说膝盖疼，今天要到诊所去”“祐太寒假期间要去滑雪冬令营，住宿等日程的安排表和各项费用清单就放在这里”。丈夫的回答也仅限于嘟囔一句“啊”，漫不经心。

而且，一旦有了不好开口的事情，就通过孩子转达，比方说“爸爸说了，明天有医生聚会，晚饭不回家吃”。他也许是想让我们夫妇间最好别再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可利用孩子来传达不好张嘴的事，也太狡猾了！

上午，我打算进丈夫的书房时，顺便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和过去一样，在这个月月初的几天标着记号“申请医疗保险金”。

在这三天里，借口要填写保险金申请表，和那个女人单独加班，两个人趁机寻欢作乐。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却故意在挂历上标上记号，更让人觉得是巧立名目，更让人生气。

要是心里没有鬼，明明可以堂堂正正地跟我说，却费尽心机在挂历上做记号，这个人真是卑鄙懦弱到可怜的地步。

每天早晨孩子们出门之后，会有一段属于两个人的时间。可是最近我不想坐在丈夫旁边看他吃饭，一个人躲进厨房收拾餐具。丈夫一个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早饭。

现在我只要看到他的脸都觉得厌烦。他偶尔打个喷嚏，我也觉得吵得慌。

孩子们一出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之间冰冷彻骨的关系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真让人不能忍受。

第七章 正面交锋

同样是日记，有些读了获益匪浅，有些读了还不如不读。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妻子所记的日记明显属于后者。

前段时间，妻子对着日记倾吐自己的心声，也算是一个感情发泄的渠道。我偷看了，也能了解她一些真实的想法，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

可是这近半个月的日记记载的全是妻子对我感到愤恨不满的语句，可能是因为我承认了和诗织的关系，又不打算和诗织分手。我读着妻子的日记，自己的心情也随之滑落到低谷，变得阴晦忧郁。觉得我们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如小船在暴风雨中飘摇，随时都会触到“离婚”的暗礁。

好好想想，我们的婚姻真的是如此脆弱吗？

再次叹口气，很想从日记中这种黏黏糊糊、阴暗潮湿的世界中逃出去。

值得庆幸的是，日记的记载在十一月九日这天结束。就算我想接着偷看也看不到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一段时间不再偷看妻子的日记。即使偷看了，了解了她的真实想法，我也没有相应的对策，还不如装作不知道来得轻松。当然这样一来，和妻子的关系就无法得到改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即使我做出努力想改善夫妻关系，估计也不会起到好作用。既然如此，还不如什么也不做。只是要尽量注意别刺激她，差不多地得过且过。

妻子现阶段是异样的敏感兼歇斯底里，过一段时间，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心境也会恢复到以前的平和状态。

这样想来，我应该对妻子采取若即若离的战略。不要上赶着装热情，显得虚伪，也不要太冷淡疏远。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地安稳度日最好。估计妻子的态度不太容易转变，对我依然会冷嘲热讽、冷淡无情。不过这些我都姑且忍耐下来。

现阶段对我们夫妻来说是暂时的冷战，这样持续下去，早晚我们俩都会感到疲劳，并希望达成和解。这是我的判断，也是我心之所愿。

十一月中旬过后的某个星期天，我在御殿场打高尔夫球，正准备回去时，诗织忽然给我发来了短信。

“今天令夫人到我住的公寓里来了。请马上跟我联系。”

“不会吧……”

妻子真的去了诗织的住处吗？我还是不敢相信，马上给诗织回了电话，她带着哭腔说道：“你快点回来吧。”

安稳和平的大地，忽然刮起了龙卷风。

妻子为什么要到诗织的公寓去？我想弄清楚。不过，从诗织只有一句“你快点回来”的哭诉当中，又很难猜测原因。

我从高尔夫球场直接到了诗织住的高级公寓。天已经完全暗下来，诗织却没有点灯，低着头呆坐在沙发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开始问，诗织就扑到我怀里失声痛哭。

我等她平静下来，问出缘由。说是妻子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跟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不用从医院辞职吧？”

妻子说了叫她辞职的话吧。我用力抱紧诗织，安慰道：“我不会和你分开的。”但名叫“妻子”的台风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久久盘桓不去。

那天为了安慰诗织，省吾没按时回家，在诗织的公寓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诗织精神恢复了些，和省吾一起出门。

两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提前在医院附近分头下了出租车，先后进了医院。

省吾还是头一次，既不是旅行，人也在东京，却在外面住宿。

一个人待在院长室里，省吾开始为昨天晚上没回家想借口，结果也没想到好借口，就说有急诊病人，看过后直接住在医院里了。妻子大概也不会相信，说不定会大发雷霆。

可是，现在令人担心的不是妻子，而是诗织。

找机会到事务室去了一趟，诗织看到，也只是用眼睛打了个招呼，没什么精神。大概还没有从被妻子恶语相向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那天晚上有制药公司的新药说明会，之后本来还有安排好的晚餐会。省吾没有参加晚餐会，又直接去了代代木的高级公寓。

诗织经过了这一天，恢复了些精神，但是离她原有的明朗活泼还差了一大截。

妻子究竟抱着什么目的去诗织的公寓大闹呢？她又说了些什么？要想知道真相，除了偷看她的日记，别无他法。

过后几天，省吾一直伺机偷看妻子的日记，却苦于没有机会。

不过，事过第三天，听说妻子傍晚要去参加祐太的滑雪冬令营说明会，省吾找理由推了医院的事，五点左右临时回了趟家。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省吾却由于心虚，还是蹑手蹑脚地进了妻子的房间，从床垫下找出了那本已经看惯的日记本。

读了这本日记，就能明白两个女人正面交锋的情形了。省吾坐在床尾，翻开妻子的日记。

妻子大概这段时间很忙吧，或是在考虑什么事情？日记很少见地漏记了一周左右，从十一月十六日重新开始。

11月16日（星期四）24：00

下午，桥本拿着今年年末的礼品订货单前来拜访，他是日本桥一家百货店对外销售部的职员，还带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营业员。

要在往常，我一般在大门口接过订货单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可是今天他们是两个人，就把他们领到客厅，招待一杯茶。桥本刚坐下，就马上拿出选购礼品的订货单。

“夫人，每年总是承蒙您多方关照，非常感谢。这里面有各种圣诞节蛋糕和过年食品可供选择。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将和年末礼品一样为您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您只要填上送货地址后联络我们，我们将再次登门拜访。”

我们家每年年末都要给受到关照的方方面面送礼。因为礼品的数目很大，今年百货店提前来推销。

桥本将礼品订货单的内容简单地说明了一下，然后给我介绍旁边的年轻人。

“这位是我们部门负责宝石专柜的森下。”

被介绍的年轻人一副紧张的样子，慌忙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要站起来。

“请坐，不用站起来。”我连忙用手势制止他，接过名片来看。年轻人开始做自我介绍。

“我是负责宝石专柜的森下。前几天承蒙惠顾我们专柜，购买了新设计制作的戒指，非常感谢！”

说到这里，森下稍施一礼。

“不知那戒指的尺寸是否适合夫人？”

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我买了宝石钻戒？没有啊，我可不记得买了什么戒指。这么说是丈夫买了送给那个女人的了。

忽然，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也知道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变得煞白。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出有异样，要镇定！

我用力在唇边挤出一个微笑，轻轻点点头。因为愤怒，心脏怦怦地轰鸣，表情也有些僵硬。

年轻人说的戒指，一定是丈夫买给那个女人的！并且，值得专柜负责人特意到家里来表示谢意，一定是价值不菲！

“真是蠢货！”省吾不禁气得啧啧咂嘴。

这个月初，省吾是买了个宝石戒指，顺便作为稍早的圣诞礼物送给了诗织。

为了买这个戒指，他计划了很长时间。两个人交往已近两年，作为地下情人，诗织受了不少委屈，省吾早就想买点礼物送给她表示感谢。

原本打算和诗织一起去挑选，又想让她惊喜一下，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事先买好。

当然在去买之前，不露痕迹地问出了她的喜好和尺寸，然后告诉店员，请店员帮忙挑了一款。这笔款项也是从医院经费中出，省吾自以为天衣无缝，做得很巧妙，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压根儿没想到会露馅。

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个宝石专柜的负责人竟是这么个大傻瓜！还专门来到自己家，跟妻子说什么“戒指的尺寸”。我是说了要送礼物，但送礼物就仅限于送给妻子吗？既然是宝石专柜的负责人，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省吾甚至想马上拿起电话训斥那个不懂事的家伙一番。但想来那个负责人也不是心怀恶意故意为之，也不好真的打电话兴师问罪。

由于百货店职员意想不到的拜访，这么快就暴露了买昂贵戒指的重大秘密。这可完全在省吾的意料之外。

省吾叹了口气，压了压不断攀升的怒气，接着偷看妻子的日记。

戒指的尺寸什么的和我没关系，我关心的是戒指的价钱。值得负责人特地赶到家里来道谢，究竟花了多少钱啊？

我一定要稳住心神，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自然巧妙地问出戒指的价钱。

“戒指的尺寸正合适，我想问一下那枚戒指花了多少钱呢？我们家川岛只是说‘价值不菲’，怎么也不告诉我。”

年轻人嘴角浮起有礼貌的微笑，回答道：

“九十七万日元。”

我倒吸一口凉气，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全身石化成雕像。

九十七万！不就是近一百万吗！那样昂贵的戒指，他从来没给我买过！

年轻人没有察觉到我的怒气，进而说明：

“这个月末，在帝国酒店召开圣诞节专卖会。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请和您先生务必赏光。”

对着没有收到戒指的妻子，大谈戒指的价钱，这也是宝石专柜负责人要做的工作吗？

“混账王八蛋！”

省吾又一次骂道，眼睛紧迫着妻子的日记，急着要知道妻子的反应。

营业员将写着“圣诞节请柬”的信封放在桌子上推过来，我假装镇定地接下。

“谢谢！如果丈夫有空的话，我们一定出席。”

我尽力挤出笑脸，不失礼貌地送两位百货店对外销售部的职员出门，然后立即奔到寝室，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女人的履历书复印件，是我以前从护士长那里得到的。履历书的右上角贴着她的小照片，照片中的她微微笑着。

就是这个女人夺走了我的一百万！！

现在想起来，我在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得到的手表也没有那枚戒指贵。那块手表与其说是得到的礼物，不如说是逼着丈夫买给我的。那一天，他根本就忘记了是结婚纪念日，我求他说，因为

是十周年，给我买块表吧。

对我如此薄情，对那个女人，却自己颠颠地主动跑去买了戒指当礼物！

不但如此，一百万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为了那个女人，他已经在支付高级公寓的房租了，还要给她买高价的戒指！

或许，那个女人收到戒指后，会悄悄吐出红舌头偷笑呢。被那个女人当猴耍的丈夫真是可怜又可笑！

丈夫已经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我也只能那么想。

现实情况是孩子们马上要面临上高中、上大学，教育开支越来越大。

作为一家医院的经营者，他责任重大，下边那么多职员要养家糊口，要是没有供养那个女人的闲钱，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存起来。

今天我要是闭上眼睛装作不知道放过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家的基本生活都可能受到威胁。

不过，就算我跟丈夫摊牌也没有用。鬼迷心窍的丈夫一定不思悔改。

我已经无法忍耐，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这样下去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好吧，就让我去会会那个女人！把话跟她挑明！除非我自己出头，没有别的办法！

“终于动真格的了！”省吾闭上了眼睛。

看来妻子是在这一天做出决定，要自己去见诗织。

往后正是最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很想快点看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又有些害怕。可是，还是想看。

接下来的一天，妻子可能是情绪激动，写日记的时候忘了记录时间。

11月19日（星期日）

我知道丈夫送给那个女人戒指，价钱贵得令人咋舌。

可是丈夫还不知道我已经知晓这件事。他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气得七窍生烟。今天一大早，他还用鼻子哼着小调，吱吱地刮着胡子，然后兴高采烈地早早出门去打高尔夫。

他去的是御殿场的俱乐部。今天高尔夫球赛是医师会组织的，有往返明信片寄到家里，想来不会有诈。

真有活动的时候，他也不特别找什么借口，所以我立刻能判断出真假。

丈夫出门后，我将昨晚考虑好的计划在脑子里细细地过了一遍。

星期天，丈夫去打高尔夫，那个女人应该待在公寓里。我要是去得太晚，她可能会出门，我还是中午时分就出发吧。

打完高尔夫，丈夫可能要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就算他再着急，到达那里也得傍晚时分。

那段时间，那个女人一定会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等丈夫过去。我过去时，即使她临时出门不在家，离傍晚也还有好长时间，我可以等她回来。

就这么定了，去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直接跟她对话。今天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见了她，我都说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问她跟丈夫交往的理由是什么，单纯是为了金钱，还是真的为了爱情？要是怀孕了怎么办？真的敢生下来吗？这些都有心理准备吗？有没有要结婚的想法？要是丈夫真的向她求婚，她有什么打算？

不对，我首先要说的是“快点从医院辞职”，她和丈夫的工作牵扯在一起，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要再继续刺激我的神经了！

可是，即使她真的辞了职，丈夫已经被迷住心窍，大概也不会跟她断绝关系。会不会因为她辞职，这事反而成了催情剂，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升温？

读到这里，省吾已经明白了妻子闯入诗织公寓的理由。

我倒觉得事情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不过，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原本可以模棱两可的地方，非要分个是非黑白。

我如此费尽心思，其实那个女人不过是一只小飞虫，我随便吹一口气，她就会被吹得不见踪影。

是的，她就是一只寄生在丈夫身上的寄生虫！在黑暗当中像吉丁虫一样飞舞，卖弄她像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翅膀，来迷惑我的丈夫。

今天，我要剪掉她那让人望而生厌的翅膀，看她还怎样得意忘形地来回飞舞！我要用高跟鞋的后跟踩扁和粉碎她那浅薄的痴心妄想，看她还敢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那个小丫头片子没什么可怕的。就在今天，我跟她说个清清楚楚，好吐出长期堵在胸口的一口恶气，除掉长久以来遮住我心灵的阴霾。

上午，我在梳妆镜前开始化妆。

我往脸上扑粉，扑了一层又一层，却无法遮挡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随着年龄增长的皱纹，就像干涸缺水而龟裂的大地一样赫然醒目。偏偏这时，那个女人年轻美丽的脸，嘲弄似的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怎能不让人愤怒！

她拥有而我没有的，比我拥有而她却没有的要多得多。而且，那些东西我也曾经拥有过，只是在不经意间丢掉了。

青春转眼即逝，空留余恨！几乎所有的中年女人都有这种体验，但她不可能了解。她现在肆意挥霍青春，可是这青春对她来说同样是转瞬即逝，仅靠年轻又能得意多久？

我打开寝室里的衣橱，对着等身的穿衣镜，挑选同那个女人见面时穿的衣服。

我是去那个女人的公寓跟她摊牌，让她有自知之明，打扮得艳丽时髦显然不合适。就穿端庄的黑色毛衣和西裤去吧。纯羊毛的高领毛衣配同色西裤，显得成熟而干练。

上面再套上香奈儿的双排扣系腰带的短皮衣，是我上次冲动购物时买的。照着镜子一看，简练利落，符合大都市女性高雅的品位。

和充满憧憬的甜蜜的浅色比较起来，我选择深色，尤其是黑色——现实、无情、所向无敌。就用这冷酷无情的黑色，粉碎那个女人矫饰纯情的脆弱的美丽吧。

是的，振作精神，和她正面交锋，今天正是决斗之时！

女人都是这样深思熟虑地制订作战计划，闯入敌人阵地的吗？

省吾在这一刻甚至忘记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被这个女人决一死战的气势压倒了。

豪华的首饰和标新立异的服装不适合年轻女性，但是我们中年女性与首饰耀眼的光辉以及优质小羊皮却相得益彰。柔软的丝巾发出高雅的光泽，和全身的服装搭配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换句话说，只有质地优良的服饰才能掩盖无法阻挡的衰老和疲惫。

但是，今天的服装有些矜持，因此宝石饰物更不可缺少。

根据我的调查，丈夫送给那个女人的戒指上镶嵌的是粉钻。宝石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粉钻的含义后目瞪口呆。

“永远温柔可爱……”

平时我一直对他冷嘲热讽，大概他认为我既不温柔也不可爱。这不是在讽刺我吗？

既然如此，我就戴上美丽坚强的宝石——钻石，用它宝石女王的炫目光辉来迎接挑战！

只有钻石的光辉才不输于丈夫给她买的粉钻。我在无名指上戴上钻石戒指，在胸口别上钻石胸针，再一次对自己说，只有钻石才是宝石中的女王，而且所向披靡，永远无敌。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我该出发了。

我开着车驶向代代木，车窗外，染成黄色的银杏树不断后退，我用力握住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发白。

一个月前，我曾追踪丈夫来过这里。那时候看到丈夫抱着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购物袋，感到滑稽可笑。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个让丈夫买了价值一百万的戒指的女人的厌恶和憎恨。

下午一点前，我在她所住公寓附近的停车场停车，直接走向敌营。

大概是因为星期天，四周很安静。我走到公寓入口，抬头看了一眼最高层。然后走向门口的几阶台阶，在公寓门厅前站住，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似的挺直脊背，指尖用力按下房间号码“603”，并按响通话器。

妻子就要闯入诗织的公寓了，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危机，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迫不及待，想观看下面激烈的决斗场面。

“你还有工夫考虑这些吗？你的妻子马上就要闯入你情人的公寓。两个人马上就会正面交锋！”我提醒自己端正态度，又翻开下一页日记。

女人就是容易大脑发热，采取过激行动。换位思考，如果妻子和其他男人有了不正当关系，我大概就没有勇气闯入那个男人的公寓和他对峙。

可是妻子们就能做到。经常听到丈夫在外面乱搞，被妻子当场抓到的花边新闻。

我认识的一个旅馆经理就说过，如果有点年纪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开房，就要提高警惕。小心别发生什么捉奸事件，影响不好。外面打进来的电话也要慎重对待。对于看起来特别可疑的客人，在登记入住后，试着轻声叫一下所登记的名字，客人如果不马上回头，更得加强警戒。

那位经理当时还说过，几乎没有发生过丈夫为了捉奸闯入妻子出轨现场的事件。因此，并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勇气，到了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丈夫都是缩头乌龟。

不过，妻子果敢地闯入诗织的公寓，并且是瞅准我不在的时机去的，比那些去旅馆捉奸的要和平得多。省吾对自己说，还点了点头，继续看下面的日记。

我按下通话器时心想，对方肯定会问：“是哪位啊？”

可是，还没等我发声，就忽然传来“啊，是夫人……”的女声，我倒有些着慌了。

看来这幢公寓的通话器附带影像功能，按键的同时，门口的摄影机就开始工作，将客人的图像传输到房间。到底是最新的高级公寓！给老婆孩子住的地方，通话器还是老式的传声式，给情人住的公寓就是最新的可视式！

我可不能被那个小女人小看，马上稳下心神，用温柔的声音说：

“香田小姐，很抱歉突然拜访，我可以进去吗？”

“是的，夫人，您请进！”

她没有戒备的声音让我感到有些扫兴。这时，公寓大门的蜂鸣器响了，我像被吸盘吸进去一样，推开门走了进去。

妻子果真闯入了诗织的公寓，两个人将面对面地展开较量。

省吾知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在日记里，一场较量马上就要展开，心里不由得跟着紧张。

公寓门厅里摆着接待客人用的简单桌椅和绿色观叶植物。我从旁边经过，直接走到电梯，上了六楼。

下了电梯左右一看，判断出应往右拐。走了二十米左右，看到了“603”的门牌。门上挂着姓名牌，横写着“S・KODA”。

连姓名牌都很可爱，又时髦，对我来说是那么可恨。

我又深吸了一口气，横下心按响门铃。

正按着门铃，里面传来明朗的应答声“来了——”，门在眼前打开，她从里面伸出头。

可能是我突然袭击，她来不及化妆，上身穿件蓝色的T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胸口露出雪白的肌肤。

“请进！”

她用一只手为我撑住门，脸上挂着沉静友好的微笑。我处心积虑制造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像气球撒气一样被缓解了不少。

可是在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那个宝石戒指映入我的眼帘。就在那只撑着沉重的门的手上，无名指上赫然戴着那枚时髦的戒指。

就是它！

那戒指正是丈夫买给她的那枚，没错！

还有，她竟敢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是结婚戒指的位置。多么胆大妄为、厚颜无耻！我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这时，她指着脚下说：“请！”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粉红色的脚垫上摆着一双绣花拖鞋。

“谢谢！”

我习惯性地点头道谢。到现在为止，她都不问我突然拜访的理由，大概我要说什么，她心里已经有准备了吧。

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也让人生气！

我一边跟在她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边不无讽刺地说道：“这公寓真漂亮啊！”她只是低声嘟囔了一句“没什么”。

我刚跟着她走进客厅，就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高雅的香气，是白檀的香气！

妻子终于进入了诗织的公寓，并且第一时间判断出白檀的香气。

那时候，诗织是多么心惊胆战、忐忑不安啊！省吾只是在一味地担心诗织，并没有将妻子的心情放在心上。

我讽刺地问：“你点的香是白檀吧？”

“不是，是Sandalwood的芳香精油。”她说，朝桌子上放的小壶状的蜡烛看了一眼。

果然是白檀！不过是将白檀用英语重说了一遍而已。可是，点的不是线香，而是芳香精油，从这里也能感觉到我和她之间的年龄差距。

现在想起来，结婚不久，我每天在丈夫回家前都要点上一支白檀线香。可是不久孩子出生，考虑到烟雾对新生婴儿的健康有害，不知不觉就戒掉了这个习惯。

丈夫在这间公寓里闻着白檀的香气，回想起我们的新婚时期了吗？

客厅的面积大概有八叠大小，地上铺着明亮的浅驼色地毯，窗户上挂着苔绿色的窗帘。

我移动着视线将房间里里外外观察了一番。桌子上架着熨衣板，旁边堆着洗好晾干的衣物。

“啊，对不起。太乱了。”随着我的眼光，她迅速察觉到衣物的存在，慌忙开始收拾。我对她的背影说：“别麻烦了，没关系！”

大概现今的年轻女子，只是一周熨烫一次衣物，而且是攒到星期天来做吧。

我忽然想到刚才那堆衣物里面说不定有丈夫的内衣。

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女人为同一个男人做我每天做的事。这样一想，忽然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唯一的贵重物品在和陌生人互相借贷一样。倒不是对这个借走贵重物品的女人感到忌妒和厌恶，而是一种恶心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的私有物品被别人玷污了。

我知道丈夫在外面乱搞，连他要洗的内衣都不想碰。这个女人强行借走了别人的最贵重的东西，却能够心安理得、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这个一直以来作为“我丈夫”的人，忽然变得很陌生，让我捉摸不透。

诗织不论做什么事，都会引起妻子的不快吧。省吾一行行地读着日记，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星期天，我没通知她就直接闯上门，突然造访，她有些慌手慌脚也在情理之中。我继续观察房间里的摆设。

“我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当然，那个，在那边……”

她指着走廊靠近入口处的一扇门。

我点点头站起身，走过去打开门一看，正对着一个粉红色的陶瓷洗脸台。

我走过去，拧开水龙头，看到右边摆着两只牙刷，一支是红色，一支是绿色，肩并肩摆在那里。

其中一支一定是丈夫用的。一想到这儿，冲动地想拿起来摔在地上。

洗脸台的右边挂着刺绣毛巾，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往上放一瞅，半透明的玻璃搁架上摆着丈夫爱用的发胶。

没错！丈夫在这间公寓里——丈夫的痕迹无处不在。

我清楚地知道这里是丈夫的爱巢，他经常出入这里也是理所当然。以前封存起来的事实，一

下子全拥到我面前。丈夫在这里生活的痕迹历历在目，让人不得不信。

我感到一阵让人窒息的眩晕，双手按住额头，闭上双眼。

“没关系，你一定挺得住！”我多次给自己打气。

回到客厅，她殷勤地让座，我就势坐在沙发上。

刚才还堆在那里的衣物已经收拾干净。取而代之的是米老鼠和米妮的毛绒玩具，肩并肩地摆在带褶边的心形抱枕前边。在这种甜腻的气氛中，丈夫坐在这儿感到很是受用吧。

比起我们家来，这间客厅要窄小得多，家具和日用品也不多。可是这里有谢绝第三个人进入的浓情蜜意，塞得整个房间没有一点空隙，让人透不过气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向我这个弃妇示威。我好像是不应该闯入的入侵者，粗暴地惊扰了两个人的秘密世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

过了一会，她用托盘端着红茶从客厅尽头的厨房出来。

她为我端过茶杯，说：“请用茶。”她手指上那枚宝石戒指不见了。

妻子贸然闯入诗织的住处，又用妒忌恶毒的目光四处巡视。

诗织一个人面对神经质的妻子，是多么的无助。省吾想到这里，恨不得现在立刻跑到诗织的身边，抱紧她，安抚她。

她在我对面的小椅子上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子。

“你收拾得很干净啊！”

“哪里。”她避开我的目光，嘴角略微浮现微笑。这张脸还非常年轻，眼珠黑白分明，圆圆的，又大又亮，像法国洋娃娃。

即使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她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儿。我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也得承认了解了一点丈夫迷恋她的原因。

不过，为什么我要跟这样年轻的小姑娘去争一个男人？这难道不可笑吗？这难道不可悲吗？

我也实在很难想象，丈夫和这样年轻的女人除了工作有什么共同语言？不会是为了迎合她的兴趣，一起观看低俗的搞笑节目吧。

话说回来，丈夫既然肯花费那么多钱为这个女人买戒指，就说明不仅仅迷恋她的青春。这里虽然是单身女性的公寓，但家用电器和家具都是上等货，看起来更像新婚夫妇的住宅。

当然，这些东西一定都是丈夫掏的腰包。因此，这里不但是她自己的住所，更是她和丈夫的爱巢。

我观察到这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红茶，开始进攻。

“川岛跟你交往的事，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间公寓的房租也是我丈夫在支付吧？”

我故意在“我丈夫”一词上加重语气。她不承认也不否认，还是一味地沉默。

沉默就等于承认我说的是事实。

“让他这么做，你不觉得丢脸吗？”

我紧跟上一句，她抬起脸，轻轻晃了晃脑袋。

是吗？妻子原来是这样对诗织步步紧逼的。

可是，把没有任何过错的诗织说成以金钱为目的的勾引男人的坏女人，真是太过分了。

我要是在场的话，一定会大喝一声“闭嘴”，呵止妻子。

她用沉静的语调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不是的，夫人，这间公寓的房租不是我要求他付的。省吾——不，院长他——”

一瞬间，她慌忙改口。

她口中的“省吾”，是多么令人怀念的称呼啊。在夏美出生之前，我也是那样称呼丈夫的。

现在，眼前这个女人竟然也叫他“省吾”！

虽然她慌忙改称“院长”，也为时已晚。

是吗，这个女人是用这样的爱称来称呼丈夫，与他调情的！我不由得握紧拳头，继续说道：

“不过，香田小姐，不管我丈夫多么想付房租，你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拒绝不就行了吗？”

“话是这么说，但我的工资住不起那么高级的公寓……”

这话听起来跟从丈夫那里捞钱没什么两样。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对她怒斥：“你太不自量力了！”

身为一名被雇佣的普通员工，竟让院长为自己付房租。撒娇撒到如此程度，真是人不可貌相，实在太厚颜无耻了！

可是，我也不能世俗地光盯着钱不放，下面我要改换心情，从另一个方向进攻。

“香田小姐，我并不是光说钱的事情。你现在就是我丈夫包养的情人，你父母会怎么想呢？”

她有点困惑的样子，不一会儿，说了一句：“我父母住在埼玉县，还什么都不知道……”

她语调还很轻松，我更加恼火了。

“要是你父母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你过着这样见不得人的日子，不觉得羞耻吗？”

我一边瞄准，给她致命猛击，一边等着她受伤倒地。

有必要这么对待诗织吗？

就像诗织说的，她是无辜的。搬出父母来打击她，妻子的做法太卑鄙了。

她低头不语，我于是乘胜追击。

“你将来总要跟人结婚吧。你未来的丈夫要是知道你现在的事，会怎么想呢？过着这样寄生虫一样的日子，你不觉得可耻吗？”

我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她也该知道羞耻了吧。可没想到她稍微歪着头，说了下面这句话。

“没……我还没考虑到将来的事情……”

跟这个女人讲正经体面或社会伦理的常识，等于对牛弹琴。她的态度简直就像在讨论别人的事情一样，说话根本不负责。我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怒火又一下子高涨起来。

“你要是没想过，现在就好好想想吧。”我更进一步严厉地对她说，“你自己不觉得害羞吗？”

我话说得这么直白，想必她也承受不住。这时，她慢慢地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回答道：

“我……我只是服从院长的安排而已。院长要是打算跟我分手，我马上就跟他分手。我从没想过给夫人添麻烦……”

真没见过这样顽固的女人，表面上像洋娃娃一样可爱温顺，实际上顽固不化，没有丝毫低头认错迹象。

非但如此，她竟然敢把矛头指向我。她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丈夫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轻。这种卑劣的逃避手段，我坚决不容许！

“香田小姐，你说不给我添麻烦，可是我已经感觉很麻烦了，因为你做的事情违背社会常理，是不被容许的。”

看来，即使对这个年轻女人说教，也是对牛弹琴。她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正是乳臭未干、思想不成熟造成的。

不过，可能是我紧锣密鼓的进攻奏了效，她将两手放在膝头，低着头不再吭声了。

可是我能看出来，她只是表面上像是在反省，实际上是在做无言的抵抗。这从她低着头、摆弄着涂着指甲油的指甲的动作中也可以推测。

如何才能彻底打倒这个外表看起来柔弱、实际上内心很倔强的女人呢？我有些着急，搜肠刮肚地寻找接下来的话。

这是血淋淋的女人和女人决斗的场面。

坦白地说，男人们不会把话说到这种决然的地步。但是妻子的——女人的语言，是残酷无情的。

我深呼吸了一下，重新追问下去。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目的？”

这个女人到现在还装作满脸天真地反问，可以说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我断然猛击：

“你如果需要大笔的钱，我可以想法筹措，多少都可以。”

话音刚落，那个女人抬起头，迅速地回答：

“什么？我不求钱财之类。”

“你说你不要钱，可实际上我们的钱已经被你花了不少，从这间公寓的房租，到你身上穿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故意盯着她刚才还戴着戒指的左手无名指，继续说道：

“我们也只是看起来挺富裕的，实际上哪有闲钱来供你花销？请你搞清楚这一点。”

接连不断的攻击有点奏效了吧。她垂下目光，不敢抬头看我。这时我再给她致命一击。

“只要你同意从医院辞职，你可以到巴黎或其他地方去。所需要的费用全部由我来准备。”

我放出这么大的香饵，一般的年轻姑娘都会上钩。可是这个女人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不要钱。我只是……”

她被逼到绝境，也许会说出那句话。与其从她嘴里说出，还不如我先发制人地说出来。

“你不会是要说爱着我丈夫什么的吧。即使你说了，我也不会像我丈夫那么傻，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连串的交手，妻子太不人道。利用对方是地位比自己低的工作人员的优势，来彻底打倒对方。

像后宫里的老女人欺负年轻姑娘的手段一样，钝刀子割肉，毫不留情。诗织太可怜了。

“钱财什么的”这种轻视金钱的说法，证明这种人还完全不明世相，就像青涩的瓜果，明显带有期待他人关爱的幼稚思想。

可是，若不是为了钱，那就是为了爱情吗？对我丈夫的爱就等于一切吗？

这个小丫头还不知道爱情是随时可以消失的。爱情里常有的轻声细语和疯狂激情会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消失殆尽，不留一丝痕迹。这个冷酷的事实，我得告诉这个丫头，让她不要试图编织绚丽的爱情玫瑰梦了。

“你听着，香田小姐，我来告诉你，喜欢啦讨厌啦，这些都是一时的恋情。你如果被它左右的话，你的人生将一塌糊涂。你应该在事态没有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悬崖勒马。”

说话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左边的陈列架上摆着几台精巧的汽车模型。

丈夫原本就喜欢汽车，年轻的时候曾说过想当赛车手。后来，可能是因为没当上赛车手，转而收集汽车模型。不过，在家里没有摆设这些收集品，可能是怕我或者孩子们笑话，只有一些汽车图片和月刊杂志。

可是这里竟然摆着他说过的那些汽车模型。是丈夫拿过来的，还是他们两个一起收集的？光想想就让人怒火难抑。

这么说，丈夫完完全全是过着同时拥有妻子和情人的双重生活。我是为了督促她早日认清事实才来这里的，来了以后却真正认清了这个事实。对丈夫来说，这间公寓无疑比自己家要舒服。在这里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男人，既不是医院的经营者，也不是一家之主，没有任何过多的责任。也许这才是能让他精神上彻底放松的场所。

丈夫拥有另外一个新天地，这个天地是我和孩子都无法介入的。在这个天地里，丈夫和他的情人再一次重温甜蜜的新婚生活。只有在这间屋子里，她和丈夫才是真正的一对，相亲相爱，相濡以沫。

我对丈夫来说，已经成了没用的废物。我被这种遭到排挤的孤独和绝望紧紧包围。

妻子闯入诗织的公寓，亲眼看到我和诗织一起甜蜜生活的痕迹，心里感到不快，进而情绪跌至低谷。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那都是我亲手造成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不去不就行了吗？强行闯入，结果搞得两败俱伤。

而且，就像妻子受到伤害一样，诗织的心灵也受到重创，就连我也不能幸免。

省吾不由得仰头长叹。

现在，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与做丈夫情人的小丫头片子相比，作为妻子的我要悲惨可怜得多。

不过，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不能就这么在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面前退却。现在我如果不将这个女人打败，让她有自知之明，我作为妻子又有什么意义？

“香田小姐，你为什么非缠着川岛不可？”

我再一次问她。

“像你这样既年轻又可爱，优秀的单身男人想找多少就有多少。为什么偏偏接近大你二十多岁并且又有家小的男人？”

实际上，我想说“为什么是我丈夫”。我丈夫正是掉进了这个姓香田的女人设下的甜蜜陷阱里。

对这个瘟神，我再一次说道：

“我说得再明白一点。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被社会容许的，是被众人指责的，是犯罪。你

知道吗？”

可是她不回答。不好回答的时候，就装哑巴。我知道这是她惯用的伎俩。我再瞅她一眼，发现她睫毛上挂着泪珠。

我刚才说的“犯罪”这个词终于奏效了吗？从她眼角溢出的泪珠，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滴落。

这时她要是敢还嘴的话，我准备破口大骂：“当第三者还不知廉耻！”不过，既然她不还嘴，我也只好咽下准备要说的话。

你想哭就尽情地哭吧。我至今为止咽到肚子里的苦水都泛滥得快要溢出来。你也该好好尝尝这苦涩的滋味。

我心里的怨恨，她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她吸着鼻子啜泣着，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断滑落。

可能是因为身材苗条的缘故，她低着头痛哭的样子还真有些梨花带雨。她这种可怜无助的姿态，旁人还真是想装也装不出来。

假如我是个怜香惜玉的男人，也一定会伸出手来，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吧。

诗织终于哭了，不，是被妻子弄哭的。

所以那天才哭着打电话来，一看到我，就扑进我怀里痛哭。

当时那一瞬间的不舍和怜惜，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她还在哭，她用手绢捂着眼睛，一个劲儿地哭。她以为只要张开嘴哭，自己做的一切就可以被原谅吗？

别再装模作样了，我心里想。同时，又有些羡慕她能这样无所顾忌地让眼泪飞溅。

不过，我可不能被她那几滴眼泪打动。我振作最后的精神，对她说道：

“我再说一遍，为了你的将来，像一般的姑娘那样正常生活吧。这么做可以吧？不管我丈夫说什么，请你辞掉医院的工作。”

我掷地有声地说完最后几句话，站起身来。

可是她依旧低着头，用手绢捂着眼睛。

“那我就告辞了……”

不等她回答，我就拿起手提包，离开了客厅，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向门口。放拖鞋的地方有一双像是丈夫穿的蓝色大码拖鞋。我有种冲动想把它一脚踢飞，但还是忍住了，穿上鞋离开。

她可能还在哭，没有跟过来。

好吧，你继续哭好了。那是插足他人的第三者唯一的抵抗手段。

我关上门出来，快步走向电梯间，乘电梯下到一楼，离开了公寓。

外面好像刚下过小雨，气温有些下降，路面湿漉漉的。一阵深秋的冷风迎面吹来，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和她见面前的怒气就像被这秋风刮掉了一样，激动的情绪逐渐平定，人也恢复了冷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同时，寂寞和空虚也从内心的某个角落一点点扩散开来。

我也曾经像她一样，对丈夫一往情深吗？

我好像也不曾体验过“非君莫嫁、非卿莫娶”那样炽热的爱情，浑浑噩噩地度日，不知不觉就人到中年。

回到车上坐下来的一瞬间，一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无力地趴在方向盘上。

那一天我赶到诗织的公寓，她冲进我怀里，抱住我时说过：“我不用从医院辞职吧？”她说这句话的原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当然，妻子要求诗织辞职，诗织根本没有必要听从。辞不辞职这种事，妻子根本就没有权利干预。

可是妻子好像也有点反省，她也在检讨夫妇之间的感情联系薄弱，自己对丈夫的爱不够深厚。那么我是怎样的呢？我对妻子的爱是怎样的呢？好像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一边开车一边考虑。

我虽然把话说到那种地步，她大概也不会跟丈夫分手。不但如此，现在这会儿她一定是一边哭着一边给丈夫打电话。就像跟我说话时一样，把自己扮作可怜的受害者。接电话的丈夫大概正手足无措吧。

而且，丈夫这会儿正在向她那里飞奔，今天一定会到凌晨才回家。不，也许今天晚上根本就回不了家，会为了安慰她，和她一起过夜。

也许我和那个女人见面，非但没能让他们分开，反而更促成了他们在一起。

现今我们夫妻的关系就像这萧瑟的秋天一样，细小的枝头上附着的黄叶正一枚一枚飘落。这些落叶又被人践踏，碾碎在脚下，化作泥土。秋风猛烈地吹着，树枝上尚未飘落的叶子拼命地揪住树枝，不让自己被吹落。可是它依赖的小树枝是那么脆弱，在秋风里摇曳动荡，不久连树枝都会被秋风一起刮落在地。

我今天第一次认清了一个事实：我迄今为了守护家庭而倾注的热情都是没有结果的，是白费劲，只是我自欺欺人的自我满足罢了。

我猛地摇晃脑袋，哭着想让自己认清这个事实，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丈夫大概在认识那个女人之前，心里就已经不把我当女人来看了。所以他在外面追求年轻女人，沉浸在对私欲的满足之中。

而我作为他的妻子，被人尊称为夫人，表面上保持着地位，受人尊敬。实际上只是照顾孩子和丈夫、负责家务的比较体面的女佣罢了。

我开着车往家赶，透过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可以看到通红的夕阳落在楼宇中间，又大又红，让人不敢相信。

第八章 心灰意懒

果然，妻子决意前去拜访诗织，就像是一场狂风暴雨，这场暴风雨使诗织的心悲痛得四分五裂。

不过，在暴风雨过后，应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万里晴空才对，但那仅仅指的是天空。倒塌的房屋和树木在晴空之下暴露出惨不忍睹的景象，并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

这就如同诗织现在的心情，被妻子苛责的一字一句并不会那么容易忘记。她仿佛在想什么，抽抽搭搭地小声嘟囔着“我受够了这样的事情”“我或许最好辞去工作”……这时，省吾就像为灾后修缮忙得不可开交的工程负责人一样，拼命地安慰着诗织，怜香惜玉，努力取悦诗织。

“不要把我妻子的话放在心里”“那只是一时的冲动，并不是怀恨在心”“不管我老婆说了什么，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医院是我的，我是不会让你辞职的”“我最爱的人是你”……或许是省吾说尽了好话，一个劲儿地道歉产生了效果，诗织的心情好像平静下来。

毋庸置疑，还要许诺给她买冬天的外套和长筒靴，权当是台风过后的修理费用了。

总之，既然要治疗暴风雨后的创伤，两人在两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不辞去医院的工作”和“无视妻子的态度”。

从今以后，不管妻子说什么，一切都要在表面上诚恳地答应，但实际上一概不接受。一句话，要始终贯彻“表面恭维、内心瞧不起”的原则。

省吾惊讶于自己会对妻子采取如此的态度，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想离开诗织。诗织对自己居然如此重要，自己对诗织的爱意之浓也让省吾再次惊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起家里，当然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不过还保持着台风刚过时表面上的平静。可是，与其说是要补救如今这个局面，还不如说是在保持着毁坏的状态下，仅仅交流生活上不得不说的话题。妻子在想什么、在思考什么，对关系非常冷淡的夫妻来说，也没必要了解了。

话说回来，这件事之后，妻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会采取什么行动，省吾非常担心，但从表面上又很难探寻到。说白了，那天和诗织过了一夜回家时，也曾担心过：“如果妻子把门锁上，不让自己进去该如何是好？”可是，门一下子毫不费劲地打开了，进去的时候妻子还打招呼说“你回来了”。省吾简单地答应了一声。读报纸的时候，妻子已经把晚饭摆在桌上。从表面上很难捉摸妻子是依然非常生气，还是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心情非常舒畅。两人话很少，只是交流了最少的话语，就结束了晚饭。

不管怎样，现在是稍微安下心来了，可是夫妻关系并不会就这样变得风平浪静。确切地说，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但是妻子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冷淡，交流的话语都是义务性的，极为冷漠。

但可以推测，妻子对省吾的行为惊讶到极点，与其说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如说单纯看作支付生活费的男人。

日子就在这样冷漠的、令人心里发毛的安静中一点一点流逝。

此前总是过着不断争吵、隐藏、被追问、心灵得不到休息的紧张生活，所以省吾想，这样的安静生活难道不好吗？可转眼又想到这种安静是有意识地营造出来的，反而不能安下心来。特别是此后有圣诞晚会、医院的新年晚会和新年祝词会等，如果和妻子保持着冷战的状态，在各个方面都很难办。

妻子在那件事之后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今后是怎样打算的呢？

要探知妻子的真实想法，还必须看那本日记。只有读了日记，才知道妻子要做什么，对于她的行为才能想出对策来。

省吾窥伺时机，可是随着年末的临近，医院的工作越发变得忙碌，周末要去上班的时候也多了，并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机会的。

就这样心神不定地度过每一天，十二月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妻子好像是因为祐太班级的新年会，出门去了。

机会终于来了，省吾偷偷溜进寂静无声的妻子的房间。刚进去的瞬间，心里不由得“呀”了一声。

室内比平时要杂乱多了。床单就像刚刚起床时的样子，满是褶皱，枕头周围乱七八糟，上面放着好像是挑选出来但没戴的白底上掺杂着金银丝线的围巾。另外，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着便笺纸和各种书籍。

妻子原本是很喜欢干净的，可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是不是和妻子现在的心理状态有关系？

上一次，读到一半时正赶上妻子回家，便急急忙忙地把刚打开的日记给合上了。可是这次很难得，上午就写好了。

11月20日（星期一）8:30

昨天，我闯进那个女人的住处后，非常担心丈夫从她那里得知这些情况后采取怎样的行动，一颗心老是那么悬着。

过了十二点丈夫也没有回来，即便这样，我还是继续等着。可是，接近天亮时睡着了。

早上醒来穿戴整齐后，像以前一样去门口取报纸时一看，没有发现丈夫的鞋子。门口地毯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拖鞋。

我心里想“难道……”，将耳朵贴近丈夫卧室的门，可是根本没有那原本在走廊里都听得到的鼾声。于是，我干脆扭开门把手向里面一看，床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根本没有人。

昨晚，丈夫没回来。一瞬间，我感到很可怕，但马上就想到丈夫住在了那个女人那里。

我腋下夹着报纸，坐在床边，抚摸着枕边叠好的丈夫的睡衣。“或许……”就好像是我的预感应验了一样，丈夫果然没有回家。而且事先一点联系也没有。

可事到如今，即使丈夫像以前一样住在那个女人那里，我也不会感到狼狈了。只是没有丈夫的床，周围越发变得冷冰冰的，笼罩着没有人的空虚。在弥漫着空虚与孤寂的空气中，我孤零零地嘟囔着：“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丈夫现在一定在流动着早晨清新空气的房间里，和那个女人依偎在一起睡觉吧。

这种情景一瞬间掠过脑海，我立即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希望能马上从脑海中驱除这些胡思乱想。

日记中，妻子担心的样子生动地呈现出来。读到这里，省吾再次觉得自己真是有点过分，但那天晚上他只能住在那里。如果就那样回家的话，诗织或许会悲痛欲绝地跳楼。这样做是对不起妻子，但也不能置诗织于不顾啊。

就这样，我故意把自己置于早晨忙碌的生活中，想完全忘记丈夫的事。可是不管拿着菜刀的手如何灵活地动，脑海里总是在想丈夫的事情。

过了一个小时，丈夫那儿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像这样忽然间擅自在外留宿，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我心情无比黯淡地准备完早饭后，去把孩子们叫醒。

“哎，爸爸还在睡觉吗？”女儿奇怪地问道。我慌忙说：“今天早上忽然来了个急诊患者，爸爸已经出门了。”

女儿在内心深处一直很尊敬父亲，在这个多愁善感的时期，如果知道父亲住在别的女人家里，一定会深受打击，立即失去对父亲的信任感。

虽然是这样，丈夫也一定会惊讶于我昨天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怒吧。

这样擅自在外过夜，也含有某种威胁的意义：“今后，你不准再靠近诗织。如果再靠近诗织，我就不回家。”如果真是这样，那丈夫到底是在保护谁，又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呢？

脑海中一片混乱，我始终想不明白。只有一点好不容易弄明白了，那就是丈夫的爱不在这里的事实。他一定是被那个女人用可爱的双眸凝视着，用甜甜的妩媚声调苦苦哀求：“我害怕你的妻子，今晚不要回去了。”

因为到丈夫的医院，比起广尾自己的家，那个女人在代代木的房子要近得多，他不会从此一直住在那个女人身边吧。

而且如果不管不顾，意气用事地继续下去……正想着这些，“分居”这个想法忽然掠过了我的脑海。

如果真变成那样，该怎么办好呢？分居会使我以前辛辛苦苦创造的一切都变成泡影。

是啊，虽说昨天晚上忽然间在外留宿，可我觉得丈夫还没有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的勇气。

省吾现在非常了解妻子动摇不定的心理。妻子甚至都考虑到了“分居”这最糟糕的情况，好像被强烈的不安情绪所支配。

可是，省吾丝毫没有想过要分居。诗织是可爱，自己离不开她，但是也不打算和妻子分开。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任性自私，可是也希望妻子能再忍让一些，静观事态发展。

下面写的日记和上一篇是同样的日期，好像是在夜里写的。

11月20日（星期一）

丈夫比平时稍早一些回来了。在门打开的瞬间，我好像忽然放松了，放下心来。

本想马上到门口迎接他，又怕让他觉得自己是在苦苦等待他，默许他擅自在外过夜的行为。这无异于更加纵容他的花心。

总之，从现在开始，丈夫打算对我说的理由，我只当听听而已。

就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一个人换完了衣服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我姑且先说了声“你回来了”。丈夫仍然像往常一样冷淡地“啊”了一声，低垂着眼睛，让人感到一丝奇怪。是对留宿在那个女人家心怀罪恶感，还是对硬闯入那个女人家的我心存怨恨呢？两个人都闭口不谈，也没有

要说话的想法，只有沉重压抑的空气在其间流动。

不一会儿，丈夫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读起了报纸。关于昨晚擅自在外过夜，我很难在这个场合下责问他。如果追问起来，丈夫或许会将错就错下去，马上再到那个女人那里去。或者做得更过分，从分居到离婚，把最后的王牌也亮出来。这样做虽然能让我彻底死心，但现在我只希望避免这最坏的事态发生。

我把饭菜摆在桌子上，说了声“做好了”，丈夫立即站起来，打开电视后坐到桌子旁。

马上，吵吵嚷嚷的声音从电视中传来。与此同时，紧张的情绪也得到了缓解。丈夫一边盯着电视一边吃饭。

今晚的菜是牛肉炖牛蒡、蒸鸡蛋羹、萝卜和苹果沙拉，还有松蘑拌饭和一品汤。不管哪一个菜都需要花费功夫，都是用海带和木鱼花熬出的汤汁做的家常菜，全都是那个女人不管怎样努力都做不出来的饭菜。

妻子本来就很擅长烹饪，这样的家常菜是诗织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省吾并不是想说诗织不行，而是说连烹饪方面妻子都存着比个高低的想法，她的脾气就是这样。

就这样，丈夫对在外住宿的原因和那个女人的事情一概闭口不谈，洗完澡就钻进了自己的卧室。

当然，他是不可能来取悦我的。可是从他不大声斥责这一点来看，我闯进那个女人家里的事情，他也有一定的反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之后，大家都睡觉了，鸦雀无声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走向浴室。我正要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的时候，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放在洗衣筐里的男式内裤不是丈夫原来的！是一条别的品牌、有公司名字标志的黑色内裤。

以前丈夫的内裤一直是白色的，所以一看就知道不是我买的。或许是那个女人买的，可是丈夫为什么会毫不在乎地脱下来让我洗呢？对于这种迟钝的反应，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不对，或许丈夫今天晚上故意把这条内裤穿回来的，是因为“你闯进她的家里大吵大嚷，作为惩罚，把这个洗一下”，才故作姿态吧。

这不是玩笑。我不能在默认他的情人存在之后，还要洗这样的内裤。这样一想，一种肮脏的感觉不由得从心底涌上来，我拿起一双长筷夹住那条内裤，直接扔进了垃圾箱。

我走回客厅，从阳台向外望去。秋高气爽的平静天空上，今夜星星仍然闪耀着光芒。在这静谧的夜空下，我们在进行多么令人作呕的斗争啊！

好不容易被追求着结了婚，可是所谓的婚姻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互相爱恋、互相信任、共同抚养教育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吗？

时至今日，这些……不，他一定会说“我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

可是现实与这种理想已经相距甚远。的确是建造了一所房子，但丈夫还拥有另外一所房子。如今的状态不应该是理想的婚姻，不应该是梦想的生活。

不管怎么想，这都是不正常的。

“离婚吧……”我不由得念叨着这个词。

省吾摇起了头，妻子怎么会考虑到“离婚”这种让人不安的事情呢。他对着日记本说道“冷静一下吧”，又嘟囔着“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吧”。可是重要的对方并不在现场。

日记就这样一下子进入了十二月。

12月4日（星期一）22: 00

晚饭时，我在丈夫面前放了一双新筷子，他却忽然心情很不痛快似的啧啧咂嘴，将新筷子狠狠地摔到桌子上。我回过头一看，丈夫毫无礼貌地走到厨房，打开装筷子的抽屉，找他平时用的那双筷子。若是在平时，他一定让我去拿，但如今他好像不想再和我说话了。

“那双筷子是夏美去镰仓旅行时给你买的礼物”，我告诉他原因，他也一言不发地狠狠将抽屉关上，开始用那双新筷子了。

多么让人不愉快、多么傲慢无礼的态度啊！如果是我买来的筷子，他一定不会使用吧。

从那天开始，我们夫妻之间就好像各自抱着炸弹，却表面上都假装相安无事。空气中充斥着炸弹随时都会爆炸的紧张情绪。

丈夫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冷淡了，没有改变的是星期五或星期六就到那个女人那里，第二天早上才回家。特别是最近，反而把不再询问他为什么早上才回来当成了好事，更加堂而皇之地住到了那个女人那里。

这种冷战一直在持续，我现在觉得自己仿佛被追得走投无路似的，精神上常有恍惚的感觉。

总之，一直在忍让的我觉得自己悲惨极了。这种境况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想来想去，我决定给一起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过的前辈清水智津子打电话。我和她不常见面，但她的父亲是民事诉讼律师，而且她也曾离过婚，没有孩子，或许多多少少容易交流一些。

晚上十点一过，我拨了电话，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再稍微忍耐一下吧！”

果然，这位前辈是要我和丈夫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

“志麻子，我理解你现在的痛苦。可是如果离婚，遭受损失的可是你啊！你根本不了解离婚的女人有多难！”

省吾根本没有料到妻子会跟朋友谈到离婚这么严重的问题。她是真心的吗？他忽然不安起来。

当然，智津子作为过来人是有说服力的，但如果仅凭刚才说的这一点，我很难认同。

“我并不是要说离婚会吃亏还是占便宜，而是我现在对那个人感到厌倦了，讨厌就是讨厌。”

“我再也不想看到丈夫了”，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可她仿佛只是在听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胡言乱语。

“那么，你离婚后打算住在哪儿？”

“我可以租个公寓什么的。何况我手上还有点积蓄，可以用上一段时间……”

“你不知道，要租公寓的话，也需要担保人的。如果没有男性担保人，根本住不进去。你明白吗？你或许认为到社会上怎么都行，但实际上，女人要一个人生存下去，问题实在是太严峻了。这种现实状况，你或许还不了解吧？”

诚然，我以前一直都是在温室中长大的。可是对极为自私任性的丈夫的行为，我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坐以待毙。我绝对不允许被人小看成那种没有骨气、只会忍气吞声的人。

“不过，如果是对方单方面搞婚外情，不是会拿到赔偿费吗？”

“不管你丈夫的过错有多大，赔偿费也不会有多少。虽然说要根据丈夫的年收入来计算，但在一般的工薪家庭，专职家庭主妇大概也只能得到三百万，每个孩子的抚养费也只有七万左右。像你这样的，你丈夫的年收入即使是普通水平的三倍左右，抚养费也最多在此基础上增加两三

万。”

如此之少！我不禁反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就是日本的现实。和美国有极大的不同。听说是因为对家庭主妇的社会评价极低。”

或许是从当律师的父亲那里听到的，智津子的答复毫不含糊。

“志麻子，我不会说对你不利的话。你最好不要那么仓促行事。再重新好好想一想吧。”

我越听，心情越沮丧。

妻子这个朋友说的话是冷静而客观的。有这样一位朋友在，妻子不会因一时冲动鲁莽行事了吧。省吾稍微觉得安心了些。可是妻子好像喋喋不休地说了很长时间。

智津子用她一贯的冷静声音问：“如果分开了，孩子们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可以，我想一起住，所以想得到抚养权。不过考虑到经济方面，孩子的监护权还属于他。”

“志麻子，你知道里面真正的含义吗？如果你放弃了监护权，你丈夫想怎样都行，比如说可以不让他们和母亲见面……更何况你很难取得抚养权。”

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事会横行于世？我根本想不通。

“总之，你先忍一忍。你丈夫是个聪明人，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对那个女人感到厌倦而回头的。而且就算是他，今后做那事的精力和体力也会慢慢消退……”

“以前我一直在等他回心转意，心里感到很痛苦。况且，我们之间早已没有了爱情，剩下的只是常年住在一起产生的惰性了。”

“夫妻还不都是一样，你的情况还不算特别糟糕。大家都在为孩子、父母、房子的贷款等事情奔波着，一点一点渡过生活的难关。”

“如果改变看法，掩饰家里的丑事，不再纠缠下去就好吗？如果需要一生都去忍受这种事情的话，我不需要这样的人生！”

我刚觉得是不是说得有点过分，电话那边就传来智津子冷冰冰的声音。

“你现在是怎么想你丈夫的？”

“怎么想？我不想再看到他，讨厌至极。”

“你仅仅是生气的话，说明你那边没有问题。你还爱着他。”

“绝对不会！”我不禁叫出声来。

“是的，会的。如果真的没有感情了，你丈夫去那个女人家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我小声嘟囔着“是这样吗”，智津子马上干脆地说：“不要服输！志麻子，加油！”

听了她积极乐观的话，我不禁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就挂了电话。

的确，妻子这位朋友是相当聪明的。

“还在埋怨、憎恨着丈夫，就是还存在感情，仍然爱着对方的证据。”

省吾自己觉得妻子碍眼、唠叨、让人感到厌倦。特别是因为过于忌妒，竟随随便便地闯入诗织的家里，让人不能原谅。

可是如此的生气与憎恨，也超出了对与错的标准，不也是对妻子还有感情的证明吗？只要有这份感情

存在，夫妻之间就有重归于好的可能。

既然接受了那位朋友的忠告，妻子或许多少会安下心来吧。

可是下一篇日记，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

12月5日（星期二）22：30

最近，丈夫晚上几点回来，我都丝毫不在乎，也不想知道。

总之，我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之后只有看对方的态度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闹出了点小乱子，丈夫对这件事什么也没有说。或许他也受着良心的苛责，一句怨言也没有。比以前更加冷漠的日常生活周而复始。

关于目前这种状况，那个女人是怎么想的呢？她不想辞去医院的工作吗？也不想和丈夫分手吗？

不过，从丈夫什么也不说的情形看，他仍然保持着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是他让她继续在医院工作的。显而易见，现在他们保持着沉默，借此拖延时间，想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是那个女人，会克制自己的感情，让男人回到他的家庭中去吗？原本就是借来的东西，返还回去也是应该的。

丈夫回家一向不会提前。不仅如此，因为我的闯入，他将错就错，越发回来晚了。甚至在他汽车仪表板上都放着那个女人的CD，汽车坐垫上也散发出某种香水的味道。对了，就是那个金沙飞舞樱花牌香水的香味。

都已经被责骂到这种程度，仍然打算和我丈夫继续交往下去，不能不说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厚颜无耻的家伙。

现在，妻子的心情使省吾也感到了切肤之痛。

妻子表面上虽然还是很淡漠，心里却极为愤怒，好像还在期待诗织能主动从自己身边离开。

只有一点让省吾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让诗织离开，去医院的乐趣和工作的热情都会失去。

省吾想，正因为有这样的干劲，才让妻子和孩子过着富足有余的生活，希望妻子不要忘记。

不知是什么原因，日记中少了四天的生活记录。

12月10日（星期日）21：30

星期六丈夫又去了她那里留宿，今天是星期天，他还是没有回来。女儿正在收拾参加中学合唱比赛穿的衣服，儿子正投入地玩着好久没玩的电子游戏。

丈夫在外留宿的理由，在孩子的面前是很容易掩饰过去的。知道真正原因的我心里格外苦涩沉重。

中午，算是消愁解闷，准备给孩子们做红薯点心，女儿高兴地说：“红薯点心还是妈妈做的最好吃。”

夏美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非常喜欢这种肉桂的味道。一说起这件事，夏美就说“如果我也当了妈妈，也想给我的孩子做这样好吃的东西”。

“夏美将来结婚了，也想要小孩吗？”我问道。

夏美一副大人的样子，说：“总有一天想要的。而且，小婴儿多可爱啊！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更会喜欢得不得了。”

这个孩子好像只看到了有孩子的母亲的幸福。对于女儿的天真，我露出一丝苦笑，接着说：“不过，即使结婚生了小孩，也要继续工作啊！女人最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

说到一半，女儿说：“妈妈说的，就是不要成为像您这样的家庭主妇吗？”我点了点头，女儿却不高兴地说，“我如果结婚了，还是想像妈妈一样，做好吃的饭菜等着丈夫和孩子回来。”

还是中学生的女儿，好像只看到了我们夫妻外在的形式，根本不了解在这貌似和平的气氛深处，却潜伏着冰冷的、寒意彻骨的空虚。儿子也和女儿一样。

省吾烦躁地想“不会吧……”，如果让一无所知的孩子了解到夫妻间的冲突和矛盾，那就麻烦了。

孩子们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如果他们的母亲说出真相，把这些梦想都撕成碎片的话，那真是做母亲的失败。不管怎么说，省吾现在很担心，没想到妻子说了这么多。

女儿小时候一直想当小提琴家和电视主持人之类的，我对她那一时的兴趣也听之任之。可是最近，女儿忽然用很现实的口吻说：“我也许不想像爸爸那样成为医生，想做个有钱人……”

不管她选择哪一个，我在心里都强烈地盼望，希望她不要当专职的家庭主妇，而是能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家庭主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总是在家里等待丈夫回来，实在需要容忍和耐性。”

我不由得将孩子们当作谈话的对象，发泄出一直积攒在心中的郁闷。

“那么，妈妈曾经想做什么工作？”

“是啊”，我想了一下，含糊其词地说，“妈妈也有过梦想的。”

如果谈起过去的梦想，那就等于再次暴露丈夫有外遇后，自己身处的悲惨处境。

总之，和孩子们围在桌旁聊天时，丈夫那个空着的座位总是浮现在面前。

现在那个人已经从这个空间中溜走，正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悲从中来，今后这个世界里只剩下我和孩子们了，我们被抛弃了！

如果我再强大一些，就可以将离婚协议书摆在丈夫的面前，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可是如今……

“对不起，妈妈太无能了。你们要明白，不管发生什么事，一个人能吃上饭就是强大。”

忽然之间，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呢？刚一想到“真是失败”，眼泪就肆无忌惮地涌了上来。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这副样子，但被丈夫抛弃的那种孤寂一股脑地向我袭来。

也许太突然了吧，女儿慌里慌张地给我拿来了纸巾盒，儿子则目瞪口呆地一直盯着我看。

那时，时间就仿佛停滞了一样，寂静中唯有我一个人在哭泣。

“真糟糕……”省吾抱着头。

妻子怎么能让孩子们看到哭泣的样子呢！孩子们不一定清楚理由，但现在正是敏感的年龄阶段，一定会察觉出点什么。还是在某些地方补救一下和妻子的关系吧……他边想边继续读下去。

12月14日（星期四）24：00

岁末得到的礼物逐年增加。除了从门诊患者和来做健康检查的人那里得到礼物，还会从区里医师会和制药公司等地方得到礼物，这样算起来，这两三年变得格外多了。因此，送货人员要经常出入我们家，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外出了。

最近，丈夫的医院经营状况很好，顺应这种需要，他想再增加一名医师，况且患者人数也的确增加了很多。特别是他还被选上了医师会的干事，今年又被提名当附近小学的校医之类的。他现在已到中年，就好像是得到了生存的原动力似的，每天精力充沛地工作。

可是，再看看我们的家庭，每天只是交流生活上不得不说的最少的话语。除此之外，夫妻间的交流几乎没有，更别说笑容了，那些早已绝迹，只有那无法和谐相处的紧张情绪压抑着我们。

这种冷漠确实是由于我闯入了那个女人家里引发的。我也很清楚，丈夫迁怒于我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丈夫也不面对面地把话说清楚。其实是因为不能说才保持沉默吧。那样的话，不是有点太懦弱了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明显，丈夫沉默的用意就是想继续保持沉默，好把这件事敷衍过去。

丈夫一定会对那个女人花言巧语地说“没关系，不要把我妻子的话放在心上”。他一定在想，如今要想方设法挽留住那个女人，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怎样都行。

这样的丈夫，我该怎么去对待他呢？

此前，我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庭，为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竭尽全力。可是，现在我不禁怀疑起来，我真的加固了家庭的基础吗？唉……不仅没有加固，还日甚一日地对这种家庭生活感到失望，正袖手等待它彻底崩溃。

妻子还是那么敏感。连他对妻子闯进诗织的住处毫无责备之意，沉默着想敷衍了事的心理都能揣摩出来。

当然，妻子做的事情对省吾和诗织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诗织说过再也不想见到他，想辞去工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多亏省吾花言巧语的劝解，诗织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省吾也承认，自己说过“不管我妻子说什么，你权当没听见。医院始终都是我的”。而且作为补偿，不得不额外拿出钱给她买芬迪牌大衣和长筒靴。虽然还没有到坏事变好事的地步，但诗织也答应了继续留在医院工作。日记的后半部分仿佛把目前这种状况都看透了一般。

说实话，丈夫的事先另当别论，我还真羡慕男人。男人即使结婚了，除了工作以外，离开家的自由时间也特别多。借口工作去寻花问柳，也只会轻松地搪塞自己只是有点花心，不会遭到舆论多大的谴责。

不仅如此，如果和一个女人陷入恋情，他们立即会充满活力，对工作产生极大的热情。

事实上，像丈夫这样的人，不管到了多大岁数都能和年轻女人谈恋爱。可是刚过四十的我面对镜子，却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衰老，也只得放弃。

如果现在我能爱上丈夫之外的某个人，也会找到生存的活力吧！

可是如今，自己是个“女人”的想法已经很模糊了，也更加没有把心放在外面的勇气和自信了。

在这之前，抑或从此之后，我只能做川岛的妻子、夏美和祐太的母亲，此外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像是结婚后，没有人再用“志麻子”称呼我一样，作为“女人”的我已经不复存在。

丈夫在外包养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家庭的热情。如今，我眼前展现出来的只是一段低缓的下坡路。而且，未来的路途上只有无法改变的衰老在等着我。

这种焦虑和心灰意冷在我内心深处交织在一起，对丈夫又生出新的怨恨，在我的心中日渐膨胀起来。

妻子作为专职家庭主妇，仅仅是丈夫的太太，孩子们的母亲的不满，省吾是非常理解的。但这只是妻子的看法，在其他主妇中，也有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人啊！

更为严重的是，日记中竟然写着家务活空虚乏味，对丈夫又开始生出新的怨恨。省吾不由得担心起来。他真想对妻子说“冷静一点”。日记写到这儿就结束了。看着后边的空白页，省吾陷入了沉思。

这种状态就这样放着不管吗？唉，实在没有好办法。如果仍然和妻子保持着矛盾重重的关系，外人的闲言碎语难免给孩子们带来恶劣的影响。

最近要想点什么办法和妻子和解。可是现实中怎么办才好呢？

直截了当地对妻子说“我错了”来请求她原谅，当然是最上策。但那时妻子一定会要求我和诗织分手。

省吾想，不管如何道歉，也不能全面投降。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重新再想办法。可就算是穷思竭虑，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他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

如果妻子再心胸开阔一些，再不计前嫌一些就好了。男人的花心，就当 he 得了一场热伤风，只在表面上摆摆架子就行了。把事情弄到如今这种局面，真是过于神经质，想得太严重了些。

可那是生来就有的性格，就算说要改，真改起来或许也很难。

总之，一段时间内先不表明态度，观察观察情况再说。

结果，省吾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担心这样下去根本不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天。

日子一晃，年关马上就要到了。某个星期六，妻子好像要买年货之类的，出门去了。在这拉锯般的冷战状态下，妻子在想什么呢？省吾再次偷偷溜进妻子的房间，找寻那本熟悉的日记。

省吾也觉得又留恋又害怕，但不读那本日记的话，又总是忐忑不安。

虽然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每当翻开日记本，就觉得很兴奋。好像是进入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完全被兴奋紧张的情绪控制。

省吾也知道，偷看别人的日记时心里会充满罪恶感，但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妻子的真实想法，同时也鞭挞了自己。或许可以说，里面掺杂着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复杂情感，才使情绪出奇地高涨。

12月18日（星期一）23：30

最近，常在报纸上看到“新年晚会”的字眼。我忽然意识到，今年还没有收到医院新年晚会的邀请函呢。每年腊月过半，医院就会租用宴会厅召开新年晚会，我和孩子们都要去参加。可是唯独今年还没有从丈夫那里得到邀请函。

丈夫大概因为那个女人的关系，正在犹豫应不应该让我去。这种心情我不是不理解，但是和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召开联欢会，一年也只有这么一次。作为经营者妻子的我不出席，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真不出席的话，丈夫又会怎样向大家解释我不参加的原因呢？更进一步说，那将在已经开始怀疑丈夫和那个女人关系的工作人员中埋下谣言的祸根。

事情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最头疼的应该是身为经营者的丈夫吧。

丈夫很难得地在自己家吃完了晚饭，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那个，你们今年的新年晚会在哪儿召开？”

或许是冷不防地被人一问，丈夫稍作了一下停顿，说：“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

“不过，我还没有收到邀请函呢。”

丈夫只是“啊、啊”了几声，下面的话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今年什么时候？”

“本周三……”

果然不出所料，日程早就安排好了。

“本周三的话，这不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办好呢？”

就像是问了别人的事情，丈夫慌张地回答：“嗯，去吧。”

省吾的确一直很担心新年晚会的事情。

和往年一样，如果妻子去了，碰上诗织会造成麻烦的。省吾想两人倒不至于在大家面前打起架来，但或许会有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们。为了避免这个不必要的麻烦，他希望其中一个人不参加。当然，可以的话，他还是希望妻子不去参加。

可是正如日记所写，如果妻子没有参加，怀疑的人反而会更多。省吾真是为这事犹豫着，日记连这一点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如果是这周三的话，就只剩下两天了。

当我问到“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丈夫一边貌似在看电视，一边说：“我没想到你要去……”

我干脆说：“以前我有过不参加的时候吗？如果你说可以不参加，那也行。从今年开始，我再也不去了。”

“不是，不是……”丈夫慌忙摇着头说，“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你参加。”

“如果是这样，请给我邀请函。”

“我知道了，明天就拿给你。”

我对他意外的痛快答复感到非常泄气。或许，丈夫是因为我一再追问新年晚会的事，反而放下心来，还是因为我不出席的话，他在工作人员和来宾面前很难装模作样呢？

总之，和那个女人没有关系，我要像以前一样列席参加。

自不必说，我也要在那个夺去丈夫的女人面前显示正室的身份。而且，这也是作为经营者的妻子，帮助丈夫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的需要。

话虽如此，那个女人打算怎么做呢？她仍然留在医院里工作，当然会作为普通员工前去参加了。

如果碰到了，我就当没看到。我想没有必要和工作人员中最底层的人物打招呼。更何况需要我前去寒暄的人还有很多。

虽然那个女人骗取了丈夫的心，但是我要让她知道，这些在正式场合里毫无价值。

妻子好像是要全力以赴地参加新年晚会。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当然会见到所有与医院有关系的人，但武断地说诗织“在正式场合毫无价值”，实在太过分了。

12月20日（星期三）23：40

新年晚会将于晚上七点在希尔顿酒店的小宴会厅举行。我决定带孩子一同出席。

丈夫要从医院直接去，所以我们约好在会场见面。我稍微提前了一点来到会场，里面已经来了很多职员。大家聚在各处谈笑风生，非常热闹。

我远远望过去，就看到了会场里穿着深藏青色西装的丈夫。也许是好久没有在外面见到他了，今天看起来格外新鲜。他好像比平时显得庄重一些，正在和从两年前开始接受他检查的收费老人院的理事长说话。他看到我们，立即走过来。

“来得正好！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一边逐个接受职员的点头致意，一边和孩子们一起跟随在丈夫身后向会场走去。刚一上台，主持人就宣布晚会开始。

站在丈夫的身旁，从稍高一点的位置环视会场，可以看到夹杂在职员中间的孩子们。

这是个充满家庭气氛的晚会，我们全家都能来到，真是太好了。

在台上，丈夫正以“今年一年，承蒙各位的鼎力支持……”为主题开始致辞，我面带微笑站在一旁。如果从现在这个情景来看，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妻。但现实和理想实在相差甚远，又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对冷漠的假面夫妻呢？

总之，我们只能这样，为了一点点面子齐心协力地扮演着模范夫妻。我不禁苦笑：这也是夫唱妇随吗？

可是不管在表面上如何伪装，没有实质的东西总会在某些地方露出马脚。我们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这件事。

不过……我环视了一下会场，却没有看到那个漂亮的女人。

在新年晚会的会场中，与妻子并排站在那里的一瞬间，省吾完全忘记了自己和妻子的不和，可是妻子好像没有忘记啊！

这个敏感的妻子果然早就觉察出诗织没有来。事先对诗织说“最好不要去”，是明智的选择吗？

那个女人今晚会不会来呢？

等区里医师会会长和老人院理事长的致辞大体结束，共同干杯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围到了桌子旁。

护士长一手拿着盘子，向我走来。攀谈了一会儿，我问她：“那个女孩今晚不来了吗？”

我仅仅说了那个女孩，护士长好像就明白了，马上压低声音说：“是啊，今天早上忽然说今晚不凑巧，不能参加。我想还不是因为有夫人出席的正式场合，她不方便露脸嘛。”

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好了。我点点头，再次和会场中的人寒暄问候。大概过去了三十分钟，我找了个合适的借口告诉丈夫要回去了。丈夫大概也不希望和我一起待那么长时间，让别人看出我们不和的破绽。而且这个时候告辞，大家也会觉得我是个“识大体的贤惠妻子”。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我带着孩子们早早地离开了会场。

之后，那个女人是否出现在会场，我并不知道。问一下护士长马上就能清楚，但我也没有想问的念头。

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

说快又挺慢的，说慢又挺快的。如果说最近让我最难忘的事，就是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并且彻底查出对方，闯进她的住处，面对面地和她展开了较量。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种勇气，也没有想到会把那么强烈的怨恨和愤怒发泄到那个女人身上。

结果的胜与负，我既不想问，也不想去思考。我只知道身体中所有热情、爱恨以及精力，在那一瞬间都丧失殆尽了。

省吾觉得，看来不让诗织参加新年晚会是明智的。妻子虽然嘴上说诗织在不在都无所谓，但事实上如果两个人碰见了会发生什么事，省吾根本就猜不出来。

即使妻子可以对诗织视若无睹，但看那时妻子的态度和诗织的反应，医院的职员也会说些流言蜚语吧。

多亏新年晚会顺利地结束了，可是还有圣诞平安夜让人担心。那天的事，省吾一直很担心，可事实正如所担心的那样，他和妻子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日记中一丝不苟地记录着那几天的事情。

12月21日（星期四）24：00

当这个城市都为圣诞节装饰一新的时候，我总要想起一件事。那还是孩子们小时候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时的事。丈夫每年为了让孩子们高兴，都会半夜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抱着装有礼物的袋子出现在客厅。

让孩子们悄悄地透过门缝向外望去，总是可以看到他们兴奋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吃惊的样子。

我至今还在怀念，那时我们是多么心灵相通啊。

如今，孩子们当然知道了曾经的圣诞老人就是父亲。可是丈夫吃完晚饭正在轻松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起来到了客厅。

缠着爸爸要礼物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先是儿子说想要最近发行的电子游戏，夏美则机灵地坐到丈夫的身边，央求着：“我想要一把新的小提琴。”丈夫问她：“你现在不是有一把正在用的吗？”夏美不高兴地说：“现在那把是面向初级者，音色很不好……”丈夫绷着脸问夏美价钱。夏美一边给丈夫满上啤酒，一边说：“三十万左右。”丈夫一副惊呆了的表情，说：“怎么需要这么多钱？”但好像最终还是输给了女儿，说了一声“真是没有办法。你要好好爱护它啊”。女儿高兴地举起双手欢呼“太棒了”，还不放心地又确认了一下：“那平安夜一定要送来啊！”

说到一半时，丈夫说：“爸爸二十四号有点事情，二十五号再送给你吧。”

果然，平安夜要出去！和我想的一样，完全猜中了。

的确，圣诞平安夜发生的冲突，是以要给孩子送礼物为起因的。

本来还是一团和气的家庭气氛，因为妻子的一句话一下变得很扫兴。

我觉得把婆婆作为借口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但平安夜不是应该留在家吗？

“今年二十四号正好是星期天，我想把妈妈叫来，大家一起好好过过。”而且，虽然在孩子们面前，我还是直截了当地问他，“平安夜你有其他什么事情？”

丈夫厌倦地紧蹙着双眉，说：“总之是不行。还是二十五号吧。”说完就趿拉着拖鞋向浴室走去。

这次又是想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地在圣诞平安夜出去吧。他这种行为也让孩子充分了解了他的自私和任性，可是他仍然打算敷衍了事地逃出去，对他这种懦弱的做法，我心里的怒火总是不能平息。

如果我再次闯入那个女人的家里，把他带回来会怎么样呢？事情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激怒他，或许就会下“离婚”的最后通牒。想到这儿，我的确没有做到这种程度的勇气。

可是丈夫执意要前去的话，我仍然要按照事先想好的那样，二十四号把婆婆喊到家里一起过圣诞平安夜。说我冷酷也好，说我独断专行也好，对于舍弃家人、选择和那个女人一起过圣诞节的丈夫，我已经毫无顾虑了。

12月23日（星期六）23：30

今天要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和预约年夜饭，我去了一趟商店。商店门口和卖场里面到处都装饰着彩灯，一派圣诞节前的欢快气氛。可是我不管怎么看，心里也很难愉快起来。

名牌商品的柜台前，有一对情侣模样的人手拉着手、毫无顾忌地依偎在一起。丈夫也像这样和那个女人在买礼物吗？

我想起来了，去年的平安夜，丈夫说要和朋友一起去喝酒，也把时间拖延到了二十五号。如今想想，一定是为了和那个女人一起度过而找的借口吧。

去年的平安夜的确是和诗织一起度过的。省吾想，妻子怎么现在才发觉呢！可是今年还不仅如此，省吾必须这样做，要向诗织证明自己是爱她的。当然这件事并不想让妻子知道。

12月24日（星期天）22：30

丈夫吃完午饭就躲进了书房，我以为他会待到傍晚，可是三点刚过，他就忽然出现在客厅里。

我着实让他吓了一跳。藏蓝色的长外套，白色的围巾从两肩垂下去，简直就是超恶心的老年时装杂志上的推荐装束。我看了不禁苦笑了一下。他或许觉得这样很时髦，但因为过于刻意地追求时髦，反而显得很不合体。

丈夫这身打扮站在那里，拿起放在桌子上大盘子里的圣诞节用的零食。

“这是我们的。你不是有豪华晚宴在等着你吗？不要动手。”我压抑着想揍他的心情。丈夫把一块零食塞到了正在看电视的儿子的嘴里。

丈夫越是对家里人这样，我越能感受到剩下的我们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心里气愤极了。

“那么，我要走了。”

这就仿佛说，他对孩子的关心已经完成了。

“咦？爸爸要出去吗？”

以前孩子们就算问了，他好像也不会认真回答。这一次，他就像是要从儿子的追问中逃走似的，一言不发地向门口走去。察觉到这一点，我马上从厨房里跑到走廊里，追问他：“你要去哪儿？六点妈妈就要来了呀！”

“啊，我会在适当的时间回来的。”

我挡在想从旁边钻过去的丈夫面前，他用可怕的眼神盯着我。

“你走了，孩子们不可怜吗？”

“所以，我说拖到二十五号，已经可以了吧？”

他仍然没有改变主意，又重复一次说“真的可以了吧！讨厌！”，一下子撞开了我的肩膀，朝门口走去。

今年的平安夜，省吾觉得妻子格外纠缠不休。找了个“妈妈来了，孩子们会更高兴”的借口，不想让他离开家。

也不是基督教徒，为什么那么重视平安夜呢？她是佛教徒，本来就不该理会异教徒的习惯。

那么热衷没有什么实质的节日，在家里庆祝圣诞节，简直荒唐可笑。

在门口被忽然撞了一下，我险些摔倒。即使这样做，丈夫还是想出去吧。

不经意一看，在我面前弯着腰穿鞋的丈夫，大衣肩口露出了一段白线头。在健硕魁梧的丈夫的右肩处，那段线头虽然只有几厘米的长度，却呈现出一个柔缓的S形。也许因为是藏蓝色的大衣，白色的线头显得格格刺眼。

大概养成了习惯，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过去，可是又生生地给拽了回来。没必要帮正要出去约会的丈夫把线头拿下来。我对自己说：“不要管它！”

“我懂了。比起和家里人在一起，你还是要选择和香田约会，对吧？”

一瞬间，丈夫把鞋拔子扔到地板上，叫道：“讨厌！”

我对着打开门离去的丈夫的背影，极尽挖苦地说：“圣诞节快乐！走好啊！”

那一瞬间，我分明感受到丈夫的肩膀有一丝颤动。与此同时，那条白线头像一只虫子一样，微微地扭动着身体。

那么想来，那条看起来像英文大写字母S的虫子，应该是吸附在丈夫身上不想离开的诗织名字的首字母了。或者说，是只知道守护家庭的我的首字母了。

再过不久，那条白线头是不是会渐渐缠绕住丈夫的身体，变成一条白色大蟒蛇绕住丈夫的脖子，绕了一圈又一圈呢？

一瞬间，一股冷风从门口吹进来，我忽然清醒过来，立即把门关上。丈夫已经从眼前消失了。

不是基督教徒的丈夫如此重视平安夜，不管不顾地要奔向那个女人身边，看来现在丈夫已经完全为情痴狂了。

关于平安夜，妻子喋喋不休地写了那么多怨气话，但说实话，省吾并不完全是那么想的。

平安夜前两天，诗织忽然向护士长提出辞呈。

的确出人意料，但省吾想，诗织不会瞒着自己去做这种事。可是，护士长拿来的千真万确就是诗织亲笔写的辞职信。

“请允许我考虑到自身的情况，准予我年末辞职。请多关照。”好像是问过谁，完全按照正式的格式写的。

当问到“为什么”时，护士长垂着脑袋一言不发，像是要说不知道。和妻子关系很好的护士长一定知道理由。

十一月中旬，妻子闯进诗织的家里，严厉苛责过诗织。那个时候，诗织就说过要辞去医院的工作。后来在省吾的安慰下，总算是平静下来。这次是不是还是那件事留下的影响？

省吾接着追问护士长：“她说过辞职以后，打算怎么办了吗？”

“说是想回埼玉县老家。”

她是打算抛开这里的房子，从我身边离开吗？对诗织的爱意一下子变得强烈起来，省吾不由得喊出声：“我不会让她这么做的。不行。你去对她说，我不接受辞职。”

护士长点了一下头就出去了。整整一天，省吾都心不在焉的，都没法做正常的检查了。

省吾说什么都想不通，为何诗织对自己什么也不说，就随随便便地提出辞职。

在医院内虽然不方便，但如果诗织说晚上有事要说，省吾不管怎样都能去见她。明明知道可以，但还是一个人作了这个重大的决定。

虽然事后诗织解释说，如果和省吾商量，就没法提辞职了，省吾还是觉得很郁闷。他一直坚信两个人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打击特别大。

不管怎样，省吾死乞白赖地央求诗织：“不管是工作还是我个人，都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在我身旁，我会很痛苦的。”最后在省吾的百般哀求下，诗织终于答应继续留在医院里工作。

所以，即将来临的圣诞节让省吾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家人，满脑子都是诗织一个人。

第九章 峰回路转

从年末到年初这段日子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平平安安地过去了。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水面下却暗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除夕之夜怎么过。

以前每年的元旦，诗织都要回埼玉县的老家过年。但是，今年在年末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诗织忽然说：“明年元旦第一天日出，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她说一起去看元旦清晨的日出，该怎么理解呢？是指前一天晚上，也就是除夕之夜要在一起度过，还是打算元旦一大早就从埼玉县的老家过来呢？一问她才知道，“当然是想在一起过年守岁了”。

诗织的老家在埼玉县大宫市。父亲在一家和建筑有关的公司上班，好像还有一个哥哥。省吾故意问她，在你们家里，要全家团圆一起迎接新年，你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不在家没关系吗？诗织一听就解释说：“我只要说和朋友一起参加新年音乐会，家里人就不反对了。”诗织打算瞒着父母和省吾一起过年，对她来说这当然很快乐，可是省吾一想到自己的状况，顿时觉得不知所措。

就在不久前，省吾为了和诗织一起过圣诞节，已经引起一次巨大的风波。这次，如果除夕之夜仍然不在家，结果又会怎样呢？可以预料到，妻子定然会把孩子拉入她的阵营，一同反对自己。搞不好妻子也许会再次闯到诗织家去。

当然，如果和诗织一起度过除夕之夜，然后一同去看新年第一次日出，再一起到神社参拜，想必会度过最愉快的一年。但归根结底，省吾根本没有做到这种地步的勇气。

“虽然很难得，不过要看日出的话，半夜里就得起来，时间太早了。还是大年三十我们在一起过。晚上我回去，等过完年后，我们再从从容容地一起去参拜神社吧？”省吾提出了这个折中的方案，诗织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诗织虽然嘴上同意了，但从她的表情看，好像有点失望，像是在说“到底是有家庭的男人，还是不行啊……”。这让省吾不安起来。

这种情况，如果自己是独身，省吾肯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从年末到新的一年里，就这样拥抱着她、碰触着她年轻的肌肤、耳鬓厮磨地一起度过，该会带来多大的满足感啊！新的一年里也会更加干劲十足。而现在，省吾却不得不眼睁睁地放弃。

虽说有些遗憾，但也只能这么想。这就是一个结了婚、有老婆孩子的男人注定的命运。省吾就这样说服自己，除夕之夜回到家里，陪着母亲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但心里还一直惦记着诗织，总是有点魂不守舍的。

过完新年后，一月五号开始上班。早上九点，医院的全体职员集中在一起，省吾在大家面前进行了新年致词。

接着，省吾像往常一样，开始坐诊检查。下午五点多，在医院附近的西餐厅举行了简单的新年茶话会。这一次，没有特意把妻子叫来。

可是，听护士长说，下午妻子来过一次。说是参加完插花艺术学习，回家途中顺便送来了插着孔雀羽毛的鲜花。幸好在那之前，省吾让诗织去了趟保险事务所，所以她们俩并没有撞见。

这些私人的事情暂且不谈，医院经营的外部环境可是一年比一年严峻。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克服困难，继续生存下去呢？从新年伊始，连区里的医师会都决定邀请经营顾问，召开学习研讨会。考虑到这种情形，妻子应该不会为诗织这样那样的芝麻绿豆小事，没完没了地找碴了吧！

省吾也曾经想过，应该和妻子面对面地好好谈一谈，又担心说得不好反而引起更大的麻烦。总之，“不捅马蜂窝，蜂也不来蛰”，只是在这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

随着新年的到来，省吾还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从今往后，不要再去偷看妻子的日记了。

此前由于很偶然的机会，省吾发现了妻子的日记本，从中了解到了妻子的真实想法。虽然有些时候让人不愉快，感到很生气，却也了解了妻子——一个女人的心思。

但知道得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不仅如此，如果过于了解，就会导致思虑过重、极端反感，反而会把问题扩大化。

省吾寻思着，应该从那本日记本中毕业了吧。他一直在这样想，但是过完年十天、二十天之后，不读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无法平静下来。自己好像患上了“偷读瘾”。这种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看来只能继续偷看了。

总之，妻子的日记就摆在眼前，不看白不看。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月中旬过后的某个星期天，确认家里没人，省吾再次打开了日记本。

12月31日（星期日）23：30

刚过中午，我正在厨房里检查年夜饭煮黑豆的火候，眼角忽然瞄到丈夫出现在厨房里。他说：“我出去一下，有个文件忘在医院里了，现在要去拿。”我继续看着锅的火候，应了一声“知道了”。

我根本没有问他要去做什么，他却故意向我说明去医院的理由，真是不打自招。我立即明白了，他肯定是去见那个女人。

大年的三十了还要去见那个女人，看来她并没有回老家，仍然留在公寓里吧。莫非丈夫这一次也打算像圣诞节一样，出去后住在那里，和她一起迎接新年吗？

可是，今天晚上婆婆也要来，全家人要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的，这个日子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我坚决不允许丈夫有这种任性自私的行为。

我马上关掉了锅下的煤气，走到门口。果不其然，丈夫已经换上了一件我从没有见过的白衬衫，刚从书房里出来。

“麻烦你从医院回来的途中，顺便去接一下妈妈吧。”我正在为此刻能灵机一动想出这样的苦肉计而自鸣得意，丈夫扭过头瞪着我说：“知道了。”

这么爽快地答应下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难道一开始就打算今晚回家吗？可是，我装作叮

囔的样子，又问他：“你几点能到尾山台接妈妈？我好事先告诉妈妈一声。”

一瞬间，丈夫对我递过去的鞋拔子置之不理，粗暴地将脚往鞋里挤着，冒出了一句“不知道，大概傍晚吧”，就出门了。

门口墙壁上挂的梅森陶制挂钟的指针，正指向下午一点。

丈夫就连大年三十都不回家，选择了和那个女人去调情，去卿卿我我，缠缠绵绵。

我重新点燃了灶火，可是今年的黑豆能否煮得好吃，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彻底没有心情了。

除夕那天下午，我确实是出去见诗织了。我也知道早就被妻子察觉了。妻子那样不高兴，那样狂妄自大，那样死搅蛮缠，自己再看不出来，不是脑子有病了吗。

可是，话尽管这么说，过去的这一年净是和妻子明争暗斗，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对她好点，如果能回到和睦相处的状态就太好了。

从那开始，日记大概有四五页的空白页，大大地写着“二〇〇七年、正月”。

1月5日（星期五）23:30

今天是新年后医院开始营业的第一天。

下午，我瞅准医院的患者不太多的当口，在从插花艺术班上完课回去的路上，顺便给医院送了花。我好久没有给医院送花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从后门来到候诊室。在接待处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另外一名职员坐在那里。我想可能是到了午饭时间吧。但一闪念，内心有一丝期待：她是不是辞去医院的工作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把花瓶放在窗户旁边。我把孔雀羽毛铺展在洋兰和寿松的后面，正在整理插画的造型时，护士长过来了。我们彼此问候了一下。

“夫人，新年好！”护士长说完之后，接着说，“孔雀羽毛可是很少见啊！”

我向她说明这种羽毛有驱邪镇恶的作用。在佩服得频频点头的护士长面前，我一边整理插花的造型，一边假装无意地问：“护士长，那个女孩……”

“是香田吗？”护士长确认了一下，继续说道，“她说追加保险明细单，要出去一下，下午到保险事务所去了。”

刹那间，我的期待化作了一声叹息。

那个女人，仍然在丈夫手下工作。不仅如此，或许因为今天早上通知了护士长，说我会来医院，为了不和我撞见才故意躲出去的；或者是丈夫为了不让我见到她，特意找个借口安排她出去的呢？

我正想着这些，护士长说：“有件事，我想跟您先说一下。”接着告诉我，“那个姑娘去年年末说是要辞职，把辞职信都交上来了。”

五号那天妻子要来医院的事，省吾是从护士长那里得知的，为了不让两个人见面，事先就让诗织去保险事务所了。多亏这样，才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可是知道了诗织提交过辞职信，妻子好像很吃惊。不对，大概是很激动吧。那些日子里，她复杂的心情都记在日记上。

她为什么想辞职？听护士长说，“她是想回埼玉县的父母家住，这样的话，就离医院太远，

没法到这里来上班了”。

不过，仅凭这一点就递交了辞职信，这种理由也说不过去啊！据推测，可能和我上次去她家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不对，也许她对现状感到厌倦了，才想辞职吧！

如果是那样，为何至今还留在医院里呢？我还是没能控制住急躁的心情，急着问护士长：“后来怎么样了？”护士长好像早就猜出我会这么问，立即回答道：“那封辞职信，我马上就拿给院长看了……”

“那么，我丈夫怎样说的？”

“院长看了，大吃一惊。还说现在就让她辞职的话，工作会很麻烦。那封信让我先代为保管。还叮嘱我说，自己要去说服她，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往外说。”

这是什么指示啊！那个女人主动提出辞职了，这难道不是把她辞退的最好机会吗？

“后来还发生什么没有？”我问。护士长慢慢地摇着头说：“就这些了。她今年还接着上班呢。”

没错，一定是丈夫说服她了，让她不要辞职的。

我眼前浮现出身为院长的丈夫，不断地向那个小丫头鞠躬请求的样子。

总之，是丈夫离不开那个女人的。他死死抱住两人之间的关系。恋恋不舍、无法割断的，并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我的丈夫。

要是那样的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那个女人的公寓。我还以为此举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破裂。谁知反而促发了丈夫的固执，让他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

“回家！”我真是没必要拿着花来到这种地方。这种肮脏污秽的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

省吾把诗织的辞职信给搁置起来的事，妻子好像都知道了。他现在非常清楚，妻子会因此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憎恨自己。

省吾本来想从新年开始，迈出与妻子和解的第一步，但实际上不仅不会如此，还将陷入更糟糕的事态。

到底该怎么办好呢？省吾想，必须要认真考虑了。可是一夜过去，等天一亮，他又为别的生活杂事忙得不可开交，头天晚上考虑好的事情都撂到脑后去了。

1月7日（星期日）24：00

近来，我经常把车停到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后，就一个人在车里呆呆地坐着。

孩子们现在放寒假，一直都在家，所以只有车里是没人打扰、能够放松心情的休息场所。我愿意这样一直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哪怕变成贝壳也可以。

不知我现在的心情，丈夫是否了解。两天前，丈夫忽然提议说：“我们去滑雪怎么样？”

是啊，去年全家还到一个有温泉的滑雪场去了，并且约好今年还去那儿。丈夫或许想起了这件事，觉得放心不下吧。

如果是以前，一听到这个提议，我也许会马上积极响应，但这一次却冷冷地答道：“祐太要参加寒假补习班，夏美学校有滑雪冬令营活动的计划……”

丈夫只好无可奈何地向孩子们望去，希望能得到响应。可是，他们俩只是盯着电视中的电影画面，假装不知道的样子。

现在，孩子们好像感受到了我们之间冰冷的气氛，并和我保持步调统一。

这样一来，我好像把孩子们当成了人质，从丈夫的手里抢夺过来作为后盾，来捍卫自己的家庭地位。虽然觉得很悲哀，但现在我面临着丈夫随时会提出离婚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尽量将孩子拽到自己身边来。

另外，丈夫既然怜香惜玉，愿意继续将情人留在身边，就不应该再让他享受家庭的温暖和惬意的生活。

实际上，丈夫即使被大家排斥在外，也不会感到寂寞。想和那个女人去滑雪的话，还不是随时都能去。

我们夫妻冷战至今，丈夫拥有经济上的优势，我则将培养孩子的家庭作为“阵地”，互相意气用事，誓死保卫各自的领地。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省吾知道，妻子越来越冷淡了，像冰一样凝固成块了。如果想要融化它，我都该做些什么呢？总之，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可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妙计来。

尽管那样，大家还住在一起，丈夫与妻子的心怎么会离得如此之远？所谓的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是什么？而且，婚姻是什么？这一切，省吾越来越糊涂了。

1月12日（星期五）

下午四点刚过，祐太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也许是心理作用，他好像没有什么精神，背着书包，一屁股坐进了沙发里。

“回来了。哎，你的书包……”我想让他把书包放在房间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快点，否则晚上的补习班就来不及了。”我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眼圈微微发黑，脸色也很不好。

“哪儿不舒服吗？”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也没发烧啊。儿子说了声“我累了”，把书包向远处一扔，就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星期五，连大人也会感觉很疲劳的一天。而且儿子放学后还要进行足球训练，结束后，还必须参加补习班的学习和完成作业。

我正在准备晚饭的时候，女儿回来了，说：“妈妈，祐太竟然在那里睡觉。”

现在必须赶快吃完晚饭，然后送祐太去补习班。“再让他睡一会儿吧。”我刚说完，女儿带着责备的口吻说：“祐太昨天晚上一直到十二点多还没睡呢，好可怜，对吧！”

“说什么呀！你在迎考的时候，不也这样辛苦吗？”我说。

“才不是呢！”她一听马上回嘴说，“妈妈，我备考时，你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说教型妈妈。最近，妈妈张口闭口净是些‘快去学习’‘快去练习小提琴’之类的话。‘在学校过得好不好呢？’这样的话，一点也不问我们。难道不是吗？”

被说成“说教型妈妈”，这一句话警醒我了。在此之前，我想都没有想过，自己竟然变成了那种令孩子讨厌的母亲。

为了掩饰这种困惑，我低下头摆放着盘子。女儿依然不依不饶，接着说：“最近，妈妈很奇怪啊！”

夫妻之间的裂痕，已经开始给孩子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了吗？完全没预料到妻子和女儿竟有这样的争论，省吾屏住呼吸，接着读下去。

所谓的“妈妈很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瞪着女儿看。女儿一副绝不服输的严厉表情，顶嘴道：“祐太现在知道学习是为自己，所以在拼命地学习。可是，他早晚会觉醒，认识到并不是这样。”

女儿抱着胳膊，十足傲慢地继续说道：“说什么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其实都是为了父母的面子吧。你们一直希望我们中的一个能继承父业继续当医生吧！那是做父母的自私想法。”

“你闭嘴。妈妈哪怕有一次说过想让祐太或者你去当医生吗？”

没想到招来女儿这么强烈的反驳，我刻不容缓地大喝一声。一瞬间，女儿身体好像僵硬了，可是马上露出一丝微微的嘲笑，一转身跑出了厨房。

“夏美，站住……”

大概是这个声音把祐太吵醒了。他看了一下钟，喊了句“啊，糟了”，站起身就说“妈妈，我要吃晚饭了”，立即跑到自己的房间把书包放下。

为了在残酷的考试竞争中胜出，虽然觉得孩子很可怜，家长们也只好硬着心肠，逼孩子们去学习。另外，孩子们也为了不辜负家长的期望，完全不懂什么是学习的快乐，只是一味地将知识硬塞到头脑中。

即使有人告诉我们学历社会将会消失，家长们也不会相信。不仅如此，随着考试竞争的低龄化，竞争越发变得激烈。因此，其中孕育着扭曲亲子关系的危险性，会使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一步一步走向畸形。

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或许正如女儿说的那样，我不知不觉中变成那种“说教型妈妈”了。

我决心对丈夫的一切不闻不问后，时间也快过去三个月了。

为了将这深不见底的空虚填满，我的日程表中净是孩子们的模拟测验啦，成绩发表啦。我不是无形之中把这些当作挡箭牌，逼着孩子像机器人一样，“快点、快点”“学习、学习”唠叨个没完，变成了只知道一味说教的母亲了呢？

我一边看着狼吞虎咽吃晚饭的儿子，一边想对孩子们说：“对不起。”

妻子如果孩子当作不满的发泄口，那将是严重的问题。妻子就不能再冷静、镇定一些考虑问题吗？

幸好，妻子被女儿说了一通后，好像开始反省自己了。但说不好哪天又会对儿子乱发脾气。

省吾也曾经想过，应该装作无意，提醒一下妻子。可是万一话不投机，反而会被极力顶撞。

如果被妻子说“这个那个，都是你的错”“就是因为你在外面花心，包养情人，不顾家，才会搞成这样的”，省吾可是无言以对。

总之，省吾现在不管做什么，妻子都会拿出“都是丈夫的责任”的王牌，什么都不担心。

实际上，妻子的态度中常常透出一丝批判和冷漠，仿佛在说“你和年轻女人搞婚外情，还想怎么样呢”。

可是，和年轻女人搞婚外情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确有抱住一具年轻的身体带来的兴奋，但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让人劳心费神的事。比如说，不论是平时的交流，还是欣赏的音乐，自己都不得不迎合她的爱好。同时也必须对服装潮流保持关注，等等。

如果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困惑。前几天就是这样，省吾进了房间脱掉上衣，随手一扔，就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了。如果是妻子的话，会马上过来帮他衣服挂到衣架上；发现衣服有线头之类的，也会帮着拿掉。可是诗织就不行了，她根本就不会察觉到这些。当然，明确地开口，具体地指示她，她也会去做，但不说的话，她完全意识不到。

还有，如果忽然到诗织家里，要不就是没收拾，要不就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墙角边。这时候，很难像对待妻子那样说：“赶快打扫。”虽然房租由省吾来交，但终究是别人的房间，丝毫没有在家的感觉。

另外，在医院里，有什么事要求她去做时，也很难用命令的语气，而是低声下气地对她说：“能不能帮我做一下？”她有时还会撒娇般地说：“做不了。”

总之，她现在开始任性起来了。这种倾向好像是从去年年末省吾恳求她放弃辞职的时候开始的，现在越来越明显。

反正要和外面的诗织交往，也是件劳心费神的事。

可是，如果把这些都告诉妻子，她也顶多一句“那就分手吧”。省吾在空无一人的家里，陷入了沉思。

相比其他的，孩子是最重要的。其次，妻子快要成为“说教型妈妈”的事，也许应该提醒她才对。

不管怎样，能不能让妻子到外面散散心，别老是钻牛角尖呢？现在，妻子好像时不时去插花艺术班学习。但除此之外，就不能再找找什么喜欢的事情做吗？

省吾读完日记之后，由于担心，想了很多。但一到医院，脑袋又被繁忙的工作完全占据，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回到家里，也会再次想起这件事，但有时实在太累，倒下就睡着了。

在这种状态中反反复复，一月份也接近月末了。

本来计划好要和诗织一起去滑雪，可是，省吾总是惦记着日记中那一行“他要是想滑雪的话，和那个女人随时都能去”，着实犹豫不决。

也许是心理作用，最近妻子的态度多少有点好转了。是终于适应了目前的状态，想开了吗？

期待中的某个周日的下午，省吾再次打开了妻子的日记。

1月23日（星期二）

我再也不愿意去想丈夫的事了。即使现在把已经完全是吃里爬外的丈夫喊回来，紧紧逼问，也毫无作用了。这又何必呢！而且，自尊心也不允许我做诸如向那个女人发出挑战之类的事。

纵然现在下了决心这样做，可是一回到现实，不管做什么，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闷闷不乐的。空闲时间开始的插花学习和烹饪班，也经常旷课不去，每天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不过昨天晚上，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时代的朋友藤野绘里忽然打来电话。

和她只是偶尔联系一下，在电话里诉说彼此的近况。可能担心我总是这样闷闷不乐吧，她就约我中午一起去吃饭，说是想让我到外面走一走。我们约好去西麻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到了那里一看，是一栋具有威尼斯民居风格的旧式红砖房。坐在二楼靠窗的座位上抬头一看，小小的彩

色玻璃在冬天柔和阳光的照耀下，发出温柔的亮光。看得我都入迷了，心情也渐渐得到了释放。

妻子应该调整一下心情。有这样一位朋友在，把她带出去，心灵多多少少会得到休息吧。省吾径自点点头，目光仍然追寻着日记。

绘里现在独身，有过婚史，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现在她为了发挥留过学的特长，正在做英语会话老师。

以前，我在电话里跟她说过丈夫移情别恋的苦恼，所以今天也不需要装样子，可以放松。

正当我望着彩色玻璃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明朗的招呼声：“让你久等了！”随后就看到了她。

和绘里有半年时间没见了，她今天穿着一条白色的西装裤，保持着和学生时代一样的修长匀称的身材。她原本是个鼻梁挺直、眉清目秀、气质高雅的大美人，所以从学生时代起就有很多男生倾心于她，温情脉脉的话都听得厌倦了。现在一定还是很受男人欢迎吧。

她落座后很快就抓起一块比萨吃着，一边打开了话匣子，说起自己的近况。可是，话题还是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我身上。

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我简短地说了一些丈夫的事，她呆呆地说：“是吗，你真不容易啊！”

听到朋友那恳切的话语，我不由得想哭出来。绘里早就觉察到我的情绪了，她探过身子来说：“志麻子，现在就放弃还为时过早啊。”

什么为时过早？她也不说透，就接着说下去。

“如果你一直这样操心你丈夫的事情，会不知不觉变成老太婆的。”

我真想反驳她，说我是老太婆也太过分了吧！不过最近照镜子，还真的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上了年纪。

“趁着这个机会，你也试着搞搞婚外恋。丈夫包养情人的事，你马上就会忘掉的……”

让我也搞婚外恋，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实在太不合逻辑了，我被这个始料不及的话题惊呆了。

绘里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他现在正移情别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原来她是这么想的，我听了恍然大悟，重新凝视着绘里。

省吾本以为这位朋友是来鼓励安慰闷闷不乐的妻子，没想到她会建议妻子忘掉丈夫，红杏出墙，搞婚外恋，着实吓了一跳。妻子不会真的接受这个建议吧，省吾开始忐忑不安。

“婚外恋”……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开玩笑吧？！”绘里却摇着头说：“不，我是认真的。你还很漂亮，而且也不显老。除了家庭之外，你应该学会享受人生才对啊。”

的确，也许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如此，我还是叹了一口气，“可是……”

之后还有很多话想说。首先呢，目前我还没有勇气去做不顾忌别人看法的事，而且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大了年纪了，又有谁会把这样的中年妇女当作恋爱对象呢？

对很久以前就独立生存的绘里来说，我的彷徨和犹豫听起来让人着急。绘里已经离婚了，没有必须担心的事情。而且，像她那样拥有美貌和才能的女人，即使从现在开始恋爱，也会找到心爱的男人。可是我，还是错过了时机。

像我这样的专职家庭主妇，明知道丈夫移情别恋，还拼命地守护着这个小家庭，彼此的立场实在是大相径庭啊。

“你当然可以了。”我不由得嘟囔了一句。她好像早就察觉出了我的犹豫，啜了一口红茶，接着教导我说：“我这么说可能是缺少说服力，可是你现在也不能下决心离婚吧？”

说得也对，虽然“离婚”这个词经常出现在脑海中，但我还没有下决心离婚的勇气。我微微地点了点头。绘里就好像期待已久似的，接着说：“那么，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办法吗？”

去爱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这果真能成为让我平静生活下去的方法吗？

“总之，你最好还是心胸开阔地想一想。”

她这么说，还让我考虑一下，使我如坠迷雾之中，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省吾想都没有想到，竟然有劝妻子移情别恋的朋友。幸好，妻子好像没有被她的话引诱，但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也不好说啊。这个当口，看来应该更加留意妻子的日记了。

1月24日（星期三）22：30

整整一上午，我一边清扫客厅，一边想着绘里的话。她虽然那么说了，但我是不会去和丈夫以外的男人谈情说爱的。

我不禁小声嘟囔着：“现在开始重新恋爱……”

总之，丈夫的事我考虑得够多了。因此，还有一些不需要思考的时间，就成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与其考虑谈恋爱，不如投入到自己的兴趣中去，或者再提高自己的生活技能，也许这样就能忘记丈夫的花心。

我关掉吸尘器，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上大学期间曾发表过有关《源氏物语》的论文。很久以前就在考虑，如果有机会的话，想重新学习一次。

下午干完家务活后，我开始在电脑上寻找开设源氏物语课的文化中心。

屏幕上立即就出现了《大家读源氏物语》等三个讲座，其中有一个是以“源氏和漂亮的女人们”为题的讲座。看到讲师名字的时候，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是清原光彦老师。多么让人怀念的名字啊！

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外聘代课讲师，写论文的时候还得到过他的指导。屏幕上写着“城南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头衔，看来已经飞黄腾达了。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大一轮，现在大概是五十刚出头吧。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老师就结婚了。可是因为端正清秀的长相，他在女学生中很有人气。我怀着发现熟人的喜悦，立即拨通了有乐町那个文化中心的电话。事务员回答我说：“可以中途参加，但现在只剩下很少的名额，可能比较仓促，您能从本周五就开始参加吗？”

当然可以。放下电话，二十年前的事重新浮现在眼前。那时候的老师现在会变成什么呢？只是想象一下，我的心情就非常兴奋，不知为何，红晕也爬上了面庞。

要见学生时代的老师，为什么会害羞呢？或许，妻子曾经对这位老师抱有好感。可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老师现在上了年纪，不会像以前那样年轻潇洒了吧。总之，妻子转换一下心情到外面去，也不是不好。

1月26日（星期五）23：30

从今天开始，每周五上午都要去有乐町的文化中心听讲座。

幸好，周五是平常的日子，没有特别的事，不会影响外出。教室在有乐町车站附近的一幢七层大楼里。我进去一看，听讲的学生全是女性，环视一下周围，净是一些比我年龄大的人。

和清原老师有将近二十年没见了，他还记得我吗？不安和期待在我的思绪中交错。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期待着课程开始。

不久教室的门开了，老师走进来。他直接走上了讲台，大略看了一眼大家，当发现我时，露出了“呀”的吃惊表情，随后微微地笑了笑。

老师还记得我，我顿时放下了心。而且，我悠长而空白的岁月一瞬间消失在这种温柔的微笑里。

老师应该已经过了五十岁吧。可是，他优雅气质下的温柔毫无变化。他虽然还是戴着眼镜，发中掺有银丝，但反而增添了成熟和老练，看起来稳重踏实。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我听着老师温和的声音，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学生时代，心情无比兴奋。

下课后，我来到讲台重新向老师问好，老师问我：“真的是伊藤吧？”

“老师还记得我，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因为你的毕业论文，我们还真的打过不少交道。”

老师说话时爽朗的笑，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老师看了一下手表，对我说：“如果没事的话，一起去喝杯茶之类的，怎么样？”

省吾想，重逢第一天就马上邀请，看来这个教授真是不能小看。时隔二十年没见，仅仅只有怀念吗？大概还多少对妻子抱有好奇心。可是不管怎么说，妻子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这一点他应该清楚吧。对别人的妻子，不会从内心深处真的抱有好奇心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在意这些。省吾自言自语地说道，目光仍然停留在日记上。

文化中心旁边的大楼，一楼就有一家很舒适的西餐厅，老师把我带到了那里。

上午的讲座总是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结束，所以老师好像经常来这里。他向收银台的女店员轻轻地抬了抬手，就径直走到最里面靠窗的位置坐下。

午饭是自助餐形式的，我们各自拿了个盘子。老师不断向我推荐“这个好吃啊”，于是，我拿了些烤鱼和意大利面之类的就走回了座位。老师问我：“喝点什么？啤酒怎么样？”我反问他：“中午就开始喝啤酒，行吗？”“没事，没事！”他独断地决定，要了两瓶啤酒。

啤酒送来后，我们就干了一杯，顿时身体就像燃烧起来。

“不管怎么样，要常来听我的讲座啊！”

“我在电脑上查看的时候，一看到老师的名字就立即决定了。”

不过，我还是把担心自己不会被注意到的事告诉了老师。老师说：“我怎么会忘记呢。你当时可是三大美女之一啊！”我听了特别高兴。他向我列举着“伊藤”“藤野”“江口”三个人的名字。说得一点没错，藤野绘里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个大美女，超出大家一大截。

“我和藤野现在也常常见面。”

这次参加老师在文化中心的讲座，也是源于绘里“到外面去，试着搞搞婚外恋什么的”的劝告。当然，这件事我不能说，只是说了绘里现在在当英语老师。

老师问：“你当然也结婚了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被问到了家庭，都如实地告诉了老师，比如我有两个孩子，丈夫

是医生自己经营等。老师使劲点点头，说：“太好了，很幸福啊！”

省吾简直想象不出，妻子和某个男人在一起吃饭会是什么样子，但感觉妻子很愉快。哎，如果就到此为止，倒也没什么，但再深入发展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聪明的妻子不会做出那种事的。总归是担心，但省吾有可以偷看日记的底牌，倒也安心了。

身为私人医院经营者的妻子，有两个孩子，这种事不管谁听到，都会很自然地想，真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啊。而且，说到住在广尾，听到的人更会羡慕地说：“真是个好地方啊！”

或许，丈夫也会认为我是名人的妻子，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每天都在烦恼丈夫在外面包养情人，心情无比沮丧，还不断体味着悲惨与凄凉，没精打采的——这就是现在我的真实写照。虽然在经济上没有可烦恼的，但没有自立能力，每天需要看着丈夫的脸色过日子。这种痛苦又有谁会理解？

对于今天刚刚重逢的老师，我不能说出这些话，在这里，我要尽全力表现得很开朗。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在一起吃饭。我从来没有想过丈夫以外的男人，直到现在才知道，我把丈夫看成了生活的全部。

老师站起来想再拿点东西，我却没有去拿的勇气。

刚才在老师的邀请下，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可是忽然变得胆怯，惶恐不安地想，会不会被别人看到呢？明明知道这里不仅离广尾，而且离医院所在的新宿都比较远，但总有些担心。

虽然是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我没有任何内疚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向外望去。恍然间，从白色浮云中仿佛传来了绘里的声音：“志麻子，加油！”

我自言自语着“是啊，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啊”，然后就跟在老师的后面去拿吃的了。

我和老师慢悠悠地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道了别各自回去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成长起来，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后来会发生什么呢？日记写到这儿就结束了，就这样煎熬着省吾，牵住他的心。

可是，如果事情就到这里，倒也不会有问题。妻子是第一次和省吾之外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饭，但好像并没有交谈得太投机，彼此也没有产生好感，没有想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

不过，也不能疏忽大意。虽说只是刚刚见到，但以前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能说不会发展下去。特别是从现在开始，每周都会定期见面，就真的要注意了。她或许还会以此为开端，对省吾以外的男人开始抱有兴趣，随意交往。

妻子以前身材窈窕，虽称不上美女，但她的气质很好。现在呢，虽然上了点年纪，但身材也没有变得臃肿，气质仍然和以前一样。只是最近几年，她经常显露出一直隐藏起来的倔强，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总之，妻子如果温柔地、笑意灿烂地与人交往，也许会有很多男人对她抱有好感。

省吾不由得开始反省自己。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关于妻子的事，是不是只希望妻子能理解自己，并按照自己说的去做呢？进一步说，是不是只考虑了妻子对自己表示怀疑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不愉快呢？省吾开始担心起来。

省吾想，妻子和别的男人见面，会说些什么，又会怎样看待对方呢？今后一定要留意一下，探听探

听。

这样想还算男人吗？完全一副娘娘腔。

他心想，别再为这种事担心，别再烦恼了。

就像日记中写的那样，妻子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立场，应该懂得守卫什么和如何守卫。省吾相信这一点，并关注事情的进展。

一旦这样决定了，每隔一周或是半个月，就要来查看日记的内容。

今后，和文化中心老师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会不会交新朋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偷读瘾”，再次在省吾头脑中占了上风。

第十章 骤然巨变

虽然刚到二月中旬，可气温还是太高了。最近连续几天，白天都有十五六度。

这样说来，滑雪场有可能雪量不足，或许不去滑雪是对的。

即便如此，省吾还是有些无法释怀。

本来这个周末预定要去上越滑雪。可是诗织忽然说有朋友邀请她去冲绳，被迫取消了。连饭店都定了呢。省吾有些不高兴。可诗织说中学时最要好的三个朋友能够凑到一起，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去。省吾只好勉强同意。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如果是以前，只要省吾约她，哪怕有天大的事，她都会欣然同意，可是这次却选择朋友而拒绝自己，这是为什么？省吾不禁问了一句：“都是女的？”“当然了。”诗织说。她回答得如此干脆，省吾也放心了。但诗织没有把和自己一起去旅行的事放在心上，让他有点不舒服。

是不是以前黏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白天在医院自不用说。晚上也一起过，再加上周末又在一起，当然可能有些厌倦。

这样说来，和年龄相仿的同性朋友去旅行可能也不坏。虽说这样说给自己听，可还是有些想不通。

“不久我也会厌倦吧……”

省吾忽然这样想，但并不是看到什么苗头。只是有时在诊所要求她干什么，她会说“不行”。虽说有些事情的确无法做到，可是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直来直去地违逆自己。

这些都是因为在一起时间太长，变得任性了吧。他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看了一下窗外，午后的阳光明媚耀眼。

省吾想到在这种阳光下，诗织正在冲绳畅游，而自己却被孤零零地留下来，这份寂寞无法言表。

百无聊赖地来到客厅，孩子们已经出门了，桌子上有一张“我去阿佐谷了”的留言条。妻子的母亲住在阿佐谷，昨天晚上好像提过这件事。不过妻子最近常常只给他留个字条就出门。

“真是个薄情的家伙。”省吾愤愤地说了一句，像是在发泄，又确认了一下确实没有人在，便溜进了妻子的房间。

上次写到要和文化中心教室的老师一起去吃饭，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一边是诗织的事，一边是妻子的动向，两边都放心不下啊。

1月28日（星期日）22:30

从老师那来了第一封邮件。

“前天，在相隔二十年后又能遇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比学生时代成熟了许多，充满了成

熟女性的魅力，非常期待能再见到你。”老师这样写道，最后画了一个笑脸。

真没想到老师会给我发邮件，我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

我立刻给老师回了邮件。“上次多谢老师的款待。能和您见面，我也非常高兴，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那段美好的时光，真是令人怀念。期待下次还能见面。”

不过邮件发出去后，就立刻想起老师应该是有妻子的，多少有些担心，不知会不会被他太太发现，并怀疑起老师来呢？但这样的内容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我只能说给自己听，让自己放心。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给异性发这样的邮件。

如果这封邮件被丈夫看到了会怎么样？这样的担心一瞬间从脑中掠过。但丈夫发给女朋友的邮件用词要肉麻得多，和这个可是无法相比的。他哪有资格说我呢。

2月2日（星期五）24:00

今天又和老师一起去吃饭了。提前用邮件约定之后，直接去了上次去过的餐厅，老师已经先到了，在窗边的座位上等我。

我们看到对方，互相做了个手势。老师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是第二次见面，所以各自点了自己喜欢的菜，吃饭的话题自然进入了《源氏物语》。

老师问我：“在这本小说里，你最欣赏的女人是谁？”

“应该是六条御息所。”我回答说，“她是名门闺秀，也有教养，从外表看来也是最漂亮的，不过源氏为什么没有倾心于她呢？”

对于我的问题，老师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回答说：“应该还是床第之间不和谐吧……”

“床第之间不和谐”。这个教授作为学者，竟然能说出这种下流的话。

而且竟然还是对刚来听他课的有夫之妇……

妻子是什么反应呢？我又产生了兴趣。

“不过，因为那种事就……”

我不假思索地嘀咕了一句，又问道：“那样说来，源氏不就是个好色之徒了吗？所以他会为夕颜那样身份低下的女人神魂颠倒，对吧？”

老师赶忙否定：“不是不是，也不仅如此。一般来说男性都有‘下方志向’。”

“下方志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多少有些困惑不解。老师解释给我听。

“一般来说，比起有教养、自尊心太强、在一起有压力的女性，男性更会被温顺、直率、在一起轻松的女性吸引。”

听了老师的话，我不由得想起丈夫的事。丈夫一直不肯对诗织放手，是不是就是因为床第间的百转回肠，而且也因为 she 一直尊敬我丈夫，对我丈夫很温顺吧。

即使如此，床第间和谐与否竟会决定爱情的深浅，这再一次让我感到惊讶。

这样说来，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难道就无法复苏了吗？

我茫然若失地看着窗外，老师又问：“你不欣赏紫上吗？”

“当然，紫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不过……”

的确，源氏好像是爱着紫上，可是同时他还和其他女人有关系。想到这些，就让人无法理解。

“源氏真的爱紫上吗？好像有点不太现实……”

“为什么？”老师反问道。

“源氏是从紫上小的时候就开始花时间培养她，终于把她培养成一位理想的女性了。不过看到源氏对那么多女人见异思迁，不禁让人觉得他已渐渐对她厌倦，只是因为惰性才和她在一起的……”

我一边回答，一边又想到了丈夫，老师却立即否定：“不是。”

一边说源氏的见异思迁，一边想起丈夫，真不愧是我妻子。

不过自己被比作源氏，还挺让人受用。

对于我的“源氏最终还是对紫上感到厌倦了吧”这个结论，老师明确地不同意。

“无论源氏如何见异思迁，他都没有减少过对紫上的爱。虽说不会像刚开始时那样轰轰烈烈，那么充满激情，可是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紫上那份深深的情感。因为对他来说，紫上是唯一的、没有人可代替的情人。”

“唯一的、没有人可替代的”，这对于老师来说是指他的爱人吧。正想着，老师继续说道：“证据就是紫上去世以后，源氏一下子老了很多，形同行尸走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源氏是比谁都爱紫上了吧。”

“可是为什么源氏有这样的佳人在身边，还会到外面四处寻花问柳呢？”

嘴里说着《源氏物语》的事，脑子里却把我和丈夫的事重叠在一起。老师听了我的提问，苦笑了一下。

“这个……只是因为源氏是个男人吧。”老师轻轻地搪塞着，“听上去或许有点像借口，但男人是一种对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心的生物，无论怎么深爱着一位女子，还是会对新人感到好奇。”

丈夫对那个女人的感情也是这样吧。

“那可就太自私了。”我一不小心抬高了声调。老师忙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别着急，听他继续说下去。

“话是这样说，可这是男人的本能啊。”老师又接着说，“实际上我也爱着我的妻子，而且信赖她。不过出于本能，有时还是会对梦幻般的女子动心。”

“老师喜欢的是像夕颜那样年轻可爱的女人吗？”我问道。

“不是，是空蝉。”老师回答说。

我记得空蝉好像是一位贤淑守贞、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她一直固执地拒绝源氏的追求。正这么想着，老师看着我的脸说：“因为你是一位美丽的有夫之妇。”

“老师您净说怪话。她其实并不漂亮哦。”

老师立刻说“是吗，被你戳穿了”，还挠着头。两个人同时笑起来。

老师虽然身材魁梧，却有淘气可爱的一面。

用《源氏物语》来解释男人在感情上的喜新厌旧，这可真是一位风流教授。

可是说“喜欢身为有夫之妇的空蝉”，然后提到有夫之妇，这不是在勾引我妻子吗？妻子还那样开心地笑，有些太得意忘形了。

2月3日（星期六）23: 00

自从上回和老师见面之后，不自觉地经常注意看邮件。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挂心过，一直把手机放在一边，可是现在有空就会打开手机看看是否来了邮件。

当然老师一天也就发一封，多的时候也只有两封，可是我一看到邮件提醒，就会慌张地跳起来。

“现在，大学的课刚刚上完，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休息呢。什么时候方便，来这儿玩吧。”

“现在和大学时的朋友在麻布喝酒呢，非常雅致的酒吧，相信你会喜欢。”

“已经过十二点了，论文的事告一段落，现在要休息了，会在梦中想着你。晚安。”

老师的每一封邮件都温柔而浪漫。

我也给他回信：“真的吗？可以去大学拜访您吗？”“相信一定是家不错的酒吧。”“您工作很辛苦啊，晚安。”多少有些生硬。

不过一直在心中思念老师，不，说思念可能有些过分。只是看到老师的邮件时有些心动，这样说才正确。

即使如此，我还是头一次有这种感觉。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和丈夫以外的异性互发邮件，真是太难以置信了。仿佛是在做梦。

绘里好像察觉到我的变化，晚上，给我来了个电话。

“怎么样，还在苦恼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也没想就摇了摇头，说：“哪里啊！”

“那么，有什么好事吗？”绘里问我。我告诉她自己开始在文化中心重新学习《源氏物语》了，但老师是大学时教过我们的清原老师的事，没有跟她提。

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和教授会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妻子本来是个很认真的不太爱玩的人。但正因如此，一旦喜欢上了，就有一点点地陷进去的危险。

从现在开始，我要更加频繁地读她的日记，注意观察她。

2月9日（星期五）22: 00

今天又和老师一起去了以前去过的地方吃饭。

这是第三次，上完课两个人一起共进晚餐，好像已经成了惯例。

渐渐地，我也放松起来，像“老师您非常爱您夫人吧”这样的私人问题，我也提了。

“当然了。”老师一本正经地回答。

“您夫人一定很优秀吧。”追问了一句。

“虽然比不上《源氏物语》里描写的理想型妻子，也可以说得上互相体谅，不即不离吧。”

老师进一步提到《雨夜品评》中，左马头在选择人生伴侣时，标准不是身份，也不是容貌，只要是性格不怪癖、专心一意、表里如一的女人就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产阶层的女性中有好女人”。总而言之，比起有名的人来，有点名的人更好。

“我可不喜欢这种‘有点名的人’的说法。”我实话实说。

“选择妻子的标准，从古至今没有变过。出身上流社会的女人，任性又爱乱花钱的多，根本不理想。如果光是脸蛋长得漂亮，却给父母和家人带来矛盾，招惹麻烦的女人也不行。所以，可以放心让她管家理财的，还是中等家庭出身的女人比较好。应该说就是这样吧。”老师作了一番

说明。

老师又进一步谈到驭夫术：“就算是为什么事情生了气，也不要闹得太激烈。要和颜悦色地说，让丈夫自己意识到。这样丈夫也会态度温和，更疼爱妻子。但是，如果不想让丈夫太得意忘形、随心所欲的话，要像系在岸边的船一样，一边让他漂荡，一边又不时地拉紧缆绳，这是最好的。”

老师这样又给我解释了一遍《源氏物语》，这比学生时代理解的要深刻许多。

“一旦船离开了岸，还会回来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老师笑着点了点头，说：“当然了，因为船的归处只有岸。”

“你也不要太想不开了。注意保持笑容是很重要的。”老师告诫我。

这个教授虽然是个花花公子，不过也有文雅的一面。

“丈夫要像系在岸边的船，一边让他漂荡，一边又不时地拉紧缆绳最好”，这句话可以说是名言。

以前从早到晚盯得很紧，就自然想稍微分开一下，自己漂一下。关于这一点，妻子好像有些察觉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妻子有要漂出去的倾向。应该如何操纵，我这边也得好好想想了。

2月10日（星期六）23：20

今天没有课，可是和老师约定直接去他的大学，他给我看《源氏物语》的资料。

虽说是星期六，老师说在大学等我，我就答应了。

“只是去看文献。”我几次说给自己听，可是不知为何有些忐忑不安，无法平静。早上带着这种心情吹头发的时候，女儿突然进盥洗室问我：“妈妈，早上洗头真稀罕呀。今天要去哪儿吗？”

女儿应该是要出门参加兴趣班。我回答她说：“百货公司的美术展览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想去看看。不过夏美，今天好像有些冷，把毛开衫套上再出门。”我岔开了话题。

然后，我边从镜子里看正在作准备的女儿边想，孩子有孩子的生活，丈夫也有丈夫的生活，那我呢？和老师见面后，对丈夫出轨行为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一件一件地严加监视，让自己焦虑不安了。

每个人都牺牲一点，退让一步，作为家庭成员分担家庭的职责，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样想，就感觉家庭作为一种单位的集合体，远比想象中随便得多，充满自私和任性。

和往常一样送走了丈夫和孩子，打扫了一遍房间后，在梳妆台前坐下，开始化妆。虽说没有做任何可以让人怀疑的事，可是如果在丈夫面前仔细认真地化妆，肯定会引起他不必要的猜疑，那就不好了。

收到老师的邮件时，我正在门厅要往肩上披披肩。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等着你”这句话，忽然莫名其妙地有些热血沸腾。

“给你看有关《源氏物语》的资料”，这是一位多么好色的教授的借口啊。

就这样轻易地上当、出了门，妻子也有错。以为她是一个沉着的女人，可是这个时候，妻子有些轻浮了。

城南大学在世田谷这个交通方便的地方。进入校园，这个季节掉了叶子的银杏树光秃秃地连成一排。我凭着老师传真给我的地图指南，很快就找到了南馆。

是星期六下午的原因吧，几乎没有学生的身影。我从正门进入，来到七层文学部教授办公室。

在一间办公室的一侧，见到写着“清原”的名牌，我稍微迟疑了一下，就下决心按响了门铃。

老师好像一直在等我，铃声刚落，门立刻就开了。“噢，欢迎，欢迎。”老师笑着迎接我。

我进门一看，房间里面的窗户旁摆有桌子和椅子。以此为中心，四面墙边都摆满了书架，上面各式各样的书排得满满当当。

老师说“请坐”，我就在跟前的会客用的桌椅一边坐了下来，老师坐在了正对面。

“真是安静又令人心平气和的地方啊。”我感慨道。

“还可以吧。哦，喝这个行吗？”老师从书架下的冰箱里拿出一瓶乌龙茶，给我倒在玻璃杯里。

“不好意思，今天是星期六，谁也不在。”

这样说来，平时是有女秘书之类的人在，给他倒茶或咖啡。我好像有点忌妒那个从没见过面的人。

我们先聊了一下老师来这所大学的经过，然后，老师指着书架的方向说：“有一本书想让你看一下。”

“来这边看一下，”我跟着老师来到书架前，“这本书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读过，感到受益匪浅。”老师把书递给我。

书名是“源氏和紫上——有关现代夫妻实态的思考”。

不用说，《源氏物语》是一千年以前的作品，可是当时的男性和女性，包括夫妻关系都和现在区别不大。应该可以这样说。

“好像挺有意思。”我接过书的时候，老师的胳膊轻轻擦过我的肩，两人的手一瞬间碰到了一起。

无论如何，在教授办公室那样的封闭空间里，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太危险了。真想说“快点回来”，可是对着日记说也是白搭。

拿着老师借给我的书回到座位，又看了一眼书架。

从坐着的位置看过去，右手边的书架上放着老师和几个同学的合影。好像是在校园的中庭拍的，照片上大家笑得很开心。

“老师的身边一直都被年轻女性包围着，所以看上去一直很年轻。”

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说，老师有些不太不好意思，轻轻把手放在头上，说：“不行了，如果有近三十岁的年龄差距，彼此就很难沟通了。在她们眼中，我已经是老头了。”

听了这话，我又不由得想起丈夫和他那个女人的事。的确，丈夫也到了那个女人觉得他是老头的年龄了，可是为什么还这么执着？

一不留神叹了口气，听到老师淡淡地说：

“比起她们，我对你更感兴趣。”

老师在说什么呀，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感觉老师好像在盯着我的脸看。

“你真的很不错呀。”

让我怎么回答呢？我不想让老师看到自己尴尬的表情，轻轻地把脸转开。“老师别拿我开心了。”我抗议着。

老师好像也觉得说得有点过分了。他拿紫上和明石君为例，来证明《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女性，大多是年龄偏大的被描写得更更有魅力。

我有点高兴，虽然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得到了很大安慰。到这时，该是告辞的时间了。

“我该告辞了，”我跟老师说道，“不好意思，谢谢您借给我书。”又鞠了一躬。

老师说“别着急，再多待一会儿吧”，但是我还是站起身来。“太遗憾了。”老师边说边伸出双手。在我把手提包和书放到左手时，老师的大手包住了我的右手。

那一瞬间，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我后退了一步，可是老师仿佛追着我一样，脸贴近了我，并直接用双臂抱紧了我。

我想说“不行”，可是发不出声音来。我奋力扭动了一下身体，从他的胳膊下钻过去，径自把门打开，快步跑了出去。

在干什么啊，教授竟然把有夫之妇约出来拥抱。

“放肆！”我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叫了起来。可是当时我不在场，愤怒无处可发。

还是让我预想到了，这个男人开始现出本性了。这明显是性骚扰。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妻子全力反抗，从这个男人的屋子里逃出来。

不愧是妻子，贞操观念很强呀。我点头称是，可是不知道她到底是有多可靠。

我不知道是从哪儿，又是怎样跑出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了停车场，坐到了驾驶室里，心情才平静一点点。

心脏还在怦怦地跳，脸上的潮红也没有褪去，赶紧深呼吸，不知不觉开始回想刚才那一幕。

老实说，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老师只是说“我有关于《源氏物语》的很有趣的资料，过来取吧”，所以我才去的。

尽管如此，还是没想到会被握手，甚至还被索吻。或许老师是误以为我期待着这样才去的吧。

怎么可能呢？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重新对着内倒车镜弄好头发，补了一下妆，发动了车。

慢慢地开着车，回头看了一下老师所在的那幢楼，感觉好像做了什么失礼的事。

确实，冷不丁地被他一下子抱到怀里吓死人了。但说不定他不是出于恶意那样做的。上次，他提到喜欢有夫之妇空蝉，今天又说“你真的很不错呀”。之后，因为我忽然提出要回家，老师才会着急吧。想和我握手，在伸出手的时候，忽然又想到拥抱的吧？

那样做确实是有些过分，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以那种方式逃跑。

做出那种反应，简直像个根本没见过世面的无知少女。

我已经四十了，孩子也有两个了，那样慌张地出逃，实在是太没出息了。应该像成年女性那样，接受对方的好意，然后再沉稳地走出来。

回家后，给老师发一封道歉的邮件吧？一路上胡思乱想，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家。

妻子拒绝教授逃了出来，的确做得非常好。真想赞美她。不过之后又反省，说什么“那样慌张地出逃不

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这个好人要做到什么程度，不，应该说，她怎么还对那个教授抱有好感呢！

“喂，要挺住！”省吾禁不住对着日记本叫起来。

2月11日（星期日）22：45

我一直在意昨天跟老师那么尴尬的分别，正在犹豫要不要给老师发邮件的时候，老师的邮件先来了。

“昨天很抱歉。因为你实在太美了。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不觉兴奋起来，我正在反省自己呢。下个星期六的晚上，你有时间吗？为了昨天的事向你道歉，想请你去芝町一家宾馆的餐厅共进晚餐，期待你的应允。”

老师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不高兴。不仅如此，还邀请我吃晚饭。

所幸星期六的晚上我有时间，丈夫和平时一样，还不知道几点钟回来，正好方便不过。虽说得到了邀请，可是立刻就接受的话，会不会认为是轻浮的女人呢？

深思熟虑一番，我决定首先向老师道歉“昨天失礼了”，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星期六有点事，不过我试着调整一下”，给老师回了信。

说实话，虽然昨天是以那样的方式道别的，可我还是很想再见到他，还有点想体味与异性单独在一起时的那种紧张感。但是一不小心，这样下去很容易被老师的步调拖着走。

“不过……”我想起了丈夫的事。和那个人做的事比起来，我做得还太幼稚。仅仅是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共进一次晚餐的小事，还不至于受惩罚吧。

虽说如此，和以前相比，我可变得相当胆大了。直到最近，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去吃饭都是无法想象的事呢。现在居然成了事实，一想就兴奋起来。

如果真是星期六去，什么样的打扮好呢？怎样才能不有损招待我的老师的面子呢？高雅优美的行吗？光考虑这些就兴奋起来，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从教授那儿逃出来，以为受了教训，却因为被邀请共进晚餐而兴奋。

以前一直以为她是正派又无法变通的女人，可是现在这么简单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比女人更难琢磨的了。

不管怎样，我都必须严格监视。

2月12日（星期一）23：10

近来，做什么事都会想起老师。在厨房洗洗刷刷的时候，叠着洗干净的衣服的时候，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简单劳动，无需思考，手就会自然地动，但脑子里完全在考虑其他的事情。

“现在，老师在哪儿呢？”“又被女学生围着，上讨论课吧？”一边想一边确认手机的邮件。

邀请我吃晚饭，因为我说有点事，老师会等待我的邮件吗？那样的话，还是提前明确地回答比较礼貌。

因此，下午我发了邮件：“星期六的晚餐，我可以去。请多多关照。”

好像一直在等着我一样，老师立刻给我回信：“可能稍微有点早，不过六点钟怎样？在酒店的正门处等你。”

这次是酒店最顶层，法式餐厅。去那样的地方不要紧吗？

其实只为了谈上次借的书的感想。特别是之后我查了一下，发现在《百人一首》的和歌集中有紫式部的一首“邂逅相逢不相识，夜半云影月藏中”。隔了好久见面，却没有辨别出你，就急忙地回来了，仿佛隐藏在云里的月亮。是这个意思吗？

关于这首优雅而充满梦幻的和歌，我要当面向老师请教。

想到这儿，心情就逐渐兴奋起来。

星期六的晚上，与教授两个人吃饭，这和恋人有什么不同？

“你给我适可而止！”

如果她在眼前，我会立刻大声斥责她，遗憾的是妻子现在出门了，不在家。

2月13日（星期二）23：20

百货商店的橱窗里，象征新年的装饰被撤换下来了，红色的心形装饰物到处可见。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虽说不是周末，可到处都是选购巧克力的女人，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大家都在购买送给男人的巧克力吧。哦，要说中年妇女，我也是其中一个。

老实说，直到去年为止，我还在这里购买送给丈夫的巧克力，从来没有丝毫犹豫。

本来，打结婚那年起，我每年就一直精心设计并亲手制作送给丈夫的巧克力。但孩子出生后，为了方便，送给丈夫的巧克力就改在百货商店里购买。

最近，“作为女儿和我两个人送给亲爱的爸爸的礼物”，决定送贝蒂的松露巧克力。

但清楚地说，今年送给丈夫的巧克力除了“礼节性”以外，别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了。

反正丈夫会从各种女人那儿得到，特别是真情巧克力，从那个女人那儿得到就行了。

现在我来这里挑选的，是送给老师的巧克力。凝视着装在玻璃盒子中的可爱心形装饰，我的心也荡漾起来。

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本来仅仅是想感谢老师，现在变成想坦白爱慕之心的少女般的心情，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万分。

犹豫来犹豫去，最终选中了产自比利时的蜜饯柑皮夹心巧克力软糖。稳重的酱紫色包装带着成年人的成熟和洗练。

在里面放上什么样的卡片好呢？想表达我心情的语句——“非常喜欢您”“爱着您”都有点可笑。想来想去，末了写了一句“请永远当一位好老师”。

把卡片放进盒中，用上门收件的快递送了出去，明天可以送到老师家。我祈祷着在老师收到的巧克力中，我的最显眼。

给教授的巧克力是真情，对丈夫的那个是礼节，不是太过分了吗？

想说“怎么说也不能这样写吧”，但这是日记，记下的都是真实想法吧。省吾把日记本抛到一边，叹了口气。

不管怎样，这里记下的都不是一般的小事。如果人世间的丈夫们站在同样的立场读到这些，谁都会怒发冲冠、义愤填膺吧。

的确，自己作为丈夫，现在跟妻子以外的女人鬼混，包养情人，同时也知道这使妻子很痛苦，丝毫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

可是，自己从没有想过要因为这个与妻子分手。为了让妻子和孩子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自己可是在拼命地工作。

就算丈夫偶然间与个把女人调情，做了点偷鸡摸狗的事，妻子也不应用红杏出墙来对抗吧。因此就“以牙还牙”，这和黑道人物打架斗殴没两样啊。哪怕不高兴，做妻子的就不能再稍微忍耐一下吗？

如果与丈夫一样，妻子也红杏出墙，整个家庭就会崩溃。妻子在为入妻的同时，又是孩子的母亲。身为母亲就应该在家守护好家庭。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陈旧，不过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和受教育的。

当然，妻子那位看上去有点自大的朋友肯定反对这个说法，像那个叫绘里的女人，竟然在怂恿妻子红杏出墙，说什么“如果丈夫在外面做包养情人之类的事情，那对你来讲，现在可就是天赐良机”。

没想到妻子竟然会被那样愚蠢的邀请蒙骗，我还一直以为妻子是有思想的女人呢。

想喊一声“愚蠢的家伙”，但只有声音在空空的房间中飘荡。

省吾无法平静下来，抱着胳膊环顾四周，在书架右边放着妻子送的巧克力，还没有拆包装。

“这就是那个礼节性的巧克力？”省吾不禁拿起来，一气之下扔进了垃圾桶。尽管如此，还是不解气。

他急不可待地给快从冲绳回来的诗织打电话，却是留言状态。

人倒霉时，喝口凉水都塞牙。“真是的……”省吾嘟哝着，再次打开了日记本。

2月14日（星期三）23: 50

收到巧克力，老师立刻发来邮件表示感谢。

“谢谢这么好吃的巧克力。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如此豪华的巧克力。没让妻子看到，不过还是很想炫耀一下。今后每天吃一颗，一边想你，一边品尝。”

老师能这么高兴，真是太好了。不过老师竟然会写想向妻子炫耀那样危险的事，与巧克力相比，这封邮件被发现了怎么办？让人既担心又高兴。

对于老师的夫人来说，我能成为她忌妒的对象吗？到现在为止，我只站在过忌妒别人的立场上，这种心情既新鲜又令人恐惧。

从现在开始每天一颗，一边想我一边吃。老师真是太会说话了。读着这样的邮件，有一种仿佛真的被老师含在嘴里的错觉。

有这样风骚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再加上邮件的最后，写着“期待星期六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共度美好的夜晚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要好好地打扮一番再出门。坐在沙发上，想起了被老师握着手时温暖的感觉。

2月15日（星期四）22：00

上午，在丈夫的书房里用吸尘器吸地，忽然看到一个放在床头柜上面的小木盒。手心大小，旁边放着红色丝带，好像是很小心地折叠起来的。

偷偷地打开木盒的盖儿，甜甜的可可香味飘散出来，看起来软软的心形纯巧克力可爱地排列着。我敢肯定是他那个女人送的情人节巧克力。

可能昨天晚上，丈夫也是一边品尝这个巧克力，一边进入和她一起的甜美梦乡吧？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愤怒和忌妒了。

的确，床头柜上放的是诗织送给我的巧克力。正如妻子所说，睡觉前吃了一颗，早上起来也没放好就出来了，一直担心是不是会被妻子看到瞎猜测。

但是发现了来自她的东西，却不愤怒和忌妒。

好像有什么在一点点改变。

2月17日（星期六）23：30

今晚第一次和老师吃晚饭。

我不在时，请母亲过来帮我照看，当母亲按响我家公寓门铃的时候，时间刚过下午四点。

我正在冲淋浴，一听门铃响，慌忙披上浴袍就跑去开门。母亲诧异地看着我，说：“哎，你怎么这个样子就跑出来了？”

我用毛巾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说“对不起，因为要马上出去”，急忙回到盥洗室。下意识说出“对不起”，是因为要去见丈夫以外的男人吗？

急忙弄干头发，在壁橱中挑选今晚要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眼睛总看着黑色和深茶色那样有点暗的衣服。这也代表了我太显眼的心情吧？

我仰望着天花板做了个深呼吸，对自己说：

“不必忌憚众人的目光，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是呀，没有关系。”

终于下决心，穿上酒红色的真丝罩衫和带有亮晶晶的装饰物的银色荷叶裙。

因为服装有些华丽，就没有戴什么首饰。从珠宝盒中拿出白金手表戴在手腕上。这是丈夫送给我的结婚十周年纪念礼物。想到这个，一瞬间，丈夫的脸浮现出来。我赶紧取了下来。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母亲忽然走进来问：“今晚和谁一起去？”

“噢，清原老师，上大学参加研讨会时给我很多关照的那位老教授。你记得吧？就是与他一起吃饭。”

我刚说完，母亲有点不悦地说：“只有两个人？”

“讨厌，妈妈，怎么可能就两个人。还有文化中心的朋友也一起去哟。”我赶紧补充道。

“你告诉省吾了吗？”

到底是志麻子的母亲，真是贤明。

对要在夜间外出的女儿说：“首先要对丈夫说，得到许可之后再出门。”

她是这样好的母亲培育出的女儿，我才放心和她结婚。可是她怎么可以为了外出，大言不惭地跟母亲撒谎呢？

妻子从何时起开始沉迷了呢？

对于母亲的质问，我避开她的视线点了一下头，母亲低着头，沉默地从衣帽间出去了。

母亲对我说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总算蒙混过去了。但好像全被母亲看穿了似的，我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就这样，不好意思再看母亲，出去的时候只是在大门口对母亲说了一声“我走了”。母亲出来送我。“就要走？”她一边看着我穿的艳丽服装，一边叮嘱道，“偶然外出一下可以，不过要适可而止哦。”

我没有回答，逃亡似的关上门，乘电梯下了楼，快步走出公寓。傍晚的凉风吹着我的脸颊，仿佛可以吹走家里的各种烦恼，我乘上了一辆刚巧驶来的出租车。

既然决定这样了，就不能再考虑什么后果。只能径直去老师在等我的那家酒店。

坐在出租车的座位上，心情总算平静下来。转眼间就到了老师指定的那家宾馆。从绿树环绕的入口往宾馆正门方向去的路上，两边到处都是蓝色和白色的灯饰，我有一种在白雪中向城堡走去的错觉。

出租车到了酒店正门，身着藏青色外套的门童替我打开门。

进去后，在大堂深处的角落里等待我的老师一边向我打招呼，一边走过来。

我说：“让您久等了。”

“哦，我也是刚刚才到。”

老师好像来过这儿几次，熟稔地经过服务台上了电梯，来到最顶层的三十三层。在接待台把外套寄存到了衣帽寄存处，一位男服务生郑重地向我们行了一礼，就把我们引到呈半圆形的餐馆最里面的座位。

“噢，太美了……”

横穿东京湾的彩虹蓦然映入眼帘，宛如一条巨大的曲线浮现在夜空中。

在芝町那个地方，能眺望到彩虹桥的大概就是东京皇家王子大饭店花园塔吧？在那里最顶层的餐厅请客吃饭，太奢华了。

这个教授，越来越当真了。这次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省吾越发放心不下。

老师好像为了我，特意预约了这个位置。

“景色相当好吧？”老师这样说着，首先点了两杯香槟酒。

我并不讨厌酒精，可是不太能喝。

老师说“干杯吧”，我只在嘴里含了一口香槟酒就立刻觉得浑身都热起来。

眼前是窗灯通亮、鳞次栉比的大楼，更往前一点是彩虹桥，像梦中的云梯一样浮现在夜空中。

“谢谢您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我礼节性地向老师道了声谢。

“我想你一定会中意的。”老师满足地微笑着。

首先上来的是冷盘，海鲜清汤胶冻，再加上嫩煎鲈鱼肉。

我本来就喜欢做菜，但在家是以日式料理为主，因此觉得这里的每道菜都既好吃又新奇。

香槟酒之后是白葡萄酒，我已经觉得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燃烧。老师有点羞赧的样子，对我说：“你还是美丽如昔。”

“哪里的话，都是阿姨辈的人了。”我不好意思地把脸转开。

“没有那回事。倒不如说比学生时代更富有魅力了。拥有这样美丽的妻子，你丈夫一定很担心吧？”

一刹那，丈夫的脸在脑海里浮现，接着，那个女人的脸也浮现出来。丈夫这个时候正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吧？不过，我立刻在心中对自己说“随他的便吧”，停止了胡思乱想。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担心过。”我实话实说。

老师很诙谐地说：“那真是太可惜了。”

从一开始就充满可疑的气氛。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了，下面会怎么样？

即使这样，一边与男人共进晚餐，一边还认为丈夫这时应该在与情人约会，这算怎么回事？

我星期六可是因为参加医师会的聚会，才回来晚的。

忍不住对着日记本大喊一声：“适可而止吧！”

在主菜前泽牛肉片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放松了很多，能和老师轻松地愉快对话了。

我先从紫式部那首被选入《百人一首》和歌集的“邂逅相逢不相识，夜半云影月藏中”问起，她是否也有过在深夜里慌忙逃离的男人呢？

老师点点头说，问题提得不错，她曾经和当时最有权力的藤原道长有过关系。有一种说法是，这个道长就是源氏的原型。即使好不容易相见了，也要慌慌张张地离开吧。

“听老师这样说来，绝世才女紫式部也很可怜啊。”

“当时的贵族，是男人到女人家去的，叫往来憎。”

那样的话，像我们这样的夫妇，丈夫早就不到我这里，我只能焦急地等待吧？我的心情不由得黯淡下来。

“但现在不是很好吗？像现在这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单独见面。”老师微笑着说。

的确，以这种观点来看，现在的女性比那时的女性不知要自由幸福多少倍。

我又恢复了精神，不知不觉被老师劝着喝了很多葡萄酒，感到身体里面都在发烧。

我对自己说“要适可而止”，不过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惬意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在交谈中，老师一直在赞美我“你越来越漂亮了”“你美丽极了”。

我知道这都是恭维话，可还是被那些言辞所陶醉。

吃完甜点以后，老师说：“就在这对面有一家酒吧，我们吃完饭一起去吧。”

在那家酒店的餐厅，一餐像样的法国菜起码需要两个小时，之后竟然还要去酒吧，忘记自己是主妇了吗？这不是太轻浮了吗？

如果当时知道这件事，我会斥责她，可是无法责备过去的事了。

酒吧同样是在最顶层，在餐馆的反方向。

跟随着老师走过略呈圆形的通道，先从餐厅出来，再进入酒吧。

“请进。”男服务生把我们领到座位上。我禁不住惊叹起来：

“太棒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东京塔呢。”

灯火通明的东京塔，钢筋骨架仿佛就在眼前一样，简直触手可及。

这个座位，老师好像也事先预约过，我们并排坐在面向窗户的半圆形座位上。

似乎等候已久的男服务生来问我们要喝些什么，但我现在的酒量已经到极限了。我刚开口问有没有毕雷矿泉水时，老师就跟我说有一种很顺口的鸡尾酒。

这样喝下去不要紧吗？我没有自信。不过，是老师特意推荐的，我也不好拒绝。

就算如此，老师真是知道好地方。每一个都非常好。

“和谁一起来过这儿吧？”我问。

“没有，我只想和你一起来。”

老师真是擅长恭维话，听得人心情愉快。

不久鸡尾酒送来了，长笛状玻璃杯里装着淡绿色的液体，底部沉着一个红樱桃。光用手拿着，就觉得艳丽非常。

“干杯吧。”我们再次碰了一下酒杯，我小啜了一口，柔和的甜味带着薄荷香。

“据说这个酒叫幻觉。”

“是幻觉吗？”我感到只是听了名字就醉了。

“这不正如你给人的感觉吗？”

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和我给人的印象相似。

我再次凝视着酒杯，坐在一旁的老师的膝盖碰到了我的膝盖，那个部位好像烙铁烙过一样炙热。

竟然和这种男人一起到酒吧去了。

那个稳重的妻子到底到哪儿去了？省吾已经不想再读下去了，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追逐着页面。

周围有年轻的情侣，也有几个人一块来的，也能看到几对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中年情侣。

在那个地方，我有点担心我们是不是太醒目了。但大家好像都在忙自己的事，对周围的事毫不关心。

看到这些，我才放下心来，再次喝了一口鸡尾酒。这时，老师低声对我说：

“下次我们去看《源氏物语》的画卷吧。”

我是非常想去看，不过这些画卷分散收藏在名古屋的德川美术馆等地方，无法全部看到。据说最近被汇集起来，在横滨的百货店里向众人展示。

“要是横滨的话，很近啊。”

“真想去看呀。”我嘟哝着。

“那好，下次计划一下。”老师边说边把左手偷偷放在我的膝盖上。

瞬间，那个部分热了起来，刚想把膝盖挪开，但又一想，那样岂不是太不成熟了。

有个声音在告诉我“都这个年纪了，不能再像孩子那样”，就听之任之。

老师说：“再来一杯吧？”

我慌忙拒绝。刚开始，因为口感很好，所以喝得很快，可是喝到一半才发觉，这酒的后劲要比想象中大多多。

“已经、已经不能再喝了。”

“今后我还要锻炼你，让你喝酒。”老师戏谑地笑着，低声地说，“你越发妩媚了。”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现在酒吧的灯光昏暗，到了明亮的地方，说不定就发现脸已经很红了。我正在担心，老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

“实际上，我明天一早就要去名古屋，所以今天晚上要住在这个宾馆。”

有工作还要和我见面？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老师，但老师靠近我的耳边，轻声柔语地说：“之前的情人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吧。”

“不好……”省吾不由得发出来声音。男人想说服女人，最好的计策就是这句话：“有要给你的东西，到我的房间里来一下吧。”这是情场老手的惯用伎俩。实际上，省吾也要过这个手腕，所以太明白这个教授的心思了。“志麻子，快回来！”他情不自禁地再次喊出声来。

老师轻轻松松地站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拿起拎包向前踏出一步的时候，身体微微地摇晃了一下。

一瞬间，老师用左手扶住我的肩膀，神色紧张地问：“没事吧？”

我仓促间说了声“没事”。在老师去结账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化妆间。

和想象的一样，从眼睑处到整个脸颊都是绯红一片，我涂上一层粉底，就急急忙忙地出去了，老师正在电梯间等着我。

我们乘上了直梯，里面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们两个人。老师马上摁下了“二十一楼”，我一边看着显示数字在减少，一边想着心事。

尽管是和老师，但只有两个人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决定是不是过于草率了。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虽然这样想着，但自己也不是年轻女孩，如此慌张，倒觉得有点自作多情。

对于老师的一番盛情邀请，我过于在意其中的男女关系，看起来真是有点可笑。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跟在老师后面一同下了电梯。

我们出电梯向右一拐，然后一直沿着深深的走廊走下去，最后停在了“2103”的房门前。

老师将房卡插到里面，门打开了。老师说了声“请”，我好像是被谁拉着一样进了房间。刚进门，房门就在我们身后轻轻地关上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从入口处看到的室内，是以白色和黑色为基调的典雅装饰，看起来相当宽敞。正在欣赏的时候，豪华的双人床忽然映入了眼帘，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今天晚上，旅馆房间都定出去了。没办法，我只好预定了这间。”

老师边说边走到了窗口，站在窗户边，向我招着手说：“快过来看，多美的夜景啊！”

妻子好像一被邀请，就去了那个人的房间，也不管那人是好是坏，有没有其他的企图。总之太幼稚了。

房间里，只有入口处靠墙的一张长长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老师事先将它调节成了微暗的状态呢？我不知道。

我来到窗边，和老师并排站在那儿。可以看到一条高速公路穿过大楼之间向远处延伸，左边是在西餐厅正面也能看到的彩虹大桥，如今看起来显得很小。

“东京塔就在对面啊！”

顺着先生指的方向，果然可以看到东京塔的尖端。

“好美啊！”

在东京华灯无数的美丽夜景下，和老师挨在一起，就像被卷进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真安静啊！”老师说着，把右手轻轻地搭到我肩上。察觉到这些，我轻轻扭动了一下身体。老师像想起了什么，说：“对了，我要给你情人节的礼物啊。”

老师离开窗口，走过去拿起桌子上的小盒子，递给我。“给你的。”

“是什么……”

是一个包装成手掌大小的红盒子，上面写着“Baccarat”，是水晶玻璃中的名牌产品，打开一看，是一个八角枝形吊灯状的水晶玻璃，带有一条黑皮手机链。

“太漂亮了。”

水晶在我的掌心，像活了一般发出妖娆的光芒。

“我犹豫该给你买什么礼物，不过这是你我之间唯一的联络手段，所以你看……”

老师从口袋中取出自己的手机，让我看同样带有黑色皮带的手机链。

“这可是一对啊！”

瞬间，老师伸出双臂，一下子抱紧了我，脸也凑到了我面前。

“果然……”省吾呻吟般地说。

一直担心的最坏的事态果然逼近了妻子。如果省吾就在当场，一定会全力扑上去，可是事到如今竟毫无办法。

此前也发生过相似的事情。不过那是白天，在教授的办公室里。如今在夜晚的旅馆密闭的房间里，而且都喝得很醉了。

我正想说“不行”的瞬间，老师的嘴唇已经压在了我的嘴唇上。即使如此，我还是向后仰去，尽量扭过头。心里在想，再不快点离开的话……可是我已经全身发软，动弹不得。

被老师拥抱了一下，我才知道，老师的肩膀比看上去要宽阔有力。被拥入这样的胸膛，而且被强压着嘴唇，一时我想，就这样吧，任由他去吧。

老师好像察觉到我这种心理，轻轻地挪开嘴唇，附在我的耳边柔情地说：“我爱你！”

老师跟我说得如此清楚。喜悦的心情让我全身放松下来。老师再一次靠近了我，低语着“来吧……”，就开始吻我。

但是我看到那张豪华的双人床，不禁又是一阵慌张。

今天晚上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又到酒吧小坐了一下，还得到了情人节礼物，我心里充满了喜悦。还是第一次体验如此幸福满足的时光。可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即使对方是我尊敬的老师，我也不能接受。

不管说什么，我都应该回去了。今后会怎样，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今天晚上到此结束。

“对不起。”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从他的臂膀中逃了出去，“请让我回去吧！”

可能是惊讶于我的坚持吧，老师不再使劲拥抱了，问道：“还是不行吗？”

“是的。”我点点头，用不成调的声音说道。

老师只好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嘟囔着：“是吗？”

然后，他像忽然惊醒了一般，将掉落到地上的手机链捡起，重新放回包装盒里，说了声“对不起”，交给了我。

“那么，没有办法，今晚就算了吧！”他稍作停顿，靠近我的额头，再次低语，“我爱你！”

妻子想办法避开了最坏的事态，从中逃了出来。但省吾还是不能放心。不管怎样，都不知道她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不，倒是了解了这个人的来历，可是，她竟然会被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夺去双唇……省吾不由得大叫道：“肮脏！”

到底还是老师。我说了“对不起”“请让我回去”，他就明白了。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在我的耳边低语：“我爱你。”

说实话，那句话让我充满了甜蜜的感觉，我开始想接受老师了。

现在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想法。是任由老师拥抱着，还是想拒绝？到底哪一个是我真实的我呢？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是这样心神不定，左右摇摆！当然，老师好像早就看出了我这一点，在我拿着情人节礼物呆呆地站着的时候，老师温柔地抱着我的肩膀，再次轻柔地吻着我的嘴唇，我也轻轻地回应。

这并不是邀请我去床上的吻，而是分别的、约好再见面的吻。那么一想，就能很自然地回应了。

然后，就想说“那么，再见”一样，老师轻轻地推开我的肩膀。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提包，向门口走去。来到门口，我转过头鞠了个躬，说：“谢谢您的款待。”老师立即说：“下次还会再见面的。”又叮嘱道，“去横滨的事，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的。”答应了一声，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没问题吧？”老师从门里探出身，追问道。看到我要走了，他轻轻地挥着右手。孩子似的动作，总觉得很淘气、很可爱。

“告辞了！”我又说了一次，走进电梯下到旅馆大厅，在门口搭上一辆出租车。

说完“去广尾”，我便倚靠在座位上。第一次想起我现在要回去的家，孩子们和拜托看家的妈妈浮现在面前，我忽然感到不安。

第十一章 疑神疑鬼

虽然还在二月末，伊豆海边的河津早樱已经是鲜花怒放了。

东京也是连续几天好天气，气温从十度一下子上升到十五六度，杉树的花粉早早就开始飞舞，一派早春的盎然生机。春天已经来临了。

但是省吾的心情却与眼前的季节不一样，一片阴沉沉的。毫无疑问，情绪不佳的原因就在于早些时候看到的妻子的日记。

实在无法相信，妻子竟然会对丈夫以外的男人感兴趣。不，已经不是感兴趣的问题了，现在是暗恋上那个男人了。非但如此，连嘴都亲过了。

以前省吾曾经希望妻子能外向一点，眼睛不要老盯住他，不要老是纠缠他与诗织的事，她也应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这促使妻子报名到文化中心学《源氏物语》。到这里还好，谁知他竟对那儿的讲师产生好感，坠入情网。这可是始料未及的。

不说自己与诗织的关系，净管人家，未免可笑。但重要的是，现在要想什么办法使妻子幡然醒悟。

本来嘛，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家庭，生儿育女，照顾丈夫，保证家庭圆满幸福。所以说，妻子是家庭之纲，是主心骨。

如果妻子爱恋上丈夫以外的男人，而且亲热过度，家庭会立即崩溃。那样，不但是孩子，丈夫也将无栖身之处，就连妻子自己也会失去安身之地。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她就不会深更半夜和别的男人在外面鬼混。

总而言之，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妻子立即悬崖勒马。

痛快地说吧，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妻子，不，应该说是女人，一旦产生恋爱之情，就会有陷入无底深渊的危险。只要是喜欢上了，她就会盲目地沉溺其中，甚至连抛弃孩子和家庭都在所不惜，实在是太可怕了。

相比之下，男人就很少会陷得那么深，就算在外面花心，也是见好就收，一般不会搞得不能自拔。

事实上，自己就是如此。虽然给诗织租了公寓，但从没想过要这样和她一起过日子。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这点意识还是有的，自己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但是妻子就不同了，她原本是个认真的女人，有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不顾一切的危险。

“必须想个办法，让她马上刹车！”

尽管心急如焚，确实脑袋空空，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省吾真想当着妻子的面狠狠地骂她一顿，但是做不到。这是现在他最痛苦的地方。

真想当着妻子的面，劈头盖脸地说：“别再为那巧舌如簧的男人神魂颠倒了，赶紧醒醒吧，不要再玩下去了。”还想再进一步威胁她，“你再和他来往，我就和你离婚。”

但是这么一说，妻子肯定会反问：“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有什么证据吗？”

那样，自己应该如何回答才好呢？

回答说“是看了你的日记”，当然是最明白不过了，可那样一来，就把偷看日记的事情全暴露了。非但如此，可能还会遭到妻子的反击：“原来你还干那么卑鄙的勾当。”

更糟糕的是，妻子确实进了那个男人的房间，但是她想方设法在千钧一发之际脱了身。除此之外，我没有证据证明她曾做过更出格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治她。

非但如此，如果她忽然改变态度，破罐子破摔地问我：“在现在的情况下，丈夫和妻子，谁好谁坏？”也绝对是对丈夫我不利。

“浑蛋！”

太窝火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想摆开架式训斥妻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左思右想，想来想去，最后得出一个最平凡的结论：“再看看日记本，等弄清楚妻子的本意后再说……”

但是刚刚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一瞬间，心里马上萦绕着一种新的担心。

自己慢腾腾地磨蹭的时候，妻子与那个男人的关系就会越滑越深。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一切都迟了。女人和喜欢的人一旦发生了关系，就很不容易回头。她会被所谓心爱的男人拖着，一步一步滑向深不见底的情色地狱。

当然啦，和妻子鬼混的那个教授，也是有家室的，不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充其量只是偷鸡摸狗地幽会几次。但是话说回来，自己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已经知道妻子红杏出墙了，岂能视而不见？

必须要在这一事态发生之前，采取措施把妻子拖住。那具体应该怎么做？

左思右想，目前还是回到了刚才的结论上……

“总而言之，目前还是继续偷看日记，严密监视妻子的动向。”

太没出息了！但眼下自己还有别的能耐吗？

可是下决心后，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偶尔有可以早点下班的机会，心想先打个电话回家试探试探，结果接电话的总是妻子，而且没有一点要外出的口气。那周末怎么样，周末总该有机会吧。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在家闲着的时候，不是要去打高尔夫，就是医师会聚会，再不就是到中野区敬老院出诊，早就排得满满的了。

左等右等的，转眼就到了三月。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诗织又和朋友一起去了伊豆。自己一个人闲得无聊时，妻子也外出，说是去参加儿子毕业升学指导的说明会。

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机会，省吾像往常一样，蹑手蹑脚地进入妻子的房间，把手伸到床单下，很快就摸到了期待已久的日记本。

他把日记本抱在手上，心里说：“哦，让你久等了。”不过，仔细一看，日记本封面上的紫阳花变成了清一色的蓝花了。

省吾觉得有点奇怪，再仔细一看，花的下方写着一行小字：冬季紫阳花。

一直以为紫阳花只在梅雨季节的五六月份才开花的，谁知还有冬天盛开的种类。也许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在这个季节开的新种类吧。

这个暂且不说，省吾觉得有点不安了，还是不是与以前一样的日记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日记本，第一二页是空白的，从第三页开始有字，上面写着“2月19日”。这是妻子熟悉的笔迹。

日记本是换了，但毫无疑问还是妻子的日记。

2月19日（星期一）24：00

今天开始用新的笔记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说的话，也是以前的日记本快用光了，剩下几页，再就是用的有点腻歪了。

就在这时，偶然在文具店看到了冬季紫阳花封面的日记本，就买了下来。与以前用的完全不一样，感到很新鲜。

对了，就用这本日记作为我再生的日记吧。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烦恼了，告别那样的自己，书写积极乐观的新自我。

我也感到非常奇妙，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变。现在我知道，改变是好事。

妻子开始用新日记本写日记了，希望从此脱胎换骨，开始新生。问题是她要怎么变，在哪里变？越来越不能掉以轻心了。

2月20日（星期二）23：45

那天晚上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想来想去，总觉得不是滋味。自己受老师之邀进入饭店的房间，但最后仓皇地临阵脱逃了。

在上课的地方暂且不说，这次老师是有备而来的，连房间都预订好了。而且先是在饭店用餐，然后到酒吧喝鸡尾酒，一步一步都安排好了。

也许他认为，准备得如此充分，我一定会言听计从。的确，他如此温柔体贴，一般的女人都不会顺从吧。事实上，与老师并排站在窗户前欣赏夜景时，我已经有点动摇了，心想既然到了这一步，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不过，到底是什么让我急速刹车、迅速逃离房间的呢？

是社会上的一般常识，还是对家庭感到负疚？总之有一点可以确定，我没有闯入陌生世界的勇气。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身上的女性的自卫本能，在那个时候忽然起了作用。

不过，我现在还是喜欢那位老师。他把我邀请到那个地方，说明他是看中我的。作为女人能得到他的认可，我感到很高兴。

而且，仅仅被他拥抱了一下，我的身体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已经一年多没有与丈夫做爱了，是这个原因呢，还是我对老师的思念引发了身体上过度的反应？

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的话，本周的课我都没法去上。所以下定决心，给老师发了个邮件表示歉意：“前几天太对不起了。”

很快，老师就回信了：“没事吧，这个星期的讲座，你一定要来参加。”我心头的闷气立刻一扫而光。

四点过后，祐太回家了，我将刚烤好的黄金饼端给他，他问我：“妈妈，你最近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反问了一句。祐太回答说：“你看，你刚才还在哼歌呢，肯定有什么好事。”

“没……有啊。行了，快趁热吃了。”说着说着，我真想跳上两步。

教授来了个邀请，就让她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那副样子一一浮现在眼前。

不管怎么说，那得意忘形的样子竟然让孩子都看出来，未免太轻佻了。

2月21日（星期三）23: 30

女儿的中学在每个学期结束时，都要举行家长会。同时还召开家长联谊会，大家在一起用午餐。

今天就是期末家长会的日子，在日式餐厅的和室包厢举行。参加的几乎都是家庭主妇，大家都很在意同龄女子的视线，个个刻意打扮，唯恐落后。

这点连夏美都知道，她上学前还特别叮嘱我：“妈妈，你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

女儿最近对穿着打扮的关心增多了，有时会用审视的眼光打量母亲的服装。说打扮吧，也很难，太过分的话就显得轻佻，还是挑了最普通的花呢套装，外加一件黑色外衣。

到了和室包厢，每张小桌子坐六位家长，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话题理所当然都是有关孩子的补习学校呀文艺舞蹈班之类的，大家互相交换信息。母亲们都很热衷这些话题，一谈起来就像点燃的干柴般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没有一个落后的。大家都谈女儿，也谈自己，就是没有一个人谈丈夫。

今天聚在这里的母亲，年龄差不多都和我一样大，都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她们与丈夫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仅仅从我周围的人来看，一张张脸都显得十分幸福安详。说不定啊，那幸福的脸庞下和我一样，都隐藏着冷却的夫妻关系呢。

随着对丈夫的热情减弱消失，那份热情、那份干劲都跑到孩子身上了。这样的母亲还真不少呢。

但关键是那些孩子将会怎样呢？到了夏美这个年龄，孩子多愁善感，开始萌生自我意识，所以母亲过多干涉肯定是不对的。对家长的干涉，他们尽管感到腻味，但是还得硬着头皮听，不敢当面反抗。

就是说，夫妻关系不正常，会直接影响家庭，给孩子的心灵留下不良的影响。

“应该小心呢。”刚想到这里，坐在对面的小野忽然对我说：“哟，川岛太太，你真漂亮，

比上次见到的时候漂亮多了。”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的对话，我根本就不想听，想想就烦死了。那个当面对我妻子说“你真漂亮”的太太，安的什么心？

坐在小野边上的西村，她也和小野一起盯着我的脸看。“我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看你。肌肤像凝脂般亮丽光滑，你是不是换了一种化妆品？”

“不，没有啊。”我很坦率地答道。

小野立即追问：“那你肯定在服用什么营养增补剂了？”“是不是去美容院或是健身房？”接二连三地问过来，搞得我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

当然我都没有，只能摇摇头。看到我摇头，小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太令人羡慕了。我索取了多少通信销售的营养增补剂的样品，每个都大同小异，每天晚上我都贴面膜，没有一天落下，还抹最贵的护肤霜。结果怎么样？一点都挡不住衰老……”

最后她的结论是，“年龄不饶人啊”。周围的人好像都在等她这个结论一样，她的话音刚落，就一起点起头来。

的确，我也感到最近皮肤渐渐光滑起来，所以，得到周围的女人，特别是同龄女人的表扬，我感到很高兴。

到了我这个年龄，皮肤还能重焕青春。

用完午餐后，大家三三两两地离开饭店，这时刚才坐在边上的一位母亲特意跑过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川岛你身材也很好，肌肉结实又富有弹性。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保持这样的好身形？”

我只好用暧昧的微笑来回答她。说穿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身子挺直了，是因为最近我渐渐地恢复了女人的自信？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也许那是因为……

是因为与清原老师有了交往才变的？

老师一直对我非常温柔，每次见面都必定要夸我：“你真美！”“你太漂亮了。”而且不止说一次，要重复好几遍。

他每说一次，我浑身上下就热血沸腾，血液循环就会加速。这些对肌肤的复苏都有效果吧。

“热恋之中的女人是会变的。”她竟如此无所顾忌地写在日记本上。如果让丈夫看到会怎么样？当然，她很自信，根本想不到丈夫会看。

“我看到啦！”我情不自禁地想叫出来。

2月23日（星期五）22：20

晚上丈夫回到家后，连招呼也不打，径直回到书房，把门狠狠地关上。关门声之响，表明他心情不好。

随后我把饭菜热好，分在各个碗碟中，端上桌子摆好，也不见他出来。

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书房去请他。我敲了敲书房门，告诉他“晚饭好了”。他根本不回答，我又敲了一下，门忽然一下子打开了。丈夫从里面狠狠地拉开门，从我身边走过，到了餐厅。

“今天是有反常。”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一看，丈夫坐在餐桌边上低头闷声不响地吃着，

眼睛盯着电视机画面，根本不想跟我搭话。我没办法，也只好默默地向厨房走去。

谁知我刚转过身，他就叫道：“喂——你今天白天到哪儿去了？”

“哪儿……”突如其来的，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

“我往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完全是兴师问罪的口气。

“我到医院看婆婆去了，怎么了？”

婆婆两天前说腰疼得厉害，住进四谷的医院了。丈夫也是知道的。

“嗯，但是，你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啊？”

他好像很得意，如获至宝地亮出了杀手锏。

“医院里规定手机都得关闭电源，你应该最清楚。”我再进一步反问他，“你一惊一乍的，有什么急事？”

这么一问，丈夫老大不愿意地喃喃：“那倒也没有。”说着目光又集中到了电视机上。

我又回到厨房去洗碗筷，一边洗，一边考虑。

丈夫为什么没有急事却老往家里打电话，如果有急事，把事情讲了不就行了嘛。难道他仅仅是想知道我在哪儿吗？

难道他侦察我白天的行动，是在怀疑我红杏出墙了？但是，他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却专门来挑我的毛病，这算什么道理？

对，就算我鬼迷心窍，红杏出墙……

“就算我鬼迷心窍，红杏出墙”，这种说法太狂妄了吧。

这简直就等于宣布，我已经红杏出墙了。妻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强硬的呢？最近好像是单方面受到压制，真令人恼火。

2月24日（星期六）23: 10

最近丈夫的态度难以捉摸，有很多事令人费解。

第一，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必定往家里打电话。而且说的都是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比如“是不是该把春季服装拿出来了”，或是“今天会早回家，给我准备好晚饭”，等等。

我感到他是在窥测我星期五的动向。其实，上个星期五听完课后，我和老师共用了午餐，回家时顺道去了一下百货大楼。这时，丈夫又往我手机上打电话，但是我没听到。

就为这件事，回到家以后，他怒不可遏，冲着我嚷道：“你为什么又不接电话？”竟然还凶神恶煞地问我，“你到底在哪儿逛荡？”

“我有我的事啊。你那么不放心的话，就用根铁链子把我拴上好了。”我当然不示弱了。这么一说，他就不吭声了。

第二，前天晚上，他忽然一把抓起我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源氏物语》，顺手翻了几页，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看着我说：“你在学这种东西，现在学了还有什么用？”

我一听就非常认真地回答：“是啊，也许如此吧。”

迄今为止，他对我参加的学习班，如插花、烹饪班等，以及其他学习活动一概不感兴趣，有关日程我也不向他汇报。只有《源氏物语》讲义班，他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这说明他是在怀疑星期五的事了。

即使丈夫对我的行动有怀疑，他也不可能成天监视着我。他好像知道我的行动，也了解我的心理一样，从他那追问时讽刺的口气来看，他是察觉到点什么了。

不过，关于与老师的事，我连在日程安排记事手册上都没有写，丈夫是怎么知道的呢？

“莫非他……”

二十四日的日记，最后一句“莫非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怀疑自己的日记被偷看了？

如果她察觉到了的话，应该将日记本藏起来呀。但还是毫无顾忌地放在床单下面，这说明她并没有怀疑。

2月25日（星期日）22：50

前两天，文化中心的课结束后，又与老师共进午餐。用餐时老师再次邀请我：“我们一起去《源氏物语》画卷展吧。”

横滨崇光百货大楼最近正在举行《源氏物语》画卷展，将德川美术馆、五岛美术馆等收藏的画卷的临摹复写本汇集一堂展出。每幅都以精湛的笔法临摹得惟妙惟肖，色彩鲜艳，足可以假乱真。

我也请求老师：“请一定带我去。”

“下个星期六怎么样？”老师问我。

我回到家查了查丈夫的日程安排，他星期六要去打高尔夫，就给老师发了个邮件：“下个星期六可以吗？”

老师马上有了回信：“没问题，时间可以充裕一点。中午出发行吧？”

那天祐太正好有足球赛，夏美的日程安排还不知道。但是中午出发完全没问题。我马上给老师回了个邮件，回答说可以，然后着手准备外出。和老师一起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

连日来有点心猿意马，对外出一事心里也有一丝不安。但只不过是横滨嘛，这点距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就算是单独和老师一起，目的也是参观“《源氏物语》画卷展览会”，等于文化中心补课，不必介意。

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努力安静下来。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担心打消了，另一件事情又来了。

“到横滨去的事，是不是要事先告诉丈夫呢？”

不过，最近丈夫对我外出非常在意，简直有点神经过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告诉他我要到横滨去，还不知道要被他怎么说呢。

我决定还是不说为好。随后，用电脑查看有关展览会的内容。

和教授一起去横滨，还想隐瞒。一看日记本不就一目了然了嘛，不说也没用。

她还以为不说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实在是幼稚、愚蠢，太小儿科了。

2月28日（星期三）24：00

丈夫又很难得地早早回家了，吃完晚饭，到浴室去洗澡。

不一会儿，只听丈夫在浴室里叫唤：“哎，过来一下。”我走到浴室前打开门一看，丈夫背朝门，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

看到这光景，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什么事？”

“你给我看一下，这里长了什么？”

丈夫扭着身体，用手指头指着脊梁中央问道。

我定睛仔细一看，丈夫指的部位有点红肿。

“好像长了个红疙瘩，有点肿。”

他马上将盥洗台上准备好的软膏递给我，说：“好，你帮我在那里上点药。”

我接过软膏，从管里挤了一下，将黄色的膏药点在手指上。这黄黄的软膏有点像小青虫，很可怕。没办法，我强忍住恶心，将软膏涂在丈夫刚洗完澡还在冒热气的身上。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实在恶心。我将手指上残留的一点都抹在丈夫的背上，再用毛巾擦了好几遍手。

“涂完了。”

我告诉了他一声，随即将软膏盖上，就像逃避瘟神一样逃回厨房。跑到一半，我还用围裙又擦了一遍手，然后又坐在电脑前开始记家庭收支账。

洗完澡后，换上浴衣的丈夫冷不丁地站到了我身后。

“你累了吧，我给你揉揉肩膀。”

说着，就将双手搭到我的肩上。他双手触摸到我身体的那一瞬，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脊梁上掠过，不由自主地蜷缩起身体。

“别碰我。”我一边擦着键盘，一边扭动着双肩，试图摆脱丈夫的双手。

丈夫一看，舌头咂了一声，说：“你不喜欢吗？”随即瞪瞪地向书房走去。

客厅里荡漾着一股险恶的气氛，书房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听到这一声，我僵硬的身体中一根绷紧的线才松弛下来，肩膀也放松了。

对了，那天我洗完澡后，是让妻子帮我涂过软膏。之后我想帮她揉揉肩，这是爱情的表现。但是她却说“别碰我”，不让我碰，太可爱了。

以前，当然是在很遥远的过去，我也给妻子揉过肩膀，那时她舒服得连眼睛都闭起来了，直呼：“舒服，舒服，太感谢了！”现在给她揉肩却是这样的反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个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对我和诗织交往一事的反弹，还是出于对教《源氏物语》的教授的礼节呢？

不过，我可完全没有恶意。非但如此，我只想让妻子放松一下，完全是出于好意。然而却遭到她的拒绝，这是不识好人心。不仅是妻子不应该有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丈夫的反抗。

近来丈夫的态度渐渐在变化，这是确实无疑的。

他明显比以前想接近我。今夜还特意把我叫到浴室，让我看到他的裸体。明明是自己可以涂的软膏，却让我帮他涂。非但如此，还忽然要为我揉肩，倒让我感到不舒服，无法接受。

总而言之，我也感到很吃惊，碰到丈夫的身体，或是丈夫碰我的身体，我都厌恶，超过以前任何时期。

我并不是刻意或有意要那么做，而是我的身体单方面拒绝，也不必特别去命令，身体远比我的意志顽固、老实正直。

女人这样的心情，丈夫知道吗？不，他肯定无法理解。

忽然，我感觉丈夫好像要来了，急忙关闭电脑，整理了一下厨房就到寝室去了。

老实说，这里才是能逃避丈夫纠缠的太平场所。进入这个房间，他就不会再对我说三道四，

也不会来碰我了。

我们虽说是夫妻，但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才最有安全感，这样的妻子也是绝无仅有吧。

总之，我们的夫妻关系正在慢慢走向崩溃，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老实说，最近我总感到，偷看妻子的日记对精神健康不利。因为她写的都是令我郁闷、焦躁不安或不愉快的内容。

好了，到此我应该狠下心，再也不去看日记本。但是，看到下一页上也有文字，忍不住又继续读下去。

3月3日（星期六）21：30

早晨吃完早餐后，夏美看着装饰在客厅里的小偶人，问：“这些偶人要摆到我几岁的时候为止啊？”

我回答道：“到夏美出嫁为止。”

我家的女儿节⁽¹⁾偶人是公寓迷你型的，只有日本天皇和皇后一对偶人，是夏美出生的那年买的，已经用了十三年，这样每年拿出来装饰，这两个人也该是中年夫妻了。想到这里，我禁不住苦笑起来。

夏美很认真，“嗯”了一声点点头，继续问道：“那，如果我不结婚呢？”

“那就得一直摆下去了。那可不得了。”

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就在这时，丈夫走过来，在桌边坐下。

夏美不失时机地问了一句：“爸爸，今天是女孩子过的节日，你知道吗？”女儿显得很高兴。

丈夫随声附和：“哦，是吗……”随后又略微想了一下，邀请大家说：“好吧，那么今天晚上一起去下馆子吧。”

难得的星期六，不去和那个女人约会吗？可真奇怪了。

每年女儿节一定都在家里做散寿司饭，所以女儿冲我伸过头来问：“妈妈，今天晚上不吃散寿司饭了？”

丈夫一听就说：“妈妈够辛苦了，偶尔也让她休息休息。”

当然，他不是对着我说的，而是对着女儿说的，因为有些不好意思。

即使那样，能听到从丈夫嘴里讲出安慰的话，按理是高兴的事，但是先于高兴而来的是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最近丈夫经常周末待在家里，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据护士长讲，那个女人过得很快活，那是因为与丈夫关系好，还是因为多少和丈夫有了点距离，能享受自由行动的时间了？

说不定是后者。

因为我周末邀请全家一起外出吃饭，就猜测我和诗织的关系，甚至怀疑我和诗织的关系，甚至怀疑我和诗织产生了裂痕，这样的想象证明她无论处事还是考虑问题，完全是只顾自己方便，相当愚蠢。

我和诗织的关系纹丝不动，和以前一模一样。

只不过我太忙了，无法照顾好她，她才学会了约朋友一起玩。当然，这方面我会收紧缰绳的。诗织还

年轻，不大会为他人着想，也容易任性。

不过，在经济上，我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我照顾着她，她无法简单地离家出走。

在丈夫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西麻布新开的安德烈意大利餐厅。这家餐厅的店长原来是丈夫经常去的六本木店的店长，丈夫向他介绍说“这是我太太”，他马上很诚恳地说：“我以前一直承蒙您先生的照顾……”

这么说来，他以前和那个女人也一直去了。店长或许会比较我和那个女人吧，我有些不愉快。

丈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一边吃饭一边问我：“那个，情人节的答谢礼物送什么好呢？”

不知刮的是什么风，以前丈夫曾托我为他购买礼物，那是为了答谢情人节给他送巧克力的病人。但是，却从来没回赠我什么礼物。当然，我也没有指望过他会送什么礼物。

“那么，给我买个特别高级的吧。”我回了他一句，丈夫听了微微一笑。

对于丈夫的突变，我感到非常吃惊。迄今为止，他根本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温柔的话，也没有为我想过一件事，而今天却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是不是他忽然觉悟到了家庭的重要了，还是因为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出现裂痕了？

吃完晚饭回家后，一家人都睡着了，家里四下静悄悄的，我一个人起来，走到偶人架前仔细地凝望。

铺着红色绒毯的阶梯陈列架上坐着一对男女，笑容可掬，和睦相爱。这二位中间有什么坚实的纽带吗？

今天晚上就这么摆放着吧，明天得趁早收拾起来，否则“女儿会找不到婆家”。我想起了这个古老的传说。

“不过，嫁不出去的话，也不必勉强。”我眼前浮现出夏美熟睡的脸庞，喃喃地说着。

我特意把他们带到意大利餐厅去吃了一顿，妻子却说什么“这温柔有点毛骨悚然”。这是什么话！

到了这一步，妻子不仅不可爱，甚至有些傲慢，乃至厚颜无耻了。

3月6日（星期二）23:30

早上起来有点头疼脑热的，浑身乏力。

再有四天，本周六约好要和老师一起去横滨看《源氏物语》画卷展，无论如何要在之前恢复健康。

让孩子们吃过晚饭后，我到床上躺了一会儿，用体温表一量，三十七度五。撑着起来到厨房去吃了点感冒药。这时外面的大门响起了开关的声音。

好像是丈夫回来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指针正指向十点过一点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可真罕见。

丈夫好像看到厨房还亮着灯，就先到厨房来了。我刚要对他说明“你回来啦”，就被一阵咳嗽打断了。他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把症状和服的药的名字告诉他，丈夫想了一想对我说：“你到哪儿躺下来。”

也许他要对我进行触诊，我一想到他的手要来摸我，就一阵紧张，忙装出笑脸说：“肚子并不疼，没关系。”

但是丈夫却不听，用手拍了拍沙发的皮面，催促我说：“行了，快躺下。”

“不用了，我站不稳，想早点休息了……对不起。”我向他道歉，更致谢说，“谢谢你啦。”

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讲了些什么，说完就朝客厅门口走去，丈夫用冷冰冰的口气在我身后说：“你是不是死也不愿意让我摸你的肚子？”

“没有，哪有这种事。”

我尽量轻声地回答他。就在一瞬间，丈夫的声音忽然尖锐起来。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顿时目瞪口呆，扶在墙上的手也顿住了。

“你说什么呀，真无聊！”

那天晚上，我确实第一次向妻子发难：“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妻子的反应是一下子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说什么呀，真无聊！”好像要把我用力甩掉一样。

从最后一句话来判断，她是完全否定了。但是在说话前有几秒钟的停顿，一下子语塞了，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

如果她心中没有鬼，说句“你说什么呀”一下子否定就好了。但是她怔了一会儿，然后再拼命地否定。这样的反应太可疑了。

我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对她穷追猛打。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丈夫颇带挑衅地说：

“那就让我看看吧。”

他好像是说，既然没有相好的男人，让我摸摸你的皮肤也没什么关系。没办法，我只好认命了。再拒绝的话，丈夫更不高兴，反而会让他起疑心。

我只好死了心，穿着睡袍在面前的沙发上躺下来。丈夫跪在地板上，将双手伸向我的腹部。

我拼命地告诉自己：“就这么点小事，没关系。”丈夫那带着体温的手触碰到腹部的一瞬间，我浑身像触了电，一阵颤抖，厌恶感传遍了全身。

我真想让他马上就停止，他的手在我腹部毫无顾忌地上下乱摸，然后还说：“把嘴巴张开。”对我的喉部观察了一番，又自言自语地说：“扁桃体有点肿大。”

他在做什么呀？这样的说法简直像在观察动物一样，我都看呆了。不一会儿检查做完了。

“谢谢。”我总得向人家道个谢吧，然后迅速站起来，径直向走廊走去。

“喂，”刚走到一半，被丈夫叫住了。他问道，“要不要抗生素？”

“刚才喝过药了……”我简单明了地答复他，又说了一句“我先睡了”，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在房间里，我先定了定神，然后才上床。耳边仿佛又听见丈夫在说：“你是不是外面有相好的了？”

毫无疑问，丈夫是在怀疑我了。

我看了这么多日记，不怀疑才怪呢。

在教授的引诱下，连吻都接了，以为还能隐瞒过去。企图瞒天过海的妻子实在太可笑了。

3月9日（星期五）22: 50

感冒好像是好了一点，今天去文化中心上课。

我与老师亲密相处，会不会让听课的学生觉察出来呀？我很担心。但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个迹象。

上完课后，像往常一样与老师共进午餐，一边用餐，一边商定了明天约会的地点在涩谷车站忠犬八公像前。

最初觉得约会地点选在那么一般、甚至有点俗气的地方，不过又一想，那里都是年轻人碰头的地方，就又有点兴奋，感到很高兴。

“肯定是个好天气。”老师告诉我。我报以笑脸，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忽然想起了上小学时去春游前几天的情况，那时也是坐立不安。不，或许现在要比那个时候更紧张、更兴奋。

“那么就明天中午十二点见。”我们再次确认了一下，然后分手。之后，我也不知怎的，神使鬼差地去了趟银座的百货商店。

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看的全是新款服装和新款化妆品，肯定是有很强烈的化妆打扮的欲望。今天早上，就连女儿夏美也高兴地对我说：“妈妈你最近年轻多了。”

哪家商店里都琳琅满目地挂着各种款型的春季服装。我一件件地比试着，脑子里想象着自己穿着这些服装的形象。

最近在家里，也经常照镜子，还经常称体重。加上心情变得十分快乐，把家里客厅的窗帘都换了，还花了半天时间，把平时不太打扫的阳台彻底地打扫了一番。

这都是因为漂亮，是大家都说我漂亮的结果，我就渐渐对自己感起兴趣来，也开始有自信了。

傍晚，我开始挑选明天赴约的衣服。

白衬衣，外加米色套装，胸口略微敞开，裙子是眼下流行的裙脚略收成花苞状的，手上提一个对开的装饰小包。

这身打扮，老师肯定也会喜欢。

与教授去约会就拼命打扮自己，这是有些发疯了。

女人原本只为丈夫打扮，现在倒好，为别的男人打扮，她把自己的丈夫放到什么位置上了？

3月10日（星期六）23: 30

今天是期盼已久的日子，要与老师两个人一起去横滨。

中午十二点，我们在涩谷碰头后，坐东（京）横（滨）线特快列车去横滨。老师是银灰色的西装加粉红色衬衣，显得格格外轻松潇洒，与我的粉米色正好相应相配。

星期六下午电车比较拥挤，我和老师并排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出发去远足。

电车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就到了横滨，我们随着人流从车站东口出来，不一会儿就到了崇光百货大楼。老师好像事先调查好了，一点也不迷路，一口气来到六楼美术馆。

入口处写着“复活的《源氏物语》”，德川美术馆、五岛美术馆多年精心收藏的画卷，跨越千余年的时空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通过X光摄影和颜料分析，看到了当时的图案和色彩，耗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对画卷进行了临摹和复原。

宽敞明亮的展示会场内，展出了十九卷画卷和书法挂轴，还有原画的照片，生动地再现了平

安朝贵族的生活情况。

每卷画卷和照片都附有解说词，老师还增加了许多补充说明。比如《源氏物语》第十六帖《关屋》的场面是空蝉与丈夫常路介一起去任国赴任，任满返回京城时的情景。返回途中，在枫叶似火的逢坂关偶然与正要到石山参拜的源氏一行邂逅。画面上山景、牛车、侍从等描绘得栩栩如生。空蝉与源氏身份相差悬殊，无法正面相见，只好将隐藏在心中的思念通过诗歌表现出来。

“去日泪如雨，来时泪若川。行人见此泪，错认是清泉。”

老师满怀深情地将这首诗低声吟诵了一遍，然后解释道，当年源氏只有二十九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

省吾眼前好像出现了妻子兴高采烈地与教授一起观看《源氏物语》画卷的场面。妻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文章写得漂亮起来了。不，是与教授在一起，高兴的心情自然在笔下流露出来了。

总之，无聊之至。

也许这些临摹作品是从当时的原作直接复制下来的吧，色彩都比原画要鲜艳，原画基本上都褪色了，根本不可想象能临摹出那么漂亮的作品来。特别是《竹河》和《宿木》，画中的姬君和侍候她的宫女们身着的服装，白、赤、青、黄、绿等，几乎都接近原色，就像争奇斗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住宅，如《柏木》等画中，因与三公主私通而受到良心苛责的柏木重病卧榻不起，夕雾大将去探望他时，他婉转地委托夕雾大将为向他向源氏道歉的场面。

但是如此重大的场面，谈的又是如此重要的话题，却是这边在谈话，那边只隔着一帘幔帐，有好几位女侍守候在边上。

“这样商量事情，还不让侍女都听见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不放心地问了一下。老师苦笑着说：“没关系。”

当时的贵族和侍女身份有天壤之别，侍女听到的话，不可能传到其他贵族耳朵里。再加上侍女也基本只是专门服务于自己的主人，几乎终生不变。

不像现今，无论什么事情，几乎立即就会传播开来。《源氏物语》的时代是非常悠闲自得又优雅的时代，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

学到很多东西，画卷一一看下来，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老师说：“好像有点腹中空空了。”我点点头，老师马上劝诱道，“这附近有家很高级的宾馆，到那里的餐馆去吃吧。”

今天我反正是一切都交给老师了，我点点头，我们从画展会场坐电梯下到二楼，在步行街上走了几分钟后，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大海。

“真漂亮啊！”

春天的阳光洒在蔚蓝的大海上，波光闪闪。我看得心旷神怡，老师指着前面的宾馆对我说：“到那家饭店的顶层去。”

我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一看，前方海上有家半侧是半圆形的很独特的宾馆，得坐摆渡船才能过去。

两个人尽情地看完画展后，要坐船渡海去宾馆。这个教授到底想要做什么？

欢天喜地地听从教授诱骗的妻子也成了问题。

这次是大白天，不可能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但千万不能大意。

老师真是见多识广，几乎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这可能就是挑起女性好奇心的伟大之处吧。

说话间，就坐着海上巴士，在海风的吹拂下来到了宾馆前面。这家宾馆很雅致，我们坐电梯来到了最高层。

从顶层的窗户往外一看，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太美了！”

眼前是一片大海，春季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湾向远处伸展，一直到海湾大桥。右边可以俯瞰大栈桥和山下公园。

“感谢您把我带到这么漂亮的地方来。”

我再次向老师表示感谢。老师微笑着说：“只要你喜欢，我就很高兴。”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被邀请到这么浪漫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呢。而且是男人的邀请。

我们马上开始用餐。老师到底和谁一起到过这家宾馆呢？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感到有些嫉妒。

“您和您太太来过这里吗？”我稍稍带点挖苦地问道。

老师一听，连忙摇头。“没有，没有。我想你大概会喜欢的。预先来看过一次。”

是真的吗？我想大概是假的。但是他这么说，我很开心，就全盘照收吧。

欣赏完优美的《源氏物语》画卷后，在春风的煽动下，我们渡过大海，来到豪华宾馆的餐厅用午餐。能享受到这么多，我的身心都感到非常满足。很想就这样永远沉浸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喃喃地说：“累了，休息一会儿吧。”

在哪儿休息呢？我觉得很奇怪，有地方吗？这时老师静静地站起来，说：“到房间里去，好好看看海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跟着老师站了起来，跟随他走。

光天化日之下将别人的妻子诱骗到宾馆去，真是个岂有此理的老东西！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采花大盗呢。而妻子轻而易举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也真是的！

“浑蛋！”省吾在心里骂了起来。但是结局如何，还得看下去。

老实说，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宾馆白天就往外预订房间。不过，话得说回来，宾馆是二十四小时运营的。尽管是白天，房间当然也可以使用了。

那么，老师是什么时候订好房间的呢？在我们二人看画展的时候，还是在吃饭的时候？我好像没看见他有开房的举动。或许是之前就预订好了吧。

不管那些了，我随老师进了一间高雅而明亮的房间，拉开窗帘，大海就在我们眼底。看到这样的大海，我的心灵就被无限地解放出来，变得温柔了。

“天气太好了，你看，可以看到对岸码头的未来广场。”

老师手指的前方有一幢很别致的大楼，但更令我心跳过速的是老师的胸口就在我眼前。

午后的阳光从晒台上射进房间，淡米色的墙壁照得很明亮。这里不像上次夜晚的饭店房间那样，有一股神秘的妖气。

但是，在我们身后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盖着床罩，在静静地等待。

尽管很明亮，但这里确实是私密的房间。

如果老师在这里再提出要求，我该怎么办？我正这么想着，老师的脸一下子凑了过来，顺势就一把抱住我的肩膀。

“啊——”我叫了一声，同时老师的嘴唇就触了上来。最初我还躲避，但是随后就避不了，任凭老师摆布。

女人只要允许了一次，就会不加抵抗地完全许可吗？

我被老师紧紧地抱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放开我。”老师一下子把手放松，把身体让开，然后把窗帘拉上。

刚才还很明亮的房间，一下子跌进黑暗之中，打开台灯后，房间里才有了一丝光亮。

“SNSIN DKRT BONTORKM AIBOUKT WTSW SBT0 YRSTSMU.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忽然在这里冒出英语来了？不，这是真正的英语吗？

省吾又从头开始，对那些字母琢磨了一番。

“SNSIN DKRT.....”

每一组字母都像一个单词，但是是什么意思呢？一点都看不懂。

会不会是别的国家的语言？我都看不懂的文字，妻子怎么会懂？她大学学的是日本文学，自己也承认英语很蹩脚。

妻子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英文字母呢？

太奇怪了，省吾苦思冥想，忽然想到：“会不会.....”

这不会是密码吧？无论怎么解读都读不懂，或许是妻子自己任意创造的密码。

但就算是密码，也读不懂，意思一点也不明白。而且，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密码？

到这里为止，有关教授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得很详细，没必要隐瞒嘛。那样说来，在这里忽然改用密码，说明她已经察觉到我在偷看她的日记了？

但是，就在这之前，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写得很详细。为什么最后的部分故意改了呢？

“尽管是日记，但这一部分想要隐瞒？”

省吾不由得呻吟起来。

也许，在这之后，对两个人来说都发生了重大事件。她不愿意想下去了。是不是与教授的关系加深了？所以，那样的事情是无法叙述的。

省吾觉得被讨厌的预感俘虏了，他再一次试图解读那些密码。

“不对！”

我妻子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开发密码呢？这都是自己思虑过度。也许这些字母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妻子

信手写来的涂鸦。

确实如此，他一个人喃喃自语，但是并没有完全赞同。

到底出了什么事，省吾觉得好像钻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大迷宫。

奇怪的字母，让省吾感到困惑。

或者说，这些字母原本没有什么意义。不，事情没那么简单——日记跳过了一天，写上了新的日期。

3月15日（星期四）23: 00

这几天老师没有发邮件过来，最后一封邮件是在三天前。

在这之前，我给老师发了一封表示感谢的邮件，感谢他陪我到横滨参观。老师马上回了封邮件：“难忘的一天。”

最后一封邮件收到后，只是才过去三天，并不是长时间没有联系，但就是放心不下。

上午打扫房间时，我不断把放在围裙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查看有没有来过电话，每次期待着大概会来吧，但是打开手机一看没有，画面上只出现没有新邮件的提示，令人垂头丧气。

一边擦厨房的地板，一边在考虑，莫非老师对我感到厌倦了，找到了更好的年轻姑娘？我感到非常不安，但接着就讲给自己听，老师肯定是因为工作繁忙才没有联系的。

这种不安和安心在我心中不断交替出现，令我无法平静。

像老师那样能得心应手地与女性交往的男人是很罕见的。他有深得女性欢心的技巧，这说明他恋爱经验丰富。

老师的周围一直有许多女人，像我一样心情激荡热血沸腾并不是什么怪事。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很可悲，为什么要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忘乎所以。

“志麻子，坚强些。”我一边对自己说，一边思考。就在这时，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手机提示音响了。

“是老师发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果然是老师发来的邮件。标题是“你好”，里面写道：“明天是星期五，像往常一样，午餐后我想与你好好谈谈，到傍晚为止。你有时间吗？”

明天约了百货商店的外销员把做好的女儿的校服送过来，现在和他联系一下，让他改日再送。

老师在想什么，我不清楚。不管怎样先给他回复吧：“可以的，没问题。”

教授一叫，她就抛弃家庭，找时间去幽会。妻子爱上教授了，何止如此，他们肯定关系很深了。想到这里，我简直快要发疯了。

3月16日（星期五）23: 30

按计划在文化中心上完课后，到一直去的餐厅与老师一起用餐。

吃到一半时，老师问我：“下面的时间没问题吧？”“是的，没问题。”我回答。今天下午的安排全让我取消了，孩子们五点钟回家，在那以前都是自由时间。

吃完饭，老师说：“那么走吧。”他邀我坐上电车，到了品川的一家饭店。最初与老师一起去饭店时非常紧张，不知所措。最近习惯了，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再说，这家饭店里还有电影院和水族馆，白天两个人在这里走走没什么奇怪。也许正是考虑到了这点，老师才选择了这家饭店。

在往来的人群中，我们向主楼走去。一边走，老师一边轻声地说：“真想与你单独在一起。”

我只要听到老师的声音，浑身就会像点着了火一样迅速热起来。

我们径直进了饭店的房间，这才有点放心了。到了这里，就不会再受到干扰了。

“FTTB SNSIN DKRT WTSNZNSNG MEAGR. ”

这天的日记，又是以字母结束。字数要比上一次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次两个人到横滨的宾馆去，最后也是以字母组合结束的。这么看来，她写的是密码了。

省吾再次努力，心想一定要把它破解了。但还是没有成功。他忽然想到与上次有什么区别，就将上次的与本次对比，有不少是相似的。

“还是不懂。”

或许，这是妻子为了扰乱我的头脑而发明的游戏？

⁽¹⁾ 正式名称是“雏祭”，又称偶人节、桃花节。每年3月3日，有女儿的人家都会摆设精致的偶人，配以桃花作装饰，祈求女孩幸福平安、健康成长。

第十二章 反败为胜

无论是在医院，还是独自待在院长办公室，或是驾驶着车子上下班，不知怎么搞的，妻子的日记本都会忽然浮现在脑海中。

今天她又去哪儿了？莫非、莫非又去与那位教授幽会？那一行不可思议的英文字母表示什么意思？一想起凡此种种的问题，就无法收回思绪。

话虽如此，自己对这种妻子怎么会如此在意？

说实话，以前可从未思考过妻子的问题。

清晨，从前脚跨出家门的那一瞬间起，妻子的事就干干净净地忘在脑后了。夜晚回家之际，吃晚餐时，或寻找很晚回家的借口时，才终于想起妻子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妻子是一直在家的，却和不在家一样，是空气般的存在。

然而，现在只要稍微空闲下来，就在意起妻子的事。

从前，妻子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可是十分在意的。特别是与诗织在哪儿约会，两人在一起干了什么，她全身的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似乎敏感如地雷探测器。

而今忽然发觉，自己也变成那时的妻子了。

说句心里话，现在只要是与妻子有关的事，全都想知道。并不是知道了会怎么样，总之，先得把握住妻子的全部动向。

这是自己与妻子交换立场的时机，正如逆转现象。

无论如何，要在详尽了解妻子全部行动的基础上，再干净利落地诘问个水落石出。

因此，那英文字母的暗号是问题的症结。一遇到危险的场合，这个暗号必定冒出来。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隐藏着重大秘密。

省吾再次将日记本拿出来，将里面出现过的两次暗号排列组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正如智力测验，年轻时可是他的拿手好戏，百难迎刃而解。

经过无数次的思考，将字母变化排列，终于捕捉到一个重要启示。

莫非，这些字母只是去掉了母音的最初的拼音标记？

比如前面日记中记载的“FTTB”意味着“再次”，以下的“SNSINDKRT”意味着“被老师拥抱”。[U](#)没错。

“浑蛋！”省吾不禁粗鲁地叫骂起来。

事到如今，妻子与那个人发生了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这种事情，你以为能骗得过我吗？单单这些刺眼的字母就令人怒气冲天了，省吾忍不住将日记本狠狠地摔在地板上。

妻子水性杨花，见异思迁，并且与那个男人已经过从甚密，这已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是可忍孰不可忍……”

省吾恨不得立刻就将日记本摆在妻子眼前，让她坦白交代，叩头谢罪。

而今妻子淫荡不贞，真是连她那张脸都不想看见。

不过，这样的话，妻子也会以牙还牙，把自己的事抖出来，朝自己大哭大叫，那么夫妇俩就会一同陷落于烂泥沼泽不能自拔。省吾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为避免这种危机，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

再不想看第二次了。这与其说是一本日记，不如说是恶魔之书。

3月19日（星期一）23：30

最近差不多每周有一次，跟朋友一起观赏歌舞伎、歌剧，或去餐馆吃饭。不在家的时候，就请住在杉并区娘家的母亲来帮忙照顾孩子。

母亲对我外出并不愉快，但每次来都能见外孙们，所以还是很乐意。

不管怎么说，每天闷在家里，也不能改善与丈夫冷战的状况。出门之后心情要舒畅明朗得多，还能忘记与丈夫不和睦的烦恼。

今晚又与藤野绘里去上野观赏歌剧了。十点多刚回到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就与回家的丈夫不期而遇。

“干什么去了？都这个时间了……”丈夫一看到我就怒吼起来。

“去看歌剧了。”我一走一边将歌剧的剧照说明给他看，丈夫紧绷着脸，在电梯里一言不发。

今晚去观赏歌剧，因此我特意穿了一件露背的黑丝绸长裙。一半是为了恶作剧，我故意将大衣脱下一些，转过身将后背朝着他，说：“哎，看看，美吧？”丈夫厌恶地咂咂嘴：“成何体统……穿得正经点。”他的语气充满责备。

这种窘迫的氛围中，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电梯上显示楼层的数字，忽然用一种来回撬汽车锁似的阴沉沉的咔咔声诘问：“跟谁一起去的？”

“什么？”

“问你跟谁去的？”

“跟绘里呀。”我回答。

“孩子们呢？”

“我母亲在帮忙照看。”

丈夫愣了一下，厌恶地咂咂嘴，电梯门一开，就头也不回地快步迈入房间。

在停车场与妻子不期而遇，就是那个夜晚。

妻子穿着袒露整个后背的长裙。她何时变成了那种品行不端的荡妇了呢？一想起那后背是为了让相好的男人抚摸，就恨不得狠狠啐她一口唾沫。

3月21日（星期三）24: 00

春分日。又是藤野绘里来电话邀请我共进午餐。

今天学生时代的好朋友真纪也一块儿来了，在绘里家附近的惠比寿的餐馆，三人都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情绪高涨，谈话无拘无束，真劲。

真纪的丈夫在外资的证券公司工作，这次他要去纽约赴任。“搬家真是辛苦呀，因为我先生是只身赴任。”说着说着，她的语调反而高兴起来。

仔细听下去，才知道真纪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带着孩子留在了日本。

“和你先生分开也不在乎吗？”

“偶尔的别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真纪爽快地回答。

真纪的丈夫是再婚，两人结婚时，被嚼舌的人说成“超越十年的掠夺之爱”，就这样，两人之间的阴翳如此迅速地被遮蔽过来。这样想来，夫妇之间的爱情“纽带”究竟是什么呢？事到如今，我不禁更加怀疑。

然而真纪中止了自己的话题，将话锋转向我。

“哎哎，志麻子，你最近好像越来越漂亮啦。”

“哪有的事。”我摇头否认，嘴边却不禁绽开绯红的微笑。

这时真纪的手机响起来，绘里见真纪起身，见缝插针，像早就预备好了话题似的将脸凑过来。“真纪说得对，你最近光彩奕奕哟。”说着说着就逼近我，“差不多了吧，把你的相好坦白出来吧。”

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跟她们说出来也可以，就坦然地回答“教国文的清原老师，还记得吗？”

“啊呀，想不到，是那位老师……”绘里一下子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

中途真纪回到座位，这个话题一度断了。晚上回家后，绘里又来电话，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对老师溢满胸中、似乎要迸裂出来的感情一五一十直率地吐露出来。“干得好！”绘里也赞成。

尽管只告诉了绘里，但由于说出了心里话，不知何故，仿佛增加了一个共犯似的，反倒充满了安心感。

将红杏出墙的丑事坦白给朋友，自己反倒轻松起来，究竟唱的哪一出？

这朋友可真是朋友，听到这种事反而加劲和鼓励。妻子她们干的事，完全是智力低下、为所欲为，真是令人惊讶得无言以对。

3月24日（星期六）23: 30

到现在为止，与老师的每次约会，吃饭、情人旅馆和出租车的费用，全部都是老师支付。

总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老师一说“师生关系理应如此”，就次次承蒙了厚意。听说老师下个月月初生日，为回报平时的厚待，想赠送一件饱含爱情的特别的礼物给老师。

最好是手工织物，而且是老师平时总是不离身的东西。只要想到这件事，我的心绪就激动高昂。

最初，我打算为老师编织在早春季节能穿的薄毛衣，编织两件一样的，与老师成双成对。即使不能同时穿，但只要一想起老师与自己穿着同样的毛衣，就感到老师此刻就在身旁。

然而，老师有夫人，织毛衣或许反而会给老师带来麻烦。

左思右想，最后决定给老师手工制作一个靠垫。但凡是老师，都会有轻度腰疼的毛病嘛。有时看到老师的手不经意地放在腰边，做护腰的动作。也许并非什么大病，但写论文时腰后有个靠垫靠着，肯定会舒服很多。而且靠垫或许也可以放在大学的教授办公室。

于是，立即着手寻找靠垫的布料，开始刺绣。刺绣图案打算仿照《源氏物语》中心焦如焚地等待光源氏出现的姬君的背影。

少女时代，从母亲那学过日本刺绣，布纹里一针一线，仅仅数厘米之差，丝线流动之绚美都会乱套。如此需要手脑并用的织物，一针一线都倾诉和饱含着对老师的情深意切。

在客厅专心刺绣时，夏美靠近身旁问：“在做什么呀？”

“想做个靠垫。”

“真美啊。这是给爸爸的生日礼物吧？”

被她这么一说，我有点惊慌。

确实，丈夫的生日也快到了，这事给干干净净地忘在九霄云外了。

“不过，这是送给朋友的呢。”慌慌张张地解释一通。夏美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手上的动作。

为了这位教授，特意亲自寻找布料、亲手刺绣制作靠垫。至今为止，连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有过这样的举动。她心里都明白，却能不动声色地做。这事绝不能容忍。

3月26日（星期一）23: 40

清晨，一声“走好”把丈夫送走，接着孩子们也出门上学，之后将大门锁上，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开始不受任何人打搅的、只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解除静音模式，确认有没有来自老师的邮件。

还是没有邮件。失望的同时，一种从未品尝过的秘密的气息在周身飘散，我一个人偷偷地享受着这种战栗感。

如果是以往，家里人走后，首先从收拾早餐的杯盘碗碟开始自己的一天，但最近却先坐到寝室的梳妆台前。作好准备，以备老师忽然来电话，随时都能拔腿出门。

想是这么想，但是，与老师每次幽会的时间都是预先约定好的。临时来电话，忽然被叫出去的事一次都没有过。

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但老师的身影片刻也不曾离开脑海，安安静静地就这么待着，肯定要发疯，于是不知不觉地开始化妆。

镜子映照着自己，皮肤宛如回到“小栏花韵午初晴”般的娇嫩欲滴，一日胜一日的化妆功底，也达到了平淡却具有灵韵之美的境地。随着心情和皮肤都变得娇嫩如春，第一次真切地感到“飘飘若仙”。

如此，种种变化发生了。首先，近来我家以往以日式为主的晚餐菜谱，渐渐地变成以西式为主。因为我期冀有一天能够亲自为喜欢西餐的老师做一次饭。

再就是逛百货店，我的脚步与视线也不禁朝向男模特儿穿的绅士夹克和毛衣之类的，将男模特儿的脸与老师的脸重合在一起，一动不动、久久地凝视。

即使我全部的行为都被人说成愚蠢、发疯，如同中了老师的魔法，我的心也如春潮涌动，如丽水相逐。

而今老师的全部，令人无尽地疼爱，无边地思量。无法抑制。

凝视着从前老师发来的邮件，忍不住喃喃细唤“老师……”，全身发热，那下半身的隐私处都会湿润起来。

对自己的丈夫极其冷淡简慢的妻子，对那位老师却只要喃喃细唤，就全身发热，那下半身的隐私处都湿润起来。究竟……

归根到底，女人只要发生一次关系，之后就如陷入无底之沼一般，徐徐地沉溺进去吗？

与此相比，男人的婚外恋却会在某个时刻或地点幡然醒悟。单单从这一点来说，男人的罪恶感要轻一些，或者说理性些，即使发生婚外恋，也难以断定是否与妻子同罪。

“是这样吧？”省吾独自嘟囔着，独自首肯。

精心化妆之后，目光停驻在老师送的枝形吊灯形状的手机链上，聚精会神地望着那通透的水晶，与老师在一起时甘美的记忆复活了，如月之曙，如光之初。

那个下午，如梦如幻。那时身虽犹在，魂却杳霭流玉。变成另一个自己，翱翔在梦幻的世界。

“SNSIGIM TSKN WTSNNKNIR。”

那一个个瞬间，渗入我的身体，溢满我身体的深处。我全身如火焰融化，如火山熊熊燃烧。

莫非我太不知男女情欲了，还是自以为知道，却不过只知晓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呢？

我这个女人的心，不，身体的贪欲究竟到了何种境地呢？只要一想到这些，自己都不禁觉得可怕。

记得以前，也就是几个月之前，自己冲入那个叫诗织的女人家里，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指责：“你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不容，为千夫所指……”无疑，那时的自己深信这种丑事绝不能容忍。

那么，此时此刻的自己，对老师如此深刻地热恋，又算什么呢？这不正是婚外情吗？

“不过……”如今“婚外恋”一词也并非那么沉重。老实说，拥有丈夫以外的爱情的妻子无处不在，几乎都没有罪恶感。绘里觉得理所当然，真纪也应该有经验。自己不过是她们中间的迟到者罢了。

想着想着，感到气促窒息，从梳妆台一头扑到床上趴着，将头深深埋进羽毛枕头呼唤“老师”，像要被压死一样吐出几口热热的喘息。

仅仅在三天前才幽会过，此时此刻恨不得马上就相见。

至少能听听声音也好啊……不过到底没有勇气，无法抑制自己的急不可耐，死心地将手机猛地朝床上扔去。

事到如今，能够解读出两人之间的暗号，反而更加令人生气。这“SNSIG……”之后的意思不就是“老师，此时此刻，确确实实，您就在我的体内”吗？

那个男人，进入了妻子的体内，什么意思？多不知廉耻！多么淫秽不贞！决不允许，坚决不允许！

而且将这些丑事堂堂记在日记中，什么意思？自以为搞些暗号密码，就人鬼不知，没人解读吗？真是浅薄之至！

不，她的愚昧透顶或许是她唯一的救赎。

3月28日（星期三）23: 30

“我回来啦。”随着我进门一声招呼，穿着睡衣的祐太冲出来。“妈妈，今晚爸爸的情绪似乎不好哦。”他边说边把两手的食指比在脑后，装扮成鬼的样子。

“知道啦，快睡去吧。”

我径直进入自己的房间，换上在家穿的便服，卸好妆一进入客厅，就看到丈夫穿着睡衣，似乎一脸不高兴的神色，正盯着电视。

“我回来啦，你今晚回来得真早啊。”

墙壁上的挂钟显示正好十点过一点儿。

“吃饭了吗？”我问。

“吃过了。”

我刚打开冰箱，想找点喝啤酒时吃的小菜之类，就听到丈夫的怒吼声飞过来。

“喂，你不要敷衍搪塞了，你以为你骗人的伎俩可以用到什么时候？”

“你说什么呢？”我仓皇地问。

“你还装哪头蒜！对老子的报复……”丈夫怒吼起来。

我还是不明其意，对着从镜片后横目睨视的丈夫说：“究竟怎么啦，冷不防……”

“你今晚真的跟藤野在一起吗？”丈夫问道。

“好啦，别牵强附会地找碴。今晚绘里忽然来电话说，她多了一张法国现代民歌的票，邀请我一起去看，我就去了。你看，这个。”

我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手提包里翻出票根，摆在丈夫眼前。

丈夫瞅了一眼。“好，我现在就给藤野打个电话总可以吧！”语气咄咄逼人。

“好吧，请吧……”

我就当着丈夫的面，拿出手机按了几下绘里的电话号码，递到他耳根边。“好了，请吧。”

那天的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

那天偶然可以早些回家，于是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但是妻子不在。事先她也没给我打一声招呼，就擅自外出。至今为止，我好不容易克制的郁积在胸的怒气，一齐爆发喷泄。

丈夫被我的气魄震慑住了，慌慌张张地急忙将手机推回给我。“算了。”

“大概不久前，我就觉得你行为反常。”

“那又怎么样？别像牙缝里塞了几根鱼骨头似的，有话就直率点说清楚吧。”

“好，你既然有话在先，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最近，你跟那个男人约会了吧？”

话一开头，丈夫就噎住了，但还是站在那儿抱着胳膊虚张声势。

“上个星期的大白天，我在品川的宾馆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你。那天在宾馆有个新药发表会，我正好参加。一到宾馆大堂，就看到你和一个男人正要一起上电梯，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妻子竟然大白天与别的男人幽会。”

丈夫用舌头舔舔嘴唇，仿佛捕捉到一只等待已久的猎物似的。

我暗自思忖，此时绝不能输给这个家伙，于是挺挺胸脯，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今天你别妄想找借口开脱。”丈夫以为可以耍纸老虎威风。

“就是可笑嘛。”我一反讥，丈夫就用拳头猛烈地叩击桌子，怒吼起来：“你将我当成愚昧无知的大傻瓜吗？那天看到的百分之百就是你，怎么样，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

我决定破釜沉舟，豁出去了。“好吧，就是我。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现在在文化中心兼课。”

“和这个家伙从什么时候开始相好的？”

“没有什么相好，不过是和老师吃了个午餐而已。”

“哼，看你那张美滋滋的脸，肯定进宾馆开房了吧。”

“够了，别没完没了啦，就是与老师吃个午餐而已。别瞎猜乱想了……跟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码事。”

“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去找你的老师当面对证，可以吧。”

“请，直到你自己信服为止，请吧。”

真的在宾馆被他看见了吗？有点毛骨悚然，甚至作呕。不过，在他面前表现出怯弱，就等于输给了他。

我如此盘根究底地审问妻子，并非有多少自信。只不过从她的日记中发现，她每个星期五必定去文化中心，之后两人去品川的宾馆密会。

我以为用这个证据吓唬她一下，她一定会惊慌失措。

不料，妻子并不是那么好惹的，比想象中还要强硬。与女友一起去听法国现代音乐会是真实的，于是她满怀自信。叫她坦白宾馆密会的事并不容易。

她不仅不坦白，而且嘴硬地说只是与教授去吃了个饭。

威胁她“我去找你那个老师”，她居然还犟嘴：“请吧。”

“如果这样的话……”我差点就要去了，但还是没有采取行动。

如果我现在去找那位教授，就跟妻子闯入诗织家性质相同了，不正是倒换了个场景吗？

身为大男人，一到紧要关头，是反而变成了窝囊废呢，还是放不下面子去见妻子的情夫这种不体面的事呢，抑或是拘泥于自尊与骄傲呢？自己都说不清楚。

反复思虑，反复唆使自己采取行动，但到底没有去找那个男人对决的气魄和勇气。

由此看来，可以说妻子厉害得多，不，女人厉害得多。

不管怎么说，由于这次的对峙，妻子毕竟应该有些触动。这次让她找到借口狡猾地开脱了，但我清楚地说出了品川的宾馆名字，她内心深处该相当惊慌失措，并且有所反省。

我期待这样，我注视着妻子的态度与行动。但妻子的日记一次又一次出现英文字母。

3月30日（星期五）24: 30

文化中心的课程结束后，在餐馆，我终于将缝制好的靠垫送给了老师。

“这是你亲手缝的吗？”老师无比兴奋，喜形于色，反复说，“我一定好好珍惜，一定好好珍惜。”老师如此高兴，我实实在在感到了一针一线苦心缝制的价值。

由于兴奋，老师声音竟有些哽咽，他的手从桌子下悄悄地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在我耳边低语：“就去吧，好吗？”

当然，我早有此意。之后，我们又去了品川。

“AUTBN YRKBGMS FKMTTYK.”

我终于明白了日记最后的暗号中开头的“AUTBN”，意为“每次相逢……”⁽²⁾，但最后的还未解读出来。

毫无疑问，妻子在与教授幽会。既然如此，劳神费力地勉强去破解这些暗号也没有意思，不如不断寻找机会窥视日记。

十天后，我再次窥视到了妻子的日记。

4月2日（星期一）24：00

昨天，和田护士长来电话，说有话想谈，这真是稀罕事。于是我们约定下午三点的宿舍西口的咖啡店见面。

我还以为是关于丈夫婚外恋的话题，就想明白地告诉她，没有必要向我报告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护士长已经坐在靠里的座位上等我了。我向她走近，她垂首礼节性地打招呼：“夫人，好久不见了。”我一边回应一边询问：“有什么话想说吗？”

“说实话，由于最近院长先生精神不大好……”

“在家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呀。”我回答。

“那么……”护士长稍微停顿了一下，“最近，负责挂号的香田小姐好像有点不对劲。她平时的工作是负责将患者的病历卡拿到诊疗室……说起来，并不是医院要求她一定这么做。大概多半是她想待在院长身边，亲手交给他吧。但是大约一个月前，她不再拿病历卡去院长诊疗室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就问挂号部别的女孩子，她们说香田小姐拜托她们代替她拿病历卡。”

护士长喝了一口红茶，接着说道：“就是有门诊时间以外的急性患者，院长先生忙得喘不过气来，她也一副满不在乎、无动于衷的样子回家。但以前她必定留到最后，帮助院长先生结束诊疗之后才回家……”

“后来呢？”我催问。

“终于，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事。那天院长先生告诉她，将每月月初的处方与国民健康保险证核对一下，计算向上级部门要求付款的诊疗费明细单，是每月的加班日。‘在上班时间内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不加班。’她断然拒绝了。”

由此看来，她连加班都不愿意与丈夫一起了吗？

“院长先生说，病历卡这么多，你在上班时间内整理不完吧，但香田斩钉截铁地说，干不完，我拿回家去干。听她这么一说，院长就什么也不讲了。她会那么冷淡，我都看呆了……”

的确，最近丈夫没有以前那么有精神，每天晚上回家的时间也比以前早多了。原来，背后还有这样的事。

那个多嘴多舌的护士长，把这种事情都告诉志麻子了。

我可能有点多管闲事，最近诗织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冷淡多了。我与她并不是什么将来要结婚的婚约关系。要分手的话，随时都可以。但是，我给她找了那么好的公寓，她一下子走得了吗？

护士长含糊其词地继续说着：

“具体不太清楚，但最近那个女人好像想离开院长。连边上的人都能看出几分来……”

我也不能点头，只好默默地听下去。

“院长跟她讲话时，她也表现得很冷淡，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连在边上的人看了都觉得怪可怜的……”

被那个黄毛丫头冷淡了就蔫了，这也太没骨气了。

我忽然想起来，问道：“哦，对了，上次讲的她辞职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护士长一听连忙摇头。“嗨！还辞职呢，她倒好，越干越欢了……”

如果是那样，尽管丈夫对她有不满，但是还和她断不了，会那么不死不活地拖着的。

“好，知道了。谢谢。”我郑重其事地谢过护士长，从医院开车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思考。

如果像护士长所说的，那个女人在躲避我丈夫的话，那说明她对我丈夫的爱已经在慢慢冷却。我丈夫当然不愿意了，他会恋恋不舍地缠着她。这样下去，肯定会搅坏医院的氛围，会被员工们看笑话的。

“我必须采取什么办法……”我是这么想，但又觉得，“即便如此……”

前些日子，我对丈夫出轨是那么焦虑不安，那么怒火中烧，现在反过来了。我倒希望丈夫能与那个女人和睦相处。人的变化真快啊。

晚上九点丈夫就回来了，最近他回来得都很早，我都没有准备，回来还要吃饭，真难为死我了。

吃完晚饭后，丈夫坐在那儿看电视，我在边上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最近有点垂头丧气的，还真有些放心不下。或许平时工作太累了，但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冷淡。

我估摸着孩子都已睡着了，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开口对他说：“哎，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他一听，立即反驳道：“没有，没什么呀。”

以前，他肯定会回答得更自信。

于是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是不是被那个姓香田的女人给甩了？”

我还没说完呢，丈夫看了我一眼，急忙回答：“你说什么呀，没头没脑的……”

我当然不示弱，说“我没猜错吧”，顺便给他倒了一杯茶。

可能是觉得害羞了，丈夫打开手中的报纸，将整个脸都遮了起来。我知道，他这个动作表明是被击中要害了。

我对丈夫说：“别再遮遮掩掩的了，我们都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还瞒得过我。”然后又规劝他说，“那姑娘年纪还轻，你不能死活不放地老缠住人家，怪可怜的。再说了，像你这样的人何必死死地追她那样的人呢？还可以再去找别的女人嘛。”我若无其事地一字一句把话说完。

丈夫慢慢地从报纸后探出头来，满脸惊诧，喃喃地说：“你变多了。”

“是的，没错。有人在外面花心，狠狠地锻炼了我……总而言之，你应该在此时当机立断，

换个心情。你啊，我相信，肯定马上就会找到快乐的事。”说完，我耸耸肩膀笑了一下。

丈夫茫然若失地站在那儿，嘴巴嚅动着想说什么。我不管他了，拿起抹布跑进厨房。

过了几分钟，他在客厅里叫我：“喂，你过来一下。”我再次回到桌边坐下。

“刚才的事情，是不是护士长告诉你的？”

“是的。护士长看到你成天垂头丧气，非常担心，就来找我了。”

我袒护着护士长，把事情讲了一遍。他听后，用力将手中刚喝了一口的茶重重地放在桌子上。“真没想到，在工作场所还遭到你派出的特务监视，我怎么能安心工作？”

我马上反唇相讥：“我难道不是吗？最近你成天在盯着我，我才不得安宁呢。”

丈夫一脸怒火，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软了下来，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是经营者，你不好好干，员工们都会担心的。”

看来他喜欢的女人抛弃了他，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今天晚上，我简直像个母亲一样，为丈夫治疗心灵上的创伤。

非常遗憾，这里是让妻子赢得了一分。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她还不是要骑到我的脖子上来了吗？我肯定要寻找机会反击，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4月8日（星期日）24：20

晚上，洗完澡后关掉客厅的灯，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我一拧开房门的把手，只见寝室内灯火通明，打开的电视在播放音乐，我吓得在门口惊住了。

再仔细一看，身着睡衣的丈夫正躺在我的床上看电视呢。

我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讪讪地笑着说：“偶尔来一次也……”

我竭力稳住自己，不让他看出内心的惊慌，并且先下手为强，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晚上我很累。”

但是，丈夫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躺在那里盯着电视屏幕，根本没有打算出去的样子。我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一屁股坐到梳妆台前往脸上擦起美容霜来。

尽管如此，“今天晚上我很累”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多少次，至少有十多次了，至今为止，没有一次是我主动去找丈夫的。既然结了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拒绝，但是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义务接受丈夫的求爱。

不是吗？长久以来，他连碰都不来碰你一下。当你习惯了，他又忽然过来求你，我怎么转得过弯来。

可是，丈夫却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喊着“喂，眼镜”，把摘下来的眼镜递给我。我把眼镜放到床头柜上后，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往自己身边拽。

“干什么！”我叫了一声，踉跄了一下，整个身子都摔倒在丈夫身上。他立即一个翻身，把我压在自己身下。

“放开……”我一边叫着，一边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更使劲地抱住我。我伸出双手在空中比画，他紧压着我的胸部松开了一点，我趁机一用力将他推开，从床上翻下来，瞪了他一眼，然后一边喘着气，一边说：“我不是对你说今夜我累了嘛。”

忽然，丈夫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站起来。我以为他要来打我，吓得蜷缩起身子。谁知他只

是狠狠地说了一句：“好，行了。”说罢就一只手遮住眼睛，从我的房间出去了。

可能我在拼命挣扎时，手肘碰到了他的眼睛。我看着丈夫走出去的背影，觉得好凄凉啊，一点没有平日里那种生气。

话又说回来了，我刚有点不在乎丈夫的花心，他就反过来要与我做爱，这可太奇妙了。但有一点我很清楚，现在我的身体只属于老师一人。

[①](#) “FTTB”是“FUTATABI”即“ふたたび”读音的缩写，为“再次”之意。“SNSINDKRT”是“SENSEI NI DAKARETE”即日文“せんせいにだかれて”读音的缩写，为“被老师拥抱”之意。

[②](#) “AUTBN”是“A UTABI NI”即日文“あうたびに”读音的缩写，意为“每次相逢”。

第十三章 假面夫妻

不管妻子怎么解释，她在外面花心，这已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事实。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要佯装不知地与她一起过日子，真是太难熬了。

但是，又不能因为难熬就和谁去讲这件事，这种事只能闷在肚子里，一个人忍受煎熬。要是熬不过去的话，干脆与她分手就行了。一刀两断就了却了，也不必再烦恼，更不用生气。

但老实说，自己还没有这个勇气。不，应该说到这时再离婚的话，还是对共同经历的婚姻生活感到惋惜。

结婚已经十六年了，养了两个孩子，开办的医院也很顺利。这些当然都离不开妻子在背后的奉献和努力。这都是事实，考虑到这些，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再说了，现在就离婚的话，平时的日子自然不用说了，医院业务也肯定会受影响。虽然自己从没挂在嘴上说过，妻子其实要比想象中能干得多，家庭重担全由她一人承担着。

一想到她和那个教授有瓜葛就非常恶心，简直就要呕吐。但是，这是一时的花心，早晚会终止的。也许正像自己一样，那个男人也会觉醒。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省吾一直在告诫自己。到了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他终于又找到了个机会，把日记本拿到手上。

4月11日（星期三）23: 00

从这个星期开始，学校开学了，我也可以有点安静的时间。

樱花都已经谢了，天气十分晴朗。这是个催人外出旅游的好天气。

我一个人又在胡思乱想了：这样的天气，如果能和老师一起去海边看看，该有多好啊……手也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给他发了个邮件：“您有时间的话，我想和您见个面。”

不一会儿，老师给我回信了：“这两天忙得很，无法抽身。请告诉我你本周末哪天白天能出来。”

确实只能如此，但我有点失落，他的回信也太简单了。我知道老师很忙，但是，他如果能为我抽出时间的话，我就会立刻飞奔过去，投入他的怀抱。

老师是我行我素的，好像根本不被我那难以按捺的激动心情所打动。

没有办法，我只好按捺住燃烧的激情，给他回了个邮件：“我按老师的指示办。”

妻子是白天有空，但对有工作的男人来讲，白天是无法去幽会的。

男人在追求女人时是穷追猛打的，一旦到手后，就开始慢慢地偷工减料了。这点妻子应该尽早弄清楚。

4月14日（星期六）23: 50

五点刚过，我就按照来时的指示，来到了他指定的新桥一家饭店的咖啡厅。

老师已经早到了，在那儿等候。我向他表示晚到了，很抱歉。老师倒反过来安慰我说：“傍晚时分约你出来，很为难吧。”

我脑中瞬间闪过了将儿子祐太一个人扔在家的事，但是已经顾不得那些内疚了，哪怕有一个小时能与老师见面，请他进到我里面来，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家里的事我全扔在脑后。

但是，很奇怪，在漫无边际的交谈中，老师一刻不停地在看表，可能他下面还有约会吧，有点心神不定。

于是我半带讽刺地说：“老师老是那么日理万机啊？”谁知他却回答道：“其实，等一会儿我和太太约好了见面……”

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愕然了。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像个泄了气的气球，一下子蔫了，刚才那股高昂的劲头飞到了九霄云外。

尽管如此，我还是强作笑脸说：“啊呀，太令人羡慕了。”他刚才随口说出的那番毫无顾忌的话，令我茫然若失，只好呆呆地听他摆布。

“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忽然，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

老师莫不是为了填补与太太约会之前的空白，才把我叫出来的吧。那样的话，可就太恶劣了。当然，作为一个有夫之妇，我是没有资格去谴责老师的。

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很傻，忽然醒悟到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都是我自己在唱独角戏，是我自说自话地在做梦。

我忽然觉得，想方设法从家里冲出来的自己真是太可怜了。接着眼前又浮现出祐太的影子，我一下子惊慌起来，向老师告辞。

“那么，我就告辞了。”

老师好像很吃惊，向我确认道：“那么下次还能再见面吗？”

“当然。”我极力装出笑脸回答，但已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座位朝出口走去，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了咖啡厅。

“活该！”省吾有点幸灾乐祸。

你看，到底是好色的教授，他是不会因为外遇而牺牲自己家庭的。对那样的男人再好也没用。

妻子能够察觉到这一点，算是她的进步。花心是你不可饶恕的，但是，妻子因此变得聪明起来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值得的。

和老师的分手太唐突了吧，说了一句“告辞了”，连头也不回就走了。老师或许也被惊得目瞪口呆了。

老师发来了邮件：“忽然把你叫出来，很对不起。”

不过，老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老师有太太，有家室，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我历来很尊重老师，再次见到他后，让我回到了学生时代，感到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而且这位老师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有魅力的男人，今后恐怕再也见不到比他更强的人了。

遇见了这样的人，自己很快就坠入爱河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对老师来讲，我只不过是个旧日的学生，一个敬仰自己的女人。那样的女人跑到自己身边了，就顺便尝了一口而已。

不过，因此就和老师分手吗？不，我可没那么想过。这段令自己神魂颠倒的恋情，怎么能这么简单就抛弃呢？

正如绘里所说，女人只有恋爱才会变得闪耀夺目。我是亲身体会了这句话的意思。这样想来，老师还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呢，他唤醒了作为女人的我。

自己对老师的感情，确实不像年轻时那样草率，但也不是逢场作戏。尽管表面上看来很稳重文静，其实更清纯如水，更专心一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恋情的分量和危险。

毋庸多言，将来也不会和老师结合。老师有太太，有孩子，而且他还深深地爱着太太。虽然我也为丈夫的外遇苦恼，但毕竟还是有夫之妇嘛。

所以，老师和我都应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处境，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交往。但也不是轻佻地玩火。尽管没有未来，但我们还是认真的，比以往任何爱情都更加火热、更加慎重。

但是，正因为将来没有可能结合在一起，我们渴望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彻底摆脱尘世生活的束缚，在瞬息的梦幻世界里翱翔和沉醉。

实在是太艰难了。那种郁闷、那种烦躁令我浑身颤抖，欲火中烧。

对于男人，无论你怎么沉湎都是没有未来的。妻子能够想通这一点的话，也算是个巨大的收获。

如果就此打住，以前的错误不是不可原谅的。省吾也愿意这么想，但是，具体会怎样呢？

四月是新年度的开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妻子的心境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都是省吾放心不下的。到了月底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省吾又拿到了妻子的日记本。

4月18日（星期三）23：40

老是闷在家里也不好，脑子里成天都想着老师的事，越想心情越不好。为了从这种状态中逃出来，我去了一趟南青山精品店，已经很久没去了。

这是一家有玻璃橱窗的高级商店，刚一进门商店女老板就认出我来了。“啊呀，志麻子，好久没来了，欢迎欢迎。”老板叫山本玲子，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裤套装。

认识山本玲子老板是在夏美要进幼儿园的时候，那次是为了挑选参加入学典礼时穿的礼服。已经认识十年了。她既像姐姐，又像妈妈，早年从事服装设计，好像已过了花甲之年，但一直打扮得漂漂亮亮，充满了青春活力。

被山本领到了店内的客人专座，在米色的真皮沙发上坐定后，把整个商店都看了一圈。店内摆满了中间色的连衣裙和春季风衣。

“换上了春季服装，店里的氛围也变得五彩缤纷了。”山本一边沏着咖啡，一边说：“跟你一样，是青春似火，恋情燃烧吧。”被她一下子说中了，我无言以对。

她又盯着我的脸看了看，穷追不舍地说：“你可和去年不大相同了，看来是有相好的了吧。”

不承认也不可能，已经被她看穿了，我只好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耸了耸肩接着说：“不过，志麻子是个耿直的人，我可有点担心。”

“哎，怎么这样说？”我问了一句。她皱起眉头说：“你会很认真地陷进去的。”

听说她年轻时还做过模特，恋爱经验肯定也很丰富。如果在这里和她聊聊老师的事情，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想到这里，我真想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还是很害怕，无法启齿。

于是我反过来问：“山本，你以前陷进去过吗？”

“当然有啦，年轻时有过灭顶之灾。”她停了一下，又叮嘱说，“不过，千万要小心哟！”

看了日记后才知道，妻子真还有不少朋友呢。

和她相比，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朋友。要商量恋爱问题，只有大学同班的长田和村濑了。不，跟他们聊的话，多半要被当作笑料调侃，他们不会认真听的。

“要小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很不解。她又接着说，“不管你是否专心一意，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到头来迷失了自我，弄得个身败名裂。这张漂亮的脸蛋也会慢慢地悲怆起来，渐渐爬满皱纹。如果对方有家室，就得更小心了。没有比这个更伤脑筋的了。”

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简直像刀刮一样，难受极了。

“真心爱他也不行吗？”我问道。

她一听，眼睛瞪得大大的。“真的吗？莫非你想和他私奔？”接着又说，“如果不是的话，现在马上冷静下来，见好就收吧。趁你现在青春还在、红颜未老。”

“见好就收？”我反问了一句。

“对，恋爱是为了让女人更加辉煌的，所以要为辉煌而恋爱。”

她冷静得令人吃惊，但那样一来，不就是在单纯地利用爱情嘛。

看到一脸不满的神态，山本很凄凉地说了一句：“这些嘛，我也是到了这把年纪才知道的。”然后又说，“如果我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又有现在这样的智慧，就会更巧妙地享受爱情。”

“更巧妙地享受爱情”，这是年过六十的山本才能说的话，我还远远没到那个境地呢。

我们中止了有关恋爱的话题，我找了一件浅色系的春季风衣去试穿。

在这春意盎然、姹紫嫣红的季节，如果和老师一起到能眺望海洋的山丘公园去玩，那该有多好啊。我又沉浸在梦中了，便把那件风衣买了下来。

分手时，对山本给我的开导，我再三表示感谢。她笑着说：“路上要小心哟！如果想加速的话，请再来找我。可要在加大油门之前哟，别忘了……”我答道：“没关系。我一般都是安全驾驶。”

“就是应该这样。”说着，她笑容可掬地和我握了握手。

走到门外，一股清风扑面而来，我感到几乎要被清新的空气吹起来了，在十分爽快的心情中踏上归程。一路上慢慢地回味着山本的话。

对，应该像那个姓山本的女人所说的那样，红杏出墙、婚外恋都应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就应该像我这样……”省吾对着日记本自说自话。

4月23日（星期一）23：50

隔了一个月，又和绘里、真纪一起去吃午餐。

真纪的丈夫前两天去纽约赴任，现在夫妻俩分居两地。“怎么样？”问到她时，真纪很快活地回答：“啊呀，偶尔分居也是很不错的，我现在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独身时代。”

“我一直以为真纪你和你先生简直是如胶似漆，关系好得不得了呢……”

话还没说完，真纪抢上来说：“我有段时间想过跟他离婚。”

我和绘里听了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们现在关系很好，根本也没有什么矛盾。不过，相互吵架拌嘴，吵了以后再和好，什么都经历过了。最后认识到，夫妻各自都应该享受自己喜欢的时间……”

“完全正确。”绘里在一边给她帮腔。真纪又接着说：“我可不像绘里，我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且如果离了婚，孩子还小，没有一点益处。”她说的与我想的一模一样。

绘里点点头说：“也就是说，互相不干涉……对吧？那才是最理想的。”

我战战兢兢地问道：“那么比如说有了外遇或是出轨了，也不离婚吗？”

“是啊，最初我也是醋海翻天，忌妒得几乎要发狂，但是到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相互默认的事项。你想想，夫妻原本也是陌路人嘛……大家都返回这个出发点上，两人就能相互谅解了。”

真纪现在好像并没有红杏出墙，听她这么一番话，她这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就是能长期在充满狂风恶浪的夫妻生活中继续活下去必不可少的智慧。

不一会儿，绘里站起来说：“好了，我得回去上班了。”说完就离开了。真纪一边目送着绘里，一边说：“到底是绘里，真让人羡慕。我要是有她那种生活能力，就会保持自己的个性。”

忽然有个词从我脑海中浮起——“假面夫妻”。自己也好，丈夫也好，还有真纪夫妇也好，我们肯定都戴着一种叫作夫妻的假面在生活，并且今后还要长久地戴下去。

在这中间，能让我真正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大概只有在我那间谁都不会进来的卧室和老师面前。

这虽然是朋友之间的对话，但很有启示。的确，到了这种年龄，戴着夫妻假面的夫妇或许有很多。但是，要说自己也属于这一类，那可就太凄凉了。

不必把话讲得那么死嘛。妻子说话就是太刻薄了，一直如此。

4月25日（星期三）

丈夫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听到大门关上后，厨房里又有声响，就从床上起来去了厨房。只见丈夫穿着衬衫，正打开冰箱门。

“你回来啦。”我说了一句，他感到有些难为情，也顾不得关上冰箱门，回过头来对我说：“怎么，你还没睡？”

“还有点炖菜，我帮你热一下吧。”

听我这么一说，他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留下一句“我去换件衣服”，就回到书房去了。

深夜的厨房里，我点燃了煤气，将炖菜锅架在煤气灶上，煤气灶周围传来丝丝热气。

最近他不去那个女人的公寓过夜了，最晚在十二点左右就回来。但是，并没有与那个女人分手，也不是因为眷恋自己的家庭。也许是因为我不去追究他那些风流事了，他反倒把自己与那个女人的关系处理好了。

不一会儿，丈夫换上睡衣回到客厅，吹着滚烫的炖菜，开始吃起来。

就在这时，我把一个小纸盒放到桌子上。“这是给你的。”

“什么呀？”丈夫感到有些困惑，盯着那个纸盒看。

“明天是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十二点，是今天了，祝你生日快乐！”

“是你送给我的？”他问道。

“对，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决定的，你打开看看。”

他虽然嘴上说着“搞什么名堂，怪吓人的”，但还是伸手去拿。

以前的生日，几乎都是买个生日蛋糕，大家庆祝一下，所以他会感到纳闷。

但是，他打开包装纸后，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哦，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雷克萨斯车模型，与丈夫平时开的那辆车一模一样。

上次闯到那个女人公寓时，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丈夫的收藏品。想到这一幕，我才决定选择它的。

“今后在家里也要多放点哟。”我半带讥讽地说了一句，丈夫脸上露出了笑容，将小车放在手心上左右端详。

这点小事就如此兴高采烈，要演假面夫妻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天晚上，妻子很少见地表现得十分温柔。是为了将生日礼物交给我呢，还是表示已经觉悟到，再争吵下去没有好处呢？

总之，只要妻子将姿态放低，我也完全可以息事宁人。

4月29日（星期日）24：00

以前丈夫在大学医疗部工作时受到关照的松村名誉教授的葬礼，在横滨山手的一所教堂举行。我们一起参加了。

丈夫将参加葬礼的人一一向我介绍。我与他们逐一打了招呼。葬礼在晌午过后结束，我们一起走出教堂。

虽说已是四月下旬，天上还不断下着冰凉的小雨，我感到阵阵寒气钻心，在黑色的连衣裙丧服上又披上了一条厚厚的披肩。丈夫说，我们走吧，便打开了一把大雨伞。

我们俩并肩一步一步从教堂前的台阶慢慢地往下走。下到大路上，再朝石川町车站方向走去。

我想起了刚才结束的葬礼。“教授太太把眼睛都哭肿了，哭得很伤心。”丈夫却一点都没有感动，只是淡淡地回答：“是啊……”

在教堂的烛光下，满头白发的教授太太不停地用手绢擦眼泪，同时还很坚强地向参加葬礼的人道谢。

在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活中，教授太太将如何回首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浓厚岁月呢？去世的教授又给他太太留下了什么样的爱的见证？

那么未来，我和撑着同一把伞的丈夫，将留下怎样的夫妻见证呢？想着想着，丈夫忽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过，那个教授是很幸福的……”

他好像说是因为太太哭得很伤心，所以那个教授才幸福。我听了，半开玩笑地说：“那么，我也为你哭得多一点好了。”

刚说到一半，丈夫就以很惊讶的口气说：“你变多了……”

大概我们今后也会像今天这样，在一把仅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雨伞下，不断地协调步伐，淡淡地在人生阶梯上往下走。

并且，我们只是在表面上让人们觉得，这是一对平静的、很般配的夫妻。

走了不一会儿，右手边的建筑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大海。在密密的雨帘中，云雾迷蒙的前方忽然浮现出帆状建筑物，就是那天与老师一起去的饭店。

从山手看到的是这个方向啊。

不觉看得入了迷，走在前面的丈夫一脸狐疑地转过来等我。没办法，只好向那家饭店的外观

告别，再次与丈夫并肩往前走。

我想说的是，就是一起并肩行走着，脑子里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也没什么，我只在乎是在同一把伞下。

也许是受妻子的影响吧，最近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变了很多，范围广了，思维方式也变得灵活柔软多了。

在漫长的下坡路快要结束时，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丈夫举手让车停下，告诉驾驶员说：“去东京，广尾。”

从这里到家大概要一个小时，蒙蒙细雨把车窗都打湿了，丈夫往外望了望，说：“路上很拥挤啊。”说着就将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靠背上。

只有两个人坐在出租车里，我可以根据丈夫的表情，猜测他将要说出些什么话来。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幸福，还是无聊呢？也许这就是被称作人生的一个过程吧。

丈夫也许很累了，不一会儿就抱着双手睡着了。车上了高速公路后，车速越来越快。随着车速的加快，丈夫的上身向我这儿倾斜过来，碰到了我的肩膀。

这时，我的身体忽然出现了惊人的反应，不由自主地往后缩，唯恐被他碰到。我极力遏制住自己那种反应，看了一眼丈夫那熟睡的脸。丈夫原本是一张娃娃脸，睡着了更显得天真无邪。我真想对着这张脸说一句“你辛苦了”，慰劳慰劳他。可能他现在已进入梦乡，梦见了最近关系骤然冷却的那个女人吧。

当然，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想再责备他了。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进入梦乡的话，难保不会在梦中与老师相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俩是同罪的。也许正因如此，我们俩才会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起相伴。

但是，话虽这么说，刚才他的肩膀碰到我一下，我就感到很不舒服，这说明我们已经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亲热过了。如果我们时常能相互感受对方的体温，就肯定不会产生像现在这样的距离。

但是，我们之间还存在一种不知是否能称为纽带的东西，或许我们俩只能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别无其他选择。

不一会儿，车子下了高速，经过地铁广尾站后来到我家门口。

“嗨，到了。”我摇着他的肩膀，他好不容易才睁开沉重的眼帘。

我再次和丈夫一起回到自己家中。在家里，祐太和夏美这两个孩子正等着我们归来。想到这些，我忽然再次对自己说，只有这里才是你唯一的安居之地。

看来妻子终于恢复了平静。不，虽说是恢复，但绝不表示是向我全面投降或屈服。

不过，一时疯狂得死去活来的恋情好像是冷却下来了。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只是从此以后，我们又可以开拓新的道路了。

在离开教堂时，丈夫曾对我喃喃地说了一句“你变多了”。这样的话，他以前也曾经说过。

确实是的，对自己的感情，我如今变得十分坦率。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在我丈夫没有精神的时候，我曾允许他在外面找女人，以鼓励他振作起来。当我暗示同意他

在外面有新的外遇时，丈夫满脸惊诧，根本不敢相信。

然而，就在半年多以前，我发觉丈夫在外面与其他女人有染时，愤怒、忌妒、郁闷的情绪顿时统统涌上来，每天从早到晚都沉浸在悲哀中。现在回想起来，那与其说是对丈夫的爱情，更应该说是我感到害怕了，害怕会就此动摇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

但是自从遇到了老师，我发现了新世界。如果说在那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自我存在的话，我就是找到了足以唤醒自己青春的方法。这不是为丈夫，也不是为孩子，应该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我”。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事，在我这样的年龄也是可能发生的。

事到如今，我们不可能再将自己继续封闭在原来的圈子中了。认识到这一点的瞬间，对丈夫的花心，我忽然感到不在意了。说不清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和丈夫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事实。丈夫有丈夫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

双方如何以宽容的态度来理解对方，并且相互谅解，将决定夫妻和家庭能否幸福。

哪怕是假面夫妻，只要那样做有利于在社会框架中继续保证家庭生活的圆满，就不必忌讳那样的智慧。我们的人生之路还长着呢，何必那么死板。

“对啊，太对了。”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放下了手中书写日记的笔。

今后我再也不写了，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装在自己心中活下去。我也不知道到底能装多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话，时不时来偷看我日记的丈夫，也终于可以安心地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何处是归程

何処へ

渡边淳一

著

沈玲译

日本文坛泰斗鲜为人知的痛楚情史，
渡边淳一毫无掩饰的自我剖白力作！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何処へ
何处是归程

渡边淳一
著
沈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是归程/（日）渡边淳一著；沈玲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52-6718-8

I. ①何... II. ①渡... ②沈... III. ①自传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0703号

何处へby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92 by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何处是归程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沈 玲

出版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 划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封面插图 周悦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46千

印 数 1-13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718-8

定 价 3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上京](#)

[一](#)
[二](#)
[三](#)

[第二章 愁日](#)

[一](#)
[二](#)

[第三章 摇影](#)

[一](#)
[二](#)
[三](#)

[第四章 乱调](#)

[一](#)
[二](#)
[三](#)

[第五章 混沌](#)

[一](#)
[二](#)
[三](#)

[第六章 寒风](#)

[一](#)
[二](#)
[三](#)
[四](#)

[第七章 转变](#)

[一](#)
[二](#)
[三](#)

[第八章 花云](#)

[一](#)
[二](#)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上京

一

傍晚五点过后，裕子终于把搬家后凌乱的房间收拾妥当。四月末的白天渐渐长了起来。斜阳透过房间的阳台照了进来，一直延伸到榻榻米上铺着的地毯边缘。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屋子。一进门便是厨房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再往前是一间由拉门隔开的稍大点的日式卧室，西式房间中勉强放下了一套沙发，裕子坐在上面，正在用刚买来的水壶沏茶。

相木悠介饮着茶，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裕子以为茶里混进了脏东西，可悠介又喝了起来。

是稍稍有点浓的煎茶。

悠介一边品着茶，一边想着心事。

悠介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感慨，但又不是喜悦撞击胸膛的那种感觉。硬要说的话，可以说是对自己终于走出这一步感到欣慰，而伴随着这种满足而来的，还有对自己居然走到这一步的淡淡的悔意。安心和不安，混杂着一丝对自己的迷惑，那一瞬间，他就这么端着茶杯坐着。

这是悠介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心绪，裕子就更不可能明白了。

裕子原本就不是对这种情绪波动敏感的人。她长着一张瓜子脸，看起来文静大方，但性格却干脆而爽快。

三个月前，当悠介把辞掉札幌的工作然后到东京发展的打算告诉她时，裕子也是这样，想也没想就接受了。

“不错啊，挺好玩的。”

从家人到朋友，悠介周围的人都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只有裕子很简单地就同意了。这份简单的支持瓦解了悠介心头所有的犹豫。

“一起去吧。”

悠介邀请裕子，裕子并不怎么心动，反问道：“就你自己去？”

“当然，家留在这儿。”

三十五岁的悠介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裕子知道悠介要把她们留在札幌，显出了放心的样子。

“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的话，去也行啊！”

虽然知道裕子对自己抱有好感，但也没想到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悠介考虑了一年才作出的决定，就这样被认可了。

从外表上看，女人做事情犹犹豫豫的，但那只是在买东西或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时，她们比你想象中要大胆果断。当然，她们在作决定之前也会陷入深深的苦恼，但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再反悔。与此相比，男人在买东西等事情上富于决断力，但一关系到事业或生活方面，却迟迟难以决断，即使决定了也总是有些疑虑。尤其是像悠介这样的情况，必须要舍弃工作了十年的大学医院医生的职位，另外，对自己三十五岁就取得的讲师这一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地位，悠介也还有一丝留恋。

舍弃那样的地位到东京发展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果只是为了写小说，不也可以在札幌一边做医生一边写吗？

家人、前辈和朋友都这么说，悠介更犹豫了。

此时裕子肯定的答复，对悠介来讲不啻一种坚强的依靠。

“最近写了些东西，在大学里也有些不好待了。”

半年前，也就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悠介所在的大学做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引起了一些争论。

悠介通过调查认定这是一次不恰当的手术，并发表了批评文章。此事引起了部分医生的反感，悠介因此陷入了难堪的境地。虽说学校内部也有人在这次手术持批评态度，但只是背地里偷偷地说，这和公开发表文章进行批评显然是不同的。这里面固然有悠介的幼稚，但也说明了大学并不是个好待的地方。

想着想着，悠介对在大学工作这件事本身也厌烦起来。

就这样道个歉老老实实地待着也未尝不可，但是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东京发展呢？犹豫不定的悠介想：“我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再不去东京的话，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

悠介在做医生的同时写小说已有四年了。这期间，悠介曾有两次成为东京文学奖的很有实力的候补者，但还是因为欠点火候，都落选了，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也许从这里迈出一步，到东京那样充满刺激的地方，真正投入地去写小说会更好吧。

“但是到了东京，光靠写小说能维持生活吗？”

裕子看似悠闲的一问，却触到了悠介心中最尖锐的地方。

说实话，这也是悠介最担心的地方。

“维持基本的生活，我想总是可以的……”

虽然东京的出版社时而有约稿，但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况且就算写了也不一定能刊登，若碰到刊载延期或取消，立刻就没有了收入。

“我想暂时找点临时医生的工作做做看。”

“会有吗？”

裕子笑了。悠介想，以此挣点生活费还不成问题吧。

虽说如此，但每天都打工的话，去东京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想隔天，或者每周有两天去工作。”

悠介原本是这样想的，这多少有些乐观。

后来，悠介趁着一次去东京的机会到御茶水的医师会馆看了招聘广告。大体上都是要求全日制的，一周只工作两三天的几乎没有，偶尔有也是内科方面的，外科根本就没有。

想想也是。外科有手术，如果星期一做了手术，休息两天，星期四再去上班的话，患者会感到不安，纵是被说成“无理弃置”也无可辩驳。

悠介的专业是整形外科，只有全日制的招聘信息。

没办法，悠介只好给寻求外科医生的医院依次打电话，说明自己无论如何想要隔一天工作一次，最后终于被位于两国附近一个叫山根医院的地方接收了。

第二天，悠介循着地图找到那里。那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医院，除了作为外科医生的院长外，还有一个内科医生和一个外科医生，但院长热衷于做政治家，对外科的工作并不上心，聘请悠介似乎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

工资是按日支付的，并不是很高，但在医院的后面有院长经营的出租公寓，可以免费借给他一套两居室住。这样的话，即使书稿卖不出去，似乎也能维持一段日子。悠介立刻决定来这里就职，可心底还是有些堵得慌。

“最终还是做了私人医院的医生啊……”

医生的地位因医院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异。最有权威的是大学医院，其次是一流的官立、公立医院，接着是小的公立医院，然后才是私人医院。虽然收入的高低很多时候是与这个顺序相反的。

像悠介这样，曾经在大学医院任职，现在却去了私人医院，多少有点自贬身份的感觉，可裕子并不理解这种心情。

“有什么不好的，还带房子，在东京租金多贵呀！”

“那个医院只要隔天去一次就可维持我们俩的生活了。”

“但是还要给你妻子寄钱啊！”

裕子有着难得的体贴，连悠介妻子的事也一并跟着操心。

“我把退職金留给她们了，没关系的。”

妻子虽然留在家里，但悠介辞职的时候得到了一些钱，所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到了东京，我也会工作啊！”

“仍然去干宴会俱乐部的活？”

“那倒不是，想工作的话很多都可以干的嘛。”

裕子以前经营过为晚会、聚餐等活动提供女服务员的宴会俱乐部，并且自己也曾经作为一名服务员去工作。

悠介最早认识裕子也是两年前在定山溪温泉举行毕业十周年晚会时，裕子作为服务人员出现的时候。

当时裕子穿着和服，美妙的姿态和略显突出的下唇娇艳异常。

五十人左右的酒席上，有十几个服务员，裕子来倒酒时，悠介开玩笑地说：“好一张让人想亲的嘴啊！”

裕子笑着躲开了。酒席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灯突然熄灭，色情电影开始了。

这是干事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货真价实的色情片，大家都在屏息观看时，悠介似乎嘟囔了一句：“这种东西真没劲，有什么好看的。”

悠介并不记得自己当时那么说过，这是裕子后来告诉他的。

说实话，之前悠介早就看过好几部色情片，已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画面。而且大家一起鸦雀无声地观看色情片的样子，让他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半逗能地说了那么一句，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就起了作用。

“大家都在看片子，只有你侧着身子独自喝酒。那时的你真的好帅哦！”

后来裕子说起自己被悠介吸引的理由时，是这么说的。她还打趣地问：“你那么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

当然，悠介并没有那样的心思。虽然喜欢裕子，但用那样的手段来征服裕子，他没想过。之所以说“没意思”，是因为在此之前曾看过色情片，同时也隐含着对认真观看的朋友们实在是纯情的感叹。不管怎么说，悠介和裕子因那次聚会相识，不到三个月，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

两个人的关系进展比较顺利，但裕子另外还有男人。虽说宴会俱乐部并不需要多少资金，但裕子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成为经营者还是有点不可思议——那是因为有个男人给她出钱。

裕子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不过现在我和他不太好。”话虽这么说，但那个男人真的能轻易放手吗？能为风俗业出钱，很可能跟黑社会有关系，搞不好会遇到麻烦。

悠介虽说有些不安，但还是继续着和裕子的交往。

这次决定去东京，最大的理由当然是因为难以继续在大学医院立足，同时悠介也想借这个机会试着当个作家。此外，也不可否认还有着想和裕子一起逃跑、一起生活的向往，以及一生中想要做一件荒唐事的冒险心理。

地毯边缘的斜阳已经延伸到了桌子底下，悠介一边看着这光影，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

“终于来了啊……”

裕子微微一笑：“有什么奇怪的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来到了这儿。”

的确，即便是一个月之前，悠介都没有想过会来到东京和裕子一起生活。

不过，现在两个人正亲密地靠在一起喝茶。沙发和橱柜是从裕子家里搬来的，摆在卧室里的桌子和椅子是悠介的东西。两人将各自搬来的家具和物品放在一起，房间里竟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总算安顿下来了。”

虽然壁橱前还散乱着需要整理的衣服，大件的家具也只是简单地摆放着。

“再喝点吗？”

“好……”

悠介怀着满足又后悔、安心又不安的复杂心情点了点头。

晚上，悠介和裕子一起出去吃饭。

并不是不能在新家中准备晚饭，只是刚搬来，屋子还没收拾好，碗筷、油盐酱醋等也没有备齐，再加上裕子确实有点累了。

与其说是出去吃饭，不如说是初来乍到想出去走走吧。

两人沿着电车轨道往两国方向散步。途中，有家叫“奴鳍”的寿司店，挂着漂亮的布帘。

“欢迎光临！”

悠介被大声的欢迎声吓了一跳，停下了脚步。两人被热情的服务员推进了店，在靠近门口的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

“吧台那儿也空着呢。”

“就坐这儿吧，挺好的。”

在东京第一次进寿司店，悠介还不太愿意直接坐到吧台那儿。

悠介要了啤酒和上等的寿司卷。

“那么……”

这样的场合该说些什么呢？要说“恭喜”，还有很多担心的地方；要说“加油”，也有些牵强。

悠介有些不知所措。裕子端起酒杯，轻轻地和悠介举起却又停在那儿的酒杯碰了一下：“辛苦了！”

不错，这句话最恰当了。搬家让两个人都累了。

就着腌章鱼的小菜，两人喝了点啤酒。一会儿，寿司卷便端了上来。

金枪鱼、比目鱼、鲍鱼和北海道的一样，但鲷鱼和略带黄色的鸟蛤没怎么吃过，而在北海道的寿司卷中经常会放入的北极贝和鲑鱼却没有看到。

“怎么样……”

“嗯，还可以。”

裕子点点头，悠介却不怎么赞同。金枪鱼、鲷鱼的味道有点重，鸟尾蛤却过于清淡，乌贼的身子太厚，咬不动。

“这个和北海道的不一样啊。”

“这个叫商乌贼吧。”

“那个也是，在北海道的話，只能叫盐渍鲑鱼子了。”

鱼子酱做得有点咸，海胆也太过清爽，缺少圆润的口感。

“真是不怎么样啊。”

原本以为东京是寿司这种日本料理的发源地，但尝过之后发觉好像并非如此。当然，也不能因为偶尔一家不好吃而否定东京所有的寿司店。

不过，悠介已然相信北海道的寿司更好吃了，心中有种胜利的感觉。要说孩子气吧是有点，来到大东京的悠介确实有点争强好胜。

“明天开始要去医院了吧？”裕子转移了话题。

“九点去就可以了，很近。”

医院只隔着条马路，走过去花不了两三分钟。

“好像住在医院里似的。”

“住得这么近，和值班没什么两样了。”

也并非一定要值班，不过万一住院的病人有事的话，不去也不行。

“好像有个护士住在我们楼上呢。”

这栋公寓楼是个四层建筑，悠介和裕子住在三楼最边上的一间，四楼住着在同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和办事员。

“怪不得刚才搬行李的时候有人在看我们。”

裕子一边夹起比目鱼一边说。

“医院里的人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吧？”

说实话，悠介还没有把与裕子同居的事告诉院长，虽然是不得不说的事情，但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事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现在两人住在院长经营的公寓里，而且还有护士进进出出，大家知道此事也只是时间问题吧。

“过些日子，我会说的……”

裕子比悠介小七岁，两人在一起并不像一对夫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总之，都不用正式向院长和护士介绍，很容易就让人知道他们不寻常的关系。

本来，悠介并没有想故意隐瞒和别的女人同居一事，但既然已经辞了职，成为一个自由人，就不想连自己的私生活也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幸好，裕子不在乎别人会说闲话。

“反正我不去医院就好了。”

裕子喝完了杯中的啤酒继续问：“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可以接电话吗？”

悠介刚想点头，但又没这么做。在东京的编辑和朋友们知道他们俩同居的话倒是没什么关系，但家人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生活，万一裕子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那还不吵得天翻地覆呀。

也许，在悠介说出要去东京发展的时候，妻子就有了这样的猜测吧。

光靠写小说的生活还不安定，孩子又要上学，悠介编了一大堆理由，才说服妻子让自己单身上京。但从洗衣做饭到穿衣打扮，悠介个人根本搞不定，没有人比妻子更清楚悠介的懒汉作风了。

这样的男人独自去东京，背后肯定有个女人。

妻子到底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另当别论，可自己千万不能粗心大意。

妻子既然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可能有她作为正室妻子的自信吧，也可能是觉得再反对也没用，只好放弃了，不管怎么样，妻子做好了被悠介背叛的心理准备，这是肯定的事。

但现在，悠介要感谢妻子对自己的宽容。虽然，他并不想对妻子太过关心。

三十五岁，舍弃大学医院的工作上京从事写作，对于悠介的一生来说，无疑是一次孤注一掷的重大决断。

从今往后，果真能靠写作生存下去吗？

对于未来，考虑得越多越感到不安，所以悠介决定不再想这些了。

无论如何，这一两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在这种关键时刻，即使想照顾妻子和家庭也没有办法做好。

说起来，对于文学来讲，家庭的幸福其实是万恶的根源。幸福又安定的家庭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满足于现状，从而失去了战斗力，失去了前进的热情。现在牺牲一下妻子和家庭，就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勇往直前了。

悠介有点在逞强。不，悠介是在借此鼓励自己。

“两个人住在一起嘛，当然可以接电话了。”

“那我可以说‘我是相木’啰？”

“可以是可以，如果是找你的电话怎么办？”

“我父母知道我和你住在一起，没关系的啦。”

悠介有点尴尬，正色道：“自古以来，作家身边都是有女人的。”

“所以啦，你不是想成为作家吗？”

好不容易才作出的决定，被这么低俗地理解，真是让悠介头疼。

“过去这一年，我非常苦恼。成为作家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如果错过现在，就没有机会了，但我还是一直在逃避现实，得过且过，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我认识你的时候，就听你说过了。你真的没想过会辞职吗？”

“我也算是一个有用的社会人才吧，在单位受压迫或是被降职，有可能会索性辞职，但如果不是到很糟糕的地步，也是很难下得了这个决心的。”

很难得，裕子理解地点点头。

“我辞去大学医院工作的时候，父母都哭了。”

“那你妻子呢？”

“起初她很惊讶，但后来并没有反对。”

妻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冷淡，是沉着镇定，还是不感兴趣？又或是觉得这只是丈夫的信口开河呢？

“也许你不跟她说更轻松点。”

“父母居然说：‘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还要去干招徕客人的行当呢？’”

“写小说是风俗业？”

“我也不怎么明白。也许他们觉得收入不稳定，又常常要工作到半夜，和干风俗业没什么两样吧。”

“那写小说到底有多少收入啊？”

突然被裕子这么一问，悠介要考虑一下。

“写一篇六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如果能刊载的话，稿费大概在一页一千日元，一共六万块吧。”

“哇，这么多啊！”

裕子瞪大了眼睛。但就算写六十页的短篇小说，再怎么顺利也要花上十来天，而且也不一定能发表，也不一定每个月都会有约稿。在裕子面前，悠介不想说这么无情的现实。

“来到东京可以和编辑们混个脸熟，这样约稿也会多一些。”

“那真是太好了。”

“但并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写啊，也没有奖金和津贴。万一生病不能写的话，那就是事业的终结。所以自由职业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没关系，我也会工作啊，你不用担心。”

“工作？干什么？”

“我在银座有个认识的朋友，明天去找找他。”

“是在晚上工作吗？”

“不错，和你一样，风俗业，呵呵！”

裕子以前经营过宴会俱乐部，而且自己也作为一名服务员工作过，所以并不介意在夜总会或是酒吧之类的地方打工。

好不容易跟自己来到东京，却要让她到银座这样的地方抛头露面，似乎有点不尽情义。

“就我们两人生活的话没问题的。”

“好了，老老实实在家里我也会觉得无聊啊，而且我也很想去看看银座嘛。”

不管悠介有什么样的考虑，裕子仍坚持自己的意思。

“京都可真是有意思啊。”

邻桌的客人起身离开，随即又来了两个人。男的和悠介差不多年纪，而女的要稍稍年长一些。两人似乎对这家店很熟，一边走进来，一边谈论着在京都看到的迟开的软条樱花的话题。

悠介听着他们的谈话，又想起自己身在东京下町一家寿司店的事实。

“再过些日子，北海道的樱花也要开了啊。”

往年，札幌的樱花都会在五月中旬完全盛开。想起这个，裕子也点点头。

“那儿还挺冷的吧，气候和这儿差一个月呢。”

“是啊，就是到了四月底的黄金周，有时候还会下雪。”

现在，北海道的山野还是一片枯黄，山间也残留着皑皑白雪。记得去年黄金周的时候，和裕子一起去附近的支笏湖玩，风吹过湖面，异常寒冷，冻得两人没敢去湖面上泛舟。

“好远啊……”

悠介小声念叨，不经意地想起“私奔”一词。

说来说去，两人就是从北海道逃来东京的一对情侣啊。

虽说并没有和父母断绝关系，也没有陷于不义不孝之中，但在这么大的东京街头一起落寞地吃着寿司，就像是一对私奔的情侣。

“走吧。”

裕子站了起来。

“谢谢光临！”

还是那洪亮的声音将两人送出了店。迎面吹来阵阵妖艳的风。

路的左边有一片黑压压的小树林，这一带静悄悄的，仿佛在黑夜中沉睡。

这是一个公园，里面有座地震纪念馆，纪念在关东大地震中遇难的人们。

沿着这个纪念馆公园一直往前走，在拐角处往左，便能看到横跨隅田川的藏前大桥，而悠介的公寓就在这个拐角处往右隔着一个街区的地方。

和出门前的情形一样，厨房里堆放着未整理的碗筷，各式衣物零乱地散落在橱柜前。

裕子开始收拾，悠介走进卧室，在桌子前坐了下来。

这是一张西式桌子，悠介开始觉得和式方桌比较好，但还是在用惯的桌子上写作比较顺畅，所以托妻子从老家寄了过来。明天开始就要在这儿开始工作了。先写一篇S杂志约的短篇，同时也得着手写一部已经收集好资料的长篇小说。

从今往后，每天都要坐在这儿写作了。换句话说，这儿就是创作的舞台，这儿就是生活的支柱。

悠介靠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烟。

桌子的左边就是阳台，现在是晚上，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到了白天，就会有大量的阳光照射进来。从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下町低矮的平房、远处一栋栋的高楼和那云层低垂笼罩的天空。

下午的时候，悠介发现阳台外一栋建筑的屋顶上安装着一只鸡形风向仪，因为离得远，所以显得有些小，只能看见黄色的翅膀和红色的鸡冠，但在有点脏的楼房上它是那么耀眼，迎着风，张开翅膀，昂首挺胸。

写累的时候或是写不出的时候，就可以看着这只鸡形风向仪消磨时间了。

悠介一边想着一边喷着烟圈，裕子端着茶壶走了进来。

“泡杯咖啡吗？”

“不用了。”

裕子扫了一眼桌上：“不是没在写什么嘛。”

确实，桌子上摆着雪白的稿纸和2B铅笔，没动过。

“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写出来的。”

以往写作悠介都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现在开始裕子会常在身边了。

“我在旁边是不是妨碍到你了？”

“没有这回事，不过在我写作的时候还是把拉门拉上吧。”

客厅和日式卧室之间用拉门隔着。

“我来关上试试。”

裕子拉上拉门，顿显安静，不过房间突然变小了，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这样客厅也变小了吧。”

“没关系，挺好的，更方便看电视了。”

裕子的话让人听了很开心。两居室的屋子，要拿出一间专门当书房，确实有点显小了。

“我不写的时候就把拉门打开。”

“不用介意。以后，晚上我也不一定在家了。”

“喂，你真的要去银座工作？”

“那样你也能好好地写小说了呀。”

裕子说的是没错，但她晚上出去工作，还是让人不放心。

“银座那种地方，有很多坏人的。”

“你在担心我吧？”

“那当然……”

“亲爱的，你也有体贴的一面嘛，哈哈！”

裕子跟他开玩笑，悠介争辩道：“你呀，还不是冒冒失失的。”

“什么呀？”

“被抢的那件事情啊。”

裕子的脸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三个月前，两人曾被强盗袭击过。

那还是在来东京之前的事儿了。一月末的北海道寒冷刺骨。深夜，两人从爱情旅馆里出来，小路黑黝黝的，突然，前方冒出来三个男人。

中间那个稍稍有些驼背的男子一把抓住悠介的左手，想抢手表。这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脸白得不可思议。

悠介见状并不害怕，看出对方没有护住背部的破绽，假装老实地交出手表，突然一个反擒拿手，抡起拳头直接向男子的背部攻去。

虽然敌人都是年轻人，但悠介也不过三十五岁，对自己的腿还是有信心的。而且拐过前方的路口，顺着电车通道往前跑，不远处就有个派出所。

“快逃！”

叫上裕子，悠介撒腿就跑。三个男人马上追了上来。傍晚的时候下了点雪，路有点滑，两条腿犹如喝醉酒般不听使唤，但悠介还是拼命地往前跑着。

拐过路口，不远处的电车通道亮着路灯。对方好像放弃了追赶，没有了笃笃的脚步声。悠介停了下来，大声地喘了口气，回头一看，小路的那头传来了裕子的尖叫声。

“哎呀——”

是在哭泣，还是在哀求？悠介倏地想到了裕子被对方抓住的样子。

悠介想折回去救裕子，但自己一个人也打不过对方，而且那个驼背的男子怀中好像还揣着一把菜刀。虽然担心裕子，但还是先去附近的派出所请求警察的帮助比较好吧。悠介正在犹豫，只见微弱的月光下，积雪的道路上跑来一个女子。

“悠介！”

张开着双手，大衣也敞着，没错，就是裕子。

“这儿，我在这儿！”

悠介招了招手，向上气不接下气的裕子飞奔过去。

“怎么啦？”

裕子摇摇晃晃地跌在悠介的怀中。

“没事吧？”

裕子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依然靠在悠介的怀里，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小声说：“我的皮包被他们抢走了。”

裕子的手里确实没有了皮包。

“那你没伤着吧？”

“这儿被碰了一下……”

裕子摸了摸肚子的一侧，好像没什么大碍。

“我拼命地护着我的皮包，可还是被他们抢走了，呜呜……”

裕子哭诉着，右手还死死拽着她那皮包的拎带。悠介差点笑出声来。

“不就一个皮包嘛，给他们就是了。”

“可里面有钱哪。”

的确金钱非常重要，不过裕子那敢于斗争的精神真是值得称赞。“你没事就好。”

“扣子也没有了。”

裕子大衣上的扣子被扯掉了两颗，线头搭在那儿。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派出所报案吧。”

“这个也带去吗？”

裕子拿起皮包的拎带，悠介点点头。

“嗯，这可是重要的证据。”

悠介拉着裕子走在白雪残留的路上，一边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喊了一声‘快逃’吗？”

悠介跑出去后，三个男人马上就一起追了上来。悠介想：把他们引过来，这样裕子就可以安全逃脱了。

但裕子好像跟在强盗的后面也追了上来。

“你为什么不住相反的方向跑呢？”

“可你在前头跑啊，所以我就追过来了。”

“但你前面有强盗啊。”

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一条有积雪的道路上，三个强盗追赶着一名一溜烟儿逃出去的男子，而在后面还有一个追赶强盗的女人。三个强盗见追不上那名男子便停了下来，发现了这位拎着皮包飞奔过来的女人。

“要是被强盗抓住了，大声叫人不就行了？”

真是一场在深夜上演的愚蠢又幽默的武打戏啊。

两人来到派出所，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也许正闲得慌吧，将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

不用说年轻强盗的相貌和特征问了，就连悠介和裕子的关系以及深夜到过哪里都问了一遍。

悠介有点不快，虽说没有不能讲的话，但被问到这些，心里还是不舒服。做完笔录，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漫长的冬夜已经过去，天开始蒙蒙亮了。

两人来到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要了热腾腾的牛奶驱驱寒气。悠介又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不禁呵呵笑起来。

“追强盗的女人，真是没有听过啊。”

“我可不是在追强盗，我在追你哩。”

悠介喜欢裕子那傻里傻气的样子。

一旦自己的男人走了，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追上去。只要冷静地判断一下就知道是愚蠢的事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裕子的“一根筋”让人担心啊。

实际上，在邀请她一起来东京的时候，裕子只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住在哪儿，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关于这些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她都没有询问。信赖别人是好事，但裕子似乎很不擅长更深层次地考虑问题。

这样不会算计又一心一意的女孩非常可爱，同时也令人不安。

银座里出入的男人女人们都饱经世故、老奸巨猾，裕子在那样复杂的地方打工能行吗？

悠介暗忖。可裕子好像已经忘记了强盗抢劫一事，悠闲自得地喝起茶来。

二

很少听到“医生打零工”的事。大多数工作的医生都是月薪制，加班费另算。

但像悠介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打零工，工资按天结算，工作了多少天，月末就拿多少钱。用这种方法计算工资对自己是很不利的，特别是碰上生病或长时间休息的情况。但相反，有私事的时候也很容易请假。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临时雇佣，和雇主的关系很单纯。

悠介来东京，是为了当作家。在成名之前，一般人都不会认同，但悠介经常以作家自居。不，是决定以这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了。

不用说，一周去医院三次，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当前的生活，是为了能让小说写下去的手段。

之前在札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做医生的工作，写小说只占了一小部分的时间。而今，主次颠倒过来，主要工作是写小说，而医生的工作只是一份兼职了。

不管谁说什么闲话，自己就是一名作家。

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悠介对这种打零工的工作，对与医院方单纯的雇佣关系还是挺满意的。如果奢求更多的月薪，那么来自医院方的要求也会更多，这样医生的工作就又会繁重起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医院的工作敷衍了事，即使是份兼职，悠介也不会对眼前的病人放任不管的。

山根医院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因为和公寓只隔着一条马路，所以提前五分钟走就来得及。

医院是一个四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一楼是挂号处，还有门诊、药房、检查室和手术室，最里面是个食堂；二楼是院长室和几间医生护士的办公室，剩下的是病房；三楼四楼也都是病房，住院病人的床位有六十张。山根医院在向岛还有分院，作为下町的一家私人医院，这样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院长是个五十开外的外科医生，比起自己的医院，他好像更关心政治，听说要去参加下届的众议员选举。

也许以前还有其他医生吧，在诊察科目指南的招牌上还写有儿科、整形外科、妇产科，这些科目比较常见，不用说了，甚至还写有眼科、耳鼻喉科和泌尿科。

只要持有医生资格证书，一个医生看什么科都是没关系的，所以有了一个医生就说能治百病也不算犯法。

但是，这种做法的医院，虽说治疗科目繁多，可就像家难吃的小吃店，什么吃的都有，却什么都味道不好。

招牌上写的指南暂且不提，将内科、外科和整形外科归在一起是个高明的方法，不过，再过分的话就

显得贪得无厌了。只靠请个把医生，花点人员工资来经营医院，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今天是悠介第一天上班的日子。院长带着他向几位医生和护士们介绍了一下，然后让他去二楼会见院长夫人。院长住在离医院半个小时车程的市谷，也许是早上和妻子一道过来的吧。

即便是大医院，院长夫人出现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悠介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个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悠介走进了二楼的办公室。这不像是一间医生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院长的海报，黑板上详细记录着院长的日程安排，完全像是院长政治活动的中心。当然现在还没到选举的时候，只是竞选的准备阶段，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显得非常忙碌。

“您好，我是新来工作的相木。”悠介稍稍低了下头。

“辛苦了，请多多关照！”夫人笑嘻嘻地回答道。

院长有些微胖，戴着金丝框架眼镜，一副保守党政治家的模样，不过，他眼神柔和，声音温厚。这样一个人真的能在政界打出一片天地吗？真令人担忧啊。

与之相比，院长夫人则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四十多岁的年龄，却显得非常年轻，是一位聪明又貌美的女士。

“听说您在札幌的大学医院工作过。”

悠介点点头。

“像您这么优秀的人才，能来我院工作，真是万分荣幸。”

真不愧是院长夫人，说话很漂亮。虽然知道这只是她恭维的话，但也让人听了很舒服。

“请慢用！”办事员端来了咖啡和蛋糕。

院长夫人喝了一口咖啡，接着问：“听说你在写小说啊。”

“啊，只是写着玩。”

当初会见院长的时候，悠介就犹豫是否要把写小说的事说出来，但没有足够的理由，很难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周只上三天班，所以还是跟院长说了。

“辛苦啊。不过，加油，好好写！”

本来以为院长夫人也会像院长那样，问自己一些关于上班和写小说方面的事，不过并没有，只是聊了聊家常，谈论他们夫妻五年前曾去过札幌的事。

悠介适当地随声附和。没有再被追问写小说的事，悠介觉得安心了许多。

说实话，现在的这种状态，一切都还没有步入正轨，被问及关于写小说方面的诸多问题的话，悠介会

觉得困扰和忧虑。

今后是以作家为目标而奋斗，但真的能成功吗？在还没有把握的时候，听到这些称赞、祝贺、期待、加油之类的话反而会觉得难受。院长夫人也许知道个中原委吧，只确认了一下就没再追问下去。

原来，这家医院是由院长夫人掌控的。悠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偷偷地看了看院长夫人那清秀的脸。

整形外科的治疗室在内科与外科的科室之间。

之前没有整形外科方面的专业医生，所以一直由外科的神山医生来治疗。

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问题，就是外科的医生会抓着整形外科的患者不放，由自己来诊治。

在地方医院，这种学术领域之争让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医生反目成仇的事时有发生。

不过，这位神山医生要比悠介大一轮以上的年纪，而且温文尔雅、和气善良，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小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家私人医院当医生，也许是觉得工作开心，薪水也不错吧。

“相木医生，麻烦你了。”不断地有患者被送过来。

当然，悠介这边也完全没有要从外科抢病人的意思，写作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病人少一点反而更好。

两人互相谦让的态度，让工作变得非常轻松。

有病人陆续地前来看病。比较多的是一些腰痛、老年性肩周炎、刀伤、扭伤之类的普通病症，偶尔也会有骨折、脱臼或椎间盘突出患者，但比起大学医院，这都是一些小伤小病。

起初，悠介很能理解这种情况：毕竟这只是一家下町的私人医院，只有一些小病小痛的患者也是没办法的事。何况看这些小伤小病不花费时间，也不用动手术，比较轻松。可是没过半个月他就觉得厌烦了。

每天都是给那些腰酸腿疼的病人打打针、拿拿药，而且多数的病人都是老人，与其说是来看病的，不如说是来闲聊休息的。好不容易在大学医院待了十年，现在真想做几例长见识又长技术的手术。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血液在紧张、在沸腾，悠介想将自己置于某种紧张的状态之中。

能做手术的话，还能增加医院的收入，院长也应该高兴才对。

但院长并没有这方面的请求，如果悠介单方面要求接一些做手术的病人的话，会有点献媚的嫌疑吧。

再这样下去，在大学医院十年磨炼的技术就要荒废了。

悠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有错误。

到底是打算继续走医生的道路呢，还是想当作家啊？如果真的是想当作家的话，那么外科技术荒废又有什么关系呢？技术荒废更有利于医生道路的放弃，更有利于自己成就作家的梦想。

但是，在看一些简单门诊病人之余，还想着做手术，这不正是悠介体内还残留着作为外科医生的热情的最好证据吗？

在离开北海道的时候，就已放弃当医生，只考虑怎么当作家了，可现在居然发现自己还是很渴望当医生的。悠介难以面对自己的思绪，向裕子吐露心事：“什么也不用做挺轻松的，可我还是想做手术，像在大学医院的时候那样。”

裕子正在准备晚餐，背对着悠介问道：“这个医院能做手术吗？”

“全身麻醉比较困难，腰椎局部麻醉还是可以的。”

“那有病人吗？”

“有个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治疗的。”

“那个病人非得要你来给他动手术吗？”

的确，那个病人并非一定要由悠介来做手术，他可以去别家医院治疗，而且本人也没有一定要做这个手术的意愿。

“那倒不是，但我也可以做啊。”

裕子非常简单地问道：“那你的小说怎么办呀？”

S杂志约的短篇小说还没有动笔。

“我不想写了。”

菜煮得差不多了，裕子弯腰关掉了煤气。

“是不是觉得写小说辛苦啊？”

诚然，写小说并不容易。虽然完成时的快感难以形容，但在写作过程中是非常痛苦和孤独的。

“那个……做医生要比写小说轻松点吧。”

被裕子一语击中要害，悠介回答得有些结巴。

其实，与写作相比，医生的工作并不轻松。做一次手术下来，眼睛冒血，双腿发抖，全身是汗。真当好一个医生，也是非常艰苦的。

当然，同样的手术反复做几次就不会那么难了。虽然每次患者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只要是有经验的手术，就不会那么不安，而且还能在紧张中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既然做医生轻松，那就是想放弃写作啰？”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

“手术也可以做，但你现在是作家，写篇好的小说来给我看看吧。”裕子的话刺中了悠介心中最软弱的地方。

三

五月中旬，两人来到东京快一个月了，裕子也终于找到了工作。

“明天开始，我要去上班了。”

晚上，吃过晚饭，见悠介并没有写东西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电视，裕子说起自己工作的事情来。

“去哪儿工作啊？”

“银座啊，以前跟你提过的。”

是记得裕子说过要出去工作的事，但突然重提，悠介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夜总会？”

“是啊，店名叫‘壶’。虽然地方不大，不过气氛挺好的。”

“已经去看过？”

“前几天，我去看了一下……”

四五天前，裕子曾在傍晚的时候出去过一趟，说是去见个熟人。“正式定下来了吗？”

“老板娘好像很中意我，说随时可以去上班。”

悠介去过几回银座的夜总会，都是被编辑们拉着去的，自己倒是没有主动去过。那儿是所谓的文坛酒吧，坐着几位只在照片上看到过的眼熟的作家，自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不过裕子说的店好像不是那样的地方。

“壶？好像没听过。”

“在并木大街八丁目一座叫‘阿鲁克丝’大楼的三楼。不是很引人注目，但有很多贸易公司的客人。”

银座是日本第一红灯区。夜总会鳞次栉比，美女如云。一个刚从北海道出来的女人能干得下去吗？

“第一次在夜总会打工吧？”

“当然是第一次了。”裕子满不在乎。

“那穿什么？”

“暂时先穿和服。”

裕子穿和服的样子非常娇媚，悠介就是这样被裕子迷倒的。

“银座那种地方的客人形形色色，还是当心点为好。”

“会有什么样的客人呢？”

“比如说絮絮叨叨、不停发牢骚的人，也有行为举止特别怪异的人。”

“放心吧，没关系的。”

“和在札幌可不一样。”

“我都已经和老板娘说好了。而且，我不在的晚上，你也能更好地写小说啊。”

“……”

“你一个劲儿地写东西，我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待着也觉得很无聊啊。”

悠介并不是不能理解裕子的心情。

“几点打烊？”

“大概从晚上七点营业，到十二点吧。”

“那十二点半就能到家了。”

“是啊，当然有时会晚点也是难免的啦。”

以前，悠介曾在电影还是电视剧里看到有这样的情节：男主角每天都热切地等待在酒吧工作的女主角归来。这个男主角没什么生活能力，靠女人来养家糊口。悠介很同情这个男人，但同时似乎也有着这样的憧憬。

如果裕子出去工作的话，自己不就成了等待银座夜总会女人回家的落魄作家？虽然并非完全是吃软饭的，但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值得依靠的男人吧。

不过，不是自吹自擂，成为女人的小白脸，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悠介在胡思乱想，居然还有点小小的满意。

“那从明晚开始我就一个人在家啦。”

“如果你觉得困了就先睡吧，不用等我。”

“你不要喝太多酒哦。”

“知道啦，你也不要趁我不在出去醉酒不归啊。”

“你还不知道我吗，最多去路口的小酒馆里喝点啤酒。”

“你明天真的要去上班了？”

“怎么啦，突然这么问？”

实际上，悠介对裕子去银座工作还是有点不安。

“没什么，一定得去的话……”

“哎呀，这可也是为了你好哦。”

裕子以恩人自居，微微笑了一下。

五月的中旬，裕子开始去银座的夜总会上班了。悠介的生活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去医院上班的日子，悠介八点左右起床，九点之前出门，到了医院后，先去护士站询问一下夜里住院病人的情况，然后去查房。

整形外科的住院病人有十五六个，大多数都是些腰酸腿疼的老人，没什么异样。本来这些小毛病在自己家中休养就可以了，但比起在家里麻烦儿子儿媳，还是住在医院里被照顾要好些。也有无亲无故、没人照顾，生了病只好住到医院来的孤寡老人。当然，大学医院是不会让这样的患者住院的，但私人医院一般都会很高兴地接收。治疗采用打针、挂水、吃药或是电气疗法就可以了，在医生看来，会觉得厌倦，不过这些老人都有医疗保险，不用担心欠费。

换句话说，就是能赚到钱。

悠介在大学医院的时候没有看过类似的病人。大学医院的住院病人一般都是需要手术的患者，而且病情复杂多样，对于医生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只让看一些不需要手术的普通患者，那就是医生的耻辱。听说甚至发生过有个医生不惜和院长吵架而将这样的普通患者赶出医院的事。

悠介现在是不会这样乱来的。即便在医学上没有住院的必要，但患者在精神上觉得住院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康复，也应该尊重他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些老人也是一群适合住院的人。

既然自己是一名私人医院的医生，就必须得看这样的患者。

悠介打算摒弃之前的想法了。

十几位病人都没什么变化，治疗方针也基本上不用改变。悠介一边摸着老人们的痛处检查，一边听着他们发牢骚、倒苦水。

和老人们的交流中，悠介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已经离开大学医院现在是一名私人医院的医生了。

这儿没有紧张的手术，也没有最新的医学实践，有的只是聆听患者的抱怨，充当忠实的听众。悠介觉得自己如身败名裂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但这个瞬间，悠介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作为一名作家来东京的。

为了能集中精神写小说，碰上像老人们那样没什么病情变化的患者也是好事，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也不用因操心而过度劳累。

悠介重整旗鼓，跟老人们点点头，时而还讲个笑话。

查房三十分钟结束，九点半去一楼看门诊病人。

门诊的病人也是以神经痛、打伤、划伤之类的小毛病居多，也有因血液循环不正常引起的肩膀肌肉发僵、酸疼的病人。要是在大学医院的话，对这样的病人都是敷衍了事，但这儿是私人医院，所以必须亲切地接待。

患者陆续地来看病，临近中午，终于告一个段落。

午饭和晚饭悠介都去医院的食堂吃。

由于医院有六十床的病人，所以食堂蛮大的，配膳间里忙得像在打仗似的。

悠介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过去。点了一份菜，还要了鸡蛋和火腿吃。

下午，还有一些门诊病人，但比上午少多了。有时候也会做些小手术和检查，除此之外，就是看这些老一套的病了。

当然，在没有病人的时候也可以翻翻杂志、看看报纸。

护士们和办事员都知道悠介是从札幌的大学医院来的，至于为什么辞职来这儿就不明白了。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为了来东京发展，但只是隔天上班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都对悠介抱有疑虑。

“休息的时候，您都做些什么呀？”被这么问时，悠介一般都回答：“没什么，连着工作觉得没什么劲，呵呵……”

是一个让人明白又不明白的理由。写小说的事总有一天会被他们发现吧。

下午五点，下班后的悠介回到公寓，裕子正在做出门的准备。

店里有集会的时候，裕子会在五点之前出门，一般情况下，她这时候都在穿她的和服。

裕子弓着腰对着镜子，在宽腰带下扎上细腰带，又用力拉了拉紧。

“亲爱的，我走啦。”

五点过半，裕子拿上手提包，又照了照镜子，出门了。

“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啊？”悠介问了一句就不作声了。

去问女人回家的时间显得太没出息了，所以裕子回了一句后，悠介只是背对着点点头。门咚地关上了，裕子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一个人了，可以放下心来，却又有点寂寞，悠介被一种奇妙的感觉包围着。

就这样呆呆地看了会儿窗外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又躺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估摸着到了开饭时间，

便去医院的食堂吃晚饭。自从裕子出去工作以后，悠介连晚餐也一个人在医院的食堂吃，所以那些打饭的妇人都以为他是单身。

甚至有上年纪的阿姨同情地跟他说：“相木医生，早点找伴吧。”

一边吃饭，一边和这些阿姨闲聊，对于悠介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刻。

吃完晚饭，已经七点了，回到公寓，整个屋子都暗了下来。

开了灯，环顾了一下四周，悠介对自己说：“开始战斗！”

可悠介并没有坐下来动笔，他先烧了点水，冲了杯咖啡，然后又看了会儿电视，过了八点，才终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尽管如此，悠介还是又翻了翻最新的报纸和杂志，过了九点才拿起了笔。

写得顺利的话不用说，可悠介一点也写不下去，过了一个小时，他仍端着咖啡杯，盯着空白的稿纸。又过了一个小时，悠介开始担心起裕子。

这个时候裕子正在被男人们包围着，一起热闹地喝酒吧？而且裕子能喝，一定喝得很来劲吧？悠介想到裕子正在喝酒，自己也想喝了。他从厨房下方的柜子里拿出了一瓶一升装的白酒。

三杯下肚，悠介有些醉了，他离开桌子，躺在了沙发上。

看了看钟，已经十一点半了，还有一个小时裕子就要回来了。不知何时，悠介睡着了，朦胧中听到窗外有停车的声音，不一会儿便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是钥匙的开门声。

裕子马上就要进门了，悠介连忙背对着门口，紧闭眼睛，假装熟睡。裕子推门而入，经过沙发旁，径直往卧室走去。

悠介正幻想着裕子轻柔地呼唤自己：“小悠，我回来啦！”然后深情地献上一吻，可是这么浪漫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裕子只是来到梳妆台前，扔掉手提包，拔下发簪，解开了和服上的细腰带。

只有沙沙沙脱和服的声音，接着是一声轻轻的叹气，然后便鸦雀无声了。

裕子脱掉了和服，穿着贴身衬衣。悠介想，这下她该过来了吧，微微转头睁开眼睛，可只看到裕子一屁股坐在地毯上，盘着腿，脱起了袜子。

不去医院上班的日子，悠介是完全自由的。从早上到晚上，整整一天，干什么都可以。

老实说，以前在大学医院工作的时候，总是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在规定的时间出门，去规定的方向，实在是非常郁闷。上班路上会遇见同样的人，就连在车站等车的人也都是相同的。

每天都反复做着相同的事情，让悠介期待有一天能往医院方向相反的地方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就这样休息了，什么都不干，那该有多快活啊。

大家在同样的时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有一个人逆向而行；大家都在拼命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悠闲度假，再没有比这更奢侈的事情了。

现在，这么奢侈的事情就摆在悠介的眼前。

一周三天，加上周日，悠介四天都是自由的。早上不管睡到什么时候，而后来个晨浴，或者赖在床上喝酒，都不会有人来批评这些悠闲自得的举动。

刚开始过这样自由的一天时，悠介觉得有点心慌。

明知一天都休息，可他还是习惯性地一看见时间到点就想要起床了。突然意识到没有这个必要，便又躺了下来，但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

这种不平静的心情，在白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也悄悄潜入了悠介的心里。

如愿以偿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是自己却没有充分享受它的从容。

接近十点，悠介起了床。工作到半夜的裕子还在睡觉。

看着裕子甜甜的睡容，悠介不想自己一个人工作，所以索性翻翻杂志，又看了会儿电视，想着等裕子醒了一起吃个午餐，下午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事。

知道自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却因为时间过多而心中不安。

午后，悠介站在阳台上呆呆地看着对面楼房顶上的鸡形风向仪，又想起自己来东京当作家的现实。

现在这么空闲的时间应该是用来写小说的。但时间是有了，却不能像从前那样顺畅地写下去了。

悠介慌忙地坐在桌子旁。坐是坐下来了，不等于就能马上写出东西来呀，还必须具备写出东西的热情和专注力。

可能是因为以前都在夜间写作吧，在这么大的太阳下，怎么也写不出来。也许是刚来东京不久，还没有熟悉自由职业的生活吧，等到慢慢地习惯了东京的生活后，笔头也会变得顺畅吧。时间有的是，所以不用慌张。

悠介这样安慰自己。他看看书又看看电视，发了会儿呆又抽了几根烟，就这样打发走了这个无聊的下午。

“作家，好像写不出小说啊。”

裕子的话惊得悠介哑口无言。

确实如裕子所说，来到东京后，悠介还没有写出一篇作品。

每天都有很多时间，却每天都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

“状态不是很好。”

悠介并不是像裕子那样一进入店门就可以开始工作的。

“那你过些日子会开始写吧？”

稀里糊涂、无所事事地过日子，是为习惯自由职业生活所做的准备。随着状态的好转，笔头也应该会源源不断地写出好作品来。

但是，到底要过多久才能写出小说？悠介自己也没有头绪。反正是能写出来的，不过他也没有肯定能写出来的自信。

以前在大学医院的时候，悠介总以为写不出来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早上八点半去病房查房，十点后看门诊病人，下午还有手术或是检查。吃完晚饭，看病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之后，还要去地下实验室做科研。这期间，教授也会来问诊，还有报告会之类的学术会议。一旦进了医院，就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写作只能在周末或是去外地出差的时候进行。

这么繁忙，所以不能好好地写小说，只要稍微多点闲暇时间，自己一定能写出非常棒的小说来——悠介一直都这么认为。

事实上，辞去大学医院工作的一个理由就是想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写小说。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可现实却是游手好闲地过着每一天。

裕子的话语中并没有责备的意思，但不可否认有些许的吃惊。悠介对自己的懒惰也有些惊讶。

自己是这么偷懒的人吗？自己是个有点坚持己见、拼命工作的人，虽然还算不上勤勉，不过最近好像习惯于这种什么都不干的状态了。

表面看似有点懈怠，其实悠介的心里还是非常着急的。再这样下去，特地辞去医生的工作来到东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思来想去，“必须写出好的作品来”这种想法有点幼稚。

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从来到东京的那一刻起，悠介就对自己说：“我是一名小说家。”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深信不疑。

可是这个想法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压力，失去了随意书写的自由。

说实话，悠介在当医生之余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斗志，因为写小说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有时间的时候随便写点就行了。即使写不出来，也很轻松，反正这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嘛。

工作很忙，没有闲暇，但没有任何压力，这种自由似乎让自己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写作。

不用太逞强，用比较放松的心情坐在桌子旁更好啊。

悠介又有了精神，可到了第二天，却依然如故。他心情焦急万分，这无边无际的时间让自己滋生了舒适感，似乎开始起反作用了。

再这么木然下去，就要被这种安逸的生活淹没，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悠介在不安中明白了自由职业的可怕之处：明白地说，就是自己一整天什么都不干，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不在规定的时间去公司，不做任何规定的事情，也不会有人指责批评。这是让他人羡慕的事情，但这种自由不可掉以轻心，得小心提防。靠自己的意志力来约束自己、控制自己出人意料地难。没有超强的积极面对的意志力，是很难办到的。

这就像是明知没有考试还要努力学习，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要有考试才去学习的。当然不乏喜欢学习之人，但只有那些有十足上进心的人，才会在没有考试的时候还刻苦用功。

现在令悠介困扰的就是没有类似于考试的那种约束力。

在大学医院工作时候，每天都有必须去上班的束缚。不过这种束缚下的生活有着安心的感觉。现在，全部的生活都必须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

自由职业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对自己加以约束。

人类在习惯新的事物时，往往会怀念旧的；在习惯新的生活时，往往会怀念过去。当每天规定要做的事情持续不断的时候会觉得厌烦透顶，而当它停止发生的时候，却又眷恋无比。

在成为自由职业者后，悠介反而怀念起他以前的上班时代。

清晨，悠介早早地起了床，透过窗户眺望马路，形形色色的人们正在行走。有的人迈着悠闲的步伐，有的人则快步往前走，也有的人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

大家都在规定的时间向规定的方向移动。

在大学医院工作的时候，悠介曾对此极度郁闷，经常想往相反的方向走，可现在悠介非常羡慕那些每天都去同一方向的上班族了。

只要和大家一起去上班，那一天的生活就有了保证，也不用担心会被社会所淘汰。

眺望着人流，悠介无意中已穿完衣服，他有着想跟在他们后面一起走的强烈冲动。在傍晚的时候，看见坐着电车、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他也是如此的心情。

他们都平安地度过了一天，都朝各自的家走去。

这一天是否充实另当别论，总之，和大家一起去单位工作了，这种安心的感觉呈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既然白天工作了一整天，那么，晚上就要好好休息。回到家之后，洗个痛快淋漓的澡，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好好地消除疲劳。

当然，也有人会去站前的酒吧或是烧烤店消磨时间。

有五六成群的，也有两人一伙的。反正，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解放后的快感。

在大学医院工作的悠介，还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上班族的这种生活。

早上快步奔向车站，傍晚从车站走出来，以前悠介每次看到这样的人群，都会觉得他们被命运牵着往返于相同的地方，好可怜。也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惆怅。

可现在悠介想和他们一样一起去单位上班，再一起下班回家。

和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安的了。

在大家一起向右前进的时候，随波逐流，跟着一起往右走便能平安无事，而独自一人向相反方向走的话，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还会遭受很大的阻挠。

悠介重新怀念起和大家一起走，去相同方向的日子来。

那个时候，和大家在相同的时间来到医院，做相同的工作。虽然异常辛苦，但只要进入医院，就会有种被保障的安全感。

当然工作上也会有出错而被上司骂的时候，不过邀上同事一起喝个酒就没事了。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再说说上司的坏话，心情就会明朗起来，第二天又能开心地去上班了。

和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同事在一起是很快乐的。在和他们的聊天中自己的观点得以确认，在与他们喝酒中获得安心的感觉。

而现在，自己却完全是孤独的。

眼前有充裕的时间，可没有一起享受它的伙伴，也没有指导自己如何合理有效利用它的上司。

无数的时间毫不吝啬地出现在面前，如何使用它，只凭悠介个人的意思。

“有点轻率啊……”

傍晚，悠介看着一个又一个穿过布帘走进烧烤屋的上班族，一个人自言自语。

不喜欢如同行走在轨道上那样的生活，可脱离组织，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上京这事自己总觉得做得有些仓促草率啊。

第二章 愁日

一

自由职业到底是什么东西？

早上，准备起床的悠介想起这个问题。

好像作家都属于自由职业，那自由职业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呢？

之前一直模糊不清，只是使用着这个词，现在，自己也干上这种行当，得弄清楚。悠介马上从床上爬起来，翻开词典，上面这样写道：不受人雇用、不受上班时间制约的职业，如律师、作家等。

果然如此，现在的自己就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雇用合同。

悠介钦佩这种简明扼要的说明，但马上又有了一个疑问。

那些走红的作家，经常会被拜托在何时何时之前写多少多少页的稿子。签不签合同另当别论，他们在接受这些请求的瞬间，契约关系不就成立了吗？不就已经被截稿日期这个时间所束缚住了吗？

实际上，答应编辑要求的流行作家，每天都被截稿日期逼得很辛苦。很多编辑都待在作家身边寸步不离，等作品一写完马上拿到印刷厂去印刷；也有的作家和编辑之间有几天之内必须写多少页的约定。

这样想来，那些已经成为作家的人就不属于自由职业者了。

与他们相比，悠介现在很明显没有接到什么约稿。

虽然有S杂志社约的六十页的短篇小说，可那不是合同，编辑的态度也模棱两可，给人“能写则写”的感觉，没有“必须完成”的紧迫感。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时间，也不受任何人束缚。

这样看来，现在的自己不正是地地道道的自由职业者吗？悠介激动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可马上清醒地知道这种发现毫无价值。

自由职业，说好听点就是失业罢了。和谁都没有雇佣关系，也不受时间制约，可没有人会觉得开心。

悠介已经没有了刚才起床就去翻词典的劲头，只是坐在桌子旁一边抽烟一边望着阳台外。

五月的天不冷也不热，天空飘着朵朵白云。

已经过了上班族赶车的高峰期，呈现出上午的宁静。远处传来阵阵卖竹竿的吆喝声。

抽着烟，悠介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移向对面屋顶上的鸡形风向仪。

下町的这栋灰蒙蒙、脏兮兮的楼房顶上为什么会安装一只鸡形风向仪呢？是风雅的楼房主人所为，还

是某人的恶作剧？

最近，悠介发现这个风向仪不会转，朝着西边的方向动也不动。

之前，吹西风的日子较多，所以悠介自然以为风向仪是受风向的关系向西站立。可东南风刮得猛的日子它还是朝着西边，悠介这才发现这东西是固定的。

是安装了一个本来就不会动的风向仪，还是因为在户外日晒雨淋，轴承生锈了才不会动的？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反正小鸡总是望着西天。

悠介知道了这是只不会随风转动的没有用的小鸡，可每天望着它，会觉得心情很好。

在屋顶上，戳着煞风景的电视天线，蹲着庞大的供水塔，还零乱地晒着各种被褥，唯独看到鸡形风向仪的时候心情会异常平静。微风和煦，小鸡昂首挺胸，依然如故。

悠介呆呆地望着风向仪，突然想起了名片一事。

辞职来到东京后，还没有印名片。

对于男人来说，名片可是必需品。与初次见面的人打过招呼后首先就是交换名片，也需要向编辑出示名片来介绍自己。

那种时候，如果只是口头说说名字或点点头，而不拿出名片的话是非常失礼的。

虽说是自由职业者，名片还是应该印些的，但名片上写些什么好呢？

一般好像只写名字，下方再注上住址和电话号码。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就这样吧。

如果是画家或是音乐家，有的人会在名字后面添上“画家”或是“歌唱家”一词，还会注上自己所属的组合或乐团。

当然，根据喜好的不同，名片的样式也各有不同。

但作家或是评论家的情况就不同了，可能是因为没有专属团队的原因吧，一般名片上只有名字。悠介之前倒是见过有注“文艺家协会会员”“日本国际笔会会员”之类头衔的名片，但爽快地说，这样的注释有点多余。

作家就像是一匹狼，只会单独行动，他们一般是不会结党搞帮派的。

那只写个名字是不是又显得清高呢？

像悠介这样的情况，不是不能印制山根医院医生的名片。虽说只是家私人医院，可自己担负着整个整形外科的工作，所以印上整形外科主任医师的名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对于悠介来说，医生无论如何都只是副业，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作家。这种时候，还要扛着医生的头衔，心中不会释然。

但只有名字的名片，真的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吗？熟人和朋友暂且不说，一般的人看到只印有“相木悠介”的名片都会心存疑惑吧。

悠介之前一直没有主动去印名片，也是因为自己不知如何是好。

再怎么犹豫也没有办法，不管印成什么样还是得有名片啊。

悠介一边看着鸡形风向仪一边对自己说：“反正是要当作家的，就只写名字好了。”

因为是在下町的关系吧，附近就有好几家印名片的小印刷所。

天空飘着淡淡的白云，晴朗的下午，悠介出了门。穿过电车轨道，便看到一家高高挂着“石原印刷”招牌的店家，敞开着玻璃拉门。

“我想印名片。”

马上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拿着白纸和笔出来招呼悠介：“请在这儿写下您要印的内容。”

悠介拿起了笔，稍稍想了一下，然后果断地在纸的中央写下自己的名字，在左下角用稍小点的字写下了住址和电话号码。

这个女人可能就是这儿的老板娘吧，在悠介写字的当儿，有一个年轻男子叫了一声“夫人”，过来和她商量工作上的事。男人走后，女人拿起了悠介写好的白纸。

“就这样吗？”

悠介含糊地点点头。老板娘好像不相信，又问道：“不用写工作单位吗？”

“是的。”

女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仔细地确认了一下白纸上的字。

“请问印多少张？”

“一百张吧……”

“三天后可以来拿。”

老板娘又逐一检查了一下这几个字后开口说：“对不起，请先付一下定金，一千两百日元。”

悠介连忙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递给女人，并问道：“要收定金的呀？”

“是的，我们都是收定金的。”

老板娘写好收据给悠介：“那么，请您三天后来取吧。”

悠介拿好收据走出了店门，心情却是不爽。

说实话，自己之前印过几回名片，可交定金还是头一回。在札幌的时候，只要跟医院附近的印刷所说一声，把要印在名片上的内容写好给他们就行了，四五天后他们就会把印好的名片送到医院来。

可这次别说送了，还得先付定金。

可能是第一次跟不熟的关系打交道吧，也有可能是没写工作地址让他们不安了吧。

即使这样也不能收定金啊。住得这么近，肯定没问题的嘛，真是小看人。

幸好身上带钱了，不然要出糗了。

“是这样的啊……”

悠介又看了看鸡形风向仪，重新理解了辞去大学医院的工作所获得的自由的含义。

过了数日，悠介已经忘记了名片的事情，毕竟一直也没有用上名片的时机，而且短篇小说的截稿日期临近，因为这个，他头都大了。

S杂志社的川边编辑并没有明确地和自己说明会在几月几日的杂志上刊登，可却让自己必须在五月底前交稿。虽不是什么正式的约定，但在五月底之前，不得不完成这篇小说了。

已经有了构思，也写了二十多页了，可悠介不满意，所以全部重写，这下，时间非常紧张。

之后的每一天都得至少写上十页，否则完不成。

算了算时间，悠介马上在桌子旁坐了下来，这时印刷所打来了电话。

“您的名片已经做好了。”

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翻了一下日历，日子过了五天了。

悠介点点头，答应忙完了就去拿。傍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悠介便向印刷所走去。

印刷所玻璃门依旧敞开着，年轻男子出来接待自己，老板娘也马上出来了，脸上堆满了笑容。

“好几天没看见您，怕您忘了，所以……”

她说起打电话的理由，态度和上回完全是两样，十分和蔼亲切。“让您特地过来取，真是不好意思。”

“没什么……”

悠介从女人手中接过名片盒，看了一下名片。老板娘接着问道：“您是山根医院的医生吧？”

突然被这么问，悠介愣了一下。老板娘说道：“我家的孩子多亏了先生您的照顾，他叫清贵，脚受伤了。”

老板娘指了指脚脖子，悠介想起来半个月前有个因脚关节扭伤而来看病的中学生。

“真是麻烦您了，非常感谢！那天我儿子看见您了，跟我说您就是给他看病的医生……”

悠介终于明白她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原因了。

“我们不知道是您，真是抱歉。”

老板娘在为收取定金的事表示歉意。

“真的不用写上您工作的医院吗？”

“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要是被问起其中缘由反而麻烦了。“再见！”悠介逃也似的出了门。

老板娘爽朗的声音马上追了出来：“欢迎下次光临！”

穿过电车轨道，来到小路，悠介歇了口气。

那个印刷所的老板娘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突然改变态度的。

知道她的本意是好的，可只是作为给孩子看病的医生才被亲切对待，悠介有些不满。没有什么特别要责备她的意思，但这前后态度的变化也实在太大了。

回到公寓，悠介点了一支烟，重新将名片拿在手里。

名片的中央并列排着四个字：相木悠介。左下角印着现在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如悠介要求的那样，没什么差错，但整体感觉有点不协调，也没有平稳感。悠介将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仔细地看了又看，没有头衔的名片，还是不太可靠啊，总觉得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

右半部分太空了，看着有点空落落的。

以前，在这个部分都会写上大学医院的名字和自己专攻的学科，再标上讲师的头衔，非常漂亮，可眼前的名片上什么都没有。周围空旷，心情倒是舒畅，吹来的风却是阴森森的，让人不寒而栗。

“这样真的可以吗？”

悠介看着名片，慢慢地担心起来。

这样的名片可以拿出来用吗？给别人看的时候，对方会是什么脸色、什么态度啊？

“失去的头衔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望着阳台外的鸡形风向仪，悠介万分怀念已经抛弃的札幌那万里无云的五月天空。

晚上，在医院的食堂吃完饭回到家，悠介更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孤单。

以前在大学医院的时候，晚饭后经常和同事们一起去医院的休息室闲聊，有时还会约好一起出去喝

酒，然后打麻将。

偶尔也会下班后直接回家，家里有妻子和孩子等着自己。

但在东京，裕子五点多要去夜总会，自己回到家后一个人也没有，感觉空荡荡的。

山根医院的同事倒是有，可那个外科医生要比自己年长十几岁，工作一结束就早早地回家了，内科医生又是位女医生。影像科有个男技师，还有个男办事员，可他们都一本正经的，也不擅长喝酒。而且即使他们有空能在一起坐坐，也没有能说到一起的话题。

说真的，悠介是想有一个能和自己畅谈文学理想的同伴，想和编辑或是像自己一样对写小说情有独钟的人一起畅饮聊天。

但和蔼可亲的编辑很少，即使有，也好像都很忙，不好厚着脸皮把人家约出来喝酒。

白天在家里还待得住，到了晚上，悠介非常想出去逛一逛。

悠介一个人沿着电车轨道，向两国的车站方向走去，在穿过两个信号灯的地方有一家烧烤店。烧烤店位于这幢三层建筑的一楼，入口敞开着，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吧台和客人坐的椅子。烤鸡肉的烟甚至都飘到了街上。

悠介第一次来这儿是一周前，在逛完神田的书店后回家的途中路过。

里面要比从外边看上去更加宽敞，可以轻松地下坐三四十个人。客人的点菜声、醉汉的叫喊声交织成一片，格外嘈杂。

这是拿到名片两天后的傍晚。悠介买了刮胡刀的刀片，又顺便来到了这里。时间还不到六点，却有不少客人了。悠介在吧台一头的空座上坐了下来。

周围几乎都是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也有不加修饰地穿着宽松夹克衫或是敞领衬衫的人。也许是刚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原因吧，每个人都容光焕发，高兴地说着话。

悠介要了杯酒，又要了烤鸡心和烤鸡肝。

“来了，让您久等了。”

在有气势的喊声中，一位扎着扎头布，穿着印字短褂的男子给悠介的酒杯中斟满了酒，酒慢慢地溢出来，流在了玻璃杯下的托盘中。

悠介喜欢将这些溢出来的流在托盘中的酒再倒回玻璃杯中喝。

拈了块鸡心尝了尝，悠介发现坐在旁边的男人吃着同样的东西。

有点好笑啊，悠介苦笑了一下，那个男人也微微笑了一下。

男人的额头上方有些秃顶，年纪比悠介大点，四十五岁左右，穿着简单的白衬衣，打着领带。西装脱掉了，搭在椅背上，袖子也往上卷了几下。悠介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在那儿了。从他刚才默默吃东西

的情形看来，也是一个人来的吧。

悠介觉得他很和善，又偷偷地看了一眼，不承想他也看了过来。

“好热啊。”男人和悠介说话。

虽然还只是五月中旬，却已经可以不用穿外套了，再加上烧烤的炭火和这么多人，更觉得闷热难当。

“是啊，该开空调了。”

“里面有空调，为什么不开呢？”

男人看了看右手边的最里处，那里好像装着一台空调。他那白衬衣的衣领处稍稍有些脏，看来是个善良的上班族。

“经常来这儿吗？”

“偶尔来，你呢？”

“我这是第二次。”

男人可能是觉得自己更了解这家店吧，对悠介介绍道：“这一带，这儿的烧烤最好吃，所以经常挤满了人。”

已经打开了话匣子，男人似乎很放松，又问道：“你在附近工作吗？”

“是啊……”悠介回答得有些含糊。

“我一直是这一片的负责人。”

“负责人？”

“是银行的负责人。今天去拜访了一位老主顾，结束后本来想直接回家的，可路过店门口的时候，被烤肉的味道吸引了进来。”

不错，一闻到烤肉的香味，就会不知不觉、摇摇晃晃地想走进来。

悠介点点头，表示同意。男子转身从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口袋里掏出名片。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名片上写着：城北信用银行锦系町分行对外负责人村越次郎。方才看上去他虽一本正经的，却很健谈，原来是职业病啊。

“您住哪儿？”

“石原。”

“那就在附近啊。”

男人可能是觉得反正自己递了名片，所以问对方什么问题都可以了吧。

“那您是……”

突然被这么问，也不得不出示名片了。悠介从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拿出两天前刚做好的名片。

“给！”

男人稍稍低了下头接过名片，马上不可思议地问道：“您的工作是……”

“在家里做事，所以……”

“那是……”

男人对没写工作单位的名片抱着怀疑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在写点东西。”

“写东西？”

悠介决定告诉他：“写小说。”

“小说？就是写书？”

“是的。”

男人看了看名片，又看了看悠介的脸，问道：“抱歉，这是笔名吗？”

“我没有笔名，这是真名。”

对于男人来说，当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又仔细地看了看名片，不好意思地对悠介说：“我不怎么看小说，所以不知道您的名字……”

“没什么……”

即使不知道名字也不用道歉，就连编辑都不知道很多作家的名字，何况是其他行业的人。

“只是个新人。”

“跟写小说的人碰面还是第一次。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啊。”

男人如看稀有动物似的看着悠介。

“我也该看点小说了，虽然工作有点忙，可正好借此机会去书店买本您的书看看。”

“请等一下。”悠介慌忙用手制止他。

“我的书还……”

“没关系，我自己买。”

“那个，不去大书店的话可能买不到。”

“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双心》，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经常去日本桥和银座那边，我去那儿的书店找找。”

男人显得格外亲热，又叫了酒劝悠介喝。这份好意对悠介来讲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悠介来东京的半年前，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叫《双心》的单行本，收集了四篇他曾在杂志上刊登过的小说。大小就是普通的三十二开本，封面薄薄的，定价是五百八十日元，对于不满三百页的书来说算是比较高的了。这是悠介的第一本书。

出书，是成为作家所迈出的第一步。

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出现了书名和自己的名字，虽说只占了一小块地方，但悠介看见的时候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以往的自己了。

有了书，自称作家就不会惭愧了吧。这之后的几天，悠介去札幌繁华街道的书店，在文学类书和北海道出版物系列书的书架上都能看到《双心》。

悠介如守望自己的孩子般注视着这本书。

它就像是难产的婴儿，好不容易才分娩下来。

从那天开始，悠介每天都会去书店看看自己的爱子是否畅销。可是，过了两个月，《双心》就从文学书的书架上消失了，北海道出版物系列的书架上也仅存一本。

是卖完了吗？但没有再版的通知，应该不是。无名作家的处女作，是不可能卖完的。也许是对此感兴趣的人在北海道的书店里发现了这块璞玉，把它们都买走了吧。

不管怎样，书店里摆着自己的书，那自己就是作家了。

但来到东京以后，这点小小的自信心一下子就被打碎了。

来到东京后没过几天，悠介就从上野到神田、银座走访了所有较大的书店，可哪个书店都没有自己的宝贝。把出版了半年、无名作家的不畅销书摆在书架上也是徒劳吧，尽管如此，也消失得太彻底了。

悠介意气用事地继续寻找，终于在新宿的一家K书店里发现了一本。

他不由自主地跑过去，没错，书上写着悠介的名字。

悠介的心情如同在地狱中遇见了佛祖那样高兴，可不一会儿就对这本书所放的位置担忧起来。

书确实是放在了文学书的书架上，可书是竖着放的，薄薄的一册，一点也不显眼。而且，更不好的是，左右都摆放着厚书。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本书，如无颜见人似的被塞在里面。

这样一来，一般读者是很难看到它的。

悠介突然觉得自己的爱子很可怜，把它往外拉了拉，而且就这么一本，显得格外寂寞。悠介越看越觉得悲惨，他把书拿在手里，假装在看，一边偷偷地往书台处移动。

每个书店进门的最显眼处都会放着书台，上面高高地摆着各类最畅销的书。悠介来到书台前，环视了下四周，确认没有人看见便悄悄地将书放在上面。

并不是有心的，书放在了司马辽太郎的著作上。

悠介慌忙看了一下周围，谁也没有注意到。

这样就有人买了吧。悠介一个人满足地望着自己的宝贝。这时候，一个男店员疑惑地站住了脚。

悠介屏气凝神，只见店员毫不犹豫地拿起书，把它塞回到文学书架上那厚厚的书当中了。

又被夹在了书缝中，只能看见书脊上的“双心”两个字，好像在控诉自己苦命的生活。

不能重复干这样的事情，悠介只好将书往前放了放，暗自下定决心还会再来，然后走出了书店。

可过了十天再来看的时候，书已经不见了。

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内，悠介的书就在全国的书店中全部消失了，当然，这应该不是全都卖完了。

后来，听负责出版该书的编辑说，初版印了三千册，卖了一千五百本左右，没有再版。初版只印三千册，对于一个无名作家的处女作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一千五百本的销量，那就是卖掉了一半。

不过，这其中有五百五十本是悠介自己买来送给朋友的，所以，实际上，在全国的销售量不满一千本。

二

夜里，裕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大体上，店夜里十二点打烊，裕子会在一点之前到家。

去医院上班的日子不用说，不去上班的时候夜里也要接着写东西，所以裕子到家时悠介一般都还没睡。坐在桌旁一边写着小说，一边不时地看着闹钟，看看裕子还有多长时间回来。

从傍晚一直到深夜，悠介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等待爱人归来的男人。裕子能在身边陪着的话，会给自己泡咖啡、沏茶。

当然，悠介也不是每晚都在等裕子回家。小说写得顺利的时候，他也会希望裕子稍微晚点回来，也会偶尔喝点小酒就先睡了。

裕子刚去银座工作那会儿，肯定在一点前回家，有时晚点也不会超过一点半。但随着工作熟悉后，时常到两三点才回家。

悠介没有想要约束裕子的意思，可她太晚回家会让自己担心。

裕子又连续两天都过了两点才到家，次日，悠介趁着一起吃早饭也是午饭的时候说：“最近，回来得有点晚啊。”

裕子一边往从多士炉中拿出来的面包上涂抹黄油，一边说：“店里太忙了，过了十二点，那些客人也不回家。”

“但工作时间不是到十二点吗？”

“可老板娘让留下来，就不好说回家了。”

“有这么忙吗？”

“还是东京景气啊，和札幌的消费水平就是不一样。”

曾听说过银座云集了一流公司的精英和有钱人，可从裕子口中说出，悠介心中顿感不平静。

“喝酒的费用很高吗？”

“在我们那儿，每个人都要花到一万日元以上。”

“都是些公款挥霍族吧。”

“所以呀，他们从来都不会在钱上斤斤计较，对于店里来说，可是很重要的客人。”

他们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脸面在这么贵的地方喝酒？那个时候自己却一个人在家码字。悠介越想越气。

“一群笨蛋。”

“客人没什么错啊。”

“可他们都是花公司的钱在那儿喝酒。”

“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为了让他们更尽兴地喝酒，所以工作时间会延长。”

悠介喝着咖啡，一肚子气。

“但还是别那么晚回来为好。”

悠介真正想要说的是这句话。

“昨天又过了两点才回来的吧？”

“昨晚去了另外一家店。”

“哪儿？”

“店附近的一家小酒吧。”

“和谁呀？”

“店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有一位客人，后来老板娘也去了。”

悠介如同一个吃醋的情夫，说道：“这种事推了不就行了？”

“这位客人是我们店里的常客，加上老板娘也去，所以不好拒绝。”

“既然邀请了，大家为什么没有都去？”

“我也并不是想去，可我还是新人，所以难以拒绝嘛。再说，十二点正是各家店的下班时间，不好打车。”

“不是有电车吗？”

“穿着和服，从两国车站下车后一直走到这儿吗？”

的确，深夜让一个女人独自从车站出来走十分钟以上是很残酷的。

“最近，银座很难打到车吗？”

这种情况，悠介有所耳闻，可没有在这这么晚的时候去银座喝过酒，所以不太了解实际情况。

“一过十二点，打车的地方就排起了长队，要花二三十分钟才能乘上一辆。而且，一说去两国，司机们都不太情愿。”

“为什么？”

“可能是就我一个人吧。”

“一个人为什么不行？”

“要是能拉上店里的客人，这样女孩子下车后，再送客人回家，司机可以多开段路，多挣点钱。”

住的地方被别人看不起，悠介很不高兴。

“这儿在江户时代可是市中心，有着光辉的历史呢。”

“话是没错，可很少有回这边的客人呀，很不方便。”

“那一般都是去哪儿的？”

“有去青山、涩谷的。去那些地方的客人多，所以就能搭上出租车。”

“和客人两个人一起乘车？”

“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也会再拉上其他女孩子。”

裕子喝着咖啡，小声地嘟哝了一句：“我也想搬到青山、涩谷那儿去住呢。”

女人开始显露出她的欲望来。在札幌的时候说只要能在东京住下就行了，来到了东京又说如果能在银座那样的地方工作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刚在银座工作了半个月，就想搬到青山、涩谷那些高档的地方去住了。裕子刚刚站稳脚跟，就开始去追求奢华的东西了。

“青山、涩谷那种地方在以前可只是杂草丛生的练兵场。与此相比，这一带靠近日本桥和浅草，历史悠久，又有人情味，这儿才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啊。”

“你喜欢这儿吗？”

“也谈不上喜欢，不过觉得是个好地方。总之，回来太晚的话对身体也不好。”

说最后那句话，只不过是显示一下男人的威严。

虽然裕子回家的时间迟了，可她倒是没有见异思迁的苗头。她晚回家的时候，悠介一般都在小睡。裕子先走进卧室，扔掉手提包或纸袋，然后解开和服上的衣带。因为很累了，裕子胡乱脱掉和服、拔掉发簪后的模样已经没有了傍晚出门时的美艳。

完全没有要隐藏、遮盖什么事情的样子，裕子坐在地毯上脱袜子，神情中充满了完成一天工作后的放松。

脱完袜子，裕子便起身将和服挂好，然后去浴室洗澡。

这时候，悠介已经醒了，他假装还在睡觉，偷看裕子。裕子哼着小曲，走出了浴室，一边看着被悠介弄得乱七八糟的桌子一边喝果汁，有时候也会从冰箱里拿点东西吃。然后在梳妆台前卸耳环和首饰，关掉

灯，钻进悠介铺好的被褥中。

没有主动爱恋别的男人的含蓄，也没有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矜持，非常自然地、疲惫地躺在床上，没有像和自己恋爱时的那种热情，也就是说裕子没有背着自己和别人有染。

悠介看着裕子那甜美又自然的睡容，放下心来。

裕子没有背叛自己，虽然在银座待长了变得有些奢侈，可还是爱自己的。

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悠介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那天，裕子像往常一样，回来得很晚。悠介终于完成了S杂志社约的小说，休息了一下，喝了杯酒。也许太累了吧，刚过一点，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连裕子回来也没察觉。

“小悠、小悠……”

耳边传来呼唤声，悠介醒了过来，看到穿着和服的裕子站在面前。

“起来啦，有好东西吃。”

悠介慢吞吞地坐起来，餐具柜上的钟显示凌晨两点了。

“很晚了，真是对不起，不过有礼物哦。”

裕子从右手拎着的纸袋里拿出一个点心盒，并在桌子上摆上了小盘子和酱油。

“肚子饿了吧？”

“还好。”

“可是很好吃哦，尝尝吧。”

在点心盒中装着的是寿司，好像是银座一流的寿司店里的东西，卷得漂亮又整齐。

“今晚吃比较新鲜。”

睡觉的时候，肚子饱饱的，可眼前精美的食物还是勾起了食欲。

“好奇怪哦，给我吃这个的客人……”

“这是客人给的？”

“是的。店里下班后，他邀请我去寿司屋，吃完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说是和妹妹住在一起，所以他又叫了一份寿司叫我带给妹妹吃。”

裕子一边放松胸前和服的带子一边说。

“他不知道你和我住在一起吧？”

“当然了，要是知道了就不会送我了。”

悠介吃着金枪鱼和比目鱼。寿司中的这些材料又多又新鲜，比在附近寿司店里吃的好吃多了。

“而且，那个人把我送到了这儿哦。”

“他也住在这一带吗？”

“不是，住在相反方向的杉并，是特地绕远送我的。”

“啊，好在没去窗户那儿被他看见脸。”

“没关系，我在前面一点的地方下车了，为了不让他知道具体住处，敷衍了一下就下车了。”

悠介挺高兴的，同时又觉得这个男人没安好心。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是做包装箱的公司的总经理，五十五岁左右吧。”

悠介品尝着海虾，知道了这个男人要比自己大上二十岁。

“他喜欢你吧？”

“可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是嘛……”

“不喜欢的，那种纠缠不休、絮絮叨叨的人……”

裕子说讨厌那个人，悠介更觉得他干了不少坏事。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因为他送我们寿司吃？”

裕子将剩下的金枪鱼片寿司卷整个塞进嘴里。

“我们是姐妹俩嘛。”

“这么大的妹妹……”

“下次，我再让他给我们买点寿司吧。”

悠介夹着金枪鱼，正准备吃，可停了下来。

这样不就真成了吃软饭的了吗？深夜，自己偷偷地吃着女人从别的男人那儿骗来的寿司。

女人很高兴自己成功糊弄了别人，自己默默吃着她骗来的东西。

“怎么样，好吃吗？”

“啊……”

寿司味道可口，悠介的心里却不是滋味。

来到这个新环境的女人迅速成长起来。

当然，裕子也不是初次踏入社会。以前在札幌的时候她经营过宴会俱乐部，所以也积累了不少作为社会人的经验。不过那个宴会俱乐部也就雇用了二三十个人，在小小的札幌靠熟人介绍做生意。虽然，这样的俱乐部还有几家，可竞争没那么激烈，何况还有人照顾。

虽说是进入社会了，但这只不过是熟悉的街道，在领受别的好意下挣钱。

与之相比，在银座工作才是动真格的。

不管怎么说，刚来到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就直接在银座这日本第一红灯区做女招待是需要勇气的。

在那种地方真的能干下去吗？起初，裕子既不安又紧张，睡觉都不踏实。夜里，从店里回到家，也是极其疲劳的样子。

可那只是刚去时候的样子，过了不到一个月，裕子就完全变成个东京女孩了，连说话都带着一股东京腔。

真是令人惊讶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啊。也不是裕子有特别之处，可能所有的女性都拥有这种能力吧。

对于现在的裕子来说，银座已经变成她最熟悉的地方了。

最近，去店里上班的途中，经常会有招聘女招待的人跟她搭话。

“今天又有人来请我去他们那儿干了，我都说不行了可还是纠缠不休。”

裕子露出烦扰的神色，不过似乎并非讨厌。

反正，裕子完完全全是个银座女郎了。

与裕子这巨大的变化相比，悠介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是一天隔一天地去医院上班。也许觉得这只是临时的工作吧，他至今跟同事们都不熟，写小说的进展也不怎么顺利。而且，即使笔头顺畅，无名作家的地位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

看着日渐华丽、自信的裕子，悠介非常不安。

深夜，带着客人给的寿司回来和自己一起吃，说明她还是爱自己的，可那不能保证裕子就绝对没有心仪其他男人。

刚来东京的时候，裕子一刻也离不开悠介，一直缠着他。现在她已经独立行走，在银座这个物欲横流

的地方安然生存了。

裕子越是生气勃勃，悠介就越像是她背地里包养的男人。

当然，悠介也有成为作家的远大理想，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和裕子工作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这样想来，悠介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和裕子有了很大的分歧。

比如说，星期天两人一起出门的时候，裕子肯定会打车。其实坐电车也非常方便，可她还是会选择打车。

裕子不擅长查地图、询问目的地之类的事情，而且因为眼睛近视，也看不清站前指南和标志。现在，她每天往返于银座都坐出租车，好像已经习惯打车了。

“坐电车去吧。”可裕子已经将出租车招到了跟前。

这样的情况多数都是裕子付钱，悠介不怎么高兴。虽说裕子付钱也没什么关系，但悠介觉得自己男人的面子没地方搁了。

不仅如此，裕子在其他方面也大手大脚地乱花钱。

两人一起出去购物的时候，肉、水果、蔬菜，甚至是毛巾、面巾纸之类的小东西，裕子都挑最贵的买。价格贵的东西质量固然好，所以也不能说有什么损失，可裕子一点都不像一般的主妇那样考虑节约和划算。

还不到三十岁，又没有结婚，北海道人特有的狂野也是一个原因吧。

自从去银座工作后，裕子花钱花得更厉害了。

起初，裕子都是穿从札幌带来的几件和服，后来便不断地买新洋装了。

裕子原本没有什么存款，来东京也如乘夜外逃一般，所以身上应该没带什么现金，可她每周都会花相当大一笔钱从银座的精品店里买回包括首饰在内的一大堆东西。

在银座工作到底有多少收入，悠介一次都没有问过裕子。

住在一起，生活费原则上是由悠介出的，不过两个人的花销也并不多。比如吃饭的话，悠介在医院的食堂吃，裕子在中午和傍晚出门前也只是一个人简单吃一点。

周末休息的时候，两人会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也由裕子来付钱。

总的说来，没有分得那么清，只是花着挣来的钱，够用并且也生活得挺好。

可是最近，悠介见裕子不断地买高档的衣服和首饰，开始担心起这个花销来。即使是在银座的夜总会里工作，女招待的工资最高也就是一天一万日元，除去美容费和打车费，应该没有余钱买这么贵的洋装了。

“买这么多不打紧吗？”周末，裕子又买了两件衣服回来试穿，悠介见状问道，“这衣服挺贵的吧？”

“不是很贵。”

“多少钱？”

“这件六万块，那件不到四万。”裕子照着镜子，干脆地回答道。

“两件十万块？”

就悠介所知，这个价钱可以买四件衣服了。

“为什么买这么多的贵衣服？”

“我以前穿的都不流行了嘛，没办法呀。”

确实，在银座当夜总会女招待，不能穿得太寒酸，可这买得也太多太贵了。

“我付不起这么多钱的。”

“没关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那就是有别人替你付啰？”

“那样也可以吗？”

“随便你。”

悠介咂了下嘴，镜子中的裕子呵呵地笑起来。

“真是笨蛋，这是用店里的预支款买的。”

“预支款？”

“总之就是预付费，是预先从店里拿的钱，这样讲比较好理解。”

悠介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和工资的含义不一样。

“我拿了三十万。”

“可这是要还的吧。”

“没有明确的归还日期，不过要是离开的话就必须得还清。”

知道了最近裕子手头阔绰的原因，悠介松了口气。

“那就是说这笔钱是由店里出的啰？”

“是店主妈妈出的。”

“但是如果店里所有的女孩子都问老板娘拿钱那可不得了。”

“可把钱借出去，就能保证女孩子们不会跳槽了呀。”

真不愧是银座的夜总会，运作金钱的方式是悠介难以想象的。

“拿这么多没关系吗？”

“会从工资里慢慢扣的，不用担心。”

“那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啊？”

“我刚去不久，所以就二十万左右。”

数日前，悠介把写好的六十页的短篇小说交给了S杂志社。那个杂志社给的稿费挺丰厚的，即使那样，一页两千日元一共也就十二万。为了完成这篇小说，悠介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可裕子只是晚上出去工作，就有将近两倍的钱到手。

“这么多啊……”

“我算少的了。那些有固定客人的女孩子，一个月能挣五六十万呢。”

尽管将稿件交给了S杂志社，可究竟能不能被采用还不得而知。如果被退回来，那一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一毛钱都拿不到。与之相比，那些姑娘们挣钱也太多太容易了，悠介非常郁闷。

裕子一边试新的洋装一边接着说：“我也想接点客人。”

“接客？”

“不只是当个服务员，我也想有自己固定的客人。这样，客人支付的一部分费用就能直接到我的账上，我的收入就更多了。”

“做做看吧，不是挺好的吗？”

“可这样就抢了店里别的女孩子的生意了呀，不太好。”

“去别家店呢？”

“现在已经没办法走了。”

悠介抽着烟，裕子似乎有些为难地跟他说：“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当我的保证人？”

裕子虽是独身，可实际上是在和悠介同居，所以悠介也算是个人选。

“我当保证人不行吗？”

“也不是不行，有些难。”

“什么？”

“你不要生气啊。如果要接客的话，手头会出入客人的很多酒水钱，所以必须有相当收入的人才能当保证人。”

“我的收入不够吗？”

“得出示税务局的纳税证明。”

现在悠介的收入是在山根医院当医生的工资和写小说的稿费，可这两项加起来也没多少，况且这些收入都是不稳定的。正如裕子所说的那样，担保不了客人这么多的酒水钱。

“好像不认识谁啊。”

悠介忽然想起山根医院的院长来，可怎么跟他说，才能让他当自己在银座夜总会工作的情人的保证人呢？悠介沉默不语，裕子走到沙发边坐了下来。

“心情不好吗？”

“没有……”

“对不起啊，反正也不是马上就需要，所以……”

裕子安慰悠介。她将裙摆展开，站在悠介的面前。

“怎么样？合身吗？”

“合身……”悠介有气无力地回答，没有丝毫兴致。

裕子用明快的声音说：“亲爱的，去我店里看看吧。”

“可以去吗？”

“没关系的，介绍一下我的男人，呵呵。”

“让客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只跟店主妈妈说啦。”

悠介知道裕子是想讨好自己，真的去店里跟老板娘说自己是裕子的同居男人的话，裕子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工作了吧。

“我一个人去可以吧。”

“好啊。人多的话你就坐到吧台来。”

悠介点点头。要是在裕子的店里出示只有名字的名片的话，更会被当作是让情妇包养的情夫吧。悠介越想越郁闷。

五月底的时候，悠介终于将小说完成，交给了S杂志社。负责的川边打来了电话。

“您的小说写得很好，我们想刊登在下一期的杂志上。”

川边是位女性，长年从事小说杂志的编辑工作，现在已经是副总编了。半年前，悠介犹豫要不要去东京的时候，她特地写信来说试试看给S杂志写点东西，这也成为悠介最终决定上京的一个动力。就是她给悠介打来了电话。

“下一期？是这个月末要出版的这期吗？”

“是八月号，这个月的二十日左右会出样本。”

S杂志作为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小说杂志，非常朴实，又独具风格。悠介只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的小说，很想在S杂志上也能发表。

第一次交给该杂志的稿子这么快就要刊登了。

“谢谢！”

这次的小说是在川边的多次鼓励和催促下才完成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发表了呀。”

“是你写得好啊。从医学的角度展开，深入细致地描写夫妻之间微妙的关系，很有意思。”

小说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女儿出了交通事故，从而发现她的血型与父亲并不相符，亲密的夫妻顿时产生裂痕，妻子所隐藏的过去也被暴露出来。

两人就小说的内容又聊了一会儿，川边想起什么似的问悠介：“你最近忙吗？”

“不，不是很忙……”

倒是也有其他要动笔写的小说，可并没有确切的截稿日期。

“可以的话，能再写一篇吗？写什么都行，两三个月之后给我怎么样？”

刚写完的小说总算能被川边看上，现在悠介又接到了订单。

第一次，有编辑这么清楚地委托自己，悠介细细地品味着其中的幸福。

“好的，一定写好。”

悠介向看不见的对方鞠躬致意。

知道自己的小说近期就要在S杂志上刊登，悠介一下子来了精神。

平时五音不全，不会在别人面前唱歌的他居然也开口唱起歌来。

“怎么啦？”

很少看见悠介这么快乐地哼小曲，裕子惊讶不已。

“我的小说要在S杂志上发表了。”

裕子不怎么看小说杂志，说了S杂志也不知道是什么，并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现。

“我前段日子不是在写一篇短篇小说嘛，就是那篇小说要登在杂志上了。”

“不是为了发表才写的吗？”

“是那样没错，可新人的稿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发表的。”

裕子并不明白悠介真正的辛苦。

“这个杂志是相当好卖的，会在报纸上登大幅广告。”

“也会出现你的名字啰？”

“那是当然，作家的名字排成一排。”

“太好了，你要是成名了，我也可以向别人吹嘘了。”

“不一定能马上成名，不过编辑又让我给他们写一篇来着，所以……”

“以后会不断有这样的约稿啦？”

“也不是说会不断有……”

“那可以拿稿费了吧？”

“是的。”

“有多少啊？”

裕子的兴趣迅速转向钱的方面。

“没有拿到手，所以还不知道，比起这个，能在杂志上发表更重要啊。”

“那我们一定要庆祝一下啦。”

要是每回发表文章都要庆祝一下的话可有点头疼，可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说成功在S杂志上刊登，对于悠介来说，有着前途突然光明的重大意义。

这是悠介来东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换句话说，也就是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所写的处女作。如果这篇小说写得失败，不被发表的话，那以后的前途也许会变得黑暗，上京这个决定也可能就是一个错误了。

总算写出了一篇令人满意的作品，悠介也有了很大的信心。

悠介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家里有妻子、女儿和母亲。自从离家去了东京后，妻子时常回小樽的娘家去住。不过，即使妻子不在，母亲也应该在家。

悠介辞去医生的工作，要当作家的时候，母亲哭着反对。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为什么非得要辞职呢？你父亲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原谅你的呀。”

母亲将已去世的父亲都抬了出来想阻止悠介，可悠介非常固执。

“现在正是个机会，不出去的话就永远都出不去了。”

“可也没有必要为了干风俗业而去东京啊。”

将写小说形容成干风俗业，悠介惊得哑口无言。

但来到东京以后，悠介发现母亲所说的并非毫无道理。

悠介一直是到了晚上才开始写东西。即使在不去医院上班的日子，白天也基本上写不出什么来。

等裕子傍晚出门后过了两三个小时，周围全都暗下来了，悠介才开始工作，所以确实和干风俗业没什么两样。再加上收入也不稳定，偷懒的话就拿不到一分钱，简直就是风俗业。

这一个半月来，每当想起母亲的话，悠介就会对上京一事感到后悔。今天终于可以有底气打这个电话了。

看到裕子去了客厅，悠介坐在卧室里往家拨电话。如预料的那样，妻子回小樽的娘家去了，母亲在家。

“怎么啦？身体好吗？”

好像母亲觉得儿子只有在有事的时候才会打电话回家。

“没什么，挺好的，我写完了一篇小说。”

“还在干那个吗？”

“是啊，为了写小说才上京的嘛。”

“不要太勉强自己啊。”

比起工作的内容，母亲似乎更担心悠介的身体。这样的话，即使告诉她小说发表了，她也不会有多么高兴，也听不到她的称赞吧。

没办法，悠介简单聊了几句后放下了话筒。

第二天，悠介决定去裕子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一直就想去一趟，可在银座喝酒的都是些有钱和有地位的人，像自己这样的去那里总觉得有点胆怯。

尽管有那样的顾虑，但小说的发表给悠介带来了自信。

裕子说过，去她店里的话，八点左右就可以了。悠介在两国的烧烤店里喝了点酒，稍稍壮了下胆，便向银座出发了。

事先准备了地图，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这家位于银座八丁目并木大道旁一栋楼房里的夜总会。

电梯在三楼停了下来，出了电梯，左手边便有个大大的“壺”字，门口还站着一个服务生。

悠介止住脚步向里张望。男孩询问道：“请问是一个人吗？”

“是的，我想找一位叫纯子的女孩。”

悠介说出了裕子在店中使用的花名，男孩点点头，说了声“请”，便引导他入内。

右手边有可以坐五六人的吧台，里面都是雅座。

八点还不是热闹的时间，只有两三组客人。入口附近的服务台有七八位女招待巴巴地等着客人。

悠介一进去，其中的一位女招待便迎了上来。

“你过来啦！”

悠介这才注意到是裕子在跟自己搭话。

“哦，你在呀？”

“人家都向你招手了，你也看不见，自顾自地往里走。”

悠介第一次来这家店，所以有点紧张，没顾上看这些女招待长什么样。

“我一个人来的，没关系吧？”

“没关系。”

来到一张小桌子前，裕子对男孩说：“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和悠介一起坐了下来。

“怎么样，这家店？”

悠介只被编辑拉着来过银座几回，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好像不是很宽敞。”

“这儿地价这么高，当然不像在札幌了。”

确实，和薄野的夜总会比起来，这儿小很多，雅座也感觉有点挤，不过女招待挺多的。

“威士忌可以吗？兑了水的。我要了瓶洋酒。”

要是酒喝不完，存在店中的话那得花不少钱，可裕子已经点了，只好随她去。

“有点奇怪的感觉。”

“什么呀？”

今晚的裕子穿着前阵子买的乳白色的两件套，胸前搭着深黄色的披肩。在家试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穿借来的东西，可在这儿穿却显得风姿绰约，别样美丽。

“我喊女招待过来。”

裕子接下服务生拿来的玻璃杯和冰块，然后向在门口等客人的两个姑娘招了招手。

“小卷和优加，这是相木先生。”

裕子难为情似的问两位姑娘：“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今天出门的时候，悠介打着领带，可觉得这样就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所以特地换上了条纹的敞领衬衫，外加灰色的短外套。

两人看了看悠介，歪头想了一下，个头矮一点的小卷小声地说：“也许是位医生……”

“看着像？”

猜得挺对的，不过悠介期待被称为作家。

“猜对了一半哦。”

“那是什么呀？”

姑娘们考虑良久也猜不出来，有点不耐烦了，裕子解释道：“其实呀，真正的是位作家，以前是当医生的。”

“作为医生写小说吗？”

“相木悠介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呀。”

两人互相看了看，一副茫然的神情。

“半年前，出过书呢。”

“不用讲这些了。”

悠介很高兴裕子替自己宣传，可这样强加于别人，就显得可怜了。

“我们一起喝酒吧。”

悠介端起威士忌，姑娘们则喝啤酒和果汁。

“下期的S杂志上有他的小说，你们要看哦。”

两人点点头，还是半信半疑。

“两个月前的K杂志上也有。”

裕子如同接到了自己的客人一般，高兴不已。乍一看，悠介好像是位畅销作家，可要不是自己同居的男人也不会一个劲儿地自吹自擂吧。

“您是哪儿人？”

“千叶。”

几个人从出生地聊到了北海道。其间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客人，位置差不多都坐满了。

“人挺多啊……”

环顾四周，只有悠介是独自前来的。小卷和优加也被其他客人叫走了，只剩下了裕子。

“我回去了，不走不太好吧。”

“不要紧，一会儿把你介绍给妈妈。”

裕子把服务生叫来说了两句，不到十分钟老板娘便来了。她穿着高档的和服，四十五岁左右。

“欢迎光临！”

老板娘稍稍低了下头，站着和悠介说话。

“经常听纯子提起你，要加油啊！”

“……”

“能写出好的作品！”

老板娘说完就到邻座的客人那儿去了。悠介有些不快，问裕子：“老板娘在说什么呢？”

“我将你的情况都告诉她了。”

“还是不要说这些多余的话为好。”

悠介明白裕子的好意，但有些扫兴，悻悻地说：“我回去了。”

“要不到吧台那儿再坐会儿？”

“不了，回去了。可以以后来结账吧？”

“那个没关系，我来付好了。”

“我拿到稿费后来结账。”

悠介掐灭了香烟头，又环视了一下满是客人的店堂，起身离开。

裕子追上径直往门口走去的悠介，说：“这儿楼下有家我常去的酒吧，要不你去那儿坐坐？”

“不了，回去了。”

“好吧，那你先走吧，我也会早点回家的。”

晚上十点，正是银座街道最热闹的时候。狭窄的道路两旁挤着鳞次栉比的楼房，各家夜总会和酒吧的霓虹灯争相辉映，如同将道路左右包围起来了一般。

真不愧是银座啊，和新宿之类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年轻人很少，也没什么醉酒的人。大多数人都是穿着西装，下班后来这儿消遣。

这些人都是公款挥霍族吧。悠介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这时一个捧着鲜花的中年妇女走上前来。

“先生，您在找哪家店呢？”

听说在银座有两三千家夜总会，这些卖花的基本上都知道，询问她们的话就可以被带到指定的店里，可作为补偿必须得买花。

“没有……”

悠介拒绝了这位中年妇女，往四丁目方向走去。

这样一直往前走有一条宽敞的马路，往左拐就是有乐町车站，在那儿坐山手线到秋叶原换乘总武线可以到两国了。

要是裕子的话肯定会打车，不过夜色尚早，时间充裕，悠介想走走。

他来到一栋明亮的楼房前，五六个客人正在和小姐嬉闹。他们相互牵着手，开着玩笑，其中一人还在亲小姐的脸颊。突然笑声响起，好像他们处在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

悠介斜着眼看他们，心想：来银座还是有点为时尚早啊。

裕子店里的客人也是这样，年龄大多数都是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没有像悠介这样三十几岁的男人。在银座消费，也并不是有年龄限制，可如果过于年轻，小姐们也会困惑于如何接待。

还是有和自己的年龄、地位相称的街道，以现在悠介的地位在新宿附近的酒吧中喝酒就比较合适。

悠介两手插兜，看看左右，继续往前走。狭窄的街道两侧停满了汽车，中间仅剩的一条行车道上也行

驶着各式高级轿车。

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并肩走着从一个夜总会转至另一个夜总会的男人们，其间也有几个袒胸露乳的女招待和穿着制服的服务生。

突然，左手边的关东煮店的格子门拉开了，欢快的感谢声送出两位客人。男的四十五岁左右，女的大概三十岁吧。男人是个高个子，穿着得体合身的灰色西装，女人则穿着淡紫色的裙子，身材如模特般苗条。

尽管是吃关东煮的小店，由于靠近银座，这里的客人也显得贵气十足。

悠介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地方。

忽地一张海报映入眼帘，悠介停下了脚步。

“北海道报”，海报贴在了一根电线杆上，在路灯的映照下看得很清楚。

在札幌的时候，悠介每天都会看这份报纸。不知是谁设计的，这稍稍有些扁又肥的字体，在这样一个夜晚的街头看见，真是令人无比怀念。

是嘛，这儿有北海道报的分社呀.....

悠介想到了这层意思，又看了看海报，完全没有想到会在银座的正中央遇见这熟悉的文字。

在从札幌初来东京的时候，一听到“北海道”或是“札幌”这样的字眼，心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平静舒畅，如同在他乡遇到故交般的亲密，现在也是如此。

像自己这样的人来银座还有点过早，在知道来了不该来的地方的时候，看见这熟悉的文字，怀念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悠介走到电线杆下，有一股想抚摸海报的冲动。

“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还好吗？”

在这个与北海道毫不相关的地方，这张海报正在守卫着家乡的堡垒。

“是啊，它也在努力呢。”

看着海报，悠介渐渐地有了勇气。它都在努力，所以自己也不能认输，必须加油。

悠介又看了一眼海报，然后向有乐町车站迈出了脚步。

可走了不到二三十米他就停了下来。“要不再去喝点吧.....”

就这样直接回公寓的话，也不可能马上就开始工作。傍晚喝的酒和在裕子那儿喝的威士忌也开始在全身起作用了，舒服又痛快，以这样的状态即使回到家也是喝酒看电视，还不如去哪儿再喝一盅呢。

本来打算回家的，却突然改变了心意，也许是因为看到了这令人怀念的海报吧。

悠介在路边的电话亭里给裕子的店里打电话。

“我现在还在银座呢，刚才你说的那家店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你真的去吗？”

“可以去啊。”

“太好了，那你回到这儿的楼前来。”

“五六分钟就到。”

“好的，在那儿等我下班，好吗？”

悠介点点头，往回走。重新和裕子碰了头，来到这家位于同栋建筑的二楼，名叫“欧迪乐”的酒吧。

走进去，店的纵深很长，有个可以坐下十人左右的吧台，里面只坐着老板娘和一个调酒师。

裕子好像和他们很熟，跟老板娘闲聊几句后便将悠介介绍给她，又偷偷地对悠介说：“这位妈妈是函馆人，这样比较轻松吧。”

“轻松什么呀。”

老板娘瞪着一双丹凤眼，怪不得吧台里坐着她一个人就行了呢。

“我下班就过来啊。”

悠介看了下表，才十点半，得等一个半小时。

他一个人坐了下来，环顾周围，吧台上坐着七八个客人。多数是和同伴一起来的，也有一个人来喝酒的。

老板娘跟他说：“这儿的洋酒不错哦，小纯可以打包票。”然后便给悠介兑了一杯。

“去过楼上那家店了吗？”

“嗯，有点挤，所以……”

“下次别去了，来我这儿吧。”

老板娘三十五岁左右，是个大个子的美人。

“小纯每天都会到这儿来。”

虽然知道小纯就是裕子，可听着不顺耳，一瞬间感觉在说别人一样。

“她很红，这儿都有很多追求者。”

听老板娘说裕子是个走红的女招待，悠介一下子不怎么理解。

“她呀，特别能喝，这是和客人的交际手段，也是没办法的事，可还是要适量啊……”

从老板娘的话中，悠介大概了解了裕子在银座的生活。

“不过，她好像很喜欢你哟。”

悠介有些不知所措，老板娘故意使坏，笑着说：“经常听她提起你哦，她说希望你能早日写出好的小说来，成为知名作家。”

为什么裕子要说到这些呢！

悠介转移话题：“妈妈是函馆人吗？”

“是啊，那儿可是美女的产地啊。”老板娘摆出认真的表情问悠介，“和函馆的女孩亲热过吗？”

“呵呵，没有。”

“她们可能比札幌的姑娘更情深意重哦……”

老板娘开玩笑地笑着，悠介也慢慢地高兴起来，可她一去别的客人那儿，悠介便又成孤家寡人了，又只好沉默无语了。有那样轻松的时刻真是挺开心的啊。和那个调酒师聊聊，消磨消磨时间也不错，可初次见面不太熟。

没办法，悠介只好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喝着酒等裕子下班。

“小纯快来啦。”临近十二点的时候，老板娘特地过来告诉悠介。悠介一个人无事可做，闲得无聊，所以老板娘也帮他留意着。

终于到了十二点，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回去了，换了一批新的客人。

他们好像是从夜总会过来的，其中还有年轻的女招待非常热闹，大声的说话声都传到了悠介的耳朵里。这时，妈妈放下电话，靠近他说：“纯子打来电话说还有客人，不能走，所以让你再等她一会儿。”

悠介觉得厌烦了，可已经等到现在了，也不好先回去，只好又点燃一支香烟，倒了点酒。

在札幌的时候，经常去一家酒吧。在快打烊的时候，吧台的一端时常会坐着一个男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据说是老板娘的男朋友。

要是关系很密切的话，就没有必要来店里等了。这个男人应该是担心自己的女人见异思迁，所以来店里监视吧。

现在的自己怎么会和这种男人一样呢？年龄、地位都不相同，也不是裕子的保证人。

可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自己似乎也是一心一意地等待女人的男人。从年纪上看不像是女人的资助人，倒像是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啊。

曾有那么一刻，悠介憧憬成为吃软饭的，要是能成为银座女招待的相好，那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现在正处于类似的情况下，他却并不开心。

首先，像他这样的，等女人等的时间稍长点就会觉得坐立不安，烦躁难受；其次，在夜总会里有新的客人来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坐满，老板娘也会过来低着头，说：“对不起了。”自己要是坐着不走的话，就如同在干什么坏事一般。

裕子到底在干什么呢？虽说有客人，可已经过了营业时间，回绝他们不就行了吗？自己在这个店里都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早点回家呢。

悠介开始后悔了，这时老板娘走了过来：“有点晚了啊，可能是要应付纠缠不休的客人吧。”

那些是什么样的客人呢？如果情况不好的话可以跟店里说嘛。

悠介压住怒火，对老板娘说：“不好意思，能用下电话吗？”

“可以啊……”老板娘点点头，这时门开了，裕子终于走了进来。“太晚了，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对不起啊，又是小键他们几个在闹。”

裕子一边解释，一边来到悠介身边：“等久了吧。”

不是来听这句话的，悠介怒上心头。裕子低声跟他说：“晚来的客人怎么也不走，我还是对妈妈撒了谎，好不容易才出来的。”

裕子似乎也很辛苦。

这样想来，悠介也没了生气的力气，只好端起酒杯和裕子喝起酒来。

第三章 摇影

一

对于悠介来说，在东京孤独的生活中，带给他新鲜刺激的是“石头会”，这是一个集会，每个月在有津义之先生家里召开一次。

有津先生是一位曾在昭和二十年代后期获得直木奖的作家，写过以亲身经历的中日战争为背景的战争小说，也写过推理小说，犀利透彻的文笔尖锐地描写出了极限状态下人类的心理。他还是一位有名的棒球评论家。

当时，有津先生担任某杂志的新人奖的评审委员，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召集来能干、有前途的年轻人组织起了这个“石头会”。后来，悠介听干事说，叫“石头会”是有含义的：大家现在还只是石头，将来都会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子。

这还是前年夏天的事情了。悠介因为有个学术会议去东京出差，顺便去B杂志社的时候，偶然在大厅里遇见了有津先生。有津先生邀请他：“可以的话来参加好吗？”因为这个契机，悠介加入了石头会。

不久之后，一位姓冈松的女编辑还带着悠介去了一趟先生在荻洼的宅邸。从这以后，悠介就一直作为石头会的会员，每月都会收到他们寄来的月报。但因为是住在北海道的关系吧，这个集会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四月份来东京的时候，悠介就想：这样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去参加了。不过五月份的时候还处于迷茫期，所以也没去成。

集会一般是在先生位于荻洼的宅邸召开，大约傍晚六点开始，没什么繁冗的规定。可以免费品尝到夫人亲手做的饭菜，还能随意喝啤酒和威士忌。特别是用不着高谈阔论什么文学论、作品评论之类，而是随心所欲地聚集在一起聊一些喜欢的话题，想离开时便离开。这样看来，不是个令人头疼的集会。

本知如此，悠介还是裹足不前。那是因为他总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既是要去，就应当至少在事业上做出些成绩再说。

“石头会”的会员里，已经有芥川奖获得者中浦，直木奖获得者大木这样的人。可他们因事务繁忙，鲜见出席。出席的人年龄大多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也有五十几岁的，尽是获得过核心刊物新人奖或与之相当奖项的写手。若拿相扑作比，相当于幕下^①这个级别。

悠介自然也受过S社的同人杂志奖，曾经获得芥川、直木奖的提名。论资历，他并不比其他会员逊色。可是，只需参加一次便可发现，主动围坐在正中的有津先生身边的，总是那些最近写的小说得到认可，常常在杂志中出现的会员，他们兴致盎然地交谈畅饮。与之相比，没有成果、没有文章发表的会员，则像接到命令似的自动退到角落，默不作声地饮酒，露出淡淡忧愁的神情。

正因是无拘无束的自由集会，每个人的现状才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这给悠介的印象颇深。

悠介是新人，与其他成员之间少有熟识知交，因此即便前去参加，也不过是待在角落里。特别是又没有像早稻田大学出身、庆应大学出身这样可以称得上同门的伙伴，所以连与谁对话都无从预测。

即便是这样，既然出席了，他还是希望自己多少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他希望听到别人啧啧称赞的声音。

时隔很久后，悠介决定参加六月的集会，是因为此前他得知自己的小说即将刊载于S杂志。尽管这件事暂时无人知晓，杂志还没有在店铺前露面，可一想到即将有文章被刊载，他就有了去参加集会的勇气。

有津先生现在是位作家，可若是生逢其时，他还会是九州一个大藩的老爷，即是旧华族。先生虽名门出身，却曾参加过中日战争，战后很晚才结婚。

正因是旧华族，先生在获洼的宅邸才宽阔气派，从被用来集会的会客室里，可以遥望宽敞的庭院和水池的景致。

也许是以前惯用安眠药的缘故，先生瘦骨嶙峋，面额细长，留着白色山羊胡，戴着一副眼镜。与年轻人交谈时，能感觉出名门望族的稳重大气，又生出几分飘逸的雅致。

悠介久未露面，这次前来，先生十分欣喜，询问了许多悠介最近的情况。可与先生讲完了大致的情形，悠介就坐到角落来，就着下酒菜，呷起掺水的小酒。

夫人不是华族出身，却聪明开朗，颇善交谈。先生俨然一副老爷模样，夫人却满含诙谐风趣，这真是绝妙的对比。

那天也不例外，话题中，即便偶尔有那种晦涩的文学论，也仅限于角落里的私下交谈，集会中心围绕着同行朋友的消息，对新闻周刊里新刊登作品的感想之类，杯盏交错间，谈话不觉大声起来。还有几位女作家交杂其中，坐席里越发热闹了，再过了不久，一些会员围着夫人玩起麻将，先生开始拉拿手的手风琴，有人随歌起舞。

乍一看去，这是一个混杂不堪的聊天会，可这里面充满了独特的新鲜刺激。

比如悠介就与坐在附近的冈田聊起了天，悠介讲起了自己仍在从事的医生职业以及现今的生活，冈田则说到了他辞别前工作的事儿。两人境遇相似，更增加了些志同道合之感。无意中聊到小说的话题，悠介才注意到冈田与自己是竞争同一奖项的同行对手，这时他不觉深感不安。

悠介自然不会把这种心情表露出来，而是默默地做个听众，装作没有察觉，可是当他进而认识到在场的近二十人，包括冈田在内，都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又愕然了。

老实说，在札幌的时候，悠介是个颇有名望的新兴作家，至少在道内同行里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来东京一看，像悠介这样的人数不胜数，集合在这里的十来人就不用说了，加上加入其他集会的，还有不属于任何集会单身一人辛勤耕耘文坛的，一定数目可观。

这些人当中，究竟谁会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作家呢？

听K杂志社一位名为中西的编辑说：“新人奖获得者到处都是，死尸遍野。”当一位作者刚荣获新人奖的

那阵子，被报纸、杂志吹捧，周围人们争相祝贺，还有编辑约稿。一时间，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这样的景况至多持续一年。次年获奖者名单揭晓后，前位获奖者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到那时这位新人才开始焦虑不安，殚精竭虑，发誓一定要写出像样的东西来。然而事与愿违，获奖有时只能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据中西的口气，在K杂志社过去的新人奖获奖者中，最后成气的作家还不足一成。

在札幌时，悠介就明白职业作家之路将面临严峻考验。但踏入有津宅邸与这么多朋友相识后，悠介才重新认识到自己前途多舛、命运未卜。

在会员中，有多次成为芥川、直木奖候选人，可以被认为是作家的，也有已经出版好几本单行本的人。他们汇聚一堂，时而饮酒长谈，时而打打麻将。

只需看到这样的情景，悠介就有种被人甩开的感觉。实话说，这样的刺激在地方上终究是体会不到的。知道有竞争对手的存在，与在现实世界里看到竞争对手，完全是两码事，后者实在使悠介倍添紧迫感。

另外，出席集会使文坛中的事情一目了然。大伙儿有各自熟悉的前辈作家，他们相互吐露各自得到的消息。还有很多在报社、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他们大多谈些传闻闲话。像下次哪份报纸开始连载谁的文章啦，下次文学奖的候选人中的有力人选啦，哪位作家与哪位评论家关系紧张、针锋相对啦，等等。

这些只能说是在地方上不可能打听到的内部消息，近乎杂谈。可听着听着，原本十分遥远的作家们，在悠介眼前变得鲜活亲近起来。

在札幌时，悠介的一位前辈作家成为直木奖的候选人，却最终落选。这位前辈淡淡地说：“我只希望写出好作品，从未追求过得奖，所以这次落选，我不觉惋惜，也不言后悔。”悠介听罢，吃惊之余也十分佩服。

成为候选人却最终落选，还说自己不觉惋惜，不言后悔，真有这样的人吗？现在悠介来到东京，从编辑和朋友们的话中，听不出任何一点超然脱俗的感觉，不仅如此，还有种露骨的世俗意欲潜藏其中。

某某作家成为候选人，并且深信自己一定入选，准备了好几桶酒。落选那一刻，他像发狂了似的把它们全部敲碎。又有某某作家在获奖的那一刻，一边大呼“万岁”，一边立即打电话到之前贬损自己的评论家家中，骂道：“笨蛋！”

在地方上，不知是不是正因为人少，才会更加在意旁人的目光，总是流行场面话。在首都，正因无所谓别人的想法，才可以率直地表达自己的心情。特别是在自由职业的这片天地，这被认作是理所应当的。

“原来如此，写作这玩意儿，是更率直地展露自己……”

加入“石头会”，使悠介爽快地窥视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

集会临近结束，各个会员随性离开。没有“几点结束”这样的特别规定，所以玩麻将的人可能一直拖延到次日清晨。也有一些人品尝几口料理，只消一小时就回家了。不过近十点时大部分人就起身离开了，趣

味相投的朋友会到其他地方再喝两杯。

悠介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只因与冈田坐得较近，多聊了几句，便一起去了新宿的酒吧。

他们的去处总是约定俗成，不是新宿城边在厚生年金会馆附近的酒吧，就是在歌舞伎街道以外的黄金街上，多是些略显狭窄、装潢朴素的小店。可这里价格便宜，时常还会有出演新剧但尚未出名的女演员来这里打工，也不乏十分迷人的女性。

这里店铺的客人都是常客。当然了，大多是作家、评论家，还有编辑、报社记者之流。被带到那里哪怕单单看一看过往的客人，对悠介来说都受益匪浅。

悠介看到一位作家，在札幌看过他的作品和照片，觉得他是位心思十分缜密的作家，可眼前的他竟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放歌高吟。正惊奇着，又看见一位当红电影导演与一位年长的报社记者在争吵，那阵势好像马上就要扭打起来。他们的另一边，一位因写难懂文章而出名的评论家用女人一般的温柔腔调对着站柜台的服务员喋喋不休。

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却洋溢着另一种喧嚣吵闹的活力，这样的情景在地方上绝对看不到。

悠介再次为他们本来的面目惊讶不已——他们同样生活在人世间，有着同样的爱憎和欲望。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悠介却恍然大悟，感动不已。

现在看来，这样的店铺比银座的俱乐部更适合悠介。在这里，无须装腔作势，也不用故意大手大脚地挥霍。在这里，若说喝点小酒的钱还是有的。就是偶尔不够了，还可赊账，一声“拜托了”就可以解决问题。

两个人走进一家名叫“花屋”的小店。冈田似乎是这儿的常客，向老板娘一招手就向里面走。柜台边的坐席大约有七个，他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满当当了。冈田开门见山，马上开始批评起同会友S君来。S君与冈田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悠介误以为他们的关系不错，原来并非如此。冈田说，S君向前辈作家花言巧语、阿谀奉承。

喝到醉酒时分，冈田又谈起自己获新人奖的时候是如何优秀，如何地被寄予厚望。那时的冈田甚至对活跃于文坛的中坚作家直呼大名，用来宣告自己比他们还略高一筹。

这个冈田为什么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在有津宅邸原地踏步呢？这里面的原因在于一段时间冈田的力作得不到认可，还与得奖擦肩而过。冈田清楚地记得当时评审委员的评论。他喋喋不休地说那时自己被委员的顽固不化所欺骗，此后又与B杂志社的编辑相处不洽。

一开始，悠介还对冈田邀请自己心存谢意，认真聆听，可聊了一半，冈田就开始无止无尽地讲起过去的悔恨，枯燥无味的讲演使悠介觉得有点厌烦。

既然这么悔恨不已，为什么不将之转化为写作的动力呢？

可是听冈田重复这样的话题时，悠介也不禁联想起过去的自己而沉醉其中。

总而言之，东京是个纷繁复杂的人世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人们接触，从中获取刺激，这或许就是住在

东京的好处。悠介品着酒，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就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人群中间。

二

除了参加“石头会”，还有一件事使悠介深受鼓舞：他有幸与两位故乡的作家相识，并聆听雅教。一位是伊织等先生，生于小樽，擅长文艺评论，也写小说；另一位是出生于札幌的作家村山彻先生。

与伊织先生相识还是在悠介来东京的四年前，那时先生是S社同人杂志奖的评审委员。悠介在获奖后的庆祝宴会上，在编辑的介绍下认识了伊织先生。在那之前悠介拜读过先生的评论及小说，可也许是先生戴着副眼镜吧，颇有学者风范，给人难以接近的感觉。不过在那次宴会上见面后，悠介意外地发现先生是那样平易近人。他询问了北海道的大致情况后，还邀请悠介去银座的夜总会坐一坐。

对悠介来说，别提这盛大的文坛集会了，就连银座的夜总会也是第一次去。店名叫作“espoir”⁽²⁾乍一眼看去，像是宽敞漂亮的机场大厅。围坐在悠介身边的都是像伊织先生这样的文坛泰斗。丹生贵雄、小村光一，等等，可谓群英荟萃。就是单单坐在人群中间欣赏他们饮酒，悠介都觉得兴奋不已。

伊织先生不仅给人一种敏锐、睿智的印象，而且洒脱开朗，不乏幽默之词，时时逗乐女服务员们。同行的编辑也不像是第一次来，都和女招待亲密地交谈。其中一位年长的编辑似乎在谈论一位女作家和她的作品，摆着副一本正经的神情。

这些一流作家们就在这儿稍作休息，然后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写作灵感吗？悠介凝视着眼前的一切，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

悠介满是好奇地东顾西瞧着，身边的女招待和他搭起话来。这个女招待的容貌并不出众，不过她的衣着精致考究，可以看见她那柔软的衣领下系着淡粉色的披肩，真不愧为银座的女人。

“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吧？”她似乎从悠介不安的神态中看出他是个新人。

悠介于是告诉她自己今天刚从札幌来，她则开始讲起两年前去北海道南部旅行的事来。虽是一次寻常的对话，不过对于听惯了北海道女人说话的悠介来说，这个声音听起来更显柔和。

时而与她交谈，时而环顾四周，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丹生先生这时站了起来，结束了此次聚会。

悠介也跟着起身，伊织先生回过头来，对他说道：“那我就先告辞了。”

悠介慌忙低下头来，先生点点头，在女人的簇拥下离开了。

与初来时相比，离别时这样平淡随意，不免使悠介感到有些沮丧。不过在回去的车上，一位曾关照过悠介的编辑突然问他：“你与伊织先生以前就认识吗？”

“不，今天在会场是第一次碰面。”

“先生主动邀请年轻人来夜总会，我想这种情况大概还是第一次。”

不知是从故乡来京的新人数不多，还是因为他的心情很好，无论如何，先生邀请自己去了银座夜总

会。这件事让悠介猛然觉得自己好像成为先生的弟子一般，倍感亲切。

离开东京，回到大雪纷飞的北海道，悠介仿佛觉得那盛大的宴会以及银座的夜总会，连同伊织先生的话一起飞逝而去，遥远得难以触及。可无论怎么说，那都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

不久，S杂志社编辑送来了照片，悠介端详着，想起了宴会的事儿。他燃起了去拜访先生的冲动。

只要不在东京，即便自己努力工作，也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悠介的脑海中时时掠过一丝不安：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大家所遗忘啊。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和先生会面并聆听教导，给自己壮壮胆该有多好啊。

老实说，悠介心里藏着对先生的依赖。

可是去了东京，先生真的会和自己见面吗？虽然只要报出自己的姓名，先生应该会记起来，但是先生那么忙，要如此劳烦他，总得有个像样的理由吧。

说到底，先生只是因担任同人杂志奖的选拔官才读了悠介的作品并作了评价，并在同一个晚上款待了他这个从家乡来京的青年。

仔细想来，他只是和先生交谈过几句，先生还算热情，但除此以外，更深入的作品评论，以及对他今后方向的直接建议等，都未提及。与先生的交往，不过是在银座共享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仅此而已。先生连“继续努力”“期待你的成功”这类的话也未说过一句。

不管怎么说，写作最终是作者本人的事。什么继续努力啦、期待成功啦，这样的话先生就是说了，也未必能写出好文章来。

或许先生想过要对我说这些。悠介思来想去，越发不知如何拜访是好。至少等到有了新作，在杂志上刊登上几部再说吧。就这样，悠介最终放弃了直接登门拜访，只是寄去一封信表达感谢和问候。

悠介再次萌生拜访先生的念头是在两年之后。那时悠介已经分别受到一次芥川奖和直木奖的提名。虽说还难成气候，可悠介心想到了这个程度，总算可以登门了。

悠介借去东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下定决心给先生打了个电话，表达了想在某日拜访的心声。先生似乎有工作，是夫人接的电话，回答他说可以在悠介约的那天下午四点见面。

下午三点半，悠介忐忑不安地来到先生住所附近的民营铁路车站，确认地点无误后，在四点整按响了门铃。夫人出来迎接，把悠介引向会客室。西服店里有人来给先生量新衣服的尺寸。乍一看来，先生像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可是悠介看见他连样式都精挑细选，才发现自己初判失误。

等西服店的人走了，先生向悠介主动打招呼：“让你久等了。”“好久没见了，最近还好吧？”

“是的……”

悠介老实答道。他把家乡特产鲑鱼送给先生，先生询问：北海道冬天已经来了吧？捕鲑的收成还好吧？悠介一边回应着，一边思忖如何把话题转到小说上去，可总是兜来转去入不了正题。

被迫无奈，悠介主动告知了获芥川奖和直木奖提名一事。他又告诉先生自己医生的职业过于忙碌，总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写小说。

“若是能辞去医院的工作，专心写小说就好了……”

听悠介这么吐露自己的心声，先生默默地吸着烟。

其实，悠介心中暗暗希望先生劝他一句说：“别犹豫了，专心致志地写一部小说吧。”虽然不能马上做到，可短短一句话，成为悠介以后的座右铭，困惑迷茫的时候更是一个指引航程的路标。

但是先生好像早就看透了悠介的心思，低声自语道：“还是做医生稳妥些。”

一听见这句话，悠介便觉自己碰了壁，困惑不已。

和悠介莽莽撞撞地闯入文学界相比，先生以冷静的眼光观察着现实世界。

“不要认为在地方上写了一两篇小说，就能踏上职业作家之路。这条路可没那么轻松简单。”先生仍然保持着往常的稳重态度，可是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好像在这么说。

辞别先生，在回旅馆的路上，悠介又想起了先生的话。作品都提名了，可先生仍然反对自己走职业作家的道路。也许是因为先生自己为这条路上下求索，殚精竭虑，才担心年轻人因一时的情绪冲动和自己踏上同一条道路吧。做医生的同时写小说，这样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悠介看来，这就好比是说走专职写作这条路不足取。

认识到这一点后，悠介有些失落，不过也放下心来。

悠介第二次与先生会面又是在两年之后。

这时，悠介已经出了大学医院，以出差的形式在地方医院工作。因为批评在母校进行的心脏移植手术，所以在大学里难以为继，写作也因此遇到了瓶颈，辞去大学的工作已经毋庸置疑。悠介再次动摇了。

悠介通过电话把去东京拜访的想法告诉先生。先生正值忙时，回答他说希望交谈控制在二十分钟之内。

虽然担心会打扰先生，可悠介还是鼓起勇气出发了。

虽然要与先生见面，悠介还是决定不谈辞职去京的事。抛去现状踏入崭新的生活，像这样的大事，和别人商量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些都必须由自己考虑，自己决定。

只是心里惦记着一件事：最近一家通俗小说杂志向他约稿，问他是否愿意试一试。

悠介起步于所谓的纯文学，但一些编辑认为他还可以写一些范围稍广的娱乐题材。这也是他获得芥川奖和直木奖两项提名这件事受到的影响。

说心里话，无论是什么奖，只要有可能得到，悠介都不想错过。辞去医生职业以后，专心写作并能得奖，这绝对是有利的。可是起步于纯文学杂志，却半路出家为通俗杂志写小说，会怎么样呢？在以前的作

家里，有人认为这是堕落，悠介却对此毫无知觉。倒不如说他改了前进路线，略微有些不适应，因而感到不安才对。

悠介想向先生询问的正是这事。

如约来到先生家中，十分钟后，先生出现在会客室里。先生真的是事务缠身，头发显得蓬乱，有些疲惫。

悠介说完客套话，就马上切入正题：“今天我有事想和先生商量。有家通俗小说杂志向我约稿，我该怎么办呢？”

硬着头皮把话说完，悠介就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先生这个年代的作家都认定纯文学才是文学的唯一正道，这件事先生一定难以认同。

可先生的反应出人意料：“真的委托你写稿了吗？”

用往常一样平和的口气确认后，先生说：“那你写一写吧。”

悠介一时间难以接受。

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有你的写作阵地，哪儿都可以。”

“可是，杂志是……”

“这没关系，现在应该尽可能地多写，你也想写出更多的作品吧？”

“如果可能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写。”

悠介呆若木鸡，一时说不出话来。

先生接着说：“那样的杂志销量好，在报纸上还登大幅广告，这样你的名字也会出现吧。全国范围的报纸上赫然印着你的字，你知道这有多珍贵吗？”

这番话说得悠介更糊涂了。先生竟然想到了这个份上，他做梦也没想到。

先生解释道：“不管你多么有钱，也很难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出自己的名字，而你如果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那么你的名字就会免费登在报纸上的杂志广告栏中，这样你就能成名了。”

先生毕业于商科大学，这在作家中占少数。果不其然，先生视角广阔，观点独特。

“首先要考虑成名。”

“可这么写下去就与纯文学背道而驰了……”

“只要你想写出好文章，什么时候都不迟。成名后，便有了自己的写作阵地，那时再开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也来得及。”

居然会有这样的观点。悠介对这个始料未及的忠告犹豫发呆，先生的镜片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强者生存。总是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就会被世人所遗忘。”

先生说完一席话，就瞥了一眼柜子上的时钟，好像在暗示谈话应该结束了。

“我决定试一试。”

悠介全身上下充满了勇气，他油然升起对先生的钦佩之情。

还有一位故乡的作家村山彻。悠介与这位先生得以直接会面，还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先生出道很早。早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初，就作为战后派活跃于文坛。之后，他曾停笔一段时间，四十年代中期因一部以石狩地区为舞台的小说重登文坛。悠介认识先生时正是这部小说在北海道的地方刊物上连载的那阵子。

偶尔一次获得同人杂志奖而有幸进京，北海道大学的W教授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可悠介从未想过单凭这个就可以简简单单地与先生会面。

就是被拒绝了也没关系，悠介这么想着，拨通了电话。先生居然记得他获得S杂志社同人杂志奖一事，还向他表示祝贺。悠介趁势问道：“我可以拜访您吗？”先生回答道：“随时请便。”

霎时间，一股暖流流入心间，悠介径直往先生家走去。

按照电话里所说的，从新宿转乘铁路到先生家附近的车站下车，正茫然不知所向、东张西望时，一位二十五岁上下的青年走近了他。

“是相木先生吧？”

被突然这么一问，悠介点了一下头，青年说：“我是村山，是专程来迎接你的。”

原来是先生担心他迷路，特意让自己的儿子前来迎接。只因是同乡，先生就对悠介这个未曾谋面的新人如此关爱有加，使他受宠若惊。

到先生宅邸后受到的优待，更是令悠介感动不已。走进大门，在里侧边的日式房间坐下，桌子上已经摆好什锦火锅。水已煮开，热腾腾的水汽一个劲儿地往上蹿。悠介意识到自己在晚饭时分打搅了先生，可是既然来了，也只好留步。

“大老远跑来真不容易，来，喝两杯。”先生拔去瓶塞，往悠介的杯子里倒酒。

“我读过你的作品了，我认为很好，早就想见你一面了。”先生显得很高兴。

与先生一样，夫人也很随和，做菜间隙也会说几句。从小说讲到北海道的情况，又讲到先生在札幌报社工作时的事来，话题源源不断。先生就连喝酒的兴致也跟着高涨，从啤酒到清酒，再到威士忌，酒精含量逐级升高，身材魁梧的先生音量都放高了一倍。

“你喝得有些快啊。”夫人嗔怪道。

“没问题。”先生敷衍了一句，丝毫不听劝告。

“平时这个时候才开始喝，今天能看见你，才这样高兴。”

且不论夫人的担心，今天冒昧来访，先生能如此高兴，没有比这更令悠介开心的了。陪先生多喝几杯，先生又一个劲儿地加酒。

“年轻多好啊，来，趁年轻再多喝点。”

听先生劝酒，悠介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自己以前就经常在这个家里进进出出，与先生及夫人密切地交往过。

受到这样的款待，悠介实在没有想到。初次见面就如此随意轻松地喝酒，这对悠介来讲是第一次。

伊织先生满腹经纶，即便去了酒吧这样的地方，也俨然保持冷静的神态，而村山先生却充满激情，有“无赖作家”的气质。

后来，在多次去村山宅邸拜访后，悠介从村山夫妇的口中得知先生一度停笔的经历和那时凄惨生活的内幕。

战后不久，先生就作为第一批战后派文学的代表，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可时隔不久，就开始饮酒并服用毒品。那时正处在战后混乱期，有很多像先生这样开始服用毒品的人，特别是涉足艺术领域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先生经常服用的毒品叫作菲洛本，是在朋友的劝诱下吃的，渐渐染成习惯，等意识到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加之当时没有严格的规定，毒品到手容易，染上毒瘾也就更容易了。到了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后半期，先生连小说也难以继续写下去了。

“写不了稿子就没有收入。到处筹钱可谁都不肯借，直到变卖家具什物的地步。那真是地狱啊。”先生轻描淡写地述说当年凄惨的往事，“渐渐地，妻子也开始吸毒。夫妻俩在家里痛苦得直打滚。”

亲眼看见自己的丈夫因染上毒品而痛苦，为什么村山夫人也会做一样的傻事呢？悠介觉得这不可思议。

其实中毒者沉溺毒药后，身边的人很容易被卷入。夫人不忍心看丈夫如此痛苦下去，自己也苦闷难熬，于是只得求助于毒品，陷入恶性循环。

“想停，可停不下来啊。看见墙壁上好像有什么虫子爬出来，最后觉得自己的指甲中也长出了白虫，两个人就在墙上乱抓乱挠一通。”

身陷毒品泥潭而日渐消瘦的一对夫妇并排对着墙壁乱抓一通的情景，真的与地狱没什么两样。可不知为什么，悠介在对先生的遭遇深感同情的同时，心里却涌出一股难以捉摸的兴奋感。

当时的村山夫妇实在是遭遇了地狱般的磨难，可听者却可以从中想象出这位无赖作家的生活方式，从

而变得趣味盎然。且不从道德角度来对待深陷毒品这件事，只从这凄惨的生活方式里，就可以窥见一位作家灵魂深处的苦恼与放浪，自己也不自觉地被吸引了。

生活循规蹈矩，用理性思维指导工作的作家固然厉害，同时，将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地狱里穿梭爬行的作家也同样出色。

虽是这么说，可村山先生为什么会染上毒瘾呢？战后，作为一名极富才能的作家，抢先在文坛占得了一席之地，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染上毒品了呢？

问起这事，先生答道：“说起来真是见不得人啊……”接着就把真相和盘托出。

“那时候，太宰治在《每朝报纸》上连载作品，中途却自杀了，你也知道的，连载就随之中断了。于是报社急忙探听我的意见，问我写不写。后来我才听说，除我之外他们还联系过一位女作家中林。到底还是中林有头脑啊，她的回答好像是说一年后的话没有问题，但马上就写有些困难，就这样拒绝了。可是我呢，被《每朝报纸》的大名所吸引，没准备好就答应了下来。那时为《每朝报纸》写稿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若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压根没有机会。而那个时候我还在起跑线上，就遇上这样的好事，所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然后，先生一定写了一些作品吧。”

“写当然是写了。但是动笔写没有构思过的东西，心里很是不安。而且为报纸写稿也是第一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多写些就能写好，最后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本来就没有自信，身边又传来各种杂音。如果不在意这些，继续写下去还好，可我是新人，总是耿耿于怀，心想一定要写出好作品来，然而越焦虑越写不出。这样下来，我整日苦闷不堪。有人说兴奋剂可以提神，我决定试试。一试就发现，精神一下子高涨了很多，感觉自己能写出东西了。虽然我也清楚，不具备相当的才能，单靠那个是靠不住的，可一旦苦闷得慌，就想到吃它。重复地使用，使我渐渐离不开它了。等自己意识到时，已经染上了毒瘾，无法回头。”

先生说完这些，重重地叹了口气。

“相木，从那以后过了二十年，才终于有地方杂志愿意刊登我的小说了，一时心急疏忽，竟荒废了我二十年的光阴。这二十年时间，就是自己当年鲁莽的代价啊。”

正因先生亲身体验了这些痛苦，他的每一句话都令悠介感同身受。

“你今后也会遇到有杂志社向你约稿，可你千万不能焦躁。当然也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支撑你，但是不要过于慌忙。从力所能及的事开始脚踏实地地去做，一步一个脚印，看上去可能慢一点，结果却可能更快。”

现在的悠介还不会遇上《每朝报纸》向他约稿的好事，可先生的一席话对于今后想踏上作家之路的他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现在想起来真是蠢事一桩，你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吧。”

“不，没那回事儿。”

这番实在话不是哪里都可以听得到的。在东京大概不会有这样直率的作家了，在地方上就更不会有了。

悠介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东京的包容万象，还有从各种人物身上接受的刺激。

“去东京吧……”

悠介开始认真地考虑去东京的事，确实是受到了与村山先生来往的影响。

从那以后，每次参加学术会议去东京，悠介必定拜访村山先生。伊织先生的住处有点古板，让人觉得难以靠近，而村山先生那儿却很随性。

每次去村山先生那里，先生都会亲切地迎接他，与他结伴交谈。如果悠介说最近写不出小说，陷入消沉，先生就耐心安慰他说：“没关系，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你算幸运的了，继续努力吧。”

先生这么一说，悠介就松了口气，心中重新燃起激情。

但是暂时写不出稿件，就会被编辑遗忘。悠介吐露这样的不安后，先生向他推荐了一本K书店出版的名为《风景》的杂志。杂志是几位作家联名主办的，村山先生也在其中。这好像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同人杂志。

“每期分两本，刊登短篇小说，一本是老资格作家的作品，还有一本是留给新人的，你可以试一试。”

先生说完就给总编辑打了电话，推荐了悠介。悠介由衷地感谢先生对他的关爱有加，同时，也越发觉得先生亲切起来。在先生面前，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即便遭到反对，悠介仍可以感觉到先生是在用心听他讲话。

悠介告诉先生要离开札幌的事，是他动身来京的半年之前。

“虽然我还缺乏自信，但我决心试一试。”悠介忐忑不安地说完后，先生微微点了点头说：“这样好，还是来东京的好。”

先生这样轻易地表示赞同，竟给悠介平添几分不安。

“地方上也不是不好，可是在那里心情舒畅，才能也随时间的流逝而冲淡。从这一点看，东京的人林林总总，林林总总的人往来穿梭，就会给你带来震撼。”

这正是悠介每次来京后的感想。

在地方上，稍微能写点东西，就自认为是山霸王了，而在东京这绝不可能。举目远观前方人流无数，俯视看去同样数不胜数。可能是因为东京大且深厚，所以有地方上难以想象的人流吧。

在东京，有可能被滚滚大潮所淹没因而心有余悸；在地方上，在细小的浪花中嬉戏也没什么不好。可是，既然有成为作家的志向，迟早会有卷入大潮的一天。

先生赞成，悠介又重新鼓起了勇气。

“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来东京更好些。”

先生的一句话，并不意味着担保悠介未来事业有成。其实，先生也并不是预见到未来才这么回答的。

虽然知道这层意思，可悠介现在就是需要这样一位给自己明确答复的人。先生说yes，即便这句话不负责任，或者只是敷衍一句，可有位旗帜鲜明地赞成自己的人必不可少。

“现在不出来将来会后悔的吧？”

“会的。”

“那就出来吧。”

先生凝视着悠介的双眼，慢悠悠地点点头：“喝酒！”说着就往悠介的杯子中注满了威士忌。

三

小说杂志的发行日期由它的种类来决定。S杂志就在每月下旬的二十二三日上市。快到这几天时，悠介每天早上都会去瞅瞅报纸的广告栏。如期待的那样，二十二日的早报上出现了S杂志出版的消息。

当他把报纸从第一页翻向背面时，看到横着的几个大字“S小说杂志”赫然醒目。字的下面还罗列了很多作品和作家的名字，在近二十个名字当中，“相木悠介”这四个字首先映入眼帘。

看着这四个好似刚印出来的墨黑的文字，悠介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干系的陌生人的名字。他一边注视着名字，一边嘟囔道：“这字，到底是大啊！”

迄今为止，自己的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次，每回也都会在报纸上登广告。但自己的名字被白纸黑字印得这么大还是头一遭。

杂志的广告占据了那页报纸近五分之一的版面，即便看报纸的人不情愿，他们也必然会看到这则广告的。版面的两端是那些被称作“杂志顶梁柱”的作家的大名。与他们比起来，“相木悠介”这四个字显得小了很多，但这已经比以往的任何一则广告都引人注目。

悠介坐在沙发上，注视着报纸，想起了伊织先生的话：全国范围的报纸上赫然印着你的名字，你知道这有多珍贵吗？虽说只是这般大小，但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出现自己的大名却非易事。

当然，若一个人做了什么极端恶劣的事或是身边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件，他的名字上了报纸也不足为奇，而因爱好写作，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使自己的名字上了报，确实值得庆幸啊。

要在其他的行业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比如在绘画、音乐、建筑行业，无论你创造出了怎样的杰作，大规模的文字宣传还是不常见的。同样，虽说文学作品在平面媒体上的宣传是理所应当的，但要想吸引众人这般关注，恐怕除了写作别无他法。

报纸被静静地摊放在桌上，悠介靠着沙发，回想起自己高中的往事。

那时的他面对着报纸，不禁自问：是谁排版出报纸的底稿？

悠介并不了解报纸排版的程序，但纵观整版报纸每个角落，都恰到好处地被文字填充，既不显拥挤又不显稀落，应该是汇总计算过字数吧。不要说多出两三行了，即便是简简单单增加一个字，也会改变报纸给读者的整体印象。就如“山田”这个名字，仅仅将它改成“小山田”，也可能导致行数的增加，甚至改变整个版面。

考虑到这些，那时的悠介也开始想象自己的名字登报时的情景。

目前的状态，要想上报，可能得等到自己考上本地大学之日了吧。

事实上，几年后，悠介考上大学确实被当地的报纸报道，尽管名字很小，但悠介还是认为这多少会给报纸的排版造成影响，自己也小小得意了一回。此后，他通过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时再次登报，使得悠介

又重新体会到当年的感觉。

快乐之后，悠介也慢慢觉察到：“今后的很长一阵子，自己的名字再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了吧。或许自己与报纸的缘分也就此终结了。”就在悠介几乎断念之际，他的文章获得了S杂志社的同人杂志奖，本人的照片也上了地方报纸，这已让他受宠若惊，结果自己的大名还出现在了全国性的大报纸上。

这之后，悠介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但可能是印刷得太小，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事实上，即便是悠介自报家门，也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一名作家。

但是这回，好像有不少人留意到“相木悠介”这个名字了。

也并非名字上了报就如何不得了，但能让大学同窗或是办同人杂志的朋友们看到，确实让人兴奋。或许他们会一边看着早报一边嘟囔道：“悠介这小子，倒是很努力啊。”

自从来东京以后，悠介和以前的同学没有什么书信来往，只是一个人默默努力着，这回总算可以在朋友间证明他的存在了。

悠介想再看看其他的报纸上有没有这样的广告，于是换下睡衣裤趿拉着凉鞋，去了两国车站。

刚过七点，车站里的人还不是很，大多是上班族。站内的小店已经开了，悠介在那里买下五种报纸，边走边读。

这些报纸就好像为悠介分配好了一般，有的在第二版刊登了S杂志的广告，也有的是在第三、第四版刊登的。尽管在这些广告里悠介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大，又被夹在众多作家的名字当中，但还是很容易就能找到。悠介把这些报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才回到家里，此刻裕子刚刚睡醒。

“大清早的，干吗去了？”

悠介拿着报纸来到裕子身边，回答道：“去买这些报纸啦。”

他将登有广告的版面摊开，放在枕头上，裕子拿起来，问道：“是什么啊？”

“这上面登了S杂志的广告。”

裕子大概还困着，她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看了看：“你的名字也在上面吗？”

“嗯，之前我写的小说发表了。”

裕子又揉了揉眼睛，认真地看起报纸：“啊，这个作家我知道。”

悠介名字左右那些大字体印出来的名字都是些名作家，知道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的名字也跟这些有名的作家一起被登出来啦。”裕子说道。

“我还是个新人啦，名字也有点小……”

“可是这上面确实确实是你的名字啊！”

“这当然没错。”

裕子有所怀疑一般，死死地盯着报纸看，最终她满意地点点头。

“这样店主妈妈也会知道我了吧。”悠介想到了银座那家店的老板娘，“我们把这些报纸带上，让她看看吧。”

“拉倒吧，这种事。”

当裕子知道悠介还买了五份报纸时，惊讶道：“你买了这么多！”

“因为是晨报，我想趁着还没卖完……”

“但是这些不都一样吗？”

“除了体育报以外可都登了哦。”一样是一样，悠介就是想确认一下广告是否在其他报纸上也都刊登了。

裕子无奈道：“你够热心啊……”说完她微微笑了笑，好似睡意袭来一般又闭上了眼睛。

命运也很奇怪，一个人交了一次好运，这之后好事就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不过，重要的是要掌握好自己前进的方向。

悠介的小说在S杂志上发表之后，小说G杂志的总编辑殿村亲自登门拜访，这不禁让悠介有些兴奋。迄今为止，他倒是与不少编辑见过面，但让一个总编辑亲自拜访毕竟还是第一次，而且还不是在外面的茶座之类的地方，是上自己家里来。

不过在电话里约好后，悠介变得有些不安起来。如果总编辑来家里的话，那么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情便也一目了然了。

到现在为止，K杂志社的中西先生和S杂志社的川边女士都来过自己家，但他们是在裕子去店里以后才到的。悠介倒也不是想刻意隐瞒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情，但如果裕子不在场，双方说话都会比较自在，裕子或许也会觉得舒服放松些。

这次的会面时间也可以定在傍晚或晚上，不让殿村和裕子碰面。可是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实早晚会被他们发现，这样倒不如约在白天见面，他们知道裕子的存在后或许还会方便些吧。令悠介改变想法的其实是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变成写小说的行家了，而且也有了在东京继续生活下去的自信。

G杂志的殿村总编辑按约定在下午三点来到了悠介家里，与之随行的还有一个年轻的编辑宫内。

曾经经人介绍，悠介与殿村有过一面之缘，自那次以后，这是他们的首次重逢。

交换完名片后，殿村开门见山地告诉悠介，他打算让宫内做悠介的负责人，还请悠介多多关照。

从外表看起来宫内入社时日尚浅，作为一个小说杂志的编辑还有些嫩。他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面庞略显智慧，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即将要负责的新人作家充满了好奇。殿村也好像是新近上任，和悠介的交谈

热情激烈，内容从文坛现状到G杂志的特性发展，无所不包。

这期间裕子除了沏茶、泡咖啡，其他的时间都待在里面的卧室。

悠介没有给客人们特别介绍裕子，深通人情世故的殿村马上察觉出这二人并非夫妻关系，只是在一起同居罢了。因此，在裕子端茶送水时，殿村只是用“麻烦了”“非常感谢”这些客套话来作答，除此之外就没有再过问什么。

听着殿村的话语，悠介也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殿村虽非能言善辩之辈，但当他谈到日本小说的现状、读者对小说的期望之时！，便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只是听了他一席话，悠介就觉得好像了解了目前小说界的全部动向。

对于殿村这番清晰透彻的评论，悠介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殿村切入正题：“请相木先生务必为敝杂志写篇小说。”悠介听了后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在小说界G杂志和S杂志地位相当，其总编辑为求佳作亲自登门拜访，悠介的确没有拒绝的理由。悠介也更为殿村总编辑的才识和抱负所打动，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殿村接着对悠介说道：“希望你能在下月月末前完成一篇六七十页的作品，当然更长也没有关系。”同时殿村还告知，他的杂志预定在下一期中登出五位新人作家的照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悠介。

殿村说：“就不说相木先生您了，你们五位都是近年来在文坛一线迅速崛起，并且今后肯定能荣膺直木奖的后起之秀啊。”

殿村提到的其他四个人确实是悠介很早就开始关注的文坛新秀。

对于在文学成就上超越这四人，悠介没有多少信心，但被殿村这般赞誉，悠介的内心也涌出一股强烈的竞争意识。

“我期待着你的好作品。”

殿村环视了下四周，然后又说道：“相木先生您住在这里确实很明智啊。这附近还依稀可见当年平民区的氛围和风情。年轻时住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将来也一定会有用的。”

为了准备这张即将登在杂志上的照片，悠介来到向岛附近的隅田川边，站在堤坝上照了一张相。他穿了件敞领衬衫，外套一件夹克，轻轻倚在木篱笆上，放眼远眺，背后的隅田川清晰可见。

本想让摄像师照张比较轻松自然、带点浪漫气息的照片，可照出来的表情却有些僵硬，脸上略微显出淡淡的忧愁，或许是因为担心自己与其他四人的竞争而稍感不安吧。

正如殿村所说的，在印刷好的杂志样本中，五人的卷首插图各自占据了一页，每个人的表情中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又隐含着初涉文坛的迟疑。

看着这些照片，悠介不禁想道：这五个人当中，到底谁会以名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呢？

其他四人的年龄都与悠介相仿，三十五岁左右，即便相差也不过两三岁的样子。殿村曾说过，未来几

年这五人中肯定有人能荣膺直木奖，果真会如此吗？纵然有慧眼识人的编辑的预言，没有本人的努力，这终究是句空话啊。

想到这些，悠介突然觉得，自己不就是一匹站在起跑线上的赛马嘛！

周围人对自己鼓励、支持，还有人抱着其他的心情观望，这些都是对自己的压力。

把方方面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自己究竟能不能跑到终点？

谁会最先摘得桂冠，谁又会第一个折戟沉沙？

不知为什么，悠介一想到这些，就感觉自己已经被逼到残酷竞争的起跑线上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已至此，你必须开足马力向前冲。

虽然厌倦这样的自己，但是如果没来到东京，自己也不会被这种紧张和压力所包围。

都已经入了七月，梅雨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东京的人们对梅雨没什么好感，它让周围的人和事都变得潮湿阴郁。不过悠介丝毫不把它放在心上。

如果雨下得连绵不绝，也确实让人倍感消沉，但梅雨也并非总是这样。有时梅雨季节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晴天。下雨会使气温下降，反而让人更好受些，而那所谓的潮湿也没有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要是下起了雨，上班族们得带上雨伞或雨衣，去挤拥挤的电车，不过悠介可以缩在屋子里写东西。即便是隔天就要去趟医院，也只需借着路边楼房的遮蔽过去就好了。

对悠介来说梅雨天算不了什么，这也可能缘于他习惯于北海道那漫长的冬天吧。

相对于北海道近半年被风雪围绕的生活，这不过一个月的梅雨带来的阴郁，实在是小意思。倒不如说这梅雨之后的酷暑更为可怕，但悠介对此也早有经验。十年前，他因为医师实习曾经在东京住过一年，当时的住宿条件还比较艰苦，高悬的窗户、凝滞的空气、拥挤的小屋……这样的条件使悠介对高温无可奈何。不过现在的环境好多了，两居室房子，还带个阳台，要是再装上空调的话，度过炎热的夏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来到东京两个月后，悠介逐渐适应了大都市的生活。

来之前有人告诫他说，都市的生活会让人生厌，还让人倍感孤单，每个人都很冷漠，甚至有的人就只会算计别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悠介感到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

确实，东京被混凝土和高楼大厦所包围覆盖，车水马龙使城市显得忙乱不堪，但是单凭这些就足以使人们的生活充满刺激和紧张感，同样也能不断勾起人们的好奇和向往。

住在这儿的人甚是冷淡，但换言之，他们能很好地掌握分寸，不会冒冒失失闯入别人的生活。这样一来，人们也就无须担心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了，从这一点看来，可以说东京的生活更加舒适。

特别是对像悠介这样和其他女性同居的，都市人的默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当然札幌人也并非爱说三道四之辈，只是东京比起札幌范围更大，能给人更多的空间和包容。

“不管哪个城市，都留有移民的痕迹。”悠介这么说也自有他的理由。

明治维新之后，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到札幌，建造出这座新兴城市。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是各地居民混杂的移民地，本该遵守的一些风俗甚至陋习都被抛弃，所以这个地区变得开放和文明。从移民地这个角度考虑，东京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东京目前的状态正是各地居民混居共事所致。各地民众杂居于此，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东京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义风格。

要说大都市里没有人情味，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比如悠介工作的医院。可能是在平民区的缘故吧，这里的患者都很健谈、很热情。一个闪了腰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每次过来看门诊都要聊起前一天玩弹球的战果，看上去她好像有十多年玩弹球的经验了，对每台机器的特点都了如指掌，还会教授心得，说哪家店的几号机子容易中奖，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带点礼品香烟、巧克力之类的东西送人；还有家领带店的老板，他有老年性肩周炎，每次到医院来都要带几条领带，悠介也说过不必这样，可那老板总是说“这反正都是要甩卖的，用不了多少钱”，到最后连护士他都送上了几条。

医院隔壁被子铺的老爷子因为腰痛也经常来医院，老爷子特别喜欢下将棋，只要一提起将棋，就唠叨个没完，最近还把悠介拉到他家去下棋。

老爷子都七十好几了，仍旧输不起。趁着悠介上厕所这会儿工夫，偷偷把边上的“步”向前挪了一位。

悠介回来后指出：“这颗棋子的位置不对吧？”这老头还昂着头，最后极不情愿地把“步”放回了原位。

和病人相比，医院里的护士和业务员大多是在东京的邻县出生，他们也都比较自然，有亲和力。医院里没什么重症病人，到了下午门诊病人也不多了，相对比较空闲。大家就拿出患者送的小点心，一起喝下午茶。

院长成天忙于街道里的冠婚葬祭，或者与当地居民交谈，很少会在医院露脸。身为院长，放着医院的事不管，却为了大选到处奔走忙碌，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虽不至于痴迷政治，可一旦被选举的魅力吸引，恐怕也是难以自拔。

也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是个“政治家院长”，不过悠介对院长没什么不喜欢。院长本来就是个温和的人，不管对什么事，都非常执着。他很少来医院，得益于此，大家过得倒也舒心。

即便是东京，只要习惯了，也不是那么难以生存的。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进的过程中，悠介变得更加自信了。

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悠介收到了B杂志社的来信。

悠介带着某种预感打开了信封，来信告知悠介，他的小说已经被提名竞争今年上半年度的直木奖了。

就好像早预料到一般，悠介说了句：“啊，果然……”

其实B杂志社的出版负责人平松先生也事先告诉过悠介，可能会推荐他的作品作为本届直木奖的候选佳作。

加上近期被芥川奖提名，悠介前后已经被提名四次了，如今也没有了当年初被提名的兴奋感。被推荐为候选人当然让人高兴，可是这回悠介表现得非常平静和淡定。

被推荐的作品是悠介一年前完成的一篇纪实小说，以心脏移植手术为题材展开，开始时是以连载的形式在B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小说用手术执刀主任医师的口吻，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移植手术过程，并且描写了该医生与报道这个手术的年轻记者之间的爱恨情仇，深刻地刻画出医生的内心世界。

暂且不提其他人，就悠介自己而言，他并不觉得这篇小说有什么不好，但是要作为直木奖的候选作品来说的话，似乎多少还有些问题。

首先这篇小说并不是出于悠介的个人意愿而作，而是B杂志社的编辑多次恳请悠介一定要写这个作品，悠介只好硬着头皮写出来的。

那个时候，悠介还是小角色，在写稿之前没有人会保证他的作品会在几月刊上发表。按杂志社的要求把稿件写好发过去后，也没有明确的约定保证他的稿件什么时候会被采用。

但在写心脏移植这篇小说前，B杂志社就明确承诺：只要悠介写了，小说肯定会在下一期的刊物上发表。他们还表示如果情况特殊，可以把小说由两回分为三回，以连载的形式在刊物上登出。这些条件对一个新人作家而言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杂志社这么做也肯定是有原因的。

当时有一个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少年，他在接受手术后生存了三个月就死亡了，这件事被媒体大肆报道，使得心脏移植成为一个爆炸性的话题。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B杂志社要求悠介以心脏移植为题材写篇小说了。当然，悠介也立刻明白了编辑的意图。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B杂志也不可能给一个新人作家留出这么大的版面。

到底要不要接受呢？悠介也非常困惑。本来这种鲜活的事例应该被写成随笔或论文发表，没有必要将其扩展成小说。若想把这个事件当成小说写出来，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要将那些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深邃地表现出来。再者，以这种事件为题材，即使写作时作者再怎么注意，还是很容易使读者把它当作揭露内幕的爆料小说来理解。

但是作品完成后能立刻在B杂志上发表，这对只是个新人的悠介来说，的确太有诱惑力了，而且面对着欲求佳作千里迢迢赶来札幌的编辑，悠介实在难以拒绝。

带着犹豫，悠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了让读者不至于把小说理解成事件叙述或者是内幕爆料，悠介写作时极其用心，在描写时重点关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完成后，悠介又仔细审读了一遍。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作为一部纪实小说倒是可圈可点，要是当作通俗大众小说来看就似乎有点缺乏雕琢了，他想找个时间再加以修改，可因为出版社的不断催促，只得仓促发行了。

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被提名为直木奖的候选作品。

说实话，对于这次作品被提名，悠介有些喜忧参半。自己的作品被提名这确实是件难得的喜事，可要想凭这部小说获奖还是很难的。

从初次提名到现在，悠介对获奖多少有些期待，但可能这次的获奖概率是最低的。

正当悠介烦恼的时候，K杂志社的中西打来了电话：“这次你的作品又被提名啦，怎么样，有多少胜算？”

悠介当即回答道：“基本没什么希望，我早就放弃了。”中西发出“啊”的一声，并不相信悠介的话，接着说道：“这次的作品很好呀。”

半年前，悠介开始为K杂志社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是日本小说界第一部以女医生为题材的作品。

中西半开玩笑地说道：“反正你迟早要拿奖，不如凭给我们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去拿奖吧，这样我们出版的书也更好卖呢。”

听了这番话，悠介也似乎蛮开心的。

中西又问道：“结果揭晓那天，你是在家里待着吧？”

以前在札幌的时候，因为等待结果的心情非常紧张，所以在揭晓的夜晚，悠介总会和朋友们去酒吧喝酒。

但是悠介在东京没什么熟悉的酒馆，再者他对获奖也不抱什么希望，干脆准备在家待着静一静。

“那天要是不打扰的话，我去你那儿也不错啊。”

悠介听了开玩笑地说：“那当然好啦，不然我一个人等着落选的消息也太孤单了。”

本期直木奖的评选日期，是在七月中旬。

尽管梅雨还没有宣告它的离开，但结果揭晓的那天，却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好不容易到了傍晚，裕子去了银座的店里。悠介并没有告诉她直木奖的评选结果会在今天揭晓。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裕子肯定会满心期待，而悠介也懒得去解释自己会落选的理由。

裕子出去后不到一个小时，中西盘着长发出现在悠介家门前。他手里提着一壶酒和一些下酒小菜，见到悠介笑道：“俗话说有福不必忙，无福跑断肠。咱现在也差不多啊。”

悠介苦笑道：“我们这么等着，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

中西听了答道：“那咱们这些失意的人就自己热闹一下吧。”

于是两人将冰镇的酒倒入杯中，开怀畅饮起来。

悠介想快点喝醉，好让自己把直木奖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但是过了七点以后，随着揭晓时间的临近，悠介还是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悠介一直告诉自己这次是没有希望的，可“也许能获奖呢”这样的念头还是会浮现在脑海中。

“不要再想这种蠢事了。”悠介又好像突然转念一般喝起了闷酒。就这样差不多把一升酒搞定时，电话铃响了。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悠介慢慢拿起了话筒。

“我是平松……”听到这话，悠介点了点头。

听说，若是出版社来报获奖的喜讯，那通知的这个人必然是杂志社里的头面人物，而打电话时首先也必定是“恭喜恭喜”。平松在B杂志社里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听他的声音也是无精打采的。

……

一阵沉默过后：“这次有点遗憾……”

“我明白。”悠介答道。

悠介低着头，很快地放下话筒，对着中西一脸苦笑。

“没戏了？”中西问。

面对中西的询问，悠介无奈地点了点头，说道：“答对了。”

中西回答道：“这样也好，要是你现在拿了奖，那给我们写的那部长篇就拿不了了。”

话虽这样，可下次自己真的能拿到奖吗？这部小说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今后漫长的道路，悠介不禁产生了一种沮丧之情。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中西劝慰说：“不要着急，以后的路还长啊。”

悠介已经不想憋在这个小屋里了，对中西说：“走，出去喝一杯。”说完又补了一句，“到银座去。”

中西有点吃惊，赶紧摇了摇头，说：“还是算了吧。”

悠介没理他：“交给我吧，我知道一家店不错。”

中西还是不放心：“咱们还是去新宿吧，那儿比较适合我们。”

其实不管在哪儿，现在的悠介只想出去找个地方，痛快淋漓地喝一场，好好地醉一回。

① 日本相扑运动由低到高分为十级：序之口，序二段，三段，幕下，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及横纲。——译者注

② 法语。意思为希望。

第四章 乱调

一

在七月末梅雨刚过去的时候，裕子从她一直工作的夜总会辞职了。悠介想不明白，好不容易才习惯了那儿的工作，为什么要辞掉呢？但是裕子却有她自己的想法：“虽然在那个地方工作很轻松，妈妈对我也很好，可是如果一直待下去，也就只能是个服务员。”

根据裕子的说法，在夜总会里只有卖酒水的和不卖酒水的两种服务员。

卖酒水的服务员和夜总会签约，保证每月有多少万日元的销售额，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从中得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提成。而不卖酒水的服务员只负责招待客人，虽然工作比较轻松，可是收入却很少。裕子一直在做这种不卖酒水的接待工作，近来她想尝试着接客、卖酒水。

“卖酒水就卖酒水，干吗要换地方呢？就在现在的夜总会不行吗？”悠介不解地问。

裕子立刻摇着头说：“不行。现在的夜总会里每个客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服务员，如果我在那里开始卖酒水的话，就会抢别人的客人了。”

“那你换个地方，就不会抢别人的客人了？”

“那当然了，到了其他的夜总会，就可以自由地接待自己的客人了。”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夜总会抢客人的话就有问题，而在不同的夜总会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

想想也是，不过一旦换地方，不是会把现在的客人给带走吗？当悠介说出自己的疑惑时，裕子苦笑着说：“没关系，虽然说客人会跟去，但是他又不是再也不去之前的夜总会了。再说，之前的夜总会也会有新人去啊，而新人也会带客人过去啊。”

在银座的夜总会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争夺客人的激烈竞争。

“但是就凭你的邀请，客人能跟你走吗？”悠介还是很担心。

“不用担心，我到其他夜总会的话，肯定会有很多客人跟过去的。”

“这些人总是跟在女人的身后，不就像狗一样吗？”

“是啊，我们都管这些人叫‘犬类人’。”

“那只认准一家夜总会的，是不是叫‘猫类人’啊？”

“这样的人也有啊。”

听了这些话，悠介就想：我是属于哪一类呢？应该是“猫类人”吧？至今还没有跟在哪个女人的身后

呢，或许是还没有遇到那种能吸引自己的女人吧。

想到这里，悠介又问：“那么，你真的打算在现在这个夜总会里工作了？”

“嗯，不过每个月得挣五十万。”

裕子和夜总会签了约，每个月至少要有五十万的销量。

“如果挣不到怎么办？”

“罚款啊，不过我一定会挣到的。”

“如果干得好的话，是不是会加薪啊？”

“是啊，不过还得垫付一些费用。”

“是客人的酒水费吗？”

“如果客人都是当场付账的话当然最好了，但是也有些人总是先欠着。现在这个夜总会要求，客人如果欠账六十天不还，我们自己就得掏钱垫上。”

“有些人会故意不付账吧？”

“嗯，这样就损害到我们的利益了，不过我的那些客人中没有这么坏的人。”

这时，悠介想起以前裕子问过自己有没有认识的保证人的事情。

裕子应该是在那时就有了换工作的想法吧？但是像自己这种收入程度的人是不能当保证人的，想求助于院长却又开不了口。

于是他试探着问：“保证人找好了？”

裕子立刻点头说：“是啊，已经找好了。”

“谁啊？”

“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悠介很想问一下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找他之类的问题，但是最终没有张得开嘴。只是问：“如果你挣不了那么多，他会帮你垫上？”

“是啊，不过没关系啦，不会的。”

裕子像往常一样乐观。可悠介却有些失落。

裕子现在工作的夜总会在靠近有乐町的一栋大楼的第二层，名叫KOKURIKO，在法语中是“虞美人草”的意思。

和“壶”一样，KOKURIKO位于并木大道，不过是在六丁目，而“壶”在八丁目。听裕子说，现在这个夜总会比以前那家高档，所以价格也要贵不少。

自从换了夜总会，裕子一下子忙了起来。

以前都是下午五点以后出门，先去美容院，七点左右才到夜总会。现在不要说五点了，有时候四点就得出门了。

由于裕子现在开始卖酒水了，所以每天的工作量达到了八个半小时，比以前晚回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她那么早出门干什么？

当悠介说出自己的疑问时，裕子说是和客人一起吃饭的次数增多了。这之前也有过客人请吃饭的情况，但是由于身体疲惫，有时又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客人，所以裕子总是拒绝不去，可现在为了让客人照顾自己的生意，就很难拒绝他们的邀请了。陪客人吃了晚饭以后再一起到夜总会，这样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卖出酒水。到夜里，有些不错的客人会邀请裕子再去别处喝酒，也不得不应酬。白天还得去银行查询账户，整理票据，有客人过生日或者升职的时候，还要送个蛋糕或者领带什么的，忙得不行。

所谓的卖酒水，得从夜总会借吧台，自己经营，需要和商人一样，求得多方照料。尤其像裕子这样的，客人都是从其他夜总会服务员那里抢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被别人抢回去了。

于是悠介劝慰整理了一天票据的裕子说：“不要太难为自己啊。”不过裕子却是干劲十足。

裕子是典型的北海道式的性格，直率、大方、心胸开阔，但银座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好像唤醒了她的斗争意识。

“有人说我坏话。”之前那家店里传出中伤裕子的风言风语。

裕子抱怨说：“她们说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了。”

“因为你抢了她们的客人吧？”悠介问道。

“无所谓了，因为我有名她们才背地里说我坏话。我要让她们知道什么是后悔！”

悠介真是无法理解，外表美丽的女人之间的这种激烈的争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随着裕子越来越忙，悠介也渐渐开始忙碌起来。

首先是G杂志社的殿村约定的稿件快到截稿时间了，然后是K杂志社的中西催他写的那部长篇小说，也已经写到了后面的高潮部分。作为一名作家，虽说不是很称职，但是到目前为止，悠介还没有写过半途而废的作品，所以他加班加点地写着。

悠介和裕子两人虽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但是还算比较顺利，不过现实生活却并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休息日的时候，裕子总是睡到午后才起床，而悠介却是早早就起来写作。虽然说是同居，但是两个人

的生活模式却完全不同，就连一起吃饭，看看电影、戏剧之类的机会都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两个人并没有感到寂寞。确切地说，裕子的忙碌对悠介来说反而是件好事。虽然近来裕子做饭、泡茶、冲咖啡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这些事情悠介还是能自己干的。裕子晚上回来得晚，反而让悠介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同样，悠介的忙碌对裕子来说也不是坏事，至少晚上很晚回来时不会受到责备。

以前感觉只有裕子一个人在忙，所以每当她晚归时悠介总想抱怨几句，现在他自己也开始忙起来了，也就不那么在乎这些事情了。

两人就这样各干各的工作，互不干涉。

悠介一直以来都认为：和自己喜欢的女子住在一起，相爱却能互相尊重，不去约束对方，这才是男女间最理想的状态。现在他和裕子的状况虽然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不过这种只认同自由、不需要约束的状态，隐藏着容忍对方任意妄为的风险。虽然在身心俱疲时能得到对方的呵护，让人很有安全感，但是初次相见时的那种新鲜感却越来越淡。

两人一直在一起，没有逃避也没有隐藏，甚至连爱都不用说出口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心生疲惫。

在八月初一个炎热的傍晚，悠介第一次单独和医院的会计齐田雅子一起吃饭，不过两个人只是邂逅而已。

那天，悠介不用去医院上班，一个人在家写东西。傍晚时分，他想休息一下，出去换换心情，就到医院去了。当然没什么要事，他的初衷就是想和医院里值班的护士聊一聊住院病人的相关情况。

夏天的白天很长，下午六点的时候天还很亮。夕阳照射在医院的走廊上，四周很安静。由于五点就下班了，所以没有人在看病，治疗室的白色窗帘也已经拉上了。当悠介经过治疗室，打算从空无一人的候诊室去二楼的病房时，忽然察觉到挂号室内好像有人，他进去后，就看到了正在病历架前忙活的齐田雅子的背影。

“还没有下班啊？”当听到悠介的询问时，雅子慌忙转过身来，说了声：“啊，对不起。”看到悠介点了点头，又连忙说，“因为要处理保险单，所以得加班。”

由于每个月初的时候都得办理保险事宜，所以相关的职员在这时段是最忙碌的。

“就你一个人啊？”

“不是，事务长他们都在楼上，我下来取病历。”雅子解释说。

她好像有二十五六岁，不过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虽然不能算是大美人，但是在夕阳照耀之下面对面观察的话，她的脸很白，发际的汗毛让人心生怜爱。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不过悠介从来没有直接和她说过话，有时候看到她把患者的病历送到治疗室，但她总是放下病历就走了。

“你加班要加到什么时候？”悠介问。

“事务长他们都没有走，我大概还要再忙半个多小时吧。”

“然后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她总是给人一种很害羞的感觉，现在更是头都不敢抬。看到这种纯真无邪的表情，悠介不禁怦然心动，于是对她说：“那么一起吃晚饭吧？”

听到这句话，雅子抬起头，惊讶地问：“您还没有吃饭？”

“嗯，是啊。”

“您就在附近……”冷不防地被人邀请，雅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悠介接着说：“我在我家里等你，你下班就给我打电话。”看着瞪大眼睛认真地看着自己的雅子，悠介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感。

其实悠介并不是没有观察过东京的女性。从护士、职员到护工，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形形色色的女性，其中也有像川边、冈松等很有魅力的女编辑，但悠介并没有想过和她们有什么超越工作关系的亲近。当然了，身边有裕子，没有必要也没有空左顾右盼的。

悠介到东京后的第一个月先熟悉了都市的环境，在接下来的第二个月就开始了写作和医院的兼职工作。而和雅子交谈的现在，他已经来东京三个多月了。虽然说是偶然相遇，但也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开始适应了这种都市的生活，有了困情逸致吧。

现在悠介怀着一种很久都不曾有过的期待的心情等着雅子的电话。其实他并不是对雅子有好感或者喜欢上了她，只是感觉两个人约会有一种神秘的快感。

终于熬过了漫长的半个小时，电话铃声如约响起：“我下班了……”依然是那种拘谨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去吃饭吧。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来。”

“嗯……这样好吗？”

“没事啦！想想去哪里吃饭吧。”

“哦，那我就在医院门口等你？”

“还是换个地方吧。”悠介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在医院门口那条路上的车站前面等我吧，这样我一眼就能看到你了。”

约好时间以后，悠介换了条裤子，穿上一件白色开襟的新衬衣，又套上了那件一周前用稿费买的夏季穿的夹克。其实两人经常能在医院里遇到，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打扮，可悠介还是想装装门面。

等他到车站时，雅子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她在医院上班时穿着那身白大褂，看着还像个大人的样子，但现在站在大街上看起来却像个无助的小女孩。

“他们都下班了？”悠介问。

“没有，事务长他们还在加班呢。”由于夕阳的光照太晃眼，雅子不禁眯着眼睛。

“喜欢吃什么？西餐还是日式饭菜？要不中国料理？”

“我吃什么都行……”

两个人边说边往外走。由于是第一次和悠介交谈，雅子还是有些紧张。

难得两个人一起吃饭，自然得选个让人满意的地方。可是下町一带只有荞麦面馆和寿司店，在浅草倒是有历史悠久的老店，但悠介不太了解。他只知道御徒町的宾馆，因为以前曾和某个编辑去过那里，所以最终决定去御徒町了。

“不远，不过还是打车去吧，这样快一些。”悠介说着就拦下一辆出租车坐了进去。雅子虽然有些不安，可还是上了车。

“去御徒町K宾馆。”悠介对司机说。

从到东京以来，悠介还是第一次和裕子以外的女人单独坐车，所以他不禁感觉很新鲜。当车驶过藏前桥时，悠介透过车窗，看到河边的白色建筑在夕阳的照射下变得一片通红。

虽然雅子和自己在同一家医院上班，但是当想到自己要 and 东京的女性一起吃饭时，悠介还是有一种都市人的感觉。

其实雅子是在千叶出生的，她在那里的高中毕业以后进了市川的医院，由于她干过医疗保险的相关工作，所以后来就跳槽到了现在的医院。从这一点来说，雅子并不是个土生土长的东京人，不过由于千叶就在东京旁边，而且她已经来东京四年多了，也可以说是个东京人——至少悠介是这么认为的。

十多分钟以后就来到了K宾馆。两人下车后进入了一楼的中国料理店。虽然这里也有法国料理和日本料理，但是悠介感觉吃法国料理显得太夸张，而吃日本料理又有些寒碜，再加上衣着普通的雅子好像也喜欢中国料理，所以就选择了中国料理店。

坐下以后，悠介感觉一个一个点菜太麻烦了，就点了套餐，然后就开始喝酒。不过举杯以后悠介说了句“那么”，就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了，而雅子也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酒菜上来后，悠介刚要举筷，雅子忽然问道：“您今天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这么直接的问题，真让人难以回答。或许是因自己在打算吃晚饭时看到了在挂号室工作的雅子孤独的背影，所以才决定请她吃饭。不过更进一步来说，应该是自己已经厌倦了一个人吃饭，所以才请雅子吃饭吧。

想到这些，悠介说：“一个人吃饭是吃，两个人吃饭也是吃嘛。再说，我已经吃腻了医院的伙食了。”

“您一直是一个人吗？”雅子好像对悠介的个人生活很感兴趣。

“晚饭时基本都是一个人。”

“那您单独请我吃饭，这样好吗？”

“没关系啦，多吃点菜。”为了打断雅子的询问，悠介赶紧劝她吃菜。

作为东京的女性，雅子本来很拘谨，不怎么说话，但是当两个人逐渐熟悉以后，她的话也多了起来。她告诉悠介，现在的医院在下町地区算是老的了，也小有名气，不过由于院长经常不在位，加上医院的医生更换比较频繁，所以病人们的评价并不是很好。而且工资待遇不太好，从职员到护士对医院也都很不满意。

“如今院长正在为选举的事情头疼呢。”

“不过他更应该做的是好好听听病人们的要求。”很难想象这么尖锐的话语是从雅子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口中说出来的。

这时，悠介忽然想起半个月前外科一个姓今田的护士辞职的事情，于是问道：“那么今田之所以辞职，也是因为这些？”

“嗯。她现在去了都立医院。”

“这么说来你也打算辞职啦？”

“我还没有想过……”

“你是想一直在这里工作，是吧？”

听到这句话雅子第一次笑了：“不过他们对您的评价都不错哦。”

“是吗？”

“是啊。他们说您很亲切，非常平易近人。”

从在大学医院里工作的经验来看，医生这一行业是最好偷懒的，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得到好评，悠介真的很吃惊。

“不过也有人说您的不是哦。”雅子坏笑着说，“他们说您总是隔一天才去一次医院，病人们只要有一天看不到您就会觉得心里不安呢。”

“不是吧？”由于悠介照顾的病人以老年人为主，就算有年轻的也多是患了腰疼或是关节炎之类的慢性病，所以他很难相信。

“我照顾的那些病人的病情不会有很大变化呀。”

“这我知道啊，不过他们真的很期待您去呢。”

“那我每天去医院露个脸，行吧？”

“那就这么定了。”雅子好像是位患者代表。

紧接着她又问道：“您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写小说吗？”

忽然遭此一问，悠介又是一惊，自己写小说的事情从来没有对谁说过啊。

“不久前您的大名曾在报纸上出现过。”

雅子继续说：“病人中也有人在杂志上读过您的作品呢。”

看来医院真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啊，悠介感慨地问：“都是谁啊？”

“202床的村上等人，他们好像还有您的单行本呢。”

悠介忽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要谈小说的话他还是没有什么底气的。

“你看过我的小说吗？”

“我还没有看过……”

这下悠介放心了，给两人的杯中都倒上绍兴酒。雅子起初说不喝酒，但是禁不住悠介的劝说，最终还是喝了。

“这酒真烈！”雅子皱着眉头说。

“如果糖放够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悠介解释道。

雅子的皮肤很白，容易上脸，喝完酒以后脸立刻就红了，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看着这张有些醉意的脸，悠介开始考虑接下来的打算。到底是去另一家酒馆继续喝呢，还是直接回去呢？这得取决于雅子。

吃完饭以后，当悠介建议继续去喝酒时，雅子干脆地摇摇头，说：“不去，我要回家了。”

“这附近有酒吧。”

“真的不去了，我的脸都红成这样了，不能再喝了。”

刚才雅子去洗手间时看到自己的脸已经喝红了，很是吃惊。

“酒吧里的灯光很暗，看不出来的。”悠介还是不死心。

“不去，我得回家。”

没想到雅子这么固执，悠介没办法，只好站起来准备出去给她叫车。

“谢谢您的款待。”本来以为她喝多了，没想到她利索地道了谢，转身向门口走去。看着这么年轻有活力的背影，悠介心生些许不舍，赶紧喊住她：“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我自己坐电车回去。”

“那就送到一半……”

雅子不再作声，默默跟着悠介。坐上车以后，悠介开始盘算接下来的事情。虽然和雅子一起吃了饭，但是并不能说明自己已经喜欢上她了，更没有难舍难分的感觉。想见她的话明天就可以见到，也可以再约她吃饭，今晚完全没有必要阻止她回去，可是就这样让她回去了总是感觉心有不甘，放弃这好不容易烘托出来的气氛实在太可惜了。

车在藏前路上向东行驶，来到隅田川的时候，悠介看着前方轻声地说：“去我那里坐坐吧？”听到这句话雅子的表情好像动了一下，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好像正在考虑。于是悠介赶紧趁热打铁：“反正一个人回去也挺无聊的……”

“你真的是一个人吗？”雅子忽然问道。

“那当然。”悠介点头说，不过声音明显小多了，“上去喝杯茶怎么样？”

“……”

“就是去坐坐，二三十分钟也行。”

“被别人看见怎么办？”由于悠介的楼上住有护士和医院的职员，雅子担心地问道。

“现在不会遇到人的。再说，就算遇到了，你就说是来给我送病历表的，不就行了？”

悠介一边安慰着雅子，一边在想着裕子。现在刚过八点，裕子应该去夜总会了，要到凌晨十二点才下班，就算她一下班就回来，也得一点才能到家。

“我那里有好喝的咖啡哦。”悠介继续说。

“我去您那里真的可以吗？”雅子仿佛下定决心似的，抬起头问。

“当然啦。”悠介点点头，同时头脑中在考虑屋子的摆设。门口放着裕子的一双鞋，在屋里的衣架上挂着她的衣服，梳妆台上还有她的化妆用品，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发现自己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不过要是把里面的拉门关上，再把门口的鞋子藏起来的话，就看不出来了。

车过了藏前桥就到电车轨道的交叉口附近了，从这里过去，到下一个转弯口右转，不久就到公寓楼了。

悠介这时又一次把进屋后该做的事情在头脑中过了一遍。因为公寓里没有电梯，所以必须得爬上三楼。只要快走几步，提前把门打开，把裕子的鞋子塞到门口的木屐箱里就行了。就算是和雅子一起到门口，只要自己不说“请进”她是不会进去的，所以完全有时间把鞋子处理了。问题是进屋以后。不过她刚进屋时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到里面，只要见机把拉门关上，就可以把衣服和化妆用品都挡住了。正想着，车已经到了。

“请！”悠介打开车门说。不过雅子还是先看了看四周才下车。

“热死了！东京的夏天像蒸笼啊！”为了消除雅子的紧张，悠介一边闲扯一边带着她走进了公寓。

“这里没有电梯，你再坚持一下啊。”悠介调侃地说。就在这时，他忽然产生一种不安，裕子不会提前回来了吧？

悠介是第一次趁裕子不在的时候带女人回家，而且是在晚上一起吃完饭以后。

这样做好吗？他觉得对裕子有些愧疚。

但是雅子是自己的同事，每天都能见着的，和她一起吃个饭，让她来自己的家里看看，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让悠介真正感觉闹心的是已经告诉雅子自己是单身的事情。由于她问得很突然，再加上自己也想让她以为自己还是单身，所以当时并没有把裕子的事情说出来。

如果被她看出自己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的话.....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能告诉她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情。横下一条心，必须让她相信自己是一个人生活。

悠介边想着边加快了脚步。或许雅子会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急，但是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三楼以后，悠介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果然看到裕子的低跟靴子整齐地摆在门口。来不及多想，悠介急忙把鞋子塞进了木屐箱，转过身来迎接雅子。

“请您进来吧！”由于心里有鬼，所以不自觉地把话说得很客气。说完悠介把拖鞋递给了雅子，雅子稍稍犹豫了一下，换上了拖鞋。

屋里L形的沙发上放着两个叠在一起靠垫，这是悠介出门前当枕头用的。桌子上放着香烟、烟灰缸、空的啤酒罐和打开的杂志及报纸。由于悠介早一步把拉门关上了，所以雅子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来。

“坐那儿怎么样？”悠介指指沙发。雅子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坐了下来。

“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悠介一边闲扯一边走向客厅边上的厨房，“喝什么？咖啡还是茶？”

“随便。”过了一会儿雅子才回答。

那就咖啡吧，悠介想，随即开始磨几天前裕子买回来的蓝山咖啡豆。

“房子有些太小了，是吧？”悠介边煮咖啡边问。

“比我的房间好多了。”

雅子一直是一个人在外租房子住，看来她的房子应该还要小。

“里面还有房间，是吗？”雅子问。

“是啊，我一直把它当成书房。”悠介回答说。拉门在进门时已经被关上了，由于里面挂着裕子的衣服，所以绝对不能打开让雅子看。

“这里就是离医院比较近。”悠介说。

“看起来很整洁啊。”

听雅子这么说，悠介忽然感觉手足无措，这间房子看起来确实不像是一个男人在住的样子。

“因为我请人来打扫啊。”悠介赶紧解释。

“每天都来吗？”

“差不多吧。”

“您请的那个保姆还给你做饭吗？”

“不做，我基本都在外面吃。”

不知什么时候裕子居然成保姆了，但是悠介现在也只能这么说了。

“喝咖啡吧。”悠介为了转移话题，赶紧把咖啡倒好端给雅子，“有些浓，不过应该挺好喝的。”

雅子点点头，用勺子轻轻地搅着。煮完咖啡后，悠介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并点了根烟。由于房子比较小，所以放了个L形的沙发，在悠介的位置可以看到浴室和洗手间的门。而在与悠介成直角的位置上坐着的雅子，则可以看到橱柜和它旁边的小窗子，还有厨房的一部分。

“味道怎么样？”悠介问。

“很好喝。”雅子点头说，可眼睛却在看着前面的橱柜。

她在看什么呢？悠介纳闷了，也抬头看过去，意外地发现橱柜里放着很多高脚玻璃酒杯和咖啡杯。也许她认为一个男人的房间里不应该有这么多琐碎的东西吧？再仔细看看，橱柜的上层摆着红色的威尼斯器皿，下层还有圆头圆身的小木偶人。这些东西出现在一个男人的房间中，显得有些 unnatural。再看其他地方，从厨房的炒锅和电饭锅到面前桌子上带花儿的糖罐和咖啡杯，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东西。

“你一般都做什么体育运动？”为了转移雅子的视线，悠介赶紧提起别的话题，“马上到运动的季节了，你喜欢游泳还是帆船？”

“我都不会。”

“那登山或者滑雪呢？”

“没去过……”

雅子还是没有把视线移开，悠介有点无可奈何。

“那么旅行呢？”

“不怎么去。”

“去过北海道没有？”

“很早以前，好像是高中的时候去过一次札幌。”

“去北海道的話一定要去道东或者道北看看，那才算去过北海道。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真的吗？”雅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嗯，去看阿寒湖、鄂霍次克海等景观，非常漂亮，充满了神秘感，和这里完全不一样。”

悠介一边说一边考虑着和雅子一起旅游的事情。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如果自己邀请得积极一点的话，她或许会同意的。姑且不论结果怎么样，值得一试。

想到这里，悠介说：“下次我们就一起去！”

“但是您不是很忙吗？”

“没事啊，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一趟。”

正在这时，橱柜边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好不容易烘托起来的气氛，谁这么讨厌啊？悠介一边在心里埋怨着一边拿起话筒。

“喂，小悠，是我。刚才给你打电话没人接，你去哪里啦？”

裕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她可能是在夜总会里打电话，声音特别大。为了不让雅子听见，悠介连忙把话筒紧贴在耳朵上，生硬地问：“怎么了？”

“我的钱包不见了，家里有吗？”

钱包？悠介差点喊了出来，连忙把话给咽回去：“好像没有啊……”

“不可能啊！你去橱柜的抽屉里看看。”

“橱柜？”

“右手边的抽屉，好像在第二层。”

如果去橱柜里找的话，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情就暴露了，但是现在又不能随意地把电话挂掉，没办法，只好放下话筒去抽屉里找钱包，不过的确找到了。

“找到了。”悠介爱理不理地对裕子说。

“太好了，我正打算去美容院，忽然发现钱包没了，所以立即就给你打电话了。虽然找别人也能借到，但是钱包里有张非常重要的收据，所以才想让你找一下。”裕子说。

就这点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悠介想快点挂掉电话，可裕子忽然很温柔地说：“亲爱的，你能不能把钱包送到夜总会来？”

“现在？”

“是啊，打车一会儿就到了。”

“但是我还有事啊……”

“那我回去取吧。”裕子说，“我和客人约好了今天把收据给他。”

要是裕子回来的话就大事不好了，悠介连忙说：“那你就下次再给他嘛……”

“你真的没有时间送来？”

“嗯……”悠介不知该怎么回答。

“你喝多了吧？”裕子觉得悠介说话模棱两可，责问道。

“没有啊……”

“那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裕子紧接着说，“谁在你那里？”

一下子被说中，悠介慌忙摇头否认：“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被这么一问，悠介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怎么感觉你怪怪的呀？”裕子好像开始怀疑了，“那……算了吧。”

“你还回来取吗？”

“不知道！”裕子说完就挂了电话。悠介暗暗松了口气，转过身来。雅子好像在等他似的站起身来说：“我该回去了。”

“再坐一会儿吧，还早呢。”这样让她回去好像有些不太好，悠介赶紧解释说，“真是个烦人的家伙！”这话听起来好像刚才打电话来的是个男人。

“再来一杯咖啡，怎么样？”悠介问。

“不用了。”雅子好像从电话中听出了什么。

“你稍等一下，好吗？”悠介一咬牙，走进卧室把裕子的衣服塞进柜子，把梳妆台上的化妆用品都扔进抽屉，然后像什么都发生过一样回到客厅。

“带你看看里屋吧。”悠介对雅子说。虽然有些冒险，但是现在也不得不这么做了。

“本来我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写作的地方的……”悠介装模作样地说。

雅子好像比较关心，把目光投向拉门。

“虽然说是书房，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悠介说完，拉开了拉门。书桌上亮着一盏台灯。

雅子警惕地看着屋里，好像要步入什么危险的地域似的，过了好一会儿才进去。

“很脏，是吧？”万幸，桌子上散落着词典、笔记本和刚开始写的稿件。烟灰缸里满是烟头。

“您就在这里写作？”

“我只能在这里写啊。”

“您用铅笔写啊？”雅子很疑惑地看着书桌，在稿纸旁边放着三支2B铅笔和两块橡皮。

“是啊。这样不容易疲倦，而且写错了还可以擦掉。”悠介解释说。

“要写多久啊？”

“每天写四五个小时吧，视情况而定。”

“每天坐那么久，不累吗？”

“嗯，很累啊。”

雅子点点头，把视线投向四周。由于屋中只开着一盏台灯，所以比较暗，只能看到左边放着西服衣柜和和服衣柜，右边并排放着书架和梳妆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真的有些过于整洁了，但是悠介如今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里有个阳台，”为了转移雅子的视线，悠介打开书桌前的窗帘说，“白天的话可以看到对面的鸡形风向仪。”

“这里也有风向仪？”雅子说着，站到了悠介的边上。

“打开让你看看。”说着悠介打开了阳台上的玻璃窗，一阵夜间的暖风吹了进来。

“就在那栋大楼上。”悠介把方向指给雅子。由于天空中的云层比较低，月亮和星星都被遮住了，只能隐约地看到前面大楼的轮廓。

九点以后，下町变得很安静，只有远处电车加速行驶的声音。

“很安静吧？”悠介说着把手放到了雅子的肩上。雅子稍稍动了动肩，悠介好像受到了鼓励，轻轻地将雅子搂入怀中，不管雅子是否同意，就吻上了她的唇。

雅子稍稍挣扎了一下就安静下来，不久就放弃了抵抗，开始回应悠介。不过她的动作很生硬，只是和悠介两唇相接，却不让他的舌头进入自己的口中。

两人就这么亲吻着，悠介忽然想到，在那厚厚的云层下，灯火通明的地方，正是裕子工作的地方——银座。

追女人的时候，如果很急迫，追得很紧的话是很失败的。就算追到手了，当初的那种心情也没有了。

悠介自然知道其中的玄机奥妙。

如果自己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要了雅子，但是这样一来就显得太急切了。再说，万一裕子回来的话就麻烦了。想到这里，悠介强压自己的欲火，吻过雅子以后就送她回去了。

悠介知道，如果自己坚持的话，雅子会同意的。不过能吻她，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今晚的事情自己难以忘记，雅子同样忘不掉。一天晚上，两个人的邂逅，不管是对悠介还是对雅子来说，都是一个大秘密。

可是，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裕子，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让裕子知道的话，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是今晚和雅子一起吃饭真的是很偶然的，傍晚时分，劳累了一天的自己漫无目的地来到医院，正好遇到雅子。当时就算不是雅子而是其他的女人，自己同样会请她吃饭的。悠介这样想。

最近裕子很忙，就连体息日都没有和自己一起吃过饭，更不要说平时了。晚饭的时候，自己都是一个人在医院的食堂吃。虽然知道裕子上晚班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每天都一个人孤零零地吃饭，有些太寂寞了。自己之所以走到医院去，也是为了逃避这种寂寞。

不过就算是这样，自己也不应该把雅子带回家啊，吃饭倒也罢了，却还和她接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吗？

不管怎么说，这个房间是自己和裕子两个人构筑的爱巢，是容不得第三个人插足的神圣的地方，但是自己却把别的女人带了回来，甚至还和她接吻，这算什么事啊？这何止是大胆，实在是无耻！悠介自己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

不过说实话，当时请雅子到家里坐坐并没想过要做这些事情，只是感觉就这么让她回去心有不甘，再加上自己也不想一个人待着，所以才请她上来的。而后来吻了雅子是因为她悄悄地站到自己的身边，自己一时忍不住才吻的。

今晚的事情只是自己一时产生的邪念，根本不是计划好的。悠介自以为是地想。

但是，如果让悠介答应只此一次，以后再不和雅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估计他很难答应。虽然这次是他一时的鬼迷心窍，但是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他还是会和雅子享受二人世界的。

和裕子来东京刚三个多月，悠介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说明他已经有些变心了。不过悠介并不是因为已经讨厌裕子了，其实他还是很爱裕子的，只是他同时也喜欢上了雅子。

总之，悠介开始有了见异思迁之心。

这件事如果被裕子知道的话，她一定会责问：“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呢？”虽然裕子每天都回来得很晚，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出轨的事情，所以她是有可能原谅悠介的。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一直在一起，所以才会见异思迁吧。

因为两人同居，所以每天都会在一起。虽然裕子晚上得出去工作，但是她一定会回来睡觉，每当悠介醒来时都能看到裕子躺在自己的身边。可这种安心感逐渐地取代了两人之间的新鲜感，让悠介在感情上生

出了惰性。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个人都有责任。虽然移情雅子的悠介难辞其咎，但是裕子由于最近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而忽略了两个人的生活，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为晚上忙到很晚，所以裕子总是睡到晌午，起来以后不是整理票据就是给客人打电话，不要说做饭了，有时候甚至连房间都不打扫就出门了。在家的時候总是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很少看见她化妆的样子。再加上裕子在竞争激烈的银座挣的钱不比悠介少，这多少让悠介感觉有些扫兴。

但是不管怎么说，做错事情的是自己，所以必须得把雅子来过的痕迹都给抹掉。想到这一点，悠介赶紧把裕子的鞋子摆到门口，把衣服挂好，又把化妆用品都恢复原位，最后把桌子上的两个咖啡杯也洗好放到了架子上。

消灭了一切证据以后，虽然悠介的心平静不下来，但是他还是装作没事人一般，先上床睡觉了。

由于裕子没有发觉，所以悠介又恢复了自信。三天后，悠介再次和雅子约好一起吃饭。

这次他事先查了名叫《东京美食店》的书，带着雅子去了浅草国际大道旁的日式料理店。这次还是点了套餐，雅子好像比较喜欢这种清淡的菜肴。

和上次一样，两人边吃边聊。不过经过上次的事情以后，两人的关系明显拉近了，吃完饭以后又去了一家酒吧。当悠介再次邀请雅子去自己家时，雅子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去了。

悠介觉得一个人待着有点无聊，再加上想和雅子在一起，所以就请她到家里来了。虽然自己也想过带她去城市宾馆或者爱情小屋之类的地方，但是雅子未必会同意，如果强行带她去的话有些太难堪了。

开始恋爱的时候，总想往深层次交往，尤其是接吻以后，就更想进一步发展了。作为男人，总会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绞尽脑汁，悠介也是如此。最后他还是决定带雅子回自己的家。

当然，这次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与裕子同居的所有迹象都给掩盖好了，还在里屋铺了床被子，并且故意弄得像自己工作累了休息过后的样子。雅子对这一切自然毫不知情。

真不知道再次恋爱的男人到底是变聪明了还是变坏了。

不过从雅子默默地跟着悠介回家来看，她应该是明白悠介想干什么了。和上次一样，他们边喝咖啡边闲聊着。悠介趁上厕所的机会坐到了雅子的身边。

雅子立刻警惕起来，把身子坐直了，但是没有拒绝悠介的吻。

悠介拥着她打开拉门，雅子看到了铺好的被子大吃一惊，连忙转过头向外挣扎。但悠介紧紧地抱着她，让她动弹不得。不一会儿雅子就安静下来，放弃了一切抵抗。

肌肤相亲的时候，悠介全身发热，感觉很紧张、很兴奋，雅子的反应却和想象的有些不同。第一次看到她时她那种无助、拘谨和羞涩，让人感觉她是个没有性经验的人，而现在她的表现却大相径庭。虽然之前她一直在挣扎，但是只要超过某个度，她就积极地接受并开始回应了，经验老到，有时甚至发出愉悦的呻吟声。

悠介有种被耍的感觉，不过并没有感到不满，毕竟雅子很年轻，对他来说很有新鲜感。

在悠介快到高潮的时候，雅子忽然绷紧了身子叫道：“啊，我不行了……”本来还担心她会怀孕，现在看来不用了，雅子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激情过后，两人相拥着躺在床上。悠介既感觉满足又有些后悔。

刚见到雅子时自己就对她有好感，和她聊天以后就一下子被她吸引了，尤其是这两天，自己特别想得到她。现在如愿以偿了，也心满意足了。不过来到东京后居然这么快就和其他女人发展到这种关系，自己真的没有想到。

悠介在满足的同时，心底也有些后悔和不安：自己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已经和雅子这样了，以后怎么办？就这样，一边和裕子同居一边和雅子交往吗？虽然自己有过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的经历，但是两个女人距离隔得这么近的还是第一次。

雅子迟早会知道自己和裕子同居的事情，而裕子也一定会知道自己和雅子交往的事实。到那时候怎么办呢？自己好像很不负责任啊，想到以后的事情，悠介毫无头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己确实是想得到雅子，而现在得到了，就不可能再放手了。

当雅子还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时，悠介的思想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

回家时已经快到十点了，现在应该还没有到十一点，可以听到远处电车的轰鸣声。

现在的银座是最热闹的时候，裕子得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可是如果像这样磨磨蹭蹭的话，两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再一不小心睡着的话，那就完了。就算现在雅子立即起来回去，还得收拾被褥，把她来过的痕迹都消除掉，这都需要时间，很紧张啊。悠介想到这里，轻声地对怀里的雅子说：“起来吗？快十一点了。”

听到悠介的话，雅子轻轻抬起头看看四周说：“真安静啊。”

“……”

“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雅子并不想动弹，“您待会儿还得工作吗？”

“不用，今天的工作做完了。”

“那就是休息喽？”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不能一直这样躺着啊。

“我起床啦。”虽然有些不舍，但是悠介还是起来了。在黑暗中穿好内衣，穿上裤子，然后到客厅把灯打开。

“不要……”躺在床上的雅子看到灯光后撒娇说，“把灯关了。”说完用内衣遮着胸部，然后关上了拉门。

大约十分钟以后，雅子穿好衣服来到客厅，瞅了一眼悠介，然后就进了浴室。

肌肤相亲过后，雅子明显地成熟了起来。等悠介煮好咖啡，她也梳着头走了出来。

“还没有到十一点嘛。”雅子说。

“我怕你回去没有电车了。”

“那我就打车回去啊。”

雅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开始喝咖啡，不再说话。

“那我送你上车吧。”悠介不安地说。

“我在这里妨碍你了吗？”雅子问道。

“没有啊，怎么会呢？”

看来太急了反而会露馅，悠介只好陪着雅子慢慢地喝着咖啡，想着见机行事。

“我走吧。”雅子细心地用纸把杯口擦干净，然后对悠介说，“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啊。”

“那当然啦！”和雅子的事情被别人知道的话，麻烦的是悠介。

两人并肩下楼，夏天的热风让人透不过气。悠介搂着雅子的肩来到路边等车。

“明天您应该去医院吧？”

“是啊。”一想到在工作的地方会碰面，悠介的心不禁一沉。

两人就这么站着，直到从藏前桥开过来一辆没有客人的出租车。悠介招手让车停下来。这时，雅子回过头来问：“您喜欢吗？”

“当然啦！”悠介连忙说。

雅子点点头，低头坐进车里，并向悠介摆手道别。悠介也向她摆摆手，看着车远去。等到橘黄色的车灯消失在夜晚的热浪中时，悠介像完成了一项重大工作似的，长长地舒了口气。

一个人如果经常做一件事情就会养成习惯，就算是坏事，心中的罪恶感也会渐渐消失。

当悠介第一次带雅子回家并亲吻她以后，总是很有罪恶感，感到对不起毫不知情、辛苦工作的裕子，心里很是内疚。在反省之后没多久，悠介再次把雅子带回了家，并且有了更进一步的行为。事后他的心中并没有充满喜悦，而是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恐慌，感觉自己太厚颜无耻了，居然做出这种背叛感情的事情来。不过接下来他却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雅子幽会，而且越来越大胆，渐渐地就开始麻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大理由来谴责悠介。

首先，他已经有了裕子，却还去接近雅子，并且和她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对裕子赤裸裸的背叛，是违背道德的。如果让裕子知道的话，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其次，他居然在家里和雅子做爱。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裕子允许他和雅子交往，他也不应该把她带到家里来，这也太不知廉耻了，和进屋行窃的小偷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关于这两个谴责，悠介还是有理由的。

其实，他也不想把雅子带回家，就算知道裕子不会回去，待在家里也不安心，而且也没有那种氛围。两人做爱的话，还是在这类旅馆里才有感觉。但是可惜的是周边没有旅馆，而且雅子也不喜欢去那样的地方。

在两人第二次想做爱的时候，悠介提出去锦丝町车站附近的爱情小屋，结果雅子不同意，最终两人只在周边散了会儿步就分开了。接下来的那一次，悠介费尽周折，终于说服雅子去了旅馆。但是两人在房间里看了半天，还是觉得不放心。更不幸的是，回去的时候在电梯前撞见了其他客人，真是倒霉透了

“这样的旅馆真让人讨厌。”

雅子的话里好像包含着应该去干净的城市宾馆的意思。悠介也想去那里，但是城市宾馆得提前订房，而且价格很高，双人间的价格是爱情旅馆的三四倍。虽然有按小时和按天数两种算钱方式，但是价格还是太高了，毕竟去的次数有限。而且这样的宾馆要是空着手去让人觉得怪怪的，不住宿的话又感觉很 unnatural。就算雅子喜欢也不可能经常去。

虽然不是绝对没有办法，但是最终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家。在家的话出入很方便，又不会遇到其他人，而且没有时间限制，最重要的是不要钱。所以两个人晚上约好一起吃过晚饭，随便逛一逛，接着就回家，直奔主题。虽然有时候也会去爱情旅馆或者城市宾馆，但是多数时候还是会家里做爱。

随着两个人之间关系越来越亲密，雅子去悠介那里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随意。当然，悠介每次都事先把裕子的东西藏好，事后再恢复原状。

但是随着次数的增多，悠介也变得越来越大胆，有时候都忘记把裕子的东西放回原处。有一次他慌慌张张地把裕子晾在阳台上的内衣塞到衣柜里却忘记拿出来了，还有一次他把桌子上的戒指收起来以后却忘记放在哪里了，结果和裕子闹得很不开心。

悠介小时候就粗心大意，老被母亲训，现在由于越来越大胆，就更粗心了。主要是坏事做多了就习惯了，再也没有开始时的紧张感了。

由于雅子常去悠介那里，对他家里的情况就熟悉了。经常自己煮咖啡，有时还帮悠介收拾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注意不到裕子的存在，不过她并没有问过悠介。不知道她是相信了悠介请保姆的话，还是装作不知道裕子的事情，也可能是雅子发现悠介晚饭后总是一个人，所以不认为她会有别的女人吧。悠介想问她，又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得作罢。

有一次，两人亲热以后，由于雅子第二天休息，再加上当晚十点钟以后下起了大雨，雅子提出要在悠介这里过夜，弄得悠介很是被动。

“你明天不是也休息吗？”

不知什么时候，雅子对悠介的称呼换成了“你(你)”。

悠介第二天确实不用去医院，但是如果让雅子留宿的话，肯定会被裕子撞见，因此悠介赶紧推托：“我今晚得赶稿，估计得忙到明天早上。”

“我会老老实实在地睡觉，不会打扰到你的。”

“但是我写稿时看到你躺在身旁，会分心的。”

“那我去客厅的沙发上睡，这样还可以给你煮杯咖啡或者泡个茶。”

“我喜欢在晚上工作，这时头脑清醒，工作效率也高。”虽然悠介对雅子的关心感到很高兴，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在这里留宿。

“反正就是说我留在这里会妨碍你了？”

“当然不是了，下次想一起过夜的时候我们去宾馆吧？”

“我走了以后还会有别的女人来吧？”雅子忽然冷冷地说。

“怎么可能呢？”悠介慌忙辩解，“我可一直是一个人啊。”

“但是我听说你这里一直有女人出入……”雅子可能是听住在楼上的那些护士说的。

“那是一些女编辑啊。再说，我在东京也有亲戚是女的啊。”

终于逃过此劫，看来最近是不能再带她回家了。但是为了打消她的疑虑，必须得让她在家里住一晚上。

就在悠介为这件事情烦心的时候，机会却意外地来了。八月份盂兰盆节的时候，银座的店铺基本都关门休息了，因此裕子有一周的假期，她说想回趟札幌。

“你不回去吗？”裕子边对着镜子化妆边问悠介。

“盂兰盆节的时候人太多了，我不回去。”悠介说，心里却在想裕子不在的话就能带雅子回家住了。

“但是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呢。”

悠介的母亲和妻子确实都想让他回去一趟，可他还没有决定。

“再过一段时间，九月初的时候再回去吧。”悠介说。

“但是你在月初的时候不是都很忙吗？”

“我在这段时间把那时的工作都做完不就行了？”

“但是节日期间这边的店铺都关门了，你怎么吃饭啊？”

“总会有办法的！”

“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有其他女人来啊？”

一下子被说中心事，悠介连忙转过头来，却看到裕子正在若无其事地涂着口红。

“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随时都可以休息。盂兰盆节的时候人那么多，我不出门也是为大家好嘛，省得占地方啊。”

悠介拼命地解释，但是裕子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虽然裕子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回去了。悠介一下子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虽然两人在生活上互不干涉，即便同居也还是比较自由，不过还是一个人的时候感觉更舒服。

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裕子刚回去的那天，悠介就把雅子约到了家里。

“今晚就住这儿吧。”悠介说。

“可以吗？”忽然听到这句话，雅子很是惊讶。

“当然啦！今晚我什么事情都没有。”

雅子疑惑地看着悠介，然后摇摇头说：“不行，我没有带衣服来换。”

“不换衣服不行吗？”

“当然不行啦！明天上班时大家一看我没有换衣服就知道是在外面过夜的。”

“那只要有衣服换就行了？”

“嗯，裙子和外套必须得换。”

“这些在哪里都能买得到，现在就去买吧。”

看到悠介这样的态度，雅子反而有些不安：“我住在这里如果有其他女人来怎么办？”

“那时再说嘛！”

“不要！那多尴尬……”

“不用担心，不会有别的女人来的。”

接着两人就去上野的商场买了件带花的连衣裙，然后在池端的饭店吃完饭就回家了。虽然雅子决定住下来，但还是不放心，不停地问：“没事吧？”直到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

在往常，现在正是裕子下班回家的时候。悠介搂着雅子，心中却想起平时这个时候的情景。

这个时间自己一般还在加班写东西，裕子总是搭车一直到楼下，然后和司机寒暄几句就上楼了，不久以后就可以听到她开门进来的声音。进门后她会问自己一句“还没睡啊”，接着就进厨房倒杯水喝，然后长

长地舒口气，就脱衣睡觉了。刚开始的时候裕子还会说一句“我回来了”，自己也会应一句“辛苦了”，最近却只是简单地“嗯”一声，算是打招呼了。

想到这里，悠介仿佛又看到了裕子的一举一动，不禁点了点头。这时他看到身旁的雅子，忽然感觉心中很不安——自己也太大胆了。不过现在不安也没有用了

悠介正想着，听到雅子低声说：“还是住在这里安心啊。”如果让她住上瘾就麻烦了，但是为了打消她的疑虑也只能这么做。

让裕子发现不了，又能让雅子信任自己。虽然这对裕子不好，但是只要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自己就知足了。

可能住了一回就有胆子了吧，裕子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雅子又趁休息来住了一晚。

假日期间，悠介给身在札幌的裕子打电话，向她抱怨东京的夏天多么令人发狂，裕子也告诉悠介北海道是多么凉爽，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裕子回到老家后的心情很好。不过在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裕子忽然问道：“没有什么人去你那里吗？”

由于盂兰盆节的时候，所有的编辑也都休息了，所以不可能有人去的，因此悠介回答说：“没有啊，我一直一个人啊。”同时心里嘀咕，她不会是问我有没有和其他女人待在一起吧？

“再说，天这么热，我还能干什么啊？”悠介开玩笑地说，他想到了和雅子的亲热。接下来裕子就和悠介聊起了札幌的那些朋友。最后她好像是叮嘱似的说：“我十六日就回去了。”

今年由于十日和十七日是星期天，所以盂兰盆节的假期就放在了这中间的一周内。

“我是十六日回去，不是十七日啊。”裕子又重复了一遍，接着解释说，“因为那天有事，必须得见经理。”

“知道了。”

“那天是星期六，千万不要忘记啊。”

悠介点点头，挂了电话，心里却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她一再叮嘱回来的时间呢？难道她知道雅子的事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自己自始至终做的一切事情她都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啊？可能裕子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和雅子的亲密关系了，如果自己再不收敛一点的话就麻烦了。

虽然这么想，但是悠介还是一如既往地和雅子交往。或许他认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裕子从没有明确地问过悠介有没有和其他女人往来的事情。也可能是她已经开始怀疑了，只是没有抓到什么证据。但是只要裕子不说，悠介就不会罢手。

他之所以这么无耻地乐观，还是有他的理由的。

首先，裕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会斤斤计较，她有着北海道女人特有的那种开阔的胸襟和大大咧咧

的性格。和裕子交往以后，悠介也曾和她谈起过以前的那些女人，裕子只是笑着倾听。当悠介感慨地说“她真是很不错的人啊”之类话语的时候，裕子会满不在乎地说：“那你再回到她的身边去吧。”所以就算她对雅子的事情心怀不满，最多也就是说一句“你不要太过分”之类的话，不可能有太大的举动。

其次，不管怎么说，悠介最爱的还是裕子。虽然这对雅子不好，但是他和雅子也就是逢场作戏，虽然现在有些深陷其中，但是他和雅子的关系也就只能到这一步了。

与雅子相比，他和裕子已经交往相当长的时间了。

当初悠介是从别的男人手中把裕子抢过来的，他和裕子是一起私奔的伙伴。他们是在同一条街上长大的，彼此熟悉对方的秉性。虽然裕子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但是脾气很好。客观地说，虽然雅子比裕子年轻，但是论姿色却远远赶不上裕子。悠介和裕子的关系以及对裕子的爱，和他对雅子有天壤之别，他是不可能简简单单就放弃裕子的。

不过，这只是悠介的个人想法，裕子未必就能完全接受，从裕子这方面来说，既然悠介这么重视自己，为什么还要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他一边和别的女人来往，一边却说如何如何爱自己，这也太没有说服力了！其实，说句不过分的话，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混乱了。

确切地说，男人有时候可以同时表现出真心和多情两种姿态。

对悠介来说，裕子当然很重要，但是目前也不想放弃雅子。由于他和雅子的关系并没有到很深的地步，所以他认为裕子会原谅他。

不过裕子可能会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自私的要求。

男人的身上隐藏着一颗多情的种子，更准确地说，只有多情的人才是男人。这些想法当然很难恰如其分地向裕子解释，就算努力解释了，裕子会理解自己吗？当她听完这些并不好笑的话之后，会苦笑着说一句“真拿你没有办法”就算了吗？

不知道裕子是否知道悠介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期待，总之她没有问过一句。

如电话里所说的，裕子提前一天回来了。之后的生活就像以前一样，她睡到中午起床后就忙着整理票据或者接打电话，傍晚时分就和客人出去吃饭。

可能八月份的工作不是很忙吧，裕子每天凌晨两点之前回来，身上也基本没有什么酒味，而悠介也经常和雅子幽会。总之两人的生活从表面上来看毫无变化。

不过有一件事情比较怪。九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悠介向裕子求欢时，裕子拒绝了。

在两人刚到东京第一个月的时候，悠介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向裕子求欢，由于两人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所以相互之间相当融洽。一个月以后，两人已经习惯了东京的生活，而工作又逐渐忙碌起来，性生活便从每周两三次减少到一次左右。再加上两人住在一起，总感觉什么时候都可以，所以在性方面的欲望反而降低了。当悠介遇到雅子以后，他和裕子的性生活就更少了。当然，裕子本身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也是原因之一。

九月初的那天晚上，在悠介完成当天的工作之后，恰好裕子下班回来了，于是两人一起休息。

虽然悠介并不是只要一起休息就会求欢，但是由于裕子从北海道回来以后两人还没有亲热过，所以悠介就有了这种想法。在两人都躺下以后，悠介把台灯调暗，然后贴近裕子，开始爱抚她，但裕子一直背对着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以前当裕子很疲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悠介在她耳边问道：“睡了吗？”裕子没有回答。当悠介想把她的身子转过来的时候，裕子轻轻地摇头说：“不要！”

本来悠介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被拒绝后欲火反而一下子上来了。

“为什么？”悠介问。

裕子不作声。

“累了吗？”

裕子还是不出声。这下悠介急了：“你给我转过来！”说着就去掀她的肩膀。这时裕子低声地说：“你不用这么勉强。”

“勉强？”悠介第一次听裕子说这样的话，不过他还是没有松手。

这时裕子慢慢地把他的手拿开，问道：“你不累吗？”

“累什么啊？”

“睡觉吧。”听起来像母亲哄孩子似的，悠介却感到其中充满了尖锐的讽刺。

看着裕子的后背，悠介不禁想，难道她知道自己和雅子的事了，所以才拒绝自己的？如果这样的话，她为什么不直接问呢？算了，没有必要向这样讨厌的女人求欢。想到这里，悠介也生气地将身子背了过去。

其实裕子的拒绝对悠介来说并不是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他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话，就算裕子不同意，也可以去找雅子啊。雅子那么年轻，又总是迎合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被裕子拒绝了，但是悠介还是很乐观。虽然这次她不愿意，但是过阵子总会愿意吧？

可几天以后，当悠介再次向裕子求欢时，又被拒绝了，弄得他很是狼狈。

她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发生什么让她不高兴的事情了吗？

“你怎么了？有事情就说啊。”悠介很不解地问道。

“问你自己吧！”裕子仍然背对着他。

“问我自己？”悠介立刻明白了，肯定是她知道自己和雅子的事了，不过他仍然装作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说得明白一些啊？”

“我不希望你动我梳妆台上的东西。”

“.....”

“我也很讨厌你随意动我的内衣和衣服。”

确实，每次雅子来的时候，悠介都会将梳妆台上的化妆品塞进抽屉，将裕子的衣服都放进柜子里藏起来。虽然事后都给放回去了，但是裕子好像还是发现了。

“那又怎么样？”虽然明知是自己错了，但是悠介还是气势汹汹地说，“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有觉得不对，就是不喜欢你这么做。”

“别胡扯了！”尽管知道自己理亏，但是悠介还是提高嗓音嚷嚷，“不要说怪话，我可什么都没有做。”

悠介越说越大声，裕子本来都快睡着了，又被吵醒了，可他还是用最大的声音喊了出来：“你每天晚上都不在，你让我怎么办！”

说完悠介就开始撕扯裕子的衣服，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她。不管是任性也好，暴力也罢，反正现在只有往前冲，要不就摆脱不了目前的这种窘境。

但是裕子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她吼道：“你要干什么呀！”

悠介用力抓住裕子向她身上压下去，可裕子用力地摆头，四肢乱动，不停地挣扎。她睡衣上的扣子被扯掉了，胸部都露出来了，裤子也要被扯掉了。

几分钟以后，裕子不再挣扎，张开两臂躺在被子上面一动不动。抵抗忽然消失，悠介也停止了动作。这时裕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悠介跟着叹了口气。

裕子拉了拉衣服遮住胸部，说：“如果你想的话就随意吧。”可能她发现挣扎是很愚蠢的，如果悠介真的想要就给他算了。

但是对一个毫无抵抗的女人用强，就一点乐趣也没有了。

越反抗，他会越来劲，在悠介强硬的动作之下，裕子忽然醒悟过来，态度变得极其冷淡。

现在应该赶快道歉，确实错在自己这边，现在应该是找台阶下的时候了。悠介对自己说。但是如果现在道歉的话自己就完全败了，就算要认输，也得找一个体面的认输方法。

就在一片沉默中，裕子起床去洗漱间整理自己的衣装了，而悠介仍然躺在那里，回想着刚才的事情。

真是一场激烈的争斗。看来认为裕子是个大度的人的想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反正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裕子已经知道雅子的事了。她之所以到现在都闭口不谈，不过是在等合适的机会罢了。如果自己谨慎一些的话或许可以避免今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争执迟早都会发生的。要是自己直接告诉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吧。

悠介想到这里，刚才那种欲望已经荡然无存了。就算裕子给自己机会，今晚也不说了，等以后找个合

适的机会好好和她谈吧。从裕子“睡觉吧”这句话语中，不但听不出有憎恨的意思，反而有一种亲密的味道。这样的话，只要两人好好谈谈，应该可以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

二

一周以后，悠介回北海道休他迟来的假期。

他在札幌待了五天，九月中旬的时候回到了东京。当回到家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悠介忽然感觉好像进了别人的家一样。

平时午后两点左右裕子总是在家的，但是现在却失去了踪影。客厅里的家具，卧室里的衣柜、梳妆台都没了。慌忙进厨房一看，锅和餐具也没有了，就连浴室里的垫子、吹风机等也都没有了。空荡荡的房间内只剩下了悠介的桌子和书架。

“完了……”看来在回北海道的这段时间里裕子带着所有的财物走了，悠介颓然地想。

裕子总是很果断地做一些大胆的、平常很难决定的事情，只要她决定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初悠介劝说她和自己一起来东京的时候，本来以为她会拒绝，谁知道裕子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真不知道她是大胆呢，还是无畏呢？这次她就是瞅准了悠介回北海道的机会，带上所有的物品走了。佩服也好，吃惊也罢，总之她的这种神速真让人目瞪口呆。

站在这个由于没有了家具而忽然变大的房间里，悠介叹了口气：“真是太大意了……”

裕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离开自己的呢？不管她是如何的神速，要把这些家具都带走，得要一段时间来做准备啊。除了收拾、租车以外，必须先找到住的地方才行啊。

悠介离开不过六天，而且在第三天的时候还给裕子打过电话。

当时还没有到中午，但裕子已经起床了。当悠介和裕子聊起札幌已经到秋天了，自己会带些玉米回去的时候，裕子还回答说“天气凉快了真好”“玉米很好吃哦”，从话音中根本听不出来她要离开——可能是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决定的吧。

如果后来再打一次电话的话，悠介就能发现一些异常。但是打完这次电话以后他就放下心来了，再也没有打过。

虽说悠介很大意，但是裕子不可能草率地就决定离开悠介，尽管看起来很突然，但是在她决定离开之前肯定有一段时间和过程。

仔细想想的话，可以追溯到悠介回札幌之前的那次争执。

当时悠介强行求欢，可是裕子一直不允许，尽管她后来放弃了挣扎，不过悠介也清醒了。那次争执以后，两人都相互克制，关系暂时稳定了，但是并没有和好如初，反而进入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轻度冷战状态。

其间悠介一直在等裕子先服软，只要她说“那天真是对不起”，自己就立刻向她道歉，比较体面地退步。但是裕子一直没有道歉的意思，而悠介在焦躁的等待过程中，也失去了道歉的想法，产生了一种我行

我素的心理。只要她还这样，自己就奉陪到底，反正她迟早会给自己道歉的。不过现在看来，悠介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如果想和裕子和好如初的话，在争执以后回北海道之前，悠介还是有机会的。这期间只要悠介能先低头认个错，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哪怕他回去以后打电话时认了错，或许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道歉呢？悠介很是后悔。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裕子会离开自己，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定下心神来。

刚进屋的时候，由于过于吃惊，大脑都充血了，现在多少冷静了一些。但是看着忽然变空的屋子，悠介真想骂娘。强忍着心中的悔恨，悠介把从北海道带回来的旅行包和纸袋拿到自己身边，纸袋里装着特意带给裕子的玉米和新鲜的芦笋，但是现在看来是没有用了。

“太不理解我了！”想到裕子这种草率的行为，悠介不禁又生起气来。

夏末的阳光西斜，终于快到傍晚了。

悠介一直坐在书桌前，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首先当然是找寻裕子住的地方。但是她连张字条都没有给自己留下，根本没有办法找，只能给银座那家夜总会打电话，直接问她了。不过现在这个时间裕子还没有去上班，按照惯例，她陪着客人到夜总会应该是晚上八点左右，现在只能等到八点了。

“等到八点再说吧。”悠介自言自语着走到客厅。

裕子搬得很彻底，有个词叫“善始善终”，现在这样到底是善终呢，还是不善终呢？

她不仅搬走了客厅里的家具和橱柜，还把锅甚至煮咖啡的一套器皿都搬走了，这些都是裕子从札幌带过来的，悠介也不好说什么。他自己的书桌和书架都还在，这也算是各归其主吧。但是被子是他们两人买的，裕子并没有带走，到底是可怜悠介呢，还是感觉被别的女人盖过了，所以不想再看到它了呢？

家具倒也罢了，最让悠介介怀的是，餐具柜中的威士忌和烧酒、悠介的印章和存折、两人一起拍的相片和账单都被整齐地放在他的书桌上。从裕子把相片留下这一点可以看出她离开悠介的决心是多么大，这让悠介心生寒意。

曾经有个吃过女人苦头的学长告诉悠介，一旦把一个女人惹怒了，再让她回头就不容易了，一定要在这之前让她的怒气平息。现在悠介好像就遇到了这种最坏的情况。

“真是太厉害了……”悠介感慨道。

一味地感慨也于事无补，当前必须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被子和衣服还在，自己休息或者出门都比较方便；要写作的话，桌子和椅子也还都在。关键是有客人来访的话，客厅空荡荡的，谁都会感觉奇怪的。尤其是雅子来的话，发现房子变成这样，是一定会询问原因的。当然不能告诉她同居的女人生气走了的事情，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买一套客厅里的组合家具，把客厅装饰起来。但是不幸的是，自己回北海道这段时间什么工作都落下了，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出门，真是麻烦透顶。

“怎么办呢？”悠介自言自语地说，无意间目光穿过阳台，看到了暮色中对面的鸡形风向仪。

在悠介和裕子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眺望夕阳下的天空。

那时两人说的那些话悠介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记得裕子说过“你要早点成为小说家哦”，当时悠介是在自信和不安中答应的，现在看来，这还是个遥远的梦想。想想那时和裕子的关系多好啊，真不敢相信裕子竟然离开了自己。

虽然裕子和家具都不在了，但是说不定这只是一个吓唬自己的闹剧，说不定两三天以后裕子就笑盈盈地回来了，并询问自己是否已经反省了呢。但是现实中空荡荡的房子打断了悠介的这种幻想。

“打起精神来！”悠介自我鼓励，抬眼向外望去，暮色渐浓，低空下鳞次栉比的建筑清晰可见。

就在悠介漫不经心地远眺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不是裕子打来的？悠介心想，飞奔过去拿起话筒。原来是医院的食堂打来的。

“今晚的饭您想吃什么？”

确实跟他们拜托了今天以及之后的晚饭，但是现在悠介根本没有心思去吃饭，于是他回答道：“不好意思，今天我不去吃了……”挂了电话以后，悠介倒了一杯威士忌，由于冰箱没有了，他只好加了点水。沙发也没有了，悠介就盘腿坐在里屋，开始喝闷酒。

真奇怪，就在不久前悠介还满脑子都是雅子，现在心中所想的却全都是裕子。就这样，悠介一直喝到八点，然后给夜总会打电话。

“喂，您好！”接电话的好像是会计室的女孩。

“请帮我找一下裕子。”悠介说了裕子的原名。

“您是哪一位？”女孩问。

“我是松田。”悠介想了想，报上了身在北海道的朋友的名字。

“请您稍等。”

一会儿裕子来了，悠介连忙屏住呼吸，就听裕子说：“您好，让您久等了。”

“是我……”

“您是？”

“是我啊。”悠介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恐吓良家妇女的黑社会似的，“你上班了？”

“是啊……”裕子淡淡地回答，很轻松地就对付了。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吧？什么时候搬走的？”悠介加重了语气。

“.....”

“为什么不说话？”

“你喝酒了？”

“你这么做，我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说完悠介才觉察到自己有些太过激动了，连忙放缓语调，“你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我为什么要和你开玩笑？”

“你不回来了？”

裕子不作声，悠介再次提高声调：“你想干什么？”

“我不在那里应该更好一些吧？”裕子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发狂。

“为什么你不在会更好啊？”

“这还需要说吗？”

“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啊！”

“我挂了。”

“喂.....”悠介慌忙阻止，“你现在住在哪里？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到夜总会找你去！”

“你来了也没有用。”

“没有用我也得去，一定得让你说出来！”

“你来了我也不会让你进来的。”

“不可能！我一定会进去的.....”

悠介还没说完，裕子就把电话挂了。

“浑蛋！”悠介生气地再次把电话拨了过去，这次是个服务生接的电话，他拒绝了悠介的要求。没有办法，悠介只能继续喝酒，却越喝越生气。

就算是厌烦自己了，也不应该在自己回北海道的时候私自离开啊。就算要离开，也应该在电话里说一声啊。不管有什么理由，毕竟在一起这么久，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不过，如果裕子事先告诉悠介一声，然后再走的话，就不会这么顺利了。悠介一定会赶回来劝阻的，那时她还坚持离开的话，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裕子原本没有想过要离开悠介的，她只是因为看穿了悠介最近的所作所为，所以才在他不在的时候硬下心来离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但是在悠介看来这就是逃避，所以他是又

恨又气。

太丢人了！自己的脸都快丢尽了！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别人知道！到目前为止自己就做过这一次出格的事情。裕子为什么做得这么绝啊？悠介真想喊出来。

对于出格这种事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男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心情的调味剂，就好像看到邻居家院子里的花开得很漂亮，所以就去采一朵，但是一会儿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中。但是对于女人来说，这就是一件大事，肯定会砰地关上门，把男人回家的路给断掉。

对裕子来说，悠介居然趁着自己不在的时候把别的女人带回家，这是一种背叛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男人的出格对女人来说就是不能容忍的，就算只是想到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女人都会感到很恶心，很生气。万一他们弄假成真，动了真感情怎么办？所以绝不能姑息！

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悠介和裕子两个人之间，更存在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之间。这就是两条平行线，是永远都不可能相交的。

气过、想过以后，悠介长叹了一口气：随她去吧，一个逃跑的女人不值得自己去追求，她不想见我，我还不想看她呢！

不过，裕子打电话时的态度也太冷淡了。趁自己不在时搬走，做得有些过头。当问她为什么说她不在会更好时，她却什么都不说。更过分的是最后居然还把电话给挂了！

就算在夜总会里不方便谈私人的事情，但她的语气至少可以温柔一些吧？哪怕她说一句“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之类的话，也可以让自己舒服一些啊，但是裕子却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看来悠介的那些想法太天真了。

想着想着，悠介又生起气来：“如果我一直这么沉默的话，只会备受轻视。”刚刚还打算不再见她，现在却想好好责骂她一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不管她说什么都得去一趟夜总会，怎么着也得让她把住处告诉自己。

“现在去找她吧。”悠介站起身来，但是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不安，如果到了那里以后裕子不理自己怎么办？和其他的女人聊天没什么意思，还要面对服务生狐疑的目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继续在那里等呢，还是强行缠着裕子呢？想到这里，悠介觉得自己必须扮演一个可怜男人的角色。

近些日子以来，悠介一边起劲地工作，一边和银座夜总会的走红小姐同居，同时还和另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有亲密的往来。作为一个无名作家，有这么好的桃花运，如果被他的朋友们知道的话，肯定要羡慕死了。

但是让人难过的是，对自己很重要的女人居然离开了，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喝闷酒。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哪里还有心思工作啊？

“喂，相木悠介！振作起来！”悠介自我鞭策。

既然到了这一步，必须好好考虑以后的日子。虽然和自己同居的女人离开了，但是没有必要愁眉不展的，天下的女人多了，目前的雅子不是既比裕子年轻，又比她纯情吗？那个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的女人，

走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走了，自己反而清静了。悠介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喝酒。

在裕子离开的第二天，悠介遇到了雅子。

这两天悠介没有给裕子打过电话，有几次悠介拿起电话想打来着，可是一想到她挂自己电话的情景就放弃了。就算被抛弃，自己还是有自尊的。有位学长曾经说过，不要去追跑掉的女人，越追她越不会回来——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些许期待她自己回来的想法。

现在要做的就是忘记裕子，专心工作。裕子离开所带来的空虚可以让雅子来填补。虽然有些自私，但是悠介认为这样可以行得通。

但是雅子却不知道为什么，脸上一点高兴的表情都没有。当悠介带她去饭店吃饭时，雅子却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悠介很纳闷。

雅子下定决心似的跟他说：“你一直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吧？”

“没有……”悠介慌忙否认。

这时雅子直视着悠介的目光说：“不用否认，我已经知道了。我看到有个女人从你那里出来。”

“什么时候？”

“你回北海道的时候。当时她正在把很多家具往车上搬。”

雅子好像看到了裕子搬家的场景：“她把你屋里的沙发、橱柜等家具都搬走了。”

既然雅子看到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解释了。现在在医院的职员中间，关于裕子离开的事情肯定传得很凶。

“她真漂亮！”当悠介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后悔，低着头一味地切着牛排时，雅子继续说，“不过，我早就知道你在和另一个女人同居。”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是不可能有多琐碎的东西的。还有，那种衣橱和梳妆台是女人专用的，厨房的餐具又收拾得那么整洁，浴室里有睡帽，还经常有掉落的长头发……”

本来想把一切都隐藏好的，结果却被裕子和雅子两个人都发现了，悠介一下子变得束手无策。

“有时候洗衣机里还有女式内衣……”雅子继续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悠介叼着烟，赌气地问。

“因为你在很努力地掩藏啊。”雅子微笑着回答。

“努力地……掩藏？”

“是啊！看到你那么卖力，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但是你并没有见过她是吧？”悠介问。

“嗯，所以我只是猜测啊，半信半疑的。直到那天见到她，我才确定。她是在晚上上班的，是吧？”

“……”

“我在那里留宿的时候正好是盂兰盆节，她那时应该回老家了吧？”

既然雅子什么都知道了，悠介只好服输了。

“我也想过在合适的时候问你的……不过我没有恶意。”

同样是服输，但是无条件的服输是最难受的。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雅子继续说。

“是吗……”

“她为什么离开你啊？”一直都很温顺的雅子今天忽然变得咄咄逼人。

悠介本来就一肚子火，现在更是忍不住了：“因为她知道了我把你带回家的事情……”

“她问你了？”

“我以为她不知道，谁知她还是知道了。”

“她当然会知道啦！”雅子像个胜利者一样挺起胸膛，“因为我搞了点恶作剧。”

“恶作剧？”

“嗯，我在浴室的化妆盒里放了口红和洗发液……”

“你怎么能这么做？”

“因为我心里别扭啊！”向来都很拘谨、天真的雅子现在却忽然变得像个狡猾的老江湖。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是啊，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悠介一直以为自己在操纵着两个女人，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被两个女人操纵着。

“现在你可以随时在我那里留宿了。”

“不行，我不去！”雅子果断地摇摇头，“你还喜欢她，是吧？”

一下被说中心事，悠介慌忙移开视线回答说：“怎么可能呢？”

“没事啦，实话实说嘛，我不会生气的。”不知什么时候，雅子的目光忽然变得像母亲般宽容，“你应该去追她。”

“她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雅子再离开的话，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悠介认真地说。

不过雅子却很清醒：“你还喜欢她，你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今天的雅子真不好对付，如果不慎重一点的话恐怕很难办。

悠介正想着，雅子站起身来说：“我要回去了……”

“你要回去了？”悠介慌忙伸出手想拉住她，但是雅子轻轻地把他的手拿开，郑重地说：“请您不要再玩弄女性了！”

忽然被称呼“您”，悠介不禁一怔，这时雅子已经转过身往门口走去。

“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应该正是悠介目前的写照吧。由于自认为裕子一直在自己身边，不会离开自己，所以悠介很放心地和年轻的雅子交往。当两个女人知道以后，却都离开了他。

到现在悠介才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吃惊，才明白自己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总认为会有办法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只能全力去挽回了。

对于悠介来说，裕子要比雅子重要得多。他和雅子刚认识不久，但是和裕子已经交往很久了，对她有很强的依恋情。

但是怎样才能让带着所有财物离开自己的裕子回心转意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裕子的住址，只有这样才能到那里和她好好谈谈。这就必须得去夜总会找裕子。虽然对一个跑掉的女人紧追不舍有些丢人，但是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第二天，悠介事先确定裕子在夜总会以后就出发了。他到那里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由于悠介想一直等到裕子下班，他去得不是很早。

正是打烊前最热闹的时候，夜总会里座无虚席。没有办法，悠介只好坐在了临近门口的吧台的一端，要了杯酒。

他去过一次裕子以前工作的那家夜总会，现在这家却是第一次来。听裕子说过，这家比以前那家消费要高，过来一看，里面的装潢果然豪华气派，女服务员也很多。在悠介回头观察雅座的时候，服务生过来了。

“有指定的女招待吗？”

“你们这里有叫麻美的人吧？”悠介报上了裕子新的花名，“把她给我叫来。”由于悠介是第一次到这里来，难免有些胆怯，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装样子。

“请您稍等。”在这个时间段独自一人出入这么高级的消费场所还是很少见的，服务生一脸惊讶地去了。

吧台比较小，只能容纳五六个人，进门以后右边就是，坐上去以后只能背对着雅座。悠介就在这里边喝酒边等着裕子。

她真的会来吗？在陪着熟客的时候离场是很不好的。如果她知道是自己来了还会过来吗？悠介很想回头看看，但是东张西望的话太不体面了，所以还是忍住了。

十一点以后还坐在吧台边的客人，一般都是企图和女服务员一起回去的人。不过自己和他们不一样，自己是来找曾经和自己住在一起的女人。

我是光明正大地来的。悠介安慰自己，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正好看见裕子往自己这边走来。

本来以为裕子会很吃惊，谁知她就这样来到了自己身边，说道：“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在来之前，悠介曾想好了一些台词，不过现在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你自己来的？”

“当然啦！”

“你要来，怎么不事先说一声？”

“我要打电话的话，你不会挂掉吗？”

裕子不作声，抓了一颗面前碟中的果仁。

“坐啊。”

裕子面前有个圆凳，但是她却一直站着。

“我有话对你说。”悠介说道。

“现在没有了吧？”

“不，有！”

好久没有见到裕子了，现在的她身着灰色亚麻套装，搭着粉红色的披肩，看起来比以前更漂亮了。

“打烊以后，我想和你谈谈。”悠介想了想，有些笨拙地继续说，“你十二点左右下班，是吧？”

“不知道。”

“你不是都是那个时候下班的吗？”

“客人不一样，下班的时间当然不一样啦！”裕子说着转向雅座，“有时候得陪客人去吃饭啊。”

“不去不行吗？”

在吧台的后面有服务员，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到了两人的谈话，一个个面无表情。

“今天我就在这里等你！”悠介说。

“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吧。”

“我不回去，就在这里等你！”

既然来了，悠介当然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真的要陪他们去吃饭啊。”

“那我跟你们过去！”

真是让人头疼的人啊！裕子叹了口气，然后看了一眼雅座那儿：“我去陪客人了……”

“我也是客人啊！”悠介说道。

“他们先来的！”

“喂……”悠介差点喊出声来，连忙打住，耐着性子说，“我不会回去的！今天我来了就不会轻易回去的。”裕子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所幸吧台离门口比较近，裕子离开的时候立刻就可以看到。

裕子走后，悠介喝酒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由于不认识其他的女招待，他只能不停地喝酒。

与悠介的焦躁不同，整个夜总会里充满了欢歌笑语。当一个包厢里的客人离开以后，一直等待的客人立刻补了上去。他们也是熟客，女招待们双手张开，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看着客人们满意的面庞，悠介不禁想起了去裕子以前那家夜总会时的情景。

那次是裕子让自己去看看的。当他踏进夜总会的大门时，裕子就像现在那些女招待们一样热情地迎了上来。当时由于去得比较早，所以有些雅座是空的。裕子陪悠介一起坐着喝酒，一直到他离开。

如今不过才过了短短的四个月，两人居然已经成了这样，时间真能改变一切啊！悠介一边喝酒一边感慨。

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夜总会的灯光忽然变暗，接着响起了《离别的华尔兹》的音乐声。当灯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客人们渐渐起身离开。看来这个灯光信号和离别的曲目是对那些不愿离开的客人的提醒，不过他们也相当理解和配合。

差不多走完了吧？悠介回过头看了一眼，在最里面还剩几组客人，但是坐在吧台边上的却只剩下悠介一个人了。

一般情况下，坐在吧台边上的人都是在等雅座的，当有空座时，就很少有人还坐在那里了。服务生似乎也觉察到了，就问悠介：“您去那儿坐吗？”悠介摇摇头。一个人坐在吧台边上的确很寂寞，但是只有在

这里才能看到裕子的行踪。

随着客人们的离开，那些女招待也开始陆续回去了。悠介继续耐着性子等着裕子。

十二点以后，裕子还在最里面的包厢里陪客人。悠介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包厢里的情景：裕子坐在一个四十多岁、瘦高个的男人身旁，边上还有两三个客人。

最近她不会和那个男人走得很近吧？悠介又生起气来。裕子是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离开的。在东京租房子很贵的，不要说房租了，光是权利金、押金和中介费就是很大一笔花销，花钱大手大脚的裕子是不可能有多余的钱的，可能就是那个男人帮她付的。

不知道裕子知不知道悠介的这些想法，总之她再没有过来。只在一次送客人的时候向悠介这边瞅了一眼，可能是感慨悠介的执着，也可能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吧，后来就一直在里面陪客人了。

“喂，加油啊！”悠介自我鼓励。

他想起了自己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叫《故意讨人厌的年龄》。故事的主人公年纪已经很大了，当他发现周围的人对他敬而远之以后，就故意做出一些惹人讨厌的举动让别人注意他，谁知却更让人生厌了。虽然自己和那个老人的年龄及立场都不同，但是所做的事情却有些相似。

自己居然也会干这么无聊的事情，真是可悲可叹啊。不过做这些事情也是想看看自己扮演这个可怜的角色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吧。

十二点半以后，那些客人终于要走了。在“谢谢光临”“路上小心”的招呼声中，客人们出了门。那些女招待赶忙回到更衣室拿上自己的包和纸袋，跟着他们出去了，不知道是直接回家还是和客人一起出去吃饭喝酒了。

裕子在门口和客人们寒暄两句以后也进了更衣室，悠介连忙结了账到门口等她。不一会儿，裕子跟在两个女招待后边出来了。悠介像个监视犯人的警察一样拦在了裕子的前面。裕子好像知道他会这么做似的，没有一点吃惊的表情。

“你还没有走啊？”

“我说过今天会一直等你的。”

裕子不再说话，向着有乐町的方向走去。

悠介连忙跟上去问道：“你去哪里？”

“回家。”

“不用陪客人了？”

“有你这样的人跟着，怎么去啊？”

“坐电车吗？”

裕子不答话，快步向有乐町车站的方向走去。穿过数寄屋桥大道时，裕子突然站住，然后往回走。

“坐出租车吗？”悠介立刻又问道。

裕子没有回答，走出十多步后停下来，拦住了迎面而来的出租车。悠介慌忙转过身来，看到裕子已经上了车，连忙跟着她挤了上去。

深夜里，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追着一个女人上车，这让司机也吓了一跳，连忙问道：“没事吧？”

“去涩谷。”

裕子缩了缩头发，直视前方。

“你住在涩谷啊？”悠介看着裕子的侧面问。

裕子还是不答话。车从皇居附近朝着国会议事堂的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看到路两边类似宾馆的建筑，根据路标，悠介只知道这条路叫青山路。当车经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时，裕子对司机说：“不好意思师傅，麻烦您在下一个红绿灯那里右转。”

“不是去涩谷吗？”

忽然改变了目的地，司机有些不高兴。

“到神宫前。”

车在红绿灯处右转以后，又穿过了两条街，然后左转，进入了一片又暗又静的住宅区。在第一个拐角处，裕子让车停了下来，打开了身边的车门，悠介连忙跟着下了车。黑暗之中裕子好像笑了一声。

“怎么了？”

“没什么……”裕子说着就往前走，“我告诉你我住哪里，但是你不准跟我进去。”

听她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悠介只好点点头。两人走到一盏路灯下面时，裕子站住了。“我就住那里。”顺着裕子手指的方向，悠介看到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像个箱子似的立在那里。来到近前的时候，裕子拦住悠介说：“就到这里，你回去吧！”

“我马上就回去，不过我想看着你进去。”

裕子看着悠介的眼睛，确认他的话是真话以后，转过身快步地上了楼。

这栋楼看上去像是用来出租的，两层楼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道路。顺着裕子的高跟鞋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悠介看到她来到第三个房间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去了。接着就看到门边上的窗户亮了起来，周围又恢复了安静。

“原来她住在这里……”

这里的房租是多少，悠介真的判断不出来。跟下町的住处比起来，这里的租金肯定更高。但现在也不

用去追根究底了，既然知道了裕子的住处，今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悠介想着，又确认了一下楼的位置，然后两手插兜向着灯光明亮的大道上走去。

三

知道了裕子的住处，悠介总算有些放心了，但是怎样才能让裕子回心转意呢？

第一种方法就是一个劲儿地恳求她回来，第二就是强行把她带回来，二者只能取其一。后一种方法虽然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就算强行带回来了，她还是会离开的。还是恳求她回来吧，这样的话说不定裕子会原谅自己呢。

不过不管哪种方法，最关键的还是裕子的态度。就算低下头去求她，如果她不肯原谅自己的话也白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裕子是否还爱着自己。那么决绝地离开的女人是不会轻易回头的。能让她回头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还爱着自己，悠介天真地想。不过他也有他的理由。

首先，裕子的态度并没有一直冷淡下去。她是挂了悠介的电话，当悠介去夜总会找她时也是冷冷地把他扔在一边，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在乎他了。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裕子还是见了悠介。下班以后，当悠介继续跟着裕子的时候，她最终还是带着他去了自己的住处。虽然悠介看起来很可怜，但是如果裕子真的讨厌他的话，就不会带着他到家门口了。

其次，在这之前，悠介看到裕子时她总是面无表情，但是当悠介到夜总会等她然后跟着她回家的时候，她却是在无可奈何地叹气。虽然这些并不能说明裕子已经原谅悠介了，但是至少她没有果断地回绝他。

尽管有些过于乐观，不过事到如今也只能以此为突破口了，但是自己如今这个样子是不是太让人讨厌了？

“现在的我还是我吗？”悠介自己也很惊讶。

如果在札幌的话，就算裕子离开了，悠介也不会这么六神无主，估计早就放弃了，然后重新去找一个女人。但是现在却这么恋恋不舍地去追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确切地说，悠介对裕子的执着，不仅仅是缘于爱和依恋，还有不安——对两人到东京后创建的生活环境的崩溃而感到不安。

例如，悠介这么久以来之所以能安心地工作，主要是因为习惯了和裕子两个人的生活，找到了生活中的平衡点：两个人都是白天睡到中午，晚上工作到深夜，生活节奏很合拍。

而裕子离开以后，悠介一个人的生活就产生了诸多不便。每天的扫除就不必说了，从做饭到煮咖啡、泡茶，再到买东西、洗衣服，所有的生活琐事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如果只是这些事情也好办，请个保姆就行了，关键是他和裕子生活在一起时有一种紧迫感：看着裕子一天比一天漂亮，逐渐融入东京的社会，拿着高薪，即将成为一名高级的女招待，自己也绝不能落后，一定要早日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作家。这种紧迫感催促着悠介不停地写作，当裕子在银座上班的时候，他也在家笔耕不辍。

深夜，当裕子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有时悠介脑中会忽然出现裕子亲密地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情景，虽然这对他的写作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他产生创作灵感却有很大帮助。

坦白地说，悠介和裕子的同居生活充满了刺激。姑且不论这种行为的好与坏，每当想到自己的这种生活是社会所不允许的、这条路是错误的时候，悠介就会很不安，但这种不安给他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

裕子离开后，悠介之所以很泄气，就是由于这种刺激的氛围没有了。要安心写作，这种氛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必须要把裕子追回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管什么屈辱都得忍受。想到这些，悠介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

两天以后，悠介开始了追回裕子的行动。

要追她回来，必须得见到她，好好地把话说开。先前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去夜总会的，现在既然知道她住哪里了，最好还是去那里找她吧。

悠介本来想白天去找裕子，但是仔细想想，她总是睡到中午，起来以后就忙着出门，根本不可能有心思和自己谈这些，所以还是等她下班再去吧。见到裕子后就直接向她道歉，不行的话就苦苦地哀求，这些事情还是晚上做比较好。

决定了时间以后，悠介开始犹豫是否要提前告诉裕子一声。单纯地说，深更半夜去找人，应该事先打声招呼，但是这样的话就让裕子提前知道了，她要是为了躲避自己而住到同事那里，或者不让自己进屋，那去了也是白去。深更半夜的白等一场太受不了了，不如到时候直接找她去算了。

虽然裕子回家的时间不固定，但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她凌晨两点前应该能到家，就算再晚一点也不会超过两点半，那时候去应该刚刚好。地点就更没有问题了，上次离开裕子回去的途中自己又折回去确认了一下，是不会找错的。

在决定去找裕子的那天晚上，悠介先来到两国的烧烤店喝酒，十点以后，又到新宿西口的一家叫TIRORU的酒吧继续喝。这家酒吧是母女俩开的，坐落在西武新宿线的车站附近，地方很小。

悠介在那里喝了两个多小时，快到凌晨一点的时候，他给夜总会打电话，确认裕子已经下班以后，又喝了一会儿，两点的时候才付账离开。

“一个人没事吧？”店主担心地问。

悠介摇摇头，找一个已经离开自己的女人，还是喝了酒去比较好。

他晃晃悠悠地走到甲州路上拦了辆车。车开到青山三丁目的路口左转，然后再左转，接着在第一个路口处停了下来。虽然悠介喝多了，但是他已经把这周边的地图画到了纸上，不会走错。当他下车以后，就看到了路灯前面裕子住的那栋公寓。

上次追着裕子来到这里的那天是晴天，路灯比较耀眼，而今天好像要下雨了，乌云遮天，灯光也很朦胧。不过，前面那栋两层的楼房的确是裕子住的地方。

“好，走！”悠介鼓起勇气往前走。虽然脚步有些摇晃，但是他还是尽量让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穿过楼房门口，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悠介放轻脚步，一级一级往上爬，由于夜深人静，听起来动静还是很大。到了二楼以后，放眼望去，只见一排排的房子静静地矗立在夜幕中。

“从拐角处数第三间。”悠介凭着印象来到了门口，探头向里张望，屋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两边的房子门口都贴着姓名牌，只有这间没有。

悠介借着门边的亮光看了一下手表——两点四十。难道裕子睡觉了，还是在里面的屋子里呢？悠介想了想，按下了门铃。虽然按钮很小，但是声音很大，贴着门就可以听到屋里传来的蜂鸣声，这样一来，就算裕子睡着了也会被吵醒的。这时，悠介隐约听见屋里有动静。

裕子应该起来开门了。悠介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站到了门边。门上有个凹进去的地方，应该是猫眼，裕子可能正通过它往外看呢。悠介下意识地移了移位置。

她到底会不会开门呢？自己深更半夜地来找她，应该会开门吧，悠介想。不过裕子好像并没有来开门的意思，于是悠介又按了一下门铃。屋子应该不大，裕子不可能听不到，但是屋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悠介急了，抬起拳头轻轻地敲门：“喂！开门！是我啊！”

裕子应该知道外面是谁了，她既然不开门，说明她还是不想让自己进去。敲着敲着，悠介又急了。虽然裕子很警惕，但是自己进门又不会干什么坏事，这次来就是想向她道歉，和她好好谈谈而已，之所以喝酒只是为了鼓起勇气，同时给自己遮遮丑而已，但是裕子却让自己吃个闭门羹，这是什么意思啊？

悠介又按了一次门铃，之后开始用力敲门。夜已经深了，这样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休息的，不过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况且影响到别人，受指责的只会是住这间屋子的人。

悠介借着酒劲，固执地敲着，然后就开始喊：“喂！快开门！”

但是还是没人来开门。这么一来反而激起了悠介必须要进去的决心。

他用力提起门左右摇晃，但是没有效果。这时悠介看到了门两边的窗户。右边的好像是个厨房，窗户外边装着木质的防盗栅栏，而左边的好像是个浴室，窗户很小，没有栅栏，装着排气扇。

“就从这里进去！”

悠介挽起袖子，开始推这个玻璃窗。窗子好像从里面拴住了，怎么也打不开。于是悠介握紧拳头用尽力气向玻璃的中央砸去，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整栋公寓都回荡着玻璃破碎的声音，终于砸开了。接着悠介踩着门边的小箱子，两手抓着窗框向里张望——果然是浴室。就在他猫起腰想爬进去的时候，里面的灯亮了，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你是谁？”男人问。

这个一定是裕子的野男人，难怪她不开门。但好像不是两天前在夜总会看到的那个。

现在可不是后退的时候，于是悠介怒不可遏地问：“你是裕子的野男人？”

这时从男人身后探出一张穿着睡衣的女孩的脸：“爸爸，危险，快回来……”听到孩子的话，悠介一下子泄了气：这不是裕子的房间。左边有两个相同的窗户，自己忙中出错，把隔壁的窗户给砸了。不过为时已晚。在楼梯口和楼下，已经有五六个人听到动静出来了。正在盯着他看呢。由于身处二楼，想逃走都

难。

“抓住他！”“快给警察打电话！”听到人们的喊叫声，悠介的酒意和怒意一下子全醒了，这才为自己的糊涂感到吃惊。

本来是想爬进裕子的房间的，谁知道每个屋子都是一样的，由于夜里看得不是很清楚，居然错砸了隔壁屋子的窗户。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逃走。

想到这里，悠介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楼梯口站着两三个人，正在看着自己，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都在叫嚷着：“快打110！”“马上通知警察！”

能不能冲出人群逃走呢？悠介犹豫着。现在就算没有把握，也不能再耽搁了。“不管了，先冲吧！”悠介下定决心，猛地向楼梯口冲去。

“他冲过来了！”“这家伙想逃跑！”人们纷纷害怕地侧过身子让开道路，悠介就在女人们的尖叫声中冲了过去。照这个样子应该能逃掉，悠介想。

他的想法太乐观了，就在他大踏步地下楼梯的时候，看到前方有个人影晃了一下，然后就一脚踏空，滚了下去。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去的，只感觉天旋地转，大脑都停止思考了，接着就看到了明亮的路灯。

当手指碰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时，悠介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到了楼下。精神恍惚之中，悠介看到有几个男人向自己跑了过来。他知道现在必须得逃走，怎奈身体忽然变得很重，在他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刺痛从背部一直传到腰部，他一下子又坐到了地上。

“别动！”

“把他绑起来！”

那几个男人围了上来，还有不少人正向这边跑来。

“他可能有刀！”“注意安全啊！”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这时一个块头比较大的男人向悠介走了过来。反正也跑不掉了，任由他们处置吧。这样想着，悠介闭上了眼睛。

只听那个男人说：“别动啊，否则你会受更多的苦！”

他好像学过柔道，双手交叉，摆了个格斗的姿势。不过他立刻就发现面前这人并没有抵抗的意图，于是捉住悠介的右手顺势扭到背后，“哎哟……”悠介疼得惨叫了一声，可是那个男人无动于衷，把他的双手交叉扭到一起，对旁边的人说：“快拿绳子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悠介来说是他想都想不到的屈辱。自己已经疼得连抵抗能力都没有了，却还被绑着，又被推搡了好几次，然后还要被那个男人教训：“你是绝对逃不掉的！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呢？”悠介什么都没有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反抗就是保持沉默。

“真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是想爬进隔壁的那家吧？”

女人们的窃窃私语不断地传到悠介的耳朵里，不过他始终缄口不语。

现在被围追堵截，出尽了洋相，但是悠介一直在等着裕子的出现。只要她出面的话，自己小偷、强盗的罪名就可以沉冤得雪了。但是裕子一直都没有出现，反倒是开着巡逻车的警察来了。

接着发生的事情更是悠介从未经历过的。

首先，他被两个警察押到了青山警察署。在简单地问过姓名、住所和砸玻璃的动机之后，就被关进了拘留室。拘留室是一个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木板房，屋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只有一个马桶放在角落里。

这时悠介才发现自己的身上有多处受伤了。第一个地方是右手在他砸玻璃的时候被割了一下，血正从指甲根部往外流；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背部、腰部以及右膝盖都摔伤了，一动就疼，小腿和脚脖子好像也擦伤了，肋骨可能也被撞到了，一呼吸右腹部就疼。

这时，一个和悠介差不多年龄的警察给他拿来一个急救箱说：“今天太晚了，你就将就一下吧。”

于是悠介用消毒液给伤口消毒了，接着在纱布上涂些软膏将伤口包好，然后在腰部和膝盖处贴上膏药。

“动作真熟练啊！”警察讽刺地说。

悠介本来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没有理会警察的讽刺，默默地涂着药膏，又在疼痛的右腹上贴了一块药膏。

“明天审讯，今晚你就老实待着吧。”警察说着，扔给悠介两条旧得掉毛的毯子。

虽然九月末还不怎么冷，但是躺在地板上睡觉的话，两条毯子还是有些薄。没有办法，悠介只好铺一条在地上，然后披着一条坐在上面。以前曾见过路边的流浪汉就是这副模样，现在自己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更可悲的是为了防止自杀，自己的腰带也被拿走了，想移动一下就得提着裤子，真是狼狈。本来没犯多大的罪，但受到这么悲惨的待遇之后，悠介觉得一点底气都没有了。

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虽然明天就审讯，但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一切对悠介来说都是第一次，根本就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本想抛开一切好好休息，但是由于背靠着墙，再加上各个伤口都疼得厉害，悠介怎么也睡不着。

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由于当时神经比较紧张，再加上醉意，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现在冷静下来以后，痛感越来越强烈了。按照现在的状态，明天一定会疼得更厉害，尤其是肋骨，得拍个X光片看看才行。

更不幸的是，悠介明天得去医院上班。看这样子明天肯定是去不了了，必须得打电话请假，还不能告诉院长自己被拘留的事。

真伤脑筋！

此外还有稿件的事情。这个月就到截止日期了，之前已经和那个编辑约好了让他到家里来拿稿件，现在怎么办？如果再有人有事打电话到家里的话，又怎么跟他们联络呢？自己在这里是很难打电话的，怎么办才好呀？

悠介深深地体会到了失去自由的感觉。自己如今的这副模样，不要说医院的那些人，就算裕子和雅子，也不能让她们看到。

直到现在悠介才意识到自己的祸闯大了，他后悔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悠介就接受了审讯。早饭吃的是盖浇饭和菜汤，还有两个小菜，不过悠介只喝了点汤。倒不是因为难吃，主要是一夜没睡好，没有食欲。

审讯他的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小个子警官。

他问悠介：“你就是那个试图爬进别人家里的人？”话音带着东北的口音，这让悠介产生了少许亲切感，虽然不全是因为这一点，但是悠介对这个警官的问话都是实话实说。

当警官知道悠介是山根医院的医生时，很是吃惊：“既然你是个医生，为什么还要做那样的事情呢？”

于是悠介就将自己为了让一个离开自己的女人回心转意而到公寓去找她，但是她没有开门，所以自己就想爬进去，结果错砸了隔壁人家的窗户一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看来你很在乎她啊。”警官微笑着递给悠介一根烟，“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见到她吧？”

“.....”

“不过，你能确定她在屋里吗？”

经过警官一问，悠介才反应过来，自己到目前为止一直认为裕子就在屋里。“难道她不在？”悠介说出自己的疑惑。

“这个得调查以后才能知道啊。”警官说。

虽然按下门铃之后好像听到屋里有动静，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啊。如果听错的话，那自己的行为就是敲无人的门，进无人的家了。

“看来那个女人对你很重要啊。”可能认为这件事情并不严重，警官和悠介开起了玩笑。他最后告诉悠介，只要能找到一个证明人的话就可以把他保释出去。

“当然有了。”悠介立刻回答。不过一时却确定不了找谁。

裕子当然是首选，但是却不知道她新住址的电话；至于医院的人，院长很忙，请他的话有些不太好，其他的医生护士也够呛；要是请杂志社的编辑来的话，必须得向他解释很多事情。

悠介想了半天，还是决定让裕子来，只要她来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会真相大白了，而且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于是悠介说了裕子的名字，由于不知道电话，只能请警官派人去找。

警官答应以后，悠介又向他借了电话打给医院。这时已经九点多了，医院正在为悠介的缺勤而头疼呢。

“您现在在哪里啊？刚才给您家里打电话了，可是没有人接。”工作人员急着问。

“不好意思，今天我有急事，去不了了。”

“您忽然请假，我们很为难啊。晚一点您也过不来吗？”

“我真的有急事，麻烦你向院长说一声。”说完悠介就把电话挂了，长长地舒了口气。

现在只要裕子来了自己就得救了。昨晚被关进来的时候还在想，这得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啊，吓得一晚上都没睡好。照现在这个形势，自己应该很快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了。

但问题是，裕子会来吗？一个因为讨厌自己而离开的女人，会来保释一个闯下大祸的男人吗？如果她说不认识自己那可怎么办啊？真是那样的话就只能请院长来了。悠介蹲在拘留室中看着从窗户里射进来的阳光，一直等到中午都没消息。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警察给他送来了午饭。就在悠介犹豫着吃不吃的时候，警察向他招了招手，让他出去。悠介于是跟着他来到了审讯室，看到了身着牛仔裤和白色薄毛衣的裕子。

“是他吗？”早上的那个警官问。裕子点点头。

“那么请你在这里签字盖章吧。”

在裕子签字的时候，警官对悠介说：“由于她刚搬过去，为查她的电话可是大费周折啊。”

“真不好意思！”悠介微微鞠了个躬。

签完字以后，警官看了一下那张表，对悠介说：“你可以走了，涉及赔偿和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还会找你的，到时候请你予以配合。”

“好的。”

能被释放已是万幸了，悠介给警官深深地鞠了个躬，和裕子一道出了警察署。到了外面，悠介才感觉到阳光照在身上是多么幸福，他抬起手遮住眼睛。

“怎么了？”裕子很奇怪。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说着，悠介看了一下太阳，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向裕子微微鞠了个躬，“谢谢！”

裕子双手插兜，慢慢地走着。

“我明明不在家，你为什么那么做？”

“你真的不在啊？”

“当然了，要不能不开门吗？”

当时真应该冷静一点，悠介想，可惜那时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你真糊涂……”裕子笑着说。

看着裕子的侧面，悠介感觉已经有机会了，不禁面向天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哎哟……”

从肋骨忽然传来一阵剧痛，让他连忙屏住呼吸，但是疼痛仍然在持续。于是悠介按住右胸口，脚步也放缓了。

由于午休时间快结束了，许多上班族纷纷从路边的餐馆中拥出。青山只是一条购物街，所以工作日的时候人不是很多。看着路边的情景，悠介忽然想到，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和裕子一起逛街了。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由于起得晚，一般也很少出去。

“你去哪里？”裕子问。悠介倒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裕子接到警察的电话，过来把悠介保释出来了，她的事情就算完成了，但是悠介还想和裕子一起再待一会儿。反正今天也不用去医院了，稿件的事情暂时也不急，再加上在拘留室里蹲了一夜，身体早就疲惫不堪了，而且身上的伤口一动就疼，于是悠介说：“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你的伤口没事吧？”

“回去得好好检查一下。”

本来悠介想趁此机会去裕子那里，不过裕子好像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提前表态说：“你还是不要去我那里比较好。”

“我……”

“如果被昨晚那些人看到就麻烦了。”

的确，被发现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罪犯返回犯罪现场了。“那我等天黑了再去吧？”悠介开玩笑地问。

裕子笑了笑，没有说话，不过态度温和了许多。

这些天以来她一直把悠介扔在一边，不让他靠近自己一步，今天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很容易让人以为她已经同意让悠介去她那里了。可能是悠介深夜为了去找她而错砸了别人家窗户的这份心意，把她那颗固执的心给融化了吧。

“去哪家餐馆坐坐吧？”悠介问。

“你饿了？”

“嗯，我早上就吃了一点。”

“那里的饭菜很难吃吧？”

“那个倒无所谓，关键是没有食欲。”

“那家怎么样？”

顺着裕子手指的方向，悠介看到一家餐馆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吃饭”“喝茶”，于是点点头。

推开深蓝色的玻璃门，就看到餐馆内空间呈一个长方形，左边是吧台，右边是并排放着的桌子，里面还有少许的客人。于是两人来到窗边的桌子旁面对面坐下。

餐馆不大，入口处放着一个大花篮，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花瓶中插着一支漂亮的波斯菊。拿着菜单过来的服务员穿着一套浅茶色的秋装，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悠介要了啤酒和意大利面条，裕子则要了一份蔬菜沙拉。

“果然不一样啊。”悠介观察了一下周围喃喃地说。

虽然在下町也有不少类似的饮食场所，但是都没有这里这样精致。虽然不能说这里有多么高级，却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你喜欢这里吗？”悠介问。

“还好啊……”

裕子回答得模棱两可，不过她以前确实说过想到青山或者涩谷一带来住的话。虽然悠介说下町历史悠久，从江户时期就有了，在整个东京都很有名，但是裕子还是很喜欢这里。这里的道路比下町的宽，鳞次栉比的店面很高档，也很脱俗。

“住在这里感觉身价都变高了，”悠介说，“不过物价和房价也很高吧？”

午后的阳光穿过花边的窗帘，照在裕子的身上。她正在看着窗子，似乎已经熟悉了山手的这些店面。

“去银座的话，是这里近还是下町近？”

“差不多，不过我的那些客人大多住在这一片，下班的时候他们可以送我回来，而且就算坐电车或者地铁也不用换乘……”

看来裕子是不可能回下町去了。

意大利面上来以后，两人先干了杯啤酒。

“恭喜你出来！”裕子说。

“我真的没想到今天中午还能在这里喝酒。”

“在拘留室里是什么感觉？”

“只有进去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悠介接着把经过讲了一遍。当他讲到自己连腰带都被收走的时候，裕子咯咯地笑了起来：“把腰带收走，真是个不错的惩罚。”

“没有那么好笑吧？”

想起昨晚的可怜样，悠介是又羞又气，差点连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公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喝了酒以后，悠介终于鼓起勇气询问昨晚的事情。

“昨晚我回去得很晚，什么都不知道，不过今天早上很早就被住在楼下的房东给喊起来了。”

“然后呢？”

“隔壁家的大嫂也来了，他们告诉我，昨晚有个男人想爬进我的屋子，问我知不知道什么线索。”

昨晚那让人极力想忘记的回忆，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悠介的脑海中。

“你知道那个人是我？”

“当然知道了，那么鲁莽的事情除了你还有谁能干得出来啊？”

悠介去之前是将事情考虑周全了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被裕子说也是没办法。

“那你没说是我吧？”

“他们那么害怕地看着我，如果我说认识你的话他们岂不是要疯了？”

“哦。后来呢？”

“他们说最近变态的男人很多，让我小心点。”

“变态的男人？”

“当然就是你啦。深更半夜的去砸人家的玻璃，还不变态啊？”裕子说。

“但是那又不怪我，我怎么知道哪个窗户是哪家的啊？”

悠介说完开始吃面，自由以后胃口忽然变好了。

“你以前干过那样的事情？”

“当然没有啦。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那样，还得赔人家玻璃钱……”

“我已经赔过了。”

“真的？”

“是啊！我可不喜欢他们整天唠唠叨叨的。”

悠介无言以对，继续吃面。这时就听裕子说：“你已经老大不小了，不要再干那些愚蠢的事情了。”

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母亲在教育孩子似的，尤其是那句“你已经老大不小了”，尤其让人刻骨铭心。

悠介赌气似的喝光了杯中的啤酒，却看到裕子盘中的沙拉一点都没有动。

“你不吃吗？”悠介问。

“我还不饿。”

裕子上午确实不怎么吃东西，不过她的脸色看起来很差。于是悠介问：“你不舒服？”

“嗯……”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很早就被吵起来，睡眠不足所致呢？

裕子的脸色很苍白，精神也不太好，于是悠介又问了一次：“你生病了吧？”

“我……怀孕了……”过了一会儿裕子才小声地说。

“怀孕？”悠介差点叫了出来，接着他赶紧看了看周围，有三个人正准备离开，不过他们好像并没有听到。

“你是说，你有孩子了？”悠介又问了一遍，裕子点点头。

“是……我的？”

“当然啦！除了你以外我还跟过谁啊？”

虽然不知道裕子离开自己的这段时间干什么了，不过在这之前她确实一直和自己在一起。

“你去医院查过了？”

“嗯，三天前去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已经有三个月了。”

“哦……”

悠介盯着裕子的脸，发现她好像有些生气了。自己居然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看来自己就和喝多了砸玻璃时一样混账。

“那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你想把孩子生下来？”

“你不想生是吧？”裕子反问道。

悠介不说话，如果把孩子生下来的话，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算了！”裕子好像看出了悠介的困惑，“我自己处理，不用操心！”

“但是……”

刚从拘留室里出来的悠介忽然听到这样的事情，头脑有些混乱，必须得等到平静下来以后好好考虑一下才行。至少，这个话题不应在中午吃饭的餐馆里谈论。

悠介放下面条，又倒了杯酒喝了，然后问裕子：“你打算一直住在这里？”

“是啊，怎么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回去住。”

“我？”

看到悠介点头，裕子一字一顿地说：“不——行——”

“是吗？”

“当然是啦！”

“但是你搬到这里不过是为了出行方便啊，你就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行吗？”悠介忽然说不下去了。

这时裕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在干吗？这也太不像你了！”

“不像我？”

“你还是去和各种女人往来，整天玩世不恭的好。”

“你说什么？”

“就是说，还是给你自由为好。”

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自己从来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她已经不抱希望了，还是真的劝自己和更多的女人交往呢？不过不管她怎么说，自己绝对不能对一个怀了自己孩子的女人置之不理。

“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吧？”悠介说。

“以后的事情啊。”

“有用吗？”

“怎么没用？”

悠介对裕子这种随意的态度有些不满，不过的确错在自己，只好继续求她：“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你怎么了？”裕子很奇怪。

“没怎么，我就是这么想的。”

“别胡思乱想！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现在这样？哪里好了？”

“现在这样就省得你每天还要想办法来欺骗我了。”

“你在讽刺我？”

“我是说真的啊。我们还是保持一段距离比较好。”

“但是我们一直这样的话……”

“这样不好吗？”裕子说着将吃了一半的沙拉推到一边，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但是你……”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不用你担心！”

说着裕子拿起账单去付账了，留下一脸疑惑的悠介。

不管是谁，只要吃过苦头就会反省，悠介也是如此。在醉酒砸了别人家的玻璃，被警察抓住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吃惊。快到四十的人了，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啊？

裕子怀孕的事也让悠介很吃惊。两人住在一起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不过，悠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一直认为裕子不会怀孕。当然，这个念头没有办法跟裕子讲，但他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他们同居了两年，一直相安无事。悠介一直认为要么裕子是那种不容易怀孕的体质，要么就是她事先做了防护措施。事实上，裕子有时候也会以“今天不行”为由来拒绝悠介。

其次，裕子不喜欢悠介在做爱时戴避孕套，她总说那样很别扭。虽然不采取措施会加大怀孕的概率，但是悠介反而认为裕子会把握好，所以根本就不担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计算安全期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

当悠介知道裕子怀孕时很慌张，可裕子却意外地很冷静。她可能认为当初是自己反对采取措施的，原因都在自己身上，所以让悠介不要担心。但是悠介怎么能不担心呢？裕子怀孕这件事情他也有一半的责任，裕子越是让他不用管，他越是放心不下。至少应该让自己担负必要的费用啊，但是裕子却只字不提。她的冷静，甚至让悠介怀疑她是否真的怀孕了。

一周以后，裕子在青山医院接受了流产手术。她仍然没有事先告诉悠介，直到悠介由于担心，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她在当天上午刚做了手术。悠介赶紧去看她。

这次裕子给他开了门，让他进去了。房间不大，从门口往里分别是一间八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日式房间。虽然比两国的房间小多了，但是裕子一个人住是足够了。

裕子现在正盖着毛毯躺在日式房间的床上。屋里并排放着裕子离开时带走的沙发和衣柜等家具。这就是自己想进却没进去的房间。悠介感慨地想。

他随即将这个想法抛到一边，问裕子：“你没事吧？”

脸色苍白的裕子摇摇头说：“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悠介给裕子泡了杯茶，又倒了杯水给她吃药。药袋上的确写着“青山妇产科医院”。照料怀了自己的孩子却不得不打掉的女人，悠介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过作为男人，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有事跟我说。”悠介坐在一边对裕子说。

可是，裕子一直迷迷糊糊地躺着。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裕子说饿了，于是悠介叫外卖送了寿司过来，和裕子一起吃，然后他看看晚报和电视，忽然产生了一种仍然和裕子住在一起的错觉。

“真安静啊……”悠介忽然冒出一句话。

这时裕子起来了：“现在头脑清醒多了。”说着慢慢地向洗手间走去，回来以后又躺下了。

“你工作不忙吗？”裕子问。

“没什么事情。”说不忙是假话，可悠介想一直陪在裕子的身旁。

“如果忙的话你就回去吧。”不知道是好强还是性格淡漠，反正裕子经常用这种冷淡的口气说话。

“我待在这里也可以，是吧？”

“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

一直到四点，只有一个女人打过电话来，屋里也看不出来有男人存在的迹象，悠介终于放心了，问裕子：“你真的打算一直住在这里？”“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还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好。”

“那我能经常来你这里吗？”

“你来得太频繁的话，周围的人就会知道的。”

一想起自己被这里的人围攻的情景，悠介就泄气了，但他还是不放弃：“那我晚上来，他们不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再进错门不是更糟？”

“我不会再干那样的蠢事了，你就不能给我一把钥匙吗？”

裕子缩了缩头发说：“我考虑考虑。”

“我也给你一把钥匙。”悠介说。

“不要，我不想再回去那里了。”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裕子近来一直很固执。

“那我偶尔过来可以吧？”

“但是你不能碰到这里的人。”

悠介答应了。虽然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但是只要能进裕子的房间，对悠介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

“你什么时候去夜总会上班？”

“明天。”

“这么快？你身体能行吗？”

“再休息两天就吃不上饭了。”虽然是玩笑话，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裕子的坚强。

“给你泡杯茶吧？”悠介说。

“你只有这个时候才显得亲切。”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怀了自己的孩子却不得不打掉的女人好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这也是因为悠介在心底对裕子产生了愧疚。

和裕子和好以后，悠介再次燃起了工作的欲望。

在裕子离开的时候，悠介坐在书桌边，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虽然想写作，但就是动不了笔。就算动笔写了，不到一个小时精神就会分散，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要么在抽烟，要么就在看电视了。

虽然悠介坐在书桌边的时间没有减少，但是情绪始终稳定不下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写作。他不想承认这是由于裕子的离开所致，可事实就是在裕子离开以后他才变成这样的，不想承认也没有用。有时候悠介对这样的自己也很生气，不就是一个女人走了嘛，怎么会连稿子都写不了了昵？这两件事情之间根本没有

什么关系啊。

乍一看是这样，但是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不仅是写作，一个男人要想专心地工作，充足的干劲和顺畅的心情是必不可少的。非常辛苦的工作就不用说了，就像写作这样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只要心中有一点烦心的事情，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只有一切都很顺利才能全心全意地去投入其中。

近来悠介终于想通了，不管是写作还是追女人，其实都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得勇往直前。

就说女人的事情吧，只有把她们的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能有心思去干别的事情。想到这些，悠介产生了自己是为了女人才变成这样的想法。因为女人而振作的是男人，而当自己的女人离开以后一点都不惊慌的，恐怕就不能算是男人了吧。

虽然这只是悠介的一家之言，但是这样想可以让他高兴起来。自己为了找裕子，跑到夜总会，甚至由于错砸了别人家的玻璃而被警察抓了起来。不过这些都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做的，先不管这么做的好与坏，总之自己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幸运的是，裕子终于认可了自己的努力。虽然她还是不肯回来，但是至少自己的诚意被她接受了。

从九月末到十月份，悠介的写作热情高涨。

裕子离开的时候，自己整天情绪低落，什么工作都干不下去，现在两人和好以后，工作兴致立刻高涨起来。虽然这多少受到了“大义”“使命感”等高尚情愫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是否和一个女人相处融洽等简单因素的左右。

让悠介更加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由于裕子的离开而变得麻烦的一些事情渐渐不再烦心了。

裕子刚离开的时候，泡茶、煮咖啡、熨衣服等事情对悠介来说都很烦琐，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也干得来了。还有，裕子不在的时候，悠介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裕子把家具都拉走了，但是悠介又买了新的，屋里的东西都很齐备，完全可以过日子。

和裕子同居的时候，为了等她回家，悠介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早上早起的话还要担心吵到裕子。在她下班回来的时候，自己很远就听到动静了，进门以后还得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她打招呼。而现在就不用做这些事情了。当然，也不用再担心裕子有没有变心，晚上和什么样的客人出去之类的事情了。

而且，自己一个人的话，不管白天给谁打电话，不论哪个女人来信都没关系。以前，给札幌的家里打电话还得等到她不在的时候，而现在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对那些编辑和护士也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单身了，有人来自己家里的话也不用藏这个藏那个了。

说实话，悠介还从来没想过单身生活原来这么快乐。虽然裕子只是偶然说过“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但事实上的确如此。一个人的时候精神也是自由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乐也有苦，但是万事都有两面性嘛。

一个人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扫除和洗刷，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开始变脏变乱了。只要是手稍微巧一点的男人，一般都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悠介好像不在行。虽然请个保姆就可以了，但是请保姆也有请保姆的不便之处。

想到这些，悠介再次想起了雅子。当她知道自己和裕子的事情以后，对自己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不过最近好像稍好了一些。以前在医院里碰到的时候，雅子既不和自己说话也不看自己，最近开始和自己打招呼了，当自己和她说话时她有时也会笑着回答了。

她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很怨恨自己，当知道裕子离开以后又原谅自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和雅子说不定也能和好呢。

想到这里悠介摇摇头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好不容易追到了裕子，能进她的屋子了，如果再和雅子来往的话，这些努力就都白费了。

⁽¹⁾ 原文为“あなた”，日本女性一般称呼自己丈夫时用的词。——译者注

第五章 混沌

一

和北方的秋天相比，东京的秋天很明快、很舒适，甚至可以说是过于明快和舒适了。

东京的秋天从九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月末，就算进入十二月份也依然是秋意盎然，气温也不怎么下降。虽然树叶都已经变红或者凋落了，但是大地上仍然是一片红花绿草。

与北国的秋天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东京的秋天结束以后迎来的冬天，并不是万物凋零的季节，虽然从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的气温很低，但是持续晴朗的天气，一点也不逊色于秋天，这也使得原本应该是萧索的秋天变得不那么让人感伤。

比起北方来，东京的秋天得尽了自然的恩惠，让人几乎感觉不到萧瑟和哀怨的气息。从北方来到东京，最让人迷惑的，就是这秋天的天高云远和神清气爽。夏天的酷热和梅雨期间的阴郁也让人很惊讶，但是由于早有心理准备，所以还接受得了。

不过最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还是东京秋天的漫长。

在酷热渐消，刚开始持续阴雨的时候，秋天来了，紧接着阴雨就被明朗的太阳取而代之，在晴朗温暖的天气中人们刚感觉到有点秋意，一不小心就已经到十月末了。

对在北方长大的悠介来说，如果早晚感觉不到刺骨的寒意，看不到萧索的苍穹的话，是感觉不到深秋的到来的，因此当他无意中看到日历，知道这一年只剩下两个月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

其实这半年以来，悠介一直在不停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虽然期间与裕子和雅子发生过不愉快，甚至还进过警察局，但是他总算是努力地走到了今天。这期间他写了七篇小说，以前接手的长篇小说也已经写了一半，还新结交了几位编辑。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刚到东京时的那些不安和焦虑已经消失了，不过，悠介还没有写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为了发掘文学新人，在每年夏初和秋末左右，都会举行新人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因此悠介在每年的这两个时间段都会回顾一下自己写过的作品。

这次在回顾自己是否有作品可以去参评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很不安。虽然写了多篇小说，可是有信心拿出手的却没有一篇。尽管有些作品得到了编辑们的认可和好评，但是这些作品的水准也就是能够刊载到杂志上，并不能获得什么奖项。虽然凭借这些作品可以谋生，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自己就无法接受了。当初放弃了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东京，为的就是能以作家的身份来写作，并且得奖。

更糟糕的是，现在已经是十月末了，想参加本次评奖的话有些太迟了。虽说只要是在十一月底之前发表的作品都能参加评奖，但是考虑到从排版到印刷这个流程，即便是现在写出一篇好的小说来也有些来不

及了。

“这次可能要错过了……”悠介看着晴朗的天空，喃喃地说。

上次参评的那篇作品虽然自己并不满意，但是却入围了，这次本想再努力一把拿奖的，谁知道连入围都难了。

自己四月份来到东京，然后找兼职，找房子，一切安顿好以后才开始了在东京的新生活，后来又和裕子发生了矛盾，赶不上评奖也难怪。

不过这半年来自己已经习惯了东京的生活，写作的状态也调整好了，应该知足了。可是扪心自问，居然连参评的作品都没有，还是倍感失落。接下来到年底看到报纸上刊登入围作品的时候，自己一定会感觉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悠介坐在书桌边想道。

悠介抬起头，看到了对面的鸡形风向仪。在它旁边有个烟囱，从里面冒出来的烟随风而逝。虽然天气不错，但是风好像很大。看着秋空中缥缈的云朵，悠介想起了深秋时节的北方。从那里来到东京这个大都市，这个选择对吗？自己这条人生道路的选择没有错吗？

就在不久之前自己还在不顾一切地追着一个女人，现在居然能安静下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可能正是秋天的缘故吧。

在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悠介遇到了大学时同一届的同学千野和昭，并一起吃了饭。千野的专业是脑外科，曾经去美国留了两年学，一年前回到了学校。这次是来东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顺道来看看悠介。由于两人在银座碰面，所以悠介把他带到了某个编辑曾经告诉他的一家料理店。

“好久不见，你看起来还不错嘛。”两人坐下以后，千野看着悠介说，“最近看报纸经常能看到你的名字，真是让人高兴。前阵子你又有新作品刊登了吧？”他好像看到了几天前在报纸上登载的杂志出版的广告了，继续说，“真努力啊。”

“我也就是乱写，连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悠介谦虚地说。

“别这么谦虚嘛，我很期待哦。”

虽然这么说，但是现实并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悠介忍住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喝了一口酒。

“不过写小说很难吧？”千野问。

“是很难，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

谈起工作的事情，气氛有些太沉闷，于是悠介改变话题，问起同届那些同学的消息来。刚毕业的时候他们有一半留在了学校的附属医院，可是十年以后的现在，听说这些留下来的人中有一半以上都辞职去了地方医院，还有自己开医院的。

“大谷怎么样了？”

悠介问起了一个胸部外科的同学。千野好像忽然想到什么，说：“对了，我上次遇到他了，那个家伙对

你很不满啊。”

“为什么？”

“你的小说中写了很多移植手术的事情吧？”

悠介确实问过大谷关于手术的情况用来作为写作的参考。

千野继续说：“他可能没想到你会把那些写到小说里。”

“但是我没有写他的名字啊，再说场景也不同啊。我只不过是他告诉我的那些作为参考而已。”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他认为之所以告诉你那些内部资料是因为你们俩关系好，谁知道你居然给写出来了。”

“他被教授骂了？”

“我也不太清楚，估计是被怀疑了吧。”

悠介本想写一些通过自己调查确定是正确的知识，没想到却给大谷带来了麻烦，心中很是内疚。

“你前不久是不是写过一篇关于植物人的小说？”千野又问。

“那是以我在你们科实习的时候学到的知识为参考写的啊。”

“是那样的话就没关系，不过还是有人抱怨。”

“抱怨我？”

“是啊。他们说你是乱说一通，根本不知所云。”

听了千野的话，悠介开始郁闷起来。自己确实以在大学医院时的所见所闻为参考写过几篇小说，但是并没有把谁的名字给写出来，而且自己所写的都是正确的医学知识，他们没有理由说三道四。但是像大学医院这样的地方，对自身被媒体关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不管好坏，总之他们就是不愿意成为一般人好奇的对象。

“你以后最好还是不要写这些了。”千野说。

“但是……”

悠介至今一直有自信写下去主要就是凭着自己十年以来在医院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让他对一些内情相当了解，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容易成为剧本。让他不要写这些，就等于是让他放弃自己擅长的东西。

“我没想过要伤害谁啊。”悠介很委屈地说。

“我理解你。”千野安慰他说。

不过悠介却难以释怀。没想到连自己的好朋友大谷都这么说，这让悠介心生一种被朋友疏远的孤独

感。

“没关系，他们只是提醒一下而已，又没有直接来质问我。”

悠介稍稍放宽了心：“以后我也不去问他们了。”

写医学和医院的一些事情凭自己一个人就足够了。其实自己至今写的那些小说只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的，其他都是自己的想象。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千野干了杯中的酒，对悠介说：“我这次被评上讲师了。”

“你吗？”

“是啊，这个月刚评上。现在我还沉浸在喜悦中呢。”

“哦……恭喜恭喜！”

悠介说着也干了自己杯中的酒。听了悠介的话，千野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现在已经向教授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啊。”悠介接着说。

“哪里哪里，我还没想过呢。”

“但是在你之上不就只有一个副教授吗？”

“不过，和我一起并且比我早一届的三上君也升为讲师了啊。”

“那就是一个副教授和两个讲师一起竞争教授的位置了？”

“可我不想和他们争，如果有合适的地方，我想到外面去。”

“别说这样的话，你只身留在大学医院不就是想成为教授吗？”

“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

千野漫不经心地说，不过话语中却充满了自信。

“不过，这样也好。”

听了悠介的话，千野立即问：“什么？”

忽然被这么一问，悠介感到很难回答。对医学专业毕业的人来说，留在大学的医院里，边做科研边等待升为教授一职，就是最好的出路了。

于是悠介干脆不回答，继续问道：“还有谁也是讲师了？”

“内科的中村、耳鼻科的浦上、放射科的森山，还有麻醉科的坂进也应该是了。”

“他们当中应该有几个能成为教授吧？”

“你要是留下来的话，肯定也是佼佼者啊。”

“怎么可能？”悠介端着酒杯摇了摇头，“比我强的人太多了，再说我也不会留在学校。”

“不是不会留在学校，而是你故意不留吧？”

听千野这么一说，悠介确实感觉如此，不过他并没有后悔。

“我就适合走这种不上路子的道路吧。”

悠介这句话有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还是感到一种很强的失落感。

确切地说，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半途而废的。

工作上，三十五岁的时候换工作，虽然还算顺利，但是并不能算成功，而他原本医生的工作还没有完全放弃，每周还得去医院工作三天；女人方面，他和裕子的同居生活以失败告终，不过目前两人还在往来，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还在老家，名副其实的两地分居，但是不会离婚。总之，所有的事情都不完整。

如今必须回过头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虽然他这么想，也下了决心，但是事情还是越来越混乱。

二

十月末的时候，悠介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女人。虽说是迎，但并不是他叫来的，而是对方主动找来的。

她叫中原贵子，以前是札幌剧团的一名演员。不过在地方上的剧团演戏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她实际上也在广播局工作，主持一下节目什么的，有时还会为自己的剧团卖卖票。

她比悠介大一岁，他们是在自称为“地方艺术家”的画家、诗人等经常去的酒吧里认识的。贵子长得不怎么样，不过身材很好，举止之间带着一些妖艳，于是悠介对她产生了兴趣，两人见过几次以后就开始交往了。此后他们就经常幽会，有时候悠介也会在贵子那里过夜。

虽然不知道贵子的想法，但是悠介的打算就是只和她保持这样的关系，不会再深入下去了。悠介在决定来东京的时候曾告诉过她，她没有反对。

这次贵子难得休息，去京都、大阪转了一圈以后，打算在东京待一段时间看看电影和戏剧。悠介是通过贵子的电话和新宿一家叫“紫丁香”的酒吧的老板娘丽子知道这个消息的。丽子和贵子一样，当过演员。当时她们一起在札幌的剧团里演出，两人关系很好。

“这次小贵来东京，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丽子对悠介说，她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过悠介并没想过要隐瞒他和贵子的关系，也没感觉到丽子眼神中的含义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到喜欢，他更喜欢的还是裕子，所以才带着裕子一起来东京。虽然贵子也不错，但是她身上的艺术气息太重，和她住在一起有些郁闷。不过能在东京和她久别重逢，也是件很不错的的事情。当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丽子识趣地先离开了，只剩下他们俩喝酒逛街。最后贵子就住到了悠介那里。

两人干柴烈火般一番激情以后，贵子对悠介说：“真没有想到你在这里一直是一个人。”

不用贵子说，悠介自己也不想一个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必要把一切都告诉贵子。

“你很寂寞吧？”贵子又问。

“嗯……有点……”

悠介在激情过后总会煮杯咖啡，这时贵子又说话了：“能让我住在这里吗？”

悠介一惊，连忙回头，却看到贵子在坏笑。

“住旅馆要花钱的，住在这里就不用了啊，难道我住这里不方便？”

“那倒不是……”悠介连忙解释。

如今裕子搬出去了，没有必要担心。最近虽然想和雅子和好如初，但是只要自己不邀请，她是不会来这里的。所以贵子住在这里不会碰到她们两人。

“你愿意的话，我想在你这里住一个礼拜。”贵子说。

时间长了不太好说，但是就一周时间的话，和她住在一起也不错啊。悠介心中又生出新的冒险的想法，同意了贵子的要求。虽然这样对裕子和雅子不好，但是和贵子这么妖艳的女人住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尽管有点不检点，但是这种散漫自由的生活对悠介来说过得很洒脱。

贵子当初为了争取一部新剧的角色来过东京，所以现在即便没有人领着她，也能自己逛街。而且白天丽子也有空，她们两人可以一起看看戏剧、电影什么的。

傍晚，当悠介从医院下班的时候，贵子也看完戏剧回来了。接下来她会把一天来的见闻说给悠介听。虽然她说的都是一些带着个人观点的话，但是有人和自己聊天也很不错，而且贵子意外地像在家里一样开始做饭、打扫，这让悠介原本孤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他和贵子每天晚饭后都会边喝酒边聊天，然后两人带着醉意云雨一番。

贵子总是将大众化的戏剧否定掉，去肯定一些晦涩难懂的艺术性很强的戏剧。她动辄就说“东京太堕落了”。

“话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看的戏剧怎么能演得下去呢？”悠介反驳说。

这时贵子像演戏似的摆了一个很夸张的姿势，然后长叹一口气，深沉地说：“你到东京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满脑子尽想着得奖和在重要杂志上刊登作品，我说的说错吧？”

一下子被戳到痛处，悠介说不出话来。

贵子用她那纤细的手指端着酒杯说：“东京太过繁杂，庸俗的人太多了。”

“那乡下有什么伟大的人啊？”

“虽然没有伟大的人，但是乡下人都很单纯啊。”

“是，他们都很单纯，都没有私心杂念，可相互间连个竞争都没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啊？”虽然知道和贵子这种艺术至上主义者争论没有用，但是悠介还是忍不住反驳，“更何况这只是你这个乡下理想主义者的个人意见而已。”

“那么你呢？”

被这么一问，悠介又说不出话来了。身在乡下空有理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关键是这种理想能给人带来什么。

“在乡下，人们确实总是说一些好听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借此来舔舐自己的伤口吧？”悠介想了想又说。

“东京才是这样的呢！”

“开什么玩笑？在东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这里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就连写小说的同行之间都充

满了竞争。”

说到这里，悠介想起了每个月都会在有津先生家举办的“石头会”。每次都会有二十个左右想成为作家的人聚集到那里，在融洽的气氛中也充斥着竞争和嫉妒的味道。从这种紧张感和竞争意识的激烈程度来看，乡下的同行们实在是太温和了。

“写作也是一场战争啊！”悠介感慨地说。

“这场战争也许会让人迷失自我吧？”

贵子说着，不紧不慢地点了支烟。看着她这种悠闲得让人窒息的态度，悠介有点火了。

“不管怎么说，乡下就是乡下！”

“那东京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地方！”贵子不甘示弱。

“不管怎么样，只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行！”

说完，悠介想起伊织老师曾告诉他“首先得出名”的话来，于是又接着说：“你太天真了，居然说这里庸俗。”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喜欢这里！”

“就算你现在不喜欢，以前也曾经向往过这里吧？”

贵子二十岁的时候，为了成为一部新剧的角色曾经来过东京，好像在一家小剧团里学习过。后来她又回到了札幌，因为她并未能出演那部新剧，好像是被剧团里的一个男人给甩了的缘故。这些是悠介后来从丽子和贵子的老朋友那里陆续听说来的，并没有问过她本人。可能贵子当时是想留在东京，却没有容身之处，所以只好又回到乡下了吧。

悠介忍着询问的欲望，给自己倒了杯酒。这时贵子轻声地说：“因为我看够了东京的那些齷齪的事情……”

听到她这么感慨万分的话，悠介忽然想起她屁股上的那块伤痕来。

那是他们相恋后的半个月，悠介发现在贵子的屁股中央有一块小孩巴掌大的伤疤。刚开始见到时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见的次数多了就开始注意了。当悠介问起时，贵子叹了口气说：“还是被你看到了。”

“是烫伤？”

“你是医生，自己看不出来吗？”

“不会是褥疮吧？”

“就是的。”贵子笑了一下，对悠介坦白说，“这是我在东京试图自杀留下的。”

悠介感觉再问下去有些不好，所以就打住了。

他想起十多年前贵子在东京曾和一个男人交往的事情来。她那时可能是过于烦恼，所以才想到自杀的吧？

不知道那个男的是官员还是演员，抑或是制片人，总之和现在的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贵子好像也想把那个男人彻底忘掉。不过让悠介吃惊的是贵子吃安眠药自杀的那种强烈的决心。

在悠介第一次遇到贵子时，她就像是一只躲在暗处的猫一样，给人一种很固执的感觉，有时很犀利，有时又很执着。她的自杀，应该是出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个男人身上的原因。

她屁股上的那块褥疮，就是她吃药自杀后昏迷了若干天的证明。当时她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臀部的皮肤已经溃烂。这块像恐怖女鬼面部的伤疤背后，凝聚了贵子所有的愤怒、悲伤和诅咒。当她熬过来以后，就毅然决然地将那个男人和东京都忘记了。

看到悠介在沉思，贵子轻声地问：“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觉得挺可笑的吧？”贵子的敏感让悠介感觉不舒服。

“我知道你在想我的事情。”贵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悠介看。

在贵子的注视下，悠介忽然特别想看看她屁股上的那块伤疤。自己之前时常会想起贵子，但是想贵子的时候想到的肯定不是她的脸，而是她屁股上的疤痕。虽然那块疤看起来有些恐怖，但是悠介还是故意采用过从后面进入的方式和贵子交欢。

“我们休息吧？”悠介说。

“还早呢。”

书架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那个组合式的书架是为了填补裕子搬走的衣橱的空间而买的。

“曾有女人和你一起住在这里吧？”贵子忽然问道。

“没有啊，我一直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啊。”悠介慌忙摇头。

“不可能！这里一定住过女人！她把你甩了，是吧？”贵子看了看四周，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这间屋子看起来很不协调，就像破了个洞似的。”

听贵子这么一说，悠介才注意到确实如此，屋子太大，家具太少，很多地方都空着，很不自然。

“我就是想问问，不会生气的，你就告诉我吧。”贵子说。

悠介没办法，只好告诉她自己曾和一个女人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现在两人已经彻底分手了。

“没关系，我只住一周就回去了。”贵子笑着说。

她笑起来的时候鼻子上就会出现一个小褶，这个小褶把悠介的心撩得很痒。

“我们睡觉吧？”悠介又问了一次。

“我还想再喝点酒。”说着贵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问悠介，“你要不要？”

“我不喝了。”悠介摇头说。

贵子点点头，用纤细的手指端起杯子，慢慢地将酒倒入嘴中。和以前一样，她总是很擅长把人逗得心急火燎的。

第二天，悠介上班的时候，贵子说了句“路上注意安全”，这让悠介产生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虽然他和裕子同居过一段时间，但是那时裕子每天都回来得很晚，第二天早上悠介上班的时候她总是在睡觉，于是悠介逐渐习惯了一个人出门的生活。但是今天贵子的这句话让悠介感觉很亲切。而且贵子总是将闹钟放在枕边，早上早早地就起来给悠介煎荷包蛋、煮咖啡。虽然只在悠介那里住了四天，但是贵子已经熟悉了屋里的一切，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新婚妻子。

“今天几点下班？”贵子问。

“医院是下午五点下班，这里离医院不远，我五点多一点就能到家。”

“那我五点做好饭等你啊。我做饭可是很拿手的哦。”

贵子如果一直不走就是个问题了，但是现在悠介还是感觉很开心。他也像个丈夫似的说了句：“那我走了。”然后向一条路之隔的医院走去。

医院的会计仍然是雅子，她好像还不知道贵子的事情，但是悠介这几天一直没有和她说话，她可能有些怀疑。今天当她碰到悠介，两人四目相交时，雅子好像要说些什么，可是周围有护士和病人，所以又放弃了。而悠介也装作没注意的样子进了治疗室。

今天的病人出奇多，悠介从九点半一直忙到十一点左右，几乎没有休息。

下午的时候，救护车送来了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的伤者。

伤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是骑着摩托车经过医院附近的藏前桥时被汽车撞倒的。不仅腰部受伤，右腿的小腿也骨折了，必须马上动手术。

悠介已经很久没有给病人做过手术了。虽然他在大学医院工作时曾给人做过大手术，现在也不是做不了，但是在私人医院里，医生动手术的话，从麻醉到助手都得自己一个人来干。加上自己是隔天上班，也不能很好地照顾术后的病人。

这也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说心里话，悠介本身就不愿意在医生这一职业里陷得太深。一旦发现做手术要比写作有趣，那自己当作家的梦想就要泡汤了。总之这种心情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有了这种不安，所以一直以来悠介都只接诊轻伤的病人。

但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小腿以下三分之一的地方折成两段的X光照片时，悠介忽然产生了一种给伤者动手术的欲望。本来他完全可以说这里动不了这么大的手术，让伤者去别的医院，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可能是折断的腿骨让作为外科医生的悠介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吧。

决定以后，悠介就立刻安排伤者住院，又让护士给手术器械消毒，进行术前的准备。虽然感觉做得有些过火，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

可是，做这个手术引起的后果却是现在的悠介根本想不到的。

手术在下午三点进行，由悠介一个人主刀。好在小腿骨折的手术只要在腰椎进行麻醉就可以了。

由于手术过程中临时指定的作为助手的护士不太会干，所以颇费了一番工夫。两个小时以后，悠介总算将伤者的骨头固定住了，安全地完成了手术。

手术中悠介既是主刀医师又是麻醉师，还要进行伤者全身状态的监测，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所以结束以后他很是劳累，不过更多的还是做完手术后的轻松感。

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写完小说之后的感觉完全不同，写作的时候感觉头脑越来越僵化，而动手术的时候就感觉在别人的身体内不停地活跃着。虽然都需要细心，但是写作的时候就像在受虐，而给别人做手术却像是在施虐。如果在动手术的时候写作的话就能平衡了，悠介坐在治疗室里边抽烟边想。

这时院长出现了。

“很累吧？辛苦了！”

院长特意为说这句话而过来真的很少见。不过做这样的手术，包括住院费在内，医院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院长应该是因为这个才过来的吧。

“明天你再过来看看吧？”院长又说。

虽然明天悠介应该休息，但是作为手术的操刀者，他有责任关注病人术后的情况。

院长走后，悠介看了看时钟，已经六点多了。这时他才想起来贵子正在等他回家吃饭呢。身上有些出汗，悠介本想洗个澡再回去，可有些不放心的，他对正在收拾手术器械的护士说了句“辛苦了”，就离开了医院。

写作完成以后，大脑有种堵塞的感觉，但是手术完成以后却有种做了运动出完汗的爽快感。悠介忍住想吹口哨的冲动，穿过马路向家里走去。

这四天以来，贵子总是在悠介下班前回到家里，等悠介回家的时候给他开门，迎接他回家。今天也应该是这样的，悠介想着。

到门口以后，他按下了内线电话的按钮，但是没有回应。贵子可能在厕所，要不就是出去买菜还没回来吧，悠介想着，自己掏出钥匙开了门。

“我回来了！”悠介大声说，可还是没有回应。

贵子的低跟皮鞋在门口整齐地放着，那她应该没有出门，她在干什么呢？悠介疑惑地换鞋进了屋。突然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禁屏住呼吸。

房间里静得出奇，似乎有谁在这儿吵过架，非常零乱。

悠介往里走，打开了间隔西式房间和里面日式卧室的拉门。迎面而来的景象把他吓了一跳，连连后退。他马上又走上前睁大眼睛仔细观看，只见在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中央，贵子脸朝下趴地上。悠介慌忙打开灯，看见贵子身穿白色T恤，上套粉红色开襟毛线衣，下穿深蓝色牛仔裤，长长的头发斜披在右肩上，左手垫在额头下，右手前伸，仿佛要抓榻榻米似的，两只脚却被悠介睡衣上的带子绑着。“喂！”悠介半天才反应过来，艰难地喊了一声，慢慢地挪到贵子身边。

虽然贵子现在是趴着的，但是从她的头发和裤子上的褶皱来看，之前应该是仰卧的。她的右手仍然握着，前面不远处倒着两个小瓶，周围散落着五六片药片。悠介连忙捡起药瓶，只见上面的标签上写着“溴米那制剂”。

悠介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以前只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过这样的情节。面前的这件事情让悠介产生的不仅是不安，更多的是被卷入意料之外的事件中的恐慌。

倒在他面前的的确是那个早上还笑着送自己出门的贵子，她身上穿的还是早上的毛衣和T恤，不同的是下身的裙子变成了裤子。

“怎么会这样？”悠介很疑惑，不过当务之急是赶紧救贵子。灯光下的贵子一动不动，微侧的面颊上还有些许血色。

悠介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将贵子翻过身来，察看地的脉搏。脉搏还在跳动，人也还有呼吸，就像是深度睡眠，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一瓶安眠药五十片，两瓶就是一百片，去掉散落在地上的几片，贵子总共吞服了八九十片药，是常用量的四五十倍。

安眠药只是作为睡眠的辅助药品，吃下一两片的话，毒性不是很强，但是吃那么多可是会要人命的啊。当前得想办法让贵子把服下的药吐出来，可怎样才能让她吐出来呢？悠介从没有接诊过服用安眠药自杀的病人，一点经验都没有。

“怎么办才好呢？”悠介着急地想，但是他最想知道的还是贵子自杀的原因。

她为什么要自杀呢？她为什么要在这里自杀呢？越想越乱，焦躁和不安同时涌向悠介的心头，让他感到口干舌燥，于是去厨房倒水喝。这时悠介看到拉门旁边的地上扔着两件敞领衬衫。

刚进屋的时候只感觉屋里很乱，再加上进屋后看到的情景让自己很震惊，并没有注意到扔在地上的衣服。为什么衬衫会在地上呢？悠介疑惑地捡起来看了看，忽然吃惊地叫了出来：“啊！”

这两件衣服在裕子搬家时被她混在行李中一起带走了，后来两人和好以后才发现有悠介的衣服，悠介虽然说好去拿回来，但是一直没有拿，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裕子过来了。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来这里找我？想到这里悠介倒吸了口凉气，难道她们在这里决斗了？

贵子看到来访的裕子一定很吃惊，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这里遇上肯定会相互质问对方是谁，接下来肯定就是一场大战。“完了……”悠介一下子蒙了。

如果当时自己在家的话，或许就不会弄成这样了。平日总是在下午休息的时候溜回家一趟看看的，今天因为给病人动手术没回去，而且晚上也回来得这么晚，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贵子救过来，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一旦药性发作就危险了。虽然不知道她服药的具体时间，但是现在给她洗胃的话或许还来得及。

悠介很着急，可他一次都没有接诊过这样的病人，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凭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救治贵子的。

悠介倏地想起了院长。半个小时前院长还去看望过他，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不过拿起电话时悠介又犹豫了：如果把院长喊来的话，自己房间里有个女人自杀的事情就曝光了，而且请他来帮忙就欠他很大一个人情，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了，如果贵子死在这里的话，自己又得进警察局了。于是悠介拿定主意给医院打电话，幸运的是院长还没走。

“我有件事情想麻烦您……”悠介本打算稳定一下情绪，但是声音还是很大，“有个女人吞了很多安眠药，就在我这里，您能过来一下吗？”

“在你那里？”

忽然听说这种事情，院长没有明白过来。没办法，悠介只好实话实说：“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躺在地上，应该是自杀。”

“自杀？”

“应该刚吞下不久。”

“好，我马上过去。你确定她吃的是安眠药？”

“是的，叫溴米那制剂。”

“好的，在那里等我。”

“嗯，拜托了！”

放下话筒，悠介立即将绑在贵子脚上的带子解开。她可能是担心穿着裙子自杀的话，一旦挣扎起来样子会很难看，所以刻意换上了裤子，又将自己的双脚绑了起来。从这些迹象上看，悠介感觉到了贵子的用心之深，也体会到了她自杀的决心。

就在悠介要给贵子解开胸前毛衣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我进来了。”说着院长就推门而入，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贵子。

“她还有呼吸吧？”院长问。

“嗯，她吃的就是这个。”

悠介把药瓶递给院长看。院长点点头，又看了看四周说：“这里没有办法洗胃，得把她抱到浴室或者铺着木地板的房间。”

院长右手拿着洗胃用的吸管和软管。虽然他平日里热衷于政治活动，已经没有心思当医生了，但是再怎么说他也是个行家里手，救治这样的病人还是很有经验的。

悠介按照他的吩咐，费力地将贵子抱到了浴室。不知道是不是药性发作了，整个过程中贵子毫无意识，头和四肢都软绵绵地耷拉着。

院长卷起袖子，拿起软管对悠介说：“现在我要给她洗胃了，你把她能脱的衣服都脱了。”由于洗胃是将水从人的口中灌到胃中再吐出来，所以会很脏。

于是悠介将贵子的毛衣脱了，他透过T恤的领口看到了贵子丰满的胸部，由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贵子胸口的皮肤也很苍白。接着悠介犹豫了一下，拉开了贵子裤子的拉链。

“现在你坐在凳子上，从后面抱着她。”院长又说。

悠介按照院长的指示，抱着贵子坐到了浴室中央的圆凳子上。院长站在悠介的旁边，将软管的一端从贵子的口中强行插入食道，然后将另一端放入装满水的水桶中。这样一来，只要将水桶提高，就能通过压强差将水灌到胃里，将胃冲洗一遍以后水就会再从口中吐出来。悠介只是从急救书上看过洗胃的示意图，而院长则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

“尽量伸展她的胸口，最好铺上毛巾。”院长说。

于是悠介拿起身边不远处的毛巾，按住贵子的胸口和肩膀，将她的上半身舒展开。

“现在开始了。”院长说着将水桶提高，水顺着软管一直灌到贵子的胃中。

长长的软管一直被插入胃中，又有水不停地灌入，贵子痛苦地开始挣扎。刚开始是上半身在乱动，接着开始摇头，不一会儿又发出怪鸟叫声一样的呻吟，口鼻中都有水不断地流出。

看到这些，悠介有些于心不忍，但是院长仍然在不停地灌水，这让贵子更加激烈地扭动身体。虽然她在昏迷之中毫无意识，但是她的身体却在表达着自身无尽的痛苦。悠介感觉这样有些残忍，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用力地抱着不停挣扎的贵子。

被强行灌水的贵子也已经顾不上女人的矜持和羞耻了，她只是闭着眼睛，脸部在不停地抽搐。水从她的口鼻中流出，经过下颚，顺着脖子、胸口和腹部，一直流到悠介的腿上。贵子不停地呻吟，从肺腑中被逼出的呻吟声包含了她的诅咒和怨愤。

这样到底能把胃洗到多干净呢？一个小时前吃的东西应该都和水一起被吐出来了，可是那些药片是不是都已经被胃液溶化吸收掉了？怎么吐出来的都是水呢？

一定要把她救过来啊！悠介一边拼命抱着不停挣扎的贵子，一边暗自祈祷。

如果贵子死了的话，一定会被视为离奇死亡，自己肯定会被警察带去问话。虽然自己并不是直接凶手，不用承担相关的罪名，但是道义上的责任是逃不掉的。

想到这里，悠介脑中忽然掠过“某女在新人作家房中自杀”“感情纠纷导致自杀”等字样。尽管现在自己还不怎么有名，没有在报纸杂志上露过面，但是如果被这样一报道的话，自己肯定就成流言蜚语的主人公了。倒不至于会因此丢了工作，不过肯定是到哪里都会有人追问的。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自己的率意行为而导致一个人死亡，这种悔意和接踵而来的痛苦会跟随自己一辈子。

与陷入不安和恐惧的悠介相比，院长就冷静多了。

可能认为洗一次不够，他在桶中装上水，调整好软管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洗胃。这样一来不仅是贵子，就连悠介的长袖T恤和裤子也都湿了。但是院长还在一个劲儿地往贵子胃中灌水。贵子被从口鼻中吐出的水弄得全身脏兮兮的，十分凄惨。

接着院长开始抽她的耳光。虽然说这是为了刺激她那被大量安眠药麻醉的大脑，但还是让人觉得有些过分。

对悠介来说，贵子是和自己很亲近的，甚至是有肉体关系的女人，但是对院长来说她只不过是个病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能毫不手软地采取那些措施吧。

两次洗胃以后，贵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院长终于放下了水桶。

贵子一直在向外吐水，当把软管拔出来的瞬间，她又忽然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应该是有一部分水呛到气管里了。于是院长又用吸管将这部分残液给吸了出来，止住了她的咳嗽。

“现在让我来看看。”院长说。悠介点点头。

“把她的身体擦一擦，换件衣服吧。”院长诊断完了以后说。

确实，这样满身是水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她放到床上。

悠介将贵子的双腿放到地上，用毛巾给她擦掉身上的水，然后把她湿淋淋的裤子也脱了。洗胃前悠介给贵子脱毛衣时还感觉她的胸部白晃晃的，现在她的身体已是一片惨白，一点都看不到原来的娇艳了。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院长问。

“怎么办才好呢？”悠介反问道，他现在只能依赖院长了。

“这样放着不行，还是让她住院吧。医院里应该还有空床位。”院长说。

“那就全拜托您了。”悠介给院长微微鞠了个躬，接着问，“现在她不会有事了吧？”

“如果她吞下的只是安眠药的话就没事了。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确实，也只有这一种方法才能让人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

“这种安眠药的药性不强吧？”悠介问。

“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一次性吞服太多的话反而会吐出来。你看榻榻米附近，不是有一些被吐出来的药片吗？”

还是院长眼光犀利，悠介也是第一次知道安眠药吃多了会吐出来的事情。

“那她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不会的，放心好了。”

听了院长的话，悠介终于可以放心了。

“虽然对胃、肾等内脏有些伤害，但是绝不会危及生命的。”院长又补充了一句。

“真是太谢谢您了！”对于悠介来说院长就是救命的仙人。

“那我就先走了，病房的事情一会儿我让护士给你打电话。”院长说。

“我就这样带她过去住院？”悠介还是有些疑惑。

“你一个人当然不行，我找个事务室的男职员过来帮你。”

“好的，真是太感谢了！”

悠介深深地给院长鞠了个躬。而院长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拿起软管和吸管就走了。

院长走后，悠介将耳朵贴在贵子的胸口，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暖和多了，心脏的跳动也正常了。最坏的结果最终没有出现。悠介从贵子的行李中找出睡衣给她换上，然后将她的头和脸又擦了一遍。这样去住院的话自己也能安心了。

悠介歇了一下，看了一眼书架上的时钟，已经七点半了。下班回家发现贵子出事的时候刚六点多一点，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漫长的一天终于快要结束了。悠介看着窗外的暮色，长长地叹了口气。

给贵子洗胃、换睡衣，折腾了好一阵，贵子一直没有意识地昏睡着。

怎么把她送到医院去呢？看来只能这样背下去了。

悠介正打算把贵子抱起来，过来帮忙的事务室的户田对悠介说：“我来背吧！”户田确实年轻有力，不过，背着一个吃了安眠药的女人往医院跑，确实不怎么好看。

“不好意思。那么，拜托了！”

户田会怎么想呢？他平日里是个沉默的年轻人，不太爱说话，也许正吃惊于这种夸张的事情吧。但是现在悠介没有时间去考虑别人的心思了。他拿着波士顿小提包和毛巾，跟在背着贵子的户田身后。

很幸运，在楼梯上没有碰到熟人，外边很黑。

从公寓到医院只隔着一条马路，穿过马路，沿着医院的围墙走五十米就可以到大门了。中途碰到了两

个路人，他们惊讶地回过头来看看，似乎在猜测有人受伤了吧。

一到医院，值班的护士就把贵子转移到运送车上，推着她乘电梯上了三楼。在电梯里，两名值班的护士、户田、悠介和沉睡着的贵子都缄默不言。

到底院长是怎么向户田和护士说明事情的呢？“有位女士在相木医生的房间里昏倒了，请立即让她住院”，是这么说的吗？可是即便想要隐瞒，护士们还是迟早会知道的。不，或许她们已经知道了。大家都不说话，一副困惑的表情就表明了这一点。

悠介做什么都不是。他想三言两语地尽量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但是说得不好听的话反而会自寻烦恼。

气氛依旧令人不愉快，电梯到了三楼，贵子被推着来到了三〇三病房前面，悠介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这是一间双人病房，其中一张床上住着一位六十二岁的风湿病患者，令人尴尬的是她正好是悠介的病人。

“这间病房吗……”

“只有这儿还空着一张床。”

突然间住院，也没法抱怨，但是这名患者是个特别爱说人是非的女人。让贵子住在她的旁边，说不定会被她说什么呢！实际上，她正津津有味地从布帘的一端往外窥视着，猜想着这么晚了被急急忙忙抬进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悠介慌忙在病房前将手中拿着的包和毛巾递给护士。这样做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是即便进了病房也没事可做，与治疗相关的事宜院长应该会有指示，所以还是交给医院好了。

“那么，拜托了，我回家了……”

悠介小声地又对护士长说了一声，然后逃出了病房，快步回到了公寓。

刚才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贵子穿过的开襟毛线衣掉在了日式卧室和客厅之间，绑脚踝的带子在里屋的灯光下卷作一团。悠介将它们拾起来，塞进壁橱里，然后坐在椅子上。

总算告一段落了。当初和贵子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寻死。

悠介取出白兰地，倒进杯子里一口气喝了下去。无论如何，没有酿成大祸，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是贵子为什么要自杀呢？

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裕子确实是来过，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形，没法问贵子，但裕子一定知道。悠介又一口气喝干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就往裕子的住所打电话，没人接，往店里一打，她立即来接电话了：“喂、喂……”

裕子的声音开朗得令人吃惊。

“是我，我……”

悠介压低了声音，用询问似的声调说道：“今天你来过我的公寓吧？”

“干吗把一个奇怪的女人带回屋里？”

突然间被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问，悠介握紧了听筒。

“挺会随机应变嘛，说什么一直一个人住，那个女人，从札幌来的吧！”

裕子的话在耳边隆隆作响。

“已经住在一起好几天了吧？她的表情就像是老婆似的。”

“.....”

“那女人，比你大吧！你经常和那螳螂似的女人在一起呀！”

贵子确实挺瘦，但称她是螳螂，有点过分。

“你做的事情大家很清楚，所以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稍微等一下！”

“尽量去跟她和好吧。”

“她自杀了。”

“不挺好吗？”

话说出口后，裕子好像注意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问道：“你说她自杀了？”

“六点多的时候，我从医院回来，她吃了安眠药正躺在屋里。”

一下子裕子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她又问道：“死了？”

“没，虽然没死，但没有意识，现在刚把她送进医院。”

“那，有救的吧？”

“还不知道，但院长说大概没事。”

“你说的院长是山根医院的院长吗？”

“嗯，院长急急忙忙地过来帮她洗胃，她被水给浸透了，很痛苦。”

“真痛快！”

贵子自杀，居然让她觉得很痛快，裕子真是太过冷血了。

“差一点就死了呀！”

“那要怪那个女人自己太任性吧！”

“见到她时，你对她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啊！因为她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所以我对她说相木来东京的时候我就和他在一起了，现在也被他追求着，很难办啊！仅此而已！”

“就这些吗？”

“我告诉她说，反正你是被那个男人耍了，还是早点回去吧！”

“这么说我……”

“那女人很瘦弱，但是很厉害呀！我还没见过这么好强的女人呢！”

就好强来说，裕子也很厉害。

“但是，她承受不了了……”

悠介拉着电话线坐到沙发上。

“今天，什么时候过来的？”

“去店里之前，五点左右吧。”

平常，自己五点的时候就快要到家了，只要没有下午的手术就赶得上，真是倒霉啊。

“为什么过来……”

“因为到那附近收一笔欠款，加之要还你的衬衫，我的电饭煲也忘在你那儿了。”

“来拿电饭煲？”

“我一直想抽个空去拿一下，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

确实，电饭煲是裕子买的，她过来取也是理所应当，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特地过来取吧！就一个旧电饭煲，想买的话随时都能买到，真搞不懂她的用意。

“那你拿走了吗？”

“拿走了呀！因为那是我的东西。”

把自己家中的女人往死里骂，然后拿回了电饭煲。说裕子小气是小气，不过事情好像并非如此单纯。

“事情居然是这样……”

“不过，发生这些都是因为你不好。”

悠介无话可说，人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大概没有那样大吵大闹的吧！

“你经常撒谎蒙人，所以受到惩罚呀！”

“但是……”

开始和贵子住在一起仅仅是四天前的事，那也是她主动要住过来的，而且过几天贵子就要回去了，觉得没必要特别地向裕子通报，所以就一直没说。

“不是特意隐瞒的。”

“那你打算怎样？”

“总之，她仅仅是小住几天。”

“或许你是那样想的，但她似乎打算一直住下去啊！”

“没那回事儿，她也有工作的呀……”

“可那女人说了以后一直和你住在一起。”

大概是唇枪舌剑吧，总之女人们争吵了些什么，悠介无法想象。

“那女人是干什么的？”

“在札幌的剧团演戏剧。”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是一场戏。”

“喝药是……？”

“是的，为了吓你，喝了药装死。”

“怎么会，要是开玩笑的话，不可能吃下那么多的药吧！幸亏发现得及时，稍晚些的话也许就死了呀！”

“你被骗了。”裕子沉着地断言。

“不对，她是一个认真的、一心一意的女人，所以……”

“你对她着迷了啊！”

“不是那样的，但是你说她演戏什么的，那她也太可怜了吧！”

“那么，我来问你，哪儿有那么多安眠药？”

“你问哪儿……从店里买来的吧……”

“那么，就是说我去之后，她为了寻死特地到药店去买的，是这样的吗？虽然不知道是哪家药店，但是他们不会卖给没见过又不认识的人那么多的安眠药吧？”

听裕子这么一说，悠介觉得是有点不对劲。

“药是她一开始就有的呀。”

“是吗……”

“不会是安眠药中毒吧？”

这么说的话，贵子是说过她睡不着的时候经常吃安眠药。

“可是，若是演戏的话，不会吃这么多吃得要死了吧！”

“那以前她发生过自杀未遂的事情吗？”

“说什么呢……”悠介不禁反问道。

裕子宣布结论似的说道：“那女的是个老狐狸，你被她的戏给迷住了。”

悠介想说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贵子确实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

“那个女人很可怕的……眼中有邪气吧！你总是呆呆的，所以没察觉，这可不行啊！”

听了裕子的话，悠介觉得贵子像是另外一个女人似的。他挂断了电话，发现自己对女人越来越搞不明白了。

当然，也并非要理解女人的本质，但是之前一直亲密交往的女人，有时候会突然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

悠介认为女人是用和男人不一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来行动的，所以他对有些事并不吃惊，但是这次的自杀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

首先，最令悠介吃惊的是仅仅因为和裕子激烈的争吵，贵子就着手自杀。自己一直信任着的男人有别的女人，并且突然被那个女人狠狠地骂了一通，贵子受到了打击，这点悠介明白；因为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所以一下子不安起来，这点悠介也明白。但是这样也不至于要自杀吧！受打击的话，马上和自己联系，就算联系不上，等着自己回来解决也不迟啊。

只能把贵子的行为理解成她认为活着没意思，所以才吃了大量的安眠药。是浅识短见，还是太大胆了？不管是什么，贵子的行为对于作为男人的悠介来说是怎么也无法理解的。

说到无法理解，裕子的行为他也不太明白。

说是到附近有事，就顺便过来一趟，但是没有必要因为那儿偶尔有别的女人，就把那女人欺负得想寻短见吧！

原本是裕子自己嫌弃悠介搬走的，悠介几番邀请和劝说，她也不想回来。

“你和我分手，一个人自由地生活会更好！”

裕子曾说过如此冷淡的话，但是又仅仅因为一个陌生女人一个人待在自己屋里就破口大骂。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那样激烈地争吵之后，还紧紧地把电饭煲抱了回去。并非困难得买不起电饭煲，而是像抱着唯一的战利品似的把电饭煲抱走了。

“还是，搞不懂女人啊……”悠介不由得嘟囔道。

看了看表，八点半了。贵子进病房已经一个小时了。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任何联系，是不是还在昏睡着？悠介再次拿起话筒，给医院打电话。晚上有事的话直接和护士中心联系，所以马上有护士来接了电话。

“我是相木……怎么样？”

悠介马上改口道：“请问怎么样了？”

平常的话，询问病人的情况是不用敬语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女友在受人帮助，就自然地客气起来。

“没什么事，安静地睡着。”

“院长呢？”

“刚刚来过，告诉我怎么用药。”

“就这些？”

“是的。”

就这样没事了吗？悠介还想问问相关的一些情况，但是一看院长都没说什么，心想应该没什么事吧。于是道：“那拜托你了！”

这么说已经非常礼貌了，不过悠介还是朝着见不着面的对方鞠了一躬，然后放下了听筒。

贵子正安静地睡着的话，或许可以放心了。悠介稍稍宽了宽心，忽然觉得肚子很饿，一想，晚饭还没吃呢。做完手术后回到公寓，以为马上能吃到饭，却发生了这么意想不到的事，哪还想得起来吃饭呀。

悠介巡视了一遍房间，厨房里放着肉，塑料袋里还装着青椒。这是贵子特意买来做晚饭的。事到如今悠介没心情用这些做饭了，去医院吃饭也晚了。他想了想，决定到附近的烧烤店去吃。

在那儿喝着酒，吃着烤鸡，悠介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久精神也恢复了。

“今天喝得挺快的嘛！”穿着半截式外套的男人对熟识的悠介叫嚷道。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呀！”

“发生事情了？不会是这个吧！”

男人竖起小拇指⁽¹⁾给悠介看，悠介坦率地点了点头。

或许是救了试图自杀的女人的缘故吧，现在不论别人说什么自己都不会吃惊了。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件以后，胆量似乎自然而然地也大了。

“就是那样，不是明摆着的嘛。”

“唉……”

悠介一边看着苦笑着的男人，一边喝了口酒。总之他想现在就醉了，忘记所有的一切。

因为喝得很快，而且是空腹，过了一个小时悠介就醉醺醺的了。他陶醉着，慢慢地勇气也有了，不把刚刚的吵闹当回事了。

“不就是两个女人争风吃醋嘛！”

嘴里说着那样的话，悠介回到了公寓。一进屋，贵子躺倒在地板上的情景再次活生生地重现在眼前，他的心情又跌回了低谷。

这之后有没有什么事呀……

悠介立刻想给病房打个电话，但是既然对方没有打过来，自己也就不必打过去了，他放弃了询问的念头。

他打开壁橱，想要拿被子，脚边的小瓶子倒在地上。这是装溴米那制剂的瓶子，把贵子抬走的时候好像滚到壁橱的一边去了。

悠介捡起瓶子，看着标签思考着。到底这药是从什么地方弄到手的呢？傍晚，裕子来了，两人争吵了一番，紧接着贵子就试图自杀。由此观之，不是她特意去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裕子所说的那样，是贵子将事先放在包中或其他地方的药拿出来一块儿吃了下去。

贵子说过她太瘦了，有神经质，时常要吃安眠药。那她应该知道溴米那制剂的强度和合适的用量。可她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呢？

悠介的脑海中浮现出裕子的话：“那是演戏呀！”

演戏的话怎么会吃下去那么多的药量？悠介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也没有自信断言那不是演戏。要是真的是演戏的话，她是要质问男人的真心，还是要惩罚男人呢？不论是何原因，都是个令人头疼的女人啊。

悠介变得不安起来，他想到了在札幌行医的朋友。安眠药的话，也许问一问在内科或急救中心工作的医生比较好吧！

悠介想起一个叫平山的同届同学在急救中心工作，他从旧的通讯录上找出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试着拨了过去。

已经十一点了，也许睡了吧，悠介这么想着，不过平山马上接了电话。

“怎么，是你啊？有什么事呀？”

突然接到老同学的电话，平山似乎吃了一惊。

“现在在东京吧？常常读到你的小说啊！”

“谢谢……”

冷不丁地说起安眠药的事，会显得奇怪，因而说了些彼此的近况之后，悠介才切入正题。

“实际上，我是想向你咨询安眠药的事。”

悠介将自己工作的医院送来一个吃安眠药企图自杀的患者，不知道如何处置的情况说了一遍。他把贵子的事说成了别人的事。

“洗过胃了，但是好像吃了很多安眠药。”

“溴米那制剂的话，就没关系！”平山平淡地回答道。

悠介有些失望：“好像吃了八十或九十片呢！”

“不管吃了多少，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药一次吃下去很多的话，反而会吐出来。我想那个患者大概也吐了吧！”

确实，院长也说过同样的话。

平山继续说道：“暂时会持续昏睡，但是醒过来后就恢复正常了。”

“胃肠受损方面呢？”

“多少会有些溃烂，但是不用管它也会好的。”

“肾脏和肝脏呢？”

“那些暂时不用担心。”

平山的意思好像是溴米那制剂不管吃多少都没关系。

“可是一一直在昏睡着。”

“确实，吃了很多的话会睡很久，但是不会因为这个而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偶尔会被用来骗人。”

“骗人？”

“是啊，演戏嘛！就是用来假装自杀呀！”

“不过，那药的这个特性一般人不会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但是常年服用的人大体上都知道。”

和裕子说的很相似，悠介沉默了。

平山继续说道：“以前好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女的假装自杀吃了溴米那制剂，被送到医院来了。”

“为什么要那样做？”

“不是明摆着的吗？为了惩罚用情不专的男人呗！”

“那……”

“那男的慌得要死，片刻不离地在身边看护着，可以说效果立竿见影。”

悠介感觉平山是在说自己似的，一下子从醉意中清醒过来。

“但是，就算知道了不会有生命危险，可是一次吃下去近百片呀！”

“那女的也是吃下去一百片呢。事后问她，她坦诚地说知道即便吃下去很多也没事。”

“即便是知道，有个万一的话，也是有可能死的呀！”

悠介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贵子设计好的。

“要是身体特弱的人，或小孩的话就危险了，但患者是大人吧！”

“三十六岁，女的。”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假装的。”

“但感觉她不是那种人……”

“你是不了解女人啊！没留遗书什么的吧？”

“没有，但是她试图在男人的屋里自杀。”

“那越来越奇怪了，光听你现在说的还不好判断，那个男人现在在干什么？”

“嗯……马上追着那女的来了。”悠介战战兢兢地回答，就像自己在被询问似的。

“吓得坐立不安吧？”

悠介已经没有了回答的力气，手里拿着听筒沉默着。

平山下结论似的说道：“大概，那男的是一个四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吧！”

“……”

“嗯，这是对付男人的良药，所以病情稍微重一点比较好。”

“这么晚了，真不好意思……”

悠介道谢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他像要逃跑似的匆匆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晚，悠介的心绪大致镇静下来了。

昨天夜里，悠介有些亢奋，为两个女人不可理解的行为而吃惊和生气，但是现在他坦率地认可了，并反省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任性而引起的，总之发生了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现在只有祈祷贵子早一天康复。

早上七点，悠介先给护士中心打去了电话。护士还是昨晚值班的那位护上，她说贵子仍在昏睡着，不过已不像昨晚那样的深度昏睡，手脚稍稍开始动了，头也微微左右摇晃。大概是药效减弱，意识渐渐恢复过来了吧。

等到九点医院上班了，悠介去了医院。

今天是悠介休息的日子，看到他这么早地来到医院，护士们都很惊讶。

“我想看一看病房……”

悠介这么一说，护士们点了点头，护士长和年轻的准护士跟了过来，她们好像在早上换班的时候，听说了悠介屋里有女人服安眠药企图自杀的事儿。

悠介先去了昨天接受手术的患者们的病房，询问了病情，吩咐了打针的事，然后把绷带牢牢地固定好，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了。

到此为止悠介还保持着医生的权威，光明正大地行动，但是随着慢慢靠近贵子入住的病房，他把头低了下去。几人默不作声地在走廊里向前走，来到三〇三病房前，病房门的右上方悬挂着患者的姓名牌。

小杉秋 中原贵子

悠介注视了一下两个并排放着的姓名牌，这时护士长打开门先走了进去。

眼前有一张床，贵子正仰面躺在上面。住在里面病床的小杉秋头上夹杂着白发，她正从遮掩着的布帘的一端好奇地看过来。悠介和那样的眼神相会，一时不知所措。

同一个病房中有两个病人，一个是自己治疗的患者，一个是自己的女友。对这两个人做些什么好呢？大概是觉察到了悠介的不知所措，护士长马上把布帘拉了起来，挡住了小杉秋的眼睛，然后来到贵子的枕边。

“中原小姐，中原小姐！”

护士长蹲着，在贵子耳边呼唤，但贵子没有应答。

贵子依然昏睡着，但和昨天相比，脸上有了血色，呼吸也稳定了。

悠介慢慢地给贵子号脉，确定正常之后，又用手指按了按两个太阳穴，一下子，贵子蹙起眉头，头左右摇摆，像是很难受似的——疼痛反应也正常。

“下面的情况呢？”

“还在疏导尿液，截至今天早上好像疏导出了500毫升的尿液。”

虽然一直昏睡着，但是肾脏功能似乎没有异常。

看着静静沉睡的贵子，悠介突然间有种想要跟她打招呼的冲动。“累了吧！”想这样安慰安慰她，摸摸她的肩膀。

大概是痛苦的洗胃残留的痕迹吧，贵子的眼圈上还有泪痕，悠介也想帮她把这些泪痕拭去，但是护士们站在身边看着，布帘里边，小杉秋也正在屏息窥视着，只好作罢。

悠介把号脉的手放回原处，把被子的一端盖到贵子的下颚处。

“那位也看看吗？”护士长小声问道，指了指布帘的方向。

昨天查过病房，因而今天可以不看，但是仅仅看了旁边的贵子就回去的话，悠介觉得说不过去。而且贵子恢复意识以后，也许会因为同室之谊受到她的照顾，所以得罪她也不合适。

悠介点点头，护士长拉开布帘，和小杉秋打招呼。

“早上好，还好吧！”

小杉秋寒暄了一下之后便抬头看着悠介。

“医生今天真早啊！”

“昨晚，一个急诊病人住在了你旁边，医生来看看呀！”护士长替悠介回答道。

小杉秋紧接着问道：“是什么病，是吃药自杀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不要担心。”

“她吃了什么？”小杉秋咬住不放，“不会是殉情吧？”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她很可怜啊，昨晚起就没人来看过她。”

听到这刺耳的话，悠介的目光盯向了地面。

护士长责备道：“那些到此为止，说说你怎么样了。”

“我还是老样子，像今天阴天的话，还是觉得关节疼痛……”

“知道了，过会儿把药给你，请好好地吃下去！”

悠介想离开了，但小杉秋追着说道：“那个人时常说胡话。就刚才还在喊着‘小悠，小悠’呢，大概是她

男朋友的名字吧。”

护士长瞟了悠介一眼，然后安抚她道：“她的病情快稳定了，请再忍耐一下。”

悠介甩开还想讲下去的小杉秋，走到走廊上。

护士长满脸歉意地说道：“真是个唠叨的人，对不起！”

“没什么……”

要道歉的是悠介，而非护士长。

“她恢复意识的话，请通知我！”

说完，悠介便从医院回到了住处。

悠介一个人斟茶自饮着，发觉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是不是应该把贵子自杀未遂的事通知她在札幌的家人？

悠介自昨夜起就很为此事为难，但照今天的情形来看，似乎可以不用通知她家人了。说得不好反而会让他们担心，而且也很难开口对贵子的父母说“您女儿在我的住处自杀”这样的话。

悠介想了想，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贵子的好友——“紫丁香”酒吧的老板娘丽子。

“实际上昨晚，在我那儿……”

悠介叽叽咕咕地，尽量简短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刚开始丽子很吃惊，不久后似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身体方面没事吧？”

“那是当然，刚去过医院，我想她的意识马上就会恢复了。”

“可以的话，我今天下午去看看吧！”

丽子来探望的话，自己在小杉秋的面前也有些面子了。

“不好意思了！”悠介低下了头。

老板娘带着讽刺的语气说道：“你也不容易啊！”

“……”

“不过，你们都一样……”

也许丽子知道贵子古怪的性格以及她经常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总之就拜托你了！”

说了这些，丽子挂断了电话。

外边乌云密布，马上就要下雨了。这是一个安静的上午。

悠介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总之，压在心头的事大致结束了。

再次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悠介觉得贵子有点可怜。

起初自己很惊慌，头脑里一片空白。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来呢？一想起这个就很生气。听说有可能是假装自杀时，更是觉得贵子不可原谅。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贵子也挺可怜的。即便是假装，吃下那么多的药也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持续昏睡十二个小时以上一定很难受，而且洗胃也很痛苦，贵子还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了导尿，真是可怜啊。

假如让悠介去做同样的事，胆小的他是怎么也做不到的。贵子的动机暂且不说，首先不得不敬佩她那大胆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说这女人很可怕，或是很厉害呢？总之这些已经超出了男人的思考界限。

悠介钦佩于贵子的这种魄力，他叹了口气，这时电话铃响了。悠介伸手拿起听筒，是护士长打来的电话。

“她恢复意识了。”

“谢谢！”悠介不由得感谢道，又鞠了一躬。

“还不是完全恢复，但叫她的名字会答应。她问这是什么地方，告诉她是医院后，她点了点头。”

“好的，我马上过去……”

“嗯，不过她想要点东西。”

“想要什么？”

“馒头……”

一下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悠介不知道怎么回答。

护士长解释说：“或许是想吃甜的东西。”

“……”

“她一直没有进食，持续昏睡，把精力都耗光了。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吃点甜的东西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现在她想吃馒头？”

“医院有的话就好了，但是医院里没有，所以……”

“那……我去买吧！”

“这样可以吗？”

护士长正在上班，但悠介今天休息，所以他说道：“嗯，什么馒头都可以吗？”

“甜的，方便吃的都可以，拜托了！”

悠介放下话筒，将钱包放进口袋便出了家门。

没有打听一下哪儿有馒头店就贸然跑了出来，悠介有些后悔，不过沿着电车轨道的方向往浅草那边走，应该有点心店，自己曾看到过那儿有“莺饼”“樱饼”等字样的招牌悬挂着。

天下起雨来，慌忙中悠介没有带伞，他冒着小雨快步往点心店赶去。

悠介突然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任务。到了点心店，有个老太婆一个人守着店铺。

“我想要甜馒头。”

“馒头都是甜的，您要哪一种？”

悠介从玻璃橱窗中指了指白色和茶色的两种。

“要几个？”

悠介一下难以回答。

老婆子又问道：“是送礼用还是自家吃啊？”

哪个都不是，是给一位自杀未遂、被救过来的女人吃的，但不能那么说。

“随便……”

“各十个怎么样？”

悠介觉得有点太多了，但是可以把剩下的给护士们吃。

“就这样，拜托了！”

老婆子点点头，一边慢慢地往点心盒里装馒头一边说道：“最近吃馒头的人少多了，特别是像客人您这样的来买馒头的更是少啊！客人您是位男士，可您爱吃甜的啊？”

“嗯，是……”

“我都贴上了礼签纸，您和大家一块儿尝尝。”

悠介冒着小雨，抱着装有馒头的小点心盒，一个人边走边思忖着。

就在昨天夜里，一个女人因为男人和另一个女人争执吵架，甚至于吃药企图自杀，这样一根筋的女人，一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就说想吃馒头。本以为死而复生的话，醒来后会在第一时间里想要见到自己爱

恋的男人，没想到她说的却是想吃甜食。

即便是很饿很累，身体上有需求，也该说点动人的话吧？为了活下去，与男人相比，首选馒头，是这样的吗.....

刚才还觉得很可怜的贵子，突然又成了一个顽强不息、充满生命力的人，悠介的脑袋再次混乱起来。

悠介买好馒头回到医院时是十一点，正好是门诊病人来看病的高峰时间，医院门口的病人摩肩接踵。悠介在拥挤的入口处前面思量着：这馒头怎样让贵子吃呢？

简单来说，就这样走进病房，把馒头拿给贵子就完了。但是突然就这样给她，贵子能吃吗？贵子刚从昏睡中苏醒过来，身体的活动还不灵活，也许还要喝点茶水什么的。支起贵子的上身喂她吃馒头、喝茶，这些并不是不能做，但是被旁边的病人看到的话，会觉得奇怪：这个医生在做什么呢？而且这样也会成为护士们的话柄。

想了半天，悠介决定去三楼的护士中心，直接把馒头盒子交给护士长。

“太多了吧？”

护士长仅仅看到盒子，就猜到里面装了多少东西了。

“多了的话，请大家也尝尝。”

护士长一边苦笑着，一边指了指病房的方向，说道：“去见她吗？”

“还没有完全苏醒吧？”

“我想她已经能听明白我们的话了，但是她自己还不能讲话.....”“那么，稍微过会儿我再来。”

悠介看了一下护士长，眼神中流露出“拜托了”的意思。

走出护士中心后，悠介突然感到后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盯着他，他停下了脚步，回头一看，雅子正站在护士中心的中央。

刚才在和护士长交谈，并没有觉察到，雅子好像一直站在斜后方看着自己。悠介感到很不可思议，为什么雅子会在护士中心呢？

刚要过去打招呼，雅子哧溜转过身去，像松鼠一样从护士之间挤过去，离开了。

这是一瞬间的事。为何会计科的雅子会来病房这边呢？也许是偶然来查住院病人的病历吧。因为是在同一家医院，所以雅子来护士中心也没什么奇怪的，不过，那眼神如射箭般，令人不寒而栗。而自己刚看到她，她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

最近一段时间，悠介一直没有和雅子见过面。总想找个机会两人单独谈谈，跟她老实地说说发生的事情，缓和一下雅子不愉快的心情，但是贵子来了东京，这件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这次，雅子一定听说贵子在自己住处自杀未遂的事情了。这样的话，和雅子的关系似乎是渐行渐远了。

真是失败，不过这也是自己自作自受。本来身边就有雅子，却又让贵子留宿，这就是错误的根源。以为就一个星期，总能蒙混过去，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啊。

事到如今，悠介反思过往种种，发现与此相同的错误不久前也犯过。有了裕子却去接近雅子，结果两个女人都离开了自己，为此吃尽了苦头，可是现在却又犯了相同的错误。

是不会汲取教训吧，曾经犯下的错误并没有给悠介带来什么收获。

悠介回到房间，还在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吃惊，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于是向医院的食堂走去。贵子从长时间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吃了馒头的话，那自己也可以放下心来多吃点了。

但是到了食堂，悠介发现那些打饭阿姨的态度和平常不一样了。

以前的话，一见面她们就会大声地跟悠介打招呼：“早上好！”

但是今天，自己跟她们说“早……”，她们却只是微微行了个注目礼，然后偷偷地看着自己，拿来了饭菜。

好像这儿的人也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用充满好奇的目光看着悠介。

医院很小，消息传开也是没办法的事，看来不能悠闲地吃饭了。悠介想快点吃完赶快走，这时病房的护士迎了过来。

“您在这儿啊！护士长叫您呢。”

悠介点了点头，站了起来。打饭的阿姨们谁都不说话，默默地看着他离开。

“好像医院里都在说我的事情啊。”

悠介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他再次向护士中心走去。

贵子刚刚吃完馒头，听护士长说她吃掉了两个，这对饭量很小的贵子来说是很少见的。

“意识已经清醒了，去看一下吗？”

悠介当然很想见，但是一想到旁边的病人就有点犹豫。

护士长小声说道：“小杉那边，我会把布帘拉上的。”

“那就去看看吧！”

周围的护士不知有没有听到两人的讲话，都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

悠介并不理会她们若有若无的目光，跟着护士长来到病房。护士长先走了进去，将隔在两张床中间的

布帘拉上，然后用目光向悠介示意了一下，便留下他和贵子两人，点头离开了。

悠介走近病床，贵子慢慢地把脸转了过来，长时间沉睡的眼睛终于抓住了他。悠介停下来，凑近枕边。

贵子的脸瘦了一圈，颊骨突出，眼睛凹陷，潜藏其中的瞳孔一直盯着悠介，一动也不动。这个人是我的情人吗，抑或是另外一个人？悠介一边追溯着记忆，一边确认着。

“是我呀……”

悠介跟贵子打招呼，贵子的瞳孔立刻发出了光泽，随之微微点了点头。

“知道我是谁吗？”

“想起来了吗？”

悠介再一次呼唤贵子，贵子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柔和起来，轻轻地伸出手。

她的手很瘦，手指纤细，悠介紧紧地握住了它。可是贵子柔和的脸慢慢又僵硬起来，不一会儿，泪水就渗出了双眼。

“喂，喂……”

刚才她的神志已经恢复过来了，为何突然又哭起来了呢？悠介不知所措，忙想喊“贵子”，但是想起旁边还有病人，所以只好忍住了。

他趴在贵子的耳边，小声说道：“很难受吧！”

大概能明白悠介说的话，贵子用满是泪水的双眼盯着他。

迷失于生与死之间，贵子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

“已经没事了呀！”

床边的桌子上放着悠介买来的馒头。

“加油哟！”

这回，贵子微微点了点头。

“我会再来的……”

悠介说完，再次握了握贵子的手，然后离开了病房。

总算是恢复意识了，体力慢慢也会恢复，不久一定会精神起来的。只是因为一次服下了太多的药片，所以大脑的机能一时还没有恢复，还不怎么灵光。

悠介一回到护士中心，护士长马上就走过来，问道：“怎么样？”

“她好像知道我是谁，但是突然哭起来了。”

“那是她高兴呀！”护士长莞尔一笑，继续说道，“旁边的小杉老太太没说什么吧？”

“布帘一直拉着，所以……”

“好像她一直在问护士‘这位是医生的朋友吗’。”

“那……”

“没事，我会告诉她们说是您朋友的女朋友。”

护士长把事情考虑得很周全，所以在此坦率地向她致谢也没什么。

“不好意思……”

说完，悠介走出了病房，没有去门诊，直接回到了公寓。

三

悠介想起从昨天起还没写过一页书稿。实际上，发生了那样的麻烦事，也不可能写得出来什么。

悠介坐在书桌旁，前面放着稿纸，他拿起一支烟抽了起来。很快到月底了，A杂志社约的短篇小说快要交稿了。

到昨天为止，悠介都一直在困惑写什么好，也许这次的事件对于写小说来说是个绝好的题材。有位编辑曾对自己说过，可以的话，写一写男人和女人恋爱的故事，这次的事件也挺适合这个主题的。

但是，一想动笔，却感到出乎意料地麻烦。

首先，仅作为事件来看是很有趣，但是事情刚刚发生，自己能不能去客观地看待它还不知道；再者，将自己的丑事当众公开，能不能做到极度的冷静，自己也没有信心。当然，可以更改人物的名字和情况，但是读者一看就会明白的，所以将之写入小说有很多的阻碍。

悠介正反复思考着这些事情，电话铃响了。又是医院打来的吧，要不然就是编辑。他拿起电话一听，却是裕子的声音。

“那个人，怎么样了？”裕子像往常一样直接切入主题。

“怎么样了？刚刚恢复意识了，但是……”

“那她得救了啊？”

“已经醒了，所以我想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果然如此……”裕子好像重重地点了点头，她接着说道，“我一开始就说过了吧，那是演戏，是假装的，所以不要担心。”

“但是吃下了将近一百片呢，差点就死了。”

悠介说得比较严重，但是裕子仍然无动于衷。

“没事的呀！那女的都计算好的，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知道她是这种人。”

“不过，即使有何用意也不会吃那么多的药吧！”

“你还在偏袒她吗？”

“也不是在偏袒她，她吃了这么大的苦头，真的很辛苦。”

“是吗？是那女人太任性了吧！”

悠介越是说同情的话，裕子的措辞就越严厉。

“她总是一副迷人的表情，不知道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她不会再做什么事了，即使想做，也没那样的体力啊。”

“可是，狼吞虎咽地吃一通后就马上又有力气了呀！”

贵子苏醒后，吃下了两个馒头，如果将这个说给裕子听，她肯定会高兴不已，觉得自己又猜中阴谋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她还住着院……”

“准备让她住到什么时候啊？”

“虽然意识是恢复了，但是还没什么体力，胃和尿液也必须要进行检查，所以也许还要住个四五天吧。”

“出院后马上回去吗？”

悠介想说“当然”，但是他沉默了下来，老实说，悠介还没想到这么远。

“那样给人找麻烦的女人，还是马上让她回去比较好吧，总是放在医院里的话，你的处境也会变糟吧！”

这点确实如裕子所说。

“不会再让她住在你的房间了吧？”

“那种事……不会的。”

“假如，你又让她住到了你那儿，我会再去的，明白了吗？”

裕子突然间打来电话，说完了想说的话，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挂断了。

裕子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打来电话的呢？起初，她好像是担心贵子的病情，但是说到一半，言语开始过激起来，最后下命令让贵子早早回去。不，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恐吓。

正因为和贵子激烈地争吵过，所以一听到贵子意识恢复了，争斗的念头又起来了！女人真是执拗啊……

悠介一边想着裕子的话，一边吃惊于女人的严厉和苛刻，同时也对此甚感佩服。

贵子意识恢复之后，康复得很快。

那天下午她喝了点粥，第二天就可以自己洗脸了，到了第三天能吃一些普通的食物了。本以为胃和肠会因为大量的安眠药和洗胃而遭受损坏，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

刚苏醒的时候还有些呆呆的，反应有点迟钝，但是过了一个晚上之后贵子就可以清楚地发出声音来，

表情看上去也明朗了许多。

第二天巡诊的时候，贵子对着悠介慢慢地点了点头。当悠介问她“有什么想要的吗”，贵子居然可以回答说“我想要冰淇淋”，但是似乎还不能更进一步说出心里的话来。

也许是病房里还有别人在的原因吧，贵子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出死而复生后的喜悦之情。悠介一边给贵子把脉，一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但是贵子就这么让悠介握着，并不主动地去回握他——也许服药前和裕子的冲突成了贵子的心病，还留存在她的心里吧。

老实说，悠介有很多事想问贵子。她和裕子之间到底有过怎样的对峙？为什么突然想要吃药？那些药从何而来？知道吃下这些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可是在病房里很难问这些问题，即便问了贵子也不会回答。

悠介决定找机会再问，现在先冷静下来，做好医生的角色。

到了第三天，护士们的态度也平静了，与悠介的接触方式变得自然起来。但是因为此次事件，她们改变了对悠介的看法，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的话，即便是知道了他和裕子同居，她们也只会认为悠介是个放荡不羁的有点花心的医生，但是现在在护士们的眼中，悠介似乎成了一个有着各种问题的危险人物。

与她们相比，院长的态度始终未变。

刚开始求救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不慌不忙地给贵子洗胃，后来从准备病床到配药都做得很麻利。

贵子的病情稳定下来之后，悠介向院长表示谢意说：“多亏了您，她可以吃饭了。”院长只是点了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啊，是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本来院长就是个大忙人，无暇去顾及别人的女人，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做得丝毫不露痕迹。也许他是老手，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但真的仅仅是这样吗？或许院长对悠介还抱有如同武士般的惺惺相惜之情吧。

洗胃结束后，院长对悠介说了一句“很不好受吧”，这就是证据。当时没空回答，现在想来，院长是在同情自己。

或许这些都只是猜测，院长也和各色各样的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看到自己为女人而烦恼，就不把其看作是旁人的事了吧。

悠介随意地想了些说得通的理由，但是院长一直以来的淡泊态度确实实救了他。

另外挂在悠介心头的一件事就是病人们的态度。“那女人是相木医生朋友的女朋友”，尽管用这样的话稳住了他们，但是旁边的小杉秋却一直在怀疑他和贵子的关系。她似乎问了贵子很多话，好在贵子并没有跟她说什么。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是爱说人闲话的小杉秋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她一直向自己投来好奇的目光。

表面上很平稳，可是大家都在背后屏息观察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意识恢复后的第三天下午，贵子说想出院。

悠介通过护士长知道了这件事。对于贵子不直接告诉自己，悠介感到有点不能理解，但对出院这件事本身表示赞成。

悠介赶快到病房去看贵子，贵子跟他说想尽早出院。

“那，去我住处吧。”

贵子出院后当然要回自己的住处，悠介这么想，但是贵子摇了摇头。

“我去丽子那儿。”

确实，在“紫丁香”酒吧的老板娘那儿是能够安心养病的，作为贵子来说不愿回到自己企图自杀的地方也是合情合理的。

“已经可以出院了吧？”

昨天悠介问过院长贵子的病情，院长回答说，肾脏、肝脏等内脏的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只要精神恢复了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可以了，但是最好不要太勉强。”

自己还没和贵子两个人好好地谈一谈，悠介一直将这事记挂在心上。要是回自己住处的话就能好好地说话了，但是如果这样出院去了丽子那儿，似乎两人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准备什么时候回札幌呢？”

“还没决定。”

“那，明天几点出院？”

“丽子两点左右来接我，所以她来了之后吧！”

贵子的眼神稍稍温润起来，她接着说道：“我可以就这样从这儿离开吗？”

“当然，没关系呀！”

悠介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贵子付医疗费。虽然吃安眠药是贵子的任性而为，但是把她逼到那种地步的是自己，所以由自己来负担医疗费用是天经地义的事。

“知道了。”

贵子说完，很累似的闭上了眼睛。

悠介从侧面看着贵子的脸，心里觉得少了点什么。

并不是想让贵子感谢自己什么，但希望她能对自己说些类似于“谢谢”“对不起”之类的话，只要听到贵子

说出这样的只言片语，自己的心境就会平静许多。但是贵子好像忘记了说话似的，一言不发。

想想看，自从意识恢复以后，贵子就对自己疏远了很多，虽谈不上冷淡，但是总觉得和自己有了距离。

悠介心想，贵子醒来后应该会有有一种生离死别之后很感怀的表情，但是她只是说想吃馒头，之后，眼里微微泛起了泪花。可那以后贵子就一直很冷漠，这种冷漠甚至让人怀疑这不是一个企图自杀的女人。

在寻死的那一瞬间，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量，现在已无任何力气，虚脱了。如今的贵子，精力耗尽之后的贵子，如同昆虫蜕下的皮一般。

悠介这么想着，离开了闭着眼睛的贵子，走出了病房。

贵子出院两天之后，悠介接到了丽子打来的电话。悠介心里挂念着贵子，因而马上询问她出院后的情况。

“都挺好的。”丽子回答道。

她告诉悠介，贵子出院后，今天第一次外出散步了。

丽子说完贵子的近况之后接着说道：“那个，关于小贵的事，我希望她在东京再静养一段时间……”

刚在东京自杀未遂，或许很难马上就回札幌。即便身体恢复到和以前一模一样，心理创伤的愈合也要花一些时间吧，所以在东京待一段时间也并不坏。

“这不很好吗？”悠介点点头。

丽子问道：“你也赞成吗？”

“当然，如果她能请到假的话。”

“这个我已经跟剧团和她打工的地方联系过了，他们都同意了。”这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了，但丽子稍稍压低声音又说道：“那，我有一事相求，实际上她说想在东京待一个月左右……”

“时间挺长呀！”

“机会难得，所以她想去看看各种戏剧和电影。”

“难得”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奇怪，好像是在利用自杀未遂得来的机会。

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悠介觉得贵子会想快点回家，但好像贵子并不想如此。悠介很难理解她的这种心情，不过既然贵子本人想留下来，自己也不好说这说那的。

“那么，求我什么事？”

“我的地方有点小，一个月的话，我想住在旅馆比较好。”

确实，这样好一些，悠介点点头。

丽子继续说道：“那你能负担贵子在东京的费用吗？”

“我吗？”

“旅馆的住宿费和生活费，不知道多少能够……”

没想到是这样一个要求，悠介拿着话筒说不出话来。

“这么大一个东京，你是她唯一的依靠。”

这也许说得没错，但是为什么自己还得承担她的生活费和住宿费呢？

“这真的是她提出的吗？”

“她是个特别怯懦的人，所以希望我来说……”

“但是……”

“她是因为喜欢你才寻死的。被号称是你女朋友的女人狠狠地欺负了一顿，悲伤难受之下吃了安眠药。她为了你才遭遇了那样的不幸，所以我希望你能为她想想。”

悠介不是不懂丽子的话，可是她这么说不是有点厚脸皮吗？

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可以一概归结为哪方好哪方不好。当然，对于这次事件，自己需要反省，但是把责任全归咎在自己一个人身上那不是太片面了吗？

“待在东京也不错，可在这之前还是最好先回札幌一趟吧！”

“可她现在不想回去啊！”

“当然，待在东京也没什么不行，但是让我负担所有的费用就……”

“那你是说不行了？”

“不是不行，不过一个月，这全部的费用……”

“那，对你来说多少钱没问题呢？”

“现在突然这么问我，我也不好回答……”

“那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你。”

和丽子说着说着，悠介的态度也严肃起来。

“请转告贵子，我希望她最好早点回去。”

“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

悠介也没想到贵子会向自己提出这种要求。

“这事太突然了。”

“你和贵子好好谈一谈再作决定吧！”

“可是，我很吃惊。”

“我会转告小贵你所说的话的。”

丽子突然挂断了电话。悠介抓着还在低声鸣响的话筒，叹了口气。

总之，自己搞不懂女人。她们在想什么，想要做什么，都难以预料，而去追这样的女人的自己，究竟又算什么呢？

悠介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放下了话筒。

⁽¹⁾ 在日本，小拇指是指情人。——译者注

第六章 寒风

一

贵子离开了东京，悠介终于重新镇定下来。

但是，悠介并不知道贵子是何时离开东京的。贵子出院一星期后，悠介给丽子打电话，才知道了贵子离开东京的事。

从贵子不声不响地离开东京来看，她对悠介确实没有太深的感情。这一点，可以从丽子“小贵已经回札幌去了”这样冷淡的回答中察觉得到。

但是，贵子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

是因为觉得发生了自杀事件，事到如今害怕与悠介联系了呢，还是因为自知很难让悠介为自己在东京的费用买单，便萌生了赶快离开东京的想法呢？不管怎样，离开东京的时候，也应该打一个电话吧。

悠介和贵子之间出现了初期无法想象的不愉快，让他倍感惊愕。当初，贵子来到东京的时候，除了恋人般的亲近，还有久别重逢的怀念。他们住在一起，贵子还为悠介做饭洗衣。

两人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自从贵子试图自杀之后就完全改变了。虽然很幸运地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自此以后，贵子对悠介的态度变得很见外，总有让人感觉生硬的地方，曾经关系密切得要为对方自杀，但在自杀未遂后，双方的自我便立即暴露无遗，相互之间似乎已经趣味全无。

说实在的，与其说是悠介因为这事变得不懂女人了，还不如说是他变得不懂男女关系了。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无论如何亲密，如何牢固，要是顺序有一点不对的话，转眼之间就会解体崩溃。知道了这一点，悠介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可同时也觉得有些许的寂寞。

回首一看，悠介发现，今年夏天到秋天，自己身边麻烦不断。

首先是裕子突然离去，想把她追回来，却出了纰漏进了警察局；之后，和雅子闹得不愉快，终于有了要和好的苗头时，贵子来了，发展到了闹自杀的地步。和女人的关系方面，纠缠不清的事情真是一桩接着一桩。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麻烦虽然很多，但是工作似乎做得好起来了。

悠介自己算了一下，感到很吃惊，今年夏天到秋末自己写完了七篇小说。虽说全是五十页到一百页的短篇小说，可加起来七月至十一月的五个月间写了四百四五十页的稿子。当然，单从写作的量上来说的话，远远超过这些人很多，但是，作为一个新人写了这么多，已经可以说做得很好了。

虽然还没有获得心仪已久的文学奖项，但是悠介好像在杂志读者中开始一点点为人熟知起来。

不过，说到是否对这段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也不能说得太死。确确实实，悠介写出了数量可观的稿件，并且全部被登载，无一落选。但是，要说悠介更优秀了，写出的作品成了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就有些令人捧腹了。

就产量而言已经驾轻就熟，在内容方面就不能断言自己充满信心。

说实在的，每半年一次的评奖对悠介来说等得太久了，同时，也有些郁闷。错过一次评奖的话，得到半年后才能再有机会。

虽然心想目前为止作为一个不安分的新人作家不得不甘心于此，另一方面，心中也有暂时远离评奖这个话题的闲适。

这就是只有成为授奖候选人才明白的矛盾心态。

很想成为候选人，但是一旦落选就会非常痛苦。谁要是得了奖，就感觉只有此人是被放在阳光之下的，自己则被抛弃在黑暗的阴影里。其实得奖并不是全部，因为有的人即便没得奖也风光无限，有的人得了奖之后却悄无声息。虽是这么想，可一到现实中还是挺挂心。

“这次，我就放弃了吧……。”腊月就在眼前，悠介对自己说。

如果心怀希望，那么没选上候选人的话就会感到失望。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干脆放弃来得爽快。

“拿奖很困难，但是这半年还是很有意义的。”悠介嘟囔道，安慰着自己。

首先，连自己也想不到，半年内写了那么多稿子，而且还出版了两本单行本。虽然都是短篇小说，但是都来自大出版社。并且，明年应该可以请这些出版社再出版几本。作为一个新人作家，说得过去了。

这些作品都是在与女人的纠葛麻烦中写成的。并非有麻烦就好，但是因为是在最为混乱的时候写成的，所以感觉目前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自信。

今后，即便身边生出一些麻烦，自己仍然可以写出作品。

不，或许，有了麻烦更能写出好作品来。

确实是最麻烦的时候卷了进去，头脑混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但那段时间结束后，自己会反思为何浪费时光，急急忙忙地重新投入工作，集中精力埋头于其中。

这未必称得上是理想的状态，但有的时候麻烦刺激着悠介，头脑中会涌现出新的写作灵感。

虽是这么说，这也只是事后回想而已，并不是要去追求麻烦和纷争。身处纷争之中的时候，悠介常常独自一人扼腕悔恨：要是没有这些事儿，就能平平静静地写出好作品了。

结果，得出了多亏了这些麻烦事的结论，也可以说是悠介说给自己听的一番说辞吧。

秋天过去了，贵子也离开了，终于可以下一番真功夫写作了，可还没开始，悠介就听闻雅子辞去了在

医院的工作。

对这件事，悠介并不是直接听雅子本人说的，而是其他护士告诉他的。

“齐田为什么要辞职呢……”

突然被外地来的护士问了一句，悠介慌忙反问道：“齐田辞职了？”

“你不知道吗？干完今年她就要走了。”

裕子搬家以来，悠介就没有和雅子好好约会过。

自从雅子知道悠介和裕子住在一起之后，两人关系就一直不好。后来又发生了贵子自杀事件，怎么说也不适合两个人单独约会。悠介心想：找时间好好谈谈的话雅子总能够理解自己，可在这段时间里，雅子却坚定了离开医院的决心。

悠介马上给雅子打了电话，两人约定第二天晚上见面。约会地点定在离上野很近的宾馆，两人曾在那里约会过好几次。

两人来到宾馆里的法国餐馆喝酒。悠介要了瓶香槟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为了让雅子感受到自己对她的珍惜而勉强为之。

以前的雅子穿着拘谨保守，可如今完全变了，她穿上了鲜花文饰的毛衣和一条蓝色的宽松长裤。

“从医院辞职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悠介的话不知不觉变得抱怨起来。

雅子干脆地回答道：“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已经和院长谈过了吗？”

“院长先生已经理解了。”

不知道的似乎就只有悠介一人了。

“那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考虑暂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去千叶的医院工作。”

如果去那么远的地方，以后就见不着面了。

“改去一个稍微近点的地方怎么样？这一带有很多医院呢。”

听事务长说过雅子不是护士，她在处理保险事务方面的能力很突出。

“对工资不满意吗，或者是因为别的？”

“有很多。”

“或许，对我也……”

“不，和您没有关系。”

雅子细细的脖子从开襟毛衣里直挺挺地伸出来，看起来就像白鹤的脖子一般。

看着雅子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悠介充满了想要抱紧她的冲动。“再重新考虑考虑，怎么样？如果实在是讨厌这里的话，我帮你去找家条件好的医院。”

“虽然挺费劲的，但我已经决定了。”

“不过，还是能够改变的吧？”

雅子的心情大概很兴奋吧，眼皮周围隐约带着红色，胸口从毛衣中显露出来，异常地白皙妖艳。

这么好的女孩，为什么之前悠介不下手呢？不，并非没有下手，而是不久前收手了。知道雅子要离去的消息之后，悠介渐渐为对雅子放手感到可惜起来。

“总之并非是慌忙辞职啊，我一定会找个好地方的……”

吃着饭，悠介挽留了好几次，但雅子的态度非常坚定。晚饭过后两人一起喝咖啡，悠介再次说道：“还是在这儿最好啊。”雅子听后倏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回去了。”

“为什么？”

雅子没有回答，径直向付账柜台走去。

悠介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喂……”

叫雅子的时候，餐馆的服务生一齐朝这边看过来，悠介不知如何是好，而雅子快步从玻璃门走了出去，消失不见了。

二

进入腊月，街上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然而悠介的心情一点都不好。

贵子回到北海道之后，雅子也宛如变了一个人般冷漠了，环顾周围，只剩下了裕子一个人。

本来裕子就是最佳人选，不过与裕子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曾经拉着手从札幌走出来的两个人，如今各自过着各自的活，只是偶尔碰碰面。这样的约会也基本上是悠介约的裕子，吃吃饭、聊聊天，仅此而已。想更近一步邀请裕子到住处来，裕子则会以各种理由巧妙地躲掉。想去裕子的住处坐坐，但是也不容易进得去。

之前和好的时候，让悠介进房间，还允许他与自己同床共枕，但是，贵子的事发生之后，裕子的态度似乎又僵硬了。

悠介这是自作自受，被裕子厌恶也是理所应当的，现在，自己确实是孤单一人了。说是无所牵挂有些怪，但是没有其他女人这点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最后，我只有你裕子一个人了啊。”约裕子来到银座的餐馆，听着《铃儿响叮当》的旋律，悠介喃喃自语道。

裕子浅浅一笑：“就我一个人傻呀！”

“没有啊！不过是回到该回去的地方嘛！”

“说起来挺得意嘛！”裕子蹙着美丽的眉毛，继续说道，“你并不是因为想成为单身才变成单身的吧。”

“不是啊，我本来就想这样。”

“你在撒谎哦。医院里装天真的女人，北海道歇斯底里的女人都把你甩了，你才成为孤家寡人的吧！”

在裕子的话中，纯情的雅子成了假装天真的女人，悲伤过度服药自尽的贵子则成了癔症患者。

“北海道的女人比较无情，医院的那个是她自己要辞职的。”

“虽这么说，她们留下来的话，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和她们交往的。”裕子好像洞察了一切。

这时若胆怯畏缩的话就会失去一切，悠介连忙说道：“真的，我最喜欢的是裕子你。”

“最喜欢我，其次是医院的女人，第三是北海道女人，是这样的吧！”

那样理解“最喜欢”这个词的话就麻烦了，虽然裕子说得也挺对的。

“这个……这些事儿男人多多少少是有的，可是……”

“你不是多多少少的问题，你全部都是那样。”

被看透到如此，悠介只有苦苦哀求了。

“我以前确实很坏，做了太多随心所欲的事情，但我心里有你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啊。不，因为心里有了你这样一个确实实存的存在，所以才对其他女人见异思迁……”

“你，不会是把错当作你的老婆了吧？”

突然说出老婆什么的，悠介有些疑惑不解。

裕子训教道：“我要是你老婆的话，移情别恋一个两个也许会原谅你，不过我可不是你老婆啊！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一块儿出来的啊！你是我走出来的唯一依靠。可这样的人对我做了那种事，我还有什么脸面呢？”

如果是妻子的话就无所谓，可是情人的话男人就不能花心，不能再有第四者。裕子的话似乎是这个意思。

“那么只要我俩结了婚，你就不会介意我花心了，是这样的吗？”

“也不是这样，情况不一样嘛！”

话虽这么说，悠介还是难以下决心与安置在北海道的妻子离婚，和裕子在一起。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对不起。”

再次低下头看裕子，裕子穿着灰色的蝉翼纱连衣裙，挂着珍珠项链，有着银座女人一般的华贵文雅。

周围有很多银座女招待和她们的男伴，可是裕子的美丽最光彩夺目，男士们时常把视线转向裕子这边。

悠介并不愿意自夸，就目前的情形来说，很难说裕子是自己的女朋友。

“我不会再做那种蠢事了。”

为什么对这么好的女孩视而不见，而要向贵子和雅子下手呢？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那时裕子经常陪在身边，悠介认定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而且现在的裕子是去店里之前打扮得最美的时候，住在一块儿时，则从没有打扮得如此漂亮给自己看过。

再说，雅子和贵子也是那样美丽动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悠介是被各个女性不同的美丽所吸引而摇摆不定的，但这似乎是为裕子所不容的。如果再容忍我一点就好了，悠介这样想。可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裕子身上，悠介也一定无法忍受她对自己心猿意马。

“总之，在这儿言归于好吧！”

“.....”

“你再考虑一下吧！”

裕子确实对悠介与一系列女性的关系很生气，不过今天悠介约她，她就出来了。暂时还发展不到上床的地步，但是就约会的情形来看，裕子似乎已经不再讨厌悠介了。虽说感情淡薄了许多，但是还残留着同居时爱情的三分之一吧。

“今晚，店打烊之后，能见面吗？”

“不行啊！已经有约了。”

“和店里的客人吗？”

要是走红的银座女招待去陪客人喝酒耿耿于怀的话，那么就别当她男朋友了。

“那么，周六如何？”

“要外出办事。”

“这样的话，周日呢？”

“.....”

“周日总可以吧！”悠介追问道，裕子可能在享受着优越感吧，没有回答。

“不会是有别的男人了吧？”悠介玩笑似的问了一句。

裕子用淘气的目光看着悠介，反问道：“看起来像吗？”

刚来东京的时候裕子可没有这么傲慢过，不知何时两人的立场已经对调了。

“当然不像了。”

“反正你也不知道！”

如果从同居时裕子对自己很专一的情形来看，应该没有男人，但是看到她笑得那么神秘，悠介开始不安起来。

“你给我说清楚啊。”悠介不愿意被裕子捉弄了，接着说道，“反正，周日我要去趟你那儿，下午两点或者三点的话，总可以吧！”

裕子像在思考什么似的，看着窗边的观赏植物。过了会儿，她慢慢地把视线转了回来，说道：“我已经不住在那个公寓了呀！”

“搬走了吗？”悠介慌忙又补充道，“可我这个星期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还在吗？”

“嗯，第二天搬的。”

“搬到哪儿去了？”

“九段。”

“为什么？”

周日打电话仅仅是三天前的事，第二天裕子就搬了家，悠介感到非常意外。

“那里是你匆忙找的吧！”

“原来的房子太小了，而且你还闹了那样的麻烦事儿。”裕子似乎是想说：为了从你的身边逃走才匆忙租借的。

对悠介来讲，对那个公寓的印象确实也不好。

“这回在九段，离银座很近，而且是钢筋结构的，很牢固。”

“那租金很贵吧？”

“嗯，几乎贵一倍呢。”

不愧是银座走红的女招待，神宫前的公寓租金就将近三万，这回一定有五六万了。

“是自己一个人付的钱吗？”

“请你付不成？”

悠介当场难以回答，但裕子的生活正变得奢华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告诉我你新的电话号码吧！”

“你要打过来吗？”

“不方便吗？”

“没有不方便，不过……”裕子的态度有些矫揉造作，“还谁都没告诉呢！”

裕子用一副勉强的表情，把电话告诉了悠介。

“住址呢？”

“这也要知道吗？”

“我一定要去看一次。”

虽然很不情愿，裕子还是把住址告诉了悠介。

“今天我要是不问的话，什么都不知道，还会往以前的地方打电话呢。”

“给店里打电话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嘛！”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早点告诉你又能怎样？反正你都在追其他女人。”

“那个和这个不一样吧！”

“哪儿不一样了？”

“不管你去哪儿，都得如实地告诉我。”

“那么，你把你的全部告诉我了吗？”

“当然，我要是有什么事，肯定会和你联系的。”

“我没法相信啊！”

“早晚你会明白我的心！”

“现在不明白也无所谓了。”

裕子看了看手表，说：“我要走了。”

她晚上八点之前必须回到店里。

“你会陪我去吧？”

现在裕子工作的店价格很贵，可也不能临阵脱逃啊。最近正好写了一点稿子，有了稿费收入，偶尔为裕子花一些也不错。

悠介想了想，果断地说：“当然，走吧。”

“这次，可以不用我垫付了吧？”

“我也稍微挣点钱了。”

裕子站了起来，周围的男士们一齐回过头来。悠介感觉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护花使者一般，两手插在口袋里，朝收银台走去。

悠介再次和裕子变得亲近，是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

那天，悠介出了第三本单行本，和负责的编辑们一起吃饭以示祝贺，然后去了银座。

起初悠介是打算去裕子的店里坐坐的，所以在和编辑们吃饭的文坛酒吧里找了个机会给裕子拨了个电话。悠介想，如果店里没什么人的话就绕道过去，可是正值忘年会的旺季，店里好像挤满了人。

近来，裕子的人气直线上升，在店里的生意也是数一数二的。本来裕子的容貌和身材就很好，加之作为札幌人的淡薄性情，不拘泥于俗事，这一点也许为客人们所喜欢。

这样的话，即便是打烊之后，也无法见面了吧？走红的银座女招待每天晚上都会有客人邀请，所以可能约不到她了吧？悠介这么想。没想到裕子轻而易举地答应说：“可以啊！”

“那，我等你。”

十二点之后，悠介和编辑们告了别，去了约好的酒吧喝酒，正喝着，裕子出现了。她穿着很少见的淡紫色的大岛绸子衣服，上面系着黑色带子，肩上披着光泽很好的水貂披肩，一切都是悠介从未见到过的。

“我以为你晚一点才会来。”

因为是生意最火的腊月，悠介原本觉得得过了十点裕子才能来，没想到刚过十二点半她就到了。

“店里还有客人，我没理他们就出来了。”

“这样可以吗？”

“没事！兴许我会辞掉现在的工作。”

裕子五个月前刚从初次工作的店跳槽到这边，要是再换的话一年内就换两次工作了。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这儿的嘛。”

“这地方太烦人了。愚蠢的女人和我大吵大闹，说什么我把她的客人抢走了。”

在最初工作的店里，裕子只是个服务员，因为收入有限而离开了，这次似乎是因为抢客人和店里的其他女人有了矛盾。

“有点厌烦了呀！”

裕子露出疲惫的样子，将手插入带子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但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了这一步，所以……”

依照裕子的年龄，想要获得这么高的收入，应该还有其他道路吧。

“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受欢迎了？”

“是那样的啊！”本想开个玩笑，裕子却淡定地点了点头。

“是客人们点的名啊，也不能怪我！”

“不过，被抢了客人的话，她们会生气吧？”

“那是她们太小心眼了。”

好像是裕子觉得店里没什么乐趣，正寻思着早点回去，恰好这个时候悠介打来了电话。

“唉……你怎么样呢？”

“我出新书了。今天庆祝新书出版，和编辑们一直喝到刚才呢。”

“给我一本看看吗？”

“当然给啦！下次我就带过来。”

“那，拿到梦寐以求的奖了吗？”

几天前，本届直木奖和芥川奖的候选作品公布了，其中并没有悠介的名字。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所以也没受什么打击。可是“石头会”的早坂昂被推举为候选人了。说实在的，悠介心情很复杂，既希望早坂获奖，又不希望他获奖。如果早坂获奖的话，就会觉得自己的梦想已近在咫尺，但同时不可否认自己会有被人拉开距离的沮丧感。

“奖总能拿到的。”现在的悠介只好这么闪烁其词地回答。

“年底回札幌吗？”

“圣诞节过后想回去一趟。”

“我也这么想啊！”

提到家乡，两人顿生怀念之情，一起说了一阵札幌的事。裕子喝多了，话也多了起来，最后还跟酒吧老板娘说了自己怎么和悠介好上的那段札幌往事。

“这个人啊！装腔作势，说他不想看那种色情电影，一个人把脸扭过去了。看起来很不同寻常，于是我就上当了。”

裕子说出了三年前两人在定山溪温泉初次见面的情形。

老板娘是个很好的听众，在她的引导下，裕子甚至连两人走夜路时被强盗袭击，悠介一人先逃走的事也说了。

“相木先生也有这样的時候啊！”

“很懦弱啊，这个人！”

“但是，你并不想离开相木先生，因为他有他的可爱之处吧！”

老板娘安慰着裕子，裕子又呷了一大口啤酒。

“唉，你们没有在一起住过吗？”老板娘毫不客气地问。

裕子非常坦白地回答道：“根本没法和这种人住啊！老板娘你听着啊……”

眼看着裕子又要说出无聊的事来，悠介慌忙堵住她的嘴巴。

“刚开始的时候是住一块儿的，不过，现在各过各的。”

“总之，是你不对。”

“别说了……”悠介试图阻止。

老板娘笑着说道：“她说了这么多随心所欲的话，是因为她还是喜欢你的呀！”

果真是这样吗？现在悠介对裕子的真实想法一点儿都不了解，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彼此并不讨厌，也不怨恨。

“彼此能随心所欲地说说话，最好不过了。”

老板娘虽然只比悠介年长五六岁，但是这一席话确实很有说服力。

那天晚上，悠介送裕子去了九段的公寓，在那儿住了一宿。

但是，并不是裕子劝悠介留宿的。

悠介是第一次把裕子送回到这间公寓里，想着确认一下新公寓的位置后就走，但是裕子醉醺醺的，进了房间就跌跌撞撞地趴在了沙发上，连和服都没有脱。

“这么好的和服，全弄皱了。”悠介担心道。

裕子起身将和服脱下，把它挂在衣架上，然后直接穿着长衬衣躺在了床上，对悠介说想喝水。

“本来就不行了，还一个劲儿地猛喝！”

悠介立刻倒了一杯水递给裕子，裕子坐起来喝水。

“好难受啊……”

喝完水，她松开了长衬衣上的伊达狭腰带，敞开胸口，仰躺在床上。

白底的长衬衫上散落着粉红色的小花儿，从衬衫下摆到小腿都光光的，脚上穿着短布袜，妖艳又显风骚。

悠介凝视了一会儿之后，帮裕子解开搭扣，脱下了短布袜，裕子依然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悠介也喝了不少，倒是还没有醉。

环顾房间，一进门就是近十张榻榻米大的客厅，再往里有卧室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公寓位于靖国神社的后面，非常幽静。整座建筑一共有九层，入口处还有一个宽敞的大厅，相当豪华。裕子说过这儿的租金很昂贵，和悠介住的连电梯都没有的两居室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

真不愧是当红的银座女招待啊，就是不一样，但一瞬间悠介有了一个疑问：这房租到底是裕子一个人

付的吗？难道是有人给了她经济上的支援？

悠介变得不安起来，重新审视了一下房间。从他那儿搬出来时带走的日式衣柜和橱柜还是老样子，但是客厅里的全套家具和床好像都是新买的。除此之外，冰箱和电视机也是新的，右边墙壁上还安了一套大型音响，这好像也是初次见到。

单是弄齐这些东西，就得花不少钱吧。悠介在屋里东瞧瞧西望望，察看是不是有其他男人的痕迹。

这般行径如入空室行窃的小偷一般，悠介有些畏缩，但是还是觉得调查清楚比较好。

在女人的房间里，经常会有一些和男性一起照的相片放在餐具柜或书架上，但是悠介并没有看到这些，也没有发现男人的衬衫和内衣之类的东西，只是在去卫生间的时候看到洗漱台上放着红、蓝两种不同颜色的牙刷。

时常会有男人过来吧！

悠介不知不觉想起，前不久裕子也做过与此相似的事来。

那是在九月份，裕子搬走之前。那天悠介在家休息，看到裕子不断地环顾房间，现在想来她应该是在寻找女人来过的痕迹。而现在自己也正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别再做这么丢脸的事了。悠介斥责自己，但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他看了一圈洗漱台周围，一把剃须刀出现在视野里。这是最近流行的外国货，也是新的，没有什么用过的痕迹。

牙刷和剃须刀！

这两样东西很奇怪，但是仅仅凭这些就说明有男人来过，也许为时过早。而且，如果真的有男人来的话，这些东西应该不会如此草率地放着。

“不管怎样，明天平心静气地问一问裕子吧！”悠介自言自语道。他决定要休息了。

当然，悠介并非得到了裕子的许可，但是他没有理由把一个醉成这样的女人一个人搁这里走人。

悠介把玻璃杯中裕子喝剩下的水喝完，然后脱掉了衣服。

老实说，悠介有一种做奸夫的感觉，但是假设夜里男人来了也没关系。万一遇到这种事的话，他就连珠炮般地对他说只说这一句话：这女人早就是我的了！

要是她付不起这儿的房租的话，我来付。不论价格多高，写上四五十页稿子总够了吧！

悠介渐渐自信起来，悄悄上了床，钻到了裕子的身旁。

三

从年末到正月，悠介回家乡探亲一周，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在这一周时间里，他和大学时代的同学见了面，大家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已经变得和悠介没有共同话题了，悠介也已经失去了回札幌医院工作的可能。

因为任性地把手扔下去了东京，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悠介在札幌好像没有了容身之处。悠介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和妻子，但自己仍需去东京继续努力。

回到东京之后，悠介和裕子的关系好起来了。

最大的原因是雅子和贵子的离去让悠介换了一种心情，变得更加亲近裕子。而裕子因为在店里遇到了一些麻烦，从而发现悠介是一个能放心畅谈的、不可或缺的倾诉对象。当然在这背后，也是因为两人都对这不能回头的艰深感同身受。

不过虽说两人关系融洽，但是打电话的基本上都是悠介这一边，约会内容也只是在周末的时候碰个面吃个饭而已。

悠介觉得两人见面可以再频繁一些，但是，裕子又换了一家店，似乎很忙。

这次是一家比上次更高一个档次的夜总会，好像薪水也高出一大截。凭悠介这样的收入，是怎么也不敢进去的。在这里工作好像很严峻，每个月都得完成大额的销售量。

收入增加，相应的辛苦也就多了，但即便如此，裕子从小小的二流夜总会起步，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进入到了银座最高级的地方。虽说是银座女招待，但比起相貌来说，头脑灵活和对工作的渴望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说实在的，裕子并没有多聪明，但她的直觉似乎很敏锐。靠直觉作判断，大致都能正中要害。

这也不是风俗行业的歪理，可以这么说：客人们都不喜欢耍小聪明的女人。像裕子这样的看上去有点呆呆的，而实际上却大方稳重的女人更受欢迎。总之，银座一流夜总会的知名女招待和无名作家之间明显缺乏平衡，对于悠介来说，裕子已经是一个比他优秀的女性了。

理所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男人想接近裕子，她的面前也摆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但没有迹象表明裕子有了特别喜欢的男人。当然因为没在一块儿住，所以细节的东西并不清楚，但是就目前来看，裕子似乎并没有想要和哪个男人同居。

“说来说去，裕子还是喜欢我的。”

悠介这样自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两人现在确实是分开住的，但是彼此依然侃侃而谈，而且自己也有留宿裕子的房间同床共枕的时候。虽然没有了曾经激情似火的感觉，但是正因为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很放心，没有多余的担心。和悠介在一起的两人时光，对于忙碌的裕子来说也是一种休憩。

悠介的自信还在于随着新年的到来，裕子把房子的钥匙给了他。素日里两人经常会在店打烊之后见面，但裕子的店关门的时间有早有迟，很不方便。有一次悠介等到了凌晨两点，非常辛苦。

“有了钥匙的话，就能在屋里等了，但是……”

悠介试着这么一说，裕子却出乎意料地把钥匙递给了悠介。

“仅仅是我俩有约的时候哟！”

裕子附上了条件，但是从把钥匙给自己这件事来看，裕子没有其他男人。即便裕子说约好的时间以外都不行，但是实际上，要是想去的话就能去，这点很重要。

悠介觉得裕子和自己更加贴近了，似乎裕子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诚意。也许有些自私自利的理由，但是“没有风雨，怎么经历彩虹”说的就是这事。悠介的心情好得想吹口哨。

不过，一件扰乱悠介心情的事紧接着发生了。

一月中旬过后，这一期直木奖获得者公布了，是早坂昂。那天晚上，九点的晚间新闻播报了此事，悠介听后深受打击，就像后脑勺突然间被揍了一拳。

朋友获奖不受任何打击，说这是喜事儿，是值得祝福的事儿，这些都是场面话。实际上，只有他坐上了荣耀的宝座，而自己被遗弃，被拉开了很大距离，不可否认悠介有强烈的失败感。

每年都会有获奖者涌现出来，但那些都不是悠介直接认识的作家，因而并不太在意，可这回是同属一个会的会员，就在自己的身边，悠介心里倍感难受，一边想着马上发贺电，一边寻思着不能往心里去，最后想了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理由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比我大了将近十岁，所以按资排辈，还轮不到我啊！

虽说如此，悠介的现状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竞争的失败者。

过了一周多，早坂昂获奖的冲击好不容易淡了。时间进入了二月。

本来，裕子身上有些大大咧咧的地方，悠介好像也是如此。发生这种情况，可以用粗心大意或愚蠢之类的词来形容，但想一想的话，这件事从正月起就已经有了征兆。

之前，周末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起过的，但是进入二月份以后，裕子时常以有事为由推辞了。

“今天有聚会”“还得去陪客人啊”……裕子总有理由来拒绝。如果悠介接着说“那么等聚会结束以后吧”，裕子就会说“很晚了，我也累了，今天就算了吧”，就这样打发悠介，并不想跟他见面。

而且即便是周日的时候去裕子的住处，到了晚上裕子也会冷冷地拒绝他：“你回去吧。”如果毫不在意地留下不走的话也很无趣，裕子只是和打电话过来的男人聊天。

好好想想的话，这些都是可疑的地方，但悠介因为裕子给了自己钥匙，所以没有去怀疑。有了已经交付钥匙的男人，不应该和其他男人交往。

悠介对此深信不疑，不认为那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那是二月末的一天，暖洋洋的，街上的行人很多都没有穿大衣。

九段的学校很多，星期天下午，九段一带静悄悄的，基本上没有行人往来。

阳光普照，让人觉得已经进入了春天。悠介一边漫步，一边想起一年前和裕子一起来东京的时候。一年过去了，应该说时光如梭，还是光阴缓慢呢？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真真切切的。只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自己会走在这样的通往裕子公寓的地方。

“唉，算啦！”

现在各住各的，对这种生活也没什么不满。虽然时常觉得寂寞，但是一个人很自由，做起事来也方便。

三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走近悠介，大概是因为某事到学校集合的学生吧。步行街很狭窄，悠介贴着神社的墙壁走，与女学生擦肩而过，之后便看到了前方耸立着的公寓楼。

大楼是一栋米黄色的九层建筑，坚固地耸立在微阴的天空中。远处传来一阵电车驶过的声响，声响消散之后，又回归了原本的寂静。

悠介在昨天的时候给裕子的住处打过电话。因为是周六，所以心想可以见面吧，但是裕子说要和朋友一块儿去伊豆旅行，所以不在家。

“那周日怎么样呢？”裕子回答他说下午回来。

虽然没有明确地约定好，但到了下午悠介还是出了家门，向裕子的公寓走去。路上悠介又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琢磨着裕子还没回来，这样的话自己可以先过去等她。

悠介想见裕子不只是因为到了周末，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接到了来自地方报社的约稿，要为报社写连载小说。虽然只是登在周日版上，但即便如此，能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是自己从没奢望过的机会。

悠介当场就想接受，但是这样的话好像显得太过急切了，所以回答他们说考虑考虑，下周一予以答复。在这之前，悠介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裕子。

“终于，我也可以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了。”

这样的话，裕子一定很高兴。

在这感觉不到冬天的气候里，悠介很兴奋。他左手插在兜里，晃晃悠悠地进了公寓楼。一进门是个大厅，放着观赏植物和两套组合沙发，也许是周日的缘故，一个人也没有。悠介穿过大厅，上了电梯，来到七楼。

裕子的房间是七〇八室，从最右端数起的第二间。悠介走出电梯，向右拐，走了二十米左右，在第三个门前停了下来。门口有块金属板，上面标着“七〇八”和“水口”，“水口”是裕子的姓。

悠介把耳朵贴近门，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没听出什么后他又按下了门铃。门铃的声音响了一阵，没有反应，似乎裕子还没有回来。

悠介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三点了。虽说是旅行，但昨天就出去了，不会现在还没回来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

悠介将白光熠熠的钥匙插进钥匙孔，咔嚓一声，小小的金属声响过后，锁开了，悠介握着把手往外拉。

瞬间，一个低钝的声音响起，手感觉震了一下。悠介觉得奇怪，一看，发现锁是开了，但是里面还搭着一根锁链。

看到这些，悠介仍然不能清楚地领会它的用意。锁已经开了，但是门为什么还开不了呢？来不及考虑，悠介再一次用尽全力往外拉，内侧的锁链伸到了头，悠介看见裕子紧绷着脸站在那儿。

“喂！为什么打不开？”

透过锁链这么宽的门缝，看着裕子的脸，悠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大概裕子挂着锁链在睡觉吧，悠介想得挺美。

“是我啊！开门呀！”悠介喊道。

裕子靠了过来，从里面把门关上了。

“做什么呢？”

并不是要做什么坏事，只是想像平常那样一起吃个晚饭，可为什么要关门呢？

“开门，开门！”

即使关了门，也可以拿钥匙开。悠介再次把钥匙插进锁孔，试图把门打开，但是似乎里面有人拉着，不容易打开。

“不要做蠢事！”

已经这样了，不管是怎么回事，都要打开它。悠介使足劲一拉，门又打开了，男人的劲总归比女人大，锁链一下子又绷紧了，悠介看到裕子慌慌张张地往屋里跑去。

悠介感到很奇怪，从开着的门缝往里一看，裕子的鞋和一双黑色的男式皮鞋并排放着。看到此景，悠介终于理解了所有的一切。说是昨天去了伊豆，实际上是和男人一起在屋里鬼混吧。

“被骗了……”

悠介全身上下怒火中烧，嘴唇颤抖起来。从没有想过自己一万个放心的裕子会把其他男人带回家。

“开门，不开我就把门砸了！”

悠介猛烈地敲门，又使劲地拉它，门的锁链几乎都要被拉断了。这次男人的脸露了出来。

“你，别太过分了！”男人尖叫道，再次从里面关上了门。

一瞬间的事儿，悠介看得不是很清楚，是一个不胖不瘦、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悠介感觉自己是在做梦，觉得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情景。电影、电视，还是在小说里读到过？男的去自己亲密的女人家里约会，那里却出现了另外一个陌生男人。一直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女人，却在和别的男人私通。与此相同的情景展现在自己的眼前。

悠介心想“完了”，可为时已晚。是疏忽大意，还是太迟钝了呢？悠介对自己的愚蠢感到生气。

即便那样，裕子也做了很大胆的事。把钥匙给了悠介，同时又带别的男人回屋留宿，她的胆量是真够大的。

去旅店不就没事了嘛，是不是裕子不屑于此啊？或者认为可以糊弄过去？真是太小看自己了。

“不可以……”悠介叫喊道。

悠介忘了自己曾几度背叛裕子，后悔和愤怒使他变得头脑发热。现在没有台阶好下，就此放弃回家的话，等于认可了其他男人的存在，自己就输了。

悠介重新凝视着门开始思考。

纵使现在再次用钥匙开门，锁链依然挂着。再怎么猛烈地敲门，使劲地拉门，仅凭一己之力似乎无法进入。怎样才能进去呢？问题出在锁链上，只要把它弄断就能进去了。悠介突然想到了金属锯子。

“买来锯子，就可以切断这根锁链了。”

悠介决定一试，可去哪儿能弄到锯子呢？自己对这一带不熟悉，打车去找的话，兴许可以买到吧。

好吧！这就去看看。悠介朝门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坐电梯直达一楼，快步向马路走去。周日的下午车并不多，但马上有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悠介拦车坐了上去。

“附近有五金商店吗？”悠介马上问道。

司机一脸的惊讶，寻思着。

“想买个金属锯子，不管怎样，先开车吧。”

因为是坐车走，所以即便远一点也无所谓。也许开着开着就会发现了。

车朝市谷方向开出之后司机问道：“接下来，往哪儿开？”

“那么，右转去神乐坂吧。”

“但是，今天是星期天呀！”

司机似乎是想说，因为是休息日，所以开门的店很少，可又不能就这样空手而归呀，所以悠介说道：“一两家总还是有的吧。”

车朝着人流多的地方开。一上到神乐坂坡道，悠介就探出身子左顾右盼，但看不到哪儿有五金商店。

到了神乐坂的最高处，就要转向早稻田大学方向的时候，司机嘟囔道：“那儿是不是？”

在右边电线杆的前方，能看到一家五金商店的广告牌。

“好的，就在那儿停吧。”

店稍稍出了神乐坂的商业街，没错，好像和日用品一起，卖着金属锤、螺丝钉、螺丝刀等木匠的工具。

一下车，悠介就飞奔过去，询问道：“有金属锯子吗？”

一个年近花甲的白发男子好像是老板，他注视了悠介一会儿，然后从里面的柜子里拿出一把金属锯子。

“有没有稍微再宽一点、坚韧一点的？”

“干什么用？”

不能实实在在地说是要锯门的锁链。

“狗的，锁链……”

“锁链有很多种啊。”

“那个链子有点长，我想从中间锯断，所以……”

白发男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把稍大点的锯子。

“这把怎么样？”

“可以吗……”

“花点时间的话是可以锯断的呀！”白发老板满不在乎地说道。

“好的，那锯齿多给我些。”

悠介买了那把大一点的金属锯子和三根锯齿，回到车上。

“去刚才的地方……”

必须赶快回到九段，开始锯锁链。

“周末还工作，真不简单啊！”

司机好像认为悠介是个业余木匠。

“是啊……”悠介模糊地回答道，一边把锯子放在太阳之下。

我要用这个锯断那可恶的锁链。

也许他们在房间里正暗暗松气，以为自己走了，可事情不是那样的。如果认为自己就那样放弃了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一定要打开它。”悠介把锯子拿在手里，对自己说。

公寓周围依然幽静，没有人出现。

大概是因为这一带靠近市中心，很多地方都用作了办公事务所，所以虽说是周日，却看不到一家人在一块儿或孩子玩耍的身影。

悠介在寂静之中乘坐电梯又来到七楼，在裕子的房间前停下脚步。

已经接近下午四点了，明晃晃的太阳开始西斜。

悠介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盗贼，他靠近门，里面鸦雀无声。两人还在屋里吗，或者是警惕着不发出声音？不管怎样，这次拿着锯子这个武器，是不会输的。

悠介左手拿锯子，右手按门铃。铃声在屋里一阵又一阵地响起，但是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悠介再次按响门铃，确认里边没有回应后把钥匙插进了锁孔，用力往右边一转，随着一声金属的声音，锁打开了，悠介握着把手往外拉。门是拉开了，但还是有链子搭着，只拉开了十厘米左右。两人似乎还躲藏在房间里。

但是，奇怪的是刚才门口放着的男式皮鞋不见了。那个男人因为害怕先回去了吗？那样的话就应该不用挂锁链了呀。

“裕子！”悠介隔着锁链向里边叫道。

“开门啊！是我呀！”

连喊了两遍都毫无回应。可是锁链是从里面挂上的，所以不应该没人。

“藏起来也没用。”

.....

“因为我要切断锁链了！”悠介像是最后通牒似的叫嚷道。

悠介在拉伸到极限的锁链中间处竖起锯子开始锯了起来。

周围的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想呢？但幸运的是并没有人来。

锯齿啃噬着锁链，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锯齿周围金属粉末金光熠熠。

在五金商店看到锯子的时候，还怀疑这样的锯齿能否锯断链子，现在发现它还挺实用的。正如白发老板说的那样，花点时间慢慢锯的话是可以锯断的。

“让你看看我的执着！”

现在悠介没有闲工夫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适，只是一心想消除被裕子背叛的痛苦。

门口响起了可怕的声音，裕子变得不安起来。她慢慢靠过去，发现悠介在锯锁链，连忙叫道：“你在干什么！”

受惊的裕子跑到门口，又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再次叫道：“住手，住手啊！你疯啦！”

当然，悠介正发着疯。正因为发疯，才会做出这种事。

“我要把它切断！”

裕子仍然紧绷着脸，看到锁链一直被锯着，突然两手捂住脸逃进房间里边去了。悠介毫不在意，继续锯着锁链。不管对方说什么，挥动锯子是自己现在不得不担负的使命。

里面再次有人出现了，一抬头，刚才露过脸的男人正站在那儿。

这回和刚才不同，悠介可以打量他一番了。那个男人仍然戴着眼镜，个子较高，好像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上身穿着白衬衣，配着蓝色西裤，没有系领带，发型是三七分，是一个整洁的白领模样。

“你，叫你住手……住手啊！”

男人怒目而视，提高了嗓门儿，脸色铁青。他双拳紧攥，但是两肩紧张得微微颤抖。

悠介毫不理会，继续锯着，男人向前一步，说道：“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

“那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绝不能认输，悠介反驳道。

“这是水口的家，她说不想让你进来，你懂吗？”

亲密地称呼裕子为“水口”，这是悠介绝不允许的。

“你不是进去了吗？”

“我是得到老板娘的许可才进来的。”

“别说混账话！她是我的女人。”

两人争吵着，裕子出现了，好像她已经忍无可忍了。

“别说了，因为那个人疯了！”

“别开玩笑！”

悠介怒喝的一瞬间，裕子胆怯地挨着那个男人，男人抱紧了裕子，悠介见状更加愤怒了。

“大白天的就抱在一起，把这个锯开后我就闯进去！”

伴随着裕子的叫苦声，两人再次回到房间里面去了，但那个男的又出来嚷道：“我叫警察了，叫警

察……”

悠介像没听到似的又开始挥动锯子，男人再次嚷道：“我真的叫警察了啊！”

悠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到了这一步，一定要进去和那个男人决斗到底。互相攻击也好，扭打在一起也好，哪怕彻底地来一场男人与男人的战斗，也要看看最后裕子到底选谁。

正如男人宣称的那样，里面传来打电话的声音，好像是呼叫110了吧，悠介听到他正在描述事情的发生经过。但是悠介并不想逃走，在切断锁链之前他是不会离开的。

看着一点点被锯开的锁链，男人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又一次出现在门口，这回他想从里边把门关上。对此，悠介憋足了全身的力气又拉了回来。

“放开吧！”裕子在里面叫道，兴许她觉悟到拙劣地反抗反而不好。

男人走开了，悠介再次站在门前开始拉锯子。拉了五六分钟，锁链断开了四分之一。照这个样子下去，再有十分钟就能把链子切断了！

悠介在手上使足了劲儿，努力地拉着锯子。两人似乎躲到里屋商量去了，周围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锯子和锁链的相互摩擦声连续不断。

加油啊！悠介鼓励着自己，他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去完成它就没有希望。除非切断眼前的这根链子，否则裕子也好，恋情也好，工作也好，所有的一切都会半途而废。

就是要切开这根链子！

现在，切断这可恶的锁链是悠介唯一的目标。

不用说裕子，待在屋里的男人的脸也紧绷着，一片苍白。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悠介是突然出现的非法闯入者，是黑社会的，还是地痞流氓？也许他一看见悠介拿着锯子的架势，心中就没底了。

男人非常害怕，慌忙叫警察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他把悠介当作是非法闯入者，那就是把裕子的房子当成是他自己的了。当然，进入裕子的房子，作为一起同居的男人，也是正当的权利。

悠介也没有想过要对那个男人怎么样，只是现在不切断锁链进去的话，作为男人的面子就没地方搁了。说实在的，他有一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非法闯入者是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自己才是受害者。

悠介不怕警察来。假如警察来了，把事情的经过跟警察一说，他们应该马上就会明白错在对方。警察要是询问起事情缘由的话，自己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

从一开始悠介的态度就很强硬，但那个男人好像强硬不起来。

他也许是某家公司的经理或者部长什么的吧，既然能勾搭上银座高级夜总会的女人，应该有相当的地位和金钱。他看上去干净利落，穿着整洁的衬衫，是个正经的成功白领人士。那样的男人在女人房间里惹

起事端会很麻烦的。被警察带走，询问事情原委，告知公司或家人，这样的话事情就闹大了。

和那个男人相比，悠介一身轻松。

即便被现在的医院开除了，也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写小说原本就需要一点痞气，所以这事即使公开了，也不会阻碍自己的发展。而且已经给警察添过一次麻烦了，本来就是有前科的，二进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警察来后，哭鼻子的应是那个男人。

悠介不慌不忙地、悠哉悠哉地继续锯着锁链。

相当粗的锁链已经割开了约莫一半，再有五六分钟就能完全切开了。

数分钟后，警车来了。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不一会儿车就到了公寓前。悠介纹丝不动，继续割着锁链。

警察们应该是坐电梯上来了吧，电梯口有嘈杂的声音，紧接着有脚步声向这边靠近。

听到有人说：“在那儿，在那儿。”

“喂！”最前面的男子叫道。

“你要干什么？住手！”

悠介听到了他们的第二次喊话，回头一看，只见三名警察正弯着腰看着自己。中间戴眼镜的好像是官衔最高的，他给另外两个人使了下眼色，然后往前一步，伸出了警棍。

“不住手就开枪了。”

被枪打了，那可受不了，悠介停了下来，另外两名警察也立刻靠了上去。

“你被逮捕了！”

“老实点！”

悠介的双手一下子被抓住了，警察试图制伏他，但悠介并不打算反抗。警察要想抓就让他们抓好了，这样自己也能堂堂正正地表明理由，但是警察似乎怀疑悠介假装顺从。

“别耍花招啊！”擒住悠介双手的警察说道。

夹在锁链之间的金属锯子掉落在地板上，与此同时，悠介的双手也被戴上了手铐。

“没带家伙吗？”

在戴眼镜的警察的示意下，年轻的警察慌忙把悠介的毛衣和裤子从上到下搜索了一遍。

“好像没有。”

知道悠介没有拿凶器，警察们似乎稍许放宽了心。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戴眼镜的警察询问悠介。

悠介从门缝中看到了裕子和那个男人的脸，他一边瞪着这两个人一边努努嘴，说道：“看那儿！”

三个警察一起朝门里看。

“那个男的闯进了房间。”

“不对，是你这个家伙硬要闯进来。”里边的男人反驳道，声音高亢，与年龄极不相符。

“别胡说八道！我可是有房间钥匙的。”

“之前我就在里面的呀！”

“我在你之前，就在这里和那女人一块儿住了。”

男人吃了一惊，回头看了看裕子，立即向警察申诉道：“我和她以前就很熟。”

“我比你早得多。”

“虽然早，但是她说不想让你进来。”

“什么？”

悠介刚一嚷嚷，警察就用力拉住悠介的手腕。

“总之，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吧！”

“等一下，他们怎么办？”

“他们是他们，事情原委以后慢慢问。”

“您是在开玩笑吧！”

悠介不服从警察的决定，再次对着门缝大叫：“裕子，就这样了吗？”

旋即，裕子低下了头，悠介更是怒吼道：“要把我送给警察吗？”

或许是觉得待不下去了吧，裕子消失了。年轻警察从两腋处将悠介架住，用力推着他向电梯走去。

“混账……”悠介往地板上吐了口痰。

明确地说，现在与其说憎恨那个偷偷潜入的男人，还不如说恨的是裕子。自己那样叫喊，她为什么不来说句话呢？“那个人是我的男朋友。”哪怕就那么一句也好。

当然那个男的是不会允许裕子这么做的，但是终究是因为裕子让那个男的进了房间。只要裕子意志坚定的话，是不会发生这种闹剧的。

她才是惹起事端的始作俑者，却装作不知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经同居，连钥匙都给了的男人被警察抓走，不应该手旁观吧！

悠介一边和那个男的争辩，一边一直期待着裕子能伸出援助之手。

当自己叫嚷道“那个女人是和我住在一块儿的”的时候，裕子要是站出来说一句“是这样的”或“对不起”这样的话，警察们对自己的印象就会大有改观，但是裕子只是一味地袖手旁观，没有提供任何援助。于是，自己留给警察的印象肯定很坏。

“那个浑蛋……”悠介越想越后悔，生气地骂道。

“想把我怎么样？”悠介在电梯里对警察乱发脾气。

戴眼镜的警察瞪着眼回敬他：“你给我安静！”

“我可没有吵闹吧！”

仔细一看，戴眼镜的警察三十好几，似乎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其他两个人也就二十多岁，还留有童颜的余韵。不能在这样的男人面前被羞耻地带走。

“再让我和那个女的说说话。”

“对方不一定会出来吧。”

“不，告诉她我有话对她说，她一定会出来的。”

“……”

“我和她两人单独谈谈的话，我们的事就很明白了。”

戴眼镜的警察沉默了一会儿。电梯到了一楼，他便命令年轻的一位警察去把裕子叫过来。悠介稍稍冷静了些，被警察带着上了警车。

太阳快要下山了。或许是公寓里拖家带口的人家很少的缘故吧，警车停在那儿，但是周围并没有瞎起哄的人，只是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很奇怪地回头看看。

“你，叫什么？”戴眼镜的警察突然问道。

“相木悠介。”悠介冷淡地说道。

看到警察不知汉字怎么写，悠介便自己写了一遍。

“工作？”

“写东西。”

“东西？”

“是小说。”

警官感到意外地盯着悠介。

“但是，也当医生。”

“真的吗？”

“是一家离两国很近的医院，要是认为我撒谎的话可以打电话过去确认。”

悠介说出了医院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年轻的警察开始用无线电话和总署联络。

“没弄错吧。”

“也可以去问那个女的。”

“安静！”警察大声叫道，从四方形的箱子中取出文件。

“再说一遍你的名字是？”

悠介生气地重复了一遍相同的话。

戴眼镜的警察在文件上写字的时候，悠介透过车玻璃往外看，公寓的出口处出现了那个年轻警察和裕子的身影。

裕子穿着蓝色的裙子，配上粉红色的开襟毛线衣，微微低着头。一看到裕子，悠介冲动得想马上跑到她的身边去。他从车窗探出身去，看见裕子站了一下，似乎是夕阳晃眼吧，她用一只手贴着额头，慢慢地朝警车走了过来。

“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和那个女人说！”

两位警察互相看了看，然后问道：“你不会乱来吧？”

“我这个样子也没法乱来吧。”悠介伸了伸戴着手铐的双手。年长的警察点点头，他便有点踉跄地下了车。

悠介本打算见到裕子第一句话就骂她竟然对自己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但话到了嘴边却成了另外一句。

“在这些人面前，希望你说句话。”

裕子站在悠介前面两米的地方，悠介稍稍镇定地对她说：“实事求是地……”

“说什么？”裕子寻思着。

“我是个医生吧？”

“.....”

“现在在两国附近的山根医院工作吧？”

裕子窥视了警察一眼，之后点了点头。

“以前，我们俩在医院附近的公寓里一起住过，是吧？”

“是.....”这次裕子低声应答道。

“所以，你给了我钥匙。”

悠介得意洋洋的。这时，刚才给警察总署打电话的那位年轻警察小声地向戴眼镜的警察嘀咕了几句。也许是悠介的身份确认了吧，戴眼镜的警察点了点头。

他对裕子说道：“按照这样的情况，要以毁坏器具和入侵他人住宅的罪名逮捕他，不过.....”

悠介觉得他在胡说八道，试图争辩。警察用手制止悠介，继续询问裕子道：“那个锁链大部分被切开了，但是没有损坏其他东西吧。”

“嗯.....”

“锁链怎么办？要是不诉求赔偿的话，就不作为事件来处理了。”

“真对不起。”裕子低下了头。

戴眼镜的警察训导似的说道：“附近是有人住的，引起麻烦的话很难办，懂吗？”

裕子再次低下头。

警察点了点头，说道：“你可以回去了！”

悠介慌忙想叫住裕子，但是裕子转过身朝公寓的方向走去。

“稍等一下！”

悠介要追上去，但被警察抓住了手腕。

“你最好不要做蠢事！”

“可是，那家伙.....”

“不再追过去的话，今天就可以这样放了你。”

“本来我就什么也没做。随意地叫你们过来，吵吵闹闹的是他们啊。”

“再抱怨的话，是要去警察局吗？”

又被带进拘留所的话那可吃不消，悠介不说话了。

戴眼镜的警察郑重说道：“发誓不再做那样的事情！”

“我可没做什么……”

“别说废话！”他威胁似的对悠介大声训斥，悠介只好又闭上了嘴巴。

“切割别人的锁是做坏事，你明白了吧！”

悠介仍然心怀不满，但是要是不点头的话，警察似乎不会让自己回去。

“对不起。”

悠介低下了头，警察终于给他打开了手铐。

“别做那样愚蠢的事了！”

警察又说了他一句才让他下车，而后发动了警车的引擎。

突然，悠介被某种冲动所驱使般地大声喊道：“记住我的名字了吗？”

三名警察从车中奇怪地看着他。

“我叫相木悠介！”

他们并不理会悠介的大声叫喊，开走了汽车。悠介朝着警车驶走的方向再次大声叫嚷：“不知道的话，买本我的书读一读……”

警车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似的留下发动机的余音，消失在灰色的墙壁前方，只有悠介的声音在日暮降临的天空中回荡。

四

有时候，从未见过的东西会突然一下子出现在眼前，这次的事件就是这样。

裕子偷偷地和其他男人相好，这是悠介一直认为不会有的事。而当悠介想进入房间责问她的时候，她居然看着那个男人拨打了110，叫来了警察。

裕子的不专一对悠介来说当然是个打击，但是裕子亲眼看着那个男人叫来了警察对付自己，对于悠介来说更是触动巨大。真没想到裕子会这般冷淡地对待自己。但是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件事也未必能说就是一个意外。

像裕子这样的银座红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和其中一人相好并不奇怪。以前也在一起住过，总觉得裕子不会红杏出墙，所以悠介从不把她当回事，现在看来那只是自己盲目自信的表现。

本来裕子离去是因为悠介着迷于其他女性，悠介一直认为虽然自己用情不专，但是裕子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老实本分，这样的想法真是太愚蠢了。

事已至此，悔之晚矣，应该早一点防范才对。悠介为自己的迟钝感到吃惊。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连钥匙都给自己的女人会有别的男人啊。

和其他男人相好，甚至到了留宿过夜的地步的话，应该会要求我归还钥匙吧，不然的话也应该换一把新锁。对我什么也不要求，也不换锁，就把男人带进来，也太大胆了吧，不是太厚颜无耻了吗？

而且那个男人好像不是她偶尔认识的。如果那个男人说的“我和她以前就很熟”是真的，那么自己从很早以前开始就被骗了。与其说不能原谅，还不如说是男人的面子完全丢尽了。

但是.....

在以前，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悠介一定会勃然大怒，喝酒滋事，但是现在他能够稍微沉住点气想一想了。

假如裕子想要自己还钥匙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就算说不出口，换个门锁也很方便。可她什么都没做，还是让自己留着钥匙，不就是因为多多少少对自己有着留恋吗？

想到这里，悠介不安起来，自己的想法太傻了吧！

但是，之前裕子和自己相处时轻松自在，怎么也看不出她有想夺回钥匙的意思。也许裕子怀着“最好是还给我，不还也无所谓”这样的心情吧。

悠介这样想未必武断，多少也有一些根据。

事情发生两天之后的傍晚，裕子给悠介打来了电话。

悠介还在为前天的事烦恼，坐在桌旁一个劲儿地抽着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裕子，悠介摆好一副不管怎样都奉陪到底的架势。

裕子以轻松的语调说道：“怎么样了？”

被傻乎乎地这么一问，悠介顿时答不上话来。

裕子接着问道：“都还好吧？”

这样的话，感觉是裕子担心自己才打来的电话。悠介本该生气的，但一下子声调全乱了。

“你……怎么样？”

“一个人呀……”裕子的声音异常爽朗。

“总之，我是倒霉透顶了。”

悠介突然间这么一说，裕子轻声训诫似的说道：“那是因为你胡来呀！”

“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叫警察。”

“那不是我干的呀！”

确实是那个男的打的110，可是那时裕子就站在他旁边，难道不会去阻止吗？

“不过，你没有反对吧！”

“说是这么说，但你进来的话会变得很糟糕呀！”

这话像是在说叫警察比较好。确实，那时要是进了屋的话，自己非常激动，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一进屋自己肯定会和那个装腔作势的男人发生口角，然后扭打在一起，也许会有一方受伤吧！从这点看来，裕子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就没有再稳妥一点的方法了吗？至少可以帮自己说句话吧，表明自己并不是擅闯私宅的可疑人员啊！

悠介那么一说，裕子冷淡地说道：“我没说吗？”

“那是我求警察叫你过来的，我要是不求他们的话，你什么都不会说吧！”

至少在那个男人面前，裕子什么也没说。

“不过，不是马上就放你回去了嘛。”

“我什么坏事都没做，那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不是挺好的吗？”

裕子的话似乎有些跑题了，听起来很怪，但听她这么一说悠介感觉也挺有道理。

“但是，你很过分啊……”

悠介一想起从门缝中看到的裕子和那个男人的脸就妒火中烧。

对于因吃闭门羹而大喊大叫的悠介来说，真恨不得撕碎那两张挨在一起的脸。

“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

“觉得。”

“那，为什么置我于不顾？”

“因为那个人怕你……”

“那我怎么样都没关系吗？”

“我还是担心你的……”

“你和那家伙调情，现在却说担心我之类的话，说不通啊！”

悠介越发生气地说道，“因为你，我差点被警察扭送到了警察局呀！”

“对不起！”

裕子真诚地道了歉，悠介再次战意全无。好不容易挥起了紧握着的拳头，却不知道往哪儿打。

搞不懂……

想一想，裕子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分明被悠介当场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还把他推给了警察，现在却像是忘记了吵架这回事似的，若无其事地打电话过来，而且还担心地问自己“怎么样了”，还坦率地说“对不起”。

拜其所赐，悠介的思绪被搞乱了。裕子到底在想什么呢？

“不管怎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悠介已经不想再被这样的女人拉着到处转了，他要确认一下裕子的真实想法，不行的话就拉倒，与她断绝关系。

“你讨厌我吧？”

“……”

“喜欢那个男的吧？”悠介进一步问道。

裕子嘟囔了一句：“可那个人说想要结婚。”

悠介拿着话筒，不知所措。

“和你吗？”

“嗯，但还没决定。”

确实，悠介还没有想过要和裕子结婚。当然，自己是很喜欢裕子，但是很难作和妻子离婚的决定，然后跟裕子在一起。

“那个男人结过婚吧？”

“是啊！”

“那他老婆怎么办？”

“会离婚，然后和我过吧！”裕子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悠介再次想起了从门缝中看到的那张男人的脸。确实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对手，不过从他那脸色铁青的表情和与年龄不符的尖叫声中，似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那样的话，随便你吧！”

“不过，可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是说因为我捣乱，所以就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

听裕子这么一说，悠介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坏很坏的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彼此喜欢的话都会在一起的吧？”

“他害怕了。”

“你是说怕我吗？”

“你可是拿着凶器来的呀。”

对于悠介来说这只不过是没办法的办法而已，却给那个男的留下了极其可怕的印象。

“他好像认为你是地痞流氓呢！”

“我并不是什么地痞流氓，一看就知道了吧。”

“我也说你不是了，但他不相信。”

锯锁链的那一瞬间，悠介确实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流氓，但是真被别人这么说，心里却有些空落落的。

“其实我也挺害怕的。”裕子说道。

“我们两个人过去一起努力过，所以能在一起的话，不是很好吗？即便是结婚，我也一点不在乎的。”悠介勉强而僵硬地继续说道，“你是想结婚了吧？”

“哪有啊！”

裕子冷淡地说了一句，悠介不知所措。

“你刚才不是说想结婚吗？”

“想结婚之类的话，我可一句都没有说过。”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啊。”

“可是就这样下去好吗？”

“没办法啊。”

悠介怎么也没办法理解裕子的想法，也许这可以称之为裕子式的思考方式吧。

看看裕子目前为止的生活方式，似乎只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并没有深入思考的时候。大概，和那个男人相好也是这样。男人劝说她和自己好，并说想跟她结婚，不知不觉间裕子就答应了。

不去认真思考，而是依靠天生的感觉来行动，结果都能达到目标。而且她不争强，不好胜，自然处事，这也许就是裕子的长处。

“你说没办法？”

老实说，悠介无法那样简单地下结论。或许是年长的原因，不知不觉想得过多，把事情复杂化了。

“知道啊……”

在这次事件中，悠介以为终于了解女人了，但是看来还差得远。若把女人比作洋葱，那自己只是剥开了表层窥探了一下而已。即便越往里剥越了解女人，也有剥得泪流眼迷、头晕目眩的时候啊。

“那么，怎么办呢？”

“什么？”

“今后啊！”

既然和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不能再发展下去了，那有没有打算再回到自己身边来呢？如果裕子郑重地向自己道歉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接受她。虽然自己也有点好色，毕竟是个男人嘛。悠介打着如意算盘，可裕

子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特别的，和现在一样呀！”

“一样啊？”

“是啊……”

裕子突然间说道：“我得去工作了。”

“现在很忙吗？”

“今天有集会，那再见了！”

裕子根本没有谈到想和悠介和好的事，以一贯开朗的声音说道：“拜拜！”然后挂断了电话。

第七章 转变

一

阳台那头的鸡形风向仪在柔和的阳光中闪闪发光。风从微开的缝隙中悄悄溜进屋来，已经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突然想起今晨的天气预报上说，樱花前线⁽¹⁾已经在九州登陆了。实际的开花时间要比樱花前线晚一些，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上半个月，东京的樱花才能盛开。

悠介从午后就一直坐在书桌前，突然他停下笔，望着阴沉的天空发呆，这时候裕子打来了电话。

“喂……”

裕子总是加重这个“喂”字，听上去像是有些生气。

“是我……”

从这种连珠炮似的说话方式，就知道来电的是裕子了。

“你干吗呢？”

“没干什么。”

悠介本来是想说，昨晚喝高了，现在正发呆呢，后来也懒得跟她解释这些。

“我……想见见你。”

从裕子嘴里说出这些，倒还真是稀奇。

自从上次的门锁链事件之后，悠介既没有见过裕子，也没有去过店里。

“怎么了？”

“有事求你。”

悠介写完了一篇稿子，现在心情比较轻松。

“今天不行吗？”

裕子能这样说，看来是有挺急的事。

“那么，我就去你那儿吧。”

悠介想去裕子在九段的公寓。发生上次的事情后这还是头一次，悠介对于那门和房间现在是什么样的很感兴趣，就像个罪犯被自己的犯罪现场所吸引一样。

“九段那儿，可以吗？”

“不行，现在已经不住那儿了。”

“你又搬家了？”悠介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

裕子顿了顿，回答道：“一周前搬的，发生了那种事，那地方还怎么住。”

“可你和那个男的……”

“哎呀，都说和他已经分手了。”

虽然裕子这么说，可悠介仍然将信将疑：“就因为这个搬家？”

“光我一个人，可租不起那种地方。”

那间公寓确实看起来租金很高，莫非真的是那个男人出的钱。

“那，你现在单身？”

“当然了，现在谁也不敢接近我。”裕子似乎是在说，全是你的错。

“你现在住哪儿？”

“麻布。”

“地方不错嘛。”

“一般啦。”

“你告诉我具体位置吧，我过去。”

悠介似乎是想去确认裕子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

“挺麻烦的，银座见就行了。”

“我不怕麻烦……”

“行了行了，听我的，就银座吧。”

也没必要那么心急，今天姑且先在银座见一面，改天再去她在麻布的新家也不晚。悠介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吧，那约在哪儿呢？”

裕子说出了在并木大道拐角处的一家咖啡店的名字。听着她说话，悠介渐渐觉得裕子又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了。

约好在傍晚六点见面，悠介提前十分钟到了咖啡店前，在确认裕子还没来之后，他去逛了一家书店，大约过了十分钟，再回到咖啡店时发现裕子已经来了，正在等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迟到的悠介觉

得自己处于一种稍占优势的地位。

悠介拉开入口的门进去，裕子像是一直在等他一样站了起来，朝他招招手，仿佛在说“这儿，这儿”，这时候的裕子是那么温顺。

“挺精神的嘛。”裕子向悠介打招呼。

今天的裕子一袭洋装，象牙白的套装下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丝质衬衣，给人一种贵妇的感觉。

“来这里快要一年了嘛，不精神点怎么行。”

悠介这么一说，裕子一瞬间望向了远方，喃喃自语：“都已经一年了啊。”

“是啊。时间过得真是快啊。”悠介也跟着感慨。

裕子看看表，问道：“还没吃晚饭吧。”

“当然还没吃。”

“那今晚我请客，前面有家还不错的店。”

裕子上一次请吃晚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难道被那个男人甩了之后，又想起了我的好来了？悠介自顾自地这样解释，内心宽慰了不少。

裕子带着悠介去了一家小餐馆，它位于银座大街一条小岔路上一座大楼的二层。一进店门，长长的吧台便映入眼帘，旁边并排放着五张餐桌。

裕子对这里非常熟悉，像是来过多次，她向厨房里一个店长模样的男人挥挥手，说了声“拜托了”。几个女服务员也都认识裕子，两人被带到了一张靠里的餐桌。

“菜你们看着上吧。”

悠介早有耳闻，在银座，像这家店这样不贴价目单的日式餐馆都贵得出奇，所以他非常佩服裕子的那句“你们看着上吧”。

“先来一杯啤酒？”

裕子提议，悠介点点头，两人用玻璃杯干了一杯。

“感觉跟你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悠介说道。

“是吗？”

“最近你都没怎么联系我。”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好。”

悠介向为自己倒啤酒的裕子再一次确认：“你真的和那个男人分手了吗？”

“那种事儿还能有假？”

“可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就跟你分手？”

“人家是个正经人，大概是怕了吧。”

“你是想说都是我的错吧。”

“那个人之前真的是认真的，甚至还说要和自己老婆离婚呢。”

“.....”

“而且，还相当有钱。”

“是哪家的公子哥儿啊？”

“倒也不是什么公子哥儿，他是一家电缆公司的董事，另外还拥有几家公司.....”

看着裕子那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悠介决定反攻。

“可是跟那种人在一起可够受的。两个人好的时候还好说，一旦闹个别扭什么的就立马冷淡起来，开始跟你这呀那呀地翻旧账。”

“的确，可能会那样。”这次，裕子轻轻地点点了头，“他不是什么坏人，但是跟他在一起太无聊了，其实我也很矛盾。”

听裕子这么说，悠介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对了，你说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两人在等金枪鱼和比目鱼的生鱼片拼盘，裕子显得有些严肃。

“我不是一直都在店里卖酒水嘛。”

确实，裕子从之前那家店开始就有自己专属的老主顾。虽然不清楚每个月任务的具体数额，但只要完成定额，就能够保证一笔可观的工资，如果有更多销售额的话，还可以再得到百分之多少的回扣。在只负责招待且不卖酒水的服务员看来，卖酒水的女招待的收入要多得多。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饮食费用的垫付还是收回，都必须由自己负责来做。

“可是呢，前一阵子，有两个客人跑了。”

“跑了？”

“就是不付钱！”

“被吃‘霸王餐’了？”

“哎呀.....”真不愧是裕子，回答得如此暧昧。

“什么样的家伙？”

“一个开画廊，一个是房地产经纪人的。”

悠介放下啤酒，换了一杯烫好的清酒，接着问道：“这帮家伙现在在哪儿？”

“开画廊的那个好像在东京，不过听说破产了，另一个失踪了。”

经常听说在夜总会和酒吧，有一些男人不付钱就跑了，没想到裕子竟也成了受害者。

“那然后呢？”

“只有我先垫上了。”

“垫了多少？”

“三百万呢！”

“三百万？怎么会那么多？”

要是换悠介垫了三百万，他现在可没有心情吃饭，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如此悠然自得，也只有裕子能得到。

“要是不垫上会怎么样？”

“那样的话，在店里就待不下去了，也别想在银座混了。”

这时悠介想起以前曾听到过的一些传闻，他听说还不上借款的女性会被黑社会威胁，甚至被卖掉。说不定裕子也会有同样的遭遇。

“这么严重。”

“是啊……”

平时很有主见的裕子这时也没了主意，两手握着玻璃杯，叹口气。

“遇上这种事，担保人不是应该帮帮你吗？”

“话是这么说，可是……”

之前，裕子一直在物色担保人，悠介还考虑过为她拜托一下院长。

“我的担保人就是那个人……”

“哪个人？”

“不是被你赶走了嘛。”

悠介想起了门缝里的那张男人的脸。

“你求过他没有？”

“他说他绝对不会帮我还钱。”

“可是担保协议不是还在吗？”

“他说就算到法院告他，他也不帮我。”

的确，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想想，不帮裕子还钱也是可以理解的。

“打官司能赢吗？”

“按理说可以赢，但事实上打官司又花钱又浪费时间，靠这个解决问题，我可耗不起。”

“那你打算怎么办？”

“遇上这种事，也只能求你了。”

“我？”

“当然了，除了你，我还能指望谁？”

悠介心想，裕子说好久不见，出来一起吃个饭，还满心欢喜地以为裕子到底还是放不下自己，高高兴兴地出了门，而事实上裕子却似乎是遇上了麻烦，来向自己求救的。的确，是见到了裕子，而且她还请吃饭，可她似乎是想让自己替她分担这三百万的借款。

裕子说得轻巧，三百万，那可比悠介一年的收入还要多得多。

悠介现在的稿费大约是每页一千五百日元，按照写三百页来计算的话，每个月大概能挣个四五十万日元。然而，并不是每个月都有约稿，而且就算有约稿，写那么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把各种各样的经费和税金考虑进去，三百万可不是一个容易凑出的数目。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可真够能喝的。”

两个人三百万，也就是说每个人白白喝掉了一百五十万日元的酒却没有付钱。

“你干吗啊？一直灌他们灌到三百万。”

“我哪里知道他们会赖账啊……”

“喝的时候你也应该感觉到不对劲儿呀。”

“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可是那个时候已经……”

这些话虽然有放马后炮的嫌疑，但是悠介说出来仍然感觉很畅快。

“有人比这更过分呢。”

“你是说，有些人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喝掉一两百万，还根本不去考虑付钱的事儿？”

“是啊……”

在悠介心目中，银座原本就不是普通人去的地方，听了裕子的话，他不由得叹气。有喝掉一两百万都毫不在乎的客人，也有让这样不停赊账的客人喝酒的店。虽说陪酒女招待也有责任，可还是不得不承认这里是疯狂的世界。

“在那个圈子里混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要是换了悠介，光看到账单就要发抖了。

“你也经常替其他客人垫钱吧？”

“没多久他们都把钱还了。”

“那这次不是没还吗？”

“好了好了，这次是个意外嘛。”

银座第一流的陪酒女招待，其实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表面上看她们拿着高薪，过着奢华的生活，然而一大意，就会因替客人垫钱而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过去你有没有遇到过赖账的？”

“人家不是赖账，只不过是经营不善，倒闭了而已。”

裕子再怎么辩解，结果似乎都是一样的。

“你的那些姐妹们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做？”

“什么怎么做？”

“就是客人吃‘霸王餐’，她们还不上垫款时会怎么做？”

“她们几乎都有靠山。”

“原来都是让身后的男人们还账啊。”

“姐妹们都会向自己的靠山求救的。”

悠介一声不吭地把杯子里的酒一口灌下。

裕子小声嘟囔道：“谁让我一直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呢。”

悠介总觉得裕子说这话是在责备自己，所以不敢抬眼看她。

悠介虽然不能肯定，但他觉得之前来九段公寓的那个男人就是裕子为了防备这种不时之需而预先准备

的。换句话说，他就是那种关键时候能拉出来当冤大头的男人。然而不幸的是，那个男人撞上了悠介，大吵一架后就与裕子分手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哎，谁能帮帮我啊……”

裕子似乎话里有话：是你把那个男人赶走的，你就得替他对我负责任。至少在悠介听来，裕子的话里有这个意思。

当然了，如果悠介有能力帮裕子的话，他自然是想帮的。毕竟，原本就是自己把裕子带到东京来的，而且裕子还跟自己有过一段时间的同床共枕之缘。

裕子还说，现在她是一个人，能指望的人只有悠介。

从过去的种种看来，悠介出手相救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悠介的耳边仿佛萦绕着那首演歌，“男人啊，男人啊……”终于，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道：“明白了，我来想办法。”

瞬间，裕子眼前一亮，双手合十于胸前，像在祈祷一样。

“真的？！”

“我也不知道能帮你多少……”

“没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但愿吧……”

悠介莫名其妙地想给自己找条退路，可是，既然已经把那句“我来想办法”撂出去了，也就无路可退了。

“无论如何，我尽力吧。”

“谢谢！”裕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有救了，好高兴啊，还是得靠悠介你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悠介已经跑不掉了。

“包在我身上吧。”

悠介挺起胸膛，感觉自己像一个英雄救美的骑士——尽管这种感觉只有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二

男人有的时候会沉醉于一瞬间的豪言壮语，自己一个人沉浸在浪漫的气氛当中，如痴如醉，以至于不加辨别地就把重大的事情搅到了自己头上。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都是勉强地在做自我牺牲，而这却能够成全男人的自我满足心理。

男人们自己所说的“男人比女人浪漫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一瞬间。

总之，男人在女人的哀求和请求面前不堪一击。女人只要眼泪汪汪、可怜巴巴地那么一求，男人就会马上答应下来。是想在女人面前逞强，还是经不起女人的吹捧，总之，男人在女人面前漏洞百出。

这样看来，还是女人更加现实一些。

如果把这次的事情换一换角色，一个男人离开女人之后再次回到女人身边，并向她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女人可不会那么容易答应。何止不会轻易答应，大多数女性会斩钉截铁地拒绝。“我可没有钱。”就这一句。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做梦，不同的是，男人做梦为女人做出牺牲，女人做梦被男人做出牺牲。说得夸张一点，悠介也过分陶醉在这种牺牲美学里面。

在裕子面前慷慨地答应下来，然而一个人静静地想想，悠介才发现自己接了一个多么烫手的山芋。

接下来该到哪儿去筹这三百万呢？不对，先得去调查一下裕子被骗的真相。

第二天，悠介就开始搜集店里开出的与那两个客人相关的账单和记有账目明细的文件，随即投入了研究。

经过两天的潜心研究，悠介发现一个名叫猿田的画廊经营者和一个名叫村的房地产经纪人分别欠了一百五十万和一百三十万。这其中，猿田在东银座还拥有一间画廊，而他本人因为糖尿病正在市内的某家医院住院；另一个叫村的房地产经纪人关闭了位于新桥的事务所，本人逃往海外失踪了。

当然，不用说裕子，就是店里也数次发出账单催款，然而对方都没有任何反应。派店里的男侍者上门去催账，结果没见着当事人，反而被画廊的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地赶了出来。

悠介愤愤地想，你喝掉了一百五十万，还把去要账的人赶走，这算什么态度嘛。可是，本人就是不露面，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报警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对于这种拖欠餐饮费的事情，警察也不太愿意介入，即便介入，也最多是教育当事人尽快还钱而已。

那么打官司呢？考虑到那动辄一两百万的诉讼费以及所要花去的时间，即便胜诉了，似乎也没剩下什么好处。

以上都不行，也可以去找黑社会帮忙讨账。可是，请黑社会帮忙的话，他们会从收回的金额中抽取三成作为好处费。

裕子也真是糊涂，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经请黑社会去画廊要过一次账。不承想，那个开画廊的男人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主儿，他一口咬定“没钱就是没钱”，黑社会一威胁他，他反而声色俱厉道：“要杀要剐随便你！”

黑社会之所以强势，是因为有些人经不起吓唬，反过来如果你声色俱厉地朝他们喊“要杀要剐随便你”，黑社会的那点雕虫小技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如果黑社会恼羞成怒，开始使用暴力，撕画、打人的话，那么警察一来，他们就会以现行犯的身份被警察逮捕。

黑社会成员都是些身上背着案子的人，最怕被抓。他们的惯用手法就是在还没有被捕之前恐吓对方，逼对方交出钱来。只有善良市民或者在大公司工作的正经白领会吃黑社会这一套。这些人大都很爱惜自己和自己的面子，怕被别人议论，所以稍一被威胁就害怕了，便会乖乖地交出钱来。

一流企业的那些董事和部长、科长们，之所以深受夜总会、酒吧经营者们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弱点，他们一般不会拖欠餐饮费。

和这些“正经人”相比，裕子这次的客人看样子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狠角色。他不仅不害怕黑社会的威胁，反而态度恶劣，逼黑社会出手施暴，所以裕子靠黑社会讨债这一招效果很不理想。

想从这样的对手那里讨回钱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这笔钱就这样收不回来了会怎么样？”两人见了面，悠介向裕子报告调查结果之后这样问道。

“从协议上来说，要由我来垫付，所以店里会找我麻烦。”

“不会吧，难不成你们店也是黑社会经营的？”

“别这么说。”

虽然裕子否定了，但是悠介曾经听说过有好多家店的经营者的都是跟黑社会有关的。

“最终，也许那笔钱会被当作预支给我的钱，叫我逐月还上。”

悠介想象着裕子被这笔钱缠身，每月都被扣工资的样子，突然觉得她很可怜。说不定裕子不久就会被黑社会给卖掉。

“真愁人啊，怎么办呢？”

悠介这么一问，裕子反问道：“你不是有些办法吗？”

“有倒是有一些……”

实话实说，当时答应裕子的时候心里根本没底，事到如今不得不想办法去筹钱了。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里要筹三百万，不好办啊。”

悠介想起了辞去医院工作时得到的退休金。虽说在大学医院里干了十年，可事实上五年前才成为助手，所以那点儿退休金非常微薄，况且其中的大部分都留在了札幌的妻子那里。

悠介来东京的时候，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把一百万日元存进存折带到了东京。很幸运，悠介在东京靠着稿费和在医院按月领取的工资就够生活了，那一百万还没动过，可以自由支配。

“总之，一百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你能拿出一百万啊？”

“可是，一共不是三百万吗？”

“先还一百万，店里也安心一些。什么时候能给我？”

“要是急的话，明天……”

“谢谢！”

裕子又低下头鞠了一躬，可是悠介离当初承诺“包在我身上”时的骑士风范还差得远呢。

裕子新搬的公寓，好像在麻布的仙台坂往上的一个地方。

以前住的九段一带就是高档住宅区，现在的麻布也毫不逊色。

麻布这个地方不仅毗邻市中心，离六本木、赤坂等繁华街道也很近，听说很多明星也住在这里。夜总会女招待之间的对话——“往哪儿啊？”“住麻布呢。”这样的回答之中，就会带有几分洋洋得意。

女性们所向往的麻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悠介也想去见识见识。不过他并不是想去那里找裕子。即便如此，因为裕子，悠介也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地方。

从两国到神宫前，再从九段到现在的麻布，仅这一年之内，裕子的家就四易其所。每搬一处，都是被称为山手高档住宅区的地方，仅从给人的印象来看，就比悠介住的下町要高级得多。

但是，悠介却非常喜欢现在住的下町。

原本江户的中心就是下町，因此这里有许多历史古迹，交通也很便利。加之这一带有很多既便宜又好吃的小饭馆，在熟悉的烧烤店里喝烧酒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住在下町的人们都待人亲切热情，还有像隔壁开被子铺的老爷子这样的将棋超级爱好者，就连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们也都很轻松闲适。

悠介丝毫不想在山手那样气氛压抑的地方住。正因为如此，他也不怎么羡慕住在山手的裕子。

但是，情况有些不同。

一个住在下町的男人，凭什么非要替一个住在山手黄金地段的女人还钱。没有钱的话，住便宜点的地方不就行了。

悠介想发牢骚。

背后没有有钱男人做靠山，能在那种地方住下去吗？

不对，莫非裕子又有新靠山了？

这么说来，上次裕子叫自己出来见面的时候，她坚持要到银座，莫非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

去裕子家的路上，悠介心中思量万千。

可是，如果裕子真有了新靠山，她也就不会放下面子来求悠介筹钱了。而且，今天悠介告诉裕子要去她家里送那一百万的时候，裕子还把去她家的路线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照这个样子来看，裕子应该不会有别的男人。

不管那么多了，今天去了那座公寓，就可以对裕子的生活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了。

车从二之桥上了仙台坂之后向右拐。这一带悠介是第一次来。上仙台坂的路上以及上到尽头的地方大使馆林立，馆前还有警察在守卫着。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麻布！豪宅与大使馆林立，中间还穿插着典雅别致的公寓楼。

照裕子所说的路线，车在第二个拐角处继续右拐，在刚刚下坡的左边有一栋贴着白瓷砖的公寓楼映入眼帘。走近一看，那是一栋三层小楼，从大路沿着刺柏丛大约往里走二十米就能看到入口。

悠介在确认了用英文书写的门牌之后，推开那扇玻璃门走了进去。

这里看起来比九段的公寓要小很多，因为只有三层，因此也没有电梯。

不知为什么，悠介突然感到轻松不少，他上了楼，摁了二楼二〇三室的对讲电话。

也许是害怕再出来个陌生男人吧，悠介心中颇为紧张，然而这一次门立刻就打开了，裕子探出头来：“欢迎欢迎，你还真找到了！”

从裕子轻松的语调中可以听出，里面确实没有别的男人。可悠介仍然往房间里面窥探了一眼后才脱了鞋，换上门口的拖鞋。

玄关台阶之上是铺着木地板的客厅，再往里似乎是卧室。

客厅相当宽敞，纵向细长，沙发成L形沿着墙壁摆放，橱柜和立体声音响则沿沙发对面的墙摆放，再往前一个分开的独立空间好像是厨房。

沙发和橱柜都一如从前，这让悠介深感亲切的同时，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如果裕子真有了新靠山，早就应该换新的豪华家具了，而就目前所见到的状况而言，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再说，这栋公寓楼的外观和屋内的陈设明显比九段的公寓差一个等级，应该可以判断裕子没有别的男人了。

“你瞪着眼睛傻愣着干吗？”看到悠介忐忑不安的样子，裕子问道。

“我怕再有男人出来。”

“别说浑话……”裕子说完便去厨房泡咖啡。

悠介一路上一直把那一百万藏在夹克的内兜里。此时他坐在沙发上，在确认了那厚厚一叠钞票安然无恙之后，点燃了一支烟。

“这里比九段离银座远吧？”

“稍微远一点，但这儿便宜。”

“这儿比较让人放心啊。”对悠介而言重要的不是房间是否豪华，而是这里没有别的男人。

“你饿吗，叫点外卖吧？”

“不用，我还不饿。”

悠介要了一杯酒，然后说道：“我又找人打听过，说是很难从那两个人那儿要回钱来。”

裕子一听是关于那笔钱的重要的话，连忙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表情很奇怪地点了点头。

“我还问了一位熟识的律师，他说不太可能马上要回钱来。”

悠介咨询的是他的牌友，一个叫松野的律师，他对悠介说：“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据那家伙介绍，这种情况下，女招待不需要全额赔偿，确实是你的生意没错，但是收回客人消费的费用说到底还是店里的责任，所以那笔钱应该算作店里的亏损。”

“那样可不行。”裕子当场予以否定，“合同上可是写着‘有责任收回客人的消费费用’呢。”

“也许是如此，可是松野说，你就像是公司的推销员，商品卖了，顾客跑了，欠款无法收回，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必要承担这么多责任。”

“我以前倒也听说有人以这样的理由不还店里钱，然而一旦这样做可就在银座混不下去了。”

“跳槽到别的店里不就行了吗？”

“以前的事情传到别的店里，大家都会对你小心提防的，这样可不行啊。”

“这样啊……”

“在哪家店里都混不下去的话就惨了。稍稍一打听他们就都会知道，这个人在以前的店里竟然发生过这种事。银座其实也就那么大点地方。要是不还钱就干不下去了。”

“你就那么想在银座干吗？”

“好不容易才习惯的……”

或许是因为好不容易才从札幌来到东京，又在有“花花世界”之称的银座站稳了脚跟，现如今断不想再到新宿、池袋之类的地方去了。

“只要能在银座干下去，就算吃点亏也能马上补回来，我还想再奋斗一下。”

“……”

“只要渡过眼前的难关，以后就会好起来的。”

看着裕子哀求的眼神，悠介缓缓地从夹克的内兜里拿出那一百万放在桌上。

“目前只有这么些。”

裕子对着眼前的厚厚一叠钞票出神地望了片刻，然后拿起来，问道：“真的可以给我吗？”

无论怎样，事到如今，“不行”已经无法说出口了。

“悠介，谢谢你，我有救了。”裕子郑重地把钱放进了柜子的抽屉里，接着说，“我也并不是完全筹不到钱……”

那么岂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求一个穷光蛋作家？悠介面露不悦，默默地喝了一口酒，听裕子继续说道：“可是，求别人就得和人家发生那种不清不白的关系。”

“就不能不发生那种关系吗？”

“那怎么可能！”

“……”

“我……除了悠介之外，谁都不喜欢。”

裕子又说了让悠介心花怒放的话。悠介似乎就是为了听这句话才来送这一百万的。

“可是九段的那个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悠介抑制住心中的喜悦，敲打裕子道。

“那个人非常殷勤，对我非常好……”

“对你好，你就跟他在一起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好。是你先找别的女人，我才……”

“那也就是说，你愿意跟我和好了？”

“只要你别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我可是想找一个全心全意为我的人。”

“知道了。”虽然嘴上没说，但悠介心里也是非常后悔。

“也许不该这么说，这次我只想求悠介你，我最喜欢的人。”

今天的裕子可真是会说话。就算是那一百万才让裕子开的口，她能这么说也算是遂了悠介的心愿了。

“剩下的钱，缓几天可以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吧？”

“应该吧……”

悠介点点头，他突然想起了刚刚写完的一百二十页手稿。那些稿子只算稿费的话，最多也就二十万。但是如果得个奖什么的，再出版个单行本，可能就可以有近十倍的版税入账了。

悠介一面对这条筹钱的渠道充满期待，一面又在盘算着是不是该从哪儿借点钱。

“真不好意思……”也许觉察到了悠介的苦衷，裕子充满歉意地说，“也别太勉强了。”

虽说裕子让悠介不要太勉强，可是不拼命的话又如何能筹来那三百万呢？

两人都沉默了。裕子打开了房间的灯。

“我说，去哪儿吃点东西吧。”今天休息，裕子不用去店里。

“麻布十番那儿，有家相当不错的店，要不我们去那儿吧。”

刚刚到手的钱就盘算如何花掉，这正是裕子乐观的一面。

“不用，我还不饿。”

“那么，叫点外卖吧？”

“昨晚我通宵工作，现在有点累了。”

现在悠介满脑子想的都是和裕子上床。

“我想休息了。”

“你困了吗？”

“可以吗？”

裕子瞥了一眼橱柜上方的钟表。

“还早呢。”

“天都黑了。”

“那就休息会儿？”

裕子苦笑着，打开了卧室的门。

三

好不容易与裕子和好如初，两百万元筹款的压力却越发强烈地袭来。到底要怎样才能筹到这笔巨款呢？

首先浮现在悠介脑海里的便是去杂志社借些钱来。因为以前从书上看到过，前辈作家也曾告诉过自己，作家可以要求提前支付稿费或者预支版税。

同乡的前辈作家村山彻先生就曾经因为兴奋剂中毒而没能完成稿子，在几乎毫无收入来源的时候，从B杂志社借到了一大笔钱。那时正是村山先生病情最严重之时，杂志社没有拒绝支付的道理，无奈地借给了他钱，似乎也不曾想过能收回这笔钱。

但是那之后，村山先生却奇迹般地康复了，还完成了原稿，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后来村山先生仍然依靠B杂志社发表小说，但是在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后，却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稿费。感到怀疑的村山太太向杂志社询问此事，他们答复说：“之前不是有一次预支过稿费给你们吗？这次当然要扣除那些钱了。”

“那么久以前的事还记得啊，记性真是好啊。”尽管村山太太苦笑着这样感叹，但仔细想想，或许还是杂志社有些吃亏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村山先生借钱是在战后不久，和现在相比，那时的物价要便宜很多。因为是用现在的稿费来支付那时的借款，考虑到之后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先生所得到的好处可是不小。但是也许在村山太太看来，早已是五百年前的事了，早该淡忘了吧。

村山先生的事暂且放在一边，以悠介现在的状况，向杂志社提出借钱的要求是否妥当呢？

说实话，悠介现在的状况，与其说是在替杂志社写书，倒不如说是请求他们让自己写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要说想借钱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而且如果只是要现在的稿费也就罢了，关键是一次索要两百万，那是一定会被拒绝的。这还不算糟，假如被当成是厚脸皮的人，以后再也不来约稿，那可就真麻烦了。

村山先生借钱的时候，不仅杂志社很随意，经理方面也没有提及十分细致的还钱环节。听说在过去，畅销作家只是坐在茶馆里写稿，负责的编辑就会把数十万的钞票送上门来。当然那也只是在那个慵懒的年代才会有事。

悠介试着从B杂志社想到S杂志社，又想到K杂志社，可不管怎么想，都觉得自己还处在请求别人给自己写作机会的阶段，“请借给我钱吧”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既然已经不能从杂志社借钱了，那么只好向家里伸手了。在札幌的家中，把自己的退職金和以前存的钱都算上，大概能有两百万。可是想到自己从家里出来，为了偷偷同居的女人还要把珍藏的钱全部拿出来，总觉得太过分了。

或是瞒着妻子，直接从母亲那里要点钱。父亲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是母亲在管理祖母遗留下来的遗产，问她要的话怎么说也该给的吧。

可细想之下，在现在的情况下，母亲和妻子一起生活在札幌，要想单独瞒着妻子，太难了。

杂志社和家里都不行，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悠介脑中浮现出了医院院长的脸庞。山根医院院长既然都有钱能够参加众议院选举，一两百万这点钱也许还是能筹到的吧。

但是说得直白点，悠介并不情愿向院长借钱。他一个礼拜只工作三天，也就是说只是打零工而已，都不是正式员工，要那么多的钱，实在很难开口。而且原本就只是抱着暂时在医院打打零工的想法，打算等能靠着稿费度日了，就尽快辞了医院的工作。如果借了这么多的钱，那以后再要辞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虽然不情不愿，但是也没有时间再去细想了。

总之，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尽快筹到钱才行。

重新想了一遍，这三种方法中，还是向院长借钱最为现实。和院长平时能见面，又在他的手下干活，即便借钱也显得很自然，借到的可能性也大。

考虑完毕，悠介决定利用中午的空闲时间去趟院长的办公室。

“您好，院长，我有些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可以进来吗？”悠介客套地说道，显得像是要和院长商量工作上的事。

“当然可以，请进来吧。”院长随意地回答，反而让悠介觉得有些难以开口。

“其实，我有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想拜托您……”

悠介低着头不敢看院长，毅然决然地说出了想借钱的事。

院长一时间露出了不解的表情，又马上询问悠介为什么要借那么多的钱。

“我想您知道之前和我一起的那个女人……”

因为院长都已经知道了贵子自杀未遂的事，所以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对他隐瞒自己的事情了。

“实在是很愚蠢的事啊……”听到原因后，院长叹着气嘟哝道，“你也实在是太不懂事了啊……”

听到这番话，悠介觉得肯定完了，没想到，接下来院长竟爽快地答应了。

“两百万的话还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借吗？”

“虽然你是耽于红颜之事，那我也不能因此就不帮你吧。”

早就听说院长也是饱享艳福之人，果然他对于悠介的状况能够理解。

“红颜祸水啊，小气也不行，平庸也不行。”院长的话中充满了感慨，“但是，两百万会不会稍微多了点？”

“现在开始可以不付给我工资！”

悠介现在的日工资是六千，一个月就是七八万，悠介心里盘算着，还清欠款得两年多才行。

“如果单行本出版的话，就能拿到钱了，一定可以更早地把钱还清！”

当然，如果能得奖的话，还钱就更早了。

“那样都不行吗？”

“倒也不是说不行，这样吧，你以后每天都来医院怎么样？每天工作的话，工资也能涨些。”

“可是，那有些……”

虽说是为了借钱，但是每天在医院工作的话，那来东京到底为了什么呢？

“还是像现在这样吧，我会尽早还钱的。”

“明白了。”院长缓缓地点点头，欲言又止，“男人，真是奇怪啊……”

悠介依然低着头，可心里一下子觉得和院长亲近了许多。

也许因为是周末，又下着小雨，每条道路都很拥挤，也容易堵车。麻布名气很大，交通却很不便利，没有车哪儿都去不了。

从两国过去，悠介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终于到了二之桥，从那儿登上仙台坂，到了裕子的家。上次来的时候，在裕子开门之前都一直忐忑不安，这次就一点都不紧张了。一百万后又带着两百万过来的男人，没有理由不让进去。

按下门铃，门马上就开了，裕子蹦跳着出来。

“快进来，都淋湿了啊。”

裕子一边说着，一边用毛巾拍打着悠介的肩膀，很久没有这样高兴地欢迎过悠介了。

“喝点什么吗？”

“嗯，来杯啤酒吧。”

悠介仿佛成了这家的主人，一下子喝光了啤酒，然后从手中的包里拿出了两百万现金。

“这些，全部拿来了。”

裕子停下了倒酒的手，盯着桌上堆着的钞票。

“你真的把钱都带来了！”

“可不是，没钱就麻烦了啊。”

“是麻烦，可……”

筹到这两百万的时候，悠介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可一想到这些钱将要作为陌生人的酒钱装进别人的口袋，一下子又很生气。

但悠介一边瞪着这些钱，一边又自我安慰道：“这可不是给那些人的，是为了救裕子。”

悠介看了看窗外，好像是为了不再想那些男人的事。

裕子低下头，说道：“谢谢你。”

“……”

“我不会忘记的。”

“别说那样的话，快收起来吧。”

再这样，悠介觉得自己又要生气了。

裕子拿起钱，双手捧过头顶表示领受，转身走进了卧室，好像是去把钱放进衣柜里吧。

刚才还堆着钞票的桌子上，现在变得空无一物。悠介好像失去了关注的对象，突然觉得有些失落，一个人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刺柏。这时，裕子从里屋走了出来。

“但是，这么一大笔钱，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马上回答的话太无聊了，怀着这样的心情，悠介顿了一会儿，慢悠悠地回答：“从院长那儿借来的。”

“山根医院？”

“想了很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

“真的借给我们这么多钱啊？”

“是预支的。”

不知道为什么，悠介对“预支”这个词感到有些介意。

“我和你都背负了预支款的担子啊。”

“哪有……”

“我们俩都开始枯萎了啊。”悠介调侃地说道，裕子不禁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还没有枯萎哦。”

“不，也许就这样枯萎了。”

就在两人打趣时，悠介突然感到自己就像是悲剧的主人公一般。

“这样的话，就不能随便辞职了啊。”

“借的钱，难道是你的工资吗？”

“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了吧。暂时先预支，等以后出了书……”

裕子耷拉着脑袋，好像万分抱歉的样子。看到这副情景，轮到悠介来安慰她了：“没事的，总会有办法的。”

“去喝点小酒什么的吧？”

“去吧，今天我也不去店里了。”

虽然不是特殊的日子，裕子好像也不想去店里了。

已经借到了两百万，悠介心情一下子无比的舒畅，好像怎么花钱都觉得值。就那样直接来到银座的小餐馆，又转了三家酒吧。其中有一家悠介付的钱，之后他就身无分文了，后来去的是裕子熟悉的店，只能由裕子来结账了。

悠介说了句“对不起”，转念一想，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裕子因为得到了两百万，心情极佳，喝酒速度很快，到第三家酒吧时，两人都已经醉了，特别是那家店正好是裕子的朋友在管，所以心情就更好了。

“今天怎么了，这么早就喝醉了？”老板娘问道。

裕子回答道：“这个男人是好人，帮我把钱全还了。”

“真羡慕你啊，我也好想找个这样的作家啊。”

“不是的，老板娘。”

这一个礼拜虽然筹到了三百万，却没有一分是写小说得来的。

说是要当作家，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医生的手艺，想摆脱身兼两职的生活，专心致志地写作发表，却还差得很远。

“写小说什么的，还远远不能糊口。”

“不是又出书了吗？”

的确，在年初的时候悠介又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这样他就已经出了四本书了，但是每本书的初版都只印刷了三千册，也没有再版。

“前段时间，有位客人来到这儿，好像说你马上就要得直木奖了。”

“是说我吗？”

“那位客人曾经在K杂志社工作，好像知道你的事。”

“真的那么说？”

悠介想起了前阵子开始写的稿子，如果能刊登出来并成为直木奖候选作品的话，那老板娘说的话也许就应验了。

“真像那个人说的那样能得奖该多好啊！”

“会怎样呢？”

“获了奖就出名了，书也能卖出去了。”

悠介突然想到了“石头会”的会员早坂昂，前不久他获得了直木奖。听传言说，他的获奖作品虽然有些无聊，但马上不断地被加印。

“从院长先生那儿借的钱也可以还了啊。”裕子说道。

“啊，这个，不一定有这么多……”

“真高兴。”

虽然还没有得到确认，但裕子还是很高兴，那种单纯也是裕子惹人喜爱的地方。

就这样一直喝到了十二点多，站起来的时候腿都麻了。裕子扶着悠介走到外面，上了出租车。

“去麻布……”裕子对司机说。

悠介问道：“可以吗？”

“啊……”

醉成这样，裕子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还是便宜的小旅馆，都已经分不清了，悠介闭上了眼，尽情享受现在醉醺醺的惬意，永远不想醒来。

⁽¹⁾ 这里指每年三月至五月，每十天画一次的樱花开花地点的连接线。在日本，人们将这种连接线作为气候暖度移动的指标。——译者注

第八章 花云

一

春意袭人，樱花初绽。四月初，“石头会”为祝贺其会员早坂昂荣获直木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功会。

B杂志社主办的正式庆功会在二月中旬已经结束了，这次的小型宴会只有“石头会”的内部会员参加而已。庆祝会的会场定在西荻洼一家名为“小芥子屋”的料理店，距离有津先生的宅邸不远。

在B杂志社的正式庆功会上悠介并未受到邀请，所以此次赴宴还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的聚会，悠介多少有几分期待。不过之后回想起来，这次的庆功会却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地方。

宴会邀请函上写明庆功会于下午六时举行，待悠介来到料理店二楼举行宴会的包间时，看到除了主宾早坂昂和有津先生外，“石头会”的会员只来了十人左右。

“石头会”的正式会员有四十余人，悠介听说这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会来参加，可到了规定的时间，竟还有一半的人没有到场。

悠介在札幌的时候偶尔也会参加出版纪念会、荣膺地方文化类的庆功会等活动，受邀请的人基本都会出席。大家会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到达，活动开始前先互相闲聊一番。在地方上像出本随笔、散文集这样的，即便只是一本书也会举办一个聚会，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看来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确实非常亲密，也可以说他们都很喜欢热闹。

与之相比，“石头会”的庆功会却缺少气氛，稍显平淡。

在悠介到场之后，又有会员陆续抵达，见到早坂他们不过是“啊……”“你好……”这样招呼一声，几乎没人给他道贺、说声“恭喜”的，而早坂也只是跟他们招手点头应和一下罢了。

这若是在地方上举行荣获直木奖的庆功宴，那得引起多大的轰动啊。不过是发行一本单行本就能聚集数百个人，要是得了直木奖的话，规模肯定无法形容，搞不好市议会的议员甚至市长都会到场庆贺。

与这稍显冷场的气氛一样，庆功会比预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才开始也是悠介没有想到的。宴会由“石头会”的干事长田主持，首先有津先生做了简短的祝词，之后是早坂的感言。

早坂说道：“这次我意料之外的获奖，完全是因为有了有津先生及在座各位的栽培和指导，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和以往各种感言一样，这不过是一段谦虚且极其普通的发言。

待早坂发言结束，在场没有一个人鼓掌，这也让悠介惊讶不已。在他人发言结束后鼓掌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当悠介合起手来时，却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他只得赶紧把手塞到桌子下面。

然后开始斟酒，也没有谁倡议共同干杯为早坂祝贺什么的，大家都只是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悠介也理解，大伙儿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必拘泥于那些繁冗礼节，但也不至于简单到这种程度。

人们随便地喝着，谁也没有去给早坂敬酒，都是一边吃着菜一边和坐在两旁的朋友东拉西扯。这次的庆功会就好像是平时在有津先生家举行的聚会一样，只不过是把地点改到了料理店。看着庆功会的状况，悠介不禁重新审视起在场每个人的心情。

说老实话，早坂昂的获奖对他们来说并非值得庆贺。虽说大家同为“石头会”的会员，但说到底还是竞争对手，只有胜出和被胜出的关系。这些人当中有人率先跑到胜利的终点，其他人怎么也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地为这个人鼓掌祝贺。早坂昂获奖对其他成员而言，就意味着自己败在了早坂的脚下。失败者为胜利者鼓掌欢呼这或许符合运动员精神吧，但这多少也背离了失败者本人的心声。从人的本性出发的话，恐怕谁都不想见胜者一面，甚至连他欢呼雀跃的声音都会变得非常刺耳。

这样看来，正是会员间这种略显冷淡的行为才更显他们的人格魅力：不受世俗和礼仪的拘束，根据内心的真实想法来行动。虽说是庆祝会，但也没必要强颜欢笑、高兴鼓掌。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有津先生和早坂昂也好像充分理解这一点，显得非常坦然。当悠介理解了这些时，他也更能感受到在座各位的直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饭桌上觥筹交错，气氛也渐渐活跃起来。西餐配着葡萄酒口感甚佳，有些人来了劲头，开怀畅饮，不禁酩酊大醉。

这其中有一个叫梅泽的男人，坐在早坂昂一旁不停地说什么。

坐在斜前方的悠介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尽是梅对早坂获奖作品的批评。什么小说的结构不够严谨，要是他来写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等等。梅泽一边捋起耷拉下来的头发一边喋喋不休，对此早坂却是一言不发，只是附和地点点头，甚至偶尔还能看见一丝微笑挂在嘴角。

如果说在庆功会上贬低别人的获奖作品的人还算男人的话，那面对他人的贬低还能一笑泯之的人，绝对是男人中的男人。

没有得奖的人为了出口气，除了批评作品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而得奖的人面对批评一笑泯之，单从这两种态度中就能窥得他们之间的差距。

不论怎么说，似乎胜败早有定论了。

事到如今，不论你怎么说，胜利者就是胜利者；不管你说些什么，失败者还是失败者。失败者要想追赶，甚至赶超胜利者，只有用更优秀的作品打败他。只有写出更加出色的小说才是真正的胜利之路。

悠介明白这个简单但又严肃的事实，同样他又与庆功会上的同人们产生了共鸣，一种有别于竞争意识的共鸣。

大家都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志来生活，才这样做的……

聚会变得愈加混乱了，早坂昂也面露归意，干事注意到了这些，在一个半小时以后就结束了聚会。如果让聚会继续这样下去，确实可能会围绕早坂引发争执。

结束后，悠介和冈田又顺路来到新宿商业街上一家名为OSADA的小店。刚刚坐下来，冈田就开始批评起早坂的作品来。

估计大致内容他已经和朋友在聚会上聊过了，所以虽然酒醉，说起来还是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而且他确实指出了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不足。

冈田头脑清晰，博识多学，评论作品十分尖锐，能正中要害，似乎更适合做一名评论家，这也正是他的缺陷所在吧。

喋喋不休了好久，他突然询问般地说：“这回虽然是早坂那家伙获奖，但要说才能，我在他之上，对吧？”

悠介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冈田又说道：“你不也比他强啊！”

同样，悠介还是只点点头。

确实，早坂的才能说不上出类拔萃，在“石头会”里与他不相上下的大有人在。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早坂他已经得了奖，在这个大集体里他已经率先游到了彼岸。即便你说他没有才能，一般人听了也不会相信，最后你还落得个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名声。

如果认为对方不怎么样，而自己更有才能的话，那就得写出一部让人信服的作品也去获奖来证明自己。

但悠介也理解冈田说这些话的意思。

就冈田而言，他只是在嘴巴上逞逞能，他或许明白自己是无法获得直木奖的，虽然不能说死，但他确实抱着这种说不清的不安的感觉。可能正因为如此，冈田才那样严厉地批评早坂的作品，甚至不愿意认同他的才能。

“是吧……”冈田似乎在寻求认同一般，不依不饶地说道。

悠介含糊地点点头“嗯”了几声。在冈田的纠缠中，悠介感到了他作为作家的执着。但是，面对追求共同目标的对手，只是一味地评价或是钦佩是毫无用处的。不管我们在心中怎么评价、佩服某个人，一旦把这些事拿到嘴上喋喋不休，或在态度上将自己的情感表露无遗，那就注定是个落伍者、旁观者，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功。

现在的冈田就正在这个边缘徘徊，在不断地保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

冈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相同的话语不断在嘴边重复，悠介丢下他独自去了新宿西口的一家名为“蒂罗尔”的小店。

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小店里也就两个半生半死倒在桌上的客人，老板娘清洗着盘子，似乎准备回去了。看到悠介，她惊奇地说：“哟，今天难得啊，醉成这个样子。”

“啊……我被一个奇怪的家伙拖着不让走。”悠介答道。

悠介又把早坂昂的聚会告诉了老板娘，后又谈起聚会上人们的表现。

“到底还是得奖的家伙尊贵啊。”悠介小声嘟囔着。老板娘听到后用她厚实的手掌拍了拍悠介的肩膀，说：“没关系的，悠介你可是很有才能的。”

“真的假的……”悠介笑道。

“当然啊，从见你第一面起我就是这么想的。”

“谢谢了。”

老板娘再次拍拍他：“没问题的，要有点自信啊。”

每当悠介提到什么不安或者担心的事情时，她总会笑着说“没关系的”，每次，将近八十千克的胖老板娘都会用她那厚实的掌心拍拍悠介的头或肩。

话虽这么说，可她毕竟没看过悠介写的小说。再怎么说“没关系”、用手抚慰悠介，也只不过是安慰罢了。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次老板娘这么说，都会让悠介感觉到很舒心，不管实际情况会怎样，悠介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是啊，没关系的。”悠介说道。

老板娘也附和说：“嗯，没关系的。”

老板娘再次拍了拍悠介的肩膀，让悠介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作家一样。他痛快地喝起威士忌来。

二

天空中淡云密布，既不冷也不热，在和煦的微风下，暖春似乎在屋子里沉淀下来。这种天气就是所谓的“花云”天吧。

说起来，昨天在隅田川边散步时，悠介发现樱花开始开放了。

天气预报说樱花前线已经通过了首都圈，但隅田川边的樱花才刚刚要盛开。不过倒也不是因为这一带樱花开放的时间要迟一些，毕竟是电视的开花预报嘛，总是会提前个四五天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微暖的花云天气里，樱花也一定会开得更加灿烂。

说句实话，悠介多少有些不适应这个季节。

樱花要开还未开，可能也正因如此，大气里洋溢着浓密的精气，而悠介就好似被这空气中的温暖所压倒了一样，不管是脑袋还是身体都变得有些迟钝了。在这种慵懒的氛围中只有心情还无法平静下来。

不过与其把悠介的状态全归咎于季节，还不如说这与悠介上京的时间有关。去年春天，悠介就是在这花云天的时候来东京的。

午后，微风、暖阳，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氛。今后该怎么办？悠介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在这一刻交织。

第一次踏进这间屋子的时候，看到阳台对面的鸡形风向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那时的自己有些后悔来到东京。

一年过后，初来东京时的不安又显现出来。

回想这一年，悠介尝尽了人生百味，苦乐参半。和女人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特别是这半年来，纠葛不断。

先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了雅子，因此裕子离开了悠介。之后又是贵子自杀，好在被救回来了，而悠介为了挽回裕子还两度被警察逮了起来。

现在看来，发生了那么多事好像是悠介不接受教训，在女人的事情上不知道克制，可悠介并非是故意这么做的。他每次都会认真地想原因。“不管怎样，我都尽力了……”

在持续不断的纠葛中，悠介学到了不少东西。

让悠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女人是绝不妥协的。她们对待一件事的态度绝不会像男人那样模棱两可。

“我或许是有些花心，但我终究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女人是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话的。在她们眼里，只有简单的“爱我”和“不爱我”这两种答案。

相比较而言，男人就要花心得多，总是喜欢东张西望。手里明明有一朵花，可是看见附近有别的花，总忍不住要去瞟两眼。告诉自己就看一会儿，可最后又糊里糊涂地陷进去了。而当手头的花离开时，男人又慌慌张张地去追赶、补救。

男人的花心远不止这一方面，他们就像尘土一般徘徊在天际，不知停息。

总的来看，男人是一种轻浮、暧昧的动物。得知男女在这方面的差别可能也是悠介最大的收获吧。

而且这回悠介也亲身体验了一次女人的红杏出墙。

男人嘛，在内心深处总是坚信女人不会轻易抛弃自己，另结新欢。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认为妻子或是恋人肯定会对自己忠诚，对于她们的想法，男人们也总是不当回事。

但是女人可不会都像男人想象的那样，裕子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就在一年前和悠介一起如私奔似的来到东京的裕子，又和别的男人好上了，这对悠介来说确实是个打击。当悠介得知裕子甚至和那个男人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时，他更是痛心不已。

如果仅仅看到这些，我们确实无法想象裕子这么做的原因，可我们若站在裕子的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这是为什么了。

对一个二十好几的女人而言，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如果这时有个可靠的男人想和自己结婚，哪怕这个女人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交际花，她也是会认真考虑这个男人的。相比而言，都已经结婚还成天糊里糊涂沉溺于玩乐之中，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成熟起来，这样的男人怎么能让女人安心呢？

裕子看上去是一个无忧无虑、开朗大方的人，但她心中确实在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对裕子而言，她也难以决定结婚的事情。确切地说，在同别的男人交往的同时，她的心中还是有悠介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可以说裕子是“脚踏两只船”。

但是我们也不能责怪裕子，在漫长的人生中，谁都会面临两难的抉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现实的生活方式。

为了裕子，悠介给了她三百万，为此悠介花光了积蓄，还从院长那儿借了钱，但这也算是悠介任性妄为、见异思迁所付出的代价，同样这也是他对裕子一直以来关爱、照顾他的一种补偿吧。

“事情也就这样了，就算是给自己上了一课吧。”悠介这样安慰自己，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即便可以和裕子重新和好，可是自己在札幌还有家人，是将他们接来东京，还是保持现状呢？不得不认真考虑啊。

还有写作，目前对悠介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表面上悠介娴熟地周旋于裕子和雅子两个女人之间，但实际上他也时常扪心自问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这种不安一直纠缠着悠介。可当他砸裕子邻居家浴室的玻璃，或是用锯子锯门锁链的时候，他又把这种想法抛到了脑后。对悠介而言，出色完成眼前的任务是他最大的目标。

当这份对女性的执着消失，回复到一颗平常心时，悠介又会陷入新的反省和自责之中。

“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才能一直留在东京吧。”

这么说也并非找借口，在东京近一年的时间，悠介没有虚度。

来到东京，悠介认识了很多编辑以及众多立志成为作家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东京的生活让悠介深刻地体会到了首都写作界竞争的激烈程度。

和此前在地方上闲适的生活相比，东京也让悠介见识到了生存的艰难。在种种艰辛刺激之下，悠介一直坚持写作，最终这些作品使自己在圈内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新人作家。不过，悠介并不满足于现状，即便目前还说得过去，可毕竟和自己的理想还有一定差距。

“我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

自从半个月前参加了早坂昂的庆功会以后，悠介的这种焦虑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悠介又看了看阳台对面的鸡形风向仪，自言自语道：“今后，我该怎么办啊……”

自己的工作、家庭，还有身边琐碎的事情，悠介有太多必须考虑的事情，但似乎哪一件事他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

但有一件事悠介非常清楚，那就是和自己从前恣意、任性的生活方式告别。悠介并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结束从前的生活，但他明白如果就此放任下去的话，他只会被人当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到底是怎么了……”慵懒的午后，悠介再次自问。

悠介又想到以前的老问题：到底自己还能不能拿奖？如果还是不能获奖，自己还持续着目前的生活状态，又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不论悠介怎么想，可人生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读懂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谁都没有弄清楚，即便偶尔有些偏离人生的轨道，人们还是可以平静地生活下去。悠介这样安慰着自己，虽然这对解决目前的困境毫无帮助。

“无论如何……”不管怎么说，悠介并没有放弃。

今后自己到底该往哪儿走？应该怎样来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在未来的道路上，自己是会踉踉跄跄还是精神抖擞？对于这一切，悠介并没有头绪，但悠介还是不会放弃。

面对着闪闪发光的风向仪，悠介喃喃自语道：“不知道我以后会走向何方，但要是我自己放弃了，一切也都完了……”

泡沫

うたかた

渡边淳一

著

高培明
译



当他选择一意孤行的那一时，就再无退路……
当她决定飞蛾扑火的那一刻，便难以回头……
迷失在心满意足之后的空虚寂寞中的他们，
该如何面对虚幻无常的人生？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泡沫

うたかた

渡边淳一

著

高培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泡沫/（日）渡边淳一著；高培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52-6719-5

I．①泡… II．①渡… ②高…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0466号

うたかた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90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泡沫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高培明

出版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插图 周 悦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12

字 数 315千

印 数 1-13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719-5

定 价 3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浅春](#)

[第二章 春晓](#)

[第三章 花冷](#)

[第四章 绿荫](#)

[第五章 白夜](#)

[第六章 冷夏](#)

[第七章 骤雨](#)

[第八章 皎月](#)

[第九章 秋野](#)

[第十章 冬河](#)

[第十一章 冬馆](#)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浅春

树间透出大海的波光。

外廊前丛生的山茶树后，一棵百日红伸着腰肢，将正面的海景分为两半。

安艺隆之喜欢从这屋子望出去的景色。从面对大海的和式房间，可以欣赏环抱其周围的树丛和四季各异的趣景。

但安艺尤其感到称心的，还是从这间屋子看出去的浅春景色。

东京虽然还是严寒刺骨，甚至有时还会下雪，但这里却已经是春天了。

这次有意来这家旅馆，也是想要早点儿呼吸到春天气息的缘故。

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陪浅见抄子一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那天一听抄子说可以出一天远门，安艺立刻就想到了伊豆山的这家旅馆。

“那家旅馆很僻静，而且从热海坐车十分钟都用不着。”

听了安艺的介绍，抄子轻轻点了点头。

“那家旅馆叫‘蓬莱’。在中国的传说里，蓬莱是东海上的一個仙境，那里住的都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那么，到了那儿就回不来啦？”

“是啊，回不来了。”

不用说，回不来只是抄子嘴上说说的，其实她压根就不相信。

但安艺却有点想入非非，心里巴不得真能回不来。

“我一直想跟你一块到这儿来。”

安艺坐到靠近廊边的阳光里，点着了一支烟。

“到了这儿我就放心了。”

“放心？”

“你不放心吗？”

这幢房子造在陡坡的中段，朝下望去，满是高大葱郁的樟树和杨梅树。

“海面真平静啊。”

抄子遥望着大海，身上葡萄青的套装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颇为柔和。直到屋里只剩下自己和安艺两个人之后，她心里好像才总算平静下来。

突然，左边树丛里响起一阵尖厉的啼声，一只鸟随着飞了出来。从它细长的尾巴来看，好像是只伯劳。

安艺赶忙探身望去，抄子也朝外弯下了腰。只见山茶树丛的后面就是陡坡，他们等于是直接从上向下看。

“怎么那么亮啊？”

山崖底下就是海，透过树叶的间隙，看得到微波荡漾的海面辉耀在阳光之下。

“太阳都偏西了。”

“刚过四点。”

抄子看了看手表应道。安艺摁灭才抽了几口的烟，抬头看着天空。

眼前山茶树丛后面的那棵百日红婀娜地朝上伸展着，枝头尽处是开始变红的天空。虽然春寒未尽，但空气湿漉漉的，似乎已经有了不少水分。

“瞧这天空，已经是春天了。”

“跟东京就是不一样啊。”

安艺想起了“春意”这个词。那百日红枝头尽处的天空，不是已经充满春意了吗？

“那些在国外漂泊多年的人，看到这儿久违了的日本风景，就会留下来舒舒服服地休息几天。”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咱们也跟他们一样？”

抄子一下子把脸扭了过去。那意思好像是说，能到这儿住一晚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怎么能待三四天呢？

“对不起。”

“用不着你对不起。”

安艺从一开始就知道抄子是有夫之妇，他现在只不过是肆意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

“你是想一直待在这儿？”

“那倒也不是……”

如果光为了手头要完成的稿子，住在这家旅馆里也不是不能写的。

“这里看得到海，心也定得下来吧？”

“就是定下心来，一个人也没意思啊。”

安艺朝思暮想的，就是跟抄子在看得到海的地方共度春宵，但他也明白，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房子的右边是茂密的山茶和丹桂，树后面是一个铺满草坪的园子。园子虽然被连接旅馆主房大门和各栋客房的回廊环绕着，但因为这是一块在陡坡上开出来的平地，所以看上去显得很开阔。

两个人穿上旅馆备在回廊边上的拖鞋，走到草坪的另一头去看看。

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到脚底下那个澡堂的房顶，沿着右边的陡坡，有一条通向澡堂的回廊。

“澡堂里的热水是引来的温泉水，那温泉以前是直接从山上喷到海里去的。”

安艺在那澡堂的泉水里泡过几次澡。

“这一带跟源氏家族渊源不浅。附近好像有一座桥叫初会桥，据说是当年源赖朝被流放的时候跟北条政子幽会的地方。”

听到抄子在窃笑，安艺追问道：“你不相信？”

“我觉得源赖朝的形象跟幽会这件事好像沾不上边……”

“真有那回事，当时大概他还年轻。”

“那棵树是樱树吧？”

通向澡堂的回廊前头有一棵孤零零地开着花的树。

“好像是寒樱。”

“到底是因为这里暖和啊。”

湿润的天空正开始一点点儿暗下来。

“那里就是伊豆半岛。”

右边的海角伸出在海中，对正面的相模湾形成一种包围的态势。不远处那块深色的突出部分就是码头，听说在里边那片泛着紫色的地方，插着不少冬天用来捕鱼的竹栅。

“我们正前方那块平平的地方是初岛，它后面那个看不太清楚的是大岛。天气好的话，从这儿都能看到火山喷出来的烟。”

“离得真近啊。”

说着，抄子把手抬到额前遮光，眯起眼睛来细看。套装的胸口微微敞开，隐约露出三十五岁女人撩人

的风韵。

“难得有这么安稳舒心的日子啊。”

两人跟前种着山茶和杜鹃，再往前，重瓣水仙正开着小花。

“跟着你到这儿来，太好了。”

抄子面向大海捋着头发，脸上看不出一丝背着丈夫出来旅行的愧疚。

看完海景残照回到屋里，安艺换上了旅馆的浴衣和外褂。

“到下面的澡堂去看看吧。”

离吃晚饭还有一个来钟头，这点儿时间用来泡泡澡正好。

“那个全丝柏木的澡堂可是这家旅馆一直拿来当招牌的，泡在里头看看相模湾上一点一点儿暗下去的晚景也很不错。”

“可是，浴池是只有一个吧？”

因为要突出温泉的自然情趣，这个澡堂没分男女浴池，只是单独规定了女子的入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六点，是男子入浴的时间段。

“刚才我给管澡堂的打过电话，说是现在里头一个人也没有。”

这家旅馆只有不到二十间客房，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丝柏木浴室，所以会去泡温泉的人并不多。

“去看看吧。那儿比客房里的浴室宽敞多了。”

安艺跟抄子已经一起洗过一次澡了。那是半个月前在原宿安艺住的公寓里，见面后抄子冲淋浴时，他没经抄子同意就偷偷钻进去了。

“咱们还是到澡堂去看看，到那儿去的回廊也挺有情趣的。”

抄子总算同意了，但似乎有点儿勉强。

她起身去换衣服，过了一会儿，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浴衣走了出来。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不好？”

“不，很漂亮。衬着白底的花很适合春天的晚上穿。”

看样子这是身为和服设计师的抄子专为这次旅行带来的。

“待会儿可能会凉，你还是披件外褂吧。”

抄子身材并不算高，但很苗条，穿上和服反而显瘦。她把外褂披到身上，又拿起了一条毛巾。

自己是在偷人家老婆啊，这个念头忽然闪现在安艺的脑子里。

去澡堂的必经之路是那条沿着陡坡的石阶回廊。回廊单边围着丝柏木，廊顶铺着杉树皮。一路上随处可见裸露的大树巨根，这样利用斜坡上繁茂的自然树木，更突显了古朴的意境。

石阶两旁的落地座灯照着脚下，从树间望出去，黄昏的余晖尚未退尽。原来从屋子里朝下看的时候，只感到斜坡上林木茂密。从近处看，这里除了凤尾松和椰枣树，还杂生着鬼蕨和八角金盘。有意思的是，那小小的山白竹也密密丛丛地长在椰树之类热带植物周围。

下了一半石阶回过头来，只感到巨树参天。暮霭之中依稀辨识得出那是微黄的樟树和浓绿的杨梅树。

“橘子结果啦。”抄子指着半坡处说道。

仔细一看，原来是回青橙。微微发红的橙黄果实衬在薄暮之中分外好看，要是刚才早点儿来的话，夕阳沐浴下的回青橙一定更鲜艳。

再顺着石阶拐弯下去，走过两个座灯，就到澡堂门口了。拉开板门进去一看，果然没有人。抄子还在欲进不进迟疑不决，一个看澡堂的老人伸出头来说道：“不要紧，大概不会有别的客人来了。”

看安艺开始脱浴衣，抄子好像也横了横心。她把毛巾放进衣物筐里，开始解腰带。安艺先走进澡间，把身体浸到浴池里。

听说这温泉里有含钾、钠等元素的氯化物，但看上去无色透明，泡在里头感到滑溜溜的。

在温泉里让水浸到肩膀，抬头望去，屋顶有七八米高，全部是用丝柏木搭建的。上边吊下来四个圆玻璃球，里面的灯泡在蒸气中发出白蒙蒙的光。

安艺伸开双腿，背靠在浴池边上。

正面开了个大窗户，透过林木，可以把相模湾尽收眼底。天空已经暗下来了，海面却出人意料地明亮。就在安艺眺望着暮色下的大海时，他听到澡间的木门拉开，应该是抄子进来了。

热腾腾的泉水不停地漫出宽敞的浴池，又透过丝柏木做的泄水板静悄悄地流走。

更衣室的板门明明开了，却不见抄子到浴池里来。安艺回头一看，只见她蹲在浴间门口，身上还是穿着浴衣。

“怎么这么亮啊？”澡间里的亮度好像让抄子有点儿不知所措。

“没关系，下来吧。”

“不要，我看还是算了吧。”

抄子好像下定决心似的站了起来。

“也许会有人来的。”

“放心吧，刚才那个看澡堂的不是也说不要紧的吗？”

“可是，要是万一有人进来了呢？”

嘴上说怕万一有人进来，抄子还是好奇地环视了一下浴间。

“看来水里有盐分，身上觉得滑溜溜的，很暖和。你来都来了，就趁晚饭前的时间泡一泡吧。”

“我还是在房间里的浴室洗吧。”

现在是没有别的客人，但没法保证等一会儿绝对没人来。万一来了人，他们俩还泡在浴池里可就躲都来不及了。

“真可惜啊……”

安艺虽然还不死心，但抄子既然决定不一块儿泡澡，那看来是不会下来的。这个女人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很有主见的。

“要不咱们夜里再一起来？”

“等你睡着以后我再自己一个人来。”

“什么呀，到时候我也会醒的。”

深更半夜，两个人一块儿边泡温泉边看看大海的夜景也不坏。

“那我回房间去啦。”

说完，抄子拉上澡间的门走了。

她还是那么小心谨慎。这次出来旅行，也不知道她对丈夫打的是什么幌子。

安艺跟抄子是在一年半前认识的。

那时，日比谷的饭店里正在举行秋季新款和服展销会，安艺无意中拐了进去。

主要展品是女式和服，但也有男式和服的展区，其中一套是在灰绿色的结城茧绸和服上配了一根深绿色的腰带。就在安艺被这种稳重的颜色搭配吸住眼球的时候，一个女店员走上前来。

“您觉得这套怎么样？”

安艺喜欢和服，在家休息或出去吃饭，他都经常穿和服。因为他是个作家，穿着不用那么拘谨。

“要是您觉得喜欢，可以拿来比比看。”

看来这店员是和服店派来的，她熟练地拿过衣料，准备搭在安艺肩上。

“这是你们店独创的吗？”

“衣料不是的，但搭配是我们的专职服装师设计的。”

“颜色配得真好。”

“谢谢您的鼓励。要是您方便的话，我把那个设计师叫来好吗？”店员转身朝里面招了招手，“真巧，今天她正好也来了。”

就在安艺接着端详那套衣料的时候，另一个女子走了过来。别的店员全都是藏青色和服的打扮，唯独那个女子穿着白衬衫和深藏青的裙子，一条枯叶色旋涡花纹的丝巾围在脖子上。

“就是这位客人很喜欢这套和服的颜色搭配……”

女子听完矜持地点了点头。她两侧的头发微微蓬松地朝上梳着，使得瘦削的脸庞显得愈加清癯。因为设计的是男式和服，安艺本以为设计师一定是个老太太，不料她看上去才三十来岁。

“这套和服是你设计的吗？”

女子一听立刻摇了摇头：“我设计的只是这条腰带。”

“你是说它跟这件和服……”

“我觉得好像很配，就把它们搭配在一起试试看。”

或许是因为服装设计师很少有机会直接跟客人谈话，她的回答有点儿不自然，那副紧张的表情反倒显得她挺纯真的。

“您常穿和服吗？”

设计师问这话的时候，安艺还是在仔细琢磨着那套和服。

见这位男士对和服真有兴趣，设计师似乎稍稍定下心来了。

“偶尔吧，想穿的时候就穿。”

“我们另外还有几套别的和服。”

设计师又把排在架子上的几块和服料子拿给安艺看。每件和服料子都配有腰带，有的还配上了外褂和衬里的料子。

可是，看了一遍，安艺还是觉得结城茧绸和腰带搭配的第一套好。他又取过那块料子，设计师在镜子前帮他料子搭在肩上。

“好像稍微暗了点儿吧？”

“不暗啊。它看上去是灰色的，但里头还带着点儿绿呢。”

设计师说得的确不错，灰绿色乍看上去是显得很深，然而那灰色里头带着青苔般的光泽。

“腰带是你设计的吧？”

“我觉得它好像最配这种颜色了，所以……”

日光灯下，苔绿色的腰带更突显出了灰绿色的稳重。

“好吧，那我买下来吧。”

安艺倒是那种看中了东西马上就买的人，但他这次决定得也太快了。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才来逛这个展销会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买和服。同样感到意外的还有那个女设计师。将近五十万日元的结城茧绸衣料再加上新款腰带，那就超过六十万了。也许，像他这样只把衣料搭在肩上比一比就买下来的顾客是很少见的。

女设计师接过安艺的信用卡，说了声“谢谢”，随即递上一张印有浅见抄子姓名的名片。

“要是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请给我打电话。”

虽然事出偶然，但或许从安艺见到那块灰绿色的和服料子时起，他和抄子就被那根深绿色的腰带连在一起了。

后来安艺跟抄子单独见面，是在那件灰绿色的结城茧绸和服做好之后的十二月中旬。见面的时候，安艺当然没忘了系上那根抄子设计的深绿色腰带。

“我想穿上请你看看……”

其实他是对这个总有点儿不自然的女子感兴趣，所谓和服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因为天气突然冷了下来，所以他们约好在筑地的一家河豚料理店见面。安艺先到那儿等了一会儿，抄子在约定的六点整走进了店门。

看来是因为第一次跟男士在料理店单独见面，抄子显得很不自在。但逐渐习惯以后，她跟安艺谈得也就开始投机起来了。

那次见面，安艺还知道了抄子是个三十四岁的有夫之妇，有个三岁的孩子。

展销会场的那个女店员说抄子是他们公司的专职设计师，但抄子告诉安艺自己是个自由职业者，只是长期以来主要为那家开展销会的公司搞设计。所以，她也接其他公司的设计活，还弄一些与和服配套的手提包、装饰品之类的小东西。

“那你可是个名人啦。”

安艺的这句调侃让抄子急忙矢口否认。

“其实，干和服设计师这一行的人并不多，工作也跟时装设计不一样，没他们那么招摇。”

确实，像抄子那样单打独斗的个体设计师似乎是很少的。

但抄子居然执着于这个既不起眼又没什么前途的和服设计，这倒令安艺颇有好感。

抄子说她原来就喜欢设计，从东京美术方面的大学毕业以后，先到一家图案设计公司工作，后来进了一家大型和服公司才正式开始搞和服设计。开始设计的都是浴衣和碎白点花纹布，以后才逐渐全面搞起了从和服到腰带的设计。

抄子是在和服公司工作的时候结婚的，对象是医疗器械经销公司的职员。对于涉及自己丈夫的问题，抄子只是三言两语应付几句，安艺也不想问得太深。

起初抄子并不知道安艺是干什么的，那次看到他信用卡上的名字，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才总算想起来安艺是个作家，自己以前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随笔。

“真对不起。”抄子抱歉地说道。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义务必须知道安艺的名字，然而她这样实话实说，反倒使安艺对她好感愈增。

但是，抄子似乎对安艺还是存有戒心的。

“您写那么可怕的事情，会不会越写越讨厌女人？”

也许是因为比较紧张吧，这个问题抄子问得有点儿贸然。

“我没写什么可怕的事情啊。”

“可是，您是一直在冷静地审视女性吧？”

“那也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平时我是稀里糊涂的。”

安艺本来还想说，自己其实跟一般的男人一样，要是爱上一个女人，对其他的女人就都会视而不见了。但如果第一次就对她那么袒露真心，也许反而会弄得她不知所措。

从此以后，抄子常给他寄来展销会或服装秀的票，安艺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看，看完以后去喝喝咖啡，或是一起用餐。

安艺本以为抄子有工作，而且既为人妻又为人母，如此身兼三职一定累得够呛。但抄子从来就没让他感到过自己有家庭的拖累。不仅如此，要是单从外表上看，根本想不到她已经三十过半。这当然也是因为她身材娇小，而清秀的容貌和敏捷爽朗的言行举止更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譬如，谈到工作和公司的事情时，她会不时脱口而出“真邪门了”“那怎么行”之类的话来。抄子对于和服行业过时的体制和把设计师视为可有可无的现象也是满腹牢骚。

单从这些情况看，抄子说的确实都没错，但世上的事并不都是讲道理的。听了安艺的这套处世之道，抄子会气恼得满脸通红。

“可是，我说错了吗？”

看来抄子的心里只有正义与邪恶的黑白之分，模棱两可的灰色是不存在的。

对她这种傲世出尘般的清高，安艺自叹不如，却也颇为欣赏。

看你能清高到什么时候啊？安艺常会一边看着得理不让人的抄子，一边想象着她的家庭。

她那年长她一岁的丈夫，也像她一样信奉绝对正义，也在努力构筑家庭的幸福吗？

虽然开始是被她的设计才能所吸引，继而又为她那与年龄不相称的清高而吃惊，但现在安艺渐渐动起了想要摧毁她那清高的念头。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撩开她的面纱，看看那张一本正经的面孔后边到底潜藏着什么。

安艺和抄子的关系发展到更深一步，是在展销会场相识一年以后的秋天。那时安艺正巧住在东京芝区的一家饭店里写作。也许是因为去那儿之前刚喝了一点儿酒，抄子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安艺邀她到自己房间去时，她嘴上说着“那样不妨碍您工作吗”，却还是怯生生地跟了进来。

当时，也许她既对进入一个男子的房间心存戒备，又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子感到好奇。

自那天以后，两个人几乎天天电话往来，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

本来安艺的工作就是可以自由调节时间的，抄子也是个自己单干的人，所以很容易把时间凑到一块儿。

这两三年来安艺不怎么回家，大都一个人住在原宿的公寓里。安艺不回家不是因为对妻子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也不是她干了什么错事，只是因为长年以来各种隔阂日积月累，等安艺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貌合神离、形同路人。

当然，从妻子的角度来说，对安艺肯定也有许多不满。之所以还不离婚，多半是因为在长期分居的状态下，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现实，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了。或许应该这么认为，安艺所生活的世界，不是抄子所说的那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

每天会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姆到安艺的公寓来打理他的日常生活，她一离开，公寓里就只有安艺自己了。

早上要睡懒觉的安艺晚上时间很多，抄子也就借着这段时间来。

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已经具备了幽会的所有条件。即便如此，安艺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被抄子吸引。自己引诱在先却还如此辩解，这似乎是在强词夺理。但当初安艺接近抄子，倒确实是出于一种对从事完全不同工作女子的好奇心。

她比实际年龄显得纯真，又有才能，这些都吸引着安艺，而爱恋就在不断接近中悄然而至，当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能自拔了。

当然，安艺以前也跟妻子以外的女子亲近过，其中不乏在相貌或社会影响力上胜过抄子的人。

但现在抄子吸引安艺的不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

每次跟抄子幽会，安艺都深感自己越来越不能自拔。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陷入一种无以回旋的境地，但他已无法逃避这一现实。

也许，是“反正我已经五十岁了”的想法促使他横下了一条心，但无论如何，他想都没想过能跟抄子两个人一起出来旅行过夜。

安艺从浴池里爬上来，又冲了冲身，就擦干了身体。是温泉滑溜溜的缘故吧，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也变得光滑了。

穿上浴衣披着外褂走出浴室，夜晚的寒气扑面而来，刚泡完澡的皮肤格外舒服。天黑以后，好像温度一点点儿低下来了。

安艺一手拿着毛巾，沿着斜坡的石阶朝上爬。下来的时候是背对蓝天眼望海，回去的时候却是耳听波涛面朝山了。一路上安放的不少落地座灯，把脚底的石阶照得清清楚楚。

爬到一半的时候，安艺停了下来。石阶太陡了，加上刚泡过澡，他感到有点儿气喘吁吁。这条利用自然地形修造的石阶看上去情趣盎然，一旦靠自己的力气去爬，却不免让人累得可以。当然，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途中修建了亭子和歇脚处，还放了几个竹凳，像是专让走累的人在那儿喘口气的，但安艺无意小憩，他一口气爬了上去。

他把这当成是对自己体力的测试。走到通主楼的回廊，眼前的拐角里摆着个很大的备前烧制的陶壶，壶中的梅花迎着夜色正在怒放。那梅花就像是信手抛进去的，不见雕琢之气，让人觉得益显村野情趣。

看过梅花沿着回廊朝前走，就到了那片宽敞的园子，月亮已经从左侧樟树丛的后边爬上来了。安艺在园子里呼吸着海上吹来的微风，过了一会儿才回房间去。

“我到家啦……”

虽然不是家，但他还是这么招呼着走了进去。抄子没在门厅里。在浴室里吧？拉开门，也没有。他又朝相邻的和式房间看了看，只见抄子背朝着自己，正坐在那里听电话。

安艺急忙拉上门，回到放有桌子的房间，点了一支烟。

是工作上的电话，还是给家里打电话？不管是跟谁打电话，自己都是不该管的。

这间屋子的壁龛下铺着榻榻米。右边的圆篓里插着白山茶，占去了这间和式房间的一隅。看那细长的花瓣和吊钟式的花形，像是佗助山茶。两朵开着，一朵含苞欲放。

抄子打完电话回来的时候，安艺正背对着壁龛喝茶。

“澡泡得怎么样？”

“那么多泉水，我舒舒服服地把身上都泡暖和了。”

安艺心里悬着刚才那个电话，抄子却跟没事似的问道：“回来时候的那段石阶爬得很够呛吧？”

“真不好意思，我走到一半就喘不过来气了。”

“我也在当中休息了两次呢，上了岁数的人爬起来可够费劲的。”

“听说不久就要在石阶旁边造电梯了。”

“真装了电梯可就轻松了。”

“但那样的话，自然韵味也许就要少多了。”

看来生活便利与自然韵味总是势不两立的。

“屋子里的浴室怎么样？”

“小是小，但有木头的香味，感觉很好。”

看着抄子从耳垂到脖子尚未褪去的出浴红润，安艺真想去摸摸。他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把视线投向大海。

“天已经全黑了……”

关上外廊的玻璃门，波涛声立刻听不见了，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白色的拉门似乎格外显眼。

就在他们静静地眺望夜色中的大海时，女服务员送晚餐来了。

是因为泡完澡又爬了长长的石阶吧，安艺正好饿了。女服务员微微弯腰行完礼，在两人的桌前放好食盘。仔细一看，食盘里淡绿色的雁皮纸上面用淡墨写着“早春”二字。

“这是旅店的老板娘自己写的。”

抄子闻言小心地用手指按住食盘的两端。

“到这样的地方来，真能长不少见识。”

“上次我来的时候，这上面写的是‘秋风’。”

“真是不到漂亮的地方就做不出漂亮的东西来啊。”

也许抄子又在看着食盘构思新的和服设计了。

因为立春才过不久，开胃小菜上的是干炸银鱼，大拼盘是油炸豆腐包的寿司再加芥菜花、百合和鲛鳊鱼肝。美食的乐趣，本来就是要能尝到各个季节的时令菜。

“真漂亮，光看着都是一种享受。”

抄子喜欢地左瞧右瞧，舍不得下筷。安艺先举起啤酒：“那么……”

接下来的“为了咱们俩第一次结伴出游……”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那样也许会使抄子想家的。

“干杯！”

抄子只说了两个字。她双目凝视着安艺，眼光里充满了柔情。

安艺又要了烫热的酒。刚认识那会儿，抄子不怎么喝酒，但近来已经挺能喝了，而且一喝酒眼角就会微微泛红，也比平时健谈。

这一年来抄子真正变了的，也许就是喝酒时的表情。

以前即便喝醉了，她也依旧不改是非分明、扶正压邪的强硬态度。但现在她似乎已能虚与委蛇地听凭对方言东道西，还学会了调侃对方。

抄子的内心原本就沉睡着柔和的本能，一年来，这种柔和开始一点一点儿醒过来了。安艺颇为得意地想，唤醒她这柔和本能的人正是自己。

大拼盘之后端上来一个小碗。白色的文蛤芋粉丸、红色的胡萝卜，再加上绿色的树果，看上去都很养眼。

“烹饪也是一种设计啊。”

“所以说日本菜肴是得用眼睛来一起吃的嘛。”

“这么细致的手艺，西餐里头是没有的吧。”

生鱼片上的是龙虾、海松贝和比目鱼的拼盘，盘中衬着比目鱼的鳍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

安艺尝了一块，又要了一壶烫热的酒。就在这时候，门外有人招呼了一声：“可以进来吗？”

门随即拉开，是旅馆的老板娘进来了。

抄子脸上一时紧张起来。安艺倒是觉得，事到如今，跟抄子两个人的关系，也没必要对老板娘遮遮掩掩了。

“好久没见了，您好吗？”

老板娘向桌子对面坐着的安艺寒暄之后，又朝抄子微微点头施礼。“还是老样子。这次又到这儿换脑子来啦。”

说完，安艺介绍了一下抄子。

“这位是浅见女士，她一直很想到这里来看看……”

“那太感谢了。不知能否称您的心，请慢慢享用。”

突然被这么介绍给老板娘，抄子显得有点儿心慌。

“我以前就一直听他说您这里很美……”

“下边的澡堂您去了吗？”

“没进去洗，但已经参观过了。”

“从那儿上来很费劲吧？”

老板娘说起话来很爽快，抄子好像也已经渐渐松弛下来了，她挪开生鱼片的盘子，指着食盘说：“刚才我让这个给迷住了。”

“不好意思，我这是写着玩的。”

老板娘今天穿着晕染的黄绿色绉绸和服，系着一根同样颜色的织锦缎腰带，淡雅之中隐现着华丽。头发跟往常一样都拢到了脑后，更凸显了那白皙额头的艳丽。

“等一会儿您方便的话，请到下边的欧式房子去看看。”

这家旅店正下方的海边上，有一座别致的欧式饭店。那里原来是纪州德川侯建造的日本最早的西洋式图书馆，后来成了源氏家族第十六代源赖贞的大矶官邸的一部分。旅店老板娘因为听说它要被拆掉，才赶紧把它买下来，改建成了现在的饭店。

“看来老板娘又在玩什么新花样了。”

这个老板娘最邪门的地方就是，一遇上房产方面的机会，就撂下旅馆经营的正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抓住。

上完糯米蒸鱼的小吃后，又送来了烤鲫鱼，旁边配着椒盐海带和生姜，是用来解鱼腥味的。老板娘声称自己一喝酒脸就红，只陪着喝了一小盅，就为安艺和抄子斟满酒，旋即站起身来告辞：“请慢用。”

无论是进门还是退出，老板娘的举止都很得体。

接着，女服务员送来了蔬菜拼盘，又看了看窗外问道：“要不要把窗帘拉上？”

夜深了，玻璃门外已沉浸在黑暗之中，看得到的只是在室内电灯散射光下偶尔摇曳的树叶。

“拉上吧，请留下一点儿缝。”

虽说已是夜幕沉沉，但把窗帘全拉上似仍有些于心不甘。女服务员拉上白窗帘，但把从他们的位置看得到的地方留了出来。

房间里又剩下两个人了。安艺给抄子斟满酒盅。

“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三个空酒壶放在一旁，一大半是安艺喝的。

“反正洗完澡了嘛。”

安艺不以为然。他从抄子浴衣领口看到她胸部已经稍稍泛红了。

“今天晚上喝多少都没关系。”

幽会的次数不算少了，但每次到最后抄子都非回家不可。即使醉得再厉害也必须回家——这条戒律一直紧箍着他们。唯独今夜，无论多晚都用不着回去了。

“喝得这么爽，还是第一次啊。”

看着抄子微微发红的眼角，安艺想起了两人走过的幽会之路。

开始的时候，一看快十点了抄子就会急忙回家，也许十一点是她设定的到家极限吧。后来不知不觉地她能待到十二点多了，最近有一次她是过了凌晨两点才回去的。

而今夜，两个人将要这样一直相依到天明了。是抄子的日趋大胆使她对安艺愈爱愈甚，还是那愈爱愈甚导致了她的日趋大胆？这一点很难说得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你差不多该开始准备秋天的新款和服了吧？”

安艺故意问了她一个与家庭无关的问题。

抄子现在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和服行业里男子一统天下的现状。

有的时候，女服装设计师不管设计出多好的款式，那些因循守旧的纺织厂和印染厂都不愿意采纳。

“‘女人心血来潮搞出来的东西哪里卖得出去？’这种古板的偏见现在还是根深蒂固的。”

发牢骚的时候，抄子的表情又变得像当初那样孤傲清高了。

“就是去了他们那里，也不会马上跟你谈工作，总是先寒暄半天，再东拉西扯些毫不相干的闲话，临到我快要走了才跟你进入正题。”

“那恐怕是他们很重视人际关系的缘故吧。”

“可那样无用功做得也太多啦。”

抄子的话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批发商和纺织厂方面的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跟一个与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人打交道，心里有点儿抵触，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状况以后慢慢会改变的。”

“可现在是没办法啦。”

“话说回来，女设计师本来就并不多，他们还是很重视你的吧？”

“重视倒是重视，但我不得不陪他们喝酒，那可真痛苦啊。”

“我现在不也是在让你陪我喝酒吗？”

听了安艺这句话，抄子的表情才慢慢平静下来，拿起酒壶给他斟上了酒。

上完醋拌蘑菇芹菜、虾仁和炸刺龙芽的山菜料理，就差最后一道汤了。

安艺扭头对女服务员说道：“再来两壶酒。”

抄子一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还要喝？”

“还早着呢……”

这是一套三间屋子的客房，面对大海的外廊并排着卧室和现在吃饭的屋子，客房门口旁边还有一间点着暖炉的小房间。

晚饭吃完，安艺和抄子一起转移到这间有暖炉的屋子里来。房间小巧玲珑，只有六张榻榻米大小，因为不朝海，让人觉得更为隐秘。

安艺以前来的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写过稿子，但今晚怎么也提不起写作的欲望。

“该喝威士忌了吧？”

安艺清酒喝到一定的份上就喜欢再喝威士忌。从味道上来说清酒最好喝，可是喝过量了第二天会头晕。抄子从屋子里的小吧台里取出苏格兰威士忌和冰，开始调制兑水威士忌。

“我有点儿醉了……”

“我也是，刚才站起来觉得有点儿晃悠。”

“那就待在这儿别动弹啦。”

安艺靠在无腿背椅上，抄子在他左边坐了下来。刚才他们是隔桌对酌，现在这种坐法，随时都能伸手摸到对方。

“稍微兑淡点吧？”

“不，跟平常一样。”

以往喝酒老想着抄子还得回家，所以一直不敢尽兴。但今晚要是喝醉了就睡上一觉，然后再行云雨也不为迟，这也是能够一起过夜的好处。

“你总算不用去赶电车啦……”

安艺喃喃自语着把手搭到抄子膝盖上，抄子轻轻地推开了他的手。

“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你前年秋天也到这儿来过吧？”抄子目光戏谑地问道，“那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这突然袭击让安艺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一个人来的啦。”

“得了，还是照实说吧。谁会相信你是一个人来的？”

抄子自从开始出入安艺的公寓以后，对他的生活几乎了如指掌，而事到如今，安艺当然也不打算对抄子隐瞒什么。

但要说在第一次碰到抄子前后的那段时间，可就不尽然了。现在自当别论，而过去的安艺是有不少摆不上桌面的风流韵事的。

抄子有个喝醉了就喜欢找茬的毛病。说是找茬，也不是不阴不阳地恶意损人，她就喜欢捅安艺的软肋来寻开心。

“喂，老实交代。”

抄子颇为自得地斜视着他。说到底，那是一种自信，因为她知道现在安艺最爱的就是自己。

“我总不至于带你到跟别的女人住过的旅馆来吧。否则的话，老板娘会不知道？”

“那个老板娘可是个守口如瓶的角儿啊。”

“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信啦。”

“当然啦。来过就是来过嘛。”

确实，直到几年以前，安艺的生活还是极其荒唐纵欲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怎么会那么放荡不羁。

安艺的放浪人生并非始于今日。如果盘点一下他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那段荒诞经历，真可以说是劣迹斑斑。现在想来，他从那时开始就以无赖自居，认定了要想成为无赖，首先就得拈花惹草，花天酒地。有时一直写不出理想的作品，他会相信这种放浪能给他提供无限的创作源泉。而事实上，这种放浪确实曾对他的创作有所助益，但同时也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四十多岁得的胃溃疡即为其中之一。

总之，迄今为止的生活没有一点是他可以引以为豪的。

抄子自从认识安艺以后，他一点点儿暴露出来的累累前科让抄子惊愕不已。她似乎后悔自己怎么跟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人走到了一起。

可是，面对安艺比比皆是的劣迹，抄子渐渐感到无力再去追根问底。

“重要的是认识了我以后他怎么样。”

抄子最近变得越来越宽宏大度。要是以前的话，光听他提到昔日的旧相好，抄子就会气不打一处来，

而现在她已经能够对此神色自若地一笑了之了。这或许是因为如果穷追不舍的话，只恐怕破绽越来越多，自己根本就追究不过来吧。

实际上，安艺自己也对抄子现在还纠缠自己的旧账感到很尴尬。

“自从认识你以后，对别的女人，可能有点儿不太仗义吧，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了。”

“有什么不仗义的？”

但安艺的话也未必夸大其词。对于一个放浪惯了的人来说，能像现在这样只专注于抄子一人，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样下去的话，没准儿我会什么都写不出来的。”

“你那是强词夺理。”

虽然抄子不买他的账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一直处于满足状态，确实会使好奇心渐渐淡漠，会使视野变窄，而这些对于创作都是非常不利的。

“要是我写不出东西来了，你会养活我吗？”

“当然会啊。只要你不嫌我势单力薄就尽管靠着我好啦。”

安艺一边开玩笑，一边试探着抄子的态度。

“到了要紧关头，你不会把我甩了吧？”

“你当我是那种女人？”

抄子吸引安艺的正是她这种敢于断然承诺的爽直性格。就算是开玩笑，这种慷慨大度也不能不令人感动。

“那我就放心啦。”

不知为什么，最近安艺常想豁出自己的一切去干件什么事。那不同于以往的放浪，而是把全部身心豁出去。对象可以是人、风景、旅店，或是食物。

总而言之，只要这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美好的事物，他愿穷其一生追求不舍。

为了这种追求，他可以抛弃工作、储蓄等等所有的一切。他已年过五十，也许，之所以耽于这种想法，与他到了已能看到人生尽头的这把年龄不无关系。

抄子起身去卫生间时，安艺才注意到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虽然他觉得时间还早，但那是都市生活的习惯。今天是六点半开始吃晚饭的，也就是说，已经过了快四个钟头了。

“喝了不少啦……”

安艺嘴里一边对回到屋里来的抄子嘟哝着，一边数着桌上的小瓶子。

一瓶能调两杯兑水的威士忌，已经喝光了八瓶。

“你已经没法去看下面的欧式建筑了吧？”

“现在去的话，是有点儿费劲。”

看来是因为想着今天能跟抄子一块过夜，放量豪饮喝过头了。

“咱们差不多该休息了吧？”

对于熬夜熬惯了的安艺来说，这么早就寝实属罕见，但只要有抄子在身旁，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明天早晨能不能早点儿起来到下边去泡泡温泉？”

“我就是还没醒，你也把我拽起来。”

安艺把脚从暖炉中抽出来，拉开与隔壁房间相连的拉门。只见那里已经铺好了两套被褥，枕边放着一盏小灯。

“我先躺下啦。”

安艺说着把稍稍分开的两条被子拉拢，就脱掉外褂钻进了被窝。

他闭上眼睛，心里掂量着自己酒醉的程度，抄子走进屋来，把小灯熄了。一时间安艺感到一片漆黑，只从拉门缝里透进一丝外廊长明灯的微光。

“真静啊……”

抄子在被子旁边坐了好一会儿，好像是在倾听海浪起伏的声音。

“过来呀……”

安艺揭开自己的被角招呼道。

抄子犹豫了一会儿才慢慢地从边上钻进来。她先轻轻地伸进两腿，再把被子盖住全身，然后脸朝天躺平不动了。

“听得到海浪的声音呢。”

安艺没有回答，他摸到了抄子的手。

“困了吧？”

跟抄子做爱早已不是第一次了，现在更用不着那么猴急。但今夜安艺觉得有点儿亢奋，似乎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庄严感。抄子也有同样的感觉，她觉得在以往此时的神秘感中，今天似乎更增了些许甜蜜的柔

情。能在看得到海的旅馆共度春宵，让两个人都觉得兴奋不已。

安艺终于抑制不住冲动，把抄子抱了过来。

抄子的身体像风一般柔软，她屏住呼吸，像小鸟归巢似的轻轻依偎到安艺的怀抱里。

两个人静静地拥抱着。过了好一会儿，安艺才如梦初醒似的开始解抄子浴衣的腰带。

虽然另一只手枕在抄子肩下，只能用一只手解，但他并不着急，耐心地慢慢解开腰带，轻轻抚摸抄子袒露的丰满胸部，又去脱她浴衣的袖子。

抄子既不抗拒也不主动配合，但最后还是轻轻扭动身子抬起肩膀让安艺把袖子脱去。

抄子是那种穿着衣服显瘦的体形，一旦脱去衣服，却是让人想不到的丰满。她身体里潜藏着的那种三十五岁女人的风韵，平时从外表是看不出的。

不知为什么，贴着她那温暖的肌肤，安艺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抄子比自己小得多，但刹那间自己的感觉却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中一般。

安艺就这么一动不动地陶醉在抄子肌肤的温馨之中。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从头到脚，紧得不能再紧。

许久，安艺回过神来，他松开手臂，开始爱抚抄子的脖子和后背。手指从上至下，又从下至上地轻轻抚摸着，像是和着那远远的波涛声。

抄子沉醉在他的爱抚中。时间在异常寂静地流逝，她的身子随着不停的爱抚轻轻震颤起来，愈燃愈旺的欲火眼看就要让她忍不住发出甜蜜的呻吟了。

醒来的时候，一个错觉刹那间让安艺不觉心头一紧，他以为抄子已经走了。

以往每次云开雨定，抄子最后都不得不回家去。抄子临走时当然会向安艺道别，但安艺睡完一觉醒来，房中照例只剩自己孑然一身。

也许他已经太习惯这种心境了吧。

“嘿……”

还没叫出口，他忽然发现抄子正睡在自己旁边的被子里。

昨夜一番恩爱过后，安艺马上就睡着了，似乎是他的率性贪杯催他过早入睡的。

但他模模糊糊记得，睡着之前，抄子应该是枕在自己手臂上的；然而她现在睡在另一条被子里，看来肯定是安艺睡着以后她自己起来移过去的。

安艺定下心来，欣赏着抄子睡觉的姿势。

她稍稍背对着自己，头发朝后梳着，从被口的肩头看得出她又把浴衣穿上了。

安艺环视了一下周围，床头的小灯没开，还跟昨晚入睡时一样。与外廊相连的拉门缝里透进一丝微光，安艺借着光看了看表，四点了。

他侧过耳朵仔细听，隐约传来轻轻的海涛声，看来离天亮还得有一段时间。

安艺又看了看抄子的肩头，然后朝天花板望去。

他睡眼惺忪地望着屋顶模模糊糊的方格，喃喃自语道：“要是今天也不回去就好了……”

醒来能看到抄子睡在身旁，心里颇感欣慰。想想往常每天孑然一身的早晨，他愈发觉得这次来得真是太值得了。

“还可以一起待不少时间呢……”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好像又睡着了。

朦胧之中，耳边仿佛响起了鸟鸣，好多只小鸟聚在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安艺醒了过来，仔细一听，鸟鸣又都消失了。

那嬉闹的鸟鸣只是一时的梦境，还是醒来的时候鸟都飞走了？

想着想着，安艺终于想起自己现在是睡在伊豆山这个俯瞰着大海的旅馆里。

好像有鸟飞到山茶树丛后面的樟树上来了。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亮，那不是外廊的长明灯光，倒像是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晨光。

看来天已经大亮了。他急忙朝旁边一看，抄子已经不在，只有被子还像昨晚一样平平地铺在那里。

到哪儿去了？总不会回家去了吧？正担心的时候，他发现拉门外头好像有人。

“你起来啦？”安艺问了一声。过了一会儿，门拉开了，抄子就站在门口。

“你醒了？”

抄子身穿自己带来的浴衣，套着旅馆的藏青色外挂。睡觉的时候她头发全是梳到脑后去的，现在已经稍稍朝上箍了起来。

“几点了？”

“七点了。”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泡温泉的吗？”

“我已经去过了。”

抄子脸上真的红通通的。

“干吗不叫我起来？”

“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他还打算一大早跟抄子一起泡着温泉看日出呢。

“那再去一次吧。”

“那哪儿成啊。我刚从那里回来，再说别的客人也开始去泡澡啦。”

就在安艺为自己的懒觉后悔不迭的时候，抄子把通外廊的拉门打开了。

“你不起来看看吗？早晨的大海在发光呢。”

安艺探了探头，又听到拉门外头鸟叫了起来。看来刚才快醒的时候听到的鸟鸣不是在做梦。

鸟语叽叽，催促着安艺赶紧爬出被窝。安艺穿上浴衣外褂走了出来，来到外廊时，抄子正俯瞰着树丛的下方。

“你看，是在发光吧。”

抄子说得不错，那似乎被杨梅树和樟树一分为二的海面上，荡漾的海波正辉映反射着春日的阳光。

“刚才太阳美极了。”

抄子指着左边的海岸说道。

“朝阳爬出海面那一刻，整个大海都染红了。”

现在太阳早已升出了地平线，但东边海面上还在泛着淡红的波光。

“真该早点起来。”

“我叫是叫你了，但你睡得太沉了……”

“坏就坏在天没亮我醒过一次，一看才四点就又睡着了。”

自己借着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丝微光看时间的事，安艺倒还记得。

“那时候你睡得可沉了。”

“你怎么会那时候醒过来的？”

“我想看看你回家了没有。”

也难怪，醒过来时抄子不在身边早成了安艺的习惯了。

“看到你还在旁边，我就放心了。”

耳朵里又传来了鸟鸣声，安艺抬头一看，只见两只鸟飞快地掠过百日红光秃秃的枝头。听那尖厉的鸣声，看来多半又是伯劳。

安艺又想要抄子了。准确地说，现在他想要的是再跟抄子享受一次被褥中的温暖。

“再睡一会儿吧。”

抄子好像没听见，依旧望着晨曦中的大海。看着她的脖子，安艺不禁想起了昨夜事毕之后抄子的喃喃自语。

“都快搞不懂了。”这是她高潮过后自我感觉的告白，紧接着她又说道，“怎么每次都不一样？”

这一年来，抄子似乎真的完全变了。

不仅以前那种非要弄清是非曲直的强硬气派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她的身体也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至少安艺还记得他们最初几次做爱时，她快感的反应度很低，表达方式也很幼稚。与做爱本身的感觉相比，她似乎更渴望被紧紧抱在怀里的感觉。

开始的时候，这种幼稚让安艺感到束手无策。这种幼稚表现得那么笨拙呆板，与已有一个孩子、三十过半的职业女性的外表极不相称。安艺虽然对这种笨拙呆板感到头疼，却也享受着不断对其进行消融、化解的乐趣。

男人爱女人的乐趣之一，就是切实感到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这个女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安艺可以为自己促成了抄子的脱胎换骨而感到自豪。

但是，他并没有自负到以为是自己改变了抄子的一切。

抄子确实变得面目一新了。但也可以说，那是因为她自身正处于一个待变期的缘故，只要有某个契机，她的身心都能改变。或许恰恰就在这个当口，安艺走进了她的生活。

但不管怎么说，看着自己所爱的女子能有这样的转变，是很快意的。那不仅是女人的喜悦，也是男人的喜悦。

但是，这种转变一旦变得过分，有时也会引起不安。

就拿抄子来说吧，她的变化如此之快，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她似乎现在就在对自己的变化感到手足无措。

“我这是怎么啦……”

她有时居然会在与安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出这样的疑问。在那梦呓般喃喃自语的瞬间，她似乎变得迷失了自我。

当然，这个问题安艺是不会回答的。明知安艺不会回答，她却还是继续追问：“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对那种渐入佳境、摄人心魄的快意，她似乎既感到向往，又感到胆怯。

“来呀……”

安艺自己拉起被角，又催促了抄子一遍。

抄子拉拢玻璃门的窗帘，又关上了拉门，但晨光还是透得进来。

亏得早春的阳光还不那么炽烈，只在外廊上洒下一片灰白，屋子里面又恢复了寂静。

寂静之中，安艺再次把抄子抱近身旁。像往常一样，他让左臂枕在抄子头下，右手轻轻搭在她的腰上。如果兴头上来了的话，他随时都能紧紧抱住抄子，但此时两人之间靠得并不特别紧密。他们就这样依偎着，相互感受着对方身体的温暖。

很早以前，安艺就想象过自己跟抄子在温馨宜人的早晨共享床戏的场景。

如果是雨天，早晨会益发沉稳恬静；如果是晴天，听着鸟鸣翻云覆雨也别有一番情趣。安艺一直想的就是忘掉工作，忘掉未来，忘掉家庭，忘掉所有的一切，只和自己心爱的人共度良辰。

现在，梦想中的早晨已经成为现实。

“很久没有这么悠闲了。”

安艺轻声叹道，抄子缓缓点了点头。她枕在安艺的手臂上，头发蹭得他下巴发痒。安艺轻轻撩开那些头发，贴着抄子的耳朵说道：“昨天夜里惊醒的时候，看到你睡在我旁边，真是如释重负。”

“我也是的。起来看到你还睡着，才总算定下心来。”

“那个时候才想起来我们是一起在外头过夜。”

“一起过不过夜，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再住一天吧……”

说到这里，安艺忽然把话打住了。

安艺其实等于已经抛弃家庭，他是无所谓了，可抄子还有家有孩子。安艺知道这一点却还要为难她，他也觉得自己似乎太过分了。

“还能跟我来吗？”

“只要你叫我来。”

“真的？”

“真的。”

说完，抄子把头埋进了安艺怀里。

第二次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到左面陡坡上杨梅树丛的当中了。

早晨把无数光束洒向大海的太阳，此刻又在把密密麻麻的树叶变成反光的波浪。

安艺从外廊穿过客厅走到门口，门缝里已经塞进来一份报纸。他拿起报纸回来拉开卧室的门，抄子正在里面换衣服。

“啊……”

抄子回身一看，立刻蹲了下去。她用脱到一半的浴衣遮住前胸，但后背露在外面，白皙的肩上挂着胸罩的吊带。

尽管抄子的身体一直到刚才都依偎在安艺的怀抱里，但此刻在明亮的光线下，却显出一种别样的艳丽。

安艺看得呆住了。

“你到那边去。”

抄子嗔怪起来，安艺反而好像挪不动步了。抄子的皮肤本来就很细润，最近好像更增添了几分丰腴。现在她用浴衣遮住的腰臀部，已经看不出什么骨骼的棱角了。

女人长得丰满自然没什么大惊小怪，而以前抄子身上比现在的确是僵硬不少的。同样还是她那女人的身体，现在只是变得更加丰盈娇嫩了。

“快点儿啊……”

安艺被逼得只好到卫生间去了。等他在那儿洗完脸，又回到客厅看报纸的时候，抄子出来了。

她还是穿着昨天那套葡萄青套裙，只是领口微微敞开着。

“好像有点儿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变得更漂亮了。”

“你说什么呀……”

抄子微微摇摇头笑了笑。就在这时，门外响起女服务员的声音，门拉开了，早饭送了进来。

昨天晚上女服务员送晚饭来的时候，抄子还有点儿紧张。一夜过后，她现在已能主动上前接过碗盘，再把它们摆放在桌子上了。

早饭上了竹荚鱼干和凉拌芝麻菠菜、煮羊栖菜青豌豆、干炸豆腐，还有蛤仔豆酱汤和酱菜。竹荚鱼干是旅店自己精制的，不仅味道新鲜，而且形状好看。

“我动筷子啦。”

抄子吃饭前必定要双手合十。也许是从小受到的家教吧，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看来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长大的。

“真舒服啊。”

外廊的玻璃门开了一扇，微微晨风正从那里徐徐而入。

“这个心愿总算有了。”

安艺慢慢地喝着豆酱汤。

“我一直都想跟你一起吃早饭。”

以往他们见面以后，如果要用餐，都是去小饭馆或饭店吃的。现在像在家里似的一起吃早饭，不禁使他们产生了恍如一直生活在一起的错觉。

“再来一碗？”

安艺一边看着抄子给自己添饭，一边想象她母亲的样子。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抄子处事较真、办事勤快这一点，一定是她母亲的遗传。抄子说过，三年前父亲病故以后，母亲就一个人住在老城区根津的家里。抄子的母亲比安艺大五岁，今年五十七了。抄子忙的时候，她还到附近抄子的公寓去帮他们带孩子。

“拖着个孩子还要工作，要是身边没人帮忙，真是太难了。”

这些话以前抄子就告诉过安艺，想来恐怕这次她也是请母亲来帮忙看孩子的。

可是，抄子的母亲会怎么想女儿的彻夜不归呢？看来，眼前这个麻利地给自己添饭拣菜的抄子，内心似乎也有各种难言的苦衷。

吃了饭，慢慢喝完茶，安艺又走到了外廊上。

日头已经很高了，左边陡坡上那漫成一片的杨梅枝影散落在一丛丛山茶树上。右边防雨隔板前山茶树上的花已经谢了。今天才发现，一朵紫色的野牡丹，就绽放在靠近山茶树根部的地方。

那枝可爱的花引得安艺穿上拖鞋下到园子里，抄子也随后跟了下来。

“风还是挺冷的呢。”

待在屋子里的时候，觉得春天已经来到了园子里，但一走到外头，才发现春天还远在大海彼岸。

“大岛看得真清楚啊。”

“刮点风的时候天气才会好，看也看得远。”

阳光虽然灿烂，但风里还留着冬天的寒意。

“这是金桂吧？”

抄子指着山茶树后面的树丛问道。那树现在还没有香味，树叶细长，树干的纹理很像犀牛皮，看上去像是桂树。

“那棵是交让木吧？”

园子虽然不大，但因为这里面朝相模湾，相当温暖，所以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

“交让木也叫父子草，叶子越老就越向下垂。它的形状看上去像是要让位给新叶子似的，所以也有人把这种叶子叫作交让叶。就是为了要讨这个源源不断、子孙繁荣的吉利彩头，因此交让叶常被用来做新年的装饰。”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个以前我看到过。”

抄子采下一片交让叶，放在手心上。

“以前的人，从一片叶子也会联想到各种事情呢。”

安艺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什么多子多孙。爬格子那样的工作也是没法代代相传的，就是硬要孩子继承自己，那也只会成为孩子的负担。

整天挖空心思、搜肠刮肚，这么爬格子早已爬得疲惫不堪，有自己这一代已经够了。对于交让叶这种繁荣昌盛的象征，安艺没有一点儿好感，也许树木自己也对这个被强加的名字叫苦不迭呢。

“回屋子里去好吗？”只穿着一件衬衫的抄子轻声问道。风吹得她的头发都飞起来了。

回到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做回去的准备。

安艺倒是没什么马上得办的事，但抄子最晚必须在中午赶到公司。即使要在十二点整到达东京站，也必须在十一点前离开热海。

收拾完行装以后，抄子又站到外廊上去看了一遍大海。

“真不想走啊。”

确实是依依不舍。住了一宿刚刚熟悉了周围的风景，又不得不回去了。虽然意犹未尽，但从两个人的现实情况来说，能在一起过上一夜，或许也应该知足了。

有人报告接他们的车来了。两个人走出房间，跟着女服务员，穿过看得到草坪的回廊，走进了主楼。主楼除了连接大门的候客厅之外全是和式的，从那间西洋式的候客厅也可以看得到下面的园子。

回想起来，除了去过园子和泡过温泉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屋子里度过的，更不用说看热海的夜景了。这可以说是他们尽情享受了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光，也说明那看得到海的屋子颇得他们的偏爱。

穿过候客厅走到大门，老板娘已经等在那里了。

“太谢谢了。您二位远道而来，不知满不满意？”

“贵店让我们享受了日本最早的春天。”

对于安艺的这种回答，抄子也含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你们一定要再来啊，反正又不远。”

“没错，每次来我都是这么想的。”

大门的接待室里摆着一幅金色的屏风，屏风前石板地面的一头放着一个古朴的茶色大坛子。昨天来的时候，那里头还放着一个红红的木瓜，今天就换成了盛开的白山茶。安艺又一次回头看了看那沉稳古雅的大门，才坐进车里。

“去热海火车站。”

吩咐完司机，又对出来送客的老板娘和女服务员颌首致意，安艺这才感到一夜的浓情蜜意已接近尾声了。

坐在新干线快车的座位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安艺靠在椅背上抽着烟，抄子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两个人看上去都似乎很疲惫。

但那不过是不知情者的臆测罢了。此刻，他们其实正迷失在如愿以偿之后的百无聊赖之中。

无论什么样的欢宴，曲终人散之后，留下的必为萧索冷清。盛大的华宴自是毋庸多言，即便是两个人的隐秘私旅，也难逃怅然而归的寂寞空虚。

只有一个小时了。到达东京车站以后，他们将不得不各奔东西。

虽然他们倾心相爱，但分开以后，却无法了解彼此的讯息。说句有点离谱的话吧，就是以后安艺出了什么意外，也不能立刻告诉抄子，而抄子要是发生什么不测，安艺也无法立刻知悉。

他们这种不为世人认可的关系，总是伴随着变数与危机的。

既然如此，人们自然要问：那从昨天到今天这段令人心满意足的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共度春宵固然使他们情爱益深，却无法保证这种感情能从明天延续到未来。今日的销魂一刻诚然实实在在，而对未来的展望却犹如雾海行船。

然而，两个人都不谈及这个话题。虽然心里想谈，但倘若一说出口，两个人势必都会陷入无边无底的泥沼。即便两个人觉得陷入泥沼也未尝不可，却也不是毫不畏惧。进退两难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只能默默地咀嚼欢宴散场后的寂寞空虚。

“在一起的时候，时间过得真快啊。”

欢悦愈甚，欢宴的脚步就愈像冲刺一般转瞬即逝。

过了新横滨站，离东京就不到二十分钟了。像是被这所剩无几的时间逼迫着似的，安艺终于低低地吐出了几个字：“快到了……”

“非常感谢。”抄子致谢的口吻显得颇为郑重其事，“我真的很高兴。”

既然抄子高兴，这一趟就没有白去。

“下了车你是直接奔公司去吧？”

“是啊，要跟厂家的人碰头。你去哪儿？”

“我想到书店去转转。”

“工作来得及吗？”

“明天再干也来得及。”

最近，安艺积欠了一大堆文字债。但他只写一点儿真正喜欢的东西，不感兴趣的全都撂在一边。

“那你不回公寓去吗？”

“回去也行……”

抄子眼望着窗口，好像又在考虑什么似的。列车已经开过多摩川，进入东京了。

“傍晚我倒有点儿时间……”

“大概什么时候？”

“要是五点以后的话……”

“不过，你时间不多吧？”

抄子微微点了点头。

“那还是下次吧？”

要是只有一个小时的话，就是见面也只会留下未尽的思恋。而且想到抄子还有家得照顾，安艺也不忍挽留她过长的时间。

然而新干线列车到达东京的时候，安艺终于下了决心：“我直接回公寓去，要是有空就给我打电话。”

“明白了。”

“还见得着的。”

安艺说着笑了起来。抄子也笑了，看上去好像是松了一口气。

两个人默默地并肩从站台走下楼梯，挤在人群里出了新干线检票口，到了这儿就该分手了。安艺要直

接到八重洲出口去叫出租车，抄子得坐山手线到秋叶原去。

“再见……”

安艺停住了脚步，抄子朝他点了点头。像是被她那眼神拉了一下似的，安艺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抄子也伸出手来。他感到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自己，但还是轻轻地握住了抄子的手。

“这次真高兴。”

“我也是……”

两只手松开了，一直握着的手会引起更多人注意的。

安艺朝山手线站台的方向使了个眼神，意思是说“你走吧”。抄子又一次点了点头，像是终于下了决心似的突然转身走去。几乎是同时，安艺也朝八重洲出口的方向迈出了脚步。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抄子也正朝这儿回头呢。

已经离开了一段距离没法再交谈了，安艺稍稍举了举胳膊，抄子也轻轻摇了摇手。安艺眼看着那穿着葡萄青套装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每次都是这样，分手以后，安艺总会去想象抄子的家庭。

等一会儿她赶到公司，处理完剩下的工作，六七点钟的时候就能到家了吧。

她到家的时候丈夫已经回来了吗？或者是母亲正在帮她照看孩子？抄子说过她家住在公寓里。是两房两厅还是更大点儿的单元？她会跟丈夫谈些什么？会对孩子说些什么？

不用说，安艺还没见过抄子的丈夫。抄子说丈夫比她大一岁，那应该属于三十多岁正当壮年的时候。抄子没说过他是什么样的人，安艺也没问过。

只有一次，抄子小声抱怨过：“他对我不错，但指望不了他……”这也许是因为抄子自己独立在外工作的缘故吧，在她眼里，年龄相仿的男人也就那么回事。

但不管怎么说，一回到家里，抄子就必须扮演妻子与母亲的双重角色。

抄子果真在出色地扮演这两种角色吗？是不是她已经演砸了？想来想去，安艺还是无法想象出抄子扮演妻子和母亲时候的样子。

第二章 春晓

春天的拂晓，睁两下惺忪的睡眼，然后再睡个回笼觉是很舒服的。安艺虽然知道天就要亮了，但还是想继续享受被窝里的温暖。

“春眠不觉晓……”这句诗说得真是恰如其分。

但“晓”具体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枕草子》的记载里是这样描述春天的“曙”的：“天际渐白，山脊微明，紫云缭绕……”

这幅情景不难想象。而《万叶集》里写的“明时”和“鸡鸣”，则似乎是用来描述将明未明的“晓暗”的。与之相比，“曙”似稍在其后，从“会明”和“未明”的表述来看，大概可以解释为黑夜蒙蒙露白，景物依稀可见的时候。

总之，春晓时分的睡眠，是半梦半醒的。也许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轻度睡眠的酩酊状态之中。

睡得深沉固然可以贪享春眠，睡得浮浅则难免冥思苦索。

不可思议的是，春晓醒来的时候，安艺常会陷入一种臆想，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虚拟的世界之中。他自己、周围的环境、破晓的天空，所有这一切都如同虚无缥缈的“泡沫”一般。

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场梦，不会留下任何有形的东西。但是人们却都蒙在鼓里，东奔西走，忙忙碌碌。

安艺越想越觉得惴惴不安，越想越觉得寂寞空虚。

当他想得心神疲惫的时候，抄子的身影会像渐行渐白的天空一般浮现在眼前。

春天的拂晓时分，安艺明知天还没放亮，还是慢慢地坐了起来。床前有扇窗，如果拉开窗帘，能看得到原宿的街道。

安艺住在公寓的十楼，楼下有一条穿过这群高楼的马路。到了周末，路上挤满了年轻人，几乎无法行走。但拂晓时分的现在，却是死一般的静寂，连个人影也没有。看得到的只有整齐的路灯和偶尔驶过的汽车。

昨天晚上开始下的那场雨好像是到半夜才停的，路面上还是一片黑黢黢的水渍。

“晓暗”已经过去，现在该已是“曙”的时分了吧。

现在恐怕应该说是“天际渐白，楼端微明”，而不是“天际渐白，山脊微明”吧。虽然被大楼挡着看不到，但离日出看来还有一段时间。

从窗帘缝朝外望去，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嗖”地从路灯下飞过，消失在大楼间的小巷里。

看来现在不是“鸡鸣”，而应该是“鸟啼”了。在东京闹市的街道上看到乌鸦本有点儿不可思议，而这些鸟

鸦大概是群居在附近神宫的树林里的。从早到晚当街上熙熙攘攘的时候，它们销声匿迹，到了游客散尽夜深人静的当口，它们才又会现身街头。

这条街上有好几家毗邻而立的餐馆和食品店，路旁堆着大量装在塑料袋里的残羹剩饭，看样子它们并不愁缺吃少喝。

从深夜到黎明，觅食的乌鸦们占据着街道。

安艺看着乌鸦横行的风景，不知不觉之中，东方的天空一点一点儿亮起来了，大楼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原来遮住整个天空的乌云渐薄渐散，看来今天是个好天。

安艺茫然望着窗外，脑子里忽然又浮现出抄子的身影。

抄子现在是在睡觉吗？或者，她也像自己一样，正在眺望泛出鱼肚白的天空？

虽然明知抄子还没有起床，安艺的手还是习惯性地伸向床边的电话。

“打打看吧……”

天蒙蒙亮就往抄子家里打电话，这还是第一次。

给抄子家打电话的时候，安艺得先让电话铃响三次，然后挂断了再打。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约定，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抄子。

“你要是这么打电话，我一定会来接的。”

虽然不知道抄子家里的情况，但迄今为止用这种办法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可是，安艺以往大多是在上午十点左右往抄子家打电话的。那时候她丈夫已经去上班，抄子自己也刚送孩子去幼儿园回来。从那时候到她出门前的这一个小时左右，打电话是最合适的。但周末或是太晚了的话还是不打为好。因为就算她丈夫不在家，母亲和孩子是很有可能就在旁边的。

虽然看不见，但从电话里微妙的声音变化还是能听懂对方心里想说什么。有人在旁边不太方便的时候，抄子马上会像对外人说话似的毕恭毕敬，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平时不用的敬语。这个时候即使顺利地跟抄子联系上了，听到她说起话来支支吾吾，安艺心里也会不好受。既然要谈，他当然想没人打搅地谈个够。

但是，现在才刚到早晨六点啊。她丈夫和孩子自然都在身旁，就是她自己，说不定也还没醒呢。

安艺把拿起的话又放了回去。

用不着现在急急忙忙地打过去。反正再过四个钟头家里就剩抄子一个人了，再说之后还可以往她公司打嘛。这么一大早就把人家的老婆叫起来，也太有悖常理了。

但是，越是想到不能打电话，安艺反而觉得非要打这个电话。

虽然他明知自己这样简直像个不懂道理的顽童，可还是想冒一次险试试。

犹豫了好一会儿，安艺一咬牙抓过电话，开始在上面按号码。铃响三次以后刚要挂断的时候，传来了抄子的声音。

“喂，喂……”

安艺急忙把电话贴到耳朵上。

“本来没打算给你打电话的……可不知为什么，刚睁开眼，突然就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也是……早就起来了。”

抄子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很清晰，简直就像是在旁边跟自己说话。“现在说话方便吧？”

“嗯……”

抄子的声音虽然清晰，但听得出是压低嗓门在悄悄说话。大概她丈夫就在旁边吧。安艺试探性地问道：“你可把我吓了一跳……我哪儿想得到你已经起来了。”

“是十分钟前醒的。”

“我也是。也不知怎么了，醒了就老是想你。”

“我真高兴。”

这句话让安艺紧张得抓紧了话筒。胆子那么大，就不怕丈夫听见吗？就算她丈夫看上去像是在睡觉，可说不定刚才的铃声已经把他吵醒了。

“没什么事，就是想告诉你我想你……”

安艺刚要挂断电话，抄子问道：“今天一天你都在公寓里吗？”

“当然啦。十点的时候你打过来好吗？”

“知道了。”

“那你接着休息吧。”

“你也再睡会儿吧。”

放下电话，安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抄子接电话时的声音很干脆，但后来说得就很谨慎了。看来她丈夫在旁边。

但要是真在旁边的话，抄子那样说话胆子也太大了。虽然只是电话上的问答，可要是稍微注意点儿听的话，当然听得出那绝不只是在谈工作上的事。

是她自信丈夫绝对不会怀疑自己，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不怕被他知道？安艺重又回想了一下抄子最近的举动。

两人是在一个月前去伊豆山旅行的。回来以后，他们爱得更深了，最近这几天每天都通电话。

尽管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但抄子的胆子倒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这固然正中安艺下怀，却也让他对自己勾引人妻之举感到内疚。

抄子的电话再打过来时，是在上午十点多钟。

她说起话来轻松畅快，跟黎明时的谨慎语调简直判若两人。“今天那么一大早实在对不起，我一下子醒过来，突然就想你了……”

听了安艺对那个大清早的电话的解释，抄子答道：“其实我高兴极了。”

“以后我一定注意。”

“没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吗？安艺有点儿将信将疑，抄子却说她毫不介意。

“今天，接下来要……”

两人互相在电话里通报了各自一天的安排。

抄子说她先得到公司跟有关人员开个会，下午去代代木看时装表演，晚上要出席一家纺织厂的宴会。

安艺下午必须赶完一篇稿子，傍晚约好了要跟责任编辑一起吃晚饭。

“你赴完宴再来的话，到这儿就九点了吧？”

“我可以早点儿出来。你怎么样？”

跟编辑吃完晚饭，一般都还要去喝酒的。但要是能跟抄子见面，也可以不去喝酒早点儿回来。

“我吃完饭就回来。”

“那样好吗？”

“没什么好不不好的，我九点来钟到公寓。”

安艺此举与其说是为了见到抄子，毋宁说是担心她回家太晚。就算九点见了面，抄子回家也快十二点了。

“我倒没关系。”

“那就这么定了吧。”

安艺给过抄子一把房间钥匙，所以时间早点晚点都没问题。

“今天三点钟以前我都在公司，要是有什么变化就给我来电话。”

“知道了。我在这儿也要一直干到傍晚。”

这段时间，两人都提前互相告知自己的去向，以便随时取得联系。即使没什么要联系的事，光是知道对方在哪儿，也能使自己更加心定。

安艺的公寓里每天有一个叫村井久子的人来帮忙。

她是个比抄子大五岁的单身女子，除了打扫房间买东西，有时也会按安艺的要求做些简单的饭菜。这样的人一般都叫保姆，但因为她还帮安艺安排日程、接电话和接待客人，所以也可以称她为兼职秘书。

她是两年前安艺的朋友介绍来帮忙的，人很机灵，也很勤恳。安艺能够离开家到这里来一个人生活，也多亏了她的帮忙。

抄子起初似乎曾经怀疑过安艺和久子的关系，觉得安艺嘴上说她是保姆，其实心里还不是喜欢她。

其实安艺从来就没有过那种想法，久子经历过婚变，好像对男人也已望而生畏了。他们之间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从未越雷池一步。

但是每天见面，相互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默契也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并不是恋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可工作上的接触使他们比较亲近也是很自然的。

特别是因为就在安艺身边做秘书工作，所以久子连他生活上的隐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譬如，安艺现在对谁感兴趣，跟哪个人交情有多深，这些事她不用问就知道。

她觉察到安艺和抄子的关系，似乎是在半年前。那以前她也接过好几次抄子的电话，自然知道她的名字。正巧那一天抄子到安艺公寓附近办事，顺便进来了一趟。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抄子。尽管就这一次，她还是敏感地觉察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那以后，久子接到抄子打来的电话好像态度很冷淡。谈不上是故意刁难抄子，却总让人觉得冷冰冰的。开始只是抄子有这种感觉，安艺自己并不知晓，等抄子告诉他以后，他才意识到这不是捕风捉影。

老实说，安艺对久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除了工作以外，久子也不可能对安艺有太多的好感。尽管他们彼此都清楚这一点，但毕竟长期以来两个人一起工作，现在中间突然插进来一个人，久子多少感到有点儿别扭，也在情理之中。

那一天久子也是上午十点来到公寓的。来的时候刚起床的安艺正在看报纸，身上还穿着睡袍。

“今天很暖和啊。多摩川那里的樱花都快开了。”

久子住在比多摩川远一点儿的地方，她把来时路上看到的事情告诉安艺。

“喝点儿茶吧？”

“对了，还是给我来杯咖啡吧。”

安艺的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他慢慢喝完久子冲的咖啡，然后开始伏案写作。

起床晚也是一个原因，安艺很少吃早饭，大多是到了一两点钟的时候才吃他这天的早饭兼午饭。他喜欢吃荞麦面条，所以经常叫外卖。他叫人送来荞麦凉面，在上面洒点儿清酒再吃。有时高兴，就让久子做个白切鸡片，蘸着山嵛菜末，喝上一杯清酒。

喝得心里痛快了，他会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继续工作。

安艺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固定要交稿的只有一本月刊，余下的时间就写些随笔小品和访谈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儿，平均一个月也就一百来页。尽管写得不多，但有时要查查资料，有时又写得不顺，所以经常到了截稿日才把东西写出来。

写到六点多告一段落，开始接待责任编辑或别的客人，有时还一起出去吃饭。

晚饭安艺一般都是在外面吃的。多数时候是跟谈得来的朋友或编辑一起去，偶尔也和久子两个人吃一顿晚饭。

最近这段时间，跟抄子一起吃晚饭的次数当然多起来了。

安艺的家在成城，他回家大都是在周末，以前的习惯是星期六回去，星期一早上再回来。其他的时间除非家里有急事，否则他一般不回去。

这样一来，等于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在公寓里写作，家里的人不知不觉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他在家中的存在感也随之越来越淡漠了。

自从认识抄子以后，他连周末回家也越来越难以保证了。

一步一步，安艺正在变成一个有家不归、甘愿自找烦恼的人。

那一天，安艺也是六点半干完工作，又跟来访的责任编辑一起出去吃饭的。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安艺晚饭多吃日本菜。他也不是完全不吃西餐，但至多要个牛排，而且只撒点盐或浇点酱油，味道弄得跟普通的菜一样，沙司之类的调味料很少使用。有时也吃中餐，但永远不点他觉得油腻的菜。

因为他是在海边长大的，从小就喜欢吃海鲜而不怎么喜欢吃肉。

更何况，西餐里头菜油啦、黄油啦、鸡蛋啦，这些啰唆的东西实在太多，就连牛排也是先放菜油，再加黄油，然后洒上白兰地烤出来的。加了那么多东西当然好吃，但他总觉得那好像是在被人家把脂肪块朝嘴里塞，所以食欲一下子就没有了。

总之，西餐是有一种味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殊不知这种气势反而压得人很难受。

相比之下，日本料理充分利用了鱼类、蔬菜的鲜劲，做得细巧精致，能让人享用它自然而淡雅的风味。

那天晚上，安艺去的是市谷的一家小餐馆。餐馆在胡同里，是个二层的小木楼。一楼只沿柜台放着七八把椅子，二楼可以坐两桌人。这家小餐馆从外表上看陈旧不堪，但菜的味道倒是没的说。

安艺和编辑两人并排坐在柜台尽头的边上，冲着早已是老熟人的大厨问道：“今天生鱼片有什么好的吗？”

“您瞧这个，相当好的拟鲭鱼。”

大厨特意把拟鲭鱼从冰箱里拿出来显摆。这条鱼肉很结实，肚子那儿闪着金光，看上去有一公斤半左右，不像是人工养殖的。

“那就要这个吧，再来个干炸六线鱼和煮竹笋。”

先喝一杯啤酒润润嗓子，然后他们要了温热的清酒。太阳下山以后有点儿回寒，一杯下去身上暖洋洋的。

喝到八点多的时候，安艺站起身来。

“再到银座去怎么样……”

安艺摆摆手，谢绝了编辑的邀请。

“今天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去吧。”

酒喝得虽很舒坦，但对抄子是不能爽约的。安艺按原来想好的那样吃完晚饭就走，九点不到，就回到了原宿的公寓。

他以为开门的时候抄子就会迎出来，可进门一看，抄子还没来。

打开灯，房间里静悄悄的，进书房一看，桌子上有一张久子留下的纸条。

纸条上写的是安艺出门后的来电记录，最后一条记录的是“您夫人来电，请您马上跟家里联系”。

会是什么事情呢？妻子一般很少直接打电话来的。

安艺冲了个澡，换上睡衣，然后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我刚吃完饭回来。”

安艺话音刚落，妻子急忙就把事情说了出来：“我爸爸看来快不行了！”

安艺的岳父七十八岁，一年前因为肾脏病进了医院，一直住到现在。也许是由于年轻时在船运公司工作跑遍了世界的缘故吧，在那把岁数的人里算是很开通的，安艺也跟他一起喝过几次酒。

但随着跟妻子的关系不断疏远，与老丈人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我想明天坐最早的航班去看看他。”

妻子的娘家在福冈。

“打算两三天就回来，可要是情况有变化的话，说不定得多待几天。”

大概是因为父亲这几年经常生病住院，她好像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文彦和千津不跟我去。”

两个孩子当中，大的是儿子，两年前就已经工作了，小的是女儿，现在还在念书。两个孩子早就过惯了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

“知道了。有什么情况就告诉我。”

像是要掩饰心里的愧疚，安艺接着说道：“替我向你妈妈问个好。”

说完挂断电话，一看表，已经九点半了。

抄子今天是怎么啦？虽然知道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对自己在岳父病危的时候居然还想着跟别的女人幽会，安艺不禁感到自惭形秽。

然而，岳父的病情并不会因为他现在要去老老实实过日子就会好起来的呀。他一边这么安慰自己，一边打开电视机，在沙发上躺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你早就回来啦？”

抄子像小猫一样从打开的门缝里轻轻地溜了进来。

“你喝过酒啦？”

“就喝了一点儿，你呢？”

抄子今天穿着一身奶黄色的套装，里面是件小水珠花样的衬衫，左领口边上别着个大大的珍珠胸针。

“我心里惦记着时间，没好好喝。”

“你是想说，都是为了我，对吧？”

抄子自己到厨房去喝了点儿水，回来坐到沙发上。

“刚才你是在打电话吧。我忘了带钥匙，想用楼下的公用电话跟你说一声，可一直占线。”

安艺公寓的大门，是从房间里头可以遥控的。

“是在跟女的聊天吧？”

“胡说……”

安艺没告诉她是妻子打来的电话，眼睛盯着她的胸口。抄子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着，隐约看得到一点

儿隆起的双乳。

“哪儿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安艺从餐具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的君度橙酒，倒进喝甜酒用的玻璃杯。

“尝一点儿怎么样？”

抄子喝了一口，立刻按住了胸口。

“太凶了……”

“这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我早就想回来了，可那个厂家的部长怎么也不放我走。”

“他说你今天很迷人。是不是？”

“那倒没有。就是最近老爱找我搭讪。”

“吃香起来啦，不错啊。”

“不是什么吃香。我以前不是很呆板吗，可最近好像变得好说话了。”

确实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最近，抄子那鲜明的个性当中，又多了一些颇受男人欢迎的变通。

“也许这都是你调教的吧？”

这话让安艺有点儿啼笑皆非，他轻轻地吻了吻抄子。

柔软的嘴唇上还留着君度酒的甜味和橙子的清香。

记得开始的时候，一跟抄子接吻，她眼皮就会轻轻地抖动。感觉得到她好像有点儿害怕，紧张得浑身肌肉都绷得硬硬的。可最近她会紧紧吻住安艺的嘴唇，脸上看不出丝毫变化。开始时那种令人怜悯不已的战栗已经不见踪影，现在安艺感受到的，是她用全身心传递过来的信息，那是一种对男性的强烈渴望。

在这一年里，抄子似乎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女人，她找回了女人应有的自信。

是因为有点儿醉了吧，抄子今晚显得相当主动。也许是闭着眼睛的缘故，她对明亮的灯光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在意。

“咱们到那边去吧……”

安艺看了看客厅旁的卧室，伸手关掉了旁边墙上的电灯开关。

先接吻后关灯似乎有悖通常的程序，也许按照正常程序，抄子会更容易接受。正要相拥走进卧室的时

候，抄子小声说道：

“我想先冲个澡。”

一起上床之前，抄子一定要先冲澡。可能她是想把一天工作之后身上的汗渍洗干净，也可能是想事先做好准备，以防安艺的爱抚会遍及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角落。

安艺开着幽暗的台灯，在床上等着。

卧室前是走廊，再走过一个房间就是浴室。

浴室里，抄子开足龙头冲洗着全身。她仰着头，从胸口到肩头，然后再到后背，让水流反复冲洗着，水顺着她线条优美的双腿流到瓷砖地上。

云雨在即，想象女人淋浴的身姿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安艺在公寓里给抄子预备了睡袍。因为如果原来穿的是和服，出浴以后还可以穿里面的长衬褂，可要是原来穿的是西式服装，洗完澡就没什么还能适合穿的了。

睡袍就是为了这时候的需要特地买来的。

但是，如果突然多出来一样过于花哨的东西，势必会引起保姆久子的怀疑，所以安艺只是把一件没有任何花样的白睡袍放在浴室的衣筐里。

冲完澡，抄子穿着这件睡袍走进卧室。

“哎，太亮了。”

抄子总是很在意台灯的光亮。

“调暗一点儿行吗？”

开始的时候，安艺总是装作没听见，但抄子会自己动手把灯关掉，所以近来安艺也开始自己调暗灯光。

他把灯光调暗，暗得只能在床上微微看得出对方的表情。抄子开始从床边轻轻钻进来。她轻轻地先放进一条腿，再放进一条腿，当她全身刚钻进被窝的时候，安艺就张开双手把她抱了过来。

抄子一言不发依偎在安艺的臂膀里，像磁石一样紧紧贴着他。

但抄子身上的棉睡袍这时候显得过于厚实，很有点儿煞风景。如果可能的话，安艺真想让她穿那种柔软的丝绸内衣。

这个想法安艺对抄子说过一次。

“可要是让久子看到了怎么办呢？”

这么一说，安艺又有点儿犹豫了。尽管久子已经有点儿觉察到了两人的关系，但连女人的内衣都放在

安艺公寓里，那可真有点儿不打自招了。想到这些，他的想法也只好就此作罢。

其实睡袍充其量也只是一时之需，上床以后注定是马上就要被脱掉的。

也许是因为刚冲过澡吧，抄子的身体有点儿发冷，这反而让安艺预感到，这纤细的女性身体即将迸发出炽热的激情。男人固然能在合欢中获得快乐，但当他目睹女人不断高昂的愉悦，当他感到自己的行为确实实在促进着女人的愉悦时，他就会更加快乐，也会因此而迸发出更炽热的激情。

现在，安艺对抄子的身体可谓了如指掌。

身体的外形自不必说，就连抄子全身各部位的敏感程度，就连用什么方法去爱抚她的什么部位时她会做出什么反应，安艺都能预测得到。这是他们两人亲密相爱共同收获的切实成果。

安艺有条不紊地移动手指，感受到被爱抚的抄子自然地做出反应，那反应使安艺的欲火愈益炽烈。这就像一个铃铛的振动能引起另一个铃铛的共鸣，那共鸣更能反作用于第一个铃铛一样，愉悦会唤起更大的愉悦。

然而再猛烈的乱云暴雨，也注定会云开雨定。当两个人都筋疲力尽地断断续续喘息的时候，下一个瞬间，方才如火如荼时无法想象的静寂就来临了。

激情燃烧时自是毋庸多言，即使是激情燃尽后的静寂，也有另一番韵味。

在那激情燃尽的瞬间，男人会萌发出一切将走向终结的预感，也会同时感受到坠入乌有世界中去的安逸。

也许正是在这激情燃尽后的静寂时刻，深深结合在一起的男人与女人才开始重新领会什么是爱情。

抄子的头轻轻枕在安艺松弛展开的胳膊上，缓缓地向他贴过来。安艺也把胳膊肘收拢，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将她搂住。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相互感受着对方肌肤的温暖。许久，抄子小声说道：“我……”

她欲言又止，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说了下去：“这样的事，只和你一个人……”

听到这话的时候安艺并未在意。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含意是过了好一会儿以后的事了。

“只在这里？”

“别的地方我不干。”

过了一会儿，安艺才领悟了她的意思，别的地方是指抄子的家。

“可是……”

“是真的。”

安艺的公寓虽在闹市区，屋子里边却格外安静。

白天大街上人车拥挤，可晚上一过九点，车流量骤减，人影也看不到几个。

十点已过的现在，四周悄然无声，只偶尔传来几声警笛。

静寂之中，安艺品味着刚才抄子的话。既然她说的是“只和你一个人……”难道说她跟丈夫没有性生活？

安艺心中暗喜，真想马上紧紧抱住她。但他立刻反问自己，她真的能不跟丈夫行房吗？就算她不愿意，但丈夫还是坚持的话，她会用什么理由拒绝呢？

想到这里，安艺不觉烦躁起来。抄子越是说得斩钉截铁，他心里越是无法平静，甚至觉得是自己在教唆抄子干坏事。

安艺轻轻挪动了一下身体，偷眼看了看臂膀中的抄子。

额头上还垂着几缕激情燃烧时散乱的头发，额头下面是造型优美的鼻子和圆润的脸庞。恬静沉稳的神态里，透出一股解除所有戒备后的悠然自在。

刹那间，那安详的脸庞好像变成了一尊菩萨，他用力眨了眨眼，又似乎看到那恬静表情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想要变成鬼魅的强烈意念。

说老实话，安艺从未忽略过抄子丈夫的存在。

既然是一起过日子的夫妇，无论谁想行鱼水之乐都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抄子的丈夫在安艺意识中的存在感之所以那么淡薄，只是因为他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去多想的缘故。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安艺只专注于抄子，不想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始终是这样做的。抄子很清楚他的心思，也绝口不提家里的事。

抄子离开以后做了些什么，安艺是不知道的。她到家以后跟丈夫怎么说话，如何相处，安艺都无从揣测。

尽管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他，大概抄子一直是在回避跟丈夫深度接触的。即使丈夫提出要求，抄子大概也会巧妙地拒绝。

这些与其说是安艺的揣测，不如说是他的愿望。

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正是这种想象在维持着他某种心理上的平衡。

然而，现在抄子亲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跟丈夫没有性生活，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以往一直弃置于混沌暧昧之中不愿多想的事情，现在突然活生生地又跳到了自己面前。

抄子的这句话让安艺有多高兴是不消说的。一瞬间，安艺忽然觉得抄子是如此可爱，真想尽情地揉弄她的头发，然后紧紧地抱住她。

但这瞬间过后，烦躁又把他缠绕住了。

安艺又想起了抄子的丈夫。

人没见过，只知道他今年三十六，比抄子大一岁。以他这种年龄，会如何对待不与自己行鱼水之欢的妻子呢？是恼羞成怒地破口大骂，还是忍气吞声地甘拜下风，或者干脆去找别的女人？

安艺觉得烦躁，是因为他在想象着这种种可能。虽然不是自己，但一想到被妻子熟视无睹的丈夫的可怜相，他也觉得不是一种享受。

安艺伸开左臂朝天躺着，交欢之后，他感到有些倦怠。抄子还枕在他左臂的肩头，微微朝外侧着。

如果两个人兴致再起的话，现在的这种姿势是很容易马上再让他们结为一体的。换句话说，现在只是销魂之后的小憩。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安艺望着天花板小声问道，听上去像是在自言自语，“早就开始了……”

“……”

“自从跟你这样以后就开始了。”

抄子的回答让安艺想起了两个人的第一次结合。那是一年以前的事了。难道这一年来抄子跟丈夫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关系？

“也许你不相信，可我真的没法跟他行房。”

安艺感觉到抄子好像轻轻摇了摇头。

“我跟你像现在这样……”

安艺完全明白抄子想说什么。她做不到在跟别的男人结合的同时再跟丈夫发生关系。这种想法很符合她那丁是丁卯是卯的一贯作风。

“可是……”

安艺才说出口，又打住了。

他心里惦记的是：抄子的丈夫难道就这么认了吗？但他明白这不是现在该问的事。

实际上，即使问了，两个人的心情也不会轻松。

“我没骗你。”

安艺轻轻点了点头。他早就知道抄子不是那种撒谎的女人。连这种事都能直言不讳，足见她下了多大的决心。

但想到抄子在家里的处境，安艺不免感到心酸。那徒有其名的夫妇幌子，他们是如何打给外人看的呢？光是这一点，就让安艺烦恼不已。

然而，安艺根本无意劝抄子跟丈夫重寻鱼水之欢。他明知这种想法过于自私，却还是希望抄子不跟丈

夫行房。

“谢谢……”

现在安艺能说的也只有这句话了。

他再一次把抄子紧紧抱在怀里。

颠鸾倒凤之后，他已无力再度求欢，但他想把现在的感觉牢牢记在心里。他要铭记在心的，不仅是对抄子肌肤的眷恋，还有她那只对自己才有的纯情。

紧紧拥抱以后，筋疲力尽，安艺终于平静下来。松开胳膊，喘了一口气后，他像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轻声说道：“下回到京都去吧。”

“什么时候去？”抄子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开朗了。

“四月初，樱花开放的时候。”

“带我去吗？”

“当然啦，只要你愿意去。”

这一瞬间，安艺又想起抄子的丈夫，但马上就把这个念头撂到一边去了。

“好久没去吉野了，想到那儿去看看，不过得过夜啊。”

“不要紧。”

“你能去？”

“要是早点儿告诉我，就能去。”

说实话，虽然是自己提议的，但安艺没想到抄子答应得那么爽快。跟上回去的伊豆山不一样，这次的地方相当远，不过夜当然是不行的。

“你真的没问题？”

抄子对将信将疑的安艺明确地点了点头。

“以后还请你多带我到各处去看看。”

安艺当然没有意见，但抄子如此大胆却让他心有余悸。

“我早就想要到吉野去看看了。”

“要是去那儿的话，一大早就必须出发。”

“那这次我就向公司请个假吧。”

远处隐约传来汽车喇叭声，安艺这才想起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他没看表，但看样子已经很晚了。

安艺又抱住抄子，最后享受了一次她肌肤的温暖，然后坐起身来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暗淡的灯光下，电子钟上的数字显示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二十分。

“起来吧……”

安艺轻轻说道，但抄子蜷缩着不动，也不回答。

其实安艺现在并没有起来的必要，他就是一直睡下去也毫无问题。

他看完钟叫抄子起来，是在为她着想。

但抄子像是什么也没听见，她把头埋在床上，不像要起来的样子。安艺重新躺下来，轻轻捋着抄子披在肩上的头发。

头发一根根从手指间滑过，顺溜得就像沙子滑落一样。就在安艺玩味着那柔软感觉的时候，抄子突然问道：“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多。”

安艺故意含糊地答道。抄子轻轻把头靠着他说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一点安艺颇有同感。每次刚待到一块儿就要分手了。好像他们俩就是为了分手才约会似的。

“你接着睡吧。”

虽然刚才叫她的时候她没回答，但抄子看来还是很在意时间的，说不定比安艺更担心时间的流逝。

“我先起来了。”

说着，抄子拿起掉在地上的睡袍走出了卧室。

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安艺又想起了抄子的家。

就是现在回去，到家也得凌晨一点多了。那时候抄子的丈夫是睡着了，还是根本没睡？他会怎么质问夜半归宅的妻子，抄子又会如何回答？

安艺越想越心酸，可抄子好像还在浴室里冲洗全身。

不再去想了。安艺起来穿上睡袍，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这时抄子从浴室出来了。

她已经整理好头发，化了淡妆，穿上了奶黄色的套装，看不出刚才那种交欢之后依依不舍的痕迹。

“给我喝点儿啤酒吧。”

她自己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来一罐啤酒倒进玻璃杯。

“真好喝。”

她仰起细细的脖子喝着啤酒。安艺看了看电视机旁边的钟，已经十二点四十分了。

“我给你叫辆车吧。”

“用不着，下边也拦得到车。”

安艺不理睬她的话，还是打电话叫了一辆车。

“旅行你肯定会带我去吧？”

“那还用说，这两天就把它定下来。”

“太好了。”

抄子一口喝干啤酒，接着又去水斗那儿把玻璃杯洗干净了。

“这样明天久子就看不出来了。”

“就是让她知道了也没关系。”

抄子点点头，又郑重其事地说道：“咱们的事也许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的。”

这一点安艺已有思想准备，但他不知道抄子能承受到什么程度。

“怕吗？”

“不怕。”

抄子慢慢摇了摇头。安艺提醒她：“车子已经在公寓门口等着了。”

“对不起。”

抄子点点头，又轻轻捋了捋头发，然后就朝门口走去。

她穿上鞋，拿起手提包，又回过头来：“再见！”

安艺点头答应的时候，门关上了，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

等脚步声听不见了，安艺锁上门，这才终于想起岳父今天病危。这种日子跟抄子幽会，也太不是时候了。

安艺对自己不慎重的行为摇头叹息，却也为恋情的日益甜蜜而不无陶醉之意。

第三章 花冷

安艺站在新干线八重洲入口处的“银铃”跟前，有些后悔约抄子在这里碰头。

因为要坐早晨八点三刻的“光”号新干线特快，他跟抄子约定，发车前一刻钟的八点半在这里碰头。到这儿一看，没想到人会那么多。

那么大的一个银铃从屋顶吊下来，确实比较好找。可周围聚集了四五十个人，而且不停地有从轨道交通上下来的上班族从旁边走过。

坐这趟早班新干线，是为了在下午一点左右能到吉野，安艺却忘了此刻正是上班的高峰时段。

安艺站在稍稍离开碰头地点的公共电话旁。看着川流不息的过客，他忽然感到一阵不安，觉得抄子的丈夫就在这人流之中。当然，既然抄子同意这个时间在这里碰头，那遇上她丈夫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但万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就算没撞上抄子的丈夫，碰头的时候也可能正好被其他什么人看到。

早知如此，要是提前把车票给她，在站台上碰头就好了。可现在后悔也晚了。

安艺原地站着，点着了第二支烟。

这里本来就是等人碰头的地方，不停地东张西望并不丢人现眼。

可别人都是等家人或同事，好像没有像安艺这样一早就来等女人的。他忐忑不安地抽完第二支烟，一看表，已经八点半了。

他围着大银铃转了一圈，还是没有看到抄子的影子。

是因为太早了走不成，还是孩子突然感冒了？

就在左思右想，抬腿又要走回公用电话那边去的时候，他看到抄子从北口方向朝着他走了过来。

安艺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来招呼她。

“太好了，你总算赶到了。”

“对不起，我错过了一班车。”

抄子穿了一身浅驼色的套装，提个小旅行包。

“票在这儿，进去吧。”

他们直接进了检票口，上班族的出站人潮挤得他们举步维艰。

虽然不是在干坏事，但从楼梯朝上走是与那些去上班的人逆向而行，安艺不禁感到有点儿对不起他们。

直到在头等车的位子上坐下来，安艺才算松了一口气。

一大早的新干线也很拥挤，乘客几乎全是男子，看上去都是公司职员。还有两个结伴出游的老人，像是一对夫妇，一点儿也不像安艺和抄子那样鬼鬼祟祟。

安艺把车厢里扫视了一遍，似乎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列车开动了，他终于定下神来，点着了一支烟。

“这么一直坐着就可以到京都啦。”

“谢天谢地，总算赶上了。”

今天早晨，抄子应该是在八点以前就出门的。丈夫是比她先出门的吗？她是把孩子寄放到母亲那儿才来的吗？不管怎么说，一家的主妇一早就出门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去看樱花，总觉得有点儿……”

“可是，别人休息的时候，你不是还在工作嘛！”

这话好像也没错。安艺点点头，朝窗外望去。

春天的阳光洒满了大楼鳞次栉比的街头，城市里的人们即将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么好的天气，咱们真有福气。”

“护城河边的樱花已经开始谢了。”

“京都的樱花谢得总是比这儿晚，没问题。”

“吉野的樱花怎么样？”

“吉野的中千本那边，樱花已经接近盛开了。”

安艺每年都去外地赏樱花，所以知道大致的开花时间。

“今年好像开得比往年早嘛。”

“樱花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每年不都是被它牵着走？”

“可那不是才很有意思吗？”

“小林一茶的诗里有这么一句：‘年迈哪堪追花路，簇簇樱放好烦心。’”

“他这不是说樱花很讨人厌吗？”

“还不如干脆没有樱花，那样倒可以清静不少了。”

新干线沿途也有很多樱花。也许是外地开得比东京晚吧，沿途的樱花正在盛开。晴空之下，东海道沿

线一带好像淹没在樱花的海洋里。

安艺和抄子在餐车上一边赏花一边吃早饭。他们要来啤酒，点了火腿和沙拉当下酒菜。

“用不了十二点就到京都，然后咱们直接去吉野。”

要是从京都坐特快去的话，大概到吉野还不到两点。

“中千本附近有一家旅馆，从那里可以瞭望无边无际的樱花。我已经在那儿订好午饭了。”

“晚上是住京都吗？”

“高台寺附近有一家四面全是樱花的小旅馆，我也已经预订了。”

这就是安艺为了把这一天充分利用而制订的时间表。

“你明天最晚必须什么时候到东京？”

“什么时候嘛，倒也……”

“好不容易去一次，还是把京都的樱花也看了吧。”

“那样的话，就得傍晚才到东京了吧？”

“那么晚，你不要紧吗？”

抄子点了点头，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我想顺便去京都一家店看看行吗？就一家。”

“当然行啦，没问题……”

“是一家染坊，就是去打个招呼。”

抄子这次请假出来旅行，可能用的就是联系工作的名义。

“这次，我要在五月发表设计的新款。”抄子的脸上又恢复了职业女性的表情，“是浴衣布料。上次你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启发了我才设计出来的。”

“你从伊豆的海和山得到的灵感？”

“那里不是从树叶之间可以看到波浪的反光吗？不知我能不能把那种感觉表现出来。”

“那我可要等着欣赏欣赏了。”

“我给你也搞了一件，不知能不能称你的心。是情侣装那样的浴衣。”

“那就是说，你要跟我一起穿着上街？”

“你不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特地给自己设计了浴衣，安艺当然高兴。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勇气跟抄子一起穿着上街。

列车十一点半到达京都。按安艺的时间表，要从京都乘近畿铁道公司的特快到橿原神宫，再转车去吉野。

这趟特快正好在十分钟后发车，两人坐了上去。

虽然不是周末和节假日，但车厢几近满员。因为正值赏花季节，本来以为到吉野去的大都是赏花客，可车厢里也有不少推销员模样的人和轻装简囊的中年妇女。

很早以前，安艺就很向往以奈良为中心的大和古道。

远从大和朝廷诞生以后，历经飞鸟时代、奈良时代直至吉野朝时代，这一带都曾作为与京都抗衡的另一个首都昌盛过，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

其实也就是近代，京都才逐渐被人们熟悉。而东大寺、法隆寺等大和一带的寺院，要远比京都那些圆溜溜的小寺庙更庄严、更壮观。

总而言之，大和才是日本的摇篮。

然而，现实中的大和古道已经被住宅开发的洪流淹没，早已看不到古都的影子了。

从车窗望出去，那哺育过万叶人梦想的丘陵山地，已被无情开掘得露出了红土，密密麻麻的住宅一直延续到山麓。国道旁那些西式餐馆、红黄旗帜林立的二手车市场以及各种建筑，与人们从“大和古道”“天平”“飞鸟”这类语汇中汲取的悠久时空想象相去甚远。

但这种现象并不仅止于大和，京都和其他古老的土地或许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列车正朝着大和古道南端的橿原神宫行进，右前方已经能看到亩傍山了。

“因为这座山形状漂亮，古时的人就说它是座女山，而把它对面的天香久山和耳成山叫男山，还说这两座男山互相争斗过。”

听完安艺的解释，抄子点了点头。

“古时候也有三角关系啊。”

“男人和女人的烦恼，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

现在如果把抄子比作亩傍山的话，那抄子的丈夫和安艺不就是天香久山和耳成山了吗？一时间，安艺想起了抄子的丈夫。

在橿原神宫转完车后，一过吉野口，高山扑面而来，人家越来越少。

列车在山谷中行进，开到大和的上市，视野豁然开阔起来，朝下能看得到吉野川。吉野川河面宽阔，颇有大河的气势，它是纪川的源头，河水经过纪川在和歌山注入大海。

过了上市，山势更为险峻，前方山地上的樱花看得越来越清楚。抄子小声说道：“咱们来得早了点儿吧？”

其实樱花已经接近全开了。

“山樱的花瓣比较小，开花前叶子先长出来，所以就是开全了，大概跟染井吉野也有点儿不一样。”

“花瓣白白的，而且看上去好像挺文静的。”

山樱看上去确实并不鲜艳，但正是它的那种文静，反而显得别有一番情趣。

“也许可以这么说，要是把染井吉野比作浓妆艳抹的女人，那山樱就是不施脂粉的美人。”

“让你这么一说，染井吉野也怪可怜的。”

“染井吉野是明治初期东京染井的一个花匠培植出来的，后来才传到了全国各地，所以总让人觉得有点儿人工雕琢的痕迹。”

“光是一个劲儿地开，好像确实有点儿不自然。”

“染井吉野花开得太猛，看着都费劲，而山樱看上去就舒服多了。”

列车到吉野了。刚走出车站，安艺和抄子就看到眼前的山都淹没在樱花之中。不少人是从这里坐缆车上山，但安艺叫了一辆出租车，和抄子直奔中千本附近的旅馆。

就像事先听人介绍的那样，从下千本到中千本樱花几乎全开了，可能因为是平常日子，赏花客相对来说不算多。

“您二位来得太巧了。因为明天好像有间断雨，再往后是周末，人又太多，车子都没法开上山去。”

安艺他们什么也没问，司机就主动介绍起来。

“今天不会下雨吧？”

“今天一天，看来还下不下来。”

从吉野车站到中千本附近的旅馆，开车十来分钟就到了。

两点多了，午餐时间已过，旅馆里空荡荡的。溪谷旁一间能看到满眼樱花的餐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吃饭。

虽然吃的是简单的怀石套餐，但那道吉野葛的火锅颇具吉野特色。

安艺先要了啤酒，接着又要了清酒。

餐室是在二楼，但房子下边就是深深的溪谷，所以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很高的地方。

窗户敞开着，可以望到溪谷另一侧的群山。从山上直到深深的溪谷，似乎全部埋在重重樱花之中。抄子手搭在窗边的扶手上，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真是奇观。”

诗人安原贞室造访吉野时，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樱海，尚且也只能吟出“举头是樱花，低首亦樱花，吉野山山皆樱花”的诗句，更何况没有诗情雅意的凡夫俗子呢？难怪他们只能看得目瞪口呆，慨叹不已了。

从白色到淡红再到绯红，层层复层层，樱花自溪谷沿山而上，一直伸展到山顶。

“总共有多少棵樱树啊？”

“据说上千本、中千本、下千本各有一千棵樱树，再加上深山里的，也许有几万棵吧。”

“居然能找到这么多深山里的樱花，真不容易啊。”

“似乎是从《新古今和歌集》成书那个年代开始，吉野的樱花才闻名于世，并被吟咏到诗歌里的。当初樱树被奉为神树，好像各地还把它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呢。”

峡谷里吹来的微风，轻轻地翻弄着抄子的头发。

“山樱要从远处看才有味道。”

“一棵一棵看上去一点儿不惹眼，一片看上去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山樱就是再多，开得也都是很文静、很优雅的。”

染井吉野开起来确实异常艳丽，所以非常显眼。而山樱就是盛开，也是跟大自然融汇在一起，静静地依偎在深山的怀抱里。

“你带我到这儿来，太好了。”

“这样你又能想出好图案来了吧？”

“要是能想出来就好了。”

一边赏樱一边喝酒，安艺觉得有点儿头晕，也不知是因为白天喝酒上头快，还是满山的樱花让他陶醉。此时他才发现抄子的眼眶也带上了薄薄的绯红。

“樱花看上去有点儿发红。”

安艺又把视线投向窗外的大山。抄子点了点头：“我也觉得有点儿红。”

“可实际上樱花不是红的。”

安艺想起十年前来吉野时的同样经历。那次他喝得也有点儿醉了，觉得山樱看上去像是带着朱红色。他觉得奇怪，就去问旅馆的人。人家解释说，山樱自身是近乎全白的，只是伸在花前头的树叶远看上去有点儿发红，所以喝醉了以后容易产生这种错觉。

“就喝到这儿打住吧。”

再喝下去，连大自然的颜色都看走眼，可就说不过去了。

安艺又撸了几块火锅里的干葛藤，吃完了午饭，然后请店里的人帮他们叫辆车。

出租车还得五六分钟才能到，他站到窗边，最后再去感受一下峡谷里的山风吹在脸上的快感。

“樱花那么多，看上去好像都开得挺自由自在啊。”

“它们总不会是互相商量好了再开的吧？”

“可那棵樱树在那边，这棵樱树在这边，它们全都是在自己该待的地方开花的呀。”

抄子说得不错，看上去一棵一棵的樱树确实都各据其所，正在共同构筑出一个怡和的樱海。

“要是在这儿住一宿，明天一早上山转转，说不定还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不是说‘山樱香在日出时’吗？”

对于安艺的建议，抄子不置可否。

“你听说过本居宣长这个人吗？”

“听说过……”

“他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家。‘人问敷岛大和心，日出芬芳山茶花’这首诗就是他作的。”

安艺给抄子解释着古诗，不禁再次感觉到自己跟抄子之间的年龄差异。

三点半，他们坐上叫来的出租车离开了旅店。云层遮住了太阳，但好像还用不着担心下雨。

接下来他们要坐车上山。最好的路线就是先上奥千本，再从那里一边朝下开一边赏樱。出租车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在老树繁茂的山道上迂回盘旋许久方才到达奥千本。

再往里走，有流浪诗人西行法师住过的草堂。他们从那里经过苔清水、金峰神社，参拜了古老的水分神社，又朝下开到了花矢仓。

吉野樱花最美丽的景观，是从山顶附近一览无余地俯瞰填满了峡谷的漫山樱花。深山里的樱花开得比较晚，而从中千本到下千本，现在正是盛开的时候。

刚才从旅馆的房间里只能看到溪谷的一面，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到左右群山环抱中的峡谷全貌了。从白色到朱红，樱花颜色一点一点儿微妙地变幻着，从谷底一直伸展到他们脚下。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樱花，我还是第一次呢。”

跟抄子说的差不多。不过，安艺上次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樱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总说是樱花开在山上，其实我看应该说是山埋在樱花里……”安艺自言自语地说道。抄子走近前来，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觉得有点儿害怕。”

樱花本来就有能诱人发狂的妖冶本性。虽说这是花的命中注定，但要是人目不斜视地盯着看它开放，真的会透过那美艳的外表，感受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

“有好多就是看着樱花死去的。”

被足利尊驱逐的南朝那个后醍醐天皇，就是在这里结束他的悲剧生涯的。

“看着这么美丽的樱花，就是死了也情愿。”

安艺对抄子点点头，又想起了西行法师的那首诗：“但愿二月十五夜，寒春花下了此生。”

“也许，看到了美丽的东西，人就会想死吧。”

抄子听罢颇为赞同地点点头。看着身旁的抄子，安艺忽然想道，要是能跟她在这樱海里一起死去就好了。

车子从上千本朝中千本开着，樱花越来越厚密，人仿佛就像跳到了花毯上一样。

漫山的樱花让他们目不暇接，于是途中到如意轮寺稍事歇息。这座寺院开基于平安时代，后来成了吉野朝廷的祈愿寺，寺后有后醍醐天皇的皇陵。他在这里宣传南朝的正统观念，并向地方豪族发出檄文，与足利尊氏对抗。应召而来的武士中，就有楠木正成、楠木正行父子。两人虽然勇敢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父亲正成战死，儿子正行也以二十二岁的弱冠之年，战死在后来的四条畷战役中。

最后一次战斗前，正行用箭头在大门上刻了一首辞世歌，那扇门一直流传至今。门上刻的是：“早知此去无归日，梓弓伴我入鬼群。”

安艺喜欢这首诗。那令人震撼的字里行间，既洋溢着年轻武士征战前视死如归的气魄，又潜藏着阵亡前无比遗憾的哀情。

在此之前，后醍醐天皇已经在这里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人生道路，支持他的护良亲王也战败被俘。再上溯一百多年，源义经被哥哥源赖朝追得逃到这里，也留下了与爱妾静御前挥泪惜别的悲惨故事。

“吉野山，吉野山，军书更比诗书惨。”这样的诗句，没有这些历史背景是写不出来的。

安艺一边游览如意轮寺，一边给抄子介绍这些历史典故。

“也许樱花也跟这些山一起看到过这些悲剧吧。”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么多花里，只有吉野的樱花让人感到凄凉。”

一眨眼，日头已经西落了，金刚、葛城的群山染上了淡淡的朱红，靠近山顶的樱花沐浴着斜阳，显得愈发鲜艳，而峡谷里的樱花，在背光处反而显得更白了。

安艺忽然感到花海中吹过来一阵冷飕飕的风，他回头对抄子说道：“走吧……”

下了山，到吉野车站的时候，已经五点了。

下午到这儿的时候，前面山上的樱花还在阳光下灿烂夺目，此刻渐行渐暗的苍穹更衬托出了樱花的洁白。

“有点儿冷了。”

安艺举目眺望着开满樱花的远山。

回到车站再抬头望山，只觉得层峦叠嶂，山后面才是吉野峡谷。远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刚才跑到那么远的深山里去了。

“这山显得挺凄凉的。”

抄子说得不错，暮色已经开始笼罩到那开满樱花的峡谷去了。

“那里赏花是很好，但要是让我一直住在那儿，可能我会逃出来的。”

尽管情况各异，但那些隐居在吉野的人，恐怕无一不在忍受着孤独的煎熬。那盛开的吉野樱花里，似乎也潜藏着那些人的悲哀。

十分钟后乘上回程列车，安艺觉得有点累了。

今天早晨七点起床，从东京经过京都来到吉野，然后去旅馆吃了点儿饭就去满山看樱花，现在又要回京都去。今天这一天安排得很紧凑，但每一项都接得太紧了。

“累了？”安艺问了一声。

抄子悄悄把身体靠了过来：“有点儿累……可是很愉快。”

列车像逃跑般冲出夜幕即将降临的群山，终于来到了平原。他们在橿原站乘上特快，下来就能直接到京都了。

刚才在峡谷里行驶的时候，觉得天已经很晚了，可一到平原，云际红彤彤的，看来还得过一会儿才会天黑。

安艺从抄子脸旁朝外望着。

暮色将临的天空下，看得到一座老杉树环绕中的白色仓库，仓库前面也开着樱花。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开阔的农田，田中间的灌溉水池映着暗淡的微光。人家看不到了，一座三层宝塔渐渐进入开阔的视野，塔后面是落日余晖下的丘陵。

“还是大和好……”

眼望着车窗外的黄昏景色，他终于感受到了大和古风中的安逸。

安艺慢慢打起盹来，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暮霭中隐隐约约掠过一座塔影，他知道，列车已经进入京都了。

“醒了吗？”抄子在边上微笑着问。

京都满天乌云笼罩，云层下的大气被压抑得有些闷热。花季阴天的热气看来一直会持续到深夜。

安艺在车站前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山的高台寺而去。

“咱们先去旅店，把行李放下以后再去吃晚饭吧。”

“不在那家旅店吃晚饭？”

“那家旅店太小了，要是在房间里吃的话，只能叫外边的餐馆送来。”

“那么小？”

“撑足了也只能住四拨客人。”

安艺早就想在赏花的季节带抄子到那家旅店住一宿。

京都这样的城市，豪华的酒店和优雅的旅馆比比皆是，但因为是跟抄子两个人住，安艺觉得还是这种不引人注意的小旅店比较合适。

最理想的，就是这种有点儿神秘感的地方，抄子可能会奇怪，怎么这种地方会有这么一家旅店啊？

车子在去高台寺的上坡道上行驶着，沿着下河原大道开到祇园南门跟前右拐，再继续沿着坡道朝上开。路上间或可见石阶和绿树围绕的旅馆和高级餐馆，就在觉得前面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了的时候，前边花丛深处又出现了灯光。

安艺很喜欢坡道走完后到旅店的那段路。记得有一次喝醉了回来走到这儿，因为舍不得那盛开的樱花，他还在路边顶着夜风躺了一会儿。

“在这儿下吧。”

他们在快到旅店的地方下了车，呼吸着夜晚的空气。

忽然，抄子手提包都没放下就转了一圈。“这不全是樱花吗？”

上完坡以后的这块台地长满了樱花，他们穿过樱树林，朝着旅店走去。

“这里是在圆山公园的上面吗？”

抄子说对了，远远望下去，看得到春夜中公园的灯火，听得到赏花人的喧闹。

这里似乎比京都市区的街道高出许多。

“真没想到在这种地方会有旅店。”

“他们只接待常来的老客人。”

除了要投宿的和要看古钟的人以外，没有谁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来。

“有点儿开始谢了。”

安艺和抄子并肩走过去打开院门，身上已经撒上了几片夜里飘落的樱花花瓣。

院门上是个圆圆的茅草屋顶，院子里种着山茶。他们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到旅店正门。乍一看，好像只是一户比较大的住家，但正门很大，地板擦得锃亮。

“欢迎光临。”

迎上来的老板娘是个白皙富态的京都女人，看样子为人很爽快。

“我看到樱花就心里着急，不知您什么时候来。”

往年的赏樱季节安艺已经来这儿住过几次。这次也预订了房间，看样子因为今年樱花开得早，老板娘一直在为他看不看得着担心呢。

“二楼那套看得见樱花的房间可以吧？”

二楼走廊两旁有四套带客厅的套房，正面能看到樱花，背面则对着一个小花园。上一次安艺住的是面向小园子的房间，这一次老板娘似乎为他准备了正面的套房。

安艺跟着老板娘走上楼梯，进了客房。

“今天一早从东京出发，到吉野去了一趟才来，所以稍微有点儿累。”

“那当然累啦，吉野的樱花怎么样？”

“上千本以上还得等几天，中千本以下基本上都全开了。”

“那可太好了。京都今年的樱花也比去年早开了四五天，这两天已经开始谢了。”

安艺站到窗前看着外边。带扶手的窗子很宽，两端和上半部挂着竹帘。从竹帘之间探头朝下望去，借着院门边的那盏灯，只见空中樱花花瓣正在飘然散落。

“明天大概还来得及去看看吧？”

“鸭川岸边的垂枝樱就要全开了。”

市内的染井吉野开罢垂枝樱登场，要是到山间或是仁和寺去，半个月以后还能尽享盛开的樱花，这正是京都赏樱的奢侈之处。

“您晚饭怎么安排？”

“我们想到附近那个和久传去吃。”

旅店只有老板娘和几个女服务员，是不供饮食的。虽说有点儿不方便，但可以说正因为这点儿不方便，才显出了它的僻静特点。

稍事休息以后，安艺站起身来，和抄子一起走出了旅店。

花季的阴天入夜后也未放晴，春天的暖意似乎都被积淀在云层之下。

安艺穿着敞领衬衫，套了件外套，抄子也把套装下面的衬衫换成了T恤。两人这副轻装打扮并不觉得冷。

“大家都在赏花呢。”

隔着花枝交错的樱树，传来圆山公园的喧闹声。那昏暗中显得格外耀眼的，也许是用来照亮公园中间垂枝樱的灯光。

“回来的时候也去那儿看看吧。”

在人群环绕之中，樱花的美艳也难免会消退几分。

下了斜坡左拐朝前走，就是通向祇园神社的参道。本来这条南北向的道路是祇园神社的正式参拜道路，但现在人们大都从路旁的石阶爬上来直接去参拜，所以四条那一带反而显得更加热闹。

过了石墙环绕的旅馆和住宅，在第一个路口拐弯，就走进了一条只能单向行驶的僻静小路。快到小路尽头的地方，有块磨砂玻璃的灯牌，上边写着“和久传”三个字。

“就是这儿。”

安艺和抄子并肩走上几级石阶。

杉木的单扇院门正敞着，走进门去，只见里面铺满了乌亮的地砖，里边的正门方向与院门成直角，也敞开着。

安艺喜欢这种格局。一般的正门总是对着院门的，像这样把正门造在侧面，显得曲径通幽，整体的氛围就很柔和了。

石板地上洒过水，正门旁边放着几把竹椅，竹椅后面的大罐子里插着几枝盛开的樱花。

“这罐子真有意思。”

“知道这是什么罐子吗？”

一边问抄子，安艺记起了以前老板娘告诉他的典故。

那原来是个宇治茶罐，罐上糊了柿漆纸。摆在门口是为了讨个吉利，现在纸都有点儿脱落了，看上去颇有古朴韵味。

“您二位来啦，欢迎光临。”

两个人正看着罐子呢，一个女招待从里面跑了上来。

高出地面一截的鞋板旁，并排放着两双女人的草履和一双漆木履。可能是有人开宴会请来了艺伎和舞伎，舞伎那双红色鞋带的漆木履好像给正门添了不少彩。

“今天给您准备的是二楼的单间。”

女招待领着两人上了楼梯，走进左手最里边的一个房间。

“是不是有点儿热？”女招待问完看了看窗户。

“是有点儿热，稍微打开点儿吧。”

女招待把两扇窗中的一扇打开了一半，晚风就透过竹帘悄然而入了。

“这里是茶室吧？”

女招待走后，抄子把屋子四处看了看。

“原来大概是茶室，但现在不是了。”

进来的时候，他们走的是原来当茶室时的那扇小门，现在抄子就坐在正对门的地方。安艺背后的小壁龛里放着一束山茶花。

“他们好像把这间屋子叫五张半。”

“房间哪有五张半榻榻米那种尺寸的？”

“他们在壁龛旁边加了一张榻榻米，这才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因为我预先告诉他们来两个人，所以才让我们坐这间。”

说着，安艺苦笑了一下。女招待上茶来了，上的是樱花茶，略带咸味的茶水里，漂着几瓣樱花。

“真是名副其实的春宵啊。”

微风在徐徐潜入，安艺在慢慢喝茶。喝第二口的时候，花瓣触到了嘴唇。

“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害怕。”

“害怕？”

“跟平时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简直弄不清是真的还是在做梦……”

安艺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根本用不着考虑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所有这一切，说它是真的就是真的，说它是梦，那它就是梦。

“用不着那么较真。”

安艺已经有点儿想开了，但抄子眼下好像还在瞻前顾后。

女招待又来了，是来上菜的。她先用青竹筒斟酒。酒是刚从樽里取出来的，散发着淡淡的竹香。

“还是这样的酒上口。”

安艺拿起酒盅一口干掉，抄子笑着点了点头。

抄子原来酒量就不差，威士忌还不行，可清酒能喝不少。但以前只是别人敬她她才喝，现在却也渐渐懂得品酒香了。

“空着肚子喝酒，就觉得酒劲很大。”

先上来的是油炸香鱼，凉菜是盛在木菜盘上的加吉鱼生鱼片。安艺正吃着的时候，老板娘来了。

“欢迎光临。您很久没来了吧？”

老板娘对他说了一句，又对抄子寒暄：“您远道而来，实在感谢。”

老板娘今天穿着单色深绿的结城茧绸和服，系着深灰色的腰带，腰带上稀稀地绣着一些淡雅的樱花花瓣。

“你穿和服总是这么好看。”

“真是很久没人夸奖我了。”

“怎么会呢？这根腰带也挺考究。”

“樱花都开始谢了，这根腰带明天开始就没法用啦。”

苗条的老板娘眼睛大大的，穿深苔绿的和服很中看。

“这位是搞和服设计的。”

“是吗？那我可是丢丑了。您常来京都吗？”

“是的，有时候会去几家批发商或是印染店……”

“那您是专家啦，可得多教给我点儿啊。”

“哪儿的话，我才该向您请教呢。”

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安艺又想起了抄子设计的配苔绿色腰带的那件灰绿色和服，正是那套和服使自己跟抄子认识的。现在老板娘又穿着差不多颜色的和服，这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缘分。

聊了一会儿，老板娘告退了，屋子里立刻又恢复宁静。

“老板娘真漂亮。”

第一次见面也许紧张，抄子现在才松了一口气。“我根本没法跟她比啊。”

“你也用不着跟她比。”

抄子才三十五岁，虽然是设计和服的，但并不是每天都穿和服。她本来就不该有跟老板娘比的念头。

“我想让你穿一次以前老板娘告诉我的衣服。”

是因为只剩下两个人，已经放心了吧，抄子露出了撒娇的眼神。

“丹后绉绸你一定知道吧，那种素白的面料好像在东京要卖三万左右。就用那种料子做件长衬褂。”

“谁穿啊？”

“当然是你穿啦。”

抄子吃惊地望着安艺。

“现在就是真丝的内衣，好的也得四五万啦。这么一比，绸子的衬褂不是更考究，更有情趣吗？”

“可是……”

“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穿就行。”

安艺听老板娘说过，就是现在，那些有心的艺伎在跟自己喜欢的男人第一次上床的时候，还是会穿绉绸衬褂的。

“你穿一定很好看。”

……

“从肩膀上脱下来的时候，绸子的长衬褂会滑溜溜地从身上掉下来，感觉一定不错。”

安艺说着笑了起来，抄子斜了他一眼。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呀。”

看她没怎么生气的样子，想必是她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安艺的这种桃色玩笑。

清口汤之后，又上了一道诸子鱼。大概这鱼是从琵琶湖里打上来的，肚子里有子，正当令。

安艺把竹筒里的酒倒满酒盅，一边就着诸子鱼喝酒一边说道：“这种地方，不管是做菜还是装饰，都一定会加点儿代表季节的东西。要是都加同一种东西的话有点儿怪，所以一种东西只加在一个地方，要是这种东西非得加在好几个地方的时候，那些地方一般也肯定是奇数，譬如：三个地方、五个地方……”

“你看那儿，放的是樱花吧？”

“有三个地方吗？”

抄子歪着头想着，“门口罐子里的樱花，茶水里的樱花，还有……”

“还有老板娘和服腰带上的樱花。”

“我倒没注意到。”

“就算多点儿地方，只要是奇数就算是吉利的。”

安艺拿起酒盅，抄子给他斟满酒。由于没有第三个人在，他们不停地对斟对饮。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常头疼该搞成奇数还是偶数。”

“但花样一般不都是左右对称或成双的多吗？”

“对称的图案设计起来比较放心，可是都对称的话太呆板了，觉得很单调。”

“奇数的东西确实很有动感，但也很不稳定，所以欧洲不管建筑、庭园还是室内的装饰，好像都是左右对称的偶数。”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是奇数文化？”

“奇数虽然不稳定，但是很美。”

安艺又把这间屋子看了一遍。背后的壁龛只有一半凹在墙里面，插山茶的备前陶瓶也放在稍稍偏开中央的地方。

就连安艺和抄子也不是面对面，而是各自对着食案呈L形那样坐着。

“日本人大概喜欢不稳定的动感吧。”

“那倒也不是。或许这是出于一种认为一切都在不停流动的思维吧。”

是因为入夜后起了点儿风吧，传来了窗前竹叶摩擦的声音。

窗下面朝外伸着个小小的瓦屋顶，那跟前的竹林好像在摇动。

“有点儿醉了。”

“我也喝醉了。”抄子用两手压在脸颊上，好像两个人都空着肚子喝了不少酒。

虽然又上来了带壳海扇和煮菱蟹块，但他们都快吃不下了。

安艺回绝了最后上来的米饭，只喝了一碗艾蒿麸子红酱汤并吃了几个草莓。

抄子吃完水果，喝着淡茶，轻声问道：“吉野这会儿会是什么样啊？”这突然的发问让安艺一愣，吉野的黑夜离这里也太远了吧。

“大概都睡着了，山，花，还有树。”

抄子没作声，她凝视着空中，像是要竭力想象出此刻那遥远的吉野。

看着抄子的脸颊，安艺突然觉得她可能在想家，赶紧把头扭了过去。

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安艺摁灭了香烟，对抄子说道：“咱们该走了吧。”

这句话好像让抄子回到了现实中。

“这里的菜真好吃啊。”

安艺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多了。他告诉女服务员说自己要走，然后就站了起来。

因为没带行李，他们直接下了楼。走到正门的时候，老板娘追了上来。

“这就走啦？怠慢您二位了。”

“哪儿的话呀。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京都菜了。”

“车还没叫呢，您这次也是住在那家旅店吗？”

“我们想走回去。刚吃完饭，正好活动活动。”

“谢谢您，真是太谢谢您啦。”

罐子里的樱花在夜晚的门旁盛开着。那樱花和老板娘腰带上的樱花像是在遥相呼应。

“多谢款待。”

“谢谢，小心慢走。”

老板娘清脆的嗓音在春夜的暖风中显得分外动听。

起风了，云层好像淡了一点儿，月亮朦朦胧胧地露出脸来。

“去看会儿樱花吧。”

从祇园南门前的坡道上去很快就能到旅店，但安艺他们舍近求远，一直朝着神社后面的公园走去。

抄子走着走着，就很自然地挨到安艺身上去了。

从旅店出来时，赏花人群喧闹不已的公园比刚才安静了许多，灯光也比刚才少了，但中间的地方还有人在唱歌欢闹。

安艺他们没朝那里走，而是沿着坡道向下走去。坡下的幽暗中，浮现出硕大的垂枝樱。

突然，抄子抓着安艺的胳膊站住了。“太壮观了……”

“就是光有这棵樱树，夜里就够美的了。”

满是树节的大树，树干朝天伸出巨大的树杈，树杈在空中伸无可伸时才垂下头来，把无数的樱花朝地面绽放出去。

“整个看上去像是一座花山。”

跟每次看到这棵树时一样，安艺感到垂枝樱盛开的时候总是散发着妖气和淫气。他没告诉抄子这种感觉，只是轻轻说了声：“走吧……”

安艺动了，抄子的影子立即也动了。

“那么大的垂枝樱，我还是头一回看到。”

“其实还是没有灯光更好。”

这棵樱树的根部安放了照明灯，把所有的樱花都照得雪亮。

“可是，没有灯的话看不清楚吧？”

“还有月亮的光呢。”

抄子一听，立刻朝天上望去。

“那么点儿亮光看得清楚吗？”

“朦胧月夜的樱花才是最美的。”

两人拉着手离开公园，朝山上走去。

“不是有‘花明’这个说法吗？樱花周围就是在夜里也挺亮的。”

夜幕中的前方山脚下，隐约看得出樱花浮现出的白色。

“要是非要照明的话，最好是用篝火。”

“是点火烧吗？”

“火和樱花会一起燃烧。”

说到这里，安艺不禁想起了每次晚上抄子激情燃烧时的表情。

赏完夜晚的樱花回到旅店时已经十点了。

“您二位回来啦。”

这里的老板娘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等着客人，不到十二点左右是不会离开的。

“我们到公园去散了散步。”

“起了点儿风以后，樱花的感觉不一样吧？”

“多亏起了点儿风月亮出来了，樱花看得很清楚。”

回到二楼的套房，里间已经铺好了被子。就在来时看到樱花飘落的窗子跟前，头朝窗并排铺着两床被子。

因为感到还有点儿醉意，安艺只冲了冲淋浴就躺下来。抄子洗完澡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看电视。

“今天还有别的客人住在这里吗？”

“大概有吧，就是都住满了也就四拨人。”

隔着走廊应该还有别的套房，但周围非常安静。

“睡吧……”安艺朝着洗完澡后正在整理头发的抄子说道。

“你先睡吧。”

安艺闻言钻进被窝，只留下夜间照明用的小灯。

他轻轻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听到拉门响了一声，抄子进来了。

“到这儿来……”

安艺招呼道。没有回答，抄子关了小灯钻到旁边的被子里去了。

两个人在两条被子里仰面躺着，安艺看着空中。

刚才觉得突然一片漆黑，习惯了就逐渐看到了窗边的夜光。

看着那一线夜光，安艺想起这已经是第二次跟抄子一起出来旅行了。上一次去伊豆山还是二月初，时隔这么久，或者可以说是好不容易今天又可以跟她一起过夜了。

“真静啊……”抄子忽然脱口说道。

“刮风啦？”

窗前的窗帘吧嗒吧嗒地好像在晃动。或许此刻夜风正在轻轻地掠过京都街头。

“樱花要让风吹落了……”

安艺显得有点儿忍不住了，把一只手悄悄地朝另一条被子伸了过去。

日本式的小旅店有它独特的细腻与神秘。

走廊和楼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里更是一尘不染，而且让人感到一种家庭的气息。就是客人回来得很晚，也能喝到茶水看到晚报，好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因此减少了密闭感。

客房门口也只是一道拉门，如果在意这一点的话，难免会担心有人偷偷进来。

当然，住这种旅店的人很有限，都是些喜欢家庭氛围的客人，旅店也会回绝不认识的生客。都是些稳妥的人，没什么可担心的。

虽然没什么可担心，但对相爱的这两个人来说，还是不能无所顾忌。虽然不会有那种不道德的客人，但却难免隔墙有耳。表面上的安静，说不定只是因为别人都故意压低了嗓门，实际上不知有多少只眼睛和耳朵都正瞄准着这里呢。

他们虽然并没真把问题想得那么严重，但从最初的温柔爱抚开始，互相都在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至少安艺脑子里就在想着不能过于热烈、有激情。

想是这么想，但感情的加速越来越快。他知道该踩理智这个刹车，却没想到那刹车反而变成了油门，感情跑得更快了。

虽然双方都迟疑不决犹犹豫豫，但干柴与烈火还是聚到一起猛烈燃烧起来了。

说实在话，融为一体之后，安艺在意识上比抄子也许还多一点儿回旋余地。他至少还明白抄子那么拼命咬紧牙关，是高潮即将到来前的挣扎。虽然没人不准她出声，她似乎还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这从她紧闭的双眼、难受的摇头中就能看得出来。

但当这种忍耐终于达到极限的时候，抄子口里还是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开始的瞬间这声音像是在啜泣，紧接着就变成了迎接高潮的欢悦，最后，随着一声满含怨恨似的长叹，声音戛然而止。

抄子那拼命克制着的情欲对安艺犹如火上浇油。虽然他欲火越燃越旺，却仍想控制火势。这种控制更加激起了他那男人的爱欲。

回过神来时，四周重又沉浸在夜的静寂之中。

交欢前的夜充满了静寂，然而交欢后的夜似乎更加静寂了。

安艺重新环视了一次四周，拿回刚才挤出去的枕头，整理了一下弄乱的被子，又把抄子抱了过来。

紧紧贴着自己的女人身体热烘烘的，还留着达到高潮后的余韵。安艺享受着这女人身体的温暖，亲吻着抄子的额头。这亲吻没有特别的含义，只是他此时情绪的宣泄，因为他觉得高潮后的抄子太可爱了。

抄子屏住呼吸，任凭安艺亲吻着。她知道这是男人在交欢后那种不愿舍弃高潮兴奋的失控，而她自己似乎也在用身体追忆那无限甜蜜的余韵。

怠倦之中，安艺触到了抄子隆起的胸脯，他忽然猛地把嘴唇贴了上去。刹那间，抄子的身体触电般地震颤起来，她慌忙想把胸口遮住，但安艺毫不理会，嘴唇还是压在上头。

“使劲儿……”

他心里对自己说着，一个捉弄人的念头冒了出来。

就这样在抄子胸脯留下一个吻痕会怎么样？她会慌慌张张躲开，还是会以不使劲吮吸为条件让自己吻？因为不管怎么说，以前安艺还从来没有那样要求过。

“好吗？”

问的时候安艺嘴唇仍然没有离开她的胸脯。他明知抄子不会答应，但还是想看看她会如何反应。

就在他稍微移动了一下嘴唇，想再问一遍的时候，抄子开口了：“好吧……”

一瞬间，安艺怀疑耳朵是不是听错了。这个他怎么也没想到的回答，仿佛从天而降一般。

“没关系，你吻吧。”

抄子的回答反而让安艺不知所措了。他慢慢抬起头来，抄子正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

樱花泛出的白光从窗口漏了进来，在这白光下，抄子似乎愿意答应他的任何要求。

一直以为是禁忌的事情，如果忽然获得许可，就反而会使人们觉得进退维谷。虽然他们心里早就巴望能打破这禁忌，可是一旦梦想成真，人们感觉到的却是恐惧。

此刻安艺的心情与此颇为类似。

他怎么也没想到抄子会允许他在自己的胸脯留下吻痕。虽然这种欲望曾几次搅得他心猿意马，但他都在最后关头抱憾止步。

现在抄子自己同意了。她不躲不闪，在夜光下袒露着酥胸。

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机会。

但男人常会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双腿发软。真的能这样做吗？安艺不禁再次意识到自己要做的事有多么重大。

他想再问一声“真的可以吗？”但还是忍住了。现在还有什么好问的，连本人都同意了，还犹豫什么？他就这么一边给自己壮胆助威，一边把嘴唇压了上去。

抄子纹丝不动，也许是在想着什么。她无声的反应给了安艺自信，起先他温柔地吻，渐渐地，他开始用力吮吸，最后，终于轻轻地咬了上去。

霎时间，抄子低声呻吟起来。

但安艺不再理会，他更加用力地吮吸，最后，好像恋恋不舍似的，他又一次轻轻咬了一下，然后才慢慢地把嘴唇移开。

抄子的皮肤白皙易伤，哪怕轻轻搔一下，都会留下一道很久退不下去的红痕。

现在她的胸部当然留下了相当明显的吻痕。

安艺想看看那自己留下的痕迹，但只靠窗口透进来的夜光很难看得清楚。没有办法，他只好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拼命地看，但抄子遮住胸口，又把身体缩到被子里去了。

夜的静寂又一次来临了，安艺猛然又紧紧抱住了抄子。

说实话，安艺现在心里很想向抄子道谢。自己以为绝对会遭到反对的事情，她竟然会慨然同意，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对自己的爱有多么强烈。

安艺心里对抄子的纯真与献身满怀感激，忽然，又想起了她的家庭。

身上如此明显留着爱的痕迹，她还怎么能回家呀？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艺就对抄子很有好感，但抄子似乎对他并未特别心仪。至少可以说，开始只是安艺设了圈套，而抄子是后来才痴情起来的。特别是最近这半年，抄子明显变得更加主动了。

虽然安艺为他们的情爱历程而陶醉，却也不是不觉得有些进退两难。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会怎么样.....

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恋情，安艺自己早就都想通了。

事到如今，就是再去考虑别人的冷眼也为时已晚。只有纵情率性为之，一切听天由命。

但看来安艺的达观并不彻底，或许这只是此情此景一时的冲动而已。抄子胸上那区区吻痕居然令他张皇失措，自己刚留下吻痕居然马上就感到后怕，居然还在想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些就是他那达观不够彻底的一个证据。

与他相比，抄子的态度倒是令人钦佩的。

不管怎么说，眼下苦的只是抄子。由于被留下了爱的痕迹，首先陷入困境的是抄子。但她既没有后悔“这下糟了”，也没有哭诉“你说该怎么办”。吻痕既然留下了，她毫不躲闪，只打算坦然接受这个事实。

安艺回味着抄子的决然态度，终于下定了决心。

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任何问题，他也绝不畏惧。

就像是被抄子的坚强推了一把似的，安艺的胆子也一点点儿大起来了。

天亮以前，安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和抄子徘徊在吉野山中。半夜三更，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但前方却隐约看得到幽暗的光。没有月亮也没提灯笼，那是盛开的樱花在发光。

夜间的山上没有别的人，只有安艺和抄子在携手前行。不知为什么，他手上没有握着另一只手的感觉，但只要他向前跑，抄子也向前跑。樱花的白光之下，看得到抄子身上只穿了一件白绸长衬褂，衬褂的下摆在夜风中飘荡。虽然看得到樱花白光照亮的前方，但路途险峻，到处是滚落的乱石和突出的树根。一直跑到现在，但还是看不到平川，抄子筋疲力尽，说是走不动了。

安艺鼓励她坚持下去，但仔细一看，她那赤脚脚底已经磨出了血泡，皮肤都裂开了。

别无他法，安艺想要背着抄子继续朝前走，但抄子却说只想死在这儿。

“只要能死在樱花下，我也心甘了……”

抄子像唱歌似的说着，又把一根樱枝插到胸前。看着她苍白的面孔，安艺知道她已经死神附体，感到很害怕。

要是想摆脱死神的话还来得及，只要再翻过一座山就不要紧了。可是抄子摇了摇头，不肯离开。

“来不及了。”

仔细一看，抄子敞着胸，安艺留下的吻痕赫然在目。

“你也跑不掉了……”

抄子说得安艺心慌意乱。他知道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就完了，但两腿发软走不动。

他又拼命想朝前跑，但突出的树根绊着他，滚落的乱石挡着他，使他无法前行。就在他走投无路，准备坐以待毙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钟声。

那低沉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安艺觉得自己好像要被吸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了。

“你怎么啦……”

有人摇着他的肩膀，睁开眼一看，抄子正坐在他旁边。

“你做噩梦了？”

安艺点点头，他这才发觉，梦里听到的钟声其实是现实里的钟声。

每次住在这家旅店的时候，他总是一边等着听钟声一边入睡。

黎明时分，这里总能听到钟声。撞钟的时间并不固定，夏天的时候在五点左右，冬天则稍微晚一点。那钟声浑厚低沉绵绵不断，响的时候周围的空气都在震颤。

安艺喜欢似醒非醒地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地听那钟声。特别是在赏樱季节，没有比听着钟声睡懒觉更惬意的了。

昨夜入眠时，安艺也想起过钟声。他是一边梦想着和抄子在激荡的钟声中共享肌肤之亲，一边进入梦乡。

但这一次他却是在做噩梦的时候听到了钟声。

“不要紧吧？”

“我做了个梦。”

他把目光投向窗外，似乎是想甩脱噩梦的余影。

天空已经开始发白，不时还传来小鸟的啼鸣。

“我听到钟声醒过来，看到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所以才……”

安艺点了点头，但他脑子里还是一片茫然，好像刚从死亡的深渊里爬出来似的。

要不是刚才抄子叫醒了自已，说不定已经迷走花途、命归黄泉了。

“你梦到什么了？”

“梦到跟你一起又到吉野去了。”

“都是因为昨天去过那儿的原因吧？”

“可是……”

安艺欲言又止，因为他已经再也无法重现梦中的美景与恐惧了。

钟声还在悠悠地低回。也许是因为刚做完噩梦吧，那钟声仿佛沁入了他的心肺一般。安艺不禁伸出手来，一把将抄子抱在怀里。

温暖，如此温暖的肌肤，他觉得好像是第一次抱在怀里一样。他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只听到抄子小声说道：“我还是第一次早晨听到钟声呢。”

……

安艺点点头，又想起了昨天夜里在抄子胸脯留下的那块吻痕。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钟声从右边的窗户又传了进来。这次的钟声更为低沉，仿佛是穿透了早晨的大气传过来的。

“这是另一个寺庙的钟在响吧？”

旅店周围有好几个寺庙，听人家说过最近的那个叫知恩院，此外，高台寺和长乐寺好像也是敲晨钟的。安艺分不出不同寺庙的钟声，他只是听到钟声不停地经过山麓传过来，此起彼落，绵绵不绝。

“真是不可思议，在这种地方竟然……”

安艺点了点头，但他觉得抄子说的好像不完全对。

既然住到东山的旅店来了，自然会听到钟声，没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或许抄子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指男女一边床戏一边听钟声吧。

近处的钟声又和远处的钟声交织在一起了。

听着那交相呼应的钟声，安艺突然感到一股冲动，他想再看看抄子的胸脯。

如果说敲钟是为了驱邪消烦的话，那现在的钟声倒不如说是在撩起安艺的烦恼。

“让我看看。”安艺指着抄子胸口，凑到她耳边说道，“这里……昨天晚上吻过的。”

正说着，又传来一声钟响。抄子轻轻说了一声：“好吧。”

已经快六点了，越窗而入的晨光落在枕边，显出一片微白。

依稀之中，抄子缓缓地敞开了浴衣前襟。

洁白丰腴的乳房中央是粉红色的乳头。一圈比皮肤颜色略深的痕迹环抱着它，那其实是一圈牙痕，有的地方渗着殷红，有的地方深得几乎变成了黑色。

明明是自己留下的伤痕，安艺却像与己无关似的仔细端详着。他好像看到的不是眼前这肌肤上浅浅的伤痕，而是圣坛上的祭品。

看完吻痕以后，两个人好像又睡着了。但他们睡得并不深沉，朦胧之中仍然记得时间在流逝。

安艺知道时间已经过了七点，又到了八点，但还是无法从睡眠中醒来。抄子也跟安艺一样朦朦胧胧。虽然她睡在安艺胳膊上，但只要安艺一动身体，抄子马上也会跟着身体一动。安艺胳膊酸了挪动一下，她的头也会随之移动。

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多钟头。

安艺再次醒来时，一看枕边的表，已经八点多了。旅店好像还住着其他客人，走廊对面传来了他们的响动。

“起来看看吧？樱花美极啦。”

抄子已经穿好衣服站在窗前，像是在等他。

安艺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穿着浴衣爬起来走到窗前一看，窗下撒满了樱花。

“都是昨天夜里风刮的。”

院门上的茅草圆顶和石板地上都落满了樱花。

“恐怕今天樱花就要全谢了。”

望着纷纷飘落的樱花，安艺感到惋惜，但他又觉得还是全谢了痛快。

“被子就这么摊着行吗？”

“服务员马上会来收起来的。”

但抄子还是整理了一下被子。安艺去洗脸了。

十分钟以后服务员来了。她把被子收进壁橱，打开窗子，又给他们重新沏了茶。正喝茶的时候，老板

娘又来寒暄了。

“早上好，休息得怎么样？”

“日本式的旅店连空气都新鲜，睡得特别好。”

“钟声吵着您了吧？”

“没有，钟响的时候我正在被窝里迷糊着呢。”

安艺一边回答老板娘，一边又想起了自己看抄子胸脯时的情景。

“今天打算上哪儿看看去啊？”

“想先去看看那边山下的樱花，然后就坐下午的新干线回去。”

“樱花开始谢了，但今天一天大概还能看看。”

老板娘给他们斟满新茶后退了出去。

房间的窗子开得很低，就是坐在桌子跟前，也能看到外面的景色。从院门到正门是个死角，但看得到外边开阔的台地上樱花正在一起飘落。这屋子的窗户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所以空气清新，令人舒畅，坐在这里就像是在野外吃早餐一样。

“鸭川上游有垂枝樱的林荫树，那里现在一定正在盛开，人也不会太多。”

“不过，樱花谢的时候也是很美的。”

“当然啦，花谢的时候是很美，但是不一会儿就都谢完了。”

好像又起风了，眼前的樱树上，樱花一齐飞了下来。仔细一看，樱花不是一片接一片散落的，而是每隔几分钟，风刮过来的时候许多片一齐飞下来的。

“要是再飘落得慢一点儿就好了……”

抄子的感慨不是无病呻吟，樱花的凋谢确实太悲壮了，让人看了心里都难免痛惜。

“又起风了。”

这阵风并不太大，但已使樱花失去了继续留在枝头的力气。

“真是说落就落下来啦……”

就在这时，有三片花瓣像蝴蝶一样从窗外飘了进来。

安艺拈起一片落在桌上的花瓣。

“欢迎你来。”

随风而来的花瓣很柔嫩，靠花心的地方像是染上了淡淡的粉红。

“古人一定也是在这样的地方吃饭的吧？”

“他们吃饭的时候也许就是这样享受大自然的风、花、天空的。”

又一阵风吹来，花瓣纷纷散落，安艺不禁心头一紧。一下子散落得这么猛，枝头上不就全落光了吗？可抬头一看，每棵树上都还剩有不少樱花。

一场虚惊。安艺重又端起了豆酱汤，早餐的香味扑面而来。

胸脯上留着吻痕的抄子也在默默地喝着豆酱汤。

慢慢用完早餐，两人离开旅店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要是看完市内的樱花再坐新干线回去，到东京就得晚上了。

安艺对时间安排什么也没说，抄子也好像并不在意时间。可能是她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反正今天是会很晚的。

老板娘送他们上了出租车，车子朝着下鸭植物园驶去。

从那里开始的鸭川堤岸上，长着垂枝樱的林荫树。

那条路叫“半木路”，京都市也在此下过不少力气。樱花开得很美，而游人却不多。两人到达的时候，因为是上午，又不是周末，只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和推着童车的主妇在这里悠闲地散步。

市中心的染井吉野已经开始凋谢了，但这里的垂枝樱正在盛开，长满浓淡相间红花的枝杈一直垂到地面。

“风景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人这么少？”

“看样子大家都到有名的寺庙神社去了吧。”

这些樱树总共有四五十棵，这么多垂枝樱长在一起排成林荫，是非常少见的。

“那是海鸥吗？”抄子指着河边嬉戏的鸟问道。

“正确地说，那叫赤味鸥，好像也叫川千鸟。先斗町的灯笼就是照它的样子做的。”

清澈的河水、美丽的海鸥和婀娜的垂枝樱构成一幅图景，举目望去，从东山至比睿山，山山秀美，浮现在蓝天中。

“山川樱花怎么都这么清啊。”

“到了这儿就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了。”

安艺跟抄子信步在半木路上，他感到，现在这才叫春意盎然呢。

“这真像蛋糕上的花。”抄子托起一枝长满花朵的垂枝樱说道。

“垂枝樱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儿做作的感觉。”

“跟山樱相比，它好像太艳了。”

“美丽，耀眼，确实好看，只是……”

安艺想说“只是太淫荡”，但觉得此时此地说出来有点儿煞风景，才又把话咽了下去。

走到垂枝樱林荫的尽头，他们停了下来，回身望着走过来的林荫路，那重重相叠的垂枝樱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粉红色的瀑布。

“再去一个地方看看别的樱花吧。”

坐上等在桥头的出租车，安艺让司机开到松崎去。

“现在去的是下鸭比较偏的住宅区，那里的疏水河边的樱花很漂亮。”

“你知道得真清楚。”

“那里人也很少。”

不管多美丽的风景，来看的人一多也要打折扣。

汽车朝着山的方向奔驰，穿过住宅区后，在疏水河边上离一个桥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抵近清楚地看到每年烧“妙”“法”字形篝火的东西两山了。

安艺告诉司机到前头第三座桥那儿等着，然后下了车。

“这里的樱花都是染井吉野，也不常有人来看。”

两人并肩走到刻着“北园桥”的石桥上，抄子停了下来。

疏水河不到二十米宽，两岸开满的樱花现在正一齐飘落下来。

抄子一动不动地兀立在桥上，好像被樱花凋落的势头镇住了。

花瓣落在抄子的头发上、肩头上，娇小的身体犹如眼看就要埋没到花瓣中去一般。

“太壮丽了……”抄子不禁叹为观止。

安艺当然看过各种各样的樱花，但如此猛烈飘落的樱花，还从来没有见过。

“简直像暴风雪一样……”

其实，用他那么简单的词汇，是根本无法描绘这种疯狂般的落花景观的。

“花瓣流到那儿去啦……”

疏水河靠近两岸的地方也全都掩埋在落花之中，只有河中间还看得到一条狭窄的河面，花瓣正在争相跳到那狭窄的水流中向下游漂去。

开始花瓣流得还比较和缓，但突然会向下冲去，最后被前面的枝杈挡住，簇成一团。

“看那儿，樱花簇集在一块儿，变成小筏子了。”

抄子被落花包围着，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樱花呀，樱花呀……”她一边嘴里哼着，一边走过桥去。

在疏水河畔朝前走时，两人一直像是在花雨中穿行。要上出租车的时候，抄子不得不一边嘀咕着“可惜可惜”，一边掸掉头发上和身上的花瓣。

要是可能的话，安艺也真想就这么带着满身花瓣回东京去。

“好容易来一趟，就沿着山脚一边赏花一边朝回开吧。”

此刻已时过正午，但接下来只要隔着车窗看就行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地赏花了，而且这次还赏了落花……”抄子靠在座椅上，眼睛有些湿润。

“开了八成的和全开的樱花都美得各有千秋，但哪个也比不上花落时候那么美。”

“看花落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儿奇怪的感觉。”

“都说樱花开得疯狂，我看凋落的时候更疯狂。”

“不疯狂的话，大概也不会那样一哄而散了。”

安艺点了点头，又想起了昨晚的事。

最近，不管是抄子还是自己，可能也一点一点儿发起狂来了。

汽车沿着山脚的道路朝下，来到了南禅寺附近的细川别邸和野村别邸前。这里的路边站着许多赏客，有几个人正隔着墙把樱花收入镜头。

“要停一下吗？”

司机问道。安艺谢绝了他的好意，让他把车直接开向新干线的八条出口。

“要是还想看樱花的话，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可惜的是都开始凋谢啦。”

樱花飘落虽然好看，但看多了人会感到疲倦。或许开始还陶醉在它的美丽里，但渐渐地就会感到空虚，精神都会萎靡下来的。

“不过，看了那么多樱花，越看越觉得太奢侈了。”

安艺想起了“花放奢侈，花落亦极尽奢侈”的诗句。现在的疲劳，或许就是那极尽奢侈之后愉悦的疲劳吧。

两点多发车的新干线在朝着东京飞驰，安艺想起了与此刻情景相同的经历。

一个半月以前，从伊豆山的旅店回东京时，抄子的座位也是靠窗，安艺坐在她边上。看上去那时跟现在一样，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

老实说，从伊豆山回来的路上，安艺心里一直为了抄子的事在七上八下。结束两天一夜的旅行回家以后，该怎么对丈夫解释？跟别的男人同去同回的事万一露馅，会有什么后果？安艺自己邀她出来，却又提心吊胆。他明白抄子也在心神不定，坐在位子上还不停地东张西望。

但是现在，抄子正无拘无束地眺望着窗外，安艺在她旁边抽着烟。虽然谈不上是悠然自得，但已经完全没有上次那种惊弓之鸟的感觉了。

似乎是第一次结伴远游的经验给了他们壮胆的底气。但并不能说因为这是第二次旅行，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

现在安艺担心的是抄子胸脯上的那个吻痕。

昨晚自己率性留下的那个吻痕就不会被抄子丈夫发现吗？万一发现了，抄子会如何分辩？

安艺没忘记出来旅行前抄子对他说过话：“这样的事，只跟你一个人……”

当时听了这句话，安艺虽然喜出望外，但多少还是心存狐疑的。话是这么说，但要是丈夫坚持要跟她行房的话，抄子不是也没法拒绝吗？

但从今天开始，抄子那句话的可信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她身上留有那么明显的吻痕，是很难再跟她丈夫行房的。

从餐车吃完了晚中饭回到座位上时，列车已经过了名古屋。再过两个钟头就到东京了。

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安艺有了困意，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

车到静冈附近他醒过来时，抄子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头正靠在他的肩头上。

虽然只是去赏赏花，但到底还是挺累的。

安艺当然不在乎抄子靠自己，但现在是在人多眼杂的新干线上啊。抄子这是怎么啦？如果是在饭店的候客厅里或是在京都的大街上，还能找到遁词，但在这新干线的并排座位上勾肩搭背，却是赖也赖不掉的。

但抄子现在似乎靠着安艺睡得很香甜。看着她那满不在乎的从容表情，安艺心里才渐渐镇静下来。

谁想怀疑就让他怀疑去吧。要是因为这样惹出了麻烦，那就等出了麻烦再说。但当列车过了热海，看得到大海的时候，安艺还是紧张起来了。

到东京只有不到一小时了。开始还觉得时间挺宽裕的二人行，一眨眼已经接近尾声了。

好像感应到安艺的心情似的，抄子睁开了眼睛。她四周看了看，当发觉自己正枕在安艺肩头上的时

候，急忙坐开，用手理了理头发。

“你睡得很熟。”

“不好意思。”

抄子好像有点儿难为情，其实她没什么好道歉的。

“下了车就直接回家？”

安艺随口问了一句。车窗外，透过山峡看得到夕阳下大海的反光。

“我得先到公司去一趟。”

“今天还要工作？”

“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是资料放在公司里了……”

过了一会儿，抄子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这次我想租间房子。”

“租房子？”

“我是想定下心来工作。”

抄子好像经常把工作拿回家去做，因为设计和颜色搭配的事不一定非得在公司做不行。

“在家里做不好？”

“那倒也不是，就是挤了点儿……”

安艺想象着抄子家的房间。他们都还年轻，虽说住的是公寓，可未必宽敞。加上还有丈夫孩子在，说不定真没法定下心来工作。

“要是能在哪儿一个人住就好了……”

抄子的心情安艺也理解。公司里要跟同事面对面，回家又有家人在身边，她想有个能够喘口气的地方也不为过。要想干好工作，能够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那你就住到我这儿来吧？”

没等安艺说完，抄子就哧哧地笑了：“那只会给你添麻烦。”

“什么话呀？”

“待在一起的话，咱们俩谁都别想干好工作。”

高山被大海甩到了后面，又看见海了。望着天幕渐矮的大海，抄子低声说道：“我想一个人自由点儿。”

迄今为止，安艺一直是只把抄子当作一个女人来对待的，但抄子同时还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虽然安艺清楚这一点，他却故意尽量不去想它。或者说，他是尽量注意不去提及抄子的家庭。

抄子也跟他一样，她也不想让安艺看到她为人妻、为人母的一面。凡是跟安艺在一起的时候，她历来是只让他看到一个正在恋爱中的女人的那一面。

但是，有时她会在不经意间被安艺瞥见自己另一个侧面。这不是因为她解除了戒备，而是她偶尔放松了警惕。

也许就在刚才那个放松警惕的瞬间，抄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家庭主妇的疲惫。

然而安艺并不嫌弃她这种心理上的消极面。她既要尽设计师的责任，又要尽妻子、母亲的义务，产生那种程度的疲惫感，也是没有办法的。

倒不如说，抄子那另一个侧面也深深地打动了安艺。

第一次见到抄子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那种消极的阴影。至少在跟安艺亲密往来以前，抄子应该是个恪守贞操的贤妻、真诚慈爱的良母，都是因为结识了安艺，成了他的情人，才逐渐蒙上了这层心理阴影。

从这种意义来说，现在的这种消极心理，也说明她对安艺的爱给自己造成了何等的心理负担。安艺对此只能感到痛心，根本没有责备她的理由。

望着抄子身后窗外渐入夜幕的大海，安艺问道：“那你有看中的房子吗？”

“还没有。我想这就去找找看。”

“你是打算在那儿工作？”

“反正是想有个能一个人待的地方。”

这个有着几张面孔的抄子，现在似乎在寻求一个真正能解除自己疲惫的场所。

在公司里，肩上压着主任设计师的重任，回到家，又得完成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外面还有一个与自己一起坠入情网的男人。

她必须扮演的不止是两个角色，而是三个甚至四个角色。要想完成全部这些任务，有时就必须克制自己，背叛对方。在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之中，抄子确实已经精疲力竭了。

安艺又偷偷地瞥了一眼她的胸口。

从微微敞着的衬衫领口，看得到白色胸罩的上沿，那下面应该还留着昨夜留下的吻痕。

她就要带着那爱的痕迹回家去了。

抄子之所以想要一间能一个人待的房子，或许就是为了要从那种背叛、自责的心绪中逃脱出来。

“我也跟你一块儿找房子。”

安艺感到自己在恋爱中正陷得越来越深。他又问道：“你要是租房子，想租哪一带的？”

“还是在家和公司中间的比较合适。”

抄子工作的公司在日本桥，家在驹込。

“那还是山手线圈里面比较方便吧？”

“可那种地方太贵了。”

“但你是租单间吧？只要我拿得出来，我帮你。”

“谢谢。”

抄子轻轻点了点头，但好像又改了主意：“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列车好像靠近新横滨站了，周围房子多了起来，越来越密集。过了新横滨站，再过十几分钟就是东京了。

安艺摸着她柔软温暖的手，嘟哝着：“哎，太快了……”

每次都是这样，好像两个人就是为了品味离别的凄凉才幽会的。

第四章 绿荫

大城市里看不到草原或海边那样的黄昏。这里没有地平线上的落日，没有染红大海的晚霞，你只会发现夜晚的霓虹取代了白天的阳光。在大城市里，是难以享受大自然丰富多彩的景色转换的。

但只要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在大楼之间的峡谷里，还是有黄昏的。虽然与草原海边不同，但人们的姿态和动作会告诉你黄昏即将来临。

黄昏时分，安艺坐在银座一家比地面高出一截的咖啡馆里，隔窗看着大街。

已经六点多了，干完一天工作的公司职员们正在回家。年轻男子，白领丽人，还有那些上了年纪的部长科长们，所有的人都轻松自在，无不给人一种刚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感觉。那些结伴而行的人，当然就更是眉飞色舞了。

这里是酒吧、餐馆云集的西银座，所以人流中还夹杂着去上班的陪酒女郎。

她们有的直冲店里，有的要先去一下美容院，还有的要跟约会的男人吃完饭再去上班。道路两旁还站着不少猎艳的男子和泊车诱导员。在银座娱乐场所工作的女子中，资历越浅的上班越早，老牌陪酒女或是掌店的妈妈桑都来得较晚。

然而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她们都得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好即将开始的营生。今天会接待什么样的客人，会跟他聊什么，此后的发展又会如何？她们抱着各自的期盼，匆匆奔向各自的方向。

干完一天工作的公司职员和即将开始一天工作的陪酒女郎，就这么错综交叉于初上的银座华灯之下。

安艺喜欢这三教九流往来不断的银座黄昏，这里才真正是男人和女人的世界。

就在他呆呆地欣赏街景的时候，有人朝他走了过来，抬头一看，是老朋友野末兵吾。

野末是安艺当作家前在报社工作时的同事，现在已经是那家报社的高管了。他在学校的时候写过诗，参加过学生运动，着实活跃风光过一阵，但从现在的经营者野末身上，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他酒喝得越多嗓门越大，不仅喜欢纵论天下大事，还常常不分对象地冒出他的口头禅——“你这笨蛋……”他说话刻薄但性格爽快，长得高高大大却腼腆害羞。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安艺三十出头想当作家的时候，同事中只有他表示支持，后来他们也来往不断，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可以说，他们是直来直往、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今天晚上在这儿见面，是早上安艺打电话跟他约的。

安艺早上照例吃了晚早饭就开始工作，但他稿子写不出来，只是呆呆地想抄子。想着想着，忽然起了跟野末见面的念头。立刻打电话一问，正好野末晚上有空，于是约好了在银座碰头。

叫是把他叫来了，其实也并不是有什么事要说。

安艺只说一个来月没见他了，想跟他两个人一块儿喝一杯。

但安艺是在想抄子的时候忽然起了要跟野末见面的念头的，可见从安艺的潜意识来说，似乎是想跟他谈谈自己和抄子的事。安艺把跟抄子的事只告诉过野末，去年年底，三个人还一起吃过饭。野末后来只说了一句：“好像人还不错……”从那以后，他们俩之间再没提起过抄子。

只要安艺不提这个话题，野末不会多管闲事，而安艺后来也没想过主动去谈这件事。

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安艺却想谈这件事了。

野末来得比约好的六点半晚了十来分钟。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没关系，看看银座黄昏时的风景，挺有意思。”

要是野末还没来，说不定安艺仍然在津津有味地看街景呢。

“走吧。”

在账台算完账走出店外，周围已经全暗下来了。

“去哪儿？你还没吃饭吧？”

“还是日本料理吧。”

商量了一下，他们走进一条小路上的餐馆，那是两个人都去过的地方。

只要不是聚餐，安艺一般都喜欢坐在柜台边上。日本菜讲究的就是鲜度和温度，坐在单间里等着上菜是品尝不到真正的美味的。

柜台边上能坐十来个人，正好头上空着两个位子。

刚坐下，大厨就打招呼了：“好久没见啦。”

“是吗？”安艺一星期前刚刚跟抄子来过。

“不，我是说您跟野末先生好久没一块来了。”大厨朝安艺挤挤眼，神秘地一笑。

“给我们温点儿酒吧。”

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安艺还是不想喝冷酒。

“今天的加吉鱼和鲷鱼很不错。”

“这条鲷鱼好像挺新鲜。”

安艺想了想，点了鲷鱼的生鱼片，又点了烤文蛤和煮六线鱼，野末也点了鲷鱼的生鱼片，还点了泥鳅

鱼火锅。

“既然大厨都说你好久没见，那你就是好久没来了。”

野末瞎掰了几条理由，赶紧跟安艺干杯，干完他突然问道：“今天就你一个人？”

“当然啦，怎么了？”

“不，我还以为你们俩都来呢。”

抄子今天晚上要在公司加班到九点多，她跟安艺说好了加完班再通电话。

“好喝。”

每次都是这样，第一杯酒总是感觉最好的。

安艺跟野末年轻的时候经常喝酒。特别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有时候会从傍晚一直喝到第二天早上。

但那时只是仗着年轻力壮不停地猛喝，酒的味道倒不怎么在乎。渐渐懂得酒味以后，才开始把酒含在嘴里慢慢喝、慢慢品。虽然听人说过这种酒在嘴里时间长的喝法容易醉，但他们俩现在还是这么喝的。

他们开始慢慢品味不再狂饮以后，似乎酒量也相应变小了。

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从政治、社会又谈到经济，而且因为野末在报社工作，知道不少内幕，所以话题非常广泛。

接着话题转到了老同事的消息，当年一起进报社的人中，包括野末在内，没有走的只剩几个人了。

这个话题也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两人已经喝得颇为酣畅了。突然，野末冷不丁问了一句：“你那位怎么样啦？”

谈到抄子的时候，野末总是这样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问话方式，也听得出他对安艺的关心。

“嗯，还可以吧。”

“就是说，相处得还不错了。”

安艺拿起酒盅一干而尽，又给野末和自己都斟满了酒。

“前些日子，一块到吉野去了一趟。”

“是赏花去的吧？”

“很久没有赏得那么酣畅啦。”

“你倒是有福气……”

听完他这句调侃，安艺轻轻摇了摇头。

“哪有什么福气啊。”

“你这次倒是稀奇啊。”

“稀奇什么？”

“以前就是喜欢哪个女人，也没见你着迷过，这次好像有点儿不一样。”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野末也许没说错。

一提起过去的事，安艺就有点儿抵挡不住。那时候他确实前科累累。他的事虽然野末并不全都知道，但他那几次爱情游戏是明摆着的。野末的意思，是说跟以前相比，他好像是动了真情。

“她真的是个好女人。”

野末一边看着安艺给自己斟酒，一边低声说：“第一次看到她，我就知道你迷上她了。”

安艺无言以对，又接着给自己倒酒。

“首先，她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不太漂亮。”

“得了得了……”

“但她好像挺聪明，而且好色。”

几句话说得安艺如坐针毡，就怕边上的人听到，但野末还是旁若无人地继续说道：“大概，那个也不错吧？”

他这句听上去无伤大雅的淫秽暗示，安艺不得不承认是一语中的。

“你是把她当作最后一个女人了吧？”

“那倒还不至于……”

“不，你就是那么想的。”

野末好像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想怎么办？”

老实说，安艺找野末来，就是想问他该怎么办的。

“我各种可能都考虑过了……”

“你不会是想跟她住在一起吧？”

看着默不作声的安艺，野末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在看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看来你是完全迷上她啦。”

“可是她有丈夫，还有孩子。”

丈夫倒也算了，可孩子倒是个头疼的问题。

“你总不能要她什么也不管，就自己一个人跑到你这儿来吧？”

安艺的确曾经考虑过跟抄子一起生活，但当时那只是一种朦胧的梦想，安艺并没真正打算把它变为现实。他只是希望要是在不久的将来能跟她一起生活就好了。

而这几个月来，想跟她一起生活的想法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自从去伊豆山过了一夜，又到大和、京都去游览赏樱，他开始考虑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行性。

“可是，你自己的家怎么办？”野末端着酒盅，突然问道。

“你妻子知道她的事吗？”

“她不清楚，但她大概知道我有这么一个人。”

“那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是没问题，可我跟她其实一直是分居的呀……”

早在认识抄子以前，安艺就开始像现在这样住在当作工作室的公寓里了。

“她的孩子几岁？”

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安艺一下子顿了一顿，因为即使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想到抄子的孩子。

“好像说是四岁吧。”

“太小了点儿。”

“她说是因为一直在工作，所以生得晚了。”

“你好像是不喜欢孩子的吧？”

“也不是不喜欢，可我都这把年纪了……”

“不过，你们也不是非要住在一起吧？”

“是倒也是，可是……”

安艺想起了抄子要租房子的事情。既然她说是想租一个人住的房子，大概不会把孩子也带去吧。

“我是想让她更轻松一点儿。”

听了这话，野末轻轻笑了笑。

“这可不像你啊……”

“什么不像？”

“当年那个花花公子现在到哪儿去啦？”

确实，以前安艺玩起爱情游戏来远比现在洒脱自如，而这次如此认真，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又上来一壶酒。安艺正要给野末斟上的时候，野末伸手挡住了：“你别管我，我要喝自己会倒。”

喝酒确实是大家都自斟自酌才喝得惬意，而且还用不着管别人的杯子里是不是有酒。

安艺照着野末说的，只给自己倒满了酒。野末压低嗓门说道：“你也真是的，怎么偏偏挑了个麻烦的主？”

安艺默不作声，伸手夹了一块六线鱼。

“我没说错吧？人家有丈夫，还有孩子，是不是？”

话是说得没错，可是现在还提这些又有什么用。

“你一开始只是想跟她随便玩玩的吧？”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能说当时自己完全没有那种想法。

“可是，我不知什么时候就真的喜欢上她了。”

听了这句话，野末一字一顿地说道：“你要是知道见好就收倒好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你自己不是也难做到见好就收吗？”

“难是难了点儿，但我可是一一直在努力那样做的呀。谁让咱们是端人家饭碗的呢？”

野末以前也有个女朋友，他们好像是五六年前分的手。

“你是个自由职业倒也罢了，我这种上班族要是干了那种事，没准会被炒鱿鱼的。”

“你太神经过敏了吧？”

“是我愿意神经过敏吗？公司这玩意儿就是那么回事儿。”

看到野末的表情好像有点儿凄凉，安艺于是换了个话题：“再上别的地方喝一杯去？”

“我是没关系，可你那位不要紧吗？”

“说好了九点通电话的。”

安艺看了看表，八点半多了。

两个人出了餐馆，走到林荫大道靠新桥那头的地方，又到一个设在五楼的夜总会去了。

最近，银座的高级夜总会里常有不少暴发户式的可疑人物出没。相比之下，这家夜总会客人层次还算可以，陪酒女郎的打扮也不过分浓艳，气氛比较高雅。

但正因为这个原因，生意很好，来晚了就找不着座。

幸好他们是九点来的，左边里头还有空桌。坐下后刚要了两杯兑水威士忌开始喝，掌店的妈妈桑就过来了。

她还是留着短发，穿着灰色的绸套裙，胸口露出里面的白衬衫。

安艺很喜欢她那清澈的目光，因为看那目光不像是银座干这一行的女子。尽管她一定在这娱乐行业磨炼多年，但身上总让人觉得还留有些许未被磨掉的率真。

“今天您二位一起来，是有什么事的吧？”

一听这话，野末忙不迭地频频点头。

“这家伙把我叫出来，啰唆得没完没了。”

“喂，喂……”

安艺想让他住嘴，但野末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说道：“这个花花公子这回动真格的啦。”

“我明白了，是跟那位和服设计师吧？”

妈妈桑这么肯定的回答，让野末吃惊地回头看了看安艺。

“怎么？这儿你也带她来过？”

妈妈桑没记错。去年年底，安艺跟几个关系不错的编辑开过忘年后，是带抄子来过一次。

“那位女士很漂亮，所以我还记得。”

这一来安艺可就哑口无言了。他摁灭香烟，装作没听见似的只顾喝他的兑水威士忌。

“他老是把我拽出来给他出主意。”

“我说野末先生，您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啦？”

妈妈桑离开以后，安艺站起身来，到门口附近去给抄子打电话。

虽然过了约定的九点，但铃声一响抄子就拿起了电话。

“我在银座，你们的碰头会结束了吧？”

“今天比预定的结束得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现在你在哪儿？”

安艺刚说完店名，抄子好像马上就想起来了：“哦，是那个漂亮的妈妈桑的店吧？”

“那个妈妈桑刚才也夸你漂亮呢。”

“我这种人，连她的脚指头还够不上呢。”

抄子说完又问道：“你不是一个人吧？”

“野末也在这儿。今天晚上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有时间吗？”

话没问完，他就为自己的词不达意感到生气，这种事其实可以问得更直截了当点儿的，可自己却总是顾忌到抄子家里的难处。

“时间没问题。”

抄子的回答干脆得让他没法相信。

“那，你来吗？”

“可那不就对不起野末先生了吗？”

“他的事你不用考虑，银座你也该抽空来看看啦。”

“我来真的没关系吗？”

“我们也是刚到这儿，我在这儿等你。”

说完店里的电话号码，他回到座位旁。正在跟陪酒女郎聊天的野末抬起头来：“怎么啦？你这就要走？”

“不走……”

安艺重新坐下，喝了一口兑水威士忌，然后问道：“叫她到这儿来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要是觉得碍事，我先回去也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工作刚结束，还有点儿时间。”

“那你最好叫她来。她一来，你在这儿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吃香了。”

野末口无遮拦地越说越来劲。

抄子是三十分钟以后来到店里的。她说好久没在晚上来银座了，所以绕了个圈子才找到这儿。

今晚的抄子淡蓝衬衫下穿着一条深藏青的长裙，肩膀上搭着一条法国的爱马仕牌新款围巾。

陪酒女郎把她让到安艺旁边，她再三向野末道歉：“不好意思，打搅你们的酒兴了。”

“哪儿的话，光两个大男人，正觉得没意思呢。话说回来，你可是更漂亮啦。哦，不对，应该说你是更动人啦。”

刚才还教训安艺该见好就收，可一打照面，调子全变了。

陪酒女郎问抄子要喝点儿什么，她点了一杯冰镇清酒。

“这里总是有这么多漂亮女人啊。”

“漂亮女人再多，也只能说说话。”野末的俏皮话，引得抄子笑了起来。

“可您不就是为了想跟她们说说话才来的吗？”

“才不是呢。安艺是这里的老常客，我只不过是他带来的跟班儿。”

“男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听着抄子跟野末的谈话，安艺感到抄子成熟了。要是以前的话，只要安艺跟陪酒女郎说得热络一点儿，她都会不高兴。可现在她自己已经能跟她们有说有笑了。

“那么，咱们再干一杯吧。”抄子点的清酒来了以后，野末拿起了玻璃杯。虽然有时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但野末现在这一提议倒是很给安艺和抄子面子的。

陪酒女郎跟着他们三人一起干杯，安艺却在注意时间。

抄子说过今天碰头结束会很晚，但没说结束以后还有消遣的时间。刚才听她在电话里的口气，意思也是过来看过安艺一眼就回家的。

安艺叫她来，本来也准备好了她见完面就走，没承想她来后会这么高兴。也许一则是因为跟野末谈起话来用不着小心翼翼，再则是陪酒女郎们知道抄子是和服设计师，都想向她讨教自己穿着方面的问题。

过了十点钟的时候，安艺忍不住悄悄问她：“你还不回家，不要紧吗？”

抄子瞥了一眼手表，点点头：“不要紧。”

她自己都说不要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且野末好像劲头越来越足了。

“咱们再换一家喝，非去不可，这次算我的。”

安艺刚犹豫地看了抄子一眼，野末立刻一伸手拦住了抄子：“别走，别走，你也一起去吧。要是你回去了，这家伙可就坐不定啦。”

安艺以为抄子会拒绝，可抄子光是笑，却什么也没说。

“好啦，走吧。”野末认为事情当然就这么定了，于是站了起来，“离这儿不远，马上就到。”

下了电梯，野末在前头带路，安艺边走边又问了一次抄子：“你行吗？”

“现在就走对野末先生太失礼了吧？”

“那倒没关系。你一个人先回去好了。”

“可你还是不能回去吧？”

“我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撂下不管呀。”

“那样的话，我就跟你们再待一会儿。”

野末根本没听到他们在说话，还是一个人在前头大步走着。

野末带他们去的是同一条路上设在二楼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有卡拉OK，一进门就听到了热闹歌声。

这里比刚才的夜总会大众化，所以年轻的客人很多。

“我知道你不爱唱卡拉OK，委屈你啦。”

野末明明知道安艺不喜欢唱卡拉OK，却还要硬把他们拉到这里来，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特别想唱吧。

其实安艺并不是讨厌卡拉OK本身，因为唱得好听自然没关系，但有些五音不全的人一唱起来就没完没了，自己陪在边上又不能走，真不是一种享受。要是自己也被逼着非唱一曲不可的话，那就更头疼了。

所以，安艺总是对这种卡拉OK酒吧避之不及。但今天野末既然说了“非去不可”，却也不好意思拒绝了。自己约人家出来，要是说完女朋友的事就走，就算再好的朋友也是说不过去的。

安艺喝着今天晚上的第二杯兑水威士忌，野末早已迫不及待地唱了起来。这把年纪唱的自然多是老歌，但他声音浑厚，唱得字正腔圆。一曲唱罢，吧女们一齐鼓掌，于是他高兴地又唱了一首，然后才略显腼腆地回到座位上来。

“您唱得真好，声音深沉，棒极了。”

听了抄子的夸奖，野末乘兴又唱了一曲，唱完后一定要抄子也来唱一首。

还是在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安艺听抄子唱过歌。那次是在有钢琴的酒吧里，她唱的是《给你一枝勿忘草》。抄子唱得不算好，但她歌喉清脆明亮，那少女般的声音让人觉得与她本人同样清纯。

现在的抄子比那时成熟得多了，唱的歌也选了《委身时光流逝》这种成年人感伤的曲目。

一曲方罢，经不住野末一再邀请，抄子踌躇片刻，终于又跟他一起唱了一首二重唱《银座爱情故事》。

两个人你唱我和，不时以目交流，野末唱到动情之处，还搂住了抄子的肩膀。抄子羞得扭过脸去，但

还是唱得很高兴。

趁两个人唱歌的时候，安艺请妈妈桑去叫辆车。也许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唱歌，安艺有点儿坐不住了。

野末到底想唱到什么时候啊？只见他一边说着“再唱最后一首”，一边又第三次拿起了话筒。也许是觉得老是自己连着唱不好意思，野末一曲唱罢必定拉抄子出场。抄子推让到后来，还是得接过话筒。

抄子那清脆的歌声在夜晚的酒吧里显得分外清新，根本不像是出自三十过半女子的歌喉，其他的客人也都听得鼓掌喝彩起来。

就在两个人唱完几首，把话筒传给别的客人时，侍者来报，出租车已经到了。

安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兑水威士忌，然后对野末说道：“我们失陪了。”

突然的告辞让野末吃了一惊：“怎么，这就回去啦？”

“太晚了，她不回去不行了。”

“那，我也走吧。”

“我叫的车等在下头，我们先走一步，你再玩一会儿。”

撇下一脸遗憾的野末，安艺和抄子一起走出了酒吧。

十一点多了，银座街头到处是等客的包车和出租车。他们从中穿过去，才找到叫来的车。

“去哪儿？要不先到原宿我那儿拐一下？”

抄子看着霓虹灿烂的街头想了一会儿，点点头。

“好吧。”

对司机说完原宿的具体方位，安艺靠到椅背上。

“野末那家伙唱起来就没完。看样子他还不会就走。”

“不过，今天唱得很高兴。”

抄子好像有点儿醉了，她把脸贴到车窗上想凉快一下。

“都这么晚了。”

要是先到原宿拐一下再去驹达的话，抄子到家就得十二点多了。

那么晚回家不要紧吗？安艺有点儿担心，抄子倒好像并不太在乎。

黑暗之中，安艺又窥视了一下抄子的表情。

“你跟野末两重唱的时候，真是配合得默契。”说着，安艺很奇怪自己怎么也会这么酸溜溜的，“默契得

就像是一对恋人。”

“我怎么会是野末先生的恋人？”

“我是说，唱的时候看着像。”

抄子暗暗笑了笑：“你想得真滑稽。”

“以后别再跟他一起那么亲热地唱歌了。”

安艺嘴上埋怨着抄子，心里的骚动却正一点点儿激烈起来。

车到原宿公寓门口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多了。

安艺明知要是现在带抄子进屋去的话，两个人不可能规规矩矩相安无事，但他还是说了一声：“下车吧。”

抄子一言不发，跟了下来。

深夜的公寓门厅寂静无声。穿过门厅坐上电梯来到十楼，安艺打开了门锁。

这早已不是两人第一次一起跨进房门，但像今天这样将近午夜才来，却还是第一次。

几乎在上完门锁的同时，安艺一把抱起抄子，朝着卧室走去。

虽然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两人还是开始脱衣服。也许是所剩无几的时间反而激起了他们的爱意，此刻他们就像两头失去理性的动物。

两个人急不可待地扔掉衣服，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每次都是这样相拥入睡，然而今夜哪怕再晚抄子也必须回去。

安艺想问她一声“走还是不走”，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如果要回去，现在就得走，要是这么相拥下去，肯定会一觉睡到天亮。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却还是紧紧拥抱着分毫不离。

什么时候回去抄子会决定，自己用不着来问。

安艺宽慰着自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他心安理得地以为抄子还在自己身旁，但这一次安艺失算了。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身上只盖着一条毛毯，抄子不见了。

“喂，喂……”

他喊了几声，没有回答，看来抄子趁自己打盹的时候回去了。

安艺急忙爬起身来，披上睡袍就冲进了隔壁房间。

客厅里灯还开着，沙发和桌子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旁边的厨房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再到门口一看，抄子的鞋子没有了，鞋板上只剩下自己的一双鞋。鞋子头朝外整齐地摆着，那显然是抄子整理的。

再回到卧室一看钟，凌晨两点了。这么晚了，抄子回去也不奇怪。他后悔自己时间那么紧还会打瞌睡。

后悔是后悔，但难免有点儿被人甩掉的感觉。

今天晚上抄子一直没有着急的样子。见面虽晚，但还是一起去了两处酒吧，高兴地唱歌，最后还到安艺这里来休息。

今天着急的反而是安艺。他跟抄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在担心时间，而抄子却比自己从容不迫，这也让人难以理解。

可抄子对时间似乎也不是没有注意。

她可能是一点或一点半回去的，安艺无法知道确切的钟点。

合欢之后只身而归，她肯定很难受，而安艺就是时间再紧，大概也会照样呼呼大睡。

抄子看来是按自己的时间准时起身的，起身时虽谈不上要下多大决心，但她是不得不硬撑着疲惫的身体起来的吧。这让安艺看到了她的毅力，看到了她要保全家庭的决心。

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家。再激情澎湃也不能不要家庭。

正当安艺在抄子留下的温暖中遐想时，床头的电话响了。

每次半夜听到电话铃响，安艺都会直觉到是家里打来的。

是出了什么事，还是家人生了病？半个月前那个深更半夜的电话，就是告诉他岳父病重的消息的。幸好那天夜里自己是在公寓，所以接到了电话。但自己平日远离家小，各种担心是永无尽时的。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想改变现在的生活。如此长期离家在外固然时感不便，但他还是选择了远离家庭。

现在他也是惴惴不安地从被窝里伸手去接电话的。

“喂……”

他刚用装出来的没睡醒的嗓门应了一声，就传来了抄子的声音。

“你醒了？”

安艺抓紧听筒坐起身来。

“你在哪儿？”

“在家呀。没打招呼就走了，对不起。”

也许因为是深夜，抄子的声音似乎压得很低。

“出来以后有点儿放心不下，门没锁……”

这件事啊，安艺刚才已经到门口看过了。

“不要紧。”

“那就好了。我刚才以为你已经睡着了。”

“现在没人在你边上？”

“没有。我在别的房间打电话呢。”说到这里，抄子过了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我也许要离开家。”

这还是抄子第一次在深夜里谈这种问题，而且说这些话时她是知道丈夫就在隔壁的。

“怎么了？”

“没怎么，只是……”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抄子才用更低的声音说道，“过几天我再详细告诉你。”

……

“你要睡了吧？”

“你呢？”

“我不睡不行了。”

说完道了一声“再见”，抄子挂断了电话。

放回声音已断的电话，安艺慢慢仰面躺下。他两膝微弯，双手放在肚子上，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黑暗中，看着吊灯上塑料灯罩白乎乎的轮廓，他开始回味抄子说的话。

半夜里两点多了还打电话来，胆子真是够大的。虽然是在别的房间，但她明知丈夫就在隔壁还敢说“我也许要离开家”。

安艺又开始想象抄子的家。

在那两房一厅或三房一厅的公寓里，丈夫和孩子正在一间屋子里睡觉，抄子在隔壁客厅里打电话。虽然有墙隔着，但丈夫要是想听，也许还是能听到的。说不定，抄子就是明知丈夫在听才故意那样说的。

然而，这种大胆和她一点多钟急急忙忙回家的行动又似乎不尽一致。虽说当时已经很晚，可她撇下睡着的安艺不辞而别，这种举动正反映出她要保全家庭的决心。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抄子？安艺又开始琢磨起她最后那句话来：“我不睡不行了。”

刚听到那句话的瞬间，不觉心里一酸。

打完电话以后，她会睡在丈夫旁边，还是中间隔着孩子？或许，她是带着孩子睡在另一间屋子？

不管睡在哪儿，抄子不得不尽早睡觉，因为明天她还要去上班。

抄子的生活，就是奔波于工作、孩子、丈夫与另一个男人这些不同的世界之间。一个人要扮演三个甚至四个角色，肯定是疲惫不堪的。

“我不睡不行了。”这句话似乎是从抄子那瘦弱身躯里发出的哀鸣。

安艺越想越睡不着了。

最让他睡不着的，是抄子刚与自己欢毕，就得到丈夫屋子里去就寝。

抄子说她很久没让丈夫近身了，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丈夫求欢的时候，她是以什么遁词拒绝的？她的拒绝又会使丈夫如何反应？虽然自知这种想象过于庸俗，但一想到这里，他更睡不着了。安艺心绪烦躁，他决定给野末打个电话谈谈。

刚才他被一个人撂在卡拉OK酒吧里，现在总该到家了吧。安艺是十二点不到进公寓的，野末到家肯定还要更晚。

他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畅饮狂歌了，已经睡了也说不定。

安艺没抱多大希望，信手拨了他的号码，没想到电话马上就通了。

“是我。还没睡啊？”

安艺吃惊地问了一句。野末声音困倦地答道：“你们走后我跟妈妈桑又去一家店喝了几杯，半个钟头前刚回来。”

“累了吧？”

“今天稍微过了点儿。对了，你后来怎么样了？女朋友走了吗？”

“那还用说……”

没等安艺说完，野末就紧接着说道：“你可是迷得不浅啊，我跟她唱歌时一看你那张脸就都明白了。”

到底是野末，眼睛可真尖。

“瞧那阵势，你是离不开她啦。再说她看来也动真情了……”

就这一句话，让安艺不得不说实话了：“其实她刚打电话来过，说她可能要离开家。”

“这么晚打电话来？”

“是从家里打来的。”

野末干咳了一声。

“离家以后到你这儿来？”

“那倒没说，可能她家里出了什么事。”

“那当然啦，她是个有夫之妇，又有孩子，喝到那么晚回家，我要是她丈夫也不会不吱声的。”

安艺像是自己挨了骂似的低下了头。

抄子回家太晚确实是因为安艺的挽留，但抄子也确实答应了安艺的挽留。要是单从两相情愿这一点来说的话，也许是男女同罪。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不想到此为止吗？”

这么直接的逼问，安艺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如果只是玩玩爱情游戏的话，自然不应该再深入下去。也许现是分手的好时机。但说真的，安艺现在不想分手。他们已经过了那种游戏的阶段，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了。

“那可太难了……”

奇怪的是，野末的这番劝告反而使安艺的想法更坚定了。

“谢谢你，但我是真心的。”

“那我就没话可说了。”

……

“我看，你也许是让这种办不到的事给晕住了。”

“办不到的事？”

“你想跟她在一起，太欠缺条件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怎么都觉得你们很难生活在一起。可也许正因为难，才对你有吸引力。”

安艺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男人跟女人啊，越没法在一起，那心里的火就烧得越厉害。”

不能不说这种情况确实很多，可安艺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才想跟抄子在一起的。

“可我不想让她离开我。”

“既然你那么喜欢她，可就没法子了。你应该明白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吧？”

安艺缓缓地点了点头，他身上感到了一点夜晚的凉气。

这样下去会怎么样，安艺也想象得到。

总之，那就意味着抄子得离开家庭，安艺也得跟妻子离婚。然后，两个人携手迈向新生活。单看这个计划是太简单了，而且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要实现这个计划，却有重重难关。

安艺的事暂且不谈，单说抄子要离开家，就必须跟丈夫断绝一切关系，那自然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搞不好还得让安艺跟她丈夫当面摊牌。

就算她丈夫同意分手，还有孩子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来抄子的母亲和亲戚也会牵扯进来。

而安艺这方面也未必好办。虽说现在等于是分居，但仅以分居已久的理由，妻子不一定会老老实实在地同意离婚。于是乎争执不休，还要牵扯到孩子的问题。

双方眼下都麻烦缠身，今后的路上更是荆棘丛生。他们能够越过这些障碍继续前进吗？越是现实地考虑问题，安艺就越气馁了。

“喂……”

电话里响起了野末的招呼声。安艺一直沉默不语，他好像等得不耐烦了。

“我要睡觉了。”

“不好意思……”

安艺手里拿着电话，垂下了头。

“反正你最好再考虑得慎重点儿。”

确实如此。太急于解决问题，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别太钻牛角尖了。”

“这个我知道，这么晚还把你拽起来，真对不起。”

“那我挂啦。”

放下电话，安艺心里没那么七上八下了。

第一次把以前藏在心里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的烦恼说出来，好像轻松了不少。正因为对方是野末，所以安艺才能如此推心置腹。

但再亲密的朋友终究是外人。

野末看上去像是理解安艺的心情，但其实对他的观点似乎是不赞同，甚至不屑一顾的。或许他觉得安艺根本就不像这把年纪的男人，不知轻重，现在还真心去谈什么爱情。

而不管野末怎么劝说，安艺现在更不想照他说的去做了。

什么不顾年龄、不知轻重，那些指责都不过是不负责任的世俗桎梏。当然也有人能按照它的清规戒律生活，但现在的安艺早已抛弃这些过时的伦理纲常了。与其遵从这种莫名其妙的伦理纲常，安艺更愿意凭自己的良心去诚实地生活。

此刻安艺的这种想法，或许与他已经年过五十有关。一种看得到生命尽头的焦虑，激起了他对爱情的向往。

但他并不是只因为这个原因，就自缚于与抄子的多重为难的关系中去。

他之所以恪守这种野末所谓的太欠缺条件的关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喜欢抄子，而他也觉得自己如此迷恋抄子无可指责。况且，他还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能把与世俗伦理纲常背道而驰的理念坚持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样下去的话，明摆着两个人周围的环境条件将会每况愈下。最后，可能抄子和自己都会遍体鳞伤、一败涂地。

各有家小的男女一旦不顾一切地坠入爱河，将会对周围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混乱。纵然他们二人能获得幸福，也必然会伤及大量的无辜。这两个人与周围的人不可能同时获得幸福，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世上是没有的。

明知如此还要一意孤行，也许是因为安艺内心早已看破红尘，准备好破釜沉舟了。

想着想着，安艺不觉开始感到恐惧。

自己似乎正在投向地狱，一种正在坠落的真实感觉惊得他屏住了呼吸。

可怕的是，他明知自己在投向地狱，却不仅不想逃脱，反而朝着它继续沉溺下去。

安艺自己确实已经决意坠入爱情的炼狱，只可惜被牵连的抄子太可悲了。认识安艺以前，抄子还是一个太平度日的妻子和母亲，而只因为结识了一个男人，现在她也在飞快地坠入爱情的深渊。

这只能说是一场灾难，就如同一场交通事故一样。

仔细想来，或许抄子也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现在她不仅结交了丈夫以外的男人，而且还想抛弃丈夫，甚至抛弃家庭了。

是什么使得原本忠贞贤惠的抄子变得如此大胆，如此不分好歹？

说是爱情使然，固然不错，但在那心心相印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坚固的肉体结合。

亲近安艺以后，一种实实在在的崭新感觉在她身上被唤醒了，这使得她越来越感到快乐。与以往那种

一般的愉悦相比，现在的感觉也许可以说是“走火入魔”。

虽然把抄子带到了快感的极乐彼岸，但安艺却为抄子的觉醒而忐忑不安。她与日俱增的快感终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女人的感觉里真的有男人难以估算的巨大能量。

但无论如何，他们共同偷吃了树上的禁果，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旦偷吃禁果，那味道是难以令其忘却的。禁果的美味已经浸沁全身，用伦理纲常和理智也难以消去。

“原来是这样啊……”

安艺在黑暗中对自己说道。

跟野末商量也得不到理解，那是因为他没吃过这树上的禁果。对没品尝过禁果美味的人即使谈论品尝后的不同感觉，也等同于对牛弹琴。

一旦吃了禁果，那美味会像毒瘾一般传遍全身，一般的办法是难以令其断根的。

他们两人现在似乎就正在那毒瘾般的美味中彷徨、烦恼。

第五章 白夜

六月中旬，安艺想到北海道去一趟，因为他想避开绵长郁闷的梅雨。

今年不知什么原因，从五月底开始雨水就多，人们盼着天能放晴，谁知还没盼来晴天就入梅了。

通常入梅在六月十日左右，那时候播种稻麦等谷物的“芒种”刚过，正是螳螂出现的时候。就是入梅再晚，也不会迟于“腐草为萤”，也就是所谓腐草中生出萤火虫的时候。

而今年这样从五月开始雨天不断，人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入梅，而是感到梅雨期是一点儿一点儿逐渐来临似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今年才到六月中旬，感觉上好像梅雨已经持续将近一个月了。

从电视里的天气图上看，画着粗线，带着圆圈或三角形标记的梅雨前沿，已经从九州南端经过四国，挺进并牢牢控制了东海、关东的南岸沿海地区。

进入六月以后，梅雨前沿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这一带一直标着表示低气压的“低”字，而更高或更低纬度的地方，则标着“高”字。据解说员说，梅雨前沿是初夏时候鄂霍次克海上的高压与小笠原群岛一带的高压相撞形成的。

但理科很差的安艺无法理解，高压和高压相撞为什么会形成低压？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两个高气压中一个冷一个热的缘故，但他至今还是搞不明白。

连日的梅雨让人烦闷，但他看着电视里的气象节目，忽然发现天气图上梅雨前沿的上下地区都有广阔的高压带。南面的高压在太平洋上，北面的牢牢盘踞在鄂霍次克海上，北海道也在它的范围之内。

他本来就知道北海道没有梅雨，看了天气图让他心里更清楚了。东京梅雨绵绵的时候，北海道一直处于高压带。看着看着，他突然萌发了去北海道的念头。

到了北海道，就有晴朗爽人的天空。

以前只考虑夏天去北海道，其实到那儿去避梅雨也许才是最合适的。现在去观光客比较少，紫丁香和君影草也都开花了。

安艺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抄子。

专程去一趟北海道，最好能住上两三天。要是坐飞机去只住一夜的话，有点儿太可惜了。

“我在离札幌一个来钟头的地方有一所小别墅。要是能跟你一起在那儿过几天就好了。”

别墅在靠近日本海的小山上，周围是石狩川流域的农田，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平原远处的札幌市。

安艺在那里买别墅，是因为他觉得那儿的风景很像以前去过的苏格兰。就是盛夏的八月，冷风也会从石楠那样高大的茅草上吹过，使人体验到《呼啸山庄》中描写的荒凉景象。

安艺买下别墅的时候，别墅区刚刚开发出来，别的房子还在建造。为了适应寒冷地区的需要，所有的

房子都采用了瑞典的建筑工程工艺，窗户是双层的，外墙也漆成了暗红色。

现在五年过去了，周围种了不少树，环境已经整治好，只有海边的小山还保留着当年的荒凉。

“说是别墅，其实只是山间木屋那样的房子。”

以前每次都是七八月盛夏的时候去，六月份去还是第一次。

“到了那儿，就没人会来找麻烦了。”

安艺已经开始想象两个人在木屋中共度朝夕的美景。

“如果你能去，我会按照你的情况调整日程。”

安艺的工作说到底只要有纸和笔就行了，而抄子每天得上班，还有家庭。

“你让我考虑考虑。”

两天以后，抄子来告诉他，要是能够利用六月中旬的周末，她就能去。

“三天两夜行吗？住三宿恐怕有点儿难吧？”

“可三宿不是更好吗？”抄子反问道。

“那当然是三宿时间上宽松点儿啦。”

“那么就三宿吧。”

抄子答应得好像很随便，这倒让安艺有点儿喜出望外。

“你真的没问题？”

“放心吧，没问题。”

以前跟抄子出去旅行两次，都是只在外过一宿。第二次先去吉野再到京都的那趟旅行，是一大早出门第二天晚上回来，在外也不过只住了一个晚上。

但这次是四天三夜，而且去的是北海道。跟前两次相比，时间长得多，地点也远得多。说实在的，安艺邀抄子去的时候并没抱多大希望，他以为就算去得成最多也只能住一宿。没想到抄子答应得那么干脆，而且还说不用担心。

奇怪的是，以往只要抄子变得消沉，安艺就会给她打气；如果胆子太大了，安艺又会给她降温。唯独这次，抄子胆大得让安艺有点儿不知所措。

安艺有点儿担心，家里的事这次她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想想自己邀她出去却又提心吊胆，说来也是很滑稽的。

安艺决定不再去想抄子家里的事。既然抄子自己说不要紧，那想必是没有问题。要是万一出了差错，

也只能到时候再说。

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安艺在羽田机场等着抄子。

按计划是坐下午四点的航班出发，周五、周六住在那儿，周日傍晚回东京。

这当然是根据抄子的要求安排的。

安艺现在人虽然等在机场，可心里还有点儿将信将疑。说是要去四天，会不会过一两天就回来？但哪怕只能去一天，也一定要去。

那天也是从早晨起就在下雨。

就在他手拿机票等得着急的时候，抄子准时出现在他的面前。

到底要出四天远门，她肩上背着个大旅行包。

“没什么问题吧？”

抄子一听笑着答道：“我说来不是就来了吗？”

抄子今天破天荒穿了条牛仔裤，稍微朝上挽着衬衫袖子，开朗的笑脸上一点儿看不出这是一个有夫之妇在做偷偷摸摸的事情。

离开羽田机场时阴雨绵绵，到达千岁机场时却万里晴空。据报气温是十六摄氏度，微风拂面而过，很是舒服。

虽然才飞了一个半钟头，却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

安艺每次来这里，都觉得像是到了国外。气候风土当然不用说了，就连植物、建筑物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全然不同。与其说这是日本，不如说它更像是德国或荷兰的某个地方。

总之，一来到这里，东京就变得非常遥远。和摆脱了东京的阴雨一样，心情也变得舒畅了。

“先租辆车吧。”

两个人朝机场的租车营业部走去。

安艺三十年前就拿到了驾驶执照，开车是有把握的，但最近这十年很少开车。这是因为经常喝酒、熬夜，他怕发生事故引起危险。而且东京车多拥挤，开起来很伤精神。

可是别墅所在的那座小山周围全是高尔夫球场，离车站很远。不管是购物还是出门，没车是寸步难行的。

安艺租了一辆很好开的自动挡小型车，让抄子坐在副驾驶座上。

“你行吗？”

“放心吧。”

安艺看完地图，开始前进。因为来过几次，大致方向不会搞错，但这周围实在太广阔，不免令他咂舌。

“顺利的话，要不了一个半钟头。”

此时虽然六点已过，但太阳还是那么明亮，只有原野尽头的山脊刚刚开始染上了线朱红。

“天空真宽广啊！”

正像抄子说的那样，抬头望去，只能看见无垠的蓝天。

“哎，别墅里头什么都没有吧？”上路以后抄子突然问道，“咱们买点儿什么吃的东西带进去？”

安艺想在路上找个地方吃晚饭，可也许还是在小木屋里吃自己做的东西更有滋味。

车子才开了四五分钟就快出镇了。要买吃的东西，看来还是现在买好为妙。过了十字路口，安艺在一家超市跟前停了车。

“还是各样都买点儿比较保险吧。”

“那边也有商店，光买够今明两天吃的就行了。”

抄子先下了车，安艺锁上车门也走了过来。

安艺每次进超市，老是会有一种晕头转向的感觉，好像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相干的地方。更何况今天是跟抄子一起，所以总觉得别人在奇怪地注意他们，但其实那么多年轻店员谁都没有对他们瞟过一眼。

“米和豆酱都没有吧？”抄子一手提着购物筐边转边看。

“最后一次来是在去年八月，也许冰箱里还有几罐啤酒。”

“今天再煮饭恐怕来不及，晚饭就吃饭团行吗？”

抄子走到摆着各种盒饭的货柜前站住了。

“吃点儿什么菜好呢？”

抄子一边嘀咕着，一边把火腿、香肠和柳叶鱼干放到筐里。

“你喜欢吃什么？”

“再来点儿毛豆、豆腐。”

“酱油、七味辣椒粉还有吗？”

“应该还有吧。不过酱油还是再买瓶新的好。”

安艺拿过一袋毛豆，抄子把豆腐放进筐子里。

“啤酒和清酒买不买？”

“威士忌应该还有，再买瓶清酒吧。”

“那你来挑清酒。”

安艺点了点头，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自己跟抄子已经是一家人了。

“买六罐啤酒，清酒就要这种。”安艺自己把半打啤酒和一瓶清酒提到收银台。

“这些够了吧？”

抄子愉快地检查着筐里的东西，好像又恢复了主妇的角色。

买够了食品，车子又上路了。

先从千岁开到江别，然后渡过石狩川再朝当别前进。道路很宽，车辆很少，两旁是广阔的农田。那望不到边的深绿是秋播小麦，颜色稍浅的好像是芦笋，接下来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马铃薯秧。

黄昏将近，晚风渐起，小麦田里泛起层层绿浪。

“看着这儿的风景，简直难以相信同一个日本还在下着梅雨。”

“因为这儿是外国呀。”

“房子的造型和房顶都不一样。”

“你以前来过北海道吧。”

“来了两次，只到过札幌和函馆，这么在乡下的道路上兜风还是第一次。”

抄子给安艺剥了一块刚才买的口香糖。

“吃不吃？”

安艺点点头，抄子把口香糖送进他的嘴里。

这一带房屋稀少，只偶尔有汽车迎面开过，这个动作不用担心被人看到。

“天暗下来了。”

刚出机场时那平原尽头的大山已被甩到后面，前方森林后面的天空正变得越来越红。

天色还不算暗，车灯都用不着开。

“日头真长啊。”

快七点了，看来再过一会儿才会天黑。

“别墅里边锅碗瓢勺全都有吧？”

“当然有，连浴盆和桑拿都有，一般过日子足够了。”

“可你将近一年没住过，打扫起来够呛吧？”

“我已经预先托管理员找人打扫好了，你不用费心。”

一边说着，安艺觉得自己跟抄子好像正在赶着回家。

等会儿到了家，抄子去准备晚饭，安艺去检查一年没来的书房和卧室，然后他们就能一起慢慢地享用晚餐了。

到了这里，东京在感觉里好像变成了遥远的外国。

这就是北国的黄昏，眼看天暗了，却好像怎么也黑不下来。

“都过了七点半了，怎么还这么亮啊？”

“因为这里比东京纬度高多了，也许还能亮半个来钟头呢。”

天空几乎已经全暗了，远处的地平线却还有光亮。

汽车在平原上奔驰，好像是在追逐那最后的一线光明。

一棵白杨树拔地而起，直指昏黑的苍穹。虽然无群无伴，却依然挺拔坚韧，那侧影显得孤傲而寂寞。

再往前开，一片黑黢黢的森林越来越近，犹如一头蹲伏着的巨兽。

夜幕终于降临到草原上来了。

“公路上没有路灯吗？”抄子像突然发现一个大秘密似的问道。

“光开车的话，有车灯就够了。我们这些城里人，其实亮光看得太多了。”

道路向左拐了个大弯直入江别市。穿过那里又开了两三分钟，就看见石狩川了。

这是从东北往西横贯北海道的大河，从大雪山直下二百五十公里注入石狩湾。入海口前的这一段河面很宽阔，河水映在地平线那道余晖下，正泛着白光。

“我有点儿怕。”

周围没有灯火，黑暗笼罩了平原，只有河面反射着微光，确实有点儿阴森森的。

穿过石狩川上的大桥，抄子才一点点儿定下心来，把手放在安艺膝盖上。

道路两旁又都是农田了，已经看不清田里长着什么作物。快八点了，原野终于完全沉浸到夜幕之中。

“月亮出来啦。”

顺着抄子手指的方向望去，一钩眉月挂在空中，好像刚才过桥的时候它就已经升起来了。

“星星也那么多。”

抄子打开车窗朝天上望去。安艺目视着前方，隔着挡风玻璃，也看得到满天的繁星。

“我头一回看到这么多星星。”

虽然已是六月中旬，但迎面而来的风里仍带着寒意，看来明天也是晴天。

不久，又过了一座短桥，桥下只是条水渠。抄子指着窗外问道：“那是什么呀？”

安艺朝旁看了一眼，只见五六米高的护壁一路延伸着。虽然天黑看不清，但那上面盖着的好像全是薄铁皮。

“那是用来挡大风和暴风雪的防护墙。要是没有它，到了冬天路上就会刮出雪堆，听说风大的时候汽车都会被吹得飞出去。”

“风有那么大？”

“这里靠海嘛。听说最冷的时候，还曾经有人被暴风雪埋住冻死的。”

只在夏天才来的安艺没经历过这里的严冬，但他听管理员说过冬天骇人的寒冷。

“光看夏天的风景，是没法想象冬天的严寒的。”

抄子听得张开了嘴，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

“还很远吗？”

“不远，就十来分钟了。”安艺指了指远处夜色中的小山，“看得到右前方的灯光吗？就在那附近。”

黑暗中的小山像一只匍匐着的野兽，前方闪烁着几点亮光。

不一会儿，汽车离开当别至石狩的公路，拐上一条坡道，开进了山上的别墅区。

宽宽的主道旁排着几栋房子，经过小公园再向前开就是物业管理处了。安艺到里面跟管理员打过招呼，取来了钥匙。

安艺的房子在山顶附近，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林木环抱中的整个别墅区。

因为还是六月，几乎没有人来避暑，那五六栋有亮光的房屋，看来住的是当地的居民。

安艺在房子旁边的停车场卸下行李，两个人的旅行包加上途中采购的食品，已有相当重量。把东西搬进房子后，安艺领着抄子到室内各处看了看。

房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暖气也已经调到舒适的温度。

进门是一条宽走廊，直通到最里头的餐厅和厨房。右手是个十多平方米的客厅和一个和式房间，左手是洗澡间和桑拿浴室。

走上正对门口的楼梯，二楼右侧并排着三间屋子，跟前这间是安艺的书房，隔壁是个小卧室，最里面是主卧室。房子所有的木材都来自瑞典，散发着清爽的木香。

“不算太大，但也够宽敞的了。”

“棒极了！有这么大，完全足够了。”

抄子一间一间屋子走着，又把房子看了一遍。

“到这儿来。”

安艺把抄子叫进书房，一拉开遮光帘，抄子不禁惊叹道：“那么多灯光……”

越过夜晚的草原望去，札幌的灯火一片灿烂。由于空气清澄透彻，那灯火好像一伸手就够得着似的。

“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

“到了这里，就谁都找不着我们啦。”

终于到这儿了，这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安谧宁静之中，安艺紧紧抱住了抄子。

晚饭吃的全是路上买来的食品，却丰盛异常。

先是毛豆和凉拌豆腐，接着是火腿杏力蛋和素油炸猪排，然后是烤柳叶鱼和大马哈鱼段，最后还有蕨菜豆酱汤和饭团。所有的菜都是抄子用买来的材料自己做的。

“先干一杯。”

安艺把啤酒倒满，跟抄子轻轻碰了碰杯。

“手艺真不错啊。”

“就是煎煎烤烤再摆在一块儿。”

“但你搭配得很巧啊。”安艺最佩服的是她做菜时的娴熟手法，“比起差劲的餐馆，这要好吃多了。”

“要都是这种菜，我什么时候都能做。”

干完一杯啤酒再换上清酒，安艺马上觉得舒坦多了。虽然开车的疲劳感好像涌上来了，但有抄子坐在身边，他心里很踏实。

“这个大马哈鱼，怎么在北海道也那么贵？”

“这种鱼就叫‘不知时’。”

超市里难得有这种鱼，这是安艺自己挑的。

“大马哈鱼一般都是秋天捕获的。现在海里只有这种捕得着，鱼肉又肥又好吃。因为它是不顾季节跑来的，所以叫它‘不知时’，也叫它傻马哈鱼。”

“这名字叫得太不客气了。”

“名字是粗俗了点儿，可一听就懂啊。”

说着，安艺在傻马哈鱼上洒了点儿酱油。

“有一篇随笔里说，这几年秋天的大马哈鱼味都太淡，没法用来做泡饭。”

“大马哈鱼不是那种很咸的鱼吧？”

“吃过速冻大马哈鱼片就知道，它的肉其实是带甜味的。因为这种鱼以前都是用盐腌了才运到东京来，所以才有人以为大马哈鱼是咸的。”

与抄子杯来觥往，安艺正喝得来劲的时候，抄子在厨房里问道：“你家里的人也常到这儿来吧？”

安艺放下刚拿到嘴边的酒盅，回过头来：“孩子们好像有时候会来……”

“您太太不来吗？”

“最近好像没来过。”

听安艺的口气，他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情似的。抄子端着切好的葡萄柚回来坐到他的旁边。

“可你一个人没法住在这儿吧。”

“怎么没法住？附近的咖啡馆里就有三明治卖，想吃日本料理的话，到高尔夫球场的夜总会去就行了。”

“还得打扫房间呢？想喝杯咖啡什么的都得出门，那样太累了吧？”

虽说是别墅，可光一个男人住在里头确实有点儿不方便。所以开始先是妻子陪他来，后来女儿也来帮他做过饭。

“别的人呢？”

“没来过。”

瞧着安艺摇头，抄子轻轻地笑了。

“虽然有点儿奇怪，但还是相信你吧。”

“有什么奇怪的？”

“你不是有过不少相好的吗？”

“也不能说没有，可早就不来往了。”

“为什么不来往啊？”抄子好像有点儿醉了，她步步紧逼，紧追不舍。

“什么为什么呀？有的是合不来，有的是腻烦了……”

“那对方能答应吗？”

“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反正我不理她们了。”

“就那样一点一点儿疏远了？”抄子叹了口气，眼神有点儿茫然，好像是在看着很远的地方，“没准你跟我总有一天也会那样的。”

“怎么会呢……”安艺瞪大眼睛盯着抄子说道，“绝对不会那样的。”

老实说，以前有关系的女人中，有些的确是本来就只打算随便跟她玩玩的。现在对抄子真情到这种程度，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就那么不堪一击啊。”

看来抄子还在抓着他跟过去那些女人的关系不放。

“跟你说了多少次啦：我跟你这次是不一样的。”安艺拼命地表白着。

“也许你不相信，我只有跟你这次是真心的。这个连野末都知道。”

“我可不愿意不明不白地分手。”

“绝不可能有那种事。”

“就是说我可以相信你？”

面对抄子那直勾勾的目光，安艺斩钉截铁地点点头：“我绝不会离开你的。”

一看表，已经十点了。没想到这顿饭吃了那么长时间。

“我收拾一下吧。”

抄子把一部分碗碟拿进厨房，安艺继续喝了一会儿，看来他真是累了。喝到一半他躺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

睁开眼睛的时候，电视照样开着，澡间里有声音传出来，好像是抄子在洗澡。

安艺抽完一支烟，拨开窗帘朝外望去。

小区中间的小广场上点着一盏路灯，灯下的树丛正摇曳着叶子。

刚到这里时还点着灯的几户人家，现在都只有门灯还亮着，黑色原野尽头札幌市里的灯火好像也熄灭了大半。

安艺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到北海道来了。

这里没有东京的烦躁、闷热和郁闷，只有闪烁的晴空和寂静的平原。

抄子从澡间出来的时候，他还在眺望着窗外。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抄子穿着一身本白色的西式长睡衣，两手正在盘头发。

“我先洗过了，你现在洗吧？”

“是啊……”

也许是有点儿醉了，他懒得再去洗澡，“不洗了吧。”

安艺离开窗口，喝了一口玻璃杯里剩下的啤酒。

“你喝不喝？”

“给我点儿吧。”

安艺把自己的玻璃杯递了过去，抄子慢慢喝了起来。

看着她喝啤酒时脖子上喉头的轻轻蠕动，安艺心里的欲望也随之蠕动起来。

“差不多该睡了吧？”

卧室在二楼。安艺朝那儿瞥了一眼，抄子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桌子上还堆着喝过酒的玻璃杯和烟灰缸。

安艺先走上楼，进卧室去了。

卧室里正面有一个固定的大衣橱，左手窗边放着双人床。

安艺拉掉床罩，朝窗外看了看。

楼下窗子里看到的正面那盏路灯现在就在眼下，路灯只照亮了它周围的一圈，其他地方一团漆黑。远方的夜空下，隐约看得到黑黢黢的房子和树林。

夜幕中草原尽头城市里的灯火如星星般闪烁着，除此之外，平原、森林、山丘，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已沉浸在初夏之夜的酣睡中。

安艺转过身来，调暗床头柜上的台灯。其实他还想调亮一点儿，但就是调亮了，抄子来后总归会关掉的。昏暗的灯光下，安艺脱掉睡袍上了床。

天黑以后好像冷了起来，但安艺没感到寒意。在毛巾被上再盖一条薄薄的羽绒被就够了。虽然房子密闭性很强，但北国夜晚的寒气还是透过木纹在一点点儿渗进来。

安艺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好像闻到一丝温馨的草味。这或许是得益于周围繁茂的树木，即使入夜后的现在，房间里仍飘逸着清新的气息。

他呆呆地朝上望着，门开了，抄子走了进来。

安艺看不清站在阴影里的抄子穿着什么，只觉得她穿了一件白兮兮的衣服，胸部稍高的地方系着一根细带，前胸稍稍敞开着。

抄子像是很在意敞开的胸口，两手掩着前胸走近床前。

“这个，还记得吗？”

这下安艺想起来了。在京都那家听得到钟声的旅店里，自己说过想在一起过夜的时候让她穿全白绸料的衬褂。抄子记得自己的话，这次把它带来了。

“真的做好啦？”

“奇怪吗？”

“怎么会奇怪？是我跟你说的嘛。”

男人有时还想让自己的视觉、听觉都得到满足。因为不仅是交媾行为本身，女人动情时的娇声与媚姿，都会使男人无比陶醉。

想让抄子穿白绸长衬褂，本是安艺心血来潮的戏言。正因为是戏言，才反映出了各人的不同偏爱。因为虽同为真情所动，但脱口而出的戏言却是不同感觉的表现。

一般认为，红色与粉红在男女交媾时有刺激作用。现实中的娼妓也是身着红色衬褂衬裙撩拨男人情欲的。外国女人更是青睐红色或粉红内衣，有时娼妇甚至选择贴身的黑色衬衣。

确实，红色煽情，黑色诡秘，安艺自然懂得这些道理。

但他却只想让抄子穿白色的衬褂，而且最好是清爽的白绸。与红色和黑色相比，白色固然显得平淡无奇，但白色在展现清新的同时，还能烘托出妖冶。正因为它洁白单纯，所以潜藏在这单纯中的魔力，更能够无限地激发出女人身体的娇媚艳丽与销魂淫欲。

要求抄子穿白绸衬褂，既是安艺的戏言，也是他审美观的体现。

如果是以前，对于安艺的这句戏言，抄子会把它当作是开玩笑或是离谱的要求而不予理会。但现在的

抄子已远比当时豁达宽容。虽然她知道那是一句戏言，但她更清楚那戏言中潜藏着一个男人顽童般的真情。

抄子居然记住了两个月前安艺无心的一句戏言，这次旅行特意带来了白绸长衬褂。这种体贴在使安艺感激不尽的同时，更使他感受到抄子对自己偏好的积极支持与参与。

安艺迫不及待地抄把抄子拉到身旁，紧紧地抱住了她。

刹那间，丝绸特有的滑爽感在他的怀抱中蔓延开来，柔软的质地一下子把拥抱者和被拥抱者都带到了优雅的感觉世界。

似乎安艺刚把抄子抱紧，那绸子就在两人之间发出了轻微的哀鸣。

“好端端的衬褂，可惜了。”

衬褂滑到了抄子肩头下边，脖子和胸脯的隆起显露在台灯的光亮中。

“太美了……”

抄子羞得把脸扭了过去。

“这是请谁做的？”

“我在店里对人说想用绉绸做一件，让他们笑话了一顿，他们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呢。”

“你穿着真漂亮。”

“你说这衬褂？”

安艺笨手笨脚地慢慢拉开衬褂的胸襟，又解开了腰带。

“滑溜溜的，真舒服。”

“我也是……”

穿着丝绸衬褂的抄子连眼神都变得更温柔了。

沉浸到高雅气氛中的那一刻，似乎就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刻。

同一块宝石，其内涵也因包裹材料的不同而各异。当你把它扔在路旁，它只像是块普通的石头；当你对它施以美丽的包装，它就会具有与未加工前无可比拟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的身体与宝石很相似。假如穿着的衣物美丽，她就会光芒四射，当你窥视她那美丽服装下的躯体时，心跳也会加剧。

安艺想要小心翼翼地脱去抄子的衬褂。他要拉开胸襟，解下腰带，再让它从身上滑下来。

抄子此刻穿着的衣物，虽不豪华但很优雅，虽不花哨却很迷人。

一瞬间，安艺好像觉得自己正生活在古代。曾几何时，诸侯们或许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向女人求欢的。

腰带被解开了，胸襟被拉开了，抄子几乎没有抵抗。她顺从着安艺，就像是个命该死心塌地的女子。她那一切听凭摆布的沉静表情，更将安艺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境界。

现在，在卧室这个舞台上，男人和女人正要上演一出戏。男人扮演老爷，女人扮演侍女。主仆默然无语，潜心屏气，只等鸣锣，就开演一幕惊心动魄的销魂艳剧。

安艺享受着那丝绸的柔软质感，用手指从胸口到肩头，从肩头到纤细的腰身，然后伸向下摆。他拉住滑爽柔软的一端，开始慢慢把下摆分开。

忽然，安艺的手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像是不相信似的又继续把下摆分开。

绸衬褂下面什么都没穿，柔软的丝绸下面，只有白皙的皮肤和隐约的那一片葱茏。

昏暗之中，安艺不禁屏住了呼吸。

女人肉体上那丝绸的优柔文雅和丝绸下那肉体的放荡不羁是如此失衡，对安艺来说，这鲜明的对比不啻一个新的刺激。

刹那间，安艺觉得抄子好像变成了一条蚕。

在透明的白茧中，抄子那女人的肉体在燃烧着。

但安艺还不想马上把抄子的身体从衬褂中解放出来。虽然前襟已经拉开，胸口到膝盖已经裸露，但衬褂还未从身上脱下来。

难得有机会体味慢慢剥去蚕茧的乐趣，现在一下子全部剥掉了，岂不可惜？

但安艺的冷静没能持续太久。开始他还在从容地主导剧情的发展，还能仔细品味拉开白绸衬褂时的韵味，但他突然发觉自己变得不能自己，他已经沉醉到抄子的身躯中去了。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是自己索要抄子的肉体，却感觉似乎是在按着抄子的诱导亦步亦趋。

已经记不清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仔细想来，或许是从半年以前吧。

看似是抄子答应了安艺的求欢，其实却感觉是安艺屈从了抄子的渴求。当然，抄子对此一定会说自己从未主动追求过安艺。的确，抄子是不曾用语言求过欢，但安艺每次最终都被拖进了癫狂却是不争的事实。

今晚也基本如此。

开始，是安艺像赏玩茧中的蚕一般欣赏着绸衬褂包裹下的抄子，但不知不觉之中，安艺却成了那绸衣包裹下女人身体俘获的囚役。

他坠入到柔软之中，已经分不清那是衬褂柔软的绸料还是抄子柔软的身体。缠绵之中，神魂颠倒的一刻就来临了。

男人求欢时一旦意识到女人也在求欢，势必煽起他更大的欲求。他们互相求索，摒弃一切伪装，又还原成了天造地设时的男人与女人。

欢爱之后的无比轻松，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摒弃了这一切伪装的缘故。

“真奇怪呀。”

高潮过后，抄子不禁对那贯透全身的震颤感到诧异。

“全都不一样……”

安艺知道，每次交欢，抄子的感觉都在日趋强烈，有时那意想不到的强烈甚至会让抄子自己都惊得目瞪口呆。起初，安艺以为抄子的感觉只不过是越来越强，只是以往的淡漠在变得更为鲜明、更富色彩。但看着抄子的反应，又觉得那变化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怎么不一样？”

安艺幸灾乐祸地问道。他倒想看看自己的行为使得女人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跟以前不一样？”

抄子在安艺的怀里轻轻点了点头。

“从头到脚都麻木了……”抄子好像又想起了刚才那贯透全身的感觉，“反正，就是不一样。”

但凡与愉悦相关的感觉，造物主赋予女人的，似乎要比赋予男人的更强烈、更多彩。

“那么强烈吗？”

与自己的愉悦相比，让对方愉悦能使男人获得更大的满足。在男人眼里，能够尽享各种愉悦感觉的女人是值得羡慕的。

“可是……”抄子像是在回味刚才自己的感觉，“真可怕呀……”

哪里才是那日趋丰富、日趋强烈的感觉终结点？那望不到头的未来似乎令抄子感到恐惧。

“用不着害怕。”

安艺本想告诉她，还有不少女人找不到那种感觉呢。但就是告诉她，也未必能使她感到安慰。

两人都闭口不言了，寂静又来到了他们中间。

抄子还是像往常一样依偎着安艺的胸口，稍稍侧着身子。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已经甩掉了一切，但实际上那件绸衬衫一直搭在肩上，现在抄子把它拉拢起来，遮着下半身。

安艺仰卧着，一只胳膊抱着抄子的头。

两个人已经激情燃烧得精疲力竭，他们沉浸在交欢后的心满意足与疲惫怠倦之中。

安艺喜欢这种闲适的时间，或许正是为了获得这安宁的一刻，他们才激情澎湃地冲向高潮的。

是因为情事之后的感觉特别敏锐吧，他忽然又闻到了一股木香。

夜晚的寒气正悄悄地潜入，安艺开始想象山上的一幢房子。那房子上面现在正是满天星斗，前方是漫无边际的草原和森林。房子里好像只有二楼的卧室有人，床上依偎着一对如愿以偿后的男女。

一瞬间，安艺好像觉得他们正在那幢虚拟的房子里，正在非现实的梦幻世界里遨游。

“真静啊。”抄子忽然轻轻说道，“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似的。”

就在他们静静依偎着的时候，铃声响了。那轻轻的铃声是从隔着一个房间的书房里传来的。

“你的电话……”

抄子催得安艺抬起了头。

现在谁会打电话来？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

安艺心里奇怪，正在犹豫，抄子催促道：“你还是去听吧。”

安艺起身穿上睡袍，向书房走去。

虽然没点灯，但屋子里的方位大致是知道的。安艺刚拿起窗旁书桌上叫个不停的听筒，突然电话断了。

回到卧室里时，抄子正稍稍背对着自己。

“还没听就断了。”

安艺重又上了床，抄子回过身来问道：“可对方听到你的声音了吧？”

安艺确实记得自己是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电话才断的，所以对方应该是听到了。但他不敢肯定。

“奇怪啊……”

知道别墅电话的人没有几个。除了安艺的家人，就只有关系好的编辑和少数朋友了。现在这时候不会有工作上的急事，所以不像是编辑。家人有事的话应该会说，看来也不是家人打的。

“也许是打错号了吧？”

安艺嘴里说着，想起了抄子的家。

会不会是她离家以前，说了要到这里来？

他想了一会儿，问道：“到这儿来的事告诉谁了吗？”

“没有。”抄子立刻摇了摇头，“跟谁也没说。”

连着三个晚上不回家，抄子会对家里什么也不说吗？这使安艺很担心，抄子似乎也对那个无声电话放心不下。

“真奇怪呀。”

“可能是骚扰电话。”

要是有事的话，还会打过来；如果是骚扰电话，打来也没关系。

抄子出来以前到底是怎么对丈夫解释的？一想到这里安艺就心神不定。

安艺仰面朝天，眼望着空中轻声说道：“我想问你点儿事。”

虽然作为交欢过后的话题不太合适，但也许还是应该问清楚。以前安艺不问抄子的家事，是他怕那样会搅乱相互梦幻般的恋情。也许这种想法很不负责，可不谈及对方的家庭似乎能避免节外生枝。但这种鸵鸟政策必然无法持久。若是随便玩玩自当别论，但他们已经如此情深，也许还是应该问问清楚。

“是关于你家里的事……”

他很奇怪自己找不出适当的词来称呼抄子的丈夫。说“你先生”吧，好像有点儿拐弯抹角，说“你当家的”呢，就更可笑，但说“你那位”也好像不自然。

“你丈夫……”安艺竭力控制住感情，直截了当地问道，“知道我们的事吗？”

这突如其来的话题让抄子有点儿措手不及，过了一会儿她才点了点头：“我想他肯定知道。”

“也知道我的事？”

“可能还不那么清楚……”

安艺索性接着问道：“你跟他真的不同房了？”

“是啊。”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他不是还很年轻吗？”

“我不知道……”

抄子面无表情的回答让安艺踏实了一点儿，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他人老实吗？”

.....

“他什么也不说你？”

“说过了呀。”

抄子说这句话时特别加重了“过”字。

抄子由于设计师的工作性质，本来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在外吃饭的机会也多。要是厂家或客户邀她去餐饮，她也不能都一概拒绝。

加上这一年来不断跟安艺幽会，回家自然总是很晚。八九点到家是家常便饭，有时会到凌晨才回家，甚至在外面过夜。对此她当然会准备好相应的解释，但夫妻间由此不断产生口角也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抄子自己从没对安艺说过这些事。有时即使流露出既要工作又要顾家的两难表情，她也从未对此发过牢骚。虽然艰难，但她毕竟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自己所爱的人。内疚和充实似乎使她变得更加坚强了。

但这种坚强也是有限的。她即使再努力，丈夫也永远不会接受这种现实。这半年来，她这种无路可走的窘态安艺也有所觉察。虽然她嘴上不说，但安艺已经感到她快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她肯定承受着丈夫的不满与愤怒。

而此刻抄子谈起这些来，就像是在讲述过去的事情。

“那现在怎么样了？”安艺一不做、二不休地追问道，“他什么都不说了吗？”

“就是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抄子说得也对。只要她自己拿定主意，只要安艺对她坚定不移，就算她丈夫再发牢骚，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过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自我安慰。或许她是以此在为自己的颓势打气鼓劲。也许抄子家里已经过了争执的阶段。口角、抱怨的时期已经过去，代之而来的，是两人之间的冷战状态。

安艺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因为那一切都是因自己而发生的，是自己让一个安宁的家庭风波频起。

说实在的，抄子刚才的话让安艺感到高兴，但对当事者来说，那却颇为堪忧。

然而夫妇之间，有时冷战反而能产生一种奇怪的安定。譬如，安艺家或许即为其中一例。虽然与妻子形同分居，但他们却把婚姻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只要妻子不要求离婚，安艺是不会提出的，而眼下妻子看上去也不会提出离婚。只有冷战刚起之时，双方才会互相仇恨、咒骂。而现在恨得够了，骂得累了，丈夫与妻子就都各行其是，只是还保持着夫妇的名义。

抄子夫妇才三十五六岁，难道就已经变成这种状态了吗？

“可是……”安艺问话的时候还是朝天躺着，“你们不可能永远那样下去吧？”

安艺这把岁数自当别论，而抄子的丈夫才三十多岁。要是一直这样跟抄子没有关系，他们的夫妻关系能永远维持下去吗？

“如果他一定要跟你同房的话怎么办？”

“他不会那么说的。”

“可你们夫妻俩还是住在一起的呀。”

“他知道我会拒绝的。”

“拒绝了就没事了吗？”

……

“他大概很温存吧？”

“算是吧。”

安艺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一对夫妇的形象。

两人都是三十五六岁，妻子年龄稍微小一点儿。丈夫是一家知名公司的员工，妻子干着设计和服的工作，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幼儿园。以前听抄子说过，他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因为相互都有好感，自然不久就结婚了。双方父母也很满意这门亲事。倒不是为了成心要做当下那种两人工作不要孩子的时髦夫妇，妻子婚后没有辞职，有时工作回家晚了，丈夫回家会先把晚饭做好。每星期总有一两天在外面共进晚餐，或者去看戏听音乐。周末经常开车出去兜风，还有时会邀几对关系好的夫妇来家里聚餐。不久他们想要个孩子，于是就在三十左右的时候生了一个男孩。妻子有一段时间忙着照顾孩子，可她克服了困难又重新开始了工作。孩子有住在附近的母亲照顾，丈夫工作完了也尽可能早点儿回来帮忙。尽管还要还房贷按揭，但他们双职工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人都说欲壑难填，可有了丈夫的温存体贴，至少到两年以前为止，他们觉得生活过得是幸福美满的。

再往后，安艺想象他们那安康的小市民生活突然起了波澜，那都是因为妻子在前年秋天的和服展销会上遇到了一个叫安艺的男人。起先妻子觉得这男人是个对和服有兴趣的少见的怪人，可见了几次面后就渐渐被他吸引住了。他跟丈夫年龄相差很大，那种自由职业的氛围也令人好奇，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话题充满了魅力，特别是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孩子般的固执任性让她感到新鲜而惊奇。这个人虽然粗鲁自私，与诚实温存的丈夫截然不同，却有一股不可言状的魅力与诡异。这位妻子被好奇心与兴趣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失身于彼，发展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对于不甘温室寂寞的妻子，丈夫虽然迷惑不解，但仍然体贴备至，诚心相待。

或许，抄子正是厌倦了丈夫的温存。

也是因为年龄相仿，结婚以后，与其说他们是对夫妻，不如说更像一对朋友。他们不再像以往的夫妇那样夫唱妇随，而是共同商量，一起决定。可以说，是一种朋友状态的延续。从新婚伊始到喜得贵子，他

们都觉得生活是如此快乐幸福。

但抄子重新工作以后，设计师的工作让她接触了各种人，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与地位、实力都高于丈夫的成年男人接触的机会。换句话说，与丈夫这个年龄相仿的公司小职员相比，妻子的活动半径似乎变得大多了。

在广阔的天地里接触各种各样的男子时，或许妻子经常把他们和自己的丈夫相比。她已经不满足于以往那个好朋友般的丈夫，她想要一个更有男子汉气魄、更有主见的丈夫。哪怕年龄有一定差距，只要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都稳定，这样的男人就能令她放心。

妻子产生这种想法，或许也有她自己年龄上的原因。三十过半，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挥洒自如。她感到身体疲惫，皮肤也失去了年轻时的弹性。她变得怯懦，变得突然想倚仗起男人来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与责任也越来越重。她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家庭两不误了。

这种时候一旦失去自信，心里就会更加动摇。朋友般的家庭快乐已经无法使她满足。她现在最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跟她切实分担严酷现实的人。

对于妻子新的思想动向，丈夫很晚才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他还一成不变地以为，即使妻子已经移情别恋，自己仍能凭借一贯的温存与诚实使她回心转意。

但是，妻子梦想的世界与丈夫梦想的世界已经拉开了距离，年轻时讨人喜欢的朋友般的丈夫，已经让她感到腻烦厌倦。

抄子对丈夫的温存无动于衷，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可是……”虽然自知不该刨根问底，但安艺还是继续问道，“你们总不能永远不理不睬的吧？”

……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不知不觉地，安艺为抄子丈夫说起话来了，“发火、吵架之类的事情……”

“都有过。”抄子回答得很干脆，“我回家晚了的时候，门都让他锁上了……”

“什么时候？”

“就是今年年初，从你那儿回去的时候。”

“后来呢？”

“后来他把门倒是开了……”

安艺眼前好像浮现出一个怒不可遏的丈夫，他正对着凌晨两点才回家的妻子大发雷霆。也许抄子的丈夫没有诉诸暴力，只是对她厉声责问而已。

“那你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无话可说。”

确实，这是妻子的不是，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安艺想象着站在丈夫面前一言不发的抄子。面对丈夫的厉声责问，她是一直低头不语，还是无视丈夫的愤怒，坐到梳妆台前去卸妆？而不管怎么样，她沉默的态度大概只会更加激起丈夫的愤怒。

“这种事有过好几回呢。”抄子低声说道。

“那现在呢？”

“还是那样。”

.....

“他要是对我说‘咱们还是算了吧’就好了。”

黑暗中，抄子翻身趴在床上，仔细一看，她好像在流泪。

平平的肩头在昏暗中微微地颤抖。

安艺觉得以前好像看到过这个场景。男人用手抚摸着抽泣着的女人肩头，安慰她说：“用不着悲伤，不要紧的。”

那可能是以前看过的哪部电影的画面，也可能是从诗歌或小说里读来的。年轻的时候，自己曾憧憬过那种情境下的男人，看着电影，自己好像也变成了那个主人公，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之中。

现在的场景与那电影画面如出一辙，但此刻的男主人公却在袖手旁观。

让安艺手足无措的最大原因，是抄子的悲伤正是缘于自己。

假如可能，安艺也想贴着她的耳朵小声安慰她：“用不着哭，不要紧的。”

但那会使抄子离开丈夫。安艺自己也不得不跟妻子离婚，不得不领养抄子的孩子。

自己有把握走到那一步吗？扪心自问，他不能否认自己确实还在犹豫。

现在自己比任何人都更爱抄子。他敢以这无可辩驳的事实问心无愧地向神灵发誓。但他还不敢保证说，所以我要跟抄子生活在一起。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越过无数艰难险阻。而自己有那越过艰难险阻的信心与力量吗？一想到这里，安艺鼓起的勇气又瘪了下来。

抄子似乎只呜咽抽泣了几分钟。她很快就停止了肩头的颤抖，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对不起.....”

被安艺问及家里的情况时，抄子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波动。自己背叛温存诚实的丈夫，不顾亲生骨肉，只死死痴心于另一个男人。想着这些苦楚，她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我没事儿。”抄子故作轻松地说完，又转过身来对安艺说道，“睡觉吧。”

安艺点了点头，一时却难以入睡。听了抄子的话，他完全没有了睡意。“刚才说的……”安艺心想反正话都说开了，还不如干脆问下去，“你们关系不好的事，你母亲知道吗？”

“我想她多少知道一点儿吧。”

“你没跟她说过吗？”

“就是自己的妈妈，那种话也说不出口啊。”

“那么，我们的事也……”

抄子点了点头，忽然又说道：“可要是跟我妈妈说的话，她也许会理解我的。”

“你妈妈会理解你？”

“我妈妈虽然很老派，但碰到大事都很果断。要是我把我们的事告诉他，说不定她会说，那就照你自己说的去办吧。”

安艺想起自己曾经看到过一次抄子母亲的照片。抄子说她快六十了，但她瘦小的身材穿着和服，看上去像是才四十五六岁的样子。

“可你母亲大概也知道你回家晚吧？”

“她现在还以为我是因为工作呢……”

“可是女儿的事，是没法不让母亲知道的吧？”

“她就是知道了，也没关系。”

抄子好像对母亲也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安艺又咳嗽了一声：“记得你上次说过想租间房……”

抄子轻轻摇了摇头：“不，算了。”

“为什么？”

安艺为了抄子要租房，已经准备了一些钱。

“那时候是那样想的，但还是太难啦。”

“太难？”

“现在光是上班和到你这儿来已经够呛了，再租一间屋子的话……”

“可你不是想有个一个人待的地方吗？”

“要是有这样的地方当然方便，可那就得找人帮我照顾孩子了。”

确实，要是住在外头租了房子，不在家的时间就更多了。

“但你要要是有了自己的房间，工作起来不就会更便利了吗？”

刚听抄子说住在外头租房子时，安艺吃了一惊。但是现在知道她改了主意，安艺反而想帮她租了。

“你别那么随便就打退堂鼓嘛。”

“可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行的。”抄子轻轻叹了口气。

“只要你能去找，大概找得着人帮你照看孩子的。”

“不行啊。”抄子马上又摇了摇头。

“现在已经被人家说得够呛了，要是再租房，还不知道会让人家怎么说呢。”

安艺又开始想象抄子周围的人。首先是丈夫和母亲，再就是那些亲戚，还要加上公司里的上司和同事，再有就是周围的邻居。那些人似乎都要求抄子是个平凡的妻子、平凡的母亲。

“我只是不想跟你分手以后再回家去。”

“因为他在家里？”

抄子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你大概讨厌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吧？”

“为什么……”

安艺一开始就知道抄子是有丈夫的人，现在更没有想在这方面责怪她的意思。

“那么，租房的事嘛，就先搁一搁？”

“可是，说不定会突然需要房子的。因为说不定会让我丈夫赶出来的呀。”

“真的？”

“他真要赶的话，我也没办法。”

黑暗中，安艺把抄子抱了过来。抄子反抗了一下，马上就把脸埋到他胸口上去了。

刚说了那么多家里的事儿，马上又被安艺抱住，也许她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

柔软的头发散在安艺胸前。他一边用手指梳弄着，一边轻轻叹息了一声：“是吗……”

虽然只是只言片语，抄子家里的情况已经大致估摸得出来了。

他们暂且还保持着夫妻的表面形式，但抄子似乎已在等着丈夫的决断了。一个不让丈夫近身的妻子，挨骂以后是无路可走的。这种时候她只有勇敢地等待丈夫的裁决。

与铁了心的抄子相比，好像是她丈夫还在举棋不定。虽然他难以容忍妻子的冷淡，但还难以下离婚的最后决心。

关键时刻，男人总是比女人优柔寡断。一旦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男人忽然会变得很迟钝。或许抄子正是看透了丈夫的这一弱点，对此她虽然经常抱怨，但在有的方面却也在加以利用。

即便如此，女人要下如此大的决心也并非易事。或者说，女人是在明知一个家庭行将因此毁灭的情况下，横下一条心来的。

面对抄子的破釜沉舟，安艺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爱你……”

虽然声音很轻，但这确实是他的真心话。

“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这也是他的真心话。

“我真想跟你一起生活。”

虽然这也算是真心话，但就安艺的内心而言，现在他还不肯肯定地告诉抄子：我们一起生活吧。

安艺现在把抄子抱得那么紧，或许正是因为他为自己无法与抄子一起生活而感到内疚。

只要紧紧抱着她的身体，安艺就会实实在在地感到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抄子也只有在被紧紧抱住的时候，才能逃脱现实中的种种烦恼，才能徜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

但拥抱自然也有限度。当他们经历了窒息般的拥抱而精疲力竭的时候，现实就紧接着悄然而至了。

“睡吧。”

安艺因为睡不着觉问了许多问题，但他并未因此平静下来。而要是这样一直问下去，他们必将更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

“已经十二点多了。”

安艺刚瞥了一眼床边柜上的钟，抄子抬起头来问道：“有件事，问问你行吗？”

“什么事？”

“你太太的事。”

安艺一听，吃了一惊。

“你太太，知道我们的事吗？”

“不知道……她当然不知道。”

形同分居的妻子不可能知道安艺的一举一动。

“她大概会想到我另外有自己喜欢的人。”

“那她也不在乎吗？”

不知不觉地，问方和答方进行了角色转换。

“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可你们不会分手吧？”

安艺一时语塞了。生活中他们几乎已经没有来往，只是还保持着夫妻的名义。走到这一步牵涉到他们两人的过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

“她已经对我死心了，但现在再分手，她又不可能再去工作……”说到这里，安艺急忙补上了一句，“但我已经不爱她了。”

这句话是必须说清楚的。

抄子似乎轻轻笑了笑，也可能就在这一瞬间，表情变得柔和了。虽然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从贴着的身上，可以感到她肌肉松弛下来了。

“我不是想问你那方面的事。”抄子像是在安慰他，“你离不离婚我都没关系。”

忽然，安艺想抽烟了，但枕边没有，他只好继续躺着听抄子说下去。

“我不想太难为你太太。”

“这一点倒不要紧。我们很早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也不是说现在因为我跟你好她才感到痛苦。”

见抄子不说话，安艺继续说道：“到时候就是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倒用不着。”

抄子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起来了。

“你最好别勉强。”

“这不是在勉强啊。”

“你像现在这样最好了。既有太太又有情人，工作也……”

“你这是挖苦我？”

“才不是呢。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你最好还是别离婚跟我待在一块儿。”

“为什么……”

“要是离婚的话，你也会对我厌倦的。”

“那怎么会呢？”

“怎么会？我知道。”抄子声音很低，但说得很有把握，“现在这样我已经知足了。这样我才觉得舒畅，才能心安理得。”

安艺转过身来，两人在床上的样子像是在对峙。

“你是说所以你也就不离婚？”

“我说不定会离婚，可你用不着也离婚。”

“但是……”

“那样的话，随便什么时候都能见面，这就够了。”

抄子对安艺说的这些话，好像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好好听我说，”安艺手按着抄子肩头说道，“你以为我光让你离婚，自己能这么待得下去？我不会把你一个人撂下不管的。”

“我不是一个人啊。”抄子平静地说道，“我什么时候都能见到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可是，要是不住在一起……”

“想住在一起的话，随时都可以呀。”

以安艺现在的情况，抄子确实是随时可以来跟他同居的。

“可那样是不行的。你忘了我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孩子啦？”

现实的景象又回到安艺脑子里来了。

以前安艺确实对抄子说过自己不喜欢孩子。但他的意思不是说讨厌孩子本身，而是讨厌自己被孩子搅得团团转。孩子很可爱，但要是离自己太近，就会搅得自己无法工作。他讨厌的只是那种时候自己会对孩子的娇惯。

“行啦。我是不想因为那种事来打搅你的生活。”

“这哪是什么打搅啊？”

“你今后还是得干不少工作的呀。”

“也许你是误解我了。”黑暗中，安艺闭着眼睛说道，“我已经不怎么写东西了。”

“为什么不写？”

“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出来。”

安艺睁开眼睛，看到抄子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文章也不是能够永远写下去的。”

“可是，你不是老说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写吗？”

“我想是那么想过，但现在这样也许是极限了。”

“怎么会……”

抄子使劲摇着头，怎么也不能相信。

“你还早着呢。以前你干得那么出色，以后也会干得好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安艺稍微停顿了一下，像是要理顺自己的思路。

“说来你会觉得奇怪，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到顶了。”

“你是说写不下去了？”

“也不是写不下去……”

说实在的，最近安艺常会对未来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虽然说不清具体担心什么，但他感到不会有比现在更光明的未来了。

“现在我还爱着你。”安艺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儿怪，但还是继续说道，“而且，工作也还过得去。”

“那你还不满足吗？”

“不，现在是满足啦……”

安艺点了点头，像是在回答他自己。

“我想要是能在这种时候见好就收，搁笔不再写作就好了。”

“你怎么说得出这种泄气话？”

“不是泄气……”

安艺轻轻把抄子抱了过来。

“你有没有过那种一闪之念，想就这样抛弃所有的一切？”

抄子没有回答，只是又朝安艺身上靠了靠。

“在幸福的时候……”

“我有点儿害怕。”

忽然，安艺感到自己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欲望在蠢蠢欲动。尽管脑子里不想那么做，但却抑制不住那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就好像有人本来在一如往常地等车，可看到列车进站时，会情不自禁地一点儿一点儿被列车吸引过去。

如果就这样掉下月台，人们单凭看到的结果会断定是自杀，会臆测杜撰出种种理由来同情他。

可当事人没有任何像样的理由。如果一定要问理由的话，那只能说是看到列车进站时一种想要飞身而入的冲动使然。

现在安艺的突然想抛弃所有一切的念头，也与那种冲动大同小异。

他想抛弃以往的一切回归于乌有。他想甩开工作、家庭和所有的人际关系，只剩赤裸裸的自己。

安艺这么想，可能是因为他切实感到自己现在正处于顶点的缘故。

他不知道抄子能否真正理解，人在爬上一个坡道后，也许会突然感到空虚。假如你想永远不失去已经获得的东西，那你只有一直捍卫到底，或是与它一起毁灭。

安艺陷入这种虚无的意念，也许与他已过五十的年龄不无关系。无论是工作还是恋爱，现在都已是最后的机会。要是放弃这机会的话，更加灿烂的时光必将不会再来。

也许正是这种焦虑与不安，使安艺萌发了去死的一闪之念。

因为他知道，樱花盛极而陨，可以视为一种骄傲；枯萎凋零而去，世人只会噫嘻怜悯。今后自己只会每况愈下，不会东山再起，剩下的就只是靠着过去的遗产坐吃山空了。

以城市为例，盛极一时的罗马、维也纳如今风光不再，根本不能与持续高速发展的东京、纽约同日而语。

但只有在那些城市里，还保存着无限的堕落、虚无与文化。

安艺忽然囿于死亡的诱惑，或许是因为他职场如意，情场得意，正处于幸福至极的时刻吧。

第六章 冷夏

早晨，安艺四点多就醒了。

昨晚上床以后，因为好久没跟抄子那么长谈，一直聊到十二点多才睡着，所以实际只睡了四个来钟头。

这么早就睁开眼睛，当然是因为他有点儿尿意，但久违了的北国寒气可能也是他过早醒来的一个原因。

看看周围，窗边已经泛白，抄子还在身旁睡着。她轻轻趴在床上，毛巾被边上露出穿着白衬褂的肩头。安艺这才想起，自己正单独跟抄子待在北海道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

虽然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他还是下了床，从窗帘缝里向外看去。

东方已经发白，乳白色的晨霭笼罩着平原和山丘。风好像很大，晨霭被吹得向左飘去，朦朦胧胧看得到亮着的路灯和树林。夜里看样子没下过雨，但露水使道路和路灯看上去都黑黢黢的。

天蒙蒙亮了，不过离早晨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安艺看着晨霭，想到抄子跟自己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感到颇为温馨。

昨天晚上，他们难得地谈到了各自家庭的情况，那些事情安艺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并不是忘了那些事，而是在这泛白的晨霭之中，那一切好像都已经变得非常遥远。

安艺在窗边点着了一支烟。

晨霭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还在不断向左飘去。晨霭这么浓，今天的早晨真的会很晴朗吗？

乳白色的晨霭一直漫延在四周，像是要把安艺和抄子围困起来。

就在这拂晓时分，安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看到抄子还在熟睡，他轻轻地拉掉毛巾被，揭开了长衬褂的下摆。昨晚抄子按照他说的，衬褂下什么也没穿。从膝盖到脚尖，两条腿的姿态很优美。安艺轻轻摸摸她的脚尖，然后又沿着小腿轻轻地来回爱抚着。

天已经有点儿亮了，但窗帘遮蔽的屋子里仍然昏暗，只有窗边泛着白色，看来雾霭还很浓。

这是小山上独立的一幢房子，又被浓浓的晨霭重重包围着，这使得安艺更加大胆。

听着抄子睡梦中的均匀呼吸，他又把衬褂揭开了一点儿，雪白的大腿露了出来，两腿间那片葱茏依稀可见。

可能抄子并未感觉到，也可能她只觉得下半身有些空荡荡，此刻她睡得依然深沉香甜。

但衬褂或许不该再继续揭开了。

在渐渐泛白的屋子里，安艺坐在床上，凝视着那里。

茂密的葱茏那么圣洁美丽，忽然，又变得那么淫荡不羁。它似乎一边呼吸，一边在吞噬着世上的一切正义与邪恶。

看着那片葱茏，安艺好像忽然回到了少年时代。

不可思议的是，男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对女人的葱茏怀有一种不灭的梦想和恐惧。

看着看着，安艺忽然感到一股冲动，他想把脸埋到那片葱茏中去。那里似乎也正静静地等待着男人的亲近。

安艺调整了一下呼吸，轻轻地把脸靠了上去。当他鼻子已经触到，正想用嘴唇去吻的时候，抄子轻轻翻了翻身子。

“做什么……”安艺不顾一切地想把脸压上去，但抄子的手伸了过来，“那可不行！”

她并拢双腿，推开安艺的头。这一来，拂晓的计划只好功败垂成了。

安艺无奈地抬起头，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抄子。

晨霭中一番缠绵之后，两个人又睡着了。

当第二次醒来时，床头柜上的时钟已经过了八点。虽然窗帘还拉着，但明媚的阳光从缝隙间射入屋内，鸟儿已经欢唱起来了。

安艺刚睁开眼睛，抄子好像紧随着他似的也醒了过来。

“睡得香极了。”

抄子好像很惊奇自己睡得这么香甜，她觉得这是因为“天又凉快，空气又新鲜”。

“天刚亮的时候我醒了一次。”安艺想起了拂晓时在床上看到抄子的那片葱茏。

“我看到这儿了。”他伸手去摸，被抄子轻轻一把打了回来。

“说什么呀，该起床了。”

抄子坐起了身子，但安艺并不觉得非得起来。

“今天就这么睡一天也没关系。”

“那不太离谱了吗？”

对抄子来说，早晨就是早晨，那是必须得起床的。她将衬褂在胸前合拢，下床到窗前看起风景来。

“起雾了。”

“刚才都是晨霭。”

从白衬褂的后边，看得到抄子细腰和臀部的线条。

“雾和霭，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突然的问题让安艺无言以对，他也起身站到了窗前。

“现在确实是雾。”

拂晓时厚厚地包裹着平原和山丘的晨霭已经断裂开来，灿烂的朝阳下，薄雾荡漾在空中。“浓的雾不就是霭吗？”

“都是水蒸气吧？”

“我觉得差不多，像烟一样的雾可能就是霭。”

“那么，刚才一定更浓吧？”

从浓重的霭变成雾，再从雾挥发成更稀薄的水蒸气层。随着周围大气的变化，绿色的树林和一户户人家变得清晰起来了。

“早晨这么自在地眺望景色，我还是第一次。”

抄子说得对，早晨的原野是看也看不厌的。

“好了，别再睡啦，我去准备早饭了。”

抄子想要拉开窗帘，可安艺还对被窝依依不舍。他并不是想现在再跟抄子嬉戏，只是还留恋那肌肤的温馨。

“不是才八点吗？”

“可外头都这么亮啦。”

抄子离开窗口，走到大衣橱前开始换衣服。

虽然意犹未尽，但想到今晚还能一起过夜，安艺只好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抄子穿着一身白衬衫和裙子走出了卧室。剩下安艺一个人，他又靠到床上，太阳已经越来越亮了。

他想看报纸，但没人送报纸到别墅来，他只好起身走下楼去。此时的厨房里传出砧板的声音，好像是抄子正在切菜。那有节奏的切菜声，让安艺感到自己确实是跟抄子住在一起。

每天早晨就这样先吃抄子做的早饭，饭后喝杯茶，聊一会天再开始工作，抄子趁这会儿收拾碗碟、打

扫屋子。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两人喝杯咖啡，然后到附近的树林去散步。

就在安艺坐在客厅沙发上遐想的时候，厨房里传来了抄子的声音：“吃饭前先喝点儿什么吗？”

“是啊，喝点儿啤酒吧。”

抄子马上把啤酒和玻璃杯放在盘子上拿来了。她已经整理过头发，化了淡妆，像个刚过门的新媳妇。

“喝完就吃饭吧，可只有那些现成的菜啊。”

安艺点了点头，他感觉好像已经跟抄子一起生活很多年了。

菜是昨天剩下的三文鱼段和火腿煎鸡蛋，还有豆腐酱汤和酱菜。

“比东京大饭店里的早餐高级啊。”

两个人边看电视边吃饭，饭后又开始喝茶。

从正面的大窗户望出去，雾散天晴，灿烂阳光下，只有几朵白云飘在天上。电视里预报说东京今天还是下雨，而北国却是万里晴空。

“就我们两个人待在这里，好像总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似的。”

确实，待在这里，阴雨的东京让人觉得好像是外国一样。

“你是不是接下来要写点儿什么啦？”

今天只要写一篇周刊杂志的连载。

“我去书房待两三个钟头没关系吧？”

“你去吧，我也得收拾打扫一下了。”

又看了一会儿电视，安艺才到二楼书房去。

高处窗子望出去的视野更为宽广。越过树林和房屋，看得到整个平原。深绿，浅绿，黄色……五彩缤纷的颜色覆盖着农田。一条笔直的道路横穿平原而过，路上的汽车小得像火柴盒。壮阔的田园景色充满了一派生机。

看了一会儿，安艺摊开稿纸，拿起铅笔。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但却写不出来。他只好点着了一支烟，算是给自己打打气。

写完三页的时候，抄子端茶来了。

“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想到你在楼下，我就定不下心来。”

“是我妨碍你了吧？”

“你倒没有妨碍，是我想早点儿写完。”

“好好写吧。”

“待会儿写完了，咱们去兜风。从这儿再往前就是日本海了。这种季节没谁会去那儿的。”

“那，我就老实地等着吧。”

她欣然应允的脸上，看不出因为昨晚谈家事留下的阴影。

午后工作结束了，安艺走下楼来喝完咖啡又吃了块甜瓜。甜瓜是别墅附近的农民拿到这儿来卖的。

两个人在房子周围散了两圈步，又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在沙发上打起盹来。

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让他们睁开了眼睛，原来是窗口吹进来的风把桌子上的堆图册刮得好几页都翻了过来。安艺这才发现，自己跟抄子都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就打起盹来了。”

“是我先睡着的吧。”

男人一睡着女人跟着也会打盹，这种默契让他觉得又喜欢又好笑。

“好久没有这么优哉游哉了。”

在窗口吹进来的微风轻拂之下，午后跟抄子一起睡觉还是第一次。

“我沏点儿茶来吧。”

抄子起身走进厨房。一直没关的电视机上显示出现在已是五点，但阳光还是那么明亮。一来到乡下，会觉得白天变得很长。

“到海边去看看吧？”

“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那儿的黄昏很美。”

安艺喝完茶，在短袖衬衫外头又穿了一件编织外套。

走到门外，有点儿起风了，海那边的空中浓云蓄积，看上去快变天了。安艺先到物业管理处，托他们把稿子用传真发出去，然后他们就朝海边出发了。

从别墅的山上下来上了大路，他们先向石狩川开去。横断北海道的石狩川就在这个镇旁边入海。他们没过石狩川，而是朝右拐向厚田方向驶去。两旁大都是麦地和玉米地，有些地方也种着甜瓜和西瓜。

“这里冬天是什么样？”抄子迎着风问道。

“全都埋在雪里，一片白茫茫的。”

抄子想到的似乎只是冬天的美景，殊不知人们在忍耐那黑暗漫长的严冬时是多么艰难。

“如果不是旅行，是在这儿住下去的话，人的想法也许会变的。”

“不过，我真想在冬天来看看。”

“这一带风很大，每天都是暴风雪不断。”

“那也行啊。”

公路伸到低缓的丘陵上，来到一片台地。左边是小麦田，麦田后面看得到五颜六色的房顶。过了一会儿，公路朝右来了个大转弯，开始下坡。前面已经看得到入海口和镇子了。

“这地方叫望来，是希望的‘望’字加上到来的‘来’字。”

抄子一听笑了：“这名字真有意思。”

“札幌的名字其实也一样，都是按阿伊努语的发音配上汉字的，所以念起来怪怪的。”

“可是，札幌念起来没感到奇怪呀。”

“那是因为你听惯了。”

车子开到坡下，在镇派出所前离开公路，拐到左边一条上山的小路上。这条路是安艺去年来兜风时发现的。

“变天了。”

云层快速展开，风也越来越大。周围没有农田，只有长着灌木和高高杂草的荒地，柏油路面也变成了石子路。开着开着，大海突然从右边的杂草间露了出来。

“日本海！”

阳光透过低沉的云层投向大海，瞬间，海面被染成了金黄色，看上去像陆地一样。

安艺继续前进，一直开到小山的半山腰才停了下来。刚熄火，马上就听到了风声。

“下车吧。”

安艺拉着抄子的手踏进草丛。分开石楠草和白色、黄色的野花向前走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崖边上。

“这里离海面也许有四五十米吧。”这山崖是一块绝壁，脚下的海潮不停朝上冲刷着。“对面模模糊糊看得到的地方是小樽，这中间的海面就是石狩湾。”

“一个人也没有啊。”

展露在眼前的石狩海滩上不见一个人影，只点缀着几间小房子和几条小船，看上去好像都已破旧不堪。

“这里能不能游泳？”抄子用手按住被风吹乱的头发，问道。

“这一带退起潮来很快，连本地人都不敢在这里游泳。”

风更大了，飘动着的云层下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红色。安艺每次看到这里的大海与天空，都会想起苏格兰的荒凉风景。

“真凄凉啊……”

抄子轻轻靠到安艺身上，安艺扶着她的肩膀，两张嘴唇在风声中贴到了一起。

这座能俯瞰大海的小山离别墅有二三十分钟车程，周围杳无人烟，只有杂草和北国沙地里的野花。在这里接吻，当然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这里壮观的自然景色在东京附近是根本看不到的。

然后，两人采摘起杂草丛中的野话来。那许多小白花聚在一起的是珊瑚菜，黄蝴蝶形的是胡枝子，散在其间的那些紫红色的鲜艳花朵好像是滨旋花。

“这是百合吗？”抄子指着橙色的北海道毛百合问道。

“采一枝带回家去吧。”

采完野花回头望去，斜阳从云缝间直射下来，海面上泛起了红光。

风越来越大，两个人站在风中，衣角和袖子被吹得哗哗作响。

“暴风雨可能要来了。”抄子拿着花低声说道。

“这一带的天气说变就变。”

“不过，这种景色才是最漂亮的呢。”

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风景的确别有一番韵味，它让人毛骨悚然，又令人不舍离去。

“跟你一起去过的地方我都记着呢。”抄子顶着风，又说道，“我要把这些地方都牢牢记在心里。”

安艺也记得跟抄子一起去过的地方。伊豆山、吉野、京都，一闭上眼睛，那一幕幕就会浮现在眼前。

“回去吧……”

安艺搂着抄子的肩膀向汽车走去。脚踩在草丛里，他想起了一部电影里一对夫妇就这样从海边回来的画面。不过，对抄子只能说声对不起了，那画面上出现的是一对饱经风霜的老夫妇。坐进汽车关上车门，

风声戛然而止，周围好像又恢复了寂静。

“明天再到这儿来好吗？”

听了这句话，安艺才想起，他们还可以一起待两天呢。

“河口附近应该有一片群生的观音莲，下回到那儿去看看吧。”

“可是，天会晴吗？”

“就是有暴风雨，也就是今天晚上。”

“那我就准备盒饭啦。”

汽车离开海边，好像跟正在迫近的暴风雨赛跑似的，又回到了国道。

开上国道的时候，原来夕阳普照的原野已经蒙上了低低的云层，路旁一家餐馆门上“海胆盖浇饭1500日元”的纸条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太阳一躲到云后，平原上的景观全变了。

“找个地方去吃寿司吧？”

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过路边有几家寿司店。

“可家里还有昨天吃剩的呢。回去的路上有商店吧？”看来抄子打算在家里准备晚饭。

“你是不是想吃寿司？”

在家里吃当然自在，但安艺其实有别的打算。

从昨天晚上到别墅以后，抄子好像还没给东京打过电话。安艺不想妨碍抄子给家里打电话。既为人妻又为人母，心里放不下家是在情在理的。如果在外边吃饭，抄子就能利用这个机会给家里打电话了。也许这种事根本用不着安艺考虑，但在别墅里抄子完全有可能会刻意回避，不打电话。

安艺说要到寿司店去，便有让抄子给家里打个电话的意思。但抄子既然说了不去寿司店，那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路上在鱼店和食品店买了东西回到别墅，已经是七点了。风还是很大，厚厚的云层下，西边的天空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抄子赶紧开始准备晚饭，安艺也帮着她烧鱼。

抄子将比目鱼和扇贝切成一盘生鱼片。把甜螺加酱油和酒一起煮熟，再在甜螺口放些姜末。接下来用大火烤熟姥蛤，稍微撒上点儿盐。然后，加酱油煮新鲜的黑鲷。抄子又煮了豆酱汁，里边加了豌豆角和竹笋。另外，还拌了一个蔬菜沙拉。

是因为两个人一起干的缘故吧，晚饭不到一个钟头就做好了。

“有你帮忙，今天要比昨天晚上丰盛多了。”

“那是因为有好鱼店，材料都很新鲜。”

安艺一贯认为，只要有好材料，就用不着讲究烹调。京都烹调技术之所以发达，正是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新鲜。

吃晚饭时，安艺又喝了酒。新鲜的海鲜菜肴让他多喝了好几杯，抄子也陪着喝，更让他越聊越来劲，他们从抄子设计的夏季和服谈到最近的时装。

安艺一贯的观点，是认为不管什么商品，女性的时尚就得有女人味，就得优雅浪漫。其最终目的必须要表现出女人的特点。这个观点，抄子也基本同意。

但时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时代的感觉紧密相连：战后不久的五十年代，主要以突出女性特点的华美为主流；提倡妇女解放以后，又开始流行裤装和背心之类男性化的装束；接下来比较普及的是情侣装风格的男女兼用的式样；最近又变到突出女性特征的时尚上来了。然而同样是突出女性特点，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时装价格更为高昂，设计也更为讲究。

按照抄子的观点，这种变化是因为女人终于认识到，与其硬要摆出一副不让须眉的架子，倒不如把女性的特点加以强调突出才是上策。抄子还认为，要想突出女人的特点，就必须束腰。

说来，以前的欧洲电影里经常可以看到用紧身衣把腰紧紧勒住的女子。现在似乎穿束腰装、蹬高跟鞋的女子也多起来了。总之，那种充满女人味的优雅时装的流行，对安艺他们这些男人来说，可谓是一件幸事。

他们的话题自然又从时装转到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如何使相爱的关系持续下去，也是一个与他们两人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

“男人是很容易厌烦女人的吧？”抄子的矛头终于指向关键的问题来了。

所谓厌烦，其实是人的本能。连动物都会厌烦，何况具有高度智商的人呢。厌烦不仅是人类的睿智，而且是进步的起点。正因为厌烦了旧的，人才会追求更新颖的东西，才会因之而进步。

“片面地批评所谓厌烦，其实是错误的。”

听了安艺的话，这次抄子坦率地不表赞同：“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我问的是男人对女人为什么容易厌烦的问题。”

“对那种做法我虽然不敢苟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人那样做也是出于无奈。虽然他被要求一生一直要爱这个女人，但那么多年待在一起，总会厌烦起来的。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再到四十多岁，人的想法和嗜好全都变了，却要求他在对待异性方面不能变。这好像有点儿不讲道理吧。”

“可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吧。怎么能像换换胃口一样地换女人呢？”

“你说的是不错，但那些老是不满意对方，或是三天两头闹离婚的人，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许是

一种理想主义者。一般的人即使有些不满也会克制忍耐，但他们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会为了追求更好的对象，挖空心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你是想说，你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吧？”

安艺刚要点头，又笑了：“你不也是吗？”

想来也是，安艺和抄子都是因为现在的对象比妻子或丈夫更好才走到一起来的。

“可问题是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厌烦对方呀。”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男人就是厌烦了，也会因为胆小而很难跨出那一步，所以大多数过不了多久就只好那么认了。”

“女人不也是在将就着吗……”这句话刚出口，抄子马上又改口说道，“但到了关键时刻，好像还是女人比较勇敢。”

女人往往会比男人更加烦恼，然而一旦她们下了决心，是绝不会回头的。在这一点上，也许她们要比男人更为坚决果断。

“女人可不会像男人那样敷衍了事。”

说到这里，抄子眼里忽然闪了一下。一喝醉酒，她的眼角会微微泛红。她的眉眼并不标致，单看她的眼睛、鼻子或嘴巴，也没有任何特别动人之处。但也可能是五官的位置比较端正吧，整体上看显得很柔和也很清秀。

安艺以前就对她说：“你的脸看上去很舒服。”

“你是想说相貌平平吧？”当时抄子对他的评价好像并不满意。但她的稳重之中，是有许多吸引男人的东西的。换句话说，现在抄子那柔和的相貌里，潜藏着正在成熟的女人特有的妖冶。

抄子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了。

“女人其实是想尊敬男人的。哪怕在一起的时间再长，要是一旦无法再尊敬这个男人了，反而会觉得很难相处。”

“你说的是夫妇之间吧？”

“刚结婚那会儿，觉得只要日子过得愉快有趣就行了。但岁数一年年大起来，光这些就觉得不满足了……”

“可要是夫妇年龄差不多，两个人像朋友一样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安艺是假定抄子和她丈夫的情况这么问的。

“那就有问题了。现在出外工作的女人不是也多起来了么？”

在以前那个妻子被封闭在家里的时代，因为只有丈夫接触社会，所以他确实能保持对妻子的优势。但现在有的妻子也在工作，也能接触很多人，因此也有妻子胜过丈夫的情况。

“女人其实还是想有一个自己能够尊敬的人来呵护自己的。”

“也有那种工作起来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

“要是靠得住的男子汉在身边，就是她们也是能够成为女人的。”

“能够成为女人”这句话让安艺觉得有点儿滑稽。

“还是成为女人好吗？”

“因为那样更轻松啊。”

抄子一笑，鼻子旁边就起了一些小皱纹，那皱纹里好像也蕴藏着女人的温柔。

“现在你在这儿轻松吗？”

“轻松极了，心里畅快得不得了。”

喝醉了的抄子慢慢点了点头。安艺也醉了，醉得很舒服。他有点儿心急，就想一直这样聊下去。

现在如果在东京的话，他们也许是会出去接着喝的，但从别墅里再出门，就有点儿太远了。

说了一阵子话，安艺又吃了一碗茶泡饭。饭里加了一大段大马哈鱼，咸菜吃的是新腌的卷心菜和黄瓜。饭后又吃了甜瓜，直吃得动都不想动了。

“现在洗澡吗？”

“待会儿再洗，你先洗吧。”

抄子开始收拾餐桌，但把啤酒杯留了下来。安艺跟昨天一样，又开始看电视。

电视里正在转播职业棒球赛，但不是他喜欢的球队。就在他心不在焉地看的时候，抄子擦着湿手走过来了。

“热水已经放好了，你去泡泡吧？”

“一块儿泡吧？”

“还是你先泡吧。”

碰了抄子一个软钉子，安艺只好先到澡间去泡了。他本不喜欢太烫的热水，今天一试温度，冷热正合适。于是他伸开四肢，闭上眼睛，尽兴地泡了起来。因为刚喝完酒，他没心思洗澡，就这么浸在热水里已经够了。

他把毛巾顶在头上，感受到跟抄子在一起的幸福。要是一天一天这么下去，也许很自然地就会习惯在

一起生活的。

一边想着一边洗了洗头，他又泡到浴缸里去了。等他心满意足地爬出浴缸擦干身体时，他感到好像又能再来一杯了。

他穿着睡袍走进客厅，抄子没在那儿。去厨房里找了找，也没看到她。

“喂……”

他回到走廊里叫了一声，抄子马上从二楼下来了。看到她脸上有点儿不高兴，安艺不觉担心起来。

“怎么啦？”

“有点儿急事。说不定我明天就得回去。”

自己洗澡的时候会出什么事啊？安艺想不出来。

“咱们不是预定后天回去的吗？”

“可我妈妈突然把脚弄伤了。”

……

“刚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抄子是在安艺泡澡的时候给自己家里打电话的。

“好像只是挫伤，没什么大问题。可现在我正请她帮我看孩子……”安艺的脑子又回到现实中来了。

看来抄子不在家的时候，是她母亲来帮着照看孩子的。现在母亲受伤没法再帮忙了，也许是丈夫叫她马上回去。

“你母亲是什么时候受伤的？”

“好像是今天中午。”

“那去过医院了吗？”

“说是现在在家敷药休息，明天还得去一次医院。”

看来抄子并没对母亲和丈夫说过这次是来北海道，她出来时只说了声会常打电话回去，没想到一打电话就知道母亲受伤了。

“不过，还好你知道了。”

傍晚看完海回来的时候，安艺曾叫她一起去寿司店吃晚饭，当时其实就是想方便她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没去寿司店就直接回了别墅。要是那时候打电话，应该可以更早一点儿知道这件事。

“原以为总算能在这儿轻松几天了……”抄子惋惜地小声说道，“明天我坐头班飞机回去行吗？”

“当然……”出了这种事，总不能说“别回去”吧。

“突然出了这种事……”

“那也没办法呀。”

“对不起。”

抄子低下头来，好像自己干了什么错事似的。

安艺用毛巾擦了擦泡完澡后脸上出的汗，坐到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

就在刚才，安艺还在这里跟抄子一起喝酒吃饭，还在趁着酒意畅谈各自对时装、对男人女人的看法。

他们还以为别墅里这属于两个人的夜晚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梦幻的时间已经结束，现在，现实重又站到了他们面前。

“可是，你还没订明天的飞机票呢。”看着呆立不动的抄子，安艺轻轻地提醒道。

“现在订也来不及了，只有明天一早直接到机场去试试看。”

抄子好像非常着急，要是来得及的话，也许她会今天夜里就飞回去。

“头班飞机大概是八点左右起飞吧。”

“我一个人早点儿起来去。”

“那怎么行啊？”

汽车开得再快，从别墅到机场也得花上一个多钟头。

“我坐出租车去，没关系。”

就算八点从千岁机场起飞，抄子到东京的家里也得快晌午了。

“他们知道你在北海道吗？”

“嗯……”抄子模棱两可地答道。

安艺看着她坐立不安的样子，想象着她家里的情况。母亲受了伤，现在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看孩子吧？明天星期六她丈夫休息，他一定会着急地等着抄子早点儿到家。说不定抄子已经在电话里被丈夫狠狠地训了一顿或是挖苦了一顿，因为刚才安艺从澡间里出来时看到她满脸苍白，很不高兴。

“喝一点儿吧。”安艺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倒进玻璃杯。

“喝呀……”他把杯子伸到抄子跟前。

抄子又一次低下头来道歉：“对不起。”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抄子有孩子，有家庭，这些安艺都是早就知道的。

“出了这种事，你不讨厌我吗？”

她正儿八经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一直低着头。看着她这副样子，安艺心里忽然涌起了一股冲动，他想紧紧抱住抄子。怎么一下子会想抱住她？安艺自己也不清楚。总之，喷涌而出的那股冲动已经使他无法再平静下去了。

他紧紧抱住抄子，不由分说地吻住了她的嘴唇。

明晃晃的客厅里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接吻，搞得抄子狼狈不堪。

知道抄子要回去，安艺突然感到极为烦躁。他一肚子的气，因为一直以为还可以一起待两天，她却冷不防改变计划要回东京去。

好容易来到北海道，却不得不急忙赶回去。抄子的怨气好像也一下子喷发出来了。

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当安艺叫她上楼到卧室去的时候，抄子一言不发跟了上来。一进屋，刚关上门，两个人就一起倒在了床上。

安艺好像变成了一头野兽。

他一把拽开抄子的衬衫，扯下她的裙子和内裤。他不顾一切地发泄着，想要忘掉抄子面临的种种窘迫处境。忘掉她是孩子的母亲，忘掉她丈夫正在等待，忘掉她母亲的脚伤，忘掉所有这一切，只想沉醉到一时的快乐中去。

抄子或许也在这样想着。安艺的失控点燃了她的欲火，她自己甩掉衣服，也投入到这火焰之中激烈地燃烧起来。

昨夜，他们曾优雅浪漫地嬉戏，而此刻，他们就像是饥渴难耐的年轻人，急不可耐地结合到了一起。

今宵一过就必须与抄子分离，何时重逢还不得而知。想到这里，安艺就煎熬得无法平静。说来说去，抄子总是要回家的。即使她不爱丈夫，但只要一拿孩子来要挟，她也不得不回去。

安艺又烦躁起来了，他想要让抄子吃点儿苦头。

但在床上不管男人如何肆虐，这种惩罚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男人只在刚开始还能猖獗一时，而女人迅速适应了粗野的折腾，转眼间反而渐入佳境，陶醉到快感之中去了。

望着身体震颤、正在冲向高潮的抄子，安艺忽然发觉自己成了一个只会撩拨女人情欲的雄性小丑。再穷追猛打下去，也只会使抄子更加愉悦。女人爬上的将是销魂的愉悦巅峰，男人迎来的只是落寞的筋疲力尽。

明知如此，男人还是竭尽全力将女人朝顶峰推去，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女人无法忽视自己的存在。

当安艺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抄子到达高潮后，抄子像断了气似的安静下来。她轻轻地问道：“我这是……怎么啦？”

这种问题，安艺也是说不清的，现在他清楚的只是抄子仍然还沉浸在愉悦的余波中。

男人恢复常态要比女人快。抄子还在回味醉人的余韵，安艺已经在思虑残酷的现实了。

明天天一亮，抄子就要回到东京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去了。她又要投入那个安稳的小家庭，去哄孩子，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丈夫周旋。从她的表情里将再也看不到别墅里美好时光的痕迹。

想到这里，安艺心里涌出一股欲望。他想在抄子身体上清清楚楚地留下爱的痕迹。去京都时，他已在抄子胸脯上留下了吻痕，但此刻那吻痕已经无法让他满足。

难道就无法留下自己在这里将抄子独占两夜的证据吗？能不能留下什么不会像吻痕那样很快消失，而是能更长地留在她身体上的证据呢？

安艺偷偷看了一眼横卧在旁边的抄子。

她只有头部轻轻朝下垂着，腰部以下正朝着自己。看着她毫无戒备的姿势，一个计划浮现到安艺脑子里来。

能不能把抄子那片宝贵的葱茏去掉呢？

一想到这个主意，安艺就再也无法不去想它了。

他想让抄子的秘处回到出生时那光溜溜的状态。

男人有时就是孩子，这跟年龄地位无关。他们常会突发幼稚的奇想，痴迷不悟，乐此不疲。安艺现在的奇想既幼稚又无聊。单论行为本身，实为淫荡。但那其实只是一种单纯的占有欲。就像孩子想永远占有母爱一样，他也想占有女人的情爱。那是一种渴望至极的欲望。

“我想求你一件事。”安艺横了横心说道。抄子此刻似乎还陶醉在激情澎湃后的余韵中，“把这里剃掉，好吗？”

安艺用手指摸了摸，但抄子似乎并没有明白他真正的意思。

“你说什么……”

“我想把这里剃掉。”

这一次抄子好像总算明白过来了：“你说什么呀？”

虽然自己觉得有点儿煞有介事，但安艺还是在床上跪了下来：“求你了。”

“你真傻。”抄子笑了，但安艺没笑。

“你这么躺着就行了。”

“你为什么想那么做？”

这直截了当的质问让安艺难以回答。

“我是想牢牢地抓住你。”

“我不是早就让你抓住了吗？”

“可是……”

抄子确实已经把一切都给他了，但那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安艺现在还没有抄子回家以后也抓得住她的保证。

“你是明天回去吧？”

他想在突然说要回去的抄子身上留下与自己有关的证据。那既是两人结合的证据，也是对她回到丈夫身边去的惩罚。

“所以……”

安艺知道自己的想法很自私，通情达理的男人是绝不会这么蛮横要求的。但现在的安艺完全变成了孩子。他已经抛弃了虚伪的面子，只是作为一个赤裸裸的雄性在请求。

“可以吗？”

“那样你才放心？”过了好一会儿，抄子终于低声说道，“好吧。”

安艺不知道抄子为什么会答应他。可能是她可怜这个苦苦哀求的男人，也可能是她对安艺的离谱要求觉得好奇。

抄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中间。胸口到腰部盖着毛巾被，伸直的两腿之间稍稍分开了一点儿。

安艺把已经调暗的台灯移到她脚边，柔和的葱茏看得清清楚楚。安艺恭恭敬敬地蹲在那里，看得入迷了。

这身体太美了。为什么女人的身体如此妖冶勾魂？看着看着，他仿佛看到神灵正栖身其中。

终于，安艺回过神来，他把肥皂涂在那片葱茏上，剃刀伸了过去。

抄子的脚突然抽动了一下。然而这反应的瞬间过后，她就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了。

开始的时候，安艺以为抄子一定会害怕，这意想不到的要求一定会让她紧张得绷紧全身咬牙忍耐。但看着她那纹丝不动的身体，安艺终于明白了，她这是痛下决心，以宽宏的爱在容忍自己的任性。

如果只是逢场作戏，她绝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抄子的宽容鼓励着安艺，他运刀继续剃了起来。

为了不弄疼抄子，他涂足了肥皂，慢慢地剃着，可手上还是感觉得到沙沙的毛发声，虽然看上去颜色不深，但根部似乎很硬。

开始的时候小心翼翼，渐渐地，动作大了起来，安艺全神贯注，好像是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

这是一个只有得到被选中者允许才能与其进行的秘密游戏。乍看上去淫秽猥亵，但剃的人和被剃的人都对此充满了一个祈盼。

过了一会儿，安艺用卫生纸清除掉剃刀刃上的毛，又用湿毛巾擦了擦剃过的地方，原来黑黢黢的地方露出了微微发青的皮肤。

从抄子刚长出淡淡阴毛的青春期的开始，这就是与外界隔绝的谁也看不到的秘处。

安艺被那刚剃过的微微发青的皮肤感动了，那是成熟的抄子身上唯一留有少女痕迹的地方。

看着那丰满但苍白的皮肤，抄子小声问道：“还没好吗……”

安艺这才意识到，抄子一直赤裸着下半身躺在床上。

“还有一点儿……”

正面大部分已经剃掉，但两腿之间还留着一些柔软的细毛。那里起伏不少，稍一不慎就会受伤。

“再张开点儿好吗？求求你啦。”

听了安艺的恳求，抄子刚要张开两腿，急忙又并上了。

“我害怕。”

“马上就完了，你别动，没关系。”

“今天不剃了。”安艺求也白求，抄子并拢两腿，又用衬褂遮住了下半身，“剃完了。”

眼看着功亏一篑，安艺心有不甘，但这种事没有抄子的配合是难以完成的。

“好容易剃到现在……”

“太过分了！”抄子自己用手一摸，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好像吓了她一跳，“这个样子，谁都能一眼看出来的。”

这种样子，抄子回家以后确实没法再让她丈夫看到了。即使她丈夫非要跟她行房，抄子也一定会拼死反抗的。

“谢谢。”安艺诚心诚意地向抄子的秘处鞠了一躬。

以前，在青楼业中有过一种所谓“誓愿书”，又叫“宣誓书”，就是把对意中人的钟情写在从熊野神社求来

的牛王宝印符上，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怕单写宣誓书还不足为信，就开始要割破手指，在上面按血印。按血印的时候，规定男人割左手的中指或无名指，女人则割右手的指头。

但是，妓女们越来越会耍花招，人们的感情也越来越不专一。于是盟誓的方式也从“削发为凭”“剪甲为凭”升级到了“断指为凭”。特别是断指，那是要把小指的指尖剁下来的，如果不是真心相爱是绝对做不到的。听说有的妓女断指的时候都疼得昏了过去。

然而，这才是最可信的证据。据说现在儿童之间拉钩立誓的做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但听说这种断指后来也被作起假来，有的妓女就买了很多别人的手指头来送给好几个男人。

除此之外，还有为了表示守信义，把男人的名字文在身上或是大腿之间的。

方法虽然五花八门，但无一不是男人求证女人爱情的产物。

男人为什么忘了自己是在寻花问柳，却偏要求女人给他这样的证据呢？

当然，因为对方是卖身的妓女，单靠言语态度自然无法取信于人。但更重要的是，男人基本上是不会完全相信女人的。就算知道她确实是爱着自己，男人也总是疑神疑鬼，生怕她什么时候会翻脸不认人。

女人的爱比较深沉，但就因为爱得深沉，一旦变心，她可以立刻变得判若两人。正因为感情集中、爱得专注，她的背叛才会完全彻底、冷酷无情。与此相比，男人的背叛则总是表现出朝三暮四、举棋不定的特征。

这种不同，可能是性感觉不强的男人的通病。正因为自己腰板不硬，所以他才会以小人之心揣度女人，为拴住女人而动足脑筋。

当然，抄子不是妓女，但安艺的要求却近乎于要她发誓。为了爱的山盟海誓，他剃掉了那片柔软的葱茏。

安艺又看了看身穿绸衬褂躺着的抄子，觉得放心了。这样一来，明天抄子回到东京，也绝不会让她丈夫近身。虽然抄子没有断指，但自己如愿以偿，安艺总算是满足了。

“这样你就都是我的了。”

“我一开始不就这样告诉过你吗？”

但口头的承诺和确凿的物证毕竟是不同的。

“男人真可笑啊。”抄子躺在旁边轻轻地说道。

“你是想说男人像小孩吧？”

“我说不清楚……”

跟抄子一样，安艺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可他还是感到，这一来，自己跟抄子之间有了一条更强的纽带。

想到这里，他突然又把手伸到了抄子那优美的秘处。

“怎么样？”

“感觉有点儿怪怪的。”抄子似乎还不适应这种新的感觉。

“空荡荡的……马上又会长出来的吧？”

没有伤着身子，自然不久就会恢复原状的。

“用不着担心。”

“现在，轮到我给你剃了。”

“喂喂……”

本来那只是对抄子的要求，现在轮到自己，安艺就想溜了。

“我倒是不要紧。”

“既然不要紧，那就剃掉好啦。”

“可是，男人还得跟别人一起泡澡啊。”

“你这是什么歪理呀！”抄子坐起身来，低头盯着安艺，“哎，下决心吧。”

“决心什么？”

“剃你的呀。”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安艺笑了笑想混过去，但抄子伸手去拿刚才安艺用的那把剃刀，她像是要动真格的了。

“拉倒吧。”

“想溜？你也太贼了吧？”

“我才不溜呢。”

安艺想拉住她，但抄子毫不理会，还是要去拿剃刀。

就这么手里争着抢着，不一会儿，身体也滚到一起去了。

“别干傻事啦？”

“谁干傻事啦！”

可能是刚才被安艺求得只好让他剃的时候，抄子的情绪激动起来了，也可能是刚才那任安艺摆布的羞

耻姿势引发了她的逆反心理，历来不事张扬的抄子以难以想象的气势跟他抢夺起来。

事已至此，安艺也不得不应战了。他从床上跳起来，按住抄子的手，跟她扭到了一起。

两人袒露着胸口争抢剃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想把对方推开。

抄子虽然瘦小，却格外善战。她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再加上突然一推，安艺顿时倒了下去，抄子立刻趁势压了上去。

刹那间，安艺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几乎在同时，一种摄人心魂的感觉也贯透了抄子全身。

他们就这么紧紧拥抱着，全身都贴到了一起。

从胸口到腹部，再到四肢，两人的身体紧密得像扭成一股的两根带子，抄子的嘴唇压到了安艺嘴上。

以前两人不知拥抱过多少次，但安艺还是第一次看到抄子如此主动。似乎抄子现在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共同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新鲜滋味，两个人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无法搞清他们是何时结束战斗，更无法搞清他们是何时开始和解的。

迄今为止，安艺从来没有以这种姿势与抄子做过爱。

安艺在下、抄子在上地压在一起，而且渐入高潮的时候，抄子还慢慢抬起上身，轻轻地扭动腰部。

说老实话，安艺好几次梦想过这样跟抄子结合。他希望的就是从下面看着抄子在自己身上冲向高潮。但这种体位抄子一开始就不喜欢，安艺也一直以为这种体位不适合抄子，所以他后来就没指望过能这样跟抄子结合。

但是现在，抄子大大方方毫不畏惧地压在安艺身上，不仅抛弃了原来的惶恐与羞涩，而且更仰起了上身，肩膀还在不停地震颤。

安艺第一次看到抄子如此大胆。她甩掉了衬褂，蓬松着头发，紧闭着眼睛，只有喘息的嘴巴微微张开着。满是汗珠的额头上皱纹横锁，柔和的眉毛垂成了八字形，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抄子胸口到腰部雪白的皮肤也和脸部一起暴露在台灯光线下。

从下边看上去，抄子的胸脯格外丰满，乳房上挺立着淡红色的乳头。圆润的身体上下抽动着，腰部收得恰到好处，再下面是丰腴的臀部。而左右分开的隐秘之处已经没有了以往覆盖其上的葱茏。

看那渴求欢悦的表情，似乎抄子已经忘了自己正位于男人之上，这与她那孩子般光滑的秘处很不对称，让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反差。那光滑的秘处看上去犹如一个幼儿，而实际上它正紧紧地控制着男人。

抄子洁白的肌肤随着身体的激烈耸动变得越来越红。看着看着，安艺陶醉到这半疯狂的二人盛宴之中去了。

突然，他们心中刮起一阵莫名的猛烈狂风，两人任凭狂风将他们推向更高的顶点，任凭欲火被吹得愈

燃愈烈。虽然他们知道狂风终将过去，盛宴亦有尽头，但他们不想去考虑任何未来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安艺醒来时是六点。

窗外已经亮了，拉着窗帘的屋里依然昏暗，抄子还在睡着。

昨晚睡觉时他们应该是抱在一起的，现在她有点儿背朝自己，弓着身子躺着。看着她柔软的身子，安艺想起了昨晚的事。

那变得空荡荡的地方怎么样了？她那疯狂的激情真的不是安艺自己在做梦吗？

虽然一夜过后什么都没变，但安艺总觉得昨晚的一切像是在做梦一样。

他朝抄子靠了靠，从茫然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抄子身体扭动了一下。

“什么事……”

“没什么。”

安艺的身子碰到了她，抄子好像醒了。

“现在几点了？”

“刚到六点。”

“我得起来了……”抄子的脑子好像慢慢回到现实中来了，“到机场得开多少时间？”

“一个钟头多一点儿吧。”

“叫得到出租车吗？”

安艺点了点头，他暗暗吃惊，抄子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才过了一夜，昨晚那么疯狂的抄子到哪儿去了？虽然周围已经充满阳光，但那销魂的一刻她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还是决定回去？”

抄子垂下眼帘沉思了一会儿，才轻轻回答了一句：“没办法呀。”

确实只能回去了。昨晚结合在一起时那强烈的一体感好像对现实并无影响力。

“真不想让你走。”

“我也不想回去呀。”话刚说完，抄子立即改口道，“可要是不回去，你不是就麻烦了吗？”

“麻烦？”

“那我就会一直缠着你啦。”

安艺没说话。抄子一边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说道：“你接着睡吧。”她好像打算收拾一下就自己回去。

“等一等。”

安艺急忙从后面一把搂过她的腰，抄子也转过身来抱住了他。回想起来，好像他们每次见面，心里都放不下什么时候得分手。在东京就不用说了，就是出外旅行，他们也得时刻想着明天必须回去。到现在幽会了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但没有一次敢忘记必须分手的时间。每次幽会他们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时间过得太快。

现在也正是这样。明知抄子必须马上出发，但两个人都还想再一次得到对方。

他们真的又结合到一起了，但安艺突然想起了“欲壑难填”这个词。虽然词义直露不雅，但他们两人此时却正是这样。纵然早已筋疲力尽，他们仍然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两人拥抱着睡了过去。

但即便是此刻，必须马上回家的想法似乎也在阻止抄子入眠。当安艺从朦胧中醒来时，房门大开着，抄子已经不在屋里了。

“喂……”

他急忙大喊了起来。走廊里应了一声，抄子走了进来。她已经理好头发，穿上了来时的那套全棉衬衫和牛仔裤。

“你这就走？”

“我现在就去叫车。”

一看表，已经七点了。安艺想起，一个钟头前，他们也有过相同的对话。

“你还在这里再待几天吧？”

安艺约好了今晚要在别墅里跟编辑见面。而且即使跟她一起回去，见不了面也是白搭。

“我打算明天回去。”

“垃圾我已经分类装进垃圾袋了。”

安艺点点头，心里突然变得空荡荡的。

无论结合多少次，都无法阻止抄子回去。床上的拥抱再热烈，床下依旧得是循规蹈矩的凡男俗女。

但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懂得伦理纲常的约束，现在的这种关系才得以维系。

十分钟后，抄子的准备都做好了。行李跟来的时候一样，就一个大旅行包。

“我去送送你吧。”安艺眼望着窗外说道。

抄子摇了摇头：“太远了，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机场虽然很远，但也不是没法去送。安艺不想去送她，恐怕是对她突然改变计划要回家去还耿耿于怀。抄子好像也注意到了他这种微妙的抱怨心理，她赶紧对安艺低头致歉：“真对不起。”

说完，就背起了旅行包。

“到了东京我给你打电话。”

安艺点了点头。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好像是出租车到了。

“这次真高兴。”抄子穿上鞋回转身来，又轻轻鞠了一躬，“谢谢你了。”

这一本正经的道谢反而让安艺感到心头一酸。

“不会忘了我吧？”

“当然不会。”

“那儿也不会？”

安艺朝着抄子的下半身做了个鬼脸，抄子微微一笑：“想忘，可是忘不了啊。”

安艺穿上拖鞋，轻轻吻了吻背着旅行包的抄子。

门铃又响了。走到门外，出租车司机正站在车边等着。

“那，路上多保重吧。”

“你在这儿也要老实点儿。”

抄子好像是担心他又去拈花惹草，但现在这会儿，安艺既没有那种兴趣，也没有那个精力了。

“到东京就给你打电话。”

“我等着。”

又互相看了一眼，抄子坐进汽车，关上了车门。

“路上小心。”

抄子点点头，挥着手渐行渐远了。

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安艺呆呆地望着早晨刺眼的阳光。

抄子到底还是回东京去了。顺利的话，一过中午就能到家见到丈夫和孩子。

百无聊赖之中，他又想起了抄子那空荡荡的地方。

只要有那个地方，她就不会忘记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即使快乐的感受逐渐淡漠，那异样的感觉也无法忘记。

但安艺忽然想到，那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对抄子丈夫来说，不啻妻子红杏出墙的确凿证据。虽然那恐怕还不至于立即导致夫妻反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抄子身上已经埋下了一个随时可以引发爆炸的雷管。

这既让安艺感到放心，又意味着他可能因此而承担起新的责任。

第七章 骤雨

每年一到夏天，安艺就想穿和服。闷热的时候身上黏糊糊的，还是穿和服比较爽，而且夏天穿和服感觉轻松，不拘束。虽然他平时也不穿西服不打领带，但还是觉得穿和服更自在。

那天，安艺也是身着上等麻布的白和服，光脚穿着拖鞋出门的。虽然白色太显眼，麻布也容易皱，可夏天傍晚穿着出来散步还是挺凉快的。

从快到银座四丁目的地方左拐，朝东过两个路口，马上就不那么热闹了。与西银座相比，东银座的行人要少得多。拐进那条小路下了车，路上已经洒了水，朝里一点儿的地方有一幢白格子门的二层楼房。这房子看上去像是住家，其实是个带单间的小餐馆。

安艺分开门帘走进店里，大厨和四五个手下的厨师一齐招呼道：“欢迎光临。”

安艺一只手招了招，算是还礼，然后在柜台到头的地方坐了下来。

“今天就您一个人？”

“不，还有一个，大概快来了……”

五六十岁的大厨欠了欠身，问道：“不先来杯啤酒吗？”

安艺点点头，看了看周围。柜台边上另外只有两个一块儿来的客人。

“天热客人不多嘛。”

“嘿，说得是啊。”

到了八月，不少企业都开始轮换休假了。

“可你这鱼看上去不错嘛。”

安艺朝柜台里边看了看，点了凉切鳗鱼，还要了一盘鳞鱼生鱼片。“您不出去避暑吗？”

“有什么好去避的？”

自从初夏时跟抄子去过北海道以后，安艺哪儿也没去过。

“东京的夏天也不是不能待吧。”

现在街上的人少起来了，道路也不挤了。其实在别人都逃出大城市的这个时候，还是留在东京好。

“给我温壶酒吧。”

就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安艺也还是喝温热的酒。

“您精神挺好嘛。”

“是吗？”

外表上看不出来，但安艺最近的精神状态很难说算是好的。

从七月到八月，他有点儿一蹶不振。

截稿日一天天近了，他光是着急，却写不出来。就是逼着自己坐到书桌前，也提不起写作的兴趣。这种情绪上的低落以前也有过两三次，但这次最为严重。

怎么会这样呢？首先想得到的，就是七月中旬的那次胃疼。

那天深夜，胃忽然针扎似的疼了起来，吃了备用的胃药也一点儿不起作用。他觉得这点儿病用不着叫救护车，就给家里打了电话。电话没有人接，他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三点多了，电话铃空响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他还是连着打电话，妻子总算来接了。因为他记得两年前也这么胃疼过，那次是吃了一种叫什么“卜柯盼”的药才好的。他请妻子找找这种药，可妻子回答得很冷淡，只说了一句“没有”，连他疼得怎么样都没问就把电话挂了。

安艺基本上住在兼作工作室的公寓里，周末高兴的时候才回家住一两天。也许他妻子觉得，对这种只顾自己的丈夫，犯不着深更半夜跟着他的电话团团转。

他不是不明白妻子的心情，但还是感到有点儿不是滋味。

要是现在得住院治疗，说不定妻子也是漫不经心。恐怕只会做做表面文章，别指望她会来真心照料自己。虽然想想自己这些年来对妻子的态度，觉得她这样也是情有可原，但总觉得还是有点儿伤心。

别无他法，他只好又吃了一次手头的药，捂着肚子蜷缩着，疼痛总算好了一点儿。一直挨到早晨，他想给抄子打个电话试试。

铃响三声挂断，然后再打，这是他跟抄子约好的联系方式，可这次电话里回答的是个男人的声音：“喂，我是浅见，是浅见家。”那年轻的声音听起来很有力。

一听到这声音，安艺什么也没说，赶紧挂断了电话。

虽然他能承受妻子态度的冷淡，但第一次听到抄子丈夫的声音，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以前安艺只想象过抄子的丈夫，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谈过话。

在安艺的想象中：他温存有余、主见不足，对妻子三十五岁还去工作能够表示理解。也许他中等身材，长得不胖不瘦，一身笔挺的西装，是个实实在在的顾家男人。

既然抄子从未主动提起过他，安艺也只好凭脑袋去想象。

但早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年轻有力，如此想来，他说不定是个高大豁达的人。

这意外听到的声音，突然使安艺感到抄子的丈夫就在身边。以前想象中模模糊糊的形象一下子活生生

地来到了面前。

但为什么抄子没按约定来接自己的电话呢？

是因为她还没醒，只有丈夫起来了，所以来接电话的是他，还是因为抄子在忙别的，腾不出手来？安艺脑子里浮现出一对夫妇的形象。

丈夫已经醒了，在看报纸，或是在穿衣服，而妻子还在静静地睡着。瞧她那姿势，丈夫好像只是形同虚设，也许她此刻在丈夫旁边无忧无虑地睡得正酣。

但无论如何，她丈夫来接电话，让安艺觉得抄子跟自己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

这样看来，要是着急事也难以跟抄子联系上了。

自己的妻子好像活该如此冷淡，而抄子由于她丈夫那道障碍又难以接近。

胃还在隐隐作痛，安艺感到自己被两个女人孤零零地抛到一边去了。也许，这就是自己将来的最终结局吧。

结果，第二天他去了医院，医生说可能是突发性胃痉挛。胃疼是止住了，但胃疼时感到的寂寞凄凉却深深地留在了他心里。他知道这都是自作自受，但那种落寞感还是多少让他的情绪无法振作。

然而没心思写作的最大原因，也许还是因为抄子已经无法召之即来了。

自她母亲脚伤以来，幽会次数锐减，就是见上一面时间也很短。以前每天早晨送孩子去幼儿园是抄子的事，晚上接孩子好像都是抄子母亲在帮忙。现在母亲动弹不得，孩子就得抄子或她丈夫去接了。

当然，抄子跟安艺见面的时候，肯定是她丈夫去接孩子。就因为这一点，抄子急着回家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我不想听人家说闲话……”

抄子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不能久留的，她好像怕回家晚了听丈夫的抱怨。

以前是安艺越担心时间她反倒越是满不在乎，可最近这个月，每次见面她都把时间掐算得紧紧的。有时候好不容易结合在一起，正想再享受一下那袅袅余韵，她也会因此忙不迭地起身穿衣服。

安艺知道她没法把孩子交给丈夫，自己太晚回家，但每次看到她匆匆而去，心里还是很扫兴。

对抄子来说，大概孩子和家庭更为重要吧，因为怎么也看不出她有甩掉家庭的意思。

虽然对这种现状无可奈何，但安艺不明白，既然如此，刚才在床上抄子对自己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抄子还信誓旦旦地说“千万别抛弃我……”但过了一个钟头，她就慌忙穿好衣服回去了。这些都是现实中的抄子。

明知如此，但安艺内心还是无法平静。

不管怎么说，对孩子的母爱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安艺自然无法苛求。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抄子现在的种种表现，却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这是安艺难以接受的。

安艺本来就对孩子、家庭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抄子也从未主动提起过孩子和自己的丈夫。两人见面时就是恋人，有关家庭的话题永远是他们的禁区。

抄子肯定有不少牢骚怨言，但她却对此绝口不谈。因为只要此言一出，她的脸上立刻就会蒙上一层背负家庭重担的主妇挥之不去的阴影。深知这一点的抄子，似乎一直在尽力不使这种阴影流露在脸上。

但这种努力毕竟有限，母亲、妻子、设计师，女人身兼三职的疲惫，仍会在不经意中偶尔被人窥见。

现在想来，也许她的母亲对她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抄子身为人妻人母，之所以能一直坚守设计师的岗位，都因为得益于母亲的鼎力相助。

就算有丈夫的理解，但丈夫工作之余也能力有限。妻子要想像男人一样工作，家里就少不了一个人来代替她。抄子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替工。她不仅照看孩子，或许还在抄子夫妇之间起着缓冲作用。

抄子自不用说了，就是安艺，也需要抄子的母亲早日康复。

说得自私点儿，要是抄子母亲不早点儿恢复健康，他们不仅不能从容幽会，更不用指望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起外出旅行。

这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但安艺为此的担心烦躁却让他的写作乱了套。若是集体性的体力劳动自然不用担心，但这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爬格子的工作，细小的心理变化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这种低迷一直延续着，直到一个星期前才终于听到了抄子那雨过天晴般的声音。

“妈妈快能来帮我忙了。”

抄子像是松了一口气，安艺的心也放了下来。

“那咱们好好去吃顿饭吧。”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穿着和服来到这家久违的银座小餐馆跟抄子见面。

那次胃疼以后，他一直控制饮酒，所以今晚的酒他感到劲儿很大。

“这凉切鳗鱼怎么样？”

白白的鳗鱼切得像一朵花，脂肥肉厚，拌在里边的梅肉也在刺激着病后疲弱的胃口。

“这个您也请尝尝。”

大厨又递出来一盘安艺没点过的鳗鱼皮拌黄瓜。

“我胃有点儿不好。”

“现在还不行吗？”

“不，已经没事了。”

既然鳗鱼能引起他的食欲，那就可以说胃已经痊愈了。

就在安艺要了第二壶酒的时候，门帘外传来老板娘打招呼的声音，抄子紧接着走了进来。

今晚抄子按照约定也穿着和服。一根水草花纹的白色腰带系在淡紫色的纱制和服上，显得很凉爽。

“对不起，来晚了。”抄子朝大厨点头致意，然后坐到安艺边上，“我先回了一次家，换了衣服才来的。”

她把长头发卷成一个小发髻，露出来的脖子线条妖艳性感。

“这种时候走在银座街上，真有点儿心慌。”

抄子常在和服展销会和服装秀上穿和服，但平时很少穿。

“你母亲怎么样？”

“已经不要紧了。今天我也是跟她说有和服秀才出来的。”抄子调皮地缩了缩脖子。

“今天的鳗鱼不错。”

安艺又给抄子要了同样的凉切鳗鱼和拉氏生鱼片，给她斟上酒。

也许是母亲伤好了心神已定吧，抄子干杯的时候表情很从容。

从北海道回来以后，两个人还没像今天这样一起舒畅地喝过酒。

安艺一只臂肘支在柜台上，朝抄子又看了一会儿，轻声说道：“还是那么漂亮啊。”

“还是？什么意思？”

“这阵子都没好好看看你了。”

这一个月来，他们就像是赶时间似的，云雨事毕立即分手。只顾了肌肤相亲，很少能一起吃饭聊天。

“这次妈妈受伤了我才明白，多少事都得靠她呀。”

因为就坐在柜台旁，声音大一点儿别人都听得见。安艺等大厨到里边去了以后，才贴着抄子的耳朵悄悄说道：“我那时候还怕以后就这么见不到你了呢。”

“我那时候也担心呢。”

“但你比较忙，还能分散一下注意力。”

“可是，要是那时候我跟你不管谁泄气了的话，说不定真的会分手的呢。”

“泄气？”

“要是因为忙啊、麻烦啊一直不见面的话，不是一下子就疏远了吗？”

“你觉得会那样？”

“我当然不想那样，可人要是分手不就是那样分开的吗……”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确有这种变数极大的地方。特别是尚未结婚的男女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稍纵即逝，犹如泡沫一般。

“有一阵子你没给我打电话吧？”

“我是怕你太忙，没好意思打。”

那次听到抄子丈夫的声音以后，安艺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打电话。

“我忙你就不给我打电话了？”

“那倒也不是。”现在安艺还不想告诉她自己听到她丈夫声音时失魂落魄的感觉。

安艺又看了看写在薄木片上的菜名。炖鱼他嫌太腻，秋葵烧茄子他嫌芝麻味太冲，结果点了最简单的烤茄子，上边放了点儿绿紫苏末和淡酱油，又要了个清淡的盐烤鲈鱼，最后点了一个酒焖鲍鱼，跟抄子一起吃。

“这件和服，今年你也就是今天穿一回，然后就不穿了吧？”

安艺一边给抄子斟酒，一边看着她的淡紫色和服说道。这件和服很能衬得出抄子的脸，但纱制的和服最多只能穿到八月底。

“这种上等麻布的和服你也是头一回穿吧？”

“今年夏天没什么心思穿和服，现在得赶紧穿了。”

“你不是有一件大岛绸的和服吗？那件夏天穿的和服很漂亮啊。”

“不管什么和服，要是每年一次都不穿就可惜了。你的和服大概都在柜子里睡大觉吧。”

“我也有件大岛绸的和服，没有你那件好，也是夏天穿的。下回找个机会咱们一起穿。”

男人就不用说了，其实女人穿和服的机会也很少。特别是在外上班的人，辛辛苦苦置办下来的好衣服真的都在睡大觉。

“男人穿和服很舒畅，女人穿和服就很拘谨。”

“就是拘谨点儿才好呢。”

抄子因为盘了个发髻，细脖子上的筋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在安艺眼里，女人的那种清爽也让他感到了

夏夜的凉爽。

“你还能出去旅行吗？”安艺突然问道。

“你还带我去？”

“这个月底我有事要到轻井泽去。你要是可以的话，咱们一起去吧。”

“我一起去没关系吗？”

“没关系，月底你稍微空点儿了吧？”

天太热，谁也吃不下米饭。喝完酒后，他们要了龙须冷面当主食。

“真舒服。”

酒喝了五六壶，大半都是安艺喝的。

“你今天稍微晚点儿没关系吧？难得来一次银座，找个地方再喝一杯去怎么样？”

“可这身打扮太招摇了。”

要是再碰到熟人，安艺倒是无所谓，可抄子也许很在意。

“那就找个一般点的地方去吧。”

过了四丁目，沿着林荫大道往前走，在不到第二个路口的地方，他们进了一幢大楼。那家店在三楼，虽然号称是夜总会，但除了吧台只有两处车厢座，安艺感觉它只能算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酒吧。店里没有别的客人，他们进去时，妈妈桑和酒保正隔着吧台在商量着什么。

“哎呀，老没见了。还是穿和服来的呢。”

妈妈桑请他们坐到最里边的四人车厢座上。

“这位是浅见女士。”安艺照例只介绍了抄子的姓。

“穿得真好看。”妈妈桑又打量了一番抄子，“您是不是做和服方面工作的？”

这个妈妈桑真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

抄子被夸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来杯兑水威士忌，给她来杯白兰地。”

这里也是天热没客人，两个闲着的陪酒女郎也坐了过来：“今天您二位都穿和服，是有什么大事吧？”

“没有，也就是心血来潮吧。”

说是这么说，可其实安艺心里是再想看看穿着华丽庄重和服时的抄子。

女人穿和服得按照先穿贴身衬衣，然后穿长衬褂，最后穿和服的顺序，一层一层用细带子或腰带固定。不知为什么，安艺觉得这个过程与其说是穿和服，倒不如说是在严严实实地把人捆起来。

虽然裹得那么严实，和服其实还是留有几处空隙的。

譬如，袖子靠胳膊窝下头的小口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领口也是，只要一下子把手伸进去就能被拉开。说得透一点儿，和服本身其实不过就是拼凑到一起的几块布料。表面上看固若金汤，实际上却危如累卵。

也许正是这种外强中干，才勾起了男人无限的遐想与好奇。

安艺现在也是一边看着身着和服的抄子，一边丰富着自己的想象。

那白色领口穿得严严实实，要是挺起胸膛伸直脖颈，乍看上去似乎风都透不过去。但这貌似坚不可摧的防线是靠几根细带子维系着的，只要解开其中一根，和服立刻就会七歪八扭，连衬褂的下摆都会露出来。

夏天的薄和服遮盖着抄子白皙的身体。而就在她手搁着的地方，那片葱茏正在静谧地呼吸着。

一个月来，安艺一直留意着那里的变化。刚剃掉时是白里发青，有点儿毛毛糙糙。后来一点点儿恢复，已经长出来一大半，现在不注意的话已经看不出剃过的痕迹了，但要是用手摸，马上就会觉得还是有点儿异样。

然而，现在抄子周围的人中谁也不知道那端整和服下潜藏着的秘密，谁都会以为那和服严实包裹中的抄子是位谨慎低调、彬彬有礼的女士，没有哪个色鬼会想象得出那个秘密。

知道这个不寻常秘密的只有安艺一人。就是现在的抄子自己，也是手里拿着玻璃杯，好像早已忘掉了那个秘密。

过了一个钟头，离开的时候已经九点了。

如果是平时，安艺还会再到别的酒吧接着去喝，可今天晚上是他和抄子两人在一起。

安艺拦了一辆出租车，朝着原宿的公寓开去。

“喝得多了点儿。”

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也许应该克制一点儿，但时隔那么久，今天也真的是想跟抄子多喝一会儿。

“还不算太晚吧？”

安艺担心的是时间。看到抄子没有反应，他估计没有关系。

“那里后来怎么样啦？”

安艺冷不丁悄悄把手向抄子下腹部伸去，但马上被啪地打了回来。

“别动。”

“已经不要紧了吧？”

“难受极了。”

“哪里难受？”

“下回你也尝尝味道吧。”

坐在司机背后，也只能点到为止。安艺抬头向车外望去。

汽车穿过六本木的闹市区，正向青山方向驶去。在安艺眼里，那鲜艳的霓虹就像是泡沫一般。

“今天我妈说我了。”从青山大道拐进表参道时，抄子轻声说道，“说我怎么又要晚回来了。”

“你母亲知道了？”

“我不清楚。但她脚伤休息的时候，好像还一直担心我的事。”

抄子的母亲放心不下女儿也在情在理，经常待在一起，觉察到了什么也不奇怪。

“后来呢？”

“她就是担心也没用啊……”

“你就这么回答她的？”

抄子慢慢摇了摇头：“就是对她说不也没什么意思吗？”确实如此，抄子现在的问题不是跟母亲说了就能解决的。“我妈妈也许害怕知道得太多。”

车到安艺公寓门口是九点半。

抄子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以后，安艺朝酒杯里倒了点儿卡瓦多斯苹果白兰地。《凯旋门》那部老电影里，扮演逃亡者的查尔斯·博耶与扮演恋人的英格丽·褒曼在香榭丽舍附近的酒吧里喝的就是这种卡瓦多斯苹果白兰地。安艺正是以前看了这部电影后才喜欢上它的。这种白兰地口感好，所以也很适合女子喝。

他们举起白兰地酒杯碰了一下，悦耳的玻璃杯声在客厅里响了起来。

喝了一口后，安艺把一只手悄悄伸到抄子腰带下边：“今天我想好好看看。”

刚才在车子里，安艺的手一下子就被推了回来，但此刻只有他们两个人，抄子听了没说一个字。

“好吗？”安艺不慌不忙拉起抄子的手让她站起来，两个人朝卧室走去，“这个你用吧。”

安艺把和服衣架递给她，但抄子摇了摇头：“还是你用吧。”

安艺听话地把脱下的和服挂在衣架上，然后上了床。

抄子把发髻上的发夹拔下来，松开头发，又将台灯扭暗，才开始脱和服。

安艺在床上只看到抄子的背部，她弯腰的时候，身上的和服就像是件斗篷。她解下腰带，抽掉绑在里面的细带子，脱下了布袜子。最后才把和服放在一大堆衣服的最上面，身上只剩下长衬褂。

安艺像在看影子戏似的观赏着整个过程。

“我冲个淋浴再来好吗？”

安艺点点头，躺了下来。

这一来只好等一等了，但躺在床上等也不算坏。

过了一会儿，听到抄子从浴室里出来了，安艺赶紧把被子拉上来盖住眼睛。他不是困了，而是想跟抄子开个玩笑。

抄子哪里知道这是玩笑，她回到卧室，朝床上瞧了瞧。

“这么快就睡着啦？”

等她慢慢靠近床边时，安艺猛地伸出双臂，把她抱了过来。

这突然袭击让抄子下意识地用一只臂肘顶着安艺，身体朝下蹲去。但安艺不由分说还是把她抱在了怀里。

刚冲过淋浴，抄子的头发有点儿潮。

安艺紧紧地抱住她好一会儿，直到感觉她身上发烫，才松开手喘了一口气。

“吓了你一跳吧？”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安艺并不回答，他一把拉开了抄子睡衣的前襟，像是一个被冷落很久、正在赌气的孩子。

“现在怎么样啦……”

说着，他慢慢把手伸了下去，刚摸到那片葱茏，抄子身体就扭动了一下。

“别再瞎闹了。”

安艺装作没听见，反而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情人似的更不想把手拿开。

“长出来不少了。”

那里虽然还有点儿毛毛糙糙，但大部分已经还原了。

“怪怪的吧？”

“一点儿都不怪。”

“会疼的。”

“这样都疼？”

“我是说你会疼的。”

“我才不怕呢。”

抄子一听，小声笑了起来。

“男人真怪啊。”

“怎么怪？”

“就是嘛……这儿弄不弄成这样，还不是一回事？你就是再捣鬼，想说的话照样能做。”

“就这么去做？”安艺急忙问道，“那，你做了？”

“瞎扯什么呀……我不会去做，也不想去做。但你把它弄成这样根本没什么意义。”

在抄子那可爱的地方留下爱的证据，是安艺的夙愿。只要留下这个证据，抄子回家就无法跟丈夫亲近；只要这个证据在，抄子就永远是属于自己的。

不管怎么说，男人这种荒唐的愿望，是源于对女人的占有欲。

但抄子说他那样做没什么意义，意思就是留下了证据，女人要想求欢照样能寻欢作乐。这些话让安艺大感意外。

可仔细想来，抄子的话也许是对的。

吻痕就不用说了，就是在那可爱的地方留下了证据，要是对方没注意也不会起作用。

再想想实际做爱的时候，男人一般是看不到女人的那里的。很多时候是男人想看女人不让看，而且屋子里暗得也看不见。

安艺以为万无一失的防线，别的男人只要不仔细看、不用手摸，就是形同虚设的。虽然肌肤接触时的感觉明显不同，但欲火中烧的时候，也许是没工夫注意那种地方的。除非那男人一开始就心存狐疑，否则的话，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现。

想到这里，安艺恍然大悟，不得不认同抄子的话。

女人只要想求欢，任何爱的证据都是没有用的。就算被剃去了葱茏，想求欢的女人照样可以寻欢作乐。当然，安艺相信抄子不是那种女人，他历来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现在从抄子嘴里说出这种话来，他多少有点儿惴惴不安。倒不是怀疑抄子，而是对女人想求欢就能求欢这一点觉得难以想象。

“你可别吓唬我呀。”安艺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但心里倒未必像是在开玩笑。

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证据看来效果堪疑，也许它根本起不到当初预期的作用。即便是庸人自扰，男人也总是喜欢把一切都想得面面俱到。无论虚实真伪，他们都要旁征博引，理不服己不罢休。

就是去拈花惹草，男人也会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譬如，他会解释说从六点到八点在哪里吃饭，然后又去哪里喝酒，所以才会在一点钟到家。他还会拿出饭后去喝酒的那家酒馆的火柴，告诉你一起去喝的是同事某某，所以也绝对不可能干任何出轨的事。当事者自以为说得有条有理，滴水不漏，绝对不可能露出破绽。

但女人红杏出墙以后，是不会找那种理由来解释的。

“这么晚才回来，你干什么去了？”受到这样的质问时，女人只会简单地低头道歉：“回来得太晚了，对不起。”或者干脆保持缄默。

要是男人还是穷追不舍，女人就会摆出满肚子冤屈的表情，最后哭将起来：“你不相信我吗……”

面对声泪俱下的哭诉，就连男人也无力再追究下去。看着泪流满面的女人，男人会想，她哭得跟泪人似的，大概没去偷情吧。更准确地说，男人是不愿相信她会去偷情。

同样是偷腥的辩解，哪种手段更胜一筹，不言自明。

男人的辩解听上去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其实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只要给他说去过的一个地方（譬如他说最后去的那家酒吧）打个电话，就能知道他没去过。这样他的辩解就不攻自破了。要是再一一核对下去，破绽就会越来越多。

用理论编织起来的谎言，也最容易露出理论上的破绽。

与此相比，女人的辩解却更不容易攻破。

因为她本来就没编造什么理由，所以也就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她除了一句“你不相信我吗……”就是哭泣，让男人无从找出漏洞。剩下的只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了。只要她哭得煞有介事，男人是很容易轻信她的。

但是现在，爱的证据被斥之为形同乌有，安艺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只能自我安慰地想，就算不起作用，留下一个证据总比没有证据好。

因为即使别人不知道，但只要有一个证据，还是多少能约束抄子平时的举止的。

“感觉有点儿不一样吧？”

“总觉得有点儿痒痒。”

这一句话让安艺宽心不少。

只要身体上有那种异样的感觉，抄子就不会忘记身上异样的地方和那个让她感觉异样的男人。每次异样的感觉，都会让她想起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那就好了。”

“真是个怪人……”

确实，为那种事感到满足可能是很奇怪的。

但男人或多或少心里都有那样的愿望。男人想在所爱的女人身上刻上自己的炽热恋情。这种话野末和其他朋友也说过。有的男人虽然想这么做，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而且，有的人担心怎么也过不了妻子这道关，所以一开始就死了这条心。

“奇怪？”

“也没什么奇怪的……”

既然如此，男人为什么会有那种愿望呢？

仔细想来，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认为那样做就能独占自己所爱的女人。这种行为即使真像抄子说的那样没有实际作用，但答应男人任性的离谱要求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女人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不爱的男人对她那样做。如果不是妓女，而是一个普通女子允许男人对自己那样做，那她一定非常爱这个男人。正是这种想法使男人感到满足。

但进一步考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男人的本心就是不相信女人的。正因为不相信，所以才想在女人身上留下确凿的证据。

女人看上去循规蹈矩，实质上是最容易红杏出墙的。安艺脑子里就经常在为此而惴惴不安。

他还想再看看留在抄子身上的那个证据。

“开灯好吗？”

抄子一听就摇了摇头：“别开，就这样。”

“上次不是让我看了吗？”

一个月前，抄子是闭着眼睛，毫不反抗地躺在床上让他看的。

“那里不是我剃的吗？”

抄子扑哧一声笑了，真是个奇怪的理由。但安艺觉得这理由再正当不过了。

“你那么想看？”

现在安艺要求的，只是看一眼那可爱的地方。他想看看那块证据现在的样子，也可以说是盼望在这种嬉戏中刺激一下情绪。

男人执着的有些事情，往往在女人眼里是多此一举，那也许是因为男人的快感度不如女人的缘故。因此，男人才想看看女人的身体，听听女人的娇声，以此求得快感的补充。不可否认，想在女人身上留下证据，多少也是出于这种潜在的心理。

安艺本想说“我没你上得来劲嘛……”，但这似乎有损他男子汉的尊严，他把话又咽了回去。

女子对男人嬉戏的反应各种各样。有的女人比较随和，会轻易满足男人的要求，让他看，让他摸，而有的女人觉得这种要求很污秽，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当然，女人这时的反应，肯定受到她对这个男人好感、爱恋程度的很大影响。无论多么古板害羞的女人，只要心爱的男人真心恳求，她也会脱去坚固的盔甲，答应他的要求的。但要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男人，也许男人无论怎么求她也无济于事。女人的反应，归根结底取决于爱的深度。

然而就是再爱这个男人，如果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自信，她也会拒绝。大概有时她可以跟男人一起嬉戏，却无法融入此时的这种氛围。

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在男人眼里，那种半推半就的女人当然比顽强抵抗的更讨人喜欢。有时候女人闹着玩似的让男人看一眼自己的裸体，也会使他的激情迅速燃烧起来。

但最让男人扫兴的，是那种一开始就大大咧咧、毫不羞耻地炫耀自己裸体的女人。男人在这种时候最喜欢的还是那种虽然很难为情、但被心爱的男人恳求得没有办法才勉强答应的情趣。

这方面的表现与从小的家教与母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为当男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情趣是否相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抄子既低调谨慎又妖冶勾魂，自我控制得恰到好处。她这样的女人开始的时候虽然还会反抗，但不知不觉会被男人撩拨得激情荡漾。当她意识到自己失态时又会急忙要克制自己，事后想起自己脱口而出的话还会脸红。

这种下意识的手足无措，在男人眼里反倒是很可爱、很有吸引力的。

抄子最吸引安艺的，也许就是她在这方面恰到好处的分寸。她外表拘谨内心好色，正是这两者完美的兼容勾去了男人的心魂。

安艺已经不再去问她的想法。女人有时候虽然嘴上说不，心里已经答应了，也有的时候，其实她就是摆出一副拒绝的架势在等着你去求她。

抄子虽然吃惊地问他“你那么想看？”但心里也许已经不再拒绝。她似乎觉得很难为情，可也拿眼前这个任性淘气的大孩子没有办法。

安艺只开了床头那盏台灯，拉掉被子坐到抄子旁边。

他从这个角度把抄子全身欣赏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解开了她的睡衣。

也许是早就横下心来了吧，抄子没有反抗。安艺趁势把下摆左右分开，一点一点儿揭起来，一直揭到雪白的大腿根部露出那黑黢黢的葱茏。

安艺把手停下来，点了点头，好像遇见了怀念已久的老朋友。

一个多月过去，单从外表看，那里已经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了，只是用手摸的时候，还有一点儿比较硬的没长好的感觉。

安艺正看得入神，抄子身体轻轻动了一下，好像是在说：“该看完了吧？”

安艺明白她的意思，他又把揭开的睡衣拉回来盖好抄子的下半身，随即关掉了台灯。

“已经看不出剃过的痕迹了。”

时间的流逝让煞费苦心的证据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安艺知道那是早晚的事，但还是觉得有点儿灰心丧气。

“还得再剃一次……”

抄子一听就摇起头来：“还是算了吧。”

安艺没有答话，只是把抄子抱了过来。

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就是性的充实。霎时间，这对男女抛掉了一切矫饰，融为一体了。

如此强烈的一体感，只能从肉体的结合中去得到。但如此炽烈的瞬间一旦结束，激情就会渐渐消退，最终又会回到现实中来。

结合之后的倦怠中，两个人静静地躺着。过了一会儿，抄子忽然坐起身来看了看表，然后慢慢下床开始穿和服。

她就着昏暗的灯光，先穿贴身衬衣，又穿上长衬褂，用细带子系好。她按照跟刚才脱下来时相反的顺序，麻利地一件一件穿着。

等穿戴完毕，整理好头发，她就又要回家去了。

回到现实之后，身上的那个证据就不用说了，刚才激情澎湃的感觉可能也会淡薄，她还得重新进入作为妻子的角色。

看着眼前抄子在准备回家，安艺越来越心神不定。

“要是两个人互相爱上了……”望着屋角里抄子那影子戏一般的背影，安艺轻声问道，“再也离不开了，会怎么样？”

……

“要是不愿意让另一个离开呢？”

“那就只好待在一起了吧。”抄子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回答。

“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没法在一起……”安艺设想的就是抄子和自己的情况，“没法在一起，又不想

把她让给别人，只想自己一个人占有她的时候呢？”

“如果你说的是我，那没问题。”

“可是，有人说过，要是真的想独占一个自己爱的人，那就只有杀了她……”

抄子一听立刻转过身来：“你真是那么想的吗？”

“我总觉得，那种心情可以理解。”

安艺本来就不善于深入钻研。以往总是避开费脑子的复杂问题，听任它去自由发展。这种做法似乎太不负责任，可他这么多年居然都这么混了过来。

然而这次跟抄子的恋爱，靠那种敷衍了事的办法是无法解决的。抄子看来是真心，安艺也不是假意。他觉得这次不可能像以前的爱情游戏那样不明不白地分手。

即便如此，前科累累的安艺这次居然能如此认真考虑，可能也是因为他年龄已过五十大关的缘故。到了看得到生命尽头的现在，也许这已是能够满足身心的最后一次恋爱了。正是这种想法使他深深地坠入了情网。

但安艺看看周围，到了这把年纪就不想再为恋爱浪费能量的人也不少。他们的心思不是不可理解，如果可能的话，安艺也想过心神恬然的安稳日子，但现在为时已晚。

说实在的，如此痴心这次恋爱，连安艺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身陷其中，已经无法自拔。

“有件事很奇怪……”安艺冲着正在背对自己穿和服的抄子说道，“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大概是微不足道的吧？”

“你是那样认为的吗？”

“那倒不是。可是，不是也常见别人疏远、分手的吗？”

“也有不分手的呀。”停了一会儿，抄子反问道，“我们会分手吗？”

“我当然是不想分手的。”

“那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想完全占有你。我不想把你让给别人，可是一想到我们这样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心里就不踏实。”

“你是不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你啦。”

抄子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叹了一口气。

说实在的，现在安艺无法想象抄子会跟别的男人结合，哪怕是她的丈夫，她也不可能再跟他有肌肤之

亲。那不是道理，而是在跟抄子结合的时候获得的实实在在的感受。如此激情地和自己一起畅游过爱情海洋的人，是不可能再容其他男人近身的。

这用不着去问抄子，因为安艺深知这一点，坚信这一点。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绝对的。

安艺曾经跟一个爱着别人的女人有过肉体关系。当然，安艺认识她的时候，她跟那个男人的关系也许早已不冷不热，乏善可陈。但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她还在留恋那个男人。安艺因此一直以为那个男人具有极大的魅力，自己即使追求她也是白搭。

但有一天，那个女人竟然非常随便地接受了安艺。也许是她跟那个男人发生了争执，也许是她心血来潮，总之，这个原以为难以攻破的堡垒突然倒戈到自己这边来了。虽然有点儿犹豫，但安艺最终还是投入了她的怀抱。因为这是自己一直向往的女人，他觉得没有理由踌躇不前。

他们的关系就这么越来越深，她再没去理过以前的男人。

她那种转变的速度真是太快了。那果断的急转弯既让安艺感到满足，也让他感到有点儿可怕。能如此干净利索地忘掉前任男友的女人到底是什么动物？

正因为以前安艺一直以为女人如果爱一个男人就会全身心地不顾一切，所以那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不禁令安艺胆寒。

或许总有一天抄子也会转向别的男人，就像当年那个女人突然转向自己一样。现在自己和抄子正在向爱的顶峰挺进，而且离顶峰已经不远。然而登顶完成以后，就只有下山一条路了。

他们的爱会不会不久以后也消失掉呢？

正像安艺心神不定一样，也许抄子也已感到不安。安艺害怕女人翻脸不认人，抄子似乎也担心男人会突然变心。这种忐忑不安从抄子的言谈中在不时流露出来。

譬如，她明知安艺爱她爱得发疯，却还要打听、追问他跟以前女朋友的情况。那句半开玩笑的“男人就是没长性……”成了她的口头禅。

或许抄子说得没错，男人容易变心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女人一旦成了男人的掌中之物，男人就不会再对她殷勤备至，而是心安理得地又去寻找新的目标。

但换个角度来看，男人虽然寻花问柳，却都不会长久，完全移情别恋的情况反而非常少见。偷腥就是偷腥，大多数男人都是适可而止，不会弄得腥味满身。

与男人相比，女人鲜有得陇望蜀。可一旦改换门庭就义无反顾，极少有再吃回头草的。

女人对男人怨声不绝的，是眼下拈花惹草的小打小闹；而男人对女人惴惴不安的，是将来翻脸无情的一刀两断。用一棵草来打比方的话，女人是担心草叶的摇摆，男人是挂念草根的变化。草叶虽然不停地摇摆，但也只会影响表面；而从不摇摆的草根一旦动摇，则意味着要被连根拔起，寸草不留。

当然情况也不尽然如此。有时草叶的摇摆也会殃及草根，草根的晃动也可能只使草叶更为摇摆而已。

安艺和抄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住在一起。两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抄子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将爱维持下去呢？

既然两人都想完全占有对方，最好的办法还是住在一起。现在这种分居状态下的相爱，也许已经达到了极限。

以前安艺当然不是没考虑过跟抄子一起生活。甚至在与她幽会、结合为一体的时候，他都吐露过“真想跟你住在一起”的心声。有时还会脱口而出，“跟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最踏实”“真不想放你走”。

抄子听了也会轻轻点头附和，“我也是……”“真不想回去”，躺在安艺旁边时，她还悄悄贴着安艺耳朵说过：“像这样躺在你身边最轻松了。”

现在如果安艺主动要求跟她同居的话，抄子说不定会抛弃家庭住过来。因为她确实说过，“只要你叫我别再回家，我就可以再也不回去”。抄子好像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然而安艺虽然说了“真想跟你住在一起”，却不敢说“咱们住在一起吧”。

安艺举棋不定的最大原因，是他还没有、也无法做好两人生活因此而完全转型的应变准备。

只要决定一起生活，马上就能住在一起，但五花八门的问题势必随之劈头盖脸而来。他们面对的难题首先是抄子跟丈夫的关系，接下来是孩子跟谁生活，还有抄子的工作能否继续。与抄子相比，安艺这边也许没那么复杂。但他要跟妻子以外的女人一起生活，相应的纠纷就无法避免。最头疼的是离婚和再婚的户籍问题，可能哪件事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两人在新的住处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不大，但牵扯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却颇为复杂。要是那些问题干脆全都甩到一边，只管两个人过得好就行的话，问题倒也简单了。但两个人都到了这种年龄，各种羁绊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他们。那种世俗的眼光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关键时刻它却让人很难下得了决断。

要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是需要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排除万难的毅力的。

聪明的抄子觉察到了安艺的这种犹疑不决，但她似乎不想一味蛮干给安艺增加负担。这种想法的背后，大概还潜藏着她对彻底颠覆自己以往生活的恐惧和不安。

不管是谁，都会害怕放弃早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即使他讨厌那种生活，到了紧要关头也仍然难下决断。更何况抛弃的是整个家庭，事到临头就更会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了。

但有时人会明知可怕却偏要去探个究竟。这种心理，和人站在高处时既害怕朝下看又想朝下看的心情是一样的。

这次安艺又是在反复思考掂量之后，才对穿戴完毕准备回家的抄子试探性地问道：“你还是要回家？”

抄子在暗淡的灯光中转过身来：“你不希望我回去？”

这话让安艺不得不点头了：“当然了……”

“其实，我也不想回去啊。”

他们明知无法在一起待下去，却还是想知道对方的想法。或者说，他们是在等着对方恳求“你留下来吧”，等着对方决心说“我不走了”。

然而，尽管他们互相试探对方的口气，自己却都不说出明确肯定的语言。

现在安艺就在拼命克制自己，不让“你别回去”从嘴里漏出来。

这句话要是一出口，抄子说不定真的不会回去。这是安艺希望的，也是他此刻最害怕的。如果留住抄子，事情顷刻之间就会急转直下，再也无法挽回，那时就别无退路，只有一直朝前冲了。

也许是胆怯，安艺此刻并不想当决策者。即使早晚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觉得现在还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比较好。

抄子的想法看来也跟他一样。尽管她已经有了离家出走的一定心理准备，但不想现在就以自己投怀送抱的形式到安艺这里来。既然想离家出走，那她还是希望能被所爱的人百般恳求，最后才勉为其难似的答应他。

虽然他们都瞄准了一起生活的标靶，但谁都犹豫着不想去扣最后的扳机。

就这么互相凝视着，好一会儿，抄子才轻轻叹了口气：“没办法，还是回去吧。”这话说得像是给自己听的，又像是在埋怨安艺。

但“别回去”这句话安艺说不出口，结果他嘴里吐出了一句“我给你叫辆车”。

“不用了，我拦得着。”

“还是叫叫看吧，你等一等。”

现在安艺能做的，就是打电话叫车而已。

虽然是没办法，但灰心丧气的分别更让人感到凄凉。安艺穿上睡袍叫完车，又向抄子问道：“月底你真的能去轻井泽吗？”

“哪一天去？”

“三十号，大概是星期五。”

抄子考虑了一会儿，答道：“星期六去不行吗？”

“你星期六能去？”

“大概没问题。”

看着点头答应的抄子，安艺真想问一句：“周末你不在家行吗？”回想起来，以前跟抄子出去旅行都是

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原来以为她因为工作关系只有周末有空，现在看来好像还有别的原因。

“那可是难得的休息日啊。”

“那个人要去参加演奏会……”

“演奏会？”

“他跟朋友组织了一个乐队，那天有人请他们去。”

安艺脑子里又想起了电话里听到的抄子丈夫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那么年轻，他真的会经常带着乐器到各地去演出？

他当然是作为业余爱好在搞乐队，也许常被请去为福利机构或各地的活动演出。

“是吗？”

安艺终于明白了抄子周末可以在外过夜的原因。虽然不是每个周末，但只要丈夫不在家，她就可以把孩子托给母亲自己出来。

“星期六你能来，对吧？”

“改到星期六你没关系吗？”

按计划那天安艺和几个好朋友打完高尔夫应该回东京的，既然抄子能到轻井泽去，那安艺打完高尔夫以后一个人留在那儿就行了。

“星期六你几点钟能来？”

“六点左右吧。”

“一定来啊。”

“没问题。”

“那我在饭店里等你。”

安艺想起打电话叫车已经快十分钟了，走到阳台上一看，栏杆和夜晚的街道都是湿漉漉的。

“看样子下过雨了。”

抄子一听也朝下面看了看。

“现在已经停了。”

好像是阵雨，是在他们俩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下的。

“刚才倒是没听到……”

连安艺都没听到雨声，看来雨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那边有辆车。”

公寓门前停着的那辆车看来就是安艺叫来的。

安艺关上阳台门回到屋里，抄子郑重其事地说道：“那么，我回去了。”

“我送你到楼下。”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跟傍晚见面时一样，抄子的头发又结成了发髻，一根水草花纹的白色腰带系在淡紫色的纱制和服上。可能是因为光线的关系，稍稍侧转的脸上显得有点儿苍白，看不到一点儿云雨方罢的痕迹。

“好久没能待这么长时间了。”

牢骚是永远发不完的，但最近真是难得能一起待到这么晚了。

“你明天什么安排？”

“十点以前在家，然后去公司。”

“晚上呢？”

“六点钟有个碰头会……”

安艺也计划好要参加一个聚餐会，结束以后再见面就太晚了。

“到轻井泽再慢慢聊吧。”

“就等着那一天呢。”

十二点都过了，两个人虽然都注意着时间，却又难舍难分。虽然女人已经告辞过了，男人也已经点头致意，但两个人还是面对面站着不动。安艺竭力克制着自己，他知道，要是现在把抄子抱过来的话，她一定会钻到自己怀里来的。

但抄子穿上拖鞋，刚伸手去拉门的时候，安艺从后面又紧紧抱住了她。

他们靠着门接了吻，马上又一下子分开了。

然后，他们又互相看了一眼，随着一声“再见”，抄子消失在门外，夏夜的幽会结束了。

第八章 皎月

窗外，黄昏愈走愈近。

晌午压在山顶上方的白云已经消散，横飘着的波状云染上了红色。

宽敞的窗子下面是一个池子，再往前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延伸区了。林荫下的球道向前笔直伸去，池子左边接着一块绿茵茵的草坪。

球场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暮色将至的球道中央立着一棵松树，像是被谁遗忘在那里一般。也许是刚下过雨吧，松树和草坪都显得湿漉清新。

安艺从刚才开始就坐在屋里的椅子上，边看风景边等电话。

抄子如果按时从上野出发的话，应该在五点半到达，她一到车站马上会给饭店打电话。可现在已经六点半了，却任何消息都没有。

再以后开向这里的轨道交通的发车时间分别是七点多、八点多、九点多，基本上是一小时一班从东京发车，抄子总会坐其中的哪一趟车来吧。

昨天跟抄子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肯定来，饭店的电话号码她也记下了。即使她忘了电话号码，到了轻井泽以后也肯定马上问得到。即使她不打电话就直接来，也早应该到了。

安艺望着正在变暗的绿色草坪，脑子里在继续转动着。

会不会因为突然来了加急订单使她没法离开？或者是孩子生病她不能来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一定会来电话的。抄子很讲信用，通常每次迟到以前都会给安艺打电话。

星期一起来的朋友都回去了，留在饭店里还没走的只剩下安艺一个人。要是抄子不来的话，安艺就得一个人再白白待上一夜。但他不相信真的会倒霉成那样。

要是怎么也来不了的话，抄子一定会打电话来。既然到现在还没来电话，那她肯定再晚也会来。

安艺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朝窗外看着，球道中间那棵松树的顶上，月亮已经出来了。月亮才刚刚开始升起，那轮廓白白的，黄昏的天空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

这家饭店是幢三层楼房，周围是绿色的草坪和树木。

安艺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它从候客厅到客房的装潢都很稳重。

夏天的轻井泽到处挤满了年轻人和举家而来的观光客。饭店里也闹哄哄的，像是变成了百货商店。相比之下，高尔夫球场这一带倒显得清静，很少看得到人影。现在这个饭店倒更像是森林中的城堡。

决定要来轻井泽时，安艺曾考虑过借住朋友的别墅。那幢别墅占地很大，有管理员常驻，还可以提供饮食。虽然朋友一直说请他去轻井泽时务必住在那里，但他觉得那幢独栋别墅住进去反而会心里不踏实。

因为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住到一半时抄子又会加进来。尽管主人说请随便使用，但自己也难以带着妻子以外的女子住进去。

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住到这个僻静的饭店里来。

包裹着森林的晨霭，被朝日驱散的晓雾，辉映在阳光下的树木和草坪，向人们预告秋之将至的黄昏彩霞……这里的景色，无不让人百看不厌。高原上的自然景象静静地转换着，让人体会到天地之悠远。在喧闹的避暑游览地，只有这一角落是静谧的世外桃源。

但现在，这僻静却不啻为安艺的敌人。

周围的森林已经沉浸在夜幕之中，只有中间的球道还看得出模糊的轮廓。右边看得到一盏街灯，那里好像是饭店的地界。周围正在飞快地暗下来。

天已经够黑的了，视界里没有一个人影。也许是这幢石造的房子异常坚固，以至于根本听不到走廊里的脚步声。

这是一间完全封闭在大自然中的屋子。安艺就在这间屋子里一边透过窗户看着天色一点点儿暗下来，一边等着电话。

现在已经七点多了，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两个钟头，但依然没有抄子的消息。

如果抄子再不来的话，下边餐厅里预约的晚餐就必须取消，或者得告诉他们推迟预订的时间。不管怎么说，抄子迟到这么久确实罕见。

安艺还在犹豫要不要开灯。要是现在拉上窗帘把灯打开，屋子里立刻就会给人一种已经入夜的感觉。

安艺坐在椅子上，没有开灯，只有他的周围还隐约感觉得出黄昏暮色的余韵。

昏暗之中，安艺就像一尊化石，一动不动地等着电话。

为什么抄子还不打电话来？

今天安艺跟朋友们分手后回到饭店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曾闪过一丝抄子也许会不来的预感，但他心想那不可能。当时天还很亮，他并未把这种预感放在心上，而现在预感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安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八点多发车的轨道交通上。如果坐那班车来的话，还来得及到餐厅去吃饭。

为了排遣对时间的焦虑，他打开电视，开始看棒球比赛。

窗内窗外全都暗了下来，安艺只看得到电视画面在明晃晃地闪亮。

心不在焉地看着看着，时针过了八点，已经是八点二十分了。现在再不开灯已经不行了。

他赌气打开电灯，打电话给地下餐厅取消预约。

今天只好一个人吃晚饭了。他向餐厅道歉说约好的人没来，又请他们拿来一份西餐拼盘和冰块，独自

喝起威士忌来。

还剩下一班九点多到的车，只好再等等看。

即便她坐那班车来，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呢？是她忘了今天的约定，还是突发的急事让她没法打电话？安艺后悔今天早上没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今天上午，安艺很想给抄子打个电话，可顾忌到星期六她丈夫也许在家，所以就没打。要是那时候联系上了的话，自己就用不着这么傻等了。

过了九点，安艺终于死心了。

接下来虽然还有十点多、十一点多到的车，但都太晚了。从当初约好的五点半到算起，已经晚了整整四个钟头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打电话来，抄子那边肯定发生了变故。

究竟出了什么事？

最大的可能是孩子病了使她无法脱身，但那样她自然会打电话来。就算阴差阳错没能跟自己联系上，至少也能给服务台留个口信。他无法想象抄子一个招呼都不打就爽约。那会不会是抄子自己出了什么事呢？会不会碰上车祸受了伤，或者突然得了急病？要是她本人进了医院，倒是有可能打不了电话。

想着想着，安艺更加心神不定起来。

以前，他们商量过得急病时的联系方式。抄子说过“别担心，我一定打电话告诉你”。现在看来，还是靠不住啊。如果是妻子跟丈夫，医院里马上就会通知，可凭两个人现在这种关系，也不可能托家人或亲戚打电话来通知自己。也许，倒应该给抄子公司打个电话问问，可真不凑巧，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

安艺还是提心吊胆地等着电话。

到九点半多的时候，安艺终于下决心给抄子家里打个电话。他还是按照两个人约定的那样，铃响三次先挂掉，然后再打。屏住呼吸拨了号码，可没有人来接。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反应。

抄子家好像没人。

安艺又喝了一大口兑水威士忌。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从她丈夫和母亲都没接电话来看，会不会一家人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了？

想到这里，他又拿起了酒杯。刚送到嘴边，电话铃响了。

安艺一愣，他朝周围看了看，随即眼睛盯住电话不动了。尽管手一伸就够得着，但他没有去接，他要平息一下等得心慌意乱的情绪。

拿起电话时铃声已经响了五次，听筒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是安艺先生吧？有找您的外线电话，我就给您接过来。”

安艺瞥了一眼电视机旁边的台钟，九点五十分。他把电话贴在耳朵上，轻轻的接驳声后，电话通了。

听筒里一下子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是我……”

声音很低，但确实是抄子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儿？”

“东京……”

她好像是用公用电话打的，听筒里听得到街上的噪音。

“你在干什么？”安艺竭力控制着情绪，但还是无法改变责问的语调，“我一直等到现在，都快十点啦！”

“对不起。”

现在再对不起也来不及了。

“你干吗不来？”

面对安艺的厉声质问，抄子低声答道：“我想去，可是去不成了。”

“为什么？”

“他突然又说出去了……”

抄子丈夫本来预定今天要到外地去演出的。

“突然改变了计划？”

“也许是他觉得我的样子有点儿奇怪。”

安艺脑子里想象着抄子和丈夫争吵的场面。虽然没见过她丈夫，但知道他也是三十五六岁。

“那你呢……”安艺镇静下来，声音柔和一点儿了，“现在是在外头？”

“嗯……”

“现在能来吗？”

“现在来？”

“不管多晚都行，反正还有夜班车。”

“可是……”

“来不了？”

“脸上让他打了一巴掌……”

电话里听得到低低的抽泣声，抄子好像哭了。

安艺脑子里又浮现出一对夫妇的身影。丈夫正打算出门，跟几个趣味相投的朋友一起去旅行演出。妻子睨视着正要出门的丈夫，心里在惦念今晚的幽会男友。现在就等着把孩子托给母亲，然后自己走人了。

突然，丈夫说不去演出了。

妻子问他为什么，但他不回答妻子的疑问，只说要跟她一起去外头吃饭，还说难得也在家歇歇。一心只想去轻井泽的妻子立时乱了阵脚，她想知道丈夫突然改变计划的原因，但丈夫含糊其词，没有要走的意思。心情急切的妻子一个劲儿地劝他还是去演出，这越发使他疑上加疑，不禁跟妻子争吵了起来。

本来丈夫就觉得妻子的举动不正常，以前他虽然觉得有点儿反常，但还一直在勉强抑制着心中的不满。

那不满终于在星期六下午爆发了。

“你打算到哪儿去？”丈夫的盘问步步紧逼，“你大概有什么新相好了吧？”

妻子开始还处于守势，但丈夫的强横态度激起了她的反攻。虽然她红杏出墙自知理亏，可也不是没有自己对丈夫的不满。就在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之中，丈夫一时冲动，随手扇了妻子一巴掌。

本来丈夫妻子都没打算吵到那种地步。

起初丈夫看到妻子坐立不安的样子，不过就是想挑明自己对她所作所为的怀疑，让她吃点儿苦头，受点儿教训。妻子一开始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那么大。谁知针尖对麦芒，越吵越不可收场，最后丈夫打了妻子一记耳光。

安艺想象不出是本性善良的丈夫赶紧道歉了，还是他一怒之下愤然冲出了家门。

挨了打的妻子先是呆若木鸡，继而悲从心生，蹲到屋角里号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她才想起，早就说好了今天要去轻井泽。她知道得早点儿出门，但这种情况下看来是走不成了。

比约好的时间早已晚了不少，脸又被打得走了样，今天只好不去了。但电话总得给安艺打一个，抄子这才走出了家门。

安艺重换了一只手拿好电话。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抄子居然挨了丈夫的打，这让他极为震惊。

“伤得厉害吗？”

……

“要紧吗？”

问了两次，抄子才终于答道：“没什么太要紧的。”

“可是，打的是脸啊。”

安艺想起了电话里听到过的抄子丈夫的声音，记得那声音比自己原来想象的要年轻有力。抄子难道真是挨了他一巴掌？

“疼不疼？”

“不，已经不疼了。”

“你能不能现在就来？”明知不可能，安艺还是又问了她一声，“没有轨道交通，坐汽车也行。”

已经十点了，走夜路要是三个钟头的话，也许能到。

“你可以叫辆出租车来，要不我回东京去？”

抄子如果来不了，安艺也可以叫辆车回东京。

“我回去以后能马上跟你见面吗？”

“今天晚上还是算了吧。”

已经吵到丈夫动手了，抄子以后该怎么办？她丈夫现在跑哪儿去了？

“刚才我给你家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

“我就是刚才出来的……”

“现在就你一个人吧？”

“嗯……”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安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回家？”

“到我妈那儿去。”

“一个人去？”

“是的。”

抄子说过她母亲就住在附近，大概孩子现在也寄放在她那里。

“明天早上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从傍晚开始就一个人在饭店里等到现在，接下来的长夜看来更难熬。

“我想你……”

“我也想你……”

听筒里传来抄子嘶哑的声音。

放下电话，安艺叹了一口气。

抄子的伤听她的话好像并不太重，说是打了一下，可能就是脸被打红了，似乎对她打击最大的是丈夫居然动了手。

安艺自然没见过抄子的丈夫，但从听到的声音和抄子偶尔漏出来的片言只语来看，他似乎是很温和的人。这从他喜欢古典音乐、喜欢乐器这一点上也能看得出来。

这样的人怎么会动手呢？

抄子只说“因为他知道我要出门……”但安艺似乎可以肯定，那是因为他对抄子的行动起了疑心。

安艺本打算再把原因问得详细一点儿，但想到这事牵扯到自己，也就无心再追问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对抄子夫妇来说，绝不是一件小事。

今后两个人会怎么样？夫妇大吵一通之后，有的会终于分道扬镳，有的反而会痛定思痛，破镜重圆。但事情闹到打耳光的地步，看来是不会马上言归于好的。不仅如此，要是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两人真的会一刀两断。

安艺往杯子里加进冰块，又倒上了威士忌。这一次他倒进去的威士忌比刚才多一倍。他端起杯子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傍晚时斜阳阴影中的草坪已经一团漆黑，远方还有一处像是被谁遗忘在那里的光亮。天将黑时，泛白的空中若隐若现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右边的树梢，皎洁的月光从叶间飘落到地上，湿漉漉的小草已经入眠。

望着高原上寂静的夜空，安艺又想起了抄子。

回到娘家的抄子在干什么？是在对母亲诉说今天争吵的经过，还是跟孩子在一起？今晚抄子到母亲那儿去让安艺不再那么担心，她离家以后没再回到丈夫身边也使他感到些许安慰。

今天晚上，安艺想念着抄子，抄子也在想念安艺。他们都吐诉了“想见你……”的心声。但几次要抄子来她都不来，安艺因此想叫辆车从轻井泽赶回去，可抄子也没答应见他。

现在赶回去的话，到东京已是深夜，不仅太晚了，而且抄子吵完架后也许还没平静下来。说不定她想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

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是这种时候，不是才会更想见面吗？抄子拒绝跟安艺见面，是因为她冷静，还是因为她想保住这个家？

仔细想来，安艺的态度好像有点儿矛盾。他既为抄子没来轻井泽感到失望，又对她跟丈夫的裂痕感到担心。说是“我希望你来”，可并没有考虑抄子现在再到轻井泽来的后果，要是今天晚上抄子真到轻井泽来的话，她与丈夫的决裂或许将就此定局。

如果刚跟丈夫吵完架就连夜投奔到情人等待的高原饭店去，就是再宽宏大量的丈夫也绝对不会容忍。

虽然安艺不清楚今天抄子夫妇争吵的具体过程，但他觉得似乎他们还没到决裂的地步。尽管从唇枪舌剑发展到动手打人，但已经有了孩子的夫妇还不至于因此立刻分道扬镳。今晚回娘家住一夜，不过是躲过风头的应急手段。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抄子夫妇之间还算留下了一线希望。抄子今晚不到轻井泽来，也许就是想要保住这最后一线希望。

在她跟安艺的前途依然无从展望的现在，如果冲动地不惜一刀两断、离家赶到轻井泽来，就只能说是一种鲁莽。

知道无法见面以后，安艺看着漆黑的窗外，大脑似乎也渐渐冷静下来了。

打消了今夜相会的念头以后，他稍微睡了一会儿，但那不是运动过后或工作完后舒服的睡眠。他是不停地喝威士忌，醉得浑身软瘫才睡着的，睡着前并未做任何上床的准备。

他醒来时，头上的灯光煌煌依旧，画面已经消失的电视在释放着杂音。刚才大概是躺倒在床上想看电视，迷迷糊糊睡过去的。

安艺忽然觉得抄子好像就在旁边，但眼前只看得脚那头一大片白色的墙壁，当然没有抄子的影子。窗边的桌子上是空空如也的酒瓶和酒杯。

床头柜上的钟指着三点，离天亮还早，可喉咙干得难受。他爬起来喝了口水，只觉得头重脚轻，两腿酸软。看来酒劲还没过去。

安艺关了电灯，又回到床上躺了下来。

他睡得应该很沉，可脑子里却始终看得到抄子的面影。

没做什么梦，脑海里抄子的面影却如此清晰，这或许是因为睡着前一直在想抄子，黑暗中一闭上眼睛，抄子就又会出现在眼前的缘故吧。

都这个时间了，想必抄子在娘家早已入睡。不知她是不是跟母亲睡同一个屋，但孩子肯定是睡在她身边的。

可是，安艺怎么也想象不出抄子跟孩子一起睡觉时的样子。抄子在他脑子里只是一个女人，作为母亲的形象却非常淡薄。

他好像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安艺是七点钟醒来的。

凌晨三点时醒过一次，到现在又过了将近四个钟头。

酒劲已经过了，但头还有点儿沉。

安艺朝周围看了看，窗帘缝漏进来的淡淡光亮中，满眼是白白的墙壁。从昨天踏进屋子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定下来要跟抄子在这儿过夜，所以此刻的大床、白色的空间，无一不使人觉得缥缈茫然。

安艺使劲捶了两下脑袋，起身上完厕所，回来拉起了窗帘角。

他以为早晨耀眼的阳光一定会一下子射进屋来，没想到云层很低，树林和草坪全都笼罩在浓雾之中。已经是七点了，太阳依旧懒洋洋的，雾在徐缓地飘动，葫芦形的池子水面上，雨点滴在上面的圆圈在不停朝外扩散。

在轻井泽连着住了三天，每天早晨不是下雨就是阴天。当地人说一早雾浓白天才不会下雨，这里早晨根本就看不到灿烂的太阳。

轻井泽是个非常潮湿的地方，像样点的大宅院里都长满了青苔，屋子要是关着不通风还会发霉。

第一个看中轻井泽的好像是英国人，弄不懂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来避暑。尽管国外的避暑地还是空气干燥凉爽的地方居多，但也许在英国人眼里，这种潮湿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

安艺原来并不讨厌这种雾气浓重的早晨。虽然这样的天气让打高尔夫或网球的人郁闷不爽，但安艺觉得那寂静的树林草坪在细雨蒙蒙之中更有情趣。

可是，今天早晨的满天乌云却多少令安艺感到凄凉。

终日翘首以盼，却不见美凤飞来。望着迷雾中的树林，安艺孤身只影，倍感徒然。

他还没想过上午什么时候回东京。那篇今天要截稿的文章，回去以后写也来得及。现在最要紧的，是等抄子约好了要打来的电话。他可以接完电话再回东京。

安艺盘算完后，照样没拉开窗帘，他拿起报纸就着床头灯看了起来。看完三份他要饭店送来的报纸，安艺觉得有点儿饿了。

他想起来，昨天取消预约的晚餐后，他只就着送来的西餐拼盘喝了点儿威士忌。现在酒劲已经过了，他只想喝碗又香又热的豆酱汤。

七点半正是早餐时间，可他怕自己到楼下餐厅去时抄子会来电话，而且也嫌换衣服出去太麻烦。

安艺就这么躺在床上等抄子的电话。

要是以前，他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果没见着哪个女人，他会立刻起身回去，或是考虑工作上的事情。但现在根本没心思干那些事。他呆呆地躺在浓雾中的饭店里，心里只想着抄子和那个她说要打来的电话。

快八点的时候，安艺要了客房服务的早餐，然后起床去洗脸。他没看时刻表，因为他知道九点多和十点多都有回东京的特快。

洗完脸，拉开窗帘，雾天已经变成雨天了。

难得一个星期天，这一来室外体育运动看样子都没法进行了。现在再下雨安艺都无所谓，可抄子要是在这儿，也许会惋惜的。

安艺漫无边际地遐想着，他抽了一支烟，然后开始穿衣服。

抄子打电话来是在二十分钟以后，正好他刚吃完送来的早餐。

“昨晚真对不起，你睡得好吗？”

过了一夜，抄子的声音好多了。

“睡着了，但没睡好。”

这话听上去奇怪，却是大实话。安艺虽然灯没关就睡着了，但那只能说是酒后打个盹，算不上正儿八经的睡觉。

“我梦到你了。你在夜里的大街上走着，好像很害怕。”

“我也梦到你了。叫你也答应，真有点儿扫兴。”

梦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抄子也梦到跟自己在一起，这让安艺感到欣慰。

“现在这儿在下雨。”

“东京是阴天。”

“你从哪儿打的电话？”

“从我妈家。”

“你母亲呢……”

“在别的屋子里呢。她也许以为我是在给公司的人打电话。”

跟昨天晚上相比，今天抄子的声音平稳多了。

“今天你接下来干什么？”

“在轻井泽没事了。我刚吃完早饭，想坐九点来钟的车回去。”

“我来接你吧？”

“你出得来？”

今天是星期天，抄子的公司休息。但她家里现在怎么样了？这才是安艺惦记的。

“你不回家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一直待在母亲家里？”

抄子没回答这个问题，她接着问道：“几点钟到上野？”

安艺看了看时刻表，告诉她十一点一刻到。

“站台上很挤，我从上野公园出口出来。”

“那我就在那儿等你。”

抄子说起话来很快活，跟昨天晚上判若两人。

又能见面了，安艺赶紧开始做回去的准备。他其实就一个旅行包，再怎么准备半小时也足够了。

安艺赶上了九点多的车，坐到靠窗的位子上。

轻井泽还在下雨，过了横川山口雨就没了，只看到云层低低地覆盖在田野上。

路上，安艺边喝咖啡边继续看书。东京到轻井泽要两个小时，感觉上不算远。旅途中看平时想看的书是最合适的。

对安艺来说，旅行的乐趣不仅是探访未知的土地，还在于能在车中安闲地读喜欢的书。而且今天一到上野，抄子还会来接站。

黯然寂寞的昨夜已经过去，欢然欣喜的时刻即将来临。

是因为放心了吧，安艺迷迷糊糊打起盹来。当他在嘈杂声中睁开眼时，已经到大宫了。

安艺把放倒的椅背收上来，在衬衫外面又穿了一件白麻外套。因为刚跟编辑和好朋友打完高尔夫球，身上的装束也很随便。

安艺合上书朝窗外望去，从大宫到东京一路上几乎全是房屋街道。三天来看惯了农村的绿色，窗外的景致反而显得新鲜。

列车正点到达上野车站。

安艺提着包过了天桥，朝上野公园出口走去。

轻井泽刚下了一场雨，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但东京还是那么闷热。虽然已经进入九月，天气好像反而又热起来了。

安艺快步穿过人群走向检票口。他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却没看到抄子在哪儿。出了检票口正要走上街道，有人从后边拍了他一下。

“你回来啦。”

安艺回头一看，抄子笑嘻嘻地站在跟前。

“你没在检票口那儿吧？”

“我躲起来看你跟谁一块儿回来呢。”

“肯定是我一个人嘛。”

说着他看了看抄子的脸，看不出有打过的痕迹或红肿。

“你有时间吧？”

见抄子点点头，安艺朝一辆等在路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

他直接告诉司机：“去原宿。”

快到午餐时间了，虽然可以在外头吃，但安艺还是想先到屋里跟抄子待在一起。抄子似乎也心有灵犀，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边上。

“总算又见面了。”

车子启动以后安艺轻声说道。抄子把身体靠了过来。

“对不起。”

“反正都过去啦。”

现在再埋怨抄子没来轻井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过，你很够呛吧？”安艺又看了看抄子的脸颊，“打哪儿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耳朵里感觉还有点儿怪。”

抄子用手轻轻摸了摸耳朵，那只耳朵不在靠安艺的这一边。

信号变成绿灯了，车子开动以后安艺又问道：“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你要到轻井泽去？”

安艺照例省去了对抄子丈夫的称呼。

“那他还不知道。好像是看我心神不定，才猜到我要出门。”

“不是定好了要出去演出的吗？”

“演出好像突然取消了，可他没有告诉我……”

狡猾的家伙！安艺心里恨恨地骂道，但没有说出口。

对妻子行动心存狐疑的丈夫，干出那种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我告诉他我要出门，他就问了不少我要到哪儿去什么的……我没理他照样准备出门，他就不高兴了。”

“就这么一下打过来了？”

“是我跟他吵起来了，后来就……”

安艺以前从没恨过抄子的丈夫，不仅不恨，还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他。说白了，抄子的丈夫是“绿帽乌龟”，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还不知道。实际上，睡人家老婆的只会对被人家睡老婆的心怀同情，绝不会恨他的。

但像昨天那样动手打人，情况就不一样了。

也许对丈夫来说，抄子是妻子，但对安艺来说，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女人有什么理由诉诸暴力？

当然，抄子丈夫打人确实有他的道理。人有时气愤至极，也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动手，但总不能打得第二天还耳朵疼吧。

看着左手轻轻捂住耳朵靠在自己身上的抄子，安艺不禁火气上来了：“他打人以前，冷静地考虑过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

妻子跟别的男人亲近，未必都是妻子的责任，这里面也有丈夫的问题。

但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安艺是抄子的丈夫，他说不定也会动手打人的。不管什么理由，看到妻子无视自己，傲然而去的样子，哪个丈夫都会生气。更何况丈夫再三诘问，妻子却置若罔闻。面对如此顽固的态度，难怪丈夫要动武了。

安艺抱着胳膊叹了一口气。

就在刚才他还觉得无法容忍抄子丈夫的暴力，可现在反而觉得那也许是顺理成章的了。安艺是一方面否定他的行为，一方面理解他的心情。如果想恨他的话，不如咬牙切齿地去恨，那样心里就会轻松，但安艺觉得恨不起来。

汽车从四谷车站前面驶过，沿着神宫外苑的林荫道向前开去。因为是星期天，路上很空。

目送一群慢跑的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渐行渐远，安艺又将视线收回到旁边的抄子身上。

抄子正靠在安艺的肩头望着前方。

他们以前也在星期天的下午一起这样坐过出租车。时间跟那次相同，但两人所处的环境却已经大不一样。

以前依偎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幽会的喜悦。男人和女人都因为避开了世人的眼光而更加激情荡漾。现在尽管同样依偎在一起，却已经不再避讳世人的目光。不仅不再躲避，而且大大方方，倒像是天经地义一样。

经过这次激烈争吵，抄子和安艺好像变得胸有成竹、宠辱不惊起来了。

“可是……”安艺望着前方林荫中缓缓的弯道问道，“你今天还是住在母亲那儿吗？”

抄子点点头，眼睛还是看着前方。

“跟你母亲说了这次的事啦？”

“说了点儿大概……”

“那你母亲怎么说的？”

“她好像觉得吵架也就是一阵子的事。”

“可你总不能一直住在母亲那儿吧？再说你还有工作。”

“我要是就这么不回家的话，你大概就会坐不住了吧？”

“那倒不会……”

安艺虽然没有承认，但抄子好像看出了他一闪而过的犹豫。

“你觉得我还是回去好？”

这话让安艺不知该如何回答。抄子继续说道：“今天早晨，他打电话来了。”

“怎么说的……”

“说是希望我回去……”

抄子丈夫在安艺脑子里的形象又变了。原来那个殴打妻子、蛮不讲理的男人，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说真的，安艺觉得自己好像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

如果他干脆把妻子拒之门外，安艺倒想与其较量一番。因为那种动辄诉诸暴力的蛮横东西实在可恶。可是，这种才过了一天就赔礼道歉的人，安艺是无意把他作为对手与之抗衡的。

“那么干脆就……”

安艺低声问了一句，抄子点了点头。

“大概他是知道做得过分了吧。”

“可是，不是昨天才吵的架吗？”

就算知道自己过分了，第二天就举手投降是不是也太窝囊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才不回去呢。”抄子慢慢摇了摇头，“先在我妈那儿住一阵。”

看安艺不说话，抄子又接着说道：“都闹成那样了，怎么能马上又跟以前一样呢？”

就连闹到互相动手的夫妇，也不是没有马上言归于好的，但抄子他们的情况看来没那么简单。因为这牵扯到妻子有外遇的复杂问题。

“我想问你个问题……”

安艺把嘴凑到抄子耳朵边上，以免被司机听到。

“他发现我们的事了吗？”

抄子想了想，过了一会儿才答道：“我不清楚，但他好像已经感觉到我外头有个人了。”

“那他还原谅你？”

“这不是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大概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吧。”

“原来是这样啊。”

与安艺相比，抄子好像更沉得住气。

车到原宿的公寓时，快十二点了。

外出三天，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因为安艺不在东京的时候，保姆久子也来给他打扫过了。

也许是已经九月了吧，带花边的白桌布换成了浅驼色的，桌边的鹤颈花瓶里插着一朵秋天才开的玫瑰。

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久子想得很周到，但她对抄子有点儿冷冰冰的。

走进书房，安艺不在家时寄来的邮件和从家里转来的邮件也分门别类放在书桌上。

熟悉安艺的人知道他大多住在原宿，东西就都寄到这儿来，其他的邮件自然都是寄到家里去的。平时他总是周末回家看看，但这个星期没回去，所以就让他们转寄过来了。除了书籍以外，其他邮件都扎在一起，上面只写了一句“请转下列地址……”，因为是转寄，有这一句就够了。但从这不愿多写一个字的标准用语上，似乎也可看出安艺妻子的冷淡。

安艺只简单看了看那些邮件的信封，就回到客厅里来了。抄子这会儿正在厨房里烧开水。

“喝茶行不行？”

“行啊，我要浓点儿的。”

抄子对安艺屋子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现在正要从厨房旁边的橱里拿茶叶筒。就在她掂着脚尖伸手去够的时候，安艺悄悄走到她后面把她抱住了。

抄子吓得急忙回头看时，已经一下子倒在安艺怀里了。

也许是在轻井泽等得太久了吧，安艺觉得好久没跟抄子见面了。这一夜之间，两个人所处的环境似乎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抄子的处境更艰难了。

想到这些，两个人紧紧地吻到一起，许久许久，连阳台上直射进来的白昼阳光都全然不顾了。

卧室的窗户上有一层带花边的白色窗纱和一层胭红色天鹅绒的窗帘。如果中午把两层都拉上，屋子里也很暗。就在这人工制造的夜色中，安艺向抄子求起欢来。

无数次的结合，早已让两人的身体极为默契。他们都很清楚，哪种爱抚会催生哪种感觉，哪种感觉又会怎样传遍身体。

逍遥自在的融合中，两个人的身体在尽情燃烧。

今天的抄子比以往更为主动。平时她像是等待安艺点火的干柴，今天却是她急不可耐似的首先点燃了欲火。

女人点燃的欲火使男人燃烧得更为炽烈，男人烈焰的热浪又使女人燃烧得愈发凶猛，那热浪刺激着她，将她推向激情的巅峰。

激情澎湃之中，安艺的脑子里并未忘记抄子丈夫的存在。就是那个未曾谋面的男人，怒不可遏地打了抄子耳光，伤及了她的身体。

他怒火所向的身体，现在正在安艺的怀抱之中。

让抄子充满愉悦，就是对伤害她身体的男人的还击。

此刻，或许抄子也在这么想。

抄子沉溺在与安艺的激情中，仿佛是在以这种方式向打了她的丈夫复仇。她是在以炽热的烈火向丈夫宣告：即使自己的身体倒在他的暴力下，自己的感觉也绝不向他投降。

快要到达顶峰了，抄子轻声说道：“咬我……”

安艺起初以为那是单纯的欢悦声。每次快到顶峰时，抄子嘴里经常会漏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快点儿……”

又一声催促使安艺急忙看了一眼抄子的脸。散乱的头发从右颊一直垂到唇边，额头上细细的皱纹在颤抖。虽然是在欢悦之中，但女人的表情总让人不禁感到心疼。

“使劲……”

这句话终于让安艺下了决心。

不能再犹豫了。抄子和安艺都希望在那胸脯上清楚地留下爱的证据。只要留下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又长又深的痕迹，他们两人反而能更加坚定地前进。

安艺不再考虑任何今后的事情，他按照抄子的恳求咬住了她柔软的胸脯。

现在只有跟随欲望所指的方向一直向前了。

两人一起登上顶峰已经过去一个钟头了。

有时候下午也会有意想不到的静寂。

双层窗帘遮蔽着的卧室里一团漆黑，一点儿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就在这静寂之中，两个人静静地依偎着。抄子照例把头枕在安艺右肩上，脸和上身微微压着安艺的胸脯。

欢悦之后，两个人总是用这种姿势稍事歇息。

过了一会儿，安艺若有所思地忽然问抄子：“感觉好吗？”

真是明知故问，回想一下刚才抄子的反应，就再清楚不过了，但安艺还是想亲口问一遍。男人只有这样，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

抄子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轻声说道：“好极了……”

有时为了听到这一句话，男人会耗尽全身的精力，甚至耗尽生命。女人的这一句话，能使男人更加自信，更加珍爱女人。这就是男人的天性。

“可是……”

安艺的手指朝着抄子那可爱的地方伸去。

高潮过后女人的身体是没有任何防备的。或许是因为还沉浸在销魂的余韵中吧，现在无论怎么靠近那里她都不想反抗。

安艺因此轻而易举就摸到了抄子那片柔软的葱茏处。

“不会是这个……”安艺说着把嘴贴近抄子耳旁，“不会是因为这个你们才吵架的吧？”

伏在他胸口上的抄子小声笑了起来：“不是跟你说过没那种关系了吗？”

“说是说过，不过我想也许……”

“你又在胡思乱想啦。”

安艺伸出胳膊想挪挪枕头的位置，胳膊肘碰到了窗帘。窗帘摇动了一下，午后的阳光趁机从窗帘缝里射了进来。

他们早就忘了，现在是星期天的下午。大白天就沉溺在情事之中，安艺感到有点儿心虚。他拉好窗帘，屋子里重又回到了黑暗。

“没动你身体吗？”

“当然啦。”

根据电话里听到的声音，抄子的丈夫不像是个小个子。他如果想那样做的话，看样子是能够按倒抄子的。要是他还要硬干的话，也许就会发现反常情况。

但他好像没有那样做。女人就算长得瘦小，但如果真反抗的话，男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得逞的。而且，就算用力量迫使她屈从了，结果也未必会使自己满意。那样做可以说近乎一种夫妇间的强奸，如果男人乘兴硬要去做的话，就会导致夫妇彻底决裂的后果。

抄子的丈夫似乎是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了。

尽管他一时动手打了抄子，但未必是对妻子情意已尽，不仅如此，说不定他压根就没想过以后要跟抄子分手。

而抄子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的呢？

她说现在要在母亲那儿住一阵子，就是丈夫道歉了也不回家。

但她那个“一阵子”，到底是几天？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安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思考着，抄子把脸轻轻靠在他胸前，静静地依偎着他。

午后的静寂之中，两个人就这么睡着了。

安艺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里漏进来的阳光已经西斜，远处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一看床边的钟，下午四点了。

安艺的响动让抄子也醒了过来。

“睡得真沉啊。”

大白天睡觉，抄子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没睡好……”

“今天你几点钟回去？”

“再待会儿行吗？”

安艺今天还有四五页稿子得写出来，等抄子回去了再写也来得及。

“你今天得回家去吧？”

抄子知道安艺周末是要回家去的。

“不，不回去。”

“为什么？”

“今天刚从轻井泽回来嘛……”

抄子好一会儿没吱声，冷不丁说了一句：“我也不想回去了。”

“那就住下来吧？”

“住你这儿，行吗？”

抄子这第一时间的反问把安艺吓了一跳。

“我要是住这儿，你就麻烦了吧？”

“那倒也不是，可是……”

“今天要是住你这儿了，以后说不定就会一天一天住着不想走的。”

抄子经常会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坚强。说她跟丈夫已经没有肉体关系时是那么斩钉截铁，说她要离开家庭时又是如此毅然决然。只要现在安艺要她留下来，也许她真的会住下不走的。她的话里让人感到一种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决心。

但抄子好像马上觉察到了安艺的两难心情，她改口说道：“放心吧，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的。”

……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这又不是什么麻烦。”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孩子吗？”

安艺考虑跟抄子一起生活的时候，最先想到的确实就是抄子孩子的问题。尽管那是自己心上人的孩子，但这把年纪还要跟孩子一起过日子，是有点儿麻烦。

“你不是看到孩子就头疼吗？”

“那倒也不是……”

“不要那么勉强自己嘛。”

说完这句安抚的话，抄子忽然抬起头来。

“可我自己来抚养他，没关系吧？”

“那当然是你的自由。”

“那么，我就试试看吧。”

抄子眼光像是在想象着未来的什么。看着她这副神态，安艺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你是不是怀孕了？”

.....

“没说错吧？”

安艺又问了一遍，抄子只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回想他们的交往，抄子就是怀孕也不奇怪。男人和女人既然结合在一起，不知哪一天就会怀孕。

但是，安艺又觉得她未必已经怀孕。

因为抄子的例假相当稳定，基本上可以推算出受孕危险期。抄子觉得哪天可能怀孕时，也会提前悄悄告诉他。

那种时候，安艺就会在跟她结合时靠意志控制住自己。说不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安艺的年龄已能让他在这种时候比较从容地行事了。

说得再透彻点儿，到了这把年纪，男人的精气已大不如前，就算一时抑制不住，也很难使女人怀孕。安艺一直相信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此根本不担心抄子会跟自己怀孕。

实际上，也是因为以前并未出过这种问题，难怪安艺从不为会不会怀孕的事操心。

但不操心只是凭当事人自己的感觉，而感觉并不绝对是可靠的。

现在要是抄子真的怀了孕，安艺也没有否定的根据。

既然她说跟丈夫已经一年多没有肉体关系了，如果怀孕了的话，那就肯定是安艺的孩子。

安艺在淡淡的亮光下又看了看抄子。

“你是怀孕了吧？”

抄子头靠在安艺肩头，没吱声。

“你对我说实话。”

“如果是怀孕了怎么办？”

这反向让安艺一时答不上话来。

“麻烦了吧？”

.....

“不过，你放心好了，我没怀孕。”

吓唬了一次以后，抄子又断然否定了怀孕的事。

说实在的，安艺从来没有想象过跟抄子一起生男育女的事。

虽然他跟抄子的关系比谁都密切，但那跟怀孕生子之类家庭的生活全无关系。对安艺来说，抄子说到底就是自己的情人，不是生育孩子的母亲。

这或许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一轮以上的年龄差。他一直觉得，年龄差得这么多，是怎么也不可能一起生育孩子的。

但那只是男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每个月都定期来例假的女人来说，什么时候真的怀孕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再问你一遍……”

安艺还是不放心。

“真的没怀孕？”

“没怀孕。”

“那你刚才怎么说要自己抚养呢？”

“我是想，那样也许就能生一个了。”

“你想要孩子？”

“现在怀孕是挺麻烦，但要是真的有了，我还是想要的嘛。”

也许那才是女人真正的心里话。

“可是，你看现在这种情况……”

抄子能为他着想，安艺当然很欣慰，但如果真的怀了孕，问题就不一样了。

“我只想跟你保持纯粹的爱，不想再为家庭和其他那些琐事烦心了。”

“这我知道。”

抄子点点头，从床上起来走了出去。好像是到浴室冲淋浴去了。

剩下安艺一个人，他把床前的窗帘拉开了。

太阳在留下一天暑热之后已经西斜，但还是把柔和的阳光洒满了卧室。安艺穿起衣服，觉得肚子饿了。

他想起来，今天只在轻井泽吃了点送到房间里来的早餐。

看到抄子刚从浴室出来，他提议：“到外头吃饭去吧。”

因为是星期天，像样点的餐馆都不开门。安艺只看中了一家还不错的牛排店，就在宫下公园过去一点的地方。现在用铁板烤肉的餐馆很多，很少有这家店那样用木炭烤的。而且调味料也以酱油为主，味道很爽口。

“难得吃点儿肉也可以吧？”

“那么，吃完我就直接回去，这儿不来了。”

抄子好像打算直接回母亲家去。

“要是能留下的话，你就住这儿吧。”

“我现在流放期还没满呢，不能那样做。”

抄子穿着纯黑白细条的外套和深藏青的紧身裙，里边白衬衫的扣子一直扣到胸口。这样清爽的打扮，让人无法想到在洁白的衬衫下还有白天留下的吻痕。

两个人走出公寓，拦了辆车，朝涩谷开去。

星期天的傍晚，涩谷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高高兴兴地只是在热闹的大街上走着，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离晚餐时间还早，店里空荡荡的。

两人在最里边石块墙壁前的桌旁坐下，要了葡萄酒来干杯。

虽然没什么特别值得庆贺的，但两人已经好久没在做爱以后喝葡萄酒了。本来安艺想要烤里脊肉排，但看着菜谱，他又想吃牛腰肉排了。明明已经很累，但不知为什么，他还想吃油腻的东西。

“虽然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有时我会突然想吃烤得吱吱冒油的牛排。”

“那是因为你身体好吧。”

“也许是刚才太猛了。”

“我可不知道。”

抄子轻轻斜了他一眼，脸上显得格外妩媚。

“必须恢复恢复体力啦。”

过了一会儿，吱吱冒油的牛排拿上来了。安艺一边撩牛排一边问道：“那么，你明天是直接从母亲家公司吧？”

“我想是吧。”

“换洗的衣服呢？”

“我带了一些出来，不够的话，再回家去拿。”

“那挺够呛的。”

安艺说起来好像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这是自己造成的。

“你可以跟他好好谈谈嘛。”

“可是，怎么谈啊？”抄子的反问却是让他无言以对。

“不是说不打不成交吗？”

“你也希望我跟他‘成交’？”

“那倒也不是……”

安艺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抄子的心思，没想到反而刺激她了。

“只要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看来，这次的事件好像成了测试安艺本意的试金石。

“我当然不希望你回去，只是觉得你这样太苦了……”

“这些我早都想过了。”

抄子的决心看来比安艺想象的还要坚决。

“再来一杯怎么样？”

做爱以后喝葡萄酒容易醉，但安艺还是给她斟满了酒杯。

“要是能那么接着睡就好了。”

“吃完这么好吃的东西，能一直休息下去该多好啊。”

“那就试试吧。”

“行吗？”

“当然。”

“开玩笑吧？”

以安艺的经济条件，就是现在什么工作都不干，也够两个人隐居起来过上四五年的。要是找个偏僻的地方去，也许就更没问题了。

最近，安艺有时会突然想抛弃一切，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当然现在也很自由，但只要在工作，就会有工作的压力，而且还要有写作的欲望。他真想放弃所有的进取努力，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很多人都认为这条路走不通，所以从一开始就打退堂鼓了，但只要有心去走，其实是极为简单的。这就好比因为大家都朝车站跑，于是自己也唯恐落后跟着跑一样。如果换个角度去考虑，朝相反的方向走的话，说不定会找到另一条更轻松的路。如果走不同的路，既不用花多少钱，也不用去为那些人际关系心烦。

“只要你没关系……”

现在安艺也是希望抄子一个人离开家出来。

“就我们两个人……”

说到一半，安艺又不吱声了。再说下去只会让抄子难受。

“没去轻井泽，咱们再找个地方去吧？”

说到后来，要去的地方，又变成了实际可行的旅游地。

“这次你没问题的吧？”

“我一定去。”

“去看海，或者去看湖，要不就去看红叶？”

“开完十月中旬的展销会就空了，到时候看你的方便再定时间。”

葡萄酒的酒劲好像让抄子恢复了一点儿精神。

抄子离开家以后，安艺只能朝公司打电话来跟她联系了。如果打到她娘家的话，她母亲一接电话就会识破——这就是那个跟女儿来往的男人。

朝公司打电话倒用不着顾忌那么多，但抄子经常外出，要找到她很不容易。虽然她上午多数时间在公司里，但有时一不小心错过了时间，也照样找不着她。因为不是每天见面，所以也用不着老是打电话，但安艺还是很担心，因为她毕竟已经离开家里了。

她到底要跟丈夫分居到什么时候？这是安艺担心的问题。但如果去问她，又难免会被她认为是在劝自己回家。也许是离家以后情绪不稳定的缘故吧，抄子感情上的起伏好像比以前大多了。

开始的三天里，抄子还精神十足，扬言绝对不回到打人的丈夫身边去。可从第四天起，她的态度就逐渐变化起来了。虽然话还是说得很硬，但开始抱怨母亲家里太小，离孩子幼儿园太远，还经常叹气说太累。

虽说随身用品都带来了，但毕竟还是不如多年习惯了的自己家里方便。

抄子的牢骚埋怨，安艺只是听了点点头，但尽量不去给她在这种夫妻关系的问题上出主意。

夫妻俩的事最终还得他们自己来解决，第三者介入进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安艺似乎很冷淡，他能做的，是他们夫妇谈判结果出来以后的事情。

其实，如果抄子还继续这么分居下去的话，安艺已经准备好为她租房子了。光是抄子跟孩子两个人住，两房一厅也许就够了。

抄子离家一个星期后，安艺对她说了租房子的事。抄子一听立刻点了点头：“也许还真得请你帮忙了。”

但三天以后，抄子突然打电话来说：“昨天晚上我回家了。”

安艺因为刚开始帮她找房子，霎时间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她那么恨她丈夫，怎么又这么随便地回去了呢？

“为什么？”

安艺不由得抓紧了听筒。

“我总不能永远在妈妈那儿给她添麻烦呀。”

那是一开始就明摆着的事，抄子离开家的时候不是不知道。

“那个人啰唆得没完，无论如何也要我回去。而且妈妈又劝我还是回去好……”

……

“那样下去的话，对孩子也不好……”

抄子说的理由全都没错。正因为都没错，才不能不让人觉得，怎么会现在才想到这些理由呢？

“我都要给你租房子了。”

安艺有点儿被忽悠了的感觉。

“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

“告诉你了也还不是一样？”

确实，在这次事件中，安艺最积极的就是租房子，除此以外的问题他都始终保持着第三者的立场。所以，现在抄子对他说“告诉你了也还不是一样”，他也无话可说。

“你离开家才十来天吧？”

就在不久以前他还在为抄子的顽强感到吃惊，觉得她该迁就一点儿，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你都坚持到现在了……”

“对不起。”

听到抄子道歉，安艺急忙追问道：“那么，你这是原谅他了？”

“他老说要我回去，我也就是人回去住了。”

“可是，那不就等于原谅他了吗？”

“不对。”

这干脆的否定让安艺大惑不解。抄子又小声说道：“我根本不想回来。要是可能的话，永远都不想回来……”

……

“现在回来了不是对你也好吗？”

安艺握着听筒，深深叹了一口气。

抄子虽然说得强硬，但她不可能永远不回家。她心里明白，不管和好不好，早晚还是得回家的。就这件事而言，没什么可奇怪的。

可一听说她真的回了家，安艺难免有点儿像被甩开了似的感觉。虽然不能说抄子背叛了自己，但不可否认他像是挨了一闷棍。

当然，抄子向他说明了很多回家的理由。

然而现在安艺最担心的，还是抄子跟丈夫的关系。

虽然抄子依旧不愿多谈丈夫的事，但从她说的来看，是丈夫把她求回家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夫妇关系会怎么样呢？是妻子因为丈夫低三下四而更加自说自话，还是两个人像“打不成交”说的那样更加亲密？要不然，是因为“覆水难收”，还在继续冷战？

抄子干脆地说她没有原谅丈夫，并且强调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回去的。就算她说得不错，可以后又在屋檐下过日子，怎么可能永远说什么原谅不原谅呢？

吵架的根本原因在于抄子过于任性。事情的经过姑且不谈，单从争吵的时机来看，该受到指责的无疑是抄子。现在难道能够无视这一事实，一直说什么“是你求我回来的”吗？难道还能够像以前那样一直拒绝发生肉体关系吗？

安艺自以为比谁都更了解抄子，但他难以完全了解抄子跟丈夫关系的真相。

安艺的脑子里浮现出在电视剧中看到过的一个场面。

详细情节不记得了，大约是夫妇俩因为什么事吵了一架，妻子跑回娘家去了。开始的时候夫妻俩都很

强硬，但不久丈夫先让了一步，去接妻子回家。妻子虽然态度冷淡，但心里却盼着丈夫来接她。她表面上牢骚不断，可最后还是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回了家，重又投到丈夫的怀抱里去享受家庭的幸福。

因为这是电视剧，所以才会用那种俗套的大团圆结局来讴歌夫妻恩爱。而现实中的夫妻争吵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其实，两个人回到家里以后的故事，才是必须写到电视剧里去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真正的战斗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安艺记得当时自己是那么想的，而抄子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从妻子因为吵架冲出家门到丈夫把她接回家来，与电视剧完全相同。但吵架的原因却不是电视剧中那种鸡毛蒜皮的感情不和，而是丈夫对妻子暗度陈仓的无比愤怒。作为夫妻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问题还没有解决，丈夫却已低下头来将妻子迎回家里。就算妻子人已回家，但夫妻关系可能再恢复到以前那样吗？

而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抄子丈夫的态度。

他既然一时因为对妻子行为的愤怒而打了她耳光，为什么又低三下四地求她回来呢？这岂不是威风扫地，太没有男子汉的气魄了吗？♣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抄子只说了一句“大概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吧”。

也许真的是不方便。可因为这么点不方便，难道就能那么随便地对妻子低头认错？这不是对妻子的全面投降又是什么？

然而安艺脑子里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疑问。

也许，抄子的丈夫装得像只“绿帽乌龟”，其实是想要控制抄子。他会不会表面上让人觉得低三下四，其实心里正算计着如何彻底制服抄子？或许，死要面子的丈夫做法早已过时，眼下吃香的是那种对女人俯首帖耳的男人？

“你怎么了？”

因为安艺一直沉思着没有作声，抄子好像有点儿不安起来了。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安艺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平静地答道，“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每天回家了吧？”

“那不是没办法的吗？”

虽然觉得抄子说得没错，但安艺还是有点儿沮丧。

“到底还是回家去啦。”

“你这是什么话？别这么说。”抄子毫不客气地顶了回来，“除了回家，没别的办法。因为事情太突然

了，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抄子说得在情在理，可安艺还想损她两句。

“你还打算离家出走吗？”

“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

突然，声音断了，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呜咽的声音：“你一定觉得我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吧？”

“没有，我怎么会那样想呢？”

“那么，你还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

“这十天，我真的想了很多很多。”

思考起问题来，抄子确实要比安艺认真多了。

“我……”好像终于想清楚了似的，抄子又吐出来一句话，“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回家的。”

安艺手里拿着听筒，闭上了眼睛。

单听这句话，似乎逻辑很奇怪，但那里头深藏着抄子迫不得已的苦闷。

“这一点，请你相信我。”

安艺现在对抄子已经没有丝毫怀疑了。

“因为以后我也想一直能见到你……”

该不该回家姑且不论，能听到抄子这样的话，安艺已经满足了。

“谢谢。”

安艺朝着听筒点点头，放下了电话。

书房的写字台上洒满了上午的阳光。

安艺坐在桌前抽着烟，回味着刚才抄子的电话。到底抄子想说的是什么呢？

她先通告自己已经回家，然后陈述了各种理由，最后轻轻地告诉他：“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回家的。”

他没想到，抄子是一边哭一边说这句话的。

表露如此动人的真情，为什么她反而那么悲伤呢？

可能她感到自己一直离家在外，安艺会担惊受怕，不得心安；也可能她觉得这样下去只会不断加重安艺精神和肉体上的负担，所以才逼着自己回家。

如果抄子如此为自己着想，安艺真该好好感谢她。但对于安艺来说，抄子回家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即使那是为自己着想的结果，他也不希望看到。

安艺的这些想法抄子想必也一定知道。

既然知道，那她为什么又说“现在回来了对你也好”呢？

上午的阳光比盛夏的时候已经柔和多了，安艺坐在阳光里缓缓地吐着烟圈。

抄子极少在电话里哭出来。她看上去娇小温柔，但内心是很坚强的。安艺曾被那坚强所吸引，也曾为那坚强而叹息。

但她为什么会声泪俱下地特别强调“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回家的”呢？

想着想着，安艺又记起了十天前与抄子在床上缠绵时的对话。

那天他突然怀疑抄子是不是怀孕了，现在的抄子动辄落泪，这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脆弱是令人担心的。想来想去，安艺还是无法理解抄子现在的心情。

进入十月以后，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在这不冷不热的爽朗日子里，有时突然发觉白天变短了，就会感到措手不及。人到了四五十岁的中年，突然领悟到人生苦短时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与此有点儿相似。现在，安艺也是在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中思考着抄子的事情。

抄子是离家第十天回家去的。那以后安艺给她打了几次电话，抄子每次都找出各种借口不跟安艺见面。安艺知道她正忙着准备秋季和服展销会，但觉得她总好像是在刻意回避。

然而抄子在电话里的态度并不冷淡，尽管不跟安艺见面，可她谈起工作来滔滔不绝，而且还关心地询问安艺生活的各种细节。有时甚至会出人意料地问他：“我要是见不着你了，你又会去寻花问柳了吧？”

如果安艺回答“你要是那么不放心，就该跟我见面嘛”，她又会说“现在是在考验你呢”，让安艺摸不透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抄子好像精神上还不稳定。

这仍然是离家出走留下的后遗症。现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让她一个人冷静一下，可见不到她，安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就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开完展销会的第二天，抄子自己打电话来说想跟他见面。

好久没见面了，安艺特意找到木挽町一家刚进了松蘑的小餐馆，跟抄子约好在那里见面。

安艺六点半来到店里，抄子晚到了十来分钟。

她穿着柔软的胭脂红全毛毛衣和一条驼色的裙子，也许是穿起了秋装的缘故吧，看上去脸比以前还瘦。

“你瘦了点儿嘛。”

“也许是吧……”

抄子用一只手轻轻摸了摸脸颊，那手指看上去也比以前白。

“是工作太忙了吧？”

“没怎么忙呀。”

“展销会开得顺利吧？”

“开是开完了，可这次开得最差了。”

“有人说你什么了？”

“说倒没说，可我自己心里清楚。”

看来跟丈夫吵架、离家出走，也影响到了工作。

“稍微喝点儿吧。”

安艺给抄子斟上酒，开始吃松蘑。他们还是把这种手摘松蘑像以前那样先在火上烤，然后蘸着放了姜末的淡酱油吃。

“现在吃这个稍微早了点儿。”

店老板说得不错，这时候的松蘑好像还不够香。现在市上卖的都是进口货，香味更好的国产松蘑要到十月中旬以后才会上市。

天气开始一天天冷下来了，烤松蘑加温热的酒正合时令。他们就着烤松蘑喝了一会儿，好像有点儿上头。像每次喝酒一样，抄子的眼圈微微发红，话也多了起来。

“这个星期简直是地狱。”

“我知道你很忙，可你也太冷冰冰了吧。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都是不理不睬的。”

“是啊，因为我想好了绝对不见你。”

“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安艺说得像开玩笑，可心里很不平静。

“回家一看，还是家里舒坦吧？”

“真是傻话……”抄子叹了口气，“你就会想那些事吗？”也许是有点儿醉了，抄子今天说起话来火药味十足。

“可你既然说不想见面，那我只能那么想啦。”

“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那你好好说给我听听呀。”

好一会儿没有回答。安艺朝身旁一看，只见她手里拿着酒盅好像要喝，眼皮却朝下耷拉着。

安艺想问“你怎么啦”，但他忍住了。

抄子像是在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望着那眼看就要哭出来的表情，安艺脑子里又冒出了以前那个一直放心不下的疑问：抄子会不会真的怀孕了？

虽然这种话不该在杯盏交错的柜台边上提起，但安艺还是断然问道：“你是不是有了？”看到厨师和旁边的客人都没注意到他们的对话，安艺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是不是啊？”

看到抄子慢慢点了点头，安艺也点了点头。两个人再也没说什么，喝完壶里的酒就站了起来。

“哎呀，这就走啦？”看到他们匆匆忙忙突然站起来的样子，店老板吃了一惊。

“菜不对口味吗？”

“没有，很好吃。下回再来。”安艺尽量说得高高兴兴的，然后出了店门。

离大道还有一点儿距离，但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他们坐了进去，安艺对司机只说了两个字：“原宿。”

今天抄子还是第一次肯定地告诉他已经怀孕。以前问过她好几次，每次她都是故弄玄虚，最后又否定说没有怀孕。

但她今天为什么会老老实实承认了呢？是过了这么多天她终于想说了，还是这秋夜的酒醉让她吐了真言？不管怎么说，如果真的怀孕了，就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办了。

安艺肩靠在车门上点着了一支烟。打火机熄灭后留下一缕青烟，安艺不觉干咳了一声。

“你真是吓了我一跳。”沉默了半天以后无精打采的这句话，道出了安艺的心声，“本来还以为不会的呢……”

说真的，就是现在，他还有点儿觉得抄子是在开玩笑。

“真的没搞错吧？”

他又问了一遍，抄子才回答道：“你用不着担心。”

抄子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安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

“找过大夫了吧？”

“现在才三个月。”

安艺偷偷看了一眼抄子的肚子。她身上这套今年第一次看到的秋装下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一想到这
里，安艺不觉心跳起来。

“那以后……”

抄子究竟打算怎么办？与忐忑不安的安艺相比，她反而显得泰然自若。

安艺自觉不便继续追问，他看着窗外，看着汽车一直开到原宿。

约会在餐馆，吃完晚饭后再回到屋子里来度过只属于两个人的愉悦时刻。这些都与以往无甚两样，然
而此刻安艺的心情却与往常迥然不同。

即使在床上抱着抄子，一想到她里面还孕育着个小生命，安艺就无法尽情地沉浸到愉悦中去。他怀里
抱着抄子，又问了起来：“那以后怎么办？”

这话听上去好像很不负责任，但男人只会这么问。

“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可归根到底怀孕的是女人，不管男人希望如何，不得到女人的同意也是白搭。

“不是已经三个月了吗？”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会一天天大起来，安艺就心神不安。

然而抄子倒好像没怎么张皇失措。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慌张。

“那你认为该怎么办？”抄子的反问让安艺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一般来说，不要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但此刻直言不讳可能太不近人情。

“要是能生下来就好了……”

“这一个星期我考虑了很多。”

这个星期抄子确实没给安艺打过电话，就是安艺约她，她也不出来。看来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认真
思考。

看到安艺一直不说话，抄子抬起头来说道：“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这种时候，当然必须好好听听抄子的想法。

见安艺点了点头，抄子轻轻咬住嘴唇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想生下来。”

刹那间，安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怎么也没想到抄子敢于说出这种话来。

“可是……”

安艺慌忙又看了看抄子。台灯光下，抄子睁大眼睛，像在凝视着远方的什么地方。

“这种机会，再也不可能有了吧？”

确实不会再让她怀孕了。但因此就要把孩子生下来，不是太出格了吗？见安艺欲言又止，抄子接着说道：“这是上天特意赐给我们的呀。”

安艺轻轻叹了口气。他明白抄子的意思，但她这样是不是太自说自话了？

就算是上天所赐，但抄子身为人妻，孩子的父亲又不是自己丈夫。她为什么明知这一点还要把孩子生下来？

安艺虽然觉得必须问问她这个问题，但一时又说不出口。

老实说，刚听到抄子说怀孕了，他就想到不能要孩子。从两人现在的处境来说，那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不管怎么说，抄子是别人的妻子，以她的身份是不可能为安艺生孩子的，而安艺自己也不想要孩子。即使两个人能一起生活，今后把孩子抚养大要花的时间也太长。

怀孕的责任是在自己，但安艺从听到这件事开始，只是在考虑怎么才能好言说服抄子不要这个孩子。他以为抄子也是在想如何把孩子拿掉。但现在听了她的话，才知道她的想法跟自己南辕北辙。她明知这件事绝无实现的可能，却还是钻在牛角尖里不想回头。

安艺狼狈至极，抄子如此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让他无言以对。

他抬头看着天花板稍微使自己镇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气。

“可你就是想生，也不是那么随便就能生下来的吧？”他尽量克制着情绪，像平常闲聊似的说道，“你已经结婚了，而且现在跟他没有那种关系，对吧？”

“所以我才回家的嘛。”

“回家？”

安艺回头又看了看抄子，台灯光下，她只有半边脸看得清楚。抄子干脆地说道：“回了家不就能生了吗？”

“可是，你跟他……”

“只要跟他发生一次关系，也许他就会相信的。”

“那么……”

“那不就可以作为我们家的孩子来抚养了吗？”

听着听着，安艺不禁心惊胆战起来。

确实，只要跟丈夫发生一次关系，再把孩子生下来，也许就能顺利地把户口报进他们家，然后把孩子养大。但这种瞒天过海的行为，不是既骗了她丈夫一辈子，又让孩子永远生活在谎言中吗？

“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啊……”

抄子不顾一切要把孩子生下来的苦心难能可贵，但一想到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做法，安艺立刻感到毛骨悚然。

紧要关头，男人往往比女人更瞻前顾后，更不堪一击。

面对怀孕这一事实，男人只是用脑袋去思考，去想象。就是堕胎，也要旁征博引许多道理，钻到里面去找办法。而身体里实际怀有胎儿的女人，她们更重视的，是自己正在孕育小生命的真实感受，而不是胡思乱想的脑袋和似是而非的道理。不管什么伦理纲常，只要可能的话，就把孩子生下来养大。这种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安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并未奢望自己的劝说能让抄子轻易把孩子拿掉。

然而抄子居然想把婴儿作为丈夫的孩子生下来抚养，却是他始料未及的。这种胆大包天的主意男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

当然，有时男人也有男人自己的妄想，譬如拦劫火车、抢劫银行……但这些无法无天的想法充其量也只是是一种稍纵即逝之念。

而抄子如果在丈夫跟前生孩子的话，那就必须一辈子欺骗丈夫和孩子。

男人能陶醉于一时的紧张与兴奋，却无法忍耐如此长久的欺骗。

但即使有了要把孩子生下来养大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女人就能忍受长期的欺骗吗？

总而言之，在身怀幼小生命的女人和只靠脑袋想象的男人之间，对怀孕的思考和感受都是大相径庭的。

安艺叹了一口气，把手轻轻地搭在抄子平平的肩上。

也许这样显得有些懦弱，但事到如今，安艺只好靠时间来逐渐平息抄子激动的情绪了。这种事情如果硬要她照自己说的去做，反而会引起她的反抗，使事情变得更加麻烦。

只要耐心地帮她分析，她最后应该会意识到自己这种想法的不妥之处。

虽然谈不上老谋深算，但安艺知道，现在只能这样耐心等待抄子情绪的转变。

即便是在耐心等待，安艺还是无法想象怀抱中的抄子已经孕育着自己的孩子。他现在拥抱着一个人，但也好像是在拥抱着两个人，或者说应该，他是抱着两个人，却像是抱着一个人一样。

带着这种奇妙的感觉，他轻声问道：“上一次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抄子刚离开家的时候，安艺曾经问过她是不是怀孕了。当时他看到抄子一反常态的心神不定，所以才起了疑心，但抄子那时却矢口否认。

“反正我早晚会知道的，你其实应该早一点儿告诉我才对。”

“我当然想告诉你啦，可是……”说到这里，抄子慢慢摇了摇头，“可是说了你肯定会反对的。”

“我怎么会反对呢？”

“怎么会？你心里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啦。”

好像还没说这件事，抄子就已经看透安艺的心思了。

“我告诉你我要回家的时候，你不是说‘那就等于原谅他了’吗？”

抄子回家的时候，安艺确实觉得像是被甩掉了似的。

“我以为你们又和好了呢。”

“根本不是。有那么容易就和好的吗？”

“可我没想到你那么快就回去了。”

“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回去的，我想把你的孩子生下来……”

安艺偷偷闭上了眼睛。

他没料到抄子会想得那么远。她的想法是对是错姑且不论，自己居然愚蠢到没想到她回家的目的，就为这个，也必须由衷地向抄子道歉。

“实在对不起……”

抄子为了生下自己的孩子竟然不惜欺骗她的丈夫，该怎么谢她才行啊？有了她真是自己的福气。

安艺决定不再去管其他的事情了。抄子肚子里孩子的事，以后再说吧。

他沉醉在抄子无限的爱情之中，觉得只有更加专一地去爱她，才能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情。

安艺想闭上眼睛不去看现实中的一切，他又把抄子紧紧抱住了。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安艺的脑子里依然无法忘记那怀孕的现实。

虽然激情澎湃，但两人都似乎显得有些拘谨，缠绵完毕之后，他们又回归到现实的世界中来了。而这种从销魂的梦幻到现实的回归，似乎男人要比女人更快。

安艺松开抄子，仰面躺着，又开始了思考。

就在刚才，他还在为抄子不惜欺骗丈夫要为自己生下孩子而感动不已，现在安艺恢复了冷静，在这个

重大问题面前，他开始感到举步维艰。

还是不能就这样等下去，必须尽早采取措施。然而，究竟该怎么办呢？安艺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但抄子现在又在考虑什么呢？

既然她声称要把孩子生下来，那一定是打算要生的了。这一点安艺自然清楚，然而她做了如此大胆的决定，现在却还若无其事地闭着眼睛。

这正是女人的强韧和令人生畏之处。安艺自叹不如的同时，心里依然无法安定。

“刚才说的那件事……”安艺伸手轻轻摸了摸抄子的肩头，“最好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抄子眼睛还是闭着，也不知她是不是在听，她只是把身体靠了过来。安艺继续轻轻地说着，好像是在说给她那温暖的身体听。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真要那样做的话，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

“你要是突然同意跟他同房，他一定会觉得奇怪，而且你不也是不愿意那样做吗？”

从安艺来说，他是不愿去想象那个情景的。

“我看还是不要孩子了吧。”

过了一会儿，抄子终于回答了：“可那也是没办法呀。”

“但是，你欺骗所有的人把孩子生下来，那是犯罪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堕胎就不是犯罪？”

这句话又让安艺哑口无言了。

“可是，你那样不是太做作了吗？”

“有什么做作啊？”

“像你现在这样下去的话，谁看了都会觉得你做作。”

“可我是爱你的呀。我为自己最爱的人生孩子，有什么做作的？”

正因为已经铁了心，抄子的话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

女人一旦决心要干的事，就很难让她回心转意，这是安艺亲身体会得出的结论，想要用道理说服她是很少能成功的。

但这不是说因为说服不了她，就可以对她置之不顾。

这种时候如果不准她生，势必遭到她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倒不如先认同她要生孩子的意愿，然后再把具体问题和困难一条一条告诉她听，那样可能反而会起作用。

“要是你就这么生下来的话……”安艺把抄子抱在怀里贴着她的耳朵轻声说道，“我们也许就见不着了。”

“为什么？”

“要是你肚子越来越大，就没法出来了。如果生了孩子，就更出不来了。”

安艺嘴上这么说，但脑子里却想象不出抄子大肚子的样子。

“生了孩子，还得请假，不能继续工作……”

“可那就是一段长时间啊。”

“而且，我们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待就待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的孩子再加上一个吃奶的婴儿，抄子的母亲就是再帮忙，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外出旅行过夜了。

“那样你也没有自由了。”

“可那不会太久的呀。”

“不会太久也得两三年吧？”

对安艺来说，与不能自由跟自己见面相比，抄子牵着拉着两个孩子的样子将会更让他感到难受。也许这就是男人的自私，他希望能以更轻松的方式跟抄子见面。

“太长啦。”

这也是一种自私吧，一想到今后几年无法跟抄子见面，安艺就感到沮丧。

“可总有一天我会再也见不到你的呀。”

“不会的。”

“只要不能住在一起，总有一天会分手的。既然那样的话，还不如先给你生个孩子呢。”

安艺没想到抄子会看得那么远。

“你要生个孩子来代替我？”

“孩子一定会很像你的吧。”

“那样你就太苦了嘛。”

“你说不定还会去偷香窃玉，可孩子是不会的吧？”

抄子的话听上去很温柔，却也很令人畏惧。

她要给自己生孩子的情意令安艺感动，但其结果将是自己的孩子永远留在她身边。只要有那个孩子，抄子大概就不会忘记安艺，安艺也不会忘记那个孩子。不仅不会忘记，还会一直牵挂着抄子和孩子，永远不得安宁。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见安艺还是默不作声，抄子悄悄把身体靠了过来。

虽然没像拥抱那样贴得很紧，可身体跟身体靠在一起，他感觉得到抄子温暖的体温。

女人终究是想把孩子生下来的，男人却在企盼她能不要孩子。尽管两个人身体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脑子里却在进行着截然不同的思虑。

安艺靠着抄子温暖的身体，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恨我吗？”

“恨你？”

“因为我永远都只能跟你这样啊。”

“恨你就能解决问题吗？”

抄子说是不恨他，但她决心回家生下孩子，不能说与不满安艺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没有关系。

“如果可能的话，我其实也想要孩子.....”

“不用再说了。”抄子突然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其实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沉默片刻以后，抄子起身从床上下来，像是已经拿定了主意。

安艺虽然觉得还有话要对她说，可并没有从床上起来。

抄子正在穿内衣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着，她身体微微前屈，想把前胸挡住。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安艺觉得她看上去有点儿疲惫。

内衣穿好以后，抄子到浴室去了。

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安艺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她还是.....”

这样下去，看来抄子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的，而现在安艺没什么办法能阻止她。

她的执拗让安艺慨叹不已，但仔细想来，这样下去，苦的还是抄子自己。

如果继续怀孕、生产的话，除了心理准备以外，还必须面对从工作到家庭的各种问题。即使处理完这些问题顺利生下孩子，等着她的还有更为艰难的抚养孩子的工作。养育孩子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绝不是

什么咬紧牙关熬一两年就能出头那么简单，这是关系到孩子一生的不容丝毫忽视的大事。它需要男人都根本无法承受的耐心和毅力。

抄子明知前途艰难，还是决心生下孩子。

安艺对她的这种意志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甚至感到这种意志是那么崇高，是无法用努力、毅力之类的语言来形容的。

然而，生孩子靠的不单是固执和倔强。想到这里，安艺就更加觉得抄子可怜、可悲。他真想对抄子说，你根本犯不着吃那么大苦去生这个孩子。

但话说回来，对抄子来说，堕胎绝对是一个不愿接受的选择。

尽管她自己不想怀孕，但那毕竟是一条好不容易才怀上的生命。这条小生命正在抄子体内一天天长大，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即使在冲淋浴的时候，这条小生命都依靠着抄子的血脉在维持生息。

现在不能一说不要，就随随便便地把这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小生命扼杀掉。哪怕是怀过一次孕的女人，应该都能切身体会得到这种失去骨肉的痛苦。

实际上，现在的抄子已经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

尽管前后都是荆棘丛生，她似乎还是毅然选择了勇敢前行。既然她已经做出了选择，自己没有切身之痛的男人也许就不应该再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安艺忧心忡忡地走进浴室时，抄子已经冲完淋浴，开始穿衣服了。

她衬衫前襟敞开着，如果是平时，安艺也许会伸过头去朝她胸口看一眼，但是今天却没有这种开玩笑的雅兴。

“对不起。”安艺脱掉衣服泡到浴池里的热水里，对抄子说道，“真想去旅行放松一下。”

因为在轻井泽没等着抄子，所以从初夏去北海道以来，他跟抄子就没再去旅行过。如果两个人出去旅行，好好商量的话，说不定抄子还能改变主意。

“下个月开完展销会，你就空点儿了吧？”

“上次你好像说过想去看红叶的吧？”

“看红叶得等到十一月才行。”

“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看红叶啊。”

如果等到看红叶时候，抄子肚子里的孩子就该四个多月了。那个时候即使说服了她，想堕胎也难了。

“看东北或北陆的红叶是十月去，京都的红叶就得晚点儿了。”

“难得一次，还是去京都吧。”

抄子好像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安艺的心事。

“可是，京都人太挤了。”

“那你就带我到京都附近的僻静地方去吧。”

安艺叹了口气，说道：“那就去奈良看看吧。”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去过一次。”

安艺想带抄子沿着长谷寺到室生寺那条路去看看。那一带的牡丹和石南很有名，到了秋天别有一番情趣。

“十一月初去，没问题吗？”

“没问题。”

抄子的回答很轻松，安艺心里却很不轻松。

带着四个多月身孕的抄子外出旅行，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可以堕胎的时间，如果缺乏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有心去赏红叶的。

现在安艺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下得了那种决心。他仍然三心二意地怀着一线希望，盼着抄子改变主意，同意堕胎。

但这些话他是不可能从嘴里说出来的。

而到了去奈良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抄子应该是知道的，心里明白却什么也不说，足见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本人下了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心以后，别人再说三道四，都只会使她更加坚定。

也许现在别谈这个问题，以后找机会再跟她聊反而比较好。

安艺知道无论自己多么担心，抄子承受的压力都要大得多。

他走出浴室穿上睡袍，回到卧室一看，抄子已经整理好了床铺，正在对着镜子化妆。

生完孩子以后，她还会这么勤快吗？安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转身到客厅去了。就在他从冰箱里取出啤酒来喝的时候，抄子化完妆走了过来。

“喝一点儿吧？”

“好啊，喝一点儿。”

抄子慢慢地喝着啤酒，不禁脱口而出：“好喝。”

温柔的笑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决心要生孩子时的那种倔强。

“已经十一点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安艺想象着抄子将要回去的那个家。

抄子的丈夫早已到家，他在等着妻子回来，还是已经睡了？

以前安艺一直不把抄子丈夫当回事儿，只把他看作是跟抄子结过婚的人，其他的事情都不愿意去想。

然而如果抄子真把孩子生下来，他就等于成了安艺孩子的父亲。那样的话，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把他当作毫无关系的人而不闻不问了。

“真奇怪啊……”安艺不由得嘟哝了一句，他觉得奇怪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什么奇怪？”

抄子说着扫了一眼手表，那是心里在担心太晚了，可她不愿让安艺知道，但安艺从她那小动作上却看出了她的心思。

“叫辆车吧？”

安艺自己拿起电话要了一辆出租车。

过了十一点是高峰时间，出租车说得十分钟以后才到。

“不好意思。”

抄子道完谢，把刚喝完的空啤酒罐和玻璃杯拿进厨房，又擦了擦桌子。

“你最近不离开东京吗？”

“这个周末和月底要到札幌和福冈去。”

“你是先北后南啊。”

两个地方都是通过熟人来请他去讲演的，不能不去。

“都得在那儿过一夜。”

其实，两个地方都是觉得可以顺便去旅行，安艺才接受下来的。

“要是能带你一起去就好了……”

“我等着跟你一起去看红叶。”

安艺又想起了抄子肚子里的孩子，尽管他早已决定不再去想它了。

“那么，我回去了。”

抄子从客厅穿过短短的走廊走到门口，穿上鞋子又转过身来。

“再见。”

安艺点了点头，又走到门前，用手拉住她的肩膀。他有点儿舍不得就让抄子这么回去。

“小心点儿……”

这句话听上去像是担心抄子路上的安全，其实是放心不下她的身子。

“还会再见面的。”

今天安艺算是同意了抄子想生孩子的想法，但对让她去堕胎的事并没有死心。

关于这件事，还得找机会跟她好好谈谈。

“别太难为自己……”

“知道了……”

抄子点了点头，那张纯真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

安艺一边跟她吻别一边想着，这可能也是因为怀孕的缘故吧？

第九章 秋野

车水马龙的大城市里也有秋天的寂寥。就是在黄昏华灯初上的楼宇之间，只要你仔细观察，还是能感受到秋天的气息。

下午五点半多，新桥二丁目十字路口附近的大街上，刚下班的公司职员们正朝着车站走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洋溢着一种刚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轻松气氛。

安艺坐在一家二楼的咖啡馆里，隔着窗子，正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两个像是公司职员的女子停下脚步，走进跟前的电话亭。她们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狭小的空间，一边一个熟练地站到电话的两旁。她们看着手里通讯录似的本子拨打电话，可能是在叫朋友出来，也可能是在预约晚餐。两个人都穿着深茶色的制服和藏青色的连衣裙，像是在告诉人们，秋天已经来了。

电话亭前面正好被挡在大楼的阴影里，旁边是家用电器店，再过去是家高尔夫用具店。不可思议的是，越是灯火辉煌的商店门前，越让人感觉到暮色中的秋意。

安艺进这家咖啡店大约在十分钟之前，他是在附近的饭店跟编辑碰过头以后直接来的。

跟抄子说好是五点半见面，现在还有七八分钟时间。

他们等一会儿要乘飞机到大阪去。之所以没约在羽田机场碰头，是因为安艺不想在那个人来人往、定不下心来的地方消磨时间。约在市中心咖啡店里见面的话，就是万一抄子不来，也不至于那么寂寞。

安艺想出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还没忘记在轻井泽傻等一场的情景。

“我再也不会那样失约了……”

这件事抄子解释过好几次，安艺也已经原谅了她。但安艺至今似乎还是心有余悸。特别是从上次跟抄子分手以后，到今天这次旅行，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见面了。

这一个月里，抄子要准备秋季和服展销会，要接受杂志采访，还要跟厂家商议新款和服的生产，确实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这一个月真的都是在忙那些事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不见面。

电话亭里的两个女子还在手拿电话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个人讲了一会儿，又把电话递给另一个人，看来她们也许是在跟共同的朋友通话。从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和指手画脚的动作来看，两个人都才二十来岁。

亮着灯的电话亭就像是间小房子，两个姑娘捂着嘴偷笑的样子似乎也在散发着秋夜的气息。

安艺从窗外收回目光，又看了看手表。

今天五点半在这里碰头，是一大早打电话敲定的。

“时间不会搞错吧？”

安艺叮问了一句后，抄子的回答是很爽快的：“我从公司直接去，放心吧。”

安艺放心了。因为这次不是像上次去轻井泽那样从家里出门，而是直接从公司出来。

这样的话，大概就不会像上次那样被她丈夫搅黄了。

可是，这一个来月抄子的态度很让人费解。开完大型展销会以后按理说会比较空闲，可打了好几次电话，她都不肯出来。说来说去都是“忙的事太多了……”，但那些事都不是现在才开始忙的呀。

她并没在回避安艺，但似乎是在刻意控制自己的行动。也许她是担心腹中的胎儿，所以尽量不外出，但要是一直这样见不着的话，可就难办了。

安艺现在感到最难办的，是这样下去的话，就没有时间再跟她商量孩子的问题了。虽然他知道抄子打算把孩子生下来，但他觉得抄子的想法也许还有改变的可能。

安艺想跟她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可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不跟安艺见面。

“红叶差不多也好看起来了。”

一提起上回约好的事，抄子虽然还是照样允诺，但反应一点儿也不积极。

安艺放心不下，自己到公司去找了她一次，可她说很忙，只陪安艺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里坐了半个来钟头。关于孩子的事自然没能详谈。

后来抄子还是不出来见他，只是跟他通电话。安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电话里探她的口气，可她总是有意识地把话题岔开。

就在安艺越来越心灰意懒，以为此事已成定局的时候，抄子忽然来了一个电话。

“带我到你所说的那个有漂亮红叶的寺院去看看吧？”

这次她说得颇为恳切，安艺听了不觉有点儿受宠若惊，只感到她的心情好像焕然一新。

“要是下星期五去的话，我能走得开……”

带她去当然没有问题，可安艺不放心的是她的身体。

“你能行吗？”

安艺故意问得迂回婉转，而抄子的回答似乎也有点儿文不对题。

“我想到安静的地方去散散心。”

要带身怀六甲的抄子出去旅行，就不得不负起相应的责任。如果她在外地想呕吐或是累坏了身体就麻烦了。而且，要是抄子丈夫知道了现在这种时候两个人还去旅行，该怎么办呢？

越想麻烦事越多，但事已至此，已经容不得犹豫退缩了。

说来说去，是自己把抄子逼到了这种境地，抄子现在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现在她提出想一起去旅行，如果自己再临阵脱逃，也许就显得太自私了。

安艺终于决定带抄子一起去看红叶。他不再瞻前顾后，确切点儿说，他是豁出去了。

又抽了一支烟，就在他端起杯子正要喝剩下的咖啡时，店门推开了，抄子出现在眼前。

今天抄子穿了一套浅茶色套装，里面衬着黑色的高领毛衣，胸口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提着每次都用的那个旅行包。

“等了不少时间吧？”

“没多久，有时间我就早来了点儿。”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半，抄子并没迟到多少。

“喝杯咖啡吧？”

“可是，没多少时间了吧？”

飞机七点才出发，但考虑到傍晚道路拥挤，还是早点儿上路才能放心。

安艺拿起账单站起来，到账台结完账，就跟抄子走了出去。

刚才等在咖啡店里看到的那个电话亭就在跟前，两个姑娘早已走了，现在里头打电话的是一个长发的男子。

秋天晚上的电话亭里人进人出，从来就没有空着的时候。两个人在电话亭前等了一会儿，过来了一辆出租车。

安艺把抄子先让上车，然后告诉司机：“去羽田机场。”

早晨开始下的小雨到下午才停，天黑下来以后好像一点点儿冷起来了。

“看这样子，明天是晴天。”

“那就看得着红叶了吧？”

“三天前我打电话到奈良去问过，他们说这个周末正是看红叶的时候。”

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星期六了。

“我很久没去大阪了。”

看来抄子出差常去的是京都，大阪去得很少。

“今天晚上赶到大阪的话，时间就宽松得多了。”

他们计划今天晚上住大阪的饭店，明天上午从八木经长谷到室生去。就是说，要从飞鸟古道沿着到三重的山边公路去看红叶。

“然后，咱们只要明天回到东京你就不要紧了吧？”

“明天再晚也没关系。”

星期五出发、星期六回来是抄子提议的。为什么这次不像以往那样在星期六出发，而要改在星期五呢？安艺并没有问她。

安艺现在更关心的是抄子的身体。这么多天没见到抄子，她的体形好像看不出多大变化，但算算她怀孕的日子，应该有四个月了。

安艺不想触及这个话题，抄子也没有提起。

一路上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到机场的时候离起飞还有四十分钟。两人办完登机手续，就到候机厅顶头的柜台去买了咖啡来喝。

“晚饭得晚点儿了，咱们到大阪再吃吧。”

现在也不是不能在餐厅先随便吃点儿，但这么短的时间太匆忙了。

安艺跟抄子说话的时候，一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朝安艺点了点头：“出门去啊？”

那是S出版社的K编辑，他好像有点儿犹豫该不该跟安艺打招呼。

“我要去趟大阪。”

“我是去札幌。那就多保重吧。”

那男子说完就走开了，也许他是看到安艺携有女伴同行，觉得不该打搅。

“没关系吧？”

抄子好像有点儿担心，但安艺并不想鬼鬼祟祟。他料想K不会到处散布这件事，就是K说了，安艺也无所谓。

“你没什么为难的吧？”

“我才不当回事呢。”抄子不屑一顾地说道。明亮的荧光灯下，她的脸看上去有点儿消瘦。

安艺听说过，怀孕时间越长，跟身体相比，脸反而会越瘦。抄子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瘦下来的啊？安艺心里想多了解一些抄子身体的情况，但脱口而出的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

“这次是咱们俩第二次坐飞机了。”

“上一次我心里真跳得慌。”

“怕飞机掉下去？”

“那我是无所谓的，反正摔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错，死者是无法知道身后之事的。

“你害怕吗？”

“不怕……”

要是想到死的话，抄子怀着的孩子就只能算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沉默了一会儿，抄子换了个话题：“咱们去吉野，是今年春天的事吧？”

“是啊，樱花正盛开着呢。”

那个时候两个人陶醉在樱花里玩了整整两天，安艺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今天会落到这般境地。

“算起来，才过了半年啊。”

“才”过了半年？这句话里好像包含了太多的意思。

飞机基本上是正点起飞的。

一飞到天上，右边就看到了圆圆的月亮。随着飞机一个大拐弯，眼下立时出现了一片灯火辉煌的东京夜景。

天冷下来以后，空气变得清澄，街道上的灯火也更加灿烂了。

从窗口俯瞰了一会儿夜景，抄子扭过头来：“现在总算从东京逃出来了。”

“你早就想逃出来吗？”

“好像一离开东京，人就觉得轻松了不少。”

对于有工作有家庭的抄子来说，离开东京可能就是一种解脱。

“所以我好几次叫你早点儿出发的嘛。”

“可是没办法呀。”

安艺想知道为什么没办法，但又觉得不该那么盘根问底。

飞机终于进入了水平状态，安全带也可以解开了。

“又可以跟你一起出来，真高兴。”

抄子轻轻靠着他，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总算好像又变成原来的抄子了。

安艺点了点头，不禁想起了这一个月抄子冷漠的态度。

她的情绪低落是因为怀孕，还是因为跟丈夫之间纠纷不断？或者仅仅是因为扮演贤妻良母的需要？总而言之，女人微妙的心理变化是难以臆测的。

安艺轻轻放倒椅背，又想起了前几天读的那本家庭医学书。

如果要做人工流产的话，四个半月左右是个极限。再晚的话，就跟生孩子差不多了。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胎动已经开始，人工流产就被禁止了。

这些问题抄子是怎么考虑的？他刚朝旁边看了看抄子，机舱内突然摇晃起来，抄子赶紧用双手捂住了脸。

“不要紧吧……”

安艺一下子抓住了抄子的肩膀。

“你最好把椅背放倒，坐得舒服一点儿。”

怀孕四个月，马上就该开始恶心呕吐了。

安艺心里怦怦在跳，抄子却马上把手放了下来，朝安艺点了点头，意思是说，没事儿。

飞机到大阪已经八点多了。

东京的气温是午后开始下降的，大阪也是晴天，好像温度也低下来了不少。

两人走出机场，拦了一辆出租车朝饭店开去。安艺来大阪通常都住在中之岛的饭店，但考虑到明天的旅程，这次他预订了离近畿铁道上本町车站不远的一家饭店。

“今年的红叶怎么样？”

他在路上问司机。司机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道：“好像比往年红得晚一点儿。不过天气一下子冷下来了……”

东京的红叶今年好像也比往年红得晚，这次天一冷下来，也许就会红起来了。

“我们想到长谷、室生那边去看看。”

“那一带说不定已经红了。”

星期五的晚上道路很拥挤，到饭店时已经是九点了。

安艺在服务台办入住手续的时候，抄子走到一边去等着，大概她是觉得待在安艺旁边会让他不方便吧。这种随时为对方着想正是抄子特有的个性。

拿到钥匙开门进到房间里，两双眼睛直直地对视在一起。

在新桥见面以后已经过了将近四个钟头，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了。

安艺刚伸出手，抄子就像被吸过去似的投入到他的怀里。

安艺温存地抱着她，在她耳边小声说道：“去吃点儿什么吧。”

北边的新地那边有家他熟悉的餐馆，可现在去的话太晚了。

“饭店里的日本菜供应到十点……”

安艺翻着饭店的《旅客指南》告诉抄子，但抄子却从窗口看着外头问道：“这一带没有什么别的餐馆吗？”

“不能说没有，可大概都是些酒馆。”

“那就到酒馆去看看怎么样？”

听了这句话，安艺觉得跟抄子一块到没去过的街上溜达溜达也不坏。

安艺本来就喜欢喝清酒，抄子自从跟他交往以来，渐渐也成了个清酒族，刚认识安艺的时候酒量不大，现在也能喝上两三壶了。

两个人在离饭店五六分钟路程的小路上找到了一个酒馆。一进门就是一个两旁能坐二十来个人的纵向长柜台，后面还有几张桌子。

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天气又突然冷了下来，酒馆里几乎坐满了客人。好在柜台边上刚空出来两个位子，他们坐了上去，要了热酒，烤文蛤，还点了葱炖金枪鱼的火锅。

这一带是大阪的平民区，客人中没几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大多数是穿着随便的平民和学生。尽管座无虚席，可女客人很少，只有一个中年男子旁边坐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哎呀，原来你们男人就是在这种地方消磨时间的呀。”

抄子好奇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给安艺斟满了酒。

“干杯！”

“终于来到大阪了。”

离开东京以后，抄子好像精神了不少。

“这儿的菜真便宜啊。”

周围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生鱼片和各种烤、煮、煎、炸菜肴的价钱。价钱几乎没有超过一千日元的。

“河豚生鱼片，每份一千日元，怎么这么便宜？”

“以前我在梅田看到过一家百元寿司店，进去一看才知道，盘子上只有三个寿司。”

“那不是也挺好的吗？我早就想到这种地方来尝尝味道了。”

“不过，泛泛之交的男女，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刚开始的时候，去的不都是那些能摆谱的法式西餐馆吗？”

“就是说，关系越亲密，去的地方档次就越低？”说完抄子笑着把酒盅一干而尽。

她那老到的手势俨然一个酒馆常客，根本看不出她还怀着身孕。

“刚才在飞机上我真担心。”

抄子知道说的是她忽然用手捂住脸的事，她轻松地答道：“那就是一点儿贫血。”

融在酒馆无拘无束的气氛里，安艺和抄子不知不觉都喝了不少。加上是空腹喝酒，两个人有了点儿醉意。

安艺感到有点儿疲倦，抄子眼睛也有点儿红了。

喝酒的时候，安艺好几次想问问抄子怀孕的事。

他感到闹哄哄的酒馆气氛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又觉得嘈杂的地方更能畅所欲言。

然而看着抄子酒兴方酣的笑脸，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忍现在去追问这件事。

从前几天刚结束的和服展销会说到以前来大阪的事，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一点。

尽管是第一次来到这家酒馆，竟然一坐就是两个钟头。

“该走了吧？”

抄子点点头站起来，忽然打了个踉跄。

“不好意思。”

她自己觉得还不要紧，可脚底下已经不听使唤了。安艺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搀着她走到店外的夜幕中去。

虽然离车站不远，周围却静悄悄的，只看得到几点酒馆和寿司店的亮光。

酒后热烘烘的脸上轻拂着略带凉意的夜风，感到格外凉爽。

挽在安艺手臂上的抄子小声说道：“咱们要是能住在这样的地方就好了。”

“你喜欢大阪？”

“只要没有认识的人，哪儿都喜欢。”

夜里陌生的街道确实具有一种魅力，让走在路上的人都想悄悄地消失到那黑暗中去。

“你好像早就说过即使不再工作也没关系了吧。”

安艺记得自己确实说过那样的话。

“现在还那么想吗？”

“我不想让自己更忙了。”

“可你还是舍不得家吧？”

“也不是舍不得。”

“那咱们就一起逃走吧。”

这句胆大包天的话，从抄子嘴里说出来时，就像是开玩笑似的。

安艺点了点头，继续朝前走着。

如果抄子真打算出走，安艺也不想要家了。

但到了现在这样便利至极的信息时代，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安艺要是抛开家小，还会背上不负责任的罪名。

然而，跟抄子一起离开东京并不困难，大不了还可以到国外去。安艺不怕工作量会因此减少，剩下的工作也不是非在东京做不行。

“私奔？”安艺轻声问道，虽然他觉得这种说法略显老套。

抄子点了点头：“我觉得要是不走的话，咱们可能就完了。”

确实，现实中有太多必须解决的麻烦事。这种时候不如先逃出去，再把剩下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那或许倒是比较现实的做法。

想着想着，安艺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出悲剧的主人公。

不顾一切追求两个人的爱情，不顾家室，跟抛夫弃子的女人携手外逃，那要蒙受世间何等激烈的批评与指责？

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白痴！唾骂与谴责的瓦砾必定会像雨点般扑面而来。

难堪、孤独的时期将会接踵而至，然而安艺已经对此不屑一顾。他相信，破釜沉舟之后，必将感到一种诀别世俗、达成夙愿的甜美。

“我说得对不对？”

抄子又问道，安艺点了点头。说话之间，一阵冷风从两人之间穿过，将落叶席卷而去。

安艺停下脚步躲过阵风，继续思考着。

现在抄子已经醉了，等她醒过来以后，还有勇气说这种话吗？就算有这种勇气，肚子里的胎儿该怎么办？

安艺已经从一时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他又回到了现实之中。

总而言之，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安艺又挽起抄子的胳膊，顶着冷风朝饭店走去。

刚离开酒馆的时候，他醉得不轻，但走在冷风里，他觉得清醒了许多。

“再喝点儿怎么样？”走到饭店走廊里的时候安艺提议道，但顶楼的酒吧马上也要关门了。

他只好从客房的小吧台里取出一瓶威士忌，用水兑好。

“待会儿就可以睡觉啦。”

因为是在客房里喝，喝得多醉都没关系，他现在只担心抄子的身体。因为喝得太多对胎儿可能是有影响的。

然而抄子好像并不在乎，接过安艺递给她的兑水威士忌就喝了起来。

“累了吧？”

“不，不累。”

安艺先脱下衣服换上浴衣，抄子把浴室的灯打开了。

“你泡澡吗？”

“等会儿再说。”刚喝完酒，安艺懒得去泡澡。

“那我先去洗了。”

抄子站起身来，拿着内衣进了浴室。

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安艺走到窗前朝外望去。

刚到饭店时对面亮着的那个霓虹灯已经熄灭，街上已经安静了不少。

他看着夜景，浴室里传来淋浴的声音。

安艺突然感到一股冲动，他转过身来，想去偷看一下抄子的身体。

怀孕四个月了，她的身体也许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大概胸脯已经更加丰满，乳头颜色变深，腰身也已胖了一点儿吧？就在这时，淋浴声停了，抄子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上次旅行她带的是绸衬褂，这次带的是绸睡衣。

见安艺盯着自己，抄子问道：“这睡衣不好？”

“不……”

睡衣的裤子比较短，下边露出两腿优美的线条。安艺暗自思忖，她怎么突然穿起西式睡衣，不穿以前的衬褂了？

抄子拿起兑水威士忌的杯子说道：

“我再喝一杯行吗？”

今天抄子好像有点儿反常。她开怀畅饮，毫无节制。刚才已经醉得两腿发软，现在竟然又喝起兑水威士忌来了。

她似乎不顾自己身怀六甲，非要一醉方休不可。

“不要紧吗？”

“什么？”

“你已经喝了不少了。”安艺想了一想，终于硬着头皮说道，“你现在的身体已经不比往常了。”

一听这话，抄子把嘴边的玻璃杯放回桌上，垂下了眼睛。

见她情绪转变得如此突然，安艺赶紧改口说道：“我不是说你喝酒不好，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抄子垂着脑袋，两手放在膝盖上，像是一个挨了骂的孩子。过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你就那么担心我？”

“当然担心啦。”

从出来以前开始，安艺就一直不放心抄子的身体。虽然是自己邀她来旅行的，但她到底行不行心里并没有底。

“好像是四个月了？”

刚才好几次想问，都没说出口，现在他觉得还是干脆问一下心里才能踏实。

“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了吧？”

安艺小心翼翼地问着，生怕使她受到刺激。

“该考虑考虑啦……”

说到这里，他奇怪为什么她没有反应，回过头来，只见抄子脑袋耷拉着，一只手捂在脸上。

他本来以为这是喝得太多有点儿不舒服，仔细一看才发现，抄子的头不停地颤抖起来了。

“你怎么啦？”

抄子好像在哭，看得出她在尽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刚才还喝得那么高兴，怎么现在忽然手捂着脸，浑身颤抖地哭起来了呢？

“到底怎么啦？”

安艺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好像是在自己问了她身体情况以后才开始哭的，会不会是自己说了什么使她伤心的话？

“别哭了。”

不管为了什么，只要抄子一哭，安艺还是很心疼的。

“有什么伤心事你就说出来吧。”

他刚把手放到抄子肩上，抄子就扑到他怀里来了。她紧紧地用力贴着安艺，左右摇着头，好像要把刚才堵在心头的情绪一下子都宣泄出来。

安艺把啜泣的抄子紧紧抱在怀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不明白抄子为什么突然会这样，难道是怀孕使她变得容易激动了吗？

“睡觉去吧……”

安艺搂着抄子的背，扶她朝床边走去。

现在应该先让她冷静下来。

抄子老实地跟着安艺来到床边。

她今天工作了一天，立刻飞来大阪，又喝到这么晚，一定是累了。

安艺揭开被子，抄子躺了下来，两手还是捂着满是泪水的脸。安艺躺下关了电灯，抄子就从后面靠了上来。

“抱住我……”

安艺转过身，刚把她抱过来，抄子又轻声说道：“别放开我。”

今天抄子的情绪似乎很激动。

上次两个人去北海道的时候，抄子曾穿着白绸衬褂跟他上床。那次是因为她记得安艺说过想让她穿绸衬褂，才自己做了带来的。

今天抄子还是穿着绸料的衣服，只不过是西式睡衣。

她为什么要把衬褂换成西式睡衣？

抱着裹在柔软丝绸中的抄子，安艺想起了往事。

六月底，他们离开阴雨连绵、郁闷压抑的东京，来到石狩海边小山上的别墅，享尽了北国初夏阳光明媚的景色。安艺还记得太阳下山后凉爽的空气，和平原尽头札幌市里的灿烂灯火。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在抄子身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安艺小心翼翼剃掉抄子可爱的葱茏，盼望的就是她不要跟丈夫行房。

现在想来，抄子可能就是在那时怀的孕。

从现在十一月中旬四个多月的身孕来算，这小生命就是在六月底怀上的。安艺自然不会想到后来的这一切，他当时考虑的只是要将抄子完全占为己有。

然而那天夜里，抄子凭着女人的直觉，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怀上了这条小生命。

抄子把上身靠了过来，打断了安艺的回忆。

“我醉了。”

她的身体确实像发烧般滚烫。

“喝得太多了。”

她知道现在吃后悔药也已经晚了。安艺伸手去解她的纽扣，像是要惩罚惩罚她。他不嫌麻烦一个一个慢慢地解着，乐滋滋地看着睡衣前襟一点一点儿敞开。解掉三个纽扣，丰满的胸脯终于露了出来。

一股冲动涌了上来，安艺忽然想仔细看看乳头的变化，可昏暗的灯光使他难以看得清楚。安艺无奈只好紧紧抱住了已经敞开胸怀的抄子。

绸质睡衣和抄子的皮肤都滑爽得令人心醉。好久没有这样与抄子缠绵在一起了，安艺一心只想陶醉到那迷人的甜蜜中去，他暗暗告诫自己，现在千万别去想其他的事情。

然而他怀里抱着抄子，心中却无法挥去对抄子怀孕的忧虑。

过于激烈的动作会不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不断从上边压住抄子是不是不好？

正因为男人自己没有怀过孕，所以此时反而过于杞人忧天。

抄子却看不出丝毫担心的表情。尽管怀有身孕，她竟然比以往显得还要积极主动，毫不羞涩。安艺的

欲火被点燃了，他抱着抄子，干柴烈火燃烧得越来越旺。

到了这种地步，两个人已经无法自制。

抄子终于发出了荡人心魄的很低的欢声。而就在安艺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抄子忽然对他说：

“今天不行，你忍一忍吧……”

安艺一下子愣住了，他赶紧勉强克制住自己。

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最后关头又突然必须停下来？

以前抄子虽然会提前告诉他容易怀孕的日子，但从来没有拒绝过跟他结合。更何况她现在已有身孕，不用再担心会怀上孩子。

这种时候她为什么害怕了？安艺抽开身子，不禁有些纳闷。抄子轻轻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现在再道歉，也无法抚慰安艺被突然扑灭欲火的不满了，而抄子本人一定也同样感到遗憾。

最让安艺不解的是，她为什么要在两个人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呢？

“你是怕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

抄子慢慢摇了摇头。

“那你为什么……”

“已经没有孩子了。”

“没有了？”

“拿掉了。”

听到这意想不到的回答，安艺吃惊得坐起身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抄子。

抄子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她在借着酒劲说笑话吧？

只见她闭着眼睛，若无其事地脸朝旁边躺着。望着她满不在乎的表情，安艺又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

“你把孩子拿掉了？”

抄子终于慢慢点了点头。

“为什么？”

安艺不禁摇着她的肩膀又问了一遍：“为什么……”

“不是没办法吗？”暗淡的灯光下，抄子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安艺，“这样对你也很好吧？”

“可是……”

话没说完，抄子打断了他：“行啦，反正已经过去了。”

她那么想要孩子，怎么又改主意了？安艺实在无法理解她的这种心理变化。

“什么时候？”

“半个月以前。”

安艺没再说话，他想起了半个月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他好几次给抄子打电话，但抄子就是不出来。不仅不来安艺的公寓，就连约她在外面碰头也一概拒绝。现在想来，那时她应该刚做完流产手术。

“为什么不把这件事……”

“这事跟你没关系嘛。”

“怎么没关系？”

“堕胎是我自己决定的，你用不着放在心上。”

安艺的不满不是堕不堕胎，而是她事先不跟自己商量，就一个人做了这种决定。

“为什么你一点儿都不告诉我？这样也太自我了吧。”

“本来我是想跟你商量的。”

“那你为什么……”

“可我不想为难你，这种事到底还是应该我自己决定吧？”

“但是……”

“不要紧，你用不着为我担心啦。”

抄子的眼睛始终平静地闭着，安艺看着她，简直无法相信孩子真的拿掉了。

一个月前抄子刚把怀孕的事告诉他的时候，还一点儿没有要做人工流产的意思，不管安艺怎么劝说，她都非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明确告诉安艺，要回家去，还要欺骗丈夫说那就是他的孩子。

这种倔强使安艺惊叹不已，更使他感到无计可施、灰心丧气。

然而还没过半个月，她自己就把孩子拿掉了。

她那坚定的决心到哪里去了？是什么使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安艺根本无从推测，因为他已经有一段时

间没见到抄子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坚决不跟安艺见面的那段时间里，她下了决心，并到医院去堕了胎。

抄子这一个月的态度确实很反常。

以前他们每天都通电话，只要找得到一点工作和家事之间的空隙，她都会跟安艺幽会。而一个月里安艺怎么叫她都不出来。每次她总是对安艺的质疑含糊其词，然后匆匆挂断电话。那种一反常态的冷淡，甚至使安艺怀疑她是不是变了心。

这段日子里，抄子好像冷静地进行了反思。

虽然她一时冲动说要把孩子生下来，可冷静地想想现实，她才发现事情绝非那么简单。生下孩子并不困难，但今后自己必须因此永远欺骗丈夫和孩子，必须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

这使她意识到自己是不能只沉溺在个人感情里的。

也许，她回避安艺，正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她是怕举棋不定的时候见到安艺会使自己更加优柔寡断。也许，为了彻底死了生孩子的这份心，为了重新打起精神，这一个月里的缄默是她所需要的最少时间。

“原来是这样啊……”

安艺到现在才总算一点点儿明白了抄子那令人费解的态度。这一个月里，面对生与不生的抉择，抄子一定是在痛苦与烦恼的煎熬中度过的。

安艺重新躺下，把轻轻趴在床上的抄子抱了过来。

“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

这是此刻安艺毫无掩饰的心里话。

“真是太为难你了。”

想到抄子一个人拿主意，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他真是感到痛心疾首。

“住院了没有？”

“早上去医院，晚上回来的。”

“那得请你母亲来帮忙看孩子了？”

“我没去找她，因为她要是一来就会什么都知道的。”

想到抄子做完手术回到家里，还得对丈夫和孩子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安艺更加心如刀绞了。

“要是到我这儿来休息休息就好了。”

“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所以……”

这件事情抄子始终都是自己负责来处理的，这使安艺感佩之余也不免颇为惊异。

“这样就行了吧？”

安艺听完刚要点头赞许，另一个念头又忽然出现在他脑子里。

抄子自己处理了一切当然很好，但这是不是因为她恨自己？是不是因为她把怀孕的事告诉自己以后，自己始终没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她对自己心灰意懒、失望至极了呢？

抄子当然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但她心里是不是在怨恨自己冷漠无情？她变得如此坚强，会不会正是因为一开始就认定她无法依靠自己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她电话里没跟自己提过一句堕胎的事，或许也是因为她的这种志气。

现在怀中这娇小的身体里，蕴藏着男人无法想象的女人的坚强。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女人，竟然有敢于自己把胎儿拿掉的惊人胆量。

安艺觉得口渴，他起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倒了一杯。

也许是抄子出人意料的自白让安艺感到太紧张了，他把杯子里冰冷的啤酒一口气喝干，然后才喘了口气。

“你喝吗？”

他把杯子递了过去，但抄子在床上摇了摇头。

“我想睡觉了。”

安艺一看钟，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从傍晚匆匆忙忙离开东京到现在，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可脑子出奇地清醒。

安艺喝掉剩下的啤酒，关掉灯，回到了床上。

“明天坐十点来钟的车去吧。”

饭店离车站很近，九点半出门就来得及。

依偎着抄子温暖的身体，安艺不觉又想起了刚才担心的问题。

原来以为四个月的身孕会使她胸脯更丰满，腰围也会变粗，现在真相大白，再用手一摸，她的身体果然比原来还要纤细瘦弱。

那苗条的身体使他不再心绪不宁，然而一想到两星期前的手术刚从这身体里夺走了一条生命，他的心就又痛苦地绷紧了。他后悔刚才不知抄子身体还未痊愈，自己竟然还想像往常那样向她求欢。

“手术顺利吧？”虽然明知是马后炮，他还是很担心地问道，“医院的大夫怎么说？”

“说是休息两个星期就可以了……”

怪不得抄子说这个周末可以出来旅行，看来她是考虑了医生的嘱咐才这么做的。

“可是，我已经不想再怀孕了……”

刚才快到高潮的时候抄子之所以说“你忍一忍吧”，看来就是因为她不想再怀孕，或许说坚决不要再怀孕的缘故。

“下次要是怀孕了，我就生下来。”

听了抄子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安艺老实实在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安艺七点钟就醒了。他不管几点钟睡觉，醒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

昨晚的疲劳已经恢复，但他还不想马上就起来。更何况睡在旁边的抄子还没醒呢。

安艺看了看已经发亮的窗帘边，又缩回被子里。抄子不知什么时候又穿上了睡衣，背朝着他躺在身边。安艺朝她身边靠了靠，那绸睡衣让人感到很舒服。

安艺摸着绸睡衣，想起了昨晚临睡前抄子说过的话：“下次要是怀孕了，我就生下来。”

这一次不要这个孩子了，但绝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抄子的这种心情，他是很能理解的。她的话既是对安艺的提醒，也可以理解为她下次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心。

这不啻是向安艺宣布，如果注意避孕却仍然怀孕了的话，她就要把那孩子当作上天的赏赐生下来。

抄子的话在情在理，安艺完全赞同。他不觉又用手摸了摸抄子的腰。

抄子好像比堕胎前瘦了一点儿，但仍然不失丰盈。她本来骨骼就很娇小，乍一看人很瘦，其实身上还是很丰满的。如果是以往，安艺接下来就会跟她开始早晨的嬉戏，但今天早晨他提不起这种兴趣。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尽管堕胎还不到一个月，但会不会再次怀孕。

安艺对此不是很清楚，可他听说过朋友的妻子刚做完人工流产马上就又怀孕的事。所以现在也许还很危险吧。

安艺躺在抄子温暖的身体旁，又闭上了眼睛。

如果真有怀孕危险的话，就只能这样抚摸抚摸她了。不过以往他们早上也就是嬉戏而已，一般并没有进一步的情事。

就这样在床上半睡半醒，与抄子若即若离，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

到了八点，抄子起来了，这一次安艺是被抄子叫醒的。

“九点半不是要出发的吗？”

昨天晚上安艺确实是这么说的，但也并不是非得这个时间出发。

“就是晚点儿也没关系。”

“你还是起来吧。”

虽然有点儿舍不得温暖的被窝，安艺还是起来了。

可能是昨天夜里突然冷下来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说，现在本地处于冷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一天都是晴天。

抄子只有一个不大的旅行包，穿着昨天那套浅茶色套装，里面衬着黑色高领毛衣，只是原来胸口的珍珠项链换成了金色的细项链。整体装束淡雅而稳重。

因为不想吃早饭，他们只喝了一杯送来的咖啡就出发了。

快十点了，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所以在车站花费了一点时间。

在问询处人员的指点下，他们才从地下月台乘上开往伊势志摩的特快，在车厢中间的地方坐了下来。

“那次去吉野的时候，是从京都出发的。”

抄子记得四月去赏樱花的时候，他们是从京都直接到吉野去的。而现在车是要从大阪往东开。

列车在平地上开了一段以后，就开始进入金刚生驹国家公园的群山。火车从山间穿过，到了奈良盆地南部的大和八木车站。从这里去长谷、室生，一般要换慢车，但安艺他们在这里下车以后，出站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想坐车看看长谷到室生那一带的红叶，你看行吗？”

听完安艺的话，四十多岁的司机点头说道：“行啊，不过要看红叶的话，谈山神社也不错。”

“就是多武峰那儿的神社吧？”

“对，就在不到山顶的山道上。”

“那就请你先带我们到那儿看看吧。”

现在还是星期六的上午，晚秋飞鸟古道上并不拥挤。看来不去京都改为到大和这里来还是对的。从八木沿初濑大道朝东开去，左边就是耳成山，右后方还看得到一点儿亩傍山的峰峦。再朝前开，香具山就显现在右前方了。

“这三座山叫作大和三山。”

对于学生时代到这里漫游过的安艺来说，这些山充满了令人怀念的回忆。

“山不高，可是很美啊。”

就像抄子说的那样，这三座山矮的只有一百五六十米，高的也不到二百米。

“以前这里没有高楼，爬到山顶上就能俯瞰整个大和平原。”安艺想起了学生时代学过的《万叶集》里的诗。

大和群山惟香具，登顶远眺尽炊烟。
水鸟戏池乡土美，秋津岛上大和国。

这是舒明天皇登上香具山后的赋诗，豁朗的诗韵中流露出一种瞭望疆土时的满足。

“这三座山因为基本上处于一种等边三角形的位置，所以自古以来就常被用来比喻三角恋爱的关系。”

接着，安艺又吟起后来成为天智天皇的中大兄皇子的诗来。

亩傍天生貌倾城，香居耳成争不停。
自古山峦尚如此，何责今日夺妻人。

“那个‘妻’说的就是额田王吧？”

“是的，她当时被公认为宫廷第一才女。”

正因为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把原来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的妻子额田王夺为己妻，他才会借山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那就是说，额田王是被两个天皇爱上了？”

“是啊，跟你一样。”

“我怎么会……”

“时代、身份是不一样，但你跟她的处境是相同的吧？”

“我可没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来摇去啊。”

“额田王可能也没有摇来摇去，只可惜周围的男人都不愿放过她。”

“女人大概也只能像亩傍山一样等在那里吧。”

秋高气爽的飞鸟古道把两个人的思绪带回了悠远的古代。

亩傍山和耳成山都是奈良盆地里的孤山，只有香具山突兀于多武山脉的延伸部。所以，要去多武峰，就得从香具山脚沿着山谷朝上开。

路旁有不少白色墙壁的旧宅院，上午的阳光下，成熟的柿子给绿叶落尽的田地染上了橙红的色彩。自飞鸟时代以来，这里隐藏了一千几百年的历史秘密。光是在山脚下，就有天岩户神社、飞鸟座神社、文殊院、圣林寺等许多神社佛堂，还有宫殿和皇陵的遗迹。传说中圣德太子出生的橘寺也在附近。

越往山里走道路越陡，红叶也越来越多。

受到十一月初暖气流的影响，山脚下的树叶红得比较晚，从山腰往上，叶子就越来越红了。

沿着山涧旁的曲折道路蜿蜒而上，爬完最后的七曲坡，就到了谈山神社的参拜道路。

谈山神社供奉的是藤原镰足。传说在飞鸟朝的时候，为了抑制专权的苏我家族，藤原镰足曾在这里跟中大兄皇子秘谈过方策，所以这里才叫谈山神社。

神社是劈开陡峭的山体建成的，里面有正殿、前殿、楼门、东西向的游廊和神庙。整体建筑富丽堂皇，现在的正殿是嘉永三年重建的。

与同时期奈良其他的神社相比，它的色彩要鲜艳得多，在红叶映衬之下，显得格外绚丽奢华，所以一直被称为是关西的“日光”。

两人沿着长长的石阶拾级而上，朝前殿走去。

视界逐渐开阔起来，正面和左右的山上满目都是漫山遍野的红叶，杉树和古松的绿色掺杂在其中，更显得无比鲜艳。

“我以前不知道奈良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以前一提起红叶，抄子只会想到京都。

“与京都相比，这里的寺庙神社要宏伟得多，来的人也少。”

已经是星期六的下午了，还是只看到三三两两的游人，周围显得格外寂静。

从前殿沿着石阶向左拐，一座十三层的宝塔立时出现在眼前。

“真有一种雄浑有力的男性感觉啊。”

抄子说得不错，宝塔巍然耸立，塔顶小楼的尖端直指蓝天，折射出太阳的反光。与平安时代相比，飞鸟时代的建筑都给人一种大胆的动感。

看够了红叶，沿着石阶回停车场的时候，他们看到路边有几家茶馆和土产礼品店，门口摆卖着附近出产的百合、水晶糕和草味年糕。

两个人早晨只在饭店喝了一杯咖啡，早有点儿饿了。

“吃点儿什锦杂烩再走吧。”

安艺提议道，抄子一听，笑着点了点头。

他们马上走进一个临时用板围起来的小店，里边的桌椅也是七拼八凑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那里张罗。

在这样的地方小憩也是一种乐趣。

天有点儿冷下来了，热气腾腾的什锦杂烩和清酒显得特别诱人。他们就着盛在塑料碗里的鸡蛋、萝卜和魔芋块喝起了清酒。

“怎么样？”

安艺得意地问道，抄子顽皮地缩了缩脖子：“真好吃。”

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稍事运动以后，一口酒下肚，特别爽。

从旁经过的参拜者一边爬坡一边朝这儿看着，可能也想回来的时候在这儿休息一下。

一碗什锦杂烩转眼就吃完了，他们好像还能再吃点儿。

“再来一碗怎么样？”

抄子又去要了一碗，一会儿就两手端着回来了。

“那个老大爷正忙着烤饼呢，这是他让我自己随便盛的。”

“那待会儿怎么算账呢？”

“他数都没数，会怎么算？”

飞鸟川山里人这种豁达大气的派头真讨人喜欢。

安艺喝了两壶清酒，抄子才喝了一壶，可因为是大白天喝酒，酒劲都有点儿上来了。出了小店下坡的时候，两腿软绵绵的，山间的凉气扑在脸上让人爽快极了。

回到停车场，一排排小汽车之间，又加进了观光大巴，看样子，过了中午来看红叶的客人也多起来了。

“还好咱们来得早。”

回头望去，透过层层红叶，隐约看得到深藏其后的谈山神社正殿的茅草屋顶。真是难以想象，大化革新的重大国策就是在这深山里秘密制定出来的。

车子沿着公路盘旋而下，又上了初濑大道。从这里到长谷寺要开二三十分钟。

秋阳依然明媚，道路两旁又有大山迎面而来。

“《万叶集》把从这里朝前的地方称为‘阴阳界之初濑’。”安艺看着窗外解释道，“之所以用‘阴阳界’来修饰初濑，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大和人眼里，从这里再朝前，山的尽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了。”

“我们好像就要开进山谷了。”

“那个寺庙就叫长谷寺，带着个‘谷’字呢。”

万叶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各种名字都起得很意味。

车子终于开进初濑了，到寺庙去的老路两旁一家家的土产礼品店鳞次栉比。

远在天平时代，长谷寺就建造起来了。平安朝以后，这里成了拜观音的圣地，所以庙门前的商业区不小，到处都是说得出来头的旅馆。

穿过商业区，他们在庙门前的长石阶前下了车。

这个寺里因为据说有一万棵牡丹，到了五月初的时候一齐盛开，所以又被人称作牡丹寺。

安艺曾在牡丹花开的时候来过，那时候五颜六色的牡丹竞相争艳，让人觉得真像到了仙境一样。

但这不知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牡丹开花的季节正赶上“黄金周”，在摩肩接踵的人潮里是根本无法仔细观赏的。与那个季节相比，现在看不到牡丹花，只有石阶两旁悄然变红的树叶，所以造访的人也不多。

“难道牡丹花一谢，就这么冷清吗？”

安艺虽然有点儿吃惊，但他觉得现在这样才是这座寺庙本来的样子。

他拉着抄子的手慢慢拾级而上，要是在牡丹开花季节，休想能够如此优哉游哉。

到了正殿，寺庙的宏伟壮观固然令人惊叹，但树叶只是七零八落地红了几片，他不禁后悔来得尚早。

“人真是一种见利忘义的东西。那些不虔诚的人只会趁鲜花盛开的时候来摆摆样子，其他的时候早把佛堂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长谷寺到室生寺还得在峡谷里的山道上开一个钟头。

如果先坐火车到室生口车站，再从那里沿着自然散步道走到大野寺，反而更有情趣，但那样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

他们只好又坐出租车到榛原去了。室生川的溪流上架着一座拱桥，桥对面都属于寺院的区域。

过了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座上那块刻着“女人高野室生寺”几个大字的石碑。

这座寺庙据说是天智天皇为了还愿于670年建造的，后来弘法大师使其复兴，贤璟和尚和修丹和尚又将它发展成了现在的真言密教派山间寺庙。

而它之所以闻名遐迩，更是因为西边的高野山原来是严格禁止女人进入的，而这里却自古以来都对女子开放，因此才会女性香客络绎不绝，被称为女人高野。

正因为如此，刚走过的拱桥曲线柔和，桥栏全部涂成朱红色，从正门、石阶到弥勒堂都让人感到一种优雅的女性美。

寺院里有很多石楠花，就像长谷寺被叫作牡丹寺一样，这里也被称为石楠寺。

“也许寺院里还是种白色的石楠花更合适。”

抄子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而安艺曾经在石楠盛开的时候来过一次。

石楠只在白色花瓣靠花心的地方有淡淡的颜色，即使盛开的时候也显得很文静。

“跟牡丹真是大不一样啊。”

“牡丹艳丽夺目，就像是个眉目端正、爽朗大方的美人。”

“那石楠花就不是美人吗？”

“它是秀丽而不张扬，美就美在含而不露的品位。”

“你就是喜欢这样的品位吧？”

“男人其实都喜欢这样的女人。你不也是一朵石楠花吗？”

“都到这个年龄了，还谈什么石楠花呀？”

“不，你身上就有石楠那种洁白秀丽、含而不露的品位。”

确实，抄子干练敏捷、性格倔强，虽娟秀俏丽却又不露锋芒。她隐忍坚强从不叫苦的性格，还有那一声不响拿掉孩子的举动，好像都是与石楠花洁白秀丽、含而不露的品位息息相通的。

进正门再走过仁王门，左边有一段叫作“铠甲坡”的石阶。可能是为女香客着想吧，铠甲坡的坡度平缓，每级石阶的高度也较低。

石阶两旁是很深的杉树林，初夏时烂漫的石楠花，现在已代之以深浅不一斑驳陆离的片片红叶。

从谈山神社经过长谷寺再到这里，游人越来越少。除了安艺和抄子以外，只有四五个一起来的女人在登石阶。

爬完青苔点点的石阶，正面高出地面的石基上坐落着金堂，左面一小块平地的前面有座弥勒堂。这个五米多见方的弥勒堂建于镰仓时代，歇山式木瓦板单层屋顶厚实柔和，造型很具有女人高野优柔平和的特征。

弥勒堂里有一尊国宝级的释迦如来坐像，造型优美丰满，很受香客青睐。还有一尊檀香木雕的弥勒菩萨立像，它瞳仁颜色偏淡，嘴唇红润，颇具异国情调。

金堂有九米见方，坐落在高出一截的石基上。房顶也是木瓦板结构的，但因为带有外廊和栏杆，看上去要比弥勒堂大得多。金堂内殿铺着地板，安放释迦如来、药师如来、地藏菩萨等五尊佛像。

两人一起在正面的祭坛拜了菩萨。安艺拜完转过身来，见抄子还在双手合十。

她在祈祷什么？古时候的女人也是像她这样祈祷的吗？

安艺正想着的时候，抄子抬起头来了。

“这里就是我一直想来的寺院。”

周围是密密的杉树林，整个金堂都遮掩在树荫里。优雅宁静的环境很合抄子的心意。

“红叶掉在那儿了。”

弥勒堂久经沧桑的木瓦板房顶上落着五六片树叶，树叶的朱红色里衬着暗绿，显得分外鲜艳。

“好像有点儿凉了。”安艺小声说道。

抄子环视了一下四周，问道：“有什么可以祭奠的地方吗？”

“祭奠？”

“那个孩子……”

安艺这才明白抄子说的是那个拿掉的孩子。

他本来一直只把抄子当作跟自己一起来旅行的，以为她是了结了怀着的孩子，想离开东京出来散散心。

安艺猜想的也没错。

但抄子似乎早就在想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祭奠那个还没出生就已经离去的孩子。

从抄子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自然的。虽说只在自己肚子里存在了四个月，但毕竟是自己扼杀了这条小生命。这种愧疚是极为沉重的。

而在抄子提起之前，安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不能说他是冷漠无情，但他确实根本没朝这方面想过。在这方面，似乎也看得出没有切身之痛的男是缺乏责任心的。

现在抄子提起了这件事，安艺才又重新看了看四周。

这里有没有做佛事的地方？

看来除了对着眼前的释迦如来和地藏菩萨合掌忏悔，是难以做进一步的追悼了。

要是给没出生就夭折的孩子做佛事的斋场就好了，可惜这儿没有。

安艺走出金堂到寺院各处看了看，石阶左边有辩天社，金堂后面还有一个天神祠，但哪一个都不是能祭奠夭折胎儿的地方。

从金堂沿着石阶再朝里面走，有一块小平地，前面就看得五重塔。

这是一座不到二十米高的小塔，每层塔沿都是五米多见方。朱红色的塔身衬在小树林中非常漂亮。塔沿都铺着丝柏树皮，每层还装有几重栏杆。这种天平时期的建筑式样看上去优雅而沉稳。

抄子停下脚步，抬头望去，不禁叹道：“真特别啊……”

安艺忽然发现通向塔前的小路上有十来个小石佛，好像是当年有人为了某种祈愿放在那里的矮石墙上的。

“你看那里怎么样？”

他急忙走到小石佛前，仔细看了看。

“塔就在旁边，每天守着它呢。”

小石佛排在路边，好像都在抬头望着五重塔。

“这地方倒很幽静。”

抄子从杉树丛中捡来一颗石子放在石佛肩上，开始合掌祈祷。

她捡来的石子无棱无角像个小馒头，静静地待在石佛的肩上。也许还有不少人也对着这些石佛祈祷过吧，十来个石佛上摆满了各种形状的石子。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有的石子掉下来了，还有些可能已经被埋到周围的泥土里去了。

现在抄子放上去的石子早晚也会从石佛肩上掉下来，最终埋没到落满红叶的泥土里去。然而就是掉下来，它肯定还是继续静静地待在女人高野幽雅的寺院里。

抄子合掌祈祷之后，安艺也对着小石子开始虔诚祈祷。

如果自己这个当父亲的有勇气的话，或许这孩子就能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如果自己下定决心的话，孩子也就不会夭折。虽然最终拿掉孩子的是抄子，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自己。安艺心里说道：“别恨我，一路走好吧……”

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抄子正在捡红叶。

“现在又没有花，至少在周围为他埋几片红叶吧。”

抄子把红叶捧到自己放石子的那个小佛像周围排了起来。

“你就在这儿安静地睡吧。”抄子像跟自己的孩子说话似的喃喃自语，又双手合起十来。

大概从一千多年以前开始，已经有无数女人到这个寺院里来吐诉过她们各自的烦恼与痛苦。为了向这些石佛寄托各自的祈愿，她们跋山涉水经历了多少艰难，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她们的祈愿，现在大概也还留在这寂静的寺院里吧。

“这次到这儿来，太好了……”

“能让孩子待在这么祥和的寺院里，我也放心了。”

虽然这是赏红叶时无意中看上的寺院，抄子也已经满足了。

“我以后还想来。不然的话，他一个人在这儿太可怜了。”

抄子说的也正是安艺心里想的。

“等石楠花开的时候再来吧。”

抄子对着石佛轻声说道：“下一次我会给你带好看的花来。”

一片红叶落到了抄子肩上。安艺忽然觉得身上发冷，他急忙看了看四周。

周围的大树环抱着这条通向五重塔的小路，阳光射不进来，地面上笼罩着初冬的寒气。

“走吧？”

说完安艺转过身来，临走之前朝着石佛又一次双手合了合掌。

祭奠完后，抄子总算安下心来了。

“我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抄子一边下着石阶一边说道，她脸又照在明媚的阳光里，安艺只跟着抄子进行了祈祷，但这已使他一直沉重的心情舒缓了不少。

“真美啊……”

抄子回头望去，绿树环抱的石阶左边，一棵巨树伸展着满枝的红叶，午后的阳光从红叶间穿过，像在泛着红色的微波。抄子伸手摘下一片红叶，对着太阳看了起来。

“多好看啊。”

红红的树叶分成五岔，好像在她的手上喘息着。

“古时候的人因为红叶的形状很像青蛙的爪子，所以叫它‘蛙手’。”

“那枫叶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吧。”

“看来是的。这种分叉深颜色的小红叶特别好看，因为高尾这种红叶很多，所以也叫作‘高尾红叶’。”

“我听到过‘伊吕波红叶’这个说法。”

“那多半说的就是这种红叶。”

安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喜欢到处旅行去看红叶，他觉得要说美得细腻的话，别处的红叶是没法跟京都和奈良比的。东北、信州都有不少红叶出名的地方，远看很鲜艳，但近看就觉得太大了。

“这颜色怎么会那么美的？”

“树叶突然受冷才会发红，所以有一句话叫‘憋出来的红叶’。”

“树叶也是在拼命变成这种颜色啊。”

“红叶美倒是美，但对它自己来说，这已经是临死前的美了。”

两个人边说边走出正门，又来到了朱红栏杆的拱桥。拱桥对面不属于寺院，是一片小小的商业区。

“你看啊，简直像白花一样。”

桥下的室生川河面不宽，河边上数不清的芒草在阳光下迎风摇曳着。

“这里也会下雪吗？”

“这里是山区，也许会下雪的，不过下得不会很多。”

安艺一边回答，一边想象着下雪时放着石子的那个小佛像的样子。

要是它太寂寞的话，也可以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来看看它。

过了桥，沿河有片商业区。其实那只是一条小街，都是些土产礼品店和歇脚的地方，一共也就十几家铺面。

“休息一会儿吧。”

两人走进一家餐馆，要了野菜荞麦面。

虽然是星期六的下午，又是赏红叶的时候，可店里没什么客人。从大阪到这里要花两个来钟头，从名古屋来的话就更远了。

也许正是这种交通不便保存了室生这片山区的宁静。

安艺趁着等荞麦面的工夫查了查时刻表。要是从这里到室生口车站去的话，火车车次太少，还不如先坐出租车到名张，再坐特快去名古屋更快一点儿。那样到名古屋也得六点，马上再换“光”号特快新干线，到东京就是八点多了。

他正要把情况告诉抄子，但想想又不说了。

刚刚祭奠过孩子，好像马上又要催她回东京，这样也许有点儿太功利了。至少在室生这会儿还是不提东京为好。

抄子好像猜到了安艺的心思，她也不问回去的时间。看上去要是可能的话，她甚至想在这附近住上一夜。

吃完野菜荞麦面，又喝过茶，已经三点多了。这时进来了一拨中年女游客，安艺说道：“咱们该走吧？”

抄子点点头，提起旅行包站了起来。

走出深深的店堂，抄子突然感到浑身一颤。爬石阶时还很灿烂的太阳已经西斜，天冷下来了。

安艺他们坐上一直等着的出租车，让司机开到名张去。

“然后我们先去名古屋，再换新干线回东京。”

“时间真够紧的啊。”司机同情地说了一句。

早晨离开大阪，再从飞鸟到长谷、室生，这趟旅行真是安排得一点儿空余的时间都没有。

“这里的寺院最安稳了。”

“一大早没人的时候来更安静呢。”

确实如此。如果早晨顶着寒气去爬杉树林中的石阶，四下一定是鸦雀无声。

“下次来就在这附近住上一夜。”

从室生到名张也是在山谷里行驶，宇陀川沿河公路两旁的山上铺满斑斓绚丽的红叶，河边的芒草迎风拍打着白穗。

秋意正浓，斜阳将天空染上了紫色，似乎告诉人们初冬即将来临。

宇陀川渐行渐远，终于从视野里消失了，汽车开上了山口。山口那边就是当年伊贺国的领地，离名张已经不远了。

这一带有著名的赤目瀑布，安艺以前到那儿去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山椒鱼。这种鱼只存活在清澈的溪水里，可见那里的水有多清。

过了山口，视野豁然开朗，公路重又回到河边，不一会儿就到了名张车站。别看这是个小小的私营铁路车站，它可是这一带的交通枢纽。

“辛苦你了。”

从八木经过谈山神社、长谷寺、室生寺再到名张，这趟旅行长达五个钟头。安艺谢完司机，跟抄子下了车。

到这里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一点儿，他们于是到车站前的咖啡店里去等火车。

“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去采过松蘑。”

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附近有座松蘑山，就在那儿采了松蘑跟牛肉一起做火锅吃。”

“光用松蘑和牛肉？”

“进山的时候带上锅，铺上草席坐在那儿吃，可香呢。”

“用那么新鲜的松蘑做火锅，当然好吃啦。”

抄子叹了口气，好像听得入神了。

“下回带我来吧。”

“等明年来吧。”

聊了一会儿，快到发车时间了。

喝完剩下的咖啡，安艺又开始盘算回东京的事。

从名古屋换车后到东京是八点，那时就只好跟抄子分手了。

抄子回到家里，又要对丈夫编造什么理由？她自然不会说是去祭奠拿掉的孩子，那她就只能说是去大阪出差，或是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吧？这对夫妻也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初冬黄昏的脚步比晚秋落日的速度还要快。

离开名张的时候，西边的天空还映着晚霞。安艺跟抄子聊了一会儿，又抽完一支烟，再朝窗外看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

列车飞快地奔驰着，像是在跟落日赛跑，到名古屋时正好六点。

经过地下通道来到新干线月台，等了十来分钟就坐上了“光”号特快。安艺感到旅行终于接近尾声了。

跟每次回东京一样，安艺此时心里总会交织着松弛与寂寞。既有终于要到家的如释重负，又有旅行结束的孤寂落寞。特别是跟抄子一起旅行回来的时候，他更感到一种失落。

也许是跟安艺心心相通吧，抄子也轻轻叹了口气。

“马上就到东京了。”

“真快啊……”

出发的时候还觉得能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可转眼又得分别了。

“这是第四次了吧。”

抄子说的是他们一起旅行的次数。第一次是伊豆山，接下来是从京都到吉野，后来又去了北海道，现在这次是从飞鸟到室生周游了一圈。

“咱们去了不少地方啦。”

每次旅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旅行归来时的离愁别绪也同样难忘。

难道没有不分手的旅行吗？安艺望着窗外的夜空沉思着。抄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我不想回家……”

安艺闻声回头一看，抄子好像什么也没说似的正看着前方。她似乎不是在向安艺倾诉离愁，更像是想到分手时自然流露的心声。

“那咱们就不回去吧。”

“能不回去吗？”

“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嘛……”

不想分手就别分手，不愿回家就别回家——这么明白的道理，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

“那样就对了……”

安艺一边点头，一边感到未来已经展现在自己面前。

以往那些挥之不去的烦恼与苦闷，现在想来竟是那么简单。

不想分别却非得分别的烦恼，想在一起却不能在一起的苦闷，这些都必须从如何消除烦恼、苦闷的角度去重新思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己的观念从“有家有小的男人，不能跟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相爱”扭转到“只要两个人倾心相爱，就应该结合在一起”上来。

这就是对以前的禁忌反其道而行之。多想想因此而得的幸福与甜蜜，不去想随之而来的麻烦与非议。

想着想着，列车已经过了新横滨站，窗外的灯火越来越亮，高大的楼房迎面而来。

安艺刚才还在肆无忌惮地遐想，东京越来越近，他也越来越回到现实中来了。

但今天晚上，他不想再受缚于那些清规戒律。

看得到有乐町的绚丽霓虹了，列车开进了东京站。

车停稳后，旅客纷纷站起来的时候，安艺问了一声：“去喝点儿怎么样？”

抄子想了一会儿，才慢慢点了点头：“好啊……”

安艺从行李架上取下抄子的旅行包递给她，又取下自己的旅行包，两人出了车厢，直接向丸之内出口走去。

“车站红砖房的楼上有家酒吧。”

抄子紧紧跟在他后头，也许酒吧在车站里头她很放心。

他们从东京站正面上楼梯，穿过走廊走进一家酒吧，吧台旁正好有两个空位子。

坐下以后要了兑水威士忌，抄子指着吧台后面的窗子说道：

“那儿看得到月台呢。”

不知道那是几号月台，只看得到月台上来来往往的旅客。

“真有意思。”

“坐在这里，好像觉得还在旅行。”

窗子外面的月台上乘客在逐渐增多，大家好像都在赶着回家。

然而安艺倒没想着今晚回家的事。他还没问过抄子的打算，但看来她还没有想回家的意思。

一边喝酒一边坐在吧台旁高椅子上晃着两腿，他们完全忘了现在是刚外出旅行回来。

看着窗外火车进出，安艺不禁说道：“要是待会儿再出去旅行就好了。”

抄子点了点头：“真的。真想马上再出去旅行。”

古时候确有不少人愿意漂泊江湖，他们无一不是抛弃家小一去不返的。要想无拘无束旅行，就必须长期忍耐形单影只的孤独。

安艺和抄子如果也想去浪迹天涯的话，就不得不断绝与家庭、家人的关系，面对世人“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唾骂。

仔细想来，两个人都缠绕着太多的麻烦。这些麻烦就像锈渍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沾满了他们全身。

与他们相比，那些年轻情侣的相爱是多么单纯。他们无须迷惘，只要热情地追求，前途自然会展现在他们面前。

然而现在再来羡慕年轻人也没有用了。也许正因为他们已到了这把年龄，正因为他们缠绕着太多的麻烦，所以才会相互吸引。也可以说，正因为日积月累锈渍满身，他们才想除净锈渍，结合在一起。

“那儿有一对儿……”安艺手拿杯子指着窗外。

已经变得冷清的月台上站着两个刚下火车的男女。女的身穿白色风衣，微微低着头，男的不停地在对她解释着什么，但女的像是什么也没听见，冷冰冰地把头扭向一边。

“真是百人百态啊……”

安艺转回头来，又喝了一口威士忌。

“咱们找个地方去好吗？”

“什么地方？”

“就两个人待的地方。”

抄子两手握着威士忌酒杯考虑着。

“这楼里就有饭店。”

“今天住在这儿？”

“也可以不住，反正才九点嘛。”

就在这酒吧的同一层楼上，走廊两边都是客房。

“我到服务台去问问看？”

见抄子点头同意，安艺站了起来。

“马上就回来。”

以前安艺总是考虑到抄子的处境，尽量不为难她。但今天晚上他不想去过多考虑。既然抄子点头同意，就用不着再考虑以后的事情了。他下楼问了服务台，知道还有空着的双人房。于是立即租了一间，拿着钥匙又回到了酒吧。

“有房间啦。”

看到安艺手里的钥匙，抄子微微笑着说道：“我原来还真不知道这里有饭店呢。”

“要一大早出门的时候，住在这里就不会迟到了。”

楼下就是东京站，要去外地的时候住在这里特别方便。

“咱们走吧。”

既然租了房间，当然就用不着老待在酒吧里了。他们结完账走了出去。

走廊上可看到车站大厅，前头一拐弯就是租的房间。因为这里是老建筑，房间里屋顶很高，也比别处的客房宽敞，墙壁是白色的。撩起窗帘，就能看到站前的广场。广场对面是丸之内的高楼群，再朝前走就是皇宫了。

“真静啊……”

白天车水马龙的办公楼区，现在静悄悄的，只看得到几排整齐的路灯。

“真不像是在东京。”

就因为到了夜晚，平时看惯了的景致，好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街道。

“又能在一起了。”

“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会在这儿。”

在东京最中心的地方幽会，而且谁也不会知道，这使安艺情绪高涨起来。

可抄子打算今晚几点钟回家？昨天出发以前她问过今天几点钟能回来，可现在倒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回家的时间。

“到了这儿就不要紧了。”

待在这样一个想什么时候回家就能什么时候回家的方便地方，两个人似乎都很心定。

从昨天开始一起旅游了好几个地方刚回来，现在还要依偎在一起。应该说他们这是不厌其烦，还是不顾羞耻？也许应该说这是太反常，或者说太疯狂了吧。

但现在再说这些已毫无意义了。两人早已心猿意马，热血沸腾起来。

从形式上看，他们好像是在重复昨夜的行为，但抄子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她激情澎湃，一边冲向高潮一边失声叫道：“不……”

这既像是她愉悦的欢声，又像是恐惧的呻吟。

她微微扭动着脖子，在极端喜悦与极端煎熬之间极尽挣扎之后，终于失魂落魄地叹道：“又是不一样。”

每次结合的感觉都不相同，都使自己更加激动。她似乎既感到满足，又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恐惧。

“我害怕……”

如果可能的话，抄子真想甩掉自己的这种感觉。要是干脆没有感觉或者感觉淡薄一点儿的话，自己也不会痴迷到这种程度了。

“不过，感觉好极了。”

抄子这副欢喜得不知所措的样子，在安艺眼里，却更加美丽可爱。

“每次见到你，都觉得你更性感了。”

“以前你说我性感，其实我很讨厌。”

“根本用不着讨厌。因为只有对最美丽的女人，男人才会说她性感。”

“认识你以前，我都是穿很正规的服装，胸前的扣子也全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全身好像都穿上了盔甲。”

“你捂得那么严，我解起来都麻烦。”

“那是你不该那样做。”

如果是因为自己使她愉悦而招她恨的话，怎么恨都没关系。

然而，不能不说那种愉悦就是使抄子痛苦的原因。

“可以后会怎么样啊？”

也许抄子想说，我抛家舍小，招人指责，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燃烧着全身的无法抗拒的感觉。

然而身体感到满足，是因为心已经属于那个人了。没有心灵的倾慕，肉体是不会自己获得满足的。

如此看来，身体的这种感觉不会仅仅因为自己讨厌而消失，反而会因为克制而变得越来越敏锐。

为了抚慰因为愉悦而感到害怕的抄子，安艺轻声说道：“不变成现在这样的话，是不会懂得真正的爱的。”

两个人又静静地依偎到了一起。

开始只是闭着眼睛，渐渐地他们互相温暖着身体开始打起盹来，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两个人甜蜜地相互依偎着，早已忘了这里是东京车站的楼上，忘了前面的丸之内夜景，忘了后面还有人来人往的月台。

因为睡得还不算死，安艺脑子里始终没忘记时间。

刚从旅游地过了一夜回来，又同床共枕到这么晚，这样一起待下去的话，抄子还怎么回家？这对她跟丈夫之间本已出现的裂痕无异于火上浇油。

这一点，抄子应该也很清楚。但两个人不像是那么容易就起得来的。他们心里只想着现在还不要紧，再等一会儿，都害怕回到现实中来。正因为知道分别的现实正在等着他们，所以他们继续打盹，怎么也不想睁开眼睛。

但这毕竟是自欺欺人的逃避，总有一刻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的。

不知什么时候，安艺的意识中一点点儿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那警笛声轻轻地在逐渐由远而近。也许是车站的旅客里忽然有人得了急病。

安艺静静地听着，并未出声。抄子忽然小声说道：“是救护车吧……”

尽管闭着眼睛，抄子好像也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好像很近……”

救护车停了下来，这与他们毫无关系，周围的客房依然鸦雀无声。

然而那越来越近的的声音惊醒了他们。一旦睁开眼睛，说过几句话，就再也无法重返梦乡了。眼前是白色的墙壁和窗前高高挂着的窗帘，他们这才又意识到自己是在东京站楼上的饭店里。

“几点了？”

与抄子相比，安艺的情况要轻松得多，因为他跟妻子长期以来等于一直分居，虽然刚外出旅行回来，但不一定非得回家。

而抄子家里有丈夫和孩子等着。孩子可能已经睡了，但丈夫说不定正满怀嫉恨地等着妻子回来。

一想到抄子的处境，安艺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是啊，几点了？”

安艺反问道，抄子看了看表。

“十一点半。”

八点半到达东京车站，进饭店房间是九点，现在到了这个时间也不奇怪。

安艺以为抄子会急忙起床，但她还是躺在床上，好像忘记了时间。“新干线的末班车就要进站了。”

安艺不知抄子会怎么向丈夫解释，要是她说是坐末班新干线回东京的，现在回家应该还来得及。安艺告诉她这句话，正是包含了这个意思。但抄子没有回答。

“现在还有轨道交通……”

要是再说下去就好像要赶抄子回去似的，所以停了一会儿安艺才又问道：“怎么样？”

“还不要紧。”

听到这意想不到的回答，安艺坐了起来。

“你不回家，行吗？”

抄子慢慢地摇了摇头：“再晚点儿回去，那样的话他们都睡了……”

也许抄子下了决心，既然已经这么晚了，还不如再晚一点儿回去，因为她不想在不上不下的十二点左右回到家去看丈夫的脸色。

“那你几点走？”

“几点走都一样。”

抄子让安艺拉到这里待到现在，已经错过了回家的时间。

安艺两手抄在脑后，眼望着天花板，想起了小时候自己做了坏事不敢回家时的情景。

那时候心里明白必须早点儿回家，却下不了决心，结果磨磨蹭蹭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回家的最好时机。今天的情况跟那时候很相像。

抄子打算在这里待到几点？她说晚点儿回去就不会跟丈夫打照面，可要是丈夫一宿不睡呢？而且，就算丈夫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脸对脸，事情就不会更加严重吗？

但抄子现在似乎只想着过好眼前的这一刻。

安艺觉得对她无从指责，也不想指责。

“真静啊……”

“简直没法想象这是在东京。”

抄子把头靠在安艺肩上轻声问道：“北海道已经下雪了吧？”

“大概还没下，不过一定很冷。”

“那儿什么时候下雪？”

“每年都不一样，可到了十二月的圣诞节前后就会有积雪了。”

抄子躺在温暖的床上，好像在想象埋在雪原中的村庄。

“去看看吧？”

安艺被她说得一下子也想去北方看看了。

“一起去看北海道的冬天。”

“也带我去？”

“不过，从现在到年底你都很忙吧？”

“过完年去行不行？”

其实安艺自己年底以前也很忙，要准备出单行本，还得参加好几个忘年会。

“只要你能去，什么时候都行。”

“别墅那一带也下雪吧？”

“去别墅也行，不过咱们还是干脆到阿寒去怎么样？”

“冬天去得了阿寒吗？”

“只到湖边的话，什么时候都能去。干脆在最冷的时候去，雪很深，又没有人。”

“那住哪儿呢？”

“那儿有几家没什么人住的小旅馆。”

“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待在雪里。”

回家的时间一拖再拖，两个人都忘记了现实，徜徉到遥远的梦幻世界中去了。

“我就想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想象着雪国中的山村，两个人好像又打起盹来了。

看着抄子不提回家，安艺似乎也不着急；安艺不说要回去，抄子也乐得继续跟他依偎在一起。两个人看上去心安理得，其实心里根本无法平静，他们知道，不回去是不行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闭着眼睛紧靠在一起，却无法沉睡过去。

当安艺又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影子在昏暗之中慢慢地动着。虽然意识还不是那么清楚，但他明白，抄子正站在床角穿衣服。安艺像在看皮影戏似的望着抄子，终于低声问道：“你要回去了？”

“嗯……”

抄子应了一声，背朝着他拉上了裙子的拉链。

“几点了？”

“两点。”

安艺脑子还没完全清醒，但他想起来了，从刚才醒过来时到现在，又过了两个钟头。

“你就在这儿睡吧。”

“不……”

安艺觉得把抄子一个人送到外面的寒冷中去太可怜了。

他爬起身来，抄子已经穿完衣服，又到洗手间里去了。深更半夜，周围的客房鸦雀无声。

等一会儿抄子回到家里，真的不会碰到丈夫吗？说不定她丈夫正等在那里，又要发生一场争执？安艺不敢再想下去了。

事到如今，再考虑这些问题也已经是马后炮了。

他脱掉睡衣，开始穿衣服。抄子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你还是就在这里接着睡吧。”

“我送你到大门口。”

“不用了。饭店前面大概有出租车吧？”

“当然有啦，因为是火车站前头嘛。”

“你要想让我放心就待在这儿别出去。”

“为什么？”

“那样的话，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我还可以再回来。”

抄子说完这关键的一句话，留下一抹微笑，就提起旅行包朝门口走去。

“再见。”

说完抄子又补上一句：“这次非常愉快。”

她是在说昨天开始的这趟旅行。安艺点了点头，抄子迅速扭转身，关上房门走了。

虽然已经两点多了，但安艺一个人被撂在饭店里，怎么也没法马上入睡。

自己该几点钟回去？他朝窗外望去，大街上只有整整齐齐的路灯在夜色中放着光。

外边好像已经很冷了。

想到这里，他不再急着出去，但回到床上，却还是睡不着。他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外国电影。他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着，那好像是一部描写越狱犯的打斗片。

就这么过了二十来分钟，电话铃响了。知道安艺深更半夜还待在这饭店里的只有抄子。他扭小电视音量拿起电话，果然是抄子。

“你刚才睡着了吧？”

“没有，睡不着，在看电视呢。”

“你还在那儿，太好了。”

从传来的杂音来看，抄子好像是在外面打电话。

“你还没到家？”

“到家了，可是进不去。”

“钥匙呢？”

“有钥匙，可是门链给挂上了。”

肯定是对妻子的迟迟不归怒不可遏，丈夫才挂上了门链。

“那你就一直待在外头？”

“要是按门铃的话，大概他会起来……”

抄子被丈夫关在门外，现在还站在露天里。

“你怎么办？”

刚说出口，安艺觉得自己太不负责任。

“回到我这儿来吧？”

“我也想到你那儿去，但我还是按一次门铃试试看吧。”

“那样好吗？”

“要是不行，没准我会再到你那儿去。”

“我会一直在这儿等着的。”

安艺放下电话，终于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说出“你马上到这儿来”那句话。

他没再调大电视的音量，电视还在播放，可他已经没心思看了。

他茫然地对着几乎没有声音的电视画面，想象着抄子徘徊在夜半街头的身影。

看来回到东京以后没有马上回家是走了一步臭棋。一天在外且不说，深更半夜还不回家居然连个电话都不打，大概就是她丈夫也忍受不了了。为她丈夫想想，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挂上门链了。要是安艺是她丈夫的话，可能也会那样做的。

不管怎么说，抄子似乎太小看自己丈夫了。她以为既然晚了，不如干脆再晚点回家让他见不着自己就行了，却没想到那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自己既然肆无忌惮，就休想逃脱以牙还牙的报复。

然而抄子被关在门外，安艺也逃不了责任。

在回东京的新干线上，是他忽然不愿再忍耐克制下去了，他要抛弃一切世俗的清规戒律和礼义廉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想到必须战战兢兢地时刻顾忌家庭和所处的环境，他禁不住要问，两个相爱的人待在一起有什么不对？

正是在他激情难耐的怂恿下，抄子才顺从他来到了饭店。

抄子不顾自己应该回家，跟他来到了饭店，自然罪不可恕，而怂恿她的安艺也同样罪责难逃。更何况，他明知抄子不会拒绝他的诱惑还要怂恿抄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似乎比抄子更罪加一等。

他一边思索，一边焦急地等着电话。

他想起了三个月以前。那时自己在轻井泽的饭店里也是一直在等抄子的电话。

与那时候相比，现在抄子的处境更艰难了。

今天晚上，就算抄子进得了家门，看来也难保平安无事。

面对丈夫的震怒，抄子该怎么应对？想到这里，安艺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尽管他一直等着电话，但铃声一直没有响。

二十分钟以后，安艺终于死了心，又回到了床上。

既然没来电话，看来抄子丈夫最后还是开门了。他是抄子按了门铃，敲了好几次门以后才起来开门的吧？真正的问题是在抄子进门以后。现在他们究竟是在用什么口气谈什么问题？想到这里，安艺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

现在，安艺是在用完全清醒的头脑思索。

事到如今，只要自己下得了决心，抄子也许就会离开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孩子寄放在母亲家，她自己先出来。

当然，安艺为此也必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首先得考虑的就是跟妻子离婚。

关于这个问题，他曾经试探过妻子的态度，但妻子装聋作哑根本不回答他。那种冷淡的态度说得更确切点儿，是对他的话根本不屑一顾。那当然不是因为她爱安艺，“你以为有那么便宜的事吗？”这理直气壮的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她的真意：就是为了报复，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而抄子呢？即使她想离婚，丈夫也未必会同意。狗急跳墙的情急之下，谁也保不准丈夫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来。

总而言之，虽然有一个想离婚的丈夫和一个想离婚的妻子，但只要他们都有一个不想离婚的妻子和一个不想离婚的丈夫，就别指望他们能好合好散。

如果对方的态度正相反的话就太好了，但人生也许难就难在凡事并不都是顺风顺水。

然而也不能因为困难就唉声叹气。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就是不能结婚，也还是可以住在一起的。

现在确实差不多到了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安艺一边左思右想一边等抄子的消息，但到天快亮的时候也没接到她的电话，安艺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快中午的时候，抄子终于打电话来了。

早晨，安艺退了饭店客房，回到原宿休息了一会儿，才总算接到了抄子的电话。

“怎么样？”安艺迫不及待地问道。

“太累了……”抄子说着叹了口气。

“我以为你会回来。一直等到天亮。”

“对不起。”

“后来他给你开门了吧？”

“开是开了……”抄子停了一会儿，吐出了一句，“我们已经完了。”

安艺握着电话，眼睛看着洒满阳光的阳台。不用再问，就凭这一句话，昨夜的情况已经能够想象了。

“他又打你了？”

“打倒是没打……”

安艺觉得必须说句什么来安慰她，可一时又想不出适当的话。现在抄子所受的创伤不是廉价的安慰所能抚平的。

“今天是星期天啊。”

“我要休息。”

这干脆的回答让安艺感到她已经疲惫到了什么程度。

“到我这儿来吗？”

抄子稍微想了一会儿，答道：“我还是在家吧。”

待在家里的话，不是孩子回来，就是丈夫在家。那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可抄子看来并不想到这儿来。

“我想睡一会儿。”

“想睡的话，到我这儿来睡好了。”

“可我累得脸都发灰了。”

抄子没化妆的脸安艺看到过好几次，现在更不会在意它难看不难看。可抄子也许真是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真难为你了。”

“我累极了。”

最后这句话，像是说她跟丈夫吵得累了，更像是说跟丈夫以外的人相恋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

说完这句话，安艺放下了电话。

第十章 冬河

寒风从穿着大衣的安艺脚旁掠过。

这条商店街边上的车站，属于连接新宿的一条私营铁路。快到除夕了，商店街上到处是大甩卖的广告传单，年轻店员们都在拍着手招徕顾客。

才到下午四点多，太阳已经西斜，走在熙熙攘攘的商店街上也是冷飕飕的。

安艺离开原宿公寓的时候，本想坐出租车来，但因为道路拥挤，才换乘了轨道交通，现在他刚出站。

多久没回家了？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数着日子。

上次回来是十二月初，已经过了将近三个星期了。以前每星期周末都回来，从夏初开始间隔越来越长，最近变得差不多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了。

妻子和孩子开始好像还以为他是工作忙得回不来，现在已经没人相信了。妻子就不用说了，连已经工作的儿子和还在念大学的女儿似乎也感到安艺回来得这么少一定有什么秘密。蒙在鼓里的女儿，对于父亲那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可思议，开始的时候还问他为什么不回来，现在已经再也不问了。对于他们来说，父亲是他们生活的保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安艺做得到这一点，其他的事就随他去了。

与孩子们相比，妻子的处境很尴尬，但她现在似乎终于也已看破红尘。

丈夫既然那么随心所欲，自己也该去找点儿自己的乐趣。也许是因为想开了吧，她最近也常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旅行，学学绘画，过得似乎也挺有滋味。

丈夫、妻子和孩子全都各搞各的，这样倒也取得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说得透一点儿，现在安艺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反倒显得更加自然和谐。

然而安艺不在家时的自然和谐状态每年总有一次多少要遭到破坏。

从除夕开始，新年期间的那几天，不管家人是不是欢迎，安艺总要回到妻子跟孩子所在的家里来待几天。

现在想来，从年底开始的新年期间，也许既是他工作的休息期间，同时也是他恋爱的休息期间。

在今天回家之前，安艺刚跟抄子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次幽会。

从三十日开始，抄子将要回到宇都宫的娘家去。抄子娘家原来就是宇都宫的世家名门，长兄仍然住在那里，老宅里还保存着父亲健在时父母一起居住过的房间。现在每到年底，母亲都会先回去，抄子他们晚些回去，然后大家一起在老家过除夕，迎新年。

“我在那里待到一月四日。”

过去也曾这么长时间见不着面，但他们至少还能保持电话联系。

“你们是全家一块去吧？”

“我一直会跟妈妈住在一起，你方便的话给我打电话。”

“可是……”

“那个人要到处去看朋友，还要回他自己老家去。”

抄子丈夫的老家好像也在宇都宫附近。

“给你打电话不要紧吗？”

“如果是我妈妈接电话，你就直接让她叫我。”

记下抄子告诉他的老家电话号码，安艺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儿，但想到这段时间见不着面，总觉得很不舒坦。

“今天晚上就动身？”

“我这就回家去，也许会在六点左右去宇都宫。”

“是开车去吧？”安艺一边问，一边想象着抄子带孩子坐在丈夫开的车上回老家的情景。

“有时想想，过新年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就因为那种不伦不类的拜年习惯，连反目的夫妇与不和的家人，这时也得装出一副亲睦的面孔。为了顾全体面，同回老家、共拜亲友似乎成了他们的义务。

圆满的家庭自当别论，对于那些问题成堆的夫妇、家庭来说，这种徒有形式的装模作样只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但不管怎么说，除夕开始的新年期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让他们重新认识家庭纽带的机会。

穿过商业街再拐个弯，路人一下子少了下来，这里是住宅区了。空地都造满了房子，街旁排着整齐的路灯。

有的人家门前已经取好了门松，修剪了绿树，就等着新年来临。光从外面看，是很难看出哪家幸福美满、哪家夫妻反目的。也许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当然，烦恼的内容因人而异，烦恼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安艺来到一个岔路口，朝左再进去两个路口有幢石墙围着的房子，那就是他的家。

门柱前面摆着门松，门灯暗着，不知是不是忘了开了。

安艺来到昏暗的门前停了下来。

走进家门，妻子和孩子们正等着自己。

因为已经告诉他们自己今天回来，进门以后谁也没有感到意外。“你回来啦？”听完这句既算不上热情

也谈不上冷淡的招呼，安艺只是点了点头。

走进书房，看了看没回家这段时间的邮件，然后就是洗澡、吃晚饭。

从表面上看，跟正常家庭没什么两样，与一般夫妻也没什么不同。到了安艺这把年纪，夫妇之间关系淡漠也是很正常的。

然而淡漠却有两种，一种是长期以来相濡以沫、息息相通的淡然，另一种是爱情泯灭、同床异梦的冷漠。

说实话，安艺一直在考虑要在这次回家期间找妻子谈离婚的事。

大年三十谈这种煞风景的话题或许有些过分，然而到了元旦，这种事大概就更难以启齿了。但这种事也不可能永远这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

安艺此刻的烦恼真可以说是罪孽深重。

人说除夕的钟声是为了消除烦恼，但听了钟声烦恼真能消除吗？安艺听着钟声，好像反而更加心烦意乱了。

除夕的钟声，也许不仅是为了消除烦恼，更是为了警醒烦恼中的丑陋才撞响的吧。面对家人，安艺还在举棋不定，无法痛下决心。

从除夕到元旦，安艺波澜不惊地度过了。

之所以说波澜不惊，是因为他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也是因为他跟妻子之间没有再起波澜。

当然，关于离婚的事，他一个字都没提。

无论是除夕还是元旦，谈这种问题都没有天时地利。

元旦早晨，安艺像往年一样喝了妻子给他温热的屠苏酒，还跟家人一起吃煮年糕。

这个元旦天晴气爽，阳光透过面向院子的阳台一直照到餐桌上。只要看到这瞬间的情景，谁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怡和美满的家庭。美中不足的只是夫妇之间几乎谁也不说话，而小女儿一刻不停地东拉西扯似乎正好弥补了他们之间的尴尬。

好久没有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当然不会知道，父亲现在却在惦记着别的女人。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父亲还在考虑跟母亲离婚。

安艺一边喝着女儿给自己斟满的屠苏酒，一边想着异地他乡的心上人。

现在抄子在吃什么早饭？她也和自己现在一样，一家人围着餐桌，在给丈夫温屠苏酒？安艺的妻子一言不发，礼节性地给安艺斟了一杯屠苏酒。抄子也是给她丈夫斟了屠苏酒，还是干脆不去管他？

对安艺来说，他最希望抄子母亲和孩子也在餐桌旁。人越多，就越能冲淡夫唱妇和的气氛。

但一想到在这元旦的祥和早晨，自己和抄子不是坐在一起，而是分别坐在别的合家餐桌旁，他心里就感到难以接受。如果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夫妻，那他无话可说。想来在这世界上，一定有不少对看似相安无事的夫妇，其实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以前每到新年，安艺总要接待一些来拜年的客人。那时他一般约客人在一月三日下午以后来，多的时候一个下午要接待二十来个客人。

但随着他不断削减工作量，而且住在原宿的时候越来越多，到家里来的客人就逐渐减少，现在就是有人说要来拜年，他也会谢绝。

因为虽然原宿的公寓比家里地方小，又没有专门做菜的人，但他还是可以去超市买来现成的下酒菜和一升的瓶装清酒把客人对付过去。而现在他只想一个人悠闲地过上几天。

安艺现在的这种心情固然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与跟妻子的不和也不是没有关系。

安艺从不与妻子争吵，他们之间甚至从来没有语气激烈地争论过。说他们是夫妻不和，不如说是两个人的脾气、性格有些差异。譬如，有些安艺不会因之所动的琐事，妻子会按捺不住喋喋不休；有些问题一个人耿耿于怀，另一个人却不闻不问。说穿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正因为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所以也难以对别人解释，相互的不满日积月累不断加剧，不知不觉中双方都伤精劳神折损了元气。

当两个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貌合神离，只剩下夫妻的名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请客人到家里来，反而是失礼的。这也确实是安艺谢绝客人来拜年的一个原因。也多亏了没人来拜年，新年期间安艺倒是能安闲地休息几天。

虽然这里是他自己的家，他却整天关在书房里，可以说简直像是借宿在这里一样。他在书房里听听音乐读读书，偶尔也会出去打打高尔夫。

如果不介意妻子多少有点冷冰冰的脸色，这样的新年倒也能算过得自由自在。

然而唯独这个新年的感觉与往年大不相同。

他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休息休息，但老是静不下心来。不管是读书还是看电视，总会不知不觉想到抄子。

她正在做什么？心里想见她，但总不能把她从宇都宫的老家叫到东京来吧。

安艺总算忍过了除夕、元旦两天。到了第三天，他下了决心要给抄子老家打电话。

虽然抄子告诉安艺想她了可以打电话，可安艺起初并没想过现在要找她说话。因为过完一个星期的新年休假就能碰头，他觉得没必要特地往抄子老家打电话。当时他问电话号码是为了以防万一，不过是想让自己能放心。

可是才过了三天，他就想给抄子打电话了。

他不仅想听听抄子的声音，跟她说几句话，还想知道抄子跟家人一起回到老家以后是怎么生活的。

可是，走到电话机前，他又犹豫了。如果抄子的母亲或丈夫来接电话怎么办？抄子倒是说过基本上她会来接电话，可谁能保证绝对是她来接呢？假如她是在东京的家里，安艺还知道她一个人在家的时间段，可新年里她老家的样子安艺是没法想象出来的。

犹豫了半天，安艺终于按了号码，电话铃响了三声以后又挂断了电话。

他感到一阵不安，觉得别人会抢在抄子之前接过电话机。

听都没听对方是谁就把电话挂了，真是胆小鬼！他望着满是阳光的窗户，奇怪自己怎么会这么慌张。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拿起电话一听，是抄子打来的，她简直就像看到了这里所有的情况。

“刚才你打电话来了？”

“是……”

安艺赶紧回答了一声，就像是个刚做完坏事被发现了的孩子。

“我已经来接电话了，你为什么还要挂掉？”

“我怕接电话的不是你。”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了我会接电话的吗？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新年快乐！”

抄子好像刚想起来现在是在过新年。

“今年也请你多多关照。”

虽然才分开三天，安艺却觉得像是过了很久似的。也许因为这次是抄子跟丈夫孩子一起离开东京回老家，让他感到两个人从来没离得这么远过。

“现在就你一个人？”安艺压低嗓门问道。

“妈妈也在，不过她在对面的屋子里，不要紧。”

“我不知怎么突然就想听你的声音了。”安艺这样解释打电话的理由，“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

“我也是……”

听了这句话，安艺一下子变得更想她了。

“在那儿过得怎么样？”

“过得一般……不过，我想了很多。”

“想什么？”

抄子没有回答。这无言的回答中似乎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意思。

“你是四日回来吧？”

“计划是这样。”

“不能早一点走吗？”

“早点儿回东京？”

“今天或者明天。”

宇都宫至东京坐新干线大概一个小时，真想回去的话，当天往返都来得及。可是全家人一起在老家过年，抄子一个人先离开似乎太没道理。

安艺心想她不大可能出来，谁知抄子小声答道：“那我就来吧。”

“你来得了？”

明明是自己叫她出来，现在安艺反而吃了一惊。

“明天的话，也许脱得开身。你要我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都行，最好是下午。一两点钟怎么样？”

抄子稍微想了一会儿，答道：“那么，我就下午一点钟到原宿去。”

“你真的来得了？”

安艺叮问了一句，抄子却反问道：“你没问题吗？”

“当然啦。”

安艺什么时候都能就抄子的方便。

“明天下午一点钟，我一定在那儿等你。”

抄子到底会以什么理由离开老家？她丈夫会对她的这个行动怎么看？想到这些问题，安艺就觉得心往下沉。但现在已经没工夫再去考虑这些事情了。

现在安艺心里感受最深的，是刚过新年抄子就接受了他蛮不讲理的要求，那是新的一年的爱。

也许是因为原宿就在明治神宫附近吧，大街上穿着和服来参拜的女性身姿很引人注目。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穿和服的年轻女子反而比上年纪的人多起来了。

信仰姑且不论，服装的奢华是一年胜似一年，从代代木公园门前的大道直到原宿街头，简直像是在搞

服装秀。

至于那些女子和服穿得是不是都很般配，可就有些不敢苟同了。

因为和服本身就是抑制人行动的服装，有它自己的穿着技巧。与华丽的外表相比，只有更注重穿着者的内涵，才能凸显和服的美丽。所以，无论请和服专业人员给自己穿多昂贵的和服，即使外表再华丽，如果不具备穿和服时礼仪举止的素养，也是无法表现出和服的美丽的。

如果以这个尺度来衡量那些穿和服的年轻女子，很难说她们有几个人穿出了和服的美丽。

看看那些女人，穿着那么昂贵的和服跟朋友高声谈笑，劲头十足大步流星，有的还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袖口里面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她们正处于天真烂漫的花样年华，但如果不懂得对自己的举止有所约束的话，再好的和服也会失去原有的典雅。

这些年轻女子也许已经忘了，“隐而不露方为美”。

然而安艺无意对此横加指责。

华美也罢，邈邈也罢，时尚总会按它自己的路线不断翻新下去。只有当到达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人们才会恍然大悟，重又返璞归真。

人们用不着求助历史，这种基本的智慧与审美意识他们还是具备的。然而，人们往往会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

对于这一点，安艺早已看得很透，也放得很开。

话说回来，他自己并没有对别人说教的资格。如果从世俗的纲常伦理去进行诘问，他势必会无言以对。

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来夸耀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对美的不断追求”。倒不是为了辩解，他坚信自己不顾年龄和有家有小的具体情况去追求抄子，就是在延续“对美的不断追求”的征程。

穿过张灯结彩的大街，安艺走进公寓。这里一片寂静，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看了看邮箱，取出贺年片，打开了房门。

从年底起才关了几天的屋子里已积淀了混浊的空气。安艺赶紧拉开窗帘，打开阳台门来通风。年底时保姆帮忙准备的供糕，还装点在客厅的小柜子和书房的桌子上。

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城堡里来了，安艺浑身轻松地点燃了一支烟。

接着他又从一升装酒瓶里把清酒倒进碗里，一个人喝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抄子进来了。

安艺刚迎到门口，就觉得抄子脸上好像变了样。

“新年好！”

看着抄子昂起的头，他总算弄明白了。

“剪头发了？”

“你看出来啦？”

抄子原来的发型是披肩长瀑布，但现在剪到了齐耳的位置，前额多出了原来没有的刘海。

“觉得怪吗？”

“一点儿不怪。”

她身穿淡奶油色的套装，领口露出白绸衬衫。一身柔和清爽的新春气息，但脸显得好像瘦了一点儿。

“年底的时候我一狠心把头发剪掉的。”

抄子的头发很软，安艺很喜欢它从自己手指间滑过去时的那种舒爽感觉。

“为什么把它剪了？”

“不是出了不少事吗？所以，我也不知为什么，忽然就想剪得清爽一点儿了。”

抄子的回答含糊不清，但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要把长发剪掉。

“你觉得还是长瀑布好？”

长发很适合穿和服，也很有女人味。而头发剪短了显得更年轻，也更有活力。安艺不是说哪种发型好，他是觉得短发也很新鲜。

“跟你人很配。”

“那太好了……”

安艺虽然点头称许，但他最关心的不是发型，而是什么使抄子狠下心来剪掉了头发。

“这是屠苏酒。”

安艺从一升装酒瓶里给抄子斟满一碗酒，两个人干起杯来。

“今年也请你多多关照。”

当面听抄子这么一说，安艺觉得有点儿蹊跷。这“多多关照”是什么意思？是希望自己像以前一样对她，还是仅仅是礼节上的客套？

“假期过得怎么样？”

“就那样……”

新年待在自己的家里，却还是浑身不舒服，这只能说安艺是自作自受。

“你呢？”

“我原来想把那些事都再考虑考虑。咱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说着，抄子把头扭向一旁。

安艺在假期里也曾想找出办法来，但最后还是稀里糊涂地无果而终。

“所以你才剪了头发？”

“对，我下决心做成的只有这件事。”

抄子抬起双手摸了摸剪短的头发。

“我知道你喜欢我留长头发。可是，要是不剪掉的话就什么事也别想做成。”

“剪掉了你就能做成什么事？”

“我们女人是这么感觉的。”

喝了碗里的酒，抄子眼睛亮了起来。到底是剪了头发，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

“昨天我跟妈妈一起去参拜神社了。”

“就你们俩？”

“三个人，孩子也去了。我抽了根神签，你猜我抽到了什么？”

“大吉？”

“抽到了小吉。这种签我还是头一回抽到。”

“用不着悲观。那就是说，你运气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

“真的吗？”抄子不由得探了探身子，“我觉得今年可怕得不得了。”

“可怕？”

“我总觉得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说到这里，抄子突然直勾勾地盯着安艺求道，“跟我亲热亲热吧。”

这直截了当的要求让安艺一时慌了手脚，抄子自己把头埋到了他的怀里。

怀里抱着抄子，安艺忽然想起了“姬始”这个词。

这个词近乎一种隐语，古时候指的是男女在新年里的第一次交媾，但它词面上的意思，一个是指新年里第一次吃“姬饭”的日子，“姬饭”就是煮得软软的米饭，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女人第一次洗晒衣物的日子。

到了现代，三个词义只有表示男女房事的意思留了下来，倒是颇有些温情脉脉的韵味。

好久没有跟抄子亲热了，两人交欢之后，安艺把这个词的来历告诉了她。

“今天当然是我今年的第一次嘛。”

“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啊。”

安艺注意到两个人都在强调今天是他们的“姬始”，禁不住苦笑起来。

“可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一个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新年伊始就在外偷欢，确实是有违常态的。

安艺终于咬咬牙问了一句：“他什么也没说你？”

“他好像对我已经死心了。”

“可是……”

抄子不管怎么说才三十多岁，以她这样的年龄，安艺很难相信她有一个没有性关系的丈夫。

“男人可不是那么耐得住的。他还年轻，肯定得找个地方解闷发泄。”

“说不定他已经在那么做了。”抄子爽快地点了点头，“他就是寻花问柳也是没办法的。”

“他真的那样？”

“不知道，反正他干什么事我都是一概不干涉的。”

“可他也够难熬的……”虽然是情敌，安艺还是不知不觉地站到男人的立场上去为对方考虑了，“也许他在等着你同意跟他同房呢。”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最好还是跟他同房？”

“我怎么可能……”

“反正我讨厌再跟他同房的事。”

抄子烦恼的心情，安艺也是完全理解的。

“这样下去的话，我说不定真的要疯了。”“姬始”之后，抄子的身体似乎还在滚滚发烫，“快点儿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吧。”

说到这里，抄子把全身都贴到了安艺身上。

安艺只好抱着抄子，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这个冬天，咱们到阿寒去吧。”

年底的时候，安艺曾经跟抄子说好了要带她到阿寒去的。

“你想什么时候去？”

“听你的。”

“从阿寒再转到札幌去，最好待三四天。”

以往的旅行，都是先考虑抄子的方便。要先选定抄子丈夫不在家、容易在外过夜的时候，安艺再来定计划。因此他又叮问了一遍：“我随便定下来，你行吗？”

抄子一听，生气地答道：“当然不行。”

“那你为什么让我定时间？”

“我没有一天是可以跟你一起出门的。要说行不行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不用出去了。”

一点不错，身为有夫之妇，跟别的男人外出旅行过夜，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抄子似乎已经超越了世俗善恶的界线，看来她已经下定了这次出去旅行的决心。

“只要你叫我去，我就去。”

像是受到抄子坚定决心的感染，安艺也下定了决心。

“过了一月十五有连休日，咱们就那个时候去吧。”

看到抄子果断干脆地点头同意，安艺尽管还想犹豫，但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了。

“那我马上去订机票和饭店。”

安艺记得，年轻的时候在冬天去过一次阿寒，感触很深。冬天几乎没有人到那里去，白雪皑皑之中寂静无声的山峦湖泊孤寂而美丽，让人无限感伤。

如果再和抄子到那儿去，又会作何感想？两个人能在漫天大雪之中找出一条生路，或是只能埋葬在无边际的雪原上？

前途未卜，他们想到远离尘世的地方去好好考虑未来。

“你肯定能去吗？”

听到安艺还在叮问，抄子抬起头来又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里一定很冷吧？”

“冷得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了。”

“今天我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已经结冰了。”

连着过了几个冰寒刺骨的大晴天，安艺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单纯透明了。

以前自己被围在工作、家人、朋友织成的网中，这张网越织越密，等注意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张网所左右，动弹不得了。

然而他深深感到，正是因为有周围这些人的存在，自己才得以走到今天。如今人过五十，即便他们继续缠绕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在这张网的缠绕之下，自己有傲人的成就，也有耻辱的失败。善恶美丑姑且不论，这些成就与耻辱都是应该作为自己日积月累的人生锈渍来面对的。

对于缠绕着自己的这张网，安艺以前其实一直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反映出了自己人生的足迹。

然而仔细想来，假如只为了生存下去的话，这张网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必然会沾上各种锈渍，对此大可不必过于看重。倒不如逐年不断地清除各种锈渍，因为人变得越单纯，可能反而越容易生存下去。

安艺是最近这一两年开始这样想的。自从认识抄子，两人坠入爱河以后，他发现生活变得单纯了。换句话说，因为他心里只想着抄子，减少了社交应酬和其他人情往来，他反而觉得自己轻松多了。

这种事情并不值得骄傲，这不过是因为沉湎于爱情而罔顾其他的结果。但他因此而清除了浑身的锈渍，却应该说是这爱情的额外收获。

追求女人是一种很俗气的事。年过半百还沉溺于恋情，在日本人的眼里，这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但换一种观点来看，人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才是最单纯的。世俗的善恶标准姑且不论，当一个人在爱着别人的时候才会变一得最质朴。

最近安艺觉得自己变得单纯而透明，或许也还是因为恋爱的缘故。

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只是想跟抄子住在一起。他的这种想法，等于是清除掉世俗的锈渍，使自己的生活会单纯化。

不知抄子对安艺的这种心情了解多少，但她现在除了现实的爱情以外，对其他的东西也已经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气压仍旧是西高东低，每天都是刺骨的寒冷。已经到了一年中温度最低的时候，天气晴朗，但寒冷看来还要持续下去。

决定在一月末的那个星期五去阿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抄子说了她会听从安艺的日程安排，所以安艺决定在那一天出发。

安艺的想法是到了月底工作可以告一段落，抄子在临近周末的星期五大概也比较容易脱身。虽然日程是他决定的，但他确实也考虑了抄子的具体情况。

安艺把出发的日期提前告诉抄子时，抄子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对于先在阿寒住一夜、第二天住在札幌、星期天回东京的日程安排，她也没有不同意见。

只是当听说要在札幌住饭店时，她问了一句：“不到去年夏天去的那个别墅去吗？”

那里不是不能去，但它离札幌有四十来公里，现在又正是暴风雪的季节。那里冬天开车相当困难，搞不好会像孤岛一样被困在那里。

谁知听了安艺这一番话，抄子说她更想到那儿去了。

“我想去看看暴风雪。”

“那里暴风雪最大的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风刮出雪堆来的话，汽车都没法通行。”

“那样的地方才美呢。”

既然抄子希望住在别墅，札幌的饭店就用不着了。安艺改变计划，第二天住到别墅去。第三天的回程，他也改成了晚上的航班。

旅行的日程算是定下来了，但安艺心里其实并不踏实，抄子说是什么时候去都行，但到时候她真的能去吗？冬天到北海道去，除了必备防寒用品之外，连鞋也得穿防滑长筒皮靴。此外，还必须准备毛衣、手套等等各种东西。抄子能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准时在约定的时间来吗？而且，她该怎么对丈夫和母亲解释自己去北海道的理由呢？

正因为她答应得太肯定了，反而让人觉得说不定会在临出发前打退堂鼓，所以安艺心里才会不踏实。

然而一直到了出发的日子，抄子也没打电话来要求改变计划。

那一天，安艺在新桥附近一家二楼的咖啡馆里等着抄子。十一月中旬从大阪到室生去时，就是在这里碰头的。

那时路旁的林荫树上挂着红叶，街上还留有秋天的气息。现在树叶都枯了，来去匆匆的行人也都穿上了大衣。

上次碰头是在傍晚时分，而现在还不到早晨八点，咖啡店里没有几个客人。安艺前边的桌子两旁，各坐着一个看报纸的男子，看来他们是在出发去推销商品之前，在这里先小憩片刻。

这次也是约抄子在这里碰头而不是在机场见面。这样即使抄子迟到，自己也用不着在机场傻等。

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安艺总觉得这次抄子可能不会来。即使来了，也会迟到，或者只是来告诉他自已又去不成了。

之所以如此不看好这次旅行，是因为他觉得抄子的态度一开始就像是在赌气。无论是日程还是时间她都任凭安艺随意安排，自己毫无异议。这种过于干脆的承诺，反而让人怀疑她是不负责任。

“你一定不要迟到……”

安艺虽然叮嘱了她好几遍，但心里却做好了她来不了的准备。

来还是不来，都只能听凭抄子自己的主意了。

但只要抄子来了，这次的旅行就不可能乏善可陈地草草收场。

要是抄子按约定来了，这次的旅行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虽然预订了返程机票，但说不定无法按原计划回来。

尽管这次旅行带着太多的变数，安艺却出奇地镇静。

正像抄子已经义无反顾一样，安艺也下了相当大的决心。他明白这样的旅行很有可能导致抄子与丈夫的彻底决裂，但他现在觉得即使决裂也已经无所谓了。

安艺喝了口咖啡，像是要换换心情。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多了。

飞机起飞是九点半，到机场算它花一个小时，要是抄子还不来的话，可就真要赶不上了。

安艺望了望天花板，又把视线移向门口。就在这时候，像是计算好了似的，店门开了，抄子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以前没见过的浅驼色大衣，肩上背着一个比上次大一倍的旅行包。

安艺情不自禁地挺直身子举起了手。尽管客人很少，抄子完全看得到自己，安艺还是不停地向她挥手招呼。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为什么会那么想？”

安艺没想到抄子会这么精神饱满地准时出现在自己面前。

“你这个行李可真大。”

“这次不是可能回不来吗？”

安艺笑了笑，装作没听见，拿起账单就去结账。

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少时间，可还是早点儿去机场比较保险。

“那边一定很冷吧？”

抄子穿着一件厚厚的羊绒大衣，脚上是一双黑色的高筒靴。

“这双鞋的鞋底是防滑的。”

“你准备得这么充分就没问题了。”

上了出租车，安艺好像还是不敢相信真的要跟抄子一起去阿寒。

“你来得正好。”

“我是昨天晚上开始准备的。”

“没什么问题吗？”

话刚说完，抄子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那些事，你还是别问好。”

听这话的意思，抄子不是顺顺当当出来的。

安艺点了一支烟，换了个话题。

“九点半出发，十一点到钏路。然后从钏路坐车去看丹顶鹤的栖居地，到阿寒湖边估计是在十二点半左右。”

“真能看得到丹顶鹤？”

“隆冬的时候天气好，能看得很清楚。”

抄子是第一次在冬天去北海道，而且要一直走到阿寒，所以好像有点紧张。

“我对朋友说要去阿寒，她都很奇怪，说这时候怎么能去！因为别人都觉得那里的雪早把路给埋住了。”

“没那么可怕。就是冬天也有很宽的道路可以开车。”

“这次去北海道的事，我只告诉了美树。”

小川美树是抄子的好朋友，也是搞和服设计的。

“那你母亲呢？”

“我没告诉她……”

新年假期已经结束，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的。尤其是北上航班的登记台更是冷清。寒冬腊月的，去札幌的还算可以，要到钏路去的乘客，除了他们俩好像就没什么人了。

“这么空的飞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抄子吃惊的是，飞机上竟然有四分之三的座位是空着的。

可安艺觉得，一到冬天，大家都朝暖和的地方跑，其实寒冷地方的冬天也是挺不错的。而且正因为是在最冷的时候去，才更能突显出北国冻土千里冰封的魅力。他问抄子：“心里害怕吗？”

“才不害怕呢，反正是跟你在一起嘛。”

“现在的阿寒宁静极了。”

安艺原来就有一种怪癖，喜欢去别人都不去的地方。

“我多穿了点儿厚衣服。”

脱下大衣，抄子穿的是白色的高领毛衣和藏青色的长裙。剪短了的头发衬着白毛衣，看上去很年轻。

“这样就是埋在雪里也不怕了。”

“咱们去的地方没那么可怕。”

抄子并不熟悉北海道，她光听了阿寒这个名字，就感觉好像是要到遥远的天涯海角去。

正说着的时候，飞机缓缓上了跑道，加速滑行以后，一下子冲上了天空。

东京今天万里无云，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京湾在底下粼光闪闪。

“总算出来了。”

抄子像是松了一口气，安艺听了也点了点头。

抄子说的“出来了”，是说飞机飞出来了，还是说自己从家里出来了？安艺朝旁看了她一眼，她正凝神注视着眼下的东京。

其实，安艺有很多话想问抄子。

她出门居然不告诉丈夫和母亲自己去什么地方，这不要紧吗？她这次为什么会完全听从自己的安排？安艺真想她能告诉自己她心中的秘密。

但现在就问太冒失了，那样说不定会破坏难得的旅行气氛。而抄子如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事情，她一定会告诉安艺的。

安艺安慰着自己，也跟抄子一起去俯瞰那居民无数的大东京。

飞机不久进入水平状态，飞稳以后，航空小姐送来了各种饮料。

抄子喝着饮料，不时看看窗外，又回过头来对着安艺微笑。

她现在好像只想着到雪国阿寒去的事。

从东京到钏路要飞一个半钟头，还没来得及打个盹，飞机已经进入了着陆状态。

一提起道东这个地方，就会联想到寒冷。但从高空看下去，那只是蔚蓝色大海前端一片覆盖着薄雪的平原。它跟本州太平洋一侧的其他地区一样，冬天虽然寒冷，但雪下得并不多。

“夏天这里好像经常因为起雾而引起飞机停航，但冬天一直是晴朗干燥的。”

“真没想到这地方这么亮。”

抄子似乎有点儿扫兴，但她出了机场的时候禁不住说了一声：“哎呀，真冷。”

尽管阳光灿烂，但这里毕竟是北国，寒风吹在脸上就像是针扎一样。

安艺把行李装进出租车，跟抄子一起坐到后排座位上。

“我们要去阿寒湖，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个来钟头吧。你们看不看丹顶鹤？”司机好像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东京来的观光客。

“当然要看啦。”抄子从后座上答道。

“有两个地方看得到，但阿寒町那儿比较好。那里地方大，丹顶鹤也多，而且，你们去阿寒湖反正得经过那儿。”

司机自信地一边说着，一边系上安全带，启动了汽车。

“您二位是从东京来的吧？”

“现在这时候没人到阿寒去吗？”

“那倒也不是。冬天那里很宁静，再好不过了。今天这种天气，雌阿寒山和雄阿寒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宽阔的国道在雪原中笔直地延伸着，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

“今天要住在阿寒吗？”

“是打算住在那儿。能不能去摩周湖？”

“到了阿寒湖边马上就去的的话，也许正好能在傍晚赶到那儿。”

汽车在国道上一路朝北开着。公路上雪不多，柏油路面露在外面，但两旁的平原白色一片，落叶松和白桦在雪面上投下淡淡的树影。雪原上有不少株草房，周围聚集着牛群。远远的田野尽头，看得到白雪皑皑的阿寒连峰。

安艺是将近三十年以前第一次在冬天到阿寒去的。那时候可以坐公共汽车从钏路到阿寒湖边，但班次很少。有一段路必须得坐马爬犁。记得那一次风很冷，头上严严实实戴着连护耳的保暖帽，马爬犁响着清脆的铃声，载着安艺在雪原上向前奔驰。到了湖边，只有两家旅店开着。安艺在那儿住了一宿，连来泡温泉治病的客人在内，一共只有三拨客人。湖上有一块地方扫清了雪，孩子们在那里滑冰。但天刚有点儿黑，孩子们就都回去了，只有雄阿寒山上刮来的寒风在那里低吼。

与那时相比，现在要方便得多了。就是遇到大雪，国道也会马上清除干净，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照样可以来来往往。即使客人很少，在比较大的地方，饭店仍然照常营业。

安艺谈起了马爬犁的事，抄子听得笑了起来。

“那不跟私奔差不多了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安艺当年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并不是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旅行。

“不过，真要是那样倒也好了。”

“你说我们俩？”

“当然啦。还能跟谁？”

假如就这样私奔的话也未尝不可。虽然不是坐的马爬犁，坐汽车到湖边隐居下来，谁也不会找得着他们。

安艺想说“那咱们就私奔吧”，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虽然是开玩笑，可要是说出了口，两人说不定真会那样干的。

“两位客人，对面那个黑黑的东西看到了吧？”跟着司机的指点朝右边一看，雪原上有两个黑黢黢的影子。

仔细一看，才看清楚那是两只鹤，它们好像正在雪里找吃的。

“快看，那边也有。”

抄子手指的地方也有一个高挑的黑影。再好好一看，前面还有一群将近十来只鹤，其中两只正展开翅膀朝远处飞去。

阿寒的丹顶鹤观测中心在国道东侧二百来米的地方。

主楼是一幢雅致的二层楼房，里面展示着丹顶鹤的整体标本、骨骼标本和生态展板，二楼是瞭望台。今天天气晴朗，又不太冷，安艺和抄子走到主楼外面，直接去观察飞来的丹顶鹤。

“这么多丹顶鹤，看得真清楚。”

从眼前一直到山脚下，广阔的雪原上到处都散着丹顶鹤。

“有五十只，不，也许有一百只吧？”

“我看至少有那么多。”

看样子丹顶鹤也知道这一带有人喂食，它们从四面八方飞到这里来觅食、休息。过了一会儿，鹤群中间有两只飞了起来，接着又有几只紧追其后朝天上飞去。

丹顶鹤在空中的姿势，说它是飞，不如说是在舞。那展翅翱翔的姿态衬在冬天的晴空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画。

当他们仰头望着空中的时候，两只丹顶鹤走到它们手都能够得到的地方。看来它们已经习惯有人给它们喂食，早就不怕人了。它们摆着美丽的身姿，有点儿奇怪似的看着安艺和抄子。

“丹顶鹤的头顶为什么是红的，你知道吗？”

抄子抱着胳膊想了一会儿。

“这么说来，是跟鸡冠的道理差不多吧？”

“那里原来只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在紧张地盯着敌人的时候，还有在求偶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涨起来，颜色也会变深。”

“那现在它在干什么呢？”

“现在？什么也没干吧。”

“那怎么都成双成对的呢？”

真的，不仅是跟前的这对，远处的丹顶鹤好像也都是两只两只地待在一块儿。

“鹤的寿命很长，所以自古以来就很受人喜爱，被当作是吉祥鸟。听说它们只要结成夫妻，就一辈子不会分开。”

“一辈子跟同一只鹤吗？”

“对，就是说，不会拈花惹草。”

见抄子不作声了，安艺赶紧又补上一句：“那样是好是坏，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

安艺其实是想说，我们是不可能像丹顶鹤那样单纯的。抄子好像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它也肯定是想跟喜欢的鹤在一起吧。”

望着眼前的鹤，他们庆幸自己大饱眼福。看来，一片银白的雪原上丹顶鹤那窈窕优雅的身姿真把他们给迷住了。

“对了，我带照相机来了。”

抄子说着赶紧回到车上拿来照相机。以前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一起拍过照。因为安艺对照相机那样的玩意儿既不精通也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不好意思跟抄子拍在一起。

也许是感觉到安艺的这种心思吧，抄子也不要求跟他一起拍照。碰到成双成对的别人亲亲热热地拍照时，她也会高高兴兴地看，但从来不会要求跟安艺拍照。去吉野的时候如此，去室生的时候也是如此。

记得在吉野赏樱花的时候，抄子看到有个年轻人朝自己这边端起了照相机，她急忙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也许抄子害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被拍进照片。如果不小心留下了照片，是难以保存在家里的，因为万一被发现了，那就是两个人幽会的证据。

当然，安艺并没有问过抄子关于照相的事。在他看来，与其把旅行的回忆留在不三不四的照片上，还不如牢牢记在自己脑子里。他一直以为抄子也是跟自己一样想的，却没料到，抄子这一次却把照相机带来了。

“真想不到雪国的原野会这么亮。”

抄子说完给丹顶鹤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又朝安艺招招手：“你站在那儿好吗？我给你和丹顶鹤一起照一张。”

安艺按她说的站到丹顶鹤前面，让抄子拍了一张。

“我给你也拍一张吧。”

安艺刚想伸出手去拿照相机，抄子说道：“请司机给咱们俩一起拍张照吧。”

安艺还在犹豫的时候，抄子已经回到车子那里叫来了司机。

“把那儿按一下就行了。”

抄子若无其事地教司机怎么用照相机，安艺心里却忐忑不安起来。他不知道那个四十多岁的司机会把自己跟抄子想成什么人，抄子这时却满不在乎地站到了他的身边。

看完丹顶鹤以后，车子又回到国道，朝着湖边开去。

笔直的公路横穿钏路北边广阔的湿草原朝前延伸着，让人心里很畅快。两边的丘陵迎面而来，山脚下的雪面上映着落叶松和白桦的树影。树叶早已全部落尽，雪面上的树影都是光秃秃的树杈。

“看到那边的山了吧？”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指着左前方说道，“那个高出一大截、喷着烟的地方就是雌阿寒山。”

刚才从正面看到了白雪皑皑的阿寒连峰，他说的雌阿寒山看来就是靠左边的那座比较高的山，山顶不到一点的地方真的正在冒烟。清澈的天空下，那些山头闪着银光，使人不禁想起了阿伊努族的传说——那山里住着神仙。

“那座山的正对面就是雄阿寒山，两座山之间的阿寒湖据说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司机为他们介绍着。

“烟看得那么清楚是很少有的，您二位运气真好。”

刚才请这个司机拍了一张两个人靠在一起的照片，看来他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可能对这种事根本就没有兴趣，在他眼里，安艺他们只不过是过路的客人。这种淡然的态度使安艺很放心。

“这条公路会不会被雪封住？”

“以前曾经封住过，但现在绝对不会了。这是条干线公路，不管下多大的雪，铲雪车都会来把雪除干净的。”

司机说这是干线公路，可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偶尔只有一辆卡车或私家轿车迎面而过。

公路两旁的雪逐渐厚了起来，离山也越来越近。汽车飞快地奔驰着，看来离阿寒湖已经不远了。

“怎么有那么多白桦树？”

抄子指着右边的山脊，山脊上长满了白桦，白桦树根的地方伸出来不少山白竹。也许是风雪太大的缘故吧，山白竹的叶子像被撕成了一根根细丝。

“这里的风景真是完全不一样啊。”

抄子说得没错，山野的风格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植物和动物也跟本州完全不同，简直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

公路朝右拐了个大弯，接着又向左拐。每拐一次弯，周围的积雪都在增多，汽车渐渐开进了山里。刚才一直在前方的雌阿寒山已经退出了视野，代之而来的是长满冷杉的陡峭山坡。只有针叶树林在冬天还保持着绿色，伸展在积雪之中，绿白相间，看上去像是方格子的花纹。

汽车使用的是防滑轮胎，但上坡的时候还是会打滑。刚才公路路面还露在外面，现在只看到雪地上汽车经过压出的两条车辙在朝前延伸着。

车子在山谷里往左一拐，平地又出现在眼前，一条河在前面流淌着。

“这河水好像很凉啊。”

这不是什么大河，两岸之间不到十米，河水把雪原分成两半，缓缓地向前流去。

安艺心里忽然一阵冲动，他想下车去看看这条河。

“停一下好吗？”

“停在这儿？”

安艺拉着抄子一起下了车，司机纳闷地看着他们。

本来以为一定很冷，但风好像吹不到山谷里来，只穿一件大衣就足够了。

“走近点看看吧？”

河道比公路稍低，当中只隔着二三十米的距离，但只走了几步靴子就陷到雪里去了。他们只好就此作罢，在一棵光秃秃的树旁停了下来。

“这水真是又清又蓝。”

“我看都能说是深蓝了。”

安艺还是第一次看到颜色这么蓝、又这么清澈的河水，让你觉得手一伸进去就会染成蓝色似的。冬天的河流一般水量都很少，但这条河可能发源于阿寒湖，水量很充沛。

“可是，这里好像挺凄凉的。”抄子看着河面轻声说道。

的确如此。雪原上的河，就是水量再充沛，也总让人感到有点儿荒凉。是因为周围是一片雪白的世界，是因为凛冽刺骨的寒气，还是因为周围无数的枯树？总而言之，看着这条冬天的河，就会让人感到孤

寂冷漠。

“走吧。”

抄子招呼了他一声。也许是这条河越看越让人觉得孤独凄凉、心神不宁，她不想两个人老看着这条河。

又过了十来分钟，车子开到阿寒湖边了。

安艺在十年前的冬天也到这里来过一次。与那时相比，现在这里饭店多了，路面也变宽了。两个人走进一家临湖而立的饭店。

早晨九点半从东京出发的，现在还不到一点。加上顺路看了丹顶鹤，才花了三个多小时。

饭店的客房正对着阿寒湖，从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湖面和环绕其四周的群山。

夏天的时候这里群山皆绿，游人不绝。现在的湖面被坚冰紧锁，就连那条大游览船都和码头一起被埋在雪里。环湖的群山是一片银色的世界，只有那片冷杉和针楸显得黑黢黢的。

“你看啊，那个地方有脚印。”

顺着抄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窗下虽然积雪很深，但在光秃秃的枯树之间，有一行小小的痕迹。

“那是乌鸦，要不就是北狐留下的吧。”

不管是什么留下的，现在的这种寂静，恐怕在游人如潮的夏天是无法想象的吧。

“先吃饭，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走怎么样？”

刚才的司机会等在那里，时间是很充裕的。

两个人在一楼那个看得到整个湖面的餐厅吃了午饭。

安艺以为这个季节不会有客人来，可他看到餐厅里还是有十几个人在用餐。

他们并不一定都是住在饭店里的，里面也许有从钏路来的当日往返的客人。安艺问了问餐厅经理，他说这个季节平时住宿的客人很少，有的时候还不到一百人。

安艺不知道这里确切的客房数，但看来起码有两三百间，入住率真是相当低。

“这样也经营得下去吗？”

“亏损的部分得在夏天补回来吧。”

“那就是说，冬天到这里来，是绝对正确的。”

夏天虽然凉爽，但只有单调的绿色，而且游人很多，饭店和道路都很拥挤。丹顶鹤、白雪皑皑的阿寒连峰都看不到，更别说看什么雪原上流淌的冬河了。

“这次来得太好了。”

抄子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从门可罗雀的餐厅里眺望着白雪覆盖的阿寒湖。

“不过，夜里大概很冷清吧。”

两个人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两点半多了。

司机说从阿寒湖边到摩周湖要一个来钟头。路上有雪开不快，但不像夏天那么拥堵。

湖边道路上的雪都清除到了路旁，路两边的雪都堆得有一人来高。开上国道以后，路边的雪倒不多，可能都被吹散了。这条241号国道通常被叫作阿寒横断公路，开这条路时非常艰难。以前路面很窄，路旁断崖绝壁不断，车辆交会的时候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现在路面拓宽了，冬天开车也不会受到路边积雪的影响。

公路绕着冷杉群生的雄阿寒山的山脚，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双湖台。从这里可以俯瞰到盆可涛和盘可涛这两个湖泊。

晴朗清澈的蓝天下，两个湖就像近在咫尺的两枚白色的菱形盆子。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可以将雄阿寒山和雌阿寒山一览无余的双岳台。

站在双岳台上，耸立在眼前的雄阿寒山和对面的雌阿寒山尽收眼底，两山之间的阿寒湖真像阿依努族传说中的那样，好像就是这两座山生出来的。

“其实雄阿寒山比较矮，但看上去却很有男子气概。”

就像司机介绍的那样，雌阿寒山的形状圆圆滚滚，而雄阿寒山山势陡峭，昂然屹立，山上长满了针叶树林，显得颇为粗狂不羁。

“夏天云很多，很少能看得这么清楚。”

安艺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也来过几次，确实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看得那么清楚。

一直竖着大衣领的抄子不禁叹道：“看着雪山的时候，好像自己的灵魂都被洗干净了。”

“真觉得我们在尘世上干的俗事太没意思了。”

在东京千方百计避人耳目，掐着时间偷偷幽会，那背德背义的一幕幕场景，此时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遥远。

“真是太静了。”

天、地、山、风，此刻似乎都变得静止不动。他们感到自己正站在悠久的时光长河中的遥远的天际。

从双岳台顺坡而下，就到了弟子屈町。这里自古以来因温泉而繁盛，铁道也能一直通到这里。车子从镇上穿过，两旁又出现了丘陵环抱中的雪原。到处是一排排整齐的秃树，那是为了抵御风雪栽种的防雪林。

过了一会儿，车子开始上坡，马上就要到摩周湖了。这个湖的瞭望台造在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湖面。一过下午三点，太阳开始西斜，气温一下子降了下来，冻在树上的冰柱在斜阳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条公路经过摩周湖边可以一直通到川汤，但为了经过瞭望台，要绕一个弯，所以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交会的汽车。在这个季节的这个时候，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奇的人要到摩周湖来的。道路上雪除得很干净，由于寒冷的缘故，路边的雪都冻住了。

汽车爬上最后一道坡，终于开到了瞭望台前。

两个人身穿大衣戴着围巾刚一下汽车，寒风就迎面刮了过来。由于他们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觉得很冷。

他们按照司机的指点，踩着埋在雪中的阶梯登上瞭望台，摩周湖顿时展现在他们眼前。

“啊……”

刹那间，抄子发出了一声不知是吃惊还是害怕的叹息。

摩周湖是一个四周都是陡峭断崖的火山口湖，海拔三百五十一米，周长二十公里，湖面上一片静寂。冰雪斜面上伸出许多秃树，树杈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冰柱。断崖下很深的地方，才隐藏着灰色的湖水。

安艺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晦暗阴郁的湖面。虽然摩周湖生就一副难以接近的险峻形状，但今天才真正领教了它那凛若冰霜的冷酷。

“太可怕了……”

抄子不由得抓住了安艺的胳膊。

想不出什么生物能够生存在这么冷的湖水里，人要是一触到湖水，肯定也会立刻冻成冰，被吸到湖底去的。

“这个湖不会结冰吗？”

“因为它有两百多米深，可能只在最冷的时候才结点冰。”

抄子害怕得把视线从湖面移开，朝右边的卡姆伊山望去。

“夕阳照着那儿呢。”

那是一座阿依努族人心中的神山，神灵就居住在山上。陡峭的山岩上盖满了白雪，强风掠起雪末，在夕阳之下散射出红色的光辉。

安艺和抄子并肩望着，他想到了什么是悠久。

这里的湖山是在多少亿年以前形成的？安艺无法想象，或许这才是“悠久”吧。这是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是人类所说的“永远”根本无法比拟的。

与大自然的博大宏伟相比，人类的所有活动是多么渺小，更不用说人生中那一段不足挂齿的爱情了。正因为如此，是应该献身于大自然，还是应该无视大自然的存在自己生存下去？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是见仁见智、颇为分歧的。

如果现在一定要进行选择的话，安艺也许宁愿选择献身于大自然。

既然自己早晚要消失掉，为什么就不能投身到悠久的大自然中去呢？安艺任凭寒风吹乱自己的头发，静静地思索着。这时，抄子问道：“要是这么一直待在这儿，会怎么样？”

“会冻僵……”

安艺不知道冻僵以后会怎么样。他忽然看到了瞭望台下的虾夷岳桦，那树下积雪很深，但风好像不怎么大。

他刚想接着说“冻僵以后死在这儿”，但把话又咽了回去。在如此宏伟的大自然中死去，大概也不会觉得有多痛苦的。

“你看那边。”

安艺用手指了指后面，想要摆脱这瞬间的念头。

他们转身望去，刚才驱车而过的众山与大地连成一片，雌雄两座阿寒山伸展在遥远的天边。

夕阳西下，太阳眼看就要落到两座山的背后去了。夕阳的光芒越过银白色的山野，一直照到两人站着的瞭望台。瞭望台前阴影里的湖面已经变成了灰色，背后夕阳辉映下的雪山犹如飘浮的白云般连绵不绝，自然的美景中隐约透出恐怖的气息。然而这黄昏的一刻即将过去，夜幕即将降临了。

安艺忽然感到一阵不安，他轻轻对抄子说道：“回去吧……”

现在安艺只想着尽快从这美丽而冷酷的大自然中逃出去，就像小时候天黑了想赶紧回家一样。

像来的时候一样，安艺让抄子先坐到车里，然后他上车关上车门，汽车立刻像跟落日赛跑一样飞驰起来了。

“怎么样？”司机问道。

两个人互相看看对方，点了点头。

如果说“很美”“很好看”当然没错，但他们的感受远不止于此。

“很美，但也很可怕。”抄子的回答似乎是最恰当的。

“要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来，感觉还要不一样呢。”

“你在那样的晚上也到摩周湖来过？”

“那次是因为有个客人一定要晚上来，所以我才送客人来的。”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那是位女客人，她看了一会儿，结果还是回去了。”

安艺轻轻握住了抄子的手。冬天的月夜，雪山环抱中的摩周湖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夜晚一个人来看湖？安艺好像又感到了刚才在瞭望台上的那种不安，抄子心里也有点儿害怕，她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窗外。

越朝山下走，车外的景色也越不同。

刚才西面山顶上的落日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天空还留着红色的余晖。周围的一切正在逐渐从紫色变为灰色，夜色正在飞快地迫近。

“现在气温是几度？”

“零下十五六度吧。”

平地比山上天黑得更早，回到镇上时夜色已经笼罩了一切。

然而雪原依然很亮，民居的屋檐下和树干的下半部都映上了白色。

雪原的暮色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让人感到寂寥。

安艺觉得有点儿累，把背靠在了椅背上。从上午飞到钏路机场一直到天黑，旅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就在他闭眼养神的时候，抄子悄悄告诉他：“下雪啦。”

他睁开眼睛朝外一看，窗外的夜色中，已经飘起了雪花。

“刚才还是大晴天呢。”

越朝前开雪越大，夜色也越来越浓。

“会下大雪吗？”

“不会，这雪多半下不大。”

北国的司机看来是不在乎雪夜的。

五点半，汽车开到了阿寒湖边的饭店前。大城市里现在不过刚到黄昏，可在雪原上的阿寒湖畔已经是夜晚了。

安艺谢过司机，给了车费和小费，司机挥了挥手，开走了。

安艺从服务台取了钥匙，与抄子回到了三楼的客房。

白天出发前看到的湖面已经成了一片雪原，湖面上已经看不到滑冰的孩子了。

回来的路上开始下的雪虽然不大，但看上去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安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抄子为他沏了一杯茶。

“你是不是累了？”

“总算活过来了……”

安艺说得也许有些夸张，但他到雪中的摩周湖走了一圈回来，确实有重返人间的感觉。

“那个湖真吓人。湖面那么宽，总觉得好像要被它吸进去似的。”

“你最好还是把那个湖忘了吧。”

安艺转过身，走到站在窗边的抄子跟前。

“对不对？”

这句话好像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说完他就把抄子抱了过来。

屋子里明明很暖和，可抄子的耳朵很凉。安艺吻了吻那冰凉的耳朵，把她抱得更紧了。

他们紧紧地拥抱了很久，抬起头朝外看时，雪还在下着。

“去不去泡澡？”

“你先去吧。”

“那我到大澡堂去看看。”

饭店的旅客指南上写着二楼走到底的地方有一个大澡堂。客房里也有浴室，但好像还是在大澡堂泡澡身上暖和。

“我让他们晚点儿送晚饭来。”

安艺打电话给服务台订好了晚饭，然后换上浴衣走出了房间。抄子没有换衣服，但手里拿了一套自己带来的浴衣。

“洗完了再一起回来好吗？”

“澡堂可是分开的呀。”

“那咱们就都过三十分钟再出来。”

其实安艺也不知道洗完澡能不能在澡堂门口碰上抄子，他只是想跟抄子从大澡堂经过长长的走廊一起回来。

浴池里放的好像是酸性的硫磺泉水，无色透明，泡在里面身上很舒服。

澡堂的整个一个墙面是一扇大窗户，白天从这里可以看到湖面，现在的湖面是一片漆黑。

安艺泡在浴池里看着窗外的飘雪。心里很轻松。此刻，他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遥远的雪国。

充分泡暖了以后，他上来把身体洗干净，又到浴池里泡了一会儿，这才回到了更衣室。更衣室的时钟正好指着六点半。

从进来到现在差不多过了三十分钟。

女子澡堂好像就在隔壁，当中只隔了一块薄板。安艺看清楚周围没人，就试着叫了一声：“喂……”

他本来只打算开个玩笑，没想到隔壁传来了抄子的声音：“哎……”

“能听见吗？”

“能……”

“我这就出来啦。”

男澡堂的浴池里只有两个人，更衣室里没有人。安艺穿好浴衣来到走廊里等了一会儿，抄子就出来了。

她穿着白底小花的浴衣，整整齐齐系着一根博多贡品腰带。

“让你突然一叫，吓了我一跳。”

“我觉得你可能听得到。那边没有别人吗？”

“就我一个人。”

“还是人少的时候来好啊。”

从澡堂经过走廊朝回走着，安艺忽然觉得他跟抄子好像是在从街上的公共浴室回家。

“泉水很好，洗得挺爽快。”

“真的很舒服。”

坐电梯上了三楼，一回到房间，晚餐送来了，就像是等着他们回来似的。生鱼片和油炸的东西跟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但正中间放着一只深红的短足拟石蟹。

服务员走后，两个人先用啤酒来干杯。

“来吧……”

安艺举起玻璃杯，抄子也把杯子拿了起来。

“你辛苦了。”

他们已经来到了遥远的北疆。虽然谁也没有说，但他们心里都在这样想着。

“整整跑了一天啦。”

“可是，也看了那么多精彩的地方啦。”

刚洗完澡就喝啤酒，接着又喝了清酒，抄子的眼圈微微泛红了。要是再接着喝的话，从柔软的耳朵到脖子都会慢慢红起来的。

其实安艺就是想看她肤色的变化，才不停给她斟酒的。

“今天晚上我说不定会喝醉。”

“不管你要哭要闹，反正今天晚上也不回去了，你想喝多少就喝吧。”

“可是，也许待会儿我就会说想去看夜里的摩周湖了。”

抄子的话让安艺想起了司机说的一个女人去看雪夜中的摩周湖的事来。

“那可太可怕了。”

“她大概是想去自杀的吧？”

“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太冷，也太荒凉了。”

“喝了酒也许就不会觉得冷了。”

安艺嘴里聊着摩周湖，心里却在惦记着抄子这次出来没跟家里说到哪儿去的事。

抄子到这里来了以后好像没给家里打过电话，那样真的不要紧吗？要是她家里闹起来了怎么办？安艺拿起酒盅一饮而尽，好像漫不经心似的问道：“你给母亲打过电话了？”

抄子立刻答道：“我跟她说了要出差两三天。”

“可是，她不知道你是到这里来吧？”

“她也许知道，因为她是看着我准备这身冬天打扮的。”

“那她什么也没说？”

“我妈妈对于我们的事以前就闻出了一点儿味道，她可能觉得就是跟我说了也没用。她对这种情况胆子倒是挺大的。”

可是，这难道是胆子大就能解决的问题吗？安艺猜想，也许抄子跟她母亲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默契。

“那么，你对他什么也……”

抄子慢慢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你那样不要紧吗？”

“不知道。”

安艺好像后悔自己问了这些事。

“我问得太多了。”

“没关系。反正那个人的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抄子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不过，孩子的事……”

安艺仰头又喝干了一盅，没有接抄子的话。其实，抄子想说什么他清楚得很。

她可以抛弃丈夫和这个家，但不可能不要孩子。也许她现在就在这左右为难的夹缝中烦恼呢。

安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还是说不出要领养孩子的话。安艺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非常自私。按理说既然真的爱抄子，就应该把她的孩子也一起领养过来。一般来说，跟有孩子的女人再婚的事也是不少的。

安艺明知这一点，却还是无意领养这个孩子。

他有他的理由。首先，当然是年龄的关系。如果是三四十岁也就罢了，现在自己都五十多了，再来领养一个四岁的孩子，实在过于难堪。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父子，但年龄相差得也太多了。一想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安艺就会灰心丧气。对孩子来说，十年、二十年以后的现实对他也绝对是一种心理负担。更何况安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孩子。

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要生育孩子呢？这个问题他很难回答。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要生孩子，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结了婚就应该有孩子。当然，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很可爱，他也愿意尽可能为孩子做点儿什么。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跟孩子之间画了一条线，他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孩子们的干扰。

在这方面，安艺是非常自私的，这也许是一种怪癖，或者说的不负责任。

安艺迄今为止一直是离开家小自由工作的。反过来说，他是因为埋头工作而忘记了孩子，疏远了家庭。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无法专心工作。

所幸安艺的孩子都已长大，不一定非要在安艺身边了。自己好不容易等孩子长大成人，摆脱了家庭的桎梏，现在又要承担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孩子，他感到这个负担实在太重。说得夸张点儿，这有悖于他的价值观，这样做也会对他的写作造成压迫和抑制。

事到如今，他已经不想再做一个慈祥的父亲，不愿再过那平凡的家庭生活。即使那是抄子的孩子，安艺也不愿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破坏自己的生活节奏。

要是有人指责他这不是真正的爱情，那也没有办法。但安艺正是因为爱得强烈，才只希望两个人待在一起。他要单独占有抄子，要顶着世人的责难、唾骂，维护这炽热的爱情。

说他肆无忌惮也罢，只顾自己也罢，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安艺根本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抄子似乎也理解安艺的心思，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关于孩子的具体要求。

安艺痛苦的是他理解抄子的心情，而抄子或许也是因为理解安艺的心情才感到痛苦。索性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心情，那倒还可能开诚布公地研究彻底解决的办法，而就是因为他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对方的想法，才反而无从开口。

然而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互相体谅，才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维持到今天。

他们知道，在双方都有家有小的情况下，不应过分介入对方的生活，只应珍惜那相逢的一刻。他们深谙只有忘记其他的一切，尽力珍惜那甜美的时刻，才能长久相处下去。

但这种心照不宣的方法也有它的极限，总有一天事态会变得无法控制，矛盾将最终爆发出来。

安艺和抄子也许就已接近这种极限，或许可以说，他们正处在一触即发之前的沉寂之中。

抄子沉默不语，微微低垂的额头显得有些苍白。

安艺喜欢那清爽而充满智慧的额头。虽然她受到家小的拖累，但那掩盖不住她与生俱来的睿智与纯洁。

现在，也许她那额头的里面正在思考留在东京的丈夫和孩子的事。

“可是……”

还是安艺打破了这长时间的沉默。既然抄子说了她可以忘记丈夫却不能没有孩子，现在该轮到安艺来回答了。

“要是他知道你不管不顾跑到这里来，大概不会就此罢休的吧？”

……

“你就不想给他打个电话？”

“打不打都一样。”

也许抄子已经厌倦再编假话了。

“那么，你们会分手吗？”

安艺追问了一句。抄子慢慢点了点头。

“是因为我做得不对。”

这让安艺哑口无言了。如果抄子不把丈夫放在眼里是做得不对，那把她逼到这种地步的安艺当然也是不对的。

“我已经无所谓了。”抄子喝干杯中的酒，顺手捋了捋剪短了的头发，“我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忘掉。”

如果可能的话，安艺也想忘掉一切，跟抄子一起埋没在这雪国之中。

可能是喝得太多了，抄子上身轻轻地摇着。她以为自己坐得好好的，但脑袋和脖子好像已经不大听使唤了。

安艺给服务台打了电话，请他们撤走剩下的饭菜，又让他们在里间铺好了被褥。

一大早开始就在飞机和汽车上颠簸了一整天，抄子好像累了。舒舒服服泡过澡以后再喝酒，也许反而会醉得更厉害。

然而来到这遥远的北疆，似乎更让抄子感到兴奋。

服务员铺好被褥走后，又剩下两个人了。抄子望着窗外喃喃自语道：“真远啊……”

窗外黑暗的天空中还在下雪，眼前展现的是一幅与东京截然不同的景象。

“那个有丹顶鹤的地方也在下雪吧？”

“当然在下啦。”

“那条河也在下。”

慢慢流淌过雪原的那条冬河，黑夜里一定也在不断吸纳飘落的雪花。

“还有那个湖……”

抄子望着窗外，好像又一点一点儿想起了白天去过的地方。

“雪下得这么大，公路不要紧吗？”

“用不着担心。”

“可要是回不去的话怎么办？”

“不会回不去的。”

忽然，安艺觉得好像听到了一阵低低的轰鸣，他不由得看了看窗外。一个低沉的声音好像从地底下穿了过去。

“那是什么声音？”

“也许是山上刮下来的风。”

仔细回想一下，那声音好像从屋子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在响了。

“太可怕了。”

安艺抱紧害怕的抄子，感到一阵不安，觉得他们好像就要被封锁在大雪之中了。

抱着抄子温暖的身体，他不禁想起了“情死”这个词。

以前他一直以为这个词跟自己毫无关系，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想象，但现在来到雪国阿寒，当两个人走投无路紧靠在一起时，他才感到这个词离自己其实并不那么遥远。

安艺以前一直认为，情死这种异常举动只会发生在戒律森严的古代。当面对贫富等级的差异、世俗伦理的桎梏等不可逾越的屏障，一对走投无路的男女无法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时，才会最终选择情死的手段。

古代的事情暂且不谈，在如今一切开放的时代，已经无所谓什么禁忌，人们没有必要去选择情死。即使有人选择情死，那也是些年轻幼稚、一味追求纯爱的年轻人，有理智的成年人是不会走进那条死胡同的，而中年男女的情死也只能说明他们的肤浅和弱智。

以前安艺一直笃信这种观点。但只有现在，当他和抄子在只听得到风声的雪原中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离死神已经不远了。他甚至觉得，哪怕稍微做出一点儿亲善的表示，死神都会像家里养熟了的小猫一样，高高兴兴地朝自己靠过来。

安艺现在当然没有什么金钱上的担心、等级上的烦愁或人情上的困扰。虽然他觉得跟抄子的爱情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真心相爱，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至少他们不会像江户时代的情侣那样被逼得无路可走。

但与这些现实原因不同的是，当人感到疲惫不堪，失去继续前行的信心时，死神就会来甜言蜜语地呼唤你了。

有时只要一对男女精疲力竭、悲观厌世，就会很容易发生情死这种反常的事件。

现在只要再喝点儿酒，走出饭店躺到湖上的积雪里，很快就能死去。而周围的人必然会大惊小怪地探寻原因，最后找出一个令他们信服的理由。

而当事人或许倒是毫不在乎。

喝醉以后躺在雪里其实是很舒服的。他们想的也许只是能手拉手睡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抄子好像敏锐地觉察到了安艺那渴望死亡的瞬间。

安艺一个字也没说，那信息也许是通过拥抱在一起的肌肤传递给抄子的。

“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可怕的事？”

安艺慢慢摇了摇头。

“没什么可怕。”

安艺又想起了刚才那种甜美的感觉。

“我只是想睡着。”

……

“你不害怕吧？”

“现在这样我就不害怕了。”

抄子把身体跟安艺贴得更紧了，圆圆的乳房紧靠在安艺的胸口上，血好像正在从挤成一团的乳房里流出来。

安艺不觉感到眼角热了起来。她跟随自己来到遥远的北疆，明知死神就在身旁却毫不怯懦，甚至说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

现在她已经抛弃了家庭、亲人这所有的一切，陪伴在自己身旁。她的痴情既无比媚人又令安艺百感交集。

“你死也不怕？”安艺差点儿没问出这句话来。

如果这样问，抄子势必会坦率地点头。只要她一点头，两个人将会就此消失到白色的世界中去。

“这样不行。”

安艺说着松开了胳膊。

一直这样紧紧拥抱的话，就会沉醉在无限的甜蜜之中，肌肤的温馨会把他们诱入到优柔倦怠的迷幻世界中去。

似乎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安艺终于清醒过来了。

“别去想它了……”他又对抄子说了一遍。

不可思议的是，当安艺知道抄子不惜抛弃一切，甚至不惜去死的时候，他却从对死的向往中醒了过来。抄子对自己至死不渝的深情，反而使他意识到一时的梦幻是毫无意义的。

“脱掉……”

安艺说着就自己去脱抄子的浴衣。他摸了摸抄子已经敞开的胸脯，解掉她的腰带，又从她肩头上拉下了衣袖。

刚才拥抱在一起时，他绝想不到自己会如此粗暴。但他正是以这种粗暴的方式，从那瞬间迷幻其中的死亡世界逃了出来。

安艺现在想的就是睡觉。

要是就这样疯狂燃烧起来，耗尽所有精力的话，一定能静静地睡个好觉。

今天晚上只要他们靠在一起死死地沉睡，黑夜终究会过去，新的一天一定会来临。等他们看到雪原上

灿烂的阳光以后，夜晚的神魂颠倒一定会消失，他们一定会重新满怀在现实中生存下去的愿望。

好像是受到了安艺的感染，抄子此刻也燃烧起来了。

不知是因为远离东京封闭在雪原里让她心里踏实，还是因为刚才不惜一切视死如归的瞬间使她异常兴奋，她赤裸着身子紧紧贴到了安艺身上。

他们紧紧地，无法再紧地融为一体。愉悦的波涛一浪猛似一浪，他们尽情地在波涛中翻滚。当抄子终于发出忍耐不住的欢声时，安艺也紧跟着冲向了欢悦的浪峰。

刚才两人还在激烈地运动不停，而现在他们静静地重叠在一起，除了呼吸时胸口的微微起伏外，全都纹丝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安艺才发现下半身都露在外面，他赶紧拉起被单，一直盖到抄子肩头。

抄子这才回过神来，抬起身子又靠到了安艺肩上。

安艺仰面躺着，手臂枕着抄子的身体，两人的腿交织在一起，每次交欢后他们总是这样躺在一起的。这样躺着，他们的胸口贴在一起，安艺还可以爱抚抄子的头发和背部。

就像结合以前心里想的那样，激情过后，他们感到倦怠酸软。安艺贴着抄子耳边轻声说道：“睡吧……”

这样睡着的话，阳光灿烂的明天就一定会到来。

“好好地睡。”

看抄子点了点头，安艺又叮嘱了一声：“明天还要去札幌。”

按计划在阿寒过了一夜后，第二天要住到札幌的别墅去。

“到那儿去你就放心了吧。”

阿寒的湖山都有一种引人投入其中的恐怖魔力。只要跨出饭店一步，等着你的就是那会将你引向死亡的白色世界。

“不要紧，天就要亮了。”

这句话是安慰抄子的，也是安慰自己的。他们闭上了眼睛。

夜尽天明，阿寒的天空万里无云。

正像安艺期盼的一样，阳光从新雪覆盖的山岗一直射到湖面上，无数的光粒又被白雪反射到天空。太阳慢慢地爬到群山顶上来了。

“真是个灿烂的早晨啊。”

安艺把抄子叫到身边，两个人并肩看着窗外。抄子惊叹道：“夜里那么大的雪，怎么会一下子就晴啦？”

窗外充满了生机，雪原和山坡都被朝霞染上了红色。

炫目的阳光和反光交相辉映，死神的幻象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好了，不要紧了。”

安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他伸手轻轻抚摸抄子的头发，让柔软的头发从指间滑过。那一根根清爽的头发使他不禁感到，他们两个人终于活过来了。

“今天要到札幌去了。”

他们坐的是中午的航班，十点多从饭店出发应该也来得及。

“公路没问题吗？”

“这种程度的雪，不会有问题。”

昨天晚上睡下的时候雪下得还不小，也许是后来停了吧，看上去下得不算太多。

“再到大澡堂去泡泡吧？”

安艺想去泡在温泉里看看阳光下的雪景。

“那你就去吧。我要做做出发准备。”

“别说啦，还是去吧。”

安艺想在早晨的阳光中跟光着身子的抄子玩一玩。

“现在去泡，一定没有别人。”

“你要一块去泡啊？”

“不是还有家庭澡堂吗？”

“这么早去？”

“早晨才是好机会呢。”

安艺硬拉着抄子到澡堂去了。

在男女澡堂中间，另有一个门，上面写着“家庭澡堂”。这里规定进去洗之前必须先跟服务台联系。时间还很早，里面不像有人。

拉开磨砂玻璃门进去一看，里面果然一个人也没有。

“好了，去洗吧。”

安艺向还在犹豫的抄子招呼了一声，自己先脱了衣服。

“不早点儿来泡的话，别人就该来啦。”

“可是，太亮了。”

阳光正从更衣室和澡间的窗户射进来。

“你别看啊。”

“不看，我闭着眼睛呢。”

嘴上是这样说，但肯定会看的。☺

“你一定得来泡啊。”

叮嘱完以后，安艺先进了澡间。

澡间五米见方，浴池四周砌着岩石，还有淋浴。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着里面。这里跟大澡堂相比虽然要小得多，但两个人一起入浴还是绰绰有余的。

安艺让泉水泡到脖子，欣赏着窗外的雪景。就在这时，玻璃门响了一声，抄子走了进来。安艺头也不回，轻声说道：“泉水满满的呢。”

抄子恳求道：“你看着前头。”

“知道了。”

抄子先打开龙头冲洗了身子，然后慢慢走近浴池，从靠近门的地方下来了。

刚下到一半的时候，安艺忽然转过身子，抄子立刻惊叫起来：“不行……”

上半身还是被看到了。她一边叫着一边用水泼安艺，安艺却顶着水花，一把把她抱住了。

“你要干什么？”

现在再说什么也晚了。在这么明媚的阳光下，安艺是不会放过一丝不挂的抄子的。他在浴池中不由分说地吻着抄子，两个人拉扯推搡着朝水中沉了下去。

“你不要……”

抄子喘着粗气两手不停挣扎着，终于渐渐地在温暖的泉水中静了下来。

“你真坏。”

她用毛巾护着胸脯，两腿在泉水中慢慢地伸了开来。

安艺从后面靠了过去，伸出两臂把她紧紧抱住了。

抄子的皮肤在泉水里滑润柔软，她被安艺从后面抱在怀中，安艺随时都可以抚摸她的乳房。

“这里看得见雪。”

安艺在她耳边轻声说道。抄子的头发已经卷了上去，只见她的脖子轻轻朝前动了一动。

“很舒服吧？”

抄子脸朝前面被抱在安艺怀里，看不见她的表情。但从她胸脯一直摸到下腹部，她还是一声不吭。

“外头都是雪，里面还这么暖和。”

安艺一边赏雪，一边用手轻轻地去摸抄子两腿之间。

“这里已经长出来了。”

忽然，抄子一下子把两腿并了起来。安艺像做错了事似的赶紧把手挪开，过了一会儿又慢慢地向那里伸去。这样反复几个回合以后，抄子终于忍耐不住了。她转过身来，紧紧地贴到安艺身上。

艳阳下的泉水中，两个人融合在一起，互相享受着肌肤的温馨。当早晨的狂宴结束时，两个人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在温泉里泡了这么久，他们都有点儿头晕了。

“我先上去了。”

抄子说着就从浴池边走了上去，好像还在为刚才的事情害羞。等她进了更衣室，安艺想追也没有力气去追了。

安艺稍后也从浴池里出来冲了冲身子，等他回到更衣室时，抄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安艺在更衣室休息了一会儿走向客房，看到抄子穿得整整齐齐站在窗边，好像已经忘了刚才浴室里的事。

“刚才好像有一只松鼠跑过去了。”

安艺听了朝窗外望去，只见窗下的树丛间有一行小小的脚印。

“跟着那个脚印去追的话，也许能找到它躲藏的地方。”

看着雪地上的脚印，安艺又想起了昨天晚上。

要是那时候有个一念之差的话，也许现在自己跟抄子已经躺在阳光下的雪地上了。

第十一章 冬馆

冬日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在雪国的机场上。

北海道一带也许正处在难得的高压槽控制下，从钏路起飞，横贯日高山脉直到札幌的千岁机场，一路都是晴天。

机场候机厅里满是年轻的滑雪客，安艺他们走出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朝当别驶去。

半年前来这里时还是初夏，安艺是自己租车经过时狩平原一直开到当别去的，但这次他没有兴趣在结冻的雪路上驾驶。

汽车离开千岁市区，很快就开上了雪原。与去阿寒的公路相比，这里来往的车辆很多，路两旁也有不少人家。虽然这里雪下得比阿寒还多，但到底是北海道的首府所在，人口比阿寒多得多，也更充满生气。

“还是这里让人放心啊。”抄子好像到了千岁以后才慢慢定下心来，“咱们最好还是买些东西带过去吧。”

东西当然得买，因为别墅里没存任何食品。

雪路的十字路口前有家超市，他们进去买了火腿、肉类、蔬菜，当然还有清酒和啤酒。因为以前来过一次，大概得买多少还是估算得出的。

“这次咱们自己没有汽车，现在等于是到陆地上的孤岛去。”

“不过，那里可是就咱们两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噢。”

抄子好像很满意不是住饭店，而是住在独门独户的别墅。

“房子周围可能也积了不少雪了。”

“一开暖气马上就会暖和的吧。”^㉔

“我已经打电话告诉管理员今天要去，大概他已经把暖气开好了。”

“那就没问题啦。”

抄子脸上已经没有什么昨晚望着窗外时的那种恐怖表情了。

交会的车辆渐渐少起来了，由于开的是雪路，没法开得很快。

开了一个来钟头，太阳开始偏西，雪原也染上了红色。与去阿寒的公路相比，两旁虽然房子多，但由于没有山，可以一直望到夕阳辉映下的雪原深处。

雪国的黄昏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寂寥而神秘。

终于要过时狩川了。两岸覆盖着积雪，河面变得很窄，河水变成了混沌的灰色。

“跟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

正像抄子说的那样，两岸是一片冰天雪地，好像不愿让人靠近。

日落时分终于到了时狩的别墅区，白雪皑皑之中，周围静寂无声。

下了汽车沿着雪路走向别墅时，安艺忽然想起了“冬馆”这个词。在俳句中，这个词指的是屹立于冬日阳光下的豪宅或旅馆，他想象着那大门里面一定有庭院和仓库，屋子里铺着地毯，房间里空调开得暖洋洋的。相比之下，眼前自己的这幢别墅小多了，哪里称得上是馆？

然而它稳稳坐落在雪中的样子，又让人觉得称它为馆也未尝不可。

“路都给我们铲出来了。”

抄子踩着雪路朝门口走去。

这条从路口到门前的雪路，大概是管理员事先为他们铲出来的。

打开门锁一走进屋里，安艺忽然感到一阵冲动，真想说一声“我回来啦……”

时隔半年，屋里一切都跟去年离开时一样，密闭在屋里的空气中飘溢着木香。

“这么久没来了。”

抄子亲切地到处走了一圈，然后才打开旅行包。

“暖气开得很大，真暖和。”

“这样的话，在家里穿浴衣就可以了。”

安艺走进二楼的卧室，拉开窗帘。

夏天来时绿色的沃野现在已是一片银白，雪面在夕阳辉映下微微泛着红光。

“那边是札幌吧？”

远处抄子指着的地方房屋密集，衬在它后面的是暮靄笼罩的连绵雪山。

“夏天跟冬天的景色完全不一样。”

“我真觉得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那些房子马上就要隐没到暮色之中了。

“接下去，那些房子都点上灯就漂亮了。”

“算是一个迟到的圣诞夜吧。”

“站在这里，真的觉得麋鹿马上就要拉着雪橇跑过来了。”

抄子双手托腮望着雪中的田野，像是在倾听雪橇的鹿铃声。她的脸上焕发着少女般的光彩，工作和家里的事好像都抛到脑后去了。

晚饭吃的是青椒肉丝、红烧螺肉，还有一个鳕鱼酒糟蔬菜汤。这个汤是安艺按一个北海道朋友教他的方法做的。

“味道不错吧？”安艺自己觉得做得还可以。

“味道好就好在里边放了酒糟。”

“这种汤最适合冬天晚上喝。”

一边呼呼吹着汤里冒出来的热气一边喝，浑身马上就暖和起来了。

“喝点儿酒吧。”

安艺就着最喜欢的螺肉，端起杯子喝了起来。

“这样的菜比饭店里的好吃多了。”

“而且吃得舒坦。”

喝着喝着，抄子忽然想到似的问了一声：“阿寒今天也是晴天吗？”

“北海道东部和中央部离得还是挺远的。”

“昨天晚上真可怕。”

抄子向窗外望去，看她的眼睛，像是有点儿醉了。

“那时候我不知怎么觉得就那么死了也没关系。”

安艺也想起了昨晚那噩梦般的一刻。

“那时候要是你说去死的话，我说不定现在已经死了。”

“死在那种地方太不值得了。”

安艺感到今天晚上自己和抄子都很开朗洒脱。

“不过，死好像挺简单的呢。”

“要是真死了，这么好喝的酒就喝不着了。”

此刻安艺倒是更想谈今天早上澡堂里的事，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喝酒。

“真暖和。”

外头虽然很冷，但安艺在内衣外面仅套了一件睡袍，抄子也只穿着裙子和毛衣。

“你来看啊，那么多灯光。”

安艺朝窗外一看，远处札幌的灯光像星星一样在雪原上闪烁着。

“那一点一点的光亮，都是人住的地方吧。”

抄子站在窗边，像是要让喝得发热的身体凉快一下。

“他们那边也能看到我们这儿的灯光吗？”

“我们这里比较高，一定有很多人都看得到。”

“可他们不知道是咱们俩在一起吧？”

“那当然不知道啦，他们会觉得这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一边说着，安艺不禁开始想象跟抄子一起生活在这雪原之家的景象。

也许是浑身轻松喝得太多了吧，安艺感到头晕，自己先上床去睡了。

抄子收拾完碗碟以后，去洗了个澡。

安艺记得的只有这些，后来他就睡着了。

感觉上好像很晚了，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一觉醒来是凌晨四点，他自己觉得已经睡了很久。抄子此时正侧卧在他的身边。

她身上穿着整整齐齐的浴衣，看来是洗完澡以后轻轻睡到安艺旁边来的。

安艺经常会在天将亮的时候很自然地醒来，特别是在睡得早的时候，醒得也早。

昏暗之中，他想起自己和抄子两个人现在是在雪原上的别墅里。

暖气好像还开着，并没有感到凉意。

安艺呆呆地朝上望着，耳朵里听到了下雪的声音。但那似乎又不是下雪的声音。他感到那也许更像是下雪时大气密度发生变化的声响。

为了不吵醒抄子，他轻手轻脚下了床，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的一角。

果不其然，窗子里看到的是漫天的鹅毛大雪。

“这么大啊……”

他有点儿奇怪自己的直觉怎么那么准。

雪下得很大，但并不猛。那雪不像暴风雪那样横冲直撞，而是从天上笔直落下来的。从前面路灯照亮的那块地方也能看得出，雪确实是在垂直飘落着。

安艺继续望着窗外。

雪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刚才自己睡下的时候天还是晴的，最多也才下了两三个钟头吧。

虽然还没下多长时间，可感觉好像下了很久。

他继续看着路灯光环中的雪。开始他以为雪自然是从天上降下来，可仔细一看，竟然也有雪从地面朝上飞扬着，不一会儿，那雪看上去好像上下翻滚卷起了旋涡。

看来到了深夜里，雪会在人们不知晓的时候演绎丰富多彩的舞蹈。

这场雪真大啊。

也许这场雪就是要把他们两人待着的这幢房子包围起来。

安艺站在窗前，犹豫着要不要把抄子叫起来。

看着路灯亮光中上下翻滚的雪花，就好像是在看白色的妖精在那里乱舞。

这难得的深夜美景也该让抄子看一看。

但他以前很少看到抄子像今天睡得这么香，走近她身边，还听得到低低的鼾声。

也许她急急忙忙离开东京，去阿寒转了一大圈又赶到时狩的别墅，这才终于安下心来。

安艺打消了叫醒抄子的念头，又继续看雪。这时他想起，按计划今天该回东京了。

当时他为了尽量让旅行时间宽裕些，订了晚上七点的飞机票。

在上飞机之前再做些什么好呢？

他本来想到很久没去的札幌转转，但这么大的雪，说不定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别墅里。不到处乱跑，待在这里赏雪，也别有一番情趣。

这雪确实下得够大的。

雪在下个不停，简直就像天上开了个窟窿，雪从那里不停地倒下来一样。要是雪一直不停的话，公路和铁路会不会出问题？

生活在北国的人自然已经习惯了大雪，这样的雪看来不会使交通中断，可光看眼前的雪势，总好像会越下越大。

看着雪花飞舞，安艺有点儿累了，他上了趟洗手间。

洗手间的窗子外面雪也在不停地下。

他站了一会儿，刚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觉得雪中好像有个人影。

那是什人？他奇怪地回头再一看，人影不见了，黑黢黢的窗外只有雪花在乱舞着。

这样的深夜里怎么会有人呢？而且窗口下面就是深深的洼地，夏天的时候树木繁茂，现在剩下的只有枯树的枝杈。

“肯定是一种错觉……”安艺嘀咕着又回到卧室。

抄子还在侧着身子沉睡着。

安艺又在她旁边躺了下来，两眼朝上望着。

大雪纷飞的夜晚，屋里的空气显得很有张力，自己好像处在膨胀空气的包围之中。

他刚要合上眼睛，忽然想起了白衣女妖的传说。

谁也没见过白衣女妖，那似乎只是雪国奇谈中所说的雪的精灵。她是否真的存在不得而知，也许只有雪下得这么大，她才会独自出来徜徉的吧。

“下雪了！”

抄子兴奋的声音让他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房子跟路灯都埋到雪里去了。”

抄子拉开了一半窗帘，正站在窗前。

“从昨天夜里就一直在下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四点钟我起来过一次……那时候你睡得很香。”

“偷偷看女人睡觉不太像话吧？”

“没偷看你睡觉，我看到了白衣女妖。”安艺把半夜从洗手间窗户里看到人影的事告诉了她。

“真怕人。”

“白衣女妖是不会害人的。”

安艺有点儿犹豫，不知该不该把后来梦见的事说出来。

夜里又睡着以后，安艺梦到了抄子的丈夫。他不是跟自己面对面，而是隔着窗子在朝屋里看。但雪挡住了视线，看不清他的脸。

过了一会儿，别墅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影子，好像是抄子的丈夫。那影子从大门前绕到后门，于是安艺也到厨房里的后门那儿去看了一看，但那影子又不见了。安艺心里七上八下地跑回卧室，抓住抄子的肩头死也不放开。就在这个时候，梦醒了。

“不过，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对了，天刚亮的时候，你好像是嘟哝过什么。”

“好像又让大雪给魔住了。”

安艺起身下了床，没说到底梦到了什么。

寒冬腊月的别墅区里，除了管理员和少数几户人家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人。窗外看得到的那些房子全都埋在雪里，里面不像有人。

不一会儿，随着一阵马达声响，一台小型除雪车来开路了。松散的细雪被轻而易举地撒向两边，而大雪仍在下个不停，似乎是在嘲笑除雪车徒劳的工作。

“雪都积到这里来了。”抄子指着的窗棂上已经积上的厚厚的雪。

“你不是想看下雪吗？这下你看到了吧？”

“可雪下得这么大，真有点儿让人害怕。”

“也许是老天爷发疯了。”

安艺又到昨天夜里看到人影的后门那儿看了看，那里也覆盖上了厚厚的新雪，根本看不到还有什么脚印。

雪不像要停下来的样子，安艺打消了出门的念头，开始在别墅门前铲起雪来。

除雪车撒开的雪堵住了门口，安艺向管理员借了一把铁锹，去开一条从门口到路边的小道。这段距离才二十来米，但没干惯这种活，还是挺费力的。

雪还在不停地下，松散的细雪落在头上和肩上，用手轻轻一掸就都掉了。与东京地区湿气很大的雪相比，这里的雪很干爽，落在脸上很舒服。

干着干着，忽然听到了小孩的声音，他回头一看，那是一个戴红帽的小女孩，身穿藏青大衣的妈妈正拉着她的手朝物业管理处走去。

虽然并不相识，安艺还是迎着那位母亲的视线点点头以示致意。妇人也朝他躬了躬身，寒暄了一声：“真辛苦您了。”

她们好像也住在这个别墅区里，难得能碰上个人，大家心里都很高兴。

母女俩朝着物业管理处渐行渐远，孩子头上的红帽子也在雪中一点一点儿越来越小。

安艺觉得眼前好像是以前读过的哪篇童话中的场景，他呆呆地站着，目送她们远去。

铲完雪回到屋子里，抄子已经做好了炖豆腐在等着他。

这顿早饭吃得够晚的，安艺就着炖豆腐又端起了酒杯。

“一边赏雪一边喝酒，也不坏嘛。”

“那你这就应该叫赏雪酒啰。”

“雪真是太大了。”

雪势一点儿也没有转弱的样子，反而下得更大了。

“今天会下一整天吗？”

安艺点点头，心里惦记着回程飞机的事。

如果这样下个不停，飞机也许会延迟起飞，搞不好还会停飞。虽然离七点还有不少时间，但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发生万一。

安艺心神不定地打开电视，不一会儿就到了新闻时段。报道说气象局已对石狩、空知、后志地区发出了大雪警报。

画面转到白雪纷飞的札幌街头，接下来又播放了千岁机场的雪景，主播说由于来不及除雪，从早晨起机场已经停飞了。

“麻烦了……”安艺嘟哝了一句，抄子也担心地直盯着电视。

其实今天就是回不了东京，安艺也没什么大麻烦。他没有急着要写的稿子，就是有临时要他写的文章，也可以借用物业管理处的传真机送出去。

但抄子却无法像他那样洒脱不羁。她明天要去上班，家里的事更不能置之不理。跟丈夫招呼也不打就三天不回家，明摆着她丈夫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个问题安艺想问又难以启齿，即使现在问了，雪也不会停下来放你回去。而如果回不去的话，问什么都是白问。

此刻的安艺束手无策，只能接着看电视。抄子除了收拾桌子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画面变成了一片艳阳天，星期天的马拉松赛正在举行。身在雪国看着这阳光灿烂的场面，仿佛在欣赏远在天边的异国风景一般。

抄子收拾完桌子，沏完茶，又坐到安艺旁边。

“看样子还停不下来啊。”

“这场雪太大了。”

安艺自己也是第一次碰上这么大的雪。

无休无止下个不停的大雪之中，地面上的所有生物鸦雀无声，似乎都在静静地等待这白色的魔鬼早日离去。

过了下午两点，安艺打电话到千岁机场问了一下航班情况。

一定是问询的人太多了，占线很长时间以后电话才打通。问询处说现在正在除雪，机场已全部关闭，何时复航还无法预计。

“说不定今天回不去了。”

安艺把机场的答复告诉抄子。

“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

筹划这次旅行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要是被雪阻在路上回不去才好呢，然而一旦变成现实，就谁也轻松不起来了。

一直等到快下午四点了，安艺又给机场打了一次电话。

因为如果飞机七点起飞的话，现在就得做出发的准备了。

但电话里的回答非常干脆，机场依然关闭，还无法预计何时重开。今天无法出发的旅客将在明天的航班中优先给予安排。

“看来还是不行啊。”安艺手拿电话回头说了一声，抄子点点头，好像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

安艺不由觉得干了一件对不起抄子的事。

这次旅行，抄子一切听从安艺的安排，出发时间、住处也是他一手操办的。可到头来却弄成现在这副样子。虽然这种不可抗拒因素不是安艺的责任，但当初至少应该考虑得再慎重一些才对。

然而抄子此刻似乎表现得异常镇静。安艺原以为她会坐立不安，可她却显得坦然自若。

他们继续望着纷飞的大雪，静静地喝茶。

“糟透了……”

就是换乘火车，今天晚上也是不可能回到东京的。

“北海道还是太远啦。”

空运顺畅的时候，从羽田机场到千岁机场只要一个多钟头，感觉上确实很近。这场大雪一来，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到两地的遥远。

“反正只能等明天的早班飞机了。”

安艺现在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抄子的事。

“明天你还要上班吧？”

“上班的事没什么问题。”

“可当然还是早点儿回去好啦。”

“事情已经这样了，什么时候回去都一样。”

抄子看上去一脸轻松，大概是知道总归回不去，反而横下一条心来了。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在这儿再待一宿了。”

安艺也已彻底绝望，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抄子点点头低声说道：“也许是老天爷把我们关在这里的。”

“老天爷？”

“要不为什么偏偏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雪呢？”

据气象台说这确实是今年冬天最大的一场雪，但抄子把它都赖在老天爷身上似乎有点儿夸大其词。

“下得可真大。”

抄子站起身来，感慨地两手撑在窗沿上。

“公路、桥梁、铁路已经全都给埋到雪里去了。”

窗外的天空正在飞快地暗下来，只有洁白的雪花显得格外夺目。

“现在哪儿都去不成了吧？”

“这么大的雪，也许汽车也没法开。”

“那就谁也不会到这儿来啦。”

听了抄子这句话，安艺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两人是被雪封住了。

今天晚上已经注定回不去了，安艺不禁又担心起抄子家里的事来。

抄子丈夫一怒之下，会不会去追问抄子的母亲？他会不会自己绝望地跑到什么地方去？安艺越想心里越郁闷。

然而抄子好像早把家里的事情忘了似的，说起话来毫无沮丧之感。

“今天的晚饭可就只能吃剩下的东西啦。”

“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这么大的雪根本不可能到镇上去买东西。

天黑了，抄子开始准备晚饭。

安艺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漫不经心似的走到厨房里对抄子说：“我看你还是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抄子没有回答，她背动了一动，像是点了点头。

“我再去铲铲雪。”安艺说完就走了出去。

雪还在下着，但不觉得怎么冷。

上午刚开出来的小道上又积了三十厘米厚的雪，每走一步雪都没到脚脖子以上。

早晨的时候雪还是积在汽车上，现在汽车已经完全埋到雪里去了，就连路灯都被雪包住了，灯光看上去模模糊糊的。

房子前面看得出除雪车已经来清理过了，但现在又积上了雪。雪地上留着点点脚印，好像是刚有人经过这里走到前面去了。

大雪之中，这里的别墅和居民好像全都屏住呼吸，在迎接夜晚的降临。

铲雪虽然是一项不错的运动，可如果没有靠得住的防寒装备，还是无法持久的。

安艺又把门前那条小道大致铲了一遍，就回到了屋里。此时抄子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

“真的没什么东西了，啤酒也就这罐了。”抄子说着打开了最后的一罐啤酒。

“有这些就够了。”

餐桌上摆放着烤鳕鱼、火腿片、炒青椒和豆酱汤。

“要是明天雪不停的话，咱们就只有饿死了。”

“有那么容易死吗？”安艺苦笑着看了看抄子的脸。

他心里惦记的是抄子在自己铲雪的时候给没给东京家里打电话，但从她现在无忧无虑的脸上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

啤酒就剩这点了，可还有清酒和威士忌。

现在安艺觉得自己是被大雪包围在一座孤零零的城堡中了。

“我也喝一点儿。”也许是知道回不了家以后反而不慌不忙了吧，抄子给自己也倒了杯酒。

刚才安艺还在牵挂着抄子是不是给家里打了电话，但现在他已不愿再去想它了。既然抄子不提这个话题，自己就不该去问。如果抄子愿意说的话，不用问她也会自己说出来的。

对安艺来说，只要被困在雪中的这一刻能够过得好就行了，以后不管会怎么样都随它去吧。既然抄子已经义无反顾，安艺自然也不应再瞻前顾后。

两个人边喝边谈起了昨天看到的阿寒冬景，聊起了各自过去的旅行经历，虽然没有故意避讳，但谁也没有提及东京的话题。

聊着聊着，他们以为已经喝了很久，但看看手表，才八点半。也许是大雪围困之中无所事事，晚餐开始得太早吧，到这时他们已经喝了不少酒。

抄子用手摸摸两颊，好像是感到脸上有点儿发热。

“夜还长着呢。今天晚上就是再哭再闹，也别想从这儿跑出去。”

“咱们这是遇难了吧？”

“没错。可是谁也不来救我们。”安艺说着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这雪下得实在太大了。”

尽管已经入夜，他们还没拉上窗帘。这么大的雪是用不着担心有人从外边偷看的。

“雪下成这个样子，还会不会停下来啊？”

说得真对。雪要是继续这样下个不停，真担心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来了。

“雪要是一直不停的话怎么办？”

“那就跟着房子一起被埋葬吧。”

抄子觉得自己有点儿醉了，她站起身来，轻轻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也许是光线的缘故吧，从侧面看上去，她的脸好像瘦了一点儿。

“漫步在雪花飘落的街上……”

抄子靠着窗子唱了起来。

“无尽的回忆从眼前掠过……”

声音很轻，却很清脆。

看着抄子软绵绵的样子，安艺忽然涌起了一股想要跟她亲昵的冲动。

大雪纷飞的夜晚竟然格外暖和。白雪的结晶挡住了寒冷的空气，像丝绵一般包裹在周围。

现在安艺与抄子赖以栖身的冬馆也在小山上被严严实实地包裹。

雪夜的温暖加上强劲的暖气，在屋子里就是不穿衣服也不会感到冷。

在充满温暖的二楼卧室里，安艺紧紧地拥抱着抄子。

知道总归回不了东京，两个人的心情反而变得不慌不忙了。虽说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的结果，他们

总归还是超出计划留了下来。以后就是回到了东京，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是太太平平的日子。

越过了不应逾越的最后界线，后果将会如何？尽管他们不知是凶是吉，但骰子既然已经掷出去了，就不可能再收回来。这种无路可退的感觉反而更点燃了他们的激情。

长时间的接吻好几次差点儿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们拥抱在一起倒在了床上。

安艺迫不及待地解开抄子浴衣的腰带，把浴衣从胸口朝两旁拉开。

在比以往此时亮得多的灯光下，抄子的皮肤显得格外白皙，柔软的乳房露了出来。

安艺一把抓住她的乳房，用手指捏着乳头，把嘴唇贴了上去。他粗野得像一只饥饿难耐的色狼，想通过这种发泄来忘却心里挥之不去的不安。

抄子好像也明白他此刻的心情，任凭他拉开自己的浴衣，敞开自己的胸脯，对他的肆意发泄丝毫不做抵抗。

就在安艺脸压着她的胸脯，刚要伸手去摸她那片柔软的葱茏时，抄子轻声说道：“你咬吧，使劲咬。”

安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抬起头来。抄子仍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

“狠狠咬，咬出印子来……”

安艺于是把视线移回到她的乳房。抄子又平静地分开双腿，像是哀求，又像是命令似的说道：“那里也全都剃光。”

安艺这才慢慢地想起了去年初夏跟抄子一起来别墅时的情景。

那次本打算两个人舒舒服服过两天，没想到抄子母亲突然受伤，她不得不提前一天回去。

当时见抄子要一个人先回东京，安艺很不放心。他怕抄子回家会跟丈夫行房，即使她不愿跟丈夫行房，恐怕也难以抵抗丈夫的强求。想到这些，他才突然冲动地想要将她那片葱茏剃掉。安艺觉得那既是对她中途离去回到丈夫身边的惩罚，也可作为自己跟她爱情的证据。抄子开始还很惊讶，但也许是明白了安艺的心情，最后还是顺从地答应了他。

现在，同样的事件又将重演。上次是安艺百般恳求抄子才勉强答应，现在却是她自己央告安艺这样做。

一瞬间，安艺犹如坠入了五里雾中，然而抄子接下来的一句话，才让他恍然大悟。

“快点儿……让我想回也回不去。”

抄子似乎是主动要他在自己胸脯上留下吻痕，剃掉自己私处的葱茏，让自己死了回家的念头。

在外三天未归，本来就难以回去的现在，她还要在身上留下不贞的证据，以断绝自己的归家之路。私自外宿不归，再加上不止一处的失贞铁证，她这是要将自己逼上无路可逃的绝境。

“真的可以吗？”

抄子的决心似乎更加撩起了安艺的欲望。

他这是在问抄子，也是在问他自己。

如果就这样在抄子身上留下她失贞的证据，安艺自己也会失去回旋的余地。

他想再问一遍“真的不要紧吗”，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这种话已经用不着再问了。两个自绝退路、一意孤行的男女，是用不着什么好言相慰的。

安艺感到自己像是在做梦。

现在，抄子正仰面躺在床上。平时夜晚几近黑暗的卧室现在照得雪亮，而且台灯移到了床角，抄子的下半身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在那斜劈开的神秘空隙里，安艺小心翼翼地剃着。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种举动匪夷所思。他们也许会以为是强盗在对女子施暴，或是疯子在摧残美人。

抄子现在确实是在付出牺牲。她躺在床上毫不抵抗，任凭安艺为所欲为。平日死都不会让人看到的阴部被照得雪亮，胸脯洁白的皮肤上留着两排清晰的齿痕。

安艺看上去像个疯子，时而停下手来仔细欣赏，时而又用手指去分开她的葱茏。只要他慢腾腾地不停刁难，这场游戏就会一直进行下去，抄子就始终无法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

这真是一幅怪异凄惨的酷刑图。然而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也可以说是一幅男人侍奉美女的图景。

安艺跪在抄子张开的双腿下，神态异常地将那一片葱茏一根不剩地全部剃掉。

抄子把两腿伸展到床角，在明亮的灯光下一动不动。她已经超越了羞涩与屈辱，似乎要修炼到永恒的境界。

在积雪围困的冬馆之内，正展现着一道异样的风景。积雪抵挡着冬夜的寒风，暖气让屋内充满了温馨，明晃晃的灯光下，一场勾人心魄的盛宴正在进行。

人们从远处看到这积雪环抱中冬馆的灯火，绝想不到这里正进行的怪诞神秘的活动。

然而这场活动的男女主人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淫荡或反常。为了创造自己灿烂的未来，他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仪式。当仪式结束，男人剃掉了女人所有的葱茏，女人又回到出生时的样子时，他们才能算向新的人生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当一切结束时，安艺觉得有些疲惫。这疲惫不是因为刚才严肃认真、小心翼翼的作业，也不是因为过度兴奋，而是因为抄子已经完全断绝了归家之路，她已经无以再为人妻人母，又恢复成一个单纯的女人，只能留在自己身边。以前以为绝对不可能的事，转眼之间已经成为现实。原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一旦得

以实现，反而使安艺感到惊讶和迷惘。

现在的这种疲惫，就是惊讶与迷惘导致的结果。

安艺仔细擦了擦抄子剃光的地方，用浴衣下摆遮住，然后把台灯关掉放回了床头。

“完了。”安艺刚说完，抄子就迫不及待地靠了过来。

安艺紧紧抱住她因为长时间暴露而变得冰凉的身体，过了一会儿，等她暖和起来以后，又把手伸到刚用浴衣遮起来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了。”

稍有点儿毛糙的感觉，更使安艺感受到抄子对自己深厚的爱情。

“你不回去了吧？”

“不回去了。”说完抄子反问了一句，“我可以不回去吗？”

“当然。”

“你不会后悔？”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不会后悔。”

“我也可以一个人生活。我是这样打算好了才跟你来旅行的。”

“别说傻话。”

安艺当然不会把已经无家可归的抄子一个人扔下不管。

“先在这里待一阵子吧。”

他打算就这么留在这座冬馆里不走了。

“待在这里，谁也不会来的。”

大雪下个不停，好像已经割断了与东京的一切交通。

“放心吧。”

抄子又把身体紧紧贴到了安艺胸口上。安艺紧紧抱着她温暖的身体，闭上了眼睛。

他心里对自己说道，以后的事不去管它，至少现在不能让抄子回去。不，应该说，现在两个人都已经回不去了。

第二天，鸟叫声让安艺睁开了眼睛。

埋在雪中的别墅里怎么会听得到鸟鸣？安艺奇怪地看了看旁边，抄子也不在了。

他急忙坐起身来，朝周围望了望。

阳光从窗帘边上透了进来，但卧室里仍旧很暗，房门也关得紧紧的。

没有抄子的影子，也看不到她的浴衣和拖鞋。

难道她回家去了？安艺一阵心慌，打开房门大声叫了起来：“喂……”

叫了两声以后，楼下传来了抄子的声音：“我在这儿呢。你醒了？”

一场虚惊。安艺回到床上，抄子也从楼下走了上来。

“你怎么了？”

“睁开眼一看你不在，我还以为你回去了呢。”

“我为什么要回去？”抄子已经穿上了衬衫和裙子，光着两脚，头发还有点儿湿，“我先起来冲了个淋浴。”

刚才抄子起来，安艺竟然一点儿都没发觉。

“你也该起来了吧。”

抄子说着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雪已经停了。”

安艺朝外一看，下了一整天的雪已经停了，房顶和窗子边上都积满了新雪，在朝阳下反射着耀眼的白光。

“真难相信昨天还下着那么大的雪。”

“也许是做梦吧。”

昨天房子和人还埋在雪里，现在一切又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汽车开动了，窗外传来孩子们嬉闹的欢声。

望着晴空下的银白世界，安艺想起，今天已经是跟抄子一起度过的第四天了。

安艺不知道今天一大早自己睡着的时候抄子是不是给家里和公司打过电话，但她肯定已经错过了回家的时机。

“才过了一天，天气的变化就这么大啊。”

要是昨天像今天这种天气的话，说不定已经回到东京了。而留在这里，是昨天晚上做出的决定。

“今天得去买东西了吧？”

“我先去买回来吧。”

如果不坐公共汽车到山下的那个车站，在这里是买不着东西的。

“不，还是一起去吧。”

安艺离开窗口，开始穿衣服。

离别墅五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太美的车站，车站旁边有条小商业街。从物业管理处平均每一个钟头发一趟班车，但冬天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坐。

快中午的时候，安艺告诉管理员要在别墅住一段时间，然后就跟抄子一起坐班车到太美车站去了。

如果要在别墅里住下去，除了食品之外，还需要冬天的衣服。安艺和抄子虽然都是穿着冬装来的，但靠那几件衣服是根本不够的。

太美是个无人管理的小车站，没有几个人上下车，但旁边的商店里倒是云集了不少趁现在不下雪来买东西的人。

在仅此一家的百货店里，安艺买了条长棉毛裤和一件毛衣，抄子买了内衣裤和袜子。买完衣服之后，他们又到隔壁超市里买了够吃几天的食品。

各种东西买了好几大袋，他们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

天好像又冷下来了，从路边到门口的那条小道已经冻住，每走一步都听得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跟抄子一起走在雪路上，安艺心里很是惬意。他打开别墅门，抄子叫了一声：“我们回来啦……”

空空荡荡的屋子里自然没人应答。跟出门时相比，天已经暗多了。

“今天晚上可以做不少好东西吃了。”

抄子把买来的东西放到厨房桌子上。

“你想吃什么？”

“天挺冷的，吃火锅怎么样？”安艺说了一句，就到二楼书房去了。

四天没有回家，积压的工作越来越多。如果还要在别墅住上一阵子的话，就必须得在这儿写稿子了。

写什么好呢？安艺坐在写字台前思考着，西边的天空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黄昏又要降临了。

他呆呆地望着天空，抄子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喝点儿茶吧。”

她把茶碗放在写字台边上，紧挨着安艺站着。

安艺坐在面对窗口的写字台前，旁边站着抄子，两个人一起望着暮色渐浓的雪原。

安艺一时觉得好像在哪部描写东欧的电影里看到过这幅景象，但不记得电影名字了。他们就这么朝着同一个方向望着，安艺问道：“你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抄子好像在想别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才答道：“我想请假休息一段时间。”

从那泰然自若的回答来看，也许她已经给公司打过电话了。

安艺有点儿犹豫，觉得很难开口再问她家里的事。

让她想起好不容易才忘掉的事情，总有点儿说不过去。但事到如今，如果一直不闻不问，也许太不负责任。

“那你家里呢？”

安艺自己觉得问得很自然，但抄子没有回答。

他奇怪地回头一看，抄子正默默地凝视着雪中的原野。

“知道你到这儿来吗？”

“我跟妈妈说了。”

“别人呢？”

“没说……”话刚出口，抄子又补上了一句，“不过，我想他已经知道了。”

妻子这么久不回家，抄子的丈夫一定非常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母亲呢？”

“她生气了……哭了。”

安艺无言以对，只好又朝远方望去。

他想象不出一个妻子忽然一去不归的家庭会发生什么事，但肯定会是一片混乱。

“到底走到这一步了。”抄子轻轻叹了口气。

西边天空的淡红色突然变得越来越深，天边射来的夕阳残照在雪原上拖着长长的尾巴。

安艺眼睛望着天边越来越暗的光亮，低声问道：“那么，你母亲一个人？”

“我太不孝顺了。”抄子自愧地频频摇头，“除了这样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抄子低声的叹息，在安艺听来，就像是她对着雪原发出的哀号。

安艺望着暮色渐浓的雪原，心里反复琢磨着抄子的这句话，“除了这样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抄子说的是实话，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对丈夫没有任何交代就跟自己出来旅行，结果被大雪封锁在这里一直拖了下来。

安艺现在觉得，自己其实早该跟抄子丈夫见一次面，坦诚相告自己与抄子交往的来龙去脉，以求得他对抄子的谅解，然而这类事他一点儿都没做。他们两人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像掩耳盗铃一样无视抄子丈夫的存在。就凭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骂他们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无甚不可。

安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愕然而自惭。如果有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安艺是绝不可能放过他的。

但安艺不敢相信，是否只要自己面见抄子的丈夫和母亲，当面解释事情的原委，他们就能放过抄子？假如真的见了抄子的母亲和丈夫，为了得到他们的谅解，又该如何解释自己跟抄子的行为？如果一味强调自己跟抄子爱得如胶似漆，恐怕不仅不会让戴了绿帽的抄子丈夫谅解，反而会给他火上加油，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与少男少女不同，人到中年，谁都有数不清的羁绊。即便你斩断了其中的一些，另一些又会衍生发展开来，想要摆脱所有羁绊的缠绕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抄子的丈夫和孩子现在真的站在面前，她肯定就狠不下心来抛弃他们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要实现爱情那种极端排他、自私自利的愿望，非得有超强的意志与坚忍的耐力不可。

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之间的爱情，本来就无道理可言。不可能因为他们爱得死去活来，世人就承认他们是正当的行为。既然如此，哪怕被鄙视为见不得人，他们也只有先采取行动，待造成无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再从那里迈出新的一步。

“除了这样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抄子的这句话，正是她历尽犹豫徘徊发出的最后呐喊。

此刻，雪原已完全沉寂在黄昏的薄暮之中。

昨天累积起来的新雪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表面刚带上一点儿湿气，现在重又冻成了冰。锐利的斜阳光束直射在镜子般的雪面上，把雪中的大地染成了红色。

安艺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而凄凉的黄昏。夕阳残照下的雪面映射着朱红，遮挡下的阴影沉淀着浅灰，白茫茫的雪原上交织着奢华的绚丽与无声的静谧。

安艺似乎听到了大自然孕育出的神圣黄昏的召唤，不由站了起来。

抄子喃喃自语道：“一天又要过去了。”

夜幕正在步步逼近，两人离家越来越远，他们正在失去本该归去的地方。

抄子的自语似乎道出了对于无家可归的恐惧。

然而安艺现在并不那么惧怕世人的唾弃与孤立。不仅如此，能被世俗追逼封锁在这个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里，他反而感到踏实、甜蜜。

总之，走到这一步已经无路可退，哪怕前面是地狱也只能继续前行。

“后悔吗？”

抄子闻言微微一笑：“不后悔……”

安艺亲吻着她那柔软的嘴唇，充满了温柔，忘记了时间。

终于，他松开手臂，又朝雪原望去。夕阳更低了，只有山冈前面防护林那一边还留着红色的残照余晖，天空已经涂上了灰色。

“又到晚上了。”

与绚丽多彩的黄昏相比，夜色的降临却是如此悄然无声。

“全都要看不见了……”

阳光灿烂的一天，染红雪面的落日，覆盖大地的积雪，不久就要像破灭的泡沫一般看不见了。

物换星移，他们两人留给各自家庭的爱憎、怀念与愤怒，都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淡漠。而现在依偎在冬馆中的安艺与抄子，总有一天也要从这块土地上消失。

回首走过的路，一切都犹如泡沫般虚幻无常。

然而，望着雪面上那最后一抹余晖，安艺告慰自己，正因为人生虚幻无常如同泡沫，此时此刻才应该尽情燃烧。

冰纹

冰纹

相敬如宾的面孔掩盖了两颗冷漠隔阂的心，
这是一场熟悉的陌生人之间理智与欲望的博弈。

渡边淳一

——著

曹宇

——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冰纹

渡边淳一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纹/（日）渡边淳一著；曹宇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52-6363-0

I．①冰… II．①渡…②曹…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139号

氷紋 by 渡辺淳一

Copyrights: ©1974 by 渡辺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5-237号

书 名 冰 纹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曹 宇

出版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 划 高继民 刘 咏

责任编辑 杨成舜 刘 迅

封面设计 仙境书品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363-0

定 价 3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当代·畅销·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回想](#)

[第二章 摇影](#)

[第三章 邂逅](#)

[第四章 残渣](#)

[第五章 雪褶](#)

[第六章 晚冬](#)

[第七章 伤痕](#)

[第八章 雪融](#)

[第九章 短暂](#)

[第十章 龟裂](#)

[解说](#)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回想

“昨天晚上，我碰见了久坂。”

吃完早饭，丈夫敬之将这一消息告诉有己子。

今年上小学的独生女真纪已经去了学校，只有丈夫敬之和妻子有己子两人在饭厅里。

“久坂？”

最近稍稍发福的敬之，早晨只吃蔬菜沙拉和一片烤面包。敬之刚吃完沙拉，看着桌上的报纸，点点头。

“在什么地方碰到的？”

“他来医院了。”

有己子从侧面看着读报的丈夫，揣测他突然提及该事的用意。

“他回札幌了？”

“不，不是的。”

“那么是来玩？”

“不……”

敬之点上烟，又看起报纸。

对丈夫欲言又止的态度，有己子稍感烦躁。

敬之的说话方式一贯如此，自己挑起话头，却又不爽快地回答。回答时，眼睛不是看着电视机就是看着报纸。

但他并非对谈话不感兴趣。他虽然眼观别处，似乎无聊地应答着，实际上却敏感地关注着谈话的对象。现在，有己子感觉他就是如此。

“为了工作上的事情？”

有己子克制住焦灼的心情，尽量平静地询问。

“或许他就要回札幌了。”

“就要……”有己子在嘴里嘟囔着。

在有己子才二十二岁的时候，久坂利辅离开札幌的大学附属医院，前往日本海的海滨城市天盐町的医

院工作。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七年了。

“那么，他要回来了？”

“不是。”

敬之放下报纸，要喝咖啡。有己子失去了继续追问的勇气。站在水槽边。

当壶里烧开的咖啡飘出香味时，敬之又接着说：“昨天下午，他突然来医疗部了。”

敬之坐在餐厅椅子上，欣赏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有己子扭过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一个人？”

“对。”

有己子倒了两杯咖啡，把其中一杯递给了敬之。她和丈夫隔着餐桌，相对而坐。

“当时，他说想回来？”

“不，那家伙还是什么都没说……”

“那，为什么……”

“在那种乡下城市待了七年，都待傻了吧。”

说完，敬之喝了最后一口热咖啡。

久坂回札幌的事情还没确定，丈夫似乎只是揣摩到了久坂的心境。

“久坂常来札幌吗？”

“据说这次来之前，有两年没过来了。”

“那他还是有什么事才来的，对吧？”

“他妈妈好像死了。”

“他妈妈……”

有己子吃惊地抬起头。

敬之和久坂是札幌大学医学系的同届生，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进入第一外科医疗部。虽然之后一人留在大学，一人去了地方医院，但同届同门的情谊并没割断。朋友的母亲过世，朋友从乡下赶回来，而丈夫直到现在才说，有己子不知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什么病？”

“听说是心绞痛。”

“突然去世的……”

“好像是。”

“刚刚新年……”

有己子叹息着，敬之又看起报纸。

“久坂的妈妈一直在札幌吗？”

“好像在手稻，和他妹妹一起生活。”

从札幌向西驱车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手稻，那是临近大海的郊外。

“那你要去吧？”

“今天晚上是守灵夜，我要去一下。”

“穿西装？”

“要黑色的，再戴上黑袖标就可以了。”

“守灵从几点开始？”

“六点。”

敬之似乎本来就打算说这件事。他拐弯抹角地说，大概是有含义的。有己子警惕地看着丈夫。

“送钱吗？”

“医疗部会出的，不用准备吧。”

“但那是医疗部出的，个人还是要出的吧？”

“是吗？”

“对呀，你们是同届的，而且受到他不少关照。”

“不对，我不记得他给过我什么关照。”

“怎么……”

有己子再次吞声不语。

这个人究竟在想什么？

久坂是否关照过敬之，那是男人世界的事情，有己子无从知晓。但不管怎样，至少是同届生，多少应该表示点心意。

“包个五千日元，如何？”

敬之似乎同意了，站起身，面朝衣柜门上的镜子。

“医疗部有装钱的纸袋吧？”

“有吧。”

敬之在镜子前系着领带，点点头。

他是大学副教授，从事着刻板的职业。也许是这个缘故，敬之总是穿白衬衫，配上昂贵却又让人感觉朴素的领带。

“我走了。”敬之系好领带说道。

有己子赶紧从衣柜抽屉里取出新手帕，然后将桌上的香烟和打火机递过去，接着又跑到玄关擦皮鞋。

敬之似乎喜欢有己子听到自己突然说“走了”后忙不迭的样子。他现在也马上拿着公文包，站在玄关处，低头看着擦拭皮鞋的有己子。

“晚饭不回来吃。药商在‘滨茄’请我吃饭。晚上可能要晚点回家。”

敬之穿上藏青地、黑条纹的大衣，然后深深地戴上呢帽。

坐电车去大学有三站路。夏天敬之几乎每次都步行上班，下雪则多乘电车。虽说是副教授，但因为每天早晨医疗部九点有协调会，所以八点半就要离家。

“走了。”

“走好。”

有己子在门口伏地行礼。这虽是老套礼节，但在送行时不可或缺。

新婚半个月后，敬之曾郑重其事地对有己子说过这样的话：“从我小时候开始，在我父亲出门时，我母亲必定是伏地行礼送行。父亲死后，母亲则对我这样。也许你会认为那是陈腐的东西，但如果你那样做，我一天都会神清气爽。因此请你要遵守这一礼节。”

敬之的父亲是书法家，敬之是父亲的小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从小开始，他作为男人的权威性就被充分认可。他让妻子伏地行礼，送迎自己上下班，从而获得满足，这或许就是他对往日的一种留恋吧。

起初，有己子觉得那很夸张，有点难为情，但习惯后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她妹妹理惠有次来玩，吃惊不已：“姐姐，你像在侍奉陛下。”

有己子只能苦笑。

“只要做个形式，那人就满足了。”有己子非常明白——如果只做那一件事，就能让丈夫有个好心情，又何尝不可呢？

有己子和敬之是七年前完婚的，那一年敬之三十岁，有己子二十二岁。那时有己子的父亲氏家伸太郎是札幌S大学医学系第一外科的教授，敬之是她父亲主管的第一外科的属下，在伸太郎的指导下，他拿到学位，取得了助教资格。即便在才俊云集的第一外科，敬之也算出类拔萃，那时就有传言说他是未来的教授候选人。

当然，伸太郎也认可敬之的才华，他会让敬之带领大家收集学会所需的数据。有己子大学毕业时，和敬之定下了婚约。

有些属下认为迎娶主任教授的千金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会惹人妒忌，招来流言蜚语，在单位的处境会变得困窘。但抱有那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是出于对被选中的人的嫉妒，换了自己，又有几个人会断然拒绝呢？

伸太郎直接对敬之提及结婚事宜，敬之当即允诺：“很高兴您的女儿能嫁给我。”

的确，当时的有己子即便没有教授千金的身份，也是位很有魅力的女性。

提到结婚事宜时，她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她就读的大学是只招收女生的教会学校，札幌的大家闺秀大都集聚于此。

光听闻有己子的经历，有人会把她想象成古语所说的“深闺千金”，其实不然。她夏天打网球，冬天玩滑雪、溜冰，还会驾驶，擅长体育运动，算是个疯丫头。她小巧玲珑，青春洋溢，又是个大家闺秀，这不能不引起伸太郎年轻属下的好奇心。

当伸太郎建议她和敬之结婚时，有己子没有格外起劲儿，也没有反对。

有己子当时才二十一岁，从未把一个男子当作结婚对象考虑过。

“女孩子最好早点结婚。那个男人没错。”

“你一毕业，五月份就举办婚礼，怎么样？”

“等等！”

“怎么，对诸冈有不满？”

诸冈是敬之的姓。

“也不是……”

新年或者学会有需紧急磋商的事宜时，诸冈敬之曾来过几次，有己子知道这个人。他看起来没有显著特征，但在某些时候，他那透过眼镜的视线敏锐而冷静，似乎能证明其青年才俊的传闻。

在谈婚论嫁前，有己子没有特别在意敬之。只是在一年前的元旦，第一外科的职员们在家中聚会时，在伸太郎的要求下，敬之唱了家乡越中地区的民谣。当时，有己子觉得他声音齐整，但没有感情。对于敬之的记忆，不过如此而已。

就像有己子对敬之不关心一般，敬之看上去对有己子也没有兴趣。对于教授的千金，其他属下会说奉承话，投以倾慕的眼神，只有敬之毫无兴趣，热衷于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

不过，他能如此痛快地应承伸太郎的提议，可见其内心对有己子也抱有好感。

“对方说行，你也要答复吧？”

“为什么那么急呀？”

“因为你爸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他想在此之前让你出嫁。”

通过妈妈的话，有己子知道了父母的打算。在爸爸在位时出嫁对有己子有利无害。

但是如果可能，有己子想再玩玩；如果可能，她想谈一次真正的恋爱，享受青春后再步入婚姻生活。她觉得如果就这样和敬之结婚，生活虽然稳定，但会作为平凡的妻子，慢慢地陷入家族生活之中。

“怎么样？”

“难道你有其他意中人？”

被父母逼问时，一个男人的面容出乎意料地在有己子的脑海中闪过。

那是同属第一外科，与敬之同期的久坂。

没有任何关联，只不过在伸太郎发问后，久坂突然浮现在有己子的脑海中。当时，想到这个人，有己子意外地惶恐不安。

为什么那个人会……

有己子沉默不语，回味着一瞬间的念头。

元旦时，下属们聚在一起，来伸太郎家拜访。那时，不知为何，久坂总是蜷缩着瘦长的身躯坐在末席。下属们入座时，顺序大体遵循毕业时间，按照学长到新人的顺序，依次往下。当时，敬之已经坐到前排，即便他再优秀，与他同期的久坂也应该坐在比他靠后两三个位置的地方，再不济也该坐在中间——至少从属下们历来的排序来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久坂坐在靠近末席的地方，夹杂在刚进入部门工作两三年的年轻医生中。有时，晚到的年岁大一点的下属，也就坐在下方，而久坂就算和大家一起到，也坐在下方，似乎那是被规定好的位置。

不可思议的是，对此，久坂本人也罢，周围的人也罢，都没有觉得奇怪。

有己子几次想问爸爸这件事，但没敢开口。因为爸爸可能会呵斥她：“单位里的事情，你不用知道。”

或许是排序奇怪，或许是正月里当大家觥筹交错时，他没有兴奋地唱歌，而是独自沉默的缘故，有己子反倒对他留有印象，上菜时会观察久坂的神态。

久坂的面部和背部一样细长，脸色总是有点苍白，眼窝深陷。酒量似乎很大，只要给他倒酒，他就

喝。但是，就算全场的人都兴奋了，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视对面的墙壁，专注地聆听众人的歌声。一曲唱罢，他和大家一起拍手。

乍看上去，他似乎融入了热闹的宴席氛围，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那只是表象，他的心在别处，表面上和众人步调一致，其实心不在焉。

“怎么样，有意中人吗？”

“没有。”

有己子抛却那一瞬间浮现在脑海中的久坂的身影，重新坐好，面对母亲。

现阶段，能否说自己就是喜欢，有己子毫无头绪。即便自己说“喜欢”，他是否接受也无从得知。

医疗部的职员中，有一种人会主动向有己子示好，而另一种人则是故作无心状，而且后者多是有意识地装作不关心。但只有一个人，就是久坂，似乎不是这两种类型的人。只有他，不管有己子如何，他一直不关心。

自己不是喜欢，而是在意那个人。

有己子决定忘记久坂的身影。

与敬之的婚约商定后，在结婚前的半年中，有己子和敬之有过多次约会。只要见面，敬之总是文质彬彬、举止潇洒，就连那些为争夺有己子而相互提防的医疗部职员们，对于他们的婚约也没有表现出惊讶。或许他们觉得敬之得到有己子纯属正常，毕竟敬之的优秀和受伸太郎的器重，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可是，即便周围所有人都认可敬之，有己子的脑海中依然会时时出现久坂的身影。

久坂只在一年一次的元旦出现，此外的情况，有己子无法得知。偶然来访的医疗部职员在与父亲的谈话中，也没有提及久坂的名字。

可是，对于未知的事情，有己子更加在意。

在婚前的一个月的九月初，有己子不经意地向敬之问到了他。

“和你同期的久坂先生在吗？”

“你认识他？”

“他来过我家。”

“对了，是新年的时候吧。他怎么了？”

“也是在……”

敬之欲言又止，点上烟。

“从下个月开始，他就要去天盐了。”

“天盐……”

“你去过那里？”

天盐临近北海道北部的稚内，是个面临日本海的小城。两年前大学放暑假的时候，有己子和朋友想去北部的利尻岛和礼文岛，她在地图上发现，在那两个岛的对面有个叫天盐的小城。

“他为何要去那种乡下地方？”

“因为许多事情。”

敬之欲言又止，有己子反倒被勾起了好奇心。

“事情？什么事情？”

“他本来就不会长期留在大学，本来就预定要去小地方。他在医疗部能待到今天，是因为你爸爸的怜悯。”

“爸爸的怜悯？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也没什么……”

“怎么回事？请告诉我。”

“好，那我说，但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当然不会说。”

“他曾经惹过事端。”

“事端？”

“是的。”

“怎么回事？”

“简单说，就是杀人。”

“杀人……”

说完，有己子赶紧捂住嘴巴。

因为有两个人坐在他们的斜前方，其中的男子回头看了看他们。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

“那为什么……”

“据说，他进入医疗部的第二年，去地方医院时，认识了一个已婚女子，那女子有个身患重症残疾的孩子。他过于同情那个女子，就有意识地杀害了那个孩子。”

“真的吗？”

“那孩子当时十个月大，天生手脚弯曲，连妈妈的脸都无法识别，是个严重的残疾儿，如果做手术，恐怕体力不支。”

“可怜！”

对于即将结婚的有己子而言，那并非毫无关系的事情。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他倒霉，被手术室的护士告密，让那个女子的丈夫知道了。”

“但手术不是那个女子要求做的吗？”

“我觉得也是。但久坂什么都没说。”

“那不是没有证据吗？”

“虽然没有，但护士告发了。”

“护士为什么要……”

“好像是那个护士喜欢久坂，但是久坂和那个已婚女子亲近。”

“那是中伤？”

“也不能这么说，好像孩子的爸爸反对那个手术。”

“结果呢？”

“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件事最终糊里糊涂过去了，作为医疗事故和解。当地医院和我们的医疗部应该付了一些钱，当然他本人也出了。”

敬之嘬了一口有点凉的咖啡。

有己子调整心情，盯着旁边的墙壁，然后像猛然想起来什么事一样问道：“但即便那样，他是否也是为了孩子的将来着想而做的呢？”

“或许有那种考量，但对方是一个无法自我表达的婴儿，所以没有安乐死这一说。而且，在现代医学中，安乐死还没有被正式认可。”

“但久坂先生没有恶意吧？”

“大体上是的。但是因为有他和那个已婚女子的传闻，所以事情就麻烦了。”

“那种事是真的吗？”

“久坂本人什么都没说，但无风不起浪嘛。”

虽然都是医生，还是同届，但敬之的话让人觉得他似乎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那个已婚女子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详情，好像被迫离婚了。”

“然后呢？”

“有人说她跟随久坂了……”

“但他不是单身吗？”

“是的……”

“告密的护士呢？”

“好像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因为那件事，久坂先生回到医疗部……出了那种事情，无法待在当地，所以他就返回医疗部，直到事态平息。从那以后，他就不拿手术刀了。”

“为什么？”

“好像失去自信了。”

“……”

“本来是个优秀的家伙，和已婚女子弄出那种事，真是个呆子。”

众人聚会时，总是默默地坐在末席的久坂的身影出现在有己子的脑海里。那身影虽在人群中，实则脱离了人群。

“从前出了那种事，是要被开除的。你爸爸说如果那样处罚，只会让他痛苦，于是格外开恩了。”

“那他这次去的医院是什么样的？”

“那里只有一个内科医生。当年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了，所以他可以去乡下从头再来了。”

说完，敬之干咳一声，说了句“呆子”，微微一笑。

三天后，有己子见到了久坂。

现在想起来，连自己都不明白当时怎么会那么大胆。

她打电话到医疗部，自报家门，说是伸太郎的女儿，让久坂下班后出来。久坂顺从地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公园饭店的大厅。

起初，有己子本打算询问他的那件往事。“听闻当年出了那件事，想知道原委，就约你出来了。”有己

子觉得这样说比较自然。

但当她见到久坂时，便失去了询问的勇气。事实上，只要见面就足够了，没必要再问那件他本人避讳的事情。

不知为何，久坂没有询问有己子约自己的原因。虽然他应该知道有己子和敬之订婚的事情，当时也没有涉及那一话题。

两人去了饭店十一层的酒吧，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以及旅行等事情。当两人并排坐在酒吧柜台前，有己子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像是早就和久坂在一起了。但他是怎么想的呢？有己子无法从寡言少语的久坂的神态上估摸出来。

也许是那种焦灼让她大胆，最后是有己子请求久坂带她到宾馆去的，就连有己子本人也不是很明白自己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只在那一瞬间，久坂直勾勾地看着有己子，很快便无声地站起来。随后他将有己子带到宾馆，占有了她还未曾交给任何人的处女之身，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得到有己子时，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面无表情，淡然不迫。

两小时后，当他们离开宾馆分别时，有己子虽然失去了处女之身，却既没有后悔，也没有悲伤。不知为何，她反倒觉得这样一来，就可以安心和敬之结婚了。

一个月后，敬之和有己子如期举办了婚礼。久坂因为有急事，没有参加婚宴。

以后，久坂没有再联系自己，有己子觉得他和有夫之妇断绝联系也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如此，有己子心中仍有点不满。

有己子曾经两三次问敬之久坂怎么样了，他只是说“在天盐”，没有特别疑心的样子。

伸太郎在有己子结婚后的第二年如期退休，而敬之依旧留在大学，从助教升为讲师，三年前成为副教授。他像所有人预料的那样，顺利地出人头地。

在这七年中，有己子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副教授的夫人，但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时常想起久坂。

那天晚上，敬之十一点多才回家。

以前不怎么喝酒的敬之最近经常受到制药公司私人诊所的接待，好像能喝一点了。即便这样，他的酒量也就是两合清酒，五六杯威士忌加水。

敬之的脸相当红，可能在饭店吃完，又去了酒吧。

有己子听到玄关处门铃的响声，急忙从客厅赶过去，伏地行礼迎接。

“回来了。”

“嗯。”

敬之看着低头的有己子，显得很满意，将包递过去。

在结婚的第四年，有次玄关的门铃响了，有己子却没有出去，因为当时她在烤肉，加上女儿真纪看电视的声音太大，没听到门铃响。

敬之在玄关等了一阵，因为有己子没出来，便暂时进家，走进玄关旁边的厕所，一直等到有己子出来。

有己子说他是个性怪人，让人捉摸不定，还很较真，无论什么事情，与实质相比，他更加注重形式，这就是敬之的思维模式。不过，当他外出或回家时让妻子伏地行礼，未必只是形式主义，或许他是想通过这样来满足那种让恩师女儿服从自己的虚荣心。

“包里有饭店给的小礼品。”

“什么呀？”

“店里特制的寿司。”

说完，敬之去了书房，看完桌子上的今天的信件，回到日式房间，脱下西装，换上和服，然后来到客厅，坐在桌前。

他们的房子不是很大，砖混结构，很牢固，楼下的三个房间采取集中供暖，即便在北方也感觉不到寒冷。敬之成为副教授后，把老屋进行了翻新，有己子的娘家出了一半的钱。

有己子叠好敬之脱下的西装，回到客厅时，敬之正在桌前看晚报。女儿真纪一小时前睡觉了。

电视里正在播放十一点开始的时装秀节目。

有己子倒好茶，递到敬之面前。敬之和平时一样，眼睛看着报纸，手拿茶杯喝起来。桌子上放着有己子为真纪编织了一半的帽子。

刚才敬之回来的时候，有己子从玄关看见外面小雪飘飞，但在集中供暖的房间里丝毫感受不到寒冷。

有己子给自己也倒了杯茶，啜了一口，看了看敬之。

敬之还在看同一张晚报，上面有什么内容让他看那么久？敬之戴着眼镜，相貌端正，但面无表情。虽然相貌端正，但没有让人留恋的地方。

又啜了一口茶，有己子按捺不住，说起话来。

“久坂家的守灵夜怎么样？”

“嗯。”

敬之这才放下报纸，看着有己子。

“去了许多人吧？”

“没有，只是家里人罢了。”

“久坂的母亲一个人住在札幌吗？”

“好像和他妹妹一家住。这次也是死在他妹妹家。”

“他爸爸原来是干什么的？”

“以前在小樽好像是个水产品的大批发商，战后生意失败，很快就死了。”

“那么他们家只有久坂和他妹妹了？”

“好像还有个弟弟。”

敬之拿出烟，点上火。等他抽了一口后，有己子继续问起来。

“久坂是长子，不照顾妈妈吗？”

“他就是个随便的人。”

丈夫说得很激动，一瞬间，让有己子有些吃惊。

“惹出事端，和来历不明的女人待在一起，他妈妈应该为他操了不少心。”

“他妈妈健在的时候，你见过？”

“曾去过他家一次。”

有己子关掉电视。

“久坂伤心吧？”

“没有，他还是平时那样，面无表情。”

敬之吐了一口烟，烟雾拖着一条细线，飘散开去。就男人而言，他的嘴唇过于红润了。

“好像他妈临终时，他也没有赶上。”

有己子想象着久坂在妹妹家的样子。也许在那里，久坂虽然是丧主，但仍像个外人一样，无声地坐在角落里。

有己子想和他见面。

见面也未必会怎样，只是见面，聊聊这七年的岁月就足够了。现在有己子已经没有往昔的大胆和自信，而且身份也不同了。

七年的岁月给久坂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像有己子已经为人妻，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一般，久坂应该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吧。久坂给有己子的印象是看上去没有女人缘，但身边总有女人围绕，或许对于有己子的事情，他只是把它当作小情事而忘却

了。

无聊.....

有己子独自想着久坂，突然觉得那很愚蠢。即便结婚是个枷锁，这七年，有己子一直守护着丈夫一人。贤淑贞洁的只有有己子，而久坂或许有许多女人。而且久坂可能还像以前那样，默默无声地占有了她们。

有己子决定不去想久坂，即便想也不能怎样，只会徒然生气，虽然她这么想，但内心中又有一种天真的念头——久坂也许还想着我。对于给他处女之身的有己子，久坂未动声色，对于其他女人，他也不会动心的。说不定，久坂的心境和往昔相同。如果见面，他或许会用那能看透一切的眼神，微微默认。

最终，七年间发生在两人之间的难道只有衰老吗？有己子觉得如果那样就太揪心了。

“久坂说问你好。”

敬之像突然想起来一样。

“问我好.....”

敬之这次从正面盯着有己子看。有己子觉得像被责备了一样，低下了眼睛。

“明天十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你去吗？”

“我去守灵夜了，明天就算了。”

“但医疗部一个人都不去.....”

“算了。”

“.....”

“要不然你去？”

“我？”

敬之那茶色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

“算是代表我去。”

“那怎么行，那反倒会失礼的。”

很快，敬之默默地站起身。

客厅往里走是卧房。真纪一个人睡在右边，旁边隔着一段距离，铺着两个地铺。

敬之对于晚上的夫妻生活不积极。刚结婚的时候，他频繁主动地提出要求，最近则断断续续。他常在地铺上看书，有时看累了，会突然提出要求。

有己子有时刚想睡，有时已经睡着了却被弄醒，因此对房事也不太起劲儿。

那天晚上也是敬之先上床，有己子关好门窗、煤气，将灯光调暗后才上床。敬之本来像往常一样，借着台灯看书，有己子一躺下，他便将脚伸过来——这是敬之向妻子求欢时的习惯。

有己子没有回应，借着台灯的光亮，看着天花板。

丈夫的脚逐渐放肆起来。在他的动作下，有己子发觉在听到久坂消息的晚上和丈夫做爱，是让人难受的。

第二章 摇影

第二天，敬之依旧八点半离家。数年来，他上班的时间没有变化。每天早晨，敬之都在同一时间出门上班，中规中矩。

在丈夫出门之前，有己子一直希望他能再次提到久坂家的葬礼，但是敬之丝毫没有提及，仿佛已经忘却了那件事。

没有提到久坂，有己子感到安心。如果提到，自己将再次触及丈夫那眼神，心里不舒坦。但是现在丈夫离开后，她又觉得没有提及那件事，心里有点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残留在心中一隅。

一时间，有己子游荡在心灵空白处，过了片刻才有如缓过神儿一般，起身收拾桌子。洗完餐具，打扫卫生，已经到了十点。早晨晴朗的天空有点多云，小雪在阳光中飘散着。

晴朗的日子看见雪是奇怪的，好像雪积云只覆盖着近山一带。

有己子隔窗看着雪，再度想到葬礼的事情。

听说久坂的妹妹家在手稻。有己子虽然没有去过那一带，但在去小樽海边时，沿着国道看见过。那里是开拓临海地带所形成的新兴区域，建有形形色色的新住宅。

正因为是郊区，那一带下的雪肯定比城里厚。其中的一处房子里，和尚们也许正在诵经超度。

据说十一点出殡。很快，从那里就会走出一列送葬的队伍。小雪中，久坂走在最前面，抱着牌位，登上灵柩车，妹妹紧随其后，亲戚朋友相继跟着。

有己子扭头看看壁炉台上的钟，十点十分。

现在准备一下，坐车去，或许还来得及。

有己子再度看看窗户，这才惊讶自己想法的唐突。

难道就因为敬之和久坂亲近，他的妻子就要连久坂的妈妈葬礼都要参加吗？不，如果他们两人亲近也就罢了，丈夫的话语中显得他似乎在有意躲避久坂。有己子不明白为什么，但丈夫的确不太喜欢久坂。

昨晚，丈夫的确问过有己子可否代他去，但当时有己子说那样很失礼，现在如果去就显得奇怪了。

如果丈夫知道现在她要去参加葬礼，会怎样想？不，与此相似，久坂会怎么想？会觉得她是个怪女人吗？抑或是不加理睬？

天空中露出阳光的部分渐渐变窄，最后被雪积云整个覆盖了，由此，他们或许要在暗灰色的天空下举行出殡仪式了。

有己子再次回头看钟，十点十五分，自己似乎考虑了很多，但时间只过去了五分钟。有己子觉得那时间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

如果坐出租车，从家到手稻，半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就还有十五分钟的富裕时间。来得及准备吗？

穿好丧服，整理头发，光这些就要花费一个小时，然后再出门，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出殡。

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要去，应该早在敬之出门后就开始准备，那样的话，现在走就来得及。可现在准备已经太晚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怎么可能忘记，有己子吃惊于自己的粗心。忘记的还不仅是这些——自己只知道久坂的妹妹家在手稻，但具体的门牌号码没有打听。不知道住所，还怎么去？手稻很大，从手稻山脚直至海岸附近，既有在国道边看到的新区，也有老城区，去哪里呢？不知地址就去打车，会被骂的。

这么说来，从一开始就是没法去的。

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己子反而定心了。“还是糊涂心思。”有己子冲自己说道。她离开窗边，独自泡上红茶，坐在沙发上喝起来。

上午，雪无声地持续下着，偶尔传来汽车路过的声响，但那是一时的响动，房间里很快又恢复了起初的静谧。

从大路只要走一百米便是有己子家，这里是安静的住宅区。

客厅的钟声传来，有己子知道是正午了，但是她没有食欲。一起和丈夫吃早餐的时候，她也就喝了杯红茶。

她一米五四，最近的体重没有超过九十斤，身高和学生时代相差无几，但当学生时更重，最高时近一百斤。

虽然当时自己也想瘦，但就那样也不算丑。年轻紧绷的身躯稍微有点胖，反倒显得有生机。结婚的时候有己子瘦了，过了一两年又稍微有点发福，但过了二十五岁后，体重基本没有变化了。

敬之喜欢娇小偏瘦的女子。他曾明确说过——就算身材好，如果高大富态，还是不喜欢。从这个角度说，有己子是敬之喜欢的类型。

但最近有己子想再胖一点。虽然说瘦一点身材好，但那是年轻的时候。过了二十五岁，如果太瘦，会怎样呢？外人可能还不知晓，她的肌肤已经开始一点点衰老。当她独自泡在浴缸里的时候，就会清楚明白。以前有己子的肌肤富有光泽，似乎连水都沾不上去，但是最近就没有这种感觉，水很容易就与肌肤融合在一起。虽然因为瘦，衰老还不明显，但小腹已经有点松弛了。年近三十，如果消瘦，看上去会显老态。

但是胖也是有限度的。她觉得再胖三四斤，肌肤就会稍稍焕发生机，就胖得恰到好处，能恢复青春——有己子也知道这是相当任性的要求。

从中午到下午，有己子一直在织毛衣。真纪的帽子是白地的，上面带红色条纹，已经完成一半了。

如果明天去吊唁……

当有己子织完帽子上第三道红条纹后，脑海中涌现出新的想法。

那是个无意识显现的想法，就像从毛衣针的针头上冒出来的一样。在那前后，她都没有考虑过久坂的事情——或许无意识反倒与心灵深处相连。

有己子歇下手，回味刚才的想法。虽然想法突然，但有己子的头脑已经习惯于此了。

想想看，从上午到下午，虽然断断续续，但是无意识中，那种想法或许一直存在于有己子的脑海里。如果不是那样，也不会这么容易冒出那个念头。

有己子觉得就算葬礼今天结束，久坂也不会立刻回去。因为他是长子，肯定还要待一段时间，处理各种各样的杂事。四天，五天，抑或是一周，久坂都会在札幌。在这段时间里，就算去吊唁也不足为怪。没有人会觉得吊唁死者是多余过分的。当别人悲伤的时候去抚慰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有己子不禁大胆地冒出了这个念头。

有己子坐在沙发上，看着屋外。刚才还在下雪，现在则放晴了，多云的天空露出混沌的阳光。

只要知道他在札幌的住所，或许就能见到他……有己子看着铅色的天空，考虑着。

据说久坂在天盐町医院工作。那是数年前无意中从敬之那儿听到的，有己子至今还清楚记得。她想坐长途车到那里，探问出久坂在札幌的住所。

多么大胆呀！

有己子惊讶于自己想法的荒谬。难道是身体里的某些东西让自己产生了这种念头？有己子觉得自己身体里潜伏着离奇的怪物。

下午一点了。

真纪很快就要回来了。虽然真纪回家并不会影响打电话，但有己子觉得有些焦躁。

雪停了，混沌的光线从云间照耀下来。上午冻结在窗户上的冰纹开始融化，水滴沿着窗户玻璃流淌下来。

只是问问地址而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己子一边看着水滴，一边在思量。询问地址，与久坂会面，这本是一连串的动作。但在有己子心里，他们却成了各不相干的两件事。

这是一种任性的方式，是一个暂时逃避的借口，但是现在的有己子需要一个借口。

只是问问而已……有己子再次对自己说道。好了，打个电话，不会有错。心中确认后，有己子走到电话旁。

拨105查询市外电话。总机马上接通了天盐町的查号台，很快就知道了天盐町医院的号码。听到号码后，有己子立即放下电话，像要逃走一样。她久久凝视着写在备忘录上的那几个数字，仿佛在欣赏奇珍异宝。

付诸行动后，发现一切比想象的简单。如果久坂在天盐町医院，自己马上可以与他通话。这么简单的事情，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有己子觉得不可思议。

打过一次电话后，有己子现在可以非常大胆地拿起电话了。

有己子按照备忘录上的号码拨号。片刻后，对方拿起电话。

“这里是医院。”

电话里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刹那间，有己子有点畏缩，然而她迅速调整心态，问起来。

“对不起，请找一下久坂大夫。”

“请稍等。”

那中年妇女的声音让人觉得有点冷淡。医院总机为何总是这样？在等待的时候，有己子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也许这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行为已感到几分愧疚心虚。

“久坂大夫现在札幌，在休假。”

声音听上去非常清晰，就像打市内电话。

“他大概何时回来？”

“这个……请稍等。”

因为是直拨电话，对方以为是镇内电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听筒里传来医院的嘈杂声。有己子还听到一阵滴答滴答的声音，对方好像已把电话转接到别处。这次，有己子感到心惊胆战。

“喂，这里是外科。”

突然，电话里冒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听上去比刚才那个声音年轻爽朗。或许是最初的那位女性不知道情况，干脆把电话转到了外科。

“有什么事吗？”

“请问久坂大夫休假休到什么时候？”

“到十二号。”

现在是一月九号，这么说来还要休息三天。

“嗯……”

“什么？”

也许是个年轻的护士吧，声音里没有透出不耐烦的情绪。

“你知道久坂大夫在札幌的住处吗？”

“在札幌的住处……”对方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我有急事要找久坂大夫。”

“您是哪位？”

“我是诸冈。”

有己子脱口而出。仓促之间，很难撒谎。

“请稍等。”

电话再次中断了。对面传来低语声，也许那位女子正在与其他护士商量着什么。有己子双手捧着听筒，心里默默祈祷，焦急地等待着。

“他在札幌的电话是463……”

“等一下。”

有己子慌忙拿起听筒旁边的备忘录。

“……6074。”

“住处是……”

“住处不知道，久坂大夫只留了电话号码。”

也许是乡下女孩，说话虽然有点冲，但不讨人嫌。

“知道了，非常感谢。”

有己子冲着不在眼前的对方鞠躬行礼，放下听筒。虽然是不足一分钟的短电话，打完后，有己子全身已是汗津津的。

手里拿着写着电话号码的便条，有己子回到客厅。她感觉全身疲惫，俨然一副刚刚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的样子。

真讨厌这样，做了一件多么丢人的事呀！但让自己这样做的不是别人，而是有己子本人。

一点十分。有己子打电话的时候，天空的乌云散尽，整个房间充满了从阳台照射进来的冬日暖阳。上午有己子看着雪，心情郁闷，现在又被明晃晃的阳光弄得心烦意乱。

有己子拉上阳台窗户的花边窗帘，回到沙发坐下。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鸦雀无声。

看看四周一片寂静，有己子从和服腰带里取出那张刚刚才记下电话号码的便条。

“463-6074。”有己子在嘴里小声嘟囔，闭上眼睛。

黑暗中，有己子又念了一遍。她想尽快记住号码，扔掉便条。如果被敬之发现，那就麻烦了。敬之虽是男人，却异常敏感，这种敏感还不仅仅是像女人那样的直觉，他会施加理论推演。在那种理论的攻击下，有己子很快就会走投无路。敬之在这些地方聪明得让人憎恶。

在口中吟诵几遍后，有己子已经能流畅地背出。为慎重起见，她把号码写在衣柜里一个小盒子的背面，然后把便条扔进暖炉。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着燃烧的纸片，有己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可思议。

与久坂只有一次肌肤之亲。虽说自己当时对他多少抱有些好感，但也不是说就非要跟他在一起。虽然当时是处女，但在肉体上并没有留下多么鲜明的记忆，当时自己一心只想给予、被占有，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和敬之结婚后，与久坂相隔遥远。虽说偶尔想起，但仅此而已，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久坂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人了。这么想，她心里也没觉得不快。

然而，平静将被打破。

仅仅听到一句“久坂在札幌”，有己子的体内便泛起涟漪。起初她觉得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波澜，可不知不觉中这波澜蓄势而出，如此下去，或许会变成狂风巨浪，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难以预料。

有己子觉得可怕。

自己还是自己，但是在自己身体里却潜藏着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七年前突然献身久坂的那个难以驾驭的自己又开始蠢蠢欲动。

是因为与丈夫共同度过的七年时光没有给有己子带来任何平静吗？还是时至今日，有己子还与独身时代一样，容易心神荡漾？如果真是那样，自己是个多么罪孽深重、令人恐怖的女人啊！

有己子离开暖炉，仿佛要从那种恐惧中挣脱。

玄关处传来开门声。

“我回来了。”

真纪回来了。

女儿真纪一回来，家中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己子从刚才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一下子回到热闹的现实世界。

等到丈夫敬之回来后，有己子会再一次迎来角色转换。从和真纪在一起的二人世界转变成三口之家的状态，人聚齐了，多少有点紧张。

有己子每天拥有三个时段：独处时段；与女儿的二人世界；丈夫回来后的三口之家。有己子觉得在独处时段，自己的内心最直白。

读小学一年级的真纪，最近突然变得像个大小人儿。她的身材像有己子，娇小苗条，说起话来像其他女孩一样，喋喋不休。

昨天她还在问：“妈妈和爸爸是相亲结婚的，还是恋爱结婚的呢？”

有己子略显窘迫地回答：“一半一半吧。”

“恋爱结婚比相亲结婚好。”真纪煞有介事地说道。

她在哪儿听来这些话的？难道孩子们在学校里也会讨论从电视里学到的知识吗？不管怎样，父母的一举一动被女儿注视，有己子觉得不踏实。

从下午到晚上，有己子在好笑、惊讶于女儿的言行中度过。不久就要迎来和丈夫相处的时间。

在三个时间段里，有己子分别展现出不同的面容，并转换角色，这种变化不是有己子刻意为之，而是在无意识中，有己子的心灵与肉体自然而然地与之适应。

晚上，迎接敬之回家时，有己子显得有点心神不定。

因为一看到敬之，有己子就想起白天趁丈夫不在家自己偷偷打电话的事，心里感到内疚，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在内心泛起波澜，有己子用女性特有的本能的调节机能，巧妙地将其掩饰住。

独处时，想着久坂，不知所措；与真纪在一起时，就忘掉了久坂；与丈夫在一起时，内心稍感不安。有己子穿梭在三个不同的时段，度过了一天。

那么重要的葬礼都没有参加，以后早一天去和晚一天去又有什么差别呢？有己子对自己这样说道。

第二天，有己子又想，再晚一天去吧，反正都一样，于是这一天又过去了。就这样，有己子在犹豫不决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第四天，星期六。

如果今天再不去，他或许就要回天盐了。听说他星期一开始就会在天盐的医院上班。这样一来，明天就要离开札幌。一大早，这件事就一直萦绕在有己子的脑海里。

敬之出门了。独处时间又来临了。

去，还是不去？三天里，有己子几乎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内心剧烈的挣扎相比，有己子的外表显得相当平静，甚至连敏锐的敬之都好像没有觉察到任何蛛丝马迹。

将近中午时分，天空再次纷纷扬扬地下起小雪。在凛冽的寒风吹动下，漫天纷飞的雪花就像有己子迷惘内心的写照，飘忽不定，无依无靠。

看着窗外的雪花，有己子感到右侧腹部隐隐作痛。突然，一阵绞痛从侧腹部直穿背部。

有己子坐在沙发上，用手摀住右侧腹部，全身蜷曲。疼痛牵动全身，但还不至于令人无法忍受，还让人有时间感受到疼痛袭来、横穿身体、稍后消失这一过程。

大概过了十分钟，就像孩子停止哭泣一般，有己子将手从右侧腹部挪开，抬起头。疼痛消失了，只留下了疼痛过的感觉。

怎么回事？是胃痉挛引起的，还是自己用脑过度、神经紧张造成的？正因为刚才的疼痛是那么真切，虽然消失了，但还能清楚地忆起。

时钟的指针就要指向十二点。

今天是周六，真纪马上就要回来，等真纪回来再出去就困难了。明天是星期天，敬之会在家里，至少目前还没有听说丈夫有外出的计划。

错过今天，就见不到他了。

看看钟，有己子明白与久坂见面的机会正在丧失。不知为何，有己子突然有了勇气。已经见不到久坂的失望心情，反倒让有己子抛开所有的顾虑，大胆起来。

那就只打个电话吧……

既然已经不能相见，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没什么奇怪的。从丈夫那里听说了久坂家的不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也显得合情合理。与登门拜访相比，这样做也许会令丈夫满意。

有己子现在的心情十分坦然，为什么在此之前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

463-6074，有己子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无需再看什么便条。眼前的听筒似乎从未那么光亮过。

有己子深吸一口气，拿起了听筒。

“463……”有己子念念有词，拨着号码。滴——滴——拨号盘来回转动的声音让有己子感到不安。

隔了片刻，电话接通了。

刹那间，有己子想放下听筒。

算了吧……有己子正这样想着，有人接听了。

“喂。”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没有感情。这是谁呀？有己子一时没有出声。

“嗯，请问久坂大夫在吗？”

“我就是。”

“哦……”

一瞬间，有己子将听筒拿得远远的。

“我就是，有什么事……”

“嗯，我是……”

对方肯定在侧耳倾听。有己子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是诸冈的妻子。”

“诸冈副教授的妻子？”

“是的。”

这次好像轮到对方吃惊了。

一阵沉默。

“听我丈夫说，您的母亲去世了……”

“唉……”

“我想趁您在的时候，表达一下我的哀悼之情。”

紧要关头，有己子的谈吐意外地流畅起来，也许是因为她的心情已经变得坦然。

“谢谢。”

“想必您一定很悲伤吧。本来我丈夫要我在葬礼时去吊唁，但突然有急事，真对不起。”

“不……”

莫非是电话来得太突然，久坂依然寡言少语。没错，这确实是久坂的声音。透过对方压得很低的嗓音，有己子已经确认了。

“听到您母亲去世的消息时，真是吃了一惊。”

“的确事出突然。”

“料理后事很辛苦吧？”

“全都交给妹妹打理了。”

“您母亲多大年纪了？”

“六十六岁。”

“这么年轻就……”

“是啊。”

“嗯……”

又是一阵沉默。有己子为了打破沉默，继续问起来。

“您还好吗？”

“嗯……”

“您什么时候回天盐？”

“今天。”

“今天？”

有己子不禁惊叫起来。

“那……几点？”

“三点的快车。”

有己子把握住听筒的那只手翻过来，看看手表。十二点半。

“那不是马上就要出发了吗？”

“嗯。”

为什么不早点联系呢？后悔的涟漪在有己子的心里扩散开来。

只要葬礼和大致的善后工作结束，久坂马上就会回去，有己子曾有这样的预感。他不是那种为葬礼之后的琐事而忙碌的人，这是有己子对久坂的一种直觉。不幸的是，这种直觉应验了。

“那边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

“明天是星期天，医院不是休息吗？”

“是的，休息。”

“为什么……”刚一开口，有己子又闭上嘴巴。再问下去，会让久坂觉得自己在追寻他。身为人妻的有己子克制着，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感情。

“那，您很快就要出发了吧？”

“是的，从这里到札幌车站要一个小时。”

久坂应该是打算两点左右从手稻的家里出发吧。看样子，即便现在赶紧准备一下就出发，到达手稻

时，也见不到久坂了。

“我应该早一点去吊唁的。”

久坂什么都没说。在这段空当里，有己子思忖着自己刚才的说法是否有点奇怪。

自己去吊唁，与久坂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去世的是久坂的母亲。可是当有己子听说久坂今天就要走，吊唁的心情一下子就像退潮一样，顿时偃旗息鼓了。有己子对自己这种心情的变换感到吃惊。自己的心，竟能如此轻易地发生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都怪我心神不定……”

有己子嘟哝着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语。

“母亲都已经去世了。”

“是的。”

难道他的意思是说母亲都已经死了，你可以不用来了？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自己回答“是的”，就有点奇怪了。有己子开始有些语无伦次。

“那……您马上就要回去？”

“嗯。”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内容。可有己子却像是才知道一样，点点头。

“下次……您什么时候再来这里？”

“还不是很清楚。”

“您打算一直留在天盐吗？”

“是的。”

在漫无边际的交谈中，有己子渴望着什么。交谈只是为了避免冷场，有己子渴望的东西，好像与交谈的内容并没什么关系。

“您母亲不在了，以后会寂寞吧？”

“这个……”

“您母亲患的是什么病？”

“以前心脏就不太好。”

“您给母亲诊治过吧？”

“不，我没有看过。”

如果直接切入正题，那只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可现在两人却说个没完没了。

有己子一边说，一边期待着什么。找话题说的是有己子，而久坂只答不问。

久坂明白有己子长时间对着听筒的良苦用心吗？是心里明白却故意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

“从札幌到天盐需要几个小时？”

“快车七个小时。”

“要七个小时……”

天盐在北边的尽头，去那里确要花这么长时间，有己子大体上还是知道的。事实上，有己子并没有为天盐的遥远感到吃惊。

“可真够您受的啊！”

“唉。”

有己子很快就得挂电话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焦躁不安。这次打电话的主要目的，理应不是找久坂聊天，而是表达哀悼之情。现在该说的都说完了，还企求什么呢？

直到几天前，有己子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做。此时此刻，有己子梦想成真，内心的愿望膨胀起来。

尽管如此，久坂的话依旧索然无味。他是在竭力压抑感情吗？或者是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有己子很难透过电话里的声音判断出久坂的心境。

“那么……”

就像被逼得走投无路一样，有己子僵硬地说了一句。再说下去，就会更加恋恋不舍，一切都应到此为止。

“再见。”

“好吧！”

“请多珍重……”

“谢谢，你也是。”

“请代我向您妹妹问好。”

“谢谢。”

“啊！”

对方似乎要放听筒，有己子不禁叫起来。

“嗯？”

“不。”有己子摇摇头。

“再见。”

道别完，对方挂断了电话。有己子呆呆地看着电话，许久才放下听筒，回到客厅。

十二点四十分，从客厅出来打电话，才过了不到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回想起来呢，沉默的时间好像比说话的时间长得多。

有己子看着风雪欲来的窗外，又想起久坂。

久坂刚才在想什么呢？不，这个姑且不谈。七年后，突然接到有己子的电话，他是感到惊讶，还是很平静呢？有己子甚至连这个都不知道。

说起来，自己对久坂的不了解，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他在想什么？他在期待什么？七年前，在献出自己的那一天，有己子就没有读懂他。这次，她再次体会到他身上的那种虚无感。

当然，有己子无意责备他。对他一无所知，可还想接近，就此而言，或许正是他那种让人读不懂的地方吸引着有己子。

无论如何，有己子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自己与久坂只有过一次亲密接触，那次只能用“一时心血来潮”这几个字来形容，而自己与丈夫在七年之间却有无数次的亲密接触。每天在一起交谈，面对面，丈夫的性格、脾性她了如指掌。

尽管如此，自己却被一无所知的久坂所吸引。从关系的亲密度来解释，怎么也说通。也许正是因为仅有的一次，有己子才被久坂深深地吸引住了。

时钟的指针指向一点。

“三点……”有己子看着不远处的时钟，嘟哝着，三点出发，到稚内方向的快车不是太多。

有己子站起来，走到丈夫的书房，拿起放在书架角落里的火车时刻表查阅起来。

十五点二十五分有到网走的快车。难道久坂打算中途转车去天盐吗？不管怎样，往北的快车只有这一班。如果在三点钟前赶到车站，就能碰到久坂。

从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这些想法就应该抛诸脑后，此时却又冒出来。也许有己子当时并不是为了忘却，而是相信能够再次相聚，才放下电话的。

如果是三点钟，那现在准备，刚好来得及。

真纪马上就要放学回家了，到时候把她寄放在邻居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说自己到车站去送人，是不

会引起别人猜疑的。

去车站的决心开始坚定起来。箭在弦上，就差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借口。只要有借口，有己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发了。长期以来，有己子每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前，都会找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为借口。

当年把身体献于久坂的时候也不例外——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敬之的妻子了。

突然，有己子感到某种不安。久坂会不会把打电话的事告诉丈夫？

给久坂打电话是有己子个人的决定，丈夫当然无从得知。可是，有己子在电话里明明对久坂说是丈夫让打的。

之所以这样说，她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不想让久坂觉得自己急不可耐。但也许有一天，久坂会对敬之表达感激之情，说“谢谢您夫人的吊唁电话”之类的。虽然敬之不太喜欢久坂，但他们毕竟师出同门，肯定会有碰面的机会。

有己子觉得自己太粗心大意，后悔没有慎重考虑就乱说话。可是当久坂的声音突然从电话那头传来时，她的内心顿时失去了平静。为了不在久坂的面前失去体面，有己子竭尽全力，哪里还有闲心考虑其他问题，做到面面俱到呢？

万一被丈夫知道，他会说什么呢？敬之这个人喜怒哀乐从不表露，也许他不会马上对有己子说三道四，但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肯定会透出更大的敌意，注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正因为敬之表面上不动声色，所以那双敏锐的眼睛反倒显得更加可怕。

有己子内心的不安在一点点扩大，就像是犯了重大的决策性失误。

有己子想请求久坂不要把打电话的事告诉丈夫。眼前，对有己子来说，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被丈夫知道，这么多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夫妇间的感情就会出现裂缝。为防止裂缝出现，有己子必须马上去找久坂，请求他不要在无意间破坏了他们的夫妻感情。

令夫妻感情出现裂缝的不是别人，正是有己子本人。可此时的她却俨然像个殉教者，要为了保护爱情而赴汤蹈火。

有己子觉得，与久坂见面会有利于家庭团结。这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不让丈夫知道打电话的事，再打个电话拜托久坂不就完了？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确认火车时刻，专门跑到车站去吗？这明明就是一个歪理，一个怎么说也说不通的歪理。可是对有己子而言，是否有理并不重要。她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一个能与久坂相会的借口。

阳光躲进云层。现在是下午一点多。

好，找到借口了，接下来就容易了。有己子起身走到里面的梳妆台前坐下。

有己子拍拍脸颊，略施脂粉，将头发盘在脑后。秀气的耳朵从头发中露出一半，蓬乱的碎发轻垂在额前。

不能显得太年轻或者太朴素。七年后的邂逅，最好能表现出已婚女人的优雅，透过优雅又要含蓄地表

现出内心的情感，要让人觉得岁月并非无情，自己依然美丽动人。

摆弄来摆弄去，有己子在头发和化妆上就耗费了一个小时。

“我回来了。”

有己子刚整理好头发，真纪就回来了。真纪看见有己子在梳妆打扮，马上问道：“妈妈，你要出去？”

“上街办点事，马上回来，你先到隔壁晶子家去玩一会儿，好吗？”

“什么时候回来？”

“嗯，如果出租车好叫，很快。两个小时左右吧。”

“一起去不行吗？”

“那个地方有点远，还要上上下下爬楼梯。现在外面又冷，你要是感冒了可就麻烦了，我看你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没劲儿！”

“那么，给你买个礼物吧，想要什么？”

“给我买一套玩具娃娃，好吗？”

“你要做什么？”

“我要玩过家家的游戏，已经有一套床、台灯和衣柜了。”

“是吗？我知道了。”

有己子轻轻地按了按头发后面的发束，点点头。

“可不要忘了哟！”

“不会忘。厨房碗橱里有点心。”

真纪背着书包去客厅了。

最近，有己子外出时，穿和服的机会比较多。并不是套装不合适，只是她觉得自己过了二十五岁，穿和服会自在一点。尤其是在寒冬腊月时，她只穿和服。

有己子在梳妆台前穿上蓝色的大岛绸和服，系上红黑色的腰带。腰带是织锦的，在系紧时会发出丝绸的摩擦声，就像是用手握紧雪块的声音。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有己子就会产生一种打扮完毕前的紧张感。穿好后，有己子摸摸领子周围，然后穿上和服外套。一切准备妥当，出门时只需再披上一条开司米披肩。

有己子手里拿着和服外套和披肩来到餐厅，真纪正在看电视，嘴里吃着馅饼。

“哇，妈妈好漂亮！”真纪回过头，学着大人说话，能得到小学一年级女儿的表扬，有己子感到很高兴。

“是吗？很合适？”

“非常好，爸爸看到，肯定吓一跳。”

“哪里……”

有己子把真纪寄放到邻居家，出门时已经两点半了，天空依旧阴沉，雪停了。

踏着满地雪花朝前走了一百来米，有己子来到大街上。每天清晨都有除雪车经过，即使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除雪车也会把雪铲除得干干净净。最近连续放晴了好几天，冰冻的柏油路终于露出原貌。

从这里到火车站，如果叫出租车，二三十分钟就能到，要是坐公共汽车，估计要四五十分钟。去网走方向的快车要三点二十五分开车，所以怎么都来得及。

有己子用披肩深深裹住头，站在公交站台等车。也许是星期六下午的缘故，等车的客人比平时多。有己子透过披肩，偷偷观察周围的情况——还好，没有发现熟人。其实，即便碰到，他们除了知道自己要外出，其他情况无从得知。尽管如此，有己子还是先心虚了。

公共汽车从前面的道路上驶过来，旁边还有一辆出租车，打着空车标志。有己子再次观察一下周围，然后抬手招呼出租车。公共汽车马上就到，她却要叫出租车，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有己子。

“请送我去火车站。”

有己子说出目的地，声音轻得只有驾驶员才听得见。随后，她钻进车里，关上车门，现在是自己的世界了，有己子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头。接下来，不管怎样都要去车站。出租车一旦驶出，自己就没有后路可退。有己子把去车站的责任归咎于出租车，控制着摇摆不定的心。

车站前的北一条街正在堵车。札幌的街道被修建成棋盘状，平时显得井然有序。但在车辆激增的今天，太多的交叉路口反倒容易引起交通堵塞。两点五十分，出租车到达车站。

“辛苦了。”

有己子走下出租车，抬头看看对面的车站大楼。

好些人走进车站，又有好些人走出来，川流不息。有己子再次用披肩深深裹住头，像个密探一样，低垂眼睛，慢慢地朝售票口走去。

第三章 邂逅

检票口挂着“函馆方向”“旭川方向”两个牌子。人群朝站台拥去。

一趟是南下列车，另一趟是北上列车。旅客们都穿着厚大衣。

在检票口左边通向餐厅阶梯的前面，有发车时刻表。在荧光灯照射下的公告牌中间处写着：“快车，网走方向，十五时二十五分发车”。

有己子看清楚后，再次确认了一下检票口上方的时钟。十五点十分。

在这里等，久坂应该会来。几点会来呢？他说两点钟从手稻出发，应该马上就到。

人群的嘈杂声以及通知列车到站、出站的广播声，回荡在广阔的大厅里。

广播说从稚内开来的快车途中在旭川一带遇上大雪，估计晚点一小时左右。此外，深名线、羽幌线等这些北部日本海沿岸的各支线，都因为大雪而停止运营了。

在检票大厅和候车室之间的公告牌上，贴出了晚点通知，人们拥上去——他们可能是北上的旅客吧。有己子看着人群，靠墙站着。隔着柱子，从她的位置可以通观大厅入口到检票口的区域。只要站在这里，就无须担心看不到久坂。

列车驶进一窗之隔的站台。每节车厢的车顶和窗框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列车停下时，车体被车轮下喷出的蒸汽笼罩起来。

车上的旅客一拥而出，新的乘客则蜂拥而至，将入口围住。站台上商贩们顿时来劲儿地叫喊起来。下车的旅客都穿着厚大衣，领子周围紧裹着围巾，有人还戴着连耳朵都被捂得严严实实的棉帽，穿着长筒靴。

有己子想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国街道。同样是雪，札幌只是小雪，而北方的大雪可以把街道掩埋。

很快，久坂就要回到冰天雪地里了。

广播通知了十五点二十五分开往网走方向的列车到达本站的时间，列车从函馆车站出发，大约要晚点二十分钟。

与北边开来的列车相比，南边开来的列车不会晚点太久。

有己子听清广播后，再度环视大厅。

人们依然行色匆匆，久坂没有出现。对面墙上的时钟正指着十五点十二分。在检票口挂“下一趟列车”牌子的地方，已换上“十五点二十五分，快车，网走方向”的牌子。

列车晚点倒是件好事。如果准点，现在就是进站时间了。是出门晚了，还是没有坐到出租车？久坂的动作真慢。总不可能是他事先知道列车晚点，从而优哉游哉吧？或许久坂原本就是那种习惯掐着时间上车

的人。

丈夫敬之总是留有充裕的时间，绝不会赶不上列车。他总是精确计算，准时到达，上车几分钟后，列车就开动了。

记得婚后不久，去登别旅行时，有己子和丈夫约好在车站碰头，结果临开车时她才匆忙赶到，遭到丈夫的严厉训斥。有己子的运气不好，出租车半路抛锚，只能换乘，但敬之不管这些理由，只是用平时少有的大嗓门儿嚷着：“你要为在此苦等的男人设身处地地想想！”

按照敬之的道理，久坂就该受到责备。虽说先来这里等候，但要上车的不是有己子，即便误点也没什么。误点受影响的应该是久坂。

在医疗部共事时，敬之和久坂虽是同届生，但不知为何，两人关系并不是很融洽，或许这也和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不同有关吧。一个精准，一个散漫。

有己子看看手表，离开墙壁，朝前走了一步。

有己子就是来见久坂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她尽量不想让久坂看出自己先到，而是想让他觉得自己是紧随其后到的。

仅就见面而言，其实谁先来谁后来都一样。但如果先来，急不可耐的心情岂不是暴露无遗？有己子受不了那种潜意识的压力。最好是不早不晚，在久坂到达车站时，自己也恰到好处地赶到，以这种方式相见，有己子心里会舒坦。

虽然有己子心里那样想，可实际情况却相反。

他到底在做什么呀？

是自己任性要来送行的，现在，有己子反倒抱怨起迟到的久坂。

有己子又向前迈进一步，探出身，朝检票口方向望了望，没有发现久坂的身影。在检票口挂着“网走方向”的公告牌下面，打算坐这趟列车的人们排成四五列，每列近五十米。如果不是晚点，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检票了。

有己子从柱子背后走到大厅中央。大厅里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不时有行李碰到有己子的和服外套。一群肩扛滑雪板的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从有己子身边经过。侧身让路时，她突然看到一名男子从小卖部前朝这边走来。

那男的身材修长，在人群中只露出一个头。头发随意分开，脸色略显苍白，微微歪着脑袋。

没错，是久坂！

七年没见，他风采依旧，依然那么飘逸超脱。

挡在他前面的一群人走开了，只见久坂身穿蓝色大衣，右手没戴手套，随意提着一个灰色旅行包。

这身装束如此简单，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他现在只是到附近办事，无法想到这人从日本海沿岸冰雪交加的小镇赶来，办完母亲的葬礼，即将返回。

有己子压抑着想奔跑过去的冲动，确认无误后，才朝他走去。久坂好像没有注意到有己子，他站在大厅中央，看着检票口方向。广播正在通知另一趟列车进站。

有己子来到目视前方的久坂身边打招呼。

“久坂君。”

喊完，有己子觉得自己像是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

“我是诸冈。”

“你……”

久坂那深邃的双眼中透出惊讶的神色。

“我突然想起件事情。”

“找我？”

久坂看看有己子，然后又看看检票口的时钟。十五点二十五分。

“什么事？”

又有一群拿着滑雪板的年轻人从他们身旁经过，有己子被巨大的旅行包一撞，踉跄了一下。久坂伸出手，刚扶住她的后背，又马上收回手，先走到柱子后面。在贴着列车晚点公告的墙壁一角，有个自动售烟机，那里有个小空间，两人相对而站。

“火车好像晚点了。”

“是吗？”

“刚才突然给你打电话，真对不起。”

“不，应该是我对不起。”

有己子抬起头，看到久坂那双茶色的眼睛。

“你还好吗？”

“嗯。”

“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有己子垂下眼睛。

久坂开口问道：“什么事？”

“那个……”

刚一开口，有己子便四下张望。大厅里还在播放广播，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靠近检票口的车站一角，想寻求一块清静的地方实在困难。即便如此，有己子的内心还是紧张不已。为了不被周围的声音淹没，有己子凑近久坂。

“我……也是后来才想到的，今天打电话的事，请您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任何人是指……”

有己子深吸一口气。

“医疗部的人啦，我丈夫……”

久坂似乎有点吃惊，观察着有己子的神色。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参加葬礼吧，但没说要我打电话。我是自作主张的。”

“……”

“打电话的事，如果被我丈夫知道了，他可能会这个那个的，做一些无端的猜测。”

“原来是这样。”

久坂点点头，但似乎很快念头一转。

“你认为我会对你丈夫讲？”

“不是，我没这样想，只是以防万一，我不想让我丈夫因为这件事情而不高兴。”

“所以你就来了？”

“我想当面拜托。”

“我完全明白了。”

广播又响起来，排在检票口前的几列旅客开始蠕动起来。

“好像到时间了……”

久坂朝检票口方向看了看，然后换了一只手提着旅行包。

这个男人准备动身，看着他的肩膀，有己子知道自己又撒谎了。

说自己追到车站来找久坂，只是为了不让丈夫生气。这样做，既不是为久坂，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丈夫。言下之意是自己很重视丈夫。不管有己子内心想法如何，反正她的话听上去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有己子并不是为丈夫来这里的。有己子根本就没把丈夫放在心上。来见久坂，仅仅是因为想见他，除此之外，别无他念。这几天，她一直被这个念头缠绕，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最终结果就是跑到车站来。

“那，我们说好，可不要忘了哦。”

“当然。”

久坂再次点点头，开始慢慢地朝杂沓的人群走去。有己子跟在他身后，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不断用谎言来粉饰一切。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最后变成一个更大的谎言。有己子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现在无法堵住这股谎言的洪流。

“北方好像在下大雪。”

“嗯。”

“这趟列车能顺利到达终点吗？”

“没问题吧。”

两人走近等待检票的队伍末尾。在这里，有己子不得不和久坂告别。如果和久坂走到月台，那会显得过于大胆。既然自己已经说了“希望你不要告诉我丈夫”，对方也答复“知道了”，那就没有理由与久坂继续待在一起了，在这里分手最自然。现在，如果说“顺便送你到站台”，就和刚才说的“不想让丈夫不开心”自相矛盾了。方才编织出的谎言反倒让她痛苦。

有己子不愿再这样恋恋不舍地跟在一个男人后面。当两人走到队伍末尾时，有己子停下了脚步。

“那……”

有己子刚要开口，久坂却像没有听到，径直朝前走。他穿过等待的队伍，继续朝大厅的楼梯方向走去。有己子急忙追过去。

“喝点茶怎么样？”

“喝茶？”刹那间，有己子停住脚步，看着继续往前走的久坂的侧影，“那会赶不上火车。”

“知道。”

“不上车吗？”

“晚点了，不坐了。”

这是个怎样的男人啊？他不就是为了坐这趟车，才从手稻匆忙赶来的吗？难道心情发生变化了？有己子默不作声，跟在久坂后面。

大厅的广播再次响起，通知前往网走方向的快车进站了，但久坂默默下楼，朝地下一层走去。有己子只能紧随其后。

与地上一楼的中央大厅相比，地下餐饮一条街的人就少多了。下楼走了五十米左右，久坂进了一家咖啡店。

进去时，久坂停下脚步，等后面的有己子赶上来后，推开门。玻璃门上赫然写着店名——洋槐。

两人在空荡荡的店堂里找位子坐下。女服务员马上走过来。

“喝什么？”久坂问有己子。

“我要柠檬茶。”

“柠檬茶和咖啡。”久坂对女服务员说道。后者转身离去，两人再次面对面。

久坂的表情极其自然。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香烟，用火柴点燃，深吸一口，然后就像是终于放松下来似的，悠闲地把烟吐了出来，进站列车即使停车四五分钟，现在也该出站了。

现在，有己子也相当放松。在车站那种地方说话，完全是赶时间。当时就是考虑时间很紧，所以说话仓促，会词不达意。编织一些莫名其妙的谎言，恐怕也是这个缘故。

不过有己子现在可以放心。虽说过一会儿两人就要分手，各奔东西，但她已经没有那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了。

“你为何不赶刚才那趟火车？”

久坂不会马上离开的，有己子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现在可以坐下来慢慢追问。

“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晚一点没关系吗？”

“是不太好……”久坂显得有点为难，微微一笑。

“下一趟列车是几点？”

“今天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有夜班车，总之今天是到不了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久坂没有回答，端起服务员送来的清咖啡，里面什么都不放，就这样一饮而尽。

有己子看着，琢磨着久坂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几分钟前，当他出现在车站的时候，久坂的确是打算上火车的。他手里提着旅行包，径直朝检票口走去。有己子看到后，向他打招呼。那时，久坂仍在留意时间，并朝检票口方向张望，当时他肯定要回去。

要说他突然改变想法，应该是在这之后，在有己子告诉他自己来这里的理由开始的。

是因为提到了丈夫？

想到这里，有己子抬起头。这时久坂开口了。

“我去打个电话。”

久坂站起身，朝门口收银台旁边的那个红色公用电话走去。

他在说些什么呢？只见他把听筒放在耳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很快，他放下听筒，对女收银员说了句什么，便回到座位上。

“你还有时间吗？”

“嗯，有……”

“我们出去吧。”

久坂站着说完，拿起桌上的发票，快步朝出口走去。

有己子又一次急忙地跟在后面。

突然，不坐火车，走进咖啡店；打完电话，刚回到座位却又站起来。有己子实在搞不懂久坂的想法。有己子跟在久坂后面，顺着刚才下来的那个楼梯，又回到一楼。候车室依然拥挤不堪，不过，挂在检票口的“快车，网走方向”的牌子已经被摘下来了。

久坂目不斜视，径直穿过大厅，朝出口走去，有己子保持一步距离紧随其后。虽说札幌是个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但也难保不会在什么地方碰到熟人，更何况这里还是人流量很大的车站。

可是，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是因为有事相求才跑到车站来的，即使被别人看见也没关系。有己子在心里不断地自我安慰。其实，这种自我安慰反而证明心中有愧。

久坂没有说话，也没有转过头。在外人看来，久坂像是在自顾自地走着，没有把紧跟在身后的有己子放在心上，但从后面观察，看得出他其实很在乎有己子。当有己子被擦肩而过的人挡住，停下脚步时，久坂的步伐也马上慢下来。

出口在售票处左边。从车站大楼出来的那一瞬间，突如其来的寒风吹打着有己子的脸颊。外面没有下雪，但天空阴沉沉的。有己子慌忙用披肩遮住脸。

久坂顶着寒风，站在二十米远的出租车停靠站旁。

“去哪里？”

“你现在不忙，对吧？”

“嗯，没事……”

有己子又给了一个暧昧的回答。有己子又想回家，又想待在这里，心情矛盾。

等出租车的队伍不足十米。前面四人坐进一辆出租车，队伍顿时缩短。他现在要去哪里？有己子抬头注视着伫立在风中的久坂。他的头发很随意地分在两边，迎风飘散，脸色略显苍白，眼角的皱纹和深陷的双眸是七年沧桑的见证，但也显出男人的成熟。

有己子茫然地注视着久坂的侧影，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请。”

久坂在一旁催促，有己子犹豫着，但很快便下定决心，弯腰上了出租车。久坂跟着上车，关上车门。

“去公园酒店。”久坂对驾驶员说。

有己子慌忙扭头看了久坂一眼，他仍若无其事地注视着前方。出租车在站前广场往左一转，等了一个红灯，便沿着站前大道往南驶去。

现在是下午四点。天空乌云滚滚，一副风雪欲来的样子。黄昏将至，街道两旁已是灯火璀璨。

“你要去公园酒店吗？”

有己子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看正逐渐被黑暗笼罩的街景。

“刚才打电话，订了房间。今晚在那里住一宿。”

“你不去手稻的妹妹那里？”

“不去。”

出租车穿过北一条大街。右边是一条除过雪、整齐宽阔的街道，向前笔直延伸，尽头是白雪皑皑的连绵群山。

这人为什么突然不回去了呢？

望着白雪皑皑的群山，有己子再次偷窥了一下久坂的表情，觉得如果开口询问，他马上就会回答，但她又害怕问。有己子想，如果他是个人原因而推迟行程就好了。可果真如此，她又感到有些失落。久坂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火。在陌生人看来，或许会认为他们是一对很般配的夫妻。此时此刻，内心情感姑且不论，单从外表看，两人似乎都很平静。

有己子觉得曾有过和久坂同坐出租车的情景，但这种事不可能发生。难道是在梦里？还是把想象当成了现实？像现在这样肯定是第一次。

出租车继续南下。接近红灯区时，街上的霓虹灯开始亮起来，夜幕就要降临。也许因为天冷，街上行人步履匆匆。不久，林立的大楼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银色的世界。夏日郁郁葱葱的公园，现在只剩下平常的雪原和枯树。酒店位于公园东边的一角。

出租车在酒店的旋转大门前停下。两人刚一下车，服务员就从里面跑出来迎接。

“欢迎光临，二位要住宿吗？”

久坂点点头，服务员马上身手敏捷地接过久坂的提包。他走进旋转门，有己子紧跟其后。服务员误以为两人要一起住宿。

“请在大厅稍等一下。”

说完，久坂径直朝前台走去，有己子点点头。形形色色的客人混杂在大厅里，也许是周六的缘故，有些年轻女性穿着参加婚宴的和服，很显眼。窗户外面的庭院被大雪覆盖，但被绿色的观赏植物所围绕的这个大厅却与冬天无缘。有己子现在已不再怀疑，此时此刻自己正在大厅等着久坂。从离家直至来这里，意外事件接踵而至——久坂突然取消行程，预订酒店，而有己子亦步亦趋。不过，有己子并没感到不可思议。事后想想，这一系列事情也许让人觉得很奇怪，此时此刻却毫无察觉——也许有己子起初就暗自期盼这些事的发生。与久坂相见，然后一起度过二人世界。有己子一直在幻想、期待着这一天，也许梦想就要变成现实。

“让你等久了。”

有己子回头一看，久坂站在身后。他已脱掉大衣，右手拿着钥匙。

“走吧。”

“啊？”

他要去哪里？有己子抬头看着久坂，纳闷地跟在后面。

穿过大厅，电梯在前台左边。身着浅橘色制服的电梯小姐打开电梯门，恭候着。

“七楼。”

“是，明白了。”

两人并肩站在电梯小姐身后。二楼、三楼……有己子看着显示灯移动，屏住呼吸。

现在要到哪里去？必须问个水落石出。久坂到底在想什么？两人将要怎样？有己子有一肚子的问题，可无论哪个问题，她都开不了口。有己子害怕一开口，那根紧绷在两人之间的弦就会瞬间断裂。而站在两人之间的电梯小姐，似乎正在勉强维持着这种平衡。

很快，七楼的灯亮了，门开了。

“请。”

电梯小姐点头致意。久坂走出来，接着，有己子走出电梯。久坂往右一拐，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走。在走廊中部，久坂拿出钥匙开门，赶上来的有己子默默站在一旁。

“七—六。”

当有己子看清房号时，门打开了。

久坂先进房间，走了两三步，转过头，像在说“请”。一瞬间，有己子感到不知所措，但很快便战战兢兢地走进去。

房间的左边有一张床，右边有一张小书桌，正面的窗户拉着花边窗帘，从那里可以望见白雪皑皑的群山和灰色的天空。

久坂关上门，走到屋中央的有己子的身边。

“你……”

“嗯？”

当有己子转过头时，久坂的脸已靠近有己子的面颊。

“你要干什么？”

有己子急促地叫起来，不停地摇头。久坂双手紧拥，而她极力挣扎，想从久坂的臂弯中逃走。

“放开我……”

有己子在久坂的臂弯中挣扎着，但她的反抗马上就偃旗息鼓了，接下来的一瞬间，有己子左右摇晃的嘴唇被久坂的嘴唇堵住了。

当两人滚烫的嘴唇贴在一起时，有己子的反抗迅速萎缩。她内心充满矛盾，既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又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两种感情断断续续地交错着。然而，后一种想法越来越占上风，越来越强烈。

刚开始那狂风暴雨般的、令人快要窒息的喘息声，不久便恢复平静，变得温柔。粗暴就像是到达温柔前的必要手续。冬日午后暗淡的微光从花边窗帘处透进来。有己子闭上眼睛，下巴微微地向上抬起，任凭久坂吮吸自己的嘴唇。久坂的亲吻如此强烈有力，以至于她的脸颊微微凹陷，眼睫毛不住地颤抖。

有己子很快放弃反抗，温顺的身体任凭久坂摆弄，被静静地带到床上。

“不，不行……”

有己子再一次反抗起来。她缩着脖子，身子往后退，可刚被亲吻过的嘴唇很快又被久坂的嘴唇堵住，只要嘴唇相连，有己子的抵抗就会变弱。

久坂解开有己子和服外套的纽扣，紧接着又把手伸到和服的腰带上。有己子感到衣服正被脱掉，羞耻心不禁油然而生。

“不要……”

有己子把久坂的手拨开，想把领子周围弄整齐，可是久坂的手丝毫没有因此而退缩。

露出耳朵，盘在脑后的有己子的发髻已经散乱，整齐的衣服已经凌乱不堪。有己子觉得这样起身都害羞。她既为自己这副模样而害羞，又无法从眼前的现实中摆脱出来。她心里觉得这样不行，可身体的某些地方却又接受着眼前的一切。

当腰带被抽走，胸部裸露出来时，有己子确实想到一件事。

七年前自己也是这样被久坂占有的。

有己子觉得这样不可以，想逃走，但身体却接受了久坂。此时此刻，纵然彼此间的处境、两人独处的契机，所有的一切与七年前不同，但现实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同。

或许在有己子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仍在深深眷恋着、渴望着七年前的那一天。这种念念不忘的眷恋源自有己子的心，还是身体，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现在，她已分辨不清。

和服和腰带挂在床头，长长的腰带与和服的下摆拖在地上。在腰带的前面，扔着和服外套和手提包。现在，盖在有己子身上的只剩下贴身内衣。在黄昏暗淡的微光里，这是有己子好不容易才守住的一道防线。有己子就这样被久坂紧紧抱在怀里。“不行”“该回家了”，这些想法烟消云散。是久坂强行要求的，还是自己轻易上钩的呢？这些事情已经无须考虑。此时此刻，嘴唇被吸吮，乳房被抓住，有己子忘记了一切。

既像是过了很长的时间，又像是过了很短的时间。

仿佛是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又回来了一样，有己子缓缓地睁开眼睛，犹如一个胆怯的婴儿。有己子慢慢地、偷偷地四处张望，眼前是男人的胸膛，还有一张脸。黄昏临近了？房间微微发暗，男人的脸庞隐约浮现在这片微光中。他在睡梦中吗？只见他闭着眼睛，身体纹丝不动。这是久坂的脸。毋庸置疑，刚才热烈亲吻有己子、从有己子身体里穿过的男人就是他，对此，有己子心知肚明。

他当然是久坂，可有己子心里依然困惑。为什么久坂会在这里？为什么自己会与久坂待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就像是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有己子的大脑开始慢慢回归现实。有己子开始一点点，准确无误地回忆起云雨前的每件事。

突然，有己子意识到自己的四肢紧挨着久坂的四肢。

久坂那微微有些暖意的体温，正通过四肢传遍有己子的全身，就在这时，有己子又开始感到羞涩，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就连自己苦苦哀求、拼死保护的贴身衬衣，现在也被脱下来扔在一边。为什么连这个都脱了？是久坂脱的还是自己脱的？有己子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有己子慌忙用毛毯把自己紧紧盖住，牢牢裹住，然后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她刚撑起上半身，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要起来？”

“不，不要看。”

有己子把贴身内衣抱在胸前，蜷曲在那里。

“请您把眼睛闭上。”

久坂没有作声。有己子偷偷扭头一看，久坂乖乖地闭上了眼睛。有己子趁机从床上抽出身，双手抱起散落四周的衣服，仓皇跑进浴室。

有己子的裸体映照在浴室正面的镜子里。柔软洁白的肌肤，被男人爱抚后，看上去滋润甘美。有己子双手放在脸颊上，以便让脸上的余热冷却下来。看完肌肤，有己子开始穿和服，打算沿着那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原路返回。当有己子穿完衣服返回房间时，久坂已经起身穿好衣服，开始收拾床铺。

“让我来收拾吧。”

有己子慌忙跑到床边，推开久坂，动手铺起床单。

“请您坐在那里。”

久坂老实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点起烟。

整理好床铺，有己子拿起包，再次来到浴室，对着镜子补妆。手提包里只有粉底和口红。就用这两样东西，很难像出门时那样精细打扮。

有己子再次回到房间，久坂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看着窗外。外面暮色降临，小雪飘散。房间昏暗，只有台灯亮着。做爱后被男人看到面容是很糟糕的。对有己子而言，房间昏暗反倒是件好事。

“几点了？”

有己子不看久坂的脸。

“才五点。”

久坂回过头，有己子的前面出现一个又黑又大的影子。

“我要回去了。”有己子左手抵着太阳穴，“明天，你就要回去了，是吧？”

“对，坐早班车回去。”

“对不起。”

“什么？”

“总觉得，是我把你留下的。”

“不，是我任性，想留下。”

说着，两人并排站在窗前。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这里……”

“不知道。”

就在刚才，双方曾那么激烈地渴求对方的身体，现在却形同路人。身体融合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短暂，转瞬即逝。当一切结束，马上就你是你，我是我。

对此，有己子与其说感到悲哀，不如说感到不可思议。让她产生这种想法的是久坂的冷漠，这种冷漠

令人寒心。

“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问吗？”

“可以。”

久坂径直看着窗外，回答着。有己子看着飘落在夜色中的雪花，问道：“您的夫人是……”

“……”

“你还没有结婚吗？”

久坂没有回答，目光飘移在空中。

“为什么……”

“与你无关。”

“可是……”

“我送你下去吧。”

久坂转身，先朝房门走去。

第四章 残渣

雪中，夜幕降临。

或许是站在明亮的阳台上往暗处看的缘故吧，灯光背面的阴影处越发显得黑暗。

黄昏已至，小雪中夜幕降临。斗转星移，这是冬日里常见的现象，但有己子却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在这夜色中跑步前去，马上就能见到久坂。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夜晚，自己竟然与久坂近在咫尺。这让有己子感到宽慰，又感到深深不安。

那晚，敬之八点后才到家。

除了在医院给病人治疗，敬之还要参加实验室的会诊，阅读相关文献等，所以回家时间不确定。八点钟回家是家常便饭。

敬之照例先到里屋换上和服，然后在餐厅里边看报纸边用晚餐。真纪在看电视，一过九点，她就会独自先去睡觉。

敬之话不多。从结婚第一天起，敬之就很少谈论工作，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倾向越发明显。也许敬之认为，和女人、小孩谈工作根本没什么意义。当然，有己子也未必想问。

丈夫话少，有己子倒不生气。那样，她可以在丈夫面前放飞思绪。虽然面对面，但两人却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这种状态与其说让她感到悲哀，不如说让她感到轻松愉快。

细想想，结婚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里，两人从来没有对某个话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当然也没有进行过激烈争论，更谈不上吵架，对有己子而言，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有己子听从命运的安排，身体力行，一路走来。接受对方，是因为彼此熟悉。两人间所有的事，都按情理去办，这也不失为家庭和睦之道。因为两人从来没有为一些无聊的闲事争吵过，所以双方的感情既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得到加深。一切都归于平淡，风平浪静，没有波澜。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两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谁勉强了谁的感情？但不管怎样，有己子已经习惯了现在这种保持一定距离、互不侵犯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只不过是时光流逝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默契。

前面犹如万丈深渊，再跨出一步，事态就会不可收拾，双方都将面临崩溃。只有维持现状，保持现有的平衡，夫妻生活才能延续——这大概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吧。

然而，唯有今晚，有己子对敬之的沉默寡言感到不安。当彼此间没有问题发生时，即使敬之一声不吭，有己子也会心安理得，但今天非同寻常。因为久坂的出现，内心的波澜至今尚未平复，阵阵涟漪就像震后余波，不容拒绝地向坐在丈夫面前的有己子袭来。

当一方摇晃时，另一方如果也跟着摇晃，不平衡感就会相互抵消，即使不会完全消失，失衡的程度也会相应减弱。但是，当一方摇晃，另一方岿然不动时，事情就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摇晃的一方很容易

因露出破绽而被识破。

用过晚餐，看完晚报，敬之到书房拿出一本书。电视开着，但敬之没怎么看。

有己子哄真纪睡下后，回到餐厅。敬之很难得地把书放在膝盖上看起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外国影片，敬之并没认真看，只是呆呆地把目光投向电视机的方向。有己子沏了一杯茶，在丈夫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从那里能更清楚地看到电视。直到有己子慢慢喝完茶，敬之才开口说话。

“今天，出去了？”

“你怎么知道……”

有己子把端在胸前的薄陶瓷茶杯轻放在餐桌上。

“没什么，只是觉得发型变漂亮了。”

说完，敬之呷了一口茶。

“匆匆忙忙到百货商店去看了看窗帘布。”

“这样。”

敬之轻轻地点头。有己子正在看电视，画面是一组毫无情调的男人们群殴的场景。

“今天看上去很漂亮。”

“我？”

“当然。”

“怎么会？”

有己子站起来，走到浴室镜子前。敬之好像又把视线移到了电视机上。

有己子仔细端详着镜子中的面庞，皮肤的确显得新鲜光亮。再定神凝视，虽然没有眨眼睛，但面部表情依然很生动。

傍晚，与久坂分手后，有己子回到家，赶忙把脸洗干净，补上妆。她想洗掉那个男人留在脸上的味道，让自己恢复到敬之妻子的状态。

有己子在家时，一般不怎么化妆，通常是搽上化妆水和乳液后，轻轻地扑点粉，再涂上淡淡的口红，仅此而已。今晚也是这么简单地化妆，但有己子感到皮肤对化妆品的吸收要比平时好。即便有己子不说话，言行举止尽量显得谨慎、保守，也掩饰不了面部肌肤所散发出的照人光彩。皮肤就像久旱逢甘露，得到水分滋养后，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

有己子感到惊异万分。在做了那件难堪的事后，肌肤竟变得如此美丽动人。

尽管如此，敬之也太敏感了。他显得什么都没看到，但也许什么都看到了。有己子甚至很害怕回房间。

几分钟后，有己子按了按额头，整理了一下衣领，再次确认一下镜子中的脸色后，回到了餐厅。敬之已经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起书来。有己子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给丈夫重新倒上茶。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有己子关掉电视，拿起刚开始编织的毛衣。短暂的不安过去了。太好了，现在没事了，有己子的思想再次大胆地活跃起来。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只要找到一点空隙，就大胆地放飞思绪，任凭它在无边无际的想象中驰骋。

那人在干什么？

有己子想起酒店里那间只有白墙、窗户和床的房间。房间虽然很干净、方便，但冷冰冰的，没有亲切感；布局倒是显得很合理，可没有一点情调。也许久坂已经在那样的房间里休息了；也许他正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在一家又一家的酒馆里喝酒。反正就在离这里不到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有己子抬头看着窗户。外面起风了吗？双层玻璃窗好像在摇晃，厚窗帘遮挡住了视线。房间里有暖气，有己子想象不出外面的寒冷。

现在久坂在想什么呢？

推迟上火车，留下来多待一晚，久坂这样做都是为了有己子。虽然最终结果是久坂占有了她，但如果她不去车站，一切不会发生。表面上是久坂主动采取行动，实际是有己子促使这一切发生，久坂仅仅是在附和她。

尽管如此，他为什么又那么渴望得到她呢？连有己子都不明白这一点。

如果是因为有己子想得到久坂的温情，那就容易理解了。况且她确实也有这个念头，所有行为也能由此得到合理解释。但这个理由过于简单，反倒不能成为理由。

渴望得到有己子是事实，但驱使久坂产生渴望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点燃冷淡、冷静的久坂的激情，哪怕是短暂的一瞬？

因为他喜欢我。

是这个原因该多好！这是一个让有己子感到满足的理由。但如果这样，那给他打电话时，他在言谈中应该有所表示。向她求欢前后，久坂没说一句甜言蜜语。

难道仅仅是动物本能、纯粹的生理需要吗？如果这样，有己子会感到很难受，久坂并不是没有自制力、控制不住欲望的人。事实上，如果久坂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一时欲望，大可不必去找一位容易惹出麻烦的已婚女人。

是因为对敬之的憎恨吗？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刚一闪现，有己子便觉得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憎恨朋友而侵犯他的妻子，她好像读过描写此类情节的小说。但是稍微静下心来仔细考虑，其实久坂好像也没有太多憎恨丈夫的理由。两人是大学同学，虽然没有太深的同学情谊，但也没到互相憎恨的地步。

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去那里……

这时，敬之将视线从书上移开。

刹那间，有己子肩膀哆嗦了一下。丈夫只是把视线从书上移开，她的身体却产生了过度反应。有己子在考虑其他事情的同时，大脑的某个角落对丈夫保持着高度警惕。

“我要睡了。”

敬之站起来，朝卫生间走去。

有己子来到里屋铺床。

刚结婚时，两人睡的是双人床。提出买双人床的是敬之。起初，有己子感到有点困惑，最终还是听从了。虽然双人床放在结婚时租的两室一厅的房间里显得不协调，但对年轻夫妇而言，用双人床也是理所当然。

当时有己子的困惑，与其说是感到羞涩，不如说是感到吃惊，因为从今往后，自己将一直与敬之睡在同一张床上！当初她决定嫁给敬之时，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真的来临时，她却感到抑郁和倦怠。

有己子觉得自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一边在百货商场到处看床，一边陷入深深的自责。敬之正在仔细比较双人床，而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其实早就把贞节献给了其他男人。

如果有可能，有己子根本就不想要床。不管自己是否要床第之欢，双人床给人的印象总是太甜蜜、太显眼。这对那个占有自己身体的男人，以及从现在起将与自己直拥而眠的丈夫来说都不好。

但敬之完全被蒙在鼓里。对丈夫怀着一种类似愧疚的感情，有己子尽管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依从了丈夫。

过了三年，在有己子搬入现在这个家的时候，那张床便送给了侄女晶子。乔迁新居，而且房间增加了，这时却把床移走，看上去有些违背常理。除了小餐厅，新家共有四个房间，放一张床的空间还是有的。

但在真纪出生后，这张床已经变成赘物，婚后一年，在床上亲热的心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也许从一开始，两人间就没有这种浪漫的情调。

当初敬之执意买床，但后来送人时，他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

“还是日式卧室舒坦。”

为了不用双人床，有己子找出这个理由。这听起来蛮有道理，她感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终于可以从新婚的甜蜜中挣脱出来。与其说这是为了谁，倒不如说为了有己子本人。卧室是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和式房间，有己子每天在卧室的正中间并排铺上两床被褥。真纪上小学后，就一个人睡在旁边的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真纪很想跟妈妈睡，但真纪的同学们都自己睡，所以有己子也希望真纪向同学们学习。可真纪常常半夜醒来，钻到妈妈的被窝里。

有己子今天有些不同，铺床时，她在两张床的中间空出一点距离。平时被褥紧挨着，唯独今晚被分开。这暗示她不想与丈夫有亲热举动。当然，有己子还是使了个小心思，她只是把褥子拉开一点距离，但被子还连在一起。因此，单看被子很难察觉。

敬之来到卧室，开始换睡衣。他习惯就寝时穿睡衣。

“要开台灯吗？”

“嗯。”

有己子把台灯移到丈夫枕边。

“从二十二号开始，我要到东京去四天。”

“是学术会议吗？”

“不，是文部省专项研究讨论会。”

敬之摘下眼镜，放在枕边，随即钻进被窝。

“这么冷，懒得去。”

敬之像是自言自语，说完，侧身打开一本书，那是有己子根本看不懂的外文杂志。

有己子关掉屋顶吊灯，走出卧室，回到餐厅。

敬之就寝后，有己子开始收拾桌子、茶几，然后锁门，就寝，这是例行公事。

有己子把茶几上的茶杯收拾干净，把看过的报纸叠好，然后从大门到客厅依次查看一遍。

今天与往日不同，有己子有意识地不急不忙地做这些事情。即便如此，不到十分钟，还是把一切料理妥当了。当她查看完房间回到餐厅时，时钟正好指着十二点。有己子用清洁霜卸妆，准备就寝。敬之睡着了吗？卧室里鸦雀无声。

卸妆后，有己子看着镜子中那张不施粉黛却散发光泽的脸，又想起久坂。

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情？

思绪又飞回去。为什么？有己子突然严肃地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但还是不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并不后悔，反而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并且感觉竭尽全力了。

毕竟，自己还是喜欢那人的，不是吗？

有己子问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主动跑去的，还一直跟到酒店。虽然是久坂直接提出要求的，但让对方轻易得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己子本人。这样想来，就不能把责任推到久坂一人身上。

事实上，即便不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有己子也不后悔以身相许。与其说后悔，不如说只有献出身体，才会感到满足。这正说明自己喜欢久坂，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证据吗？

问题是，自己喜欢久坂哪一点呢？她本人也说不清楚。

七年前，有己子之所以那样做，除了一番好意，还因为同情久坂。因为在所有医疗部的成员中，只有他没有走出生活阴影。

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逆反心理作祟吧，她对所有一帆风顺的事情都会潜藏着一种反叛情绪。丈夫敬之不仅优秀，还受到父亲器重，作为医疗部成员，敬之在同学中算是佼佼者。日子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顺风顺水。

有己子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反倒认为对一个男人而言，事业顺利才最重要。事实上，正因为认可这一点，有己子才同意与敬之结婚。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背叛他呢？

仔细想想，有己子也不是特别讨厌丈夫。有己子也知道结婚后，夫妇之间并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风波。不要说互相殴打、吵架了，连小口角都没有。有时双方可以不说一句话，这主要是有己子一时任性赌气造成的，不过一般持续不了一天。在任何时候，敬之都那么冷静，从不激动。这好像是有己子无法与敬之争辩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让她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

生活没有波澜，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不能说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至少不应该把责任推到敬之身上。归根到底，都怪有己子自己当时太着急，想着有才华的人将来肯定有前途，这种男人靠得住，便把自己嫁了出去。有己子对当初草率的决定很后悔。

当时的有己子一听说男女之间自由奔放的事情，就很羡慕，而且心里似乎也在憧憬着那样的生活方式。可一到关键时刻，有己子就妥协了，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选择了一条安全的人生之路。没想到自己竟这么懦弱！把身体给了久坂，就像是老天爷对自己的警戒，对自己选择平淡乏味的人生道路的惩罚。

然而，这难道真是一种惩罚吗？

一想到这个问题，有己子就茫然了。结婚之初姑且不说，现在如此在乎久坂，这与其说是一种惩罚，不如说近乎喜悦。

七年的时间，惩罚转变成了喜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己子在镜中看到另外一个自己。这个人不是诸冈敬之的妻子，而是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时而重叠，时而分离。现实中的有己子在背后巧妙地操纵着这两个人。迎接丈夫回家，精心伺候丈夫的是妻子；把自己的被褥与丈夫的被褥稍一分开，自己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自己是从何时开始掌握这种分身术的？有己子暗想自己竟然有如此潜能，不禁大吃一惊。

与久坂分手一周后，一个雪后天晴的下午，有己子突然感到腹部剧痛。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有己子的右侧腹部到下腹部一带突然痛起来。

当时，有己子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插花。刹那间，只见有己子憋住气，然后双手使劲儿按按下腹部，整个人缩成一团，脸朝下趴在沙发上。

就像有数千支长枪从身体里穿过，全身被剝成肉泥一样，有己子在乱箭穿心般的疼痛中痛苦呻吟，很快眼前就一片漆黑，逐渐失去了知觉。

在淡紫色的沙发上，有己子不住地颤抖。不知过了几分钟，她慢慢地抬起头，这时，从阳台上照射进来的阳光显得有几分阴暗，乌云在冬日的上空不停地翻滚、快速移动。

刚开始那一瞬间出现的令人窒息的疼痛，现在虽然渐渐减弱，但痉挛般的刺痛还在隐隐约约地发作，有己子感觉整个腹部热得快要燃烧起来，而且硬邦邦的。

这是怎么啦.....

就像看可怕的东西一样，有己子慢慢低下头，看着下腹部。纤细的腰肢就藏在系得很低的腰带下面。

此前，有己子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疼痛过。以前因为感冒或扁桃腺炎，身体发过热，除此之外，就没有患过什么大的疾病。这次的疼痛完全出乎意料。仔细一想，其实十天前就出现过类似的疼痛。

当时有己子得知久坂在札幌，正苦恼着是否要见久坂，疼痛出现了。那次疼痛也是来得那么突然、粗暴。有己子苦思冥想的时候，疼痛从天而降，好像要把自己的想法从身体里撕扯开来。

而这次.....

疼痛停止后，就像是防止余震，有己子继续歪着身子，减轻不时的余痛带来的痛苦。

在有己子蜷缩成一团的沙发前面，有一张精致的茶几，上面摆着一个黑花瓶，一朵刚插上去的白菊显得亭亭玉立；旁边的旧报纸上，还横放着一枝被拔掉了叶子的孔雀丝柏。

在突然遭受疼痛袭击前，有己子正在插花。与敬之结婚后，有己子开始学习插花，而且三年前还获得了教师资格。每当她心烦意乱时，插插花，情绪自然平稳下来。有己子认为，插花的妙处不仅在于它本身的美丽，还在于它能让人的心灵得到安宁。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呢？

有己子确实在插花，要说心情是平静的，那就值得怀疑了。不，有己子的内心并没有掀起什么狂风巨浪，相反，却是温和安详，风平浪静。

问题在于有己子内心虽然风平浪静，但所思所想却与插花无关。有己子的手在插花，心却飞向了别处。

有己子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心里想的全是久坂。有己子插着鲜花，从中看到了久坂。摆弄鲜花时，她整个人变得安静而快乐起来。究其原因，并不是有己子对插花艺术如痴如醉，达到忘我境界，而是因为一头扎进了对久坂的思念之中。也正是在这时，疼痛突然袭来。有己子摆弄着鲜花，那仅仅是一种表象，心早已系在了那个男人的身上，外表看似平静，内心却起伏不定。似乎可以说，疼痛就是当精神处在一种与平时不同的异常亢奋的状态下来临的。

难道一想起那个人，疼痛就会随之而来吗？

有己子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不可能的，思念久坂不会诱发那种疼痛，那种痛与一时的心情沉重所带来的痛是不同的。有己子心里虽然这样想，却又不能断然否定刚才闪过的念头有存在的可能。对两次都是在同样背景下突袭而来的疼痛，有己子还是感到不可思议，想起就觉得毛骨悚然。

有己子慢慢地抬起身，朝前坐了起来。也许是刚才的疼痛太剧烈了，以致衣领乱成了一团，头发也四处散开。就像是痛苦留下的痕迹一样，额头上渗出一层薄薄的汗水。

当有己子坐起来的时候，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是真纪。

“怎么啦，妈妈？”

真纪好像一眼就看出了妈妈的异常。

“脸色好苍白呀。”

“刚才有点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肚子……肚子有一点痛。”

“那怎么办？我要给爸爸打电话。”

“不用了，我已经好多了。”

有己子慌忙整理蓬乱的头发。突然，有己子意识到刚才怎么没想到敬之，直到现在，才在真纪的提醒下，想起了丈夫。

“可是，还在痛，对吧？”

真纪很担心地看着妈妈的脸。

“只有一点点，已经不要紧啦。”

真是不可思议！当身体不好时，按常理，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丈夫，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就算丈夫是个普通人，妻子也会那样的，更何况敬之还是医生。可当有己子在剧痛中挣扎时，却没有想起丈夫，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爸爸会担心的呀！”

“不要紧的，妈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本来想去康子家玩的，算啦。”

“没关系的，你去吧。”

“我很担心妈妈。要吃药吗？”

“不用了，休息一下，马上就好啦。”

“那我去餐厅看电视，有什么事就叫我吧。”

也许是看到妈妈病倒而感到有些紧张吧，真纪用大人的口气说完后，走出房间。有己子用绣着花卉图案的沙发垫子当枕头，躺在沙发上。

房间又恢复了寂静。

既然真纪已经知道，那今天身体不好的事，丈夫迟早会从女儿口中得知。如果只是偶尔有些轻微的疼痛也就算了，但像今天这样的剧痛，而且在十天之内发作两次，就非同寻常了。搞不好，这种疼痛是某种可怕疾病的前兆。

不能麻痹大意。

有己子凝视着阳台前面的枯木。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小鸟光顾过这里，树梢正上下不停地颤动着。现在，疼痛已经好多了，但从右边腋下到下腹部之间的地方还隐约感到有些沉重。

要告诉丈夫吗？

疼痛平静下来，另一种不安却张开翅膀。如果是疾病，还是早点说出来为好，没必要再犹豫。妻子向丈夫咨询有关身体的事情，那是理所应当的，更何况对方还是医生。有病必须早治，有己子再清楚不过了，但自己就是不能下定决心，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困惑。

为什么……

有己子胆怯了。一方面，如果查出真的有病，那就太可怕了，有己子对此深感不安。本来是想知道疼痛的原因，结果却知道了自己有病，那岂不是自寻烦恼？但她真正胆怯的还不仅是这些。有己子担心的是，要是问到与疼痛有关的情况时，说不定自己当时的心情就会被丈夫察觉。如果被察觉，有己子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不过，在这点上，有己子有些过虑。说明疼痛的情况，只要说出疼痛的剧烈程度、疼痛发作的部位，以及当时的身体状况之类就可以了，没必要说出内心状态。即便被问到，就说自己当时正在插花，不就完了。

但不知为何，有己子总觉得自己的秘密会被发现。敬之是一个冷静、敏锐的男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对与医学有关的事情肯定就更加敏锐。有己子心灵深处的每个想法似乎都会被敬之这位医生中的佼佼者一览无遗。

冷静下来仔细考虑，有己子的不安其实是多余的。有己子的这种心态，与那些害怕自己影子的犯罪者心态很相似。对疾病的不安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种不安，如果有己子的胆子再大一点，其实根本没必要紧张。

与久坂发生关系的那个夜晚，有己子都能很好地渡过难关。眼前的事情，只要稍稍用心，有己子应该能够以冷静的态度泰然处之，把疼痛来临时的种种胡思乱想掩饰过去。女人好像天生具备在男人面前蒙混过关的能力，有己子亦不例外。然而，如果你认为只要具有这种能力，就不会感到胆怯，那就错了。具备能力与胆怯与否，完全是两码事。

“妈妈，你怎么样了？”

三十分钟后，真纪再次出现在房间里，即使不出去玩，待在餐厅看电视，真纪好像还是放心不下。

“已经好啦。”

有己子收回独自一人的遐想。她坐在沙发上，转动一下身子，没有异常。于是有己子下定决心，用手按住腹部，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的是，刚才的剧痛，现在竟完全消失，下腹部那痉挛的感觉也没有了。

“真的不要紧吗？”真纪很担心地抬头看着妈妈。

“不要紧，已经不痛啦。”

连有己子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可思议。刚才那令人窒息的疼痛，现在到哪里去了？自己简直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的洗礼。

疼痛会带来不安，但它的完全消失也同样令人心里悚然。有己子预感它会卷土重来。

从下午到傍晚，有己子一直在为自己的预感而提心吊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疼痛会突然而至。

晚上，敬之很早就回来了。也许是因为不久要到东京出差吧，敬之最近比平时回来得要早一些。

从看到丈夫的那一刻起，有己子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疼痛的事。

突然发作又突然消失，毫无疑问，的确是疼痛过，但现在仔细一想，又觉得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疼痛消失得太快、太彻底，以至于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有己子感觉像是做了一个短暂的噩梦。

因为这种疼痛一旦消失，整个人就像没事一样，有己子反倒开不了口。要是向丈夫提起这样的事，不被笑话才怪。丈夫在笑她小题大做的同时，还会冷静地洞察她的内心世界。但就这样听之任之，有己子又不放心，因为实在太疼了。

不出有己子所料，真纪为妈妈解决了这个难题。

有己子知道女儿真纪会告诉爸爸。不对，有己子其实一直期待着真纪先开口。因为疼痛消失得实在太彻底，有己子不知自己该不该说。

“爸爸，今天妈妈肚子痛得可厉害啦。”

饭后，真纪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什么……”

敬之已经吃完饭，正在餐桌前看报纸。

“妈妈肚子痛，休息了好久哦。”

“真的？”

敬之抬起头，看着有己子，眼神中透着疑问。有己子沏着茶，轻轻地点点头。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里突然痛起来，痛得我都快要窒息了。可是躺了二三十分钟，自然而然就不痛了。”

敬之看了看有己子用手按住的下腹部周围。

当敬之注视着自己的时候，有己子全身都僵硬了。其实丈夫只不过是看看自己所指的痛处而已，有己子却紧张得要命。

“怎么个痛法？”

“怎么个痛法……”

“是一阵阵的绞痛，还是像痉挛一样？”

“就是这样，从上到下突然一阵阵地绞痛，痛得直痉挛……”

“是在右腹部往下的位置吗？”

“当时感到背都痛起来了。”

“当时妈妈的脸好苍白哦。”

“当时你在做什么？”

一刹那，有己子抬起头，看了敬之一眼。

“就在客厅里插花。”

“奇怪了。”

敬之双手抱胸，沉思起来。有己子再次强调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当时她正思念久坂。虽然认为丈夫应该不会看透，有己子仍感到忐忑不安。

“那现在呢？”

“哪里都不痛了。”

“以前，有没有这么痛过？”

有己子看着窗外，似乎回想着。

“有一次，还是在右边的腹部周围。”

“什么时候？”

“好像是十天前。”

当时自己正在犹豫要不要去见久坂。

“当时也是马上就好了吗？”

“当时的症状要比今天的轻一些，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

“尿怎么样？”

“尿？”

“就是小便，小便没有异常吗？”

“这个……”

有己子不禁低下头。

真纪马上就说：“爸爸，你真好色。”

“你在说什么呢，疼痛可能与小便有关，所以问问。”

“没什么特别。”

“有没有出血？小便的时候痛吗？”

有己子摇摇头。她一边摇头，一边觉得很厌恶。

有己子相信敬之没有丝毫猥亵的意思，作为一个医生，敬之纯粹站在医学的角度询问病情。真难得敬之能这么关心自己，为自己考虑了那么多。如果敬之听完诉说，却不予理睬，并一笑置之的话，那就麻烦了。

话虽如此，像这样被单刀直入地追问，有己子也感到不是滋味。刚才那一瞬间，敬之成了医生，自己成了患者，没有什么丈夫与妻子，只有诊断者和被诊断者。当然自己在生病，这也无可厚非。即便是妻子，只要生病了，就成了一名患者，就应该找丈夫诊断。

可再怎么说明，这里又不是医院，大家只不过是餐厅用完晚餐闲聊而已。餐厅只是一个普通的房间，与围着白色帘子、金属器械一应俱全的诊断室相差甚远。在这里说起小便什么的，确实显得不太文雅。

可是，这也许是有己子的一己之见。所谓不太文雅，也是有己子个人的理解问题，对敬之来说，也许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

通过询问症状，然后根据这些症状判断疾病，那么提出那种问题，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敬之是医生，对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当问起“小便”时，敬之是从医学的眼光来看待、分析的，也许在敬之心里，并没有一般人在提到“小便”时面红耳赤、羞耻的感觉。

“你躺在沙发上让我看看。”突然，敬之站了起来。

“为什么……”

“我给你诊断一下嘛。”

“可是……”

有己子胆怯地看着严肃地站在一旁的敬之。

“不经过仔细诊断，就发现不了问题。让我先检查一下。”

此时此刻，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有己子也不太清楚。但她心里明白，丈夫担心妻子的身体，要给妻子做检查。毫无疑问，丈夫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知道突然疼痛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在这里进行呢？一定要在光线明亮的沙发上检查吗？有己子不明白。

“妈妈，让爸爸检查一下吧。”真纪说。

敬之已经坐在一旁，点燃一支烟，等着。

“把和服的带子解开，头朝下躺下。”

慢慢吐着烟圈的丈夫，也许就是一个生活在与有己子无关联的世界里的男人。

真纪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看着妈妈，一脸担心的样子。必须站起来，有己子在心里命令自己马上站起来，躺到沙发上。

但是，有己子仍不想动。

妻子没有理由反抗丈夫看自己身体。七年的夫妻生活都过来了，还有一个孩子，可现在，有己子竟犹豫着，不想让丈夫看自己的身体，真是太奇怪了。

客厅里那么明亮，丈夫又不是要干什么猥亵的事情，只是因为担心妻子的身体，丈夫才要求这么做的。丈夫既然是医生，对他来说，这件事没必要犹豫。

但有己子却难以忍受这种所谓的理所当然。因为是医生，所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嘛！有己子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来吧，快点。”丈夫催促着。

“现在已经稳定下来，可以不用了。”

“但是可能还会痛。”

“可是……”

“不要客气。”

不是要对丈夫客气，不是这样的，是感到害怕。即便在温馨的家中，敬之都能泰然自若地从丈夫转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医生，并用医生的眼光看待妻子。丈夫的这种冷静令有己子毛骨悚然。

“总之，还是先检查一下好。”

再拒绝下去，就要引起怀疑了。有己子站起来。

“请等一下，我在里屋把床铺好。”

“在这里就可以。”

“可是……”

客厅太明亮了。无论多么亲密的夫妇，在这里裸露部分肌肤，还是令有己子感到很难堪。

难道丈夫就没有为妻子想过这些事情吗？难道丈夫认为自己是医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想在哪里看病就在哪里让病人解开衣服吗？有己子对丈夫的这种想法难以接受。

“那里很冷吧。”

“马上就暖和了。”

里屋的暖气已经停了。有己子拉开隔门，让餐厅内的热气散进去。

每天晚饭后，有己子都会收拾完桌子再去铺床。敬之属于那种绝不会做铺床之类家务事的男人。因为敬之深信，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分工迥然不同。

有己子在褥子上铺好床单，敬之随即说道：“可以了，只是简单看看。”

有己子不予理睬，拿出毛毯，把被子准备好，然后才独自走到房间的一隅，开始解腰带。

敬之无所事事地站在屋中央。他在想什么呢？

华丽的腰带被解开，贴身内衣的纽扣被解开，胸部裸露出来。有己子的双手把松开的内衣合在胸前，走到被子边，躺下来。

敬之就像在等待这一刻到来似的，很快在有己子的右边坐下，伸出手，触摸起来。

“在此之前没有腹泻、腹胀的感觉吧？”

“没。”有己子摇摇头。

“那，我来看看。”

敬之向前移了移，弓着腰，慢慢地拿开有己子那双还紧张地按在和服上的手，真纪站在敬之背后，一动不动地看着。有己子闭上眼睛。

敬之揭开和服。丈夫的手指带着消毒水的味道，触摸到有己子的下腹部。刹那间，有己子的上半身不

禁抽动了一下。

“腿稍微弯一点。”敬之说道。于是有己子把和服的下摆往上拉，缓缓地向上弯起双膝。敬之用双手同时按在有己子的右腹部。

“痛吗？”

指尖慢慢陷入肋骨里。被他一问，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缓缓而来的疼痛，隐隐约约，不很明显。

“怎么样？”

“不太……”

“不痛吧？”

敬之反复询问着，手指犹如舔舐肌肤般，从右边移到左边。当移到左腹部时，指尖停下来，很快又陷入肋骨里。

“怎么样？”

“不痛。”

有己子摇摇头。

敬之手进一步在腹部中央到下腹部的位置上压了压。那里也不痛。

“等等。”

敬之犹如想起什么，站起身，穿过餐厅，消失在走廊上。

“妈妈，痛不痛呀？”

真纪向下注视着妈妈。

“没事。”

刚说完，只见敬之右手拿着听诊器回来了。

他再次坐在有己子身旁，把听诊器夹在耳朵上。扁平的金属端头触及到有己子的下腹部。

敬之十分仔细地倾听着。他在听什么？会不会连心脏的跳动都听得到？有己子只觉得心惊胆战，同时又想：一个是正在听诊的丈夫，一个是正在被听诊的妻子，真是一对奇怪的夫妇。

数分钟后，敬之摘下听诊器，把它折成一团，放在膝盖边。

“右边朝上，侧身躺着看看。”

有己子又把前面的衣服合拢，然后背对丈夫躺着。敬之手再次从和服的前面侵入，左手伸向有己子

背部，右手伸到侧腹部的正下方，停下来。

“这里怎么样？”

按在腹部的手慢慢地往下压着。这次不是用手指，而是用手掌。

一阵隐痛从右腹部到下腹部，一闪而过。

“有一点……”

“其他地方痛吗？”

“下面有一点……”

敬之一点点变换手掌的位置，每次，有己子都觉得隐隐作痛。

敬之换个方向，用同样的方法在左腹部压了压，但那里有己子几乎没有什么痛的感觉。反复几次后，敬之把手挪开。

“好了。”

听到敬之这么一说，有己子慌忙合拢衣服，坐起来。

敬之站起来，走向洗涤槽。水龙头处传来水流声，也许敬之在洗手吧。做爱后，敬之不会洗手，可是现在却不一样，这也许是医生长年累月养成的一种习惯吧，有己子对这种习惯也感到难以接受。

“只是触诊一下，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好像不是肠胃问题。”

敬之用毛巾擦着手，坐回到沙发上。有己子在里屋一角，迅速地大致整理好衣服，也跟着回到客厅。

“腹部并没有什么肿胀，也没有什么硬疙瘩，可能是石头。”

有己子系紧华丽的腰带，回头问道：“你说石头？在哪里？”

“我想可能是在输尿管或肾脏里。”

“输尿管？”

“疼痛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快，从症状来看，很像是石头。也许是肾脏或输尿管的结石引起的。”

敬之靠在沙发上，右手拿着一支香烟。

“那该怎么办？”

“现在还没有最后断定。要确诊，必须到医院接受各方面检查。”

“可是，如果是石头……”

“只有做手术。”

“手术？”有己子吃惊地问道，“必须做手术吗？”

“可以想办法通过大量排出水分来冲走石头，不过这个办法不可靠。”

真纪在一旁认真地听着，她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

“身体里真的有石头吗？”

“肾脏里长出结石，当石头来到细小的输尿管时，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

“可是，现在不痛了。”

“那是因为石头又回到不会引发疼痛的地方了。”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可能与体质有关，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说完，敬之往烟灰缸里抖抖手中的香烟。

在这样的地方，真的会有石头吗？有己子系着腰带，下意识地往下看。从和服表面看腹部，根本看不出异样。

“星期一到医院来吗？”

“星期……”

“从星期二开始，我要到东京出差，只有星期一在医院。”

敬之到东京出差，预计从下周二开始，有四天时间。

“那……你回来后我再去。”

“你想这样？”

有己子穿好衣服，回到餐厅。敬之坐在沙发上，吸着烟。

“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吧。”

“不是时间问题，最好还是好好检查一下。”

“所谓检查，有些什么项目呢？”

“拍片、查小便，各种各样。”

“花时间吗？”

“半天吧。”

有己子沏好茶，在敬之的对面坐下。真纪好像不放心，跟着来到旁边。

“非去医院不可吗？”

“要是置之不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痛起来！”

“你可不要吓唬我。”

“不是，是真的。”

“你不在的时候，要是突然痛起来，那该怎么办？”

有己子忽然惶恐不安起来。

“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与横屈联系，叫他来一趟。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拜托了。”

横屈是敬之的校友，是他学弟辈的，到家里来过好几次。从外表看，他是一个思维缜密、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敬之好像非常喜欢这个助手。

“痛得厉害时，如果不注射麻醉药，可能好不了。”

“真的吗？”

“如果真是肾结石的话。”

敬之是在担心自己，还是没有太放在心上呢？敬之的语气总是淡淡的，既可以理解为是前者，也可以理解为是后者。也许一提到有关疾病的话题，医生说话的语气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这样吧。

“像平时那样活动身体，没关系吧？”有己子问道。

“嗯，可以吧。”

“有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

“最近，有没有神经紧张？”

“神经？”

“就是感到紧张或者压力。”

“没有……”

有己子窥探着丈夫的脸色，摇摇头。

“神经紧张会引发疼痛吗？”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也许有关系。”

敬之眼镜背后的视线盯着有己子。丈夫感觉到什么了？不可能，丈夫绝对不会连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态都知道。想着，有己子将视线从丈夫身上移开。

“总之，不要胡思乱想。”

“知道了。”

有己子站起来，朝洗涤槽走去。敬之打开电视，开始看新闻报道。

不用跟丈夫面对面地一问一答了，有己子终于松了口气。

虽然没有什么可胆怯的，但有己子的腋下还是出了很多冷汗。如果以平常心来面对敬之的提问，那什么事都没有，可自己从一开始就心怀戒备。自己在这里杞人忧天地进行着各种揣测，而对方或许只是抱着平常心态在询问罢了。

谁知道呢？

有己子再一次告诫自己，收拾起晚饭后的桌子。

屋外又开始下雪。加上三天前下的雪，洗涤槽的窗户下面，积雪已经快一米深了。收拾完桌子，有己子刚回到房间，敬之却站起来。

“把茶端到书房里来。”

“好的。”

敬之说完就出了房间，朝左边的书房走去。有己子看到敬之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书房里，便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入小茶壶，给丈夫重新沏了一壶新茶。

敬之回到家，无话可说的时候，一般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那里读读书写写东西，或看看显微镜。尽管敬之已当上医生，但既然是学者，勤奋学习是理所应当的。敬之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地位，与酷爱学习是分不开的。

但是，对丈夫这种只顾学习的态度，有己子有时很不满意。新婚燕尔，当听到朋友们谈起甜蜜的新婚生活时，有己子就非常羡慕，总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好像少了点什么。

现在的有己子，对生活已经不再感到不满。当然，与其说是没有不满，倒不如说有己子已经被迫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丈夫上班后，有己子反倒有轻松的感觉，觉得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对于这种生活，有己子反而感到很开心。

有己子刚沏好新茶，大门口的电话铃响了。

铃声在下雪的夜晚听上去特别响。有己子放下茶杯，跑到电话旁。

“喂，是诸冈大夫家吗？”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的声音。

“我是诊疗室的村本，请叫一下诸冈大夫。”

“请等一下。”

有己子放下听筒，敲敲书房门。

“你的电话。”

“嗯。”

房间里传来敬之的应答声。

有己子直接回到餐厅。真纪还在看电视。有己子现在实在没有心情催她去学，但还是担心她过于贪玩，不专心学习。敬之有时也会向真纪问起一些学校的事情，但从未过问学习，更不会跟在真纪后面催她学习。

也许敬之从一开始就没对真纪抱什么希望，心想既然是女孩子，就算了。

走廊的尽头传来丈夫的声音。听不见在说些什么，但好像是在说患者的事。作为医生，下班回家并不意味着彻底从医院里解放出来，这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的宿命。很快，说话声消失，稍稍有些急促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门开了，敬之走出来。

“我要去医院。”

“现在吗？”

“要开始解剖了。”

“在晚上……”

“病人是两小时前死的，我早就请求病人家属同意我们解剖，他们没答应，现在好像让步了。”

敬之返回卧室，迅速脱去和服。有己子赶紧拿出大衣柜里的西服。

“家人反对吗？”

“虽然没说什么，但日本人一提到解剖，肯定反对。人都死了，还这个那个的。”

“可是，一想到亲人的身体被人拿来随意切割，心里总不会好受吧。”

“即使切开，最后还是会好好缝合的。”

敬之穿上衬衣和裤子，心里想：剖开，然后缝合，哪有这么简单。不过，也无法向未见过解剖的有己子细讲。

“都这么晚了，难道你们要连夜做吗？”

“今晚不做，尸体就会被家属带走。这是一个很值得一做的病例，我一定要解剖。”

敬之抬高嗓门儿，显得很兴奋，好像是马上要去看什么有趣的节目。

“大约要花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吧，最多一个半小时。”

神采焕发的丈夫令有己子觉得不可理喻。

“下雪了。”

“好像刚才就下了。”

敬之穿上大衣，戴上呢帽，打开大门。

“我走了。”

有己子目送丈夫在大雪中前去解剖，心里觉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

第五章 雪褶

敬之出差后，连续三天三夜，大雪一直不停地下。

三天来，有己子一直待在家里，时不时透过窗户，凝视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究竟，这雪是从哪里落下来的？不知道，只见大雪无穷无尽地下，就像是从天上和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来的。

整个北海道，除了太平洋沿岸的一部分地区外，好像都在下雪。在北部的上川一带，因为大雪，整个城市好像都被覆盖了，只露出孤零零的街道。

有己子看着窗外那不停从天而降的白茫茫的雪花，情不自禁地想起久坂。

连札幌这样的地方都下起这么大的雪，那个面朝日本海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那里的积雪现在有多深呢？难以想象。上川附近的铁路都被大雪封堵了，更北边的天盐肯定不通火车了。

现在无法出门。当然，对方也无法过来。虽说是大雪，过两三天就会停，而且春天即将来临，到时候雪自然融化，可有己子总感到惶恐不安，好像自己从此就会被困在雪里出不去。大概是在大雪中待久了，郁闷得慌，以致产生这种荒诞的想法吧。

第三天下午开始，雪渐渐小了，傍晚，雪停了。在札幌的周边地区，天空和陆地的交通时刻表都被打乱。车站、机场挤满了因误点而滞留的客人。傍晚，有己子一边欣赏着大雪后的晚霞，一边想到明天丈夫就要回来。

敬之真是一个很走运的男人。出发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雪，雪停的第二天又回来。这样一来，敬之就可以不用烦心大雪带来的郁闷，而只管尽情享受风雪之后美丽的银色世界。

不知为何，有己子开始嫉恨走运的丈夫。

其实这既不是丈夫的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丈夫算计出来的，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何况丈夫的旅行虽说受到老天眷顾，但也不应该成为妻子嫉恨的理由。

但是敬之好像总是好运相随。他的命怎么这么硬？对于这种奈何不得的强硬运势，有己子反倒难以接受。

终于等到雪后放晴，每个人都跑到屋外除雪。有己子穿着紧身保暖衣，外面套一件对襟毛线衣，也跑到外面。

“好大的雪呀！”

“下这么大的雪，真让人吃惊！”

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雪。夸张一点说，这都是想证实自己还活着。晚霞的余晖中，声音交织、人来人往、银装素裹的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从大门到屋外大路，有十米左右。有己子用雪耙清出一米来宽的小径。她先把积雪大致清除，然后再慢慢铲除地面上已经结冰的冰碴儿。真纪也拿着小铲子，跑来帮忙。积雪有有己子的肩那么高，从门前大路上走过的人，只能看见她的脑袋。

有己子暂且把门前耙出一条小路。回到家里，已经六点了。有己子开始准备晚餐。

数分钟后，已被遗忘的疼痛再次出现。

突然，一阵令人窒息的疼痛闪电般击中了有己子，她不禁双手抱住下腹，迅速蹲下。

“怎么了，妈妈？”

真纪从客厅跑过来。

“妈妈，妈妈！”

真纪试图从后面扶起有己子。

“等一等，没关系。”

有己子嘴里说没关系，但仍蹲在地上，痛得再没力气站起来了。

“爸爸不在呀，爸爸不在呀……”真纪叫喊着。

有己子这才想起丈夫去东京出差了。

“妈妈，妈妈……”真纪还在发疯似的呼喊。

有己子捂住剧痛的肚子，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来到电话机前。

“你要做什么？给爸爸打电话吗？”

“好啦，你放心吧。”

“妈妈，脸色好苍白呀。”

有己子不予理会，开始拨医院的号码，不一会儿，接通了对方的总机。

“请接外科。”

“请稍等。”

等待如此漫长，像是过了好几分钟。终于，一位男士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我是诸冈家，请找横屈大夫。”

接下来，双方又说了些什么，有己子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打完电话，她便捂着下腹，回到客厅，蹲在沙发上。真纪一直紧随其后，有己子只记得这些。

横屈是在几分钟后赶来的吧？好像出乎意料地快，又好像相当缓慢，记不清楚了。当有己子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身旁站着白衣护士和横屈。

“怎么样？”看到有己子苏醒过来，护士关切地问，“还痛吗？”

有己子沉默着，好像是在询问自己的身体，过了片刻，才点点头。

“打了麻醉药，把痛止住了。因为麻醉药的作用，您大概躺了三十分钟。”

的确，疼痛是傍晚时分来临的，而现在已经是夜晚了。连护士也跑来了？自己的身上盖着毛巾被。从麻醉药起作用入睡，到现在醒来，横屈和护士一直都守候在身旁吧。

“给你们添麻烦了。”

有己子正准备抬起身。

“请您还是躺着吧。”

护士慌忙用手制止。

“可是……”

“您还是再躺二三十分钟比较好。”

横屈从椅子上站起来。

“百忙之中把您叫来，实在对不起。”

“刚好做完手术。听诸冈老师说过，所以马上就明白了。”

横屈一脸和蔼的笑容。

“真纪这孩子，真了不起。您躺下后，她就帮我们拿出毛巾被，还为我们沏好茶。”

有己子赶忙朝桌子望去，果然，上面放着两只茶碗。

“真懂事。”

真纪羞涩地看着地下，横屈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

“那么，我就告辞了。”护士站起来。

“喝点咖啡，休息一下吧。”

“事实上，我正在值班，所以不能留下来慢慢陪您了。而且这里有横屈大夫。”

“是吗？没能招待您，请原谅。”

“那么，请转告上田大夫，说我再观察二三十分钟，然后就回去。”

“明白了，夫人请多保重。”

“您在值班，还特意跑来一趟，真是非常感谢。”

有己子在沙发上抬起上半身，鞠了一躬。

“真纪，替我送送阿姨。”

“嗯。”

真纪噌地从后面追了上去。

“您还是躺着吧，起来会头晕。”

“好。”

的确，抬起身子的一瞬间，有己子感到上身晃荡。以前疼痛发作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许与打麻醉药有关吧。

“真是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

躺下来后，有己子再次想起疼痛的事。每当疼痛袭来，有己子就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最近，自己时常被这种不安所困扰，连白天都无法安心做事。

“可是，这次等老师回来，就要做手术。”

“是吗……”

“您没有听说吗？”

“我丈夫说过吗？”

敬之当时只是从体外简单地诊察了一下，推断可能是结石，并没有确诊，更谈不上做手术。有己子不记得丈夫曾说过类似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做手术的事好像已经确定，这不，连横屈都这么说，有己子本人却不知道，有己子觉得自己很难揣测丈夫的内心。

“老师说必须在春天把这个手术做了。”

“春天……”

对有己子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自作主张地决定了一切。丈夫到底在想什么呢？有己子突然觉得丈夫很恐怖。

“你们难道不是这样打算的吗？”

看到有己子莫名其妙，横屈显得很抱歉。

“可是，不是还没有确定就是结石……”

“这倒是，可老师说的，应该不会错。”

“可是，要断定是不是结石，不是还要拍片，做各种检查吗？”

“但是，诸冈老师既然这么说，我想应该不会错。因为老师的诊断比教授更准确无误。”

难道趁丈夫不在，横屈趁机阿谀奉承？有己子认为横屈不是这么恶心的男人。从他说话时平静的语气看，也许敬之已经相当肯定地告诉他了。

“即便做手术，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吧？”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诸冈老师亲自操刀，不会有事。”

“我可不想做什么手术！”

让丈夫为自己做手术，有己子觉得厌恶。

“如果可以不做手术，那最好，可是……”

“不是有保守疗法吗？”

“如果是初期，或许可以这样……”

“我讨厌做手术！”

有己子再次表明意见，接着从沙发上坐起来。

也许是被有己子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到，横屈瞪大眼睛，看着坐起来的有己子。

“头晕不晕？”

“不。”

有己子轻轻地摇摇头。下腹部的疼痛已经消失，但后脑勺周围仍然感觉沉重。

“疼……”

“已经不要紧了。”

有己子一边回答，一边整理好衣领。阳台外面一片漆黑，房间里明亮的灯光映照在阳台的玻璃上。有己子深吸一口气，确认不再疼痛后，拉上窗帘，然后朝洗涤槽走去。现在即便站着也不觉得头晕，有己子拿起装有开水的热水瓶，回到房间。横屈好像等着一样，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么，我就告辞了。”

“再坐一会儿好吗？您好不容易来一趟，招待不周。”

“不，我只是来为您打针的。”

“疼痛真的一下子就消失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有己子把手轻轻地放在腹部上面。

“注射的药剂效果相当强。它能很快止住疼痛，但即便不痛，身体倦怠的感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您为我注射的是麻醉药吗？”

“是的。老师要我注射的。不过，是麻醉药中副作用比较小的那种。”

“只有麻醉药才能对这种疼痛起作用吗？”

“一定程度上是的，疼痛过一段时间会自然消失，可麻醉药最立竿见影。”

有己子偷偷地看了看隐藏在和服下面的左肩头，虽然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到注射后，上臂隐隐作痛。

“这是第一次注射麻醉药吗？”

“以前什么都没注射，自然就好了。”

“痛起来的时候，感觉呼吸困难，而一旦疼痛消失，就跟没事一样，这就是因结石而引发的疼痛的显著特点。”

“果然如此……”

有己子从餐橱里拿出咖啡杯和匙子。

“喝咖啡，还是红茶……”

“您不要为我张罗啦。”

“今天还要工作吗？”

“没有，今天结束了。”

“那就再坐一会儿。喝什么？”

“那……就红茶吧。”

平时敬之在的时候，横屈是一个很爽朗很快活的青年，可今天却显得有些紧张拘谨。可能是与有己子单独相对的缘故吧。

“请，请趁热喝。”

“那我就喝了。”

看着横屈笨手笨脚地搅拌红茶的样子，有己子不禁想，如果他是久坂该有多好。

丈夫不在家，只有自己与久坂两个人在家里喝茶，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些画面是不应该出现在脑海里的。可正因为如此，有己子反倒被深深吸引，不禁浮想联翩。横屈接连不断地喝了三口茶，然后抬起头。与有己子单独在一起，横屈也不说话，说什么才好呢？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毕竟是与副教授夫人独处，横屈显得很紧张。

“你在外科诊疗室工作几年了？”

为了缓和气氛，消除横屈的紧张感，有己子找了个话题。

“嗯……今年是第四年。”

“时间不长啊。”

有己子记得第一次看到横屈，大约是在两年前。当时诊疗室开了个什么会，会后横屈把酩酊大醉的敬之送回家，那是第一次。那以后，横屈又来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在诊疗室的会议结束后，随敬之到家里坐坐，闲聊二三十分钟后再回去。

“那么说，你是与宫岸他们一届的？”

有己子提到了另外一个偶尔到家里来拜访过的诊疗室同事的名字。

“不是，他比我早一届。”

“是吗？”

“奇怪吗？”

“不，没什么奇怪的。我还以为你比他早得多。”

“我是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人。”

“可是，我丈夫好像很器重你哟。”

“哪里，没有那回事的。”

横屈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有己子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冲动，何不向这位年轻人打听打听久坂的消息？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只不过是己子突然的想法罢了。

“你认识久坂大夫吗？”

有己子想，横屈肯定会不屑一顾地说，久坂是老学长，而且有相当长的时间不在诊疗室，自己不太认识。但眼前的横屈却抬起头，疑惑地问起来：“您说的久坂大夫，是我们的学长久坂大夫吗？”

“他现在好像是在天盐吧。”

“那么就是久坂利辅大夫呀。如果是他，我知道得很清楚。”横屈顿时两眼闪烁着光芒。

“可是当你进入诊疗室的时候，久坂大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吧？”

“我不是在诊疗室认识久坂大夫的。大学四年级暑假，我去天盐时，见到了久坂大夫。”

“为什么去天盐……”

“我觉得稀里糊涂地度过暑假没有意义，就拜托学长，请他介绍我到某个地方医院去实习。因为是夏天，我说如果可能，想到海边城镇去。学长听后说，那就到天盐医院吧，于是就请系里给久坂大夫写了封介绍信。”

久坂七年前就去了天盐，当然可以决定实习对象。

“我很喜欢久坂大夫。当初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外科，就是因为他也是出自外科。”

“那么，你对那位大夫的情况应该非常熟悉吧？”

“对，知道一些。我不但喜欢久坂大夫，还认识他夫人。”

“夫人？”

有己子把刚拿起的咖啡杯又放回到桌子上。

“那位大夫有夫人吗？”

“嗯，怎么啦？”

“没……”

有己子慌忙摇摇头。

仔细一想，久坂当然是有妻室的人了。三十几岁还孑然一身，岂不怪哉？但不知为什么，有己子深信久坂是单身。虽然自己从来没有问过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久坂是单身，但有己子总觉得事实就是如此。事实上，上次问起结婚一事时，久坂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还以为他是独身。”

有己子嘟囔着，心里想着，久坂不像是有家室的人。

“我最初也是这样想。可是到他家里一看，家中有一位女性。”

“可是，那位的确是他夫人吗？”

“我想是的……”横屈说了一半，又把话咽回去，“不知为什么，我也不确定。”

“怎么回事？”

“护士和医院的职员们都称呼她‘夫人’没错，可是，就我见到她那时的感觉，她与通常意义上的夫人好

像不太一样。”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有己子不禁好奇，探出身子。

“现在要我一本正经地说出个所以然来，我说不好，反正我总觉得……”

横屈斜视着对面的墙壁，陷入沉思。真纪显得百无聊赖，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看着书。

“我说不清楚，感觉她是一个比较谨慎、话不多的女人。”

“她大约有多少岁？”

“那个时候，有二十七八岁吧，现在应该三十几岁了。”

“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吗？”

“是的，在那种偏僻的乡下地方，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可是，她好像很少抛头露面……”

“她有什么缺点吗？”

“我想没有。她平时穿得干干净净，房间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有己子对那个未曾谋面的女人产生了一丝嫉妒。

“还没有小孩吧？”

“那时还没有。”

横屈遇见那位夫人，算起来，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大学四年级暑假，一次是当实习医生时的夏天，加起来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两次去，那位夫人都在吗？”

“是的。”

横屈点点头，说了一声“对不起”，便从西服的衣袋里拿出香烟，有己子把烟灰缸推到他面前，想起敬之说过的话——以前，久坂在地方上闹出事端。

“夫人，您怎么会知道久坂大夫的？”吸了一口烟，横屈问起来。

“因为他是我丈夫的同学。”

“我听说过这件事。”

“听久坂大夫说的？”

“不是，是听其他学长说的。说他和您先生虽是同学，命运却不同。当时真是大吃一惊。”

“不同？”

“对呀，一个是大学的副教授，而另一个却在那种乡间医院。”

“虽说是乡间医院，不也生活得很好嘛。”

“这是当然。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也那么想，不过现在我并不那么认为。”

有己子忍不住想向这位聪明伶俐的青年打破砂锅问到底。

“据说，那位大夫以前在地方上，有过失败的经历？”

“您听谁说的？”突然，横屈压低了声音。

“就是听久坂大夫说的。”

“久坂大夫说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吗？”

“嗯，说有一名患者，如果他不那么多管闲事，本来可以得救，结果自己在没把握的情况下硬给患者做手术，终致患者死在手术台上。”

“不，不是这样的。”横屈语气坚决地辩解着，“不是久坂大夫的失误造成的。”

“可是，难道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久坂大夫才去了乡下吗？”

“表面上看好像是如此，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失误。首先他不是个马马虎虎的人。”

横屈坚决地摇了摇头。看到他倔强的表情，有己子内心激起一股强烈的冲动，越发想向这位年轻人刨根问底。

“我听说，当时死去的是一个小孩。”

“那是一个高度先天性畸形的一岁男孩。”

“听说久坂大夫与孩子母亲关系很密切，不是吗？”

“谁说的？”

“听说而已。”

“久坂大夫不是那种人，而且，即便与那位母亲关系亲密，与做手术没有任何关联。久坂大夫只是做

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那……让那小孩死掉，他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吗？”

“根本就不是想要杀死他，只是结果不巧而已。”愤怒的表情浮现在横屈苍白的脸上。有己子觉得这表情中蕴含着对青年时代久坂的敬爱，“关于那件事，倒不如说久坂大夫是受害者。”

“久坂大夫说了些什么吗？”

“他对那件事只字未提，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或声明。我只是听其他学长说的。”

有己子又回想起与久坂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是的，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久坂大夫就在天盐，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七年前，当敬之说起这件事时，话语中更多的是恶意。至少，在对事件的描述上，敬之说的与横屈所说的大相径庭。难道那个时候，丈夫有意撒谎？突然，有己子心中掠过一丝莫名的不安。

久坂是因为在派遣地的医院犯了错误，才返回诊疗室。敬之的确是这样对有己子说的。敬之还说了“那个人竟栽在女人手里，真是呆子”之类的话。敬之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谴责和嘲笑的意味。而现在横屈所说的情况，却与敬之的描述有不少出入。虽说其他知情者也会说“真是呆子”这类话，但其中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久坂的同情。而当时，作为久坂同学的敬之，在诊疗室已经位居要职，他不可能不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

可敬之为什么要那样恶意中伤久坂呢？

七年前，当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正是有己子同意与敬之结婚，而内心深处却被久坂深深吸引之时。当时，有己子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内心的真实情感。父母自不必说，就连亲密无间的朋友都没有告诉。

敬之不可能知道这一切。此外，即使敬之对久坂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又有什么必要对有己子陈述呢？敬之肯定在想，没必要对未婚妻这样的局外人士详细说明这起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只要简明扼要地回答疑问就可以了。有己子越想越觉得敬之当时说话的语气与平时不一样。

难道丈夫已经知道我爱上了那个人了吗？

如果这样，那就太恐怖了。婚前，自己的心思就被敬之看透。不要看丈夫平时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也许所有事情他都心知肚明。

有己子看着冷却下来的咖啡，慢慢地摇头，想甩掉这个令人不快的念头。

“如果换了我，处在那样的境地，是否还能像久坂大夫那样坚持信念呢？我没有信心。”横屈老实地说道，“那件事，可以说断送了久坂大夫的一生。”

“是吗？”

“如果没有那件事，现在久坂大夫应该是大学的副教授了，要不然就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之类的。”

说到这里，横屈慌忙地补充了一句：“不，这只是我的想象。因为听说久坂大夫和诸冈大夫是第二十三届的一对秀才……”

的确，敬之和久坂好像从学生时代起就是竞争对手，这个可以从敬之有时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带有点赞许又有点儿嫉妒的话语中想象得到。说实话，久坂的实力或许还在敬之之上，如果没有发生那次意外，或许现在坐在副教授位置上的就不是丈夫，而是久坂了。但现实生活却是：一个是副教授，另一个是乡间医院的平凡医生。从旁人看来，两人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横屈慌忙补充一句，估计是担心身为副教授夫人的有己子会产生误会。

“那位大夫真有那么优秀吗？”

从横屈的言谈中，有己子不禁对受到年轻医生如此崇拜的久坂欣羡不已。

“因为那位大夫一直待在乡间医院，所以不可能像大学的医生那样有很多机会从事各种新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等。可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的学问吧。”

“这么说来，那位大夫除了学问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了？”有己子故意用刁难的口吻问道。

“如果要我正儿八经地说出个什么，一时很难说清楚。总觉得久坂大夫一直在暗地里默默关照我……”

“关照你？”

“怎么说才好呢？他好像能看透一切，他那双清醒的眼眸里，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柔。”

“温柔……”

“我想是的。”

也许是因为没能很好地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吧，横屈显得非常着急，一脸急切窘迫的样子。

但是，横屈想要表达的意思，有己子已经隐约明白。久坂是这样一个人，当你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得很简慢、冷静。他从来不会当面对女性亲切地伸出手，对女性温柔体贴。但是，与他分手后，却总觉得有一种温柔围绕在身边。具体在哪里？是什么？已不能清楚地回想起，只觉得自己的心情是那么安详和快乐，就像被一双大手温存地拥抱着。

自己对久坂曾有过两次肌肤之亲——第一次还是处女，第二次已身为人妻。无论哪次，在整个过程中，久坂都表现得那么冷静，连一句温情的话都没有。我只是要了我能要的——就是这种冷冰冰的态度。

但是，对这两次的付出，有己子都不后悔。与其说后悔，倒不如说开心，心里反倒有一种满足感。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爱着久坂，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又不仅仅如此。

久坂虽然占有了有己子，但他身上似乎有着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似乎是得到了爱却又不相信。虽然他举止冷漠，其实最受伤的却是久坂本人。

“久坂大夫很受女性的欢迎吧？”

久坂会不会把给自己的温柔又给了其他女人呢？有己子不禁醋意大发。

“非常受欢迎。”横屈的回答真的很残忍。

“他不是有一个美丽的夫人……”

“可是，久坂大夫好像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

“是吗？”

“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喝酒，听他说过，女人不可信。”

“是吗？为什么呢？”

“他说，女人是一种适应能力强、不可思议的动物。”

“动物……”

“对不起，他确实是这样说的。”

“真是太过分了。”

“我总觉得，他可能在年轻时，对女人失望过吧。”

“他这么说过？”

“他说，女人即便突然把身体给了你，你也不要相信她。”

“把身体给了……”

“我想那肯定是他的经验之谈，被关系亲密的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抛弃了，他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怎么会……”

“可是，他说那话时，非常严肃认真。”

年轻时，有过肉体关系，莫不是在说自己？这绝不可能。可只要稍稍触及这个话题，有己子就感觉浑身发热。

“他喝酒后爱说这种话吗？”

“不，很少。正因为很少听他说这些事，所以印象特别深。”

“让他如此刻骨铭心的女人是谁呢？”

“哎呀，这我就知道了。”

虽然很担心自己的名字被说出来，但在有己子的心里，其实是很期盼说出来的是自己的名字。

“下次，他来了之后，我问问他。”

“下次.....”

“三月份，久坂大夫好像要回医疗部。”

“真的吗？”

有己子不禁提高了嗓门儿。

“即便回来，也只有一个月。他是来参加大学培训班的。”

真是从未听说。关于这件事，敬之和久坂两人都只字未提。

“由于在乡下待久了，接触不到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地方医院医生的技术水准自然会落后，于是诊疗室决定，以他们为授课对象，每三年举办一次培训班。”

“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我也是前两天才听医疗部的前辈说的。”

如果横屈都知道，敬之肯定知道。

“对老一辈的大夫来说，在大学里向晚辈学习，心情肯定不好受.....可医学每年都在进步。”

如果参加研修，久坂不就要向自己的同学敬之学习了吗？虽然可以说这是留校和没留校的差别，但有己子还是觉得被逼到如此境地的久坂有点可怜。

第六章 晚冬

一进入二月中旬，不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暖洋洋的天气。带有南部湿气的热带低气压接触到北方的冷空气，有时会造成大雪，但当北方冷空气的温度相对较高时，就会变成暖风，把雪融化掉。暖洋洋的天气停留两三天后，寒流会再度光临，但已不似一月份那样酷冷。单从每天看很难意识到，但从大趋势看，北国已微带春意了。

暖洋洋的天气来临后的第二天上午，有己子去了医院。本打算敬之出差回来后就去的，但因为疼痛消失，自我感觉较好，不知不觉就拖下来。

虽然已没有了一月的寒冷，有己子还是穿上和服外套，紧紧地围上披肩。因为天气回暖，路上坚硬的冰雪开始消融，雪屐踩在路面上发出轻快的沙沙声，让人感到严冬已经远去。

一个月前去见久坂时厚得快堆积到屋檐的雪墙，现在融化得只剩三分之一了。有己子走在从家通往大路的雪道上，在那里，她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医院。当有己子到达医院时，医院前门大厅里的巨大时钟正指向十二点。有己子在大厅填好诊疗卡，拿着病历，就去了外科门诊窗口。

已经有二三十名患者在外科的候诊室里等候着了，还持续有人挤进来。

有人脸色苍白；有人手上裹着厚绷带，吊在肩膀上；有人闲得无聊，正在看书。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一看到这群伤病患者，有己子就感觉很压抑。早上，丈夫敬之临走时说：“把病历递进受理窗口，说你是诸冈就可以了。”似乎那样一来，与其他患者相比，自己会早一点得到诊治。

看着等待的人群，有己子有些胆怯。不过很快，有己子便照敬之所说，走到门诊窗口。

在门诊窗口，一位三十来岁、似乎还是单身的女性，看到有己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您是诸冈大夫的夫人吧？请等一下，很快就叫您。”

她在病历的右上角，用钢笔写上“诸冈副教授夫人”。

丈夫好像事先与这位门诊窗口的护士打过招呼，说妻子要来。

几分钟后，有人在叫有己子的名字。自己一来就可以做检查，面对还在等候的患者，有己子觉得很不好意思。可门诊窗口的护士却坦然地把有己子带入一间挂着“预诊室”标识牌的房间。

房间被白帘子隔开，里面有两组医生和患者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新患者都要先到这里来，等医生了解了病情后，再转到诊断室。有己子在帘子前面的长椅上坐下，有心无心地听着医患间的交谈。

一位老人正在大声回答着。他以前在其他医院做过胃部手术，可最近胃部情况又开始恶化，老人害怕得了癌症。正当老人描述最近的症状时，门开了，横屈走了进来。

“让您久等了。”

横屈打了声招呼，接着说了声“请”，便走在前面，把有己子引到里面空着的一张桌子旁。

“诸冈大夫对您的病情很了解，本没必要再进行预诊。不过，我们还是照章办事，简单看一下。”

说着，横屈示意有己子坐在桌子前面的圆椅上。

“上次，真是失礼了。”

身着白大褂的横屈，看上去比上次老成许多。

“哪里，应该是我失礼才对。百忙之中打搅你，真是万分感谢。”

“事后回想起，总觉得自己当时有点多嘴……”

“没有，没那回事。”

“您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痛的吧？”

横屈翻开病历，开始预诊。

“仔细想想，好像在去年年底就有过轻微的疼痛。”

“明显发作，感到剧痛是在……”

“一月十九日。”

有己子清楚地记得，那是与久坂分别一周后，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

“然后，就是上一次？”

“是的。”

“平时不痛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吧？”

“是的。”

横屈在病历上流利地写着有己子看不懂的外文。

“在此之前，您得过什么病没有？”

“学生时得过肺炎之类的吧。”

“只有一个小孩吧？”

“是的。”

“有没有过流产或堕胎？”

“堕胎，有过一次……”

“什么时候？”

“四年前。”

真纪出生后两年，有己子又怀孕了，因为妊娠反应太剧烈，四个月后就堕胎了。如果当时强迫自己生下来就好了，现在想起来就有些懊悔。从那以后，有己子就再也没有怀过孕。因为敬之知道有己子反应剧烈后，就采取了有效的避孕措施。

“好了。”

横屈写完，合上病例。

“诸冈老师正在病房，十点半来这里。”

“我丈夫来诊断吗？”

“您不愿意？”

“我想我应该跟他说过这件事情的。”

“明白了。也没说由他来诊断，那就让教授来给您巡诊吧。”

“拜托了。”

横屈点点头，可接着又说：“可是，教授今天不会来门诊。”

“没关系，我改天再来。”

“请等一下，反正要进行各种检查，今天好不容易来了，就请把检查做了吧。”

“要做些什么呢？”

“目前必须要做的有小便和……”

横屈把检查项目写在病历上。

“拍片，然后是……请等一下。”

横屈走出房间。那两个像是新毕业的医生还坐在旁边，正在给患者进行预诊。他们不时转过头，好像知道有己子是副教授夫人。

五分钟后，横屈回来。

“刚才，我跟老师说夫人想请教授诊治，他听后就笑了。”

横屈一边说一边笑了。

“如果是结石，那是诸冈大夫最擅长的，比教授还权威。”

“我丈夫已经检查过了。”

“那就后天请教授来诊治，老师说今天还要照肾孟的X光片。”

“那是什么？”

“是检查肾脏到输尿管之间的部位。只要做这个就足够了。”

“今天能全做完吗？”

“可能要做到中午。今天应该能结束，怎么样？”

“好吧。”

“第一步是尿检，请拿着这个化验单，到化验科。”

有己子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仍厚着脸皮，小声说起来：“请带我去吧。”

横屈走在前面，两人出了预诊室。诊疗室的走廊上依然挤满了患者。

“外套就放在这里吧，我替您保管。”

“不，没关系。”

有己子不喜欢受到特殊照顾。

在走廊上与几位医生擦肩而过，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己子一个也没见过。

有几个诊疗室的年轻医生，以前跟敬之到家里来过，横屈、宫岸这几位年轻医生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不过，今天在诊疗室遇见的这些医生，有己子一个都不认识，看来诊疗室的成员新老交替得很快，诊疗室好像焕然一新，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陌生。

看着这些来来往往的医生，有己子情不自禁地开始寻找起久坂的身影。当然，有己子也知道，久坂此时不可能在这个医院，可万一呢？每次看到身材高大、穿着白大褂的背影，有己子就不禁一怔。有己子之所以想来医院，看病自不用说了，但也不能否认在看病的背后抱着某种期待——说不定能在这里碰到久坂。

那天，做完各种检查后，时间刚好过了下午两点。

化验科、临床检查室、X光室，有己子在医院的上上下下转了一大圈，待一切检查结束，已经筋疲力尽。

“顺便到诸冈大夫的办公室去看看吗？”在最后一项检查X光拍片结束后，横屈问道。

“我还有事，就回去了。”

“可是，老师让我转告您，回去之前顺便去一趟。”

在医院里见丈夫，有己子觉得很别扭。可横屈既然这样说了，也没办法，只有从命。

“他在办公室吗？”

“今天下午没有手术，应该在。我带您去吧。”

横屈领着有己子朝电梯走去。

敬之的办公室在三楼东头。

从三楼东边的电梯里出来后，只见左边立着一个大屏风，上面挂着“外科以外人员禁止出入”的纸牌。

走过白屏风，只见外科诊疗室、研究室、讲师室、教授室等依次排列。

这是有己子第四次来这里。第一次来的时候，父亲还是这里的教授，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顺路来过；第二次是与敬之订婚时；第三次是真纪出生前。

每次来，中间几乎都隔了两三年。可不管何时，研究室、诊疗室里依旧杂乱无章，要说唯一的变化，那就是挂在诊疗室门口的各诊疗室成员的姓名牌。

姓名牌是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手、副手的顺序依次排列的。第一次来的时候，父亲的名字排在最前面，除此之外，有己子什么都不记得了；第二次，未婚夫敬之的名字排在副手的前列，久坂在其后，中间隔了一两个位置；第三次，丈夫的名字上升到讲师位置，久坂的名字被换成了表示出差的红牌子；现在，当有己子第四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丈夫的名字已经是副教授的位置，排名第二，而久坂的名字已经消失了。

“有没有您认识的？”看到有己子出神地注视着诊疗室成员的姓名牌，横屈不禁问道。

“没有，几乎都是新人……”

难道内心的秘密被识破了吗？有己子慌忙地摇摇头。

“前面第四间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我知道了。”

“那么，我就此告辞了。”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照片是即时成像的，如果今天出来了，我就把它交给老师。”

说完，横屈说了一声“保重”，就走进诊疗室这边一间挂着“第二研究室”的房间。

副教授办公室在教授室的前面。门上的小窗户上挂着绿色窗帘，把手旁边有一个“有人”与“不在”的指示标识，现在显示着“有人”。

有己子站在门前，环顾四周，然后敲了敲门。

“请。”

里面传来敬之的声音。有己子推开门，走进去。

进门便是一扇屏风。后面是一套会客用的家具，占据了办公室一小半的空间。另一大半的空间都被书架挤满。在书架左边有一个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敬之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好像在看什么文章。看到有己子进来，敬之站起来，朝会客的沙发这边走来。

“都检查完了？”

敬之今天没有穿外科用的白大褂，穿了一件普通的内科用的白大褂。

“真是的，去了那么多地方，累死了。”

“这已经算快的了。若是普通患者，光这点检查，至少要花两天。”

的确如此，多亏了横屈始终不离左右，为自己带路，才得以迅速做完各种检查，但这都是因为丈夫的面子和特权。想到这里，有己子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居然有那么多生病的人呀。”

“当然，这里是医院嘛。”说完，敬之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听说你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

“我给你看病。”敬之苦笑着，“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

“算了，我在家里也检查过了，现在检查结果没出来，也无法进行确诊。那就这样，后天，还是请教授巡诊吧。”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教授诊断的结果也是一样。如果这样能让你更放心，就这样吧。”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觉得……”

有己子本想说，妻子跑到医院让丈夫看病，多少觉得……

“好了，不说了。喝点咖啡？”

“我不要。我给你冲一杯吧。”

“那好，给我来一杯吧，咖啡壶在那里。”

敬之指了指有己子身后斜对面的地方。在自来水池上方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个小架子，架子上并排放

着速溶咖啡、牛奶和杯子等。有己子在电热咖啡壶里放进水，拧开开关。走廊上鸦雀无声，患者是不会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诊疗室的同事都说是个大美人。”敬之点燃了一支烟。

“谁？”

“你呀。”

“我只去了门诊……”

“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可别人都看到你了。”

“可是，应该不会有人认识我。”

一路上碰到好几个医生，他们看上去很忙碌，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有己子。

“其实，大家早就知道。”

“讨厌！”

“说你漂亮，应该是好事吧。”

“可是……”

连自己尿检、赤裸着照X光时的样子都被看到了吗？有己子闷闷不乐起来。

“小田也赞叹你变漂亮了。”

“小田大夫也在吗？”

“你从化验科出来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

小田比敬之要晚三届，现在是一名讲师，到家里来过几次，有己子对他很熟悉。自己虽然在意穿白大褂的人，却没看到熟悉的小田。自己到底在看什么呀！有己子拿自己没办法。

“他说你上了点儿年纪，反倒漂亮了。”

“怎么会？”

有己子用双手捂住脸。心想，这都是开玩笑的，但脸上火辣辣的。

“好像变得更妩媚动人了。”

为了避开丈夫的视线，有己子站起来，关掉咖啡壶。

“放一块糖够了吗？”

有己子把咖啡倒入杯子，加了一块糖。热气从火辣辣的脸上掠过。敬之好像是在品味咖啡浓郁的芳

香，把杯子放在嘴边，慢慢地呷着。

“不是听别人说，我还没注意到。我也觉得你最近变漂亮了。”

“好啦，请不要再说下去了。”

“就像在恋爱中一样。”

“嗯？”

“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眼镜片背后，敬之的眼睛里露出笑意。有己子注视着这双眼睛，心想，说不定他在嘲弄我。

两天后，有己子知道了检查结果。

“结果出来了！”

那天，敬之一到家就告诉了出来迎接的有己子。看到敬之如获至宝的神情，有己子一时间不知所措。

“那么，结果怎么样？”

“果然是结石。”

有己子从丈夫手里接过大衣，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

敬之显得很满意。说完，走到大门左边的书房里。有己子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走进书房。

“我把X光片拿回来了，你看。”

敬之把公文包往书桌上一放，很快从里面拿出一个褐色纸袋。

有己子老实地站在敬之身后，像是在等待宣判的罪人。敬之从袋子里拿出一张底片，把它对着灯光。

“你看，正中间偏右的地方，看上去很白吧，这就是结石。”

整个底片很昏暗，到处都是黑色的云状阴影。敬之指的位置在底片中间稍微偏右的地方。的确，那里好像有一个小指头大小的白色阴影。其实有己子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敬之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是结石吗？”

“是的，仅这里就有四五颗吧。”

“这么多……”

“因为它们相互重叠，所以只能看到一个阴影，其实很多。有时甚至多达二三十颗。”

有己子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模模糊糊的、看上去有点白的影子就是石头，而且还是多颗重叠。

“那里是肾脏吗？”

“刚好在从肾脏到输尿管的部位。”

虽然敬之这么说，但有己子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这张底片与自己的腹部联系起来。

“这附近最容易长结石。”

“所谓结石，是很硬的东西吗？”

“当然硬。结石一般都是草酸钙或磷酸钙，你这结石肯定是其中的一种。”

敬之就像在给学生或年轻医生上课一样。

“那么，该怎么办呢？”

“结石这么明显，我看还是做手术比较好。”

“一定要……”

“只有把它清除干净，才令人放心。”

可能是自己多心，有己子总觉得敬之看底片时的表情显得很得意。也许敬之终于如愿以偿地发现了石头，不禁欣喜万分、喜形于色吧。

“你看，这些底片上也能清楚地看到。”

敬之举起另外一张底片。

“好可怕！”

“没什么可担心的，动手术取出来就完了。”

取出来就完了，说得容易。你这只不过是做手术人的逻辑，对接受手术的人而言，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

“肚子上要留下疤痕吗？”

“当然！”敬之惊讶地看着有己子。

“我不想做！”

“即使不想做也不行。如果置之不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痛起来。甚至有可能造成堵塞，到时连小便都解不出来。”

“这么……”

“如果不治疗就会这样。”

敬之口气如此坚决，有己子顿时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医生这么说，有己子还抱有一线希望，会不会是看错了呢？可这话偏偏出自敬之之口。有己子感觉自己就像被判了死刑，无处可逃。丈夫为什么会是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呢？此时的有己子反倒对此愤恨不已。

“可是，现在马上就……”

“当然，既然决定要做了，还是早一点比较好。”

“你来做吗？”

“我做，你才会放心吧。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敬之笑着把底片装回纸袋。

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想想看，丈夫以医生的身份，手持手术刀，在妻子的身体上划上一刀，这是一种多么难受的滋味呀！有己子本想倾诉一下内心的苦衷，但敬之看上去不会理解这种感受。

“这个月把手术做了，你看怎么样？”

“这么快……”

“那样，整个三月份就可以休息了，没关系的。”

“我需要住几天院？”

“如果顺利，手术后两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不过，手术前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我看还是住三个星期比较好。”

要一个女人离家三个星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离家期间，谁来照看这个家？丈夫、孩子的一日三餐又由谁来负责？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事前考虑清楚。

“到时候，还得请个人来。”

“让老太太来怎么样？”

有己子的母亲今年六十八岁，依然健康硬朗。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与大儿子一家住在圆山。

“要是告诉妈妈，她肯定会很吃惊。”

“总之，今晚你可以先打个电话过去。至于住院一事，看你什么时候方便，等来了再想办法找病房。”

“还是非做手术不可吗？”有己子再次犹豫不决地问道。

“是的。不做手术，这个病就治不好。”

“那，做手术会死人吗？”

“胡说！”

敬之微微一笑，径直到里屋换衣服去了。

第二天清晨，又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起雪来。因为连续放晴了几天，地上的积雪白天融化，夜里冻结，现在又被新雪覆盖。

看着窗外飘着的小雪，有己子又想起自己的病情。昨晚，给母亲和哥哥打了电话。他们都认为最好马上动手术。“敬之说的准没错。敬之学的就是这个专业，真是太好了。”

母亲对敬之信赖有加，从不怀疑。

一听说要做手术，大家起初都很担心，可马上又说：“不过有敬之在身边。”对要做手术这件事情本身，大家都深表同情，而对一个妻子的困惑——一个让丈夫给自己做手术的妻子的困惑，却无人理解。

想了一夜，有己子终于同意做手术。既然丈夫都这么说了，周围人也一致赞同，有己子别无选择。话虽如此，有己子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母亲和哥哥都很健康，为什么唯独自己患了这种病？在家族里，也没听说有人患过结石之类的病。

照此下去，自己的身体就会因布满石头而变得很僵硬，不是吗？

忽然，有己子的脑海里浮现出“石女”两个字。“石女”不是指身体里有石头的女人，而是指不能生育的女人。有己子很清楚这一点，但总觉得二者很相似，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身为女人，却做不了一个女人的恐惧感。

因为自己与那个人相会了……

有己子忽然陷入了一种受老天爷惩罚的错觉中。也许因为自己根本不该与久坂相会，所以老天爷就把石头扔进自己的身体，以此来惩罚自己的不轨行为吧。不仅如此，老天爷竟然安排敬之亲自做手术，让丈夫用手术刀来对自己进行惩罚。

也许从七年前献出身体的那一刻起，石头就在一点一点地变大。

有己子不禁浮想联翩，并一个劲儿地往坏处想。作为不贞的报应，现在必须用手术方式来赎罪。自己与久坂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上天的宽恕。

有己子这样想着，默默地接受了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同时又祈盼着手术前能见久坂一面，哪怕一面就够了。

在寒冷的冬季，从早到晚，玻璃窗上都布满冰纹，而现在，只有一早一晚才能看到冰纹。每天清晨七点左右，当阳光照耀大地，冰纹便开始融化。

上午九点，敬之和真纪出门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冰纹在消融，水滴像眼泪，从玻璃表面滑落。有

己子若有所思地看着，想起了久坂。手术的事要不要告诉久坂？告诉他，也无济于事。他那样冷漠，最多简单地回答一声“是吗”，就完了，也不会提出更多意见。

其实，对于病人的病情，诊断医生是最清楚的，但是，有己子还是想告诉久坂。有己子想向久坂撒娇，就要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了，有己子希望久坂能为自己担惊受怕，期待久坂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很受震动，接着深表同情，然后好好地安慰鼓励自己一番。有己子想借此来引起久坂对自己的注意，并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

可又不仅仅如此。

当有己子考虑是否做手术时，感到很不安：自己不会就这样死掉吧？敬之和母亲他们都说没问题，可万一呢？正因为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更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就这样死去，那就麻烦了。首先，真纪怎么办？年事已高的母亲又该怎么办？而且有己子对自己的生活总有一种没有尽兴的感觉——还没有尽情地挥洒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痛痛快快地过把瘾。

一直以来，与敬之朝夕相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有己子一度以为这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并决定为之付出一生。但现在仔细琢磨一下，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妻子在例行公事罢了，它并不意味着更多。自己只不过像大家都在做的那样，做了大家都在做的、理所应当的事情罢了。在这样的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与久坂的关系，只有这件事超越了世俗常规，有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满足感。在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一般常识和伦理。这件事虽然得不到上天的宽恕，但却让她活得很真实，有己子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一想到这是被禁止的举动，心里反倒更添了一层兴奋感。

对感情贪得无厌的有己子，现无药可救，居然觉得世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再也见不到久坂了。如果自己命中注定要死，那在死前，有己子想要有一次倾吐自己衷曲的机会。同时也想倾听一下久坂的心声。关于爱，两人之间还没有敞开心扉，真正地交流过。

话虽如此，可为什么自己一点都没有想到过敬之呢？自己想到了死，想到了死后的孩子和母亲，可那么重要的丈夫却被忽略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自己对丈夫的存在竟然常常无动于衷。一旦有事，首先想到的居然是久坂。他人一提到久坂，自己就情不自禁地激动。不说其他的，光是听横屈说有个女人像是他的妻子，自己马上就感到坐立不安。

敬之不是一个坏丈夫。虽然他有一点爱慕虚荣、拘泥形式，但远没有到影响家庭生活的程度。虽然他对人冷漠，凡事深谋远虑，但还没有到令人厌恶的程度。至少敬之不会乱搞男女关系，也不会对人动粗。而且，他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也在一般人之上。

光从外表来看，敬之无可挑剔。关于这一点，不用母亲和亲戚提醒，有己子也一清二楚。可自己的内心就是对他萌生不了爱意，这究竟是何为？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久坂的存在，自己倾注在丈夫身上的爱就被打了折扣？难道爱是有限度的，当一份爱增加的时候，另一份爱就会相应减少吗？

有己子朝窗外望去，试图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又有一行水滴沿着玻璃表面流下来。被融化的冰水弄得模糊不清的玻璃让窗外雪景中的院墙和光秃秃

的树木都扭曲了。看着扭曲的风景，有己子联想到身上将要留下的伤疤。如果用手术刀动手术，身上自然会留下疤痕。问敬之时，他不禁笑了，好像在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

有己子的身体至今完好无损，从没有被手术刀之类的东西碰过。虽从未对人提起，但有己子在心里还是引以为荣。这次手术后，会留下什么样的疤痕呢？不知道。反正在腹部中央，一个近十厘米的伤痕在所难免。

现在有己子已不再为疤痕一事感到害怕或厌恶。这是没有办法的，有己子已经认命了。

还是想见一见那个人……

考虑伤疤的事时，这个决心在有己子的心里越发坚定起来。这不是有己子一时的心血来潮。当意识到手术后，身体上将不可避免地留下疤痕时，有己子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有己子希望自己完好无损的身体能再次被久坂紧紧拥抱。希望久坂把自己还没有被丈夫的手术刀动过的身体夺去。

清晨，看着布满冰纹的窗户，有己子思绪万千。现在终于理出了头绪。原来萦绕在自己脑海里的各种思绪，最终都是为了这么一个念头。有己子期待着愿望实现，又担心这个想法太可怕，也许会中途搁浅。

天盐医院的电话号码，有己子早已谙熟在心。

马上就十点了，这个时候久坂肯定在医院里。要不要给久坂打电话呢？告诉他手术的事，问问他，最近要来这边的消息是否属实。光打个电话，自己急迫的心情是不会被识破的。

有己子偷偷地朝门的方向张望了一下。门外面是走廊，电话就在走廊尽头。拿起听筒，马上就能与久坂通话。

一件轻松平常的事情，有己子却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昨晚，敬之一回到家就说：“这个月末好像有病房要空出来，一个朝南的并且很安静的单间。是我硬要他们尽快腾出来的。”

有己子漠然地看着办事利落的敬之，就像是在听与己无关的事情。

“还是先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比较好。”

敬之和周围人都在忙碌，而当事人却显得悠然自在。与其说有己子过于悠闲，让人着急，倒不如说是己子已经跟不上周围人快速运转的节奏。

如果手术定在月末，那只剩十天。如果要告诉久坂，必须要在本周内。到了下周，一切会变得忙乱。想要见面的话，必须在这四五天内完成。而从现在到周末，只剩三天时间。

可是，自己一定能见到他吗？

如果打个电话，久坂能来一趟，自己就可以找个时间，花两三个小时与久坂幽会。但要是久坂不能

来，有己子就得乘车前往。到天盐去，单程就要六七个小时，当天往返是不可能的。可从现在的情况看，自己根本不可能在外留宿。不管什么办法，什么借口，好像都逃不过丈夫的眼睛。

但越是难以办到的事情，有己子反倒越想尝试。有己子外表看上去很温顺，但此时翻滚在内心深处的热血已经开始沸腾，内心的激情开始燃烧。虽然自幼家教甚严，但身为一个教授的女儿，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开始复活。

有己子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变得很可怕，自己身上潜藏着一种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的能量。有己子现在是将错就错，豁出去了，反正自己的肚子都要被切开。

如果现在见不到久坂，有己子就觉得像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损失呢？有己子本人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如果现在见不到久坂，就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冰纹已经全部消融，玻璃透进上午的阳光。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

这个还没有被丈夫伤害、完好无损的身体，现在只能维持十天。在这十天里，要是有那么一天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就好了。只要一天就够了，其余的时间全部献给丈夫都可以。有己子渴望着只属于自己的一天。

考虑了一整天，第二天上午，有己子拨通了久坂医院的电话。

如果是白天，久坂肯定在医院，就可以告诉他自己生病了；如果久坂不在，那就确认一下他是否来札幌了。就这两件事，不问别的。至于见不见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有己子暗暗对自己这样说道，随即拿起听筒。

又是上次那个女人接电话。

“请稍等。”

这个女人是接线员吗？很快有己子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因为有急诊病人，久坂大夫现在出诊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哎呀，久坂大夫去振老了，我想可能要很晚才会回来。”

“振老？”

一个有己子从没听说过的地名。

“您有什么要我转达的吗？”

“没有，我待会儿再打过来，谢谢您。”

说完，有己子赶紧挂断了电话。除非有特殊情况，外科医生才会出诊，但这次好像偏偏就撞上了特殊情况。护士说有急诊病人，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事了吧。

在爱情方面，女人的想象力异常丰富。有己子总觉得久坂不在，这是上天的一种暗示。听不到久坂的声音，有己子感到很失望，但另一方面却又松了一口气。

如果从电话那头传来久坂的声音，结果会怎样？一想到这点，有己子就觉得很恐怖。打电话前，自己不是一直都在盼望着这件事吗？可现在为什么感觉如此陌生，完全不像自己做出的决定。自己怎么会有如此大胆的念头？真是不可思议。

从中午到下午，有己子已偃旗息鼓，再也鼓不起勇气打电话。

打了一次电话，久坂不在。由此，有己子的内心突然滋生出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样一来，自己就有不去天盐的借口了，于是便心安理得起来。对久坂的思念，就到此告一段落吧。

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有己子又开始想念久坂。

不过这次不是想给久坂打电话或到天盐去之类的事情了。相反，有己子期待久坂打来电话。

电话铃响了，莫非……有己子紧张起来。

但仔细一想，自己打电话时，既没有说是什么事，也没有告诉对方名字，久坂怎么可能打来电话？有己子心里期待的是，久坂回来后，知道有人来过电话，于是便想到是有己子打的，这样一来，久坂不就会打电话过来了吗？

自己在期待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有己子很清楚这一点。但就是心神不宁，始终怀抱一线希望，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一度中断的对久坂的思念，现在又开始蠢蠢欲动。对久坂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源源不断的思绪不再是停留在情感表面，而是在有己子内心深处时时涌动。

此后的一个星期，有己子都在这种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想象中度过。

久坂当然没有来电话。

“按预定计划，明天病房就空出来了，后天你就可以住院了。”

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敬之一回家就告诉有己子。

“是我硬要他们腾出来的，一间朝南的好房间。”

“那……什么时候做手术？”

“可能在下周初吧。”

“没问题吧？”

“还在担心？”

敬之突然凑上前，在有己子的脸上戳了一下。丈夫这个快活的动作真是久违了，好像有七八年没有遇到过了。对一贯冷静沉稳的敬之来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举动。

“明天晚上把老太太也叫上，我们到外面吃饭吧。”

“为什么？”

“住院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吃不到美味的饭菜了，对吧？就算是预祝手术成功吧。”

“好奇怪呀……”

“我是为了鼓励你振作起来，才这样做的。”

不知为何，敬之显得那么生龙活虎，生机勃勃。虽说接受手术的当事人与实施手术一方所处的立场不同，但敬之显得有点过于活跃了。

“现在还很寒冷，老太太也在，我们吃火锅怎么样？”敬之换着和服，还在说这件事。

“‘热腾腾’的火锅味道不错，在那里预定一桌吧。”

无论多么美味可口的食物，在自己即将住院、情绪低落时，是不可能有心情享受的。敬之是不理解妻子的感受，还是虽然了解，仍要一意孤行呢？或许，是真心诚意为了鼓励妻子？

有己子还是不懂丈夫的心。

问问他有关久坂的事吧，有己子突发奇想。既然丈夫要自作主张，自己也就随心所欲，想什么说什么。

说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即便让敬之知道自己对久坂抱有好感，事已至此，多年的夫妇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崩溃。稍微闹一点小风波，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两人关系更进一步的催化剂。

久坂要回来了吗？好几次有己子都很冲动地想问这个问题。当丈夫穿和服，系腰带时；饭后，当丈夫在餐厅看报纸时；当真纪入睡后，两个人独处时。每次都有开口的机会，但有己子最终选择放弃。虽然自己一个劲儿地劝慰自己：问吧，问了也不奇怪。但就是开不了口，每次话到嘴边又被咽下去。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自己红杏出墙，有己子的负疚感压抑了自己。自己干了些什么，自己最清楚。

就像是洞察到有己子内心的不安，晚上，敬之开始向有己子求欢。敬之为数不多的求欢，几乎每次都是在有己子心神不宁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

有己子只好闭上双眼，默默承受。

敬之贪婪地享受着有己子手术前的身体。有己子好想把它给久坂，但事与愿违，有己子脑海里想象着久坂的样子，躺在了丈夫的臂膀里。

敬之的爱抚比平时来得执拗激烈。是因为丈夫的爱抚太激烈，还是因为自己恍惚中把对久坂的思念错位地转移到了丈夫身上？刹那间，有己子小声地喊叫起来。

自己说了些什么？清醒过来的有己子只记得自己好像顺口说了什么，但不记得内容。或许根本就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

事毕后的丈夫很快从有己子身旁离开。有己子在床上悄悄舒展开汗津津的身体。

有己子突然感到丈夫的“残渣”留在自己体内。真少见。有己子确实能感受到体内的余热，她回过头，看着敬之。

“喂，你没有那个？”

“嗯，嗯。”敬之含糊其辞。

“今天很危险。”

真纪出生时，强烈的妊娠反应让有己子吃了不少苦头。以后每到危险期，有己子就让敬之采取预防措施。今天也是危险期，自己应该提醒敬之。平时都会采取保护措施。

有己子每次都很有意这件事情，不知为何，今天却忘了。

“没关系吗？”

敬之仰面躺着，没有作答。

第七章 伤痕

在一个温暖如春的日子里，有己子住院了。下午两点，有己子乘坐表弟朝夫的车子朝医院驶去，母亲和真纪陪伴左右。三个人护送自己去医院，真是小题大作。虽然看上去有点夸张，但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住院，心中难免有些不踏实。

医院是全套护理，所以不需要带寝具，但仅内衣、睡衣、毛巾、洗脸用具等这些东西就塞了满满一大提箱。入院前夜，敬之看有己子准备的东西太多，就打趣说真像搬家一样，但有己子觉得还没带够。敬之每次都说，在医院买就行。有己子觉得等到急需时再买就来不及了。毕竟是初次经历，心中有点不安。

现在仍是二月末，在连续两天的阳光照耀下，屋檐下的冰柱被一层层地削去，俨如一支支细小的蜡烛，尖头上悬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柏油马路显现出来。两旁的积雪在融化，冰水慢慢流淌着。在久违的阳光中，主妇们走出户外，站在外面聊天，一辆满载旧报纸的大车从旁边缓缓驶过。

街道定格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中。

有己子沐浴着阳光，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只有自己去医院？无论是体内有结石，还是开刀动手术，所有这一切都像是个恶意的玩笑。

但是，当有己子来到医院，看到身着白大褂的医生，还有那些躺在担架上的患者，这个念头顷刻间便烟消云散。

病房是五楼朝南的五〇六号。单间，两扇门，门后摆放着沙发，屋内有一张床，紧靠着明亮的窗户。

一个明亮整洁的房间。

一位中年护士走进房间，递给有己子一份《入院规则》后，便开始向有己子介绍床头柜、橱柜等房间设施。有己子怀着搬进新公寓一样的心情，认真听着。

有己子把携带的东西拿出来，整理好。这些事刚刚告一段落，身穿白大褂的敬之进来了。

“怎么样，还喜欢吧？”

“非常干净！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吗？”母亲环视四周。

“以前是二等病房，两个人一间。最近重新装修过，改成了头等病房。”

“是吗？这里采光也好，心情真愉快呀！”

透过微微向外开启的窗户，一阵微风拂面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街道上的嘈杂声，就像一个浅浅的旋涡，盘旋着散入耳际。如果关上窗户，外面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明亮的窗户，干净的病房，一切都那么舒适惬意。但一想到后面还有手术在等着自己，有己子就再也无法静下心来悠闲地欣赏房间。有己子听着大家谈话，呆坐在床上。

“把衣服换了，怎么样？”

“可是……”

“病人还是要像个病人的样子嘛。”

结石病真的是一种很棘手的病。不痛的时候与常人无异，可以精神抖擞地工作生活。一旦痛起来，身体便顷刻间动弹不得。发作时的状态与平素完全没有可比性。现在，有己子没有任何异感。自己怎么会是一个病人！有己子百思不得其解。也正因为如此，有己子根本不想到医院来，还换上医院的专用睡衣，真是可笑！

“我安排横屈做你的主治医生。你很熟悉的，还可以吧？”

有己子站在屏风后面，一边换衣服一边点点头。

“当然，我有时也会过来查看一下。”

当了副教授，就无须直接负责住院患者了。敬之想把琐碎事一并交给横屈处理，自己进行监督指导。

“见过护士长了吧？”

“刚才在护士站见过了。”

“护士们都知道有己子是我夫人，不必担心。”

“打起精神来呀！”

母亲拍了拍有己子的肩膀。有己子冲母亲微微一笑，但难掩心中的不安。一个小时后，母亲和真纪回去了。真纪被外婆牵着，苦着脸，最后依依不舍地在门边向妈妈挥挥手。当房间里只留下有己子一人时，她才切身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等待手术的病人。

从五楼的病房放眼望去，没有高楼大厦的札幌街道尽收眼底。刚才明亮的太阳开始西下，散落在山麓的人家，已经变成了朦朦胧胧的阴影。整个街道仍被积雪覆盖，而且越往郊外，积雪越深。站在房间里放眼眺望，能感到晚冬一天天逝去，春天的脚步正悄悄来临。

有人敲门。

有己子轻声应答，离开窗边，坐在床上。进来的是横屈。

“你好。”

也许是因为上次交谈了很久，横屈露出和蔼的笑容。

“诸冈大夫说，我是您的主治医生。请多关照。”

“哪里，请你多关照才是。我是一个任性的患者，真的请多多关照。”

横屈在床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您是第一次住院吗？”

“是的。我好害怕，都快要哭出来了。”

“老师也在，不要担心。”

“我真没用。”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与丈夫相比，有己子在横屈面前更容易说出心里话。

“由于我是夫人的主治医生，诊疗室的同事们对我既羡慕又同情。”

“怎么回事？”

“诸冈大夫把自己的夫人委托给我，说明他信任我，加上您又非常漂亮。”

“哪里……”

有己子觉得很可笑。什么美人，一个二十九岁、有了孩子的女人。年轻时还可以这么说，现在是自信全无了。

“大家都期待巡房时能看到夫人。”

“不要开玩笑。那同情你又是一回事？”

“他们说毕竟您是副教授夫人，与普通患者相比，要操更多的心。”

“请您不要太介意，如果我有不对，请不要客气，尽管直说。不要把我与丈夫牵扯在一起。”

“可是，我做不到。”

“如果受到特殊照顾，我反倒不安。”

“不，我指的不是护理等杂七杂八的事情。自己在检查或处理术后病情等医疗问题时，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呢？我担心的是这个。”

“有闪失虽然会很麻烦，但还是请你抱着对待普通患者的心态。”“医生对患者都会尽最大努力，但对一些由教授特别介绍来的患者，或自己熟悉的人，因为过于紧张导致失败的案例有很多。”

“好可怕呀。”

“夫人的手术由老师来做，所以您不用担心。”

横屈爽朗地笑了。与这个年轻人交谈，有己子自然而然地愉快起来。

“对新患者要建立住院病历。请让我简单诊察一下。”

“在这里？”

“对，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有己子仰面躺在床上，松开睡衣的纽扣。

横屈从眼睛察看到喉咙，然后听诊胸部，进而检查从膝盖到脚部的反射机能。

难道他正如所说的那样紧张吗？只见横屈不苟言笑地检查着，并把结果填写在病历上。有己子觉得横屈的侧脸看上去很漂亮。

过了大约十分钟，检查结束。有己子慌忙把纽扣扣好。横屈站在床边，填写病历。

“手术大概什么时候进行？”

“预定在下周二。”

有己子看了看刚贴在墙上的日历。星期二是三月五日。

“想起来了，昨晚我碰到久坂大夫了。”

“啊……”

“好久不见了，我们在薄野一起喝了酒。”

“他已经来这里了吗？”

“好像是前天来的。好像还要晚两三天来医院。”

有己子无话可说，只是木然地望着横屈。

“见面时，我说了夫人要做手术的事。他说：‘是吗？请代我向夫人问好。’”

“向夫人问好……”

有己子嘟囔着，对自己要做手术时跑来研修的久坂怨恨起来。

晚餐是鸡蛋拌豆腐、盐烤竹荚鱼、青菜，还有酱汁。这是有己子在医院的第一顿饭，可有己子只稍微动了几筷子鸡蛋拌豆腐和青菜，剩下的一大半都没吃。

并不是医院的饭菜特别难吃。医院动用小预算，提供这样的伙食，已经相当不错了。有己子之所以没有食欲，并不是饭菜的原因，而是没有独自吃饭的心情。

把吃剩的晚饭送回去，有己子开始喝茶。好了，现在已无事可做。有己子情不自禁地想起真纪，还有家。

傍晚，六点钟的体温检查结束后，有己子便到护士站给家里打电话。

母亲很快接了电话。

“怎么了？”

虽然听到母亲询问，但有己子觉得才分开几个小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有己子报了一下平安，就说要真纪接电话。

“我在看电视。”

有己子以为真纪会感到寂寞，可真纪的声音却意外地很有精神。

“明天和外婆一起来，妈妈想你。”

“嗯，我要去。”

好像只有有己子独自感到寂寞。

打完电话，有己子回到病房。外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从窗户往外望去，冰雪中，札幌的街道灯火通明，霓虹灯在闪烁，洁白的雪给夜色添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欣赏了一会儿夜景，有己子回到床上。

横屈曾说久坂三月会来札幌，未曾想他已经提前来了。

一直期待与久坂相见，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久坂回札幌，自己却住进医院，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如果往坏处想，也可以认为这是丈夫的预谋，故意让两人没有见面的时间。可是自己的病情已经清楚，今天住院，也没有什么不自然。如果自己愿意，既可以更早一点住院，也可以推迟住院。刚好碰到久坂回来时住院，好像纯属巧合。

有己子虽然这么想，但心里仍有个疙瘩没有解开。

久坂的消息连横屈都那么清楚，敬之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呢？当然，这些工作上的事与自己无关，倒是事实。但有己子还是怀疑丈夫是故意不告诉自己。

再说，久坂也真是的，既然决定来札幌，难道就不能打一个电话吗？虽然有己子也知道，久坂恐怕不是细心周到的男人，但仍对他有一肚子不满。现在自己想这么多也无济于事，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着动手术吧。有己子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病房陷入一片死寂。偶尔会听到走廊上护士的脚步声，但转瞬即逝，四周很快恢复了寂静。远处好像有婴儿啼哭，若有若无，听不清楚。从家里带来的座钟显示，现在已过七点半。

突然，有人敲门。有己子还没来得及应答，门就开了。进来的是敬之。他右手提着公文包，左手拎着一部便携电视。

“怎么样，在病房的感觉如何？”

“放松不下来。”

有己子抬起身，像是松了一口气。

“很无聊吧？看看这个，解解闷。”

敬之把电视放在窗边的架子上。

“这是在医院门口的电器商店买的。”

“你想得真周到，谢谢。”

“放在这里还可以吧？”

如果放在架子右边，有己子躺下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看见。

入院前，有己子考虑了许多必备物品，就是没想过带电视。有己子想，住院后，紧接着就是动手术，术后伤口会痛，整个注意力都放在伤口上了，哪有什么时间看电视。但事实上，术前和术后，有相当长一段无聊的时间需要打发。

把线接上，打开电视，画面闪了一阵，片刻，一名熟悉的年轻歌手出现了。

“电视开着吗？”

“嗯。”

虽然是一首耳熟的老歌，但毫无生气的房间顿时鲜活起来。

“晚上还是戴上耳机比较好。”

敬之调小音量，把耳机放在电视上。非常细心周到，这是敬之一贯的作风，就凭这点，有己子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夸敬之温柔体贴。有己子当然也这样认为。确实，如果不是体贴有己子，也想不到买电视。

有己子同时也觉得这与其说是敬之的温柔，不如说是他计划过的行为。这种感觉只有与敬之一起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

“吃饭了吗？”

“吃了一点点……”

“不好吃？”

“虽然看上去还可以……”

“手术前还是要尽量多吃，增强体力。叫份寿司吧。”

“这么晚，店铺可能已经关门了吧。”

“营业到九点，还有一个小时。”

“是星期二做手术吗？”

“还有一些诸如心电图、肝功能检查等，都是术前必须做的。星期二应该没问题吧。”

“手术那天，还是让母亲来吧。”

“当然要来啦。”

“不是，我是想让母亲一直陪在身边。”

“我不是已经找了护理吗？”

“可是，还是妈妈来要安心一点。”

虽说从手术那天起，有十天时间都有护理来照顾，但刚做完手术的那段时间，如果母亲在身边，可能感觉舒适些。

“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

“可是……”

“那么，等我问问再说。”

“你要回去了吗？”

“已经八点了，真纪会觉得寂寞的。”

“好想跟你一起回去。”

“那不行。”

敬之苦笑着站了起来。

“那么……晚安。关于手术，不要想得太多。”

敬之在门边转过身，再次轻轻点头，然后关上房门离开了。

晚上，有己子梦见了久坂。自己被手术折磨时，久坂悄然出现了。久坂一如既往地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有己子。有己子吃了一惊，急忙问道：“你怎么啦？”“我受伤了。”久坂冒出一句。“伤在哪里？”有己子不停地追问，久坂面露难色，并不作答。

当有己子清醒过来的时候，刚好是凌晨三点半。整个房间只有枕边那盏小灯亮着，让人感觉特别空旷。也许是半夜醒来的缘故，总感到几分寂寥。有己子再也无法安然入睡，就这样一直等着天亮。

第二天，有己子也几乎是在拂晓时分就醒来。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第二天晚上，她决定看书。可尽管如此，一旦醒来，还是无法继续入睡。

或许是因为晚上没睡好，到了中午，有己子一下子睡了两三个小时。她虽然知道中午睡多了，晚上就会失眠，可习惯一旦养成就难改了。

有己子有三次在梦中遇到久坂，可现实中，久坂却没有在医院出现。或许久坂已经来了，只是没到她的病房罢了。有己子最初相信久坂如果来医院，一定会来病房探望自己，可现在她对此产生了动摇。

手术的前一天，有己子再次鼓足勇气问横屈：“久坂大夫还没来吗？”

“也许明天会来。”

“明天……”

“不过，因为所要主管的患者、门诊值班时间还没有确定，所以不清楚到底何时能来。”

“来研修的医生也要做手术、负责患者和门诊吗？”

“有时要负责一些轻微患者。至于手术，好像一般是以现场见习为主。”

久坂绝不会来见习自己的手术。有己子轻轻地闭上眼睛。

“明天要动手术了，今晚好好休息吧。”

说完，横屈把装在红色袋子里的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走出了房间。

手术那天，一大早天就阴沉沉的。灰色的天空眼看就要下雪，当有己子被推往手术室时，雪还没有下起来。

阴沉沉的像要哭泣的天空，这是有己子昏迷前看到的最后光景。

不知过了几个小时，有己子从手术中苏醒过来。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雾中的白影。

白影背对自己站着，一动不动。可是，这里是与手术室相连的观察室，观察室里不可能有雾。之所以看上去是雾，是因为她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苏醒。

看着眼前的影子，有己子感到身体的知觉正在恢复，感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

随着这股力量的出现，一种全新的感觉也在苏醒。有己子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痛，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她。

“好痛……”

雾中的影子在慢慢晃动。它的实际速度就是普通人的移动速度，但在有己子眼里却像慢镜头一样，缓慢而倦怠。因为有己子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当眼前出现这些奇妙的景象时，还误以为对方在做什么奇怪动作。

“您醒了吗？”

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女人的声音。在有己子的脑海里，这个声音似乎也拖着长长的余音。

“疼……”

声音听上去是在说“疼”，可有己子并非一开始就想那么说，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语言。只是因为有人在问，所以就回答了，其间，有己子根本没有被问和回答的意识。

准确地说，是因为视网膜中的影子在动，所以自己就出声了。提问和回答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疼”不是有己子有意识思考的结果，而是肉体上的本能的条件反射。

“不要动呀，一动就痛。”

白影走上前。当来到有己子的眼前时，她好不容易辨别出这是张人的脸。眼睛和鼻子就像是透过雨中的玻璃看到的那样扭曲，相互重叠。同时，旁边并排好几张脸，看上去都在不停地摇晃。

“疼……”

慢慢地，有己子的大脑开始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了，但一张嘴，说出的仍是同一句话。支配着有己子的仍然是肉体，不是内心。

“现在是麻醉药即将失效的时候，所以有点痛。不过马上就舒服了，您可要挺住呀。”

声音像波浪一样涌上来，然后逐渐远去。突然，有己子觉得眼前的迷雾开始剧烈地晃动，身体在轻飘飘地往下坠落，就像是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昏昏欲睡。但这只是暂时的，剧痛很快又使她苏醒。

在有己子的身体里，而且是下半身，好像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红色的火球在腹部周围到处乱跑。疼痛就像机关枪连续扫射，四处扩散开。

“疼……”

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这句话。有己子不想再多说什么。

“不可以，头不可以动，氧气管会脱落。”

护士在说话，但有己子只听到了声音，辨别不出意思。

“诸冈夫人，诸冈夫人。”

噼啪噼啪，一位年轻女人的手在拍打有己子的脸。有己子感觉这个声音就像打水的声音，听上去很凉快，很惬意。刚才一直以为只有一个人影，不知不觉中变成两个。其中一个比较小，另一个稍微大些。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吗？影子飘在白雾里，隐隐约约，看不清楚。

“请试着张开嘴巴。张大，啊——”

好像又是女人的冰冷的手触摸到了脸颊。突然，鼻子里面刺痒痒的，有己子开始咳嗽，感觉快要吐了。紧接着，从喉咙到胃都有一种翻肠倒肚的恶心。

“不要……不要……”

有己子苦苦哀求着，护士不予理睬，把插在鼻孔里的氧气管取出，重新插好，然后松开手。刚一松手，有己子连续打了两个喷嚏。

有男人的声音，女人好像在回答什么。男人的声音似曾听过。是丈夫吗？是主治医生横屈，还是久坂？如果是久坂，自己一定要穿戴整齐。如果被 he 看到自己这副模样，以后怕是无颜见他。

“不要……不要……”

只有头脑中最单纯的想法转变成声音发出来。有人握住了自己的手。手很大，很厚，不是女人的手。是丈夫的还是久坂的？有己子想分清。有己子想，只要睁开眼就能看到了，但眼皮却异常沉重。怎么啦？眼皮简直就像被紧紧粘住了一样，动弹不得。透过迷雾的缝隙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张脸的轮廓。

“知道我是谁吗？”

低沉的声音从注视着自己的那张脸上传来。

“是我呀，知道吧？”

听过这个声音。是那个经常听到的声音。

“是您丈夫。”

年轻女护士代为回答。

“我知道了。”

看了一眼仰视着的有己子，那张注视着自己的脸满意地离开了。

两个白影子面对面地交谈着。有己子只听到声音，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雾在急速散开，眼前的视野逐渐明亮。有己子就这样注视着丈夫的背影——不太高大、身材适中，穿着合身的白大褂。

两人好像在不停地说着什么。是女的在说，还是男的在讲呢？有己子只看到一只手在两个人之间不停地挥舞着。有己子看着他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久坂在吗？

一刹那，疼痛从下腹部袭过。

“好痛……”

无意识的叫喊声，再次从有己子毫无血色的嘴边颤抖地冒出。

那天，晚上七点多，有己子才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过来。

手术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为时两个小时。手术中，因为在进入肾脏的肾动脉下面发现了异常的血管，为了处理它们而耗费了一些时间。

手术后，护士在观察室里对有己子的恢复过程进行观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己子被转到病房。当时已经快五点了。之后的两个小时，有己子仍在昏睡，只是偶尔发出低低的呻吟。

当有己子第二次苏醒过来的时候，病房里只有母亲和一名叫内藤的护士。

“您醒了！”

此时已快五点了。在以后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己子仍在昏睡之中，只是偶尔发出阵阵低沉的呻吟声。

“您醒了！”

护士俯视着有己子，面露笑容。

在床的左边有一个架子，上面倒挂着一个瓶子，黄色的液体从瓶中流出，通过一根细小的塑料管，慢慢地流入有己子的体内。

液体源源不断地流入有己子的体内，但有己子却没有任何感觉。

“好痛呀……”

起初半梦半醒中的疼痛，在麻药失效后变成实实在在的疼痛，简直是在折磨有己子。

“刚才大夫吩咐过，我已经给您打了一针，现在没事了。”

“我想喝水。”

有己子感到嘴唇很干燥，不停地伸出舌头，在嘴唇周围舔舐。

“我来给您擦嘴唇。”

护士来到枕边，把浸过水的纱布敷在有己子的嘴唇上。

“您看，药液在滴着。等到这瓶全滴完，口渴的感觉自然就会消失。”

可眼前，这瓶药液还没有滴到一半。

“手术，还顺利吧？”

有己子有气无力地看着护士。

“听说取出很多石头。等会儿大夫拿来给您看看。”

在护士身后，小脸庞的母亲不停地点着头。

“大夫？”

“是呀，大夫。夫人的丈夫……”

护士所说的大夫就是自己的丈夫，丈夫就是敬之，一个完整的概念在有己子的大脑里组织起来。

“大夫亲自出马，绝对没有问题。”

是的，丈夫切开我的肚子。有己子突然无缘无故昂起头。

“痛……”

刹那间，电流般的疼痛从下腹部穿过。

“不行呀，不能动。”

护士慌忙按住有己子的额头，然后慢慢地把手移到她的双肩，刚才一瞬间从体内横穿而过的疼痛，持续了几分钟后，逐渐变成隐痛，然后消失了。

“手术做得很漂亮。”

“毕竟是大夫做的嘛……”

“是的，诸冈大夫做的嘛，根本不用担心。”

护士不停地鼓励自己。但是，与此无关的、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封闭了有己子的心灵。这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气愤，那感觉近乎有人用粗野的穿着鞋的脚，从自己的身体上踩踏过去。踩过去的人站在那里，显得满不在乎。这让有己子感到难以忍受。

“您怎么啦？”看着有己子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护士不禁关切地问道，“您痛吗？”

有己子在床上只是摇摇头，闭上眼睛。

有己子知道丈夫为了自己已竭尽全力。也许敬之只是忠于职守，在完成任务罢了。但不知为什么，有己子就是不能原谅敬之在自己身上完成这个任务。要很镇定地切开自己妻子的身体，这不是常人所为。作为外科医生，无论他对自己的技术多么有信心，也不应该这么做。

可敬之偏偏就敢这样做，他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完全就像是另外一种生物。

自己这个痛也是丈夫一手造成的。

在隐隐作痛中，有己子想象着敬之戴着手套的手指伸进自己体内。他切开皮肤，拨开肠子，抓起输尿管，用手术刀切开。用止血镊子夹住周围的动脉，擦拭喷出的鲜血。整个过程中，敬之肯定面不改色心不跳，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微笑。

“讨厌！”

眼泪夺眶而出。

“您怎么哭了？手术已经结束了。”

护士根本无法理解有己子的心情，更不会明白有己子为何会悄悄独自流泪。

有人进来了。

“诸冈大夫来了！”

护士轻轻地拍了拍有己子的肩头。

“刚才，心情有点不好。”

“是吗？”

眼前传来敬之的声音，一个在自己的身体里搅动过的男人的声音。

“怎么了，眼泪汪汪的？”

“夫人在喊痛，刚才突然哭起来。”

“真没用啊！”

爽朗的声音在头顶回响。声音仿佛渗入伤口，疼痛苏醒了。

“我把你肚子里的石头带来了，要看吗？”

敬之的脸紧靠在有己子的眼前。丈夫的脸滑溜溜的，看上去异常白。

“是大石头，竟有五个。”

敬之的手在有己子的胸口处晃动几下。也许是装在玻璃器皿里的缘故吧，只听见石头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肚子里有这些东西，当然要痛了。”

“……”

“竟然长出这么大的结石！喂，睁开眼睛看看吧。”

有己子拼命闭上眼睛，下定决心决不睁眼。如果现在睁开眼睛，自己就输了。有己子不想输给这个炫耀着从妻子体内取出结石的野蛮男人。如果睁开眼睛，丈夫会更加肆无忌惮。

“瞧，它们就像黑曜石一样在发光啊，留它们做个纪念吧？”

“你别在这里……”

虽然觉得这样对尽心尽力给自己动手术的丈夫不礼貌，有己子还是忍不住叫起来。

“有己子，手术可是很成功的呀。”

“好啦，你出去。”

有己子紧闭眼睛。不想看，不想看——丈夫、石头、玻璃器皿……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厌恶。此时此刻，无论多么疼痛，有己子都想远离大家而独处。

“你还处在紧张状态吧？”

敬之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着，听上去异常兴奋。

不论心情如何，有己子觉得身体好像在别处游荡。

有时，有己子会感到令人窒息的疼痛袭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术后的第二天才有所缓解。到了第三天，除了下腹部还有点热烘烘的感觉外，疼痛感几乎消失殆尽。虽说这是一个腹部手术，但只是剖开了从肾脏到输尿管中间的一部分，并没有把肠子划开，所以术后第二天就可以进食，食物是稠粥。

术后的头一两天，尿里还带着血，成了血尿；不过从第三天开始，情况好转了。

主治医生横屈在早上九点左右和傍晚五点左右会来查房，一天两次。早上检查伤口，换纱布，傍晚只是来问问病情，当有己子疼痛发作，横屈就会找机会过来探望。有己子明白，这都是因为自己是敬之的妻子，所以横屈才特别关照，敬之一般在午休或傍晚时出现。也有时是早上或晚上，时间不确定。

“怎么样，舒服多了吧？”第三天晚上，敬之回家前顺便来了一趟病房，“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还是只能吃半碗粥。”母亲告诉敬之。

“打点滴可以补充营养，没关系。”

“这孩子从小就讨厌喝粥，真不好办。”

“明天开始，可以吃一般的食物了。”

“面条什么的，可以吧？”

“没关系。像面包、鱼这些容易消化的东西，随便吃。”

“那明天，我去看看有什么鱼没有。”

“可是，妈妈您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从手术那天起，您就一直跟在身边。”

在这些方面，敬之是一个非常细心周到的男人。

“手术那天晚上是有点应付不过来，不过现在没有太麻烦的事，没关系。”

“几天来，您肯定累了。怎么样，明天让妈妈休息，这里交给护理？”敬之征求有己子的意见。

“妈妈就要回去了吗？”

“以后让妈妈常来看看。”

“可是，小便……”

“端尿这事交给护理来做。护理就是做这个的嘛。”

“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做！”

“因为你是病人，所以没办法呀。”

“好了好了，我也不是很累，我留下。”母亲说，“打从婴儿时期开始，我就为她端屎端尿，我有精神准备。”

“一生病，就像个小孩子。”

敬之苦笑着，没有任何冷嘲热讽的意思。

的确，有己子也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小孩子了。术后，大家都安慰自己，很温柔地对待自己，不知不觉中，孩提时代撒娇的习性开始复苏。虽然伤口很痛，不能动，躺在床上也难受，但看到大家都为自己提心吊胆，有己子又感到很开心。

“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小便？”

“其实现在就可以了。可是身体里还插着导尿管。横屈怎么说？”

“我还没问过他。”

“如果我从旁干涉，他很难做的，就按他说的做，不会有错的。”

“他可是个非常亲切温柔的大夫啊！”母亲很喜欢横屈的真诚。

“那我回去了。需要从家里带东西吗？”

“把放在衣柜第二个抽屉里的睡衣给我带来。还有，我想看看书，拿两三本周刊杂志来。”

“知道了。”

“真纪好吗？”

“昨天好像与康子一起去百货商店了。我对她说，妈妈的疼痛已经稳定下来，明天可以去医院，她听了很高兴。”

“是吗……”

有己子突然忍不住想哭。这个时候，敬之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说了一句：“对了，久坂回来了。”

刹那间，有己子抬起头，没有应答。敬之在穿大衣，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有己子按捺住打听的冲动，注视着丈夫的脸。

“他可能会来病房看你。”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做了手术，我想他可能会来慰问一下。”

“不要。”

有己子拼命地摇着头。

“估计这两天就会来。”

说完，敬之拿起公文包和帽子，站起身。

第八章 雪融

疼痛一天一天在减弱，有己子知道身体正在康复中。昨天与前天不同，今天又与昨天不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感受，每一天都在朝着痊愈迈进。

说到外科，最形象的比喻叫速战速决。做手术那会儿是一个难关，但只要你挺住，以后的恢复就会很快。不像内科，经常看不出病情是在好转还是在恶化。

第四天，母亲暂且回家了。看到嘴里说着不要紧却倦容满面的母亲时，有己子就再也说不出任性的话来了。代替母亲护理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性情温和的老人。据说她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五年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理。

“夫人很幸福啊，有一个像诸冈大夫那样优秀的人做丈夫。大夫在家里一定也很体贴吧？”

护理换着床单。

“看上去像吗？”

“在医院里从没见过他骂人。”

从旁人看来，敬之也许是一位理想的丈夫。但是，有己子感到不满的，不是丈夫发不发脾气、温柔不温柔这些表面现象，而是潜藏在背后的更深层的东西。

有己子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

表象以外的东西，对夫妇以外的第三者无论怎么解释，都不会被理解。事实上，直到结婚，有己子都没有想到敬之和自己之间竟会有如此难以磨合的地方。秀才风度，几分冷淡，这就是婚前有己子对敬之的感觉。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七年光阴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了一点，两人在骨子里不是一路人。正是因为结了婚，才了解到了这一点。

“六年前，我丈夫因意外事故而死亡，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

护理对有己子的羡慕，好像还包含着经济方面的原因。

护理晚上回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有己子一个人。随着身体的康复，逐渐复苏的还有对久坂的思念之情。在独处的时候，她的想象张开了翱翔的翅膀。

今天是术后第四天，久坂还没有来。

久坂是在等待自己的病情进一步好转吗？或者有所顾虑，担心房里有其他人？其实，有己子的身体状况如何，问问横屈不就知道了吗？至于顾虑，只要问问护士有没有客人在病房就可以。如果有心要来，不会来不了。

难道他在有意回避我吗？

突然，这个不安的念头从脑海中闪过。也许回到大学附属医院，遇见敬之，久坂就决定忘却往事，他的真心姑且不论，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

想想看，如此期待久坂的自己有点不寻常。岂止是不寻常，简直就是疯狂。作为妻子，不可饶恕！

一时间，有己子对自己罪孽的深重感到震惊。也许正像护理所说的，自己过于受到老天眷顾。而正因为如此，自己才忽略了丈夫的可贵，反而任意妄为。但是，这种反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虽然脑子里觉得那样想是不对的，但在心灵深处，又开始那么想了——难道他有意回避我？

即使是身体受伤，即使不停地自我劝诫，可还是无法控制住思绪，他在有意回避我吗？这个念头就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波纹不断扩散，以至于塞满大脑。她千方百计地压抑，可怎么也压抑不住心中对久坂的思念。

他一定在等待我的病情进一步好转。

最后想得不耐烦了，有己子就这样自我安慰，然后放下心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暂时回家休息的母亲在第六天早上再次出现在病房。两天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可看到母亲，有己子就安心了。

“我可以走着去厕所吗？”

这天早上，有己子问了向来查病房的横屈。

“在床上不行吗？”

横屈交叉双臂，显得有些为难。

“不是不可以……”

“如果去厕所，应该没问题。可是你站起来，会感到头晕，四肢无力，够您受的。”

“也就是说要去的话，也可以去，是吧？”

“我想对伤口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护士站，让护士陪您去。”

当天下午，有己子不听母亲劝阻，从床上下来了。

刚站起的一瞬间，有己子感到轻微的眩晕。当有己子用手捂住脸，晕眩停止了。在母亲和护士的左右搀扶下，有己子慢慢地挪到走廊。有己子按住睡衣前面，上身微微右倾。一步一步，走得比幼儿还慢。旁人看到她这副模样，总觉得提心吊胆。

在走廊上，有己子再次感到轻微的眩晕，但总算平安无事地回到病房。在五十米长的走廊上，来回走一趟，有己子已筋疲力尽，像是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已经不要紧了，可以一个人去厕所了。”

“不要逞强。”

“可是，大夫不是说了嘛，可以去了。”

护理听着母亲与女儿的对话，笑了。

“做什么事都要得寸进尺，真是不听话的女儿。”

被母亲这么一说，有己子也开始纳闷，今天为什么突然提起去厕所呢？从一开始，有己子就讨厌在床上用便盆这种东西。正因为以前从未生过大病，所以一时难以适应。刚做完手术时，因身体虚弱，体力衰竭，迫不得已才用了这个办法。现在随着身体逐渐康复，有己子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我怎么就不能去呢！此时，有己子恨虚弱的身体不争气，甚至觉得遗憾。今天突然急着想去，正是以上心境的反映。如果能走到厕所，就想自己上厕所，真的不愿再在病房里排尿，既害臊又紧张。

但是，如果说这就是今天硬撑着起来的唯一原因的话，好像还不完全正确。现在，有己子才明白过来，其实在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一直有一个期待：在走廊上行走，说不定能碰到久坂的。表面上是想上厕所，真正的动力来自于对久坂的思念。但是，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一趟，并没看到久坂。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擦肩而过，但那人戴着眼镜，不是久坂。

硬撑着起来，达到了一个目的，而另一个目的却没完成。

傍晚，有己子又有了尿意。

“阿姨，对不起，请拿一下便盆。”有己子叫护理。

“不去厕所吗？”

“还是有一点累。”

“是呀，还是不要勉强。”

这次如果想去厕所，也能去。但是一想到在走廊上碰到久坂的情景，有己子突然就失去了勇气。试想一下，自己按住下腹部，向前弯着身子，慢吞吞地走路，这样子被久坂看到，实在太让人难受。如果非见不可，最好是在病房，当自己裹着柔软的被子躺在床上休息时见到久坂，那就不会有损形象。希望他在病房里没有外人、自己小寐时，悄然进来。一睁开眼，面前就是久坂，他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吻了吻自己的额头，两人含情脉脉地相对而视，互相点点头。只是互相点头，眼神交会，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

有己子的想象任意翱翔。已经过了五点，开始供应晚餐了。护理每天把装着晚餐的托盘端来后，便准备回家。

“那么，我就告辞了。”

“辛苦你了。”

“我明天八点以前来。”

在门口，她再次轻轻地鞠了一躬，便离开了。

一道晚霞横布在晚冬的天空，它的边缘被镀成橙红色，缓缓落下夜幕的天空已经没有严寒的迹象。

还有十天就出院了。在这期间，久坂会来吗？会，他一定会来的。

如果可能，希望他马上就来。现在没有外人，有己子对着夜色降临的天空，默默祈祷，想见到他。

第八天就拆线了。伤痕长约十厘米，从右侧腹部到下腹部，画出浅浅的弧线。除此之外，在左侧下腹部，还有一条约三厘米的小伤口。据说有石头的地方是在肾脏的前端通往输尿管的出口处。它究竟是在皮肤下面的哪个部位呢？有己子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伤口，于是凭空想象，可能就在这附近吧。

拆线后，皮肤上有了一道红色刀痕，刀痕上又有许多缝合痕迹。从上往下按压腹部，几乎感觉不到痛，但左右一拉扯，伤口就像要被撕裂开来，让人心里不安。

“不用担心伤口了。如果尿液干净，体力恢复，您就可以出院了。”

横屈把纱布敷在拆完线后的伤口上。

护士替有己子系上腹带。随后有己子又穿上睡衣。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着。”

“也许是您白天一直都卧床休息的缘故吧。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三四点，稍微散散步，可能好一些。”

“我可以在医院里自由活动？”

“上下楼梯就不要勉强了，还是坐电梯比较好。在走廊上慢慢地走一走，是没有关系的。”

“还是给我一些安眠药吧。”

“很多人在医院里吃了安眠药，出院后就养成了习惯，产生药物依赖。如果只是轻度失眠，还是尽量不吃为好。”

“可有时直到黎明都睡不着。”

横屈看着温度计，显得为难。

“我先跟诸冈大夫商量一下吧。”

“可以不用问我丈夫。”

“可是……”

“总之，拜托了。”

“知道了。”

横屈无奈地点点头。

实际上，是否给病人安眠药，主治医生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没有必要向副教授汇报。横屈之所以向诸冈征求意见，是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有己子是副教授夫人，不能疏忽。有己子没有告诉丈夫自己失眠。其实说了也没什么，可不知为何，她就是不想告诉他。

失眠时，有己子多半在想久坂。有己子觉得当晚久坂也睡在这家医院。也许在某处，与其他女人待在一起。为什么不来探望自己呢？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身体虽然康复，心里却妒火中烧。

有己子无法入睡，心中反复想着有违常理的事情。

敬之无法洞察到这一点。即便猜想得到，他也没证据。

但是正因为是敬之，他会非常执拗地追问有己子失眠的原因。有己子虽然知道敬之无法看穿自己的心思，但要敷衍他，却很麻烦。

傍晚，横屈直接把安眠药拿来了。

“这种药一包就足够了。实在无法入睡时，请再吃一包。”

药包是红色的，好像是一次量服下的药剂。

病房通常九点钟熄灯。快到九点的时候，有己子服用了一包。里面装着两粒白色的小指头大小的药片，外面好像裹了一层糖衣，丝毫不苦。

这下可以安然入睡了！有己子松了口气，看着挂有白色窗帘的窗户。这时，听到有人在敲门。

“请进。”

进来的是内藤护士。内藤是熟人了。上次有己子疼痛发作，就是内藤到家里来给自己打针的。

“现在是关灯时间，我要关灯了。”

“关吧。”

有己子拧亮了床头的阅读灯。

“您在吃安眠药吗？”内藤看着床头柜上的药袋问道。

“最近老是睡不着。”

“没有必要勉强自己睡着呀，这里有电视，戴上耳机，看看电视如何？”

“是呀。”

失眠可以说是有己子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么，没有其他事了吧？”

内藤慢慢地环顾四周。窗边的架子、沙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今天很忙吗？”

不知为什么，有己子不想让内藤走。如果可能，有己子希望两人就这样聊个把小时。

“做了三个大手术。”

“那真够辛苦的。”

“好像直到现在，还有四五个大夫没下班呢。”

大约两小时前，敬之来病房看了一下就回家了。这么说来，没走的都是年轻人吧？有己子突然想打听一下久坂的情况。

“有一个叫久坂的大夫，还在吗？”

“久坂大夫吗？”

内藤护士不可思议地看着有己子。

“最近，他应该来这个医院了。”

“啊，那个从地方上来研修的大夫呀。我只见过他两三次。夫人您认识？”

“那位大夫和我丈夫是同学。”

“真的？”

“怎么，奇怪吗？”

“可是，诸冈大夫是副教授，而那位大夫感觉像是新医生。”

“也许是他在地方法院工作的缘故。”

“我想起来了。那位大夫曾问起夫人的病情。”

“我？”

“对，他问夫人怎么样了。”

阅读灯下，有己子的脸红了。

“那么……”

“他是在术后的第二天问的。当时您刚好在休息，我就对他说，夫人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是吗？”有己子压抑住冲动，冷淡地回答道。

“他来病房探视过吗？”

“没有。”

“也许，他已经放心了。”

“是呀。”

来没来探望姑且不谈，只要听说久坂担心自己的病情，有己子的心绪顿时平静下来。

“夫人知道那位大夫年轻时候的事吗？”

“他当医生后，最初三四年的事我知道。”

“那位大夫年轻时一定很有魅力吧。”

“为什么？”

“这是明摆着的，他现在不是魅力依旧吗？尽管不再年轻，但沉默寡言，让人觉得有些寂寥，对女人很有吸引力。”

“最近我没有见过他，不知道。”

“久坂大夫难道没有喜欢过夫人吗？”

“怎么会……”

有己子慌忙摇头，内藤护士用淘气的眼神看着她。

“那位大夫说不定还在诊疗室呢，打个电话问问看吧？”

“算了吧。”

“是吗？”

“我要睡觉了。”

有己子说得越发冷淡，就像要逃避什么，把目光转向昏暗的天花板，凝视着枕边的花映在上面的影子。

星期五，有己子术后的第二次大巡诊。

第一次大巡诊是在术后的第二天。当时因为疼痛和术后身体虚弱，有己子还处于一种迷糊状态，所以没有什么印象。唯一留下的记忆就是，自教授以下，穿白大褂的大夫们鱼贯而入，仅此而已，至于谁是谁那就知道了。这次因为教授的原因，定期一周一次的巡查推迟了两天。现在拆线了，也感觉不到疼痛

了，再也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稀里糊涂的了。

当天，为了上午九点开始的巡诊，有己子比平时更精心地化了妆。

巡诊从走廊的另一端开始，到有己子病房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教授的名字叫山村，五十五岁，是一位头发花白、非常有风度的人。对有己子来说，他是丈夫的上司，可站在前任教授的女儿的立场来看，他是父亲的弟子。事实上，在有己子的少女时代，山村经常到父亲家里。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不像敬之，一看就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他虽然不像敬之那样英气逼人，但让人觉得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现在想想，有己子的父亲为了外科的未来，特意把质朴的山村和锋芒毕露的敬之都当做重点培养对象留在了诊疗室。

“怎么样？”山村和颜悦色地问有己子。

“托您的福，很好。”有己子在床上微微点头致意。

主治医生横屈对有己子的病情进行了说明。横屈基本上都用日语讲，但其中也夹杂一些德语或专业术语，所以有己子听不太懂，听起来好像正在报告尿样结果，以及几天前开始失眠等情况。

山村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也许是看到术后恢复还比较顺利，加上有己子的丈夫诸冈就跟在横屈后面，山村显得完全放心。

“很快就可以出院啦。”

“非常感谢。”

“那么，就请多保重。”

听完主治医生的报告，查房就结束了。从教授开始，大夫们依次排成长队，走出房间。大约有二十个人跟在教授的身后，浩浩荡荡，颇有古代达官显贵携大队随从出行的气势。

目送着医生们出去，有己子在人群中寻找着久坂的身影。既然已经回到诊疗室，久坂肯定会跟着查房。但有己子没有发现久坂的身影。久坂身材修长，如果在，一眼就能认出。

依久坂的性格，除非他是主治医生，否则不会出现在教授面前，他总是走在行列的最后面，如果在行列的最后没有找到他，那就说明久坂今天没有来查房。或者，因为这是一个小单间，容纳不下所有人，久坂就在走廊上等着。

没看到久坂，有己子松了一口气，可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自己被人巧妙地甩掉了。“大家都在期待着巡诊时，能一睹夫人美丽的容貌。”横屈的这句恭维话，有己子牢记在心。因此，今天的精心打扮，既是为了不辜负横屈这句话，也还有另外一个心思，就是要让久坂看看自己，毕竟“女为悦己者容”嘛。自己虽然生病，却依然美丽动人。有己子不想让久坂看到病后的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娇媚。

为什么久坂没有出现？是因为巧合，还是故意避开？有己子已无从打听。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五天，四天，三天，余下的住院时间一点点减少。

出院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只要是患者，谁都会掰着手指数着出院的日子，但是，有己子却兴奋不起来。能出院回家是令人高兴。在自己家里，可以身心放松，还可以与久违的女儿真纪一起生活。但是，出院后，就几乎彻底丧失与久坂见面的机会了。如果在医院，虽然难以预料具体时间，但相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要在医院，肯定有机会。

当然，即便回到家，只要给医院打电话，也可以找到久坂，见不见面另当别论，至少可以说说话。但是，有己子给诊疗室打电话存在一定的风险。说不定出于某种原因，有人听出自己的声音，或问起自己的名字。横竖要见一面的话，有己子希望是久坂来找到自己。如果这样也不行，那就设计一个偶然相遇吧，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在什么地方与之擦肩而过，这种方式也不错。总之，就是不要自己主动打电话约他，那太让人难受了。

只剩两天就要出院了，可久坂还没有来。他在回避自己。

事到如今，只能作此判断。

可是，久坂为什么要回避自己呢？是因为对有己子已经丧失兴趣？还是顾及敬之的目光？或者，久坂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不眠中，有己子度过了在医院的最后一晚。

出院那天，虽然多云，但却是南风吹拂、温暖和煦的日子。虽然没有阳光直射，在风中，雪确实在一滴滴融化。上午十一点多，表弟朝夫开车来到医院大门口，前来迎接。

有己子与母亲正在收拾出院的行李。虽然住院时间不满三个星期，但收拾起来，才发现东西很多。说是短期住院，可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毛巾、餐具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让行李比来时增加许多。十点半，有己子收拾完行李，整理一下和服，便到护士站告别。护士们见到有己子，顿时活跃起来，叽叽喳喳地说：“这次大家认识了，下次请让我们到您家里去玩。”

至于横屈，早上他来查病房时，有己子就道过别了。在诊疗室的走廊上，有己子趁横屈一个人在的时候走上前去。

“住院期间，大小事都让你费心，真是非常感谢。”

寒暄后，有己子拿出商品券送给横屈，横屈慌忙用手制止。

“我不能收这种东西。”

横屈态度坚决，执意不要。不过最后也许考虑到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会被人看到的，无奈地收下了。

见过横屈后，有己子来到教授办公室，向山村教授作别。

教授办公室旁边有一间等候室，来访者先要向这里的教授秘书提出申请，才能见到教授。

“我是诸冈，今天要出院，想向教授表达谢意。”

秘书知道有己子是诸冈副教授的夫人。

“真是太好了，我刚才听说了，请稍等。”

说完，秘书转身消失在教授办公室里，很快又回来了。

“现在有其他的大夫在，请稍等。”

“谢谢！”

有己子在秘书搬过来的椅子上坐下。

病房附近人声嘈杂，而在医院的这一角却鸦雀无声。周围全是图书室和研究室。

“您住了几天院？”秘书放下手中的工作，关切地问道。

“差不多住了二十天。”

“是吗？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

“出院后，我还会继续到医院来复查一段时间，请多关照。”

有己子正在与教授秘书说话时，教授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位医生走了出来。

刚才的来客就是这个人吗？有己子无意中抬起头，刹那间，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是久坂！

修长的身材包裹在有点褶皱的白大褂里。

两人没有鞠躬行礼，只是呆呆地互相凝视着。

“请。”秘书在一旁催促着有己子。

“好。”

有己子回过神儿，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久坂也跟着点了点头。

久坂迈着正常的步子离去了，随手关上了等候室的门。有己子仍站在那里，像在追逐久坂的背影。

“有什么……”

“没有。”

有己子朝秘书摇摇头，走进教授办公室。

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有己子把手放在胸前，试图把声音压下去。

与教授的告别很简单。

“多谢关照。”一句话就完了。

教授今天心情不错，刚想多聊几句，有己子却想早早地结束谈话。

“哎呀，这就要回去？我正想请您喝红茶呢。”

有己子说了一句“我有急事”就离开了。

不出所料，久坂已经不在走廊上了。在与教授寒暄的那几分钟里，久坂去了门诊或办公室？说不定去附近的研究室了。

在同一层楼里，除了教授办公室外，还有诊疗室、研究室。研究室的门敞开着，有己子在门边往里窥视了一下。里面有张书桌，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文件，好像没有人。有己子真想进去确认一下，但又觉得不好意思。

回到病房，母亲和朝夫已经来了，正把行李往车上搬。护士也来帮忙。有己子把看过的旧杂志堆在房间角落里，同时快速环视了一下房间。

记得有己子刚进来时，因感到寂寞，曾一度想逃离这个房间，现在却依依不舍，不想离开。虽说是小病房，但在这短暂却又漫长的二十天里，有己子好像对它产生了眷恋。

“好了，走吧，没有遗忘什么吧？”

母亲环视四周，叮嘱了一句。房间空荡荡的，只有床和沙发还摆在那里。

敬之应该知道有己子出院的时间，但他没有来。此时刚好是门诊开始繁忙起来的时间，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抽出时间过来看看。敬之不来并不是因为不热心，而是护士们都在帮忙，他不想在此时抛头露面。

“那么，承蒙大家关照，不胜感激。”

一切收拾妥当，有己子再次向护士们致谢。

“我们送您到大门口吧。”

“不用了，在这里就可以了。”

“好吧，我们走吧。”

护士长和内藤帮有己子拿着行李，走在前面。

外面的天空虽然阴沉沉的，但很暖和。时隔二十天，街道上的冰雪已经融化了许多。医院正门前的那条小坡道上的柏油路面已经完全显露，雪水在坡道的两边流淌着。

“请多保重。”

有己子上了车，护士们在一旁挥手相送。有己子深受感染，第一次切实感到自己的确出院了。

“你看，全是护士。”车子驶出前门，母亲说道。

有己子又回过头看了看医院。斜后方，大楼六层的窗户里，护士们紧挨着。有己子看着那些窗户，又想起三十分钟前，久坂与自己交会的眼神。

回家的第一个星期，有己子只打理自己的生活，扫除、烹饪等家庭杂务都交给女钟点工。其实只需照顾丈夫与真纪两个人，工作量并不大，如果有己子有心要做，身体条件也是允许的。但敬之说，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于是就替有己子找了女钟点工。

“午后最好休息两三个小时。”这是敬之的意见。

敬之温柔地照顾着大病初愈的妻子。有己子也明白他的好意。可让钟点这样的外人在家里逗留，作为妻子，心里并不踏实。一周后，有己子就把钟点工辞退了。

“你不累吗？”

敬之还是很担心，有己子反倒感到一身轻松。

事实上，所谓家务事，不过就是简单地做做饭，收拾一下房间，根本不是沉重的负担。等丈夫上班、真纪去学校后，休息的时间多得是。

仔细想一下，也许有己子是想在家中独处，才辞退钟点工的。当一个人时，有己子先喘口气，之后必定环顾四周。房间里一片寂静，可她还要确认一下。确信家里无人后，她便拿出毛巾被，盖住脚，躺在沙发上。

以后的几个小时，都属于有己子。

有己子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由此开始，她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久坂的思念之中。

那双眼睛……

在教授办公室里偶然相遇时久坂的眼神，又浮现在有己子脑海里。

那双眼睛里明显有惊讶神色。当然，有己子亦不例外，想不到会在那里遇见。当久坂再次注视自己时，眼睛里流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一种想说却不能说、焦急的神情。

好想见见他，有己子在心里嘟囔着。想亲眼见到他，问个水落石出。

好不容易在同一家医院，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呢？仅仅是因为忙，还是另有原因？或者已经对有己子失去了兴趣？

有己子最不愿想到的就是久坂对自己失去兴趣。

护士确实说过，久坂曾问及自己的病情。在教授办公室相遇时，久坂的表情也不像是漠不关心。毫无疑问，在久坂的心灵深处，某种感情在激烈地挣扎着。

有己子觉得久坂没有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肯定另有原因。

有己子一时难以抛却自己曾与久坂有肌肤之亲这个事实。

那天下着大雪，有己子任性地跑到车站，这一切，对久坂来说也许不过是一种偶然。可不管怎样，最后向有己子求欢的却是久坂本人。占有时，嘴里没有一句甜言蜜语。尽管如此，有己子也不认为这是久坂的一时冲动。久坂总是清醒、孤独，冲动一词用在他身上不相称。

他还爱着自己，难道不是吗？

有己子觉得应该确认一下。如果不弄清他的真实想法，每天在凭空揣测中度过，反倒不利于精神健康。有己子想尽早从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不管怎样，一定要让自己轻松愉快起来。光是这么想来想去，对身体不利。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有己子就没有了勇气。只要给医院打个电话，把久坂叫出来就可以了。想着简单，做起来难。

空想中，又过去了几天。

“横屈曾对我说过，出院后还要到医院来一趟。我想今天去看看。”早上，有己子告诉丈夫。

“没有什么不正常吧？”

像往常一样，敬之照例看着报纸。

“虽然没有什么不正常……”

“反正就是检查一下小便什么的，不去也可以。”

“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吧。”

“有我在，没关系。”

“可是……”

“如果想去，那你就去吧。”

说完，敬之放下报纸，到书房去了。

丈夫上班、女儿真纪上学后，家里又是有己子一个人。

有己子坐在沙发上，看着从阳台上照射进来的阳光。庭院里虽然还有残雪，但照在地毯上面的阳光已经没有冬日的严寒的味道了。

三月已经接近尾声。

有己子一边看着阳光，一边回味着今天早上丈夫说的那句话。

“想去医院，你就去。”

这么一说，有己子怎么也不敢去了。在打消顾虑前，有己子没有勇气去。

话虽如此，丈夫只是就事论事，还是洞悉了有己子的内心想法？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让有己子琢磨不透含义。思索迷惑中，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已是中午。真纪回家了，有己子的胡思乱想也被打断。

晚上七点多，敬之回来了。

“没有去医院？”换上和服，在餐厅坐下后，敬之问道。

“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我说呢……”

敬之觉得兴味索然，苦笑一下。有什么可笑的？有己子怀着被抛弃的心情，摆好饭菜。

真纪一睡下，房间里就只有夫妇两人，夜晚一下子变得过于安静。

出院后，有己子一直都尽可能早睡。“暂时不要劳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出院时，横屈提出过忠告。尽管如此，每次就寝时，不知不觉就过了一点。饭后收拾桌子，再做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时间一晃就到了八九点。然后，哄真纪睡下，看一会儿电视，一晃又到十一点了。敬之也不会很早睡觉。平时都是十二点才睡，如果有学术会议，有时会忙到一两点。也许是养成了习惯了，太早，有己子睡不着。

“睡吧。”

这天晚上，敬之难得地说了一句。

十一点了。有己子确信门已锁好，便来到卧室。

冬天，一进卧室就感到寒气逼人。现在已经是三月底，即使不通暖气，也觉得不太冷。

有己子在卧室里换上睡衣，钻进被窝。雪在融化，春天的脚步正在临近。就在这小卧室里。也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突然，有己子感到丈夫的手伸进了自己的被子，摸到了自己的肩头。这是一只柔软而微温的手。刹那间，有己子抽搐一下，悄悄地缩回身子。

敬之一翻身，整个身子朝有己子靠了过来。有己子屏住呼吸，感到很不可思议。与丈夫的肉体关系，从住院的前一夜开始，就已经停止。从那以后，虽然过了近一个月，但不知为什么，有己子从没想过要与丈夫发生关系。不知是持续时间太长，抑或是因为自己动了大手术，总之，有己子觉得以后是不会再与丈夫发生性爱关系了。

敬之左手轻轻地抱着有己子，右手开始解她睡衣的纽扣。躺在丈夫的臂膀里，有己子还是不相信这是真事，感觉这只是个玩笑罢了。敬之一声不响，只有手在动。现在有己子的胸部几乎完全敞开了。

很快，敬之的手抓住了左边的乳房。有己子心里的疑惑终于变成现实。

“没关系？”

“嗯……”

黑暗中，敬之的回答模棱两可。

过了一会儿，抓住乳房的手很快移到右边。越过胸部，朝侧腹部摸去。手指突然停在端部一点上。

“不。”

刹那间，有己子扭过身子。

“什么……”

敬之看着有己子的脸。

“痛吗？”

“……”

有己子没有明确回答，但她很讨厌敬之的触摸。

有己子独自一人时，曾仔细看过自己身体上的伤痕。此时此刻，伤痕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伤痕呈暗红色，从右侧腹到下腹部，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弯弯曲曲地画出了一条弧线。丈夫的手在上面移动着。由上往下，慢慢地确认缝合痕迹。

“不痛吧？”

有己子闭上了眼睛。

沿着伤痕抚摸下去的那只手，不是往日的敬之的手，不是抱着妻子，让妻子燃起激情的丈夫的手，而是灵敏地挥舞着手术刀的医生的手。

一只冰冷沉着的手在触摸妻子身上的伤痕时，妻子所感受到的悲哀，敬之不会懂。即便这只手在给妻子安抚、给妻子柔情，有己子也觉得难以忍受。

如果可能，有己子真想甩开丈夫的手，逃得远远的。有己子对冠着丈夫头衔的医生，对拿手术刀划开自己身体的那只手难以适应。

“没什么，恢复得很好。”

敬之心满意足地嘟囔着。

不对。

有己子在心里回答着。现在有己子害怕的不是伤口，而是触摸伤口时丈夫那冷静的感觉。

但是，敬之好像并没意识到。敬之不慌不忙地抚摸着，甚至带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在欣赏自己的杰作。问题是，一贯嗅觉敏锐的敬之，面对妻子的悲哀，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和迟钝。

“快一个月了，不要紧。”敬之再次叮嘱道。

就像从这句话里获得了自信，敬之再次把有己子拉到身边。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有己子犹如死去。她把身体交给敬之，心却封闭起来。敬之比平时略显粗暴，激情地占有了这个反应冷淡的躯体。

事毕后，留给有己子的既不是两情相悦，也不是肉体满足。只有一种与己无关的东西从身体上穿过的冷漠感。

敬之则相反，一回到被窝，马上就心满意足地坠入梦乡。

被窝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有己子摸了摸自己的伤痕。虽然按着不痛，但沿着伤痕隆起了一道伤疤。当有己子触摸到它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盘成一团的蛇。

突然，有己子战栗了。

千万不能让人看到这道伤疤，谁看到谁都会转过脸去，逃之夭夭。

有己子用手愤愤地在伤口上使劲儿搓着。她想把伤疤搓掉，让伤口柔软一点，哪怕是一点也好。遗憾的是，无论如何使劲儿，除了伤口隐隐作痛之外，伤疤丝毫不会消退。

对他也……

有己子想起了久坂。其他人可以不管，但必须对久坂隐瞒这一切。

有己子想设法除掉伤疤。为了治病，决定做手术，那也是迫不得已，现在却感到难以忍受。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摘出石头来就万事大吉，可现在有己子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欲望在一点一点膨胀。

横屈说过，伤疤会逐渐消退，但没有说完全消失。事实上，只要触摸一下，有己子就知道伤疤永远不会消失了。

如果终生残留……

如果这样，从此以后就不能把身体给久坂了。想到这里，有己子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或许，丈夫正是知道这一切才要她做手术的，不是吗？

有己子偷偷地看了看躺在身旁熟睡的丈夫的那张脸。

第九章 短暂

不知为什么，有己子无法理解自己的心情。

被敬之占有的第二天，有己子给久坂打了电话。是长期以来对久坂的思念之情像决堤洪水奔涌而出，还是因为被敬之占有后，突然觉得现在做什么都可以而无所顾忌了呢？总之，有己子忽然变得胆大起来。

再见不到他，我就会精神崩溃！这种迫切希望见到久坂的心情，对那天的有己子而言，远比贞节之类的考虑来得更加强烈。的确，久坂在札幌研修的日子屈指可数，再见不到他，或许永无机会了。

十一点，一如平常。当家里没有其他人时，她站起身，来到走廊，拿起电话。虽然家里只有自己，可有己子还是像只做贼的猫，查看四周的动静后，开始拨号。

给丈夫单位打电话，是为了找另外一个男人，想想都觉得奇怪。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很快，有己子就像抛开杂念似的，闭上眼睛，把听筒放在耳边。

铃声没响多久，很快就有人接听。

“这里是S大学附属医院。”

“请找第一外科的久坂大夫。”

“第一外科的哪里？有很多部门，比如说诊疗室、研究室、门诊等。”

“门诊。”

“请稍等。”

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他们要到处走动。一般说来，十一点钟是普通医生出门诊的时间。住了三个星期的院，有己子大致摸透了医生们的日程安排。

“这里是外科门诊。”

似曾听过的女人的声音。也许是有己子第一次去门诊时，和蔼地跟自己说话的那位护士。

“请找久坂大夫。”

“请稍等……”

电话暂时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但从听筒里传来“久坂大夫在吗”的询问声。很快，对方便回答了：“他现在不在门诊。请问您是哪位？”

“这个……”有己子欲言又止，“我叫诸井。”

“是诸井吗？”

“是的。”

称自己是诸井，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被对方追问，情急之下撒个谎罢了。本想报真名“诸冈”，没想到说成了“诸井”。仅一字之差，这谎言并不高明，但对有己子来说，已经竭尽全力了。有己子接着又跟对方说了些什么。在等对方响应的过程中，有己子很快开始后悔主动打电话了。有己子不喜欢女人主动打电话约男人。她觉得自己真是厚颜无耻、讨人嫌的女人，心想干脆挂断电话算了。正当有己子焦躁不安时，听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

“久坂大夫好像在研究室，我给您转过去。”

“不好意思。”

电话暂时中断，很快又传来“请把这个电话转到第二研究室”的声音。好像是门诊的护士请求总机转接电话。

特意打听到久坂的所在并把电话转过去，真是一位热心肠的护士。会不会是这位护士听出自己是诸冈敬之的妻子？有己子产生了新的不安。接着，有己子听到转接声，电话又响了。一声，两声，有己子在心中默数。希望久坂能马上接听电话。丈夫的办公室在其他地方，不用担心他接电话。但如果是横屈来接，那就麻烦了，有己子没有勇气请他去叫久坂。

“喂喂……”

数完第五声的时候，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好像是久坂，可又觉得声音略显沙哑。

“请问，久坂大夫在吗？”

“我就是。”

刹那间，有己子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很快调整好心态，心想，终于听到久坂的声音了。事情真怪，听到他的声音，有己子突然害羞起来。

“嗯……您是第一外科的久坂大夫吗？”

有己子拼命按捺住那颗激动得快要跳出来的心，再次确认。

“是的。”

“我……”

仿佛提防着周围一样，有己子的声音一下子变小了。

“是诸冈吧。”

“是的。”

有己子像少女一样，在电话这边点了点头。

“怎么了？”

“那个……”有己子再次咽了咽口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不知你何时有空？”

短暂的停顿。虽然只有几秒，有己子却觉得很漫长。

“你什么时候……”

“我……”

如果是白天，随时都可以见面；晚上的话，星期六、星期天比较方便，有己子可以借口去参加同学会或回娘家，名正言顺地外出。

“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就星期六或星期天吧。”

如果只是想见个面，聊一聊的话，那就在白天找个时间。比如午休时间或午后一个小时，久坂不会抽不出这个时间。

“有点话要说……”果真是几句话吗？其实，有己子是想找个时间与久坂见面，只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我随时都可以，请你定个时间。”

久坂的声音很清楚，但感觉有所顾忌。

“那么，这个星期六，晚上七点，什么地方？”

“你定。”

约会的地点应该由男士来定，有己子突然想撒娇。

“那就在上次见面的公园酒店的大厅。”

“我知道了。”

“那……到时再见。”

“好，再见。”

电话挂断了。

短短的一个电话，但是，有己子已经全身是汗。

回想起来，这与其说是一个无聊的电话，不如说是一个冷淡的电话，但这种冷淡反倒让有己子感到两人通话时都有一种紧迫感。有己子为一个无形的影子而提心吊胆，而久坂提防着有人会来。

回到餐厅，有己子知道与久坂约会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有己子感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三天后就是星期六。找什么理由出去呢？有己子又开始紧张。

就算是星期六，敬之也不会特别早地回来。一般来说，上午的诊疗工作结束后，敬之多半会留在医院的办公室工作，偶尔也会出差，或者到地方医院去做手术。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听说他本周六有什么安排。若是那样，敬之会比平时早一点回家，通常五六点钟左右到家。

是在敬之回来前就把晚饭准备好，还是让他自己出去吃呢？至于真纪，如果敬之回家晚，可以把她送到外婆家去，反正第二天是星期天，更何况母亲很欢迎真纪来家里住。

问题在于外出的理由。

如果说参加同学会，显得过于唐突，而且还必须说出具体场所和时间。万一敬之给那里打电话，岂不就知道自己撒谎了吗？到时候怎么辩解也没用了。如果说去娘家，途中一个人跑出来，这样做有己子感觉还比较安全，但必须在母亲面前编一个合适的理由。

就说有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从地方上来了，想小聚。这样说也许最保险，至少没必要事先说出要去什么地方。若被问及对方的姓名，找个适当的名字敷衍一下就完了。

穿哪件和服呢？有己子有一件去年秋天从熟悉的和服专卖店买来的、翠绿色的捻线和服。初冬时节，有己子出席真纪的家长会上，曾穿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穿过。是穿这件，还是穿母亲送的大岛绸和服呢？有己子犹豫不决。

不过，大岛绸和服显得有点朴素，也许还是充满春色的捻线绸和服比较合适吧。和服确定后，有己子开始考虑与之搭配的腰带和外套。

但愿周六道路能干燥一点。初春时节，积雪开始融化，道路上的泥泞四处飞溅，走起来真是活受罪。天气太冷了不好，可太暖和了也麻烦。

还有.....

有己子突然看着湿漉漉的窗子。如果久坂提出要.....

有己子开始陷入无尽的遐想中。

周六晚上，天空多云，和煦无风。道路上的残雪还很湿，雪屐踩上去发出沙沙沙声。再三考虑后，有己子穿上翠绿色的捻线绸和服，套上一件淡紫色大衣，于下午六点半离开家。

关于外出的理由，有己子想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说去见外地来的一个朋友。

敬之只是轻轻地地点头，什么都没有问。

正因为如此，有己子反倒不安起来。“是旭川的琢本君。”有己子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六一般都是八九点才回家的敬之，这天偏偏五点不到就回来了。有己子想在出门前把晚饭准备好，但敬之却说叫外卖就可以。

“可是，还有真纪呀。”

“那与真纪一起吃点寿司吧。”

敬之好像并没疑心，反倒很期待与女儿共进晚餐。既然敬之说要吃寿司，有己子也就没执意准备晚饭。

有己子坐公交车离开家，中途转乘出租车，到达公园酒店时差五分七点。有己子一边怪自己来得稍微早了一点，一边环顾酒店大厅。一名男子坐在凤梨盆栽后面，穿着黑大衣，心不在焉地吸烟。没错，是久坂。

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有己子屏住呼吸，久久凝视着久坂的侧面。朝思暮想的男人近在咫尺，只要有己子走上前几步，打声招呼，对方马上就会注意到自己。真的相见了。有己子仍站在那里，感到忐忑不安，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久坂好像已经感应到远处的视线。他转过身朝有己子这边看过来。有己子赶忙鞠躬，然后像小姑娘一样快速地来到久坂跟前。

“好久不见。”

两个人面对面地鞠躬。自从上次久坂奔丧，返回天盐途中与有己子相遇，一晃就是三个月。久坂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瘦削，头发仍然那么随意自然。

虽然久坂先到，但好像并不介意。

“终于见到您了！”

这一句包含了有己子的所有思念。

刹那间，久坂点了点头，但很快又问道：“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

“那么，去吃点东西吧。”

“我不太饿。”

刚出门时的饥饿感，在见到久坂的那一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比起吃饭，有己子更想珍惜眼前的二人世界，生怕一点点的挪动都会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喜悦，但久坂还是执意站起来。

“简单地吃一点吧。”

这个人总是这样任性，看着先行而去的久坂那修长的背影，有己子有点生气。

酒店的西餐厅在十一楼。如果是夏天，穿过公园的那片绿色，从西餐厅可以一眼望尽对面的群山。可现在还是晚冬，公园的池塘仍被冰雪覆盖，绿树枝都成了枯树枝。晚上，只有在水银灯照射到的范围内，雪才显得特别白，而远处就只能看到前面街道上稀疏的灯光。

“吃点什么？”

“我真的不饿。”

“那……葡萄酒和熏鲑鱼吧。”

久坂帮有己子也点了菜。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依旧是几年前我行我素的样子。有己子心里想着，但还是接受了。

“您很忙吗？”

“不，很闲。”

久坂坦然地回答着，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点燃一支烟。

和往常一样，久坂说话还是那么明快、简短，缺少连贯性。一般人说话都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想法，而久坂从来都是直截了当，与敬之的说话方式完全相反。敬之说话时，虽然每一句话的意思都听懂了，可有己子总觉得话里有话。物由心生，也许是有己子多虑吧！总之，久坂与敬之，两人的个性迥然不同。

这种差异也许源于两人不同的性格以及不同的境遇吧。一个过于冷淡，而另一个则太会使心眼儿。可是，如果要选择，有己子宁愿选择久坂。与久坂面对面，有己子感到非常轻松愉快，能回到真实的自我。

“我给您打电话，您吃了一惊吧？”

“为什么……”久坂回答得很暧昧。

“您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后天回去。”

“后天……”有己子嘟囔着。

红酒来了，久坂确认后，服务员便分别为久坂与有己子倒上酒。

“干。”

久坂拿起玻璃酒杯，举到眼睛的高度。为了什么而干杯呢？有己子看着久坂的眼睛，把玻璃酒杯送到嘴边。冰凉的感觉从喉咙深处沁过。这酒虽然不烈，但却有一种让人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摄人心魄的力量。也许是喝了一口酒的缘故，有己子突然胆大起来。

“我在等你来看望我。”

久坂没有回答，盯着玻璃酒杯。

“从第十天开始，一直就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也是才到医院，还不太了解情况。”

有己子知道这是一个借口。

“听横屈说，您问过我的病情。”

“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废话。”

“他好像是你的崇拜者呢。”

“怎么会。”

“真的，他非常尊敬你。”

“那是他一厢情愿。”

久坂兴味索然地说了一句，便用叉子卷起三文鱼。

“他说久坂大夫之所以去天盐，是因为在钏路医院的一次重病儿童的手术中失败而承担了责任。”

“这也是横屈说的吗？”

“只要是你的事，横屈什么都对我说了。”

“怪人一个！”

久坂一饮而尽，然后在有己子的玻璃酒杯里添了点红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说你跟你美丽的夫人住在一起。”

说完，有己子觉得自己也许有点醉了。

“那个人不是我的妻子。”

“可是你们一直都住在一起呀。”

“是的。”

“那跟妻子有什么两样？两人在一起生活，却不登记结婚，没有那么随便的事吧。”

“随便吗？”

“当然，这种事情，社会不会承认的。”

久坂默默地点燃第二支烟。服务员走上前，给两只杯子倒满酒。

“难道她是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刹那间，久坂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

敬之说过，在重病儿童的手术失败后，那位母亲跟着久坂走了，看来这是真的。

不知为何，有己子失去了追问下去的兴趣。有己子害怕会知道了一些本可以不用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与她结婚？”

“.....”

“除此之外，有什么喜欢的人吗？”

“别说了.....”

久坂茶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有己子。

在久坂的注视下，有己子小声说了一句：“请抱着我。”

久坂看着有己子，凝视的眼神里充满了惊异和困惑。

但是，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久坂一个人——有己子比久坂更吃惊。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么不知羞耻的话来？有己子本人也不明白。

“我.....”

有己子慌乱地摇摇头。

渴望能被久坂好好拥抱，这毫无疑问。但这只不过是脑海里突然掠过的一个念头，有己子并没想过要把它说出来。无意中，有己子的心思流露出来了。久坂什么都没说，把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拿着玻璃杯，看着窗外。外面已经很黑，所以窗户的玻璃成了一面镜子。对着窗户看去，窗户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桌子，久坂与有己子面对面地坐在那里。

该怎样表达此刻的心情呢？有己子不知道。如果不解释一下，自己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必须说点什么，但有己子结结巴巴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对不起。”有己子莫名其妙地道歉。

“不。”久坂又喝了一口酒，随即站起来，“走吧。”

“我，没有别的.....”

有己子投去倾诉的目光，但久坂没有理会，径直朝西餐厅的门口走去。

在那里坐电梯，穿过大厅，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有己子像个罪人似的跟在久坂身后。

快八点了，大厅里依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五六位刚抵达的客人站在前台处。

两人穿过大厅，从旋转门出去。刹那间，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拍打着脸颊。有己子停下来，裹上披肩。透过西餐厅的窗户看到的夜晚，给人以宁静、凝固的感觉，但是一到外面，就立刻感受到了自然的生动气息。

久坂走过对面的出租车站，朝旅馆右边的街上走去。

“您要去哪里？”

“稍微走走吧。”

“可是……”

“冷吗？”

“不。”

久坂停下脚步，竖起大衣领子，等着有己子追上来。

这条街上来往的车辆很多，雪几乎都融化了，只是两侧的人行道上还有残雪。走在上面，发出沙沙声，两人的脚步声很沉重。

沿着酒店走了一百米左右，右边是一个保龄球场的入口，前面就是笼罩在黑暗中的公园。久坂在前面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有己子一眼，然后朝黑暗处走去。

有己子紧随其后。无意中说出那种丢人的话，事到如今，再辩解也无济于事。随他去吧，不管了。

在树林深处，看上去漆黑一片的公园，进去一看，才发现这里被厚厚的积雪映照得很亮。沿着雪中的小道，久坂来到巨大的榆树下，停了下来，背靠树干。有己子与久坂并排站着。盛夏时枝繁叶茂的榆树，现在变得光秃秃的，一排排婆娑的树影淡淡地投映在夜晚的雪地上。

这样的季节，不会有多少人来公园玩。

对面树林前面的池塘变成一块雪白的平地。旁边出租游艇的小屋以及小卖部都关门了，四周万籁俱寂。久坂轻轻地回过头，看着有己子。有己子感受到了久坂的目光，但仍看着对面黑色的树皮。

“有己子。”

一回头，久坂的脸就在眼前。

说不清谁主动，两人同时靠近对方，嘴唇重叠在一起。

从酒店出来的那一瞬间，之所以感到冷，是因为酒店开着暖气，在这晚冬季节，这已经算得上暖和的夜晚了，南风轻轻地吹着，雪在夜晚悄悄地融化。有己子仰着脸，在身后白色夜晚的衬映下，被久坂深深地、久久地亲吻着。

汽车的声音，照在雪地上的灯光，一切都已远去。

当两人从亲吻中分开的时候，微风又从积雪覆盖的树林中吹过。“我送你吧。”久坂在耳边私语，“到街上去，叫辆出租车。”

“就要分手了吗？”有己子像个孩子，轻轻地摇摇头。让自己就这样回去，真是太残酷了，“能不能再陪

我待一会儿。”

久坂朝黑暗的树林看了一会儿，很快就像下定了决心一样。

“快回到你丈夫那里去。”

“我丈夫那里……”

这是久坂首次提到“丈夫”。一直以来，两人都很忌讳的字眼儿，突然从久坂的嘴里冒出来。

“为什么要说那个……”

“那样比较好吧。”

说完，久坂迈开脚步，朝明亮的街道快步走去。

第十章 龟裂

春天的阳光从阳台上照进来。进入四月，已没有了往日的雪景，平地上的积雪几乎消失殆尽。只有在屋前檐后、庭院朝北的一隅还有残雪。那片残雪的消融，也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只有在远处山表，还能清楚地看到白色的残雪。

久坂离开札幌后的一个星期里，雪好像融化得特别快。

仿佛被阳光诱惑，午后，有己子独自上街。今天是周六，真纪中午就回来了，可一听说表妹在外婆家，就又去那边了。

有己子走在街上，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想独自出来走走。有己子觉得，独自漫步，说不定身心会变得更加坚强。

打扮一番出门，已经两点半了。有己子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中心的第四大街，然后在那里悠闲地逛着百货商场。

但是，所有橱窗里都换上了春装，有己子觉得很新奇。几个月来，有己子似乎忘却了这生机勃勃的世界。有己子在百货商场的食品柜买了些火腿和鱼糕，然后走过通道，去了地下街。

也许是黄昏来临，外面的寒气更加逼人，地下街里挤满了人。

有己子感到有些疲倦，于是走进一家位于中央喷泉附近的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

玻璃窗外，人来人往，穿梭如织。周六下午，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放松的神情。很快，女服务员端来了咖啡。有己子放了砂糖，慢慢搅拌，这时，一个男子站在自己面前。

“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吗？”

有己子抬头一看，是横屈。他穿着一件敞领的猎装，站在那里。

“哎呀，是你呀！一个人吗？”

“与朋友约好的，可过了二十分钟还没来。我可以和您一起坐吗？”

“请。”

横屈从前面两个座位处把自己的公文包拿过来。

“你在等一位小姐吧？”

“不是，男的，同学，内科的，这家伙从不守时。”

说着，横屈向女服务员重新要了一杯橘子汁。

“你在这里，他要是来了，能知道吗？”

“我要让他大吃一惊，因为我与夫人在一起。”说完，横屈又补充了一句，“能在这里与夫人共饮咖啡，是一种荣幸。”

有己子忍住笑，呷了一口咖啡。

“今天，有什么……”

“我来买东西，有点累，所以休息一会儿。”

“是吗？”

刹那间，横屈用医生的目光看着有己子。

“您感觉还好吧？”

“托你的福，今天试着出来走动走动。”

“逐渐就习惯了，不用担心。”

横屈从猎装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燃了。

“及早动手术，真是太好了。”

“即使我想留住那些石头，也不能留呀。”

与横屈交谈，有己子感觉非常轻松愉快。

“可是……”

“什么？”

横屈踌躇片刻，很快拿定主意。

“我这样问，可能您觉得奇怪。为何取结石的时候又做结扎呢？”

“结扎？”

有己子不明白横屈的意思。

“我们称之为结扎，就是为了不生小孩。”

“我吗？”

“做结石手术的时候，不是也做了绝育手术吗？”

“真的吗？”

“您知道吗？”

有己子觉得全身的血液从头部开始急速流失。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始料不及。

“我丈夫，他这样做了吗？”

“诸冈大夫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

矢口否定后，有己子又慌忙改口。

“我听说过。”

“那，您是知道啦？”

“我想……”

如果说不知道，那岂不是太悲惨了吗？那将失去妻子的尊严。当自己被注射麻药、昏昏欲睡时，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顺便做了其他手术，这真是没面子，而且那还是对女人至关重要的绝育手术。

有己子不想让横屈觉察到自己与丈夫之间的裂缝。

“他还真的做了那个手术？”

有己子尽量冷静下来。

“结石手术结束后，诸冈大夫说顺便，就做了。您左腹部下方，有一道小疤痕吧？”

有己子点点头。

“那清楚地写在病历上，我也看到了。”

有己子的嘴角不住地颤抖。

当初生真纪的时候，由于妊娠反应太强烈，有己子觉得既然这么辛苦，以后就不要孩子了。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敬之，并得到了他的理解，但这不等于说自己想做绝育手术，当时只是说暂时只要真纪一个孩子。

敬之到底为何要擅自给自己做绝育手术呢？

不管你是不是医生，未经妻子同意，有权利做那种事吗？

“您是不是生气了？”

“不，有点……”

有己子用手帕捂住嘴，闭上眼睛，让内心平静后，站了起来。

“我想起点事。先走了。”

从地下街出来，有己子马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有己子不想直接回家，但又无处可去。可能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去喝酒，但有己子都不知道哪儿有这种地方。

“您要去哪里？”出租车司机问。总之，必须去个什么地方。犹豫后，有己子说了句“圆山”。除了到圆山的娘家去向母亲诉苦，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治愈心中的悲哀了。

司机默默地向左打方向盘。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越想越不懂敬之。

本人不愿意做的手术，为什么你一定要做？顺便？什么叫顺便？这太过分了！如果是阑尾炎，或是肿块之类，切除也就罢了。可擅自让一个有生育能力的身体变得不能生育，医生能这样做吗？

从一开始就无视有己子的人权，这不等于拿好好的身体做人体实验吗？

有己子越想越生气，不禁怒火中烧。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车内，后脑勺疼得厉害。

一到圆山，有己子递给驾驶员一千日元，没等找零就冲进娘家。

“怎么啦？脸色这么苍白。”

母亲抬头看着有己子。

“我……我决不会原谅那个人。”

“出什么事了？”

为了先让有己子冷静下来，母亲沏了杯茶。有己子没有心思喝茶，直接就把横屈的那些话告诉了母亲。

“你想过会有这种事吗？”

有己子一口气说完，快要喘不过气了。

“这个，是真的吗？”

“是真的，妈妈。你不是也看到了我的腹部下面有一道小伤痕吗？”

母亲长长地叹口气。

“再怎么样，敬之也绝不会擅自做出那种事！是不是什么时候，你说过要做这种手术？”

“没有，绝对没有。”

“真纪出生后你没有说过？会不会是你忘记了？”

“我是说过妊娠反应很难受，不想再生了。可是没说想做这种手术。”

“真奇怪呀。”

“即使说过，可在手术前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

“会不会是刚开始没打算做，手术过程中突然想起要做呢？”

“如果是那样，手术后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为什么要一直沉默到现在！”

“这倒也是。”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母亲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个人实在是不像话，这种事情，他就能满不在乎地做得出来！”

“话不要这样说，今晚你们两个好好谈谈。我想敬之绝对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能做出这种事？如果换了人，早就上法庭了。”

“总之，你先冷静下来，好好问问敬之。”

“可恶！竟然擅自摆布我的身体，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说到这里，有己子趴在桌子上，眼泪夺眶而出。她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

“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母亲从里间拿出被子。有己子解开腰带，躺下来。

有己子就这样昏昏沉沉地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发现枕边亮着台灯。一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从六点到现在，好像睡了两个小时。也许是睡了一觉的缘故，有己子内心的激愤已经平静下来。但身体被玷污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有己子慢吞吞地站起来，重新穿好衣服。

“起来了？”

有己子整理衣领时，母亲拉开隔扇，走进来。

“我想你回去晚了不太好，就先给你家里打了电话。敬之已经回家了。”

“.....”

“刚才那件事，你要冷静下来，好好问他，那种事，就是吵也已无济于事了。”

“妈，你不懂！”

说到这里，有己子拿起大衣和手提包，走向玄关。

从圆山的娘家出来，有己子马上叫了辆出租车。在春天不时出现的倒春寒仿佛要穿透有己子全身。

回到家里，真纪已经睡觉了。餐厅的灯亮着，敬之去了书房。有己子连大衣都没有脱，呆呆地站在屋中央。

这就是自己的家。自己走在雪地夜路上赶回来的就是这里，一个熟悉得闭着眼睛都能四处走动的家。

但是现在，有己子觉得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让人毛骨悚然。有己子觉得从白墙、壁橱后面，一两道陌生的眼光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回来了？”

回头一看，是敬之。只见他双手插在和服腰带里，站在门槛边。

有己子仰视敬之，就像看怪物一样。

“怎么了？大衣也不脱。”

敬之轻笑了一下，走到餐桌前坐下。等敬之坐好之后，有己子在对面坐下。

“我有话想问你。”

“怎么啦？突然一本正经的。”

“就是腹部手术的事情.....”

刹那间，敬之的脸微微地抽搐了一下。

“当时，你在做结石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也给我做了绝育手术？”

敬之没有回答，交叉双臂，眼睛向上看着。

“是这样.....”

“请解释清楚。”

“是又怎么样？”

“果然。”

有己子不禁悲从天降，没想到这竟会是真的。横屈虽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己子也不会怀疑横屈说

谎，但心里仍不敢相信。这不是一个丈夫、一个医生应有的行为，敬之最不应该做出这种事。不，他没有理由这样做。走在雪地的夜路上，有己子拼命地这么想。

现在，连最后的一线希望都被击得粉碎。

“为什么要那么……”

刚一开口，有己子已泣不成声。

“太残酷，太残酷了……”

有己子双手捂住脸，拼命地摇着头。

有己子好像现在才切实体会到什么是“不能生育的石女”了。不管怎样拼命挣扎都无法逃避，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存在于有己子的身体中。

“上次生孩子的时候，你说过妊娠反应太大，以后不要小孩了。”敬之低声说着。

“我没有说过不要了！”

“你说过怀孕很痛苦。”

“就因为我说过怀孕很痛苦，你就可以未经我同意……”

毫无疑问，有己子感到悲哀的是这一点。

因其他手术而被麻醉的过程中，被人随意摆弄，这比绝育手术本身更让有己子感到恐怖。这等于说有己子没有意志，仅是一个动物，只不过是敬之这个实验者玩弄的小白鼠。

“太残酷了……”

“我想手术中顺便做了好，所以才做的。”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做手术的人是你，可被做手术的人是我呀！”仰起被泪水浸湿的脸，有己子叫喊着。

“本想告诉你的，但那是在手术中突然想起的。”

“既然如此……”

有己子觉得即使是夫妇，也决不可原谅。

“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嘛。你本来就打算只要真纪一个孩子，不打算生了，这不是一回事嘛，没有必要哭成这样吧？”

“看不透，真看不透你到底是个人！”

有己子摇着头，红着眼睛，大喊着，但敬之仍然交叉着双臂，闭着眼睛。这样子与其说是后悔，不如

说是强硬。

“冷静！”

“不！遇到这种事，你叫我怎么冷静！”

“那么，你要怎么办？”

“你卑鄙无耻，你是个卑劣小人！”有己子叫喊起来。

有己子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与其说是大脑在起作用，不如说是身体的愤怒使她这么叫喊的。

“有己子……”

敬之的声音低沉而锐利，眼镜后面那双清醒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有己子。

“你就不卑鄙吗？”

“我……”

“你可以说我是卑鄙小人，你有自信这么喊吗？”

有己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敬之的脸一点点逼近，就像是猎人准备捕获猎物。敬之的目光聚焦在有己子的脸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问问你自己不就知道啦。”

短暂的沉默。很快，敬之拿起桌上的打火机，说起来。

“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爱过我。而且现在也不爱。”

“怎么会……”

“你不用安慰我，我有思想准备，才和你结婚的。”

“……”

“你是教授的女儿，所以我想与你结婚。你不爱我，这我早就知道，所以也就算了。可是……”敬之把眼镜框往上推了推，调整一下呼吸，“我绝不饶恕你接近其他男人。”

“其他男人……”

“久坂。”

有己子双手捂住脸，伏在地上。

现在无法考虑任何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哭，随之而来的是悔恨、愤怒和恐惧。有己子只是哭，脸在榻榻米上来回蹭着。

“你再也不能生小孩了。”

敬之的声音犹如法官宣判，从有己子正在哭泣的脸的上方传来。

“尽管如此，你要是觉得久坂好，那你可以去他那里！”

黑暗中，有己子听到那声音。这是判决，是定罪。敬之在宣判，有己子趴着接受处置。

“久坂也知道你不能生小孩了。”

“为什么……”

“他见习了这个手术。”

刹那间，一把冰冷的刀刺穿有己子的身体。

“是我叫他来见习的。”

“……”

“被自己不爱的男人做了绝育手术，这也算是一种报复。”

这就是阴险。有己子怀着阴郁、沉重的心情，趴在地上。

有己子哭着，时间流逝着。

时钟敲响，十点了。

哭到最后，一切变得虚幻，有己子模糊地想起与久坂两人看到的、树林中的那片白色世界。

被久坂拥抱的感觉，还有嘴唇感受到的那令人发抖的喜悦，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冰冷、漆黑而又遥远的雪原尽头，有己子独自站立，无人支撑，也没有人打招呼。在哭得筋疲力尽的有己子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这件事，也许应该早点交流一下。”很快，敬之像是想起什么，“但是，我也很害怕提起这件事。”

有己子本人也一样，现在如果问那个问题，未必就有答案。

“今天晚上，相互考虑一下吧。”

敬之站起来，转身去了卧室。

明亮的灯光下，有己子独自坐在那里。

鸦雀无声，四周笼罩在静寂中。

必须尽快考虑清楚，但有己子现在既没有精力思考，也没有力气回忆。就像失去了巨大的支柱，有己子的心里只有空白。

远处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而后又消失了。

只有钟声，听上去异常响亮。

有己子像被什么牵引着，站起来，慢慢地解开腰带。

敞开和服，解开衬衣纽扣，拨开内衣，纤细的身腰下面显露出白皙的皮肤。

有己子闭上眼睛，然后右手一点一点地靠近丈夫刻下的那道暗红色的伤痕。有己子知道，那里刻着丈夫长达七年的苦涩和悲哀，在那里能看见潜藏在冰冷、敏锐的丈夫心中的情感。

这道伤疤既是有己子的，也是敬之的。

右边一条长的，然后左边也有一条，有两道伤疤，毫无疑问。

有己子叹了一口气，略显倦怠地盖住伤口。

又坐了一个多小时，有己子走进卧室。

丈夫背对着有己子的床铺，侧身而卧，枕边微弱的灯光隐约映出敬之鼻子以上部分的轮廓。

一张安静入睡的脸，几乎听不到呼吸声。眼镜整齐地摆放在枕头前面的榻榻米上。

有己子再次环视房间，然后缓慢地钻进丈夫旁边的床铺。

这个动作，自结婚以来已经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不管有没有丈夫的爱抚，在这里总能得到一种安详的气氛。有一种踏实感——一天就结束了。

但现在的有己子，对这床冷冰冰的被褥感到难以适应。

有己子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静悄悄地从被子的一端钻进去，仰面躺下。在台灯的光线中，能看到白塑料灯罩的影子浮现在天花板上。仔细一看，天花板的右半部分微亮，左半部分映着影子。

在封闭的和式房间里，丈夫和妻子并排休息。晚冬的夜里，悄无声息，冷气逼人。

有己子没有转动身子，只用眼睛看着丈夫的床铺。

只见被子微微地隆起，敬之的后背纹丝不动。

在旁人眼里，那是丈夫和妻子安详入眠的样子。那里有和睦家庭的温情。

但是再进一步，那里隐藏着丈夫和妻子的矛盾。

丈夫知道妻子不贞，知道妻子心有所属，却压抑情感，显得若无其事，而内心却盘算着复仇计划。

妻子假装温柔、顺从，却一直爱着另一个影子一般的男人。妻子深信丈夫不知道自己内心的不贞，若是知道了，丈夫肯定会以某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掉以轻心的妻子，更加阴险的是丈夫。不管怎么看，还是妻子傻乎乎的。

但是，作为丈夫，除了冷眼旁观外，也想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阻止妻子的不贞行为。

丈夫可以责问眼前的男女关系，却无法阻止妻子与往昔男人的联系以及她心中的悸动。丈夫不忍目睹，不想失去自尊，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用手术刀把妻子变成“石女”吧。

丈夫有丈夫的做法。

有己子觉得，即便如此，那种刑罚不是也过于残酷了吗？那是打骂所无法比拟的冷酷、阴险。敬之竟然还强迫久坂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不，敬之不仅仅是让久坂观摩惩罚的过程，而且是强迫久坂共同参与对有己子的报复。

一股寒气从有己子的体内袭过。

平时几分钟后就暖和过来的身体，今天怎么也暖和不起来了。从腰部一直凉到脚尖，全身血液就像凝固了一样。

有己子知道自己接受了一个定罪。既然自己对丈夫撒了谎，隐瞒了真相，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站在丈夫的角度，愤怒也不为过。

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刑法还是过于严酷，过于残忍。难道不是吗？

在有己子心里，愤怒、悲哀和恐怖交织在一起，当然也有后悔。各种感情就像波浪一样涌上，退下。所有一切夹杂在一起，又分离开。

那个人怎么样了？

漩涡中，突然，久坂的身影一下子浮现出来。刹那间，波浪的喧嚣戛然而止，静谧降临。

在那白色的夜晚，两人接吻后，久坂一言不发地走了。

既没有说“再见”，也没有问“下次什么时候见”。

久坂用令人难以相信的清醒眼神，遥望了一眼雪原尽头，看看有己子，然后便在枯木间冰雪覆盖的小路上走起来。有己子紧随其后，一语不发。有己子觉得要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感到一切都将变成谎言。

走出公园的林间小路，快到明亮的大路时，久坂停下脚步，再次回头看着有己子。

“那……”

久坂回头看着有己子，那是一双看着有己子变成“石女”的眼神，是强忍看着深爱的女人变得不再完整的眼睛。

毫无疑问，那是诀别的眼神。那里是一个结束。

有己子究竟看到了什么？当时，与悲伤相比，有己子更加强烈的是隐隐感到该来的终于来了。至于悲哀，有己子当时还没有切身体会。

久坂的背影就这样从雪中小路走远，逐渐消失在车水马龙的明亮大道中，脚步虽然缓慢，却异常坚定。临别时，久坂总是不拖泥带水。也许正是这种干净利落，反而让有己子无法忘记。

尽管如此，难道久坂真的打算不再与自己见面了？难道自从两人的私情被敬之发现，并遭到报复的那一刻起，久坂对有己子的思念像潮水一样退下去了吗？

“或许还是不要再见面的好……”久坂最后嘟囔着。

“或许还是不要再见面的好”，有己子觉得这句犹豫的话里反倒隐含着久坂对再见面的渴望。表面意思姑且不论，有己子是这样理解的。

几点了？有己子觉得早就过了凌晨一点。她再次拉了拉肩头的被子，蜷曲起身体。

还与敬之继续生活下去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必须马上考虑清楚的问题。事已至此，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了。必须有个了断！七年的婚姻生活中，有己子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

实际上，有己子意外地平静。终于来了——有己子只有这个感觉，并没有惊惶失措。

或许，有己子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总有一天会露馅儿，有己子抱着这种预感生活至今。七年的夫妻生活，也许就是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过程。

该结束了。

有己子在心中嘟囔。不知为何，自己有了勇气。

虽然意识得有点晚，但此时的有己子好像是第一次复归自我，复归到不受任何人强迫、只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自我。

当情绪稳定下来，再次回首往事时，一切洞若观火。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憎恶，什么都能平静看待了。总是倒霉的久坂，被丈夫做成“石女”的妻子，还有那没有得到妻子真心爱恋的丈夫，仔细想想，这三者也许都是不同的受害者。

表面与内里如果错位，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这毋庸置疑。

有己子睡不着，打了个盹。在黎明快来时，浅睡中的有己子做了个梦。

久坂一动不动地站着，背对着鄂霍次克海，或者是日本海。白皑皑的雪原尽头，是一片苍茫的大海。

“为什么不回头？”有己子追问道。

追问数次后，久坂在海上吹来的寒风中回答道：“我们之间，永远都不会有孩子。”

奇妙的是，敬之就在旁边。不知道敬之是否听到了，只见他眺望着苍茫大海上的浮冰。

海上的景色既像是早晨的，又像是傍晚的。

“跳入水中就会冻死吧？”敬之说。

有己子一害怕，他又说：“如果死了，肚子里面也会结冰。”

雪与海开始摇晃起来……

她醒过来，久坂立刻不在了。

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

有己子醒时，微弱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照射进来。有己子感到脸上冷冰冰的，知道自己在梦中哭了。

冬天虽然结束了，但黎明时分还有寒意。有己子从被子一角伸出手，看看枕边的时钟。

六点三十分。

还要过一会儿才做早餐。有己子再次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梦，然后把它忘掉，起床了。有己子在睡衣外边披上长袍，来到餐厅，拉开阳台上的窗帘。晚冬的早晨和傍晚一样，雪景中一切都处在静止的状态。

有己子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太阳把云的边缘处染成黄色，无数道阳光从云缝里照射过来，慢慢地融化了窗户玻璃上的冰纹。

冰纹的结晶先是产生细小的龟裂，很快，阳光便从那一点裂隙中透进来。不知什么时候，那冰纹就犹如泪滴般融化了。

有己子看着那一道道正在消融的冰纹，决定今天就收拾行李，和真纪一起回娘家。

解说

川边为三

“在日本文学中，直白表达常会招致不幸。”

我想起——说这句话时，苦涩的表情瞬间从渡边淳一的脸上掠过。他是一个不甘示弱、不会自我辩解的男人，即便对往日的文学伙伴也亦然。正因如此，那瞬间的苦涩表情让我惴惴不安。

这是1967年的事情。1965年12月，他因为《死化妆》获得新潮新人奖，那部小说很快便成为芥川奖的候选作品。之后，渡边发表了一系列佳作，如《造访》《雨夹雪》等。他当时还住在札幌，一个月内，他多次来往东京，和文学评论家、编辑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当时，他正处在上升期，但札幌的文学同仁很快便感受到不和谐的气息。

“直白表达会招致不幸。”

他从未亲口说过外界评论，但同仁们能明白。

日本文学，至少在纯文学的世界中，直白表达常被人不齿。文学表达不能停留在事物本身，而要超越被表达的事物，让读者体会到其他一些东西。话外音、字里行间的含义不可或缺。日本人在日常会话中就需要掌握这种技巧，文学表达也是如此要求。

即便在注重准确表达对象的自然主义文学中，情况亦然。从自然主义文学被输入日本那一刻起，它就抛却了“直白表达”，演变成“坦率告白”。日本人似乎生来就易把“直白”误以为是“坦率”而加以接受。

日本人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在表达和难以表达的无尽黑暗中摇摆。那种微妙而神秘的摇摆、那种朦胧被尊崇。日本人喜欢的“技艺”不就是这种东西吗？不仅是文学，日本的艺术似乎也依靠“难以言表的摇摆”得以成立。表达出来不值得夸耀，“难以言表”才是精髓。例如，大家认真想想《新古今和歌集》和能剧，或许就能充分理解。

关于渡边淳一所说的“直白表达会招致不幸”，我的理解如上述。

渡边淳一的作品大多表达直白，尺度适中。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这常会让人联想到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手法——用手术刀切除病人患部。他的表达让人联想到——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家追求的“准确表达”或许就是这样吧。作为作家，他出道之初就掌握了这种技术。他不是用“话里有话、暧昧含糊”抑或是“故弄玄虚”的表达来招揽读者的作家，而是用老到的手法、敏锐的洞察力来吸引读者的作家。

人们觉得就这点而言，渡边淳一稍稍偏离了日本文学传统，这让他处境不佳。反过来说，只有他才能冲破以“私小说”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的束缚。例如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死化妆》《夜之声》，虽然文体朴实，却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恐怖世界。这些作品让我产生感动，如同阅读海明威等人的作品。

他的小说表达直白，可以举例说明，那就是他的小说被推上荧屏后，总能获得成功——剧本和演员表

演自然功不可没，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他的表达直白清楚，激发出剧作家和演员的创作欲望。从这点而言，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视觉型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他那超凡脱俗的洞察力随处可见。

和服与腰带挂在床头，长长的腰带与和服的下摆拖在地上。在腰带的前面，扔着和服外套和手提包。现在，盖在有己子身上的只剩下贴身内衣。在黄昏暗淡的微光里，这是有己子好不容易才守住的最后一道防线。有己子就这样被久坂紧紧抱在怀里。

这段描写非常精彩，目光敏锐。

但是，我无法抑制心中的不安，这段男欢女爱的场景似乎缺少了什么。和其他作家描写床事不同，这段表达并没让人产生情欲之念。读者并没和置身情欲的主人公合二为一，而是和凝视这一场景的作家合二为一。这种洞察力究竟源于渡边淳一的冷静，还是源于他与生俱来的高品位？我觉得这其中蕴含着渡边淳一文学的秘密。

渡边淳一的冷静和直白究竟源于何处？医学吗？或许有这层原因，当今的许多评论家也这么说，但我要否定这点。这和主题、独到的题材等不在一个维度。

在他登上文坛的代表作《死化妆》中，儿子为母亲手术，亲自执刀，挑战肿瘤，随后被家人团团围住。这段文字有点长，但我还是想引用一下：

他们希望得到简洁明了的回答。“死”“活”“康复”“失败”，用哪个词才能准确表达出妈妈手术的结果呢？我最确信的 answer 就是“24小时内，妈妈将离开人世”。我想大声说出来，但又为何不得不保持沉默呢？最后，我暧昧地回答了一句，“人命难测”。于是，众人断了追问下去的念头，坐到椅子和床边上，焦急不安地等待妈妈苏醒过来。

在亲戚们看来，我常常是一个死神，我一出现就会散发出死亡气味，他们会产生不祥之感。

这段话用平静的语调描述出一个触及“死神”之人的孤独。只有自己知道母亲必死无疑。就算周围人有期待、希望，但“死神”真实存亡，“我”已然看到这点。回到亲戚面前的“我”已经和他们不同，俨然不是一类人。

大家都知道人是早晚要死的生物，但这种“知道”不过是一种观念。渡边淳一曾做过医生，对于死亡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知性”，不是通过观念，而是通过亲身感受了解的。说一句不会让人误解的话——他不是了解“死亡”，而是了解“死亡的不可预知性”。他试图把亲眼所见传达给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的人们，但总是因为无法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而感到焦躁。“知道”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就是了解一个无法用语言翻译、转换的世界。

不管人们的生存方式如何纷繁多样，但死亡是唯一、同质的结局。渡边淳一在《造访》中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不管是小学校长宇井，还是著名评论家K先生，死亡都会造访他们。

我曾经说渡边淳一是视觉型作家。那视觉中蕴含着冷静透彻——一个见过死亡的人扭头再看看寻常世界。那不是一种冷酷，而是人在临死前感受到的一种孤独，抑或是“只有自己知道，他人并没意识到”的一种孤独，一种只能认为自己是另一类人的疏离感。

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总带有一种阴郁。这不是“医学和文学”层面的问题，而是现代人背负着的孤独

感，他也不例外。

说个秘密：我第一次看《死化妆》，是在札幌，在他家那间客厅兼书房的房间里。当时，在札幌很难看见那种造型的房间。当他的作品被拍成电视后，屏幕中经常会出现那种造型的房间。就在那里，我们《库力玛》的同仁们共同品鉴原稿。当晚，为节省时间，我们没有轮流阅读，而是由作者朗读原稿，众人倾听，当时，我听着听着，就感到发自内心的震颤。我觉得他确实塑造出了崭新的现代人的造型。

相对于当时的感动而言，渡边淳一对于手术场景的精巧描写、对于小说情节的巧妙设计都属于次要层面了。

在《冰纹》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久坂也是作为那种类型的人出现，也是从“不可预知”世界回归到日常世界。日常世界中的普通人感受到久坂身上的异样气味，一种人被吸引，另一种人抵触。如果女性被久坂所吸引，结果会怎样？这就是小说要描述的重点。

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道破久坂往昔的经历，只是借横屈和敬之之口讲述了一下而已。而且，两人的评价截然不同，这就是被久坂“体味”吸引的人和抵触者的区别。与此同时，久坂经历过的事情也是很难评断的，久坂执刀治疗的“残疾儿”应该“活下来”，还是应该“死去”呢？没有正确答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寻常人不应该谈论，伦理上也不被允许。因此，评价也就支离破碎。

对此，久坂丝毫没有辩解，他已经放弃被人理解的想法。在小说中，他以这样一个身份登场。久坂之所以是一个坚韧的男人，是因为他不求获得不痛不痒的理解。

有己子反倒被这样的久坂所吸引，希冀理解他。所谓爱，就是这样。她通过女性本能的嗅觉，闻到久坂背后的世界。而丈夫敬之身上却没有这种气味。

不管男女，都觉得久坂魅力，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自我辩白的男人，因为他从不解释过去，从不提起曾经的爱情，确信自己不为人所理解。在过多自我辩白的现代人中，久坂带有古风，显得与众不同。即使不被人理解，久坂也能生存下去，他是能忍受孤独的男人——或许他不得不忍受孤独。天盐是适合久坂生存的地方。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久坂一直忍受着——天盐给读者留下如此印象。渡边淳一做实习生时，曾多次去过那个北海道的荒僻地。我能想象出年轻时的渡边淳一在那里直面自己的样子。

《冰纹》是一部婚外情题材的小说。因为这种题材的小说太多，因此，男女之爱的独特性，必然决定了作品的优劣。

有己子之所以爱上久坂，不是通常所说的“一念之差”，而是因为某种“温柔”——想理解一个拒绝别人理解的男人。性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有己子寻求的不是性爱。有己子有家庭，有丈夫，有日常世界的习惯。为理解久坂，有己子抛却了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就这点而言，有己子这个女人真正具备女性的温柔。

久坂也曾是温柔的男人。关于久坂的温柔，横屈是这样描述的：

“这么说来，那位大夫除了学问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了？”有己子故意用刁难的口吻问道。

“如果要我正儿八经地说出个什么，一时很难说清楚。总觉得久坂大夫一直在暗地里默默关照我……”

“关照你？”

“怎么说才好呢？他好像能看透一切，他那双清醒的眼眸里，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柔。”

“温柔……”

“我想是的。”

之前，我已经讲述过久坂“清醒的眼神”。那眼神中透出的温柔究竟是什么呢？有己子是这样描述久坂的温柔的：

久坂是这样一个人，当你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得很简慢、冷静。他从来不会当面对女性亲切地伸出手，对你温柔体贴。但是，与他分手后，却总觉得有一种温柔围绕在身边。具体在哪里？是什么？已不能清楚地回想起，只觉得自己的心情是那么安详和快乐，就像被一双大手温存地拥抱着。

久坂已然看穿人的本质，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向对方伸出双手。因为他知道光靠伸出双手，是无法改变、挽救对方的。因此，久坂只能一直用眼睛看着，守护着。有己子本能地注意到久坂的冷漠和温柔。

他身上似乎有着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似乎是得到了爱却又不相信。虽然他举止冷漠，其实最受伤的却是久坂本人。

所谓爱，所谓温柔，是什么？就是考虑别人胜过考虑自己，就是关爱别人胜过关爱自己。久坂没有向别人伸手，更多的却是为别人考虑。

而有己子的丈夫敬之则是一个考虑自己胜过考虑妻子，考虑别人的男人，是一个只在表面上温柔的丈夫。妻子住院后，他买了一个便携电视。

“晚上还是戴上耳机比较好。”

敬之调小音量，把耳机放在电视上。非常细心周到，这是敬之一贯的作风，就凭这点，有己子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夸敬之温柔体贴。有己子当然也这样认为。确实，如果不是体贴有己子，也想不到买电视。

有己子同时也觉得这与其说是敬之的温柔，不如说是他计划过的行为。这种感觉只有与敬之一起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

越是相互了解，内心越是疏远，世上有许多这样的夫妇。这或许是巨大的悲剧。丈夫与其说是温柔，不如说是机关算尽，有己子当然想离开这样的丈夫，投入久坂的怀抱。

在小说中，敬之这个形象与久坂相对，是一个不值得读者同情的男人，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而与有己子结婚的男人。然而就算心机很重的敬之也无法忍受爱的缺失。

“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爱过我，而且现在也不爱。”

“怎么会……”

“你不用安慰我，我有思想准备，才和你结婚的。”

.....

“久坂也知道你不能生小孩了。”

“为什么.....”

“他见习了这个手术。”

刹那间，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有己子的身体。

“是我叫他来见习的。”

“.....”

“被自己不爱的男人做了绝育手术，这也算是一种报复。”

敬之虽然和有己子是夫妻，却没有得到她的爱。对于他，我不禁感到同情。喜欢久坂，还是讨厌敬之？我不会站在任何一方，倒是这块爱的不毛之地让我呆若木鸡。

这个故事结束后，三人会怎样？久坂或许会回到天盐，继续之前的生活，但再也不会和有己子相见。有己子则离开丈夫，回到娘家，但必须抛却和久坂相见的念头，生活下去。敬之或许会再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继续无爱的夫妻生活。我不想使用“爱的不毛之地”这样的刺耳词语，但显然他们都无可救药。

作者渡边淳一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不准备出手相救。

我们或许被作者的高超手法所欺骗，觉得这是一部描写北国浪漫的小说，是一部描写华丽爱情故事的小说。或许作者也是这么期待的。

通过这部小说，我感受到现代人的孤独、爱的不毛之地、异乡客的视线等，而他却把这些隐藏起来。与此相比，或许读者只要能感受到小说描写的精妙就可以了。渡边淳一是现代最优秀的小说技艺家之一，这已经成为定论。

“川边君，你想多了”——渡边淳一会苦笑着说这样一句话，我的眼前也会浮现出他那冷峻而温柔的眼神。但如果让往昔老友信口开河，我要说：我相信时至今日，渡边淳一还没有真正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直白表达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有力武器。

他的作品之所以被许多现代读者接受，是因为小说情节丝丝入扣，文学描写细致入微。但与此同时，读者不也会从小说深处发现自己所置身的孤独境地吗？如果把他看成一个技艺高超者，那么无论是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不幸。渡边淳一深度挖掘久坂的世界时，日本文学的套箍的一环就会应声脱落。对此，我心知肚明，也拭目以待。



渡边淳一

著
李重民
译

爱在原野 尽头

野わけ

一段飞蛾扑火般的爱情，虽然壮观，最终却灰飞烟灭。
漠视家庭而对于激情的追求，虽然刺激，却难免徒劳一场。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爱在原野尽头

野わけ

渡边淳一
著

李重民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原野尽头/（日）渡边淳一著；李重民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52-6365-4

I．①爱… II．①渡… 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135号

野わけ by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74 by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爱在原野尽头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李重民

出 版 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刘 迅

特约编辑 曹红星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封面插图 忘川鸟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7.25

字 数 172千

印 数 1-12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365-4

定 价 32.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小说

目 录

- [第一章 归京](#)
- [第二章 阴谋](#)
- [第三章 吉祥](#)
- [第四章 淫雨](#)
- [第五章 晚霞](#)
- [第六章 无言诒](#)
- [第七章 残火](#)
- [第八章 秋寒](#)
- [第九章 终章](#)
-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归京

一

有泽迪子从紫野的住处赶到新干线京都车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十分。虽说已经是四月中旬，白昼渐渐变长，但一过七点，天色就变得昏暗，站前的霓虹灯已经闪烁起各色彩光。

迪子在车站大厅里笔直地向左走去，在旅客出口处抬头查看列车的到达时刻表。

特快列车“光—71号”的到站时间是七点二十三分，迪子看了看时间，就站到车站的玻璃幕墙边，眺望京都的夜景。

与豪华的新干线车站相比，站前的建筑看起来非常简陋，远不如车站气派。尽管迪子的目光看着那些建筑物，她的心思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

再过一会儿，阿久津恭造将会从检票口走出来，他会摆着手冲迪子打招呼，待他走近，他们便开始说话。如果他还饿着肚子，就先去吃饭，然后去旅馆。也许会去南禅寺一带的旅馆，如果迪子提议的话，他们便会去山科附近那绿树花丛中的旅馆。到了旅馆，女服务员一离开，阿久津便会迫不及待地狂吻迪子。现在离那一刻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以后，迪子就会躺在阿久津怀里。

车站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有很多，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刚刚二十四岁、体态娇小、神思恍惚的年轻女人，正在为马上要见到心爱的男人而浑身燥热。

迪子又看了下检票口，时钟显示是七点二十分。不一会儿，广播便播报起“光—71号”到达的信息。

来接站的人立刻聚拢到出站检票口处，渐渐形成一堵人墙。迪子特意站到人墙后面。她不想让阿久津看到她翘首以盼的样子，她想先发现阿久津，然后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等着阿久津奔上前来。

从“光—71号”下车的乘客陆陆续续地走出检票口，他们几乎都有些疲惫，脸上带着度完周末后的满足和些许失望。

迪子一直在出站的人群里寻找阿久津的身影，出站的人太多，她担心自己看不到阿久津，就改变了刚才的想法，往前走了走。

她走到检票口前面时，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她开始不安起来。

阿久津三天前离开京都时，说过肯定乘坐这趟列车回来。如果时间有变动，他应该事先打个电话来的。迪子今天就怕情况有变，还特地在家里待了一整天，但并没有接到阿久津的电话。

她踮起脚朝里面的站台望去，还没出站的大多数是带孩子的乘客和行动不灵便的老人。阿久津只带着一个旅行包，下车理应更加轻便和快捷。

奇怪.....

迪子将目光从站台移回出站大厅里，心想：也许是刚才太多人出站她没看到阿久津，她只好回到一开始站的位置。这时，一位男子笔直地朝她这边走来。

他穿着灰色西服，提着褐色的旅行包。没错，正是阿久津！

迪子顿时松了一口气，又稍稍有些不悦。按理说见到了阿久津就不应该有牢骚，但她又对这样的见面方式不满意。

“我来了。”阿久津的话毫无歉意。

“你从哪里下车的？”

“出口只有这一个吧？”阿久津回头看看几乎没人的检票口。

“我一直就待在这里！”

“我知道。”

“那你怎么从那边过来？”

“我和国立医院的守屋在一起。”

“守屋先生……”

迪子慌忙扫视一下四周，却没有看见守屋的人影。

“我在东京上车时，无意中看见守屋坐在我前面，所以路上就和他聊天，还不算寂寞。下车时我还在担心守屋看到你。”

“守屋先生没有发现我？”

“你站在检票口右侧，所以我们就从左侧出来，然后就分开了。”

阿久津和守屋是西京药科大学的同级生，今年都是三十五岁，两人都有药剂师证书，却都没有独立行医。阿久津在大学的研究室当输血中心化验部部长，守屋是国立医院的输血部部长。两人既是大学同学，又都在国家机构工作，因此关系很是密切。他们都去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学术会议，然后又在回京都的火车上相遇。

迪子也毕业于西京药科大学，她在阿久津手下工作，任化验技师，所以守屋认识她。在守屋来输血中心接阿久津、和阿久津一起亲热地出去喝酒的时候，迪子还对男性朋友之间竟然可以如此亲密无间感到不解，进而产生了一种妒意。

“开会的人今天都回来了，咱们去哪里？”阿久津提着旅行包，朝着与车站出口相反的方向走去，“守屋大概还在那边的出租汽车站里。我借口有点事才跟他分开的，要是被他撞见就不妙了。要不我们去咖啡馆喝点东西再走吧。”

也许是旅行包很沉的缘故，阿久津将旅行包从右手换到左手。

“你吃晚饭了吗？”

“和守屋在火车上吃过了。你还没吃吧？”

“我在家里吃过后才来的。”

“你从家里直接来的？”

“是的，怎么了？”

“没什么……”阿久津瞬间结巴了，但他随即问道，“星期天晚上，你一般不是很难出门吗？”

“我说要去宇治的朋友那里才出来的。”

“宇治……”

“嗯，你觉得奇怪？”

阿久津只顾走着，没有回答。他们走到大厅的尽头，那里设有饭店和咖啡馆。两人在咖啡馆里面对面地坐下。虽然已经是晚上，咖啡馆里还是挤满了候车的乘客，十分嘈杂。

“东京的会开得怎么样？”

“盛况空前，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

阿久津在这次会上发表的是一篇题为“关于一例后天性B型血液”的论文。

这篇论文的发表还有迪子的功劳。她在化验一位结肠癌患者的血型时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那位男性患者五十五岁，以前一直是A型血，但是迪子化验后发现，他的血液对抗A血清和抗B血清都出现凝集反应。如果是A型血，应该只对抗A血清出现凝集反应。迪子觉得奇怪，便将这例奇特的血型向阿久津作了汇报。阿久津亲自重新进行检测，发现这是一例后天性血型变异的案例，它的原因，据阿久津推测可能是癌症所致。

对论文从各方面进行考证和整理的是阿久津，但最初提出疑问的是迪子，因此尽管论文的发表者是阿久津，但作为共同研究者，论文也署上了迪子的名字。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先天性B型的亚型，但经过血缘调查，这一点已经被否定了，所以没有问题。”

“幸亏预先调查了一下。”

兴许是渴得厉害，阿久津一口气将凉开水喝完了。

“在与癌症的关系方面，怎么样？”

“假设血型变型是由癌症所致，就能成为癌症早期诊断的有力证据。但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实例很少，光靠这点还不能得出结论。”

“太遗憾了。”

“光靠一个病例不能说明问题，好在守屋那里也有一例。他也知道一名癌症患者血球凝集反应出现后天性变异的病例。”

迪子啜了一口送上的咖啡，望着阿久津。尽管现在和她之前想象的情形多少有些不一样，但对她来说，和阿久津交流大家对论文的意见，一点也不亚于躺在阿久津的怀抱里获得爱抚。

“守屋说的是直肠癌，但据其他化验过肺癌患者血型的医生说，他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变异病例。”

“就是说，是由于癌症的不同种类而出现不同的变型？”一谈到工作，迪子的措辞就会很自然地一本正经起来。

“也有人提出，说从只出现在肠癌患者中的情况来看，会不会和肠内细菌有关？不过，无论是我们的病例，还是守屋的病例，患者都是在病情相当严重、已经进入癌症末期时才发现血型变了的，所以说它马上能够用于早期诊断，也许还为时过早。”

“不过，如果在早期的癌症患者中再稍稍扩大些范围进行调查，也许能发现已经变异的血型。”

“也许能发现，但是要找到癌症早期的患者很难。”

“我们是输血中心，不是医院，所以要进行那样的研究，条件不太有利。”

“可是大家对论文的评价非常高，都说很有启发。”

“那就好。”

“都是因为有你。”

“这……”迪子又啜了一口咖啡。

“守屋听说共同研究者是有泽迪子，便问我是不是那个工作很出色的漂亮女人。”

“取笑我们？”

“不，是真的。这小子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其实却看得很仔细。不过，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事，会上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阿久津掐灭香烟，站起身，“差不多了，走吧。”

“你家里没问题？”

阿久津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便向收银台走去。

车站出口处挤满了等车的人，有个人挥动着小旗指挥，人们便簇拥在小旗的后边。两人绕过他们走出车站。出租汽车站里等车的乘客已经排了二三十米长的队，但可能是星期天晚上的缘故，空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来，守屋的人影早已不见了。两人等了不到五分钟，便坐上了出租车。

“去南禅寺。”阿久津一上车就对司机说。

司机点了点头，发动了汽车。

驶出八条口，翻过立交桥便是盐小路，出租车在盐小路右拐向东开去。因为是星期天，街上的路灯开得不多。迪子望着车窗外幽暗的围墙，轻声说道：“我想去山科，上次不是去过吗？那个地方安静。”

一个月前，迪子曾跟阿久津去过山科的旅馆。那里的旅馆深居在东山一隅，远离喧嚣的街道。南禅寺一带也有几家为情侣开设的旅馆，其中的K旅馆，两人已经去过好几次了，迪子一年前第一次接受阿久津的求欢，就是在那家旅馆。对迪子来说，那是一家令人怀念并十分熟悉的旅馆。但是，南禅寺离市区近，如果是平时不打算过夜的话，两人去那里，然后分手，去那里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今天是迪子一开始就与阿久津约好了要一起过夜的。

阿久津开会回来，先不回家，两人悠然地住上一夜，这与其说是迪子央求的，不如说是阿久津自己提出来的。他如何向妻子解释，这不是迪子要管的事，她只要能独占阿久津一夜，就心满意足了。

从送阿久津去参加会议时起，迪子就在想，两人同欢的一夜来之不易，所以她想去山科这样浪漫的地方度过。

“可是……”阿久津欲言又止，“可是，已经到五条大街了。”

出租车在河原町大街上向北驶去，迪子可以看到车前方五条大街那宽阔的马路，以及车右侧京阪线的车站。要是去山科，就必须在这时候对司机说了。

“去南禅寺也行的。”阿久津说道。

“那里靠近马路，太吵了。”

阿久津抱着手臂望着窗外思索着。一群女学生在红绿灯前等着过马路。汽车在她们面前一个大转弯，穿过五条大街。

“今天你打算在旅馆住一夜？”

“是，不是说好的吗？你不住了？”

道路很快暗了下去，路边有许多低矮的房子。阿久津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谈开会时的那股兴奋劲儿。

“今天碰到守屋，所以……”

“碰到守屋又怎么样？是怕夫人知道吧？”

迪子看着前方，任凭车窗外吹来的风撩拨她的头发。车外的景物在迅速地向后退去。一到晚上，景色就会变得很单调。出租车此时已经直驶入四条大街。

二

也许是夜空里有云的缘故，月亮消隐了。在街灯的照射下，路边的柳树投下一片密密的影子。阿久津看着黑黢黢的树影，轻轻嘀咕道：“没什么好怕的。”

“不是怕夫人又是什么？”迪子反唇相讥。

须臾，阿久津说道：“今晚不住旅馆，以后还有机会，下个星期六怎么样？要是星期六，第二天休息，可以玩得尽兴。”

“不行！”迪子的声音虽低却很坚决，“我非要今晚不可！”

“别太任性了。”

“你才任性！”迪子的嗓门儿不由得大起来。

也许担心两人的谈话被司机听见，阿久津用责怪的目光望着迪子。

车内又恢复了平静，只听见发动机低沉的声音。

出租车驶入三条大街，再往右拐驶过鸭川，不用十分钟就能到达南禅寺。沉默中，迪子偷偷瞥了一眼身边的男人。阿久津一动不动，似乎在思考什么。迪子心想，如果自己就这样不抗争的话，最后他们就会去南禅寺一带的旅馆。

“我非要今晚不可，从一开始就约好今晚要住在旅馆的吧？”

“……”

“到了南禅寺，我也不下车！”

阿久津默默地握住迪子的手。迪子马上就甩开了，但他的手还是放在迪子身旁的座位上。

“被夫人知道有那么为难吗？你这么怕夫人？”

迪子想起阿久津妻子的娘家在东京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家具店。

汽车很快就驶到了鸭川。道路两旁的灯光之间有一条黢黑的带子，从凌乱地晃动着的波中可以看出那就是鸭川。迪子看着河面上的波光，想起了阿久津的家庭。

她曾见过阿久津的妻子一次，那是去年十一月底。大概是因为有什么急事，阿久津的妻子出现在输血中心。当时迪子正在化验室里和阿久津背对背做着输血用的配血试验。

“阿久津部长，您夫人来了。”传达室里叫杉木的女人来招呼道。听到喊声，他说了句“我出去一下”，便走出了房间。

也许是事先约好的，阿久津出去时脸上没有一点困惑的神色。

迪子注视着玻璃板上血液的凝集反应，等阿久津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她便跟了出去。

化验室在输血部一层走廊右侧的第三个房间，透过化验室的窗户虽然可以看见内院，却看不见外面的情景。于是，迪子沿着走廊走过两个房间到了采血室，在那里装作看黑板上的日程表，实则窥视着候诊室那边的动静。

候诊室前，阿久津和一个女人面对面地站着，手上拿着一个估计是刚刚接过来的小纸包。那个女人侧身站着，对阿久津说着什么。她穿着米黄色和橙色相间的粗花呢外套，提着手提包，身材娇小，仰脸望着阿久津。由于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迪子没看清那个女人的长相，只看到她好像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那女人不久便点着头离开了阿久津，走到迪子前面约十米的窗口，向接待室里的杉木稍稍点头致谢后，便匆匆走了出去。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迪子总算从正面看见了阿久津的妻子。迪子听曾去过阿久津家的宫子说，阿久津的妻子清雅灵秀，很有气质。从她的侧脸看，确有一股脱俗的傲气。迪子看她走出大门后，就走出了采血室，去化妆室简单地补了下妆后又回到化验室。阿久津已经回到化验室继续忙碌，他身旁的桌子上，放着刚才从他妻子那里拿来的纸包。那个包用T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着，也许是要交给谁的。

但是，迪子从来没有向阿久津提起曾见过他妻子的事，阿久津也只字不提他的妻子。

阿久津不说当然好理解，但迪子为什么也闭口不言？只要她说一句“我看到你夫人了”，也许阿久津会点点头，两人间的芥蒂也就消失了。

然而，不知为何，迪子总觉得那句话难以说出口，一方面是因为她担心提起的话会让阿久津不悦，同时也因为她心里憋着一股气，她不想两人之间有阿久津妻子的介入，她绝不容忍多余的人闯入她煞费苦心筑起的两人世界。迪子决定忘掉阿久津的妻子。

但是，这违反了正常的心理，她的情绪被强制地压抑着，想要忘掉阿久津的妻子，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愚蠢的。

虽说只看了一眼，但迪子却深深地记住了那女人冷峻的目光和漂亮的鼻梁。也许是带着偏见去看的缘故，迪子总觉得她那挺着胸膛径直走去的身影，像是在炫耀自己妻子的身份。

出租车继续向东驶去。正前方东山那黝黑的山影渐渐变得高大，重重地压上前来。

迪子看着车灯光柱前黯淡的树影，脑海里却想象着阿久津的妻子凛然地直视自己，一副责问她“你是谁”的眼神，目光很是严厉。

或许就是那种眼神令阿久津想要回家去。平时总是爽朗爱开玩笑的阿久津，突然怪异地想要装作正人君子，神情严肃地回到家里去。他的妻子会默默地迎接他，将菜肴端上桌子；阿久津会略带疲惫地伸伸懒腰，然后换上睡衣坐在桌子边。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的妻子那白嫩的脸庞浮现出笑容，似乎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现在坐在自己身边的阿久津，估计就是想回家去演出这么一幕夫妻团圆的场景。

“讨厌……”迪子突然喃喃地说。她并不是故意这么说，只是头脑里的想法冷不丁地从嘴里冒了出来。

“你说什么？”

“没什么。”迪子摇了摇头。

汽车驶近栗田口，从那里往左拐，再向右拐一下，便是南禅寺的山门。

两人常去的旅馆就在山门往右一百米的地方。到山门那个拐角时，阿久津吩咐司机把车停下，汽车随即在路灯下停住。

阿久津预先备好了零钱，他付了钱先下车。司机打开车门，等迪子下车后关上了车门。

一下车，嫩叶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杳杳黑夜中，到处都散发着花草的馨香。

阿久津熟门熟路地穿过山门往右拐去。他右手提着旅行包，微微耷拉着右肩。前方可以看见“K旅馆”的霓虹灯，那便是两人经常去的旅馆。

三

迪子第一次躺在阿久津的怀里，就是在这家旅馆，那是去年的六月。

那天，迪子留在化验室里给阿久津打下手，核对以往五年的供血者在ABO式血型试验方面的复制试验和载片试验的结果。虽然“以往五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供血者的数量庞大，迪子要按年份把他们分开，一年年向上追溯，并做出统计。阿久津当时是在为一周后召开的学术会议作准备，所以他那段时间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迪子主动提出要帮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看到他每天晚上一个人加班到深夜，起了恻隐之心。不过，说是加班到深夜，那也是阿久津为了在会上发表论文，完全出自学问上的兴趣，心甘情愿自发加班的，而非输血中心正常的工作。因此，尽管迪子是他手下的化验技师，却没有帮助他的义务。

在化验部里，和迪子一样拥有药剂师证书的女性化验技师、化验助手共有八人，但在迪子来之前偶尔会帮阿久津的，只有化验部的一名男性技师，叫布部，其他女职员下班后都会一声不吭地准时回家。

那天他们的工作就是挑出标有红圈的交叉配血报告单，核对报告单上两个试验的结果。两人搭档一起做的话，能提高效率，这点是无可否认的。

迪子负责挑数据，阿久津核对数据。

他们的工作告一段落时已是八点半，他们是五点下班后随便叫了点外卖吃完就开始工作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多亏你帮忙，进展很快。”阿久津这么说道，然后又邀请迪子去花见小路上那家柜台式酒吧。花见小路离输血中心不远。也许是累了的缘故，在酒吧只喝了两杯兑水的威士忌，迪子就有了醉意。

离开酒吧时，她脚下有些软，但头脑还算清醒。那以后，怎么去了旅馆？现在迪子也想不起来。她坐上车时，是和阿久津说好要去东山的山麓下醒醒酒，却糊里糊涂地去了旅馆，所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这件事看起来无疑是阿久津计划好的，迪子不知不觉地入了套，但也不能就此说这完全是阿久津的责任，至少，阿久津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预谋的，因为那天是迪子自己提出帮忙的。最后的结果姑且不论，从最初的情况来看，不能认定阿久津从一开始就是有恶意的。

跟着阿久津去酒吧，然后又和他一起去人烟稀少的山麓，迪子都没有犹豫，只是在进旅馆时有些怯意，但最后她还是顺从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发生得有些突然，有些出乎意料，但事实上迪子和阿久津发展到这步也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

阿久津的确很早就对迪子很亲切。迪子尽管是化验技师，原先却对与血液有关的工作一无所知。从配血试验的鉴定到抗体的凝集反应，她的表现之所以能够超过男职员，全是因为有阿久津的指导。

迪子刚二十四岁，在化验部的女职员里已经是业务骨干，可以说她是很能干的。在工作上，她的表现无可挑剔，这既是迪子不甘认输、勤奋好学的性格所致，也是阿久津放手让她尝试各种工作，使她的技术

不至于失衡的结果。阿久津对迪子颇有好感，待她非常和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部长喜欢有泽小姐。”女职员们都在背地里这么议论。

迪子自己也知道，是因为阿久津对自己很好，所以同事们才会那样议论她。自己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让她有点困窘，但同时，唯独自己受到了上司的另眼相待，也让她感觉很不错。

阿久津做事稳健，而且勤奋好学，因此其他职员对他的评价也很好。化验部长要统领药剂师、化验技师和水平参差不齐的女职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位子。但阿久津天生热爱工作，即便那些不易处理的事情，他也都能自如地应付。

迪子喜欢阿久津的随和，对他的勤奋好学更有非同一般的好感。

在大学的研究室等地方工作的人暂且不论，如果是在私人诊所或在医院里工作的话，大多数药剂师都不会再刻苦钻研，只要在工作上做到得心应手没有障碍即可。在学术会议或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既不会增加工资也不会受到提拔，所以工作之后，学习对他们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然而，阿久津只要一有空就看书，研究新的课题，想在会议上发表论文。虽然没有学究或书虫那般痴迷，但他确实很爱学习。他已经三十五岁，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却还念念不忘地学习，这点让迪子觉得难能可贵。

一年前接受他的邀请并最终委身于他，不可否认，就是因为迪子内心深处对阿久津怀有那样的好感。

虽说阿久津引诱她，占有她，但迪子也给了他某种可乘之机，才会被他引诱、被他占有。

说实话，迪子那时正在寻求一个能给予她温情和慰藉的人，那个人是男是女都无所谓。稳健沉着的中年男人阿久津，对她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在那之前的半年，迪子和以前的恋人秋野分手了。秋野是她大学时代的朋友，他们也曾以身相许。和迪子分手后，他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女人结婚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心平气和地看，和那女人相比，还是迪子性格开朗、头脑灵活些。但面对迪子那样的女孩，秋野反而有种压力。说句实话，秋野老成持重，两人分手也许是早晚的事情。

迪子看起来活泼开朗，心灵却十分脆弱，分手给她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可以说，迪子是在不堪忍受心灵伤痛的情况下，才接近了阿久津。换句话也可以说，是阿久津适逢其时地填补了她内心的空白。

四

道路前方有人渐行渐近，好像是一对从旅馆里出来的情侣。迪子向前走去。阿久津稍稍落后几步，跟在她后面。

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迪子他们和那对男女擦肩而过。双方都像故意躲着对方似的，走得极快，所以迪子看不清对方的容貌，只看到那个男人搂着女人的后背，女人依偎在男人的肩膀上。

他们的脚步声在身后渐渐远去，路上又只剩下迪子和阿久津两个人。

“往回走吧！”阿久津说道。

迪子毫不理会，继续向前走。

前面有一片黝黑的密林，透过密林间的空隙，可以看到路边小卖部的灯光。那小卖部是向日暮时分来观赏夜樱的游客出售饮料的，如果走到那里，便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的景象。

“别往前走了。”阿久津又说道。

迪子充耳不闻，只顾想着刚才迎面而过的那对情侣。

那两个人是在谈恋爱，还是有妇之夫与单身女子？这些当然不得而知，可是，两人的姿态却十分亲昵。是情事过后的充实感使他们这样勇敢吗？他们的身影里有着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

交欢以后，两人为何会显得那样自信？迪子忽然嫉妒起刚才那两个擦肩而过的人。

在过去的三天里，迪子一直在耐心等待阿久津。她安慰自己，三天后要在阿久津的爱抚中好好睡上一夜。现在，这想法却出乎意料地夭折了。一边祈望得到爱抚，一边却不能顺利地如愿以偿，这样的状态使迪子内心欲火难熬。

道路右侧，旅馆的石墙向前延伸着。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所以……”走到石墙的尽头时，阿久津说道。

“明白什么？”

“反正……走吧。”

“不！”

迪子一边走一边断然地摇着头。她心里希望返回去，去平时那家旅馆，任凭阿久津放纵撒野。无论山科还是南禅寺，现在她觉得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就这样去旅馆，她又难以做到。迪子平常脾气就很大，现在她嘴唇紧闭，一味地倔强着。

“真拿你没办法。说什么都不行吗？”

如果阿久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想带她去这里的旅馆，可以从后面一把抓住她的衣领拽着进去；如果她死活不愿意，也可以扇她耳光，训斥她“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迪子心想，如果想要得到我，也可以做出类似的举动蛮横一下。阿久津明明要得到她，却装出一副绅士的模样，这样反而令迪子更生气。

马路右侧有一块花丛，花丛的前面可以看到诱虫灯。在那青色的光亮中，樱花悠然地开放着。

走到花丛中间时，迪子终于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你打算怎么样？你讲清楚好不好！”迪子诘问道，眼神里带着忧伤。

她希望他说“住下”，然后再把她带回旅馆。即便是信口胡说或是哄骗她都可以，现在只要他说这么一句，迪子就会往回走。倘若那样，就能如她所愿整夜接受阿久津的爱抚。

“无论如何非要去山科吗？”阿久津窥探似的望着迪子，那是一张刚刚从旅途归来的稍显疲惫的男人的面庞。

“不是，”迪子注视着道路前方的诱虫灯，“我只是想今晚能一起住在旅馆里。”

“我知道了，是我不好。”

“那么，住一夜了？”

“住一夜！”阿久津犹豫了一下答道。

于是他们就沿着刚才走来的道路往回走，迪子心里沾沾自喜。山科虽然去不成了，但是住什么旅馆原本就不是多么大的事情。迪子希求的是和阿久津一起过上一夜，抢在他妻子前面享用刚从旅途归来的男人。出差回来却不回家，让男人背叛妻子，这也是迪子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对阿久津妻子的反抗。

“一开始这么讲就好了……”迪子因他的顺从而感动窃喜，同时又觉得这个男人有些可怜。

阿久津外表强悍，骨子里却非常懦弱。现在是因为迪子的坚持，他才推翻了自己的意见。有时候他胆小怕事、奉命唯谨，迪子坚持硬要住一晚，也是因为深知他是这样的脾性。而且，如果就这样半途回家，到了家里以后，他恐怕又要唯妻子是从了。

两人在旅馆里安顿下来，已经过了九点。因为在车站的咖啡馆里拖延了一会儿，又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所以耽搁了时间。

旅馆的房间，迪子已经十分熟悉。进房门处有个半张榻榻米大的脱鞋处，再进去是个九平方米的房间，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右侧摆着冰箱和电视机，里间是卧室，卧室里放着一盏落地灯，卧室左侧是浴室和卫生间。刚开始来这家旅馆时，他们也住过西式房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挑和式房间住。这是阿久津的嗜好，迪子也觉得住和式房间能让人静下心来。

“你赶紧去洗个澡吧。”等女服务员离去，迪子说道。

“好。”阿久津脱下西服，解开领带。

迪子起身去试水温。服务员说洗澡水已经放好了，但其实水还只刚刚没过浴缸底部。

“累了吧？”迪子从浴室返回来，见阿久津脱下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榻榻米上。衣橱嵌在冰箱边的墙壁里，迪子捡起阿久津的西服，刚把西服挂在壁橱的衣架上，突然被阿久津从背后紧紧地抱住。

“啊……”迪子缩起脖子轻声呻吟，同时将他的双手从腋下拉到胸前。阿久津的嘴唇从她背后凑上来，迪子挣扎着，却并非真心拒绝。嘴唇不能顺势吻合，男人片刻就会变得焦灼。她陶醉在做爱之前的那种感觉里。两张嘴唇错过几次后终于贴合时，阿久津松开背后伸来的手转到前面，于是两人终于从正面抱在一起。

阿久津出差前一天的夜里，两人就在这家旅馆里做过爱。中间隔了三天，今天是第四天。平时两人每周做爱一次，最长也不超过十天，所以四天并不算很长的间隔，但迪子却觉得他们已经分别了很久。

虽说平常他们隔一个星期或十天才做爱，但那是指相互爱抚对方的身体而言。其他日子则每天都可以见面，而且还不仅仅是见面，有时工作时间有一半以上他们是在一起的。即使身体不媾和，但他们能相互交谈，心灵相通。相比之下，这三天是完完全全的空白，从早到晚他们都不能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对迪子来说，自从和阿久津陷入爱河以后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情况。

迪子像要弥补这三天空白似的，尽情地吮吸着阿久津的嘴唇，和刚从旅途归来的男子相互爱抚，这是独占还没有沾上妻子手垢的新鲜身体。阿久津紧紧地吮着迪子的嘴唇，又将迪子抱起来。她的花纹连衣裙向上翻起，长衬裙映在身后的镜子里。

“不……”迪子被他吮吸着嗫嚅道，但只是嘴唇在嚅动，没有发出声音来。阿久津依然疯狂地吻她，抱起她那娇小的躯体走进隔扇后的里间。卧室中间铺着被褥，淡红色的灯光映出白色花纹的被单和两只枕头。两人缠在一起倒在被褥上。

“洗澡水还开着呢！”迪子说，但阿久津毫不理会地解开了迪子胸前的衣扣。

“我得去关上！”

“随它去吧……”

阿久津将挣扎着想要起身的迪子压倒，急不可待地拉开她背后的拉链。阿久津如此心急火燎地要她是很少见的，明知她总会给他的，却如此迫不及待，好像错过机会她就会逃走似的。或许三天的空白，也让阿久津急不可待了。

迪子想起浴池里还在放着洗澡水，已经是几分钟以后的事了。

水和浴池都在幽远的沉静中消逝，迪子在无穷无尽的波浪中漂浮。

时间漫长无际却又短暂易逝，似徜徉在体内的余韵，茫昧而虚无。迪子从深渊里缓缓地醒来，一时间缥缈的感觉徐徐消失，手和脚的一个个指头，都渐渐恢复了知觉。

清醒过来时，迪子才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她记得一开始阿久津在脱她的衬裙前，她还稍稍地作过挣扎，但后来好像她自己脱起衣服来。尽管两人在形式上有渴求和被渴求之分，但那只是在开始的时候，

以后便是两个人一起向前突进了。

迪子在羞愧中慢慢地抬起头，眼前是一个瘦瘠的胸膛，再上面是一张微微钻出几根胡须的下颚，没错，是阿久津的脸。也许是睡着了，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欢爱以后，阿久津总要搂着迪子入睡。迪子后来才发现她也睡着了。虽然只有几分钟，但脑海中还是有一段虚无缥缈的空白时间。半年以前，迪子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不管是午休还是在颠簸的汽车里，都能安然入睡，但迪子怎么都做不到。何况，做爱以后和男人一起睡觉这种没情调的事，她不可能做出来。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竟可以很自然地入睡了。近来她有时即便不是十分疲惫，却也能和阿久津一起入睡。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受到阿久津的感染而习惯了。

迪子发现自己还赤裸着身子，便拉过被单掩上肩，这才想起浴缸里还放着水。

只听见水从浴缸漫出而发出的潺潺声。迪子挪开搭在自己左肩上的阿久津的手，从他的臂膀里爬起来。大概这个动作惊动了阿久津，他翻了个身。迪子赶紧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然后捡起扔在地上的内衣，走进浴室。

水不知何时从浴缸里溢出来，已经在瓷砖地上积了几厘米深。

迪子拿着内衣蹑着脚尖走近浴缸，关掉水龙头。浴室里水汽氤氲，连开在高处的窗户都模糊不清了。

等水流停息、水温恰好时，迪子便将内衣放进更衣筐，身体浸泡在浴缸里。

满满一缸水随着迪子身体的下沉而溢出，又发出一阵哗哗的流水声。迪子深深地浸在水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手脚尽情地舒展着。水中的四肢，因折射而显得很短。

迪子的身体，虽然外表显得清瘦但并不瘦削，光着身子便显出她的丰盈。父母和姐妹等迪子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的细挑身材。阿久津喜欢苗条而娇小的女人，在这一点上，迪子正合他的胃口。

第一次委身于他时，阿久津很珍惜地紧紧抱着她那纤细的身体，不停地喃喃道“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迪子挣扎着，不久便觉得即使给他也无所谓了。当她放松下来的时候，阿久津突然问她：“你……是第一次吗？”

迪子闭着眼睛没有回答。她反而想诘问他：如果是第一次就放开我，否则就要占有我吗？如果不在乎我是不是第一次，只是想要享用我，那么只管默默地享用不就完了吗？

阿久津大概意识到迪子不高兴了，保持着那样的姿势愣了片刻，说了句：“不要紧吧？”

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迪子就觉得可笑。

在他们初次交欢前一个月的一天夜里，迪子接受阿久津的邀请去吃饭时，向他坦言了和秋野的恋情。虽然她没有说曾有肉体关系，但听了迪子的诉说，阿久津应该能察觉到曾有过那样的事。迪子告诉他，自己曾和秋野一起去过东京，那么他们有过肉体关系这点是极容易推测到的。然而，阿久津却偏偏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些事。

如此想来，供出情史的一个月后便委身于他，与其说是喜欢阿久津，不如说是迪子有了一种坦然的感觉：反正他已经知道了她的一切。即使内心里谈不上什么坦然的感觉，那么至少她也有一种自私的想法，要用阿久津来填补被秋野抛弃的缺憾。

“占用”，这是男人的说法，女人有时未必会这么想，即使一时做出反抗，但在默许的一瞬间反而是希望被男人占用的。至少迪子在和阿久津幽会时是这样的，不知道阿久津是否真正理解她的痴心。

自第一次后，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光。

迪子慢慢地就和阿久津融合了。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和秋野相比，阿久津更能让迪子感到满足。

原本是想让阿久津替她排解暂时的寂寞，却无意中变得真心起来，随遇而安变成了刻意追求。

“真奇怪。”迪子躺在浴池里看着自己的肌肤，再一次喃喃自语。

五

几分钟后，迪子回过神儿来，从浴缸里站起身。

与浴室相连的墙上嵌着能映出上半身的大镜子，镜子前放着化妆水和梳子。迪子对着镜子戴上胸罩，穿上衬裙。

更衣筐里有浆过的睡衣，但迪子从来没有穿过，如果是质地好一点的浴衣她尚可接受，但这种只是为了睡觉而穿的普通睡衣，在迪子眼里就太没有情趣了。况且迪子体态娇小，白色的衬裙更适合她的身材。

阿久津也喜欢她这样的打扮。

迪子穿好衬裙，对着镜子梳理蓬松的头发，用毛巾擦去额头微渗的汗珠。镜子里那张刚出浴的脸庞红润润的，虽然二十四岁了，但她那张脸还是不用化妆就显得很年轻。

尽管如此，若要按五官一个一个地来审视，迪子的脸上并没有特别漂亮之处：鼻子滚圆，鼻尖隆起，下唇比上唇稍稍突出，双眼皮三角眼，笑起来眼睛细长显得色迷迷的。这些都是阿久津指出过的缺点，迪子也觉得他说得没错。怎么看，也不是一张美人所有的那种端庄的脸。

“这样的脸有什么好？去找一个漂亮的吧。”

受到他毫无顾忌的评论，迪子愤愤地抱怨道。但阿久津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情。

“不，我喜欢你不是美人。”

“怪人！”

“你的脸虽然不漂亮，但讨男人喜欢。一句话，是一张容易接近的脸。”

“所以你也趁机来了吧？”

“是。”

“厚脸皮！”

“五官一个个看，没有特别美的地方，但整体看就很美了，有种亲切感，用狗打比方，就像狐狸狗。”

“说我像狐狸狗太过分了！”

“听说这种类型的脸不会老，而且很耐看。”

“别说了！”

“我是在恭维你。”

阿久津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一把搂住迪子。

阿久津明白无疑地说她不漂亮时，迪子微微感到一阵莫名的哀伤，但又说她讨男人喜欢，她又轻飘飘的。一开始她就知道自己不是美人，所以只要听到能讨男人的欢心，她就心满意足了。听到“笑起来色迷迷”的时候，她还很惊讶。据阿久津说，迪子的眼睛一笑起来就变得细长，眼眸内侧就像扭曲的钩针一样凹陷。

迪子一边对他连这些乏味之处都看得如此细致而吃惊，一边重新审视自己的脸，觉得的确如阿久津所说。这是男人们认为好色的眼睛吗？她像审视别人一样端详自己，但仍然觉得费解。

还有阿久津所说的“甜”，她也不能领悟其含意。

无论脸庞还是身体，迪子都是娇小玲珑的，但没有干瘪之感。明明娇小瘦弱，身上却有着圆润的感觉。阿久津说那是因为骨骼小的缘故，骨骼小，加上丰满适度，整个体态就有一种“甜”的感觉。

甜，是一种味觉，却用来形容体态，这很可笑。

然而，带着那样的感觉看着出浴后红润的躯体，迪子仿佛能理解他的话了。从衬裙的肩带间微露出的胸脯，和将头发盘结在脑后而现出的耳朵，都散发着甜甜的韵味。暂且不说这是不是阿久津所说的“甜”，但镜子中映现的身体和脸庞都很舒缓柔腻，进旅馆之前那种燥热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若说这是刚洗完澡的缘故，不如说也许是因为得到了阿久津滋润的缘故。出浴后的裸体，在家里的镜子中她也看见过，但没有这样柔腻，虽同样满面红润，但绝没有像现在这样带有一种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情态，虽也心情舒畅、愉悦，却没有全身融化般的感觉。

迪子只在这张柔和的脸上拍了些化妆水，便离开了镜台。她只穿着长衬裙走出浴室，回到房间，阿久津已经坐在桌前。他穿着旅馆里的睡衣，抽着烟。

“怎么起来了？”迪子在阿久津的对面坐下，又用毛巾轻轻擦着脖颈，“真热，喝点啤酒吧？”

迪子从斜后方的冰箱里取出啤酒，拔掉瓶盖，往两只杯子里斟满酒，将一只杯子递到阿久津面前。

“好舒服。第一杯，喝在嘴里的确觉得很爽。”迪子一口气喝了半杯。

阿久津却连酒杯都不碰，只顾着抽烟。

“你不想喝？”

阿久津端起酒杯，只啜了一口便放回到桌子上。

“洗个澡怎么样？我去重新放洗澡水。”

“行了，不用了……”

“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迪子拿起啤酒瓶往杯子里添酒。

“我在想要不要回去。”

“回去？你要回家……”

阿久津端着酒杯点点头。

“刚才你明明白白地说要住一晚的。一开始你就想要骗我吧？”

“没有那回事，刚才我确实想住下的。”

“那为什么要回家？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也不是改变主意，即使现在，还是想要跟你住一晚。”

“那为什么不住？”

“这……”

阿久津欲言又止，喝了一口啤酒。

“果然是害怕吧？”

“不是……”

“跟我做完就回家，这是懦弱。不像一个男人！”

云雨过后，男人也许就会清醒，剩下的夜晚只是两个人一起睡觉，在一起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但是，这不是太自私了吗？来旅馆好像就只是为了求欢。

“马上又能见面的，星期六见面吧。”

“我不，我非要今天夜里！”

“你这人真胡搅蛮缠。”

“胡搅蛮缠的是你！疑神疑鬼的，没有自尊心，还随心所欲，你这样的人还是回你夫人那里去吧！”

“可以回家？”

“请吧！马上回去！回家可以让夫人放心！”

“迪子……”

“迪子？不要叫得这么随便好吗？”

迪子将杯子里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干，苦味扩散开来，渗入干渴的嗓子里。迪子满腹委屈，她觉得阿久津太自私了。从两人最初交往的时候，阿久津就一直瞒着妻子和单位里的同事。幽会时挑选不引人注意的咖啡馆，然后从那里坐车径直去旅馆，交欢一结束，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回到有妻子的家里。这样的自私，不只是有妇之夫才有，就连之前的恋人秋野，也是一样任性，嘴上说着爱迪子，绝不会离开她，最后却甩下她去了东京。男人不管嘴上怎么说喜欢，但早晚会有清醒的时候。那些话，只是些虚与委蛇、

信口开河的话而已。

从这方面来看，迪子就从不欺骗自己。对她来说，喜欢的，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讨厌的，无论怎样花言巧语也总是感到厌恶。喜欢的常常只是一个，好恶泾渭分明。当然，刚开始获得阿久津的爱时，她还无法抹去对秋野的思念。她一边依偎在阿久津的怀里，一边会冷不防地想起秋野，但是，那种现象只短暂地出现过，现在她只爱着阿久津。即使秋野找上门来提出要和她见面，她也不想见他。现在她一心一意恋着的，只有阿久津一个人。

女人一旦有了喜欢的男人，便会痴心地迷上这个男人；男人有了喜欢的女人，还会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迪子觉得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男人和女人，由于生理上的构造不同，所以想法也大相径庭。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仿佛多少有些理解男人的心思。然而，理解也只出现在心情舒畅的时候，关键时刻就不能冷静地对待了。不能冷静是因为爱之深切，对迪子来说，眼下冷静是难以做到的。

阿久津默默地把自己的杯子倒满啤酒，然后给迪子的杯子也倒满。在对方愤怒时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好像是在等着对方的愤怒和指责。不一会儿就能把对方弄得疲惫，这种沉默也许就是阿久津的狡黠之处。

“你想回家，就回家吧！”迪子用稍稍冷漠的口吻说，“你能静下心来搞研究，也是托了夫人的福吧？”

“你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迪子那张讨男人喜欢的脸变形了。虽然眼泪还没有流出来，但现在只要有一个理由，她立即就会泪如雨下。迪子硬撑着，已快到极限。

“今天晚上回家，怎么说也不是为了妻子。”

“不是为了妻子，那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

“别说得这么好听！”

“你听我解释，今天我如果不回家，家里人就会知道我住在外边。守屋是我的好朋友，他老婆和我妻子关系也很密切，她马上就会知道的。”

“你想说什么？”

“那小子最近察觉出我们两人的关系有些神秘，尽管他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但他怀疑我们彼此有好感。”

“你夫人不会也知道我们的事情吧？”

“那还不至于。女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我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但她能感觉到我另有喜欢的女人。从我冷淡的态度里，她想象得到我外面有女人，如果这样的话，她会猜到是你。”

“为什么是我？”

“最近我没有提起过你，但以前我常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总帮我的忙，她还记得那些事。”

“那么，你今天晚上回家，为什么说是为了我们？”

“这……”阿久津喝了一口啤酒然后说，“今天夜里如果不回家，她就会彻底怀疑我们两人的关系，而且会认定准是那么回事。这样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那种事，和我没有关系！”

“在家里发生的事，当然只是我的问题，都是因我而起，所以我也只好认了。但万一弄不好，事情传到单位里就麻烦了。”

“那会怎么样？”

“如果那女人到所长那里去揭发我们的事，我们俩在单位里就待不下去了，也许不得不走掉一个。”

“那种事难道……”

“不！如果是那样倒好办了，她的娘家在东京，她一直想回东京。”

“太任性了！”

“是，是太任性了。”

“我是说你！”

“说我？”

“随便找个借口，就想要回家。”

“我不是找借口。为了我们能一直好下去，我想我还是先回家得好。”

“我们，还不如分手呢！”

“反正，我今天要回家，你要理解我的处境。”

阿久津双手捧着杯子，垂下了头。迪子从隔扇的缝隙里望着卧室，在微弱的光亮中可以看到被褥的一角。一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尽兴做爱，那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做完爱后阿久津就要回家，他的妻子、输血中心的事，当时他们全都忘得一干二净。那时存在的只是两人世界里焦灼的爱。

回想起来，那种爱是短暂的。为了这短暂的爱而产生了错觉，她似乎把现实都忘记了。

“我先送你回家吧。”阿久津将迪子的沉默当作一种默认。他迅速地脱下睡衣，穿上裤子。

看到阿久津迫不及待地做着准备，迪子只好站起身。再争辩下去，只会增添她的屈辱感。

你去任性吧！

迪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走进更衣室，穿好衣服，补了一下妆。出来时，她那原本柔和的脸庞绷得紧紧的，已经变得苍白。

“能走了吗？”更衣室的门一打开，阿久津便问道。他穿好了西服，系好了领带，右手提着旅行包。

“.....”

“对不起。”阿久津轻轻地低头表示歉意。

悲哀瞬间涌上迪子心头。为什么会悲哀？是为已经在旅馆里住下却还不得不回家的男人感到悲哀，还是为爱着这种男人的自己而悲哀？

“你生气了吗？”

“没.....”迪子在阿久津的肩头勉强堆出笑脸摇了摇头。

“我爱你，唯独这一点，请你相信我。”阿久津用手理了理迪子的头发，“你要理解我！”

“我求你一件事.....”阿久津愕然回头，不知是什么事。

“今天不要和夫人亲热。”

“你怎么会.....”

“你要答应我！”

“就算想亲热也没法亲热。”阿久津微微一笑，拥着迪子的后背向房门走去。

两人在南禅寺大门外坐上了出租车。

“我送你吧。”

“我没事的，你先回家。”

阿久津住在上贺茂，迪子的家在靠近大德寺的船冈山。从南禅寺回家，按远近顺序来说还是迪子的家离得更远。

“船冈山。”阿久津向司机报了迪子家的地址，“我先送你回去。”

“别瞎闹了，我还有地方要去。”

“你不回家？”

“回不回家，和你没有关系。还是你先回家，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呢。”

“你.....”阿久津用手摸着迪子的大腿，“别讲气话，不是因为有人等着所以我才回去的，只不过因为今

天碰到守屋……”

“知道了。”迪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阿久津本来还要再往下说，却被打断了，于是索性沉默起来。再稍稍多说几句，两人之间马上就会产生误解。离开旅馆时他们好像是和解了，但那仅仅是表面上的。

汽车在下鸭神社向左拐，驶向北大路的十字路口。再往前开去，就是阿久津的家。

“司机，请笔直开下去。”

“说好先送你的。”

“不用了。让我在这里下车吧。”

“你要去哪里？”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司机，请在前面路口停下。”

“喂……”阿久津慌忙抓住迪子的手臂，对司机说道，“别听她的，你把车开到船冈山。”

“到底听谁的？你们……”司机不快地问。

“去船冈山！”

“不再改变了？”

“对不起。”

司机不耐烦地轻轻咂了一下嘴，又加快了速度。

尽管争执的两人是极认真的，但旁人只觉得他们是在撒娇愠气。

汽车沿北大路向西行驶。一过十一点钟，紫野一带便静悄悄的。路两旁的商店也大都关了，只有卖酒的商店还亮着灯。

“明天再好好跟你解释。”信号灯变成绿色时，阿久津好像改变了主意。

他继续说道：“明天中午在‘里韦拉’见面吧？”

里韦拉是一家餐馆，与输血中心只隔一条马路。虽说那里离输血中心较近，但也有四五百米远，而且路上还有其他咖啡馆，所以输血中心的职员们很少会到那家餐馆去。

“好吗？”阿久津又问道。迪子望着车窗外，缄口无言。出租车在深夜的街道上开得飞快。司机也许想以此来发泄对白天道路拥堵的不满。

“前面向左拐。”驶过大德寺时，阿久津说道。他送迪子回家好几次了，所以记得迪子家在什么地方。在大德寺前向左拐，第二条小路上的药店就是迪子的家。

四周密密匝匝地挤着红色格子门窗的房屋，有着京都特有的风情。迪子家也是这种风格的幽深的阁楼，家人把除了药品之外的东西都放进屋里后，就显得很逼仄。

“在这里停车吧。”到家门前时，迪子说道。

出租车往前开过了二十几米才停下。

“明天，记住了吗？”阿久津在车里对下了车的迪子说道。

迪子默默地疾步走去，她可以感觉到背后阿久津的目光。片刻后，身后响起汽车的排气声，她知道阿久津已经离去。

十一点已过，路两侧的商店都已经关门。走到家门前，迪子才转过身看远去的出租车。那辆车已驶出很远，不一会儿便向右一拐消失了。

目送着那辆车消失在视野后，迪子站在路中间，仰脸望着自己的家。她看到写着保健品名称的大广告牌前那间阁楼的窗户亮着灯。

怎么办？

出门时跟母亲说好住在宇治的朋友家，所以今天可以不回家，在阿久津面前她也坚持说不回家。虽然阿久津为此有点担心，但说实话，她自己也不知道能去哪里，当时只是想让阿久津担心才那么说的。

即使不到宇治的朋友家去，无论是清水还是山科，如果只是过夜的话，是可以去朋友家的，但到了这个时候再去敲朋友家的门，还是会很麻烦。无论去哪里过夜，这件事如果不让阿久津知道，不让他牵肠挂肚，就毫无意义。阿久津硬把她送回家，看来是有效的。

“这人太自私了！”迪子轻声愤然道，敲响了卷帘门边上的小门。

父母看来已经睡下，出来开门的是妹妹亮子。

“你不是去宇治的朋友家了吗？”

“取消了。”

“为什么？”

“事情没有最后敲定，常常会改变的。”

“呃？”亮子诧然，走在前面上了楼梯。两人的房间在二楼靠窗的一侧。

“你难得有这样的事情。”亮子转头打量跟随在她身后的迪子，“眼睁睁地放跑了好不容易能住下的机会回家来……”

“你关心得太多了。”

亮子耸了耸肩膀。她刚二十岁，比迪子小四岁，在私立D大学社会系读三年级，眼下正集中精力写论文

《日本婚姻制度的变迁》。她虽是妹妹，个子却比迪子高，好像还有不少男朋友，虽说那些男人大多是她大学里的同学，但她曾沾沾自喜地说中年男子也请她吃过饭。迪子总觉得她这样很危险，但她反唇相讥，说“危险的是姐姐”。

阿久津的事，迪子只对亮子一个人说过，所以今天，她无法在亮子面前逞强。

“见到他了吧？”亮子钻进被窝里，问道。

大概她刚才正躺着看书，穿着便服，枕边摊着女性周刊杂志。

“当然见着了。”

迪子拉开拉链脱下连衣裙。亮子用戏谑的目光注视着她，等迪子脱了裙子只剩长衬裙，她便急不可待地凑上前来。

“那么，不太顺利？”

“你管得太宽了！”

迪子坐在镜台前卸妆。她的服饰、妆容都是几小时前在这个房间里弄好了才出门的。当时她装束漂亮，脑子里尽想着享受阿久津的柔情蜜意，结果却生了一肚子气。

迪子对着镜子叹了口气。

“吵架了吧？”亮子在她身后问道，“他回家了？”

“.....”

“姐姐爱得太认真了，这不行。”

“你说什么？”迪子回过头来。

“别这样，不那么认真就不会感到失望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乱说。我的恋爱不是像你们那样逢场作戏。”

平时她会和妹妹一起谈论恋爱经验，但此刻，她却很讨厌这样的话题。

“可是，对那种有妻室的男人，一认真，恋爱就不会很顺利。”

“阿亮，我先告诉你，所谓的恋爱，并不是进展顺利就交往下去，不顺利就停止。不管顺利与否，总得发展。”

“这就是太认真了。”亮子露出一副无可挽救的表情望着迪子，“姐姐和秋野的恋爱，也是因为太认真了，所以他才会逃走。无论什么样的恋情，只要心里感到快乐就行了。”

“我不会做那种事，也不想做。”

迪子站起身脱下长衬裙，穿上睡衣。

“去下边把威士忌和杯子拿来。”

“这么晚了，你要喝酒？”

“嗯。”

“说不定会被爸爸骂的。”

“别废话，快去拿来。”

不喝酒，她怎么都静不下心来，喝些酒，就能带着醉意入睡。

亮子走下楼梯。威士忌在饭厅的餐具架上。父亲爱喝清酒，很少喝威士忌。她们很走运，架上的威士忌几乎没有动过。

亮子返回房间时，迪子把双肘支在桌子上，怔怔地望着墙壁。

“姐姐，你瞧！”亮子把威士忌和冰块放在桌上。

“你也喝点吧？”

“又要我做伴，我会学坏的！”亮子嘴上不情不愿的，但仍很乐意地往杯子里放冰块、倒酒、兑水，然后举起杯子，“为了姐姐的失恋，干杯！”

“哪来的失恋！”

“今夜你这张脸，怎么看也不是得意的模样。”

很遗憾，不幸被亮子一语道破。迪子忍住呜咽，喝下一大口酒。

迪子第一次喝威士忌是在大学，和朋友闹着玩时喝的，自从认识秋野后便常喝了。从那以后，只要去酒吧她就喝威士忌，不过一般也就喝两三杯兑水的威士忌。

说实话，现在她品尝不出威士忌的味道。为什么会喝这么辣的酒？她也说不清楚。但是，她在心情烦乱时只喝威士忌，只要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心情便会变得轻松。

以前喝得最多的一次，是秋野弃她而去的时候。那天夜里她一直喝到凌晨三点，最后醉倒在朋友的房间里。第二天一直睡到中午，但前一天夜里无论如何想要寻死觅活的心情荡然无存。今晚，她的心情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但一发愣，她还是会想起阿久津，会在脑海里想象阿久津和妻子亲亲热热的样子。

阿久津有妻子这回事，怎么说也不是现在才听到的，自认识阿久津的时候起迪子就知道了。事到如今，再对他妻子存在之事说三道四，实在没道理。

今晚她之所以感到心神不宁，是因为阿久津违背了和她的约定，突然要回去守着妻子。阿久津说，为了保持两人的关系，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这话听起来毕竟像是托词。

“别一个人闷闷不乐了，今晚的事说给我听听吧，心里好舒畅些。”亮子端着杯子，瞄了一眼迪子，圆圆的大眼睛里充满好奇。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心情有些不好，所以就回家了。”也许是喝了威士忌的缘故，迪子慢慢平静下来。

“人家好心问你，你这人真怪！”亮子猛然躺下，但随即又像突然想起似的，“对中年男人，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能做得太过分！”

“适可而止？”

“姐姐这么迷人的女人，没有必要追在那种男人的屁股后面。”

“我没有追。”

“那就好了。总之，要让对方追你，让他心急火燎地紧紧缠着你不放才对。”

“你说什么？”

“再说，那样的话还会有乐趣。”

虽然觉得亮子的话有些任性，但其实她说的也不无道理。迪子并非不知道那种乐趣，她和阿久津开始时就是那样的。至少，在发生肉体关系后的半年里，是阿久津追着她，现在却不知不觉地变成迪子追他了。两人的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逆转了。

“姐姐追得太紧，男人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了。”

“他没有什么心安理得的表现。”

“再多找几个男朋友，要让他知道，世上的男人不止他一个，这是拽住男人的关键。”

“这种事，你不说我也知道。”

“有人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事告诉他了吗？”

“没有。”

“不行！要说给他听听，让他痛苦痛苦。呵呵，下次让我见见他……”

“你？见了他准备怎么办？”

“稍稍整治他一下。”

“你别瞎起哄！”

“姐，你心疼了？”

亮子抱着手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章 阴谋

—

早晨，迪子七点醒来。

起床后刷牙洗脸吃早餐，然后稍微化一下妆便去输血中心。

迪子家住在紫野，到位于圣护院的输血中心，坐公共汽车要花三十分钟，再加上走到车站的时间和等车的时间，至少要四十分钟。

输血中心九点上班，所以她最迟要在八点二十分走出家门。夏天倒没什么问题，冬天和初春，她总是睡懒觉，有时直到七点半才醒来。那时，迪子连饭也不吃就出门，妆化得也不是十分讲究，将发卡插在向外卷起的发梢上，脸上抹点化妆水再轻轻扑点粉，口红根据当时的心情而定，一般涂橙色。

九点钟一到输血中心，迪子先在化验室里侧的衣帽间里换衣服，穿上白大褂。白大褂的式样很时髦，衣领扣紧，轻轻收紧腰部，很像美容师的白褂子。

一年前她们的白大褂的式样还很俗气，因此女职员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向所长提出申请，才改成了现在的式样。

迪子平素很清瘦，所以穿这样的白大褂非常合身。午休时，她穿着白大褂去附近的商店闲逛，常常会引得行人回头顾盼。谁都想象不到这位身穿洁白大褂、满脸稚气的迪子，居然每天都在跟手术用的血液打交道。

迪子换好衣服回到化验室，站在做配血试验用的桌子前，思忖着从哪里开始一天的工作。所谓“配血”，就是交叉配血试验的简略说法。

判断血型，通常要在玻璃载片上各取几滴抗A血清和抗B血清，将患者耳朵上取下的血液滴在血清上搅动，根据其凝集情况做出判断。比如，只对抗A血清出现凝集反应的，就是A型；只对抗B血清出现凝集反应的，就是B型；对抗A血清和抗B血清都出现凝集反应的，便是AB型；对抗A血清和抗B血清都不出现凝集反应的，便是O型。一般来说，如果只化验血型，只做这些试验就足够了。但输血的时候，为了准确无误地确认患者血型，防止由RH因子产生的意外事故，还要做进一步的精密试验。这种试验就是交叉配血试验。

输血中心的工作，简而概之，就是采集健康人的血液，将它供应给各地的医院。

随着医学的发展，血液越来越不可缺少，以前因出血量巨大而无法施行的心脏或肺部的手术，也因为能保证大量的输血而成为可能。

据说，人体的血液总量一般是体重的十三分之一。比如，体重五十公斤的人，它的十三分之一就是三点九公斤，换算一下，就是将近四千毫升血液。如果失血三分之一以上，人就会死亡。按体重五十公斤来

计算，失血一千三百毫升到一千四百毫升，便会致人死亡。

可是，要做心脏或肺部的手术，出血量起码在一千毫升以上，有时会达一千五百毫升以上，严重时甚至多达两千毫升。以前靠林格氏液或葡萄糖液补充，但如此大量的出血，光靠这些液体补充也无济于事。应对这种出血，最好的办法还是补充和它一样的血液。

为了满足血液的需求，输血中心就要向各种各样的人采集血液，像银行一样将血液储存起来，然后根据需要供给血液。现在即使出血超过两千毫升以上的大手术，只要预先与输血中心联络，备好血液，患者就没有性命之虞。

输血中心采集到的血液，以前以卖血人的血液为主，要跟那些人买血。现在则全部都是无偿献血，献血的形式各种各样，有向需要输血的患者家属或熟人采集的，也有企业或政府团体的献血，还有个人的自发献血，等等。

用钱买血液，这很不合理。血液还是应该以互助的精神进行补充，由健康人免费提供，同时自己生病时也能得到帮助。因此，各地的输血中心都是由红十字会或地方政府经营，不存在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输血机构。迪子工作的输血中心也是市立的，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

其实，即使血液能靠献血来免费采集，要化验、精制使它可以用于输血，仍需要相当大的花费，因此凭医院方面支付的费用，要维持输血中心职员及各种试验器具的开支是很困难的。不过，迪子不必为这些事操心。经费和管理上的事，是所长和市里的理事们考虑的。在迪子的头脑里，如今只有工作和阿久津。

试验桌上放着几张“交叉试验数据报告单”。

报告单上方是医院名称、患者姓名、疾病名称、采血日期等项目，中间部分设有ABO式、血型等需要填写的栏目，下方是交叉试验数据、测定、备注等栏目。

迪子做完试验后填写的是这张报告单的中下部分。

她决定先做交叉试验的准备工作。桌子上排着试管和溶液，备有吸量管。

阿久津还没有来。他如果来，在走廊里遇上什么人，会打招呼说“你早”。阿久津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即使离得很远，她也能立刻准确地听出来。即使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如果来了，也会马上换上白大褂出现在化验室里。

表面上，阿久津是作为化验部部长在工作伊始来化验室巡视一遍，但同时也是来看看迪子有没有上班。只要走进化验室，他会一边和职员们打招呼，一边将目光朝迪子那边扫一眼。迪子也会回应地看他一眼。尽管只是一刹那，但相互看一眼，两人便能安心地投入工作。

今天他该来了吧。

她想，昨天夜里有过口角，所以阿久津不会马上来这里露面。她又觉得，他会先去研究室，二三十分钟后再悄悄地出来。

即使阿久津不在，如果是日常性工作，也不会有什么障碍。只要没有遇上特别难的工作，或没有什么

特别的缘由，阿久津就不用来化验室。

——不来才好呢！

迪子这么想着，心情突然变得很低落。昨天夜里，他毅然离开迪子，回到妻子那里。这个男人的嘴脸，她再也不想见到了。昨夜是她自己任性在先，尽管已隔了一夜，但他那副嘴脸，仍叫人不想再看到。

就是来也不给他好脸色看！装作没有看见，继续做自己的试验，即使因此被同事们取笑也毫不理会，迪子这么想着。

九点十分了。

宫子和伸代在干热灭菌器前聊着天，好像在聊昨天和供血部的山崎他们乘车去琵琶湖游玩的事。迪子也受到了邀请，但她担心会赶不上去接阿久津，所以谢绝了。

早知如此，还不如和大家一起去玩。若是那样，昨天夜里和今天都不会生气。

迪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在脑子里汇总前天的试验结果。

九点二十分，阿久津还没有到。通向走廊的门开着，阿久津如果走过，迪子马上就能看见的。阿久津平时总是要晚十分钟上班，自迪子到输血中心工作以来，他总是迟到。

有一次迪子问他迟到的原因，阿久津一副极其认真的表情说：“部长来得太早，职员们可就苦啦，上班眼睛老是盯着部长可不行。为了能让大家在九点以前自觉赶到，我故意晚点来。”

迪子听了觉得很可笑，后来一起过夜后才知道，阿久津是个爱睡懒觉的人，喊他一两次是叫不起来的，他“嗯嗯”地答应着又会迷迷糊糊睡去。“为了大家”，这纯粹是贪睡者的借口。不过，这其实并不是坏事，部长稍稍拖沓一些，职员们干起活儿来就可以轻松许多。

迪子再次看了看时间，已经快九点半了。

刚才她心里还憋着一股气，现在却有些不安了。

“有泽小姐，钴试溶液已经没有了。”大厚伸代在背后向她说道。

“药库里也没有了？”

“没有。”

“马上填表申请。”

迪子从抽屉里取出药品申请单。伸代二十三岁，比迪子小一岁，和迪子一样毕业于药科大学，去年进入输血中心，只是做一些操作简单的血液化验和肝功能检查等工作。

“昨天玩得真痛快。有泽小姐也在就好了。”

“几点回来的？”

“九点左右吧。”

这样看来，跟她们一起去玩这件事本身就不太可行。迪子变得心安理得了。

“把这送到总务那里去。”

迪子正在申请单上填写药名时，伸代冷不防地喊道：

“您早！”

迪子一回头，见阿久津站在门口，和平时一样，穿着藏青色西服，系着淡色花纹的领带。

“大家早，我来得晚了些。”他在化验室里巡视了一圈后，朝迪子瞥了一眼，又回到走廊里。

用余光瞅着阿久津的身影消失，迪子喘了一口气。刚才即使他出现也不去理睬的念头，因他的出现而打消。他朝她瞥了一眼，应该已经察觉出迪子不太高兴。

迪子调整一下情绪，拿起吸量管，开始化验医院送来的患者血样。

上午，阿久津两次出现在化验室里，一次是将盛有血清的试管挂上离心沉淀器，一次是宫子去请教肝功能试验上的事，他来指导。

起初阿久津站在离心沉淀器边上，想要和迪子说话，但迪子视而不见。第二次是他在给宫子讲解时，来迪子的身后取试药，那时他也好像要说什么，但迪子毫无表情地转动着吸量管。

“先准备九支试管，然后各取一毫升生理盐水，再加上一毫升血清。就这样。”

阿久津的解说是很和善的。迪子窥察着，见宫子一边听着，一边认真地点着头。

“然后按倍数稀释，从两倍到五百二十倍……就这样，用吸量管吸。”

宫子挨他很近，几乎要贴上阿久津的身体了。迪子越发气恼，跑出了房间。

十二点时，大家都去了休息室，只有迪子一个人还留在化验室里继续做试验。其他人做的是抗体鉴别和肝功能检查，都不是急用的，只有迪子负责的配血试验不能耽搁，必须按照医院的要求，说好中午前出结果，就得赶在中午之前提交报告单。

大家都去吃饭了，唯独自己一个人留在化验室里，迪子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高兴，因为要负责交叉配血这一有难度且有时间要求的试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何况能负责任地承担这个试验的，包括阿久津在内只有两三个人，作为其中的一个，未尝不是一种荣耀。

不过，话虽这么说，大家都在吃饭，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干活，这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午休时尚可比别人晚一些休息，但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能回家，就很难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家医院就需要血液，急救手术不管早晨还是晚上随时都会有，只要有手术，输血便必不可少。有时候迪子正想要下班回家，突然会有医院需要供血，她便不得不做完试验以后才回家。

供血部值班室的人也学过如何做配血试验，能临时应付一下，但如果遇到疑难之处，还是要来请教专

职的迪子。从这个角度来说，迪子在输血中心里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一个人留下来工作的时候，经常来帮忙的就是阿久津。阿久津什么都会，又是化验部的负责人，所以留下来帮忙是义不容辞的。如果和阿久津一起工作，无论多晚，迪子都不会感到寂寞，她甚至还觉得无比幸福。

有女人的笑声隔着走廊传进来，大概是护士们都在对面的采血室里聊天。化验室里只有迪子一个人，显得很空旷。

——他可能去吃饭了吧？

迪子调制着浓度为百分之二的血液悬浮液，又想起了阿久津。

阿久津一般总是独自一个人在研究室吃午饭，所以迪子时而又悄悄地去他那里一起吃饭。他现在兴许还在研究室里。

迪子一边想着阿久津，一边谙熟地转动吸量管。她熟能生巧技术精湛，能够手脑并用。

十二点二十分。

迪子注视着漂浮着血液的稀释液体，突然有种预感。她觉得阿久津会来看她，他还没有吃饭，在等着迪子试验结束。

几分钟后，走廊里便传来脚步声，房门打开了。一回头，阿久津果然穿着白大褂站在那里。

“怎么样？结束了吗？”

“没有……”

迪子刚想说话，又立即闭上了嘴。不能这么轻易地理睬他，和阿久津理应还处于冷战状态，整个上午都是这样熬过来的，现在开口就失去了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的价值。

迪子立即板着脸握着吸量管。

“昨夜是我不好，你还在生气？”

迪子没有回答，现在回答只会让阿久津更加肆无忌惮。

“我来帮你吧。”

“我一个人能行。”

“算了吧，没有比你再倔的人了。”

阿久津说着，也不等她回答，便从开着的干热灭菌器里取出试管。

二

阿久津毕竟技术娴熟，不用十分钟，就把剩下的试验做完了。如果是平时，迪子还要道谢，但现在她一声不吭。是他自己要来的，是他自己要帮忙的，没有必要道谢，迪子有自己的理由。

“去吃饭吧。”

迪子没有道谢，阿久津却并不在意，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

“你用不着那么操心！”

昨天夜里那么做，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迪子装得很冷淡。

“算啦！别再生那么大的气了。咱们去‘里韦拉’吧。”

“我带了饭。”

迪子在水龙头下将刷子伸进用旧了的试管里使劲儿地搅动。阿久津不知所措地摆弄着吸量管。

“那么，下班后见个面，我在‘花山’等你。”

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便走出了化验室。

下午，迪子把阿久津给忘了。

不过，与其说是忘了，不如说是没有时间去想他更贴切。下午采血车送来了血样，迪子忙于做这些血液的试验，阿久津好像在和所长会面，去了二楼的会议室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直到下午四点以后，迪子才想起阿久津。那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宫子和伸代在化验室的角落里闲聊。

怎么办？

迪子一边听着两人闲谈，一边思考着要不要去赴晚上的约会。

花山是两人在下班回家路上常去的约会地点。那个地方离输血中心只有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是一家设在一幢高楼里的西餐馆，不大引人注目，输血中心的人也不会去那个地方。要瞒着别人幽会的话，那是个绝好的地方。

阿久津没有特地约定见面的时间，只说“下班后见个面”意思是下班后就去那里等着。

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们最晚五点离开输血中心，所以两人总在五点二十分到五点三十分之间碰头。一般都是阿久津先到，迪子晚到十分钟左右。万一哪个人临时接到着急的工作，因为在同一个部门，所以另一方马上就会知道。那种时候，只要一方留在输血中心，和晚下班的另一方碰头就行了。

白天拒人千里，现在迪子已经没有那么气恼了。虽然迪子这样做很孩子气，但阿久津白天主动来帮她，对她很温柔，已经让迪子心中的火气消了大半。尽管如此，是否要去赴约，她还有些犹豫，因为她还想再娇纵一下，给他些难堪。总之，他只是对她稍稍温柔一些，她便马上言听计从的话，也太让人恼火了。

“姐姐是太认真了！”

她想起昨夜妹妹说的话。当时迪子听了这话还感到很不悦，觉得她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冷静下来想一想，又觉得这话的确有可取之处。也许还是应该让阿久津焦急一些，尽管这样做不厚道。那样的话，他反而会急赤白脸地紧追不舍。

“的确是……”迪子偷偷地喃喃自语。

五点，下班的铃声响了，职员们迫不及待地去衣帽间更衣准备回家。迪子在铃声中整理着试验报告单。如果在平时，五点她就能完成工作了，但今天她故意慢悠悠地弄着。整理结束时，阿久津正走过她的身边。

大概伸代就在迪子前面的缘故，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眼睛却明显地注视着迪子。

职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绿化丛后面。阿久津穿着藏青色的西服，走在换了便装的护士们后边。

迪子目送着他们离去，站起身，走向衣帽间。她走到花山西餐馆时，刚过五点半。阿久津在里面的包厢里看着报纸，一见迪子进来，便松了一口气，将报纸折起来。

“来得这么晚。”

他漫不经心地露出亲昵的表情，迪子马上又绷紧脸。

“吃点什么？”

“我不吃了。”

“为什么？”

“我马上要回家。”

女服务员走过来，迪子要了一杯咖啡。

“你有什么事吗？”阿久津看了迪子一眼，随即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你还在生气？”

“没有，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你为什么……”

“因为有事！”

“什么事？”

“相亲。”

“相亲？”

阿久津发出一声怪叫。他那失魂落魄的模样，让迪子也大吃一惊。

为什么会编出这样的谎话来？这句话本是在阿久津的逼问下脱口而出的，一说出来，却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阿久津恍惚地望着迪子，问：“今天吗？等会儿就去？”

“是。”

“可是，昨天夜里你什么也没有提到。”

“我忘了说。”

脱缰的谎话已经无法止住，事到如今，只好照这样编下去。

“在哪里？”

“我家。”

“对方来你家里？”

“是。”

“可是，在家里相亲时，一般是女方去男方家里的！”

“你自己也是那样的？对了，部长是自由恋爱吧？”

“别说混账话！”阿久津责怪道。此时，女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等她离去，阿久津问道：“你是骗我的吧？”

“如果你以为我是在骗你，你可以去问问，约好是七点以后。”

迪子装作看时间的模样。

“是早就定下的？”

“两三天前，你出差时定下的。”

“约好是今天？”

“那人今天正好来京都办事，所以是临时决定的。”

“不是京都人？”

“是东京人。”

“干什么的？”

“工薪族。”

“在哪里工作？”

“好像是经营电器的公司。”

开始时是骗他的，后来有一半是真的。从两三个月前起就通过住在深草的伯母，要求与迪子认识的那个对象，的确是在东京的电器公司里工作。

“年龄呢？”

“二十八岁，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所以你就想和他见面了？”

“我可不光是因为这一点。”

阿久津好像开始相信了。迪子为这样的谎话游戏感到有些沾沾自喜。

“那，你很想相亲吗？”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连一两次相亲都没有，不是太糟糕了吗？”

“我不是问你这个，是问你自己想不想相亲。”

“我并不是特别想要相亲，但总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吧？”

“这样下去……”

“和你保持着来往……”

阿久津瞬间怔怔地望着迪子，片刻后便低下头陷入了沉思。

迪子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确实，和阿久津这样交往下去，迪子觉得很无助。但是，眼下她还不会主动地要求去相亲。现在如果能继续得到阿久津的爱，她觉得也挺好的。去相亲是父母的要求，她无法推托。说不愿意去相亲，那是谎话，但说愿意，也不是真话。说实话，迪子正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瞻顾，举棋不定。

“是吗？没有办法……”阿久津咕哝道。

迪子觉得话说得有些过分，同时见自己稍稍编些谎言阿久津便深信不疑，又有一种隐隐的快感。

“我不可能永远单身！”现在迪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马上就要去相亲的女人，“女人最大的幸福，还是结婚对吧？”

她脱口说出平时排斥的平庸想法。当然，说排斥仅仅是表面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一部分是持肯定态度的。

“可是，即使不喜欢对方，也可以结婚吗？”

“当然最好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不过，如果做不到，就只好找替身了。”

“替身？”

“是，替补队员。”看样子这话的确很折磨阿久津，迪子明知如此，却仍不松口，“就算不太喜欢对方，结婚后女人也是能过得很好的。”

“.....”

“也许一开始难以忍受，但渐渐就会习惯了。”

“看来你还不太清楚，结婚是要相互忍耐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有的时候肯定会过得很不顺畅。那种时候，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忍受；如果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无法忍受，就会无药可救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能够忍受的吧？”

“别开玩笑！”

“我没开什么玩笑，只是向结过婚的前辈请教。”迪子痛快淋漓地嘲讽道，但她没有察觉到，那种嘲讽同时也是她对阿久津的爱的表现，“你们是恋爱结婚的吧？即使爱得很炽烈，也有相处不好的时候吗？”

阿久津默默地抱起手臂。

“听得再多也没用，不亲身体验一下，就没有体会。”

“.....”

“反正，相亲，我要去试试，即使不行，见见面也没有什么损失。”

“是吗？”也许死心了，阿久津回答得格外平静，“如果这么想去，也可以去试试。”

“当然要试的。今天叫我出来，你想怎么样？”

“只是想两个人见见面。”

“可是昨天夜里不是见过了吗？”

“见过了，但分手的时候，我很担心你。”

“就这些？”

“还有什么.....”

“没什么。”

说实话，迪子想让阿久津当面向自己赔罪。只要他明白无疑地对她说“昨夜是我不好，骗了你，说好住一晚的，中途却回家了，其实我爱着的一直是你”之类的话，她便能解恨。现在阿久津吞吞吐吐的模样，反而令迪子更生气。

“今天大家都早点回家吧，我要去相亲，你又有夫人等着。”她祈盼和解，从嘴里吐出来的，却尽是违心的话，“我回去了。”

阿久津点点头，但好像还是很不愿意站起来。

“明天把结果告诉我。”

“不放心我？”

“当然。”

阿久津恼火地说道，随即将目光转向窗外。有男人为她的一句戏言如坐针毡，迪子心里美滋滋的。

“别担心，我只是试试，看看相亲是怎么回事。”

“可是，这对对方不好，一开始就不应该去。”

“对方是个男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话是这么说，但对方如果当真的话怎么办？”

“那种事，和我没有关系。”

“是吗？”

“反正，眼下我还是单身。”

不知刮来一阵什么风，最初的使坏心思一扫而光，现在她更强烈的念头是想稳住阿久津的心。见阿久津深信不疑，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也许迪子心软了。

“周末驾车到湖北那边去游玩吧？”阿久津讨好似的说道。

“听说昨天伸代她们去了，坐供血部山崎先生的车。”

“下个月要换新车了。”

“你要换车？”

以前阿久津驾驶的是丁公司生产的1.5升排量的三厢轿车，迪子有好几次都是坐着那辆车随他一起去兜风游玩的。

“这次换什么车？”

“我觉得和以前一样就行，但我弟弟说要换就换辆轿跑。”

“你弟弟懂车？”

“是妻子的弟弟，我小舅子，他是个车迷。”

“在哪里工作？”

“是东京的贸易公司，在京都有分公司，所以常常来这里。”

“轿跑的话外观会很酷吧？”

“外观暂且不论，动力会比以前的车更强劲吧。”

“你妻子的弟弟是单身？”

“记得和你要相亲的人一样，也是二十八。”

“很英俊？”

“怎么说呢？”

“很像夫人吧？”

“本来就是姐弟俩嘛。”

“那一定很帅气，我和他见个面吧？”

“别开玩笑！”

“哎呀！再不走就要晚了！”

迪子猛然想起似的看了看时间，一把抓起放在边上的手提包。

三

迪子和阿久津再次见面，是星期六。

在这期间，阿久津屡次趁化验室里没有别人时来约她，但迪子都装作有事的樣子拒绝了。然而，她装出的这副冷若冰霜的模样，最多也就只能维持一个星期。过了四五天，也许对迪子的傲然死心了，阿久津有时一整天不来约她，这样迪子反而会后悔。

药力太强的话，会不会把他推向妻子那一边？

正在这时，第六天，阿久津的邀请来了。这天下午，迪子怔怔地望着配血用的血液时，阿久津从背后凑上来。

“今晚见一面吧？”

迪子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总之，这样见面可以不伤害自己的面子，迪子松了口气，但她还不想放弃摆摆架子的态度。她在去幽会地点花山的路上，还不断叮嘱自己只是去赴约，别的地方都不去。

可是，等到清醒时，迪子已经躺在上次那家旅馆里。

也许是一个星期备受煎熬的缘故，阿久津的爱抚比平时更加炽烈，更加迫不及待。不过，迪子内心深处也在急切地等待着那种粗野的爱抚，开始时她还假装抵抗，不久便半推半就随波逐浪，半途中反而是迪子主动起来了。

经过达到顶峰、忘掉一切的瞬间，之前那种焦灼的情绪倏然消逝，只有愉悦的倦怠感充溢着全身。

迪子真的感到很不可思议。

什么男人很卑怯啦，什么不想输给他的妻子啦，什么不想把他让给别人啦，以前满脑子想着的全是这样的事。

现在，在相互确认了对方的爱以后，便觉得这一切都很孩子气，非常无聊。为什么会死盯着那些事拗不过来？她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刚才还下决心要彻底地冷落他一下，现在这念头已经荡然无存。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温顺，这么柔情似水？迪子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背叛自己感到愕然。她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受到了男人的滋润，她希望是某种稍稍能够说得过去的精神上的理由。但是回想起来，从存心作弄到情意荡漾之间，除了得到过性爱滋润之外，没有任何显著变化。她需要其他的什么理由。

冥思苦想到最后，迪子忽然想起，莫非是因为当时她正凝视着血液的缘故？

注视着试管里浮动着的鲜红血液时，阿久津在她的背后轻声说了句“今夜见一面吧”，她爽快地点点

头，仿佛是受到了血液那鲜红色的引诱。

什么理由都可以，迪子现在只需要一个和做爱不同的另一种像模像样的理由，就能因此而释然。

“上次相亲，怎么样？”阿久津好像看透了迪子的情绪变化，用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问道。他那胡须稀疏的脸庞上，再次充满着能搞定迪子的自信。

迪子一边觉得这张充满着自信的面孔有些可恶，一边不假思索地答道：

“没结果！”

“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却……”

“那种类型，我不喜欢。”

“哦……”阿久津在床上伏趴着，点着香烟，“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已经拒绝了，就不要说了。”

经过灵肉的交融，听说迪子已经拒绝了相亲对象，阿久津的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衔着香烟，眼睛里洋溢着笑意。看着他的眼神，迪子又想稍稍捉弄他一下，就这样轻易地言归于好，真的会让他心安理得。

“我喜欢的类型，要告诉你吗？”

“是什么类型？”

“中年，性格稳重，工作热情，而且待人温柔。”

“你说什么……”

“要说的话，就是你这样的类型，可是你有夫人，所以……”

阿久津露出尴尬的表情。看着他这副模样，迪子忽然又冒出一个新的计划。

“我想，下次把你的妻弟介绍给我……”

“我的妻弟？”

“是，他下个月要来京都出差吧？”

“说是想游览一下京都，所以我正想开车带着他出去看看。”

“到时带我一起去兜兜风。”

“那样好是好，但一起去，你想干什么？”

“兜风游玩，顺便和你妻弟相亲。”

“你在说什么？！”

“你的妻弟是单身吧？”

“.....”

“你说过他是二十八岁，比我大四岁，不是正合适吗？”

阿久津望着迪子，惊得目瞪口呆。他的表情越是窘迫，迪子越是快活。

“你妻弟只是来办事，一定会感到很无聊吧？顺便相相亲，不是很有趣？”

“可是，那样做，妻子会知道的。”

“没关系，顺便把夫人也带上，是自己的亲弟弟相亲，夫人当然要来嘛。”尽管她觉得这样有些恶作剧，但临时冒出来的阴谋却进一步膨胀，“我想，你要把夫人好好地向我介绍一下。”

“所以才和我妻子的弟弟相亲？”

“就算是吧。”

“可是，如果我妻弟真喜欢上你，怎么办？”

“那说不定就结婚了。”

“啊？”

“不行？”迪子两手支着面颊，歪着头，“哎，这不是什么坏事吧？”

阿久津不快地注视着手上的香烟。

“反正我们结不了婚。”

“没有那样的事。”

“你不爱夫人，可是你清楚地说过，你们不会分手。”

“.....”

“我们相互爱慕，而且想一直在一起？”

“那当然。”

“那么，我如果和你妻弟结婚，我们就能永远不分开了。”

“你和我妻弟结婚后，还和我见面？”

“很奇怪？”

迪子自己虽这么说，可同时也为自己的大胆妄为感到吃惊。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说出这样的话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话既然已经说出口，这个计划就不会毫无意义。迪子此刻正陶醉在自己的计谋里不能自拔。

“你的妻弟，是个很认真的人吧？”

“比你还要认真。”

“如果要结婚，与素不相识的人结婚，还不如与跟你沾亲带故的人结婚，不好吗？”

“你还是想结婚？”

“那当然！”

“……”

“不过，即使万一和你妻弟在一起，我喜欢的还是你吧。”迪子嘀咕着，觉得自己像个恶魔。能想出这样的诡计来，就不是寻常的迪子。也许另有一个不同的迪子存在，而自己却被她操纵受她摆布。

但是，现在迪子还不想有所收敛，甚至，自己变成恶魔这件事儿令她觉得很快乐。

“这一个星期里，你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不，是现在突然想起的，但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妙计吧？”

阿久津不置可否地苦笑。

“能不能试试？”

“如果你想这么做，那就试试吧。”

“真的？”迪子探起了身子，“那么，你替我先向夫人说一下？”

“当然要说，不过还有十多天呢。”

“那么，黄金周可以过得很开心了。”

“你是为了图快乐才相亲的？”

“也不全是，不过这事你别想得太多。即使名义上是相亲，其实只是想和你夫人、你妻弟四个人一起出去兜风游玩。”

阿久津仍是一副费解的表情。

“你夫人不知道我吧？”

“只知道有个叫有泽的女人，经常帮我做事。”

“我们在谈恋爱的事呢？”

“只不过稍微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不过知道得不清楚。”

“真高兴！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什么什么样的表情？”

“就是和夫人在一起，你和我说话的时候。”

“有什么两样？和现在一样。”阿久津挺起胸膛逞强道。

“如果说‘喂’，或只喊我的名字，马上就会败露的。”

“不要只说我，你自己会怎么样？”

“我不要紧，这种事，还是女人善于掩饰。”

“被我妻弟察觉就麻烦了。”

“放心吧。”

迪子拍着胸脯的动作很怪异，两人相互望着对方的脸轻声笑了。阿久津好像不知不觉地也被迪子那恶魔般的游戏吸引了。

“但愿不要败露。”

“还有，但愿你妻弟不要喜欢我。”

“这个计划不管会怎么样，对我都没有好处。”

“哎，车由你开，夫人坐在你边上，我和你妻弟坐在后座吧。”

“你在背后看着我，我不喜欢，让我妻弟开车吧。”

“不行，那天我们是客人。”

“你要这么说那就算了。”

“那我们说好了，座位的事暂时不谈，你妻弟来的话，我们一定四人一起出去兜风游玩。”

迪子把白嫩的小指伸到阿久津面前。阿久津注视着她的纤指愣了愣，猛地抓住她的手臂，连同她的身体一起拽了过来。

“我们拉钩！”

“知道啦。”阿久津苦笑着将迪子那娇小的身体搂在怀里。

“如果我相亲，你夫人就放心了。”迪子偎在阿久津的怀里，轻声地笑了。

四月里，整整一个月，两人之间风平浪静。

所谓风平浪静，就是每星期去一次旅馆，剩下的就是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回家时顺便兜兜风，上班时目光交织一下，相互点点头。这些都是两人之间风调雨顺的证明。

在被阿久津爱着的真实感觉中，迪子一想到和他妻弟见面的日子临近，便会在慌乱中感到一丝微妙的亢奋。如果真要和他的妻弟相亲，会在与阿久津之间千篇一律的爱情程式中增添一种刺激的色彩。

“你跟夫人说过了？”黄金周的三天前，迪子在花山西餐馆里喝着咖啡，问阿久津。

“昨天……”

“说什么了？”

“她问对方是谁，我讲了你的名字。”

“然后呢？”

“说还要去问问她弟弟本人，不过她觉得似乎还不错……”

“她没有发现我们的计划吧？”

“应该是的，要不然怎么可能说那种话。”

迪子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对不起阿久津妻子的事。她非常清楚这个计划不太好。不言而喻，这会伤害阿久津的妻子，但是她又觉得，他的妻子理应接受那样的惩罚。一日三餐加午睡，况且又将阿久津束缚得牢牢的，所以她遭到这样的对待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如果阿久津的妻子太顺从地迎合他们两人的计划，迪子还是会拉不下脸来；她若是稍有疑心，迪子反而会被激起斗志来。

“那么，你的妻弟什么时候来？”

“上次在电话里说，下个月五号。”

“孩子的节日⁽¹⁾嘛。”

“真的要见面吗？”

“当然，怎么了？”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到那时你要是再说什么不愿意的话，我们可就无路可退了。”

“不会的。”

“因为你这人太反复无常。”

“你放心。”

“我真弄不懂你。”

“行啦。”

只要想象一下四个人相逢的情景，迪子就会变得兴致勃勃。

四

到了约定那天，五月五日，虽然天空多云，但温度适宜，是个外出游玩的好日子。迪子不到十点就离开了船冈山的家。

与阿久津他们会合，是十点钟在二条大街鸭川河畔的F酒店大堂里。

为了这一天，迪子特地做了一套黑底子上有着几束小碎花纹的印花毛料套裙。

那个相亲对象不必去管他，她在意的是阿久津妻子的服饰。

她只是不愿意输给他的妻子。

迪子比阿久津的妻子小八岁，所以不会因为年龄而输掉。但再怎么偏着心来看，也是阿久津的妻子漂亮，她是鼻梁英挺的美人型脸庞，而迪子是圆脸，说起来就是那种轻浮女人的脸型。如果只从容貌的美丑来说，很遗憾，迪子无望取胜。

可是，容貌或多或少能够靠服装来做一些掩饰。不太华丽，但也不是过于素朴，而且透出青春和可爱——她希望能打造出这样的感觉来。就这一点来说，这次的服装迪子比较满意：小碎花显示着年轻，裙摆呈喇叭形，配以腰部松紧正合适的扣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种清纯典雅的气质。

迪子深深地觉得二十四岁是个让人很困惑的年龄。这个年龄，女人的年轻、娴静、成熟这些特质都稍有一点，但又都不充分；而且这个年龄还是结婚或独身的分界线。最近自己内心惶遽没有着落，兴许就是因为年龄。

走到北大街，迪子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可能是儿童过节的缘故，街上大多是全家一起出游的人，身穿长袖和服的女孩子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大概是要去参拜神社吧。

从车窗里望着那些衣着华丽的孩子，迪子突然对自己要做的事感到害怕。让阿久津夫妇介绍结识阿久津的妻弟，然后驾车一起去兜风游玩，这全是她策划并提出来的。

然而，迪子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做这件事的，这只是和阿久津交谈时无意中冒出来的想法。心情浮躁时想出来的事，现在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所谓的“戏言成真”吧。

事到临头，已经无路可退，迪子有些惶惑。她赶到酒店时，已经十点十五分了。一走进入口处的自动门，阿久津便从左侧的大堂迎上前来。

“正等你呢！”阿久津穿着平时的那件西服，里面是淡黄色的敞领衬衫。

“对不起，你们都已经……”

“他们在对面。”

阿久津指着大堂前面的休息区。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日式庭院的座位上坐着一对男女还有个孩子。一看见他们，迪子心里又是一阵慌乱。

“哎，怎么样？”迪子轻轻地拽着想要走在前面的阿久津的手臂，“我的妆化得行不行？”

“很好看。”大概因为紧张，阿久津一脸严肃地答道。

等候着的两个人望着窗外，迪子他们一走近，两人便回过头站起身。

“很抱歉，我迟到了。我是有泽迪子。”迪子打量着阿久津的妻子和那个男青年招呼道。

“这是我妻子，和妻子的弟弟圭次先生，这是女儿弓子。”阿久津笨拙地介绍道。

“我是阿久津的内人，丈夫一直得到您关照……”

她穿着白色套装，脖子上围着绿色围巾，和苗条的身材很相称。她的弟弟比阿久津稍稍高一些，约有一米七，整洁地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高挺的鼻梁，像牛眼似的眼球有些突出，这些地方都和阿久津的妻子一模一样。

“哪里的话，是我一直承蒙部长的关照呢！”

迪子留意到他妻子说的是“丈夫”。

“丈夫很感激，说托您的福，工作很顺利。”

“太客气了。”

迪子弯下腰鞠躬，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表情。

她大概知道我们的事吧？如果知道的话，她就是个狐狸；如果不知道，她是一个大好人。

阿久津故作镇静地点上香烟，他的妻弟则腼腆地望着窗外。

迪子向走上前来的女服务员要了杯咖啡。

“工作很忙吧？”阿久津的妻子搭话道。

在这种场合谈话最不感到拘束的，只有她。

“嗯，不过部长经常会来帮我。”

“是吗？那以后在家里也得让他帮我干点事了。”

夫人望着阿久津微微笑着道。

“走吧，去哪里兜兜风？”

阿久津说着站起身，似乎想要逃避这尴尬的处境。

“弓子也在，可以一直玩到傍晚回来。”

“去哪里好？”

阿久津望着迪子。

“我不管去哪里都……”

迪子望着对面坐着的青年。

“呃……我不太熟悉。”

“去过琵琶湖吗？”

“没有。”

那个青年朝迪子瞥了一眼。他皮肤有点儿黑，长得很像阿久津的妻子，有着一副端庄的神情。

“那么，去琵琶湖大桥附近看看吧？”

“我去过那里一次。”阿久津的女儿欢快地说道。

“那就去那里吧，好不好？”

“嗯。”迪子用目光表示赞同。

“那走吧！”

“等一等，有泽小姐还没喝完咖啡呢。”

“不，我不喝了。”

“哦，对不起，我是想早些去。”

阿久津的妻子冷峻地望着窗外，看来她确实是个要求严格的人。和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难怪阿久津想要逃出藩篱，迪子突然斗志昂扬。

迪子在酒店门口等候，阿久津从停车场里把车开了过来。

“来，上车。”阿久津从车内打开车门。又对他妻子说道：“我开车，你和弓子坐在前面吧。”

“女的和女的结伴坐在后面，这不是很好吗？有泽小姐，您说怎么样？”

“我都行。”

“那就先这样吧，阿圭，坐在孩子他爸边上。”夫人说着打开了后车门。

阿久津坐在驾驶座上，旁边是他的妻弟圭次，后座坐着他的妻子、迪子和弓子三人。

“到琵琶湖大桥，从哪里走？”

“上次是从比睿山那边去的吧。”

“还是从那边去吗？”

“从八濑那边不是也能去吗？”迪子的心里又涌动着恶作剧的念头，“从八濑穿过寂光院到坚田，怎么样？”

去年秋天，迪子曾和阿久津沿那条线路去琵琶湖大桥。因为他们是下班以后去的，天黑得早，所以没上桥就返回了，途中他们还在山边停下车接吻。阿久津是不会忘记那些事的。

“有那样的路？”夫人兴致盎然。

“路不太好走，但道路两旁杉林茂密，车辆很少，景色非常优美。”

“哎，你知道吗？”

“大概能开到吧。”阿久津看着前方答道。

“我和朋友一起去过，那个地方非常安静。只有情侣结伴偶尔开车从那里走。”

“是吗？真好，走那条路看看吧。”

阿久津那宽阔的后背上透着困惑。迪子望着他的后背，笑容可掬地向夫人点点头。

车开出丸太町大道，沿着白川大街向北驶去。道路两侧的银杏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令人目眩的光。坐在前面的阿久津和圭次一言不发。阿久津的妻子回答着女儿的提问，对建筑物和树木等作着讲解。

迪子忽然想到，别人会怎么看这汽车里平和的情景？

在不知情的人眼里，也许像是全家一起驾车愉快地游玩，又像是中年夫妇和年轻情侣结伴快乐地旅行。然而，实际状况却全然不同。每个人都各怀心思却坐在同一辆汽车里，四周弥漫着和表面迥然不同的怪诞。

道路在高野川的上游开始向上延伸，不久他们便看见八濑游乐场，汽车已驶入山间。

“有泽小姐，我说这样的话也许很失礼，我一直以为您是个比实际年龄稍大、快三十岁的人。”夫人说道，任凭车窗外吹来的风撩拨着她的头发。

“啊！我只有二十四岁。”

“对不起，丈夫常夸你是个很沉稳的人，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我一点也不沉稳。”

“不会的。不过，你比我想象中年轻漂亮，我很吃惊。”

“您别哄我了。”

“真的！我在嫉妒您。”

“这……”

迪子望着夫人。夫人露出一副既不像是开玩笑，又不像是认真的表情，望着前方。

不知道阿久津有没有听见，他握着方向盘抽着烟。

“说实话，我今天不是第一次见到夫人。”

“哦？在哪里见过？”

“冬天时您到输血中心来过一次吧？”

“是，是，去过。”

“当时，我从传达室的窗口看见您的。”

“真是难为情……我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那是冬天，您穿着骆驼毛颜色的外套……”

“哦，丈夫说下班时要赶去看看老前辈，带些东西给他，所以我把东西送过去。”

“想不到您这么漂亮。”

“谢谢了。这副半老徐娘的模样，还说我漂亮！”

“您真的很漂亮，今天见面，我越发这么觉得。”

“您这样称赞我，我于心不安。”

道路在他们的前方分成左右两部分，前方立着一块“左 三千院 右 寂光院”的路标。白色的烟雾从路边的野地里腾起，大概是有人在焚烧草堆。

“部长能娶到夫人这么漂亮的人，真的很幸福。”

“你听见了吗？不得了的事！”

“嗯……嗯……”阿久津不置可否地打哈哈，迪子霎时间涌起一股更阴险的冲动。

“有这么漂亮的夫人，所以部长可认真啦。”

“真的吗？”

“部长的严肃，在输血中心里是有名的。”

“真叫人不相信。”

“他有很多女性粉丝，但部长连瞧都不瞧一眼。”

“如果是像您这么漂亮的人，就另当别论了吧？”

“即使比我漂亮得多的人接近，也照样碰钉子。”

“别开这样的玩笑了，汽车驶进了小路，我怕他打错方向盘可不得了啦！”

道路终于拐进山坳，车道狭窄得连两辆车交会都相当困难。也许是靠近水井山一带的缘故，满山呈娇艳的嫩绿，高野川在山下流淌。

有些地方，道路会豁然变宽，那里设有停车休息的场所，还可以看到香鱼料理的招牌。

“您说得没错，这是一条很漂亮的小路。”好像忘记了刚才的交谈，阿久津的妻子眯着眼睛迎着窗外吹来的风，眺望着四周的绿景。

在嫩绿中，看上去黑黢黢的，是密密的杉树林。

“阿圭，东京没有这样的地方吧？”夫人问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的弟弟。

“京都是很不错的，离市区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看见这样的绿色。”

“如果你也来京都住呢？”

“嗯……”

“有泽小姐去过东京吗？”

“去过几次……”

“你觉得那地方怎么样？”

“的确人多嘈杂，但年轻时在那种地方生活也挺好的吧？”

“是吗？”

“因为城市大，所以大家都不管别人的闲事，很自由。”

“年轻人会这么想，可我也许是上了年纪，有时真想在这样的地方建一幢小屋隐居起来。”

“像建礼门院那样吗？”

“那样也搞得太大了吧？”

“这样安静的地方偶尔来玩玩很好，但一直住在这里也会受不了的，还是想回到城市里去吧？”

“可是，如果和喜欢的人两个人住，应该没问题的。”

“那么，和部长一起搬过来怎么样？”

“我没问题，但是他肯定不肯。”

“别乱说！”阿久津难得地开口了。虽然只说了一句，但他的语气里隐含着焦躁的情绪。

“你看他这个样子。”夫人扑哧一声笑了。

道路两侧簇拥着几间房子，标示着“途中”的地名。在道路的中途有着“途中”这个地名，很是滑稽，迪子第一次来时就记住了。

从这里笔直开下去就是花折山口，向右边去就是坚田。

和阿久津接吻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处。那天在薄暮的昏暗里，迪子被他吮吸着嘴唇，耳中听到的只是他狷急的喘息。现在他们正在通过那个地方，过了那里，前方便豁然开阔，一片平地一直延伸到琵琶湖边。

五

树林密密匝匝地从两侧拥向道路，车行其中，宛如在穿越一条绿色的隧道。若是驶入这繁密的绿林深处，可以看见一条小径。那条小径就是秋天时两人停下车来接吻的地方。当时已是薄暮，只要沿着小径往里走二三十米便四周昏暗，让人感到有些惊悚，但是要想不被人撞见，那是个绝妙的场所。

“上次，我和其他人来时，车就停在这里。”迪子对迎着风眯起眼睛的夫人轻声说道。

“对情侣来说，那里的确是个很好的去处。”夫人微微探出身子打量四周。

迪子注视着前面的座位。阿久津一动不动，但从他那僵硬的后背，迪子看出了某种动摇的慌乱。

只要欺骗夫人就可以折磨阿久津的话，怎么都行。她不断地想把两人逼进如芒刺在背的不安状态里。与其说这纯粹是出于嫉妒，还不如说迪子是要用这样的做法来保有自己的存在感。

穿过密林深处，汽车来到山谷与山谷间的一块小小的平地。不过路变成了土路，路边的草也蒙着一层灰，大概是汽车通过时扬起的尘土沾染了它们。不久道路又变成水泥路，前方有一段坡度和缓的山坡，蜿蜒蜿蜒的。再往前便是开阔的原野，道路两侧的田地绵延不绝，白墙青瓦的农舍散布其间，这里已经属于坚田町。十二点不到，汽车穿过坚田到达琵琶湖大桥前。离开京都时是十点半，开到这里花了约一个小时。

“正好，在那家餐厅里吃饭吧！”在桥边的停车场里下了车，夫人走在前面，向临湖的餐厅走去。

由于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加上天公作美日高天晴，全家出动来此游玩的游客不少。迪子一个人留下，等着阿久津下车锁门。

“累了吧？”

“不累……”

阿久津的妻子和女儿走在前面十几米处，妻子的弟弟跟在她们后边。他的妻子如果回头便会看见丈夫和迪子并肩走着。迪子一面期待着她回过头来，一面和阿久津说着话。

“夫人真漂亮。”

“别多废话！”

“不高兴了？”

“你可要小心点！”

“可是……”

为什么要说那些惹阿久津担惊受怕的话？迪子自己也不知道。

“爸爸，你看船！”被夫人牵着手的女儿回过头来喊道。

白色和蓝色相间的游览船在湖面上游弋。阿久津望着游览船向女儿点点头。夫人没有回头，兴许没有察觉他们两人走在一起。

“今晚不能见面了？”

“今天是你相亲。回到京都后我们就分手，你可以和圭次两人散散步。”

“我想和你见面。”

“你不喜欢他？”

“不，感觉不错，不过你更好。”

“别胡说！”阿久津脸上突然现出一副惶遽的表情，看了看前面。

坐在二楼的餐厅里，透过宽敞的窗户，湖景尽收眼底。

他们的眼前是芦苇，芦苇前方便是一片无垠的湖水，琵琶湖大桥横跨湖面。大桥在琵琶湖的东西两岸最窄处联结起守山市和坚田町，全长一千三百五十米，桥的中间部分隆起，桥下能通行船只。银色的栏杆和淡绿色的桥梁在湖面上描绘出一个半弧形，泛着淡淡的光亮。

餐厅里，阿久津和圭次并排坐，对面坐着阿久津的妻子、女儿和迪子。让迪子和圭次面对面地坐，兴许是夫人的安排。

“吃什么？”

菜单来了，迪子却没什么食欲。

阿久津和圭次点的是炸大虾，夫人和弓子要了意面。迪子想了想，要了一份沙拉和咖啡。

“过这座桥要交费吗？”圭次问阿久津。

“普通轿车要交三百元过桥费。”

“哦，只过桥的话，这很贵！”

“公团^②也很会做生意的。”

“桥上的灯，在夜里全部打开后很壮观吧？”

“夜里从比睿山上看，像一条光带。”夫人插嘴道。

“夫人夜里坐车到比睿山游玩过吗？”

“我偶尔也会出来走走的。”

“是和部长一起来的吧？”

“那当然，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

去年夏天，那正是迪子和阿久津初尝云雨的时候。

那时，迪子也随阿久津一起去过比睿山。这样看来，阿久津接连带着妻子和迪子去了同一个地方。迪子突然很郁闷。

“我还没有在夜里去过比睿山呢！”

“哦，是吗？那么今天夜里可以和圭次一起去看看。”

“部长能带我们去吗？”

“还是你们两个人去好。”

迪子默默地望着窗外。

“你们知道琵琶湖八景吗？”阿久津故意换了个话题，“濑田石山的清流夕阳、比睿森林的雨雾、雄松崎白汀的凉风，还有贱岳大观的新雪、彦根古城的明月、安土八幡水乡的春色……”讲到这里，阿久津结巴了。

“还有两个！”

“嗯……对了，竹生岛的深绿倒影，还有一个……”

“海津大崎岩礁的晓雾！”

“对，对！”

“迪子小姐全知道。”夫人拿着刀叉感慨道。

“我在输血中心和朋友一起背诵过。”

“那么你在输血中心也……”

“因为闲着没事，所以大家背着玩。”

“看来你们真的很悠闲。”

夫人的话里带着刺，但迪子也不甘示弱。

“部长最近也终于能记住了。”

“没有那种事。”

“可是上次午休时，不是因为讲不出还罚雪糕请客了吗？”

“那时就会讲了，只是地名和风景搞错了。”

“这和不会一样。”

“是的，夕阳和明月等，搞错了观赏的地方就糟了。”圭次也替迪子帮腔道。

“可是有八个，到了我这把年纪，能全部记住就很不容易了。”

“这八景中，有在这附近的吗？”

“今天能够观赏到的，也只有濑田的夕阳了吧。”

“可是最近越来越难见到了，说不定还是名神高速公路大津出口那里看见的夕阳更加漂亮。”阿久津抢着答道。

迪子为夫人在交谈中插不上嘴而感到快活。

“那么从现在起，给部长的八景中加上大津的夕阳，怎么样？”

“算是新八景吧。”

“不，这就是新八景。旧八景早有了，叫‘近江八景’，是以前的关白⁽³⁾里一个叫近江什么的人选定的，有三井晚钟、石山秋月等。”

“还有什么？”

“好了，就说到这里打住吧。”

也许发现夫人缄口不语，阿久津一副很凝重的表情。

一个小时之后，五人离开了餐厅。

“这回我们坐在前面，阿圭坐在后面，年轻人还是和年轻人坐在一起吧。”夫人打开车门，自己坐到前面的副驾驶座上。

“对不起。”圭次轻声说道，在迪子的身边坐下。

汽车上了桥，须臾便驶至大桥最高处停下。那里可以将琵琶湖南北两侧的景色尽收眼底。以桥为界，南边叫湖南，北边叫湖北。湖南因为人口密集的缘故，湖水很混浊，湖北还残留着琵琶湖昔日那幽静的面影。

“照张相吧？”夫人拿出了照相机，以宏伟的桥梁为背景，迪子和弓子站在中间，阿久津和圭次站在左右两边。

拍完一张后，迪子说道：“下一张我来替你们拍。”

“还是你们都去那里站好吧。”

阿久津换下夫人架好照相机。照相机是人人都会用的傻瓜机。

“夫人，您请站在中间。”

“有泽小姐，你请站在中间。”

“我还是不要站在焦点正中，这样拍得更清楚。”

“这……”

“怎么站都可以，快点站好！”阿久津不耐烦地催促道。

迪子硬是把夫人推到中间。因为还有弓子在，迪子想起一种迷信，说三人合影的话，站在中间的人会早死。

“下面部长和夫人两人合影一张吧，”照完相，迪子马上跑上前去，“美男子和美女，真是天生的一对！”

“别取笑了，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最近你们两个人还没有在一起照过相吧？”

“是的，已经好几年没有照了。”

“我要照了，快请站好。”

“那么，我们就请有泽小姐帮忙照一张吧？”夫人兴致勃勃地望着阿久津。

“行了，都结婚这么多年了，哪还有夫妻合影的！”

“部长，您难为情了吗？以前常常两人在一起照吧？”

“瞧你，好不容易一起出来，就让她替我们照一张吧。”

“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弓子！”夫人呵斥道。

迪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阿久津往桥梁方向推去。

“你别使坏！”

“没有使坏。”

迪子推着，用力抓住阿久津的手肘。

在初夏的阳光下，阿久津和夫人并肩站着。夫人提着白色手提包，微微斜对着照相机，阿久津却窘迫地将目光避开镜头。

“部长，再向夫人靠一靠，温情些。”

阿久津一动不动，于是夫人向他靠拢。

从取景框中看两个人，确是一对颇般配的夫妇。迪子既放纵自己不断实施她的阴谋，又为自己做这样的事生气。

“我拍啦。”迪子说着，不动声色地移动着取景框，当夫人的脸在取景框中央被纵向的中线一分为二时，她按动了快门。

“谢谢了。”

“我想一定拍得很好。”

“接下来你们两个人来一张，怎么样？”

夫人望着迪子和青年圭次。

“不，我们……”

“阿圭，别害羞！”

“他说了不行，就不要硬逼了。”阿久津责备道，可夫人还是一副不死心的模样。

女人的心思为什么这么坏？迪子忽然感到可怕。

五人又坐上车，车从大桥那里穿过守山，从栗东入口驶上了名神高速公路。

途中他们几次停车休息，到大津出口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观赏夕阳尚早，但可以看到与大桥一带风格截然不同的湖景。

一行人在大津出口处小歇片刻，等他们穿过山科返回京都时，四点刚过。

“接下来做什么？”行至五条大街的岔道时，阿久津问。

“虽然吃晚饭还早了些，但还是先去哪里吃一点吧？”夫人打量着四周。

“我要告辞了。”

“怎么了？”

“还要让你们请客……”

“那有什么关系？”

不知为何，迪子觉得极其疲乏。一直坐在车上，身体并没感到劳累，她的疲乏是精神上的。欺骗夫人，让阿久津感到难堪的同时，她自己 also 受着伤害。

“真的，随便吃一些，怎么样？”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

“真是不好办。”夫人望着阿久津，大概她心里还牵挂着弟弟的相亲。

“非要急着回家吗？”阿久津替夫人问道。

“也不是……”

“那么我们在这里分手吧。接下去就让两个年轻人自己安排好了。”

“有泽小姐，这样可以吗？”

“好的……”

圭次暂且不说，若能和阿久津夫妇分手，迪子求之不得。

“你们说个地方，放你们下车。在哪里下？”

“我不太熟悉……”圭次望着迪子求援道。

“那么，在花山吧。”

“花山……”阿久津喃喃地重复道。

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名字？倏忽间冲口而出，连迪子自己也不明白为何选了这个地方，只是她不能自控地想一切都要拂逆阿久津的意思行动。

“是输血中心附近御池大街临街的地方。”

“你知道？”

“嗯……”阿久津低声回答。

“是一家小的西餐馆，行吗？”迪子问圭次。

“我无所谓。”

又在伤害阿久津。不行！迪子望着他那映在夕阳中的背影。

从那里到花山西餐馆所在的小楼，一路上四人都没有说话。到达大津出口之前一路都在欢闹的弓子，也倚在夫人身上睡着了。

车内滞积着昏沉沉的疲顿。

十几分钟后，汽车停在了花山西餐馆的门前。

“我在这里告辞了。”迪子下车，圭次跟在她身后。

“今天实在太感谢你们了。”迪子朝走下车来的夫人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道。

“哪里，随便拉您出来，请不要见怪。请您以后也要跟我们多来往。”

“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怪罪才是，拜托了。”

“阿圭，迪子小姐很累了，别太晚啊。”圭次顺从地点点头。

“那我走了。”夫人上车，关上了车门。

“再见。”夫人轻轻地摆着手。在她身后，露出阿久津稍显疲惫的面孔。

“再见！”迪子摆动着手，目光追随着阿久津。阿久津只是朝她扫了一眼就马上盯着方向盘的前方。

汽车发出沉闷的启动声，渐渐消失在夕阳映照的法国梧桐树前方。

“走吧。”阿久津的车往右拐弯时，迪子向圭次说道，脚步有些轻快地走下通往地下的台阶。

六

花山西餐馆里冷冷清清的，里面有近二十个包厢，情侣结伴和携家带口的客人占了五六个，其余全都空着。假日里因为附近的公司都休息，所以餐馆里显得很空荡。

迪子一走进花山西餐馆，便径直向里面的包厢走去。最里面左侧的包厢是她平时和阿久津幽会的地方。她和圭次两人在那个包厢里面对面地坐下。

女服务员马上端来了凉水。

“肚子真的有些饿了，吃点什么吧？”

“好，吃什么呢？”

迪子想了想，点了份汤和虾肉烩饭。

“我也一样。再加一瓶啤酒，你也来一点吧？”圭次征询过迪子的意见后，吩咐女服务员，“这地方真不错，很清静。你常来这里吗？”

“餐厅虽小，但离输血中心很近，所以……”

“从这里到输血中心，要多长时间？”

“步行十分钟左右吧。”

“在午休时来？”

“午休，有时也在下班以后来，和部长一起也来过一次，正好是这个座位。”

圭次又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我觉得姐夫很不通人情，但他仕途很顺利。”

“没有什么不通人情，他在输血中心很吃香的！”

“是吗？”

“不管怎样，他做事很踏实，而且待人温和，在输血中心的女职员中，还有个人非常痴情于部长。”

“哦……”

“我们还在背地里嘀咕，是不是部长和那个女孩子关系不一般。”

“真的？”

“这是女孩子们信口胡诌，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但那女孩子喜欢部长，这是毫无疑问的。”

啤酒来了，两人相互为对方斟满酒。

“来，”圭次像干杯似的端起酒杯，一口饮干，“我正好口渴，真舒服！”

迪子又斟满酒杯。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你说的那个痴情的女人，也是化验技师吗？”

“是的，是个很漂亮的人。”迪子开始拿自己的事编造。

“叫什么名字？”

“这不能说。”

“我想当间谍，可是看起来很遗憾。”圭次憨厚地笑了。

“不过部长很规矩的，在输血中心，大家都说他是爱妻子的好男人。”

“是不是爱妻子，我很少来，不太清楚，但姐夫在家里好像是受管束的。”

“果然……”

“我觉得姐夫还可以凶一点。”

“部长有那么老实？”

“你这么一本正经地问我，我也一下子说不好，不过姐姐现在还管姐夫叫‘阿恭’。”

“不是倒过来了？”

“是。我也说不好，可是我觉得，结婚之后，男人还是要拿出点大男子的腔调来，大概一上了年龄就会变成那样吧。”圭次又喝干了啤酒。

“可是，夫人那么漂亮，部长是很幸福的。”

“是吗？”

“他们两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吧？”

“是的，我记得结婚前姐夫常来电话。”

饭菜端上来了，女服务员将汤摆在两人的面前。迪子在点菜时还有食欲，现在却不太想吃了。

“那时部长在热烈地追求你姐姐吧？”

“据说他们是去山里参加团体活动时认识的，第二天姐夫就闯到我姐姐这儿来了。”

“如果那样，不是一见钟情吗？”迪子刨根究底地问着，心里却不由得渐渐阴郁起来，“这么说来，那人真可怜。”

“哪个人？”

“输血中心的女人，她真的爱得很认真。”

“可是，我姐夫不是那种机灵得能在两个女人之间巧妙周旋的人。”

“是吗？”

“他一点也不会，如果做那种事，在我姐姐面前马上就会败露的。”

“太笨头笨脑了吧？”

“主要是胆小。”

“这么说来，部长还真是个‘妻管严’呢。”

这与平时阿久津所说的大相径庭，迪子越发不悦了。

“你如果结婚，处于部长那样的处境，会怎么样？”

“你突然问我，这不好回答。关键要看对方。”

“如果对方是我这样的女人呢？”

“当然是选你了。”

“你不用勉为其难。”

“因为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姐姐嘛。”

两人一起笑了。迪子终于拿起汤匙喝汤。

“那么爱你姐姐，是你姐姐的福气。”

“可是，看看姐姐的生活，每天做饭、打扫、照顾孩子，翻来覆去那些事，人会变笨的。”

“我这样讲可能失礼了，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管怎么说，女人老是关在家的话，慢慢就会落伍，甚至连丈夫的工作也不了解。我不喜欢结婚后只干做饭打扫之类的事。”

迪子真的这么想。待在家里，费尽心机只是为了拴住丈夫，这太惨了。如果为此绞尽脑汁，还不如到外边工作，即使独身也无所谓，那不知道会有多么痛快。她觉得为了一个男人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那样的生活方式既愚蠢又平庸。

“你的确不是那种关在家的类型。”

“很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好像成不了一个好妻子。”

拥有独立的职业，不依靠男人也能活下去，这是目前迪子值得夸耀的事。和阿久津那个靠男人供养的

妻子不同，自己拥有自食其力的精湛技术，这么想着，迪子终于有了勇气。

“那些妻子，还常常因此而满足。”

“我认为不会全部满足的，可即便有时女人没有那样的企求，男人也会那么要求你。”

“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不过，女人靠男人供养，这是最轻松的。”

“一日三餐加午睡？”

“还外加孩子。”

迪子尽管觉得这么说有些过分，却还是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表面上她像是在谈论普通的有夫之妇，实际上却是在贬低阿久津的妻子，但圭次好像没有察觉到这点。

“再来一瓶。”圭次要了一瓶啤酒。大概是疲惫时喝酒的缘故，迪子只喝了一杯，脸色便泛红了。

“听说你的工作是和血液打交道，我很佩服。”

“觉得我像个男人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觉得自己神经很脆弱，但我很害怕血液。上次发生的高速公路撞车事故，看见人家满脸是血，我吓得脸色惨白，还被朋友们狠狠地取笑了一通。”

“我们那里没有伤，只有血。”

“可是，那血是从别人的血管里抽出来的吧？”

“那当然。”

“看着血，你会想什么？”

“这个……”看着血时，要说头脑里在想的，就是阿久津或他的妻子，要不就是云雨时的回忆。她胡思乱想着的，尽是那些事。

“你穿着白大褂，凝视着试管里鲜红的血，那样子一定很美。”

“我一看见血，就会想象着供血的人和接受血液的人，心情往往会变得很奇怪。”

“你说奇怪……”

“想到人因为那些鲜红的液体或生或死……”

“嗯，”圭次点点头，端起酒杯，“这么看来，我的工作很平凡。”

“贸易公司也很了不起的。”

“不，现在只是干些票据整理之类的活儿，都是些女孩子也能做的工作。”

“也有英文的文件吧？”

“都习惯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圭次坦率又不矜不伐。那种感觉，即便和阿久津的妻子是姐弟俩，也与他姐姐很不一样，这也许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

迪子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过了三十分钟，两人离开了花山西餐馆。他们各自谈着自己的学生时代，结果就喝了三瓶啤酒。圭次喝的比迪子多，但站起来时，迪子还是感到些醉意。

走出西餐馆，外面暮色苍茫，初夏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了，法国梧桐树在路灯下显得更加葱绿。

“我们在这附近走走吧？”

“好……”

圭次担心着迪子，放缓了脚步。他们朝东山的方向慢慢地走着，后来他们走过八坂神社一带，走过花落后长出嫩叶的樱花树，便是一片密林，密林后面便是知恩院的山门。

一走进密林，风停止了，不热也不冷。现在正是最宜人的季节。

“京都真好！”圭次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天空。天上没有月亮，东山那黑黝黝的山影矗立在眼前，树叶的清香扑鼻。

“我很羡慕你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不过，我想去东京住着试试，哪怕住一次也好。”

“是吗？我觉得这里要好得多。”

“景色很美，但地方小，人多嘴杂……”

“嘴杂？”

“大家都喜欢议论别人的事，我真想在东京那样的大城市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直到刚才还在议论“别人”的事，此刻迪子却装出一副受害者的面孔。如果仔细辨别，迪子的谎话理应不攻自破，但圭次不像是有所察觉的样子。

从知恩院的山门往左拐，再走下去便是圆山花园。不知圭次是存心还是无意，他只顾往前走着。不久他们就走进了花园，花园里银杏树的前面有张凳子。这一带是东山山麓，地势有些高，透过树林间隙能看到黑夜里京都的街道。

两人在那张凳子上坐下，沉默了好一阵子。

前面四五米远处，有一对情侣走过。四周悄无声息，只听得山下街道的嘈杂声像远方的海潮一般。迪

子突然感觉到圭次的膝盖碰到了她的右膝，虽然仅仅是一点之触，却热得像被熨斗烙着似的。

两人之间弥漫着窘迫的气氛。迪子凝视着黑暗，脑子里想着圭次向她索吻的情景。如果索性接受他的吻，也许能让自己忘掉阿久津。

想着想着，一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迪子的脑海里苏醒过来。一年前，第一次和阿久津接吻也是在这附近，是在稍稍往里走一些、靠近安养寺的角落里，从那里也能透过树梢俯瞰街道的夜景。迪子望着那米粒般的光点，接受着阿久津的吻。现在，季节和地点与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两样，然而对面的男人却是阿久津的妻弟。

真不可思议！

又有一对情侣在树林里慢慢地走过。不知道这对情侣为什么事感到高兴，远去时抛下了一串欢快的笑声。

迪子感到圭次的目光正对着她。假如接受了阿久津和圭次两个男人的吻，自己会陷入什么样的处境？迪子既对那样的状况感到害怕，又有种自虐般的喜悦。

一切全看圭次了。但是，和迪子相比，圭次还算是清纯的。处在紧张而又顺理成章的氛围里，从圭次嘴里说出来的，却都是和恋爱毫无关系的话题。

“累了吧？”

“有一点……”迪子悄悄地窥视着圭次。圭次在黑暗中浮现出半边面孔，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于是，之前的紧张气氛像找到了空隙似的流逝殆尽。

这样的时刻，如果是阿久津，他会不容分说地将她搂在怀里。这种场合根本用不着什么婆婆妈妈的话语，而且那样做的话，女人也容易决定自己的态度。这种事，中年的阿久津做起来驾轻就熟，但对年轻的圭次来说，也许有点困难。

“该回家了吧？”

迪子点着头，心里却有一种被甩开的感觉。也许满脑子想的都是接吻的事，以至于对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感到失望。

像是要拂去那种败兴的感觉，迪子精神抖擞地站起身，圭次也很无奈地跟着迪子站起来。

“从这里下去，就能回到刚才那条宽阔的路上。我打车送你到家里。”

“我一个人能回家。”

“可是，还是让我送你吧。”

迪子没有再拒绝，沿着和缓的坡道走下去。

“最近会不会来东京？”

“这……”

迪子想起了去东京的秋野，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

“你如果来东京，请和我联系。”圭次在街灯下站住，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名片，“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你明天回东京吗？”

“坐九点的新干线回去。”

迪子在灯光下瞥了一眼名片，把它放进手提包里。

“下次再来的话，可以和你联络吗？”

“我等着你。”

两人默默地走下山坡。走过八坂神社的鸟居回到灯火通明的街道上时，迪子终于为两人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感到些许欣慰。

^① 日本习俗每年五月五日为男孩节，这天家有男孩的人家门口悬挂鲤鱼旗，祈愿男孩健康成长，因此又称为鲤鱼节。——译者注

^② 公团：日本为推动国家性质的事业的发展而由政府全额出资设立的特殊法人，包括住宅和城市建设公团、日本道路公团等。——译者注

^③ 关白：日本古代官名，系辅佐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职务，平安时代设置，王政复古时废除。——译者注

第三章 吉祥

一

黄金周结束后的第一天早晨，所有人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浮现着一种空虚。

自二十九号起的一个星期里，人们摆脱了各自的工作，尽情游乐，现在理应精神振作，却偏偏都带着疲惫不堪而又恍惚的面容。

因此，早晨的工作迟迟未开始，所有的部门都在谈论着假期里遇到的趣事，职员们悠闲地喝着茶，不肯爽快地进入工作状态。

阿久津出现在输血中心时，已经九点半。这个部长本来就是信奉“上司来得太早部下就为难了”的自私自利的老牌迟到者，但九点半才来未免有些过分了。毕竟迟到了三十分钟，阿久津不可能再责怪聊着天没有工作的职员们，反而是以不好意思的时候所惯用的方法，用比平时响亮的声音招呼道：“大家早！”

随着他的一声招呼，职员们终于动起来，开始着手工作。

阿久津若无其事地朝四周扫视一眼，然后将视线停留在迪子身上，那目光总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将近中午，阿久津摸准迪子一个人在做配血试验，便走了过来。他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凑上前，停住了脚步，随即又走开。等他走过去以后，迪子看见身边的插座前放着一张字条。

“今晚六点在花山。”是用圆珠笔写的草体字。迪子将字条拿在手心里捏成一团，塞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因为休了一周假的缘故，今天配血试验的数量比平时多了一倍。即便公司休息，疾病也不会休息。迪子午休时也没有停止工作，下午一点多才吃午饭。午饭后她小憩了三十分钟，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她连歇一歇的时间都没有。一整天几乎都是在不停地忙碌，迪子反而感觉到一种极其舒畅的疲劳感，她就喜欢这种工作状态。

五点半，迪子稍作休息后换下白大褂，离开了输血中心，到花山西餐馆时刚过六点钟。观察了下四周，迪子发现阿久津坐在墙角边那个昨天自己和圭次坐过的包厢里。她陡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怎么回事？一直眯眯地笑着。”

“呃……”

迪子拿起菜单，让女服务员送咖啡。

“昨天很累，”阿久津故作夸张地叹了口气，“那样的兜风游玩，以后再也不问津了。”

“我也不去了。”

“你胡言乱语鬼话连篇，很高兴吧？”

“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的！”

“是吗？”

“看来你和夫人相处得很好。”

“那也是为了照顾圭次的面子，迫不得已的。”

“看上去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别挖苦了。你做出那副模样，我也不是看不懂。”

“这用不着你懂。”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阿久津大概觉得这么说太较真了，便用稍稍缓和的语气问道：“看来圭次并不讨厌你吧？”

“是的。”迪子冷冷地答道，把头扭向一边。

女服务员端来咖啡，放在迪子的面前。等服务员离去，阿久津便将脸凑了过来，说道：“他说昨天来这里后，去圆山散步了？”

“连这种事都说了？”

“是我妻子在说。”

“那样的事都要一一汇报，像个孩子！”

“可是，汇报能够让人放心。”

“接吻的事，没说？”

“你们接吻了？”阿久津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骗你的！”

“真的是骗人？”

“别慌！”

阿久津叹了口气，总算放下心来。

“要是他真心和你交往，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这可不是游戏。这事对你、对我，都有关系。”

“部长认为怎么办好？”迪子轻轻地搅拌咖啡，然后将咖啡杯端到嘴边。

“若有人说我和妻弟的妻子勾搭，那我就完了。我想你和他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见面了。”

“那我就一直做你的地下情人？”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难道不是这样？”

“我们和那种陈旧的关系不同吧，相互爱慕，相互信赖——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你……”

阿久津随即发现自己声音太大，慌忙看了看四周。

“我听得见，你小声些！”

阿久津被挫了锐气，一声不吭了。

接着，两人默默地进餐。但是，只沉默了几分钟，迪子又放下了叉子。

“走吧！”阿久津迫不及待地站起身，迪子跟在他身后。

种植着法国梧桐树的街道已经笼罩着暮色，夜霭从四周压下来。昨天夜里也是在这个时候，走在这条街道上的。

和昨天晚上一样，也是两人结伴而行，心情却迥然不同。昨夜和圭次一起走，迪子总觉得自己像个大姐姐，是她引领着他走，现在却是在相互伤害的郁闷的气氛中走着。

然而，迪子并不是任性地这么做，而是在一个对方即使受到些伤害也无妨的合理范围内攻击着，一边攻击，一边还乐在其中。

“你如果那么爱我，就应该和妻子离婚！离婚，才能明白无疑地证明你爱我。”

“结婚并非一定要有爱，有的时候虽然待在一个房间里却相互憎恨。”

“你们是相互憎恨的夫妇吗？两人那么快乐，你却还硬说不爱她。”

“这只是表面现象。”

“胡说！如果真的是相互憎恨，即使做表面文章，也装不出那种亲热劲儿！”

“男人不一样……”

“不管你怎么不一样，夫人没有那样的感觉，你再装也毫无意义！”

两人一路争吵着朝南禅寺的旅馆走去。不一会儿就要交欢，两人却还在相互抱怨，想必这也许是为了交欢而例行的手续。

“连我妻子都感觉到了，昨天妻子也觉得很奇怪。”

“是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就太高兴了。”

为什么要这样恶语相加？为何不能讲一些招人喜欢的话？迪子一边顶撞他，一边对自己的话感到吃惊。

但是，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她对阿久津的狡黠感到生气，同时这也暗含着她对这个男人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地撒娇。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到了旅馆。女服务员向他们致意，放下茶壶后退出。阿久津早已等待不及，一把将迪子抱在怀里。

一开始迪子还挣扎着，但旋即便瘫倒在他的臂膀里。

迪子屏着气被阿久津缓缓地吮吸着嘴唇，刚才的各种恼气的情绪荡然无存，相反难以捉摸的安谧感溢了全身。

这天夜里，两人爱得比平时更加炽烈。迪子的脑海里浮现出阿久津妻子的身影，而阿久津也许是昨天担惊受怕了一整天的缘故，十分贪婪地享用她，况且直到刚才他们还在激烈地争执，就更煽起了情致。

二

五月十五日葵祭。葵祭过后一个星期的五月底，辻村圭次打来电话，那时迪子正在配制下午配血用的百分之四的稀释液。

刚接电话时对方说是“辻村”，迪子还不知道是谁，后来说“是阿久津的妻弟”，她才想起来是圭次。

“现在我在京都……不，在东京。”圭次像是要逗迪子玩似的，骨子里却还是一个老实人，随即便改口了。

“你到底在哪里？”

“在东京的公司里，现在我正好一个人，身边没有别人，所以就打个电话给你。上次承你关照……”

“不，我要承蒙你的关照才是。”

“你很忙吧？”

“哦，正是不很忙的时候。”

“我姐夫呢？”

“他在，在离我二十米远的地方。”迪子压低了声音。阿久津正在化验室门口和化验部的职员小泉说着什么。

“那倒是不太方便了。下个月中旬我也许要到京都去，那时候你有什么安排吗？”

“我一直都会去的。”

“那等时间定下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你要腾出空来。”

“好的。”

“你会来东京吗？”

“眼下还……”

“请你一定要来。你如果来东京，到哪里我都能陪着你。上次姐姐来信，问我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姐姐对我们的事好像很感兴趣。”

“……”

“不过姐夫有一点……”

“他反对？”

“电话里很难说得清，见面后再谈。我打电话给你的事，先不要对姐夫说。”

“明白了。”

“请多保重！”

电话挂断了。

迪子正站在电话机前发愣，阿久津走上前来：“硫酸铜的比重试溶液在哪里？”

“在那个橱柜里。”迪子蹑着脚从橱柜的第二层取出一只蓝色瓶子。

阿久津接过瓶子，轻声耳语道：“今天五点半……”

只要不特别指定地点，两人的幽会地点就定在花山西餐馆。这次幽会离上次幽会的间隔极短，他们两天前刚见过面。

难道他察觉到圭次来电话了？即使听见，仅凭她的应答是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抑或是他灵感闪现猜到了什么？迪子望着阿久津的眼睛点点头。

“这些就够了，剩下的试液还是收好。”阿久津一本正经地说，故意让周围的人都听到。

这天，迪子不到五点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宫子她们要去冈崎会馆观赏民谣公演，所以早早就下班了。

“我们先走一步了！”

“辛苦了！”迪子一边和她们搭话，一边用灭菌水洗手，然后用清水重新冲洗。

因为她接触了血液和试剂液，所以要用灭菌水消毒。如果不再用清水冲洗，身体上就会留有碳酸的消毒气味，因此迪子总是用清水再冲洗一遍。

起因是那次妹妹提醒她，说：“姐姐，你身上有消毒水味，好好的一个女人也变得没档次了！”此后，她便要在最后用清水洗去灭菌水的味道。

洗完手，正整理化验台时，负责后勤事务的上崎走了进来。

“所长说想看看试验日志，放在哪里？”

“在部长的桌子上。”

“麻烦你给所长送过去好吗？”

“好的。”

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会议室的隔壁。所长饭野两年前是国立医院的外科部长，六十岁退休后来到这里。他满头白发，个子很高，给人的感觉是一位颇有品位的老绅士。迪子她们与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不过女职员们都把他视为稳健儒雅的长者，甚至有人还在暗暗崇敬他。

迪子带着试验日志敲响了所长室的门。门把手边上的“去向表”上显示他“在办公室”。

“请进。”

房间里传出应答声，迪子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所长在会客区里侧的办公桌边，好像正在写东西。

“我把日志送来了。”迪子说道。

所长回过头，露出惊讶的表情：“是你？”

“是上崎先生让我送来的。”

“是吗？谢谢了。”所长站起身，从迪子手上接过日志，随后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稍稍坐一会儿吧？”

“嗯？”

“有急事？”

“没有。”

“那就坐一会儿吧。”

所长随即在会客区的沙发上坐下。迪子心里颇感奇怪，迟疑地在所长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所长点上烟，将烟衔在嘴上，开始翻看日志。

“你到这里几年了？”

“三年。”

“噢……那么，有二十五岁了？二十四？”

“二十四。到今年底才满二十四周岁。”迪子连忙纠正道。

“二十四……”所长若有所思地咕哝着，将茶几上的烟灰缸朝自己这边挪了挪，“今天你有空吗？”

“没有，有点事……”

和阿久津约定的五点半快要到了。

“是吗？那么以后再说吧。”

“您有什么事？”

“哦，没什么事，本来想你如果有空的话，请你一起吃顿饭……再说吧。”

“不好意思。”

迪子鞠了一躬，像干了坏事似的心有不安。

三

从五月到六月，迪子已经把圭次的事忘了。不过，说是“忘了”也不可能忘得一干二净。

偶尔听到“东京”或“贸易公司”之类的词，她会冷不防地想起圭次，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不会有更深的念想。不管圭次怎么想，迪子的心还是在阿久津那一边。和阿久津相比，圭次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只记得名字和相貌的青年。

因此，当六月底接到圭次的电话说已经到了大阪时，迪子觉得很突然。

“现在我在大阪。”

“你不是在东京吗？”

“上次我不是在电话里说过六月中旬要过来的吗？”

说起来真是这样，当时约好要来时再打电话或写信通知她的。

“我傍晚前能到京都，我们能见面吗？”

正好是星期六。假如没有什么事情，当然能见面，但迪子已经和阿久津约好要趁着新绿时节，下午要开车沿着周山街道去欣赏京都北部的北山杉。

“不凑巧，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

“那么，再晚一些？”

晚上说不定还要与阿久津一起过夜呢。

“今晚我住在京都的M酒店，晚点也不要紧。”

“你不住在部长家里吗？”

“这次是公事出差来的，所以住酒店。”

“出差有什么事？”

“大阪明天有个汽车展览会，我来就是谈展览会的事情的。”

如果那样，就应该预先告知日程，像周末晚上之类的时间，迪子也会有自己的安排。圭次这样突如其来，大概还以为迪子是个平时很有空闲的女人。迪子有些扫兴。

“早点和我联系就好了。”

“我临时告诉你，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圭次毫无察觉，好像还天真地以为只要他来，迪子准会大吃一惊，然后欢天喜地，“抽不出时间吗？”

听筒里传来失望的声音。他来大阪出差，却特地在京都市订了酒店，可见他的确是想见到迪子。

“明天行吗？”

“明天也可以。假如你有空，我本来想今晚和你一起吃饭的。”

听他说么说，迪子也觉得不好再推托了。

“现在我还不太清楚，如果八点钟左右……”

“那好，我在这里把晚饭解决，然后八点钟赶到酒店。你大概在那个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吧。”

“你好不容易去一趟大阪，那里也该有朋友吧？”

“已经见过了，没关系。”

“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八点钟我给你打电话。”

“等你电话了。”

圭次没问她去哪里、和谁见面，迪子也猜不透究竟是他感觉迟钝还是太过单纯。

星期六，输血中心的工作到中午就结束了。下午一点，迪子往花山西餐馆赶去。

一个月前，圭次打来电话的时候，迪子也是有幽会，要在花山西餐馆和阿久津见面。那时，她不可能把圭次来电话的事告诉阿久津。而且，所长要请她吃饭的事，她也没有向阿久津提起过。

在迪子看来，与圭次打来的电话相比，所长请她吃饭，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所长为什么想请迪子吃饭？只是随便那么一说，还是早就有打算？那之后，迪子有两次在走廊里碰到所长，但他好像忘了一样，只字不提请她吃饭的事。

迪子思考着要不要把所长想请她吃饭的事告诉阿久津，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因为她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事当作自己内心的秘密。不过，受到所长的邀请，着实让迪子心花怒放了好一阵子，尽管现在已经稍稍平静，但一想起来还是会让她美滋滋的。

迪子对所长既不喜欢也不厌恶，仅仅觉得他是一位敦厚的绅士，从来没有想过喜欢什么的。但所长请她吃饭，让她觉得和所长的距离突然之间拉近了。

现在，迪子因拒绝了所长的邀请而有些后悔。如果那天能和所长一起吃饭，也许迪子就能够瞥见另一个她从未涉足过的世界。见所长没有再来请她吃饭的意思，她觉得自己放跑了一次机会。

在这期间，她把圭次忘了，也许就是因为圭次打电话的事与这件事撞在一起的缘故。

年轻圭次的一往情深自然是很好，但现在迪子已经被年长男子的儒雅和沉稳吸引住了。

迪子到花山西餐馆时，阿久津已坐在老地方看着报纸。见迪子走近，他点点头，折起报纸。

“今天不想出去兜风了。”阿久津说。

“为什么？”

“临时有急事，傍晚之前必须要赶过去。”

“去哪里？”

“我正要出门时，有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有事要和我商量一下。”

“如果只是商量，不能推到明天吗？”

“看样子那事情很急。”

早知如此，圭次来电话邀请她时，她就不拒绝了。迪子不由得对阿久津临时改变约定怨恨起来。

“但是从现在到傍晚，还有时间去高山寺一带，然后赶回来吧？”

“反正，今天不去了。”

看样子阿久津根本就没打算去。迪子还喝着咖啡，阿久津却等不及似的站起身来，朝停车场走去。

“那么，我回家了。”

“不，上车！”

打开副驾驶旁的车门，让迪子上车后，阿久津将方向盘扳向左边。

“去哪里？”

“嗯……”阿久津没有直接回答，沿着白川大街径直向南驶去，“到南禅寺那边转一下。”

“不是没有时间了？”

“傍晚以前赶到就行。”

“真讨厌，这么变来变去的！”

迪子不喜欢心里记挂着其他事情，慌慌张张地做爱，但如果现在和阿久津分手，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周末的下午。

这次迪子也是在头脑里抗拒着，结果身体还是顺从了阿久津。和阿久津幽会，前提就是得到爱，所以她对去旅馆毫无抵触，问题只在于它的过程。然而，看来这也是迪子的身体先行，习惯了这个过程。

欢爱一结束，阿久津便洗澡，然后若无其事地穿上了衣服。

看阿久津没有提起圭次，估计他不知道今天圭次要来。看样子圭次果然是瞒着阿久津夫妇住到京都的

酒店来的。

迪子想告诉阿久津，说圭次已经来了，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便没有提起。

四点刚过，两人离开了旅馆。太阳还很耀眼，银杏树的树影横卧在电车轨道上。

“我去朋友那里，你怎么办？”

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被抛下，没有地方可去，即使她想去见圭次，可离八点还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也太早了。

“回家。”

“那我送你到家附近吧。”

到船冈山的交叉路口，迪子下了车。

“下个星期再开车去兜风吧。”

阿久津在驾驶座上抱歉地说道，但迪子没有回答，快步在电车街上拐弯了。

七点半，迪子又离开了家。倒不是因为非要见圭次不可，只是内心一隅还怀着被阿久津甩下的怨气。

迪子穿着乔其纱连衣裙，用缀有小圆点花纹的腰带将腰部束紧，下午心烦意乱的心情顿时消失了。她想让圭次看看她的新衣服，当然在潜意识里，还有着只有两个人见面的紧张感。

“我约好和朋友在酒店见个面，过两个小时就回来。”

迪子朝母亲挤眉弄眼地说道。幸好父亲没有看到她这个样子。

“早点回家！”

父母还是一副老脑筋，对女儿外出总是再三叮嘱，看起来很希望她放弃工作，学点主妇本领好尽早嫁出去。父母如果知道迪子现在的所作所为，也许会气得卧床不起。

迪子当然不会对父母说这些事。在家里，她只对妹妹讲。两人因为各有弱点，所以也能彼此理解。

M酒店在栗田口的蹴上附近。迪子到酒店时已经是八点十分。

迪子站在服务台边给圭次打电话，电话一拨通圭次便立即接起电话。

“正好，我刚刚回来。”

“这么说，你累了吧？”

“不累。你稍等，我马上下来。”

不到五分钟，圭次便下楼来到服务台。他穿着藏青色西服配白衬衫，还规规矩矩地系着领带。他也许

连领带都没顾上解开，一直在房间里等她。

“好久不见。”

“是的，上次见面还是五月初吧？”

自和阿久津夫妇一起驾车游玩，已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吃过饭了吗？”

“吃了。”

“那么，喝点什么吧。”

说罢圭次带着迪子径直登上电梯，来到十一层的酒吧。京都是个观光古城，因此酒吧里外国人很多。圭次打量着四周，走到尽头的包厢里坐下。

“你喝什么？”

“我不太会喝酒。”

“这次是公司买单，你别客气，喝吧。”

看来圭次有点爱揩油。他看着桌子上的饮料牌点了杜松子酒。他似乎对这样的地方还不是很习惯，尽管摆出了一副很洒脱的架势，但总有什么地方显得不很得体，有勉强凑合之感。迪子反而颇感新奇。

“我还担心今天我们见不了面。”

“你怎么突然来了？”不知为何，迪子在感情上总把他当作小弟弟，“你明天回去吗？”

“回去，明天我再去一次大阪，然后坐傍晚的新干线回东京。明天你不和我一起去大阪吗？”

“你不是还要工作吗？”

“说是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今天见过了，就算了。”

迪子端起杯子啜了一口。奎宁水的甜味喝到嘴里口感不错，但酒精成分很高。

“在这里见面的事，你没有对你姐姐说吗？”

“没有，傍晚时我从大阪给她打了电话——幸好今天没住姐姐家。”

“为什么？”

“姐姐好像感冒了，今天早晨起发高烧，有三十八摄氏度，我这时去只会给他们添麻烦。”

“部长不在家？”

“在。照顾姐姐的活儿，不能让女佣人干吧？”

说有事回家，就是为了这事？迪子想起阿久津那副慌里慌张的神态。

“姐姐有风湿病，平时就常常发高烧。”

“真难为部长了……”

“提起姐夫，他在电话里还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说什么？”

“他问我今晚是不是和有泽小姐见面，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见着；他又问我今天住在哪里，问得真仔细。”

“你说住在这里了？”

“我说住在大阪，省得让他胡思乱想地担心。”

“担心？”

“姐夫好像反对我们交往，可是是他自己介绍我们认识和相亲的，你不觉得他变来变去的？”

“……”

“莫非是姐夫喜欢你吧？”

“哪里话！”迪子不由得低下了视线。

“否则，我们的交往，他不该刨根究底地打听吧？”

“是不放心吧，是他介绍的，他觉得有责任嘛。”

“真是那样就好了，但我觉得他有些冷淡。”

迪子又喝了口奎宁水，她感到酒精在缓缓地渗透她全身。

“明天你不到你姐姐那里去？”

“这次就不去了，直接回去。”

他们斜对面的座位上一群外国人离去。喋喋不休的客人一走，酒吧里顿时安静下来。

“你了解我吗？”圭次突然想起似的问道。

“了解？”

“我不是指名字、年龄之类。是我的工资、朋友，以及我对将来的打算。”

被他这么一问，迪子对圭次的这些情况的确一无所知。

“对我的这些事，你不感兴趣？”

“当然想听。”

“那我就讲给你听听？”

圭次好像有些醉了。他自己挑起话题，然后便聊起公司以及朋友的事。

迪子不时附和几声，脑子里却满是在家看护着妻子的阿久津：他现在也许正在换下敷在妻子额头上的毛巾，让妻子服药，妻子用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迪子的想象永无止境地伸展着。她胡思乱想着，仿佛觉得这些情景此刻正在现实中上演。

“走吧，”大概察觉出迪子心不在焉，圭次拿起账单站起身，“你对我的事没有兴趣吧？”

“没有的事。”

“不！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圭次怒气冲冲地快步走向电梯。无奈，迪子只好跟随在后。电梯很快就降了下来，两人走进电梯里。

电梯在六楼停下，圭次在迪子后背上轻轻推了一把。

“下去吧！”

一回头，迪子眼前是圭次那张眼看就要哭出来的脸。迪子不敢再违逆他，便紧随在后。走出电梯，向左一拐，第五间客房就是圭次住的房间。

迪子在门前停住。走进房间就意味着危险。她告诫自己不能进房间，但同时，又有一种希望进屋去任凭他折腾的冲动，这冲动里掺杂着自虐的心理和对阿久津照料妻子的反感。

圭次转动钥匙打开房门。在台灯微弱的灯光中露出床的一角。

“进去吧！”圭次催促着。

猛地，迪子灰回了身子。

“我回家。”

“迪子小姐！”

瞬间，圭次哀求似的望着迪子。迪子一边觉得自己必须回家，一边又像是被他的眼神迷醉似的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只有两个人。迪子明知道那种事就算不为自己，为了阿久津也是不允许的，但她反而沉溺在那种紧张的气氛里无力自拔。

第四章 淫雨

—

迪子和圭次见面后的星期一，阿久津没有来上班。

“说是今天部长不来了。”

最先带来这一消息的是宫子，九点刚过，大家还聚在化验室的角落里喝着茶，都没有开始干活儿。

“听说是夫人患感冒了。”

“为这种事请假？”爱飞短流长的伸代问道。

“好像说感冒得很厉害，也许要住院呢！”

“感冒住院？”

“是听上崎先生说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如果夫人要住院的话，又有孩子，这下可受累了。”

“看来部长今天要在家里守着夫人一整天了。”伸代说着，朝迪子瞥了一眼。

“开始干活儿吧！”

随着宫子的招呼，大家站起身开始工作。迪子来到配血用的化验台前，坐在圆椅上。

她的右边是恒温器，面前试管林立，只有这一角才是迪子的领地。只要坐在这里，就可以与宫子、伸代她们完全隔离开来。迪子凝神望着试管里今天清晨刚采集来的鲜红血液，想着阿久津的事。

圭次说得果然没错。阿久津就是因为妻子有些感冒，才取消了开车去兜风的计划，只是和迪子亲热一番便回家了。然而，夫人的病仍不见好转，隔了一个星期天，病情倒更加重了。

假如感冒加重，是不是已经转变成肺炎或别的什么病？从阿久津请假没上班这点来看，也许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迪子用长长的吸管将血吸到零点二毫升的刻度，心里乐滋滋的。什么夫人，应该发高烧受受折磨，那张漂亮的脸蛋，烧得又红又肿、变丑了才好呢！

但紧接着，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阿久津愣愣地坐在病妻身旁的样子。夫人也许趁着生病在向阿久津撒娇。去琵琶湖的时候，夫人就常常会表现出不必要的矫情，阿久津也没有特别责怪过她。这次发高烧，为了趁机撒撒娇，夫人肯定会小题大做的。

迪子越想越觉得夫人和阿久津一定正在情意绸缪、相互体贴。

那副德性的人，从此一刀两断！迪子忽然想起前天夜里的事。

那天夜里，圭次正如她畏惧的那样想要强行得到她，他一改以前的优柔寡断，竟变成一个胆大妄为的男人。他拽着迪子紧紧地抱住她，但她激烈地挣扎。

迪子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这样的力气。之前她还想着如果他向她求欢，也不妨答应他，但真到了那一时刻便拼死抵抗了。最后倒是圭次被惊得目瞪口呆，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

现在清醒过来回头再想，当初那种坦荡的情绪似乎是瞬间的心灵飘逸，以为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才会凭空想象出那样的场景。

不管怎样反感阿久津，关键时还是会为阿久津而守住自己的贞洁。迪子从反抗、逃避的内心里，窥见了自己对阿久津的爱的分量。

那之后圭次怎么样了？看到迪子激烈地反抗，不得已将她放走，他再也没脸见她了。说实话，迪子并不那么嫌厌圭次，只是对阿久津的爱过于强烈，所以才竭力反抗。

迪子觉得有点对不住圭次，应该向他道歉。

但到了下午，迪子就忘掉了那件事情。

傍晚，正要下班之际，上崎来转告说，所长找她。迪子正在整理单据，她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二楼的所长室。

同上次一样，所长正在阅览文件。他合上文件，坐到会客区的椅子上。

“工作已经结束了吧？”

“只是整理整理单据。”

“哦，请坐。”

这次迪子立即就在所长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窗外照射进来的夕阳被浅蓝色的窗帘分割成一条条的光，映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今天有空吗？方便的话一起去吃饭吧，上次约好的。”

“好的。”

“那么，五点半在东山饭店的大堂里见。那里的西餐很好吃，你去过吗？”

“没有。”

“我在外面吃饭时，基本上都是在那里。”

东山饭店离输血中心不算远，坐车就两站路，即使步行，走十五六分钟也到了。

“今天是我妻子去学舞蹈的日子。因为这个，我每星期总有一天不得不在外面吃饭。”

“夫人在学舞蹈吗？”

“五十学吹打，简直不堪入目，不过她自己还觉得很好呢。”

所长衔着烟斗微微地笑了。迪子望着他那披洒着夕阳闪着银光的白发。

“另外想和你顺便谈点事，不过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谈什么？”

“一边吃饭一边谈吧。”

所长看了看手表。迪子站起身，鞠了一躬后离开了房间。

回到化验室，迪子花三十分钟结束了工作。宫子她们说要去四条河原町那边购物，已经在准备下班了。

“有泽小姐怎么样？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不凑巧，和妹妹约好了，下次再跟你们一起去吧。”

她觉得撒谎不好，但谎话还是脱口而出。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在衣帽间里换好衣服，朝东山饭店走去。

一走进大堂，所长正在右侧的橡胶树边上和一名男子说着话。那人和所长年龄相仿，仪表堂堂，一副绅士派头，迪子没有见过他。

她径自走到柱子边的椅子上坐下。所长与对方道别后走上前来。

“他是府立医院的外科部长，好像要去大阪。”

所长这么说着，率先走进大堂右边的餐厅。也许时间尚早，餐厅里空荡荡的。所长在餐厅右侧看得见院子的座位上坐下。

“这里的烤牛排很酥软，很好吃，你来份烤牛排怎么样？”

“好。”

“那么，两份里脊肉，外加一直点的那个汤，再来瓶葡萄酒。”

看样子所长对这里很熟，服务员心领神会地点头。

“这里虽然地方不大，但很雅致。”

这家饭店，迪子听说过，但从没有来过，比和阿久津约会的花山西餐馆高级，环境很幽雅。

“我来这里吃饭已经有五年了。”

“和夫人一起来的？”

“妻子来得比我还多。”

所长又开始给烟斗装上烟叶。迪子望着所长那张端庄的面容，暗暗地想，这种时候如果换了阿久津，他就不会提起妻子。

不一会儿，服务员送来葡萄酒，给两人的杯子里斟满酒。

“来。”所长稍稍端起杯子望着迪子。

“谢谢。”

“你会喝吗？”

“不，不太会喝。”迪子回答道，想起前天和圭次喝酒时也有过这样的对话。

“去年的忘年会上，你不是喝醉了吗？”

“是吗？”

“大概是我记错了吧。”所长温和地点头。

不过去年的忘年会上，迪子确喝醉了，快结束时，她还摇摇晃晃地靠在阿久津的肩头。也许所长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迪子不由得感到不安了。

“您说要跟我谈点事情，是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其实我听人提起你们的事。”

“我们的事？”

所长等着服务员放下汤后离去。

“你和阿久津的事，听说你们的关系很密切。”

“谁把那种事……”

“有的人就是喜欢传别人的事。”所长喝下一口汤，是一种安静的极有品位的喝法，“不，我不是要特地来责怪你们。即使确有其事，或者搞错了，都没关系。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相互间会产生喜欢或讨厌的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

迪子差一点想哭了。是谁打的小报告？即使知道有那些事，有必要向所长告密吗？迪子突然觉得输血中心真是庙小妖怪多。

“你如果误解我的意思就不好了，我不是要故意评价那件事的好坏。你喝汤。”

迪子拿起汤匙。

“输血中心地方小，所以人的心眼也小，喜欢传那样的话。反正，多半是出于嫉妒吧。一般来说，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总会有这样的事。”

迪子强忍住委屈，喝了一口汤。

“别人说三道四，你别去在意它。”

“可是……”

“说实话，我也怀疑会有那样的事。不过，即使有，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所长放下汤匙，用餐巾擦着嘴唇，“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就是两人相爱也无可厚非，但在上班的时候还是不要太肆无忌惮了。”

“我没有肆无忌惮！”迪子用力地摇着头。

“嗯，我相信不会的，但周围的势利眼却不这么看，好像都认定只有你一个人受着阿久津先生的宠爱。”

“我的工作无可挑剔，不输给任何人……”

“我知道你的工作无懈可击。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用那样的眼睛看着你，你还是注意些好。”

“这事，您对阿久津部长也说了？”

“没有，他是一个有判断力、懂得人情世故的人。这种事，事到如今也不用说了。”

“您是说，我没有判断力……”

“不要那么极端。”

烤牛排送来了。服务员将它放在两人中间，对话暂时中断。点菜时想吃烤牛排，现在迪子已经没有了食欲。服务员为他们添满葡萄酒后离去。

“这种事情，很容易从女人的态度上表现出来，所以你要稍加注意，仅此而已。你不要太当回事。”

所长轻轻抿了口葡萄酒后，拿起刀叉。迪子瞪眼看着他，然而所长的表情却十分柔和安详。

“我……不喜欢部长。”

“哦。”所长举着叉子望着迪子，白发下面是一双轮廓鲜明的褐色眼睛。

“我讨厌那种自私又厚颜无耻的人！”

“他有那么自私吗？”

“反复无常，靠不住……”迪子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她觉得有些不妥，却依然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这人太狡猾了。”

“是吗？”所长默默地动着刀和叉。

“没有部长，我的心情不知道多愉快！”

“嗯，请吃吧。”所长又催促道。迪子拿起了刀。

他们吃完饭离开餐厅的时候，已经七点多。没有风，天气不热也不冷，天空阴沉沉的。两人只喝了一小瓶葡萄酒，但迪子已感到微微的醉意。

“我要回家了，你怎么办？”所长在出租汽车上车的地方站住。

“我好像醉了，一个人散散步再回去。”迪子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危险。她既觉得自己走路十分困难，又忍不住摇摇晃晃地走起来。所长在后面跟了上来。

饭店的拐角是一条小道，小道的右边是饭店的庭院，左边像是哪家寺院的围墙，小道的前边只有两辆黑色轿车前后紧挨着停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影。

“你要去哪里？”所长跟在迪子身后问道，声音里充满了困惑，“直接回家，不是很好吗？”

“所长您请回吧，我一个人能回去的。”

“是吗？”

察觉出所长的脚步声停了下来，迪子陡感一阵孤寂。一回头，所长那颀长的身影在二十米开外伫立着。见所长停下，迪子碎步跑了回去。

“我是不是个坏女人？”

“不，没有的事。”

所长那温柔的嗓音，反而更引发了迪子的悲伤。

“能陪我一起走走吗？”

所长凝视着围墙前端的黑暗，稍稍思索了一下，便缓缓地迈步走去。

二

星期一和星期二接连休息了两天，星期三早晨阿久津来到输血中心。加上星期天，迪子有整整三天时间没有见到阿久津。三天没有相见，从阿久津四月去东京参加会议以来，还是第一次。

迪子像看着一件稀罕宝贝似的望着阿久津。阿久津照例掩饰着上班迟到的窘迫，向大家扫视一眼，然后说了声：“大家早！”

“您早！”

迪子也和着大家的声音一起轻声回道。

也许是心理上的原因，阿久津看上去有些憔悴。

“听说夫人的身体不好，现在怎么样了？”宫子代表大家问道。

“嗯，开始还以为是感冒，后来成了肺炎。”

“住院了吗？”

“待在家里的话，家里有孩子，静不下来，所以让她住进了国立医院。”

“这么说来，很严重吧？”

“我想住一个星期十几天的就能出院了。让大家担心了，真是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事情吧？”

“没什么特别的事……”

宫子朝迪子瞥了一眼，仿佛在问：你呢？迪子装作没有看见，缄口不语。

“那么，我去忙了。”阿久津点点头，消失在研究室里。

迪子又独自一人来到配血用的化验台前。

这三天，要说特别的事情也有几件：在做配血试验时，出现一个可能是B型亚型的血液，有可能是亚型的新类型，必须经过抗体试验进行确认，否则还不能做出判断；另外，在采血车送来的血样里有一个血球溶解了，是这份血样特别，还是在运送过程中有失误？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事都必须尽快向阿久津汇报，让他马上查明原因。

但是，现在对迪子来说，这些事都不那么重要。说得直白些，就是不管那些事是什么结果都无所谓。相比之下，这几天迪子内心里的风暴要远远猛烈得多。

星期六夜里，和阿久津分手以后，她被圭次逼得无路可退。

迪子当然作了拼死的抵抗。但是在要被圭次拥入怀里的一瞬间，迪子既希望为了阿久津而守住自己，

同时又忽然想要顺从他。理由很奇怪，她仿佛觉得可以以此向阿久津报仇，谁让阿久津急急忙忙地赶回妻子身边。

星期一和所长吃完晚饭后，要求所长陪她一起走走，后来回想起来令她万分愧怍。如果是平时，迪子怎么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

这几天来，迪子的举动实在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举动？见到阿久津，迪子才渐渐地明白了从星期六到昨天自己失态的原因。

是同为阿久津请假看护他的妻子。

迪子内心里狂澜骤起，无疑就是为此。在和圭次争辩的时候，和所长散步的时候，她一刻也没有忘记阿久津。和阿久津争执不休、差点顺从了圭次、对所长投桃报李，这些似乎都是为了警告阿久津。

迪子发现这一点，总算放下心来。虽然她觉得很委屈，但因此而能够继续保持对阿久津的那份感情，她反而感到心安。

午休期间，配血试验的申请突然增加。整个下午，迪子忙得连喘息的空隙也没有。

从采血瓶里取出血样，注入试管里稀释。这个稀释作业即使不看吸管的刻度，单凭捻动软管时的感觉也能估测到。幸好下午极其忙碌，迪子埋头工作，一时间忘掉了一切。

下午三点，她正稍稍休息、怔怔地望着窗外时，阿久津走了过来。

“今天工作很多，要帮忙吗？”

“我自己能行。”

但是，阿久津不容分说地动手排起试管来。

在化验部里，除了迪子以外，真正会做配血试验的人，只有阿久津一个人。别人也不是不会，但是出现凝集反应，或碰到难以确定的血型，总要求来请教这两人中的一人。

大概是想把休息两天的损失补回来，阿久津帮得很认真。开始时迪子还不理睬他，觉得他是来讨好的，中途便三言两语地搭起话来。两个人做试验果然比一个人做更轻松。

做第三份试验时，阿久津在她耳边轻声喃语道：“今天，五点半。”

迪子注视着试管，毫不理会。

“说好了，我等你。”阿久津叮嘱道。

迪子尽管对阿久津请两天假照顾妻子颇感不满，但一见面，缱绻之情仍旧油然而起。而且现在迪子觉得，自己不得不见阿久津，有些话也不得不对他说。

迪子到达花山西餐馆时，比约定的五点半晚了十分钟。阿久津掐灭香烟，随即说道：

“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

“是吗？”迪子不置可否地答道，向走上前来的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

“还在不高兴？”

“没有。”

她既为能够见面而感到兴奋，可真见面时又装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

“为了妻子，这三天倒霉透了。”

“不是三天，是四天吧？”

“四天？”

“不是从星期六就开始的？”

“星期六和你见过面……”

“之后你就急急忙忙回家了！”

阿久津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那天夜里，我见到圭次了。”

“在哪里？”

“在M酒店里，我们还一起喝了酒。夫人发高烧，你傍晚赶回家照顾她，他都告诉我了。”

阿久津噤着嘴，注视着眼前的咖啡杯，这是他感到窘迫时的习惯性动作。

“说什么和朋友见面，不能开车去兜风。你为什么要骗我？”

“这……”

“别争辩了！”

“说实话，是为了你……”

“为了我？”

“我想，要是说妻子感冒了，你反而会不放心……”

“你是丈夫，妻子感冒的时候照顾她，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不知为何，从迪子嘴里出来的，尽是违心的话，“而我只是你的情人，用不着这么为我操心！”

“喂！”阿久津责备似的望着迪子。

迪子毫不理会地啜了口咖啡，咖啡里连糖也忘记放了。

“别乱说话！”

“乱说话的是你！”

“和圭次见面，他讲了些什么？”

“讲你们夫妇的事，你没有打喷嚏吗？”

“别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见面只是说说话吗？”

“当然，不行吗？”看着他那张狐疑的脸，迪子想要恶作剧整整他的念头越发膨胀，“如果我说和圭次接吻了，你打算怎么样？”

“真的？！”

“别那么大声！大家都听着呢！”

正是附近公司下班的时间，店里一片嘈杂，没有人竖着耳朵听两人的谈话。

“你真的和圭次接吻了？”

“你想怎么样？”

“别耍我。”

“我和圭次接吻不接吻的，和你无关吧？”

“可我是他姐夫。”

“姐夫反对妻弟结婚？”

“我反对？”

“看来圭次很恨你。”

“他竟然这么说？”

“反正他对你没什么好感。”

“圭次的事我不管，最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样？我和圭次，谁重要？”

“这不是明摆着的？谁有可能和我结婚，就是谁重要。”

“你……”

阿久津欲言又止，他瞪着迪子。迪子装作没有看见，把脸扭向一边。

“你真的这么想？”

阿久津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无力。也许整阿久津整得有点过头了，迪子心里又涌起怜悯之情。

“那种事，我不可能去做吧？”

“那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没有。”

迪子一面回答，一面又怨恨起阿久津来，自己是如何反抗圭次才保住了对他的贞洁，而阿久津却对此一无所知。

“反正，我希望你别和圭次交往得太深。”

“最重要的是，星期一，所长把我找去向我提出了警告。”

“什么……”

“说我们的事，他说喜不喜欢是我们的自由，但别在上班的时候太亲热了。”

“所长是这么说的？”

“只有我一个人被喊去，太惨了！”

圭次的事，两人处于对立面，但这个话题，两人是共同的受害者。

“他说：‘阿久津先生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所以我很放心，但你是个女人，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要注意。’真气人！”

“那种事，是谁对所长说的？”

“不知道。我一想到有人告密，就不想去上班了。”

“可是不能因为那种事败下阵来！不要介意。”

“我知道。”

“反正我们的工作比别人强一倍，谁都没有理由在背后指责我们。”

“我也这么想。”

两人刚才还在吵架，现在发现了共同的敌人，便同仇敌忾起来。

“走吧？”

“去哪里？”迪子坐着一动不动，仰脸望着阿久津。

假如接下来想去旅馆的话，她准备拒绝。被接连四天看护妻子的男人拥抱，对不起了，现在去旅馆，就等于是被迫充当身体欠佳的妻子的替身。

“今天本来想和你再待一会儿，但我现在必须去医院。”

“去夫人那里？”

“她让我买些东西……”

“家里怎么样？”

“岳母已经从东京赶来，替我照顾孩子。”

“那等会儿马上去医院？”阿久津歉疚地点点头。迪子见状，心情陡变。

“不要！”

“不要？”

“是的，不要去医院，今晚和我在一起，不要离开！”

阿久津的脸上清楚地流露出为难的神情。见此情形，迪子便越发固执。

“你要干什么？”

“带我去旅馆。”

迪子说出的竟是与刚才内心所想的完全相背的话。她不愿意做他妻子的替身与他亲热，同时却又希望此刻立即倒在他的怀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迪子只是想把阿久津从他的妻子那里拽过来，任凭自己摆布。

“如果你无论如何要去医院，就先和我去一趟旅馆。”

“晚上探视病人的时间就到七点，所以……”

“来不及的话，明天一早就去也行吧？”

阿久津沉思了片刻，抓起了账单。他在收银台付了账，往店外走去。也许是浓云密布的缘故，暮色苍茫，好像要下雨了。

“我不想让你去医院！”

阿久津默默地朝停车场走去。上车后，阿久津侧头望着迪子。

“明天还能见面，今天就算了吧？”

“不行！”

“那你等着，我先去医院然后再过来？”

“如果你那么想去，就不必再赶过来了！”迪子打开车门要下车。

“你冷静一下！”阿久津双手按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似乎拿不定主意，“你怎么一点都不肯听我说？”

“我已经听腻了，光听你的解释，当个顺从的好女孩，我讨厌！”

阿久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驶出停车场向右扳动方向盘，朝南禅寺旅馆的方向驶去。

三

走进旅馆，阿久津好像才终于对去医院的事死了心。

和往常一样，争吵过后两人情意更浓。阿久津不断挑逗着潜伏在迪子体内的恶魔，迪子受虐的喜悦在他那强有力的运动中亢奋起来。争吵变成一种刺激，使得两人更加炽烈地相互确认着对方的爱。

然而，两人情迷意乱忘记一切的癫狂持续得并不长。

迪子有些想不通：男人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够清醒过来？迪子的体内还余韵萦绕，全身松怠，有一种仿佛随波漂浮的感觉；如果阿久津再一次将她紧紧拥抱，从颈脖到后背给她柔情似水的爱抚，她体内的余烬便会再次燃烧起来。

然而，阿久津仰天躺着，怔怔地望着天花板，右臂含着欢爱后的余温垫在迪子的肩膀底下，但手指一动不动，迪子能感觉到这样的姿势是一种敷衍。即使赤身裸体，肌肤相亲，两人也只有在某个瞬间才能融化在一起。

“又在想医院里的事？”

阿久津什么也没有回答，把身体转向迪子。

“还是不放心的夫人？”

“没有……”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的声音在迪子听来就像是不打自招。

撩拨女人的情欲、将女人拥在怀里的时候，男人的心思全都在女人身上，一旦结束马上就蜷缩回自己的世界。无论反复多少次，男人总归是男人，绝不会改变自己。

“后悔了吧？”

“没有。”这次，阿久津明白无误地答道。

迪子拿开阿久津伸在她颈下的手臂，爬起身。

她捡起散乱在四处的内衣和扔在客厅里的衣服，走进浴室，在浴室里冲了个澡，穿上衣服，梳理好头发。她照着镜子，觉得身体上被男人滋润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迪子走向房间，阿久津正趴在床上抽烟，毛毯盖在后背上，肩膀裸露在外面。

“还不起来？”

“嗯……”阿久津回头，见迪子穿着衣服，似乎很惊讶，“怎么？你要回家？”

阿久津仰起脸直直地打量迪子，然后拉住她的手。

“让你赶快起来到夫人那里去，就算过了七点，求求人家也会放你进去的吧？”

虽然她自己也觉得窝囊，但最终还是这么说了。

镜台前映出她站立着的身影，丰满圆润的臀部、从迷你裙里露出的膝盖，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至少比阿久津的妻子年轻。迪子现在能依仗的，只有这个年轻。

虽然娇小玲珑，但丰润的躯体里吸入了男人的精气，接下来准备跑去探望妻子的阿久津，是失去了精气的躯壳。“躯壳去妻子那里才好呢！”迪子对着镜子轻轻地喃喃语道。

阿久津拿起香烟和火柴从床上起来。

“快穿衣服！”

“反正过了七点，什么时候去都一样。”

“医院里的事，我不知道，但我还要去别的地方，所以你快穿衣服！”

“你要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去吧？”

阿久津怔怔地望着迪子，接着无可奈何地开始穿衣服。

“上次，我被所长叫去吃饭了。”

“所长？”

“在东山饭店。”

阿久津裤子穿到一半，愣愣地站在那里。

“所长说，他喜欢那里的餐厅。”

“提醒我们的事，就是那个时候？”

“那是另外一次。”

“这么说，你们已经见过两次面了？”

“说是见面，只是吃吃饭、说说话而已。”

迪子用手轻轻地撩拨着头发。

“他喜欢你？”

“怎么这么说？”

“所长请化验技师吃饭，这不是很反常吗？”

“是吗？”

“你怎么想？”

“并不特别讨厌。”

“和我相比呢？”

“你这个人太急，难道不能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吗？”

“可是，这件事很重要。”

“我想和什么人一起吃饭，这是我的自由，对吧？”

阿久津生气地不说话了，默默地勒紧领带。迪子望着他那气鼓鼓的后背，心想对要跑回妻子那里去的男人，这样的报复是理所当然的。

四

七月。

梅雨从六月底开始便不停地下着，连续五天几乎没有停过。阿久津的妻子开始时还说住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直到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部长夫人看样子得的是风湿病。”

午休时，化验部的职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阿久津的妻子。

“不是肺炎吗？”

“肺炎也有，但经过各种检查，好像还有由风湿病引起的发烧。”

“如果是风湿病，那怎么都治不好了吧？”

“好像是，真可怜。”

“家里大概是夫人的母亲来了，在替他照顾孩子。”

“如果是夫人的母亲，对部长来说，到底会觉得有点拘束吧。”宫子很同情。

一谈起阿久津，迪子自然就会被撇在谈话圈之外。这并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迪子和阿久津的关系。

“不过，我真佩服部长，总是一下班就马上朝医院里跑。”

“这么说起来，部长最近的确没有在值班室里打过麻将。”

宫子她们说得没错，最近阿久津一下班就马上去医院。偶尔他也和迪子幽会，但只是一个小时左右，他便匆匆地起身走了。

迪子已经不像开始时那样硬拽着他不肯放，即使硬拉着他去旅馆，两人的柔情蜜意也不过是短暂的，激情一过，阿久津准又想着妻子的事情。开始时迪子还想向阿久津复仇，但一想到此后他和妻子两人在病房里见面，她的这种反抗也就变成徒劳和枉费心机了。

“夫人生病，你才懂得了夫人的重要吧？”

午休时，迪子和阿久津一起去里韦拉喝咖啡，两人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迪子喝着咖啡，讽刺地问道。

“没有的事。”

“你每天去医院，大家都很感动。”

“现在她的腿关节还疼，不能走路，岳母身体也不太硬朗，所以我不去不行。”

“夫人不能走路吗？”

“去厕所什么还能走走，但那也只是勉强地走。”

“我要不要去探望她？是特别关照我的上司的夫人，何况和圭次相亲的时候也见过面，从礼貌上讲应该去探望一下吧？”

阿久津默默地喝着咖啡。

“今天你带我去。要去的话，还是应该趁早去吧？”

“今天我等会儿还要去一趟大学。”

“可是五点之前能赶回来吧？”

“回来是能赶回来，你还是等过了梅雨天再去吧。”

“住院要住那么久？”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愿意带我去吧？”

阿久津什么也没有回答，拿着账单站起身。

那天，雨在下午停了一会儿，傍晚时又开始下起来。就在那场雨开始落下后的一个小时，迪子在洗曲颈蒸馏瓶时左手食指被划破了。化验室里使用过的蒸馏瓶放在水龙头下的筐里，蒸馏瓶本来就好像已经有裂缝了，迪子不知道，拿在手里用布使劲儿地擦着。将蒸馏瓶拿在手里，旋转着使劲儿擦的时候，蒸馏瓶突然裂开，碎了。

她感到一阵刺痛，慌忙看手，从食指尖划出了一道细细的红印痕，血立即从那里涌出来。正在她对面的宫子发现后慌忙奔跑过来，这时迪子的食指几乎已经鲜血淋漓。

“不得了！伤口有玻璃进去了！”

“不要动，快把指根扎紧！”

宫子她们乱成一团，大声叫嚷。这时，鲜红的血滴到地上，把瓷砖也染红了。大家理应对血都已经习以为常，可一旦亲眼看见血从伤口里涌出来，还是慌了手脚。

“部长呢？”

“刚刚去大学了。”

“快，让所长看看！”

所长来这里之前曾担任过国立医院的外科部长。

“我去拿消毒药和纱布来，你待着别动。”宫子奔跑着离去。

看看伤口，鲜血中有玻璃碎片在闪光。蒸馏瓶的玻璃很硬，就是因为硬所以很锋利。迪子看着发光的碎片，头脑里却在想，阿久津如果在这里的话，会帮她怎样处置？

片刻后，宫子带着所长赶回来。

“怎么了？”

距上次一起吃饭已经过了半个月，迪子与所长的目光交织了一下。

“在洗蒸馏瓶时划破的。”宫子抢着答道。

所长从宫子端来的消毒盘子里用小钳子钳起纱布，在伤口上轻轻地擦拭。

“马上就好，忍一下。”

所长已上了年纪，但捏住迪子的手却很有力。

血被擦去后马上又涌出来。所长利用擦去血后的瞬间空隙，取出了扎在里面的碎玻璃，有两块长约五毫米和三毫米的长方形碎片。

“扎得很深。”

在擦拭一次伤口确认没有碎玻璃以后，所长用浸透消毒液的棉花清洗伤口，然后压上纱布。

“拿软膏来！”

宫子又跑开。所长用力按着迪子的指根望着迪子。

“玻璃器皿很危险，不注意不行，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迪子摇着头垂下视线。蒸馏瓶是不易破碎的，即使已经有裂痕，只要不撞击硬物就不会破碎。看这破碎的样子，擦洗时也许用的力度很大。

当时，蒸馏瓶的表面与布接触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迪子一边擦一边想着阿久津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在病房里说些什么？膝盖疼痛的夫人向丈夫撒娇时是一副什么模样？阿久津是怎样含情脉脉地安慰她的？她这么想着，不知不觉手上就使了劲儿，也可以说，她受伤，是阿久津引起的。

宫子带着软膏回来了。

采血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止不住血的人，所以输血中心里备有一套处理外伤的器械。所长在一块新的纱布上涂上软膏，换下渗着血的纱布，用涂有软膏的纱布重新包住伤口，再用包扎带扎起来。

“为了止血，所以扎得稍稍紧一些。两三个小时后能完全止住，如果止住了就可以重新包扎一下，不用扎得这么紧。”

“谢谢！”

“要与水接触的工作暂时不要做了。”所长只这么叮嘱了一句，便走出了房间。

“谢谢了。”迪子向正在收拾玻璃碎片的宫子她们道谢。

“很痛吧？今天你就早点回家吧。”

“没事的。”迪子尽量朗声说道，离开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也许是梅雨天气的缘故，刚过四点，房间里就已经变得昏暗了。

她的手指还在隐隐作痛，虽然不至于痛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是有节奏、不间断的疼痛一阵阵袭来。迪子望着淌着雨水的窗户，又想起了阿久津。

他看见她手上的包扎带会说什么？

即使他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也不想说是因为在想他。只要看见她忍受着疼痛折磨的模样，阿久津就一定会担心。

这么想着，迪子渐渐地为受伤而庆幸起来。她仿佛觉得，因为受伤，她和阿久津的妻子处在了同样的地位，她甚至觉得可以和他的妻子一样撒撒娇了。

迪子用右手握着吸管。再化验一份血液，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她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时，化验室门口的电话铃响了。正在电话附近的宫子拿起了听筒，三言两语地应答以后，说“我明白了”，便放下听筒。

“部长说今天从大学直接回家，所以向大家打一声招呼。”

宫子故意大声说着，让大家都能够听到。

“不回来才好呢！”

伸代戏谑地接了一句，引得大家都笑了。在笑声中，迪子暗想，阿久津今天不回输血中心，准是怕她死皮赖脸地央求他一起去探望妻子，所以才溜了。

第五章 晚霞

—

阿久津发现迪子手指上包着包扎带，是在第二天的早晨。这天阿久津照例晚十分钟到来，一边跟职员们打着招呼，一边将目光停留在迪子的手指上。

“怎么了？”

“不小心……”

“是昨天洗蒸馏瓶时被划破的。”不出所料，宫子抢着替她解释道。

“痛吗？”

“已经没事了。”

阿久津朝白色的包扎带又看了一眼，但仅此而已，他便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迪子觉得自己受了冷落，但她还是安慰着自己：有别人在场，所以他不便详细过问。

过了一夜，伤口的疼痛几乎已经消失，但双手一起做事时毕竟不方便，配一份血若在平时只要二十分钟，现在却要三十分钟。

上班后过了有一个小时，宫子走过来。

“要帮忙吗？”

“谢谢，好歹还能凑合，没关系。”

“来不及的话，你说一声。”

宫子算是一位很好相处的朋友，但她的那帮朋友当中，肯定有人将阿久津和自己的事告诉了所长。迪子一想到这些，尽管手指受了伤，也不愿意让她们来帮忙。迪子装作心平气和的模样，但心里却期待着阿久津来帮忙。她知道他正忙于编排暑期采血计划表和研究新的供血血样，但他如果有那份心意，自然能安排出时间来帮上她一两个小时。

整整一个上午，阿久津在化验室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来取试药，一次只是来听听大家暑期休假的打算，便离开了房间。

过了中午，迪子稍晚了一点去食堂里吃饭。吃完饭，一回到化验室，宫子便招呼道：“你刚才没有碰到所长？说要替你换纱布，让你去他的房间，现在大概还在房间里吧。”宫子旁若无人地说道。

迪子径自走上二楼，敲响了所长室的门。

“请进。”

里面传来应答声。一推开门，所长正斜靠在沙发上抽烟。

“伤口怎么样？”

“痛止住了。”

所长站起身，从桌子上拿起消毒药和装有消毒棉球的瓶子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旁边还备着一卷新的包扎带。

“哪只手？”

迪子顺从地伸出左手。

“也许会有些痛。”

“不要紧。”

所长慢慢地解开包扎带。迪子被他牢牢地抓着手腕，想缩也缩不回来，所长的表情却十分安详和镇定。

被所长抓着手，迪子的身子蜷缩起来。自一个月前的夜里，要求所长陪她一起走走之后，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对那件事，她还没有向所长道谢，这次因为受伤又受到了所长的关照，而且所长还主动来替她换纱布。虽说是工伤，但迪子却对所长有了极大的好感。

然而，所长望着迪子的手指，好像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事。

“也许会有些痛。”他取掉包扎带，最后只剩下一层纱布，昨天是涂着软膏贴在伤口上的，因为包扎得很紧，所以纱布已经粘在伤口上了。

“一下子掀掉反而不痛。”

“我会忍住的。”

所长用硫柳汞液涂在纱布上，等纱布松软时从一端轻轻地掀起。

再看伤口，在食指外侧有五六厘米长。血已经止住了，伤口是红色的，裂口处的皮肤呈白色。

“这伤口还是应该缝一下的。”

“这样不行吗？”

“好是会好，但要多花一些时间。”

一看见伤口，疼痛顿时朝迪子袭来。所长轻轻擦掉伤口周围的软膏，用硫柳汞液消毒之后，重新贴上涂着药的纱布。

“包扎带也换新的。”

“谢谢。”

迪子伸着手，窥视着所长的脸。从正中间向两边分开的白发下边是一张端庄的侧脸，有皱纹但鼻子很高，眼睛是深深的双眼皮，和颜悦色，在儒雅中生动地透出男人的年龄。

所长大概是喜欢我吧。

她心里暗暗地想：请我吃饭，我受伤后又如此亲切地替我包扎、换药，可见所长对我是怀有好感的，至少不会是毫不关心的。总之，在这次受伤的事情上，他要比阿久津亲切得多。

“好，这就可以了。”

“谢谢！”

“明天我出差不在，你可以让采血部的护士们帮忙换换药，我事先跟她们打一声招呼。”

“伤口愈合还要几天？”

“手指的伤口，皮肉格外难长，但你年轻，所以要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不那么年轻了。”

“那么，十天。”

所长笑着，将消毒药的盒子盖上盖，把小钳子包在油纸里。

“这个，我来还给采血部吧。”

“交给坂本先生就行了。”

迪子把消毒药拿夹在腋下，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拿着棉球瓶。

“那我告辞了，谢谢您。”

“记住还是不能碰水。”

迪子点点头，鞠了一躬，转身离开。她一路走着，看着手指上白色的包扎带，对所长只字不提上次的事感到释然，同时又有些失望。

下午，迪子还等着阿久津来约她。她知道他今晚还要去医院照顾妻子，但在去医院之前，应该有时间在花山西餐馆喝茶。

可是，下班的铃声一响，阿久津马上就穿过化验室前面的走廊朝门口走去。尽管他也许并不是想避开迪子，但他那朝门口走去的身影，简直就像在故意躲避迪子的目光一样。

还剩最后一份配血试验没有做。迪子站在窗边，目光追随着阿久津的背影。直到下午还在下的雨已经停了，天空泻出淡淡的流霞。

一辆白底喷着蓝色横线的采血车从外面的大街上驶回，阿久津的钴蓝色汽车与它交错而过，消失在法国梧桐树后面。

又是去妻子的医院。

妻子在生病，不能不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必要如此急不可待。而且，如果真是心急火燎地赶去也无可厚非，他却像逃跑似的，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心存顾忌怕迪子动怒，但他那副模样反而令迪子不堪忍受。

如果想去妻子那里，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告诉她。他说想去，迪子已经没有心思阻拦他了。

“这种人！最好待在妻子身边永远别离开！”迪子对着阿久津消失的方向轻声喃喃道。

“有泽小姐，还没有结束吗？”

一回头，宫子隔着化验台站着。

“只剩一份了。”

“我们先走一步行吗？”

“走吧。我马上就结束，不用担心。”

“那我们先告辞了！”

“再见！”

宫子走在前边，仲代她们紧随其后离开了化验室，大家都是一副很同情她的表情。以前迪子也经常活没干完就独自一个人留下来的，但那时宫子她们只说“先告辞了”，从来不会问她“先走一步行吗”之类的话。配血试验的数量再怎么多，她们也认定那是迪子的工作，丝毫没有想要来帮忙的意思。

最近她们常常会很歉疚地主动来和迪子搭讪。是手指受伤的缘故？但主动与她搭讪，从十天前就开始了，所以不仅仅是因为受伤。

也许是在怜悯我。

宫子她们离开时露出一副可怜她的模样，似乎是因为阿久津没有留在输血中心。以前她们有着一种“即使迪子一个人留下干活，部长也会来帮忙”的习惯思维，所以离去时通常会流露出“我们不会不识趣地打搅你们，就让你们两个人留下”这种既可以说通情达理也可以说居心叵测的态度。

然而，这阵子不管迪子有多么忙，阿久津都不来帮忙，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回去。宫子她们窥出端倪之后，才突然对迪子亲近起来。

阿久津的妻子生病，他的心思都在妻子那边。宫子她们为此很同情迪子。不管阿久津多么爱迪子，只

要妻子生病，他便回到妻子的身边。宫子她们也许觉得迪子很可怜。

迪子突然怨恨起阿久津。受到宫子她们多余的同情，莫名其妙地受到她们的善待，全都是因为阿久津，都是因为他跑到住院的妻子那里，才会变成这样。

尽管如此，阿久津最近也有些太认真了。也许他回心转意了，如今又重新意识到了妻子的存在。

“真讨厌！”迪子不由得愤恨地说出声来。白天那种“能得到所长的善待，阿久津这种人没有也罢”的心情骤然消失，现在她热切地企盼着阿久津。

所长待她无论多么温和，也不能成为阿久津的替身。不管怎么看，迪子对阿久津的感情是爱，对所长只有好感，即使能够用“爱”弥补“好感”，也不能用“好感”来补偿“爱”。

梅雨已经停止，但云层很低。暮色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快速扩散开来，晚霞从云层的隙缝间斜射下来，附近的塔顶在这霞光中明晃晃地浮现着。看这闷热的样子，也许又要下一场雨。

望着那雨云下的夕景，迪子对着自己手指上的伤口想出了一个计谋。

为什么会想出那样的计谋，连迪子自己也不知道。在这计谋的背后隐藏着对阿久津妻子的反抗，这是事实。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想法也太大胆而离奇了。

迪子猝然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打量了一下化验室。宫子她们已经下班，房间里没有人，昏暗中隐隐约约浮现出离心器和恒温槽的白色轮廓。

输血中心的职员几乎都已经回家，只有大门前的候诊室里有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大概是值班的保安在看电视。

迪子确认房间里没有人之后，便走到化验室的冰箱前。大型冰箱有迪子的个头那么高，把手就在她眼睛的高度。冰箱很高大，门却格外轻巧。冰箱里的灯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亮，每个隔层里都塞满了试管和实验用的试剂。

迪子再次朝四周扫视一下，确认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之后，便从第二层的右边取出一个塞着软木栓的试管。

借着冰箱微弱的灯光，能看到贴在试管中段的标识上用英文写着“澳大利亚抗原血清”。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清，里面含有会引发急性肝炎的病毒。这份血清是在化验时为了对比分辨传染性肝炎的血液而备用的。

迪子拿着这支试管，关上冰箱门回到实验台。她打开灯，再一次确认标识。果然没错，是含有急性肝炎病毒的血清。迪子把它插在试管架上，然后解开左手包扎带上的结。

大门前依然传来电视机的声音，窗外一辆汽车离去，也许是哪位晚下班的职员回家了。

手上的包扎带完全解开，不久迪子的手指上只剩下一层纱布。纱布是白天所长涂了很多软膏贴上去的，所以很轻易就掀下了。

在荧光灯下，伤口开着很大的口子。在白皙而纤细的手指上，唯独那里红得十分鲜嫩。迪子愣愣地看着这伤口，不久便像中了邪似的点点头，拔去眼前那支试管上的软木塞。试管里是浮在血液表层的清澄的血清，略带淡淡的黄色。

窗外很快暗下来，刚才在霞光下看见的塔顶，现在成了一个黑影。迪子望了一眼幽暗的夜空，对着食指的伤口轻声自语道：“让我得上肝炎住院吧！”

随后，她用右手中的吸管将含有病毒的血清吸到吸管的第二格处，将那清澄的液体滴在红润的伤口上。

二

翌晨，迪子比平时早一小时醒来。打量四周，窗帘的一角已经露出光亮，装饰橱上的座钟正指向六点。

昨夜十二点上床的，但担心手指上的伤口，她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来，为什么要把含有急性肝炎病毒的血清滴在伤口上？她自己也不知道。

阿久津对她被蒸馏瓶割破的伤口毫不关心，近来他一直把心思都放在妻子的病上，对迪子很冷淡，还有所长对她很友善，再加上雨停后的夕景很美丽，这些原因全都重叠在一起，煽动着她采取了荒唐的举动。

尽管如此，还是干了一件蠢事。

如果病毒真的从伤口侵入，传染上急性肝炎的话，该怎么办？

如果患上肝炎，至少需要静养一个月，要服药，吃饭要避开油腻的食物。岂止那样，有可能会转变为慢性肝炎，进而转变成肝硬化而死亡。她曾听输血中心的护士说，治疗肝炎只能靠静养和膳食疗法。假使静养两三天还可以，如果要住院一两个月，那真让人受不了。

现在冷静下来一想，迪子自己都无法理解当时的精神状态。

但是，在感到后悔的同时，她还有一丝偷着乐的心情。如果患肝炎住进医院，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探望她。输血中心最先跑来的准是宫子和伸代，然后是大学同年级的淘气包，阿牧也一定会赶来看望她。阿久津从宫子她们那里听到情况以后，也许会晚一两天赶来。在白璧无瑕的病房里，他会带着一束鲜花来。

“是我不好。”阿久津向她道歉后，会在身穿白色睡衣的迪子额头上悄悄地吻一下。

她觉得所长也会来探望她。他一如既往地用安详的目光安慰她，说：“快点康复，以后再一起去吃饭。”患肝炎并非是胃口不好，所以带些迪子爱吃的京屋堂小甜饼或水果来就可以。

圭次从阿久津那里听说以后，兴许会从东京赶过来。如果阿久津不告诉他，迪子也可以自己和他联系。他待人很真诚，也许会在医院住一天看护着她。还有，母亲不用说了，妹妹也会替她担心。连平时很唠叨的父亲，见女儿生病了，也会待她温和些吧。

躺在床上休息，让大家担惊受怕，得到大家的关怀，这感觉也不错。而且，那时会比现在更苗条，更清秀，更漂亮。

迪子不着边际地遐想着。

可是，如果真的瘦骨嶙峋，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怎么办？

那份血清的确是引发急性肝炎的患者血清。在判断血清正常或异常的时候，这份可怕的血清是用于识别异常指标的，里面无疑含有相当数量的、会引发肝炎的病毒。

但是，用吸管在创口上滴入血清，就会染上疾病吗？病毒只在生物体中繁殖。这方面的常识在大学里教过，病毒难道真的会从创口里吸收进去吗？

迪子又注视着用白色包扎带包着的手指。

一想到此刻病毒正在包扎带里面每时每刻被吸收着，迪子便索然乏味。托它的福，也许明天就会发高烧，眼睛变黄，身体倦怠而不想去上班。

现在如果解开包扎带、用酒精擦洗伤口的话，大概已经为时过晚了吧？不，如果现在马上这样做，也许还来得及。

应该怎么办？

迪子半是胆怯半是欣喜，好不容易入睡时，已经过了凌晨两点。

妹妹亮子戴着耳机听着广播就睡着了。迪子非常羡慕妹妹能心境坦然无忧无虑地入睡。迪子从入睡到六点钟醒来只睡了四个小时，而且尽在做噩梦，睡得很浅。梦里一会儿是患了重病，一会儿是化验室里血清不见了，引起了轩然大波。

早晨起来，迪子转了下脑袋，觉得头昏沉沉的。

她心想大概是睡眠不足的缘故，但毕竟还担心着肝炎的事。身体感到倦怠，说不定接着还会发高烧。

迪子爬起床，穿着睡衣拉开窗帘，然后坐在镜台前。她将脸凑近镜子审视着自己的眼睛，用双手拨开眼睑，再仔细地观察眼白。患肝炎的话，眼白大多会发黄的。

镜子里是一张模糊而疲倦的面容，皮肤干燥，每个毛孔都好像扩张着。也许是心理作用，她的眼白看起来竟然真的有点泛黄，但迪子不能确定。

她用手捂着额头试了试，好像还没有发高烧。离昨天傍晚接触血清才刚过了十二个小时多一点，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症状。

“姐姐，你已经起来了？”突然，亮子睡眼惺忪地问道。

“你起来一下。”

“干什么？”妹妹不快地揉着眼睛。

“过来看看我的眼睛，黄不黄？”

“眼睛……”

“到有光亮的地方来，仔细看看我的眼白。”

迪子侧身对着窗户站着，亮子从下面仰着脸察看她的眼睛。

“什么都没有。”

“真的不要紧？”

“脸色和平时一样。”

“可是我感到浑身乏力，有些发冷。”

“讨厌，才六点钟！”

亮子咂了一下嘴唇，又钻回被窝。

那天，迪子没有上班。

即使眼睛发黄了，也不一定会发高烧，但身体疲软，脑袋沉重，这种感觉是真真切切的。

“好像是感冒了。”

八点时，迪子给输血中心的值班员打电话请假。

说实话，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到请假休息的程度。如果不想去上班，也可以出去走走，但迪子叮嘱自己今天无论如何必须休息。今天要是去上班，从昨天起就一直盘算着的事情就泡汤了。

又开始下起了雨。

整整一天，迪子在二楼的房间里看书或看电视度过。父亲和母亲以及输血中心的人都在上班，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休息，她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却又感到快活，仿佛唯独自己一个人中了头彩似的。但是，随着晌午临近，她还是会冷不丁地想起输血中心里的情形。

迪子请假的事应该会转告给阿久津和宫子她们，还有所长。配血试验谁在做？是宫子，还是阿久津？不管是谁，如果试验的数量很多，阿久津也许不能在五点一下班就赶去医院。假如是宫子顶着，从责任上来说，阿久津也必须留下直到宫子全部做完以后才能走。阿久津虽然会暂时将迪子忘掉，但不得不因此重新看待迪子存在的价值。迪子工作勤恳又可以信赖，最近他有一种过分低估迪子的倾向。

随着日暮降临，迪子对自己请假的举动持赞许的态度。她觉得，今天请假，理应有它相应的价值。清晨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但还是有些慵懒，不知是心情关系，还是真的患了肝炎的征兆。

管他呢！如果真的患上肝炎，到时候再说！

一天休息下来，迪子的心情很好。

翌日，天气晴朗。洁白的云朵在东山前飘浮着，让人觉得梅雨季终于要离开了。

这天，迪子照例一醒来就照镜子。大概是休息了一天的缘故，她皮肤舒展，不过眼白却现出一点细血丝，有些混浊。

难道没有患肝炎？迪子顿感沮丧。也许是有这样的心理在作祟，她觉得浑身还是很疲乏。

用不着硬撑着去上班。

迪子九点时又向输血中心请了假，然后便去了附近的诊所。

光从外表来诊察，看不出有什么病。将肝炎患者的血清滴在伤口上的事，迪子当然没有向医生提起，只说自己担心肝脏患疾。医生为她采血检查肝脏，说化验结果要等三天后才能出来。迪子从医院回到家里正在发愣，接到了宫子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样？”

“好多了，但还有些乏力，去诊所看了一下，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你那边怎么样？”

“你请假了，这才知道你离开后的工作有多么多，我们都很累。部长也很发愁！”

“别这么……”迪子嘴上很客气，但听她这么说，心里还是很高兴。

“还要休息一段时间吗？”

“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我怀疑会不会是肝炎。”

“真可怕……”

“不过，现在还不清楚。”

“那要我们来探望你吗？”

“不用了，再过一两天就会有结果的。”

“可是，如果是肝炎的话，不会那么容易就治愈吧？”

“探望的事，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再说吧。反正，工作就拜托给你们了。”

“不管怎样暂时还顶得住，你别担心，好好地静养。”

说也许是肝炎，这多少有些哗众取宠。迪子有些后悔，但话已出口无法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已经这么说了，明天也不可能去上班。

迪子迟疑不决地一连休息了三天。

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在家里待三天、四天，终究会待腻的。如果休息期间能到什么地方去走走又是另一回事了，而她却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家里，所以更加不堪忍受。她依旧没有食欲，依旧全身乏力，但让她感觉不堪的是症状并无加重的迹象。

已经过了四天，阿久津这个人很怕羞，也许正犹豫着要不要给迪子打电话。如果以部长的身份打电话不会有问题的。可他畏首畏尾的，要不就是依然顾忌着妻子。总之，迪子希望能接到他的电话。

第五天，迪子去附近的医院打听化验的结果。

“没有什么异常。”医生看着夹在病历卡里的红色化验单说道。

迪子很扫兴。那么，五天来心情阴郁、萎靡不振，又是怎么回事？

“肝脏真的没有毛病吗？”

“完全正常。您最近有些累了吧，会不会有什么令您担心的事情？”

迪子摇了摇头。

“给您配点药吧。连续服一个星期左右。”

迪子站起身来。再在这里待下去，她担心会被医生看透了心事。

真的没病？

迪子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松了口气，又有些懊丧。她离开医院，在拐角的公用电话处给宫子打了个电话。她想向宫子她们道歉，自己胡思乱想地认定是肝炎，给大家添麻烦了。她说没什么大事，明天准备开始上班，宫子着实为她高兴。

“耽搁了这么多天，真对不起。”

“帮助是相互的。”宫子说着，压低了声音，“部长夫人出院了！”

“什么时候？”

“昨天，说她一个人已经能走了，部长看样子也振作起来了。”

“是吗？”

妻子都出院了，迪子还没上班，他居然无动于衷？迪子放下听筒，又是无名火起。

翌日，迪子九点整到达输血中心。连同星期天，她有六天没有上班，所以大家都围了过来。

“怎么样？伤口好了吗？”阿久津一看见迪子便主动问候道。

他和迪子请假之前截然不同，正如宫子说的那样，看上去很精神。妻子的病一痊愈，男人竟然会变得如此神采奕奕？阿久津的精神焕发，在迪子的眼里显得很可恶。

迪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干活了。下午，她正在做配血试验，阿久津走过来，把字条放在她手边便走了。

字条上写着“六点花山”。迪子瞥了一眼字条，便把字条撕碎，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

直到下班前，迪子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去，结果她依然去了花山西餐馆。她不停地叮嘱自己，不是为了想和他见面才去的，而是为了确认阿久津真正的心思。

“好久不见！”依然是阿久津先到，看见她来了，他便放下报纸，颇感怀恋地望着迪子，“听说你差一点

得了肝炎？”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是玩得太过分了，累出来的吧？”

“别瞎说。”

“听说所长很担心你的伤。”

“只是替我换换纱布！”

“真是很亲切。”阿久津说到这里，轻声笑了。

这个人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他！

每天从窗口目送着他一下班便匆匆赶往医院的背影；为了渴望与夫人一样受到关怀体贴，竟然将肝炎的血清滴到伤口上；因为牵挂着阿久津，所以所长对她表现出来的好感，在她的心里便变得微不足道。然而，他却一无所知，凡事都只想着自己。

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吃点什么吧？”

“我要回家。”迪子拿起手提包站起身。

“你怎么了？”阿久津付了账追上来。迪子毫不理睬，推开店门走到外面。初夏的暑热还残留在薄暮的街道上。

“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好几天没见面了，你却……”

“你早点回家吧。”

“已经出院了，没关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被她这么一问，阿久津颇感困惑，目光在空中游移着。

“夫人在家的话，你就见异思迁；如果不在家，你就不会了？”

“没有那回事……”

“我知道，你其实是爱着夫人的，有夫人这个安定的港口，你才可以寻花问柳，反正我只是附属品！”

“这……”

“我不想当你的附属品！”

迪子猛然转身，朝马路对面的人行道碎步跑去。

第六章 无言诣

一

七月，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祇园祭开始了。提起祇园祭，人们大多以为仅指七月十七日，也就是神幸祭的彩车巡游这一天。其实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节日，从七月一日吉符入到二十八日洗神輿，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

正因为持续时间长，所以在这期间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迷信习俗，比如彩车的巡游顺序由抽签决定，如果模仿神功皇后形象的“占出山”成为头签，这年分娩的产妇便是顺产，以前还有女子不能登上彩车的禁忌。

迪子在京都长大，所以对京都的地理环境很熟悉，但又因为是在“二战”后出生的，所以不太了解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说，只是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一些而已。在那些传说中，迪子印象最深的，便是祇园祭的无言诣。

七月十七日在街上巡游的神輿被供奉在四条御旅所，到二十四日再返回八坂神社，这一个星期为无言诣。相传在这期间，有心愿的人坚信，每夜从四条大桥桥畔到御旅所走一次，走过七次，路上即使碰到熟人也绝不开口讲话，心愿就能够实现。

迪子是毕业于药科大学的现代青年，当然不会盲目相信那些事。她想，这肯定是以前祇园和先斗町的舞伎们为了祈愿爱情而臆想出来的信俗。但是迪子一边否定这种习俗，一边又在隐约企盼它兴许会奏效。孩提时潜移默化地灌输在头脑里的东西，是不会轻易从头脑里抹去的。迪子既觉得这是一种无聊的迷信，可这种想法却还盘踞在她脑海的某个角落里，怎么也无法忘记。

迪子在七月初断然拒绝阿久津的邀请回家以后，还没有和他单独见过面。在这几个月的磕磕绊绊中，迪子似乎觉得自己终于看清了阿久津的真面目。

至今，阿久津仍然锲而不舍地约迪子。

“为什么不见面？”“你讨厌我？”有时化验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会紧紧地逼迪子表态。就是在忙工作的时候，他也会用热切的目光望着迪子。阿久津的爱也许就因为迪子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而重新又燃烧起来。

但是，阿久津无论多么爱迪子，也没有和迪子结婚的打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阿久津总是顾忌着周围的影响，害怕伤害他的妻子。妻子生病时他那副焦虑不安的样子非比寻常。不仅如此，只要说妻子生病了，他顿时就会失去光彩。阿久津的温柔和豁达，仿佛是建立在妻子健康的基础上的。迪子心想，他顾忌自己的体面，欺瞒妻子，反过来说，这恰恰证明他爱着妻子。或者说，如果称之为“爱”太言过其实的话，那么至少他还是颇为珍惜与妻子的感情的。

以前阿久津说，在意别人的目光，在妻子面前敷衍，这些都是为了迪子他们两个人。他还说，为了让

爱长久地持续下去，这是最好的办法。迪子一时间还傻里傻气地相信了。她以为顾忌周围的目光，就是在忍耐，等待不久以后花儿开放的时候。

可是，无论怎么等待，花儿也无意开放。别说开放，面对妻子的病和社会的目光，花儿甚至还在枯萎下去。阿久津真的理解迪子没有开放却强忍着悲哀的心情吗？

一年前阿久津第一次将迪子拥在怀里时，曾口口声声地说“想在一起生活”，还说“已经分不开了”，甚至说过“想结婚”。迪子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以为两人马上就能同居或结婚，阿久津也许是情绪亢奋时随口说说的，何况他并没有斩钉截铁地说“要结婚”。

但是，听着那些话，迪子认定两人迟早会一起生活，这也在情理之中。说这是迪子的误解，还不如说责任在让迪子信以为真的阿久津身上。

近来，阿久津就是在求欢时也几乎不说那样的话了。他依旧体贴、强烈地爱着她，但最后剩下的只是欢爱的回忆，没有更多的心灵沟通。一到旅馆就是做爱，却缺乏爱的氛围。

冷静地想一想，阿久津好像觉得现在这样的状况最好。既不失去妻子，同时又能和迪子保持来往。迪子仿佛感到，阿久津正自鸣得意地认为这是最不受伤、又最合算的做法。直到最近，迪子才忽然觉得阿久津是个卑微狡诈的人。对恋爱盲目追求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也许正处在反省期，一时间显得温柔可靠的男人，正在变成颇有计心的自私的男人。

她不想任他摆布。断然拒绝阿久津邀请以后的半个月里，迪子就是靠着这股倔劲儿生活着。但是，她心里暗暗说不想任他摆布，其实也意味着仍然想念对方。迪子的想法却很是坚决彻底：自己跟如此谨小慎微不敢离开妻子半步的男人不再有任何关系，随他去好了。

然而，尽管迪子强迫自己必须这么想，然而另一种想和他见面的念头也始终没有消失。午休或者其他时候，被他用一副真诚的表情紧逼着说“今天见面”，她就会犹豫地思忖着要不要去，要不要忘掉一切投入他的怀抱，而不去想那些令人郁闷的事。

迪子的体内仿佛栖居着一个与用头脑思考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动物。她好不容易驱动理性，装作很冷漠的样子，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渴求温存。她坚持着爱理不理、冷若冰霜的态度，可当阿久津真的要离去时，她便慌忙露出想唤他回来的眼神。

不是头脑，而是应该称之为身体的东西在亲近着阿久津。脑子里觉得不能原谅阿久津，身体却在不停地想念着他。

迪子从心底里讨厌自己这种状态。少女时代，迪子的身体和心灵全都是她自己的，从来不会有什么背离心灵、唯独身体做出其他举动的事，两方面都协调得很平衡。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起，迪子吃惊地发现，身体经常会发生连她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躁动。她仿佛觉得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她的体内啃噬着，而那种东西彻底露出清晰的面目，是她大学毕业那年委身给秋野的时候。从此，那种莫可名状的东西便在迪子的体内孕育，越长越大。

被秋野甩掉后的几个月里，她痛苦得死去活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因为这不可名状的某种东西失去控制，搅乱了迪子那颗想要平静的心的缘故。

可是，那时她觉得心灵和身体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背离。与秋野分手的时候，对他已经死心的心情，和依然喜欢着他的心情纠结在一起，是心灵和心灵的纠葛，心灵和身体没有如此分离，而是一起欢悦，一起痛苦。

她的心灵和身体像现在这样不协调，好像是跟阿久津在一起以后才出现的。现在她的心灵憎恨着阿久津，觉得他是一个怯懦而自私的人，然而，她的身体却偏偏在向阿久津献媚，他一走近，她的身体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欢迎他的举动，她的乳房和肌肤都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似的喘息着。

迪子觉得自己近来突然变得淫荡和肮脏。为什么唯独身体会这样敏感？她想起来就感到可怕。

以前她拘谨和腼腆，卑怯和稚气。现在则不同。使迪子的身体变得如此淫荡、贪婪的，是阿久津。迪子是由于阿久津，才真切地体验到了身体的愉悦。

这就好比以前在玻璃背后有着美丽的花草却无法走过去，某天突然发现有个洞穴，才探寻着摸了过去一样，在阿久津的怀里，迪子突然悟得了欢悦。这种欢悦与和秋野在一起时体验到的快乐截然不同，有一种臻达妙境似的实实在在的感觉。

迪子的身体和心灵发生背离，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身体体验到愉悦以后，每次都是挤开心灵抢在前面，明显地主张自己的权利。

迪子觉得阿久津非常可恨。如果他不把那种愉悦教给自己，自己理应更加自由，至少不会既憎恨、轻蔑对方，却还顺从着他。

她感到伤心和委屈。但是，也只是那么想想而已，她还不至于断然拒绝他。她自己也知道，即使装作阴阳怪气爱理不理，也是十分困难的。总之，以后要靠时间来消磨掉那样的感觉。如果靠时间来消磨，也许身体不久后也会平静下来。

十七日，祇园祭开始那天，迪子吃完晚饭后就偷偷溜出了家门。

“你去哪里？”妹妹亮子问。

迪子没有回答，径自走下楼梯。她穿着和服单衣，带着一只小布包，从船冈山向大德寺走去。在那里乘上地铁沿着鸭川下去，在四条大桥下了车。

这是个暑气熏蒸的夜晚，临河两侧的房子都房门洞开，临时搭建的楼台上坐满了纳凉的人。大桥一带已经被前来观看彩车巡游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到处能听到东京的口音。

迪子站在大桥桥畔。从这里过桥到寺町大道前的御旅所，步行只要几分钟。

迪子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马上就要开始无言谄了，她先是停住脚步，咬了一下嘴唇，使劲儿地朝前看着，然后开始走。

道路上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大桥前的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时，人流停止蠕动。迪子一直目不斜视地盯着前面人的后背。信号灯转成绿色时，人流又开始移动。迪子好像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一群年轻女性挪动步子慢慢地走过去。不一会儿，迪子看到右边新京极大街的拱廊，走过那里，左边就是御旅所。

只有三开间那么大的祭祀所里，孤零零地悬着一盏灯笼，下边垂挂着许多祈愿的牌子。热闹的四条大街一角，唯独祭祀所里寂静得像是被人遗忘了似的。

迪子确认四周没有熟人后，便点燃蜡烛，合起双手。

祈祷的内容，一星期前她就已经想好了。

祈愿忘掉那个人，绝不再牵挂他。

这是何等遗憾的祈愿。只要来祈祷，总祈愿能够和别人在一起。而祈愿分手，实在是件伤感的事情。然而，对现在的迪子来说，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她想摆脱整天只想着阿久津而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境况，她想躲开阿久津，能够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这样的愿望不是非要向上帝祈祷的，只要意志坚强，也许靠自己就能做到。可是，迪子想以此来考验自己。坚持一个星期不说话，如果有这样的意志，理应就能够与阿久津断然分手。今天的无言诣便是意志磨炼的第一步。

迪子紧紧地闭上眼睛。她想驱散所有身体里的恶魔，想赶走它们，恢复以前那种洁白无瑕的娴静淑雅的身体。

然而，祈祷到一半，迪子的心渐渐地怪诞起来：她一边祈祷着能够忘掉阿久津，一边也祈愿他和夫人关系恶化。不仅如此，她还顺便祈祷着有更好的男人出现。愿望分裂成了好几个。

总之，最主要的祈愿就是能忘掉那个人。迪子祈祷了三次，便离开了御旅所。

一个星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轻松。而且，不说话，是一种煎熬。

尽管如此，迪子坚持每天都去。吃完饭出门，母亲和妹妹就会问她去哪里，让她很烦，所以从第三天起，她便下班后从输血中心直接去四条大桥，再从那里默默不语地向御旅所走去。

无言诣并非一定要穿和服才能进行，所以下班后去也应该无大碍。

第六天，离结束还剩一天。迪子从输血中心下班后去大桥畔，在那里调整一下呼吸，然后紧紧闭上嘴唇开始走。正是傍晚，天气闷热，雨眼看就要落下来。而且正好是公司下班的时间，路上挤满了下班的职员。翻过桥穿过信号灯时，迪子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她。

不能往别处看，她一边告诫自己，却又忍不住朝那边望去。

有个人在二十米前停下脚步朝她微笑，是所长。迪子慌忙转过脸想要径直穿过去，可是所长抢先迎上前来。

“看你一脸严肃，出什么事了？”

迪子毫不理会，继续走着。要是在这当口说话，五天的努力便前功尽弃了，即使对方是所长，现在也不能回答他。

“你……你？”

所长一副费解的表情走在她边上。尽管如此，迪子依旧目不斜视地走着。所长又追上来。

“你去哪里？”

穿过木屋町大街，走过河原町大街，再笔直走二百米远就是御旅所。

来往的行人依然很多。

所长已经不再追问她，但还跟随在她的后边。他想要干什么？总之，迪子只是默默地走着。

终于走到御旅所。迪子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所长目光慈祥地笑着。

迪子在那里再点上蜡烛，合上双手。

要把那个人忘掉……

她低头祈愿了一分钟左右，回头一看，所长在她的边上也一起合着双手。

二

祈祷结束，迪子终于如释重负，朝斜后方的所长回过头去。

“对不起。”

“嘘！”所长把手指竖在嘴唇上，“不行，必须回到四条大桥之后才能说话！”

“真的？”

“要不说话走到桥畔，这才算是结束。严格地说，有的人直到回到家里才说话。不过，祈祷结束了，这样也还算过得去吧。还是说说你为什么 would 想起要来拜无言谥的？”

所长苦笑着，和迪子并肩往回走。正值七月底，暑气闷沉沉地盘桓在京都夜晚的街道上。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两人在纳凉的人们的嘈杂声中漫无目标地朝鸭川走去。

“真的要桥那边才能说话吗？”

“这事过去就算了，别提了。”

“所长知道无言谥？”

“我是守旧的人嘛。”所长独自笑了。

两人回到河原町的交叉路口。因为酷热，很多人穿着短袖衬衫或单衣和服。在这纷沓的人流里，所长穿着米黄色的高领绒套衫，外穿白色麻质西装，那清瘦的身材有着一一种与年龄不太般配的洒脱。

“吃点什么吧，我还没吃晚饭。”

“您不回家吗？”

“妻子又去跳舞了，我正闲逛着想找地方吃饭，却碰到了你。见你看着我说话，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

“可是，靠无言谥是帮不了忙的。你吃点什么？暑伏天的鳗鱼？或者荞麦冷面怎么样？”

听到吃冷面，迪子有些犹豫。她极不愿意让对她有好感的男人看见她“咻溜咻溜”地吃面条的模样。可是，冷面与盛夏的夜晚是很相称的。

“从前面那条小路走下去就是。”

所长走在前面，从交叉路口往前走到第二个岔道口向右拐去。

店名叫“伊势屋”，门口有很大一块地方泼过水。铺着席子的日式房间设计得能够望见院子里的夜景。两人在椭圆型桌子的中间位置面对面地坐下。

店中央摆放着很大的冰柱，冷面在冰柱的四周顺水漂流，送到他们面前。

迪子在芝麻佐料汁里放入陈姜，尽量不发出声音，开始吃面条。

冰凉的荞麦面条吃在嘴里，满口清凉煞是好吃。内院里传来竹筒敲石的声音，静得令人不敢相信这里是闹市区。

“刚才的无言诣，你在祈祷什么？”所长好像忽然想起此事，问道。

迪子思索着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说实话，就等于承认和阿久津之间的关系，但她觉得如果是面对所长，不妨可以说说。

“去那里祈祷的人，都是祈愿爱情方面的……”

“我想和部长分手，所以……”既然说到这份上，后面的话说起来就流畅了，“他其实是爱着他妻子的，和我，只是高兴时见见面，总之，只是图个快活。”

所长举着筷子，怔怔地望着面条里的汤水，片刻后，又道：“不是这样吧？”

“为什么？”

“我不太清楚你们的关系，不过我想，阿久津先生多半是真的喜欢你。”

“他喜欢的……”迪子说到这里，吸了口气，然后不顾一切说道，“多半只是我的身体。”

所长点了点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为什么？”

“年轻的女人好像总想过分地表现出轻视肉体关系的态度，不过这是错的。假如阿久津先生是被你的身体所吸引，这恰恰是非常美好的。人靠肉体关系可以相互加深理解。”

“可是，男人，只要是女人，不是谁都可以吗？”

“一两次，如果只是玩玩，也许能做到谁都可以，但长期交往就不同了。如果不喜欢，就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

“一边有着夫人，一边又来追求我，再也没有这么自私的人了。”

“的确很自私，但男人就是这样的。”

迪子觉得，如果是真心爱一个人，就应该对那个人忠贞不渝。她觉得阿久津如果爱自己，就应该完全将妻子抛弃。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爱着我和夫人，每人各一半吧？”

“不！不是每人各一半，爱得最多的，多半是你吧。”

“既然那样，为什么不能和夫人分手？”

“不一定说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对不对？”

“可是……”

如果说阿久津爱我胜过爱他的妻子，难道不应该和妻子分手，和我在一起吗？迪子觉得，没有爱却维系着夫妻的形式，这很虚伪。

“你考虑任何问题都太较真了。”

“对爱，较真些难道不好吗？”

“也许不是很好吧。”

荞麦冷面之后，西瓜送上来了。冰柱的白色和西瓜的红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迪子望着那熟透了的红色说道：“我不想让步。”

“妥协也好，欺骗也好，这些事都根本谈不上。爱情不可能总是透明的。”

“可是……”

“这样的解释，你也许不会满意。我的意思是说，人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单纯豁朗……”

人的确很复杂，即使现在这么想，兴许以后又会变成另一种想法。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连对人来说最可珍贵的爱情都是虚无缥缈捉摸不定的。

“什么事都不能轻易下结论。”

“我没有下什么结论。可是，他已经结婚，和他的夫人在一起，这一点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这些事情，你事先都是知道的吧？”

“当然知道，可……”

开始时是为了填补与秋野分手后的空白，打算临时解解闷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急切地想要独占他，迪子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我并不是特意为阿久津先生辩护，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爱着的肯定是你。”

“您不用安慰我。”

“不是安慰，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我不明白……”

“也许我说出来的理由很牵强，阿久津先生之所以爱的是你，多半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和你结婚。”

“可是，待在一起，不就是因为喜欢吗？”

“你好像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因为喜欢才结婚，这样的事的确有，但不一定和谁结婚就是喜欢谁。还有的夫妇已经没有爱情，却因为各种原因而生活在一起。对这样的夫妇，你说没有爱情就应该马上分手，这不是有点过于苛刻了吗？”

“啊？”

的确，男人和女人结婚，甚至有了孩子，作为一个家庭还产生了社会性的关联，于是就会怎么都不愿意分手。因此，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爱也要在一起”，但再仔细一想，仿佛觉得这依然是一种妥协，是搪塞。

“连爱也得不到，为什么偏偏要在一起？”

对于阿久津妻子在这方面的麻木，迪子感到很生气。

“多半是因为里面有着一种安定吧。”

“安定……”

“仅仅是‘妻子’这一身份的安定，爱情本身多半在不是妻子的另一个女性那边，不是吗？”

果真他的妻子从阿久津那里获得的是安定，自己得到的是爱情吗？这么一来，阿久津就是将安定和爱情分别给了两个女人。

“这样的事，男人能做得到？”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结果就会变成这样。”

迪子的脑海里浮现出阿久津在雨后的夕阳中匆匆赶去医院的背影。如果所长说的话没错，那么妻子的安定，准是在他的背影里。

“你这么想和他结婚？”

“不……”

不能这么说出来，迪子也有着女人的自尊。

“不能结婚不是也很好吗？一旦和他结婚，也许现在这样的爱情就会消失。”

迪子注视着冰柱周围的水，漂过来的面条像白鱼似的漂浮着。

“你们现在不住在一起，想见面时也不能随时见面，因为有他夫人和社会的目光注视着。可是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有着那样的障碍，你们的爱情才得以燃烧。一旦进入结婚这种状态，在障碍消失的同时，也许你们的爱情也会消失，就会堕落到丈夫和妻子那种比比皆是的关系里。”

的确，如果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任何时候都能见面，恋爱时那种眼花缭乱的爱情也许就会消失殆尽。可是，即使是那样，那里面不是还有爱情吗？所长把它仅仅说成是安定，真的只有这些吗？对从未结过婚的迪子来说，她无法做出更多的想象。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只是追求纯洁的爱情，还是不结婚好，是吗？”

“如果有一个人生活下去的自信，也许还是那样好。”

“可是，我们最近也有点倦怠了。”

即使说迪子与阿久津要比他和妻子的关系来得炽烈，也已经失去了开始时的激动、紧张，见了面吃饭，去旅馆，云雨一番后分手。他理所当然地做着这样一套程序，然后回家。

“爱情，不会永远按照一个模式持续下去的。”

“我知道。”

冰柱在一点一点地融化，迪子怔怔地盯着冰柱时还看不出来，几分钟后再看，才看出它在变小。一段爱情或许也是这样，每时每刻看着倒看不出端倪，用长远的目光来看却是在萎缩。

这样想来，迪子就无法理解自己以前做的事了。爱情能让人倾其所有，如果连这样的爱情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呢？既然爱情也会发生变化，那么除了爱情之外，眼下迪子似乎没有值得牵挂的东西。

“我说的话也许是多余的，你还是应该慢慢地想一想，不要太急。”

所长把抽过的烟投入烟缸里。烟蒂碰到烟缸底的水，瞬间发出“吱”的声音。

迪子顿感一阵孤独，仿佛寒风吹透身体般。她预感到爱情在渐渐消失，在这预感中自己一个人被撇下是不堪忍受的。现在如果有人能帮她驱散这种孤独，要她做什么她都不在乎。

“请您带我去哪儿走走。”

“去哪里？”

“哪里都行。”

迪子悄悄地看着桌子下左手的食指。手指边有一道浅红色的光滑的伤口。伤口已痊愈，但那里仍喘息着对阿久津的怀念。

“先出去再说吧。”

所长站起身去结账。迪子看了一眼白色的冰柱，跟在所长身后离去。

一走出店外，暑气迎面扑来。

“去哪里喝杯茶吧。”

两人没有走到神社大道上，而是沿着木屋町大街向松原桥那边走去。

“所长也觉得夫人可怕吗？”

“到了我们这把年龄，又另当别论了。”

“如果那样，就带我去个什么地方。”

“今天你很奇怪。”

“是吗？”

迪子的胸膛里充斥着自暴自弃的冲动。如果所长邀请她，无论去什么地方，她都会跟着去。如果向她求欢，她也会答应的。即便只是一夜，如果有一个因此而感到充实的夜晚，她就能心满意足。如果能因此而忘掉现在的痛苦，她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所长始终没有流露出那样的举动。上次夜里也是这样，今天夜里他也好像在保护一个任性撒娇的孩子似的，只是毫不介意地陪伴在旁。

他亲切地陪着她说话，没有对她说喜欢她还是厌恶她。如果他是爱着迪子，就应该怂恿她和阿久津分手，但他不仅没有那样的表示，反而像偏袒着阿久津。

所长是把迪子当作小女孩而不愿意自作多情？总之，他十分冷静，任何时候都很清醒，不会有丝毫动摇。

道路左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柳树前延伸着黑黝黝的围墙。走过那棵茂盛的柳树边时，迪子停下脚步，望着所长。

“我……喜欢所长。”

所长愣愣地注视着迪子，不久便安详地把手放在迪子的肩膀上。

“别说傻话。”

“不是傻话。我是真心的！”

所长又看了迪子一眼，向前走去。

两人的脚步声持续了好久。接着，一个醉客从他们身旁走过去后，又恢复了短暂的静谧。

“你现在爱着的，是阿久津先生。”

“不是的。”

“总之，你要珍惜自己，对自己说的话，更要负责任。”

迪子忽然想起了圭次，但也只是头脑的角落里一瞬间掠过他的身影，随即便消失了。

“所长是讨厌我？”

“人，不是和什么人都能够接近的。如果接近，不久就必须分开。有时候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河面在黑暗中泛着光亮。迪子望着河面上那白色的亮光，心想自己也许和阿久津太接近了。

三

“去喝点茶吧。”

来到松原桥前时，所长停下了脚步。他们的左边是桥，右边是寺院的石墙，绵延向前。迪子想走得再远一些，无奈所长已经不想再走了。

见迪子沉默不语，所长以为她同意了。他向右拐，重新回到寺町大街，有一家叫“逍遥”的小茶屋。

两人在茶屋最里面的包厢里面对面地坐下。店内很冷清，只有左侧的吧台前有一对客人。

在女服务员将咖啡端来之前，迪子一直悻悻然地默默无语。过了片刻，咖啡放在两人面前的时候，所长说道：“祈祷，明天还有一天吧？”

“我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回家时和所长讲过话了。”

“我的话，你不用介意，重要的是祈祷时的心情。”

“不过还是算了。”不知为什么，迪子对祈祷的事已经不感兴趣了。

“如果可以不去，那是最好不过了。”

“为什么？”

“因为男人和女人不是靠祈祷就能简单地分手或在一起的。”

“可是，我想分手。我讨厌总是听他的话，被他牵着鼻子迟疑不决地过下去。”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吧？”

“是吗？”

“可以说，因为你爱着他，所以就被他牵着走了。”

“我已经不爱他了！”

迪子用倔强的口吻说道。所长优雅地啜着咖啡。

“用不着勉强，如果命该分手，到时候自然就会分手。”

“我不喜欢连目标也没有，茫然地等待着。”

“可是，分手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是简单得能够按照你头脑里的想法发展的。就是因为按道理说不通，所以爱情才是美好的，我说得不对吗？”

所长说的话，迪子总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两个人的爱情的确不会按头脑里想象的发展。岂止如此，即使在迪子自己的心里，还交织着对阿久津的怨恨和爱恋。

“不过，一个人一旦决定要分手，就应该马上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是吗？说凡事都由命运来决定，听天由命，我认为这是一种怯弱的做法，没有自尊心的做法。这不就是缺乏作为人应有的理性吗？”

尽管心里赞同所长说的话，但不知为何，迪子总想反驳他。

“当然，如果能做到这样最好了。如果按你的想法能做到，我当然不反对。可是很多人怎么也做不到，所以才会恼火、痛苦。如果是不那么喜欢，只是逢场作戏，做起来就很简单；如果身体和心灵都深深地相互爱恋着，那就非常困难了。”

“我想试试。不！我非要试试。”

迪子清醒地想起自己现在是二十四岁。她不相信什么结婚适龄期之类的无稽之谈，她觉得这些话都是父母们任意杜撰的幻想。但实际上她也有着一种焦虑，感觉被适龄期这个常识追逼着。她深感不安，再这样拖延下去，就会失去某种无法弥补的极珍贵的东西。

“你还是希望风风光光地结婚吧？”

“.....”

同意所长的话，作为积极生活的女人来说是一种失败，但她也没有勇气完全否定它。迪子现在正处在无处着落的状态里。

“你现在与有妇之夫陷在爱情里进退两难，你无论如何想要从那里摆脱出来，这样的心情，我很理解。这样的想法很明智，但是不能勉强，不能只想着要摆脱出来，却跳进一个错误的泥沼里。”

“我不会做得那么鲁莽。”

“如果那样就好，可以按你的想法做着试试看。”

“分手的时刻真的会到来吧？”

虽然嘴上说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当所长真的提出去做着试试看时，她又感到惴惴不安了。

“男人和女人，有时想要分手却怎么也分不了，有时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却突然会产生分手的条件，分手也会很顺利。总之，不要太死板，不要太苛求自己。”

难道一上了年纪，就会养成所长那样的宽容和耐心？或者那是洞察人生的过来人才会拥有的感受？迪子望着所长那柔和的表情，对快要降临的未来感到某种不安和怯意。她将视线投向对面白色的墙壁。

第七章 残火

一

迪子的无言谥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在第六天返回大桥的途中开口和所长讲话，之前绷紧的情绪一下子松弛涣散了。

可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理由如此，但是也不能将之归结为全部的原因。祈祷失败以后回过头来想，她觉得这次的无言谥从一开始就很勉强：对阿久津还没有完全死心，却将自己的心硬往分手的方向拉，太心急了。身体在祈祷着，心里却希望以失败告终。

她一边偶尔会后悔与所长说话，一边却因为失败，反倒隐隐地松了口气。从一开始就抱有逃避的心理，当然不可能成功。

然而，迪子现在已经不太在乎无言谥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更重要的是，自己尽管短暂却竟然接受了那种迷信色彩的诱惑，她为自己的怯弱感到可耻。即使不到御旅所去祈祷，只要自己的心意弥坚就值得庆贺。问题始终在于自己的内心。

迪子拿定主意坚持不和阿久津见面，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七月底。当然在输血中心，他们会碰头的，也要说话，但她总是特意在旁边有人时才说话，而且只是彬彬有礼地说些工作上的事。

不出所料，阿久津好像焦急起来，把写着“为什么突然不见我了”“是不是讨厌我了”等内容的字条，悄悄地放进她的抽屉。

但是，迪子没有理睬他。如果她马上露出一副欣喜的表情，就又会不知不觉地回到以前的老样子，她还是会感到嫉妒和忧伤。男人好像不懂得因为喜欢所以想要分手的道理。

尽管如此，每当阿久津执着地来约她“今天见面”时，她还是会感到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为什么要这样硬逼着自己不与他见面？她甚至怀疑起自己这样做的真正理由了。

他说“六点在花山”，六点钟一临近，她便慌慌张张地静不下心来。一想到阿久津独自坐在店堂深处的包厢里等着，她便突然会对他产生恻隐之心。她想，可恨的不是阿久津，而是阿久津的妻子，所以她甚至觉得，和阿久津只是见见面也无妨。他是自己的上司，每天早晨都要见面打招呼，装得很冷漠会更加难以忍受。

索性另外找到喜欢的人，就用不着这样折磨自己了，如果与别人在一起，心情就会转移，使自己忘掉忧愁。

然而，就算现在马上要找结婚对象，迪子周围也没有那样的男性。来相亲的对象全都被她回绝了；在输血中心，她与阿久津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再也没有人愿意来陪她一起玩；大学时代当然也有过男性

朋友，但事到如今，自己恬不知耻地主动凑上前去，实在是不情愿。最终能使她的心有所归属的，就是所长或圭次，但所长即使待她很和善，却含有一丝冷漠，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被看透心思，这样反而很可怕。

自从那次和圭次见面以后，圭次每半个月左右就打来一次电话，道歉说“当时喝醉了酒，很对不起”，却只字不提那件令人难堪的事，不得要领地说些时节或工作上的话题。看样子他想来京都，但总是抽不出时间。

迪子有时在想，自己要不要鼓起勇气去一趟东京？圭次总是说“你来东京”，所以去的话兴许会发生什么。她甚至觉得，要想忘记阿久津，就应该去一趟东京。

而且她觉得，在东京，似乎有某种巨大而叵测的未来在等着她。陌生的大城市是可怕的，令人提心吊胆，但另一面，那里不是有着一个崭新的未知的世界吗？至少不会像京都那样人多嘴杂，总有人爱多管别人的闲事，东京肯定是一座更自由、更有生气的城市。

只要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她马上就能去东京，问题是要在外面过夜，如何瞒过父母。对父母，她怎么都能编造个搪塞的理由，跟妹妹同谋起来就绝不会有问题。但是，即使已经考虑了这么多，她也不能马上就行动，她还没有下定决心。

算起来，包括修学旅行在内，她只去过东京三次，每次去都只觉得东京人多嘈杂，让她百思不解。在那样的地方，万一一个人被撤下，就会心里发慌。

然而，迪子不能真的下决心去东京，不仅仅因为这个。圭次是阿久津的妻弟，这一点依然让她有所顾忌，开始时就是因为他是阿久津的妻弟才见面的，现在反而成了她心中的累赘。

而且还另有一个原因，说实话，迪子并不那么喜欢圭次，至少还没喜欢到编造一个借口特地从京都赶过去的程度。如果是阿久津一个人在东京，她即使请假也会去，但对方是圭次，她根本就没有那种心情。说是去见圭次，还不如说她只是想狠狠心去陌生的地方解解闷。

还是别去吧。

从七月到八月，迪子始终在这种摇摆不定的心绪中度过。

八月十六日，京都因大文字篝火而热闹非凡。

从夜里八点起，以东边如意岳的“大”字为主，西边的大北山左侧的“大”字遥相呼应，通红的“大”字点缀着京都的夜空。接着，松崎的妙法山、西贺茂的船山以及嵯峨曼荼罗山的鸟居等地也相继点起篝火。据说这篝火是为恭送盂兰盆节时迎来的逝去亲人的灵魂而点的，以前没有霓虹灯和电灯，那景象肯定比现在还要壮观。

这天晚上，迪子六点钟在花山西餐馆和阿久津约会。之前硬撑着没有见面，坚持了快两个月，这次为什么心软了？迪子自己也不太清楚。

这天下午，阿久津趁着没人的时候来到迪子的身边，放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六点在花山等”。

倘若在平时，她看一眼后马上就扔掉，唯独这天她没有扔掉，而是把字条折得很小，塞到白大褂的口袋里。

快下班的时候，宫子和仲代她们谈论着大文字篝火的事，相互炫耀着自己约好要去的地方，什么到白川水渠去看最好啦，什么从酒店的酒廊望出去最壮观啦。有的是朋友之间相互约好的，有的看样子是和男朋友在一起。篝火的壮观倒还在其次，她们好像是以此为借口，陶醉在与喜欢的男人相会的快乐里。

迪子愿意和阿久津见面，也许就是因为听了宫子她们那些富有煽动性的话。

大家说过“再见”离去以后，迪子独自一人留在化验室里，顿时感到很孤独。

她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不再与阿久津见面，已经打定主意要分手，可一旦回到现实中，寂寞远远超出她独自承受的能力。

在这个广漠的世界里，现在真真切切在等着她的，只有阿久津。如此一想，她突然怀念起阿久津。

她想起所长的话：到该分手的时候，自然就会分手的。

即使强求也无济于事……

迪子自言自语着，急切地将试管放入洗涤筐里，脱下白大褂，换上白色衬衫。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看见迪子来到，阿久津便喜形于色。听到他这句话，迪子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来已经打破了以前的坚持。

“有两个月了吧？”

阿久津颇感怀念地望着迪子。这不是在化验室，而是在西餐店里，迪子眼中的阿久津那副表情和以前截然不同，显得安详而稍稍有些衰颓。

“来了就好。”也许是因为久违了精神振奋的缘故，阿久津马上要女服务员送啤酒，“为什么躲着我？我想听你解释。”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讨厌我了？”

不是因为讨厌，是因为喜欢才不想见面的。再交下去，迟疑不决，就会被一直拽进泥沼里不能自拔，绝对分不了手的。这种现状也许对阿久津来说无所谓，但被拽着的迪子却经受不起。即使陷入泥沼里，迪子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积极的光明的，必须是以某种形式开花结果的，否则便无所求。

但是，迪子现在不想谈这些。即使说了，也不知道阿久津能不能听明白；即使听明白了，她也不相信阿久津会采取什么行动。

现在迪子是豁出去了。两个月没有见面，她突然想见面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行。更重要的是，现

在只要能填补大文字篝火之夜的孤独就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考虑。

“走吧？”

迪子爽快地点了点头。

一走出店外，暑气迎面扑来。外面熙来攘往、人声沸腾。离山上点火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看大文字篝火？”

“随便去哪里都行。”

阿久津点点头，向正在驶近的出租汽车招了招手。

“南禅寺。”

听着阿久津对司机的吩咐，迪子像想象别人的事情一样，想象起自己与大文字篝火一同燃烧的身体。

二

从八月到九月，迪子和阿久津又破镜重圆、旧情复炽了。

每周一两次，输血中心下班以后，他们去花山西餐馆或附近的咖啡馆里碰头，然后去旅馆。在那里尽情欢爱，过了十点两人分手。一时间甚至在无言谄期间一心祈祷分手的迪子，不知不觉地，发现又回到了与以前一样的模式里。

拼命坚持了两个月却又故态复萌，是因为在大文字篝火之夜，受到节日欢闹气氛的诱惑，才转变了心境。

如果意志力再坚强些，或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冷静下来一想，也不能全都归结于那个大文字篝火的夜晚。事情变成这样，总有它的理由，一定是因为在迪子心里时常涌动着想要和阿久津见面的冲动，尽管她头脑里想要分手，但身体却没有认同她的想法。

迪子对自己意志如此薄弱大吃一惊。她横下心来执意要分手，可稍一松懈却又依然如故了。

但是，即使见面后做爱的模式千篇一律，她的内心深处却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下班后约会，去旅馆，在这一成不变的模式中，迪子已经失去了哪怕是很短暂的激情。

接受爱抚，情欲燃烧，这和以前并无二致。不，有时候她的情欲燃烧得比以前更旺，但欲望过后，心灵会快速醒来。爱抚的余韵还残存着，内心却旋即恢复平静，玩味着虚无的感受。身体即使对爱抚毫无掩饰地做出反应，心灵也总是游离在某个地方彷徨着。

其实，迪子对阿久津没有更多的企求。

帮她平息体内一时间冲涌的迷乱——和阿久津见面，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她绝不想再过多地与他接近，或独占他。和以前那样为身体和心灵的摇摆不定而烦恼相比，身体在生理上坦诚地接受着它的需求。在这一点上，迪子应该说是快乐的。即使阿久津清醒过来，急着要回到妻子那里，她也不再觉得反感。要说丝毫不在乎，当然是谎话，但绝不会像以前那样为此而感到焦虑，妒火中烧。

这样的状况，对阿久津来说也求之不得。需要的时候对方便欣然应承，完事以后淡淡地分手，不必去面对充满怨气的抱怨或哭哭啼啼之类的麻烦。光从情欲的宣泄这一点来讲，应该说再也没有比现在这样更利落的关系了。

两人心照不宣地交往着，在相互间不抱更多奢望的默契中保持着安定。

看来两人的关系，已经从欲火旺盛的夏季，越过顶峰，进入了秋季。

三

十月十日，秋季的鸭川舞蹈祭开始了。迪子读书时就曾跟随住在山科的叔父去参观过先斗町的歌舞练习场。

在她的记忆中，无论是舞蹈还是舞蹈者所穿的衣裳，可谓华丽优美至极，令她赞叹不已，但同时也觉得那是个有些荒诞的世界。对于一心想读大学的迪子来说，她无法认同女人将自己装扮成那个样子。自那以后，过了好几年，迪子再没有想过去看那样的舞蹈，她觉得，再怎样美丽，那种东西也只是女人的虚荣和对男人的献媚。

不过每当进入十月，街道上一出现鸭川舞蹈祭的宣传画，迪子便会清楚地感觉到秋天已经来临。她记得跟随叔父去的时候已经是凉凉的清秋，衬衫外面还罩着毛衣。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舞蹈祭的宣传画里总是蕴含了浓浓的秋思。

圭次来京都，正好是鸭川舞蹈祭开始的十号晚上。这次圭次也是突然到来。当天下午，他从新干线列车上打电话给迪子，说傍晚到达，希望和她见面。

迪子有些不悦，说来就来，如果哪怕只是提前一天通知她，她也可以在服饰上稍稍动点脑筋。但是，她没有理由拒绝他。

六点，迪子在约定的车站大楼内的咖啡馆里和圭次见面。四个月没有见到圭次，他更加强悍了，像个男子汉。

“出差到名古屋的，想见见你，所以就决定再休息一天。”

上次分手分得很难堪，但圭次的神态里并没有一丝介意。

“今天晚上住在部长家里？”

“在等你时我已经在H酒店订了房间。来京都的事，我还没有跟姐夫说。”

“为什么没有联系？”

“我跟你说起过，姐夫这个人不好对付。”

“可是，你难得来这里……”

“要是住在姐夫家里，就不能从容地和你见面了。”

圭次笑了，他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黧黑。迪子从这张笑脸中，看见了激情难抑向自己逼近过来的神情，不由得忧心起来。

“吃点什么？”

单从吃饭这点来看，圭次和阿久津就不一样。如果是阿久津，在哪里吃，吃什么，他必定先征求迪子的意见；圭次只是问了句“吃日本料理好吗”，迪子一点头，他便说“这里面就有”，便毫不犹豫地走进大楼内的日本料理店。

好不容易来一趟京都，应该去那些有情趣的饭店，品尝一下河鱼和山菜等富有京都风味的料理。但是，他对那样的地方连瞧也不瞧一眼，眼下当着迪子的面，一眨眼工夫就将司空见惯、随便哪家饭店里都有的牛肉火锅吃了个精光，而且一吃就是两人份。

“去酒店吧，七点钟之前要办好入住手续的。”

迪子感觉去酒店就可能重演上次的那一幕，有些迟疑不决，但圭次不容分说地拿起账单站起身来。

难道长年居住在东京，就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做派？迪子跟在提着一只手提包走在前面的圭次身后，不由得觉得可笑。

酒店在三条的河原町大街上，靠近闹市区。

迪子在大堂里等着，圭次将行李放到房间里以后，回到迪子身边。

“看样子上面有酒吧，到那里喝一杯吧？”

“难得来一趟京都，去外面走走不好吗？”

“到外面去，京都的街道我不熟，还是待在酒店里能定下心来。”

看来圭次对京都的夜晚丝毫不感兴趣，坚持要在酒店的酒吧里一起喝酒。

“而且我有些事想和你谈。”

再拒绝下去就会显得像是对上次的事还耿耿于怀似的，反而会很窘迫。迪子只好死心，跟着他上楼。

从酒店十一楼的酒吧里望出去，京都的夜景一览无遗。酒吧的方向似乎正好朝东，在一片光的海洋的最前方，可以看到比睿山上的灯火。

“我喝兑水的威士忌，你要什么？”

“我喝果汁。”

“上次喝过吧，来点康巴利苏打水怎么样？”

圭次随意改变迪子要的饮料，是一开始就想好的，还是另有什么期待？今天的圭次比上次更加强势。

“好。”

喝的东西一送来，圭次将自己的杯子端起，干杯似的举到眼睛的高度。

“我姐夫怎么样？”

“很精神。”

迪子没有更多的话可说。

“上次在电话里聊过一些，但总觉得意犹未尽。”

迪子望着京都的夜景，心里想着阿久津的事。上次和圭次见面的时候，始终有一种在干坏事的罪恶感，但今天夜里，她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曾经一度决心要和阿久津分手，现在她也想着早晚要分手的，也许这种想法让迪子的心情放松了。

这次，圭次滔滔不绝地讲着将要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新品展会，半个月前和朋友一起开车去房总半岛兜风等事情。看样子，圭次在东京才像个年轻人似的快乐生活着。

“刚才我说是突然想起要来的，但是说实话，今天来京都都是我几天前就打算好的。”第三杯威士忌送来时，圭次好像突然想起似的说道。

“那你事先联系一下就好了……”

“本来也想提前跟你联系的，但想想还是出其不意比较好。”

“今天是凑巧了，如果我另外有事，不是就见不上面了吗？”

“其实我有些事想问问你，”圭次突然郑重其事地将双手放在膝盖上，隔了一会儿，说道，“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圭次吐了一口气，再一次问道：“怎么样？”

“……”

“我早就这么想来着，一个月前才明确地下了这个决心，所以今天打算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迪子垂下视线望着茶色的桌子。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男人当面逼着她说“跟我结婚”。大凡相亲之后，对方提出“想要继续交往”，往往通过他人传话，何况除此之外，她一直有恋人，不是秋野就是阿久津，其他男人没有插入的机会。

原来求婚竟然是这样的？迪子沉浸在这样的状态里。不管接受不接受，这毕竟是一种快乐而令人陶醉的意境。

“不行吗？”

“太突然了，所以……”

迪子这么说了。忽然觉得，其他女人大概也会这样回答的吧。

“当然，我知道不可能马上听到你明确的答复，但我是真心的。”

迪子心花怒放。一想到对方在这之前一直想着自己，她真想马上就“嗯”地答应。可是，大多数女性在

这个时候也许是保持沉默的，也许在犹豫和困惑的表情中拼命抑制着欣喜。实际上，迪子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

“你不喜欢我？”

“不……”

“我从一开始就把你当作结婚对象来考虑的。”

就在这时，迪子想起圭次是阿久津的妻弟。在有人向她求婚这一昏昏欲醉的感觉中，迪子一时间竟差点忘记这个重大事实。

“这件事，你向你姐姐和部长说起过吗？”

“没有，还没有提起。不过我打算明天去见他们时说的。”

“不行！”

“为什么？”

迪子只是缓缓地摇摇头。

“在东京，比我漂亮得多的人，多得很吧？”

“那和我没关系。”

“我不行。”

“你果然另外有喜欢的人？”

“不……”

“上次我来京都时，姐夫就躲躲闪闪地提起过这样的事。”

“部长说什么？”

“说你好像早就有喜欢的人，所以劝我们还是不要来往的好。”

“部长是这么说的？”

“所以在这四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人，我就死心了，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对你的爱意。在半个月之前，我想我要见到你，当面向你问清楚。”

圭次的目光直直地望着迪子，那是青年人特有的炯炯目光。面对这样的目光，迪子怯生生地垂下头避开。

“姐夫说的话，是真的吗？”

“.....”

“你真的有喜欢的人？”

应该怎么回答？她仿佛觉得说有还是没有，都是在欺骗他。

“没有吧？”

在圭次的一再追问下，迪子微微点了点头。不过，这好像不是迪子的脑袋，而是女人的心终于让她点头的。

“那么说就是没有了？”圭次轻轻地吐了口气，“果然不出我所料。或许是我的理由有点牵强，如果你有喜欢的人，就绝不会陪我到那么晚。”

圭次好像是指那天夜里的事。当时，她正对阿久津的举动怨恨不已，正打算不顾后果自暴自弃，圭次适逢其时地出现了。仅此而已。然而，圭次却偏偏给当时的境遇赋予了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对姐夫说，不可能有那样的事，但姐夫说‘你不了解’。看起来不了解的还是姐夫！”

阿久津和圭次两个人私下谈话时各自的表情，迪子是非常清楚的，两个人围绕着迪子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地互不相让。迪子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恶魔。

“那你就认真地考虑一下吧。”

“.....”

“今天晚上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答复好吗？”

“我不行。”

“为什么？其他还有什么不行的理由？”

迪子再一次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

“就先说到这里吧，我不是要你现在马上就回答我。”

突然，迪子的眼睛里溢出大颗的泪珠。是哀伤，还是喜悦，或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迪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说什么惹你生气的話了？”

迪子摇摇头。一摇头，眼泪更是泉涌一般。

“去房间吧。”圭次走到迪子的身后，将手轻轻按在她的肩膀上。

四

“让我回去吧。”迪子用手帕抹着眼睛站起身。

“你这副模样会让人奇怪的！去房间里擦擦脸再走吧。”

圭次拿起账单往前走。周围的客人和女服务员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迪子那张哭泣的脸。

离开酒吧走到电梯跟前时，有将近十个人在等着电梯。不一会儿电梯来了，等电梯的人开始走进电梯。圭次紧靠着迪子并肩站在电梯口的右边，按了一下订的房间所在的七楼的按钮。电梯途中在十楼和八楼停了停，到七楼时，圭次从后边拥着迪子的后背，但迪子将肩膀靠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圭次刚走到电梯门口，见迪子不动弹正不知如何是好时，门又关上，电梯开始下降。

直到一楼的大堂，两人才终于走出电梯。

“为什么不下去？”圭次不快地问。

迪子一边走，一边答道：“我不想去房间里。”

四个月前受到圭次的逼迫，也是在离开酒店的酒吧受邀进入他房间以后。圭次说是“洗洗脸”，显然，如果两个人走进房间里，他不会仅此作罢。

“我想在房间里能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

圭次还是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他也许还天真地以为，连婚都求了，所以两个人在房间里也没什么，但迪子不愿意被他这么看。上次也许是因为寂寞难熬心情烦躁，不是她的本意，何况当时还要尽到礼节。但今天，她不愿意与人亲热。

迪子理解圭次鼓着勇气正式向她求婚的诚意，但这反而让她心乱如麻。

现在如果应允他，哪怕只是跟他接吻，也就等于默不作声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圭次会因为这个举动而认定迪子同意与他结婚，也许还会告诉他的姐夫阿久津和姐姐。一想到由此产生的混乱，迪子便十分惶然。她自己设置的圈套，现在自己正要主动钻进去，她感到害怕。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真奇怪。”圭次腼腆地说道。

迪子没有回答，只顾自己往门口走去。

“那么，另外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

圭次终于好像死心了。他打量着四周，用手指了指大厅右侧的咖啡座。迪子停下脚步，稍稍想了想，便跟在圭次后面朝咖啡座走去。

她害怕与圭次走得更近，但如果面对面喝喝咖啡，是不成问题的。说是回家，回到家里如果听妹妹絮絮叨叨地谈论那些早已听腻了的恋爱经，也许还不如和圭次在一起。

咖啡座的地面比大堂高出一级，用盆栽的观赏植物与酒店大堂隔开。两人在可以看到酒店中庭夜景的座位上相对而坐。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吧？”

圭次一坐下，又提起结婚的事。迪子没有回答，望着中庭里被水银灯光映衬着的绿色。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圭次搔着长长的头发说道。

女服务员给圭次端来咖啡，给迪子送上的是红茶。圭次放入砂糖，搅拌着咖啡，又好像突然想起似的问：

“明天，中午以前能给我答复吗？”

“谢谢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不过，还是请你就当没有讲过吧。”

“没有讲过？是怎么回事？”

“我希望还是像以前那样做朋友。”

“就是说，我的求婚你不肯接受？”

“是我配不上你。”

“别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娶你的是我！”圭次探出身子看着迪子，“我说行，不就行了吗？”

“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面对圭次犀利的目光，迪子眼看就要说出她与阿久津的事情来，她竭力地克制着。

“你说‘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请你说清楚！”

“……”

“想说又不说，这是卑怯！”

“对不起，我还是回去了。”迪子说着，提起包站起身。

“你要逃避？”

迪子毫不理会，经过圭次的身边，向门口快步走去。她穿过吧台，走到大堂的中央时，圭次从后面追了上来。

“怎么了？如果你有什么事瞒着我，请你讲清楚。”

前面不远处就是旋转门，站在酒店门口的门仆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们。两人一句话也不说。迪子走进旋转门里，圭次也挤了进去，两人的胸和背贴在一起？

“请你讲清楚！这样就回去，你也太过分了！”两人一起在旋转门里转着，圭次指责道。

“为什么不坦诚地说出来？有什么不好说的吗？”圭次又说道。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门外。

“总而言之，你是讨厌我吧？”

“不是的。”在旅馆门前的灯光下，迪子猛然回过头来，“我没有讨厌你！”

迪子觉得唯独这句话必须讲清楚，这也是唯一能对诚心诚意向自己求婚的圭次所给的回答。

“那么，这是为什么？”

“就是这些。”

“我听不懂，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我也……”

“我到底应该去问谁？问我姐姐，还是姐夫？”

“问部长……”话刚出口，迪子慌忙用手捂住了嘴。

“你說的部长，是我姐夫？”

“……”

“问姐夫就会知道吗？”

圭次直直地望着迪子。看见那张年轻又略含哀伤的面容，迪子忍不住转过身，朝出租车上客处跑去。

五

翌日，迪子九点还差五分到了输血中心。阿久津依然晚十分钟出现。

“您早！”

迪子一边随着大家一起打着招呼，一边观察着阿久津的神情。

如果圭次赶去阿久津家询问她的事，阿久津的表情应该会有某种反应。圭次如此一本正经，所以也许会说些什么话来。她觉得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过去的。

然而，阿久津打过招呼之后，只是朝迪子瞥了一眼，便消失在设有衣帽间的研究室里。而且和往常一样，之后只到化验室里来过一次，神态毫无变化。

杳无音信。圭次那边也是这样。假如后来他在阿久津那里打听到什么，应该要打电话过来，但是连电话也没有。也许从阿久津那里听到真实的情况，他惊讶到了极点，便一声不响地回家了，但即便如此，电话总该打一个过来的。

午休时化验室里静悄悄的，静寂得令人感到可怕。

下午工作开始了三十分钟的时候，阿久津走过来，放了一张“今晚六点在花山等”的字条。他是在通知秋季在东京召开学术会议时，顺便放下了这张字条。

看见字条，迪子顿感一阵紧张。以前这样的字条收到过无数次，唯独这次，似乎包含着某种重大的含义。

下午，迪子一直在思忖着如何应付阿久津的盘问。如果被阿久津盘问起来，就会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看来应该全部照实说出，接受惩罚。不知道阿久津会说什么，但如果两人的关系因此而彻底结束也毫无办法，也许还是这样来得干脆。

“到该分手的时候，自然会分手的。”

她想起所长的话。她想现在也许正是这样的时候，同时又为这时刻来得如此之快而惶惑。她觉得这是自作自受，同时又为因此分手而后悔。

五点半工作一结束，迪子便换下白大褂，径直去了花山西餐馆，她到的时候正好六点，但奇怪的是阿久津还没有到。迪子要了一杯咖啡，望着对面的墙壁发呆。

过了大约十分钟，阿久津终于出现了。也许是跑着来的缘故，他满头大汗，还不停地喘着气。

“你到哪里了？”

“嗯，有点事……”阿久津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要了一杯啤酒，“下个月的学术会议，你也去吗？”

“我能去吗？”

“有三个名额，所长和我，另一个你去也没关系。这次发表的异型血型，是你最早发现的，所以你去也很正常，周围的人，你不用去在乎。”

阿久津说着，将端上来的啤酒一口喝完。迪子来时还惴惴不安，现在却有些扫兴。重要的话也许还在后面。

然而，阿久津丝毫没有要提起圭次的样子，尽说着去东京和在会上发表论文的事情。说着说着，阿久津突然想起似的说道：

“说件事，也许你不愿意听——我妻子的情况又恶化了。”

“你夫人？”

迪子以为这下该提起了，不料阿久津说的却是全然无关的另一件事。

“到了秋末初冬变换季节的时候，就怎么也不行了。”

“是风湿病吗？”

也许是心有愧疚的缘故，迪子能够比平时更冷静地听阿久津说妻子的事。

“以前只是膝盖和脚踝，这次发展到手肘和手腕，看来不住院不行了。”

“又要住院？”迪子说着，又补了一句，“真可怜。”

“这次病情很重，看来不会像上次那样马上就出院的。”

“上次不是治愈了？”

“风湿病会扩散的，病会转移到手、脚、心脏，看来是不可能完全治愈的。”

“如果那样就一直……治不好了？”

“即使暂时有好转，估计也不能根除。”

五月时，阿久津的妻子曾在琵琶湖畔任凭微风吹拂。就是说，美貌而矜持的有夫之妇、理应是迪子憎恨对象的那个人，患上了无望治愈的疾病要住院。迪子脸上虽做出了怜悯的表情，心底却感到一丝快意。

“那么，什么时候住院？”

“现在病房没有空出来，所以等着，我想下个星期能住进去。”

“你会很辛苦。”

与夫人的病相比，迪子还是同情阿久津。

“走吧？”

阿久津像要忘掉不快似的将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干，正要站起身。

“去哪里？”

“你说哪里……”

阿久津回答得很暧昧，这是阿久津去平时那家旅馆时的习惯。迪子望着白色的墙壁，毅然说道：“近来，圭次好吗？”

“很好吧，最近一直没有音信。”

见迪子提起，正要站起的阿久津又重新坐下。

“最近他不来京都了吗？”

“也许来的，他好像很讨厌我，不常来我家。”

“为什么讨厌部长？”

“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从心底里很厌恶我。”

阿久津应该知道，因为他反对圭次和迪子来往，所以才引起圭次的反感。阿久津知道这些，才不愿意提起圭次。

“是吗？”迪子搅拌着杯子里剩下的咖啡，抬起头，“圭次对我说，他想和我结婚。”

“什么时候……”

“上次突然来京都，对我这么说的。”

“上次？你是说圭次来过？”

“是的。”

“那么，你说什么了？”

“我拒绝了。他问了我好几次，说为什么不喜欢他……”

“那么……”

“我没有办法，让他去问问部长。”

“问我？”阿久津一下子讲不出话来，接着像玩味迪子这句话的意思一样盯着迪子，“你真的这么说？”

“他盯着我问，我忍受不了了。”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阿久津喃喃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阿久津恼火地嚷了一句，便朝大门边的红色电话亭跑去。

六

过了大约十分钟，阿久津打完电话回来，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

“怎么了？”

“没什么……”阿久津含糊其辞地答应着，在座位上坐下，“看样子今天圭次真的去过我家了。”

“那么，只见到夫人一个人？”

“是避着我。”

阿久津两手托着胳膊，注视着桌子思索着。

“他对夫人说什么了？”

“好像说求婚被你拒绝了。”

“说那种事……”

“好像还问了很多，你有没有恋人，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人之类的问题。”

“那么夫人怎么回答？”

“说详细的事情不清楚，让他来问我，他也就不再问了。”

“那今天圭次和你联系过吗？”

“在输血中心时没有。”

“这么说，他没有见部长就回去了吧？”

“看来是的。”

圭次和阿久津的妻子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对话，详细情况不清楚，但自己和阿久津之间的事还没有走漏风声，这一点好像可以确定，迪子稍稍释然，同时又感到有些缺憾。

阿久津两眼朝天陷入沉思，不久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站起身来。

“走吧。”

来到店外，暮色已经降临，吹在面颊上的风让人感到微微的凉意。离开花山西餐馆走到拐角的大楼时，阿久津拦下一辆出租车，说了声“南禅寺”。

迪子倚靠在座背上，想到她已经迎来了和阿久津交往后的第二个秋季。

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好像觉得过得丰富多彩，如今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着鲜明的记忆，顺着这些记忆回想一下，就只有怨恨和爱这些漠然的感觉。而且她觉得，与爱相比，怨恨的时候占大多数。她的确有过幸福的瞬间，但痛苦、烦恼的时间要多得多。

为了怨恨和苦恼，竟然蹉跎了近两年的岁月？二十四岁这个已经不算年轻的年龄，突然在迪子的头脑里苏醒。

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迪子把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阿久津。阿久津确实珍惜、爱护过它，那是一段充实的岁月。然而，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回过头去看，这段岁月又显得朦朦胧胧的，无法把握，即使有着爱和被爱的回忆，也是抽象的，没有留下清晰的影子。

唯独这爱的回忆，大概是虚无留下的残影吧。

迪子希望确认那些岁月有过它相应的意义，否则就只有曾经相爱过的回忆。

它宛若狂热的夏天过后的秋天那样清冷而虚无。

汽车在金地院的围墙拐角处向左拐去。旅馆的霓虹灯幽幽闪烁，好像为自己与这一带的旧房子很不相配而感到害羞似的。

迪子下车，朝旅馆的大门走去，觉得又在重复做着和以前一样的事。

已经不知有多少次造访了同样的爱神，那一个个拥抱，点缀着令人迷乱的回忆，过后回过头来看，某种虚无也从那里探出头来。

无论重复多少次，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迪子明知这些，却还跟随在阿久津的身后。

想来迪子也许是明知一切都是虚无但又为了确认它的存在才来到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无论结合得多么牢固，留下的还是虚无。也许是为了体验它，他们才不停地来到这里。

旅馆的女服务员已经和迪子相熟，她和蔼地微笑着，领着他们在幽暗的走廊里朝前走。

预订的房间一直都是和室。几乎一言不发的阿久津走进房间，等女服务员一离开，便突然将迪子紧紧抱在怀里。也许刚才沉默的时候，思绪却在他的体内发酵。他慌乱地抱起挣扎着的迪子，径直移到隔壁的卧室床上。

迪子被他狂吻着、爱抚着，同时预感到自己将会变成另一个女人。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反正失去自我的瞬间又将来临。迪子知道失去得越多，之后留下的虚无也越多，但她仍然将自己抛向了那个瞬间。

阿久津吻完以后，动作粗暴地将迪子抱紧，用有些轻薄的口吻问道：

“圭次那边，你真的拒绝了？”

“嗯。”

“永远都跟我在一起？”

迪子没有用语言回答，只是将身体顶向阿久津。

“对不起。”

阿久津抱着她轻声低语，好像对迪子拒绝主次求婚的事还很不放心。

但是，迪子并不指望阿久津会因为这件事而向她表现出特别的歉意。拒绝主次的求婚，与其说是因为爱着阿久津，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心。

“你没有后悔吧？”

“那件事，不要再提了……”

迪子在阿久津的怀里摇了摇头。阿久津大概终于放下心来了，于是便向迪子索欢。

“就这样！”

迪子嚷道。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以前每次欢爱时，阿久津都要征询迪子，有可能怀孕的时候他总会自己主动采取预防措施，迪子只是说个来例假的日期，不必顾虑太多。即使她不说，阿久津也会留意，何况在一起这么久，他已经记得迪子的周期。

“没关系吗？”

“不要紧，就这样吧！”

阿久津疑惑地望着迪子，但很快便依了迪子的话，没做任何预防。

这种事也充分体现了阿久津的体贴。

迪子知道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从昨天开始，自右腹部到下腹部有轻微的坠胀疼痛的感觉。

迪子以前曾将痛经当作阑尾炎而心事重重，不过她没去理它，过半天疼痛便自然消失了。过了一个月，同样的感觉又在下腹部出现。三年前和大学里的好友聊天时才知道那是排卵时的疼痛。那位朋友也是每到排卵日的时候，下腹部必定会有坠胀般的钝痛，结果去医院里检查，医生告诉她那是神经质的女性常有的排卵时的疼痛，没有必要担心。

迪子从那以后才知道，下腹部有钝痛时就是排卵日，再测一下基础体温，果然屡试不爽。

从昨天到今天，是最危险的排卵日。她知道这样不作预防地接受阿久津会有麻烦，但她决意将自己抛入那样的麻烦里。

两人尽兴欢爱之后，又恢复安闲。阿久津低声问道：“不会有孩子吧？”

“不知道……”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吧？”

“也许是。”

阿久津好像对迪子的自暴自弃很是担忧，他轻轻探起身体，注视着迪子：“不要紧？”

“行了，不用你操心。”

“可是……”

“不是你的责任。”

此刻迪子沉浸在某种充实的感觉里。那是一种预感，是以前经历过多次的快乐里所没有的、某种东西会结出果实来的预感。

“去冲洗一下吧？”

阿久津清醒以后，好像对听从迪子的话没有作预防而感到后悔。

“真的用不着担心。”

迪子像母亲哄骗孩子似的说道。她觉得自己会有这样的心境，也许是因为突然来临的秋风的缘故。

第八章 秋寒

一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岚山的红叶节。妹妹亮子说要去观赏红叶节，早晨九点就坐着来接她的男朋友的汽车出门了。

迪子去年和阿久津一起去观赏过红叶节。

从上午起，箏曲小督船、今样歌舞船等出现在渡月桥上的大堰川，表演今样念佛、六斋念佛；从下午起，祇王船、天龙寺船、落柿舍船等各竖锦旗，一边在河面上来回游弋，一边表演京都的传统艺能，船上奏着悠然的雅乐，在小仓山火一样红的红叶中缓缓划过。这副情景让人追忆起往昔平安时代的风雅。

去年的红叶节，很不凑巧地从下午起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山峡里的红叶在秋雨别有一种风情。

今年则从早晨起就晴空万里，不用担心会下雨。

三天前见到阿久津的时候，迪子就想起了红叶节。她刚想问今年怎么样，但又马上把话咽了回去。她并没有想跟他一起观赏的打算，只是想说又到了这样的季节。

然而不知为什么，迪子总觉得这些话不知该怎么说出口。

阿久津的妻子十天后又住进了国立医院。他家里看来又是丈母娘赶来照顾孩子，星期天阿久津和孩子也许都要去医院里探望。

迪子不愿若无其事地提起什么红叶节，给阿久津在心理上增加哪怕些微负担。

以前，连阿久津去医院里探望她都会感到生气，现在即使他说要去，她也没有丝毫感觉。她已经感到释然，他是丈夫，去探望生病的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为那种事情发生争执，已经毫无意义——这样的虚无感攫取了迪子的心。

迪子装作很大度的样子，但这一次好像连阿久津也不怎么去探望了。

是因为得知是慢性病，放弃临时性护理的打算了，还是顾忌着迪子？不管怎样，两人之间已经不会因为那件事而恶语相向了。夫人成了阿久津和夫人、迪子这个三角形的焦点，因为她生病，迪子心里也许已经失去了斗争的欲念。

那天，迪子一直待在家里，打扫、洗涤，从中午起她又难得地编织起毛衣来，是冬季穿的粉红色对襟毛衣。

阳光明媚，和煦温暖，令人不敢想象这竟是十一月。

迪子停下手望着窗外。她觉得在这明媚的朗秋中待在家里不出去实在很可惜，不过，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她很快又醉心于编织之中。

绕着毛线、扎着棒针，在这简单的动作中，迪子感到某种充实，有一种步调虽然缓慢却是实实在在地结出果实来的预感。预计来例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但例假还没有来。

虽然还没有明显的症状，但身体仿佛正在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有微微的倦怠感，乳头好像比平时更敏感了。因此，如果再出现孕吐的话，应该就确定无疑了。

她一面担忧如果怀孕的话怎么办，一面却又隐约地希望怀孕。她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想象着那样的情景便感觉满足。

从下午到傍晚，迪子一直坐在靠近窗边的阳光能照到的位置，怀着那种充实的感觉舞动着棒针。

“电话！”

楼下传来母亲的喊声。这时，太阳就要落山了。

迪子走下楼梯。听筒没有挂上，就放在电话桌上。

“喂，喂。”

迪子一呼叫，马上传来男人的声音。是圭次！

“我现在在京都。”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早上。我想马上和你见面，你能出来吗？”

“这么急……”

电话这时中断了。好像是公用电话的三分钟通话时间结束了。迪子放回听筒，等他再打过来。

片刻，电话铃又响起。

“刚才断了。我现在就去上次我们见面的H酒店。我在大堂里等你，你过来吧！”

“这么着急，有什么事？”

“反正，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和部长……”

“见过了，刚刚分手。”

阿久津和圭次之间大概为什么事争吵过了，圭次的声音比平时高亢、激动，略显得粗狂。

“你一定会来的吧？我等你。”

于是，电话挂断。迪子将听筒放回去，觉得某种结局正在逼近。

二

西边落日的余晖尚满，皎洁的月亮便高高挂在天空。到底过了十一月中旬，夜晚还是寒气逼人。迪子在米黄色的衬衫外套了一件蓝色格子纹的西服，朝H酒店走去。

尽管她已经习惯了圭次突如其来地打电话来，但今天他讲话的声音绝非寻常，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星期天傍晚突然打电话来，想必他昨天起就在京都了。

三十分钟后，迪子赶到酒店，圭次已经在大堂入口处等着她。他空着手，右手上搭着外套，伫立在那儿。

“怎么了？”

迪子快步走上前去，圭次什么话也不说，径直朝大厅前方的咖啡座走去。

在咖啡厅里侧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中庭的座位上坐下，两人这才面对面看着对方。圭次用一副像是要扑上去将她吃了似的目光逼视着迪子。

“怎么了？脸色那么可怕。”

女服务员送来凉水，问两人要点什么。

“咖啡。”

圭次冷冷地回答，迪子也点头示意来份相同的。圭次很不耐烦地等女服务员鞠了一躬离去后说道：“我和姐夫见面了。”

他唐突地说了一半，随即又缄默了。

“那么，怎么了？”

“你老实地回答我的提问，行吗？”圭次的眼睛里流露出愤怒，“你不要说谎。”

“我不说谎。”迪子注视着圭次点点头。

“那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了，你是不是和我姐夫有关系？”

刹那间，迪子倒抽了一口冷气。从电话里听到他声音的时候起，她就有一种“也许”的预感，但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直截了当地责问她。

“怎么回事？”

迪子垂下了视线。她知道低下头不回答，就等于在承认圭次说的话，但她无法回答。

“有关系的吧？”圭次又问道。

迪子缓缓地点点头。

“果然……”圭次低声自语道。

迪子不敢看圭次的脸，让他痛骂也好，被他轻蔑也罢，不管他怎么看自己，都已经无可挽救。在圭次面前，迪子完全成了罪人。

沉默了许久。

女服务员端来咖啡，放在两人的面前。迪子低垂的视野一端，看得见女服务员的手，她注视着放在桌子上的咖啡杯的白色杯壁，哑然无言。

瞬间的怯意变成绝望，不久，某种轻松感又充满了迪子的内心。她既觉得事情重大，同时又觉得事情该结束了，甚至还感到一种从此不必再编造谎言的释然的感觉。

“我明白了。”圭次呻吟般地低声说道。

迪子缓缓抬起头，看见圭次手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抱头，细长的手指用力插入头发，像是要将头揪下来似的。

自己的不检行为已经公开，迪子却显得心绪平静，感到痛苦的反而是圭次，有权对她进行审判的圭次倒忍受不住了。

自己的丑事被人知道了，却没有像圭次那样感到痛苦，迪子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她觉得自己的确太放荡了，不过同时，她却并不怎么感到难过。

回想起来，她很早就做好了被圭次发觉的心理准备。她知道那样的欺骗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早晚会东窗事发。只是现在，这个瞬间来得稍早了一点，或许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那种心理准备的程度上。

终于，圭次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里，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更接近坦然。

“真是那样的吗？”

“对不起……”

迪子现在希望真诚地向圭次表示歉意。如果能做到的话，她真想伏在地上向他磕头道歉。虽然道歉不可能解决问题，但不那么做，她的内心觉得过意不去。

“我怎么没早点知道……”

圭次自言自语道，说完还是不相信似的望着迪子。

现在迪子更想知道圭次是怎么知道他们的事的。

“是部长说的？”

隔了片刻，圭次才摇了摇头：“姐夫没有说那些事。”

“那么，你怎么……”

“我只是随便这么猜测。”圭次愤愤地说道，“上次我问你不能和我结婚的理由，你说去问我姐夫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害怕，不敢去问。我有一种预感，如果去问，我们的关系就完了，所以我只见了姐姐一个人，就回去了。”

迪子点了点头。

“那以后，我想了很多事。为什么你回避和我结婚？为什么问我姐夫就能知道？在你工作的地方，还有没有喜欢你的人？也许是因为遭到你拒绝的缘故，我越发想要得到你。在这一个月里，我满脑子想着的都是这件事情。可是，光想也无济于事。我狠狠心，今天早晨来到了京都。我想到这里来，再找一次你和姐夫，想要问问清楚。”

“那么，你先和部长见面了？”

“起初姐夫说‘她有她的道理吧’，闪烁其词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这时，我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姐夫爱着你，否则姐夫没有理由那样反对我们。于是我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不会是姐夫喜欢迪子小姐吧？’”

迪子躲避着圭次犀利的目光，只顾伏下视线。

“姐夫马上说‘不是’，可是当时他的表情非常狼狈，脸涨得通红，接着变得苍白，讲话也语无伦次，跟平时完全变了一个样。”

“那是在部长的家里？”

“是的。幸好姐姐不在。”圭次的嘴边瞬间浮出苦涩的笑意，但随即恢复原来的认真表情，“姐夫说了好几次，说你的事他不太清楚，可是他越说越好像不打自招。姐夫不是一个刁滑的人，所以在措辞和神态上，怎么也不可能掩饰过去。”

阿久津被道破心事而不胜狼狈的模样，迪子完全能够想象。

“而且在辩解时，他还脱口说出‘迪子’……”

“我的名字？”

“说出口后，姐夫慌忙改口说‘她……’，可是尽管如此，我已经明白了。我径直从姐夫家跑出来，给你打了电话。”

电话里声音粗狂，就是这个原因？迪子想起一小时前圭次那急促的声音。

“总之，我全都明白了。”圭次点上烟，抽了一口，说道，“我真傻！”

“……”

“真的完全被骗了！”

“这……”

“你是说没有？你还要装作没有骗我？”

迪子缄默了。受到圭次这样的诘问，她无法回答。迪子和阿久津的确是欺骗了纯真的圭次。迪子的罪孽尤其深重，她策划了整件事情，甚至还去相亲了。

仅凭“对不起”这样的话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且，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像是在说谎。

然而，开始时迪子并没有想要欺骗或作弄圭次，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结果已经变成了这样，但开始时她只是想做一个小小的游戏。而且说是接近圭次，还不如说是为了接近阿久津的妻子，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阿久津妻子的真实面目，试探阿久津的心。和圭次见面，只不过是达到了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对圭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厌恶或憎恨，甚至还觉得他是一位颇为理想的青年。说起来像是为自己争辩，以后两个人的交往，也是因为对他有着这样一份感觉。

事情的起因纯粹是一种手段，从半途中起变成了好感，一边拒绝他一边却还是在见面，就是因为不讨厌圭次。

“我没有想要欺骗你……”

“事到如今，我不想听你的辩解。”圭次喝了口凉水，把吸了没几口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我顺便问你，你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和我姐夫有关系了吧？”

迪子想了一会儿之后，点了点头。现在，她情愿毫无保留地如实招供，甘心接受惩罚。

“是暗中保持着交往，欺骗我和我姐姐来相亲的吧？”

“请你不要这么说！”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说错了？”

圭次耸了耸肩。悲哀突然扩散到迪子的全身。自己干了如此不可理喻的事情，而圭次却武断地一点也不管迪子内心深处这么做的原因，这令她感到恼火和失望。

“你玩弄了我和我姐夫两个人。”

“请别……”

迪子用双手捂住脸，眼前一黑，泪水泉涌，沿着她的指缝淌下来。

“我姐姐也受骗了。”

“对不起。”

迪子捂着脸站起身。

“你等等！”

圭次的声音从背后追上来，可是迪子径直穿过大堂，跑出了酒店大门。

酒店前有出租汽车在候客。迪子钻进汽车里，说了声“东山”。

司机踩下离合器，按下计程器。

“东山什么地方？”

“哪里都行，快走！”

现在要去哪里？迪子自己也没有目标，她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无论在街上走还是回到家里去，都会遇上人，汽车里是能够独自一人清静的最好场所。

暮秋的星期天，一天已经落下帷幕，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或许是休息日的缘故，大街上很是冷清，人影稀少。

“出了什么事？”司机见迪子捂着脸的样子，大概心生疑窦，于是从后视镜中向后面窥探。

迪子没有回答，只是将身子深深地埋在座位上，望着窗外夜晚的街道。汽车在白川大街上向北驶去。这是一条不知看过多少次的熟悉的街道，是一条和阿久津约会后一起坐车经过的街道，现在却显得极其落寞而陌生。

“怎么样？去将军冢，还是登比睿山？”

“好吧……”

“去哪里？”

“去远的吧。”

迪子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似的。

也许是有了要去的目标而心安了，司机重新把正了方向盘。

此刻圭次怎么样了？她离开旅馆时，他叫她“你等等”，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如此严厉，还觉得言犹未尽吗？还是仍然依恋着她？不管怎样，和圭次的交往，就此结束了。

正因为他是一个真诚而心地善良的青年，所以分手时还想分得更洒脱更完美。假如自己对他没有丝毫怨恨，圭次又深爱着自己，那么就应该能更潇洒地分手，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虽然她认为所有的原因都在自己，但那样的分手毕竟叫人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圭次会把今天的事情告诉阿久津的妻子吗？如果告诉的话，她会说什么？

圭次跑出去之后，阿久津现在大概在家里与孩子们在一起。在家里想什么？知道的事情被圭次察觉，会先去妻子的医院，还是愣愣地待在家里，思考正在逼近的家庭破裂？

当然也可能，圭次会径直回东京，再也不出现在京都。那样的话，阿久津和迪子就能够平静如初，一

如既往地继续保持交往，没有任何变化。

汽车从山中拐入比睿山的盘山公路。凿开山腰建成的道路向前方伸展着，不一会儿便看见密林前端有密集的灯光，那是琵琶湖对岸的街市。眼前的光亮串成了一条直线，那无疑是琵琶湖大桥的灯光。

初夏时，迪子和阿久津、阿久津的妻子、孩子还有圭次五个人，驾着车驶过这座桥。在桥的中央，迪子还为阿久津和夫人两人并肩站在一起照了张合影。那之后，迪子和圭次两人并排坐在汽车的后座上。

从那时至今，还不到半年。阿久津和迪子之间的关系好像从那时起就急速崩溃了，而且是那样地突如其来。

事情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变化。

汽车在密林间往左拐弯，稍稍远离夜晚的琵琶湖后，重又向右拐去。快到山顶了。毕竟已经是十一月，去山顶的车很少。出租车朝左拐一个大弯，在转运站处往右拐弯，再往前开一段路程，便到了山顶的停车场。

“下车吗？”司机担心地问道。

“我下去走走。”

迪子竖起衣领走下车。即使在平地也已经有几分凉意，一到这里，更是秋风萧瑟，寒如严冬。夏季时十分拥塞的瞭望台，现在空荡荡的，一片闲寂，只不时地看得见对对情侣的黑影。

迪子走向瞭望台的右边，从那里俯瞰散落在山峡里的万家灯火。在晚秋的夜晚下，那些灯火时隐时现零零落落。无论何处，点点灯火下，想必人们正在相互爱慕，或者相互怨恨。想到这里，迪子突然想呕吐。

有东西像提起来似的从胃里往上涌。涌了几次，迪子才好不容易吐出几口胃液似的东西。她倚靠在栏杆上，用湿润的目光再一次望着夜色中的京都，她忽然想到这或许就是孕吐。

三

去比睿山的第二天，迪子没有上班。

早晨起来梳理着头发时，她又想呕吐了，便马上跑进卫生间里蹲着，有十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结果只吐出少量唾液和胃液，但身体倦怠得像要往下沉似的。

“怎么了，姐姐？你脸色煞白！”

从卫生间里一出来，妹妹亮子便惊讶地望着迪子。

过了三十分钟，母亲来喊她们吃早饭，迪子毫无食欲，只要一想到米饭的香味，就觉得胸口恶心。

“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稍稍休息一下就好。”

去医院的话也许会查出是孕吐的。可即使不去检查，母亲对这种事情也非常敏感。

迪子全身乏力，迷迷糊糊地睡着，心想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预作打算。

圭次、阿久津、妊娠，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迫在眉睫。

然而，一想到这些事情怎么处理才好，却怎么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只是感到焦虑万分。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

中午过后又想吐了。

每次觉得要吐便跑进卫生间里，母亲会怀疑的。迪子把报纸铺在洗脸盆上低着头，这次只是想吐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母亲如果知道她怀孕，肯定会大吃一惊；岂止是吃惊，也许会晕倒在地。一想到这些，迪子便忧心忡忡，但同时又稍觉轻松，索性全部都说出来，巴不得让父母、让社会将自己骂成“荡妇”，巴不得让人嘲笑自己是个无耻的女恶棍、不知廉耻的女人。那样的话，她不知会感到多么轻松和心安。

尽管如此，现在这个时候怀孕还真是一种讽刺。

以前只是例假迟来还将信将疑，现在连孕吐的症状都出现了，怀孕已经确凿无疑了。就是现在这一瞬间，小生命在肚子里喘息着，每时每刻都在成长，一想到这些，迪子甚至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怀孕，无疑是上次没有做预防措施便接受了阿久津造成的。当时她还说“就这样”，所以责任始终在自己身上。不过，她真的想怀孕一次试试，无论是生下来还是不生下来，她都想经历一次“怀孕”这个女人的生理过程。这不是思想或情理上的要求，而是与头脑截然不同的身体的要求。她清楚地知道以后会有很大的麻烦，但她更希望通过怀孕来确认自己是一个女人。

然而真的怀了孕，却似乎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以后到底怎么办？简单来说就是堕胎，但一想到去医院接受诊查、接受手术的情景，迪子就心惊肉跳。除了恐惧和不安，要将好不容易孕育的小生命半途中夺走，更是让她于心不忍。仅凭一己之念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她突然有些害怕。

孕吐刚开始，却已经在考虑堕胎，这是个罪孽多么深重的女人。仅凭这一点，不是就要堕入地狱的吗？

也许是想到了可怕的事情的缘故，呕吐的感觉再一次袭来。她又将脸伏在洗脸盆上。过了一会儿，她服了两片昨夜回家时顺便买的止吐药。

原本想今天早晨服的，但一想到服药会影响腹中的胎儿，她就没有服。现在她想这孩子反正不会生下来，即使担心会给胎儿造成畸形或疾病也是徒劳，一边这么想，一边却还是放不下，即使要堕胎，她也希望胎儿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服药以后，她将只是吐了些唾液的报纸揉成一团扔到卫生间里，将脸盆放回厨房。如果被母亲突然闯进来看见就麻烦了。也许是服了药的缘故，她有些犯困，全身极其疲乏。

已经过了中午。早晨还晴朗的天气，快到中午时便乌云密布，还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这场雨仿佛又加深了秋意。

迪子听着敲打在房檐上的雨声，昏昏欲睡。

她在原野里奔跑着，目光所及，全都是低矮的灌木丛。莽莽原野无边无际，好像是连着琵琶湖的草原，又像是学生时代看到过的北海道那荒蛮的旷野。

不知是芦苇还是芒草，齐人高的草挡住了她的去路。不知是黎明还是日暮，秋风在淡淡的曦光中拂过。无论跑向哪里，只有荒蛮的原野延伸着。她不停地、没完没了地奔跑着，四周没有人的声音，双脚像是陷进了泥沼似的被一直往下拽去，身体缓缓下沉，眼看就要把迪子整个人吞没了。

前面朦朦胧胧地露出一张脸，正在招手喊她。那张人脸像是阿久津，又像是圭次，非常模糊，看不出是在哭还是在笑。她想尽快走到那里去，但不知为何脚不听使唤。她害怕自己一旦倒下就会被无边无际的芦苇吞没。

一个人很寂寞，她希望有人在她身边。

她又开始想奔跑，但两手被什么东西缚住了。有个人抓着她的肩膀，迪子拼命地想要挣脱它。

“姐姐！”远远地传来喊声，好像是亮子在喊她。她想喊救命，却张不开嘴，全身像被藤条缠住似的又沉又疲惫。

“姐姐！姐姐！”

声音由远及近，迪子终于睁开了眼睛。

亮子坐在她的跟前，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摇晃着。

周围和睡着时一样，是在二楼的房间里。

“你怎么了？在做噩梦？”

“几点了？”天色已经渐黑，梦在淡淡的暮色中慢慢地隐退。

“电话。”

“哪里来的……”

“是他！”

“他？”

“阿久津先生。”

迪子有些不可思议。就在刚才，阿久津还在梦里喊她，现实中他本人竟然真的打电话来了。即使是偶然，也太凑巧了。

“赶快去接吧。喊了几次，怎么也喊不醒你。”

阿久津难得将电话直接打到家里来，不知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有妇之夫的自卑感，一般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打电话到家里来的。他只打来过一次，但那次是喝醉酒后通过酒吧里的女人打来的。

迪子急忙拢起睡衣的衣襟翻身起床，她从腋下到胸前汗水淋漓，也许是做噩梦时出的汗。她用毛巾简单地擦了擦，就慌忙地走下楼梯。电话所在的楼梯口黑乎乎的，黑夜早已潜入。

“喂，喂！”迪子将听筒尽量贴近嘴边喊道。

“喂，是你吗？”

是阿久津的声音。可能他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

“我是迪子。”

大概直到刚才还在梦里追他的缘故，此刻的他显得非常亲切。但尽管如此，突然打电话来，总有什么事。一旦回到现实中，迪子顿时感到不安。

“出什么事了？”

“你身体怎么样？”阿久津将声音压得很低。

“还行吧……明天应该能上班了。”

怀孕的事还没有告诉阿久津，所以他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我在医院里。”

“嗯？”

“我妻子自杀了！”

“你说什么？！”迪子不由得捏紧了听筒。听他说在医院里，她还有些失望，可就在那一瞬间听到了令她震惊的消息，“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么现在……”

“还不要紧……”

“救过来了吧？”

“现在睡着了，但医生说还不清楚……”

迪子低下头，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猝不及防，所以迪子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事情的原委。

“昨天晚上圭次去医院，好像把我们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了。”

“啊？”迪子顿时说不出话来。

“生病时本来意志就很脆弱，再听到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受了刺激。”

“圭次先生，全都……说了？”

“看来是的。”

为什么说那种事？即使是姐弟俩，也有该说与不该说的区分。迪子对圭次的幼稚感到生气。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做。但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可能是受不了那样的打击吧。”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今天早晨发现的，好像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服的药。”

“药……”

“服了一百粒安眠药。”

“这……”

迪子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声。她不怨恨别人。多嘴多舌的圭次，听了这件事竟然试图自杀的夫人，到傍晚才来悄悄告诉她的阿久津，还有焦头烂额的自己，她全都感到厌恶。这样的人际关系，她简直厌恶得要发疯了。

“我只是想和你一个人联络一下。”

“通知输血中心了吗？”

“今天没去上班，所以我只是告诉了所长。”

这事如果被宫子和伸代她们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光这么想想，迪子就不寒而栗。

“讨厌……”

迪子握着听筒，情不自禁地直摇头。

“明天你能出来吗？”

“嗯……”

“明天傍晚时见个面，我再详细告诉你。”

“可是这种时候夫人……”

“到明天，我想她会稍稍冷静下来些的。”

妻子试图自杀，但妻子自杀的第二天，却要与导致她自杀的另一个女人见面，这个男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迪子脑子里一片混沌。

“今天晚上你会一直在医院里吧？”

“看来是的。”

“你多保重。”

“暂时不要对别人说。”

“当然，我不会说的。”这怎么说得出口！迪子在心里嘀咕道。

“就这件事情，我想跟你先联络一下。”

“我明白了。”

“那么再见……”

“再见。”迪子点点头，放下听筒。

回到房间里，夕阳已经落下。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迪子听着单调的雨声，又钻进被窝里。

她心想应该有所盘算，但她的思绪一点也集中不起来。她只是恍恍惚惚地注视着已经昏暗的天花板。

“姐姐，你怎么了？”

亮子又回到房间里，打开电灯。荧光灯骤然闪亮，迪子一下子被扔到一片光明里。

“你在哭？”

“没有……”

迪子忙转过身去。这种事情不值得哭，至少对迪子来说，这不是多么悲伤的事。然而，眼泪却偏偏止不住地往外淌。究竟是因为事情太令人震惊，还是因为自己的感情还来不及调整？

“他说什么了？”

“行了，你到楼下去，让我一个人待着。”

“哎……”亮子故意夸张地蹙了蹙眉头，“那么，你一个人待着，好好苦恼一下吧。”

亮子走后，迪子起身关掉电灯。现在的状态，最好是在黑暗处听着雨声度过。

迪子已经没有了暴露于光明的勇气和自信。

虽说是圭次告诉了夫人，但把夫人逼上自杀绝路的根源还是在迪子身上。迪子与圭次相亲后，装作两人交往得很好的样子，实际上却和阿久津继续保持着关系。

迪子与丈夫和弟弟两个人同时交往。突然知道这些事，夫人无疑受到了打击。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染，夫人当然会受到刺激，但彻底将夫人击垮的，也许是自己“居然对此一无所知”。对夫人来说，受丈夫和迪子的欺骗，被隐瞒得严严实实，这样的屈辱也许更令她感到委屈。

——我是一个多么可恶的女人！

房间里漆黑一片。迪子在黑暗中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

一个女人难道可以做出把另一个女人逼进死路的举动吗？即便是为了霸占自己所爱的男人，难道可以让另一个女人悲伤到要寻死的地步吗？

事到如今，夫人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痛苦得想死这个过程。

听了圭次的诉说后，整整一个晚上，夫人是在想什么、怨恨什么吧？也许是憎恨丈夫的行为，后悔自己的愚钝。

然而，最后服药时，夫人满怀憎恨、充满诅咒的，不正是我吗？

“真讨厌，讨厌！”迪子又摇了摇头。

她想逃走，想从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的泥沼中爬出来，回到纯洁无邪的少女时代。

真希望摆脱所有的人，重获自由。

迪子闭上眼睛祈祷着，呕吐感又从她的胸膛深处往上顶似的逼上来。

四

第二天，京都还是下雨。

雨没有像昨天晚上的秋雨那样发出敲打着屋檐的声音，而是像细丝一般覆盖了京都的街道。

迪子望着窗外的雨，犹豫着是不是要去输血中心上班。

早晨醒来没有呕吐的感觉，但昨天夜里整整一晚都在想着阿久津妻子的事，辗转不眠，黎明时才稍稍打了个盹，因此迪子感觉脑袋很沉重。

“姐姐，你又请假了？”迪子穿着睡衣正怔怔地望着窗外，亮子在背后问道，“你近来有点不对劲儿。”

“怎么？”

“嗯，只是有些……”

亮子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径自走下楼梯。看来迪子身上的变化，亮子也许已经隐隐地觉察到了。

“走了！”

迪子自言自语道，甩了甩沉甸甸的头，站起身来。

雨依然下着，下得不大不小，如果撑伞不免有些小题大做；可如果不撑伞，头发和肩膀就会不知不觉地被雨淋湿。

迪子穿着带白色兜帽的风衣，手里拿着折叠雨伞，走出了家门。细雨霏霏的早晨，街道上赶着去上班的工薪族一齐向电车街拥去。人们几乎都一语不发，只顾朝前走。

车站前已经排成长队，人们都穿着风衣，拿着伞。每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上班族们都排起长长的队列。

迪子站在队列的后面，突然涌起一阵冲动，想朝队列的相反方向走去。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那样的想法？只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想法。但仔细一想，又好像是很早就潜伏在迪子内心里的想法，它只是今天才流露出来，也许是因为从早晨起就在犹豫要不要去上班的缘故。

迪子拿定主意走出队列，走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朝与人流相反的方向走去。说实话，迪子自己也没有目标，不知道去哪里，她就是想抗拒一下。

前方，衣笠山在雨幕中隐约可见。枫叶开始凋落，整座山峦在雨中显得阴森森的。

迪子一边走一边看手表。八点半了。即使快步走，赶去输血中心上班也来不及了。这么一想，她反而变得很坦然。

沿着衣笠山的山麓向右拐去，便到了等持院。再往前去，就是龙安寺大街的轻轨车站。

迪子在那里坐上轻轨，到终点站岚山下了车。

去那里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就走到了车站，迪子见去岚山的车很空，就上了车。

早晨的岚山游客还很少。周围的旅馆门前，看样子像是前一天晚上住下的人们开始出门，这些人好像也被雨阻滞了游程。

迪子将包挂在手臂上，双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开始朝野宫的方向走去。

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她避开有车的大路，挑选幽静的小道走去。

这一带是嵯峨野，古代是天皇的皇室土地，后来成为名士的隐居地，如今则受住宅开发热的影响，一幢幢住宅拔地而起，已经失去往昔的幽韵。

尽管如此，在到处可见的残存竹林和原野中，仍弥漫着一股旧时的萧寂。

迪子在竹林间的小径上缓缓走着。雨像扯着的丝线一样落下来，无声无息的，黑黑的湿润的泥土中，竹子的翠绿显得十分醒目。

不一会儿，走出竹林，来到田埂上，一块古旧的路标正等候着迪子：

“北 厌离庵 野宫天龙寺大道 东 释迦堂前街 西 落柿舍二尊院前。”

迪子在路标前伫立了一会儿，开始沿朝西的小道走去。

天空依然低低地覆着雨云。雨依然不紧不慢地继续下着。从这里再走二百米，右边就能看见落柿舍，再走过去，就能看见二尊院的大门。迪子走到那里，才想起她曾经来过这一带。

回想起来，还是在大学时代，一起来的全都是大学同学，记得有五六个人，其中应该也有秋野。

那个时候，的确和秋野还没有关系，迪子还是处女。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个年头。

突然，迪子对自己竟然还有过处女时代感到不可思议。无论什么样的女性，都会有处女时代，然而她却觉得那好像只是遥远的、短暂的一个时期。二十年与四年，处女期与非处女期，论岁月长短两者有很大差距，但是在现实中，短的时期占据更重的分量。

记得那时是要开车去清泷那边兜风，只是路过这一带，他们对田野和寺院都毫无兴趣，两辆汽车一前一后紧紧跟着，颇为好奇地经过这里。

距那时只过了四年。

在这条曾经喧闹着驾驶着汽车经过的路上，如今迪子一个人淋着雨走着。

穿着牛仔裤，高声唱着歌经过这里，那样的经历，就好像未曾有过一样。她仿佛觉得，与其说那是青

春，还不如说是对爱情一无所知的某一时光片段的风景。

前面又有一块路标，这个路标有迪子的个头那么高。

“北 二尊院 祇王寺 爱宕道 小仓山常寂光寺歌仙祠 小仓定家卿遗址。”

迪子在路标那里向右拐去。

道路两侧是葱郁的竹林，在竹林中断的地方，露出被枫树林遮掩着的祇王寺。

在和“草庵”这一名称很般配的茅屋的正殿里，静静地放置着祇王、祇女们的木像。

迪子在草庵旁的平台上坐下，又想起四年前的事。

自那以后，她把爱奉献给了秋野，再以后又奉献给了阿久津。

虽说先后爱上两个男人，但对迪子来说，无论对哪一个男人的爱，都不是虚幻的；对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她都觉得如果为了他即使去死也愿意，毫无保留地竭尽自己的爱。

对这样的爱，她不后悔。

尽管如此，现在的这种虚无是什么呢？

秋野的事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不必再提。可是，和阿久津之间的事，是很现实的问题。他的妻子试图自杀，他的孩子寄寓在自己的腹中，就是现在这一刻，这个生命还在成长，正准备开拓一片新的未来。

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她还会感到消沉，身心无力，这到底是为什么？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梦幻，就连肚子里感受到的生命的充实感，也像是不久将失去的幻影的前兆。也许是来到散发着古人凄怆愁思的寺院，或是独自彷徨在雨中嵯峨野的缘故，迪子突然觉得自己越来越脆弱了。

前方传来一阵喧哗，一群游客走来。跟随着向导的，是一个清一色由年轻女性组成的旅游团，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四年前的迪子那样天真无邪的神情。

迪子像被赶走似的站起身。

雨刚刚停了，但云层还很低。

十点。

迪子犹豫着是否要回去。也许是走在乡间小道上的缘故，她觉得已经走得非常远了。然而，现在再急急忙忙地赶回去，也没有可干的事。迪子沿着爱宕道又向西走去。

这一带是荒墓。迪子想起这里和洛东的鸟边山一样，都是古代京城的墓地。

不知道是谁为谁建造并供奉的各种各样的石佛，静静地伫立在雨中的枫树下。这些石佛大小不等，有着三角形或圆形的脸庞，光滑滑的。

成千上万的人长眠在这里。

曾经荣耀、喜悦、欢笑的人们，在这里一声不响地重返大地，一个个质朴的石佛身上也许都蕴含着往昔的爱的欢愉和哀伤。

迪子又想起了阿久津。

阿久津在做什么？夫人的性命保住了吗？

迪子靠在开始凋落的枫树树干上，望着石佛。

她从家里一路走来想要思考的，就是阿久津妻子的事。早晨出门时，她就觉得必须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而刚才一直不去想这件事，或许是因为她害怕考虑它。

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将另一个女人逼上死路的事情。此刻，那个女人正拼命挣扎着想要活下去。沉浮在那样的痛苦中，夫人或许正在竭尽所能地痛骂自己。

——莫非从前世起，我就注定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

雨滴落在石佛的白色石台上的积水中，波纹荡叠。除了竹林深处轻轻的鸟叫声之外，万籁俱寂。

迪子想要回家，待在这样的地方，只会让她更加黯然神伤。

阿久津在电话里说“还不要紧”，但他的声音已经极其颓伤。

迪子心想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可“万一”这样的事情谁也不说不准。

想来也不是在这样的地方恍恍惚惚消磨时光的时候，应该回输血中心或家里，等着阿久津的联络。现在正是一个大活人能不能获救的紧要关头。

迪子突然心生胆怯，她将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瞧也不瞧一眼石佛，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匆匆返回。

五

二十分钟后，迪子在爱宕道临街的礼品店里，用公用电话向输血中心打电话。

将听筒拿在手里时，还想着要打到输血中心去，但害怕会被人刨根究底地东问西问，于是决定打回家里。何况请假的事还没有告诉家里，总令她有点放不下。

家里的电话马上就接通了。

“你到哪里了？”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

“现在我……”

“你没有去上班？”

“……”

“你刚走，输血中心就来电话了，说让你马上跟所长联系。”

“是所长打来的？”迪子不知道所长找自己有什么事，她重又握紧了听筒，“什么事？”

“什么也没说，反正看样子好像很急。你说去上班的，你到底在哪里瞎转悠？”

触及女儿的隐私，母亲的声音越发不安。

“没关系的，路上有件急事要去办一下，我马上就 and 所长联系！”

迪子放下听筒，接着拨输血中心的号码。

电话铃响了三次，接电话的是传达室一个声音听着耳熟的女人。

“对不起，请帮我接所长。”

迪子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请等一下。”

发出轻轻的接拨声，接着传来所长的声音。

“是你吗？你现在在哪里？”所长突然大声问道。

“我在嵯峨野这边。”

“嵯峨野？”所长愣了片刻，“有件事必须转告你。”

“出什么事了？”

“阿久津先生的夫人去世了！”

迪子猛地倒抽一口凉气，整个人蹲了下去。昨晚还说“不清楚”的，怎么突然变了？

“可是……”

“看来服用的量相当大。”

迪子无言以对。她完全没有夫人死了的切实感受，只觉得在这阴霾的天空底下，某个遥远的陌生人死了。

“现在去世的事已经转告输血中心的人了，但自杀的事，对谁也没有说起，知道的只有你和我。”

“那么，部长呢？”

“应该已经和遗体一起回家了。”

迪子手握听筒，望着眼前与常寂光寺相连的芒草地。在白浪一般起伏波动着的芒草地前，可以看到红叶的杂木林，在红叶杂木林的前面，便是寺院的山门。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阿久津也手忙脚乱，你大概也很吃惊吧？但必须沉住气。”

迪子现在什么也答不上来，将一个女人逼至死地的恐惧，笼罩着她的全身。

“阿久津好像很担心你，说自杀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病治不好才感到绝望了。”

尽管治不好，可夫人的病也没有严重到自杀的程度。虽说因患病而产生了悲观厌世的念头，但不可否认主要原因还是阿久津和迪子之间的事情。

也许阿久津心中明白，是为了不让迪子感到痛苦才这么说的。

“反正，你今天就索性休息吧，不用来了。”

“是。”

迪子答道，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即使去输血中心，看来也干不了什么工作，但一个人在家里也待不住，继续在这一带走，只会让她更加不安。

“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件事发生了，当然应该对这件事好好思考一下。”

迪子望着远处的原野，听着电话里所长的声音。

“……可是，已经发生的事，无论考虑多久，终归只是结果。”

“您是说，忘掉它？”

“不，我不是说要忘掉它。我只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因此而气馁或自暴自弃。”

“我不要紧的。”

“那就好。”

迪子一面听着所长的教诲，一面望着覆盖原野的芒草那白色的波浪。大概起风了，白色的草叶一齐朝右翻滚着。

“今天为什么去那里？”

“没……”

“无故地不来上班，这可不好。”

“对不起，”迪子答道，随即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请允许我休息四五天。”

“做什么？”

“我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是吗？”短暂的沉默后，所长说道，“嗯，好吧。不过这次的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我知道。”

“那么……”所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有什么事需要商量的话，随时可以找我。”

“是……”

迪子点点头，心想，所长说的男人和女人分手的时刻，或许现在切切实实地逼近了。

第九章 终章

—

翌晨，风拍打着木板套窗，迪子被风惊醒了。

起床一看，悬挂在屋檐一端的保健品广告牌的螺丝脱落了，在风中摇曳着。已过了六点，但雨云低垂，街道上还没有亮起来。

大街上的街灯还留着黑夜的痕迹，街道上一片静寂，只看得见穿着雨衣配送牛奶的人的身影。雨不时地斜着飘落下来，风很猛烈，电线杆上的招贴纸被风刮得不停地甩动。

迪子看了看秋风萧索的街道，又马上钻进被窝里。

从前天到昨天夜里，迪子思绪联翩，想了很多事情，随即又都否定了。阿久津、他那死了的妻子、圭次、肚子里的孩子，许许多多的事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又都消失。

她想得精疲力竭，浑身发软。

然而现在，在晨风中回过头来想，她仍然没有理出一丝头绪来，有的只是疲惫和虚无。

七点。

迪子不经意中想到要不要去一趟阿久津的家。

她没有像模像样的理由可以去阿久津的家，这个念头只是在瑟瑟的秋风中忽然闪现的。

阿久津的家，迪子以前只去过一次。一年前和阿久津之间的爱情还很笃实的时候，有一次从旅馆出来之后，她把阿久津先送回家，是在下鸭神社后面幽静的住宅区里。在入口处的绿化丛前，阿久津有点不好意思地握着她的手。

当时，迪子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要将在自己身上耗尽了所有精气的躯壳送回他妻子的身边。她觉得，消失在昏暗的街灯下的，只是没有精髓的男人的外壳。

现在，那个可恶的对手已经不在。在曾经有妻子等待的家里，也许阿久津正呆呆地、无所事事地看守着妻子的遗体。

迪子穿上衣服，梳理好头发。

映在镜子里的脸上，显示出两天滴水未沾、殚精竭虑的憔悴。

“怎么回事？又要出去？”

见迪子比平时早一个小时开始梳洗，母亲疑心地望着迪子。

“有个工作必须早点弄。”

迪子只说了这么一句，便离开了家。

母亲和妹妹似乎已经在怀疑迪子这几天的举动，觉得大概出了什么事，但她们不会直接询问。她们不会莽撞地吵闹起来，只是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她的神态。

外面行人还很少。柏油路面被夜雨淋得湿漉漉的，风在湿漉漉的道路上掠过。散落在人行道边的落叶被风刮起来，席卷而去。白色外套的下摆随风起伏着，用纽扣扣着的兜帽一角在肩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迪子从船冈山乘上电车，沿北大路向东而去。昨天是从船冈山向西，从衣笠山起，在一片荒墓地中徘徊。

无论向西还是向东，其实都是随性而定的。

但是，现在迪子即使去输血中心也没有心思工作，待在家里则会发疯。随性走走，走到走不下去为止，这是让心灵得到安宁的唯一途径。

“高野桥到了。”

听到乘务员的播报，迪子下了车，平时她总是待在车上继续坐下去的。

下了车，左边就流淌着高野川。去年秋天，她曾和阿久津一起去过这条河的上游大原。一年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既漫长又短暂。

迪子沿着高野川边慢慢向南走去。她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事情，只是在风的轻拂下随意地走着。

不一会儿，她便看见了下鸭神社茂密的树林。树叶几乎全是红叶，叶落后变得尖尖的树梢伸向阴沉沉的天空。迪子在神社前那长长的木围栏的转角上拐向右边。

风也吹过那条小路。电线杆上用铁丝固定着的“七五三祭”告示板，在风中摇曳着，发出“咔咔”的声响。

在风中，迪子忽然闻到了阿久津的体味。

她无法说清楚那是什么气味，像是烟味，像是汗味，好像是各种各样的气味掺杂在一起，又觉得不像是那些气味中的任何一种。这体味不是靠鼻子嗅得到的那种纯粹的气味，而仿佛是被男人紧紧地抱着、被轻柔地爱抚着时吐出的炽热气息。

阿久津的家就在附近，大概是风送来了他的气息，或是随着他家的临近，迪子思念起了他的气息，那种思念穿透了她的身体。

她的身体比心灵更加怀念着阿久津。

他不是个坏人。不知为什么，迪子忽然这么想。

在围栏中断的地方，有一家挂着“宇治茶”招牌的卖茶道用具的商店，商店前面有一户围着竹篱笆的人家，这户人家的前面有一座用大谷石围着的二层独户小楼，那就是阿久津的家。

迪子在石墙前停下脚步，从正面注视着小楼。石墙的一端嵌着用楷书写着“阿久津”的信箱。

门柱并不宽，玄关就在门柱前稍稍向左拐弯的位置。从院门到玄关有十几米的距离，其间摆放着两只用塑料袋罩着的花圈。花圈旁边，木栓、绳子等散了一地，大概是昨天搭过帐篷。

夜间守灵的人们现在也许还在睡觉，也许正聚集在灵柩边商议，玄关门关得紧紧的，悬挂着写有“忌中”的垂帘。

迪子将双手插进外套的口袋里，伫立在路边，任凭风吹拂着。

现在只要按一下门铃，等几分钟，也许阿久津就会出现。

在这凄厉的晨风中，阿久津会说什么？

是满脸惊讶地说“请进”，还是像平时那样温柔地拥着她的肩膀，说“一起走吧”？是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轻声对她嗫嚅道“妻子死了，但我的心不变”；抑或是说“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现在什么也不想”？

不管他怎么做，迪子都已经不在乎。她现在想要的，不是阿久津说的话。

一旦变成语言，全都会是谎话，只有流露在表面的语意残留着，而隐藏在内心里的真正的心绪会消失殆尽。在语言面前，思考、令人烦恼的想法全都会消失，剩下的只有白茫茫的虚无。

人们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还不到内心的十分之一。不，也许连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都不到。语言这种东西还是算了，那种荒唐已经不需要了。现在迪子想要的，仅仅是阿久津的眼神。

欢爱之前，阿久津总是直直地凝视着迪子。只要有他那种含情脉脉的眼神，就能够忘掉一切，就能够将以前的一切当作往事埋葬在内心深处。

两年来的烦恼和爱恋，最后换来的就是那个眼神。正因为毫不虚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阿久津的爱，所以迪子才忍受了痛苦，跟随阿久津直到现在。而且，只要有了这种爱的真实感，以后即使与阿久津分手也能活下去。

风在大街上掠过去，落叶飞扬，吊唁的花圈上那黑色和白色的细绳脱开了，随风舞动着。

门依然紧闭。

迪子站在风中，对着门合起了双手。

这里面，长眠着阿久津的妻子。以前的恶作剧、报复，全都不是因为憎恨阿久津的妻子。不仅如此，其实迪子是想与她相处得更亲密、更和睦的。她和她看起来应该能相处得很融洽。

事情变成这样，是因为迪子太爱阿久津了。过分的爱恋，使迪子变得盲目。

“请原谅我。”

迪子在风中紧闭双眼。

过了片刻，有一辆汽车开过来，缓缓地驶到院门前停下，一位穿着丧服的老妇人牵着孩子的手走下车，大概是阿久津的亲戚。

有那么一瞬间，妇人用诧异的表情看着迪子，随后走进院门。

妇人敲了敲玄关门。不到一分钟，门从里面打开。妇人躬着腰消失在门里。

门再次关上，四周又只剩下了风。

上午八点。迪子在路边再一次合起手掌，然后轻声说道：“再见。”

这话与其说是对阿久津妻子说的，毋宁说是对阿久津说的。

虽然没有见到阿久津，但她爱他，现在依然爱着他，这始终未变。这是不容动摇的事实，与他的妻子死了还是活着无关。

在风中，能够确认这一点，迪子已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她爱他、她得到他的爱的这份确认，所以迪子可以从阿久津那里离开了。

“再见！”

迪子又说了一遍，然后头也不回，便朝着来时的高野川方向径直离去。

二

迪子去东山一乘寺附近的妇产医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沿着高野川河岸向北走去，在桥头向右拐就到了一乘寺。前面的电线杆上悬挂着招牌，按招牌的指引，拐入一条小路。

从那条小路的转角过去第三家，就是医院。

对妇产医院，迪子并不熟悉。偶尔也有妇产医院向输血中心申请用血，但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

反正没有熟悉的医院，所以去哪家妇产医院都是一样的。

迪子现在还不知道那家医院是否安全、值得信赖，万一发生事故致人死命也怨不得谁，如果那样的话，她觉得是上帝给予她的惩罚。

哪家医院都一样，顺着风走，去第一眼看见的那家医院。

她这么想着，往前走着，最早发现的，就是这家医院。

也许是时间尚早的缘故，候诊室里没有人。挂号室里的小姐正在整理病历卡橱柜。

“挂号吗？”

“是的。”

迪子报了姓名和年龄之后，小声告诉她：“我好像怀孕了。”

看来挂号室里的小姐对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毫无表情地问了迪子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之后，说道：“医生马上就来，请您稍等一下。”

迪子在候诊室的长凳上坐下，望着窗外，她看到马路对面的石墙和大银杏树茂密的枝叶，那些枝叶也在随风摇动。

医院是个两层楼的私人医院。挂号处的左边是楼梯，楼上好像是病房，从那里传来轻微的婴儿啼哭声。这是家同时负责生孩子和堕胎的医院。

迪子像要从那啼哭声中逃避似的，又朝窗外望去。每次有风刮来，银杏树的枝干便向右摇曳，同时，泛黄的树叶则在空中飞舞。

“有泽小姐！”

风刮过之后，短暂的静谧在窗外降临的时候，有人喊迪子。

“请到诊察室里。”

迪子把外套和包拿在手里，迟疑地推开诊察室的门。

医生大约有四十岁，戴着眼镜，看上去人很温厚。

“是怀孕了吧？”

“是的。”

医生点点头，在病历卡上写着什么，然后又问她最后一次月经的日期和身体症状。

迪子回答，医生再把她的回答记入病历卡之后，朝白色的挂帘那边示意道：

“请到那边去。”

迪子一瞬间垂下头，随后慢吞吞地走到挂帘背后。

检查的时间并不长。检查肝肾好像花不了几分钟，迪子却觉得漫长而难熬。

下了诊察台，再次坐在医生的面前时，迪子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嗯……”

迪子低下头，咬着嘴唇听医生说明。

“孩子很健康。”

医生这么说后，便没有再说下去，而是默默地地点上一支烟。以后的沉默，好像是在等迪子做一个决定。

“这……”

“嗯？”医生在等着她的决定。

“我想请医生替我拿掉……”

医生将衔在嘴上的烟放在烟缸上，拿起病历卡。

“因为是第一胎，所以如果有可能，最好还是生下来吧。”

“可是……”

“是吗？”

医生好像从一开始就看出迪子会提出堕胎。他拿着笔，看着桌上的台历。

“那么，下周的星期一或星期二做吧。”

“今天不行吗？”

“今天？”

医生吃惊地望着迪子。

“不行吗？”

“不是说不行……”

迪子想趁现在心意已定时就截断和阿久津之间的所有联系。她想断绝所有的瓜葛，恢复自己独自一人的无牵无挂。

“这么急吗？”

医生又看了看台历，然后和身后的护士交谈了几句。

“你没有其他疾病吧？”

“没有。”

“那么，等一会儿十一点钟开始做吧。”

“十一点？”

诊察室里的壁钟正指着九点。

“在做手术之前，为了保险起见，要化验血液，胸部拍个X光片。”

医生说完，护士随即招呼迪子：“请到这边来。”

做完检查，十一点刚过，外面的风依然很猛烈，雨不时地斜着打过来冲刷着窗户，银杏树痛苦地在天空中扭动。迪子看了一眼银杏树，走进手术室里。

或许因为下雨天天色昏暗的缘故，手术室里无影灯的灯光，给了迪子一种到了黑夜世界里的错觉。

“请。”

在护士的帮助下，迪子爬上手术台，仰面躺下。

她只穿着长衬裙，从腰部往下都裸露着。然而，迪子已经没有了羞耻的感觉。正常的情感，自一开始检查的时候起就已经荡然无存。

迪子紧闭双眼，感觉自己将要坠入无底的黑暗中。

害死了阿久津的妻子，现在又要葬送好不容易寄寓在腹中的小生命。付出两条生命的代价，来舍弃一段恋情，自己是一个罪孽多么深重的女人！

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这既不是因为要将孩子堕掉的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手术的恐惧。迪子现在毕竟还爱着一个始终爱着的

男人，这种情感要远远超越那种悲伤。

突然，闭着的眼睛前面白蒙蒙的，护士在用纱布轻轻抹去迪子的眼泪。

然后，护士提起她的左臂，在手臂上绑上止血带。

“要给您麻醉了，您慢慢地数一、二、三，马上就会睡着的，等您醒来时手术就会结束。”

她的手臂被扎紧，小小的针头的刺痛在手臂上掠过。

“不要紧吧？来，一——”

“一——”

“二——”

“二……”

声音渐渐变得模糊、迟缓。在那懒钝而模糊的感觉中，迪子独自走在原野上。

走啊走啊，原野无边无际。迪子觉得很疲惫，呼吸急促几乎气绝，但依旧在原野中不停地走着。漫无尽头的原野，像是石佛林立的墓地，又像是长满了齐人高的芒草和芦苇的荒野。

她继续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到尽头。一阵秋风掠过，在云车风马的天际，露出微微的曦光。在清冽的秋风中，迪子迎着曦光继续拼命走着。她赤着脚，头发被风吹乱了，她还是不敢停下。只要往前走，她便又能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也许不久天就会大亮。在天亮之前，迪子可以静静地沉睡。

“三——”

又传来女人的呼唤声。这声音中断的时候，秋风再一次从遥远的大地尽头掠起。与此同时，迪子的意识乘着低低的风的声音，消失在幽远的原野尽头。

正午的原野

まひる野

渡边淳一 著

沈玲 译



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缠绕着单纯坚强的心。
镜花水月的情爱痴缠，只是欲望的过眼烟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正午的原野

まひる野

渡边淳一
著

沈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的原野/（日）渡边淳一著；沈玲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3

（渡边淳一作品）

ISBN 978-7-5552-6741-6

I. ①正... II. ①渡...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4177号

まひる野by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77 by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正午的原野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沈玲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0532）68068026

出 版 人 孟鸣飞

策划编辑 刘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刘迅

特约编辑 曹红星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封面插图 周悦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7.5

字 数 480千

印 数 1-13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741-6

定 价 4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 畅销 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当辻村多纪走出位于东山若王子⁽¹⁾的家的时候，京都的天空骤然下起了。

黎明时还飘着零星小雨，上午就停歇了，之后还有些许阳光洒下。此时的这场大雨让多纪倍感意外。

多纪还是决定离开。她来到门口，将皮鞋放进纸袋中，穿上了一双鲨鱼皮花纹的利休木屐。

“下得挺大的呢，打辆车吧。”

身后传来了保姆安代的声音。多纪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个家工作了，今年刚满六十岁。

“嗯。”

多纪麻利地将装着皮鞋的纸袋塞进了旅行包。

也许是因为下雨而天色昏暗的缘故，穿着印花外套的多纪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我走了，家里就拜托你了。”

“我送送您吧。”

“好啊，这个麻烦帮我拿一下。”

多纪将旅行包递给了安代，自己拎起了一个装有丧服的日式小箱。

“东京也在下大雨吧？”

推开大门，院子已经被大雨打湿了。刚刚进入十月，细竹还是郁郁葱葱的，木兰的根部却已有了一片枯叶。

眼睛有些青肿的多纪，一头钻进了安代撑起的黑色雨伞中。

在院子小道的右侧装有一个竹筒敲石⁽²⁾。往前走，穿过一扇格子门⁽³⁾，是一段用砖石铺过的缓缓的斜坡，两侧有雨水哗哗地向下流着。

“西边好像要亮堂一些。”

若王子位于大文字山⁽⁴⁾的山脚，稍稍高出对面的城镇，可以眺望西边的连绵山脉。

厚厚的灰色云层似乎将整个京都笼罩了起来，只有在右手边的爱宕山那一带才有一些亮色。

“先去五条街那边的店里看一下吗？”

“嗯。新干线两点半开，还有点时间。”

多纪迈着碎步，脚尖着地往坡下走。也因下雨的关系，山麓下的这一片住宅区在午后的时光中显得格

外恬静。

“明天傍晚前回来吧？”

“我想在那之前就可以回来了。”

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黄色的雨披从旁边经过，大概是结束了上午的课程，正在往家走。

安代继续说道：“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

“怎么？”

“还特地赶去东京……”

“不。”

多纪摇了摇头。两人走完了坡道，转入通向南禅寺的马路。

雨下个不停，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刚才还有些亮堂的西边的天空，现在也是乌云密布。

两人在一个写着“宇治茶”招牌的茶馆前停了下来等出租车。

以往，从南禅寺方向开过来的空车一辆接着一辆，可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就没有了。大概在途中就都被别人叫走了吧。

“你不在家的时候，如果有报社的人打电话来该怎么办呢？”安代不安地问道。

“没关系的，说不在家就行了。”

多纪的语气很强硬。安代在伞下点点头。

“可要是您的继母问起为什么没让她去呢？”

“她要这么问，那我也没办法，毕竟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只有我。”

这时，驶来了一辆空车。

“谢谢。”

多纪从安代手中接过行李，坐进了出租车内。

“请多加小心啊！”安代深深地鞠了一躬。

多纪朝着车窗外点了点头，然后对司机说：“请到五条大桥。”

从若王子到五条大桥，不堵车的话花不了十分钟。由多纪担任总经理的辻村扇子店就位于大桥第二个路口往南的位置。

这是一幢两层小楼，入口处有一段小胡同。房子隔成了五小间，但进深比较长。

来到店前，多纪下了车，没撑伞就快速跑了进去。

“您好！”

门口一个叫中川的年轻人向她问好。他正在往车上装货。

“辛苦了。要送去哪里呀？”

“要将这些扎好的扇子给小池先生送去，然后把一些损坏的带回来。”

“对了，听说小池先生的父亲中风住进了医院。跟大坂说一声，让他买上五六千日元的水果做个果篮，你带上给他送去。”

“好的。”

“其他职员都挺好的吧？”

“都挺好的。”

“那就拜托你了。”

多纪说完就上了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很狭窄，而且还堆着挂历、装扇子的箱子之类的东西，仅容一个人勉强通过。二楼上，从里面数第二间小屋子就是多纪的经理室，还兼做会客室之用。

多纪脱去外套，让女秘书靖子喊来了常务吉冈。

“请问有什么事吗？”

吉冈带着冷淡的表情走了进来。他已经在辻村家工作三十年了，一贯是这副样子。

“早上好。”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只要多纪一到公司总会这么打招呼，“过会儿两点半我要去东京，明天傍晚前回来，公司的事就拜托你了。”

“还是要去吗？”

吉冈源治是辻村家的老臣，多纪父亲做生意的时候就聘用他了。可以说，他通晓扇子行业的一切事务。现在成立了公司，吉冈则当上了常务，只有多纪还直呼其名。

“挂历印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可您在东京没什么时间啊。”

“明天的葬礼好像是十一点开始，所以下午还有些时间，我可以去趟日本桥那边。”

“这样的话真是太好了。”

“那样品呢？”

“带几本过去吧。”

吉冈下楼去取挂历的样品。

以前扇子店只是做扇子的，最近，利用空当做起了挂历。多纪去日本桥就是为了跟批发商打打招呼，打通销售渠道。

多纪迅速将摆在桌上的文件扫了一遍。大多数都是要给销售商和工匠们的支付发票或收条。

“可能有点重啊。”

吉冈抱来了十余种挂历样品，多纪并不理会这些，她拿起一张票据递给吉冈看。

“这十万日元是饭田先生借的吗？”

“啊，这是要打给饭田先生的预付款。”

“又来借钱了？”

“他说住在山科的弟弟出了车祸。也许他又去赌博输了钱吧。”

“这事可得多留意。”

“他说是急用的。”

吉冈一边点点头，一边将挂历塞进多纪的包内。

“挺沉的。”

“没关系。现在几点了？”

“快两点了。”

“哎呀，新干线是两点半的，我得走了，还在下雨吗？”

“是啊，没停。我开车送您吧。”

“中川刚才开车出去送扇子了吧？”

“另外一辆空着呢，没开走。”

“那好吧，拜托你了。”

吉冈拎起了多纪的包，叹道：“真是辛苦啊。”

“嗯。”

多纪微笑了一下，往屋外走去。

吉冈开车到达京都车站的时候已经两点二十了，离发车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请稍等一下，我停完车就来。”

“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

多纪拿上旅行包和日式小箱向检票口走去。

与平时相比，今天下午的电车比较空敞。多纪脱下防雨外套，在软席车厢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大雨还在浇淋着京都的街道，电车在雨中缓缓地出发了。

这样乘坐三个小时，傍晚就可以到东京了。在这期间，不用考虑公司的事，也不用烦恼家里的事，睡觉或看看窗外的景色就行了。可是，在这之后将会非常辛苦。保姆安代和常务吉冈在多纪临走时的感叹也都口吻统一：“真是辛苦啊。”

这是同情还是勉励呢？

安代说继母应该去，但既然父亲已经过世，由多纪去参加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于没怎么出过门的继母来说，行李过于沉重，对方也不一定认同她。

但是，父亲死后还不到两年就又穿起丧服，这是多纪根本没有想到的。

在为父亲办葬礼的时候，以为从此以后就跟丧服绝缘了，可这次却不得不为一个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再次穿上。

这是为弟弟干的事去做善后处理，多纪提不起一点精神。

守灵的地点是在下北泽^⑤的莲台寺，对于那一带多纪并不熟悉。听说从新宿站出来后乘坐小田快线，在第六站下车即可到达，但从东京站过去的话只能打车了。

到达东京的时间是五点半，灵前守夜是从六点半开始，所以能赶上，多纪这样想。可是，一说是辻村隆彦的姐姐，他们会让自己进去吗？主家倒不至于让前来悼唁的人吃闭门羹，但一齐转过头来盯着自己，那是肯定的。

被冰冷的视线死死地盯着，就是修道成佛的人，可能也会被吓跑。如果到了那个地步，该怎么办才好呢？就是默默地低头行礼吗？还是应该说些什么谢罪的话？

这种时候，如果父亲还活着就好了。可是，在这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家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总之，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多纪又看了一眼那烟雨蒙蒙的原野。

弟弟隆彦，什么时候成了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了呢？详细的情况，多纪也不太清楚。

才上了两年大学，刚刚开始转入专业课程的学习，隆彦就已经不在家里了。

由于家里只有姐弟二人，出于这份亲情，相差六岁的姐姐和弟弟之间，就是再有隔阂，多纪也想知道一些弟弟的事情。可是，从上大学开始，对于隆彦的生活，多纪突然就一无所知了。

作为京都扇子制造批发商老字号“辻村”家的大少爷，隆彦一直是娇生惯养的，但头脑却并不那么笨。

这并不是亲人偏袒的看法，从应届高中直接考入京都大学，足以证明隆彦是相当优秀的。

按照父亲隆平所说，上了经济系，将来继承辻村，这也是既定的事实了。

那为什么又跑去参加学生运动呢？

辻村家的亲戚中，没人抱有那种过激的思想。可能还是上大学后受了朋友的影响吧，抑或是在高中之前受到压抑的青春冲动，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上大学后的第二年，隆彦就突然说出“辻村倒闭了也没什么关系”之类令人不安的话，接着开始不断地讲述学生运动的意义。

父亲和多纪都慌了神儿，隆彦说完便斜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毫无顾忌地出了门。到第二年的年底，他索性提出到朋友那儿去借住，就离开了家。

“真是鬼迷心窍了，这个浑蛋傻小子！”父亲隆平非常不痛快地小声嘟囔着。

对父亲来说，儿子是不能责骂的。

父亲隆平数十年来出入祇园⁶光做些不务正业的事情。多纪的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有所收敛，但自从母亲武子过世之后，便多数日子都不回来了。

现在一起住在若王子家里的继母森子，便是母亲死后两年，父亲在祇园看上并带回来的女人。

因为比隆平小一轮半，所以虽说是继母，但森子和多纪只差十五岁。也许是因为有了那么年轻的后妻吧，隆平七年后便因心绞痛而去世了。

隆平去世的地方，在花柳街茶馆的二楼。娶了年轻的妻子还不满足，一直穷奢极欲地玩到了最后。

这样的父亲，对于教育隆彦，一点自信都没有。

事到如今，多纪没想辩白弟弟的教育方法，她只是想弄明白离家出走、做出这种过激行为的弟弟的真实心境。

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多纪已经二十多岁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理解男女之事，但父亲不在家而只和继母一起生活，实在是索然无趣。

森子是一位非常聪明而又亲切的继母，没有什么缺点，可还是比不上亲生母亲温柔。多纪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还一直恋着母亲，虽然也觉得自己过于天真了，但这份孤独感无法治愈。

父亲不在的家里，有血缘关系的只有姐姐和弟弟。姐弟之间相差六岁，想法和兴趣完全不同，但感觉比一般的姐弟要亲，这也许正是因为只剩下姐弟二人的缘故。

多纪并不以恩人自居，但她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而是帮忙料理家事，多半是因为想要抚慰弟弟失去母亲的孤独感。隆彦应该也知道多纪的这种想法。

“姐姐，去上大学吧！”“有了合适的人，就结婚吧！”“没必要待在这样的家里！”隆彦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

虽然嘴上逞强，但隆彦肯定还是在多纪身上寻找着母亲的影子。

多纪拖到二十八岁还没有结婚，最初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隆彦的关心，也是由于她帮忙料理家事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段时间，多纪成了家中必不可少的人。再加上本来扇面绘图就是她的爱好，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本职工作。

刚开始吉冈不满意工匠所画的普通图案，所以他对多纪说：“你也画一幅试试吧。”以此为机缘，多纪试着画了一下，却意外地感觉很有意思。

“感觉完全不同，很新鲜啊！”

多纪将自己的构思绘成了一幅投影画，受到了表扬，而且拿到小卖店出售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好评。此后多纪便鼓起了干劲儿，画了下去。

这是一项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工作。想到自己画的画能够传到人们手中，勾起他们各种各样的想法，这给多纪也增添了几分乐趣。多纪刚开始只是想画画，来到公司，和工匠们接触之后，渐渐地也开始涉足扇子的销售，所以在父亲去世后便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公司的经理了。

虽然只是一个推脱不掉、形式上的经理，但以多纪的性格，既然当上了，就要好好地干上一番。

仔细想想，父亲隆平虽说也是经理，但那才真的是名义上的经理。实际上，公司都是靠吉冈他们这些元老级的店员们支撑着。隆平基本都住在花街柳巷，只是偶尔到公司听听负责人的报告而已。

正因为吉冈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公司才支撑到了现在。如果他是那个有邪念的人的话，老字号辻村也许早就垮掉了。

总的来说，扇子业界基本都是召集几个自己家里人，然后勤勤恳恳地做扇子，虽没有太多的利润，但也不会赔什么钱。相对来说，这是一个状况起伏较小的行业。平时的生意，即便是最费心的销售，也不过是交给从制造商到批发商、小卖店这条相互联系的渠道，而不用担心什么。

倒是制造商这边，要注意召集实际制作扇子的工匠。从竹材的砍伐到切削，从纸店到装箱，最后加工，分成了一个一个的专业，光工序就有近二十道。其中的各道工序，基本上都是由工匠们手工完成的，可以说制造商的关键是让这些工匠们高水平地工作。

正因为这些人整天关在屋子里，数十年来重复着相同的工作，所以性情多少有些乖僻，而且还相当自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所谓的工匠气质。把这些人哄好，既要摆架子又要使用他们，这必须要有相当高明的

手段。

以前，给工匠们工作，再在后面催一催就行了。但现在工匠人数减少，如果不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让他们发发牢骚的话，他们就不干活了。上面是制造商，下面是工匠，这种清楚的上下级关系，现在已经完全平等了。不仅如此，近来工匠们还更加盛气凌人了。如果不多顾及一下他们的情绪，能做出来的东西他们也不做了。

不可否认，父亲隆平游走于女人之间，和生来娇生惯养而形成的好吃懒做的毛病不无关系，但从另一方面来解释的话，也许是因为不得不讨好这些工匠，而对此感到厌烦吧。

尽管如此，多纪还是想把工作做好，尽管别人都说扇子制造公司的经理，对女人来说不是个好干的差事。但这就是她的性格。

“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没什么不能做的！”

多纪也这样说过，现在的多纪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了。

虽然当上了经理，但这几年多纪一直是在学习。被工匠们笑话，被批发商们讽刺，被老职员们轻视，有的时候甚至想哭，多纪还是坚持忍耐着。现在总算被承认是辻村公司的“一把手”了。

多纪作为业界唯一的女经理，爽快、聪明的同时，眉清目秀，那与生俱来的美貌好像也在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还有人评价说：“比住在祇园的上一代主人要强多了！”

但是，正因为在这事业上的这份努力让多纪忽视了家里的事情。

虽然父亲去世后家里还有继母和安代，并不特别需要她的帮忙，但和弟弟隆彦的关系却迅速地疏远了。

当初多纪继承父业的时候，隆彦已经离开家了，所以不能说是多纪专心于经理的工作，才迫使隆彦去参加学生运动的。不过，多纪觉得，有空的时候，还是应该到弟弟借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好好地聊一聊才对。

既然随随便便就抛弃了这个家，弟弟隆彦当然是不会主动联系姐姐的，只是每半年左右会突然给多纪写一封信要些东西。那一般都是明信片，写着“天冷了，请按照左边的地址送一套被子过来”什么的，后面肯定也会加上一行“注意身体”。

虽然是家里的长子，却离开了家，隆彦是为此而感到难为情，还是在对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姐姐撒娇呢？不管怎样，多纪一看到信，也就放心了，说明弟弟都挺好的。尽管不能将弟弟从热衷的运动中引领回来，不过多纪知道，弟弟有时候还是会想起家里的。

说实话，多纪这几年很害怕看报纸。她很担心，弟弟可别引起个什么案子而出现在新闻里。

虽然多纪觉得从小就性情温柔的隆彦应该不会出事，但就怕万一。她每个星期都要到附近的若王子神社去参拜一下，祈求弟弟平安无事。

有一天早晨，这种担心竟真的变成了现实。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半个月之前，也就是九月二十号的早上，当多纪打开报纸的时候，上面赫然登载着隆彦的照片。

据报纸上说，一个星期以前，对立派对藏于京都七条旅馆的学生运动的干部，实施了突然袭击，以铁管和方木进行殴打，导致两人重伤将死，而该案件的主谋正是隆彦。

“京都大学学生，辻村隆彦，二十二岁”，几个铅字清晰地映入多纪的眼中。

在报纸上看到弟弟名字的一瞬间，多纪低低地“啊”了一声，点了点头。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多纪的心好像出乎意料地平静，但这绝不是说没有担心。估计是因为过于突然，所以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了。她只是发呆似的盯着报纸。

真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在那一天下午，警察来了。之后，附近的人们便开始说起了关于隆彦的闲话。

这一年来，隆彦的住所基本上都是在京都附近一个叫“枚方”的地方，但案发后就再没有在那里居住了。警察是作为案件发生之后疑犯可能藏匿的地点，而锁定若王子的家的。

“如果他过来的话，请一定要和我们联系！隐匿不报，将以窝藏罪定罪。”

警察的语气虽然平缓，眼神却非常严厉。

多纪当然不想包庇隆彦。虽然他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但也不应该容忍那么无法无天的行为。既然已经发生了，多纪也希望隆彦能够早日投案自首。

“如果他来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们！”

清楚地回答，但她并不认为弟弟搞出了这种事情后还敢回来。

警察的到来引起了很多闲话，而且开始向周围传播出去，根本无法控制。

“辻村家的少爷就是七条骚乱的主谋，好像正被警察追捕呢！”

京都这座城市，以东京的眼光来看非常狭小，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所以闲话一下子就传到了附近的邻居、公司的职员，以及工匠们和批发商那边。

“真不得了啊！”人们纷纷以同情的眼光探寻着多纪的表情。

“打扰大家了，真不好意思！”

多纪好像是自己犯了罪似的，不住地行着礼。

虽说和多纪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从法律上讲也不用负责任，但不这么做是行不通的。多纪在道歉的同时，也在接受着人们的同情。

多纪第一次了解到那些犯了抢劫或是爆炸案而被警察追捕的罪犯家人的苦衷。

这种痛苦，没有地方去诉说。

进一步说，如果是自己干的，还能去负责任或者道歉。可是自己本来什么也没做，就因为是做姐姐的，结果却被人们看成是引起了骚乱的人。

“为什么做出那种事来呢？姐姐太辛苦了！”

夜里，多纪对着隆彦曾经用过的书桌小声嘟囔着。

就是到墓前去问一问，父母也什么都不会回答。现在多纪能做的，只有道歉，等着这不好的记忆从人们的心中慢慢淡去。

案发时被人用铁管打了头而丧失意识、伤势不断恶化的一个青年，于十天后的傍晚死掉了。这件事，多纪是从警察打来的电话里听说的。

那个青年的名字叫柚木洋一郎，据说是住在东京下北泽地区的一位医生的儿子。

“可以的话，也许应该去悼念一下才对。”

警察的话并没有强制性，却沉重地回响在多纪耳边。

第二天的报纸上，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小字“七条案件的重伤者死亡”，但因为是京都版，所以对周围的人来说，反而非常醒目。

多纪知道，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已经从“参加派系斗争的学生的姐姐”，变为了“杀人犯的姐姐”。

“怎么办呢？”

多纪跟继母森子和安代商量了一下，但她们也没有什么好主意。

“也许是应该去悼念一下……”

森子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般把脸转向了旁边。从她的侧脸可以看到一种逃避——就算那样做的话，我又不是亲生母亲，所以没有我的责任。

“不过，隆彦少爷很久之前就离开家了，所以和家里没什么关系！”

安代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她们头上。

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有道理，她俩都不想为之做点什么。

实在想不出办法，多纪便去找吉冈商量。吉冈不是自家人，可是能够商量这件事的人，也只有他了。

“从法律上来说，没有必要专程去道歉。不过还是去一下好些。”吉冈还是一副和往常一样的冷淡表情，“这样子来看，被人们说成是杀人犯的家人，也不能说对工作没有妨碍。”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工匠们说说这些事倒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批发商那边和银行那边，都和信用有关系……”

“连银行都知道了？”

“四条的分行经理打来电话了，还问我们要不要紧呢。”

多纪点了点头，又一次领教了传言的可怕。

人们的好奇心是可怕的，而传言更胜一筹。因为多纪自己是当事人，所以大家都在有意控制吧，可背后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我还是去吧。”

再怎么说明，生意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

那天傍晚，多纪终于下定了决心。

因为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而杀死对方，施害者的家人必须要向被害者家属道歉吗？

关于这个问题，也许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有的人的意见是，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没有必要去。也有的人的想法是，法律上的责任先放在一边，应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另一方面，虽然是施害者，但也是一个集团，并不是隆彦一个人下的手，所以没有必要担负那么大的责任。还有人认为，隆彦也有可能被杀害，所以这种责任应该是相互的。

其中也有人说，都上大学了，已经完全成人了，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家人去为他们一个一个地负责。

不过，多纪不是因为担负什么责任而决定要去的。那样的事情，再怎么议论也只不过是冠冕堂皇地兜圈子而已。多纪决定要去，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向失去孩子的双亲道个歉。

因此，被嘲笑也好，被谩骂也好，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不管是派系斗争，还是集团行为，既然是自己家里的人把别人害死了，那么去谢罪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能给别人添了麻烦还默不作声。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多纪正是出于相当纯朴而自然的感情，才决定到东京去的。

尽管别人会说“那太辛苦了”，或是抱以同情的目光，但多纪都只是一笑了之。

为了同胞的弟弟所做出来的事情而去道歉，那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应有的姿态。说“这么做好辛苦呀”，或是想博取大家同情什么的，那就太矫揉造作了。多纪的这种耿直，恐怕是在老字号辻村培养出来的。

就算是从法律意义上说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有了独立的人格，但隆彦是辻村家的儿子，是多纪的弟

弟，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法律上意义如何，隆彦是多纪的家人，这是不会更改的事实。多纪还是想以辻村的名声为重。给社会培养出了一个杀人犯，也许是个可憎的家庭，但这是不可逃避的。

多纪只是想正式道个歉，做自己应该做的。这也是多纪一个人把老字号支撑下来的气魄。

不一会儿，电车就到了名古屋站。名古屋的街道和站台都被雨水打湿了。

一位新的乘客上了电车，多纪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那名男子瞥了多纪一眼，便翻开了周刊杂志。

也许是电车里多纪那美丽的容貌太显眼了。

电车终于慢慢地驶出了名古屋市。到东京还有两个小时。离得越来越近了，多纪感到有些紧张。

以前多纪也来过几次东京。她一般是在月初比较空闲的时候，到日本桥的批发商那边见个面、打个招呼。这种时候，三个小时的新干线，感觉并不太长。而且从各种繁杂的事情当中解脱出来，非常悠闲和安心。

二十多年来多纪的身边都没有男人，当她独自旅行时，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个英俊的男人坐在旁边就好了。那倒不是别的，只是突然有种寻求冒险的心情。

不过现在多纪没有那个闲心。

虽然想要休息一下，但接下来还有去灵前祭拜的事情。

如果有人非常激烈地进行指责的话，那怎么办呢……

不管对方说什么，也只有道歉了，多纪觉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总之一定要坚持住！一被责骂就暗暗哭泣的话，那太难看了。

多纪一直认为自己是比较坚强的，只是这次，一点自信都没有。

正因为自己是什么事情都想搞清楚的性格，多纪担心最后也许会顺口说出什么没有道理的话来。

“镇定！冷静！”多纪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告诫自己。

到处都在下雨。虽然刚刚四点钟，但秋雨下的原野已然一片暮色。

过了一会儿，车内的快餐车推了过来。中午的时候，多纪和继母森子一起吃些烤面包和沙拉。多纪只吃了半份沙拉，然后喝了一杯咖啡，可是现在仍然没有饥饿的感觉。也许还是紧张的缘故吧。

卖快餐的过去之后，多纪站起身来，走到卫生间，对着水龙头上面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

因为心情不好，镜子里的面容有些憔悴，眼角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二十八岁的年龄，光靠化妆已经掩盖不了皮肤的慢慢老化。多纪拿出粉盒，在眼周边搽了搽，又回到了座位上。

电车到达东京站的时间，是下午五点零五分。差不多是准点到达。

多纪拿起旅行包和日式小箱从八重洲出口出了站。

东京已是黄昏时分，下着阵雨。也许是因为下雨和交通晚高峰的缘故，站前的出租车停靠点前排起了长队，通向宽阔大街的出口处堵了很多车。多纪从那拥挤的人群旁边绕过，进了八重洲出口左手边的宾馆。

多纪通常都是住在位于赤坂的宾馆，但因为今天到了后马上就要出门，所以选择了靠近八重洲出口的宾馆。多纪曾经和父亲一起在那里吃过饭，多少有些熟悉。

到了房间，多纪马上放下行李，换上了丧服。平时多纪的妆化得都很稳重，这次更是把纸放在嘴上，吸去了所有的红色口红。对着镜子看清楚之后，多纪给前台打了个电话，租了一辆车。

窗外的东京，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无数的灯光亮起。

过了大概十分钟，服务员打来电话说车子已经到了。多纪打开包，确定奠仪包就在里面之后，便出了房间。

像这样的情况，包多少合适呢？多纪也不知道，就先包了十万日元。这当然不是什么赔偿费、赎罪费之类的意思。今天来的目的是道歉，金钱只是那种心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多也好，少也好，多纪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诚意。

多纪走出宾馆坐上车的时候，已是五点四十分。

“麻烦你到下北泽。”

多纪说完，司机“哟”了一声，回头看了看多纪。

“是到小田急吧？”

“是的。”

司机年近五十，看上去是个性格温厚的人。在停下来等信号灯的时候，他看着前方问道：“您是从京都来的吧？”

司机好像是从多纪说话的腔调判断出她是从京都来的。

“京都很好啊！安安静静，很悠闲吧？”

“以前是这样，现在不行了，车和人都多了很多。”

“但是，还是和东京不一样啊！”

司机正说话的时候，信号灯由红变绿，周围的车子一齐动了起来。这么多车子排成一横列，对多纪来说是很少见到的。

东京在雨中入了夜。被雨刮器擦拭着的挡风玻璃上，灯光闪烁。

“走高速公路吗？”

“不管怎么走，早点到就行！到下北泽要多长时间？”

“走高速的话，也要将近一个小时。”

“那么久……”

虽然到了东京，但多纪还是以为跟京都似的，到哪儿都很简单。她觉得，同样都是在城里，应该不会那么远的。

“您着急吗？”

“有点……”

听说守灵是从六点半开始，这样看来，也许会迟到一会儿。

“全都这样堵着呢，没办法啊！”

司机无可奈何地靠在座椅上，等着红灯。

“不过，看很多高大的建筑，很有活力。东京果然是大都市啊！”

“尽管这么说，但您并不想住在东京吧？”

“那个……”多纪支吾了起来。

多纪来过东京几次，但确实不想住在这里。刚下电车的时候，她就有一种被一个大火球吞噬掉的不安感。

“东京已经不是住人的地方了！”

司机的话很尖刻，现在多纪并不讨厌东京。与之相比，弟弟出事以来，她倒更想从那狭小的京都逃离出去。

“不过，东京很大，人们不会感觉到很吵吧？”

跟东京人说话，多纪自然而然地用了普通话。

“人们都只想着自己，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这对于现在的多纪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可司机好像非常不满。

熬过了漫长的交通堵塞，车子终于驶入了高速公路。

“下北泽的莲台寺，您知道吗？”

“没怎么听说过，您要去那里吗？”

“听说是从南口下去，到上坡的地方。”

“到那边车站附近，问问就知道了。”

上了高速公路，车子终于顺畅地跑起来了。左右两边，夜色下的东京向远方延伸着。

就在眼前了……

多纪望了望车窗外那灯光的海洋。她取出粉盒，在淡淡的灯光中检查着自己的妆容。

六点半多一点的时候，多纪到了下北泽的莲台寺。

“我想大概要二三十分钟，能等我一下吗？”

“这里太挤了，我到围墙那边等您。”

多纪点了点头，下了车。幸好雨下得很小，不打伞也没有关系。天空很暗。

从寺庙的山门到入口处是一条铺着细石子的路，入口附近有一顶存放鞋子的帐篷。多纪在那里脱下雨衣，借了双凉鞋向里面走去。

守灵已经开始了，大厅那边全都是诵经的声音。

多纪来到走廊跟前的接待处，递上了奠仪钱。

接待处的桌子前坐着两名年轻男子。

“非常感谢！”

青年低头行礼，然后拿出了手里的与会者名册。

“很抱歉，请在这里写上姓名和住址……”

竖着排列的与会者名册上，以各种笔体写满了姓名和住址。

“请吧！”

被催促了两次，多纪才拿起了笔。

“京都市左京区……”

感觉到接待的男子正在看着，多纪的心有些慌乱。

“……若王子，辻村多纪。”

写完之后，多纪逃也似的顺着走廊向里面走去。

厅里已经集结了二三百人，一部分都已经被挤到走廊的边上。也因为死者是名学生，来者当中年轻人比较多。上年纪的人也有不少，应该是身为医生的父亲的熟人。多纪坐在门槛的一端，把带来的念珠挂在

了手上。

中央的祭坛上，装饰着白色的、黄色的各种菊花，在其正中间是一张青年人的遗像。距离较远，不是很清楚，只能看到那名青年穿着衬衫，脸稍微侧向一旁。可能是阳光有点耀眼，遗像上的青年微微眯着双眼，看上去好像要说些什么似的。

报纸上说那个青年今年二十岁，比隆彦小两岁。在他那端正的脸庞上，还留有少年般的天真烂漫。可出了这样的事情，葬送了未来的美好人生。

多纪深深地低下了头。

大厅里只有诵经的声音在回响，没有其他杂音，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正因为是非正常死亡，所以那份悲伤才显得更加沉重。

闭着眼睛，多纪想起了刚才接待处的男子。

那两个人应该注意到多纪就是隆彦的家人了吧。

多纪写字的时候，他们俩都在默不作声地看着名册，住址是京都，姓是辻村，如果他们看过报纸的话是应该会知道的。

写完之后，多纪心里非常痛苦，所以没有再去看这两个人的脸，但他们肯定在看自己。

十分钟的诵经结束了，之后便从前面的人开始，依次上香。大多数人都在等着上香，也有些人只是在远处祈祷了一下便回去了。多纪犹豫着自己应该怎么办。

如果可以的话，多纪想走到那遗像跟前，双掌合十，借这个场合向死者的父母亲道歉，以此让对方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自己的诚意。

实际上，多纪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打算的，但真到了守灵席间，身体却又不听使唤了。

是不是现在就回去呢？多纪怕现在过去会勾起死者家属痛苦的思绪。

不过，既然已经来了，还是应该向死者双亲道个歉。与明天的遗体告别仪式相比，也许今晚守灵的时候行礼道歉比较合适。

一边犹豫着，多纪很自然地站到了等待上香的人群里。

上香是在祭坛的前面，分两个地方进行的。祭坛的左手边，有一名身着晨礼服坐着的男子和一名穿着丧服低着头的妇人，好像是死者的父母。两人正在对过来吊唁的宾客郑重地还着礼。

死者的父亲看起来好像是刚过四十的年纪。鬓角有些斑白，那端正的面容和温柔的眼神，和遗像上的青年非常相似。死者的母亲因为一直在哭，眼部红肿、神情憔悴，年纪看上去和她丈夫相差不多。

上香的队列一点点地前进，终于轮到多纪了。多纪静静地向死者的父母行了一礼，跪在了祭坛的前面。

“我是隆彦的姐姐。请原谅！”

多纪以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小声说道，并双掌合十开始施礼。她现在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看了看死者的照片，多纪低下了头。

要和死者的父母打个招呼吗？多纪还没有下定决心。正当她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请问……”

多纪回头一看，刚才在接待处见到的其中一名男子正坐在死者母亲的身旁。

“你不会就是……”

被别人叫住，多纪的心反而安定了下来。应该在这里清清楚楚地道个歉。

多纪又一次规规矩矩地跪了下来，直接对着死者的父母磕头。

“真的很抱歉……”

“……”

“请原谅！”

这之后，再说些什么好呢？多纪只是在那里低着头。

由于事发突然，好像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果然……”刚才的青年小声说道。

“请原谅……”

多纪又说了一遍。她慢慢抬起头，看到了那位瞪着大眼睛，好像快要哭出来的母亲。

冷汗从多纪的背上流了下来。接下来的一瞬，眼前这位母亲的脸整个扭曲起来。

“给我滚！”

那异常尖锐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面。

“滚……”

那位母亲又一次喊了出来。

多纪只是在那里低着头。现在的情况，除了伏身在那里以乞求原谅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过，死者母亲的声音并没有停止。

“我不想看到杀人犯的家人，滚……”

那位母亲双手掩面，哭倒在榻榻米上。

听到这么激动的声音，多纪怎么也抬不起头来。虽然对方说让她回去，但她并不能就这样站起来。

周围有许多人都应声聚集了过来。

“杀人犯……”

那位母亲在呜咽之中又一次叫喊出来的时候，一个低沉而强有力的声音制止了她。

“够了吧！”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多纪赶紧抬起了头。人群当中，那位母亲伏倒在地上，旁边死者的父亲双手撑在膝盖上，低垂着头。

“我老婆失去理智了，做出了失礼的事情。请不要生气！”

“没有……”

多纪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管怎样都不能责怪她。作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理智，是正常的。

“非常抱歉！”

“没有必要道歉！您还专程赶过来，太感谢了！”

那位父亲又低头施了一礼，对旁边的青年说道：“阿武，送一下这位客人。”

死者母亲的呜咽声又响了起来。

“请吧！”那个叫阿武的青年，来到多纪身旁小声说道，“我送您！”

多纪闭了一下眼睛，心情平静下来后站了起来。

大家都在看热闹，上香的和要回去的宾客好像都停了下来。在无数的视线当中，多纪低垂着目光，跟在那个青年的后面。

“是我多嘴了，真对不起！”走到走廊的拐弯处时，青年说道。

“这不怪你！”

“您拿着存放鞋子的票据吧？”

“在这里……”

“我去给您拿鞋子。”

“不用了，没关系！”

在回廊下台阶的地方，多纪辞别了青年，向帐篷前面走去。先出来的有五六个人，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大厅里发生的事情。多纪穿上利休木屐和雨衣，来到了外面。雨基本上已经停了，但云层很厚，没有星星。车子正停在寺院的围墙边上。

“抱歉！”

多纪心有余悸地上了车，又往后看了一眼。从守灵大厅出来的人们正纷纷从那条路上通过。

“直接回宾馆吗？”

“是的，麻烦你了！”

车子开动了，多纪终于松了一口气，靠在了座椅上。

多纪觉得很累。之前的紧张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力量全都用光般的虚脱感。

多纪现在只想默默地闭会儿眼睛。但是，一闭上眼睛，刚才守灵席间的事情就又浮现出来。

对方知道自己是隆彦的家人后，肯定会冷眼相待、百般挖苦，多纪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可她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的痛斥。

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回嘴；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低头认错。这一点多纪非常清楚。

可是，现在多纪的心里，只有万般的无奈。

作为辻村家的女儿，多纪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际遇。尽管父亲放荡不羁，她又被加以公司的重担，但再怎么低头，都没有体会过这种屈辱。不论向谁，再怎么低头，总是有些余地的。

这次，却是伤及了内心。那位母亲充满憎恶的眼神绝不是假的，尖锐的谩骂声和央求的哭泣声不绝于耳。

总算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如果那时候，谁也不说什么，那该怎么办啊！只能跪在灵前听着那位母亲哭泣吗？如果加以辩解会不会引出更大的乱子来呢？

多纪不敢想，她觉得身子在发抖。

那时候，死者父亲的一句“够了吧”救了多纪。一点都不夸张，那听起来简直就是神明的启示。如果没有那句话，也许多纪的屈辱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那位父亲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说。是不是本来想说的，但因为妻子的不理智而说不出口了呢？

父亲和母亲的态度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吗？作为男人，那种时候也能够冷静吗？多纪又一次想起了临别时看到的死者父亲那痛苦而又温柔的眼神。

第二天，天气好像忘记了昨日大雨的阴暗，万里无云。

多纪起了床，打开窗帘，看到一片光明。

平时最晚也会在七点之前起床，今天竟睡到了八点，也许是因为昨晚太过激动，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睡着吧。多纪睡得很浅，时不时地梦到遗像上青年的脸以及被死者的母亲穷追猛打。虽然没有睡好，但这一抹明亮的朝阳，也算是一种拯救。

听说柚木的遗体告别仪式从十一点钟开始，现在洗漱、换衣服做些准备的话，时间正好。

多纪整了整睡衣的领口，看了一眼窗外明媚的阳光，走进了浴室。

因为睡眠不足，眼睛周围有些凹陷。昨晚上床时解开的头发也一直披散在肩头。多纪对着镜子照了照。仔细洗完脸后，抹上了化妆水和乳液，又上了一层粉底。

洗漱完毕已是八点半了。多纪又坐到梳妆台前，把头发梳好，接着穿上了昨晚就挂好在衣架上的白色长衬衣。

昨天到莲台寺花了一个小时，那么十点钟就必须出发。

在守灵夜前去祭拜，再参加第二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离开京都时就已经决定好的，也是此次来东京的目的。

不过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多纪想就这样回京都去。还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对她来说，太过辛苦了。

昨夜在车里哭着回来的悲伤，在充满朝阳的房间里又涌上了多纪的心头。

那个时候，多纪只是一心想要早点离开，现在想来，觉得被骂得非常羞耻和难堪。

昨天出了那样的事情，前去祭拜的人肯定都知道自己了吧。先不管那位母亲的辱骂正当与否，人们肯定都对抱有很大的好奇心。

也许当中有些人出于好奇，正等着多纪今天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出现呢。

恬不知耻地又到那个地方去，会怎么样呢？就算死者的母亲不再像昨晚那样失去理智了，但在人们的视线当中目送那个青年的遗体，肯定会十分痛苦。那简直是如坐针毡。

“不去也可以的吧……”多纪试着问镜子里的自己。

怎么办呢……多纪一直犹豫不决。

按说守灵和遗体告别仪式都参加比较有礼貌，但昨晚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对那位母亲和亲戚们来说，不去会让他们更安心一些吧。光是去祭拜，应该已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了。

“怎么办呢？”

多纪又一次叹了口气。时钟指向了九点钟。

要去吗？多纪犹豫的同时，还是穿上了丧服。丧服是一件一越⁷的夹服，后背和袖子上有三道桔梗色的花纹。把加厚的菱花腰带系好之后，多纪又照了照镜子。也许是因为丧服那沉重的色调吧，多纪整个人显得郁郁寡欢。

怎么办呢.....

多纪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平日里果断的多纪，很少这样犹豫不决。

这样露面反而会打搅他们吧？那等于是在提醒人家想起好不容易开始遗忘的悲伤。

多纪坐回到椅子上，望着窗外。

透过白色的花边窗帘，可以看到秋天那一望无垠的明亮天空。

死者已逝，为之悲伤，自己的立场实在是太尴尬了。

天空如将一切凡尘俗事吞噬了一般，一动不动。望着这样的天空，多纪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如果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

等多纪回过神儿时，已经是十点钟了。如果要说的话，得马上出发。

虽然着急，多纪还是往桌子上的玻璃杯里倒了一杯水。她喝了一口，用手撑起额头，闭上了眼睛。

眼皮被阳光照得发亮，遗像上青年那眯着双眼的表情又浮现出来，死者父亲那压抑而低沉的声音也在耳边回荡。

是那位父亲温柔的眼神，将自己从无法承受的屈辱中救了出来。能遇上他，她真的很知足。

多纪慢慢睁开眼睛，时钟指针已经指向了十点二十分的地方。

时间来不及了。多纪又望了一眼窗外。

“如果不去的话，那位父亲应该能理解的。”

多纪对着天空嘟囔了一句，开始解身上丧服的腰带。她下定决心不去了。

为了“去还是不去”烦恼了半天的多纪，脱掉衣服后，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

这样专程带来的丧服就没什么用了，多纪一边想着，一边在床上将衣服叠好，并把它塞进了日式小箱。

快到十一点了，如果刚才去了的话，马上就是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的时间了。

多纪又想起了照片上的青年。为了摆脱这个阴影，她马上站了起来，拿起床头的电话，拨通了日本桥松屋家的号码。

作为东京的扇子批发商，松屋和辻村公司从很早以前就有生意往来。这次销售挂历也得到了他们的帮

助。

松屋老板马上就接了电话。

“啊，是京都的辻村小姐吗？”

和往常一样，松屋老板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在八重洲出口旁边的宾馆，想现在过去拜访一下，可以吗？”

“好啊，好啊，我让友子接电话吧。”

“麻烦您了！”

友子是松屋老板的妻子，今年四十岁了。她是个大个子，有着东京人特有的好脾气，非常喜欢戏剧，这一点和多纪很相似。

到了东京，多纪肯定要到松屋去打个招呼。

“什么时候过来的？”

在电话里，友子一上来就这么说。

“昨天晚上。我到下北泽那边有点事，所以现在才打电话。”

“您现在就过来吗？”

“是的，现在就去。”

“那就快点来吧！我正想和您商量秋季的花样呢！”

友子连选和服也要征求多纪的意见，这回好像又在考虑买新衣服的事情。

多纪说了声“我知道了”，就挂上了电话。

听到友子那爽朗的声音，多纪一直沉重无比的心情，多少畅快了一些，但还是因为没有出席遗体告别仪式而感到内疚。

她系上了一条伊达狭腰带⁽⁸⁾，又披上了一件大岛绵绸⁽⁹⁾的披肩。

以他们刚才爽快的态度来看，松屋家大概还不知道隆彦的事情。

学生内部的暴力斗争，在京都被广泛宣传了，而在东京的报纸里，也许并没有什么稀罕的。

既然他们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什么了……

松屋位于日本桥的批发一条街上。虽然乘坐地铁从日本桥站过去或是乘坐国营电车从浅草桥站过去都比较近，但多纪还是选择了打车。打车要比电车慢，但在不熟悉的地方，坐出租车还是要方便一些。

多纪到达松屋的时候，老板松井正吉正在店门口和客人聊天。

“欢迎欢迎！请里边坐！”

这个家多纪已经很熟悉了，觉得和自己家一样。穿过堆满了各种货物的店面，多纪来到里面，友子正在客厅看电视。

“来啦？我正等您呢！”

友子的声音还是那样爽朗，她快速在桌子前面摆好了坐垫。

“上次见面是八月份吧？都两个月了。您还是那么漂亮啊！”

“又开玩笑……”

多纪假装不听的样子，拿出了京都的名糕点作为礼物送给友子。

“谢谢，每次都这么费心！不过，你看起来好像有些憔悴啊，是因为穿得太朴素了吗？”友子一边说，一边反复打量着多纪。

“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都挺好的呀！”

多纪强打精神回答着，但昨晚受到的打击还是从什么地方显露了出来。

“难道说是恋爱了？”

“哪有……”

“不过，像您这么漂亮，肯定是被别人爱上了吧！”

“不是啦，没有人追我啊！”

多纪强装笑脸，犹豫着要不要说隆彦的事情。

松屋和多纪的辻村公司的确有着特殊的深厚关系，但也不是说松屋和京都的其他扇子店都没有联系，就算为数不多，但除了辻村之外，还是会在别家店里采购些东西。

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没准什么时候他们就会从其他从业者那里听说隆彦的事情。反正会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自己说出来比较好。

正当多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友子从壁橱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照片。

“这个您先看看，怎么样？”友子恶作剧般地笑着，“相亲对象。”

“我现在因为公司的事情……”

友子之前也和多纪说过一次相亲的事情，但那时候，多纪以刚出任经理为由拒绝了。

“这个我知道。您先看看嘛！”

多纪没有办法，只好从友子手中接过了照片。

“今年三十一岁，东京大学毕业，在大洋商务公司工作，好像可以调去大阪分公司的。”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眼镜，感觉是个非常稳重的工薪阶层。

“他父亲在K银行担任要职，他本人也很优秀。说真的，好像是非常不错的人选呢！”友子非常热心，“怎么样，见见面吧？”

“不过，现在还早……”

“可别这么说！你这么个大美人，如果虚度了年华，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友子心里想什么，马上就会说出来，“公司那边有吉冈呢，而且现在情况也很稳定，没什么可担心的吧！”

“……”

“别总说家庭的原因啊、公司的原因啊什么的，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我知道。不过……”

“姑且先见个面看看嘛！”

“谢谢您的一番好意，不过我现在还不想。”

“真让人头疼啊！”友子大声地叹了口气，“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呢？”

“那倒没有。”

“好吧，既然是你自己说的，就姑且相信吧。”

“对不起呀！”

多纪道完歉交还了照片，然后拿出了用包裹好的挂历样本。

“这是新产品，请看看吧！”

“马上就是生意上的事啊！”

也许是被多纪的顽固打败了吧，友子苦笑了一下，把照片放回了抽屉里。

“你不会是想一辈子单身生活下去吧？”

“不是……”

“上一次碰到盐路家的老板了，他也很不可思议地说：‘多纪小姐最近越来越漂亮了，可怎么还没有对象’

啊？”

多纪并不是喜欢一个人生活，之前她也想过，如果有不错的人选就结婚。

但多纪在成人前就失去了母亲，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心仪的对象时却迎来了继母，后来父亲又紧跟着去世了，在这接二连三的事情当中，自己的婚事自然就被耽搁了下来。就这样，多纪专心于扇面绘图，又挑起公司的管理重担，不知不觉间，已经二十八岁了。

周围的人都在这个那个地猜测着多纪的意中人。老实说，还没有人当过多纪的恋人。如果非要说有的话，中学时代在母亲的劝说下学习三弦曲时的那位师父，多纪对他倒是有些好感，但那与爱恋相比则显得过于幼稚了。

“人们都在说，你是不是讨厌男人啊？”

“没有那回事！”

多纪马上予以否定。对男人的冷漠，多纪自己觉得，也许是从小对父亲色迷心窍的事情看得太多的缘故。

“今天可以多待一会儿吧？”

“我马上就得走了。今天过来就是看看你们。”

“真是个忙人啊！”

友子叹了一口气，这时老板正吉从外面进来了。

多纪又一次打了招呼，并让他看了看挂历的样本。

“我们也就是这个水平了。请您多多关照！”

“哪里哪里！”正吉一个一个地看着，“不愧是多纪小姐选出来的东西，相当不错啊！”

“谢谢！”

“我们会尽力去卖的。只是这个要看行情，究竟能否畅销，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测。”

确实，挂历和扇子不同，其中的投机性比较强。现在还没有怎么开始卖，量的大小要看公司、单位的需求，没办法判断哪种图案的挂历更好卖一些。与之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印刷过量导致的卖不完的情况，这些剩下的东西是不能放到明年再卖的。

而扇子的话，图案多少有些流行性，其销售也不仅限于一年当中，而且需求也不像挂历似的，全都集中到年底。

“我们打算有控制地先印一些试试看。”

“好的。”正吉点点头，“对了，多纪小姐也来了，今天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吃不成了。”友子很不满地说道，“本来还想请你吃河豚呢！”

“实在抱歉！”

如果是平时，多纪肯定会留下来，但今天她是一点也不想待下去了。

多纪担心这样下去的话，心神不定，一不小心就会把隆彦的事情说出来。

“下个月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还要那么漂亮哦！”

“饭塚先生，还是被断然拒绝掉了啊！”

刚才那照片上青年的名字好像叫饭塚。

“因为那种水平的人不是多纪小姐的目标。”

“我并没有要求很高的意思。我现在真的还没有时间去结婚……”

“多纪小姐如果想的话，后面有一大堆人排队呢，所以没必要着急！”

正因为是男人，正吉倒是比较赞成多纪一直单身下去。

“那今天就到这吧！”

“这也太匆忙了！”

“真是不好意思！请多多原谅！”

多纪又施了一礼，把包拿在了手上。

出了松屋，多纪直接回到宾馆，从大厅的衣帽间取出寄存的行李，便向东京站出发了。

多纪直接来到售票窗口，买到了三十分钟后，也就是两点十五分发车的“光”之号的软席车票。

多纪已经跟安代说过要到晚上才能回去，所以本用不着这么急着去乘车，但现在如果继续在东京待着的话，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追着自己似的，无法安下心来。

距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多纪来到八重洲出口的百货商店，买了些东京特产荣太楼的羊羹，然后才上了新干线的站台。因为是旅游旺季，平日里下午空荡荡的站台上挤满了人。

车厢的清扫工作终于完毕，在发车前五分钟车门被打开了，乘客们纷纷登车。多纪的座位是5D，和来的时候不同，这次是在窗户边上。

多纪以为会有人坐在旁边，但座位一直空着。电车缓缓出发了。

从昨天离开京都到现在，正好过了整整一天。

电车穿过站台，稍稍向右倾斜着往前加速，多纪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事了吧……

逃离东京，多纪终于放心了，不过感觉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之前所希望的，也许是痴心妄想，但多纪本来真的想出席遗体告别仪式，和死者的父母好好和解一下。

死者的父亲姑且不说，和死者的母亲还没有相互谅解，就这样子回来了，这让多纪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再去说一说的话，也许就能够得到原谅了，但她没有勇气那样做。心里过意不去，又没有勇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草草了事，这无疑让多纪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什么时候有空了，写封信吧……”

多纪自言自语着，望向了窗外。电车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飞驰，街道和房屋飞快地闪过。这次没有结果的东京之行，实在让人愉快不起来。

如果电车正点运行的话，五点零八分就能到达京都了，离太阳下山好像还有段时间。

“从明天开始，努力工作吧！”

多纪看着窗外那连成一片的房子，小声地给自己打气。

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多纪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工作上去。借着专心工作，忘掉所有烦恼。工作对于多纪来说，与其说是负担，倒不如说是一种安慰。

尽管单身一人生活，却并不感到孤单，且能够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工作。

“把昨晚的事情忘掉吧！”

多纪用手拢了拢衣领，振作起来。

① 地名。

② 庭园设施之一。支点架起竹筒，一端下方置石，另一端切口上翘。在切口上滴水，水积多了该端低垂，水流出，竹筒另一端翘起后因重力又落下去而击石发出响声。

③ 将细的木条或竹片呈格子状纵横交错而制成的门。

④ 位于日本京都市东端的如意岳的一部分，海拔446米。因每年8月16日在此燃起“大”字形篝火而闻名。

⑤ 地名。

⑥ 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八坂神社门前。近代演变为妓馆区，亦为代表京都情趣的欢乐街。

⑦ 绉绸的一种。在纺织时交互织入不同于捻线方向的横纱。

⑧ 和服小饰物之一。系衣带之前使用，以防衣服走样。

⑨ 日本鹿儿岛奄美大岛出产的丝绸。用当地产的车轮梅植物染料和泥中的铁质染成茶褐色，织成碎白点花纹绸。

第二章

若王子的家靠近山边，有六十坪⁽¹⁾，对于多纪、继母和保姆安代三个人来说，住得足够宽敞了。

多纪的卧室在靠近入口处左手边，有八叠⁽²⁾；安代的卧室在厨房旁边，有六叠；继母森子的卧室在前面面对庭院处，有八叠。三个人一起见面的地方，是兼作餐厅的厨房，还有旁边的客厅。

这是父亲隆平二十年前修建的，整个建筑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他的精挑细选。

庭院也以若王子山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中间配以水池，往里走的话，甚至还有些深山幽谷之趣。当时没有工作、喜好清静的隆平，在前院铺上了鞍马的三叠石，在水池的周围面对面地布置上了陈旧的织部烧⁽³⁾和有近代感的雪见灯笼⁽⁴⁾。

隆平在世时，早晨起床后经常在庭院里散步。后来，住进了花街柳巷，家里就基本上见不到他的身影了。最近，将院子托付给园艺工人定期修整。鲜有人走动的庭院显得有点落寞。

早晨，打扫完屋子，多纪一定会去看看庭院。春天、夏天、秋天，倚山而建的庭院有着不同的情趣。每次看到院子，多纪都会想起父亲。尤其是在那雪见灯笼的旁边，还依稀可见父亲怀揣双手、信步而行的样子。

虽然父亲沉湎于女色，可是不知怎么，多纪并没有怨恨父亲。母亲是可怜的，如果父亲再多关心她一点就好了。多纪记忆中的父亲很温柔。自己的嘴角、鼻梁都长得很像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多纪越来越依恋他了。

早晨，多纪必定要去看庭院，也是对父亲的一种祭祀吧。

安代和森子也很早起床。八点钟的时候，三个人就会坐在一起吃早饭。

长期以来，森子早晨都吃西餐。大多是沙拉和烤面包，有时候会做个火腿夹蛋。而多纪基本上只是稍微吃点沙拉，喝杯咖啡。

也只有早晨这段时间，多纪和继母会说会儿话。

九点钟，公司的车便来接多纪去上班了。

“我走了。”

如果森子不在客厅，多纪也会走到房间去和她道别。

“辛苦了。”

森子总是这样回答。父亲不在了，但继母与女儿的关系没有断绝。

父亲在世的时候，森子就很拘谨，虽说作为后妻，那是理所应当的。森子从没有把自己“母亲”的身份强加给多纪和隆彦，也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她总是“多纪”“隆彦”地喊着，更像是个朋友般的存在。

当然，最初的时候，多纪对这个继母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抵抗，但那只是那个年纪的女孩所特有的、一种基于洁癖感的东西，与更深程度的厌恶和排斥不同。

森子虽然只是一名艺伎，长年在祇园工作，但她善解人意，为人细心周到。森子原来有个相好的，是大阪一家钢铁公司的老板，后来在一次酒席上结识了隆平，而被赎身出来。

森子和之前的男人有一个女儿，名叫品子。品子被她的父亲领回了大阪，所以森子对隆平的求婚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森子进入辻村家的时候，品子还在上小学，而现在已经二十岁了。

品子一直住在大阪，与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姐妹一同被抚养，也没有什么不自由的。毕竟长大后开始思考一些东西了，去年，她借考上大学的机会，离开了大阪的家。现在品子在守口市⁽⁵⁾租了一套公寓，一个人居住，偶尔也会去若王子的家看看妈妈。

虽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品子和多纪终究是姐妹，也曾经见过几次面。品子和森子一样，是个眉眼清秀的美人，好像是学文科专业的。或许是因为上了大学吧，与多纪她们相比，这女孩显得特别干脆爽快。光从表面上看，她没有生长在别人家的阴影。

品子之前很少到若王子来，随着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她的出现逐渐频繁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方便过来了，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生母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厚了？这段时间品子还经常打电话过来，而森子好像也是一有空就到守口市的公寓去。

“手里拿着礼物，满心欢喜的样子，真是奇怪。”

保姆安代看不下去，却也没权利在多纪面前说三道四。因为一些不得已的事情而分开生活的母亲和亲生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靠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她的眼里只有品子一个孩子。”

虽然安代说森子的不好，但是森子来到辻村家还没有完全熟悉时，丈夫就离她而去了，她也只有靠女儿来排解排解郁闷心情。

不管怎样，森子和多纪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表面上母女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的，但毕竟还是外人，而森子和品子之间就没有心理上的隔阂，这还是因为她们有血缘关系。

多纪并没有因为森子对品子比对自己更亲近而表现出不高兴。因为她觉得，作为亲子间的情分，那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与其让森子万分勉强地和自己牵扯在一起，还不如完全把她作为旁人划清界限来得痛快。这样的话，相互之间就不用多费心机，气氛也会轻松许多。

也许是因为长期当艺伎的关系，森子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温柔，但内心十分刚强的人。她不会跟别人过多地亲近。安代富有人情味，她觉得森子总是冷冰冰的，感情冷淡的人才会让独生女儿一个人在别人家生活。

多纪则在森子身上看到了女人的刚毅。委身于男人虚伪的爱情中，被玩弄来玩弄去，但她自己却一点都没有改变。这种刚强，难能可贵。

坦白地说，多纪认为，森子作为继母，她做得很好，至少对任性的父亲体贴入微。父亲放荡不羁，她总是宽容相待。

在祇园从舞伎到艺伎，森子受到过严格的训练。如果没有那种程度的磨炼，她无法做到如此。

多纪这样想着，不知不觉中拿森子和自己的生母武子进行比较，当她注意到时，顿感惊慌失措。

母亲也是性格刚强的人，但和森子相比，稍有些不同。母亲的刚强在于，父亲进屋的时候，她会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审视着父亲，而森子则会站在一边仰望着他。

父亲到底更喜欢谁呢？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也许是更爱母亲一些吧。

当然，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因为多纪对生母的爱恋。

不管表面上日子过得多么平稳，在内心深处，她多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毕竟不同啊。虽说是两个相互理解的聪慧女人，但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之间怎么也不可能亲密无间，这是无法避免的。

细想起来，森子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虽说没有正式入籍，但毕竟有个体面的男人，有稳定的生活。在父亲隆平的多次求婚之下，她才来到辻村家。

透过与品子的联系可以看出，在那个大阪男人的照顾下，品子生活得也是很舒适的。

在隆平的劝说下，森子丢掉以往的生活，最终成为两个将近成人的孩子的母亲。这在隆平在世期间还过得去，但隆平死后，也就像断线的风筝一般处于不安的状态了。

明确地说，在隆平死后，森子已经成为辻村家没有什么用处的人了。现在，以前那个男人的家也回不去了。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森子只能整天在辻村家无所事事地待着。

从法律上讲，作为隆平的妻子，森子的地位是有所保障的，不过，对于只把照顾隆平作为工作的森子，无其他事可做。

如果从进辻村家开始，她就不时在店里露个面，多少学做一些店里的工作，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她好像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插手店里的所有事务。由于多纪继承了父业，这更把森子推到了完全赋闲的地步。

最初多纪继承父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让森子当经理的呼声。但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形式上说说而已。公司的董事和亲戚们都盼望着多纪能够成为经理。尽管森子是隆平的妻子，然而人们都知道，她只是个后妻，而且资历浅薄。

“还是让继母当经理吧……”

多纪想让位给森子，但众人还是把她推了上去。因为是以辻村命名的店铺，所以让流着隆平的血的多

纪来继承，这才合乎道理。

“谢谢大家让我成为了经理。”

决定做出之后，森子也没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而是高兴地说道：“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森子拘谨缄默，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绝不会没完没了地发牢骚，但其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多纪看不清楚。

总之，闲来无事的森子想要去见住在守口市的女儿是无可厚非的，如若对她进行指责，那就太不近人情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公司的车会到若王子的家来接多纪。司机是去年刚进公司的小田。

多纪去公司的时候，多是穿着和服。虽说是经理，但也要巡视生意、调查货物数量，有很多走动的场合。不过也许是因为从小穿习惯了吧，多纪还是喜欢穿和服。有时候一忙起来，多纪也会穿西服去公司。可不知为什么，吉冈总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为什么不穿和服呢？”

吉冈会这样问，态度一如往常地冷淡。

“那个……因为今天有很多地方要去转。”

“这样的话，还是穿和服更合适吧。”

吉冈不太赞成多纪穿西服。多纪是辻村家的千金，穿上西服的话就感觉像是公司的职员了，吉冈好像非常反对这一点。

实际上，和西服相比，多纪也认为和服更适合自己。

多纪的母亲武子是绳手大街一所大饭店家的小姐，有很多衣服，因此她也常常给多纪买衣服。让多纪学习跳舞、三弦曲什么的，也都是她的意思。

“我又不会去当什么舞伎……”

多纪非常排斥母亲热衷于艺能之事。也许母亲只是想通过让女儿学习各种技艺，来掩盖父亲到处游逛而带来的孤独感。

多纪穿着母亲送的大岛棉绸的和服，系上了一条枫叶红的腰带，坐上了公司来接她的车。

“早上好！”

小田总是很快活的样子。他两年前刚刚从大学毕业，至今还是单身，但有着和他的年轻所不相符的细心。

小田的家在金泽，他是那里一家叫作“丸友”的扇子批发商家的儿子，出于工作见习的目的，去年来到

辻村家干活。

小田迟早要回金泽继承家业的，但他好像完全喜欢上了京都。

“天气变冷了啊！”小田一边挂挡一边说道。

十月底，门前的枫叶都染成了红色。

“是直接去公司吧？”

“是的，辛苦你了。”

车子慢慢地从通向南禅寺的坡道上开了下去。

“今天，我父亲要从金泽过来。”

下了坡道，他这样说道。

“啊，一个人吗？”

“嗯。是工作之余顺便过来视察一下我的公寓。”

“可是，小田你又没做什么不好的事。”

“是啊，我父亲实在太爱操心了。”

“有人为你操心多好啊！”

“这我知道。可是过于操心的话我会有压力的。”

多纪点着头，想起了一年多没见过面的弟弟。

隆彦从那以后再没有消息了。他因犯了杀人罪而被警察追捕，逃走自然不会回来，但他连偷偷地打一个电话都没有过。

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肯定会回到自己身边来的，多纪这样想，因为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

“你.....身体结结实实的真好啊！”

“啊？”

“不不，没什么.....”

其实多纪是希望隆彦也能像他一样，不过这么说确实太突然了。

多纪望向车外。车子沿着东大路向南行驶而去。

一周前还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已经有多半变了颜色，黄色的树叶映着秋日的阳光闪耀着光辉。

那场葬礼之后一个星期，从柚木家寄来一张明信片，在黑色的边框内印着几句送殡之语。

最后的落款是“丧主，父柚木洋文，母道代”。

看到这张明信片，那位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声和那位父亲稳健的声音好像又一次在耳边响起，多纪被带入了奇妙的心境之中。之后，她想要回寄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寄出。

不寄的话不好，可现在寄也没什么必要了，多纪在犹豫不决中错过了寄信的时机。

自那以后，再没有任何对方的消息，从这一点看，那位母亲应该是从悲伤中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事情好像平息了，但隆彦所犯案子的不良影响仍然存在。比如说，工匠们看多纪的眼光中，总是有一些说不出的警惕之色，与之前尊重的感觉有所不同。弟弟有过激思想，那么看待作为姐姐的多纪时，人们的眼光中总有某种恐惧和好奇的味道。公司职员们好像也有意识地在多纪面前避开这个话题。

从东京方面没有传来什么消息，但在松屋附近一带，没准已经听说隆彦的事情了。

“这样的话，就不要安排见面了，好吗？”

好像松屋的夫妇将会说出这样的话。

“您多虑了，弟弟的事和工作没有关系。”

尽管吉冈这样说，但多纪还是会往坏的方面想。

这一天，多纪忙个不停。

到公司以后，她马上开始浏览上个月的销售情况和新的订货委托书。

新的订单中有一位大阪的舞蹈老师订了两千把扇子，大概是要在新年送给初次见面的学生们。

那位老师一直很关照辻村的生意，所以不管怎样都要去道个谢才行。多纪将这件事记在了笔记本上。

之后，她又查看了一下收到的邮件。这时，吉冈走了进来。

“对不起，打扰一下，村上又来诉苦了。”

吉冈提到的村上，是一家制作扇子用纸店的老板。

“他们说纸价上涨了，所以希望提高些价钱。”

“不是刚刚给他们提过价吗？”

纸价在石油危机的时候上涨了四成左右。情况刚刚有所好转，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涨价了。

“他们说，那次填补的是上涨的人工费用……”

“真是岂有此理！”

人工费用的上涨，哪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搬出这个理由，还真是可笑。

“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能不能如期交货。”

“真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啊！”

“是啊。对了，内川那边好像也有要涨价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内川，是五条的另一家纸店。

“是吗？不用都涨价吧。涂糨糊、贴纸什么的，为什么不能机械化呢？”

“如果使用机器的话，扇子在哪里都变成一样的了，还是手工制作出来的好。”吉冈并不理会使用机器的主意，继续说道，“他们说价钱要涨三成。不过谈了一下，好像只涨一半就能控制住了。”

“那怎么行！让别人知道了，大家肯定会一起要求涨价的。”

纸店单方面向制造批发商提出涨价要求，制造批发商是不会马上浮动价格的。一旦批发价变了，那么从支付方法到赢利，都会因之而改变。

“总之那边态度非常坚决。他们说如果经理您方便的话，他们随时可以带着资料过来进行说明。”

“这样啊，好吧。我会跟他们去谈的。”

多纪明白会谈的时候一定会被施加压力，但这样的会谈必须进行。

“真是的，价钱这样飞涨，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多纪叹了口气。这一年当中，做扇子必需的竹材、纸、金箔，所有的东西都涨了价。不要说一年、半年，厉害的时候两三个月就又涨了，而且无论涨得多么凶，这些材料还是供不应求。

“情况这么严重，还是到土佐⁽⁶⁾去一趟为好。”

吉冈小声说了一句。这个男人，每次提出一个建议的时候，都会用一种听上去毫无精神的语调去说。当然不是因为出了一个馊主意才这样，可能是上了点年纪，每次讲话的时候，都是无精打采的。

“土佐啊……”

扇子的用纸等基础用品，主要出产于高知县或是岐阜县。如果能够直接去那边买到便宜的纸张的话，那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这样做的话，村上先生可能会非常生气吧？”

“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把我们的想法跟他透露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么办吧！”

真不愧是吉冈啊，果然高明。由于对方的要求只是单方面的，所以在沉默之中，摆出一副自己要直接

与造纸公司联系的架势，借以牵制对方。这就是吉冈的作战策略。

“那边估计是什么价格？”

“和他们见过一两次，可以问问看。”

“那么见村上先生之前，大体上先问一下吧。”

吉冈点了点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隆彦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怎么了？”

“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吉冈轻轻地拢了一下剪得很短的头发，接着说，“呃，有人说见到过一个长得很像隆彦的人。”

“在哪里？”

“据说是在四条大宫附近。”

“谁见到的？”

“是壬生的吉川先生。”

吉川以前在辻村工作过，三年前辞职在壬生开办了一家印刷公司。由于他从父亲那一代就在辻村工作了，所以连隆彦小时候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

“真的吗？”

“听他说，只是看到了一张戴着眼镜的侧脸，不是很清楚，不过样子很像。”

隆彦不戴眼镜，个子较高，走路时右肩稍微有点下垂，和父亲的背影很像，很有特点。

“我还以为他已经不在京都了呢。他和您联系过吗？”

“没有啊。”

“那也许是认错人了。”

吉冈抱着胳膊向窗外望去，发出了“啊……”的一声叹息。

工作时，隆彦的影子闯了进来，使多纪的心情无法平静。一想到隆彦，多纪一点工作的劲头都没有了。可是，也只有工作才能让她从这郁闷的气氛中逃离出去。

“不管是什么样子，只要还活着就好。”

多纪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叫来了办事员高木靖子。

“把这个钱付掉，把这个给川田先生，然后给这边一个答复。”

多纪把已经过目的文件的邮件交给了靖子。

“我要出去一下，如果有电话你接一下，回来告诉我。”

“您几点钟回来呢？”

“已经一点了，可能四点多吧。”

“知道了。”

靖子今年二十四岁，已经在辻村工作五年了。她相貌质朴，能出色地完成工作，在办事员当中最值得信任。

“最近，和他相处得还好吧？”

“唉，还可以……”

靖子的小眼睛眯得更小了。

所谓的“他”，是指在夷川家具店工作的塚本。多纪曾经有一次在和靖子的谈话中听她提到过这个恋人。听说好像已经有肉体关系了，但这段时间塚本经常去四国、九州出差，所以两人没怎么见过面。

“一个男人，十天半个月也见不到女朋友，他会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

被靖子这样正经地一问，多纪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靖子想要问的是，男人要怎么解决他们那方面的需求。

“那个啊，一心扑在工作上就可以了吧？”

“但是，以前再忙一周也有一次……”

“你们是男女朋友，他会对你负责的，不用担心他什么。”

多纪只是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姑且说了出来，其实对于男人，她一点自信都没有。

“我不太知道这种事情。”

这种话题还是干脆地拒绝掉比较好，多纪用了稍显生硬的语气，说完之后，便闭口不谈了。

多纪年长一些，职位也较高，所以靖子才来聊这些的吧。但是，男女之事，好像和年龄、职位没什么关系。无疑，靖子在这方面经验更加丰富。总之，从靖子那镇定自若的目光来看，两个人的关系保持得很好。

“好了，我要出去了，拜托你了。”

多纪拿起装有文件的提包，走出了房间。

她从店里出来直接去了交易银行，和分行经理寒暄了一下，谈了谈关于融资的事情。

扇子是每月二十日清算、月底支付，每个月都有现金入账，但挂历不是这样，挂历在初夏时节做好并交付给批发商，实际变成现金要到年底至正月的时候。这期间，短的有半年，长的要将近八个月，是拿不到现金的。虽然这是一种过于漫长且不合理的做法，但已成为行业长年的惯例，也没什么办法。

今天，多纪到银行来，就是为了借款以筹集周转资金。

“扇子没什么问题，可挂历情况多变难以预测，还是应当尽力而为。”

深知多纪的店是绝对靠得住的，所以分行经理同意了融资，但仍然没有忘记事前提醒一下。

“我会注意。”

分行经理的忠告很诚恳，多纪也确实想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谈妥之后，多纪出了银行，向着冈崎的美术馆出发了。

三天前，日本秋季画展开幕了，多纪很想去看看。有两三个认识的画家在画展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另外，这些作品的图案、构图什么的，对于扇面画也是很好的参考。

逛了三十分钟画展，已经三点多了。

本来多纪还想到商场、小商店转转，去看看新扇子的销售情况，但这样一来四点之前就回不了公司了。她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

高木靖子接的电话，并告诉多纪，从大阪的批发商和京都的小商店那边先后来过电话。

“我回去后会给他们回电话的。”多纪回答道。

靖子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说：“后来还有一个叫‘有纪’的来过电话。”

“有纪？”

多纪听了，感觉没什么印象。自己有叫这个名字的女性朋友吗？多纪一时想不出来。

“是位男士，他说你们是在东京认识的。”

“东京……”说到这，多纪忽然顿了一下，“不会是东京的柚木**㊦**先生吧？”

“就是就是。他说是因为有学术会议来这儿的。”

柚木，就是之前多纪前去东京祭拜死者的那家人的姓氏。从过来参加学术会议这点来看，肯定是那位父亲。

“我告诉他您四点左右回公司，他说到时候会再来电话。”

“他现在在哪儿？”

“好像说是在京都宾馆。”

“你没弄错吧？”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

“我会打电话去问问。如果在这期间他又打来，一定要问清楚联系方式。”

多纪这样说完，便挂了电话。

柚木洋文为什么会来电话呢？他说是因为有学术会议来这儿的，只是顺便打个电话过来吗？他会不会以儿子的死为由，过来追究补偿什么的呢？或者是在儿子葬礼之后和大家一商量，又要过来提些什么要求？

和那位母亲不同，他是个非常成熟稳重的人，肯定不会那样做的。多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小人之见。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查到对方的电话号码。

多纪抑制住不安的心情，往京都宾馆拨了个电话。

“请问是不是有位柚木洋文先生住在这边呢？”

“请稍等一下。”电话接线员说，“哦，他住在605房间，我这就把电话给您接过去。”

多纪使劲儿握了握电话。

对方会说些什么呢？看情形而定吧。多纪正了正身姿，当铃声响了三声的时候，对方接起了电话。

“喂？”

没错，就是在守灵席间听到的那位父亲的声音。

“呃，我是辻村隆彦的姐姐。”

“哦……”

对方好像也吃了一惊。不过时间不长，就传来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

“是上次来祭拜的辻村多纪小姐啊。”

“是的。也没有好好道个歉，实在是失礼了。”

“不，是我们失礼了。”

多纪没有说话，目光只是盯着电话机。这之后他会说些什么呢？自己的态度必须要看对方而定。

“实际上是因为京都有个学术会议我才来的。给您打电话是想为上次的事道歉。”

“哦……”

“我妻子说了些过分的话，您一定生气了，请多原谅。”

“没有没有，要道歉的应该是我啊。”

“不不，我们确实没有想到您能来祭拜，虽然令我们有些为难，但真的感谢您的到来。”

“去祭拜一下您的孩子，再道个歉，都是我应该做的。第二天也应该好好地再正式问候一下。”

“真的非常感谢。我那死去的儿子可以安息了。”

“您虽然这么说……”

多纪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老实说，多纪并没有放松警惕之心。虽然对方示以非常谦逊的态度，但那只是礼节上的东西，多纪觉得，之后对方就要提出一些要求了。

可是，柚木来电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妻子那些不理智的语言道歉而已。

“您肯定生我们的气了，但看在她是个女人的分上，请多原谅吧。”

“那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还是应该我向您道歉啊。”

多纪想到自己只是去灵前祭拜了一下，连葬礼都没去就回家了，感到实在是说不过去。

“您在这边大概要待到什么时候呢？”

“学术会议星期一结束，所以我准备待到那天。”

今天是星期五，还有三天。儿子刚过世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又要准备学术会议，想必是十分操劳的。

“请问一下，您什么时候能有空呢？”多纪直截了当地说，“您方便的话，我想向您道个歉，请您吃顿饭什么的。”

祭拜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的一句话，把自己从难以忍受的痛苦当中解救了出来。想到这些，多纪决定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

“就不劳您费心了。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道歉什么的就不必了。”

不光彩，对这句话多纪深有同感。

“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

“那也没理由让您请客呀。”

“这样我心里可以好过些。”

“既然如此，把道歉什么的放在一边吧。说到有空，我明天倒是没什么事。”

“那么明天几点钟呢？”

“因为五点会议就结束了，所以我六点就能回到宾馆。”

“那明天六点，我到宾馆去接您。”

“真的不必这么麻烦。”

“这样强您所难，真是抱歉。那么明天见了。”

多纪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已经四点多了，十一月的大街上，光线快速地暗淡了下去。柚木的死是在九月末，离七七⁽⁸⁾还有四五天。

洋一郎和隆彦差不多一样吧，反正都不在家里。但是在某个地方活着，和已经死去，却是截然不同的。那种给予亲人的孤独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请柚木先生吃饭，也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孤独，多纪这样告诉自己。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报纸上说，市里的枫叶尚且嫌早，高雄⁽⁹⁾、大原等地的红叶已经火红一片了。

这天，多纪四点就回到若王子，换上了点缀有扇面图案的绉绸和服，外罩胭脂色的短褂，然后就出发前往京都宾馆了。

不到六点十分，多纪就来到了宾馆。大厅里有很多客人。多纪在前台确认了一下，柚木确实已经回来了，然后用宾馆里的内线给他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我是辻村……”多纪说。

“我马上下来。您是在大厅吧？”柚木很快回答并加以确认。

和柚木只是在守灵席间见过一面。虽然有一个大学生的儿子，但他显得很年轻，态度也温文尔雅，对柚木，多纪就这么点印象。因为那天的突发状况，多纪确实记不起什么别的了。

多纪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正对着电梯。她看了看窗外。

六点多钟，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正值交通高峰，再加上是周末，通过透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河原町大街上挤满了人和车。

不一会儿，左侧的电梯到了。一个身穿灰色西装、手拿外套的男人出现在电梯门口。多纪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他走去。

“是辻村小姐吧？”说话的人正是柚木。

“百忙之中把您叫出来，真是抱歉。”

“不不，是我随便打了个电话，才让您如此费心的。”柚木轻轻地低了一下头说，“我们去哪儿呢？”

“我在高台寺那边订了个位子，可以的话去那边怎么样啊？”

“这个……”

“不行吗？”

“不是……”

柚木稍微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

“不是很远，坐车去很快的。”

多纪先行往宾馆前的出租车站台走去。

外面的大街上好像没有空车，但打车来宾馆的客人很多，所以在宾馆门口很容易就能坐上。

等了一组客人之后，两人便上了车。

“麻烦你到高台寺。”

多纪在座位上坐好，跟司机说了地址，然后看着柚木认真地说：“上次那件事真的很抱歉……”

“不不，这个话题还是到此为止吧。已经那样了。”

一瞬间，多纪在话语之中听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悲伤。

正像柚木所说，多纪再怎么道歉，也不能让死去的儿子复活。不管如何哀悼，死了就是死了，无法改变。

也许道了歉，多纪的心里能够好过一些，但柚木的哀痛并不能因此而减轻。而且，拙劣的道歉反而会加深他的痛苦。

“请您宽恕我吧。”多纪小声自语。

不一会儿，车子左转，沿着御池大街向东驶去。马路很宽，中间种着法国梧桐，可惜车子太多，交通堵塞了。

“京都的车也多起来了啊。”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是啊，周末都很拥挤。”

交通信号灯由红变绿，车子动了起来。

“学术会议是在哪里举行的？”

“在宝池的国际大会堂。”

“那么您会经常来京都吗？”

“这边的会议相对比较多，而且东京毫无情趣，我还是更向往这样的城市啊。”

“请问一下，您是医生吧？”

“是的。”柚木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名片，说，“呃，我以为您都知道了呢，就给忘了。”

“谢谢！”

多纪施了一礼，接过了名片。

上面写着“东都大学教授，柚木洋文”，左边用小字写着“东都大学第二外科教研室”，并注有大学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原来您是大学老师啊……”

多纪听说过死者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便认为是单纯营业给人看病的那种。但他在大学工作，这是多纪没想到的。

“很奇怪吗？”

“没有。”

仔细看了看柚木的侧脸，多纪想，这个人温文尔雅，还是更像一位大学老师。

“您是外科医生，那要做手术什么的吧？”

“当然要做了。”

这也让多纪感到很意外。从柚木那安静的脸上来看，一点也不像是拿手术刀的。

“做手术很辛苦吧？”

“到不了你们想象的那种程度。”

柚木从西装口袋里找出香烟，点上了火。

车子顺着鸭川沿岸的道路往南开去。夏天时挤满了乘凉人群的鸭川沿岸，到了枫叶飘红的季节，却没什么人。

柚木问道：“给您公司打电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接电话的人好像很尊敬地称您‘经理’……”

“真不好意思。因为父亲去世之后，没有人继承他的事业。”

“是这样的啊。”

“经理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是做扇子的吧？”

“是的。”

“在古都制作那么美妙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简直像梦一样。”

“没有那回事。做好的扇子虽然好看，但其背后的过程是很麻烦的。”

“啊，说的也是啊。”

“都是工匠们一件件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下次我想去看看。”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您看到的话，一定会吃惊的。”

“确实，那么费功夫的工作，已经很少有了吧？”

车子驶入了光线较暗的住宅区，有一段上坡路。

已经到东山的山脚了。

坡道的右手边是一大片茂密的草木，往前的道路两侧，排列着许多用日本白纸包裹着的蜡烛。那是通向“石水”的路。

“到这里就可以了。”

门廊跟前的日本灯上写有“石水”的字样。多纪快速地把钱递给司机，下了车。

“您来了。”领班从明亮的侧门那边跑过来打招呼。

“久等了。”

饭店门口铺着一些漂亮的小卵石。领班在前面带路，多纪和柚木并排跟在后面走了进去。

“真是座气派的庭院啊！”

“听说进到里面的话，有三千坪呢！”

“您知道的真多啊！”

“过去我父亲时常到这边来。”

只要提到“辻村”这个名字，即便是这等规模的店，也能马上订到位子。可以说，极尽放荡任性的父亲，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积了点“功德”的。

接替领班出来的女服务员，是个四十多岁的文静女人。脸又长又细，有着京都女子特有的稳重。

“天气变冷了啊。”

“是啊，这两三天一下子冷了下来。”

多纪来这家店的时候，总是由这个叫作“小福”的人来服务。她已经在“石水”干了十年了，对多纪的父亲也相当熟悉。

“今天，能看见八坂塔的那个包间有人吗？”

“真抱歉，已经有客人了。”

“是我现在才问，不好意思！”

在“石水”，入口左边靠里的大房间景致最好，在那里，夜晚京都的街景能尽收眼底。突然提出要求，确实很难订到。

“这边的院子也很漂亮。”

小福推荐的房间，带有休息室，有八叠大小，把拉门打开的话，两边都能看见院子。

“白天来的话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枫叶。”

笼形的铁栅栏里点着篝火，那光亮映红了夜晚的庭院。

“请吧。”

在小福的推荐下，柚木背对壁龕坐下，多纪则坐在了对面。

“我这就去准备菜肴。喝点什么吗？”

柚木朝多纪这边看了一下，问道：“你呢？”

“我不会喝酒。先生您请吧。”

“那么，少来点清酒吧。”

“知道了。”

小福静静地低头下去了。

“还是京都好啊！”

只剩下两个人，柚木好像松了一口气，目光移向了燃着篝火的院子。

“往前就是山了吧。”

“对，是东山。”

“好像里面真的很深啊！”

篝火的前面有一片茂密的枫林，下面是一个架有石桥的水塘。在夜里看，水面光线昏暗，只有篝火映照的地方摇动着一片火红。

“怎么也没想到会被请到这么优雅的地方来。”

“哪里，有用到这里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我。”

柚木点着头，又环视了一下房间。休息室前挂着幔帐，黑竹编成的篮子里种着翠绿的白椿和梧桐的小苗。

所有的东西，主人照顾得都很周到。

“您一直住在京都吧？”

“是的。”

“全日本不管哪里都没有这儿好啊。”

“不管好还是不好，即使想出去，也没有地方去呀。”

多纪轻轻一笑，柚木也好像受到影响一般，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小福便把菜肴端了上来。“石水”的日式精美菜肴是非常专业的。

“也没有问您喜欢吃些什么，就擅自决定了。我想，既然是在京都，就给您点些京都菜吧。”

“我对吃的没什么好恶，倒是被带到这么气派的地方来，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多纪接过小福端来的酒壶，给柚木的杯子斟上酒。

“您也喝点吧，怎么样？”

“那，仅此一杯哦。”

多纪双手接过了酒杯。

“可以了。”

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共同举杯。

回味着温热的酒香，多纪在想，自己刚才那句“可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忘记上次的不愉快，好吗？还是想说，今后也请您多关照？多纪感觉，两个意思都有，但两者又皆不是。

柚木没有注意多纪的神情，而是盯着端上来的菜肴。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这是女郎花⁽¹⁰⁾啊。”

代替筷子架，放着一朵女郎花，上面摆放着黑漆的筷子。

放入银杏的海带被折成捕鸟用的笼子的形状，染成绿色的挂面被摆放成纷乱的松叶的样子，处处渗透着京都菜肴的精致。

“见到这个，关东还真是‘蛮夷’啊。”

“没有啦。我想东京还是很大的，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大小与好坏是两回事。”柚木喝了一杯酒接着说道，“实际上，我刚才就想说的，又给忘记了。我想把那时的奠仪钱全部都捐出来。”

“.....”

“儿子光给大家添麻烦了，所以我本来极力地拒绝，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位不知姓名的人士给了奠仪钱。人家特地送来，可我都没有向他道个谢，真是太不应该了。对于儿子做出的事情，我想尽量地做些补偿。您也送来那么多的钱，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有的事！”多纪使劲儿地摇了摇头。

孩子给大家添了麻烦，没有道理获得祭奠，柚木的这种心情，也正是此时多纪的心情。

“多亏了您，我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真是对不起！”

“不不，您没有必要这样说！”

两个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柚木好像不怎么能喝酒。只喝了半瓶，他的眼角便现出了淡淡的红色，一笑起来，还会出现几道皱纹，更显出其温柔和善。

“再来一瓶吗？”小福问道。

“不，可以了。这样下去的话，后面就没底了。”

“您喜欢喝酒吗？”

“并不讨厌，但现在喝多了的话，明天就要有反应了。”

“外科医生不是都很能喝酒的吗？”

“大家都那么说，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柚木笑了笑，这时从走廊前面传来笛子和三味线的声音。两个人放下筷子，侧耳倾听。

“您知道吧，是《黑发》。”

听了多纪的介绍，柚木点了点头。

独寝的女子寄托黑发，想念爱恋的男子，就是这首曲子的内容。这是在座席之间经常被演奏的曲目。

一边看着舞蹈一边听笛子和三味线的声音，感觉特别好，而隔着一道屏风来听，也别有一番情趣。这并不是信口开河，因为那样可以释放想象力，在脑海中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情景。

“你喜欢舞蹈吗？”

“嗯，在像这样的地方看过两三次，感觉很美。”

“那我们今天也看一段怎么样？这里可以请到很好的舞伎和艺伎。”

“不了，下次我请您吧。”

“京都还是我了解哦。下次去外面的房间吧，那里能看见八坂塔。那边的房间之间，还挂着竹帘呢。”

“您经常来吗？”

“偶尔。因为要招待一些客户。”

“我感觉您应该也是会跳舞的。”

“我母亲喜欢艺术。但舞我可跳不好，我会弹一些三弦曲什么的……”

“什么时候让我也听听啊。”

“都是一些雕虫小技，呵呵。倒是您，下次真的还会来吗？”

多纪一边给柚木的杯子斟酒，一边感到自己少有所积极。

吃完晚饭，已经将近八点了。

隔壁房间仍传来三味线的声音。

“这里能住吗？”

“一般不提供住宿，但如果是熟客的话，也没什么关系。”

“那我不行了。”

“哪里哪里，如果您希望住宿的话，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可能过几天真要麻烦您呢。”

多纪一边吃着饭后的白兰瓜，一边猜想着柚木的年龄。

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应该四十多了，但离五十好像还有段距离。从散在鬓间的白发和眼神黯淡的表情来看，确实上了些年纪，但从其笑脸和说话的感觉上判断，也就四十刚出头。

“您自己做的扇子，一看就能马上认出来吗？”

“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很多相似的，看一下也只能分个大概。”

“看到自己做的东西摆在店里，很高兴吧？”

“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感到害羞啊。”多纪叹了口气，接着问道，“先生您喜欢扇子吗？”

“没什么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但看到以后，不知怎么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

“那下次用一把我的扇子吧。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不胜惶恐！”

小福出现了，她告诉客人：“车子已经到了。”

“那好吧。”柚木回过身做了一个招呼小福的动作，“结账吧。”

“不行。这里我来。”

“不，那不行，还是我来。”

“尽管您那样说，但这里不行。好了，先生，我们走吧。”

多纪好像要逐客一样，欠了欠身。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请的。”

“我并不是以此作为道歉，只是弟弟的事情……”

“把那事忘了吧。倒是那账单……”

“没关系的，请。”

多纪把外套的纽扣扣好，站起身来。

在小福的引导下，柚木走在前面，多纪跟随其后，出来之后，才发现明亮月光下的夜晚已非常寒冷。

“真冷啊！”

小福把宽大的和服袖子裹在身上，走在前面。她那细长的身影，在院子的草木中慢慢地移动。

可能是因为靠近山而形成了一块高地，穿过月光下的院落，可以看见京都的街道。

“右手边稍远处，据说是明治时期仁人志士们秘密集会的地方？”

多纪如此一问，小福点头称是。

在那茂密的橡树林前面，有栋装有白色拉门的建筑依稀可见。

“在白天可以看到，那里面有西乡先生⁽¹¹⁾和高杉晋作、中冈慎太郎先生他们的画像。”

“这样丛林茂密的山脚，即使那些仁人志士混进去的话，也不会被发现。”

“是啊，那些柱子、地板什么的，没有遭到什么破坏，都保留了下来。”

“现在真的是茶室吗？”

“是的。不过一年也就举办两三次茶会。”

柚木点点头，三人顺着砂石路往下走。

夜空里好像有风，到了山下的时候，东山上的月亮已经被云彩遮住了一半。

“欢迎下次光临！”小福在车子旁边礼貌地低下了头。

“谢谢！”

两个人还礼之后，车子慢慢地开动了。

“先生您去哪里？”

“我就直接回宾馆了。”

“好的。”多纪随后对司机说，“麻烦你到京都宾馆。”

“不，我还是先送您吧！”

“好不容易才招待您一次，就让我服务到底吧。”

多纪这样一说，柚木也就不再说话，默认了。

车子不一会儿到了东大路，一路向北，到了八坂神社，在四条的路口向左转。

“明天的会是几点钟啊？”

“应该是九点。”

“您要发言吗？”

“下午有一场关于肝癌的学术报告。”

“您是专门研究癌症的吗？”

“啊，我主攻普通消化系统的疾病。”柚木看着前方回答道。

多纪看着柚木的侧脸，又想起了死去的青年的面容。

“扇子我明天拿到宾馆去吧。”

“明天有大学的同门会，可能要晚一些。”

“没关系，我把扇子放在前台。”

“好吧。”

月亮明亮，也很大。那些法国梧桐树的枝叶在晚风中摇曳。车子开了十分钟便到了柚木下榻的京都宾馆。

九点已过，和出来的时候相比，宾馆前出入的人少多了。

“好了，就到这里。”

多纪让司机稍等一下，便也跟着柚木下了车。

“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夜晚了，我真高兴！”

“也没什么招待。”

两人在门口相对而立。

“下次去东京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让我报答一下您今天的盛情款待。”

“谢谢！”多纪低下头施了一礼。

“那我就先告辞了！”

“晚安！”

多纪一直目送那背影消失在宾馆的大厅里，才回到车上。

“到若王子。”

司机点了点头，又发动了汽车。

入夜之后，白天热闹的大街终于回归了平静。多纪一边随意地看着人流锐减的街道，一边想着刚刚分别的柚木的事情。

如果说他是东都大学医学系的教授，那应该有相当高的地位，但多纪并没有因为柚木那样的头衔而感到拘束。他爽快、自然，一点都没有装腔作势。

在“石水”面对面吃饭时，多纪几乎忘记了对方就是被弟弟杀害的青年的父亲，倒是有一种久逢知己的错觉。

从宾馆前相见到最后分别，柚木对于死去的儿子只字未提。只是在多纪讲到的时候，简单应付一下，便马上转移话题。在那平静的表情当中，没有一点意外丧子的阴影。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不能说柚木的伤痛已经痊愈。不表现出来，极力地避开有关儿子的话题，也许正是这种态度，包含着柚木无限的哀痛。

在多纪的心里，满足感与沉重感交织在一起。满足，是因为得以与柚木直接会面而内心感到平静。之前的杞人忧天一扫而空，再也不会受到负罪感的挑衅，可以安心了。但另一方面，柚木是死去的青年的父亲，这种沉重感没有消除。事实是，这种感觉今后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真奇怪！”多纪小声道。

现在，没有必要再拘泥于那件事当中了。已经得到了对方的谅解，终于可以安心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在这应该高兴的时候，自己却在介意柚木是死者父亲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了呢？

第二天，京都也是个大晴天。月初的时候，持续阴雨略显寒冷，到了中旬，好像又变回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多纪按照惯例，九点从若王子的家中出来赶往位于五条的扇子店。上午和往常一样，看了看记账单和账本什么的，会见了两个来客。

午休的时候，多纪一边吃着从附近餐厅买来的咖啡和三明治，一边想着给柚木送扇子的事情。上午的时候，她就让小田把一些精致的扇子摆放在桌子上了。

多纪没怎么画过男子用的扇面画。男子的扇子，图案要素一点吧，就算有图案，也多是青松流水之类简单的东西，也有的中间配以诗歌或名人的题词。

给柚木什么样的好呢？就要到冬天了，应该不会马上用到，还是朴素一些、品位高的比较好。

想了半天，多纪选了一把白底配以银色流云图案的扇子。绷着丝绸，在男子的扇子中已属高档，但仅仅一把还是稍显不够。于是，多纪又选了一把金底配以牛车图案的舞蹈用扇。本来是跳舞用的，比夏天用的普通扇子要大一些，最近也常被当作装饰扇来使用。

多纪将两把扇子分别装入盒子中。这样，就可以按照昨天的约定，送到宾馆去了。

柚木现在应该是在宝池的会场。

多纪想，只是送的话，让店员拿过去就可以了，可她并没有那样做。下午很快过去了。傍晚，吉冈过来商量工作，看到桌子上放着的扇子，问道：“这是要送人的吗？”

“送给东京来的客人。”

多纪只说了这么一句，便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等吉冈出去之后，她马上给宾馆打了个电话，不出所料，柚木还没有回来。

柚木说过，今晚学术会议以后，有一个大学的同门会，所以还没有回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办呢……”

现在也没什么必要考虑了，只能把扇子就这样放在宾馆了。

柚木在不在都没有关系。昨天吃饭的时候，并没有约定今天要见面。

多纪开始做离开的准备。

平时下班以后，都会有些约会，和客户或是银行的人见面，可真是凑巧，偏偏今天没有。

总之，放下就回去吧。多纪这样告诉自己，然后从店里走了出来。

到了宾馆一问前台，柚木还没有回来。他说过会晚一些，所以理应不在房间，多纪有一种摆脱难题的感觉。

“请把这个交给605房间的柚木先生。”

多纪把装有扇子的盒子交给了前台服务员。

白天是晴天，夜里就会特别寒冷。今晚，东山上也有一轮清冷的月亮。

多纪从宾馆出来，在河原町大街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了若王子的家。

回到家后，安代过来打招呼：“今天回来得真早啊！”

“冷得不得了！”

多纪缩着外套的袖口，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是间八叠大的日式房间，右手边并排摆着衣柜和梳妆台。其实住西式房间睡大床的话更舒适一些，但不知为什么，如果睡觉时没有日式铺盖，多纪就怎么也安不下心来。

多纪在衣柜前脱下和服，换上一件已经旧了的黄底格子丝绸睡衣，又穿上了一件和服外套。这段时间，多纪在家的时候总是这样打扮。她把脱下来的衣服叠好后回到客厅，安代正在水池子旁边准备晚饭。

“天冷了，所以我准备了火锅。”

“啊，要帮忙吗？”

“已经准备好了，不用了。”

“那我就光准备吃啦。”

每天都在店里工作，好不容易在学校学会的做饭和裁缝，多纪已经全都忘光了。

“可以吃饭了。”

安代迅速摆好碗筷，并把锅移到了桌子中间的电炉子上。

“今天我跟在大和做饭的人学了一下。这个煮了很长时间，还去掉了油，肯定非常好吃。”

“我继母呢？”

“品子来了，她们一起出去了，说要在外面吃完饭才回来。这么冷的天，还出去干吗！”

安代言语之中带着些批评。多纪没有答话，坐到了桌前。

“吃饭喽！”

相对而坐的两人之间，飘散着带着火锅香味的热气。

多纪一边吃着，一边感受着家里只有女人的闲寂。

晚饭结束和安代一起收拾好之后，多纪拿起了晚报。

和以往一样，今天的晚报上也报道了很多事。从政界的贪污、柜子里藏有小孩尸体的案件，到新干线
的事故等等，各种各样。经济方面则关注最近一个月批发价的急剧上涨。

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多纪一直就有看报纸的习惯。因为如果接不上对方的
话题，那可就出丑了。

尽管如此，以前一忙起来，有时还是会忘记，但出了隆彦的案子以后，不论多忙，她都一定会看的。

打开报纸一看到标题，多纪就会有一种类似害怕的紧张感，她就像一直抱着一颗叫作“隆彦”的炸弹一
样。什么时间，他在做什么，多纪都一无所知，所以每次翻开报纸的时候，那种不安都会在脑海中掠过。

什么也没有。

确认了今天没有关于隆彦的消息之后，多纪合上了报纸，这时安代沏来了茶。

“今天还画画吗？”

回家早的时候，多纪经常会躲在屋里画扇面。

“不了……”

虽然没去哪儿，但多纪还是觉得有一丝疲劳。

“品子好像要搬到这里来住。”

“为什么？”

“品子现在住的只是毛坯房，周围很吵，她装出开玩笑的样子说什么‘我也想住过来啊’，肯定是她真的
想来。”

多纪喝着茶，没有作声。

“如果她真的说要搬过来，那怎么办啊？”

“只能随她的意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虽说品子和多纪在户籍上没有关系，但毕竟是形式上的姐妹。妹妹要到生母住的地方来，也没有理由拒绝。

“反正房间也空着……”

“家里很宽敞，没有关系，但问题不是这个啊！”

“是吗？”

“品子可是森子的亲生女儿啊！”

“安代……”

多纪是责怪安代直呼继母的名字，安代赶忙改口道：“是夫人。”

安代好像到现在对称呼森子为夫人还是存有抵触情绪。

“两人毕竟血脉相连，所以还是……”

安代好像是想说，如果品子来若王子的家里，会打破三个女人平静的生活。

这个家的主人是多纪，她是亡父事实上的女儿。公司的生意很兴隆，尽管白天基本上不在家，但没有多纪的话，这个家也就无法维持了。

安代虽说是在伺候森子和多纪两个人，但从心底来讲，她认为自己只是多纪一个人的帮手。森子终归是从别处来的外人而已。

对多纪而言，安代是个忠诚的女人，如果安代表现出什么来的话，多少还是会带给她一些负担。

“总之，还是不要太介意的好。”

讨厌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感觉会传达给对方，而使自己也受到厌恶。安代就是这样，她冷淡地对待森子，反过来，安代也受到森子冷淡的对待。这两个人之间起了风波，对多纪来说，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而且，那个品子和夫人一样，是个个性要强的人。”

“是吗……”

脾气要强这一点，安代也是如此。多纪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那两个人联合起来说些什么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安代好像是在担心，如果森子和品子联合起来，对家里的事指指点点，自己的地位就没有了。实际上，安代起着一家之“妻”的作用。从买东西、接电话，到饭菜的食谱，都是安代一手安排的。

多纪去公司上班期间，就只剩两个人了，因此安代非常介意品子的加入。

“不会的，她们又不是什么坏人。如果真变成那样，我也会和妈妈说的。”

“多好的人也会讨厌外人来。”

“品子还没有决定要来呢，你多虑了！”

“真是那样的话就好了。”

家里女人多，操心事就不会断。

“再喝一杯茶吧。”

八点了。多纪喝了一口新倒上的茶后站了起来，到浴室打开了热水阀门。

穿了一天和服，出了不少汗。放满热水后，多纪便进去洗澡了。

出于父亲的爱好，整个浴池左右壁上都镶上了铁平石。算上更衣间的话有五坪，非常奢华的构造。多纪一个人在过于宽敞的浴池里，慢慢地伸展着双臂。

到了晚上，东山这一带一点动静都没有。能听到的，只有浴池里的水流声。

多纪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也许是因为骨架细小吧，即使长了些肉也不显眼。这一点和母亲武子是一样的。母亲肤色白皙，是典型的京都美人，多纪则很好地继承了她的身材之美。

穿上衣服更显苗条，松屋的老板娘每次见到多纪，都会这样羡慕地说。不过，仔细看的话，她那柔软的身体有时会显僵硬，还有些尚未完全变成女人的青涩感。

二十八岁还是处女，多纪并不认为这是特别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可耻的。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二十八岁的年纪了，这当然不是多纪刻意追求或是盼望的。

“真可惜啊！”人们这样说。

“这么漂亮的人，为什么总是单身啊？”有的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有的人会追问：“是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于这些，多纪总是一笑了之。这些事情，她自己比别人更想知道。

多纪泡在热水里，想：谁将会是第一个拥抱这身体的人呢？

多纪那从未被男人抱过的身体，白皙细腻，一点疤痕都没有。已经二十八岁了，头脑中想要去了解与年龄相符的东西，但身体上充满了少女般的踌躇。

什么时候，谁，会来要这个身体，从而引导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呢？

多纪试着考虑了很多。因为工作或者朋友交往而见到的男人有很多，大体上来说，上了年纪的人比

较多，但也有三十左右年纪比较合适的。其中就有认真工作、家境良好、作为结婚对象无可挑剔的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积极地追求多纪。有的人靠近了，打个招呼，然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有的则聚集在周围，一边聊着天，一边关注着她，看究竟会落入谁人之手。

并不是多纪在躲避男人，而是相互牵制。

“那样的美人，肯定已经名花有主了。”

也许是男人们在徘徊不决，或者是京都这座城市的古老与多纪的单身十分相称。

“如果多纪不是经理，不是个大美人，反而容易嫁出去了。”

松屋的老板娘这样说，不过好像确实有一些道理。

是多纪那老字号辻村的美丽的继承人的身份，把男人们都给吓跑了吧。

即使是这样，也不是多纪的责任。并不是因为多纪喜欢，她才拥有美貌，拥有经理身份，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要继承这个家、这间店，必须找个靠得住的人。”

关于多纪的夫婿人选，吉冈和安代他们这样嘱咐，而她唯有苦笑。

对于结婚对象，多纪并没有期待他是个多么优秀的人。只要普通、开朗而又体贴就好了。但周围的人总是列出一堆苛刻的条件来进行讨论。最初他们是在担心，实际上，他们也是在以谈论此事为乐吧。

“都是些没用的事情。”

多纪站了起来，去冲淋浴。一直覆盖到肩头的泡沫被热水冲了下来，露出白皙而柔软的裸体。

那未经男人触碰过的乳房，在热水的温暖下，呈现出赤红色，乳头也稍稍突了出来。

也许因为在想男人的事情吧，多纪脸上露出羞赧的表情，只是那突起的乳头一时间难以复原。她只好用左手按着，继续冲洗。

热水从脖颈流到后背，感觉很舒适。多纪重复地冲着，这时，浴室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有电话。”

“哪位啊？”

“是个叫柚木的人打来的。”

“啊……”

多纪赶紧关上了淋浴。

“怎么办？我还没洗完呢！”

“我去告诉他过会儿再打过来吗？”

“问一下对方的电话号码吧，我出来后马上打过去。”

“知道了。”

“啊，还有，不要告诉他我正在洗澡。”

“啊，什么？”

“就说方才还在，刚刚出去什么的。”

“唉……”

安代莫名其妙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更衣室。

多纪慌忙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头发上的水还在往下滴滴。她拿了条毛巾，将覆盖在头发和雪白肌肤上的晶莹水珠擦拭干净。

开完会回来了吧……

多纪一边把毛巾挡在胸口上，一边猜想着柚木回到宾馆看到扇子时的神情。

洗完澡，多纪会涂些化妆水和乳液，然后用粉扑轻轻拍打脸颊。可这个电话让她心神不定，连这些都忘了。

“对方说好像是在京都宾馆什么的。”

多纪到了客厅，安代说道。

“是吗？谢谢！”

多纪点了点头，把电话切到了自己的房间。

电话安在客厅的入口处，也能切换到多纪的房间。给柚木打电话也没什么必要遮遮掩掩的，但安代坐在旁边，多纪总觉得心里不安。

回到房间，多纪拨通了宾馆的电话，短暂的等待之后，柚木接了起来。

“刚才真不好意思！出去了一下。”

“不，是我不好意思！不在的时候，您送来了这么漂亮的礼物，我想表示感谢，所以才打了电话。”

“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马上要到冬天了，扇子其实也不怎么用得到了。”

“十分文静的图案，我非常喜欢！”

“实在不敢当！”多纪低了低头，问道，“学术会议那边怎么样啊？”

“和平时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您说过，那之后有个同门会什么的。”

“嗯，来了好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之后，又到京都的大街上溜达了一圈。”

“又喝酒了吧……”

“在花见小路周围，去了两家酒吧。”

“肯定有很多漂亮姑娘。”

“她们用京都话和我打招呼，确实有几个挺漂亮的。”

只是听柚木这么一说，多纪竟有几分嫉妒的感觉。

“在京都有什么必定会去的店吗？”

“也没有。今天也是医院的朋友们带我去的。”

虽是医学系的教授，但柚木的表情中有种让女人想要以心相许的温柔。

“明天还有会议吧？”

“是的，开到中午。”

“那么结束以后……”

“一个大学时候的朋友生病住院了，所以准备去看看他，然后乘傍晚的新干线回去。”

“非常匆忙啊！”

“是啊。”

多纪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在东京家里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柚木妻子的脸庞。

“下次什么时候能来呢？”

“年内可能不行了。明年一月份在大阪有一个小型学会，不过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过来。”

“要来的话，到时候请告诉我一声。”

“您要有机会来东京的话，也一定要告诉我。”

“好的，谢谢！”

“那我先挂了。”

电话随即被切掉了。从刚才的对话来看，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挂线方式。多纪盯着那已经没有声音的听筒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客厅。

安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

“妈妈这么晚还没回来啊。”

多纪好像刚从电话里回过神儿来，她坐到了安代对面。

“也许是要住那边吧。”

一说到森子，安代马上接上了话茬。

“可是，品子那边挺窄的吧。”

“窄是窄了点，不过母女两个人，在哪儿都能睡。”

安代给多纪倒了点茶：“刚才那个电话，说是什么叫柚木，不会是东京的吧？”

“是的。”

“那是隆彦少爷的……”

安代吃惊地看着多纪。

“怎么了？”

安代摇了一下头，马上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那个人，怎么样？”

“只是出于工作原因来到京都，所以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医学院的老师，很爽快，是个好人。”

“哦，那你们见面了吗？”

“寒暄总是要的吧。”

安代睁大眼睛，点了点头，不过目光中好像还有些疑惑。

安代在多纪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辻村家，所以她对多纪的行动，总是想完全掌握。多纪在安代不知道的情况下，和不认识的男人见了面，这让她感到有些不满。

“好像他明天就回东京了。”

“那，没有要钱什么的吗？”

“哪有这种事……”

多纪差点笑出来。不过在昨天以前，她也一直在考虑同样的事情，所以没什么可笑话安代的。

“总之，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非常绅士，又通情达理。”

安代这才渐渐地相信了。

“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又来发什么牢骚呢！”

“没关系了！”

“那就好，我去洗澡了。”

安代说完便站起身来。

二十多年来，安代一直陪伴在身边，所以没有太在意，但今天多纪突然发现她的背已经驼了，脚步也不那么自如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森子打来了电话，她们好像还在街上，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现在我和品子在一起呢。天太冷了，品子说不想一个人回去。不好意思，我想现在去守口住一晚，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妈妈您想去就去吧！”

“可是出来的时候我说过要回去的。”

“没关系，您就和品子在一起吧。”

“那就那么办了。明天我会早点回去的。跟安代也打个招呼吧。”

“知道了。您路上慢一点！”

“今天晚上很冷，你也当心啊！”

“妈妈走好！”

“嗯，晚安。”森子好像要挂电话了，突然又说道，“另外，这事儿不应该在电话里商量，不过可以的话，品子说她想搬到若王子来住。”

果然来了，多纪在电话前换了个姿势，想道。

“她说，现在住的房子太旧了，离大学又远。说实话，是可以回大阪的家，但一旦从那个家里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因此想问问你行不行。”

“那是您的孩子，没什么不合适的啊。”

“但是，对那个孩子来说，这是别人的家啊。”

“妈妈，别那么说！”

“说了这样的话，真是不好意思。”

由于是公用电话，森子好像又续了十日元。多纪稍等了一下：“我不会介意的。”

“可以吗？”

“品子过来住的话，家里也变热闹了，我觉得挺好的啊。不过，还是要问问安代吧……”

“安代在吗？”

“她在洗澡。”

“是吗？那你跟她商量一下好吗？”

“知道了。”

“尽说一些奇怪的事情了，占用了你的时间，那我先挂电话了。”

“您辛苦了，要当心啊！”

“好好休息吧！”

森子用听上去非常轻松的声音结束了通话。

还真如安代所说的那样，品子要来这个家了。

想到这个家里要住四个女人，多纪心里有些郁闷。

⁽¹⁾ 日本度量衡的面积单位，用于丈量房屋和宅地的面积。1坪约等于3.306平方米。

⁽²⁾ “叠”指榻榻米。在用稻秸编织的草垫上铺上用灯芯草编织的席面制成的垫子，铺在地板上。这里表示房间的大小。

⁽³⁾ 织部陶瓷。日本尾张、美浓地区从安土桃山时代开始烧制的陶瓷。装饰性强，技法、形状和图案均多种多样。作为茶陶久负盛名，多上品。据说起源于精通茶道的古田织部的构思。

⁽⁴⁾ 观雪灯笼。伞顶大、三条腿距离宽的低矮灯笼。置于庭园用于观赏。

⁽⁵⁾ 位于日本大阪府中部，西南邻大阪市，今为大阪市的卫星城，以电器工业为主。

⁽⁶⁾ 位于高知县中部仁淀川下游。农业、造纸业发达。

⁽⁷⁾ “有纪”与“柚木”在日语里发音相似。

⁽⁸⁾ 人死后第49天。在日本，传说此日死者灵魂将离家远去，很多地方有捣制七七年糕的习俗。

⁽⁹⁾ 位于京都市西北，以红叶著称的胜地。

⁽¹⁰⁾ 一种败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夏秋开众多黄色小花，是秋日七草之一。

⁽¹¹⁾ 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初期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领袖。

第三章

十一月底，比叡山下雪了。

今年的枫叶红得晚。冬日气息弥漫在淡淡的朝阳中，山枫香树燃起一片火红。

多纪像是受了那红色的吸引，早晨经过庭院出了栅栏门，走到了宅邸外面。

有时候，多纪趁着早晨散步，会围着自己家附近走上一圈。出了门，走下一道一百米左右的缓坡，有一条水渠，顺着水渠有一条哲学小径。过去，京都大学的学者们常常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耽于哲学冥想，那个名字好像就是由此而来的，不过现在更多的是挂着照相机的游客。

多纪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条小路野草蓬乱，几近荒芜，现在经过整修，干净漂亮，却也因此大大抹杀了作为散步之路的兴致所在。多纪很喜欢那条小路，它从若王子神社开始一直通向幽静的后山。

据说，若王子神社在永历元年⁽¹⁾，被作为后白河法皇⁽²⁾迎请熊野权现⁽³⁾的祈祷之所，而最初是正东山若王子地区的守护神社。

在历史记事中写道，若王子神社供奉国常立尊、伊奘诺尊和天照大神，分神社供奉室町时代的慧比须。

传闻足利尊氏、义政曾经在这个地方赏花、设宴。现在深山里还有很多瀑布和奇形怪状的岩石。

神殿几度被烧毁，现在的神殿是明治时期修建的，有本宫、新宫、那智和若宫。

过去姑且不说，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沿着那条哲学小径往返，而基本上没什么人进入神社内祭祀。这一天照例没有人影，多纪一个人从这内部已经破旧不堪的神殿深处，沿着那通向若王子山顶峰的山路前行。

路一下子变陡了，一根根圆木被横在那里作台阶，左右的古树郁郁葱葱非常茂密。夏天来这里的话，会有无数的蝉鸣，而且会感到凉飕飕的风吹过；秋天的时候，则在红叶当中有落叶潜潜而下。

偶尔有附近的人到这条路上来采摘松蘑，或是爬上若王子山顶去参拜新岛襄⁽⁴⁾夫妇和德富苏峰⁽⁵⁾的墓地。这条山路虽然位于京都城市附近，但并不太为人所知，所以尚可得以偷安。

今天早晨多纪也是来若王子山参拜的，这种参拜一周一次，从未断过。也没什么特别的信仰或愿望之事，只是从小时候起，无意中养成了到这里参拜的习惯。一周一次，如果不去参拜的话，总感觉好像受到什么惩罚似的。

今天早晨多纪所祈祷的是生意能进展顺利，还有隆彦能平安无事。突然，多纪想起了柚木。这并不是祈祷的内容，不知为何却在她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

刚搬到这儿来住的时候，多纪经常在父亲的带领下到若王子山来参拜。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早晨，很多时候只有父亲和她两个人。

父亲为什么会喜欢到神社来参拜呢？只是因为附近有一座神社而心血来潮吗？还是在祇园町玩乐的过

程中产生了什么赎罪之心呢？多纪无法忘记和父亲一起来的那些个早晨，有一种不太一样、很奇妙的优雅气氛。

那时候，父亲在祈祷什么呢？父亲高大潇洒，他穿着六角形花纹的大岛丝绸和服，双手合十。

参拜完以后，父亲问多纪：“你祈祷了些什么？”

多纪已经记不清楚是怎样回答的了，只记得和父亲两个人在神社前双掌合十的样子。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还和以前一样整天游手好闲，但他可能开始感到空虚、为自己的年老而黯然神伤了。

也许父亲就是害怕这一点，才喜欢上参拜的。

走过庭院和山路的时候，多纪一定会想起父亲。虽然和母亲从早到晚都生活在一起，但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对父亲的记忆更加鲜活一些。

母亲是一个明朗而亲切的人，她不像父亲那样温柔、忧郁。即使母亲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威严庄重，心神安定。

说流连于其他女人的父亲是孤独的，并不合适。记忆中的父亲，有点无依无靠，让人想要出手帮一下。这种感觉，多纪在孩提时就有。

也许正是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成了父亲往来于母亲和森子两个女人之间的理由。

山路变陡了，向右转了过去，在拐角处立有一块“京都营林署^⑥”的标牌。透过前面杉树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若王子山脚的红叶。

夜里来了冷空气，吹得红叶更加鲜艳。旁边银杏树的树叶，映着朝阳摇摇摆摆。

红叶之间，可以看见若王子山上茅草屋的房檐，房檐跟前又是无边的红叶。

“好美啊……”多纪小声道，她又想起了父亲。

那时候，到若王子山来参拜，和父亲一起走在这山路上，沐浴朝霞。难道说那是父亲苍老之前最光彩的时刻？就像红叶一样，枯萎之前留存最后的美丽。

也许正是因为男人不用生儿育女，所以其衰老的悲哀才更深一层。多纪在冷凄凄的山路上一边走，一边想。今天为什么净在想父亲的事情呢？是因为来到曾经和父亲一起走过的山路，还是因为看到了那枯萎前的红叶而感伤？

也许多纪爱父亲要多一些吧。与母亲的好强相比，多纪更加怀念父亲的懦弱；与母亲的刚强大胆相比，对父亲的温柔和善记忆更深。

多纪到现在都不怎么对男人动心，而是一个劲儿地画扇面，究其根源，也许就是因为心灵的某个地方还在追忆着父亲的面容。不知不觉中，父亲的温柔已经占据了她的内心，让她不能自拔。

小路又向右方转去，多纪停了下来，透过铺满落叶的树林，眺望京都的街道。

街道在寒冷的空气中，开始慢慢喧闹起来。

多纪突然想起了柚木，他正在准备出门，去大学上班吧。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柚木那看起来有些痛苦的眼神。失去了儿子，却还要表现出没事的样子，那种艰辛多纪是看在眼里的。越是装出一副平淡自然的样子，那眼神越是深邃和消沉。

“一样的啊！”

多纪一边沿着来时的道路返回，一边自言自语。

柚木那温柔的眼神，和父亲非常相似。为难的时候，有些羞涩的把目光移开，嘴巴一歪，那样的动作，简直就和父亲一模一样。

那个人，不会像父亲一样沉湎于男女之事吧……

地位、工作，完全不同，但给人的感觉是相同的。当时没有注意，之后回想起他的温柔，也像父爱一般。

多纪从山路回到家中，已经八点半了。安代正在准备早饭，继母森子坐在客厅里。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眼神儿却很好，正在专心地看着报纸。

“早上好！”

多纪和森子打过招呼，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出去时穿的衣服，然后拿上文件包，回到了客厅。

“做一个火腿蛋吧？”

“我喝点咖啡就行。”

多纪拢了拢衣襟，坐在了餐桌前，森子好像一直在等她，说道：“品子的事，本来想过了年再麻烦你们的，但她又说天冷了就懒得动什么的，说想下个星期天就搬来住。”

多纪没有答话，在水池那边的安代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可以吗？”

“看品子方便吧，都行的。”

既然已经同意她到家里来了，到了现在，也不好再反对什么。

“但是，房间安排在哪儿呢？要不暂时先跟我住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可是，她已经是大学生了啊，还是单独有个房间比较好。二楼那间六叠大的房间怎么样？”

屋子的南侧有两层，有三个房间，以前是隆彦在用，现在空着了。

“那样啊，那孩子虽然是个女孩子，却不怎么胆小，一个人住二楼的话可能反而会高兴呢！”

安代冲好咖啡，默不作声地放到多纪面前。多纪知道她在用沉默诉说不满。

多纪假装没有看见，喝了口咖啡。

“那么，下个星期天就把行李什么的搬过来了，麻烦你了！”

“妈妈，别这么说！”

森子要低头施礼，多纪连忙伸手扶起了她。

九点整。多纪刚要出去看看小田来了没有，便听到了喇叭声。作为来接多纪的信号，小田每次都按喇叭。

“妈妈，那我先走了。”

“辛苦你了！”

森子坐着目送她。

拿上外套向门口走去，安代也随后追了出来。

“如果隆彦少爷回来的话，您准备怎么办啊？”

多纪在门口换鞋，安代小声地问她。

“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总之我不管了。”

多纪知道安代反对品子来家里住，但应该不会一直反对下去。

到了公司，吉冈好像正在经理室等她。

“刚才，东京的松屋那边来了电话，好像挂历的销售情况不太好。”吉冈接着说道，“大概是要取消订货吧。”

“但是，是他们向我们订的货啊！”

“是啊，可是……”

夏天的时候，扇子店根据销量做好挂历，可到了秋天，取消订货的情况一下子多了起来。

“生意不景气，大家好像都在控制成本。”

根据吉冈的说明，由于今年生意不景气，订购挂历的公司和商店，今年有很多家都取消了订货。就算不取消的话，由于配送只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客户，所以也都换成了把整个年份都画在一张纸上的便宜货。

“我们公司也是有面子的！把订好的货突然取消掉，没有这样的事啊！是不是价格高了？”

辻村所制作的，不管怎么说还是高级品比较多。原以为就算经济不景气，奢华漂亮的东西还是会好卖一些，结果却适得其反。

“不过，还没到最后的地步吧。”

“话是这么说，已经十二月份了啊。”

到了十二月份，从这种取消订货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

“真是太难做了！”

因为是第一次插手挂历的生意，即使是吉冈，好像也没有信心了。

“总之，今天还是请您给松屋那边打个电话问问吧。”

虽说现在多纪打电话过去再怎么商量也于事无补，不过，还是有必要确认一下销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像吉冈所说，如果取消订货，甚至出现退货的话，那会有相当大的损失。

夏天的时候，觉得工匠们没事干非常浪费时间，所以才决定出手试试，但好像并不那么简单。

“我知道了！”

多纪好像忘记了不少愉快的事情，站了起来。

“我现在就去银行和丸吉。”

丸吉是位于三条商业街的扇子专卖店。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啊，怎么了？”

“早晨的时候有点想吐。”

“那可不行，没去医院看看吗？”

“啊，我觉得没什么大事。”

吉冈故作平静，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多多保重身体啊。”

虽说公司现在稍稍稳定了下来，可如果吉冈休息了的话那可是件大事。不管怎么说，要依靠他的地方太多了。

“没关系的。”

吉冈好像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又用更低的声音说道：“实际上，还有一件不太好的事。”

和往常一样，这个男人又是把大事放到后面才说。

“据说东京的上西商店好像拒付货款。”

“真的吗？”

“这也是从松屋那边传来的消息，还没有确认。”

“这样啊，那马上打个电话过去。”

“我刚才就一直在打，但对方好像是在通话中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不接电话。”

吉冈那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神情。

“那么大的店不会要倒闭了吧？”

“我也这么想。恐怕之前经营就已经很困难了，而为了周转眼下的资金，就更没有办法支付一些货款了。”

“松屋那边也是这么说的吗？”

“他们说是有这样的传言，还询问我们怎么样呢。”

上西商店位于日本桥，作为挂历类商品的批发商，在东京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店。辻村和他们虽然是首次做生意，但由于名气对其非常放心，还送了很多货。

“不会吧……”

“我也觉得可能只是传言，但无论怎么说，这是从松屋那边传来的消息啊。”

既然是东京同行所说，恐怕就是有一定根据的。

“往那边发过去了多少货？”

“七张的和十三张的，合起来大概有三万册。”

挂历有很多种类，日历、月历，还有在一张纸上画有一整年年历的。其中最普遍的就是七张和十三张两种。

七张的挂历是指，每张画印有两个月的日历，一年六张，再加上封面是七张。十三张的那种则是每个月换一张画，加上封面，一共有十三张。

“还是再打一次电话试试吧。”

吉冈马上拿起多纪面前的电话机，拨通了号码。已经打过好几次，号码吉冈都能背下了。

他把听筒放在耳边，面露难色。在旁边的多纪也能听到，只有“嘟嘟”的声音而没有应答。

挂历最怕的就是退货。一般风景画的挂历，退货超过百分之二三的话就不行了。如果达到一成，那就完全没有利润，变为严重的赤字了。印有风景和演员的普通挂历，很少会卖剩下，正因如此，所有的公司都在做，竞争非常激烈。批发商也会拼命压价，所以利润微薄。

为了避免这一点，多纪做了四种不同的类型，有平安时代的衣服，百人一首和歌什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因为是图案稍有特殊的高级品，经营挂历的批发商为了防止卖不掉，都态度暧昧。就连在扇子方面一直有生意往来的松屋，也只是各要了两千册而已。

这种情况下，上西商店一下要了三万册，量确实很大。

以为没什么问题，所以又进行了增印，结果却失败了。挂历的利润很薄，关键是要尽量少地印刷，极力减少退货，而多纪却做了与之相悖的事情。

最初这样做的时候，多纪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上西商店和辻村签的合同是不退货的买入制。送到批发商那边的货物，不管耽搁多少天，都可以换成钱，所以多纪有点掉以轻心了。

实在想不到，上西商店竟然会衰败。再怎么好的买入制，还是应该在交易之前多调查调查。

“但是，还是难以置信啊！”

订单来的时候，吉冈就说要警惕、要控制，但多纪以一己之见完全否认了吉冈的想法，所以到现在连发牢骚的份儿都没有。

“三万册啊……”

“占全部的五分之一。”

吉冈当场回答。一共印了十五万册，其中的两成拿不到钱，加上其他的退货，已经不用计算，大幅的赤字是在所难免了。

“怎么办啊？”

“……”

吉冈好像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皱着眉头，抱着胳膊，陷入了沉思。

“马上去东京一趟？”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拒付货款的话，就是去了也无济于事啊。”

确实，京都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那东京的债权人肯定早就蜂拥而至了。

“总之，还是先等等松屋那边的消息吧。”

吉冈好像做好了亏本的准备。

多纪去了趟银行，又到客户那边转了一下，但因为知道了上西商店的事情一直心神不定。本来她打算

到四条大宫的一家扇子店去看看，但还是决定先回店里了。

下午三点。

回到办公室，多纪又把吉冈叫了过来。

几分钟之后，吉冈来了。他的脸色还是跟上午一样没有什么生气。知道他身体不好，但又不得不问生意的事情。

“上西那边，怎么样了？”

“还是不接电话。松屋也说这事可能是真的。”

“太严重了……”

多纪叹了口气。

虽然经常听到拖欠货款、倒闭之类的词，但多纪一直认为那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行业，反正是在离自己很远的人们身上。但是现在，现实当中的客户落败了，自己也要受到牵连。

多纪有一种沮丧的感觉，就像本来在温室里长大，却一下子被扔到了荒地里似的。

“上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像松屋那样过去就有生意往来、可以信任的以外，还是少跟陌生商家打交道啊！”

“话是这么说……”

多纪非常明白吉冈所言之意。生意应该踏实可靠地去做，讲究信用第一才是正道。可是那样的话，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进步。稳定固然重要，勇于尝试新的东西也不为过。

“到东京去看看可能没什么用。不过就算没用，去和不去还是不一样。”

“是的。”

吉冈好像也改变了想法。

“明天你能去一趟吗？”

冬日午后的阳光下，吉冈的脸色更显苍白了。

“身体不好还让你去，真是不好意思。不过，能够拜托的，也只有你了。”

这不是客气，而是此时多纪真正的想法。

“好的，明天我去，上午纸店的人要来，下午我就乘电车过去。”

“拜托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是多纪的失误。虽然吉冈说过，印刷量应该稍微控制一下，可她还是一意孤行地印了。那个时候，如果听听吉冈的意见，损失会少很多。总之，多纪还没有准确辨别时势的眼光。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多纪还是太稚嫩了。

吉冈推开门出去了。初冬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渗了进来，多纪一个人在房间里，愣愣地看着窗外。外面风很大，也很冷，在有暖气的房间里能看到非常明朗清澈的天空。

多纪突然想起来好久没有射箭了。

多纪开始射箭，是两年前的事。高中时代同年级的同学相泽槇子热衷于此，所以受其影响多纪也开始了射箭。

当时，槇子离开结婚两年的丈夫，在河原町大街开了一家小饰品店。对于身材高大、漂亮而又刚强的槇子来说，可能无法忍受做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妻子吧。

“心情不痛快的时候，射射箭就好了。”

槇子这样解释弓箭的作用，硬是把多纪介绍给了自己的老师池内七段。

“暂时先用我的弓吧。”

槇子说着就把弓的说明和课本递给了她。

“拉开弦，瞄准靶子，那个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按这种说法，槇子就是为了克服离开丈夫后那内心的动摇才开始学习射箭的。

多纪第一次被带去的地方，是位于冈崎武德殿的弓道场。

一个女人怎么能去拉弓射箭呢？多纪本想逃避，但当她看到射手们以优美的姿态射出箭矢的时候，不禁被吸引了。

在此之前，一听说射箭，就会想到勇猛的武士一边呐喊一边射倒敌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场景。一旦学了就会发现，原来射箭是一种非常优雅的武术。把箭搭在弦上，射出去，心存留恋，所有的过程，需要充分的精神修养。

弓道古籍《礼记遗训》中讲到，射箭这种行为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求心之安正，第二是求身之稳定，第三是求射术之可靠，通过这种练习，可以获得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品德。

箭射出去，即使没有命中，也不会去埋怨别人，而是不断反省查找自身的原因，弓道可以说是一种修养术。学习过程中，多纪深深地被那严谨之中的美丽所折服。

射箭的行为也可以称为“射礼”，当中含有一个“礼”字。女性进行射箭的时候，通常只能穿黑色和服，肩上斜挂束衣袖的带子，或是穿弓道服。坐着射的坐射礼，站着射的立射礼，和男性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只

是女性射箭的姿态更加温柔、优雅。

在连一声咳嗽都没有的弓道场上，多纪瞄准靶心进行练习。有两人以上射箭的时候，其他几名射手会在后面静静等候。

正如相泽槇子所说，在那一瞬间，脑海中只有靶心。这个世上所有的杂念全部都消失了，在静得可怕、冷得彻骨的氛围中把箭射出。吸引多纪的，就是那一刹那的紧张感。

弓道场的授课在星期天，或是平时下午六点以后进行。

多纪刚开始学的时候没有每天都去，所以进步不是很快。

学了半年，多纪便参加了初段的段级考试，可惜失败了，不过又经过半年的努力，她终于通过了。

初段是指“达到姿势动作协调、箭着点不散乱之程度者”，是作为射手所要达到的最基本的水平，但一年取得初段，对于女性来说，已经算是过得去的成绩了。

多纪最后一次去弓道场，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刚刚入夏，武德殿的周围一片嫩绿。半个月之后有升段的审查会，所以她和相泽槇子前去练习。

槇子已经三段了，这次为了升四段而跃跃欲试。多纪虽然只是初段，比槇子低了两段，但因为晚学了两年，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顺利的开始。

那天，她们练习了一个多小时，多纪对于升段也多少有些自信。

考试当天，因为多纪要带博多的客户去大原那边有事，所以只好放弃了。晚上，槇子打来电话告诉多纪，她已经顺利通过了四段。

“为什么没来呢？你要考的话也能过的。”

槇子很遗憾地说，但多纪并没觉得可惜。

这次是错过了，可秋天还有审查会，如果想升段的话，到时候再考就行了。

从那以后，多纪就把射箭的事完全忘记了。偶尔槇子也会打来电话叫她，但她没去。两个人一起购物、喝茶，却没有再去射过箭了。

多纪在工作顺利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射箭的事，总觉得那是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也许从弓道的本质上来说，只是旁门左道，所以只有在受到挫折或是心里有什么阴影的时候才会去。从整体上来说，女人迷上射箭，多多少少总是在心情有所动摇的时候。

相泽槇子开始喜欢射箭，是在离开丈夫的时候；多纪最初开始射箭，也是在接任父职，心情不安的时候。而她现在又想起来，也是因为生意上的失败而感到有些厌烦。

当然，也不是一想起来就可以去的。因为射箭是包含礼仪的，所以弓具的准备、衣服的穿着都必须一丝不苟。多纪的弓具、黑色和服和高档的和服裙裤，全都放在了若王子的家里。傍晚下班之后，拿上那些

东西，再跑到弓道场去，太匆忙了。

“这个星期天再去吧。”多纪望着暮色初起的天空，小声对自己说。

本来想要好好考虑一下挂历的情况，却一直在想一些没用的东西。多纪知道，这样下去，资金周转肯定会出现问题，但她一点也不想考虑这些。也可以说是一想到这些就会害怕，所以才想借射箭的事来逃避。

傍晚，多纪在看订单的时候，吉冈又出现了。和早上相比，他的脸色多少好看了一点，可眼神依然无力。

“年终奖金怎么办呢？”

“是啊。”

这件事，多纪原本上午就想和吉冈商量来着，但因为上西商店的事情给忘记了。

“上西商店如果真的倒闭的话，奖金的事可就难办了！”

“话是这么说，可是大家都期待着呢。”

“今年的奖金大概要给多少呢？”

“由于通货膨胀，有一部分公司涨了百分之五十。”

“我们怎么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啊！”

“那只是一部分公司的做法，不过，也不能比去年少。”

辻村没有正式的工会。多纪以下，职员一共有十五人，名曰工会，但遇事一般都是相互商量，形成两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

当前，多纪和吉冈属于经营者一方，奖金的额度会根据吉冈的判断来确定。比政府机关稍高，但低于民间最高水平，这条线已经是极限了。虽说是老字号，但毕竟是小公司，所以很难拿出更多的钱来。

职员们今年也没有明确提出要多少钱。他们对多年来一直工作的公司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多纪也觉得应该尽可能地去报答一下她所信赖的职员们。

但是，和往年不同，今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加上十二月份的拒付货款事件，这些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职员们真的会组成工会，进行团体交涉了。

老实说，职员的奖金、工资什么的应该是多少，多纪并没有什么头绪。只不过是依照从父亲那一代延续下来的做法，再结合每一年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而已。

从销售额和利润当中推算出大概的人工费用，这是父亲的做法。与之不同的是，近来工资和奖金计算还要根据周围的“行情”来定。过去，有个大致的收支计算就可以了，但现在物价上涨，人工费对市场行情采取漠然的态度已经行不通了。还是有必要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人工费的多少，把能够合理化的地方合理

化，改善应该改善的地方。

多纪一直这样想，但被眼前的情况所迫，不得不推迟这项改革。

她曾想和吉冈好好商量一下，可吉冈也未必精通计算。

今年的情况实在是太困难了。虽说扇子方面还算可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挂历方面的损失。作为公司一方，想以此为由减少奖金；作为职员一方，有理由认为那和他们没有关系。

“再怎么艰难，和去年相比，如果不增加一些的话，那可不行！”

多纪非常理解大家。她也经常会去买一些家里用的琐碎东西，对于这一年来的物价飞涨，她是感同身受。

“明天去东京期间，你也再考虑考虑吧。”

“知道了。”

吉冈点点头。虽然多纪是经理，但最后还是把具体的事情都交给了他来处理。

“到东京了解到上西的情况后，赶紧来个电话。真希望一切都顺利啊！”

“我也顺便去一趟松屋那边。”

“拜托你了！”

这种难以平静的心情，就是去射箭也没什么用。看着夕阳映照下的东山，多纪打消了念头。

第二天，吉冈乘下午的新干线向东京出发了。

多纪把吉冈送走之后，看了看墙上的挂历。不知不觉中又到了十二月份。

就是不久前，好像门上还挂着松枝庆祝新年，一转眼就到了夏天，现在眼看着就又到年底了。

过了新年，到了二月十号，就是多纪二十九岁生日了。虽说二十九岁什么的听起来还可以，但按照虚岁的算法，就是三十了。

过了二十岁之后，年龄的增长一下子变快了。特别是这几年，更为显著。

母亲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多纪和隆彦两个孩子了，父亲则是在那个时候离开家出去游玩的。母亲一个人守着没有丈夫的家，养育着孩子，甚至还照看着职员们的各种事情。

继母森子也不差，二十九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出色的艺伎，并得到了男人的爱，生下了现在的品子。

从这一点来看，多纪是太晚了。别说孩子，就连固定的对象都还没有。

虽说多纪做着经理的工作，还画着扇面什么的，但那和母亲还有森子所经历的相比，还是有根本上的

不同。

“女孩子不管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如果不能被男人所爱、生儿育女的话，就不能说其出色。”

已经去世的父亲，过去经常或是认真或是玩笑地这样说。多纪现在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不管多么贫穷、多么为生活所困的女人，只要有了男人、生了孩子，就会有一种自信满满的感觉。美丽而有才华、事业发展顺利的女人，如果爱情不够美满，就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枉然。现在的多纪正是后者。虽然不能说是虚度青春，但她不由得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像缺少了作为女人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也是晴天，非常寒冷。

上午，多纪在公司会见了客户，之后便开始看新的扇面样图。靖子告诉她，吉冈从东京打来了电话。

电话被切到办公室，多纪拿起了听筒。

“怎么样？”

“唉，那个……”短暂的沉默之后，吉冈接着道，“我去看了，果然店门关了，只见到了营业部的部长，经理不在，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负责任的答复。”

“那拒付货款的事，是真的了？”

“部长说，有一个筹集两千万日元周转资金的计划，所以请我们稍微等一等。”

“是真的吗？”

“大概只是托词吧，根本实现不了。”

“那么，其他人呢？”

“纸店和批发商那边的人说，去过很多次了，没有要到钱，这种情况下，只有等了。我问了一下，他们以前无序经营，看来倒闭只是时间问题。”

“真的啊……”

本来是看中对方的名号才进行生意往来的，如此散漫松弛的经营状态，是多纪万万没有想到的。

“总之，店面和库存商品好像全都抵押给银行了，这样下去，什么都剩不下了。”

“这么不负责任啊！”

多纪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我们只是和对方约定，资金回笼之后，优先支付给我们。现在也只能看情况了，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吉冈这样说，多纪也很无奈。总之，面临破产而又重新开业的公司，情况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很严重啊！”

现在，多纪也只能叹叹气罢了。

“另外，本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的，可是身体有点不太好。”

“怎么了？”

“实际上，今天早上的时候，吐血了。”

“吐血了？”

“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有些恶心，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血就出来了。”

“那怎么办啊？”

“只是一点而已。”

“再少也是大事啊！”

“后来觉得好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一动的話，我怕再出什么状况，所以今天能不能让我在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没问题。去看医生了没有？”

“没有。后来觉得没什么事了。”

“那可不行！”

多纪想都没想，就在电话前喊了起来。

在并不熟悉的东京找医院看病，也许很麻烦，不过，已经吐血了还放任不管的话，也过于放松了。就算现在没什么感觉，到晚上又吐血什么的，那也说不定啊。

“还是尽早去医院吧，到宾馆的前台去问一下，让他们给介绍一家。”

“啊……”

“或者马上打个电话，请医生上门来看看也行。”

与上西商店的倒闭相比，吉冈的身体更是大事。倒闭的问题可以用钱解决，而对于辻村来说，吉冈是不可替代的人物。

“赶紧去看看吧。”

多纪想起了吉冈临走时那苍白而没有生气的脸。

“身体这么不好，别勉强去就好了。”

虽然在埋怨吉冈，可是明知身体不好还非要让他去东京的，正是多纪自己。吉冈忠诚又老实，多纪让他去，他是不会拒绝的。这事应该责怪多纪自己。

“现在马上就去问问吧。”

“可是，这一带是商业街啊。而且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明天就能回去了。”

以前吉冈去东京的时候，一定会住在本乡⁽⁸⁾的旅馆，直到两年前那里改建了，才改住宾馆。老派作风的吉冈，好像很喜欢本乡旅馆那古老而朴素的样子，还有那颇具古人气质的老板。可到了老板儿子那一代，老式旅馆被改成了商业宾馆，吉冈也就不再过去了。

吉冈现在多住在交通便利的新桥附近的宾馆里。这个电话，就是从那儿打来的。

“那吃什么药了没有？”

“还没有……”

“可以让宾馆的服务生去买啊！”

“但是，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呢。”

确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就算跟人家说，有些咳嗽、发烧，都吐血了，药店的人肯定也不知道应该给什么药的。

“没什么，今天休息一晚就没事了。”

“那好吧。”

多纪点着头，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柚木。

吐血的话是什么病呢？外科专业的柚木也许会知道吧。但是，柚木是大学医院的教授。地位那么尊贵的医生，会专门跑到宾馆去出诊吗？就算他能去的话，要求他这样做，也不合情理啊。

“我倒是认识一个医生。”

“真的没事的。除了上西那边的事情，别的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的健康可比上西重要得多啊！”

在年底，特别是挂历生意失败后的困难时期，吉冈如果病倒的话，无疑是件大事。其中的利害关系先放在一边，单说吐血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疾病。

“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凌晨的时候，有时肚子会一阵阵刺痛，睡不着觉。”

“那做过什么治疗吗？”

“煎过一些尼泊尔老鹳草⁽⁹⁾喝。”

“那能行吗……”

吉冈也太掉以轻心了。

“在东京我认识一个医生，我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应该吃些什么药。今天你就一直待在宾馆的房间里休息吧。”

“当然了，我哪儿也去不了啊。”

“你休息吧，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另外，你跟家里人说了吗？”

“还没有。”

“哦，那我通知他们吧。或者吉冈你自己联系一下吧，这样能让家里更安心一些。”

“哦，我打吧。真的没事的。”

“好的。那再联系！”

吉冈是个特别能坚持的人，所以即使他说没事也不能当真。多纪暂且挂上了电话。

初冬正午的天空和往常一样明朗。多纪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寻思着怎么打这个电话。现在打过去会不会打扰他呢？因为这事突然把电话打到医院会不会太失礼了呢？虽然为难，但多纪还是觉得只有问问柚木才是最合适的。

最信任的职员在东京得了急病，这样说的话合乎情理，也没什么奇怪的吧。总之，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多纪鼓起勇气，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柚木的名片。

柚木所在的东都大学的电话，不久就拨通了。

“那个，请接一下柚木先生。”

接线员回答道：“是外科的柚木教授吧？”

“是的。”

接线员把电话接了过去，短暂的等待之后，马上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柚木教授办公室。”

听到那个声音，多纪愣了一下，然后顿了一下说道：“柚木医生在吗？”

“请问是哪一位？”

“我是京都的辻村。”

“请稍等。”

那个女人一口东京腔，干脆利索，很有穿透力。可能是柚木的秘书吧，多纪想象她是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理想女人。

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柚木。”

“很久没有问候了！我是京都的辻村。”

多纪握紧了电话。

“稀客呀！现在在东京吗？”

“不是，我在京都。”

“真是遗憾！此前承蒙您的款待，万分感谢！”

“哪里哪里，把您从百忙之中请出来，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真的非常高兴！”

刚才那个女人或许正在旁边听着吧，但柚木的声音里一点顾虑都没有。

“突然打扰您，是因为我有个事想请教一下，现在可以吗？”

“只要是我知道的，请问吧。”

多纪就把吉冈吐血的事情告诉了柚木。

“我想问问，吃什么药比较好呢？还有，明天能回京都来吗？”

“是这样啊，”柚木稍微停了一下说，“那吐出来的血，是黑乎乎的吧？”

“这个……”

多纪慌忙中忘了问这些具体的情况。

“虽然吐血了，但有胃血管破裂出血和肺血管破裂出血两种，因此症状是不一样的。我想，他的情况应该属于前者。以前肺结核很多都是咯血，但现在少多了。从五十岁的年龄来判断，我想应该是胃部出血。”

“那，他的病……”

“因为没有诊疗，所以不能清楚地判定。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胃溃疡，或是癌症……”

“癌症……”

多纪拿着电话，说不出话来。

关于疾病，多纪不怎么了解。父亲因心绞痛而猝死的时候，多纪才第一次知道那是在一瞬间就可以夺人性命的恐怖疾病。

多纪身体并不是特别好，但迄今为止也没得过什么可以称之为大病的病。小时候得过哮喘，上中学后自然痊愈了，之后也只因为感冒或是扁桃腺炎而向学校请过两三次假。她只是表面上柔弱，内心却出乎意料地坚强。

然而，这样的多纪也知道癌症的可怕。大阪的批发商竹村、父亲的朋友、那个酒家老板，都是因为癌症而死的。据说，不管是哪里的癌症，只要是生了癌，就十有八九无药可医。

“那，是胃癌吗……”

“不，还不能这样确定。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是癌症。如果嘴里吐血的话，一般会先考虑是胃溃疡。”

“可是，那个人不怎么喝酒啊。”

“就像您所说，过去胃溃疡多是因为过量饮酒或是吃得过多而引起的，但现在一般都是因为精神方面的刺激或紧张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焦虑情绪’。现代人有许多担心和不安，结果胃溃疡就越来越多了。”

“是焦虑情绪啊？”

吉冈表面看上去悠闲自在，其实是个非常细心的男人。而且这些年来，父亲的死，加上对多纪的辅佐，肯定使他精神持续紧张。

“今天，就那样子待在宾馆里，没有关系吧？”

“血量少的话就没什么关系。可以的话，我找个医生去看看吧。”

“不了，我还是找别人吧。”

“我一会儿有个会，出不去。我派个医务室的人员去宾馆吧。这样快一些，您也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怎么好这么麻烦您呢！”

“不，没有关系！我找个人去吧。”

“我原来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把宾馆和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吧。”

柚木的声音里没有顾虑。

“真的可以吗？”

多纪在电话前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告诉了对方宾馆和吉冈的名字。

“没有大学的老师还出诊的吧？”

“没那回事。那我找人过去了。可能要到傍晚才行，请您和那位叫作吉冈的先生联系一下。”

“知道了。给您添麻烦，真是不好意思！”

“诊疗结果，回头我通知您。”

“不，还是我打电话过去吧。什么时候打比较合适呢？”

“那么，晚上五点左右，请您再给我打个电话吧。”

“这样我就放心了！真是太感谢了！”

多纪在电话前深深地低下了头。

放下电话看了看表，正午了。窗外还是晴空万里。

多纪松了一口气。这样就可以暂时放心了。大学医院的医生去了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虽然猜到柚木可能会帮忙，但她没有想到对方会如此亲切。

实际上，最初的时候多纪并没有想到要请他派人出诊。她只是想问一问有这样的病症该吃些什么药，结果得到了意外的帮助。

多纪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再一次和柚木通话。她只是觉得柚木再来京都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打电话，只是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吉冈吐血的事情，正好给了多纪一个打电话的借口。对于吉冈的病，她一方面担心，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羞愧。

作为医学系的教授，其地位应当是相当高的。一般情况下，大学医院的医生很少会出诊，但既然是柚木让去的，那肯定会去。作为统管大学医院外科医生的教授，一般都会面带威严，可在多纪印象当中，却丝毫找不到这样的影子。只有一种稳重而带有些许苦恼的中年绅士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多纪只是从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的角度来看柚木吧。

多纪又给在东京的吉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东都大学的医生要过去出诊。吉冈非常吃惊。

“不用那么麻烦了！真的已经好多了，没有关系的。”

“好不容易去给你看病，和那个医生好好说说，早日恢复健康！”

“让您如此担心，实在抱歉！”

吉冈好像只是单纯地道谢，但对于多纪来说，却有一种借吉冈生病的理由来达到和柚木通话目的的内疚感。

为了摆脱这种感觉，多纪挂了电话。

放在经理室酒柜上的座钟显示，时间已经十二点半了。多纪重新拿起电话，从附近的餐厅订了一份沙

拉和烤面包作为午餐。

下午，来了两位客人，其中一位是扇子同行公会的谷川董事长。他说想在明年夏天召开一个京都扇子大会，所以特来征求意见。

大会的具体事宜尚未决定，大体上是要对从夏天用的普通扇子、装饰扇、舞扇，到能乐神扇、持扇、伊势的御田植扇之类古老而又珍奇的扇子进行展示，进而详细说明扇子的制作流程，举办一场京都扇子的大型公开表演。这次活动好像也要请一些祇园的艺伎和舞伎来参加，旨在进一步凸显京都扇子的优雅和美丽。

多纪当然对这个构想没有异议。京都扇子在全国更大范围地被介绍和喜爱，那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只是，这样的活动必然要产生相当大的费用，因此，必须要依赖各个制造商的出资，董事长正是为此事而来。作为京都的扇子制造批发商，制作风格和水平都是一流的辻村，得出相当一部分的款项。

“首先，辻村公司如果不率先行动起来的话，是无法成功的。”

董事长这样说，多纪很是感谢，但如果只是作为要求捐款的开场白的话，那根本高兴不起来。

即便都同意这个计划，吉冈在与不在，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他在旁边，和他简单一商量，听他说“可以”，那么多纪就能够很放心地进行答复了。倒不是对吉冈有什么特别的依赖，只是能听听他的意见的话，就会多增加一分自信。

“总之，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避开具体的内容，多纪只是表达了赞同的意思。

扇子同行公会的董事长走后，另一个来访的客人是夏威夷威基基[\(10\)](#)酒店经理乔治濑川。

濑川是夏威夷和日本的混血儿，因为与多纪的堂妹结了婚，所以多纪跟他见过几次。他精通日、美两国语言，脑子又好使，刚刚三十五岁就被任命为酒店经理。

濑川一周前因工作原因回到日本，昨天来到了京都。

“好久没有问候了！还和以前一样漂亮啊！”

濑川确实像是夏威夷出生的人，爽朗而又亲切和蔼。他穿着花梗色的衬衣，配以日本人不好意思穿的红蓝相间大条形花纹的西装，倒也非常合适。

“您说那阵子会来，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安子也整天念叨着‘什么时候来啊’，不得安宁。”

安子就是濑川的妻子。

“我也想去，但总是太忙，脱不开身啊！”

“你过于劳累了，偶尔休个假，来夏威夷放松放松也好啊！”

“我也这么想的，可也许天生就是劳累的命吧，整天被工作缠着。”

“怎么样，这次新年休假来吧！到我家也行，可以的话到酒店来也行。”

“非常感谢！”

不知为什么，多纪对外国不怎么感兴趣。年轻的女人们都像发烧烧昏了头似的往巴黎、伦敦跑，可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之前，多纪也被邀请过几次，但总是想以后再说吧，就错过了机会。

多纪也不是讨厌外国，只是看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反而就不想去了。她甚至有一种想法，京都满大街上，哪怕有一个不想去外国的女人也好啊。

相泽慎子也认为多纪是固执己见。可被她这样一说，多纪更加觉得不去也挺好的了。

“你穿着这么漂亮的和服，到了夏威夷肯定有很高的回头率。”

也许濂川是想说说恭维话吧，可多纪并不喜欢。

“上次见面是一年前的事了吧？”

多纪把话题从出国的事情上转移开来。

“一年多了，上回是在去年十月份时代祭(山)的时候。”

濂川一年要来日本两三次，所以对京都的事情了解得非常详细。可能是长年住在夏威夷的缘故，他好像对京都这样的古老城市特别钟情。

“京都真的是个好地方，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漂亮啊！”濂川在句子的结尾故意用上了京都腔。突然，他向前探了探身子，问道：“多纪，你有没有想过到国外去做生意啊？”

“国外……”

“其实，这次我们有一个计划，准备在酒店的地下街开一个日本角。我们想要并排开一些日本的和服、陶器、珍珠和古董之类的店铺，这其中我也想开一家扇子店。”濂川喝了一口靖子沏的茶，继续说道，“我们还想把日本各行各业的一流店铺全都开过去。现在已经跟做和服的桔梗店、做陶器的丸池店定好了。扇子的话，我们想请京都第一的老字号、多纪你的店过去。”

“但是，在那种地方，扇子什么的能卖得出去吗？”

“当然能卖出去了！因为美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纯手工的漂亮东西。作为小礼物什么的，又很实用，肯定会大受欢迎的！”濂川手舞足蹈、非常热心地说着，“因为相当多的客人不会来日本，只是到夏威夷就回去了，所以一定能卖出去。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到现在为止，开分店什么的多纪还没有想过，尤其是要开到一无所知的夏威夷去。

“让谁去开个小卖店都可以，不过反正是开店，倒不如找一家实际在制作扇子的店来比较合适。这样，又有信用，品质又好。”

“话虽这么说，可前期准备……”

“店的营业执照、租金什么的也没多少，有两千万的话就足够了。”

“这么多啊！我们实在拿不出来啊！”

“多纪，你的店不可能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今年的挂历生意非常失败，所以真的十分困难！”

“又不是马上就要出钱什么的。我是经理，会尽量给你方便的。”

“可是……”

“多纪，现在做生意也应该放宽视野、打入国外。光靠停留在日本是不行的！”

濑川以外国人特有的、似乎高人一等的姿态注视着多纪。

他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只面向国内，扇子的销路非常有限。日本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扇子也卖到国外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话虽如此，可现在的多纪好像没有什么胆量敢在国外开个小店。

她曾经也打算过开一个专卖店来扩大销量，可是一旦开起来，执照、职员什么的，会出现很多麻烦的问题。踏踏实实地守着老店，应该会比较安定的。还有必要冒着风险到国外去开店吗？

实际上，挂历生意的失败，就是因为她突发奇想所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多纪你没有去过夏威夷，你不知道，我们酒店位于夏威夷威基基湾的正中心，是座十六层的建筑，光客房就有一千二百间。”濑川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几张酒店的照片，放在了桌上，“现代设备一应俱全，就凭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夏威夷第一。”

虽然不想到国外去开店，但多纪还是拿起照片看了起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正对着经常在明信片上出现的美丽的威基基海滨，雄伟壮观。

“这座酒店的地下一层将被改建成日本角。如果在那里有一间店铺的话，还可以经常去夏威夷，在威基基轻松度周末呢。”

“那个……”

多纪从来没想过要到夏威夷去休息。累了的时候，去京都杳无人烟的寺庙或嵯峨野⁽¹²⁾附近散散步，那才舒服。

“其他想要开店的人，找一找的话肯定有。不过，既然是扇子店，我还是希望你们来开。安子也非常赞成这个想法。”

“你这样说，我很高兴。只是现在确实拿不出什么多余的钱来。”

“我还要在日本待半个月左右，在这期间，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真的，就连在日本我们也没有开分店。”

“夏威夷可要比日本强得多啊。总之，还是来夏威夷看看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夏威夷是个多么好的地方了。怎么样，我回去的时候，一起去吧？”

“那个，有点……”

到了年底，再加上吉冈又身体不好，多纪根本不可能到国外去轻松休闲。

“别担心，回去之前我还会再来一次的，再考虑考虑吧！”

濑川说着站起了身。

就剩多纪一个人了，她看了看钟，时间已经是四点半了。晴朗的天空被染上了一层暗红色，黑夜正从云端接近。多纪关上了电灯，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水。

看到客人回去了，高木靖子走了进来，把多纪清账所需要的文件放在了桌上。

“吉冈先生明天就回来了吧？”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刚才，他夫人打电话来问，如果情况不好的话，是不是要去一趟东京呢？”

“我已经拜托一位医生去给他看病了。还是问问结果再说吧。”

“我还要在这儿待上一会儿，有什么事的话请叫我。”

靖子说完便出去了。她是个谨慎的女人，听说吉冈病倒了，好像也想多帮多纪一把。

靖子出去之后，多纪把文件拿在手里，但一直在担心问诊的结果，所以怎么也看不下去。有一眼没一眼地翻了一下，看时间到了五点钟，她便拿起了电话。

这次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先响起，然后交给了柚木。

“啊，那个出诊的医生刚刚回来。”柚木的声音听起来比中午更近了一些，“吐血的量没那么多，但身体好像被折腾得够呛，应该还是胃溃疡。”

“是吗？”

不是癌症，多纪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因为是第一次吐血，所以精神方面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已经使用了止血剂和胃溃疡方面的针剂，我想这样就没什么事了。”

“那明天离开东京的话……”

“没关系的。”

总之，吉冈好像还能走动。多纪就像是完成了一项大的工作一样，舒了一口气。

“太感谢了！终于可以放心了！”

“虽说做了检查，但今天只是从外面看了一下，所以是什么程度的溃疡、发生在什么部位，这些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回去之后，还是到专业的医生那边仔细检查一下为好。有什么认识的医生吗？”

“也不是没有……是一位内科的私人医生。”

在银阁寺附近，有一位多纪小时候经常去就诊的内科医生。

“那也可以。大医院方面如果合适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位吧。”

“连这事都麻烦您的话……”

“没关系。那边有一个我大学时期的同学，非常熟悉的。您知道京洛医院吧？他就是那里的外科主任医师，名叫川岛。”

“是川岛医生吧？”

“直接去也行，不过第一次可能不好找。明天我把介绍信给您寄过去，您拿着去。”

“百忙之中还给您添麻烦，真是抱歉！”

“您的住址，在哪里呢？”

“能不能麻烦您寄到我的公司？”

多纪把门牌号告诉了柚木。

“那我明天就去寄。收到之后，赶紧去看看吧。”

“真是衷心地感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多纪对着电话低下了头，“另外，费用方面……”

“不用了，只是去检查了一下。”

“那可不行！那么远的地方，专程去出诊。请您务必告诉我！”

“可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

“请您问一问那位去出诊的医生吧。”

“这样的话反而更麻烦了。反正只是一位空闲的医务室人员去的。”

“不能这样！对那位出诊的医生，怎么也要感谢一下……”

“真的不要在乎，没关系的！”

“那就让我从这边寄点什么东西吧。”

“您真是个固执的人啊！”

柚木实在拿多纪没有办法，笑了起来。

领受了别人的好意，却不道谢，这种做法与多纪的性格不符。虽然对方说没有关系，但多纪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她一个劲儿地坚持着，柚木却忽然说起了别的事情。

“那边是晴天吗？”

“白天一直是晴天，现在稍微有点多云。”

“这边月亮出来了，真难得啊！”

柚木大概一边拿着电话，一边透过窗户望着天上的月亮吧。

“今天早晨京都很冷，听说达到今年的最低温度了。”

“这边也相当冷。”

“注意身体！”

“您也是……”柚木这样回答，接着又感叹道，“今年，又到年底了啊。”

“是啊。”

“今年年景怎么样？”

“呃……”

再怎么想，今年都不是个好年，多纪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今年早点过去吧。”

“是啊。”

柚木是出于什么目的才这样说的呢，多纪并不知道，但对于早点结束这种想法，多纪是深有同感。

“去年年底的时候，您在京都吧？”

“有什么事吗？”

柚木停了一下，说：“您今年是不会来东京了吧？”

“现在的话……”

多纪的脑海里一下子掠过挂历的事情，但那不是该对柚木说的。

“那么，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通话了。过个好年！”

“嗯。我会再给您打电话的。”

“我基本上都在这边。如果不在的话，刚才那个接电话的女医生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知道了。”

“好了，介绍信我明天会寄过去。”

“给您添了很多麻烦，非常感谢！”

多纪再一次低头行了个礼，挂上了电话。

外面完全黑了，越过低矮的房檐，可以看到八坂附近的霓虹灯。

辻村的下班时间是五点，所以可以听到职员们回家之前相互打招呼的声音。

平时到这个时候，吉冈都会过来，把一天的情况向多纪汇报一下。今天知道他不在，但不知怎么，多纪还是有一种在等待吉冈的心情。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多纪来到四条的河原町，一边走一边逛着各种店铺。

多纪想要给那位出诊的医生买点什么礼物，但此时她意识到，她连那位医生的年龄和喜好都没有问清楚。

医务室人员的话，应该比柚木年轻一些吧。是三十多岁，还是要更年轻一些？这些都不好猜测。也许再打一次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但那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多纪犹豫不定，最后，来到三条附近的一家专卖店，买了一套黑曜石⁽¹³⁾的领带夹和衬衣袖子上的纽扣。石头有很多种，但黑色的石头与年龄没有什么关系，谁都可以佩戴。

买完这些后，多纪又要了一个珊瑚领带夹的套盒。珊瑚是白色的质地，上面浮现着雅致的朱红色，和多纪的衣带扣十分相衬。

“我想把这两件一起寄到东京。”

“知道了。”

五十来岁的店员点了点头，开出了送货发票。

“什么时候能到呢？”

“据说现在邮件会稍微有些延迟，可能要一周左右吧。”

“啊，那个珊瑚的，稍微做个记号吧。”

“写上‘珊瑚’吗？”

“那有点怪，就写‘柚木先生’吧。”

“那这个呢？”

“写‘先生’就行了。”

看到店员在邮件的包装纸上做好记号，多纪才付了钱。

多纪最初只是想给那位出诊的医生买些礼物，可逛着逛着给柚木也买了一份。送这种东西，可能要被他笑话了吧，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多纪到河原町大街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店里。时间已经是一点了。

虽然是星期天，因为要准备采购，高木靖子还是来上班了。

“吉冈先生打来电话，说坐中午的新干线回来。”

“是吗？胃没什么事了吧？”

“他说心情非常好。”

多纪点点头，坐在了靖子前面的椅子上。

“听说是一位东京的大学医院的医生去给看的病？”

“你问吉冈了？”

“是啊，说是一位非常亲切的医生。经理您怎么会认识那样的医生的？”

“我只是认识一位医务工作者而已。”

多纪开玩笑似的笑着。

第二天，刚过中午，吉冈就来到了公司。

“这次让您操心了，非常抱歉！”吉冈深深地低头施了一礼，“医生来给我做了检查，太感谢了！”

“还是在家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总在家待着心情沉闷，反而不好了。”

被诊断出了胃溃疡，可吉冈还是从兜里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不要抽了！再吐血的话怎么办啊？”

“没关系的。别总是拿我当病人看待。倒是，上西那边的事情……”

吉冈提到了上西商店的事情，多纪坐正了身体。

吉冈说，上西商店的破产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现在大概正在申请《公司再生法》的保护，计划重组。到那时候，对于债权人的所有负债都会被搁置。

“经商之路是漫长的。偶尔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吉冈这样安慰她，但那温柔的话语反而让多纪听得更加难受。

“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很多。明年我会做得更好。”

已经失败了，不能一直这样郁闷下去。多纪准备以此为教训，好好约束一下自己。

“另外，你不在的时候，谷川董事长来过了。”

多纪提到了公会董事长所说的扇子秀的事情。

“又是一项不合理的开支！总之，除了同意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吧。”

吉冈也是同意的，多纪放下心来。

“还有，我有一个叫作‘濑川’的亲戚，你也见过一次吧？”

“是那个住在夏威夷的日本混血儿吗？”

“那个濑川问我们，想不想在威基基酒店开一家店铺。”

“在夏威夷啊？”

吉冈好像有些吃惊，下意识地睁大了眼睛。

“濑川说，他工作的那家酒店，要办一个日本角。”

多纪把从濑川那里听到的，全都告诉了吉冈。

“这不行吧。”

“但是，挺有意思的。”

“可现在的话不太合适。”

“是啊。”

挂历生意的失败，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之后，两人又谈到了职员奖金的事。虽然不发也可以，但他俩都觉得还是发一些比较合适。

柚木的快递寄到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下午。信封里面装着便笺和柚木的名片。

“现向您介绍我的熟人吉冈源治先生。前几天，在东京出差时吐血，在这里只进行了应急性的注射。拜

托您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名片右手边空白处这样写道。收件人姓名是“京洛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川岛先生足下”。

便笺则上写着：

辻村多纪小姐：

现如约将介绍信寄过去。请拿着这张名片去试试。我也会打电话过去，我想那边会给予方便的。

今年内可能不行了。明年春天如果能见到您，我将不胜荣幸。

祝新年快乐！

柚木洋文

柔软而又有些突起的字迹。

多纪把便笺装回信封，只把名片交给了吉冈。

“拿着这个，明天去医院吧。东京的医生会亲自打电话的，应该没有问题。”

“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实在不好意思！”

吉冈低下头，接过了名片。

“是教授先生的介绍信吗？经理您认识这位教授吗？”

“是的。”

“是叫柚木的先生啊？”

吉冈仔细地端详着那张名片。多纪担心，他是不是看出什么端倪来。但吉冈并没有多问，只是说了句“我收下了”，便把名片放进了西装的内兜里。

“别太不当回事儿了，这一次好好检查检查吧。”

“好的。”吉冈点了点头，“可是，资金的事，不早点着手可不行啊。”

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吉冈还是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处理，不要担心！”

“在这个时候，身体出了问题，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请放心！专心地去治疗吧。”

吉冈身体不好之后，多纪心里很紧张，但也因此激起了斗志。

虽说让吉冈把问题交给自己，其实多纪并没有什么把握。能行吗？吉冈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年底，给工匠们的工钱、职员们的工资，还有奖金等大笔的支出，全都迫在眉睫。本来按照约定，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应该可以从批发商和小卖店那里收取到相当数额的款项，可是现在这个约定被打乱了。特别是上西商店那边超过一千万的资金不能回收，影响实在太大了。

绝大部分的内部资金都用于周转的公司，如果有超过一千万的现金无法收回，那马上就会变得一筹莫展。

“可是，今天都已经十号了啊。”

吉冈不安地看了看旁边的日历。工匠工钱的支付最晚到二十号，只剩十天了。职员的奖金先放一边，这发工钱的日子是定在每个月二十号的，不管公司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规矩都不能破坏。哪怕只是让他们等上一两天，在这狭小的业界之内，一些闲话就会被传播开来，马上就扯上信用问题了。

制作一把扇子，细分的话要经过将近二十道工序。光是每一道工序的人工费，就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而且材料费也基本上是由工匠垫付的。把这些加在一起，目前就必需一千五六百万的资金。再加上职员的工资和奖金的话，将超过两千万。

这样看的话，挂历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明天开始，银行和金融公库⁽¹⁴⁾什么的，我挨个去走一趟吧。”

“可是，现在正银根⁽¹⁵⁾吃紧呢！”

“总之，去求求看吧。”

多纪很轻松地说着，但吉冈清楚地知道，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算肯借给我们，如果超过一千万是需要抵押的啊。”

“这个我也想到了。”

“您是知道的，单从私人贷款机构借钱，是绝对不够的。”

“我知道的。明天你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啊！”

面对面容憔悴的吉冈，多纪现在甚至有了一种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的心情。

第二天，多纪“求银行”的行动就开始了。年关逼近，不管哪里的放贷都很吝啬。虽然很难，但也只能先试试看了。

最先去的是关西银行，它是辻村最大的开户银行。那个分行经理村上，也是从多纪父亲那一代开始就认识的熟人。

“不好办呐！”

分行经理虽然表示同情，但迟迟不肯答应放款。夏天时因为挂历的进货，已经最大限度地借过钱了。

“我可以把若王子的房子作为抵押，无论如何请您帮帮忙吧。”

多纪清清楚楚地看着分行经理的脸。这种时候，也有人会一味地低头行礼，但多纪不太喜欢这种做法。即使是难以开口的事情，也要清清楚楚地看着对方的脸去说。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做法，与多纪的性格不符。

总之，现在这几个月都挺过来了，总会有办法的。到了明年三月份，夏天扇子的钱就入账了。

“好吧，我们就出一千万吧。”

“真的吗？”

“如果能再多帮您一些就好了，但毕竟是这样一个年末的时候。”

分行经理好像受不了多纪的执着，他亲自把放贷款的办事人员叫了过来。

“手续就通过这个人去办吧。”

“真的非常感谢！”

“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如此努力啊！”

“我也不是特别想这么努力地做。只是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了。”

分行经理点点头，送到了门口。

离开关西银行之后，多纪又去了京滋银行和三星银行。虽然金额都不大，但在这两家银行都开有户头。有了一千万日元，当前是可以维持下去了，可年内还必须筹满另外的一千万。

两家银行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脸色。虽然是客户，但并不是很熟，而且也没有多少存款，这些都是遭遇冷遇的原因。

“那么，让我们考虑一下吧。”

大家都是这样的回答。语气柔和的京都话里，没有明确的否定词，但多纪也知道，那只不过是绕个圈子拒绝罢了。

另外还可以去求金融公库，但手续非常烦琐，依照眼前的情况根本来不及。从第三家银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了。

多纪坐上了小田的车，他一直在外等候。

“直接回公司吗？”

“是的。”

多纪望了一眼华灯初上的大街，征求小田的意见：“去吃点东西吧？”

在和银行交涉的过程中，精神一直比较紧张，到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疲劳一下子回到了她的身上。

这样子，直接回公司，或是回家，多纪的心情都不是十分痛快。在公司，工作的事情会残留在脑子里；在家，又懒得去和安代或是森子见面。也许是因为向太多的人点头哈腰，觉得很悲惨吧，多纪现在只是想自由自在地走走。

“天挺冷的，去吃火锅怎么样？”

“我也一起去吗？”

“当然了。有什么事吗？”

“不，我没事。”

“那就走吧。祇园的‘大幸’饭店知道吧？”

小田点点头，车子顺着河原町大街向南驶去。

傍晚，街上挤满了人和车。行动快一点的商店，录音机里已经在播放《铃儿响叮当》的曲子了。也许是因为今年经济不景气吧，像以前那么豪华的圣诞树是看不见了。

好像哪里都缺钱啊。

仅管如此还是借到了一千万，可是拜托谁去当保证人呢？上一次已经求过嵯峨野的叔叔，这次不好再找他了。那么去找继母森子吗？多纪发着呆，这时小田说话了。

“您累了吧？”

多纪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收回了视线。后视镜里映出小田关心的神情。

多纪拿出化妆盒，补了补妆。

“大幸”在绳手大街上四条处的右侧，门口很窄、进深很深，是所谓的京都式的饭店，以炖菜见长。

平时只是在这里接待客户，或是全家人一起来热闹一下。今晚，可能是因为与银行交涉后格外疲劳吧，多纪突然想要在这儿，在这漫长的冬夜里，静静地吃一顿火锅。

“来吧，多吃一点！”

“那我就不客气了！”小田答应着，动起了筷子。

小田作为金泽扇子批发商家的儿子，应该完全是在自由中长大的，但他并不把这种身世表现出来，而是非常讲究礼仪，这一点多纪很喜欢。

小田因为是司机的关系，知道多纪的很多事情，也经常看到她欢喜或是悲伤的神情。不过多纪对小田是很放心的，小田脾气好，而且虽说他是个职员，但迟早还是要回金泽的。

“味道怎么样？”

老板娘特意露面来询问了一下。

“非常好吃！”

“蘸这个芝麻酱尝尝吧，也不错的。”

老板娘接着说道：“多纪小姐最近是有些累了吧？”

“是有点儿。”

“好像瘦了。你不觉得吗？”

老板娘寻求小田的同意，他也点了点头。

“肯定是工作太辛苦了。”

“也没有啦。现在好了，我们吃得很开心。”

“这样最好。”

老板娘出去了，房间里又剩下两个人。

小田默不作声地吃着，过了一会儿，他拿起酒壶向多纪伸了过来。

“您应该喝酒的吧？”

“啊，只是偶尔喝点。”

为了不让酒洒出来，小田小心翼翼地看着酒杯，倒上了酒。

多纪第一次喝酒，是被父亲带到祇园茶社的时候。

那时候，父亲一直在祇园町住着，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把多纪带了过去。

“真可爱！”多纪被艺伎们围着并喝了一口酒。现在想想，那时候在父亲身边的艺伎，正是继母森子。

“你很能喝的吧？”

“我不行。而且还要开车……”

“车子的话，放在停车场就好了。到了这里，不让你喝酒多不好啊，多喝点！”

这次多纪给小田斟上了酒。

正如小田所说，他好像是不怎么能喝酒。刚喝了两杯，眼睛周围就已经发红了。

多纪想起了隆彦，他和小田一样，有着紧绷的脸庞。

也许知道自己在被盯着看而感到紧张吧，小田停下筷子，看着多纪。

“吉凶病倒了的话，就麻烦了啊。”

“他也是因为一直努力工作而累倒的。”

小田没有回答，开始吃了起来，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都请您告诉我。”

“什么？”

“不是，我是说如果。”

“非常感谢！”

虽然小田说得有些生硬，但多纪明白他的意思。

“你也快要回金泽了吧？”

小田曾和父母约定好在京都实习两年，到明年三月就到时间了。

“但是，我不想回去。”

“说这样的话，你父母要担心的。”

“我打算一直在京都待下去。”

“有什么不想回金泽的理由吗？”

多纪对小田也有照顾的责任。

“你肯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

“.....”

“如果是那样的话，请明确地告诉我哦。我会帮你的。”

小田害羞地低下了头。

“那个人，是京都人？”

“.....”

“不是公司的人吧？”

“不是。”

小田低着头摇了摇。

“怎么了？”

“没事。”

“再多吃点吧！”

多纪感到，小田今天的态度好像有些奇怪。

小田送多纪回到了若王子的家。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多纪看到有一双年轻女人的鞋，没有见过。

安代马上迎了出来，告诉她：“品子来了。”

多纪点了点头，脱掉大衣来到客厅，森子和品子正隔桌而坐，看着电视。

“你回来啦！打扰了！”

品子快速转过身来，用爽朗的声音打招呼。

“你来啦！我有事回来晚了。不好意思！”

“不不，是我自己随随便便就跑过来了。”

多纪绕到两个人的后面，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在公司穿了一天和服，到了晚上，多纪经常会换上洋装。相反，穿着洋装出去的话，回来多会换上和服。洋装与和服的穿着变化，也会让多纪的心情跟着改变。

多纪穿着长裙，配以藏青色条纹花样的毛衣，坐在桌前照了照镜子。

虽然只和小田喝了两壶酒，但多纪的脸颊周围已经泛起红色。森子一直住在花街柳巷，也是个能喝酒的人，所以即便多纪喝过酒回来，她也不会说三道四。

多纪把窗户拉开透了透气，然后用粉扑在脸上擦了擦，便回到了客厅。

“今晚真冷啊！”森子说。

“是啊。”

多纪一边回答，一边坐到了她的旁边。

“晚饭怎么办啊？”安代问道。

“和客人吃过饭后回来的，不用了，给我倒杯茶吧。”

接着，多纪又对品子说：“学校还没有放寒假吗？”

“要到十九号，不过已经没有课了。”

“当学生很悠闲，真好啊！”

“所以品子说，趁现在有空，明天就想搬过来。”

品子马上接上话：“对不起，可以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住二楼，怎么样呢？”

“刚才我已经看过了，很好，我很喜欢！”

“那就行了。”

安代泡好茶端了过来，甚至没看品子一眼。

“那么，明天十点左右车子会来，到这边的话可能要过了中午了。”

“我明天要去公司上班，所以让安代帮你吧。”

“有两个朋友会过来给我帮忙，可以的。”

品子看上去很高兴。

对于品子搬过来住这件事，安代还是有些抵触，不过对现在的多纪来说，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有比这更大的问题，占据着她的心。

从“大幸”回来的路上，多纪一直在考虑，这次从关西银行贷款的担保人，只能找森子了。再去求嵯峨野的叔叔，那也太厚脸皮了，而且也找不到什么其他合适的人选。况且成为担保人，还必须有相当的保证能力。

森子嫁给父亲隆平之前，在祇园町有一套房子。那是她从开茶社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并不是很大，却是一套古老而又结实的房子。

森子来到若王子以后，便把房子借给了别人，每月收点房租。如果把那套房子拿来担保的话，就有足够的保证能力了。

说老实话，多纪并不想跟森子商量这样的事情。虽然在户口上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但感觉上并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

但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了。硬着头皮向私人贷款机构借钱，如果失败的话就血本无归了。

多纪想趁品子和安代都不在的时候跟森子说这件事。她打算等森子一个人回房间的时候，偷偷地说说看。

不过，看今晚的情形，是无法只剩下她们两个人了。品子打算住下了吧。

“我接下来就非常空闲了，姐姐，能不能到您那里去打工，”品子突然问道。

“这样啊，品子你能行吗？”

“让我搬重的东西我可搬不动，其他的我想大概还是可以的吧。”

“也许会有一些工作吧，明天我到公司问问看。”

“但是，姐姐不是经理吗？”

“虽说如此，但工作上的具体事情，还是营业部的人知道得清楚些啊。”

“总之，姐姐是地位太高了，所以下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可以这样说吧？”

“没有那回事儿。只是打工的事，是由营业部那边的人负责的。”

品子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安代好像很讨厌这种直接的方式。她认为，应该稍微考虑一下对方的立场，然后再说话才对。

安代好像对品子称多纪为“姐姐”这一点也非常不满。在安代看来，辻村家的小姐是不能随便这样叫的。

被品子叫作“姐姐”，多纪倒是没有什么不高兴。只是听上去有点不太习惯，感觉不是在叫自己似的。多纪甚至感到了一丝亲切，品味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

从这一点来说，品子的存在也不是件坏事，但也有些令人不安之处，那就是如果过于随便的话，就会破坏这个家的整体氛围了。

十年来，这家里一直安安静静的，需要有一些兴奋的事情来调和一下，但是做过头的话，那就不好了。

“品子，今天就住在这边吧？”喝了口茶，多纪试着问道。

“我该怎么办呢？”

品子好像才注意到似的，看了看钟。已经晚上九点了。

“已经很晚了，就住这里吧。”森子劝道。

品子想了一会儿，说：“我也想住在这边，但是明天早晨还要搬家，我还是回去吧。”

“这么晚，没关系吗？”

“没事的，不用担心！”品子说，“姐姐，明天我就搬过来了。请多多关照！”

“路上小心点！”

森子好像要送到外面的大路上去。两个人走后，多纪和安代相互看了一眼，不一会儿森子就回来了。

好冷啊，要下雪了。”

“妈妈，我有件事想拜托您。”多纪看安代正站在水池边，开始跟森子说道。

“是这样的，到年底了，公司的资金有些紧张，所以我决定从银行借一些钱，想请您做担保人。”

“我做担保人？”森子两手伸在暖炉里，歪着头说。

“本来也不用借钱的，可是因为挂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我想去找嵯峨野的叔叔，可是之前已经求过他一次了。”

“.....”

“只是做个担保，还钱的当然是我，为了从银行借钱，得走个这样的形式。”

森子两手抚摸着空茶碗，好像是在思索的样子。

“我知道这让您非常为难。”

“没有的事。这样的话，让我当担保人什么的，可以啊！”

“妈妈您能答应真是太好了，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两个人的脑海中好像都浮现出了位于祇园的房子，但她们都没有提。

“抵押里包括这所房子，所以不用担心。”

“抵押？这所房子？”

“是的。”

森子踌躇不决，垂下了双目。

“真是对不起，肯定给您添了麻烦！”

多纪低头行礼，忽然感到一阵孤独。

如果是亲生的母亲和孩子，没有必要这样低声相求。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吃着同一个锅里的饭，不用分什么你我。女儿工作上的危机，应该也是母亲的危机。现在森子的态度里，很明显有一种和母亲不同的别人的脸色。虽然形式上是母女，但毕竟不是亲生的，所以总有一种距离感。

不过，站在森子的立场上，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名义上是母亲，但在若王子的家里，多纪才是实质上的户主，而森子最多也就是个吃闲饭的。就连把女儿品子带到家里来这件事，也必须对多纪和安代客客气气的。尽管现在表面上大家相处得都挺好，一旦起了纠纷，多纪作为这个家的登记人，其强势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森子来说，有必要有一些积蓄以备自己以后一个人的生活。父亲在世的时候，确实给了她很多钱。但再怎么有钱，也会因为失去丈夫而不安，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女人的心态吧。

“好吧，如果我可以的话……”

“您同意了吗？真是对不起！”

森子同意了，多纪如释重负。

第二天，多纪借了森子的印章出了家门。同一个姓氏，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却各自持有自己的印章，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下午，多纪到银行办完了借款手续。回到公司，看到去过医院的吉冈正在等她。

“怎么样？”多纪外套都没脱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吉冈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

“医生还是说我得了胃溃疡。”

“果然。”

“今天用X光进行了检查，确认了胃部有溃疡。”

“那怎么办呢？”

“医生说，还是手术治疗比较好。”

“手术……”

多纪意外地冷静，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际上，到了现在，再怎么惊慌失措也没有用了。

“那要住院吧？”

“据医生讲，现在病房很挤，这个月十五号的时候，好像能空出一间二等病房来，如果需要的话会给我留个床位。”

“那就马上拜托医生吧！”

“可是，到年底了……”

“这你就不要管了！错过那个床位的话，可能就晚了。”

“今年以内，好像大手术基本上到二十号就结束了。”

“那么，现在住院的话，年前能排上手术吧？反正要做的，还是早点比较好啊！”

“话是这么说……”

“总之，公司的事就不要担心了，资金的问题总会有办法的。关西银行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一千万日元了。”

“那太好了！”

“这样，怎么也能喘口气了。”

“可是，光是这样，还不够啊。”

“剩下的，再想办法吧。倒是你，赶紧给医院个答复！”

“好吧。”

吉冈对年内就进行手术不是很起劲儿。

“不是癌症就放心了！胃溃疡的话，只要做手术就可以痊愈的。”

“医生也这么说。”

五十出头了还要切胃，吉冈相当不安。

“总之，还是交给医生，早点治好吧！”

吉冈点点头，但好像还是没有最后决定下来。

“那位柚木医生，可真厉害呀！”

吉冈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这样说道。

“我拿着他的名片去了京洛医院，到了那儿，护士问我是不是认识他们的主任医师。”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是的，他们就直接带我去病房找川岛先生了。”

吉冈这样说，多纪挺高兴的。

“住院之前，我想感谢一下那位柚木先生，该怎么办才好呢？”

“不用担心，我已经谢过了。而且，下次见面时，我会再次感谢他的。”

不知道为什么，多纪不想让其他人见柚木。

“那么，已经决定住院了吧？”

“是的……”

吉冈住院的话，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想到这些，多纪身体里面自然地涌出一股拼劲儿。

“另外，有个女子大学的学生想过来打工，有什么可以让她做的工作吗？”

吉冈的表情，一下子从病人变回了常务。

“实际上，是我继母家的那个妹妹。她说，大学放假后，想到这儿来打工。”

“是经理您的妹妹啊？”吉冈点头道，“那么，让她整理整理发票怎么样啊？马上到年底了，这些都得收拾清楚。”

“不用特地给她安排！”

“反正每年都会找两三个人干这些，没关系的。我把藤本叫过来吧？”

藤本是会计事务方面的负责人。

“你跟他说就行了。我想妹妹过两三天就能过来。”

“我知道了。”

吉冈点点头，然后好像又想起了手术的事情，脸色暗了下来。

“但是，靠吃药不行吗？”

“对啊，医生不是说过了吗，还是切掉好。”

“哦……”

“柚木医生介绍的人，我想肯定错不了！”

京洛医院在京都是和大学医院齐名的医院。

“总之，彻底地治疗一下比较好。”

“说得是啊。”

虽然在点头，但吉冈的脸上还是没什么光彩。

晚上，多纪回到家的时候，品子已经把她的东西都搬过来了。

虽说是个年轻的女孩，但好像有很多行李。纸箱子和装木屐的箱子什么的，仍然堆在门口周围和院子的角落里。

“喀哒喀哒地弄了一整天，到现在连卫生都还没有打扫呢！”

安代迎出来，一边望着通往二楼的台阶。品子和森子好像正一心一意地在上边收拾着房间。

“今天有两个古怪的男学生来给她帮忙。”

安代好像是在说什么脏东西似的。如果和品子一起生活，即使有这样的人来，也必须忍耐。

多纪换上了洋装回到客厅，品子从二楼下来了。

“姐姐，您回来啦！已经变成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了，您去看看吧！”

多纪被请上了二楼。

这是一个有八叠大的西式房间，在它的一侧，摆着西洋衣柜和书架，对面是盖着胭脂色被套的床。窗边放着一张茶几，在那儿可以看到夜色下的院子。

和其他年轻女孩一样，墙上挂着人偶形状的信袋和一只玩偶熊。

“怎么样，漂亮吧？而且，地板还要铺上金色的地毯呢！”

“这样看来，西式房间也挺好的啊！”

“窗户是朝东的，就不能睡懒觉了。”

多纪点点头，她突然有些郁闷，今后品子也会每天看这片院子吧？

多纪下了楼，拿起报纸看起来，这时，继母森子走了过来。

“昨天，你问到钱的事。现在，公司的资金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不太严重，稍有一点。”

“如果真的很困难的话，我想我能求人借到一些……”

“是正规的地方吗？”

“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而且我想，利息方面还能给我们便宜很多。”

“有那样的地方吗？”

“数额太大的话可能不行，需要多少呢？”

“这个……”

老实说，有一千万左右的话就帮上大忙了。多纪只是有些担心，会不会是什么来历不明的钱。不过既然是森子说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可疑。

“可以的话，如果能借到一千万左右就好了。”

“一千万啊。”

森子自言自语地点上了一支香烟。一直以来，森子都在抽一种叫“幸福”的外国烟。

森子把夹着烟的手指放在嘴边，慢慢地吐着烟雾。那手指因为弹三味线而满是老茧。

“我想大概没有问题吧。不过知道确切的消息，还要等上两三天。”

“那倒没有关系。借给我们钱的那个人，是谁呢？”

“是我陪客人吃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不用担心！”

“现在可是严重的银根吃紧啊！”

“交给我吧。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能一个人悠闲自在啊！”

“真是对不起！”

多纪一点也不起劲儿，森子却是喜形于色。

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所以多纪一个人来到餐厅，让安代给她做了松阪牛肉火锅。

“调料的味道怎么样？”

“正好。”

多纪把煤气关小了一些。

安代忽然问道：“公司出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这么问？”

“我看见您和夫人在说些什么……”

“没什么可担心的。”

“那就好。”

安代装作没在听，可还是偷听了她们的谈话。

“再拿一些肉吗？”

“不用了，还剩了这么多呢！”

多纪把装着剩下的肉的盘子还给了安代，喝起了茶。

“品子吃了这样的三倍。”

“因为她还年轻嘛！”

“我真的吃了一惊！”

安代的话语里，除了吃惊，还有些轻微的不满。脾气不合的话，好像连吃饭的细小问题都会介意。

三天后的下午，吉冈住院了。能这么快住上院，还是沾了柚木介绍信的光。下班之后，多纪去了医院。

病房在东楼的五楼，从正面可以看见东山。二等病房是两个人住的房间，里边的床上，住着一个据说

是做了胆囊手术的六十岁左右的人。

“这次真的太感谢了！”

看到多纪，吉冈从病床上规规矩矩地坐了起来，表达谢意。吉冈的妻子也在，因为是第一次住院，所以两个人好像都很不安。

“已经完全是个病人了。”

“没问题的，打起精神来吧！”

多纪送上了蔷薇花和果篮。

“手术什么时候做呢？”

“接下来要查胃液、做胃镜什么的，还有很多检查的项目。”

“那年内可以做吗？”

“反正是要切的，还是赶紧切了的好。”

可能是见到多纪有了精神吧，吉冈说得很有勇气。

“不要着急，要按照医生说的去做，好好休养。”

吉冈点了点头，马上又问道：“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关西银行今天给我们支票了，其他不够的部分，好像妈妈能帮忙想些办法。”

“夫人？”

“好像有个人可以去拜托一下。”

“那太好了！”

吉冈一边点头，一边让妻子去沏茶，多纪摆了摆手便起身告辞了。

出了医院，在正门口前面，小田的车子正等在那里。

“吉冈怎么样了？”

“挺有精神的，还说什么，‘如果要切还是早点切吧’。”

“可是，没有了胃，人也没事吗？”

“说是要切，也不是全部啊！”

“那倒也是。”

多纪点着头，想起了柚木。

他也会穿着手术服，给人切胃什么的吧？既然是外科医生，那应该是当然的。只是，很难想象柚木给人做手术时候的样子。

“真奇怪啊！”

“啊，什么？”

“没什么！”

多纪坐在车里，慌忙摇头。

十二月中旬到年底，多纪四处忙碌、到处奔波。从筹款到账目的整理，还有工匠们的事情，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没问题吗？要注意身体啊！”

安代，还有办事员高木靖子都这样关心地说过，而多纪只是一笑了之。

虽然以旁人来看，多纪这么拼命地努力，肯定很辛苦，但老实说，她自己倒没这么觉得。

公司遇到危机，吉冈又不在，这种紧张感反而使多纪振作了起来。没有自己不行，带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她埋头苦干。

多纪好像就是这样的性格，越是处在逆境当中，就越有精神。

不过，尽管如此，这次十二月份的筹款事宜，还是把多纪折腾得够呛。

多纪从小到大都是无忧无虑地成长，继承公司之后，也没有遇到过特别困难的窘境，所以这一次的事情对她影响非常大。她明白了资金对于一个公司的运转是多么重要。总之，这一个月以来，多纪学到了很多東西。

幸好从银行借到了一千万，另外一千万，通过森子从一个叫武藤的人那里也借到了。

关于武藤，在此之前多纪一点都不了解。据说他在堀川有家事务所，从事写字楼的租赁业务，见面之后，感觉他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实业家。

听说他在绳手大街有座大楼，在御室⁽¹⁶⁾和桂⁽¹⁷⁾有两套公寓。多纪也仿佛记得，曾经在绳手大街的大楼前经过几次。

那幢大楼是座白漆的、又细又高的建筑，里面有近二十家的酒吧和俱乐部。

“这是和森子小姐的缘分啊，就不要什么利息了。”武藤爽快地说着。

好像森子还在做艺伎的时候就已经和他熟识了，森子亲切地称武藤为“阿武”。森子作为艺伎陪客人吃饭，武藤从相当年轻的时候起，就经常出入茶馆了。

“您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资金，所以也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我怎么办呢？”

武藤把那尚带有一些年轻人印迹的脸转向了森子那边。

“我那已经去世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是为了森子小姐，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全力以赴。”武藤非常认真地说道。

武藤的父亲好像也很喜欢森子。

“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啊，总之，不收利息的话，我们心里会过意不去的，多少还是请您说个数吧。”

“那么，就看你们的情况来定吧。”

武藤显得非常大方。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参照银行的利率，五年内还清，但是说老实话，多纪并没有放下心来。

虽说父子两代都和森子相识，但和多纪却完全是第一次见面。对方即便拒绝借款，一点都不奇怪，也没什么理由抱怨。

“这样也太随便了，还是找什么东西来作抵押吧。”

“既然是老字号辻村，那没有关系的。”武藤没有答应。

这过度的大方总给人以可怕的感觉。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筹款途径，多纪只好借森子之名做担保人，单写了一张借条给他。

“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和武藤分开后，多纪问森子。

“什么样的人？就像你看到的啊！”

“但是，那么年轻，就经营着好几幢大楼。”

“他父亲是个有钱人。当然，那也是他经营得当。绳手大街的大楼什么的，是他七八年前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

多纪也是这么想的，有钱人有他们花钱的门道。

“虽然那么有钱，但两年前他和夫人分开了，现在是一个人。”

“是吗？”

“他夫人从东京来，是个很漂亮的人，可能还是不习惯这边的水土吧。”

“他去过东京吗？”

“是在这边出生的，但大学是在庆应大学⁽¹⁸⁾上的。”

这样一说，那种时髦和自信，确实像是从庆应大学出来的。

“多纪，喜欢他吗？”

“啊？没有啦……”

多纪赶忙摇头，对他并没有什么感觉。

森子可能是出于这种想法才安排她和武藤见面的吧。

“我只是向他借了些钱而已。”

“我知道。但是，认识那样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有事的时候也许还会帮忙的。”

“是啊……”

多纪点点头，但还是觉得通过森子借钱，有些不太合适。

倒也没什么特别值得介意的，就是总觉得好像是向森子借了什么东西。

这件事先放下不说，有了两千万的筹款，公司方面，这个年总算能过得去了。

二十号给工匠们的钱，可以顺利支付；职员的奖金，也基本上可以拿出和社会上一样的金额了。

从中旬开始过来打工的品子，非常佩服地说：“姐姐的公司真忙啊！这样的销售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没有啊！”

多纪极力否认，但以外人来看，也许就是那么回事。

多纪没有打算再多说什么。辛苦的内情，品子就是知道了，也无济于事。

在快到年底的二十二号，乔治濂川又出现了。

上次见面之后，他说三天后再来，但好像东京那边有些事情，所以回来晚了。

“上次说的事情，考虑了吗？”

一见面，濂川就又问起了在夏威夷开店的事情。

“要开店的人员基本上都齐了，就剩下多纪你这里了。怎么样，开吗？”

“不行啊！光过这个年关，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辻村公司，不会吧！”

濂川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真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困难的情形！好不容易才对付过去。你再找找别人吧。”

“太遗憾了！本来我想，一定要让多纪的公司来做呢！”

濑川很夸张地叹了一口气。

“绝对赚钱的，肯定的！”

“尽管如此……”

多纪想到了武藤。如果再去找他的话，也许还能借到一点。但是，那也太厚颜无耻了。不管再怎么赚钱，眼下肯定是要出现赤字的。

“那么，今天就算了，等我回到东京以后再打电话过来。”

濑川说完便站了起来。

多纪拿出提前买好的京都的酱菜和舞扇，作为礼物送给了濑川。

“一定要来一趟夏威夷啊。光是在这里一味地工作，老得很快的！”

“所以，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吧！”

“哪里，你还很年轻。但是要出国的话，还是趁早啊！”

濑川爽朗地笑着，和多纪握了握手，又行了一个日本礼后，出去了。

多纪叹了一口气，照了照墙上的镜子。最近瘦了不少，只有眼睛还大大地睁着。

“老了啊……”

这一个月里，多纪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

正月里，一个人出去好好地旅行吧？多纪出神地想着。

① 1160年。永历是日本平安末期的年号。

② 日本第七十七代天皇。鸟羽天皇的第四皇子。

③ 权现是指佛或菩萨为普度众生，以神的姿态出现。

④ 日本教育家，同志社大学的创建者。曾留学美国研究神学，后从事弘扬基督教精神的教育事业。

⑤ 日本评论家、历史学家。著有《近世日本国民史》等。

⑥ 京都森林管理处。

⑦ 收集一百个歌手每人一首佳作的和歌集。

⑧ 地名。位于日本东京文京区东部的地区。

⑨ 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夏秋开淡紫红色或白色花。晒干后可作肠胃药、强壮剂和止泻药。

⑩ 威基基位于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东部海岸，是著名的观光疗养地。

(11) 京都市平安神宫每年10月22日举行的祭祀。表现日本从平安时代到明治时代的民间风俗的人们依次排列成队绕市游行一周。是京都的代表性祭祀活动之一。

(12) 京都市西北部、太秦以西至小仓山山麓的地区。因自古作为游猎行乐之地在诗歌中出现而十分有名。

(13) 火山岩的一种，黑色天然玻璃质，可用作装饰品和制造玻璃的原料。

(14) 公营贷款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的一种。有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国民公库等。

(15) 商业用语。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应情况。

(16)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的双丘以北。宇多天皇曾在该地区的仁和寺内设置御室御所，故名。

(17) 位于京都市西郊桂川沿岸。田园地带。古代曾有名为枫渡的渡口，有桂离宫。

(18) 庆应义塾大学。前身为福泽谕吉于1868年创建的庆义塾，1920年改为现名，1949年成为新制大学，总部在东京都港区三田。

第四章

京都迎来了新的一年。

元旦那一天，是京都冬天特有的寒冷彻骨、阴云密布的天气，而二号和三号则是万里无云。

辻村公司从年底的三十号到元月五号休息。

按照惯例，多纪在若王子的家里和安代、森子她们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去年新年，隆彦在家待了三天，而今年，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本来以为，到年底之前，他怎么也会打个电话回家或是写封信联系一下，但都没有收到。被警察追捕之身，即使到了新年，也无法回来吧。

虽然不能说是取而代之，但由于今年有品子的加入，四个人的人数没有改变，只是全都是女人，总让人觉得有些泄气。

元旦的早晨，多纪吃完早饭，便来到平安神宫进行新年的第一次参拜。和往年一样，是和森子还有安代一起去的，而品子则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可能没有什么信仰吧，留在了家里。三个人一起外出是很少有的。想一想的话，一年可能也就这一次。

平安神宫里非常拥挤。年轻男女们都穿着和服，好像这也成了一种时尚。

多纪穿着一身绘羽花纹⁽¹⁾的和服，森子穿的是藏青色的布底上印有鲨鱼小花纹的和服，安代穿的则是有漩涡图案的衣服，三个人穿着不同的和服上了出租车。

多纪带着森子和安代并排向神殿走去，引得不少人回头观看。

有很多东京或是关东人来京都过新年。他们看到这三位穿着和服的美女，也许会觉得这才是优雅的京都女人吧。走在中间的多纪眉清目秀，右手边的森子虽已年过四十，但她曾经是祇园的名伎，至今风韵犹存。安代虽上了点年纪，但身材高挑，穿上和服的感觉也不错。

在旁人看来，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是母女吗？或是堂姐妹？总之，人们可能想不到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吧。

挤在人群中慢慢往前走，三人终于到达了拜殿⁽²⁾。

她们在那里一字排开进行参拜。双掌合十、进行祈祷的样子都是一样的，可心里所想是各有不同吧。

“希望生意能够顺利，希望隆彦能够平安地回来，另外.....”多纪稍微考虑了一下，“希望今年能够幸福地度过.....”

犹豫之后说出来的平凡话语，只有多纪自己知道其中的含意。

神社的院落里还是人山人海。有盛装打扮的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夫妇。有的牵着两个孩子，看上去很是温馨。

看到这些，多纪不由得想起跟随父母来参拜时的情景。

最后一次一家三口一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多纪在上中学，隆彦在上小学。和现在一样，与父母牵着手，走在这条石子路上。

即使是父亲出去玩乐、和母亲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元旦的新年参拜也没有少过。

踩在石子上那沙沙的响声，一点都没有改变。曾有一次，多纪的草鞋里掉进了小石子，大家都停了下来，帮她把石子清理出去。

那个时候，多纪当然不会想到现在这种情形。十几年之后，和继母森子还有安代一起走在这条石子路上，是她想都没有想过的。

出了神社入口处的牌坊，来到大街上，多纪便和森子分开了。

森子说接着要到祇园町去拜拜年。到祇园町去拜年，只限于一、三、五这些奇数的日子。

和森子分开以后，多纪和安代打车回到了若王子。

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收到的贺年片。多纪看了看，还有些空的卡片没有寄出去，便写了起来。

元月二号这一天，若王子的家里因为一整天来了很多客人而变得乱七八糟。

从父亲那一代开始，新年第二天的时候，辻村公司的工匠和职员们会来拜年，顺便一起聚会，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职员们一年一年刷新得越来越年轻，新年期间出去旅行的人也渐渐增多了，但那些老派的职员们，基本上还在京都过年。

一共来了十多人，从早晨十点左右到傍晚，宽敞的客厅里，一片酒气和闷热。

对那些平时不怎么外出、只是在家里重复着相同工作的工匠们来说，新年时在若王子举行的聚会，就是最大的庆祝活动了。他们穿着和服，或是穿上平时基本不穿的西装，打上领带，来到这里。工匠们酒越喝声音越高，越喝越吵闹不休。

工匠们都是从各个制造商和批发商那里接活来干。在以往的接触当中，有的关系好一些，有的关系差一些。今天来的工匠们都是和辻村家关系比较紧密的，是从父亲甚至是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合作的人，所以都是所谓的“自家人”。

最近，手艺好的工匠越来越少，各个制造批发商开始相互抢夺工匠。虽说是制造商，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摆架子了。过去甚至还有以粗茶淡饭和长时间劳动来役使工匠的情况，但现在如果这么做的话，谁都不会来了。别说是摆架子，讨好都还来不及呢。

但是，因为工匠们从早到晚在同一个地方、埋头于重复的工作当中，所以有很多人性情乖僻。虽说比起以前已经好了许多，但是和一般人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沉醉于夸耀自己的技术，席间会嚷嚷着“再涨点工钱吧”；有的人会发誓要尽忠，“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辻村公司的”；还有的人则追

忆往事痛哭流涕，甚至和其他工匠打起架来。

大家不喝酒的时候都是好脾气，可一喝了酒，一下子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了。粗哑的嗓门儿中夹杂着喊叫，宴席喧闹声不断。

多纪挨个敬酒以慰劳他们平日的辛苦，同时也不断地寒暄着今年也请多多关照。不管是自我吹嘘还是满腹牢骚的话，她都得听着。告诫一下说大话的人，然后也鼓励一下没有精神的人。如果只和一个人亲密交谈的话，其他人就要嫉妒了，所以在宴席中多纪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走动。去年还不知如何应付的她，今年已经得心应手了。

厨房那边，除了安代和森子，高木靖子也在帮忙，光是温酒就忙得不亦乐乎。

元月三号，轮到多纪到各处去拜年了。老顾客、同行、银行的负责人等等，必去不可的就有五家。

这些，一天之内都要转到。

吉冈如果身体好的话，可以帮忙去寒暄，但现在住院了，也就不能让他去了。

其中有些地方，多纪每年都会去，所以他们也会等着多纪，这样，也就不能说不去了。

即使每家都只请多纪喝一点酒，到结束的时候，也差不多要醉了。

给五家拜完年，已经八点多了，多纪感觉非常疲劳。

“真受不了啊！”开车的小田小声地嘟囔。

他为了今天的新年巡视，昨晚特地从金泽连夜赶回来。

很久没有回家了，好好地待上几天也没有关系，但小田还是赶了回来。和其他年轻人不同，他总是这样规规矩矩的。

“你是今天早晨才到的，也一定很累吧？”

“不，我只是在车里等着而已。您可要多休息啊！”

青年向多纪投去了担心的目光。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长着长长的睫毛。

多纪坐在小田的车上，安下心来。不是因为他驾驶技术好，或是人非常谨慎，只是，不知为什么心情特别平静。

过了新年的前三天，多纪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假期。

六号就要上班了，只有四号和五号两天属于她自己，所以在这期间，多纪想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公司一开门，就又要每天忙个不停了。

不过，也不能完全地休息。四号那天，多纪到嵯峨野的叔叔那里拜年。之后，又去医院看望了吉冈。

本来按计划，吉冈在年底之前就要接受手术的，但因为检查的拖延，再加上外科主任医师的原因，手术被推迟到过年之后。

在医院过新年，吉冈的心情肯定无法平静。

多纪来到病房的时候，吉冈正坐在床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周刊杂志。

才十天没见，可他那戴着老花眼镜、弯着腰的样子，显得一下子老了许多。

“怎么样啊？”

多纪带来了新鲜的草莓和葡萄柚作为礼物。

“大概十号左右做手术。等这么长时间！”

因为要做手术才住的院，却等了半个多月，吉冈好像已经急不可待了。

“不要着急！慢慢休养嘛！”

“新年聚会怎么样啊？”

虽然住了院，但吉冈还在惦记着公司的事。

每年的正月二号，工匠们都要到多纪家喝酒。他们一喝醉就会起争执。有的人会把平日憋在心里的积恨，在那个时候一吐为快。

今年也是，压模子的宫内趁着醉意提出了涨工钱的要求，纸店的竹本也显露出要和其他制造商合作的意思。“又不是只有辻村一家制造商”，他们都是这样一副态度。

虽说是上一代主人的孩子，但毕竟是个女人，又很年轻，所以好像他们觉得多纪靠不住。一多半的工匠认为，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好好扶植，但其中也有人想趁其软弱无力来争取有利条件。

今年的聚会上，这两派就起了纷争，为了平息这次争执，多纪着实费了一番力气。

这段时间，多纪深切地感受到了用人的困难。管理并使用这些有着各自的立场、性格迥异的人们，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匠们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职员，绝大多数也都比多纪有着更为丰富人生经历。单单以经理之名，驱使得了吗？

多纪想把这一个月来东奔西跑所感受到的艰辛和悲哀说给吉冈听。痛痛快快地诉说一番，即使哭出来也没什么害羞的。

但是，对推迟手术的吉冈讲那些事情，不是很好。多纪只能把苦涩埋藏在自己心里。

探望吉冈后，多纪回到了家，安代迎到门口。

“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有一位叫柚木的先生打来过电话。”

“真的吗……”

多纪刚要往里走，立刻停了下来。

“他现在在哪儿？”

“好像说是在京都。我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安代从腰带间拿出了一张小纸条。是一家宾馆的号码，但具体是什么她记不起来了。

“他是说让我给他回电话吧？”

“那位先生说过会儿再打过来。”

这是柚木第二次打来电话了，直觉灵敏的安代也许已经察觉到什么了吧。

“谢谢！”

多纪故作平静，接过纸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五点了。一月的太阳很早就下山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换上洋装，把和服叠好之后，多纪拿起了电话，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原来是皇家酒店。

一瞬间，多纪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问问看。

“有一位柚木先生住在那边吗？”

“请稍等！”

话务员接着说道：“住在512号房间，不过现在出去了。”

“需要留什么信息吗？”

“不用了。谢谢！”

多纪感谢了一下，慌忙挂掉了电话。

柚木果然来京都了。

什么时候来的呢……

最近，好像有很多东京人 and 大阪人都拖家带口地到京都来过新年。可能是因为不愿意正月里到处去拜年或是接待来访者吧，京都这边也许是最好的逃避场所。

柚木也是因此而来的吗？

想到这里，多纪把那张纸条揉成团，扔进了桌子旁边的废纸篓里。

他不在，太好了……

多纪松了一口气。如果柚木的妻子也在房间，而且接了电话，应该说什么才好呢？

说是迁居的话，又要发生以前那种状况了。

多纪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后悔。没有考虑一下就打了电话，她很奇怪自己的表现。

如果对方有什么事的话，一定会再打过来的。

多纪等着柚木的来电。一想到他的妻子，多纪便丧失了打电话的勇气。

吃过晚饭，洗了澡，多纪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虽然想画一些扇面什么的，但心情一直难以平静下来，于是便漫不经心地翻开了杂志。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放在桌子一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从回来的时候起，多纪就把电话切到了自己房间。

铃声响了三响，多纪接起了电话。

“喂？”

听到那稍微有些低沉的声调，多纪知道对方就是柚木。

“很久没有问候了！我是柚木。”

“新年好！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

对服丧期间的柚木讲这些话，好像有些不大合适，但柚木并没有在意。

“我听说刚才您打过电话了。现在您在京都吗？”

“现在我在皇家酒店。刚从东山那边散步回来。”

“是吗？什么时候来的呢？”

“今天中午到的。此前收到了非常贵重的礼物，所以想道个谢。”

柚木是在说多纪寄的那套领带夹套盒的事情。

“哪里哪里，承蒙您的关照，吉冈下周就能接受手术了。”

“是吗？在京都停留期间，我想我可以见到那位主任医师的，我会再跟他好好说一下。”

“真是太感谢了！您在这里要待多久呢？”

“两三天吧，不过还没有完全决定。”

“这次来是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吗？”

“不，只是随便走走。”

“随便走走？”

“嗯……”

柚木的声音中有些忧郁。

停了一会儿，多纪鼓起勇气问道：“您明天有什么计划呢？”

“没什么特别的，打算到嵯峨野那边去看看。”

“您夫人呢？”

“不，就我一个人，我是第一次冬天到嵯峨野去。”

“嗯，如果合适的话，我来给您带路吧？”

“您忙吗？”

“不忙，明天休息。嵯峨野深处有一家叫作‘常春藤’的老店，已经开了四百年了，可以的话，就在那里吃饭怎么样？”

“那太感谢了！明天您真的可以吗？”

“没关系的，倒是我要先问问看明天‘常春藤’是不是有空位。我想它正月里也应该是营业的，但那是很老的房子，一天只接待二三组客人。”

“是一家很挑剔的店啊！”

“呵呵！是因为人手少，菜又做得精致，所以没办法招待更多的客人。”

“这样说的话，一定要去看看才行。”

“那我就先问问‘常春藤’那边，过一会儿再打电话过来。”

“好的，等您电话。”

第二天，多纪来到酒店接柚木的时候，他已经在大厅左手边的饮茶休息室一边喝咖啡一边等着了。“常春藤”从下午四点开始可以订河流沿岸的房间。

看到多纪到来，柚木站起身，露出了笑脸。今天柚木穿着一身茶色的西装，打着一条格子领带，戴着多纪送给他的珊瑚领带夹。

“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

拜过年之后，多纪从对面柚木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憔悴。

“是不是有些累啊？”

“没有啊。”

柚木虽然爽朗地回答，但一个半月没见，好像又增添了几丝白发。

“‘常春藤’那边大概四点钟开始订座位，在此之前，我们先到那边去走走吧。”

“好啊，第一次冬天到嵯峨野来，一定要去走走……”

“现在天气很冷，所以很少有人到嵯峨野，这样那边会很安静。”

之后，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关于吉冈的事情，二十分钟以后离开了酒店。

虽然是晴天，但可以听到风的声音。柚木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拦下了一辆停在酒店前面的出租车。

“我们先到常寂光寺或是二尊院去转转吧。”

已经是元月五号了，但京都街头穿和服的身影仍然引人注目。虽然每年穿和服的男性也越来越多，但还是穿长袖和服的年轻女子更漂亮一些。好像是为了不让这漂亮的和服花样消失似的，大家都不穿外套，而只系着围巾。

多纪穿着一件宫廷式的和服，外面是一件粉红色的短外套。相对于她二十八岁的年龄，稍显朴素，但与柚木走在一起，却是非常协调。

车子沿着丸太町大街向西驶去。经过释迦堂前面向左转，接近小仓山的时候，常寂光寺那朱红色的山门便映入了眼帘。

如果是秋天，周围会是一片火红色。而现在，那已经掉光叶子的枫树的枝头，则透出了蓝色的天空。

两个人登着石头台阶，到了多宝塔便往回走了。

他们到达“常春藤”是四点稍过的时候。爱宕大街上没有什么往来的人影。到了傍晚，天气更加寒冷了，入口处那写着“鲇鱼驿站”的方形纸罩座灯，在寒风中浮现而出。

顺着大街，从此向右走七公里是梅尾，向左走三公里就是落合。在过去，到了爱宕路，肯定是要休息一下的，然后再走就进京都市了。

多纪下了车，站在入口处。不一会儿，穿着棉坎肩的领班迎了出来。

入口处是一个三间^③大小的大厅，放着铺有猩红色毛毡的台子。好像到附近来的人，都会顺便到这里喝口茶什么的。

领班引领二人穿过大厅，向左转，来到里面的房间。

房间有八叠大小，非常暖和，桌子两边已经摆上了座位。

“真不知道这样的地方有这么漂亮的房间！”

柚木坐下之后，转身看了看后面。窗户靠近爱宕山的山麓，下面的山谷间流淌着一条小河。

“这边是一个养鱼池。”

与河流平行的地方有一个蓄水池，上面还挂着捕鱼的网。

“应该有很多鲢鱼，但看不见。”

暮霭已经从山谷覆盖到了水面上。

“真安静啊！”

两个人面对面，望着同一侧的窗外。流淌在山谷间的潺潺水声，从地板下面透了上来。

不一会儿上菜了，女主人过来寒暄了几句。那是一张朴素的京都人的脸。多纪向她介绍了一下柚木。

菜肴正如新年的习惯，端上了黑豆和乌鱼籽。然后是塞在莴笋和金橘里的醋拌生鱼丝、刀拍牛蒡，还配上一个做成兔子形状的萝卜，确实是精心制作出来的京都料理。

“那么……”

二人端起已经斟满酒的酒杯，相互看了一眼。一个半月前在“石水”面对面的时候，多纪还有些紧张，但现在一点也不了。第二次的见面，给多纪增添了一分镇静。

菜一道一道地上着，有芝麻豆腐、清蒸海鳗、茼蒿⁽⁴⁾串、鲜鲤鱼片……

“怎么样？”

“太好吃了！”柚木拿着筷子点头道。

多纪又给他斟上了酒。

“明天没有会了，很轻松吧！”

“很久没有这样悠闲自在了！”

“医院里的工作很忙吧？”

“嗯，还可以……”

柚木的神情中掠过一丝忧郁。

依然在过新年，可柚木却一个人来到了京都，多纪猜不透他此行的真正意图。那位文雅但是稍微有些严厉的夫人怎么样了？失去孩子后的第一个新年，夫妇二人难道不应该在一起吗？多纪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嘴上讲的还是其他的事情。

“这次能待到什么时候呢？”

“假期大概休到十号，看情况，我想也许明天就回去了吧。”

“这么早……”

“我也想多待几天。但由于是突然来的，所以预订不到后面几天的房间了。”

“如果有酒店的话，还能住下去吧？”

“其他我也问过两三家，也许是新年的原因吧，好像都满了。”

隔扇又被打开，女服务员端着一盆水果走了进来。菜到这里就已经上完了。

“这里可以帮忙叫车吗？”等服务员摆好后，多纪开口问道。

“十分钟左右就能到，需要吗？”

“好的，拜托了！”

水果是葡萄柚，里面稍微加了一些白兰地。

“日式旅馆可以吗？”

“可以的。有什么地方吗？”

“之前吃过饭的‘石水’那边怎么样啊？”

“高台寺附近的那家？”

“那里主要是吃饭，但跟他们讲一下的话应该也让住宿的。您不喜欢那样的地方吗？”

“不，没有！因为说到住宿，我光是注意酒店了。也许来京都，住在日式旅馆更好些吧。”

“那我回去问问看吧。以前这里好像也可以住宿，但最近因为人手不足，就开始谢绝了。”

“是吗？”

柚木点点头，他站起身来，望向窗外。那因为植被枯萎而褪去颜色的山谷，已经被笼罩在了夜幕之中。

“那里也有房间吧。”

多纪也站了起来，并排站在柚木旁边。养鱼池旁边，有一个房间，灯光明亮地映照在拉门上。

“安安静静的真好啊！”柚木望着山谷方向自言自语地说道。

四周，只有视野下方那条河流的声音，在单调地持续着。

多纪一边听着那声音一边看着窗外。透过夜色中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近。

“啊……”

一瞬间，多纪耳边听到了一个很小的声音，好像是从窗户外传来的，又好像是房间里传来的。

屏住呼吸，多纪转了过来，看到了柚木的脸。

“不！”多纪想要叫喊，声音一下子从嘴里冲了出来。但是与文字本身的含义不同，好像那只是没有经过大脑的一声呼喊而已。

多纪摇了摇头，慢慢后退。她的后背碰到了拉门，胸脯却挺了起来。

如同黑夜一般，好像有一种既昏暗又深邃的东西抓住了多纪，使其像是被绑住了一样无法动弹，然后她的双唇就被占领了。

多纪也不清楚，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很短的一瞬。

终于，柚木慢慢地离开了多纪的双唇，稍稍喘了一口气，又突然紧紧抱住了她。

“我爱你……”

这次，多纪的耳朵清楚地听到了那个声音。那确实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就是眼前的柚木所发出的。

多纪非常平静，感受着这个男人的气息和味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很难用言语说清。但其中有一种她之前不曾感受的，男人的高大和强壮。

多纪把身体埋在这高大的身躯之中，听着河流的声音。在男人的双臂之间听到的潺潺的流水声，间隔很长，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

柚木左手搂着多纪的肩头，右手静静地理着她那散乱在耳边的头发。头发被拢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脸了，所以多纪使劲儿地把脸贴在了柚木的胸膛上。

河流还如往常一样，在两个人的脚下流淌。

多纪真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停止。夜晚、河流，所有的东西都停下来，一直到永远，那就好了。多纪一边祈祷着，一边闭上了眼睛。

虽然眼前是昏暗的，但多纪知道，抱着自己的就是柚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多纪所有的感觉都证实了，那就是柚木。从他那轻微的身体动作，一直到呼吸的节奏，都能感觉得到。

被抱在怀里，多纪意外地感觉到了柚木的高大。柚木身体稍微前倾，抱着多纪，但他的脸却在多纪头上较远的地方。

不管是远离还是靠近，人身体大小应该是不会改变的，但和想象的不同，那宽大、厚实的男人的身体是如此高大，令多纪感到不可思议。

时间只是过去了短暂的一小会儿。

多纪听到了由远而近的木屐声。柚木的上半身动了一下，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他还是松开了胳膊。

多纪前面一下子亮了起来，她慌忙把脸转了过去。柚木叹了口气，坐回到桌前。

“打扰了！”

女服务员温柔的声音，隔扇被拉开了。

“车子来了。”

“谢谢！”

多纪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她拿上包，和柚木一起穿过大厅，走出了饭店。

“非常感谢！”

好像是在被女服务员的声音追赶着似的，多纪快速地钻进了车里。

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女服务员并没有注意到。她进屋时候，他们已经做好要走的准备了。以为被看到了，那只是多纪多心而已，但是多纪还是非常紧张，好像犯了什么荒谬绝伦的错误似的，极为不安。

两人并排坐在了车里，但那种不安依然没有消失。

柚木坐在多纪的左边，直视着前方。

他在想什么呢？多纪很想知道，但并没有问出来。相反地，就连侧一下脸都感到非常害怕，害怕中又掺杂着害羞与不安。

车子从西大路开出，不一会儿便上了丸太町大街。由于是元月五号，所以开门的店铺还很少。看到了大街上的路灯，多纪稍微恢复了一些平静。

“直接回去吗？”

“好吧。”多纪望着那摇曳的光圈回答道。

既想就这样待在一起，又想还是到此分开比较好，这两种想法交错在多纪的脑海中。不管怎样，分开以后，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今天的事情。

“那么，先送您回去吧。”

“不，您那边比较近，我送您。”

“我是想到您家去看看。”

“那请您白天的时候来吧，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多纪想起了若王子的家，又想起了安代和品子那些无聊的争吵等琐碎的小事。

“那么，明天您帮我问一下‘石水’那边的事情吧。”

“今天晚上我就确认一下。”

“那，如果不行的话……”

多纪想起来，柚木说过，如果没住的地方，他就要回去了。

“肯定有地方的。”

通过电车轨道的时候，车子晃了一下，柚木的肘部轻轻地碰到了多纪的胳膊。多纪心里咯噔了一下，以前不会在意的事却一下子敏感起来。

“明天还会见面吗？”

“可以吧……”

接吻的事情使两个人的对话变得有些沉重。

“明天要到公司上班吧？”

“是的，不过只是新年打个招呼而已。”

“那么晚上再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您不回东京，真的没有关系吗？”

“没事的。”

在对面来车的灯光的映照中，柚木的面容显得有些憔悴。

第二天是星期一，公司开始了新年的工作。

多纪九点钟从若王子出来，乘小田的车来到了公司。

虽说是开始工作了，但实际上第一天只是新年见个面而已。男性职员们和平时的西装打扮没什么两样，而女人们则基本上都穿着和服。

九点半，多纪在大家面前进行了新年的问候。

过去多纪父亲当经理的时候，有时会长篇大论，称之为“新年有感”。而多纪只说了句“我希望今年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工作”，之后就以一句“今年也请大家多多关照”结束了发言。

对于像吉冈这样的老职员来说，发言过于简单了，他们好像有些不满，而年轻人，倒是更喜欢这种轻松的方式。

多纪一边致辞，一边为昨晚的事情是否被职员们所知而不安，但那好像是多纪想得太多了。

致辞完毕以后，所有人员在二楼的会议室集中，稍微喝了些敬神酒后，便开始工作了。不过说是工作，也多是给客户打打电话，或是相互聊聊家常什么的，实际干活，是从明天开始的。

十点的时候，多纪从会议室出来，在办公室给柚木的酒店打了个电话。

“啊，现在几点了？”

柚木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含混不清。

“对不起，还在休息吗？”

“啊，昨晚睡不着，到今天早上才睡着的。”

“十点了。昨晚旅馆的事情，‘石水’那边可以住的。”

“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去呢？”

“下午就可以了。有个叫‘小福’的，您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姓名告诉她了。”

“那我去试试吧。您在家里吗？”

“不，我在公司。接下来我要到各处去打打招呼，我想五点，最晚六点就结束了。您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最多也就是到高台寺周围溜达一圈。”

“那么，傍晚的时候我去‘石水’那边跟您会面。”

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人敲门，多纪便挂上了电话。

当经理的，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要处理。多纪把新年假期期间收到的信和贺年片整理好之后，和会计藤本碰了一下头，便出发去关西银行了。

关西银行的分行经理村上，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克服困难同意融资的人，所以必须得去打个招呼。正月初三拜年的时候，他到冈山去了，没有在家。

傍晚，将近下班的时候银行的业务不忙，多纪找到了分行经理。

“不用专程跑过来的！”

村上显得非常高兴，接着问道：“辻村小姐，今天你接下来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一起吃饭吧？今天我就一个人。”

“您夫人呢？”

“年底就到冈山的娘家去了，还没有回来。怎么样，可以吗？”

“如果经理您方便的话，就一起去吧。”

“那我可是十分地期待哟！”

村上说完，便出去换衣服了。正面墙上的钟显示的时间是五点十分。银行好像是五点关门。

多纪一个人留在接待室里，想起了与柚木的约定。

和分行经理吃完饭，肯定要超过六点了。然后再赶到“石水”的话，就要到七点钟了。

柚木在等她，但又没有借故拒绝村上，多纪感觉自己做得很失败，可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了。要拒绝的话，一开始就应该说清楚的。

多纪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窗外。村上换上了大衣来到多纪的面前。

“让你久等了，我们走吧。”

“真的可以吗？”

“当然啦，我一直在寻思和谁一起去吃饭呢！”

多纪站起身来，穿上外套跟在后面。他们乘电梯下到一楼，从职员专用门走了出去。

“在冈山光吃节日料理了，很久没吃过牛排了，怎么样？河原町大街有一家叫作‘风采’的牛排店。去那边吧。”

从银行走过去也就是十分钟左右的距离，但村上还是打了一辆车。“能和你这样的美女单独吃饭，真是我的荣幸！”

“哪有，您别开玩笑啦！”

村上兴高采烈，可多纪高兴不起来。

这家店，位于河原町大街边上一幢大楼的二楼，入口狭窄，但里面很大。两个人在靠里的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前，面对面坐了下来。

“你喜欢吃什么呢？”

“我并不是很饿。”

“姑且尝一尝嘛！”

村上点了精选菲力⁽⁵⁾，多纪则要了速烹牛排。

“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

“哪里哪里，请您多多关照！”

多纪配合着分行经理，举起了装着红酒的玻璃酒杯。

“新年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没有，哪都没去。”

“那太遗憾了！还是一个人比较无聊啊！或者是你喜欢的人不太方便去吧？”

“没有这样的人啊！”

“令尊在世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单身过啊！”

分行经理对多纪的父亲也是非常了解。

“不过，你是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

“是吗？”

多纪心里很着急。因为惦记着柚木，所以怎么也吃不下去。尽管如此，却也不能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为了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多纪只好一个劲儿地喝着红酒。

分行经理点的好像是相当有来头的红酒，可多纪不怎么喜欢这种味道。

“今年经济严重萧条，可能会有商家要倒闭了。”

“经济萧条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经济发展放慢的话，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政府也会很困难的。”

如果放在平时，是要仔细聆听的，但现在多纪怎么也听不进去。

“再来一瓶红酒吧？”

“不了，已经够了。”

“没关系吧！和你一起吃饭，真的是第一次呢！”

“下次让我来设宴招待您吧！”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如，我们再到哪里去喝一杯吧。”

“不了，我已经……”

“今晚不是没什么事吗？”

“是没有，只是我母亲有些感冒。”

“那也不必这么慌慌忙忙地回去吧！”

“真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多纪一边说着，一边拿上包站了起来。

来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地吹打的多纪的脸颊上。她看了看表，马上就要七点钟了。

夜晚的河原町大街上，挤满了人。多纪分开人群，走到行车道前面，打了一辆出租车。

“麻烦你到高台寺那边的‘石水’饭店。”

司机答应了一声，关上了车门。多纪叹了口气，把身体靠在了座位上。

终于从分行经理那里逃了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柚木那边了。多纪刚刚感觉没事了，分行经理的脸又突然浮现在了脑海中。

这种辞别的方法，实在是太唐突了。村上肯定已经察觉到了，母亲感冒只不过是借口。自己离开的时候，他看起来分明有些不太高兴。

都已经二十八岁了，多纪还是不会处理这些人际交往的技巧。如果待不长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先暗示一下要早点回去。

可对于多纪来说，那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去寒暄的时候，没有想到分行经理会请她吃饭，更没有想到，他又提出要换一家再喝的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在预料之外。

尽管如此，把满怀好意的分行经理一个人留下，而独自离开，这种做法还是相当失败的。不要因此而产生什么坏的结果就好了。

多纪突然开始埋怨起柚木，尽管他对多纪费尽心思摆脱分行经理的事情一无所知。

多纪到达“石水”时，已经是七点半了。由于路上有些堵车，所以比预计的多花了些时间。

柚木正在桌前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啤酒。

“我迟到了，很抱歉！”

“没有。”

柚木放下报纸，轻轻地笑了一下。虽然等了半天，但看样子并没有生气。

“出门的时候，突然有些事情不得不处理，您肯定生我的气了！”

“我在休假呢，没关系的。”

“您还没吃饭吗？”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所以想和你一起吃。”

这样的一句话，让多纪感到了匆匆忙忙赶过来的价值。她已经不再后悔强行向分行经理告辞的事情了。

小福问道：“马上吃饭吗？”

“是的，另外，再要些酒。”柚木说道。

“第一天就很忙吗？”

“有很多无聊的工作。”

“已经没事了吗？”

“是啊，全都处理完了。”

多纪现在已经不想再考虑工作上的事情了。

不一会儿，小福把菜肴端了上来。

“怎么样，喝一杯吧？”柚木拿着酒壶问道。

“我不喝了。”

“好了，喝点儿吧，我来倒。”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喝了一些了。”

“这么一说，脸是有点红啊。”

被柚木盯着一看，多纪羞涩地低下了头。

“您给我介绍了一个好的住处，太好了！”

“还满意吗？”

“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感觉像是朝廷的大官一样。”

房间和上次吃饭的屋子隔着庭院，有十叠大小，透过拉门还可以看到院子里的篝火。

“上次还说到能看到八坂塔的那间房间，欣赏舞蹈《黑发》呢。”

多纪想起了十一月份柚木来时的约定。

“明天我来约吧？”

“非常遗憾，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不能再待几天吗？”

“我也想啊！但是医院那边打来电话说医务室人员发生了一点事故。”

“很严重吗？”

“不，没什么大事。只是我不在的话，会不太好办。”

“那么，您明天就要回去了啊？”

柚木点点头，直视着多纪。

多纪垂下了目光，她想起了昨晚在“常春藤”的事情。

柚木好像饿了，不断地吃着菜。这种吃相让人赏心悦目。

“今天我在京洛医院见到川岛了。大概要切掉半个胃，不过不用担心。”

“半个……”

多纪有点害怕，但柚木对那种事情好像习以为常，他一边吃着乌鱼籽，一边喝着酒。

“他的手术技术很好的，请放心吧！”

手术之前必须要到吉冈那边去一趟。多纪那有些醉了的头脑当中，又在考虑明天的工作了。

不久，走廊里传来了三味线的声音。也许是冬天的缘故吧，低音很有穿透力。

“再喝一点怎么样？”

“不了。我已经喝不下去了。”

多纪知道自己已经醉了。五点开始和分行经理喝酒的时候就已经在控制了，现在好像酒劲儿又上来了。

喝多了的话，眼睛周围会发红，所以多纪想要离开座位看看自己的脸，可摇摇晃晃地站不起来。

“在这样的地方和你面对面坐着，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柚木望着夜色中的院子说道。

拉门的玻璃上有篝火在摇动，那里仿佛又映出一间明亮的房间。

饭吃完了，小福端来了餐后的甜瓜。

“现在几点了？”多纪为了振作自己的精神，这样问道。

“八点半。时间还早，请慢用！”

等到小福那穿着白色袜子的脚消失在隔扇前的时候，多纪拿起了包。

“我有点……”

多纪又把手撑在榻榻米上试着起身，身子却一阵发软，抬起的脸也沉了下去。

“怎么了？”

“没事……”

多纪摇着头，瘫坐在那里。

“没关系吧？”

知道柚木在靠近自己，但多纪只能双手撑在榻榻米上，垂着头。

“喝醉了吧？”

柚木那温热的气息触碰到了多纪的耳际。

“还是不要动的好！”

“没事的！”

多纪振作起精神，站了起来，但刚一站住，上身就又摇晃了起来。

“不行，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吧！”

“不用……”

多纪在抗拒，可她的上半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贴在了柚木的胸膛上。

“累了吧？”

伴着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柚木脸颊上的温暖也传递了过来。多纪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但身体慢慢地慵懒起来。

“到这边来吧。”

柚木搂着多纪的肩头，走到房间的角落，打开了隔扇。

“放松一下就好了。”

“真的没有关系。”

多纪一边说着，一边抬起了头，只见十叠大小的房间的中部铺着被褥。正面有一个壁龛，左手边是一扇拉门。干净而紧凑的日式房间，在枕边的纸罩灯的照射下，淡淡地浮现出来。

多纪一下子犹豫了，接着身体马上向后退去，但柚木的双臂已经抱住了她。

“不……”

多纪在柚木的两臂间摇着头，柚木并不理会，把她拉到近前，两个人的嘴唇贴到了一起。

“不行……”

多纪想这样说，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在柚木的口中稍微动了动舌头。

多纪体内有些东西开始慢慢崩溃了。一是因为喝醉了，除此以外，也是由于这种程度的事情昨晚已经允许了，而又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想要拒绝，头脑中却有另一种感觉想要接受。和平时的多纪不同，好像又有一个多纪行动了起来。

在仅存的理智当中，多纪知道这样子下去就要出大事了。对于男女之事，多纪现在还不想变成那个样子。

而且，如果被小福知道了，那该怎么办？还有柚木的妻子……

“不！”

多纪突然叫了起来。理智正在消失的她好像又苏醒了过来。

但那好像反而激起了柚木的欲望。

柚木松开嘴唇，更加用力地抱住多纪，以多纪根本无法逃脱的力道，把她放倒在了地板上。

多纪知道现在自己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这样子下去的话，就要和柚木变成另外一种关系了。

“不行！”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另一方面，在这种慵懒的感觉当中，也有一丝想要放弃一切的欲望和一种希望就这样被柚木掠夺而去的冲动。

想要接受，又想要拒绝，两种心情重合在一起，错综复杂。一会儿这种想法比较强烈，一会儿另一想法又占据了上风。

对于多纪，最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抵抗，而是在那两重矛盾波浪之间的摇摆。如果能决定下来到哪个方向就好了。多纪打算，被柚木拖到哪里，就顺从到哪里。走到那一步，也就不想再抵抗了。

多纪开始迷失自我了。平时那个要强的多纪消失了，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让对方任意妄为的女人。现在，如果柚木强行要与她发生关系的话，多纪也会接受的。

柚木知道这些吗？或者只是依照心意所向，把多纪抱得更紧了？在那近乎窒息的压迫和温柔当中，多纪感觉到腰带^⑥快速地松了开来。

头发和领口肯定都已经乱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整理领子。要把领子合在一起，就必须解开腰带重新整理和服才行。

这个样子已经回不去了。不把衣服和头发收拾好，就没法从房间里走出去。

多纪开始放弃了。没法走了，这样的借口使多纪的胆子大起来。

忽然，温热的气息触碰到了多纪的耳边。

“我想把腰带解开。”

“不行……”

“求你了……”

耳边好像有火在燃烧。

多纪知道那个男人正在拼死地渴望着。抛开地位和年龄，正在向她求爱。

绕到背后的手更加粗野了起来。多纪知道，腰带的后面已经被解开，她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完了。

多纪紧紧地闭着双眼。现在她不敢睁开眼睛。如果睁开的话，羞耻感就会一下子苏醒过来。

细绦带⁽⁷⁾与腰褶⁽⁸⁾全都被拿下来了，多纪稍一动，衣服就从肩头一下子滑落了下来，只剩下一件淡粉色的贴身长衬衣。

多纪不能点头，被柚木看到的话，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多纪被柚木贴身抱着，只隔着一层薄衬衣。为了逃避那种羞涩的感觉，她将自己蜷缩起来，紧紧地躲在柚木的怀里，好像稍微离开一点的话，马上就会被柚木盯上，然后夺走似的。

多纪闭着眼睛，感觉着柚木的心跳。虽然不能清晰地听到心脏的声音，但每一次呼吸和吸气时胸脯的起伏，却是可以感觉到的。

现在这个样子，多纪非常满意。

像这样一直被抱着就好。接下来的事情都是未知的，虽有些好奇，但还是很害怕。多纪知道必须要在某一个时候超越那种害怕，只是现在还无法勉强自己。只要被紧紧地抱着，多纪就满足了。

也许柚木也非常明白多纪的心思，所以他只是紧紧地，而且温柔地抱着多纪。

如果是再年轻一些的人的话，可能会强行地索求，但柚木的拥抱是很有分寸的。多纪有些胆怯地、一点一点地揭开了羞赧的面纱，好像已经能够放心地把自己完全交给柚木了。

不过，那种温柔不会持续到永远。

终于，柚木好像忍耐不住了，把手放在了多纪的胸脯上。

“不……”

多纪本能地知道，那个动作是在索求最后的东西。

“请放手……”

多纪开始拼命地反抗了。

变成那样子的好就不好了。并不是为了那个目的才来到这里的，所以不能容许他胡来。多纪身体当中已经开始收敛的抵抗又一次涌现了出来。

与内心相比，多纪只是在做身体上的抵抗。也可以说是处女的身体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本能的胆怯。

但是，柚木并没有减缓力道。衬衣敞开的一瞬间，多纪用尽全力推开了他。

“不可以！”多纪斩钉截铁地说道，同时急忙把衬衣合好，双臂夹在胸前。

是因为出乎意料的抵抗吧，柚木停了下来。他的手还搭在多纪的肩头，但两个人的身体已经分开了。看似放心了，但那分开的缝隙之间，反而令多纪有些小小的不安。

“多纪。”柚木终于小声说道，“我想要……”

低沉但切实的声音，充满了夜色中的房间。

没有什么原因，听到这一句话，多纪突然感觉可以给他了。是因为夜晚过于安静了吧，或是因为柚木身体的离开吧，多纪已经不再感觉那么害怕了。

对于已经被推开但仍在渴求的柚木，多纪反倒有一种温柔和放任的感觉。

柚木靠近过来，重新抱住多纪，然后慢慢地进入了她的身体。

那一刻，多纪想要小声喊出来。它终于真实地发生了。

多纪清晰的记忆，到此为止了。以后的东西，全都是新鲜的，而且充满了羞涩。那以后的事情，与其说是用头脑想起来的，倒不如说是身体的记忆更为恰当。

再次回归了平静，多纪透过拉门的玻璃，看到院子里的篝火正在熊熊燃烧。

壁龛、座灯、庭院中的篝火，与之前没有一点改变。安静的日式房间也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多纪的身体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她有一种来到美丽异国的感觉，非常新鲜。

“我爱你！”

柚木轻轻地把多纪抱了过来，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力量和狂野。说是把身边的东西轻轻地拉了过来也不为过。

那个拥抱之中，有着和以往不同的可靠与平静，有一种“已经没事了”的安心的感觉。

多纪缩着脖子钻到柚木的胸膛，如小鸟归巢一般，待在了他怀里。

“真安静啊……”

幸福就像涨满的潮水一样，慢慢地包裹着多纪。

淡淡的黑暗当中，多纪慢慢地数着柚木胸部的骨头。眼前的是锁骨吧？是根挺大的骨头，下面有肋骨。

柚木不太胖，也不太瘦。所以锁骨看不出来，摸上去才知道。

现在多纪可以很平静地去摸柚木的身体了。一边摸着，一边感觉着他的存在。

“对不起！”柚木小声说了一句，“刚才是真的想要。”

“.....”

“生气了？”

多纪没有回答。现在的多纪没有时间去回答那些问题，就算回答了，也都是谎话。

柚木偷偷地搜寻着多纪的嘴唇，也可以说是多纪自己将它奉献了出去。只是轻轻地接触，但特别有心跳的感觉。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放开了嘴唇，柚木又一次紧紧抱住了多纪。

多纪现在没有一丝悔恨和悲伤，感觉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多纪真想就这样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多纪比平时晚了三十分钟去公司。

“哪里不舒服吗？”等候的小田担心地问道。

“没有。刚出门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

多纪随便说着，坐在了座位上。

昨晚，多纪还是起身回到了家，可是迷迷糊糊的，难以入眠，直到快天亮时吃了两片安眠药，才浅浅地睡去。睡梦中，她好像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在落叶深厚的林中徘徊。当她醒来的时候，头脑昏昏沉沉的，不是十分清醒。

起床之后，多纪马上又想到了柚木，他现在怎么样了？不得已放下了这个想法，她才开始做出门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多纪觉得身体特别疲倦，和平时不一样。她先梳好头发，洗了洗脸。

穿和服吗？多纪犹豫了一下，她突然很想穿清爽的洋装了。多纪穿上很久没有穿过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紫红色的大衣。她穿得很漂亮，想以此来振作精神，可睡不足的阴影好像并没有消失。

早晨干冷的街道，枯黄的树木，多纪把所有的一切都和昨晚的事情联系了起来。

“讨厌……”多纪用小田听不到的声音小声说道。

如果总是这个样子就麻烦了，必须要找个地方把昨晚的事统统甩掉。

多纪这样想着，但思绪又回到了柚木身上。

他应该很平静吧……

突然，多纪有一种想顺路到“石水”去看看的冲动。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仍然很爽朗地打招呼，那该有多好啊！

在昨天以前那是可以的。就说去公司，正好顺路去看看，这样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不能去。不管怎样，也没有脸去见小福。

考虑着这些漫无边际的事情，多纪到了公司。

不一会儿，高木靖子和藤本相继过来商量生意上的事。从今天起，工作就真正开始了。

但是多纪的脑子里，还是在考虑着别的事情。柚木几点回去呢？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下，到车站去送送呢？现在他在“石水”干什么呢？

职员们的汇报，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之后的日志和发票，也只是用眼睛扫了一下。

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一位叫柚木的先生打来的电话。”靖子告诉多纪。

多纪坐好，拿起了电话。

“昨天很感谢！”

“哦……”

多纪对自己的回答感到很奇怪。

“我乘一点十四分的新干线回东京。”

多纪点点头，嘴里轻轻地说了声：“要走了啊。”

十二点四十分，多纪从公司走了出来。柚木的电车是一点十四分发车。

打电话的时候，柚木跟她说不去送行也可以，多纪也没有明确说去还是不去。

柚木的那句“回东京”，让她耿耿于怀。

多纪知道自己拘泥于一句话是不对的。既然住在东京，当然是要回去的，但她好像是听到了一句事先没有想到的话语一样，感觉胸口闷得难受。柚木的妻子、房子就像连锁反应似的，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么，再见……”

挂上电话的时候，多纪一点都不想去送行。

可为什么现在又想去了呢？如果就这样分开的话，以后就没法工作了，会后悔的。

是为了不留遗憾而去的，多纪在车里告诉自己。

到达新干线京都站的时候，正好是一点钟。离发车还有十多分钟。多纪看了看售票处周围，没有柚木的踪影，于是便在大厅的一头静静等候。

人流不断地从检票口前的台阶涌上站台，广播正播报着电车的到达时间。

一点过五分，广播里开始介绍柚木要乘坐的那趟一点十四分开往东京的“光之号”列车。

时间不多了，但还是不见柚木的踪影。

难道说计划改变了吗？车站的大钟显示确实已经一点零五分了。多纪从检票口向站台张望。

也许柚木已经到站台上了吧。多纪这样想着，但站台上仍然看不到他。如果是按原计划走的话，那他可真是沉得住气的人啊。

多纪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安，可能就这样见不到柚木了吧。

是不是有什么更急的事，已经赶早一班电车回去了呢？多纪这样一想，刚才的迷惑便开始消失，变得特别想见柚木了。她为没有确切地说要来送行而感到很后悔。

候车室里的人们徐徐排队而出，来到站台上。

也许已经见不到了吧。多纪准备放弃了，这时柚木的身影出现在左手边的电梯口处。他穿着一件炭灰色的大衣，拎着一只旅行包。

多纪抑制住想要跑过去的冲动，在站台口等待着。

柚木马上注意到了她，轻轻地扬了扬手，大步走了过来。

“我没有想到你会来。”

“你也太沉得住气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提前回去了呢！”

多纪忍住心中的眷恋，小小地挖苦了一下。

“出门的时候，京洛医院的川岛来了个电话，说话间就……”

“川岛医生说什么了吗？”

“不，没什么，是些私人的事情。”

柚木把包转到右手，看了看表。

“就这样直接去大学那边吗？”

“是的……”

一瞬间，原本看上去很是快活的柚木，脸上泛起了愁云。

在东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多纪忍住没问。她看了看站台的一头，电车好像晚了两分钟。

“吃饭了吗？”

“上车以后再吃。”

“稍等一下！”

多纪小跑着来到站台上的小卖店，买了盒饭和橘子，然后稍微犹豫了一下，又买了一小瓶黑牌威士忌和干贝。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谢谢！”

柚木没客气就收下了。

“下次什么时候来呢？”

“可能是这个月的月底……来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是有大阪的学术会议吧。”

“总之会来的。你什么时候到东京这边呢？”

“近期就要去的。”

“因为月底我要到这边来，所以可以的话中旬去吧。”

想去，但老实说，多纪害怕去。这样不断地幽会，变得难以分开了该怎么办呢？柚木知道自己的这种不安吗？

“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吗？”

“你会打过来吗？”

“公司和家里，打哪边好呢？”

“哪边都没有关系。”

电车进站了。两人向绿色车厢的入口处走去。

“再见！”

上车的时候，柚木又回过头来说：“你请回吧！”

多纪点点头，离开了电车。

多纪看到，柚木的大衣在车厢里慢慢地向里面移动。最后和前面坐着的人说了两句话，把包放在了网兜式的行李架上。

多纪目送到那里，然后快步走下了台阶。

(1) 绘画式外套花纹。日本妇女和服的一种大花纹。先在白底衣料上描绘花纹轮廓，然后分解印染使之成为整体的大花纹图案。用作礼服或正式场合的盛装。

(2) 前殿，日本神社正殿前的行叩拜礼的建筑物。

(3) 日本的长度单位。一间等于6日尺，约合1.818米。

(4) 一种草本植物。叶大，呈长方形，根、叶均可食。

(5) 嫩腰里脊肉。牛、猪等从腰到背的一块最上等的肉，脂肪少而嫩。

(6) 穿和服时，系在腰间在背后打结的长布带。

(7) 束紧用。女式和服腰带小饰品之一。为避免带子结扣松开而系在带子上的缘带。

(8) 为调节和服的长短而在和服腰部缝的褶。

第五章

柚木走后的第二天，京都下起了冬雨。冰冷的街道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寒冷。一整天，灰色的云层都笼罩在天空之上。

望着那凝重的天空，多纪想起了已经返回东京的柚木。

他在哪里，怎么样了，她并不知晓，但她还是非常想念他。多纪知道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但不经意间，头脑就又被柚木的事情所占据了。

多纪忽然开始恨起柚木来。

她觉得，不能容许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坦然地回去。

反正已经从公司出来了，索性下午到外面各处去转转吧，于是多纪去拜访了贴金箔和制扇骨的工匠，他们那儿有段时间没去了。即使没有什么事，多纪也经常去跟他们聊聊天，以增加工匠们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转了两家之后，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接下来去哪里？”小田问道。

“去京洛医院。”

“到吉冈先生那儿吧？”

“是啊，他明天就要就手术了。”

现在肯定是吉冈心里最没有底的时候。虽说手术应该不会失败，但还是在他没动手术之前见一面比较好。

车子开向了医院。中途，多纪到商店里买了水果篮和混装洋酒的礼品套装。水果给吉冈，而洋酒则是为主刀的川岛医生买的。

到了医院，多纪和小田一起来到吉冈的病房。

不出所料，吉冈正惴惴不安地躺在床上。虽然年底的时候还在说，希望早点手术，可一旦临近了，好像又开始害怕起来。

“胃切掉一点，没什么关系的。”

多纪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川岛医生也说不要紧。”

“那位川岛医生，现在在吗？我想把这个给他。”

“这种事还是我来做吧。”

“没有关系。我只是随便买了些东西，反正有柚木先生的关照呢！”

“但是……”

吉冈和妻子有些不好意思了。

“好了，我去把东西交给值班室的护士。”

多纪拿着洋酒礼盒出了房间。

到了值班室，护士们正在交代工作。四点钟，正是白班和夜班的护士交班的时候。

多纪等了一会儿，拦住了最先出来的一位圆脸的护士。

“我想麻烦您把这个交给川岛医生。”

“川岛医生现在在办公室呢。”

正好可以见川岛医生一面，也好问清楚吉冈的治疗情况，多纪按照护士所说的位置，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川岛的房间。门上的去向指示显示着“在位”。多纪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敲了敲门。

川岛医生和柚木是同届，应该也是四十四五岁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圆脸的关系吧，他看上去要比柚木年轻一些。

“我是辻村多纪。这次因为吉冈的事让您费心了！”

“是辻村家的小姐啊！我老婆是跳舞的，听说她也从你们那边买过扇子。”

“这我倒不知道。失礼了！”

“没有没有，请坐吧！”

川岛好像是个很爽朗的男人，赶紧把招待客人用的椅子拉了过来。

“你的事情，我从柚木那里听说了许多。他应该昨天回去了吧？”

柚木说到了什么程度呢？多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那家伙没有赖在这里，这回可以轻松点了，太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没听说吗？”

“没有。”

“可能是他不想说吧。好像他不在的时候，在大学的一台手术中，患者突然死掉了。”

“.....”

“好像是对碘化物造影剂过敏而死的。就是因为出了这个问题，他才急忙赶回去的。”

“那是他的责任吗？”

“还要多方调查才知道，不过，他毕竟是负责人啊！”

“那会上法庭什么的吗.....”

“那倒不至于，可负责人不在总是不太好的。”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多纪回想起了柚木那有些忧郁的表情。

“好不容易想一个人过来清静清静的！”

川岛医生从兜里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柚木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才来京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离开妻子出来，有什么原因吗？多纪忍不住想问一问。

“您刚才说，一个人？”

“是的。最近，他发生了些事情。”

“来京都，不是因为在休假吗？”

“也是这样。”

川岛露出了犹豫的神情，他接着说道：“他儿子去世了，你知道吧？”

“是的。”

多纪垂下了目光。从川岛这样的提问方式来看，柚木并没有跟他说是怎么认识自己的。

“因为受学生运动的牵连才去世的.....”

多纪什么也没有说。川岛好像并不知道，那个杀人凶手，就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弟弟。

“从那以后，两口子就变得很奇怪。”

儿子死了，肯定会伤心，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可能也受到了影响。心爱的儿子没有了，夫妻二人也无法亲近了吧。

“说这些好吗？”

川岛注意到自己有些失言，轻轻地笑了一下。

“他好像挺关心你的，就跟你讲讲吧。”

“他和他夫人没有好好谈谈吗？”

“他们之间也没有变得特别不好，只是，那个儿子并不是他的孩子。”

“不是他的孩子？”

“是他夫人带来的孩子。”

“啊？那和柚木医生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非常疼爱那个孩子。从他还很小的时候就一直一起生活，所以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和亲生儿子是一样的。”

“……”

“最初洋一郎参加学生运动，也许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情吧。柚木在结婚之前是知道他夫人怀有别人的孩子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对这事发过什么牢骚。”

“既然他们关系挺好的，那为什么现在……”

“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对于之前孩子的死，他的那种悲伤，确实是与众不同啊。”

“……”

“我没去灵前守夜，只是听到了些传言而已。”

多纪低垂着眼睛，想起了柚木脸上浮现的那种淡淡的忧伤。

“哎呀，光说些没用的东西了！”

川岛医生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看了看周围。

“不喝点什么吗？来一杯速溶咖啡怎么样？”

“不用了！我这就告辞了！”

多纪赶紧把带来的威士忌礼盒放在了桌子上。

“不用这么客气！又不是你接受手术。”

“那个人，对我来说像父亲一样，所以手术方面还请您多多关照！”

“这件事不用担心！”

“明天，几点开始手术呢？”

“下午两点，我想到四点左右就可以结束了。”

“那就请您多费心了！”

多纪又低头施了一礼，走出了川岛医生的房间。

早晨开始下的雨，下午的时候停了一会，但到了傍晚又下了起来，而且由阵雨变为了雨夹雪。看这样子，到了晚上，也许就要下雪了。

“直接回公司吗？”小田问道。

“到若王子吧。”

不知为什么，多纪不想这样回公司。现在，她想一个人待着，考虑考虑柚木的事情。

天黑得很早，车子顺着被雨雪笼罩的大街，向东驶去。

川岛医生所说的应该是真的吧。虽然不知道他会怎么想自己和柚木之间的关系，但今天听到的，实属意外。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所以多纪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那个在遗像上看到的青年，真的不是柚木的孩子吗？多纪在昏暗的车里，想起了守灵夜看到的青年的面容。

那时候，多纪觉得他和柚木确实很像。稍稍侧过去一点的脸上，从眼睛到鼻子，都像是父亲的翻版。

也许是多纪从一开始就持有了错误的观念，认为柚木就是那个青年的父亲。现在想来，青年的面部轮廓有些长，而柚木的则稍微紧凑一些，是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但即使是这样，守灵夜之后，柚木和妻子之间关系不好，是怎么回事呢？

多纪眼前，又浮现出守灵席间那沉重的气氛。有一座祭坛，左手边并排站着柚木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前面，自己双手合在一起，低下了头。

突然，柚木妻子喊了一声“杀人犯”，立刻，一个低沉而强有力的声音响起：“够了！”之后，过了一会儿，柚木低下了头说：“我老婆失去理智了，请原谅！”

两个人感情的不睦，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不同的态度说明了他们的不同关系。

“怎么会这样……”在夜色当中，多纪小声说道。

柚木的话语当中，不能说没有失去孩子的悲痛。那低沉而压抑的声音，倒是显得更加悲伤。柚木应该是在极力忍耐着那种不能够哭喊出来的痛楚。

如果认为那就是夫妻间产生裂痕的原因，可能弄错了吧。

川岛医生会不会是听错了？是不是他随意推测的呢？

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清楚地问柚木本人才能知道。多纪又回想起对家事只字不提的柚木那有些暗淡的

表情，自己的心情也沉重了起来。

吉冈的手术在第二天下午如期进行。

吉冈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多纪，正如川岛医生所说的，手术四点就结束了，现在已经返回病房，可以放心了。

恢复的事情且不说，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

“挺好的吧？过四五天，等不太疼了我再去看望。”

说着，多纪挂了电话。

吉冈的妻子可能是怕多纪担心吧，所以马上打来了电话，但实际上多纪的脑子一直被柚木的事情所占据。

已经返回东京的柚木，是怎样处理家庭和医院这两方面的问题的呢？多纪只是在关心这件事情。

傍晚吉冈的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多纪还以为是柚木呢，紧张了一下。

这样是不行的，虽这么想，但多纪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绪。

从小的时候起，多纪就是个不太知道害怕的孩子。母亲去世的时候也好，父亲猝死的时候也好，她都没有哭泣或是张皇失措，只是看着他们已经死亡的面孔。嵯峨野的叔叔惊叹道：“真是个刚强的孩子！”但多纪知道，即使哭泣，父母也不会再回来了。盯着父母的脸看，会比哭泣更加难过，但多纪就是无法把视线移开。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没有关系的吧！”叔叔半开玩笑地说，多纪也就自然而然地这样想。她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困难，自己都可以渡过。

然而这种心情，仅仅因为和一个男人过了一夜，就好像遭遇了剧烈的地震一般，猛烈地摇晃了起来。

多纪很是羞愧，以前还总给靖子和小田讲一些关于爱情的忠告呢，其实，现在最需要这方面忠告的是她自己。不然，这样下去，就连经理的工作都无法胜任了。

多纪轻轻地支起胳膊肘，望着那渐渐暗下去的天空。平坦延伸下去的屋檐前面，显出了山边那黑黑的塔影。

那个人和自己没有关系，医院、家庭也都与自己无关。

多纪这样告诉自己，可心里还是无法平静。

如果是守灵席间的纷争使两个人的关系恶化的话，那么多纪给柚木和他的妻子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二人之间一些隐秘的东西，被多纪挖掘了出来。

想着想着，多纪越来越难以原谅自己，感觉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但尽管如此，多纪还是不想放弃柚木。

有好几次，多纪都想往东京打个电话。

上午的时候，觉得还早，下午再打吧，而到了下午，又觉得傍晚比较合适。思前想后的，就过五点了，柚木已经不在大学里了吧，也就只好作罢。

想着明天一早就打，可到了第二天，就又畏缩不前了。

虽然柚木说过，什么时候打电话都可以，但他好像上午和下午都挺忙的，多纪总是不敢拿起电话。

索性等柚木打过来吧。临别时说过要来电话的，但为什么还没有打来的呢？

是不是回到东京，就把自己给忘了呢？也许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吧，多纪越想越不安。

多纪知道柚木家里和医院的事情都很忙，可也该打个电话来啊。

就算再忙，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放手不管，也太过分了。也许那对柚木来说，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但是对于多纪来说，可是件大事。夸张一点说，那是改变人生观的大事情啊。

对于自己这种心情一无所知的柚木，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呢？男人在那样的事情之后，还能平心静气地埋头工作吗？难道，和女人相比，他们的大脑具有不同的构造吗？

最让多纪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天前还紧紧抱着自己的柚木，现在居然在医院里做着手术。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还能泰然处之，多纪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男人了。

多纪甚至觉得男人有些无情与自私了。

多纪的想法，也许有点片面了。

临别的时候，柚木确实说过要来电话，但他回东京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算是年轻人谈恋爱，见面后几天没有电话，就说什么冷淡、自私的，恐怕也有些过火。

以柚木来说，虽然没打电话过来，但也许还是想着多纪的。分开一两天没联系，仅以此就判断他已经忘了多纪，可以说是为时过早。彼此都不是孩子了，还是这样镇静一些的好。

不过，多纪这样的想法，也只是暂时的。不一会儿，她就忘却了这些，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烦躁了。但她还是有点恨柚木。

怎么会这样？太无情了！多纪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四天后，星期六的晚上，柚木终于打来了电话。

晚上，多纪去参加了一位花柳流⁽¹⁾师父的六十大寿。从宴会回来，洗了澡，回到房间刚想要休息。

“喂？”

听到这一句话，多纪就知道是柚木。

“是您啊！”

“好几次想打电话的，但又怕你在忙。”

“哪有的事，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呢！”

多纪并不想这样说，但不知不觉中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都挺好的吧？”

“是啊。您呢？”

东京离京都有五百公里，但两个人就像是在面对面地聊着。

“现在在家里吗？”

“不，在大学。”

“啊？还在工作吗……”

“在准备春季的学术会议。今天总算弄完了。”

柚木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呢？多纪想起了在京洛医院见到的川岛医生的办公室。

“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啊？”

“病人？”

“听川岛医生说，好像是打错了什么针发生了过敏。”

“他连这个都说了？”

“吉凶手术的前一天，我过去打了个招呼。他非常爽朗，是一位给人感觉很好的医生。”

“这个多嘴的家伙！”柚木好像在苦笑。

其实连更深入的家庭的事情都已经听说了，但多纪还是忍住没有讲出来。

“已经处理好了吧？”

“没事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柚木的回答让人感觉很是无精打采。

“这个月底，能见面的吧？”

“我会去的。”

“不会太为难吧？”

“不会……”

光是听到声音，多纪就有一种想去东京的冲动。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就想飞过去。

“我最近可能会过去。”

多纪确实到东京有事，但也没有必要现在就匆匆忙忙地赶过去。上西商店倒闭的事情，已经知道了，即使现在马上过去也无济于事。

“什么时候？”

“是想去，但日程还没有确定……”

“那决定以后来个电话吧。可能的话提前一点比较好。”

多纪马上想到，是不是提前联系一下，柚木就可以找个借口搪塞他的妻子了？

“那个……”

刚一开口，多纪就又把话咽了回去。

本来想问问“夫人还好吧”，但听起来实在有些讽刺。

正当她沉默的时候，柚木问道：“吉冈已经进行手术了吧？”

“两天前就成功做完了。我还没有去探望，不过多亏了您，一切都很顺利。”

“那太好了！川岛做手术，不用担心。”说完，柚木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现在，那边在下雨吗？”

“昨天下雨了，今天是晴天。”

“东京在下雨呢。”

是不是昨天京都的雨今天跑到东京去了呢？柚木好像一边在打电话，一边隔着窗户看雨。京都早晨还是阴天，到下午就放晴了。

“真远啊！”

不知何故，多纪嘴里嘟囔了一句。

“很远……”

柚木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一句。

一瞬间，多纪有一种想要赶过去的冲动。一种想要把家和工作全都抛在一边，立刻就赶过去和柚木见面的强烈冲动。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柚木说道：“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你！”

“.....”

“真难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在想多纪，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而感到为难吗？如果是这样，多纪这边就更加为难了。不仅如此，这样下去都要感到绝望了。

“早点过来吧！”

多纪说的正是此刻真实的想法。因为打电话时看不见对方的脸，所以她的心在煎熬，在燃烧。

“你不能过来吗？”

“不，还是你过来吧！”

多纪还是不太愿意去东京。她不想到柚木妻子存在的地方去见柚木。柚木最终还是要回到妻子身边去的，在与他妻子这么近的状态下见面，实在太痛苦了。

“我等你！”

多纪对着电话又清清楚楚地讲了一遍。

夏季扇子的订货工作，过了年马上就开始了。最近，制造商一般不用去拜访每一个地方的小卖店，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获取订单了，但是，每年一次拿着样品前去问候还是需要的，顺便可以到各个地方转一转。

隆冬季节，拿着装满扇子样品的包到各地去，大家总会开玩笑地说：“这么冷的天，扇子店的人来了，就更冷了！”

确实，到了冬天，在暖炉或是煤气炉旁边，展开扇子给人看，实在是一种奇妙的景象。

决定今年什么时候去拜访哪几家，这是年初首要的大事。

一般是营业部门提出意见，然后决定出差的目的地，但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最终能够求得多少订单，还真是让人担心。年初的征求订货，决定了这一年的大体动向。

扇子，极端地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扇子业界现在正是处在经济不景气的风口浪尖。与食品和服装相比，经济紧缩通常首先是从装饰品开始控制的。

虽然，一把一把的扇子金额很小，就算是奢侈品，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也难以避免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这些姑且不谈，就是那些到各地去拜访的人员所携带的礼物，就要花很多钱。因为都是些数年来有生意往来、给予辻村公司极大信任的店铺，所以也不是简单地从哪里弄些点心就可以完事的。

考虑到最后，多纪决定拜访以前就认识的静居堂的老板，准备了清水烧⁽²⁾饰品，并配以京都有名的各

种点心。

把这些礼物一家一家地送过去，就可以得到新的订单了。

成人节⁽³⁾的第二天，久保和武井两名职员，作为先头部队向着北陆⁽⁴⁾方向出发了。

“你们多多努力啊！”

出发的时候，多纪向他们行了一礼。

他们所带回来的订单，将成为支撑辻村公司的基石。

但是，作为制造商，不是仅限于得到订单。一方面要有订单，另一方面还必须做好计划和估算，然后给工匠们发出生产订单。根据订货情况的不同，花样可能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扇子的基本形状是不会变的。

最差的话和去年一样，可能的话再多卖个二三成。虽然以此为目标，但结果会怎样，不得而知。不管怎样，等订单到了再做就赶不上了，所以必须估计一下大体的情况，然后就开始制造。

如果身体好的话，吉冈会去做那些事情，但是今年，一切都只能依靠多纪自己了。

大体上能和上一个年度的销量差不多，但这样就可以了么？虽然因为去年挂历生意的失败而感到不安，可这样气馁的话，会被其他制造商给吃掉的。

去拜托工匠们新工作的时候，制作扇形的川崎好像有些不满：“啊，就这么一点活儿吗？”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些，等各地的订单都过来了，我们还会再来麻烦您的！”

多纪这样说着，但川崎显得十分冷淡：“期限这么紧，就是再怎么催我，我也做不完啊！”

也许因为工匠们是每天都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吧，所以都想要多一些的订单。虽然揽了太多的活儿，根本完成不了，但只要有很多工作，他们就会很满足。

“物价在不断地上涨，我们也还要承包其他制造商的活儿，可能会没什么空哦。”

川崎说出这样的话来难为多纪。

川崎一直是个怪僻的男人，但他并不是坏人。他的本性还是好的，这么说只是为了要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对多纪故作姿态。这一点，多纪也非常清楚。

“别这么说嘛，我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可是全仰仗川崎君您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啊！”多纪像母亲哄孩子似的，讨好地说道。

作为经理，可以讨好别人，却无法对他们倾诉自己的苦衷。

他怎么样了昵.....

多纪迫切地想要见到柚木。被柚木抱在宽大的怀里，这些烦恼就可以统统抛在脑后了。

哪怕只是给柚木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也好啊！

“稍微忍耐一下，我很快就过去了。”只要听到这个温柔的声音，多纪的心情就能得到慰藉。

虽然柚木说过“随时可以打电话”，但多纪知道，那指的只是医院。况且现在是晚上，往柚木家里打的话，实在是不太合适。

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呢……

相泽槿子也跟她说说过很多次，不能爱上有妇之夫，其结果只会是女方陷入悲惨的境地而痛苦。

多纪很认同这个观点，而且她觉得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直没有把槿子的话放在心上。在她看来，这种痛苦和自己无关，都是其他人的事。

现在一想，自己居然已经卷入了漩涡之中。虽然难以置信，但那却是事实。

曾经是一副旁观者的模样，可如今，都没办法跟槿子哭诉。“所以我告诉过你吧，那绝对不行！”只能听到她这样的责难。

虽说赶紧终止这种关系比较好，可爱情是无法停止的。

多纪认为，如果一切都按照自己所想的，依照头脑中所考虑的情况，十分顺畅地发展，那就不是爱情了。

过了一月中旬，多纪听说吉冈的肚子已经拆线了，便来到医院探望。

吉冈非常有精神。也许是手术后不能吃什么东西吧，面颊瘦削，脸也变小了，但气色很好。

“从胸口到小腹，有将近三十厘米的伤口呢。”

吉冈在睡衣上用手比画着。

“这样真的成了一件残次品了。”

这种说法很是可笑，多纪和吉冈的妻子相互看了一眼，笑了出来。

“不过，恢复得还是挺快的啊！一个星期以前还在哼哼唧唧地呻吟呢！”

“外科手术真的见效很快，太好了！”

“还没见过切掉胃的人呢，你是真的被切了吧。”

“别逗我笑了，一笑的话里面还是火辣辣地痛哦。”

吉冈手捂着肚子，身体微向前倾，也许是伤口还在疼吧，但已经没有了手术前那种不安的表情。

“还不能喝粥吧？”

“三天前开始能稍稍吃一点了。胃和肠子刚刚接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很担心，吃的东西会不会从那里漏出来呢！”

“这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医生说可以吃吧？”

“是啊。”

“如果是川岛医生这样说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对了，川岛医生今天在吗？”

“拆线的时候见到了。现在应该在办公室。”

多纪点点头，她想再去见川岛医生一面。

“总之非常顺利，太好了！”

“恢复得好的话，下个月开始就可以到公司去上班了。”

“不要太勉强，好好休息休息！”

又说了两句，多纪便出了病房，吉冈的妻子马上跟了出来。

“我有些话要说。”

吉冈的妻子走到多纪旁边。

“实际上，我爱人得的好像是癌症。”

“癌症？”

多纪止住了脚步，看着站在旁边的吉冈的妻子。

“不是说胃溃疡吗？”

“打开肚子一看，不太一样……”

“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多纪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手术之前，医生就说症状有些奇怪，没想到真的会是这样。”

“我倒没有听说过啊。”

“对不起！”

虽然怀疑是癌症，但吉冈的妻子好像没有勇气把它告诉作为经理的多纪。

“那医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坏的地方已经切除了，但能不能完全治愈，还不清楚。”

“那就是说，已经晚了？”

“倒没有这样说。不过，也没说绝对没有关系了。”

真是很微妙的说法。虽然手术很成功，但完全治愈癌症，好像还是很难的。

“不过，医生也没有说已经没救了吧？”

“那倒没有。”

“那么，这事吉冈他……”

吉冈的妻子慢慢地摇了摇头。

病房里，吉冈很有精神，而他妻子一直沉默不语，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件事，你没有对任何人讲吧？”

“没有……”

“跟周围的人一说的话，吉冈也许就会知道了。我想他好不容易手术成功后高兴了起来，还是不要说为好。”

“医生也这么说。”

一直憋在心的事情，向多纪坦率地说了出来，吉冈的妻子好像多少也放心了一些。她叹了口气，又说道：“孩子他爹如果去世了的话，我该怎么办啊！”

“说什么呢！谁也没有说会死啊。放心吧！”

吉冈的妻子一直在点头，但也难掩心头的不安。

“我再去问问川岛医生吧。”

说着，多纪马上改变了方向，向东楼走去。

多纪之前去过一次，所以知道川岛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入口处的指示牌上显示着“在位”。多纪敲了敲门等在那里，和上次一样，从房间里传来了应答声。

多纪打开门。川岛一看是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久不见了！还好吧？”

“上次真是太感谢了！很是突然，不过我想来问问吉冈的情况。”

“请进吧！”

房间里好像刚刚来过客人。川岛跟前的茶几上还并排放着两个刚刚喝完咖啡的杯子。

“刚才从吉冈的妻子那里听说的，果然是癌症啊？”

“啊，请坐吧！”

川岛点了一支香烟。

“和一开始判断的不太一样。原以为就是单纯的胃溃疡，但仔细一检查，还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怀疑是癌症。”

并不确定是胃溃疡还是癌症，有这样的事吗？多纪觉得那应该很简单就能区别开的。

“检查的时候确实费了一番功夫。从手术的情况来看，胃溃疡是可以确定的，好像也有癌变。”

“……”

“在胃的里侧很难看见的地方，有些蔓延。”

“已经没办法治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总之是切干净了，但并不能断定不会复发，所以我只把这个情况跟吉冈的夫人说了。”

“还会复发啊？”

“胃的下部有可能会和腹膜粘连在一起，所以需要关注一下。后面我们会给他进行化疗，我想暂时是可以放心的。”

再早一点治疗就好了吗？但是，吉冈身体状况一不好，马上就住院接受手术了，所以应该没有什么耽误。

“还是不要告诉患者本人比较好吧？”

“那要看患者的性格了。因为已经基本上切除干净了，所以告诉他也没什么关系，不然一旦复发受到的打击可能会更大。”

“他不是个特别刚强的人。”

“那就先这样观察一下吧。旁人隐瞒的话会显得有些怯懦，也许他是个心思细密的人，会对此有所觉察呢。”

不管怎么说，吉冈的病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进了大医院就可以放心了，这好像只是多纪的一厢情愿。

“没办法很自信地告诉你‘已经没事了’，真是很遗憾！”

川岛医生好像是在道歉似的，低下了头。

柚木说过，如果是川岛给做手术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既然有同样的主任医师给打包票，川岛的技术肯定没得说。可是连他都没有把握，那也只有放弃了吧。

“那么，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吧？”

“还有化疗，也许要住院一两个月吧。”

“请您一定要多多关照啊！”

“我会尽力而为的，这一点请放心！”

听到川岛这样说，多纪也稍稍放宽了心。既然是柚木的朋友，又是主任医师，多纪觉得，就是癌症复发也能治得好的。

“对了，柚木有没有联系过你呢？”

川岛主任突然改变了话题。

“没有……”

虽然几天前柚木打来过电话，但多纪并没有说出来。

“他也很忙啊！那么多事情，真够呛！”

“之前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那事有点麻烦，患者的家人好像还是上诉了。”

“那柚木医生他……”

“他是负责人，当然是成为众矢之的了。”

“但那不是一次疏忽吗？”

“患者因碘化物过敏而死。他本身是非常特殊的体质，一般是想不到会这样的，这一点没有问题。只是在做测试之前，没有做准备测试，看看他的体质特殊到什么程度，这才是问题所在。”

“原来没有做准备测试啊。”

“就算做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可靠。也许是因为在新年放假当中，一粗心就给忘记了吧。”

多纪不知道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柚木不在的时候出了事，却是柚木的责任，这一点她怎么也理解不了。虽然柚木是负责人，可因此获罪的话，那也太残酷了。

“那么，接下来会上法庭吧？”

“还没到那个程度，也许可以协商解决吧。这个新年他也没过好啊！”

“没事了。”多纪想起了电话中柚木那平静的声音。

柚木第二次打电话过来，是二月初的一个星期六。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多纪还没有完成新的扇面图的构想，正盯着夜晚的墙壁发愣。

安代和继母森子都已经睡了，家里非常安静。

他怎么样了？柚木的面容浮现在了乳白色的墙壁上。说一月底来，但最终还是没来。也许是为了应付那个案件而无法离开东京吧。

多纪刚想到这件事，电话铃就响了。

“喂？”

“啊……”

多纪发出了一声尖叫。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多纪刚想到柚木，他本人就打来了电话，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东京和京都相距很远，但这种打电话的方式，就好像他能看穿这边似的。

“已经休息了吧。在干什么呢？”

“在想您呢。您现在在哪里啊？”

“在家。”

“家里……”

一时间，多纪又想起了守灵夜看到的柚木妻子的面容。

“讲话方便吗？”

“没有关系。”

柚木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电话是在客厅里，还是已经切换到了书房？

多纪一直没有说话。柚木也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短暂的沉默之后，开口说道：“我下星期过去。”

“真的吗？”

“星期六，下午五点左右到。能见到你吗？”

“肯定会来吧？”

“不会错的……”

“星期六是八号吧。”

多纪看着桌子上的日历，高兴起来。

“是因为工作过来吗？”

“是的。”柚木说道，“十号是你的生日吧？”

“啊……”多纪又一次轻轻地叫了一声。

柚木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呢？多纪也记不清在什么时候说过了，也许是聊到家里情况的时候，无意中告诉他的吧。

“本来就应该和你一起在京都过生日的。”

“您是为此而专程赶过来啊？”

多纪看了看桌前的日历。下下个星期一确实是十号。

“不，是为了我自己。”

“您自己？”

柚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要逃避工作上的烦恼，还是来见多纪以解他的相思之苦？

“但是，星期一就要回去了吧？”

“嗯。”

“那就是能住两个晚上了？”

“是的。”

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可以和柚木一起待三天吗？多纪一想就感到非常兴奋。

“还是星期一就回去比较好吧？”

虽然希望柚木能多待几天，但多纪好像在说别的事情，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完全不一样。

“时间你不用担心！”

“住在什么地方呢？”

“‘石水’那边就可以……”

柚木好像非常喜欢之前的那个夜晚，本来想一个人住的，结果和多纪结合在了一起。小福虽然嘴上什

么都没说，但肯定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所以“石水”对于多纪来说，很不好意思再过去。

“还是住宾馆吧。”

“那你来安排吧。”

“是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吧？”

“双人床的房间……如果没有的话，双人标准间也行。”

多纪停了一小会儿，问道：“要和什么人一起来吗？”

“没有别人。肯定会和你在一起啊。”

“可是……”

“不能一起住也没有关系，暂且先这样安排吧。”

“好吧。到您过来，还有一周的时间？”

“对，还有七天。”

多纪答应着，看了看桌上的日历。

接到武藤的电话，是在三天后的下午。电话一开始是高木靖子接的，然后被转到了经理室。

多纪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

“说是共荣商社的人。”

多纪终于想起来了，是继母森子介绍的，年底给通融借款的那个武藤。

“啊，我想起来了！马上转过来吧！”

多纪没有理由不记得武藤。年底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予多纪很大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整个辻村公司的大恩人。武藤只有三十多岁，却是个非常大方的人，当初他还非常爽朗地说过“不要利息”什么的呢。

借给辻村公司一千万的资金，不仅如此，武藤还和多纪约好，只按银行的利息算，五年内还清。一月底，也就是约定的第一个月，多纪只是把利息存入了他的户头。

武藤会有什么事呢？他虽然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但并没给人什么不好的印象。不过，站在借款人的立场上，多纪多少还是有一点担心。

“很久没有问候您了，真对不起！过年的时候只是拜了个年，没有见上面，本来想之后找个机会的，却一直拖到了现在，实在是抱歉！”

“不，请别这么客气！”

武藤的声音，听上去和以前一样爽朗。

“还是那么忙吧？”

“托您的福，还凑合！那个，利息月底的时候已经给您汇过去了。”

“啊，我听说了。不用这么急的！”

“您借给了我们那么重要的资金，所以我们肯定会按照约定，如期归还的。”

“不用说得这样郑重其事吧！对了，这个星期有空吗？”

“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辻村小姐方便的话，我想请您一起吃晚饭，今天怎么样？”

“呃……”

多纪一时语塞。她身体不太舒服，有些不大想去。

“六点左右怎么样？”

“哦……”

“那么六点左右，可以的话我过去接您，或者我们直接到什么地方见面？”

“由您决定吧。”

“那么，在皇家酒店的咖啡馆，六点，我等您！”

武藤说话比较强势。

多纪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京都的女性，一般都使用婉转的措辞，有很多暧昧的表达方式，但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多纪总是清清楚楚地说是或不是。

可仔细想一想，那只是在面对亲人或是熟人的时候，到关键时刻还是不会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来。特别是到了公司，谈生意的时候，说每一句话都有着事先的考量和打算，没有办法像和关系亲密的人那样交谈。

今天武藤打来的电话，也属于其中的一种。

多纪昨天有些感冒，所以不怎么想去，但她没有拒绝，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虽然对方是借给自己钱的人，但是他有些强人所难，即使拒绝的话，也不会特别失礼。

过个两三天，或是改到下个星期再约，武藤也不会有多生气吧？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到了现在才后悔，已经没用了。

元月六号被关西银行的分行经理所约请的时候也是这样。明知道柚木正在“石水”等候，却拖拖拉拉地一再错过告别的机会。

多纪本来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了，可一不留神，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是生性太懦弱了，还是不善言辞？吉冈在这一点上确实要高明许多。在不伤害对方感情的同时，能很自然地把话题牵入自己的步调。乍一看显得有些笨拙，但最终却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一点，也许还是年龄的原因，或是长期做生意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使然吧。

多纪知道，既然成为了经理，就必须具备这种“狡黠”，但最终还是将之抛在了脑后。

总之，到了现在就不得不去了。

过了五点，多纪便开始准备下班了。

和并不想见的人一起吃饭，多纪总是提不起劲儿来。

以前因为生意的关系被请去吃饭，多纪都能轻松前往，但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是感觉负担很重。现在有空的时候，她多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这些都是因为有了那个人吧。望着已经暗淡下去的天色，多纪呆呆地发着愣。

六点，多纪准时到了宾馆。虽说是受邀的一方，但对方毕竟帮过自己大忙，让他等的话，显得不太合适。多纪直接来到咖啡店，武藤已经等在那里了。桌上的烟灰缸里有两个吸剩下的烟头，依此来看，武藤大概早就来了。

“很久没有问候您了！”

多纪一边脱着大衣一边打招呼。武藤的脸上露出一丝诧异的表情。

“还以为你会穿和服来呢，怎么我给猜错了。”

“不能穿洋装吗？”

“不不，没有的事！”

“年底承蒙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那事就不要再提了！我是把钱贷给了辻村公司，和你个人没什么关系。倒不如我们去吃些什么吧。多纪小姐喜欢什么呢？”

武藤穿着黑红相间的毛衣，配以茶色的仿鹿皮衬衫，随意的感觉当中，透着几分时髦。头发没怎么上油，轻巧地留着三七分。

“今天还是由我来做东吧。”

“那可不行！今天是我请你过来的。天气太冷了，我们去吃河豚吧。虽然之前有位歌舞伎演员因此而死

掉了，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三条的‘清水’你知道吧？”

“只是知道名字。”

“那么就去那里了。”

武藤自作主张地拒绝了女服务员给多纪端来的水，站起了身来。

如果换作柚木的话，至少会让多纪喝上一口再走。武藤的做法，显得有些太不关心别人了。

武藤带多纪去的那家店，位于高濂川沿岸。

店的入口处挂着灯笼，下面写着很小的“清水”两个字。从外面看只是一家门面狭小的店面，但里面很深，穿过细石铺的路，前面又有一扇格子门，房间就在那格子门的前面。

这家店好像是只对熟客营业的高级饭店。可以看出，摆设和餐具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多纪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天还是第一次进来。

“不要肝脏，多放些鱼白。因为我们还不想死。”武藤用他一贯的口吻，对正在端锅过来的女服务员说道，“今天这可是位非常重要的客人！”

“知道了！”

女服务员看了多纪一眼，退了出去。

“喝一杯吧，怎么样？吃河豚还是得喝点酒啊！”

武藤拿起酒壶斟酒。他的手很大，拿着小酒壶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

“武藤先生，工作很忙吧？”

“没有。我只是管管大楼、收收钱而已，就跟收垃圾的差不多。”

“但是您这么年轻，就拥有好几间大楼了，很了不起啊！”

“碰巧顺应了时代潮流，再加上我父亲的余荫而已。我想今后就没法像以前那样顺利地发展了。”

态度虽然谦虚，但武藤的脸上还是洋溢出了年轻人特有的自信。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是不错，但光是维持其规模不减，就可以说他是够出色的了。

“我也曾经在商业公司干过一段时间，但我想，男人还是要创立一番自己的事业。”

“大学是在东京上的吧？”

“光顾玩了，最后总算是毕业了。”

“怎么会呢，现在您可是撑起了这么大规模的家业呢！”

“好了，还是赶紧吃吧！”

首先端上来的是河豚生鱼片，武藤马上开始吃了起来。多纪看到的，是一张尚未品尝过人生挫折而无忧无虑的脸。

“您身体很不错啊，经常做什么运动吗？”

“现在主要是打高尔夫，学生时代常常滑雪。不是自夸，我滑雪的水平可是一流的哟！”

滑雪的水平到底怎么一流，多纪并不了解。

“有一次，我疯狂地在藏王山待了整整一个冬天。多纪小姐怎么样呢？”

“我可一点都不行。”

“最近我总是觉得有些提不起精神来，还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

“哪有，您才三十二岁吧？”

“三十一。多纪小姐是二十八岁吧？”

多纪急忙摇头，和年轻的男性相比，实在是太羞人了。

“我都已经变成一个老太婆了！”

“您经常到祇园町去玩吧？”

多纪主动改变了话题。

“啊，一般吧。”

“但既然您认识我的继母，那应该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过了吧？”

“也不是因为特别想去而去的，只是被父亲随便带了过去。让人家知道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可就不受欢迎了，但父亲还是把我带了过去。”

“但是这样的话，艺伎们不就对您父亲的人品更加放心了嘛！”

“那个时候，我也见到过令尊的。”

“真的吗？”

多纪瞪大了眼睛。武藤如果认识自己的父亲，那可真是奇妙的渊源。

“只是擦肩而过，样子记不清楚了。当时他穿着轻松的和服便装，和我父亲不一样，是位风度很好的先生。”

“别开玩笑！”

“是真的！他非常受欢迎，就连我都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父亲的事情。”

祇园町很小，客人去的店都是固定的，所以如果是同一家店的客人，听说一些事情也是正常的。再加上都是给森子捧场，兴许会碰上。

“说真的，我父亲好像也非常喜欢森子小姐。”

“不会吧……”

“这是男人的直觉。当只有我父亲和森子小姐两个人的时候，我都是要退席的。”

多纪又看了看武藤。这个样子，再增加些年纪，就是武藤的父亲了吧？和自己父亲那瘦削的脸庞相比，他的体格显得非常健壮。

被两个不同的男人所爱，森子最终选择了多纪的父亲。

“算了，父辈们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

多纪也这么想。

“但是，两位父亲喜欢同一个女人，总觉得是件好笑的事情。”

如果真的像武藤所说的那样，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没有多纪父亲的话，森子现在也许已经成为武藤的继母了。

“以此为机缘，今后请你和我交往吧！”

武藤神情认真地低下了头。

“我以前就一直想见你一面。”

“……”

“以前听说过一些，我一直在猜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呢。我甚至想过，没机会的话是不是到你的店里去买把扇子什么的。说起来很奇怪，但追求你是我父亲也有的誓愿。”

“誓愿？”

武藤一点也不难为情地使劲儿点了点头，说道：“你父亲从我父亲身边把森子小姐夺走了，所以这次我必须抢回来。”

武藤刚才还说父辈们和他们没关系，现在却又在逼迫多纪。

“我知道这是很奇怪的理由。但不管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

武藤的眼角有些泛红。

这个人是为了说这些，才把自己叫到这里来的吗？想到这，多纪心里终于明白了。

“再找一家店怎么样？”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武藤说道。

“今天还是到这里吧。”

“我瞎说了一些话，你生气了吧？”

“没有啊。本来还可以再吃点的，但今天我有点感冒，身体不是很舒服。”

“那怎么行！我送你回家吧。”

“请稍等一下。”

多纪假装要去卫生间，站起身来。

她走到服务台：“麻烦你结账。”

老板娘摇了摇头。

“不行啊。每次都是武藤先生结账的。收了您的钱，我们会被骂的。”

“没关系，武藤先生知道的。”

“那位先生不会这么说的。那我去问问吧。”

知道了武藤的真实想法，多纪不想再多欠他什么了。

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武藤走了出来。

“多纪小姐不要介意，这里我常来的。”

说着，武藤向老板娘使了个眼色，让她去准备车子。

“司机马上就来，请先回包间吧。”

老板娘这么说，多纪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可是，请不要那么讨厌我啊。误会了的话就不好了，我借钱给你，并不是有什么目的才这样做的。”

“这我很清楚。”

“再喝一杯吧。”

武藤再次拿起了酒壶，斟满酒，端起酒杯道：“好了，今后请您多多关照！”

武藤喝干了杯中的酒。

“哪里哪里，请多关照！”

必须要拜托对方的，应该是多纪这边。武藤的真实想法姑且不管，借钱的事是不能当作没发生的。

“你真是个固执的人啊！”坐到车上，武藤好像有些惊讶地说道。

“这样看，还是不把钱借给你就好了。”

“怎么会呢！能把钱借给我，真的很感谢！”

“总之，那件事是那件事，请你轻松地和我交往吧！绳手大街上开了一家挺时髦的店，我带你去吧。”

“谢谢！下次再带我去吧。”

作为多纪，现在也只能这么说了。

车子在丸太町大街上向东行驶着。也许是入夜后吹起了寒风，道路两旁写着“酒”字的灯笼凄冷地摇动着。

“还有四天。”多纪偷偷地想起了柚木。今天是星期二，到星期六再睡四晚觉就行了。多纪就像盼望过新年的孩子一样。

“不过，你为什么总是单身呢？”

突然被问起，多纪赶紧把脸从窗户那边转了回来。

“像你这样的美人，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多纪无法回答。没什么目的地度过每一天，一晃就二十八岁了，

这就是她真实的感受。

“这样问有些失礼，你是不是有什么喜欢的人了？”

“没有……”

“那么，喜欢你的人有很多吧？”

“也没有啊。”

“是吗？”

武藤敲了两下自己的头后，说道：“还是再去问问森子小姐吧。”

“最近您见过我继母吗？”

“两三天前，她说就在我家附近，就顺便过来和我聊了一会儿。”

继母有什么事要到武藤那里去呢？在武藤的背后，多纪忽然看到了继母的影子。

“说什么了吗？”

“没什么。只是说，多纪年纪也不小了。虽说没有血缘关系，但毕竟是母亲，也会担心的啊。”

对于森子的担心，多纪很感激。可只是因为那样的心情吗？多纪很自然地想要探寻继母内心深处的想法。

“继母她就为说这些而专门跑到武藤先生您那里去的吗？”

“也不是吧。不过是喝着茶，聊完一些日常的闲话后提到的。惹你生气了吗？”

“没有！”多纪笑了笑，说道，“女人都必须早点嫁出去不可吗？”

“当然不是啦！一个人也没有关系。只是，像多纪小姐这样的美人，一个人生活的话，简直就是一种罪过啊！周围的人都会不安的。”

多纪现在所关心的，倒不是这件事。她很想知道，森子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到武藤那边去的。

“你的继母没有说过想让你早点结婚？”

“没有那么明白地说过，但作为有女儿的母亲，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要是森子真这么说的话，多纪可能不会顺从地接受吧。

“但是，多纪小姐是继承辻村家业的女儿，就是结婚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

“我并不是胡乱推测，我也是长子，我母亲就跟我说了很多烦人的话，很让人困扰。但是，继承房子、家业什么的，跟结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吧。”

武藤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样说的呢？或许森子将自己引见给他就是想撮合他们两个吧。

多纪无法明白继母的真实想法。已经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可是一旦发生问题，彼此的心思还是一点都不了解。

如果是亲生母子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吧.....

虽然知道相互之间必须要坦诚相待，但多纪最终还是把森子推到一边，当作外人来看待了。

车子在永观堂的围墙前右转、上坡。开过与哲学小径并排的水渠，就能看到家的大门了。

多纪在水渠跟前路稍微宽一点的地方下了车。

“今天承蒙您的款待，太感谢了！”

武藤点了点头，指着路前面的方向，问道：“就是那个有灯的地方？”

“是的。”

这是一段平缓的上坡路，五十米左右就走到头了。在尽头的右手边有盏路灯，照亮着大门的木头托架。

“真安静，好地方啊！”

武藤停下脚步，四处打量着。正面，点着大字形篝火的东山山麓就在跟前，左边则可以看到若王子神社的树林。

“再见……”

多纪又一次想要离开的时候，武藤叫住了她。

“多纪小姐，请稍等！”

多纪转过身来。武藤好像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似的，停顿了一会儿，说道：“可以再约你吧？”

“可以……”

“我会打电话的。”

“那再见吧……”

武藤没有说话。多纪不能把没有回答的对方丢下，自己回去。如果可能的话，她想以合适的方式同武藤告别。

“再见吧！”

多纪低头行礼。这时，旁边开来了亮着大灯的汽车，武藤终于像是放弃似的点了点头。

“晚安！”

说着，多纪逃也似的跑向了大门。

辞别武藤后的四天，多纪是看着日历过来的。每过完一天，她就在数字上画个圈把它盖住。多纪知道，当四个数字都消失的时候，就能见到柚木了。

柚木也是以这样的心情，在等待着来京都的日子吗？好像焦急的一方只是自己，对方出乎意料地冷静。

男人如果也和女人一样沉迷于恋爱之中，那就有些可笑了。多纪虽然这样想，但她并不希望对方比自己清醒。只是自己跑在前面的话，那太辛苦了。

平时多纪总是惊讶于日子过得太快，但现在又因为过得太慢而心绪不宁了。还有三天，还有两天，多纪这样数着，感觉一天的时间比平常要长了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见过武藤之后，多纪更想见到柚木了。这样下去，拖拖拉拉地好像根本没办法去想别的事情。多纪有一种不安，柚木如果不早点来的话，自己就要崩溃了。

多纪还没有对森子说起跟武藤会面的事情。森子也许会从武藤那里听说吧，所以她什么也没有说。

多纪有好几次都想要对森子说的，想告诉她，见到武藤了，而且被很热情地邀请了，顺便看看森子的反应。

如果森子真的希望多纪结婚的话，和什么人，以什么样的形式结婚比较好，她又是怎么考虑的呢？虽说隆彦是长子，但实际上多纪才是辻村家的继承人。不破坏这一点而举行结婚仪式，怎么办才好呢？

作为母女，这些事情当然是要商量一下的。女儿都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是对于女儿的婚事却一言不发，哪个母亲会这个样子呢？

就算是相互之间不太好讲话，也不能永远回避下去啊。

现在，关于多纪的婚事，森子如果想要有所行动的话，还是有必要两个人好好谈一谈的。

虽然这样想，但多纪还是没有勇气正式地说出这件事情。她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如果说出来的话，就连她和柚木的事情都会被知道了。

和柚木的事情，多纪还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想把这件事，当作自己一个人的秘密埋藏在心里，当作谁也不能碰的、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

森子怎么行动，武藤想要什么，这都和自己没有关系。不管周围怎么样，多纪都会非常干脆地说一句——“不”！

关于结婚，多纪不想自己提出来，内情姑且不说，也是因为不想惊动表面上非常平静的家。与其开口说那样艰难的事情，不如说多纪想在好不容易保持住的平衡下，再自由地生活一段时间。

⁽¹⁾ 日本舞蹈的一种流派。由初代花柳寿辅始创。

⁽²⁾ 清水陶瓷。日本京都市清水五条坂制作的陶瓷器。从江户后期开始生产中国式样的瓷器，为京都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制品。

⁽³⁾ 日本的节日之一。每年1月15日祝贺男女青年年满二十岁的节日。

⁽⁴⁾ 日本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各县的总称。

第六章

柚木来的那一天，从早晨开始，京都的上空就一直阴云密布。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雨，有的地方甚至会下雪。

多纪站在客厅里，隔着阳台望着那已经枯萎的庭院，考虑着着装的问题。

下雨的话，穿洋装要方便一些，但如果下雪的话，好像穿和服更加合适。没有问过柚木喜欢什么，但多纪觉得，他来京都，应该是想看到她穿和服的样子。

总之，先去公司上班，等回家后再想吧。多纪穿了一身轻便套装，外面加上大衣，出了家门。

星期六公司是半休。最近正在普及周末双休日制度，辻村公司的职员们当中，也有希望星期六能够休息的呼声，但工匠们仍然在工作。他们在工作，批发商也就不能休息了。因此，虽然职员们基本都同意了，但双休日制度还是需要再研究研究。

到了公司，多纪如往常一样，看了看新的订货单和送货发票什么的，又浏览了一下邮件，下午来了两位访客。一位是扇子同行公会的谷川董事长，另一位是高知纸店的老板。

谷川董事长是来商量夏季扇子展示会的报告的，而纸店的老板是从大阪回来，顺路过来看望一下。

多纪在办公室依次会见了这两位客人，但她一直在想着柚木，怎么也镇定不下来。

柚木一到京都，马上就会打电话来的。他说，过了中午就从大学出发，然后乘新干线过来，到京都的话，应该是在四五点钟的样子。

星期六的下午楼下有人值班，如果有电话的话会被转到楼上来。离四点还有段时间，所以柚木现在还到不了，多纪虽然这样想着，但总感觉电话好像马上就要响了。

“应该就是这样，拜托了！”公会的谷川董事长说道。

多纪赶忙说了一句“您辛苦了”，同时低头行了一礼。

见纸店老板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谈日本纸的采购问题时，“今天新干线是准点运行的吧”，多纪突然问了一句无关的话，让对方吃惊不小。

虽然看上去是在听对方讲话，但头脑里什么也没听进去。

四点钟，纸店老板回去了，多纪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柚木总算打来了电话。

“现在刚过静冈。我想到那边大概六点左右吧。你直接到宾馆来吗？”

可能是从新干线列车上打来的电话，柚木的声音里伴有很多杂音，还总是断断续续的。

傍晚的时候，天气如预报的那样，变成了雨夹雪。多纪望着漆黑的庭院，决定还是穿和服过去。

这件和服在二月初的季节穿有些嫌早，但白色的布面上画有墨笔梅花的图案，配上藏青色的腰带，非常漂亮。多纪一直想在柚木来的时候穿上。

“从东京来了一位客人，我出去一下。”穿好衣服，多纪对水池边的安代说道。

“好像要下雪了，太冷了吧！”

安代认为既然是从东京来的客人，那肯定是工作上的客人。

“晚饭我在外面吃，可能会迟些回来。”

多纪一边说一边想，可能还要住在外面的吧。

“车子呢？”

“刚才叫了，应该马上就来了。”

“真漂亮啊！”

“说什么呢！”

发现安代正盯着自己看，多纪慌忙把脸转向了别处。

一直一起生活的安代很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去见柚木的兴奋心情显露出来了？多纪向客厅走去。

“啊，我忘记了，下午有一位武藤先生打来过电话。我回答说您不在家，他说到晚上再打电话过来。怎么办啊？”

“就说我出门了。”

从多纪那有些随意的措辞中，安代察觉到了那个人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对象。正因为长年一起生活，所以安代有这样敏锐的直觉。

“听说，下个星期有品子小姐的三个男朋友要过来。”

“三个？”

“好像是其中一个过生日什么的，如果那样，应该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才对啊！”

多纪苦笑了一下。外面传来了门铃声，车子来了。

“那我走了！”

多纪拿着藏青色的伞打开大门，这时雨夹雪已经变成了大雪。

“啊，好冷啊……”

安代缩着脖子。光线昏暗的若王子的山麓上，覆盖着点点白斑。

“小心点！”

“可能要到很晚，你先休息吧！”

多纪说完便坐进了车里。

宾馆的大厅里，好像刚有婚宴结束，挤满了盛装的男女。虽然是二月的下雪天，但结婚好像和天气没有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多纪一听到结婚、婚宴之类的字眼儿就会被吓了一跳，就像自己在做什么坏事似的。

多纪避开那些喧闹的人群，环视了一下大厅，然后来到了入口处左手边的咖啡吧台。

没有柚木的影子。

说是六点钟，也许电车还是晚点了吧。

多纪坐在咖啡吧台一头的一张两人座的椅子上，要了一杯咖啡。

这里坐着的，好像也是从婚宴出来的人们。虽然不是自己结婚，但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

多纪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地坐着。她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现在只是在等待着柚木的出现。

女服务员端来了咖啡，多纪加了些奶轻轻地搅拌了一下，喝了一口之后，便又开始等待。

麦克风里开始召唤客人们了。周围出席完婚宴准备回去的人们纷纷站了起来。

多纪扫视四周，还是没有柚木的影子。她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继续等在那里。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柚木怎么了呢？打电话的时候，确实说是在静冈。那以后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了，而坐新干线从静冈过来，最多也就两个小时的路程。

是因为下雪而被困住了吧？但来电话的时候，柚木说电车是准点运行的呀。

多纪静静地看着外面。雪好像下得更大了。从侧面刮来的雪打在大厅前面的玻璃上，化成一道道的水，流淌下来。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看着剩在杯子里的咖啡，多纪又想起了柚木。坐在雪天的新干线列车里，柚木现在在想什么呢？

多纪忽然有一种和柚木面对面的错觉。

两个人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就这样面对着面，什么也不说，相互看着对方、想着对方。即使什么也没有说，多纪的心里仍然感到十分满足，现在也和那种情况差不多。虽然柚木不在，但只要想到他正向自己这边赶来，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又过了三十分钟，多纪听到服务员在叫她。

“辻村小姐，辻村小姐”地叫了两遍，多纪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在叫自己的名字。

多纪站起身来，服务员过来指了指大厅的入口方向。

“那边有您的电话。”

多纪点点头，走到电话跟前拿起了听筒，杂音之中传来了柚木的声音。

“现在刚过米原。路上下雪了，电车好像晚点了。”

“能到吧？”

“都已经到这里了，应该没问题。再过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你在等我吧？”

“是啊！”

不管晚几个小时，多纪都会等下去。

“本来想早点联系的，可是电话那里人太多了，怎么也挤不上。反正再过一会儿就到了。”

“没关系，我会一直等的！”

“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那边呢？”

“从傍晚开始下的。”

“是吗？雪天的京都……”

柚木之后好像又说了些什么，但全被淹没在杂音当中了。

挂上电话，宾馆的喧闹声又回到了多纪身边。

入口处，因为下大雪，挤满了等车的人。

多纪再次回到座位，点了一杯新的咖啡。倒不是多么想喝，只是她觉得，有一杯咖啡的话可以坐上一个多小时。

大厅前面的玻璃上，白雪不断在融化，水汨汨地流下来，好像在看剪影一样。多纪的目光又回到咖啡上的时候，从右侧走过来一个男人。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多纪抬头一看，原来是武藤。

“今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了。保姆没有告诉你吗？”

武藤穿着一件象牙色的毛衣，外面是一套条纹西装，右手拿着大衣。

“请原谅！我还没回家呢。有事吗？”

“不要装糊涂啊！上次说过再约你的。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打电话想问问看行不行。”

“对不起！啊，上一次真是太感谢了！”

“那倒不用了。在和谁约会吗？”

“嗯……”多纪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我可以坐一下吗？”武藤很随便地坐了下来，“今天被多纪小姐拒绝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去喝酒。我想先吃些东西，然后在这地下的寿司店碰头。可以的话一起去怎么样？”

“今天有点事……”

“不过，我真想看看，能让多纪小姐等候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武藤向走过来的女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

“森子小姐说了什么没有？”

“我继母？”

“上次见到你之后，我给森子小姐打电话了。我说我非常喜欢你，想请她帮忙让我们进一步交往下去。”

这么重大的事情，却突然地被武藤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如此大胆，和他这个年纪不太相称。

“然后，森子小姐说会支持我的。”

“支持？”

“如果森子小姐不支持的话，那就太困难了！”

武藤很爽朗地笑着。

“今天，要和那个约会的人一起待到很晚吧？”

“是的。”

多纪清楚地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非常意外。

“看来今天怎么也不行了啊，我还是放弃吧。”

武藤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站起身来。

目送武藤的身影消失在大厅后，多纪看了看表，七点二十分。她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外面的雪还在不停地下着。从外面进来的人看上去很冷，都把领子裹得严严实实的。

柚木从新干线上打来电话的时候说再过三十分钟就到，那应该快了。多纪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又望向大厅那边。

现在武藤应该在地下的寿司店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吧。多纪叹了口气，想起了他刚才说过的话。

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森子是很希望自己早点嫁出去的，而那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是武藤。

可是，多纪现在对武藤一点感情也没有，就如同面对一张白纸一样。

与之相比，倒是森子内心的想法让人琢磨不透。当着面什么都不讲，背地里却支持武藤，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地问一问自己，武藤怎么样呢？

想到这些，多纪不免有些郁闷，总感觉在哪个看不见的地方，自己正在被人操纵着。

把这件事忘了吧……

多纪把目光又落在了桌子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和奶油混合在一起，泛起了一条条花纹。

应该到了吧……

老实说，与在一起的时间相比，多纪觉得等待的时候更开心一些。见面之后，随之而来的就只有离别了。由喜到悲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

不管是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多纪都可以等下去。有了明确的约定，等待本身并不痛苦。

这样子又过了几分钟。

忽然，她感到有个人径直向自己走了过来。虽然多纪低垂着眼睛，但还是能觉察到有道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多纪赶紧抬起头，只见柚木正从大厅前面朝自己走来。他和往常一样，身穿炭灰色的大衣，立着衣领，手里拎着一只旅行包。

多纪站起身来，向着柚木的方向迈出了脚步。

“一直在等吧？对不起！”

柚木想立刻就去抱住多纪的肩头。

“刚才到的，我赶紧就打出租车过来了。给我预订的，就是这家宾馆吧？”

多纪望着柚木的胸膛点了点头。

“先去房间吧。”

柚木折回了总服务台。

这是一个双人房间，窗户边有隔扇挡着。带路的服务员离开之后，两人便来到窗边挨在一起。

“还好吧？”

“嗯。”

柚木伸出胳膊，把多纪的头拥入了自己的胸膛。

等待的思绪，一下子涌入到多纪的心里，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她喜极而泣。

“冷吗？”

多纪没有回答，在柚木的臂弯里摇了摇头。

这个男人为了自己冒雪赶来，多纪摸了摸他那冰凉的脸颊，无比高兴。

被柚木搂着，被他吻着双唇，多纪现在真实地感觉到了柚木的拥抱。那有力的胳膊，那温柔的嘴唇，正是一个月前所感觉到和记住的。

柚木就这样把她带到了床上。

多纪已经没有了第一次时的那种害怕和犹豫，她可以把自己完全交给柚木，温柔地顺从了。有了一次允许的记忆，多纪可以安下心来。

腰带被解开、衣服被脱掉的时候，多纪又有些害羞，但那只是一瞬间的想法，随之而来的就又是被爱抚的感觉了。

感觉到衣服和头发散乱开来，同时乳房被柚木揉着、吸吮着，多纪很快就迷乱了起来。虽然在抵抗，但同时也也在盼望着那种崩溃的感觉。

很久之前，多纪曾经在若王子的森林里见到过鬼火。那是一种错觉，还是沉睡于山麓的那些明治时期仁人志士们的亡灵呢？多纪此刻的胆怯，和看到鬼火时的感觉相似。

心里害怕，腿却动不了。虽然害怕，但还是想看看那恐怖的真相。

“不能和这个人有更深的交往。”

在已经狂热的头脑中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喊声。再进一步就要坠入地狱了。

可是，想着要逃，腿却僵硬得动不了。尽管知道要跑就要趁现在，可身体根本不听指挥。知道如果重复和上次相同的事情就会越陷越深，但此刻的多纪已经完全堕落了。

那堕落的感觉中，甚至潜藏着愉快。继母、安代、吉冈、嵯峨野的叔叔……背叛所有的人，坠入恶魔的深渊，这在让多纪胆怯的同时，也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很特别的欣喜。

“算了吧！”多纪又一次告诉自己。她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不想考虑其他的東西，只想专心于现在的一瞬间。为了把现在的记忆牢牢地留在身体里面，多纪忘掉一切，把柚木迎接进来。

从睡梦中醒来会有些凄寂，但在爱抚中醒来，则感觉懒洋洋的而且非常满足。

结束之后，此前的犹豫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充满着幸福的感觉。

接受之前那一瞬间感到的犯罪的意识和坠入地狱的胆怯，在爱和信赖当中褪去了颜色。只有松弛下来的安心之感，充满了身体的各个角落。

多纪慢慢地仰起了脸，在床头那淡淡的灯光中看着柚木。

是睡着了，还是睁着眼睛呢？从下面只能看到柚木那棱角分明的下巴。

欢爱之后，多纪赤着身子把脸放在柚木的胸口上，轻松地睡着了。大概有十分钟吧，或许是两三分钟的时间，她已经回想不起来了。

多纪像第一次见到柚木似的看着他的脸。

多纪觉得，与其说是这个人，倒不如说是这具身体曾经紧紧抱着自己。柚木也许会离开的，他和眼前这具身体的温存将成为永远的记忆。

看到柚木的下巴挡住灯光形成了阴影，多纪偷偷地把左手放在了柚木的胸膛上。

尖尖的喉结下面有一个浅浅的小坑，那里左右都连接着骨头。骨头很突出，在中间的位置有一根筋与脖子相连。这就是男人的胸部吗？多纪忍不住诱惑，偷偷地摸了摸那根骨头。

“怎么了？”

头顶上突然传来了柚木的声音。多纪以为他睡着了，看来好像是错觉。

多纪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摸摸而已。

“知道那根骨头叫什么吗？”

“骨头的名字吗？”

多纪吃惊地看着自己手指所放的位置。

“它叫Clavicle。”

“Clavicle？”

“是拉丁语。日语里叫锁骨。”

多纪在灯影里轻轻地点了点头，这个名字她听说过。

“人类的骨骼当中，只有这根是弯曲成S形的。你从肩头开始摸摸看。”

多纪稍微看了看，然后顺着骨头，从肩头到胸部移动着手指。

“是弯的吧？”

“嗯。”

摸着那根骨头，多纪感觉好像是初次摸到了男人的身体，看到了男人的结实与可靠。

“人类的身体当中，这根骨头最性感。”

“啊？”

“你不觉得它性感吗？”

“那个……”

“不是我的，是你的。”

柚木说着，抱住了赤裸的多纪。

“这里。”

多纪赶忙想把胸部挡住，但柚木并不在意，把手指放在了她的锁骨上。

“细细的，稍微有些弯曲。”

确实，多纪曾在镜子里看过自己的锁骨。拨开衣领的时候，或是穿胸部开口较大的连衣裙的时候，这根骨头便会显露出来。正如柚木所说，多纪感觉那确实轻轻地弯成了S形。

“这根骨头与脖子有筋肉相连，扭头看旁边的时候就会显出来。”

这个多纪也记得。脖子很细、瘠瘦的女人，那筋肉就会非常显眼。

“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吧。这里有一个小坑吧。”

说着，柚木的手指摸到了多纪一侧锁骨的中部。骨头的上方有一个指尖可以轻轻放进去的小坑。

“洗澡的时候，这里能存住水的，据说就是好女人。”

多纪赶紧用手指试了试。

“你的肯定能存住水！”

“没有啊。”

“不会错的！”

柚木看上去很有自信。他是看到过，还是凭直觉猜的呢？

“下次洗澡的时候看看吧。”

“您的呢？”

“男人怎么都好。”

“你真坏！”

也许是从赤裸裸的谈话中感觉到了爱意，柚木再次抱住了多纪。

他将自己的锁骨紧紧地贴得多纪的胸部上，并吻住了她的双唇。这次不像刚才那么用力，而是非常地温柔。

终于柚木缓缓地放松了力道，离开了多纪的嘴唇。

“你不后悔吗？”

“不。”

“那就好了。”

柚木放开了手，他好像有些累了。枕边台灯上那圆形的盖子，在天花板上投下了一大片阴影。

“几点了？”

看了看床头的时钟，已经九点了。到达宾馆之后，两个人什么都没做，只顾做爱了。

见了面，没顾上说话就开始做爱，这让多纪多少感觉有些羞涩。虽说是很久没有相会了，但好像过于急切了。这样的渴望，简直就像年轻男女一样。

“安分一点哦！”

说着，多纪下床捡起了散落在周围的衣服。“落花狼藉”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从衣服到腰带、袜子，全都散乱在那里。

多纪拿着衣物进了卫生间。上次是日式房间，没有门锁，而这次是西式房间，门上有锁，可以锁上躲在里面了。

卫生间里只剩一个人，多纪终于又找回了自我。

出门时梳好的头发，已经全都乱了，怎么整理也无法恢复原状了，这样子回去的话，肯定会被安代知道的。

多纪知道的美容院都只营业到五点，根本赶不上了。过了八点钟，街上好像都没有开门的地方了。

多纪稍微冲了一下，穿上贴身的长衬衣后，把头发向后梳了过去。在家简单整理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个发型。只是，这样的话，特意穿上的和服就显不出漂亮来了。

衣服也好，头发也好，多纪本来是想让柚木看到自己最好看的一面。可是，真是遗憾啊。

柚木知道女人的这种心思吗？不，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一见面就索要男女之事吧。

不过，这当然不是柚木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不愿意被弄乱的话，全力抵抗就可以了，但多纪还是简简单单就应允了。主动要求的一方确实是柚木，可自己也有着渴望。男女之间经常说只是一方的责任，这也许是没有道理的。

多纪放弃了头发的事情，开始洗脸。左侧的脸颊有些刺痛，仔细一看，稍微有些发红。被抱着的时候，好像被柚木脸上的胡须扎到了。

多纪穿好衣服回到房间，柚木已经起床坐到窗边的椅子上了。

“洗澡吗？”

“一会儿再洗。”

柚木打好领带，穿上了西装。多纪赶紧把凌乱的床收拾了一下。

“你看，多漂亮的景色啊！”

柚木看着窗外。刚进房间时挡在窗户上的隔扇被拉开了，外面夜色下的鸭川[\(U\)](#)向远方延伸。

“雪停了啊！”

“京都的雪果然美丽！”

夜色当中，鸭川左右两边的堤岸、右手边的小桥，一直到远处的塔顶，都被雪所覆盖，呈现出白茫茫的一片。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柚木说着，看向了多纪。

“肚子饿了吧？”

“有一点。”

“那我们下去吃点东西吧。”

柚木离开窗边，手里拿上了钥匙。

下了电梯，宾馆的餐厅就在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了右手边一个靠窗的位置上。

餐厅在地下，背靠鸭川堤岸，可以看到从石墙流下来的小瀑布，很有意思。

“是家相当不错的店啊！”

柚木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了菜单。

“有什么稍微清淡一些的东西吗？”

“有杂烩粥。”服务员答道。

“西餐厅里有杂烩粥，还真有些奇怪。那我就要这个了。你呢？”

“我也一样。”

“那来两份。再要点熏鲑鱼和白兰地。”

服务员记在纸上后离开了。

“很久没有这样在一起了。”

“是啊。”

见面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却还是第一次相互看着对方的脸，这对多纪来说有些奇怪。

“离上一次有一个月了吧？”

“不是。是三十二天。”

“是吗？”

柚木轻轻地笑了笑，脸上还是一如往常般那么温柔，但多纪觉得今天柚木看上去好像老了一些。

这时候服务员把白兰地端了过来。喝上一口喉咙就觉得烧得慌，但这灼热的液体却让人感受到重逢的喜悦。

柚木就在眼前这没有错。多纪高兴地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杂烩粥上来了。

“很丰盛的杂烩粥啊！”

正如柚木所说，里面放有牡蛎、竹笋和鸡蛋，足够填饱肚子的了。也许是因为之前喝了白兰地，多纪吃到一半就放下了筷子。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粮食很少，我们把米撒在水里，熬稀汤喝，就靠这些可怜的东西为生，所以听到杂烩什么的，并不觉得那是穷人吃的东西。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事吧。”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多纪还没有出生。等她记事的时候，已经是经济高速发展期了，所以并不知道那种贫穷。

“这样一说，就感到年龄的差别了。”

柚木浅浅地笑了一下。

确实，柚木和多纪相差十五岁之多。多纪一岁的时候，柚木已经是十六岁的少年了，这样一想，还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在这一个月当中，多纪并没有感觉到年龄上的差异。也可以说多纪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地在思念着柚木。

“到了后天，和你的差距就会缩小一岁了。”

“但是，四个月以后就又恢复原状了。”

后天多纪就二十九岁了，四个月以后的六月份柚木就四十四岁了。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但是，四十三和二十八的差别很大，而五十五和四十的话，就没那么严重了。”柚木把杂烩粥的盖子盖上，说道。

“我四十的时候吗？”

多纪能够想象得到五十五岁的柚木，但无法想象自己四十岁时的样子。

“还有十一年。”

柚木好像很期待到那个年龄。

“在那之前我就已经死了。”

“可是，女性都很长寿哦！”

会死，那只是多纪随口一说罢了。可是，大家终归都会上年纪的。

“算了，人老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多纪点点头，猜想着柚木妻子的年龄。

也许是守灵时穿着丧服显得有些憔悴吧，柚木的妻子看上去年纪挺大的，大概有四十岁左右吧，至少也超过三十五了。总之比自己要大上将近十岁，多纪感觉稍微放心了一些。

“话题从杂烩跑到奇怪的事情上去了。”

柚木喝了一口冰水后站了起来。

“到对面的酒吧再去喝点什么吧？”

酒吧里光线昏暗，自己的发型也不是很惹眼，多纪这样想，便同意了。

酒吧正对着小瀑布的水流，有一个柜台，里面上一层台阶的地方是包厢。

两人并肩坐在柜台中部的空位处。

“我要白兰地，你呢？”

多纪稍微考虑了一下，说道：“这次要度数低一点的吧。”

“那就要加苏打水的金巴利酒吧。”

柚木随口决定了下来，用打火机点上了香烟。

从柜台的正面，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石墙，水从那里流出落到下边的水面上。

“把鸭川的水给引过来了吧。”

多纪不知道，石墙的后面确实就是鸭川的堤岸。

“又下起小雪了。”

抬头看去，流水的石墙上方正飘舞着雪花。

“到了明天早上，也许雪就能积下来了。”

“明天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你呢？”

“我休息。”

装着白兰地的酒杯和装着红色的加了苏打水的金巴利酒的酒杯轻轻地碰在了一起。

“后天是你的生日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吗？”

柚木看着落在水面上的雪花，没有说话。在沉默中，多纪感觉到了柚木的温柔。他能想到这一点，多纪非常高兴。

“上次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柚木点了点头。往常都是这样，他好像不太想说关于工作上的事情，即使说也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这让多纪有些无奈。

“上次听川岛医生说好像要被起诉了，那时候就不能来京都了吧？”

“没有那回事。”

柚木否定着，也是不想让多纪觉得有什么负担。

“您这次出来是怎么跟家里说的？”

“就说去一趟京都。”

“没说因为什么事吗？”

柚木喝了一口白兰地，没有回答多纪的问题。此前，新年的时候，还有现在，柚木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事情，就一个人跑到京都来了。对于这种行为，他的妻子会怎么想呢？

多纪又一次感到，自己好像对柚木家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在守灵期间她确实见过柚木的妻子，也看到过他儿子的遗像，但实际上他和妻子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只从守灵期间的情况来判断，多纪并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发生了争吵。一些关键的问题，她都不了解。

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她也想问问，柚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柚木的妻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柚木又准备把自己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多纪非常想知道。可她感觉自己没有什么理由去问这些事情。

多纪从一开始就知道柚木已经有妻子了，是自己明明知道还要陷进去的，这不是柚木的责任。

与此相比，多纪最想问的倒是，柚木现在到底有多爱自己。如果这样有些可笑的话，只要问问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有多大必要，也就够了。

从柚木的态度来看，在东京感到劳累的时候，就会到京都来，好像京都能够治愈他在东京的疲劳。如果说他一想要休息的时候，就会需要自己，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那些事情，多纪想清晰地从柚木的口中听到。她虽然认为柚木是爱着自己的，但还是想多听到一些确切的甜言蜜语。

想一想的话，这种问题，应该在变成现在的关系之前就要确认好的。一般情况下，都是确认了相爱之后，才会变成这种亲密的关系。

从这一点来说，他俩的结合好像是有些唐突了。如年轻人一般，两个人都过于急切了。

对于这种事情，多纪虽然有些害羞，但并不后悔。现在想想的话，也许是有些唐突，但当时的情不自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个时候，多纪确实在寻求着什么。隆彦案子的发生、吉冈的病倒，紧接着新的生意又失败。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正在惶恐不安的时候，柚木出现了。

那当然不是柚木一手策划，或是他趁机接近多纪的。回头想想，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那时候没有柚木，多纪肯定会更加无助。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柚木这个她所爱的人的出现，她才得以成功地应付了筹款的难题和那一帮性格怪僻的工匠。

也可以说，是因为涌起了生活下去的希望，所以才没有泄气和消沉。

尽管如此，要问柚木关于他家庭的事情，应该从哪里切入才好呢？多纪并不觉得，沉默寡言的柚木会自己说出这些事情。

柚木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人看到他家庭当中的阴影，就算他的妻子生病了，他也肯定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找个时机随便问问看吧。这样想着，多纪说起了别的事情。

“吉冈好像还是得了癌症。”

“这件事我从川岛那里听说了一点。”

“做了手术，才知道当初得的是癌症，有这样的事吗？”

“胃部的话一般不会这样，但有时候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确实也得了胃溃疡。”

“川岛医生说，切除是基本上都切除了……”

“即使在肉眼看到的范围内切除了，也不是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还是要使用化疗法什么的，不久大概就没事了吧。”

“不久？”

“癌症的话，如果三年没事，基本上就可以放心了。”

会不会复发，好像连柚木和川岛这样的医生都不敢断言。

“那就暂时再治一治吧。希望能治好啊。”

“大概过两三个月，就可以做些事务性的工作了。”

虽然吉冈不能出去做些外勤事务会让多纪辛苦许多，但只要他能来公司，多纪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川岛医生非常直爽，是个好人。”

“他还说了什么吗？”

“我还听说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

“嗨！”柚木看了看多纪，又叫了一杯白兰地。

多纪感觉有些醉了。也许是爱抚之后的倦怠使酒精的作用发挥得更快了吧。

“我只问一件事情可以吗？”等新的一杯白兰地被端到柚木面前之后，多纪说道。

柚木看着前方点了点头。多纪顿了一下，然后也看着对面的窗户，说道：“已经去世的洋一郎君，不是您的儿子吧……”

“……”

柚木一时没有回答。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

“我有点想知道。”

“这也是川岛说的吧？”

多纪对着窗户的方向点了点头。

柚木慢慢地喝了一口白兰地后说道：“不是亲生的儿子，但和亲生儿子一样。”

“.....”

“这也不会改变什么吧。”

多纪一边点头，一边考虑着柚木会说些什么。

那个男孩子不是柚木的亲生儿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柚木的妻子带过来的孩子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虽然很想知道，但多纪还是忍住了没有一口气问出来。

“我只是看到了照片，觉得还挺像的。”

“也许是长年住在一起，就变得有些相像了吧。”

柚木端着酒杯，轻轻地笑了一下。

“觉得很奇怪吧。”

“哦.....”

多纪不置可否地回应了一下。别人是不是奇怪，这不是可以说出来的东西。

柚木又喝了一口白兰地，那是一种好像要把自己灌醉似的粗鲁的喝法。

“我和我老婆是学生时代结的婚。”

“您夫人也是医生吗？”

“不是，实际上她为大学的生协工作。”

“生协？”

“就是生活合作协会。学习用品、食品什么的卖得很便宜的那种合作社，为学生而开办的。”

“那个人，为什么.....”

“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很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她和我的一个学长I有了关系，还怀了孩子。我觉得他们是相爱的，但最后I选择了逃避。”

“太过分了！”

“那时候我也这么想。最初只是出于同情，聊了很多。”

“爱上她了吧？”

“我很担心她，所以.....”

多纪点了点头。一个青年同情一个有了身孕又被抛弃的女孩，不能怪他。之后那种同情转变为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个孩子是……”

“是的。”

柚木看着酒杯点了点头。

多纪看着夜色中的窗户，想起了守灵之夜看到的那个青年的照片。四十三岁的柚木有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她现在总算知道了原因。

“您只有那一个孩子吗？”

“不，还有一个女儿。”

“她呢？”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她现在去美国了。”

是不是守灵的时候没有回来呢？多纪没有印象。

多纪拿起空掉的杯子，又叫了一杯酒。听着柚木的话，她的心情亢奋了起来。

“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柚木端着酒杯，自嘲似的说着。

年轻的时候，出于一种正义感，爱上了一个怀有别人孩子的女人，这不能责怪柚木。结果姑且不说，那个时候非常重视对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后悔了吧？”

“不，没有。好好教育他的话，那孩子也不会出那种事……”

“已经去世的洋一郎君吗？”

“是啊……”

“对不起！”

提到这件事，多纪只有道歉。

“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在他变成那个样子之前，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好好开导开导他呢？”

“您知道孩子参加学生运动的原因？”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我感觉，那孩子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以后，想法就有些改变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也许是明白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了吧。”

“可是，这件事和学生运动没什么……”

“是没什么直接的联系。参加那样的运动，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不能弹性地思考问题，再加上自身性格的懦弱吧。但那孩子形成那么懦弱的性格，还是父母的责任……”

柚木这样一说，多纪也不好说什么了，她同样有个这样的弟弟隆彦，不能再对别人作什么评论。

“在你面前这么说有些可笑，是那孩子过于善良了，结果就无法控制自己了。”

确实，在隆彦身上也有这种倾向。小时候，他是个一听到悲伤的故事就会流泪的孩子。他会做出那种杀伐之事，多纪到现在都不能相信。

“您很爱洋一郎君吧？”

“从他小时候起就一直爱着他。”

柚木像在追忆过去似的望着窗外。夹在并非自己亲生的儿子和生他的妻子之间，柚木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多纪试着想了一下，但根本无法想象。

“因为男人不会肚子痛，所以如果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会相信这是真的。”

现在，多纪觉得自己已经知道柚木到底想说什么了。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他还是把已经死去的那个青年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在深深地爱着，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再问一件事情可以吗？”

多纪好像有些醉了。这种醉意，让她大胆了许多。

“您一个人过的新年，夫人不会说什么吗？”

“不会的……”

柚木安静地摇了摇头。暗淡的灯光中，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疲倦。

“也许是想太多了，不过现在来看，守灵那天我如果没去就好了。”

“哪有的事！”

“那个时候，您一直在袒护我。我怀疑是不是因为那件事使您和夫人之间产生了什么隔阂呢……”

“没有那回事。我们之间早就……”

柚木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可能是感觉再说下去的话就太孩子气了吧。他又喝了一口白兰地，把话咽了回去。

多纪想起了独自在东京家中的柚木的妻子。

对于丈夫去京都这件事，她是怎么想的呢？又没有什么事，可每个月都要往京都跑，对于这样的丈夫，她会不会已经开始怀疑了呢？那个满腹疑虑的妻子，会怎么对待柚木呢？

“夫人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吧？”

“知道的话……就算知道也没事。”

多纪看了看柚木。柚木并未在意，仍在望着那飘着雪花的夜空。

“你不用担心什么。”

“可是……”

“那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不用你担心。”

看到柚木如此大胆，多纪感到有些害怕。柚木是那么冷静执着，他的心里似乎藏着一种决心。

“我和我老婆的事，你是从川岛那里听说的吧？”

“上次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

“那家伙也许是在担心我们吧？”

“他不知道我俩的事吧？”

“他只知道我喜欢你……”

“仅此而已？”

“他是个直觉很敏锐的男人，也许已经知道我俩的关系了吧。不过他是自己人。”

“自己人……”

“从我结婚时的内情，一直到现在的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也很反对我此前的婚事。”

和怀有别人孩子的女人结婚，周围的人肯定都会反对的。尽管这样，还是走到了结婚这一步，从这一点来说，柚木是个内心热情的人。

“这次也会去见川岛医生吧？”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见他。”

“好不容易来一趟……”

“见面的话，他肯定会问起你。”

“川岛医生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辻村家的小姐啊！”

“不，不是这个，是我弟弟把洋一郎君……”

“那件事我不说他也知道。他曾经也组织过学生运动呢。”

多纪感觉脸上有火在烧。以前以为对方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只是作为吉冈公司的人去打打招呼。谁知川岛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多纪的家人当中有一个搞武斗的男人。

“不过，他不是到处乱说的男人。”

“这我知道。”

多纪觉得有些羞愧。虽说这些事情和吉冈的病没有关系，但既然对方都知道了，见面的时候还是应该采用其他的措辞比较好。

“明天和川岛一起吃饭吧？”

“我就不去了吧。”

“没关系的。明天是星期天，川岛应该也有空。”

“可是，晚饭我想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就和川岛中午吃吧，中午的话没有关系吧。”

好不容易才见到面，多纪不希望有别人介入。不过柚木既然这样说了，她也不好再拒绝。三个人见了面，和柚木的事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川岛应该不会对别人说吧。

夜深了，酒吧里喧闹起来。多纪他们来的时候还空着一半的柜台，现在已经坐满了，后面高一层台阶的包厢也都挤满了人。

多纪已经在喝第三杯加苏打水的金巴利了。虽然金巴利酒精度数比较低，但因为之前还喝了些白兰地，所以量已经不少了。

“光讲些无聊的事情了！”柚木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道。

柚木已经喝了四五杯了。也许是作为外科医生，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喝习惯了，但脸上还是显出了一丝倦意。

柚木在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就赶下午的新干线过来了，还因为下雪而在路上耽误了很久，现在又喝了这么多酒，说不累是不可能的。

“回去吧。”

柚木点了点头。夜色中的窗外还和刚才一样，雪花轻轻飞舞着，飘落而下。

“累了吧？”

“没有……”

柚木说着看了看多纪。

“今晚可以住在这边吧？”

“……”

“就住在这边吧！”

刹那间，柚木的声音好像变年轻了。

“可是……”

多纪之前从来没有在外面夜宿过。即使因为工作上的接待而晚回去，过了十一点也肯定要给安代打个电话。

安代就像是自己的母亲，不给她打电话的话就会一直不睡。今晚已经说过让她先睡了，应该没有关系，但尽管如此也还是不能住在外边。

“不行吗？”

暗淡的灯光中，柚木的表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撒娇的孩子。

“你只要静静地在我身旁睡着就可以了。”

多纪当然也想这样。她以前就想象过，安安稳稳地在柚木旁边睡上一晚。

“家里人那边不好办吧？”

当然有这个原因，但也不全是。现在还好，明天早晨醒来，光天化日之下走出宾馆，太难堪了，而且发型乱糟糟的也让人害臊。

“今天先忍耐一下吧！”

“有人会说你吗？”

“不是……”

即使一整晚住在外边，也不会有人当面指责多纪。也许安代会用稍微严厉一点的口吻问一句“昨晚去哪里了”，但只要回答“在朋友家”就行了。森子就是不信也不会多问什么的。多纪是个独立的女人，她们之间通常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实和柚木住在一起，目前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因此多纪没有马上说出什么理由。

但是，无论如何今晚多纪并不想住在这里。尽管安代和森子她们谁也不会说什么，可多纪还是讨厌被她们抓住自己的小辫子。多纪不想让她们很奇怪地推测，是不是有了什么喜欢的人。

“除了京都，下次您去其他地方的时候，我陪您去。”

“去旅行就可以住在外面了吧？”

多纪明确地点了点头。如果是到京都以外的什么地方去的话，就可以放心地住下了。在这里，总能感觉到森子她们的眼睛，根本不能安心。

“那四月份去津和野⁽²⁾吧。”

“津和野吗？”

“从四月十号起三天的时间，在广岛有个学术会议。我本来就打算结束之后到津和野去看看呢。你去过吗？”

“没有。”

多纪听说过，津和野被称为西部的小京都，也很想去看看。她在旅行杂志上看到过津和野的介绍。

“到时候你会去吧？”

“我很高兴能和您……”

“那今天就算了吧。”

柚木稍微笑了笑，站了起来。

两人乘电梯回到房间。已经十一点了，多纪拿上了大衣。

“晚安！”

柚木在房门口又轻轻地吻了吻她。

多纪在宾馆前打了一辆车，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本来还在担心安代会不会没有睡在等她，到家一看，只有大门和客厅的灯还亮着，一片寂静。

多纪出门时说过，可能要晚一些回来，让她们先睡，所以她们肯定是先睡着了。

这样，凌乱的头发就不会被看到了，多纪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当她经过客厅的时候，忽然注意到被炉上放着一张留言条。

多纪随手拿起来，上面是安代的笔迹。

“傍晚，有一个人打来电话，好像是隆彦少爷。我马上问了问，对方什么也没说就挂掉了。”

字条上只有这些。

多纪看完，向周围扫视了一圈。挂着窗帘的阳台对面是一个餐具柜，旁边放着电话桌和一部按键式电话机。

傍晚的时候，也许从那个电话里传出了隆彦的声音。多纪又一次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突然跑进了自己的屋子。

关上门平静下来之后，多纪又看起了那张字条。

“好像是隆彦少爷……”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方打来电话，没有报名字吗？安代光凭声音就判断出那是隆彦了吗？不管怎样，既然安代认为是隆彦的话，应该不会错。

多纪愣愣地考虑着，脱下了外套。

从宾馆回来的时候，雪基本上已经停了，但从披肩到袖子，还是都打湿了。多纪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想着字条的事情。

如果是隆彦打来的电话，是不是他到附近有什么事呢？或者只是想起来了，就打过来问候一下呢？一听到是安代的声音就挂断了，那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打来电话的呢？

与隆彦最后一次的联系是在去年初夏。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我很好，请放心”，然后就从大阪消失了。之后也许是因为被警察追捕吧，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他现在在哪里呢？隆彦突然打来电话着实让多纪吃惊不小。多纪真想马上把安代叫起来问个清楚。可是，安代已经睡着了，叫醒她不太好。而且，这么晚才回来，多纪也自觉理亏。

明天早点起床吧。

多纪躺在床上想着心事，与柚木相会的晚上，隆彦打来了电话，这实在是有些讽刺。

第二天早晨多纪醒来的时候，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院子里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枯萎的草坪自不必说，雪见灯笼、石制的洗手盆等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只有雪面上那明亮的朝阳正在闪耀着光芒。

多纪起床后马上来到了客厅。

多纪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裙，头发向后拢着，来到客厅的时候，安代正在厨房准备早饭。

“早上好！”

多纪跟她打招呼。安代回过头来，吃了一惊。

“好大的雪啊！”

“是啊……”

安代仔细地打量着多纪，那眼神好像是在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

“字条我看到了，是个什么样的电话？”

为了摆脱安代的视线，多纪问起了电话的事。

“非常奇怪。对方问‘是辻村家吧’，我就回答‘是的’，然后他又问‘多纪小姐在吗’，我说‘她出门了’，结果对方就挂断了。”

“那你怎么知道是隆彦？”

“直觉。好像是从吵闹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听得不是很清楚，但与少爷的声音极为相似，而且他还直接问‘是辻村家吧’。”

“你问他是哪位了吗？”

“我问了好几遍，可对方什么也没说，然后就挂了……”

“除此以外呢？”

“只有这些。不过，那肯定是少爷！”

安代称呼隆彦为少爷。

“电话打来的时候，是几点钟？”

“在您刚出门不久，大概六点半左右。”

那个时候，多纪正在宾馆的大厅里等着柚木。

“真是隆彦吗？”

“肯定不会错的！我感觉他还故意地想改变自己的声音。”

“安代你接的电话，有什么事的话他应该也会说的啊！”

“但是，他一定是想听听小姐您的声音吧。”

安代这样一说，多纪很难过。她对于昨晚去见柚木的事感到非常惭愧。

“之后他没有再打过来吗？”

“我等到了十一点半，可是……”

多纪回来是在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差一点就和安代碰到面了。

“昨天晚上，由于所接待的客人非常高兴，所以就陪着到处应酬，可把我累坏了！”

多纪看着窗户那边，撒了个谎。

“少爷也许还在京都吧。”安代嘟囔了一句。

森子咳嗽了一下，走进了客厅。

安代急忙闭上了嘴，好像在说，这事以后再说吧，便到水池子那边去了。

隆彦来电话的事情，安代似乎还没有告诉森子。既然是母亲，那应该没有必要隐瞒，也许是安代不想告诉她吧。

“起床后看到这么大的雪，我真是吃了一惊！”森子很高兴地说道。

也许是年轻的时候在祇园町养成的习惯吧，森子不管晚上睡多晚都会很早起来。现在上了些年纪，就起得更早了。今天她也已经整理好头发，脸上也都干净利索了。

多纪打了个招呼后，便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关于隆彦的事情，多纪还想再和安代聊一会儿，但他打来电话时的大体情况，基本已经知道了，而且，安代所说的，归根到底还都是推测。

多纪回到房间，打扫完卫生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积雪在朝阳的照射下开始融化，阳台的玻璃和屋檐都被水浸湿了。

多纪来到餐厅，吃了些烤面包和咖啡。

品子过来的时候，多纪已经吃完了。若王子的家里，四个人随心所欲地自己起床、自己吃饭。

“姐姐好像有些变了。”

品子伸了个懒腰，坐在桌旁看着多纪的脸。

“哪里变了？”

“我也说不清楚，但最近变得特别漂亮。”

“别开玩笑啦！”

“我说的是真的！对吧，安代？”

好像被品子的话提醒了似的，连安代也看了看多纪。

品子是察觉到什么了，还是只是随口说说？不过，多纪自己也觉得最近好像是有些改变。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也说不清楚，只是上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肌肤越来越滋润了。

二十八年来，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恋爱了吧。接受了柚木的爱情，不再去想那些陈旧的东西，皮肤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姐姐，明天是你的生日吧？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到了这个年纪，过生日已经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了。有祝福就足够了。”

“姐姐什么都有了，这可真让我为难啊！”

“虽然早了一天，不过作为庆祝，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到外面去吃饭吧？”森子说道。

一家人来给自己庆祝生日的感觉确实难得，但现在柚木来了，多纪反而犹豫了起来。

推掉了这些提议，多纪赶在中午之前从若王子的家里走了出来。已经约好中午和柚木在宾馆见面了。

到达宾馆的时候，柚木已经坐在大厅前面的咖啡吧，在和川岛一起喝茶了。

多纪赶紧调整了一下姿态，然后和川岛打招呼。

“三个人终于凑到一起了！”川岛抬头看了看多纪，用和以往一样爽朗的腔调说道。

从这种直爽的态度来看，他好像已经知道两个人的事情了，所以非常平静。

“他说去吃天龙寺的烫豆腐，怎么样？”柚木问多纪。

“那儿有镶着玻璃的房间，所以在那里一边看着院子里的雪，一边吃烫豆腐，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多纪当然没有异议。三个人便出了大厅，打了一辆车。多纪和川岛分别坐在柚木两边。

“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雪，果然漂亮啊！”

看着窗外，柚木低声自语。路上的雪基本上都化了，只有路的两边和树丛周围还有些残雪。

比叡山还是白茫茫的一片，反射着太阳的光辉。

“已经决定下周起给吉冈先生实施化疗了。”车子出了丸太町大街的时候，川岛说道。

“真是太感谢了！”

“不会花很长时间的，他本人的身体状况也很好。”

听说吉冈得的是癌症之后，多纪就没有再去过医院。因为见到他便会因想起这事而难过，所以就有意识地避开了。

“不过他非常担心你啊！我说让他好好休息，他却说‘我得赶紧出院去见小姐’，一点都安定不下来。”

“真不好意思！”

吉冈一直在担心自己，这让多纪很是感动，但现在他应该更加担心他自己啊！即便病着也忘不了工作，也许这就是吉冈的老脑筋吧。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车子到了天龙寺。虽然正是午饭的时间，但川岛已经事先预约好了，所以订到了能够看见院子的窗边的座位。

好像要下雨的样子，但时不时也会有阳光洒下来，那一瞬间，白雪覆盖下的院子会变得非常明亮。松树、细竹的影子投射在雪面上，偶尔还有雪花从枝叶上飘落而下。

冬日的庭院，只有影子在晃动，没有一丝声响。

第一道菜是芝麻豆腐，接着是酱烤串豆腐、山药、天妇罗⁽³⁾和烫豆腐。因为是午餐，所以菜式是固定的。

柚木和川岛喝的是啤酒。多纪也抿了一小口，担心会在白天喝醉，所以没有再多喝。

“怎么样，柚木干脆也搬到这边来住吧？”

“到京都？”

“不过，东都大学教授的头衔，可不多见哦！”川岛苦笑着说道。

东都大学在日本是屈指可数的大学。舍弃那里教授的职位而搬过来，大概是不可能的吧。川岛一开始就知道没有道理，才会这么说的。

“总之，春假和寒假的时候，过来稍微放松一下，还是挺好的。”

“是啊……”

柚木点点头，没有开玩笑，完全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阳光暗淡了下去，雪面的白色浮现了上来。也许还要下雪。午餐结束，作为甜品，服务员端上了冬天非常少见的草莓。

吃完之后，三个人站起身来。

“天气好的话，从岚山⁽⁴⁾到化野⁽⁵⁾一带去转转才好呢！”

道路两侧还有尚未融化的残雪，天空中的云层也很厚。这种天气，确实没有办法去散步游玩。

和三个人来的时候相反，多纪坐在了出租车最里面，然后是柚木和川岛。

“接下来干什么呢？上街的话还早，不如回宾馆再喝点吧？”柚木这样说道。

川岛叼着香烟摇了摇头。

“不了，我先告辞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今天我想回家放松放松。”

“那晚上怎么样？让你请客太不好了。”

“这个没关系的！今天是星期天，好点的地方都休息了。”

说完，川岛又问道：“明天就回去了吧？”

“我想下午回去。”

“去见村木吗？”

“明天的教授会上应该能见到。”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可能是同班同学村木的事情。

嵯峨野周围积了很厚的雪，但街上的基本上都化完了。

柚木说先送川岛，但由于不同路，所以柚木和多纪两个人在四条河原町大街的拐弯处先下了车。

“承蒙款待，多谢！”

“下次什么时候来啊？”

“我想四月份樱花开之前来一次。”

“下次星期六来吧，星期六的话店都开着呢。”

川岛又笑着对多纪说：“你就在京都，什么时候都见得到。”

和川岛分开以后，二人朝着八坂神社的方向走去。

“那家伙嫉妒我们了。”

“所以才回去的吗？”

“可能吧……”

柚木苦笑了一下。

男人之间的友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吗？另外，关于自己和柚木的事情，川岛到底知道多少呢？多纪很关心，却没有勇气去问。

“我想送你一件生日礼物。”

“那事就不要操心了！您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但是，好不容易赶过来的，怎么也要……”

“那就带我去宾馆吧！”

多纪直接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柚木有些不太相信地看着多纪。

“我说了什么让人害臊的话了吗？”

多纪虽然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害羞，但话已出口，她并不想再改正。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看着车来车往的大街。

“那没问题。但好不容易过次生日，还是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东西吧。”

“我什么都不要。”

“皮包也好，大衣也好，哪怕就一件，总有想要的吧？”

“我讨厌能留到以后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留下来的话我会难过……”

这并不是在撒谎。多纪总是在告诉自己，不管怎样都是要和柚木分开的。接受对方赠送的礼物，会很难，因为那只会让自己更加难以割舍这份感情。

“不理解啊！”

“不理解也好！”

多纪感觉自己有些急不可待了。

“我们回去吧！”

柚木好像很无奈似的，向附近的出租车扬了扬手。

坐在开往宾馆的车上，多纪终于放下心来。

不知道为什么，三个人一起看雪中的庭院、吃午饭的时候，多纪总感觉不能平静。虽然有时候也很高兴，但心底里却一直盼望着只有两个人的时刻。

竟然说了那样的话……

多纪感觉自己变得淫荡了。换作以前，是不会说出“要去宾馆”的。就算那样想，嘴里也绝不会说出来。多纪没有想到，那样的话竟然脱口而出。与其说是拒绝礼物的借口，不如说是渴望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刻。

“下车吧！”

到了宾馆，柚木催促着多纪。是她自己说想去的，可现在又拘束了起来。

“到休息室喝杯咖啡吧？”

“你想喝吗？”

“不。”

“那去房间吧！”

柚木在前台拿了钥匙，向电梯走去。

二楼的宴会厅好像有一个女性们的集会，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女人。柚木和多纪穿过人群，在六楼下
了电梯。房间已经打扫过了，昨天凌乱的床铺也被整理一新。

“累了吧？”

说着，柚木便抱住了多纪。

下午暗淡的阳光透过挡在窗户上的隔扇漏了进来。在那淡淡的光亮中，多纪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从早晨开始，多纪就一直在渴求这种被柚木抱着的安心的感觉。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多纪靠在柚木的怀里这样想。

昨晚一见面就马上抱在了一起，今天从上午起就又想着和柚木做爱了。

而且，今天是多纪自己主动提出的。

对于之前那个讨厌男人的多纪来说，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简直就像疯了一样。虽然害羞，却无法控制自己。心里想着不能这样，但另外一个多纪开始行动了起来。

从昨晚到今天，多纪想的只有柚木，脑子里面也全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情形。只要柚木在，这种状态好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幸好，昨天和今天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但这样子下去，就无法离开柚木了，可怎么办啊！

多纪为自己的迅速改变而感到吃惊。以前看到过朋友槇子热恋时的样子，感到很奇怪。怎么能够那么痴迷呢？当时的她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多纪和槇子是一样的状态。不对，也许比槇子燃烧得还要厉害。这种改变不是在头脑中，而是从身体深处涌动而出的，这让多纪有些害怕。不合逻辑地单方面旺盛燃烧是可怕的。

多纪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身体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能量。尽管难以置信，但还是被一点一点地引导着。

那火焰燃烧的速度之快和蔓延的范围之广，在多纪以前的人生当中是没有过的。

虽然有些害怕，但终于还是又一次进入到了那梦幻中的世界。

多纪从遥远的世界回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消失，盖在窗户上的隔扇仅剩下一片白色。

多纪望着那白色的空间，忽然想起了隆彦。

也许在自己外出期间，他会打来电话吧。

出门的时候，多纪已经嘱咐过安代，再有电话就告诉对方，自己今晚一定会回来。

问问家里吧……

多纪的头脑终于回归了正常，现实世界在头脑中渐渐恢复。

穿上衣服，多纪拿起了枕边的电话拨出去。

“喂？”

电话里传出了安代的声音。

“有电话吗？”

“还没有。现在在哪呢？”

“还在外面。好了，我晚上会再打电话回去。”

“今天也会很晚回来吗？”

“不会那么晚的。”

怕被追问出来什么似的，多纪慌忙挂上了电话。

“你很忙啊！”

躺在旁边的柚木轻轻地坐了起来。

“不是，只是问问有没有电话而已。”

多纪没有说是在等隆彦的电话。

“去吃饭吧。”

柚木从床上下来，站在了窗边。连续两天，在欢爱之后一起吃晚饭。

三十分钟后，两个人来到了宾馆地下的寿司店。

离中午吃完饭，也就是过了四五个小时，但多纪的食欲却是相当地好。从镶着玻璃的水槽中捞出活的虾和鲍鱼，放在铁板上烤着。

“真好吃啊！”

“是啊！”

多纪也有同感。

多纪这阵子都没什么食欲，但今天却特别能吃。也许是因为和柚木在一起吧。虽然为做爱之后的旺盛食欲而感到害羞，但她还是又点了一些。

吃完饭，已经是傍晚七点钟了。

“今天可以在这边住了吧？”柚木忽然说道。

“今天？”

“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啊！”

“可是……”

多纪当然想住在这边。

可是安代和森子她们还在家里。昨天回去得很晚，今天再住在外面的话，她们会怎么说呢？而且隆彦也许会打电话过来。今天的确不是个好日子。

“是介意家里人会说什么吗？”

“没有……”

“你已经二十九了吧，而且还是拥有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不要这么叫我！”

被柚木称为经理，这让多纪感到难过。其他人姑且不说，至少在柚木面前她只想做个平凡的女人。

“我很害怕！”

“真搞不懂啊！”

柚木歪着头。

多纪现在确实非常害怕。再深入下去会怎么样呢？这个样子，一刻也离不开柚木了该怎么办呢？他真的不知道女人动情时的害怕吗？

多纪正拼命地刹着感情的车。

“我们先出去吧。”

柚木站起来结了账。

出了寿司店，两个人来到了昨晚的酒吧门口。

“喝一杯吧。”

虽说要回去，但就这样走了，多纪也是恋恋不舍。

时间还早，酒吧里面很空。和昨晚一样，两个人坐在了能看见流水的柜台边。

“想喝点什么？”酒吧的侍者认出他们是昨晚来过的客人，很愉快地问道。

“我要兑水的威士忌，你呢？”

“我也一样。”

多纪现在非常想喝醉，想以此来忘掉家里和隆彦的事情。

“京都真好啊！”柚木喝了一口兑水的威士忌，说道。

“真的这么想吗？”

“没必要撒谎啊！”

“我很高兴！”

多纪只求一醉似的喝着。不过三十分钟，水面倒映的灯光在她眼里就开始摇动了起来。

“明天还是要回去吧？”

“……”

柚木那看着酒杯的脸上显出了一丝困惑。多纪突然想要为难一下他。

“不能再多住一天吗？”

“明天下午有一个教授会议。”

“但是，您不是喜欢京都吗？”

多纪知道自己所说的话非常任性，但那丝醉意让她平添了几分勇气。

“不要回去了！”

“我马上就又来了。”

“不好！留下来嘛！”

柚木非常为难地叹了口气，然后默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

“到三月底，大学会放假。”

“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也许三月份就见不到面了。”

“为什么？”

“我可能要结婚了。”

“结婚？”

多纪点点头，愣愣地想起了武藤。

虽然和武藤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展，但不这样说的话，多纪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对于拒绝女人的愿望而回去的男人，给予这样的刺激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这样的事情吗……”柚木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望着水面那摇曳的灯光，小声问道。

这个男人很惊讶，也很痛苦。看到这里，多纪暗自有了一些快感。

“这件事，真的已经决定了吗？”

“也不能永远一个人生活啊！”

不知从何时起，多纪已经沉醉于自己的谎言当中了。

“您反对我的婚事吗？”

多纪把酒杯规规矩矩地摆在了杯垫上。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怎么样都行。我倒是想问问您的意见。”

“那当然……”

柚木说到这里又止住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反对的。只是，以他现在的立场这样说的话，也许有些鲁莽了。

可是多纪却想让柚木把反对的话清清楚楚地说出来，这样她就可以答应说自己不结婚了。

其实，多纪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本意，只是为了动摇柚木明天就回去的决心。如果柚木动摇了，哪怕只有一点点考虑到她，多纪也就满足了。

“当然，如果你能这样和我在一起，那最好了。”

“那我就不结婚了！”

“可是，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既然您这样说了，我就按您的意思办。”

柚木好像还要说些什么，却没有开口，而是喝了一口兑水的威士忌。

“不过，您明天还是要回去的吧？”

“要回去，三月底我再过来。”

“但是，四月十号的时候还要去广岛吧？”

“我想那时候带你去津和野。”

“三月来了，四月又来，太辛苦了。我还是一直等到四月份吧。”

“京都很近的。如果坐八点半的‘光之号’新干线，十一点半就能到了。”

“不要太勉强了！我可以等的。”

刚才还在让柚木烦恼，现在多纪又怜恤起他来。

夜深了，酒吧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客人。

多纪的脑子里，慢慢地又想起了家里的事情。

那之后隆彦打来电话了吗？安代和森子是怎么办的呢？如果不回去在这里过夜的话，她们会说什么吗？昨天晚上多纪就考虑了很多次，到现在还是下不了决心。

“是明天十点的新干线吧？”

“我想在一点前回到东京。”

“明天我送不了您了。”

“是吗……”

柚木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点了点头。

多纪并不是要一下子冷却下来。去送的话，留下来的人会感到孤独。因为无法摆脱只剩一个人的那种空虚，所以才不想去送的。多纪强忍住没有这样说出来，晃了一下酒杯。

“那样的话，今天晚上在一起吧！”

“……”

多纪还是无法回答。

多纪没有作答，等柚木站起身之后，跟在了后面。

在酒吧出口结了账，柚木径直走向电梯，然后直接上六楼。多纪也默不作声地跟着。

说要回去，却又进了房间，这有些奇怪。是多纪想要忘却那些烦恼的事情吧。

进入房间之后，柚木很自然地抱住了多纪。

“就在这里住吧！”

多纪什么也没说，接受了柚木的双唇。

把脸贴在柚木的胸膛上，多纪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与头脑相比，多纪的身体更倾向于留下来。脑子里在考虑着回去的事情，身体却要留在柚木身旁。

“好吗？”

头发再一次凌乱，腰带也松了下来。

多纪心如止水，说道：“就这样好好睡一觉吧。”

柚木没有作声，好像是接受了多纪的请求，静静地松开了领带，脱下了西装。

多纪高兴地接过来，挂在了衣架上。柚木换上睡衣，多纪也解下了腰带。

隆彦、安代，全都被抛在脑后了。

多纪现在只是盼望，这一夜能在柚木身旁安安静静地度过。

不知过了多久，多纪醒了过来，房间已经回归到异常的安静当中。双人间的另一张床就空在那里，只有窗边的白色隔扇静静地浮现出来。

旁边，柚木正熟睡着，身子微微侧向多纪这边。从酒吧回来之后，就这样被他抱着一起睡着了。

几点了呢？多纪看了一眼枕边的闹钟，已经一点了。睡前偶尔还能听到车子的声音，现在外面已经悄无声息了。

和柚木离开地下的酒吧，是在将近十二点的时候。这样算来，两个人一起睡了有一个小时。

与柚木相拥而眠，多纪一时间还是有些惊讶。

以前也曾被柚木这样抱着，但从来没有这样毫无知觉地睡着过。即使被抱着，也没有勇气在他的怀里睡着。

什么时候变得毫不介意了呢？好像自己已经开始习惯男人了。多纪觉得这样的变化实在是不可思议。

曾经觉得很遥远、难以接近的男人，原来一点都不可怕。让男人躺在身边，自己还能这么放心，这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那么多的女人，或悲或喜于与男人的爱恋，多纪现在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她知道，自己以前总是提防、回避男人，这是错误的。

多纪又一次看了看身边的柚木。他仍然在呼呼睡着。

醒着的时候，柚木有时会显出忧郁的神情，但现在完全是一副平静的模样。

头发轻轻地垂在额前，鬓角上的几根白发很是显眼，不过那是一张天真无邪的睡颜。多纪无法想象，这个人就是大学的教授，还经常会做些大型手术什么的。

多纪悄悄地用手摸了摸柚木的脸颊。他的脸忽然动了一下，但马上就又睡着了。

这次，多纪稍微大胆了一些，轻轻地捏了捏他的鼻尖。鼾声停止了，多纪赶忙松开手，把脸转向了旁边。

多纪忽然觉得自己非常可笑。虽然年龄已经长大了，但心理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那张睡颜怎么看也看不够。那安详的神情柔软着多纪的心。

多纪就这样子躺在柚木的旁边。

已经两点多了。非走不可了，可多纪一点都不想动。

像这样，只有两个人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想着想着，多纪眼中的泪水汨汨而出。

倒也不是因为悲伤，只是自然而然地流出了眼泪。

“我爱你！”多纪小声说着，然后悄悄地吻了一下柚木的嘴唇。

多纪没有吵醒柚木，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她回头看了看，低声说了一句“晚安”，便走出了房间。

① 日本向南流经京都市的河。为京都的象征。以出町为界，上游称贺茂川，下游称鸭川。

② 位于日本岛根县西部。至今仍保留着古城风貌。森鸥外的旧居地。有马利亚教堂、河中鲤鱼、青野山等许多旅游景点。

③ 油炸食品，主要指把鱼虾、蔬菜等裹上一层用冷水调匀的鸡蛋面粉糊，油炸而成的一种日本菜肴。

④ 位于日本京都市西部，濒临保津川，海拔382米，以樱花和红叶闻名。

⑤ 位于日本京都嵯峨小仓山麓。

第七章

三月份奈良的汲水节刚结束，春天立刻就降临到了京都的大街上。汲水节结束后，接下来还有十三岁的孩子去参拜岚山法轮寺的空藏菩萨，嵯峨释迦堂要举行火把节，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是祭奠利休的日子。至此，京城三月就结束了。

利休的忌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吉冈出院了。这天是星期六。算起来，从十二月中旬到现在，吉冈差不多住了三个月的医院。

吉冈出院的前一天，多纪去看望他。他看上去稍微胖了一些，气色也很好，很精神。

吉冈是个老实人。他低着头歉疚地对多纪说：

“这么长时间，一直让你担心。医生说从四月开始，要活动的话每天可以活动半天时间。所以我想请求医生让我出院。”

“不要这么着急。要好好静养。”多纪劝他说。

也许是吉冈休息的时间太久了，他有些不乐意似的，说：

“我已经不需要再这样住下去了。”

说实话，吉冈刚倒下时，多纪曾担心今后的情况。但过了年后，公司的运转基本顺利，二三月份夏扇的订货情况还可以。看样子照此下去，挂历的损失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太大的伤害。

当然，这背后与武藤的融资也是分不开的。

武藤后来还打来过两次电话。但每次他打电话来时，多纪都因为有事而没能和武藤说上话。

“看样子多纪小姐很忙啊。那我回头再打电话来吧。”

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吧，武藤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淡然地挂断电话。这反而让多纪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她又不想主动去见武藤。

不知为什么，多纪打从认识了柚木，对其他男人几乎毫不在意。

多纪对异性的心思都集中到了柚木身上，使其他男人没有了插足的余地。

奇怪.....

多纪确实感觉自己近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要说是一个月，自己好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自己变化之明显，甚至使她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时刻发生变化。

那之后，柚木也频繁地给她打电话。多时每天都打电话来，少时也隔两天必打一次电话。柚木通常是夜里过了十一点后打电话到家里来。因为过了十一点，森子和安代都回各自的房间去了。这时，多纪就把

电话切换到自己的房间里。

“喂，我是多纪。”

每次多纪拿起电话都会先说这么一句话。夜晚很少有人打电话来。所以，这个时候的电话，十有八九是柚木打来的。

电话那头的柚木像是害羞，又像是有些难为情地说：“啊，这个……”

“你现在在哪里呀？”

这也是多纪的一句口头禅。

柚木有时说“是从学校打的电话”，有时说“从家里打的电话”。当柚木说“从学校打的电话”时，多纪心里就觉得踏实。她对柚木说：“还没回家呀。还是快回家休息吧。”

多纪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却希望柚木就那样一直留在学校里。

当她听到柚木说是从家里打的电话时，心里就立刻感到不安起来。

有一次，多纪问柚木说：“你太太会不会听见你打电话呀？”结果，柚木有些生气地说：“你不用操心这事儿！”

多纪有许多担心的事情。不知道柚木的书房是不是离客厅比较远。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把电话切换到书房里呢？万一自己和柚木的谈话被他妻子听见了，那柚木的情况就会更加糟糕，那样一来，两人的关系就保持不下去了。

虽然多纪觉得既然柚木打电话来，那就没必要担心被他妻子知道，但她心里仍然不踏实。

不过，眼下的多纪倒是从这样的提心吊胆的偷情电话里感受到了人生的乐趣。

三月中旬的一天，多纪第一次主动往柚木家里打了电话。

当时，多纪被一个压花工匠盛气凌人地发了一通牢骚，心情很坏。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工匠越来越难使唤了。但唯有这个工作离不开工匠。对方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对她发牢骚的。而且，对方很傲慢，觉得多纪是个女老板，不把她放在眼里。

多纪和对方谈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一个劲儿地安慰对方。渐渐地多纪委屈起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辛苦。现在，柚木是多纪唯一能够自由倾诉心情的人。多纪几乎每天都要向柚木倾诉自己的心情。因此，柚木对多纪的厂子里的情况就渐渐熟悉起来了。

这天，多纪一直在等柚木的电话。十点多时，她想柚木也许不打来了。于是就往学校打了个电话。

她请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柚木的房间，但始终没人接听。听着电话里单调的嘟嘟声，多纪格外恨起柚木来。

无论对方打来多少电话，如果关键时刻想说的话说不成，那电话打得再多也没意义。现在自己心情不好，想和他说话，而他却不接。

是不是自己的心情让他无法理解呢？

多纪在纸上的同一个地方反复地写“柚木”两个字，然后又在上面画了许多×，并且嘴里不停骂着：“浑蛋！浑蛋！”

多纪越是无法和柚木说话，就越是想和他说话。此时，哪怕是柚木的一句安慰的话，就会让多纪的情绪稳定下来。相应地就会有明天工作的勇气。

总之，多纪想听到柚木的声音。

柚木曾告诉多纪，他不在学校时可以往他家里打电话。

多纪问他：“万一你太太出来接电话怎么办？”

柚木说：“让她叫我一声就行了。”

不知道柚木说这话是因为胆大，还是因为镇静。总之，多纪不想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可唯独这天，多纪实在想听到柚木的声音。想叫柚木安慰她一下，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也好。

时间过了十一点。多纪下决心拿起了电话听筒。号码还没拨完，她又把电话听筒放了下来。

多纪担心柚木的妻子会接电话，还担心柚木已经睡下了。

想到这些，多纪想放弃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拿起了电话。这次她一口气拨完了电话号码。

多纪心想，要是响三次铃声那边没人接，就挂断电话。深更半夜，电话铃响三次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吧。

一声，两声。多纪把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屏息数着里边的铃声。铃声刚响过第三次，突然传来对方“喂喂！”的声音。

是柚木的声音。

多纪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这一声，像是惊喜，又像是叹息。

柚木问多纪说：“出什么事了吗？”

“不……”

多纪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调整了一下握电话听筒的姿势。

这是多纪第一次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她不知道万一柚木的妻子出来接电话，自己该怎么说。是说“打错了”呢，还是挂断电话呢？脑子里还没考虑好，她就开始拨电话了。

“现在和你说话方便吗？”

“当然。”

不知是因为柚木的书房是封闭的，还是因为他妻子不在家。柚木说话的口气和在学校打电话时没什么不同。

开始时多纪还担心柚木的妻子会听见他们说话，可说着说着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和往常一样，两人交谈的内容，从公司到京都，漫无边际。

即便如此，想起柚木的妻子在家，说了十来分钟后，多纪就把电话挂断了。但从那以后，多纪开始时不时地往柚木家里打电话了。

当然，仅限于往大学打电话柚木不在时。

多纪想，也许这个时候柚木会接电话，但又觉得也不能排除柚木的妻子接电话的可能。想到这里，多纪决定不给柚木打电话了。

转念一想，多纪觉得即使自己不打电话过去，也许柚木会打电话的。

通常这样再等一会儿，柚木的电话就会打过来。但也并非总是这样。

今晚非常想和柚木说话。心想，哪怕只是一句“喂喂！”也行。但柚木就是不打电话来。

虽然多纪觉得因为没事先和柚木约好，所以他不打电话过来也没办法。可等着等着，她又觉得好像真的约好了似的。

慢慢地，多纪生起对方的气来。

过了十二点后，多纪对自己说“他不会打电话来了”。于是她只好作罢，上床睡觉。

这样的事情后来又有过两次。三月中下旬的一天，快半夜二点时，柚木给多纪打电话来了。

半夜里电话机响了起来，这是很少有的。因此，多纪吓了一跳，慌忙拿起了电话听筒。

“发生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月底去你那里可能有些……”

柚木话说到这里停住了。

“是不是来不了啦？”

近来，仅凭柚木说话的语气，多纪就知道他要说的意思。

“我工作上时间安排得太紧，实在无法去你那里。”

从柚木说话的声音看，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多纪本来就有一种预感。一月来，二月来，明摆着三月再来有困难。即便是能来，肯定是很勉强。

柚木来了，自己当然高兴。但如果来了觉得很痛苦，那也可以不来。无论自己多么想见柚木，多纪也不想给对方增加负担。

“忽然有件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抽不出时间去你那里了……”

“你不必在意我。反正你四月份要来的嘛。”

“下月十日我去广岛。到时候……”

“那时樱花也开了。我等着你。”

如果柚木不能来是由于家庭的原因，那么多纪会感到很痛苦。但如果说是因为工作，多纪是可以理解的。虽说因为工作不能来见她不是什么好事，但她是想得开的。

虽然柚木在电话里告诉多纪说，期盼已久的幽会泡汤了，但多纪觉得能听到柚木的声音，心里就有一种暂时的满足感。

和柚木通电话的感觉，一时间像波涛一样冲击着多纪的身体。

因为在电话里听到了柚木的声音，那天晚上多纪睡得很好。可一觉醒来，幽会前漫长的等待而产生的寂寞感再次占据了多纪的整个大脑。

如果两人都住在京都，即便有工作，也可以多见上几次面。

多纪仿佛现在才感觉到东京是那样遥远。因为有电话这样方便的通信工具，所以和柚木通电话时，一时觉得彼此离得很近。可实际上两人之间的距离丝毫没有缩短。

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离自己那么远的人呢？

每当多纪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很悲伤。偌大的京都也有许多男人，可为什么自己偏偏爱上了柚木这样的男人呢？

早点意识到两人离得太远就好了……

想着想着，多纪觉得这一切都是柚木的错。她忘记了是自己爱上了柚木，反倒怨恨起柚木来，觉得是他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从前见到男人不太动心的女人，如今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男人。如果不是柚木温柔的爱抚，不是柚木教给她那么多花样，多纪也不至于会这样。多纪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比男人的规规矩矩更胜一筹的女人的。

虽说爱是男女彼此之间的问题，但点火，并让火越烧越旺的是男人。虽说双方都有责任，但让女人发狂的是男人。这是多纪心里挥之不去的切身感受。他让自己发狂到这种程度，却打个电话，说不来就不来了。这未免也太卑怯了。

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品子又开始来公司打工了。说是从三月初到四月十日，学校要放差不多一个月的假。

平时就很悠闲，还要放春假。这让人感到大学里的学生好像一年到头都在玩一样。

当然，要让品子说，大学也有大学的难处。尤其是今年，品子面临大学毕业，说是必须写毕业论文，没太有机会玩。

多纪对品子说：“那就放松一些，享受一下大学的最后一个春假吧。”

而品子却说：“正因为是最后一个春假，才来打工的呀。”

看样子，品子是打算春假时攒些钱，以便夏天去国外旅游。

从森子那里也可以要到一部分钱，但品子想尽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挣钱。这也许正是品子的性格吧。

“姐姐这里虽然工钱不太高，但工作比较轻松，挺好的。”

这些话通常在别人是很难说出口的，而品子却不经意地就说了出来。

给品子的工钱是参照一般的打工工资标准，按小时计算，一小时四百日元。她的工作是进行简单的发票整理、帮忙做产品的包装。工资也不算低，但近来也许有些地方给打工的学生开出的工资要高一些。

“请你原谅。给你开的工资标准大体就是这样。”

“不不，没关系的。工作比较容易做，我挺满意的。”

品子放寒假时曾在这里打过工，已经基本掌握了工作的要领，而且和工厂里的员工也很熟。

可是，当听品子说还想来打工时，多纪还是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三月份，因为产品销售不景气，厂子里的活儿并没有忙到需要找人打工，没人来打工也没关系。品子倒是有点不请自来的感觉。

这话，虽然多纪没有明说，但品子也基本上能感觉出来。她一本正经地对多纪说：

“比起坐办公室，我更喜欢跑动。所以打包啦，发货啦，我什么都可以做……”

总之，厂子里添品子一个人打工问题不大。虽然生产不太景气，但工厂基本上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

多纪从品子那里听到奇怪的消息，是在四月一日的愚人节这天。

这天，工厂工作结束后，多纪正准备收拾一下回家。这时只听品子说：“姐姐，我能进来吗？”说着，品子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经理办公室。

“没关系。进来吧。”

“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想和姐姐说说话……”

“来，坐下。”

在工厂里，品子很少主动和多纪搭话。因为地方狭窄，两人偶尔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微笑一下，或交换一下眼神，几乎没有停下来交谈过。

虽说两人是姐妹关系，但在工厂里，一个是经理，一个是临时工。因此，两人过于亲密，就显得不太对劲儿了。

这方面，双方都很注意分寸。如果确实有话要说，可以回到家再说。所以，用不着特意在很显眼的工厂里说。

而品子今天却很少有地主动来到了经理办公室。

“姐姐，回去时，途中往其他地方去吗？”

“不，今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是吗？那姐今天能陪我一下吗？”

“可以是可以……”

“那我先到楼下等姐姐。”

不知道品子今天哪儿来的好心情。总之，多纪已经很久没有和品子两个人上街了。细想起来，这好像是第一次。

多纪整理完桌子上的文件，然后穿上了外褂。

“我先走了。让您受累了。”

多纪向留下来工作的员工打了个招呼，然后朝门口走去。走出工厂的大门，看到品子在工厂旁边的商店门口和小田说话。

多纪每天早晨都是乘小田的车去工厂。但回去时，只要没有事，她就不坐车。

看到多纪，小田先是脸一红，接着给多纪鞠了个躬。

多纪朝小田说了声“你辛苦了”。

听到多纪的声音，品子朝小田扬了扬手说：“那，回见！”说罢朝多纪跑了过来。品子对多纪说：

“他说如果你愿意，他可以用车把你送回去。”

“又不是工作，这不太好啊。”

“我觉得这没什么。”

“不说这个了。你想去哪里呀？”

“姐姐，你请我吃饭好不好？”

“没问题呀……”

“那我想吃‘键善’的葛粉羹。”

两人在五条街上了出租车。

到了四月，白天的确变长了。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可天还很亮。感觉空气里充满了春天融融的暖意。远处可以看到朦朦胧胧的比叡山的山脊。

坐进出租车后，品子问多纪：

“姐姐，你吃葛粉羹吗？好久没吃了吧？”

“说哪里话。前不久还吃了呢。”

“陪你去的那个人是东京来的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品子看着车窗外吐了下舌头。

多纪想，品子没有直接接过柚木打来的电话，怎么会知道柚木是东京人呢？是不是因为多纪去旅店，有时打电话时间太长而被她看出了破绽呢？但是，尽管如此，品子是不可能直接知道自己和柚木的事情的。

难道品子是从安代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品子这样想，也许安代和森子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自己和柚木的关系。

“姐姐，你不高兴了？”

多纪朝品子微微笑了笑说：

“没有。”

不能被比自己年轻的妹妹牵着鼻子走。

车在四条街的南侧停了下来。马路斜对面有一堵红墙，墙上写着“一力”。时间是傍晚六点多，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行人。

“键善”的一楼摆放着茶食、羊羹等。座位在二楼。两人从狭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在靠里边的座位上面对面坐了下来。

品子对服务员说：

“来两份葛粉羹。”

说罢，品子把身子探到桌前上对多纪说：

“说实话，我特讨厌和姐姐一起走路。大家都盯着姐姐看，真让人受不了。”

“哪有这事儿啊……”

品子用眼神指了指坐在斜对面的男子说：

“可是，坐在对面的人在一个劲儿看姐姐呢。”

男子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像是个工薪人员。从多纪和品子一进来，他的确一直在看多纪。

“他看他的。别管他。”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涂成黑色的多层葛粉羹。

品子立刻打开盒盖说：“我吃了！”

葛粉羹的第一层是黑色的蜂蜜，下面是漂着葛粉的冰水。

品子告诉多纪说：

“这东西虽然很甜，但它是蜂蜜，吃了不会太发胖的。”

品子嚼着葛粉羹又对多纪说：

“真好吃。我说，姐姐，你觉得小田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姐姐知道吗？”

品子抬起头，面带惊讶地说：

“说实话，小田很喜欢姐姐的。”

“喜欢我？”

“姐姐没注意到吗？”

“怎么可能呢。真可笑。”

“为什么？”

“可是，他是金泽的小田先生托付过来的，而且还比我小了五岁呢。”

“虽说比姐姐小，但他喜欢你也没什么奇怪的。”

“别再说这些可笑的事儿了。”

“可是，姐姐，你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你吗？”

“我当然不知道。都是你在瞎想。”

“不是我瞎想。是真的。”

说罢，品子放下了筷子。多纪看着表情有些郁闷的品子，便问她：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不喜欢小田吗？”

“我哪有这事儿啊。”

“可是——”

“我只是发现他喜欢姐姐，所以才告诉姐姐的。姐姐倒扯到我身上来了。真是的。”

说着，品子用力盖上了葛粉羹的盒子。

从店里出来时，多纪想起了品子和小田在一起说话的情景。看到多纪走过来，小田一下子脸红起来，而品子说：“那，回见！”

细想起来，多纪曾多次看见品子和小田在一起。小田每天来接多纪时，也经常在门口和品子说话。

说不定品子是因为喜欢小田才来工厂打工的。

多纪对品子说：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必在意我怎么想。”

“不是我在意姐姐怎么想，我只是告诉姐姐一声。”

要强的品子就是不说喜欢小田。

可是，假如真的只是告诉多纪关于小田的事儿，话说得不至于这么热心吧？虽然品子嘴上说不在意，但她说话的语气里还是透出她在意多纪的想法。

多纪对品子说：

“说实话，我对小田没有丝毫的想法。即使像你说的那样，小田对我有好感，那也仅此而已。”

“姐姐的话是真的吗？”

“这事儿没必要撒谎。”

多纪丝毫没有破坏品子恋爱的念头。被品子这么一说，多纪倒也发现品子和小田年龄相当。如果彼此有意的话，也许两个人结婚挺好的。

“可是小田喜欢的是姐姐你呀。”

“这都是你瞎想出来的。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他，就要勇敢地冲上去。”

多纪忽然觉得品子很可爱。心里爱着一个男人，并为此而苦恼。那副认真劲儿，显得既年轻又可爱。

“我有其他喜欢的人了。”

“我说嘛……我早就觉得姐姐心里有了男人。只是没有问过姐姐，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反正不是小田。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是东京的吧？”

“……”

“妈妈说，姐姐喜欢的是一个叫武藤的人，可我一开始就觉得不是。”

“妈妈跟你说这话了？”

“上次我问妈妈。妈妈说，可能姐姐迟早要和他结婚的……”

“这怎么可能呢？”

也许和一个只见过两三次面的男人结婚。这话说得也太随便了。虽说是自己的妈妈，但说话这么随便，多纪还是觉得不舒服。

“我和武藤只是工作上的交往啊。”

“那，和东京的那个男人呢？”

“这个……反正我和小田是没有关系的。”

“那，姐姐能不能支持我和小田交往呢？”

“那当然。”

“太好啦！”

虽然开始时说话绕着弯，但品子毕竟年轻，最终还是说了实话。

两人结完账来到外边时，春天的傍晚已经暗下来了。四条街的拱廊上挂的纸罩蜡灯已经点上了。

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品子问多纪：

“姐姐，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你不回家吗？”

“我有个约会。”

“是吗？那我们在这里分手吧。”

品子点了点头，往鸭川方向走去。但她马上像是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多纪说：

“我说，姐姐！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你是说我和你一起去？”

“我要见的人就是小田呀。他在前面不远的叫‘生活’的茶社里等着我呢。”

也许从工厂出来时，品子和小田谈的就是这个约会的事情。

“特意商量好的约会，就你们两个人不是很好吗？”

“可是，要是姐姐去的话，小田一定会很高兴的。”

真不知道品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去见自己喜欢的男子，没必要把多纪也带去。

“小田说，也许我能把姐姐带去。不然，他会感到失望的呀。”

“小田在等你一个人去呢。”

“是吗？”

看样子，品子还没有自信。走在人群里的品子歪着头，从侧面看去，她脸上充满了恋爱中的女人的喜悦和不安。

多纪在街道的拐弯处停住脚步，对品子说：

“那，我走了。代我问小田好。”

“我说了些可笑的话。姐姐不要在意啊。”

多纪淡淡地笑着说：

“嗯，我很高兴的。”

说罢，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品子像是说再见似的朝多纪挥着手融进了人流里。

目送走了品子，多纪对驾驶员说：“去若王子。”

小田真的对自己有好感吗……

坐在车里的多纪呆呆地想着。即便小田真的喜欢自己，那也无非是一个年轻男子偶尔对一个比自己大的女子所抱的淡淡的思慕而已。大概仅此而已吧。

虽然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每年都有所不同，但在京都，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是四月十天左右。每当这时，从圆山到东山，从平安神宫到皇宫，所有的樱花一齐盛开。

接下来，樱花逐步北上，从八濑、大原、御室到鞍马口相继开放。整个四月份，几乎到处都是樱花。

而今年的樱花，大概是由于三月份的寒流吧，感觉比往年稍微晚了一些。若王子家的院子里的樱花也不例外。

和品子在外边见面的第二天，多纪在院子里转着看了看。发现大门附近的属于早开品种的五棵彼岸樱也刚刚开始绽放。

早晨，当小田开车来接多纪时，她对小田说：

“看情形，樱花到下周末才能盛开。”

坐进车里后，多纪问小田：

“你去哪里赏樱花啊？”

“要说去哪里赏樱花，去年也就到圆山公园一带转了转。”

“去那一带赏樱花的人，成双成对的比较多吧？”

“这个，是啊。”

多纪的话是暗示小田，是不是和品子一起去的。可小田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昨晚和品子分手后，不知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多纪想问问小田，但还是忍住了。

年轻人的事，还是让两个当事人去处理吧。至少从昨晚品子的情况看，她和小田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多纪到达工厂时，吉冈已经来了。他显得很精神，看不出是大病初愈的人。

正直的吉冈规规矩矩地给多纪鞠着躬说：

“请允许我从今天开始工作。请您一如既往地多加关照。”

“你真的痊愈了？”

“川岛医生说看我的肌肉就像是四十来岁的人。”

即使肌肉是四十来岁，但关键的肿瘤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复发。病人并不清楚肿瘤什么时候复发，正因为这样才更让人担心。

吉冈对多纪感叹说：

“还是不怎么景气呀。”

看样子在多纪到达之前，吉冈已经看了订货单和账本，了解了最近的产销状况。

制扇厂因为是提前一年左右订货，所以经济不景气的反应出现得比较慢。但尽管如此，从去年年底开始，其影响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出来。

虽说目前订单金额还勉强与去年持平，但已经出现了两三处订购量减少的地方。

“高级产品的订购量下降了。”

吉冈拿着订单嘟囔着。近来舞扇和装饰扇等高级产品的需求的确下降了。

订单不理想，不仅仅是辻村，整个制扇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似乎反而激发了吉冈的斗志。

总之，吉冈的复出使多纪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吉冈对多纪说：

“我住院期间，工人们没少去看我。我去那里转转，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

看样子能干的吉冈一刻也闲不住。

多纪劝吉冈说：

“请不要太勉强，差不多就行了。”

吉冈出去了，屋里剩下多纪一个人。

温暖的阳光从朝东的窗户里照进来。冬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山，由于春天的雾霭，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多纪看着月历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是四月二号……”

她听柚木说，他四月十号去广岛参加学会。那天是周四。学会开三天。应该从星期天开始有空闲。

离和柚木见面还有十一天。

上次与柚木见面是二月初，自那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见柚木了。差不多快两个月了。

虽然这期间柚木给多纪打了许多电话，但分别得也太久了。

难道我这一生都要这样在等待中度过吗？

多纪经常有放弃柚木的念头。无论如何柚木是个有妻子的人，又远在东京，不管怎样求他，他也不会轻易和自己结婚的。

即使一直这样等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能是自己的年龄一年年增加，最后变成一个老太婆。

嵯峨野的叔叔和叔母不停絮叨的也正是这事儿。

他们只要一见到多纪，就说：“快找个合适的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还说，“你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啊。”如果母亲活着，说不定比他们更絮叨。

也许由于隆彦出事，越发让周围的人担心了吧。

被叔叔他们这样反复地说，多纪忽然也觉得应该找个人结婚了。

也许到了这一步，该考虑结婚了……

多纪有些心里发虚了。

她觉得一个女人，要是有人在自己身边，从而终身有依靠，该是多么幸福啊。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她一时又想不出一个明确的对象。虽说也想得起过去相过的两三个男人的模样，但总觉得很生疏。不想自己主动去和他们谈对象。

嵯峨野的叔母说：“即便开始不太喜欢，但结婚后自然会习惯的。”但不知是不是真的那样。

用槇子的话说，这种走一步说一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要结婚就要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与一个不喜欢的人朝夕吃住在一起，还要负责洗他的内衣，太痛苦了。

以“慢慢会习惯”这样的理由，和一个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太惨了。如果这样，自己将会过得很窝囊。

既然指望不上隆彦，那多纪今后就必须作为辻村商店的接班人生活下去。

吉冈等店里的老人们是反对多纪嫁到别人家去的。他们似乎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以多纪为核心，保住“辻村”这个牌子。

这样的话，多纪就得招上门女婿，但这样一来，男方就更难找了。

干脆不招上门女婿，也没有财产，这样也挺好。但这样草率的做法，反而会使事情复杂起来。

说实话，多纪本无所谓。假如有喜欢的男人，那么就嫁给他，根据情况抛弃手头的商店也可以。如果那个男人想经营这个店，也可以全部交给他经营。

多纪没有像吉冈他们说的那样，非要招个上门女婿。

“辻村”这个牌子固然重要，但为了保住这个牌子而牺牲自己，太难以接受了。自己是自己，她想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下去。

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中，多纪就会打退堂鼓。

正因为这个家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嵯峨野的叔叔和叔母、山科的亲戚、吉冈等店里的人，以及森子、

安代她们一起对多纪胡乱地说个不停。不愧是个老店，争执起来也与众不同。

面对周围七嘴八舌的意见，多纪听着听着就厌烦起来。于是，只要不太过分，多纪就让他们说去。每当话题扯到结婚，周围的人就对多纪说个没完，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一方面，多纪对结婚的事儿不上心，另一方面，家里的事儿和店里的事儿搅在一起，就使结婚的事儿更难了。

近来，多纪心想干脆就这样独身一辈子算了。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女人的幸福就是结婚。果真如此吗？多纪有些怀疑。

的确，结婚也许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话虽这样说，但多纪不认为它是绝对安全的。要想不失去自我，要想独立，倒不如说一个人生活下去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一个人生活不是反而很轻松吗？

但是，多纪这种想法的背后始终有柚木的影子。

不能和那个男人结婚这个想法，促使多纪认为结婚没意思，还是独身好。

也许为了不失去店铺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当前一个人生活的确是上策。一个人生活的话，既可保住“迁村”，还可继续保持和柚木的关系。

虽然多纪在反复地考虑，但结果都是以柚木为核心的。

第二天过午，武藤打电话过来。

“天暖和了！”

他的声音依然显得无忧无虑。武藤在电话问多纪：

“怎么样？生意好吗？”

“托您的福，还勉强过得去。”

“那就好啊。”

接着，武藤问多纪：

“今晚你有空吗？如果你方便，我想请你一起吃顿饭。”

武藤的话说得很直接。他总是开门见山，很少有多余的话。不知是因为他性格直率，还是因为他对女人相当有自信。

“六点或七点都可以。”

“哎，谢谢您的美意！”

多纪嘴里这样应答着，心里想起今天傍晚要见东京来的松屋店的老板。对方说今晚要住在大阪，她打算至少要陪对方一起吃顿晚饭。昨天什么安排都没有，太不凑巧了。

可是，虽然以武藤的性格，他不会在意多纪的拒绝，但是如果这次再拒绝他，那就是第三次拒绝了。

“想必你很忙，也不必勉强。”

“倒也没什么勉强不勉强的。只是傍晚我得见一个人，你看能不能今晚七点或八点见面啊？”

“我几点都行。那，我们八点找个地方见面好吗？”

“你告诉我地点，到时候我去那里。”

“那就在上次见面的那个饭店的大厅里吧。你看是七点，还是八点呢？”

“不好意思。迟到了不好。能不能定在八点啊？”

“我明白了。好久没见面了。我等着你。”

武藤说完挂断了电话。

多纪看着挂断的电话叹了口气。

电话要是柚木打来的该多好啊。可惜要紧的人离得太远了。

快六点时，松屋店的老板到了店里。

“好久没见，你又漂亮多了。”

“您又取笑我。快别说了。”

上次和松屋店的老板见面是去年的十一月。后来多纪也想去看一次松屋店，但由于上西店的破产、吉冈生病以及善后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空去。

过去，多纪或吉冈每个月都要去松屋店和老板见一面，所以这次时间隔得太久了。

“本来吉冈也打算来陪您的。可是他因为刚刚出院，每天只能来上半天班，今天真是太失礼了。”

“不必勉强。听说他因为胃溃疡什么的住了院。恢复得不错吧？”

“托您的福。目前气色很好……”

两人在说着话，这时接他们的车来了。于是两人乘车离开了商店。

“天气暖和了。想选一个景色好的地方。所以我在鸭川旁边的‘里村’预订了席位。”

“那太好了。每次都给你添麻烦。”

每次见到松屋店的老板，多纪就有一种放松感。从小就认识松屋店的老板。正因为这样，多纪有见到

自己父亲的亲切感。

推开“里村”靠里面的席位的拉窗，就可以看到拉窗下面的鸭川。在夕阳的照射下，宽阔的河面闪闪发光。

“坐在这里喝酒，切身感受到来到京都了啊。”

说着，松屋店的老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他又说道：

“可是，生意不景气。真叫人头疼啊。”

多纪也想从松屋店老板的嘴里了解一下生意上的实际情况。

“反正过去卖两千日元一把的扇子现在卖一千五百日元，原来卖一千日元一把的扇子现在卖七百日元。客人捂紧了钱袋子。而且，想买两把扇子的，现在只买一把，都变得花钱不痛快了。”

不景气，先是影响到零售店，继而影响到批发商，再逐步波及生产商。到了今年，对批发商和生产商的影响开始明显起来。

多纪说：

“我们也在尽最大可能地控制价格，但这两三年成本还是上升了近两倍。”

“冈丸店那里已经降价了百分之十。尽管如此，仍然是销售不畅。再这样下去，资金如何周转下去就成了关键问题。”

虽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但看来东京的情况相当严峻。

“当着多纪你的面说这种话有些不好意思。以前我们订货，都是尽可能多地订。需要一百把扇子就订一百五十把，需要一百五十把就订两百把。而近来我们却是控制订货。需要两百把扇子时订一百五十把，需要一百五十把时订一百把。总之是害怕卖不出去，没法放开胆子做生意。”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总体上看，批发商的进货量都有所控制，批量在减小。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景气呢？”

“这个，虽然金融方面在逐步恢复，但销售冷到这个程度，一时很难恢复啊。总之，今年恐怕难以好转。”

也许因为扇子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一旦出现不景气，就会首当其冲，受到人们惜购的影响吧。

这样下去，不知将来情况会如何。想到这事儿，多纪叹了口气。

松屋店的老板忽然和蔼地说：

“哎呀，净说些令人郁闷的话。”

说着笑了起来。虽然松屋店的老板喜欢喝酒，但酒量并不大。从脸到掉光了头发的脑门已经开始发红

了。

他慢慢地干了多纪给他倒的酒说：

“可是，你最近真的变漂亮了。是不是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啊？”

“哪有啊。每天都在忙着工作。”

“可是，都说女人有了自己喜欢的人，荷尔蒙的分泌就会顺畅，女人因而就会变漂亮。有就是有，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要是有的话，我就告诉你。”

多纪虽然嘴上这样应付着，但被松屋店的老板这样一个劲儿盯着看，心里感到有些不安。

的确，最近她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和身体的轮廓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她不清楚具体哪里有了变化，但她觉得好像和以前相比，整个身体都变得柔软了。

“不论怎么说，看到多纪小姐精神焕发，我感到很高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啊？”

“下个月一定去。到时候请务必允许我去拜访您。”

“那当然。你不去我才不好办呢，我太太也一直在盼望你来呢。”

说着，松屋店的老板看了看手表。

已经七点了。

多纪忽然想起了和武藤的约会，不由得心里发起愁来。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松屋店的老板回去了。说是明天上午要在大阪见一个人，因此想今晚就住进大阪的饭店。

听说他近来血压高，好像喝酒上有些控制。多纪把喝得有些微醉的松屋店的老板送到京都火车站。这时时间已经快到八点了。

如果这时直接去和武藤约好的饭店，时间上正好来得及。多纪朝火车站的出租车乘车处走去。可当她快要走到出租车停车处时又停住了脚步。

是不是给那个人打个电话呢？

多纪这样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走着走着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

他现在在不在呢？

多纪考虑了一下后，回身朝出租车停车处后面的公用电话亭走去。

火车出站口的左侧，有一排蓝色和黄色的电话亭。多纪进了靠中间的一个黄色电话亭，往投币孔里投

一枚一百日元的硬币，接着拨号。直接拨大学的号码。

刚听到硬币掉入投币箱的声音，听筒里就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

“请转接到柚木先生的房间里。”

这样的电话她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了。每次这样打电话时，她都会担心接线员从中看出破绽。可是那头的接线员的语气里丝毫没有怀疑的感觉。

接线员用很机械的声音说：“请稍等！”

接着听筒里传来呼叫柚木房间的铃声。铃声响了十来声后，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

“对方好像不在房间里。”

“谢谢！”

多纪对着电话机点了点头，然后放下了电话。

已经晚上八点了。通常这个时候柚木已经回家了。但最近快要开学了，他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

可是，也许今天他已经回家了。多纪想了一下，又拿起了电话拨柚木家里的电话号码。

听筒里很快响起了呼叫音。

多纪看着眼前的黄色电话机，屏住了呼吸。

一声，二声，三声。

响到第四声时，硬币掉了下去。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这里是柚木家。”

多纪先是吓了一跳，接着慌忙挂断了电话。

随着挂断电话的咔嚓声，听筒里女人的声音也断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多纪站在电话亭里，透过玻璃呆呆地看着外面的霓虹灯。

她忽然感到整个身体都淹没进了难以自制的凄凉之中。身体里充满了冰冷的，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悲伤的情绪。

多纪转身快步走到出租车停车处，坐进了一辆出租车。

“请往皇家饭店开。”

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多纪已经没有了犹豫不决的心情，很明显地想见武藤。

多纪来到约好的饭店大厅时，武藤已经在那里等她。武藤今天穿了一套大条纹的西装，里面配了一件敞领衬衣。虽然打扮得很光鲜，但显得很得体。

“对不起。和对方谈话的时间长了些。”

“饿了吧？你看咱们是不是去吃饭呀？”

“请原谅。我已经吃过饭了。”

“我也吃了一点。那，咱们去喝点什么吧。”

说着，武藤先到饭店外面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后，武藤再次看着多纪说：

“真的好久没见面了。”

“是好久没见了。”

“终于又见到你了。见多纪小姐比见市长还难呢。”

武藤的话讲得很直接，但听着并不觉得有挖苦的感觉。

“我想请你去花见小路的酒吧。你看行吗？”

“去哪儿都行……”

武藤很愉快地说：

“把多纪小姐这样的美人带到那里去，引起周围人的嫉妒就麻烦了。”

车从河原町大街转向四条街，然后沿花见小路向北开。两人在祇园新桥附近下了车。

“酒吧的大门是和式的，有些与众不同。”

说着，武藤带多纪走进一家民居似的屋子，再沿楼梯上到二楼。

二楼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拉门。打开拉门，右手有一个吧台，左手是包厢。包厢里的摆设和墙壁都是一色的咖啡色，照明的灯也是和式的台灯，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咱们去包厢坐吧。”

可能坐在吧台那里，姑娘们老是和他搭话有些烦吧。武藤坐到了靠里面唯一空着的包厢里。

“你想喝什么？我喝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我也要这个酒吧。”

武藤一时有些吃惊地看着多纪说：

“今天能喝酒了？”

不知为什么，多纪今天想醉。虽然和松屋店的老板一起喝了点酒，但当时没有想喝酒的心情。

而现在是自己主动想喝酒。

武藤和多纪轻轻碰了下酒杯说：

“那，为我们的再次会面干杯！”

多纪先是闭了下眼睛，接着一口干了杯子里的酒。

看样子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听到他妻子的声音，让多纪有些自暴自弃。

酒吧里安静的氛围，使酒变得好喝起来。也许是柔和的设计，再加上适度的灯光，使客人的心情得到了放松。

渐渐地，多纪有了醉意。武藤一个劲儿地给多纪讲他学生时代是如何地玩耍，以及赛马、赛自行车方面的事。看样子他很喜欢麻将、象棋这类比喻赢的游戏。

虽然武藤嘴上说着无聊的事情，但他的样子显得很骄傲。他的话里有夸张的成分，但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

“下次，你也去打麻将吧。多纪小姐会打吧？”

“我不会。只会摆牌。”

“会摆牌就行。下次你来我家吧。我把不怎么会打牌的人都给喊来。”

“谢谢！我下次去吧。”

“下周日怎么样？当然，你平时来也没关系。”

武藤想一口气把事情敲定。虽然多纪对武藤的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有些受不了，但也感到很愉快。

“迅速学会麻将的窍门就是花钱打麻将。”

“可是我还……”

“没关系。如果输了，钱我来出。”

“这不太……”

不能老是欠武藤的情。

大约一个小时后，武藤起身说：

“我们换个地方再喝吧。”

“不用了。就到这里为止吧……”

“不要这样说。我们都两个月没见面了。所以，请你陪我再到别的酒吧喝点吧。”

说着，武藤立刻站了起来。看来，武藤是一个一旦决定了就会马上行动的人。

“我们要去的酒吧就在附近的大楼里，没关系的。”

从新桥沿小路来到富永町大街。武藤要带多纪去的大楼在离这里往西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乘电梯来到二楼，酒吧在走廊靠里边的地方。

酒吧的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会员俱乐部”。大概是为了便于拒绝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吧，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吧。这个酒吧整个屋子都是淡茶色，感觉很清爽。

三十五六岁、身穿和服的老板娘过来打招呼。她身材纤弱，表情里多少带些愁容。

这个酒吧里也有武藤寄存的酒，他请服务员端来了兑水威士忌。

“来！我们今天喝个痛快！”

武藤大概因为在刚才那个酒吧里喝得太猛，像是有些喝醉了。

“总之，我今天能和多纪小姐见面，感到非常幸福。多纪小姐觉得怎么样？”

“我也很愉快啊！”

多纪自己也感到吃惊，自己怎么会脱口说出这样的话呢？

和武藤见面之前的郁闷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她甚至想喝他个酩酊大醉。

两人从第二家酒吧出来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

开始时，多纪对于和武藤见面还觉得郁闷，而现在不但不觉得郁闷，反而感到很热闹，觉得喝了一家再去一家很开心。

“咱们再去一家酒吧吧！”

“不了。我该告辞了。”

“没关系吧？偶尔一次嘛。”

“已经十一点了。要不下次再喝吧。”

“是吗？”

武藤面带遗憾地说：

“那我开车送你吧。车就在那个停车场。”

“你喝了那么多酒，能开车吗？”

“没问题。我喝点酒车开得更流畅。请你相信我开车的技术。”

武藤从前面的拐角处去车场开车，他开的是一辆奔驰跑车。

多纪提起和服的下摆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

“你家是在若王子吧？”

说着，武藤调整了一下车内后视镜，然后启动了汽车。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下次还能和你见面吧？”

“下次我请你吧。”

话说出口后，多纪又对自己说的话感到吃惊。

不知不觉中，和武藤开始无拘无束起来。喝了酒，坐在同一辆车里，愉快地交谈着。

车沿丸太町大街往东驰去。不久车从天王町向右转，前面是永观堂。

“上了前面那条坡路就是我家。”

按照多纪的指引，汽车开上一个坡度不大的坡道。路灯下的东山住宅街一片寂静。

“在那里停车就行了。”

在和哲学小路并排的疏水路旁，多纪让武藤把车停了下来。

“是左边那一家吧？”

“是的。谢谢你！今天承蒙你款待了。”

多纪正要起身下车，这时，武藤突然抓住了她的肩膀。

瞬间，多纪转过身来。她以为是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才被武藤拽回来的。

但是，她突然发现武藤的脸朝她凑了过来。

“多纪小姐。”

武藤使劲儿把她往怀里拉。

“不要这样！”

多纪拼命摇着头。一边用左手扒开武藤的胳膊，一边用右手打开车门。

“住手啊！”

多纪喊叫着。这时车门开了，多纪的身子从座位上滑了下去。武藤的身体也一起歪向了车门。多纪从

车里爬出来，朝有门灯的地方跑去。

从汽车到大门口有三十来米远。当多纪跑到门口时，武藤已经追到了她旁边。

“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

看样子，武藤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很羞愧。多纪背对着在向她解释的武藤，打开了自家的大门。

多纪小声对武藤说：

“晚安！”

说罢，走进院子关上了大门。

虽然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但对多纪的冲击很大。她向门外看了看，然后沿石板路朝房子门口走去。

大概武藤死心了吧，过了一会儿，外边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声音渐渐远去。

站在家门口的多纪，看着夜幕里的若王子山叹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实际上，也许武藤同样也没想到。可能开始时并没有那种想法，只是一时冲动才抱住了多纪。可以说，武藤一时粗野的行为过后的清醒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话又说回来，多纪也太不小心了。虽然自己觉得自己不会有事，但喝醉了酒，两人又同乘一辆车，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虽然是武藤主动示爱，但不能说多纪没有责任。

是因为喝醉了酒吗？

今晚的确比平时喝得多，但很难说就这一条原因。今晚一开始自己心里就有某种不平静。虽然也觉得不好，但自己想喝醉。

都是因为那个人……

柚木又浮现在多纪的脑子里。

她觉得自己喝醉，和武藤这样不愉快地分手，似乎都是因为柚木没有出来接电话。

多纪悄悄地打开房子的大门进了家。看样子家里的人刚刚进各自的房间。虽然客厅里被收拾过了，但仍留有人待过的温度。

多纪穿过光线昏暗的客厅进入自己的房间，接着打开了化妆台。

虽然脑后的头发有些乱，但妆并没有乱。只是被武藤抓了肩膀，而且她很快就把他的手扒开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的肩膀上好像留有武藤的掌印。

“真讨厌！”

多纪嘟囔着闭上了眼睛。这时，她又想给柚木打电话了。

也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对柚木说，就是特别想听柚木的声音。她觉得只要听到柚木的声音，自己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

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但她顾不了这些。如果是他妻子出来接电话，把电话挂断就行了。

回到家里，一下子涌上来的醉意和摆脱了武藤后的激动情绪，让多纪胆子大了起来。

拨完了号码，多纪把听筒贴到了耳朵上。听筒里的呼叫音在不停地响着。三次，四次，当响到第五次时，听筒里传来了对方拿起话机的声音。

“喂喂！……”

是柚木的声音。突然，多纪对着听筒叫道：

“您在做什么啊？”

“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您睡了吧？”

“噢，你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柚木说：“好了。”

“是因为怕您太太听见，把电话切换到您自己屋里了吧？”

“不要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为了您我才逃了出来。”

“逃出来？”

“是的。刚才别人要吻我。在汽车里，对方突然把脸凑了过来，太可怕了。我冒险打开车门逃了出来。”

“你和谁在一起了？”

“和男朋友。他是个非常无耻又野蛮的家伙。”

“我说，你是不是喝醉了？”

“是喝醉了。醉得迷迷糊糊的。”

“你现在是在家吧？是在自己家吧？”

“要是不在家，我会怎么样啊？”

“你说得再详细一些，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我。”

“都怪您，都是您不好才弄成这样的。”

“你冷静一下，要坚持住。”

“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多纪说着话，泪水夺眶而出。

多纪现在想起来也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要拼命地逃跑。

那之前，虽然也觉得武藤人很武断，但并不让人觉得讨厌。虽然渐渐喝得有些醉意，但觉得心里很愉快。

而当他突然接近自己的身体时，为什么会感到那样反感呢？当时，多纪觉得好像自己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都怪您！”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对！您就是一个不明白的人！”

自己喝醉也好，坐进男人的汽车也好，拼命逃跑也好，所有这些都和一门心思想柚木有关。虽然表现的形式互相矛盾，但根源是同一个。柚木不明白这些，只是看一些表面现象就说三道四。

“反正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这样喝酒，不要和危险的男人一起出去了。”

“不。我才不呢。也许我还会和今天那个人约会。”

“你说什么呢？”

“可是，人家好心好意说喜欢我。我让人家不高兴了。”

“可是，那个男人不是硬要……”

“对！他蛮干，狂妄，年轻，眼角有些像老师您。”

“是不是你喜欢上那个男人了？”

“是的，我喜欢。老师在意吗？”

“我怎么会不在意呢？”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老师的。想到老师我才拼命逃回家的。”

“那还是不要再见那个男人为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他。”

“为什么？”

“因为，我很寂寞啊！”

多纪闭上了眼睛。如果柚木离得近，她真想现在就跑去会他。哪怕是他住在大阪，自己也可以打车跑去的。

“你快点来吧！”

这是多纪现在的真实心情。

第二天天亮后，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多纪心里依然觉得不踏实。

先不说自己对柚木说的那一通任性的话，她觉得对武藤的态度也很不好。

即便是对方借着酒劲儿对自己做了无理的举动，但自己拒绝他的方式也有些太过了。武藤也许在后悔，但这已经无法补救了。

虽然武藤瞬间做了无理的举动，但他不是个坏男人。多纪觉得，即使是拒绝武藤，也应该用一个照顾到他面子的办法。

也许武藤现在处于深深的自责之中，但多纪同样也在自责。

可是，唯独这样的日子，早晨的太阳显得格外耀眼。

多纪在耀眼的阳光里走到了小田的汽车旁。

“早晨好！”

小田边给她打招呼，边用吃惊的眼神看着她。

“怎么了？”

“不，因为您今天穿了一套西装。”

“哦，好久没穿了。今天想穿穿。”

多纪今天穿了套流行的淡绿色西装，脖子上戴了串珍珠项链。发生了昨晚的事情，她突然想改变一下心情。

她问小田：

“你去过津和野吗？”

“我还没有去过那里。”

说完，小田问多纪：

“您要去哪里呀？”

“还没有决定。”

昨晚，她心乱如麻地给柚木打了电话，最后两人商定一起去旅行。计划学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十三日下午，在广岛会合，然后去津和野碰面。可以说和柚木约好后，多纪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来到工厂时，发现吉冈又早早地到了。

说是经济不景气对工厂的影响在逐步显现，有必要对工厂里从生产到发货的全过程进行一番清理。

多纪当然对吉冈的意见没有异议。她和吉冈商定回头再找个时间商量。

告别吉冈来到办公室，多纪开始浏览早晨的文件。这时高木靖子过来告诉她：

“武藤先生打电话找您。”

多纪像是要稳定一下情绪似的停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了电话听筒。

多纪刚要说话，就听电话里的武藤爽朗地说：

“哎呀，昨晚对不起了。”

多纪对着电话听筒鞠着躬说：

“对不起的是我。”

“哎呀，吓了我一跳。没想到多纪小姐那么厉害。”

多纪一个劲儿道歉：

“请你务必原谅。”

“我有点喝醉了，所以就不由得跟你开了个玩笑。请你务必不要生气。”

“你就不要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了。”

多纪觉得在工厂里接电话的时间长了影响不好。

“昨晚那事儿就不说了，想请你认真地考虑一下。”

“哦，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那回头再说吧……”

说罢，武藤挂断了电话。

武藤打电话来，看上去像是单纯为了就昨晚的失礼表示道歉，但他最后的一句话让多纪有些放心不下，感觉他好像话里有话，但多纪不想再追问下去。倒是对方挂断了电话，让多纪松了口气。

下午两点，东山一带的绿树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鲜艳。片片白云挡住阳光，使绿树的绿色显得更绿。

多纪正呆呆地观赏四月的天空和青山，这时电话的铃声又响了起来。

等到电话铃响完第三声后，多纪不紧不慢地拿起了听筒。

“有一位叫柚木的先生给您打电话来了。”

多纪条件反射似的问接线员：“什么？”

接着她又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请转过来吧。”

柚木很少打电话到工厂里来。多纪慌忙拿好听筒，柚木的声音立刻就传了过来。

“昨晚你情绪好像比较激动，我担心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我很好。”

不知为什么，当听到柚木的声音时，多纪就想顶撞他。虽然她知道柚木是因为担心她才打电话来的，但就是想故意说些难听的话。

看样子是这段时间没见面而积攒下来的压抑感要一下子爆发出来。

“昨晚的事儿没关系吧？”

“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

“没关系呀！”

这次多纪回答得很干脆。她觉得这几天由于身体不太舒服，自己的心情也不太稳定。

随着和柚木去旅行的日子日益临近，多纪也在为外出的借口而犯愁。

和柚木会面那天是星期天。虽然那天没什么问题，但接下来的星期一和星期二这两天必须向工厂请假。

过去因为去东京或福冈，也曾离家两三天，但那都是因为工作。从家出来时，明确告诉家里人自己去哪里，住哪个饭店。

但这次外出纯粹因为自己个人的事情，该怎么跟家里人说外出的理由和去向呢？

因为吉冈在工厂，自己离开工厂两天应该没问题。实际上，多纪已经交代他们下周的周一、周二不见什么人，把那两天空了出来。

问题是外出的理由。

如果说有空外出，那首先应该去东京。先走访那里好久没去的批发店及零售店。接下来，为了制扇用纸的交易问题，还有必要去一下高知和越前等地。

可这些地方与自己这次要去的地方方位相差太远。

最后，多纪想起来津和野是石州和纸的产地，也许说去那里看和纸比较合适。

可是，这个理由仍然有些勉强。也许干脆就直接说“有些累，去那里放松放松”比较好。

总之，工厂这方面比较好办。而对家里的人很难说出口，不知道森子和安代她们会怎么看自己。一想到这事儿，多纪就感到郁闷。

多纪始终不知该如何给家里人说，而时间却在一天天地过去。

星期三的晚上，柚木打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告诉多纪，他明天从东京出发。星期天下午两点乘开往博多的新干线“光”二十三号在广岛与多纪会合，连软席车厢的号码都告诉了她。

“你没问题吧？”

柚木不放心地对多纪说：

“你时不时会改主意。我担心你到时候会变卦啊。”

“怎么会呢！”

“周六晚上我会再次给你打电话确认一下。反正我乘那趟火车。所以如果你不来就麻烦了。”

“我知道了。”

多纪从来不觉得自己容易改变主意。

按照柚木的说法，打电话的过程中，她一会儿话说得很温柔，一会儿又变得冷冰冰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不论别人怎么看，多纪认为自己是始终如一的。

柚木告诉多纪：

“星期天下午三点点在小郡那个地方转车，从那里乘特快，应该四点就可到达津和野。”

多纪点着头，心里想，明天必须要把自己外出的事儿告诉吉冈和森子他们了。

星期四晚上，多纪早早回到家里，和森子、安代一起吃了晚饭。品子还没回来，说是要见一个朋友。

森子站在阳台边上轻轻打开门说：

“天气确实暖和了。”

春天夜晚的暖风从亮着灯的院子里习习飘来。

借着荧光灯的光亮，可以看见灌木那边盛开的樱花。花瓣已开到八分，正是观赏的好时候。

即便打开阳台的门窗，也几乎感觉不到寒意。

多纪刚才就想把自己要去旅行的事儿说出来。现在品子也不在，安代在厨房洗餐具。要说的话，现在正合适。

“哎……”

多纪刚要下决心说旅行的事儿，这时森子回过头来对她说：

“多纪，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多纪点了点头。森子关上阳台的门，坐到了刚收拾好的饭桌前。

“安代！你给我们泡点茶来吧。”

说罢，森子从桌子上拿起一支外国香烟，点着了火。

“我说，这话你就权且听听。你认识共荣商社的武藤吧？”

“哦，认识……”

多纪点着头坐直了身子。森子像要考虑一下似的，看了看嘴里吐出的烟雾说：

“他说他很喜欢你。如果你没意见，他想请你嫁给他。”

“我嫁给他？”

“昨天他把我喊去。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他说想问问多纪小姐。看样子他非常喜欢你。”

虽然多纪觉得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比起武藤当面正式向她求婚，通过森子表达求婚的意思更让多纪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是见过他两三次吗？”

“是啊……”

“对方说对你很满意，但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安代端来茶，放到了两人面前，并趁机悄悄观察了一下多纪的表情。

“虽然对方过去曾结过一次婚，但现在已经彻底离婚了，又没有孩子。说是今年三十二岁，比你大三岁。”多纪也曾想象过这种情况，觉得森子早晚会给她这事儿的，但今晚这个时候说给她听，还是让她感到有些狼狈。

“人家是个少爷，所以也许有些任性，但他性格很好，体格也不错。现在经营的公司也很顺利。我觉得他金钱上没什么问题……”

看来森子对这门婚事相当感兴趣。

多纪慢慢喝了口茶。

多纪明摆着不会接受这门婚事。虽然她拿定了拒绝的主意，但当面告诉森子说不同意，又让她觉得于心不忍。

“都说他花天酒地，但他其实是个很规矩的人。性格直爽，很有朝气的。”

多纪对此也有同感。

“虽说是再婚，但他前任妻子好像是东京一个公司老板的千金小姐，爱讲排场。因为和其他男人有点那个，所以两人才离了婚。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吧，对方说再也不找爱讲排场的女人了。”

原来武藤觉得自己是个很朴实的女人啊。那他可看错了。武藤哪里知道，眼下自己正死去活来地爱着另一个男人呢。

“因为他在京都，所以按理说会继承他父亲的家业，但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大阪，好像在经营一个和贸易有关的公司。因为他是次子，所以他说，根据情况也可以到我们家做上门女婿。”

原来森子和武藤已经把婚事商量到这个程度了。多纪想起了去年年底森子把武藤介绍给她的情形。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从那时开始，森子已经在考虑让他们两个结婚了。

“我觉得这门婚事挺好的。你觉得怎么样？”

森子像催促多纪表态似的看着她。厨房里洗餐具的声音也停住了。看样子安代也在观察这边的情况。

“妈妈这样说，我感到很高兴。可是我还不了解武藤……”

“结婚是大事，当然要好好了解对方，所以并不要你现在马上表态。对方说想和你进一步接触接触。”

“接触当然很好，可是以结婚为前提进行接触……”

“接触后，不行就不行，拒绝他就是了。婚姻是缘分，所以成与不成谁都难说。”

虽然森子嘴上这样说，但交往一段后，能不能明确地拒绝对方呢？森子对这门婚事很感兴趣，再加上武藤很难缠，多纪担心一旦接触起来就难以脱身。

“人家好心好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你是不是就和对方接触接触看呢？哪怕接触一段时间也行啊。”

不知道武藤是怎样求森子的，她的态度很坚决。

“突然说起这事儿，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让我稍微考虑一下再答复您吧。”

“这没关系。不过不要让人家等得太久。最好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方一个回话。”

森子像是求多纪似的看着她。

怎么回事？

多纪刚要说自己去旅行的事儿，给森子这么一说，觉得被泼了一盆冷水，不禁轻轻叹了口气。

可是，虽然被森子占了先手，失去了告诉她自己要去旅行的机会，但总不能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明天晚上要接待关西银行的分行经理，到了后天就是星期六了。要说旅行的事儿，就只有今天晚上说了。多纪喝了口茶，然后装作不经意似的对森子说：

“我想这个星期天出去旅游。”

正在抽烟的森子有些意外地把头抬了起来。

多纪接着说：

“吉冈的病也好了。我想稍微放松一下。”

“那挺好的。”

森子的话音刚落，这时收拾完厨房的安代也走过来坐到了森子旁边。多纪像是对森子，又像是对安代说：

“我打算用两三天时间去山阴那一带看看。”

森子问多纪：

“和谁一起去呀？”

“我一个人去。”

“一个人……”

森子掐灭了手里的香烟，再次看了看多纪说：

“你一个人去那样的地方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一个人多好呀。可以自在地玩呀。”

“那倒也是。你要去山阴什么地方啊？”

“想去津和野或荻那一带。”

“你说的那个荻，是不是在山口县啊？”

“对。听说那里是个很安静的海滨城镇……”

“可是，你怎么突然想起去那里旅游了呢？”

“我早就想去那里看看了。现在这个季节正合适……”

说到这里，多纪心虚起来。自己所说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看样子仅凭这个理由是难以让森子和安代她们相信的。

“我想利用旅行的机会，多考虑考虑。”

“考虑？”

多纪点着头看了看夜幕下的院子。大概是起风了，荧光灯下的竹叶在摆动。森子和安代都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森子问多纪：

“那儿是不是有你认识的什么人啊？”

“没有……”

“那，你能不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考虑一下和武藤的事儿呢？”

“哎……”

多纪虽然嘴上答应了，但心里却觉得去旅游和武藤的事儿不相干，但眼下她不打算和森子唱反调。

“这样的话，就是星期天到星期二去旅游啦？”

“星期二晚上回来。”

“你要多加小心呀，女人单身一人去旅游很不安全的。”

“不要紧。又不是出国旅游，只是去走走看看，放松一下。”多纪回答得很轻松，但她心里并不舒服。自己去旅行两三天还得得到她们的同意，她感到很郁闷。

第八章

星期天中午，按照柚木的安排，多纪乘上了京都十二点发车的新干线“光”号。新干线一路向西而去。

头天晚上，多纪已经把自己乘坐十一号软席车厢这件事再次告诉了柚木。自己就坐在这节车厢里，下午两点新干线到达广岛时，柚木会上这个车厢。

多纪从京都车站乘新干线时，天空正下着小雨。

上次去东京时天也在下雨。多纪并不是什么人们开玩笑常说的“走到哪里哪里就下雨的女人”。以前她外出旅行时总是晴天。可最近，她一出门就下雨。

也许是因为多纪的出行在让谁哭，要不就是谁想让她哭。出发时遇到下雨，让她感到很扫兴。

从头天晚上开始，多纪一直拿不定主意是穿和服还是穿西服。最终她还是穿了和服。

遇上下雨天，穿和服很麻烦，但去津和野或获那里，还是和服比较合适。而且，虽然柚木没有明说过，但他好像喜欢和服。

多纪穿的是白色大岛绸和服，扎了条藏青色的盐濑和服腰带。外面穿了件浅红色的外套。只在外面住两个晚上，所以她并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但所带的和服的衬领、袜子、衣服去污剂等，几乎塞满了原本就不大的旅行箱。

临出门时，安代问多纪：

“今晚在哪里过夜啊？”

多纪告诉她：

“还没最后确定。一到那里我就告诉你。”

其实，住哪个旅馆，都是柚木安排的。到那里之前多纪也不清楚住哪里。

“到那里后一定要跟家里联系呀。”

看样子，森子和安代对多纪的外出旅行有些担心。吉冈的表情也同样如此。

吉冈反复对多纪说：

“尽量早点回来啊。”

和柚木一起旅行是不用担心什么的，但这只有多纪心里明白。

多纪身为一厂之长，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别人连她去哪里都要问也是难免的，但她想尽可能忘掉这一切，自由自在地尽情旅游。

多纪看着因毛毛细雨而模糊不清的车窗。火车过了新神户后进入了隧道。

就这样，要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见到柚木了。

多纪知道，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也许从表面看，她一个人显得很无聊，但她的身体里面却因为兴奋而难以平静。

自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没见柚木了。

迄今为止，多纪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渴望柚木。她以为自己是不会产生那种令人害臊的念头。

可现在她内心对柚木的渴望却非同一般。这种渴望，与其说是来自精神上的，倒不如说是从她肉体深处喷涌出来的。

也许“想见柚木”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她的肉体在等待柚木的爱抚。

下午两点零八分，列车到达广岛。车刚开始进站，多纪就欠身朝站台上望去。虽然站台上人很多，十一号车厢旁边看不到柚木，但多纪觉得柚木应该在车厢旁边。

停车两分钟。开车的铃马上就要响了。

他上车了没有呢？

多纪朝开着的车门望去。这时她在新上车的旅客身后发现了柚木。因为柚木个子高，所以从走在前面的人的头顶上看得见他的脸。

多纪不由自主地欠起身朝柚木挥了挥手，告诉他自己在这里。

作为回答，柚木朝她点了点头。

这下可以放心了……

多纪松了口气，这时列车也开始启动了。

多纪对柚木说：

“我巡视了一遍站台上的人，没有看到你，还以为……”

“我从站台上看到你了。”

“人太多了呀！”

“咳，能见面就好啊。”

柚木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坐到了多纪旁边。

“好久没有见面了。”

两人再次互相打量起对方来。

“学会的事情都结束了？”

“昨天全部结束了。你出来很不容易吧？”

“不……”

多纪忽然想起了吉冈和森子他们。但她下意识地不去想他们，看着柚木的脸问他：

“你吃饭了没有？”

“午饭在广岛吃过了。你呢？”

“我还不饿。”

多纪虽然没吃午饭，但她上车后喝了咖啡。

“列车到小郡后有十分钟左右的错车时间。”

列车早就驶出了广岛市区，穿行在绿色的原野中。窗外的毛毛细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津和野是不是也在下雨啊？”

“也许在下雨。”

和柚木两个人去远游让多纪感到很高兴，但她的这种感受还不够充分，总有些在大庭广众下的害羞的感觉。

多纪问柚木：

“今晚住哪个饭店啊？”

“住饭店也可以。不过，因为那是个古镇，所以我想住日式旅馆。你看名叫‘水月’的日式旅馆怎么样？”

多纪点了点头，然后忽然靠到柚木的肩膀上问他：

“不要紧了吧？”

“什么不要紧了？”

“到了这里，不会被人发现了吧？”

柚木苦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多纪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但她一直有一种错觉，好像她是为了爱情而私奔似的。

下午四点多，列车到了津和野。看样子整个西日本一带都笼罩在雨雾中，津和野也下着毛毛细雨。

“我们先去旅馆吧。”

两人一出火车站，柚木立刻拦了辆出租车，把旅馆的名字告诉了驾驶员。

从火车站乘出租车去名叫“水月”的日本式旅馆只需两三分钟。旅馆位于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周围是一片旧房屋，门是木质的。门的右侧的白色墙壁上写着“旅馆水月”。

走进大门，有一条石子小路，小路两旁栽着有些年头的孟宗竹和红松，路的尽头是一处草房的入口。

旅馆的正面保留了旧旅店的样式。

女服务员立刻出来把他们领到了二楼靠里边的房间里。房间里的外间是休息室，里间是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和式房间，和式房间外面是用拉窗隔开的阳台，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旅馆院子里有石头洗手盆。院子中央水池里的鲤鱼在不停地游动。曾听说津和野到处都有鲤鱼，雨天里的红鲤鱼的红色显得格外鲜艳。

“一会儿，这个镇子上一个叫市川的文化遗产保护委员来这里，他会给我们做向导的。”

柚木喝着女服务员端来的茶告诉多纪：

“川岛认识他。是川岛介绍给我的。”

“川岛……”

虽然多纪嘴上没说出来，但她觉得，这样的话，川岛肯定知道她和柚木两人一起来旅游的事儿。

不知道柚木关于来津和野旅游的事，是如何对川岛解释的。更不知道川岛是怎样把两人介绍给市川的。

多纪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而柚木却在悠闲地喝茶。

不久，女服务员拿着住宿登记簿来到了两人住的房间。

柚木先是看了一眼登记簿，然后就很痛快地写了起来。关于多纪的情况，也不知道柚木是怎样填写的。虽然多纪有些不放心，但她却没有勇气去看登记表。

柚木刚填写完住宿登记表，这时服务台的人就告诉他们一个叫市川的人来了。

外面还在下着小雨，多纪带着雨衣和柚木来到楼下。

市川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看上去很敦厚。

柚木主动跟市川打了招呼，并没有特意把多纪介绍给市川。市川也只是看了看多纪，算是打了招呼，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市川对柚木说：

“森鸥外的故居五点关门，我们先去那里吧。”

市川亲自开车，柚木和多纪坐到了汽车的后排。

“刚巧遇上下雨，真是太不凑巧了。不过，两位在雨中参观这样一个古老的城镇，也别有一番情趣呀。”

看上去，镇子沿着河流呈细长形。河边房屋的尽头不远处就是山脚。

不久，汽车过了一座桥向右拐去。森鸥外的故居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房屋的周围都是农田，显得孤零零的。

市川介绍说：

“这里名叫堀内，历史上武士们的住宅都集中在这一带。”

柚木撑开从旅馆借来的雨伞，多纪躲到伞下听市川的介绍。

“津和野和京都一样，有圆山、桂川、鸣泷等好几个名字。人们把前面的山和河比作岚山，把我们背后的那座青野山比作比叡山。”

虽然市川介绍得津津有味，但有三本松城遗址的山也好，对面的青野山也好，都笼罩在雨雾中，看不清楚。

离开森鸥外的故居后，他们又去看了西周的故居，然后又参观了以樱花而著名的鹫原八幡宫。天阴得很重，去那里的人很少，但仍可看到三三两两去那里看雨中樱花的游人。

据说鹫原八幡宫是仿照鹤冈八幡宫建造的。两百多米长的骑射训练场左右两侧成排的樱花树非常壮观。

撑着伞的柚木小声对多纪说：

“我记得你也练过射箭的，你穿着射箭服张弓射箭的姿势一定很美。有机会我想看看。”

“实在不值得您看。”

“你瞄准时在想什么？”

“在想老师您啊。”

柚木反问多纪：

“想我？”

这时市川喊他们：

“这里的古树很漂亮啊！”

从鹫原八幡出来又去看了乡土馆。回住宿的旅馆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雨基本上不下了，但雨云依然压得很低。市川特意把两人一直送到旅馆前面。柚木邀请市川一起吃晚饭，市川说明天一早要去长崎出差，说罢就回去了。

柚木边脱身上的西装边对多纪说：

“到底是研究乡土历史的，市川知道得真多。他给我的感觉挺好的。”

多纪从柚木身后接过他脱下的西装挂到了休息室里的衣架上。

她问柚木：

“您现在洗澡吗？刚才服务员来通知说水烧开了。”

柚木似乎想说什么，但他还是脱下裤子换上浴衣下楼去了。

房间里没有洗澡间，很不方便，但因为是老旅馆，也只能如此。

多纪又把柚木脱下的衬衣和裤子挂到衣架上，然后坐到阳台上的椅子上，欣赏起雨后的里院来。

狭小的里院已经笼罩在夜色之中，院子里的松树在灯光下显得绿绿的。

大概紧挨着右侧主楼的瓦房的房顶那边是西边吧，唯有房顶那边天空的云是淡淡的暗红色。看着西边那迟迟不落的暮色，多纪知道紧张的一天就要结束了。

现在这个时候，家里的人在做什么呢？

森子和安代肯定都在挂念自己。

给她们打个电话吧。多纪觉得要打就趁现在柚木不在时打，但她又拿不定主意。

她想悄悄地待在这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不想把自己和柚木两个人花了半天时间逃到的这个地方告诉任何人。

森子和安代她们一个晚上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应该没问题吧？

反正到了明天就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了。明天到了获，安顿下来后再给她们打电话也没关系。

多纪正在考虑何时给家里打电话，这时女服务员敲门进来问她：

“太太，您现在洗澡吗？”

“不，我……”

多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女服务员随手收拾起桌子上的东西来，她问多纪：

“那，现在可以准备晚饭了吧？”

多纪像是有意要躲开女服务员的视线似的看着窗户点了点头。

难怪旅馆里牌子上写着“四季野山菜·乡土料理”。晚餐的餐桌上有许多山上产的菜肴。有花椒烧雅罗鱼、山菜豆腐、大煮囊吾、酸模汤、蜂斗叶利休腌菜等。每道菜都做得很讲究。盘子里摆着切成薄片，颜色微黑的魔芋。

多纪问女服务员这道菜的名字。服务员告诉她叫“山河豚”。眼前这盘菜，看上去的确像海里的河豚，吃起来口感凉凉的，稍微有些脆。

“真好吃！”

多纪喜欢这样的山菜料理。也许是她出生在京都的缘故，她不喜欢东京风格的那种重口味、高脂肪的食物。

而柚木可能是由于在东京长大的原因，好像觉得眼前这些菜有些不解馋。

柚木苦笑着说：

“这样的菜偶尔吃一次还可以，要是老吃这么清淡的，让人难以忍受啊。”

可能是累了，多纪只喝了两杯啤酒就犯困了。

她对柚木说：

“我好像要醉了。”

“今晚醉了没关系，用不着从汽车里逃跑。”

听他的意思，像是在说上次多纪和武藤的事。

“想逃跑的是老师您呀。”

“我为什么要离开你逃跑啊？”

“我想，守着一个任性的女人是很累的。”

“虽然累，但是累得值。”

这之后，又过了半个小时两人才吃完饭。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进来收拾餐具。多纪这才换上自带的浴衣去洗澡。

浴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向左拐的地方。到底是老旅馆，浴室很气派，浴缸是纯柏木的，足可容纳下十个人。

浴室里只有多纪一个人。她把身子泡进浴缸里，感觉浑身懒懒的，醉意又比刚才多了几分。

从浴室出来回到房间时，被褥已经铺好了。枕头摆在朝佛龕的一方，并排铺着两个被褥。两个被褥之间只留有很小的一个缝隙。

“来！”

坐在阳台上的柚木在喊多纪。多纪手摸着刚洗完盘在一起的头发，站到了柚木旁边。

柚木说：

“真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

山窝里的津和野的天空一片漆黑。

房间的大门上了锁，大门和卧室中间隔着一个休息室。阳台上的窗户也拉着窗帘。只要把拉门关上，从外面是看不见屋内的。

但是，日式房间总是有缝隙的。无论遮挡得多么严实，也没有西式房间的那种放心感。总有些不放心的，觉得好像周围有人在偷听似的。

近来，多纪有时感到很吃惊。她发现自己被柚木抱着时会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从何时开始的。当从柚木那缓慢而温柔的爱抚中慢慢清醒过来时，多纪总觉得自己好像说了些很淫荡的话。对此，她有时觉得有些愕然。

她并不清楚自己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总觉得说了。

当然，她无法从柚木那里得到证实。柚木知道多纪无意识地说了些什么，但他却装着若无其事，这正是柚木的可恨之处。他的表情似乎在告诉多纪，自己知道她说了些什么淫荡的话，从而掌握了她的全貌。

当然，其实柚木并没有满脸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表情极其普通，显得非常无所谓。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平淡得让人称奇。

多纪有时觉得也许男人生性如此，但有时又对这样一个强硬的男人感到很恼火。让自己变成现在的男人，既可爱又可恨。多纪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但现在她正一步步深陷于这个矛盾之中。

外出旅游，在一个僻静的山沟里的小城镇里被柚木抱在怀里。喝了一些酒，再加上沐浴后的轻松感，让多纪的身体松弛下来。密闭的日式房间里的淫荡，让多纪亢奋起来。

多纪想保持冷静，但她又的确在盼望着这一刻。

她扭扭捏捏地在往前跑，而鼓动一无所知的她，让她情欲高涨的是柚木。

多纪知道敌人正是柚木，但又不知不觉地投入到了他的怀抱里。

日式房间里的淫荡和夜晚的寂静，越发激起多纪的情欲。

多纪的身体又迎来了一个短暂而又充满羞耻的空白。然后，她又慢慢地苏醒过来。

事情的前后，房间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多纪总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多纪试探着把脸轻轻贴在柚木的胸脯上。

她不愿从刚才那种感觉中苏醒过来，想停留在这种忘我的感觉里。一旦清醒过来，日常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又会缠上自己。她也不愿再去回忆刚才自己那有失体统的表现。

多纪就想像现在这样再待上一会儿。

也许柚木也是这样想的。即便两人苏醒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当快要苏醒过来时，想忘掉一切的心情可能是相同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把两人结合到了一起。

多纪一换被褥就睡不着觉。尤其是今天晚上，她是第一次整个晚上睡在一个男人身边。虽说柚木在身边让她感到放心，却没有一个人睡的那种放松感。

当多纪从很浅的睡梦中醒来时，已是早晨六点了。

旅馆里还静悄悄的。旁边被窝里的柚木还仰面朝天地睡着。多纪看了看柚木，确认他还没醒后，悄悄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来到了休息室。她脱去睡衣换上和服，收拾完头发时，时间已经到了六点半。

多纪来到阳台，从窗帘的边上朝外面看了看，阳光有些刺眼。昨天的阴云不知何时已经消散，周围瓦房的房顶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多纪忽然想一个人去街上转着看看。

她来到一楼，想问一下服务台的人，可服务台一个人影也没有。旅馆门口左边卖土特产的玻璃柜还蒙着布。多纪从玻璃柜旁边来到门口，借了双摆在门口的木屐穿上。

旅馆的大门还上着门闩，门缝里夹着当天的报纸。多纪从里边抽去门闩，打开门来到外面，随手又把大门关上。

这个有土墙的小镇子还没有从睡眠中醒来。

多纪信步沿小路朝右边走去。走了一百多米后，来到了宽阔的大街上。当看到老药铺的招牌时，多纪想起昨天曾乘车路过这里。

由于昨天下了雨，路面还很潮湿，但山上的云雾已消失得一干二净。清晨宽阔的大街上只能看到送牛奶的自行车和狗。

不久，多纪来到一个岔路口。岔路口竖着一个路牌。按照路牌上的指示，直行是去火车站，往左走好像通往昨天去过的永明寺、稻成神社等。由于城镇很小，无论去哪里都花不了多少时间。

多纪拐向左边的路，过了一个铁道口，朝坐落在山脚下的永明寺走去。古树掩映下的山门还带着露珠，周围一片寂静。一只路灯还亮着。

多纪沿宽阔的台阶来到正殿。正殿的房顶上苫着茅草。她在正殿前休息了一下后又回到了镇子上。

雨后的早晨漫无目的地走走，感觉很惬意。周围的人家好像开始起床了，不过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

影。多纪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发现镇子细长，周围都是山。

多纪穿过迷宫似的小路回到旅馆时已经七点了。

柚木已经起床，趴在床上抽烟。

看到多纪进屋，柚木掐灭烟头从床上爬起来问她：

“刚才去哪里了？”

“我醒得早，所以去早晨的镇子上散步去了。”

“早知道这样，我和你一起去了。”

“可是，我看您睡得很香，就没有叫醒您。”

“你叫醒我就好了。”

柚木的话音里带有小孩子撒娇的感觉，多纪听了感到有些好笑。

多纪对柚木说：

“快送早饭来了，把被褥收拾起来吧。”

被褥还铺在那里没有整理，多纪觉得给女服务员看见不好意思。

柚木觉得有些舍不得整理，可多纪顾不得这些，开始整理起被褥来。

柚木问多纪：

“你去过秋芳洞这个地方吧？”

“听朋友说起过。那里有钟乳洞吧？”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是不是去看看秋芳洞，然后从那里再去荻？”

柚木从包里拿出地图，把它铺到了阳台上的桌子上。

“求出出租车司机，可能会带我们去的。也许要花四五个小时。”

“好啊！我太高兴了！”

只要能和柚木一起去旅游，去哪里都可以。

“最迟，傍晚前应该能到荻。”

多纪收拾完被褥后到阳台上看地图。这时女服务员走进来给两人打招呼：

“早晨好！”当她看到被褥已经收拾完毕后，面带惊奇地说：

“不好意思。那，我马上给您送早饭来。”

柚木对女服务员说：

“对不起，我想要杯咖啡。”

“只有速溶咖啡。您看行吗？”

柚木像是解释似的说：

“速溶咖啡就行了。我每天早晨都要喝杯咖啡的。”

即使是一起待上一天，也可以了解到彼此的习惯。

知道了柚木的这个习惯，多纪感到很高兴，觉得很新鲜。

那天，柚木和多纪去游览了秋芳洞后，又去了秋吉台，还逛了青海岛。下午四点多，两人到了萩。由于海风的缘故，傍晚的萩感觉有些冷，但阳光还很强。

两人马不停蹄地又去看了萩城遗址和松下村的私塾馆等，到大酒店时已是五点半了。

算起来，从津和野到这里，已经连续跑了近五个小时。

到了房间后，柚木使劲儿伸了个懒腰说：

“累了吧？先洗个澡再说吧。”

柚木先洗，接着多纪也进去冲了一下。当换好衣服走出浴室时，已经没有了去街上走走的力气。于是两人径直去六楼的餐厅吃了晚饭。

柚木对多纪说：

“里面好像有酒吧。要不要去喝点酒？”

多纪跟着柚木来到酒吧。只见酒吧正面是柜台，靠窗子的地方铺着红地毯，可以脱了鞋坐在那里。

两人坐到窗台附近，要了兑水威士忌。这时，柚木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多纪：

“你不跟家里联系没关系吧？”

打从到达饭店那一刻开始，多纪本身也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给家里打电话。她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又觉得现在不打也没关系。

多纪说：

“回到房间再打电话。”

现在即便打电话到工厂去，也没有人接。如果有什事，他们会打电话到家里去的。

多纪觉得给自己家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其实她并不想给家里打电话，觉得再这样过一天，明天就回京都了。就一天，没必要打电话。

柚木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说的事儿，喝起了兑水威士忌。毕竟是奔波了一整天，柚木的眼睛看上去显得很疲劳。

可能在汽车上坐的时间太长了，多纪也觉得整个身子好像还在抖动。

喝完第二杯酒后，柚木起身说：

“咱们走吧。”

两人径直回了房间。

“我们就剩今晚一个晚上了。”

今晚是两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从明天开始，又要天各一方了。想到这些，多纪心中顿时生出许多凄凉。

柚木问多纪：

“这次过得愉快吗？”

“是的。很愉快。”

“下次想去哪里啊？”

多纪看着蕾丝窗帘外边的窗户，小声说：

“去哪里都可以。”

窗外不远处成串的灯光是竖着的，估计是大桥上的灯饰。映在河面上的灯光在晃动。虽然多纪此时伏在柚木的胸脯上，但她觉得就像是在京都一样。

就这样，这天晚上多纪又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第一天晚上，多纪觉得一个晚上不打电话没关系。而今晚，她又觉得是最后一个晚上。这在别人看来都不是理由，而在多纪看来都成了理由。

饭店的西式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让人感到很放心。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的平静，使多纪再一次坠入迷失自我、一片空白的时间里。

第二天早晨也是个大晴天。虽然出来旅游的第一天下了雨，但接下来的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春意盎然的晴天。

大概是旅途劳累的缘故，多纪睡得很香。也许是旅游的第二天太累了，但也许更主要的是由于习惯了

被柚木抱着睡觉。

这样下去离不开他怎么办？柚木也许回东京后就没事了，但习惯了被抱着睡的自己怎么办呢？

也许男人只要得到一时的满足，过后就无所谓了，但女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女人的情感一旦被搅起波澜，是很难一下子平静下来的。

想到这里，多纪又恨起柚木来。她觉得是这个男人在折磨自己。但柚木似乎对这些毫不在意。

九点，两人去了六楼的餐厅。已经有两拨客人在餐厅吃早饭。一拨像是新婚夫妻，另一拨是男客，看样子像是生意人。

多纪只喝了点咖啡，吃了些沙拉，就离开了餐厅。

在电梯里，柚木对多纪说：

“我们十点左右出发吧。我去一楼要辆车。”

电梯到四楼时，多纪下电梯先回了房间。

服务员已经开始在周围的房间打扫卫生。多纪正要动手收拾行李箱，忽然想起给家里打电话的事来。

按计划今晚六点左右到家，但也许给家里打个电话比较好些。

多纪丢下行李箱，拿起电话开始拨号。往外地拨电话需要先拨0，听筒里的呼叫音响了三次后传来了对方的声音，是安代的声音。

“喂喂！是我。”

听到多纪的声音，安代哀叹似的哎呀了一声。她问多纪：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荻啊。家里还好吗？”

“你说什么呢？好什么呀！隆彦快不行了！”

“隆彦？”

“他被几个学生打了。说是报复他上次的事……”

电话那头没有了安代的声音。

多纪对着听筒喊道：

“怎么回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昨天早晨，在大阪一个朋友住的公寓楼里……”

说起昨天早晨，当时多纪早早地起床，正在津和野的大街上散步，一个人悠闲地走在朝阳初照的津和野的街道上。

“家里人在到处找你。赶快回来吧。”

多纪当然要回去。可此时的她不知说什么好。她问安代：

“那，隆彦现在……”

“现在住在大阪的浪花医院。头和胳膊都被打了。意识模糊。说不定没救了……”

“是医生说的吗？”

安代没回答她，在电话里呜咽起来。

多纪拿着听筒，眼睛看着蕾丝窗帘。

隆彦被打成了重伤，而多纪的脑子却感觉有些麻木。她没有像安代那样哭泣和惊慌。事情过于突然，多纪一时还体会不到它的严重性。

“那，现在谁在医院陪他呢？”

“昨晚家里的人都去了。现在你妈妈在那里陪着。来了许多警察，连我们家属也不让和隆彦见面。”

“我马上回去。你一定要沉住气。”

“你一定要快点回来啊。”

多纪放下电话，这才发现柚木站在她身后。柚木问多纪：

“你脸色苍白，哪儿不舒服吗？”

多纪没回答柚木的话，蹲到了床边上。轻微的眩晕让多纪的意识有些迟钝。

柚木摸着多纪的肩膀问她：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多纪慢慢抬起头说：

“隆彦因为内讧挨了打，现在住在大阪的浪花医院……”

“浪花医院……”

柚木重复了一下医院的名字，立刻拿起电话对多纪说：

“马上回去。你收拾一下。”

说着，他拨通服务台的电话，和服务台商量，请刚才要的车尽快来。

多纪听着柚木打电话，但仍然蹲在那里没动。

“车马上来。我们乘车去小郡，从那里坐新干线。这是最快的路线。”

柚木边说边迅速整理自己的行李。他对多纪说：

“我和你一起在大阪下车吧。”

听着柚木的话，多纪不由得泪流满面。

听驾驶员说，乘汽车从荻到小郡需要约一个半小时。这期间，多纪一直身子靠在车门上想隆彦的事儿。

柚木也一言不发地一个劲儿抽烟。

多纪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从前不久隆彦打给家里的电话里，多纪已经隐约猜出隆彦在京都附近。

加入那样的组织，危险是时刻存在的。对这一点她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多纪没想到隆彦会因为内讧而被打。报纸上有许多这样的报道，但没想到隆彦会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

虽然多纪也知道，光杀别人而自己从来不被杀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她没想到事情会真的到这一步。事实上，多纪无法想象，老实的隆彦是如何挥着四棱的木棒打别人和如何被打的。

虽然警方明确指出隆彦是杀了其他派别学生的犯人，但她总是希望这也许是警察弄错了。

多纪的内心唯有希望隆彦是不会杀人的。

但是，既然安代那样说，显然事情是真的。担心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

她嘟囔着说：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假如不是卷入那样的运动里，隆彦明年就大学毕业了。只要隆彦愿意，那时就把辻村的店交给他了。

然而，现在再抱怨这些已经没用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不知道隆彦的情况如何。从安代的话里，只知道他伤得很重，意识不清。

如果像经常听说的那样，由于内讧而被铁管等打了头的话，不是就没救了吗？即使不死，不也成了废人了吗？

如果隆彦成了那样的废人……

想到这些，多纪几乎要晕过去。她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多纪觉得隆彦很傻，又觉得他很可怜。

难道就没有办法救治吗？多纪闭上眼睛为隆彦祈祷起来。

可是话又说回来，隆彦上次给家里打电话和这次出事，多纪都偏巧不在家。这太有讽刺意味了。难道是神明趁多纪不在家时故意安排的事故吗？

也许是神明在用这样的事情惩罚多纪，惩罚她这种不道德的爱情。

多纪小声嘟囔：

“不行……”

多纪脑子里觉得是在嘟囔，结果话却说出了口。

大概柚木听到了多纪的嘟囔，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说：

“不要紧……”

柚木在安慰她，可他的儿子已经死了。

细想起来，多纪现在没资格因为这件事情而惊慌失措。她再痛苦，也比不上柚木失去孩子痛苦。

在柚木面前表现得这样惊慌失措，说明多纪太自私。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要多纪冷静，有些太残酷。弟弟受了伤，自己却不在家，和一个男人出去旅游。这件事加重了多纪的思想负担。

柚木对多纪说：

“我们应该能赶得上十一点半的新干线‘光’号列车。所以三点钟之前就能到大阪。隆彦能坚持一昼夜，应该问题不大。”

柚木在鼓励多纪，可是此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躺在病床上的隆彦是杀害他儿子的凶手。隆彦因为内讧而受伤，等于是为他儿子报了仇。虽然柚木心里未必会感到高兴，但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

柚木说：

“到了大阪就立刻联系川岛。虽然浪花医院里没有他直接认识的医生，但也许他会有什么办法。”

“谢谢！”

多纪始终低着头。

汽车穿过山间和城镇，十一点二十分到达了小郡，离十一点半的新干线“光”号列车开出只剩十分钟的时间。两人很幸运地买到了软席票。

柚木在小郡买了三份大报社的报纸。

他悄悄把报纸递给多纪说：

“大概是这条消息吧？”

也许是因为内讧的消息不怎么稀奇，只是在社会版面的下方登了标题为《大阪发生内讧》的一个简短的报道。报道说：

十四日上午五点半左右，在大阪市天王寺区上本街第六街道的清水公寓八号室，原京都大学学生辻村隆彦（22）遭到四个年轻男子的袭击。头部和胳膊等处被铁管击打，伤势严重。袭击者丢弃带去的四根铁管逃往西成方向。

天王寺警署在作案现场周边搜查时，发现一名在附近徘徊的可疑男子。目前正调查该男子是否与袭击事件有关。警方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大阪府警局内讧取缔对策室和天王寺警察署认为是过激派之间的内讧，目前正在进行搜索。据称，进行袭击的团伙成员年龄都在二十二三岁，看样子像是学生。几个人都身穿牛仔裤。

另外，目前辻村隆彦处于昏迷之中。他是去年秋天发生于京都七条的内讧杀人事件的嫌犯之一，目前正被全国通缉。

读完报纸上的报道，多纪捂着额头闭上了眼睛。

事情已是确信无疑的了。

而且，既然全国性的报纸上都登载了，那么京都的报纸上肯定也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光”号列车基本上准时于十二点十分到达了广岛，停靠两分钟。列车从车站开出后，柚木问多纪：

“医院里有你家里的人陪着吧？”

“好像我妈妈在那里。”

多纪想象起柚木和森子见面时会是什么情形。

两人见了面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多纪觉得双方见面后一定会发生冲突，但她又觉得现在离开柚木，自己会感到无依无靠。

“我去给川岛打个电话。”

说罢，柚木起身朝有电话室的六号车厢走去。

车窗外是阳光明媚的山阳地区的原野和城镇。山阴地区盛开的樱花，到了这里已经凋谢一半了。

多纪觉得不可思议。隆彦伤势严重，可山阳地区的原野却阳光明媚。她觉得她一个人的悲伤和眼前的情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当列车过了又一个小镇子时，柚木回来了。他对多纪说：

“刚才和川岛联系上了。他说浪花医院好像在天王寺。他认识那个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说马上和那个主任医师联系。”

“麻烦您了。”

现在，柚木是她唯一的依靠。

“那样的伤，手脚不重要，关键是头部。我觉得只要头部没问题就有办法救治。”

听说柚木的儿子也是由于头部的致命伤而死去的。

柚木鼓励多纪说：

“那家医院是公立的大医院，所以你不用担心。”

多纪听后点了点头。

下午两点十几分，列车到了新大阪。

两人一出火车站就叫了辆出租车朝浪花医院赶去。

列车到冈山时还是晴天，后来天阴了起来。到大阪时，天阴得更厉害了。

多纪难以相信在这片阴云笼罩下的大阪，这座庞大的城市里，隆彦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中。在这样喧嚣的大城市里，过去隆彦好像隐藏得不错，看来好像又和谁结下了仇恨。

出租车从大街拐进医院的大门时，多纪看见医院门口左侧的停车处停着一辆警车。

多纪一下子胆怯起来。她看了看柚木，柚木默默地下了车。

也许警察是为了防备隆彦住院期间再发生事故。

进出医院的人都面带不安地看一下警车。

多纪低垂着眼睛跟在柚木身后进了医院。她感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在入口处的服务台，柚木向保安打听了隆彦的病房。

听说是去探视隆彦，保安好像有些警惕了起来。站在门口旁边的警察见状来到两人面前。警察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脸长得很端正。他问两人说：

“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啊？”

柚木替多纪对警察解释说：

“她是被害人的姐姐，叫辻村多纪。刚刚从旅行地赶回来。”

警察仔细看了看多纪，然后把她的姓名住处记到本子上，又看了看柚木说：

“你呢？”

“我是陪她来的。”

警察冷淡地对柚木说：

“那请你在这里等着。”

说罢，警察看了一眼多纪说：

“跟我来。”

多纪回头看了看柚木，然后跟着警察往里边走去。

医院的病房楼好像是在老楼边又接了新楼，病房楼深处的走廊和墙壁都是崭新的。

从走廊的尽头向左拐，乘正对楼梯口的电梯来到三楼。隆彦的病房在走廊最里面的左侧。

隆彦好像住的是单人病房。靠门口的地方有两个警察，对面拐角处有一个穿便衣的人。虽然穿着便衣，但一眼就能看出是警察。

带多纪来的警察在病房门口停下来，和站在门口的同事说了些什么，然后说：“你看可以吧？”说罢就走了。

年轻的警察对多纪说：

“请允许我搜一下身。”

说着，警察摸了摸多纪的肩膀和衣袖，然后又检查了她的旅行箱。

病房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绝探视”，署名主治医生。多纪看了看门上的纸条，然后慢慢地把门打开。

顿时，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转身把目光投向了多纪。

多纪首先看到的是两张陌生男人的脸，再往里是安代的脸，然后是一张白色的病床。

看见多纪进来，安代喊了声“小姐……”说着跑到多纪身边说，“隆彦他……”话没说完就哭了起来。

眼前的两个男人看样子像是便衣警察。两人走近多纪，不顾不停哭泣的安代，对她说：

“规定病房里只能有一位病人的亲属。所以请你抓紧时间……”

多纪点了点头，轻轻走到病床前。

这是个单人病房，病床摆在靠窗户的地方。多纪看到病床时，一时难以相信躺在病床上的人是弟弟隆彦。

仰面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脸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勉强露出来的鼻子里插着管子。多纪想喊一声“隆彦！”可她又想，这真的是隆彦吗？她只能从露出的鼻头和有些“地包天”的嘴唇去勉强判断眼前的病人是不是隆彦。

多纪从枕头边仔细地看，然后又轻轻贴近脸看。从绷带的缝隙里，她发现隆彦眼睛闭着，一点也不眨动。不知他是不是睡着了。也不知他有没有意识。

只有他那微弱的喘息似的呼吸才证明他还活着。

多纪想喊声“隆彦……”却喊不出声。她把手放在隆彦的额头上，她想问问隆彦是不是被打得很重，头部和面部伤到了什么程度。但她又害怕问。

身后的安代带着哭腔说：

“隆彦太可怜了……他一定很痛苦……”

让多纪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的她还没有切身感受到悲伤。眼前活生生的绷带和绷带下那看不见的表情，让多纪感到不安。此时，疑惑超过了她内心的悲伤。

安代告诉多纪说：

“说是小姐下午到。我就急忙来了。您母亲昨晚在这里陪了一个晚上，说有些累，刚刚才回去。”

多纪听罢默默点了点头。

多纪不知道该如何向安代和森子道歉。她只有默默地乞求她们原谅。

安代说：

“隆彦要是能这样坚持下去就好了。”

多纪像是对周围的人宣告似的坚定地说：

“我今晚要陪在这里。”

“这哪儿行啊！您刚旅行回来，让您陪护病人太过分了。今晚有我陪护，您还是回若王子好好休息吧。”

“不要紧，安代你回去吧。”

“这可不行。小姐还要去工厂，大阪又远。您不用担心我。说实话，比起在若王子和您母亲待在一起，还不如住在这里好。”

不知安代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自己不在家时，因为隆彦的事情，安代和森子又争执了。

但是，这种场合，多纪没工夫去问安代这些事。

“安代，要不这样吧，请你先在这里陪着。我回京都一趟，晚上我再来。”

“其实，这里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跟您联系的。所以今晚您还是在那儿好好休息吧。”

“反正我会回来的。我回来之前就拜托你了。”

多纪再次看了看隆彦的脸，然后朝门口走去。这时站在门口的便衣警察挡住她的去路说：

“您是病人的姐姐吧？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想询问一下关于您弟弟的事情。您能不能跟我去警署一趟？”

警察的话说得很客气，但语气里带着不容商量的味道。

“现在就跟您去吗？”

“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等您。”

多纪想拒绝，但话很难说出口。待在这里的警察，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是弟弟的监视者，又是弟弟的保护者。

“我刚刚旅行回来，有些匆忙……”

“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您不介意，在这里询问也可以。”

警察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多纪实在难以拒绝。她问警察：

“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联系，所以您看能不能让我出去一下呢？”

“如果您保证回来，出去一下也可以。”

大概觉得多纪不像是个要逃跑的女人吧，警察的态度比较温和。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多纪对警察鞠了个躬，走出了病房。

病房外面，三个警察仍然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

多纪逃跑似的穿过三个警察朝电梯走去。

她想快点见到柚木，必须和他商量今后的事情。现在，柚木是她唯一能够依靠的人。

下了电梯，多纪一路小跑朝医院正面的大厅跑去。

只见柚木坐在大厅靠门口的椅子上等她。柚木问多纪：

“情况怎么样？”

多纪不知从何处说起。她告诉柚木，反正隆彦从头到脸都裹着绷带，昏迷不醒。

柚木告诉多纪：

“本来我想见见这里的外科主治医生，但他好像现在正开会。说是傍晚回来。所以，我想等他回来后去见见他。”

“那您回去的事咋办呀？”

“到了这里，离东京就很近了。晚上八点半之前都有新干线的。”

听了柚木的话，多纪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但不能总这样留着柚木。

“刚才警察说想问我一些情况。”

“你弟弟始终不在家，再怎么询问家属，不还是一无所知吗？”

柚木一脸的不高兴，看样子他也曾经被警察询问过。多纪问柚木：

“回答完警察的问话，我想回京都换换衣服。老师您……”

“估计那个主治医生快回来了。我就在这一带转转。”

多纪想换换衣服放松一下，但也许自己换完衣服回来时就见不到柚木了。

她主动邀请柚木说：

“咱们去那里喝点茶吧。”

天王寺这一带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很热闹，可能有些像东京的新宿和浅草的混合体。两人从医院出来，来到了两百米外街道拐角处的茶馆。

两人面对面坐下，要了咖啡。柚木问多纪：

“累了吧？”

多纪想起还没有对柚木带她去旅游的事表示感谢，就说：

“不，旅行很愉快。非常感谢您。”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拉着你去旅游，好心反而办了坏事。”

“您说哪里话呢，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多纪虽然嘴上否定了柚木的话，但她内心却觉得，两人旅游的途中隆彦出事，是某种命运的安排。

两人默默地喝着咖啡。双方都想说些什么，但一旦要开口时，隆彦的事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

“咱们走吧。”

“您现在就去呀？”

“主治医生四点回来。你那边警察询问的事儿结束后，我们还在这里会面吧。”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了？”

柚木点了点头，拿起了结账单。

和柚木分手后，多纪又回到了病房前。

门口的便衣警察看到多纪，告诉她：

“我们在这里借了个房间。”说着打开了隆彦病房旁边房间的门。这个房间也是单人房间。大概是病人刚刚出院，房间里床上摆着床垫，旁边有一个沙发。

警察把床头柜搬到沙发前面，又在对面摆上一把圆形椅子，然后示意多纪坐到椅子上。

警察对多纪说：

“请把你知道的如实告诉我们。”

警察看上去有四十二三岁，年纪和柚木差不多。也许穿上制服显得很威风，但穿上西装后，看上去和一般的男人没什么区别。

他对多纪说：

“你弟弟受伤这事儿，对你也是个大灾难啊。”

警察点上一支烟，问多纪：

“听说你在京都经营一家扇子厂并兼营批发？”

接下来，正式开始询问。

多纪按照警察的要求，对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实地进行了回答。现在隆彦已经重伤在身，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到如今，即便是隐瞒，隆彦的情况也不会好转，他的罪行也不会减轻。

开始时警察只是围绕隆彦进行询问，后来又问到多纪工厂的状况及她的交友情况。

多纪问警察：

“我的这些情况是调查必需的吗？”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许有某种参考价值。”

“关于我的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你。”

警察讥讽多纪似的说：

“因为你是个性格刚强的人，所以才当上经理的吧？”

说罢站起身来说：

“那，今天就问到这里吧。”

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半钟。多纪给警察施了个礼后走出房间，快步朝医院前面的茶馆走去。

虽然已经离开了警察，但多纪总觉得浑身都被警察的眼睛在盯着。

多纪推开茶馆的门钻了进去。发现柚木坐在最里面的位子上在看报纸。

自己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多小时，看样子柚木已经在茶馆等很久了，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有四五个烟头。柚木对多纪说：

“我刚才去见了这个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看样子隆彦的伤势的确很重。”

“那，具体情况怎么样啊？”

“头颅内有大量出血，而且左眼好像被弄破了。”

“那，是不是会失明啊？”

“会不会失明还不太清楚。”

虽然柚木也是搞外科的，但在这方面是门外汉。看样子他也不清楚。

“另外，隆彦的胳膊和腿好像也有骨折，但如果头部的伤势不稳定下来，胳膊和腿部的伤好像就没办法治疗。”

听了柚木的话，多纪吓得闭上了眼睛。

“总之，好像这两天是关键时期。”

“这么说，隆彦也许就没救了……”

“医生倒是说他年轻，也许有救。”

按照目前的情况，似乎不是失明和残疾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

“这里的外科主治医生和川岛很熟，他说他会尽力而为的。”

多纪给柚木鞠了个躬说：

“谢谢您！”

但眼下多纪还没有工夫去对外科主治医生表示感谢。隆彦严重的伤势让多纪感到惊慌失措。

柚木叹息说：

“隆彦他们也太胡来了。”

柚木自己的儿子也是由于内讧而死的，也许这让他感受更深些吧。

多纪问柚木：

“我现在能回京都一趟吗？”

“我想隆彦的病情短时间内不会有突然的变化。不过，你要回去的话，还是快点回去为好。”

多纪想快点动身回去，但她却不想站起身。她感到浑身瘫软，直不起腰来。

“那，咱们走吧！”

在柚木的催促下，多纪才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柚木问多纪：

“你是从梅田走，还是坐新干线走？”

“老师您呢？”

“我乘新干线……”

“那么，请让我陪您到京都吧。”

现在，多纪想尽可能和柚木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哪怕是一分钟也好。这固然这是由于对柚木的爱，但更主要的是她担心自己一旦离开柚木，会突然崩溃。

就这样，两人在新大阪车站乘上了新干线。列车六点二十开出，十五分钟后到达京都。

眼下的多纪憎恨列车怎么开这么快。

列车快要进站时，多纪站起身来。

柚木也站了起来。他对多纪说：

“路上小心。大家会尽量抢救隆彦的，所以你也不必过于担心。”

多纪默默点了点头。

她想对柚木带她出来旅游表示感谢，关于今后的许多事情也想和柚木商量。但此时的她无论和柚木在一起待多久，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有什么事，请随时给我打电话。打到我家也没关系。”

多纪点了点头，心想自己是不是要柚木和自己在大阪住一个晚上。

多纪在隆彦病床前整整守护了三天三夜。工厂里的事情都交代给了吉冈，通过电话勉强维持着联系。

森子和安代都劝多纪说，大家轮流着陪护隆彦，让她回家休息休息，但都被多纪拒绝了。她想通过彻夜不眠地看护病人，通过自虐，来赎自己和柚木外出旅游的罪过。

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天了，隆彦仍然没有意识。无论白天或夜晚，始终处于昏睡状态。虽然有时也会移动胳膊或抖动一下嘴唇，但好像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隆彦处于绝对安静的状态，胳膊和腿部上着夹板，没有进行其他治疗。大家就这样静等他恢复意识。多纪一个人哭着为隆彦擦拭出汗的身体，为隆彦接尿。

没想到自己会这样照顾比自己小七岁的弟弟。

要是现在母亲在这里会说什么呢？要是父亲在这里会怎么看呢？

她觉得他们看了同样会很悲伤，但有父母在场，也许自己就不至于感到这样孤独无助。

如果这个世界上唯一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死了，那多纪就真的是孤独一人了。

为什么母亲他们走得那样早呢？

多纪忽然觉得病中的弟弟很可恨。也许他是想通过尽情胡来的方式早日得到解脱，然后去见父母吧。

但是，尽管如此，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刻，得不到父母看护的弟弟也令人同情。即使他现在没有意识，但他肯定希望得到母亲的看护。

现在，多纪想替父母看护弟弟。她想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按照母亲的想法做事情。

然而，虽然多纪想这样做，但关键是她本意却希望有父母在场。当她看护累了的时候，就不由得会喊母亲的名字。

多纪的这种想依靠父母的心情，导致她想通过和柚木打电话来得到慰藉。

因为隆彦的事而去寻求柚木的安慰是不应该的，但多纪全然忘记了这些，安心于柚木这个巨大的靠山。

隆彦住院后的第五天，外科主治医生来到了病房。他劝多纪：“虽然你弟弟的病情还不容乐观，但眼下还不会发生突然的事情。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回京都一段时间？”

看来外科主治医生对多纪的献身精神也感到于心不忍。

“一旦你弟弟恢复了意识，我马上通知你。”

要是隆彦没有意识，那多纪在不在他身旁都一样。一旦隆彦醒过来，多纪马上赶过来就行了。

但是，多纪想让隆彦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她想等隆彦睁开眼时，紧紧抓住他的手，呼喊他的名字。

这也是多纪代替父母应尽的义务。

事件已经过去一周了，可隆彦的病情并没有变化，始终处于昏睡状态，没有意识。

隆彦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忘记了苏醒，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吗？

多纪问主治医生关口：

“您看隆彦的病情怎么样啊？”

关口医生还很年轻，年纪在三十二三岁。他微微低着头寻思该如何回答多纪。那样子有些像隆彦。

“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目前很难回答您。”

每次都是这样的回答。按照医生的说法，隆彦原本几乎是没救了。但由于他年轻，心脏的功能强，这才维持到现在。

一周后，多纪决定晚上在医院陪护隆彦，早晨回京都。就像每天从大阪去京都上班一样。

开始时多纪只是带来些换洗的内衣，渐渐地，带来的衣服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占满了病床上方的其中一个柜子。

虽然森子和安代也劝多纪：“我们住在医院里，你回京都吧。”但多纪坚持要自己陪护隆彦。

每天早晨醒来，多纪都觉得今天隆彦也许会恢复意识。夜晚睡在隆彦的病床边，多纪也会轻轻呼喊隆彦，觉得他也许恢复了意识。有时她会一直盯着隆彦从绷带的缝隙里露出的右眼。

看到隆彦轻微地眨眼，轻轻抖动鼻翼，多纪就想隆彦是不是有了意识，但隆彦并没有明显的反应。

喊隆彦的名字，他也不回答，始终处于昏睡状态。

实在忍受不住寂寞的多纪就给柚木打电话。她告诉柚木：

“隆彦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说着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柚木告诉多纪说：

“看样子伤到了大脑深部，所以恢复意识可能需要些时间。”

柚木的话比主治医生说得亲切。她问柚木：

“隆彦不会永远这样昏睡不醒吧？”

“我想不会的。”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意识呢？”

“要等脑部的出血慢慢吸收，把脑压降下来，所以急不得。”

“可是，已经过去一星期了。”

对主治医生不能说的话，可以说给柚木听。

“你不能放弃，要耐心地等待。”

通过和柚木打电话，多纪的心情多少轻松了些。她问柚木：

“您下次什么时候来大阪啊？”

“五月初有个长假，我想那个时候去。”

“您快点来吧。”

“可是，你弟弟病成那个样……”

“所以才想请您快点来啊。”

对别人不能说的任性话，多纪都会说给柚木听。

三天后，医生对隆彦断了的右臂和左腿做了手术。

虽然隆彦依然没有意识，但不能让他的骨折一直这样下去。

下午，隆彦被推进了手术室。进手术室前和出手术室后的隆彦，看不出有打麻药的迹象。

主刀医生对多纪解释说，因为隆彦没有意识，没有痛感，所以也没必要给他打麻药。但多纪总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觉得好像隆彦受了虐待似的。不过，这似乎是多纪多虑了。在对隆彦的胳膊和腿做手术的同时，医生还拿掉了隆彦受伤的眼部的绷带。只有动过手术的头部还仍然被网状绷带包裹着。

眼皮上还有两处刀伤，伤口周围肿胀的皮肤呈黑色。不过，眼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多纪觉得隆彦可能不会失明，但医生却说没把握。

虽然从外表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医生认为眼角膜以及里面的视神经等有可能受到了损害。总而言之，在病人没有恢复意识之前，似乎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反正头部的伤属于脑外科，四肢的骨折和外伤属于整形外科，眼部的伤属于眼科。这样一来，光每天的查房都要来好几个医生。

所幸隆彦的内脏没有受伤，这似乎是他能维持到现在的原因。但隆彦也太能睡了，乍一看去，他似乎睡得很舒服。

不过，和正常人的睡眠不同的是，即使是白天，隆彦的眼睛时不时会睁开。他睁着眼睛朝周围巡视。旁边的人以为他苏醒了，就问他话。但他什么也不回答。

看来隆彦虽然转动眼球，但和他的意识无关，只是随便转动而已。

每当看到隆彦转动眼球时，多纪就会给柚木打电话。

“他睁着大大的眼睛，在看着我。是不是恢复意识了呀？”

“可是，他不是什么话也不说吗？”

“是不是他想说话，但因为语言神经受了伤说不出来啊？”

“你说的情况也存在。但如果有意识的话，即使他不会说话，也会转动眼球，眼神里会带有情感的。”

听了柚木这么肯定的话，多纪又没有了信心。即便是喊隆彦，他也只是看着某个方向，呆呆地一言不发，也不会朝喊他的人点头。

“隆彦会这样昏睡多久呢？”

多纪每次都会问柚木这句话。

每当多纪这样问柚木时，柚木就会简单地回答她：

“总之，需要耐心等待。”

从柚木简短的话语里，多纪感觉到隆彦的病情似乎很严重，心里非常不安。

又过了一周的时间，隆彦的病情依然没有变化。

原以为隆彦什么都不吃，身体会衰弱下去，但他的身体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消瘦，这可能是因为打点滴的注射液里含有各种营养的缘故吧。也许是因为脸颊有些浮肿，隆彦看上去似乎比原来还胖了些。

隆彦受伤已经半个多月，四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

这样拖下去，多纪也无法一直这样在病床边陪着隆彦。

刚开始时，隆彦生死不明，多纪感到很紧张。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紧张的心情也慢慢缓和了下来。

吉冈不断劝多纪：

“这样下去，你身体也吃不消的，我这边也有些不方便的事情。如果隆彦的病情像目前这样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你是不是回京都来，请安代小姐或森子夫人替替你？”

的确，照目前多纪的状态，即便去工厂上班，连半个经理的作用也起不到。好久没有联系和招待银行及老客户了。

到了五月初，多纪终于接受吉冈的建议，决定回到若王子的家。从内心讲，多纪想再陪护隆彦一段时间。但身为经理，她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

一回到家，疲劳的感觉顿时向多纪袭来。连续好几天，多纪都是一下班就回家休息。

多纪回家后，由安代替换她去医院陪护隆彦。森子也说要去医院陪护，但多纪觉得让继母去为隆彦擦屎擦尿不太合适。十六岁开始做舞伎的森子，一直生活在烟花巷里。让她照顾一个大小便失禁的病人，似乎有些太难为她了。

浪花医院不需要病人家属陪护，院方安排的有全陪护工。所以，并不是非得要安代去陪护隆彦。但多纪觉得没有一个熟悉的人陪护在身旁，隆彦就太可怜了。

医院安排的护工，照顾病人的技术熟练，特别是照顾一个没有意识的病人，病人又不会挑什么其他毛病，应该很容易照顾的。但正因为这样，多纪才想让像安代这样熟悉的人去陪护隆彦。

安代也明白多纪的心思，所以白天基本上由护工照顾隆彦，安代只有夜晚陪在隆彦身边。

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做，安代就会因过于劳累而坚持不下去。

回到京都后，多纪对银行及老客户一一进行了拜访。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同情：“你太不容易了。”

其中有的还给多纪寄来了慰问信，多纪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那，你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多纪鞠着躬，只是简单地告诉对方：

“托您的福，看样子问题不太大。”

去年秋季，当隆彦被作为内讧的主犯遭到警察通缉时，多纪感到脸上无光，但周围的人并没有多说什么。银行方面在对工厂的贷款上，一时间似乎提高了警惕，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老客户的态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也许是因为当时报纸上主要报道的是事件和受害人，而作为加害方的隆彦的名字却不怎么显眼。但也可能是由于人们不知道对加害方的家人该说些什么。

但这次的事件，报纸上隆彦的名字很醒目。有的报纸上还写着“元京大学生”，甚至有的报纸上还清楚地写着“从事扇子的制作和批发的‘辻村’”等。

正因为是地方性的报纸，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因为这次隆彦是受害人，所以人们见了多纪话容易说些。

周围的人都很亲切地对多纪说：“您辛苦了。”“您弟弟太令人同情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忘记了隆彦曾经是加害方，对多纪说：“那些人实在太过分了！”

不过，他们这些话，表面上是对隆彦表示同情，实际上是同情多纪。人们同情多纪，觉得她有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弟弟一定很辛苦。

他们的话语里也许还包含有放心感，觉得这样一来，做坏事的隆彦弟弟今后会稍微老实些。其中有些

人的话语里还流露出“隆彦受重伤是必然的”这样的心情。

对于这些人，多纪都一一鞠躬表示感谢。但她心里却想大声对他们喊叫：“请你们不要再说了！”

她不需要同情和慰问，也不需要亲切的语言。她只想让这件事平息下来。

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正因为这样，风俗人情的事很麻烦。一家出了事，就不单单是一家的事了。虽说近来情况有所变化，但古老的风俗人情依然存在。

这样的风俗人情，一方面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但同时也是人们的精神负担。

森子叹息道：

“大家都给我打招呼安慰我，让我感到很没面子，我都快没法出门走路了。”

多纪向森子道歉：

“对不起！”

森子急忙说：

“这又不是你的错。”

虽然和隆彦没有血缘关系，但森子形式上是隆彦的母亲，所以多纪不应该说道歉的话。按理说，应该道歉的是森子。

虽然觉得多纪道歉有些不合适，但此时的氛围又让多纪不能不道歉。虽然多纪和森子生活在同一个家中，但两人心里却有相当的距离。

森子小声说：

“俗话说，闲言碎语两个半月自然消。所以快点过去这段时间就好了。”

如果闲言碎语真的过两个半月就会消失，那时间过得快一些是最好不过了，但隆彦受伤的身体和多纪的心情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恢复吗？多纪对此毫无把握。

第九章

柚木说到五月的黄金周时来京都，但他最终没有来。

当初计划五月三号下午来，三号、四号在京都住两天，甚至连乘下午一点的“光”号新干线这个出发的时间都清楚地告诉了多纪。

如果乘一点钟的新干线，那就是下午四点到京都。将近三点钟，时多纪正准备去车站接柚木，这时森子来喊她说有一个叫柚木的先生给她打电话。

虽然森子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在窥探多纪的反应。

由于隆彦出了事儿，和武藤的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

虽然多纪当初说从津和野回来后就给对方回话，但至今也没有任何说法。多纪一直在医院陪隆彦。再说，出了那样的事情，森子也许不好意思提多纪和武藤的婚事。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月。

森子问多纪：

“把电话转到你屋里吧？”

“不用了。”

多纪不让森子转电话，来到客厅里的电话机旁。电话听筒里马上传来了柚木的声音。

“实在遗憾。今天去不了京都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从前几天开始，我胸部不太舒服。”

“胸部？”

多纪忘记了森子就在旁边，大声问柚木：

“那，不要紧吧？”

“休息了几天，好了一些。我想趁你还没从家出来，打电话告诉你一声。好容易有这么个空闲又去不了，非常遗憾。”

“那倒没关系。不过，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我想问题不太大。也许是心脏有些问题。”

“真的吗？”

“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您要多加小心啊。”

关于心脏方面的病，多纪不太懂。但她曾听说，得心脏病的人说死就死。万一柚木得的是心脏病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多纪感到一阵眩晕。柚木在电话里说：

“我打算如果明天情况稳定下来的话就去京都。”

“您不必勉强。要好好静养。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昨晚实在太累了。”

“昨晚您干什么了？”

“学校让我担任学生部长，和学生集体谈判，一直谈到今天早晨。”

“您不能这么劳累呀。”

“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个学生部长，没办法……”

多纪还是第一次听说柚木在当学生部长。

柚木话语不多，很少对多纪谈他自己身边的事情，但多纪觉得还是他应该把担任学生部长这样的事情告诉自己。

上次医务室的人出的事情，柚木也什么都没对多纪说。也许柚木是怕多纪知道了会为他担心。但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所说的事情都是感到开心的。即便男人说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女人会因此觉得男人把她当作依靠而感到放心。

也许是柚木懒得跟多纪说，也许是觉得那样的事情告诉女人或孩子也没什么用。虽然多纪讨厌话多的男人，但像柚木这样什么都不告诉她，反倒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多余的人，心里感到有些凄凉。

“是不是学生提的条件很苛刻啊？”

多纪曾听说有的教授被自治会的一群学生吊起来，有的教授累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柚木又要搞研究，又要搞临床治疗，还要忙着处理一些事情的善后工作，现在又受那些学生逼迫。想到这些，多纪感到坐立不安。

“您不要再做那些工作了。”

“不做不行啊。”

“您要是真的得了病怎么办？”

“情况没那么严重。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如果情况好转就去京都。”

“您不要勉强。因为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啊。”

多纪非常想见柚木，可此时的她却主动地拒绝柚木。从多纪的话语里听得出，她在生柚木的气，觉得他太任性了。

“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都怪我不好。”

“您好好休息吧。”

多纪挂断了电话，叹了口气。

多纪感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今天一整天，多纪忙的都是柚木要来京都的事。现在柚木不来京都了，她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多纪脑子里空荡荡的，她在想柚木在家休息的情形。

在寝室，也许是在里面的客厅，柚木穿着睡衣躺在那里。他静静地躺着，旁边是上次夜间守灵时见过的他的妻子。

那个曾冲多纪喊叫“滚！”的妻子，此时正坐在柚木旁边，在看他的脸。

“随他的便。”

过了一会儿，多纪嘴里这样嘟囔着猛地站起身来。

她把刚才拿出来的和服又重新放进衣柜的抽屉里，穿上白色上衣和白色的喇叭裤，然后提着装有弓箭和射箭衣的提包离开了家。

休息日的下午，初夏的阳光很明亮。左侧是若王子神社里的树林，沿坡度不大的坡道往下走，左边是哲学路。也许因为是黄金周，速水河岸边的小路上游客如织。

多纪看都不看那些游客一眼，快步走下坡道，在永观堂前面坐进了出租车。她告诉司机：

“请去冈崎的音乐大学。”

说罢，她靠在出租车的靠背上调整自己有些急促的呼吸。

多纪有些心绪不宁，觉得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一想起柚木现在正在妻子的陪护下休息，多纪心里就难以平静。她不知道自己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大街上人还是那样多。出租车穿过人流，从平安神宫旁边拐过去，来到了音乐大学的正门前。

多纪下了出租车，径直朝右侧里面的武德殿走去。

那里有一个射箭场。

多纪和槇子一起来过许多次。真正喜欢上射箭是前年的事了。过去她每周都来这里一次，可最近一直没来过。上次射箭晋级考试，槇子考过了四级，而多纪始终还停留在初级上。

尽管如此，去年这个时候多纪一个月还来一次，而这半年她一次也没来过。

可今天她突然想来这里射箭。

这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果硬要找个理由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想起了柚木在妻子的身旁休息的情景。

她想，也许自己果断地拉弓瞄准箭靶时，心情会平静下来。

多纪走进射箭场，发现里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射箭，都是些男人，也许他们是因为休息日想来这里流些汗。

多纪去武德殿里面的更衣室换了衣服。弓箭和射箭服都快一年没碰了，沾满了灰尘。

射箭很注重文明礼仪。比起射中靶子，更重要的是通过练习射箭学习礼仪，磨炼操守。

多纪换上射箭穿的衣裙，戴上射箭用的皮手套，拿着弓箭来到射箭场。

有三个男子正站在那里射箭。多纪在他们身后的凳子上坐下来等候。

多纪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的人拉弓，她的精神渐渐紧张起来。也许这就像相扑里交手前摆的架势吧。

柚木的事情、隆彦的事情、工厂里乱七八糟的事情，渐渐从多纪的脑子里退去，她脑子里此时只有射中目标这一件事。

不久，三个男子射完了箭，他们朝在等待的人鞠了个躬退了下来。多纪他们坐到了相应的座位上。

右侧的人首先站起身来搭箭拉弓。

多纪觉得以前好像见过眼前这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当时他的水平和多纪差不多，时常射不中靶子，而如今射得很准。

那个男子射完后，接下来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他的姿势很好，看样子肯定是三段。看着看着，多纪后悔自己今天不该时隔一年突然来练射箭。

自己又没有好好练习，怎么能凭一时的意气就来射箭了呢？

但既然来了就不能这样跑掉。

前面的人射完了箭，轮到多纪了。刚站起身时，多纪还担心自己会心慌意乱。可当她站到了射箭的位置上时，就没有了那种害羞的感觉。

多纪知道周围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他们似乎对射箭练习场难得一见的女性很感兴趣。

不过，多纪仅仅是在做射箭准备动作的短短几秒钟里感觉周围的人在看着她。

不久，多纪把弓垂直于胸前，松开弦，搭上箭。她吸了口气，然后开始慢慢地拉弓。

二十八米外的箭靶位于多纪的正前方。

多纪眼睛盯着箭靶缓缓地拉弓。此时的她，眼睛里只有箭靶上的黑点，看不见箭靶和插箭靶的土堆。

此时弓弦已经拉到了极限，就剩下松手把箭射出去了。

突然，多纪发现箭靶上的黑点变成了柚木。

柚木从正面看着她，柚木的妻子站在他身后。这时柚木的影子消失了，只剩下柚木妻子的那张脸。

多纪在心里轻声喊叫：“机会来了！……”

眨眼间，箭朝柚木的妻子飞去。箭啪的一声射到了靶子上。

虽然箭头稍微偏离了箭靶的中心点，但还是命中了靶子中间的黑点。

多纪确认了一下箭着点，调整好呼吸后又搭上了第二支箭。每次连射两箭，多纪共射了四次。四次下来，多纪已经有些冒汗了。瞄准目标，使劲拉弓。动作看起来很轻巧，其实需要格外地用力。

射完第十四箭后，多纪停了下来。

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练习了，但结果好得出人意料。坐在教练席上观看的教练走过来说：

“你射得不是很好吗？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是不是很忙啊？”

“是有点……”

“偶尔来练练射箭，可以改变一下心情，不是挺好嘛。”

的确，用力拉过弓箭之后，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之前闷闷不乐的心情好像顿时烟消云散了。

多纪拉弓射箭时，从靶子上看到了柚木。她把说来而没来的柚木和照看他的妻子当作了箭靶。

多纪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到箭头上一下子射了出去。

现在，多纪乱糟糟的心情消失得一干二净。这大概是因为她拉弓时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吧。

多纪浑身轻松地离开了武德殿。

她来到音乐大学的大门前，微风从茂密的银杏树林里刮过。微风里的多纪在考虑接下来去什么地方。

从今天傍晚到夜里这段时间，原本是留给柚木的。现在她不知道如何打发这段时间。

多纪想去河原町大街随便走走，但一想起黄金周拥挤的行人，又心烦起来。

她想给槇子打个电话，但槇子很可能一见面就会问她隆彦的情况。不由得又犹豫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多纪意外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可去。

多纪信步沿大学的围墙朝南走去。走着走着，她忽然想起了武藤。

上次武藤送她回家，她从车里逃了出来。打那以后就没和武藤见过面。后来，武藤通过森子正式向她求了婚，但多纪还没有给他回话。因为隆彦出了事，可能武藤也不好在这个时候问她求婚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多纪想给武藤打个电话。

自己不想和武藤结婚，可这时又想起了武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方无数次固执的求婚，自己不知不觉地动了心吗？要不就是因为柚木没来，自己感到寂寞，从而把自己逼到了武藤一边。

拿不定主意的多纪，在微风里朝平安神宫的方向走去。

隆彦受伤后的第三天，武藤给若王子的多纪家里送了水果和鲜花。

虽然说的对隆彦表示慰问，可武藤和隆彦从未见过面。也许是考虑到与森子和多纪的关系才送水果和鲜花的。这说明武藤是个很细心的人。

水果和鲜花当然是委托店家送来的，但毕竟是对方的一番好意。

即便是从表示感谢这个意义上，现在给武藤打电话也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多纪给自己找好理由后，在公用电话亭前面停了下来。她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了记事本。

记事本里有武藤公司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多纪先拨了武藤公司里的电话号码。确认武藤现在休息没上班后，又给他家里拨了电话。

多纪以为武藤下午这个时候不在家。没想到听筒里很快传来了武藤的声音。

“突然打电话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样子武藤对多纪打电话来感到有些吃惊。

“谢谢您上次送来那么好的水果和鲜花。”

“说哪里话。你弟弟伤得那么重，真是很不幸啊。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托您的福，他现在情况还可以。”

“噢，真是太不幸了。”

武藤对着电话点了点头说：

“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冈崎附近。”

“那，我们见见面吧。我可以马上过去。”

“不，我就是想打个电话向您表示一下我的谢意。”

“可是，我们稍微见一面问题不大吧？你要是在冈崎附近的话，我打车五分钟就能到。冈崎那条街上不是有个叫‘禅味’的茶馆吗，你能在那里等我吗？”

“这可真是，我原本想今天先打个电话向您表示一下谢意，然后改天再找机会见面的。”

“先不要说那么多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我在音乐大学附近。”

“那你不要离开那里，我马上过去。”

武藤说罢挂断了电话。

这样一来，多纪就是想回家也不行了。

多纪站在音乐大学门前的银杏树下等武藤来。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给武藤打电话。

给武藤打电话时，原本只是想感谢他送来了水果和鲜花。

可如今，自己却像等待恋人似的站在这里。

都说男人脸皮厚，说女人招架不住脸皮厚的男人。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说实话，多纪并不讨厌武藤，但又谈不上喜欢他。这个她理应不在意的男人，不知何时已深深地进入到她内心。

当然，这并不是武藤强行进入的。不可否认，多纪心里有时也有想见武藤的念头。

当她感到寂寞时，与武藤见面可以缓解她寂寞的心情。她觉得自己和武藤之间不存在讨厌或喜欢的问题，与他见见面没什么问题。

多纪以为给武藤打电话只是为了感谢他送来了水果和鲜花，但这只是她表面的想法。她内心是想通过和武藤见面来缓解一下自己郁闷的心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藤是柚木的替代品。柚木来不了，就和武藤见见面打发时间。

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说都是柚木的错。都是因为柚木生病，让他妻子在旁边守护着，才使自己现在和武藤见面。

多纪正在这样想着，这时一辆白色的跑车开过来停在了她左边。

武藤从车里探出那张圆脸，朝她招着手说：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先上车再说吧。”

多纪想起了上次夜晚发生在车里的一幕，但她还是不介意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

“我来得快吧？我是担心你逃跑，所以就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武藤开车直接把多纪带到了南禅寺附近名叫“禅味”的茶馆。茶馆建在南禅寺旁边的水渠边上，窗户很大。

茶馆看上去档次很高，不过好像也提供简餐。

武藤喝着咖啡给多纪介绍：

“这里曾经是谷崎润一郎写《细雪》那部小说的地方。”

多纪过去也多次从这个茶馆门前路过，但这是第一次进来。

“你弟弟住在大阪的医院里，来回很不方便啊。”

话题自然转到了隆彦的病情上。武藤说：

“你弟弟快点康复就好了。”

关于隆彦的病情，现在说得再多也没用。一切全凭医生，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多纪现在考虑的不是隆彦的病情，她想去一个什么地方散散心。想度过一个忘掉隆彦和柚木的星期天的傍晚。她问武藤：

“武藤君，您能不能带我去哪里兜兜风啊？”

武藤面带怀疑地说：

“你真的想去兜风吗？那，去神户怎么样？现在去那里，可以看六甲山的夜景。”

听说要去的地方在离隆彦住的医院很近的大阪那个方向，多纪感到很郁闷。

“那，要不咱们去爬比叡山吧？”

只要不是往大阪的方向，去哪里都可以。只要能把柚木不在这段空白的的时间打发过去就行。

两人立刻从茶馆里出来，乘停在外面的汽车去比叡山。

休息日的傍晚，上山的汽车很多。

多纪好久没有爬过比叡山了。看着暮色中的山体，多纪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化得太快了。

当初曾提醒自己，只是给武藤打个电话。可如今却坐在武藤的汽车里和他一起兜风，而且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自己太任性，太随便了。对自己这种轻率的举动，武藤会怎样看？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没准脾气的女人呢？也许他是明知道这一点而和自己交往的吧？

武藤问多纪：

“我们在山上的饭店里吃饭吧？”

对任性的多纪，武藤仍然是呵护有加。多纪觉得很对不起武藤，但她又觉得好像对武藤可以提任何过分的要求。

这点和柚木有些不同。虽然对柚木也可以使性子，但柚木内心有忍让的成分。当多纪对他使性子时，总会考虑他的心情，揣摩他忍耐的程度。而对武藤使性子就用不着考虑这些问题，不爱武藤的轻松感让多纪可以尽情地使性子。

两人到达山顶时，夕阳快要下山了。欣赏着西边的落日，两人并在那里朝山的谷底扔起瓦片来。

把胳膊横着朝后伸，然后把扁平的圆形瓦片朝前方扔出。瓦片在空中旋转着朝前飞去。开始时多纪扔不好，但经过武藤的指点，很快她扔的瓦片就能朝前飞了。

正在扔瓦片的多纪，不但忘记了隆彦，忘记了柚木，甚至还忘记了站在她旁边的这个男人曾经借给她钱，现在正向她求婚。

扔完瓦片后，两人在山顶附近的饭店吃了晚饭。饭后又开车下山。太阳已经落山，天彻底黑了下来。横跨琵琶湖的大桥上的灯光像一条光带悬挂在湖面上。

从山上下来到达市区时，武藤邀多纪去北白川附近的保龄球馆。

听说保龄球如今已经不时髦了。可是，大概因为是休息日吧，场馆里几乎座无虚席。两人走到靠边的球道前。经过武藤的指点，多纪发现保龄球其实很容易玩。

多纪扔了三个回合的球，最高才得了九十分，还不及武藤得分的一半。不过，因为有一百分的让分，所以多纪的成绩是一胜二负。

“我们已经活动很长时间了，休息一下吧。”

说罢，武藤又带多纪去了以前曾经去过的有舞蹈家风格的酒吧。

武藤亲自往酒杯里倒上啤酒，举起杯子对多纪说：

“你辛苦了！干杯！”

“谢谢！今天我特别开心。”

多纪现在可以老老实实在地对武藤说感谢的话了。

和柚木在一起时，愉快的背后始终有分别的不安，而和武藤在一起时则没有这种担心，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尽情地消遣。

假如今天是和柚木在一起，那就既去不了比叡山也去不了保龄球馆。即使是去了，也许只是看了落日后静静地谈谈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迄今为止，多纪觉得年龄的差别并不影响自己和柚木的关系。她认为只要相爱，即使两人年龄差上十五岁也没关系。

然而，当和武藤实际接触后，她发现和同柚木在一起时的感觉有些不一样。也许是武藤比柚木年轻十岁的缘故，他的言语行为中有股年轻和热闹劲儿。虽然多纪不喜欢武藤那种凭借自己年轻就强人所难的做法，但如今她却安于武藤的这种安排。

奇怪！自己怎么……

多纪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开始比较起柚木和武藤来。她摇了摇头，想驱散这样的念头。

两人在那个酒吧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武藤欠起身说：

“咱们再去一家酒吧吧。”

“不，我要告辞了。”

多纪心里忽然想起该回家了。这时的回家，与其说是回她自己的家，还不如说是回到柚木身边。

“时间不是还早吗？”

“可是，已经晚上十点了。”

“是不是我今天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你生气了？”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

“没必要这么急着回去嘛，再喝一杯怎么样？”

“实在抱歉。今天就……”

多纪这颗暂时倒向武藤的心又迅速地清醒了过来。

武藤面带扫兴地站起身说：

“我们好不容易见一次面，以为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呢。”

多纪觉得自己实在太任性了。自己没能见到柚木，为了解闷而把武藤喊了出来。一旦自己解了闷，就马上要回去。这的确给陪这样一个任性女人的武藤添了不小的麻烦。

然而，多纪一旦清醒过来，她的心情是难以改变的。刚才还觉得和武藤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现在忽然又觉得和武藤在一起很无聊。

武藤对多纪说：

“那，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我一个人回去没关系。”

“请你不要这么防着我。”

也许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武藤表现得很绅士，他把多纪送到她若王子的家，一本正经地给她打开了车门，问多纪：

“你下次还能和我见面吗？”

“请您等我的电话吧。”

“不，还是我给你打电话吧。你弟弟要是有什么问题，请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

“谢谢！”

虽说现在多纪脑子里又想起了柚木，但也不能忘记和武藤在一起的这段愉快的时光。

黄金周过去了，京都的葵叶节也结束了。隆彦依旧像忘记了睁眼似的昏睡不醒。

多纪每隔两天就去大阪的医院看看，但隆彦的情况毫无变化，多纪和安代面面相觑，彼此叹息，心里都在想：

“隆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据警察说，袭击隆彦的同伙属于和隆彦他们的团体相对立的K派。警方已经掌握了主谋的大体情况。但对于多纪来说，这些都无所谓了。

如果这次隆彦康复了，他一定会彻底地脱离他那个团体，洗手不干的。果真如此，那么这次的事件对隆彦来说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如今也只能这样想，等待隆彦康复。

可是，葵叶节结束后的五月末的一天，当多纪从工厂下班来到医院时，护士来告诉她：

“关口医生想和您谈谈您弟弟的病情。”

听了护士的话，多纪感到有些不安。

过去，关于隆彦的病情，无论怎样打听，医生从不积极地正面回答。

其原因大概并不是因为对外行人说了也没用。医生不告诉她具体的情况，只是说“再观察一下吧”。

而今天，医生却主动提出要和她谈隆彦的病情。

多纪满腹狐疑地来到办公室。关口医生正在往病例上写着什么。看到多纪进来，关口医生马上指了指里面的沙发说：“请坐！”

多纪默默地给医生鞠了个躬，和关口医生并排坐到了沙发上。

“您今天过一会儿还回京都吗？”

“是的。我原来打算过会儿回京都去的。”

“您很不容易啊。”

关口医生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看多纪说：

“说实话，这话很难对您说出口。您也知道，您弟弟的病情，这一个多月几乎没有变化。”

“.....”

“作为医生，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多纪坐直了身子看着关口医生。

“昨天也和各科的主治医生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照目前的情况，基本可以断定您弟弟成了植物人.....”

多纪问关口医生：

“您是说我弟弟成了植物人？”

“也许您对这个词不太熟悉。植物人的意思就是，人像植物一样，躺在那里长眠不醒，不会移动。”

人变得像植物一样，是个什么样子？多纪一时还难以理解。医生给多纪解释：

“简单地说，人可以自己走路、拿东西、跑步。也就是说，人会自己移动身体。但是，如果大脑控制移动的神经受损，人就不会走路、拿东西、跑步了。”

隆彦的确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当然，脊髓神经受伤的人也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但是当这样的人想拿东西时，他能够做出表示，能够表达情感，而植物人则没有移动身体或拿东西的意思。”

“可是，隆彦也经常移动手臂，转动眼球的呀.....”

“虽然您弟弟经常移动手臂，转动眼球，可那不是他有意识的动作。这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困难。人身体里有一种所谓与动物性的动作有关的神经。通过这种神经，人可以有意地做拿东西、握东西、吃东西这样的动作。医学上把这种神经叫作动物神经。与此相对，还有一种神经叫作植物神经。植物神经负责控制像出了汗，消化吃进胃里的食物，排泄残渣这样一些生理机能。它和人的意志是没有关系的。人有了这两种神经系统，才能够健康地生活。而您弟弟的动物神经受到了损害。”

“他的动物神经怎么会受到损害呢？”

“消化食物、排泄残渣、出汗这样一些机能，是人维持生命至关重要的机能，所以这些神经的中心隐藏

在脑的最里面。而负责表达情感或意志，并把它付诸行动的神经，相对位于脑部的外侧。遗憾的是，您弟弟脑部外侧伤得很严重，很难治愈。”

关口医生的意思好像是说，受铁管的击打流出的血积存在脑部，损害了负责控制意志和运动的神经。多纪问关口医生：

“那，影响不影响脑子里面的神经呢？”

“里面的神经问题不大。所以你弟弟的生命才能维持到现在。可是，他脑子外侧负责表达意志及情感、控制运动的神经不行了。”

“这么说，隆彦今后是不是会一直这样睡下去呀？”

关口医生缓缓点着头说：

“很遗憾，我想是的……”

多纪无法想象，隆彦这样一直睡下去并且还活着会是什么样子。她的想法很单纯。她觉得，如果说是活着，那就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起来。如果一直这样睡下去，那应该是已经死亡了。

“我不太明白。”

多纪又看了看关口医生说：

“脑子里面重要的神经活着，为什么会……”

“例如，我们为了维持生命，摄入食物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即便是‘吃’这么个动作，发现食物，并往嘴里送这部分动作是靠自己的意志完成的，而吞咽后的消化、吸收、残渣的排泄则是无意识的动作。所以，我们只要替你弟弟找到食物，并帮他把手食物送进他的嘴里，那么你弟弟就可以活下去。”

听了关口医生的解释，多纪基本明白了“植物人”的意思。

看样子，所谓“植物人”，是说一个人虽然生命所需的最低的生理条件得到了保障，但其本人却没有意识。

多纪问关口医生说：

“没有意识，人也可以活着呀？”

“仅就活着这个意义上讲，用大脑思考各种事情，为种种事情而烦恼是第二位的。与这些相比，自然地呼吸，心脏有规律地跳动，消化和吸收则重要得多。”

也许关口医生是为了安慰多纪才这样说的，但多纪听着他的话，又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可是，要是无法思考，那……”

“的确，帕斯卡曾经说过，‘人是能够思考的芦苇’。不过，现代医学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活着的最低

标准是，这个人心脏在跳动，有生理性反应，手脚的血液在流动，有体温。”

多纪呆呆地看着护士办公室的窗外。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周围大楼里的电灯已经打开了。

护士办公室里，上白班的护士都回去了，出出进进的护士都是上小夜班的。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看来医院要恢复晚间的安静了。

多纪也觉得自己有些啰唆，但她还是再次问关口医生：

“您的意思是说，隆彦不会再醒过来了？”

“根据以往的情况，还没有恢复的病例。所以……”

“那，隆彦这一辈子都……”

关口医生把脸扭到了一边。那意思似乎在说：“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请你从我的表情上去做基本的判断吧。”

“总的来说，您弟弟的病情不会迅速恶化。所以请您不要灰心丧气……”

“不会恶化”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的就是“治不好”。看样子，关口医生刚才是专拣好的方面说，目的是为了安慰自己。

多纪站起身说：

“那，我就告辞了……”

她觉得再这样待下去，只会让这个看上去很诚实的年轻医生感到为难。

“我弟弟还请您多加关照。”

多纪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从护士办公室出来的。

一走进病房，安代就跑过来告诉她说：

“少爷刚刚喊我的名字了！”

“你说什么？”

“他嘴里发出了‘安’这个音，而且还盯着我看。”

“安”是安代名字的第一个字，也许安代是因为这个才觉得隆彦在喊她的名字。而隆彦似乎忘记自己刚才喊了什么，眼睛在看着夜幕里的窗户。

“隆彦！”

多纪喊隆彦的名字，但隆彦的两只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漫无目的地看着什么。

多纪告诉安代说：

“他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呀。”

安代说：

“可是，他明明是看着我的脸喊的。”

“不是的。”

虽然多纪也希望隆彦是真的喊了安代的名字，但她还是使劲儿摇头。听了安代的话，多纪放下心来，这反而让她想否定安代的看法。她告诉安代：

“刚才医生跟我谈话了。医生说隆彦这辈子也醒不过来了。”

“真的吗？”

“医生说，隆彦像植物一样，成了一个一动不动的植物人。”

安代惊叫着说：

“怎么会成为植物人呢？！”

可是，隆彦好像并没有听到两人的谈话和安代的惊叫，依旧一言不发地看着窗户。

关于隆彦的病情，给安代说得再多也没用。当天晚上，多纪一回到若王子的家就给柚木打了电话。

看样子，自从五月初柚木心脏病发作后，他每天都回家很早。虽然多纪也知道这对柚木的身体有利，但一想到要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多纪就倍感压力。

通常，好像九点钟过后柚木会在自己的书房里。因此多纪等到九点多才给柚木打电话。

“喂喂！”

听筒里首先传来的是柚木的声音。多纪这才放下心来。

“今天，叫关口的主管医生把我叫去了。他说隆彦成了植物人……”

多纪话说得很急促。可柚木听后好像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只说了声“是啊”。听他的口气，好像他早就预感到了什么似的。

“医生说隆彦会一直没有意识地那样躺着。真的会那样吗？”

“如果成了植物人，那是很难……”

“难道就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

柚木没有回答多纪的问话。看来隆彦确实没救了。她问柚木：

“隆彦要是一辈子都那样躺着，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是那样的话，还是把他转到京都的医院比较好吧？”

“住在大阪的医院不行吗？”

“我不是说医院本身的好坏。今后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京都离家近，各方面不是比较方便些嘛。我想大阪的医院是不会反对隆彦转院的。不过，是不是要给警察那里说说啊？”

单从照顾病人的角度看，转院到京都的确方便许多。

柚木又问多纪：

“眼下医疗费是怎么支付的啊？”

“大体上是从我们家的医疗保险里出的。”

“那你们也要花不少钱啊。”

这一个月，因为是重症，再加上看护费等杂费，已经花了近三十万日元了。

“你看能不能求求京都那所川岛在的医院？我也跟他说说。”

“可是……”

柚木很肯定地说：

“好啦，还是去他那里好。”

多纪考虑的是如何把隆彦的病治好，而柚木好像已经对此不抱希望，似乎在考虑今后的治疗会持续多久。

考虑再三，多纪最终还是接受柚木的劝告，一周后把隆彦从大阪的医院转到了京都的医院。

通常，医生对患者转到其他医院好像都不大喜欢。不过，像隆彦这样没有意识的患者好像是另当别论的。如果患者是个始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植物人，也许负责治疗的医生也感到没劲儿。

从这点讲，对于接收转院病人的一方，肯定是一个很重的负担。照目前的状况，护士也感到很麻烦。

尽管如此，川岛还是很高兴地接收了隆彦。考虑到病人要在医院住很长时间，安排在阴暗的房间里有可能会感到郁闷，因此医院在四楼为隆彦腾出了一个朝阳的单人病房。

不过，这个医院同样认为隆彦已经成了植物人。医生只是告诉多纪说：“总而言之，不能着急，得慢慢治”。

多纪也知道，医生的话并不意味着隆彦的病能够治好。她很清楚，隆彦的病是很难治愈的。但如果不这样说，双方都会感到心里很难受。

对于隆彦的转院，警方什么都没有说。既然医生已经宣布隆彦无法恢复意识，那就不可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新的情况来。自从听说隆彦成了植物人，警方好像放弃了对隆彦的追究。

过去便衣警察时不时地去病房看看。可隆彦转院到京都后，几乎不去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问隆彦的情况。

转院到京都才半个来月，隆彦已经有些发胖了。

隆彦刚受伤时，气色很差，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慢慢胖了起来，下巴下面重叠了起来。

每天通过从鼻孔插到胃里的管子喂他两次流质食物。看样子流质食物的热量相当高。

由于隆彦躺在那里不动，只是偶尔无意识地移动一下手脚，这些流质食物好像已经足够了。不仅脸上长了肉，肩膀、胳膊和腿部都比原来胖了。

但是，因为隆彦不运动，所以他的皮肤显得很柔软松弛。他又不怎么晒太阳，皮肤白白的，感觉有些浮肿。

因为担心隆彦一天到晚躺着不动会造成心脏衰弱，还会长褥疮，所以多纪每天都把病床的床头摇起来几次，让隆彦坐起来，但仅靠这些是难以避免他肌肉萎缩的。

“要是母亲看到隆彦这个样子，不知会多伤心。”

看着流质食物通过管子流进不会说话的隆彦的胃里，多纪感到很伤心，不禁流出了眼泪。

第十章

进入六月，若王子的树林一片葱绿。早晨站在院子里，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中。酷暑尚未到来，但白天有时已经热得要出汗了。销售夏扇的季节就要到了。

虽然从春季开始，扇子的行情有回暖的迹象，但离真正意义上的恢复还有很大的差距。业界的主流看法是，扇子的销售不可能再有短期的强劲回升。这样一来，就只有老老实实在地靠信誉第一维持下去了。

但是，因为受工人春斗⁽¹⁾的影响，员工的工资又要增加，材料价格也一个劲儿上涨。而且，首当其冲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是扇子这类的装饰品。

过去，天一热，扇子就畅销。而如今扇子的销售基本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似乎由于空调的普及，人们不再需要用扇子来纳凉了。

尽管如此，扇子的销售并非与天气毫无关系。扇子的销售毕竟夏天比冬天好得多。

六月上旬的销售行情，是夏扇销售的晴雨表。常常是开头好，接下来的销售就一路看涨。虽说扇子已经通过批发商到了零售商手里，但一旦夏季的销售行情不好，库存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影响来年扇子的生产。

包括多纪在内，整个扇子的业界，都在抱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今后一个月扇子的销售行情。

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多纪来到大街上，去百货商店和零售店转了转。

大概因为星期天游客多的缘故，去扇子店的客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女性顾客。虽然她们反复地挑选，但很少有挑选高档扇子的。她们似乎青睐价位在一千五百日元左右、有黄花龙芽或旋涡花纹这类清爽图案的扇子。

但从这样简单的观察来看，扇子的行情好像和往年差不多，既不好也不坏。

当然，多纪所看到的行情与星期天和好天气有关。一旦天气变坏，还不知道行情会如何变化。

从扇子店出来，多纪又去河原街看了看。拥挤的游人让多纪感到有些窒息，于是她在四条街前面进了一家茶馆。

看样子单独来茶馆的女人不多。多纪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包厢里坐了下来。慢慢喝着咖啡，刚才在杂沓人流里的疲劳感立刻得到了缓解。然而，她脑子里马上又考虑起工厂的事情来。

制扇工人涨工资的事和材料的进货方法这两个问题，必须马上拿出解决办法，而且还要考虑扇子的新设计方案。还有隆彦的病要考虑，还得给武藤回话。柚木说他这个月中旬来，不知他到底能不能来。

多纪喝着咖啡，脑子里在不停地考虑着这些问题。

近来，多纪觉得自己有些劳累。

自从四月中旬隆彦出事以来，多纪一直在陪护他。结果医生告诉她，隆彦成了一个恢复无望的废人。

情绪因此很低落的多纪，现在又无法如愿见到柚木。

多纪也曾想对柚木发脾气，但一想到柚木的工作很忙，想到他有家庭，又觉得自己不能随意过分地介入。

工厂在勉强维持着，但工厂只要运转，不景气的影响就会一点点逼近。

自从隆彦出事后，森子和品子与多纪和安代之间的龃龉日益明显起来。且不说隆彦的事情的善恶，隆彦的伤给多纪和安代带来是深深的悲伤，而森子她们好像觉得仅仅是个麻烦。

虽然彼此嘴上都没有明说，但家庭里存在着微妙的不协调。

彼此都觉得很累，但又没工夫去恢复。一旦彼此进行交谈，真实的情绪就会表现出来。双方都害怕这样，于是就回避交谈，把自己的真实情绪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四年前，父亲去世时，多纪就曾有过这个家会解体的预感。

多纪担心“辻村”这个家族会到此终结。她觉得，现在看来，她的那种预感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若王子的那个家的确很平静，但自从父亲死后，彼此之间的龃龉就逐步显露了出来。

不过，细想起来，这好像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继母和她的女儿，多纪和安代，所受的教育和生活态度截然不同的四个人住在同一个家里。

她们只是由于父亲的缘故而联系到了一起。

不仅是这个家，就连辻村家的工厂本身，也是从父亲那一代延续下来的。吉冈对工厂的献身精神，工厂员工之间的亲密关系，也都是由于父亲而存在。

随着父亲去世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情感必然会逐步淡化。

如今，自己周围能够信任的人只有若王子的安代和工厂里的吉冈了，而这两个人也实实在在地在一天天地变老，不知道这两个人还能依赖多久。一想起这两个人不在后的情景，多纪就感到不安。

如果隆彦已经没了指望，那最终就剩下多纪孤身一人了。多纪忽然有一种想抛弃这一切的冲动。

她想丢开家和工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摆脱现世所有的羁绊，独身一人生活下去。

建礼门院^②及祇王和祇女^③都是看到了现世荣华的虚幻而弃世出家的。可是，多纪还没有达到看透荣华的程度。

多纪只是想忘掉一切烦恼，一个人安静地生活。最近，这个平凡的愿望时常出现在她脑海里。

从茶馆出来后，多纪去了舟冈山的医院。自从隆彦转院到京都后，多纪每天都去病房看望隆彦。

说不定隆彦今天会恢复意识。

多纪忽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但到了病房，她立刻发现自己的期待是徒劳的。

这两个月，多纪一直期盼隆彦的病情会出现奇迹，结果发现是白期盼了一场。渐渐地，期盼的落空也就变得不那么感伤了。多纪对隆彦病情的恢复已不抱希望，她的情感已经变得麻木了。

近来，多纪每天都去医院探视隆彦，这已经成为她的一个习惯。与其说是期待隆彦的病情好转，倒不如说这成了她的一项工作。

隆彦依旧静静地睡在病床上。

在大阪的医院里时，多纪和安代只是在晚上轮流看护隆彦。如今，陪护隆彦的事情全部交给了医院里的护工。多纪需要处理工厂里的事情，又不能让年近六十的安代一直守在医院里。再说，若王子的家里没有安代，也有许多不便。

多纪把带来的水果交给护工，向护工表示感谢：

“让您受累了。”

隆彦无法吃固体食物，所以水果当然是送给护工的礼物。

这个护工是隆彦转院到京都后又重新请护工介绍所介绍来的。护工人很机灵，干活也很勤恳。虽说她才四十五岁左右，丈夫已经去世了。

多纪给她的护工费比介绍所规定的高出两三成。也许是这多给的护工费起了作用。

当初和森子谈起这事时，森子说按护工介绍所的规定付钱就可以了，但多纪觉得那样不太好。她认为，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而且要给病人清洗下身，多付些钱也是应该的事情。

护工跟多纪介绍情况说：

“病人今天精神不错，刚刚还醒了呢。”

护工说的“醒”，意思是睁开眼了，当然不是说隆彦恢复了意识。尽管如此，一天到晚守护在病人旁边，好像也能看出病人精神的好坏。

护工对多纪说：

“我看了今天的报纸，好像大阪的学生之间又出事了。”

多纪听后只是对护工点了点头，她已经不想再去考虑那些事情了。和护工闲聊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多纪离开了病房。

医院大门口旁边的绣球花在阴云的笼罩下越发显得鲜艳。

天气很阴郁，看样子要下雨了。

时间是下午四点。可能是空气湿度大的缘故，多纪像发烧似的浑身懒洋洋的，感觉身体内像有团火在燃烧。

去哪里呢？

多纪一时间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但她又不想回若王子的家。她也不叫出租车，只沿着法国梧桐的林荫道朝大德寺走去。

刚走了一百米左右，这时多纪感觉身后有人朝她跑来。

“经理！”

多纪回头一看，发现喊她的是小田。小田气喘吁吁的，看样子他已经跑了很长一段路。

小田害羞似的捂着脑门说：

“从背影看，觉得有点像您，所以就跑了过来。”

“我刚才去住在这附近的一个朋友家了，能不能请您去这附近的茶馆喝杯茶呀？”

“好啊。”

小田给多纪鞠了个躬说：

“也不问您是否方便就邀请您喝茶，实在抱歉！”

“我也正感到无聊呢。正好啊。”

“真的吗？那太好啦！”

说罢，小田红着脸先进了大街拐角处的茶馆。

多纪和小田面对面坐到了茶馆里。点了咖啡后，多纪想起了品子。

多纪最近除了去工厂就是去医院，也没和品子好好谈过。听森子说，品子今年是大学四年级，好像马上就要忙着准备论文了。

尽管那样，隆彦刚住院时，她还说要来陪护，不过多纪没同意她来。品子太年轻，陪一个没有意识的病人，对她来说太难了。何况还要清洗下身。这对品子来说有些过分。

多纪喝了口咖啡。停了一下，她问小田：

“今天没和品子在一起吗？”

听了多纪的问话，小田愣了一下说：

“品子小姐说和我在一起了？”

“不是的。我从家里出来时没看到品子，所以我以为她今天和你在一起呢。”

小田听罢马上摇着头说：

“不，她没和我在一起。”

小田说话的口气很坚决，这让多纪感到有些吃惊。

“可是，你不是经常和品子见面吗？”

“见面是见面，可是……”

小田低垂着眼睛。看他的表情，不像是害羞，倒像是不知所措。

他对多纪说：

“我怕引起您的误会，所以我得明确地给您说。我和品子小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知道啊。你不要在意我刚才说的话。”

“我没有在意。”

小田像是马上改变了念头似的问多纪：

“您现在有空没有？”

“有空？”

“如果您愿意，我想请您去兜风。车，我可以马上开过来。”

“可是……”

现在多纪并不是不方便，只是觉得和小田两个人一起去兜风心里有些不踏实。一方面因为自己是经理，而小田是雇来的工人。更主要的是，必须考虑小田和品子之间的关系。

多纪对小田说：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得马上回去了。”

“是吗？”

多纪轻轻点了点头。

被拒绝的小田立刻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这让看惯了武藤不由分说的做法的多纪感到很新鲜。

半个小时后，多纪告别小田离开了茶馆。

小田还想再和多纪在一起待会儿，可多纪已经没有了和小田在一起的心情。

刚才和年轻的小田在一起还觉得很放松，可过了二三十分钟后多纪觉得小田的年轻是个负担。对自己的这种心情的变化，多纪本身也觉得愕然。在黄昏的街道的拐角处，多纪乘上了出租车。

“您要去哪里啊？”

被司机这么一问，多纪自己一时也不知去哪里好了。

去哪里好呢？和小田告别时，她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并没有考虑要去哪里。

“请往若王子开吧。”

早晨天空还是晴朗的。到了午后，天空的云越来越厚，好像要下雨了。

那个人在干什么呢？

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多纪想起柚木来。

自从四月中旬见面以来，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原本柚木计划五月份来京都。虽说因为急病没来成，可分别的时间也太长了。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虽然多纪也知道柚木工作依然很忙，但把自己丢下两个月也太过分了。

柚木倒是每周打来两三次电话，但仅仅打电话是难以满足多纪堆积起来的情感饥渴的。

“柚木太不体贴人了！”

多纪忽然感到不安起来。她觉得再这么沉默下去，柚木有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如果自己一直忍耐下去，说不定对方会因此而越发心安理得起来。

多纪清楚，今天自己的心情前所未有地焦躁。如果是平时，自己会再稍微冷静一些。可今天不知为什么，从早晨开始就感到焦躁不安。

多纪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她的大脑里会难以抑制地出现与目前的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自己。她也知道这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征兆。

但是，知道归知道，就是冷静不下来。另一个自我从多纪的身体内部慢慢地往外钻。

多纪对出租车司机说：

“师傅，对不起。能不能请你往火车站开呀？”

“那，就是说不去若王子了？”

“对不起。”

车子刚要过东山大街，这时忽然向右来了个急转弯。

多纪问司机：

“请问现在几点了？”

“四点多点儿。”

多纪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去火车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多纪看着车窗外雨中的晚景，在考虑乘火车到达东京的时间。如果这样直接去火车站，五点之前就可以到达。如果立刻就乘新干线的话……

快五点时，多纪到了火车站。售票窗口上方的显示屏上有新干线的发车时刻表。四点五十三分有一趟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光”号列车。

是不是去看看他呢？

多纪仰头看着列车时刻表，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售票窗口前。

写着“当日票”的窗口前有五六个人在排队。排队的人一个个往前走，不知不觉中多纪成了队列里的第一名。

售票员问她：

“您买去哪里的票啊？”

“我……东京……”

“四点五十三分的可以吗？”

“我想要软席票。”

售票员点着头按了一下电脑的键盘。

车票很快就出来了。

多纪急忙掏出钱，接过了车票。绿色的车票上清楚地写着“东京”。

多纪拿着车票来到了站台上。

傍晚的京都，因为雨水，街道看上去湿漉漉的。

不久，火车进了站。多纪跟着乘车的人流走进了车厢。

刚刚坐下来列车就开动了。

京都塔迅速从视线里消失，屋顶和寺院里的塔消失在了身后。

看到这些，多纪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非同小可。

从告别小田走出茶馆，到乘上火车这段时间，多纪完全处于一个近似梦游的状态。她像着了魔似的到火车站买票上了列车。去东京这事儿，她既没有跟家里人说，也没有通知柚木，更谈不上做旅行的准备。

衣物就是身上现在穿着一件单衣，此外就是手里拿的一个手提包。虽说乘新干线去东京只需三个小时，但这样一身打扮去东京，还是头一回。

多纪再次对自己这种草率的做法感到吃惊。自己的这种做法和小孩子看到火车就想坐没什么不同。

自己为什么会乘上了火车呢？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火车途中只停靠大坂站。多纪呆呆地看着被小雨打湿的车窗。

第一次去柚木家灵前守夜时，也是下这样的小雨。

当时的秋季来得早。自那以后，已经快过去一年了。

多纪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快，但又觉得过得好像很慢。感觉那次去柚木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这也许是由于她一天到晚思念柚木的缘故吧。

列车里的多纪，从京都到大阪这段时间里，对自己的这种出人意料的行为感到很吃惊。但当列车过了大阪后，多纪就不再后悔了。

既然买了去东京的火车票，而且上了火车，那就只剩下去东京这一条路了。事到如今，再后悔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多纪很清楚，自己现在实实在在的是离家越来越远，但她却出人意料地沉着。对自己的这种沉着，她自己 also 感到吃惊。

细想起来，也许多纪今天一整天都在盼望能见到柚木。

虽然多纪今天来到大街上，逛了零售店，去医院看了隆彦，又和小田去了茶馆，但她总是有些焦躁不安，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可是，当现在要去东京时，她心里反而感到舒畅起来了。

自己这样突然去东京见柚木，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对自己的这种鲁莽的行为，多纪更多的不是感到担心，而是感到很有意思。自己到了东京，然后突然给柚木打电话，他该会多么吃惊啊。

也许即使告诉柚木“我在东京”，柚木也不会相信。多纪想看看柚木吃惊的脸是什么样子。她想让柚木大吃一惊，让他为难。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东京站。差几分钟就到晚上八点了。

多纪抬头看了看行李架，这才意识到自己没带什么行李。她从列车里走了出来。

由于是星期天的晚上，站台上有不少拖家带口的旅客，也许他们都是利用周末去关西的吧。多纪挤在出站的人群里，从出站口来到了八重洲出口的外面。

也许雨是从西往东下的。虽然东京的天是阴的，但雨还没有下下来。夜空下的霓虹灯在闪烁。

“终于到东京了！”

多纪欣赏了一会儿东京的夜景，然后返回车站的中央大厅，站到了公用电话亭前。

因为是星期天晚上，柚木不在大学。虽然多纪知道柚木不在大学，但她还是先往大学打了个电话。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柚木的教授办公室，柚木果然不在。

多纪挂断电话，稍微停了一下，又开始拨柚木家里的电话号码。

“喂！”

听筒里只响了一声呼叫音，就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时间，多纪拿着电话听筒，看着眼前的墙壁，一句话也没说。

“喂喂！”

是柚木妻子的声音。

给人家家里打电话，又一言不发。虽然多纪也知道这样做有些失礼，但她就是说不出话来。

听筒里，女人还在一个劲儿地问“是哪位”。

多纪轻轻地挂断了电话。

到了这时，多纪才吃惊地发现自己今天太鲁莽了。

多纪也知道，给柚木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有可能是他妻子。如果是深夜，柚木的妻子也许不会接电话。但晚上八点左右，他妻子接电话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稍微冷静考虑一下就会明白的。但多纪直到拨通电话之前都没有考虑到柚木的妻子。她以为到了东京，只要拨了电话，接电话的就会是柚木。

多纪又从中央大厅朝正门的出口走去。借助汽车的灯光，发现马路上挤满了汽车。看样子，刚才从新干线上下来的大部分旅客都已坐进了汽车。

多纪依然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出租车站台前。

怎么办？

多纪原以为只要到了东京就能见到柚木。毫无思想准备的她，像泄了气的皮球，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

是不是再给柚木家里打个电话呢？这次就明确地告诉他妻子说“请柚木老师听电话”。虽然多纪心里这样想，但她并没有勇气去打电话。

“为什么柚木不出来接电话呢？”

自己突然下决心来到了东京，这时柚木没有出来接电话。如果因为这点而生气，那也只能说是自己爱

生气。虽然多纪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觉得很窝囊。

新下车的旅客越过多纪，在出租车站台前排起了队。

不能这样一直呆呆地站在这个地方。多纪再次回到中央大厅的检票口处。大厅的左边有一个修学旅行团，看样子是一群初中学生。男生穿着清一色的竖领学生服，女生穿的是水兵服。

多纪从修学旅行团旁边走过去，看起检票口上方的发车时刻表来。

下一趟南下的新干线是八点二十四分开车的“光”号列车。乘这趟车的话，晚上十二点之前就可以回到京都。

看罢列车时刻表，多纪来到了车站中央大厅的地下餐厅。她喝着咖啡考虑起接下来的行动来。

离南下的末班“光”号新干线发车还有二十多分钟。错过了这趟火车，今天就回不了京都了。

自己特意来到东京，见不到柚木就这样回去，是件很难堪的事情。她想至少听一听柚木在电话里的声音再回去。但现在再给柚木家里打电话，很可能出来接电话的还是柚木的妻子。

多纪在犹豫，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

一个没有行李、孤身一人的女旅客要住旅店，也许会让人感到很奇怪，但多纪觉得总会有合适她住的旅店的，她的钱包里多少还有些钱。

要住旅店也可以，但必须打电话明确告诉家里的人。当然不能告诉她们自己现在在东京。那就只能说自己现在在槇子家了。

但是，如果在旅馆住下来，又见不到柚木，那就毫无意义了。一个人在并不熟悉的东京过夜既寂寞又无聊。

多纪感到左右为难。这时时间已经到八点十五分了。离最后一班“光”号新干线发车只剩十分钟。

多纪起身到收银台付了钱，然后往公用电话走去。

她想再给柚木打一次电话。如果柚木还是不出来接电话，那就只好放弃了。

多纪盯着电话机看了一会儿，然后下决心开始拨柚木家的电话号码。

听筒里又传来电话的呼叫音。

“喂喂！”

接电话的又是个女人。

多纪大吃一惊，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喂喂！”

“这里是柚木家。您是……”

“柚木老师在家吗？”

“他在家。请问您是哪位呀？”

“这个，我是相泽。”

情急之下，多纪把槇子的姓报给了对方。

“是相泽小姐，是哪里的相泽小姐啊？”

“是东京的……”

“是东京的啊？”

电话里暂时没有了声音。过了一会儿，柚木的妻子说：

“请您稍等！”

多纪拿着电话听筒，另一只手掏出手绢在额头上沾了沾。由于紧张，她的发髻已经汗津津的了。

列车离发车只剩七分钟了。多纪眼睛盯着大厅右侧的大钟。这时听筒里传来了柚木的声音。

“我是柚木。您是哪位呀？”

多纪几乎把嘴贴在听筒上说：

“是我。我是多纪。”

“啊，是你呀！……”

“我现在来到东京了。”

“东京？”

“我在八重洲的出站口。”

“你为什么不事先和我说一声呢？”

“为什么不事先……”

多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想见柚木。她向柚木道歉：

“请原谅。让您夫人把您喊来了。”

“那倒没什么。你现在真的在八重洲出站口吗？”

“是真的。我现在在检票口外边左侧的公用电话亭这里。”

“那，你今晚住什么地方呢？”

“不，我马上就回去了。八点二十四分还有一趟‘光’号末班火车。”

“好不容易来一趟，为什么要马上回去啊？”

“能听到您的声音，我已经满足了。”

“不要胡说！”

柚木的声音少有的粗鲁。

“我就是突然想乘坐火车，所以就来了。现在回去还赶得上末班火车。所以……”

“你等等！我马上过去。就待在那里，不要离开。”

“我真的没什么事儿。”

“好啦！待在那里不要走开。你是在八重洲的中央大厅吧？”

“可是，时间太晚了。我要回京都了。”

“我叫你待在那里，你就待在那里！”

听声音，柚木这次是真的发火了。

“不要动！就待在那里！”

“……”

“我马上过去。你就待在中央大厅的检票口吧……”

说罢，可能柚木突然感到有些担心，又说：

“不，出了八重洲的出口，左边有一个国际饭店。你在那个饭店的大厅等我吧。”

柚木用的是命令人的口气。

“你听懂了没有？”

“好的。我听懂了。”

多纪这次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让多纪感到高兴的不是柚木说要来，而是柚木拼命地挽留她。

柚木再次叮嘱多纪：

“我马上坐出租车过去，应该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到那里。你在国际饭店大厅等着我。明白了吧？”

说罢，柚木挂断了电话。

放下听筒的多纪，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

马上就要见到柚木了，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柚木就要出现在自己眼前，多纪甚至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右边检票口上方的大钟上的时间是八点二十分。

现在就是跑步也赶不上二十四分发车的列车了。

多纪彻底放弃了回京都的念头，朝大厅的出口走去。

八重洲出站口旁边的国际饭店，多纪上次曾住过。她走进饭店的大厅，在柱子后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时间已经到了八点半钟。末班“光”号新干线已经开出。

既然今天已经不可能回京都，那就只好住下来。自己不经意地来到了东京，现在却成了在外过一夜的旅行。

多纪起身来到洗手间的镜子前面。

大概是因为白天走路多的缘故，脸上显得有些疲劳。既没有去美容院护理，也没有换出门的衣服。多纪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早知道结果是这样，当初出门时就应该准备一下。自己这副样子去见两个月没见面的柚木，这让她感到过意不去。

多纪后悔为什么要给柚木打电话。虽然她也知道服装和发型这些都是小事，但自己要这副样子去见柚木，还是让她感到很悲伤。

何况还要跟家里联系。过去她从未有过不跟家人打招呼就外出。家里人肯定都在担心她。假如安代她们早晨起来发现多纪不在家，说不定会挨个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弄得满城风雨。其实她们用不着为自己担心，为什么要弄得满城风雨呢？想到这些，多纪觉得很郁闷。

多纪简单地补了一下妆，然后离开了洗手间。

大厅里只有十来个客人坐在那里。这个饭店不是太大，所以总服务台里的服务员肯定已经注意到她了。

多纪径直走到大厅左边的公用电话前给家里拨电话。

家里的电话不久就拨通了，接电话的是安代。电话里的安代问多纪：

“您几点回来呀？”

“是这么回事。厂子里出了点问题，我现在在榎子这里。好久没见面了，两个人就详谈了一会儿，结果就到了现在这个时间。”

“晚是晚点，可您要回家的吧？”

“可是，槇子说今天她一个人感到有些寂寞，想叫我陪陪她。我倒是想回家的，可是现在回不去了。”

“那，明天早晨怎么办呢？”

“我打算明天早晨直接从这里去工厂。”

“那，是不是不要叫小田开车来接您了？”

“是的，请你告诉他吧。”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的话打电话到槇子小姐那里就可以了？”

“可是，深更半夜往槇子小姐这里打电话会给她添麻烦。明天我会给家里打电话的。”

多纪给安代打完电话后，接下来又给槇子家打电话。

她原本想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自己一个人随意地旅行一下。现在看来，自己受到的束缚更多。

听到电话里多纪的声音，槇子很兴奋地说：

“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

已经一个多月没见槇子了。自己有了难处才打电话求槇子，多纪的话难以说出口，但不这样又没有其他办法。

“不好意思。能不能别人问你时，你就说我今晚住在你那里啊？”

“出什么事了？”

“求你了。”

“哎，找我这个借口倒是没什么问题。反正要是安代打电话来，我就说你今晚在我这里过的夜。是这样吧？”

“对不起！拜托了。”

“可是，要是医院那边打电话来，我该怎么说呢？”

给槇子这么一说，多纪也没了把握。隆彦的病情确实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他的病情毕竟很严重。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替你保密，你把你现在去的地方告诉我，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好跟你联系。”

“你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多纪叹了口气说：

“我现在在东京。”

槇子听后突然尖着嗓门儿说：

“东京？”

过了一会儿，槇子又说：

“我明白了。是和东京那个老师在一起吧？”

“……”

“那，是哪个饭店呀？”

“还不清楚。不过，很可能是国际饭店。”

说着，多纪把印在火柴盒上的国际饭店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槇子。

“原来如此啊。很好啊。和自己喜欢的人东京的饭店过夜，真叫人羡慕。”

“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只是突然有些急事才回不了京都的。”

“你现在是和他在一起吧？”

“真的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就放心地好好过这个愉快的夜晚吧。”

槇子的话里多少带有讽刺的味道。

半个小时后，柚木来到了饭店。他身穿西装，扎着领带。看样子是接了多纪的电话后急急忙忙换了衣服赶来的。

看到多纪后，柚木朝她挥了挥手，然后小声说：

“总算接到你了。”

多纪道歉说：

“请您原谅。突然让您跑到这里来。”

“不说这些了。你的住处安排好没有？”

“还没有。”

“你等一下。”

说着，柚木朝服务台走去。

看着柚木的背影，多纪靠在大厅里的柱子上。终于见到柚木了，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柚木走过来对多纪说：

“有一个两人住的单间。今晚时间太晚了，就住这里吧。”

“可是，老师您……”

“就这样吧。咱们去房间吧。”

男服务员领着他们去五楼的房间。两个人都没带行李。服务员看了肯定会感到奇怪。当然，服务员是不会明说的。

到了房间，男服务员介绍了一下房间的情况，然后就离开了。服务员走后，柚木再次看着多纪问她：

“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到东京来了？”

“……”

多纪没有回答柚木的问话，只是摇了一下头，然后突然扑到了柚木的怀里。

即使柚木问她为什么来东京，她也不需要回答。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鬼使神差地跑到东京来了。

投入柚木的怀抱，多纪才渐渐放下心来。她心里切切实实地充满了见到柚木的喜悦。

柚木离开多纪的嘴唇小声说：

“反正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事儿做得太出人意料了。”

“可是，我太想见您了。”

“那，要是我不在家，你怎么办？”

“那我就回去。”

“净胡说……”

“我实在太想来见您了。”

作为多纪，她只能这样说。见不到柚木那也没办法，只好说服自己回京都。

“其实，在您刚才接电话之前，我已经打了一次电话。”

“往我家？”

“因为接电话的是您太太，我慌忙把电话挂断了。您太太是不是冲您发火了？”

“不……”

柚木摇了摇头说：

“她告诉我一个叫相泽的打电话来了。我听了吓了一跳。”

“对不起！”

“反正能见到你就好。”

说罢，柚木又突然抱住了多纪。

闭着眼睛的多纪，实实在在地闻到了男人的气味。苦苦思恋了两个月的一对情人终于相见了。

多纪使劲儿把身子贴在柚木怀里说：

“把我抱得再紧点。”

也许是由于两个月没见面让多纪变得大胆起来，或者是由于离开京都让她的心情得到了放松，多纪今晚极度兴奋，兴奋得连她自己都感到害羞。

肉体的交合过程刚刚进行了一半，多纪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好像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火烧得她难以自制。

兴奋之火越烧越旺，这团火把她送上了高潮，让她达到了忘我的状态。不久，多纪因为害羞而又害怕起来。

多纪的大脑里出现了一段意识的空白。这让她更加难受。

柚木在多纪耳边小声说：

“舒服吗？”

柚木的话，听起来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又像是问多纪的。

“是的……”

此时的多纪回答得很诚实。

多纪刚才还在犹豫要不要来东京，而如今这种犹豫已经彻底消失，浑身充满了来东京的满足感。

激情过后，多纪伏在柚木的胸脯上慢慢地睡着了。

她的腹部和腿紧贴在柚木的身上，就像雏鸟躲在亲鸟翅膀下似的。

不知过了几分钟，多纪忽然感觉柚木在移动身体。因为两人的身体贴得很紧，所以哪怕是身体轻微的移动也能感觉出来。

看样子柚木刚才就醒了。因为柚木的脸在多纪的脸的上方，多纪看不清他的脸，但从身体接触的感觉

上马上就能明白这一点。

多纪发现自己一个人睡着了，虽然睡的时间不长。柚木好像为了不弄醒多纪，始终让多纪枕着他的一只胳膊。

多纪急忙抬起头说：

“对不起！您没睡一会儿呀？”

“哦……”

也许柚木在考虑别的什么事情，他回答得很含糊。

多纪从男人的肩膀上边漫无目的地巡视了一下房间。

枕头边的钟表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半。

从现在开始，东京就进入夜晚了。蕾丝窗帘外面的天空看上去是红色的。

多纪想起了这里是东京。

自己在东京的八重洲的车站出口附近的饭店里被柚木抱着。

想到这里，多纪耳边忽然又响起电话里柚木妻子的声音。

多纪坐起身，用柚木妻子似的声音像是要赶走他似的说：

“咱们起床吧。”

柚木问她：

“你要起床啊？”

多纪没有回答柚木的问话。她离开床铺去了洗澡间。多纪在洗澡间冲了淋浴，穿好了衣服。她感到浑身非常舒畅。

下午，她马不停蹄地乘新干线来到东京，把柚木喊了出来，然后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燃烧激情。

如今喜悦的时刻已经过去，多纪发现自己正在开始恢复冷静。当多纪穿好衣服从洗澡间出来时，柚木正穿着睡衣坐在靠窗子的椅子上抽烟。

多纪打开房间里的电灯，然后回到柚木面前。

窗子外面的下方是八重洲出站口大片的夜景。她看着眼前的夜景，不经意似的说：

“已经十二点了。”

听了多纪的话，柚木惊讶地看了看她。

“快！您得赶快回去了。”

“回去？”

“是呀。您不是得回去吗？”

“今夜我不回家。”

多纪摇着头说：

“这不行。您快点冲个淋浴吧。”

“你不用为我考虑那么多。”

“我倒不是出于小心。因为是夜晚，您回家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挖苦人的话就不要说了。”

“反正您还是洗个澡吧。”

柚木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起身进了洗澡间。

趁柚木洗澡的工夫，多纪把床铺和柚木的内衣、鞋子整理了一下。

已经十二点了。柚木即便急忙往家赶，到家时肯定已经是一点多了。看着窗外的夜景，多纪想起了以前森子曾经说过的话。

“我再痛苦，也不留喜欢的男人过夜。再晚也让他回家。这是我的一份心情。对你的父亲也是一样。我从来不请求他在我那里过夜。你父亲在我那里过夜，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要求他留下来的。”

男人和女人之间彼此互相留下余地是最高境界。如果互不相让，彼此强求，那两人的交往是不会长久的。”

当时，父亲还健在，也许森子为了显示自己作为一流艺伎的气派才说那番话的，但她说那番话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表明她自己的立场。

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多纪还理解不了森子的心情。

虽然森子嘴上说不要求喜欢的男人在自己那里过夜，但如果父亲不回自己的家，其结果还是一个样。多纪认定，森子的那番话不过是替自己辩护，说到底还是森子不好。

可是，眼下多纪觉得自己好像切切实实地明白了森子的心情。多纪明白了，让有妻子儿女的男人回自己的家这样一种心情里隐含着一个女人的悲伤。女人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显示自己对男人的爱有多么伟大。

虽然，无论是出身或家教，多纪和森子都不相同，但多纪此时的心情和森子却是相同的。

柚木从洗澡间走了出来。他的下半身裹着一条浴巾，表情显得不太高兴。

“您的内衣在这里。”

说着，多纪急忙把柚木的内衣拿到了床头上。柚木只是瞟了一眼内衣，问多纪：

“你真的希望我回家吗？”

“当然希望您回家呀。这里是东京。别任性了，赶快穿衣服吧。”

一时间，多纪觉得自己就像成了母亲一样，哄着撒娇的孩子穿衣服。

“快穿……”

柚木身不由己地穿上了衬衣和裤子。

多纪格外开心似的说：

“这个领带夹是我送给你那个吧？你能夹上它真让我高兴！”

她想通过这样快活的举动去逃避剩下她一个人时的寂寞。

“袖子穿着合适吗？”

多纪从柚木身后给他穿上西装。柚木一言不发地任由多纪给他穿衣服。

“现在能叫到出租车吗？”

“这里是八重洲出站口，肯定有。”

说着，柚木又点上了一支香烟。他问多纪：

“明天你几点回京都啊？”

“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去。”

“我记得新干线的首发列车是早晨六点。那么早，你起不来吧？”

“不要紧。回头我让电话值班员早晨打电话叫我。”

“不，我还是在你这里过夜吧。”

“我求你了。今天你就回家吧。我一个人睡得还会安稳些。我喜欢一个人睡。”

“可是，在津和野时，你说过和我一起睡更踏实。”

多纪拍着柚木的肩膀说：

“我怕和你一起睡会睡过点。快点回去吧，都十二点多了。快……”

柚木转过身来紧紧地抱住了多纪。

“月底我一定去看你。”

“真的？”

“即便我身体不好也去看你。”

“请您不要勉强。如果您忙，我会再来看您的。”

“不，我真的去看你。”

“其实来一趟也非常简单，才三个小时。在火车上休息一下很快就到东京了。”

“你真的想让我回家啊？”

“当然是真的。我一个人睡更舒服。”

“明天早晨我打电话叫你吧。”

“真的？”

“五点半叫醒你就可以了吧？”

“这样的话，我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说罢，多纪笑着对柚木说：“晚安！”

柚木点了点头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柚木又回过头来看看多纪，然后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推开门走了出去。

送走柚木后，多纪在窗子边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已经十二点多了，八重洲出站口依然是车水马龙。柚木肯定坐上其中一辆汽车回了自己家。

刚刚还在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一时间和自己激烈做爱的人，如今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多纪觉得这事儿不可思议。

莫非那是瞬间的一场梦？两个人都激烈地做了些什么呢？

一种难以捉摸的倦怠感和空虚感在多纪身体里慢慢扩散。

多纪把脸贴到了窗户的玻璃上。

玻璃上的凉气让她的心情缓和了下来。窗外下方，汽车的车灯在不定地晃动。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从眼前驰过。对面大楼上的霓虹灯的灯光照在行人身上，映出各种各样的影子。

虽然多纪脸朝着外面，但她并没有用心去看眼前的这些景色。对于这些景色，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时听到走廊里有人在说话，接下来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多纪忽然把视线移回到了房间里。

借助枕头边台灯的灯光，可以看见房间里并排摆着两张床。右边的一张床稍微有些乱，左边的那张床和刚进房间时一样，原样未动。

“他回去了……”

当时，如果留他过夜的话，也许他会留下来。其实，柚木已经说过他要在饭店里过夜的。

自己为什么要让他回家呢？

早知道这么孤单，当初不让柚木走就好了。假如自己不那么逞强，老实地留住柚木，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空虚。

“可是……”

多纪当时注意到，柚木说要留下来过夜时，表情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嘴上说要留下来过夜，而实际上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柚木是个很温柔的人，所以他不会拒绝对方的。也许他心里还没拿定主意，嘴上就已经先答应了。

说不定柚木嘴上说留下来过夜而实际上回了家，并不是因为他狡猾，而是因为他温柔。

多纪这会儿特别想喝酒。也许喝了刺激嗓子的威士忌，自己的心情会平静下来。

多纪拿起枕边的电话，请服务员送酒过来。

“能请您送威士忌和姜汁清凉饮料来吗？”

“二两五一瓶的可以吗？”

“可以的。另外请再送些下酒的菜。”

“下酒的菜有干奶酪、花生拼盘等。您看怎么样？”

“那就请送花生拼盘吧。”

多纪胆子大了起来。

不久，服务员就把酒、饮料和下酒菜送了过来。多纪往威士忌里加了冰块，又兑了些姜汁清凉饮料。这种喝法是她从槇子那里学来的。可能是由于姜汁清凉饮料的甜味的缘故，威士忌的口感还不错。两杯威士忌下肚，多纪开始有了醉意。醉眼惺忪的多纪看了看窗子外面。下面的灯光在不停地晃动。

看着不停晃动的灯光，多纪在想象柚木往家赶的情形。

夜晚，突然一个女人给柚木打来电话，接着他就出去了，到了深夜才回来。不知道柚木的妻子会怎样迎接这样一个丈夫。也许她已经睡下了，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她没有睡下，一直在等着丈夫回来。柚木走进家门时会是什么表情呢？

如果他妻子问他：“您去哪里了？”柚木会怎么回答呢？他妻子会相信他的解释吗？

多纪的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景。

从一开始，柚木就不愿谈及他的家庭。他妻子过去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以及他死去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事，都是多纪从川岛那里听来的。

即便柚木不愿谈及这些事是出于一个有妻室的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爱护，但一点都不说，也有些太过分了。

从多纪的立场上说，她并不想主动去问柚木这些事，但如果柚木一点都不想说，有时反而会促使多纪想知道事情的内幕。

表面上看，柚木和他妻子好像关系冷淡，但事实上两人不是出人意料地生活在一起吗？说不定两个人真的很相爱。

但是，无论怎样追问柚木，他都不会说的。多纪越是追问，越是发疯似的刨根问底，柚木就越沉着。有时顶多脸上带些痛苦的表情，最终是一言不发地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多纪之所以时常故意问柚木家里的事情，是因为她想看柚木那痛苦的表情。总是表情冷淡而沉着的男人的脸上，这时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每当多纪看到柚木痛苦的表情时，她都会感到放心。

她会松口气，觉得眼前这个男人也很痛苦。

细想起来，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

当然，下次见面的时间、天气、彼此的工作这些大面上的话还是要说的。但是，再深一步的话，例如两个人的将来这方面的话，从来没有交谈过。两个人始终只是见面，分别，再见面，再分别。

一个女人，无论多么辛苦，只要她对将来抱有希望，就可以坚持下去。即便现在很苦，但一想到将来，她就会有忍耐下去的勇气。

可是，多纪和现在的柚木之间不存在将来和希望。虽然她知道柚木是爱她的，但无法保证两人之间会有好的结果。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多纪觉得能见到柚木就行了。但最近，她觉得只是见到柚木已无法让她感到满足。

多纪近来感到很疲劳。其原因也许就在于两个人的关系的这种不确定性让她感到焦躁不安。

总之，多纪的醉意越来越浓，她内心渐渐产生了想使坏的念头。是不是趁着现在的醉意给柚木家里打个电话呢？

如果接电话的是柚木，她想把过去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都讲给他听。如果是柚木的妻子接电话，那就不说话把电话挂了。对一个每天晚上都霸占着柚木的女人，应该这样报复她一下。

多纪拿起电话的听筒。

时间是凌晨一点多。虽然多纪也觉得深夜给柚木家里打电话有些过分，但她又觉得无法容忍他们这样睡安稳觉。

“让他们好好难受一下！”

多纪开始拨柚木家的电话号码。

“七·六·二”，拨了这三个数字后，多纪又停住了手。

虽然她想让他们难受一下，但她又觉得做这种事情，她本人也很悲惨。

多纪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她看了看窗子外面，忽然想起是不是给京都的槇子家打个电话。

她想，深更半夜，槇子也许不会接电话。没想到槇子很快就拿起了电话。

“怎么回事儿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听得出槇子有些不高兴。

“我现在在喝酒呢。”

“什么？是和他在喝酒吗？”

“不是，我一个人在喝酒。”

“怎么回事？他回去了？”

“……”

“你特意去东京见他，他却回了自己家。这样的男人你还是不要见他了。”

“不是的。他说要留下来过夜，是我叫他回家的。我一个人待着舒服，再说这样对他也好。”

“你说什么呢！如果你爱他，就应该紧紧抓住他。像你这样姑息他，男人很快就会移情别恋的。”

“他可不是那种人。”

“你还是这样单纯啊！”

槇子接着又问多纪：

“他有老婆和孩子吧？”

“是啊……”

“你还是离开那个男人，找一个单身的男人结婚吧。”

多纪摇摇头说：

“我离不开他。”

多纪的态度很坚决，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可是，无论你和他交往多久，最终不是结不了婚吗？”

“我和他交往，从来没有考虑过能不能和他结婚。”

“要是你妈妈活着，听了你这话，不知道会怎样想啊。”

槇子叹了口气说：

“到目前为止，你家里还没有打电话过来。不过，连我都为你担心得睡不着觉啊。”

给槇子这么一说，多纪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谢谢你！请你原谅我。”

“具体的回头再说。这么晚了，休息吧。”

“那就休息吧。”

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了槇子，多纪觉得现在可以睡得着觉了。

[①](#) 工人春季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

[②](#) 安德天皇之母，平清盛的次女。1185年平氏在壇之浦战败后，和安德帝投河自尽，被救出后在京都大原寂光院出家。

[③](#) 祇王和祇女是《平家物语》里的人物。姐妹二人二十多岁就和母亲一起出家到了嵯峨的往生院。

第十一章

整整一天都在下雨。

说起来，六月末正是梅雨的季节，但还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报纸上的天气长期预报说今年出梅比往年早。但如果出了梅，接着就是盛夏酷暑，那出梅早也并不令人感到高兴。

工厂下班后，多纪冒雨去了京洛医院。

虽说梅雨季节让人感到很阴郁，但隆彦好像显得不怎么憔悴。虽然他仍然没有意识，但呼吸和血压都很好。每天给他进行两次鼻饲，排泄也正常。

梅雨让身边陪护的人疲惫不堪，可关键的患者却一切正常。这让人觉得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眼前的情况，让人分不清谁是患者。也许多少有些意识的病人对高温或湿气很敏感，耐受性差。

总之，隆彦的病情，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似乎真的像棵植物似的在病床上扎下了根。

近来，多纪已经对弟弟的康复不抱什么希望了。

她已经不去考虑隆彦康复的可能性，她早就认定隆彦是不会恢复意识了。这样一来，万一隆彦康复了，则是个大收获，否则也没损失什么。

事实上，好像隆彦康复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正因为隆彦没有康复的希望，所以医生才说他成了植物人。如果能够治愈，大概医生是不会给隆彦下成了植物人的结论的。

去医院看望隆彦的安代回到家后，哭着说：

“少爷的脸色、手脚，和没生病时一模一样，怎么就是没有意识呢？”

从外表看，隆彦的确和生病前没什么区别，感觉他好像马上就会喊“姐姐”似的。

近来，多纪已经不忍心看弟弟的样子。常常是去看弟弟一眼，然后很快就离开病房。她之所以每天去一趟医院，似乎不是去看望弟弟，而是为了看望陪护弟弟的护工阿姨。

这天，多纪同样是对护工说声“请您对我弟弟多加照顾！”就离开了医院。

虽说因为自己有工作，请护工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把照顾自己亲弟弟的事情全部推给别人，多纪还是感到心里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好像太随便了。

尽管如此，弟弟虽然病情稳定，但情况依然严重。这始终是多纪的一块心病。

无论她在工厂办公，还是一个人在画扇面，都会时不时地忽然想起弟弟的病情来。虽然表面上看她依然在精力充沛地工作，但隆彦的病情始终像块石头压在她的心头。

每当到了梅雨季节，多纪都会没有食欲。今年的情况更加严重。也许这是由于这些事情给她造成了心理负担。

这天，多纪从医院出来后，直接回了家。和森子、安代她们一起吃了晚饭。

多纪说她没有食欲。于是安代特意跑到下鸭给她买来了海鳗肉粥，但她也就是吃第一口时觉得好吃，实际上并没有吃多少。

晚饭后，多纪在客厅里看电视。这时森子洗完澡从洗澡间来到客厅。森子身穿有松针花纹的浴衣，腰里扎着一条胭脂色的腰带。她走到靠院子一侧铺着地板的房间里，伸着腿坐了下来。

森子在她脚下面铺上报纸，不停地揉着脚背说：

“哎哟！疼死我了。”

安代感到恶心似的皱着眉头悄悄看了看森子的脚说：

“您脚上那东西还是不摆弄才好吧？”

森子的脚背上很早以前就长有茧子。那是由于长期跪坐造成的。

因为森子长期在花柳巷里跪坐，所以她脚背上的茧子比普通人的要大得多。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右脚背上的比左脚背上的大。好像她脚背上的茧子时不时会霍霍地疼，到了梅雨季节疼得就更加厉害。

对脚背上的茧子，不用管它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森子好像很在意它，经常洗完澡后要去剥茧子表面的那层皮。

安代说：

“干脆做手术把它割掉算了。”

“割掉会更疼的呀。”

虽然森子也知道自己脚背上的茧子既不好看又碍事，但她好像还有些舍不得。

“我年轻时，稍微坐得不规矩些就会挨老板娘的骂。做了那么多年艺伎，得到的就只有脚背上的这个茧子了。”

森子的话，半是自嘲，半是炫耀。多纪不理睬两人的谈话，只管看自己的电视。

“我说，多纪！”

本以为森子在剥茧子上的皮，没想到她突然问多纪：

“你和武藤的事儿拖了这么久，你看怎么给人家回话好啊？”

森子把剥到报纸上的茧子皮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碎纸篓里，转身来到茶几前说：

“从上次我问你，到现在又过去两个多月了。老这样拖着不给人家回话也不太礼貌。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现在真的很少了。昨天武藤还打电话来问隆彦的病情呢。”

“我知道您是一片好心。可是，能不能请您帮我拒绝这门亲事呢？”“拒绝？”

“武藤一片真心，我很感动。可是隆彦病得这样重，又要忙厂子里的事……”

“我当然知道你现在思想负担很重。可是，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武藤也不是要你现在马上就和他结婚。你看是不是先把婚约定下来呢？”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事情。”

“那你看什么时间能考虑这些事情呢？”

“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还是请您拒绝他吧。”

森子深深叹了口气说：

“这可怎么办呢？人家好心好意地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倒也是。不过，他借钱给我们这事和婚约没关系吧？”

“要说没关系，倒也没关系。可是毕竟人家借给我们那么多钱呀。”

“那，他当初是不是为了和我结婚的事儿才借给我们钱的呢？”

“武藤是个很正派的人，所以他借给我们钱时是不会提起亲事的。可是他内心也许会。”

当初向武藤借钱时，多纪就担心武藤把借钱和结婚搅在一起。多纪为此曾问过森子。她记得当时森子明确告诉她，借钱和结婚是两码事。可事到如今，森子又奇怪地拿借钱来说事儿。多纪对森子说：

“如果他借钱给我们真的是为了和我结婚，那我就把钱还给他。”

“没人说你不同意婚事就让你还钱呀。”

“可是我心里感觉有负担……”

多纪忽然对森子和武藤所说的婚姻的事感到厌倦起来。

“如果妈妈觉得不好拒绝武藤，那我就直接去当面告诉他。”

“哎呀，先不要这样说！”

森子像是有意要岔开话题似的朝被雨水淋湿的院子望去。通常到了晚上窗帘都是拉起来的，但唯独今晚没有拉上。借助院子里的灯光，可以看到外面还在下着细细的小雨。

“多纪，你是不是有其他喜欢的人啊？”

“.....”

“如果另有喜欢的人，那也没关系。只是，你最好明确地告诉我，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

大概因为多纪一言不发，让森子感到有些忍耐不住。她直截了当地问多纪：

“东京那个叫什么的老师是怎么回事啊？吉冈和隆彦住院的事，都是那个老师帮忙安排的吧？”

肯定是因为柚木经常往家里打电话，加上谈到吉冈的事时提到了柚木，让森子和安代多少感觉到了多纪和柚木的关系非同一般。

“多纪，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多纪也知道，不回答森子的问话就等于默认，但多纪依然一言不发。

“他肯定是有妻子儿女的吧？”

安代端来了晾凉了的大麦茶。森子接过茶喝了一口说：

“也许他是个很优秀的人，但他要是有了妻子儿女，这事就麻烦了。”

森子的话里既有同情，也有讽刺。

“你不觉得虽然你拼命地在盼望，但结果却很难如愿吗？”

“我不是为了和他结婚才和他交往的。”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多纪咬着嘴唇没有回答森子的问话。

“可是，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和他交往下去吧？”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女孩子，通常不是到时候要找个合适的人家出嫁的嘛。”

“这只不过是妈妈的看法，我并不这样认为。”

森子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哎呀，多纪你已经是小姑娘了，用不着我说太多。只是，如果有了什么需要商量的事情，请你跟我说一声。”

“到时候请妈妈多帮忙。”

不管怎么说，关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森子毕竟是长辈。

“还有，就是关于品子。”

森子像是想改变话题似的又点上一支香烟说：

“我想把她介绍给工厂里的小田。”

“您是说让他们两个结婚吗？”

“他们两个好像彼此比较喜欢啊。”

“这我也知道的。”

“虽然两个人都还年轻，但品子好像有这个意思，小田也是个很正派的小伙子，而且小田家也是个正经的人家。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

“……”

“只是，您也知道，小田性格有些内向，虽然看样子喜欢品子，但好像很难明确地向品子求婚啊。”

多纪想起了这个月初，自己在大德寺附近偶然遇见小田，并和他在茶馆一起喝茶的事。

森子对多纪说：

“说起来我的请求有些不合常理。我想请你去问问小田。”

“问他什么呀？”

“当然是问他有没有想和品子结婚的意思。”

“您是说让我去问小田呀？”

“你是经理，我觉得你问他比较合适。”

多纪摇着头说：

“不行！正因为我是经理，才不能由我去问呀。”

“是吗？”

“如果他们彼此有意，他自然会向品子求婚的。”

“你说的倒也是。可品子的心思都在小田身上，我觉得要订婚约还是早点给她定下来比较好。”

也许森子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为爱情而痛苦。

森子对多纪说：

“小田过去从未谈过恋爱，好像和品子连吻都没接过。”

“……”

“如果品子主动一下还好办，可因为品子很爱小田，好像反倒让她有些发怵。”

多纪默默地喝了口大麦茶。

森子的话说得很实在，多纪也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为女儿着想的心情，但她觉得森子的话说得有些太露骨，让人听了感到有些扫兴。

不久，时间到了晚上九点，多纪回到自己的房间。

可能是由于刚才和森子谈了关于武藤的事情，多纪有些郁闷。她闷闷不乐地坐到桌子前，把扇面的画稿摊开看了起来。

还没到夏天就考虑起明年扇面的图案了，这让人感到有些可笑。可是，下一年扇面的图案都是头年的初秋到冬季这段时间开始设计的。所以，现在考虑明年扇面的图案也不算太早。

去年，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为通常的花卉、云彩和水纹图案。虽然她也想画一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图案，但一旦动手画，最后还是画成了很普通的图案。尽管有人批评她说这是因循守旧，但考虑到销售行情，最终还是得迎合大众的爱好，画一些稳妥的图案。

但是，最近多纪不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她想画一些让人们吃惊的图案。她想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扇面上。

多纪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细想起来，也许这种冲动源自她内心对柚木难以抑制的爱。

她内心一直热烈地爱着柚木，但这种爱却得不到尽情释放。她无法尽情地与柚木见面，对柚木炽热的爱无处发泄，淤积在她的心底。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多纪的内心就是一座火山。

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喷出一些烟雾，但内部却涌动着比喷烟的能量大数十倍的火焰和岩浆。

如果有可能，多纪想用大红色画一幅粗糙的原色画。

从常识上讲，扇面是不能全涂成红色的。如果是舞蹈用扇或装饰用扇则另当别论，纳凉用的夏扇，红色过于厚重。红色偏多的夏扇，看上去就显得热，谁都不会买它。

但是，多纪已经没有心思去画所谓具有夏扇特色的图案。虽然不能狂妄地说扇面上的绘画是什么艺术，但既然画扇面，她想把自己的心情画进去。

才画了四五年扇面的多纪也许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她对画那些普通图案已经感到厌倦。

多纪看着眼前的墙陷入了沉思。

眼下，自己是什么心理状态？在追求什么？究竟想画什么？多纪考虑图案时总是先问问自己。她坐在

那里一动不动地考虑了好几分钟。

渐渐地，多纪在大脑里构思出了一幅图案。整个一幅展开的扇面上开着许多鲜红的花朵。这些花朵既没有叶子，也没有花茎和枝条。扇面上只有盛开的花朵。在盛夏似火的骄阳下，无数的花朵上下翻飞。极目远眺，全是红彤彤的花朵。于是，多纪拿起画笔尽情地画了起来。

就在多纪画撒满鲜红的五瓣鲜花扇面后的第三天，柚木突然给她打电话来说：

“我明天去你那里。”

“真的吗？”

“这次是真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办呀？”

“不，没别的什么事。”

柚木早就说六月末要来，其实多纪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柚木本来就是个大忙人。快要出发时也保不准会突然有什么急事而来不了。五月份他就说要来，最终也没来成，让多纪感到很失望。

所以这次她也没抱多大希望。

如果实在想见面，可以像上次那样，自己去东京。空等一场，会让人感到很难受。所以，多纪压根儿就不认为柚木会来京都。

可是这次柚木却在来京都的前一天打电话告诉她说马上要来。虽说柚木来的那天是星期六，但多纪还是感到这事儿有些突然。

这天下午，多纪从工厂出来后先回了一趟家。她脱下西服，换上了和服。早上从家出来时也可以穿和服，但那会让特意来京都见自己的柚木觉得自己是穿着工作服去见他的。多纪唯独见柚木时才会重新打扮一番。过去这一周多，由于正值梅雨季节，天空一直是阴郁的。可这天一大早，天突然放晴，天空开始出现明媚的阳光。多纪换上她最喜欢的淡蓝色的和服，扎了一条深藏青色的腰带。

换好衣服后，多纪若无其事地对安代说：

“我要去和客户一起吃饭，可能回来得晚一些。晚上您不用等我，先休息吧。”

安代点着头看了看多纪。她的眼神与其说是疑惑，倒不如说是感到担心。安代问多纪：

“要是回来得晚，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啊？”

也许安代已经猜到多纪是要去会柚木。

多纪想，也许应该把这事跟安代说得更详细一些，但她还是默默地离开了家。

外面天空晴朗，让人难以相信昨天还是连绵的阴雨。

柚木乘坐的火车四点十分到达京都，多纪提前二十分钟到了火车站。

说不定柚木这次又来不成。随着火车到达的时间越来越近，多纪又再次担心起来。

不久，列车准时到站了。乘客从新干线列车的出口走了出来。多纪一时间把视线移到了别处。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您一定要来啊！”

多纪自己都觉得这样很幼稚，但她还是闭着眼睛默默祈祷。当她祈祷完第三遍睁开眼时，发现柚木已经站在了她面前。

柚木紧紧抓住多纪的手说：

“谢谢你来接我！”

多纪告诉柚木：

“我已经在贵船的‘博也’预订了房间。”

昨晚柚木在电话里说，想住到一个离开市区、靠山很近的安静的地方。所以多纪今天一大早就把旅馆预订好了。多纪问柚木：

“您现在要直接去旅馆吗？”

“你现在去旅馆方便不方便？”

“我没关系。”

两人拦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贵船。

“您昨晚打电话突然说今天要来，吓了我一跳。”

“因为我突然想来看看你……”

因为是星期六，多纪倒不担心柚木工作上的事，但她不清楚柚木是怎么跟他家里人解释的。不过她并不想去过问这事儿。

随着太阳慢慢西斜，山的背影离他们越来越近。

出租车好像已经到了鞍马街，道路两侧紧挨着山脚，透过树叶的间隙可以看见潺潺的溪流。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

从车窗进来的微风吹拂到柚木的脸上，让他感到很是惬意。他问多纪：

“你今晚能和我一起在那个旅馆过夜吧？”

多纪是准备和柚木一起在旅馆过夜的，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给安代和森子解释。想起这些，多纪感到很郁闷。柚木对多纪说：

“今天我想好好和你待一个晚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

虽然柚木嘴上否认，但他的表情看上去显得很疲劳。

二十分钟后，汽车到了旅馆。

旅馆位于贺茂川上游的高野川的河边上。它沿河而建，原来是一座木结构的老式旅馆，最近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

走进日本式房间，发现窗子外面的下方就是高野川。

女服务员给两人倒上茶，问他们：

“请问，晚饭是不是在外面的凉台上吃啊？”

凉台是用木板搭成的。木板下面就是高野川清澈的流水。可以在凉台上听着高野川潺潺的流水声，品尝鲇鱼料理。

女服务员说：

“直到昨天，都一直在下雨。今天才放晴，非常适合在凉台上进餐。”

两人决定在凉台上吃晚饭。柚木先进了房间里的洗澡间洗澡，洗完澡后，他穿着浴衣和多纪从走廊直接来到了凉台上。

太阳已经落山。鞍马黑黝黝的山像野兽似的横卧在他们面前。山峡里各处布置的电灯恰到好处地照着高野川。

柚木和多纪在靠边的一个用矮竹帘子隔开的桌子旁面对面坐了下来。

“感觉真好！让人觉得确实是到了京都。”

柚木端起啤酒杯一饮而尽。他小声说：

“干脆我搬到这儿住算了。”

多纪控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往柚木的杯子里倒着啤酒说：

“请您不要说这种不着边际的笑话。”

木板下面几厘米的地方就是溪流。借助树林里透过来的灯光，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的每一块石头。据说过去这条溪流里有许多鲇鱼，而如今客人吃的鲇鱼，大部分都是网箱养殖的。

晚餐的料理主要是鲇鱼，其余的是山里产的野菜。吃完晚饭回到房间时，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多纪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她觉得在房间里当着柚木的面打电话不太方便，于是就又来到楼下，借用服务台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多纪在电话里告诉安代：

“我今晚有可能会住在槇子这里。所以……”

安代听后问多纪：

“您的意思是今晚不回来了？”

“明天是星期天，所以我就不急着回家了。”

说罢，多纪立刻挂断了电话。

听得出来，安代的话音里明显地带有不满。从小把多纪带大，把多纪看作是亲生女儿的这个女人，也许觉得独立行事的多纪有危险，她对此感到看不下去。多纪也知道，从安代的立场上看，她担心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但被担心的多纪，却觉得这是她心理上的一个负担。

多纪像是要赶走眼下这郁闷的心情似的沿走廊快步朝房间走去。当她走进房间时，发现柚木正趴在桌子上。

多纪把手放在柚木的肩膀上问他：

“您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柚木两手按着胸口小声说：

“没关系。马上就会好的……”

“是不是胸部很难受啊？”

“……”

多纪慌忙打电话喊来了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急忙在十七个平方米左右的日式房间靠窗子的地方铺上了床铺。

多纪和女服务员想马上把柚木搀扶到床铺上，可柚木仍然手捂着胸口趴在那里。

看来柚木胸部相当痛，一动也不想动。

“是不是喊个医生来啊？”

听到多纪说要喊医生来，柚木训斥她似的说：

“就这样！一会就没事儿了！”

柚木本身就是医生。所以，也许他说没事儿就真的没事儿，但多纪依然感到不安。

多纪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如果胸部不舒服是不是应该给他揉揉背，但又觉得这样反而会造成柚木胸部的负担。

多纪对女服务员说：

“请你拿条冷毛巾来吧。”

这时，柚木趴在桌子上说：

“你把我包里白颜色的药片拿过来。”

多纪打开放在墙边的柚木的皮包。包里装着文件和洗漱用具。包里的一角有一个装着白色药片的小瓶子。

“是这个吧？”

多纪把药片递到柚木手里，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柚木稍微仰起苍白的脸，一口把药片吞了下去。

几分钟后，柚木平静了下来。

他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抬起头慢慢地看了看多纪。

“您不要紧吧？”

“嗯……”

“您躺到床铺上去吧？”

多纪几乎是架着柚木，把他扶到了床铺上。

虽然柚木的脸色仍然很苍白，但呼吸看上去比刚才好多了。

柚木躺下后，多纪又用洗脸盆打来放有冰块的水，把冰毛巾敷在柚木的额头上。

多纪问柚木：

“您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

“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不用做什么。”

“您看是不是喊医生来呀？”

“你今晚是不是一直守在我身边啊？”

“对。”

多纪很肯定地点了点头。柚木像是放心了似的闭上眼把身子翻了过去。

这时，女服务员又敲门进来看柚木的情况。

多纪对女服务员说：

“谢谢你！他已经没有大碍了。”

说着把小费递给了女服务员。

时间到了晚上九点半钟。窗子边上的床铺已经收拾了起来，只有灯光依然在照着窗外山峡里幽暗的树木。多纪把电灯拧暗，到房间的一角脱下和服换上了睡衣。她穿着睡衣坐到柚木身边，又给柚木换了一条冰毛巾。

可能因为这里远离市区，加上又是在山里，虽然房间里关着窗子，但一点也不觉得热。外边只有高野川单调的潺潺流水声。

虽然多纪只是待在生病的柚木身旁，但不知为什么，她却充满了满足感。多纪觉得心里很踏实。

被柚木抱着，接受他的爱抚固然让她感到高兴，但这样守在柚木身旁也很好。爱抚过后有空虚感，而守在柚木身旁则有平静感。

过了一会儿，柚木移动一下头，睁开眼对多纪说：

“让你担心了。”

“不！”

她想对柚木说现在自己感到很幸福。

“请您好好躺着休息吧。”

“这里真安静。”

“您上次没能来京都，是不是也是因为像今天这样心脏不舒服啊？”

柚木轻轻点了点头。

“那，是不是从那以后心脏一直不太舒服呀？”

“前一段已经治好了。”

“可是，您不是随身带着药，一直在吃吗？”

柚木忽然若无其事地说：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突然完蛋了。”

“您说的是真的吗？”

柚木笑了笑说：

“我跟你开玩笑的。”

可能是因为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柚木又恢复了元气。多纪问柚木：

“会不会您一动，心脏又不舒服啊？”

“已经问题不大了。”

虽然柚木嘴上这样说，但显然他心里也没底。他站在窗子边，呆呆地望着窗子外面清澈的溪流。

多纪问柚木：

“您是不是再在这里休息一天，明天早晨一大早回东京？”

听了多纪的话，柚木考虑了一会儿后小声说：

“那我就再住一天。”

“您答应再在这里休息一天了？”

“你呢？”

“我当然也在这里再休息一天呀。”

连续两天不回家，是很难骗过安代她们的。但此时的多纪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如果柚木有要求，她现在就可以跟着他私奔到某个地方。

柚木似乎也是这样的心情。虽然在是否留下来再休息一天的问题上他有些犹豫，但一旦决定下来，他高兴得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接近中午的时候，柚木换上西服对多纪说：

“咱们是不是去附近走一走啊？”

“哎呀！您能走吗？”

“有你在身边，我放心。”

给柚木这么一说，多纪也觉得柚木能出去走走了。

“昨晚您说，说不定会突然死去。”

柚木像是忘记了昨晚说的话似的站起身说：

“是吗？”

从旅馆出来，右侧有一个坡道。坡道上面是鞍马神社，从神社到半山腰有索道。柚木毕竟没有勇气爬到那里，两人走到神社大门口后就转身回旅馆，来到河边的凉台上观赏起眼下的溪流来。

由于是星期天，从下午开始，客人陆续乘车来到这个旅馆。也许这个旅馆是从市内出来短暂兜风的绝佳场所。

两人像是被新来的客人追着似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呆呆地看起窗子外面的溪流来。

柚木喝着大麦茶小声对多纪说：

“要是能在这里悠闲地住下去就好了。”

“您昨天就说想来京都住，是您的真心话吗？”

“当然是我的真心话。”

“那，您的工作和家庭怎么办？”

“说实在的，这些我都不需要了。”

“您用不着这样勉强自己呀。”

“我并不是在勉强自己。打从我突然发病以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是虚的。”

“经常有人突然就死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心脏有了问题啊？”

“很可能……。”

“我想老师您不会那样吧？”

多纪并不很清楚柚木的病情。她觉得柚木只是偶尔胸部难受，经过治疗后就没事了，也许没必要太担心。但是，如果是心脏有问题，是无法让人不担心的。

多纪也觉得应该去一个好医院，请他们给检查一下。但是柚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提出去某个医院检查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多纪想，既然柚木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而且正在服药，所以可能他的病问题不大。

柚木问多纪：

“要是我抛弃工作和家庭到京都来，会给你添麻烦吧？”

“怎么会给我添麻烦呢？要是老师来京都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给老师在这个有水有树安静的地方建座山间别墅。”

“真的？”

“我怎么会骗老师呢？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我会每天往来于别墅和京都之间。”

“那我简直是成了你的情夫了。”

“对。我要把老师当作我的情夫，出门时把老师锁起来，也不让你离开家门。”

两人相视而笑。但是，虽然多纪脸上在笑，但她心里却是认真的。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目标，那么她就会越活越坚强。即便是遇到暂时的困难，她也会感到活得很充实。

多纪问柚木：

“您真的要来京都住吗？”

“我这样一个年纪，并不打算过隐居的生活，但我确实在考虑来京都生活的事儿。”

“我也不是要您马上来京都住。三年后或五年后，都可以。”

“不会等那么久的。”

“真的吗？”

柚木点了点头。这让多纪感到很吃惊。

柚木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正因为这样，让人觉得他一旦说出口的话，就一定会付诸行动。如果柚木刚才说的话是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柚木真的要和他妻子分手呢？

多纪忽然意识到，自己和柚木现在正谈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两人听着山涧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所谈的内容却是男女之间非常现实的事情。

看到多纪的表情有些异样，柚木问她：

“你怎么了？”

“不，没什么。”

多纪看着窗户轻轻摇了摇头。她真想跳进绿树掩映的清澈溪流里，把自己这颗现实的心洗涤干净。

多纪说：

“咱们不要谈这些事情了。”

“为什么？”

“怪吓人的。”

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意外的期待时，他被背叛时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期望还是不抱为好。

多纪说：

“我也不强求老师来京都住。老师想来住时再来住就可以了。”

“那就只能老是让你等待了。”

“我已经习惯等待了。”

“是啊。你有时都快歇斯底里了。”

“那是因为我想见您，却总也见不到的缘故。”

柚木使劲儿点着头说：

“这我知道。”

他的话说得很坚决，简直看不出是个大病初愈的人。

第二天早晨，两人八点半钟离开了旅馆。多纪问题不大，柚木因为下午有一个必须要参加的会议，须从京都火车站乘坐九点钟发车的新干线。

柚木对多纪说：

“这两天有你陪伴在我身边，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与刚到京都时相比，柚木的脸色确实好了许多，看上去很健康。

“请您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柚木一旦回到东京，就成了多纪无法照顾的人。这让她感到很遗憾。

就这样，柚木乘九点十分的新干线离开了京都。送走了柚木，多纪直接去了工厂。她原本想换上西装去上班的，可连续两天在外过夜，毕竟让她感到有些难为情。

多纪刚进经理办公室，高木靖子就进来对她说：

“经理早上好！吉冈今天请假了，好像是他身体有些不舒服。”

多纪听后点了点头。她想起医生曾告诉她：“目前能摘除的肿瘤已经都摘除了，但不能大意。”

但愿吉冈不是旧病复发。

多纪马上给吉冈家打电话。

吉冈好像在床上休息，但耿直的他还是亲自接了电话。

“因为梅雨季节，身体有些不适。其他没什么病，我明天就去上班。”

听吉冈说话的口气，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他妻子的说法却有些不同。

据吉冈妻子说，吉冈从昨晚开始腹痛，今天早晨感觉浑身无力，已经起不了床了。说打算再观察一天，不行就去医院检查。

多纪在电话里告诉吉冈妻子，要吉冈好好休息，不要勉强来上班。最好今天就去医院检查。说罢，多纪挂断了电话。

吉冈一请假，多纪的工作又增加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吉冈不在，多纪紧张了一阵子。最近她又开始放下心懒惰起来。紧张的心情一旦放松下来，再要紧张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上午，多纪过目了一下信件和发票。下午要见两个客户。在东京举办夏扇节的日子也快到了。折扇和团扇行业工会的事也很忙。

傍晚，多纪正要收拾一下准备回家，这时吉冈的妻子打电话来说，多纪上午打过电话后，吉冈突然因胸部难受而呕吐，去医院检查后，医院说最好让吉冈住院。

“不是旧病复发吧？”

“因为太突然，所以医生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旧病复发。”

电话里吉冈妻子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了。

原以为吉冈就是住两三天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可吉冈出院的日子一拖再拖，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吉冈仍然没有出院。

多纪担心吉冈是不是真的癌症复发了。她想直接去见见医生，确认一下吉冈的病情，但她又感到有些害怕。

吉冈和隆彦这两个多纪最亲近的人住在同一家医院。这毕竟让多纪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舒服。多纪觉得好像是双重的不幸降临到了她头上。

每天去探视隆彦的多纪也去病房看望吉冈。吉冈满不在乎地对多纪说：

“我就是有些劳累，可这里的医生太小心谨慎了，就是不让我出院。”

虽然吉冈是这样说，可他的脸比先前瘦了不少，即使是外行人也清楚地看出他面色很憔悴。

从一开始，吉冈的妻子就比较悲观。为了防止吉冈听到她们的谈话，她拉着多纪来到病房的走廊上，歇斯底里地大声对多纪说：

“他肯定是癌症又复发了。不然，医生会比较明确地告诉我说不要紧的。”

多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吉冈的妻子。实事求是地说，多纪本身也觉得吉冈是癌症复发了。

吉冈妻子问多纪：

“经理，您能不能亲自问问川岛医生呢？”

隆彦依然意识不清，如果现在吉冈又一病不起的话，那就太让多纪悲痛了。

吉冈的妻子可能是过于激动的缘故，信口对多纪说：

“如果他没有救了，就请医生明说。这样我心里反而好受些。”

听了吉冈妻子的话，多纪觉得自己不能不去问吉冈的病情了。

第二天，多纪下决心来到了川岛院长的办公室。多纪觉得在川岛面前实在抬不起头来。她带着刚上市的甜瓜和威士忌来向川岛表示感谢。

“我弟弟一直承蒙您的照顾，而我这么长时间也没来向您表达谢意。这次我们工厂的专务董事也住到了您的医院，太麻烦您了。”

看样子川岛刚做过一个什么大手术，他一头的汗，就像刚从浴缸里出来似的。不过，川岛还是很轻松地接待了多纪。他告诉多纪：

“我最近没怎么去看你弟弟，他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变化。”

虽然同是外科，但隆彦的病属于脑外科，而川岛负责的是一般外科，所以他并不直接负责隆彦的病。

多纪表示感谢说：

“承蒙您关照了……”

虽然隆彦意识不清，但病情没变化，就说明他还活着。听了川岛的话，多纪也只有表示感谢。

多纪把弟弟的病情放到一边，接着又询问吉冈的病情：

“那，请问，吉冈不是癌症复发了吧？”

吉冈是腹部的疾病，和川岛的专业是一致的。

她对川岛说：

“万一，吉冈是癌症复发的话，我也得事先有所考虑，所以……”

听了多纪的话，川岛深深点着头说：

“那我就明说吧。我们基本上认为他是癌症复发。”

多纪看着川岛的脸说：

“果然是……”

吉冈上次做了手术，发现是癌症时，对多纪的打击很大。但这次和上次不大相同。上次虽说多纪感到吃惊，但觉得吉冈还有康复的希望，而这次是复发，多纪的第一反应是，吉冈要死了。

多纪问川岛：

“那，是不是没有救治的希望了？”

“这个，他大概还可以活半年吧。”

“半年……”

多纪在脑子里算起日子来。现在已经是七月初了，那半年后就是十二月末。

“他这么快就……”

“最近也有了对癌症疗效不错的药，也许他存活的时间会再长些。不过，可能今后他不能再去工厂工作了。”

多纪听说吉冈十八岁就进了工厂。他今年是五十一岁，就是说，他在工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吉冈比自己的父亲、比工厂里的任何人都了解现在的工厂。而如今他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让多纪实在难以相信。打从多纪刚记事起，吉冈就在这个工厂辛勤地工作。这让多纪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吉冈会一直活下去。今年初，当听说吉冈得了癌症时，多纪觉得吉冈肯定会战胜癌症活下去。

川岛告诉多纪：

“我原本觉得还是把吉冈的病情如实告诉他妻子比较好。可是，你也知道，他妻子有些神经质，万一她不小心让吉冈知道了实情，对吉冈不太好，所以我们一直没告诉吉冈的妻子。”

多纪听后点了点头。她后悔不该来问吉冈的病情。

究竟怎样对吉冈的妻子说才好呢？吉冈留下的空白该如何填补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多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她问川岛说：

“我能不能告诉吉冈的妻子说，我刚刚见了您，您说吉冈只是由于梅雨季节食欲不太好？”

“这样说也可以吧……”

川岛深吸了几口烟后，转变话题似的问多纪：

“前几天我接到柚木一封信。听说他上个周末来京都了？”

多纪不知所措地低着头说：

“是啊……”

“他在信里说他好像想辞掉大学的工作。”

“真的？”

“你没问他吗？”

“没有。”

多纪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她还是想起柚木在贵船的旅馆病倒时曾说过想搬到京都住。

川岛说：

“他早就说过不喜欢大学的话，但没想到他那样认真。”

“他真的说过这话呀？”

“因为大学那样的地方，人际关系非常复杂。而且，虽说是教授，但在医学系，只给学生讲课是不行的。既要搞临床，还要写论文，甚至还得担任学生部长。很累呀！”

多纪的确觉得最近柚木明显很疲劳。

“他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一旦做了就非要把它做好。这反而害了他。”

“听他说，他好像心脏不太好……”

“我觉得他的病是心绞痛。这种病是比较危险的。”

“您的意思是说……”

“关键是不能劳累。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应该下决心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他没告诉你他想来这里吗？”

多纪含糊其辞地说：

“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以下。”

“我觉得他应该到京都附近的山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安心地休息一段时间……”

说到这里，川岛紧接着又说：

“不过，真的要来京都住，毕竟有不少问题呀。”

多纪点头表示同意川岛的说法。她觉得这些问题里好像也包括柚木的家庭。

“在我们几个同窗里面，柚木是唯一的大学教授。所以我们都希望他好好干。他如果病倒了，那岂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他的病那么严重啊？”

“平时看上去没什么，但也可能会反复发作，所以病还是很严重的。”

多纪想起了她在贵船的旅馆看到的柚木趴在桌子上的情形。

“我们也只能是提醒他多加保重。你也多提醒提醒他吧。”

说着，川岛很和善地对多纪笑了笑。

别的且不说，在柚木和多纪的关系这一点上，川岛好像是自己人。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得出来。多纪很轻松地到川岛的办公室来，也许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川岛的热情。

见过川岛后，梅雨天又持续了三天。往年七月十号前后就出梅了，可听说今年估计出梅要晚四五天。希望能早些看到出梅后晴朗的天气，但再晚也就这四五天的时间。

这天，多纪身穿藏青色带水珠花纹的套裙，又在外边套上一件尼龙外衣出了门。从门口到停车的地方，小田一直给她撑着伞。车子到了永观堂前面时，小田像忽然想起来似的问多纪：

“今天傍晚您有没有空？”

“空倒是有。你有什么事吗？”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小田说话时的表情很严肃，眼睛一直看着前方。多纪也没有多问，把身子靠到了车椅的靠背上。

由于吉冈生病在家，多纪觉得工厂里的工作一下子多了起来。照目前的情况，必须提拔一个人来接替吉冈的工作。

究竟提拔谁好呢？多纪脑子里倒也想起两三个人选，但个个都是有长有短，很难马上接过吉冈的担子。

但是，如果吉冈的癌症治疗无望的话，必须选择一个人接替他的工作。多纪过去从未想过吉冈去世的事情。因此，一时半会儿要选择一个接替吉冈的人并非易事。

整个上午，多纪在看送来的文件的同时，脑子里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下午她去一家扇子批发店看了看。刚从批发店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您是辻村多纪小姐吗？”

听声音对方是个女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多纪忽然觉得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声音。

“忽然给您打电话，很抱歉。”

对方打的可能是公用电话，听筒里有汽车声和听筒的杂音。

“我姓柚木。”

“什么？”

多纪有些紧张地问对方：

“您姓柚木？”

“不知您方便不方便，我想去见见您，有些话想跟您说。”

“……”

“我现在在京都。”

多纪握电话听筒的手不由得抖了起来。

“这个，您是不是柚木老师的夫人啊？”

“是的。我是从东京来的。”

多纪心想，柚木的妻子终于来了。但她又觉得这事儿好像是谁在开玩笑，好像是谁在模仿柚木妻子的声音打电话骗人的。

多纪问对方：

“您真的是柚木老师的妻子吗？”

“对。”

毫无疑问，对方的确是柚木的妻子。对方那干脆的口气和多纪在望前守夜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

多纪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自己最怕见的人直接给自己打电话来了，而且那个人说她已经到了京都。

“我现在可以去您那里吗？”

“您是说到我办公室来吗？”

“可以去吧？”

“哎……”

柚木的妻子虽然话说得很客气，但话语里带有不容商量的意思。

“那我这就过去了。”

“我说……”

多纪紧抓住电话听筒。只听对方又说：

“您的店的位置我已经问了刚才接电话的人，是在五条大桥前边吧？”

“是的。”

“那我二三十分钟就能到您那里。”

对方说罢就挂断了电话。多纪拿着电话听筒呆站在那里。

拿着发票进屋来的靖子，有些不解地问多纪：

“您脸色苍白，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不，没什么。”

多纪两手捧着脸坐到了椅子上。

靖子告诉多纪：

“这些票据有一部分是重复的。”

靖子边分类整理订货票据边向多纪解释。多纪在一旁呆呆地听着。

靖子问多纪：

“这三张票据是不是不一样啊？”

多纪心不在焉地只是“哦”了一声。

靖子疑惑地看了看多纪，然后给多纪鞠了个躬，离开了办公室。

多纪看着窗户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办？”

京都的大街依然笼罩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柚木的妻子究竟为了什么而专门来京都呢？是为了问有关柚木的事情，还是为了来当面谴责她呢？更重要的是，柚木是否知道他妻子今天来京都呢？

多纪急忙抓起电话听筒给东京的大学拨电话。

如果不快点打电话，柚木的妻子就到办公室了。越是急电话就越是拨不通。

焦急不安的多纪终于拨通了教授办公室里的电话。接电话的声音是非常熟悉的女秘书的声音。她告诉多纪：

“老师现在正在给病人做手术。您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吗？”

可能是柚木作过交代，女秘书对多纪一直都很热情。

“老师什么时候能结束手术啊？”

“计划是五点结束。”

“那我回头再打吧。谢谢您！”

多纪说罢挂断了电话。

柚木的妻子肯定很快就会来。在这里见柚木的妻子不太好，但也只好如此。多纪急忙拿出化妆盒补了补脸上的妆。

十多分钟后，柚木的妻子来到了店里。

楼下的人打电话告诉多纪：

“有客人要见经理您。”

多纪听罢吓了一跳，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客人说她姓柚木。是不是让客人到您办公室去啊？”

“不，我马上下去。”

在办公室里见柚木的妻子，厂子里的人出出进进的，说不定会让他们觉察到什么。多纪再次照了照镜子，然后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走廊的两侧摆满了包装箱。她穿过走廊，沿楼梯下到楼下。多纪这时看到大门口比较宽敞的地方，一个穿和服的女人背朝着多纪站在那里。

多纪顿时停住脚步，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来到那个女人跟前打招呼说：

“让您久等了！”

听到多纪的声音，柚木的妻子像被虫子蛰了似的把身子转了过来。眼前的这个女人确实是多纪上次在柚木家夜晚守灵时见过的柚木的妻子。

多纪低着头对柚木的妻子说：

“我是辻村多纪。”

柚木的妻子一言不发地看着多纪。

“上次的事，实在太抱歉了。”

柚木的妻子看着多纪，只说了声：“你……”

多纪对柚木的妻子说：

“非常抱歉，让您特意来这里。您也看到了，这里很闷热。您看咱们是不是到附近的茶馆去坐坐？请您这边走。”

柚木的妻子仍然看着多纪，只是点点头。

工厂的斜对面有一家茶馆。多纪和柚木的妻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对面而坐。

多纪再次向柚木的妻子道歉说：

“上次那件事，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

柚木的妻子身穿白大岛面料的单层和服，扎着条绫罗腰带，戴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

多纪在柚木家守灵时，柚木的妻子显得很憔悴，可现在看上去比那时胖了些，但她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依然十分锐利。

多纪低下头说：

“后来也想再去祭奠的，可始终没能去成。实在抱歉！”

柚木的妻子听罢立刻说：

“我知道您是经理，很忙。”

“您都看到了。厂子很小，倒也没有什么可忙的。”

“您也不必勉强去祭奠。”

说罢，柚木的妻子再次看了看多纪，问她：

“您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九了。”

柚木的妻子再次端详着多纪说：

“您真的是既年轻又漂亮。”

“您说哪里话呀。”

“不过，要是您已经二十九岁的话，那应当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吧？”

柚木妻子的话让多纪很吃惊。虽然她的话说得很客气，但话的内容却不客气。柚木妻子的眼神里带着憎恨。她对多纪说：

“我在电话也曾听到过您的声音。”

“.....”

“前不久您去东京了吧？”

六月初，多纪去东京，把柚木喊到了八重洲出站口。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全知道。”

多纪一个劲儿地低着头一言不发。

“您知道您目前所处的位置吧？”

柚木的妻子像是要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似的喘口气说：

“事到如今，我本来不想说了。是您的弟弟杀了我儿子。您觉得您可以爱一个被害人的父亲吗？”

“……”

“您怎么不说话？”

多纪不由得抬起头来。虽说服务台的人听不到两人的谈话内容，但调酒师和女服务员一直在疑惑地看着她们，好像看出了两个人的情况不对劲儿。

多纪几乎每天都来这家茶馆，和茶馆里的人很熟悉。正因为这样，多纪实在不希望两人的谈话被他们听到。

“你身为杀人者的姐姐，却勾引我丈夫！”

多纪急忙制止柚木的妻子说：

“请您小点声……”

“如果您怕他们听到，那我就再大点声说。”

“请不要再说了。”

“您是个偷嘴的杀人犯！”

大概柚木的妻子意识到自己的言辞有些过激，她压低声音说：

“总而言之，您应该知道羞耻，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这种事情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多纪想把耳朵堵起来。如果有可能，她想立刻逃出去。

柚木的妻子又对多纪说：

“我今天来京都，是想和您做个明确的了断。”

“了断？”

“对！因为我不可能一直让您这样随心所欲地做下去。”

说到这里，柚木的妻子像是要稳定一下情绪似的喝了口咖啡，又接着说：

“现在，我想请您明确地保证，从今天开始坚决和柚木一刀两断。”

“.....”

“把我儿子杀了，还要夺走我的丈夫。您到底恨我恨到什么程度呢？”

多纪担心自己会昏厥过去。再这样下去，自己可能会因为贫血而昏倒。

“柚木是我的丈夫。无论您说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丈夫的。您明白了吗？”

多纪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离开茶馆的。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始终低着头。再在那个茶馆待下去，她非发疯不可。多纪记得她最后说了句“我告辞了”，就不顾一切地逃了回来。

多纪已经记不起当时柚木的妻子的表情和周围客人的眼神。她只记得她推门出去时收银台的一个长头发女人很奇怪地看着她。

他们肯定从多纪来茶馆和离开茶馆时态度的变化觉察出了什么。

现在，与其说多纪是回到办公室，还不如说是挣扎到了办公室。回来的路上，在工厂门口她遇到了负责发货的村田和清水经理，但她没有工夫和他们说话。

多纪回到经理办公室，关上门，一头趴到了办公桌上。

她趴在桌子上在心里摇着头说：“够了！再也不想遇上这么倒霉的事情了！”

多纪想去死。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自己会遇上这么倒霉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自己这样可怜。

到了后来，多纪的眼泪夺眶而出。泪水一旦流起来就再也止不住，只有任其流下去，直到流干为止。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敲她办公室的门。多纪问道：

“是哪位？”

“我是藤本。给您送新舞扇的样品来了。”

“我现在忙，你回头再来吧。”

多纪说罢缓缓地抬起头来。

桌子上的情况还是她去茶馆前的样子。看了一半的订货单，旁边放着三张新扇面的设计图。

她不能一直这样哭下去。

多纪起身到墙角处整理了一下妆容。化妆盒的圆镜子里的那张泪脸已经哭得不成样子。那是张杀人者姐姐的脸，是张馋嘴猫的脸。

多纪紧咬着嘴唇，几乎把嘴唇咬出血来。接下来，她擦干净被泪水弄花了的脸颊。

虽然脸上的妆收拾好了，但眼圈的浮肿却无法消除。现在这个样子实在让她难以出门。

她重新坐回桌子前，呆呆地看着天空。从早晨开始一直在下小雨，天一点也没有放晴的迹象。

柚木的妻子回去没有呢？她后来去火车站乘火车回东京了吗？她仅仅是为那件事来京都的吗？她是瞒着柚木一个人悄悄来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这种执着太可怕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多纪简直像一个得了梦游病的病人。无论是看文件，还是和来人会面，她都心不在焉，脑子里始终在考虑其他问题。她感觉自己的脑袋深处好像受到了击打，思维停止了似的。

傍晚五点时，小田来到多纪的办公室问她：

“您的工作结束了？”

多纪想起早晨小田曾对她说，下班后有话对她说。

小田问多纪：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不。”

“已经五点了。我在对面的茶馆等您好吗？”

“啊！不，不要在那里等我。”

多纪实在不愿再去白天和柚木的妻子见面的那家茶馆。她问小田：

“在这里谈不行吗？”

“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小田不知如何是好似的看了看四周，然后坐了下来。多纪问他：

“你想说什么事啊？”

“是这么回事儿……”

小田眼睛看着别处说：

“我在想，是不是和品子小姐结婚。”

“……”

“我觉得现在结婚有些早，但又觉得既然早晚都要结婚，所以现在结也可以。”

“你跟你的父母说过了没有？”

“我父母说只要我愿意就行。”

“品子一定很高兴吧？”

“不过，我还没有告诉品子小姐。”

“如果决定了，快点告诉她不是更好吗？”

“那倒也是。可是……”

“可是什么？”

小田低着头。过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抬起头说：

“我绝对不是为了接经理您的班才和品子小姐结婚的。”

“接我的班？”

“如果被经理您误会了，我会很痛苦。所以……”

“我说，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小田很为难似的看了眼多纪说：

“和品子小姐结了婚，我就成了辻村家的亲戚了。”

“这倒也是。”

“我并不是因为对辻村这个工厂感兴趣才要和品子小姐结婚的。”

“你不是喜欢品子才和她结婚的吗？”

“您说得对。可品子小姐的母亲却对我说……”

“我母亲对你说什么了？”

“她说让我和品子结婚，将来继承辻村家的工厂。”

“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那样的打算。”

“我母亲对你说了那样的话？”

“我去您若王子的家玩时，您母亲对我说的。当时经理您不在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母亲出于什么考虑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呢？

“我还不回金泽。但我父母都在那里，如果继承商店的话，当然是继承金泽的店。所以我不可能继承

辻村家的店。”

“我母亲是说，如果我不当经理了，你也许会接替我现在经营的工厂吧？”

“如果经理您嫁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

“我是不会嫁到别的地方去的。”

“我也希望您不要嫁到别的地方去。”

“你也希望？”

“是的……”

小田态度明确地点了点头，随即毕恭毕敬地把双手放到了膝盖上问多纪：

“我，能说吗？”

“没关系，你尽管说。”

“我之所以和品子小姐结婚，是因为这样一来……”

说到这里，小田脸变得通红。他接着说道：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守在您身边。所以……”

多纪盯着小田看上去很痛苦的脸。

多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田刚才的话。森子对小田说的话和小田的告白都过于唐突和激烈。

总之，多纪现在就想快点单独一个人待一会儿。她问小田：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

“那，我就告辞了。”

“您是不是不高兴了？”

“没有不高兴啊。”

说罢，多纪开始整理起桌子上的文件来。她锁上文件柜，站起身对小田说：

“你刚才说的事，我们回头再慢慢谈吧。”

“我开车送您。”

“今天你就不用送我了。我途中要办些其他的事情。”

工厂里，除了值晚班的人，大部分工人好像都已经下班回去了。多纪和小田一前一后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下了楼梯，来到楼门口时，多纪回过身来对小田说：

“那，你辛苦了！”

“请原谅！……”

小田心有不甘地站在那里。

多纪丢下小田，步行到五条大街去乘出租车。

多纪还没想好去哪里就坐进了出租车。司机问她：

“您去哪里啊？”

“请送我去若王子。”

话刚出口，多纪就马上改口说：

“请送我去河原町二条。”

回到家自己心里会更加混乱。她想去槇子那里，但又觉得去她那里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起！请送我去冈崎。”

多纪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正遇上工厂下班的时间，路上的车辆很多。从早晨开始下的雨好像终于停了，但天空的云层依然很厚。

多纪把目光转向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着的天际的晚霞，心想，照这个样子，说不定明天还要下雨。

今天这一天的事情太多了。多纪感觉很疲劳，就像过了好几天似的。今天第一件让她吃惊的事就是柚木的妻子来到京都。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小田就来告诉她说要和品子结婚。这倒也罢了，小田竟还对她说：“不是为了接经理的班才和品子结婚的。”

和品子结婚与继承辻村的店无关这件事，小田不说多纪也明白。品子和辻村家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品子是父亲后妻的女儿，但她与父亲和多纪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当然，品子也不姓辻村，而是姓沟口。

和森子的女儿结婚就会继承辻村的家产，这样的话谁听了都会发笑的。这无非是森子她们一厢情愿的美梦而已。

但是，森子好像已经多次在小田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你要是和品子结了婚的话，将来也许会请你继承辻村的家产。”

可能由于森子多次这样说，让小田受到一种暗示。总而言之，这样的胡思乱想好像责任不在小田。

森子还是让人捉摸不透。假如森子真的对小田说了那些话，那她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眼下，和辻村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只有多纪和隆彦。且不说实际的工作是谁在做，事实上只有这两个人有资格继任经理的职务。

然而，隆彦成了植物人，已经不可能继任经理。而且，如果多纪出嫁到别人家，事实上辻村家的家业就没有了继承人。多纪一旦结婚，终归要放弃工厂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轮得上森子出马。

实际上，当多纪从工厂抽身后，由森子担任经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森子是后妻，但只要她是长辈的妻子，由她继任经理，别人是不会说什么的。

其实，多纪曾多次考虑要把经理的位子让给森子。两年前要多纪担任经理时，她曾拒绝过。最终，由于亲戚和周围的人不同意森子继任，多纪才当了经理。如果这次多纪辞去经理的职务，那接替她当经理的就只有森子了。

也许明智的森子在等待时机的成熟。别急，反正自己会掌管辻村的家业的。一旦自己掌管了辻村的家业，以后再把它交给品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说不定森子那么卖力地要促成多纪和武藤的婚事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怎么办？”

多纪感到有些害怕。她担心，如此下去，自己会被森子打垮的。她想找个可以依靠的人。

淡淡的暮色中，柚木的脸浮现在多纪眼前，但很快，柚木的脸就变成了他妻子的脸。

多纪什么都不愿想了，她想尽快把心绪稳定下来。

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射箭。

弓箭和服装上次没有还，还寄存在射箭场的柜子里。

冈崎的射箭场里有三个人在那里射箭，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子。旁边的裁判席上坐着一个级别最低的人，多纪过去曾见过他。

多纪对坐在裁判席上的那个男子点了点头，然后从他身后朝后面的寄存柜走去。

多纪穿上射箭服，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

她系上束衣袖的带子，戴上皮手套，顿时感觉浑身利落了许多。

打扮停当的多纪闭上眼睛呼了口气。

此时，柚木也好，柚木的妻子也好，小田和品子的事也好，森子的心思也好，统统都被她抛到了脑

后。

“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一心射箭。”

当多纪来到射箭场时，等待席上的三个人已经站在了射箭的预备位置上。接下来，三个人从左至右依次缓缓走到射位上做好了射箭的准备。不久，伴随着清脆的声音，箭射了出去。紧接着传来箭射中靶子的声音。慢慢地，多纪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刚才还乱糟糟的心绪现在平静了，一门心思在考虑如何把箭射好。

过了一会儿，三个人射完了箭。

轮到多纪射箭了。她从座位上站起身鞠了个躬，走到了射箭的位置上。多纪调整了一下双脚的位置，摆好姿势。

射箭的位置上共有两个人，后面还有三个人在等候。多纪在他们的注视下慢慢地摆姿势。

她搭上箭，开始拉弓。

多纪两肘用力，开始力量均匀地拉弓。她把弓弦拉到了与眼睛平齐的地方。

箭道把身心合一、熟练捕捉发箭时机称作“会”。它表明箭手已经达到心身一体。

多纪紧盯着箭靶。确定瞄准点后，她用右眼的大眼角和左眼的小眼角锁定瞄准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一点上。在把箭射出去之前，她始终不眨眼地盯着目标。

箭射出去之前的这段时间叫作“观雪眼”，意思是说稍一眨眼就会把箭射偏。

多纪此时正处于“会”的顶点。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目标。此时她的眼睛里只有弓弦和箭靶上的黑色圆点。当腹部的力量加到九成时就可以放箭了。

“放！”

正当多纪要放箭的一瞬间，一个黑影从她眼前掠过。黑影在她眼前晃了一下，她看到一张女人的脸。

瞬间，箭离弦而去。

“哎呀！……”

多纪低声尖叫着，身子向后倒去。

在后面等待的人和坐在裁判席上的人好像一时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多纪后退了几步，射出去的箭半途落到了地面上。她慌忙站稳身子，想把弓箭拿好，这时她才感觉右脸颊有些疼痛。

身后立刻有人提醒她说：

“还是休息一下吧。”

周围有两三个人朝她跑了过来。

右边的一个人提醒她：

“你脸上出血了。”

多纪用手摸了摸右面的脸颊，发现手上沾有血迹。

有的人说：“快去医院吧！”有的人说：“叫救护车吧！”

“对不起！不要紧。”

说罢，多纪右手捂着伤口，左手拿着弓箭朝物品寄存柜后面跑去。

多纪在镜子面前仔细看了看脸上的伤口。

右侧的脸上有一条四五厘米长的伤口。伤口就像是用锋利的小刀划的。

看样子是箭飞出去的瞬间，箭尾的羽毛划到了脸部。

这样的事故通常是很少有的。个别的初学者由于脸离弓太近，偶尔会被箭尾扫到，但一般都只是碰到眼镜架，像多纪这样直接伤到面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一个入段的射箭者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的。只要拉紧弦，心身合一地瞄准箭靶，在发箭的瞬间盯好目标，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

除非是射箭者此时的心态极度不稳定，否则这样的失误是绝对不可能的。

多纪在箭即将射出的一刹那的确看到柚木妻子的脸在箭靶的黑色靶心里。

多纪原本是为了稳定情绪才来射箭的，却因为心绪混乱而导致了失误。结果，不但心绪没有稳定下来，反而把自己混乱的心绪暴露给了众人。

太丢脸了。作为一个箭手是不称职的。多纪用手绢捂着伤口，休息了一会儿后换下了射箭衣。

由于伤口很浅，所以伤口处只是渗出一些血，看样子血不会一直流下去，用手绢压一会儿就没事儿了。

但脸上那道血印却很明显。

不知道血印要过几天才能消失。

换下射箭衣后，多纪又照着镜子看了看受伤的脸。

在伤口处多涂些粉也许不会太显眼，但要完全把伤口遮住似乎比较难。

多纪正在照镜子，这时刚才坐在裁判席上的那个初级箭手走过来问她：

“您不要紧吧？”

“不要紧。我刚才有些眩晕。在那么神圣的地方，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实在抱歉。”

“您说哪里话。下次射箭时更加沉着一些就行了。”

看来这个人看出了她刚才射箭时情绪不太稳定。

第十二章

自从脸上受伤，多纪每天都来往于若王子的家和工厂之间，没有去过其他地方。这期间，折扇团扇行业工会的理事会邀请她出席会议，老客户教舞蹈的师傅等邀请她参加聚会，她都借故不方便拒绝了。

无论妆化多浓，到了明亮的地方，照样能看出脸上的伤。

在家里，森子和安代也问她：

“你脸上怎么了？”

“不小心碰到门上了。”

“碰到门上了？”

从两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多纪佯装不知。

在工厂，小田和高木靖子也觉得多纪脸上的伤有些奇怪。小田想问她原因，但没问出口。可靖子毕竟是女人，她马上就来问多纪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多纪说：

“不要紧。”

“可是，看到您脸上的伤，总觉得有些奇怪。”

靖子端详着多纪的脸又说：

“我说不好，总觉得您的脸挺那个的……”

“是不是有些像黑社会的人啊？”

“不是的。是好看，或者叫不一般。经理您最近真的变漂亮了。”

“不要开这种玩笑！”

“可是，大家都在议论经理，说您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

“你就不要拿我开心了。”

靖子从房间里出去后，多纪再次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

由于天热，自己最近瘦了些。消瘦的脸颊上隐约可以看到一条伤口。过去也曾有人夸她漂亮，但说她的脸不一般，今天还是头一次。

不一般是什么意思呢？的确，多纪也觉得自己的脸最近有些变化。以前别人只是夸她长得漂亮。可从去年开始，她的脸增加了女人味儿。最近，脸上更是出现了某种特别的变化。

多纪过去一直认为“妖艳”或“妩媚”这样的词与己无缘，觉得这些词都是用来形容烟花巷里的女人或一些长得漂亮的已婚女人的，自己身上是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的。没想到如今脸上添了伤后，却有人说自己的脸不一般。这太不可思议了。多纪感到有些奇怪，原来还有人这样看自己。虽然她觉得有人这样看自己，让她感到有些讨厌，但她同时又觉得别人已经把她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也许是由于这一年中和柚木之间的喜悦和悲伤在自己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不过，多纪觉得尽管如此，脸上的伤还是尽快治疗为好。如果只是靖子说自己的脸不一般还可以一笑了之。但在外面，不能让人这样说自己。

多纪每天都对着镜子看脸上的伤。虽然伤痕在一天天消失，但也许是看得太多的缘故，总觉得伤痕消失得太慢。

不仅如此，当多纪对着镜子时，她就感到柚木的妻子在盯着她，于是心里就会感到发抖。多纪甚至觉得，自己脸上的伤就是柚木的妻子给弄的。虽然柚木的妻子没有直接动手，但她的怨恨却在起作用。

“太可怕了……”

已经淡忘的恐惧感又在多纪心头泛起。

必须想办法把和柚木之间的关系做个了断。既然那个女人说出那样的话，那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的确像那个女人当面骂的那样，自己确实是杀人犯的姐姐，是个偷嘴吃的馋猫。面对柚木妻子的这些话，多纪一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

也许自己该放弃柚木了。

和柚木的恋情从一开始就不正常。自己作为加害方的亲属去看望被害方的家人，于是双方产生了爱情。这有些过于随便了。

这种事情原本就是不允许的。

多纪却明知故犯，和柚木越陷越深。她也知道不能那样做，但她又控制不住自己，好像是顺其自然似的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

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要受到惩罚，也许自己脸上的伤就是其中的一个报应。

不仅如此，隆彦受重伤而变成植物人，吉冈患癌症，森子好像在打她的小算盘，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是对她迄今为止的行为的惩罚。

多纪慢慢闭上眼睛在心里说：

“神明是不会原谅我的。”

由于自己的原因，给方方面面的人添了麻烦。在别人看来，自己是经理，是泼辣能干的小姐；但在背地里，自己却在做难以对人启齿的事情。

多纪脸部受伤一周后，梅雨季节结束了。

一天到晚笼罩在天空的雨云散去了，火球一样的夏季的太阳突然出现在天空。再过几天就是祇园节了，那也是京都进入盛夏的标志。

经过一周的恢复，妆化得浓些脸上的伤口基本就看不出来了。出梅后的第二天晚上，柚木给多纪打来了电话。柚木在电话里告诉她：

“我现在在京都。”

忽然听说柚木到了京都，多纪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这一周，多纪没有给柚木打电话。她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柚木说，但她拼命在忍着。一方面是为了试试她自己的毅力，同时也是故意不给柚木打电话的。

柚木知道他妻子来京都吗？到目前为止，柚木从未提到过他妻子来京都的事，看来他并不知道这事。多纪想把他妻子来京都的事告诉柚木，但她又不想在柚木面前诉苦。如果柚木知道他妻子来京都，他一定会告诉多纪的。既然柚木什么都没说，自己不向他提及他妻子来京都的事也没关系。

总之，他妻子来京都这事儿，从多纪的嘴里说出来，只会给她自己增加痛苦。一周来，多纪一直都在心里这样提醒自己。她坚持认为，无论结果如何，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与柚木没有关系。

可如今柚木突然到了京都。柚木在电话里说：

“下午给你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我现在刚到京都火车站。”

下午多纪去走访客户，不在工厂。

“时间晚了些，能和你见面吗？”

多纪看着电话机不知该如何回答柚木。她在考虑不再见柚木，打算即使他打电话来也做出不愿和他见面的样子。

柚木说：

“饭店我还没定。有些事情需要跟你说。”

“什么事情啊？”

“见了面再告诉你。总之务必请你来见见我。”

听到电话里柚木的声音，多纪不见柚木的决心顷刻间就垮了下来。

柚木对多纪说：

“我马上直接去京都饭店。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房间。我在饭店大厅里等你。再有十来分钟我就能到那里。”

多纪拿着电话机听筒看了看表。时间是晚上十点钟。

说不定柚木是医院的工作一结束就乘新干线赶到京都来的。

说是马上去，可多纪此时已经卸了妆，换上了平时在家穿的连衣裙。柚木的电话再晚打一个小时，多纪就钻进被窝睡觉了。多纪对柚木说：

“我可能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到那里。”

“反正我在大厅里等你。”

听柚木的话音，感觉好像有很紧急的事情。

多纪急忙穿上印花衬衣和藏青色的裙子从房间走出来。

客厅里，安代一个人在看电视。多纪对安代说：

“槇子忽然说有事先和我商量，我出去一会儿。我妈呢？”

“可能在二楼吧。”

二楼是指品子的房间。多纪点了点头。这时安代压低声音说：

“最近两个人经常悄悄谈话，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多纪还没有把小田和品子的婚事告诉安代。她觉得既然小田说要和品子结婚，把两人的事告诉安代好像也没关系。但她又觉得在森子和品子没把这事说出口之前，自己先告诉安代好像不太好。

“昨天晚上两个人也在二楼谈到很晚。”

多纪现在不想考虑其他事情。

“那，我出去了。”

说罢，多纪匆忙拿着手提包站了起来。

刚来到外面，夏夜的热浪就迎面向她扑来。热烘烘的夜空里，月亮看上去有些朦胧。夜幕下的多纪转身看了看眼前的这个若王子的家。自己刚刚从那里出来。占地近七百平方米，房屋面积近两百平方米。在那座宽敞的房子里，多纪、森子、安代和品子，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每个人可以随意待在自己房间里，悄悄地考虑个人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外表看，房屋很结实，很安静，但住在里面的人却各有各的打算。

山脚下，夏夜热浪笼罩下的这一大片房宅面积很大，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怪物。

多纪自言自语地说：

“随她们的便吧。”

无论森子在图谋什么，品子在想什么，这些都与自己无关。现在自己不想去考虑这些多余的事情。

多纪眼下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赶到柚木身旁。她觉得这已经够了。

多纪赶到饭店的大厅时，柚木正站在大厅的窗台边看着外面。多纪站在柚木的身后向他道歉：

“来晚了。请您原谅。”

听到多纪的声音，柚木转过身来说：

“我们到楼上的酒吧喝点什么吧。”

“您的行李呢？”

“这里有空房。我已经订好了房间。”

说罢，柚木带着多纪朝服务台左侧的楼梯口走去。

饭店的酒吧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口对面。柚木在酒吧靠里面的座位上坐下后，仔细看了看多纪，指着她的脸说：

“你脸上受伤了？是刀划的？”

“不，没什么。已经好了。”

“伤得很奇怪呀……”

说着，他向走过来的服务员要了白兰地。

多纪说：

“倒是您突然来京都，把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吧？”

“我知道？”

柚木点上一支烟，喝了一大口白兰地，抬头看着多纪说：

“前不久，你见我妻子了吧？”

酒吧淡淡的灯光下，柚木的眼睛盯着多纪，问她：

“为什么不把那事儿告诉我？”

“那事儿，那个什么……”

“请不要给我打马虎眼。”

“.....”

“你在欺骗你自己的感情。其实你见了我妻子后心里很不舒服，很生气，而且还恨我。可你还要故作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柚木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后，又拿起酒杯问多纪：

“你为什么不马上把那事告诉我呢？”

“告诉您了。”

“还没告诉我。”

“我当时就给您打电话了。可是.....”

柚木当时在做手术，不在房间。错在柚木。

“我太大意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出了那件事。”

“那，您是为了那件事特意来京都的？”

“这还用说呀！”

“这太不应该了。”

“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不要再装作若无其事了！”

虽然柚木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强。

多纪两手放在膝盖上，向前探着身子坐在柚木对面。柚木几乎把身子伏在桌子上。在其他人看来，也许会觉得男人是在训斥眼前的女人。

两人就那样坐着。过了一会儿，柚木说：

“我不清楚我妻子都说了些什么，但她那件事做得很愚蠢。”

“.....”

柚木低头给多纪鞠了个躬说：

“总之是我不好。”

顿时，某种悲伤的感觉袭上多纪的心头。虽然她不清楚为什么，但她觉得道歉的柚木很可怜。

“没想到我妻子会做出那样的事来。”

多纪摇着头说：

“请您不要再说那件事了。”

虽然现在柚木说了这样的话，但多纪不可能就此忘记被柚木妻子谩骂的事。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柚木要替妻子给自己道歉呢？因为是他妻子做的事，就应该他负责任吗？这样一来，就说明柚木妻子的言行与柚木是有关系的。而多纪一直认为，柚木是柚木，他妻子是他妻子，两人是没关系的。她始终都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的。因为柚木和他妻子之间没关系，所以即便挨了柚木妻子的骂，多纪也甘愿忍受。

想不到柚木竟然来替他妻子给自己道歉。既然柚木和他妻子没关系，柚木有必要来替妻子负责吗？

“今天早晨，我偶然从一件别的事情得知我妻子来京都见你了。”

柚木又拿起酒杯接着说：

“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多纪想象柚木和他妻子对坐在餐桌前共进早餐的情形。柚木在看报纸，面前摆着烤面包和咖啡。于是，在聊别的事情时，他妻子无意中说出了她去京都的事。或者是他妻子讽刺他说：“已经不去京都了？”没等吃了一惊的柚木回过神儿来，他妻子又穷追不舍似的说：“那个偷嘴的馋猫答应我说要和你分手了。”总之，柚木这才知道妻子去见多纪了。

柚木对多纪说：

“我替她求你了。请你忘掉那件事情吧。”

多纪没说话。无论柚木如何求情，多纪是不可能忘掉那件事情的。多纪问柚木：

“您就为了对我说那件事而特意来京都的呀？”

“我担心你。”

“可是……”

多纪想说：“听您的意思，如果没有那件事情，您今天是不会来京都了。”

“总之，亲眼见到你我就放心了。”

“……”

“今天咱们好好喝一回去吧。”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两人由祇园节聊到八月的“大字形篝火”，还谈到了京洛医院的川岛，以及吉冈的病情等。

他们交谈的内容都与柚木的妻子无关，两人都在有意回避涉及柚木妻子的话题。

快到十一点时，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人还需要什么。柚木站起身说：“不需要了。”然后到柜台结了账，和多纪一起进了电梯。

电梯里就他们两个人。

柚木按了六楼的按钮。两人在六楼出了电梯，径直朝房间走去。

“你累了吧？”

说着，柚木坐到了窗子边的椅子上。靠墙的地方摆着两张单人床。多纪问柚木：

“您明天一大早就得回去吧？”

“中午之前赶回去就行。”

“实在抱歉。您这么忙，还让您特意来一趟。”

“应该道歉的不是你。”

柚木起身轻轻走到多纪身旁，慢慢捧起多纪的脸把嘴贴了上去。多纪顺从而又默不作声地张开了嘴。

柚木更加用力地抱着多纪说：

“我爱你。”

多纪能感觉到柚木在用力抱自己，但她内心却很清醒。不知为什么，她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地接受柚木的爱抚。

“咱们睡吧。”

说着，柚木脱去西装和衬衣，把它挂到了衣服架子上，然后换上了睡衣。等柚木换好睡衣后，多纪才开始脱衣服。

柚木在床上喊多纪：

“来！”

两人已经做爱多次，彼此都明白这是要做爱的信号。

多纪看了一会儿窗子外面，然后拉上窗帘，躺到了一张空着的床上。

房间里只开着台灯。柚木抬起头问多纪：

“你不到我的床上来啊？是不是还在想那件事啊？”

“没有啊。”

柚木躺到了多纪的床上。台灯的灯光把柚木身体的影子映在天花板上。影子很大，看上去像皮影似的。多纪躺在床上仔细地看天花板上的影子。

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事情，马上又要再重复一次了。第一次是在叫“石水”的房间里。接下来是在鸭川河畔的饭店里。那以后不知道又重复了多少次。多纪正在想过去的事情，这时柚木把她搂到了怀里。

医院里的气味顿时把多纪笼罩了起来。也许由于常年在医院工作，消毒液的气味渗透进了身体的缘故，柚木身上始终有一股消毒液的气味。

消毒液的气味总是让多纪感到安慰。她觉得只要身边有这种气味，她就会感到心里踏实。这种踏实感让多纪产生了无法实现的梦想。

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气味，今天让多纪感到它只是气味而已。从身边的这种气味里，多纪无法进一步产生甜蜜的感觉。

虽然多纪被柚木抱着，但她却从柚木的肩膀处在看墙壁。台灯的影子映在淡奶油色的墙壁上。柚木解开多纪的睡衣，把手放到了她的胸部。他先是用嘴唇含了几下多纪的乳头，接着又轻轻地抚摸她的背部。

多纪现在像是砧板上的鱼，任由柚木摆布。衣带被解开，胸部完全暴露着。

多纪的两条腿也被柚木轻轻地分开，接下来的情形让她事后想起来都感到害羞。

然而，尽管这样，多纪的头脑却异常清醒。柚木的手在缓缓地向下移动。从乳头移到后背，从腰部移到腹部。但对柚木的爱抚，多纪只是感觉他的手在移动。

忽然，柚木的手停了下来。稍微过了一会儿，柚木抬起上身问她：“你在想什么？”

“.....”

柚木看了一会儿多纪的脸，接着像是要恢复自己的好心情似的又把多纪抱到怀里说：

“不要再考虑那些无聊的事了。”

被柚木紧紧抱在怀中的多纪几乎连气都喘不出来。

“我爱你.....”

说着，柚木趴在了多纪身上。这时，多纪忽然清楚地看见柚木的妻子出现在眼前。

“不要！”

多纪摇着头，好像是无意识地从柚木身子下面摆脱了出来。她用手使劲儿推开了柚木。

“不要这样！”

柚木一下子松开手，面带扫兴地问多纪：

“你怎么了？”

“.....”

多纪盯着天花板，没有回答柚木。

刚才自己脑子里出现的是幻觉，还是确实是柚木的妻子呢？

冷静地观察房间，就会明白柚木的妻子是不可能进这个密室的。忽然发现有人在窥视，不过是多纪的幻觉而已。

但多纪的确看到了柚木妻子的脸。当柚木不由分说进入她的身体时，她清楚地看见了柚木妻子的脸。柚木妻子的影子像一只黑色的大鸟一样展开翅膀，想要把多纪包围起来。

“你在看什么？”

“.....”

多纪摇摇头，没有回答柚木的问话。她再次看了看幻觉消失后的墙壁，然后闭上眼伏到了枕头上。

闭上眼睛后的多纪回到了没有一丝亮光的一个人的世界。接下来是泪水夺眶而出。

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流泪，就是感觉身体里好像充满了某种悲伤。她担心自己受到了无可挽回的伤害。现在的多纪除了哭泣没有别的办法。也许哭一段时间，心情平静下来后，幻觉就会不知不觉地消失。

多纪现在希望的就是这个。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

多纪不清楚这几分钟里柚木是什么样的表情。也许盼望已久的亲热被中途打断令他很沮丧，要不就是让他非常迷惑不解。

不久，多纪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多纪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确实看见了柚木妻子的幻影，但那无非因为思虑过度，是自己对那些无聊的事情考虑得太多了。想到这里，多纪停止了哭泣。

这时多纪发现柚木在很温柔地抚摸她脑后的头发。

柚木把多纪额头上的头发理到后面，然后静静地把她抱到了怀里。

虽然多纪刚刚哭过，但两个温暖的肉体贴在一起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多纪闭着眼睛，沉浸在舒服的感觉之中。眼下，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觉都无所谓，她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温柔的肉体。

每当多纪被柚木抱在怀里时，她都在想人与人的肉体为什么只能融合到这么个程度。难道接触的面不能再扩大一些吗？她想把自己身体的里里外外，自己的胸部和背部，膝盖和脚底都和柚木贴在一起。

多纪死命地抱着柚木。她把头紧紧埋在柚木怀里，下半身紧紧贴在柚木身上，两条腿使劲儿缠在柚木腿上，就像钻到母亲的肚子底下找奶吃的幼犬。

柚木像是有些受不了似的小声喊叫起来。他问多纪：

“你这是怎么了？”

“抱紧我，别松开。”

多纪的身体已经无法再进一步贴近柚木了。她紧紧闭上了眼睛。

两人只有现在这样紧贴在一起，其他人才无法插进来打扰他们，幻觉也就没有了显现的余地。只有屏着呼吸，闭上眼睛的这一刻，柚木才真正是属于自己的。

不过，多纪也知道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长久的。过一会儿就需要呼吸，手脚也会感到疲劳。这有些像射箭时拉弓，弓弦拉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松开。无论把弓弦拉得多么紧，终究是要松开的。紧张过后是弛缓。

不久，两个人全都没了力气，紧抱着的胳膊松了下来。他们松开缠在一起的四条腿喘息着。

浑身无力的多纪上半身依然在柚木的怀抱里。

柚木抚摸着多纪的头发说：

“忘掉那件事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说着，柚木张开大手捂住了多纪的眼睛。

远处传来了汽车声。走廊里有人走过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柚木侧过身来看着多纪说：

“有件事我想先跟你说一下。”

“.....”

“我想过了这个年头就和我妻子离婚。”

不知为什么，多纪觉得柚木的话好像与己无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你这边没问题吧？”

听到柚木的问话，多纪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什么事啊？”

“我想离开我妻子，和你结婚。”

“不行。这绝对不行。”

多纪慌忙拉过旁边的睡衣，抬起上身说：

“请您不要开这种玩笑。”

“不是开玩笑。”

多纪匆匆穿上睡衣，扎上腰带，去了洗澡间。

在洗澡间明亮的灯光下，可能因为刚才哭过的缘故，多纪卸了妆的脸看上去眼圈有些浮肿，伤痕明显了许多。

多纪迅速冲了淋浴，重新化了妆。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说：

“他在说什么呢？”

多纪从洗澡间出来时，发现柚木还仰面躺在床上。于是她对柚木说：

“我说，咱们起床吧。”

“等等。”

柚木的声音不大，听起来有些含混不清。

“咱们去喝些什么吧。说不定外面有的酒吧还没关门呢。”

“别去了。你还是听我说话吧。”

多纪打开窗帘，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窗外是一大片京都大街上的灯光。远处是东山黑色的轮廓。

“我刚才的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我反对您和妻子离婚。”

“为什么？”

“结了婚，有了孩子，却要和妻子离婚。我讨厌那样的男人。”

“可是，不这样做，我就没办法和你生活在一起呀。”

“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回事儿的人，就不会把其他人当回事儿。”

柚木挠着头从床上坐起来说：

“真是奇谈怪论。”

多纪脸对着窗子，看着柚木映在墙上的影子。柚木接着说道：

“请你冷静地听听我的想法。”

柚木系上睡衣的腰带，在多纪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和妻子分手是有理由的。”

“我不清楚您具体有什么理由，但您和那么好的妻子分手就是您不对。”

“……”

“您太太内心非常爱您。”

多纪想起了在茶馆看到的柚木妻子的那张脸。虽然她言辞激烈地骂了多纪，用可怕的眼神瞪了她，但那肯定都是出于对柚木的爱。因为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才变得那样强悍。

“如果您做那种不负责任的事情的话，会遭到报应的。”

柚木拿起茶几上的香烟，擦着一根火柴。柚木拿火柴杆的手和脸部在火柴的亮光里闪了几下。

“有些话本不想对你说。我们夫妻间有不少问题。这当中当然既有我的责任，也有我妻子的责任。夫妻关系破裂，必定不会只有一方有问题。”

“……”

“现在对你说这些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不是不可挽回。只要老师您好好做，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不是你说的那回事儿……”

“我没说错。您和太太弄到今天这一步，都是由于老师您没把太太当回事儿。只要老师对太太温柔些，您和太太一定会和好如初的。”

“你看问题太片面了。”

“是老师您片面。”

“总之，这些事说来说去，都是当事人之间的问题。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

“是啊。老师和太太是夫妻嘛。”

“你！……”

柚木盯着多纪说：

“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一直都很冷静。”

多纪悄悄看了看窗外。

虽然她知道右侧脸颊上的伤正对着柚木，但她还是坚持把脸对着窗子。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

过了一会儿，柚木问多纪：

“你今天可以在这里过夜吧？”

“不行。”

“为什么？”

多纪站起身，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明天一大早有事情。”

多纪问自己，为什么要抛下柚木回来呢？

柚木反复说“请你留下来过夜”。最后，他甚至说，“我可以亲自去向你的母亲求情”。多纪也想留下来不走。如果有可能，她也想在柚木身旁过一夜。

无论母亲和安代她们说什么，自己总会找出一个理由去解释的。即便她们知道自己在撒谎，也不会深究的。她们两个都是成年人，应该能猜到大体的情况。在外面过夜也没有大问题。自己从家里出来时是曾打算和柚木在饭店里过夜的。

多纪那么想见柚木，迫不及待地跑去见他，为什么又抛下他回了家呢？但是，细想起来，也许正是她那颗想见柚木的心，反而让她丢下柚木回了家。

多纪太爱柚木了，这让她难以把握爱的分寸。一想起柚木，不要说家庭和工作，连自我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多纪觉得很害怕。再这样下去，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说不定因为太想柚木，自己会抛弃家庭，跑到东京去，并最终会杀死柚木的妻子。

说实话，多纪非常憎恨柚木的妻子，甚至想杀掉她。她不知道再见到柚木的妻子时自己会做什么。也许会揪着她的头发，把刀捅进她的身体。

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体里蠢蠢欲动。

当柚木说“想和妻子分手”时，自己说“不应该分手”，说“应该对您妻子更温柔些”。自己的那些话全是谎言。她心里在想，那样的女人，被抛弃，哭闹，沦落才好呢。最好让她成为一个叫花子，到处流浪。

任性、不负责任、片面，这些责备柚木的话，其实都是她想说给柚木妻子听的。只不过柚木妻子不在场，她才都说给了柚木。柚木是在替自己的妻子挨骂。

柚木问多纪“愿不愿和我结婚”时，多纪表示坚决反对。这也正是因为她非常想和柚木结婚。当梦寐以求的事情即将成为现实时，多纪因为感到害怕而发起抖来。

多纪对柚木说“我反对您和妻子离婚”，说“讨厌和妻子离婚的男人”，那是她最后的一点良心。不那样说，迄今为止她所憎恨的罪恶就无可挽回了。说了那样的话，哪怕只是口头上的，也让她的灵魂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今晚在柚木面前说的那些话全都是谎言。她拼命地对柚木表白自己，但她说的话都是心口不一的。除了说那些心口不一的话，多纪已经没有办法去战胜自己内心的恶魔。她想通过那些话去唤醒自己仅存的一点良心，以此安慰一直在憎恨柚木妻子的自己。

柚木能理解多纪的这一用心吗？万一柚木不明白她的这一用心，那就太让她伤心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柚木给若王子的家里打来了电话。柚木在电话里说：

“昨晚太遗憾了。我一直在等你。心想也许你会回来的。”

听到柚木的声音，多纪差点哭起来。因为她对昨晚咬牙丢下柚木回家感到后悔，所以柚木的话让她感到格外难受。

“您要回去了吧？”

“我打算坐八点半的新干线回去。”

“那，我们……”

“我很快还会来的。”

多纪早晨起来还没化妆，也没吃早饭。她问柚木：

“您能不能坐稍晚一点的火车啊？”

“很遗憾。中午我有个会议要参加。”

多纪知道柚木早晨动身早，但她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手忙脚乱起来。她问柚木：

“您看改乘九点左右的火车行吗？”

“已经决定了，就乘八点半的吧。”

“可是，这样的话，我跑着去都来不及呀。”

“我还来的，你就不用来送我了。不过，我们昨天说的事你可不要忘了。”

“昨天的事儿？”

“我们俩的事儿。请你好好考虑考虑。”

“可是……”

“总之，你什么都不用说，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

柚木又语气亲切地叮嘱她说：

“就这样做啊。那，我走了。”

“啊！您等等。能不能推迟一趟火车呢？我马上往车站赶。”

“你不用来了。我们马上就会再见面的。”

“什么时候啊？”

“半个月左右吧。再见！”

几乎在多纪惊叫的同时，电话挂断了。

多纪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没了声音的电话听筒。

现在已经八点十分。即使马上做出门的准备，也需要二十分钟，而从家到火车站，十分钟是到不了的。

他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呢？如果早打三十分钟，自己就可以收拾一下去火车站的。

但是，细想起来，这都是因为多纪只从自身考虑。

既然那样在意去车站送柚木，那多纪就应该主动给柚木打电话。昨晚以那样的方式和柚木分手，主动打电话过去是理所应当的。多纪不但不主动打电话，还一个劲儿地责备柚木。

但是，多纪没主动给柚木打电话，也是出于负气。

柚木要和他妻子分手到自己身边来，这是件让自己高兴得流泪的好事。可自己却说“不行”。自己说这话并非虚假，做那样的事情是会遭报应的。可以说，担心让多纪变得胆小起来。

祇园节的开幕标志着京都夏天的来临。当然，准确地说，祇园节从七月一日的叫作“吉符入”的祭神仪式的碰头会开始，一直到二十八日的为了收藏神轿而举行的洗神轿仪式为止，前后共持续近一个月。尤其是七月十七日的神幸祭⁽¹⁾时的山鉾巡行时，近畿周边以及北海道、九州等全国各地的观光客蜂拥而至。

据说，去年仅这一天的观光客就达五十万人。而今年的观光客似乎比去年还要多。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些活动是他们一生中想看一次的。而住在京都这个城市的人们，看到如此多的观光客则心生恐惧，实在没有心情去观看。

举行山鉾巡行的这天晚上，安代看到晚报上的报道说观看的人有四十万，叹息说：

“大老远地跑到京都，真够辛苦的。”

接着又问多纪：

“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么热的地方来呢？”

多纪也不清楚为什么。总之，由于最近过分的宣传，祇园节的祭祀活动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

曾经在祇园街生活过的森子也冷淡地说：

“搞那种祭祀活动，造成交通堵塞，给住在京都的人添了许多麻烦。我那时候，神轿安放在四条街的神

轿行宫期间，每次都去默默祈祷。现在已经没有像我这样的艺伎了。”

森子说的是，从举行神幸祭的十七日到神轿回宫的二十四日，这期间每天晚上从许愿的地方去默默参拜行宫里的神轿。人们认为这样做，许的愿就会实现。

森子说：

“这么多人，就是从许愿的地方走到神轿的行宫也不容易啊。”

在这一点上，安代和森子的看法是一致的。

祇园祭的话题告一段落后，多纪正要去洗晚饭后的澡，忽然森子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我想跟你说说品子的事儿。”

“哦……”

“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我想最近是不是把品子和小田的婚事定下来。”

多纪点了点头，隔着茶几坐到了森子的对面。森子说：

“品子还在上大学，我也觉得现在订婚有些早。可是品子说她喜欢小田，小田好像也喜欢品子。”

多纪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我觉得小田那头家里也不错，他本人工作也很踏实。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两个结婚呢？”

“他们两个的事儿，只要他们本人同意，妈妈又赞成，应该没问题吧？”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我当然同意。”

看样子森子是希望多纪同意的。森子又说：

“我想，因为小田在你那里工作，要让他们结婚，当然要得到你这个经理的同意呀。”

“请妈妈不要说这种客套话。”

森子叫多纪“经理”，让多纪感到害羞。

“你能同意，真是太好了。”

屋里开着空调，可森子往上拉了拉领口，扇了两三下扇子说：

“另外就是关于结婚的日子。我想，既然决定结婚，还是尽快把婚事办了好。你看今年秋季的十一月份怎么样？”

“可是品子还在上学呀。”

“这倒也是。不过，她明年就毕业了。到了今年秋天，叫什么学分的基本也拿满了，好像基本上不需要去学校了。”

学校那方面的事情，多纪不太清楚。森子又说：

“而且，她都二十一岁了。我像她这样的年龄时已经独立生活了。”

森子刚说完，急忙又改口说：

“哎呀！你瞧我！我说的是品子，不是说你。你可不要生气呀。”

多纪笑了笑说：

“没关系。”

的确，对于十五岁开始当艺伎，二十岁之前就出师的森子来说，看到现在年轻女性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许会感到焦急。

“其实，我想小田和品子他们也会亲自去求你点头的。”

“瞧妈妈说的。还要求我吗？”

“因为他们两个今后还要你多加照顾。”

多纪问森子：

“小田将来是不是要回金泽呀？”

“好像开始时他是打算回金泽的。可是那头还有哥哥，所以他说他就留在京都不回去了。”

“那就是说他一直留在辻村？”

“他说一方面他特别喜欢京都，另外生意上想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可是，他在我们这样的小厂子里……”

“你说的也是。可是有小田在你身旁，你心里不是也踏实吗？”

“……”

“和品子结了婚，小田就是咱家的亲戚了。无论如何，同一个工厂里有自己的亲戚在，关键时候不是可以依靠吗？”

小田的确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但一想到他身后的品子和森子，多纪就感到别扭。

“这些话本来应该品子跟你说的，可是她说她不好意思跟你说。”

森子说着一个人笑了起来。

“虽然品子嘴上净说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可她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安代端来一壶新泡的茶。看样子她刚才在厨房假装收拾东西，其实一直在听两人的谈话。安代把茶杯放在茶几上，顺便偷偷看了看多纪。

森子慢慢地喝了一口茶说：

“啊，这茶很好喝呀！”

虽然森子的面部还光泽依旧，但她往下咽茶时，咽喉部位还是显露出了她的实际年龄。

森子接着说道：

“他们结婚后，两个人都还年轻，薪水也不多，因此硬要租套公寓住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所以，我想干脆让他们两个住过来算了。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住过来？您是说让他们住到这个家里吗？”

“小田他每天早晨都来接你上班，所以他住到这里，每天接你也方便些呀。”

“您说的倒也是。那，这事儿是小田提出来的吗？”

“这我倒还没有明确地问他。”

“既然好不容易要结婚了，您不觉得还是两个人无拘无束地单独住好吗？”

“品子一点也不在意和大家一起住。她说她倒很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可是，这也要听听小田的想法吧？”

“小田可能因为客气，他没有明说过。但如果我们请他住过来，我想他肯定会很乐意的。”

多纪沉默了。森子究竟想干什么呢？让品子夫妻俩也住到这个家里，是不是有些太厚颜无耻了？

多纪对森子说：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家也没有能作他们新房的房间借给他们啊。”

“哦，品子说有她现在住的房间，再加上她旁边的那一间，能借两个房间就可以了。”

“……”

“还是请小田过来一起住，既热闹又欢乐。而且，家里没个男的也不太安全吧？”

安代端着茶壶走过来坐到了多纪的斜背后。看样子她是觉得事情重大，在厨房待不住了。

森子接着又说：

“小田一旦和品子结了婚，不就成了我们迁村家的人了嘛。”

“请您等一下！”

说着，多纪把还有些许剩茶的茶杯递给安代说：

“请再给我倒些茶。”

说罢，多纪看了一眼森子说：

“即便小田和品子结了婚，可小田不还是小田吗？”

森子使劲儿点着头说：

“你说的倒也是。小田娶了品子，那品子就是小田家的人。可是品子是你的妹妹，小田又在辻村工厂里工作。说小田是自己人也不奇怪吧？”

多纪没有回森子的话。她接过安代递过来的茶杯，茶杯外侧清水烧的红梅很鲜艳。

多纪抚摸着温热的茶杯，在考虑如何回答森子。

的确，品子是森子的女儿，森子是多纪的继母。这样看的话，品子和多纪就是姐妹。

可是，两人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姓氏也不相同。虽说眼下碰巧住在同一个家里，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人之间毫无关系。可森子动不动就说两人是姐妹。品子也称呼多纪为“姐姐”。说话亲切是好事儿，但如果喊几声“姐姐”，就觉得和多纪有了血缘关系，这让多纪感到有些不舒服。

虽然多纪心里这样想，但她毕竟不好说出口。否则，就等于否认品子和森子是这个家里的人。

多纪含糊其辞地说：

“当然，小田和辻村家是有关系的……”

“我明白了。多纪你的意思是，品子嫁给小田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我大体明白你的心思。你是说，品子是我和别人生的孩子。所以和多纪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外人。”

“妈妈你……”

森子抬高嗓门儿说：

“你说得没错。的确如此。”

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马上又缓和口气说：

“可是，多纪啊，品子她没有兄弟姐妹，她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个家。只有这里才是她能回的地方。她也很喜欢你，觉得你就是她的亲姐姐。”

“……”

“这次和小田的婚事，品子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姐姐鼓励我说，如果你喜欢小田，你就好好努力和他结婚吧。也许品子给多纪你添了麻烦，但她真的不是一个坏心眼的女孩子。”

“妈妈，您说的这些我也知道。”

森子突然两手扶着茶几，给多纪鞠着躬说：

“虽然她像个野狗一样来到了这个家里，但还请你多多包涵。”

“妈妈！请您不要这样！”

看到眼前森子夸张的举动，多纪不知该如何是好。她摇着头说：

“快不要这样了！”

“我想，品子和小田都想让迁村家的工厂兴旺，想把这个家搞好。”

“总之，这件事情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

“……”

多纪欠起身说：

“我再仔细听听小田的想法，回头咱们再商量吧。”

“你可不要生气呀。刚才说的事儿请你考虑一下。”

说罢，森子又求情似的合着手掌说：“我们只能依靠多纪你了。”

多纪像逃跑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天气并不热，可她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好像出了一身汗似的。也许是森子把她身上的汗臭味传到了多纪身上。

多纪一屁股坐到房间里的办公桌前。她浑身瘫软，感觉就像虚脱了似的无助。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一想起这事儿她就觉得窝囊。

迄今为止，和森子、品子的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虽然彼此心里也有些隔阂，但表面上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虽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正因为这样，感觉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公开的对立。

可是，也许外人终究是外人吧，相互谦让本身终归是有限度的。也许当事情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本性就最终表现了出来。

可是，话虽这样说，森子究竟在考虑什么呢？她先是改变态度似的说：“也许多纪你讨厌说你和品子是姐妹呀。”接着又突然很可怜似的说，“我们只能依靠多纪你了。”即便一旦生了气，也可以突然变得温柔起来。难道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智慧吗？

总而言之，看样子上了年纪的森子生存下去的欲望越发强烈了。

在这点上，多纪是远远无法与森子相比的。“京都的女人坚强”这句话，也许指的正是像森子这样不失自我，无论何时都积极地坚强地活下去的女人吧。

父亲是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女人的影响呢？

多纪忽然怨恨起父亲来。

如果不是父亲把森子这样的女人带到家里来……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没用了。多纪也知道这是她的牢骚，但她还是想讲给父亲听。

“爸爸您怎么看目前的状况呢？”

多宝格式橱架上摆着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四耳瓷壶。瓷壶腰部约十五六厘米粗，看上去显得很敦实。据说是室町时代的制品，釉瓷里带有淡淡的鲜艳的光泽。

并不十分喜爱古董的父亲，好像是在别人的劝说下才把它买了回来。橱架上的古董中，多纪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四耳瓷壶。

父亲去世后，多纪悄悄地从书房把它拿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如今它成了父亲为数不多的遗物。多纪呆呆地看着橱架上的四耳瓷壶。她明知事到如今抱怨父亲也没什么用，但她还是想对着瓷壶抱怨父亲几句。

“您看我该怎么办呢？”

瓷壶当然不会回答她，只是在夜晚的灯光下闪着有些耀眼的光。忽然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是谁呀？”

“是我。安代。”

“请进来吧。”

安代用托盘端着两杯大麦茶走进屋说：

“我能打扰您一下吗？”

“没关系。”

安代问多纪：

“您是在画画吗？”

桌子旁边放着几张画了一半的扇面。扇面上画着几个太阳，剩余部分涂成了红色。

安代说：

“您最近画像燃烧的火一样的画比较多啊。”

“燃烧的火？”

“是啊。好像火在熊熊燃烧的那种。”

年过六旬的安代说话的口气使多纪感到可笑，但细想起来，安代说的也不无道理。最近，多纪对画水啦云啦月啦那些安静而模糊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上次画的鲜花盛开的秋野和这次画的太阳，都是闪闪发光的、热烘烘的。

多纪问安代：

“你不喜欢那些像火一样的画呀？”

“我也谈不上是喜欢或不喜欢。只要是小姐您画的，我都喜欢。”

说罢，安代坐直了身子说：

“这个，森子她想干什么呢？”

看样子安代是想来说这件事的。

“小姐您说得对。品子和我们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

“她们说那些话，是不是想霸占我们的‘辻村’啊？”

“安代！不要这样说。”

“是不该说这样的话。可我感到很气愤。”

多纪悄悄看了看走廊。虽然森子不太可能来偷听，但多纪还是感到有些不放心。

安代说：

“来我们家，并不是小田的意思。那都是森子的主意。”

多纪也觉得是这样。

“小姐您可要挺住啊。”

“……”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把‘辻村’交给她们。”

多纪微笑着说：

“你放心吧。”

“小姐您最好快点结婚，把家业交给您的孩子。”

“说是那么说。可我还没……”

“如果小姐您有了真正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很忠诚的。”

多纪忽然想起了柚木。自己喜欢柚木，假如能和柚木结婚生孩子，由孩子来继承辻村的家业，那该多么让人高兴啊。

“小姐您如果有了喜欢的男人，一定要如实告诉我呀。”

“瞧你说的……”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

“告诉了你，你能怎么办呢？”

“我去见他，请他早点和小姐您结婚。不过，请您无论和谁结婚也不要和那个武藤结婚。”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人和森子是一伙儿的。别看他表面说得很好听，实际上他想把小姐您从这个家里赶出去。”

“不至于吧？”

“不，这是真的。上次森子打电话挑动武藤说，最好快点把您弄过去。”

“把我弄过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小姐您抢走啊。”

森子真的说了那样的话吗？多纪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这时，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敲鼓声。多纪和安代对视了一下，然后悄悄望了望走廊。

看样子森子开始在房间敲鼓了。虽然她鼓敲得不重，但很有张力的鼓声在寂静的夜晚还是显得很响。

森子在祇园街时就是敲鼓的。虽然在乐队里敲鼓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但她也经常参加京都舞蹈和艺伎的汇报演出等活动。也许是森子当舞伎时经受了严格训练的缘故，她右手指指尖的皮肤又黄又硬。

父亲曾多次带着多纪去看森子敲鼓。当时身材娇小的森子披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印有家徽的和服在拼命地敲鼓。也许她那样的打扮和动作会让男人觉得她很娇媚，可在多纪的记忆里，觉得她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异。

现在，森子也许正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正襟跪坐，面部表情像是戴着“能乐”面具似的在专心致志地敲

鼓。

安代回头看了看走廊说：

“她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通常森子都是白天在家里敲鼓。白天，别人从家里出去后，好像有时在她自己房间里敲敲鼓。夜晚她通常是不敲鼓的。因为，虽然没人给她提意见，但鼓声传得太远。

看来，森子在情绪特别亢奋时，晚上也会敲鼓。

森子曾经开玩笑似的说：

“艺伎因为有艺伎这门技艺，所以才能够忍耐下去。”

待在烟花巷里，很难和自己喜欢的男人结成夫妻，还得忍受喜欢的男人晚上回自己家的痛苦。看样子，拼命练习技艺也是艺伎排解心中痛苦的一种办法。

森子还曾经说：

“现在的艺伎不认真学习技艺，所以她们的忍受力也很差。”

看来，森子今晚突然敲起鼓来，是为了忍耐某种痛苦吧。

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对森子来说是不是很痛苦呢？当然，也可以说她是因为高兴才敲鼓的。但从森子的角度看，可能让她感到很窝火吧？

安代说：

“晚上敲鼓很少见啊。是不是我来这里被她知道了？”

像今晚这样深更半夜地敲鼓，的确少见。

这么一想，又觉得现在的鼓声听起来像是宣战的号角。

多纪叹了口气说：

“不清楚她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许敲鼓的女人在专心致志地敲鼓，而旁边听的人则各有各的想象。

从鼓声中听出敲鼓人在排解焦躁不安，听出在向自己宣战。这也许只是多纪单方面的看法。

鼓声差不多持续了一个小时。鼓声一停，若王子的家立刻恢复了寂静。多纪和安代也松了口气。

安代像是一下子没了精神似的站起身说：

“那我告辞了。刚才那事儿，你一定要拒绝她。”

安代想叫多纪拒绝的是小田和品子结婚后住进若王子的家里来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多纪和安代的想法是一样的。虽说是由森子提出来的，但多纪总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无耻。

“你放心吧。”

“那您休息吧。”

安代用茶盘托着茶杯离开了房间。

房间剩下多纪一个人。她打开拉窗，往院子里望去。院子里的灯光下，绿树环绕的草坪静悄悄的。

多纪嘟囔着说：

“我这是怎么了？”

按理说，自己拒绝森子的要求也很正常，但直截了当拒绝了森子的要求，有可能造成和森子的正面冲突。因为彼此在心中已经反目了，所以多纪觉得正面冲突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她还是想尽量避免这种冲突。

如果森子离开了这个家，不知道周围的人又会说出什么话来。而且，森子本身的那张嘴也让多纪感到害怕。虽说森子等于是退休在家了，但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找谁商量商量呢？”

多纪刚想到这里，她脑子里就立刻浮现出柚木的脸庞。她觉得柚木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待眼前这个问题。

不过，无论是家里的事还是工作上的事，过去多纪从没有主动找柚木商量过。找他商量隆彦和吉冈的事，那是因为他们生病而不得已。至于私事，她很少跟柚木说。

柚木的确比自己年长，可能有人生的经验，但她不想拿自己身边的琐事增加他的烦恼。何况柚木好像不太擅长处理生意上或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可能跟他说了也是白说。

柚木还是适合远离世俗，待在大学里。

可是，唯独今天，多纪想听听柚木的意见。她觉得此时柚木要是能在自己身边，自己心里会踏实许多。她觉得，即便他不能给自己什么建议，哪怕只是静静地抱着自己，自己也可以放下心来。

“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多纪慢慢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她先拨了03，接着正要拨柚木家的电话号码，这时她突然停住了手。前不久她刚刚发誓，自己再也不主动往柚木家拨电话。

她放下电话听筒，等待柚木打电话过来。她很生气，心想，柚木为什么不打电话过来？

多纪觉得在这样一个自己内心感到孤独的时刻，和一个不知心的人说话没什么意思。柚木要是爱自己，就应该打电话过来。

多纪也知道，两人相距遥远，彼此不可能知道对方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更不可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但她还是在等待柚木的声音。只要两人彼此渴望，心灵一定能够互通。

多纪对此深信不疑。她觉得她的这个愿望在现实中一定能够实现。

可是，结果还是让多纪失望了。她安慰自己说，两人不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柚木有柚木的生活，他很忙。虽然他现在不给我打电话来，可他心里还是想我的。

多纪想这样说服自己，恢复暂时的平静。

她站起身来，已经十点钟了，外面好像还很热。

下月的二号、三号两天，东京要举办扇子节。原来计划六月举办，但由于筹备工作和场地的原因推迟到了八月。是否参加东京的扇子节，多纪还没拿定主意。可同业工会的人说请她务必参加，理事会的理事们希望多纪能穿和服出席。

让多纪拿不定主意的，不是东京的扇子节，而是去了东京会见到柚木。见了柚木，她又会受到柚木妻子那个幻影的折磨。好不容易才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会混乱起来。

可是，也许唯独这次多纪难以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同业工会好像不愿意扇子节上少了多纪这个漂亮的经理。虽然多纪嘴上说“去不了”，但她已经在考虑穿什么样的和服了。和嘴上说的相反，她心里是打算去参加扇子节的。

多纪改变了想法，她打开了衣柜。考虑到要去参加扇子节，她新买了一套淡蓝色的上等薄绢和服。虽然颜色显得有些素淡，但站在服装艳丽的歌舞女艺人中间，也许反而会很显眼。

多纪正要打开和服的包装纸，这时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心想会是谁呢？她马上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是柚木的电话。

多纪拿起电话，果然是柚木打来的。

“哎呀！吓了我一跳。”

让她感到吃惊的是，两个人想得也太一致了。对这样令人惊奇的一致，多纪首先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害怕。

“我正在考虑去东京的事情。”

“你要来东京吗？”

“下月初东京要举办扇子节。”

“这么说，我们能相聚了？这次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上次提的那件事吧。”

多纪听后吃了一惊。她正在努力忘掉的事情又在心头复活了。

“这次我真的请你认真地考虑考虑。”

“.....”

“你八月几号来啊？”

“二号、三号两天。”

“那就是下下周的周六和周日了。我想我傍晚有空去会场。”

“不，我给您打电话吧。”

“下下周的周六下午我有事去千叶，不在大学。所以，还是我去会场吧。”

“可是.....”

“每次谈到这事儿，你总是打退堂鼓。可是，你不能总是回避。这样回避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

多纪也觉得柚木说得对，但她还是无法答应柚木。

“我不会伤害你的。”

“您现在在家里吗？”

“你用不着担心什么。总之，请你务必来东京。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是谁啊？”

“是个不会让你为难的人。你像平时那样就行了。”

“请您告诉我，是什么人啊？”

“是我女儿。”

多纪曾听柚木说他的女儿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读书。

“您女儿从美国回来了？”

“上周回来的。我早就想请你见见她。”

“为什么要让我见您女儿呢？”

“好啦，来了你就明白了。”

“我不想见您女儿。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东京了。”

“怎么回事儿？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可是，我和您女儿.....”

“没关系的。我女儿知道你的情况。”

“您连我们俩的事儿也告诉她了？”

“我觉得还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让她知道比较好。”

“这不行！您要这样说，我绝对不去东京。”

“哎呀，你冷静一下。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强求你的。总之我等着你来。”

柚木的妻子在做什么呢？已经是晚上了，柚木可能是在下北泽的家里打的电话。可从他的口气看，好像并不顾忌周围的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多纪眼下并不希望和柚木生活在一起。即便有时她也希望如此，但一旦面对现实，她又感到害怕。

她不想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把别人推进痛苦的深渊。她觉得自己目前还能勉强控制住自己。自己即便单独一个人，似乎也能生活下去。再进一步靠近柚木，自己的决心就会崩溃。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的那颗心就会可怕地膨胀起来。

多纪害怕自己有可能膨胀的欲望。哪怕只是想象一下自己欲望膨胀的情形，她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她了解自己一旦行动起来就绝不回头的性格。正因为如此，她不想进一步发展与柚木的关系。她不希望柚木过分刺激自己，从而使自己产生过度的欲望。

她之所以回避想和她结婚的柚木，并不是因为她不愿意和柚木结婚，而是害怕自己走得太远。

男人通常似乎理解不了女人的这种痛苦的心情。一听女人说“不想再见面”，马上就会问“那，你是讨厌我了？”

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过于简单。女人的话语里有许多潜台词。她们只讲了话的开头和结尾，而从中抽去了具体的想法和困惑之处。而男人则仅仅凭女人表面的一句话，就说女人“不懂道理”“任性”。

可是，真正不懂道理的倒不如说是男人。他们只是根据女人的一句表面的话去判断情况，去责备女人。

他们不会透过女人表面的话语去理解女人的内心。他们太过单纯。

不过，细想起来，希望男人去理解自己话语背后的潜台词，也许这本身正是女人任性的表现。多纪当然也清楚这个道理。虽然她嘴上说信不过和妻子离婚的男人，可她心里却希望柚木和他妻子离婚。她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是自私的。她觉得这是只为自己考虑，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当爱一个人时，女人总是想撒谎。与其说想撒谎，倒不如说是不由自主地撒谎。她们是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在撒谎。尽管她们事后会后悔自己说那样的话，可当时说话时却是认真的。当时认为对，才那样说的。对这种情况，女人和男人一样感到迷惑不解。话是女人从自己嘴里说出去的，而女人本身又感到愕然。

和工作中的伙伴或朋友说话时，还基本上能有什么说什么。可为什么和相爱的人说话时，会如此心口不一呢？

第二天九点钟，小田开车来接多纪上班。

森子对小田说：

“请您进屋等一会儿吧。”

自从品子和小田的婚事定下来后，森子对小田格外地关心。一旦成了自己的女婿，人就变得那么可爱了吗？过去，小田给森子打招呼，森子只是稍微点一下头而已。可如今那态度，就像是在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

因为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托付给对方，对对方客气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可森子态度的变化也太大了。要是般的人，对自身这么大的变化会感到难为情的，可森子却变化得非常自然。她的这一太过熟练的变化，倒是让旁观的人感到目瞪口呆。

“快！还有一些时间。快进来！”

从大门口传来森子的说话声。那声音很爽朗，甚至有些娇媚的感觉。

过了十分钟左右，多纪收拾完毕，坐进了汽车。

小田不知该问候森子还是该问候多纪，面带困惑地低声说：

“早晨好！”

“您辛苦了！”

坐进汽车后，就是多纪和小田两个人的世界了。

小田边开车边关心地问多纪：

“您看是不是把空调的温度再调低一些？”

也许小田是在向多纪炫耀刚才森子对他的热情接待。

“小田君，听说你计划十月份举行婚礼？”

“品子她母亲是那样说的。”

“是那样说的？那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那样也行。不过，品子大学还没毕业。我觉得等明年品子大学毕业后再举办婚礼也可以。”

“你要自己拿定主意。是你结婚呀。”

多纪总担心小田是不是在被品子牵着鼻子走。

“听说你打算结婚后搬到若王子来住？”

“真的吗？”

“我说，你不知道吗？”

“不，品子她母亲曾对我提起过。可我觉得还是住在外面……”

“品子是怎么说的？”

“她好像无所谓。给经理您添麻烦，好像脸皮有些太厚了。”

“那倒没什么。是不是大家都住在一起有些不方便呀？”

小田不好意思似的说：

“我觉得在哪儿租个公寓房住也不错。房子小一些也不要紧。”

这天，多纪难得下午五点就结束了工作，于是她径直去了京洛医院。

正值医院里开晚饭，护工正通过隆彦的鼻孔给他注流食。一天早晚两次准时给一个没有意识的病人喂食，这显得很滑稽。

隆彦半躺半坐在床上在喝流食。也许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被喂流食。他不时眨着眼，微微仰着下巴，像是对按一定的速度流进来的食物不知该如何是好，有时还会扭过头来看着多纪。

“隆彦！”

多纪已经对隆彦恢复意识失去信心，可她还是忍不住喊了隆彦一声。隆彦当然不会回答她的呼喊。

女护工给隆彦擦着嘴说：

“看来他还是吃饱了心里比较舒服。鼻饲一结束他就会睡着。”

多纪只是一个劲儿给女护工道谢说：

“辛苦您了！”

虽然多纪也想像护工那样亲自护理隆彦，但就是伸不出自己的手。不是因为她嫌脏或费劲儿，而是不忍心看隆彦的样子。即便是给隆彦擦擦下身，多纪也会忍不住流下泪来。

女护工告诉多纪：

“从昨晚开始，您弟弟有些拉肚子，精神不是太好。”

女护工这么一说，多纪也觉得隆彦的脸颊瘦了一些。剃光了头的隆彦苍白的脸上，只有两只呆滞的眼睛在没有目标地转动着。

“他今天早晨吃过药了。”

多纪小声对隆彦嘟囔着说：

“隆彦你要坚持住啊。”

即便是没有意识，活着和死了还是不一样的。虽然隆彦的病情无法恢复，但他活着也让多纪感到自己活得有意义。

半个小时后，多纪离开隆彦的病房去了吉冈的房间。

吉冈出梅前住在外科病房，半个月前转到了放射科病房。看来外科已经对付不了吉冈的癌症，如今只剩下放射治疗这个方法了。

“小姐！”

看到多纪走进来，吉冈想坐起身。

多纪急忙制止他说：

“别起来！您好好躺着吧！”

说着，她把在医院的小卖部买的果篮递给了吉冈的妻子。

吉冈的妻子低头感谢说：

“劳您经常来探望，非常过意不去。”

床头的台子上放着吉冈一口没尝的晚饭。

多纪问吉冈：

“您感觉怎么样？”

“小姐，我可能已经不行了。”

“请不要说这种丧气的话……”

“说不定过了这个夏天，我就要和你告别了。”

吉冈说话的声音很微弱。

“您一定要挺住啊。”

多纪虽然这样说，但她发现吉冈的脸上没有精神，一直在看着自己的眼睛也显得无力和呆滞。

吉冈深叹了一口气说：

“我这病太无情了。”

话语里似乎带有对自己不争气的身体的焦躁和遗憾。

“您的病肯定会治好的。请您好好疗养。”

说罢，多纪想起身告辞。这时病床上的吉冈又喊住多纪：

“小姐，请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他盯着多纪说：

“让我握握你的手吧。就一会儿。”

多纪探着头把手伸给了吉冈。吉冈像是体会触摸的感觉似的握着多纪的手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给了我很多的照顾啊。”

“您说什么呢？太不吉利了。”

“你一定要好好干啊。”

“要好好干的是您啊。请您快点把病治好，继续帮助我。”

“是啊。能治好就太……”

说到这里吉冈又流起眼泪来。

从六月份第二次住院至今还不到两个月，可吉冈已经消瘦得快让人认不出来了。

“那，小姐，再见了。”

“快别这样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多纪尽量把话说得很轻松。可吉冈还是眼里噙着泪看着她。

“我会很快再来看您。”

“太谢谢你了。”

说罢，吉冈像祈祷似的闭上了眼睛。

看来在医院里住久了，病人有时会变得很脆弱。也许吉冈现在正处于低谷，说不定会渐渐恢复的。

多纪对吉冈说：

“请您一定要保重。”

最后，她给吉冈的妻子鞠了个躬，然后来到走廊上。医院里已经进入夜晚，长长的走廊上，荧光灯已经打开。

一想到这个医院里住着隆彦和吉冈这两个自己最亲近的人，多纪甚至觉得飘散着消毒液气味的走廊像是自己的家一样，感到很亲切。沿走廊走到尽头往右拐，再往前走一段就是电梯入口。多纪正要往电梯里走，这时发现川岛在电梯里。两人几乎同时“哎呀”了一声。

“我来看看我弟弟和吉冈。”

“我正要回家。”

川岛脱去了白大褂，身穿衬衣扎着领带，右手提着公文包。他邀请多纪说：

“如果你方便，我们到那边喝点茶怎么样？”

多纪现在也没有其他一定要去的地方。

川岛说：

“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有些饿了。我们随便去吃些什么吧。”“老是让您破费，今天请让我来请客吧。”

“不不，附近就有个餐馆。虽然地方不大，但服务很不错。离这里很近，咱们走吧。”

说着，川岛率先越过人行横道往左走去。前面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家饭馆。饭馆四周围着竹篱笆，门口的门帘上写着“美原屋”。

虽然饭馆进门的地方不到两米宽，但里面很宽敞。原木色的柜台显得很整洁。

川岛告诉多纪：

“以前我也曾和柚木来过这里。”

“什么时候啊？”

“那已经是两三年前了。”

服务员送来啤酒，两人轻轻碰了碰酒杯。

“其实，我上周去了趟东京，去商谈明年春天外科学会的事情，也见了柚木。”

昨天，柚木在电话里没有提及和川岛见面的事。

“那家伙也终于拿定主意了。”

“拿定主意？什么主意啊？”

“和你结婚的主意呀。”

听了川岛的话，多纪把刚要端起的酒杯放到了柜台上。

川岛又说：

“他这次好像是很认真的。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柚木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川岛呢？或许柚木的决心已经坚定到这种程度了？

“那夫妻二人，与其那样心存芥蒂地生活下去，还不如分手痛快。”“可是，他们离不离婚和我没关系。”

“你说的倒也是。可是，柚木那么喜欢你，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呀。”

“您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好像从上周开始，他妻子已经不住在北泽的家里了。”

“那她去哪里了？”

“说是回她娘家了。好像家里只剩下他那从美国回来过暑假的女儿。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对什么都无所谓。父母都要离婚了，可她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回到那个只有父亲的家里，好像玩得还很开心。”

“.....”

“当然，因为柚木溺爱孩子，所以家里没有母亲倒也无所谓。尤其是通常父亲都喜欢女儿，所以女儿亲近父亲也是很自然的。不过他家的女儿好像对她母亲抱着批判的态度。”

“批判？为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多纪摇了摇头。

“好像告诉你问题也不大。柚木他妻子很成问题。死去的洋一郎不是柚木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和别的男人的孩子。她现在好像还经常和那个男人.....”

“您说的那个男人，是不是洋一郎的.....”

“那个洋一郎的亲生父亲也在东京。柚木他妻子好像经常和那个男人见面。”

“怎么会那样呢？”

“柚木过去一直保持沉默。前不久终于对我说了实话。洋一郎去世后，他妻子好像越来越离不开那个男人了。”

听了川岛的话，多纪感觉心口有些堵得慌。也可以说，无论结果如何，造成洋一郎死亡和柚木妻子出轨的原因在于多纪的弟弟。

川岛告诉多纪：

“这些情况，柚木他女儿都知道。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她是站在柚木这边的。”

“可是，他妻子不是很爱柚木老师的吗？”

“怎么可能呢？她要是真爱柚木，就不会经常去见那个她以前的男人了。”

“是吗？”

多纪想起了在茶馆见到的柚木的妻子。

不爱柚木，她会特意找到多纪说那样的话吗？

其实她是爱柚木的。

可是，也许是由于两人相处得不融洽，再加上失去儿子后情绪焦躁，才使她一下子投入了旧情人的怀抱。

多纪问川岛：

“那就是说，老师他妻子另有男人了？”

“不，不仅如此。他妻子一直花钱大手大脚，虚荣心很强。这些事情积攒在一起，终于……”

“可是，直接原因是由于那个男人才……”

“差不多是那样吧。”

看样子川岛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

多纪觉得男人做事太随便了。如果柚木和妻子分手的理由是妻子和别的男人有染，那柚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身为有妇之夫而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

让多纪苦恼的是，那个其他女人就是她本人，责备柚木就等于是责备她自己。

多纪问川岛：

“会不会是因为她知道了老师和我的关系才那样做的？”

“不，不是那回事。柚木和你是那以后的事。”

川岛的话说得很有把握，多纪不由得看了看川岛。

“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实话告诉你吧，洋一郎去世后，他妻子曾离家出走了一个星期。那次也是去了她以前的男人家。”

“那是因为她失去了儿子感到寂寞，所以才……”

“不，那之前她也曾离家出走过。我这样说话让人感到有点可笑，但这是事实。”

“……”

“以前，她看上去挺温顺的，可实际上骨子里是个很要强、爱讲排场的女人。我当时就劝柚木不要和她

结婚，可他当时很天真，还是和她结婚了。”

“可是，女人都……”

“话是那样说，可她是教授的夫人，所以做事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吧？”

多纪非常理解川岛话里的意思，可她又觉得这不能说都是女人的错。

“总之，那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对柚木很不利。”

老实说，多纪希望柚木的妻子是个坏女人。假如柚木的妻子真像川岛说的那样是个任性的女人，多纪的心理负担会相应地减轻一些。她要真是那样的女人，那自己对亲近柚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罪感。

可多纪嘴里说出来的话却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同情柚木的妻子。这也许是由于她听说柚木已经不爱他妻子后，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缘故吧。

“我觉得你和柚木能够结婚的话，真是再好不过的一对儿了。”

“请您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不是玩笑，我这是真心话。我真是这样想的。”

川岛喝干了杯中的啤酒说：

“你不可能去东京生活吧？”

“你能去东京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柚木曾对我说，即便是像现在这样两地分居，他也想和你结婚。”

“可是两个人住在两地……”

“要是你弟弟不生病，你就可以放心地去东京生活了。可是……”

不知为什么，听了川岛的话，多纪差点流下眼泪来。她觉得很孤独，好像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川岛像是安慰多纪似的说：

“虽说是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可坐火车才三个小时的路程啊。也不算远。”

⁽¹⁾ 围绕神灵从本神社向其他地方转移时的活动所举行的祭祀活动。

第十三章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多纪乘早晨八点的新干线去了东京。

东京的扇子节在银座六条巷的M百货公司的八楼举行。时间是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三千三百平方米的展厅里，摆满了夏扇、舞扇、装饰扇等各种各样的扇子。扇子的造型，既有古典的，也有最近流行的。在展厅中间铺着红色地毯的舞台上，衣着华丽的两个舞女和三个艺伎每个小时都会登台拿着京都的扇子表演一次舞蹈。

另外，在展厅入口的左侧，还有专业的手工艺人演示整个扇子的制作工序。内容从砍伐来的竹子开始，包括制扇骨、描绘、贴纸、完成作品等。

在舞台的前面还摆有陈列柜，展销京都的扇子。

整个会场成了五彩缤纷的京都扇子的海洋，让人眼花缭乱。

多纪到达会场时，时间已快到中午了。虽然离吃午饭还有一段时间，可会场里已经来了许多年轻的女性和家庭主妇。

展厅里展出的古老的能乐神扇和飞鸟井蹴鞠扇，还有普通扇、带木纹的木板扇等，都是一般的人难得看到的珍品。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展厅里也有像是爱好扇子的上了年纪的人。

谷川理事长看到多纪，马上笑着走过来说：

“欢迎！欢迎！展览办得很隆重吧？”

他对多纪说：

“今天是星期六，所以下午得整顿一下会场。”

这个扇子节是谷川提议举办的，所以看来他对眼前的盛况格外高兴。

“看来还是舞女们的表演最受欢迎啊。”

虽然人们喜欢展厅里的扇子，但他们还是聚集到了展厅中央的舞台前。

谷川心满意足地点着头说：

“我打算今后早做准备，每年都举办一次扇子节。辻村小姐，还是请你站到展销柜台前吧。多纪小姐站在那里，销售额会提高一成的。”

“您别开玩笑。”

多纪先去了一下休息室，和同行的业者打打招呼，然后她就放下行李，站到了舞台左侧的展销柜台前。

虽然销售所得都归工会，每个店都分文不得，但如果京都扇子的评价得到提高，那对所有的业者都是有好处的。

多纪在休息室里简单地补了一下妆，然后站到了展厅入口左侧的扇子柜台前。担任售货员的女性也都是从京都的批发商或厂家赶来助威的。即便是站在那些女性中间，多纪依然显得相貌出众。淡蓝色的薄绢和服配上白色真丝腰带，让小巧的多纪显得既丰满又庄重。

“欢迎光临！”

“非常感谢！”

女营业员们用柔软的京都话应酬着顾客。也许是喜欢听女营业员们的京都话，男顾客们也过来买她们的扇子。

到了午后，会场里越发拥挤起来。

两点左右，听到有人喊道：“多纪小姐！”

多纪抬起头，发现眼前站着松屋夫妇。

“哎呀！不知道您来了。好久没和您见面了，非常抱歉。”

“我猜你可能在这里，所以就过来看看。”

“实在对不起。您一直很照顾我，原打算展览会结束后去看望您的。”

“不说这了。人真多呀！”

“这都托了您的福。”

两人说话之间，又有许多客人拥了过来。

松屋问多纪：

“多纪小姐今晚有空没有？你如果方便，我想请你一起吃顿晚饭。”

听了松屋的话，多纪马上想起柚木来。

柚木原来说他准备傍晚来会场。虽然见面做什么还没定，但很可能会一起吃晚饭。

松屋对多纪说：

“浅草有一家饭馆泥鳅做得很好吃。六点左右我请你去吃泥鳅怎么样？”

“谢谢您特意邀请我。可是我今天有些不方便，得和其他人一起活动。”

“是吗？那太遗憾了。”

“明天或其他时间我去拜访您吧。”

“我有事要去下有乐町，回来时再来看你吧。”

多纪目送松屋夫妇离开，心里觉得自己太任性了。

以前她从不这样拒绝顾客的邀请。即便对方让她感到有些讨厌，她也会忍住的。可现在连和自己做了多年生意的松屋夫妇的邀请都拒绝了。

虽然多纪嘴上说不想见柚木，可她为了见柚木甚至不惜拒绝自己的老客户。

会场里越来越拥挤。展厅中央舞伎们跳舞的舞台，几乎要被拥挤的人群挤塌了。从下午开始又增加了保安，限制入场的人数。销售柜台上的京扇，可能因为是直销，比市场上销售的便宜，人气非常旺。

女营业员们连续站一天会很累，所以她们轮流休息。多纪下午也去休息室休息了一次。可她只休息了十来分钟就又回到了柜台前。

虽然谷川理事长劝她：“别那么拼命。悠着点吧。”可多纪还是起身往柜台走去。

她这样急切地去会场，与其说是为了工作，倒不如说是因为心里惦记着柚木要来。

就这样，多纪在柜台前站到四点多也没见柚木来。她往会场四周看了看，心想，也许爱害羞的柚木不好意思在人群里跟她打招呼。可她并没有在人群中看到柚木的影子。

五点钟时，松屋的妻子又来到了会场。这次是她一个人来的。她对多纪说：

“这个展厅的楼上有个很不错的茶室。您看咱们去喝点茶怎么样？”

松屋的妻子这样说，多纪也不好再拒绝了。她把自己要去的地点告诉给旁边的女营业员，然后离开了扇子柜台。

松屋的妻子说：

“大老远来到东京做一个营业员很辛苦啊。”

“这也是做生意。没办法。”

两人从楼梯来到九楼的食堂街。茶室在食堂街的里面。多纪问松屋的妻子：

“经理他……”

“还不是在两国那地方下象棋。他本来憋足了劲儿要多纪小姐一起吃饭的，知道不行后就去下棋去了。”

“实在对不起了。”

多纪在喝咖啡，松屋的妻子在喝冰激凌苏打水。这时女服务员在广播里说：“在座的有从京都来的辻村小姐吗？请您到收银台来一下。”

多纪往收银台看了看，只见柚木站在茶室门口。

多纪对松屋妻子说：

“对不起，我去一下。”

说罢，多纪朝收银台走去。柚木朝她扬了扬手说：

“我刚刚从千叶回来。向柜台的人打听你，说是你到这里来了。”

柚木身穿衬衣，白色的亚麻西装搭在胳膊上。多纪像是看一个久别的人一样久久看着柚木。柚木问她：

“和谁在一起呀？”

“一个客户。”

“那我在旁边的餐厅等你吧。”

“谢谢您！”

目送柚木去了旁边的餐厅，多纪回到松屋妻子旁边。松屋的妻子疑惑地问多纪：

“那个先生是您的朋友啊？”

“是的。”

松屋的妻子看着茶室的门口说：

“他好像是大学的老师啊。”

“您认识他？”

“我记他是东京大学医院的教授啊。”

“您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呀？”

“也谈不上见过。我们所住的那个街道上有一家搞服装批发的商店。今年正月，那个店的老板因为胆囊炎什么的去东京大学的医院检查，结果因为当时注射了碘什么的，那个老板就突然去世了。”

听了松屋妻子的话，多纪不由得吓了一跳。

“当时正赶上过年休息，患者家属怀疑是值班医生处理错误，闹得很厉害，最后听说是患者本身体质特别。听说因为赔偿什么的也僵持了很长时间。”

今年年初，多纪确实听说过那件事。那也只是从川岛那里稍微听到一些，具体不是很清楚。不过，那件事的确让柚木很苦恼。

后来柚木也没再说什么，看样子事情可能解决了。但多纪没想到那件事的受害者离自己这么近。

“那个死去的人虽说是老板，但其实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干活的年龄。所以受到打击的妻子好像和医院方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当时医院出面负责交涉的应该就是那位先生。”

“那，您也在医院和那个老师见面了？”

“我并没有去医院。不过，给死者守夜时，那位老师也来上香了。”

“老师也去守夜了？”

“听那家的太太说，负责注射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让她很气愤。可那个老师好像人很好，听说他多次去他们家道歉，征求她的意见。”

“那，后来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虽然说死者体质特别，但医院也有过错。所以，听说最后医院赔偿了两千万日元。尽管死者的妻子说不是钱的问题，但因为那位医生很诚恳，所以最后也就接受了那个处理意见。”

多纪把悬着心放了下来。

“多纪小姐您是怎么认识那位老师的？”

“不，我也就是一般的认识而已。”

“我懂了。您是喜欢那个老师吧？”

“才不是呢。”

“您用不着隐瞒。您脸上的表情已经全表现出来了。”

“我和他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

“我明白了。您今晚要和他相聚吧？”

松屋妻子的眼光就是敏锐。

“可是，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您是在哪里认识那样优秀的老师的呢？”

“我只是经过别人的介绍才认识他的。”

“多纪小姐最近一次也不来我家也是因为这个吧？”

“才不是呢。只是因为吉冈和其他人生病，他帮助了我。”

“您刚才在门口和他站在一起的情形，让人感觉是非常亲密的一对男女呀。”

“瞧您说的……”

“瞧您的脸越来越红了。是不是多纪小姐终于有心上人了？”松屋的妻子接着又说：

“可是，那个老师有孩子和妻子吧？”

“我真的和那个老师没什么关系。”

“您用不着隐瞒呀。”

多纪心里觉得有些窝囊。自己和柚木的关系让松屋的妻子看得那么透。她自以为装得若无其事，可是看来男女之间的事是会自然显露出来的。

“可是，年纪那么大的男人适合您吗？多纪小姐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所以也许会觉得年纪轻的人难以令人满意吧？”

松屋的妻子点着头又问多纪：

“那个老师在哪里等你吧？”

“不，他说他妻子在跳舞什么的，他顺便拐到这里看看扇舞。”

“哎呀，无所谓的。咱们明天再好好聚吧。”

看来多纪随便撒的谎在松屋妻子那里是不管用的。松屋的妻子说罢，拿着手提包站起身来。

走出茶室后，多纪对松屋的妻子说了一番感谢的话，然后就和她告辞了。多纪先装作去八楼的展厅，然后转身朝餐厅跑去。柚木在那等她。

柚木在餐厅角落的位子上喝啤酒。

“请原谅！我来晚了。”

柚木问多纪：

“和客户谈完了？”

“我正要跟您说，她认识老师您。她说她就住在今年正月因注射碘而导致死亡的那个人家附近。”

“是吗？”

“她说她对当时那个年轻的医生很有看法，但老师您却是个好人。对您的评价很高呀。”

“当个医生，自己不认识别人，别人却认得自己是常有的事情。”

“说不定这个餐厅里也有人认识您呀。”

“不要紧。”

说罢，柚木往前探了探身子问多纪：

“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你有什么计划没有？”

“百货公司关了门，我们就没什么事情了。”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好啊……”

“现在快六点了。我们七点见面怎么样？从这个百货商店往前走，有一家叫‘天鹅’的西餐馆。餐馆历史悠久，菜很好吃。我们在那里吃晚饭好吗？”

“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您说的那个西餐馆。”

“沿银座大街一直往四丁目走，很快就能走到。餐馆前面有霓虹灯，应该很好找的。”

多纪对东京不熟悉，但要说银座大街，应该问题不大。她问柚木：

“现在剩下的时间您做什么呀？”

“现在再回家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我去书店逛逛。”

说罢，柚木像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多纪：

“我把女儿喊来吃饭没关系吧？”

“您女儿要来呀？”

“反正你早晚都要和我女儿见面的。”

“话虽然这样说，可是……”

“不要紧。我女儿早就想见你了。”

“我这身打扮，还是……”

“你放心吧。可是，你今晚住什么地方啊？”

“好像安排在了帝国饭店。”

“那就得和大家住在一起了。再另外找个地方吧。”

“可是，您女儿怎么办？”

“她好像今晚和朋友去轻井泽。”

“是夜晚去呀？”

“因为夜晚的火车上人少。今晚住哪个饭店，晚上见面之前定下来吧。”

大概因为柚木是在东京本地吧，处理起事情来干脆利落。

因为盛夏白天时间长，百货公司六点半才下班。接下来要收拾东西，还要商量明天的计划等。离开百货公司时已经是七点多了。

谷川理事长说：

“大家辛苦了。现在我们去饭店吃饭。大家请吧。”

他要慰劳大家。

谷川理事长问多纪：

“多纪小姐没问题吧？”

“可是，我有些事要办。不好意思，今天我就失礼了。请您原谅。”

“是吗？太遗憾了。”

“请允许我明天再来帮忙。”

多纪给理事长鞠了个躬就匆忙离开了会场。她乘电梯下到一楼，到洗手间又补了补妆。

在展厅里站了一天，身上出了些汗。她想回下榻的饭店洗个澡换换衣服，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往脸上扑了些粉。

既然要见柚木的女儿，她想打扮得好看些。但打扮得太漂亮也不好。

她不知道就这样去是否合适，犹豫不决地来到外面。

到了夜晚，银座大街越发显得华丽。一齐打开的霓虹灯下，到处都是从公司下班的男女职员。

个子小巧的多纪时隐时现地在人流中穿行。走过一个街区后，她看到了前面不远处天鹅西餐馆的霓虹灯。多纪抬头看了看，发现那是座七层楼房。天鹅西餐馆好像在三楼。

电光时钟显示的时间是七点二十分。

多纪和其他人一起上了电梯。来到三楼，正对面有一个玻璃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

多纪往里面巡视着，这时服务员指着左边靠里的地方问她：“是不是那边那位客人在等您啊？”

柚木向她轻轻招了下手。

服务员领着多纪朝柚木坐的地方走去。

柚木对面坐着一个姑娘。姑娘背朝这边，长长的头发一直垂到背上。

多纪来到饭桌前，这时柚木和姑娘一起站起身来。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凉子。这是辻村多纪小姐。”

“我是凉子，请您多关照！”

说着，柚木的女儿凉子下巴微微前倾地给多纪鞠了个躬。

多纪还礼说：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说罢，多纪坐到了凉子对面。

她仔细端详了一下凉子。她的头发从额头中间向两边分开，身穿丝绸衬衣，脖子上扎着一条色调柔和的围巾。肤色随她母亲，稍黑，但眼睛和嘴比较像柚木。

柚木问多纪：

“我和女儿要了牛排。你想要什么啊？”

“我也要牛排吧。”

多纪感到有些慌乱。虽然她认为像平时那样就行了，可一旦面对柚木的女儿，她还是感到局促不安。

“会场那边已经结束了？”

“托您的福，已经结束了。”

柚木问凉子：

“盛况空前。你对京扇感兴趣吧？”

接着，柚木又对凉子说：

“这位小姐是在京都做京扇的。”

凉子一直在一言不发地看着多纪。她突然问多纪：

“您说您叫辻村多纪？”

“啊，是的。”

“那，难道您就是杀我哥哥的凶手的……”

柚木制止凉子：

“凉子！不要说这些无聊的事情啦！”

“这么说，我猜得没错啦！”

凉子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敌意。

“爸爸是不是打算和杀死我哥哥的凶手的家里人结婚啊？”

“你冷静些！”

凉子站起身说：

“太过分了！我告辞了！”

“你要去哪儿？”

“我的事不用你管！”

说罢，凉子转身离开了座位。

“喂！”

柚木想喊住凉子，但凉子头也不回，左右甩动着长长的头发朝门口走去。

柚木站起身来看着凉子，但并没有去追她回来。

“您还不快去把她喊回来！”

“不用……”

看着凉子消失在门口，柚木像放弃喊女儿回来似的坐了下来。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你不用担心。”

柚木看着多纪说：

“因为这些无聊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你不要生气呀。”

“请不要这样说。是我不好。是我忘记了以前的事情，厚着脸皮来这里。”

柚木明确地对多纪说：

“你没有任何责任。”

说着，他又抱起胳膊说：

“没想到那孩子这么在意那件事情。”

“您女儿是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啊？”

“我把我想结婚的事情告诉她了，但没有跟她详细说洋一郎的事，是我太粗心了。”

说着，柚木喝了口加冰块的水。

多纪想起了去柚木家给死者守夜时的情景。记得当时柚木坐在多纪正对面，柚木的妻子坐在他旁边。但她想不起来周围坐的是什么人了。

多纪问柚木：

“那次守夜时，您女儿是不是不在啊？”

“跟她联系了，但她当时正在加拿大旅游，来不及回来。”

“这么说，她是后来知道的？”

“一周后她才回来。”

说罢，柚木又嘟囔着说：

“可是，太可笑了。”

服务员端来了羹，指着空着的座位说：

“这位客人……”

柚木对服务员说：

“不，没关系。你放这里吧。”

柚木接着又说：

“因为那样的事而被杀，并因此而正儿八经地抱着仇恨是很可笑的。这都是因为教她的人没教好。”

“没教好？”

多纪想问柚木怎么没教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如果有人把辻村隆彦的名字告诉凉子，那就只有柚木的妻子。难道守夜结束后，柚木的妻子又把杀害洋一郎的人的名字告诉了从美国回来的女儿？

“因为内讧而被杀，是分不出谁对谁错的。”

“话是这么说。可是……”

柚木的话是对的，但事情一旦落到自己亲人头上，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总之，女人是容易感情用事的。”

说到这里，柚木压低声音说：

“也许我应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女儿。可我觉得没必要说那些事，所以就……”

柚木静静地喝了口羹。多纪也默默地把羹端了起来。

“今天弄得不欢而散。不过，那孩子慢慢会想通的。可能她旅行回来时想法就变了。”

也许柚木觉得时间会解决问题，但凉子的“爸爸是打算和杀死我哥哥的凶手的家里人结婚”这句话仍留在多纪的脑子里。

也许那是一个年轻姑娘一时情绪激动说出的一句话，但她的话里的确有真实的一面。似乎因为多纪爱柚木，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柚木说：

“总之，我不会因为那样的事而改变自己的主意的。今年秋天或冬天都行。”

“什么都行啊？”

“当然是结婚的事情。”

“这事儿还是等一等吧。”

“你是不是还觉得不满啊？”

“哪有什么不满呀。只是我家里和公司里的事情乱糟糟的……”

柚木看着多纪的脸说：

“所以我说看你的情况而定。”

“这事儿再找机会说吧。”

多纪端起羹来，柚木也若无其事似的拿着刀叉吃起牛排来，但显然两人的内心是有隔阂的。

快要吃完饭时，柚木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多纪：

“我在新大谷给你订了房间。住那里没问题吧？”

“今晚我还是回帝国饭店住。”

“为什么？我特意给你订了房间。”

“可是，大家都在等着我呢。”

“你刚才好像说住别的地方也可以的。”

多纪的确说过这话。傍晚见到柚木时，多纪觉得和大家住同一个饭店不方便。可现在她反而觉得和柚木一起过夜心理上有负担。她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心情怎么会变化这么快。也许是由于凉子说的那些话让她改变了心情。

“我特意给你订了房间，还是去那里住吧。”

“可是……”

虽然多纪嘴上在拒绝，可她心里还是希望柚木硬把她拉去的。

总之，现在形式上多纪是不想主动和柚木一起去过夜的。因为对方硬要她去，她才不得已去和对方一起过夜。也许这样多纪才可以原谅自己。

“今夜我们什么无聊的事情都不考虑。”

柚木说的可能是上次在京都的饭店里发生的事情。久别的相聚，互相表达爱意的瞬间，多纪忽然产生了看到柚木妻子的幻觉，幻觉把沉浸在爱河里的多纪拉了出来。

“今晚我们度过一个纯粹两人的夜晚吧。”

多纪很清楚柚木话里的意思。唯独今夜，她不想让其他人的影子打扰他们两个人。

柚木站起身拉着多纪说：

“走吧。”

多纪起身跟着柚木离开了西餐馆。

二十来分钟后，两人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在服务台办完手续后乘电梯来到十七楼。

柚木和男服务员并排走在前面。走在后面的多纪看着柚木的背影，再次意识到柚木的家庭即将解体。

儿子死了，妻子离家出走了，现在女儿又和朋友去了轻井泽。而柚木要和其他女人一起在饭店过夜。他的家庭已经不成样子了，家里的每个人都在随心所欲。

是多纪把柚木的家弄成了这个样子。虽然她没有直接插手，但毫无疑问，是她加速了柚木家庭的解体。

多纪心里想着这些事，担心能否度过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夜晚。但她还是扑到了柚木的怀里。

老是考虑那些无聊的事情也没什么用。

要做坏人，干脆彻底地做个坏人。如果因此而下地狱，那就下地狱吧。

到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多纪反而镇定了下来。

不要再考虑什么，任其发展下去吧。

带着这样的心情，多纪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一个像是梦境又像是现实的感受中，多纪好像说了各种各样的话。

“不要！”“我爱你！”“请你一定不要离开我！”虽然这些话各不相同，但它所表达的都是多纪的心情。

此时多纪的身心因为柚木而兴奋到了极点。

白天说的话和晚上说的话大不相同。白天在柚木面前，多纪会感到迷惑，会拒绝柚木。而现在白天的

迷惑和拒绝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了柚木面前。内心的掩饰也同样被抛到了一边。但平静下来后，多纪还是对刚才毫无羞耻的行为感到害怕。

她耳朵的记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她记得她好像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想到抱着自己的柚木听到自己说的那样的话，多纪感到害羞得无地自容。

柚木像是问多纪，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很舒服……。”

多纪是不可能回答柚木的。她只是在心里点着头。

“不要再去考虑那些无聊的事情了。听我的话，跟着我走就行了。”

听了柚木的话，多纪老实实在地点了点头。

销魂的一刻过去后，多纪的想法好像全变了。说得大些，是否可以说连思想也变了。白天她还反对的事情，现在觉得那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我。懂了吗？”

“请您原谅我。”

现在，多纪可以很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来。被柚木抱过后，再去想那些事，她觉得自己过去好像在为一些极小的、非常平常的事情而挑刺。

柚木问多纪：

“你看结婚安排在秋天怎么样？”

“那么快呀？我来不及。”

“那，春天呢？”

多纪想象自己嫁给柚木时的情景。自己身穿白色和服，头戴白色头纱和柚木并排站着。旁边还有安代、森子、嵯峨附近的叔叔和吉冈。也许柚木的女儿也微笑着站在一旁。

“我尽量选一个你方便的时间。”

“……。”

“婚礼也分别在东京和京都两处举办吧？”

两人一丝不挂地搂抱着在商量两人的未来。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多纪一起床就急忙赶回帝国饭店。原计划八点钟吃早饭，她想在八点之前赶回去。

她和柚木约好今天傍晚再相聚。

八点多一点，当多纪来到帝国饭店的服务台时，工作人员把房间的钥匙交给她，并告诉她：“这里有您一张留言。”说着把一张纸条递给了她。

多纪接过纸条，边走边看起来。

只见纸条上写着：“吉冈夫人来电。”接下来的内容是：“今晚我丈夫去世。定在明晚为死者守夜。”

多纪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她又仔细看了看留言条，上面还是写着：“吉冈夫人来电。丈夫去世。”

多纪忘记了回房间，坐到了饭店大厅里的椅子上。

来东京之前多纪去看望了吉冈，当时看上去他精神还很好。

虽然他泄气地说“我没有几天活了”，但感觉他还不会一两天就去世。

当时吉冈的表情显得很无助，但多纪觉得那好像是长期患病的结果。

可是，没想到他突然就……

总之，需要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多纪从大厅里的椅子上站起身，急忙朝电梯口走去。

七楼的房间里，因为昨晚没住人，床罩和浴室里等摆设原封未动。

多纪立刻拿起床头的电话听筒，拨京都吉冈家的电话号码。电话里响了几声呼叫音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辻村多纪。那个……”

“哎呀！您等一下。”

男子好像在喊什么人。过了一会儿，听筒里忽然传来吉冈妻子的声音。

吉冈妻子刚喊了一声“经理！”就呜咽起来。

“说是他去世了？”

“昨晚他自杀了……”

“自杀？”

“你说我家老头子怎么那么糊涂呢？”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他在遗书上说，自己得了癌症，已经不行了。”

“这么说，他是因为怕癌症治不好才……”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说着，吉冈的妻子又哭泣起来。

上次去看望吉冈，临告辞出来时，吉冈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帮了我许多忙”。他的那些话也许是因为考虑了自杀才说的吧。

“总之，我马上回去。见面再说吧。”

“那，您的工作……”

“这个时候您还提什么工作！我马上回去。您要挺住。”

“……”

“好吗？”

说罢，多纪挂断了电话。

和吉冈的妻子打完电话，多纪又马上打电话给在食堂吃饭的谷川。

多纪告诉谷川：“昨天晚上吉冈自杀了。”

谷川不相信似的说：“真的吗？”

虽然谷川在其他扇子店，但他和吉冈在扇子界已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人的年龄也差不多大。所以，吉冈自杀的事对谷川可能很重要。

“所以，请您原谅，我想跟您请个假回去。”

“你快回去吧。我回去得晚一些，今晚赶回去给吉冈守夜。”

给谷川请过假后，接下来多纪又给柚木的办公室里打了电话。

多纪心想，时间还早，可能柚木还没到办公室。柚木果然不在。她请秘书转告柚木，因吉冈去世，自己要紧急赶回京都。然后挂断了电话。

这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虽然对吉冈的病情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去世了。多纪离开京都时，比起吉冈来，她倒是更担心隆彦的情况。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多纪匆忙洗了澡，换了衣服，又整理了一下头发。时间已经到了上午九点。她收拾好行李径直赶往八重洲火车站。

因为是星期天，车站里到处都是外出游玩的乘客。九点二十四分，多纪跳上了眼看就要发车的“光”号

新干线。如果顺利，十二点半就可以到达京都。

坐到座位上的多纪喘了会儿气，扭头往车窗外望去。天空已经布满了卷积云，这显示出外面很热。看着窗外异常明亮的街道，让人难以相信吉冈已经死去。

看着车窗，多纪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怎么办？”

从此以后再也得不到吉冈的协助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商量了。虽然迄今为止吉冈一直因病卧床，这几个月没有和他谈过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活着和去世，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即便吉冈不来公司上班，但一想到有他在，多纪就感到心里非常踏实。关键时刻有吉冈在，这是多纪的精神支柱。

今后，自己真的能一个人撑起这个“辻村”吗？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自己的公司能不落后于其他公司吗？多纪越想越感到不安。

火车很快就过了新横滨，小田原的海岸出现在左侧的车窗里。时间快到十点了。

柚木已经到大学了吗？

昨晚两人好不容易才度过了一个令人满足的只有两个人的夜晚，可今天就又分开了。

是不是某个地方有一种要把两人分开的力量呢？为什么偏偏两人相会时要发生令人悲哀的事情呢？

火车到达了京都。多纪先回若王子的家里换上一身丧服，下午快两点时赶到了五条下吉冈家。下午炎热的阳光下，通往吉冈家的小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唯独小路边吉冈家门前挂着办丧事的帘子，摆着花圈，人声嘈杂。

多纪给负责接待的人打了招呼，然后来到摆放吉冈尸体的房子里间。

在最里边的大房间里，吉冈头朝北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多纪向跪坐在吉冈枕边的吉冈夫人鞠了个躬，然后为长眠的吉冈合掌祈祷。

他怎么会死了呢？来到吉冈身旁，她反而觉得他没死。多纪甚至想掀开蒙在吉冈脸上的白布看看他。

可不知为什么，好像白布下面吉冈从头到脖子都裹着白色的绷带。

多纪问吉冈的妻子：

“我能看一下他的脸吗？”

吉冈的妻子摇着头呜咽着说：

“请您原谅。您就不要看了。”

吉冈妻子身后一个像是吉冈的弟弟的男人告诉她：

“说起来怪丢人的。我哥哥是从医院的楼顶上跳下去的。他觉得癌症无法治疗。结果摔得头和脸惨不忍睹……”

“是吗？”

多纪如果再坚持要看吉冈的脸就有些残忍了。可能吉冈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伤得那么重的脸吧？

“那他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呀？”

“昨天下午五点左右。他说他一个人去洗手间，离开病房后很久都没回来。于是我们就出去找他。这时护士跑过来说他跳楼了。”

“……”

“虽然是摔到了医院的里院，但不用说，当时就死了。”

多纪记得医院的楼有七层。她想象夕阳中吉冈从七楼的楼顶头朝下掉下去的情景。

吉冈当时在想什么呢？也许他什么也没想。

吉冈的弟弟说：

“他好像早就做好了跳楼的思想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上次多纪去医院看望吉冈时，也许他因为打算和她永别才说了那么多话。

“噢，对了。他给经理您留了一封遗书。”

说着，吉冈的弟弟从枕边抽出一封信递给了多纪。

多纪接过遗书说：

“请允许我看看。”

如同吉冈的性格一样，遗书一笔一画写得很工整，字的右肩高左肩低：

小姐，多年来你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如同你知道的那样，我得的是癌症，不可能治好了。即便这样活下去，也只能是痛苦和等死。也许你会笑话我是懦夫，请你原谅我这最后一次的任性吧。

假如人真的有命，我还想活下去，在你身边工作。也许我这样的人已经没用了，但我是迁村的人，离开迁村我是活不下去的。

即便我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但我想一直守护着小姐你。可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不但不能守护你，照目前这样的状况，反而会净给你添麻烦。非常遗憾，吉冈先到小姐你父母那里去休息了。

非常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也许是临死前多余的话，今年也许不再做挂历为好。我的话有些啰唆，小姐你千万不要向街上的

金融机构贷款。就在目前的范围内坚持下去，可保辻村平安无事。

没能看到小姐出嫁时的样子，深感遗憾。小姐多保重。祝小姐幸福！

吉冈

写给多纪小姐

多纪读着吉冈的信，泪水夺眶而出。

再也没有像吉冈这样忠实、为主人着想的男人了。吉冈是最后一个称职的好领班。遗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吉冈的诚实和体贴。

尤其是遗书里最后说的挂历和不向大街上的金融机构贷款的话，突出地体现了吉冈的人品。直到临死前，他好像也没有忘记辻村的事。

多纪对现在已经不能说话的吉冈低下头说：

“谢谢您！您的信我收下了。”

说罢，多纪把遗书放进了怀里。

“我真想看看吉冈先生的脸……”

虽然多纪知道这话说出来很残忍，但她还是忍不住嘟囔了出来。

多纪握住一直在哭泣的吉冈妻子的手说：

“您千万不要灰心，一定要挺住啊。我会尽力帮助您的。剩下的事情您就放心吧。”

虽然多纪这样鼓励吉冈的妻子，可她自己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

半个小时后，多纪离开了吉冈家。

她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感觉很无助。活在世上久了，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年轻时不曾想过的意外的事情都向她袭来。

尤其是这几年，不知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接连不断。

也许是因为多纪本身到了变化迅速的年龄，要不就是因为这几年情况特殊。

总之，人生难料。多纪靠在汽车座椅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怎么办呢？一想到今后，多纪就感到心情郁闷。她也觉得需要好好想一想，但眼下没有这个精力。

她想，此时自己身边有个什么人就好了。如果身边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对他倾诉一切的人，自己心里将会得到极大的慰藉。多纪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柚木。现在，如果柚木在自己旁边，自己有许

多话想对他说。

是不是女人一个人活不下去呢？

难道女人虽然嘴上说得很坚强，可最终还是需要男人的支撑吗？女人能出来工作，是因为有男人的支持吗？

多纪轻轻摇着头说：

“不能这样啊……”

最近多纪一遇上心中不安的事情，就会想起柚木。她不知不觉地在渴望柚木。多纪觉得当遇到痛苦或困难时，有那个人在自己身边就会逢凶化吉。但仔细想来，这也许是她的一种依赖心的表现。

觉得有那个人在身边，换个角度看，这种想法也意味着可以逃到那个人身边去。她现在在做准备逃跑。

“不！不！”

多纪忽然生起自己的气来。自己必须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这种依赖心啊？

一旦依赖起别人来，就会无休止地依赖下去，就会一遇到事情就躲避到安逸的地方。她担心一旦依赖起别人来，自己的外表和内心统统都会垮掉。

“你要坚强起来！”多纪在心里告诫自己。

无论柚木对自己多温柔，她想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

当“大”字形篝火熄灭时，盛夏中的京都就迅速开始降温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炎热已经消失了。阳光仍然很强，夜晚依然很热。但日历上已经过了立秋，八月份也只剩下很少的几天。虽说热，但已经热不了几天了。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份，柚木来了一次京都，多纪也去了一趟东京。

虽说在东京多纪曾受到柚木女儿的冷遇，但她最终还是抵不住柚木的一再要求。

当男人燃烧起激情时，女人也会自然激情燃烧起来。何况像多纪这样企图硬要压抑的激情，一旦燃烧起来，更是势不可当。

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吉冈的死而感到的孤寂，让多纪的激情燃烧得格外猛烈。

吉冈的死，让多纪重新认识到了他的重要。通过吉冈而和辻村联系在一起的工匠、材料店、批发店等多得数不过来。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在和辻村做生意，而实际上他们都是考虑到和吉冈的关系才和辻村一起做过来的。因为吉冈在才支持辻村的这些工匠和店家，如今必须全由多纪自己去做工作。

当多纪重新去拜访各种人，向他们低头鞠躬，忙碌了一天后，她就格外想跑到柚木身边去。情义、人情、支票、结算，当多纪置身于这样的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怀疑和欲望的商业旋涡里时，她就想马上逃到一个自由自在的，什么都不用考虑的世界里去。

当多纪被柚木抱过后，虽然那对她只是短暂的安慰，她也会重新鼓起奋斗的勇气。

说起来，对多纪来说，柚木又是她的一块绿洲。结束了艰辛的旅途，跋涉到柚木的身边，可以得到休息和放松，可以得到新鲜的甘泉。然后再踏上漫长的旅途。

“哎呀！你真是干劲儿十足啊！”

谷川理事长看到最近干劲儿十足的多纪也感到很佩服。

“我得把吉冈留下的空白填补起来。”

虽然多纪嘴上是这样说，但她心里并不觉得怎么苦。

越是苦，多纪的斗志就越旺盛。也许这是因为京都的女人骨子里很坚强。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将和柚木结婚这件事对多纪的斗志也是个鼓励。只是多纪表面上不愿这样想。

情况不允许那样。即便不结婚，就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虽然多纪心里这样想，但她忽然又想象起两人结婚后的情形来。

多纪吃惊地发现，工作的间隙，自己会想一些很温馨的事情。柚木终归会上年纪，会辞去大学的工作的。到了那时，就在嵯峨附近的山里面盖一个安静的小房子，和柚木两人住在那里。

进入九月，炎热的夏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过去许多人都穿无袖的衣服或衬衣，而现在早晨或傍晚，已经有人穿上长袖衬衣或西装了。

尽管如此，白天的温度仍接近三十摄氏度。虽然感觉秋天就在眼前，但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可到了九月下半月，台风带来的暴雨把人们突然带进了秋天。

台风过后，东山的树木色彩开始鲜亮起来，比叡山上也开始飘起了白云。云彩已不像夏天那样浓厚，而是零零星星地飘浮在蓝天上。

这天，多纪下班后照例去了京洛医院。

夏天，多纪每两天去医院看望隆彦一次。有时懒了就三天去一次。吉冈去世后，她又恢复到每天去一次医院。

人的生命是难以预料的。今天好好的人，也许明天就会死去。这种不安让多纪又开始每天去一趟医院。

夏天时，隆彦因为一段时间拉肚子变瘦了。最近恢复了过来，又多少胖了一些。由于不到外面去，他

的脸色仍然很白，下巴胖胖的，看上去像是两个下巴。以为快不行了的隆彦还活得好好的，而以为没问题的吉冈却先去世了。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究竟隆彦这样能活多久呢？看着没有意识的隆彦，多纪甚至感到他这样活着很可怜。对这样的活法最感到悲哀的肯定是隆彦本人。

“您辛苦了。务必请您多加关照！”

多纪照例这样向护工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医院。

现在是下午六点多，傍晚的天空还很明亮。

自从吉冈去世后，虽然多纪想要比过去加倍地工作，但有时会忽然感到没有气力做任何事情。可能是每天过于劳累的缘故，每周她都会有一两个感觉浑身无力的日子。也许今天又遇上了那个日子。

迎着秋天的暮色中吹来的微风，多纪沿着医院门口的紫藤林荫路往前走。之后她乘出租车回了若王子的家。

到家时已经晚上七点了。

森子说是先吃过了，于是多纪一个人吃了晚饭。

吃罢饭，多纪正在看灯光下院子里的景色，这时安代走过来向她打招呼：

“凉快多了呀！”

过去院子里只能听到蝉的鸣叫。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叫声。

多纪还在往院子里看着，这时森子走进屋来问她：

“多纪，我有话跟你说，你现在方便吗？”

多纪点了点头。

“是关于品子订婚的日子。”

因为森子坐在客厅里，所以多纪也离开阳台，隔着茶几坐到了森子的对面。

“小田他们家因故说是想推迟一周。这样时间就定在了下周日。”

订婚的日子已经定在了九月十八日。

“你能不能参加订婚仪式啊？”

多纪当然不会说不想参加的。既然是接受订婚，那就应该由本人和父母出面。可品子的生父在大阪，这次品子结婚，森子好像想极力回避品子的父亲。

生品子时，因为森子没有正式和品子父亲结婚，所以品子的父亲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看样子，森子是

想让多纪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森子这样想，说自然也自然。也许森子在想，比起品子住在大阪的生父，由多纪出面，可以突出她们和辻村家的联系，从而提高与地方名门小田家的抗衡能力。

看到多纪没说什么，森子可能觉得多纪同意了，就点着头说：

“那就拜托你了。还有，关于住房，那两个人说到别的地方找房子。所以，他们可能不住在家里了。”

“是吗？”

“可是，小田这个人真怪。我特意告诉他说可以在若王子的家里一起住，他却偏要花钱到外面租公寓住……”

“两人是不是想单独住啊？”

“可能吧。他说就在附近租公寓。一旦他们想回来住，也可以回来吧？”

多纪没有回答她。

“还有另外一件事。你和武藤的事，是不是还是不行啊？”

“那件事好像上次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

“你上次是拒绝了。”

森子往院子里望着，像是在考虑问题。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说：

“那个，关于借的钱，你见一下武藤，和他谈谈吧。”

“谈谈？谈什么？”

“武藤也是克服困难才借给我们钱的。”

“那他是不是说，如果拒绝了这门婚事，就得马上还钱啊？”

“武藤是不可能说那种话的。可是，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得为武藤考虑不是。”

多纪很干脆地说：

“明白了。我还给他。”

武藤借给自己一千万日元，而且利息分文不要。多纪觉得这很奇怪，不仅不要利息，而且没有期限。说是适当的时候，有钱再还就行。虽然多纪感谢武藤的好意，但她还是和武藤约定，按银行通常的利息标准付息，五年归还借款。

到目前为止，多纪每个月都按时付给武藤利息。

那以后，即便是见了武藤，他也没再说过钱的事情。多纪想得很简单，以为武藤是富二代，不在乎那些钱，但看来好像不是那回事儿。

难道武藤还是为了和多纪结婚才融资给她的？想起来，这也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冷静地想一下，就会明白，在这个银根吃紧的时期，别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给你一千万的。这里面一定会有什么目的。

错就错在多纪单纯地以为那是别人出于好意。

都到了这样的年纪，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多纪觉得自己很丢人，自己简直是个小孩子。难怪吉冈生前有那么多担心。

总之，这钱必须明确地还给武藤。借那种不明不白的钱，也过不去自己心里这一关。

这是多纪的倔强之处。她不能容忍自己利用自己是女人这一优势去获取好处。

第二天，多纪打电话给武藤，约他在京都饭店的大厅见面。多纪一旦决心做什么就忍耐不住。她的这种性格好像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多纪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饭店的大厅。可是很奇怪，武藤今天迟到了十来分钟。

“刚要出来，来了一个烦人的电话。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武藤说话的口气依然是那么爽朗。

他问多纪：

“你还没吃晚饭吧？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今天请让我来带路吧。”

“要这么说的话，四条那里有一家牛排店挺不错的。”

“要说牛排，不是本屋町大街上的‘明石’最好吗？”

“哦，只要能吃，去哪里都行啊。”

说罢，多纪到河原町大街上亲自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明石”。

“可是，多纪小姐主动打电话约我，真是太少见了。”

武藤说话依然是那么轻松。看样子这个人还不知道多纪下了什么样的决心。

出租车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明石”。店里的餐桌中间镶着一块铁板，提供的是上等神户牛的牛肉。武藤要了特制烤牛里脊，多纪要了小些的烤里脊片。

武藤把倒有红酒的酒杯举到多纪面前说：

“来，为咱们的再次相聚干杯！”

多纪和武藤碰了下酒杯，给他鞠了个躬说：

“好久没和您见面了。”

“怎么回事儿？今天怎么显得这么生分啊？”

“本来也不准备这样。”

多纪微笑了一下说：

“在这个地方说这事儿有点那个，就是关于上次跟您借钱的事儿。”

武藤放下酒杯看着多纪。

“已经快一年了。我想是不是把钱还给您。”

“可是，您不是每个月都在还吗？”

“去年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承蒙您搭救，帮了我很大的忙。现在差不多可以全额还给您了。所以……”

“我也不指望那笔钱，所以您用不着这么急着还。”

“总之，请您让我还给您吧。”

武藤苦笑着说：

“您这是怎么了？多纪小姐今天有些不对劲儿啊。”

菜送来了。武藤马上拿起刀切了起来。

“这牛排烤得真不错。”

武藤的这个表现，不知是出于他爽快的性格，还是因为他在刻意掩饰。饭快要吃完时，多纪试探着对武藤说：

“还有一件事。我上次也提到了。请原谅我说话随便，您通过我母亲说的那件事，请您就当没那回事儿吧。”

听了多纪的话，武藤一下子觉得有些茫然。

“总之，现在店里面的事情已经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实在没工夫考虑别的事情。”

“这么说，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考虑了呢？”

“这个，目前还说不准。”

武藤应该明白多纪不想答应这门婚事。那他为什么要装作若无其事呢？

多纪又说：

“我觉得老是这样很随便的样子，反而会很对不起您。所以……”

“您是不是说，已经不想和我交往，不想再见我了？”

“不，不是的。只要您愿意，我想作为朋友永远和您交下去。”

“您的意思是，总之，不想这样恋呀爱呀地谈下去了？”

“我这话说出来，会让人感到我很任性。目前我想继续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所以……”

武藤拿着酒杯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点着头说：

“我明白了。哎呀，您这么明白地拒绝了我，我也没办法。我被您漂亮地甩了。”

“您不要这样说……”

“不！您用不着同情我。既然这样，咱们就不用再彼此含糊其辞，有话就明说吧。”

武藤坐正了身子说：

“总之，您是想把从我这里借的钱还给我，婚事作废，从此我们就彼此两清了，对吧？”

“请原谅我说话难听。”

“那好，我也跟您说句实话。”

武藤一口喝下杯子里的酒说：

“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没有要和您结婚的想法。当然，我觉得您很漂亮很能干。我之所以贸然产生和您结婚这样的念头，都是森子女士教唆的。”

“是我妈妈？”

“是的。森子女士明确对我说，我现在借给你们一千万，和多纪小姐的婚事就能成。我只不过是照她说的做了。”

没想到母亲竟然会说那样的话。乍一听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看样子武藤不像在撒谎。

“我并没有指望通过钱会跟您怎么样。结婚完全是两个人的事儿，别人说什么都没用。可森子女士她那么说，渐渐地我也就动了心……”

“我以为借给您钱，您就会喜欢上我。我真傻。”

“瞧您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是武藤傻。倒是对武藤说那种话的森子有问题。

“不过，不是我不认输。我并不打算因为您不愿意嫁给我，就让您马上还钱。”

“不，都是我不好。请您同意我把钱还给您。”

“不，小姐您本人每月都按时分期还款，并且还付有利息，我对辻村公司还是放心的，所以您用不着急着还钱给我。”

“听您的话音，好像还有别的什么。”

“您没从森子女士那里听说什么吗？”

“什么都没……”

“这个，既然这样，我就跟您明说了吧。我也借了一部分钱给森子女士。”

“借给我母亲？借给她多少啊？”

“钱倒不多。金额相当于借给您的一半。”

多纪第一次听说森子从武藤那里借了五百万。

“她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啊？”

“她好像是经营了一个小吃店什么的。”

“真的？”

“我听说是。不过好像因为经营得并不顺利，后来关门不做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想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

多纪想起来，去年年初森子曾嘟囔说，我是不是也做些什么事啊。多纪当时以为她只不过是说笑话，没想到她动了真格。

“那，后来那钱？”

“那笔钱好像被一个不动产商骗去了。”

“……”

“而且您知道，森子女士在服装、技艺培训方面也需要不少钱。”

“可是……”

多纪每月给森子十万日元的零花钱，家里房屋出租应该也有十来万日元，食宿也不用她花钱。所以，这二十万日元足够一个女人花销了。

多纪问武藤：

“她那五百万借款没还给您吗？”

“怎么说呢，断断续续地还了一些。森子女士曾是一流的艺伎，所以我想她是不会骗我的。”

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背景。多纪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难道森子为了填补亏空，想通过诱使武藤和多纪结婚来一笔勾销那笔借款吗？

也许自己不该这样想，但反观森子一系列的举动，不能不让人这样想。

“总之，我借的钱，请允许我马上就还给您。”

“这是您的自由，所以我不会说三道四。”

看来武藤也不得不佩服多纪的执拗。

临从店里出来时，多纪给武藤深深地鞠了个躬说：

“的确给您添了许多麻烦，务必请您多加谅解。”

来到店外面，从刮来的夜风里已经能感觉到些许秋天的凉意。多纪沿着本屋町大街往北走了一段路，到了御池时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她告诉司机说：

“请带我去若王子。”

说罢她靠到了出租车的座椅靠背上。

以后再也不用为武藤的事儿烦恼了。过去心中的疙瘩解开了。她看着夜色中的大街深深吐了一口气。

然而，接下来，她马上又想起自己答应马上把钱还给武藤的事情来。

怎么凑这一千万借款呢？

多纪竟粗心地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她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如何拒绝婚事，把筹款的事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怎么办？”

事到如今再慌乱，显得很可笑。但也许这正是多纪的幼稚之处。

说不同意，就一刻也不能等，不考虑事情的后果。而实际上，归还这一千万借款并不容易。虽然从今年春天开始一点点地还款，借款的数目已减少到了近八百万日元，但眼下即便把存款都取出来，也凑不够这个数。

再过一个月，卖夏扇的钱就会到账，但那些钱得用于岁末年初购买材料和支付工匠们的工资。

要是一两百万还好办，总之一下子拿出近千万日元的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早知道这样，为什么不稍微慎重些呢？有一个比较滑头的做法，把和武藤的婚事往后拖一拖，以便争取时间。但事到如今，再抱怨也没用了。

再困难也是京都的老店“辻村”。话一旦说出就不能反悔，不能因为对方有一番好意而胡来。

还是需要在这里和武藤把话说清楚。

接下来的一周里，多纪为了凑钱而四处奔走。

说不定吉冈也许正在草丛或树丛里嘟囔说：“太危险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首先，多纪想办法从银行的存款里取出了可以挪用的三百万日元，又把她自己的两百万日元存款全部取了出来。可即便这样，还差三百万日元。想来想去，最后又处理掉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股票。一周后，多纪凑齐了八百万日元。

钱凑齐后，多纪当天就把它转到了武藤的账户里。

“这事儿结束了。”

虽然眼下有些困难，但这些支出好像还有办法克服。

多纪的心情好久没有这么舒畅过了。晚上，她给柚木打了电话。

近来，柚木的妻子不在家。多纪比过去打的电话多了。

“发生什么事了？今晚看样子你很高兴啊。”

柚木似乎觉察到了多纪心情的变化。

“是啊。有一件大好事，从此以后我彻底自由了。”

“自由？”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我听不明白呀。”

“不明白没关系。”

多纪在自我陶醉。柚木停顿了一下问多纪：

“我女儿没给你去信吗？”

“不，没有。”

“那丫头好像对上次的事情有些后悔。可能她觉得上次的话说得重了。她回美国之前说想给你写封道歉信。”

“您女儿的话没错。”

“看来她待在美国，不了解家庭暴力是怎么回事儿。你要是收到信什么的，能不能给她回封简单的信

啊？”

看来柚木作为一个父亲，很在意多纪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

“还是我正式给她写封道歉信吧。”

“隆彦的情况怎么样啊？”

“他最近像是吃胖了，又像是浮肿。您看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倒也未必。不过，因为处于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是小心些为好。”

一谈到隆彦的情况，两人的交谈就没了情绪。

“这事儿回头再说吧。我妻子好像好不容易同意离婚了。”

“您太太同意了？”

“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好像她同意了。”

“.....”

“再忍耐一下吧。”

多纪没有回答柚木的话。她在想象柚木的妻子在埼玉的娘家休养的情形。

到了九月末，品子的订婚仪式结束后，家里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根据森子的意见，结婚的日子提前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品子过去对家务不屑一顾，可一旦要结婚了，也没法不管不问了。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学习插花、茶道和烹饪上，大学的学业被抛到了一边。

品子有些不满地对森子说：

“通过和小田交往，我意外发现他是个暴君。”

但因为已经订了婚，森子还是很高兴地说：“我总算是放心了。”

尽管森子这样说，但好像还是意识到了还没结婚的多纪。她像是同情，又像是讽刺地说：

“说实话，多纪快点找个好人家就好了。你是个有地位有面子的人，所以找起来比较难啊。”

看来森子还是对多纪拒绝和武藤的婚事耿耿于怀，而且她好像从武藤那里听说了多纪当场说要归还借款的事。

“多纪和品子不同，肯定会遇到一个你相中的男人的。”

“您不用为我的事担心。祝品子过得幸福啊。”

因为自己的婚事而让森子同情，这反而让多纪感到痛苦。

森子问多纪：

“住在大阪的品子的父亲想参加品子的婚礼，你看怎么办好啊？”

“当然是请他参加为好啊。”

“可是，品子和他感情不太好呀。”

看来森子对品子的生父心存顾虑。

“能不能请多纪你代替她父亲的角色呢？”

“这是两码事啊。我只是陪妈妈参加婚礼的。”

多纪始终觉得，自己和品子毫无血缘关系。作为品子的姐姐出席婚礼已经有些可笑了，还要代替她父亲的角色，简直是荒唐。自己仅仅是和森子有些关系而已。

森子对多纪说：

“总之，举办婚礼方方面面都要花钱，说不定还要请你帮忙。务必请你多帮助啊。”

多纪觉得品子结婚，自己除了送贺礼，其他不需要再给她什么。听森子的话音，好像还得多少给她一部分钱。

和森子一直相处得很和睦，事到如今多纪也不想因为这事和森子争执。

尽管这样，从九月到十月，多纪心里还是感到少有的平和。

当然，这并不是说多纪周围没什么问题。

吉冈去世后的善后工作，公司新体制的重建，对来年购买材料的研究，对工匠和零售店的关照，去银行走访。还有，填补因归还武藤的借款所造成的亏空，照顾隆彦，品子的婚礼等等，多纪每天忙得团团转。

就是把多纪分成两个人也不够用，而她是一个越忙越有干劲儿的人。

也许多纪是天生受苦的命，她喜欢到处跑动，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符合她的性格。

越忙，越苦，多纪干劲儿就越足。虽然她是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姐，但她骨子里这种坚强也许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京都女人的血统。

当然，多纪的这种精力充沛的干劲儿，离不开柚木在背后的支持。

虽然多纪还没有明确答应，但柚木好像已经在准备明年春天和多纪结婚了。多纪并不太清楚，真的和

柚木结了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的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婚姻的角度说，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不久两人即将结合在一起。暂不说具体的日程，两人在朝着未来一步一步地走着。那种满足感让多纪精神振奋。

虽然多纪表面上说不希望那样，她自己还以为那是真心话，可她内心的确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在多纪的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她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那一天。而且还有一点，当她想和柚木打电话时，可以随时给柚木打电话，这让多纪感到很满足。

过去，一想到柚木的妻子在一边，即便想听听柚木的声音也没法给他打电话。有时晚上给大学的柚木的房间里打电话，听着电话里的呼叫音，就是没人接电话，让她感到很失望。

而现在，无论早晨或深夜，想给柚木打电话就给他打，可以随时和他说话。

当然，有时接电话的不是柚木，而是来帮忙做家务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但只要告诉她自己是多纪，她马上就会把电话转到柚木那里。

柚木不在时，做家务的妇女会告诉她柚木回家的时间。虽然不能掌握柚木所有的活动时间，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多纪的掌握之中，这让多纪心里感到踏实。

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虽然现在不在一起，但有实实在在的未来。因此，无论多纪多么忙，她都感觉不到多大的压力。过去多纪遇到困难的事情会想哭，现在她遇到困难也能坚持下去了。

柚木的存在，让多纪心里感到踏实，他把多纪所有的痛苦都变成了欢乐。

第十四章

先斗町鸭川节的开幕，宣告了京都秋天的开始。每年的十月初到十月末，都会在先斗町的歌舞场举办盛大的鸭川节。

离观赏红叶还有一段时间，可大街上已经感觉不到夏天的存在了。鸭川的河水也有了些许凉意，东山上树木的叶子也已开始褪色，天空又飘起了久违的秋云。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之间短暂的喘息时间降临到了京都这个城市。

现在是制扇行业青黄不接的时期。

今年夏天，可能由于残暑期比较长，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扇子的销售额仍保持了往年的水平。不过，到了十月份，销售额还是下降了。

从现在开始，和季节有关的扇子的销售额将直线下滑，只能把希望放在舞扇和装饰扇上了。

幸运的是，入秋后，有许多舞蹈发布会、庆祝会等，填补了夏扇销售下滑的缺口。

尽管这样，夏扇依然是多纪的公司的主打产品。各个厂家纷纷开始考虑明年扇子的图案。从今年畅销的扇子中了解人们的爱好，再参考明年流行的色彩和图案，考虑新的设计方案。

当然，话虽这样说，要准确把握来年的流行趋势是很困难的。基本上是先听取服装方面人士的意见，然后自己再反复考虑。

多纪作为扇面绘画的画家是很有名的。前年她画的一系列流行图案销路很好，今年画的花卉图案也很受欢迎。

谷川理事长感叹地说：

“到底和专业画师不同，多纪小姐画的图案具有独创性啊。”

扇面的图案通常是专业画师画的。它需要用画笔、金银泥、云母末、箔、细沙等。这些材料的用法也各不相同，有研磨、加印、刷擦、虚化等，还要体现出运笔的妙处。

扇面画师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功夫确定图案的设计。但几年做下来，毕竟难免因循守旧。

多纪既没有专业画师那样的经验，也没有他们那样的技术。她就是随便画，然后再拿给画师看，请他们提意见。研磨和虚化的问题都是和画师们当场商定。

在老画师看来，多纪的这种做法是很冒险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冒险给了顾客新鲜感。

今年，多纪已经考虑出了五种新图案。她想把图案设计得更新鲜、更有激情。

过去，扇子是夏季的商品。因此首要考虑的一直是清秀和凉爽的感觉。但是，不一定要拘泥于这一点。

多纪想，难道扇子的图案就不能表现出这一年自己对柚木的炽热的情感吗？

最近，多纪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但是，她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扇面的图案上。作为公司的经理，她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考虑下年度如何购买扇子的材料，考虑资金的筹措，考虑工匠们的分工，还要去走访客户等。

当然，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绘制扇面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休息。唯有画扇面这个短暂的时间，她才能从日常的琐事中摆脱出来。

听说今年的秋季鸭川舞表演的节目是“女人堂情死⁽¹⁾”和“仲秋抄”。

森子马上跑去观看。看完后批评说，某某人的伴奏不好，和舞者的步伐不协调。毕竟森子有多年弹三弦和敲鼓的经验。对她来说，也许别的艺人的技艺让她感到不耐烦。

多纪也想去看看，但一直抽不出时间。平日下午五点表演结束，星期天或节假日要么临时买不到票，要么有别的事情，很难抽出空来。也许是心灵感应，多纪正在想要是能和柚木一起去观看该多好，柚木就打来了电话。

柚木在电话里告诉多纪：

“二十一号名古屋的医师会邀请我去作讲演。”

“您那天住在名古屋吗？”

“讲演从晚上七点开始，计划住在那里。我想不在那里住，去你那里。”

“讲演几点结束啊？”

“大概八点半结束，然后和与会者简单交谈一下。去京都的‘光’号新干线的末班车好像是晚上十点半。”

“那，请您坐那班车来吧。讲演会结束后，和当地的人交谈两个小时足够了把？”

“那就这样定了。”

以前，多纪是说不出这么干脆的话的。即便和柚木当面说话时干脆一些，打电话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不知为什么，现在她说话这么干脆。也许是因为柚木的妻子不在旁边，让她放心的缘故吧。

多纪问柚木：

“您第二天几点回去合适啊？”

“我出发前就打算去京都的，所以事先已经把时间空出来了。”

“那，这么说您可以在京都多待一天了？”

“二十三号早晨早点回去就行了。”

“太让我高兴了！”

多纪不由得抓紧了电话听筒。她心里激动得连自己都觉得像个小孩子。

“那您是乘二十一号的末班新干线来京都。我去接您。请您在车站等着我。”

“这次你不会再丢下我回家吧？”

“放心吧。再也不会了。”

“女人的心情说变就变。我不放心啊。”

“请您不要再提那事儿了。”

多纪当时看到的柚木妻子的影子，已经在多纪的脑子里差不多消失干净了。

二十一号，柚木如约乘末班新干线来到了京都。

两人走在下站台的台阶上。柚木告诉多纪：

“他们讽刺我说，为什么这么急着去京都啊。”

“住在名古屋，除了喝酒睡觉还能做什么。”

“那倒也是。”

和以前一样，柚木随身只带了一只旅行箱。可能是演讲结束后和同僚们喝了酒，他的脸有些发红。

“我也想找机会听听老师您演讲。”

“别开玩笑。你在场，我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的。”

可能因为是末班车，好像下车的旅客不多。新干线车站前的出租车乘车点没什么人等车。

多纪告诉柚木：

“我做了一个明天的活动计划。中午有一个时代节，所以我们十二点参观完皇宫出来后，先去看看时代节，然后再去看鸭川舞蹈。我买好了下午五点鸭川舞蹈的门票。”

“可是，你不是公司里有事吗？”

“我可能不能陪您去看时代节，但我会陪您去看鸭川舞蹈。请您在那之前或之后去见川岛医生吧。”

“我知道了。”

“再就是，住宿我安排在了您喜欢的鸭川边上的饭店。因为明天有时代节，那家饭店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才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您就严格按照我的计划做就行了。”

多纪话说得很干脆，这让柚木感到很吃惊。

多纪以前是说不出这样干脆的话的。她心中的精神头自然而然在言谈举止上表现了出来。多纪担心，照这个样子，和柚木结了婚，自己不是会变成一个严厉的管家婆吗？

总之，无论柚木说什么，多纪都想把他罩在自己的网里面。她不能容忍柚木有丝毫的时间去关注其他的女人。

多纪觉得以前自己还是很体谅柚木的，而如今她有了很大的改变。多纪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很吃惊，但她同时又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很满足。

“明天晚上鞍马山有篝火节，明天的篝火节是秋季最好看的。”“可是，你公司里面真的没事儿吗？”

“就不要再考虑那些事了。”

今天，多纪从家里出来时已经明确告诉森子和安代说“今晚不回来”。两人听罢只是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从早晨开始，多纪一直在忙着工作。看支票，查进货单，走访了两家客户。下午两点她去了关西银行。

关西银行支行的行长端详着多纪的脸说：

“多纪小姐怎么这样意气风发呀？哎呀，你最近越发漂亮了。莫非有了意中人了？”

“才不是呢。因为没有意中人，所以才这样忙于工作。”

“可是，我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呀。”

给支行长这么端详着，多纪还是忍不住把脸扭到了一边。

近来，老是有人说她变漂亮了。部分男人说这话时，还用色眯眯的眼神从上到下打量她的身体。多纪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比过去滋润了。

有一段时间，见了柚木的妻子后给她造成的烦恼，让她的皮肤也有些粗糙了。如今，她面部的粉底打得好，加上肉体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安定，使多纪越发显得漂亮了。

下午两点半，多纪从银行出来后给店里打了个电话，接着去美容院做了下头发，然后回若王子换了一身白底套染碎花和服。舞蹈五点十分开始，多纪提前十五分钟赶到饭店，和在大厅休息的柚木一起去了先斗町。

多纪问柚木：

“有茶座。可是舞蹈马上要开始了，咱们直接去会场吧。”

柚木曾看过一次“京都舞蹈”。那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看样子他对这里不太熟悉。

两人径直来到一楼中部的座位上。舞蹈刚刚开始。“女人堂情死”这个节目的作者是近松门左卫门，原来叫“情死万年草”。

多纪记得上中学时父亲带她来看过。记得当时看到那个情死的场面时，觉得它很美。

当时，多纪觉得男女两人要是能那样为情而死真是太美了。

今天舞台的布置也不亚于当时。

“女人堂情死”描写的是，禁止女人入内的高野山南谷吉祥院里的小和尚久米之助和山脚下批发纸张的杂贺屋家的独生女儿阿梅相恋。之前，为了解决家中的困难，家里已经给阿梅说了一门亲事。两人的恋情暴露后，久米之助被作为违犯色戒的罪犯遭到追捕，而阿梅为了逃婚也从家里跑了出来。于是两人就手牵手私奔。两人逃到高野山，不巧被大雪堵住了去路。走投无路的两人决定自杀，于是在名叫不动坂的地方买了蓑衣和草鞋。久米之助把蓑衣披在心爱的阿梅在身上，两人冒雪沿山道走了下去。

他们终于走到了女人堂，两人合掌互相看着对方。

久米之助对阿梅说：

“原想在大师的灵地祈祷来世成为夫妻，然后就自杀。但是，你是女人，不能进大师的灵地，就在这女人堂自杀吧。”

听了久米之助的话，阿梅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好！”

久米之助拿着短剑，对合掌祈祷的阿梅说：

“我动手了！”

说着，把剑刺进了阿梅的胸膛。随后，久米之助又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刀。两人的血把女人堂的雪染成了红色。

看着“女人堂情死”，多纪忽然觉得自己的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起来。她觉得好像自己成了节目里的女主人公。那个高野山的雪地里浑身是血走向死亡的人就是她本人。

多纪点着头说：

“虽然残酷，但觉得很美。真是不可思议。”

她怕柚木看到她兴奋的表情，把脸扭向了一边。

幕间有十来分钟的休息时间。舞台上开始演“仲秋抄”。十五的月夜、嵯峨菊、神幸节、十月的日历、清瀑红叶这五个景色依次出现在舞台上。

与“女人堂情死”不同，“仲秋抄”全是华丽的舞蹈。

当以红叶为背景的最后一幕结束时，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六点半。今天的舞蹈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人从剧场里出来，先斗町已经笼罩在暮色之中，写着字的红灯笼在风中摇曳。

柚木说：

“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那，您看上次去过的高台寺附近的‘石水’怎么样？”

“可是，那个地方不提前预约不行吧？”

“也许有空闲的位置。我打个电话问问。”

“石水”是今年正月多纪和柚木发生肉体关系的地方。在那个靠里边的看得见篝火的房间里，多纪第一次和柚木发生了肉体关系。

自那以后，多纪一直想去那里，但始终拿不定主意。

有些微醉的多纪走进柚木的房间和柚木发生了肉体关系。那里的女服务员知道那件事。虽然服务员不会对别人明说，但多纪还是感到有些害羞。

可唯独今天，不知为什么，多纪想去那个地方。

也许是因为看了“女人堂情死”，让她鼓起了勇气。也许是由于日子久了，让她怀念那个地方。

多纪问柚木：

“您不是认识那里的女服务员吗？”

“是个鹅蛋脸的京都美女。”

“您不是喜欢那样的美女吗？我马上就让您见到她。”

“美女，有你一个就可以了。”

“您用不着勉强自己。”

沿先斗町一直往下走，两人来到了四条大街。适逢时代节和鞍马篝火节，大街上到处都是人。

七点多钟，两人到了“石水”。和往常一样，站在大门外的领班从汽车停靠处沿石子路把他们带进饭店。门前的日本灯笼和院子里的路灯与一年前一样。两人沿有些坡度的石子路往前走。半路上，女服务员迎了出来。

夜幕中，女服务员微笑着说：

“感谢您的光临！”

女服务员文静的举止和清脆的声音让多纪感到很温馨。

女服务员告诉多纪：

“想尽量给您安排一个看得见塔的房间。可一时难以满足您的要求，所以还是把您安排到了靠院子的房间。”

上次来这里时就没有订到看得见五重塔和京都街道的房间。当时多纪告诉她说下次来往时一定订那个房间，看样子女服务员还记得多纪说过的话。

“突然来住，安排哪里都没关系的。”

女服务员把两人带到了房间里。这个房间和上次一样，也是面向后院的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

“房间可能小一些。但房间靠里，比较安静。所以……”

“非常感谢你！”

多纪和柚木面对面坐下来。可女服务员一离开房间，多纪马上起身走到靠院子的窗子旁边说：

“这个房间和我们上次住的是同一个呀。”

“你认识呀？”

“住过呀。当然记得。女服务员考虑得很细心呀。”

“不会吧？她哪能记那么清楚啊？”

总之，女服务员把多纪安排到上次住过的这个房间，还是让她感到既亲切又害羞。

柚木看着夜幕中的窗外说：

“篝火还在烧呢。自上次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

铁笼子里的篝火把柚木的半个脸照得红彤彤的。

多纪点着头转过身来。柚木把她抱到了怀里。

多纪站在窗子前，在篝火的映照中被柚木吻住了嘴唇。

远处传来脚步声。声音在房间门口停了下来。

“打扰您了！”

两人像早有准备似的离开了夜幕下的窗子边。

女服务员进到房间里，把茶水和热毛巾放到桌子上，看着窗子外面的院子说：

“今天风大。篝火的火星会吹过来的。”

“石水”的饭菜依然做得很精致。

冷盘是盛在海带编成的框子里的白果和散寿司饭。热菜有陶壶炖菜、芥末酱油拌松菇、时令菜等。考虑得很周到。桌子的中间摆放的是秋天七草。摆放筷子的也是秋天七草之一的泽兰草。

上次在这里住时，隔着隔扇听到有弹三弦的声音。这次除了走廊偶尔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四周静悄悄的。

柚木一口干掉自己杯子里的酒说：

“还是这个季节喝酒最舒服。”

说着也给多纪斟上了酒。

“三天前我女儿回美国了。她好像觉得不好意思给你写信。不过，她说让我替她向你问好。”

“您女儿已经回去了？”

“这个暑假她玩得太多，不回去不行了。不过对那丫头来说，可能这个暑假也学到不少东西呀。”

多纪回想起柚木的女儿在西餐厅里断然起身说“我走！”的情形，年轻里透着刚毅。

她对柚木说：

“您要是早点告诉我，我给她准备些土特产就好了。”

“反正以后还得请你照顾她。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客气了。”

接着，柚木告诉多纪：

“下月中旬我要去趟札幌。”

“去北海道呀？”

“札幌大学的外科研究室举办开讲三十周年庆典，邀请我去参加纪念演讲。川岛可能也去。”

“是真的吗？”

“那里一个叫村濑的教授，过去曾和我们同在一个医务室。所以我们彼此很熟悉。”

“可是，现在北海道很冷了吧？”

“进入十一月就会下霜，好像时不时还会下雪。那里的季节好像不是太好。不过，北国冬天的凄美景色也许有可看之处啊。”

“他们怎么选那么一个奇怪的时间搞庆典啊？”

“当初开讲是十一月份，所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怎么样？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呀？”

“可是……”

多纪倒是想和柚木一起去旅行，但她觉得厚着脸皮去参加那里的演讲会，好像有点过分。

“川岛也一起去的。怎么样？去看看吧。”

十一月份的北海道应该是一个冬天到来之前的雨雪交加的凄凉季节，但也许那种萧条的风景会在自己心里留下印象。

柚木问多纪：

“下个月十五号星期六出发。怎么样？”

“要是那天的话，我去不了。”

“为什么呀？”

“十六号我的亲戚举行结婚典礼。”

“不能缺席吗？”

“不能缺席。太遗憾了。”

再怎么说明，也不能丢下品子的婚礼跟柚木去北海道。

“那么，明年五月去吧。明年五月在札幌召开全国外科学会。那时，我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听了柚木的话，多纪把刚拿起来的酒壶又放到了桌子上。

那一天真的能到来吗？虽然多纪觉得那一天确实会到来，但她还是很难相信那是真的。

柚木对多纪说：

“明年四月我们举行婚礼没问题吧？没办法，婚后我们得分居一段时间。刚结婚就两地分居，可能显得不太自然。但只要彼此信任就不会出问题。”

“可是您妻子……”

“你用不着考虑这事。我妻子的事我会做出相应的安排的。当然，也许我会因此而身无分文。”

“您真的会为了我而身无分文吗？”

“怎么回事儿？看样子你挺高兴。”

“要是老师您身无分文了，既不当大学的教授，也不当医生，我会高兴坏的。”

“你是说，我即使变成穷光蛋，像个叫花子，你也高兴？”

“我正等着那一天呢。那样，别人就不会从我手里抢老师啦。”

“还抢呢。谁都不会理睬我的。”

“但那不是挺好吗？我照顾您。”

“那我是不是像你养的一条狗了吗？”

“对，一条宝贵的小狗。我会每天给您做好吃的。您放心吧。”不知为什么，多纪有时候会把柚木当小孩子看。两人年龄相差十五岁，社会地位和社会经验也不相同。可她总觉得柚木就像一个比自己幼稚的可爱的婴儿一样。

柚木说：

“总之，你要做好那种思想准备。不然到时候就麻烦了。”

“那，您每个周末都会来京都吗？”

“那当然。或者我来京都，或者你去东京。这样的话，我打算从现在的家里搬出来，在大学附近买套公寓。”

柚木好像打算把现在的房子给他妻子。也许即便他妻子不忠，作为一个男人，这些赔偿费还是要付的。

“我是不是也在京都买套公寓，或买一座房子呀？”

“我觉得还是在京都买座房子为好。”

“那，房子小些您能忍受吗？”

“和你两个人住，哪里都行啊。”

现在就用心去找的话，说不定能买到合适的房子。买房子的钱很紧张，但越紧张，就越能激发多纪的干劲儿。

多纪轻轻抓住柚木的手指说：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没有明确答应结婚，却商量好了在京都买房子的事。其实这也就是表示多纪愿意和柚木结婚。

多纪抓住柚木的手指头，想起在贵船也做过和这相同的事。当时是初夏，两人约定一个月后会面。

如今不再是一个月后，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未来的约定。

“好像风刮得大起来了。”

多纪无意中发现院子里篝火火星在往一边飞。两人正在看篝火，这时传来人说话的声音。原来是饭店的领班来了。看样子，他是因为风大来灭篝火的。

过了十来分钟，叫的出租车来了。两人从“石水”出来。前院里的篝火也已经熄灭，女服务员身上和服的下摆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地飘动着。

女服务员向他们打招呼说：

“风大起来了。”

“明天会下雨吧？”

“听说台风正逼近纪伊半岛。”

女服务员的声音消失在夜风里。台风在逼近，可天上却挂着月亮而且还格外明亮。

“那，谢谢您的款待！”

“非常感谢您的光顾！”

出租车把在风中摇曳的灯笼抛在车后，来到高台寺下的坡道。

多纪问柚木：

“还去不去看鞍马的篝火节呀？”

“风好像比较大。你看呢？”

“我也没去过。”

多纪问司机：

“司机师傅，您能不能送我们去鞍马呀？”

驾驶员对她说：

“您要是去看篝火节？今晚有些不大行。今晚风大，而且不准乘汽车进入，得步行三公里左右。”

柚木听罢说：

“那就别去了。咱们到饭店的酒吧喝酒去吧。”

看篝火节是不错，但和柚木两人身贴身在饭店的酒吧喝酒也很好。车驶过五条大桥来到饭店。

一个被风刮起裙摆的年轻女性尖叫着跑进饭店。

“先回房间吧。”

说罢，柚木从服务台拿过房间的钥匙径直朝电梯走去。

到了房间，两人重又彼此对视起来。

柚木说：

“终于回到房间了。”

“是的……”

“你的头发乱了。”

说着，柚木走近多纪，替她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

两人去地下室的酒吧喝了酒。再次回到房间时，已经十一点多了。

公司下班后去看鸭川舞，然后去“石水”吃饭，接下来又去饭店的酒吧喝酒。多纪感到有些累。柚木肯定也一样。

两人洗了澡，接着又从饭店的窗子看了十来分钟刮着风的京都的大街，然后就上了床。

黑暗中时而听到外面刮风的声音。

躺在柚木怀里的多纪小声说：

“明天赶得上坐新干线吧？”

“没问题吧。”

过去，每当柚木回东京的前夜，多纪就感觉心里很乱。而现在却不是那样。即使柚木回到东京，他也是一个人。这让多纪心里感到踏实。

她问柚木：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放心吧。”

说罢，柚木像想起什么似的说：

“川岛告诉我说，你弟弟的情况好像不太好。”

“说是肾脏在衰弱。”

“你弟弟病了这么长时间，你也够辛苦的。”

“没关系。”

“没关系？”

黑暗中，多纪点着头说：

“是的……”

为了隆彦，加上陪护费现在依然每月要花费近三十万日元。多纪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康复无望的人无

谓地花钱。但她是想以此来惩罚自己。

现在自己和柚木的关系是这样亲密，而原本两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多亏了隆彦，自己才得到了这样的幸福。想到这些，她觉得这些钱是不能不花的。即便这样做自己会很苦，但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得到一个为自己辩解的依据。

“即便他再也醒不过来，只要活着就行。”

好像有的植物人家属，会希望身边的植物人快点死去。但多纪却不那样想。

虽然隆彦不会说话，不会回答任何问话，但只要他的肉体在就行了。即便他没有意识，但他有肉体，就说明他活着。

柚木说：

“早晚你得让我见见你母亲和那个保姆。”

“您是说安代吧？”

“她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关系啊？”

多纪点着头说：

“我想她很可能知道。”

多纪想，等品子的婚礼结束后，就把和柚木的事告诉森子和安代。

第二天早晨，两人七点起床，在饭店的食堂吃了早饭。看样子台风昨晚已经从纪伊半岛的边上过去了。俗话说“台风过后秋高气爽”。天空比原来又高了些，白云的影子罩在比叡山的山腰上。

柚木说：

“炎热的夏天刚结束，冬天就快到了。”

“高雄那边的红叶也快红了。”

鸭川岸边的柳树，在秋风的微微吹拂下也显得有些许寒意。两人看了会儿外面后回到房间。这时柚木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

“咱们去看看隆彦吧。”

“现在去看吗？”

多纪吃惊地看着柚木。

过会儿，柚木要乘新干线回东京。中午先参加一个教授会，然后做两个手术，晚上和国外来的学者举行联欢会。他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很满。

柚木说：

“坐九点的新干线来得及的。现在才八点。去一趟医院没问题吧。”

“可是……”

“一直想去医院看看隆彦，可一直没去成。拿定了主意时，还是去看看比较好吧？”

柚木的确没去探视过隆彦，但他通过多纪和川岛应该很清楚隆彦的病情。

柚木去探视隆彦，这让多纪感到很高兴。但让他看到躺在病床上没有意识的自己的弟弟，多纪又感到有些难为情。

柚木说：

“咱们现在就离开饭店直接去医院，然后再去车站。”

说罢，柚木马上开始收拾行李。

早晨紧张张张的，干吗提出来要去探视病人呢？虽然多纪觉得柚木没有准主意，但还是依了他。

八点多钟，两人从饭店出来乘出租车来到医院。看样子正是吃早饭的时间，走廊上停了不少配膳车。

多纪说：

“说不定会见到川岛医生的。”

“他不会这么早来医院吧。”

两人说着话来到隆彦的病房。女护工正用毛巾给隆彦擦脸。看样子隆彦是在洗早晨的脸。

多纪给女护工鞠着躬说：

“您辛苦了。”

然后又把柚木介绍给了她。

女护工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又继续给隆彦擦起脸来。

女护工给隆彦擦完脸，轻轻把被子一直盖到隆彦下巴下面。可能是由于用热毛巾擦脸的缘故，隆彦的眼神显得很温和。当然，这并不表示他认出了多纪和柚木。

柚木默默看了一会儿隆彦，然后轻轻掀开被角把手放在隆彦的手腕上。

夏天过后，隆彦曾一度胖得像浮肿了似的。但入秋后又开始瘦起来，手腕平平的像根枯树枝似的。

柚木像是在给隆彦诊脉似的压了一会儿他的手腕。过了一会儿他问女护工：

“长没长褥疮啊？”

“臀部和腰上有两处。褥疮不大……”

在床上躺久了，总会生褥疮的。一天给他翻动几次身体，正是为了防止生褥疮。但再努力做，一个神经受到伤害的患者是很难不长褥疮的。

女护工问柚木：

“您要看吗？”

柚木轻轻摇了下头说：

“不用了……”

说着，他把隆彦的手腕轻轻放回到被子里。

柚木对女护工说：

“您很累呀！”

女护工看着隆彦爽朗地说：

“不累。”

她已经照顾隆彦半年了，看隆彦的眼神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柚木还在看着隆彦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把目光移开。秋天的阳光把病房的窗子和隆彦的脸都照得亮亮的。

多纪问柚木：

“是不是可以走了？”

“哦……”

柚木点点头，又再次看了看隆彦，微微低了下头。

多纪给女护工鞠着躬说：

“您辛苦了。傍晚我再来。”

说罢和柚木离开了病房。

时间是八点四十分。

医院外面有许多来上班的职工，显得很热闹。多纪想，也许人群里有川岛。但她在人群里巡视了半天也没看到川岛的身影。两人径直走到医院大门口，拦了辆出租车朝车站赶去。

柚木点上一支烟说：

“是个很热情很不错的护工啊。”

“她以前也失去过一个孩子，所以对隆彦照顾得很好。”

“现在这样的好护工很难找。”

“隆彦那么瘦，没关系吧？”

“川岛也在那里，所以……”

柚木的回答有些含糊，但多纪也不想去深问，她更想知道柚木为什么突然要去探视隆彦。

九点十分多一点，两人到了车站。原以为柚木马上就上车，可柚木看了看火车时刻表后，回头对多纪说：

“我喝点茶再走吧。”

“可是误了火车怎么办？”

“有一趟四十一分发车的‘光’号新干线。就乘它回东京吧。”

“是不是赶不上下午一点的教授会没关系呀？”

“没什么大事。那地方就有茶馆吧？”

柚木往检票口对面的商业街走去。

柚木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他自己说不抓紧时间就来不及了，却还要去喝茶。平时他一旦计划好，就会严格地遵守时间。今天他的行为有些反常。当然，多纪倒是希望他在自己身边多待一会儿，哪怕是多待一分钟也好。

大概由于早晨时间太早，茶馆还没开门。两人面对面坐到了西餐馆靠里面的桌子前。

多纪问柚木：

“真的迟到没关系啊？”

“其实我是想请假不去参会的……”

“可是，您不是还有手术要做吗？”

柚木点着头喝了口咖啡。看着柚木垂着眼喝咖啡的样子，多纪有些担心。

她问柚木：

“您是不是累了？”

“没事儿。”

说罢，柚木对多纪微微笑了笑。那是多纪一个人独处时常回忆起的温柔的笑容。

“我下周再来看你吧。”

“那样太累了。您还是在东京休息休息吧。”

“可是，看到你我才休息得好啊。”

“那，我去东京。总之，请您减少些工作吧。”

“我并没有做多少工作。”

多纪忽然觉得柚木是不是妻子不在身边，孤身一人反而感到劳累呢？

虽然柚木说和纠纷不断的妻子分了手，心情很舒畅，但一个人生活，也相应会有许多不便。在家里和女佣相处，也许精神上无法得到真正的放松。

柚木问多纪：

“你下周真的来东京吗？”

“您说您下月中旬去北海道的。”

“听你的话音，你还是去不了北海道啊。”

“我想去。可是这次就不去了。明年请您一定带我去。”

“那就这么定了。”

柚木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多纪担心误了火车。她看了看表，时间是九点三十三分。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抽完这支烟就走。”

“要赶不上车了。”

“我知道。”

柚木把香烟抽了一半才好不容易站起身来。

刚从检票口来到站台上，火车就进站了。

多纪对柚木说：

“路上小心啊。”

柚木点了点头，然后握着多纪的手说：“你也多保重。”说罢上了火车。

进入十一月，树木骤然开始变色。离真正的漫山红叶还有一段时间，但原本一片绿色的山体已经开始

零零星星出现黄色或红色的斑块。而且，斑块在逐日扩散。

夏季，给若王子的院子增添了舒适的树荫的黄杨和柃树，树叶也开始迅速发黄。而石头洗手盆那边的山枫树，好像轮到自己出场了似的，树上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鲜亮起来。随着季节的推移，品子的婚期也一天天临近，若王子的家中也忙碌了起来。

十一月初，小田和品子在北白川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看样子他们决定到那里去住了。

新买的家具搬到了那里。看来一旦单独生活，从盖的被子到吃饭的筷子，什么都缺。又要试服装，又要发请帖，还要做新婚旅行的准备，忙得不可开交。

这段时间，为了照顾品子，森子一直不离品子左右。开始时品子还嫌森子烦人，但最终还是离不开森子。虽然两人也拌嘴，但两人毕竟是母女。

安代语气里带着讥讽地说：

“热闹得就像是要把女儿嫁出去似的。”

事实上，的确是把品子从若王子的家里嫁出去。往坏处想的话，也可以说，为了这样形式上把品子嫁出去，半年前品子才住进了若王子的家。

安代说：

“这要是小姐您出嫁该多好啊。”

“那么，接下来就该我出嫁了。”

“您说的是真的吗？”

“我跟你开玩笑的。”

看到安代那认真的表情，多纪觉得自己怪可怜的。照目前这个样子，看来自己即便和柚木结了婚，也很难马上离开若王子的这个家。

即便自己嫁出去，她也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家。这个家是自己父母住过的，是养育了自己的地方。干脆不买小一些的房子，就请柚木住到这里吧。这样的话，也许生活在这个有院子的宽敞的家里，柚木也会感到满足的。

一旦自己正式结了婚，森子也没理由对柚木住进来有什么意见吧？

下次柚木来时，是不是带他来这个家里看看呢？

多纪看着树叶开始变红的院子，考虑起明年的事情来。

早晨，柚木穿着和服在院子里散步，这时多纪朝他跑去。两人漫步在草坪上，绕过水池回到房间，然后吃早饭……

多纪沉浸在无尽的遐想中。

第二天早晨，多纪意外地七点多还没起来。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身体里面有种滚烫的感觉，实在不想起床，觉得好像有些发热，但又不像是在发烧。

她起身打开木板套窗，外面在下雨。灰色的云层很厚，秋雨在不停地下着。随着一场场秋雨，院子里和若王子的山上的秋色也相应地浓厚起来。多纪看了会儿被雨水淋湿的院子，然后穿上和服坐到了镜子前。

先擦上化妆水，再涂上乳液。这时安代进来问她：

“小姐，已经到时间了，您吃不吃饭啊？”

“今天就不吃早饭了。”

“您还是吃些沙拉什么的吧，不吃早饭身体会受不了的。”

安代总是唠叨着叫多纪吃饭。有时多纪说早晨不想吃饭，安代就硬要她至少喝杯牛奶。在这方面，安代和母亲是一样的。

多纪说：

“我这就走。”

说罢，她再次朝镜子前走去。

过了十来分钟，当多纪整理完头发从凳子上站起来时，突然觉得胸口有些发闷。

她站在那里，觉得浑身像没有了血液似的，于是她又坐到了化妆台前的圆凳子上。

怎么回事儿？

多纪把手放在胸口，调整了一会儿呼吸。

眩晕马上就过去了，却感到有些想呕吐。虽然她强忍着，但感觉胃里的东西还是一个劲儿往上涌。

她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手捂住嘴往洗脸间跑去。多纪把脸伏到了白毛巾上。但只是感觉胸口有东西往外涌，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她靠着洗脸间的墙角站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止住了呕吐感。

这时走廊的那头传来安代的喊声。

“小姐！您在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安代走到洗脸间的门口。她像是透过洗脸间的毛玻璃看到多纪在洗脸间里，在外边对多纪说：

“您快点吧。再磨蹭，小田就来了。”

“好……”

多纪小声回答着，又照了照洗脸间的镜子。虽然妆没有乱，但脸色苍白，眼角在微微抖动着。可能是刚才的呕吐造成的。

为了稳定一下情绪，多纪用凉水洗了洗手，定了一下神儿。

这是怎么回事儿？过去从来没有过。

多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在想：

“莫非……”

又过了一会儿，来接多纪的小田到了。

近来，小田每次来接多纪时都会进屋和森子、品子说话。今天也同样。多纪来到客厅时，小田正和品子交谈着。

“早上好！”

看到多纪，小田很精神地和她打招呼。当初，小田对和品子的婚事并不怎么积极。可如今看样子，两人的关系很不错。

小田对多纪说：

“您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是吗？”

多纪默不作声地坐进了汽车。

最近，自己的经期确实来晚了。比平时晚了将近二十天。

多纪不是没想过怀孕的事，她觉得这不太可能，自以为是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但今天早晨的呕吐，显然不大对劲儿。胃并没有问题，也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却想呕吐。

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多纪摸了摸自己的下腹。

是不是这里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啊？

这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并非没有可能。

两个人是怎么避孕的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多纪都是听柚木的。她以为柚木会为她考虑得很周到。

多纪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万一怀孕怎么办，但她以为到了万一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

但是，假如现在自己真的怀孕了……

要是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那个人，他会怎么说呢？

多纪想象着柚木听到她怀孕的消息时的表情。他是吃惊，还是惊喜呢？

现在就怀孕有些太早。到了四月份举行婚礼时，自己已经挺着一个大肚子了。

新娘子挺着个大肚子有些不成体统……

多纪觉得有些可笑。

反正得和柚木好好商量商量。不，需要先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怀孕了。想到这里，多纪胸口又涌起一阵呕吐感。

小田问她：

“您怎么了？”

“不，不要紧。”

多纪用手帕捂着嘴闭上了眼睛。

这天，多纪一整天考虑的都是怀孕的事。

虽然多纪觉得自己并没有怀孕，但她脑子里考虑的都是怀孕后的事。这让她无法静下心来查看文件和会客。

傍晚，多纪又产生了一阵轻微的呕吐感。公司一下班，她就早早地回了家。晚上也没有食欲。多纪正一个人待在自己房间里，这时柚木打电话来了。

柚木在电话里问她：

“明天是星期六。你能来东京吗？”

“这个……”

“你是不是工作很忙啊？”

“工作倒不忙。可是……”

“要是工作忙的话，就不必勉强了。反正我从北海道回来马上就能和你见面。”

“您是说您来京都吗？”

“如果情况允许，我想从札幌乘飞机直接去大阪。”

“那就等您从札幌回来再见面吧。”

“那样比较好。你好像也比较劳累。”

这个周末并非不能去东京。如果想去，周六傍晚是可以去的。但她好像唯独这周想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多纪确实想见柚木，但她又担心半路上会呕吐。这是多纪第一次怀孕，她不清楚结果会怎么样。

她想尽量弄清楚自己是否怀孕了，然后再去见柚木。自己很可能是怀孕了，但也许没有怀孕。虽然多纪觉得如果怀孕了，问题会很严重，但她内心深处又对怀孕抱有期盼。

也许柚木无法理解多纪此时的心情。她想悄悄地好好呵护自己肚子里这个和柚木相爱的幼芽，她想把这种满足感先保存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

“那，下周我去北海道。你不是要参加亲戚的一个婚礼吗？”

“是的。”

“你还是好好见习一下婚礼吧，到我们举行婚礼时可以参考一下。”

听了柚木的话，多纪没有说什么。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天冷了，你多保重。”

“老师您也多保重。”

“你今天好像精神不太好啊。”

“不，没什么。”

“没什么就好。”

说罢，柚木挂断了电话。

一周来，多纪几乎每天早晨都想呕吐。要起床时，身子稍微一动就感到恶心想呕吐。她以为要吐，就低下头。可什么也吐不出来，浑身直出冷汗。

虽然肚子感到饿，但一吃东西马上就感到恶心。老感到胃里堵得慌，浑身乏力。同时，乳头变得敏感起来。毛巾或内衣稍微碰到它，就会感到刺疼。洗澡时，仔细观察乳房，发现好像比以前胀大了些。也许真的是怀孕了，得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走在大街上，感觉到到处都是过去与多纪无关的妇产科的招牌。看到肚子大的人，多纪就会忽然感到难受而把脸扭到一边去。一想到不知去医院会怎样检查，她的头都大了。

再观察一下吧。多纪就这样一天天拖着。

和柚木还是隔一两天通一次电话。电话里，柚木好像并没有察觉出多纪怀孕的事儿。

当然，多纪不说，柚木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柚木的感觉也太过迟钝了，难道从多纪说话的口气里就一点也没察觉吗？

多纪在一个人生气，但一想到自己有了一个连柚木都不知道的秘密，她又觉得很高兴。

不管他说什么，这是我的孩子，生与不生是我的自由。多纪对自己有了一个柚木管不着的秘密而感到满足。

眼下先不说柚木，这样下去，会被森子和安代察觉出来的。两个人都是曾生过孩子的女人，所以这事儿是躲不过她们的眼睛的。

安代端详着多纪的脸说：

“您最近瘦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被安代这么一说，森子好像也感觉多纪有些不对劲儿：

“你的脸色是有些不太好。要是不能参加品子的婚礼就麻烦了。你要注意身体呀。”

看来，森子担心的不是多纪的身体，而是怕多纪参加不了品子的婚礼。

离举行婚礼只剩三天了。

多纪当然要这样去参加婚礼。她担心的是，婚礼的过程中自己会不会呕吐。

又下了一场秋雨，京都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随着场场秋雨的来临，秋意也越来越浓。

品子结婚典礼的前一天，若王子的家里来了各种各样的客人，非常热闹。

做头发的和负责服装的人来商量明天的安排，小田和他的朋友下村来最后确定婚礼和婚宴的程序，决定请扇子同业协会的谷川理事长担任婚姻介绍人。

后来森子和品子的朋友来送贺礼。品子大阪那个家里也送贺礼过来了。

虽然品子大阪那个家和辻村家毫无关系，但人家来送贺礼，辻村家也不好说什么。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品子形式上还是从辻村家出嫁的。

因为是星期六，多纪中午回到家后，不得不陪来家的客人。来客都是些不熟悉的人，她精神上感到很劳累，但今天也只能如此。

多纪陪着森子做艺伎时的名叫友君的朋友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又和森子商量了一下明天的安排。回到自己房间时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了。

多纪刚坐到桌子前喘口气就感到恶心起来。今天早晨和午后又有两次想呕吐。

母亲是不是也这样忍受着痛苦生下了我呢？

多纪正呆呆地这样想着，这时柚木打电话来了。

柚木突然问多纪：

“你猜猜我现在在哪里。”

“是在北海道吧？”

“对。在札幌的饭店里呀。”

不知为什么，听到柚木的声音，多纪差点流下眼泪来。

柚木问多纪：

“你好吗？”

“嗯，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没什么……”

如果和柚木一起去北海道的話，现在自己应该和柚木一起在北国的饭店里。

“我想，要是和您一起去就好了……”

“那当然。这里的红叶已经基本上都成了枯叶，就等着下雪了。不过，这种枯萎的景色也不错。”

“请您注意不要感冒了。”

“没问题。我带大衣来了。”

“您要休息了吗？”

“在饭店的聚会刚结束。过一会儿去街上喝酒。”

“不要太劳累。早点休息吧。”

“我知道。你明天不是要参加婚礼吗？”

“对……”

说到这里，两人稍微停顿了一下，柚木突然说：

“我一直在爱着你呀。”

“.....”

柚木第一次在电话里说这样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对你说我爱你。”

“.....”

“你是不是也说声爱我呀？”

“这种话我说不出口.....”

“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感觉怪怪的呀。”

多纪也想说“我爱你”，但她还是害羞地放下了电话。

品子结婚典礼的当天，京都的天气非常晴朗。

按照森子的意见，为了图个吉利，婚礼当然选了个吉日。但因为这天又是休息日，所以所有举行婚礼的饭店都客满为患。

两个年轻人好像主张婚礼办得简单些，但是小田家和森子坚持要办得体面些，所以最终选在了京都一流的京都饭店。

计划结婚典礼下午一点开始，两点钟举行婚宴。品子和森子提前三个小时去了婚礼现场。

多纪和安代在美容院做了头发，换上婚礼上穿的黑色和服，十二点多到了饭店。

品子已经穿好婚礼服装坐在休息室里。

品子穿的红色罩衫上印着各种各样的扇面的图案。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嫁到扇子批发商家去的新娘。品子随森子，肤色白皙，鸭蛋脸。红色罩衫和她的肤色和脸型显得很般配。

“真漂亮！”

经常说品子坏话的安代，唯独今天也觉得品子很漂亮。

不过，安代并没有忘记拿品子和多纪作比较。她对多纪说：

“小姐您要是穿上那衣服，不知道该有多漂亮。”

按预定计划，下午一点，婚礼在设在饭店里的栗田神社的神殿准时举行。婚礼上，男女双方各出席了十几个亲朋好友。

身穿短外褂和和服裙子的小田到底有些紧张，脸色有些苍白。倒是品子显得很沉着，在神前朗读誓词

时，小田的声音有些发抖，而品子口齿清楚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新郎新娘和亲朋好友共同举杯祝贺婚礼，然后又到另一个房间照合影照。婚宴紧接着就开始了。

今天这个吉日恰逢休息日，好像有好几家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婚宴的会场在二楼的“金丝厅”。

参加婚宴的人数，好像双方都尽量进行了压缩。虽然小田家和森子都希望压缩，但最终还是来了六十多人。

尽管小田家在金泽还要举办一次婚宴，但男方还是来了二十来个客人。

“辻村”公司的职员基本上都来了。由于公司小，员工和小田的关系很好，加上品子曾在公司打过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同时，有小田和品子的朋友参加婚礼，也给婚礼增添了青春的活力。

稍微上些年纪容貌端庄的女性，都是烟花巷来的森子的朋友。

关于婚宴上多纪的座位，存在一些问题。

从多纪是小田的上司这个角度说，多纪当然应当坐在新郎新娘旁边的上座，而且必须首先致贺词。但如果从和品子的亲戚关系这个角度说，多纪应该坐到自家人那个桌子的末位上。多纪和品子并没有血缘关系。因此，说她们两人是亲戚关系多少有些可笑。但森子好像希望多纪坐到新娘家属的席位上。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品子是辻村家的女儿。

但这样一来，多纪再作为上司致辞就显得很可笑。经过反复的商量，最后按照小田的意见，只请多纪一个人坐到了上座上。

下午两点，婚宴准时开始。

在婚礼进行曲中，在介绍人的引导下，新郎新娘走进宴会厅。来宾一起鼓掌。小田走路显得有些不大自然，看样子是有些紧张。

接下来，两人在主桌就座，婚宴开始。

小田的朋友下村起身主持婚宴。

首先是谷川起身作为婚姻介绍人讲话。他按照传统的规矩，先向来宾汇报说，刚才新郎新娘已经在神前发誓永结同心，然后戴上老花镜介绍两人的经历。

介绍人讲过话后，接下来是小田读高中时的恩师致祝词。然后是多纪讲话。

本来第二个讲话的应该是多纪，但她觉得由一个女人先讲祝词不好，就请主持人把她安排到了第三个。

主持人说：

“请新郎现在所在单位辻村扇子店的经理讲话。”

客人一齐把目光投向站起身的多纪。瞬间，多纪的美丽让所有人的目光离开新娘，定格到了她身上。

“我是刚才主持人介绍过的辻村。”

这几天，多纪一直在考虑自己讲话时该讲些什么。

首先讲，小田是个优秀踏实的员工，而且是个性格温柔，在公司里很受欢迎的好青年。然后说也许以后小田会回金泽继承家里的商店，但希望小田尽可能留在自己店里工作。

多纪觉得作为祝词，简单地讲这些就可以了。但这样一来，也许过于偏向新郎了。

接下来，讲品子时，也许加上“她是自己的亲属，碰巧来‘辻村’打工时认识了小田”这样的话比较好。事实上，森子和小田的父母好像都希望多纪这样说。

多纪并不愿意说品子是自己的亲属，但除了亲属又没有其他合适的词。也许作为亲戚，礼仪上还是要稍微提一下吧。

多纪按照事先的考虑简单地说了上面那些话。时间大约花了四五分钟。但她不清楚自己是否圆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反正祝词是顺利地讲完了。当她坐到座位上时，感觉全身有些汗津津的。

讲祝词的就两个人，接下来是用香槟酒干杯，然后就开始吃饭了。看样子因为是主持年轻人的仪式，一些形式上的程序都尽量减少了。

婚宴上吃的是西餐，但多纪仍然没有食欲。

第一道菜是龙虾羹。多纪一闻到它的气味就感到恶心。

可能肚子里的孩子在生气吧。多纪忽然想起柚木来。

过了一会儿，品子起身去换衣服。过了二十来分钟，换好衣服的品子又回到了座位上。这次品子穿的是印有牛车图案的白色长袖和服。她刚走进来，婚宴大厅立刻热闹起来。

新娘回来后，即席讲话就开始了。首先被司仪叫起来讲话的是小田的顶头上司横川。

年过四十的横川年轻时曾想当一个相声演员。难怪他讲话那么有趣。他讲他新婚之夜是如何出丑，引来满场一片笑声。这时，忽然男服务员来到多纪身边告诉她：

“您是多纪小姐吧？服务台有您的电话。”

多纪一下子想不起谁会在这个时候给她打电话来。

这个时候哪里会打电话来呢？今天是星期天，公司里休息。公司里的员工大部分都参加婚礼来了。家里也不可能有什么事。

她问服务员：

“哪里打来的电话呀？”

“这个，我也不清楚。”

多纪起身跟着服务员从大家身后朝大厅外走去。

这时安代回头看了看多纪。其他人都在听横川讲话。

从宴会大厅里出来，沿走廊往前走一点，有一个衣帽间。多纪对衣帽间的女服务员说：

“我是辻村。请把电话给我。”

女服务员点了点头说：

“请您稍等。”

说着把电话听筒递给了多纪。

“喂！”

稍微停顿了一下，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是多纪小姐吗？”

“是的。我是多纪。”

听筒里忽然响起一阵杂音，声音听着很远。

“是多纪小姐吧？”

“是的。”

“我是川岛。”

多纪立刻想起是不是隆彦出事了。

这时电话里的川岛说：

“我现在在北海道。”

多纪这才想起川岛和柚木一起去了北海道。她问川岛：

“您好吧？”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沉着。”

“好的。什么事啊？”

“今天早晨柚木去世了。”

“什么？”

“柚木去世了。”

“.....”

“多纪小姐！你听见了吗？今天早晨，柚木因为突发心脏病在这里去世了。”

多纪拿着电话听筒没有说话。

“九点多，说好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就先去了食堂，但等了他半天也不见他来。我觉得有些奇怪，就去他的房间找他。结果发现他倒在那里。”

“.....”

“我立刻给他做了诊断，并喊来了医生，但他已经基本上.....”电话里的川岛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可能他感到胸部很痛苦，两手放在胸部，趴在地上。”

“.....”

“弥留之际他在喊你的名字。”

多纪拿着听筒蹲到了地板上。

她觉得身上在冒冷汗，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您怎么了？”

几个女服务员在她身旁问她哪里不舒服。可能即席讲话结束了，远处传来一阵掌声。

在一片嘈杂声中，多纪昏了过去。

多纪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看样子是因为看到多纪蹲在电话机前，几个女服务员把她抬到了休息室里。

“您不要紧吧？”

仔细一看，发现除了女服务员外，旁边还站着安代。可能是她听说有急事从婚宴上跑了过来。

“小姐您怎么了？”

多纪慢慢摇了摇头。可能是怀有身孕的她听到柚木的死讯一下子昏了过去。

“喊医生来吧？”

“不用了。我好多了.....”

多纪慢慢坐直了身子。

白色蕾丝窗帘外面，午后明亮的阳光有些耀眼。

刚才是在大白天做梦吧？

多纪还是难以相信柚木已经死去。川岛是不是在和自己说笑话？他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试探多纪的决心呢？

“是不是还不太舒服啊？”

“不，好多了。”

多纪刚站起身，胸口又泛起一阵恶心。

她捂着嘴，把脸扭到了一边。

“把和服的腰带给您解开吧？”

在众人的视线中，多纪两手放在床上点了点头。

她清楚冷汗在顺着腋窝往下淌。

安代给多纪揉着背问她：

“是不是觉得很难受啊？”

说不定安代已经觉察到多纪怀孕了。

“您再躺一会儿吧。”

“等等！”

多纪打断安代的话站起身来，独自一人径直走进门口附近的洗澡间，把脸伏到了洗脸池里。

感觉胃里有东西在往外翻，但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是感到想呕吐。多纪闭上眼睛不停地喘着粗气。眼下唯一要做的是等待呕吐感消失。

这时，安代在外面敲着门问她：

“小姐！您不要紧吧？”

她现在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不想身边有任何人，想一个人承受着痛苦考虑柚木的事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呕吐感好像渐渐平静了下来。多纪慢慢抬起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喃喃地说：

“他死了……”

虽然呕吐止住了，但多纪已经没有气力再回到宴会厅去。

她向衣帽间的女服务员道了谢，并给了她们小费，然后就离开了饭店。她不让安代陪她，自己一个人回了家。到家后，多纪连衣服也没换就趴到了桌子上。

再怎么哭也没有谁会帮助她。偌大的若王子的家里，只有多纪的哭声在回响。

不知哭了有多久，多纪站起身来。这与其说是她死心了，还不如说是她的泪水已经哭干了。

她带着满脸的泪痕，缓缓地解开和服的腰带。她想把和服的外衣内衣通通脱光，干净利落地飞到柚木身边去。

多纪脱下和服换上套装，忽然又哭了起来。

她好不容易换好了衣服，然后给札幌的公园饭店打了个电话。

多纪刚报出柚木的名字，马上又改口说“请转到川岛先生的房间”。

柚木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电话接线员查了一下说川岛不在，但是把医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多纪。

从医院的名字看，好像是柚木去演讲的那所札幌某大学的医院。多纪往那个医院打了电话。接线员把电话转到内线，川岛出来接了电话。

川岛说：

“刚才电话突然断了，我很担心你呀。”

他好像是在说刚才在饭店里电话挂断的事。

多纪问川岛：

“您现在在哪里啊？”

“大学医院的太平间。”

“太平间？”

“柚木躺在这里呀。”

“.....”

“他的表情很安详。和活着的时候一个样。”

多纪拿着电话听筒，摇着头说：

“请您不要说了.....”

柚木真的是死了。她原以为说不定川岛是在跟她开玩笑，但柚木的确是死了。

“多纪小姐，你要挺住。”

“.....”

“你要是现在垮了，柚木也会感到悲伤的。”

多纪问川岛：

“我现在可以去那里吗？”

“你是说你来札幌？”

“是的。您还在那里吧？”

“打算明天在这里火化，后天就准备回去。”

“那我这就去。请您等着我。”

“你真的要来呀？”

多纪拿着电话听筒，鞠着躬说：

“请您一定在那里等着我。”

当天晚上八点多，多纪到了札幌。

拿定了去札幌的主意，多纪马上给日航的营业部打了电话。对方告诉她说下午五点有一班从大阪直达札幌的航班。

多纪穿着平常的衣服，只把丧服塞进行李箱里就乘出租车赶往大阪机场。五点钟登上飞机，七点多到达了北海道的千岁机场。

多纪在大阪机场往若王子的家里打了电话。森子还没回来，是安代接的电话。

多纪告诉安代：

“我有点急事要去一趟札幌。”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老师去世了。”

多纪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柚木的事情了。

到了这一步再藏藏掖掖的就太惨了。比起柚木的死，其余的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我马上去他那里。”

事情来得太突然，安代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到了那里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说罢，多纪挂断了电话。

不知道现在若王子的家里是个什么样子。

说不定森子在哀叹：

“这边是结婚大喜的日子，那边却死了人。一天之内，在这边笑完再到那边去哭。多纪真是个怪人。”

但是，对于眼下的多纪来说，无论家里是什么状况，无论森子说什么，都是和她无关的小事。

从千岁机场到札幌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在在黑夜里疾驰的汽车里，多纪感到精神上巨大的紧张。

黑夜里，医院大楼上数不清的窗户里都亮着灯。柚木就躺在这所医院里。

多纪像看一个可怕的东西似的抬头看了看夜空里挡在眼前的医院大楼，然后向接待室里的保安打听去太平间怎么走。

可能觉得一个女人去太平间怪可怜的，保安热情地给多纪带路。

夜晚的医院有些恐怖，大楼的地下更是死一般地寂静。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一个个房间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研究室、标本室、资料室等。看样子，即便是白天，一般的人也很少来这里。

不久，多纪看到前面的房间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解剖室”。下一个房间就是太平间。保安指着门上的牌子说：

“这就是太平间。”

多纪向保安道了谢，然后轻轻地走到太平间的门口。

线香的气味从微微打开的门缝里飘散出来。多纪看到房间里有人。

“哦，多纪小姐！”

突然，川岛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是不是刚到啊？”

“哎……”

多纪胆怯似的看着川岛。川岛像安慰多纪似的点着头说：

“人生会有许多不测。好，进来吧。”

走进房间，只见左侧有一个用白布蒙着的祭坛，祭坛前面摆着一副棺材。祭坛上只摆着蜡烛、线香、白色和黄色的菊花，还没有遗像和牌位。川岛挨着棺材旁边坐了下来。他身旁有五六个人围坐在一起，中间放着只烟灰缸。

看样子他们都是柚木的朋友或者是医院里的同事。其中有的人还穿着白大褂。多纪朝他们鞠了个躬，然后缓缓地走到棺材前。

川岛问多纪：

“是不是再看他一眼？”

多纪垂着眼点了点头。

川岛慢慢地打开棺材盖。多纪忽然闭上眼睛，然后又慢慢睁开眼。

柚木的确躺在自己眼前。

他仰躺着，静静地闭着双眼。他睡着了。身上已经换上了死人穿的白色衣服，两个手掌放在胸前。高高的鼻梁在苍白的面颊上留下一条淡淡的阴影。

多纪喊了一声“老师……”，只是没喊出声。

她曾这样看过柚木的脸。在京都的旅馆或饭店里，多纪半夜醒来时曾端详过柚木的脸。柚木当时的脸和现在一样平静和安详。

多纪感到有些发毛，就在柚木耳边轻轻地喊他。柚木轻轻扭了下头，然后慢慢睁开眼。

柚木问她：

“怎么了？是不是做什么噩梦了？”

说着轻轻把她搂在怀里。

眼前的情景和当时一样。只要多纪喊柚木一声，他就会坐起来的。

说不定他会轻轻睁开眼问大家：

“喂！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

柚木没有死。这么平静的一张脸，人怎么会死呢？如果喊他名字，摇摇他的肩膀，他肯定会坐起来的。

“老师！”

这次多纪清清楚楚地喊出声来了。她摸着柚木的脸，摇着他的肩膀。

不可能叫不醒他的。待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太可怜了。咱们快回去吧！

多纪在心里这样喊着，不停地摇动柚木的上半身。她几乎把脸贴在柚木的脸上号啕大哭起来。

接下来的情况，连多纪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多纪小姐！”

听到川岛的喊声，多纪才好不容易从棺材上抬起头来。仰躺在棺材里的柚木的脸上流淌着多纪的泪水。

川岛安慰多纪：

“你这么快赶来，柚木肯定会很高兴的。”

“……”

听着川岛的话，多纪又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多纪才渐渐能听懂川岛在说什么。

川岛跪坐在地板上给多纪磕着头说：

“柚木特意约我一起来，结果却是这样，实在是对不起你。”

显然，柚木的死亡，责任并不在川岛。他的死的确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但身旁守着川岛这样的名医，却没能挽回柚木的生命，这让川岛有些于心不甘。

多纪对川岛说：

“他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心脏病，我也提醒他注意。可他说近来心电图正常，所以就没太在意。”

多纪想起今年夏天柚木在贵船旅馆心脏病发作，在旅馆里休息了一整天的情形。

当时，柚木很痛苦地趴在桌子上。可能这次的发作比上次还要痛苦吧。

多纪问川岛：

“我以为发生心肌梗塞时，要是旁边有人，说不定还有救。是不是旁边有人也没用啊？”

看来，心脏病发作时，即便再高明的医生在旁边也无能为力。“可能北海道的寒冷对柚木的心脏也有些影响。季节交替时，常发生心脏病和脑溢血。”

多纪想起来，就在昨天晚上柚木还说，很冷，所以他都穿上厚大衣了。

川岛叹息说：

“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明白。”

看来，和柚木待在一起的川岛也感到有些后悔。

“直到昨天，他还好好的。”

“.....”

川岛看着棺材里的柚木，像是责怪他似的说：

“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蒙着白布的柚木在听川岛说话吗？

“可是，你来太好了。你今晚会一直在这里吧？”

“我可以守在这里吗？”

“当然可以。我也在这里。你能在这里他会非常高兴的。”

“其他人呢？”

“柚木的女儿在美国，赶不上这里的葬礼。他妻子正巧今天不在家，傍晚才联系上她，大概明天早晨能到。”

“.....”

“反正到明天早晨之前这里没有别的人了。”

“那好吧。”

“按照目前的计划，明天十一点出殡，然后是收骨灰。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明天一大早就回去。”

“你用不着太在意他妻子。”

“可是.....”

多纪轻轻摇着头，泪水又流了出来。

柚木去世了，如今再和他妻子争，也许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至少现在多纪对柚木的妻子已经没有敌意。

但是，柚木的妻子肯定对柚木还是有感情的。虽说两人已经到了即将分手的地步，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所以自己今晚能在这里待一个晚上，把明天让给柚木的妻子也无所谓。

川岛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

“对了，他把这个给你留下来了。”

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自来水笔和手表递给了多纪。

“可能你曾经见过这两样东西。这是柚木去世时带在身上的。”

“我能收下这东西吗？”

“没关系。你收下吧。”

黑色皮表带的手表确实是柚木的。半个月前，多纪曾看着这块手表，计算着还能和柚木再在一起待几分钟。

自来水笔也是黑色的。虽然是一支很平常的笔，但柚木好像很喜欢它，经常把它别在西装内侧的口袋里。

川岛又从公文包里掏出把白底绘有银色浮云的扇子对多纪说：

“柚木的公文包里还装着这个。是不是你送给他的？上面写着‘多纪’两个小字。”

这是和柚木在京都初次见面的第二天，多纪放在饭店里服务台上的。她悄悄地在扇子的主扇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川岛说：

“他经常用这把扇子。没想到他冬天来北海道还带着它。”

柚木很少在多纪面前拿出这把扇子。看来他很爱惜它。

“你看，你是把它拿走，还是把它放到棺材里？”

“如果能放到棺材里的话……”

川岛看着棺材说：

“那就放到棺材里吧。这样柚木就不觉得寂寞了。”

“这个……”

多纪急忙从右手的无名指上摘下素色白金戒指说：

“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这样好吗？”

“求您把它放进去吧。”

川岛像是拿不定主意似的看了会儿戒指，然后点着头打开了棺材盖。

“他戴不上这枚戒指，就把它放在他手掌里吧。”

说着，川岛把戒指放到了柚木的两个手掌之间。

川岛对多纪说：

“回头我打算用这些菊花把他都盖起来……”

多纪点着头再次看了看柚木的脸。

说是柚木眨眼的工夫就去世了，但他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

柚木的脸冷冰冰的，现在他在想什么呢？

川岛像给活着的人说话似的说：

“喂！我把多纪的戒指给你放进去了。”

说着话，再次把白布蒙到柚木脸上，盖上棺材盖。

一个像是医务室秘书的年轻姑娘过来给多纪添了茶。

十一点多钟，多纪回到公园饭店洗了澡，休息一会儿后换上了丧服。

要是自己和柚木一起来，住在这里，那早晨自己就在柚木身边了。

要是我在这里，说不定柚木就不会出事了……

这也许只是多纪个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川岛跟多纪说过，即便有医生在柚木身边，可能也救不了他。

但是，身边有人肯定比没人好。也许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救活的希望。

自己还是应该和柚木一起来……

这次来札幌，柚木曾再三要多纪和他一起来。那种执拗劲儿在过去是很少有的。

临动身的前一天，柚木在电话里还问多纪能不能和他一起去。也许他觉得一个人很寂寞，说不定是有某种预感。

说起预感，昨晚柚木打的电话也很奇怪。

晚上，临外出上街时却说“我一直在爱着你”。通常柚木是不这样说的。当时多纪就感到很奇怪。

柚木让多纪也对他说“我也一直在爱着你”，但当多纪实在说不出口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遍“我一直在爱着你”。

难道那是因为柚木预感到自己的死，而留给多纪的最后的温柔吗？

他那样地求自己说“我一直在爱着你”，自己为什么没满足他的要求呢？就那么一句话，说出来就好了。

说起后悔，还有一件事让多纪难以忘记。昨天深夜本想给柚木打电话，可她拿起了电话后又把听筒放

了下来。

要是当时给柚木拨了电话，那就可以多和柚木说一次话。可以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一直在爱着你”了。

不，更重要的是，也许要是那时把他喊起来，他就不至于第二天死去了。

也许这些都是一个外行人的瞎想，但多纪心里感到后悔。

以为柚木从北海道回来马上就能见到他，这压根儿就是一个错误。多纪以为只要想见柚木，随时都可以见。

最后和柚木见面是一个月前他来京都时。后来多纪打算去东京，可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没有去。刮台风的那天晚上，在京都的旅馆里和柚木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细想起来，当时柚木的态度也有些奇怪。

临回东京时忽然提出要去看望一下隆彦，而且很固执地去了医院。多纪劝他是不是下次再去，可他却说能去时不去，不能去时就去不成了。

在火车站分手时，眼看车要进站了，柚木还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多纪去喝咖啡。

下午有工作，可柚木却说迟到一点不要紧。这不像他说的话。

所有这些是不是都因为柚木对死有了预感呢？

多纪心想，得赶快回医院，不然柚木会感到寂寞的。

她正要从房间里出去，这时心口再次产生一阵呕吐感。

从早晨开始，多纪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先是结婚典礼，接下来是婚宴，后来又得到柚木去世的消息。从京都赶到大阪，再乘飞机到千岁，然后到札幌坐到柚木面前。看来，这马不停蹄的奔波让多纪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多纪忍着阵阵涌起的呕吐感，手扶着洗脸间的瓷砖，对着镜子，流着泪在心里呼喊柚木的名字。

柚木还不知道多纪已经怀孕就死去了。

无论生不生下肚子里的孩子，多纪都没把这事儿告诉柚木。现在看来，至少应该告诉柚木一声。

“浑蛋！浑蛋！”

多纪忍着阵阵作呕的痛苦，在责备自己，也在痛恨柚木。

不知过了多久，多纪觉得呕吐感好像减轻了一些。脸上特意化好的妆又花了。

她重新补了妆，从饭店出来。

深夜的太平间里，除了川岛，只有另外两个男人。突然客死他乡，守夜的人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和柚木年纪不相上下的一个绅士拿出自己的名片对多纪说：

“您是多纪小姐吧？我是这个大学的，名叫村濑。”

看样子是邀请柚木来参加开讲纪念演讲的这个大学的教授。

教授深深鞠着躬说：

“实在不知怎样给您道歉才好。”

“您说哪里话。给您添了许多麻烦。”

事到如今再责备谁也没用了。事实上也怪不上村濑。只能说柚木命该如此。

“请您原谅！”

“不不！”

多纪还不是柚木的妻子，她没有理由接受这样的道歉。

多纪说：

“我只管来了，请您原谅才是。”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您吃饭没有？”

“我还不觉得饿。请不要麻烦了。”

“感到冷吗？”

“不要紧。请您不要太为我操心。”

这个十多个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通着暖气，不觉得冷。

“快十二点了。我去弄些夜宵吧。”

看样子除了川岛，其他男子也要在这里守夜。

就这样，多纪一夜没合眼，一直坐在柚木的旁边。

虽然川岛和另外两个男子也留下来守夜，但大概是考虑到多纪的心情，他们都坐在房间的一角慢慢喝着酒，有时下下棋。

后来，川岛给多纪拿来一条毯子说：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这么熬夜会很疲劳的。你脸色不好。解开和服腰带休息休息吧。”

听了川岛这话，多纪解下腰带，裹着毯子靠着墙坐了下来。时间到了凌晨两点。

柚木的棺材就在眼前。

多纪忽然产生一种和柚木两人住在山中的小屋里的错觉。

多纪身上裹着毛毯，在端详柚木睡梦中的脸。她觉得好像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这样的情景。

这情景是不是在梦中看到的呢？

多纪就那么坐着，一丝睡意向她袭来。接下来她又睁开了眼。可能川岛他们也累了，三个人也都躺到了地板上。

深夜的太平间里，只有线香的青烟和灯光在飘动。寂静中，多纪在不停地对着柚木的棺材说：

“我肚子里怀上了你的孩子。”

柚木一言不发，只是用往常的眼神在静静地看着多纪。

“怎么办呢？请告诉我，可以把孩子生下来吗？”

“……”

“我真的可以把孩子生下来吗？”

还是没有回答。多纪渐渐不再说话，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

早晨六点多钟，清早的光线从半地下的窗户里照了进来。

看样子漫漫长夜终于结束了。

多纪扎好和服腰带，喝了口医务室的女秘书给她倒的茶。

“累了吧？”

只穿件衬衣的川岛过来给多纪打招呼。

“你今天乘几点的飞机回去呀？”

“八点左右飞机。稍过一会儿我得动身了。”

“你不用这么急着回去啊。”

“可是，我能陪他一个晚上，已经满足了。”

多纪听说柚木的妻子九点多到札幌。

她对川岛说：

“这个，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我想再看他一眼……”

“哦，对了。再看看他吧，不要忘记了。”

川岛点着头，走到棺材前把盖子打开。

拿掉蒙在脸上的白布，柚木和昨天一样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再见……”

多纪俯下身子把手轻轻放在柚木的额头上说：

“再见……”

多纪忘记了川岛就在旁边，把自己的嘴唇贴到了柚木冰凉的嘴唇上。

^[1] “女人堂”为位于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的一座寺院的佛堂。该佛堂专为女性念佛诵经而设。

第十五章

从札幌回来后的一周里，多纪像得了梦游症似的。

到了公司，看账本也好，会客也好，总觉得迷迷糊糊的。做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总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身后追她似的。

而实际上她并没有做什么。她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坐在桌子前望着窗外发呆。

她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但她的身体不听她的使唤。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似的，没有气力做任何事情。

毫不知情的靖子瞧着多纪的脸色，担心地问她：

“经理，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藤本和久保他们都很担心您。”

多纪勉强笑着说：

“不，不要紧。事情太多，我只是有些累。”

但她的笑脸还是显得很无力。

在若王子的家里，因为森子和安代多少知道些情况，所以她们都尽量不提这事儿，以免刺激多纪的情绪。即便多纪晚上早早把自己关在屋里，她们也不说什么。

即便这样，看不下去的安代还是半是鼓励半是安慰地对她说：

“小姐你要挺住啊。你还年轻。”

虽然多纪也知道大家都在为她担心，但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她一天到晚在呆呆地想着柚木，想着医院地下室的那个太平间。回到京都后还没见过川岛。

多纪回来后的第三天，川岛曾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告诉她，柚木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由他妻子抱回了东京。

川岛在电话里说：

“那家伙也终于成了骨灰了。”

川岛在电话就说了这些，没有谈更多详细的情况。多纪也没有心思问他。即便是问了，柚木也不可能活着回来。

“等事情平静下来后，我们再谈柚木的事情吧。”

说罢，川岛挂断了电话。也许他没有工夫再谈更多的事情。

那个人变成了骨灰……

多纪每天晚上都从桌子抽屉里拿出柚木的自来水笔和手表，静静地看着它说：

“您为什么要离开我先走呢？”

……

“您为什么不等着我呢？”

无论多纪问多少遍，自来水笔和手表也不回答她。

就这样又迎来了一个星期天。

一周前，多纪毫不迟疑地去美容院做了头发，挑选了合适的衣服。在祝贺小田和品子结婚的同时，还想象着不久自己也同样要当新娘子了。虽然自己当新娘子的日期还无法确定，但那确实是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现实的。

然而，一周后的今天，这一切希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上午十点，多纪独自一人从家里出来，沿着若王子山的山脚朝鹿之谷走去。

到了十一月下旬，红叶的季节已经结束。途中，透过竹子编的篱笆墙，看到人家的院子里有拢到一起烧掉的落叶。

阳光很明亮，但感觉有些冷。

多纪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想在阳光里走走。从鹿之谷走到银阁寺前，再往左拐就到了白川大街。这时一辆出租车从山脚下开了过来。多纪朝出租车招了招手。

“请问您要去哪里？”

“请带我去贵船。”

多纪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说去贵船。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曾经和柚木去过那里。但和柚木去过的地方并非唯独贵船一个。

总之，眼下的多纪只想待在温暖的阳光里。

汽车穿过鞍马口进入贵船街。阳光依然很明亮，天空看上去很高。

虽然是星期天，但可能因为红叶的季节已过，马路上行人稀少。街道两旁时而会跑出几个小孩子，还有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大户人家的院子里，树上的柿子已经成熟，烧着的落叶在冒着烟。

这是个和平时一样祥和的星期天。

出租车司机问多纪：

“您要去上班呀？”

大概他觉得星期天多纪一个人去贵船有些奇怪。

“虽然天气很好，但气温降低了。”

出租车司机没再说什么，多纪只是点了点头没搭话。

今年一年就死了吉冈和柚木两个人。

吉冈死时，这里的山和街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今也是一样。

晚秋里的山脚下是一条平坦的大路。

接纳人生死的大自然依然如故。

不久，视野里出现了清澈的贵船川。

上次和柚木来这里时，两岸都是茂密的树林，只能透过树木的缝隙断断续续看见贵船川。而如今，两岸的树叶都凋谢了，河面完全暴露了出来。

蓝天映照在河面上，河水清澈得连水底的石头都清晰可见。

“请在前面停一下。”

车过了贵船神社后，多纪从车上下来对司机说：

“请您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说罢，她沿着河边朝前走去。

从掉光了树叶的红褐色的树梢上面可以看见曾和柚木一起住过的旅馆。在那里，多纪和柚木两人听着潺潺的流水声过了两天。

曾经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凉爽的河水，如今冰凉刺骨。

难道那是场梦吗？

多纪正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思绪中，突然，旁边响起一阵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声，三辆年轻人驾驶的摩托车从她身后蹿了过去。每辆车的后边都坐着一个女子。看着三辆摩托车跑远，多纪又回到出租车上。她对司机说：

“请带我去京都吧。”

司机有些不解地看了看多纪说：

“这里您已经看好了？”

说罢，司机关上了车门。

在明亮的阳光下，多纪又开始往回走。

现在柚木的家里发生着什么呢？

忽然，柚木妻子的脸又浮现在多纪的脑子里。多纪像是要驱赶掉这种念头似的马上把脸扭向了车窗外。

兜了一个多小时的风，虽然只是去了趟贵船，但多纪的心情比去之前好了些。

下车回到家里，发现小田和品子他们来了。结婚典礼后的第二天两人去了关岛，又从关岛去了罗塔岛。共出去新婚旅行了六天。

小田恭恭敬敬地给多纪鞠着躬说：

“这次结婚您给了我们许多照顾。非常感谢。”

说着把椰子和上面镶着螃蟹的小摆设递给多纪，说是送给她的礼物。

小田解释说：

“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这样的东西。”

多纪表示感谢说：

“一路上带着挺沉的。太谢谢你们了。”

“不过，大海很漂亮。是个很悠闲的好地方。”

小田和品子在各自说着旅行有趣的事情。

当初对和品子结婚还有些犹豫不决的小田，看样子现在结了婚还挺满足的。

小田问多纪：

“听说您婚宴上有些不大舒服。现在怎么样啊？”

“已经好了。当时真是太失礼了。”

多纪想起上次的噩梦，把目光移到了一边。

小田说：

“我明天就去公司上班。”

“你再休息两三天没关系的。”

“不。今后不能再像过去单身时那样做事了。”

听到小田这话，品子在一旁说：

“对！你要好好干呀。”

看到品子给小田加油，森子和安代也都笑了起来。面对家里这久违的笑声，多纪觉得也许需要休养的正是她自己。

也许是因为过度悲伤，最近恶心的次数减少了些。

柚木去北海道之前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早晨都恶心，隔二三十分钟就得趴到洗脸池前，而近来只是早晚有些轻微的呕吐感，而且稍微安静一会儿马上就好了。

现在比半个月前感觉好受些了。

不过，也许是精神作用，感觉肚子渐渐鼓了起来，特别是乳房明显变大了。

过去觉得乳房不如别人的大，还有些害羞。可现在乳晕发黑，鼓得圆圆的，穿着像毛衣那样的衣服，可以明显看出乳房的轮廓。看来，虽然多纪很悲哀，但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在一天天长大。

这样下去可不行……

虽然多纪心里这样想，但她就是不想去医院。她的心情很复杂。她既害怕医生告诉她怀孕了，又希望医生告诉她说她怀孕了。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天。

再过几天十一月就结束了。

过完了这个给多纪带来极大悲伤的十一月，接下来就是忙碌的腊月了。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多纪下决心去了医院。

经过反复考虑，多纪决定去位于东山大街上一条小巷里的一家名叫松川的妇产医院。多纪过去曾乘车路过那里。

这天是平时上班的日子。上午她从公司里抽空来到这里。接待室里有两个妇女在候诊。她们看上去都是三十四五岁的人，肚子也看不出有多么大。大概那两个人已经来过几趟，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很快就喊到了多纪的名字。

“您是辻村小姐吧？”

医生看了看病历，又看了看多纪。医生胖乎乎的，留着胡子，但人看上去挺和气的。

“有妊娠反应吧？”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妊娠反应的？”

医生把多纪从月经停止到最近的情况都一一写到了病历上。医生询问的口气很平淡，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也许这是为了让患者容易回答问题。

“目前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感觉吧？”

“是的……”

“那，我来给您检查一下吧。”

医生丢下笔站起身来。

护士说了声“请”，把多纪带到了挂着帘子的地方。白色帘子里面有一只脱衣筐。筐子的那边是一张诊疗椅。

护士用没有感情色彩的声音说：

“请您在这里脱掉内衣内裤，然后躺到诊疗椅上。”

多纪点了点头，开始慢慢地解和服腰带。事到如今已经无法再逃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护士估计多纪衣服脱好了，又从帘子外边走进来说：

“请您躺到诊疗椅上。”

多纪按照护士的吩咐慢慢站到了诊疗椅床前的踏板上。

“请您把腿分开一些。很快就结束的。”

护士说着话，用带子固定住了多纪的两条腿。

多纪紧闭着双眼，心想为什么非要受这种羞死人的罪呢？

过了一会儿，多纪感觉肚子的某个地方有些凉飕飕的感觉。那是医生的手触摸到了她的肚子。

“请您不要用力，用腹部慢慢呼吸。”

多纪闭着眼按照医生的吩咐做。

她用腹部轻轻地呼吸着，在心里对自己说，马上就会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护士告诉她说“好了”。她想把腿收回来，这才想起自己的腿被固定在椅子上。

多纪像逃跑似的从诊疗椅上下来，急忙穿上衣服。让医生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她感到很难堪。可她发现医生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医生很平静地对穿好衣服坐到自己面前的多纪说：

“您的确是怀孕了。”

“……”

“好像快三个月了。”

和多纪自己估计的一样。虽然她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听了医生明确的结论，这才让她有了实实在在怀孕的意识。

“目前胎儿好像一切正常。”

医生并没有说要她生或是不要她生。也许医生察觉到她是单身，生与不生由她自己做主。

“您好像是第一次怀孕，所以我想您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

“照目前的情况推算，我想预产期应该是七月中旬。”

多纪小声说：

“七月.....”

要是柚木活着，可能那时两人已经结婚一起住在家里了。

“妊娠反应，您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结束的。”

说到这里，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又抬起头说：“您看您是生还是不生呢？”

“.....”

“这个，您也有您的具体情况。所以，您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好的.....”

“不过，请您尽快做出决定，然后再来看一次吧。”

“谢谢您！”

多纪给医生鞠了个躬，然后站起身来。

离开医院时，时间已经是中午了。

秋天的阳光把人行道照得特别亮。地上到处都是落叶。多纪踏着落叶沿着医院白色的围墙朝前走去。

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儿？

妊娠并没出乎自己的预料。她也做好了十有八九是怀孕了的思想准备，但接下来却没考虑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既然怀了孕，当然要考虑生与不生的问题，但自己却没考虑到这一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怀孕和生孩子是两码事。

说实话，多纪觉得生与不生这件事，只有和柚木商量后才能决定，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决定的。反正和柚木商量后再说吧。可以说，这样的依赖心让多纪没把生不生孩子当回事儿。

如今，只剩下多纪一个人，生与不生都要由她来决定。

“怎么办？”

多纪在心里嘟囔着。是不是和安代或者槇子商量商量？要不干脆和松屋夫妻说说看？

多纪在脑子里搜寻能谈这事儿的人选。可真的要说的话，她是很难开口的。说不定他们会很吃惊，会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至于安代，她可能会晕过去。

而且，即便告诉了她们，她们的结论好像也是不言自明的。

“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怎么办？生下来的孩子也很可怜。你还年轻，应该把孩子打掉，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安代可能会这样说。

槇子和松屋的妻子可能说法不同，但基本意思肯定和安代说的一样。

不会有谁会“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好”。

但是，多纪又想干脆把孩子生下来。越是觉得不能生，她就越是固执地想生。即便没有一个人赞成她生孩子，可要是柚木还活着的话，他会怎么说呢？因为这是柚木的孩子，所以他听到后肯定会很高兴。

说不定柚木会安慰多纪说：“好，生吧。”“结婚典礼时肚子大点我也不在乎。”

柚木也可能会说：“还是结婚后再生孩子吧。”总之，照柚木的意见做就行了。

“怎么办？”

多纪问浮现在眼前的柚木：

“您希望我生还是不生呢？”

.....

柚木当然不会回答她。她眼前只看到柚木那张有些害羞的脸。

“不知道该不该生.....”

正午，正在走路的多纪停住了脚步。她忽然想，是不是去隆彦那里看看。

和没有意识的隆彦商量生不生孩子的事也是白费劲儿。无论怎么耐心地给他解释，他也不会回答的。

但是，想来想去，也只有去隆彦那里。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只有隆彦了。

午后是病房里比较安静的一段时间。

多纪通常都是傍晚来医院。看到多纪突然这个时间来病房，护工好像有些吃惊。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个时候有点空闲，所以就来了。”

多纪对护工轻轻点了点头，坐到了床前。

大概刚刚打完下午的点滴，床旁边还放着挂着点滴瓶子的架子。隆彦睁着眼。

忽然，护工问多纪：

“我想去一下商店。您能不能替我在这里守一会儿？”

“你去吧。”

护工拿着钱包匆匆往外走。门关上了，病房里只剩下多纪和隆彦两个人。

多纪慢慢把上身靠近隆彦，抓住了他的手。

这几个月的憔悴，让隆彦的手变得像干柴似的。大概是由于营养失调的缘故，他的皮肤很粗糙。脸上的肉减少了，眼神也显得很无力。唯有眼睛还出奇地清澈。

多纪在端详隆彦。隆彦也像意识到多纪在看他似的在看多纪。

“隆彦！”

多纪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午后的病房里很安静，光线很充足。

“姐姐生个孩子好吗？”

“……”

“姐姐给你怀了个小外甥呀。”

隆彦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很认真地看着多纪的脸。

“姐姐有了一个至爱的人，可是他死了，只剩下姐姐一个人了。”

“……”

“所以，我在和你商量。”

要是隆彦不生病，他会说什么呢？虽然隆彦一天到晚和别人打斗，但他对多纪还是很好的。

也许隆彦在小声说：“姐姐，你把孩子生下来吧。”

“姐姐真的想要个小孩子。”

“姐姐觉得一个人也能把孩子养大。”

“.....”

“将来孩子一定会像你一样，个子高高的，成为一个温顺的好孩子。”

“.....”

“姐姐可以生吗？”

多纪的脸映在不说话的隆彦的瞳仁里。

“可以生吧？”

多纪歪着头问隆彦，隆彦瞳仁里的多纪的脸也跟着歪到了一边。

关于是否把孩子生下来，多纪又整整考虑了一周时间。

的确，把失去了父亲的孩子生下来，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不幸的。孩子一出生就不知道父亲的模样。现在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也许是一个女人自私的表现。

但在这儿把孩子打掉，也实在太残酷了。

因为爱才怀了孕，孩子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虽说孩子现在还在肚子里，但也许已经有了胳膊和腿。就像从书中看到的那样，孩子蜷曲着身子结结实地待在子宫里。把他硬从子宫里拽出来掐死，是一种谋杀行为。

女人有权利仅凭自己一个随便的理由就把孩子杀死吗？

怎么办才好呢？

无论和谁商量，最后做决定的还是自己。多纪想生就可以生，不想生也可以把孩子打掉。所有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多纪一个人手中。而这反倒成了一件让她头疼的事。

多纪小声问柚木留下的遗物：

“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孩子是生下来好呢？还是.....”

多纪始终看着柚木留下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柚木总是把衬衣的袖口推上去看这块手表，每当休息时都把它放在枕头边的台子上。

自来水笔经常别在西装里边左侧的口袋里。他从那里掏出笔，让笔尖倾斜着写字。看着眼前的两件遗物，多纪脑子里忽然出现一个新的想法。

是不是因为柚木预感到自己的死才留下了这个小生命呢？因为柚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于是就把他最亲近的孩子留给了自己呢？

当然，柚木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死亡。因为他觉得他没问题，所以才去了北海道，并说好从那里回来就多纪见面。

从这一点来看，说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是不对的。他本人是不可能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的。

但多纪又觉得好像还有另一种更大的力量预感到了柚木的死亡。这个力量凭人类的智慧是无法弄清楚的。也许这个力量预感到了柚木的死亡，于是就让多纪怀上了他的孩子。

换句话说，也许这个孩子是柚木的替身。也许柚木还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让多纪腹中的孩子来弥补他这个遗憾。

多纪觉得是这么回事儿。

这个孩子不仅是多纪的，也是柚木的。如果孩子是多纪和柚木两人孕育的，那么当然要把他抚养成人。这是一个爱柚木，也被柚木所爱的人的义务。

生下孩子后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和困难，可以到生下孩子后再考虑。

多纪很清楚，生下孩子后自己会很辛苦。

她也知道在京都这个城市，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别人会说什么。可能自己不再有结婚的机会。也许会守着一个孩子过一辈子。假如凭一时的感情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将会后悔终生的。也许自己会失声痛哭说：“我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虽然多纪把一切都想到了，但她还是放不下想生下孩子这个念头。她知道生下孩子会给她带来各种困难，可她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多纪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很好。

如果说把孩子生下来会后悔，那么，不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同样会后悔。既然同样是后悔，那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好。她知道自己会因此遇到许多困难。

“不过，我的身体是没问题的……”

多纪清楚，人不可貌相，自己其实是很坚强的。虽然多纪身材矮小，但她内心非常坚强。

一旦下定了决心，她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正是由于她的这种坚强，才使她当上了公司的经理，和继母和睦相处，与客户、银行和做扇子的工匠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失去了父母，今年吉冈和柚木又相继去世，隆彦成了植物人，但多纪依然坚强地活着。她不仅活着，而且还要生下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

多纪忽然想起以前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一句话。

“女人如果下定决心想做什么，就没有做不到的。”

面对有家不回绯闻不断的父亲，母亲依然能泰然处之。虽然比多纪还体质羸弱的母亲消瘦了不少，但她的内心反而更加坚强了。母亲一旦下定了决心是绝不动摇的。

多纪自言自语地说：

“我能行。”

母亲能做到的，自己不可能做不到。

这一年来，多纪彻底地坚强起来了。她懂得了去爱一个人和被人爱。过去隐藏在她心底的虚荣和做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坦率和正直、勇气和自信。

多纪对着柚木的遗物坚定地说：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一定好好地培养他。”

.....

“即便您反对，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心的。”

多纪站起身来。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森子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安代可能还在客厅里。

她来到走廊上喊道：

“安代！安代！”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安代的声音。

“小姐您有什么事啊？”

“你来我房间一下。”

安代来到多纪的房间。多纪深更半夜突然叫她，让她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多纪对安代说：

“来，你坐下来。这事儿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你是第一个。请你认真地听。”

多纪缓了口气说：

“是这么回事儿，我怀孕了。”

“怀孕？”

“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安代仔细端详起多纪的脸色来。

多纪问安代：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不，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您有些不大对劲儿。那，对方是……”

“是柚木老师。”

“是柚木老师的孩子？”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您说什么？”

“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那，他呢？”

“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

安代吃惊地张着嘴呆呆地看着多纪。

“我只是想把这事儿告诉你，请你心中有数。”

“小姐……”

安代把手放在多纪的膝盖上说：

“您先别急。再好好想想。您现在没必要勉强把孩子生下来。”

“我不是要勉强生孩子。”

“但是，那个老师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要生。因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才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

“您怎么能这样做呢……”

多纪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坚决地说：

“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再改变的。”

接着她又告诉安代：

“孩子明年七月出生。”

“那，公司里的事怎么办？”

“我当然会继续当经理。我会牢牢地把握着公司，直到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继承‘辻村’的家业。”

“.....”

“我哪里也不嫁了。就守着这个家。”

“小姐.....”

安代突然带着哭腔擦着眼角的泪说：

“您就这样喜欢那个老师吗？”

被安代这么一问，多纪心里也忍不住难过起来。再这样说下去，两个人会都哭起来的。

“我想至少要把这事儿先对安代你说说。”

“谢谢小姐。我知道了。”

“那，你觉得这样行吗？”

“小姐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又有什么法子啊。”

多纪态度坚决地点着头说：

“我明天去医院明确对医生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明亮的阳光照在初冬的原野上。

此时是京都的正午。

多纪沿着常寂光寺石阶，从山门出来，朝小路走去。上次和柚木来这里时是今年的年初。当时两人一直走到多宝塔才返回来。

如今，观赏红叶的秋季已过，周围的树木再次回到光秃秃的状态。透过瘦弱的树木可以看到寒冬里的天空。虽然看上去不觉得有什么动静，但季节的确在发生着变化。

今天，多纪去医院明确对医生说自己要把孩子生下来。

医生看着多纪的脸确认似的问她：

“噢，您还是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吗？”

接着医生又小声再次嘟囔着说：

“也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好。”

“拜托您了。”

多纪对医生表示了谢意。离开医院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

后来，多纪不知何故竟走到了嵯峨野这个地方。

多纪原打算从医院直接去公司的。可当她走出医院后，突然想在明亮的阳光下走一走。

她想在寂静无人的正午的原野走走。

现在，多纪想在明亮的天空下大声喊：“我要把柚木的孩子生下来！”她想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天空，告诉太阳，告诉周围的草木。如果有可能，她还想告诉所有的路人。

走在常寂光寺通往二尊院的小路上，多纪感到心里很充实。

她边走边对自己说：

“我要当母亲了。”

用不着再犹豫。既然决定了，剩下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多纪顺着山门前的小路朝小仓山走去。她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想这样舒畅地走走。

不久，路的左边出现了一排石头围墙。围墙的那头有一片竹林。透过竹叶凋谢的竹林，可以看见竹林那边冬日的阳光。沿竹林边的小路往左拐，眼前忽然出现一片原野。

可能以后这里要建新房子，荒芜的原野上到处是枯萎的芒草。原野的那头是大片树林。

多纪停住脚步，把手放在额头上挡住冬日的阳光。

快到中午十二点了。

太阳已经接近中空，把原野照得亮亮的。

许是到了午休的时间，路上看不到车辆和行人。

站在天空下的多纪突然发现原野一片寂静。周围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一片茫茫的原野。

多纪觉得自己似曾见过类似眼前的风景。万籁俱寂，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正午的原野上。明亮的阳光里，有自己那无法治愈的孤独。

总之，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看来，在爱过一个人，并被那个人爱过后，多纪又回到了孤身一人的处境。

现在，多纪要从这里开始她新的一步了。

也许迈出这一步后，最终还会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但她必须往前走。

“出发！”

说罢，多纪再次迈步朝冬日下正午的原野坚定地走去。

我伤感的青春

マイ・センチメンタルジャーニー

渡边淳一 著
祝子平 译

青岛出版社

我伤感的青春

マイ・センチメンタルジャーニー

渡边淳一 著

祝子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伤感的青春/（日）渡边淳一著；祝子平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3

（渡边淳一作品）

ISBN 978-7-5552-6740-9

I. ①我... II. ①渡... ②祝...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4178号

マイ・センチメンタルジャーニー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2000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237号

书 名 我伤感的青春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祝子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出 版 人 孟鸣飞

策划编辑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刘 迅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6.375

字 数 110千

印 数 1-13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740-9

定 价 32.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 文学 畅销

目 录

[关于本书的几句话](#)

[雪之阿寒](#)

[温泉雾气里的青春](#)

[天盐的沙丘](#)

[春寒料峭的札幌](#)

[樱花荫翳下的庶民街](#)

[薄野之爱](#)

[大学附属医院的地下研究室](#)

[白衣之恋](#)

[昭和四十四年·银座](#)

[消失了的都市——雄别](#)

[沉湎在祇园](#)

[妖孽的支笏湖](#)

[如梦似幻的银座](#)

[京都的樱花](#)

[原宿——魂牵梦萦的地方](#)

[魂断轻井泽](#)

[令人忧伤的南纪白滨](#)

[六本木，可爱美丽的小猫](#)

[返回总目录](#)

关于本书的几句话

回想自己的青春，有爱，有情，但同时还有不少烦恼、彷徨与迷惘。写这本书便是想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作一番总结与反省。

书中的人物、地方并不局限于我二十岁前后的青春时期，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以至今日的各种悔悟迷惘、乡愁遗恨都记在了这本书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青春范围就要广泛得多了。

如果问什么是青春的定义，我的回答是“思索、烦恼、迷惘便是青春”。那么不管活到什么岁数，即使是五六十岁，也还是有着太多的思索、烦恼、迷惘的。这五六十岁也能说是青春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也许我的结论太武断，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思索、烦恼与迷惘，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话，那么他的青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结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思索、烦恼和迷惘，所以我认为自己至今也还青春常在。而且我还有个奢望，就是希望自己至死都能保持着这种青春的活力。

说老实话，写完这本书，我的体内便激荡着一股无法形容的青春活力，而且有一种继续再写下去的激情在我胸中荡漾。

如果再写，我还要写一本《我伤感的青春》，因为我想，自己的思索、烦恼、迷惘，只有自己最有感受，只有自己最能把握，同时也只有自己最能冷静地对待！

渡边淳一 二〇〇〇年八月

雪之阿寒

说起“阿寒”，首先在我脑海里映出的是那一片荒无人迹的雪山，在那皑皑的山坡上清晰地印着一串长长的足迹，足迹的尽头是一个血红血红的情影。当然这完全是我脑海里的臆想。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位少女，便似我臆想般地消失在这阿寒茫茫的雪原之中。

少女的名字叫加清纯子。当时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芳龄十八岁。

太年轻了，然而少女却依然走了。记得是过了两个半月，四月初的一天，人们才在雪中发现了少女的遗体。

“有什么方法能使人死后依然保持美丽的容貌呢？……甚至比活着时更鲜亮、光彩。这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纯子选择的方法！在那冰清玉洁的雪原里，凛然而壮丽地跨过生命的极限，这样的选择，纯子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吧！那样年轻的姑娘竟会有如此精细周密的计算……”

以上是我的小说《魂断阿寒湖》的卷首开场白。

由此读者也许便会明白，我这小说的原型模特就是四十五年前，在那茫茫北国的阿寒，告别人生的加清纯子；这部小说的“青年作家之篇”中描述的少年便是读高中时的我。

今年冬季，我缅怀纯子的往事，重访了严寒中的阿寒。

我追寻着已经消失了四十多年的少女的足迹，万千的感慨涌上心头。

所有的一切都埋没在这一望无际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在了那逝去的岁月之中。

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纯子还是活着的！

现在我之所以造访她人生最后存在和诀别的地方，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者说，我的心灵深处是希冀着在此寻找到一些什么东西的。

我与纯子相识是在读高二的时候。

那是一个情窦初开、向往恋爱的年龄。一般来说在那样的年龄里，男孩子总是比较主动的，可我与纯子的恋爱，却是纯子主动的结果。

记得是临近我生日的十月里的某一天，我在课桌里看到了一封纯子给我的信。

过几天，给你庆祝一下生日，就我们两人……

纯子

这字迹龙飞凤舞的短短一句话，着实让我激动得雀跃不止。

说来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当时，我确实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

纯子嘛，喜欢画画，在北海道和东京女画家书画展上，她的画已经展出了好几次了，可以说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少女画家了。在学校她从来不化妆，打扮也是平常的学生装，可头发却喜欢染成现在也十分流行的茶色。据说，那是她自己用双氧水和啤酒染上去的。

她当时不太到学校上课，来了也时常早退。这是因为她喜欢在家里整天对着画布画画，要么就是为了参加画展而请假去东京。

还因为她当时患有肺结核病，隔三差五地要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再有就是她有一批画家、文人的朋友，经常会在薄野的酒吧、茶坊里聚会应酬，深更半夜酩酊大醉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

当然，关于她的情况，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在学校里，纯子也确实显得特别，老师也对她放任自流，经常缺席也不太去管她。

说老实话，我对纯子是不以为然的：尽管你是天才画家，但首先你是学生，应该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则。你有才能，你长得漂亮，便可以像一只野猫似的，上课姗姗来迟，还没下课又悄悄地溜走吗？这样自由散漫，作为学生是决不允许的。另外，我还听说有一次考试时，她的表现更是绝了，她第一个交卷，卷子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句话“不懂”，而且这话竟还是用法语写的呢。所以，当时纯子在我心里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而已。

也许纯子是知道我对她的那些感觉的吧。

生日那天夜里，我如约与纯子一起去了一家寿司店，这是我第一次坐在店里吃寿司。那天纯子请客，回去的路上，又请了我一个突如其来的亲吻。

少年的心是纯洁的，抑或是脆弱的，那晚以后，我便成了纯子的俘虏了。

在这之前，我是那样对纯子不屑一顾，那样讨厌甚至妒恨她。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少年的我对早熟的纯子的一种独特的嫉妒，是一种少年自卑的表现而已。

总而言之，从那天晚上以后，我真正地恢复了自己，与纯子的感情也如胶似漆了。

约会的场所，我当时担任年级的图书组长，图书馆的钥匙由我保管。于是我们便经常去图书馆的馆员休息室，深更半夜，甜言蜜语，当然少不了还有那少男少女纯情的亲吻与游戏。纯子当时已经学会了抽烟，喝威士忌，对我这么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她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师，我也不是个太差的学生，没多少时间，老师的东西，我便学得十分地道了。

除了画画，纯子也写小说，已经在同人杂志上发表了《同性恋的少女》等好几篇小说。她还经常看法国原版恋爱电影，那些西方人对恋爱生活的感慨，什么“颓废”呀，“倦怠”呀，她也经常挂在嘴边。

那年秋天到翌年春天，我与纯子交往后，不仅尝尽了恋爱与异性的甜蜜，而且我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情趣也有了一个大大的提高。

世人都说：“男人能够改变女人”，可对我来说却是不对。正好相反，应该说“女人能够改变男人”才对。纯子对我的影响太深了。当时如果没有与她交往，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从秋天到冬天，我们的恋爱风调雨顺。一成不变地夜里溜进图书馆的休息室，偷偷地幽会，偷偷地抽烟，偷偷地喝威士忌。万一被老师发现就糟了，我的心灵深处也时而有这样的想法闪现，但一种叛逆家庭和学校的逆反心理总是占上风，不断地驱使着我向纯子靠拢。

然而，在我不顾一切朝着纯子一往无前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些使人震惊的传闻。

传闻说，纯子有好几个男朋友，而且与他们都有着很深的关系。例如，教她画画的老师，给她诊病的医生，报社杂志的记者，在这些大她好多岁的男人圈里，她如鱼得水，犹如女王般地受着宠爱。

不过，对于这些传闻，我并没有在意。即使纯子与那些中年男人有关系，在我看来也是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们高中生没有必要去为另外世界里的事情烦恼和妒恨。即使她有好多男朋友，只要与我在一起能真心诚意，这就足够了。

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与纯子的交往依然一帆风顺，然而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那年的春天，有传说纯子与东京来的一位O先生开始了交往。关于那O先生，有人说是什么党派的，三十岁左右，一表人才，又有不错的艺术修养，而且能说会道。

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我预感到，这男人会将纯子从我身边夺走的。尽管我的恋爱经验还十分地少，但一种男人的直觉，使我如此预感。

果然不出所料，以后的一段日子，纯子明显地开始疏远我，与那位先生打得火热了。到了高中三年级的夏天，我与纯子的一切都结束了。

当然，我对纯子还是一往情深，只是自己实在没有力量将她留住，而且紧张的高考也日益逼近。

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当时我曾尽量地自我安慰。

纯子跑了，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不成熟，使她感到太寂寞了。今后争取考上大学，使自己再成熟一些，她也许会再回来的。

这样自我安慰着，我狠狠心将纯子的事丢到脑后，集中心思开始对付高考。与我相反，纯子照样不太来校上课，最后干脆连人影也不见了。向她的朋友打听，说她本来准备考东京艺术大学的，现在已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心一意地跟着O先生了。

于是我继续努力将纯子忘记，继续努力地用功学习，终于顺利通过了高考。高考后大约有一个半月了吧，已是深夜一点多了，我突然被一阵寒气惊醒，原来我是复习功课太累，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感到背后寒冷，便转过身去，发觉背后的窗子打开了。

猛地有一种感觉，纯子过来了。

因为以前她来找我，总是站在这窗下，轻轻地叩几下窗户，贴着窗玻璃，黑暗中她那少女灿烂的微笑，总将我惹得迫不及待地跳出窗口。

可是那个夜里，当我赶紧打开窗户时，却怎么也不见她的人影。再仔细看却惊奇地发现，窗下洁白的积雪上，搁着一束鲜红鲜红的康乃馨。

我慌忙跑到屋外，盲目地追了一阵，但是月光下白惨惨的雪地上，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

我回到窗下捧起那束康乃馨。第二天去学校便马上向纯子的朋友打听她的住址。

“纯子说今天头班列车去阿寒，现在已不在家了吧。”

纯子朋友的说法使我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更不幸的是，这预感不久便成了现实。

她说要到钏路去，在那里又住了几天，便一个人向着雪茫茫的阿寒走了。在那里，她住在雄阿寒宾馆，两天后，雪住了，她便说去写生，便朝着阿寒与北见连接的钏北峰出发了。

事后从当地人口中也只能知道纯子的这些零碎情况。这也便是我所能知道的纯子人生的最后踪迹。

两个半月后，纯子的遗体在俯瞰着阿寒湖的钏北峰附近的山坡上被发现了。

已是四月，厚重大雪覆盖着的阿寒也终于能沐浴春天阳光的温暖了。纯子裹着一身鲜红的大衣，从雪中出现了。她脸伏在雪中，脸色比活着时苍白，但是依然十分美丽。她的身边散落着临终时喝的毒药空瓶，她经常抽的“光”牌香烟盒以及围巾之类的东西。

纯子为什么要自杀？她没有留下遗书，所以至今这还是一个不解的谜。

但是，我与她当时有过一段那么深的友情，就我对她的了解，我还是能推测出一些理由来的。

首先，纯子是个十分早熟、自尊心极强的女孩。我甚至认为，那样的人生也许正是她必然的结局。

当时，在少年的我眼里，纯子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大人，然而事实上她是耗尽自己的精力每时每刻不停地、拼命地在演着一幕人生的大戏，拼命地刻薄自己，要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尽善尽美。

譬如，离开札幌去阿寒的前夜，在我窗下悄悄搁下的那束康乃馨。事后我才知道，她在与她交往过的五个男朋友的家门前都送了同样的鲜花。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直到我写小说《魂断阿寒湖》时，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还是认为纯子在诀别这世界之际，特意给我送来了鲜花，她心里最最爱的应该是我。也许她其他的男友也是这么自信而坚定的吧！

还有她明明患肺结核，时常咯血，可当我与她接吻，流露出怕受传染的神情时，她却一口否定自己有结核病，说她之所以说自己有病，是因为想找借口不去学校上课。

当然，对她的虚伪和谎言，至今为止，我从没有一点厌烦，反而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为了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能够那样压抑自己而感到钦佩。同时深深地理解，她自己的人生，肯定无时无刻不感到筋疲力尽的。

或许她对自己宽容一些，现实一些，她的人生便不至于走上极端。然而，早熟、要强、自尊使她误入了虚妄的世界而不能自拔，或者说想自拔却找不到方向。她当时确实经常唠叨想要自杀，而且事实在中学时也曾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

当时年轻不谙世事的我认为，纯子说的“想自杀”，只不过是一个女孩特有的口头禅而已，我有时甚至还对她冷嘲热讽：“真正想死的人是不说死的。”然而，她却是真的，她是说想死而真的去死了。

现在是追悔莫及了。但反过来想想，也许纯子年纪轻轻便已悟感到死是一件非常壮丽的事，感到死能给很多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所以她是视死如归的。

现在对我来说，纯子留下一个谜，就是谁是她真正的心上人。

这一点也许是与她交往过的五个男人都在考虑的吧。也许纯子最后的男友，那位O先生，便是她真正爱着的心上人吧。

但是，纯子在离开札幌的前夜，同时给五位男友送了鲜花，所以也许谁都不是她真正的心上人，她真正的心上人其实就是她自己！

这从她短暂的人生戏剧性的活法，以及自强、自尊的性格，便可以推想得到。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的那段与她热恋的美好青春就不会被她葬送。

现在的阿寒，与四十多年前纯子那时的阿寒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当年，纯子乘着叮当铃响的马爬犁去阿寒的雪道，也已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了，即使冬天也通着公共班车。那茫茫的雪野里，也时时能见到矫捷的丹顶鹤在翩翩起舞，以及星星点点散落着的现代化的养牛场和农舍。

纯子最后住的雄阿寒宾馆已不复存在了，她最后走的那条通向钏北峰的小道也变成了平坦的国道，逶迤地绕过山峰通向远方。道路、房子，周围的景色都已今非昔比，然而毕竟还是有不管风吹雪打永不变化的东西。

这就是阿寒的白雪，一脚一个声响的雪山峻冽的脉搏，以及那寒冬中枯叶落尽的古树的孤寂与肃穆。

还有我心灵深处，纯子那十八岁的倩影，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要死，我也不想再问。谁是真正的心上人，也已不想再问。

我现在只想，向纯子轻轻地诉述：

有很多很多的人，为你十八岁的生命惋惜、悲哀和伤心。

但是，相信你十八岁时，并不感到悲哀，有的只是骄傲、任性和自尊。

你的生命给很多很多的人留下了未知，留下了迷惑，没有比你的死，更能使人们感到刻骨铭心的东西了！

你如此壮丽、奢华的死，使人感到痛惜，感到叹服。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更感到无比的嫉妒。

确实，不管我怎么诉述、表白，千言万语，我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在我的眼睛里，纯子永远是一位十

八岁的青春少女！

温泉雾气里的青春

每当听到登别温泉这个地名，我心中那些沉淀了的遥远青春时代的甜美、迷惘就会重新浮起，同时胸口又会漾起一种浪漫、激荡的感觉。

这是因为，虽说时间不长，但我年轻时曾与登别有过一段难忘的因缘。

回想起来，那恍惚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当时，登别对我来说是个令人激动而又神秘的地方。

我那时二十二岁，在札幌的一所医科大学医学系上学，正在与一位S姑娘热恋。

她与我同龄，从札幌的某短期大学毕业后去了登别，在一家颇具规模的温泉旅馆当营养师。

当然，我是希望她留在札幌的，可城市里没有合适的工作，她便选择了去登别温泉。

当时去登别，必须先从札幌乘两个半小时宝兰本线的快车，再乘三十分钟长途汽车才能到达。

我为了那姑娘，曾每月一次地利用周末赶去登别温泉。或许我那时确实是被她迷住了吧。

公正地说，那姑娘容貌、身材都并不十分出色，身材瘦小，圆圆的脸蛋，街上随便找个姑娘与她相比，都不会比她逊色。

然而，她身上却有着一种其他少女所没有的艳丽气质。特别是与她相好时，她那种妖艳、淫荡总能营造出一种令人激奋不已的氛围。

我与她开始相爱，是在十九岁那年的夏天。随着交往加深，她曾对我坦白过她过去男人的事情。她高中二年级就与一位四十岁的男人有了关系，她说起这事总是透着一种自嘲的语气：

“我可是他的小老婆啊！”

也许她说得不错，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说是“金钱交易”了。

她家在旭川，父亲是旭川市的议会议员，应该说的不缺钱花的，但她却与人做出了“金钱交易”的勾当来。问她理由，她只是快快地说道：“家里一点温暖都没有……”我后来才知道，她母亲是继母，她的所作所为也许便是由此产生的吧。

那时的我，对异性有一点懵懵懂懂的感性认识，所以每次与她做爱，都会感到十分地刺激且兴奋不已。也许她那种性爱的技巧，都是从那中年男人处学来的吧。

所以坦率地说，那时我不是对她的容貌、身材，而是为她的大胆、放荡的性爱而着迷。

当时，我还有别的女朋友，但与S姑娘相比，在成熟、激情上总显得不尽人意。所以每到周末，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念她，并且尽可能大老远地从札幌赶去登别。

然而，现实生活是严峻的，并不似理想中那么轻松。

这首先因为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从札幌去登别，当然要有车费、旅馆费。车费先不去说，因为那里是一流的观光地，旅馆费用都是令人咋舌地昂贵。虽说并不是由我一个人支付，当时有工资收入的她也十分慷慨，但对我们来说，那一流旅馆的费用还是无法承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登别温泉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住在那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两人偷偷摸摸的爱情要掩人耳目，必须去别的地方住宿。

为此，我们总是避开登别温泉，而赶到登别市内或者离登别温泉八公里之遥的卡露斯温泉，甚至更远的宝兰去过夜。

这几个地方，我们住的旅馆或宾馆对于恋人来说，应该都不是十分合适的去处。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卡露斯温泉，因为在那里我出过一次洋相。

卡露斯温泉是个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地方，到这里洗温泉的也大抵是为治病而来的老人。那天我与S姑娘租了一间简陋的旅舍，喘了口气后便去洗温泉。进到浴场里，只见许多老人都在浴池前垂着头，用木桶汲水朝自己的头上浇，还有那些带着儿童来的大人也把木桶里的水朝小孩头上浇。

于是我便认为，这里洗温泉的习惯，先要用水朝自己头上浇过后才能入浴，于是便学着样也盛了水来朝头上浇，不想那温泉水实在太烫，猛地一浇下，烫得我差点昏过去，但想到这是习惯，便坚持着浇了好几下，洗完澡去账台，闲谈中才得知真相，大大地吃了一惊。

原来这里的温泉从古时就传说能治头痛病，所以那些患轻微脑梗塞症的老人和患有脑病的小孩才特意到这里朝头上淋温泉。想想自己刚刚东施效颦地使劲儿朝自己头上浇烫水的情景，真正是羞得入地无门了。又联想到，带女朋友来这种地方浪漫调情，实在不能不说自己的脑子是很有毛病的呢。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那地狱谷深处山峡里的温泉雾气中，与S姑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一段遥远而甜蜜的回忆，同时我又一次认识到自己当时对S姑娘是多么贪婪！

与卡露斯温泉一样，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地方是宝兰。这是登别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时有十三万人口，有港口及大型钢铁工厂，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城市。

从登别乘三十分钟左右的长途汽车便可到达宝兰。要说避人耳目，这里是最适合的地方了，可这城里的居民大多是炼钢厂或是海港作业的工人，所以整个城市总飘荡着某种粗鲁野蛮的气氛。

记得是个深秋的季节，那天我独自赶到宝兰，在车站附近的小巷中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等着S姑娘的来到。等着等着，不由地有些不耐烦了，便自怨自艾起来：怎么会迷上这么个女人？

暮色朦胧了，S姑娘才匆匆赶来。于是两人顶着呼啸的寒风去附近的小饭店草草地吃了些东西，便早早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大约是深夜十二点了吧，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我们惊醒，慌忙爬起身来，房门已被人敲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是两个警察。警察看着不知所措、呆若木鸡的我们要求出示身份证。于是我只好拿出自己的学生证，S姑娘没带证件只好如实告知在登别的温泉旅馆工作。结果还好，警察只是训了我一顿，说“学生不许再带女朋友来这种地方”便去别处检查了。

战争时期，警察可以临时检查的名义，突然搜查旅馆或集会场所。可那天又是为了什么呢？是附近发生了盗窃，还是伤人案件？总而言之，我们那天的好事是被彻底地搅了，又莫名其妙地被训了一顿，心里有一股受污辱的窝囊气。

那天夜里，我俩虽说重又拥着薄薄的被衾，紧紧地依偎在了一起，但外面不断传来的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汽笛声，使我心里始终有着一一种来到遥远偏僻乡下的孤寂情绪，久久不能散去。

翌日，我们迟迟用了早餐，出了旅馆去看电影。那天上演的是成濑巳喜男导演的《浮云》，主演是森雅之和高峰秀子。影片描写了一对男女为情爱所迫，最后流落到尾久岛上的故事。影片中一对恋人最后悲惨却又不能自拔的生活，我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非常能引起我的共鸣。电影结束后，我还怔怔地坐在位子上，久久地不愿离去。

三个半月后，我再次去登别，照例在车站附近的小巷里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等着S姑娘的到来。然而，那天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季节是冬天，我从札幌出发时天就下起了雪，到了登别雪还是不停，旅馆门前二十米处已是积雪皑皑了。我订的旅馆房间是最里面的一间，由于房间里太冷，我大衣都没脱，默默地等着S姑娘，但到了约好的晚上八时，还不见她的影子。

也许是加班，也许临时有急事一下子脱不开身，我望着屋外纷纷扬扬的大雪，猜想着S姑娘所在的充满温泉雾气之地的种种情景，不由地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猛地醒来，S姑娘还没有来，再看时钟已是深夜十点多了。

不管工作怎么忙，也不会忙到这么晚的，即使真的脱不开身，也应该来个电话。看这情况，一定是碰到什么紧急事情了。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她来，将近十二点了，才感到有些不妙，便到旅馆的服务台去打电话。

但是，单位里、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

这么厚厚的雪帘中，S姑娘到底在哪里啊！

不断地为她担着心，呆呆地看着暖气炉中一窜一窜的火苗，又等了好一会儿，突然听到走廊里有急促的脚步声，她终于来了。

“对不起……”

跑得气喘吁吁的她一进房门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深深低下了头，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我不禁重新仔细地打量了她一遍，只见她除了头发与大衣肩上有融化了的雪水外，并没有什么异常。

“为什么这么晚……”

面对焦急地诘问的我，她无声地喝了一口水，喃喃地说道：

“被人家缠住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着我一脸迷惑的表情，她才吞吞吐吐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今晚下班她刚要走的时候，被旅馆的经理叫住了，硬是拖着一起去了附近宾馆的餐厅里吃晚饭。这经理以前就表示对她有意思，曾好几次邀请她，她都以各种借口谢绝了。可今天，再拒绝怕得罪了这位上司，便勉强地答应了。

“那人，真是太会纠缠了。吃了晚饭又硬拖去酒吧，直到三十分钟前才终于脱身出来。”

看来她确实穷于应付，搞得筋疲力尽了，以至说话也断断续续，时而不停地低声抽泣。看着她那纤弱可怜的样子，想到她终于来到了自己的身边，我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我不由地轻轻吻着她，把她抱到了床上。

然而，她突然有些扭捏，稍稍地挣扎着说：

“去洗个澡。”

然后便独自去了旅馆的澡堂。都有一个小时了，还不见她回来，我又担心起来，正想去找她，她却回到屋里来了。

接着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俩习惯的游戏，她也很平常，我也很正常，热烈地拥抱，纵情地激荡，一切都与平时见面时一样，直到两人尽情尽性，心满意足。

然而，总有些异样，当我们平静下来后，我总感到今晚的她与平时不一样，抱着她就像抱着另外的姑娘一样。以前的那个扑在我怀里，任我拥抱，任我亲热的S姑娘已不在了。今天的S姑娘是个十分理智、扭捏、多愁的姑娘。

这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天起床后也一直不能拂去。最后我便抱着这种疑惑不解的心情乘上火车与她告别了。

与昨天大雪纷飞的天气相比，今天是个难得的晴朗好天气，到月台上来送我的她，在列车启动的瞬间，只对我轻轻地点点头，挥挥手，很快地，她那低着头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茫茫的雪中。

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列车里，眺望着远去的登别街景，突然想起忘了问她一件最重要的事了。

“是不是那位经理对你非礼啦？”

这句话，昨晚曾好几次想问，但总没能启齿。自己是怎么啦？是怕问了，她承认了，自己便会不知所措，也许正是这种心理作怪才使自己终于没能开口。

“那经理，你也并不是很讨厌吧！”

昨晚躺在床上，看着她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是怕这么一问，她便会干脆承认，给我一个难堪。不，不仅仅是难堪，应该说是怕她那身体中蕴藏着的女人的娇艳神秘会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果然不错，现在坐在行驶在雪原上的列车里，我是实实在在地感觉到，S姑娘已在慢慢地离我远去了。

昨天晚上开始，S姑娘已不是以前的她了，她那奔放的身躯里已经潜入了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存在，将我与她之间的距离拉开来。

我默默地想着，想到这已经成为现实的现实，心头不由有些轻松，同时又生出一种迷恋，迷恋着那离我而远去的S姑娘。

离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已经过了四年，我作为一名医生，又一次去了登别温泉。

厚生年金登别整形外科医院，这便是我工作的单位。作为大学派出的巡回医生，前后两次，我在那温泉之城里待了五个月左右。

那时，S姑娘已经离开了登别，因为家庭的关系，移居去了遥远的南美洲。

另一方面，我自己经过四年岁月的洗涤，当时的幼稚、迷惘、自负、恼恨、耻辱，所有的一切都已忘掉，与S姑娘的往事只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亮点。

可是，当我又一次走进那温泉之乡，除了那人流如潮的繁华和从地狱谷中涌出来硫黄味外，我总是不能不感受到一种激荡心胸的浪漫。

这也许是对S姑娘的浪漫、奔放的迷恋，但同时又是因为这温泉之乡那特有的惹人心气浮动的魅力所致。

青春时代，只要在这温泉之乡待过的人，哪怕只很短暂的时间，也会终身染上这放荡不羁的温泉气息。

可不是嘛，这种讨人厌的、娇艳放荡的气质，过了四十年也没有从我身上消失，在我的感觉里，它已像一道旧伤痕，深深地嵌在我的身体里了。

天盐的沙丘

天盐位于北海道的西北部。从最北面的稚内朝日本海方向，沿着海岸线再朝南去，便能见到雅口关内的沙丘，穿过这沙丘，便可看到一片花园似的叫作沙龙坝的大平原。

这地方夏天来得晚，到了七月百花才争妍开放，就像要将迟到的时间夺回来似的。隔着碧绿的大海能望见对面的利尻富士山，在这宽阔浩渺的绿色平原上，最醒目是是夷甘草的黄花迎着海风欢快地摇曳。

从这大平原乘车再南下三十分钟，便会出现一座繁华的小城市——天盐。天盐城居民约五千多，主要从事奶酪和水产加工，是个环境幽静的地方。

不过，这小城以前曾以盛产鱼而闻名，最盛时期各种水产行业十分发达，人口也曾达到一万多。

我初次去那小城是昭和三十三年（1957年）的夏天，当时我是大学医学系的四年级学生，与同学Y君一起利用暑假去那里的一家镇立医院实习。

这医院只有内科、外科与妇产科的医生，病床也只有五十张，是个小规模的小医院。医院的院长姓吉原，他还兼着医院的内科医生，是位十分博学的先生。他与Y君的朋友关系很好，所以便同意接受我们去实习。虽说我们是医学系的学生，但直接接触病人的临床经验几乎等于零，所以我们对这次实习的机会既十分珍惜，又十分紧张。

到医院的那天，吉原院长便将我们向医院全体人员作了介绍，又领着我们参观了医院的整个设施。同时边参观边将住院病人的病历、病状给我们一一作了说明，最后又让我们参观了门诊。另外还让我们实地操作了尿液、血液的检验，X光片拍摄以及注射等等的工作。

院长特地为我们腾出一间空房，伙食也完全免费。总之，为我们安排了作为一个医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这一切在大学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限的几张病床，学生轮流临床，即使如此，一年中也只有一两次的机会。与此相比，现在在这医院有着充分的时间接触病人，观察病情，对我的医术进步是十分有益的。

住院的病人很快便知道我们是医学院的学生，但是也许因为吉原院长关照过，我们去查房，那些病人们都十分乐意配合我们。

当时北海道一些地方医院正隐性出现医生不足的状况，天盐的医院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稍微熟悉了一下医院的工作，便作为正式医生每天顶班了，有时甚至还要独立到病人家里去出诊。当然在医院当班，一般都只需解决一些病人头痛脑热、失眠难过之类的小问题，碰到真正的大问题，可以与住在医院附近的院长联系，让他过来处理。出诊的病人也大多是腰酸背痛、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

天盐虽说是一座沿海小城，可它的周围散落着不少的村庄与集居地。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所以去那些地方出诊，尽管我们是学生新手，但也十分受欢迎。

当然，我们的知识还十分浅薄，用药、注射也都还没经验，碰上一些不太常见的病情，也都不能马上

拿定主意，这种场合往往十分希望得到一同去的护士的帮助。

开着医院的车子，沿着海边坑坑洼洼的道路行驶，有时还要通过一些更加崎岖的小道，才能到达出诊的农家。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是十分累人的，但当时我们都年轻，不仅没感到累，有着年轻护士的同行，还有着一种兜风似的快乐呢。

而且，我们每到一家，病人即使躺在床上，也总强撑着身子起来给我们行礼。看好病后，还会送一大瓶牛奶给我们，有时还让我们骑马玩耍。回去时病人家属总是全员出动送行，一直到我们的汽车看不见，他们还在不断地挥手致意。

受着这么隆重的待遇，更加感到自己在这地方的价值，有时真会涌起要在这偏僻的地方干上一辈子的念头呢。

然而，实习的生活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称心如意的。

也有的病人知道我们是学生后便明显露出厌恶的神色，更有甚者，干脆拒绝我们，嚷着：“请院长来给我看病……”

还有我们自己，也时时在为自己的医术不精而苦恼。

比如有一次，对病历卡的一个偶然的错误没有注意，那位病人明明心脏没什么大病，可我却照着病历卡的错误作了误诊，等到病人都感到不适了，才知道不对，慌忙地改正。

最令人难忘的是有一个A病人的死亡事件，那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半个月前脑溢血一直昏迷不醒，那天正轮到我值班，病人的病情恶化了。我心里倒是早有准备，马上给他打了强心针，但情况还是不见好转，凌晨时，他终于停止了呼吸。

听诊器里已听不到心跳的声音，脉搏也不见跳动，于是我便深深地低下头向家属宣布：“已经过世了。”

这一切是预料之中的，我照规矩宣布完死亡的消息，刚想离开病房时，突然死去的病人又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来。

一下子，围着病人悲哀哭泣的家属全部盯着我大叫：“医生……”

“已经过世”，不是明明活着吗！家属们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愤怒和疑问。

我慌忙奔向病床，又一次仔细聆听病人的心脏，最终确认完全没有了跳动，才又一次喃喃地说道：“这次是真的了……”

人死亡时，呼吸停止，体内的二氧化碳会突然剧增，受这气体的刺激有时会恢复呼吸，这在医学上称为“陈施呼吸”，作为医生应该知道这一点，应该等这呼吸结束后才能向人们宣布死亡。然而令人难为情的是，我连这么个常识也不懂；当然在医学书上是读到过的，可没有实践的经验，所以便会出这么一个大大的洋相。

“宣告死亡，是不能草率行事的！”事后吉原院长对我作了批评，更使我感到自己的莽撞与无知，再想

想当时在病人家属众目睽睽之下的窘态，真正是羞得无地自容了。

“那个新来的，连死人活人也分不清呀！”

一想到有人会在背后这么说我，我真是连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走路的勇气也没有了。

医院的实习是难忘的，更难忘的是我与圭子的一段恋情。

她当时是医院的护士兼病房主任。年龄与我一样二十三岁，由于以前从事过正规的护士工作，所以临床经验要比我丰富得多。

她那小巧的身体，白皙的皮肤，再罩上一袭洁白的大褂，更显出她那似小白兔的可爱与敏捷。

当时与她一起出诊，是件快乐的事情，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会感到辛苦。

然而，令我伤脑筋的是，不仅是我，与我同来的Y君也爱慕着她。这从医院员工聚会上，稍微喝些酒后，Y君对她的言语举止便能察觉到。

当然，Y君也知道我对圭子抱有好感，这样便形成了住在同一寝室的两个男人，同时追求一个姑娘的局面了。

这种情况下，一般男人总是嘴上十分大度、十分绅士的。望着Y君那几乎要说出“没关系，你去找她吧”这样话来的眼神，我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毕竟Y君比我大，显得比我更成熟老练。更何况，对他大度一些还更能体现自己绅士的气度呢。

然而，正当我犹豫不决、期期艾艾的时候，发现圭子已经知道了我对她抱有好感。可不是嘛，在此之前，我们一起出诊时已经相互亲热地拉过手，值班的深夜里，在走廊里我们曾相互交换过热切的目光，这一切圭子当然是完全明白的。

暑假过了一半时，Y君家里突然发生了不测之事，他告假两个星期，匆匆赶回札幌去了。

当然不能说是乘人之危，但确实是这段时间，我与圭子的关系急速发展，很快就相亲相爱起来了。

记得第一次亲吻是在医院我的房间里，当然Y君不在是个绝好的机会。以后便感到医院的寝室不方便，于是两人约好了利用休息日去稚内，在旅馆里过了一夜。

不言而喻，从札幌回来的Y君一眼便察觉了我们的关系。他心里一定是很失望的，但嘴上却只说了一句：“有你好样的。”便再没有表示什么不快。

既然Y君也知道了，我心里轻松了许多，于是便更加主动地与圭子约会。说是约会，天盐的地方很小，也只有几个去处。当时我们经常去的是医院后面的那长长窄窄的小道，走上二十分钟就可到达海边的沙丘上。

到了这沙丘，便不会有什么人来了。

登上杂草萋萋的沙丘，眼前是天盐河，越过河岸，横在眼前的便是日本海，海的远处隐隐约约地浮动

着的三角形的山峦，便是利尻富士山了。

一天工作结束了，暮色中两人登上那沙丘，望着那海对面的利尻富士山的颜色由橙色、朱色、浅紫最后转为深藏青色，可谓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然而，当那夕阳在水平线上沉下的一瞬间，周围便万物玄色，黑暗一片，于是夜便突然地光临了。

刚才还在沙丘背后广阔的沼地里戏耍飞翔的小鸟，也一下子消失在黑暗中，夜显得十分静寂，那些猫头鹰、野狐的啼声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与圭子便在这落日里亲吻，对着西沉的夕阳亲吻，然后紧紧地牵着手踏着灌木丛生的小路归去，路上还是频频地亲吻。

大海、晚霞，五彩变幻的利尻富士山、沙丘的静谧，这一切催动着我与圭子的激情，使得我们还不成熟的爱情突飞猛进地发展。

但是，暑期结束，我必须要回札幌了。

“你一定来札幌玩啊”，对我真诚的邀请，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身体偎依在我的怀里，像一只小兔微微地颤抖。我感受着她的颤抖，坚信着能在札幌与她再会，心里盘算着陪她去札幌的哪里哪里游玩。

然而，一旦分别，两人的关系便很快地冷却。最大的原因是札幌与天盐的距离太远了。

当时从札幌乘夜车第二天早上才到达丰富，从丰富转乘地方上的支线火车，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天盐。这么长途跋涉，不要说圭子，就是我也实在吃不消了。

想见面不能马上见，这样日子长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好像受着风雨侵蚀似的慢慢出现了缝隙。

而且她的家在天盐，她的母亲又体弱多病，她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家庭的。

当然，两人要是真正地相爱，也许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当时我自己确实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

俗话说，时光能磨灭一切，经常不在身边的东西便会被时光渐渐地磨得无影无踪。可惜的是，我与圭子的恋爱也一样，成了这句俗语的真实注脚。

光阴四十载，其间听人说她结婚后住在札幌附近。当然这只是听说，我们终于没能再会，而岁月却是无情地流了过去。

不过，现在每当我看地图，看到利尻富士或者沙龙坝的地名，便会条件反射地想起天盐，当然还有那似小兔般的可爱、敏捷的圭子。

每当想起她，我便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仿佛我的人生便在那里滞住了，两个人肩并肩，亲密地眺望过的晚霞中五彩缤纷的利尻富士山，成为了我青春记忆中最艳丽的景色，重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春寒料峭的札幌

北方的札幌，春天的脚步缓缓的。

白雪终于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春天似乎来到了，可是一阵寒风又会刮来片片的雪花，大地复又银装素裹，春天又悄然地隐去了。

如此春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在晚冬的札幌，我的心情也似这气候一般反反复复。

“这次去东京，真的能有所作为吗？”

我这样问着自己，那年是昭和四十四年（1959年）的三月中旬。

在这之前，我已经打算辞去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决定去东京闯一闯了。

虽然还没正式提出辞职，但过了三月底辞职的意思已向主任教授说过，他也表示理解，周围的同事也大都已经知道了。

可我心里确实还是犹豫不决，时时地在问着自己：

“真的，你今后不会后悔吗？”

决定了的事又犹豫不决，也是有不少理由的。

首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靠写小说能否维持生活，心里十分没有把握。

在大学的医院里，当了这么久的医生，我渐渐地对医术也有了信心。然而现在却要抛弃这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去东京闯荡，这值不值得？

当然，至今为止，我写小说，得了新潮社的同人杂志奖，有两次候补直木奖和一次候补芥川奖，虽说都是候补，但作为一名新崛起的作家，已经在东京渐渐地为人注目，这一点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可是，就凭这自信，便贸然去人生地不熟的东京，在那里当一名专业的作家，这又有几分的胜算呢？

就这一点来说，我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就很难说了，说有吧，有些底气不足之感，说没有吧，又有些不甘心之叹。

就恰似这春天来而复去的北方气候，使人感到模棱两可，无所适从。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待在札幌是不会有有什么大前途的。

“要去，现在正是时候……”一个声音在我犹豫不决的心里激荡起来。

至今为止，就我的生活打个比喻，可以说是穿着两双草鞋。这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不过对我来说，医生是一双草鞋，文学又是一双草鞋，我是白天在医院穿着医生的草鞋，而回到家里，业余或周末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是穿着文学这双草鞋的。所以说，当时我的精神始终是兼顾着这两个方面，说实在话，真是有些心余力绌、精疲力竭的感觉了。

看来是该决定最终穿哪一双草鞋的时候了！

心里是明白的，可行动就如猎人看见两只野兔似的，一下子无法果断地决定到底抓哪一只兔子。

正在这时，我所在的大学医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便是日本全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那是在昭和四十三年（1958年）八月，手术是由当时札幌医科大学胸外科和田寿郎教授主刀。由于是全日本的首例心脏手术，所以引起了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响。

当时，我是在整形外科研究室工作，隔一条走廊就是胸外科研究室。由于感兴趣，于是便不断地向胸外科、麻醉科、内科、病理等科的医生乃至护士打听那例手术的情况。随着对情况的不断了解，我却渐渐地对那手术产生了疑问。疑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供心脏者的死亡判断标准；二是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适应性的判断标准，这具体的在此我就不想多说了。

总之，我当时写了对那例心脏移植手术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于是我在大学内便感到难以待下去了。

当时我才三十岁多一点，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尴尬之地。

主刀的和田教授当时还兼着手术部的部长，所以我在手术部也就不能再待了。更有甚者，连我的主任教授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使我一下子厌烦起来，再也不想在这医院里待下去了。

为了避风头，有一段时间我去了地方上的医院工作，可那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只要我一在什么科室出现，便会有人觉得我又要来窃取情报，写什么不利他们文章了。

说这些，是因为我当时辞去医生的工作而专业写小说，促使我下决心的便是那例心脏手术和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快。要是当时没有那场心脏手术，没有那些不快，也许我现在还在大学的医院或札幌周边地方上的什么医院里当医生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例心脏手术事件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新闻事件了，对我来说，应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的契机。

本来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一起突发事件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对这种在现实中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我确实有着切肤之感！

从以上我辞去医生工作的理由可知，与其说我是想辞职，倒不如说我是不得不辞职的。正因为我是被逼着作出决定，所以便显得唐突和暧昧，这也给我留下了动摇不定的后遗症。

其他动摇不定的理由便是周围同事朋友对我的忠告。

例如，我决定离开医院时，同事们为我聚餐饯别，我的主任教授K先生曾对我说：

“如果改变主意，现在回来还不迟！”

这也许是先生考验我决定的一句玩笑话，可这确实实地使我的决心动摇了。

另外还有札幌的女作家原田康子也劝我：

“写小说，还没有医生赚钱多呢。不去东京，改变主意现在还是来得及哟！”

也许这也是玩笑话，大家都是笑着说的，可对我来说，绝不是笑得出来的呀！

也许自己的决定确实是错了，也许自己正在朝着人生相反的方向起跑。使这种迷惑、不安更如雪上加霜的是我母亲的话语。

当我将自己辞职去东京之事向母亲说明时，母亲哭了：

“好容易工作稳定了，干吗又辞去呢？”

接着又厉声诘问：

“辞去医生不干，想干什么呢？”

于是我回答说：

“去东京，打算专业写小说。”

母亲听了怔怔地凝视了我好一会儿，如诉地嘟哝道：

“求你了，别去干那种卖笑的事情。”

至今为止，我写小说，从来就没想到是件卖笑的事情，当时听了这话，我着实大吃了一惊。

母亲的意见对与不对暂且不去说它，可母亲那真诚的眼泪，确实使我无法继续无动于衷！

犹豫到最后，我只好去向同人杂志的朋友们求助。

当时，我所属的一家叫《库勒玛》同人杂志，人员只有八个人，所谓短小精悍吧。年龄都在三十多、四十岁，有教师、地方政府公务员，医生就我一个。杂志取名叫《库勒玛》，是德语的谐音“风土”的意思，是我起的名字，目的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通过这一本杂志宣扬一种新的精神，杂志办起来后，大家都十分地热心。

每一次同人会，讨论稿件，大家都各抒己见，有时意见不合，争论激烈，愤而中途离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最终大家都会理解，因为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小说的热爱，都是大家对文学爱好的一个充分证明。

这些朋友们曾将我的小说推荐出去，得了个新潮社举办的同人杂志奖，那是昭和四十年（1965年）的事，后来那小说又被推荐成芥川奖候补。另外我们中的X先生也继我之后得到了同人杂志奖，其他F先生、S先生的作品也被《文学界》转载，一时间成了全国颇受瞩目的同人杂志。

当时我们这些同人杂志的朋友们，经常在一家叫“萨冉贝”的小店里聚会，这是家离札幌火车站不远的店，主要卖些北方所特有的鱼类、贝类的新鲜刺身和烤海鲜，是家地地道道的家乡菜馆，由于我们与那店老板相熟，所以都喜欢去那里聚集。那年的三月中旬，我带着满腔的缠绵悱恻，找我的朋友们拿主意，也是在那片小店里。

当然，他们是完全知道我辞职去东京的事的，而且也是举双手赞同的。

“说实在的，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突如其来的如此没有自信的话语，使大家一下子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人说什么“孤注一掷，两年一定能拿到芥川奖”呀，什么“去东京，发表文章的机会多”啦之类的话来给我鼓劲儿。当然乍听这些话，我的心境并没有多少好转。

“总之，你得一往无前呀！”

我默默地听着他们那些鼓励的话，望着面前烤鱼炉里红红的火焰。

今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真的能行吗？这句已经反反复复问过自己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突然感到没有必要再问了。

总而言之，已经决定了的事，就只有勇往直前了！

这样自己给自己打气的瞬间，面前烤炉里滴进了几粒鱼的脂油，火苗一下子蹿起老高，脸颊被照得通红，我情不自禁地激动了起来：

“我去，我一定得去！”

我这话是说给周围的朋友们听的，可我知道这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那天夜里，出了店门，外面又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

从电视里看到，此时的东京已是盛开樱花的季节了。于是我更加感到，北海道春天的脚步真是缓慢得焦人呀。

如果这样下一夜雪，明晨又会是一个白茫茫的银色世界了吧。

不过，春天虽然迟迟不肯露面，但是春天的气息是确确实实地来到了。

与这季节一样，我的心里也终于泛起了一阵迟到的春意。

“事到如今，只有前进……”

我又一次告诫自己。将大衣领子翻起，迎着飞雪，踏着夜路朝家里走去。

这次重返三月的札幌，入夜后仍像当年那样寒冷彻骨，飞雪漫漫。

北国的春天确实是姗姗来迟，白雪依然是这城市的主人。

那天夜里，我眺望着暗黑中的飞雪，当时自己从那迷惘、彷徨中挣脱，毅然离开故乡踏上新的人生之路的青春时代，又一次在脑海里泛起。

“一切都好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么安慰着自己，我伫立在北国春天的飘雪中，回想起在那同样的季节里，自己年轻时的盲目、奔放、迷惘、彷徨，不由地感到心潮澎湃。

樱花荫翳下的庶民街

昭和四十年（1965年）三月，连绵的山峦上还盖着皑皑的积雪，我告别了故乡札幌，只身一人到了东京。东京已是樱花含苞欲放的季节了。

论季节该是春天了，可北方的春天却是有名无实的，与那里风雪雨雹交加的天气相比，东京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这才是真正的春天呢。

一下子置身于两地如此大的反差之中，我突然想到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不由地感到周围的花气透着冷意，身子也禁不住地紧紧地缩了起来。

孑然一身来到这里，今后的路将会是怎样的呢……

尽管从决定来东京的那时起，心里对今后的艰难是有所准备的，然而现在，真正置身其中了，心里还是难免有些不安与迷惘。

到了东京后，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是住进了两国附近的石原一丁目的公寓以后。

当时，我为了生活，在墨田区石原的一家Y医院找了份每星期三天的临时医生工作。公寓是医院的，就在附近，房租也是全免。这是一套由两间六席⁽¹⁾房间与一间厨房组成的二室户，房间在三楼，上面还住着同医院的护士及其他杂勤人员。

搬到那里以后，尽管房间不宽敞，但我还是辟出一个小空间，布置出一个书房，准备了稿纸与笔墨。

以前在札幌我没能写出好的小说，是因为工作太忙，我总认为只要有时间，自己一定能写出好的东西来。

可是到了东京，每周只工作三天，写作的时间是有了，可以说是自己的理想成了现实，却还是没能写出像样的东西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确实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今为止，自己住惯了的家，习惯了的医院、同事、同学，这一切突然全变了；来到东京这么个大都市，在完全陌生的医院里打着临时工。

还有那每周四天的空闲日子，这当然为自己写小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但我却对着这太多的余暇，一下子不能习惯，有些无从把握，无所适从了。

有一段时间，还是如以前札幌时的老习惯。每天早上七时匆匆起床，但突然发觉这么早起并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又怏怏地再睡到床上去。也许早起写作不失为件好事，可想到又会有哪一个作家会这么早起神经兮兮地写作呢，于是只好再次钻进被窝睡到中午时分再起来。下午该写了吧，可打开电视便被精彩的节目所吸引，心里便想着晚上再写吧。于是，下午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到了傍晚，去附近的小酒馆喝上几杯，不由头重脚轻，当然就更无法动笔了。于是想着干脆明天写吧，一觉睡去，结果一天便如此白白

地过去了。

本来，作家是个奇妙的职业，早晨何时起床，或者一大早便喝起老酒，都不会有谁来说三道四的。所以说自由，是没有比这职业再自由的了。只是“写出东西来”这一使命却时时压在心头，使人一分钟的自由也没有！

以前在医院上班，每天查病房、看门诊、动手术，一切都犹如机器似的有规律，而且始终是争分夺秒、按部就班的，可现在突然都变了，一切都是自由的，都可由自己支配了，自己反而一下子不能适应了。

虽说生活不能一下子适应，但时间确实十分充裕。可是不能安下心来写东西又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回顾，当时的自己也许是太紧张了。

写小说，靠这收入来生活，也就是通常说的走专业作家的道路。每想到此，我便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产生胆怯与焦虑，这也许是写不出东西的最大原因吧。

放松一些，不要有什么顾虑，这么自己勉励着自己，可一坐到稿纸前，编辑人员的态度，书籍杂志的铅字等等的胡思乱想又会在脑中浮现。于是，心里便会一阵阵烦躁，坐立不安，脑子也变得空空如也了。

当时自己的处境，简单来说便是个准专业作家。虽说已在中央的杂志得过新人奖，芥川奖、直木奖也进了候补，但离真正得奖还差一口气。打个有趣的比方，就像那相扑运动员一样，离十两⁽²⁾还差一步之遥。

这样的状态，如果不能再上一层楼，将是怎样的处境呢？

当时，我曾认真地想过这个离专业作家差一点，又不是专业作家的人的处境。

用打高尔夫球来比喻，水平达到与专业球员差一二棍的地步。在别人看来一个业余的球员，已经达到“与专业球员差不多的水平”了，这无疑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荣誉。可这业余球员如转成了专业球员，那在人们看来就是一个蹩脚的球员了。

再用女人来比喻，有人说“那姑娘长得像演员”，那一定是表扬那姑娘漂亮了；可那姑娘如果真的去当了演员，那在人们看来便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三流演员了。

当时的我也一样，时常有人夸我说“做个专业作家也当之无愧了”，这也许只是因为自己是个业余写作的而已吧.....

那时，自己总是这么胡思乱想，烦恼无比，彷徨不定。

也许自己的选择太莽撞了？也许在札幌再待一段时间，再积蓄一些实力，然后再来东京才是上策？不，也许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实力。这么冒冒失失地到东京来，不是太唐突了吧！

果然如钱别的酒会上，恩师对我说的“人生每跨出一步必须三思”吗？或者如原田康子说的，应该对专业作家的艰难有充分的认识。

夜深人静，无缘无故地醒来，临别札幌时，母亲的话又会在耳边响起：

“你呀，干吗要去干那卖笑的营生呀！”

当时听了，只是感到母亲的话有些极端，一笑了之。可现在来到东京，静静地一个人想起来，作家的生活与卖笑的生活真是太相近了。

相同的日过晌午起床，相同的傍晚开始上班，相同的深更半夜不睡，相同的收入极不稳定，相同的银行不肯贷款。

这些与卖笑的行当一般无二，这样状态下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来？

而且初来乍到的东京，举目无亲，孤独感又深深折磨着我的心灵。

虽说隔一天要去医院打工，要与那里的医生、护士交往，但自己心里毕竟只将那里当作暂时的混口饭的场所，心里别有他求的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况且，自己的这种心态也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所以，周围的人也不会与我有深交的。

那时，我经常一个人去与我的住所隔着一条马路的震灾纪念馆。不过，去那里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那里有为纪念关东大地震死亡的众多生灵而设的纪念堂和草坪公园，是附近人们常去的一个休憩之地。

到了那里，往往只是呆呆地坐着，看那一群群的鸽子与追逐戏耍的孩子，以及带孩子来散心的老婆子。

大白天一个三十好几的汉子，怔怔地待在公园里，在附近戏耍的人们，也许会感到十分奇怪。可我身子坐在长靠椅上，大脑却一刻也不能休息，时而做着自我安慰，时而做着自我鼓励。

“啊，啊，人生不能蹉跎在这里呀！”

当时我打工的Y医院在东向岛还有一家分院，那里一位医生辞职。医院要我每周去那里帮忙一次，我爽快地答应了。

与住所隔壁的总医院相比，那分院是很远的，但想到也许去那里能够有个好心情，所以我就答应了。

去分院上班，使我领略了东京的好些地方。

例如分院东面的向岛百花园，与此相反方向的鸽之街，以樱花年糕闻名的长命寺，以及离那里不远的隅田川的沿岸风景。还有浅草的花屋敷、六区街等等。

去这些地方都是毫无目的的。只是信步而去，优哉游哉，有时停下来喝杯咖啡，有时坐下来喝上一杯酒。

当时的百花园在都市中还保持着一份祥和的宁静；鸽之街也有着粉头鸨母的余韵，显得娇艳而又闲适；浅草充满着庶民的嘈杂与活力；隅田川则悠悠扬扬的；隔岸望去总是一片霞光溢彩的景色。

记得当时有家小说杂志介绍了五位被认为有希望的新作家，其中有藤本义一、井上靖、石堂淑朗、长

部日出雄和我，我的照片背景便是那隅田川畔的景色。

现在看着当时的照片，想到当时选中我们五人的那杂志的总编，如果我们五人与他心愿相反，没能出人头地，他该怎么办呢？回首往事，恍如隔世呀。

两国、石原、东向岛界限，每当回想起这些地方，都会觉得孤独、倦怠、惆怅，还有那樱花荫翳下的晌午至傍晚时分里所特有的深深的寂寞，浮上我的心头来。

初到东京时正逢到樱花争妍、花团锦簇烂漫的时节，在这繁花似锦的氛围里，我曾对今后的人生有过太多的彷徨与迷惘，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会使我对那些地方生情吧。

同时，或许也是那烂漫的樱花在欢迎我，在向我夸示都市的繁华，是在激励我品尝都市生活的美味。

“你这小子，来这里，会有出息吗？”

在那花气如云的樱花树下，我曾无数次地这么问过自己。也许是这种情绪太强烈，现在每到四月的樱花盛开季节，我一面会对那满树的樱花爱得如痴如狂，一面又会与那时一样生出些许的焦躁与叹息。

“现在，可是无法回头了呀……”

岁月如梭，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可东京庶民街里的那些樱花开放时的百花争艳，凋谢时的落英缤纷，那情那景，总能撩起我心中那一丝丝的忧愁！

^① 日本房间面积都是以榻榻米席子计算的，一榻榻米席大约1.6平方米。

^② 相扑运动员的级别，最高是横纲，依次是大关、关胁、小结、前头、十两。十两以下就不能算专业运动员了。

薄野之爱

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刚从札幌医科大学毕业。为了取得医生资格，每天去大学附属医院当实习医生，还没有正式的固定收入。

有一天夜里，我平生第一次踏进了薄野⁽¹⁾的一家酒吧门槛。当然，自己是去不起的，是跟着同医院的Y医生一起去的。

在那酒吧里，我结识了一名叫千秋的姑娘。

本来，男人与女人的交往，是很讲究一种缘分的，千秋与我的交往，正是应了这“缘分”的说法。

当时，千秋工作的那家酒吧属于一种舞蹈酒吧，大堂的中央有乐队和舞池，客人可以在那里与店里的小姐一起跳舞。

与千秋是怎么跳起舞来的，现在已记不太确切了。只记得当时自己初涉这种场合，难免显得十分拘谨，很少言语。她见我显得有些无聊便主动上来邀请：

“一起跳个舞吧。”

那时代，跳舞在大学里也十分流行，各种学生组织为了募集活动经费，也经常举办舞蹈聚会。

所以我也学会了跳舞，可这种场合还是第一次，与千秋走到舞池里，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千秋身材小巧，气质高雅，穿着敞胸的黑礼服，胸口的金项链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的眼睛一瞥见她的胸口的光芒，心脏便如小鹿似的跳跃起来，可她却显得满不在乎，胸脯紧紧地贴着我，十分地从容大方。

本来跳舞身体碰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在酒吧里，又是那么敞胸露肩的姑娘，心脏难免怦怦乱跳，人也感到心荡耳热。跳了两三曲，临结束时，她突然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

“有空，再来啊，就你一个人……”

说这句话时，千秋的声音有些颤抖，好似萨克斯管的音色。直到我从酒吧离去，那声音还久久地留在我耳边。

可是那样的地方，我一个人能去吗？去一次又要花多少钱啊？

过了好几天，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向Y医生打听起来。

Y医生的回答是一个人去不要紧的，可单身客人去那种地方是很少的，最好事先预约好哪一位小姐。至于费用嘛，准备好五千元问题就不大了。

当时大学毕业的工资是三万元，五千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我为此又去了一家私人医院打工挣钱，一

个月后，打电话到那家酒吧，确定了千秋上班的日子，便一人去了那家店里。

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从那以后，我又去了好几次，有时等她下班了又一起去吃夜宵，渐渐地对她就有了一些了解。

千秋与我同岁，也是二十五，却已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但她并没有结婚，女儿的父亲据她说是薄野经营着好几家饭店的S老板，比她大二十多岁。也就是说千秋是未婚先孕，对此她也不想隐瞒，言语之间还透着一种自己选择道路的自豪感。关于与S老板的关系，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据她的解释也已完全结束了，现在只是为了女儿的抚养费偶尔有些联系而已。

我突然有一种好奇，问她为什么与S老板分开，她回答得十分干脆：

“那样的白相人，我讨厌！”

听了她这话，我才有些放心，但心底里还是存在着些许的疑虑，担心会在这薄野地区与她那分手的男人不期而遇。

那以后过了两三个月吧，我与千秋终于第一次出去旅行了一天。去的地方是离札幌乘车两个多小时的支笏湖。

在那湖边的旅馆里，我们第一次住在了一起，可不知什么原因，那晚我却一点精神都打不起来。

既然两人一起在外过夜，当然对她过去的一切该是原谅的了，但为什么打不起精神来呢？

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心里却似乎是有些明白的。

现在要说明一下，也许女性读者不会太理解，那就是男女结合，男人的自信是不可缺少的，男人只是当他感到自己能支配、掌握一个女人时，他与她的性爱才会顺利进行。

然而，我与千秋抱在一起的瞬间，不，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以前，我的脑子里一直有着千秋的女儿及这女儿父亲的影子。当然我没见过他，也想象不出他的长相，但在我的意识深处，却一直在与他进行着战斗，以至关键时刻便败下阵来。

比自己大二十多岁，在薄野地区相当有名的老板，我是绝对胜他不过的。

这么一想，我自己也不能控制，不可思议地一下子萎靡不振，心慌意乱起来。

这在女人是无法理解的，往往碰到这种时候，她们会认为靠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技巧能够使男人重新振作起来。可事实往往适得其反，最后反而会使男人更加丧失自信。

幸好，千秋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对我的无能，她只是轻轻地安慰道：

“今夜就睡吧，你能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语言充满着柔情，充满着慈爱。

我的男人的自尊因这一句话得救了。在那湖边一宿无语，第二天回到札幌，在钟台⁽²⁾附近的咖啡馆

里，千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喃喃地诉道：

“今晚，还想与你在一起呢。”

昨夜失败了，今夜再来一次，这是她的真心，还是出于同情？可我却顾不了这么多了，被那深深的情怀所包容着，一下子恢复了男人的自信。

那夜，我们又一起住进了札幌的宾馆，我激烈得不能自制，她热烈得无与伦比，终于我们的爱成功了，身心都感到无比地舒畅、满足。

与千秋相好后，我是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女人娴熟技巧的滋味。这也许是她以前的那位男人教给她的，但此时对这些我已是无所谓了。

千秋的技巧为谁所教，她的身子为谁所有，对我已不再重要。事实上，她是那样地热烈，那样地淫荡，这一切都是为我所为，望着扑在自己怀里的她，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使我更加精神抖擞，激奋不已。

现在想来，如果千秋对我第一个晚上的行为表示出失望或轻蔑的话，我也许就会对她失去兴趣，也许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也许从那以后便唯唯诺诺失去男人的刚性。

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果要不用刀子杀死男人，只要找几个女人，不断地对那男人说他没有男人味，那么，那男人便是必死无疑的了。

男人的精神，表面上刚强孔武，可骨子里却十分软弱，十分容易受伤害。

回首往事，与千秋交往的六年间，我学到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自信，这是一种十分充实而丰富的人生阅历。

当然，那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女孩，但与千秋相比，他们只是一种性欲的伙伴而已。

而与千秋的交往，已经超出了性爱的范畴。一种人所具有的本能：贪婪、肉欲以及由此而引发出来的深刻、多彩、妖荡、性爱、恣意、华丽、恐惧、迷惘，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感受到了，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

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我人生中生命火焰燃烧得最热烈的时候。

与千秋相爱后半年，我成了正式的医生。她住的地方离我的医院很近，可以让我经常住到她的家里去。那房子是千秋朋友的，她向他们借了两间房，她朋友夫妇也时常帮她照料她的女儿。

我去时总是要等到她下班，大约是在深夜，她女儿也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俩总是在她女儿的身边相亲相爱，第二天一早醒来，时常是她女儿隔在我们中间，三个人形成个川字形地躺在一张床上。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难免会有些别扭，同时会产生出一种不安来，怕自己会卷入她的家庭中去而无法摆脱。

可是，不安毕竟是暂时的，更多的时候我是沉浸在千秋那柔情似水的爱河里的呢。

我们的爱，当然不仅是夜晚，清晨，甚至白天趁医院休息时，我都会跑到她家去，爱过之后再回医院上班。

千秋对这样的我，也是十分地理解并真心诚意地关爱着的。

不过老是在她家里，又是别人的房子，还有她女儿在，我总感到不能尽兴。

于是一年后，我又在别处租了间房子，作为我们俩约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热情奔放地相亲相爱，即使爱得天翻地覆也没有人来干涉。

然而，两人之间终于飘来了一片阴影，因为我已三十岁，父母催着我快些结婚。

不断有人拿照片来介绍对象，每次问我什么态度时，我总会想起千秋来。

潜意识中，要结婚，就要如千秋似的姑娘。

实在说，千秋并不是个美貌的姑娘，但她聪明、活泼，小巧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灵活敏捷，十分讨人喜欢。

与她待在一起，不会感到寂寞，但把她作为妻子，却有着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就是她有女儿，第二就是她在酒吧工作，夜生活的习惯已是根深蒂固。

这两点，我母亲当然反对，就是父亲也绝对不会同意的。当然，如果我不顾一切后果，也许可以与千秋结婚，但这样我便会失去自己的家庭。如此重大的决策，我是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所以难免会显得期期艾艾，踌躇不决。然而，千秋却察觉了我的心事：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你和我结婚的，你与谁结婚，我都不会恨你的。”

她的话，应该说一半是真话，但另一半肯定是违心的。然而，我现在想想还感到十分对不住她；可结果我还是听信了她，开始渐渐地与她疏远了。

光阴似箭，长长的岁月流去了。

这期间，我离开了工作了十年的医院，去东京写起了小说。

时间与距离确实如一扇屏风，将我们隔了开来。这期间我与她虽说曾见过几次面，但再也没能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里面去。

说老实话，我对她还是一往情深的，只是她好像总是对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已经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重新想起，这也许是千秋的生活信念，但我与她毕竟有过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呀，能完完全全地让它过去吗？

与我的态度相比，千秋是那么冷淡，我真不明白，她是故意以冷淡来使我死心？使不肯结婚的我冷静

下来？这或许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对我最后的一种爱？

岁月悠长，转眼我已五十多岁了。有一天，札幌医院的一位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千秋患了肝癌，已是晚期，住在山手的医院里，信中还她说她想见我一面。

一瞬间，我脑海里又映现出千秋纤细的身躯，耳边又响起了那娇喘吁吁的呼吸声，同时感到全身发热，心气高昂起来。

本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将她忘了，可现在才发觉没有忘。记忆只是被锁在心灵的深处而已，她还是如一朵鲜艳的花，在我的心中生长着。

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急急飞去札幌，直奔千秋的病房。

还是二月的天气，医院周围的群山都还被笼罩在白皑皑的雪里。病房里倒是温暖如春，阳光明媚，宽敞的病房的一角，千秋似乎比以前更加纤弱瘦小了，静静地躺着。

一刹那，躺在床上的千秋好像是另一个人似的，只有那鼻子周围小小的皱纹还是与以前一样，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下子扑到床前。

“真想不到……”

我这么说着，千秋只是答了声“谢谢……”，便哽住了。

从东京出来得匆忙，也没有带什么礼物，只是带了一包灵芝，据说对癌有疗效，于是便取出递给千秋，嘱咐她用水煎服。

早就不当医生了，且带去的药也明知无效，可还在劝她吃。自己当时也感到有些冒失，但她十分欢喜地接受了，并虔诚地叨念道：“一定煎了吃下去。”

接着我又向她讲了自己东京的一些情况，她也说女儿已大学毕业，现在已当了教师，自始至终我们都没谈及她的病情，这其实更痛苦。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吧，我便匆匆地向她告别了。她说要送送我，硬撑着身子送我到电梯口。分别时，还是如以前一样，那样亲切地微笑着，轻轻地摇着手。右手撑着腰，是用左手，张开着手掌，来来回回地轻轻晃动着。

一瞬间，我恍惚回到了以前，每次与她相爱后，从她家出来，她也是这么一模一样的动作，轻轻地摇着手与我告别。然而，电梯的门闭上了，千秋的笑靥被挤成一条线，随即悠然消失了。

千秋死了，离我去探望她才过了一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由默默地点了点头，同时感到，我与千秋所度过的那些甜蜜的日子，已被密封了起来，深深地埋在了那天去探望她时看到的医院周围的那些积雪如被的山峰里了。

我无言地闭上了眼睛！

(1) 薄野是札幌市中心最热闹的娱乐区。

(2) 札幌市内的名胜古迹。

大学附属医院的地下研究室

想当年，有一段时期我是与兔子、小狗生活在一起的。

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认为我是在动物园里工作的呢。其实，当时我还是在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国家的正式医师资格考试已经通过，成了一位正式的医生。但我却还是留在大学的研究生院，整天钻在地下研究室里，用兔子、小狗做着实验，收集资料撰写博士论文。

我的专业是临床整形外科，每天早上八时去住院部查房。然后看门诊，下午做手术或者各种仪器检查。所以真正到地下室，静下心来做实验研究，一般都要晚饭后才能开始。这样的研究一般都要到深夜才能结束，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当然，大学的附属医院既是医疗机构，同时又是研究机关。有一部分医生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这一点普通人大概是不了解的。

我开始去地下室进行研究工作时是研究生二年级，一直到四年级，整整两年。年龄嘛，是二十六岁至二十八岁两年间。

这段时期，夜里是当然的了，就是白天，也是一有空便钻入地下室，做实验，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我的那段青春年华说是在地下室里度过的也不能算夸张。

这样说，想来我当时该是在做着什么了不起的大实验了。其实不然，整天只是给兔子、小狗喂喂饲料，观察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或者干脆陪着它们同吃同睡，真正可谓与动物饲养员一般无二呢。

这研究室在地下，又年久失修。走廊的顶上到处交错着电线管道什么的，两边杂乱地堆放着纸箱、旧书以及损坏了的医疗器械。这走廊的尽头，更有一排玻璃橱，里面放满了一个个瓶子，瓶子里是用福尔马林药水浸泡着的人脑及各种脏器。另外，走廊的对面是胸外科的研究室，这研究室再朝里是仓库和资料室，平时少有人走动，而靠近我的研究室的前面是楼梯，楼梯的前面是解剖室和太平间。人一进到地下，便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到了夜里打电话叫外卖送吃的，饭店的人也都不愿意来。

可是，我却感到这地下室是我唯一不受人打扰，可以安心做自己事情的地方。所以，我一进这洞穴似的地下室，心里便会有一种安全感。

在这地下室里，我主要做的是骨头移植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将兔子、小狗的各个部位的骨头搞折了，再在这骨折的部位上做各种各样的骨头移植实验。

拿兔子来说，先将它的后腿骨搞骨折了，然后在那骨折的部位绕上石膏。通常致使骨折的办法便是用东西猛击兔子的后腿，之后再上石膏。这样也许被认为是十分残忍，但我们都是给兔子上了麻醉药的。当然，结果是一样的，人为地将兔子弄成骨折，实在是件残忍的事，但为了医学实验，也只好请兔子朋友多多原谅了。

兔子骨折后，便在骨折的部位里注入 P^{22} 的渗透液，然后便仔细地观察骨折部位的各种病理变化。

在观察当中，我发现同样上了石膏的兔子，雄性的与雌性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先来说雄性的兔子，当后腿上了石膏后，它会感到万分痛苦，拼命地用嘴撕扯腿上的石膏，想挣脱这石膏的桎梏。

可是，这种挣扎实在是徒劳的。

“兔兄弟呀，兔兄弟，我看你还是别太勉强了，还是趁早死了心，省些力气，多吃点东西吧。”

我心里这么可怜着这些兔子们，总是挑它们最喜欢吃的豆腐渣和胡萝卜喂它们，可它们往往理都不理我，还是我行我素地撕扯着石膏，一副死不罢休的气概。

与雄兔相比，雌兔子就要乖巧得多了。

当然，刚上石膏的半天里，它们也同样撕扯石膏，因为它们也不想没有行动的自由。

但是折腾了一段时间，它们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便会停止挣扎，慢慢心平气和了，便开始吃放在它们面前的豆腐渣与胡萝卜。

这种心情的转换真是太妙了，感到不行，马上停止挣扎，并且能够很快面对现实，适应新的环境，顽强地生活下去。

可雄性兔子却不然，一味地死不买账，扯不掉还是不停地扯，又不吃东西，渐渐地体力衰退，终于不能帮助人们完成实验。雌性兔子正相反，很快地认清形势，停止挣扎，食欲又很好，所以体力不但不会衰退，由于只吃不运动，大都是长得肥肥胖胖的。

这样一比较，要说哪一种兔子更对实验有用，那当然是雌性兔子喽。

这雌雄兔子的性格不同是做实验的人所必须了解的常识，同时也喻示着某种深奥的哲理。

譬如，从动物生命力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来看，雄性要比雌性差很多，说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男人的适应能力要比女人差好多呢。

那时在地下室做实验的，除了我，还有其他五六位医院的研究人员。

我主要是研究骨头，他们主要是研究肌肉，他们使用的实验动物主要是土拨鼠。

实验空暇的时候，我会去观察那些土拨鼠，这里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雄鼠与雌鼠关在一个笼子里，雄鼠总是会对雌鼠感兴趣，而去追逐它。

也许是发情期，但见到的总是雄鼠追雌鼠，可雌鼠总是拼命地逃避。

“开什么玩笑，让你这么简单得手吗？”

雌鼠老是这么戏谑似的逃避，而雄鼠又会加倍努力地追逐！为此，笼子也时常被它们闹得翻来滚去。

雌鼠逃遁的速度总是特别快，雄鼠总得追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死了心，停下来不停地喘气。那么

这样笼子里应该安静片刻了吧？不对，这下雌鼠却又会主动地去接近雄鼠，甚至用屁股去挑逗雄鼠。于是，刚死了心、安静下来的雄鼠又一次被挑逗得兴奋起来，又开始追逐，雌鼠却又是拼命地逃遁。

既然要逃，为什么又要去挑逗、刺激人家呢？

看来这雌鼠真不是个好东西。

这么想着，看看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不是也很相似吗？那些女人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更有甚者还袒胸露肚，挑逗、刺激得男人不能自己。这些男人便拼命地去追求，然而她们却是逃得远远的了。

于是，男人只好死心，安下心来。这时，女人又会凑上去向他们卖弄风骚，待到男人又追上来了，她们照例又是逃开了。

雄兔、雌兔、雄鼠、雌鼠，还有男人、女人，这些大自然中的动物，虽说物种大相径庭，但性情却如此相近，实在是我在地下研究室里得到的一大收获。

用动物做实验，除了能得到以上的那些启示以外，还须注意不少的问题。

首先要关心动物的身体，为确保它们的体质良好，必须要喂给它们充分营养的食品。比如小狗，当时商店里还不像现在那样有现成的狗粮供应，所以平时在家便时时要找些剩鱼剩肉装进塑料食品袋带去研究室。这样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去餐馆吃饭也总是将剩下的菜肴带走，为此，我常常被人认为是小气鬼而遭人白眼。

又比如兔子，喜欢吃豆腐渣和胡萝卜，为此我必须时常早起去豆腐店和菜市场。还有兔子要吃青草，我又必须利用休假去郊外割草。而这一切所需的费用又都是自己掏腰包，虽说数目不大，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可观的经费了，再说还要陪上不少时间和精力。

另外，最花精力的便是动物的试验注射，如果研究要求每隔两小时注射一次，那么整天就不能离开，尤其是夜里连睡觉都不得安宁。运气好的话，有几个人同时实验值班，那还能打打麻将消遣消遣，如碰到独自一人在值班室里，睡下怕睡过时间，不睡又困得难受，真是独对青灯，长夜无涯啊！

当时为了防止睡过时间，常常有意不小便睡下，依靠小便来将自己唤醒，这样一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年轻时的梦，尽是些这里那里寻找厕所的梦。

也许是年轻时练就的本领，现在年纪大了，我还是能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要几时起床，便能几时醒来。也就是说，想睡时能睡，想起时能起，这种野狗的习性，当然使我的作家生活得益匪浅。

被实验的动物的最后结局，大多情况下便是被杀死。

它们为了医学研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最后我们还要亲手杀死它们，在感情上难免会有些不忍，但不这样做，往往又不能得到最终的研究资料。

即使让它们活着，它们也还是得被当作别的实验品使用，还给保健所，结果还得被杀掉。

不过杀死这些动物的手段是大有讲究的。例如兔子一般都用很粗的针从前腿内侧对准心脏一下子刺入

并注入空气。这方法听来十分残忍，但实在是最少痛苦，又不花钱的好办法。

初学这种办法，往往一开始心慈手软，一针打下去没到要害，兔子一下子死不了，活蹦乱跳地反而显得痛苦万状，渐渐地老练了，便能百发百中。这样实验圆满成功，兔子也少吃不少苦。

再说杀狗就更残忍了，一般都是用东西猛敲其后脑致死。不过我做实验的小狗，一般只骨头受些伤，所以都不将它们杀死。

记得有一只叫茜诺的小狗，很是配合地为我忍受了两次实验的痛苦，见到我总是摇头摆尾的，我实在不舍得杀了它，最终便将它抱回了家里。因为它对我的骨头移植实验做过贡献，所以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特拉斯⁽¹⁾，它在我家生活了五年。

还有那么多动物被杀掉后，肉如想食用还是可以吃的，但由于都注射过渗透液，所以一般都没人吃，倒是它们的毛皮会被人利用，我的椅子上就铺着一张漂亮的兔皮。

为自己的研究献出生命的兔子，还忍心剥下它的皮来垫在屁股底下，在外人看来这也许太不仗义了，可在我的心里，却是抱着一种别样的感情的，这便是每看到椅子上的皮毛，便会产生一种对兔子感激的心情。

总而言之，实验结束了，我总是诚心诚意为这些献身的小动物祭奠一番的，因为我的博士帽，应该说是用这些小动物的生命换来的。

遗憾的是，现在那间我与那些小动物一起住过的地下研究室，以及小动物住过的房间都已不存在了。

十几年以前，医院改造成了现代化的大厦，那陈旧了的、肮脏不堪的房间都被拆除了。

古人云：“壮士心系……”不，在这里我要说“动物心系昔日战场！”可现在这里使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已不再留有任何能够使人凭吊的痕迹了。

同时又想到现在，在那些大学医院的实验室里，又有多少小狗、小兔、土拨鼠在遭受着相同的命运啊！

每想到此，便会感到一种悲哀，同时又为人类这种动物的蛮横、无情而深表遗憾。

然而，又不能说，为了这些动物而中止人类的各種研究、实验。

于是，我在悲哀的同时，只能做一件事，仅仅是一件事，就是默默地为这些小动物们祈祷。

⁽¹⁾ 特拉斯（transformer）英文原意为变压器，这里表示小狗受了很多痛苦，仍然活泼可爱的意思。

白衣之恋

男人和女人，有时真的十分简单，一个偶然的契机便会相处得如漆似胶。

譬如同单位工作的男上司与女部下，公司经理与女秘书，导演与女演员，医生与护士，这些都是典型的容易发生风流韵事的关系。

这么说来，我与智子应该是最后那一种，医生与护士的类型了。

我们俩相识时候，我二十七岁，她比我小四岁，二十三岁。

当时我在札幌医学院附属医院任整形外科当医生，她从医学院附属护士专科学校毕业，已取得正式护士资格证书，原来在内科，后来调到了我所在的整形外科当护士。

同时调来的有三位护士，包括原来整形外科的护士在内，智子的美丽与开朗是出类拔萃的。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应该说肯定是好事，她竟被派到了我所在的小组，与我一起负责十多位男女病人的医护工作。

智子性格开朗，反应也十分敏捷，工作起来真是一把好手。这样优秀的姑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的好感。半年以后，我俩的关系便很深很深了。

这也许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吧。五个病房，十多位病人，我们俩每天在一起巡诊、查房、与患者谈心，自然而然地，我们俩的关系也就十分密切起来了。

自从与智子相爱后，我每次去病房的护士中心，心里就抑制不住地兴奋。

每天一早，我到她那里，她便已将查房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开始吧？”我轻快地向她征询，她总是爽快地点着头，推起药品车子和我一起朝病房走去。于是，我们一起按间查房，给病人换纱布，听病人说症状，同时对于我作出的新的处理决定，她也都是领会执行得十分周到准确。

现在说来，对那时的病人也许不够礼貌。当时，我人在查病房，心里总觉得是在与智子约会，一起从这间病房走到那间病房，肩并肩地讨论着晚上去什么地方游玩。更有甚者，我会在处方上写道：“今晚七时，智暮里见。”塞在她的手里，然后两人心照不宣地相互微笑。

当然，我俩的亲热，不仅其他的护士，就是那些老病人也是心领神会的。

终于我俩的关系在医院里传得沸沸扬扬，连那些埋头钻研医术的男医生也知道了。当然，我俩也并不否认，更没有什么感到必须隐瞒的。

因为我俩相互喜欢本来就是事实，被人知道也不是什么不可见人的事，又没有法律规定医生与护士不能恋爱，倒是相爱的人在一起工作，反而会将工作做得更好。工作做好了，病人也是受益匪浅的。事实上，病人们对我们的关系报以赞许之微笑的也为数不少呢。

当然，也有些人对我们抱有成见，甚至敌意，存心诽谤，和我们过不去的也有。

譬如，有位A护士，当智子休息她当班时，我招呼她：“去查房吧。”她便会酸溜溜地反诘道：“和我去不要紧吧？”还有碰上给病人检查，动作不规范，我说她几句，她便一脸的不屑道：“我没智子小姐灵活，对不起啦。”

看着我时不时地让人抢白，陷入尴尬的境地，有一天夜里，医疗局长与我一起喝酒，趁着酒意便提醒我道：“我说你呀，在护士中心那么块巴掌大的地方，要么置身度外，要么一碗水端平。”

不愧为医疗局长，经验丰富，说得十分在理。可是我怎么能做到与全体护士都亲密无间呢？

我是医生尚且如此，智子作为护士整天和她们一起，那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我问她，她也总是十分开朗地摇着头说没什么的。

本来北海道的女性就是以性格开朗、干脆，没有扭扭捏捏脂粉气而闻名的，智子更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吧。

总而言之，对我来说，两人能够相爱，才是最重要的。为了爱，受人抢白、嘲讽都无所谓，或者说反而更能激起我去追求爱的决心！

当时我与在札幌的父母一起住，智子住在医院的护士宿舍里。后来工作了三年，她决定搬出护士宿舍了。宿舍房钱确实很便宜，但却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晚上又不能回去太晚，所以一般工作时间久了的护士，都喜欢搬出去独立居住。

找了好些个地方，最后智子租下医院附近的一间下宿屋⁽⁴⁾，但遗憾的是，这下宿屋是女性专用的，不允许男人越雷池一步。

所以，虽说智子单独住了，但我们平时的相爱场所也还得去情人旅馆。不过我们有时也会感情用事，记得有一次，我俩从旅馆出来，还是难舍难分，我便不顾三七二十一地趁着夜深人静，钻入了智子的房间，在那里过了一夜。

也许第二天我休息，所以睡得很放心，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公寓的管理人员都已起床，更糟糕的是智子偏偏那天值班，只好给我准备了一些食品便去医院了。

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敢发出一点的声响，只好捂着被子闷头睡觉，可是身体不争气，不一会儿便感到小便憋得难受极了。偏偏那木头造的房间里又没有厕所，要方便必须出门去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这样肯定会被管理人员发现的。

不得已，我只好在脸盆里铺上一块抹布，凑在盆上撒了一泡尿，然后再将脸盆端到灶台的水斗里小心翼翼地冲掉。

这样闷坐了好几个小时，当傍晚来临，智子终于抱着一大包食品回来时，我那兴奋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一下子扑上去将她抱得紧紧的，亲个没完。

这种小小的插曲，却可以看到我们的恋爱是何等甜蜜，然而从那以后过了半年，智子突然被派去小儿科当护士了。算来她到整形外科才两年，这样的调动实在有些异常，我们猜想一定是老瞧着我们不顺眼的

护士长从中作梗。

但是，尽管我表示出了不满，但护士的人事调动权是在护士长手里，我作为医生是无能为力的。

结果，智子还是被迫去了小儿科。我们只好靠偷偷地打电话联络，或者在通往小儿科的楼梯边匆匆地见上一面，约好幽会的时间、地点。

可是在一家医院里，再怎么偷偷摸摸也还是不能避人耳目。对此，我们只好抱无所谓“你们要说，就任你们去说”的态度了。

在我当时来说，之所以敢抱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一是老偷偷摸摸太麻烦；二是我的主任教授自己是再婚，他的夫人便是以前的护士长，所以对医生与护士恋爱持宽容理解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已有了正式医师的证书，智子也有正式护士证书，万一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我们的恋爱自己感觉应是一帆风顺，他人看来也是甜甜蜜蜜，值得羡慕的一对。然而，如此美满的恋爱，不知不觉也会产生裂缝。

这原因之一便是智子怀孕了。

当她将此消息告诉我时，我一下子从理想的云彩里跌回了现实的困惑之中。

“去医院打掉吧。”

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对智子说了，可她却不愿意，想将孩子生下来。

“我自己是护士，怎么能将一个生命……”

作为护士对生命十分珍惜的她，当然不肯将一个幼小的生命扼杀，这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此时此刻将孩子生下来，也实在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我虽说已是医生，但还在读研究生，没有固定的正式收入。起码在取得学位之前不想有家庭的累赘。同时我认为，自己与她做爱时总是问她是否要紧，总是选在她无碍的日子里做爱。虽说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但心理上是毫无准备的。现在突如其来地知道这消息，当然不能说她有什么企图，但总觉得她是存心计算好了的。

于是，我们之间便产生了摩擦，结果到四个月时，她才勉强去做了堕胎的手术。当时我一直陪着她，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不料手术后她第一句话便是唠唠叨叨地抱怨：

“这堕下的胎儿，我让人送去你家了。”

我一下子脑袋胀了起来，她接着又冷冷地扔来一句话：

“医生给我看了，那是个男孩，长得与你一模一样……”打下的胎儿，医生是绝对不会让她看的，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只感到背上一阵阵发冷。

后来，我以这件事情写成了短篇小说《透明的结晶》。但当时，我心里真正是七上八下乱极了。

结果胎儿当然没有送到我家去，那全是智子编的吓唬我的话。可我却从此对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知道她还有如此不近情理的一面。

也许她是对我含含糊糊不肯明确与她结婚的惩罚，也许她是纯粹开开玩笑，但是我却着实让她吓得心里发虚。从此便感到智子这女人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对她有些敬而远之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医院每年秋天，为了祝贺我的主任教授的生日，全体医生护士都要聚一聚，通常是外出去旅游。这一年的秋天是去大雪山附近的温泉胜地，白金温泉。

在温泉旅馆的大宴会厅里，举行了热闹的宴会，临结束时，教授夫人悄声对我说：

“请到我房间里来一下。”

突如其来的约谈，不知什么要事，大伙儿还都在宴会厅里，准备再去旅馆内的酒吧喝上一会儿。我只好一个人怏怏地离开到教授的房间里去。教授夫人已在和式的房间里等着我了，房间里面的榻榻米上也已铺好了被褥。我突然感到夫人将会对我说什么了，心里不禁忐忑起来。也许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夫人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

“你现在，在与智子小姐谈朋友吧？”

由于问得突然，我一下子不知怎样回答。接着，夫人不容我诉说又说出了更令我吃惊的话来。

教授夫人说，智子在半个月前去找过她了，向她和盘托出了我们的关系，当然怀孕、堕胎的事也说了，并要我向她负责到底，请教授夫人出面说项要我与她正式结婚。

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我一下子慌了手脚，想想教授夫人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智子感到与她有亲近感，找她去商量，这心理不是不能理解的。但她将我们的一切都说给教授夫人听，那么教授不是也全都知道了？这对我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利。

“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夫人的追问下，我只有一个劲儿地说：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既然已到了这地步，不应该模棱两可了，结婚还是怎么办，该清楚地拿个主意了。”

夫人讲得一点也不错，我心里也感到不能再含糊下去了，一面想着一面不住地点着头，退出了房间。

这以后又发生了不少事情，但最后我与智子还是分手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曾直接去找我父亲，将与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老人家。我父亲当时以“不是当事者”为由避免了直接干涉我们的关系，但对她暗下了许诺，如我不与她结婚，将给她相应的赔偿。

同时，她又在护士里面到处说我的坏话，以致我在医院里成了个玩弄纯情护士的下流坯子。

她的这些所作所为，也许是想促使我与她结婚，不，也许是她爱我的证明。然而，这爱实在是太厉害，太激烈，把对方逼得都喘不过气来，甚至不得不逃之夭夭了。如果她能冷静一些，稳妥一些，也许结局不会如此。她的过激行为是将我们爱情最终葬送的根本原因。

智子和我的这段恋爱故事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典型例子吧。

从她怀孕，以后便是一连串的过激行为，她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作所为，使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渐渐地消失了，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厌烦的心情。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我愤愤地向她责问道。

“我不这么做，你会与我结婚吗？”

面对智子的反问，我一点自信也没有，我脑子里确实曾描绘过与她结婚的种种美好情景，但到最后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在这期间，智子的一切所作所为使我渐渐地认识到，与她恋爱也许十分美满，但与她组成家庭，将她作为自己的妻子长期在一起生活，也许并不十分妥当。所以，一想到要与她结婚，一种不安迷惘就会袭上心来。

“我是真心爱你，但是……”

我期期艾艾地吐露着自己的想法，然而她的回答却十分地干脆、泼辣：

“像你这种阴阳怪气的男人，我打心眼儿里讨厌！”

青春，有着光辉灿烂的美好，也有残酷无情的悲伤。

终于，我与智子没能在一起，我们分手了。三年后，我与别的女人结婚了。看我结了婚，她便悄然离开札幌，去了东京，后来与一位医生结婚了。这也只是我听说来的，现在她在这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是不得而知了。

可是有一点我还是要说的，当时我们两人如果不要太逞强，哪一方再稍微温和谦让一下，我们很有可能结为夫妻的。

事隔三十年，我还是要衷心向她道歉，如果现在我们还都是独身，我会相信她的爱，我会原谅她所有的一切。

可是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如此的包容心，只想着从现实的烦恼中尽快逃遁，只想着尽快使自己受伤的心灵痊愈，于是便做出了好些失去理智的事情来。

青春，往往精力太旺盛，处理事情难免过火，往往将一些好的事情都破坏了，将一些纯洁的感情都刺伤了，当然所有的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

智子与我的爱，便是这种令人不堪回首、痛苦而悔恨的爱。

只有一点是令我破碎的心可以得到安慰的，就是每次我伫立在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门前，我脑海里浮现的便是智子那美丽的情影。

她也许可以说是忘了，可我的眼睛里，时时地还是闪现着，推着药品车，对我调皮、多情地微笑着的智子那表情丰富的笑靥。

[\(1\)](#) 下宿屋，日本特有的一种公寓，除了住宿还供应饭食。

昭和四十四年・银座

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二月，三十五岁的我来到东京，在庶民街两国地区的石原住下，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位女性。

这女性的名字叫裕子。

她与我一样也是札幌人，以前在薄野的一家西餐俱乐部工作，是跟着我从札幌来到东京的。

不用说，我与她的关系非同寻常，但她来东京却是有着她自己的理由的。

来东京之前我在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因为对日本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持有不同意见而在医院里弄得四面楚歌，于是便萌发当专业作家的念头，一人来到东京。

另一方面，裕子在札幌时，受了一个男人的委托，帮他经营一家西餐俱乐部，后来与那男人关系搞僵了，才将心一横到东京来闯世界。

可以说，我们两人到东京来的理由虽然不同，但出发点是一致的。另外，来到东京后心底里都有着一种对大都会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不安与期待，这样的心理也是相同的。

来到东京，决定住在庶民街里，是因为我打临时工的医院离那里很近的缘故。

立志当专业作家，但靠写文章能否维持生活，我心里实在没有把握，于是便在一家医院找了个每周三天的临时工，并在那医院的后面找了一套房子，暂且作为安身之地。那套房子由一间寝室，一间餐室组成，我们在餐室里放入裕子搬来的沙发，寝室里放入我的写字台，再有裕子的衣橱和梳妆台，这样已经显得十分拥挤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去医院打工的时候，我便伏在桌子前写小说，裕子则是每天去银座的夜总会当陪酒的小姐。

在外人看来，我们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与一个酒吧小姐的同居家庭。这如果编小说，一定会有不少的浪漫故事，可现实的我们却并不是那么轻松快活的。

在札幌时，我的医生工作太忙，无法安下心来写小说。只要有时间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来，我自己总是这么认为的。可到了东京，有了充裕的时间，人是坐到了写字台前，可就是写不出东西来。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自己今后立志要当专业作家，不容许自己再马马虎虎地混日子了。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无形地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使得自己的脑子十分紧张，就像肩荷着重担的路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安下心来。

早上醒来，想着写小说，感到还早又钻进被窝，磨磨蹭蹭地消磨着时光，到晌午时起床，想着赶快写一些吧，可抑制不住看看电视，翻翻杂志，不知不觉夕阳西下，于是便去烤鸡店或者什么小酒店，喝上几杯，醉意朦胧。本来打算吃了晚饭，夜里写文章的，可在酒香的诱惑之下，又身不由己了，于是便只得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再写吧。这样一天天地混着，光阴却是无情地流淌着，从三月底到东京，转眼春去夏

来，心里十分焦急，可就是安不下心写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

与此相反，裕子在东京倒是踏踏实实地扎下根来了。

本来裕子就是有着一张美丽的瓜子脸的风情女子，在札幌西餐俱乐部时迎来送往也都习惯了，所以虽说去银座夜总会是初次工作，但很快地便得心应手了。

银座的夜总会，小姐都要靠自己的客人吃饭的，为了增加收入，必须想方设法地吸引自己的固定客人。有时在同一个夜总会里，去拉别的小姐的客人不好意思，于是自己便换一家夜总会，再将以前店里自己的、别人的客人都拉过来，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到夏天结束时，裕子已经换了两家夜总会了，银座的环境她也已十分地适应了，客人多了，生意自然也兴旺起来了。

收入增多了，生活当然也就阔气起来。平时她主要穿和服，有时穿西服也大多是名牌，花钱也十分大手大脚。

刚来东京时，我们总是去一些便宜的小饭店吃饭，渐渐地，我们开始涉足那些高级的寿司店和餐馆，而这费用也都是由裕子支付的。

另一方面，我还是老样子，整天为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而焦躁不安。

虽说我总是自我安慰，写小说与银座的小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看着裕子的成功，到底还是有点心气难平。

以前，我决定辞去医生工作，到东京专业写小说，母亲曾哭着央求我：“求你，别去干那卖笑的事情。”不仅仅是母亲，还有亲戚朋友也都劝说过我。感到在医院里待不下去了，便意气用事去东京，大家都觉得我太冲动，应该慎重地三思才是。

然而，更使我受刺激的是，在聚会上碰到以前的同事时，看到他们来东京后或多或少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我却一事无成，整天涂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这样一比较，我的焦躁情绪就更加严重了。

那时，我没事可干，时常去裕子的店里，见她忙时便在角落找个对着吧台的座位，独自喝闷酒，等着裕子深夜下班。

那时我还没有朋友，也不认识出版界的人士，每天都是独来独往，心里别提有多么孤寂了。本来夜总会该是三五知己友人一起去才显得热闹有趣，可我总是孤单一个人，闷闷地坐在角落里，现在想想，肯定有人认为是裕子养着的小白脸。

裕子在她的老板娘和同事面前，总是介绍我说是“未来的作家”，但这未来真不知还有多远啊。

以前曾想过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养着的小男人，可现在我自己的处境也确实离此差不多，心情却一点也不似想象的那么舒畅，只有在醉意朦胧中，有时也真愿意这么靠着一位女人供养着，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

这么自暴自弃地煎熬着过日子。有一天深夜，我已睡下，裕子带着酒意回来，在我的耳边叨念：

“起来，起来，带来了好吃的寿司呢。”

那晚我照例是写不出什么东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现在被裕子叫醒，睡眠惺忪的，面前摇晃着银座有名寿司店的纸盒。

“那傻瓜，听我说与妹妹住在一起，便买了这么一大盒的寿司……”

裕子说的“那傻瓜”便是指一家公司的干部，是她忠实的好顾客。

夜深人静，我品尝着那盒高级寿司，心里却甜酸苦辣不是滋味。这样完完全全的小白脸生活，使我的心更加不安。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秋天，我又结识了一位姑娘。

也许与裕子同居着，又受着她的供养，却去交别的朋友，是对裕子的一种背叛，这一点我也不分辨，也承认自己不对，但我与那姑娘交往也是实在有我的理由。

当时，裕子已成了店里数一数二的大明星，每晚总是酩酊地归来，早上又起得很迟，睡到过了晌午才起来，马上又忙着检点整理客人的发票⁽¹⁾，接着又是匆匆忙忙地化妆，然后便又得上班去了。

虽说店里规定，有客人约请晚餐的话，八时半到店也无妨，但自己要去美容院，再去陪客人晚餐，所以从家出去最晚也不得超过傍晚五时。裕子每天这么忙忙碌碌的，两人之间谈话的时间自然少了，心理上也开始产生了距离。同时，裕子又吵着要搬去青山或麻布一带的高级住宅区，与我坚持要在这庶民街住下去的想法产生了矛盾。

有了钱，裕子变心了，或者是她在外有了新的男朋友了？

我心里这么猜测着，仔细地观察裕子，倒没发觉她有什么新的男人，只是她的生活越来越奢侈了。

可是对一无所成的我来说，裕子的所为就像是对我无能的一种蔑视，一种卖弄。

说是一种对裕子的报复，也不太确切，但裕子的态度，确实使我产生了反感，自然而然地朝亮子接近了。

亮子是我隔壁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不十分美丽，但给人一种老实、聪明的感觉。简单说来，她所具有的，正是裕子所缺少的，所以我很快便被她吸引了。

起先，我与亮子只是在外面的路上，偶尔碰上打个招呼什么的，后来我大着胆子邀她进屋坐坐。反正裕子每晚不到深夜一点是不会到家的，在这之前在房里干什么都无人知晓。于是，我与亮子的关系便突飞猛进了。

然而，爱情是捂不住、瞒不掉的。亮子留下的一根细头发，毛巾上不经意留下一些口红，这都是防不胜防的事情。所以，我与亮子好上以后，才半个月便被裕子察觉了。有一天下午，裕子突然大叫：

“什么呀，这东西！”

然后将一个还留着几缕青丝的发夹扔到了我的面前，我赶紧慌慌张张、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分辩。可是一个月后，当裕子再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女人的戒指时，再也忍耐不住了。

只过了两天，傍晚时分，我从医院打工回来，发现屋里已是空空如也，所有的家具都不翼而飞了。

“糟啦！”

我脑袋一下轰地响了起来，可一切都已晚了。

裕子是真的恼怒了，趁着我不在家，便拿着自己的东西远走高飞了。

我一下子缓不过神儿来，怔怔地站着，望着空空的房间，好一会儿才有些生气的感觉。

“什么东西，何必这么绝呢！”

嘴里这么嘟哝着，突然想到亮子为什么会将戒指忘在浴室里，不，应该说为什么要将戒指从手上脱下来？于是心里便又疑神疑鬼起来。

也许亮子是存心的。我突然感到看上去很老实的亮子，其实是很狡猾的。可怜的我，本来如意算盘想着游戏两位姑娘的，到此才感到，不是自己游戏别人，而是别人将自己彻彻底底地耍了个够。

裕子走了，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少不了裕子，才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多么需要她，喜欢她。然而一切都完了，只有自己的心灵，整天地受着恋慕裕子的煎熬。

裕子去了哪里呢？忍不住要去找她，可她走时没留下只言片语，这么大的东京上哪里找呢！

不管怎么说，先去裕子的店里找一下再说，这么打定了主意，夜里九时便朝裕子店里打电话，可对方回答却是“今天裕子休息”。

也许裕子搬了新家，有了新的男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想，浑身的血又一下子朝头上涌去，再也定不下神儿写东西了。

第二天夜里又朝她店里打电话，还是休息，直到第三天才找到，电话里刚怒气冲冲地对她吼了一声“你跑到哪里去啦”，不料裕子咔嚓一声将电话挂了。情绪更加冲动起来，不顾一切地赶到她的店里，坐在平时的吧台边，可裕子对我正眼也不望一望，只顾着招待她的客人。

我就坐着不走，我心里发着犟劲儿，一个人闷闷地不断喝威士忌，看到裕子对我冷淡，吧台里的调酒师也一反常态地对我吹胡子瞪眼的。

好容易到了店关门，看着裕子出店门，我急急地追了上去，她便对我叫着：“滚呀！”

我当然不会滚开，紧跟着裕子不放，她见我紧追不舍，便突然坐进了一辆出租车，我也想跟着坐进去，可她一下将车门关上，我来不及躲闪，一下头撞在了门上。“啊呀哇！”我不由痛得叫了起来，裕子不由怔了一下，对着我幽幽地叹道：“神经病……”

确实，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神经病，但到了这等地步，我是不甘心让裕子走的。结果那天夜里，我死皮

赖脸地缠着裕子一起去了她的新家——青山神宫附近一所公寓，不过最终裕子还是不肯让我进她的家门。

过了三天，又想着要见裕子，深夜两点赶去她的住所，按了好几下门铃没人应答。想到她可能在屋里与其他男人同枕共眠，心里便烦躁起来，压不住的冲动便将门边的窗玻璃敲碎钻了进去，但却是隔壁人家的浴室，于是引起一场不小的骚动，最后带着手上被玻璃划伤的疼痛，狼狈地逃了回去。

发生了这场骚动以后，裕子便很不好意思再在那儿住下去了，一个月后她又搬去了大森，没过多久又搬去了九段。

这期间，我无数次地恳求裕子原谅我，两人的关系总算恢复了原状，但裕子却说什么也不肯与我同住了。

过了年的第二个月，她搬到了九段，这是她至今为止住过的最高级的公寓。当她将房门钥匙交给我时，特别叮咛道：

“来的时候，一定先打电话呀！”

那天是星期天，我本打算在家写些什么的，可突然抑不住想见见裕子，晌午一过便径直去了九段。到了门口，照例掏钥匙开门，正想进去，却发现门里面上着锁链，一下打不开。

“喂……”

我朝里叫着，裕子突然从门缝里露出脸来，一脸惶恐地对我叫道：

“现在不能进来。”

我感到不解，朝里望去，才发现门口有一双男人的皮鞋。

一下子脑门儿又冲上了血来，我冲到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赶到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锯子。如此的冲动，自己当时也无法控制，拿着锯子再回到裕子门前，发狂地用锯子锯起那门上的锁链来。

我的犟脾气，裕子是十分了解的，急得她脸色发青，拼命地央求道：

“住手呀！”

在她的身后，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倒显得格外镇静，恶狠狠地威胁我道：

“喊警察啦！”

“这家伙，就是裕子的鸟男人啊！”

心里憋着一股气，拼命地锯着锁链。锯到一半，便听到外面“嘟、嘟”的警笛声，警察赶了过来。

正确地说，我是犯了损坏器物罪，但由于裕子不对我起诉，我便被教训了一通，当场释放了。可我心里还是忿忿不平。

“年纪轻轻，少干这种傻事呀！”

对于警察的忠告，我不买账地嚷道：

“我是渡边淳一，是作家。”

可是谁也没有一点反应。

“你给我记住啦……”

我对着屋里的裕子吼叫着，悻悻地离去。可是冬天暮色蔼蔼的夕阳里，我那虚张声势的身影，却显得无限寂寥。

这以后，裕子虽说还是与我保持着关系，但再也没有一起同居过。我是对她钟情依旧，她也对我不显得讨厌，但作为同居的男友，我是彻彻底底地名落孙山了。

当然，我的那些胡作非为也实在是对她真心实意的爱情所致呢。

回首往事，我与她应该是战友的关系。都是年轻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了她才使自己不甘落后，拼命奋斗，她也因为有了我的任性、莽撞才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

现在一切都平静了，我要真心地向裕子低下头，向她说上一句心里话：

“在我最无知、最狂妄的时候，你给了我无私的爱，我从心里表示感谢。”

漫步在银座的街头，每当看见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酒吧小姐，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思索：

“她们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一个男人，有着怎样的喜乐哀愁啊……”

⁽¹⁾ 这里的发票专指酒吧夜总会客人事先预约的堂票。

消失了的城市——雄别

曾经拥有一万二千多人口，有小学、中学，还有医院，火车站前还有热闹的商店街。整个城区曾经充满了生气。春秋季时的运动会，大人小孩的欢呼声曾响彻群山僻野，人们的笑颜曾遍布大街小巷。

这样一座生气勃勃的城镇，却忽然消失了。

这消失并不是因为修大型水库而沉到水底，也不是因为风暴狂沙的侵蚀而埋入沙里，而是确确实实地从地面上渐渐地消失的。

这城市的名字叫雄别，正确的位置是在北海道阿寒郡阿寒镇字舌辛的北面。

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当时这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矿产业已初具规模。到了大正二年（1913年），钏路与雄别已架设了四十四公里的铁路，采矿事业已是十分兴旺了。

最初这里的矿业都属于三菱矿业公司，二战后，财团解体，这里便从三菱分离出去，成立了独立的雄别炭矿株式会社。

这里的煤田，在地质上是属于钏路煤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里的煤质十分优良，所以开采十分兴旺，最盛时期，每年要产七十万吨的煤炭，矿工人数也超过二千名，总人口超过一万，曾是个颇具规模的城市呢。

这城市从世界上消失，最大的原因便是煤炭业的萧条，矿产公司大批倒闭。

我第一次去那城市是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的夏天，当时虽然煤炭工业已不十分景气，但整个城市还是充满生气。

记得我是乘晚上九时的“球藻”号火车从札幌出发，在卧铺车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钏路。在钏路用了些早点，又乘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雄别线列车，八时多才到达雄别。

这样算来，从札幌到雄别总共要花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算上这第一次，加上以后的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春天和三十八年（1963年）秋天，我曾三次造访了这座城市。每次都待上三个月左右，是医院派我去出差的。前后三次，整座雄别城的样子还是有着些许微妙的变化的。

第一次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当时的煤矿工会势力还很强，为了工人的利益，举行罢工什么的与资方的斗争也轰轰烈烈。

到了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那次去，由于人员削减，离开雄别的工人开始多起来。

到了三十八年（1963年）那次，整个矿山便呈现出明显的萧条，大批工人辞职，整座雄别城笼罩在一片“去也是地狱，留也是地狱”的黑暗气氛之中。

但是，整个煤矿会消亡，还是没有人能想到的。煤的能源地位正在被石油所替代，这一点大家是知道的；但煤炭毕竟有石油替代不了的优势，适当地合理化缩小生产规模，继续存在还是十分必要的，就连我一个局外人也这么认为。

今天我写出以上的这段文字，其实是要说明我前后三次去雄别，实际上是目睹了该城市从兴旺到衰退的整个过程。

当然，那时我去雄别还是在医院工作，与整个城市的变迁没有多大的关系，每天关心的也只是医疗工作。

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第一次去雄别煤矿医院出差时，我是二十五岁，是个刚出道、崭新光亮的新医生。前一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经过一年的实习，通过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成为正式医生才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偌大的雄别煤矿医院里，整形外科医生只有我一个。矿山里的工作当然有危险，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会产生怎样的重伤员，也是完全无法预计的。

说心里话，当时我对自己的医术是缺乏自信的。即使脚上的一个小小的骨折，我也没有单独医治过，大多是跟在前辈医生的后面做做助手的工作。将我这样一位新手派去地方医院独当一面，实在是因为那年秋天有大型的医疗学术会议，有经验的老医生都为了参加会议而忙于准备，无暇顾及这么个小镇医院的事情。

临出差时，主任教授特意将我找去，关照道：

“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不要勉强，赶紧送钏路的医院。”

确实，患者碰上毫无经验的医生是最最危险的事了。

这一点我心里也是明白的，但作为医生，来一个病人就往别的医院送，自己的脸面又往哪里搁呢！

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我尽管没有把握，但还是一边翻着医学书，一边小心谨慎行事，总算有惊无险，没出什么大的纰漏。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听到报告说：“坑道里发生了塌方事故。”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伤员，不知道将怎样处置。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说有人大腿断了，于是我慌忙钻进医院办公室找大腿手术的书籍，一会又有人来说有人腰受伤了，于是我又赶紧翻看腰伤的书籍。

正不知所措，伤员的担架抬了过来，一看，一下子傻眼了，所有书上的知识毫无用处，因为伤员此时浑身煤灰，首先要擦净伤口，再确认伤情，拍X光，最后才能决定治疗手术方案。

此时此地，伤员的家属、工会的有关干部，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定不能让人看出自己是个新医生，一定要将伤员的病治好。我心里暗暗地鼓励着自己。这时，真正帮了我大忙的是大我六岁的外科护士长武石小姐。

“大夫，先输血。”“将上面血管扎紧，止血要紧。”“就这样，快送手术室。”她表面上是在受着我的指示行事，可实际上我的指导都是受着她的提醒的。

接着手术时，我也完全受着她的指示行事。譬如，当我看着小腿骨折的地方，不知该怎么办时，她在一旁利落地将夹板递了过来，并用眼神示意我用夹板将腿骨固定住。大家都戴着大口罩，只有眼睛能看得见，她的眼神真令人难以忘怀。

从表面上看我是执刀医生，她是助手护士，但实际上，她才是主治医生，我只是助手。

那次手术由于得到了她的帮助总算顺利完成了。接着又碰到了另一件事，真正地使我傻了眼。

那是我第二次出差。一天值夜班，医院里送来一名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女病人。据跟来的丈夫的话分析，判断那怀孕的妇女是子宫破裂大出血，大量的血淤积在腹腔之中。

这应该是妇科的患者，可偏偏不巧得很，妇科医生去札幌办事不在医院，送到钏路的医院吧，看那妇女的身体情况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办呢？我一筹莫展，这时又是武石小姐在一旁，果断地说：“赶紧动手术吧！”

趁着手术器具消毒的空隙，我拼命翻看妇科手术的书籍，然后匆匆换上手术服进了手术室，当然是少不了让武石小姐站在一旁的。

我小心地打开病人的腹腔，鲜血便似洪水般地涌了出来。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血液，我的膝盖禁不住地抖了起来，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时又是武石小姐将换药盆递给我，让我赶紧将血掏干净，找到破裂的子宫再说。

脑子里按着书里说的位置，用手在血水中找了一会儿，果然找到一个鼓鼓囊囊的、淡黄色的东西，便认为这是子宫了。

“找到了！”

我很兴奋，不料她在一旁摇着头：

“这是膀胱。”

我不由地“哎”地叫了一声又继续地找寻，终于找到了一个白色的囊袋，这才是子宫。

本来缝合子宫破裂，最好要将子宫里的胎儿先取出，但我没有把握，只好毛手毛脚地将破裂的地方缝合，总算止住了出血。

手术结束后，由于出血太多，病人的嘴唇苍白，血压低得都已无法测出来了。

我于是指示马上输血，但心里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医学书上说，人的体重的十二分之一是血液，如果总血量流失三分之一，病人就会死亡。那病人当时体重约六十公斤，十二分之一计算该是5000cc血液，这三分之一就是1700cc血，照我的判断，那妇女已流失了2000~3000cc的血了。

很明显，生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了。我垂头丧气地出了手术室，等在走廊里的那病人的丈夫赶紧凑上来急切地问道：

“情况怎样？”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真情告知了对方：

“现在正在输血，但出血太多，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

说完后，我回到办公室，第一次做大出血的手术，兴奋、疲倦使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里。正想着休息一下，手术室的护士奔了进来：

“病人的血压升上来啦，已经有呻吟声了。”

难道，这么大量出血的人能起死回生？

我满腹疑云地奔向手术室，果然，尽管很低，但病人已有了血压，脸颊也开始泛起了红晕。

看来有救了，又继续护理了一会儿，病人的血压又有了升高，嘴里也“难受啊”地叫出了声。

“看来问题不大。”

听了武石小姐的话，我舒心地点了点头，突然想起刚才对病人丈夫说的话。

赶紧奔出手术室，那丈夫果然泪流满面地站在走廊，我冲上去对他深深地将头低了下去，嘴里一迭声地啜嚅：

“得救了，得救了……”

猛地，丈夫脸上掠过一道惊喜，大声叫道：“真的！”

忽然神情又暗了下去，透着一丝埋怨的口气叹道：

“刚才说没希望了，我都已通知家里人了。”

当了十年医生，有过各种各样的失败，可将得救的病人说成“没希望了”，只有那一次。

这件事，我曾写成小说《母胎流转》[\[1\]](#)，后改名为《在废矿》。另外，那位比医生的医术还更高明的武石小姐，在我的小说《风之岬》中做了原型模特。

总而言之，没有她，我的医生故事就不会这么丰富；没有她，我也许就没有可能这么快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换句话说，雄别的三次出差使我从一位不成熟的新手，成长为一名老成的合格医生。

除了这些故事，雄别还有不少令人难忘的朋友和同事。

药房里大家叫他霍先生的细谷医生，当时已五十多岁，是个十分风趣的绅士，象棋下得很好，酒也喝得爽快；还有细谷手下的助手，个子高高的工藤君；总是对我十分关照的，留着小胡须，温和可亲的川守田医生；还有为了那女病人大出血事件对我坦率忠告说“三分之一出血导致死亡只是男人，女人可不一定

呢”的妇产科的武上医生。

另外，始终似少女般天真烂漫的谷口总护士长；气色很好的女营养师；有点眼疾，喜欢叨叨不休的放射科的拍片师；老是迈着大步在矿山街头上雄赳赳地走着的院长先生；妻管严，但夫妇关系十分和睦的医院职工俱乐部的管理员夫妇。还有那些年轻开朗的护士们：她们是肤色白皙、聪明伶俐的文子姑娘，长得如演员一样漂亮的明子姑娘，双目澄澈、喜欢唱《北上夜曲》的渡边君，身材小巧灵活的清野君等等，等等。

如今，这么多人奋斗过、生活过的雄别在哪里呢？

如今，即使到雄别城的遗址，也已无从想象当时的情景了。

从阿寒沿着舌辛河只有一条通向山里的小道，顺着小道朝前走去，除了茂密的芳草以外，再也见不到昔日热闹的商店与矿山街道了。

只有一根高高的锅炉废烟囱在暮色中孤零零地耸立着。从周围树木、草丛中残留的废墟，还隐约可以推测出那里曾经是矿山的营业所，在其背后，可以推测出或许是电影院。

不用说，我曾经住过的靠山的职工俱乐部，从那里顺坡下去到医院，一路上的火车站、商店街、公司办公楼，还有那座小桥，这一切的一切都全埋在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杂草丛中了。夏天里一群群的蚊子，使人望而却步。

雄别矿山的关闭是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冬天。算来岁月流逝已近三十载，整个城市成为废墟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毕竟是座繁华的城市呀，消失得何其无情呀！

矿山关闭后的三年，我曾去过一次雄别。当时还有铁路，在没人的道岔路口，列车还是照例停下来，确认没有路人经过才继续行驶。一路上还能看到那些废弃房屋的破玻璃窗里不时地飞出孩子们绘画的纸片，那些丧家的狗儿们成群地在旷野里徘徊。

然而，现在连这种衰败的景象也不复存在了。

曾经桑田复为海，光阴荏苒，人们的记忆会慢慢地淡薄，但那确实确实是一座城市呀，竟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这是真的。

昔日雄别的风致只能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了。这样叹息着，伫立在萋萋草丛的暮色中，那些天真烂漫的护士小姐，那些喋喋不休心地善良的矿山大妈，她们的身影又一次映入了我的眼帘之中，我不由地想起古诗来，轻轻地吟道：

昔日山川无颜色，如今青青芳草萎。
情牵魂绕旧时邑，壮士梦系不了情。

不，在这里生活过的不仅仅是壮士，还有许多普普通通、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勤劳人们，而现在他们已成了离乡背井、浪迹天涯的游子。所以，我要将这首古诗改一下，献给那些漂泊四方的游子：

昔日山川无颜色，如今青青芳草萎。
情牵魂绕旧时邑，游子梦系不了情。

^① 母胎流转，原意是指怀孕女子生活不安定、流离颠沛。

沉湎在祇园

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月，我为了签名售书去名古屋、大阪转了一圈，然后去京都，光顾了坐落在祇园⁽¹⁾街上的一家酒吧。

这年夏天，我得了直木奖，正式开始了专业写小说的生涯，刚刚三十七岁，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那次签名售的书是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我的小说《花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书店里签名，所以十分紧张，写着自己名字的手也别别扭扭的，而且更令人难堪的是，来要求签名买书的人寥寥无几。开始签名才二三十分钟，便再也没人来了，实在看下去，只好由书店的营业员在书摊前排队装门面了。

一起去的出版社编辑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晚上在京都就餐后，便带我去祇园街的“K”酒吧。

以前做学生时、当医生时曾去过京都不少次，但全是观光旅游，祇园那么高级的娱乐场所是从来不曾涉足的。

是个怎样的地方啊？对充满好奇心的我来说，那家酒吧充分地让我开了眼界。首先说是酒吧外表看去与普通民宅一般无二，进了门楼梯又是窄窄的，上了楼迎面只见一排纸糊的隔扇拉门，真正犹如进了什么朋友的家里似的，打开拉门，才豁然开朗。左边是一个个由沙发隔成的宽敞的包厢座位，右侧是一溜长长的吧台，最令人感慨的是右侧吧台的里面。

望过去里面的房间很深，到底的墙前有一根粗粗的柱子，使人明显地感到那里原来是客厅的壁龛。再看左边，沙龙包厢座位边上摆着矮矮的和式橱柜，包厢的天花板上有拆除了的拉门留下的横框，很明显这二楼原来是一间和式卧室与一间和式客厅，现在将两间房间打通了，成了如今这么一大间。这样的格局，或许是因为处在祇园，所以一点也不显得别扭，反而使人感到一种京都古城的风韵和气氛。

札幌的薄野，东京的银座，我以前去过不少的酒吧，但都是千篇一律的大楼里西洋装饰的风格。

与此相比，这和式风韵的酒吧，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新奇感觉。

我欣赏着这店堂里的氛围好一会儿，待到老板娘来到面前，我又惊奇得瞠目结舌。

老实说，我认为经营着这样一家古朴素雅的店的老板，绝对是有了些年纪的，然而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和服打扮的二十二三岁的肌肤白嫩、盈盈含笑、双眸明亮的姑娘。当同去的编辑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老板娘呢”时，我还是不能相信，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好。年轻的老板娘见此情景，便灿烂地一笑，调皮地问道：“感到奇怪吗？”一口软软甜甜的京都乡音，使我飘然欲仙地看着她，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恋情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

要是我那时不写《花葬》，不去签名售书，或者编辑不带我去那酒吧……

当然，我就不会遇上她，也不会一见钟情，一下子坠入情网。当然也许就不会有我以后的以京都为背

景的各种小说产生。或者说，即使我写了京都题材的小说，却会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

总而言之，从那次以后，我便时时抽空去京都。到她那里去，当然不会再让编辑陪着，而是一个人去了。交往时间长了，才知道她是纯粹的京都祇园姑娘，两年前，还是一位舞伎⁽²⁾，经常去饭店酒吧为客人演出。

这酒吧本来是她母亲经营的一家御茶屋⁽³⁾，但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便退休在家，将这御茶屋传给了她。但是作为御茶屋的老板娘实在是太年轻了，于是便将御茶屋改装成现在的这么一家酒吧。

简单说来，她是为了继承家业才当了这样一位老板的。

本来她还有两位姐姐，最大的姐姐本来也是学艺的，后来找了个称心的郎君结婚了。第二个姐姐与她是双胞胎，也一样当舞伎，后来升为艺伎⁽⁴⁾，再后来也结婚了，所以就剩下她一人独身留在家里，所以家里的事业当然就得由她继承了。

我后来写的祇园题材的小说《化妆》中的三姐妹就是以她们三姐妹为原型的。

初次看到她，给我的印象是典型的祇园姑娘，优雅而且高傲。

头发梳得很整齐，总是梳成松柔荷包式，轻轻地垂到领边遮住半只耳朵，乍一看就似明治时代黑田清辉画的美人图中的美女。

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将我彻底地迷住了。先是祇园，接着是东山附近，岚山、嵯峨野，再以后是贵船、花背，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俩的足迹。

当时我们两人住过的旅馆，吃过饭的料亭⁽⁵⁾，都在以后我的小说《化妆》中成了主人公去的地方。

说心里话，我的才能是远远不及她的。

单从年龄与学历来说，也许我是比她高一些，但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她那长年在京都祇园生长所形成的独特的胆识与悟性上，我只能望其项背。

札幌历史短浅，京都传统悠久，在札幌那广阔原野长大的我，对京都的一切除了憧憬，便只有好奇的份儿了。

这两个日本最极端的城市，产生出来的差异与冲突使人感到有趣，同时又使我懂得了不少的东西。

确实，要说学历，她只上过京都的舞伎御茶屋，但这城市悠久历史的凝重，正统的教养，使她显出彬彬有礼、谦和温柔的高雅气质。还有她从小耳闻目睹这繁华的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审美和世界观。

后来她去过东京，面对林立的高楼，如水的车流，耀眼的豪华，她感慨，但决不赞叹。东京的大与现代，她承认，但心里总有着一种不屑一顾的自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北海道乡下出生的我是分辨不出东京与京都的好处来的。

同是日本人，对事物的见解、价值观，竟会如此不同，我感到惊叹的同时，又感到人这种生灵的复杂、单纯和可爱。

具体说我与她的交往吧。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时而争吵，时而和好，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鲜、太刺激、太受教育。

确实，她是在古朴典雅、富饶悠闲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她具有很多受这种环境熏陶而产生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她又有可笑的幼稚和无知。

例如，难一些的汉字她就不认识，数学、自然的知识极其贫乏，当然对于文学，她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了。

举个可笑的例子，当我对她说自己是写小说的作家时，她竟一本正经地问：“你是丹羽文雄先生^⑤吧？”

她的问话令我啼笑皆非，可她却说出了更加离奇的事来：“以前，川端康成先生曾来电话，约我去他下榻的宾馆见面呢。”据她解说，以前她当舞伎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叫康成，问他姓什么，回答说姓川端，这才知道是川端康成先生让她去宾馆。她还真向领班请假去见了那位川端康成先生。她还说见面后，那位川端康成先生一个劲儿地赞赏她长得美丽，足有半个小时，看着她怔怔地发呆。

很显然，她说的那位川端康成，绝对不会是众所周知的大文豪川端康成先生。

不过，能说出这种美妙的张冠李戴的事情来，也是她的魅力以及祇园这条街所具有的独特风采的所在了。

对我来说，要写京都题材的小说，首要的难题便是京都方言。

故事情节，人物风貌，可以实地体验生活，但这方言却是靠书本或体验生活所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这京都方言，特别是祇园方言，要掌握它只有多去祇园，再具体地说，是泡在祇园的御茶屋、酒吧里，与那些舞伎、艺伎厮混，沉湎在她们中间。

可要做到这一点，是要花很多钱的。

首先是晚餐，每次都去料亭那是十分昂贵的，于是我就想办法去便宜的餐馆，饭后九十点钟光景便去御茶屋泡着，等那些料亭里陪酒的艺伎或舞伎回来，再叫她们，这样花钱少，那些姑娘由于有额外的收入也十分乐意。

说这些，我的意思是玩也必须动脑筋，不能傻乎乎地花大钱。

当然，要去各种料亭或酒吧御茶屋玩，必须要有人介绍，这种时候，她就是我最好的介绍人。

她家是从明治时代就一直经营御茶屋的，她奶奶更是当地有名的舞伎。所以有这么一位老字号御茶屋小姐的介绍，不管跑到哪家店里都是十分受人欢迎的。当然，纯粹比年代悠久，比她家还要历史悠久的御茶屋也是有的，例如，曾有一位她当舞伎时的好友，说她自己家经营的御茶屋是从安政时代^⑦开始的，与从明治时代兴旺起来的祇园街的御茶屋相比，那么她家的御茶屋该算是更加老的老字号了。但是，祇园的

御茶屋除了历史悠久，还有着别处无法比拟的风韵。从这一点说来，别的地区的御茶屋不管是在安政时代，还是在别的什么时代，都不能与祇园的御茶屋同日而语。

我当时就是这么在祇园街厮混的，为了能听懂京都方言，能用京都方言写小说，我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写京都题材的小说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书名叫《飙风》⁽⁸⁾。这书里的主人公是医院放射科的医师，讲得几乎全是普通话，也许我不该为自己辩护，我当时没有用京都方言写作的信心，才塑造了这么一个使用普通话的主人公。

我的作品明显地用上京都方言是在那之后两年写的《正午的原野》。那书里的主人公是京都一家老字号商店的小姐，但还不是娱乐圈里的人，所以还没有使用祇园的语言。

从那又过了五年，我写了《化妆》，主人公是祇园土生土长的三姐妹，这三姐妹用的便全是地道的祇园话了。

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写好的稿子，总是要请她给校看一遍。

所以说，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那些京都作品，或者说，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具有那样的艺术魅力。

再扩大些范围，当时经常来陪我的那些舞伎、艺伎，以及餐馆、茶坊的老板娘、服务员，这些人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应该说，一部作品便是这作者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事物的集大成。

现在，当我重读自己的小说《化妆》时，更能感受到她存在的重要性。同时脑海里又浮出当时那些年轻漂亮的祇园姑娘们的情影和笑容，一种亲切无比的感受在胸中荡漾，这更能使我感到与她们所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多么可贵、可亲。

⁽¹⁾ 祇园，京都最热闹的娱乐街。

⁽²⁾ 祇园舞伎是经过十分严格挑选、训练的日本古典舞蹈艺人。

⁽³⁾ 御茶屋是京都一种特有的培养舞伎、艺伎的场所。同时它又具有向各高级饭馆、酒楼派遣舞伎、艺伎的功能，有点像旧社会上海的长山堂子，派出的舞伎、艺伎名义上是卖艺不卖身的。

⁽⁴⁾ 艺伎是比舞伎更高一级的艺人。

⁽⁵⁾ 日本最高级的日式餐馆称为料亭。

⁽⁶⁾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有《丹羽文雄文集》28卷传世。

⁽⁷⁾ 安政时代：1854年11月27日至1860年3月18日。

⁽⁸⁾ 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版时译名为《残阳》。

妖孽的支笏湖

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夏，还是大学生的我，在支笏湖畔的莫兰野营基地，与朋友一起搭起帐篷过了一夜。

正是盛夏，具体与哪一位朋友在一起，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只记得黎明时分，我突然醒了，于是便悄悄蹑足走出帐篷，一个人在湖畔散起步来。

才清晨五时，周围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露水，湖面更是一片乳白色，笼罩在雾霭之中，只有脚下沙滩前的湖水清澈见底，不时荡起一个个小小的浪花。

支笏湖是一个火山湖，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壁，只有我们去的莫兰野营基地一带有一小片平坦的沙滩。

我站在那沙滩上，置身在相对于盛夏显得太冷的空气中，眺望着周围的群山，然而身子却似被那湖水吸引了似的，情不自禁地朝着湖边走去。

走到湖边，隐隐约约地看见湖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黑影浮动，若隐若现。

这么静谧的黎明里，那湖面上会是什么东西呀？

脑子里打着问号，凝神眺望，那黑影渐渐地鲜明，原来是一只小舢舨。

支笏湖里人工孵养着从阿寒湖里移过来的姬鳊鱼，六月初至八月底正是允许捕捞的季节。

这小舢舨这么早就去湖上捕鱼啦。这么想着，小舢舨被水流慢慢地送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由地站住了脚。晨雾中，漂来的小舢舨上却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影。

这艇上的人去哪里了呢？

心里浮起一个不解的疑团，怔怔地看着那小舢舨，不料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东西。

小舢舨里有一双男人的黑皮鞋，一双女人的白高跟鞋，整整齐齐地排放在一起。

为什么只见一男一女两双鞋子，人却不见踪影呢？

我这么想着，突然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会不会是一对情人趁夜深人静之时，划着小舢舨去湖里自杀了呢？会不会这么整整齐齐地将两双鞋子放在一起是向人们告知他们的不幸呢？

我越想越感到不对，慌忙回到帐篷里将朋友叫醒，又接着去找了野营基地的管理人员。

很快警察和旅馆的人员来到了湖边，对那舢舨里的鞋子仔细地察看了一会儿，断定是住在那旅馆里一对失踪了的男女旅客的鞋子。

听那旅馆的人员说，也不知他们昨夜几点从旅馆出去的，也许是深夜吧，月明星稀时借着月光，他们是可以将小舢舨划到湖中央去的。

“这湖里，尸首也找不到呢。”

警察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向我解释说，这湖中心的水很深，而且当时被火山喷成湖塘时，周围的森林树木都一起沉到了湖底，所以掉下去的人会被深深的水涡和横七竖八的树木缠住，一般是浮不上来的。

终于晨雾渐渐地散尽了。支笏湖的真面貌也能看得清了，于是我也就更相信警察的话是对的。这静谧的湖底那横七竖八的树枝真不知勾住了多少屈死的鬼魂呀。

支笏湖是一个呈瓢形的火山湖，面积有78.4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内道湖的大湖。湖面海拔248米，最深处达360米，是次于秋田的田泽湖的日本第二深湖。湖水透明度达23.5米，夏天里在周围群山树林的映衬下，湖面望去一片深绿璀璨。

围绕着这湖面的山有惠庭岳、风不死岳、樽前山，这些火山群的上部，都由于火山喷发而露出峻峭的山肌，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特别是风不死岳，正如其名，屹然倔强地伫立着，透着一种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威严和孔武！

我第一次看到这湖是小学六年级时，当时只感到这湖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如果盯着湖面看，便会感到自己的身躯、周围的大山、树林乃至整个大地都将被它吞没，似乎这湖里潜藏着一头巨大的魔物。

这种感觉即使到了后来，我长成了一个小伙子也一样没变。记得有一年的九月中旬，湖周围的群山被枫叶染得鲜红的时节，好像是一个周末的夜晚，天气晴朗，但风有些急，我与Y姑娘曾去那湖边住了一个晚上。

我们住的是紧靠湖边的旅馆，黑夜里的风将湖水掀得老高，波浪的呼啸声搅得我们无法入睡。

Y姑娘战战兢兢地朝窗外望去，只见月光下的湖面波浪滔天，无数个浪头吐着白色的水花，越近岸边越是高大，恰似一头头怪物猛兽疯狂地朝我们旅馆的围墙上扑来。

“这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浪呀！”

Y姑娘说得不错，起这么大的浪涛的湖我还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望着这湖真像是置身在苍茫的大海边上似的。

这一夜，我与Y姑娘抱得紧紧的，每当一声声浪涛的呼啸冲入屋来，便不禁担心自己会被那湖水卷进去呢！

印象中该是美丽幽静的支笏湖，竟蕴藏着这么多的凶险。萧瑟的秋天，寒冷的冬季，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百花争妍的夏季，这看上去文静优美的湖水中也隐藏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阴森。

不仅仅是我，好多人都有着相同感觉的，看来这支笏湖确实是有着某种妖气。

与邻近的总是透着北国清灵之气的洞爷湖相比，这支笏湖老是显得焦躁不安，阴阳怪气的。

当然有这么个印象，也许是那天我发觉了那只小舢舨的缘故，但这湖冰冷冰冷的，使人难以接近的孤傲性情，实在是其他北国湖泊所罕见的。

我开始在《圣地每日》杂志上连载小说《无影灯》，是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一月份。

我虽然得了小说直木奖，但在周刊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这还是头一次。

当时感到，只要这篇小说成功了，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作家了，所以这部小说我写得很卖力。

小说内容是一位傲慢、阴险的外科医生直江庸介与其情人伦子的恋爱故事。其实可以说是我从札幌来到东京在庶民街小医院打工的经历的写照。

特别是直江这个人物，原型便是我大学时当外科医生的朋友，后来他碰上交通事故，失去了一条腿。

直江辞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来到东京的小医院打工，这便是我本身的经历了。其他，院长和各种人物也大多是我当时打工医院里人物的写照。

故事最后，主人公直江为了伦子而投湖自杀，这湖不用说就是支笏湖了。

直江医生一面与自己体内不断蔓延的恶性骨癌作斗争，一面与各种各样的女性进行着毁灭性的恋爱，其中最爱的是时常在他身边为他献出自己全部爱心的护士伦子。

当知道伦子怀孕时，直江便感到此生已经无悔，于是便毅然地选择了死。

直江对伦子的爱也许太不负责任、太自私，但我在小说中将直江推入湖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的，这就是生死轮回，归依涅槃，人活着只是暂时的依附，死了才是真正的归宿。

对视死如归的直江来说，死已是不可怕了，只是这具躯体该将它放在何处？考虑再三，直江最终选择了端庄文静、美丽中蕴藏着凶险阴恻的北国之湖——支笏湖。

我这样为直江设计，实在是我那天在湖边看到舢舨时的印象太深的缘故。这印象决定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方向。

这作品连载后，每日新闻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销路意外地好，是我第一本畅销的小说。

接着不久，TBS电视制作中心的大山胜美先生将此书改成了电视剧，取名《白影》，反响很大，收视率很高。这当然要感谢编剧本的当时还十分年轻的仓本聪先生。

电视剧的演员，演直江医生的是已经过世的田宫二郎先生，演伦子的是山本阳子，另外中野良子、中山麻理也在剧中担任了角色。特别要提一下田宫二郎先生，他在这以前的电影《白色巨塔》里也演了一个医生的角色，引起很大的轰动。所以演我的这部电视剧时，真是人气绝顶的好时光，而且田宫先生由于这电视剧大受欢迎，于是便又演了《白色滑翔道》等等，一发不可收地主演了一系列“白色”影片，最后自己终于也如他演的角色一样自杀了。

尽管自杀的方法不同，但电视剧中的直江和演直江的田宫都选择了自杀的方法谢世，是巧合还是因缘？仔细想想，只能是一个疑团。

从第一次看到支笏湖，岁月之河已经流过了长长的距离，但我对支笏湖的印象，还与以前一样丝毫没有改变。

支笏湖还是一个阴恻的、令人沉闷不快的湖。

可你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湖呢？有人问我，我只好回答，因为喜欢就只好喜欢了。

喜欢、讨厌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的。这是个十分直觉的、与哲理、理想相背离的、非常感性的问题。

但如果还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便会这样回答：“比起美丽的东西、庄重文雅的东西，我更喜欢妖孽的、令人沉闷的东西！”

如梦似幻的银座

昭和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银座的酒吧生意最是兴隆，这也许是因为有好多作家都光顾那里吧。

譬如说，当时作家、编辑经常去的所谓的文化酒吧，如“爱”“眉”“葡萄屋”“数奇屋桥”“希望”“花鼠”等等。不管什么时候去这些店里，总能碰上一两位著名的作家什么的。

在这些酒吧里，我经常碰见的有井上靖、源氏鸡太、吉行淳之介、水上勉、梶山季之、开高健、黑岩重吾、笹泽左保、早乙女贡等先生，还有松本清张、池波正太郎两位先生也时常在那些酒吧里撞见的。

在这些酒吧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眉”。

这家店在以上那些文化酒吧中不仅店堂面积大，老板娘更是个大美人，而且整个酒吧的氛围也十分宜人，所以文化人有聚会什么的首先便会去那里。这里可以说是全部文化人聚集的总场所，这里聚会结束后，大家再三三两两地散去别家酒吧消遣。

热闹的时候，这里会有三四帮作家同时在聚会，真可以说是文化总部移到这里来了呢。

我开始频繁进出“眉”酒吧，是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获得直木奖的两三年以后。

在这以前，我老是在新宿几家鱼龙混杂的酒吧里喝酒，得了直木奖后，渐渐地感到那些酒吧不太适宜了。

当时有一些作家与编辑喜欢经常聚在一起通宵达旦地侃侃而谈，评说他人或自己作品的优劣，情绪激动起来便会相互争辩，甚至大打出手。

也许是当时文学十分热门，在社会上也很受欢迎，所以也总是有好些人是为了看文化人争论、吵架而来这些酒吧喝酒的。

特别是新宿那些离热闹地段稍远一些的酒吧，由于价格便宜，所以经常聚集着一些文学爱好者，以及还没出道的青年作家，他们几杯酒下肚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哪位作家都不知天高地厚地评头论足。特别是像我这样三十六岁就得了直木奖（其实三十六岁得直木奖也不能算太年轻的了）的人便成了他们时常冷嘲热讽的对象。

这也许是出于妒忌，或者说是对我的不屑一顾，但我当时也正血气方刚，每次都与他们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决不买他们账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我也开始有点厌烦了，有位老编辑对我咕哝道：“这里已不是你来的地方了。想喝酒，去银座的酒吧吧。”

老实说，正是这一句话，促使我真的去了银座。他话里没有明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你已经得了直木奖，已是知名的作家，该去高级一些、档次高一些的地方喝酒才是呀！

我开始出入银座的酒吧了，首先得到的印象是银座是个十分现实的地方，酒吧对待客人是从来不问客人的过去，只重视客人的现在，即这位客人现在是什么地位的人，现在的经济能力如何。另一方面作为客人，来这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漂亮的小姐，但也有不少人只是来追求一种置身如云美人之间，觥筹交错的华贵气氛而已。

当然，这里没有新宿那些便宜酒吧的嘈杂、争论与吵架，店里的小姐也不会对客人的谈话胡乱插嘴。争论与吵架在这里是很掉身份的，店里的小姐会婉言劝阻，所以没有些绅士风度的人是很难去那地方活动的。

从这一角度来说，银座该是个大人的地方，怎样玩、怎样取乐都是很有讲究的，懂得了这些讲究，银座才是一个充满着自由、欢乐的地方。

说心里话，我很喜欢这样的银座。

与那些挖空心思找人差错、寻人争吵的新宿便宜酒吧相比，这里不知要清静、舒适多少倍呢。

当然，银座的酒吧，费用是不菲的。

当时的“眉”每人是二万元，“葡萄屋”“数奇屋桥”稍微便宜一些，“希望”和“花鼠”还要贵一些。

不过，去那里喝酒的作家们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自己付自己的钱，所以气氛很轻松，也不感到十分昂贵。

况且，话再说回来，银座的昂贵也确实有其昂贵的道理。

首先，当时银座酒吧的小姐，与现在相比，个个都美如天仙。现在的名牌服装什么的，连普通大学生也都穿上了身。当时，一般工作的女性还没有能力穿名牌，所以就越发显出银座小姐们的光彩夺目。

其次便是银座的氛围，这里始终洋溢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昂贵而华丽的高尚气氛，使人流连忘返。

在银座，在“眉”酒吧，我结识了一位桐子小姐。她一米六不到的个子，窈窕修长的身材，总是一身得体的和服打扮，显得气质高雅。

二十四岁，一双流转顾盼的大眼睛，漂亮的前额显出十分的灵气，最令我欢心的是她那和服的领子始终是整洁雪白的。

看上了一个姑娘，首先关心的便是她有没有别的男朋友。特别是酒吧里的小姐，当然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男人。

我仔细观察了桐子很长一段时间，发觉因为她的美丽，确实有不少客人喜欢与她交往，但没有一个是与她固定相好的。这固然是我观察、向人打听的结果，但从她的为人，爽快利落，光明正大中也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说实在的，对于一位才得了个直木奖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来说，银座酒吧的小姐是高不可攀的，但是我却抑制不住自己，还是十分诚心地追起了她。终于有一天趁她休息，约她去吃饭时，正式地向她表示

白了我爱她的心迹。

她一开始还将我的追求当作男人逢场作戏的调侃，渐渐地便也认真起来，终于允许我去她住的公寓，在那里，我们相爱了。

这以后，我与她在一起度过了好几年的蜜月。

交往深了，才感到桐子其实是不适宜在银座当小姐的，她是个十分朴实、纯洁的姑娘。与以前和我一起从札幌来的裕子相比，在花钱、穿着、享受等各方面都显得非常地实在、得体，令人称心如意。

她经常穿着和服，西服、提包、皮鞋，所有的东西，她都十分爱惜，而且她还非常地爱清洁，一有空便洗衣、打扫房间，我一拿出烟来，她就赶紧拿着烟缸跟了过来。

所以她的房里始终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连衣橱及门窗的把手也擦得锃亮。

对于金钱她更是珍惜，千元以上的钞票，她都整齐地叠好放在钱夹里，平时决不乱花钱，有时我临时让她垫一下钱，即使两三千元钱，事后她也认认真真地向我催讨，每当这种时候，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爱情是爱情，金钱是金钱哟！”当然，她从来不向人借钱，所有的支付都是现金。

桐子的爱清洁也发展到了我的身上。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地回去，她一定要让我洗澡，换内衣后才能睡觉。

起先我对她的爱清洁是很欣喜，但慢慢地便有些讨厌了，有时竟会感到与这女人生活就像是与一架精密的机器生活在一起。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与她的爱情发生了什么危机，也不是说对她有什么不满意。

两人在一起，还是那样甜甜蜜蜜，卿卿我我，可见爱情绝对没有什么危机，只是自己总感到，与她在一起老是被她管着、盯着、监视着，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压迫感。

桐子说她自己想开酒吧，是与我相爱五六年后的事。年龄也已三十多岁，她的一些朋友也都自己开了店，所以她也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她的想法当然不错，我是由衷地表示赞成。

于是她便开始到处找店面，最后定下一家，面积四坪半⁽¹⁾只有一排吧台的小酒吧。这酒吧真像她的人一样，玲珑又可爱。

为了借那店的房子，我为她出了房子的保证金，但她坚持以后每个月一点一点地还给我。

另外，她又在涩谷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全是她自己的积蓄再加银行按揭买下的。

酒吧总算开张了，店小自然费用也小，所以价格就便宜，再加上桐子天生的精打细算，所以酒吧生意十分兴旺，傍晚五时开始营业，先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七时以后一些董事，九时以后公司的部长、科长，再晚便是一般职员什么的，按着时间的顺序客人的档次分得明明白白的。有时人多了，大家便会相互谦让，店里的气氛说是酒吧，这时便有些像消遣聊天的沙龙了，客人们也似乎成了好朋友。

店里又用了一名学话剧的研究生，给她当帮手，桐子为主持。明亮的店堂里，桐子那一身合身的和服打扮，落落大方的仪态，实在是吸引住了不少客人呢。

我也时常去桐子的酒吧，客人大都知道我与桐子的关系。每当这时，我总有一种难为情和自鸣得意的混合心情在胸中荡漾，倒是客人们总是十分宽容，从不给我什么难堪。当然对桐子老是轻松调皮地诉说我的各种不是，对我喝酒的钱她也一分不便宜，那些客人们的心里也许还是感到十分不可思议的。

当了老板娘的桐子，生活规律和习惯也一点没有改变。每天早上八时起床，打扫完房间，便准备晚上酒吧里卖的下酒小菜，午饭前整理好营业的发票，晌午后便洗澡、梳妆、打扮，早早地做好去店里的准备。晚上，不管店里有没有客人，总是十一时打烊，然后径直回家，午夜一时前是一定要睡下的。

这种对一般夜生活的女性来说不可能做到的有规律的起居作息，桐子认为是保持她肌肤润滑、容貌姣美的最好方法，当然，逢到休息，少不了要去泡泡桑拿，做做美容，还有对食物也是精心地搭配挑选。

因此，桐子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店里的客人也越来越多，生意真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但是，另一方面我与桐子之间的关系，却渐渐地失去了先前的那种新鲜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但总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热切了。

从那以后，又过了好几年，我与桐子最后还是分手了。

这原因不用问什么人，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我的见异思迁。而且不是一人，与银座的其他好几位女性有着暧昧的关系。

对此桐子很生气，最后终于无法再忍耐，便毅然与我断绝了来往。

这便是我与桐子分手的真相。

那么，我为什么要见异思迁呢？

作为男人，提出这么个问题，要说毫无意义，也确实是毫无意义，但说出来……

说出来，便是我对桐子实在厌倦了。

不用说，桐子认真、诚实，没有一点的虚情假意。爱清洁，爱美丽，与桐子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时，常有一种幸福安稳的感觉。

然而，由于她太认真、太规矩，便时而会使我感到负担太沉重，心情太抑郁，于是便会产生解脱和逃避的想法。

事到如今，我绝没有为自己见异思迁的行为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我与桐子之间所产生的男人与女人的矛盾也许是所有男人与女人之间所不可避免的矛盾吧！

不管怎么说，作为男人，要说喜欢黑还是喜欢白，应该说都不喜欢，喜欢的是处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如果要问为什么喜欢灰色，也许我一下子也无从回答。

但是，太规矩、太清洁，便会行动没有自由，不如有些适当松动，有些适当的污垢，这样也许反而会使人感到舒适自在。

然而，桐子对此却不予承认！

“你这种人邋遢、散漫，真是不可理喻呀！”

桐子对我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千真万确的，我一点也不想否认，但有一点我还要斗胆解释一下的：

“确确实实的邋遢、散漫，不可理喻，但却是真心地爱着你的啊！”

当然，这话我知道桐子是听不进去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对她讲出这句话来时，她满脸的不屑一顾，几乎是用鼻子哼出一声：

“傻瓜一个……”

如此这般，与桐子分手已有十年了。

桐子也依然在银座经营着她那小小的酒吧，也仍保持着一丝不苟，一仍旧贯的生活作风，当然她的身材还如以前那么窈窕修美，容貌当然抹不去时间的婆娑，但那庄丽、高贵的气质该是依然如故的吧。当然，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争吵，再有交谈。

假如我去她店里，也完全不用言语，只须用眼神问一声“还好吗”，答一声“很好呢”，一切的一切便都心领神会了。

这真所谓，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

然而，我心里却会想，现在，桐子也许会容忍当时的我的吧。虽然没有正式去向她询问，但我的感觉是不会错的！

男人总是喜欢意气用事，总是在梦幻中想象着女人的种种行为，男人也许就是这么个怪怪的生灵吧！

[\(1\)](#) 一坪相当于3.3平方米。

京都的樱花

我第一次看到京都樱花，是大学二年级末，我二十岁的春天。

那时我在北海道大学读书，带着一种郁伤的心情去京都旅游。当时大学的基础课程分理科与文科，我属于理科，以致我在升入高年级选择专业时产生了不少烦恼。

一二年级基础课属于理科的学生，一般升入三年级时都进入理学、工学、农学专业，但我自己却感到比起理科，文科的专业更适合我的才能。

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入文科呢？实在是当时北海道大学的文科刚刚起步，好多方面还没有完善。所以一开始我便选了理科，可读了两年还是没能喜欢上理科，当然要转入文科，心里也一下子拿不定主意。

正在游移不定的时候，据说京都大学的文学系可以插班招生，所以为了参加考试，早春三月末，我便一个人去了京都。

从札幌出发时，广袤的大地还积着皑皑白雪，到了函馆，再从函馆乘船渡过津轻海峡到达青森，一段路程已经花了十二个小时，再从青森坐火车到奥羽，经北陆本线到米原，最后到达京都。沿着日本海，换乘了几次快车，花了将近三十六个小时，当结束长长的跋涉到达京都时，京都已是樱花灿烂的季节了。

身在飞雪漫漫的札幌无法想象的景色中，我乘着有轨电车在悠闲的京都市内摇摇晃晃地找到了京都大学附近的旅馆，两天后参加考试，结果是名落孙山。

原因也许是我在北海道没有好好用功学习，但考试的题目是理科教材里没有的也是事实。

这次招收插班生名额才二三十名，几天后公布结果，知道自己落选时，京都的樱花却开得如火如荼了。

既然落第，就没有理由在京都再待下去了，必须尽快回北海道办理继续升学手续。

心里这么想，却还是恋恋不舍地在京都待了一天又一天。

现在想来，当时将我挽留住的，也许是那满山遍野争妍怒放的樱花吧。

这是春光明媚、温暖宜人的一天；这是心气怠倦、花气袭人的一天；这又是润物无声、春雨霏霏的一天。这风情万种、风致千变的一天又一天，使我对京都流连忘返，迟迟下不了北归的决心。

这样一天天在京都盘桓着，渐渐囊中羞涩起来。不过运气还算好，在京都车站附近，有一处住宿介绍中心，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使得我能在京都继续待下去。

光阴似箭，一晃过了一个月，中途接到家里告知我考取北海道医科大学的通知，我也照样不肯离开京都，整天地在京都市内、八濑以及大原追寻着樱花的踪迹。

当然，所有的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忧郁，于是我时时思念遥远的故乡。

故乡札幌还在雪中沉睡着，与那阴冷、沉闷的北国相比，眼前的京都是樱花怒放，春光烂漫。

同样是日本，竟如两个国度，南北之差竟是如此之大，我感慨着大自然的造化，终于在四月底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返回故乡之路。

与来时相同，沿着日本海北上，到了青森，看到寒浪滔天的津轻海峡和积雪茫茫的群山峻岭，我心里不禁又一次深深感到一种落第的落寞与孤零。

那以后，我又曾几度邂逅过那京都的樱花呢？

算来当了医生，每年四月总要召开各种学术会议，有两三次是在京都召开的。但因为是开会，所以每次都十分仓促。那樱花，留下的印象只是美，除此之外竟没有一些别的感想。

真正地又一次被京都樱花所迷住，是我当了作家，打算写京都题材的小说时。先是《飘风》，接着是《白昼之原野》《化妆》《樱花树》一部接着一部，在这些小说中我都尽心描写了京都樱花的景色，譬如在《化妆》的一开头，我是这样描写的：

“真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樱花开放得如此不顾一切呢？”

双手撑在鲜红毡毯上，槇子入迷地惊叹着。一边的里子不由地停住了伸出取甜酒的手，问道：“不顾一切？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吗？这么满树、满枝的火一样喷放着，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真是个傻丫头，樱花树呀，感觉不到它是在拼命的。到了四月里，它便要开放，要开放就要这么不顾一切地拼命怒放，这是它的本能呀。”

《化妆》是描写京都东山料亭“莺乃家”三姐妹的故事，这故事的场景便是京都西北部的原谷苑。

那里的樱花也许地势稍微高了一些，所以开得比较迟。我写小说的当儿，那里的樱花还是鲜为人知的，现在那里六千多坪的山坡上都种满了樱花树，已是一个众人争相去观赏樱花的好去处了。

再从我的小说《樱花树下》，摘一段文字出来吧。

游佐对于樱花并没有作过特别的调查，但染井吉野⁽¹⁾那伸向天空的枝条上开满鲜花的景色，实在是显示着樱花争妍时的拼命狂妄。

“看那染井吉野，实在令人感到忧伤、悲凉，不管它开放时，还是凋谢时都是那么拼命。”

“是的！”

就像在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淳子干脆地答应着。

“与这相比，那垂枝樱⁽²⁾……”佐渡说到此突然打住了话头。

“想说什么呀？”淳子征询般地弯了弯细细的脖子。

“显得有些，淫荡。”

“淫荡？”

“是的，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游佐的话，淳子好像还是没有搞懂意思。

“垂枝樱，花朵是那么鲜艳，生气勃勃。”

染井吉野却是那么淡雅且虚怀若谷，与此相比，那垂枝樱的鲜艳就好像是蕴藏着一种邪毒的

东西呢。

“这里看去，那垂枝樱的花儿好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呢……”刚进入南庭，那垂枝樱整棵树犹如托着一座火山似的蒸蒸日上，现在来到池前，再看那垂枝樱就好像春天的残阳，鲜血般地朝下滴泻着呢。

“园山公园的垂枝樱，你去看过了？”

淳子并没有察觉游佐的心思，提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昨夜，回店里时去看了一下。”

“很漂亮吧？”

“好像夜里起火似的。”

忽然，淳子轻轻地笑了起来。

“樱花，像起了火似的？”

“远远望去，天空一片通红，真的像着了火似的呢。”

东京出版社的老板游佐对京都东山南禅寺附近的料亭“泷紫”很是中意，便与那店的老板娘菊乃有了交往，渐渐地看上了老板娘的女儿淳子。在这小说中，鸭川岸国的樱花，平安神宫及彩灯夜晚圆山公园的垂枝樱，以及常照皇寺和真如堂的樱花，我都搬了出来。

另外还描写了不少京都赏樱花的有名场所。

譬如通向东山银阁寺的甬道，哲学之道及水渠边的樱花，还有野村别墅附近幽静的樱花。再往西行那岚山，嵯峨野的樱花，再折向南面那城南宫的垂枝樱，令太阁秀吉着迷的醍醐寺的樱花。再有那经过宇治川堤到平等院路上的樱花，以及向北而去那三井寺至琵琶湖畔，那里的海津大崎的樱花，比敷山迟开的樱花，等等。各种樱花争奇斗艳，风情万种，要全部观赏齐全得花一个月的时间呢。

正是这京都特有的“樱花常开”的豪华、艳丽景色，吸引着那些赏花人如过江之鲫般从四面八方赶来。

当然，京都的樱花不只是美丽、华贵。

染井吉野、垂枝樱与其他地区的樱花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开放时都是一样不顾一切。

那么，为什么京都的樱花会如此惹人心悸呢？

回答是京都的樱花占尽了好的地势。换句话说，大城市，特别是东京，樱花都没占到好的位置，所以也就没能发挥出它们的魅力来。

例如那些高楼大厦夹缝中的樱花，那些沉寂雪白的粉墙前的樱花，那些工地现场的樱花，等等。不管这些樱花怎样尽心尽力地展枝争妍，也还是不能引起众人的喜爱与注目。

在大城市，在那种环境及场所，被无情地淹没了的美丽樱花，真不知有多少啊！

与此相比，很明显京都的樱花占尽了天时地利。

例如东山一带的樱花，背后是苍翠的松林，依依的垂柳，前面是起伏的青山，周围又有不少著名的寺庙、神社及古迹名胜。再有那河畔溪边，渠旁堤上，山清水秀更能衬出樱花的风致来。

另外，在夕阳西下的晚霞中，茫茫夜色的月明下，早春的拂晓里，晨雾的彩霭间，这京都古城的樱花都有着其仪态万千的风姿，它那潜在的妖艳、华丽，实在能将人惹得心气浮动不能自己。

当然，对这樱花的美，也有人反感，有人讨厌。

譬如那樱花不顾一切地怒放，会使人感到忧虑，花开的时间太短，会使人感到焦躁不安。

甚至还有如利休^③之类的人禁止在茶道插花时使用樱花呢。即所谓“茶室太庄重，樱花不宜活”的传统说法。

也许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本来就是，樱花因为太美了，反而会引起有些人的厌躁和不安呢。

因为美，受人赞叹，受人爱怜，受人奚落，受人厌烦，同时，受人这么多的关心，樱花实在值得骄傲呀。

而且，可激动人心的是，樱花开放时美丽，凋谢也十分庄丽，能够触发人们各种各样的感想。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钟爱樱花凋谢时的情景。那凋谢时的庄丽、绚烂、悲惋、哀凉，是其他花卉所无法比拟的。有一个形容樱花凋谢的词叫“花岚”。这真是太贴切了，一阵风过，路上、水边，便转眼铺满了樱花，一夜之间变成花路、花河的情景，我想大家应是屡见不鲜了吧。

夜幕中凋谢的樱花更是可歌可泣。

记得有一次，我住在高台寺附近的旅馆里，夜时开窗户，飘飘洒洒的樱花瓣便飘进了屋里，无声无息地飘到床上，飘到枕边。此情此景使我真如进了一个幻想的世界，情不自禁地观赏着那些花瓣，许久许久不能入睡。

后来我写小说《失乐园》时，在女主人公的裸胸上散落了几朵樱花，让去吻她乳房的男主人公先吻到樱花，这段描写就是回想那晚在屋里观赏飘进屋来的樱花而产生的灵感。

当然，小说是表现人性的，这小说中的樱花，也当然是有着相当的寓意的。

京都的樱花风情万种，妖艳迷人，如果我没看到这样的樱花，我的京都题材的小说，也许就不会写得那么深邃，那么感人吧！

① 染井吉野、垂枝樱都是日本樱花的品种。染井吉野一般是白色。垂枝樱是犹如柳枝垂荡的一种樱花。

② 染井吉野、垂枝樱都是日本樱花的品种。染井吉野一般是白色。垂枝樱是犹如柳枝垂荡的一种樱花。

③ 利休全名千利休，传说是日本茶道的创始人。

原宿——魂牵梦萦的地方

高中二年级，我十七岁，冬子一身学生服，童花头，天真烂漫地出现在了的面前。

全班50多名学生，男生女生大约各占一半。在全班的女生中，冬子是出类拔萃的，她的美丽使当时初次体验男女同一教室上课的我感到不敢正视的炫目耀眼。

这么说倒不是指她的打扮和长相有什么特别。听说她的母亲是秋田人⁽¹⁾，她的脸蛋和身材确实都十分小巧，雪白的肌肤，就像深山里的蟹爪兰，给人一种文静、淡雅的感觉。

也许是天顺人意吧，班级排位子时，冬子排在了我座位的斜对面，又正巧她家住得离我家很近，上学、放学时常会同路。

据说男女同一教室上课的好处是利用男生的自尊心，使他们为了不被同班的女生看低而拼命地学习。

这也许不错，我自己确是如此，学习十分用功。当然，上课时的目光除了黑板，还时时地朝冬子的方向游移不停。看到她怔怔地看着窗外，便会猜测她在想什么。看到她屈背伏在课桌上记笔记，便会情不自禁对她学生服下露出的白色内衣瞟上几眼。有时还会痴痴地思索，那女性的学生服为什么会这么短呢？这或许是设计者有意想让女学生举手或弯腰时露出里面的内衣吧。当然在我眼里，这么多女生中间，冬子的内衣是最白最白的。

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班里的其他男生也都喜欢与冬子交往，想方设法去接近她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R男生，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的，不在我们班里，却时常下课跑到我们教室外隔着窗对冬子大声叫喊：“好漂亮的妞啊！”对方也许是在想方设法讨好冬子，可冬子对他的作为却始终反应淡淡的，脸上的神色也漠然无视的。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从侧面看冬子那漠然无视的神情。

冬子平时话不多，女同学们聚在一起，她也不太谈笑，多数时间是默默地听着别人讲话。这么说不是冬子不会说话，该说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话不多，往往只有轻轻的一句，但分量很重且切中要害，每当此时，便会使人从她那文静的外表里感受到一种刚毅、坚强的性格。

表面文静、淡雅，内里刚毅、坚强，这样的冬子真是将我迷得神魂颠倒了。

可是，我与她的关系始终亲密不起来，始终没能超出一般同学的关系。

究其理由，首先是我自己太幼稚，没有向她靠拢一步的勇气。

说心里话，我是十分想与她产生一种关系的。我说一种关系，不是那些男女之间的什么关系，而是一种心心相印的精神关系。有这种想法，实际是我少年期的一种独特的情愫和童贞少年对性的一种不安的表现。

然而，我心里却始终在寻找着机会，想对她说一声“我爱你”。教室里无人的时候，上学、下课回家的路上，还有图书馆里，有时冬子也会来到我的身旁。她当时称呼我为“阿淳”，这么亲切的称呼可见她对我

是有好感的。

但是自始至终，我还是没能对她说出那句心里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总有一个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村田裕介，是高二下半学期从别的学校转校过来的，他借住在冬子的家里。冬子的父亲原来在三菱所属的公司工作，后来退職在家，便将自己家里空余的房子出租给以前同一公司人员的孩子住，村田就是其中一人。他高高的个子，长得很神气，成绩也很好。

村田在班里和我关系不错，我对他也有好感，交上朋友后去他住所玩，便察知他心里喜欢冬子，冬子也对他抱有好感。

这么认为，当然也没什么根据，只是当时一位少年的直觉而已。

他们两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我硬要挤进去是不会有什麼胜算的。我这么提醒着自己，不由感到心灰意冷。这时，又一位女孩出现在了的面前。

她就是同班同学，加清纯子。

“给你庆贺生日，下午五时在薄野的‘米兰特’等你。”

她突如其来的一封信，使我扭扭捏捏地去了咖啡馆“米兰特”，同时也使我们俩终于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清纯子是我同班同学，可当时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天才少女画家了，她的作品在北海道和东京的画展上都有展出。白白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平时总喜欢穿鲜红的大衣，鲜红的皮靴，头发却是染成茶色的。清纯子性格开朗、奔放，时常深更半夜地在咖啡馆、酒吧里与一些画家、记者，所谓的文化人厮混。据说还与这些画家、记者有着暧昧的关系。学校上课老是缺席，有时来也总是早退，老师们也不知是因为她天才少女画家的身份还是别的什么，总是对其放任自流。

老实说，不管她有多么天才，我心里对她还是不屑一顾的。只是会画几笔画而已，高中生毕竟是学生，这样无规无矩的太不像话了。

所以我对她的态度一直是冷冷的，但仅仅是一封信，便将我对她的不满一笔勾销了。

或许青春少年，情感本来就是这么易变、脆弱的吧。那天被清纯子约去了咖啡店，夜晚两人走在路上，突然她对我说道：“亲我一下。”于是便有了我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的亲吻，于是少年的我的感情一下子倾向了清纯姑娘。

关于我与清纯子以后的交往，本书第一篇《雪之阿寒》中叙述得很详细了，这里不想再重复。

与清纯子相好后，我对冬子的思念便迅速地减退，满脑子里只有清纯子一个人了。当然冬子对此也很清楚，但她始终避免在我面前谈起此事，我们平时还是常常相见，她也还是文静地给我一个甜甜的笑。

高中三年级秋天，我与纯子的恋爱仅仅一年便结束了，这半年后的冬天，纯子便在茫茫雪原的阿寒山里找到了她自己的归宿。

天才少女画家的标签，逼着她无时无刻不高度地紧张，拼命地粉饰自己，纯子是太累了，她只想找回原来的自己。她在雪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纯子的死，给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然而冬去春来，我与冬子都高中毕业了，我考入了北海道大学，冬子进了三菱所属的公司工作，至于纯子，只有深深埋在我的心里了。

上大学后，我还见到过冬子好几次，当了女职员冬子比以前更具风采，更加美丽夺目了，但秉性的文静、内秀也还是一点没变。

也许是接触过热情奔放的纯子的缘故吧，冬子文静、内秀的性格更使我心驰神往，然而，与以前一样，我还是没能将自己的感情向她表白。

与纯子有过那么一段恋情，现在在冬子面前就更难以说出“我爱你”的话来了。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同时，冬子那始终不变的、淡淡的、大方而庄重的态度，在我看来似乎是有意在责备我的过去，所以我就更没勇气向她表白自己的心事了。

“如此这般，冬子在我一生中，始终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我的这种预感很快就应验了。不久我升入医学系，四年级时得到消息，冬子已与和我同校的在工学系学习的村田订了婚。

这消息是冬子的朋友告诉我的，但她语调淡淡的，似乎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使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既然早就预料到了，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冬子是常见到的，村田在同一所大学也常常见到，为什么他们都不对我说？一种自己自作多情的悲凉情绪油然升上了心头。当然我并不记恨他们两人，我只是悔恨自己的幼稚与反应迟钝，同时心里也暗暗地下决心，冬子的事情是一切都过去了，一切的一切赶快忘记吧。

然而，命运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以优秀成绩毕业，进了关东一家一流电器工厂工作的村田，才过了一年便得了白血病逝世了。当时冬子是怎样的心情，她怎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点也不知道。

不过，一年后，冬子只身到了东京，进了原宿的一家叫“帽子沙龙”的制帽学校学习。

临去东京时，她来向我道别，但只字没提村田的事，依然是用淡淡的表情说道：“我们，将暂时不能见面了呀。”

听了她的话，我一瞬间感到冬子原来对我还是有着一一种别样的感情的，然而我还没回过神儿来，她又说了一句：“保重身体呀！”便起身告辞了。

去了东京，她一心一意地扑在了制帽学习上，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很复杂的制帽工作对文静、朴实的冬子来说，也许是十分适合的吧。

我时常想念她，给她打电话，也曾给她写过几封信，心里想着像她那样的姑娘，在东京很快会找男朋友吧。

可冬子给我的回信或电话里，好像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不久，我终于当上了医生，趁着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东京，曾经找过冬子几回。有一次还去了她原宿附近的住所。她住的是两间房间，一间里尽是熨斗、纸样什么的制帽工具，可以说是她的工作室吧，另一间则是她的寝室。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起吃了晚饭，天开始下起雨来。想到明天还要到新宿去办事，便不知怎么地竟大着胆子对她说想住在她那里。

稍稍地犹豫了一下，她马上点了点头说道：“这么窄小的地方，你不嫌弃的话，我没关系的呀。”于是那晚她将寝室让给了我，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室里过了一夜。

那天晚上，我俩谈到很晚，还喝了些威士忌，但各自睡下后都平安无事。翌日一早，冬子为我准备了蔬菜色拉和面包，我吃了后便辞别她出去办事了。

出了冬子家门，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由地胡思乱想起来。

昨天夜里，我如果向冬子表白，冬子会是怎样的反应呢？不对，我为什么不向她表白呢？扪心自问，感到当时好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困扰着自己。

很久以前，我就爱上了冬子，然而一直不敢表白，也许正是这么长时间的思念与压抑，使我失去了向她求爱的勇气与动力。

做什么事都讲究机会，恋爱当然也一样，失去了这机会，失去了这时机，即使是炽热似火的恋情也只能停留在平平常常的友情上面了。

当然，还有冬子那始终无所欲求的淡淡的态度，还有她那坦然处之的表情，实在不容人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同时也将我对她的满腔热情，堵塞得一点不敢表露。

好容易两人能有这么纯洁的友情，不能随便亵渎才是，这样两人的友情才能天长地久；冬子是十分重友情的人，这样对我们俩最适合了。想着这些，我当然也就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了。

还有我的脑子里始终拂不去的是村田的影子，他死了，我去夺他的恋人，实在显得不够绅士。而且我还有一种预感，如果强求冬子，她也许会相许，但以后她的感情一定会一泻千里的。

什么叫一泻千里呢？说起来，这人的感情是一言难尽的。简单说来，至今为止在我面前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好、清欲寡念的冬子，如果一旦被我撩开这层面纱，她里面的委屈、痛苦、悲伤、忧愁以及包括她对村田的感情便会一股脑儿地朝我泻放出来。

所以从这一点考虑，我与冬子的感情，停留在友情的地步上，能使她继续保持冷静，能使我俩彼此的青春显得更加光辉，我们的友情也能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我对自己这么解释着，便心平气和了起来。

岁月流过了将近三十年，冬子与我的关系始终是那么纯洁无瑕。

冬子以后成了帽子沙龙的教师，有着自己的工作室，现在也还在勤奋地工作着，只是依然孑然一身。

为什么不结婚，这也许不是他人所能臆测的问题，也许冬子的活法，对她的性格是最适宜的了。

另外，我自己经过了无数的人生遭遇，但对冬子的感情至今还是一点没变的。

这是因为我与冬子的友情是纯洁的，没有让那种男女之情污染的缘故。

不，也许现在再来解释什么缘故显得太没必要了。

重要的是，每当我站在原宿的大街上，看到那高级时装店里陈列着的帽子，便会想起冬子，她那雪白的、淡淡的、令人不敢贸然的侧影，便会闪现在我的眼前。

原宿，是很适宜冬子的地方。

美丽、洒脱、清澄、才华横溢，而表面上淡雅、庄重，这就是真正的原宿。

各种各样的旋律，会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想。站在原宿的街头，也自然而然地会思念起昔日所爱慕过的人。潇洒的原宿车站，山毛榉树茂盛的原宿街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能勾起我对冬子的思念。

啊，原宿，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¹⁾ 日本人普遍认为，秋田是出美女的地方。

魂断轻井泽

这是个疯狂地相爱，最后共赴天国的地方。

平成七年（1995年）九月我的小说《失乐园》在《日经新闻》连载时，我就时时思索着这个地方。

本来我并不太注重构思完整后才动笔的写作方法，我写小说动笔前只有大略的一个故事框架，具体细节并不太多考虑。推理小说我不懂，但写男女恋情的言情小说，往往许多细节在写作过程中根据情节临时信笔拾来，这样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呢。

这也许是写言情小说最难的地方，当时写《失乐园》时也一样，我只是粗粗定了一下男女主人公最后自杀的结局。

在小说连载过程中，不断有人问我：“这两人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对这个问题，我总是只有一句话：“一定有个好结局。”

听了我这个回答，十个人中有十个人是相信小说中两人最后会幸福美满的。

我对他们的这种理解只能不置可否，他们所以为的幸福美满也许就是结婚吧，然而小说的结尾却使这些人大感意外。

老实说，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我并不能苟同幸福美满即结婚的世俗看法了，当然也压根儿没有写这种小说的打算。

如果真是结婚便幸福美满，那么现实生活中无数对男男女女该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了，他们应该整天笑容满面才是呀。

但现实是，有不少人结了婚却整天表情暗淡，唉声叹气，倦容满面。如此看来，结婚并不能说是幸福美满，或者说结婚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才对呢。

不管怎样相亲相爱，一旦结婚，生活一稳定，相互间就会产生推诿、任性，由此而进一步生出惰性、倦怠来。

那么，真正的幸福美满是否存在呢？男女之爱情能否永久不变呢？

考虑再三，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让爱的顶点发生在两人生命的完结之时。

“在这世上，生命要保持永恒，爱情要保持纯洁，这最完美的表现除了死是别无他法的。”

这名言是近松（江户时代歌舞伎剧，净琉璃的作者）得出来的。从这俗世上逃开毅然选择死亡，这不是失败的逃避，是追求永生的积极进取。

确实，男女爱到极端便一起自杀殉情，这有点旧时社会的色彩，要使它为现代人所接受，想来想去只有如小说《失乐园》中结局的那种办法了。

一般说来，考虑自杀殉情的地方，首先便是寒冷静谧的北方地区。

譬如，晚秋的阿寒湖和支笏湖，或者这些湖畔的丛林山间，最好有一幢独立的小房子。说是北方，并不一定指北海道，东北、北陆地区，或者山阴等那些临海的静谧地区，再有些树林环抱就更好了。

这样想着，在小说连载中我开始寻找这么一个地方，但却没有中意之地。

这种场合，最难的是当事者两人即使是视死如归，将死看作得到幸福的最高境界，但对局外人来说，这毕竟是件煞风景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将两人的自杀场所放在北方什么湖畔的宾馆里，那么那些地区的宾馆便会使人联想起有人自杀过而对其敬而远之吧。

当然，我可以随意臆造出一座子虚乌有的宾馆来，但这样就缺少真实性，难免使小说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了。

如果将两人自杀之地放到国外，那么必须有许多出国的铺垫描写，这样小说情节就会拖沓，失去紧凑感。

如此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将两人自杀的地方放在离东京几小时路程，但又要使人信服，符合人物浪漫性格的地方。

这样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轻井泽这个地方。

众所周知，轻井泽离东京车程两小时（1997年9月新干线通车后时间缩短了一半），从明治时代开始，这里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最初游客大都是外国人，渐渐地，财界巨头以及各界名士都在那里求田问舍，盖起了不少别墅。而且这地方林木丛生，青苔掩石，东京地区来这里的游人很多，所以一些旅馆历史悠久，印象中是个上层社会名人雅士聚集的高级地区。

除此之外，还考虑了伊豆、房总、奥多摩、日光、箱根等地，但比起轻井泽总有些不足之处。

或许，我将小说中男女殉情自杀的场景放在我自己喜欢的地方，住在轻井泽的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但我确实是喜欢轻井泽附近的那一片片修长整齐的落叶松林，以及浅间那雄伟的远景，而且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地方才是我最终决定的选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死的憧憬，这种埋在他们心里的情绪，需要有外在的环境来表现，一定要找个雄伟壮观的自然场景，才能将他们俩的死衬托得更加鲜明壮丽。

这就更坚定了我选择轻井泽这地方的决心。

在那林木幽深之处，有一幢别墅，就是在那里，两人紧紧地拥抱着，共同迈向那理想的极乐世界。

想到这里，我小说的结尾也就渐渐地明朗了起来。

选择轻井泽作为我小说男女主人公殉情之地，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是有岛武郎与波多野

秋子也是在那里殉情自杀的。

大正十二年（1923年）元月，当时文坛的宠儿有岛武郎与《妇女公论》的美丽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就是在轻井泽他们自己的别墅里自缢而死的。那时武郎四十五岁，秋子三十岁。武郎七年前丧妻，有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秋子也有她自己的丈夫。

作家与女记者相爱并不稀奇，但爱到一起去死，这实在是古今罕见的。

这两人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

近松的小说中曾经描写过恋爱自杀的情节，但那是书中人物为生活所迫，男女身份悬殊，为世人所不容才被迫自杀的。可武郎与秋子却没有这些苦恼，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俩没有什么定要选择死亡的理由。

查一下武郎临死前的日记，记着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两人感到了绝顶的幸福，因此决定去迎接死亡。”

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道德，只是为了绝顶的幸福，才走向死亡的。

如果说，现代的为爱情而抛弃生命，这两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然而，他们的死毕竟太壮烈，太凄惨了。

他们俩是在别墅的横梁上并排吊死的，死后也没人去，所以遗体就一直吊在那里。

一直过了一个月，别墅的管理人员去那里才发觉，但由于正逢梅雨季节，两人的遗体已完全腐烂，从头到脚蠕动着无数的蝇蛆，不断地朝下滴着脓水。

现在两人缢死的别墅还在，叫作“净月庵”。本来那别墅是在别的地方，后来当地的人将它移到了盐泽湖畔，保存了下来。但两人自杀的那个房间却被拆除了，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两人死得太悲惨，人们是实在不忍再想起那情景。

再去轻井泽的老街三笠宾馆附近，平缓的斜坡一百米外，有一块“有岛武郎故居”的石碑，这便是有岛武郎自杀的别墅的原址了。

我去那里时，正好也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中，四周的树木、杂草湿濡濡的，显得格外地葱郁。在这样的环境里，联系到武郎的死，心情不由地沉重压抑起来。

也许感到武郎与秋子的死太凄惨了吧，我在小说《失乐园》中尽量将男女主人公的死描写得华丽庄美一些。

首先两人自杀的房子不是古色古香的旧别墅，而是选了一处现代式的豪华的房子。

我心里是感到，死要死得壮美、华丽，房子是衬托，当然要与此相适应。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在轻井泽有一幢小洋楼，于是我便以那洋楼作为蓝本，从初夏的梅雨季节到风吹落叶的秋天，我好几次去那小洋

楼，有时住上几天，脑子里一直在酝酿着男女主人公死的情节。

有时我去落叶松林中散步，去附近的万平宾馆喝上一杯咖啡，有时开车风驰电掣地去鬼押出，然后从那里眺望雄伟的浅间山，眺望那围绕在山间的云彩和风烟。

有时，专挑那黎明、晨雾缭绕时分，去那洋楼里。此时朝霞映着无数的落叶松林熠熠生辉，时而有几只猴子与松鼠出没林间。到了傍晚，大气渐渐透出寒意，暮色朦胧中，静静地眺望那远处的街灯，慢慢地林中更暗了，在那夜幕遮盖下的树林里，即使落下一片叶子也能听见，整个森林静谧极了。

城市、森林、山峦、湖泊，一切的一切都被夜吞没了。这时静下心来，想象着决心去死的男女主人公的心境与情感，耳边就像真能听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声音一样。

死的地方找好了，可死的体验，作为作家却是不能亲身况味的。这只好尽心地去揣摸思考了。所以，我那一次次去轻井泽的小洋楼，每次去的心情真好像自己要去死一样，带着这样心情，在那里迎来朝阳，送去晚霞，从中体会着、酝酿着、想象着小说中人物的各种细节。

不可思议的是，当我提到死的时候，自己真的会有一种去死的感觉，用这种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会显得生气勃勃，充满着生命的朝气。

即使是毫不引人注目的一棵小草，或是庭院里小树上掉下来的一颗果子，一下子都有了意义，都会使人感到生命的存在与可贵。

《失乐园》连载到后半部分时，我在轻井泽度过的那几天，真正地感到自己与小说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了，共同呼吸，共同感受，共同拥抱着这世上无限美好的爱情。

现在，轻井泽又是静谧的晚秋时节了。

现在的晚秋与那时我写《失乐园》时的晚秋没有什么两样，淡淡的秋阳，还是充满着爱的温暖的吧。

那时，在那静谧之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了爱情！

所以我能写《失乐园》，所以我能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写得那样壮丽生辉。也许带着必死的决心，所看到的世界便更加充满生气，更加熠熠生辉吧！

令人忧伤的南纪白滨

相爱但不能如愿的事，世上也确实有的。

如果结婚就非此人莫属，但最终却没有如愿，梓与我的关系，也许就是这么一种类型了。

为什么不能如愿以偿呢？

这理由，现在要去究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毕竟是三十多年以前，非常遥远的事了。

但我们没能结婚是不争的事实。

要说“为什么……”真是不堪回首，理由是十分痛苦的。

首先是我俩离得太远。

我们相识时，我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在东京的医院里实习，梓则在新桥附近的一家公司工作。我二十四岁，她二十岁，所谓十分引人注目的白领丽人。

我俩交往了一段时间，我便感到她是我合适的结婚对象了，但是才半年不到，也许是东京的单身生活不能习惯吧，我患了结核病，故乡的父母也一再催促，我只好匆忙地决定回到札幌去了。

离开东京时，我向梓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她，但并没有提结婚的事。

说心里话，当时我的脑子被生病的事、回札幌后新的工作医院的事、报考医生资格的事等等，塞得满满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结婚的事。

回札幌半年后，我考取了医生资格，结核病也由于采取了先进的化学疗法很快痊愈。这期间，我与梓有着信件来往，应该是可以考虑结婚的事了。

而且，我回札幌一年半中，她来札幌看过我一次，我也去东京会过她一次，如果我那时当机立断向她求婚，她是会答应我的。

但是，我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理由有几点，其中一点是我当时在读研究生，要靠父母生活。另外，又认为东京出生的梓是不会习惯北海道寒冷的环境的。还有，梓要是真的作为我妻子来札幌，她那东京的小姐脾气是否能与我北海道士生土长的母亲相处得好？因为这东京与北海道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我心里的这些顾虑，也曾经写信向梓透露过。她只是来信说她父母催她赶紧结婚，心里烦得很，现在想来，其实是要我赶快确定与她的关系，可我却依然优柔寡断，糊里糊涂过了一年，突然有一天收到她的来信，说她已决定结婚了。

怔怔地呆了好半天，才感到失去了一件珍宝似的心里悔恨不及。

为什么不明朗态度？如果明确与她结婚，她是一定会等我的呀。

她离去了，才顿时感到她的可贵。不由地后悔自己自我感觉太好了。

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又过了三年，我也结婚了，梓的事情就暂时藏在了心灵深处，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再次与梓相逢，是结婚四年后三十五岁的时候。这时我已是真正的医生，为了参加学术会议，经常去东京出差。

每次去东京，我会情不自禁想到梓。但彼此都已成家立业，联系就不便太密切，但每年也还是有几次通信的。

从信中得知她丈夫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他们已有了孩子。

第一次去东京，心里想着与她联系，但犹豫再三还是没联系；第二次去东京便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约在我下榻的宾馆见了面。

八年不见了，梓比以前清瘦了，作为一个妻子，看上去有些淡淡的愁绪，但反而更显出一种雍容的气质。

我首先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没能与她结婚，向她表示歉意，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对她依然如故的思念，接着大家便谈起了各自的婚后生活。

于是我知道她虽说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与她的丈夫还是总有些说不出的不和谐。

她没有说这是由于我的原因，却激起了我对她的旧情复燃。

我大着胆子邀梓去我房里，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跟我去了，于是我们又似以前那样，亲亲热热了好一会儿。

现在想想，我们俩可以说是“共同乱伦”，但因为我们以前曾相爱过，久别重逢，产生激情也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呀。

这以后，我有机会去东京，就一定找她相见。

不过真正与梓频频约会，热恋如初，却是我辞去札幌的医生工作，正式到东京后的事了。

特别是昭和五十年代，她孩子也大了，我们相见的次数也就更多了。

那时，梓凭借自己对插花艺术的喜好，经过努力，正式取得了花道的教师资格，而且对和服也非常有研究。

仔细想想，梓真是個不尋常的女性。

表面上就像穿着和服的样子，楚楚婷婷，但内里却十分坚强，而且处事十分大胆果断。

要与我约会，怎样找机会呢？白天还好说，晚上，特别是要过夜，她又是怎样向家里交代的呢？

这一点，梓没向我说过，我也不便问她，但感觉得到她是说为了插花或和服的事去出差，以此为理由在外与我过夜的。

尽管是这样偷偷找借口跑出来的，但她的打扮始终是衣冠楚楚，整整齐齐的。

梓的脸并不算美丽，低低的额头，而且是单眼皮，但气质却十分雍容，始终透着一种迷人的风情。

身高一米六十，瘦瘦的体态，骨架很小，但还是显得很丰满。

她穿西服很不错，但穿上和服就更能衬出她的气质。

她娘家在东京郊外，她是个旧时的商贾家庭小姐，从小受着良好的教养，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显得颇有大家闺秀的气韵。

我也许喜欢的就是她的这种气质吧！

于是，我在准备一个新的连载小说时，将主人公的模特便集中在了梓的身上。

内容当然是男女爱情故事，但我是想借着女主人公的形象，唤起那被人们淡忘了的日本传统的美来。

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三月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我在《每日新闻》连载了长篇小说《一片雪》，就是这典型的作品。连载很受欢迎，以至社会上将书中的女主人公式的人物称为“一片雪人”，以后出了单行本，也十分受人喜爱。

我自己也感到这小说写得很顺手，以后一发而不可收，连着又写了《樱花树下》《化妆》等京都题材的爱情小说，也是受这《一片雪》的鼓励而产生的。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这一连串的小说的产生，是和梓的存在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梓这样的模特，才使我能塑造出这么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

昭和六十年代，到了平成年间⁽¹⁾，我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相互间时时约会，抽得出时间便一起出去旅游。

严格说，我们这种关系是乱伦，但我们却感到十分自然，一点也不觉得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也许真正有点狗胆包天，但也许我们心里有一种“本来就应是夫妻，只是没能结婚而已”的想法，所以才敢这么堂堂正正地相敬相爱呢。

“最最相爱的人不结婚，而是在各自想见面时便见面，这也许是男女爱情的最佳方式了吧。”

我们俩都是这么认为，这么笃信的。

我们俩的关系开始出现阴影是在五年前的秋天。

一个月没见的梓，她好像比平时更瘦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我这么问她，她回答说，最近经常耳鸣头痛，去医院检查发现耳朵里有肿瘤，医生要她动手术。

如真是肿瘤，那手术要快，我看她还在犹豫不决，便急切地劝她快动手术。

结果，梓在一个月后动了手术，病情基本稳定了下来。但额头到耳朵上边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她好像对此很在意，从此头发便垂了下来，有意将那道伤痕掩盖得严严实实。

梓四十五岁以后，便时常在我面前自嘲说：“我已是老太婆了，你可以去找一个年轻的姑娘了吧。”动了手术以后，她的自嘲更几乎成了自虐，总是悲凉地自怨自艾，顾忌着脸上的伤疤。

我当然不会在乎她的伤疤，对她的病情好转还十分高兴。可一年左右，她又感到耳鸣，医院说是那肿瘤复发了。

而且明确了那肿瘤是恶性的，放任下去会有生命的危险。

医生要她再做手术，但她却顾忌着伤疤是否会扩大，平时也总是“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地悲观失望，老是哀叹不已。

我当然拼命劝她再动手术，鼓励她不要灰心丧气，但她的精神状态却是急速地恶化了下去。

为了不再动手术，她找了好些民间的秘方，花了不少的钱，但丝毫没有疗效。于是，不安与恐慌就更时时折磨着她了。

这期间，我打了好些电话给她，但她总是说自己瘦得干瘪，老太婆似的，不像人样了，始终不肯见我。最后干脆悲凉地恳求我：“将我忘掉吧！”

“不管怎么说，赶紧动手术才是！”我几乎是强迫性地命令她的口气了，她才喃喃地答道：“好的，我去动手术。”这便是她留给我最后一句话。

那以后，我写东西、讲演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但心里记挂着梓，抽空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没通。

果然是住院动手术了吧。这么解释着，又过了几天，心绪不宁，又打了电话。

但还是没有人接，接下来的五天，我是天天打电话，天天没人接。心里不甘又接着打，突然有人接了说是她的丈夫，于是吓得我赶紧搁下听筒。又过了几个小时，再一次打电话，这次来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酷似梓，但年轻了许多。

我踌躇了一下，想到也许是梓已经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来了，于是便试探问道：

“是小姐吗？”

“是的……”

她十分警戒地回答着，反诘道：

“您是谁呀？”

我轻轻地将名字告诉了她，电话里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是先生您啊”，她又小心地问了一声。

我只告诉我的名字，但她马上似乎什么都知道了似的，我感到有些不解。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低低地嘟哝道：

“妈妈，过世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赶紧追问一句，她的回答还是相同的话。

“五天前，妈妈在和歌山的海边投海自杀了，遗体已经找到了，葬礼也结束了。”

五天前，正是我感到心绪不宁的时候。

“她没有去做手术吗？”

“妈妈，不肯去医院，而是去自杀了。”

梓自杀的地方是在南纪白滨的一个叫三段壁的海边，那地方经常有人自杀。她以前曾跟友人去那里旅游过，所以是很熟悉的地方。

这次她临走对女儿说：“住院后不太有机会出去了，所以想一个人去旅游一下。”女儿也没感到什么反常，但没想到她会一去不复返。

事后才知道，梓是深夜十二时以后，在旅馆附近叫了出租车去的三段壁。出租车司机也感到有点不妙，所以特意说：“这一带很危险的，我车子等你一起回去吧。”可梓却坚持说：“不要紧的，你先回去吧。”将出租车硬是打发了回去。

那以后，在那漆黑漆黑的暗夜里，梓在那断崖上到底待了多久呢？

没有人知道，直到翌日早上六时，当地的人看到断崖下有女性的尸体浮在岩石丛中，才报警。

“真没想到，妈妈会自杀。但是妈妈最怕再动手术会更加破相，也许她是不堪如此才去自杀的呀。如果当时，我们多安慰她一下，也许也不至于这样……”

我满脑子嗡嗡作响，默默地一声不吭，终于梓的女儿又换了一种确信的口气，轻声说道：

“不过，妈妈是个坚强的人，她的死是符合她的性格的。”

听了她的话，我才感到有些可以理解，微微地点了点头，不由地低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的呢？”

“我早就知道您与妈妈的关系了。”

我真是吃惊不小。接着她又说，她懂事时就知道妈妈在外面有情人，为此她心里一直不好过，直到进了大学，她母亲终于将一切都告诉了她。

“妈妈临走时，将您给她的信件什么的都烧了，这事就我知道，爸爸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您放心就是了。”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提出了个请求说：

“我不能直接去吊唁，请允许我送一束花去可以吗？”

于是梓的女儿将她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说直接去父母家送花不方便，让我将花送到她的家，由她代表我趁她父亲不在时供在梓的灵前。

“那么送白色百合花好吗？”

我征询着梓女儿的意见，她的口气终于缓和了许多，微微地叹道：

“果然您是知道妈妈的呀，妈妈最喜爱白色百合花了。”

那以后，我送花去时，顺便寄了一本《一片雪》的签名本给梓的女儿。

这小说的模特不能说全是梓的形象，但主人公外秀内刚的性格还是与梓十分相似的。

梓的女儿马上来了回信，说这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她就感到主人公霞有不少地方像她母亲。

信中最后写道：“您送来的花也供在了母亲灵前，母亲一定是十分地高兴的呢。”

梓逝世已有五年了。

好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漠了，可也有好些事却越来越鲜明起来。

具体说来，就是梓的形象淡漠了，但梓的气质性格却越来越鲜明了。

梓已不在人世，可看到某人的有些举动便会突然感到：“这不是梓吗？”

音容笑貌已经不复存在，但她的姿态气质却时时在我周围被发现，所以说梓还是时时地活在我的心里。

梓逝世两年后的夏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三段壁。

这地方以前我曾好几次想去，但总没有勇气，所以终于没能成行。

我到三段壁时，正逢梅雨恹恹。层层叠叠的岩石断壁，上面望下去几乎是笔直的直角。

这断崖上，梓是站过的，被冰冷的海风吹过的。这样想着，梓那瘦小的屹立在断崖上的身影便在我脑海里逐渐地鲜明起来。

“是的，梓是站在这里，双眼眺望着天空，毅然地向前跨出那大大的一步的！”

她跨出了那大大的一步，她的身子飘向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她的身子溶入了湛蓝的大海，然而，她的身子依然屹立在这高高的断崖上！

暮色溶溶中，我朝那海里撒着梓喜爱的雪白的百合花，心里又一次加深了对梓的理解。

梓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归宿，真是太好了！

不管怎样的家，不管怎样的床，不管怎样的病房，都是没有这断崖绝壁更适合梓了。这雄伟的断壁下便是梓获得永生的地方。

这么想着，厚重的梅雨云层渐渐地闪开一道缝，耀眼的晚霞将断崖照得熠熠生辉。

瞬间，落日的霞光中，梓的笑靥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赶紧轻轻地闭上眼睛，合上双掌，向她深深地鞠下了身子。

后来我在《周刊新潮》连载了小说《瞬间》，这是纯粹为了梓写的小说，以后又出了书。

当这本书付印时，我对梓的思念也似乎有了一个着落。然而，在我的回忆中，梓的形象永远是那样亲切，那样完美！

^① 昭和六十三年（1988年），昭和时代结束，1989年开始进入平成时代。

六本木，可爱美丽的小猫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是单方面的，当另一方醒悟过来，两个人的交往已经很深了。

我与麻衣子的交往，也许正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认识麻衣子，是通过她母亲村濑伸江的关系。

伸江那时住在大阪，很喜欢我的小说，通过东京出版社的编辑与我认识了。

作为作家，有喜爱自己作品的读者是十分可贵的。当然有极少的作家感到读者会提出各种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对读者敬而远之。但大多数作家都是十分重视自己的读者的，可以说有了某作家的读者才有某作家的存在。

当然，读者之中纠缠不清、无理取闹者也是有的。记得十五年前，我写作的地方有一位女性，每天都来要求见面，年龄四十五六岁，打扮也挺朴素，头发扎得紧紧的，表情好像有好多问题要求解答。想到她是我第一个要求见面的读者，便让她进了我的房间，但她进屋后坐在沙发上就一声不响了。

看她的神情有些不对头，就询问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突然她冲着我说道：“请让我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真是在开玩笑，我这里来往的客人很多，这么一位陌生的女人待在屋里叫人怎么看我呢？

“你不是搞错地方了吧？”我小心地提醒她道。不料她竟对我妩媚地一笑说：“你说什么呀，不是先生你自己叫我来的吗？”

我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叫过她，一定是她产生了误会，所以便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请赶快回去。”可这下更令人吃惊了，她一下子凑到我身边，叫道：“你是用电波来叫我的呢，现在也不断有电波传过来呢。”

看来这人是有些不正常了，无法再与她谈下去。这么想着便起身朝隔壁的书房走去，可她却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一种恶心顿时涌上心来，不禁用力将她推开，好容易将她连拉带劝地哄出门去，刚松一口气，却发现刚才推拉之间，她竟将我的上衣一只袖口扯下来，拿着走了。

真是倒霉，可她却并不罢休，第二天开始又连着好几天站在门前不走，有客人来她便跟着一起进来，将她推出去，她也不走，最后竟带了一只小椅子来，大大方方地坐在了我的门口。

实在没有办法，我叫来房子的管理员，招来了警察，将她教训了一下，她总算走了，可警察一走不到三十分钟，她又回来了。

这真是不仅将我，将周围左邻右舍也扰得不能安宁。更令人气愤的是，我出门去她便跟着，乘到电梯里她也挤进来，并且厚颜无耻地紧贴着我，弄得我衣服胸前背后满是口红。最后只好请警察帮忙将她带回她家里，送进了医院才总算太平了。

这种极端的例子当然是很少的，但作品一旦发表便会有人对号入座而来责难，更有甚者竟指着我问：“你是在我家装了窃听器吧！”

这真是使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但作为作家，如果有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是件荣幸的事呢。所以，即使有时会碰上令人扫兴的读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麻衣子的母亲，当然不是那种讨厌的读者。

本来是喜欢我的作品，读了好几本，便萌发了想认识我的念头，于是便托人介绍来的。

初次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是“啰啰唆唆的老太婆，”后来熟悉了，便感到也确实如此。她性格开朗，有家庭，却喜欢整天在外面忙乎，是一个十分热情的“好管闲事的人”。

她平时喜欢组织一些人，开些小型的艺术表演或音乐会什么的。

有一次，她对我要组织一个我的读者联谊会，我起先只当她开玩笑，可不久她真的召集了将近二十人，趁我去大阪时为我召开了欢迎宴会。这当然是她的好意，但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成了一个小小的负担。

她是很敏感的女性，应该察觉出我的心思的，但我只要去大阪及关西一带有事，她总是还要找上门来，一边“对不起，老是打搅您”，一边还是邀请我又是喝茶，又是拍照的。

她每次来见我，总是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女儿当然要比母亲矜持，特别是二女儿麻衣子，总是对太热情的母亲报以冷眼。

那时，麻衣子二十三岁，虽不能说是美人，但小巧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总是跟在母亲身后文文静静、羞羞答答的，很讨人喜欢。

“这丫头是一只猫呢，表面文文静静的像大人，可内心很厉害，我是管不住她的呢。”

麻衣子的母亲曾对我这样介绍过麻衣子，后来接触多了，也感到她母亲的话不错。麻衣子确实似一只小猫，表面文文静静，实际却是十分灵敏、聪慧的。

说心里话，我与麻衣子母亲的交往，一半只是为了麻衣子。

麻衣子也许是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天突然一个人来东京找我，以前她曾在大阪宾馆里工作过，身上有东京一些宾馆的免费住宿券，所以便一个人跑来了东京。

在六本木，我与她一起吃了饭，又去酒吧喝了会儿酒，两人间的关系便十分融洽了。

当然，我是很喜欢小猫似的麻衣子的，她也好像离开了家里，有一种解放感，与我这相差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东京这样的豪华都市里相会，有着一一种甜蜜的冒险感。

我和她很快就如胶似漆了。于是她每月一次要从大阪来东京会我，我去大阪有事也事先通知她，约好两人单独见面。

当然，她母亲察觉到了我俩的关系，可她并不干涉，一副女儿大了，由她自己做主的样子。

麻衣子虽说不是处女，但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老练。温柔亲切地爱抚她，她会很兴奋地激昂起来。但总体来说，她还是像含苞欲放的花蕾，要开出灿烂的鲜花来，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不过，每月一次，我们相逢在六本木，渐渐地，她确实成熟了起来，同时对东京这个大城市的环境也逐渐地熟悉了起来。

本来麻衣子不是个十分摩登的女孩，衣着打扮也都是普通的衣裙或套装，可来东京次数多了，年轻人的虚荣心便萌发了出来，名牌拎包及服装首饰也开始出现在她身上了。

我看着她的一系列变化，也送了她几件名牌服饰，她更是万分喜欢，时时穿戴这些服饰在东京街头招摇过市。

那时我对她来说，也许是一位可信赖的“长脚大叔”吧。

虽说不能算是乡下，大阪也是个不小的城市，但她只是个极平凡的女职员，能来东京，又能拥有各种流行的高级名牌服饰，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了。我自己也是从北海道来到东京这么一个大都市的，所以这种心情我也是十分理解的！

“真漂亮呀。”

我每次这么由衷地感叹，她总是会露出幸福的微笑，对着我调皮地道谢：“谢谢夸奖。”

与其外表一样，麻衣子的内在气质也开始有了变化。

一开始一个人来东京，总有些惶然不安的样子，慢慢地，来的次数多了，便习惯了，一个人去涩谷、青山、银座什么热闹的地方都熟门熟路的，各种流行的东西也了如指掌了。

她的这种适应性，就如沙吸水似的迅速，这正是二十多岁女性的特有的敏感吧。

另外，麻衣子的身子也切实地成熟起来了。

以前她兴奋时，很是克制，只是淡淡地如泣如诉，但很快地，便十分地激昂，甚至会令人吃惊地主动地浪荡起来。

作为男人，对一个女性，欣赏她的美貌的同时更注意她的性感与娴熟的技巧，没有比找到这么一位女性使男人更喜悦的事了。这种感受，女人是没有的，女人也许是只注意男人的情趣与实力。

起先，麻衣子对我来说，还只像一只蹲在门口的小猫，可爱且乖巧，伸手去碰她就会逃得远远的。但是慢慢地，这只小猫便熟悉了我的家，感到了我家的温暖，那可爱逗人的本性便显露了出来，成了一只惹人喜爱的小花猫。

说实话，女人并不需要像猫那样时时爱抚、宠爱，所以能够像爱猫那样爱女人，她便会像受着充分雨露的花草，益发显得光彩夺目。

现在回想，当时与麻衣子的爱情，对我来说真是实在太宝贵了。

这理由首先是麻衣子每月来我这里一次，共度美好时光，这对十分繁忙的我来说真是最好的精神调剂，心情当然十分舒畅，而且十分地浪漫和刺激。

当然，她来一次，我要花不少钱，时而还要给她买礼物，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

麻衣子心里怎么想不去说他，但从她每月与我相会的言行来看，尽管我俩的关系十分亲密，但她并不想与我组成家庭或养育孩子。

这当然是因为我比她足足大三十多岁，她也一开始就只将我看作一个“长脚大叔”而与我交往，没有其他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我有着她的时时撒娇、调皮、刺激的相会，使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生气，心里总感到只要自己不厌弃她，两人的关系是会天长地久的。

然而，在与麻衣子交往了第五个年头的春季，记得是三月份，她来东京说想买一只大一些的旅行袋，于是我便在银座的百货店里给她买了一只路易威登的旅行袋，她当时十分喜欢，拿着那包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的，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我一定会十分珍惜这份礼物的。”

从那过了一个月，四月中旬，她来电话说这个月很忙去不了东京了。每年本来总有这么一两次，她有事脱不开身来，碰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就去大阪会她，所以她来电话说她忙不能来，我也并没感到什么不正常。

可是又过了一个月，五月中旬，突然我收到一封结婚邀请信。

看信的背后写着寄信人的姓是足立与村濑，我一时想不起这两个是什么人，我打开信封，看内容，一行醒目的文字映入眼帘。

足立京一郎的长子足立微与村濑次男的次女村濑麻衣子伉俪夫妇……

读到此，我猛地感到眼睛发花，又仔细读了两三遍，可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我就像耳朵里让人突然灌入了冷水似的震惊不已。

但冷静想想，麻衣子已经二十七岁了。

从二十三岁到二十七岁，对五十多岁的我这么个半老头来说，也许只是平平凡凡的五年时间，但对麻衣子来说，应该是从人生朦朦胧胧走向成熟的最宝贵的岁月。这期间，她承受着我的爱情，同时也对她自己人生道路进行着一种认真的探索。

我顿时为自己的自私迂腐而感到可耻，理解了麻衣子作为女性的当然行为，但心里到底还是不能彻底地释然。

既然要结婚，为什么事先不对我说一声呢？即使说不出口，也应有个表示呀。譬如写封信什么的，毕竟我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我心里隐隐地感到受了捉弄的不快，又想想也许她是因为我与她关系太深，没有勇气对我直言。

这样反复胡思乱想着，结果还是在邀请信的“欠席”一栏里画了个圆圈，并附上一句“恭贺新婚”的话，将邀请信寄还给了麻衣子。

这不去参加麻衣子婚礼的回信，在我一个“长脚大叔”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而且一个半月后，六月底麻衣子的正式结婚日，我也没给她送去鲜花与贺电。

先是傍晚时分，一个人徘徊在银座的大街上，想象着我三个月前给她买的那只旅行包，原来是她准备结婚旅行时用的，心里不由地泛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来。

“真是个傻瓜……”

我自怨自艾，找了个朋友一起去喝酒解闷。几杯下肚，渐渐地，那种自我怨恨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明白了个真正的道理。

“是的，那女孩是只名副其实的小猫呀！”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想这五年来麻衣子的所有言行，包括这次突然宣布结婚，多么像只真正的小猫，那样地敏捷、变化无常。

于是我便认定我与麻衣子的交往只是在与一只小猫的交往。于是一切的不快、愤怒，便一下烟消云散了。

本来嘛，是人可以责怪她，是猫就没有办法了。

这么自我安慰着，心情终于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可是突然又接到了麻衣子打来的电话。

“身体好吗？”

我只好点点头，接着她便告诉我她新婚旅行回来了，住在神户，因为她丈夫的工作单位在神户。

我真想责怪她几句出出气，但只说出一句“太突然了……”，便难以启齿了。电话里，接着便传来她“对不起呀”的道歉声，许久又听到一声殷殷的叹息：“可我，说不出口呀。”

果然如此呀，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一些，麻衣子好像察觉了似的，不失时机地说道：

“大叔你，还想见我吗？”

声调突然变得柔情似水，我突然感到她那只小猫已经知错了，于是我不由地对着听筒深深地点了点头：

“当然想的喽……”

这样的回答，我自己也有些吃惊，然而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浮出的情景是，自己正在与一只美丽可

爱的小花猫玩耍，那小花猫柔柔的爪子，已经将我搂得紧紧的了！

钝感力

渡边淳一
李迎跃 译

对眼前的事情钝感一点，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
钝感就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

钝感力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渡边淳一
李迎跃译

钝感力

钝感力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钝感力 / （日）渡边淳一著；李迎跃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52-6280-0

I. ①钝... II. ①渡...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460号

钝感力by渡边淳一

Copyrights: ©2007 by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5-237号

书 名 钝感力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李迎跃

出 版 人 孟鸣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 划 高继民 刘 咏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90mm×1240mm）

印 张 4.5

字 数 70千

印 数 1-40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280-0

定 价 32.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畅销·励志

目 录

[中文版序](#)

[第一章 我们丧失了某种才能](#)

[第二章 在斥责声中成长的名医](#)

[第三章 血液因此畅流](#)

[第四章 迟钝的五官](#)

[第五章 睡眠良好的能人](#)

[第六章 得寸进尺的才能](#)

[第七章 肠胃钝感的男人](#)

[第八章 被爱神之箭射中](#)

[第九章 为了维系婚姻生活](#)

[第十章 为了战胜癌症](#)

[第十一章 女性的强大之一](#)

[第十二章 女性的强大之二](#)

[第十三章 感谢嫉妒与讽刺](#)

[第十四章 恋爱的能力](#)

[第十五章 为了更好地生存](#)

[第十六章 适应环境的能力](#)

[第十七章 伟大的母爱](#)

[返回总目录](#)

中文版序

我们的社会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的。不管你的头脑多么聪明，学习多么优秀，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话，就无法享受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

在人际关系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钝感力。当受到领导批评，或者朋友之间意见不合，还有恋人或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琐碎小事郁郁寡欢，而应该以积极开朗、从容淡定的态度对待生活。

钝感力不仅限于精神方面，在身体方面也同样如此，要想不因些许感冒或伤痛等就败下阵来，就必须拥有这种能力。

一个人谨小慎微，凡事看得过重的自寻烦恼的时代，应该宣告终结了。

钝感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

渡边淳一

第一章 我们丧失了某种才能

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功的人们，当然拥有才能，但在他们的才能背后，一定隐藏着有益的钝感力。

钝感就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

一般来说，提起“迟钝”这个词，人们头脑中联想到的都不是好事。

实际上，“那个人好迟钝”和“那个人很敏锐”这两种评价，可谓是天差地别，如果听到别人议论自己反应迟钝，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同时，人们口中有关钝感一类的词，也都带有明显的贬义和否定的成分。

然而，如果把迟钝这个词的理解范围稍稍扩大一些，扩展到对人体的各个部位进行考虑，那么反应迟钝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譬如，眼下大家都在外面乘凉，露在外面的胳膊被蚊子叮了。

此时小A慌忙进行拍打，赶走了蚊子。由于被叮的地方非常痒，于是他开始抓挠，那里很快就变得红肿起来，但是他还不停手，所以接着皮肤就会变得溃烂，转成湿疹。

与之相反，小B只是轻轻地拍打一下，把蚊子赶走也就算了，被叮的地方好像并不怎么痒，他一脸毫不在乎的表情。

如此情况下，很明显敏感的是小A，钝感的是小B。不用说，从被蚊子叮咬皮肤瘙痒的程度上，就能得知小B的皮肤相对健康一些。而小A皮肤的过于敏感、脆弱、容易受伤，也是一目了然。由此看来，敏感和迟钝相比，有时反应迟钝的皮肤为佳，我们自然就明白了钝感的优越之处。

即使挨骂，也不气馁

下面，我们再从人的心灵，或者称之为精神的这一方面，讨论一下关于愚钝的种种意义。

首先，以一个暂且称为小K的男人为例，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作为一个白领，小K在公司既谈不上优秀，也不算差，属于表现平平的职员，有一次由于一时疏忽，他在工作上出了个差错。

更加倒霉的是，恰好碰上上司心情不爽，所以小K在众人面前被上司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当时周围在场的同事，都对上司的怒骂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十分同情小K：“唉，刚才那顿臭骂，是否有些太过分了。”甚至有人担心说，“这样一来，小K肯定情绪低落，明天他会不会不来上班？”

可是和同事们预料的正好相反，第二天早上，小K和往常一样，按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并且满面笑容

地向众人道声：“早上好”！似乎昨天挨骂的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此情此景，使同事们都觉得白白替他担心了一场。

面对这样一个小K，你会怎么看呢？

往好处讲，被上司如此劈头盖脸臭骂一顿，小K却毫发无损，依然精神抖擞，他可以算得上结实的佼佼者吧。可话又说回来了，上司那么严厉的斥责，对小K都丝毫不起作用，他也真称得上是个“迟钝的家伙”。

与小K相比，另一个小N，同样被上司怒骂了一顿，他却不能像小K那样迅速转换心情，回到家之后，仍旧没完没了地沉浸在个人的烦恼和思虑之中。

“我真没用，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他责备自己，然后开始钻牛角尖，“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可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再出现在公司。”第二天，小N也许就不去上班了。接下来，他一直摆脱不了这件事的阴影，一而再、再而三地休息，这样拖延下去的结果，恐怕最后就会辞职。

把钝感的小K和敏感的小N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占绝对优势、值得信赖的还是钝感的一方。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若是小K的话，他都可以十分顽强地闯过难关，说不定将来还会成为公司的骨干。可是敏感的小N，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接连不断地遇到挫折，他的朋友们也将渐渐地和他疏远起来。

敏感的O先生

这样的钝感力，不仅在公司的上下级关系中显示作用，而且在一般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乃至朋友关系、男女关系中，钝感力也相当重要。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距今约有四十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加入了已故的有马赖义先生创办的一个名为“石之会”的文艺沙龙。

这个文学沙龙聚集了一批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曾经获得过主流文学新人奖，或曾为直木文学奖或芥川文学奖候选人但最终落选的尚未功成名就的作家。若是依照相扑级别来算，则属于刚刚上榜的一级力士的那一档。

该沙龙有近三十名成员，每月一次的聚会通常在二十人左右，大家聚在有马先生的府邸，一边品尝着有马夫人亲自烹制的料理喝酒，一边随心所欲地交流彼此的创作心得，之后大家都作鸟兽散，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轻松的沙龙。

后来，这个沙龙之中产生了五六位获得直木文学奖或芥川文学奖的功成名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一位我认为最有才华的名叫O的男作家也是沙龙的成员之一。他那时就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其才华便一目了然。

然而，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刚刚入行的作家，所以不可能有多少约稿。多数人都是按照编辑们“写出好的作品来了，请拿给我们”的吩咐，一创作完，就送往出版社。对于这些“毛遂自荐的稿件”，编辑每次几乎都是“那么，我读一下”这句话，然后就查无音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就主动打电话问编辑，得到的回答

还是老一套，不是“这篇稿子还不能马上刊登”，就是“这里、那里需要修改”。尤其是当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遭遇退稿的时候，那种打击之大，常会令人变得非常消沉。

当然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在那种时刻，只能靠说“那个编辑根本不懂小说”“发现不了我的才能，真是一个糟糕的家伙”等等来安慰自己，同时跑到新宿便宜的酒吧，埋头喝起闷酒。

说实话，花了两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心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这样被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不靠自说自话或借酒消愁，根本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

就这样埋头喝上它三天三夜，酒醒之后摆脱了郁闷。“好啦，我要重整旗鼓”，这种愿望再次涌向心头。

说起来，那位天赋不错的O先生，也有过被退稿的经历。

“那个对小说一窍不通的臭编辑……”我那时以为他也会如此装模作样地抱怨一番，然后借酒消愁一阵子，不久便又会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

然而，O先生高于他人的才华，以及极强的自尊心，使他受到的伤害更深，反而便没有那么容易振作起来。

我和他曾有一些交往，可就算我打电话招呼他“你在忙什么呢？”，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回答一句“哦……”，根本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你不用在意那些”，我劝解道。“嗯……”他仍然只是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我这才明白了他所受的打击之大。

新人作家的遭遇，我想现在依然一样，当时像我们这种无名作家，几乎没有编辑会主动打电话过来。因此偶尔接到编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有些夸大其词，“眼下，我正在着手写一部全新的作品”。“这次的作品，我觉得相当有卖点啊”。试图以此显示我们的积极进取，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

但是，O先生却从不这样，他的回答肯定是翻来覆去、死气沉沉的几句。说实话，我去他的住处看他，他不是挠头就是叹气，一副阴郁暗淡的神情，根本没有创作新作品的欲望和斗志。

那时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比那种多少有些才华，但自尊心过强的家伙，更令人担忧的了。

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就算编辑打电话过去，也得不到想要的信息；由于创作没有进展，编辑便难以再打电话询问，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如此一来，O作家慢慢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几年后，在文坛的主流杂志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他在文坛上消失了。

钝感的力量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O先生的事来。像他那样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坛上消失呢？

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各种思绪就会涌入我的脑海，不过最后都会归结到钝感力这个词上。

说句心里话，O先生性格天真、敏感，容易受伤，又因才华出众，故十分自信，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其

所受伤害也很大，会因消沉而难以东山再起。也就是说，他恐怕是一个“文学路上的少爷”。

的确，像他那种性格的男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处于周围掌声不断的环境下，他的才华也许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一路顺风的话，O先生没准已经成为大作家了。相反，风向一旦发生变化，O先生恐怕就难以及时调整好心态，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太过漫长，结果失去了重整旗鼓的机会。

在此，我重新认识到的是，人们能否成功，不完全取决于才能。也就是说有才能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成功。

在文坛上，非要举出什么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话，那就是有益的钝感力。无需赘言，其前提是需要有一定的才华，而能让才华经过磨炼熠熠生辉的，正是坚韧的钝感力。

假如O先生那时富有钝感力的话，不知他能成为一名多么优秀的作家。

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仅限于文学的世界，在演艺界、体育界，还有在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公司工作的白领也同样如此。

钝感就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

第二章 在斥责声中成长的名医

对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总是能够顺畅地流淌。因此，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听完后马上就能抛到脑后。这种有益的钝感，是保证血液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

在上一章中，谈到了即使被斥责也不气馁，能够保持开朗的心情，并很快复原，这是一种才能，本章我再谈一个与之类似的事例。

故事中的主角是个医生，与其说他性格开朗能够迅速复原，不如说他原本对斥责就有些无所谓，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有益的钝感。

提起医生，多数人可能认为医生的职业性格敏感、细腻，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像医生那种压力很大的职业，需要的正是钝感。

以“唯唯诺诺”对“嘟嘟囔囔”

以前，我曾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当过多年的整形外科医生。

从医学院毕业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我就是在各式各样前辈们的斥责声中，一边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无奈，一边点点滴滴地积累起作为一个医生应有的医术。

当时，指导我的主任教授是一位后起之秀，医术高明，要说他有什么缺点或令人不满的地方，只有一样，就是他总是在手术当中不断地指责医疗部那些协助他的部下。

然而，他也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或是想要惩谁，那只是他的一个毛病，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例如“手脚太慢”“快点儿，拿牢靠些”“你眼睛往哪儿看呢？”等等，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指责。

说来那些指责就像小言幸兵卫的单口相声一般，甚至还有暗合手术节奏的地方，所以若不放在心上的话，也没有多大的事情。而且，当大血管被切断的时候，教授的抱怨就会戛然而止。所以把他的抱怨连天，当作是他心情良好、手术进展顺利的表现，也就对了。

不过，话说起来虽然简单，可一旦轮到自己被指责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有些沮丧和畏缩的。

总而言之，在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部，是严格按照毕业时间的先后顺序论资排辈的，而且在手术室里要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所以被上司指责、申斥便是家常便饭了。

虽说大家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和自己喜欢的护士、机械助手等同处一间手术室的时候，如果一直被上司喋喋不休地训斥，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显示不出一处长处，有时也会难过得想要哭上一场。

因此，每当被安排做教授主刀的手术助手时，一想到第二天会受到多少训斥，心中就会感到十分腻烦。

即便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助手，被教授训斥也理所当然，这样一想我也就认命了。可是比我高三届的S医生，也许正因为是教授的第一助手，所以他被教授训斥得最多。

我觉得在各种各样的团体中都有S医生那样的人，他身材修长，略微有点驼背，戴了一副好似蜻蜓一般的圆黑框眼镜，给人一种没什么出息的感觉，一看就是那种容易挨骂的类型。任何上司看到他，大概都会觉得他属于那种易于呵斥的下属。

每当S医生被教授斥责，我都偷偷地在心里表示同情，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可怜的医生，可是我发现每当被教授训斥的时候，S医生的回答都很独特，必定为“是，是”“是，是”，把“是”轻轻重复两次。

不管教授说些什么，S医生的回答永远一成不变。一次我听着听着，甚至觉得教授的呵斥对S医生本人毫无影响，仿佛在对牛弹琴似的。

反正，无论教授如何训斥，那位S医生都像准备好了似的，一律以“是，是”作答。也许就是这种忠厚的回答，才使得教授的“嘟嘟囔囔”也来得十分坦然。想到这里，我发现教授的“嘟嘟囔囔”和S医生的“唯唯诺诺”之间的一唱一和富有节奏，好像捣年糕的人和捣年糕的棒槌一样，配合得非常默契。我甚至觉得正是托S医生那句轻轻的“是，是”的福，教授的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

手术进步最快

这位S医生即使遭到训斥，也丝毫不受影响。相反，还能使现场的气氛得到缓和，甚至使整个团队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出色的才能。

不仅如此，这位医生更为了得的地方在于，在手术中被教授那样斥责，一旦手术结束，他立刻忘得一干二净，舒舒服服地泡在洗澡水里。完事以后回到医疗部，他一边喝着啤酒、日本酒，一边和同事们谈笑风生地聊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及其他各种事情。S医生以惊人的速度把一切不快统统丢到了脑后。

与这位开朗的S医生相比，也有那种稍稍受到斥责就备受打击的男人。尤其是那些出身良好、在溺爱中长大、没有习惯被人斥责的男人，仅仅被上司训过一两次，马上就变得失魂落魄，一脸阴沉的表情。还有喝了闷酒之后在外面闹事的。更可笑的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家伙，居然把沉重的公共汽车站牌标志也给移走了——这些幼稚的举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那些经不起训斥的家伙，真应该好好学学S医生那轻轻的“是，是”，学会那种心胸开朗、不屈不挠向前看的精神。

此外，S医生的出色之处不只是开朗豁达地面对自己所受的责骂。而且还在每次一边回答“是，是”，一边完成助手工作的过程中，不断近距离地掌握教授手术中的要点，使得他后来成为医疗部最为出色的外科医生。

从上面的事例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是个男人的话，都要成为像S医生一样钝感、经得住打击的人。特别

是男孩子，必须有这种顽强的精神。

假如有一个小男孩，母亲对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大介，快点儿，这里还有那里，不收拾好不行啊，听明白没有？”孩子却毫不理会，只是嘴上回答“是，是”。“反正妈妈总会累的，累了就不作声了吧。”我希望能够把孩子教育成有这样素质的孩子。

如今仍很健康

后来，S医生当上了一家位于札幌郊外的大医院的院长，现在担任名誉董事长。

两年前，在一次同门聚会上，我见到了好久不见的S医生。虽然他年纪长了不少，可无论外表还是说话方式都和以前毫无两样。我们双方都觉得十分亲切，聊了许久，不管我说些什么，S医生还是老样子，“是，是”点头而已。那种轻声细气、没有什么响动的样子，和过去如出一辙。

到那时我才恍然大悟，S医生原来根本就没怎么认真听人讲话，对方说的事情，他并没有一字一句去听。所以不管教授怎样“嘟嘟囔囔”地抱怨，对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因此，S医生现今七十五岁高龄，却无病无灾，十分健康，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想大家或许已经发现，那些高龄而健硕的人，基本上都不听别人讲话。偶尔听上几句，也是听听就过去了，这种情形可称为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可以说是孤芳自赏。往坏的方面讲，也可以称之为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不过正是这种不太计较他人言语、不听别人讲话的做法，才是保持健康的秘诀。

也就是说，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也要听完就马上抛到脑后。这种有益的钝感，与精神上的安定和保持心情愉快密不可分。

现在，各式各样防治疾病的报道不绝于耳，其实没有必要想得过于复杂。对健康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总是能够顺畅地流淌。

为此，需要让全身的血管一直处于舒张状态。控制血管的神经叫作自律神经。尽量避免刺激自律神经，让其总是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这对促使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无阻极为关键。S医生不管遭到怎样的训斥，都能保持绝妙的钝感，所以他的血液循环肯定一直非常通畅。这是他常葆健康的根源所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的阐述。

第三章 血液因此畅流

我们的血管是由自律神经来控制的，拥有有益钝感力的人，其自律神经不易陷入异常的刺激当中，能够让血管一直保持舒张状态，从而使全身的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遍全身。

前两章着重阐述了钝感力的重要性，本章将围绕钝感力对健康如何有利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何为自律神经

不仅仅是人类，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所有动物，保持健康的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让全身的血液能够不浑浊、不停滞，并顺畅无阻地流淌，这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

那么，什么时候人的血液会出现淤血现象呢？这时就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即血管和神经的关系问题。

人体中几乎所有的血管都是由神经来控制的。这些神经一般被称为自律神经，其中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者起着相反的作用。

比如说，交感神经随着紧张、烦躁、不安等情绪的不断加剧，会令人的血管变窄，血压升高。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正好相反，可以起到使人血管扩张，情绪放松，降低血压的作用。

因为这两种神经总是和血管密切相连，所以血管一直会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强烈影响。

因此，为了让血管保持舒张状态，血液顺畅地流淌，就要常处在副交感神经的支配之下。同时，交感神经也必须处于静止状态。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呢？如前所述，精神上的紧张、不安、烦躁，以及情绪上的恼恨、愤怒、憎恶，甚至寒冷等都能造成交感神经的紧张。

与之相反，如高兴、舒服的时候，神清气爽、开怀大笑，或处于温暖的环境等等，交感神经则处于平和、松弛的状态之中，能使血管舒张。

写到这里，如何才能使血液顺畅流淌，想来大家已经一清二楚了。

前不久有一篇报道，写一个老年人收容所，为了维护老人们的健康，请来了说单口相声的艺人为大家演出，老人们都非常开心。我明白老人院此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通过欢笑，促使血管扩张，血液得以顺畅地流淌，从而击退各种各样的疾病。

保持开朗、放松的心态，是让血液循环畅通无阻的最佳方法。

为什么会得胃溃疡

以前，一提起胃溃疡，人们普遍认为那是由于暴饮暴食、饮酒过度或饭量过大造成的。

然而，根据加拿大医学家赛里埃的学说，胃溃疡的形成原因并非那么简单，精神上持久的压力及慢性疲劳也是重要原因。

实际上，赛里埃用各种实验把老鼠关在阴暗寒冷的地方，并采取不停地用小棍去杵它们等方法，让老鼠们不断担惊受怕，它们的交感神经便会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随着实验的不断继续，老鼠的消化器官开始出现溃疡，原本对精神压力最具抵抗力的肾上腺皮质出现带血的斑点，老鼠衰弱到了极点。

如果对这个过程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通过不断骚扰实验老鼠，使其一直处于不安和烦躁的状态之中，老鼠胃部的血管会开始变窄，血液循环会变差，胃最上面的黏膜部分会开始出现溃烂；随着溃烂程度加剧，最后则导致胃溃疡。

这个实验可以证明胃溃疡产生于精神压力，这就是赛里埃所谓的精神压力学说。从此以后，精神压力这个词成了一个大众化词语。由于这个学说对医学的重大贡献，赛里埃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精神压力的有益与有害

现在，精神压力这个词已经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中也被人们广泛使用。但是，精神压力的本质以及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却似乎鲜为人知。或许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故而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将围绕日常生活和精神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多数人在繁忙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精神压力。忙得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时，人们通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最近精神压力很大……”

的确，在过分忙碌、神经绷得很紧之际，人的身体因压力产生疲劳，并通过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出来。从头晕、失眠、头痛到腹泻、便秘等消化器官的不良症状都会出现。不用说，这些症状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相应的器官就会出现异常，从而发展成疾。

从以上情况来看，无论持续还是间断的精神压力对身体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光是繁忙也未必一定就是有害的精神压力。好比一家公司的老板或是总经理，在公司经营一帆风顺、利润上升的时候，老板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从而自信倍增，越发干劲十足。所以，与其说老板因繁忙感到精神压力，不如说忙碌使他更加精神，健康状态也日益见佳。

因此，精神压力也存在有益和有害之分。

比如，某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突然被贬，或因到了退休年龄而离官卸任，在这种情况下，此人若能好好享受因贬官或卸任而形成的闲暇倒也罢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因人而异，对某些人来说，那种闲暇反而变成

了一种精神压力。还有，那些公司中不受重用的所谓“窗口族”，实际上很闲，却要勉为其难地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给周围人看，那样一来，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

还有就是退休之后，那种已被社会抛弃、成为不被需要之人的失落感，加上因离开了过去的同事和部下而产生的孤独感等，都有可能使人在精神上变得十分消沉，这些都会变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退休者变得烦躁、脆弱。

退休之后，一些有一定地位的人迅速衰老的原因，就在于其陷入那些有害的精神压力中不能自拔。

由此可见，同是精神压力，有令人心情愉快的精神压力，也有会成为沉重负担的精神压力，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两方面的精神压力。

浴后一杯酒

虽然我们平时不太留意，但实际上精神压力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比如同是喝酒，和讨厌的上司一起喝的时候，边喝边听上司唠唠叨叨地埋怨自己，这种时候很难喝醉。

这是因为紧张和厌恶造成的精神压力使人的血管变窄，所以肠胃对酒精的吸收作用也就随之变小了。

相反，若和意气相投的朋友、有意思的同事一起喝酒，或者酒桌上自己地位最高，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放厥词，这种时候就醉得很快，而且醉得非常舒服。

再有就是在暖和或安全的地方，人的状态越是放松，就越容易喝醉；相反在寒冷或不安定的状态下喝酒，就不容易喝醉。

而在家中喝酒的时候，因为舒适就很容易喝醉，再有就是泡完澡之后，由于血管扩张，也会醉得很快。

当然也有些丈夫承认，自己在家最为紧张，酒喝得一点儿都不痛快，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即人在放松的状态下，或血管舒张的时候，最容易醉倒。

说起来，以前我没钱，想靠少量的酒精买醉的时候，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喝上一杯烧酒，然后一口气猛跑一百米。如此一来，由于剧烈运动，血管舒张，酒精吸收得很快，所以一下子就醉倒了。

还有在露天温泉或室内温泉，坐在一个浮在水面上的木盆里，慢慢饮酒，不一会儿就会产生醉意，其道理也是一样。有兴趣的人不妨一试。不过假如喝得太多，就会醉倒在水里，所以必须多加小心。

不用说，服用药物也是同样，这种时候服药的话，药会吸收得很快，药效自然也会更佳。

保持身体的平衡

除此之外，我们有时能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的身体正是由自律神经来控制的。

比如，当出人意料的死讯或令人悲哀的消息传来时，人的脸有时会变得十分苍白。那是因为听到不幸消息的刹那，惊诧和悲伤马上使人的自律神经紧张起来，血管发生痉挛，引起血流瞬间停止造成的。

同样，人在不安和吃惊时，时常感到心律加速，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这也是由于自律神经的紧张传到心脏造成的。还有就是升学考试即将开始之前，去洗手间的人一下子增加很多，这同样也是由于自律神经紧张，刺激膀胱造成的。

不用说，人在闲适和放松的状态下，就不会出现以上症状。

前面我们也曾提过，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能够造成血管的舒张或收缩，其中一个最易理解的情况就是天热的时候出汗。天热时血管会尽情舒张，散发体内的热量；相反，寒冷时血管就会通过收缩起到不让热量扩散的作用。

由此可见，自律神经可以根据当时的不同状态，巧妙地发挥作用，努力使身体达到平衡。

因此，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应该尽量避免增加自律神经的负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为关键的就是钝感力。有益的钝感力可以避免增加自律神经不必要的负担，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动力。神经钝感力强的人，其自律神经不会时常陷入异常的刺激当中，能够让血管一直保持舒张状态，从而使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遍全身。

第四章 迟钝的五官

人们的各种感觉器官若过于敏感的话，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

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前者不会造成器官的消耗，可以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地长寿下去。

至此为止，我们论述了钝感的各种益处，同时人的身体如果过于敏感的话，也会成为问题，特别是在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五官：眼（视觉）、鼻（嗅觉）、耳（听觉）、舌（味觉）、肌肤（触觉）。如果五官过于敏感的话，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

下面，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视觉

首先，是人的眼睛，尤其是视力。人的视力如果过于发达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一般视力的正常范围在1.0到1.2之间，如果视力过于发达，达到1.5或2.0，反而会因为看得过于清晰而带来弊端。

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中，所有系统的设计和确立都是以1.0到1.2之间的视力为参照基数的。拥有1.5的视力，倘若出生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好歹还能派上用场，而在眼下这个时代却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地方。相反，看得过于真切，甚至还会给人带来烦恼。我的一个朋友，视力就在1.5以上，他曾感叹道：“看得过于真切，我觉得很累啊。”

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看得过于清晰，在精神卫生方面也有负面影响。

尤其可悲的是，对于那些视力超常的人，目前还没有什么相应的对策。比如，视力较弱的人可以通过眼镜或手术等纠正视力，但是却没有为视力超强的人准备的眼镜。

“我的视力太好了，所以眼睛容易累。”尽管如此，却没有纠正视力的方法。

任何事物都要适度才好，至少视力降低一点儿，眼睛就不会感到疲劳了。

听觉

在听力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比如，听力超常的人，能够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思维时常受干扰，有时烦躁得连工作都进行不下

去，还会使人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异常状态，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是幻听。如果能够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出现各种异常的言行举止，就有必要作为精神病进行治疗了。

就算情况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对声音过于敏感仍是增添疲劳的原因之一。

当然，像音乐家那样，对所有声音都极为敏感又另当别论。因为音乐家听力的优秀之处在于能够分辨各种各样的声音，这和能够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有本质上的差别。

听力不够发达或有缺陷的人，可以考虑依靠助听器来提高听力；而对于那些听力过于发达的人，目前恐怕除了耳塞一类的东西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嗅觉

下面，讨论一下嗅觉。嗅觉也是达到适中的水平就够了，嗅觉过于敏感的话，麻烦也会很大。

这里谈到的还是我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她的嗅觉十分厉害，只要一有人接近，她马上就能根据那个人特有的体味分辨出对方。因此，只要有谁从后面接近她，她就能猜出“你是某某人”。不用说，她对香水的气味也十分敏感，气味稍有不同，她马上就能知道。故而她丈夫有了外遇，她也能马上察觉，据说还曾闹得不可开交。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假使这位女性的嗅觉不那么敏感，她的家庭不也就能和睦相处、平安无事了吗？

同时，她对于食物的嗅觉也十分敏感，走在饭店林立的路上，不用看招牌她就能说出：“啊，这儿前面有一家韩国料理店。”“胡同里面有一家中国菜馆。”我对这一带不太清楚，就半信半疑地跟着她走，当那两家餐馆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大为惊叹。她那种敏锐的嗅觉，让人觉得和牵着一只警犬走路并无两样。

然而，因为人不是犬，所以没必要有那么敏锐的嗅觉。事实上，由于这位女性的嗅觉过于发达，食物稍有一些异味，或者她不喜欢那种味道，就绝对无法下咽。所以她很挑食，永远是一副瘦弱无力的样子。

与她相比，那些嗅觉迟钝的人就安逸多了。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小O，他的鼻子仿佛就只是为了呼吸空气专用的。托嗅觉迟钝的福，不管是韩国料理，还是越南料理，他什么都喜欢吃。更有甚者，多少有些怪味的食品，他也毫不在乎地下咽，还连称“好吃，好吃”。

正因为鼻子不灵，小O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觉得好吃，也不拉肚子，真可谓一举三得。

味觉

下面要谈到的是舌头的味觉。味觉发达的人当然适合做厨师，那些优秀的厨师，在某种程度上味觉都十分发达。从这一点来说，味觉发达是件好事，但是味觉过于发达还是有问题的。

比如，对咸味或辣味等过于敏感，他们的舌头享受不了一般人认为好吃的食品。

不过，还有一点和味觉有关，就是许多人会被从小吃到的口味左右，只对某种特定的味道异常敏感的话，这种情况就属于味觉异常，应该认为这属于一种疾病。

当然，也有人吃不出食品味道的好坏，这些人只要尝试一定数量的美食之后，品味自然而然就上去

了。

总而言之，味觉异常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少见，和其他的感觉相比，味觉本身不会给人造成多大麻烦。

触觉

如果触觉异常的话，会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只是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排除由于神经异常造成的触觉异常。比如，脊椎的中枢神经以及与中枢神经相连的末梢神经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就算用手指或毛笔戳触，也丝毫感觉不到。还有人即使碰到了很烫的开水，也没有什么感觉。反之，有人稍稍被碰一下，就会产生超乎常人的火辣辣的灼痛感。

以上这些，不管是哪种症状都属于神经异常造成的疾病，在这里我们暂且把它们排除在外。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人虽然神经本身正常，但皮肤有时也会出现异常反应。

比如在夏天，有些人的皮肤仅仅因为受到阳光的强烈照射，不久就变得火烧火燎的，甚至还会脱皮。

还有的人仅被蚊虫轻轻叮咬了一下，皮肤就异常瘙痒，在挠痒的过程中，痒处开始出现红肿，这就是典型的皮肤过敏症。

更有甚者，皮肤受到某种特定的刺激，局部会出现过敏性反应，变得红肿溃烂，在瘙痒的同时还伴有变色的情况。

过敏性皮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皮肤过于敏感造成的，属于皮肤病，有必要进行治疗。

就算皮肤不至于如此敏感，也有所谓的“敏感皮肤”。这种皮肤害怕外部刺激，表皮容易受伤，经常处于干燥状态，易受气候影响，动不动就会陷入诸如长疙瘩等多种麻烦之中。

还是以我的一个熟人为例，他的肤色浅黑，看起来相当钝感。有一年夏天，我和他一边在外面乘凉，一边聊天，这时我发现他的两个胳膊上都有蚊子在叮他。

于是皮肤敏感的我一直在看他何时用手赶走蚊子，但他却迟迟注意不到，我忍不住提醒他，“有蚊子在叮你呢”。

这时他才反应过来，用手赶走了蚊子，可是却没有要挠痒痒的迹象。蚊子在他胳膊上待了那么长时间，肯定已经叮出包了，他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不痒吗？”我问。“什么？”他只应了这么一句，还是没去挠痒。

此人的皮肤要多钝感有多钝感，我看得发愣。“让我摸一下你的皮肤。”说着我摸了摸他的胳膊，浅黑的皮肤就像橡皮球一样极富弹性。这是天生的吗？像他那样的人，倘若走在森林里，恐怕也会泰然处之。当然，他也不会得什么过敏性皮炎。

身体的天气预报

除了以上谈到的五官的各种感觉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问题，就是关节和肌肉的反应。

这里以我的一位熟人K女性为例，她的身体可以预知天气的变化。

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今天天气真不错啊。”我说。“不对，天很快就会阴下来，而且还要下雨。”她回答得就像天气预报员一样。

天空如此晴朗，她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可她却一口咬定：“肯定不会错的。”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原来她患有胶原性疾病，长期以来一直被全身各处的关节痛搞得十分痛苦。这样举例虽说有些不忍，不过据她说，只要低气压一接近，她那些关节就开始作痛，甚至连头发也会湿乎乎的变得很重。

起初我非常佩服她身体的预感能力，赞叹说：“你真敏锐啊！”可她却感叹道：“这过分敏感的关节和身体令我厌烦透了。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我该多舒服啊，身体也能消停消停呀。”

在以前没有天气预报的年代，她那么敏感好歹还有些用途，像现今这种依靠人造卫星预报天气的发达时代，她的“才能”也只能使自己受罪而已。

为你的钝感干杯

以上，我阐述了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由于过于敏感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感官过于敏感未必就十分优秀。许多时候，钝感比敏感更加有益。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前者肯定可以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因此也能更加健康长寿。

为你的钝感干杯！

第五章 睡眠良好的能人

睡得香甜，起得迅速，这种睡眠能力正是人的基本能力。

没有睡眠能力的话，人们就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就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

睡眠良好，也是一种真正的才能。

在众多的钝感力当中，能够成为其核心代表的是良好的睡眠。我们称之为“睡眠能力”，这是人们所有的活动和健康的源泉。

损失六万个小时

睡眠能力不单指睡眠良好，同时还包括了迅速起床所必需的觉醒能力。所以，这里所称的“睡眠能力”包括入睡和起床两方面的含义。

和入睡易、起床快的睡眠能人相比，那种入睡难、起床慢的睡眠能力差的人，在其一生之中，究竟会蒙受多大损失，或受到多大负面影响，是很难进行计算的。

不过，现在我们以普通人一天睡七个小时来计算，上床倒头就能睡着的人，和上床后挣扎了两个小时仍然不能入睡，而起床时又要发呆两小时、不能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的人相比，一天就会有四小时之差。

那么，以一个月三十天来计算的话，一个月的差就是一百二十个小时；以一年进行计算，就是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之差。以一个人的一生来看，其最活跃的年龄在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以这四十年来计算，睡眠不好的人浪费了五万七千六百个小时。若能有效地利用这近六万个小时的时间，其对人的一生将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若有两个人在其他各方面的情况和能力都相当，但一位睡眠能力差一位睡眠能力好，那么以一生中相差近六万个小时的情况来看，前者很少有赢的希望。

其实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人，几乎都是睡眠能力很强的人。这类成功人士我见过不少，大家成功的理由之一都是“能够马上入睡，迅速起床”这么简单。

睡眠能力极佳的人，在人生道路上获得了莫大的好处，在这里我想把这些人称为“睡眠良好的能人”。

当然，尽管拥有大把的时间，却在无所作为中将其挥霍一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不过即使这样，和那些睡眠能力差的人相比，他们在相关方面的优势，不说大家也都明白。

随时起床的训练

人们都说睡眠良好是件美事，最大的理由就是睡眠是补充体力的基础。

不仅是人类，世界上所有动物都是靠睡眠补充体力、获得行动的力量。无论狮子、狗或猫，都是在睡眠中补充体力，使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变得充满活力的。

对于婴儿，“睡得好的孩子长得快”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睡眠是婴儿成长的原点。

睡眠还有一个出色的地方，就是通过睡眠能够恢复体力。无论身心怎样疲乏，只要能够连续闷头大睡八至十个小时，人们的体力一般就能够恢复如常。

人们之所以在夜晚睡觉，是为了消除白天的疲劳。如果能够香甜地睡上一整夜的话，第二天就又可以神清气爽地去面对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了。

以前有一种审讯方法，名叫“连轴转的严刑逼供”，我认为即便是现在，这种方法也仍在沿用。其做法就是把嫌犯关在窄小的房间里，不停地用刺眼的光亮、尖锐的噪音刺激他，不让他入睡。不论多么坚强的人，若一直得不到休息的话，精神也会被撕裂，最终可能导致精神失常。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明白，睡眠不仅能让人的身体得到休息，而且能使人的头脑和精神得到休养。

幸亏我的睡眠一向很好。上床之后，用不了二三十分钟便能入眠。累的时候，当然更是倒头就着。

从年轻时起我的睡眠就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依然如此。

睡觉的时候，我不需要作什么特别的准备。无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坐在椅子上，只要姿势放松，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睡着。当然前提是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

因此，每当我去各地进行讲演时，在坐车去机场的路上我就开始睡觉，到了机场上飞机之后，我继续睡觉，从机场到讲演会场途中，我在车中还在睡觉，直到抵达讲演会场，我才会清醒过来，然后按照计划顺利地完讲演。

看到如此能睡的我，秘书小M不禁目瞪口呆。我认为睡眠能力也是一种才能。实际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才能，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功。

不用说我起床也非常迅速，睁开眼睛之后，只要搓一下脸，我马上就能变得十分清醒。说实话，做不到这点的話，我不可能刚睁眼醒来，就马上开始讲演。

我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睡眠能力，可以说是拜我以前做医生时所受的训练所赐。

早年在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时候，白天我要为前来就诊和住院的患者看病，晚上还要进行名目繁多的动物实验。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每隔两小时为实验犬打一次针。白天就不用说了，晚上也得打针，晚上的注射可是让我吃了些苦头。为了每隔两个小时能够按时注射，几乎一整夜都不能睡觉，那样一来，浑身疲惫的我白天就不能好好工作。可是晚上睡觉的话，没准又会错过注射时间。

在这种时候，我的很多同事都是靠打麻将或者下围棋、象棋来消磨时间的，可那样一来，就要通宵不睡，这搞得人非常疲倦。因此，我开始训练自己每隔两个小时起一次床。为了按时起来，首先我晚上喝了啤酒之后不去小解，试图依靠尿意准时起床。即便那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睡过了头，就是梦见厕所

没空，搞得自己急惶惶的，闹过不少笑话。最后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多次对自己进行“两个小时后起床”的暗示。结果这个方法最为有效，慢慢地我就能按时起床了。

多亏那时的训练，我现在仍旧可以准时起床。

其实，倒头就睡、睁眼即起，是大多数外科医生都具备的本事。因为晚上值夜班时，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急救患者被送进来或住院患者病情突变的情况。那时，若在护士多次“医生，请起来一下”的催促下才能起身，而头脑还处于半梦半醒之中的话，患者很可能会因此丧命。

美丽而长寿

失眠的人并不是不想睡觉，而是睡不着觉。而且应该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想睡觉，然而却无法入睡。

失眠的原因可以说多种多样，首先是凡事想不开的那一类人，还有过于劳累的时候，再有就是过分依赖安眠药或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还有过于神经质的人及患有抑郁症的人等等，可以说有各式各样失眠的人。

其中，似乎还有人把诉说失眠当作率直、时髦的行为的。以前，脸色苍白曾是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但如今已不再流行了，那种脸色苍白的人几乎没有担当重任的。

应该说没有比睡眠良好更令人欣慰的了。睡眠能力较差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大都属于多思多虑那种类型。这些人一旦依赖上了安眠药，事情就会变得相当棘手。

当然，安眠药最初几日的效果不错，可是渐渐地就会养成习惯、产生依赖，以后若没有安眠药的话，就睡不着觉。这样一来，安眠药就开始欺负人的身体，使人陷入吃药就睡得着、不吃就睡不着的恶性循环之中，人体各个方面就会走向衰弱，变成依赖性体质。

那么，如何才能治愈失眠呢？这令我想起战争中那些连日征战的战士们，无论在路边还是草原上，他们全能倒头就睡。据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人的体能消耗到极限时，自然就能睡着。然而，像现在这种和平年代，即使是失眠，也不可能把人逼到那种体力极度透支的状态。

那么究竟该如何是好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去考虑那些无聊的或没有结果的事情。

“笨拙的想法和休息不相上下”，这句俗语说的就是，若左思右想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横下心来闭眼休息。

还有一点就是，就算睡不着觉，也不要烦躁。很多失眠的人都会受到“我睡不着，所以我得早睡”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要想根治失眠，就应该采取逆向思维，干脆告诉自己，“睡不着就不睡了”。这样一来，虽然开始几次可能变得更睡不着了，不过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人最终还是能够入眠的。因为睡眠是人的的一种自然本能。

甚至世界上有些人根本没有感受过失眠的威胁。我认识的一位老太太的睡眠能力就非常好，一次我坐在车上正跟她聊着天，“唉？她怎么不说话了？”我觉得纳闷，侧头一看，原来刚才还在说话的她已经睡得很香甜了。

真厉害啊，我心里十分佩服，在一旁看着她发愣。据说这位老太太不论是乘坐城铁还是公交，一坐上就能睡着。

前不久，老太太和朋友们一起去某个温泉旅游，旅游车刚一发车，她就睡着了，一到温泉，她就清醒地睁开了眼睛。在当晚的宴会上，“我们开始吃吧”的话音刚落，她的筷子已经伸出去了，酒量也不小，我想那晚她肯定睡得很香。

因为老太太的睡眠极好，所以她总是很有精神，皮肤也很有光泽，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相反，也有蹙眉诉苦的老太太：“我在车上从没睡过觉，被子、枕头一变，我就睡不好，真让人发愁啊！”基本上这类人不仅最易生病，而且还容易早逝。

综上所述，人的基本能力正是睡眠能力。

希望所有读者都能拥有出色的睡眠能力，成为一个“睡眠良好的能人”。

第六章 得寸进尺的才能

有才能的人周围，肯定会有时常表扬他的人，而其本人也常因表扬而得寸进尺，这种“得寸进尺、得意忘形”的精神，不是所谓的卑鄙无耻，而是一种让人朝着光明的未来展翅高飞的原动力。

为了培养人们的钝感力，还需要“得寸进尺”的精神，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得意忘形”。

一般说到得寸进尺、得意忘形，人们就会想到卑鄙无耻、令人羞惭的事情，其实许多时候这种精神却能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给他带来很大的前进动力。

而且，首先需要一个人称赞、鼓励，使他可以成为得寸进尺的领路人。

妈妈桑的一句话

那是我当新人作家时的事情。当时我正瞄准直木文学奖和芥川文学奖努力，希望更上一层楼。得闲时，我经常去西新宿的一家酒吧。位置就在一栋大楼的一层，是一家只有一个半圆形柜台的五六坪大小的酒吧。

酒吧几乎靠妈妈桑一个人经营，她皮肤白净，个头高挑，笑起来女高音般爽朗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酒吧之中。

每当我失去自信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溜达到那里去。例如，我新写的作品虽然已经交给了编辑，但是总在担心稿件是被刊登，还是被退回，甚至我会对自己今后作为一个作家生存下去的信心发生动摇，那时我就会去那儿对妈妈桑唠叨。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总也没有自信。”

于是，妈妈桑肯定会毫不含糊地大声鼓励我：“不会的，你很有才华呀。”说着她的大手会“啪”的一下拍在我的肩头。

我顿时觉得肩头一阵发麻，同时我也会给自己打气：“妈妈桑如此大声地说我有才，所以一定错不了。”

人就是这样，被他人毫不犹豫地多夸几次，慢慢地自己也会觉得是那么回事了，也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那些明显怪诞的新兴宗教，仍然有人加入其中，他们可能就被这种大声的夸奖吸引过去的。

宗教劝诱本身当然有问题，但如果能够积极对待别人的鼓励，并积极为之努力，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每当我听到妈妈桑那些鼓励的话语，我都能重新鼓起勇气和建立自信。我开始坚信自己的

确确是有才华的。

虽然妈妈桑那样鼓励我，但她本人从未读过我写的小说，所以她的话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定自己绝对没有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单纯的得寸进尺、得意忘形。这种听了两句表扬就飘飘然并信以为真的劲头，的确也是一种才能。

在人缺乏自信或犹豫不决的时候，无论怎样的左思右想都于事无补。因此在这种时候，就要摒弃杂念，更为大胆、充满自信地向前迈进才行。

犹豫不决，不仅根本无法前行一步，而且还有可能往后倒退。

对于你的犹豫不决，很多人当然会有他们各自的看法。而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选出自己听起来最为顺耳、最能使自己振作并快乐地努力下去的话语，从而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在我失去自信、止步不前的时候，给我鼓励和支持的就是那位开朗而信心十足的妈妈桑那些看似无根无据的话语。

其实有时，有无根据无伤大雅，凭借妈妈桑那番动听的话趁热打铁，坚定信念，继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种得寸进尺、得意忘形的精神十分重要。这种精神正是有益的钝感力本身。

因表扬而努力

下面，再用一个事例说明这种“得寸进尺、得意忘形”精神的重要性。

我们暂且把他称为A先生，他是一位当今画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画家。

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他：“您是怎么成为一名画家的？”他的回答使我深受启发。

以前，还在A先生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家用心画了一幅画，恰逢一位邻居大婶去他家玩，临走之际，大婶看了一会儿A先生的画。

“哎呀……小A，你的画画得真漂亮啊。你大婶我吃了一惊啊。”

这样一句表扬使A先生非常开心，他继续拼命努力画画，邻居大婶再来的时候，又表扬了他画的画。

“真了不起，你画得比以前更精美了。”

此话又令A先生欢喜无比，于是更加努力画画，之后又被大婶表扬。

就这样，因为被表扬而开心，所以拼命作画，而后又被表扬，表扬就像钟表的发条一样，让小A连续不断地拼命作画。

表扬和努力作画，就好比两个和谐的齿轮一样推动A先生不断前进。据A先生讲，等他意识到时，自己已成了画家。

“事情仅此而已。”A先生用略带歉意的口吻总结说。其实这个谜底正是一个单纯的得寸进尺、得意忘形的最好事例。

A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画家，正是因为那位邻居大婶创造了这个开端，尽管她很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而由于大婶的一句话，就能得寸进尺、趁热打铁的A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拥有得寸进尺才能的画家。

和歌：我创作的缘起

我也曾经有过与此类似的经历。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中山周三老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语老师。为了让我们记住汉字，他让我们模仿相扑比赛的方式，分小组互相进行汉字听写，每次都按力士等级给我们排名。托中山老师的福，同学们既享受了游戏的快乐，又记住了汉字的写法。

在对诗歌与和歌进行讲解时，中山老师并不纠缠于一些词语的详解和推敲，而是一个劲儿地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朗读，边读边问：“这首诗好听吧？”“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感想？”这是一种把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放在首位的教育方式。

中山老师主办了一本名为《原始森林》的和歌杂志，所以有时也让我们写一些和歌。

有一次，我写的和歌恰巧被中山老师看到：“你的和歌中如实表达自己情感的部分，写得非常漂亮。”老师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

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从此我便喜欢上了国语。中山老师读了我的各种习作，并予以表扬，于是我变得更加喜欢写作，就这样我和老师配合默契，不断进步。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在中山老师的教导下，我喜欢上了国语，这就是我写小说的缘起。

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中山老师的话，也许我会从事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职业。

不娇惯，常表扬

这里要讲的内容不仅针对幼小的孩子，其实也包括中小学生，我们应该用心发现他们的某些长处，并及时予以表扬。

对孩子不应娇生惯养，但发现了优点，就应该立刻加以表扬。

“某某小朋友，这个你做得真好呀！漂亮极了啊！”“这个地方特别不错，你好了不起，要好好加油呀。”只要发现了长处，就要表扬孩子。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孩子们非常单纯，是得寸进尺的典型，所以没有比利用孩子这种习性更好的方

法了。孩子高兴了，会变得愈发努力。由于努力，事情便会做得更加出色。因为表现出色，又会受到赞扬，孩子就愈发努力，双方配合默契，孩子就会不断进步。

不管多么优秀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大人，倘若每天都生活在“你根本不行”“你真是个傻瓜”一类的批评之中，长此以往，就会真的变成一个没用的、傻瓜似的人了。

对于女孩，如果不断地进行夸奖，“某某小朋友长得多漂亮啊”“你可爱极了”，那么女孩子真的会变得漂亮、可爱起来。相反，如果每天都是“你丑得要命”“你一点儿也不可爱”之类的贬低之词，那么女孩就真的会成为可怜的女孩了。

由此可见，语言极为重要。一句话既可以救活一个人，也可以杀死一个人。对于才能也是如此。

人能否成功，不只取决于才能的有无，而在于究竟能把人的才能发掘和引导出来多少。社会上所谓有才能的人，都有一个在适当时期，用适当方法将其才能发掘、引导出来的人。相反，人们口中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大多只是由于其潜在的才能没有在适当的时机被发掘和引导出来。

如此看来，“得寸进尺、得意忘形”并不是卑鄙无耻的事情，而是一种让人朝着光明的未来展翅高飞的了不起的钝感力，我相信大家会明白这一点的。

第七章 肠胃钝感的男人

当周围的人因食物中毒而纷纷倒下时，只有小A一切如常。拥有钝感而坚强的肠胃的小A，明显是一个胜利者。

与其对环境卫生过于敏感，还不如把自己锻炼得强壮而钝感。

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我们一行十几人，曾去蓼科那一带打过一次高尔夫球。

我们计划早上从东京出发，到了目的地打一场高尔夫球后，当晚住在那里，第二天再打一场，然后返回东京。因为可以逃离炎热的城市，所以大家都像去春游的小学生般兴冲冲地出发了。

没想到在蓼科，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食物中毒

这天，大家打完一场球，回到旅馆的时候，一切都还是按计划进行。没想到在大家一起共进晚餐之后，事情开始有些不妙了。我们住的是一家日式旅馆，晚饭吃的是日本料理，好像其中有的食物不太新鲜。吃完晚饭两三个小时之后，大家都有了腹痛或腹泻的症状。

我当时确实也觉得食物新鲜度较差，看起来那就是使我们食物中毒的原因。

于是我们都早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旅馆老板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来向大家道歉。

“实在对不起了，这次的事情拜托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外人。”

的确，旅馆里一旦发生了食物中毒这类事，保健站的人就会立刻进驻检查，有的旅馆甚至还会受到停止营业的处分，说不定还会登报。

“当然，如果大家能替我们保密的话，我们将免除一切费用……”看着连连道歉的旅馆老板，大家都觉得如果不用交钱的话，那倒也可以，所以决定接受旅馆老板的条件。

因此，我们打算不再追究，晚上早些休息。

希望和大家一样

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个男子居然没拉肚子，一切正常。

这里暂且把他称作小A，我们十七八个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既没腹痛，也没拉肚子。晚饭他可是吃得

一干二净。

这位小A，晚上十点多来到了我的房间。我当时还很不舒服，所以正躺在床上。

“我想向您请教一件事情。”

小A开口第一句就问我。

“那个，为什么我没拉肚子呢？”

我想他大概知道我曾经当过医生，所以才来向我请教。因为我的专业是外科，所以对内科的事情不太熟悉，况且这种问题，我也不可能马上知道答案。

于是我对他说：“大家都拉肚子了，只有你一个人幸免于难，这个结果不是很好吗？”谁知小A还是一脸不满的表情，因此我又补充了一句，“晚饭中确实有食物不太新鲜，你吃了那些却毫无影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嘛。吃了变质的食物却能够正常消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肠胃功能很强，这也是一种才能啊。”

“这难道也是才能？”小A歪着头不解地说道，“你这样说是为了安慰我，其实我还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拉肚子。”

他的想法让我十分吃惊，望着他那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孩子气的面庞，我不禁笑出声来。

一般来说，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感觉因人而异，同时也想与众不同。比如，有人想住比他人更为豪华的房子，有人希望穿昂贵的衣服，有人想吃高价、精美的佳肴等，并以此感到幸福。然而，只有在身体方面，大家的幸福感恐怕都是希望和其他的健康人一样。

人们公认的美食，自己吃起来会觉得可口；大家都香甜入睡的时候，自己也能很快入眠；而大家都拉肚子的时候，自己也希望一起同甘共苦。这恐怕就是小A的幸福观。

吃些杂菌

那么，小A吃的是和大家一样的变质食物，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拉肚子呢？

关于这件事，之后我也想了很多。我想他大概是在较为贫穷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这样说对他有些不够礼貌。

如今的日本自然已经变得相当富裕，但是以前一般家庭中孩子很多，由于母亲十分忙碌，所以不可能把每一个孩子都照顾得面面俱到。有时幼儿在榻榻米上随意爬行，捡起掉在榻榻米边上的垃圾满不在乎地放进嘴里。

若是现在，母亲会马上把垃圾夺过来，并教训说：“小A，不许这么做。”可是，以前孩子都是放羊式地长大的，恐怕小时候都有曾将各种各样的垃圾放到口中的经历。

写到吃些杂菌这件事，大概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吃些家中的杂菌，也无大碍。相反，此举可以丰富肠内菌群，增加人们对外来细菌的抵抗力。

至于小A，大概他小时候吃的杂菌，要比其他同龄的朋友多一些，所以他的体内恐怕已有很强的抵抗力了。这种抵抗力在旅馆的晚饭中发挥了作用，所以只有他一个人非常幸运，消化了变质的食物，没出现腹泻。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理由，我想不出其他更恰当的了。

顽强的生命力

上述这件事令我再次想到，目前日本人的身体实在缺乏抵抗力。O-157感染，还有巴厘岛的霍乱传染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当时发病的只有日本人，当地人却安然无恙。那是因为日本的环境卫生条件太好。

卫生好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环境卫生搞得越好，杂菌驱除得越干净，周围就会变得一尘不染。与此同时，身体的抵抗力也会因此减弱，稍微沾上一点儿细菌，人们就可能得病。

一般认为，周围环境越是清洁干净，越是无菌，那么人就越不容易生病。这么认为固然没错，但实际上就算环境干净了，也仍会有适应干净环境的细菌繁殖出来，仍会出现新的病毒。也就是说，环境卫生和疾病总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彼此之间的争斗不会因环境的干净与否而停止。

如此想来，其实对于环境卫生也不必过于神经质，差不多就行了，那样或许还不容易生病。就像小A那样，拥有抵抗力，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强壮而钝感。

当时的小A，正是由于拥有迟钝而坚强的肠胃，对于那些杂菌毫无反应，因此才不会拉肚子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肠胃反应迟钝的小A，很明显是一个出色的胜利者。

顺便说一下，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偶然在东京车站附近遇到了小A。我们彼此都觉得很亲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蓼科打高尔夫球时的事情。但是他似乎早就把当年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小A以前就声音洪亮，偶遇那天他也是爽朗地大声告诉我他最近刚从公司退休，然后扬起一只手臂，向我挥手而去。他还是一副落落大方、无忧无虑的老样子，显出一种出色的钝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颇有感触。如果今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因为痢疾、传染病等死亡的时候，小A也会顽强地活下去吧。

我的目光追寻着他的背影，他的身姿比当年在蓼科时显得更加魁梧，更具风度了。

第八章 被爱神之箭射中

在恋爱方面，钝感力也是必不可缺的。特别是当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钝感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武器。若再加上诚实，则更如虎添翼。

没有恋爱学一说

从平安时代开始，对贵族男性来说，巧妙地追求女性就是一种重要的技能，同时也是一项工作。

在公司上班或自己独立经营各种各样的企业当然都不失为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进行精确规划、计算和预测的。

然而，追求女性一事却完全无理可循。这是一个和理性完全不同的感性世界，人们的恋爱未必都能按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去实现。所以才说现实生活中没有“恋爱学”一说。凡称得上学问的东西，都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和准确性，用这种标准衡量，追求女性却没有绝对的章法可循。

当然，像以前说的那样，“三高”可能的确有利于追求女性。所谓三高，就是高学历、高收入、高个子。拥有三高条件的男性，最初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或许的确有利，然而问题会出在起跑之后。

许多男性自恃“三高”，不免态度傲慢，就在这种人高高在上的过程中，恐怕不少女性就会离去。

恋爱首先是心灵之间的相互碰撞，其中并不一定有什么理论和道理可言。恋爱的暧昧及难以琢磨之处也正在于此。

不同的生物

此时，我们首先不能忘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

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人，由于语言也能相通，相互交谈的事情应该很多，所以只要把话说出来，就能互相理解。

然而，就算男女双方进行交谈、做到相互理解，两个人关系的发展也未必就一定顺利。相反，有时越是交谈，双方的分歧就越明显，彼此感到十分失望，继而开始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因此而分手。

“为什么？”这样感叹的人大概很多，其实这是因为男人和女人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生物，尤其肉体的原点完全相异。这些差距，不是通过语言上的交谈就能解决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对呢？”我仿佛听到了众多男女的悲鸣。其实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钝感力。

不屈不挠的追求

在恋爱方面，男人属于彻头彻尾的急性子。

忽然发现了一个漂亮女子，男子会立刻产生兴趣，想要接近对方。双方仅仅喝过几次茶，便恨不得马上拥有对方的身体。

总之，男性缺乏最起码的耐性。然而追求女性忌讳的就是焦躁二字。

就像以前人们常说的“性急的乞丐要饭都要不多”那样，过于着急的话，好不容易发现的美女也会从自己面前溜走。

说实话，女人本身就是一种善于逃跑的动物。即便对男方抱有好感，也不可能见过一两次面就以身相许。

见上几次之后，女性会在吃饭和聊天的过程中，探究男子的诚意和真实情况，慢慢地对男方进行试探和考验，看其是否值得自己以身相许。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经受这些漫长的考验，这时耐力就成了首要条件。如何才能不紧不慢、张弛有度地接近对方呢？钝感力正是这种耐性的动力所在。

最近，经常听到女性抱怨：“近来男人非常缺乏韧性。”刚刚约会一次，双方的关系稍有接近，男方就想得到自己希望的回答，好比“我喜欢你”之类的话，有时甚至还会要求接吻。

可是这种程度的约会还不能完全使女子动心。相反，一旦男方显出心急的样子，她们就会以一句“不行”断然拒绝。

而仅被女性拒绝了一次，大多数男人就以为自己没戏了，从而放弃追求。这样一来，就很难追求到自己喜爱的女子了。

前面我曾提过，女性是在等待男子的再度邀请与进攻。此时女性未必就会以身相许，但的确是在等待。

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搞不懂的话，那么这种男人就称不上是优秀的猎手。

也就是说，一位好猎手，只要看准了目标，无论被对方拒绝多少次，也要坚持追求，向女方倾诉自己的衷肠。没有这种坚韧而厚颜的精神，就无法将美丽的猎物捕捉到手。

这时需要的就是，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女性拒绝，也决不灰心丧气的精神。即使进展得不顺利，也能忍受且继续追求。只有拥有这种钝感力的男人，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其实很多女性都曾说：“就算多少有些不中意，但是在对方不厌其烦的邀请和竭尽全力的追求下，还是逐渐地被对方打开了心扉，或许还会开始喜欢……”

不管怎么说，女性都是喜欢被人追求的生物。男性不要对女性的这个习性视而不见。同时，要想利用

这个习性来获得女子的芳心，出色的钝感力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这一招并不是对所有女性通用。但是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女性经受不住这种钝感力的冲击，最后都会投入男人的怀抱。另外，即便不接受对方，她们也会对那种锲而不舍的男性抱有好感，从而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相反，被女方拒绝一次就感到深受伤害，这种敏感、脆弱的精神状态是追求不到女性这种坚韧而顽强的生物的。

钝感的肠胃

对于男性而言，钝感力不仅是追求女性的精神力量，同时在他们自己的身体方面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比如，和自己心仪的女性一起吃饭的时候，肠胃方面也需要有益的钝感力。

在男性当中也有那种好恶分明、甚至以挑食为自得的人。还有那种胃口不好、吃得很少的男人。这类男人一般都不招女性喜欢。

和男人约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几乎所有女人对食物都非常重视，我觉得她们都想吃到美食。

“我太喜欢那个人了，结果弄得我食不下咽的。”女性偶尔也会说出这种话来，但那是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到相当深时才会有事情。

一般在第二或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女人已不那么紧张，所以食欲应该不错，即使嘴上说“我不饿”，其实胃还留有很大的空间。

为了让热爱美食的女人开心地进食，男士应该先做榜样。“这个很好吃，那个味道也不错。”边说边狼吞虎咽，这也是男人的魅力之一。

如果男士一副大快朵颐的架势，女子也会松弛下来，心想对方那么积极主动和投入，我怎么吃也就无所谓了，于是会在男人的带动下开始吃饭。

女人喜欢享受无拘无束的进餐时间，但当有些拘束，就常会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因此使她们去除伪装，放松心情，是男人的重要工作。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男人首先需要拥有钝感的肠胃。无论端上来什么食物，都能毫不犹豫地大口吃下。就算有些难以下咽也无所谓。这种旺盛的食欲、结实的肠胃，能体现男子汉气概，会让女性感得佩服，进而产生信赖的感觉。

杂乱的房间

双方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差不多就是把对方带回自己的房间，或是进入女方房间的时候了。

在这种时刻，钝感力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男人把女孩子带到自己的住处时，如果男方的房间过于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的话，可能会让女孩子感到紧张。

女方会想：“和这种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神经质的人一起生活的话，那还了得？”“那样，我生活上的散漫不就显得十分刺眼了吗？”女性会变得有些戒备心。

相反，房间里适当有些零乱，这种带男人味的房间，在某种意义上会使女方有种随便的感觉，轻松起来。女方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母爱的情感，或许涌出“我是否该为他做些什么”一类的念头。

男人不介意在稍脏的房间里生活，而且还能自得其乐地把房间展示给女孩子。这种有益的反应迟钝，正是拥有钝感力的表现。

这种钝感力，在去女方住处的时候，自然也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一旦受到女方的邀请，或者男方死皮赖脸地混进女孩子的房间时，若看见房间中有些脏乱，即便心里这样想，嘴上也绝对不能吐露半句。因为女性本来就有“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愿望，所以对房间不够整洁本身就有一种自卑，这时男方最好不要去作不好的评价。相反，应该摆出“就是有些脏乱，我也毫不在乎”的男子气概或宽容的态度，那样在女方心中的印象分一下子就会大增。

即使双方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如果能够让女孩子觉得“他对我生活中的些许散漫也能原谅”，她的心肯定会变得更加温柔、更加开放。

以上，围绕恋爱中的各个方面，探讨了钝感力的出色之处，下面我们将讨论恋爱之后，在男女双方的同居和结婚生活中，钝感力是如何发挥其更大的威力的。

恕我重申一遍，失去了钝感力的话，就不可能被爱神之箭射中。

第九章 为了维系婚姻生活

人们常把婚姻幸福挂在嘴边，年长后常会有意味深长的感慨：“和你共度一生真是太好了！”其实那都是经过漫长的忍耐才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不要忘记，在夫妻双方相互容忍的背后，是出色的钝感力一直在支持和守护着他们。

在前一章中，我阐述了钝感力在恋爱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在恋爱之后的婚姻生活中，钝感力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否拥有钝感力，决定将来你和伴侣的婚姻能否长久，你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还是常被乌云笼罩。

同居之后

所谓结婚，自然就是一对男女，凭借一时的热情住在一起，双方从此一起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

到结婚为止的整个恋爱过程，男女双方都被眼前的快乐所吸引，根本无法想象婚后生活的真实情况。

即使双方感到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可当时头脑里除了结婚，没有别的，他们的想法十分简单，如果结婚之后发生了问题，相互改正也就行了。

然而，正是这种轻率的想法，造成了结婚之后各式各样的冲突。冲突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有人会因此反驳我：“结婚就是要住在一起，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种反驳也有道理，结婚的确是要生活在一起，然而正因为如此，对彼此的缺点才会看得更加清楚。

在恋爱和订婚的时候，双方各自住在自己的家中，所以对对方的缺点了解甚少，或许正是由于了解甚少，两人才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结婚之后生活在一起了，彼此的缺点一下子就映入了对方的眼帘——这些都是因为双方距离过近造成的，我想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牙膏管的故事

说起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个编辑来到我这里商量工作方面的事情。

到傍晚时分，工作上的事很快就谈完了，可那个编辑忽然提出：“我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吗？”

我正好手头不太忙，两个人都在喝着兑水的威士忌，所以答道：“没问题。”我多少有点儿担心，就试探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他脸上现出一丝难堪，回答道：“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跟妻子大吵了一架，所以不想就这么早回家。”

说实话，我对别人夫妻之间吵架根本不感兴趣，可当时两人又没什么可聊的，于是就继续问：“你们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哎，是因为牙膏管。”他接着回答。

原来他家用的牙膏，牙膏管又白又长，材料较软，每次挤牙膏的时候容易留下指痕。

那位编辑本来就是是个一丝不苟的男人，每天他都要把牙膏管上的指痕抚平，并从后面将牙膏管卷起来一点。

但是她太太对这种事却不太在意，挤牙膏的时候随意一挤，牙膏管上常常留下很多指痕。

可他对那些指痕特别在意，为了抚平太太留下的指痕，他每天早上都要做一番修整。

这天早上，他终于忍不下去了，冲着妻子发作道：“我说，你挤完牙膏后，请像我这样从后面把牙膏管卷起来，把指痕去掉。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挤牙膏之后留下的那些凹凸不平的指痕，这种随随便便的做法真让人受不了！”

他的话音刚落，太太顿时向他示威道：“那么，你令人讨厌的地方……”太太的指责竟是他的三倍，于是两个人大吵了起来。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例子，把这件事如实地写下来的话，就是一篇不错的短篇小说，题目当然就叫《清晨的口角》。

这件事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吵架的原因十分无聊。如果是因为丈夫的外遇被妻子发现，或者妻子挥霍无度之类的事情，一方怒火攻心，大吵大闹当然无法避免但也情有可原。

然而，因为挤牙膏的方法这种小事，引发了一场夫妻大战，这件事就显得有趣且耐人寻味了。

这件事正好把中年夫妇（当时那位编辑41岁）那种正在走向厌倦、又没达到离婚程度的婚姻关系，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不说大家也能明白，这位一丝不苟的男人在新婚燕尔之时，是不会这样、那样地抱怨的。那时若看到牙膏管上太太的指痕，他可能会喃喃自语：“啊，多么可爱的指痕！”或许还会对那个地方吻上一下哩。

但是在结婚十几年后，妻子的这个毛病就变得无法容忍了。爱的热情在岁月流逝中不断消失，以前能够容忍的，现在不仅不能容忍，还会变成怒火，一触即发。

我想双方吵闹的终极原因，就在于两个人结婚后共同生活在一起。

无可无不可的小事

当然，这对夫妻除了挤牙膏的方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地方都不相同。而这一切也不仅限于这对夫妻，几乎所有的夫妻都一样。

男女双方无论是生长环境、兴趣爱好，还个人教养、价值观等不可能相同，然而结婚，就是不同的男女在一时热情的怂恿下，共同在一个狭小的家中生活。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夫妻之间出现各种不满与琴瑟失和的情况。

多数夫妻，都是在相互容忍中继续生活下去的，有时争吵两句，有时改正错误，有时相互妥协。

这种状态长年持续的结果，就是夫妻心中一些小的不满和烦躁会渐渐累积起来。这对编辑夫妇怨气爆发的导火索，只不过凑巧赶上牙膏的挤法而已。

但是，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争吵的原因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究竟是应该从牙膏管尾部将其卷起为好，还是保持原状就好，这种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此不管怎么争论，也是无法解决的。

关键在于，在乎的人耿耿于怀，不在乎的人完全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然而男女之间或夫妻之间，类似这种无所谓对错、全凭人的感觉或感性认识的不同，却造成双方失和、令人烦躁的事情可以说数不胜数。

于是此时，钝感力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像这种牙膏挤法的问题，如果是拥有钝感力的人，就不会过于在意。就算平时喜欢从牙膏后面将其卷起，不过不卷的话，也不会介意。也就是说，那种小事怎么都行。

这样的话，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口角，之后他太太也就不会进行还击，因此也就没有大吵大闹的情况了。

当然，因为丈夫钝感，所以在各方面也时常会被太太抱怨。不过即使这样，丈夫也可既不在意，也不往心里去。如此情况，妻子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死心，或许也会渐渐养成慢性子的脾气，说不定性格上也会变得随和、不拘小节。

相反，那种天生聪慧、神经质的人就不可能那样了。他们对对方做的每一件事都极为在意，烦躁和不满不断升级。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曾说“实在忍不下去了”，其实他爆发之前，倘若事事都要抱怨的话，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早就土崩瓦解了。正因为他一直忍耐了十几年，所以夫妻关系才得以延续下去。

女性们也常常感叹，“点点滴滴我都十分在意，真令人发愁，我怎么才能变得迟钝一些啊？”这也是能说明问题的事例之一。

我认为结婚时间一长，夫妻双方都不该在某些地方过于在意，应该更不拘小节一些才对。当然，即使如此，有时因一时火起，两个人也会吵起架来。但若双方都是不太在乎的钝感之人，问题应该不会搞得不可收拾。

当然，过于钝感也令人棘手，所以很多夫妻都希望对方的钝感恰到好处。

从某一方面来看，结婚生活就是一条漫长的容忍之路。

而在夫妻双方相互容忍的背后，是出色的钝感力一直在支持和守护着他们。

第十章 为了战胜癌症

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愈之后回归社会，在各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钝感力。

如果拥有出色的钝感力，癌症的患病率会非常之低。而且即便患上癌症，也会无所畏惧。

现在对癌症持恐惧态度的人最多。

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愈之后的健康管理等，无论哪个阶段，最为重要的都是钝感力。

是否拥有钝感力，在预防癌症和万一得了癌症之后的治疗等方面，都会出现极大的差别。

癌症的成因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癌症呢？至今为止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首先是抽烟，还有持续吸收有害物质，比如摄取大量的盐分和致癌食品，再有就是吸入汽车废气、煤烟等氮氧化物，以及受到放射线、紫外线的辐射等等。这些作为诱发癌症的直接原因，在统计上都显示得非常清楚。

除此之外，人们还探讨了导致癌症的其他各种原因，例如挑食、肥胖，此外还与遗传、病毒侵入、免疫力低下等有关。

不过，最近开始引人注目的是自律神经之说。

自律神经，是保持身心平衡的重要神经，在“为了让血液畅通无阻地流淌”一章中也曾经提过。自律神经一旦出现失常，人很容易患上癌症。

在这里我们再对自律神经进行一次说明。所谓自律神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血管、心脏、肠胃、子宫、膀胱、内分泌腺、汗腺、唾液腺、胰脏等人体器官且能够自动调节生物植物性机能的神经。顺便说明一下，动物性机能指的是指挥人的手脚动作、看东西之类的机能。

人的自律神经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个部分，两者的作用相反。一般认为自律神经对人的控制是不以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人的心情变化将对自律神经乃至内脏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当听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大吃一惊，或遇到非常恐怖的事情时，人的脸色会变得十分苍白，心脏跳得极快，甚至胃的深处还会感到针扎似的疼痛。再如人紧张的时候，两手会不由自主地出汗，临近考试就频频想去厕所，等等。

如果自律神经正常发挥作用的话，人的身心就能处于安定状态。据说越是身心状态稳定的人，越不容易患上癌症。

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导致癌症的原因中的挑食、肥胖等都与自律神经失调有很大关系。

例如，人因为心情不快或不满等产生挑食，或因担心、烦恼等而暴饮暴食，从而造成的肥胖也不在少数。

说起来挑食、肥胖、过瘦只是表象，在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究竟如何才能保持良好的身心平衡状态，使自律神经在正常稳定的状态下发挥作用？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钝感力。

癌症的遗传

具备有益的钝感力，指的就是拥有迟钝而坚强的神经，不会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拥有钝感力的人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安定状态，在应对各种事情的过程中，不会使自律神经变得紧张或反应过度，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

像这样不过分刺激自律神经，是防止癌症产生的基本条件。

事实上，将同为七十岁的癌症患者和正常人进行比较的话，根据统计，前者大都十分内向，过分在乎一些琐碎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性格内向、神经质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曾提到遗传是造成癌症的原因之一，不过从遗传学上还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证明。

但是，从家族史上来看，据说确实存在易患癌症的家族，再深究下去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性格学之说。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在有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属于那种十分神经质的类型，如果他们患上了癌症，那么其子女也容易患上癌症。这是因为父母和子女长期住在同一个家中，子女被神经质的父母抚养成人，他们变为神经质的比例也高，所以父母及子女的患癌率都会变高。

有关人的性格问题，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癌症家族史可以成为遗传学说的一个证明。

同时，我们可以推断出拥有钝感力的家族，不容易患上癌症。由不太介意琐碎小事、不拘小节的父母培养成人，这些孩子也容易养成落落大方的性格，患癌率自然就会降低。

不易患癌症的基础正是钝感力，因此，如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发挥自己的钝感力，不拘小节、悠闲自在地生活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达到预防癌症的目的。

如果患了癌症

如果不幸患上了癌症，钝感力也极为有效。一位在癌症中心工作的护士对我说，同是癌症患者，性格开朗乐观、态度积极、战胜病魔欲望强的患者，癌症治愈率相对就高。

相反，一些胆小的，认为自己没救了的患者，由于气馁会导致情绪十分低落，越是那样，治愈率就越低。

这种情况在我的身边也发生过。A先生六十岁时，由肝炎转成了肝癌，此事反而激起了他的抗争之心：“什么呀，混蛋，我怎么可能输给你？！”为此他每天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之中。

只有身体状态很差的时候，他才去医院住上几天，然后马上恢复工作。他这种绝不轻言妥协、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给他的肝癌治疗带来了很大帮助，他的健康复原情况让他的主治医生都非常吃惊，说不定正是他的气势，吓退了癌细胞。

实际上，癌症细胞不过是寄居在主体内的寄生虫。别看它貌似凶恶，其实不过是一个靠吸收主人的营养才能生存的可怜虫。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对癌细胞畏惧三分。

“这个家伙，竟敢寄居在我的体内？到了我这儿，你的气数也就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容易长大。”

实际上，同样是癌细胞，有生命力很强、一味繁殖的细胞，也有发育迟缓、没有活力的细胞。可以说是各式各样。既有活泼好动的家伙，也有拖拉懒惰的家伙。

而这些依附在人体上的癌细胞，由于人的性格、心情的不同，它们的命运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这时最为重要的就是钝感力，以“我一定要把这家伙赶出去”的坚定态度和悠然心态，不急不躁地对付癌症，甚至抱有和癌症这家伙交个朋友，共同享受人生的豁达心胸，积极进取。

这也是阻止癌症进一步发展、打垮癌症、预防癌症再次发作的最佳方法。

治愈之后

即使运气不错，癌症痊愈后，钝感力仍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就算癌症治好了，之后还有可能会再次发作，因复发导致死亡的病例也不在少数。

关于癌症复发，从过去起就有“五年生存率”这个用语，一旦得了癌症，若能平安度过五年，癌症就不会复发了，所以五年是癌症完全治愈的一个标志。

根据癌症的种类及癌症患者的年龄等，情况当然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如何度过这五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用说，多数患者都会在担心癌症是否复发的不安中度过这五年，但是一味担心的话，不仅对精神卫

生并无好处，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影响。

如前所述，倘若不安加剧，就会刺激自律神经，降低患者身体的抵抗力。因此，人们应该坚信自己的癌症已经痊愈，不要一天到晚惶惶不可终日。

假如条件允许，人们应该尽量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把癌症忘掉。

这时钝感力又变得非常重要。有益的钝感，可以令人忘掉那些讨厌而郁闷的事情，保持乐观开朗、积极向前的心态生活下去。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且也可进一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使身体充满活力。

曾任日本红十字协会医院外科部长的竹中文良先生，他也曾患过大肠癌。康复后，他为了帮助癌症患者回归社会，创办了日本健康协会。竹中先生指出：“性情开朗、积极进取的癌症患者，治愈后的康复情况也很良好。”

所以，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愈之后回归社会，在所有阶段中，重要的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钝感力。

第十一章 女性的强大之一

“弱者，你的名字叫男人”——男性是一种多么诚实、严谨、敏感的性别啊。相比之下，女性则大度、暧昧而钝感。

当然，这是因为女性肩负着决定人类存亡的分娩这一最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她们拥有造物主赐予的天生的力量。

如果有人问——“男人和女人谁更敏感？”多数人都会回答：“当然是女性了。”

然而，所谓敏感究竟指的是哪方面呢？要求不同，答案也会有所不同。

若只限于精神方面的话，恐怕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女性”。然而若是指肉体方面，几乎所有男性的回答还是“女性”，而一部分女性可能也会赞同。

总之，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多数人都认为女性敏感，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肉体方面进行一下探讨。

单薄的男孩子

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千金，二公子。”

有些人认为，其意是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为理想，可这样理解并不对。这句谚语的本意是指：“生孩子时老大以好养活的女儿为佳，老二是难养活的儿子较为理想。”

也许有人会对这个解释感到十分意外，其实若是儿女双全的母亲，自然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女孩从小时候起睡眠就好，经常呼呼大睡，周围即便有些吵闹，也不大不会被惊醒。而且，闹肚子、感冒之类的事也较少发生。相比之下，即使有点小声，男孩也会立即睁眼，哭闹不止。还有男孩经常容易感冒、拉肚子。据说因为男孩对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所以较难抚养。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两性的出生率从过去起，一直就是男孩的出生率偏高，可是等到二十岁成人的时候，男女的人数就基本持平了，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女性的人数开始逐渐增多。从这组数字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孩明显要难养得多，在以前那个环境卫生不太理想、营养状态很差的年代，男孩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女孩。

一旦生了男孩，全家都会对他娇生惯养，所以要想把他抚养成人，极其不易。

在江户时代，曾经建立了一个将形形色色的女性集中在大奥¹的制度，就是因为男孩出生之后，长大

成人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大奥制度的目的与其说是让将军巡幸女色，不如说想要得到继承人的欲望更强一些。

如此看来，从幼小的时候起，男孩就比较单薄，女孩则很结实。

这样一说，估计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因为男孩天生个子就大，体格也非常壮实。但是，外表上的壮实和肉体本身的强壮并无必然关系。男人即使外表壮实，身体自身也可能出人意料地脆弱。

相反，虽然女性外表纤细柔和，看上去比较娇弱，但是身体可能十分刚强、坚韧。

下面，我们就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教科书失灵了

首先，我们就出血量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在这方面，女性远比男性强大得多。

一般来说，人体的血液总量为体重的十二分之一，比如体重为六十公斤的人，其血液就是五公斤（虽然血液和水的比重并不相同），约有5000毫升，若其中三分之一流失，人就将面临死亡。

然而，事情并非一定如此。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以前我当医生的时候，曾去位于阿寒^[2]深处的熊别煤矿出过诊。

我在熊别的时候，有一天，送来了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休克妇女。她脸色惨白，已经失去了意识，血压也低得测不出来了。显而易见，这是由于宫外孕破裂造成的腹内出血，而且我判断出血量相当大。

不巧的是妇科医生因为参加学术会议出差在外，就算送到最近的钏路医院也要一个小时以上，患者肯定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转院途中很可能就会死亡。

究竟应该如何是好呢？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护士长对我说：“医生，马上打开腹腔止血吧。”

由于我是整形外科的医生，对妇科手术完全是门外汉。但是，如果就这样无所作为的话，等待患者的只有死亡，所以我决定不顾一切地为女子做开腹手术。

首先，在输血和打点滴的同时，我打开了那位妇女的下腹部，此时她腹腔中的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一看到眼前的情景，我的双腿不由得哆嗦起来。

“用卫生腰盘将血舀出来。”护士长建议道。于是我赶紧用腰盘从腹腔内往外舀血，由于血液像洪水一样不停地涌出来，所以我很难确认真出血的部位。

当一个黄色的膨胀物体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禁叫道：“是子宫。”这时护士长提醒我说：“那是膀胱。”于是我继续向下找去。

我就这样拼命地将血液从腹腔中清出，总算找到了子宫，然后迅速用针线将子宫破裂处缝合起来。

说实话，其实只要清除流血的胎盘，出血马上就能停止，但是我当时根本顾不了这些。我把子宫破裂处缝得密密实实，出血终于止住了。

但是，患者好像死去一样，从双颊到嘴唇都是一片惨白，血压当然根本测不出来。

眼前的情景让我觉得患者怕是救不活了，但该做的我都已完成，于是我让她留在手术台上继续输血和打点滴，自己脱下被血染红的手术衣，走出了手术室。

等在门口的患者的丈夫和孩子顿时迎面赶了过来。“怎么样了？”对方急问。我缓缓地左右摇了摇头。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恐怕不行了……”

患者的孩子一下哭出声来，其丈夫也深深地垂下了头。

我回到医疗部，横躺在沙发上，回想着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不管怎么说，出血太多了。按照医学教科书上的说法，“人体血液总量的三分之一一旦流出，人就会死亡”。那个女患者的出血量何止三分之一，恐怕已近二分之一了。看来她怕是救不活了。想到这里，我不由闭上了眼睛，这时，医疗部的电话忽然响了。

难道是护士来报告死讯了？我边想着边拿起了话筒。“请您马上过来。”护士催促道。

“患者去世了？”

“不是，她的嘴唇恢复了些红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不可思议，赶去手术室一看，刚才还面色惨白的患者，现在居然双唇微微渗出了一丝红色，并低声发出了呻吟。

我马上将听诊器放在她胸上，她的心脏确实在跳，血压虽低，但已经可以测出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不管怎么说，患者能够生还当然是大好事。

于是我一边继续给患者输血、打点滴，一边进行观察，渐渐地她的脸上又增添了几分红润，不久便哼出声来了：“好难受……”

事情到了这一步，患者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我指示护士继续给患者打点滴，然后走出了手术室。

于是，刚才那位丈夫迎上来问。

“我太太咽气了吧？”

“没有……”

这时，若按否定他人时的惯例，应该加上一句十分遗憾，但这时却又显得不合情理，于是我小声补充道：“不要紧了。”

他的表情突然一变，紧紧地盯着我。

这时，我又重复了一遍：“你太太被救活了。”

“什么？……”他发出了一种怪怪的声音，“刚才医生您不是说我太太已经不行了吗？所以我已经通知亲戚们了。”

话虽这样说，但是我把他太太救活了是千真万确的，他就不能表现得高兴点儿？

我刚想说出口来，但他仍旧一脸怪异地死盯着我。

我想他一定是想对我说：“真是一个说话没谱的医生。”

弱者的名字是男人

两天之后，妇科医生回到了医院，我把紧急手术的情况和患者后来的身体状况向他进行了汇报。同时我也特别想向他请教。

“当时血出得太可怕了，我以为她肯定没救了……”

“那种病自然要出血了。”

“我觉得当时患者的血都流出一半儿了，可却被救活了。”

于是妇科医生用一种淡淡的口吻解释道：

“女性不怕出血啊。教科书上确实写着，出血量达到血液总量三分之一的话，人就会死亡，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死亡的是男性。”

听了他的教诲，我顿时变得哑口无言，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女性每个月都来例假等，所以可能已经习惯了出血。

实际上，在医院实习时，见到大量出血而晕倒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看到小伤口时会娇气地发出“啊呀”的叫声，可是看到偏多的血时却不大会晕倒。

最近，参与妻子分娩的丈夫人数似乎在不断增加，此时医院会首先提醒他们注意：“进了分娩室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请马上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许多丈夫看到妻子分娩就会晕倒，由此也可以知道，许多男人十分害怕出血。

女性一般不会因为出血而晕倒。事实上，生产的母亲如果在分娩过程中休克的话，那将关系到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性命。

即便如此，出血量达到血液总量的二分之一还能被救活，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死亡的大多是男性而非女性，这又是因为什么？

男性是一种多么诚实、严谨、天真的性别啊。相比之下，女性则是那么大度、暧昧而钝感。

当然，这是因为女性肩负着决定人类存亡的分娩这一最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她们毫无疑问拥有造物主单独赐予的特殊力量。

“弱者，你的名字叫男人。”

令我惊讶的是六年之后，我在一个叫纹别的地方，又遇见了被我救活的那位女性。

她对我说：“医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她不仅送了我一瓶威士忌，还让我看一个两岁大小的男孩。

“这个孩子是您救了我以后生的，我给他起了一个和您一样的名字。”

如今那位小淳一应该年过不惑了，没想到被我五花大绑般缝合的子宫重新复活，还孕育了一个孩子。女性的身体是多么强壮而坚韧啊！

[1]大奥：相当于后宫。

[2]阿寒：北海道钏路市阿寒町。

第十二章 女性的强大之二

女性既不怕寒冷，也不怕出血和疼痛。在过去，分娩对于母亲和即将降生的婴儿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一道坎，女性如何才能闯过此道难关，竭尽全力将孩子生下，使人类得以持久地存在下去呢？为此，造物主想到的就是，将担当分娩重任的女性创造得更为坚韧而强壮。

在前一章当中，我们围绕出血这个问题探讨了女性的强大，在本章中将对女性不畏严寒和疼痛的强大力量进行阐述。

女性的身体

女性和男性相比，骨骼较小、身体纤细，因此一般认为女性应该比较怕冷。

事实上女性中手脚冰凉或患末端寒症的人很多，所以看上去好像比男性害怕冷。

其实不然，因为女性身体里拥有从外边看不出来的较厚的脂肪层，所以相当抗寒。

在女性所有重要的部位都有脂肪，它们的产生与女性荷尔蒙有关，因此女性的身体看起来十分丰满而柔软。

相比之下，男性身体骨骼较大，外表十分结实，但是体内的脂肪层却出人意料地少，所以看上去显得骨感很强。

这种现象我们从那些变性人身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不管穿什么女装、怎样模仿女性的言谈举止，总让人觉得缺点儿什么，其实他们欠缺的就是女性的那种圆润。

因此，即使是再消瘦的女人，体内也藏有相当多的脂肪层。而那些肥胖的女性，身体内的脂肪就更多了。

实际上，因盲肠炎等进行开腹手术的时候，由于女性腹腔内有大量的脂肪，所以要用钩子之类的东西将脂肪左右分开，而这个工作十分难做。

而对于偏瘦的男性，这种手术最容易做，跟外表看上去一样，他们的脂肪层很薄，拨开不费什么工夫，马上就能够到盲肠部分。

患者皮下脂肪的多少，决定了手术的难易程度，但盲肠炎手术的收费标准却全都一样，这对于做手术的医生来说，却是有些不公平。

“怕冷”的她

不过，除了为女性做过手术的外科医生，这种事情一般人无从知晓。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也一无所知，误以为女性非常怕冷。

那还是我在大学上基础课的时候，有一次和七八个朋友一起到北海道一座名叫尼濑古的山上去滑雪。

没想到在滑雪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大家连忙一起向山下赶去，可是我们中的一个女孩突然摔倒了。

在队伍最后负责压阵的我赶到后将她扶了起来，可这时暴风雪非常猛烈，我判断强行下山将很危险，所以决定在恰巧发现的山崖下面的一个雪洞里躲一会儿再说。

当时我以为过一会儿，天马上就会放晴，然而暴风雪好像根本没有停的意思。

天冷加上不安，她频频叫道：“冷死了，冷死了。”

“再过一会儿就可以下山了。”我一边鼓励她，一边脱下我的登山服给她穿上，然后一起原地踏步。

说实话，我那时对她抱有好感，所以待在雪洞里也不觉得难受，只是没了登山服，着实把我冻得够呛。

就这样，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左右，暴风雪渐小后，我们安全地来到了山下。

什么危险都没发生，不过从第二天开始，我却得了重感冒，卧病在床了。

可那个女孩却一切正常，据说第二天就照常上学了。

说句玩笑话，如果那时我知道女性的皮下脂肪是那么丰富的话，可能就不会把自己的登山服借给她了。

分娩的痛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两性对疼痛的反应。在这方面，绝对也是男性表现得敏感而脆弱。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会觉得女性怕疼，就像打预防针时那样，稍有一点儿刺激，女性就会皱起眉头喊：“好痛……”反应十分夸张，所以人们容易认为女性怕疼。

与之相比，男性似乎十分坚强。“稍微有点儿痛，请忍一下。”谁都明白叫痛关乎男性的尊严和面子，被护士那样一说，只好拼命地忍耐。

也就是说，男性是靠精神上的力量来忍耐的。与之相比，女性对生理上的那种痛彻心扉的痛苦的忍耐力，却是出人意料的坚强。

尤其是暗示和诱导对女性十分管用，“绝对不要紧，所以请不要担心”。医生通过语言和气氛让她们安下心来，后者便可以忍受极大的疼痛。

人们所说的身体的几大病痛，一般是指胆结石和肾结石的疼痛，还有痛风及痔疮的疼痛。对于这些疼

痛，女性绝对要坚强得多，这从以前起就是众人所知的了。

胆结石和肾结石的疼痛，实际上是因体内的结石要通过比它窄小的管道时所产生的剧痛。

然而分娩的痛苦远要比这些大得多，而且持续时间长。但绝大多数女性都会毅然决然地忍受分娩的疼痛。

更有甚者，在忍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之后，女性竟然还会提出：“我想再要一个孩子。”

经历了如此厉害的疼痛，还想心甘情愿再受一次苦，她们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

如果让男人代替女性承受分娩的痛苦，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踌躇畏缩，掉头就跑。

不仅如此，我认为男人连妊娠本身都忍受不了。

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直至两三公斤。十月怀胎的生活会如何艰难，只是想象一下，都会让人窒息。可是女性为了成为母亲，却可以毅然决然地向这种艰难挑战。

假如让男人负责传宗接代的话，他们中的一半以上或许在怀孕五个月前后就会叫苦连天：“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把孩子打掉吧。”

就算有百分之几的男人能承受十月怀胎的艰辛，也仍然忍受不了随之而来的分娩的阵痛，他们会哀求医生：“请让我剖腹产吧。”

这种状态的话，人类持久地存在下去，将变得不可能。

造物主的创造

读到这里，我想很多人都知晓，女性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怕出血、不怕寒冷、不怕疼痛的特性。这些都是造物主单独赋予女性的能力。

分娩对于母亲和即将降生的婴儿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一道坎。

女性如何才能闯过此道难关，竭尽全力将孩子生下，使人类得以持久地存在下去呢？

为此，造物主想到的就是，将担当分娩重任的女性创造得更为坚韧而强壮。

说实话，在传宗接代这件事上，从做爱到射精这个过程一结束，男人的本质作用就完成了。

之后的十个月，从怀孕到分娩，所有这些都要依靠女性的身体完成。

了解了生理上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就能明白造物主在某种意义上把女性身体创造得如此坚强、钝感的理由了。

为了让女性在十月怀胎期间避免感冒和受到意外的撞击，而且不会因为暂时的饥饿而衰弱，所以让女性体内储存着充分的脂肪层。

为了让女性经受住分娩的痛苦，所以让女性的身体被创造得不怕疼痛。

为了让女性在分娩时，即使万一出现难产的情况也不至于因流血不止而轻易死去，所以将女性打造得不怕出血。

所有的这一切，既是造物主的创造，也是大自然的安排。

正是因为女性的这种强大，人类才能诞生；也正因为如此出色的钝感，人类才不会轻易灭亡。

第十三章 感谢嫉妒与讽刺

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生被朋友或同事嫉妒、中伤和刁难的事情。

不要听到不中听的话就如临大敌，而是要仔细思考对方那么说的原因，体察对方的心情。

这种心胸宽广的钝感力，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生被朋友或同事嫉妒、中伤和刁难的事情。每次受到这些伤害，许多人都会非常难过，有时甚至因为过于不安或烦躁，导致身心出现异常状况，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伤害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为需要的就是钝感力。只要拥有钝感力，不管多么痛苦的事情，都能转化成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这样才有可能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坦然地生活下去。

男人的嫉妒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嫉妒。遭人嫉妒的时候，大家都会陷入情绪黯淡、心情抑郁的境地，认为没有比嫉妒更让人烦恼和不能原谅的事情了。

不过，男人之间的嫉妒和女人之间的嫉妒，还存有些许不同。

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嫉妒心更强、更加偏执，事实上“嫉妒”二字也带了两个女字旁。

不过，多数女性的嫉妒主要来自男女关系，在这方面，不少女性的嫉妒表现得非常固执而阴险。

相比女性而言，多数情况下，男性性格爽朗，人们通常认为男性不易嫉妒他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男女关系上，男性的嫉妒可能的确没有女性那样强烈，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工作和社会地位等问题，男性的嫉妒却出人意料地强，其阴险程度并不亚于女性。

比如小A、小B同时进公司，开始时他们关系很好，但是和小A的不断升职相比，小B总是落后一步。

慢慢地，小B开始嫉妒小A，并开始到处散布对小A不利的谣言。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因嫉妒而产生的中伤。

年轻时的嫉妒和中伤，可能还只限于朋友和同事之间，到了公司干部之间相互争斗的时候，嫉妒的计划性和周密性就加强了许多。

例如，双方都在竞争某一职位的时候，一方就可能会故意散布贬低对方的谣言或有害的消息，而本人还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对方亲密相处。

这样一来，事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伤，而是一种带有恶意的谋略了。

嫉妒的范围极广，拥有优良的品质或超众的能力、父母有权有势、家庭富有、本人英俊、受女孩欢迎等等，因为拥有以上条件遭人嫉妒、中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被嫉妒、中伤的人因此心情非常郁闷，精神压力很大，日子自然不好过，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同情。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和那些不公平的刁难抗争，怎样才能活出自己的本色，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呢？此时，不因琐碎小事而气馁的钝感力，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被嫉妒的幸福

得知自己遭人嫉妒、中伤的时候，所有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谁在嫉妒我，为什么要中伤。这一点最让人耿耿于怀。

也许有人觉得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于事无补，然而只要稍微认真追查一下，找到答案是很容易的事。问题是知道答案之后的对策。

很多人会一下子变得十分恼火，怨恨对方。有人甚至用更难听的话还击对方，双方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自己也免不了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因此，这种做法并不妥当，这时最为重要的就是无视对方的存在。

一般嫉妒、中伤别人的人，其自身的境遇多数不如对方。比如，在公司遭到嫉妒的都是些工作能力很强的人，相反，嫉妒别人的人大都能力平平，甚至较差。另外，遭人嫉妒者大多生活幸福，而嫉妒的人则通常都不如前者。

如果能想到这一层，对于那些中伤与嫉妒就会不太在意了。因为遭人嫉妒者，是由于其自身条件优越，造成对方因羡慕而嫉妒的。

“对不起，因为我太能干了，所以才让你烦躁不安。我十分理解你嫉妒的心情，我知道你活得很辛苦，适可而止吧。”

遭人嫉妒者若能说出这番话来，心情也就坦然了许多。

想到嫉妒别人的人比遭人嫉妒者更加可怜，更加辛苦，因此，与其说怨恨嫉妒之人，还不如说应该向对方道谢才对。

“谢谢你总是这么嫉妒我。托你的福，我会更加努力的，今后还请继续嫉妒吧。”

这一切表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的感受也截然不同。任何事情都应灵活地从积极的方面进行思考。而钝感力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动力。

不要听到一些不中听的话就如临大敌，而应该仔细思考对方那么说的原因，体察对方的心情。

这种胸怀宽广的钝感力，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极大的作用。

讽刺达不到目的

在对嫉妒钝感的同时，还需要另一方面的钝感，就是对讽刺的钝感。

即使心里明白对方的话中多少带有讽刺意味，也要泰然自若，一听而过。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家附近有一位爱美的老太太。她的年纪大概八十出头，平时总是精神抖擞，好像经常外出。

去年开春的一天，我刚出家门，老太太恰巧也从斜对面的家中出来，她对我绽颜一笑，我也点头向她致意。

这时老太太突然挺起胸膛问我：“这个，怎么样？”

当时她全身裹了一件粉底散花的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浅色的开司米披肩。

老太太的身姿确实十分挺拔，看上去远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可无论从哪方面讲，那个连衣裙都太艳丽了，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地说道：

“非常漂亮啊，您穿起来真合身。”

这时，老太太满面笑容地致谢说：“谢谢，太高兴了。”说完她转身走了。

望着她那艳丽夺目的背影，我仿佛觉得在那春天的街道上，只有她一个人在闪闪发光。

一个月之后，我再次遇见了那位老太太。

这次她身着一件花哨不亚于上次的橘黄色连衣裙，胸前垂着一条硕大的项链。

相互寒暄了几句后，她又问我：“怎么样？”

我的回答当然还是：“您穿上去很合身。”

“谢谢。”老太太又是满意地一笑。

她那怡然自得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每次见到我，受到我的称赞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多少令我有些不快，但是她的表情那么天真，我也就言不由衷了。

据说附近的人都是如此，每次听到老太太发问，大家都会这样称赞：“您穿起来真合身。”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每次听到别人称赞，老太太都是莞尔一笑，一脸满足的表情。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这个老太太根本听不出什么是讽刺。

听到“特别漂亮，您穿着真合适”这样的话，她会毫无疑问地照单全收，也坚信自己如此穿着非常漂亮。

正可谓是没有比老年人的大胆更可怕的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家的眼中，那些艳之又艳的服装被老太太穿上后居然慢慢开始顺眼起来。

人们常说：“衣服的合身是穿出来的”。这位老太太就是不管衣服是否适合自己，只要喜欢，穿上再说。多数人可能没等穿上衣服就开始战战兢兢了，或者索性放弃了尝试。

但是，这位老太太却不畏惧，落落大方地把衣服穿了起来。大家说的“您穿着很合身啊”之类的讽刺之语，她也当作夸奖，继续穿着鲜艳的衣装。

也就是说，讽刺在老太太那里根本行不通。或许，即使她听出了讽刺的意思，也只照字面的意思理解，渐渐地她开始适应那些鲜艳的衣服，而人们也开始适应她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像这位老太太那样不介意他人的讽刺，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的信条行事，而是常常不自觉地往后退一步，等到本人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退了百步之遥了。

这位顽强的老太太的动力，正是她听不出讽刺、或完全不理睬讽刺的钝感力。

“这件事我说什么也要这么做。”

一旦下了决心，就能够无视周围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毅然决然地进行。即便听到别人的讽刺，也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架势，大大方方地勇往直前。

这种钝感力，正是人们向崭新的领域挑战时获得成功的原动力。

第十四章 恋爱的能力

喜欢对方，希望将彼此的恋爱关系延续下去的话，就要拥有原谅对方的胸怀。

假如凡事都抱着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态度，锱铢必较，双方都会因此而窒息，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如果希望两个人永远相爱、幸福美满，在某种程度上就要能够原谅对方，钝感一些。

这种钝感力，正是让恋爱关系长久维系的能力。

如果我说对相爱的男女来说，最需要的就是钝感力，恐怕多数人都会感到惊讶。相反，许多人认为敏感才能使男女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情况只限于恋爱的初期阶段。而在男女恋爱之后，要想长期维持双方的良好关系，不仅需要敏感，同时也更需要有益的、能够原谅对方的钝感。

小小的背叛

恋爱初期，两个彼此不太了解的男女逐渐走到一起，这时男女双方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在这个阶段，对于对方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会十分敏感。

这种现象在动物世界里也是同样，雄性动物一边侦察雌性动物的反应，一边用自己的姿势、举动拼命吸引对方。

在这个阶段，钝感的确不足以形成恋爱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恋爱之后。一对男女幸运地成为情侣后，双方会开始犹豫，是迈入婚姻的殿堂呢，还是再享受一阵恋爱的甜蜜呢？

从这个时期开始，敏感和钝感这两种能力就需要同时兼备了。

首先，需要敏锐的感性。不言而喻，就是需要具有尽早了解对方眼下想些什么、要求什么，以及如何应对的敏感。

恋爱的男女，把对方的敏感当作是给予自己的温柔和关怀，双方的关系因此朝甜蜜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然而，总是让对方优先并不能保证两个人的关系一定能够顺利发展。在长时间的恋爱中，因一些琐碎的小事受到伤害、情绪不快的情况时有发生。

还有，从恋爱的过程来看，相恋时间超过一年之后，男女双方之间便会慢慢地开始出现一些小的摩

擦。

当然，彼此的恋爱关系不会因此结束，只是两个人会觉得有些无趣。

比如，女方提出这个周末想去看电影，男朋友却告诉她有事不能去。于是女方放弃了看电影的要求，可男朋友却跟自己的伙伴打高尔夫球去了。

女方知道后，肯定会问：“我和我的伙伴，谁更重要？”

相反，男方想约自己的女朋友，对方却说没时间拒绝了，事后男方仔细一问，女朋友见自己的朋友去了。男方当然也会有同样的抱怨。

在这种时刻，若反应过于敏感，事情就容易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导火索，把平日里积攒下来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两人大吵一架。

与其那样，不如先把自己的火气压一压，宽容对方一次。

“我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算了吧。”用这样的想法和态度去原谅对方。

这时，钝感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变为西餐派

男女双方在保持恋爱关系的过程中，其实自身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比如，我的一个熟人K先生，今年四十五岁。大概由于他从小就是在海边的一个小镇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餐派。

主食当然是米饭，其他的K先生也就吃些荞麦面和乌冬面，面包几乎不沾。他最喜欢的料理是蔬菜和鱼类，而且鱼还偏好白色、口味清淡的。生鱼片和烤鱼他都中意，还时常感叹没有一家好吃的日本料理店。

他的酒量相当不错，无论去什么地方，都是啤酒和清酒两样，威士忌、烧酒几乎不喝，红酒就更不用说了。虽说不是一点也不吃肉，但他顶多也就是去烤鸡肉串的小店吃些鸡肉，最怕吃猪肉、牛肉。

因此，偶尔被我们带到意大利餐厅或法国餐厅，他也是一副这种东西怎么能够下咽的表情，除了蔬菜沙拉和少许汤外，其余的东西他几乎不碰。

他也主动对外宣称自己是日餐派，一直坚持日本料理最好。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不知何时起居然变成了一个西餐派。

那次我们一起去意大利餐厅，起先我还以为他肯定又是特别不情愿，然而开始用餐以后，却没见他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即便如此，我仍觉得他大概是为了迎合大家才这样的，可很快我发现他居然是一副手拿刀叉兴致勃勃的神情。

“你不要紧吗？”我问。

“嗯，还行……”他已几乎把面前的意大利菜吃得一干二净。

一起用餐的朋友也都呆呆地望着他。

接着他又拿起红酒喝了起来。

于是我问：“你的饮食习惯好像变了好多，怎么了？”

他面带羞涩地说道：“说实话，我正在和一位女子恋爱，她是一个西餐派。”

我顿时恍然大悟，使劲点头。

原来，他从一边倒的日餐派变得西餐也可以吃了是受他女朋友的影响啊。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喜欢西餐后，K先生开始是勉为其难地迁就她，慢慢地也就变得习惯吃西餐了。

恋爱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如果K先生没有和那位女子谈恋爱的话，那么西餐和红酒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碰。

如果不把这称为革命，又该叫什么呢？

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K先生在恋爱的时候，有决心有能力对自己进行革命。如果换成那种凡事过于敏感，过于固守成规，拒绝改变的男人，就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

K先生在不惑之年出色地改变了自己。这种能够令人改变的力量，正是他所拥有的出色的钝感力。

在K先生的味觉中，其实一直潜藏着一种左右转换的灵活性。这正是钝感力的表现，正因如此，他才能改变自己，也才能和女朋友更顺利和谐地发展恋爱关系。

原谅对方的爱情

我再介绍一个发生在一对恋人身上的事情。

男主人公是一位四十岁的已婚男子，名字叫T；女主人公三十二岁，名叫S子。

两个人因工作关系相识的时候，T先生已有太太，S子小姐独身，他们逐渐亲密起来，发展成所谓的婚外情。

S子小姐喜欢T先生自不待言，可有时她还是会因为T先生已婚一事陷入烦闷和不快之中。其实S子小姐从和T先生交往时开始，就已知道他有家庭的情况，即使这样，她也仍会因为嫉妒而饱受折磨。

比如深夜时分，T先生从S子小姐那儿回家。望着T先生离去的背影，S子小姐就会变得坐立不安。一想到T先生回到家中，他妻子也会偎依在他身边，S子小姐就觉得头脑发胀，仿佛快要发疯了似的。

还有放假的时候，S子小姐提出想和T先生见面，而对方却以“今天我有事要跟孩子一起出去”为由回绝，她觉得T先生完全不在乎自己。

另外，眼前一旦浮现出T先生和妻子拉着孩子的手开开心心地走在一起的情景，S子小姐就会变得十分生气。

想来想去，还是跟这个人分手吧。这样的想法虽然有过多，可是没过多久，S子小姐又在为与T先生的约会而心情激动了。

“真是的，我这个人真没用啊。”

S子小姐有一次不自觉地向我吐露了实情。

“要想把爱情进行到底，没有钝感力的话，根本行不通啊。”

“钝感？”我追问了一句，随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的确，两个人相亲相爱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的言行过于敏感的话，恐怕双方的关系很难长久持续下去。尤其是S子小姐这种情况，假若对T先生的言行都过于敏感，时常因嫉妒而发火、哭泣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会走向崩溃。

当然，这种婚外恋我并不赞成，我想说的是，双方一旦相恋，要想将彼此的爱情持续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那种不拘小节的钝感力，是难以做到的。

S子小姐感触颇深地喃喃自语道：“所谓爱情，就是宽容和原谅对方吧。”

这句话真是含义深刻啊。喜欢对方，希望将彼此的恋爱关系延续下去，就要在某些方面拥有原谅对方的胸怀。假如对任何事情都抱着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态度，锱铢必较，双方都会因此而窒息，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如前所述，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不要说感情，就是在身体和生理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两个人希望永远相爱，幸福美满，就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原谅对方，钝感一些。

这种钝感力，正是一种让恋爱关系长久维系的恋爱能力。

第十五章 为了更好地生存

面对芸芸众生各式各样的毛病，有些人耿耿于怀，有些人不太在乎，有些人视若无睹。

在这方面人们的感受各不相同，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只有对各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忽略不计，才能开朗、大度地生活下去。

只有拥有这种钝感力的人，才能在团体生活中出人头地。

白领们每天工作的地方就是公司。要想在公司里工作并取得好成绩，钝感力是必不可缺的。

为什么钝感力在公司如此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质疑。那是因为我们每天出门之后，公司是我们在外面度过时间最长的地方，大家都希望能在那里更好地生存、发展，所以就更加需要钝感力了。

娇声与香水

我认识一位叫K的男编辑，有一段时间，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唉声叹气。

原来在他们部门，有一位中年女编辑与他比邻而坐。那个女编辑微微有些发福，总喜欢穿戴一些与其年龄不符的极其艳丽的服装，据说凡事还喜欢插上一嘴。

那位女性我也见过，因为在工作上和她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太了解，仅从外表来看，给人一种举止有些夸张、口才很好的印象。

小K本来和那位女编辑就合不来，好像有些讨厌她，而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她打电话的声音。

因为距离很近，所以一切声音都会传到小K耳中，女编辑常以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真是的，竟发出那种和长相、年龄不般配的娇滴滴的声音……”

小K似乎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似的咂着嘴说。

小K那么在意那位女编辑的声音，还能安下心来工作吗？说实话，为了使自己听不见女编辑的声音，小K曾经尝试用过耳塞，可还是挡不住那种噪音，噪音弄得他坐立不安。

那个女编辑还喜欢浓妆艳抹，刺鼻的香水味实在让小K无法忍受。一整天都坐在女编辑旁边，他觉得自己身上似乎也染上了香气，回到家里马上去浴室，而且要洗好几次，连衣服也每天都想换掉。

因为受女编辑的影响，小K天天烦躁不已，这样一来，自然就不能安稳地工作了。

“你要求换一个座位吧。”我试着建议说。可是以声音和香水为理由吗？小K又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工作上的理由而要求调换座位，的确显得过于任性。不过，照这样下去的话，烦躁不安愈演愈烈，说不定会搞垮自己的身体。

因此，小K终于不顾一切地恳求上司准许自己换个座位。

看到上司听完理由后的一脸苦笑，小K觉得上司对女编辑的娇声恐怕也感到难以招架。不管怎么说，小K总算得到了上司的允许，搬到了离女编辑三个办公桌远的座位。

那样一来，女编辑的声音虽然还能听到，但比起以前已不那么刺耳，而且也不会因浓烈的香水味而感到窒息，小K顿时觉得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

顺便提一句，据说女编辑旁边的办公桌，从此之后就一直空在那里。

听了上述故事，多数人肯定同情小K。大概不少男性还会颌首回应：“有，有，是有那种女人。”不仅如此，就是女性也会对这样的同胞敬而远之。

然而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上司都能像小K的上司那样通情达理体恤下情。可能有的会说：“眼下还做不到，所以你再忍耐一段时间吧。”更有甚者，反而还会遭到上司的斥责：“别提这种任性的要求！”而如果女编辑听到传言，兴许会把小K大大羞辱一番，说不定两个人从此变得不理不睬。

这样一来，事情就越闹越大了。像小K那种神经质的男人，很快就会变得神经衰弱，最后可能还得去看心理医生。

即使事态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复杂的工作环境也还是时常会遇到的，那么，如何能在其中心情开朗地工作呢？这时十分重要的就是钝感力。

女编辑撒娇的声音和强烈的香水味，其好坏暂且不论，但是如果拥有不太在乎这种事情的坚强钝感力，不就能够战胜干扰、不受影响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了吗？

如此想来，拥有坚强钝感力的员工对公司来说，可说是宝贵的人才，以这种顽强的精神，今后极有可能担任公司的要职。

各种各样的毛病

像这种惹人讨厌的人当然不仅限于女性，同时在人数众多的公司当中，也一定存在那种招人心烦、使人焦躁的人。

下面，我把从众人口中听到的一些遭人厌恶的毛病列举一下，这都是些在某种程度被大家公认的恶习。

首先，是由女性指出的男性的一些毛病。如身体散发异味，不时抖动双腿，用指肚蘸着唾沫翻看文件，吃饭时咀嚼声音很响，对年轻女性举止轻薄，等等。

另外，男职员对上司最多的不满就是，如果婉言拒绝同上司一起去喝酒的邀请，上司会立刻拉下脸

来。而若是因为害怕屈从的话，酒桌上又要听上司喋喋不休地吹嘘那些自己早已耳熟能详的“丰功伟绩”，有时还会突然从自吹自擂转向说教。反正一去酒吧之类的地方，上司总是一派唯我独尊的架势，令人生厌。

相反，从上司的角度看，令人心烦的就是工作磨蹭、能力不强的下级。稍稍提醒一下，对方便会垂头丧气，再说两句话，就会变得不高兴，等等。

听到这些不满，每一条我都觉得十分有理，我也深刻体会到在集体中生存的复杂和艰难。

然而，上司的性骚扰、喜欢自吹自擂、常对部下说教等不良习惯，如果其本人有所注意或有人以适当方式指出的话，其实都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

还有工作进展慢，被上司提醒一下就不高兴的部下，只要本人意识到并加以努力，也很有可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观。

同样，香水刺鼻、说话装腔作势之类的毛病，若做上司的能够严肃指正的话，对方总能有所收敛。

和上述这些毛病相比，浑身异味、不时抖动双腿等不良习惯，由于和人的本质相近，改起来大概有些难度。

例如浑身异味的人，不少是由于体质造成的。其本人注意的话，似乎可以消除或减轻一些气味，不过恐怕有人又会在乎那些用来消除体味的体味。如此一来，我们或许也只能说那些“受害者”的嗅觉过于敏锐或者过于敏感了。

还有，不时抖动双腿，当然也是一种不良习惯，其实很多时候本人没有任何恶意。然而，对其他人来说，那就是一种无法原谅的举动。

可是，怎样才能让对方停止这种举动呢？每次看到都提醒对方，大概也不现实。该在那个男人面前悬挂一张“请不要抖腿！”的大纸条，还是只要对方稍有抖动，马上就“啪”的一掌打下去？这些都无法做到。

还有，尽管我们可以要求对方“在翻文件的时候不要用手指蘸唾沫”，可是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尤其是上了年纪，手和指肚的脂肪腺已经干涸，为了补救这种缺陷，才会用指肚蘸了唾沫翻页。如果知道了这个原因，我想其他人可能也就少有抱怨了。

再有，对工作不能干的部下感到烦心，若是本人偷懒倒也情有可原，如果其本来就不适合这份工作或没有能力，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如此的话，与其说是职工的责任，不如说是公司人事部门的责任，责备员工本人或许有些苛刻。

综上所述，同样是令人不快的不良习惯，有些是当事人可以改的，但有些即使当事人想改，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知，人们的好恶以及忍受范围各不相同，可谓是千差万别。而公司正是各种好恶之情彼此涌动、互相碰撞的场所。

那么，具备何种才能的人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适应，并如鱼得水地工作，乐观开朗地生存呢？

这就是必不可少的钝感力。

面对他人各式各样的毛病，有些人耿耿于怀，有些人不太在乎，有些人视若无睹。人们的感受各自不同，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只有对各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忽略不计、泰然处之，才能开朗、大度地生活下去。

只有拥有这种钝感力的人，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出人头地。

第十六章 适应环境的能力

在如今这个国际化的时代里，无论到哪个国家，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都能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没有什么比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更为出色、更为强大的了。

这种适应环境能力的原点就是钝感力。

各色人等都拥有各自的适应能力。正是这种适应能力，保证了我们身体的健康，而钝感力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在适应力这个问题上要牵扯到钝感力，其实健康的身体正是充满钝感力的身体。

伤口的愈合

比如，三个男孩在一起玩捉迷藏时摔了跟头，他们的膝盖上都负了同样的伤。

这种程度的小伤，不用治疗当然也可以痊愈，然而痊愈的过程却因人而异。

首先是小A，他的伤口不仅一直不好，反而还有点儿化脓，疼得他走不了路。因此小A去医院给伤口上了药，还打了一针抗生素，将近一个星期后，他的伤才好。

和小A相比，小B的膝盖很快就不疼了，他自己在伤口上抹了一些药膏，老老实实待了五天，伤口就痊愈了。

还有小C，他的膝盖只是在受伤时疼了一阵子，可他也没有去管，伤口就自动结了疤，四五天之后，好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般来说，伤口痊愈首先是由皮肤表面长出一层薄膜，然后伤口下面的肉芽就长了出来。与此同时，伤口两侧的皮肤开始合拢，很快连在一起，伤口就愈合了。

在伤口痊愈过程中，倘若出现细菌感染或抓挠伤口的情况，痊愈时间就会延长，伤口甚至还会恶化。然而，如果只是轻伤的话，只要先用消毒液轻轻擦拭伤口，再将适量的药膏涂在伤口上，然后缠上绷带，不久伤口自然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自愈能力。

现在孩子稍受一点儿小伤，多数妈妈就会马上带着孩子去医院。其实人的身体就像时常可以自己愈合伤口一样，其所有的机能都是围绕生存发挥作用的。问题是这种自愈能力的强弱因人而异。

身体健康且肉芽组织再生力强的人，伤口自然容易愈合，伤口治愈时间较短；而有些人肉芽组织和皮肤的再生能力较差，故伤口需较长时间才能愈合。

在伤口愈合期间，还存在各种细菌的感染问题。

像小A那样对细菌抵抗力弱的人，细菌轻而易举就能入侵，于是伤口附近开始化脓。小B的伤口即使沾到细菌，因其体内白细胞等防卫力量强大，虽然需要一些时间，但最后总能取得胜利。而小C的皮肤本来就很好，加上自身的防御非常坚固，所以细菌不会轻易入侵。

这种自愈能力的强弱，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皮肤钝感力的强弱。在这方面，小B比小A强，而以小C的钝感力为最佳。

即使同处一室

下面是三个同去旅行的大学生同住一个房间时发生的故事。

我们把这三个人也称作A、B、C，那天深夜三个人都感到有些寒冷，于是大家都把被子拉到肩头睡了。

第二天早上，小A什么事都没有，小B却不停地擤起了鼻子，而小C则有些低烧，嗓子也疼，好像感冒了。

三个人在同一时间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被子的厚薄也一样，一夜过后为什么各自的情况却如此不同？

原来，小B的喉咙和鼻黏膜对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房间里的温度只是下降了一些，他的鼻喉就有些异样，有些轻微的炎症。但仅限于此，之后也没有出现什么再严重的症状。

但是，小C的喉咙和鼻黏膜却无法很好地应对深夜气温的降低，所以第二天早上从喉咙到鼻黏膜都出现了炎症，甚至还发起了低烧。

而小A尽管和他们处于同样的环境，却没有出现任何不适，他的鼻喉黏膜没有发生变化，完全正常。

从三个人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小C的咽喉黏膜非常敏感，温度略微有所变化就出现反应，小B则显得有些钝感，而小A的口腔黏膜就相当钝感了。

敏感好，还是钝感好，在此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钝感是健康的出发点。

如何才能培养身体的钝感力呢？当然，我们要通过各种方法增强自己的基本体力，不过由于鼻喉黏膜的特性以及每个人体质不同，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轻易就能改善的。

尽管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可是每个人的反应却如此不同，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体质，千差万别的钝感力。

人体的恒常性

一般来说，随着大自然或房间的温度变化，我们的身体会自然而然地进行各种调节。

例如气温下降，感觉寒冷的时候，我们会穿上大衣，哪怕熟睡中也会不自觉地将被子盖好，将身体紧紧缩成一团。与此同时，我们身体的皮肤表层会出现血管收缩、变细的情况，以此防止体内温度向外扩散。

相反，在炎热的时候，通过皮肤表层血管的舒张，达到发散热量的作用。

同样，喉咙、鼻黏膜的血管也会根据外部温度的变化，进行舒张或收缩。

因此，我们把人体根据外界温度变化进行自我调节，使体温保持在一定温度的作用，称为人体的恒常性。人体的这种特性与生俱来，能让我们的身体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

但是，有时人的这种适应能力也会减弱。比如，一些由于患病而身体虚弱的人，还有老年人等等，他们的身体不能很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因此，身体会迅速衰弱，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人们常说在季节交替之际，死亡人数容易增加，那是因为一些年老体弱者身体不能适应季节变化造成的。

人体总在尽力保护自己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自我保护能力，也有强弱之分。

在上述例子当中，同住一个房间却得了感冒的小C就是自我保护能力弱的代表，而小A是自我保护能力强的典型，小B则处于两者中间。

自我保护能力很强的人，无论环境发生多大变化，都能泰然处之，这就是钝感力。小A的钝感力在三人当中无疑最为出色。

适者生存

能够针对外界的各种变化，及时调整身体状态，很快适应环境，我们一般把这种能力称为“适应环境的能力”。

广而言之，这种能力不仅包括适应外界气温与气压变化，而且也包括能够轻而易举地适应人际关系、社会状况的能力。

例如，不仅能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生活，到了别的城镇或城市，也能很快融入其中，很好地生活下去。就算到了一个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不相同的世界，也能开朗、健康地生活。

在如今这个国际化的时代里，无论到哪个国家，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中，都能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没有什么比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更为出色、更为强大的了。

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的原点就是钝感力。

凡有宏图大志，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应该首先确认一下自己的钝感力。认为有的话，就要倍加珍惜；觉得自己缺少钝感力的人，就要加紧培养。拥有更加坚强的钝感力，才能融入各种环境当中。

第十七章 伟大的母爱

母爱集钝感力之大成。

经过分娩的疼痛从自己腹中生出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都让母亲觉得可爱，亦可原谅。

这种可以原谅一切的情感，正是产生钝感力的原点。

在最后一章，我们当然应该探讨一下母爱。

母爱为什么能够集钝感力之大成？很多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读下去后，我想大家自然就能明白。

喂奶

孩子生下以后，母亲自然要一直守在孩子身边，进行各种各样的照顾。

在育儿过程中，美好的事情、辛苦的事情、郁闷的事情、讨厌的事情等等，可以说数不胜数。

例如，亲自给婴儿喂奶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作为母亲最先要做的一件事。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候，母亲敞开胸膛，露出自己的乳房，让孩子将乳头含在嘴里。这一场景，作为最能体现母爱的经典画面，无数次地出现在西方画家的笔下。同时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喂奶肯定是她最为心满意足的时刻。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作为一个女性，喂奶的姿势可以说多少显得有些放肆或不够雅观。至少从男性的立场来讲可能如此。

然而，做母亲的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因为喂奶是母亲对于孩子的天职。因此，无论多么漂亮的母亲，此时都会无所顾忌地敞开胸怀，在这种时刻，母亲只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欣喜，几乎没有什么羞涩或难为情的感觉。

母亲的这种行为，正是一种钝感力的表现。换言之，没有钝感力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的。

“为了让孩子喝奶，根本无暇顾及难为情之类的事情。”母亲们肯定会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她们的心中没有掺杂半点儿虚假和言过其实的成分。

而此时男人能做的可能唯有惊讶、感叹而已。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在人面前裸露自己乳房的女子。再开放的女子，就算在海边一般也都会戴着乳罩。但是一旦到了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即使周围有人在场，母亲也会毫不犹豫敞开自己的胸怀。

这种举动如果不能称之为钝感力的话，那么应该叫作什么？我们只能认为，作为母亲的自信和自觉，

使女性掌握了钝感力。

夜里的哭闹

在婴儿哺乳期间，母亲在各个方面都与孩子紧密相连，几乎完全以之为中心了。看着正在为哺育幼小婴儿而整日操劳的母亲，我们真可以想象她们已合为一体了。

比如给孩子换尿布，不仅一天当中要换N次，要接触孩子的大小便，而且为了随时掌握孩子的身体情况，还要闻其气味，确认大小便的形状、颜色等等。

这种事情恐怕只有母亲才能做到，而且只限于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说再喜欢孩子的女性，也不会去闻别人家孩子的大便的。更不用说没生过孩子的男性了。

能让这种充满母爱的行为产生的基础和动力，正是她们所具备的钝感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女性分娩后觉得孩子无比可爱，并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一切。

在哺乳期间，母亲当然还要不断受到孩子哭闹的困扰。

实际上，小孩困时、饿时、热时都会哭。小孩的哭声既是诉说，又是撒娇，更是生命存在的证明。

当然，实在精疲力竭、应付不了的时候，对于哭闹的孩子母亲也会生气，甚至还会频频发火。一些母亲甚至会在这个时候患上育儿期神经衰弱症。

但是，绝大多数母亲对孩子的哭声并不怎么介意。相反，在她们听来，那不是单纯的哭声，而是孩子对自己的呼唤，是爱的留言。

这种逐渐习惯孩子哭声的过程和状态，正是拜钝感力所赐，也只有母亲才能适应。所以那些对多数人来说难以忍受的哭闹声，在母亲听来，却算不了什么。这种迟钝的反应和钝感，是上天单独赋予母亲的能力。

即便是孩子的父亲，也未必充分具备这种钝感力。虽然程度比他人好些，可也做不到像母亲那样，能够平静地接受小孩的哭闹。因此，他们常常在晚上从不时哭闹的孩子旁边拿起枕头逃到别的房间去。

此时，他们还总是把责任推给公司，“明天还有工作，所以我要去别的房间睡觉”。

可爱的污渍

孩子稍微长大之后，就到了所谓的离乳期，但是母亲那出色的钝感力却并没有衰退。母亲仍要寸步不离地喂孩子吃饭，可孩子却未必听话。

即使母亲把精心准备的松软米饭、容易消化的鱼肉或蛋黄等喂到孩子嘴边，孩子也不会老老实实吃到嘴里。有时刚以为孩子要把勺子里的米饭吃掉，可孩子突然又不愿意起来，有时还要把饭菜吐出来，有时则把饭菜洒得到处都是。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会时刻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是给孩子换脏了的围嘴，就是把洒在周围的米饭捡起来，有时甚至将饭放进自己嘴里。

说实话，这种事情普通人很难做到。这里“普通”两字指的是母亲以外的人，也就是和孩子没有关系的人。对他们来说，孩子吃饭时的情景又脏又乱、不堪入目。

这种行为除了钝感力以外，恐怕没有其他的解释。

经过分娩的疼痛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做什么事都让母亲觉得可爱，亦可原谅。

这种可以原谅一切的情感，正是产生钝感力的原点。

母亲当然并不是对任何脏乱状态都变得钝感，只有自己心爱的孩子的污渍，才能使母亲变得钝感。

原谅孩子的母亲

以上谈到的母亲对于孩子的钝感力，仅是冰山一角。孩子无缘无故的撒娇，随着年龄的增长显现出来的任性、自大，所有这一切母亲都可以做到原谅和宽容。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母亲最为坚强、伟大的，就是对于自己犯了罪的孩子也能原谅的宽广胸怀。

对于那些犯罪之人，一般来说，所有人都会感到憎恶、不可原谅，并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

此时对于那些四面楚歌的犯罪者来说，唯一能够向其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在心灵上得到救赎的，就是犯罪者的母亲。只有母亲，才能坦然自若地面对自己孩子犯下的罪恶。她们可以毫不胆怯地握住罪犯的手，和其一起哭泣，互相安慰。

而且，大多数人不会批评母亲这种自私的钝感力，这种静静的守护，任谁都不能对其进行责骂和非难。

母亲与子女之间这种生死与共的关系，是由最为强大的钝感力形成的，我们这样说并不过分。

生过孩子的女性和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以及没有自己孩子的男性，这三者拥有的钝感力存在着决定性的差距，这些差距将会对这三者今后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以上用了十七章的篇幅围绕钝感力进行了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知晓，世界上不仅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

而且，只有具备这种钝感力，敏锐和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才能，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